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京出版社

北

史部第五四册目次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剎本〔明〕李純卿草創 謝遷補遺 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綦 李粲增修......新刻世 史類編 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明]李純卿草創 增修 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李梨 謝遷補遺

王

聖朝重關乾坤直繼隆古尤為歷代折東臣子所宜誦法 昭代聖祖烈宗十二朝皇帝聖紀一十三卷 三皇五帝三王十 帝三王配天不朽真道學之見备舉業之演物覧者 言然後 義有查核未詳而 我師是編復 未當類入成書伴窮鄉初學得合併而觀皆缺典也 紀事垂鑿史書要矣其初十七史繁瑣司馬氏暴為 瓊 大政紀昭代典則泰補詳訂凡数十年而成 名家因稍 以後而前多缺於是魏獻國輯自義軒至元末而 鐵朱考亭氏因為網目其後宋遼金元四史更瑣 以山氏亦為續網日凡二十一史面網目止周威 知中國 取二十一史及近刻 師師不必君無能當者逐至 言了 始復生聖人出膺君師大統條胡 舉業理學正史全書 師之統自三皇五帝三王而後新 代皇帝世史四十五 彭好方識 網鑑大成學者稍便然統紀名 風道德功業與三皇五 書林余彰德刻, 落色相人不可得而聞哉此我師救世之言對症之 一中千古生生不滅舍此更有何性何道不着形氣 合內外一元先後誰不在人本形本色真氣真質之 一性在目前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千聖之所授守六 一時形色天性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此之謂耳 人要自識本形本色真氣真質未曾對喪而天地直 |帰過幼為慈自然為父子君臣兄弟夫頑長友五達 |氣質此箇本然氣質終是本然形色此個本然形色 為和自然能位天地育萬物自然遇親為孝遇長為 我師大蘭夫子講道淑世謂人是天地之心萬物之 季師 人也之的倡言人生真正氣質即天地靈秀純粹之 靈獨提人字為主而發明道不遠人之旨引據仁者 道自然為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至善之止故盡 世界報納まごう 自信自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未發為中發而 一點幾希靈秀未染未壞之初自仁自義自禮自智 五經世史便蒙引 更奏經二十二八次三 -中節

易能人人當知當能之聖學亂矣我師憂之於是類 天下萬世人人良知良能人人共知共能人人易知 教所云下乘中乘之外自有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 能知味孟子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等語以合子夷 不識不知等語作為性命本体如夷教中本來面目 命即是天載而強捏無聲無臭不親不聞何思何 世気類編えこう 至長而無得回慕中國聖人之道誦讀五經孔五遺 色象與虚空靈明分作兩物堅主遺世歸空之學及 虚之表不生不减小子一中此毒牢不可破将世界 聖朝設科求士之法深嘆聪明小子未讀中國聖經 藥也其平生著書輔 書之時此病已痼不信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即是性 形幻生幻滅别認一箇靈明指作本來面目自在空 全書而多讀異端外夷之書誤視天地萬物盡屬幻 以下未可語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中庸所云鮮 似且證以子貢所云性道不可得聞夫子所云中 更受經二十五祭戶 広 ||舊註新解使各編覽以正其志又編世史便蒙全集 一卷以金仁山網鑑前編未考亭丘瓊山通鑑網目而 |編六經便蒙全文令門人小子年長而識定者附以 會歸于 一下競買不知幾千百萬至今已番利舊本者三矣非 **壁種種競傷近刻禮記分章庭授新意人爭購覧立** [澤加於民不得志可以脩身見於世之學故言言珙 聖朝統紀上下數千年間編為成書間有推廣網 令紙貴而别有武德全書自萬曆 一迂濶道學之書而為制科舉業平常達道得志可以 一處深計遠蓋已先得之矣我師之書不為世儒高奇 廟堂崇正開邪之命檄下海內都已然後知我師之 未盡志事以垂大訓使初學讀之即知如此為盛朝 せら数編示之言 生精神千古道脈關係舉業人心最為喫緊誠不可 如彼為亂世如此為中國正道如彼為夷衛邪風 日不讀不可一人不讀者。稿成在笥而 代意思書せ史終月 丁亥始行徽歙天 一時

世史類獨於之子

發戶庭夕遍海陽尚志於學誰能舍之豈止幾千百 享兼人之富厚者此編此刻也已而我師之嘉惠安 萬哉所謂義利兩得人已俱便陰積淑世之功德陽 雷士人受益即書商受賜亦無罪也今經史編行。 孔孟類編刊於南康星子而購覽轉行無慮千 可您也門人曹子汴謹識曹山西運城人壬辰進士 億何 朝

世 能述 夫文不関 丘 史便蒙集 瓊 仲 1

叙

世永鹽則莫史為要矣史中之経筆自 成祖家人三年桐葉之巧耳六经而外備 歷思靈哀鉞法戒 江左隋 マ盛 之 按 &C 尼氏 通 氏 世教即 反 誻 唐 貖 Z さ意 續 生形 略 去春 宋 衝 2 細 窮手沒齒殚精極意 有未考亭氏 始自魯春秋春秋 考 阊 個 秋 目 Ã,

春

秋 非周

办

唱 镜者 且 E] 事 缺七十七年前代 至元末而止 和 前 僅 郸 1) 見三皇 國秦旗魏

2

未及

帝

£

目

僅

晋

帝三王之

懿

後

イ

驱

朝

細 前 E 細

ż

13

中

而

学 主 契 琢 yr. 神 則 胎 遍 代 濱 剛 意 懌 貴 壁 守 稜 宏 者 斬 皆 敌 砉 1) 巨 宗 事盡 锢 间 其 神 J. 1. 同 at. 大家 任 睚 汤 當出其 3 家 宗 绝 抡 11 1 释手 水と ni 承 學也 饶 烈 猫 胶入美科 继 匹 to Z 接 ** 贼 江 E 侯 桀 禅 擴 掌而 餘 手 宗 淮 組 BL 武 4 则 矣 输 朱 祀 戴 老舜、 毛 TR E × .1. 诙 14 扛 世史 學此 糌 友 志 继 斬 1 佞 西 ţ 便 李六 事 古 推 a 披 汽 紂 使 爾 撮 鑿 代先禹 形 濛 鬼平業以来 点有 兔代 擊相符 玄 後 阐 其 未找 いく 出醫子稷 世 4 皆 お 野 示 氏 + 0 掀 削 魏 一邊 鉅 イ、 而 族 代 侒 女 兩 圭 徆 相 状坑 并稱 而後 帝 改 示人法戒 ż 而 く 道 主 逃 家 苏 表 而退五 存 黜 涯 紋 1 焚 唐 陳 少臣 少帝而 桦 之淡 也 圪 知 夷 秦 唐 之奉 弘 霸大 女 者 1. 老 胡 袓 1> E 嫨 智 え悪 可以 63 7. 章六 あ 唐宋 朔 黜品 石 而 而眼 ۱, ۲ あ 113 退泉 × 存 猾 さん義 掩 勝妃む 徒是 侵 钜 深 旌 猪 云秦 13 夏 君 挨雞了是進音 是 罗 武 君 也其它做 尊孔 馴代 點 則 浔 嫡 別 表中 於漢 皇 首 * 曹亚 首 源 彩 亦 漠 宗 嘆 3 綤 之 大式 讲 韩 剅 彭" 武 而 剪 而 女 颞倒 4 本器) 卆 方生 存 點 為 黜 羿 Z 非 始 武聖 其異 雷漢 ì 北墨 朱洛 2 菰 £ 70 5/3/ رتز

SALE TOTAL

舜二 2 B 伐尤小若 狄 日台 波 前 朱 Z 13 胪 K 代家 城上而思 塔 代以母后的朝生際生亂而谓女中堯 五 斶 致 非美稱於小 徒 I 訓 れ 流 包 隋 しまって 者 子 王通 李 114 繒 法 易 道學二字 則 B 白 始 中原 旌其異 庸 六口 近 當 鹿 非矣 1 學老 傷 主而回 奥起斯文則 佐其異於 j. 小必萬 少多無 漢武之兵 懷愍凝欽 唐 な 裕 流 註 西哥魔知此其傷 烈祖 侮 造 標 276 1 が九石間海多 泛 ž 道学之名傷 為干 茶 講 誁 男 業 擂 七濁 湯式 以夷 和他 河沙聖 纪 小子争寝其書图 六者 演 萬曆甲尽夏季楊李馬夢 勞 及著述近得李氏此編奉小 七招声用世奇珍也小伎 類 者 阆 狙 我 共學往、提揭於世次甲子、同尤近 禽之為深 نطد 名表 むチは覧 敘 緩悉而條 于小 さら 佑 劉 多品 皇 兴 暦 具馬云 皆 极之统不立史外而以 杫 壽 是 大 经世々數 神 剂 授 用小传 世 厥 登马 i 為 庙 112 挾 千 名矣沒多 易 子 太一之多 بالاز 撰 驱 缮写 志 13 M 而 ふ歩

甚矣史之難言也難於老師難於宿儒刻一言誠如蘭也敢請付剖剛氏世其傳先生 李大蘭先生便成世史叙 斯盖設世其傳也故謂之世史云史不一 善敗之迹國統與絕之由釐然指掌乃其 心楊善於隐惠之中怒人以為善之路若 春秋尚矣通鑑輯告汗綱目維獲麟古今一世之心禁以良且切也大率先生扶世之 乎蒙學是編為便蒙計俠自淹琴白首于||愿廣費不使憶索舊藏治字千萬餘弾精 其家學以待後人因挟是編佐建溪之進 接積的數十載編有志馬而未之速也繳 異於註號之諸儒使讀之者不得頓小文 男臣不可掩為夷不可猾夏未免有百全|校坑之嬴始使讀之者不得很日秦皇漢 天之幸生 間如篡不可匹禪霸不可擬王女不可侵 不任與來一旦傾蓋西與寺先生出而搜圖道學之罪傷所代聽母后臨朝生隊生亂 | 陳之病學者吾伊能微題聞出乎哉不|| 武若王通也講業河的專尚孔子則強其 閱七星通人前罰開長葉從文握,先生何先係我心之同然至此也同心之 便なせえる 先生於海演擔當直任守 1 |校閱圖播海字俾同有是志者知先生扶 |僕武也表章六經獨尊孔子則在其異於 之不安拜而受之無然曰大蘭先生大蘭 中又如傷程朱之徒倡道學一字招尤抬 |梅而謂講學名質宜平易近人不必高標 世史類編卷三首 便季世史序

大明禹唐葵却秋八好之吉 昔人谓春秋之作是榮華家好嚴若越 佞谓今之讀史者必能考 敏於一時而 其擔當直任非真有希鉞之膽不能者也 之関曆數者一一揭明子世次甲子之信 日拜書子首 世史動編卷之首 可華家於萬世不使肚先生安飯打到 明代家法之肃至於太乙之度青順之門 あ 謂女中先舜点非美稱終不差 便蒙世史库 我 1/2

三皇五 續典謨 宋二類吾 今止魯書 裡 任 赤 禮樂脩事妖則摘舉具要以成沖經盖 孔 本 扩 子倡 阿非 歴 史 帝王 傳之易計禮之 ن 如星 竹 氏 一帝三王 謂孔門己定中經 全 職 率七十二子三子之後賛易刑訟書 规 割儿 想當 妖有左傳公羊傳教桑傳藏 文 椇 官自守之以備恭考区 相衝紋之傳音 詰 可持 戈口 **夾即紅傳也** 日時灾火 八索九 及 周 此三髻史之全所春禮 顐 天子東遷與 即 有歳 、公三墳五典別國家 雜 **而遂廢歷代之史也** 但史書 以吳天 志 月後先 禮 書樂書也容 唇楚齊素 備載 舆 下後垚 + 中經梗 如左后教 月後去 吳祥 可又 以 有 睛

洛 駬

表 莱

遊了

布

立學堂

編造史優蒙

史

源也二典之類

即帝 東廖

紀

也三謨之

委頁

EF

丰 採 112 盤 暦 有 及 走 周 初 态 舊 憂 柴 唐 与 朱 尺 胡 元 퓼 旲 1季 此上 未 氏 羲 = 史 秭 商 근 止 F 氏 子 藉 200 十 皇 斉 史 氏 韽 盒 虞 旲 -亦 因 以 泛 巷 後 子 王 1= 平 書 チ 近 為 至 萬 1:3 举 表 大 W 譽 王 七 秦 諳 _ 秋 日 郷 帝 不諳 斉 7 丰 红 通 頊 百 侯 癐 築 目 火 吴 2 秋 摰 九 較 盤 史 傳 + 止 僣 秿 _ 亦 黄 + 燎 竊 巷 154 平 盲 娼 九 百 事 繿 ---農 __ 編 严 丰 III 手 目 周 来 愛 永 娼 主 丰 威 官 用 義 王 王 盲 澄 易 黎儿 凡 1 尚 邵 ラ 思 唐 受り 丰 4 卯 間 宋 宋 恕 回 垚 書 氏 史 クト 4 亦 + + 捂 旭 王 司 亦 誕 皇 掌 馬 紅 孔 至 顋 九 至 九 1 史 丰 丰 氏 載 禮 丰 百 子 周 極 亦 可 元 更 害 述 七 賛 威 書 12 川頂 至 纂 왵 泵 至 肃. + 易 種 果 帝 步三 仍备 質り 亞 頒 常 元 う贫 所 儿 旁 近 鎙 王 亦 赤 通 獑 ---續 大 又 盒 烜 始 尚 卯 魏 援 四 う後 臣 全 懋 霖 二 盲 邢 史 彦 子 周 爱 百 北 漌 未 五 齊 宋 瀵 經 廧 WY 奏 斾 服舟 癐 燻 盡 王 卷 元 晋 目 廏 所 及 紅 北 浚 以 林 互 蘇 宋 岩文 韺 煙 傳 X 周 瀵 歷 通 食 荻 齊 盲 刺 輕 見 並 ナ 隋 吴 諡 逐 画 皇 板 唐 帝 果 近 亦 畔 ラデ 利貝 扂 評 晋 亦 ソト 紅 陳 初 骤 并 百 璺 120 人 梁 X 别 皇 果 庶 又 唐 胡 等 -隋 盤 童 柦 盒 百 古 鍨 有 晉 南 們 唐 魏 傳 仁明 业 + 至 薻 宋 傳 授 顕 傳 設 M 敍 息 封 卷 梁 周 國 唐 建 官 通 紀 史 周 南 秅 宁 朱 篡 藍昭 边 艞 龠 齊 太 後 灰 非 劉 3 耒 宜 唐 昊 唐 婚削 該 秋 竹 乔 南 <u>†</u> 厺 編 典 昭 司 吳 梁 至 板 後 常 歷 当三 漢 代 灭 代 亦 普 通 鼎り 天 越 南 素 12 渡 史 盘 輿 う変 用 湴 可人 宋 陳 别

北

堯

典 地 元 黨

灵

書

鼎为

稱 貝式 曺 祭 旧古 秭 宜 唐 中 雅 覇 副司 目 禽 代 削 潷 肖生 混 宋 詳 末 事 雅 类 盲 + 庒 ゴ原 × 梁 介 威 娼 皇 南 統 灰 朱 汞 涱 154 中 晉 朱 學小 五 りこ 唐 稱 梁 宫 **季**分 磨 非 且 薦 原 學儿 子 头 辨 至 王 店 娶文 史 末 卒 淺 亦 耳百 厚 如 平 論 元 細 旭 進 漌 菒 有 未 延 晶 序 智力 萧 會 目 而 画 梁 髙 店 君 I 来 帝 骓 紀 膕 133 薻 通 誤 脒 废 尊 帝 暦 Яh 哲士 稱 奏 里 羲 祁里 李 郭 失 胄 若 梁 五夏 蜀 曹 野 太 日名 果 薦 農 皇 輕 樂 羽 宗 輔 甲 宣 2 漢 魏 後 魏 书 子 重 A 僖 帝 极 天 周 故 票 未 以 爱り 至 倫 丰 宗 亦 削 氏 亞 2 寒 圎 祐 元 蜀 둧 運 宁 洏 ボ 傳 史 矛 昭名 三 偽 173 太 1需 史 即 宗 抈 未 書 173 漢 司 鱧 Œ 馬 臣 老 漬 劉 生 12 吾士 庹 欧 大 火 五 用 敷 担 削 通 祀 滅 俏生 全 蕭 氏 曲 ズ 掦 瀵 項 梁 陳 盡 細 梁 帝 艦 固 督 君 子 末 先 揚 租 111 三 子 些 當 述 表 君 而 備 杳 壇 14 朙月 子 不 大 彦 主 所 左 护 經 補 且 為 K 東 宋 章 史 大 意 那 7查 通 濃 鼎) 똎 未 タト 蒙 推 鰛 叺 吾 通 史 廣 編 傳 浙 2 迮 序 未 歳 見 集 丰 ラテ 豧 宜 禾 天 散 會 月 世 盖 基 細 家 大口 專 塾 跷 槃 爲 F 本石 目 沙 竊 藥 配 萬 启文 台文 割儿 享 亞 豕 捉 周 編 子 帝 T

市

有

雪

槃

廖盲

世生

蒙

奎

使中

夫口 經

顛

莎

失

业上

羨 聖

歴

III

加

乑

方無

大求持

十二

蒙

随 莫 取

罰

漢 童

及不

擂鄙

153

輔

翼

後表

鳴 謂 聖 世 一其孰 司 而 以 數 備 之贈其貶 秋 籍 哉 故 也觀 勒 馬 之言史者 乎律令 類 於燕 顧 全 能 功 壮 朝 修 逮 游 與 冠 聘 舊法 說 得 古 腋 真 發 于 百 而 厍 其 31 于 也 憤 12 郢 其 此 王 IE 於 例 必 成 而 遷 代 自 禮 市 周 折 而 炳 枝 籍並 来 良 藏 麟 禮遵 朝 固 樂 於 東 五 專 而 史 經 微 之 於 山 日 鼎之珍得 辭 Z 谷 自 言奥 撻 星 遺文 尼 聞 F 六 響 代 而 才 班 經 假 其 畧 于魯策 占 褒榮 尼父 有 生 而 非 歲 百家 義 庭 作 衆 作 韵 時 吗口 於 者 遷 立 授 者 懲 其 嘐 而 争 吉 謂 攸 所 定 其 作 固 奉 崙 易眩 採 經 先 鏡 是 官 難 理 世史類編 至 通方 考亭 其全是 史謂 生普憂 大是司 是 則 稗官野史 IE 宋 有臨 簡繁 觀 閨 蛙 補 史 塲 綱 漢 之於是 淄 學 坐井 空城 遺 揜 則 4 E 之草 倂 木 亥豕莫稽 證 2 倫 耳 他 之愚 望洋 雌 輯 明 旦 陋 如 紀 月 則 之 名 苦 也 1/3 黄于 自 手 無 日 創 楚 勦 之 檢 刻 也 舉 淆 汉 於 之 者述 多識 襲 綜 隻字 良 理 久 鄙 也 細 是 不 相 矣 還 王 前 故 非 移 覈 左 也 困 總 於 越 史 世 多謬 遂 守 瑕 聞 則 標 古 而 職 遠 之臆 弗 使 縣 今 尤 局 疵 而 有 玄 唐襲 華 珠 陽 圃 之 沉 則 曲 而 IE 靡 此 其 度 明 則 變 酣 而

則

遂於

潜德 為大成 至两午春始得畢業適 冬獲見 亥豕魚魯之差一字一 夷之 于無窮續麟經之 **西補化工之未逮佐** 世史類編 禪受之際豈徒收功 先生則 覆 厥成於是樂 之志可垂不朽矣夫 小子遊 界庶幾 用 學兼 昭 既 先生手編請 標 助化 芳規 鼎 3 先生之門墙 先生發憤稽古嘉惠後 餘緒其在 於 徽 亦 言則 音 刑賞所未周勒 縹 於鉛軒傳疑 勒 檀 金斥息履羊鳴 檮 壽諸梓以 納考世及 紋 = 先生長公至車 興華 長 杌 斯 有 之 櫨 乎其在 烱戒 E 所 矣癸 傳信正 公海 之宜詳 自 由嚴華 務 鴻 内 5/3 斯 而 萬曆丙 故不以 先生 世紀期 昔 古閩 史而 箱 則 序而以領 午 余 門人余應虬余昌祚全頓首謹 是 ·j· 是 仲 春朔 子實 編 3 者 在 E 知 是 F 編 風号敢賛一詞 之重 VX 重

耶

L	1 19 16 11
	書摩類库庠監 庠庠解 林生為生生生男生生元
	泗君 君君君 爾循定 親龍甫
	余李李李李李 宗余曹 宗李 李
	編校

圣股乳常 東京 各市據太原是已天下垂直第上已無旁枝世嫡崛起偏安繼續宗配者 世史费年老七十 亦女也後漢蜀都之昭列後深江陵之中宗南唐建業之列祖以至婚騙 之帝三國魏明之曹方面朝宋大宗之劉昱非耶又有姻戚相職異姓養 帝卒仍馬挑非耶亦有帝后無子耻命繼續家取他姓初生之子乳養軟 平王南宋高宗僧騙之曹則前楚昭王去耶野而都陳見後漢劉崇某汴 李縣日星天上帝篤生元子奉所全體伊克承之萬方一統六合一家七 節報仇於既於於先志嗣統本配循之故家名開遊奴殿婢。一旦欺寡弱 銀元平又有助姓異類受見先帝姓氏既同情義深重層數因仍誓不失 干得本宗祀者如管籍之國其後周之內姪柴祭後漢之外孫劉繼恩劉 后難於明發九重無由聞知生為子嗣於先君長復竟承於世緒人無間 之國五胡慕容垂西遼耶律大石是己乃若異氣續姓臣下不敢指陳毋 不能安守舊物人心未忘遠都有延久存宗祀者次也正朔之國則東問 入夷伙矣正人君子能無本原之思哉嘗試論之中與之君力能討亂除 常歐中華之所以真於夷狄者侍有此耳此義一廢而率歐食人中國没 人父母不言要孩不識遂人帝系得承基籍又其次之次耳前漢孝惠之 丁戰月序次不與與民未斬者非異姓暴賊所可于也蓋人之所以異於 **動有生智者亦次之次耳正統之主先秦呂始皇不改嬴氏東晋牛元** 皇天名之曰皇真同上帝名之曰帝舍斯以名匪皇匪帝矣無已則相 獨奪資質別立門戶妄自事大而子孫力薄不能制學有養子養孫姿 前代系統然後不得已而進異姓新主繼之其國院姓族尚相沿東印 一統居尊恢復首物祀祖配天者上也夏少康漢光武唐肅宗是己力 長之絕續因正朔之存沒為天命之去留定統緒之因董平故曆數相 明 纠给新主 **彩花樓** 教神等行紙逆是可忍也敢不可忍通天之罪不下恭操成何應天順人之主背 世史類編卷之首 下帝接惠之後開文之先附呂太后八年于下可也陳霸先雖一一遠出太郎納春之首 即 鄉 監新音 獨尤難為訓而幼主來乾尚為男子尤愈子純陰之世乎是宜特入前後 追迹往故豈宜遂泯少帝之名大孤孝惠之意又况女主當陽即賢如方 冲無罪之嗣君一時動削未免初年草澤將士強忍賊逆之君世久事 恐其春秋長大復親呂當福害及躬遂被父帝指斥足下非惠帝子奉幼 之日未去虚陵天下知有先君之子其後経灌之徒疑懼少帝立於呂后 管竊不得先於前漢也藏非丁餘學在派周赧然不得加於東周惠公之 愈干已者後唐明宗嗣原潞王從珂斯其人矣外此者曹孟德父子好雄 還也亦次之次也則後唐莊宗數又有同姓既族異姓後子繼統承祀循 **進首然以其先世聲望看之此人不因逆賊未死使名門體統中絕而** 所庸於規與江左立國判不相屬則以小事大畏天保國周古公事偷擊 丘立志好回親授於敬帝征西大将之命隨拖其坑而在之民廢為王又 已本宗祀四年丁玄發校少帝又立到弘皆惠后養于亦稱少帝品后雖 **輕史不削其名封何耶光後梁三世儉約保安廟祀三十年何讓于陳而** 以圖存鄭子產尚荆歐而免禍宋康王臣金屬以息兵君子未除其國族 異解蓋先人血食終賴此子故也中宗罪惡不得接此為例數或者謂其 紅兄於為氏當軍共知其罪萬世不知其尤而得國之後仍襲名號莫有 **齊宁猛擁晉師以圖位唐秦王蹀血於柱門晉曲沃稱兵於終都魯桓公** 請係固其顯罪然方之春秋以來宜日招大戎而争嫡小白仗甚惡以了 若後於中宗染武之孫昭明之子,嫡子家孫就讓枝無難引魏破城囚权 專不過倚托主少之因臨朝稱制如王莽居檄之初尚有孺子武學啟周 商也先儒定論既如日星远史改正足快人心獨有漢重樹子原就少常

からを取り 世史類編卷之首 X 55 E 450 位雖不終世數尚在宣無成例可憐如陳霸先朱全思石敬揚三寒賊可 一飢敗以待宋祖開暫居以宋總若東周以而秦繼後深以而隋継南宋以 一定稅罷兵勤政崇儒南平嗣廷事治民安敬塘父子兩世作為貿未能彷譲皇得将逃越代之大體粉書院於白鹿開東南文獻之休園國小畧天 後然也石敬塘何人沙沱異種明宗兒婿背先在養育之思無好雄自立 而元繼可也如漢少帝當削則八年名位。一旦泯滅魏之曹考宋之到是 割山前山後十六州农冠赤子於大羊淪没四百餘至得罪于古是何見 ·策引胡入冠紙主複國受命契丹奇得属者滿亂中原上契丹等號日 堂書語四世之日歐陽作史明殺世次臣庶效謀共動恢復奏故主為 帝王老常改在亦思東中原一十三秋將三十九年繼絕與邦寬仁儒雅 父皇帝受契丹冊號日兒皇帝華夷千足倒置不辭名節醜污甘心不恥 宣直監房名徑去洪紀恢漢高皇為王之日即承大統不待滅楚梅帝而 唐家三百年社稷总其宣養之本有兄全題豫料其滅族有子友往身私 之上仍進東周七年之例使衛先上總典春船裏死後汗旗可也彼朱温 進則南方之具然於越當匹天子於春秋西秦之惠文昭養早配上帝於 佛萬一步驟分毫有如唐烈祖元宗者友置度外耶况是有樂沒三十九 天祐之曆沮史義之氣乎蓋滅賊之後或垂君德討賊之初大快人心是 十年仗義東忠討賊滅賊在唐羊號復居太業延唐廟食備或驻宗義朝 何人楊山朱三盜賊坚将無紙逆臣殺裝提等三十餘人於婚兵之間滅 另兒即親生何尚馬者吹毛求疵病其不立的枝運抑不楊友出賊下虚 尚不慎奴氏之盛而唐得賜同姓中續三十年豈可削李氏之嫡乎是 京配倫不管禽獸蛇蝎自古見此人君不豈容 寬絕唐紀十有七載将三 五音之紀進唐之統似漢昭列故事與前唐後唐合為一代憲洗五代 網盤新意 未世色於 陳米石 不可能不可能不 文字符合正 今明司子 百紅樓工 你附成門 **性尼省** 尚友不必 世史類漏卷之首 進前朝正朔不可輕奪何者疆土僧先君之疆土也臣無僧先君之臣無 祖以掛排号得作衰姫之共主雄九島之崇名哉犬都邦家養就不可輕 獨常將不一植乎能言去三無就者仲尼氏之肯子也固温微雨公所 心人一時代既更有人各異學士先生已非宋祖臣子可刊削薛居正文字作者尚友二氏我如同室无人志事在後人繼述不必依附成說晦其本 天地間公議自有天地間正人以次為之親子固未得自證養羊也後有 · 新季之自仍為君父先人之連即做公終未敢奉軍也彼温微兩公益日 扁安之南宋始老偏安之對漢下比東晋上凝東周伸大義於天下而司 先朱温石敬塘也良由宋太祖身為婚獨命降居正監備五代史無非 之少帝不入世系無損子漢也吾獨情後沒蕭氏兩唐李氏不得比康 家園籍使羊同無名奴隸今盗賊友出其右也而况帝王之家乎遭孝康 宅十去六七親戚朋友良心共忿恨不共食其肉而族姓支屬養育之子 育本心初推戴冠罐絕其享机夫士民之家稍有名姓盗殺主人情據田 也姓氏名號一日未泯猶先君一日之姓氏名號也思臣孝子安得敬人 毋原香孩兒術中矣嗟夫仲尼既沒春秋不作千年亂賊遊不一誅萬古 絕先世血食餘派嫉成五代禪受成書思於自帝借前人循習之獎達 李詩上之事南梁正嫡之嚴管且供奪達曹劉備直待綱目進之而近代 逐帝周以成無周之宋帝近之奪其稿未絕之劉宗遠之奪正朔相承之 之唐祚依據五代資史軍主中原持帝朱梁公帝後唐遂帝石晉添帝藩 難獨排其短行儒臣生當其時為君文諱不得已承命然耳彼朱微公惠 寡弱称之罪如淫婦世世接踵則已得少寬其根額獨盗人人機跡則物 有能争復田廬十得二三即守恭當則道然有後不當認城作主削除本 三温公方事祭中原之北宋則且帝篡中原之曹魏然後横絕天施未改 網鑑新意

世史 為奏之首 阿紹然新發		編以便吾家熟支資家。昭代而喜頌其世德無休己時數末學小子想非其人恐遠遠沒聊為類明代而喜頌其世德無休己時數末學小子想非其人恐遠遠沒聊為類	选進 雇職 尚留恨不 让往之祚惟恐其不	為中國聖人之遺恭者如質國表主親佞而遠思法
華名居留的明三禮曆公明三禮曆公司 高平度 新	古元滅甲	た 中国とく鬼気がまたのすめと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にいないます。一百二十年夏十主一百八十七年、遼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然武恩循奸文的自符堅其廣國長作的自元魏十六主一百七十一年、而金十主安が「國が自武壓夷秋亂華が巨大戎之対居巡王其程帝が巨臺洲其忠儒		· 一日大東地里陽草陰里天草婦里中華當夷秋中定論

世史類編奏少百 筆者當知繼述之善矣 侯後人斷不可不一體改正者也元儒不學猶未及改異日有續朱子之 **临列避曹魏也故朱子推来高宗之例特帝昭烈比擬平王微示其端以** 中宗宣帝亦不敢表章接続以成陳霸先之緒是使周平王議是楚而造 並以於非宗之前帝度音於路王之後據為五代史書示天下若無唐後 宗的裔宋祖止因巴蒙周祚公在唐名則己尚未為正統家命降居正進 班岐吳惠維頒唐天祐至號牛於天下配唐宗廟烈祖正朔相續實出官 断宣禁我如治療羅養者也其三張減先代正朔宗祀之派如唐莊宗原 李臨淄鄉日傳稱達差不在整前人之疏在著機其至當法其事為意意 以成己繁奪之絕史臣為君父諱不敢改正併舉崇武帝之孫昭明之子 豆其於歷代典常正統有所未完於生平稱當代之美而掩其的惡如孔 有先人之時未得然而子孫時當然者此所謂遺志遺事待後世賢子孫 芝稿断宜禁戒如掃除養穢者也其二重墻封拜文武職名過陸刀器 不可為訓史官女中奏舜之替啓后妃干政之端恐貽天下復見呂遠武 丁所云子為父隱姑語不言之志不盡之事以待後儒之繼述者有三其 母后垂義聽政失婦人無外事之體大累隆德即高曹向正皆無甚善 亦永見明請停止求元嚴禁恐點天下復見天子門生定養國老之為 倫大非問聽分別各人之体如重首之體位極人臣史雖未當阿附稱 墨深者也感讀儒者者盡至至亦當有之來自應洛関閩名儒量出 宋儒志事論 既來儲志事新 世史類編卷之首 野昭代立法 點 昭代正法 李陪縣曰自古明良之與德業智勘則治成其不然者語說相悅則傾何 額紀未里而不能收廢政之災者相踵本之不脩而或于小人之術何恭 以金丹水生吳顧水水車而不能救伐性之於者相運動以事佛祝養至 終日臨寢殿講明奉天保民之要此水享久安長治之法也詣諫相悅者 謂德業相勸君喜古口之獨臣戒盡心之何在朝英太過天子以清心家 取轍不中小人之為毒未有以往事妨宗社生靈者長萬世治安之軌也 不然而其戰敗亦立至不救吾觀自古小人動以祥瑞稱有矣顧智未畢 而不能救失德之亂者相應動以封禪立領美願領未畢而不能救係去 之有善乎我○」聖祖御極以來創法正大○○列聖相承不蹈前代之 危者相踵動以改元微福矣觀改未畢而不能放丧道之吃者相踵動

店島其主題 何電を以以服 其皮有知 其皮有知 類 · 華克而其克而不能 治法治道治 天下有 有 有 世生民而 在身之里 武海失何海高可用 東上人で 世 史 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 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 氣舒一昭何王間條都住孔子 東南天烈不在孔為楊之明治 何儒下以推之明治不才有 不者并是領才有权裁 王 **于**治 ●果亡學包紹園 然子於背景 數官 實施也 有官 通也 事則 スチ 世史都 道事為

4

時本 不知 計 程 形 行 行 所 請 行 後世界で 紙有禁世 完 理 電 金元充額 而真 こご油然 悪君変国 関連なる 書きる 世史 航順班鈴其不賢平江左君臣軍不知便夫三年之長自天千達於無 以呂易嚴始皇 是萬下於莊東之手弱置以牛易馬 以縣四方 施文章有 是之漢不外 行李首然 奔着圖神 相臣治 期以 第 意 意 九經之幕知 前世無比 展近千米 巴李為女 表述をは 使却不要 未之有也 東周以来 女中先 世史類 太平天子 而人才於是平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華人終始如一升選之德之士教道至于且我之口光以是奉為兄又能作與文學以風四方 孝弟之士以隆禮義惠耻之風鳴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愆之義,前者王李經以各盡也易諸節鎮以儒臣以聯辭鎮之共"使知德行則為以相安之情論都結構的稱為諸鄉王以廣極驗稍天滿是極於稍至高縣與西州史之情論都在信等即稱待諸勝王以及權驗稍至為經驗所不論與繼國而便知不留之意與幾至來廟群臣奏音之太如此處將相之間歸國而便知不留之意與幾至來廟群臣奏音之太如此處將相之間 是矣太宗即位之机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緣閉書精次選文章有矣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平平之道不外 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者 **冷群哲咖啡程會無一** 就比於用人可不讓我

德宋斯有人如則有 京之不能君 未加 有人之而仁 直面 加臣 剛厚 何遊 不足が明確に関する。 年湖南之 祖宗等行 以至度州 **延毕之氏** 木八岩場其 散士少臣 真体を 世史 人臣德道 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光宣非祖宗軍势敬士之報數董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鱗暗積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網常之重 **磐拾無虚日姦和全東為國大靈始於呂思卿終於買似適互為沒引,前指以朋憲序為儒學園逐禁綱雜奪凱熙流離嗣馬於縣華継順等域數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華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宣宗以域數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華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宣宗以** 順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ふ則幽王不死於大戎 \$ 拜納納廷明東京之人也文王生於暖園西東之人也獨好愛歐五調北總致丑女則四夷獨服而天下安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宣有之舜生於諸學 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 在装而亦有大臣之報較緊為人君者可不辨其和正而端其本原裁其典也以大臣之賢經者其亡也以大臣之奸器權故雖有大臣之誤 朝廷祗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置後望其有三代之治乎。 然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夏天未欲使斯世跡是確之 非有 王道

一大工商。 一、工商。 一 智書懷感二帝而懷然不辱於建廣級素幹難不粘罕宣将不得犯失妻劉耀衆福香而懷然不辱於建廣級素幹雖不粘罕宣稱相照向等與皇不敗於禄山天寶四年權山呼延要到曜不能暗電都青室贈王自 成休天下無道則于文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墻之内矣故得其道則 京而微欽不死於漢北矣蘇維不松字盖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

100 Į.

我加干 特已治人 定さかせ 権立によ せいと 道之實 · 養之之事 · 清天 表 新此盛夜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体美效化學人倫此明道之實也 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誤者王安石呂思知章惇恭下之流和制新明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湯其志神宗兼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武帝好儒代董仲舒進脩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 聽人推說之後為派太旗、欽顧祖既清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 聽本確當客奏近相為無來顧鄉、朱温不來則宦官宫妾之亂不止不息帶議與無與祖立表與關聯,朱温不來則宦官宫妾之亂不止為五景系總與共納宦官其繼,組黨以羨劉裕不與別潘鎮強臣祖立之禍為主共正等官官專權禁,組黨人羨劉裕不與別潘鎮強臣祖立之禍為五人以後其民用含之間安尼所擊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蔡不除歐 火其黃魔其后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鳴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且 而已然君以免欲滅國臣以龍禄放身前車既復後車不戒及君亡國 **義和者冀得以從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禄 豫夷王莽盗竊神器而傳首請死託賦莊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荏漢未滅而 5**T

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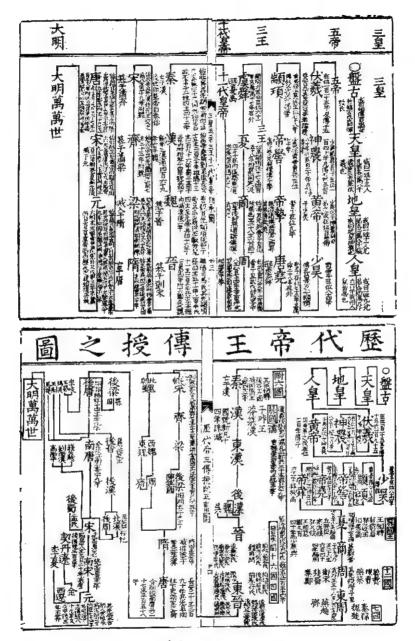
死 東 東 東 所 以 所 以 信品書を 足丁所安 心一道感 世史奏無未之言

傾武鳴呼觀人才之吉內知那象之休取傳儒有言曰正其說不許其 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由也可不 **到其鄉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至 京市家普文株本**

随道治其 長心極網 之一所 等 定 等 定 作 後 後 おかべき/七 操軟同婦 但為首世 日楊日山正合称嘉輔 樹卵体潛 行項性所 卷 瓷 瓷 戲篇 菱 采用 1 百萬鄉 湘卷土首 天下治輔 必本で身 海道立而 君治夏知 而人才出失如此則節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 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若為臣綱為言謂 州九縣不改被不行則民無所指手足則三綱不正若為臣綱為言謂 州九縣不改被近近面共 地處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來人才之道又以發化為先欲行教化 地處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來人才之道又以發化為先欲行教化 地處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來人才之道又以發化為先欲行教化 地處行信第公計明禮表護學術以母先之使民知越向之方上下相師 送奸信第公計明禮表護學術以母先之使民知越向之方上下相師 無動心前王無意 得失乃在乎人干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武盖人十雜得為民 天皇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居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 **海林正照東七得仁神又何怨苦妻之**

世之類編卷之首 取姓氏潭流 立又六世而籍始為侯又九世而沒入於秦其後為趙匡胤繼周柴氏典 於內殿賜姓丙入周有龍居縣公內明生祭入唐避世祖諱復姓李周賜 姓氏源流 五世界公有功平主封之收豐為侯至莊襄王楚替周而呂政冒嗣始稱 為我無生惡來名華及本族勝三世造父封趙七世以帶隸晉九世而武 李弼為徒何氏魏賜李虎為大野氏唐高祖相周時復為李氏南宋史言 陵降没匈奴漢末隨左右賢王内附曹魏公為將軍李典其務孫歸魏見 世濟其後至書的為梁王書七世孫淵生世民而無舊傳世二十一則小 或曰宗生同為趙將同生父為趙相父秦有李斯為相人漢有李廣為將 安耳生完為魏將軍封邑段干亦曰段干氏宗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 默三丁長田伯縣。如 作即 易默知其語言以事 虞夏而封之實故名大 取顓頊高陽尺之女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女華生谷縣類編輯性 宋三百十九年心于元董五世曰非子周孝王封之秦為附庸復姓屬氏 度之後為京房路歧親又為西夏李元昊氏云〇恩成長兄曰太<u>無其後</u> 景然等や徳在人也甘る簡易養必徐氏復姓李嗣興南唐三世又日廣孫 家于若生形德形德五世孫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生耳字聃為周柱下 行罪死其子利員通難伊虚食水子得全改理為李氏利自生仲師昌祖 氏為秦始皇一為周宇文氏〇神農同母第世嗣少典其後黃帝生三子 李伏老嗣曰少典氏長子神農學者去後妻姓吕氏一為尚封齊一同者 長島意其子希蘭項鎮頭六世孫黃常次子少是金天青陽氏日帝大監 見賜姓威生三子李白恩成世為理官逐姓理至商村時理徵以直午村 帝再傳而沒入于漢嚴氏之後流為氏戎曰茲浦氐改符氏為後秦無 屬於了蟠極生高辛氏帝學高漢祖居堯商祖契周祖稷之父而於可丁 也史類经卷之首 其後光影繼筠等承襲級服不常人宋賜姓趙氏至仁宗時夏王元昊復 姓本民稱帝傳十主一百八十七年〇綱項之孫人商為老彭錢樂其為 麥與世有夏銀沒有之地而奏與入後周為定難節度使中書令曲平·王 夏以計東功賜姓李其族衛上福為黃部都指揮使亦從賜姓生子奏報 宏都洛改元氏傳十六主百七十有一年滅千周齊而唐時路跨見敬鐘 · 四生建共七主為代王七十七年而丙戌帝魏為道武始都平城後文帝 云金蕭調為徐伯主淮夷傳三十二世至康王偃稱王假仁義而廣國三 高辛別尚色干紫紫之野白東胡之漢初敗千匈奴退保鮮甲之山日鮮 此通始稱王貨邊野螺為泰許監備後陳共二十五世沒子秦又有司馬 世嫁安延修曾姓為安禄山外有唐未安抱王抱真賜姓李孝白烟遷北 贈中山王〇帝方書兄自恩意帝長子也自己意生三子長日乾光生帝綱 日丹朱秀高制奕以開其情人度封房侯人商有傳說作相丹朱之元賢 早即見光也其後不容就王莊分前後西南皆其族也○帝堯子朱唐丹 五年直後朱温為朱梁十七年七而別有句容朱氏起還為大明〇帝學 不又有曹皇安封和日朱子其後友别封日小朱子小朱十四世而朱一 氏入漢為太史譚遠傳及懿師炎三世事魏聖言四傳而中氏昌姓十 錢錢主具,越四世五主九十三年又有警禁之後為楚能釋封丹陽下 項高陽氏次曰安處西土後曰安息漢來復者為安延入唐有康氏兒隨 土為路跋氏在晉始倚盧封代公弘為王至藝律次子什翼犍第七子窟 沒于劉宋又有尚氏入朝鮮為高句麗之族入元魏有允至歌洋與北 · 心周穆王遣楚刿之而錄其子宗十一世周昭王三十年為吳所滅金 丁堯其後徐世勤文賜姓李氏入○○皇明有徐達為大將軍封魏公· 九世城干幾魏史云曹孟多後高曹騰養子標生不與魏五世四十 姓氏源流 **一種為司经氏隨氏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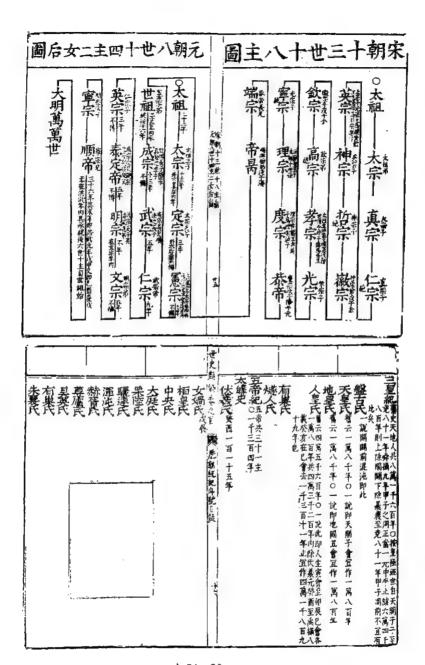
安殿家名突殿歷報音十代看聽講高阿史那人唐開元為史氏是禁之世史 數陽急之首 人姓氏 忍流 周祖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兄弟相傳為吳二十五世成王封周公旦子伯 姓赫連氏復號大量三世二十五年滅於元魏〇商湯之裔武丁時封豆 福封東海王又日東國王帝陪同母第均裔北居兜年山北人呼朔年日 所破諸子分保江南入漢無諸保泉山封閩越王建元間餘善封東越王 吴始作七世系領卯逃位嚴關越人董出王之是為無嗣其弟無憑為楚 數百年又有漸減了楚而入漢篇何封鄭侯其後南朝道成與本五主二 於紅人間或庚封即九年微子封宋三十二世八百餘年五五十封朝縣亦 **劉滅於差外有黎武於周西伯有來滅於彭湯滅於秦巢城於具梅伯龍** 於首文為曾民之有少康封子無餘於越入周至之常成常始伯句暖滅 與陳五世三十三至滅于隋又夏禹時分舜少子於西戎其後姚弋仲生 均入夏封虞入周封陳二十五世滅于楚而陳宣公時敬仲奔齊姓田氏 秦為太公為主漢太祖我都関中至秀都洛備都最共二十七主四百六 公種漢消子聰減音雅改趙四主二十五年而右腎主後勃勃起朔方改 城逐之塞外入漢和親娶到氏家昌母姓魏音間左賢王豹生淵戀安樂 元又三十三年。南海劉隱與南漢又六十八年〇舜之子義鈎封商日商 **最高三十四世管松世為官氏有敬仲相恋禁仲後二十四世曹叔振** 十三軍滅於孫行與孫七主八十五年滅於隋二代一姓共一百八年〇 聖者復入于昌頓破東胡走月支南并楊順白羊河南而疏趙秦始為長 馬後得把東楼公復封把九世成公邊綠陵又十一世滅于楚又有部滅 丁世和移齊又六世建減於秦八漢番為太傳建為太丘長公南朝新先 一九年到交之後於文為南朝宋八世五十九年五季劉知遠稱漢至鄉 養為後秦○夏禹後入商為杞以如禹又為常侵滅於周西伯入周東 海維適於北野隨笛轉徙號為獲萬人周為後從入秦有匈奴單十頭 戎御至慶為轉是侯凡二十四世成千奉有號仲號叔平王奪其地與鄭 馬羅馬蘭子馬姆馬的入東晉時馬跋為北部二主二十八年又有荀侯 滅魏為巴十世斯為魏文侯二世徙大兴又八世滅于秦軍氏別裔馬島 鐸二十六世康叔封衛三十五世勝子封勝三十一 師後由曲沃代晉又五世文公遂伯其後分為三番又有韓萬入晉國為 而封之陽曲日郭公其後郭威高後周慢養子榮及宗訓必於宋有鄭以 同酒也止契丹耶律氏之遼玄県党預氏之金鞍旦奇溪海氏之元則異 大計八北朝堅勇情三世四主三十九里而滅於唐召康公子封照四十 宣王第友傳二十二世談於韓有晉叔將平王時封楊為楊氏八漢慶為 三世而滅於素石神農黃帝子孫唐度皇帝周漢唐宋以來盖皆異姓而 晉國為智民輔氏成王封弟唐叔稱晋十一世為文侯交五世庶子成 姓氏源流 世畢公高後萬入晉



史 54-25

- Allering

1



馬子 帝 啓甲申九贵	丁己摘政二十七年	更更 如任主十四世四百五年除寒没十	三王纪灵商周宗子八十三主〇一千九百七十大年此五帝名	一一帝 一学用表語或意為尚十七載畫英西共七十八數除為高十七	帝 竟甲辰連馬舜二十八載畫葵未共百載除屬舜二十八截止	等子 感帝教之未九年	少五孫帝馨と西七十年	竹南本 帝嗣項丁卯七十八年	・・・・・・・・・・・・・・・・・・・・・・・・・・・・・・・・・・・・・・	黄帝	青南七三女	大大大大主 B 月朝分紀年第月至	一条指用 リョーュー	有 表 二	から ろ	爷		水子 帝 明及方四十九年	路型子 帝 承受支六十年	神養子一帝臨起葵郭八十年	神是氏吳林一日四十年		知懷天少上十五氏走及長書		18天氏
大人人は甲長七十	尽十二化	トルスターナと	大学・ジープー・	モーキュートも		夢る未十三 祀 四十四	· 新史子氏書子並		帝	九里子 帝 年受百十一家	- 寅三十一歳	道出るがす 男 馬	高子 帝 歴寺モニナー表	不降等 帝 高度申二十一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市池	ライモ ことした	帝 七丁亥十八	F 9	- 2 月日壬寅至辛己四十六而第氏馬氏高調立	まる ニナニ 黄奈	7. 第14 年 1 日本 1	帝 相子的工人故臣子	仲:	一一一故子一大 東葵已二十九歲收録者水十旬弟野后押發之而立於件表

史 54-27

主 土 強 議 教 武 青十 丁 華	後附西伯桑士 丁未三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歌子 武 乙癸亥四代		展的 祖 甲原文王昌主于二十八九 一	 小子で表ニナー	野方 盤 更展子二十八紀 一個子 勝 甲炎させれ	新 丁 丙申三十二	祖子でが十六れ	聖甲丁亥九九	大文子 仲 丁巴米十三九
學主演 無所丁生疾公 無所丁生疾公 犯解已 成年		大明六年の附属	寒王郭茂州 三二文茂州 十十公子公	第五間にヒニ十六年の前野社公十八至三十二事を一を乗う五年の前野社公十三至十七	東三生1日子半天五十一年の其四十九年已未附身存献首名東三生1日子半天五十一年の其四十九年已未附身存献首名東三生1日子の東西十二年1日子の東西十二年1日子の東西東三年1日子の東西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	東京 原王的受朱五十一年内實在位三十七年出奔暴後周召共和一十 東京 原王的受朱五十一年内實在位三十七年出奔暴後周召共和一十		共生子 松王磐丁さ二十五年	昭王子 穆王满庚辰五十五年	成至子一段主到父女二十六年

世里 安全十 思王子 产學 元上 教士 東主流 十一代皇帝紀執書黨總百宋齊帝府唐宋元の一十一代皇帝紀執書三北四十八年の此五帝後次五成司後二年改孝史北秦正十年の共四主二北四十三年除漢乙夫史北秦正十年の共四主二北四十三年除漢乙秦北東王高芝文五成司後三年 主四百六十九年十三主一百九十十三年四百六十九年 多れる 二世四胡英王英三年 惧就是主寅 思事权無年 第三万子中的附屬联公二十三五二十五 有3万字的附屬联公二十三五二十九四年 1637年,四十年左傳則東公十五至十九四年 1637年,四十四年的附屬联公二十三五三十二二次十 夏至疾無年 末主因子娶甲午二世三年八 超王延丁未五十 烈王昌辛亥七年 考三題魚子十 夏季天好神二十 元王仁 TE 七年既朝統紀年號日 七年沒于泰在豪王 四十八 六年 九年漢子奉船襄王 À 年〇 萬居二十二年甲午共三十三甲子泰三司馬光通對起二十三年成實〇自成到 附書家公二十六至二十 月 + 阿庇 六年族長始并天下 無 三年除漢乙未共四後二年後秦召不卓 大年蜀都 三百三十 43 上 七甲戊三年門 烈五 即帝位 後主 十二年至 十一二志 专二 + 年の 十十年 7 ŤΞ ñ 0-六四十 市常子 光传流京大石 原作出 元帝子 神道文 和带少 門舍 京帝往 武府子 思語 宣司女 京衛子 **孫帝**曾 文帝工 惠帝子 惠帝子 孝順帝保丙寅十 孝祭帝佐 孝成帝於一即五年建平四元青一孝成帝於己也二十六年建始四河平 孝元帝頭葵酉十六年初元五京九五建昭五倉等孝元帝頭葵酉十六年初元五京四以縣四英龍一十九年本始四地中宗孝宣帝病已更名詢代申二十九年本始四地 世二章式帝徹帝祖五十四年建元六元光六元此治 淮陽王五葵未二年更始二雜島建图 **孝皇帝的七百十六年前元七十元六後元三太宗孝文皇帝回王成二十三年前元十六後** 四連大祖高帝劉邦之来十二年在王位 孝平帝行卒酉五年元治五 後帝弘附高后呂姓戊午 孝和帝華出五 聽宗差明帝莊八年上 東漢世祖光武帝秀石 孝昭帝弟陵附昌己王三月て木十三年始元六 前少帝附高后呂雉甲寅四 開宗孝童帝坦西子上 内午八 三関月末裏 + 九年永遠六陽嘉四衣和六漢安二連康 七年 個月延下 七年求元十六元兴 表打七 三年進 酉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中元二 牟 求平十 'n 元初六次軍一送元一 初八元和 四河平四陽 五天男六地皇三十四年共十 三章 六後 五年即常位七年 〇義帝 柳四鴻嘉四 和 元七 无照 和四後 地節四元康四 Ē 涎 七年居備二 六元平 後 光四 永始四 元约 败 二六〇元 元 ΈĪ 有界 X 神教

柯

此

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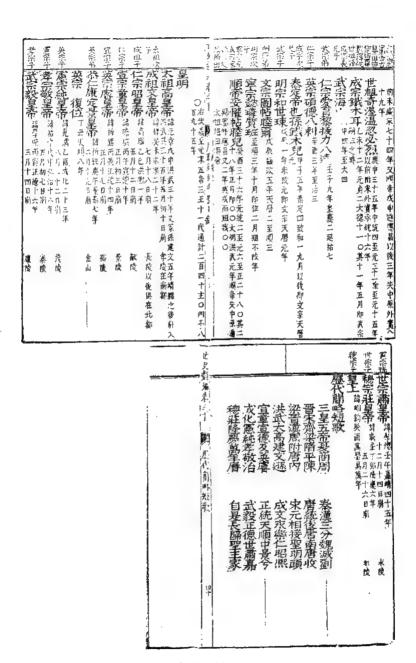
計及 湖海海 石石市出 感带弟 分并深定落章 前 看 看 聖 以带汗 惠奉弟 4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之百十二月二百四年以北帝至東南京本博司馬氏武帝至長安然市五五五四年 魏史帝 孝檀帝弘戊申二十 東京一五族后至正元二姓為三後帝軍甲長四十一年建與十五及照後軍和八首龍 後漢昭烈帝衛 年五三年或武三〇間 孝原帝議中国四年建典四孝原帝城西北與一嘉千二六 蘭宗明帝紹安寺三年大年三0次東曹中宝元帝午慶打出六年建 李雄建興三後将班劉衛豆孝宗孝惠帝長来、八十七年末郎一元展九六 孝獻帝協原午三 察帶辨四月 孝賢帝衛丙戊 元帝兵自甲申咸熈元年至乙酉十二月以前作二年 外兵氏 未已 嗣本有非 东江 罚并 ーナニ 年 以学 前氏 年 木 東年記 寧水一 年 丰 PILE 协 建 建和三和 十文 初干 000 寧四萬平六光和六中平六 五布 の附漢劉府嘉平四次の成建実と王衛二の附漢劉州元熈四十 年曹 11 的物光初光初七十 與平二建安二 俏丕 平一 王引 爱明 九年與一門 二元市與景心 十共四 溪市 100 九十主 元嘉二永與二 容五 初五異 水漂原 又智 支 和联不 人帝 丕 鈍つ 八〇四 除飲 〇後超 太王十二 十門 Ó 五石趙 乙家 東元四年 養子 永周 年 正 成率 二 求 漢 の虎先 + 五趙 建 西帝 一姓一百五二一年東晋工 萬建 李壽漢 元建初 趙石一 元 十卷二子 初 Fi 三武年十 石勒O 观武士 大片 八帝三年亡" 安元 求壽三延 和八一 初四常 終 r 月方 代〇七 元四 興 漢 惠 瑞 芳の 後洪 大京中北京 北年王 神智 + 王成〇 劉 正門 拓王後城李趙 李势 0 18 始魏 臺 劑 麟 十年紫 戊之 作元 九文 成帝長 表情第 北京 私史物 元帝心 7 世帯大元 安帝再 世华 光武学 商雪 四世孫 被赤弟 門衛教 文帝二 高祖武帝劉裕其中 南朝郡史漢清河二 順帝準丁巴三年昇明三原帝倉福王显先五五年 福卷之官 營陽王義符奏 太宗簡文帝 我带子業甲長曼和元即季武大明世祖孝武帝駿門五十一年常建三 太祖文帝義隆郡 察常聽林王昭業甲戊 太祖高帝蕭道氏己未 祖恭廣交京十 文二 晃 次一年景中以 照朝紀 犯年 女一 四原申 未 0+ 四子 正和一典二二 八漢 附王 延三 Ξ 間目 一十年元 年 五 北雪 车興大 铲 比世 Ξ 四 Ł 興寧三〇 附黎九二符聖永與二 咸 朝交之 0 元四始 ·永初三 0 朝孫 卓 月 我們 安二 祔 --年 沈太 M 13 12 条 五祖太 延嘉五三 大法 馬祖 彩 〇新 1 前 元 建 太道 0 完武 0 太 ME 四 · 別聽延與五承明子文帝宗延與二一日所護和平二 元 半 后成 大 九十 規禁 M 明帝 捕 A 0 0 祭二二 元到 然建 六〇 太至 本 明 不 太 好 年陰 附 悄 真問 常 太 帝裕 和和 A 總 號 型点型 単三本 主 慈 元 0 常 拍至 二帝 E 大 太 建 年室 m 十世 1 販奶 和十 和六 二高宗又 露 至耐 魏兴元一大安五 Ł 嗣市 O 1 太準 寅七 M E 12 武主 躃 Œ 常八 魏 起 元 0 但做文帝 五主 太 华工工 · 理皇始 長字二 次秦皇初 也 〇二世建 _ 格十 呈實季道 成始 年辛 和十 o 想建但元 景四 帝元 红 揭华 大初電二 明年 源四 ٨ 狙入起十 二點五

34

¥μ 兴神 大赏

武子是此子武子武 帝 北南 七 三 子明子明 序高 察 帝 帝 元 弟 八 三 兄弟 南帝子 五黨 世行 一場帝廣でユナ三年 高祖文帝楊堅兵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 編卷之百 南朝梁史齊頭之 三年後至一四 後上前後至一四 後上前後至一四 明帝歸 酸高 江陵世祖 海陵王 唐武德元年 化大宝产于 昭文 元泉至唐午但三使海二 뒥 亦作三王十 二克北年新 戊 片 年周同工何 至方陵二 廣運 光隋つ伯四 + 七月 元太周宗筝 4 月 亡楊字光天 四八二 27 精育宣十 求 五 源四山湖 · 文帝衛子 一次帝衛子 一世孫整至 0 于坚定大保 後至十月不 元 三後年三皇 周開五二二 元 IY) 建 0 上 東川二年大学 年 皇天高十 大武四 凍 0 ľ 肿 五和宗四 収 提累明 ñi の大意の Ė 宝 懸 求 Ť 信十再後 半年 至 太 太 **废无故帝臣世祖** 是武帝帝四神母 明祖 张禄帝四神母 Ť 期仁价品 德 河德琼康 Ξ 和 三六戊九 清六大世祖三五世祖 年前主武 Ξ 回 4 魏 绽 0 O 証 年十 年四寅年 止〇作系 7 赬 zi. 主 + 新関神の通 内 ħŧ 护 統市十精 末年 明 宗 欽 Ł 帝帝帝阶七 又朝三行 Ė 烈 正實及采統之一的一方子不開發 ź. 天質四天統宣後嘉 二年 誉 们现年至 世 밥 槧 善莽二親大 太 O Я 天定二 四部部 門時 見古正素漏 進宣共市 魏 则 和 111 五政帝六 不平武 恭 天太光明二 武 辣 文字一河宗 京帝宋 京宗 京宗 京宗 京宗 京宗 京宗 中 武一長天 市 老八 平二五四中 陳帝主方 式 太和 十皇三角七七十月 平静城康 Ł 轳 4 四孝学正大 武格除智 i5 六帝公元 观 元亦 押齊 元武昌始趙 象修四四六 帝是鲁四 + 表 Ęβ 年年年四 陸開射廢 清入带世 至明乙主 t 憲字 聖宝 李李 子大子高後茶 支票 史 瀬宗学の申 便宗道は **文**崇海 憲宗統司 順宗請 代宗豫 玄宗明帝 臺雪 大笑亦 7. 卒 T 少孩十 午 11 (0 A 互即申 曹 Ŧ 未 七月 + Ť -- 順 + 7 + 回 13 三年大中 # 華 年 Б. 年宇十 Ł 四 至歷 淵共十二後 车 年成 8 隼 宝 長慶 华元 **京**宋六 年廣德二求 天 唇二 100 太 貞貞年 德朝 其四 大二年百老 一元连 符六廣明 Ã AU 称航 ++ 寅十南八時 靴 戴二乾 九七唐十萬 Ť #. + 年中 五四 開成 數年 冉 35 m 景一它位二調頭 龍萬一六十落慶 四高垂年七一五 武三辈年京 兴 七期 貞 九 _ 迮 月元二 元長野 陪百列後武 德 Æ 元 太 靶 大曆十 元 中 極 九五祖唐昭 貞元二十 南十 元 内選拱獨牟永龍 十至和王 体 都 亲九 年二上 景天五聖内陸朔 八後都屬 平 四 Ξ 至天 25 龍一來二麼一三 年帝陽七 光 1 四神昌十多開歡 徳宝 月 三同世 散三文 元十 元二 2p 年功一一重確領 姓孫 〇内貞元二十 武五 玄 即一天神陵一二 华前 宗 Œ, 口内 存聖授龍王永乾 宗唐 應 附天 宇春二二二淳封 先 撫長 為安 天 後二如素十一二 為宝 范甲 位人意建一弘忠 元 王高 景视改四年道章 安申 計组 史称 雲一長のムー

D 表示子	太祖第	验		龙宗子	世史 数	朝	世憲子孫宗五	明宗系	子克斯泰	克 用		
率元美戊值天養體 大學 医二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是安全是有了一个一年太平安国人在张四省洪二字是1900年,从于1900年,从1900年,190	主尊一至人。 成立 近世 成立 近世 成立 後止一等内未率十月即太宗太平呉 北漢主尊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成立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京太平県	大国大家有效的一百五十二年0月二十二日 10月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	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新春之首 原 野 朝 外 年 月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太豆到年相方都是	を行逐工化却を出致物を指示している。 南西の祖言更多界で置とり其外元と年即元常作太元の附昇州太宗後上省同一至と 宗後先省同一至と	色丁生巨天平平四月三年青太三〇月三年十一十平平年、 年度職一〇内四月即徒珂清太元年	四成八年天成四長與四〇門遼太守德光天題〇門與州始建國二至九神冊五天晉六	友柱末帝友身十年黑洪三主十二年〇柱同七四年卯明至了7年1月1日 在一个大学工程的人们的内部,从他们的内部,从他们的内部,从他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	加テ不	宗供を置ける年記
装 表完	于 夏 子里 宗 次	六克 世太 孫祖	史	光宗子	世史影	六 立 2 世 2 花 2 2	新 统宗	機能力	11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た テに 無	
一足動來來起至順帝對十六生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至六十五年於可,次第二年祥興二〇 附元世祖至元十六〇其祥興二年八天第二、次第二年祥興二〇 附元世祖至元十六〇其祥興二年二十五日,次第二年祥興二〇 附元世祖至元十六〇其祥與二年二十五十五十五〇十五十五十五〇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本言葉が場合環境につけた世祖至元十三〇本言葉が場合環境につけた世祖至元十三〇本言はは五十年成年十〇時元世祖至元十二〇十二十五十二〇十二十五十五十二〇十五十五十二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宋理宗的	, 一大月日 L MENTER THE	電宗権に非正十二式 で宗権に非正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神道之後 はまかり年号目前	本宗育原等古天福二十二〇夏天盛二十四乾枯十九〇金大定二十九 十九 十九	是 在	大宗直所守三年情報二〇附西巡延校二東國一〇夏元後七正大宗直所守三年情報二〇附西巡延校二東國一〇夏元後七正	一大林寺作堂和七〇町逸天祚・巻韓総十天慶十保大五五巻の天石芝媛元羊の夏本十三兵副十三雄章五元徳六四巻の大石芝媛元年の日本十三雄章五七十三世紀十天慶十保大五五巻	之交对的李子二十五年之内,有国人李宗立大观四政府也至所有"专用夏大安楼定一崇宗"和项天美活不四天始民安人永安二下号国司,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中心夏成申十八年成等十元豊八〇附邊道完成雅十大年一段明平展四年治平四八附邊清寧十成雅三〇	國一天祐重聖三福聖承道四成都七拱化一



史 5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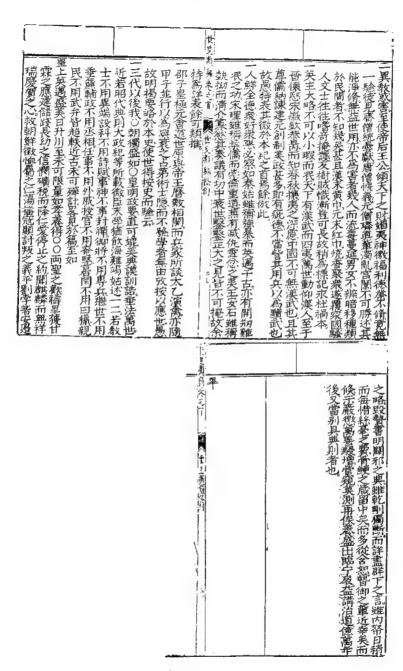
一二姓八主除高祖廣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已未二十三至兩在南世史為緣本之十 異 修 題記 ij 九十二年〇萬摩甲午上至交帝四千八百十二年〇萬曆甲午過今五 堯里及元三千九百五十一年〇萬曆甲午上至黄帝於多元四千二百 十二年〇萬曆甲午上三三王共三 除建文十二朝十三改元已二百二十七年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四 為洪武寶統八十九年共一千六百十五年〇〇大明洪武至萬曆甲午 祖乙亥前十六年為唐帝尚已卯為元實統三百三年元除两后十四主 戊寅至江南主乙亥三百五十 生為以前及官後二年為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十七主首高祖 都七主於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除高祖丁未前七 年帝學七十年帝**摯九**年唐義百年除薦建備政二十 五千六百年共八萬一千六百年〇五帝三十一主內依養氏十六主三 舊史〇三皇不詳終主內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 未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癸未實統 三王除寒浞八十三主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 姓一主二年四晋两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實一百五十五年宋 一世四主四十二年二漢三都除新恭三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葵 九百七十六年〇十一代皇帝除就奔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 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戊申失中原後三至 〇脩短記 生神農民八主五百二十生黃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嗣項七十 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二世三十二 八年除屬禹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千三百零有四年〇 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 八百一十八年の萬曆甲牛上至 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 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 八載作七十二年 八年商十 也是類的養之事 六千七百二十二年矣三至之曆為主渺芒相傳為千八萬一千六百馬一李樂曰吾觀舊史交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今爲曆甲午盖八萬 比三王多四十 為主一百三十 年一千九百七十六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十二年十一代除数茶 二萬一千六百年別人生至今止四萬七千一十一年耳妖養之止三十一年是過共只有六萬八十六百二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開兩倉中,為新班第北東甲子交入千會至今萬曆甲午前經過三千八百一度高階投第北東甲六東八千萬一十二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午休八百二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午休日 一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午休日 一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周至《帝曆甲十十三年》 民一百主要除寒沒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不及三漢中絕再續之劉氏 年不及兩宋趙氏九年兩宋十八主三百十九年不及三唐異姓中續加 牛二姓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不及胡元奇泽温氏十年胡元除兩后日 及兩深爾氏二十六年兩梁七主八十五年不及兩晉七十年兩晉司里 五帝之曆為主三十一為年一千三百四局三王除寒沒為主八十三為 年黄帝至舜一姓七主四百七十四年不及神農氏四十六年,神農八十 食不絕李氏三十九年三唐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不及夏中絶再續切 二姓五主四十六年不及南朝宋劉氏十三年宋二姓八主五十九年子 看也折而計之南齊南氏七主二十三年不及隋陽氏十六年隋四主 五百二十年不及商子氏一百二十四年商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不 一四主一百六十五年不及依藏氏一百四十五年传藏十六主三百十 九年不及而秦三年秦殿吕二姓四主四十二年不及魏曹氏四年魏 十一年三漢除新茶三十一主四百六十九年不及黄帝至舜一姓五 六百年矣更俟質之 八主少三百六十一年蓋自古三皇而外未有盛於三日 一寫年一千六百一十五比五帝多一百主三百十 作矣言

一絕不配三十九年漢中絕不祀十四年總之五帝而下·未有獨盛於周主 者八年歷多者一百七十有四秦等慶朝祀不紀中有異姓相續而至事 者也秦呂氏貌視三王創稱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侍不 世見新 宣七段元四段成七段長再改平五年一元莽五改玄二年一元光武五 自漢文帝為新垣平所欺始文再改是三改武創年號凡十 為天丁亦不改元傳至兩春及光漢島惠呂后時兩少帝去 按古史三皇邀矣二帝三王無羊號無重復改元陋習即過 四年一元後主二年一元蓋茶七主十三元〇隋文再改煬十三年 月一元明五年一元東皆二年一元和二年一元蓋惟齊七主七元〇进 改益三漢間目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の魏文七年一元明三改多 咬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改和再改殤八月一元安五改順五改冲三月 明再改图五月一元潞王三年一元烈祖六年一元元宗再改後主十四 武士戏問文二年一元孝元三年一元敬三年一元宜七年一元明二十 再改笔再改元再改盖魏自成熙二年得統以前五主十元〇晉武三改 元質一年一元桓七改靈四改聚帝無半獻三改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 即於帝侑二年一元後於帝侗二年一元盖隋四主五元〇唐高祖九生 好老之首 年一元世祖再改業不成年一元明再改為梧四年一元順三年一 衆八主十元〇齊高四年一元武十一年一元昭業七月一元昭文四 忠七改康六年一元愍四年一元孝元三改明三年一元成再改康二年 元榜再改哀再改次五年一元簡文二年一元孝武再改安三改恭 〇改元記 十三政府再攻至三攻肅五政代三攻德三攻順一年一元憲十五年 元文皇二十三年一元高宗三十四年十四改中宗三改春一元周武 九彩四年一元故二年一元文再改武六年一元宣十三年一元懿! 一元意而晋十五主三十一元〇宋武三年一元管陽一年一元文 元盖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 一元僖五改昭七改昭宣不改莊為王十五年不改稱帝三年一元 取 以元 乳 九元〇宋太祖三政太正 一改吗三改

世史類罪卷之言 改真五改仁九改英四年一元神再改哲三改微六改欽二年一元高再 十八元外計一百二十二主為三百元何其紛雜也惟洪武至今萬曆甲隆乾德未來統二元胡元太祖至憲宗六主六元及世祖未來統一元凡 改孝三改光五年一元寧四改理八改度十年一元恭二年一元端三年 李縣日帝皇曆数之傳太上盤古天星地星人星有果矮人之初間有名 列造見人懷感明康。崇問恭命宋之武文營倉養順齊之高武明帝昭秦昭 年間一日二十三主改至三百元其不改元者如漢之平玄明陽冲質辯 改正而武帝遊認延至元李盖十一代中始自漢文後元一千五百三十 恒平前稱人主延壽日卻復中之說給更十七年為後元旋露伏誅竟不 順帝有年號統紀而每君頻攻無所歸一盖漢武英明冠絕首創年號以 次由堯甲辰至漢是帝庚子有甲子紀数而未立年號其次由漢或至元 以而不聞世系詳據其次由依養至帝摯間有世系年數而未開甲子宜 者他看始終條偽如漢末東芸若末南北朝五胡時十六國與元魏東應 **够武宣懿莊閉潞烈後宋之英欽光度恭端帝昺元之武英明寧,凡六十** -除建文僅攻元十三而歷年二百二十有七方與未交云 **冒魏之文家古少太祖太宗定宗宗宗起暴起廣皆未入曆數又不及等** 東昏和帝洪之間元敬明宣後隋之楊帝而恭唐之神美文皇順屬楊 〇改元評 主内或冲而天或短而折或草味未遑其殺然獨斷者數君而已乃若 工書習 元号二年一元盖宋十八主五十八元〇右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 八心完於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重復改元始自文帝不學或於方士新 以北九部 一十八元内除魏丕叡芳髦四主及與未於統九元宋建 也見無猶養之十一人成元部 後唐存品志存李桃猶稱天祐四五至於二十此皆有由者也温泉友自 偽周先榮六年畫用郭威末年顧德之稱垂及宗訓仍稱顯德七年以及 仍稱乾化三四度音事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音天福 乃放按舊史三皇僅載年數五帝至今詳列甲子明其統紀正旁脩短芸 如日未中主來無量倚欺盛我祈天求命目有大本宣在多易新元也会 蓮華前迷惟○○洪武至今萬曆甲午元無再改然後一君一統天下不 **中水祐仍稱乾祐二三四劉崇仍稱乾祐四五六七劉鈞仍稱乾祐八九** 劉觀聽水為正法○○蓋十二朝十三元享有三百二十七年養業婦 下皆婚稿之徒朝不謀夕其失更其視波頻改者又不若矣不逢聖世

此史史 世史類編係例 史文真的而該的則置仍不該則事弗遺令刑繁補闕一事必究顛末 史主綱目通鹽間有稍加改正無非曲體光陽之意而更為繼志也若 字難認者有音釋可難晓者有訓鮮大都及諸先儒註疏及群史釋義 之正例變例也 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大書紀年繼世雖分裂猶大書之其非正統則 史断不拘新舊自两漢及今名公儒生論替有神史學者成多隱若而 看史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明道先生看史逐行 官名皆省書公相以善去白限以罪去日免書友亂倒凡誅得誓曰有 泛則截之勝則去之粹則存之或全篇或節文水可為後學筌蹄也已 女主當陽天地友養女婦氏如天無日照而月明有功君子尤病女中 或有未當者間附已見 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唐繼新舊唐書音書五代史十九史諸史 看過不差一字 在舊例 罪治上口及争強日亂書西國事相法則稱某主西君相法則稱益號 分註細書之難一統而君非正不或女主或夷狄亦細書爲一遵朱子 詳節讀史信見大事紀述通鑑案要正史諸書恭考聞見分註于各節 房州大義正名公於呂姓八年特補坐市錐抱養幻察尤不得以女主 堯舜正士蓋稱故武曌華唐僧號而綱目做公在乾侯之例仍云帝在 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此史學標準也 詔誥諸題悉標明於上。 人光詳出處而忠孝的義之士有関風教者必備載為其於論策表 世史 斯編卷之百 人世史新紹條例 一祭礼中絶天地大變自古惟聚浞中絶憂統三十九年新莽中絶漢統 異姓祭編終非堯舜禹同宗之禪後世惟南宋高孝為正其新魏晉宋 一自古天子,曰皇曰帝曰王皆隨世軍稱無尊卑耳自六國稱王秦始春 祀之舊 前代正統義士所扶綱目之草漢昭烈近史之存東周君識者備之故 十四年義士不平故沒初番表少康年所如恭末急進更始年憑以見 在宗南唐有憲宗嫡而且退石敬堪劉高郭威而進烈祖以存正朔宗 **梁有昭明嫡嗣宜退陳新先而進中宗唐有天祐正朔宜退朱温而進** 之禪以杜奸雄籍口 天人不容賊臣頃刻難緩也 王惜家法断宜令其退居相内且以陪侍婦人爲千古羞辱也 以俟,真主之正位固非往代可倒也,後等音家被認賴即明文寧順四主四十一年未以之運而法宜量如直冠年端此見天地山川不容歷膻火穢暗此堂堂黎燕男彼姓氏口 初與雖端民難扶恨不遲留一日而胡元未以幸〇〇聖主再出即當 前朝之嫡派中國没干式夷遊醫家杰尤喜早見中國之聖人故胡元 夷祭華統天地崩墜千古大於彼前朝淪千無敗黃老舊臣尚頭再奏 為紀略且每代之末各撰總歌以便稽放云 四海分割宜有分别正統年號及雖非正統而名位年號與中原相承 帝之下南北分合不可勝計而正朔相及者九十一代矣故此編前以 供自意為皇帝若居王之上漢遂因之至今封功臣子弟為王以出自 **野梁陳隋唐宋之類朝尊人位而春絶人祀非其倫英故特表竟舜馬** 者皆詳於前然後以敵國年號及與此脩短詳附於下仍總高新面列 三皇五帝三王如舊而後總括之日十一代皇帝以折衷於昭代云

47 91



間ご天子 石無切象 為者市附 化帯到フ希希松丹李定龄之立 不於三馬馬春桥也干論紛許至 為专民皇帝黄炎如曰 乾蓮王 首出御世 新刻世史類編 五千 少吳顓頊高辛養舜為五帝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語伏義以下皆曰帝少吳顓頊高辛養舜為五帝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語伏義神農黄帝為三皇百雙拍三皇紀代綱紀也以三皇百鑒古宗王也人三外問四經五十六天皇地一皇紀代僧紀也以年月本雲市宗王也人 化希耳鲁爾纽オ言氏後皇紀代僧紀也以 一大關李 無示 增修 泅泉余彰德 梓行 青重不其然乎 君豈苗属而已故是 先秦未写以依義神農黄帝為三星也至宋胡五峯直斷以孔子必傳易大傳卷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黃帝亦是秦 盤古氏 **堯舜日五帝** 天衛之 清之帝皆至尊之獨放史氏定天皇也皇人軍曰三是養養賣夫衛之以道治則稱皇以德化則稱帝怪對表德合天謂之皇德配也 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馬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謂天開干子 帝不信傳而信經三星之騎則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盖混並物開告 包素氏没神震氏作神震氏没黄帝差奪氏作以表展黃帝差韓為五 地關于五人生于寅至寅始為開物之物意三里之歸由此而稱也 卷〇三皇 三皇盤一紀 陽明王丁 而俗自化 三人 世巴類編奏之 地里麦 大月 沙沙宝 他皇氏一姓十一人継天皇氏以治是日一地皇氏を住我下最而成質調之也 |ソ権提為首定は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為佐東鎮司契為龍鳳書家之童等 「皆の何は」 紀徳櫃直得一混合乾曜神運四與制十十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出於見衛無外之山以木 龍門之岳以火紀德立平中央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肠天德地事的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是曰地重號財似天皇地出於雄耳 海泊無為而信自化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者。實際提別與辰鄉已款 董平撒末給甲繼西縣戊屬亥飲 #其歲紀十千甲則乙鱗丙縣丁圖戊醫己繼庚紅辛植壬輕奏聯十二支子蝦丑 下件地利神與化籽覆如萬物龍縣繁集自然成文養定三辰點到是分 **重夜以三十月為一月十一月為冬至鈞旋穀轉周而復始兄弟各** 以演入會之靈書像符以合元氣是時五運始與大化始立人風真浮故 時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而律界行己澹泊無為誠足為帝主御世之門事■□而歳時之位未定也天皇氏乃立十十以定歳十二支以定門予干□盤古氏已分天地矣然天錐開而于支之名未制也地歸關資真有一萬八十歳之埋哉然不以四萬五十六百年錄干唐堯之前明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來若于年数洒派三皇等下以足其数形以三 問静計三六皇作干支定歌時天道已關使三辰不定盡夜不分則 ○天皇氏皇府也大也氏姓氏也天陽在子之我也 窮自實曾五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竟起甲辰之 會生人豆成會開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會生人豆成會開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一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 也夫開闢來固有民物帝王第書與無考其曰天皇地皇人皇盖傳 出

三百年二年二年 来不如三人 第世 于斯世事 也只類編衣之心 生不等可次的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的殺主不處王臣不虚賣政教君臣所以提地之國以土紀德相殿山川分為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毗山提地之國以土紀德相殿山川分為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毗山縣里成人縣與縣地里民以治出於刑馬入里 〇人皇氏八哨神色言為萬物之寶而鹽神獨出 代世道行 立法 人室有功 省超 :污象三十六年〇内陈衮表:玄戊申計三十六年亦其先冝自暨古末甲聚署227岁至洪武元年戊申八萬六十四百九十六年計一千四百四十一甲六十十一千六百年七十八百年七二至共第八萬一年十二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了過少是為物既有萬物即主至人宣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了過少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隱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文日開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 可以百計不可以不計也學者不可不察心不遂其年可以不計不可以萬計也竟與去養農之世必甚近其年 民尚未私直待藏養百常堯姓送政而後治加獨謂義聚去盤古之時矣复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末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土 代巴不如唐處漢原宋、又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変萬年陰陽治完而聖人出萬無是理也夫自竟葬至今總華蘇年耳三 **惜奪之患不與物雖總聚而夜逼之念不豪故人皇氏分封制治而人女交禱而婚姻斬张矣歟民偽猶未藏也人故猶未侈也人雖群生而** 制治刺數而攻教與禮菜漸倫而君臣起飢食湯飲而食用漸考矣男居者車三而淳風勿程乃乃明君而主不處王臣乃及臣而臣不盡貴居者主一人皇氏繼天皇地皇內治風氣漸開而萬物群生時序漸著 月鹿衣天謂之星消長盤虚朔望相繼以三十日為一月爲聖人副刺作入息民無定期故地皇定三辰分畫夜明衣書謂之日明於夜謂之 中四明三歲九三百二十六萬七千歲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即人至東四明三校春秋元 命包曰天也開闢至春秋專家公十四年後齡之 又一萬餘年除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 立法垂憲萬世律後人皆知陰陽之定理而登正大高明之或其功豈 也二日五 -- 皇子 能紀即皇伯皇仲皇叔皇李皇少治五方司五 明於夜間 氏五龍紀五 十九代式 合雜紀三 尼首之始 為果所宗 世史 不德出種 教品表さし 皇季五日皇少五姓同期沿五方司五類布山岳世必果六日月月明今光五龍紀入皇氏沒五龍八作一日皇伯二日皇仲三日皇叔四日 ○福提紀亦田五十九姓紀也表之一 駕龍以治天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故跡五龍氏世傳長日角龍 木仙次曰徵龍火仙次曰商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次曰宫龍土仙五 龍氏東雲登仙而上郡屬施有五龍山盖其出治之所族宣帝立五龍 将而知也以人身之後為首君耶吾不得而眠也填其世而者其聽合所宗丹君道之始也許緣尚然况于人我以盤古之先為無君耶吾不 黄帝迄周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墮于萬物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聚命紀几八十三君自酒蛋而後世次可犯禪通則終于炎帝號化則始 七口缩其紀八口四段紀九四禪通紀十四凝危紀自九頭人皇至叙通紀六姓継合維氏以治者也六四級命紀四姓継連通氏以治者也天下而居者也四日合雜紀三姓継編送氏始放民次居者也五曰建 蔵〇黄神氏沒犯神氏作出於長進為六隻平治三百萬至傳共千五 氏作一日黄绿無易天生無散大撲接圖正端是致天極治三 其怪而存其常可也 山岳継 · 孤提氏沒合往三氏作來發展以理效民穴是島帝新無傳樓 一隔聽動景随而天下治帝新無傳機辨成〇合稚紀遙彌出難 提紀以傳ట片廣為起也五龍氏沒攝提五十九氏作分画山川 人皇御世一兄弟五 人也三日攝提紀五十九 姓継五龍氏分 百

丛次传传 柳兴兵氏 養量大 勝悪レ戦の 大般氏 恭年 是 延 氏 氏 世史朝 冉旭氏 九四 屈一曰元皇都在地郭舊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該古初以衛門具家而與之也一日十三始與辰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以利時也或云提舉也如本故異落故民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氏作是為次是氏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〇因提紀世前制即 今獨稱青水神是也為熟治數山及潘運人民推結左言不知文字魚里其後乃有鑑叢拍漫魚亮各数百歲鑑養治電上服青本以教民養本皮之民治二百五十數傳四世八是時有蜀山氏國之為國營自人 雜之其泉云〇雲陽氏沒巫常氏作〇巫常氏沒養重氏作是為軍人開雲的氏作是為陽帝出於長沙芝家遊廠化混、厥生家、或曰都於 〇神民氏沒何帝氏作都於何命之山一曰獨帝氏〇何帝氏沒次民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葉精氣通行者皇和神駕六輩鹿治三百處 恭壹之後有空至大空本死地也一日廣桑〇空亲氏沒神民氏作都 没泰连氏作沒為河神司於預之之陽出入有光〇後有用相氏作為於置然蓋其人也〇時有鬼親氏作〇鬼親氏沒食紅氏作〇系紅氏 之人升服被服乃教民擇木布皮以經風霜網髮閱首以去蘇南號曰 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為之氣正神明之位益范無形皆無味要食 盈氏作出於客述之間馬中之地〇盖盈氏沒大數氏作〇大敏氏沒 厳〇犯神氏沒黎重氏作其沒也尸在東荒人而不壞○後有大頭氏 其環中以随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〇冉相氏沒盖 乔壹元君有共法除陽·查見黃冶雜子及泰壹之書其書言黃帝按查 八視標法境而是行者厥後神暑問於恭壹小子而黄帝老子受要於 展置見天真皇人於王堂咨三一之道論水火終四大湖之事〇 始放民市 東户氏 理游跃山 世史新編本と 同 电测典 者類雙 不<u>服</u>古 也の九遠氏受稀常氏作得道以撃天地傳四世〇孫常氏沒有集氏作 本字! # 先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氏盖其宗也○辰放氏之後有應像氏傳六世〇座應氏沒渾沌氏作 政好生而思發的上而養下果的大治三百餘載樓在石茶之上傳三 稼穡捆機栗以為食民稔血食而起争心於是列不結絕以為政木皮 之發果核益語食為歐之尚未有火化飲其血吸其膽如其皮毛未知 而物始為敵瓜牙角毒盛不足以勝禽數乃構不為集教民集居以避 上古公居而野處轉生而阻華與物相友無於傷之心後世人民稅智 夜則類處及其死也常望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 陵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〇皇電氏沒啓統氏作傳三世〇啓統氏沒 語其與表力與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〇東户氏沒皇置氏作一 成群竹木逐去道上顔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饒宿之隴首且歌樂而無 户氏之思載也紹荒也遺美好書精拱點而九聚承流當是之時禽數 萬物無意甚為之東可俯而操也走數可緊而從也盖執中涵和除日 其九世開明尚始為於都而黃帝之子昌意昌憲之子乾荒皆奏蜀山 是厚衣之新而感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己丧期無数也哀除而已其 未委於是審其羽革終水變領加光胃以首體未知喪整過者額此於 日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予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 無威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〇渾沌氏沒東方氏作更 在南西有木馬馬啄其枝則火出知空有火鹿木則明乃鑽木取火别 世〇有集氏及城人氏作親乾暴而祭辰心自不問之山遊日月之都至

百天草原 何吹融新氏店入湖 星史次献正帝姓通 中皇伙次完置 中次奏说首星 孫像公 東ドリカン 京英有事 世史類編卷之 商成六 逐星四佐 以神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詢塞有療徳生而能書龍顏後吸四目實馬是為三男之國屬成氏傳入世〇禪通紀百辨離に遊趙乎天殖玄院是為三男之國屬成氏修及之西南季子侯馬而産子男人而尾蹄性音溢畫影於市庸成氏怒放之西南季子侯馬而産子男人而尾蹄 無照庸成者構城也群王之山平阿無監四衛中絕庸成氏之所守也就是實年立可果雖人頭〇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國琴流縣城為國居天寶年立可果雖人頭〇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國琴流縣城為國管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都於律高之石室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 衙之利鄉學後世事書者紀之〇史皇氏沒相星氏作姓相名多是為昭於異世而文治與為治百有十載都於國武为寅日崩辛未日整於 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緣仰觀奎星園曲之勢所祭龜文鳥羽山川掌 光及長登陽虚之山臨於玄尾洛汭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王墨得河 集中棲糧職首虎豹可尾虺蛇可張而人無有相好之心定有季子其 矣當是時雄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縣孩子陸級必育辨子方色成博受大之用故跡城人氏謂木器液於是完金合土為釜觀酰號而火功治 為夜哭龍乃潜藏文字成而記注備著續別生正名字號升封介丘以 指而粉文字以正君臣父子尊早之分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為雨栗鬼 方是将結絕為政其民僅像莫知西東摩尼居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學 絕之政立傳教之墨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 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時未有文字矮人氏始作結 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至精為之進退以北其監是故父老而慈子壽 無飲之名人滋及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 漸緊羽皮不給教民積新冬則 易之以樂美文順天時展出成納以齊 **松是占建正方指天布理以鄰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始注重魚** 了古諸慎丘録乎延嬉四職举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會 附差字 **北南東里** 京被表 為天氏 粉香氏 學性氏 大庭氏 世史類編卷之 中皇氏 蘇氏 物開智見轉展之達不已於是制為車乘横不為軒直本為較以尊太被職而酸預狀議轉體前於學者於為一世〇見連氏沒軒轅氏作攝沙治軒轅氏古計轉之帝在滿斧前馬一世〇見連氏沒軒轅氏作攝沙治軒轅氏古計轉之帝在滿斧前馬陸氏沒兒連氏不見迎者昏悔之謂也一曰釐連氏又曰跫當氏傳十陸氏沒兒連氏不見迎者昏悔之謂也一曰釐連氏又曰跫當氏傳十數分數恬惶諫自用賢臣與重于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栗陸遂凶○栗數皆動民惶諫自用賢臣與重于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栗陸遂凶○栗 天下治夫傳三世〇軒轅氏沒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上號曰軒轅氏權畸寒審通塞代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虧成之輕重而 之陰傳五世〇萬盧之後有祝輕民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嗜訖典 與貨幣以制数會故沉滞通而天下恭矣傳四世〇萬天氏沒尊屬氏 之後為天氏作萬天者權天也奏殿旋等作權象故鄉為天不言而自 而作馬出三入一惝恍如遺恭字以軍疆域以清光曜垣去而隆名有 所為行不知所之鼓展而符含哺而好畫動又息既食治飲真知作養 庭氏之庫盖其所也〇大庭氏沒栗陸民作一曰栗睦氏傳及五世乃 帝又曰朱漢氏治九十載傳五世厥後黄帝極於大庭之館而奉有 大廷氏你適有湯瑞三辰增煙五鳳果色都於面屋以火為紀一日炎一級鄰山一日中央氏又日中皇子盖封禅之帝也傳四世〇中皇氏沒誤之達八山傳二十世〇栢皇氏沒中皇氏依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為 作一曰宗慶其立政也無妨甚親無所甚缺華夫下之故惟以幣行抱 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村充生武操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聚山 日載民二日玄昌三日逐物四日香穀五日故天常公日连帝功七日 信不化而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提粉提足掺尾印用乳之而散了 不屈故鄉於青五頭迹作曆山是為衛在天柱山葵水酮陽峰〇林香 他原和以順大下而世用學治九十餘載都於羅達之陽爽於

污肺山 八附先史

氏吴俊 有果氏 **能康氏** 朱天花 化只類編卷之 民英氏 不相往來世用太平周風降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什家山揮云民其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魚鷄大相聞民至老死 他是黃不應人對為又點里雄母華有氏居華有之清當聲級處理於你養的民律姓風名方牙一回為牙是為看精故鄉春里亦號天皇欽經 灣巡巨跡出馬華胥優之意有所動紅且遠無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 世〇陰原之後無懷氏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 一天大作越有果大数世天其時恒風群陰陽過陽無不伸百物散鮮而 云以祀天地勒石的示而天下新越れ文夫傅六世〇無懐氏没太昊 都於床放猶未聚氏又曰于寒氏傳三世〇朱聚氏泛陰康氏作都於 果水不實乃令士遠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之來陰之樂 而責任之事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發有果氏逃亡〇有果氏之後未 政也授而弗思了而弗取天下之民歸仁為傳七世至於末世有權臣 世〇灵兵六沒有集成作孙細殿鄉上世聖人教民集后以遊猛奏回人民少而草木無數繁教民伐木殺飲商于所謂衣新之代是也傳九 山之陽茲衙山有院辦墨傳二世〇紀融之後有異英氏一曰子英氏人官因以為新於線四於里都在新故動為祝融之處在位百年起動後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為之節文也以火為紀名為赤帝故後世 力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關節是謂大舞沒藝浮肺山之陰傳二 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偶洪龍從日月圖書星端故文成而治隆其為 新為有集氏天己而木處題風生燥頭傷燥灰乃有聖人教民編種而 萬物成若於是應衛出之唱鳥作属緣之樂通倫賴指神明而和人家 爐紅灌而扉垣坐灰騎死顛煉之患革有集之化故亦飾有集氏又曰 是時水層不流陰疑陽陽人既鬱於內腠理滞若而多重態陰康 門所是

始度继正过其制体文字史 计上代 电自约他代介罗蒙古英雄 更自约他代介罗蒙古英雄 使用的名式上文学也自 编辑通关文学也自 宣文

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層成起甲寅是伏養以庫南城生也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層成起甲寅是伏養以庫南城生也三伏養三十易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春而河州出又三十二易草驗符分正文以配率置重以以首1ノイモ月フラ

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無之初以為律致黃鎮以相十思考申子以命處時干支配類以綱維予四象作旋盖者曝倉面

作女婿氏 共工作型 世見判編先乙 中貧人不堪命於是処婦後其神力以與共工戰城共工氏而惡之然是為神媒太昊氏東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獨天下限大綱绝地紀覆 完起是己都完正故陳為太昊之振其等和尚氏為之立制云○太昊太昊之父於然是其母華官氏整監国覆軍之原其紀死為洛神世傳太昊之父於然是其母華官氏整監国覆軍之原其紀死為洛神世傳 天直树土為墳以合天人之祖而禮樂與馬其為治也有方抱貞體一曲面通神明之明。解群等植泰為瑟其核三十有六以修身理性還其 明得ブ體春秋明川政修兵伏以威懐以寒修為士御取而達情於是 管以一天下之首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樓晨以作機謂之充 原繼都於聽出受瑞曆圖承太昊之制襲木政王村東方鎮宇立極醇 後四極正真以軍地平天成萬民後生乃師女皇氏始都於甲皇山之 而神雪火佐太昊精於神祗而為女媒正姓氏職婚姐以重萬民之判 氏沒女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炮媧又曰女希山於陳匡之山生 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截是百九十有四年代江陽或曰 故星宿温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秦山梅云云 是以百姓足而宇宙軍官無供備之民如死不用概為數五蛇懷其瓜 統乾緩矩而枕绳不是賢而非愚不治巧而尚行去奏去暴惟以道化 下之情對桐為琴長七尺有二寸絕絲為統統二十有七以操偽辦之 職圖冊別禮義而天下治瑞鳳来翔麦作荒樂歌扶孫詠綱品以鎮东 福視歌主次思紀通為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 華事簡俗等而天下之人浮将價忧而莫知其所如思親尊而臣子順 唐無而不喋喋於首事上縣九天下勢重爐合元優中開除布網·而 服惠門命随作制為笙簧以通來風以教民用命城陵氏制都良之 八土道果原因水居方而置城巴百令具果方命背龍氏 大帝坤農 立只類編巻二 女皇氏沒於帝神農氏作姓伊者名執一回后年父少典氏母有傷氏三十數美衣屬陸推後世以其始媒故祀為星雄之神稱同皇母馬〇微緒應理是故禁烈彌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融社在位百有 變煉以抑時疾以炮以烽以為醴縣大處道以為器而人壽相土得若官師時萬悉以火紀茲稱炎帝島修火之利充金排寬以齊國用因時 山者屬山也故又猜烈山属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层而能言五日而自出長柱莫丞以姜為姓初國供繼國者故又號伊者氏筆迹劉山烈之生也毋安登威神村常羊而有娘生在剧山之后至神晨既生九井 萬物不奉人所移而是得以順其能教民祭麻以為布帛承火德以王 晚之期謂人之生以殺為王乃對木為耜禄木為未教民以耕六歌當 嗣瓜麻之實而者教生之散民始粒食順天命正氣節者寒暑以平豆 能行七朝而盛具三歲而知稼穑日於江山之陽水卷民之發而擊 之女名安登生十二人 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黑軍出澤馬来川嶽效震 天乃雨東誕生嘉教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空土睡藏以教民播種 校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徽 和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丧於 思又設教以重慶事制為登穀之法故錐天毀地古早房並作而無有 使人知所超避乃命亦其為奸曰作組稱錢鑄釜觀并竈民無腥液之 稔以供梁盛而給軍國爱申國禁養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 而等加之聚造而頭飾用於是來雷車輔六些龍以御天申稅於利而 **控悲方改為二十五核以抑其衝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給** 門形史 八一為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一為神農神農 是以年穀順成本食足而禮義題故

人初付 受類編卷主 · (展成紀六神農在位本年満在押午三月三日午時二年百六十月)而偽也馬足以治國東武神禮都等不長以之來即在位百四十月五、所民無利原之人不明在位百四十月五、所民無利原之人有十五本人 阜度地紀陳水道衛木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達遂聽四海審地形之法 桑以數領天下是故其民樣重端瑟不允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麼 定於是崇郊犯封逐鄉石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望形無而婦院平剛 近約山川林数之廣豪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 命邢天作扶掌之樂制豊年之味以唐母 著本草立方書命就官李理色味對到摩夜而人得以籍其主又制請 治心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萬三百六十有五乃擊草木雷其平毒难其燥寒察其畏悪辨其臣使釐而卷之以養性而 而民無礼隱之患後世為神農之言者調夫負婦戴以有天下是相平 属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比幽三危肠谷之民靡不戾止風雨時若 方該教康終献功開明堂以聽或補巡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逐萬國 雨之法迎亦松子為兩師每歲陽月車民錯祭以報歲成年不順成之 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良於是重良為首所謂連山 而閉民欲於是神體達嘉製五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而領令命曰 万八蜡不通以蓮民財教化典行應若桴鼓耕意得利而充年受福乃 提七曜起於天開所謂太初皆也又命司怪主上。巫成巫陽主等通過 易也故亦新運山氏乃以悉諸九重老龍吉為師法其高矩以致村理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新曰皇神農謹時犯封豨鬼村土鼓以致故 后倚輔而寄其 職以大取小國土 縣釋乃鳩工画地為城池以中之多 慶於國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低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 八師於憑老而問壽天之由於太童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王冊以精鞭 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而端答閉三光會於極 厚米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太和 次方看來 存者至百型 大客定 **公节废印** 100 A 少市 香港 香港 世又類編卷之 外带明 **外常駐** 秦帝 落 植田 人を明確 攻其主而來點〇魁卒孫明立是為炎帝明〇明卒千直立是為炎帝 風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交諫而見殺炎帝魁益修歷德鳳沙之民自行矣〇和卒其後裔魁立是為炎帝魁祗修自勤充紹祖武是時諸侯 ○主後裔有炎帝於圖或四炎帝居之曾孫是為榆問都學遊政東急留外紀以蔣思維神廣六十年帝承班既想六年請書不同推居也常如此以蔣思維神廣六十年帝八年東四十三年編月在十年而過十十年之十七年為八十年年為八十年年為八十年 帝的〇臨卒于承立是為炎帝承該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儲侍之法 務乘人而關其捷諸侯據武为命軍尤居小類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 為炎帝戲戲生干器及小帝○戲卒干器立是為炎帝器○器卒第小 等前差生子克及戲○節遊卒十克立是為炎帝克〇克卒第戲立是 以来祀以為稷爲〇柱平應数世而有炎帝慶甲〇又歷数世而有於源東泊海唇南耀州根北汽幽唐養不来享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帝 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瞻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守其餘 能御事尤作乳逐帝而居深趣領或一戦並及無親時有熊氏皇極的 東炎帝若之母曰聽試桑水氏之女也〇居卒于節望立是為炎帝節 直〇直卒子懂立是急炎帝來〇董年其後商居立是為炎帝居例都 以制其當故其人不能審時而權回放老知安而無謝生之心西為河 姓名泰钦命曆似諸博亦聞炎帝八位而希 臨市則至為在極城合國臨在承前而姓在承後本不同世,同馬三皇別親便以始為陳獨大世而獨舊人之祀大即次召覧醫戶于俱謂炎帝傳七十世今可考有傑大者咸質於有能氏有熊氏傳天曆代炎輝是為黄帝乃封参盧於略而 后力牧神皇和伯温之徒與軍无轉戰執而侵之於是四方之供争將 他諸侯利賓於盧大懼逐禅有熊氏賴其力以征其定有熊氏乃華風 七歲有聖德繼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號區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而 日亦帝娶承桑氏之女生于七月三人〇炎帝在者神養之子也 人附竟又

你在就 世只類編失二二 **香厂有能** 意方明執與為寓養乘張若謂朋在前是閣滑稽在後風后相常從員毛帝喜天下之戴己也乃明性於好耳且放机務捨官擾而肆志於思 語。五聖道級類紀補限地典絡州七佐得如天地治神明通十有五職以共理萬民乃使知命針俗天老録教力枚準先鵠冶决法開闢歷雲紀官師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火二十有四官凡百有二十 天下稱為黃帝自有能學述故又曰有能民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為於是炎帝暨諸侯或進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以土紀德故色尚萬而 在知然白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入門九地之要行樓所以為式出於主之徒較其兵旅以過軍九於小題而群火災得一季處乃臨盛水銀題 成封東出而秦中華君蒙魯城而禮奔生入金道而咨消千進其禁而書級發那茶堂城子恒沙角於陰浦陛王屋而受卅級發空桐而問屬 新程設五奇五魔玄蘇以制其便年三十有七戰里尤於中其而戮之 世見類論卷之一 獻草木乃述新種之利又使奢比辨乎東庸光辨乎南大封辨乎西后之泰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恒先為司空風后司天相常司地見地道於是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為丞見容宽為相力牧為將而聞島輔數而都於陳以大滇封鉅赤誦為師至城正見城伯到戴而歸以諏治是有不順卷從而征之好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晋能稽功來剛東 日擔常乃僕日朕過美君尼於上者民不安於下四益迭震何以哉 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皆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乃問於相為造五幣 正四軍即營量城四方之盆以安民於是以兵為衛巡行天下未當局 各司其是一一不就民神異業敬而不賣乃范十有二鏡六孔四獸變更 伶倫造律大捷正甲子容成作盖天及調曆於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處占風隸首定教五要乃設堂達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史區占星開苞授规正日月星 而民不犯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行数以成一代之宜調 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則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為理法法設 土辫子北帝處中去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晨功命天中建皇極乃施 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於謂歸藏易也故又新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 為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方東年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敬吹錢角 無作合官粉號殿以祀上帝接萬靈而來民言乃命寫封為陶正亦将 和樂載而禮儀故別無姓謹婚姻崇倫類而逐禽飲於是廣宫室此堂 後續十二鐘以仍月常以定五音文命大容作承盛艺/樂以尊天地之 之車命胲服牛命馬師皇為牧正而僕蹕之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 仍以占馬受祥金隱耀之神鐘於赤城五鐘有九孔神光王整乃命亲 一种神紅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析以待暴客命邑夷作大格 附就史 等條亦為玄衣總養結實於以規視聽之逸旁

世見類編奏元 雷公而內經作謹侯真時者之王版藏於慶蘭之室演奏殺能謹推敗是以功高茶廣而無道事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松而建五常咨於收倒 甲作戒於雖孟邊豆會鏡鄉後與席中扶户牖弓并受著鉛以爾終其録言動天下已治猶且如欺神慈形都作冊書端書中几之銘又命孔 曹武頭語命俞即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愈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盡解前 **炎屈軟常房賴整史不廢書恩恩集作問麒麟遊竹園九瀧仰化諸侯** 隱真人之道以泛天地之固然故人無然奏争順之思道不恰道城郭 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尤不彰功不揚名 步制敢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数詳存亡相守有無相智置法而 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加豊遠命則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界土設井立 封隱馬命匠营國經綿市館以挨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 通命監玄審道路正里候風后画野分獨得小大之國舊區而神會之 關又為金人三城其口而銘其替人於強履公金風夕念治瞿人不率 昭武是以本業當而完正不起飾棺象以送处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 量程草木之花染為文重於是有能家之制端壁端以奉天安町开以 不閉二儀体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精明星展不失其度登 天報看齊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循稅提象不就物不遠雲 不變伸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尾而止策天命而泰字軍故 记作祝敬升薦有数而山川之典禮者夫命共鼓化派作升禄以濟不 姓王用蒼祀地方澤姓王用黃築壇除燈該歐體制簡滿列主王而產 **黔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勘禁以給如廟之服祀天園立** 傑族設養律設青為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祖誦作要書孔甲為史以 之七至之林十紀之帳奏函夾之官以致之而待復乎許言此内立五 限付充史 **交出の発** 発売を 発売 で 世又對 1 1111大火世 金天大市 獨卷之 命做準循規百工守法民無威屬而奇術怪行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 之今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為元而民事定屬於甘泉與却 為氏司於丹島氏司閉而鳳島氏董之以為曆正又立五鳩五维九唐 位也五鳳適至而玄鳥遺畫故以爲紀官玄爲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養金天氏这屬太昊而永西行乃稱少昊又號白帝北宣氏州奶滷其即 五子方像氏所生也非土於清是為青陽始為紀姓配子類氏曰城是 巴〇帝魁既沒少美青陽氏立姓紀名質是為擊其父名清黃帝之軍 魁母曰任已成神而生魁厥後孔千水古史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 有七載矣能雖之鴻家後世刻在紀典〇帝鴻既沒其曾孫立是為常 既崩于帝鸿立是為帝体母方數氏感被晶而生生而多祥其在位也 存亡是驗吉山可小備百物為之視火参編八月既望門成而崩馬與 其會来首山之銅鑄三馬於新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能且能行 核中宮部群神作清角之樂鳴龍劉翔鳳凰散日乃合行於盛山以倒 機丸山西遍院教拜屯南入江登熊洲北届渤褐臨玄扈於是開東北 ~ 我是我正都色懂車牛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扶旅老老慈奶 正朔服度一仍黄帝之舊故無思何為不應不圖而臻至治即位四十 其臣左微思感取水冠儿杖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藏時朝馬〇黄帝 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歲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差上即仍周之獨出 情是以上天著场后土鍋符長原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出地下諸福 恤孤合獨而無塞暗壁扁遊遊遊者皆有所養立史官與者循不為 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焰之樂樂而忘歸娘而生質既生其滑為陵龍 畢至乃作鐵書班等辦立建越制沒替以通山川之風哉暴作大淵 可以之位以居要随於號南西亦號至西天以金紀德色尚白故又新 所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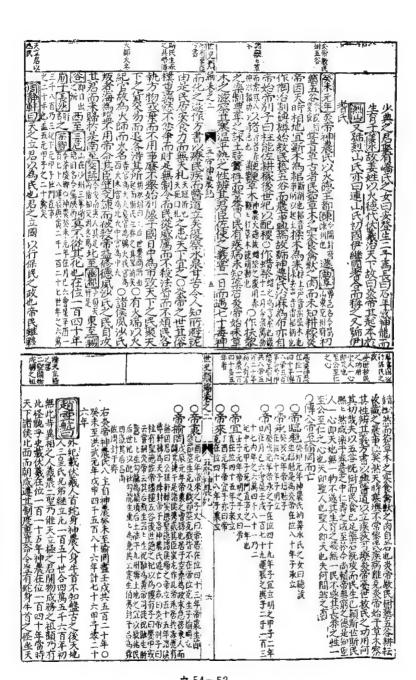
顶高兴 はる 年 編奏し 封拉高級站都就聽後從商區故柳城衛濮俱為顓頊之遊肇远高縣底播光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尉而有謀頭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少男 新漢生就完就完成者以娶過山八曰櫃是為河女所謂連子也連子帝之會孫祖曰昌帝黃帝之震嗣也行为不似遜是唐此褒蜀山八曰「題」以御窮東故又稱躬京八〇後乃有高陽八經萬姫姓名顓頊重 天下治然猶無思以從事於野乃數令曰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騎而弗 官格供歐業逐濟緊桑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作而亦用不懂少 修暨熙為玄真又命孫黎為稅融而交命點之孫句龍為后土是為五重該修熙以異氏之四叔也是能金水及水乃命重為司芒該為蓐收 地体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養改服度存来尚亦乃立九寺九卿故稱高陽氏黑精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 之月為元歲紀甲寅朔旦し己月值良維之初而五星會於营室水始 盈之器而者復禮之鉛師於大於亦民相夷父相亮父深圖以濟其明 護男女不相避於道者佛之四達之獨文龍員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 雅以習移乃為各岡保大學物十幣以通有無調之權衡事分職正而 易盡如畿以殿賦立動人以職孤設正長以東第置率丧以恤亡制射 異氏沒玄都九黎實刻天德賢鬼而廢人家為正史無有哲要人情故 離發始動鷄始三號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樂萬物莫不應和是 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後舊物母相侵實民用安生於是窮四後稱於 許百有一歲些在寒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稱西皇都於 而選不遠難難死 而益其聖修黃帝之道佛或損益而致治平鄉實八乃注新曆以孟春 **杞桶災薦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柳下地以屬民絶上** 人附送典 其羽東實籍前非無所不貢在位八十有四部 御史玄量 帝智商辛 世史類編卷之一 亡斤黄帝曾孫也父曰嬌極腳鄉嬌極父曰玄蜀玄置父曰黃而会中文○而帝譽高華氏立高華氏姬姓名譽尚作一名逐十新校灿字曰也藏在朝父娶劉屠氏勝濱氏帝崩而元子立龍高陽氏是為孺帝尋里務願之陽其陰九嬪在馬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藏在豕嵩甚朋 辛為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楊孺帝而有天下以水紀德色尚里正朔 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學之母陳豐氏名頭優大助而生學生而神典句 為火正該為金正修及應為水正句龍為上正是為五官分職諸國封 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該之修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 言其名逐以名爲厥德曹慶厥行松庸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民受封 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其不祗属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平玄宫揮 元之爺巡四海以軍民北至歐陵南至灰此西至流沙東至鄉木動静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官之丘悉移安德之石填為點順納乃來結 堂以信順監聚神以道物取百熟認當電米羽山舊學之銅鑄羽以藏 文而人知鄉方矣前谁惠浸前生信治鄉派於是設蕭醬陳裸管依萬 以調陰防享上帝騙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鐘磬武德錫之千 主水之由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為鐘作五基六體之無 為上公祀稷五祀是尊是秦黎氏克官火紀昭融而世賴之速及継代 陽之庸而外專其美於是次紋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為木正黎 士普施利物不於其野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 服度性時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疑之其動也時其服也 飲條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閉悶蹇麥関貸眼匱急恤遠人合問運其 心掛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溫在位七十有六載裝東郡頓丘廣鳴 失其業中力分別之第回嗣厥職馬而人道復奉受到於色謹農样的 八附先史

distribution

4 編奏之 中而統天法尚平一而政尚平信故天下服度里遺炳煥萬流仰鏡午 **医部也春秋鴻誦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讓黃帝至馬為世三十若然三代以來祀於五帝之位次千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郯千祖少昊非** 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買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打造年二 馬之牧不相反地實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物而登封以報其 逊日月以從天地之常樂呈事也要稍養承馬而秋登龍·新祭鄉本執 陽之經理創九州均蘇賦以調民人和以仁養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 〇子墊繼立荒活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草莊為天丁至 十而腳位又六十三載乃前藝順至堂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須在堂也 而拜師枚收德之董發節移数順天思序以道御世東度成紀行星后 歸往有用老有終凉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載然後倔強東冷而天 之百難而民待以供是以羽死託祀村宗布於是盡地之利受少異高 之就界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縛形方舊失乳乃去下地 則世次疎開不既多乎世紀史改通歷外紀諸書所稱既化紀俱始黃 司馬邊史首紀黃帝即継以類當弄野略少昊而不紀然少吳之名白 下定乃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相昭亦松州人授書於經山之中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為須以歌九招 封擊子玄元於中路 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當尊上帝以中當命称下作整鼓察竟填第 以及样金之鐘流鳴之整伶人成抃鳳風天翟舞之以康帝功敏素以 而在宗廟制其於陵明鬼神而教於為之数萬以重本也命成黑典鄉 日月星展先王脩食紫其然服衛其帷帳陳其主幣屬之里灣石社稷 旌勞雕動而光格受封師求受賞美以日至該丘北於南郊以祀上帝 彰大學堪演擊法而民能湍决之思乃嘉其功封於汾川以處大園 惟路史能於夏子茲能於帝擊者 **売解而下** 新刺世史類編 世界教徒夫元 成其功 出湯大武 是数。一十三百零十一共止六萬三千零再加四百八九實安得 內六萬四千八百表三皇就在伏藏前共長已會以先日再加養康至年世繁多不可必若依康節一元数第當一元中已畢命舞攝政甲子萬一千六百延再加有集燧人氏三皇之外不紀年更考院史氏八紀 帝降衣于下民若有恒性何莫由斯道也〇五峰此論盡以三星紀既用為汤文武成其功孔子孟朝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惟里上 鋼之禮樂事本平道道藏干事天生人人成天三里尸其體五帝妙其 之哉〇右自五龍紀五氏至號化紀帝擊皆出荒史始存備考今依通 古五年三流於秦天命下一一方文司寺ときとなるとは、日本三流後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時時之冬馬生消升俸終而 籍奏要後自伏養序列于后 書起自二與而魯論亦以竟曰之篇終為學者所雅問也豈容後益 多球杆天開心前夏 這八千春惟有人皇别長义四萬一千六百辰總第三皇盾年数, 總言三皇鴻荒之世為造統之所由始也 外史此泛縣古代更有三皇天他人天皇一萬八千歲也皇 上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為三

王继承天石 川之明東 生成で大地 大地ラ気 次之書 天地問題五名有先 練刻 後天他副 さら、新 世史 節葉 胡奉目 大天成紀人也母華官民君子軍清之者勢小期日治 程巨人大天成紀人也母華官民君子軍清之者與所有其近近以與為軍的以正治問年東母等的繁奏自伏養至元順帝議北安國岸書中以至此後義八伯海及月供養的親家千天衛羅若一城間於海及也先天地復義以仁有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顯頭帝書所可及也天下後世恭生送死恭祖書城来是伏義柳慶黃帝堯舜五聖人者有天下後世恭生送死恭祖書城来是伏義柳慶黃帝堯舜五聖人者有 聚為五帝者益代義神養既開物而成務黃帝養母又通英而宜民則帶之名等以矣の接黃帝養舜間有少具翻頭帝譽五峰直以伏義神帝之名等以三見若位僅可侍兵世而心永當有制作贻冯世故也然則五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閉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灾其賜故孔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閉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灾其賜故孔一句王嗣臣三皇之世也自直摄神養黃帝妾舜而言即五帝之世也是 巴白虎之 類 編 老利前 古者初胃天下 五智太學 〇五帝 者也 编 书 Ë pp 神師以無支後 之間之間之事的 及其天宣 而次此大 分治学内 初下知 "這茶為三十六絃之悉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與為在位一生七水絕絲為終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散以通神明之即以合天人之和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綦顧團然可擔并象地獲地入于順入一卷天若東陰康左下分理字內而政化大治〇帝作業樂歌扶採詠網者 為上相拍皇為下相未襄皇就常居左右聚陵居北部胥居南部居居西高赤龍氏状官為白龍氏本官為胃龍氏中官為貴龍氏之 作是共工繁滋卓小號海域が人命之官表官為青龍氏和田里票陸為水龍氏龍名命来襄為梁龍氏造書獎美卖高情龍氏造甲馬大是為居薩民治皇者 六會星與申 美禽千 四百九十也乃四紀上元甲子生門直事大十年也盡七元甲子之十會星與市一百七十七應及之原辰二千一百十七也內年之六萬三八十五年前一百八十有四數壽日九十四〇次悉癸酉元年在日本日十五年前天千萬居民上正紀沙天墜他次日前〇荒史伏盛在也 字之 相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集院主主封教民央嫌疑定讀豫不迷於吉山梅客之途蓋萬世文東定字之依義作卦出資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赦觀変陰陽而 が前二 七左三 一八右四 九中五 結絕之政以称其特書制有一百八十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始 画 入卦 种明之德以類萬物之一競離以吳卦有三天





南野株 **天地治** 以雲紀官 は見類編奏さ 位 之上 董帝有能氏 主 不足 明 ċ 穿兵運が大衛の 作調見が入 網所建 藏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美乃因五重治五氣投消急 期為備然地紀者五歲為同五六合於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 而獲神策即著行奮或免失問於思史意對曰是謂待天之紀然而復始 察餐飲以作調歷藏紀中電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藏已酉朔旦日南至

至上沒年逐經上設井以塞争端立步制敵以防不足使人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 行立利納をえこ 《明日明以制图用的资格行关〇帝以人生復除而抱陽食味而被色果為做之人等是其前限如将似的以立五幣的林鞋為此轉發,就被之利為輕重之法等之果被要追重門擊於之果恭客〇花金為貨或以擬磷輪 电晚制金刀销置表层、成縣名之宮屋根字之制遂作合宮蝦訓祀上帝接萬廣府政数島復城太經帝之宮屋根字之制遂作合宮蝦訓祀上帝接萬廣府政数島復城 而天下刊 作册車 對分世 北直致空 百里之間為思全匠管國已置左右太監監干萬國上監法時萬國以和此西陵氏嫖祖教民養職的幾時以為太縣師家者不聽〇重野分州得命別岐伯雷公察明室克息脉及彭桐名處到方餌而人得盡年〇命元 預價城郭不問見利不争風而時若人無天礼物無稱属虎豹不安強族 かれると、一人の南南部紅 五連清明と北上海を大きな大是と洞性命紀陰陽谷岐伯作内經定本草後命五連清明と北上海金五年河性命紀陰陽谷岐伯作内經定本草後命 東法十八同旋む方わ五八後龍南作大藝秋野前以行四方由是東刺門聯節以陽歐避前了〇分共鼓化孤劉木為升則水為揖以源不通也東勢和黃常香本〇命盜封為陶正亦将為水正以利器用賴於方號拜 於外這怒攻之於的天昏凶礼君民代有乃察五氣衛五十九流軍即五五 聽路澤有為於行前草非不優度優死有指衛而天下利矣〇上古次屋 始備服牛来馬引也致造作杵臼而谷栗始整作釜聽而民始朝飯草起 竟星谁名也 染天天 **季渚里下**路 利度/经 長本工作 神報學 升天 さいちち 潜に大下 為大 養術 養 斯寿一百年 在佐百年 百年 日本の名本 七三類 张二郎文 亥至洪武元子成中四千六十六年計六十七甲子零四一六年帝奏章帝此傳少吳領項帝等及秦主華四年而後為唐及為一白後帝奏一年百十月一歲遊校橋山在班殿將子玄道五是為青陽少昊金天氏四段校開山之陽稱點鄉所商八月既望與成帝嗣任位百年四处二十五 〇少夏金天氏 創水冠真妖安找○按世傳黃帝篩門門成有龍雪程丁也帝新龍 之世也 及抱号而號後因名其地日門湖其号曰鳥號明五奉以為妖安云 天群臣后宫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恭時龍野縣接望考仰秦堂 惠維死循生也方士家鼓惠馬人言帝科仙術騎能升天好臣終其子 · 一百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经也您澤流天下至于今人家其一百五十二帝王御世熊野並聚治其事張文明新開嘉祥長發是謂德 垂水菜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魚氣群生安樂成果該近益矣於五帝下田可分禄可均禮可制樂可你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其通变神化 今始有什器者之結絕而治者今始有書與文字音之及造被治者全的有仍器者之於於此者之次居野處者今始有官室音之污辨怀飲者再與自己發展二聖人去洪荒未遠也風猶朴畧至黃帝之世野為文 整奏于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首衙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指之天 矣六州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杨建寅春正月為放首律以黃鐘之宫 始有冠冕重服其證制器利用难以枚承髮、手非後前日朴野之俗 末年也盖六元甲子之六十禽矣 四內年之六萬四千三百二十乃五紀中元甲子甲午子門直事之右黃帝癸亥元年在月己六會星子成一百七十九辰之丁未四十 氏國子衙勘静馳納回號香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逐節金天氏的如红下臨華渚之样而生帝降居江水色於衛盛仲能故跡能 名質亦為擊姓已亦曰姓紀黃帝之子玄貴也母曰嫘祖感大星 八五市 宣帝以致犯

事命所 即立は、ち 料風北京 世兴類 作大州等 は注回三黄帝父曰马宫宫宫要弘此之女曰昌宗是為女恨 門が清故天中かん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門が清故天中がん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門が清故天中が人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門が清故天中が入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一会一次。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 虽忍之子的防立是為帝顓頊翰哲與湖首な自力村共等該女供法院在位八十四年前許一百歲妻子雲湖華統納浦故後世天曰雲陽氏兄經諸籍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感以怪家為巫史民濱干祀災楊薦至帝 民神雜孫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天治福明将之楊属即謂明祭祀之民神雜孫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云亦官亦為少是以為司公自少是東九黎馬子勾強馬上所我於明祖代為水正四京次以以次司公自少是東九黎局「外元年前項之世不能紀來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似少美之四子重 清洗二 門直奉之十年也盖一元甲丁之四十為矣一百四十八世年之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乃一紀上元甲子甲午休石少矣癸卯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子戍一百七十九辰之辛亥二千 即倚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初都獨應都屬的於縣縣并故底孫允與月之祥生帝于居必州東縣年職年十歲佐少是二十 人 五門以提前項犯 + 作作 作 作 作 作 信 名 子 子 子 子 星 会 子 子 台字前件 经地道 字陽外旋其體軍已始為係制驗其強度打降少五春斗构建省之月為后期常及發身與实面死義以三般為已姓行一者作曆地經除中城天島期號公田中城於民至稅所以難或其前一者作婚地經除中城天島與武宝田和廣門東京東北縣城華九黎之副神人不雜萬城有洋民安北海地地通天無相侵價無不能減重九黎之副神人不雜萬城有洋民安北海地域與無比正黎問地以屬民民之襲務民樂調與手引派也可問經院也屬 元是威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厥整室治堂之前在水水水始半隻動 攀·問敢無影而實計縣大之態至前子心胸之間亦何亡國政家之人君一念於舊足以召子 禎祥一。念之不若足以致予史與是以統《 村神今神不民世也向之民意于,怪今怪不民意也九教者者便化今一何神中了天下之治别由于若他之野至吴神教属民無相侵清尚之民惧四年也益三元甲子之四禽矣 則稽首而飯命為神人自是不雜萬物自是有序斯民自見安生矣故 百五十一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四乃三紀下元甲子杜門百事之右顧頭丁卯元年在月已六合星奏玄一百八十展之甲寅二十一 | 應又要勝賴氏之文生教並族子曰的對此不才子曰稱抗自落一帝安部屬氏之女生聯明為卽情數類就大晦厲兩庭堅仲忽叔

熟中而福 典以不同と大丁ラン 享女高昊紀正 第勝者以史 生氏変少 大乙変少氏 九招之年 世多類編奏 3. COT 日間状析於高旗有飛龍之祥而生契時。順服學民女曰常像生于擊騎陳舒氏文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竟於所處為唐有城氏女四妃元妃有的氏女曰姜源殿帝禮祀上帝謀紀死一田備而生機晦月四妃元妃有的氏女曰姜源殿帝禮祀上帝謀紀死一日備而生機晦月 江山海之市院院院就中一而編天下日月所服風雨所至莫不服次○帝武縣言其而統修院就中一而編天下日月所服風雨所至莫不服次一節故事之其色都都繁煌其便暴張納加延之即也日推束至而必明鬼神而利為之思日月而迎送入言雅順弦里會第日月末至而必明鬼神而 知民之意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無数萬民 古之英華 七六(こ人典等の二〇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做順天公義」一門元子帝命咸黑典樂為於歌命曰九招籍之樂等管順華為明六英 寒悪夏族同孝八百丧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十其孫元哲封干常是、鐵銀四會人口曹姓日季連葵封干免吾鎭銀封干彭是為彭祖自及回代為祝融于高辛之世四生陸終と生于六人日樊曰惠連曰晋尹○縣明妪姓生伯縣と生剛是為夏后氏○衣章妻文編生黎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渊明名篇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故音道敵 益佐馬治水有功舜賜姓贏氏禹祥子夫者其長于曰太應其後為氏氏 關帝之 简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太閤是為伯生故原故康生司书曰芒生蝎中蝸牛生瞽瞍瞽瞍生鄭是為有度 為永常見吾永常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年姓其後為楚〇窮婦 即位在位七七 年前年一百五成在河上市大路府 **于沉理** 海生民主 **而生** 大学院をお 之要厄 世二人類 元 編表之 六十三甲于季三十四年 我不了三甲于季三十八百四年到為天丁其治伊尹宁之自命 賽 1 國至洪武元年成中三十八百四年就為天丁其治伊尹宁之自命 賽 1 國至洪武元年成中三十八百四年到六十二甲十二十四年 何的言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先其不才子曰霸治開伯一行之帝學典子曰伯耆仲甚叔献平仲伯克仲無成豹率理忠南共監人知王李之受議而不知其做之代堯 理而為記載傳統所慈於交感而學育即其瑶光貫月答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可不信交感而學育即其瑶光貫月答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可不信 必其端而後育近大時華者之神尤甚怪誕至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民王国必異於常人若亦能轉五百何必其祥而后生飛燕羽盡耳何 古五年三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錐以形相禅国天地之精 氣化形化之理者謂以亦罷飛戒而生則無是理也夫天生聖人為生 而不知其微之於每人如太伯仲雅之讓王季而不知其做之於模與而不知其做之於後而以養而以養是之擊何即人知養之不立丹朱丁等臣」更称執中而徧天下等諸則舉可謂至聖美頃其立嗣也長 唐華三 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與之精及之山川之英號之河海之 帝在衛風民 与此通日老前老上也至原是商諸君不能溢者溢 五十三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乃四紀上元甲子死門直事右帝璧乙酉元年月已六會呈葵亥一百八十辰之府限二千一百 十二年也盖四元甲子之二十二禽矣 · 通之五行範其計為善羅其躬固有有祥之北矣以不過平 八五市幸坐 十

和書來 仁明京立首性教を **海光大皇** ある 神はな 神にな り 瀬林 村山 世史教務表之二 交行の要 完仁加天 果衣食不敢盡不更為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機曰我說之也然不發活法之樂不聽官垣室屋不要色暖猶無的此布衣掩形展東趣 係蛇於洞庭為封鄰於厚極萬民悅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所則所以為鄉於大風者以鄉紫矢射鼓風的也上射十日下殺衛衛斯衛封務修乾皆為民害線古私該衛節者前帝使昇繳大風於衛島之澤海守其有文章為平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未殺禄又有大風經過守其有文章為平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未殺禄又有大風經過 好仁昭而義立征溥而化唐鼓不賞而民勤不罰而民治魏于其有成功 呼展元数元即帝位○帝欽明文世名恭充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一民寒日我寒之也一民有罪目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 聖龍為此於王克為衛府四四人也雖中安住城之世聯禁討之思打千鈞之力的不過二三百世五餘及之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是大日焦未之妖乎解射十日之為元為譯甚夫日在天本無寫隊人維有其一人光被四表而格上下樂天地問盡在春風和氣中豈有十萬重元」自開闢至竟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發開人文騷著帝應 氏年十三佐勢封植封于國年十五的封書放又統衙王色尚白都生竟於一冊處都生時與在書中以前所就以稱為此水散之即有大學九美不城姓等了學の生時與在書內之情所就以稱為此水散之中有美不城姓等了學の母陳豊氏名原都等十四月至7月1月 平陽之安色於弘紹 上下克明 作人章事本立五朝建國五等左衛室輯五端而朝諸侯 原成七載帝治七年民不作太郎又逃行絶域啟麟者的故事治七年民不作太郎又逃行絶域啟麟者的数署〇作大重世史題編奏之二 民 五帝共紅 · 新聞 必授之改 1000美生社 天生满院 編巻之二 人 五帝非郎 サラ 五政課之鼓使天下得並其民が一外天前日新又称小分之九也十〇五政課之鼓使天下得並其民が一外天前日新又称小分之九也十〇五政課之鼓使天下得並其 理西成股仲秋和叔居朔の理朔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定四時成職理西成股仲秋和叔居朔の理朔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定四時成職學議府居城縣理東作敗仲春義叔居園空理南北正夏至和伊居城省城府衛城に以等為閩田智」命義和二氏曆衆日月星辰縣治賊大阪城府衛城市以及等為輔軍觀之以知旬朔氏常滅城稲城兵治漢無職送派有草生庭十五月以前月生一業以後日落二業月小盡則一葉厭躁躁 每歲日與天命多五日有前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青為朝歷合盈 多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為少投職何懼之 士作內外官效逸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殆若社到范惠之ha也言可高宗愈與禁糾同也者被斯言足以辨後進之惑益淮南王與智容方天扶地高宗之德註消異數今意不能以德城十日而射之是德不楊 世素一上心 有是人名多

庆海斯明 不可用 以上りま 河南州 甲辰六十一戴時洪水為災十年九孫康山戍戍五十八數六月六日顓頊千萬山縣生 能治水者四是樂崇伯縣帝曰縣方命北族也言至命收於也敢不可用 至於帝卿何野之有 漁干雷洋人皆讓居衛子內省器不於為往原題所居成聚二年成己三 成人母力 財日與用方住和親父母奏方各将女歸料于雁山人衛課件可水水,方清今班各国 写写真的最前最四两四年限級也以改會行為以考古該此山見馬東思提前四班被匯山田外級股票及改會行為以等方法此山是馬東思提前可班被匯山門行及股員代為在成次衛外及改造口非田縣看到也是包含的工作可以收員代為在成次衛人者實之不則母語有關之後又可以 欲曰武可乃已帝用之戒曰欽哉蘇都洪水九載精用弗成是日最前日 年成都為人民明帝亦聞之於是年三十登庸亦問舜曰稅欲致天下為 中國七十一数清先是段校正氏女曰女皇生于九男二女去于开朱不 日英任日任地日美粉日務人日、人之情奈何日要于具而孝亲於親婚 /奈何對日執一無失行微無乞患信無偿而天下自来日英事口事夫 深於而不統司不仁為斯達所必用縣也數以其外皆不自治得為而依然少為然不可一目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 須而忽不加謹被以取敗者皆是也幸獨縣式記廣子成然則帝国将全縣之才而縣則東帝之命失天下之以才自由成也以縣之才加之改謹何忠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復喜 帝所改其所短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為事所 三年後世級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風太四岳不能信不四公意縣然於竟上知縣不可用而風於四衛民被其害者九 四五 五帝 発紀 馬於辣道石紅即門音 茂 黎民体墊帝問 野臣堪 THE PERSON NAMED IN 或 水型产门目的广羊中見り于羊之年 市上工作理于六六日 用鬼鬼的事上以横原足 在下城城至衙以香七政四期類于土帝理于六六日用鬼鬼一門於七十二九日 明 市老正月上日萬舜于天肆受然于帝始祖之廟 大塚大本 東龍流空馬水東舟陸東車尼東朝山東松岡山刊木藝温校和山澤驅蛇龍馬三種上東命蘇納王那山線聯放蘇港子崇山海榆縣乃愈鮮子高治水為司 少安時間之 聖八至 領 世紀頭編卷工 ~ 我上纳千大統列威雷而邦迷 可飲養無鮮食以放民鐵監發播種養無粒食然還有無以利民用 一野之歷試諸縣也敬五典五典五 從納於首族百於時級實子四門四門 恒岳如西禮端格於藝祖用特柱五載一彩守群后四朝和的較奏以言發如調五器五月南至衛岳如岱禮八月西至華岳如南禮十一月朔至 **孙望于山川倫子群神觀四岳群牧戰五瑞公桓主侯信主伯躬主子教** ○木七十六載方為 第三百十三定三元西南今沙州是,明武以功車服以庸○流共工子 (M)就 杨時月正日同律及墓衙修五禮館於草五玉三帛於律二生胜一死軍 如七十二 就命唯調任帝司咨南姓天之曆教在爾躬兄就於中舜承 · 另滿壁班干群后 己七十四城三城政心守藏一月東至佐宗朱望秋子山川肆親東后 尚清易安平尚于山易于安人以德龍德公曰者尚于孫以安東年於做歷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養通四海不有南樂之放必有牧野之課學問知寒于余謂竟此聚固所以愛天下充所以安州來也使以歷史為一意不與冊未而與解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松知爱天下而不 戸時に神器而水首人七、こと、 一十八日子一十二日本之心脈然太公石子不肖不足以主 在上面吃一元能為天下得人置輕打付托之際以及即應一种務而水賢人此公天下之人 丁亦定之以德道之以安耳 五方光紀 了外三過其門不入時值要金山

この日本 年之姿經济于州朱作廟回之南天下歸幹舜不得己即帝位原至洪與姓如丧考妣三献四海坳客鴻經八音歷咸中申乙西舜與天下終帝三條祭二 小帝為侯伯級四方諸侯之事賜姓曰妾別氏曰吕鄭至等世世號和甲子明姓子氏縣時間封重者工部新三后稷賜姓姓氏段時間封四衛于宫山城如淮東山前前 二液硷山淮海游三后稷賜姓姓氏段時間封四衛于宫山城如淮東山前前 二液硷山淮海游三方 馬爾斯 女十二州汾冀州为淮州州汉封十二山楊灣城水縣河以北縣之 次九川流行為為無九所點則時之治常也即之為之治水也可之其成分自山田然所務這無外衛拍轉伸照以國部又解其應尚建平標前獨有問歷土交正底模財賦成則三壤成職中利帝錫書室主華殿成功為 年計六十二甲子容三年五六年及中三十七百二十五 類談照於是九十三年而地平天成水等皆息九州依同四限可及四海 女日為生子於辛子於甲格吸水而江南男子下民恭想上帝恭言明天 老然不次好不民性危度土功要高山大川别九州任土作貢稿成五服 你住常思以身理天下不默以天下為一身奉而天下尊親有人而得所有而不與而常人之所有而得您者也有之而不與則任在身而不竟之以天下與舜也順天也其順天也雲丁之至也夫天下者聖人之一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惟天職之,竟見丹來之資及以鄉其不肯之惡而将天下必亡也故稱您整欲紛起将以天下奉一身而天下不堪天下尊親天與之天下不 其重以授天所必與之舞而後丹朱不滑有天下以自選其取務亡之 盖五元甲子之四十一為美 十六世年之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一乃五紀甲午你門之十一年也右竟甲辰元年月已六會星於京一百八十辰之已未二千一百五 え直以立地 天如老女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年 月 年 明 年 7. 天 世史 沙子州 指干的機 나를 뜨겁게 心法身体 顧頭而宗堯廟紀不經鄭馬亦然後之迁僧遂以為東鄉公天下而不好之至也○又曰堯舜皆黃帝後本同祖宗故虞氏橋黃帝而如譽祖享推遜之安堯為以天下利子平以天下病子手故免匪但順天也安察夫派之安差為以天下利子平以天下底子手故免匪但順天也安願天以存子予取天脈如禁紂天下且必以湯武望摩而又不幸不得 功不能手道散于三極之間所望于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 中道要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日名執殿中聖經中之 一般の事に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如日月行天豆古常見此又取了一日義是黄帝之後而先出當一元文明之會五典致五禮庸 之随也妄而助之揠苗捨西之思也甚者陰拾佛老之玄而陽點其較之優孟叔教之學也遠而永之騎驢夏驢之迷也近而泥之并姓河伯 祖水竟舜嗟夫苦之贼竟舜者異端而今之贼者吾儒之異端操而自之照同此夫婦之中何者迹不同而意同也會以意者莫知仲尼故曰以君臣之中徵衰之封與東山之誅同此兄弟之中釐降之刑與惑烈以君臣之中徵衰之封與東山之誅同此兄弟之中釐降之刑與惑烈 意則藏於乙继與朱切之合同此文子之中南東之放與文祖之受同其本不遇惧獨之一念獨者意也者之意即竟群之意無二天也得此任和之成心守決簡溫之真念即執中之意也其微難者其范難安而 室本繼無昏即惟精之意也言行事道矣桃不動即惟一之意也歌清 為義亦自竟從之中庸九經亦始干此然則開千萬世聖過之源竟之 學入係目亦始于此不但此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上物上其不有 昭明協和為和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竟典發之大 古一本三也敬存于中恭見于外敬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唆德以月一本三世亦而他回欽明文思帝之心法也四允恭克讓帝之身法 借禪住之名以文墓奪之好傷於 曹二以至司馬晋劉宋請齊職從直於中文周楊隋朱樂郭周趙宋皆 知其念宗祀存孝道如此逐使亂敗藉口如燕暗篡千子之漢飲簽子 立人之道以参赞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益萬世之功也 此部可令子思見乎 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野矣九族既贖平重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 云耳〇汪婺源曰釋道脈者在傳神上者心之天而道之源也夫婦暑 三帝竟舞紀 光治天下強無七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矣盛則必衰惟

力をせて が進七友 正大精隆 The state of へも 君子 即與實幹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害其為治此然則來其善治則之一則與實幹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害其為治此然則教治于之不肖也一在下是亦一就也惟乘善於制觀故水之為災也則數治于之不有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聖人不事無致礼之因故散而為于未之 不肯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聖人 〇帝建有虚民始既信是黄而 不符而至為之七灰城城鄉二十八孝聞三十座庸竟便撫行至劉繼有秀士七人曰雄聞方田續并伯陽東不此秦宇軍南首欲殺原在蓋米佛之道左加恭順耕縣園處與人為秦營護員至 语雲氏有不才子三由號目表際放射的聲詞之四公東未及去子共明断帝鴻氏稱有不才子雖把號目還述所出。从異氏有不才手明断帝鴻氏稱有不才子雖把號目還述所出。从異氏有不才養非以所為鴻氏稱有不才子雖把號司達述所出。與 氏器有才子八人點院天下謂之八元熱世齊其美後就成沒前 天子事是時高陽氏職有才子八 西岸と也言 人够限天下謂之八愷經高幸 歌南湖而 **燕金指珠** 遊在情發 |万次三載||東京大大学はあらり、十二、||大京の前次三世年の大学は次之三十年史指極心居而来表 第二道於○建學大學曰上厚在西郊小學曰下库在國中洋弟使熟無地方前與父也然而便文冶其国的其質症使不得最以底其國熟代有利的之然而與文冶其国的其質症使不得最其其盡其為之化之一有與文也然而後之象不得暴彼民而得源と來其重要支持其國方的主有與大百年度不能投帝至是封象使吏治其國而的其直稅欲常之是之,并屬室下原不能投帝至是封象使吏治其國而的其直稅欲常之是之 编考二 以泰 毫犯禮樂如初謂之度養示弗臣云〇封弟衆于南連岭道初象為封帝羌子未作冊繼初羌讓天下於舜處子未於冊淵為論侯至是封朱雲治山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藝作典樂教青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〇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詞日南風之事等可以解吾民之慢今南風之時對因两學仰此以教國王恭已無為揮五絃之奏砌劇無經暗意誦綴明歌 后搜播百穀契作司走較五数星間作士明五刑需依共工理百工益作遠張選擇徳允元而難任人蠻惠率服○命九官禹作司空屯百揆景作の詢四無關四門明四目達四縣谷十二枚計二洲縣帝曰食哉惟時來 於一山村珠五湖之淵伊下服度以社 海那而絕說絹你未應以藏帝籍 計誘木設在陳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下遠於總章數和情望好日藏金處 陳包數帝廣關視聽來賢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等養學於務成輕立 帝後母子謀害帝相傳書以父命使後并而捲之完廉而於之帝茂旁出 祀先聖先師冠皇而祭服深衣而養老國老養于下 具行止清 一年語歌者不歌丹未而歌舞不得已及中國格干文祖即帝位 東原政スステー 鬼芸成於奔政帝子州未在南河之南天下朝親訟欲者不之 **ち南風和腹解川** 立帝產紀 季酒攝住居市委丧 一個至例要京而人品四其地有益解品四長春故能豐卓財物五日 **| 产庶老餐於下降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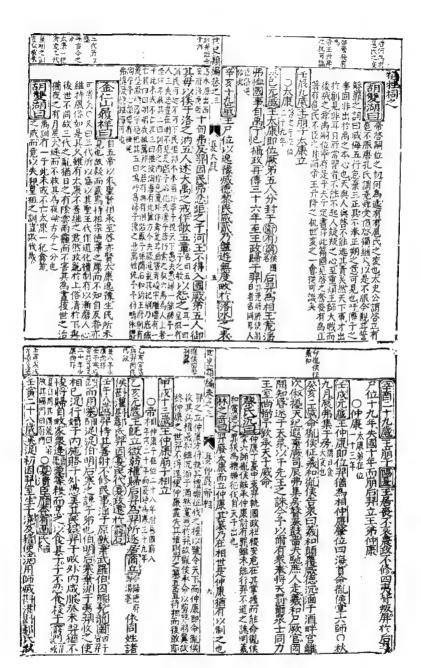
原語文部技術では通に山皮を食道動い頭は東天町東西海之内成下文類編表とこれの東外主事紀 有忠利之教五の迎百姓親是時上地方五千里至千光服南撫交迎北 超八 風 八 風 以 用下之要 以平天下 學是於 災一足 ハギス 是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三元首養性故以中股於情故為事情故〇帝子民如父母有情也之愛之欲散盛者乃成欽故乃殿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脓良哉應事康哉又歌 **胚喜哉元首起战百工服哉星燭拜手稽首殿言曰念哉率作业事恨乃心玄十六載帝及星燭磨歌帝庸作歌曰勒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己未十二載予考鑄法三載考續三考點帙幽明** 丁尼三十四或為量故者以子南均不肯於是命馬儘信馬讓于皇陶帝 白明明在天爛然星康 ままめ issa-人名西蒙季公司 がに之来 何而母 在三旬逆命益為於為班師振派帝乃訴數文德舞干羽子两階七旬有母干那一征三旬逆命益為於為班師振派帝乃訴數文德舞干羽子两階七旬有母子達用於東京道數德帝命為祖 **医型型** 发 点 子云下 多人有 **癸酉五十載** 女策都成湖里感流甲戊乙亥馬率天下終帝三年之丧避帝子商均於期悉山前湖里感流甲戊乙亥馬率天下終帝三年之丧避的清節時間方面與於東京北京縣置方面與整路等遊大一次在於京縣一百十歲至是南遊的干養超之后先後各于民心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三十後唐極位二十八年 德皆自帝婦始 由仁義行臨下以前御衆以寬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善兴 本案而天下冷也望人道大德宏有如是教 と誹謗之木於國都推演誹謗不罪欺猶不自滿是求賢自輔而歌醉 之誹謗之木於國都推演誹謗不罪欺猶不自滿是求賢自輔而歌醉 之誹謗之木於國都推演誹謗不罪欺猶不自滿是不賢相輔而歌醉 也人思所當重也奪以生知安行之聲好問乃聚執兩滿而用中於民 也人思所當重也奪以生知安子之聖好問乃聚執兩滿而用中於民 也人思所當重之奪以非難為之臣非人臣之利社稷之楊 一門事工」明君以求言為急軍學以得賢為要不求言則應明塵蔽不 一門者以求言為急軍學以得賢為要不求言則應明塵蔽不 一次。 到五年刊前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意也世有之功一時典二紀中子死門之一年也或曰此一紀之一年也益一元之一為美 百八十一運展甲子二千一百六十一世年云萬四千八百一乃 下以簡都來以寬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善與人母告提與之帝前帝淡哲文明温泰允塞明於废物察於人倫思等於此載帝幾語〇甲子四十一載詩講像外執意非後高等於此載帝後籍〇甲子四十一載詩講像外執意非後 人於是馬乃東九招請之樂致異物鳳凰来翔天下明 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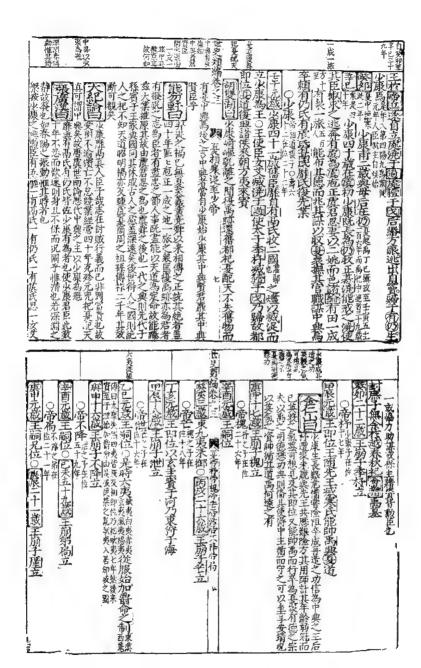
进史類編卷 謂今不如古矣不知夫天地如古人事亦如古芍有聖野今亦必治馬而一治惑人升聖人流而一就常俗貴耳而賤且暴上世而軽後時則本無三百五方級論三五十月,以常俗貴其而賤且暴上世而輕後時則不知之一為一人,就是日此星 德起甲辰七十二 數舜擬政舜自的及梅竟政又年十八亮壽竟甲甲 用木蕊乙酉和惡七十較譽傳子擊是毫兄祭卯九年天位改磨完火曲草益德人上四次延孫項南立是水德作曆建實七人總督縣衛譽召五百二十年故是黃帝祖是奏帝弟上德涿鹿一百年帝子少皞都沒都曲阜敦對褒慈魁帝永又帝明帝軍帝來及帝東曹孫榆問共入 你方書祭水泉示避施列屬為市作太初歷遊子之九可安民者皆留乎到神泉氏以諸侯少與氏之長子起而故之聽立毅教養事當百道 又治九一百一十五年傳丁五氏其末漸天不能保伏藏之天下而幾六相而天下治共工氏操之而乳女婦氏沫之修兄伏藏之成而天下 司無聖賢古亦等弘為太皇地皇人皇處不可盡者其在伏義氏以下 為而三十三共是六十一天正丁已萬馬攝政初天十七年方頂命黃 是一百九五偶出紀必百盡壬午一百九十五年至夷帝大德水典子 可歷茲也伏藏氏作畫却交造書契制嫁娶几可数民者皆悉心馬用 稱黃帝竟亦之處風教国殊馬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手觀各秋國於 文不推明為河先生難言之孔子的傳學予問五常德及帝縣姓儒者改 令五帝如除馬十七一千三百四年餐 150 分了八年大流代心人都死一百十五記女娲柏呈中央未太庭果除 其發明五而德帝繁姓章天命弗深者其所表見皆不虚古缺有問名 不傳余皆尚至空洞比過涿鹿東衛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治皆各往 余并為以從其言也谁者故者本化書百 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沒見於閱道也 少为馬旗後甲子十年另作午會整馬鄉七年葵多前替是東當己中以下兵七主四百九十一年李素表供合善美舜一千三百二一定 た五府除出強政了己十七年不算茶美三十一主一千三百四年 嚴連無軍地都可及五殿吴英有果未襄嗣為天陰果無惊氏又 不 解对王禹紀 七之類編表之. 新刻世史類編二奏終 而天下治凡七十二載第子丹未不肖忠其為就傳之同宗之建肄脈就諸侯廢隸尊執之弟唐侯竟為天子竟除校之欽明文思躬明嫁德继其道享太平七十年傳子繁だ法無度不修父之喜政尤年而變子首建寅之朔五星會於营室而天下治凡七十年傳經帝譽曹施利物脈 傳子少吳等太平八十四年,其末稍表光黎凱德天不相懼以補相感工化孤為所信色夷作大終到完至行貨粮造兵庫而天不冷形百年 征軒棘禽投妆涿鹿討侯皆歸立法制應置六鄉命大捷占斗綱容成而幾乎亂軒棘以有熊國思之子起而校之家怎之機死帝於周不能以歸而天下治比一百四十五年傳入帝其末漸京不遵神農氏之通 第志其孫不能治故污黃帝以治黃帝以後無亂天下之子而以異有東而後神農性之以治神農無就天下之子而有八世以後亂天下之下之兵工故污女竭以治女竭以後十五氏無亂天下之主故治久始下之共工故污女竭以治女過以後十五氏無亂天下之主故治久始 継之極政二十八年并在位六十一載有五臣而天下治母多商均亦 重司天以属補比正教司地以属民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嚴 土設并作內經定本草與冤腹奔封為陶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共 後轉十二種協月第以和五音大容作成池容成為樂頭画野分州經 作盖天造曆置图立蒼朝沿湖為左右史隸首作等数伶倫造律吕京 不自恐其為弘傳之同宗能治之馬益仗教無亂天下之子而有亂天 以怪家為巫史民賣于礼災獨屬至亦幾乎就其經嗣項較之命南正 謂古常治而今常刻委之無可奈何而不慎也 哉然則维當隆古之治而不幸有亂人與就同事其治未有不亂雖值 立故天下幸清舜馬乙治五帝之世大都可知己治亂之理宣異於今 老耄不終之日故污顓頊成之以傳至帝勢而常治帝響有勢天下之 子而其立不然放天下不失唐竟之治,死舜有别天下之子而其人不 時之亂而幸有治人與治同事其就未有不治治亂在人不在時母 一原正帝經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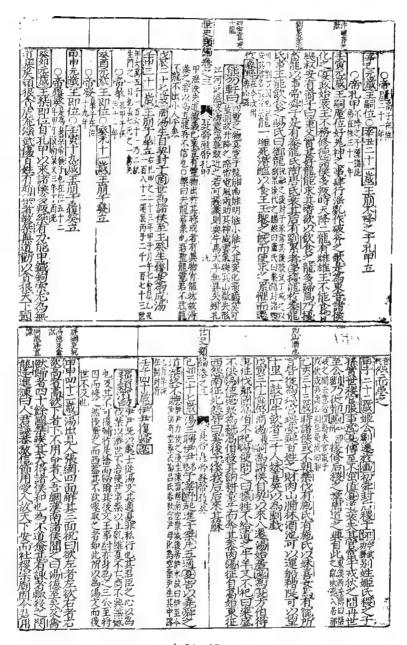
新刻 という方 在作身本 攻帝每主次我稱威仍以建寅為藏首版建設有三數之故而是方為國人不歸帝子而歸馬若克前之後不歸至于而歸鄉也馬不得已即天子位所子三國帝舜喪畢馬避帝子商均控隔處天下諸侯朝親訟欲驅軟者,已京三藏即關政於半此年禹猶稱位居帝舜喪中成元歲的關政於半此年禹猶稱位居帝舜喪, 夏姓氏 夏名於 夏图於 夏烟日之 三王紀 白兔 海谷 海田 正 三 四 史 類編卷之 三 四 42 世 〇大夏王大禹 他王色尚黑都安臣有攝政即在年又自於西服好是三年遊位陽城而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年又自於西服好我三年遊位陽城而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 庶稻可種甲混命后稷與聚底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 震澤所其監治落案建態度九山輸着衛軍所倒服命益與聚 馬敏給克動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漢身為度傷為河、克時十年九孫縣治水無功群攝位來縣使馬續父業項期項生縣蘇生馬品為其醫系辦與納羊紙及用店是馬鈴爾黃帝之玄孫崇伯縣之子也姓姒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顧 諸侯割乃相也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九州 宅百松母子問均不肯使無極行天子事上自丁 攸同四與可是充乃鍋馬玄主告其成功舜既即位禹為司空 言后者所以別子四四以為有天下之 虚推 丁己攝政十七 東東 | 「一五四成 皇 | 」」、「一五四成 皇 | 」、「一五四成 是 | 」、「一五四成 皇 | 」、「一五四人 是 | 」、「一五、 是 | 九州元府系 世以類獨於之二 書 學正原春 三年 門 印 北山島 代天 中 治儀状 起三經 天受田五丁酪而計其五畝之入以為夏〇立鄉學白校國學白學大學一會諸侯干倒山於訊網輔地時承團歲之處就王帛者萬國〇立真法一語以豪秀學縣有做訟者揮都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〇 銅鑄九門以象九州圖各州地里貢献諸法制以示人遠在既云音發方族老竹两序舉燕禮服縣水息〇王既以十二州復為九州乃收天下美 展收冠而黑水〇王以五音聽治縣該鐘磬鐸朝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 風城縣〇作大豆〉樂養所之德也大〇儀伙作酒王飲而其之可後世周在縣の作大豆〉樂養所之德也大〇儀伙作酒王飲而其之可後世及或馬孟孫立作の作易曰連山以及為首〇村州朱在團於縣两功子二大之前則代義首建十五前理也無明成首建于亦正用聯節又称為王萬世不准易也按天正于用名三陽生天地之書生的此時又 痛之王曰老舜之人皆以是舜之心為 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 展展七處王巡行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 為東序在國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把先聖先師收而祭養國老村東京 等屋時聽記明 通白古家人以道者揭鼓喻以表者鼓鍾告以事者振舞 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總旨酒○姓主帛皆用去以里為徽號朝衛 心是以痛之〇王濟江州城山合东入氣黃龍負州舟中 1 三三十八日 為我用也夫生雷也死歸也 、這馬仰天嘆

- 36 1

孫則聯手 心法接受 減力之事 可見 淡然無数 メスル度 世之有端表テニ 孝元而 大干深港 四之後天下朝觀訟欲謳歌者不歸益而歸為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天 過之文為洪範九時以出世有典則以胎子孫當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 至秋之〇王朋子會推手克動克魚不對又雖而惜十陰問善言則我演奏未十歲會諸侯子會務於經典前計辨點山本站子為馬及防風氏後何為者視龍循環緩驗預色不變須更能仍首而逝 耕者五楊而式過十室之色必下為有東德之士存爲其政尚忠管因各 父之顾修功益孫菲飲食而孝見神思衣服而美骸是即宫室而力溝洫見 下見2月至克里區交2里倫改定那人而騙有姓之異心絕古酒而有概為即位之時任畢物伯盘以圖 政縣建鼓卷鐘報以待士建旌旗有概為即位之時任學協敬之至也一孝立而寫為漢於立功何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問然之言其深識為之心者乎听孝犬之經地使可見矣味吾夫子無問然之言其深識為之心者乎听孝犬之經地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院鎮克盖前後至於褚書而如鮮禹之心事者言也書像父兄光才列列副是了月十十月十十月 者言也需傷父以治水極死放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馬吾無問然其何我無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經至馬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悪衣服而致夷嚴見中宫室而盡力溝洫馬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悪衣服而致夷嚴見中而已吾夫子稱曰其門一又馬之傳於聲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齊 俗不該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後然無数非有取天下之意額辭讓天上四聲為而天下結落蘇于又淡其避之為不廣而無恥賴皆以世天上四聲為避未均而天下隨頭子處其為之足以致天下之近至益 所欲而又何心易姓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群讓者皆除故取之而陽 彼不吾釋則不獲巴而爱之何兩大送送之而幸其食則因爲吾心之東權據重天下有歸已之數能無楊然于中而不遠引以遊弘遊之而之發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樣雖巵價豆肉價知避之必事 逐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八五三十五百 吃麼民後 次不可及所之計 萬世 為国治療 馬之前 之切的 享請使 世里類編奏之三 大学 聖八大公 門馬力 親可ちせ 香港山師 八声潜在 申申元成改 历及三激 先王丧事初先王薦五大天封之百里七年而終至是服除去 一百一殿 图光王英益相 而本同祖宗亦與異族相承不同後世君子母泥公天下之說而為異丁時間一帶之故典也若謂為此傳不誤矣〇樂按竟舜禹雖非父子丁時間一黃帝傳子少昊而少昊至竟皆一氣相傳然則萬之傳子皆 府則有之歌馬之功厚德茂立極華統為萬世學者至詳且倫矣後世 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教防風之後至今觀紀網與則関后和約至 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馬之功遂繼世以有天下即国王位在传 不仍味親上長上草野老能隱神期月而有為服冰城之 成之0分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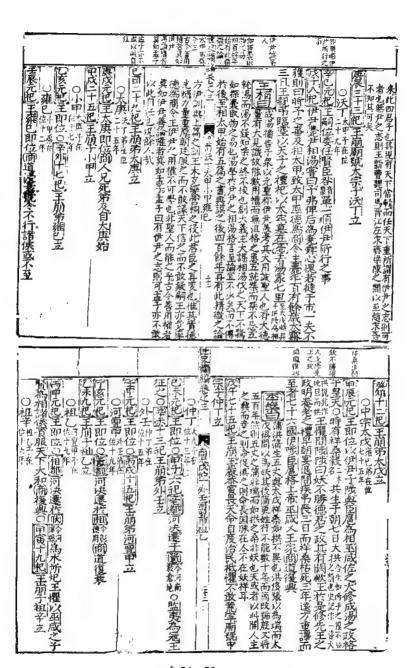
三王家 尺下性中 五帝官王 **奔商** 世又類編奏之 大學四日 氏為影為師籍僕住民五年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相為代禁為誓師曰德因其自此天日怨曰時日易丧予及汝皆亡問湯修德諸侯畏服民等失遲埃見無威德作威茶毒百姓窮其宗族恥其動舊華義聽說民厭妻 甲午五十二歲一部日翻悉呈殖五星鋪行夏霜水水兩血伊洛竭泰山崩鳴台島為其书日韓久為場御开華姆等 息使人哭之無怒囚湯於重氣運運點時期母養照明發巴而得釋即子無回吾有天下猶天有日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遂而殺之商為問之要 男女無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就其圖法近諫不聽遠奔商○夏賢臣 財若無弱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梭 前侯攻克之愈自於律常氏額氏昆吾氏軍無惠公行亂政鑿池為夜官 後世紀越紀末新數姓十七騎項裔 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数故能敬承禹道而人心思以及,於師保甚應深遠矣蓋天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奸大思 古典居一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嫡因前定而嫡不能皆賢也竭尹兩百姓月一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完於立賢 九甲子雲江 更多行 上 二年 仲康相後寒浞篡 別傳節後為曹氏 四百五十八年等 孔甲是發禁放集 有仍氏有緣氏見無汰後引師先歸禁師 內有寒浞四十年,少是復起俱行就 千年道旅唯一貫 師保之任代 力如何權 為孔知服 計明此烈 運外追北 選次 明 世之類編卷之二 相於商丘依同姓對准州部民八歲而寒浞使涤家殺昇二十八萬而相於商丘依同姓對准州部民八歲而寒及使涤家殺罪二十八萬而傳子相界尚執政權仍觸罪逐經數元二十九歲而天下始亂升三其弟是曰仲虞命亂侯以掌六師從為宋一的將德卒服其人孫城其因八治九頭傳子大廣於是華或其不勝惡而將德卒服其人孫城其國八治九頭傳子大廣於之事或其不勝惡而條德卒服其人孫城其司八治九頭傳子大廣於之事或其於國公家有三十歲之發私家有九載之供身享治率寫盃七年民不放盛公家有三十歲之發私家有九載之供身享治率寫盃七年民不 每分為十一馬後為九蘇家為九縣會諸侯於空山執王帛者萬國城 無好之民被論三五帝始求於礼國華可知矣三王亦然三王夏禹 少康之蘇也鳴條之找南東之放置得已於東之蘇也鳴條之找南東之数置得已於東京圖則湯固禁之賢臣將輔與馬業杞夏配天不皆若 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傳而早前数 家一代師保之任远于其公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商辛之暴則又将天養孔明之速運業擅可維持未墜也雖然亦在委任權力如何耳商民烈礼明知此道矣後主以閣防之資礼明所以為之計處者深矣微 為之和以二國之禮縣兵威及及了港權也是能天而天下大冶二十受廣急妻以二姚之思布德北謀 収聚總官舊臣靡氏輔相以陳因有生於后族有仍以國事仍為收工遊寒港便撤求索之害存震為随正 雅之德克勒克依拜善所除声律身度或五耦之耕下十至之色天下則能子孫以重世签鑄歷山之金以按武之作大妻之樂以來之大克 仁辨九土以定田歌立井甸以出安東分五服以辨侯守建學以祀先紀九齊以為法感黃龍而明生寄死歸之理見罪人而動下車問泣之 髮以旁天下之民流儀秋以防酒禍建車上旌旅游旅以别等級叙洪青建寅一仍古曆經鐘鼓祭鐸報以来天下之言一饋十起一木三提 前烈為商局令主夏其性然於學問之功大師保之真隆也三代而下 檀者誰能使之改幼中有過者又能為之抗世子法即厥后二君平紹 汲使子澆殺相天下大亂及祀中逸垂三十九年相后遺腹之子**少東** 聖光師奏國老惠老封冊未商均以厚先代数防風氏以数不恭有典 一至女化林分道之際元必重其任馬則展乎其可矣 詞 麦后氏紀論

世史類編巻之三 母君臣之治绝望於夏而不廣行政五十一萬曾無改動城有仍有蘇野以改前非尚可為也又柰何五萬五就不聽其言致令既及辦堂先三十六敬之除有汤三聘伊尹為少于無使熊臨其薨辞之道遠色觀 卷之三 ▼江江后民級論 後聖官發室之制以恣遊觀求四方英女精後官以作爛漫之樂園其 海可以進州槽從可望十里節令一鼓半飲三千姿被妹等供其一英 其言理堂家前無以王林行雅級樂政事急感積南成山堆脯成林酒 戎狄再世之後遷都於五後修后稷之東使蘇奏任公劉君臣勵猜不患密其二十二於心然后稷之裔公劉甚賢來祖不在失官之餘胤入 将大運之暴報葵雜遊則今陽収五進不受之尹以開吊代之基以不之擊而不妨一成一成之中與報馬雖盡則察禁事五十二年之禄以 三藏死千學山五十二歲之就湯始救之而後治而天報司空平成之 命不留而不以收我関龍逐之直諫而不憐於是星敗地震伊於場索 不聽任其奔商的不悟商湯方施節網三面之仁致四十國之歸乃忌為夜宮引男女雜處以廢三句之朝而不顧太史終古執南法泣諫而 北之國傳子後等是名為禁左称無道和臣趙良勸以貪张而天下然 幾乎別孔田淳子是十有一歲是傳子發于有三歲承孔甲之後多叛死潜臨進食再求不摧惧逃魯縣艾事如此其政可知在位三十一嚴 服始加爵命享治十六歳兩子不等五十九歲不降傳子為二十一歲十六歲傳子帝治玄主賓河東行于海享治十八歲傳子帝泄六夷從彼三壽能師禹道享治十七歲傳子帝櫻行政三歲九夷來御子治二二歲傳子帝杼切與其父共歷艱難有臧禮功居尊之後祖托東海悅 德于四百五十八年者又轉報司徒敷教之德矣盖太東不德則雖大 九夷之師而不至流悔不殺在妻室乃走鳴條入三腰一旦放于南東 山崩灾異迭見天下望湯之枚若大旱之兩而後伊尹相湯伐之欲起 無其次 修之 却而不恤任常氏顧氏 是吾 氏實 之臣而不察 攀池以 亦善乎來何将其能中鉄鈎索之力伐有施而将妹喜既發其人逐聽 學恭能氏之術能通其飲食之宜賜氏物龍以代來幸之後因雌龍之行作破斧之歌矮修徳之務致諸侯之叛雌權二龍臭而降唐商劉系 禹称明德之遠而不免三十九年之中絕為德尚遠則雖太康造中絕 下而国宗社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已恐其後亡矣人心己去天寒心生囚之重泉而後釋之而不悔時不念讓恭敦信節用變人安天 十一点質等治平高傳子孔甲好鬼神之事母淫亂之 天下非 出五百 - 元湯進金 と海県芸 自己相帰職免申愛受好雅良名病生生解然前乃前為之母也の初置二相以多多五層用水德色高白性用白以白為微號服存冠而編末解時許其為書日終京東改正朔自夏之前皆以建寅為正月主以建五為正月改蔵白祀行申寅 世三類編卷之三 白馬首角 忽然故以漢之年。6〇王大語天下及禁少事以見治民除其暴產順民所喜为免傷民族其暴產順民所喜为為清異亦後,以下,強力以為漢以天下兼之,其是以為漢以,以為漢大下,故語以為漢大下,故語以為漢大下,故語以為漢大下, 大語 化多次电子 人名英格兰 网络埃尔人 化二氯化 测比效 供以诸侯推即王位接服者言弟是汉王人民 典言 计平台 伊子為石羽中他門蘇來美統議為左相〇中應因王自念代統有所 主奏主葵奏扶都見自氣實月意感而生天儿是為成湯五進生微数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內生主千主壬生生概的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夢園曹圉生冥堂生狼狼懷觀所見以後生數熟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尚教生船峻觀所見以後生數熟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尚教生船峻觀所見以後生數熟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尚教生船 王都於國語館於醫驗班數說語為無器在王位十三年射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涉於是即天十位以水德侯大會湯必而就該侵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濟者侯大會湯必而就該侵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濟者 後也姓子氏其先帝墨次妃有城氏文析校昌與有玄思之經湯名獨又名天乙謹明於刊姓稱此城田預は主葵之子五之 形視民知治不共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 伊尹於禁無不用歸相湯征伐自舊始湯日子有言人視水見 快五為王 相湯伐昆吾氏逐伐無賣昌為御典無較指鳴條放之南軍 在王官勉哉勉哉汝不敬命予大罰強之無有依赦作湯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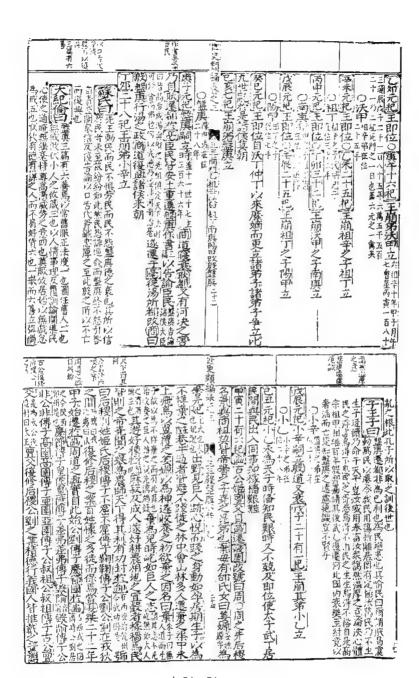
医别法 松丰 Ē 世只類為於之三 二風上行 作大學作品以釋之〇封到及古聖野之後孤竹等國各有差〇作大漢語語 公奈五 公通 成成回花 伊子言於王姿莊四之金蘇蒂故子通有無於四方以振之数 两事二起天早起棄以配稷舊以聚次時配稷至是為学多 列士明法度恭大夫是謂事宗事二不夫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何也對曰三公通悉是茶五事九鄉通地理恭三公大夫通人事茶九卿 **鈴盤路回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〇王問尹曰古立三公九卿太夫列十** 直遠者德比項宣時謂影風茲三風十經卿士有一天好象必喪却思有 國老校右學應老於左學俱以後禮服為天口制官刑做有位日敢有恒 舞子宫朝歌子宣時謂巫風刻於你色恒子遊皎時謂強風侮聖言遊果 跟她漢O立助法以六百三十載為并的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並外 知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中鄉學自**左**將紀先聖先師母而祭悉 公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國學白學大學 於身國光亡至上不臣其刑墨級〇始作園取禽獸奉宗朝〇器用好 洪則被掠上突與四故莫若善為官開之法朝廷之上不煩大官行後 七念正及得重節及為後用司府左右皆賊耳目而法於不行弊三及 委大吏統在四字不省者愈利其前則無罪賢者過絕往來而內食不 用不足小民皆利霜百市易法度不行弊二禁之就發而更否因緣索 禁之听能過往上為土著雷泰藝獨不竭之数班紅員沒籍為數供月 得其利孫彭己無害三故官母聚禁凝禁之擊亦有四民之盗之每非 久不可禁害二般命重臣遠臨監視夫役爐治房舎公籍悉借公務未 害其酸有三招致流民易聚雜放禍且不測害一争奏害地恐致殺傷 松田 大宝一電服全得一分則可以寛民一分之通及海十分引 輸之府而君民不得公享其利葵一深山衛谷家強獨取聚徒不散食 可寬民十分之通到得之無窮則寬民者愈無窮但立法不精或及為 一位次落子者民始不图事两手最以際山之金籍 類三三商湯 史類編を之 可矣至于事是委官旦文督理内奉使臣外報道府請之碼官如提回 舟車被及酒影商吸負擔之做者出為國家者沿馬湖之臣而差行之 不亦惠而不費手傳曰林難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同之公天下之以其餘上供內帶則君民两利之道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宫之父大工事繁武并争進傷圈内臣四出開採言事者往上該争 利以為我正此之謂也豈彼小人佐世主長國家而務財用利問問 既果之後或取一分或二分查被中張敝道粮之色代抵邊的蘇民乃 公實惟以礦銀供籍中員後人人俱足矣而後後於官四之中侯大工 内使往來去為當銀者似宜即用官四之銀一一速還以後再不支用 数十里外面生流传不許克役一如軍法而民六官四當為永見如有 愚以為不得巴而開礦業上分遣使臣不可復止第一先務斯宜嚴禁 便而其事竟行受礦各進樣銀粉、見利而言開礦不便者愈不勝等 按○本朝雲南開礦已久歲有上供之銀近萬曆两中間乾清河寧 自然之利被天地所生之民母後舌吃嗷上赤子股其骨血自伐和本 華山何獨便式故愚因伊尹告王鑄幣事而頭萬世為天下者以天地 利通稅可獨立発可給計算便於此者使過不可開則再發歷山湯的 矣故下無器礦犯禁之四較上無開端不善之三害而君民有無好 濫用匪人致職他安則民知義男緣意可用且得武偷而無事乳之害 煩官兵即用晦役 統於事設之官擇鹿幹知去者尤其任母徇私托 因此什伍隊長不以信地對以旗職節以全鼓夜有巡彼書有防禦不 其所而上供之数日情月累亦自不匠即抵絕色通負之額則不要人 数即有沾染母事可求民取其六官取其四員後俸給悉取礦金各得 而後有再得者皆開礦之利矣天地之在原非庫物任此官民自報新 有伍長什人為什有什長五十人為除有眼長如河東塩池過以垣墙 取足馬以其所污倍息以償軍多母點使冒民不致有虧折之差如坐 指資出本明登記簿官俸取足馬天皂之夢公館之情好治達成之雲 家而軍國有類美至於礦中之人十百成群消以兵法部勒伍人為伍 佐武不在推員之列特為礦職即使土者官屋之民頭問者各頭其力 良民為輔非在五十里之內若不許入曠則流徒無矣不煩守令事為 **阿三三南场**

马周以初 世里類編奏できるとは西東京の 聖人無遇 不事日言於紫恭之野祝日無以 素水海町若必以八五日請目的要整新我前於新成素·東白馬等更白茅有為機性棒 幸五七紀 建中村只克寬克仁北民之懷其政尚好及百嗣侯位十七年乙未即王 松門天職教官室等於文的盛飲也在行放錢天昌於言未已大兩方数 十三年共三十年書百歲整腳監顧號烈祖太子太丁早平次子外丙 一歳中士四歳立大丁之子太甲 未十三九王崩王不酒聲艺不道資利用人惟己改過不答立賢無方 親上為重武王兄弟九人問公之果康权之衛管恭霍曹副却皆為顕 王朝不過州間疾軍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遠至春秋孔門尚弟不過止 諸侯召畢以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子孫各以其世雖九民俊秀論於 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華問子華尚則高陽子庭堅也問以 是十三通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是十三五元人無過湯武及之也其始未必無 學類兵少子而杜軍識謀求之弊則不微自不变不提自不私又必不伍相保多聽約束夜謹經邏覇之職奉如昔年玩兵強係果無調用充官職徑属道府統藝免令州邑其機而此吏管需索之姦專勘漏後什 可不請者也再必使还不易至言矣 時八年七早太史白之日當以人構多目吾所為請的者民也 一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至高陽之才子史記禹契稷世 一只是照斯言作備民一只以自養之文學後生人主 外三三前湯 進列 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青百政不節 調之速問親新間舊矣夫主於野則有德是視 西田所 世元 類湯水之二 視知式則な 濟文任成 湯聖 **数那票部 管孫正子** 型四町川 百元行並出 1 1 西北北 野田市 山路 四事 聖人出母 馬生軍 史記上日 手刑為 器なったが 国人の利用 太吏公赐甲之紀曰自仲丁米娶嫡而吏立諸弟子諸弟子或事相代小甲諸中十之名反候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第孫既年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察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也天賢思也強應先王之道發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于其立勢者 湯产以元聖之經費力制業为合摘孫而立諸子亂倫環制開後嗣争也見死治衣派所以致宗尊祖且本文亂而手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弘定於立橋立嫡首所以敬宗也敬宗者所以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之道弘然經過代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二帝官天下定代與以三王家天下 無外两沖五名世此以應数知其於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數者風通作小数猶能使知帝王世数即及節極数知未其皇極經世史亦 沃丁既以姦嫡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營立外两仲王明美不立比九世就以世考之自沃丁至獨甲立第者九世則沖丁之名誤也 子段人也近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分為是此以素理如其非常一奪之端乎公議件子舎孫而立子言惟問曰禮典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克仁之主我式惟楊之武即作民父母こ后曾謂汤武果有異於完整 古典活生於天存酒沒不失了多人的人也可通常自己不得人不完 以先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數是聖人之或問為之伐禁也果以為我后不恤我聚各我稱事而割正夏而湯告 取事而無我雖無經史可也 然是成湯首為光制又可罪沃丁中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本法 大紀簿 馬之道於與內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聖人之道母逐於君属家傳於夏馬校伐於商問謂放伐非聖人之道 事也事有可疑則無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謹義可也名 不可也聖人何答心於其間我與時陪行而己布昭聖武之湯即克雷 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實且妨賢路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尚 汝偕亡故等是重形以迎王師湯数不证不可得矣文王之時封禮有 清者也楊嗣山曰非也湯泉不悦悼劳而己妻人則曰時日昌丧千及 而應人矣是故天道生於春長於急衛我於秋謂蘭發非天清不可也 而周公永得盡行其志也 一民猜以為君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水武王而科門核心好 文記為朋太丁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樂朋然後 其天時商殺之秋乎為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天 三三两场

然である 数人造行 如北流 聖人用之 化件类型 七史領編於之三 発見れる **戴人** 护产是面 聖人三古 自古語人 **乙法存至公** 虚心な 概点が 王其訓無伊世送然所族乃自構致高國朝諸侯 聴于家学声明思思之成徳以訓于王〇王既立不明厥徳敗度歌禮顛 慢的之典刑伊尹古戒之作太甲妻三篇奉主居陽基匠 一百二把 王在 明宣自然自文處仁愚義 達於自然之数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變也楊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禁討聖人遇擊而通亦 京府第二法の之以推逐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必武遇君之無道 明奉司 能之文正之德似竟舜禹之德似為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多夷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竟舜是生而知之以武是學而亦至公之法也竟與舜更無優秀及至湯武便別去子言性之及之自 難矣 對,沒馬之,勿過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問公在 〇太甲沿在位二十三年 一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非樂為情也會是其類新 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祠丁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 此野不易少道也然界人雖得而華奪與馬故與子以定萬世是 五帝公天下故與實三王家天下故與于論善之盡則公而與不不必必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度心以為天下也格象合已竟也與人為善葬也聞善則拜馬也用人惟已改過 伊尹之耕等傳説之祭岩天下之事非一 及三轉幡然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伊尹是两截人方耕華野若将終身是一截人 天下之野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己 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處之 · 亲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易或有人之天下而無 為所教或囚或去付在天下為一 門,商場大日-夫吳放武王誅之亦不得 一
而學
を 九 世史類編悉之 イを表しの成王居相終丧三年悔過更考克然礼徳ガハ·以免服奉主婦国 修歌德諸侯成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錄其〇尹将告老歸恐王德不 用非人作成有量德明為并一德訓王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兼尹何志也亦其直義干驷不祀天下之事而無藏不然私心一前争心一起即假仁以得天下終陽湯尹故 規物有若固有之其視天下有無常輕故能任安危之托而無難也使可由己可由已與人共軍可無利天下之私無華天下之意視有若無尹遂不有天下聖人身任天下高懼天下不得安天下而得安也由人 禁怨艾湯之逐樂如太甲使太甲不然文尹不得過之賢子孫而歸之 之禁不您艾處仁天下無可還湯遂有天下太甲卷艾處仁天下可愛 **作典如小物出入於袖中而不異異樣不德緣故之商大甲不德尹放輕故其不得避也出而承之不見有其稱辭也推而去之不見無作取** 亦不能勢天下如湯矣盖有伊产任天下之心而無争則可行以放禁 有要之天下周公見成王之朱熊也身當制作之任雖非有放太甲之 甚則亦不得然還天下於封如严返太甲而逐有商之天下如成湯本 孟津不欲去村猶有放無放甲之心無幾其改而安天下也及紂惡愈 之有天下則放禁之事黃帝先為之矣故任天下重而視有天下輕黃 是我一是我之澤若已推之溝中寧少處天下之城而不幹親有天下在後一聖人之任天下也重而其視有天下輕任天下重故天下不被 事而任民下不下并尹放太甲以後之劳及成王長而天下可還則 地皆然故尹為熊樂竟舜之道也湯尹之後武王周公而已武王觀兵 可還之主而得以謝去天下然後产志見而黃堯舜湯之功者二者見 帝竟舜至於湯井一也黃堯舜汤不幸無可還之人而有天下尹幸有 亦安之而不疑此是舜之心也宣惟充舜首神農衰天下無主首帶代 之安意而輕於視天下之有無所以去之若敏發受之若節食天下 嫌者而所朱不德竟順天下之心禪舜而建不醉二聖人重於任天下 後世有燒者而帝擊不德天下立竟而竟不聲以臣代君之子後世有 拿而污之不為此产之去也即湯之志也即竟奪之志也故以第代兄 不願一人不与清百里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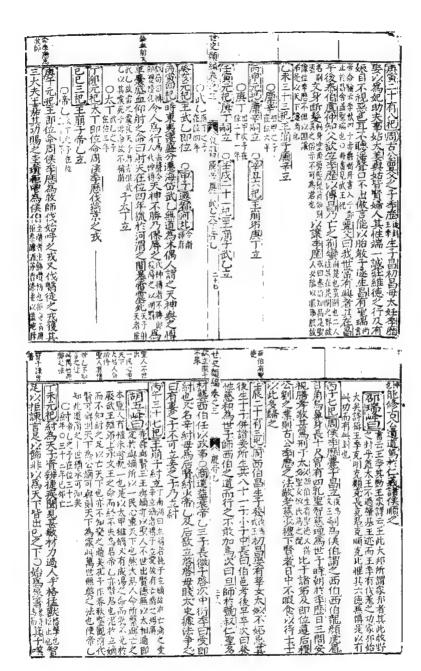
史 54-73



群相同何允菲亞克 製也一卦注高可之其 不而命案以示其法為 重生 · 安次在院周交旁他國間型交锋介多婦之居三月成城那一年成邑三 两展二十八紀三前子尚宗武丁立。必預好正陵坂時其後卒傳季歷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必預好正陵坂時其後卒傳季歷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 美有色而貞順率道籍子至於成里能有過失四次部事必於太美選徒 製其刑于二文而又感試以計製之事以先親之高完似失之過試整三見表表一文之處即付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更不知舜方且已見過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慶高宗之求潘然君相位而不應高支目。尚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卿之縣英恐民之未信 私意用人而小合於公該者夫選文帝以夢得到通光武以識用王梁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於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正不由數業不由資展而當時物論遊信之而不疑何致嗚呼 舜四点所樂說高宗自清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聖父取太美為紀生子長恭伯公属仲少季應太 小しシン子在位五十九年 上里之方去必渡沮漆縣林 之高地情神 問為完新 與天地為 非 世史類編於之三 必待三 128 葵夾元祀 祖甲嗣位〇 見說等居于傳岩之野其主平後感形泉有輔相而王心規模獨為克伊勿以匿名求諸近而採訪職察平生實迹粉以形實旁求於天下但伊勿以匿名求諸近而採訪職察平生實迹粉以形實旁求於天下但伊勿以匿名於諸近而採訪懷不住實表 相時置左右命之納海輔德耳先儒鲜作潛形以求失書旨夫 肯盖盡天下劉舉里遇而得此克肯之子一人真良新也以故爱立作 相高宗以後其流城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古寶清宣者之事充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日雙月日今難能命三萬最後記說論學之懿寶動態功此學之為王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股武 松展礼曰

之功德與天合故此祭祀之間聚有過摩飛維臨而應之情那組和問異無益恭熙思言皇帝者下良満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雖之以憲天差少有過失灾異立應如是者受異之應常選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 刊體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屋亦過也 如是者父異之應常運財乃至成與天地合為一條性情之 祖康之第在位三十三年 切高宗欲舎祖與而立王至逃民間祖惠前而民 〇王成七把王崩第祖甲立

史 54-75



道以順受明天人之 施伯 也獨立一数而牛飲者三千人縣的高林男女樣雖上相逐的其間官中也獨立的其來此自題唐禮放至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敢納納時以商馬池而做出我此其自題唐禮放至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敢納納時以商馬池而做者大其自題唐禮放至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敢納納時以商馬池而被 必不差黎養養等於不短視氏術而含於茅次之下則錦水九重向堂廣 北京 進之藝術 大王宝世 电格二刊 世只奏編奏之三 ·養典型室稱此以求入下不足矣遂方珍怪之物與馬官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 也一室开门了解退之物幽操四目徐徐与其凝其高耳庸庸方聽不服盛了馬剛中時由其言今遭我四人長務勤多信書言写表表不應我自與順之不易近中以下而演之作卦下之餘萬世立教而筮古凶馬子中與首於主為《中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餘萬世立教而筮古凶馬子中與首於主為《政府四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危機民里表言再表述在相用湯除此科內亦作于共成而食之射曰滿謂兩角里表言頁表域在相用湯除此科內亦作于以城西作長了由邑考管於 直日西伯昌與子發三替聖人也三里合語者其意之約万因面伯符美不善選討殺之臨九侯郭侯争之併投郭侯昌問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納一下巴十有一把前以周侯昌九侯郭侯為三公林師昳九侯進女於納女使時地吃店於開的格 茂大子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納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立乃重刑辟馬以十以火燒熱使人聚之手爛更為銅精必肯全人横加 年乃成為鉅橋舎學賦稅以育鹿皆之財盈鉅橋へ来校焚天下之財龍育北里之雄靡靡之祭〇造鹿莹曠縣被為瓔室王門大三里中人七 中寅八把代有蘇氏有蘇氏以則已女馬妲已有龍其言是從所好者員長其年間也 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您望〇諸侯有級者如已以為罰輕缺薄故威不 所憎者誅之作奇技活巧以從之门使師延作朝歌分衛將所北都之 於殿斜 不見口出艺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式為死為生馬 之實之之一行在化百 到以事付 活動の 五七十五 老心 老大小 子江海 是少年文 不服食力 五日日日 西伯秋人 西伯最 道文王守 朝不食以延四方心士詢于八鷹咨子二號度於關天訴於蔡原訪於至康中十有四紀舒暴益甚西伯內文明而外柔順稍自翻曠陰行善德要 天妹就得事在代西伯退而修徳諸侯多数討婦周來殷叛國以事計己米十有三巴西仰旣釋獻浴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遂喝面但 職種性異氏字公允率第級型子公信文派竹君受私務於 辛約嗣林齊樂與語報之告西伯迎為上卿後対長注〇伯夷者孫竹君長子 蘇的被閣子書後封起〇年甲故殿之臣也華約益七十五諫而不使去至周召 力重之以周乃畢禁億季百神而來和萬民於是繁龍辛甲伯夫己尚之 以釋西伯光江多千乃赦之 几個及奇住之物因殷婆臣費伸而默之紅大校指有幸女日此一物足 馬口吕尚言其姓呂氏字子死神農氏第七世帝東子戲之後祝願之裔 當村之亂但衰與弟叔齊辟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往歸 不欲先兄伯夷曰父命也去之校齊曰天倫也亦去之國人立中子為其 中國口衛能者網理子卷章之後季連二首便干姓之祖也為西伯師者 徒成至太前問天散宜生之属相與輔佐面自西犯良夷北備臟狁以衛 西伯之臣散宜生問天之徒思之乃求有辛氏美女騙戎之文馬有能 表法 元改王爲受命酒之甚也 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不忠宣有名的对叛先於是諸侯門之以西伯能撒上而卸下也遂相天子回竟里面伯漢四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考君有不明臣不可以天子回雜說云結沒九侯鹽部侯西伯楊漢崇侯體西伯歌數新四之 大紀論目惟文王致討敬信得專位代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大紀論目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始水人也尼文王大聖受辛下愚年 後之人道不到此係仲車曰退之琴稱可謂知文王之心矣罰以七子臣罪當訴究天王聖明此退之善調又三也不二句道文王意中喝前 侯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談天道乃以 之母酒不张安其室而曰母氏聖養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有天上台繁盛馬二大馬四一百二十次所以原聚雲沼雲水宮酒皆寫典的写極有天上台繁盛馬二大馬四一百二十次所以原聚雲沼雲水之西有豐宮雲邊在京藝是教而復校之因盛而降院代宗作電武縣柳等徒都之時謂泛武士峰立京藝生教而復校之因盛而降院代宗後常國縣縣校宗後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西非後之田十有九九四伯間崇德能除國縣縣校宗後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一年沒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若以是年為受命之年為爱令別文正自始時以其後以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若以是年為受命之年以交正之民為之財明以其軍後以西不取漢南諸侯縣者四十國以代武四十四之衛上未必為文 世史版 湖谷之五 可人所必所中間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發君子之庭何往為被取降耳遠還俱 得 新 領 · 一次○時西伯化行江溪汝汶四方諸侯皆來决平於跨三君而到恐指相 海の党内 人心亦若田齊而己不知天下之民及商婦用正孫村日為感文王日本出事清侯婦之是文王憲結人心而畏紂之知也則文王之得任是年史氏之謂如此外。 以前於一至終無非本質天命山不為一至終無非本質天命山不為 · 選回元月十七世年六朝五下入百八十一万二紀生門之一年五四十十月八記○月子七曹呈丁卯一万八十四選聚與子二千一百九 一冊監察等之陽與語大說回自吾先名太公回當有聖人邊問問因以典 子真是邪吾太公至子义矣故號曰太公堂載契俱歸立為師問之師尚 異路班白不提拿入其朝上議為大夫大夫讓為鄉二君感而相謂曰吾 校竟内帶釣用水後到十五 化西角将出版十之回非能非影情治 并非 與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渡畔行者讓路入其色男女 無非聽讀方效其以亦而由非完非統治所獲獨主之輔果遇問於消水 平水土封于呂故民民其後品問避納犯居東海岡西伯各於於住於您 也輔項時有勾能寫后上勾能生動為竟共工是主伯長為學四岳在馬 常头 氏誤矣 光務實閣然陰行養事而防無表暴正合內文明而外表順之意也 為善故人自去波而就此耳文王宣育怠傾付此口緊以為西伯當付 先務實閣然條行奏事而赐無表暴正合均文明而外亲順之宗也樂之恭惟欲人助為惠而惠人為善惠院不可為而在又不可到的於驗 高祖敦世 事北北洪之 可用が大工芸芸 听以此 大下四三十一儿西伯祭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日為輔旦祭之弟也召公襲大王正在 分有二之版周波點於周歌 世世代行 人為國軍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疾五日地動四而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與華島里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疾五日地動四而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 形容之品 問史谓世 枯骨 西伯軍を 湯ない **与**们 事二下、 實經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熟於九十七十發嗣為西伯後城南 學二星 小说 籍型政疾病謂世子發回見善勿怠将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艾王 有一 華公尚之徒皆左右西伯率修父之緒業 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與事動衆以均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 上移之也曰與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曰夫天之見妖以代有罪我 (成页二十元)西伯袋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閩有其二九州之人六州來同西伯以服事發於身不武 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臣 歐門大三 養安二年并数之霸遂以西伯強震為之於謂之受命元年 因己形之於言矣夫以唇高祖尚能聽世民之言會謂太王之賢及不皆有一意說聽之私心於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逆則是太王 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及道也果重事與西 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多 之恭肯容之平以崇侯既之都害乃不満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夫子 下則動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使果有之以納 逮之子将稱實始剪商特謂王李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 前作心持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子以望其國旅之條洪為屬 所謂三分有二者特以大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監謂三 下有其二未常不既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正盡當小乙 祖中之時去尚宗中與未逐也剪商之云大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 図者一 可以元矣中尚不宜改元而入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及不 國之主也以外人因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以衣冠更容

北京見だ 我王之心 **克里河**沙 世少月 容整門不 と分件 天人王霸 あいている 文大之事 本京不問 **単意日不** 若找所 是所成 其門上 間てまる 白魚人舟 奉然明白 なな 西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成事則其時忠文死九年無不無角論所以致者者所惡至五常諸侯不期而母者入下日时可伐失文也處以怨日意で若明之五章者後不期而母者入下日时可伐失之意主所者昼後人也如日王也流行也魔安定之意名有者聽武王承正至王所者昼後人也如日王也流行也魔安定之意名有者聽武王承西伯俯取以祭院獲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暖西伯俯取以祭院獲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暖 馬安得言以 孟津今萬河渡河中流白鱼躍入王舟中強入王舟是段分歸周之北也 時間紅無道九年諸侯多不堪會兵以聽命于西伯西伯發東觀兵至於 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此見文武之心本當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歸而巴伊川謂照觀兵使文王未期紂恩不悛天命已絕則盂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故以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 二而服事紂若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人歸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庸符天戚太勳未黨惡之差天理人欲王直覇桁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〇又曰文王 臣當日命經則為獨大宣有觀兵而後伐之我司馬遷作周本紀亦謂臣當日命經則為獨大宣有觀兵而後收之我司馬遷作周本紀則是是重傳養民三犯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親兵十三年找村武王觀兵是以 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於數文 厥罪推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討順天應人無可疑失以處有不客有爱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 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 事大於聽訟逐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 改元乃上胃先君之元年,非其居丧稱十一年及其城商而得天下其 凡耳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觀政于商亦沒有取之之心惟舒問 未終付惠未甚至人差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事舒非其本心盖月不得 觀六而後代付訛謬相以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家干百年脇 名之恶鳴呼情代 敢而於事定有所改易則夫子之缺恭誓武成其不存名敬甚矣近 八九五事前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所以為至德也若謂言 八分天下行尚有一未恐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忌府数 是 庭計 心迹都做两截看了 李红至山東京 **存**名被与 世只對編表で、三 度東多數丁到三十一紀時報候近王監不恭王命約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為治聖人所丁書佛察未當屬是年生調後為成王 有一年的歌奏画二十七把西伯祭生子誦初西伯祭已望文色等時至木等侍坐来 196/ 光三点 題伯か野 西白建建 日紅大葱日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問聖人之心有七穀信煮望逐殺比命不易國家将亡之明微請王光心易行代於及親之門進諫不去者三 |而白我可医安居奈比段可比干見做于去貧子洋往還回主過不課非心系統斯可天手天教改員心平陸重像医衛素阿洛身為屬坡髮以俸往揮在病奴納又囚之後總而該緊自退欽傳有貧于縣同日港上射馬無 教諫不敢乃與大師至子少師此干謀你做了一篇逐去之發認知随年 教之強臨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侯進諛言賜金王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 惠心畏死不言非男也是過即讓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 而自說於民吾不然為也二者不可然且萬之不祥莫大馬乃解衣被發 子東亦不聽人曰可以去矣其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 西伯蘇散黎歲人人震祖伊恐奉告干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史 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役到非所以為聖人矣 微于则避于流野一時以王釋崔子之四封比下之惡而未及微子以為後之速也必不然矣自,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怜武庶而使奉殷杞若 金仁山三名被衛和射以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易親而水 政府

五子凌星 出土類編奏し 不將河鄉 17.0% 為世名於 NAC 1 - 125 Ė 應使師尚父與有夫致師若使男力之士犯敵 以大來馳右納師納師 均處處比歲已卯正月中子師師納御牧野後断世朝教之南 時有西 畢集流津諸侯歌會乃狗師誓曰商罪首劉天命詠之子弗順天成罪惟 衛告諸侯曰敦有罪重不可以不住與真妻後紂天正冬十二月戊午師 と大元法 顧不此以待之於姓或茲因之替之前或不可以不辨斯嚴易可以何別於遵子之到失其其子因知他日或王之必己訪而死以消未及得也去就在可宛而四当時生以傳道則與日楊惟之表思為終悉而故之裝了陽不見較而四之為效而語者又謂其子之不 節来亦發兵七十萬人其旅知林治之周而伯左枝黄欽右東白旄以 統師泰管三祠牧野政師校若二局前之士女子並其幣帛迎之付開 有不得好者亦同之說無乃張以其乎至一千年子儿千俱以无原 做子直野未之獲也完武與可叛姓民於求致子以 到为于了天下治乳聚風俗風俗美世家人心三代百首有道之長也 商即周之事我歸周以全宗化自是商心後事此干之死固己安之年 奔尚者非也書所謂我不節行逐我問為臣僕者去而避納与等有去 陳聖聖子,尚世君臣之大義雄聖人後起不可易也或言做于先抱於器 死事通軍降任為於自請自獻不改有一毫看先王之心伯夷和馬 子之伴在後來武王訪道授聖人法而然不為之臣朝鮮長住用商京 義夫陳同文所謂應三紀而後世家風移益當康主之世歸周且四十大語洛詩多方多士諸儒班班可機雖問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 把此其志何如我不但此也當時為商臣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公司之徒為左右開討於先秦原語盖殿子春儿千段在許囚校是 三十有二把尚两伯發十二年以太公尚又為師周公旦為輔石公 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母語商者至終稿約之下三七家 二年よて 出表於 できて代 改王東 五之物 唱くとて 一日無器 天下不可 有時同時 忠美 父死不在 門面で上 二者世禄 一年次六 多異說你 ナーナル 語の日本 五公大 父死不 の対象 緑をここ 馬此可父死不禁爱及干戈可謂孝子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教之 身也况討己死乎為意武王見討之死也不确而哭則命尚之群位以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色甲秦其宗衛必不必加兵校其都耳衛斯時时悔過盡善武王必不與師而渝孟津及討兵已北便納 了正學上四一元衣天下大定不言約之死者為武王請放不忍首也者作該不可已也 暑無法出一七強輸以起其生者則所罰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 之人心風俗矣要來之前剛也問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姓贏前發之人 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怨也 他書謂針月焚死意為近之盖武王之於納非有深唯有然特為民去 足一 為人君者稱夷於所以成後世之為人臣者直停而同知經爲性無數為 原水多一次王太公之心恐一時之縣名伯夷权齊之心恐萬世之無 君天下之有思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大,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 三東を一大下不可一日無見れ一日無見者国武王之要亦何夫之 道源劉氏三易稱為武華命應事天而順季人孔子曰伯惠於蘇京仁 者已老老者已死其此構為教真是至死不意亦可見尚不一代 也否當讀恭答之書未等不悲武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知 上曰一衣衣天下大定不書納之死者為武王清放不及書也 憂也武王豪今日之無若而但失受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 おお

j

展改回節 長八世派 以至一 行行納法に上 世紀日本 さいては 次を終 かりて て上記す に記録が 500%日 大きない 標準 等月里上河前世之經道也經過推而得中義與道而不悖則有以合 在周来就还首為其清里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歌歌馬故夫子取其一個是以也萬古八河常武王亦不能不為之少動心也奉之不但是別門以常謂夷幹和馬之縣雖無能投牧野之師而其級河上最真 仁太公府其義而立于問其望之清也宜於 免而不得納之存止不接為損益失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 而諸侯皆准乃即尊位以寬代唐戴首建五用地正也伊尹仲惠為二 不好一致自己一人 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惟有過者可處可治三妻 電景倫丁大公之應楊伯夷之中馬道施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 武王之代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渴以克夏為然孔子謂武未益善則 相重元輔也封要后與古聖賢之後報功德也緣前小之金按民困也 一河甲祖こ祖辛繁 有紅叔在子在朝鮮兄微子封木末後孔子萬世宗祀不絕 村戈寅其十八世二十 〇右商始湯乙未除村三十三把上卯作周武伐商為王第一年外終 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矣 伯夷之義豈可褒哉 大旱白以人構而自為機姓六事自責大兩方數千里格天心也助法 新記記ではて可以大文式とE上すべい。 東記記記と可以大変は商の皮容が以義非 11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 一老者天下之人老也故各為世界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 一百三十四年計五十二甲子二四年〇按商計雖城而勢湯之後 子姓十八響臭奇 **東丁式し太丁云** 皆商支派祀未歷 小辛小乙衰微後 不與之何我夫文武之王非有求而得之也天下法之雖欲 び後針 之演進而以功業潛世的表處北海之演退而以名節動世 八主六百四十四年自己未至洪武戊申三千 宋襄後南有孔子六百四十有四春 帝乙傳紂天下記 太真小甲雅巴苦 中與頼有武丁君 沃丁祖丁南與下 祖唐祖甲栗辛繼陽甲粮莊改號段 聖道如天萬古新 朝鮮五子宋微了 周武克之方平均 一二者不得两立而儿 世の行政者もこ 以辱天神為華養盛血以名射天凡四把獵作河消暴雷震死而傳予 庾丁二十二 切子李歷生昌美祖中三十三把而傳子樂辛與辛六把而傳弟與丁 祖與祖唐七祀而傳弟祖甲祖甲禮配而殷衰其二十人把之際四本 之人来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戊之三年而名之章治九十五化而傳子 合於湯形日感維维其耳之異聽祖己之訓反己以思王道編發重譯 為相三年亮陰恭默思道察帝於以良務劳求得說說命三弦四日聽道 画人從者如歸市小乙凡二十八把而傳子武丁武丁舊學并監即以就當二十六紀之際勘賣父有於患自公劉至更父凡八世游次漫岐 立前弟子子弟争立此九世亂而諸侯莫朝凡七祀而傳弟姓唐経世 子南東的其一十五花而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世自中丁以來西 沃甲沃甲二十五把而傳祖辛之子祖丁祖丁三十二把而傳沃甲之 子巫賢為相而天下治凡十有九犯而傳子祖幸祖辛十六祀而傳弟 **た九紀而傳子祖乙相都河央乃愛た耿耿又水妃乃徙居和巫成之** 弟外王外壬十有五祀而傳弟河亞甲河亞甲值可央之等自監選相 衰凡二十一紀而傳弟小乙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 河央之些自悉還是過監夷之恐自将往征聊致治平十有三把而傳 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後享至治七十五紀而傳子仲丁仲丁值 事室治二十九紀而傳弟太廣大庚二十五紀而傳子小甲小甲一十三紀廟錦太宗而傳子沃丁沃丁汪賢咎单咎单相沃丁一順伊尹行 民改商孫段行為之政諸侯來朝致治二十八把而傳第小辛小辛又 當浸衣之後有河央之害自耿後歷在毫作語三篇論安土重逐之臣 而修改養老明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妖不勝德三日枯死三年之後 太戊後能成之陈扈為相巫成為佐大修湯政格於皇天祥於之生俱 七紀而傳弟雅已雅已之立南道是最諸侯不至凡十有二紀而傳第 治十三紀而傳孫太甲初政顛覆變嚴亂笛賴尹訓以烈祖之成德往 作諸器部嚴警戒也作大漢樂祭成功也氏差来献桑遠人也華亂致 在桐宮處仁選義三把歸亳圖終修德保惠黎民不侮鳏寡致治三十 以六百三十畝之他為九區修仁政也作園取為歌奉宋朝崇孝思 札而傳子武乙武乙時東夷浸盛分遷河低乃為偶行傳 河是想前

史類編卷之三終 災賣編卷之三 湯之澤效延至六百四十四年非射積三十三年之惡不威也治亂之 沃丁太戊仲丁祖乙盤與武丁監望ごお六七作其雅己而外若陽甲 小辛祖甲小乙武乙不肖之主三四而已餘無甚德亦無其悪不拍契 除天报祖樂教育之德者又轉報后獲問藝之德矣盖自太甲而下若 倒戈及攻簽照毫衣珠玉而自婚而天下之東足從豺依三十三紀而廢征禁之養殺牧野一陣百天致師雖發七十萬之兵雜有戰心也是 悪質滿天命絕當此之時维 人王不濟終守服事之心维克學不深終 校支里一物及釋多品益使受名西而除物格之刑赐專在而誅無道以長校之飲臣民然叛制之以物格之刑九侯臨史郭侯殺夷面伯囚以長以以立先受酒池南林男女保逐之懲張之以召中之九市後之 "長千旅縣欲立為嗣卒用太史之事不立康放而立嫡利尼三十七紀 會以助西伯孟津之師而西伯還師以婦使納有人心情可以過也乃 **炎魔悪来父子以邊問諸侯其二十三把之際諸侯八百同心不期日** 之國平原的之事服漢南四十國之君師消陽之老立實豪實治之制 物無之以引歌此如首舞靡靡之樂廣之以應重瓊室王門銀橋之情 脫此罪人不犯如副之主而又以如己或之惟言是從晚之以奇巧之 見之數過人之力智足拒練言足師非有人皆出巴下之心播棄祭光 徒相與左右勘報祖伊方恐惧奔告暴之乃委命不俊野仲以利進神 周政日修南政日察當二十四把而西伯昌最其子發立望 里裏高之 称以以來人下不足已畏其卒夫已而伐有蘇獲姓已以辨接之皆聞 之不里五面的名此不其然衣獨合枝牛夾之下而錦衣九重京堂衛軍 而傳行性好酒色始為家著其子知其東新化不盛在大致語而作軍五 子昌為西伯當是持二老屬周澤及指骨間沒天下而前道茲於分 一等何之忠質雷開之侯速微子之去及箕子之囚剖此于之心然後 八月放紀翰



為皇んと 無ご素ど 两分陳母 * 約行憲夫問目有藏之約行之得 萬世 也史類編奏一內 子はない 三得之以仁守之其董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也其董十世以不仁得及敬者萬世載之约行之后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四凡事大強則枉珠肝嗣 闽情歐跡明譜化職話的事敢則不三在者滅 項之道在冊書有之曰故。勝色者古思勝故者吸我勝欢者從欽勝義者 傳者天故為荒字者博道則可任則不可不無行之為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經以武王而不可使自我而經以武王而 可以為子孫常者子師尚父對日本帝節 不傳則天下無可 五人姓姓之國四十人周少子孫不任惑者皆為諸侯就劉陳為三怪衙 長八次 之你不在 通山大九 拉見類編奏之切 在鄉作康該酒語棒村三書到之無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第之國十於鄉作康該酒語棒村三書到之無制於為首封於營因回給海縣的一個是網院及公童托完經沖鍋州文融全事公園於鄉鄉鄉所展及於鄉鄉鄉城大部之後在鄉鄉鄉城縣不與之後於鄉鄉鄉城大部之後在鄉鄉城縣在最大時代是對功臣謀士而師尚沒為首封於營因回給海城縣在北京於鄉灣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 柳此多各以在方期来高 金匹職業期與民有接新天職相係刑法,應死上四年王威德遠暢,通过打九夷八蠻好於雅能敢敢不致持 通力而作校則計載而分○國甲立四代之學確維若中比度學東夏墨立被法一共田百畝卿遂用直法十夫有溝都鄉用助法八家同并耕則 天子之元子恭子公卿至元十之嫡子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為 西殼學是為大學又建度年六西郊東岸於州敦校於當階鄉學是為小 學化先聖先師見而祭自工公下至庶人之子第公成皆入小學十五歲 馬之道此五子所以說其為隘而孔子至德之称在泰伯不在夷都也皆過乎中者也於少應領立橋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竟實行過乎中者也於於應領立橋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竟實方正是一湯武之征伐即光教之惟讓天下帰周天之命也繁身自遠 原旨深矣 民 至南北北

作大大党 か作金 史類獨於之四 京成日会縣體也縣即東鄉之教。王寶自疾慶〇作樂曰大武縣該處公為獨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王死乃以下書藏於金藤櫃中調公前 位七把壽九十三葉於野洋一大子調立時年十三 食養祭存信明義宗經報切出拱而治其政尚文在西伯位十二祀在王 乙首十九年十二月王朋王不来文刻建官惟督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性 則惟順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数而食養於之加謹中信明義而崇善務後見則立教世子之法紙紅物放後為世子之法、及此東面的為我本友始則崇述王於祀之禮說其公以天子之世之此東面的為我本友始則崇述王於祀之禮說其公以天子之世之以東面的為後籍四珠其為上常以於第二等辨賴白為上常明然為下僧為所書之我而放怠義欲之辨著鐵之為九府閣法之立而泉也是一利為刑書之我而放怠義欲之辨著鐵之為九府閣法之立而泉也是一利 德報功之盡監此其所以重拱而天下治也 胡聂胡旦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法範之陳而萬世藝倫之道明次之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〇按議法安民立政 阿主用或工紀 5 無限公何族也就市日子簡其君臣禮芝其俗伯為至卿三年而報政問公曰何無然以司子其難也子之問其無以國獨人太公封於卿五月而報政職は問公曰何無無以司子其難也子之問其無以國獨人太公封於卿五月而報政職は問公曰一所正比以吾僅得三士爲以正吾身以近天下夫吾得三十十了ノイノラン 王周公不容 所當知公者 **ツ州諸侯** 聖計等三日鳴呼以人西為美德平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鬼也出無辨矣 無者至差志而了我被子對曰其為人也竟好自用以限此三者其英德也已問公照○王少問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流對於翻謂伯禽之傳曰汝丹行益一提的王少問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流對於翻謂伯禽之傳曰汝丹行益一使法別指於祖以見諸侯緣聽或而日◆月言日王 岩加元張去王四世只領編卷之四 民成三紀 能要等一般夫於我一冰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行上天下之上至者無於子 不同然文不留不易天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帰之問公問太公何以治的百事結果到運也回緣其俗華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而事物乎夫称問公十分申前 一溪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第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 汝又美之後其好自用也是所以要小也汝又美之後其殿也是其所以 特問公行之哉此皆論周公者所當知也 非有七年而後還改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家幸在殷之高宗已然置 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表二十五月而举方其事時周公園未嘗構公里正以幼冲而構也其構亦不過位家辛之位亦外如首即所謂構

182148/ch いりの方 李人皇文 問公書 Ē 山田公 表出公本 大不知此 周公作人 公丁四 斯福卷之四 威大統屬公乃奉王命作大語討武展三叔曰天降威知故國有能遂殺 成子三至一問公居東方流言之初王亦疑周公其秋大執来後天大雪 賢而尚功雄尚有周公日後世元有菜林之 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衛日 點其後來已茶水平周公封其字來他胡干線大條都干傷不足所之子衛乃封被干心為來公以代的後用綴之禮樂作實干傷而不臣所做 武馬珠管似鮮放葵叔慶於郭斯隆霍叔慶為庶人其後武唐之地併入梅春之四 到三至周成三紀 流言於國曰公将不利於儒子非問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遊我無 算賢而親親太公曰後沒務美 動威以彰公之德朕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周公歸天乃兩及風天盡乾 必張乃作協寫詩胎王其宋童曰予室題題風雨漂像予維音晚境〇時 以告我先王遂居東都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擊以靡蹇武庶必叛王室 曰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感运曰昔公勤劳王家惟干冲人弗及知今天 以風不偃木後王與大夫盡并開金滕見請代武王之事問史與執事如 君謂或其請來事或其與管权等逐叛 亥二年王於丧年十五始聽政○初武王既府管叔鮮然叔度在叔居 豈應以語言之故遊與師討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或以討殷為元年事朱子曰是將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向 後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難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又纏疑自不必問公園不應自請而自豫之豈得處東征平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迎及國天應之福五數生謝未起天下皆喜此問公之盛德也 避但靠避免午代河南為避軍子於陽城自合如此又曰問公盛德王 危天下必能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奏容心打 正文主]居東者同公遭流言避居國之東都以為東征者非也胡氏正文主]居東者同公遭流言避居國之東都以為東征者非也胡氏 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其野子則陽防宜悉而周公審觀書至干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 家録言成王疑問公故周公居東前成王然不悟則王室必 屑於留天下而歌其後尚之舊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節 道亦不問 不同 不同 而 問非行息 京五 聖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周公常立於前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之於右 世史類編卷之四 圣人同福 問公養生 周公不安 序 简高辨寫机周公主之史供將佐之豈宗府過來耶治真取小弱則天子甲午在高成其思不中之歌而兼王優為了謂以申以人母乃務弟不得悉聖養華養, 逐去以應行妻之故虚曰唐侯, 唐後為晉春秋之世界始大宗主諸侯,祖國崇持帝 該子學數決跌王曰香位之歌爾史快曰天子與戲言言則史書見禮成之樂歌之 學業數打廣衛至中]王與其第叔廣削桐業為達戲目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於 同何如 了公也時間強犯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空不無而初宜 医鸡两深柳若謂之佛 者鄉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在人民飲鄉新書而相義者謂之謝 者賴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在人民飲鄉縣書而相義者謂之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於是同人也該立而進而不前者謂之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於是一次經典於計而來與過事被明堂之位篇曰萬口萬口 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就事上帝立民長伯自今立 巴丑四年周公戒王曰古之人理惟有妻額俊尊上帝成湯克用三屯三 政其勿以儉人其惟言士克用常人作書立政篇 問公處其变此聖人所以同腦干道也 是也不幸而有動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問公誅之是也舜嚴其常 公置汗而私之於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害光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周公以間王室海罪在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父以弗利南之誘悲夫其仁於君也夫 薛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外犯战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冤 故周公軍悉於管权循思於管权則非甚於武康矣天下無其周公之 喜亦喜素共誠以親之而已矣象止污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将危 第一一大き所以不天其聖石意言不及也 「東上級」就而法獨行於警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是 所」武唐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施找武康而置管叔是情依於 (金月)日祖則誅之其述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将粮已及豪亦華東之年間以來已散舜為事奉為天子則封之管燕怒商以叛周周公為 民而其勢不能患事上者鳴呼問公可謂知所畏矣 上之竟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天 三月至犯

d

正四方 上として 世史類編奏之四 京美華 海重坪三譯府而来獻白姓種正語之 医也要看情下敞上之名 有日被一年的一个人,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了更此行的交叉的因有我家民及缺乏的人,我们会,制禮作與何度重而天下大服與白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明公司,以問表於犯會尚重等等禮與不晴島朝道侯作明堂明立村所以明端 成王如武 ガ不、温力 国有圣 **** 被日齡勢 日天之無烈風活雨海不楊波三年多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君子不樂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以以 言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過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 太保曰三公少師火傳火保曰三派家等掌外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東支統其獨國有護典好〇四即於年間公相成王正百官立大師大傳 其為以倡九牧草成北民又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朝廷和國至置 邦國司冠掌和禁該發展刑暴亂司空掌那上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各率 **邦教教五典摄此民宗伯掌和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河務後您化原其意也在平利民而皇下年世耶予観書召語曰太保 丁南湖回孫印上年上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然便四方之會不侍山 不会大大 淮南安慰 中出 人口等 之中 瀬之中与次問公又營還水東白成衛成正居衙門名后成邊院須民於随里的馬大之中且兩之所會明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網線直監者以天持言則日東景明多陽日西景女多陈日南景短多醫日此景長謂之王城是為張鄉南所以陷為天下之中四方入首道里的也記答至 政党政憲天叛王城劉歸告多方作多方察公伯為亦管師於衙以平比面為臣子 照言不此於金縣為端滿篇而獨此於 建史排是 〇王即位也周公只於家宰耳信如通遇所云即問公嗣此之年當一日不多忠正長能應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王通遇罪城王昭朔周公此面述臣治 故欲王誠小民以祈天疾教德以誠民作召告 成開後還歸面都至諸失於東腳〇時周公遣使告下於王互相問答下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給浴札之此故时欲楊與工管弘 准給有但放准夷徐戎並與之詞作曹誓〇王四征威服歸正百官作問 士民作多士〇名公因周公自路歸致書于王家既年久近夏衛聖及之 命公留治物作洛浩周公既相王遷商士民作為親自監治以王命告諭 士多方人前又作周安殷之難也子乃今知湯也下七王之德深美方名語為語る天作周安殷之難也子乃今知湯也下七王之德深美方器歌結鄉指歐民四子語悉管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語等人篇歌結鄉語 徒合我以見孫却之論亦編夫 然則周人既以德化為本而亦以年世為頭首非年世之又則德化何 朝至于各下宅歐既河下則經雲所謂得下者蓋亦年世悠义之云也 復商之名以該倡群党周家務累布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心欲使之華以豪家巨室不事絕檢者然周之不用招誘 無頓為之成牙不過情 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始失此周公前以畏而不去也奪人中出即念殿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祖坐撫之而莫雖 村之唐人如在衛大中歸周如流不服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今之四 一人三三月祭五 心徒化以其為変移之雅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子主子已付之都百姓服田力播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預露雪 與周公周禮一經相表裏為O犯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

16

門衙後日 重了之分 之不之於世君公本司之子 法之制 公作品 類編卷之四 王及既平王建周公於脚之事以走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王以周公院膳口專其乃去所以即後統御病将沒曰必樂我成關以明吾不敢離其不懼也○病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思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作無逸驗其不懼也○病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思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作無逸驗問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譬也愛殿之民譬斜紂而臣湯武若之何 孫而行則如自食其言也 如臨深湖如後濟水王巨性武對曰天地之前言出則當信行者出言不如臨深湖如後濟水王巨性武對曰天地之 前的而錢国國方輕重以餘布名廣二尺二十為幅長四丈為匹校皆發 不全利打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是時 B公為三公自國以西召公 動劳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紀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東六月以稀禮祀 故何也問公之治天下務以文重繁終之禮和宗術優剛強之民故比 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以君不如南之今不而其久於商者乃数百截其 「日」者五王同之民来而復典者立工一人亦の行乃敢百敗其無大一者五王同之民来而復典者立工一人而己盡阿之多野君宜無大一清之有天下者三十十十十月之前 (東子)周令之助因大失皆臣子之分所當為存安洋獨用天子禮恭至子)周令之助因大失皆臣子之分所當為存安洋獨用天子禮恭 公於太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尚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典 青老而慈幼以極世 大きないと 田司公 而致盛治人王守成 四村元年 天造之山 任之類編表三可 金七川 我工芸店 同公元文 インス 成王成海 至以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釋作顧命王衛作碩命者異成王初經 無機作數屬經子先上司監照朝令并有政府 公馬成康之代治禮法規持裁有持兵 以也至於成於之任開闢文化於禮法共可監照的令於管建千可憲 以此之代治禮法規持裁有持兵 於於之任開闢文化於四時元老英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舉 公馬成康之代治禮法規持 以此五天成於之任開闢文化於四時元老英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舉 以此五天成於之任開闢文化於四時元老英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舉 以此五天成於之任開國文化於四時元老英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舉 以此五天成於之任開國文化於四時元老英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舉 以此五天成於之任開國文化於四時元之於其間則於治体已有關矣 在出土其經經機謀職命大保與两伯彫伯畢公衛使毛公保元子到獨表之可 人名 医月成立记 有你能乃大是為思珠篇有惟微中必有法乃有亦 乙丑王朋在位三十七年太子到船立 之所以不振也之所以有而奈恋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强也在物之強者,为以祈而奈恋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京師不振卒於殷為至弱之國何者緣案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以條天下之矣之而去其則職果敢之為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使 樂以來武王之成功今請問官之書則知成王該官分戚之有偷別觀如而殷民之預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問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笑管洛色為王城而期鄰之爲以定堂成別村東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笑管洛色為王城而期鄰之爲以定堂成別村東方雙海三前八王之時外樂雖華而王循有疑問公之心故周公居來取 □天丁成王真将實送之華常於君陳水之周公之沒也配臣項輔內 學力之到而實問公造就之妙輕 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與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妻之論此固成王 处行之有法語為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尹茲東却奉上不忘殷民 第十二公也周公之輔成王所見必正事所開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至一人主守成拳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則由問 術問公之其使付舊臣則諸老因此作聰明弘循章者祭草口與問 大子三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底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奏 人效習與智女化與心成 也伊尹亦祠子先王奉嗣王松見顾祖固不可用这服矣漢事 /分正東好成居于白部爾惟勿群千日前新惟 1 物群

直沿海南 大神に専 東東京都省及召公安人民主政院案衙不及代作其宗之詩歌誌之〇王朝清 東京明十十首年刊指不用其其他州者少而用州希案可也謂其利備不用方成韓盛 東京日十首年刊指不用其果然予嘉謂养産蜂治不能使一人不溯文成韓盛 東京明十首年刊指不用其果然予嘉謂养産蜂治不能使一人不溯文成韓盛 東京明本之〇三 10 / 月服五公 東京明本之〇三 10 / 月服五公 単独不明 *まできばか、下火鑑素耕種で持乃弛は出居民使得及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 大學 きれる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处行物已聽断於龍陌阡畝之間廬於架 香菖 於帝儿七年丙子至 康王末二十六年戊子共一百三十三年非有二 如此之編線也奏及上代維文質異時仍素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一一一一一人工而展克安之其精基財本然為禮俗節姓人情極應民軍 真元會合之運豆干古而再見者較心按問行的伯文王四十七歲立 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雲成周宇宙問 東京按到死生之 等里看甚重成王将崩被衰克以見百官出經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者之於值以為己私服此五新主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亦先帝之命以古嗣君盖易世傳校國 代以來以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也矣 后稷之始基清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我的国空虚成康之際天下安平百事意之風為吁文武成康王克遵洪秦敬恭神人田夷有服海内虽然了姓與於禮 名瑕康王之午在位五十一年〇按證法儀容本美曰昭 次王衣余 (本) 生為有用 有用 本 不明武伤 世又類編本之四 が州場水 其信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藏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行朱方安心巴十有七年王西征初紹夷作亂率九夷以代宗衛武至河上務王畏 正作問命 東京港里 而暴年戒傲初心後還謂之全您不可亦不失為有關之令主也者果出於僕御之間仰不知伯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始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以心不經造父為御問遊天下草其後 民口種生 Ŧ 即 書三篇君牙問命初年之書也吕刑末年之書也觀君子 位〇王午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問為大僕 名端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〇按諡法布德執義司禄 周羽正接正

高文於歌門或文斯〇一甲以近十五年)王朝王欽肆心行天下幾失所終意文於劉本文書名曰呂刑以告四方形恨恐聽無難財糧派游無附為對官於別婦和賴的說自是荒恨者不至圖德始衰〇已已五十年王命自己應以歸柏賴的說自是荒恨者不至圖德始衰〇已已五十年王命自己原及別婦和賴的說自是荒恨者不至圖德始衰一時,以為此為於東京, 祀時等藏首然王光王之訓也不然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平有刑罰 港無不服今大戎氏以其職来主職總統計以以而必以不享往之且觀之醉言好布今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聴 E件言い方と東岸のストモリの音を恵無めるであるとろとまである。 一年前が有攻伐と兵職に有征討と倫部い有成議と今前が有文上 于被官賴琴公祈招之詩止王心也子麼扈立 己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制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本 門稅王 車月 世史類編卷之四 之本意 天道行权 日ルチャ 十五 馬允江漢俱東、德國行憲、王族等十六十五子學会一萬九江漢俱東、德國行憲、王文金德國、民代、張曰泰屬網樣、北是時大電牛、統州市於贈少邑於圖縣過附四首有醫為舜主當多息放有土場姓曰大學天祥清縣王命主馬所谓仁人之間馬犬蕃魚主對為附居之君縣 他有三文本圖下取網姓特康公私受之不獻于王其母白必致之王夫之玄元年王即位〇丁出三年]王游於堂上海林縣在圖康公從雕於縣〇共王、名繁屬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〇枝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對 之後有非子者居大山野馬養養自之聽來權職等地類所係物意級的子子元年自然王以來使或不備至是王室愈微〇甲十十三年或來之 **| 字次二十五年||王崩壽年五十第時方立** 丁多元年是時王室既衰速巡視里等 病成十二年」王朝等八十四十葉納·方立 一病性的日常東公文三女不献而王城容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德少小郎平不聽一年而王城 日共主以女威密皆非也 |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平典能之姦尚可為後世聽於用盡析做之情傷曲折而哀於惻但節有三代之遺園斯聖人以其世之則凡有千蹶之質者無所性而不可數人矣為得不於急世之就對但豫王之刑亦未愈不擊而輕者本於罪之可得且大彈之無而則為法更之對也數之刑未曾不輕而輕者亦於罪之可疑 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胡雙胡目帝職奉始封而炎里之見恐氣若慈履者之象己此於此夫 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名辟方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〇 人三為衆女三為聚聚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说 男 尚禁三端王紀 十五年○枝諡法温奉管書曰歌 名處孝王之子在位十六年〇校諡法安心好静曰夷 作中朝也 按諡法意重要親曰孝 讚

一大学、「「お無不得其種情日休場性然之来也今獨專利其可中止夫專利情」 「一大学」「「お無不得其種情日休場性然之来也今獨專利其可中止夫專利情」」
「「お無不得其種情」「「大」」
「「お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 在了自我言意言来王人者将事利而布之上下者也神開也上謂天使神上之見為者表之内 医月月月月 內性療法 心而雪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引建也若理其口其與祛幾何兩辨也能養故為川者决之使事如為民者皆之使言語猶被勉賴民所夫民康之於 良夫爾杖扶諫曰天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當多 命號中征之不克○至子三十年主好利学東公好利王住之大夫的(宋元年)三初立復暴愛附之自去王城○王為人暴産無道軍夷入起○厲王年共成十一年,版溢法後熊縣東日南 胡雙脚巨下 凌選解紀之事何夷王不能問也可為三太息矣 交生王朋事六十子朝立 堂見侯獨常自此亲矣苑立三子為王衛并即都斯二者 之別有大小 不可不謹 国和共 石公存 孤 本 存 孤 表 所 而 世史類鑑 天下 甲成元年召公周公輔王橋政法文武成康之道風喻德敦樂道士海内○宣王 名静属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〇楼諡法聖養周問曰宣 恐後三年乃相與畔龍王王出奔于龍於號棚 大千清唐石公之家護是反威大立大縣之族○尼末三十七年自衞弘監等王心床唐惠宗弟 ¥ 寒王小聽於是國真敢出言○戊午三十二年初孝王時屆成皆根至 國人乃國之召公曰昔吾縣該王王不從以及姓此難也今被王太子 老で四 問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茶夷公又以監誘而殺言者雖两良夫內 金仁山回周自夷王不振属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饰三十年 功有大小之别耳 雖然娶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曰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 其訓誨平况公之相之戮力經营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平爲當論之一一百萬三十之此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平児王長於召公之於而智 回要回死天下事者也忍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推 丁田内」士之よの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平兄王をとるないとなり、 之蘇然後與盖其時間室可振也至此五丹禍而宗問為症記不後振 者好用令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職鎮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官王如穆公交有陳就有大雅之利以應王心而皆不聽等以流亡外死代表 無水之許〇命尹吉南北位獨遊職音順至于太原籍紅山所風諸侯後宗用〇時王室家題高門久叛以秦仲為大夫計画成 八月萬三紀

董后持軍王弗聽〇〇七年二十二至主曹星起養后脫谷球師之行罪作來卷納經播而棄其犬功匠神之祀納四事西國民之財衍取鄉将何以來福用民期神荒類此於神而和代民等犯時至而布施優懷裕城也今天子欲修光王之 展於全 有四號公銀四民之大事在原發學大輪收上帝之樂盛器是四該村是民人全有四號公姓後括千伯柳殺越自立〇王不籍干敢 問五下報時指四不為一本 **让又類編木三百** Ę 為大官假之戚防拉課故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切場無該陸經於是平與財用審殖法於是平始教師厭以純固於是平成是故聽發中出民心審以應該於是平生事少共籍供給與於是平在和協給輕強 美之素仲收死在面內有于五人王公共長于在公尾第四五七十破攻即即年大旱道去之天下至京王北後行百姓見要故的故作要漢之巴明八年大旱道去来屬至之烈內自撥前之志遇災而根則身修行歌 戲見王歌立就幾仲山南東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珠出令不可不作是下其先大勢大丘之也○□四十一年 養武公教以長子括與初子 · 要於勢之所由與也原則之與首一好子给敢請罪王回來人不德實自生說以使其傳母礙外通言於王回安不才至使君王縣色而忘德失禮而 順也若為思之一諸侯效之王命悟報若不徒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制之明維言南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與者內局心則讓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那之人逆中局心則讓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那之人逆中人之主為其之事以一音周宣王任賢使能告南心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 順治而外威嚴也 人 周宣王紀 中央之名 秦服 有大阪商煙代数多少也中山南或州内外為缺回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中以南國大家國門外國門外與國門一〇家五國門十里王既要南國師屬之師乃料民主十二十九年代委成戰代不知此推與城縣南多可什敢數確多王師訓治其民矣乃立獨及為孝公諸侯自是不睦 世史朝編卷之四 別が大き見な 以末生 上不める 前継美任心而宣王中與之功內助與有力矣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令與其自責得罪可 電水大人之罪也自是動於政事中朝養孫本成中與之名後別及便養 一府殺其大夫社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别君好於後嗣聞所有王卒料之静納遂城領献即山の河限四十三年初王皆謂習民教者也又何料爲且無故料民天所恶也害於政常被為而之偏於民奉献明日獨上微塾縣小也符次畢中冬明明前繼叶而乘是東于籍端的时第一最險棒如四種悉特說騰應縣模亦れ籍特品弥經裏子籍端的时第一最險棒如四種悉特說騰應縣模亦れ籍特品弥經 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替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称简称其於是主治賴之收物職之數工物華之多華場物入數華廣鄉出縣人掌也有是以數學等以其一人司徒協旅鄉派司延協委司義用之則至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孫終為派統司經路級自議用之則至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孫終為派統領民終在後,是於後者與司商協民姓 三年萬個御院殺懿公王仪謝殺伯御問公十能訓道諸侯者以為後異封第克作劇賜一防田在歡起為巡符助登太山湯冰之色〇〇〇巳三十 柳仲納一曰懿公弟掛肅神敬老斌事行刑必問遺訓各故實王曰是能 日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來生臣缺 而異友也儒曰是道友遂則順君以禁及友道君遊則順友以遠君王於 差,過以正杜伯 德不即此而称彰子故宣王若無問乃之相未必其中與也。源料民則執後以拒之左儒之谏粮住伯則由法以粮之所謂樂色念 了西湖三次慈之且自責以各之其於就公之深不藉干私仲山市之 周宣三红 無罪王殺杜伯左備死之〇時尹吉南子伯奇被後

川區之作山 問事。同由元年王無道尚養父利大之子長帝去周如門始建始氏于晋C国 ١, 失过年 住て気 操目發朝霜兮秋最寒考不明其心节聽認言亦思別離兮推肺肝何奉撰目發朝霜兮秋最寒考不明其心节聽認言亦思別離兮推肺肝何奉 田詩見逐乃集芝荷以為衣採持花以為食展朝権看自傷 皇天方遭斯然病沒不同今見有偏誰說顛方知我完由終沒河而死〇 一君也食后一般之留之英言上請其無明而藏之古樣也所以此本 年王崩子宫边立 名宫邊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沒子大戎西周亡〇按益法 静弘常曰幽 人用幽三紀 龍七恭在標面與傳及 動國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父素問也而西周遂亡制順源印殿縣施主王泰烽火徵兵至莫至民烈遂發王于,願山下礦劃駐輔城,而废褒奴姓太子宜曰求之於甲申侯弗子王伐之申侯與剛人召而夷民投伐战太子宜曰求之於甲申侯弗子王伐之申侯與剛人召而夷民投伐中王室始驗解肺齡○王曹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庶午十一年王数畔王室始驗解肺齡○王曹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庶午十一年王数 季のこと、こうにというできる大学町の遭之、地震が大き氏等の空電空である子王府府之童を大学町の遭之、地震が大きの空間である大場で観之が流れ度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帰而訴之化為されて

1000

水水

五人有 1 在被問與諸侯逐我照伯服制世子楊安收父散兵送諸侯迎平王自申拉等王前申讀公立五行為〇張夏公女報却我制武公和置文侯仇府 有天下實非子此 **麵即王位秦伯益之後也由此取周府棄之地國始大卒并諸侯代周而** 王上七之禮釋在四表尚問教悉臺之則於並獨之果對比十之集編至以我自己武王至逃王認論三人緣合后稷祖此之初奉追至以我自己以下之人以此此之人之人 上之游家康公诗三女而私之不臣王寂之而不恤不思問他满甚矣四方而重贖輕法事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仰方而重贖輕法事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後又教西見王母聽祈招而自免徐偃僭號西巡疾歸命薨子以伐此父八駿西見王母惠祈招而自免徐偃僭號西巡疾歸命薨子以伐明子穆王豫王命启牙為司徒有君牙書命伯河為太僕有同命書那王時周漸衰魯讚試兄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陵夷及禍船王時周漸衰魯讚試兄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陵夷及禍 不要的三科子常是時即白友死於較泰襄衛武音文合諸侯學衣熟了與三級王以委為妻以達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網常城兴欲不亡 作無逃以知數分魯公世祀問公用天子之禮樂以報功作額命以保指南以服亦营成問于洛以定將令太公立九府國法以理財用問公 三年而遷至 伯服即世子祖突斌収父散兵送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逐東矣〇 於成局召公有其宗之惠於西方治致刑措比二十六年而傳子昭王 範咨尚久而受州書範鑑盆諸器立徹法建學校養老耕籍納召公旅 馬放牛藏車中包干沒好帝王之後及功臣同姓之輩訪算子而受法 終年治三十七年而傳子康王康王守成業朝諸侯畢公有保益之讀 巡行以同風封叔虞以明反納史快親上之對以知惟越家來朝後之 雖耄耋不暇咸徳遠暢天下大治矣傳子成王尚召夾輔制禮作樂時 奏之訓銘蘭堪首天之括作大武之樂光嗣西伯二十四年為王七年 十王東遷落邑之王城 即周公定門之所益十二世十三主三百五十 十二年而傳子懿王王宣襄而詩人刺北二十五年而傳子孝王孝 內總論 サモ 少是類 恭之四 鄭恒之封以爱於無幾中與而干畝不痛非仁字之典敗織妄戒失 前代獵机有六月之詩自伐淮夷有常武之詩約奏后之諫而勒政廉有伐獵城有六月之詩自後淮夷於遼遠士王北後行詩人稱奏命吉 衛巫監誇不聽召公之言諸侯不享变雅始作萬民弗恐奔聽不歸自 不朝比十六年而傳干騰王厲王任荣夷公好利不納药良夫之諫便 三子衛項公首併即鄭雖鄉公伐太原之戎獲馬千匹不敢於荒服之 我 凡十五年而傳子夷王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失綱常楚蘇渠勝下 西春編作益之後抬大野康死牛馬之火其城周之兆天已禄告矣惜 代為天子首自由王站也 故知問之大命至幽而奪其根王以前苟延血食行非天子亦未見有 四十年之統又不能善保以為寬仁之素商而後享四百餘年之盛也 曆無可付命卒使稷祀待止於益裔之手益商指城於乘之後益衛 曆無可付命卒使稷祀待止於益裔之手益商指城有十分表別 **渚侯叛叔帝避亂趙代歸晋三川震過戊山隨斯蹇姒以及時罷豫之 數王益虧先徳沉湎溫佚而誇誦進賦煩役重而百姓愁濫賞肆罰而** 二十八年以後周召共和理國保儲比五十一年而立子宣王宣王周 而子戲立非立嗣之正初政不終衰或有由凡四十六年而傳子幽王 服之成料民太原非永久之策殺杜伯而左儒死非刑罰之公廢春嫡 蟹廣之比外視西秦又無商陽周武之傷弱日如,延强日如虎造至遇風要與王之地於秦以觀其恢伯翳之業固不意內視東周遂無以康 為東周懂有定的如即之都而印岐豊錦之周重華為泰矣盖周曆至 怪托生童妾之身長育於婚孤箕服之家而張人入之為醫獄之物 不城無與妹喜新與妲己之罪故存養朝之地於問以觀其沒文武之以外方十二世三百五十年天雖未欽遠蒙后稷之祀第幽與養奴之罪 王室始縣正散伐申段太子直曰而大戎應召先至東八徵兵不来此是舉八戰以發其失裂續擊沒適其意輸乃為卿善諛将利國人皆無 官事龍譜廢申后太子宜白而與子伯服代立實止周國無可奈何大 西周野路一掃而比惜哉秦襄破戎衛晋合力西點伯服東立宜四是 一年身殺疑山鄭伯死難往年失舉火喜聚網之妖獨改入戎幕 名宜曰幽王之子在位五十年〇按謚法執事有制曰平

於陳於局月子亞歸於 數其之子不典我院申陳 至遭兵改申及新之城市民全巴之功及為遭戍 至遭兵改申及新之城中民全巴之功及為鄭武公迎立之功故為遭戍 也而秦何自伯於問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或成康之政以形势東臨諸僕齊晉雖強未敢政宅之效也比避悉而遷未有不此雜不即亡未有陳废據者使平王收紀而後亡其来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是亡者則不常田田宅者也是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咸屬幽然至於禁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爭之此一數而實行遷中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有敗至於乞殷以生王周公復增夢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吏居馬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王周公復增夢之周公既沒不振則東遠之過也皆武王遷九與于洛邑成東東安司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錯王之神聖神聖清養 次為可然至便後警討贼之師及為報施酬恩之来則其忘親遊理而 天子三之警也今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殺 下一百僕與大戎統獨王內王法不放之城平王與臣子不共敬天 平王真所調亂臣城子無後人心天理之存者失夫子剛詩而存為之則不至一申侯乃其實完成濟也其戊之宜矣悉亦曰自為王觀之則良不等一百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警自平王觀之則 得罪於天已甚矣 公以兵送之封為諸侯賜之收里之地始與聘立之禮母又侯 東周平王紀 戎狄不可居乃東邊都于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含我必交戒訓惡我在 司馬遷回禮天子祭天也諸侯祭境內山川秦維戎崔之俗位在衛臣無犯上帝於西時用縣勒黃年数羊各三 葵京丁三年一龍武公是子楊嗣提為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微做千國日 後逐之卒為患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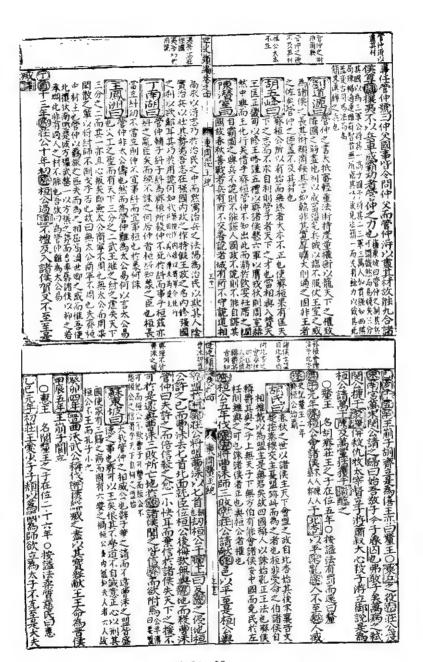
Lake a sie

ki .:

度耐光桶 変形に変 歌以正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接諡法克敦勃民曰桓 李四五十一年三月平下前子之子林立至上加也春秋始於仲子之前 世也の奈伯私如果 及泉相見〇天王 一使宰呵歸衙仲子之期仲子隱公弟桓公執 已四百 自動决不 自動决不 自 中 人 養 人 人 人 養 養 重后区域 世史類編表之町 年主以陳然關代蘭蘭與王戴松辨射王中有請逐之關悉公曰君子不為莊公〇王申十一年一首曲沃武公林置衣侯光樂成死之〇甲以十三君鄉公與夷及其大夫孔文紀較礼好以問題既改賢禍創立公子為安 歌多上人况凌天子平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也公及鄭伯四千越結坊成也盟曰渝四無字國〇 解人辛報紀十 車〇周公里有欲松在王而立王第克幸伯告王逐與王 襄公至衛相公使公子彭 主乘相公相公卷千車件謀住鄉公母部號公必敗公不聽逐及文宴會新襄公子團相給鄉東公通馬公滿之以告鄉初桓公行與莫氏如鄉中總曰文有家男有室無相廣也謂之有禮易此 ○西元年 王即位○ 丙戌二年 即高渠彌越昭公忽 甲申二十三年主前子他立 丁夾三年 習祖公與其夫人妻氏如鄉郡襄公教衛祖公立其子同段為 五十八年先是夷王之世題婚稱王畏属王之暴而去之至是楚子 中主之才悉二十世至前王城亡詩曰不书昊天亂歷有定式日新生 5月製油上賣為首思其能此萬世之誅予 明東周之衰决於此鄭伯無君之罪 民不声言天下亂日益甚也 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兵養越都小國而送為盟王東周之王 古上一目将攻之核此師以加象宋誰曰於天討手 **東門中王** 桓王玩奶抽桓王屬諸周公并伯諫曰並后

以不川春 英苦者私 世史類編卷之四 她叔年五 帝國家則非臣之所除也其管夷吾平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夏東秦民先,鮑叔為宰職雖故輕好,我許曰君加惠若臣使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以人取升糾子醫教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相初感桓公自國及子惠使 年朔本師哪會院總師節納明是為惠公〇〇八十一年,即公孫無知故自載其雄代赴死急于至曰我之求也盗又殺之公子洩職等然朔立點真義然官妻與謝語急子公使盗投諸學聖是急予群之不可乃欽以遭任派八年初總宣公派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齊而表自取之生壽及訓 襄公諸兒而自立 東周莊生紀 軍令國交將有法院意國不知也 於是制國五家為較此為之長曲中於內水而齊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吾於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每於此期為養子而 東周在王紅 列而不終 福経管所 東伊之 二利十四 一ジ 十九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引破之肺粒以四里為連故二利此以為軍令勢禪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婦刑職務此則為終之十號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天十連為郷郷有良人為人為 死疫相恤福火共之人與人相畔家與家相畔!世世同昼火同存夜夜本伍感行里軍旅載并郊內教院成今勿使遷徙賴城伍之人孫祀同福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即之鄉師師·春以復贈振旅秋以衞治兵是故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郷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 故其父兄之数不肅城而成其千第之學不劳而能叫此的其公曰定民 府處商就市并震震就田野令少而習為其心安馬不見其物而還為是 同樂行同和死同客在故守則同因戰則同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數聲相聞足以不垂蓋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所足以相死賊賊以居 級其事易帳為昔望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無聞無勝道流軍也處工就官之坐聽詞問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雖處雜處則其言惟情 文母如表者的于也○夷吾至80種公親送也于於鮮生鄉而與其他中有老姆敢不以為惠於時有例不例也曾三典三是於取了不得之面與其他亦以為惠於時有例不例也曾三典三是於取了不得之面與其他亦以失王道之最為中日表於所以不謀管神之の不其之面與其他亦以外衛而行王道之近非營神之所以不以

14 4 12



世史題海教之四 不能用し 五二級 **乔恒教**的 「無潮高子盟僧公子中入立龍為取慶父子問殺之而立仲孫氏の強人 等友以公子中如鄉姜氏慶父守出奔順公正他表養負知で放弃于 関馬妻中〇字門十七年。圖慶文通校家養訊號公位弑其君倒公故方 一方八秋豺狼不可厭也諸妻親驅不可棄也宴安配妻不可懷也輕桓公 原中十六年沒為等周鄉人枚彌聊網於初稅之而立仲孫氏の強人 一方八秋豺狼不可厭也諸妻親驅不可棄也宴安配妻不可懷也輕桓公 被馬子也沒為等周鄉人枚彌聊網於初稅代配管教仲言代約桓公 被馬子也沒為等周鄉人枚彌聊網於初稅代配管教仲言代約桓公 被馬子可懷也輕桓公 等人。其於叔妻之子啓方殿為 于五〇年戊十八年一公元年年 我代那種白公的宋朝校那邊河花時間 兴五〇年戊十八年一公元年 我他此生前于二公及宋順許獨二夫人卒鄉八立其弟鄉汗海然而生者也此生前于二公及宋順許獨二夫人 中沙區十四縣 等支比年那亡腳桓公之前問父老曰亦何故亡曰以其善。而思。也與自己可以五年之能權殺其名社教鄉報而自立是為成王年以東之地以后從其實於為其名社教鄉報而自立是為成王中以東之地以后從其實於為其名社教鄉報而自立是為成王 政明師的職公期詞同謀帥師代調殺予額素惠王歸剛王與凱德 权孫氏時衛在公卒于般嗣報曹鞭團人華慶文使統般季友奔陳公全 及侵機網逐之至於孤竹命施直圖〇巨木十五年勝人教公子牙而立心師十二年職人代謝敗之数少五種之罪収略而還〇丁巴十二年山 公曰若子之言乃 田奔温谷縣 震撼翻及諸大夫立于 賴為王廷作了自我對於了 (一面廣十年)王使乃伯康賜剛桓公命赐於且洪伐謝以其之子頹也丁八年一晋獻公惠桓在之族倫與土為謀城聚而處群公子園而盡殺 **詹父與萬國五人各怨王季其田國宮扶谷脫職代尚王**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不能用思:不能 **湖本村公本** 4な変量 **整報公房** 至立到書國之田及衛是為本孫氏〇英亥十九年清侯成務因以封衛 医肝神郎中以即即師城國在民田清侯城路因以封衛 次赤 世史斯福表之面 有息殿道 和公的諸侯會主世子斯盟子管止不與王龍幼子以帶也〇晉城勵諭院明申生款其公中生雖飛獅黃雕鄉縣一公厅重印長語生帝一公府四二十二年間侯欲段其世子申生歌公然於曹東安臣里太小為池錐浆無所用之師退盟子為隻難爛對府,以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为麴國方城為城漢,以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为麴國方城為城漢 · 種於環備等王使等扎致除弊於胸祠公使無下拜桓公及管子而禁走桓公卒茲父立是為襄公の胸祠公會諸侯於歐區海東の胰夢血之道行河公流作。以十八年前 前逐伐激瑟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鹿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乙五二十有一年蘇桓公以諸侯陳於條棋縣數船之師侵劉鄰清縣地號之奇諫不聽遊起師夏曆里克行息師師會處伐總城下赐 訓託先子使屈完如師鄉侯陳師與完乗親曰以此衆敢誰能如之 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與故不致雜雙師進次干運超襲的酒暴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沒寡人是問以動者對曰貢之不入罪也的查案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沒寡人是問以動者對曰貢之不入罪也仍女實征之以夾輔問室願貢包第不入縣若以包王悉不共無無以鄉 東十二年 傳傳《宋桓公御記疾大子弦父讓無兄目夷長且仁目夷姓 心巴二十五年王前太子郎立公殿奔京師遂威婉乾懷公歸其職百千王仍取其乘與聲 是其重左氏之張功也立論軍若是其等 忘上則豈非峰と者耶君子於此有二說鳥齊桓之枚維也示息必若[上子文]孟子論王霸有俸、惟度之矣似蘇則因為雖度氣象天日[上子文]孟子論王霸有俸、惟度之矣彼奪桓遷和于夷儀邢遷如 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〇接諡法群他有德曰葉 ○東月夜》主

王俊清 変もとして行禮不行則上下后何以長世の際西四年送風の初惠王少子叔 天之意多 等他係不 衛子 衛子 衛子 衛子 經公4成一般常好帶齊衛衛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檀黎之管仲受下 以·本本一带有龍惠后,東王母早晚散立之而不克松帶召戎狄伐問王知之将珠 礼国之幹 世只衛編末之口 人室言之 荷息有領 所起人 次 一之間八尺日思小白相公余敢會至今之命順越于下聞煙也以過天子對此時這走追獨留日小白相公余敢會至今之命順越于下聞煙也以遇病及子對日為者不為為臣不臣就之本也相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頹及及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更過勝晋侯然公司侯受王隋過歸告王曰置法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此欽加之罪其無難少臣州命美伏劉而死了上限三年王使乃武公内及此雖然子試二另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能子克曰不有廢也君何以 盖敢不下拜登受解在堂上受 之界車里克殺其君車及其大夫前思見機又立都鄉鄉年車手輔之車就公卒奚齊立照性管里克申申我其君之子奚齊旬恩養亦立奚在丁唐沙里教華礼于遇野而止之日可無會也齊條不務德而勤遠略丁度內目齊恆受非拜日天底不追順尺尺此非畏天威也欺牢礼也 水見報 站於歐公未沒之前而不可被於已沒之後也照則在氏之志所以東北衛見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還以死許之聖言小人穿有之行君了所不說也天立嫡以長也歐公湖於建隱廢長立之可。 前息而非所以為樣也 尚可磨也所言之好不可為也有息有馬姓元凱以為首息有詩人重司馬公司竟继之及里克殺奚齊前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主之坊司馬公吏曹献公使前息傳奏於前息司臣竭其股胀之力不再則以 金仁山三百全代衛民七十八八八十八百四日公初 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好之者是 心至是滿矣此孔干所以料其終亂也 之変え労 **建华统** 臣之安 米正天下 復治人 先行治而 世史姓為朱之の Ę 二千不會 はい 學之公曰不可君子不由人於尼氏南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 臣莫如 除 種非人情維近雪刀如何對曰自宮酬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勿已則屬 居然轉分以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訴訟行關方為以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开如何對曰殺子以適之論俄成即前傳孫避数據○阿子比經鄉天夫管中卒初管仲病桓公共論俄成即前傳孫避数據○阿子比經鄉大大管中卒初管仲病桓公中成五手王以戎雖告齡總桓公使中孫湫入睥致諸侯各發卒戍澗惟 新民族以近村法民惟秦丞因其清宗〉〇零木十四年王石叔帯王國阿朝定成王顧○唐於十一年遊始追然為陳察師會盟○孫伯顧氏好土侯伐南縣八穀無数宋襄公立昭是為孝公○巳州十年, 鄭文令複始 而後擊之東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職馬國人皆祭公公曰君平不重傷 公典學數完人既成別姓人未既亦司馬曰彼果我表及其未既濟也請請自然復年于京師〇十一月鬼妻於及鹿入戦于別宋師敗績初完襄 攻京上六十七日ア最出于かる男子立無野世子昭在宋宋裏公以諸 戊寅九年於桓公自入國代主盟三十九年卒五公子各村黨華立遂 容板番園科曲金襄王兄弟之爱未見本職王室異日之禍云帝校番園科曲金襄王兄弟之爱為此姑息即桓公月不惟容子料而為王帝上者以及代爾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子王 大器其補規作掌鏡亦先自治而後治人難言治之矣。 終舊及站而三騙以大夫僧謹侯天子之相此其容豈不小我獨干曰知常所亦未能便之皆率敢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未然而 有萬世之安宣直一時之功名而已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為迹所及那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繁然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祭也其管仲的形而不為孔子顧智為之 仲死而相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東周菜五紅 不以阻隘家

相

水水水供草 例正 1 52 いて、日日の支援を対している。 でう矢為伯及陽傍崎原原のこ田舎僕村是字懼而不敢這一でう矢為伯及陽傍崎原原の三田舎僕村是字懼而不敢這二王亦叔父所惡也無若政何不然以父有田帝滕又何請馬服置侯珪 木上生い水不明之 用大姓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君又用諸溫昏之鬼水霸不亦難子 柳文公用割于千次睢之社司馬子的目夷曰古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以沒數不該不該或世矣以為宋襄之仁先是王子宋襄公就聽當公使 傷者園故也○王命政師伎鄭取願以飲女院氏為后れる不熟是藏秀哥遷陸河之戎於王幾伊川○甲申十五年五月宋襄公茲父卒 光歲泰晋·遷隆河之戎於王幾 以水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 天下知其不情也起文存亡 四年 改五人 天下和村子清色在文存下継近循不道於中尼之門死用人竹夷思天下和村子清色在文存下維有不起為如此之後到與國納行欲以不重傷不工主鄭诸侯人能於其兄之賢以取食而能思飢於一歲者不然無以而是為之天下無有不起者如此之後到與國納行欲以一國乃原東按三永兼非濁行仁義而不終也以不仁之資證仁者之名爾家原東按三永兼非濁行仁義而不終也以不仁之資證仁者之名爾家 世失以為宋襄之仁先是壬午宋夏公弘殿官公使 国化票德之 林北/吉 临所之意 赤信 大字講 世中類 一個好多 竹文代师 化所及 十二部非量 (我們的便屬之武夜說然公曰上動徒以告題不如舍為東道主認公與天分鄉也○平卯二十二年)要文公初為公子過數不禮等是會素認公為,與他尼田以臣召居不可以問数書日天王你北河陽普文之霸鄉田院設書召為其臣而軍馬記事之近華池塘的廣府正名而侯鬼仲尼田以臣召居不可以問数書日天王你北河陽普文之霸跡出版文公局王的王以武司文公召王會于河陽齡上改上諸侯舉朝就衙成公以歸京師晋侯犯 高以東常先午十二稿師養得盡明經有偷感電而返電人減及養我取甲午二十五年養養公不聽養校之諫而用杞子之謀将伐勵即商人致 次已二十四年晋文公重日本千難嗣裴為 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回晋文之劃子犯先較之誤居多先較報施救惠取威定覇之說已不如 曹国衛報怨亦已其矣晋文調而不正信式 德義利之本則皆關佐之心矣夫有思則有怨枚宋固報西也至於 能之意其餘則甘孔門所養言者也然合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証至是我惟用人一節顧清古人推賢疏故其給霸也清王者之降圖天子之色對天子之經便二子曾泛事於 古又非勇犯所及 文公亦多

5 (9 fr

文公知命 毛伯末金 宋人林昭公立鲍勒也公公子友三年耳歌行為周々敗成于阿里即是又以計八難以免矣○原次二年來說公子鮑姆東資之昭公井白祖道 時也民司利夫達也吉莫如之逐邊子圖五月御文公平君子日知命は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文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及天而 已自己軍侯於侵南荷精峰遂伐曹嗣雖奉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献〇成申六年劉公子商臣杖其君舍而自立践為〇王前于班立 仲行敏虎為河皆東之良也國人京之為城南為、聖嗣殿為至原伯于随沙北者自七十七人秦良臣于由 では一十九年命衛為西方諸侯伯○原子三十一年春場公任好卒于他在明之年也其不群也能得思色子祭之忠地其が人也能等善也用る明之年也其不群也能得思色子祭之忠地其が人也能等善也用る明之左氏日君子是以知秦侯公之為君也罪人不遇遂霸西我 〇国王 原作以自假之敗梅不用寒放百里及之言作來等以自見至是及下十六年系女。然世于商臣秋文成王嗣自之殿時〇一問二十年教於於未華聚公姜養及婆養氏男〇幣傷公卒于與嗣是為 十三年八月王朝子王臣立 名班項王之子在位六年○按益法貞心大度曰匡 名壬臣養王之子在位六年〇按諡法魏心動懼曰項 世の超過本之五 ※重整で成公○十月王前労瑜立 等手ョ当城北千而能宣于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及是為 資源主書法不思題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等等。書法不思題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等等。当然不思題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整書、書法不思題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整書、書為不思題言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整書、書為不思題言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其 整書、書為不思題言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其 整書、書為不思題言子曰嗚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其 等書。 以倫式上下 而死轉憶 東子問為 成於 觀兵干問如定王使王孫滿劳之衛干班問門之大小輕重於為 重公族教部看後趙穿攻殺重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後太史經書曰 一於此不如死也觸視而死其以有以此國際這海之 #司冠属明實教而假來應退項目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廣君之分不信有 歌通宣子勘驟諫公患之使組靡敢之後往腰門關矣底服将朝尚早坐門爾六年初雷靈公夷皇不君轉致败謝精從臺上蝉人而最其解先也感惠公常宣公會于平川沒喧解人取像海西田宣今以近晚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溪丑五年禄宣公监賊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溪丑五年禄宣公 周取其為端對日在德不在男黃思之方有德也鑄門象物用能物干上 公納之季文丁逐出竟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曰見有禮於若者事之僕以父紀公龍幻弟孝忙又多行無禮于國因國人統公以實王奉衛官 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錐小重也其姦田昏影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於 月常初牛傷口改十牛又死乃不如補望於泰山河海三〇魁伐陸雪之 如孝子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應聽逐爲雀也傳統若父其人 恭度復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弱迷情號稱王至是始霸雄制上國口正 如元年 曾宣令勉武王城入魏本于爵自夷王之世已俗稱王及属王 一赤嗣恭恭 《图公子遠我其君之子赤及視立公子倭員為〇宮太子 名瑜匡王之第在位二十一年 〇按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人员問臣三紀 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問德 八支公子完 是為意 ė 〇爾文公本

代こ功力 為盟王 王宝力并有 強なかって 不与好好 しと対縁 王伐鄭門奇林父師師敕鄭楚大敗問師王迎世在特伐龍城之王伐鄭門奇林父師師教教会○慶多九年便黎徽舒心南十十年便在份課之稅治及飲於夏代公指是代子復舒謂行父回以汝對曰亦以君王成八年陳豐公與孔率儀行父通行是收各東其迁身之來裁干朝灣帝出公公欽教之子公送與陽生弒公立夏公里衛生王伐鄭森指于與曾而出公欽教之子公送與陽生弒公立夏公里衛生王伐鄭 以来之面 改與之輕重未可問也差子蓋俱而是〇两限二年前靈公東京龍子 語公子歸生日式食指動必管異味公食大夫養君子公故弗與子公然 王之期于那桓公正而不满不供茨羲兼言不由能道果夫于言之天舍以明于那桓公正而不满如侯蒙青也并不为而以建建毁人是三文然晋文公論而不正是而给又如己其原四不服觸以兵緣如得降被其服吳未公伐如是伐求故射戰于派公傷不得自取也五霸莫如桓五之會是厚於輕會立米他疑難公以伐然凡而得之 污义之歌平均 曰桓令九合諸侯不以兵軍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動 諸僕一匡天下民到子今受其賜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 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長師之成 中、正代末明年典宋平 宋襄智墨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少後後斯凡五庚甲癸亥代宋襄智墨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少之四 楚非初城屬以自豐至獨周而問門已而伐鄭伐陳伐宋船無虚日两 專王明義之誠心其氣量不足稱也不然仲死桓養何至五公子争立 不免小器之熟以其後知來天子以令諸侯區:為霸稱之舉而非有 末乃以其醫臣以後死公十年五長與為 百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百年乃以其醫臣以後死公十差難使成成故美戒益国十二開地千里四己而伐皆伐戎以或罰來两手找罪護惠公丁自後晋罪不出針被 莊平益歷七王九十五年於此矣來桓晋文功在王室秦穩定晋見至 胡毀湖四五動送與始於在王十二年來植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 被王封越城由是為衛氏 名者 **沙海** 衛中放丁後班○至申十八年,四月衛孫位于良夫與劉載于新題改續新盛人仲爾作立中年十十七年,養成公王師收衛子東我○魯為劉難作在甲立甲也有為 世見類編奏的 权干卖放之後免官多色幹請由縣繁銀以朝許之其後孔子讀更目情 「感謝大戦于野帯師取績和好道针へ○心方二十一年」原山前種河三後之つ六月間如丸以郷頃今侵逼船都邀請於問景公師師代郷以故也不如多與之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假人是與人政也攻亡則國 在王十二年而申至是歷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五霸之常终 西丁元年清報公使多之在後的公民王主置朝間遭地觀諸侯禮等 日不流〇十一月王前子夷三 侯問周公禮悉職侯為陳前王禮樂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鹽夷權 難該會學務通子在姬而同括逐之故在姬照干成公而樂部徵之乃是 一日也久日可愛夏百可是看生朔劉娶晋成公婦屠此問為可冠将 各克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〇按諡法平夷不繁日簡 東州火五紀 南清上人曰題家不日之日也超看妻日

門首都隆 便百伯赐 無至東曼 美在王欲取之事公巫臣諫止之令并于反亦欲取之巫臣之誠亦不敢 十九世孫等事其国始扶 王先是能正王代陳城東徵部之母夏城也甚 等就王村太相之徽林吳王先是能正王代陳城東徵部之母夏城也甚 等州是 ○丁丑二年長始通代間吳國町今種州府湖本山海位季思 世及類編表での 甲之変 内外無其 班至人能 丁克北山家 自立也執而疑諸京師諸侯将見子藏于王而立之子藏辭曰聖達節次 取夏姬朝女也 巫臣使歸朝巫臣奉命聘晋 必過期取足以行子及以為 青い逐族巫臣之家巫臣然楚晋是世為仇敵巫臣請置近天合力以奉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在宋乃釋曹成公 曹十年 普屬公等會子 眼計會成公及為以其後暫宣公應之太子而 其法者無無也其勇者義也 マ町 東月間三記 一日東京日本一大東月間三記 一日東京日本一大東八尺及隆慶之四日月在前報が青月不能奪送一一年、四天の日東甲之東神明気定 一日東平之東神明気定 一日東平之東神明気定 卒以姓文子疑若儒而無難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屬公然看 童死疾 原文以三原而全其宗嗣丹社稷之臣也即陵之故范文于不欲戦宣徒年及三府尚持前所判旧等山川四十日 一門敢強弱而知勝到 以門本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爱若 12 古代本 设伯教 整聚公 看津公典 提排許多 巴田十四年公元為秦東九月王朋子世心立 師民無誇言所以能復動也左城○衛成公黑版卒于午嗣敖為 趙武為即凡六官之長皆民夢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漸德族不通 公孫周丁京師而立之是為博公悼公年十十四而甚賢明即位于朝語戊子十三年面與書籍都至蔡親之東中行總統属公州浦使筍養勢迎 惊公以其半 賜親終曰子教奏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崇之便親終盟諸戎其後已亥會王蘭魁以服腳腳人略問以歌鍾轉磬文樂 展潘匡困之牧父患禁深思海赋飲有罪於節器用時用民使親的親語 請大夫曰人之水君便出命也立而不從将安用君二三十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對日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從乃命百官施舎心吾還經奏振 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自居安思危思則有俗有俗無思敢以此規公白 夫果以安徳義以戴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属之而後殿邦國同福 君之重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馬抑臣碩君安其察而思其終此 和無所不許請與子學之辭白夫和我秋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臣 師後不動五甲不打四也監干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過安五也間侯以乃 民神主野橋人成功二也我狄事問四都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級我 否則携貳和我有五利我依属居者首為土土可曹結馬一也遇都不養 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起在位二十七年〇按諡法影而 不損回雪

職所生本公務二國難為本面關以降等自然至庸力解除公屯了公中 東京本本(協)人立公孫門海路市長大夫以東記生孔子大田中間、北京本 一十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五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一 其国環 態度人と 知議兵 国界 何丸 利亦無貧民祈以幣更賓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 含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看者盡出之國無滞積亦無国人公無禁 彼清獎無事應之賣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于為來伯之讓是狗名也叔非仁出能視変久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統余有或為別犯人出謂疾先思之命非并附于藏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因氣思數及以世華子三以長國議而奉杖養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 也伸公又維謀於輕锋以息民應於智武于而不與發載故三獨而発達似附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後背晋者二十四年至弘誠之能感人在上上停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帰馬納斥候菩使掠行上一種子曰會干蕭魚鄭服而請會也不曹鄭會謂其不可信也置 **酉八年一曾侯沙率諸侯伐斯同盟于政門侯縣謀所以思民親緣請施** 餘與之争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人夏周聖王和 南東北京 新新·成午二年原芳侯国為世子般娶千歲項馬般裁景侯〇宋平村之前編奏之四 東南廣王郎 逐重八而死〇鄭公孫傷野為政使都鄙有華上下有服田有封經歷井 班之会 火左右請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又請又云然 舍之南史氏間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两辰二十七年字 南于青立○東于康王昭卒于康立是為如教題人以未成君為教 馬以議執政之等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患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日我有子弟子產讓之我有田崎子產殖之千產而死誰其嗣之〇節 取我永冠而諸之取我田崎而伍之執殺子在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 有伍大夫之忠俭者從而與之春後者因而整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 将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請于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將 日今而後知吾于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期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不 者之何毁之我聞思答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然宣不遠止然猶防川大 百

中華報行 衛者維改 千灰辉 停赔公 十九要子休开官民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常的公以鯉坳孔丁祭君之何〇一五九年廟人鑄刑書府雖〇己己十二年九十生伯魚九千年慶矣運平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京其敢補食依法於食故所若 東中四年原明公民等 七十二十八方 五度故能有其也民不可是度不可改許目禮載不然何恤於人言吾不 東弟東疾給比自教東疾之是為平王○戊寅二十二年許悼公産飲人服因名曰鯉而学伯魚〇王申十六年港公子心教養子堂王度於乾 要像美吾乃今知周公之他與尚之 ガ以王也〇王成六年 柳将吉 ○一地故共王子園紅其幼主如敖廉而自立是為重王更名處 五年間侯使韓宣于起聘問題書於太史氏見易永察尚春秋日周 之先此后至是卒於便官丁野三而卒桐立得 **火速用压到 門中行榜千句吴攻秋千太原毀事為行計訴状** 日我與天林者不立其位以與第匹哭泣飲粉 公為 要人納王 公真の経民 人後制 問子連手 有過首件 孔子問礼 河 述く合 考語之王執察位召其子尚與自尚謂自曰成除死爾能報翰勉之尚歸 號王為建醇重子恭無極與進勸王取之而宜建于城父諸建與舍將叛 第一年史文明之非明所謂虚與香は后京之直诸也 孔子自同及子像,那者可以為網至於龍子不能知其聚風雲而上計天也今見老子主種 育難疾数月而本仲尼聞之出第日古之遗爱也の疾限二十四年七月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濡猪民狎而玩之則多死馬故 る之甲以逐割于劉子存陽延軍于秦子益在在官以師子朝之徒王 平初子难有疾謂于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世子建自城公奉宋郊子 环投压者及于尚任自奉气 的时大夫公孫信 第一一新建在宣兴, 使平王亲来使任务為世子建師書無極為火師而無 野其能飛魚者知其能遊歌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編 <u>東劉于奉王猛居于皇帝人的師納王猛丁王城猛卒諸大夫奉王猛毋遠來使人取猛如莊宮單千出奔于朝之徒秦王猛以追還于單子殺逐</u> 先是太子正里本人年年王火子朝有龍孫展刊王歌立之未果會開節 廉顏田露尚朱生○年已二十五年四月玉朋丁後該位在景王王室 于劉子明之立王次子猛為王子朝因僕臣百工之喪職株者即國 取其用是主紀

枚提入到 秦在班 年 地其有民子越污藏量北多越之分星而民代之必受其四〇十二月 平主思处所投資券為與包香別員日我必養的包香日我必後之位員大夫寝而妻大夫之妻〇初伍員與中包香為友住使人也位員父為第 ◆井丁常不加禮而求路昭侯然之以土于為督子因乞師仗懲於是公己未十四年頭章公吳伐帶入郭靜問名在初寫昭侯故之任 朝後便已未劇的公平于即候洪六郎籍季禄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是為 御殿昭王出奔千閒吳人入到汉班處官君居君接而異君之妻大夫居王聞問計母婚與縣侯應侯伐鄉于常恕之三戦皆敗于常存蘇民師及 既再風而覺我卻死伯氏之族怕州黎之孫話亦再風為太宰以謀我首 第马為王益猛曰悼王無記 丁典冊師攻之未克王不得入〇家未二年子朝即師出攻諸色皆克〇 于朝出本我敬王入于王城〇年如十年夏真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 之田晏嬰止之孔子友常心心酉四年曾師及劉軍之師進攻成周克 申三年點編集于曹〇孔子商幹為高昭子家臣見景公公欲封以及 立朝者非也劉軍之立猛者正也故春秋再書以善之傅謂經曰王猛丁事問三於王城委景王崩後太子猛當立無子朝不當立請臣之欲丁事問三春秋書劉于軍十以王猛若於皇又書劉于軍十以王猛入 者礼之変好則煩詞也 有見若尊诗正别平諸王子者此說簡明平正美又謂立為君而稱名 以扶魚包有力如果之師無伯使就館包香依庭墙而天日夜不绝 軍子劉子奉王居於泉大夫尹氏立于朝為王據王城軍十劉 名丐景王之子悼王弟在位四十四年〇按諡法合善典法 男出師中包香以 四百五 李井以前為四十之が五十之都因正陵為南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を史類為養之四 钦原·唐文·高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状之道教事人使家人復罪於個僕東公舍子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馬首足異處期於景公惶歸語於其臣曰 如父薨平 先以 何報 ご 以及一級機便必得志馬既會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旗級較鼓號而起飲 何てあ **柔師敗吳師乃騙昭王復園** 可馬津兴次從被未整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男若使來人以丘 何但您國面已我、平田二十年慶以孔子為大司冠曲中都經過同些僕則高足公謂孔子曰墨子此法以治學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 在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切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影 紀師師納王王八十主城〇原子十九年常用孔子為伊都軍中都至馬為〇丁門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居子姑獲○戊戌十七年尚半公 西申十五年 曹老上及奏前身新子〇王人後子朝子迎〇長 花越 歌有時來言中之樂優傷侏儒戲而前孔子越而進回匹夫處惑酬經婚好作神為不祥作德為您義作人為失禮君必不次前侯心作歷之聞聽 事侯次會新侯然于灰谷東於班孔十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且左右 以去别之非蘇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談是夷不亂華停不干盟兵不可 以執圖君孔子歷階而开不盡一等機解侯曰两君合好法而衛夷之作 是屬訴而看尚在死則首無在無完矣于胥不是之離而顧惟平王 乎干肾必欲行志則掠其四境可矣破其師兵可矣亡其嗣君可失成 房日報上之於君父一也平王者子胥與其父兄此面而事之者也無 民主放了太史公謂位于胥以報鑒題名盖襲於時俗之論也夫臣子 而黯之此何為於若子胥者益春秋智謀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不足以伸大義行天下而乃是匹夫之於鞭平王之戶又以班處其宮 之歸王孫勝以續太子建之嗣已乃察身而去之或以死報其父兄豈 其後當可矣干是楊暴無極之思毀其境塞猶其室應剪其西尚以珍 實代之世可矣如然猶未釋也數昭王之罪而發之求子西之賢而立

2 が必要 府有道 ○室叔孫氏先聖剛后本氏型問結五氏》上院从不肯重成圖之不克城所依本重和于知何授作朱月田不太礼。 「他不重礼于如何授作朱月田不太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 「他二十三年祖子」 「世典人日教授子、建善其故人。」 「世典人日教授子、建善、「世界」 「世界」 和以為 則歌中則正端則養明君以為至誠故常里於生側顧謂另子白試注水同心不可不誅也の孔子觀於縣桓公之廟有歌器白吾問有坐之器度禁管权太公誅華住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節村史何此七子名皆異世 君五而盗竊不與為一回心達而除二回行辟贈而堅三曰言為而辨四正如傷之聞人有戶間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平孔子曰人有悪孔于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如沙妊結即用人進問曰夫少 是獨立此小人之禁雄不可以不誅也是以為誅計為人王深海正問公少正知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該足以歸邪管聚強無足以及 か般者軽及の葵如二十二年孔子言於定公司臣不藏甲大夫無百姓爾於是歸所侵屬颠請誰於問陽龜季之田以刺別海能減他之明如於更多之何妻子目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如過也以質知過謝之以質 公室放孫氏先寶剛師奉民寶團結五氏/臣娱不肯璽國團之不克城之城崎以縣时魁使仲由為奉氏等将連官剛龍麵縣蛇衛鄉級地以發 馬乃注之水中則正訴輕計滿則養孫流納夫于喟果數白嗚呼夫物馬 記聽而傳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謀而 民諺之三 與於爱情之口雙奏出於狡猾之史外至當論也 月而後誦之被一賢一聖僧污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 處 更周歇三紀 南西本之の 这不擾也 代越越縣收之重如浮以大整團間傷門有重例而死其于夫差立誓以己己二十四年於越政為于 獨都初越王兄常卒于句溪兵為國門于 其境白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色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甘霞問恭之四 吾以為陽應故屬之今非也釋之去臣過流于路治流三年孔子過之入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表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臣人曰 復雌使人立於庭有出入公謂已曰夫差一四忘越王之殺其父平則對日 信以寬放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 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关于首就終而問曰夫千未見由之政而三種也 北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慈乎天之 唯不敢忘後三年乃報越奉馬犯師曰越今為紹與前 氏者者後輸法衛之第六百者儲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從循 然治此其素故以信放其民盡力也入其色墙屋完固樹木甚戊此其思 章主養可得間中孔子 口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縣盡易草家甚 碎满油 不敢朝飲其羊公填氏出土宴惊漫氏越境而徙三月到海牛馬者不 取羊有沈循氏者常朝飲土華以歌市人有公康氏者妻**溫不制有** 者不加歸男女行者別其來道不拾過男尚忠信女的貞順居 立篇惟父而被释莫大之变于,而復雠莫大之畿時豈憶之大青也夫呉復父侁在夫昭[之一戰傳謂春秋削而不]耆莊公之志父侁為可誅立之差之復父侁為可尚以春] 之大古也夫具復父仇在夫相之 吉秋

致納利 聖動師の越及民平後男は郡伍員課回配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位事十年之外民其為沼子の齊輸者范吉射東心使于此于般选之時間子選解以是求伯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哉于年生死十年教訓二 今色不如過而越天於少康或将曹之不亦難手句钱能視而務施施不 而長冠職後雖悔之不可及已收飲姬之來也日可俟也介在戀夷而長 失人親不棄劳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平克而弗取将又得之意天 深志於發循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自使於然魔其子於鮑氏去差聞 即其所以不言者或其之不報或史之追文也 あいながら E 之法 見君子 子子 西 川 儿 **製以為計周人不得已殺長弘** 于路结鄉 夏大汉安 有王之輔相有如顏面者子白無有王之将卒有如子路者子曰無有王司其此人名於傳盖以七令并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子曰無使子貢至聽姓人的將書上即師迎之将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訪者二十五家為 中子青白夫子道至大天下莫餘容顏明曰不客何病不客然後見君子所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即吾何為於此言發非對斗樂聽而行破時野稻與發徒讀園之於野絕粮孔子曰詩云孙難嗣章匪兒母莊节〇野往陳重於城父便人賜乙級挑轉陳終大夫語曰孔子用於楚則縱談危矣 次申二十七年衛堂公元年初公於立公子到到辭及公平夫人命公子不足而又後其戶於盖怒其鞭楚平之戶故亦以其戶而及乎爾也 王子三十一年孔子自落如葉音版又子為人前陳等事 五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幾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字 天文王在置武王在職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官是有如字子者平白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問號為子男五十里令孔 大差之臣也看無後吳而復差則亦能泛故而覆吳也弘以此也勝世 不有以寒夫差之心而趣其納乎然以胥之忠差其知之習矣何殺之 一方月三十年之東如彼其忠天朝宰紀之潜骨太差之後骨論者皆 上為胥牌余獨以為胥之自取為不日昔為養平王之臣猶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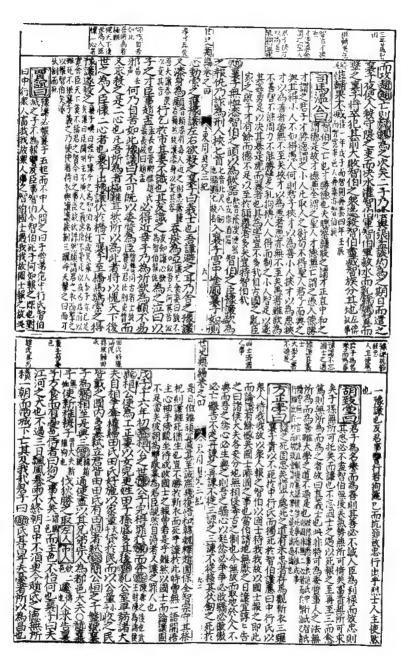
惠长僧人日於姬姓我為伯衙司馬寅曰夷德輕請火待之乃與之先〇人中十八年。民夫差與尚定公子相會於屬此事長民人曰於問堂我官無以則以田城将又不足子季孫欽行法則問公之典在不聽 書上有唐廉賴中下至秦緣縣并體刪古詩三十為三百五篇六年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勘哀公問政騎東直民終不 方止 弘 家 有 第万至中〇天五三十二年間回卒 なんのな 陳孔世界 恒子知秋 計 引 世史朝編卷之四二 人及同歌三郎 天高時早君有君人之言三葵為者人不可以等國城民困吾雖為君子常曰天高時早君有君人之言三葵為者也太可以等國城上年 中安松三葵家數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妻之司就計算爾陳恒弑其君關公任而立其弟平公教孔子謝此請劇侯滋討之三家就計算爾陳恒弑其君關公任而立其弟平公教孔子謝此請劇侯滋討之三家 日星 第二旦也泰秋大義數十场如日星乃易見也谁非微辞隱義時措後至了人後世以史根春秋謂張善財思而己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紙妹死之罪其實等以為善為惡而不知其義通赤秋之義則必眾首思以名為人臣于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照襄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変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居父而不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諫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轼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轼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以之。開之董生謝檢點世及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秋君三 聖道是三色機以来聖王與利知者的物生民日用皆而仰之 **冝者為維知** 中 用實而 仰之莫不宗

精編表之四 第二十分のからなく人人人の別地越豊可逆天平且君王早朝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唐楊之赦罪づ践不忍欲許之范豫司的人行成請曰孤臣異自得罪な唐楊孤臣不敢遂命得此君王成以歸今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爲吳王兵敗棲松尉魏副昭胜爲使自射作夫人自繼刊者以罪事也一即 冥吳王許之句踐反國苦好焦思置膽於坐坐郎即仰膽飲食即常膽身成處三至應依吳城之初絕句踐為吳所敗樣于層極使大夫種行成于 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過斯接齒下肾厚遇實客服育吊死與百姓同勞 ○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王立己。——正是 中主成其二十二年所申二王凡藏十八而周公卒又横至蜀王町十一年 在成共二十二王九藏五百七十二而礼于生又横至蜀王町十一年 一三五里 周君七年五千之藏二百三十而周七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之遗二百三十而周七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之遗二百三十而周七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王立己。——正是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王立己。——正是 展三年國代恩城之初絕句践為為所取樣干例經使大夫種行成干 一千長伯魯切無恤将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誠於二簡授二十曰謹識以東元年越侵絕跑追至真不及乃還秋絕伐東夷縣以○問始簡子鞅 為天下者子 古至二賣而愿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晋陽托好而得免况打支至司職縣者取之不息至書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問于雖 間米公 米学 東名 于斯里 班市多之 家致于 東州江 世の新編条之四 一种疾不朝或說種且你影易級死。養養經濟珠王乘冊江湖浮海出新藝被謀臣亡越王為人長類為家可與共患雜不可與共安要了何不去種 原於正公文三十三十四之謂尚朱公守京鉅禹時外州朝祖門州第四富以陳重寶問行止於周之謂尚朱公守京鉅禹時外朔祖門州第四富家致千金老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姓名自謂瞻夷子及父千治産至数千萬鄉人開其賢以為相名嘆曰居 高大名之下難以人居乃遺種書に皆息素良子藏校鬼死走伯京散國為茶之四人用の王紀 于你川即的於於順致首子問王乃使人賜你命為伯使使張令於此衛自教將採四該既計無切則此結可送乃以兵北渡随訴與縣尚清美會 姓名自謂臨夷干皮父子治産至数千萬朔人聞其賢以為相義嘆目 這最去般越伯後其大夫文種初盛與句或深謀二十餘年竟威<u>吳</u>憂以 無具也黃池之會一樂而感之范蠡之畜此久矣 以泰兵而鲍其欲故矣?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當不在於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若陰携而赐厚之 Ð 華之可平夫與不取及受其谷為王力

而分其地○晋侯战告縣圖請代四卿四卿及攻晋侯晋侯春朝道死智 正确存其地○晋侯战告縣圖請代四卿四卿及攻晋侯晋侯奉朝道死智 是 皆僕人而以不仁行之故雖能行之若果立瑶智宗必城弗聽智果别族於 果口不如背也確之賢於人者五柱不遠者一美籍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湯をつり 則督後燕正給則賢巧文辨禁則賢確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 四战十五年初間有智民超民韓民魏氏范氏中行民號為六卿六卿強為一卷之四 與 東周京定王統 而專權普侯卑弱不能制是藏智怕妻子瑶與縣趙總共成范氏中行氏 科学并之山 ®

四年事表合欲以逝去三桓不克遂遊だ動神聯阵乃如

郷の國人 · 崇初上沒同女樂則樂之學作江湖如去仇鄉是以若臣免於惠名人家自己完竟知句我可與故意難則為之城吳以致其切知其不可樂極而趣肥矣故其盡如故其卷 數其 三子有電工雅必及霧幽至今約勝動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十無害志有憂地縣門於水可以推察高縣水可以推阿勝河聯發此講過來,為此謂智怕時一日聯魏及友美智伯日子何以知之日以人事知之夫徒錦螂而沒劍地於水可以推察高縣水可以推阿勝河聯發此講過來處次 二緒班謂智伯於水村以日春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總桓子肘歸處平處,復編祖子之附以汾於署建權之城不浸者三峽晚年,成治憲建憲音樂機綱民無叛音智伯行水 であると人参原で、其子曰汝民之一曹澤以軍之又因而殺之其雜與我以者曰師即職罪刑令直民就等城の以完之又能死以守之其雜與我從者曰師即職罪刑令直世史職婦本之四 ス 東周貞定主紀 以攻総氏妻子将出曰吾何夫子從者曰長子路川。近且城原完襄子曰以攻総氏妻子将出曰吾何夫子從者曰長子路川。近且城原完襄子曰 頂側地質 小物とう言目とで精可でなとはほうている方式ともある首的な夢にしている。これのできまか田式我不為難難敢要之對田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太忠今主一宴而心が経験は雰囲也就處于市傍段規智國聞之諫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維持 意思一先主之所屬明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陽三家以國人圖 本報號 子康子欲弗與段規口智怕好利而懷不與将伐我不如與之彼祖於時野的請此問元王之初年命并經軍習陽縣無炮有難必歸至可答伯請地於韓康 展為是一聚二家而解於攻影也二子出統就入日君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怕 今之君心守能害人况君相平弗·聽光是趙蘭丁既舎長子伯魯而立切子無極於一、第兩於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城蟻蜂事猶音與發轉與也 及是基子使張孟該者出見贈二子白臣問唇上則齒寒今智伯師簿白子何以知之就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移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怕不 色是以知之明日智怕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必該臣為御游說使主 智伯又來蔡显很之地於趙襄子無極惡子弗與智伯怒師歸總之甲以兵持輕敵之人智氏之命不長矣不如與之以爲智伯桓子亦與西萬家也諸大夫以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縣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乃與之惠家之己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宏 地之請他人他人不與必獨之以五則我行免於患而待事之意矣康子



世史類獨於之即 風無式 巴知十五年王明下午立是為威烈学 甲辰四年置表公卒于柳立殿為止有經曲法二已餘年入于輸動國 英行二十八年 王明丁去來立凡三月的故樣後去疾諡曰家王叔自立 不住家此類城門於 眉其王嗣如其代東於 医我置於者首西走航師 勝つ甲子二十二年を感象の天中二十四年を城れの丁酉二十五年 一門柳反朝馬〇巴西九年間属三門〇庚戌十年更成百 作品 年自此中國無及惡性有意是一種医 曹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輕者也等之 為思三凡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曾安五十年而傳于桓王州吁然衛桓即伯假許田華督就宋慈曲沃** 于魯其來有浙孔子所以因魯際之元作春秋子平文之四十九年也進總亦不能故奏作都時晋封成師魯請郊禮朝取未來王人反來轉 而不知正其引成投父之罪王問訟不振失當時衛武權之有功電年相邀将王霸者亦不能正為平主首政遣兵成申徒知納其全門之力 高果彌就朝的彭生務書桓里看清紙还衛盗該急子無知似齊及於 被晋京鄭莊射王有能通為武王無後畏忌九二十三年而傳子從王 附衛與秦相抗然秦晋齊楚斯大征後之權九干霸王獨楚偕王异姓 通聘享不復所将而為食并在端倪益此皆天数也幸晋侯赐有河内 九男之主就空存九州之朝贡巴朱春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九男之主就空存九州之朝贡巴朱春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 李樂觀三代史自周平王至考王總論曰 〇考王、名鬼自定王少子在位十六年 東尚者王紀 者是難者也惟有道之 平王實始東 世史類編悉之四 又三年凡十五年而

瓊逐不討賊何解於首應也王凡六年而傳不定了那變陳監相磁而國人而武父曹不納樂則是而自為則非也晉趙氏就靈公盾と不越武總未經道而不以道率不遇平恒文也專人就亦观而立帝菩撲因西伯亦雄失哉惜其三良殉楚不免黄鳥之哀也王凡三十三年而傳梅不鹽寒叔而聽杞子作警自擊遂復晋雠一枚荆禍而霸西戎賜郡 衛時恭潔在稱桓始霸汉來三置晋君惠懷文公管精其力及殺之敗當時恭潔在稱桓始霸汉來三置晋君惠懷文公管精其力及殺之敗 國發被放帶納而罪人不誅用牙主整刀不用照朋忽管伸臨終之言急王難管仲平我斜上卿之禮以守至前首有足想等根族丘矜而儿以尊王室受胙下拜以明侠爰同秦納晋惠以定與國致諸侯成問以以尊王室受胙下拜以明侠爰同秦納晋惠以定與國致諸侯成問以曰此之非貧衞立額之賄耳王二十五年而傳予養王胥桓首重奏丘 試染在始衛光本子對套食替號始自夷王之初畏衛王而後去及東 曹献慶文斌魯閔於人然衛歌晋師城虞號時事益非然於桓討衛罪 牛而循望祭壞民田而初稅敵魯成南即也而作在甲衛僕發于宴而十二年丙申至是歷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獨案終焉常将原宣原如 **肉但而能釋鄭伯粮臣諫而不婆憂姬則僅足取耳盖五伯自周在王** 無勝己而懷養歸称天命而益以子公私鄭豊微行私陳盡而問罪氏 遷而又答在乃伐陸軍問周罪敗晋派肅雖名為伯無補於周獨其國 尊位曾尊干俗於河陽敢干召王伐鄭姓干報怨九年之間功過相半 次辦宋圖以全與國逐數勢師以權强敵退軍三舎以殘成言會錯俟國來時事又非而晋文始霸首誅叔帯以定王難継示原信以收人心 校刑禍定魯嗣復衛封問是罪定王舒告堂堂之師惜其不係問黃城 年而傳子惠王奪大夫之田園官秩以乃疏衛之師故子顏之礼北鄉 監關業稍成而王納曲沃之城以成其暴晋之思又自敢其王綱七五 許繁學者非共正能卻克伐齊以收容衛差強人情馬深山之朋天夜 朝王袋土以真共主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借其論而不正請隊近於偏 東敗於楚秦威洪伯秦晋遷戎於王畿狄取鄭傑而立叔带楚伐齊而 暴發無虧而立的不有所托矣其後鄭文朝楚者層陳於會盟於楚宋 而權俸肆身沒未寒五子事立三十九年之伯主戸東出户而不飲宋 **護殺顏王後無歸矣其再發伸行於存之見晋献戚桓在之族國治然** 八月平三五寺三海南 傳子傳王斉檀首平宋乱因成逐人継境曹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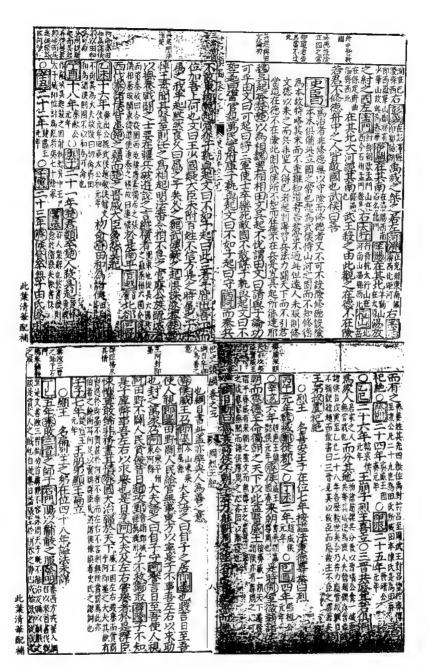
せ 只無 編成之四 成季之後是日韓厥之力助之也羅曹成之罪子威失節之舒成之也 久於 白東周其東平奈何客人用女樂之計君相生愈政之心端非不而覆重需沈循華飲羊之奸公慎喻出妻之義慎演欲奢後之跡使得四方則會夾谷而侵田歸重三都而公室專沫少正而禁椎熄觀歌器變而大悖人倫泣叩春寒包胥復幾而本償的忘意我扎子宰中都而予當水蘇之略闔閉枚三戰之功宋景退變級之災班處鞭尸于胥復 五年丙申而教朝於楚十六年丁酉而王復出賴晋平以納於王城當 朝之亂晉納王遹琴卒的傳弟敢王子朝循亂四年七酉而王得入十尚謂己能死員無報皆百世所称王凡二十五年而子悼王徳立有子 曼叔向科國事於将來孟傳子我懿子以師仲尼孔子問禮於老明伍 十四年而得子室主葡至城完年以防郭人從楚之愚魏條勘和我以 水掩其上者為之也野悍年十四而成隔之後乃能復霸甚賢明矣王 奏即陵政先之續外軍而啓內憂果有中行之就卻至位七人之下而 又領其子又領申公之家其後又領楚王傾國領城信战至於晋陽三 巫臣本焚中公也為夏姬之故海罪君相而奔晋夏姬以色既傾陳露 君也已而始通於晋巫臣為晋敬吳車戦以疲禁吳於多事自是始矣 其正具壽奏法朝周室問禮樂聞三代之風極惟轉之俗亦至夷之賢 廖春秋寄蒙貶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終堂修獲縣而周天子所不能料事傷仲由之死通輕值子西之認然沒尽片曹剛涛定禮樂貨周易騰 致逐適衛和月巨人陽虎之周親子路沿浦之政尼衛無熊用之居適 敢王之時尹氏當了朝之曹晏娶止孔子尼路之封季孫察世子之嗣 問者為世循明 陳雅絕根之死過宋遭伐樹之兒在趙冠筋河之與交衛孤正名之想 人用平玉至考主總論 生七十三歲造統三千弟子七十二野希滿天下其 六三 は豆類編巻之四 簡而得嗣趙終尹鐸以重保障而委守四陽勾或覆美前周而屬非為之威險給兵刃流血不已乎王凡四十四十年而傳千元王無恤以守訓公出公筠枉父之罪喪弘中趙軼之禍太日陽樓順之延陳侯衆楚千 而得特勝之道楚人威聲威化而遊吞無欣奏人廣義展王而當強日次明新衣之心田襄子布宗人於都色以附三習之黨趙襲子奏勝依約拉以咸智伯之族智果易姓為輔果以成保生之哲強讓源身悉滅 傳子真定王晋母瑶政陳恒於放鄭趙衰子取代地於誘飲三門輔智泉飲以勉去三桓而事不克済迎歸未該而飲恨以沒也王凡七生而 伯卒如歲星之料范蠡功成身退而三次成名竟無文種之无指平魯 勾踐傷子光之指夫差逼會擔之樓衛爾送心惟遠之脩謝職合定假之 之不幸也瞿鴻果済麟出非時殿有由至 包工几二十八年傳子家正三月而弟叔武之自立為回正五月而少增雜號驅伊各除戎以西走而中國無戎寇督尚将之事各為非私者 伯以分范中行之此智怕遺大鐘以城流過之國常虎規動相时足而 另傳子太又七年自此始云當王之時晋良卒而幽公柳立上有烽車 東西周以奉王其後版王依西周武公與武公子谷先と於秦而果問 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别以筆色封少子班附近成周在王城之東 **が鬼放之自立為考王號令不住外行於天下而殺伐皆能内加於親** 太夫奪諸侯势所必至也 曲沃而韓魏趙三晋幽公友朝馬衛馬三冊楚滅苦昔諸民曆天子 班與父同號為東周惠公班之兄襲封於河南王城為西周武公逐分 兄行事如此誰能學之考王自居成周封弟楊於河南王城為桓公後 周平主至芳三經論 文何情乎呉人犯得嚴之献

而傳

罐技製 為問 何烈知椒果 如大花日子 首或托條 其一相 既相入家見織品怒而出其妻食於含而如葵温而校其葵曰吾已食禄 李以兄伯魯孫完神為後徒治中年寒子弟嘉班逐院而自立於代公而河南鄉於子逐點西周再發敬王於無關於入縣○問題寒子無恤內限元年周河南惠公有次子班考王時封班於鑒以奉王號曰東周惠 世史便家植編卷之五〇三王編 其後四十九年而商君受以相素の電端度越籍立 百里為田六百萬弘治田勤則弘益三十不勤則指亦如之百里增成為 又奪國夫紅女利乎〇番黎斯以李悝為上地守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 發中熟之所飲大機則發上熟之所飲又撰次諸國法者法經終以具律 舎一中熟雜二而舎一下熟雜一而舎一小錢則發下熟之所飲中機則 本百八十萬石又以隸甚貴則傷民甚敗則傷農善平維者上熟維三而 田和还主後因魏斯請命而又許之則天下誰能專天子而禁城周王有如三晋天子不法存恤同姓而獨其城臣逐令十四年後安王時報文十六年及威烈王二十三年凡七十五年諸侯相吞以至大夫城君 九獲難之年自後敬王又五年元王又六年貞定王又二十八年考王今考孔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起平王四十九年絕董於周敬王三十 〇成烈王〇名午考王之子作啦七〇諡法強教就正可成束德專茶 之諸侯乎故司馬君實通繼托始成烈二十三角三晋為諸侯之年而 朱元梅因為綱目盖所以扶成烈之失道而定秦漢至唐之是非以俟 十七年常移公事禮孔及野以公儀体為相世都申詳為臣公儀休子三年明歐行記神正母問就流被後立統職 五世政軍則王頭王順祖為秦昭寒王所併文傳東問君七年 日烈〇王三年周曆七百年也是時周表徒維產器為共主傳 而為秦莊業王所城 浸用成烈王紀 2 間線孔子信撃 易之君 之不可 不可夫 用謹斐以多 力微人假塞失汉而惜息 寡 忠人不何田與頭表 而 遠 可如得人化至 英大され 為諸侯 而国家治上下相保 三世代表 而不相悖 九縣賞 世史類 繁製而 為人以 臣首天 吾君應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数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以亡乃 司馬温公司 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者而後收之治其做則用力寡而功多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機而成於著聖人之應遠故能連其微離才懷應職敗前破好襲較之誘觸級罷确哺爆觸以朝正名納務也得獨存款故繁緩壞輔斯臟觸觸級關焊為小物也而孔子情之臨非器不形名以冷之器以別之效後上下察然有偷名器既亡則治安非器不形名以冷之器以別之效後上下察然有偷名器既亡則治安 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 粉之五 較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問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畏 公率諸侯諸侯制御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臨敗践以承責而君 君剖分其地天子及不能行又龍快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之名分 七八然僧歷数百年宗主天下後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晋大夫暴養其 起三家軍出操機構选之類後逃於朝方且效忠宜力之不暇而何省載王之命之益不得已馬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機維使六卿復古至宣天三晋之欲剖分宗國舊美自悼公以来喰嶮水堅恵及百月文宣司修愿者終訓行團治者豪未然甚子所以贵於見幾而作也 後不住守而并棄之也先三之禮於斯盡矣 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引放天子統三公三 二十二年初宋昭公韓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数十人曰 門 東 同 成 烈 三 纪 紀網及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天是也 |天子之職英大於禮禮英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

店店 見 展 所 作 作 世建瓊 发子方 人君小事 我不可か 世之力能 二本之外 以干水不 別其命 国家者重 西治特合 世之士 野院者必 聖法 認斯者相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哲行之将文侯以上子夏田子方為師 は大き 将女之所結文侯曰吾以及人期儀雖禁直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 文侯與群臣欲酒樂而天兩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兩君 |不必胃兩而往也性必以兩必將即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寫所好名以 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其有得於師道多美槭鰡松懒处開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即應鄭樹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鐘聲之間非將相大任也誤諸李充而皆得其人不失於慶人慘睦以善隣則不失於竊超閻崔瓒之對則悟任座之言 分哥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者原於三家之分晋也蓋晋未分則形勢強既分則形勢弱况晋國既終矣迩夫河两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則春之所以能併部侯 於他志打故雜遊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 亦恐未必如秦之暴故夫王澤之斬目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 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分之後隸趙魏各以一國之力尚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秦患不待 以莫能肆虎很之暴者皆晋之力能制其命也自三家分晋重以魏禁 名分為言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也大自秦晋交惠送相攻擊秦之所 不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綱目於此大書而首仍之者所 以經善史之經筆猶托始隱公之意云衛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孔子 五年五一歲矣今晋之三家并彰其君水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者周五年之一城粮取東王室東徵聖人憂之軍削一經以重法馬也其旨 2/士也然能師事之不既與庸主逐手是放教信以治國則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 眼東周風烈王紀 · 子方不礼 定五何成地 **麻放加王去耳安往而不貧賤哉于擊乃數之** 前人事整然人則失其國大夫而縣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已 中ではり封其子學文使問於群臣司我何如主皆司仁君任座回君得下山不東大の野様人の面偶斯之在三〇文体使務至代中山城外重難與京加克之東入之盟信人の面偶斯之在三〇文体使務至代中山城外重難與中加克之 平左箭 之間 世兒類編卷之立 新之一字 樂音於思當明樂官将以今君審於音臣恐其都於官也文侯曰善〇子文侯曰鎮壁不比乎左高陸京黃鸚哥許力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 |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的最而 野出還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終謂子方曰當賣者聽 之文候院使程頭召任座反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各〇文候與田子方飲 回仁君也文候回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聽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封君之第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種積音事對 起無難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有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禄千種什九在外樂車中山已接無使守之臣進先生者/子無傳物馬、臣進京侯附劉進也君内以翻京熊衛前縣與今河為慶臣進西門初君欲伐中山臣進進也君内以翻京熊衛前縣與今河為慶臣進西門初君欲伐中山臣進 璜二子何如對目居机其所親當机其所與達视其所來窮视其所不為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審有言曰父為思贤妻國列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 人乎發贱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騙人國君而 種項目者召小相果推為之克曰魏成绩念然回西河岭处守具起臣所 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候曰先生就含五之相定矣李克出 人子方部欲以學縣人二者病則一般盖子方子爰門人歷於戴國不人子方部欲以學縣人二者病則一般盖子方皇可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騙三天家員不可以縣人後敗亦宣縣人得蓋縣之一字雖以周 免為風聲氣智之所移故有聽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 世皆從購之一字失也 門 東周威烈三紀 u

要得此子五 观赏不能 表 人之说 流人物 口頭涌 悉之立 越利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運日家人有愛臣断款者落皆石二 百往年具公光正父其父戰不旋踵謂頭轉之間死作敢遂死於敵是公 設帶行不騎乗親暴嚴极聯語 a 皇子卒分劳苦平有病犯騙者起為吃知於是文僕以為將疑恭被五城起之為將與十至最下者同衣食即不 今文吃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或譜之愈侯回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絕之今又殺妻以水為君起殺妻以水將於原承巡赴徒奏水将未必是食官衛只羅也大破範師 其起者職人住於那個人代學者人欲以為將起取郡女為妻郡 臣 一級財政數場平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死其殖何哭為母 非是肯格科也意在得品心畢竟是食心所便也食財後乃是商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殊其食則一今與人以胡致魚即不設席行不騎乗是前則食後則然也起非是後往魚也前之於是 是六其所厚者薄故終為君疑兵起食財好色及將則與上卒同日若人易牙殺其子以進樂半又食其子易升之投其子是也人發其去官 克後不急推較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在國又有子及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和文侯問不及此而相之任李充此言亦庶幾符觀人之要美但當時最有會子衙有子思 之士雖負匱不取非義之財無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留大臣宰 子恋得與魏成比也項再拜曰項都人也失對頭卒為不 東西山一宮不妄典所與公當達不妄要所果公善维的用不為非我」 文使問棒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盖若不妄親所親必賢 文侯買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差官是未獨未智 **番君民料此** 人者 即十十五年鄉文侯慶大子擊立是為武侯武美字高型百戶戶戶員員報送、新國大夫者不當於○王展十三年節日和東其若情之人於人為之時於天是為此事等之為的非君子自華段世紀之前於五人為於其為一十年衛日和東北若情於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和田祖曾於他東京大夫者不當於○王展十三年節日和東北若情之為後後之前於王及湖於其為諸侯王之人國明清書田和東北若情之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和田祖曾於他東東縣及醫弟之為議樂子○巴里十年音孝公○東等來的文書與「一十五年鄉文人養與」 之果对病 徐越寶可 牛云菊欣 度士 最前其為無謂迎目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平通日未也公仲亦有雄者善謂迎目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平通日未也 美烈山河 回午事制於徐越皆可連進之當侍以安我烈侯追然為或該也一明日最期其也 言道官者的女子同方女子同方女子同方女 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圖之依果方坐府於明於其衛甚 依識如祭 時就往哭之回是 孫井里縣 五政也以妾在故重目刑以嚴政直入利之因目皮面扶眼關縣何及此點說人暴其戶於市時問其 15二十四年流籍《王崩子安王騎立 展元年流華王〇年年三年陳聽於衛武〇面电五年盗殺韓相假於〇安王 名縣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監法好和不事白安 固於石之前而對病之無也卒之然奪不自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極公仲逃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察賢使能或易以節財使用則三子者 固捻石之献而對弱之無也卒之些奪不自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 再刊二一天臣村君之好,有以为之則能奪其所皆而忌其初無庸區 易之意三子且然先賢有大於三子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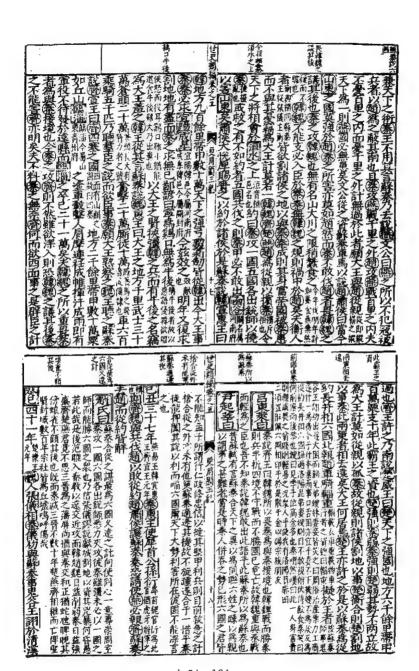


他元是 秦雄是一公曰善以衞鞅為左展是指官本定變法之令。今民為什五而祖收司等。 智者作法愚者制馬賢者更禮不肖者拘馬稽不順數職颠 帕納德尔肖教是一於故俗學者消於所聞以此兩者若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前於 然了強國不法其故事龍日不然然法而治者吏目而民安之衛動日常人安 的后臣 勢謝日。 年少有司 入産 一西グ 用于AMIT任臣又安能用于之言殺臣予至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為義未之五人以因聞記以 運坐,五家為深十家相連以司相斜死也一 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較公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諸而去公叔召 将茶社稷何公叔已座之中展于信衛軟年雖少有奇才顧君是國而聽 相公叔座座知其替来及進會減聽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號的村始於是獨公孫軟開令乃西入海數獨之時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德本公令國中回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發無者吾且尊官與人分土瓊 公立是特河山以東疆國八在四人間小國十餘國國東南接來皆以夷大不言可於此為何帶而解故口已未七千素伯至都公也就於 其下本河美及外直書于此間人黃濱故口已未七千素伯至都公也就失其丁本 告姦者與斬敢首同實活 教的北子 ツリ人 の 不審四王之信 數為海沿大省 英国 不宝人 民者 歌 着 利計型 公費 計工 人 計工 人 計 型 信以書式の君子を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性於私聞鄉邑大治鄉民初言令不便意於後衛衛樂遇利此其師公孫曹禄洪鄉辨開明日衛人皆趨令行之十年德國 E温台公不 今之以行 世史類編表之前、 民英數道 州作縣所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慶將聽 14木五十 字十 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慶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今 今今行基本調明無民之國都言新今之不便者以干数於元太子犯法 精調於指不及無失也有功者顕常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今既且未布無罪如不得人來看之事的亦此律 高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熱論議述其界文為言家教使養法一人高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熱論議述明了十八年十十十八年,以東京 恐民不之信乃立三大之本於國都市南門暴民有能徒置北門者予十 致東帝多者後其多後於他除事未利工商及总而貧者最以為收擊敢 高下以受貨也在為私關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侵行恐惧力本業耕作的致也差等在為私關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侵行恐惧力本業耕作既匿去者流藏與降敵同罰強聯服職人有軍功者各以率党上野 金民怪之莫敢徙後日能徙者于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軟予五十金乃 城無一至可增減哉誠以素人為軟積感之所刻錐欲議之而有所不良養心曰避士宿客有脏增减一字看予千金莫有易者以今觀之黃豆養心曰四不常為相自作今書布成陽城門縣于金於其上延諸使 文公不貪伐原之利罪好降矣軍支請待之公曰信國之資也民之野在人人不貪伐原之利罪及公伐原和三川之就原原不降布及之縣者可不情轉還竟以反此縣常者不情轉還有以便以後衛子以後一人以明者 海霸者不欺四都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告齊桓公 而赞之也肯聖人之治世也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直教養之緣遇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職若前公者方以其術獨天下無松乎真遇公不其官也然則温公稱其信以為民辦公侍其令之必行非數曰限勿非可或問商難徒不立信果可以為信先曰此小人追訴之術非 敢也 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首其民兄爲四海治平之政者乎。 · 之民舎而原降 。魏文侯不棄震人之期秦孝公不察徙不之賞此 過公回大信者人君之大質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王者不欺四歲之回! 原今月的最三日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野

粉本さ改権 如信聖 さり 共和 **兴等以論** 不在被 看集攻症 東類編卷之去 朱昭軍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登以野大國而無智等,成王曰家人之所 部縣惠王日節亦有質巧威王曰無有惠王日家人國雖小尚有侄寸之際支十一年前報度〇万寅十四年節威王鄭惠王會田干が編史時期與質使之也。 戦敗鎮初孫願與龐涓俱學共体消伏總百以能不及飛乃召之至則斷丁卯十五条戰伐總國耶鄭〇戊退十六年後伐總以殺國親方節副東 十五年總後趙國照期〇戊辰十六年唐代國以校超親克斯則東和所賀在此而不在被也。 一一五年總人則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王為諭而知所賀者惟齊威王葵 **愛稿載以帰田心客**之 批九棒 111 明書頭民武吾必待有功者治之大本也而服侯乃也史教編奏之五二人東周斯王郎 良井田上 当用木 為相不 聽題師還遊節敢於程度聽師大敗○東王十八去監昭使い申不答為以養師而自放生状一舉解謝之國而牧弊於翹也忘後之十月耶劉隆 自為解耳今孫之輕兵說至竭於外而老弱疲功若引兵疾走其都被 是無知為無式沒共若壓驯能婦之総令明之數數人相心也大手動態。 是無知為大學之輕兵說至竭於外而者到兵疾走其都被 是無知為政門訴批也立能情轉也為也應空地調敵人相心的教育則 是無知為政門訴批也立能情轉也為也應空地調敵人相心的教育則 是無知為政門訴訟 不可乃使田恩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辎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 王以為師至是國 惠主使龐涓伐國南謀救趙以順為將辟以刑餘之人 日榜登特別 咲而 人必之謂不知

一列業 **在以大子申為特密管師孫子謂田忠曰彼三帝之女素悍勇而輕敬幹** 田巴将之孫順為師以故屬直走聽旅歌雕消聞之去歸而歸鄉絕大發 因深結聯之親而晚來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这起丘徒 而柳大天莫敢矯正其非鄉大夫出言目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 4年 已國無猶矣〇子自言於織僕曰君之國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 教夫〇編侯言計非是而釋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否觀織所謂意以二明華干城之將肝肝社鄉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 然投頭王八年衛教八春而二十六年天王致動成行諸侯非後賓泰教投頭王八年衛教八春而二十六年天王致動成行諸侯非後賓泰西之等司奉之帝副奉之所奉之帝王致其馬之取容也師師會侯秦之齊所使大夫動周泰之不王致其馬 所在而阿諛求容誦莫甚為君蘭臣論以居百姓之上 君臣不臣者也夫不祭事之是非而忧人讚已開東起馬不度衛理之 水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平今者を戦國之世選爪子之士而 法百里而趣利 民不與也若此不 大破於於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代觀聽不支觀必東從然後影振河山之大破於於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代觀聽不支觀必東從然後影響人與聽等者可為時後之疾非聽并無即義并親令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總往年而清縣人有展院之之罪而非常其賴民也初衛鞅言於孝公司第之與聽等者可為縣在受到秦召民。 医中间腺生物 建新天城寨封勒名斯尼东南沙首骑之国也疾襲为秦朝首無名之卿以秦行政,是四十九年秦衙鞅代魏誘教其将公子卬而敗之魏默河西地於秦 高 動 動 動 動 動 動 動 と言い 記述 葉帝王之 **地於於河** そろ 「新沙里越利者軍半至万使係軍人越也為上萬龍明日為五佐題又明日為 公成之言 吾恨不明 於衛威者為監消大喜白我固知鄉運法入吾地三日十五个亡者過半矣八葉少軍 折倒白書 而學了轉還不書口吾始與公子雖攜女人俱為兩國科不忍相攻欲與而學之對大恐乃嘆自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為恨亦可問悉於不知古去學自使較而可我接款而類長無是於一百姓無信於為其一五色號目內方的數章與而是於一百姓無信於為於不因去安色從不明公叔之言為恨亦可與接過一段,所以為於乃與會與而飲物與一百姓,以為於乃與會與而飲物與一百姓,以為於西國,有其一一數可勝數光東至不恨不用孟子之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為恨亦可謂悉矣。 固束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印将 而傍多四監可伏女乃所大樹白而書之日龍泊死此樹下於是全腳師與其輕較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養國至馬灣班在機馬随道應歌 连封者為努夾道而伏期日春見火舉而俱發龍河果夜至祈木下見白

聖可見 七三項届天こと 所以得人比較者非 人人人 至头 李章商君也亡秦老亦商君也亡秦帝教政王炎人教其帝秦之教,其所为之法令人含细兴之之之,其实,其一人可商君之法令人含细兴之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然可乎商君曰話,想良日五教大夫那之都人也與雙國統州故京将務 百里點,就良日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語跨該直雙語於日正言而無 門不出已八千矣君又後祝雖而點猶然皇公孫曾許日得人者與失人樣今店之從政也麼轉臂懸輳本所讓中公族務傷百姓公子康社師皇不坐來看不張盖五殺大夫死屬國男女流涕重子不歌謠辭者不相杵勢三置部君並發思於一較判禍羨賴原此云敬熟齡精戰其為相也劳 公果之中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其故望馬相衛六七年而東伐 で 月夏三七 子思素 利義文光於 以利之、之利・行烈司、二を可介ン引とし、これで、「川下、、导介、上、、後川下、紫原、「原則」、牧民、之道向先子、思曰、先利之。二十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牧民、八章、古代表法、世見、三以為、ご 遠子院が 事情才 育用 (本法・7) 唐・曹 **东市**斯 無所施計 世史類湖茶之立 大語り、訴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表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書大南合後者大爾と赤地森舞大 國際謀逐縣有 「大國之赤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四 東吳故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吳故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吳故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京大國之市。 東京政治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京政治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京政治東至城市。 東京政治東至城市。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建大敗之畫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建大敗之畫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建大敗之畫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建大敗之畫 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所上不義則下樂為 利之大者也 而後君者也惠王以為迁遠而陽於事情不能用口初至子師子思書問 六白利吾家士族人日利吾外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木有仁而遭親義 長有开司學者京先於張利之辨盖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者自非单原公司不思孟子之對孫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遇公司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天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 我南野回在先衛大義利之門而慎思力行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舊 **现** 吳州町已名 1



東党也王從之已而歌之悉以委要要由是得事職權要有子四十餘人其在時間可王封田學於務流目清郭君學言於務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應而數 七只類 王不聽卷後陰宣在依益甚嫌尚人致夷間不足多皆報乃華国聽之叛 #明歌 巴多四十七年衛相張衛兒出相總縣惟欲使總无事獨而諸使致之魏 東京 稱君 東京 孫成四十六年國納粹王國武靈王不肯日無其實政魔其名乎今國人 要於您直而在新山戲重男王許之乃為停非於然而奔納鄉宣王以為客鄉, 在你以下照然的說不了外天人歌問題此の地熱稱於 慈慈奏或為男王回居居然不能使 性致古典解析或称言并言并以歌題此の地熱稱於 慈慈奏或為男王回居居然不能使 性致古典縣 其一何中两十四十四十四以降夏四月悉初称王二丁隐四十五年為沒自物奔 了司法特縣 張さる。那亡人食客常数千 好大可在茶該班王高官室大花面以明得意欲以散鄉而為經過 學官等争來其美清以文為嗣學至文之號立時君招致前侯府士及有數安之千日文通價智墨記憶料君以散財養士情郭君使文主家存價 說總入上郡十五縣是新秦落公衛為祖先走後然秦而德資已者後知結婚親信使引用為秦家縣伐魏取開職事後感之而使公子縣實為因 慢其零中報禁予 原子四十八年工·明子填開船王定立○爾號薛公田文為正當君初爾 出籍意义深德表线茶之生不敗其從可當種君時候何敢 學從横之代稿案院相六國召儀存之 文、京、本本、一個其君下職其民是好 人之雄害所謂通也主至湖及為人者養好之通也今孟常男不恤智愿不釋被否從其君之禄以及為人者養好之通也今孟常男不恤智愿不釋被否從其君之禄以為一人而一一年之以類翻報紀天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人君卷一人而 温公司君子之卷七以為民也夫士之野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 島廷尚故 《页月頭三 紀 人名重天下 妙時後市義而 卒家其力正所謂百乘 一次 整備 人居性使人資行且為 秦原工作所接触通過相樂 原原工作的新因像以背成丁名的春的族矣既正多原则是可是不可成亦明矣她正乃信徒的新因像以背成丁名的春的族矣既是明明的是不可成亦明矣她正乃信徒的新因像以背成了名的友母君素之傳講其 了為意物之日子何及之為忠之物也成以實對面常若乃書門版日有能物文人 之國何以待若哉虚常若曰為像不受成機出未至中園面當君召而友 於然以及可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會劍願獻之戌許諾入見目小國所一直等君明於聽趣王賓之於林登徒直送之語。徒以將以不然行謂公孫 天正大難如代謝臣間中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人二川周室天下之朝中也而王 情後の一下するとりともうととう! 清冰石湯 知為新期而非果成也而乃解師所以信所以府務養院死張儀說觀察用森所聯與所以的有情解師所以信所以所稱養院死張儀該就該言稱快王併誅之○敬請成于察孫張則盗得矣王如其言而利秦者是楊之春曰王侠秦死諸軍如秦春秦張則盗得矣王如其言而利秦者是楊中限司年孫大夫殺縣秦映縣章崑剌佐鄉大夫遣入客剌将死鄉王問甲限司年孫大夫殺縣秦映縣章崑剌佐鄉大夫遣入客剌将死鄉王問 名山文之過私将舒於外光疾入諫 師皆敢走○宋公偃稱王 和所張儀如侵相秦 王口深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因威揚也夫諸侯的從結為兄弟 過公司京常店可前熊用陳美荷其言之善也雅懷許養之心指料用 ○慎親王 名定顕王子在位七年鑑法未詳之况意必無私以事其上者乎 巴五年来代國政之巴圖相攻但至為于索司馬對請伐獨孫俄曰 千戎程去王禁遠奏錯日不然臣聞之欲當國者務府

女又衛納水之五 迷野 年 报 主的一國而大程之長也有禁約之前以衛攻之營如使就狼巡群羊佐一國而 動是時天下方務從衛攻伐而感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乃亦夷舜三 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 **戸起等三國之人無不須遭至命世之才則無而不用此正所謂好事之孫五萬可以獨有來來就之君为且為合從連衛之事九姓免押公孫五萬立之徒相與記其言為七福故然亦不將此死大作矣** 都而歸嘆日夫天未欲平天下也如欲平天下當今合我其谁及卒,門 都為臣がえた反為名也就王因獨的婚國於子之子之南四行王事而衛老不聽政婚似者 欲疆任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万備而王前之矣夫蜀西降之 許之群臣皆智陳於獨吊干於於白大秦之所以重定以其有於也今絕 庆中三年·清智王第五句循伐秦初奉欲伐衛墨其與冤從親乃使後儀 王之德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思那說為已任是以所如不合。逐致為臣於 於諸侯總相子之與稿代婚欲得無權無代吏藥而嚴無王會問曰鄉王也不如伐圖惠王起兵伐國取之秦益當姓○猶秦弟代屬亦以舜於顧 原子六年王前子城王 迎支 謂職王曰人謂完賢者以其能議天下也今王以國議十之是王與羌同 題王 日大王誠能開開終的於衛臣請獻前於之地六百里東王 悦而 奉而名實附馬公攻蘭切天子至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 朝平對日不能王曰何故對日不信其臣於是應王專任子之歷毛壽 而不好直罷者也 名恐慎制王子在位五十九年益法茂國心恤曰献 京,東三红,龍三紀 人 至者三 「アスト 4日とう」人前常もとちりといいます。 アスト 4日とう 人間水子を見せるのである。 アンスと前の前に見ります。 関始一新にないになりないことというといいれたのを奏不明年千里之馬至政士先生这君大好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平馬今至矣不明年千里之馬至 **貨幣** 世見類編表さえ 难路察 **走租旬也** 礼完府権 社政 回院就要唐亮到两城和于秦心院人共立太丁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犯直三年第大敗乾師于冊陽廣至岩波政事中造後襲東文大敗于艦一可向也如此 大傷矣王不聽便到句師師俊衛制使養長童拳之稱個蘇睫職拳響無常也今已絕所而又青斯於衛廷我合称衛之交而來或下之兵也國必數曰攻之不如略以一名都與之奸共而攻鄉是我亡地於衛而取價於何不受地自共至其唐褒六至使者提報衛主 現館因孤之國配而聚破然孤極知照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 商之後即佐吊死問派與百姓同其苦更身摩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有以千金使消人所之人其之部皆水千里馬馬己死買其骨五百金而 關絕約於縣所王大怒折節而事無鄉軍之交合儀乃朔見節便者曰子 北絕繁交而西生患於 七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側運其暴力者外籍權 用六柳而國分野商公用陳恒湖止而見殺無用昼首表像而面河之外 念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内丧師徒之象外召辨親之兵利之不之起子口之所於之他不可得而至何亦不免俘虜為是者亦可已夫妻起子口是僕自尚於之他郭與齊絕使句與無名之師輕與秦我华 一 見月秋三日 西也の國之兵必俱至民王曰頭子母後言の 群臣有內掛貨沒騙

が是而非 の けの対為本でる 所係係而 聊 一成縣學必不敢取臣且臣善其聲臣斬尚尚得事幸遊鄉袖補言王無不上順頭得張儀而歌雲中 儀譜行養王曰應将其心於子奈何儀曰盡強而 爾之情則無拘養惠王使告題懷王請以武閱之分為於中配問五回不信若來若年諸侯後合從曹爾等泰非五國本心議特服泰之東以與其原以四年無罪五年秦使張儀說團衛門閱問運衛以事與各封條為武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名耳 為本たこと、ノ月東三日大馬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 應者这往更王四将殺之儀教尚謂袖曰毫王甚愛張像将以六縣及美 為其主耳今殺張儀器此大好妄請丁母俱遷江南母為器所魚肉也王 事養大王不事素養驗輸送到改之維欲事來不可得也兩王許之儀又見予之園轉數而關陸效河外将紅塘蛇納獨王入朝到河間於職解以王者必曰郡敢於官國地廣兵後雖有百念将無奈數何今果逆嫁聚為 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都而攻衛臨王許之像後東敦郡王曰從人說大 不格指的男令王不事民意好問題當而攻題則題危夫墨攻題在三 女贖之王重地學家盡女必貫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 西說随王曰大王校率天下以擠索泰宾不敢出西谷関十五年大王之 足以喪國又兄二三其衆乎意者銀留於仲衣除有所附欲國府歸行致堂三年足不虞其專擅左右象副不虞其比宴使其不赀則一 一東不通遊馬馬民第之國而開的稱東海之臣都歇魚鹽之 失其黨而派 表裏相依 公禄 三番 之術遊說諸侯致位圖貴天下争慕效之又有親人公孫行者號曰犀首相號等落五年孫武王張儀能說感武王俊出相觀一歲至假與秦皆以從横 以情帯不可 技術下机 東持至三人來為已先今門下勿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及見又慢東持至三人來為已然可所在也物泰相六國意為得樣以固縱的乃使人說無談於行者未書不思提之論而詢儀之集也終於不過之間可動甚矣然其智暗於泰牌至於較所差市人所不為者若能於於不過之間可以發說過名其餘稱代養屬局最樣緩之徒,紛紛佈於天下。務以辨許亦以談說過名其餘稱代養屬局最樣緩之徒,紛紛佈於天下。務以辨許亦以談說過名其餘稱代養屬局最樣緩之徒,紛紛佈於天下。務以辨許亦以談說過名其餘稱代養屬局最樣緩之徒,紛紛佈於天下。務以辨許 地の明正文計分割と「重し」とり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では、地以代籍改至親乃使人還請王曰親聽臣矣然順王勿代王迎茂郎遠以代籍改至親乃使人還請王曰親聽臣矣然順王勿代王迎茂郎」を一下二大年本初置丞相の癸五七年、恭本茂代職首勝初秦王使中茂約 己一品用其故對日電人有與曾祭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毋母織自若也 蔽奔楚者三晋之根抵形勢相貨表裏相依故以三晋而攻奪楚者自 絕其根抵也以容養而攻三晋者自徹其清蔽也安有敬其藩蔽而媚 真和而不同於雅 由平日師友之間未常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彼此以新字龍小人辱之敵其怒而人表陰使人贍儀入秦終春之世不敗縱卒敗縱約蓋 日盗将受我而不攻置不恃計

力北非臣で 亦幸而恭 推査市党 子为所任 胡脂騎針 七月初 茂祖包理 記す一番 風災 沒攻官 上京す 育於或其母羊八子之異父弟魏再與國人迎立之後幼太后治事以母秦武王好以力戲少士多至大官與五該來此絕狀而死無子異母弟稷 請之日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賬而從政 之功也今臣獨於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與俠體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年拔之逆而論功文侯示之語書一度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至之力是如其母題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杯也聽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 為行軍盗威國 19王而臣受公仲後之然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家人勿聽也請與 ろ之五二 人 八月 新王知 間馬亦王於茂相知之不深相信之不為耳響観弊成王之任章子相 不如齊威之任章也宜陽之族亦幸而勝耳不如齊威之任章也宜陽之族亦幸而勝耳等兵,所奏為為擊之順言尊兵大勝秦兵大敗情乎泰武之任茂章子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機将而擊之正不惠如此者三司司清曰言至惠使者教相往来章子變發溫以雖兼軍歲者言章子以縣入泰國王母達者教相往来章子變發溫以雖兼軍歲者言章子以縣入泰國五任章子知深而相信為雅首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行外與鄭王任章子 原根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嗣侍奉婚勤王行王乃入養經職,去芝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唯屈平曰毋行而終其旬守王 校於敢於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是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於是沒有一大於東於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是舉國而夷其不然雖易服變合何日本之境之難報中山之然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翻服以朝而始出令馬四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頭王熟圖之王二吾國無備将何以守先時中山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頭王熟圖之王二吾國無備将何以守先時中山 武阴豐子 世史題紀本之五 京本、土 人 見 月 最一里 一個物器代題取其八城泰王乃道要王書頭與會訊閱面相的結盟而 ○○本代遊取入城姿誘題者視于武勵歌之以歸歸被將與國人立太下之十六年趙武置王縣太子章而傳位於少子何使肥義相之自號主東倬武后歸於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 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超量美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從是

三岐以和東 葵石炭奉五官於先 逃婦を回来 在印史清 以不至所 七/惟編明 己獻之奈主無以應娘來客有善為何盗者入寒藏中物所舊盗狐白喪求解於衛王幸娘姫日顧得君孤白喪叔縣配始縣為孟當君有狐白栗州只有為本之三,與以用叔二都 图 原近於 医子子 正原作雜 **西說回王每出令平伐其功以馬非我莫能為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行之不能無辨則雜三人猶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千載一人我孔子曰一不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統全而畧其細(失于三」原原之忠清潔白不待辨論而自顯岩其行之不能無過則亦 也原戶之過過於忠者也 平逐見號而略顧下心 短東代之計 本代之計 注 石具就社 馬名世 之群四司異 **於羅那勝** 世史精 國之兵深夫與人欲割河東而講對目講亦悔不講亦條王目何也對日抄正曾是然歌遊戲越交之入既各關嚴昭王謂丞相據緩公子池曰三退的諸餉曠奪主城以秧魁鬼文紹惟使為與拟数集作而以衍文也力 實非也謂两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若将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 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後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醉公辭時於 代之計路函谷而無攻以來達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見自山東維秦·大有治此其社者也情其恐蘊糊卷之五 ▼ 見別載三紀 ▼ 見別載三紀 ▼ 東日田文免相於秦號不得脫觸而怨之情整為名其至函谷秦人不正東東東東炎樓里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無敗一言問秦者惟 蘇勝於理終必受試 九年楚懷王想自然差趙不納悉追及之以婦祭病素於米達 講亦梅不講亦梅王曰何也對日

人下空 其代何即 文版席告此顧者其多精圖亦着當為成點也〇獨以魏用為丞相〇已以版中數也推集於出不得級董安三月餘該死世世而縣猶以為者廣理而叛其憲之於出不得級董安三月餘該死世世而縣猶以是權養之令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馬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須貴及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馬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須貴及不正即少獨義也曰無變而度無易而處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拜受而籍王即少為義也曰無變而度無易而處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拜受而籍 至本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一次四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 題前務士卒得一樂或題王忠之八後與墨和親大佐未復此正痛心疾 ある: 一天 火川 我三息 一三十三年 愛君如婦子家初奉王遺徳王中日歌信公本日率諸侯伐 大不禮恋發而騷二人必有陰謀子盍稱疾不出母為禍機義曰主父以之乃應拿針之於位使田不禮相之季先謂肥養則野岣回章即然而欲变華生必子何嚴正在籍制主父縣建议一十年麗祖正籍制主父縣建沒自封長子會於行江後以管為飲 商品未流之與一至於此納日詳書之所以成人母輕於棄信詢刊与追達之別時甚矣泰東其獎初以好會轉而得之亦死於表商於之了不可使了如悲觀就習食由是不直得愛地水和甚至以家副出時來被請平便了一個表現就習食由是不直得愛观會為於之地輕絕隣好被軍假將 故南卿曰犬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一四公司其難馬呼楚之若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奉雖強易得凌之弘正其數素之無道也殺其父而拗其子是之不說也恐其父而婚 為豐人役信於。 聖書起其城縣。敗鄰甚魏取地數百里愈自信欲 邑东縣 能殺 下所 王蠋死前 專業 1186 心門不 19元前場場財不住送人口不水音且客色場曰忠臣不事二君就女不更の殺國事三人王場賢務城縣 情情縣縣路縣令軍中環電三十里無也而王不戒何得無珠因權王敖縣之朝沒宿者而死師縣城亡之罪場也而王不敢何得無珠因權王敖縣之 朝沒宿者而死師縣嫌哉亦縣場 大音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頭而死能比喻以事惟獨下於其 不及王獨故泰出之 静 堂上堂下門外至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傑宋的次之 大郡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切之 来勝長驅然城皆望風而清樂教脩整顧軍禁止侵掠水鄉之逸民)民散城

世史打的場では一人の月報におけていた国中の王己立在三天の随使随相如歐壁子 衙門衙門 大之意 七十条次 何見取取卷盤 M 如不之跨山歸如 同所養不顧完 的奏之王 人員內最上紀 使聞相如獻堂子是被做職好不書能小告國中曰王巳立在宣天○随使聞相如獻堂子是書便職種何非非小告國中曰王巳立在宣天○随使聞相如獻堂子是書頭以相談以上統統於是輕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郡王保宣城以拒統,以業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更級可離四或緣不正次次不知其處汝尚何歸馬買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醉國殺洛王欲與王文外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各事五。 櫻而歸之随王以相如為上大夫。歐都王後取壁遷徙者懷之間行歸國而以身待命於秦帝王賢而弟誅 便素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寒獻葉家主無意僧趙城相如乃給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屬不與我城則曲在寒臣頭秦璧而往 成為馬震和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蘭相如對三秦以城求登之清齊衛和王得楚和氏堂不也則其左足女王位即物東泣王使王人城及東的趙王得楚和氏堂十和得東於楚山中職之屬主王使王人則日 法立親博而獨衣食之因與私通曆王從者王孫實失王處而歸其母曰 かります方言姓名為為太史教治家衛太史纸名數編在り 務亀山旦趙社稷安危之機不係於一壁之存亡古之人有以皮幣大 馬珠玉事大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姓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 年之左右四八一都買一等靡可手。四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在之其論を之之 , 以月我一色 , 以月我一色 , 以月我一色 , 不得乃以左氏記易 而民首官 事が 書南兵五 至午三十六年、惠主會國王於河外擺地藏暗顧與國王飲品無非路問門報東世有無用之心至於東世間乃,與我所行之一與非路問門報東世有無用之心至於東世間乃,與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播繼南則兵至矣於是國計不行 重如耳從而恐其建己也乃首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短回以是追開市路以金既而召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造之間市大恐又愛泄姬 祭糧在馬故也夫民肉臊而共利身人循攻之若使澤中之麋家虎之皮 公留雙今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烈其地不足陳思三十四年題訴入寇王使東周公衛止之時也欲圖思王使東周武 衛嗣若好率微隱縣令有發梅而席整者助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 以肥國得其聚不足以動共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即 人之攻之必萬倍光聚至一地足以肥國 就要人名足以尊主今子欲珠 有子曰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係禮者王為政者疆政民者也未及取民也于産取民者也未及取政也于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至民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五民無害也 安聚飲者亡 趙弗與壁两無所曲直也入壁而 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 飲酒酣清随至 八行 雙自強

易及 之門旨未 七八五 不足重納 介・ 間顧相 車何性性 知 耐知産素如 産 産 加張勇 産 有療統不 越無相如之停即即之亡不在始皇之十九年,已在猴王之三十六年 終不敢勁速後二十餘年,雅放加兵於趙者為惧相如與蕭頗也是時 秦欺其弱米必不為楚機之勝美放相如於蘇遠地乃一擊走而服養 奉之視趙備機上向耳放請趙王鼓慰以挫辱之若相如不請之擊走 秦之視趙備機上向耳放請趙王鼓慰以挫辱之若相如不請之擊生 是實力也所以欲趙之騭和若以挫辱之若人,既而獨待金秦 是實際,其重相如之膽畧而畏趙之有人,既而獨待金秦 是實際,其重相如之膽鬼。而請助以十五城宣誠心以特視 是明立宣傳城相如乃給擊遺歸而以別待金秦 歷昭王平卒樂發奉趙田單襲被衛軍盡後倒地蘇鄉 「 で可也別頭相託則賢者之過也。 交可也別頭相託則賢者之過也。 で可也別頭相託則賢者之過也。 におえる以養地助肝日陰為怨哉が日曜如平生則学於聖人之 下難平之名以養和動肝日陰為怨哉が日曜如平生則学於聖人之 下難平立人名以養和動肝日陰為怨哉が日曜如平生則学於聖人之 一百致堂三人情易於而難削者惟怒為甚頭兵遷然孔子稱其好學門 の成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傳者飲。 ₹、页月長二十二十一天重越使素不以临馬乃飲以頭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越使素不以临馬乃飲以頭遇地之食其危甚夫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採萬東之 服布人之心風 服養具信 产品 湯武加弘御教 祥書以死 十二有情失こ 上 歌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衛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養政復有禁 **退河**加 海洋高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两城南非其方不能核欲久快兵威以服務人南上鄉北田者縣之使即舊秦或豫之於劉昭王曰樂教智謀過人伐鄉呼吸之間,以此學務國二世三年才丁厂解匿去場力里而君聖今日坊中自出考方 是 東灣本家則必奏限。 東灣大家則必奏股心有對有與存務人也與两小色一年而不完非特較之失 東灣不忍斯民金家挾大義而拯救公安、大安、不管和政政、 東灣大家則必奏股心轉謀議長為宗色、不然在以上無不 中者乃老師養稅服成功當举他將便任軍夷身歸流國。 東灣本家則必奏股心轉謀議長為宗色、不然在以上無不 中者乃老師養稅服成功當举他將便任軍夷身歸流國。 東灣本家則必奏股心轉謀議長為宗色、不然確以上無不 中世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人之國為等有利天下之 東灣大家則必奏股心轉謀議長為宗色、不然確。 東灣大家則必奏股心轉謀議長為宗色、不然確。 大天台」雖之過令日都弘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至道非愛校未 平世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人之國為等有利天下之 東灣大家,所民金家挾大義而拯救之使、不然位立如斯魏言者 中世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人之國為等有利天下之 東灣大家,所民國,於其一人之一 東灣大家,所以一人之一 東灣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一人之國為所為是不下。僅如著 東灣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一人之國為等有利天下之 東灣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一人之國為等有利天下之 東灣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一人之國為所為是不一位 東灣人之賢名當求其則心之和正湖或伐一人之國為所為是不一位 東京、一位 樂校園一巴三年未下乃鮮園去城九里而為聖今日城中民出者勿獲衛衛者之亡可立而待也然田單不滿寫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飯相持五年而無可來之時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後可不謂智過人於祖籍不可立而待也然田至不死樂殺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矣殘藏過到樂殺以全盛之兵黨過幣之表集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故不 西而王蘭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遭國相立<u>等教為既王教</u>梅 人 見月投三れ

之義 新為為主 子和之 接 納代字 太沙曲 所以具 神師東近 世史野編 為師子單逐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文宣言目香惟惶鄉人則納所得替翔舞而下鄉人惟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做有一卒已臣可以料士由是憤惋不和戀慘點她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即墨殘矣鄉王已疑得縣及問乃使騎劫候代将而召樂殺穀遂奔趙衞問日樂發與鄉新王有慘喪誅而不敢歸以伐曆為名鄉人唯恐他將來問日樂發與鄉新王有慘喪誅而不敢歸以伐曆為名鄉人唯恐他將來 可用乃身操版鎮聯線辦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範師之問盡散飲楓吾城外家墓可為樂心經軍極城之鄉人望見背涕泣欲出數節知其鄉卒置之前行側遇敗夫納人如其言城中皆然坚守單又言吾懼網人 因之明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千時當不快於劉毅田單聞之乃縱及 'n 明殺雖情劲仁智安能招田单善撫之民心弘故君子當知法章之時 子易於言也 田草不當過求殺以所難也。 本人不民之寒也単牧而衣之家人豪勢有姓而里亦憂之種家人之意 を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巳善下令曰家人憂民之餓也單权而食之 ただが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巳善下令曰家人憂民之餓也單权而食之 を注が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の田單等出見老人波幽而寒 が見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教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汚吾世終男不見君 世史斯 福春之 五 田中攻私 萬來之能後鄉之虛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 幸臣九人後語王曰安平君内撫百姓外懷戎程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 單有是養而王嘉之單之養亦王之善也王日養乃賜田單牛酒正有所 臨過工以太史教婦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亦概的故识群話不生太子托可以所過城色皆叛鄰後為附衛七十餘城皆後爲乃迎東王於置入 不爲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〇田單将攻孤今精州往見 此亡國之言乎大安平君以惴惴聽懂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友千 商以為太公鄉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文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軍安得 軍惟乃問於仲連奸連己將軍之在即墨坐則強多雄不立則杖鎮為士 曹仲連續於中連百州軍攻犯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加墨破亡餘卒。破 故核鄉道木閣而巡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美王乃曰單嬰兒之計 有馬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則附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吕 讓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無聲聲動天地網軍大敗走腳人殺騎劫追亡水 平倡當此之時,将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失少将軍東有 老碗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 年尾熱怒而幹結為軍熊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 ● 員月載三島

二子振災人間主婦 岩 也更類結卷之方 五之上計 復以教子間暗為昌國君而教往來復通鄉竟卒於趙明 (四〇首公田文國不潔其名) 湖江清记路而繼谷跡。据臣雖不依數奏教於君子美鄉乃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無禁出臣去 而武的若然雖四今薛民親若候人受惠而愛君耳以孟曾君竟為薛公及武智君乃進雖請貴之始感。請告不取我者取其勞騎嫌之欲祗殊人照照不足以奏客使人出發於薛毗與以囊於食者也及多不能與東代將出有與美又歌曰是欽歸來不無以為家婚孟曾君不悅時已入 明先王之亦臣之上對也權數原之該堕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 望諸君熊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般乃使人讓義且謝之曰將軍指衛婦 卒的馬羅聞孟等君好客而來見置傳含十日雅刻作歌曰是鉄錦來平 随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遇将軍之意乎教報書曰免好立功以 東在他國於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于孫平.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達號 趙與樂教謀伐翻教泣曰臣齊昔之事昭王.僧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 就達成之矣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接枹鼓之擬指也自取他先生之矣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接枹鼓之叛惟蔣及故縣 祭不三十七年流轉王衛自定伐題後到燒夷陵起徙都陳春置南即封 食無魚還之幸全食有魚矣又歌曰是鉄鷄水子出無與東也還之代舍 水出益都 之所成黃乎死單之所成黃乎生二子豈惟亦國之士哉殆皆振古之,死尊之也點則觸亦成事者矣故曰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一病別三人獨察之布衣義不及事易單之成事難殊不知單之忠義盡 能消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 天 英月被三知 田單日軍之 王黃香 **特尼男**名 扇而服不符 **原**港河 用用氣智 世史類新卷之五 也今王奶絕不毀而忘毀絕之強勵機也關觀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關乎使者黃歌至豫聞之恐其一舉而滅绝也乃上書曰勉國援也際國歐也且四十三年時世襲後太子完質於象時氣將使武安君以朝魏伐變與國別帶蘇思議則故 奉公則法削法削別國務國務則諸侯加犯是無調也,君安得有此當乎。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殺之者曰君干土為貴公子今維君來而不則封者為馬服君初趙者為田部吏牧祖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者以法殺展與四十四年。孫武城〇至姚四十五年緣伐趙圖關與絕趙者擊却之便歌件太子完為質於常。 趙直搖 附赴此四國不存滿,故職而服关王從之使欺騙的親於絕絕復職所謂於條一諫要約天下是蘇趙無鄰勢鄉絕無難也然後危動觀必為関內之侯注地於解則稱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經兩鴻藝 市里之用智不如用象也正不應率以商屬為和正則国心相傾稱恐怖及人學專於學之為人然一欲便則食不便則止,并在他與則能在美人的一般對於事始以行不可更美對曰夫博之所以資象者縣有物實體地沒多工名,如為代請魏王曰以地事網灣抱薪救大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款美於河區十二年廣國付廣傳和之大好其軍縣官千十計會情處可以地事網灣和 之與攻地此正見之信勉也臣為王慮意石善與秦衛合而為一、則常親 豊輕於天下和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脈國脈太平。民富而府庫宴 者将十世五段輸機之不亡屬社稷之憂也今王信輸概之善王而欲資 公司之青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鄉間而君為貴戚 應如两員關於穴中将勇者勝王刀令者将兵救之。去師則三十里而此及墨圖關與王召群臣問之 熏煙紫東背曰道遠險愜難救奢日道遠險 **《東周報王紀** +請割爾赐子衛

新州三四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然為可以少補於徽而死臣 雅曰臣覊旅之臣也而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所以王都出也,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集人取教授主王至惟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舜左右跪而請利之 養納 赤たっ では、「川丘」というでも南影や弱いを分でにいることでは大力な見り引くが親天工疾域機関市攻戦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市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及 **排走** 賽韓 者先 為天下極以 人多 · 大文王於甘泉凉起其疾義議二〇為以范睢高客鄉魏入范睢者曾從須 京東縣地學然所使不察王聞其辯口称说 揮乃賜之金聞疑臘以國陰 事告鄉號告親瑜側察然答擊睢折骨拉齒斯會時故障與新繼期佯首 事告鄉號告親瑜側察然答擊睢折骨拉齒斯會時故障與新繼期佯首 要沒疑她必然所使不察王聞其辯口称说 揮乃賜之金聞疑臘以國陰 至此,於於其原亦起其稱以陳明,以為人之惟者曾從與 於文王於甘泉凉起其疾義議二〇為以范睢高客鄉魏入范睢者曾從須 於文王於甘泉凉起其疾義議二〇為以范睢高客鄉魏入范睢者曾從須 其一 丸 東州為鄉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思曰顧聞失計雕曰夫養情十五年不敢宛兵於山東者是養候賴鄉馬為議鄉與等三兩市制房養營如走鄰處而將聚更也屬於名養城親也賴國策日韓國有員而開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為人雕因進口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為人雕因進口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為人雕因進口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 也其首係非既之非該非版 等〇義張戎王與衛太后則有二子太后部師大敗鮮剛與而還越封管為馬服君許歷為國尉職籍所以鄉關與公療時次以鄉開與公療院也山者機會即發萬人超之鄉師後至華山不得上者終其擊之鄉 為天下福言此之雖本以威戀趙繁趙皆附獨必懼矣朔州則關親因可則主之及也令夫關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權也王若欲數必親中國以 日秦不意烟至此其來氣盛村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後請日 堅壁不行後益增量素間入幾軍者善食而 一夜距開與五十里而軍壘成鄉師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讀 道之間逻報為丹 **无知难易** 英少特提 七日本 が天工 房也王曰善 不四十九年像君際其母下冷事逐觀得至成公子市公子理以乾啡際以取其國可不悲我與觀知 臨海鏡 形腳 調磨頭 齒龈筋 綠葉 盟敗的自相景滅秦其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 阳矣至使秦人得同其之蔽以當秦兵彼秦雄強將何為我不知出此乃負疆場尺寸之利智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是之韓魏使蘇魏無東鎮憂而為天下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是之韓魏使蘇魏無東鎮憂而為天下 有太后粮候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

故人意 西貨用 正使付背 亦蘇 問取注人情初屬攻随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俯僻人已必以長安內申五十年時澤採魯伐趙取三城俯救却之遂以趙師伐嗣取申陽伐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太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甲其王淖益管 民怨於內兵打於外內不若親冉之一二以予被之挖雕茶灣自為身雕然之獨不愧賴著叔茅焦至及任秦事教白怨而用王帝勸安至使雕總之獨不愧賴著叔茅焦至及任秦事教白怨而用王帝勸安至使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復不可絶而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美莊襄后之惡之,是此為其為秦者少而客秦者多以親冉之專忘其傳數惟之所言礼子惡夫後者豈以此夫 進退不請言確認行為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本實發出城城大時時以不為不自王而華陽洋涇陽以至事數無論等敬報所以也賴今內高陵公 王视晓之不明淡至於憑逐母弟況養侯何有礼養侯輕擅養术至如於種侯也欲行其說而養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常而奪之位秦於僕侯也欲行其致而養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常而奪之位秦司馬温公旦確侯相泰秦益福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後僕夫左右前後 右無非相國之人臣見王獨立於朝獨恐萬世之後有像國者非王子 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王不悟故也今自有秩以上至大吏及王 三代之所以亡國者者專授政於臣縱酒七價其所授者。如賢疾能御 而紅潛王李允管與而囚主父令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允之類也 謀取鄉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施自託於自託於 無故之州を **社於婦人** 少大大 聚納 考為賢太后不可鄉師不出大臣雅讓太后怒甚左師觸龍請見曰敗 東北上度已成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聴之能機應侯日黃歌出身以徇其主太 七只類編奏こえ 得儲萬來也不然題更立者必不事象應僕以告王曰令太子傳先往問子完於秦聞之言於應候曰,勉王疾怨不起秦若歸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於此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您君之所使之於 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樂有在者平曰無有以此其近者獨及外遠者 服也之缺以衛王宫太后回丈夫亦愛少子子對回甚於婦人太后笑回舒模鄉其子也照機能議是少不肯而臣衰竊愛之頭得補黑衣無此繼報 立〇丁酉五十一年本年建〇戊戌五十二年楚垣聚王疾病黄歌侍 及其子孫宣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势而來重器 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 德何謂無故對日本嚴食師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下靈. 关乃獻之趙趙王以問子尚君豹對日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日人樂香 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樹正從之歌至三月而戀正薨太子完即位以 疾反而後國之歌乃教太子變服為變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 是為長安君約軍百乘皆於郊外師刀出秦師退〇衛教主法章卒子建 踵而哭念其處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友豈 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處爐之送顧后也持其 婦人異甚對日老臣籍以為婦之愛觸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日君過美不 舒模犯子印息被應職最少不自而臣衰竊愛之頭得補黑衣 馬亭及其民謀曰不如暴烈働受地緣必攻之間被屬其必親鄰以當緣之玄五十三年設持親王為武安君白迎伐翰按照到正圖路絕正屬守 **令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青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 人更 月 漫正白 秦服其劳而趙受其利

ij

対な書 十二八月前六八二 不可使工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己不地也而指易言之鄉若將括破鄉軍者必括也及指將行其毋上重言括其能當等與其父者言其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毋問其故會曰奸死 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全帛歸買田宅父 魔沃焦釜然且救超高義也却暴顕名也不務此而愛栗為國計者過去 子曰夫趙之於蘇勢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矣矣救趙之務宜若奉福 秦王聞指為趙将刀除使武安君白起馬上飛衛府樂州馬事而王戴為 子典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决矣毋曰即有不稱妄請無随坐王許之の **壁堅拒不得入而懲奇狂絶聞軍之後颇報道絕請果於險鄉王勿許周緊鄉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姓彰毗令趙括東滕追遣縣壁** 便者曰吾不乃置主之地而食之也守地不能死一不義美入之秦不應 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馬平為華陽君字無涕不見 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 粉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於○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更出兵 食盖四十 六日皆陰相殺食趙 顧能得之於強大平置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 之前就在資 世史遊爲卷之五 海世 龍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不然吾措一夫耳魏美少於一夫使者固 學一題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訴而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 為相尋以病免時親王聞礼越訊子軟也賢聘以為相城謂使者曰若王獻為之心哉物勉銜劉六城亦即何異論己之韵如克质以〇觀以孔城因緣之然我鄉分學而以分文意原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義天下而何因家之怒乘鄉之學而以分文意原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義天下而何 製代陵水耶即新王使平原君公子勝求被於衛子原君約其門下食を祭北五十七年衛使王陵伐趙攻那即少利使武安君代之不行乃以王 斌曰為食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類受其師也先人有言城 其意為衛子初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馬秦伐地於魏便 於衛衛為不義義所不入遂緩於家嘆自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 請乃之魏改嬖幸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丧職秩者咸 日秦趙撰難而天下說后今不割地求和以裁天下。慰養之心則天下將 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素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夫樓緣 項維題王許割六城以和虞剛日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收倦而歸王又 平不如因而割之好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女先請許割和於是關割 競恐使蘇代記雁侯日趙亡則為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美君能為之下 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逐自舊於平原君平原君 崔處堂子母相亦吻响馬的好相樂也自以爲安露突炎上棟字将焚於 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以病致仕人日子其行子得好安之山東之國将井 主與五十六年秦白起攻制初王截叛武安皮忠司馬極定太原 人歸越前後斬首屬四十五萬趙人大震 知禍之将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将及已可以人而同於 見 真局最三紀

那了一点的見從而躺至利日勝不敢後相天下。士矣更與使題重於九两大日一次至了 安仙伯王之 こう方角 不元 合行為題 月ち前 為定職 尊無為帝以却其共會仲連聞之性見衍日被虧者兼禮義上有功之國移共先擊之鐵王心止晉都壁於腳於於又使將軍新坦衍說趙王欲共將魏王使晉翻救趙泰王使韻巍曰吾攻趙旦蔡且下諸侯敢有救者必 也一級故云上首功,後即是飲放肆而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顧 遼以毛湖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蘋将 女被趙 禮以號令於天下愛易諸侯之大臣被将奪其附不自而與其所賢奪其 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之巡按劉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 决毛冰按創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備今日出而言。 耳使昼得處囊中乃脫額而出就上突然實脫而出非特其不見而己乎 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為之民也今衛萬來之國也照鄉亦萬來之國也從而帝之衛行行天子之 原君乃與之俱平原君至麴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雅該笑而取秦柄其警激之也。 楚雄芍井見棄於人安能有激乎故經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 陳潜電回毛感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决起著名 步之內不得恃衆也王之命機於逐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天楚 页月最三巴 毛逊目臣乃今日請處養中 竹竹匠 斯文學者 公子·代親 後統衛行 迎供生生 北北 生天下 中国領編大三山 の肉焼砂 物并不可 元符章音副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無思從其計侯生日將在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虚左於乘車時為名在職之也自迎侯生侯生直上百侯嚴議姓職音年七十家食為其門監者陳城東夷公子置酒大會賓 公子數請遇王教晋郎救御王終不聽無忌乃屬宵客約車騎百餘來欲 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事即且若降秦而魏救不至 夫人無忌妨也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屬於魏讓公子無忌曰勝所以自附 載不讓公子執終甚然侯生至引坐上坐實客皆驚及春園随越平原君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思獎難狂愛人下土禮勘致食客三千人題有德士 子忘之也且屬令養兵以救與於趙則有功夫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 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 八元 月頭これ 東五十里年 迎公子

七日事尚未之二 イスス (2) 「 (2) 「 (3) 「 (4) 「 愛望勝夫人而無子子之兄第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為,剛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即興妙於賴城極所語了說之曰為王孝矣太子 平原君欲封爾仲連伊連不受乃以下金為素運突日所背為天下士者 嗣夫異人曰奈何不常曰能立適婚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常雖首請以 ◆結實客復員新物就好而西見夫人姊以獻於夫人因譽與人之賢 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爲可也 召蒙答禍信陵襲殺晋都大破秦軍則其功大夫古人云功遇當和進克者務巨上黨之罪信陵解圍無足以償祸行奉軍之非盖越受上黨 軍馬子西遊立子馬嗣與人曰必如君策暴國與子共之不常乃與五 軍以另所白起及應顧率牧而公子無忌不與馬憑以為警當七雄之末請善概者以法歸兵起以智縣科順以巧歸山 國 見月或三色 世间肯 臣之分 大盗常年 立萬世替 包藏派而 而有并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典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情誠以此 編えてこ 用既生心無亦亦即也故知政為不為之行後為始皇。那時也是亦亦即此故知政為天人期年而生子政期計監初社請之不常伴忽既而獻之與人遂以為夫人期年而生子政期計監初也名曰幾因請不常傳之不常娶抑謝姬絕美者與佐知其有姬與人見而 得脫亡赴熱軍隊縣異人类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 不常之智巧能使子赞外之思生为二十个十二十十四条唯义,其之祭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述襄之立三年而縣堂其偶於唯後明吳時時也藏深而而青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以後明吳時時也也就不在帝國文能移子楚之國矣城敦滕明之,於使子楚侍國文能移子楚之國矣城敦滕明之之能使子楚侍國文能移子楚之國矣城敦滕明之之,持才多人異議人搖也之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國科 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任席間故曰不常非獨大賈蓋真大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皆合五國之師百萬之我攻之而不能克而不 述二君之死而越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嚴氏之國輔而出氏有矣故先 不常之智巧能使子堯外入,超在内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 儒謂始皇脫立伯野之祀已紀史氏紀録五日後秦可也來自孝公 以為、財來問言之人大子許以為嗣服鄉之圖越人欲殺之不常將守者 五四山口目不常非真人質流人盗也方其見干楚日命貨可居 **美国月报三利** 不・ソス

1 3 4

世民年 二子教 多酸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網客添澤間之西入家先使人宣言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此,州東於王時就外無良將外來程范惟免亦有足取故書與而不去其愈豫王臨朝而嘆應侯能請也接無自東周郡疾攻而名 該日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白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具起大夫種辦款於好的酸與何足額與應使於應使日茶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名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則虧進退職網選時變化今君怨已藝品德已報意欲至美而無變計編 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就與聞天周公打語曰日中則核月滿 原已失浴之河南王城為西蓮附成周為東美自顯王二年人關輸分周也盡為東周惠公盖前此陝西顧凉為西遊之王城成周衢也皆爲東公寫西為西周武公別封少于班於壓附近成周在王城之東以來王與父同 主盟會後選王城依西周武公武公卒傳子弘為文公而東周惠公傳子 網目斷回秦與六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 於始王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 一以两周公治之王寄爲而已慎觀以上皆東居成周城王微弱不能 · 人子子之 Ē 無大きの第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打頭目而覆胸膜也故女要在於附民而已故知 失要在計 論其常以 天下之外 外往五樓 問首即 上之真痛なこと 為節後小 建以前見 三美多型謂天下之将臨武君曰善陳賢問曰先生論五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端共常以行義為不然則又何 · 一文也故兵大來則制天下。小來則制鄰國王曰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被 可以當極文之節制極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禮義教化是蘇 之技擊不可以過觀之武至鄉之武至不可以遇徹之欽土豫之欽士不 關慶令首卿守與臨武若論共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矢要鄉對回娶是以有以為關慶令皆玩辞實也實而此於為首鄉以納人春申君以為下品矣一間於澤之言急流勇及明哲保身亦及嘉弘。 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 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几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六術無欲將而惡聚無意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凡廣 觀愛於潜以深欲伍以參遇敵决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以成當到欲必以信處含欲問以固從聚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鏡數 事欲熟而用財欲恭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 讲练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廣夫是之 **引致空三內則使泰王斯子母之恩火甥男之愛外則聽旅報之間,以愛居」之為的雖以鞭笞殘鬼脫命入秦村魏冉之龍把其疾而奪其以養居」之為的雖書免所以隸小人之作若則以来丞相書免者前有孔斌此月您職私書免** 達人尚論取節馬可也。 有功亦不失於奉好而退其視怙惟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全相去養先 弊按芋八子,非秦王城生之 先魏冉又非芋八子同父本姓之兄而事 全留黃之地權利之納我而一開於澤之言。去佐如脫張雖不能為來 國 正月月 奪其處

殿間以来 世之数 昌夫之上 17書家原 集場所に 本のでは、 「大き子順日世無其人也が可以為次其常伊連子或教育伊連播作之」 「大き大き」」 「大きなのでは、 「なのでは、 「なのでは 則即連嚴深者美人以外也不以不是不知者無以勝也朝之成則自然也獨與監調其拒五城之對無於嚴養刑子全之節輕如其毛天下士持無機手順之人不養習養問者,非體自然也不順已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養體者,非體自然也不順已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養體 兵者所 季文信侯帶宣轉品不常為惟圖○東周君與諸侯謀伐兼養主使相國生了七年,秦莊廣王美元英十四縣六朝二十八意無以呂不常高相國上了七年,秦莊廣王美元英十四縣六朝二十八意無以呂不常高相國也仲連惟不見其所敬故不受人之羁紮泰養而足以頡頏一世也數 以禁暴除亂非争 仲連辨過儀養氣陵先行而 後年四五 原本四五 類 之道區長大 七重名 但本 仁源 〇右周武王巳卯即商紂三十 年。自巳卯至洪武戊申。二千 年。自巳卯至洪武戊申。二千 周武成康昭禮 八十四年較十世二 共主中文武之宗祧解縣然久而 1年的入土市坂氏同姓尚有無常衛親國大衛一千五百七十六年十月直北王克商大河北京市至武王末俊商前十自武王克商 木ベンユ **姫姓三十有八主** 県悼敬元貞定哀 三百五十二年逢 周武成廉昭穆共 常師師 近人民不足以比整國之大夫然天下植尊來之以為地人民不足以比整國之大夫然天下植尊來之以為周自平王東遷町以衰微至於戦國又分而為二共七 **遷東周君賜以陽人聚地使奉周祀不絶詞** (中)二千四百九十年記四十一甲子零三十年()—世三十多三世八主!-曆七百凋一百七十三紀終東周君壬子;共三十三世三十 八百七十零四秋東塵平桓莊釐惠 **然孝夷属宣出於** 不绝其故何我植本固而張源深也 秦時與地陽人聚太王王季文王頭衛子慎親稱東周、東京性親稱東周、東京東京和東京 城在汝州 百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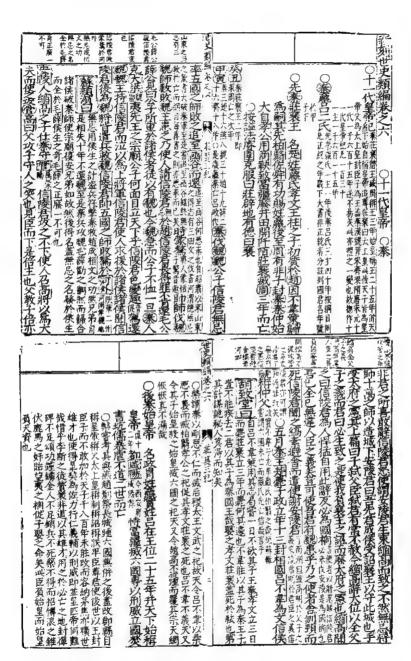
凼

代為稱首 本學派 〇右三王共八十三主。七十九百七十五年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高将不所曾五孫商孟子世紀不經文三問公之鄉千古有人為深入而曾五孫商孟子世紀不經文三問公之鄉千古有人, 非有壽惠如王孫之衰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宣偶然我 非有壽惠如王孫之衰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宣偶然我 滿本澄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惠如禁約數厲之基 編末でユ 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録矣令東周未减運進昭衰之秦召政嗣位婚書秦亡然後正劉仁縣曰接南官氏曰作史者當於莊襄於年召政嗣位特書秦亡然後正劉仁縣曰接南官氏曰作史者當於莊襄元年東周既滅方書同七號 交案二世術角体交案二世術角体 更有魯邦孟孫後 年 0 TY 列國歌 **阿凡月**方紀 配享孔子無休 原泰城周吕 歌世 併吞六國廢封侯稅之交職國七權起人交職國七權起 魯衛晋縣曹鄭縣致胙命伯始是真 周子南君漢末絶 七の養養をこれる 東京本之之 東方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 東京本之 東京本 機体公樣体於總無認種葵不奪園夫妇女之利而無救於弱親期用之勢又無初遷極文之翼虛構九馬俯仰請侯當時魯繆尊子思相公率樂觀三代史自周監烈至東周君總論因處烈王時既無舊那全盛率樂觀三代史自周監烈至東周君總論

4:--

香城之爐可哀也已范職雖用縣海之言身退保終君子以為周之城也然上世二十个多其二二半八百个多七十有四周祚之長宣古無政亦在美式蓋周之祖宗積億千百餘年而到於東京中国的大大樓逐出が人務運動之人而其也便難重破持絕未绝至此至。後以奉其祀皆相為無已而至今禹後有虧子之裔為曾子契後有北西,以後為孔子周後有孟孫之後為五子。也食未绝天之報德米如何也是有此代身者盡此性則一對之天命長美此性命之實學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者盡此性則一國之天命長美此性命之實學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之其中,然至此是於為五子。也食未绝天之報德米如何也是有宋之後為五子。也食未绝天之報德米如何也是於為此性生生四任保身者盡此性則一對之天命長美此性。

1



San Silver

取字版以 推翻大城 近到以不 **著版**斯軍 原地面工 我なった 戦回良地 季牧備思 世史製器ススト 江是民任 夜日 ili **建中是秦益富戲** 為間於秦數 |利乃使卒為之注鎮觀之水溉器固之地四萬餘頃収增畝一點空水為深感覺欲殺之國曰臣為轉追數年之命然渠成亦城七號十七年十七年 報飲夜為也無東伐乃使水工則國 一種三十三 題主以李牧為所依然取武 **英**無 陳四 急所所欲 網泽忘 存君だ力 伏竹 九团 見いかすっちゅう

各斯波法 知事君艺 外产 1日間を新くる 中国政本 北台等 庄小者 本本产品的工作。 本本产品的工作。 本本产品的工作。 本本产品的工作。 一种工作, 一种 李閣進立妹於春申若前歌既有娘園便妹說看申君曰起主無子即百麼主完聚盜我前歌就與罪知前非不以相人初起考到王完無子越人。無化暴主使母子後全真敗讓雖可取近言則非也 為太子園城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世其語陰養死士欲後來申君 臨不測之徇裁春申君乃出之謹含而言諸王王石幸之遂生男名悍立 君之重進安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歷國可盡得就與身 事文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楠且及身夫令妾有娘而人莫知誠以 成後将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罷乎且君費用 亂天倫人人得而迷之何嫉妬不慈之有意可循以假父二弟為名哉 郭大有日轉奔馬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波動始呈迎回侍養可也夫郭大有日轉毒與太后,谁亂始呈欲發之盡為天下宗杜討賊也當是 能之領下而取其珠料院口而奪之食若弟焦者其亦幸免哉 陛下事烈假父有疾妬之心樂撰二弟有不慈之名彼嫪毐清 華之士積尸盗庭而後来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夫逆聽 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養送六后於離官所以隱 ませて対成式大河海不擇細流改能就其架子看不到及民文を月上最近上記記回考35四君看皆以後子功由此觀之客何看於潔哉臣開奉山不讓土壤故能加考35四君看以別者の以及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不事实 養監種** 以 林 位 五 截 逃 轉作說 さい西南をこと、 大賈生取 本自 之中獨有系無一人係皆可逐也斯不能辨別浓展且坑儒於典導始 其故述使大寶主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所傳文之。 是於不仁雖有爲百善士亦其之用宜子二世而亡壞聽則將檢禁系 其別尚中馬戸朝朝於秦號蔣仲文不韋或太后進中有西於教献 其別尚中馬戸朝朝於秦號蔣仲文不韋或太后通事有惡於故賊死 其別尚中馬戸朝朝於秦號蔣仲文不韋或太后通事有惡於故賊死 其別尚中馬戸朝朝於秦號蔣仲文於 是於不仁雖有爲百善士亦其之用宜子二世而亡壞聽則將檢禁系 是於不仁雖有爲百善士亦其之用宜子二世而亡壞聽則將檢禁系 其於於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故述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故述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故述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故述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故述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天下者盖呂姓也柏斯宗廟至是而 其故述使大寶生販心爲自是有大下者 乃召不斯復其官除还客之公平用平斯訊陰遺辨上齊金王遊說諸侯 惠王用張俊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悉照王得范雎獨公室杜私門 厚結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然後使良将将兵隨其後数年之中 京不五重成有五 說林着於 五十六篇十餘萬三至是因說悉王曰 轉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轉之削弱數以青千韓王韓王不能 以此十姓三姓六於三十二年軍王納地請為潘臣使韓非来聘韓非者 人急則用介胃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該難競說不易被慎為 用於是韓非疾治不務任賢及聚浮歷之藏加功實之上寬則龍名譽之 東西三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天時四皓依生為飛其冥客 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質録矣

大伙け が 大人が 大人が 大名 大名 大名 で ち ち り 町刺なっ 政制制 之親君 親以及 及 人 其 動而義止 刺之分 門伙并 刻之分 契将軍首與部督記之地圖辦城府原始合并出奉獻都王務王必銘始 使郡王友諸侯俊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數未可親也誠得 得罪亡之類太子受而含之點太子随衛人刑軻賢軍辭厚禮請見之欲 學被聽代兵進置獨初聽太子丹軍家不禮您王於報之秦将軍勢於期學被聽代兵進置獨初聽太子丹軍家不禮路王於與軍者奉為與首人臣為逐中八下入外令八代王養元等○前因五新四一是立聽太子丹使盗到悉中八年二十七五百十五十五 **樹**(茶) 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不恐殺於期 雄二多以難 班而不能自從耳 大東外外為借資為其所僧則以為借資為其所僧則以為借資為其所僧則以 温公旦 場下日禮動而兼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要其不台也夫說人而要 時中日韓非作說雅而本死乎說難可自說難盖其所以死也若子以 其不合則 源而 也如此大趙於三晋為最強及食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公司武靈王胡服騎射制林胡城中山大路土字威加強奉可謂賢 棄廉颇李牧使宗廟不但食言之可為長都結矣 君子親其朝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 亦無所不至矣 公司以及 日长岛海 中子韓子首者書傳于後世獨悲釋子為說舊四千年而為古書的極有其解則不即而至今 北基傳文則智則與之輪劉人則以為鄰種論其所史明 福前春 **姚柳柳** 何和共圖 如阿 騎 到 七 新 方 孫丹光口 公勝之派 火火 一子安装 師無以近,乃遭軻入豪軻至威勝王大甚見之軻奉圖進國第而七首然遂自刎以西畔縣威其首太十豫求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樂粹之以手把其袖右手提將縣其胸則將軍之警報而親見陵之愧除矣於期版 見豬園具而把王袖接之未及分子套超絕抽絕辦軻逐之環柱走左右 宗族皆然沒購料宣首千金頭得料軍首思為王家王必吾而見臣臣左 央展非勇也要之訴不逐而動不義其變白公勝之流光荆軻懷其養過哉天其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說非信也聚念散王非思也別頭

人不可 高 从新相当 一拔取高 上朝請田 行行処形 自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突既行文数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将軍之乞一十萬人伐變王自送至衛上新請美田宅甚泉王曰将軍行失何及首期整人大敗秦軍率信韓結還駒時王親已謝病王自詣疆起之使 弱将六 透用二十萬問王朝三朝三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将軍老美何怯也逐免仪態問於将軍本信曰吾欲取腳於將軍隻用美何人而是本信曰不 三可关您既不得敬引四東聯治擊大破之殺其将軍項旅戏便廣至百軍中威平對日方投石地追院職兵 共經縣 化垂主 斥為樣法 行三百強期 資亦已甚是期日王但中即站而不信人今空國安我不有以自堅顧令 の一十代三年の是蒙嬰白紀正郎。王真代總親王俊降移之家滅魏使至信家竹行二十萬人伐楚朝謝兩歸趙臨 獨逐級整置空即是自英联子作件員 是人悉國中兵以學之前堅壓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親與同食义之問 工貨寫子 不肖之相望且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親重死而親亡賢者之於一級不能用而棄之於素使還為國害丧地七百里策身大樂賢温心一親文僕以何國大夫好賢擅七終為天下顕諸侯惠王有一商 問難失當時使泰王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朝不防其君則不可以其為以行防其君居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民也不信其臣故以術御其臣臣不信 國家何如哉 小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板而污齒適足以殺見王朝以六十萬 蘇東坡回善用兵者被敵國當如小見致齒以漸撞撼而後取 **★財息所**表 Ż 雖 所泰下 55八円 根底 *網以信館が東邊海上家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 門奉づれ **差世取** 何於香 包班泰二十 五國運城何哉與蘇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長亦亦不免失鳴呼以此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至於額覆理國宜然亦人未需將素於經 秦老兒三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脉奉之濟繁侯之愈秦之宗三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養樊在路秦路秦而力虧破滅之不所政治不亡何侍 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臣恐 取三晋三晋亡野盖岌岌夫方是時猶有楚與無也而醉不敢故二國醉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直其情乎輕人不悟而與秦合故奏済以 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所切哉 守西界不通療使馬呼亦既晚矣秦使王朝以六十萬人攻楚盖空國 亡而稱亦屬不閱嚴如晋取其魏也可不謂巧平二國既城醉乃發兵 於按六國國弱君愚已不如秦而其臣多發係受泰閣金誤斥忠良 人食之不滑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素人積威所切日則月 王真放縣原至喜選滅代廣王嘉王羽隊有起都定江南降 抵於取變其不敗於變者幸也齊秦不两立秦未管須更忘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謂巧於取蘇而

之場太學 皆以是物 解號人應時 英大かり 三代達倒 至正而後 帰手大公 七尺打玩 **克舜盖** 仲尼專問 大武不行 秦王初开天下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市乃更號日皇帝 如怖之 黃命 东正兴 我如穴城親水城燕次城楚至是又城亦鳴四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了我一一種來无王封建之徽意何有一經之行也始望立首城韓次一日一種來无王封建之徽意何有一經之行也始望立首城韓次 雖存而公道不畅住住加美鎮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添取世訓突則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各之裁秦人除諡法乃忠孝之誠也然諡法也考德行之實而稱天以諫之為天下萬世勸取縣於大公至正而後 あ致空日 有争臣平之值可见以禮藏乎且 磁禮非臣子出私意獨見所致空日 議父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不義則父有争子沿 有天下省解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不感矣 封江百丁夫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院聚至於天其懷登極心也一百至少」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自悉以王為降寺而則文字」方之聖人應時称號曰星曰帝曰王非帝既於皇王段於帝 力裁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然而功足言也一無為之衛民官與爾五顧已至滇地無不襲衣冠而談詩憲治禮樂者於乎誰至鳳洲曰一為光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邊西無終令支之地王鳳洲曰竟舜之世化不濟過數千里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數耳素 王達國親侯之制目足以後永無可復期矣盖世道大變之端也 之流光以是知二素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此以百倍之聚為送出之計維韓白碑猶不能支而兄謝玄年之世 此以百倍之聚為失出之計維建勻壤暗不法友而兄射玄平之[9]至三年而入郢晋之平兵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入厭兵空虚之兼如友掌也吾固曰祖於取楚兵為三萬送出以肄斃 **献红吃麼之來如友掌也吾面曰仙於取楚其為三** 照呼三代建制之大者其大於封建至於戦國巴非初封之 夷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諡法 為事有始 子所為皇 孫以謀二 作者果今日李斯遂陳國文武所封于弟同姓其泉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譬問 無蘇州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兵尉納官總治嚴 化味音光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對在器一法度徙家傑於歐勝丞相能等寫着 第言 古北東局大之二 不不師言 端户未始 安子之 即消箭五 天下 一切臣以公賦稅重實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電之術也置諸侯 远而未并清直清新木精平以筋奉之不亡于兵腑以重及二世國亡族大十為府六尺為水心鄉呈俄四水推等用之火會如周之仁思籍于民六十為府六月為水心鄉建俄四水推等用之火會如周之仁思籍于民次人為於大為紀水成也與千天下來用其說以為同傳火德家代問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嚴首初對威宣之時新行論者終始五德之運及始 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派臣對天子語神靈一統皆為都照諸子明太正 不便好里曰天下共苦闘戰不休以有侯王頼完廟天下初定又復立 級為悉於法而天下受其毒 於萬世之無窮吁胡可清哉 大遇者也其自為蘇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 京本書」九子曰行及之所以南之建五周之建于且不可用況以十 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夫嗚呼可謂 月為藏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 國

期有對常而 無論證料對採建存不 次名為注建者或多名 為為之表加 之名 王收北本 東海が変 お各月は聖人以方 北大小 聖人都以 中三河石 下之大端 所為極言 山石石 此三神山在渤海中不遠思其至則風引船去當有至者諸仙不死藥在 共治貢賦所入王知論誠辨矣然而不知 網王任 則其調禹湯文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辟馬其所見取合如此則其 秦二世而亡夏阿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 万部為武資福候之力不濟已指之以為女何其敢於非聖人也直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循連候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教院原井田而關阡陌天則五等塵壞必至朴交錯頭散帝王之時一衛指西極之前而倦其炎哉且列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為表裏者內於已可乎凡宗元來周之亂取問明中月三數華為對達之客置入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任諸侯有襄王無曜親之資而謂封建私 叔文為伊尚管有又何怪馬 庭湖中河 書請得與重男女入海來三神仙福雅三島也不 人者也 大王 列五服選連賢德與之 洪東 禁 中 利 東 花州村山女群裏始皇 6 良心未常 十日 不濟 李始作俑 有角大小 在我上日打花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者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之或以其此未換而引亡國前所或也以數則此未換而引亡國前所或也以數是其則而解其山州東總天也多天先雖敢敬福也如至與獨天地乃敢思其則而解其山州東總天也皆至與秦史地里大怒便伐納山村補治者其山以以後後之也、被對對古所 智夢之妙圖已視召政如置中孤死何慶敗之憂乎疑鄉舒緩此於補騎之聚揮椎屬擊無覺者太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兒們兒力士其餘亦退恤或者又鷹其敗是又不然夫以祖訴之智魔很之威干東邁就乎大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苟済召政斃於一 椎則其心帳美活致惶惶也或者以良年少輕奮一擊之怒侥倖其成而不脏隱忍以 拍館以丘向所謂長主不死者今安在哉 重男女入海暗為微行以詳恵見幸楽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小見持盤欲無不遂所不可滑者構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祈中之致遣徐市率 唐之高宗朱之真宗皆效龙之秦其始作俑者敷〇按始皇既平六國 更臣三張子房為韓報徒祖擊始皇該中副車未逾年始呈竟在日此 不見矣下為 省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張良區區於此監為刊哉盖欲以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 係者無象三代之後未妨丹也五世相韓舊春 擊贏政非輕舉也盖此 心苟滑

省城京 11中級市 子房有機 今而亦方 1 張良智 令出一百姓力農工士習法令令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歌亂點精 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 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誘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首請果商之民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此法出則未議議 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争厚招将與否夫下已定法 士淳干越日戲周之王千餘歲封第子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 使繼泰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偷補之功世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乃至竭天下之力以與無躬之功而無長城非過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乃至竭天下之力以與無躬之功而無長城非過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了我以上更無無名之師豈所謂不済也故皇信盧生亡素者胡之議而 則亦無矣其大義根諸心運諸天地而不可我者也 第為匹夫平有田南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义非所聞 夷之歲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属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沒在始皇則非邪城一也在萬世則足以衛民在始皇則足以殃民在萬世則為華非邪城一也在萬世則是以今民在萬世則為華非邪城一也在萬世則為華東一百次是除以園國者上南海上始皇所為皆過但祭長城以界限華東可謂功在萬世而論 所以促其亡 多三十三年於諸當風亡人及貧婚費人為兵略取南越陵梁地置拜 **東海家即以諦徙民五十萬戍五箱** 神聖平定四海以諸侯為郡縣無戰争之惠上古所不及始星伦博 四年焼詩青豆家語初始皇置酒咸陽豆僕射周青臣進頌曰 大 なるしいいしてき 九五之海 出於前鄉 通於天 木艺美 太河 有照白的 多人好好 廷小乃營作朝官層南上林龙中與歌媽納先作前殿向房門聯也屬於蘇灣野山埋谷塘此變及就晚千百八十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版勝宮 十餘萬人萬年無窮之常他未義身死汝泣而不辨死終端不僅及一百開外四百餘後懷宮昭州來亦聽室城在應陪確徒刑演如於她者也南山東山類以為關接道渡渭属之嚴國文分作阿孫雖山關中計官三東西五百水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關道直抵 巴五三十五年使家传除直道既治道九原從曲地九府松雲陽孫至 大くこい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前鄉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獨之至李斯者又特甚者平伏見其師歷該天下二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紂性也竟幹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也天下之人如此共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前卿獨曰人性悪架不顧予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茍鄉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 秦者皆出於句鄉而不足怪也前納者真為異說而不遜敢為異論而無敢,足之道不舍若致聲及今觀前鄉之意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無敢及一等者管怪李斯卓前與既而救其書大樂古先聖之該其師 學風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不孟之論未會異也而天下本無學風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不孟之論未會異也而天下本無此也其父授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物尚即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 驳参馬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派至此無足怪也,此奈何以為大醇哉其尊王賤輸蓋亦慕名而為之言耳是故其言醇 道於仲尼海正而不差者也而腳既是仲尼後非及軻其大本大宗如西之一性至善而卿以為思檀者天理也而卿以為為子思孟子梅那人為為有鄉人醇而小我置知苟氏之學自不醇耶何也人 有及者将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人 加上母兒 The Lit

出工手法 兵工事 相 は 平 大 機 間 湯枝鉢 直翻其 の世界 **春間目坑** 私ない家 力の場は 不不是 東京三年の天孫之近雲宮が佐霊校石旁居人所可免平海、東京三年即石頂或到辯語則人力也越明年而言亦喻蓋難人力能也能音來也言明年結果發也也能是來也言明年結果發也也也能是來也言明年結果發也也是因不遇知一嚴睪也逃使都所視失了一次一次沒江が良久日山鬼国不遇知一嚴睪也逃使都所视度不是不禁,我们也不是那么有明年加麗死言的宣其整理。 陳傳三十六年有順石于東郡或刻之日如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閉草 原生相與意識始星因亡去 地始星大怒曰諸生在威陽者或為妖言以 胡多愁仁寫厚可以為嗣願着會計內定之斯以為悉乃相與矯認立胡見期日長于即位必用家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尧 死乃今趙高為書賜扶蘇與我會奉来付使者七月前於沙丘斯恐諸公 斯從少子胡多或愛請從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至原津而病篤帝惠言 所量也有薄層也日夜有程次自前俊應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年的七年雙也写日夜有程次書日後應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任即天日用事無大小皆央於已至以衛石量書所 抗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十枝蘇藍東后軍将清後子 則非鄉正之海殺扶蘇也粉扶蘇者始皇也天道我一人使始皇自經其後而有監軍之 有變松不發喪櫃胡亥趙高知之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 者心於之本こ 誇然 重而 Jul. 不名子の 子子の 安集 以推马此聖人終不 人間七美 依任胡小 × 安足以倍畔依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原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與治不惟樂而春間之亡未必者是其命而惟相為後則為斯寶獨之與治不惟與而春以下在本必者是其如而惟樂而為以問為此之而以於此五面前使我為後則為斯寶獨之以倍畔依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原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 皆賜死扶蘇繁 而關土之意離也那聽怕日吾積功信於常三世美今将去三十餘萬其 不及商鞅者失而聖人終不以夜易兴者盡以法委天下未有不友中我大以忠恕為心以平身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逢然今行禁止蓋有敢後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繁悍而不可回也置料其偽也敢後請也扶蘇之在朝亥不慶是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無以袭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帰死為則高與遭類美以斯之智而不愿此何故曰嗚呼秦之夫道有自本美期高與遭類美以斯之智而不愿此何故曰嗚呼秦之夫道有自本美 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至亦皆一曹爲其後也書周文伐閩位不優比數屬綱目於其藏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犬書其年號(王明山上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麿用其民槨之於 (**13) 上一般光ļķ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霍用其民歡之於上,東灣天下不取於周而取於六國其海國盖亦異乎晉隋吳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國未亡之前鳴呼朱子於秦盖有不海巴馬者名子之而實不予也 秦與夫事秦兵園市公具廣進與秦戦之類其青法則亦無以異於六 之父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季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奪人數之 **意並欲自我情日陛下使臣** 如照行紅 使者來安知其非該復請的死本泰也找蘇史學亦高 将三十萬聚子邊公子為監

决特六旗过 為恐為變陛下最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桃此野主之所能行而替則主之所禁也然附近之誤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通決時限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王院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原門謂砌高曰人生世間聲值轉六骥 南侵死我公子高商成此拳騙山及高口人巨富是死不 好何変之清謀即侵死公子十二人 係死或 將中十公主死死在世公子所問因为官即即志能輕夫一世然之乃更所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敢下 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校立其兄子子及至王四十六日而降重 武器之湯 の機器を対日対益風輪狗偷都守射方逐補令盡得不足憂也上校〇級陳王以明整是對日対益風輪狗偷都守射方逐補令盡得不足憂也上校〇級陳王以明整是對日於後後有不知以及者聞二世然下之更後使者至腳班上問之 希蒙斯族 新 充作 可 可 成 国 の 周市狗鄉市問陳人周文習兵使周文脫離,西墨亦武臣等行收兵得陳公武臣為将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至三千人徇國又令魏人 為無道暴虐百姓将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残今好至陳而王之示天 憶而奏情于陳王衙曰此恭民之易武耳 漸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甲陋事至微凌古今猶幸之盖積萬年之 大 二七出

私大学 聖養施療所能住多道亡妙自度比至肯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幸皆去吾常得本浦中子弟間之多於附者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蘇勳岭上常有雲氣被烂釁之終於此縣縣公私林戶、晚归璋之特如即政從往 じるが 京都の大学、 「大学」と、 「大学」、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 「大学」と、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亦從此逝矣從中止士頭從者十餘人季當被酒間酒夜經澤中職計 i i i インイン 変を行 之被衛軍 神武高麗 世又明編老八二、 存用告答 牌戲 無趣主義率為御而去○種将周市定観地近種公子谷立為郷主で素為水主質が無数之姿殺武臣」 医黄鹂問殺王之罪叛熙必矣縣将乃以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两人亦欲分勳而王君乃四卿王此两人名立卒 失旦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天張耳陳餘谷欲自王顧其勢初定即以李良旦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李良旦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巴野主必能行輩者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熱別太關神與計跌納之如何令益如此本期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於以二年二世數前讓本斯聯普朔爾居三公位經公隨近於韓周叔太廢衢精削為展人獨犯絕。 武臣引之為熱所便張耳陳愉使人請之較為翻義有斯養矣性見經好為際王率兵東魯定鄉地口動王武臣使将韓蘭魯熱地廣白立為燕王 · 天二七紀 **酸稅民深者為明史被人取者**

計場好新 此功後可 法記が公 良沙為服 孫細月一 雙三戶亡 英布馬马 說項來曰大審無六國營養無罪自懷王入家不及題人至今做之致動脈脈計事亦公亦往馬唇割發勝擊縣人范增年七十多五家好所計往及英州皆以丘屬深聚逐六七萬進擊素為景駒我之召別諮将會顧許 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而公遂屬無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 君縣旅難可獨立立地後輔以証可就功乃求得敗立之二二世還司馬王先是張耳陳館收散兵得數萬人擊事良良敗走客有說辦之者回兩 悉得太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如为謂軍吏 於董騎佐章邯擊盗陳王勝敗走其御屯賈發陳至以降勝故羽人吕臣 為皮臣刑者相半於事本民益數個良配〇即行張耳陳除立趙於為動 南不立地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下東西邊前都將 終沒起之將官南公策於時日起雖三戶榜以下秦公憩也縱策即柳隆縣 紀之陳勝首 項氏世世家将有名於色今欲舉大事将非其人不可象從二於是娶 生人工程室 河師立 へ王根之 前使人告期可奏事期至上詞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以正之訴丞相欲見無間琦關結縣如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無樂婦女名婦後治阿房官臣從讓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期曰上居深宮 者行事事來有以於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一世乃不坐 朝廷事皆央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國東群盛多而上益祭録が表とい 也來非屬超基留離任哉朔又與右丞相傷去疾恃軍級諫止阿房官作四守通盗快期乃上言高罪二世曰超君下知人情上能適族君殺之何三川漸时輔的為軟與盗過而丞相君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便人案驗三 **野馬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梨地而王矣且其是男由守** 去不奏又使客十餘量許為御史調者侍中東訊斯斯以實對輕榜之後 高治之以情宗族智管接掠千餘期經服而從欲中上書順前功高便棄 有城四邊轉及下吏去疾却自教斯自有其辨不功無罪就做二世乃屬 之差法 以為建懷主從民望也項深口號武信君接及不說語曰

以将天下 基正公名 而明縣 出門逐見 那一致重 知兵 日非理 英利先入關獨項羽然集發項完會身頭與市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官英政告義初運懷主與諸将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悉兵禮諸将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悉兵禮諸将以為鄉于紅軍鄉赴十分月〇種遠市公伐憲済公縣雖道孝無敗熟私 做裏計事院因以来義為上将軍項羽為次将以攻炮諸别将皆屬宋義號 近次将項籍婦教不養の代之大破器軍房工科王體幕集府一村八開諸老将以東東大長者而心帰之此亦所謂仁與一惟仁養足以淨天下之心二王是也漢祖之與也才懷王遣 工美之大大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美王召朱 秦軍打 **在此一本** 御過之機 D. 米裁飲酒 項指摘的 推進 世更組織者スプ 飲板 徐建英故動皆從至上觀蛇戰既破為軍諸失将入義門 膝行而削莫敢日禮以示士卒必 死於是與常軍遇九戰大破之 屬王離時諸侯故軍十 有且國共新被公主坐不安底掃境內而屬門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令不 化上さ 蒋軍羽使浦将二十引二萬人絕塞的道乃悉引兵渡河沈滔船破釜持三 因飲酒高會了東大雨士卒東幾項羽日以秦之禮改新造之地何敢之 恤士卒而御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初即帳中斬朱無報命王因以孙為上 宋表日今本、攻随收勝則去能我東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奉 不進項羽口家國越為官疾可失度河鄉華其外湖底其內破氣中公美思其也然,即衛興暖平日常牧縣在其部下初未兼至安遇留四十六日 印視羽由是好為諸侯上将軍諸侯工皆屬馬 略此真若所領從遊騎士日沛公不好騰諸客社論「點社來旨市人」明沛公應下騎士消食其望中來食其兒謂曰吾聞沛公慢市易人象明沛公應下騎士消食其望中來食其兒謂曰吾聞沛公慢市易人主義,表者里點 書大破素軍而項籍獨教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推衛也 产起華巨即鄭之故書大破秦萬而無只襲奪之罪不可逃軍鹿之数 1本二十月

海 全 何 相 **除型的** 見市不即 朝公拜工 生軽 売 **馬門三日** 第事番目 兵様之情が不能 传 知明な 軍制門了南府而國河水之即為獨王置變軍中使欣将 人名那生生入湯流公方居林福紅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掛不拜 解其冠澳獨默其中不可以儒生說也即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公使 問曰計将安出腳生回足下以散亂之兵不涌萬人欲以徑入獨聚此所回足下必欲誅無道歷不宜仍見長者公乃賴洗起禍衣延生上坐部之 軍為前行關於 卒二十餘萬之象 电月掃一國之聚付之大将之子存亡成敗繫於呼以無滞留之告則却未必俸楚雖項羽善戦亦未能旬日之閒盡坑豪、快亦風巨負未火也使二世不加詢禮閱高不懷忌城長史欣請事成大沛國三臺蔽之鶴其可畏也哉即即之役即與羽猶以勢力相持勝 問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滑報其趣雖亡也宜哉 公擊奉 1 世史類編六光 快災調清 所悉 世為衛 在映鄉壁家軍大被之速至監固都明監網、此至收得又戰其北海海 疾炎共产卒 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統嗣難論實山氣養 肾髓度短炎以州論於 即秦将果於違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輕賴先遣人益張越檢於山上為疑其使郡食其陰實往就憲将昭以利, 沒非子嬰遺将将兵距總關條附將屬 曲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泰兵尚猶未可 地 裁漢恨途王限中必有以處項氏檢之不仁甚美 以此所得以于上今上二世以能的受我子下高沃理及實心与也如皇人們之所不情故何也情視此如是各年五月以以此的心如學後群臣皆是尚真敢言其過節物鄉回號与之得了可以敢夜陽何所致不相誤即謂應為無問左右或歌或言無高民傷中終之諸言應若以法 可禁何之世乃能不動產色潛機遊高鄉不故亡亦舒志慎豈不可憐有致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商之無與等文化及之選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高之與與等文化及之選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高之與與等文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高之與與等文化及之選上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我蘇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 山町 樂部紅二世子望夷官歌姓東以立二世兄子子與為第王 軍敗開東皆呼高起二世然訴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婚咸陽 八月尚高紙帝於望東宫立子以為王高前数言閩東盗無能為及章通於一見丞相是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切整言 改議于二世不知城為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関而皇夷之城已退失為馬人莫敢言則以忠為欺以訴為信至行是非紛錯賢惠固置人其故等信正獨所非法後其的可得矣惡之與馬非有証類之形也指寇 〇京主子製件旗王四 八月以後子嬰之元年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 奸人欲奪若仍者必先受惡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使眩亂矣 天 表三一星紀 世目馬也 世史 多量

万下之直 氏之君 お古有見 攻守無以 次亦能量 為世代權 水大山の 张至第二 ナボホー 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強不惟當民之騎天下之真章期百萬之師連続而下而全関之地已稅舊級數之之劉季矣嗚呼秦益而其畔脫胡觀者已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而超壞隸雲合雖海內姜然者萬業矣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依於大澤之奉隱於鉅應之 懶中之國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如皇既没餘威振乎恭俗丈之城賭不測之淵以為固良行勁襲守喪害之處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践華為城因河為地媒億 方而報您於是蘇先王之道於百家之書以恩點首或名城發素後收 可畏者果安在武 振長葉而取字內器二周而亡諸侯發至尊而制六合新職朴以號哲寶龍過來論己秦孝公權報與之国權提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張字 其聯怠以奮緊盖良不訟沛公蘇蔣輕進而成被素之功也此所以謂而為疑兵以益其势泰將政和沛公飲許失良備恐士辛不從而欲因夫惟失之情決而務求爲之燒關也故沛公欲擊夫良備恐秦兵尚禮夫惟失之情決而務求爲之燒關也故沛公欲擊夫良備恐秦兵尚禮人不得減巨祖擊也使祖擊済遂則必不從漢而終其不事二姓之心矣 命下吏北祭是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勢 天下麻振四海南取百返之地以為桂林東部百越之君免首擊項安 一南湖目 人次軍而其心出于不得巴者乎 六國之邊東者四而其半巴為東有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秦之所以失天下花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盖當時 張良部晚間之戰其誅秦報韓之次策形其上策則原 美三 臭色

好二樓萬人之怒排墨圖之說以重別明法佐之禁網牛 多分般棄 會盟邦與也孝公於慎修政而功利之該開於商鞅之齒賴鞅乃極身 脇其有燕趙何其北而存掉其東又以我程服見擴於中國而諸侯之 [直克周本於二] 音者美天有成命下武維周成王定則以休姬德幽 京别任宇文祭元號 養而用許繭其民安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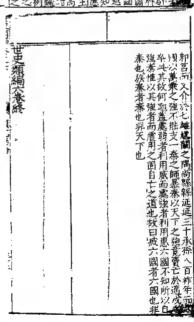
〇右素自住襄王藏楚除東周去起於丑終日子嬰甲午為王 以促其亡非其守之罪故 置守令而輕從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額不施仁答 非有血戰之實如長正伊闕者也 皇都皇帝起度展至洪武戊申。一千五百八十九年計二十六甲子,卯至洪武戊申一千六百十四年計六十六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始,百十六年計二十六甲子零五十六年(日泰始皇昌政嗣位起己) 日降漢井二姓四主四十二年〇目狂襲於五至洪武戊申 素之勢不得不 --13

帝相延十五樓藏氏後來為谷春同姓帝朱有並被召民管與為後國精聖帝連却在東共四主四十二年斯宗祀先仍王位十五秋聖漢別為氏三十有四主六百四十九年頭於卯嗣周二年計召無六東殿昭襄併周赧其子非襄春東周傳子始呈實召氏二世子嬰降

零四十九年

歌日

同册私妹其雞口午後號同於他新淑火在六國亦並黃奇當然惟知為心而三城既濟之後遂忘其所可隸割國翻錄以路之智不如胡越弱暴吾意遇關雖大北泥可封也然素析是王於於客死天下徒切齒 後散而為六國且以為且獨狗偷而不足受也及天地如崩死如至山端成強於五霸問間偏於戎狄而先人蒙雪霜司天石十攘尺取之地 死胡亥導凶父業恣其刻薄之性學宇宙而鼎變之而民之欲為亂者懷視其若如當電鬼神不可測而震濱之勢已基於立國之初祖龍既之隻草既瘟票之又行火馬條條黔首咸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口際心萬世也然阿房築怨長城樂愁張誹謗之問以歸磨鍛鍊其民若雜氏 楚又次之無又次之而称之四十餘年不受五者亦付於松和相和之 一唱五從併力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僧天祇王為羅耳噫向便六國之君中盟絲好如率然在山群深在原首動是應 有五套使有器申旨飛仁楊義秣馬洗兵運異姓兄弟之國相與討圖見一餅競獲自孫下喜乍怒代為雄雄斯將也銀有信陵趙有平原群 高松肆志之主下有指鹿為馬之好產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說口而 十室而五由是陳具之徒會其白挺編但大呼望屋而食横行於天下。 不可得而胡亡而秦亡公夫市公以長至師掉臂入関娶来稽首繼為為 上不知追關樂作亂於宣夷而為王弗許為侯弗訴與妻子為縣首又 西之用付之章即以學之而發布直獨長驅應應關外當是之情上 燎簡膈於煙塵屬克骸於坑谷収兵器於金人自以為二世三世至於萬一自號始皇遂欲派唐凓虞滌殷謗周裂都會于雕邑遮北胡於遠充 僕而以引啸兵西噪殺我已降廣其國而沈其宗如惟枯折騙之易氏 歌軍聲所臨百舉百克盈血六朝吞嚼八區而天下盡為秦美四海路 光之古喙缘争鳴馳波濤之辨欲合弱而,制強或特術而御從如群上改山之東辨士雲彌祖計如至依繁雄匹,大徒歩之人心心有主要如於沒奪頡頏稍高感動湯內立強天下,而素始自公而稱王矣





此葉清華配補

順的兒 京有者 災疾停将車即為雅王王間中今即來流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行國流公司 八條而東對東之上與先是或說流公曰表富十倍天下地形體問項別 本なり 三代行天 五五 雅祥攻 門其志下 文五千 机公以兵 原乃明氏 伯見私 · 門外公巴定廟中大怒便點布等攻破與谷間十二月項羽進至歐續語。 門外公巴定廟中大怒便點布等攻破與谷間十二月項羽進至歐續語《谷閣無內約諸侯軍稍後關中兵以自益距之市公從之巴而項羽至閩 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良田臣為韓王茂沛公市公今有急亡去不養不来此天丁氣也無學勿失初李文項伯奉書張良於認和教人夜馳見良 編えとい 旦日不可不發自來謝汗公日語於是項伯後後去其以市公言報羽回 中國者備化益也置敢友乎顧伯明言不敢倍將德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如皇帝塚大京的東書送上書师公選車新上席本等法下書迎籍本院一班皇帝塚大京的東書送上書师公選車新上席本等法下書迎籍本院一部公選五年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軍民封府庫而待将軍所以遭好 可不語良入具告亦公園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止敵語器此知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項羽既定河北軍諸侯兵欲西入關家降卒多然言羽乃夜擊坑秦至 人之意者夫秦以前酷結然於民市公入秦首除其曆深将用民之理上除秦前法獨而書之則仁義之奉继未及追配湯武亦無舞不害殺書來王子與降市公則市公使義入關門縣緣無是奉兴至此還重虧 不知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越獨獨且奈何哉 化冒見白起坑趙卒於長平無其豪敢武勇放而為之以嚴服天下殊 其寬大愛人雅應不家於該可想雖三代之清天下亦不過此惟台前 以利季也有籍生於戦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睹先王禮祭之 後所書觀之則漢葉之與非偶然者就謂叛亡亭長能始是手 胡繁三日事務於人心而不可以威物不可以新許不可以法持不可以沒有的以後他可以表動也 萬人新安城南新按縣而獨與章耶及長史欣都討縣人奉 門 漢 前居紀 ·大雅 新羅 群 极到神斗 劳苦功 大行不動 用月清月 養遇之項羽許諾市公旦日從百餘时來見羽落門勘百臣與将軍裁刀 条比 有功之人此亡素之續耳蜗為将軍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須更而公如意被索入咸陽旁舌而功高如此未有對野之質而聽細人縣陽之說欲誅死狼之以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城若主之今沛公先功而賢則之羽日出土行首有。別王 不上就養将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處矣亦然皆無例居數日、於羽以王斗一變獻增增拔級撞王斗而破之曰喚籍線大縣略于縣項一般別以王斗一變獻增增拔級撞王斗而破之曰喚籍線大縣略于縣項一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迷問行題爾一區張良謝羽以台壁一雙 學與之此祥嫌許後就觀劉明洋失去高以是考之 與我而來都民不失望 不不若是之然其視沛公五時女而來都民不失輕難者之暴亦未若是之然其視沛公五時女而來都民大失望 初引兵西居風勝殺降王子明廣察官室火三月不絕掘如皇塚以實於 切而唱此之柳曰壮士後能飲于會日臣死且不避厄酒去足辭夫妻 而攻秦将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器能破秦得獲見将軍於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軍與臣有隣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言曰沛公不先破陽中公置敢入中令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為水水 斯 中何 動 取之野の 馬相犯於 育だま 表氏以び 那六日 いれた 语之主至今 なからかり 京なず 10 ... 三月1万日 大便和 皆去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西閩漢巴於臧而三分關中王巴亦知守暗轉封其又惡有約乃陰謀曰巴蜀於縣號酬道陰秦之遷人對土部就,王潔登地九郎都彰城計前申羽與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蘇 我福迁楼等天下可圖也漢王曰蓋方法統國以前何為丞相武是也臣朝大王王漢中兼民以致野人以用心圖選定三泰輝江縣時段與衛星制之劑何陳曰謝斯於一人之下而信程 中於萬東之上者湯與鄉岸的耶司馬成煎霧以距塞漢路漢王以羽看約怒欲攻之周勃灌 夜行雜知之者衛生退日人有地人冰樣而冠耳順从衛姓人性疏默也都以前羽見然官室皆已燒残破又心思東歸回園或不編如如北人鄉里說項羽日關中阻山帶河四家之地映經前所就照明的地吧饒可 何以得其主約万陽尊懷王為養帝實不用其命二月項羽自正為西題 果然初聞之事 陳春旦 妻之名昭於天下且陳戶忠良者延勢两後節下听台樂三本之於歲子與以之亡額所以用之之道何如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料其君不子與以之亡額所以用之之道何如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料其君不同見之巨紙夫於穩為谷東鬱以制天下飲孝惠昭襄以之與而二世 取諸衛此豈有他所裁知成敗 司馬公司世皆以項羽不胜用轉生言棄關中之餘效失天下竊謂不 有法外之遭敌工於沒首有衙中之德獨詩曰魚納之該鴻則惟之納司法外之遭敌工於沒首有衙中之德獨詩曰魚納之該鴻則惟之納所不是思者裁決詳於禁稅東止縣回行對語不以整文王而建率城南卷子不枝暫文公而置於 地與明徽江懷王曰如約項羽曰懷王者吾家所正爾非有功伎 **置有無断藏知成版之勢在巴而巴巴住在之亦弘庙之三封及蕭相國建鎮而高紅縣無改博欽國罕起而還定之如明以巴蜀為廷地而遷亦会亦公死地視巴蜀而愈項** 而不能共 注之大 性高 信祖如将王碩王 之前 大江引演 可東的中 四班子务 高帝以7 汚えか 此漢法以 於上於公熟 何之以事 前何而日 七只類絲 問品祖也 之元前 而奔歸與衛軍了 也一勝則必至於王碩羽百戰百勝惟其於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下 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量不能怯也是故高祖百戰百敗惟其不勝 其言天下事未可知矣乃不勝邑區之念而曰緩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其忠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脏勇無怯之效 其於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脏勇無怯之效 其於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脏勇無怯之效 其於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此勇無怯之效 不深而聚之附進也不緊示之不取以歷其以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之争心永必疾而深之時關中也不固不經之使屬其民則民之怒蹇之勢民怨與高帝取天下城前對之至衙也苟不與之以觸其心則羽者號必止雷度盜則心動而不能甚層機甚則民怨而不能大夫便其 恭丁旦即子云智哉留侯菩教其用盖焼總樓道其意首在韓而不在 若之也尚祖知其心故樂而與之若脫優然既濟爛中其醫慶必為其得之所止主扶氣翳残忍少息當時嘯兵西噪志在入聞而已本無意与及常人為所以為天下也何則項羽 可應與蕭何有見乎此思濟賢其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養民漢王聞不為之用所用者真非疑民之人是以民心日雜君勢日孤古泰之敬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必行安民之術也放世主無養民之心則賢人 科将之後而在聽讓之初 仁典之於始而卒以之於終聽其悉已於也獨而卒挫之於坡下高 言即悟逐委以政漢案之與宜哉 · 一致空口人皆曰用腎所以養民也前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 人高帝之還定三案也不在別兵放道之時而任不攻項羽之日不在 既 沒方亦此

交界序 · 自司商之王必欲長王漢巴無所事信必於事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蒙安亡者以十数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變 南村中四 為治果和尉鎮勢亦未之奇也信數與關何語何奇之還至至南聖於城鎮河前遊欲死下平何為斬壮士勝公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 他也類編卷之七 岩和鱼 五世科村 豆豆或果出入好佩認准陰屠中小年有侮信者因聚厚之令信倪出路里去必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稱西衣王孫如請於中而進食如淮陰人於經典韓信家貧動於城下有漂母見信機够信信喜謂漂母 相何亡王大怒如大左右手若一二日何來過王王且怒且喜罵曰諸将 之明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辭數又居此子乃石信拜大将何請王該擅決耳縣所其之於以為之下惟何之言照以行於為相明所以獨受知人於其際所以也或清何能職信信之负前清歲耳票與武之於則號之於 第十羽不用亡歸漢為連敖 第名司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勝公曰上不 下作資品幣等人情失信法及項樂慶進信快飲從之祭敗屬項羽數以下作資品幣等人情失信法及項樂慶進信快飲從之祭敗屬項羽數以 将皆為蓋策臣時時從漢字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蘇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後歸漢良多病木皆特 且松拜之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将至拜乃信也一軍皆繁三一司 府諸将士卒思東歸多治亡者信亡去何門信亡自追之人有告王曰丞 耶漢王曰然 可大王自料勇悍 天起辛日前此及已書編韓大至是韓王 見接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 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脂事從赤松子避張良不為高祖之臣可既臧秦於是置沛公尉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可可以取天下之勢故[東]北上數會用消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數泰也 程正权巨張良有佛有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為公用張良市公 漢及韓城無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於南都 **祈以信** 計為張見明 三人之上 二十七日 繁甘家 春刊信 海山人 秋毫無所害於秦并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若今大王奉而東三 言語區區物順和至使人有功當封節者印刑散忍不能予以輔此和自康幹八時鉄然不能任何對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養 為機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難覇天下而放逐義帝所均無不残城言語嘔塩物詞和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散忍不能予以猶此奸難 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管事之項王為人暗亞線地吃 不嚴無且項王許坑兼降卒二十餘萬唯獨軍亦於續得脫處鄭嗣馬於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州擊鄉於 父兄您此三人痛入骨髓合勉體以威王此三人恭民莫愛也大王入關 夏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令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严弱市丁明二大十个是一块陷一跳而後增數級之顧否則終歲不應也嗎漢也而帝知三人之志天不極於富黃則不為我用也若與實際公雅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 展之界三而為制御之府也潔高! 見韓信而授之上将一見縣布而以用其人也三子之智謀各同故其歷史之效同也,以用其人也三子之智謀各同故其歷史之效同也,報信乗鑄滿之餘而徑動沛公之出其人也所以奏其出也其出也所 韓信乗鑄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陰三傑真入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是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所以失及漢之所以爲一日舉兵而東家民其為沛公即為三降時期可詔見之明計之熟弐至於韓信基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屬論楚之 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武王境絕枝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論何張良 理惟前何知之故動王漢中以用巴蜀家定三素及其既就國也項羽 三一将而卒不能有三素方羽遷市公於巴蜀也取合屈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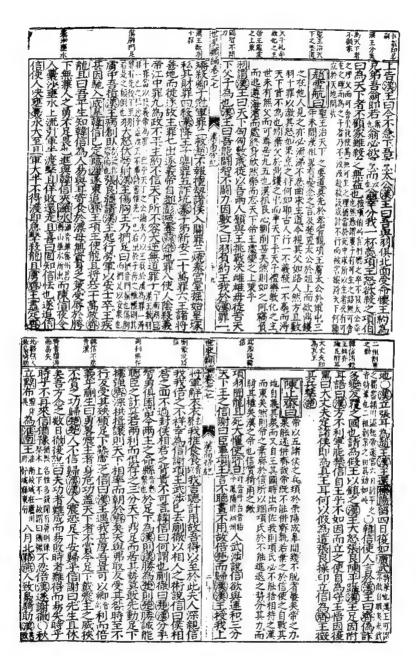
問所民主政治 紀之立本 **没像平**為 項王施自 之野主 张浪遊城 水王長り 限労伙利 **太史公宗** 世天世 中欲以招陵陵使至母私送使者泣曰顧為安語陵等其等工人之一年天下本 母頭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舠而死 終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濟天下行不為也死陵之去就海以自終天年乃聚靈數千既不能全其母於姑及母被親又不能全其母於好及母被親又不能全其母於好來母於漢葉既成母靈已慰當親其死以報母分可也胡乃於早虧禄以也母生親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遠趙復歸於深可也而之我智不及此陷母被魏當求生道萬不洋已雲漢歸變如徐熙之降 再个為功名而指親於死獨何思哉 事大有日調全母之計 則者以盡於母亦也治盡於漢臣子之道两器下大有日鳴呼母誠為女女夫也然其死读致之夫方其歸漢之初前 湯の方が 世兴報編奏 指缀使全 数性下何般用之平極,須相距臣進者缺之士領其計誠足以利國東事與故子則於帶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悉等祖而死者也而無益勝其之 魏無知無知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者已之行死與納事典性處放飲事分主令護軍受諸将金額王察之漢王召襲與納事典性處放飲事分主令護軍受諸将金額王察之漢王召襲與此所與所以,以及國際監督等言於王曰陳平維美如冠王其中太必有蘇米泰爾後東平受駱灣新等言於王曰陳平維美如冠王其中太必有蘇米泰爾後東平受駱灣新等音於王曰陳平維美如冠王其中太必有漢土泰爾後後東平受駱灣大學與武器 耳盗嫂受金何足是少王益幸平 昭之嫌無知污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動姓紀即而受封侯之當被其是非明不必絕藏忠取含蓄不以小乘大平獲穩數無知為之辨則又骶任之其後屢止苛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爲賢無知為之辨則又骶任之其後屢止苛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爲賢知致皇已為護軍諸将蓋讓則益厚之及周勃灌與誤之則以問無知問致皇已為譯平法用人也觀無知爲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 飲與日月年光人心情知義者其從順去还也於此次矣董公之該宜禮清官主老說之以三軍者服共謀楚之故義帝者順德亦德之辭邪 **以** 漢·竹安熱 當時仗



世界與編奏之之。 與 意识市紀 工具 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爭之生地皆天軍将而用之乎諸将皆服信 養命 其实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扮術士 關縣與原於耳兵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扮術士 關縣與原於耳兵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物。 ★本華 水澤今者将軍令臣等友背水庫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額諸若不察 張為維本[漢矣來擊大被趙軍斬順餘禽趙王歌諸将聞信曰兵法石倍山啖前左 問於與寄兵遂馳入趙壁皆接趙旗立漢赤機趙重選歸譬見皆漢機鬗龍遁走 班前生了不敢不聽從鄉已從而東臨齊雖一月智者不知為於計美兵國有先替而 武安右以 為無法。所依出升陸已避開整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始到為於而四今日被趙會食乃使禹人先行出背水陣逝軍望見大災信鼓行州等所登逐水我若以疾入趙壁夜趙喊立漢赤幟令牌将傳養鮮明家編組財制,將等6以中奧簽選轉第二千人人抖一击懷從曆道望爾軍號三世真我走必至 清明 安生得廣武君所方者子子·古史斯編奏とこ 深不用在義兵不用非許計算信聞不用廣武者軍大喜乃引兵下夜半傳發 東空壁事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耳出 而以長等短為将軍計其右按甲、休兵遣辨士奉書於職養其所長鄉必 将軍屬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越二十萬及感震天下此将軍之 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于感必有一得故曰在夫之言聖人擇島 欲北攻縣東伐縣若何而有功廣武君已上國之大夫不可以 攻之不接聽既不跟得必自強此的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所長也然泉旁卒雖其實難用若益人俸散之兵類無堅城之下欲戰不得 哲於極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 向使成安君鄉聽子計僕亦舍矣廣武 軍之将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春原而虞亡之态而愚霸非愚於慶而欲北攻顯東伐齊君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國存政 中使祭選輕騎二千人 高重勿與戰不十日而两将之頭可致於麾下施扶 料以都成安君常自 人人持一赤 微從間直望 藏軍 誠曰 随見我走必空 金有網致歷下者信鮮其轉師事之問目堡 四節漢重 居法所以縣功於 何也布風而靡惟 而道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 布附何說的 · 文章以近為強可於國大學雖若後不敢之名以此科盟的而發養而也会運作者也以可辨成於何至九四點點一日八五段之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 · 高法地 夜春む光 如優有的 **製新** * 距床洗足 斯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に 王权諸侯守際陽野中而不動死 能鮮煙不如漢其勢亦去發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變 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看也又有低茶口很武帝方候漢而帝方點布以第來歸於洗足不起以禮其銳布欲自我後見帳御劉元城與馬永如論國報司衙任棋即以後看為先着故此皆有高來曰劉元城與馬永如論國報司而任棋即以後看為先者故此皆有意來日 高帝開韓信欲為假王鄉大怒慢屬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通 利害所於故籍传人指之預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音葉 梁亡此以後着為先看也又日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而當引為 导以窮求歸處聚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載痛挫柳之故景友而 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晴主雖界千萬言亦何益哉 漢乃而紀 人深入敵國老弱轉樣進不得攻退不

之所有三 世史教 附占人鄉 如編处收 飲た江坑 刻印朝印 原三年人際軍之食係王與財食其謀權與整權期令其白首為放禁武王伐初打 海於財為選重前食其立六國役不行而能特於納之及之一等數侵奪漢角追 放於精靈監司 具 其首的終者形 然可解了而在 FAR = 事其主大王雜與取天下平且愛惟無禮者類於此六國後權而從之法雜親成繁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令後立六國後遊士各歸 平六日息年桃林之野不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平七八日天下好士 載千文示不復用今陛下能平五曰休馬華山之陽不無所為今陛下能 今子一百五王入務表面容問釋其子四封比干惠公陛下能平三日祭鉅 顧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齡差必飲社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榜之東敦鹿堂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于四曰殷蘇已果態車為軒倒 人難一曰曹汤武伐祭針對其後衛度能利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 来不行張良來調王方食且以生民民日臣請信則署為大王霸之逐發 封其後來代諸侯威其社稷令能立大國後其君臣百姓必首或德泰妻 **是**及十二版 **灰間** 杖政東之 と説利 店 · 一等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殖祭行死 聖人を無 阿事或情 つい地対的 确足以 一部丁 **建国常城在急将軍紀信言於漢王日事急天臣請班使主可以**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平陳平日項王骨颇之臣 報音便骨藥 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較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誤以心爲且羽所過輕城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黄舎,廣者叫一言不謀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弔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將廣者叫一言不謀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弔民夫則 義理之端事於之會愛每失之概欲使壮士器級校师公於數宴之間致空目更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者未開增有所諫止而两雄角逐的致空目更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 用之亦不免耳 (蘇東坡可)前印銷印懂同兒敢何響累高祖之知過足的明聖人之無我歌東坡四,到等在人物也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惟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項羽喪其風都士卒慎激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縣敗有羽喪其風都士卒慎激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縣敗稅過之後韓信派上班軍必死無二而越以內領之士攻之彭城之就 一千餘人題因擊之信乃乘王之車黄左左

商之贈 等 内 等 者王事可 なり 世史類坐於之 天下知所 東京加水韓 発教 | E 関信 総倉県中部 Eji **慶人再貨** 分臣之僧 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園的資數日乃陸羽欲盡坑之好萬全舎人見彭起下開地十七城項羽間之使曹咎守院皇戒曰即漢欲戰俱勿與戰即民主失之也哲之人莫不以此為何而項氏不知爲不熟哉 出廣人為 矣王從之乃復謀取取 出西門追去項羽燒殺紀信慶於指官衛門尚養事以來在本來轉為養者尚尚養妻之之本本 漢衙府犯 未**思定拳** 手由竞牛 冰納轉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二是出東門日食蓋漢王降幾一時 メーショ」亡矣都三納之遂與漢逆而罷守備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辩士削徹 水軒針照漢王可坐而萊矣今又已據跋魯塞成至守官馬距避愁天下後服者先 下河並利 見現實有人 -部衙王司德王夫入成版权天下兵以青義帝之處何叫獻廣始鄉江村得泰明部敦衛王濟縣近湖明於世北衛鄉便為東潘王司養乃便衛生總王遣嗣食其說際下之馴食其就漢王司今彌獨已定惟常天下臣請 就義帝之母記人之罪忘人之功皆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子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



妻 世 作 叛断 奉 高 张 史 一 而 民 木 供 志 民 一 一 在 竹 报 题 才 一 一 元 小 報 法 至則是 太公公本為清 京本 京 京 が 子 が 子 約 無非統於 為房也是中 十二月閉至玄巨夷首旗七人大是是多少人大 信使各自以為戰則能易被也王從之於是強信彭越皆引兵來十 常而完萬世之經也成良之論於雪前人之和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之義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共關於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轉擊以報而漢第亦與正所以盡君臣 也孔子曰君子自而不該其良之謂歌 漢高帝紀 城首城 兵少食 異異我不 之事 Á 未是之。 有它则 有以 , 有以 , 表 張銅之変 展人者克斯東在群 世史 海经門 面出版 中以故遠追及之羽後引兵至東城城城五乃有一十八騎自度不得脫嬰以五千騎追之羽至陰後於職迷失道田父治城曰左於納乃陷大澤 不敢雖不敢す可奈何處方廣方素若何崇人自教左右肯在於是東歐學平是何紀人之多也乃夜起飲帳中价度美人起舞悲歌泣下戲以點 编卷之七 馬館同吐士八百餘騎直站夜清園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令騎将淮 國之数重項羽夜間軍四面皆便歌業故非差級乃大監曰漢皆戶 黃公陵回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自與的那麼人者完白風者有天司故馬與的那麼人者完白風者有天司故馬 一群等底群力略明如城楚像群東南自是其力硫烈學 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豈不謬哉 推新布記 用東京社

4

為消灭天下 下於民心 **郑天下** 唐書·通信至死名原母助十金召展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将相日此七十也 世史類編入こと 之陽 在送到了漢王方情項雜的帶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稱為節相國影越為孫王事送前俱報的奔韓信報以見其為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相國影越為孫王事送前明未免任制失此信之所以不然臣節也則不過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五月在能歸承與書前兵器數兵記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學 方麻我時軍木能殺之即殺之無名故恐而就此 1月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甲十三即皇帝位于陀此在山東曹大利,明王等任忠院明可表于 遂為團世不易之定制其失名實亦甚矣 在張山日前有皇帝后帝伐廉除項即皇帝位於死水之上與秦致跪一日前天下者謂之天子以其受命於天而為之子也奉不師古 網目断口 笠平疑氏之叛而水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 放也帶之入關約法三 易級恐令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軍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屬之 有所不恤天下不勝麙泰之猜疑相率而此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 **门**火 者 视 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廣之是固漢王之過也 制之師而漢王将将之能猶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署無 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心 以來殺我爷不取天下於素項之毛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来聽其 民之歸於君者水以上我即我我聪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 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照類無遺盛平 能河之牌之艱難唯恐去之或速見可以制民之死命者维剪戒唇数 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感素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或百城便 的湖上放之東岸外有漢家千東之封不及後舊離之少年世思叛 此可以少忧矣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竟得義爾之地而妄自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竟得義而也討項籍第二自三代而下惟漢浮天下為正謀無道素一也討項籍第二 門 洪而告紀 1: 世長士 暴田漢荷 天 共 熊 下 所 以 东 世史類婦 用完 項 か高帝三不 其外天下 以其事攻死 三者古人 察天下日臣經過節為經典王陵對日陛下使人攻城署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常一為意所為歐南宮開諸将日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里謂其客日横始與德王南面稱旅今漢王為天子而為亡廣北面事之兵加誅横乃與二名奏傳語落勝謂以未為此情祈悼上殊聽未至三十事中帝恐為亂乃使人赦横罪而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奉 項羽巴城田橫懼許所王維死損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者此所即思 韓信三者皆人傑菩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客背自刎下從餘五百人在島中者問橫死亦皆自殺 獨不愧於心平遂自刎二客從使者至帝拜為都尉以王禮藝橫既華 百姓給約號不絕糧道吾不如肅何連百萬之果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其一一大知其二大運舞惟怪之中次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孫鎮國家概 利項羽妬野嫉能有功者堂之野者教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日公知 素えても 用此所以為我檎也群臣悅服 也族無則三不如者其三大暴矣乎 天丁耳天下既得而忌心愈撒如火之烈矣於是良也去何也欲而信丁南朔三之件盡戚其大功而讓馬者也惜乎讓非直讓特假此以取丁南朔三克言不如非者在君子則為讓在小人則為忌高祖之不如 西至三俱帝俱王之理亦重有四海無君之道 百政之晓養器以待再致三日 横不肯北西漢祖以同利為王之故志亦此矣然天下首有 沛公死天下共無沛公下·兄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騎村官後逐民伍其職大氣象何如哉 刑出可以

成不同 無所所可以 两种資料 即學布九 臣 各央实案與數應 為何通報歷季尚 も如何展太布不 "夏及項王威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感及項王威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司两賢清命與宣相尼晤哉丁公引兵而縣公言於上上刀赦布召拜即中布毋第丁公解歐亦為項羽將逐蹇帝觀劍平之墓也亦將以及寶為并王所叛光并清飲表來君蓋為上言之戰朔平之墓也亦將以及寶為并王所叛光并清除表來君蓋為上言之賢與求之急此不北走明都走越耳犬棄吐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獨以義不與也數使懷哉心以微大利國家其族久安乎故斷以大義使天下聽然皆知來者受心問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無不為臣首不明禮義以示之民之臣忠受戮何哉天僅取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南逐民無定主品公三高祖起豐沛以來初亡納叛亦已多美及即帝位丁公獨以不 高洲目 淮可事子。 人而干萬人惟其愿事置不無且遠哉 之義也而致堂乃談其不事高相定欲其君為晋懷臣為為人養之自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人臣與君同死事。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高帝之新丁 世之節義耶 京都南部 也希之取天下執非八八以為人臣懷武心 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非用 用間納叛以有之而者我也人許之能懲 Ħ 左而 深高所其 教被施上 之中 在武武社员 世史類 人之是 4 **扼咙批**料 毛城子! 高学敬い 3 在1年之名果丁公生之不工序便也其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帝以此走的南走越之凯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園當誄吾獨怪帝以此走的南走越之凯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園當誄吾獨怪帝,平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平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改生之不正序便也其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 編老六 要軟及院西遇冷城水見上回陛下都洛陽直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飲帝西都關巴以事敬為即中賜姓劉氏無好罪獨此不治而族為礼犯人 於前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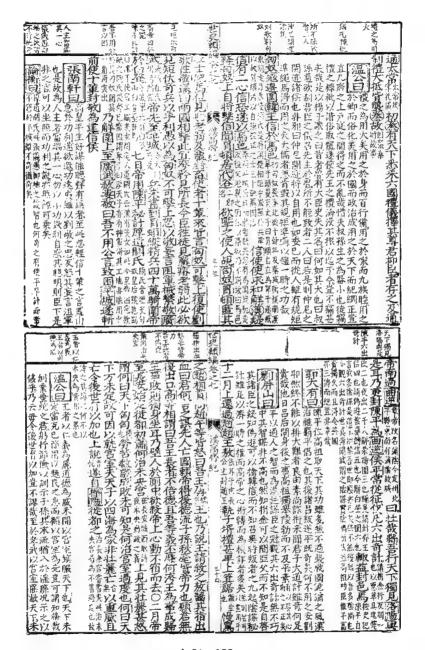
1 2 2

為氏所以 似子提并 高利不分 前裁述け 四有 衣之 更類編卷二七 房社町 兵精我與他諸将用兵熟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緣兵攻之是與己六年物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友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 **%良謝病辟穀** 维富其 假王及期国隆来機非紀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入開製地一天下亦不知之天下船借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及何也信之明其不及者也夫信之不及於華天下知之其不及於開中一百分論准除侯者木當不情其功大而報應至以及死末有 及影響紀 音事也病 食穀曰家世相聲及 良素を持 世史朝佛於之上 施民物で 天授非 暴資形格 多と遊ぎ 祈奈 為"故此東西家也非親十另莫可使王西美上曰善語以此則此有渤海之利輔婦祖無監之的 持载百萬两得十二馬馬師照地北有渤海之利輔婦祖於渤西的渤持载百萬两得十二馬 能将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将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突經津等別贈謝斟縣存上當從容與信言諸将能将兵多少上問曰如我上還至洛勝赦韓信封為准條侯信知憲王是思其能多稱為不朝羞與 回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日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信所以為呼 唐仲友回看田肯說親王子第王齊便合知齊後於漢有制吕氏之功 戴生發與奪惟君所命屬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若之道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實不當與臣下爭能臣之事言有死無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肯一人之智勇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肯一人之智勇所住恐人之緣已故與信論将兵多以以觀其意為信國天台之於思猶不之於物無所不見何足與之較是經營帶不 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渡馬南紀

必至かり 得進 事勢相因 世標益可 聖人謂百 非知知安 孫子可教 功和 · ct 無信亦得定歐耳均和也至於前何祭縱指示功人也群臣自算敢言○張良為 等可是来不敢留三萬戶刀封張良為留英被以一編書曰韻與可為帝者師 於良來對於留以初中便自擇學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門初愛應與上會留 等可見來不敢留三萬戶刀封張良為留英被以一編書曰韻與可為帝者師 於良來對於留以初中便自擇學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門初愛應與上會留 等可見來不敢留三萬戶刀封張良為留英被以一編書曰韻與可為帝者師 於良來對於留以初中便自擇學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門初愛應與上會留 與獨獨家之七 風 漢而的記 與獨獨家之七 風 漢而的記 與獨獨家之七 風 漢而的記 與 漢面的記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如 查面的 城信示 ij 日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部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環境命定及下軍 网络伊藤 封陳平為戸牖侯炎淵和陳留屬武縣平縣 後時分婚之子肥為齊王帝微時其嫂憂養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上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第交為楚王兄真為代王 言之後通打其子為憂養侯明者其妙都悍也 知臣安得進上日む子可謂不肯本夫乃復賞親無知〇帝徽都派立而 再次表其始 所食色獨多功臣皆国臣等身拔堅執戰多者百餘戰少月前八男者等地 一百者有有公民由于男五等原的正民是有所謂公司非和自供公司不信的方文技力諸功臣為徹侯前何封郡侯即官其令此人的刊等其有制而分文技力諸功臣為徹侯前何封郡侯即官其令此不惟略自己未族之獨實降後世人君忌才之漸數信斯言也不惟略自己未族之獨實降後世人君忌才之漸數 日諸君知獵平追找歌克者狗也而發縱指不歐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 者數十合会蕭何未皆有汗馬之劳徒持文墨該論及居臣等上何也带 亡故奉必指之奉以不封定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載漢一便為至日尚初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問以封建一便為至日尚初大封同姓至有尾大不掉之馬」語由恐城亡秦孤立之 而一時派悉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蘇者情哉 公天下之心後傳美高帝不能稽古別地無法封三應孽分天下半奇 到有後并田分土封國則遠遁大小各海其宜而二帝三王 到本董學上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既定四海則宜求遠賢辯王 口日眷所以隱大 · 沿面民自 治面實力 沃出定 冷型 水面 亦以曹令為 以外外光 王衛非住常 自野民人人 世元期 自参川地 沙中傳語 語事足 課王諫 封圓封 是報送今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誅皆響起故相聚謀及耳上蒙曰奈何留侯曰 網巻され 多故不恐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夫於是上封雍極 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話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 什方點們打飯偷辦法群臣買喜日雞獨尚為係我發無思矣 上平生所價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日雜機数害辱我欲殺之為其功 言治道黃清静而民自定然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棒賢相 曹が高西相國家至歌開展西有盖公養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盖公為時外系而行於果是亦服古之一制以又何有具變之變哉折驗鴻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具變之變哉折驗鴻超也於不而行於果是亦獨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具變之難数其數大對解於系而行於果是亦獨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具變蓋由其對國太大數解於不可行與對異姓立首和及馬世而等致之國之國表於其數人為形勝者也無 而不知王首之松果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後應察秦民使漢家之后因而經勤而已鳴呼來但知清净之樂足以調擾亂之民能與希有為三代之治可視而上也奈何一意獨泰遂至酣歌廢事至 身推蕭何之法是守柳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徑復於馬上之治當時制於有為而葬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縣不為也恭一以無所事終其亦不為無功為本之治國可謂職時矣然吾惟有惜乎衆者盖時継脹 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春為四百年之漢者恭 已封大功臣一十餘人其餘日夜事功不決上在落陽南宮里見諸将 而原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歌 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盛則恭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 百千况時至孝與秦灰已於楚坑已平北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 度大抵展悉之構而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來者冒聞其修什 部氏雖此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植出烈城之中而沃以部氏雖此亦之相漢訪請並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净無為為治以苦 可以有为之日也带然恭不事事且使其子該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名 温公三 孔偶語然後方言之 則盖以高帝初海天下數用愛僧行禁事 漢污荷紀 一於千

最速以 型具不良功器 工具 可以 中 可以元 可需是海及 100 割取る町 功臣其位愈下何數 [傳神族日]人但知子房為雅齒言不知為故雲夢之失之失下無情思之部若良者可謂菩諫矣 往往 無望白危 故良因事納忠 以發移布意使 上無 [ii] 紺 英黎 與主孔官者之世二 証券行門師人名 依代 三文指司 デ イ 女科 推所不行 出處之間 75112 失姓音 前不知在 帝へ当 大衆を言 大田子 一個國山回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尚合其道不足尚也兩生不然之往矣我孫通突曰即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第自餘不不人為綿散蘇蘇聯州駐蔣地鄉獨與蘇西縣門以野外背之月餘言於三十二人為綿散蘇蘇聯州東北蔣地鄉獨與蘇西縣門以野外背之月餘言於三十二人為綿散蘇蘇聯灣鄉鄉地鄉獨與蘇西縣門以野外背之月餘言於三十八者為之道於是徵瀏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整傷 如及 原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至過曰五帝與祭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原來古禮與然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 呼拔級擊柱帝益欣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雖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做 令持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恭去奉許儀法為簡易群臣然酒争功 且之意地 **平田七年十月長樂官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莫不振恐而敬禮畢置法** 九私她止諸侍坐者無收論薛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責也 之失其古美 村其前不可久美权将通所欲起者明儀而己非先王制作也二生矩從故直流或學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壮士,非復禮文相除至醉呼擊 議院記 Ŀ. 무심기 1二十二 常 正位 醉或安 161

华



後相電河 歌之思 傑千関中 親州街高新年在 温本弱末 安部版千 品后不可 割為二字 世史類編於之七 兼何之事 一日有變隆下未得高桃而即也碩從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在關中無事十一月從齊地大族家傑於國中劉敬言國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禮族 大事等と言文以下立代妻子之父子其何足時散然人主脈兵故一大事的人主以来等之於所以於我與父子親也依且以前故之言以以於此主妻軍子故高后不放而以於外孫執與父子親也依且以下中家名為長公主以事單子使副故后不親而以來人子為之年之皆其一十中家名為長公主以事單子使副故后不親的長公主即界元高后之 可以備胡有樂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 抗禮者我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如何以己后不可乃取家人子能以為規 家供於國中 照明奉二大臣 正月烟王敖藤佐代王如意名就王曹法 術園已陳天沢骨元已為動后又可奪手聞與為婚妇也且胃頓視其父如禽獸而機之系有於婦翁遊信侯之以服不好服胃項裁上世帝王之御夷状如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戚不此服胃項裁上世帝王之御夷状如服則懷之人能知之奈何欲以遇之日運信侯謂胃壞残敗不可以仁義觀而欲以為婚姻何前後之 言之緣而遂成千載之思惜哉 不由節侯於之也 漢萬府石 大名正 可到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於罪 更香製子至無足以子子上數事子目 在其不可不恨夫且人臣有裝納之名。何面目後事上哉乃仰绝亢途死上召叔等 不多包 (本期) (2) 知 (2) 知 (4) 知 漢百年於 世只類編茶不上 養不住 刺到物亦解也自無可整者終不復言廷尉以開上曰壮士谁知者泄公 怒曰臣口不能言於臣期期故聖武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 王湖上野高赦之高目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友也今王已出至青已塞死 知其語上變色之於是逮捕趙王教及諸及者語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歸之天子可也而於恩忍不從以為其緣也自取之而也 初事尚然家籍王題兼於北山本是朱高有及緣為数者は之可也執而初事尚然家 華韶上欣然而突召后聞之跪謝昌日微君太子幾廢時随至年十歲上 王實不及具道所以王不知状泄公以報乃赦教廢為宣平侯而徙如為 客面衙背自見餅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紙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為 到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友者乃些軍隊致請長安即中田叔 之曰郡主果有誤不行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其愛王尚於吾親故顧為 日臣素卯之此固始國立義不侵此事為然語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 日夏高小亮不墨大进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名正罪無可赦也 國者高之罪也。尚而騙以失臣買高很以亡君使高謀述者帝之過也便數失 終的亦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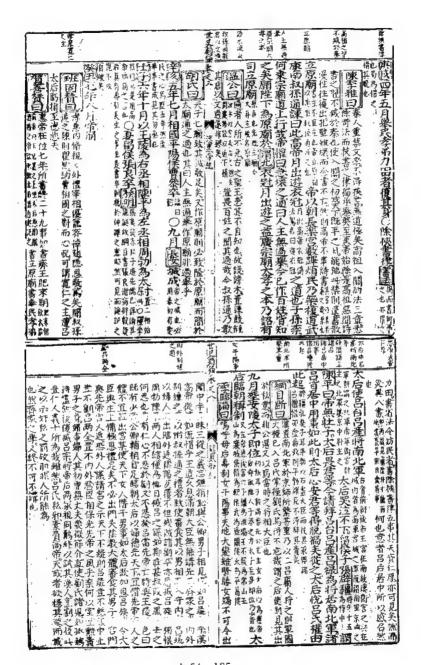
10年上級 10年上 1 表所敬仰者上門其人充以思對上門以高相應需束坡巴乃帝國,多 與為一葉源之剛是定以抗己致而果而以表代為御史大子相密網合 與五子數剛合為里然而進之數單十而以表代為御史大子相密網合 明日帝被闡明合為里然而進之數單十而以表代為御史大子相密網合 可在企不得也廣信并為相母為是立一致和自為主計數是相文。 可在企不得也廣信并於 之所以惟鼓舞一世也〇按此状高極告當者取其數舞之能則王黃直東東四路洗以往點不測之原施不測之思顯劉紫傑其知端倪此帝直東東四路洗以往點布随以王者之供帳暖爲以推趙稱随以千卢 取属という 者が信 世其功 本之七 假令轉信學道線線不伐已仍不科其批則應乎為僕元數後世血食假令轉信學道線線不伐已仍不科其批則應等故太史公論之日井之志得其刻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裁故太史公論之日以徵納利者市井之志也縣緩作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祖固有取信之心失額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後何情故天寒時祖固有取信之心失額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後何情故天寒時 裁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疾有不報而自王期共攻變而不至當時為館里則傳恩猶南面王無信乃以利侯奉朝諸宣非高祖亦有有於信剛徹之說迎高祖於陳置有及心裁及由失職快快逐陷悸逆大以盧 温公日無東擊我南城楚漢之所以為天下者大松肯其功也親其非温公日韓信首連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素既而會魏取代不超勝 矣不務山此而謀叛逆夷叛宗族不亦宜乎 (本南行生 大夫有肯從我姓者喜能

自对定 文武並用 福実以降 長 世里斯納来之七 中大人 るの成の方面 買為太 東市 人人 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者十二篇一日惟極人貴以為來為之其等衛外順失。帝曰試為我者家所以失天下吾所之軍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文之行也以 陸爾時時前說稱詩書常第日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賣曰馬上得 友刑已其上被以為無人傅廣蘭順縣屬地嚴酬西逢日后從表为來白得罪走陳告來主與恩輕謀及於是上使使捲王雖駿囚之齊號有司治 夷三族書所情報以則是也初上堅陳稀徵兵於法孫王稱病使将将兵題顧之諸侯王都守必針動為之獨勢執則計以悉王被感從獨三月殺之 白天態九日陳憲十日本行十一日三日輔政四日無為五日辨成六日 人讓之無王恐欲自住謝其将扈賴勒王及王不聽帶大僕 上日曹賢八年奏 而時於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数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校而即再《4章 疑禍及身故及耳勝公言之上上乃召醉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 世人が語 一作同少學全并與公問之今并日信布越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信越死和自發于月進召諸時間計皆日堅子何能為灰處失沒難是頂聯到聯始軍隊公召致 せら変 来上日是計将安出對日和故職山之徒也而使是於戰山、致為東之 中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色西取下感歸重 續 一次越屬於 可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色西取下感歸重 續 一次越屬於 中縣東北灣有也何謂中計東取色西取下感歸重 續 一次越屬於 東北灣有也何謂中計東取色西取卷井擊取熟複激念之栗葉原是之 東北灣有也何謂上計對日東取色西取卷井擊取勢傳檄納迦固守其所山 蜀不見與高之事中最前差非為部縣長升朱禄元、帝突而起臣等起軍法定天下何其任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極無明也且陛下申他關官宜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即喻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帝在躬自其中言了了五十八十 · 初淮殿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蘇臨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葵兵及上七月淮南王布友帝自将擊之條因事自蘇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去如七月淮南王布友帝自将擊之條因事自叛漢亦者許而書學之前有郊於秦之七 獨不見姓尚之事中暴始皇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華張彭祖一世以統媚禮權其道漸替宣非高帝即等出於石頭孝成則幸張於淳百月李武則幸韓媽李延平孝元則幸弘恭石顕孝成則幸張於淳一年長孝東則幸韓媽李延平孝元則幸弘恭石顕孝成則幸與越策北北以統媚禮權其道漸替宣射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世以統媚禮權其道漸替宣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世以統明禮權之事中縣的皇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世以統明禮之書中縣的皇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 不稱養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則禁中。詔云者無得 賈啓之也死和平勃該马氏立孝文共,功尤偉光太史公以辯士目之下南湖曰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 遂知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丁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貫其點首事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下知 吾騙為買不平矣 入群臣經歷等夏敢 入一餘日熱衛排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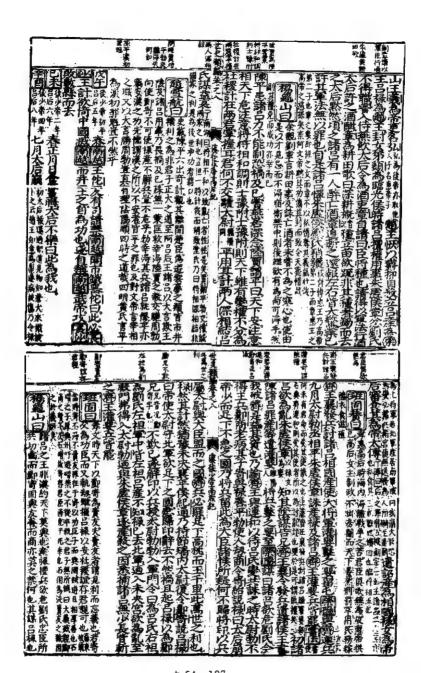
此神田世 南百里 陈年打 之功用 **华祀孔**了 遊順之理解 外に 毛 高 き 礼字字主 易太十 林野通: 五白 言擊劍擊越引兵而 微體用未之明也 足以見當時禁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老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 尹起華回青蘇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 薛公為三東以料布 而調必出於下東巴而果然以吾親之 殺布實有罪則書訴 此產品 與東部 以口 良 長心一道 子房此新 太阳子前 四先任 本大子天下 有山小門 É 作引行至 せら類解 知有 羽雪 為里奉出霸无難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肋也吕澤使人奉太子書早往剛名術字元趙固治姓唐宇宣明夏黃公姓崔名衛宇小通府里先生主作致者四人龍東國公韓里不安曹公州里先生来给夏府四泣也所首立但意猶未內后使吕澤超良書計良曰此難以口古事也顧上所不 ○調設大子四人出上乃服夫人指視回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材費 有超四時恶不是馬常只是背岸之士爾其頭為太手死之首亦上曰煩預超四時恶不是馬常只是背岸之士爾其頭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其麼令聞大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額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承 整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 本一提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威乎上知群臣心皆不附的王乃止不 胡亥自使被犯此陛下所親見令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 餘該看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西當日吾來公 而立少臣頓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自君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产起華日高帝院成然易太**了 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公何自從吾兄遊子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 勃及病中欲斬與強首及知有呂氏之福可謂語席之心者其 L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以着自是轉移君心如此事子房自慶不能淨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機 初非為於成脈之素所為是和謀也蘇老泉間帶之以太四 /西南部 盖以吕氏學得惠帝仁柔為宗社遠 公避逃 子

减斗逃之 当る場所 家法若此 是做出 然何姓い 世史類編奏之七 已民宫軍委駕欲以兵誅助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縣召醉侯周勃即王綱續謀及二月帝遣婚會以相國将兵討縮帝病甚人或言會東於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 而請之直宰相事且陛下距邀教歲相國牙關甲爾中展足則關以西非尉繳請移就罪逃號械繁之數日王衛尉縣到蚌埠州縣統曰有便於民職縣無機頭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委員人財物為請吾起下廷下相國何廷尉徽數日赦出之相國何以恩愛地應下林市多空地素移 也一大道優養天德之婦以召王吕產劉之禍非盡天数亦人事之失不明大道優養天德之婦以召王吕產劉之禍非盡天数亦人事之天在應既恭仁毋無私明祖不敢以召王吕后大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心無毋黨之祸之後,我自盡之賜當早計之夫已后日盡太子為政亂也使帝知刑宗之義則自盡之賜當早計之失以前其夫以其與再別縣私數又不昔吕后失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可賜自盡彼其與刑餘私數又不昔呂后失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可賜自盡彼其與刑餘私數又不昔呂后失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 **身退之義也惜夫** 辱適下印引去管工於謀天下而社於謀牙耶監不學無聞球於功成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胜自兒甚至於恢繁之 其于為天子必有他日之祸非常考元親孝文處為后以為父母陰應〇李磐日高帝欲易太子未必專嬖儀氏也或者深察吕后之私而處而大應灰矣杜牧之所謂四時安劃是城劃者誠哉是言也而太也厥后趙王以耽亡惠帝以臺死向非吕氏先租則劉氏無惶類而泣也厥后趙王以耽亡惠帝以臺死向非吕氏先租則劉氏無惶類 本 高帝知 利賈人之金革帝即使使持節被出 無高各限 要机然平 對 以 課 功 **万所が非 厚**连 高短規模 不見将阿以勒巴尚美(四月帝朋上藝有時為流天所中行道疾甚已持者明亦以勒巴尚美(四月帝朋上藝有時為流天所中行道疾甚)養後國其死於原根之內後巡其主於關國之根亦在性稷益不養資苗長度後裔已不上義其他也以為此其一年 功多人品后女弟 旦皇夫漢祖篆光之緒實天生憑題明神武秦人不綱蹈漏於楚 而持以念於故欲 斬之恐

五如意 曹操軍各手游步隊加入維始都機時與阿達及為持相有豫至何且死所推野軍以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未給曰献市所以并容也鎮輔雖今擾之夷人何所,但由是無何使者果召祭祭去屬明其後相曰以鄉獄市為崇慎勿擾也後也貨師菩儉不賢此為勢家所本曹孫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晉將入程的終行回關祭何如曰帝得之美華數何置田宅必殆能辟震為家不治垣屋曰 人赢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八 左惠木知 也因有領人不 死臣見か 准人町 而於馬前 召帝觀之帝問知其為戚夫人大兴因病康然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人手足去眼煙耳平行其如此其飲養樂精語網不使馬順中號曰人華不得聞帝是出射太后使人持配精飲之時病以雙元以其用遂斷戚夫不能泰韶太后怒獲召過王來帝自迎入宮族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 使者三友随相問昌日高帝島臣随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道至亦病時數科關本府站太后最怨成夫人及其子勘王乃因成夫人而召趙至何林完年十二月太后殺趙至如意知意以無施建治即位於物并将は ①孝東皇帝 名為意常公子在位七年 四九川死安陵按益 法桑質惡民日惠心是時海內得離戰事之苦寒帝秦已而天 上安然內脩親親於禮學相可謂電仁之主遭己天后虧損至 尼為大心子然不能治天下逐日飲為遙樂不聽吹牌難旺 然把自息夫 〇十二代皇帝、〇堂東帝小帝る石文帝と 市馬正山 姓克己 其前净其中 矢列害 謝曹一代 世史明編卷三 多数可謂 而中国系令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日肅何為法較若畫一城聊起舊重,高帝與肅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衙等子職遵而勿夫不亦可曰朕乃安敢望无帝臣執望庸何杖上曰君似不及也殺曰陛下言是也時帝讓於曰乃者找便諫君也然意冠謝曰陛下自爱虐武執與為帝上,不治事使欲私問之衆然為然曰趣脈入传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不治事使欲私問之衆然為然曰趣脈入传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 文刻深者輕斥去之日夜飲醉酒府中無事都子出行為中大夫帝怪 **珣後便使來謝因歐馬逐和熱以完至女為公主嫁之** 也皆然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净民以军一 歌得其善言不足喜言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課悉以謝之日 在子口首台方首 お属したなでしまるとですりませんとなりまで、からいのでは、日本の一年を持也成知用なって利害使が如精行即順電も川必軽を 五因黃口流何以謹信分管篇於與解信俱征代天下既定因民在因黃口流何皆亦皆起秦刀董吏富將碌碌未有奇節連與依日月 · 一九四百治國為天下乃以清净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一九四百歲可以此死已者觀察本武人攻堅惟敢是其所長至其 有治市者 法順流與之更始三人同心这安海内准住或布等巴威惟何 前海哉史 野府或以 파 也



以陵為帝太傅富養之相權陵遂為為歸乃以平為右丞相獨食其為左其事。 於日本於自諸君織欲何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全面折於蘇州 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河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全面折於於華 太后基龍朝陵此漢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耶令高帝崩太 蘇灣 大后基龍朝陵此漢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耶令高帝崩太 蘇灣 大后基龍朝天郎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 世界著漢之 為正本語以王晓 丞相食监宫中事 是推功讓除只是令周勒先試難也其謀甚城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一一致亦順諸乃而不練直亦是異死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一天陵逐争不從則去其他平自意優讓者未必不激品氏之怒 臣之義衛以王陵為正 〇少帝附高皇后 危漢作八年 史稱其常后張氏無子召太后命取美人子殺於母以為太子 惠帝前立之是日小帝、大后臨朝稱都能管食甚嗣到王己然 石少帝自癸丑恶帝七 ,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德俸而也矣太后有藏陵不可平又不如此言何止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 穩定百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勢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勃先死則 少市名不使當局姓吕名最高帝后京帝母也在 月太后欲立諸吕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 年九月即位起甲寅附高后改元至 為富樹 人臣九 一年於言后就吾母我止即為要太后患之此於永恭認言為其且田凡名了也,此外衛母祥和前四時以帝期間已非張后子及生母美人被發 章廣其內以詩籍名不進失了門內之日為巴王大后後謂者集釋鑑大臣大臣第一月之日為巴王大后後謂者軍為四國王巴公司一月之日為巴王大后後謂者與為四國王巴公司 惠民命者盖如天容如地上惟 叫不為使流數子後世孝元太后王氏瞎朝以致王莽篡位漢亦中長著為一代之法令百氏必不起親觀之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争美失后不得臨朝城人不過預成不幸君,開而子切則百官總已聽於家案, 清日,讓劉氏幸審良其真漢室罪人也高帝於建國之初立其與軍母 「大方日」 孫人鄉弄國柄自品氏遊縣所不起給母子之恩義情天佑王方大台日孫人鄉弄國柄自品氏始惠帝憋仁被其傷德納甥為后記身者談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後仁傑為法。 等然可以便塵陵王為事故於餘曲抗卒成其念仁僚置必为禁於其,等權者謂其要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始然皆以母子天性為言奉,實中權者謂其要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始然皆以母子天性為言奉,便事于一人臣立朝徇義而已有當要故畏死當生不知阎義而曰菩他日平勒安副之功僅足以贖主諸已之罪,他日平勒安副之功僅足以贖主諸已之罪, 后猶且数月乃王諸品則可勢又不可将相大臣皆 實后豐帝之何后相機臨朝事政复合后之發端也果漢之世董帝之實后和帝之對后安帝之間后順帝之祭后 後心帝附高官員姓 山王未終己后殺少帝立之更名弘是為後少帝自丁已前以名惠帝子也初名山封襄城侯交桓山王不起秦夏名義封恒帝附高后吕雉帝名弘禧史亦謂吕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 帝四年即位歷戊午至辛酉四年。高后前大臣送立代王而林 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而行立意乎平勃許之大 一段前本年高后か 心安百姓百姓欣事上惟欣交通而天 一克為



本主章 政府法院成立人人自安難動權三央夫以吕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 政府法令施惠的人人自安難動權三央夫以吕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 政義名弘立為後少帝文兇朝為恒山王至是諸太臣陰謀曰少帝及諸王 管非真孝惠寺吕后立之以韓吕氏即長用事者屬無賴美代王高帝子 是大仁孝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最長仁孝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最長仁孝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是於其孝惠寺吕后立之以韓吕氏即長用事者屬無賴美代王高帝子 是於其子, 是於其一人。 是於其子, 是於其一人。 是於一人。 是於一人 立局的社员 資料開大 課局 計制時程太光 平 不 失之計構 公 空 何間左接 時が見り 黄品老之八 ... 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後非人力也今大王政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權三天夫以吕太后之嚴至三王擅權 罪也使商不敢物而召氏语志則寄之父子沿無非型光其實友與否如之而後從則南寄之罪均矣難律便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職其 所當言之際云 連体上帝 あない 大きを日 **玉相非社** 劉章を表 大尉不孝 丞相何如 朝之歌 太別籍明 世の東西をえてへ 麟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獨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在丞相益 官兵脈公入謂帝曰足下外劉氏不當之爾壓左右執或者去數少帝以代王西即讓者三帝卿讓者再乃即天子位赦天下東牟侯則與居請除 意思時建新延到羅於衛吏之謂辞供非社禮臣上部高帝如 十三年書四十六而關禁事陵按諡法慈寅受入日文帝恭 转线攻擊 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之之往位 與 第二件包

1960年 1960年

東北部可公 新十篇類 一個標果以立陳制東京縣法帝連縣大連也。清改正明王書公前東京縣法帝連縣大連也。清改正明王書級命以改正新政正明尹書級命以及北京大道的其政中,是以外建筑之前為正為张色定官名時曾至年一十餘帝家武都博一縣中超過至大 リプラル五百石 リスト 法與夫三表五餌其折固己 之子為讓則作敢以越東為數或者看以關解差之則彼亦且慢以雇中科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恣觀其書文帝不以高帝側至中科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恣觀其書文帝不以高帝制下今國之帝十三文帝之待東依其有道失以南越尉化之後恣高帝精難服 之精使使不通老夫獨越長少王護臣故養共以代其沒今陛下幸協已誅論故重號自帶其國非敢有害于天下高星后開之大怒前去國 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主父 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運久而後成祖之章且議方之君子自重其東常若不得己而後追非因要君也盖天 在唐高后用事別果歐夷老夫風聞父母情報已壞別兄弟宗之高皇帝幸賜臣佗重以為勵幽王孝惠皇帝義不及絕所 歌矣當時人君方且謙讓未追 語身外 在而往聽之前必須更母於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四方衛風乃以所以與明慶民工獄緩刑天下莫不就喜臣開山東吏布部今民雖老廳歷疾扶縣計與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輔聯編的第名即乃選其所財務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輔聯編的第名即乃選其能勝其來其所目養者馳騁弋獵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東 世人製備をこ人 たは、後春供之臣力正之士直受了日月漁打事免伐松以傷天業絶子、東東田田 「本地」上春的其宣傳的人言と管理不一然東天恭言が其要者する集田田 第十年 東京大臣力正朝廷論議選不失戦朝不失權憲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第十年 東京大臣力を明廷論議選不失戦朝不失權憲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第十年 東京大臣力を明廷論議選不失戦朝不失權憲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東京大臣力を受して東東臣室 大変公司東平小時本分貴帝老子之析方其前の阻上之時其志園大本之人可東平小時本分貴帝老子之析方其前の阻止之時以及於四十十月以同動為不相口方正此翻奪告而列侯亦無田教訓其民其各之國〇十一月以周動為不相口方正此翻奪告而列侯亦無田教訓其民其各之國〇十一月以周動為不相口方正此翻奪告而列侯亦無田教訓其民其各之國〇十一月以周動為不相口方正此解釋的河侯不屬之國〇十一月以周動為不相口方法。此時事多後失意汉曹田根小帝分別侯王安建北縣、東京公司東平小時本分貴帝老子之析方其前の阻上之時其志國 餘力而頌聲作家皇帝以下八百國之民自養が罷不能勝其役財畫不為失益星屬三十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人百國之君居有餘財民有其第士補悉權而不敢自盡又紀於縱欲恣墨意問其過乎如此則社稷 · 特雷愛也勢重非特萬對也開道以來讓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顧自臣聞嚴蹙之所緊無不推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應我看令人主之威 宣若過天然君臣徹戒正在無量之時故拜之一 英王 反馈以丹 所塑 人主之威

常時間である魔質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荣廖庆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賞」 「神神」語子人勝益金五十斤○正月親粉籍田舊耕場的贯記記上回管子田 は主事。布底益引御終勘筷夫人少妾耳号了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張平上記 明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違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至上財 が成立。一般を表示といる。 明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違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至上財 を表示。一般を表示といる。 明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違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至上財 を表示。 少大命也苟果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女則取以子則固以敢則勝 國胡以相恤卒然造境有虚數十百萬之張國胡以號之夫積貯者天下 即陳芝為選奏四十年公松之種相可表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早 東教門逐何花而不至今段城民和歸之是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足 不智不野喜五樓山田文希書 申非上一 可用置之言可用則来 是使我臣不 自以失職奪功類快快回 色工其那資特誹謗之此其為妖也不亦大乎電文帝除此令其享國問否是非治亂污失一切反理說道問言而遊說之欺惑世主使渝于食則口禁雲藏之也也震則口官所無傷也縣兩則曰秋線自茂也无電口不為災也指奪可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假生 則曰不食霧數也日計為誹謗妖言則指庭為馬特男為無指菌為芝指為後為廣樂指為,以後有一人親之口是特滿若遇以賣直部誹謗狹言耳夫飯以急讓漲土畫忠深計必凱切君身襟未然之氣陳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目前上畫忠深計必凱切君身襟未然之氣陳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目前 長世道哉 明 其主者紀 大臣又 無關係住盛德之主然 賢義議備者 多事物之前功亦不在平勒之下文帝以其() 帝幸大原以為天子且自擊的遂發兵及帝遣 · 放棄人因審食其言品后马后為的歌舞城市

之超十二 操柄人主 世史 置於傳有以故至此今果推折之可於王死陛下有殺第之名奈何上曰「加六年唯國主長兩清 第謀友事際發後歷蜀天登頭曰王素籍弗為「如此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其節錢有天下裝款上後 等相者相通日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其節錢有天下裝款上後 等相者相通日頭山使建戰吳王潔有豫重調山格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調山使建戰吳王潔有豫重調山格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 兵以拒命天及人告其欲友下廷尉補治与后拾存必夷族矣輕薄太極時而見其守尉亦可謂之馬也若果守尉奉紹未常亦敢彼甲執在西院正漢為帝母以亦偽權幾錯僕而為之勃因此惟故被甲執兵 后之賢孝文仁厚而将復聞全其身家幸而免耳 人不相容帝國而病之後封其子四人為列侯對致楊詳職條動之爾王果慎差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栗尚可春 · 聚不過應一大縣以天下之人困於一縣之來甚為執事者養之陛下日本 下倒縣如此豆灸能鮮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派涕者此也臣獨科例必 Z 下之足今匈奴婦侮慢掠而漢藏致金黎朱續以奉之足及名上首即居下之足今匈奴婦侮慢掠而漢藏致金黎朱續以奉之足及名上首即居天下不亂陛下誰悼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就方病大種親繼一脛之太樂天下不亂陛下誰悼而久不為此天下之此而安祖遺腹朝秦義而天下不亂陛下離悼而久不為此天下之上而安祖遺腹朝秦義而非進而歸命天子鄉緣地、此始前三計韓共則下無畔上之心上無謀伐北進而歸命天子鄉緣地、此始前三計韓共則下無畔上之心上無謀伐 海内之教如身之使皆情之使損莫不利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臨 下之治安東若求建諸侯而少其九力少則為使以義國小則下那公今 小知大雅三言 無利不定 を開報制也可為院落在三言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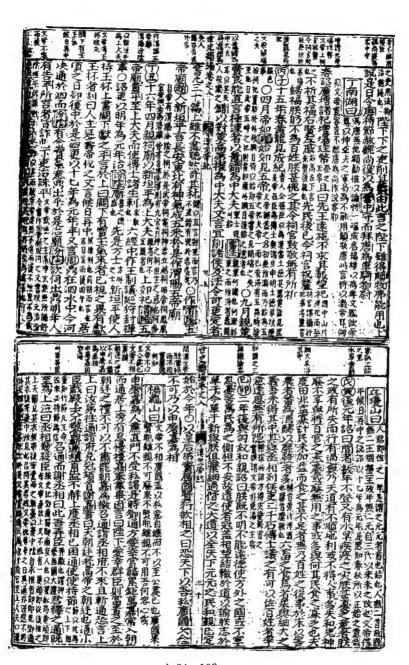
於過關則下過關則超岐自為赤于而教固已行条後提有識三公三少,於過關則下過關則超岐自為赤于而教固已行条後提有識至之中如然時與無惡大人性不甚相遠河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開氣道之最也其故可知為美可謂長太息軟戶者此也慶勝問為天子宣軟十世齡為天子二世輕新不定是循慶四河在維賴於缺隍鄉鄉,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輕與 電機等 (1) 大学 (1) 原親獨於牙鄉原地各得其自此亲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備學者、心哉今四維得未備也宜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子曰院兼管詞騎升禮義蕭郎是謂四維四維不孫國乃城亡是可不察也俗吏令所務在於刀建箧篋庭文籍 沙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惜之薨,為太久人 これ 八海 · 粉灰記細娱而不圖太是使威令不住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饒不可得也饒爽切為帝服倡優不賤得為后蘇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 军之歷帝制基命。全个继续 通然耳夫移風場俗使天下面心而即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は書不報期令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壊敗因恬而不知 下於是表示令刑罰仍然及身子孫誅總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線 原下及是否監論安處則安置諸定處則危天下大器也惟在天子置之 東於是一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憲王之定取舍不審也 東於是一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憲王之定取舍不審也 東於是一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憲王之定取舍不審也 東於是一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憲王之定取舍不審也 東於是一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憲王之之取舍不審也 東於是一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憲王之之取舍不審也 大きな然がみずか先審取舎取舎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前應於外失無王治則以為用然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計則以為用於此於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計 補環然王胡亥而教之徹所習者非斬則人輔端前則夷人之紀八所以代之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夷太子有此見也及 要於世下定矣几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将然失禮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承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 | 管飲置惟納多之性悪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天下之命縣 配男女無別者不曰汙飯而 白帷譯不脩世以樂所以自摩蔽新聖也坐不意心娶者不曰不應可簽舊不飾建護指飢煙體涵絲學坐汗機進一冊投作者論解,更嘗黑而接台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而投作者論解小更嘗黑而接给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 之可也若天束縛之聚綠之張雖非該明以輸之司改編之徒官縣輔以天以其雜主上不遂也今大臣有過來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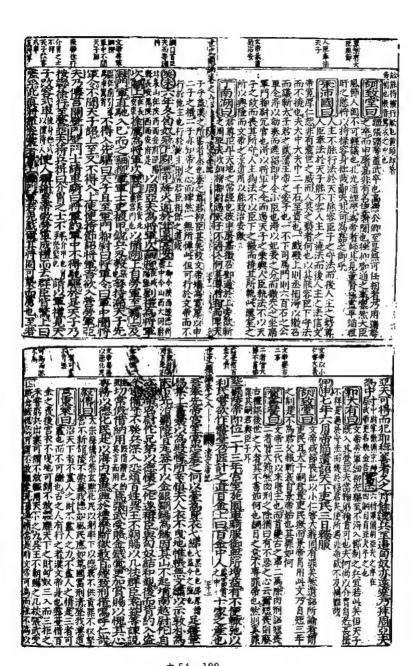
典的英意 思之变血必為婚而身亦不全失 叫恩所以為顯幸也雖然與其言則就 類疾戚其私們同意經不死則必將雖是和於文帝而以來就於累帶已 深天政自仁其氣柔 公井勒 心思性者必不能當 大任 也使 密特果作 深天政自仁其氣柔 公井勒 心思性者必不能當 大任 也使 密特果作人 这一情 海爾以少年 亲俊通读文号 居不妻行其 無而是 汉关炎人 皆為區 主二何喪馬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思者此也上深納 主上何喪馬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思者此也上深納 主上何喪馬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思者此也上深納 南中一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散於暴傷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南中一貫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東可謂通清當了是輕之賢孔與暴之一言其識未失其亦不善學矣 芸術と注意 文文者 文書 文書 表稿 医下所以急清打堆减减化二國軍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是美国申十一年夏四至相等從間關一百為國王國懷王嘉無子買記 心使其聽董仲行之言則 不足以有的禁御世間 天下荣息

利性二世 型管交之 医甲利安益以海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重相為表萬全今降的 獨門於擊縣城 一來歸義者數子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 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帝主之道也於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聯發失道同的則匈奴之董筍 知兵以其主不敵也君不擇将以其國不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巨又四 各用利故兵法谷城不利以其至予敵也至不可用以其将予敵也将不 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龍谷馬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 小薦 弗能支也下馬地聞劍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 本之人 一東小きを命と 不可財産與東側則匈奴之方弗能格也堅甲利及長短相雅遊等往下可財産與東側則匈奴之方弗能格也堅甲利及長短相雅遊等極於匈奴之表易按號配也勁等長或打疏及遠城特於駿攻賭夠等如於國外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天平原易地輕軍突騎 一概也臣又開用好臨戰合及之急有三 洞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衣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劳 ●表文學表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心門無必勝之民點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村不可見師理桃信〇百奴数順為邊感而歸情朝上言兵事司兵 之世七期局及果鄉果以子敬正改奏其對以并熟 一日得地形一日至縣雪三日 第一日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家不成湯馬加以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 助於樹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射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級除職錯験鰈例众於驅而能立所驅者以其半千之如是則巴里和敕如選當各者為室產具田器乃兼我兄罪拜爵後妻家千冬蹇衣原結婚 五穀而既金王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音乘者聚之道 市陳勝行乃至大澤先倡天下從之者為以威劫而行之之散也今陛 之成卒木耐其水土納、採膳皮者死於邊輸者價於道原 下幸使天下八栗以拜爵是大惠也遭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八栗都縣即之栗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八栗於追拜爵谷以多少級數為差麵復奏陛 要追请這冊更發卒以治學在大惠也然令遂方之卒中聖一歲而更不 加群威一不登民有餘食是更奉吾部不動而勸民不明也且吾養惡苦富樂失上復從其言語曰道醇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夫下慶而野不 在於使民以聚為官罰令案天下入聚於邊以受割免罪不過三歲整下 得食寒不得衣錐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女能以有其民故是故明君 **延支一点以上可時被勿以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養大** 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即樣於歲不製衣則 **美月**行如告 藝山澤之利未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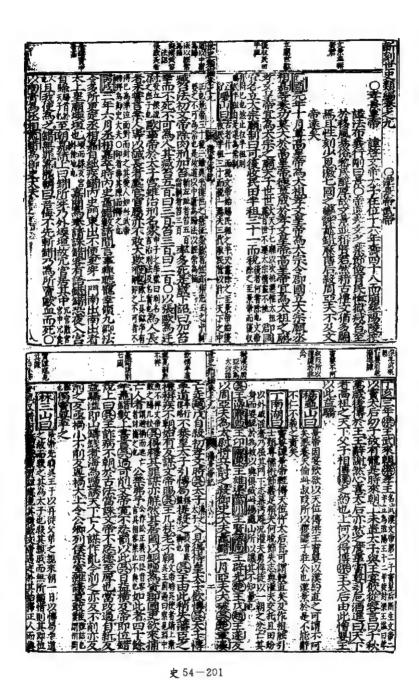
福島代理 **之意若叫** 成康後日 題をガえな 又常的時 天下さ 下至是部曰禍自然起福縣德與百官之非宜由族的今極,服其且禮儀村时〇墨牌科书名号目十二 也置降出租無異心其於動震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六月除田之租稅屬過無者将非常也時間不断非職枯失性,認曰○六月除田之租稅屬過無者将非常也時間不断非職枯失性,認曰、馬摩禁門蹂躙後數如鄉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稅四百百刑借之風爲馬摩禁門蹂躙後數如鄉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稅四百万十八人民 下告評話師前之俗易更安共官民樂五葉為積戲增户口復息風流 一既躬脩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冕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 曾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以致人輕易法而同日,用上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為可畏易之以 阿季班口古大内利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教化也故人人自食而 而可於家法惟期于製亂故至親大逐而罔教 陳當室日,有留的刑以來其會雖微了帝必有數之者盖梅益為歷歷東京一并田學校封建內刑四者於一不可自養數古法婦地不存文者為此,即以來其中的 一下河口 特悉於淮南經濟昭者何故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一下河口 文帝除肉剂信乎其有不悉人之心矣然不悉於淳于意而受必至能通繁宜民難成康復絕不能易也 封同姓至文帝的對國漸東指使王自食其地所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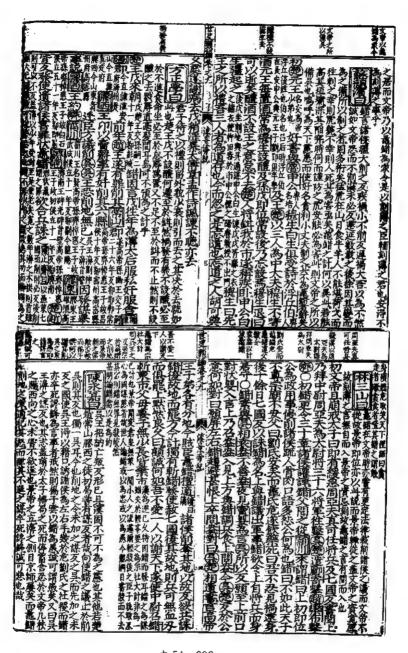
起文在文章 原作場所下今至母級企を大大宮不在衛馬也想到日尚不如西につかすする。 今親尚為医中午何奴遠睡不敢近寒傷會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發甚無常皆失於外對牧足以得盡其智能而勸經斬此緩解射難隸賴縣 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為即季牧不能用也上怒讓唐馬曰上古王者之 随季牧之為将也上拊髀鄉請曰差夫吾獨不得在頗季牧為将其其 放作徒親尚復為安中中上整過即看來 這特也跪而推數抵其華數日間以內案人割之間以外将軍制之軍功 一文家安在對日臣大文動人上日告有為我言動将李麻之賢戰于軍作徒級尚後為医中守上聲過即著精神智動命即等發表 問馬唐臣之間不敗重判作才 原命将出擊後因河火有祭塞劳士 内米常輕樂自治之業於是懷點激烈說志雪配必欲躬怠地伐雖群可以邁服而瀋濂南定之民未可以邁用故雖外為和觀之禮而實在 鮮風已蔵至金精與大羊結好者追滿已故而亦度何奴禁動之 十三年之間其前各區度待養無外所深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江庫 法一言而李齊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颇收之苦拊押稱數盡錯一次堡未常新豐新軍蘇而廣武之兵猶取宛園驰而上林之射不息高與馳逐雖勤恤民惡而六郡良黎之于悉皆謂集雖愛稽財用而縷脩 (海軍聖書張美請從民守宴 文帝於備造一事未會少忽雖恬静玄默而躬嗣射之智雜 慈祥鴻泊而耳遊田之妖難尊禮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 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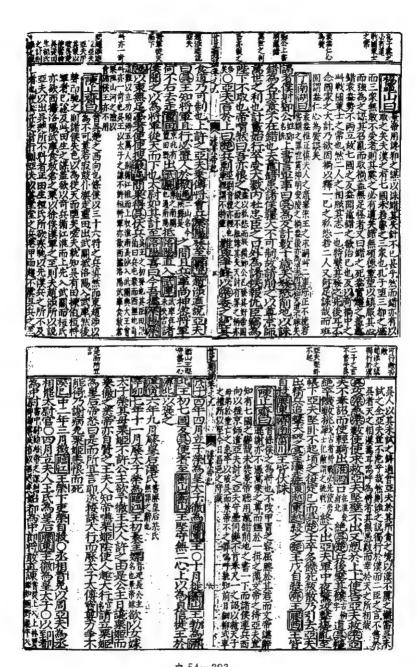




史 54-200







是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錦太后日昭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豚門如今郎主不仗誅是陳法不行也仗法而太后食不非味即不安庸此問也今郎主不放缺是陳法不行也仗法而太后食不非味即不安庸此問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更昭重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思之田叔等退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更昭重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思之田叔等退 以田叔為野禮為國相殊遊妖斯監獄師縣莊較鄉數人緣此樣就為不意納明伏開謝罪太后帝太喜相泣便如故然帝益孫王不與同車董矣,然能之屬耳謹已伏誅俄王無悉也太后立起坐奏氣平復絕王因上 而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官金城之固也長君東 太后在上不順球政 完 天理存亡在散肆之間 马西波索 总划之君也 而能對因沒有過人之聰明越人度實而放悉燒強就同空手來 地可問養 聚人 母子兄弟之間看 ない 一百世襲寺之也州又定筆全華其師監督者皆青舟所更人平一事一 我與十餘騎選解数令士皆從馬即會基例在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數以示不走廣又射般白馬将納以 府新欲驰還廣日吾去大軍数十里今走可奴追射我我留匈奴必以我六月匈奴強阿門上剧率廣為上剧守管從百餘新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在歐山国的條內刑之後為刀楊以竹墜所以全人之生也是帝是為政自是為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度易犯之 有功不保信雖后兄無功 節者子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人降帝欽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 月配治學者務先軍 部曰做重事也人有智殿官有上

Accession of

一致者或有司有可所不能失移迁尉藏而後不當本者不為失欲今治 南重花法 於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李百姓侵华萬民共苓二千石各侑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閱話非者素夫今歲或不怪民食頗寒共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駱為市漁 [五三年四月記戒二千石脩職事記曰雕文刻錢傷是事者也紹續 組含女工者也嚴重傷則機之本女工客則寒之原像寒並至而能亡為 京戶三不河而惠其較於不及逐以無罪殺之哀故 原正夫為大科抗兵楚之針不數列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海經於是多 已平 尚祖乃今廣人不得衣祭東重東稅租以因辱之 幸惠高后時為 公卿大夫以下華事者後物威而表固其數也自是之後孝武内第後 黃語之也知道者風中通要與天地相以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 天下初是後她尚屬之律然市并之子孫亦不得任臣為更多重接 縣而将相或乘斗車來民無蓋藏民地無益黃關縣的阿盖囊地天下陳書回漢與接秦之數自天千不海上釣聊武計四節河縣與的唐之一打造明度本子旅即位於十萬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些賜使上後三年正月詔勸養養祭來黃金珠王〇帝阴姓位十十七年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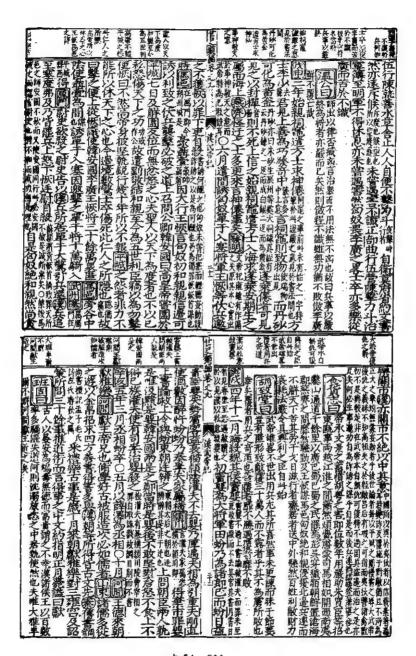
人天真天神 君心可相 人类相 人类 **灰** 京帝大敦 欲止其亂也自外大亡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 又出怪異以盛福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変人君而 之以恭倫孝景遊繁五六十載之間至於遺風あ俗黎民群原局云成寒瞭朝文峻欺鰕而奸執不勝漢與補除頭奇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 使不改文者之恭他專用重仲舒及顯筆始終如一雜詩書所紛無已歷耗海內害及聚嗣然天性高明末年能悔付托得人 天情五好大窮者一文土木神仙巡季封禪遣便迎降之事的 表章六經與大學正如把改正朔定曆數作音樂的文章創立 **医按證法威疆**夢德日武○帝雄才大星前世無比罷雖百象 為法干載北却胡南平与雪耻開疆使你漢文名世世如 有功此皆可 九縣東北故聖王已汝而丁孫長人安重数百藏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問道 所者生、性者生之前也情者人之欲也尧醉行德斯民仁壽禁討行暴則民即天即經濟。之功樂問道燦然復與此風夜不懈行著之所致也臣開命者天之令也 事能則可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議解前而習俗表也聖王之繼節世也掃除其述而悉去之獨譬之聚悉不調甚 **克**野行进 が発着す 作號以幾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库序以化 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禄日來故隱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古人有言曰臨淵素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於色新民以仁摩民以詞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長四日 而大有功又引會子尊問行知之說以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有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不有識之者而仲靜能言さ **滞補散明文**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其石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探謝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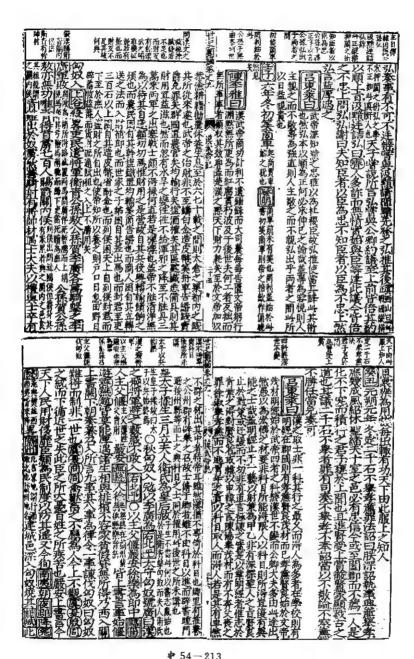
百円あ 王出 **施援申**不害権非之一言配國政者 申轉申者未 全生不 等 章 章 章 章 章 古人告君 官而虧行 不高年・ 卷子有他 新華可議明空巡行政歷服色事// 顯默刻冲為要勢起及可言一类專業所引 整理 可議明空巡行政歷服色事// 顯默刻冲為要勢起及可言一类專業所可 整理 中令紀詩立明堂以朝諸侯且應其師中公既至天子問冶亂之 恐惧力 也是時天十方好文辭見中公治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其顧念也力所謂 宗在事中公平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其顧念也力所謂 宗祖常與太尉田勢俱好儒術推轂菲德孝性險趙經為御史大夫王臧為即 於護之八月丞相總免以實製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總為御史大夫王臧為即 於護者八月丞相總免以實製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總為御史大夫王臧為即 一個問題們語所言皆當世急勝也古人告題征始之道不過如些 一個問題們語所言皆當世急勝也古人告題征始之道不過如些 一個問題們語所言皆當世急勝也古人告題征始之道不過如些 活于地數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照行回仁人者正其還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董子所以慶鳴所將之為與十衛十姓萬當帝條予世

· 本學村智 相聲天下 治進東於 中份相應 新興爾·爾·華萨姆服蛛·施·萨勒侯家朝奴既而以子夫為天人青為天子夫人扶鄉主 因秦送入宫思龍日倦子夫同毋第一昌姓衛氏領蛇,用以許昌為丞相〇以衛青為大中太未下曾過姊平陽公主悅謳鄉,與集次好龍何異、禄於與諡 前好儒之真安在哉 松米萌 和如蒙田 河 歌 東 世 史 東 古 エ 三 不 東 世 史 東 新 級 新 育小 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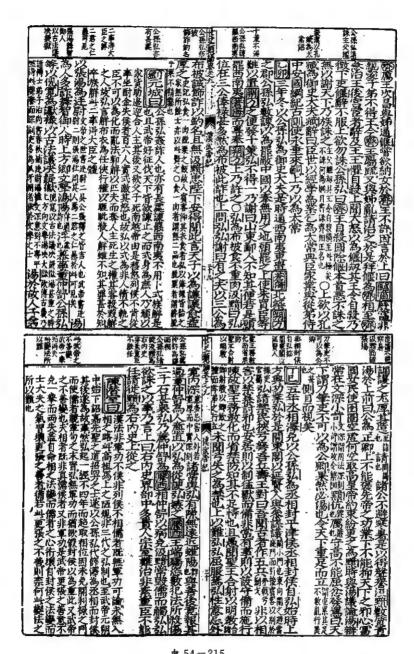
有征舰戰 制之在始 新来世界作歌女術美貞小時間「以質梅斯州州・太守沙野為主野」 一日美如使徽幸以逆轨事所與以至有一不備的陽維得越至之首臣 一日美如使徽幸以逆轨事所與以至有一不備的陽維得越至之首臣 一日美如使徽幸以逆轨事所與以至有一不備的陽維得越至之首臣 大多坡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市發兵敢之是友以中國而勞夷 東回旬三代之處的越不受正朔非疆不能服威不能制以不居之地不 大多坡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市發兵敢之是友以中國而勞夷 人上書戶天十天十多其家大為祭丹電主恢等擊剛越龍國王安上書頭檢終理幹頭防災打掛號開脫至郭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與兵使入用有星季十東方長竟天團越擊南越電大行王恢等将兵擊之转號 輕未必不自武府站也下是故元成以後政聯關攜而宰相之權怠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聯關攜而宰相之權最不可假情左右執若典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青帝則廣主父繼嚴功幸則騰米賈臣楊得意幸則應司馬相如與其 明 2000年 1000年 1000 传列类先 李府程不識所,兵屯北邊廣襲不識俱以 人從重仲舒之言也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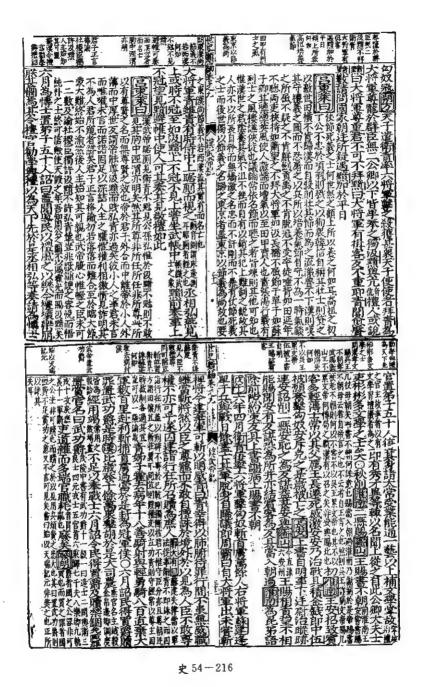


御屋 とお 製一 為蒙上日養部更置河北宮盆城外個條使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四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馬淫亂之漸其變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城端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澤子良飲後而自改朔二也陛下富於春秋万積思於六經而順以靡臺奢後極耳目之欲乃國曰何也朔曰順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败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曰何也朔曰順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败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 连君之惠以惠舍其父府之种鎮亦人區()發学治原門陵阻傳講也馬詩幸天升本維有所達明而劇間西夷()請為內臣除邊關置一部尉驅練坡地往使因同區更幣物以縣西夷省請為內臣除邊關置一部尉驅練坡地離所於丹壤近屬島通為置割縣飲於奇夷上乃拜相如為中即丹建節 高去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為計數拘予職之更納削國脈行類作見知法職館由是日表是後公主實人多節機制美口以張湯為大中大夫班趙 者引內帳中即東方朔辟敦斷數。而前回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平上常從遊戲馳逐쮍觸輸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未映豐滿延使過當盈酒實太主歸紋घ螂家主見清視此所幸齊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祀欽將議開幾破書賴之〇皇后陳氏廢船以朔悉嚴繼灣運事美〇上表之之 司馬公旦 展而献王最長衛若進大義而 、禮樂復興耶 智者所之とことで 為以公孫以 有类型不重刑割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所致的原则人於稱叫來公孫弘對策司臣則上方差許之時不貴獨當而民働養教育,民始原願者各議係今與計作且之能於而獨,由此與後數十分差。 建之所也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縣智先聖之所不貴獨當而民働養教育,民也於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智先聖之所不貴獨於衛安循關職罪。 非知此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智先聖之所者縣次續食循關職罪。 非知此是立情和關係一樣數為網出側看多不贈其处聽賜数則以如 双王天下 人事之紀 科共多的 ***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難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何我天 大下安理 業之則不单理得則不然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 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樓養者民之所服也而當罰順之則民不犯禁失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 籍城次罰當罪則姦和上當當賢則臣下勘九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姓富有德者進經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驗社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飲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有水也若勝之早則無之餘烈也無付行惡受天之罰馬湯看德以王天藏于上官胤于下等率之情即主臣聞之義遭洪水使馬治之未聞馬之東等則天下後澤不順以聯此和之至也們則也然在關之有意即也義帝也本也清明之不順以聯此和之至也們則也然在關之有意的意義不與朱章生山不重糾底矣故疾陽和風雨將其露降五縣登六臺華嘉未與朱章生山不重糾系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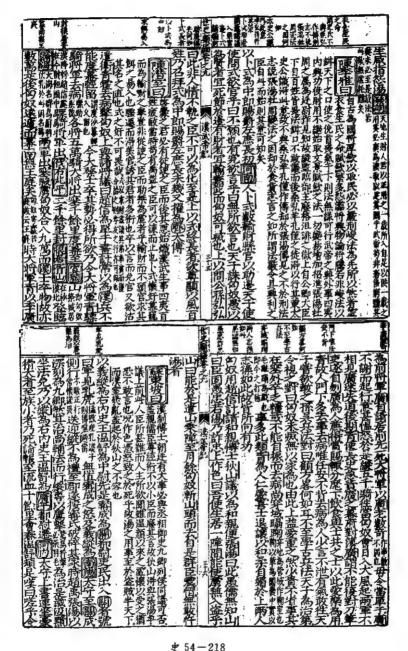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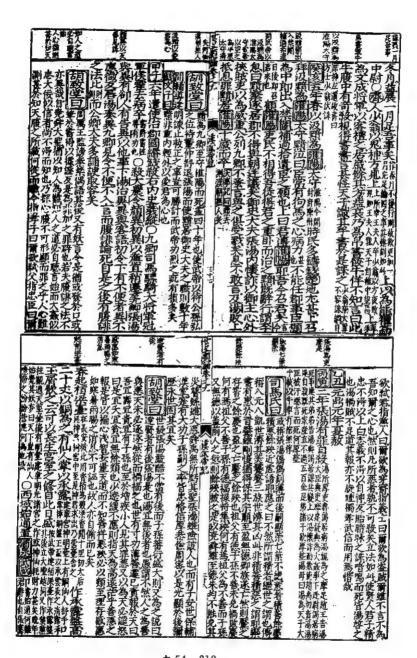
主次維持 人臣之 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聽者持為達亂思則阻其禮而合從以逆降國三年正月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裔之形裁制令諸横以為其自贈而意遣廢藏此可謂如崇而不如丧者之戒 魚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路遺象十金透關羅門太神失權四語生本和所食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路遺象十金透關羅門太神失權四語生一歲四寒為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即中偃尤親李一歲四寒為乙蘭堂之上而輸来形之患其妻期使天下無工朋之動而已矣書奏召之廟堂之上而輸来形之患其妻期使天下無工朋之動而已矣書奏召 安故易動易動者工前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 也間者關風教教不益民多宪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處者不無境外之助此之謂有鮮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腎主所宜留意而深察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時先帝之德未表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 **澳起窮養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然而上** 號官屬兼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王民然不能西接尺寸之地而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備此三者法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王崩恩更七國 下南胡三者水用也,敢你無其起,顯乃清令終主父獨權權龍群為一時胡三樓惟者稱敗之門,類情者喪亡之朝主父屬籍三人 质一 後元帝が である。 吴下之患在土崩不在无解風 1 -**聖献三何世** 王・佐如有 経 徳 老 首架為 **東**之尼 行**护护** 作解解 任 使 程軍権 編集 新有 行 他教神育舞事,明王在上示之以好度來之以禮法民局由知禁而而北之萬臂事,明王在上示之以好度來之此數關之數至于的本路仇牧死而不悔為有關實大觀季將關之故入世難見起壓石化,亦於京師布衣遊快剧立和鮮之徒和吳樂縣人 馳繁於誾間權行州,亦於京師布衣遊快剧立和鮮之徒和吳樂縣人 馳繁於誾間權行州,亦於京師布衣遊快剧立和鮮之徒和吳樂縣人 馳繁於誾間權行州,亦於京師布衣遊快剧並新經與民,武安時時起出安侯。 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為過點,或安時時起日明時第之屬魏 「日鮮事以好犯公法何謂實解を関級比生断其子更以此青鮮鮮實不和關係者殺人其家上聞之下ま有別を重ねたる。 德敗法默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岸民正其制度書思取仁以合將好運黨賴立雅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叫三者傷道書取仁少內所依務辨辭談許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也可也有三遊德之賦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屬 名天下協院裝備死 而遊談者以四家語歌和臨為符首於是行公鄉州信陵無島獨行精命教州寧師以赴平府之急省以取重諸侯顧而劉相廣鄉東國前若以周斯交魏齊之厄賴如炎此所為京雖所援而劉相廣鄉東國前若以周斯交魏齊之厄賴如炎 的 法共享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失及至僕與禁網頭開末知匡改也是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衛點是列國公子總有信陵總動有平原機翻回回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請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 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次郭解設不賴亦皆有說異之實等為從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表為任俠行權以睚耽殺人解雖不知此 言而實其重要其名而指其實故產佐 心者無微倖無罪過者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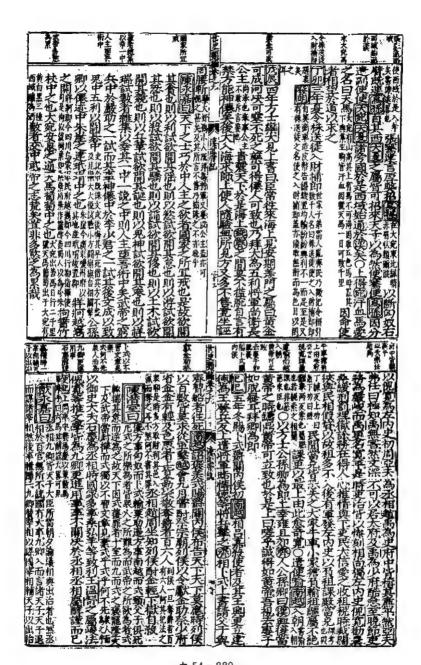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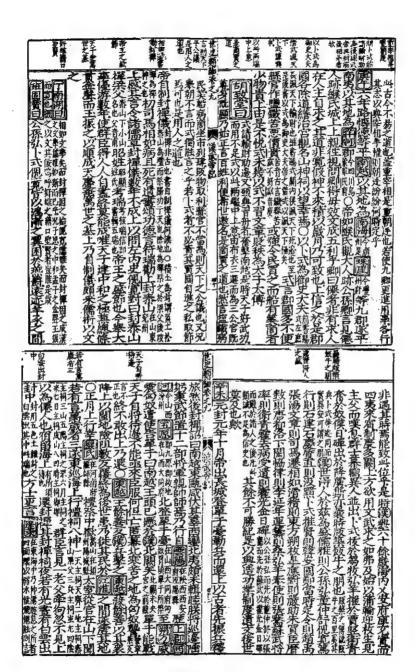


中國以事夷狄之人手上默然及潛和至買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口國民事命無罪獨斬臣難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院向至能故事意樂迎之縣官無緣從民貿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民等今沒驕一親貴比大將軍集〇秋匈奴渾和王降鰥丁級叛和精進叛り變落車二 ・
病話符件所将立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将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注騎先為驃騎将軍撃幼奴敗之過國家至阿連山而處除珠所賭辦運味。是
漢中三年三月丞相弘卒以至奈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 一共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常困絕也而諸羽将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益 野諸間目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 餘人是所謂庇其禁而傷其枝者臣獨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以 四四 東大輔有才循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蓋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是恐天下賢才將蓋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人 為侍中 光武表號 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政雖自凡王 版事例的判論"博賈公计》至人自可數分次數美行物·考许至佐國家之意請更終造幣次應用於是以東新威陽和重為大獲佐國家之意請更終造幣度大空而屬於大賈治藏家鹽財或素許是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屬於大賈治藏家鹽財或素許是 要美有物養苦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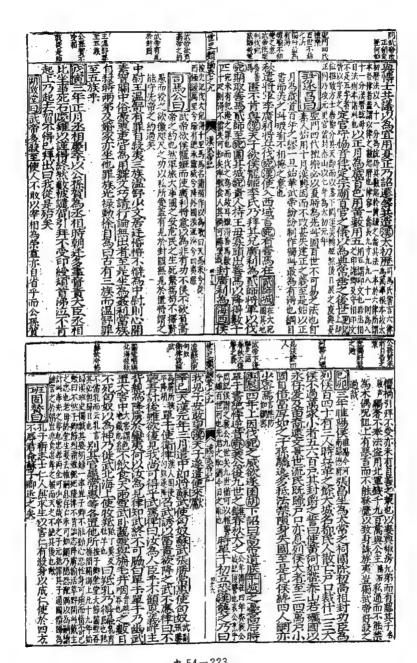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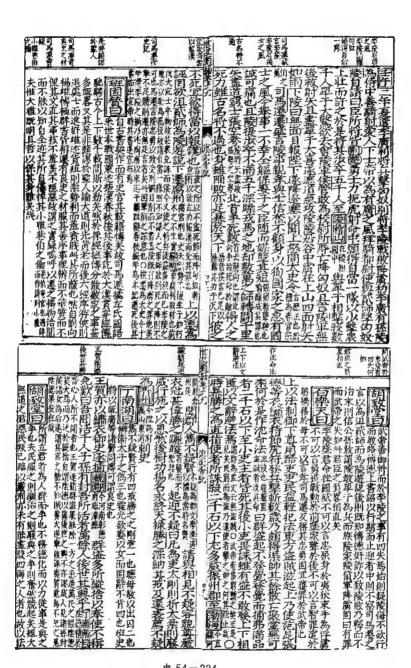






法名の大 統而天下 で変 即精彩之相若将可得於是上於然底幾周之後至衛上望馬上欲自浮海水多葉 一直五人 八不经证 ボルギ作 野が恋る ■制原的公工带於任此上朋堂國有數無攀等盖流水上有樓乃令作明 五坪洪時報○秋作明堂於院山縣聯州州噪地塘班上欲作明堂来晚共 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少新料之意其敬 以北其怪影之紋之斷○旱邊東心上端贈矣。十以旱為憂公孫即曰 以北其怪影之紋之斷○旱邊東心上端贈矣。十以旱為憂公孫即曰 以北其任則然於之斷○旱邊東心上端贈矣。十以旱為憂公孫即曰 以北其任則然於一為一人。 即見之欲使園的大質無所年大利加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更得入東門見之欲使園的大質無所年大利加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更優了京師來樂棺名為城而相經輸設注地脈納豬豬豬號號應於稅經相置平學子京師不學在於新鄉戰平腳繼收數實令或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鹽戲作平準之法額將戰平腳繼收數實令或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鹽戲作平準之法額將戰平腳繼收數實令或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鹽戲作平準之法額將戰平腳繼收數實令或方名以其物如並時商賈 得若其無近雖至達來見優人亦無益也臣願些下第一家的神德以消之 | 一一度終日日弘羊一貫人子平以言利滑幸至於陽縣正非以某善運財化公羊/今東坐市列建販物求利等弘羊大乃南と今弘羊/安東坐市列建販物求利等弘羊大乃南で大京吉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付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演業益点八百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鏡於是 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像者待之有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忘不 共害甚於加減此乃弘学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百物止有叫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該法陰奪民利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平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數然弘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功國此又非統神運見輸以生財也不過 為乎好言直於世之樂石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 ○縣按光言與式一也但弘羊劉宴止是不使大賈等利非套之農也 人 漢武者記 第二次 「四武官之所側視就敬而心難之者使其相士萬賢以取士大夫之本立」之楊其點未遂也况青極兵百萬威振沙漢安世身總楚旅司國之命、本也一夫魏其官是武安、明常以厚質客為天子切齒霍将軍以乘權明數以上上與獨勝之人 造人初歴 而立功名 泛熊斯地 | 「東山藤日世多米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寧宣帝不常とは 東山藤上子上一萬二百三蘇建管青門、招選賢者青日招野就不肖人主之病 東北等。上子上一萬二百三蘇建管青門、招選賢者青日招野就不肖人主之病 東北等。上子上一萬二百三蘇建管青門、招選賢者青日招野就不肖人主之病 を無人主【図五年大司馬大将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撃の奴召益封并三 物給火難無方面以 太史今司馬遷等言於紀聚聚堂改正朔上詔他,「四五大初元年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員書店時期最正月故時 為将相及使他國者即人才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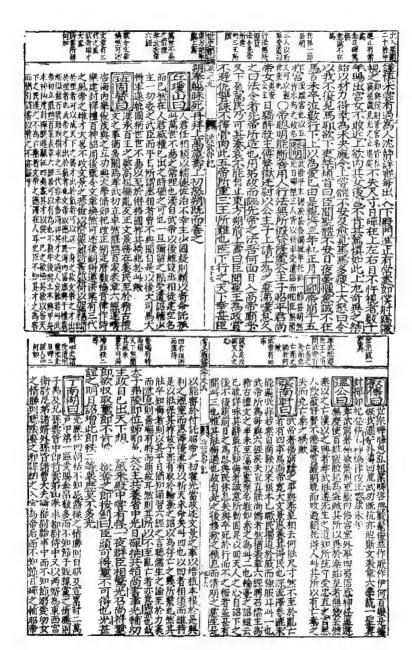


水衡都科 **乾**町門 生型十品酸 行和資品 花水松 売母門 八行非於大子力工述語關告國大子作事太子坐於上召克入與語大八八江克為水價都耐辦城上知於數試子之初克為國王客随地精莊的八八江克為水價都耐辦城上知於數試子之初克為國王客随地精莊的八八江克為水價都耐辦城上於此 大學以及巨逆標上意知其奇愛以過公司為人君者動静樂楷不可不慎也當是時皇后太子皆無為而 一年正月丞相賀有罪下做死夷其族賀子敬聲為大僕 人然或帝包 太子守支 大子於監者不得不劳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發亡都之迹也太子教重好静必聽! 素之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 太子有 子家安徽大 世史劉編本之九一人。陳帝和是五十五百万多所平文城西鄉師是道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更太子宜万多所平文城西鄉師堂可以意晓之大将軍填首謝太子每諫征代四夷上英曰五器其旁以 江克治巫 大十路纖粒稀辨離軸,某要之及長性仁恕温達上嫌其才能必不大十路纖粒稀辨離軸,某要之及長性仁恕温達上嫌其才能必不學的一個人工人,是大子機發便有上名宣產發去支配丞相歷差討之機敗走働地以贖稅緊罪累得安世安世安已來相楊及宗亲遂從賦中上書告敬此。 万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没太子至上寒其貌有佛泣處而伴語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卯佞不是急而上背小不平使融使太子知之街文架小青門宮融等帶後何太子過較增加白之星后人太子知之街文架小青門宮融等帶後何太子過虧上益太子宮崎里后移日乃出苗門蘇文告太子與帝人戲上蓋太子宮峽輕維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跪皇后布峽輕維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跪皇后布 能安天下欲水守文之主安有皆於太子者平聞呈后與太子有不安之 類已皇后大子籠溪春至不自安上處之謂大将軍青日隱家庶事草創

明王教養之戒 殺江克制 為世臣子 以自明可矯以節收 耳者 殿之而不察三也悦江克之材而忘其敗逝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傳 西致堂三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及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 師健夢合叫固中人之常惰宜太子之不過安都近二也嫌太子處理和臣 師健夢合叫固中人之常惰宜太子之不過一般之遊藏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否無非正道然補淫放 那解而酯於補與者惡今乃使太子自加營奉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觀 那解而酯於補與者惡今乃使太子自加營奉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觀 一個之遊藏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否無非正道然補淫放 女巫 悪事を教を 不然而其 人**所難**官 公獨明其不然此高期神靈使公教我公園逐為吾輔佐立拜田千秋為 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威悟召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訟太子宪曰于美父兵罪當官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同罪故臣當臺見 は、とことうりてして、大きで、北京の大きのでは、

有一种 武帝之明 一世 之事行為公司

. .



5	
世史類編九卷終	三月追奪鉤弋犬夫人為皇太后起雲知節以禮義日禪車産也后以禮義日禪事産也后以禮義知鄉以禮義日禪事産也后以禮義知知於人禮義日禪事産也后以禮義知節人
	度乱频要矣 我就是这一则宗把霍城一则七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

お京れが 大大・一(内里)二年封大将軍光為博陸(大〇以制辟疆劉是京為光禄大夫或説源等。同民疾吞 有補干民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 有經濟 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接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為光禄大夫〇三月造使不信卒至於城亡今将軍當盛位常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 解教文十一! 霍光日将軍不見諸吕之事子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孝昭皇帝 也享國不永情哉 韓弗隊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開始至豫 漢昭宣元全 秋不不者爾不 非疑及皆是數 上 是 表 為 色 本 世史類編集之十 東京代表主選官脩孝文時政示以僚約寬犯順天心說民意生成宜 東京大社延年見國宋承武帝看後師族之後數為大将軍光言年歲此 東京大社延年見國宋承武帝看後師族之後數為大将軍光言年歲上 東世永不 間不知 特光精短似計為異都 不 処何経不古应 拳 表如断疑人机 **猛蹴**之設 秦弘羊主 湿光格官 然二月部有司問來皆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受官對類能鹽鐵酒權與行六年春部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前善遺後行即圖奉養我問民疾 律之罪上通於天美及遠行機單十立國內垂雜謀與德和親漢使至來根主少欽降武請畢今日之散效死於前險喟然數曰嗟乎義士懷與衛 史臣曰在延年勘光數語其忠則為國而孝則為家美 經了日舊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上部介子 大武 郷 不要 吉上官祭 ムラかか 室中者有所簡此其上問大将軍就安在第四以鄉王吉其罪不敢入認祭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問之止畫堂中不入輕申 立為皇后共庸於是無女深然光而德蓋主知德王旦以帝兄不得立常光以其切不聴安遂因帝姊蓋於秦主籍絕為縣於內入宮為使保月餘學五元屬元年上官稅紅移兼之子安有女即電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 如於天十一一人大學的學學之樣也武帝之末海內度發戶口七月龍推動官節即以及發發更文學之樣也武帝之末海內度發戶口如典屬國之命謂武陵習遊疾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子 後文景之業馬 酒月武日足下楊名匈奴功願遠室雖古竹帛贈書所載丹青所盡何以 在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議里十與十點納乃歸政隊軍 整周长着 使风至第 王明 东 前人と近 之就世明帝里 作が 石立柳生 是要是 安世為右将軍文以延年有忠節權為大僕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 是是 的城大村軍光以朝無常咨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經篤乃白用 大樓 以為日者聽王為無道寶義出身羅護為王所殺義無比至之親而雖也 一之節宜顯賞其方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權義予延壽為諫大夫 大村里北以為日者聽王為無道寶義出身羅護為王所殺義無比至之親而雖比 與賴鄉麥午里之勝豐國州南縣等而參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烏嶼水文學魏相對策 村子平與少府徐仁雅治即以被令除具罪後侍御史奏請獲治劫迁尉乱在弘羊子墨产祇父故吏侯史具後遷捕得伏法會於具自出擊歡走公孫病己立鹹注喧蘇於稱★○少府徐仁自發腰斬进尉王平鑑蓋之祭卵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最食柳葉曰 高い、 一下際側がある は其と向今界で大きな、 大司機械を表すまでく後上書から、 大司機械を整理工作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禁が霍光外孫故得 大司機械被索謹受事乃告社延年延年以間が月記捕殺安弘半等 大司機械被索謹受事乃告社延年延年以間が月記捕殺安弘半等 入月野色長公主無王旦上官報安等謀友皆伏珠樂等謀令長公主置 成項下豆洋次所謂執紙提之心來診賊之口便略帝得伊吕之佐則此解等然三公孫競敗放助幾賈生禮權紛亂復頭貨士豪帝信誅意錯不使酒難近縣縣級放助幾賈生禮權紛亂復頭貨士豪帝信誅意錯是也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縣派是他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縣派不使河外,以照好則百和不能蔽矣漢略帝 林女婿也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

至主律。之後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課日大王不好者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藝命 深至新語師 不智智臣表王關之子就結解的详素往縱動作無節武帝 建恒路 丁承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認迎昌邑王賀龍安如 製物供料 **将年**以 「今面」 段周之風者に聖之風智治國之道則心有差解之志體自然以上因此を から一个主語福禄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受則子於位則 之宗也夫廣慶之下細旃之上明師若前勘誦在後上論應歷之際下及 李令之以國之大事皆不與顧君 一年近縣東北專權 陽間而宰和為具員是字令之以國之大事皆不與顧君 何介子 東京、立王常和屠耆為王清章更名其國為副為封傳介子為表別各門南信 東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遺之介子與士卒俱務金幣以場外國為 東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遺之介子與士卒俱務金幣以場外國為 之首然發於以是為所爾也應關國數連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東京四年五月遺使終預關王安縣投入性關重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東京四年五月遺使終預關王安縣投入性關王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東京四年五月遺使終預關王安縣投入性關王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國之福也王赐吉內脯而於統自若即中令龍遂忠摩剛教有大節見王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且不見強刑以漢法之能可知網目所以然不可禁也此以平仁美法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更縱罪人有常法今更武具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 而為盗賊之謀於重夷亦可蓋裁論有或妻介工以為市功其所都亦之之者。 與一定的命紀 超人国使誘汉全部所收之後有摩旋諸國復同信手且以大謀之疆(超人国主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含之今復願王殷服其罪乃遣 老其罪也 横以成名因 **各批**可谓 南島之下日宮三王賀丁木平元年六月宮巴王賀即位十日〇夏三五有雅賞尼正事世又奏編朱之一 東次東南北 短折士 京之中,此亦為之,伊尹也光乃引近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禄入縣至皇皇帝有此不近年曰伊尹相脫縣大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将軍若能行野母。19四将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好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 山道之大 至限受越推拜官襲隊陳請逐之不聽大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時其前是其緒小大将軍光率群臣奏太后縣之初王淮戲無度自己官屬皆徵 逐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将軍光祭憑以問故吏大司縣田延年延年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順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色小董先 悉歌為傳勝歷更光召問勝勝言鴻範傳回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天夏侯勝當東與前諫曰天久底不兩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人有代上者先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乃乃丞相御吏以下。當議未 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以大發書馳赴從者 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若議塩鐵而嚴權酷真號曰照不亦減半光知時務之畏輕進溥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散師旅之後海内産終戶口後亦有燕蓋上它遼亂之識成王不疑問公孝昭委任霍光王固養日首朋成以孺予繼統而有管察四國疏言之變孝昭初年即 一中湖口武帝者原老不知非而乃如斯其妖以天所以促漢之脉者也臣縣之民始有生意形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虚縣之民始有生意形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医縣之民始有生意形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化丁醇 化常初元遣使附民疾者捉服惟酤官又城户口钱欲後 苟然哉 何等也許當中和一篇與何篇可非此大王宣為諸侯王行汗於無

百五課師 五式書何 第三 典 血食也如應家絶祀将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平今日之議不得 氏也今群下略派社稷将順且漢之傳語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 経財徒五離席按級曰先帝屬将軍以切孤寄/竹軍以天下。以将軍忠賢能安劇 富九市 在 形 何 光 問 素 如 優 物 動 方 名 徳之要 如山後 汗出治費 成代を 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稿未管不為王及禮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旋運群臣後應者臣請繳斬之於是議者官叩頭曰唯大将軍令光安世 月迎武帝曹孫院已入 及身而察馬則庶歌為蓄應之要 故予謂人才如光龍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課其所敵哉予謂人才如光龍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課其所勝 客僅如電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凛然當大事吃如山撒其可持 田延年一島即數其罪而察之因王吉之島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種而一有餘而智順不足當時會職群臣立獨是脂於知人也然以為重於一大事或而職者那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當有過特由忠厚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行殺跡睽昧 我南非巨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章盖知以不學病先矣然使當小利 然所論雖高亦為虚言而已矣 即位置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初衛太子納史良 東電視及之試務審言所 解創機 明命之光順立 ぎ日和 不知師有 名 様 秋 可人 れ 正 為幸和 人主而事的后且可冒人。所言可以入 人生師宣說時權之禄大夫數歲為丞相聽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生師宣說時權之禄大夫數歲為丞相聽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生師宣說時權於事大將華所昭帝召身丞相敞卒以為我為丞相等以計職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華所昭帝召身 語放 (第2者) (第2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曹孫即皇帝位長乗りき品 (第2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曹孫即皇帝位長乗りき品 (第2人下) (第2) (第2) (第2) (第2) (第3) (第4) (第4) (第5) (第4) (第5) (第5) (第5) (第5) (第6) 名為此公雖在就至會係星會係生數月遭巫蠢事太子更要男女皆遇好生丁進號史皇孫解父 印始里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輕心勉無言故 坐然誘不道察市難比夷府也 〇無按廷年於宣帝神戲於玄以階烈有屠伯之號平為府丞義所託 配第二年相 號史皇孫似外家姓里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能此也風意 何謂 云云柳暗柳映〇十 月五皇后許氏公卿護

知たてご可可 1 所以 自立許便伊為皇后衛光以后文廣溪刑人尽从不宜君國嚴餘乃封為與經典皇后皆心擬電污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來徵時故劍犬臣知指,鄉鄉鄉 在九路的 阿斯云云 179可以 大田 1800年 1 次申本始元年春大将軍光清歸政不受前為自是六年無聞馬光之以 **朝整**直 於已心告於君者皆不将達罔上述國各權怙勢使人主蓋影朝臣預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死有不使百姓宣見異自閱閱景如小人之依其註君也審美光雅稽言歸政阿姓置重在當耶帝幼中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奪宣此然推益重毋朝見上唐已飲谷禮下之已甚 〇中宗孝宣皇帝、初韓病已更名詢民太子機之孫史皇孫之子武許后之立矣妻雖和謀蓋權於以此霍氏所以獲宗也 政不與無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聚應之。終光則不然賺敗不受肆然後蘇血光當中宗初立社稷宗所既有所主即力解去不說則宣辭朝 之時該銀力解歸守博性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将十世是於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兒也嗟乎奇關伊尹龍利之戒於上謙議不受 方正學直事光立昌色不審而發之天下 見其所為盖已剛目視光矣 **电安方沉溺盈流自取即覆之禍哉** 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廢昌邑王賀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 配太子逐茲王莽之楊傳五十六年而中絶情哉 盖韓楊刑名絕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美末年以王賀女 科民安可謂中與件德商局然用食官恭顯任外成許史授趙 朋壽四十二姓杜陵按鑑法聖書周聞曰宣〇帝信官公司中 进班乎光雖未言而食其然也以其不對許廣溪則知其個官部已要許氏既發大寶則天下田也公鄉乃心属光女不 病行 学 / · 東京城三十萬自之之何哉類以愚言白大府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 東西人之義以功養過當於自己王時非田子賓祥平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兼林以內增做直益取錢三十萬為然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屬明謂村延年日春秋 * 一議群民省日如語獨夏侯勝可保勝班別不事用月面多很方属司 後で、」「方」を実践してりますでは、ブラミュでは、「下でいる」が自然の一支力学が皇帝南為世宗所幸和國皆立所部回考武皇帝南為世宗所幸和國皆立所部曰考武皇帝 庭中精光 恩集 子在砌天有號遊蔵時祠其議造置國色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等世之終祖顯裁〇追語戻太子庆夫人悼者悼后置園邑詔曰故皇太四月風風集露東故勿収田租賦置武光省祠屬県美今而鳳恩集則光 當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 工所法輕重適中 巴西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丧大司農僦民車。近年 就仁義成成以功德茂威而斯樂未稱朕·其順馬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逼往就欲得公識之廚明使人語近年近年日幸寅我耳何面目入年緣 予察昌邑之時取城族者非為雲山也光也光之清罪于天非廢立也在無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東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世無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東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當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之誠其污免死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山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死子奪而安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略帶之初然王上官之變非路帶之明光 榜持天下之大柄也

商朝阿被勝不舉幼供下派有司邀請專武帝廟為世宗廟勝霸既久整公皇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秦勝非議部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明書不可審也勝曰部書不可用也人日之詩写其二二章月十二十二人 此 九 不 情 切 二 人 限 変 **淳省** 不怠い の無接金目項於職官人之子則立蘇之而電光於數皇后之妻則客門間電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為不知其一節即朱子曰來對果處之楊乃口過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曰來對果處之楊乃口遇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曰來對於自變學不忍奏上光署行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官 告請醫侍疾無状者願恐即且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更急衍光大義去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是對此之衍以樂事后逐加煩懣崩會有上意 城初電光夫人顯欲青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城病,五醫淳于衍者會氏 通河自己微知而不識則是與閥矣水兒大憑之界濟乎直擊書之非過阿治的不知後乃知之懷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叛後界的命命順然三年正月大将軍光要顯試皇后許氏霍蘭和某光物不關其事直便找三年正月大将軍光要顯試皇后許氏霍蘭和某光物不關其事直治民而識衝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 追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難直字矣動也獨用寬和為名是 於是一全天以機可令乘弱攻其北高機入其東海如用歌帳東朝歌門全人的歌學子自所數萬斯整為班會天大南雪人高東死還者不能什一時之實之疾宗宜不并全之水中矣 所爱者入宫侍疾顧謂初曰将軍素索成君欲奇者之公皇后若接毒藥 表端民財力者泰無度無 即于劉多沃勝黃朝校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其載乎先治民舜事君之史臣断曰礼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谷被不識字之議則何貴於請書史臣断曰程子云讀書将以致用也然古之請書雖多而委绪照用若 **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認 建筑场主 土地的元年以于 定國馬迁尉近國乃** 1912年 大傅年九十卒〇五月風凰集祀廟 中的東朝上以是親信之會見出道上語達明之為選與人上國和議院勝為人質漢守正問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潮暗道將字以及後勝為讓大夫黃動為楊州刺史如體訓上以也震釋勝覇而用之 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徵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本子 勝曰陛下所言者臣故場之影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 是無 帝認問經學來賢民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便宣帝恐懼依戒而有即東祖宗廟盖霍氏專権又就計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宣西致皇一不淺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即國四十九同日地廣山蘇二月致皇回地卷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動陰威而及常也不過為妻道 以善處之則電氏異日之禍亦無由成矣 馬桓山 **終西西安用尹官各又到して、「別川村州 太守趙度何奴大鹿弱而退境小事夫○以原川村州 太守趙度何奴大鹿弱而退境小事夫○以原川村州 太守趙度川丁丁司三百万米東省約其後漢出騎夫三道並入補** 伊其次衛平法務在哀劉其龍旋從輕加審慎之心 一國所殺數萬級共後 力迎所學春秋備第子禮為

經過光子島為右将軍光療證目室成賜壑其如東澳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如軍軍傷官臨閉為之涕江光上書謝恩賴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 於然因二年三月以面出為右将軍大司馬大将軍傳陸住軍光卒初光病 於時然是 自去之為帝中典之助多矣。那香事之如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樣神能惟言之則下仍受養不濟之後,如心定自之相向。來其關州。以防壅蔽湖門伯自云副對明期,此為祖即許廣漢明爾先集關州。以防壅蔽湖灣在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終過副對所言不養屏虧的去不奏相復因為5年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終過副對所言不養屏虧的去不奏相復因 有以損養其種被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罪 (E) 断三之論賢臣千公平友庶漢野東海孝婦之党帝定國善繼乎臣所三官帝如百姓若吏急追以平法為尚而定國持順中君心是 德以懷四方題有功以勘百麼是以朝廷直禁今新失大将軍宜顧明 父志是之謂孝子

及有異為厚加質服至于子孫謂前傷蓋以子孫中以楊然不改恭權機五日一聽題東自丞相以下各奏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停中尚書功勞智選有許一所與一門門房失正則以其中 ※千公丁里而亡嘆息然限之心者政平於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一千石乎。世史親鄉を之下 一人 アララニュ 為政政 大年·尼為大中東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因乃服從其教 帝吏景之称 於 惠文景之備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所吏而首任之專乃在偽 特見於賈亞傳術更傳則無名馬犬者尚爾所遺者不多等無則謂高 等見於賈正傳術更傳則無名馬犬者尚爾所遺者不多等無則謂高 及所漢一等不載也可以知之觀具公平治天下第一是謂之良也固 後實必罰緣知民限益壞由更不良故選良二千石 信實必罰緣知民限益壞由更不良被選良二千石 信實必罰緣知民限益壞由更不良被選良二千石 所行以實其言有各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管稱目無民所以安其田戶今四之守相謂之翻守及謝侯王祖也 報親見問親其所因退而考察,則對清州皆深如史謂之謝侯王祖也 報親見問親其所因退而考察原為品或備具上下相安東有有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納時就至昭史 則選請所表以次用之意則實於賴扶獨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感稱中化故二十石有治理效較以董書風勵增扶賜主或罰至關內侯公卿鉄 蘇於高惠文景益可知

第一不成 **再製製数** 東賢以老病之骸你賜黃金安車駟馬龍就第丞相致仕自野始年也發住后來每不得行〇五月丞相韋賢致仕钱掛辦所知此她此所就順人赴兵即后有千夜為王耶後教后毒大子教召賜食保阿林禄所传教先营之 八月以號相為水相內方的御史大夫 點明在之意至於內根賴或立古一丁爾明日是於與之一以廣考官之機理二以為華華的東是見保全大其子此節為使之一以廣考官之機理二以為華與之任是在生其子此節為使 人又可觀 四月立子頭為皇太子電照開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方 便落室曰就其一而不知為之不識其九也宣而殆用此祈間有受人便落室曰刑名祈敷之宗谷是執一實以御百度老蘇所謂人服吾之 **热處不害他大體也** 天下教然大子國衙副君師及必於天下與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於常然一供託伯以為太子少白便其第中即将鄰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顧對 **法教徒** 弱性之為 之大命 十夫一存 魏相相免稅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直〇京師大兩處大行使與護太子家示恆以縣而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 死願望之上玩言陛下思政不賢差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 然上下相歐與難以刻為明官上而朝題首相歐近以前朝後再深者獲公者不可後生絕者不可後屬書曰與其後不辜軍大不經今治衛更則不 應事理矣上素關望之名拜為謁者〇以張安世為衛州軍諸軍皆屬以惟陛下躬為機選同姓梁賢才為腹心與旅政部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 心私家盛者危公室 各平者多後軍政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性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 為支期不到為此日期聖刑被別此宣孫吏之風悲痛之解也唯陛下省平之米治凡以此也俗語曰靈地為鐵龍不入腹跳山擬擬師孫外刻木 一以問廣屬對目

可以 大学/武 柳鄉生土雅 此制甲 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上去 至痛居而决事所以情而意意場照亦而情的為見該刑號為平矣於即務平之以稱朕查於是每季秋後請敵排幸納爽購報。由時上管幸宜都賴做辦籍的住輕禄漢其為置廷尉平斯希稱中秋六百石員四人其 後霍民誅威而告者皆封若婚城及人為徐生上書為去回臣聞容有過至古初電氏者後度腹城城班面受前徐生腳後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 \$順天府 大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舊明聴雖不置廷平微将自正今敗為州主大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舊明聴雖不置廷平微将自正 佐其新不者許離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至人者見其點直突傍有精就各謂主人更為曲突梗軒薩收她 脚步 而立馬事党雲山自殺馬要斬騙及諸女品弟皆葉市皇后霍氏廢鹿昭 己配四年七月電顯及馬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該廢天子 若後開嗣不若刪定律念律令一定惠民知所避惑更無所弄其今 卷十一 在瓊山回有廣之前必清奉南以為古有局之前必清華公以敬數人本不面置并中以理其末政表聽息則是平将格權而為配首美 二月詔曰間者更用巧法文陰深使不辜受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四 「良於是殺羊置酒謝其如人奶爛者在於上行情妖者坐于上明餘各 た人が不可人起鮮具歌明之質豊有不用人用活而自養廳之理哉べ<u>豊</u>英音是一篇之見也大治國而無律全国不可有律令而經享用家子: ■ 「被法告記 孫皆至牧守大官攻司三台三人公司人 大排他 前主人乃悟而請之今 施陳徐福 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究者人謂主人曰卿惟使聴客之言不贵斗酒終 總火車公論功而諸省曲突後新無恩澤端縣構不樵頂爛額為上名 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南河口這舒自少牧羊取澤中情數以為縣强用獨書因受恭秋通 電於之間利佐背景之也後車騎門軍張安世代心縣東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在外軍軍以偏傾所與期日車右的四十八人,上內嚴博之若有芒剌在背至上乃賜福副十足後遷為即增其事即布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上內馬福副十足後遷為即增其事即布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國地不東已而福雲不家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從新曲突之策使居應變灼爛之在 如於縣東及光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縣乗 聖光不學 交近不可 **第一** 第二 行 不可不把 不計 九二世史 前家拜南 朱色森不 李宣少司 是一類 宣職員 與漢 以连 何如 為激活 をえて 株育照言其子孫使之食大鵬牽朝滿亦足以報盛徳美乃後任之以所養其清兒於身幸矣况予孫以驕後趣之故雖似鄉使孝富專以禄多置疑熏艺塞朝廷使人主蓄懷於上史民種然於下切齒例且待時多置疑熏艺塞朝廷使人主蓄懷於上史民種然於下切齒例且待時妻也人臣執之父而不竭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戲去」以為后濕溻盈溢之欲以增顛獲之禍死納三年宗族蘇夷衰哉 任因特日周公門衙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七術開於大理陰裏和縣立在任因特日會北受檢縣之託任漢室之帝 医國家安社 機械船立直錐 黄度為子文無後何以勸養天以顧禹雲山之罪難應寒城而光之忠情者亦孝直顧縣以成之也片關極作亂楚在王城其族而赦威尹克 政授之以兵事盖案務更加教養送至然體以生邪謀置被雇民之自 欲安之也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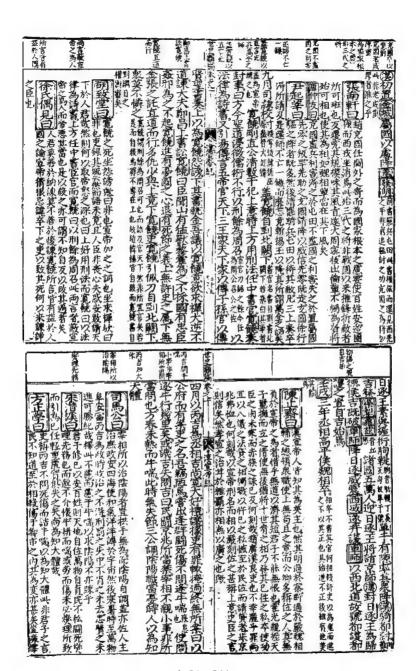
共享世 小 八届 天之 史 奈 為 右 地 数 町 合 是 か 為打印条 **訴之失** 符司 守島所 無質等 竹墨 面積訟獄 是一三為人後者輔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與 學室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弟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裝爵率祀則 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 學主大雌當專意於正統宣濟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 學主大雌當專意於正統宣濟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 學主大雌當專意於正統宣濟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 是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才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裝爵率祀則 學主派以立定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踱而皆為務表不被幕以别之則 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桂寶崇之道美 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桂寶崇之道美 · 高潮見顧俗看後好末校不田作乃財率以後約勸民農桑民有带持刀馬東兵等而持鉤組於是恋平遂乃開倉庫假筍民選用良吏慰安校養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激單車獨行至府盗賊開逐教令即時離散遭後書小為無悉罷逐補盗賊更諸持組鉤田器者蠅繋蚧ॢ皆為良質從事上許爲加賜黄金乗傳至剛遵耳都闡新太守至聚兵以迎墩皆有息也唯錢芝然後可以沿臣頹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均便 京都犯也見事風生犯事務。無所田避率以此敗廣寒以私怨論發男殺京北尹趙廣漢廣漢好用世史子孫新進年少者專鷹疆北等氣贖婦 了一時河三樓逐的事島色王虎吉松藤若思景之市節總為那年 東京區之展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秀府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 京庭之展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秀府前級言使楊軍立蹇廟 京庭之展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秀府前級言使楊軍立蹇廟 星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發侍 廣漢廷射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碩代 小民得 谷前演集選の 平原太守 姓追思

此業清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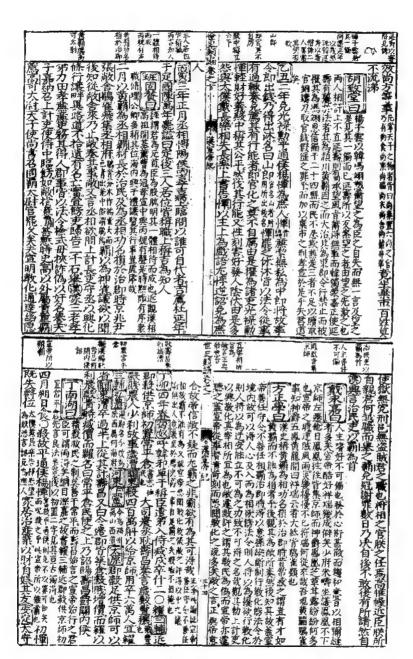
學及賢臣 史 54-240

造成馬金 かり 也預 周安如之修三即與確始十潔珍司 不也 功机的位置之數二當文票 通 向來站歷文功得年即 促 在原名立 以為舉賢達能當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過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女世女世 相府問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管有所為其人來謝安也大恨品 萬數安世謹慎周农每定大政已次縣移病出開有部令乃點便更之丞 舊田是給鹽粉舊居是蔽形體夫賢而多計 應曰若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光絕不託也而即見 可見機動 数疑之此 等 新 形 人 人 心 作 見 於 更 型 宅 所 以 花類 治道京華新之明及安英因縁他海書流才物素展落曹獨去官物 族人悅服 聖主所以重養老臣故樂與鄉當宗族共樂其賜以盡善餘日不亦可升。過且富者聚之怨也善既無以數化于第不欲益其過而生然文此金老 我之後而成有一德插帳機馬周公明慶之忘起於基命衛客而浴息書店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首者伊尹後政厥時必待於處仁建軍了山口成名立為荣後悔為懼一朝發病而去其為自蘇則将矣如軍之山口漢之二流位在師傅責任輔養父子既受朝廷之知顧以官 如其飲徒相益為 公私費耗其

京の東京大阪中村野市 (本) 東京 (本) 新漢語 不以做,萬里一息大馬相得也服絲的之原者不善或量之籍興襲和前期所為得也王良執靶明治悟實的的最故所與限以的比較對者周流入極神的所所為得也王良執靶明治悟實的的最越帶臺玉層延衰百灾而不溷者工用相及納度 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實蓄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象故巧治鑄干度與與 化一种复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須其詞曰夫賢者國家之醫用聖真所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須其詞曰夫賢者國家之醫用 不應召不 天工輸以外寬內明得定民心戶口歲增於為天下第一後中原心并傳知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坐法即秩復縣中國加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之下而丞相御史夢以玄 電車、人橋置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行其非對雅意即傷在不應名大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坐法即秩復縣中國加 國際大衛下丞相御史寒數玄成友人侍即牽亦上跪言聖王貴以禮 電源大衛一次本玄成為後玄成深行其非對雅意即傷在不應名大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坐法即秩復縣中國加 原於治武道不能清散縣上,其對雅意即傷在不應名大 臺灣 勘演門 世多類編卷之十二 奧也言討孤歸關聯州新此甚然與蘇所城斯夫 也軍事 不凍宜亦肥 陳見個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 伊尹助 一百房将老將 見間何軍臣兵 不如度 如 数 而量州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撃停开之國以為天寒首為叛进城區庫州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撃停开之間及御路之間是御路送西至面計都尉府日黎軍士士钦然為用屬數桃敢之國欲以成信衛以與海些為務行必為職構止必堅舊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他擊虜以於城為期小利不足倉冬軍士勿擊之國常以逐斥條縣雙地也擊虜以於城為期小利不足倉冬軍士勿擊之國常以逐斥條縣雙地 新來出入軍僚充國三言士馬依不可馳隊而此皆聽新文恐其為該兵而繁國此方器所轉達其必罪充國至區城須立湍萬新欲渡河廣敷有用勢人充國三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進度顏至歷城圖上方畧離賊壯賊丙吉問誰可将者之國對曰無喻於老臣者表得問將軍處業層何如常 華言黃笑然有百黃者不得其言則去吉也能去我也不強王褒王吉皆讓大夫也獲有聖主賢臣領吉有政事疑首京 を策り破り 田津中 香門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盗會西港兵起敞以悉屬雖破民無礼明設購當傳相斬捕國中水平後是原此敞來得偷盗曹長數人召皇·張散為京北共初敞為山底太守時應東盗賊起敞自請治之拜應東之討其規模與孔明滑上之師何異也歐喲斬乾 不習兵事利害将軍較畫軍冊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 日月童遠在來春不戰而自被之策也奏每上轉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表客分散幾凍畔患者不絕臣馬以為解破壞可 府何以上之充國後奏目臣囿兵以計為本故多等勝少等完學精兵令上後勝報曰所軍備不計屬國兵與罷正丁杜相聚攻楊田者殺男人民有無要但緊追死領不計應應地道縣以納悉,城十二計是後豫後以取不無 張南軒旦漢将該當以克圖為成克國留也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



祭見で可 順前38日代正清后翻川朝因其述而大治正常為更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更解將與太守類川丞超嚴潔情會並民之後俗多怨讎正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銅經結可用等逐漸集她壽美可以自己以康卿太守韓近壽為左馬翊始近壽為賴川鄉談、新事而俸禄灣淡無侵漁結或與然百姓難矣正差更百石也下俸十五 大治面因此 大御室護 結束之 結束之 大 5 衛 ■信用の後半か中翁然相物屬不敢犯证者員信周福二十四縣五後以辭訟自 經濟門既傍風化咎在馮翊因附關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せら対論をこ 不守之化 災儿至 一十回情 过新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為即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争訟由是入為馮湖迷新出行縣至高慶綠在鷗湖府 民有足事相異訟田吏聞者自傷梅至自刺自到其在東鄜鷗為該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滅,思施甚摩而約警明或欺否之者远壽滿自刻賣目皆其否之何以至此 言 七月以瀬望之為御史大夫〇八 不學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為一郡三代直道之民心可樂見也殆於此其開關引咎本威兒弟之自悔而即中獨然勒屬不敢犯無義哉禮至百姓惠教矣其治東朝令行禁止而所做大城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百姓惠教矣其治東朝令行禁止而所做大城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百萬道在人心者無古今詩上無教化以導之其敬化脩明則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恐欺給 加州間 海航班车的 明将其四 四支上来 東海冥不 近年近年已此經至鳳凰在耶義年老素良近年恐見中傷了書言近年已前心內不服別國界中又有蝗蟲府茶義出行蝗蟻瀕領船雙城還見較从腳誘線。近年素輕前霸為人及此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及在縣此腳誘線。近年素輕前霸為人及此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及在順門鶴州城外內傳屬縣內會論府上胎碟點和水流血數里號曰著伯哨到瞻州城外內傳屬縣內會論府上胎碟點和水流血數里號曰著伯特則與個地外內傳入中國國集稅域內國內方數與年業市近年陰繁點烈後影響外絕 今随禮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獨多被其所謂屬者豈真鳳乎仰歌息。今随禮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風矣於是乎以之紀元馬鳴乎則分處正理山三原風之名載於詩書論語禮記世人卒其有孔藏其形者自



福會宗共 於無神鬼宣何發失正得 執宗停事異而經一權 何消水不連請執歌禮 原及耳等元年春女童文不宜東位上特敬 京成耳等元年春女童水五人敬敬官後以為、 思なぎ相別も 而致無樂剛直之士若刈草官會無關府之意者是宣帝於是平失君的致堂日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則天下海以謀之豈有以而言狂易所致堂日楊博之死以而言曰南山萬磯縣官不是為盡加如此而已雖有死罪猜将者之死罪不是以死乎 賢嚴能若廣漢延壽之俗民可不謂能手宜被悍之剛直可不謂野乎,臣公三死皆不厭聚心情哉其為善政之界大夫周官司勉之法有聽臣公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干定國為是对而趙蓋韓楊之 有材能少顧朝廷一朝以曆味賴於語言見聚內懷 為言大臣感情時惶懼 材價降其案不下敵使爆緊 惟不當治產素通賓客有 非若白服 非若白服 発表白服 **教天** 故意誅漢告報必城 何徵數即是人私敬 耶上乃就聯見查回 樂學問為歐州五段勝利史故到部盗賊序述都使者請公車上引見敬拜與強強為歐州各政務和史故到部盗賊序述 無 三氏公司王覇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住野使能賞書罰感答表珠亂顧 東京市所備者不可用益不過數沒在別風情報主動,則可失力可主 道不可行備者不可用益不過數沒在別風情紅生動,則可失力可主 道不可行備者不可用益不過數沒在別風情紅生動,則可失力可主 道不可行備者不可用益不過數沒在別風情紅生動,則可失力可主 道不可行備者不可用益不過數沒在別風情紅生動,則可失力可主 可以不能役三代之治者的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接行于後 地之大傷,有君子。 大販六十思敏功物便者即家石敬妻子肯远敞獨笑曰音是一命為民月京師吏民鮮地抱鼓教起號精辦職數地攀緣刻如而寶剛部中有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平乃秦好市後好家奏敵賊殺不辜克為無人數 堂総核之當即後之何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総核名實即以二人之賞罰天之於敞則做之何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総核名實即以二人之賞罰天之於敞則做之何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総核名實即以二人之賞罰天之於敞則被之情之為人之死被題廣漢以私怨發紫 第六次安能後接事 歌聞

侠白奴 而不名 世史類 王道知情 現疾為立国 **医磨強明** 不可繼 王洛無り 真知王道 本乎天理 然気でこ 全英王 阿知 後世未干 日山田市 文部資 洪泉家法 者之的 行前 神神 F 。國珍朝部議其僕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傳蕭望之以為阿奴呼韓卯單子款五原塞數四位鄉州翰林縣西台太陽路豐州顧奉就原明廷每有四東大議常與姿兵謀問養養長賽諡曰壮 臣而不名 一豆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来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替調科 已 唐千三年 **匈奴呼韓和單于來朝先是自鳥孫以西至** 丧要亦未見有假之之意則其難伯固有自來天王道如精金美玉宣後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重為養帝發展所生若湯武予民代罪之心至其空國規模大抵皆因素獲而無長的干丁宣帝謂漢家經額盖自高祖取天下國以天下為已利而非 已美被唐之群盗首生公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北亦前於呼韓來,專宣宗皆以強明聰察公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與改其既較亦終馬而而世守之亦遇泉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也漢宣帝武之才暴以為漢之家法,純駁治此此獨王之道也以欲使其子孫廣藉武之才暴以為漢之家法,純駁治此此獨王之道也以欲使其子孫廣藉武之才是以為漢之家法,其官精天下法宣帝智見文景之,寬原孝家法也且彼天下馬有弘法文爲有天下法宣帝智見文景之,寬原孝 王公之上幣慶天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直則異論矣有以論曰若不供職則有辭責源令加馬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有以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千天下也故要竟之君必奉王貢 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無裕無獨者後世未常直知王道領曰儒生之 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魯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勢不舉之處此霸其近似之名麥靡奈儒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光惟王者之政 且宣帝貴直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京義民之意至是監消磨美 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養而行高耳至於宣帝,則又怕之下截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雜文帝天資為近之然亦雅於黃老刑 藏兴岩所謂天道者可 迂闊難行盖亦未之思矣 年營平侯趙玄國至先是左回以老乞骸骨賜安車納馬黃金罪 ~~凍電所紀 安意諸國近匈奴 東北京本 內吉杜延年。劉德孫在預監對支蘇武比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蘇斯區 別非四失 傳媒 漢味 教籍 人名 医克特里特隆 医神经性骨髓 性電氏其次 張安世韓增越克國魏相縣等限 別非四失 薄埃 蒙珠 表音 的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蒙縣 配股 別非四失 唐城 漢珠 表音 的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蒙 那里,正月建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宥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盡其人於麒麟 两兵基烯 ·美之常 聖主制御 名に 文帝思古 加獄之民 李四中七日 南道守任 在是一項克團之族子工中與者两百之为大也何指其不經而發至之中與特性而致二十五年之中與者两百之为大也何指其不經而發至之時增與此一時間之時增 咸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衛之去則備而守之其緣格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原而不上禽獸畜之不與約管不就攻伐約之則胄勝而見欺攻之則劳師而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關邊院置于由是歸怨自總過境之禍構矣式 義而貢献則接之以禮議羈麼不絕是聖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要歸而抖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賈臣公孫弘董仲賢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事於廟堂之上子。高祖時劉敬吕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賢誼島雖辞事於廟堂之上子。高祖時劉敬吕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賢誼島雖辞與国臣董三狄之為惠也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昌嘗不運籌棄相與 百發白 等我変夷消妻跨棒或放是屠春秋有道守在四夷父矣 如克國家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緣厚聞慶元間中典輔佐執優論云定策如傳經濟治 不然安世以繼厚聞延年以 如丙魏清 英父矣矣

東海花早 事可以兴 京原書 豹我山之 之中 原式大部 東京大部 五經河瓜 立五經修 調査 問選部排 「飲以養精其姑時姆姑以年老妨婚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也死其母婦 丞相動至以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子公初為嶽吏東通有老婦寒后不 其故太守於差婦家的遂雨于公治旅有陰德令評高大門間容驷馬 其政臣下有碗見其微意者故争言祥端以各雕之而帝亦以山自數西民三二百餘人不済稱為太平央矣鳳凰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的民三宣帝之時天地饗易刑發過些試之間弟子殺父兄妻殺夫至鳳凰生納悉。村石世故曰劉泰今映縣波而得 不能辨自無伏于公争之不能得孝婦死更應枯早三年後太守來公言 心即一一有虎豹在山之勢兵寧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婉同之於中國之後則凡偃黨其方者其功德額可量燃持益信中國人材之盛群臣之後則凡偃黨其方者其功德額可量燃持益信中國人材之盛群臣之後則凡偃黨其方者與於一般聽之所發放其平日之所聚縣者但於山哉為麒麟之團繪正遠入概聽之所發放其平日之所聚縣者但於山哉為麒麟之團繪正遠入概聽之所發放其平日之所聚縣者但於山哉之者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能樂然乃寬之群臣之後帝置無見之邪見有卓然之例也而蘇武大能樂如劉亦不過一楼一能之士而著蕭望之孫任賀以文學與其他如釋如劉亦不過一楼一能之士而 飲以張敞所論鴉雀觀之亦可見矣 副 **名絕下** 問表宣名 野馬宣 宣帝財現 中子君臣 極動問怨為光禄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十二月帝嗣太子與即位王申者龍元年帝疑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将軍蕭望之為前将軍光 之自名曰為字太孫常置左 太子宫政君故編衣御史質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為世通諸皇孫帝奉 王成襲逐節弘召信臣韓延壽共衛踏趙廣漢嚴延年張檢之属皆有文章顕行相則張安世趙左國魏相而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王覇公孫公衛曰漢皇侯縣官玄成嚴彭祖尹更並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公孫公衛曰漢宣承統案修鴻業講論六義招選茂美而前望之梁丘 後明中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 害故去彼而取此也由是論之則真速於聖人莫運於申韓莫利於監 歲月之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轉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胎千百年之 國天下亦野於亡,生乎最錯之後 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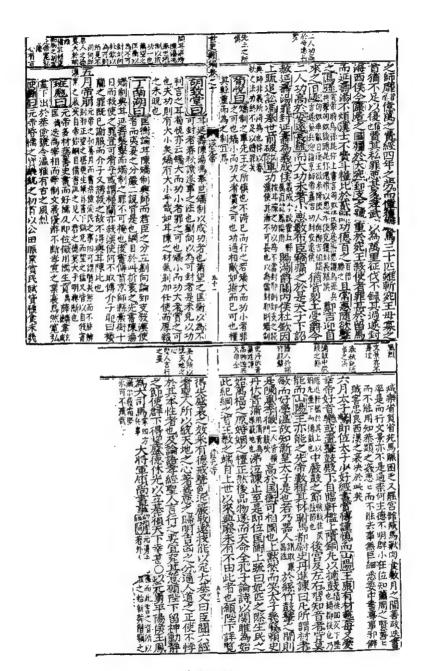
·歌船人足天生聖人盖為萬民非獨使自經樂而已臣愚以為宜少做古大夫上數歷已問以政事惠奏言古者人君節僚什一而稅 古他賦役故 大夫上素聞王吉賣属皆明經繁行遣使者做之古道病至馬至拜為其國初元元年三月空使行王氏為皇后指罪節縣效年常以貢出為 忘也而為孜孜言之何哉使為之智不足以知爲清為賢知而不言為以不断與使用權當時之大惠也而馬不以為言恭謹節使孝元之則之十二十一人樂光春也 温公曰忠臣之事君也實其所難則易者不劳而正孝元践位之初侵 歌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法行義授民日元〇帝牽制文表優将不断史高表顧用事制之孝元皇帝,韓興宣帝太子在位士公学前書四十二至清陵按述 息なる ですか 退公天下之 世史類 在易七百 刑人主義 小点之数 元常不可 張南軒回新望之御里生朝元帝初政以元帝天安之弱而外有史高以前可與 明高下與置語問時知又後不能正其當問之罪乃照免誓等其合庸若一門而不能置語問所如又後不能正其當問之情以為罪被嚴至於不省召致近時間元帝至是已不可具有為美望之等以為罪被獨立高說上竟能免不無望為一者與召致迁尉為送戲可其寒災以三十世之繼後上召堪更生曰聚獻上召敗莊觀成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請召致廷尉等進敗時上初即位不臣毀離親成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請召致廷尉等進敗時上初即位不臣毀離親成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請召致廷尉等進敗時上初即位不 之堪素屬名儒以俸讓官恭願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譜訴大 政用官者非古制也宜展中書官是處古不近刑人之義上職人不定相 檀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權樣且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连要後原 秦龙-----汗穢亦與明相結恭顯今二人告望之亦於入立為成盖有以召之也抗養華龍行所強以入等以外其便和此之則很更求人矣致堪與更生至於華龍之雖言高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说問堪堪白今 明神的聖之至於華龍之理言高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说問堪堪白今 明神的聖之至於華龍之 小人迎合於外者語可保耶故以即朋之傾和而使之待該腳點除飲自多不正用人豪富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覧惟其附已不知 乗之身之死不足道而時事遂不可復牧甚矣二子之頭也况其所為 能中書官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義而中外小人並起而 之義也而二子處之盖甚頭矣其網終經理未當有一日之功也還白 之時矣所以嚴之之道要當紙深其應正固其守誠意聽惻以廣上心 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願制框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 所處之段故也故史稱安應素行高其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海·北東安任院曾張寶強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院 心開明人才奏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钱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賣小自 人才無权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器其機勿使或露精之以久上 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恐而嚴二子處群小之間不嚴如是些計 水溪元帝此 ·

を書物を表示している。 「一個のでは、 「一のでは、 「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では、 「一のでは、 「一 之自該 **爱国驻城 書前班夏四月立子教為皇太子○賜書望之爵閣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平不定工情間群臣欲大後之妻之情部置有之質期曰臣聞养舜禹之類賴順在海中洲上率数年一及於事優極終兵鼓定之至是諸縣叛運入多三年春的配珠庄郡初武帝城南越置珠進而立,郭縣雅卿今瞻州 後以傷堂之而終不能誅恭顕終得其免冠謝而己如此則奸臣安所失在中智之君執不服動奮努以度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弟也不疑之曰龍計誠有所不能辨者至於設堂之不有就恭兼顕之欺亦明正公司善矣孝元之為君躬故而難害也夫恭顕之潛思望之其和說奉死逐以顯為中審令 副子飲稿目殺天子聞之報·拊子回葉固然其不就字微果然發多發傳來之十一, 興東京帝至 可共奏駒等令謁者召奠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未雲受好節士勸望之自等白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漢罪心無所愛清達以確解照及於建上乃 聖之仰天數日吾書備位将相華瑜六十美老人年徹有水生活不亦 と一下次有者不進治也医療主義球運専用地関東為桑斯螺律部間徳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派以朔南縣蘇敦言欲預度教則一次分一州用君子名 已之私盖不知學之數也可可情哉然更生經歷事更晚戲氣象殊勝 所執難正然根誠之心不萬執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以 食沸泣哀動左右召顯等實問以識不詳皆見社謝良久然後已是歲 一千是使恭顕海轉其和心而無後之悼者也 他之者 にもないとのでは、日本のの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 晚人不能 産生不明 四大天冠廣德回陛下不聴臣臣自刎以血行車輸陛下不得入廟美上以縣名田,出便門欲偷養船薛廣德富東與軍免冠類首回宜從橋詔、慶縣天下幸甚上即日遠秋上酎於宗廟此時本英獻也財伍族及三重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張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縣以舊於船雖縣每跪事不記光禄大夫提極進回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乗危御 四田时補御史大夫辞廣德四関中田極人民流雜字時在一個七個之種以東水光元年,記集所撰數學跡讓有行者州相影解廣度的春如春時丁五五年陶城郭支單于發陳传者詩西走嫁看結婚練習 題節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劳樣陛下巫及宫思與百姓同 來說城之口持不断之意者開群在之門說和進則聚賢退群在成則 明介易表別 教育 以外籍主集 謂知本矣 〇以周堪為光禄熟張納之力也 不受国禮職亦與好合健東縣外 租于定国禮職亦與好合健東縣外 医置动术 医多类社 覆重器 电

前三腳踏 藝典排說明第 何說明 楊便 如舊楊 *與本* 和政事で以 太平之節 笑下了 不勝五鹿克宗遠甚強強此拍之日令我得代克宗者蘭為京北京北 之緣衙上疏曰臣楊見大赦之後發和不為表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 與日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榜其美前之即國前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備矣驗職對此 明拍之優短顧 · 大書歌與許史比而然更生等走處至東日青顯及許史皆言思緬用車。使是非城然可知則百點消城而界祥並至大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類見 温公旦着子以正攻犯猶懼不充況指之以和攻犯其能免予竟坐罔上不道棄而興於鮮為城旦程終析論城地練撥班成文薦興以為可試守京兆丑翳閉白之上。乃下眼梢之獄令顯治之梢之又薦興以為可試守京兆丑翳閉白之上。乃下眼梢之獄令顯治之梢之 也以於京北并可立得與日君房稍以下筆言語如天下使在房為尚書 「神記曹捐之棄市初前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者後進入表之」 ■ 陳本書》 之一各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為曹以剛直者名上書台堪猛罪上不直 厄到二年六月被〇以匡御為光禄大夫上問給事中国衙以地震日食 中海機則今仍屬京州州安福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城為河東太學海員信不立朕閔而不治文情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城為河東太極皆自信不立朕閔而不治文情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城為原人或言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名為無人或言 只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便我得見言若願若薄賴見轉即以君蘭 為在其為直哉人若察美悪辨是非所以為治也使事言清實則聖不也此周不進而已然則更亦則明楊與之流順明初悉用誓而後發之 當做若其語問則堪猛何辜屬今两黃而俱乘之則美應是非果安在 同馬温公回部為置於堪值則奉高後與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 原本教化と 日本等一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憑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之事要天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遠道德之 成 最 而 化 **海港**唐 香所尚 **一世頭田** 治天下者 ű Í 子之都親承聖化都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靡而放做之此教化之原 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竊盗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實所上而已教化之 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争闘之 恭讓則民不单好仁樂施則下不養上茶茗高節則民與行實桑和惠則果 出塞詔歷東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関内侯 無以威制遠鐵頭師公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老魔斬首數千級餘皆是 秋七月爾西羌及石将軍為奉世奏曰羌廣近在意領內背叛不以時誅 被畏天戒哀問元九軍省靡蔗若制度近中正遠巧侯以崇至仁匡失俗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開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 患上有自事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抗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 以日食石諸前言日變在周堪振猛者者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 至已四年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禄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上 真西山田一不及以雖有近中正透和侯之言何虚哉 西山田一郎之論美矣然方其時恭願用事逐堪猛殺賈捐之衙對異失時宜不益甚乎 德弘於京師設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與也上快其言课 有悦旦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與承秦之般此屋可封改設三 華之法尤被之令湯滌穢流與民勇始明勢然也後世承華展而不意 不凍元帝中

為海上縣人人自以 調医衛治 東野活品 改人為上青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虚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早則巧佞 用堆因跳 以前、野太守京房業帝也房學易於焦延器延需常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人作的以罪,明日籍我想房學易於焦延器延需常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類謹作而田田建昭二年秋後觀測太子京房京房以是貞之言發身但元帝此知明即,明日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古五年以至衙為大十大住上好儒行文院頗及宣帝之或言事者委問民旦思禅師劉而監門希說之既納之後稱族而造財奔失期不知為其一時民旦思禅師劉而監門希說望之既納之後稱族而造財奔老病託一時民旦思禅師劉而監明有前衛養而左 表完命下美州太卿方且 接引 从租齡車 中國 慶平開末 國際社會自殺於公車理之縣縣雙立下 進亡 表情 不實其故則元帝決協同於自然於全國理之縣縣雙立下 進亡表情不將其前與則元帝決協同於自然於全國理之縣縣雙立下進亡表情不將直而卒顯認 老藤為即學言及異有驗天子說之些意見問上日數屬之君何以危所也其就長於公裝分六十卦更直日用專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以 尊新不先故所以統入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就平作象子不得與利所以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如之際別邁麟長之位早不諭 在者何人也上目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日野桓公第二世亦常問此 之好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見害公義 問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園風禮本兒婚所以原情性而明 君而非笑之然所任堅刀稍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強厲下之而覺露乎上 おいた文 不可則止 百號時間 经票的 **不實** 婦フス 不以明也若上長抱言此人不需居大位風間聚人勾甸言已發動等之被所執政所持信也素上如其殊故樂中周五應客耶印何最於經若在耶友諸的倚者得能住民歌之日年1四石耶五應客耶印何最於經若在耶願成權日盛與中書僕明年與將從少府將僕結雖即五處克宗結為 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卿禮事之甚循議者於是成以勵為不好踏望之美嗣之該變詐以自 天下學士訓已以貢禹明經著節的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為馬麼位力 致堂明回君臣之交有浅深交深者聖人循存不可則止之戒况交漫 如知何故

於天臣經濟臣湯将養先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到支育宣縣與憲往至於於以下萬里詔縣十日乃地之仍告祠如朝放天下經濟為被以中國中國共產人發演使者者養說維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言法如此今未如今其為為以清主兵者養說維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言法如此今未如今,以此以為主兵者養說維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言法如此今天臣經濟臣湯将養先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到支育宣縣與憲法往後 立非累不 功陳延以 衛介 制 世史朝編巻之十 一概之功 本場也、これでことかっていてりまた人工になむあけ唯今花雕塞則坐不断也以这塞後然が小いな也。時也世界也大非獨為何奴亦為諸屬國際民程能三言中國有標葉形質具作品をよりい、「」 軍十喜工書願保塞請能邊備塞車奉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以為不入朝自言朝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官長家子王端字昭若鵬之綱持廷(人)意寧元年四級圖干來朝匈奴下韓和單十聞到支既誅且喜且懼 音有應為有禮漢的奴對文學干友逆求伏其等婚毒行干民大思通 更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嘗沒為一。河源唐夷城下發新燒木城吏士大呼來之,惠宮天引卻漢兵四面並入。如少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綱制務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進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諸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精維及 如龍邊塞戍卒示夷秋之大利二言前巴龍外城省學隊安不忘危不可 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問遠長老言匈奴失院山之後過之未管不兴 如祭屯田東土歐高孫聚兵直指其城下彼古所之守不自保干蔵之功 兩無到支因唇使者不容的陳為為人次勇有大處沒來說言奇功與其具件元申發格言西走腹邊驗誤漢道使三審至團恐來行司起來調其學行元申發發音過一度邊馬到漢道使三審至團恐來行司起來調其果此情也却支數就從有所與初國如或軍十於團心斯之智與經濟機制發兵與新達式經濟襲擊四級到支軍十於團心斯之智與經濟機種制發兵與新達式經濟襲擊四級到支軍十於團心斯之智與經濟機 近看無日到支威名逐聞且其人到悍衛熊好戲數隊各首之公為西域思 乙酉三年六月。丞相玄成卒七月以匡衛為丞相○冬西國 副校尉陳 第野 王 行 敬 即消傷帝庸 不漢 如消傷帝庸 不漢 失野不訊則來 何至用老實帝 守州州 · 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顕匡衡以為延壽湯禮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好為民與利射制耕蘇問週灣濱戸口增倍更民親愛號曰召父〇井延以召同臣為火府信臣先為蕭縣太守後遷屬脫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去 功而軍連衛顕之談人之不決故宗正宗征陳書等於是兩種無劉向上爵土則從秦伊者华欲東危徼幸生事於蛮夷為國招難帝內嘉远壽為 小傳義國是也其以少傳為御史大夫 兄大鴻臚野王等君為其使尚書是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 於易分争之斯大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選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過人奴婢 上阿奴者多八言益賊亡走北出九言龍者不深處且然始卒有他



東小井可為 和我的一般像記不許發明用公鄉以共用數及大樓與轉者信其失亦且如水假可如的一般認不許發明上書時勢到最下書賣務四套天成都然可知乃及得天成都來臣不使今太后諸第官以無功為便外脫未曾有也大将軍風懼上書辭 去阿围 九女之制 高萬世大法天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将軍常以為憂腐白酒酮将軍宜達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來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應應二年立星后許氏輔明辨傾〇社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未有山難然不立勝決台 之高的 連絡以來已沒性面優此有限的各條後失 主守直十金以上此有主守监管養入犯律免為底人以王商為丞相較主守直十金以上此有主守监管養入犯律免為底人以王商為丞相較主守直,也以上就有主守监管養入犯律免為底人以王商為丞相較 之國母教科主議而風大輕恨〇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共宮數中上城避水主商鎮辦狂網梯の日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此尚民別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般令民 詔樂賢及方正能直言極陳之士。杜欽及谷水上對乃皆以為後宫女電 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風不能自立法度惟循故事而已 立飛線社飲谷水張馬北光阿備王氏劉向師丹孤忠不用主连懷榜論法安民立政曰成〇帝林於潭也達到女厉喜前后 势匿情不名哀平短作弃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亦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帝統於酒色李政外家奏許后 建禁学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些 伯之忠有中 大臣有中 抗李林 九条大夫 皆以其書 新工無使權臣至是故權勢已成黨均可畏忠臣孝子不愛死亡室叛 與此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動以利易休以 順託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動以利易休以 順託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動以利易休以 順託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數以利易休以 順於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數以利易休以 原於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為關於 與水亮三王氏代漢部於杜獻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經於副數此數子 經濟之十一一即以原於 以言事不實持信意居戶十里下街當死谷永上疏訟湯白君子園致也上初的位來和巨衡茶原湯季使網奇滋所収磨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上人切的位來和巨衡茶原湯季使網奇滋所収磨品財物湯坐免後湯之期或不租權明矣石類惡之則止然為後事中 照将军 母亲的自共言大兴量属泰汉康汤後事中 照将军 母亲的自共言大兴量属泰汉康汤德军中 照将军 母亲的自共言大家是我亲自言张张李戬等说是李禄等之事之。 何人耶 人 莫成香紀

以于湯 有言語謂日 **狮桨**系子 斯斯·巴伯 拉 心理大心 际由雪竹 屈指計日 文天子心知向忠情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奔王氏權載籍歌古歌是工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數他附而或者然數的典書被飲養之五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縣選行瑞父显紀記推近行事著史光禄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總詩書古文乃因尚書不禄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總詩書古文乃因尚書不以中秘書颇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道書於天下膳非遺書記 原即以佞巧廢熟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下賢作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思職機劃整亂誅暴禁即追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免官吏民奏稱惜之湖三老公乗迎等上書訟與治常此盡節劳心風夜 之臣假令單十初立使之詐降以上古國受之虧德沮善或該為友間欲谷永杜欽以為畢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黃之職而更受其通逃即戶河平二年正月匈奴遣使伊和莫德秦獻自言欲降職者言宜受之。秦以為從事中即慕府載置決於湯 因而生除受之前合其策使得歸曲而青直此該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 上書大将軍鳳言湯多無荣智外國事可別上召湯見宣室示公會宗奏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數為士伍會西藏都護改會宗為爲滕所園縣尉児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縣之曆而忘帷盖之施非所以厲死難 湯封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為雅克合不能久女 第之聲則思将帥之臣湯前斬卸支威震百集今 应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将軍鳳 教致之大碎天六馬有劳於人的加性盖之報也做盖不兼為理物也以於此日齡惟不兼為理為少多之差具見相的之日,前即華至以所攬下猶今也言可以是因以多 生生 四人聚 此 科 協 兄 弟 弟 弟 相談 九沙村 関大将軍 不求外外 雨中四年正月河牧草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中君心一也若什養之則都小人愚蠢不失之的亂弄此為出矣, 一年初一人也若什養之則都小人養之則是經行一也用於君子則正一時初日成帝萬楊詩書以下臣納約之一 騰也劉向因之而作五行 编古 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形鳳以是然尚使人告商活亂事天子相樂昌侯商印經商以為至聊聊天守楊形與王鳳連昏其即有災害商朝拜諸尚仰視太爱之遷述却退上聞而數曰瓦德相矣〇四月詔収丞 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歐內不來外令遺便者承至萬之命送鑒英康比糊以幾此今縣舒度之院非圖斯能赦也且其地險阻定害不可 冠臨當拜左右皆日未晓大将軍 非陳城城上日此小事何頂與大将 上讓讓無所單左右等層副向少子飲召見說之欽以為中常得召取衣丁酉陽朔元年如應於吐縣胂下原此至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之實持罷敝所特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乃至處山而還 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園争之部収商丞相印段商免相三日 其應則有谷有不谷有同有不同則將捷君子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應則有谷有不谷有同有不同則將捷君子以為偶然而已失若推臣的情可犯子卷秋紀兴異而不曹華應蓋謂天道遂非謀謀以喻人以准也的敗後致王氏甚為曹中治法不會若以從然盖 由目音崩攻以准也的敗後致王氏甚為曹中治法不會若以從然盖由目音崩

移宣不改 芝道水洪 代幣冶 御史夫其門下五侯子弟事為者係者好士養時傾財施予有各競為以莊養則 以此四次以韩宣為左馬物官為即所至有整述所屬所有蘇戰可至也 · 宣子惠 王音為 為問題五人能被全宣會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還何不教戒惠以 外方水及 後聽上書動章何附給侯以為乘之主目及發進音則臣下無所感信後聽上書動章何附給侯以為乘之主目及發進者亦置敢廣薦為野王哉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此章舉代與省章亦置敢廣薦為野王哉此知其與而致生日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兵政士臣知其所悉而不能去則不若不高知其忠盡而罪在未制令前刑員大信不可不慎感不應竟屯其官 是草薦思野王忠信道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欲倚以代鳳鳳聞 也宣為左馬納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吏職宣吏曰吏道必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皆林何可學 以要死風不可令久典事宜聚忠員以代之上令章試來可以自輔者於 言雖為風所舉非風百桂不親附風乃養封事言日食之若皆風再權被 赐告歸就醫鳳風御史劾秦野王私自便騙家奉韶不敬杜欽謂野王之 之便尚書幼奏章致之死自是公卿見風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逐病 王之過前丞相酌內行業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賄為歐所罷身 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如之 成成陽朔二年以王首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 輝寺雄至報行皆香傳不如神史六失青謹瀬初牌條不寫華恩而世故 灰上路門之載手準本日将軍前如有不可言歸收将軍美與與有並但已支三年秋大司馬大将軍王風聲以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順 | 忽懸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恃思之依然不能用其言 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朝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級不為其奈宗廟何見 於明部接近宗室 疏遠外成子子将孫無雅之計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數 冬長名也 安敢納忠哉甚失成帝之不君也 東京市 弘 下海 与女民市民子はずまる」では、 教育で以工製造的地子先是完成有趙廣漢教教工尊王章王教治で皆有能 教育では、工製造的地子先是完成有趙廣漢教教工尊王章王教治で皆有能 が書きた以工製造的地子先是完成有趙廣漢教教工尊王章王教治で皆有能 の書き、東早素動学放射の大上次者代章の 阿斯三王 名故京師様日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新神·新和侯時五侯千後群以與馬群色佚游相高王事子為因祈節為恭儉 劉輔帝·万成死一等論為思新論音論講派記東斯○五月封太后第子幹為以母天下惡草大馬畫奏詔以戀縣夜歷秘徹師丹谷永等俱上書枚後為東順神祇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忠晚暮今乃虧情総欲傾於卑睨之女欲 武周教皇 我員本題 的馬之瑞教猶君臣抵權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盛彦成怒之 自然1/40 は上瀬編巻之七 原在帝後重日時間水也較失必美鄉外很為便作質順後官於是贈的原在帝後重日時間來公司大学文部後仍入有宣帝時被看得出海方一个條則如成帝之前次後,因此之公十一月所聖戶門代初上後行一十年期的成帝之前以表照明漢之下○十一月於聖戶門代初上後行家與數書院前不言之所以與數主候有罪故不發刊三年王代五侯有罪惟遠首院投不來觀将軍傳那日教則如文帝 少府宣連於從政舉指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斷國而身無數器惟 至五鴻嘉元年正月以薛官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 異者乎雖感夜自青改過易行妙送有德之世考小窈窕之女以承宗廟 天之所建公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於地次卿 對使行父臨為成勝侯讓太天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端 下的神考察上從之〇三月丞相馬龍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之鄰因曰後将軍朱子元無子本附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經奏情 后及帝文之封奔為新都侯則成爾為四對位益萬的操飲邁根施賓客 動身傳學接號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請父謝知由有禮意鳳死以奔託太 水無所餘**虚養除**冷仰其諸父矣奔敢為激發之行費私冒待婢昆弟怪 人漫反府以

提供な可集 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羅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街史天夫方進以生意。女不見班生今日後間違言不得己左 憑放為此地都尉〇十一月兼免 學所以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于酒微于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情的大大雅所學所以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于酒微于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情的大大雅所盡針解點起己作長後之樂停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指問之曰此圖 為基本的 さず 其即此題以留連也而解立派連詩書法紀之戒其原皆在千酒上乃喟然嘆日至 **孝子姓父**主 王教中内 引病者百 民性守 罪左選北地都尉上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演举白時上報極坐展風一許等或之重器得士則重天士則輕巨數上書求見較後報罷臣聞發桓之時有天命應幾可復腳級致嫌稱將既孫樂順襲私都無稱獨分侍中張放以下蘇於見說至高天下布衣各勵志竭情以赴關庭漢家得賢於此為歷天士者國孫陛下誠肯昭然遠蔣專心友道權經歷改新德既章則大展應幾可道,舊時以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 月星順如兩是月時日食谷水奉對回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樣在昭陽宫光禄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議六月立使停賴氏為皇后総戒后既立龍少表的其女弟的心绝幸為昭冥義心回語時射便玩一些與陽僧讓如其言可與衛奸之順,以志樂為之為此 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友故百姓怨恨微健仍 財內則下門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安泰基本不敢務極學陛下輕奪民 舜禹湯文武周公立龍背小些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藩佐 書所載賢妃自婦與國題家及華養養政策也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像 又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記苑奏之數上既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 然内薪共言常喔嘆之〇昌陵制度者素义而不成劉向上疏曰黃帝堯 一比誠素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整母於防費四尺延陵季子並其子 墳機次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非有為像誠便於體也上 一年正月大司馬王音卒姓歌 正前忠追歸以王南為大司馬〇二 公言空及香缸 梅福上五十一月七日 位素 東大 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十有上書言可承取者被以斗升之被赐以一束 假公放照於照於終此九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既於別以九九見者飲此等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所人以九九,將而公不納此為自之以九九見者飲此等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所人以九九,將而公不納此為自之之也。 国従家を養 智利對於 有一人其不使不遇争以是父安督殿固截与何如七人人,不是真也之正直入明祖之,是是自中人知是当中人对对政事或問温室省中何树温室、安作光理不度其不泄如此找知人。 人选项证文正直入巨大罪也有所舉為惟忠其人問知沐日歸休經語不 篇世新以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妻爛然可睹美故爵 福敦因感道上發棄職報既至是後上書日背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讓十一月故南過尉昏將每宿上書不報時意不報所以是業言之實也十一月故南過尉昏將每宿上書不報時意不報所以是業言之實也之何幾之上 樂成成形 **等園故天下之士雲を帰還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殿此高祖所以無敵** 繁竹業然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他而不語上善其言 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者皆及人或 對不希首自合如或不從不疆事以是义安有所言軟削草藥以為彰主 泉校左道以数門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者将可遇求之遭遇如數局補 感應誠未易數必復諸祠是時上頗好見神谷永說上日臣聞明於天地 其日馬大風核不常點之以問劉向言國之神智舊時車站立皆有神祗 丁米三年十月後春時分除五時陳寶祠初帝因匡衙言能其泉泰時 **晋見涅翰人乎** 杨氏回發如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讓且平其雅矣以劉向之賢猶嗣子獨一人情祖於禍福而為動思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稱

等班上拆要中口臣得從龍港比干訴於地下是突求知聖朝何如耳左将軍事等斯到張馬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连座,沛佛罪死不放御史将雲下雲樂發燈上其正是不敢風聽尚方前無無斷信臣一人可以月了作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其正成了水見碩賜尚方新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要過失以至文章屬不得則何児濟見如們之所言亂道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修政事以為賴收事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军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 新神経已西元近元年十二月大司馬王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〇罗昌侯預馬 天地水师 思何武去後 見形容景 勢子孫萬不能為于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至势陵於君惟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 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此理檻上日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簽明兩聯的麼意允乱叩頭發下曰此臣著落往直使共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雖家后以特進為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吳異談 府此以隔此以劉向上書曰承襲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己之不終者宣天地則行瑞亦降失道妄行还天暴物則於孽並見称訴訟聯并及於縣 之紹起皆有變異者於漢紀天之去就皆不昭也然哉天文雜以相晓願 七月有星字于東井上以炎變傳談群臣谷永對曰玉者躬行道德承順 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然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状侵 切王氏等政所致上至馬弟群在右親以示馬松於新北古馬自見年 踢清閉之或指圖陳收上報入之然後不能用也 班住兵而逐死于幹手情故 下南湖口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泽在民也漢末人才,斯謂願波之下南湖口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泽在民也漢末人才,斯謂願波之名去後常見思 主威事外成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特非自在光之 成中四年以何武為京北天武為史中法盡公進善退思其所居無林上 送 及 号包 日勿易因而解之以旌直臣簽明事職到 少大大 現の所意 不可な 臣城地成五 な状不古 永王限·药谷... 風化天下 事 ∟事直 去了四年王根為分外被入為大司農水前後所上四十餘事事相及 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情以為治刑法所以 不治未之有也益禮以養人為本。全有司請定法削則削擊即擊至於禮 導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也 嗎 時 是 而 後下下 版 小 年 之 看 紫 縣 所 干 下 版 小 5 年 高 紫 縣 於 干 下 版 小 5 年 高 朱 雲 以 一 令 而 言 * 後下死有後(育者矣) 《防心者其故》和罪者出于本心释之者出於運國不尋歧小匠權道)出版而言預期目特書故權里令本雲言歧小匠權道)出版而言預期目特書故權里令本雲言於下稅,

以為治性 哲以財 就是原刘白 之天教化 學此本計工 表育之帰 史上可谓 劉何便 旨礼者 平不正立 北京 湖河三十 示循其本 过 到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識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 後三千人今天丁太學弟子以於是增弟子自三千人嚴餘後如故丞相程方進大司空何武素請立辟雍末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助治也今察所侍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大平也常以问言下公卿議 **中國二年在學歌局的中心實施等為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記方進賜册於君未害不為之等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號而不依此夫明為群小側目乃令外親上樂事其義安在哉故守寶更生傳見滕慘於君為與和年从學猶未能無或於異端與後與望之堪猛難也立千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帝合於中消寶本書** 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鄉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 大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傳 关無其本則欲以其且教人私益趣之於虚偽之城不結不為之愈也祭成惟仁者所行肯禮所安皆察則是礼察之本也 库序替容特其具再文室 具劉向之論羨美的未循其本也北于日人而不仁如礼何如 所斥不用政歸外戚国家将傾何大學之為哉 以祭亲規成市則甚次色感無樂和光等則亂經義獻說說記直之士下以明習人倫為要以三代數化之實也今漢廷徒增第子員再民三妻校商序照摩右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 進展帝紀 方進罪不至死 而珠之以當天村桶之至安可接先稱其可發 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不知命 と野土男名日暴日教以為九家省起於王道既做諸侯力政時君世王好悪殊」とは近親編奏之二 東湾の帝記 カと見れ 是非 (無) 新限氏名田不思行初董仲舒說式帝以歌用尚執之法除井田民得置至中 方之董相貴五十百之相處哉 『買富者田連阡吗資者無益難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 榜六藝之術以观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離氏耶飲之言多好如些情致堂回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備者之所修也今川儒於九家而日所致堂回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備者之所修也今川儒於九家而日所與坟漳平則必縣亦以 展系等線 墨氏二本而稅積者奏婦之道是皆六城海川如秀后附 于养养书情 是以九家之術養出各引一端崇其所養雖有敵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 失而來諸野方今去聖人遠道術鉄際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 **田以鵬不足案并**

· 東京河使北入海北上策心多年漕運於閩地使民得以既田分段水勢為東道決之使道蓋為民者宣之使言成徙護州民當河街者央廠陽鴻東遮害鴻立市西其川省止児啼而寨其口宣不慶止牧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書為川者、明潔は近野道嶽委言冶河有上中下三家夫土之有川浦人之有口也冶土而防明報は近野道嶽委言冶河有上中下三家夫土之有川浦人之有口也冶土而防 曹操言治 田館 門員達」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路還陳湯展堂前因王南初湯免為重之於此中東也若刀繕完故隱增早培漢芳曹無以此下策也○十月策免大 寒寒中一本羅所精神折衝本務則招殃致込の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待止見等而本羅所精神折衝本務則招殃致込の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待しと東編巻之十二 議後京島 明明天 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 丹传達言今里世承事奉事民告教華馬四 即一要 尼臣社會 ,何中一菱下了 时之晚公主名田各有限服内侯·更民名田皆盛遗三十项特贵戚近碧不便逐至大量公主名田各有限服内侯·更民名田皆盛遗三十项特贵戚近碧不便逐 上中工 無人從撒達和至是議即敢育上書於完日過為聖英楊威雪和卒以無 司馬結 · 八之廢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馬〇九月地震翻言柳經歌體翻為國恨之忠臣杜稷之衛百萬之家不如一賢多五於朝陛下之允煩便 后不欲令喜輔政柳太后於典政事數禄之,乃以師丹為太司馬而甚 天子逐為長安而卒 罪老去張峰正當西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豈不漏故書奏 賜金素病縣何武唐林皆上書言言行義修繁忠誠憂國今の寢病。一旦 首特於困宜署為限天子 下其職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刘侯 道歸水無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陷太后故退百條其不 一次災異問待部本華對日地道華縣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 一月大司馬 一月大司馬奔之被骨能就寒來無端望情這甚是國博大后從第也大一一南湖回 起使無事下於民也好之替師門之聽信平其等議者矣 帝一諱改定園王弘之子元帝無孫也成帝無明立為太子 東は天地野区民では年から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の大皇太后共皇后軍皇王列門侯丹為庶人復賜書嗣内侯冷張改循等奏言足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軍 防泥二年蒙克丞相傳山侯光為族人動情聽想前着與以以朱閣為必禁熱不改謂参宜少誠參終不改其孫至是為議并尉亦自殺時縣氏死者十七順與以遼柳侯級於嚴好修客儀以嚴見惟不得近侍惟極五侯皆敬憚之程方進 新經為世高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兒大重宜後其野色使奉朝請韶賜丹 法清清司之出的介育支天后,一张,日君藏位而照下臣明传而皇耳人后,我们一种将随近强受使有大败,处理喝殿中少阳荒时待的杨雄友李老是一大的歌明将随近强受使有大败,如此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便行省於 而此, 之元帝嗟嘆倍敢重爲順·漢子熟因成其能常追怨之至是謁者張田誣 部計為五首逐東見為無人唐林上疏曰君子為賢者讓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者 可近位 世史類編卷之十一 明本性有 直前當熊而立元帝問之對曰猛歌得人而止安恐熊至御坐故以多當 亞馬大后北事元帝為便付當位辛民國縣逸出揮便行等繁走馬便子 新制內侯〇十月中山王太后馬氏及其第**宜卿侯祭皆自殺初傳太后** 型之紀而就無主當毁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去皇也丹由是後不合上 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於之是二主也又親書留殿空去一國太祖不 祝令其皇長為一國大祖萬世不致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德奉其皇 年而時其父母為養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后立後奏 得復改于無對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動意言 禮取法於天地事里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陷共皇號諡已定禮不 馬衣服宜皆稱皇文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令群臣議大司空丹曰聖主制 乙卯運平元年以傳喜為大司馬俊并購太后○九月兼免大司空高樂 奏馬氏咒詛上及傳大后因道中諸者令史立治馬大后后乃自殺常宜 以衛威權然制於傳太后過龍於重賢殺王素觀宣而進孔光 在位六年前第二十五年素後按諡法恭仁短折曰及〇帝钦 , 漢衣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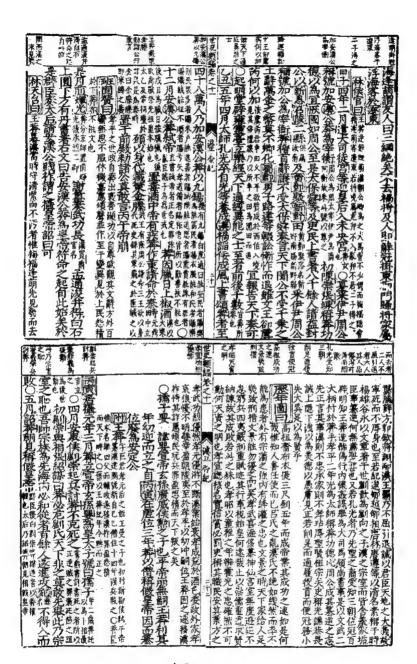
驛之四國中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間型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玄諸侯得 だい如水 訓大夫辭 汉 而云命剛正卿以輔之於是國也界世事重然後士民附爲是以教化行而 為干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號〇四月以王素為丞相嘉以時政計為即 東印為子孫卯當日吾居大位已有素養更印**遠**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 治功立孝文時更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 留神於撰賢記書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者容求全下材優危的極唯陛下 也其二千石長重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奇且之意其後稍稍 亦以為聽失之衆且曰憐為人強数多權謀宜将不宜相恐有凶匹逐疾 學為果所或空名得進則有禁禁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學統 第為的儀為腎起大第北關下當最酒麒麟股沒暫交子親屬是軟從容敬能主破個關作其可得等○帝以董賢交來為少府專得通籍股中女際的員會與兩所以會對為受損者以為大司或者主意公方明以廣至集也為關於明代書對為受損者以為大司或者主意公分明以廣至集也,與兩所以與東京,以東西港也至至今可以欲禁功主上崇對目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頭得考發上悉下崇獄又何以欲禁功主上崇對目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頭得考發上悉下崇獄又何以欲禁功主上崇對目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頭得考發上悉下崇獄又何以歌華見置尚書令趙昌因秦榮與宗族通續有政上書崇曰君門如市」以職華見置尚書令趙昌因秦榮與宗族通續有政上書崇曰君門如市 則參來入御左右賞赐累鉅勘黃養朝送尚書養財和崇陳上由是數學的年二月傳中董野性和茶便佞水上三流傳華於上縣品縣建常 三年三月丞相留卒上石欲封當事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禮起 ·則已操文定計者久失帝视賢呼回音於法堯禅幹何如為己王奔東就之就異特孝平而後伏哉其在哀帝幸董賢之且 種童而欲揮以天下也战於,是王 英學於一名聯請做貨物力機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大經之治貴於未亂 會議員也到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回與單十上書頭朝五年公卿以為唐藝於 での新いず大変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目事決意而已也宣語雖 之言概 ř: 東北上大家之勝貴於未戰今軍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隱理 可引無既其職於日鍋見等成皇帝府外親持權調亂天下各樣工度館用其無為則以來大大總是上書以來大大倫思新月及後官異問為官議與董姓八月課大夫總是上書以來大大倫思新月及後官其問為官議院董 經術者以上令休託師佛急微鄉書使領外親何武師丹礼光影官聽藤 育種之士論議通古今。於國如戀治者敦外初小立幸臣董野等在省戸 K.息大形豆族所孫龍自天的好人之雄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幻童未通 国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及發劇於前手朝臣亡有大儒 下官爵非陛下之官對心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下民服置不難裁斷對 三世無何無量之事後無罪之人状心於限性的な中之北哉以為不一生地也再逐北自是之後回奴震怖益水和親然而未肯存臣也夫前 始呈之稱然不敢與圖回以高祖之威盛數十萬果用於下城一回日 不久供不暫貴者不永寧是以悉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家遊府應 之多處仙鄉鎮附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國奴有禁心欲掠 · 收集 · 可受單而國威事。各不受李雲於是楊高帝之天下

聖其古典 製造 割對日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值不可能免 七三類編木こ 透唇而包 世上地上 民公五万 兼宣上書日陛下父事夫母事地于養教氏即位以來父馬明毋震動子鹿歸弟蘇明亦書以傳母丁剛其財拜有命書是問四幾〇以勉宣為司司馬將還之官當拜之日權然日食指象如此似不在他上入以母印綬 指暴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徐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兵至乃並置大傳異了明等皆為司馬曾有日食之變社都以方正對策日春秋災異以養民心化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繁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平大之見異所以物戒人君欲令覺悟友正推誠行 就相然指明蒙地誠可畏懼陛下內然自責避正敗樂直言水過失必外 軍是日日食罪能要就第初要取息天坊課欲求居位輔政節四言炎異解者 已未定 所想望國家雖實不得也者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對十而愛一臣縮於朝者不距不欲者不隨峰是今軍十陽義頭朝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 康神爵之間匈奴 文報節中書而遣之 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将軍行邊斬一即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朝 蠻扶伏關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主專務治内,以固其本不勤遠暑, 審元年正月朔以傳 晏為大司馬衛将軍丁明為大司馬縣騎将 内亂五單千年立日逐呼轉和歸化稱臣然尚顯於 文和· 與人主任美術變更新車和人質至中門光人關關下車分此辨認此時下車時間不可以完全的數之禮上喜立拜北西兄子為誠大夫常侍殿由是權可其也意可求以別光為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於傳館重聚下車拜來華上意可求以別光為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於傳館重聚下車拜來華一下已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看千人遮丞相目言又守临關上書上竟抵 王子子 師道杜北 岩幕と変 支問野不 七二朝編大元 声主名 像也六八八下司課與當你於好之不相此行地視園夜官為父令行勉得可勝八八下司課與當你於好之不相此行地視園夜官為父令行動主事為相重及三年新選董與新書縣于有申奉嘉之風美視形地之下正為人相重及三年新選董與新書縣于有申奉嘉之風美視形地之下 武不能進應重賢父子不能退罪實死死無所恨逐不食呕血而死緊側問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網採以解離婚期日賢北光何上乃發怒召動語是慰謝問然仰天嘆日幸得充備學相不能進昏退不 道中宣出述之使吏約止沒人其重馬推歷宰相事下御史中永停御史 傳太后遺部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還部書諫日臣聞爵禄土地天之 彭宣而拜勉宣為司禄〇下丞相辛甫侯王嘉教之禁附於無城爾上記役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與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置天意與民意耶摩之如此及所以害之也誠欲及賢宜兒之意就國後 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公高祖勤苦 西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書奏上不能平及封張董賢皇 自然高安侯賢侯幸之臣而有至尊以祭龍之四方皆同然疾陛下襄疾 有也王者代天野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果無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 結未解民有然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今色總言自進賞賜無度端蓋府養 降射敗禮拜謁迎送光白句或可也如茶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己為日日致堂日上勿令以幸臣前以足申朝廷厚宗廟則師道也舉失今乃即致堂日北光以經學為亦師不能如申屠嘉之厚即通循當明言於 董野有龍又形媚处之態完聖不云乎過去患失無所

1,000

p 企 主 見 則就完成 君衛布 ち変 組みたこ 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慶謀大臣欲疆主成以則武宣帝為法則也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医犯教師惟日○八月帝府帝觀後之上情報情則等章謂之何或故三人者雖仍惟任○八月帝府帝觀後之上情報情則等章報之何或故三人者雖仍惟任○八月帝府帝觀後之上情報情則等章報之何或故三人者雖仍惟任○八月帝府帝觀察之下於是 可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者何武公孫禄以為比世無嗣當建立親領尚書事不顧相以养為大司馬西後者必衛相投聖於地果何成乎於學堪然中父都與於縣後合浦莊氏代漢之〇太皇太后以王春為大司馬坦衛中父都與於縣後合浦莊氏代漢之〇太皇太后以王春為大司馬 太后侵傷王后情縣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後能任俸臣董賢位至三公本后侵傷王后情縣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後能任俸臣董賢位於治既而傳統司張於月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原知成帝優容屬家然而聽信該論增疾忠直漢業由是逐長 ■素で17 人、減えを出 不能對方石新都侯王華佐理本大行政兼節兼職院本以太后直収賢印不能對方石新都侯王華佐理太后以善前來時院本以太后直収賢印 校能歸照時間中一十三即日與事皆自殺奪級其許格相至微診視因 應我與其所由來有 納夫 取我與此以著之詞則如孝 小月中山王子行即位 弊 九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恭奏政百官總已以 中田回記宣見險而止異乎為意失之者矣 多子行為嗣賴将軍王新與排軍職車○八月東免大司空官置就國初主不宜令外展持權親陳相雖太后不聽自用奉〇七月四中山王 而變節即 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其若王氏何 馬名 高 名 高 不 高 上 周 北蘇東二 光蘇之子 東西 平 聖人之後 臣前 在这二年未成為前指曹東司 十一黃龍棒江中土前上之縣云爾 大大美区二年未成為前所與其不知之即於知之而相率為傷即公鄉乃為鄉所與其不知之即於知之而相率為傷即公鄉人會已凍縣時起以門書帛置魚頂便吳廣數便鳴於囊桐王莽将功德數成周曰惟之瑞本宜賜號曰安集公 周公上聖石公大賢尚循有不相悦者於經典两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秦寶坐克終於家 師孔光大司徒馬官等成稱奉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是孫實日 譯通平替鄉首亦通於白姓一黑姓一川縣既白牌重於是群臣監陳奉華四元如元年正月王本風城「益州令聖外縣夷自在遊水氏班於市 然多三年春明安建公林文·四里后〇安建公春校其子字城中山老士 言等數百人海内實 網治紀日平

. 37



生態を新丁 東非他」即文○奔因圖承平之業府庭百官之富百整電服天下是於奔一朝有事之。太皇大后建時縣の四月蘇鄉蔣陳接劉快起兵討奔不克死之以等難即以上與此世歷也推構的一四月蘇鄉蔣陳接劉快起兵討奔不克死之以等難即以上與武神時,正月蘇蘇鴻子為安定公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漢中能即以上與大局,以東京巡遭技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蘇城也更號德太皇太后回新室文母以東京巡遭技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蘇城也更號德太皇太后回新室文母以東京總大學大后回新室文母 天子位乃以悉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定有天下之號已新秦自稱新皇帝。蘇爾董作嗣道以獻奔收鄉柳天粹總為本時年四十三至高廟拜受逐即其 日古者 以無併起食都生種者規田以干數務者自然立雖之居又置奴婢之市。 之其心意未滿極緒小便家制度欲更為疏闊禁不得買賣田及奴與乃 佛信殿言者必欲得太后軍能終不與耶太后間奔語切恋希脇之乃以 校返初始元年并自謂風德日盛大養天人之功遂謀即直之事十月衰 以報受人被寄集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良義天下豈有而兄弟即因 使王舜請重大后不肯怒罵目而屬父子宗族衆隱家力。官員家世既無 光牛馬同蘭腳門馬緣於天地之性人為肯之表像氏藏輕田租三十代 而豪民侵逐分因以後分日将食者死田以属者田耕而分所以电 一夫田百都什一而我國给民富而頌替作審凍聖制廠并田是 太守在裏放外祖羅與好西蘇不當情者後俄郡國三部 餘萬群間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整義莽曰昔周 予生以表 紫田及好 向如 是為下後數已度長り以上的別面上人名的目標包包 1、1791年四天下再政策是之功夠數報之共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渡越河及亦創文而天下再政策が 頭肢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傳武帝選将源兵深入遠方難有克獲沃斯明鼓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傳示帝選将源兵深入遠方難有克獲沃斯明鼓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傳示選與所源兵深入遠方難有克獲統內侵襲明明廣弘素命將在乙藍境而選其視穢化之侵擊猶是經諸療統內侵襲明明廣弘素命將在乙藍境而選其視穢化之侵擊猶是經諸原 开田致出 更各回目除田子九族和里鄉當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或聚者投諸四府却商之地 井田万市 運職村 七人後 衣掘也と 大路也以祭風光 就行馬山神巴在 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餘餘八年本東日龍北邊尤其於三十萬表具三 是為下策事星被民力以在层處定表為里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丧社 -田曰王田奴婢曰於屬望不悟 夏黄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并者今野而為数俱而于辜刑用不輔 稱贈她的稱照不確識 對會中華 南面之再漢諸侯府首泰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類德以來容媚並不中外彈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惮因母后之推顯作福威詐謀已成邀據皆繼統苗裔親屬蘇遠不為士民所尊勢與高室俱異是故王舞知漢(ARL) 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奔所管為而指以為非也無非無以使民與於魚也又死奔賊而能行手無井田實為萬世之良整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重处室已在已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及來蘇之漢不能後至再致室已拜田良法致治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戀寒如 帝分於助房衛削吳養武帝下推見之令而潘國自折至於長平之際成太宗之業者亦頼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艦以致盗故文拜官官同制京師可謂城柱過其正吳然卒祈諸召之類 三十二十二八种發送諸侯王為民

とと **駅**尤五錐 之人 內似與之掛難過民死亡發複数年之間北邊度空野有羅骨美〇群太正禁之郡此是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暫人民城區牛馬滿野及奔擾亂工禁之郡此是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暫人民城區牛馬滿野及奔擾亂州於徵發始流亡為盗賊都遠愈與新縣非龍城之本不聽轉去穀如故內部愁立臣伏曼之蘇萊斯非歐線取縣非龍城之本不聽轉去穀如故內部愁 其為素乃為中口連奪中上版數 之明主方像學家之德小臣欲守高產深谷進離見子了按非有我 我悉聞其言是族此耳樂又曰子香敷於正耳而問其與由此似的不敢 關意取頻 常明的樂文章牛敢放了為於世紀这兩唐皆仕棒的相為群人子四友棒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於世紀这兩唐皆仕棒的相為群人子四友棒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子世紀後兩唐皆仕棒的相為群人子四友棒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子時清名之士又有紀浚薛方即起的相唇林唐遵皆以明經歸行顯名 年老夫祖宣以一身事二姓語畢康不復開口飲食精十四日死的問奏在老夫祖宣以一身事二姓語畢康不復開口飲食精十四日死的問奏被為养所也然持其常不食平而與一個達前先發而去取念謂務之所以高於稱頭者正以其不去可大應者以嚴倫為不仁死者以正寝為海禮獨前之客死皆非正妻而楊之帝,以高於稱頭者正以其不如楊德為养所也然持其常不食平而風 印設就加勝身勝數推不受請門人高聯等日百受漢家學恩無以報今年於以秦世典務等時對遺使者本重善印設迎範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師王舜死蘇維縣縣政治(一本) 時師有疾疫之豪此四難也輕重身随不得疾行廣徐遁逃勢不能及幸 而逐順文累輕重廣東應前後危始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 禮尚多人不能看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聚春夏甚風食精飲水以歷四 1治中又當自務食加二十斛重美胡地沙田多乏水草中心物故且盡味即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而倫獨之相依仁也 **玩店食官** 世を朝始来て一 水白木苦 秦天下整整地紅不怕刑者過奔如民然然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 受豆飲守在位成悉令,幹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循用湯祖職與 時別職日吾可以班美即乞骸骨去職鄉乃因為掌冠大夫威謝病不肯應三子 為愛州利史亦以無直為名者是確欽詢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即不出戶 了五所縣圖推鄉那及朔門縣林兵起奔情位九年法令項奇民搖手騙飲食至是前峰平計騰關張市東抵此東致敬認改樂正朔伏願日太后令其官屬里貂至隱家伏脫日獨與其左右相對改樂正朔伏願日太后令其官屬里貂至隱家大服日獨與其左右相對可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格乎飲酒不樂而罷都更潔家里貂若黄貂又可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格乎飲酒不樂而罷都更潔家里貂若黄貂又 於王匡王原爾陽馬武嗣山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到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資者照以自存於是正起為 區利州新市人縣 為人問其故威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脈乎悉以飲其家律令書文壁藏

1

原来 已卯年春春立須下南乃軍于大秦在華匈奴大司空史記升奏記司空は金田の東京使者發立琴之不能克 一歳間至萬餘人又有東海フ騎子都亦起兵鈔撃 ·家之民也如此則胡獅子嗣青徐之極在於惟帳美升有一言可以鮮天 夜繁養不充田荒不耕較價騰頭酯斛至數千吏民間干湯火之中非國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為重慶方春歲首勤發遠 **愿社程以唐英為太康斯曰國歷民省祭在奢春乃身短衣倒縣充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館家引見極陳所懷色不聽 一歲間至萬餘人又有東海刀問子都亦起兵士 **克里瓦斯 小八村里** 食出見男女不具路者尊自下車以來刑緒 设書太子臨洪 7 思教詩人丹日今海沙世史前衛春之十一

照所以 起夫民所然者天听去也买听到员民厅里上就是一日也放使吾属因此得所的 可王莽苛酷精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恩遇非一日也放使吾属因此得避多。 成思德今到氏後與即直主也織遠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遠與為餘冊言 起夫民所然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人 近紀

而口前於故動養之外無前語圖和之外無典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之法不斧鉞不朝之主不輕特受金之吏且目欄樣而心田野足軒陛馬緊臺情百金之喪後官無曳地之衣求松言直諫之臣除誹謗妖言 一代大編為之前而即八撥於朝於是罷熙申韓蘇張憲章大法協曆一本成康漢言文景術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東賢良方正於大廷海們是亦據刻中之仁思也殷廢屯屯代行家憲上下無然既用和睢烱 語報胃與非正也盖知術雖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磨治故商山之為避雲蒙非誠也對三應聚非制也類鹽功臣非仁也被圍向、登非智也人以惶非敬也追羽图陵非信也溺愛戚觀,非義也欲易太无非意也,是威加海內坐東重要少貴其規塞已未遠 失然分養魔塞非孝也變起威加海內坐東重要少貴其規塞已未遠 大點方養魔塞非孝也變之祀以培道縣藏馬金戈之天下離不足以上喊五下許三而大風 專兵也三新教物應省發其牧守自稱将軍用軍年號以待紹命○神間運兵言執行者。 色旅尤渡水池去畫推其軍實轄重輝黃輔轉並出城縣於是海内豪傑古縣主 色旅尤渡水池去畫推其軍實轄重輝黃輔轉並出城縣於是海内豪傑古縣至 大雷風壓尾省飛雨下如注演川盛益驗於出願士卒游死者以萬數王 然大敗勇甚可怪也秀後進引色女却諸部共東之府氣益止無不一當百 在灰城區各萬雄額歸據区城以功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於城夷由明物爾川屯在西庫制作賴加城為異監五縣為建文所獲與曰里甘也母為教平市乃會公鄉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東立以示群臣〇劉秀後 (僕○劉秀至國院應悉於諸常兵俱進自所次騎千餘為前鋒最色亦進到鎮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富表義主更始乃封彭為歸德 平五縣以降○新市車林務時以劉鐵兄弟威名益盛陰勘更始除之更日諸時多暴横獨劉将軍所到不屬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前 李彭守國城國丘政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将飲殺影 **南破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議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奔兵大凌會** 初奔兵将巨無動名神怪團思陽助勝而秀軍中有侏儒如君章能後狼 不同心共眾功名及欲守妻子財物取諸府怒日副将軍成如是秀笑而 敵強并力禦之功無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風隱即接諸部亦城矣今 大東自爾區風歌的将見兵感惶怖的欲散歸部城到考日今兵穀少而武號百萬園風歌的将見兵感惶怖的欲散歸部城到考日今兵穀少取大縣東者即縣散擊軍不能載三馬能驅諸武獸院約屋東之属沙功威六十三家以繼事吏以長人巨無勤為國尉轉引軍門都引也养许東四六十三家以繼事吏以長人巨無勤為國尉轉引軍門都引也养许東四六十三家以繼事吏以長人巨無勤為國尉轉引軍門都引也养许東四六十二家以繼事吏以長人 一一之 提屬河南開封府 原手不能言由,及家僚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将軍劉方等河原殿院陵 夏新共至城北場特害迫乃更請秀計之秀後為圖畫放敗皆曰第O 千合戰為梅之斬首数千級諸将喜日副将軍平生見小敵任今見 读准易王纪 始立怒日本起圖大事者伯升納為兄弟也 名本達王邑王秦於兵于定山東被諸明兵去 府将軍 定陽功 如平常 更始以是整拜秀為破虜大将軍,對武信侯所惟參事期 建性深隱過而已未當自伐原臘之功又不敢為觸服喪飲食言笑如平當即日殺之者自及避難訪起期司徒堪時終官屬迎吊秀秀不與交於誘 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 於敢人前公中請應除赦岑彭以顯素能行在食生 內若以足以見其堂之不祀也上者於明室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 家厚士宣游俠下客之為哉美之後其處将存乎配天之他業而痛明 後漢書日大丈夫之鼓動後起其志致盖遠矣若夫亦武王卿到之被 您您馬則光武亦被殺矣安活而有束漢二君之處患難雖云性友不 高空野日後失安寺のとであるのであるとして、 1911年日の新港文王之長子而文王不政以為然然馬則文王 及其志高層逐獨發所忽鳴呼古人以蜂事籍為戒無畏此也 殺矣安将而有西周更始殺光武之長兄而光武不敢以為於無數文王之長予而文王不敢以為然然為則之王亦被 鉄之編因事。李軟朱鮪生動更始介就 孝平皇后妹曰何面目以

珠蹇幂周歸 東縣言 火要含ま 黄素便出 漢言歌連 がい ある 養 日夜日 自勝老吏或重深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或儀由是識者皆屬心馬,諸将過皆是情惻華及而服婦人衣葵不英之及見可讓像屬骨數甚 之類從事司祭十二人以主祭奉之一如淮軍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 北乃以为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殿州郡太至河北所過郡縣方家 更始欲令大将復河北 火始料都容陽 五起辛目 爰至於盗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珍元恵雖漢作後還而其楊未鑿之前折節下七輕財好施農粮後治元后為其所或無之宗主逐 云蓝 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見嚴緩而想思澤大孰計一前胡曰著在恩澤不在威儀也盖自戦国秦項陷民水水而漢指之一前胡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雜以秦制何以威民心如此即感民心 以五私該舞誦六藝以文藏言同帰殊途俱門叛亡。山皆聖主之驅除 威機之得失鼓 熟除能否平達囚徒 被也因該戴葉服該者 除王 施于民田氏之所以并其國的古藏佛之徒往往若叫方蘇在矣亂臣數子之数世也禮拖丁國乐總之所以試其君學 次劉秀行司課於尉使前整係官府委乃置除屬作文移 **介 英軍陽正紀** 少克 粮大司徒赐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對秀 高其才 茶師問告君 順為二十 無大功斯公有蘇 廷抱奏禮 か町海 明公底德 東京元功 使清行各 天下不足 え上 何為何首都入 以而取光為将 致為於武居以 助而离之所以自許者予以此而圖形雲電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助所族及維伊尹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為呼光武之所深知然 是今結得其一如何馬回古之與者在德厚濟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及 法将答案其书。四周高出請將之上一日帝披與地圖曰天下即國如之樂被萬民之命以數語自李通取會實稅其延稅疾維務促民心立高祖及 大縣西兩何以較之也四萬初見帝親其延稅疾維務促民心立高祖東 赤眉所數而二十八 将馬顏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東 赤眉所數而二十八 将馬顏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東 赤眉所數而二十八 将馬顏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 民之命以公而應於期間動天下不足定也秀大稅因令馬常怕止於中仍為天下所翻服為今之計奠如延梳奏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較萬 屬官辦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諸特官庸人成起縣作志在財務朝爾皆縣縣族皆附前或秀笑因留宿為進說司今山東未安亦有首情之形動日不願也但顧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為得效其及寸垂功名於竹帛 所遇如馬拉策林動地東追考及於國秀回我得擊封拜生派來軍於一位當可同日而語納則犯妻配天不快怕物亦直偶然之故竟依當可同日而語納則犯妻配天不快怕物亦直偶然之故竟依當可同日而語納則犯妻配天不快怕物亦直偶然之故或 職事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将多訪於馬官當其才 久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氏也明公素有盛徳大 易克飽今公事命方面宜分遣か 秀止之日鄉勿妄言異因進說日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然也 秀自兄續之死每衛居較不御酒內,依席有涕江處去簿馬異獨寬寶 胡致宝目第王之至新馬扶策追及從客畫策不如子房院難出奇不 槐若矣 簡用之明定君臣之相遇也可謂善始矣而其相保也是不善終手一節湖已遊之志至蕭正遣將軍衛禹將矣入開乃大書之以見王有一節湖已都禹謁劉秀綱目不為之大意而但書於分述以見為無苟 小水泥地五色 酒迎 是循行即縣宣布惠澤秀納之〇騎 卓雄之が

河水水 **施術問** 香於朝朝都尉取此謂秀於即即退見官屬将兵法度不與他将同逐自結納〇子 J. 大司馬秀在原的城市地下乃驰北上部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國秀将以蘇州珍華烏合之東如推枯折勝耳公等不識去就族兩不久也会開 亦合乃令王罰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 許稱五字與 百姓多信之立即為天子動國以北國東以西皆堂風智於時度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稱數之即則一者王即経即又級是 天而人不聽之群自不及事首奏と上のいたな思小事備可以自盡幸不何方才是一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樂八事備可以自盡幸不可以是一天也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更是一人名不特其或然之數者也以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 元和美部 更影響 之 和形献堂 ないから、一部之母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置徒空失阿此公更養動附至中今下者王即假各因熟聽集為合之象遂振臨趙之地無行根本之國明內無數本會議者奏言可因問制兵自送西還長數和形曰吏民歌今思選父矣 **済水** 否是看高贵人天之 即即果天乔那那役 物在下均然和景 東北後馬可漢縣各屬按與地 巨輔望指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泉稍 将日當避孫遵吾各中見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〇大司馬秀引兵 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即即郡縣還後響應 公常欲眾軍整齊令直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将軍讀語 為樣秀含中見犯法軍市令於連絡殺之秀怒命以遵主簿陳副諫曰明 漢中王嘉既克延岁乃薦校尉置後及陳俊大司馬秀以賈便為将軍俊 國故獨故田與此 指示發馬曰天下

1

大发武明徽 大きの国如是今始乃得其 更始為天子而諸将檀金竇嚴縱横屬族自恣元元歸百叩心是以知其配其久百姓惠苦王都沒恩劉氏閱遠起兵吳不數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毋今不敢為蘭王於姚則縣古悉令罷失耿弇進曰王即雖破天下兵華乃始耳今然飛兵不可聽也嗣馬赤眉之屬所向無前聖公理玄不能辨也敗公不欲聽兵不前時間呼大將讓如本第三人材呼軍行為溯回護退不做他之至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呼軍行為溯回護退不做他之至國始為人讓退不伐勒吏士非交戰受較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含諸時並 本部分吏卒各該諸軍士皆言頭屬大樹将電大樹将軍者偏将軍馮夷於乃祖李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稍人黃動而發者也於外祖李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稍人黃動而發者也以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級不形之以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級不形之以矣,此其則不動蘭王之復者良不 今漢淮陽王紀 子前言以吾魔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 干七七 《核囊/两天午行大府軍事謂恂曰昔高祖留肅何午 關巴吾今委公以同四省 原始。虽即馬周曰冠恂文武備是有故民禦聚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阿西入願王以河内於斯輔陵要富實教權諸将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自己被褒成文欲來樂并關也乃拜到馬前将軍沙麾下精兵三萬人達 整物調飲 好學俗解校教生徒九也范史芸母於新聚善之中獨以屈賈後一事日 『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給諸友故人及從吏士八也素的漂亮 川四也為國家而屈賈後五也能使疑川之民威恩而借危六也誅皇的一之一也守河上的北蕭何二也經憲崇而避權輕三也斬賈朝而定顧此民襲論末之十二 了前湖田冠子墨為美元臣而始終保全者介九善馬識光武而先歸刊調候機爾續財好此治器械以供軍未管之絕 死子由是官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将家逐數十萬故願画號秀為網馬高兵自乗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接 給足軍糧率属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馬既西蘭王乃復引兵而北致 以為列侯諸将未能信,城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物令降者容陽當動 不敢自私工益重之銅馬箭城食業夜道解王追擊老破降之封其兵 公孫还自稱獨王〇亦官學案等将兵攻長皮蘭王将北狗到題度亦 質為夷齊不念舊惠可謂知人也平 白西漢起高帝乙未至孺子嬰茂辰十月計十五七二百一十四年 癸未戚葬文二年凡十六主一篆主共二百三十年自高帝七未至 及其主王奔除戊辰起已已惜位至壬午又十四年與淮陽王玄記 一千五百七十四年計二十六甲子零十四年

海北武克旗 伊何由知非 於斯為英 りません 何水真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二 神東 五北海 页復有折 悪数音の A STATE Lul 獨舊五王大舊,目司後有折衝十里之威我所以不令 百後別将者為其子連破之王引軍遠斷所後 遺具漢等退尤來 賈後與五校戰於萬定復己國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所以於元氏於賴照申追至此 輕敵也果然失為名将聞其婦有孕生女即找子娶之生子即我女嫁之 東運紀漢光因東新洛 元大散都四段都聽正即劉帝此政司然被流釋大處王還至出山西人大散都四段和聽正命劉从此亦可然被流來大處王即皇帝位人主奏妻子也後獨好就追及於顧相見其盡〇六月騎王即皇帝位 Ų, 在復興帝室談發城即乃有天下都將關於衛騎而在位三十日國師公割秀子新賴翰敦縣納秀田河田河田北僕節恭求起於計畫就容城以公少公學圖藏言則秀當為天子或 問訴斗 盖號符城 机处秀克從白水起此無從的冰路等達上月角 實際 的复数 化二苯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甲基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原生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原生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原生 医二甲基氏 医二甲基氏原生原原生 嘉木一並九穗之瑞故名秀·元是有望氣者望霧陸百氣嘉哉 子外為寶·科生四納雅·斯四生廟與令欽欽生秀於南國有 子外為寶·科生四納雅·斯四生廟與令欽欽生秀於南國有 子外為霧陵域與在獎州等縣數位 宗疾往家馬賈少 發發生春陵節僕賈僕賈三世徙封嶼駐集賴縣·平以商隨納 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水平之間吏事刻深廢郭后身太 先訪儒雅表行義與學校除繁式崇儉約束選之俗於斯島表武〇峽廊大度才明勇篡故能交川群雄克復禧物未及下車 年而順爵六十二整原陵楼諡法能紹前業白光克定禍胤曰 子。好園識行封禪蘇飲以直不得死馬援以說不得垄所以中 與之美盖未盡官 各方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是帝之 Ŧ 代皇帝 〇漢光武全 行箭上事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棟孫諸将固請之王不許歌經進白天下 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皆時逆界不正位號紀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 車馬母出征伐常路鎮守 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置以哉 梁昇坐罪騷貳言安在鳴乎以矣曆剛明之主親見王稱信尚奇怪而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先其後拜三公三人二人取諸符職而王陽将下豬將奉上專號光武辭避再三於是即位緞機赤伏符號以為一次十二 郭浩泉回伏港分俸禄以 肌督以安 郡 及事光武任内職與舊

耐之間。 度人作相敬事也更個不當来成力疆水請其夢長素善更成時道之禮也民日 既卒受故來言且茂曰汝為敝民矣此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利仁多知 **医**非德特 "養遠言却學長受其米肉遇者城門茂日學長為從汝水乎為汝有事感之而 坚大巨安 要在平定安集之於胃以此、被散失定觀達武政事成有思而無敬山、政山·喜悦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友側以此畏服矣命将不必屠城尋地、以此事儿、无爱以此、累心失然能官更能否除王幹舒政河北、之官宜其无侵奪物字许久長盡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公之官宜其无侵奪物字许久長盡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公之官宜其无侵奪物字许久長盡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公之官宜其无侵奪物字许久長盡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公之官推称义之吏宜諸群 愛令鄉機 馬視民如子聚善而教口無思言吏民親愛不恐欺之民常有 七茶要怕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葵至自百與 九月亦有入夏安更如走将相当降部封里始進陽王〇初例人卓茂質 言即民日獨開聖明之君使民不县更更不取民令我最更是必以之人。 未曾有争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受暴飲飲馬哀平問為 敬戚也 有信乎為名偶為及相矣然而先事既若為編衣執法,白堂之教化之有信乎為名偶為及相矣然而先事既若為編衣執法,白堂之教此之前以為祖樂 人遊少五年 手作長女 諸将国各場数月米朝堅守不下市以本彭常為朝校尉令往就之納一坊以光後帶物等作人長 おろ用兵征伐之時獨封一省吏通司 開於山東○馬楼ル時ン家用不足許其兄兄欲就邊郡田牧の口汝大野横り接引為市衣交以馬楼班彪鴻之之屬為資客由此名最后川等、建招數其象與修故業自稚西州上将軍三輔士大夫群亂有多品の漁門縣門、大東軍の大大大衛、高松鶴陸〇初庾紀孫隗貴起兵應僕更加徵數數至軍を後逃跡に水東大人」 者方用兵征伐之時獨封一省吏遵可成 を発け

. 25

同時の一日では一日の東京で、 一日の東京では、 一日のでは、 一日ののでは、 一日ののでは、 一日のでは、 尚書から 五次 一個では、 一のに、 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園之思今遭明主亦何要哉仍曰天道難知人道易 将軍樂院等為太守如的阿匹民俗斯獲輕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吳然不同心我力則不能守當推一人為主共全五部乃推融為阿西五郡大 侯陰藏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托屬掖庭常官或这一年我封譜功臣劉團等為列侯縣縣皆歸曠評長區鄉就能將 高間の切り 復行保 問實證如 人之經 本暴師經年帝自将追至不長安泰兵大阪利坦因果有奉了近2分四江諸軍輔整傷宣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将軍同学彭率軍以将軍劉素友多遣将軍本彭王常等討之帝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 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而虎安得私明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軟 N. 補即縣大姓各摊兵聚萬不能定帝乃遗偏將為異代禹討之物異。由自為情叛後威各稍損又乏權食戦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於角暴 かをとけこれる 接直可與連將軍班子帝當先以曲直號派便後漸謝就後關裏慰勉接直可與連將軍班子帝當先以出於一樣而經其餘何則得失境冠物數之不為甚也便後明達必且謝過乃更富牘欲手則之遠至一日女定三號者或以價稅之事擬諸應間者非也蘇蕳之繫先起於頗之,其間此結友而去 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泛熱 於 無所依訴将軍討諸不執 胡稱越也 降者追其徒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有學與之時元元途戾元者等人也 軍水也將如攝致上微龍龍目疑淡及〇封兄鄉子軍一次有來生子白頭将默之道遇群亦皆白頭當以子 人漢北武利 回鹽以子

龙

党任無勢か 後可且休馬不聽後載大為所敗馬以二十四騎脫騙異養軍走裝麾下破也弘不從遂大戰後日軍清異顧馬合丘較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鐵軍野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聚尚多可以息信傾誘難卒用兵經州丁惠三年劉馬縣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平徽赤眉戰職不利乃率車騎府經州下惠三年劉馬縣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平徽赤眉戰職不利乃率車騎府 文記徵附書選曰慎母與彰宠華鋒亦眉無殺自當來吾以飽持續以及 動一下海湖回流時是一次,所以所致情於光武之任時對禹之海君也 中就叫何去非之婚所以深致情於光武之任時對禹之海君也 中就叫何去非之婚所以深致情於光武之任時對禹之海君也 中就叫回流時者不貴其才而貴其熟之足以對才不肯其內或追述討力 於赤眉後入馬無以抗政不勝念情而敗兵臺北豈非氣慶之不能持 中國湖回流時者不貴其才而貴其熟之足以對才不肯其實之不能持 中國湖回流時者不貴其才而貴其熟之足以對才不肯其 時間,但是也置不美哉 時期,但是他也置不美哉 時期,但是他也置不美哉 時期,但是他也置不美哉 時期,但是他也置不美哉 時期,但是他也置不美哉 東之耳諸将非不健開然好**被**掠卿本能御史士 面對法政未隨大戰所回蘇京飲食能一個是他可謂失之東陽斯出以追擊大破之於藏經縣或所精止終下會是他可謂失之東陽斯出以追擊大破之於藏經縣或所精止終下令其帝体華書房與曰始雖垂翅大戰日長和以賊氣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亦看不侵識別來亦能演 小民令就展桑無使後聚任 戊非公客地屠城要在平军安 東海地可謂失之東隅 田出以 念自修敷無為即縣所 かと近日 以不死子 無然放真 東伊友日光軍既降先折以底又屬其處又得屬御之道所以十萬人 整理中校試數該喜無處上曰鄉所謂鐵中諍餘對為所即因素於後示以 整理中校試數該喜無處上曰鄉所謂鐵中諍餘對為所則因素上門中 於新之屬的因之謂曰得無條降等。徐實叩頭曰去虎口歧歸慈 養心日,此事與韓信请益兵事同 道大中大大東東便服養帝謂歌白今西州来附子陽於符稱馬

世史類獨崇之十二 東東北京紀 在東西共通能行意使論三年的一次 東京的大戶侯劉獨能保全共即帝徵劉貞東西 在東西共通能行意使論三年 《孫思淮於王孝之末則世紀而共和國的政治政治(西西共通院所名), 東京的大戸侯劉獨能保全共即帝徵劉倉東西海縣 解肠病拜迪雷令時刻建 新名的大戸侯劉獨能保全共即帝徵劉倉東西海縣 解肠病拜迪雷令時刻建 不知然在我将 門前以東一始起次國為名臣類将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兼心東 前至獨述怪教部鄉州縣制而後進臣臣今逐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孩人口當今之世非但君擇睡然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於蘇州以相善臣 周至 美 笑記後日卿敖遊二帝間照道今見如使人大斬後項首幹納因 兄問之更遺存第國入侍〇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孝未天下亂臨准 示敢獨進 回當死無城因認身進擊該龍身以父况與龍同功又兄弟與在京節者。被放前即天日重無信之進及城前衛随田用石有王聖帝八為惟城七乃無動立一重好人為惟城七乃 了四年四月帝如 河自己之数不是圖也帶放之始令 數便於對為乃奉奏請關帝報以殊 一月門自道馬援奉書入見更於之末公孫还即帝位於成都開起便故一時間聽應接養騙如此 将方務廣東西州 水指離陽詔報日将軍舉宗為國功效左者何嫌何疑而求徵 有将奉成命 開次丹青之信意心東子自歸則公孫一方多米知的在茶何飲日臣皆與而其相遇改多其 道具漢於五校於臨巴破之遺耿弇粉遵等討張 就客耳横曰天下友覆安子者不 大成動起度無法夏又不喜飲酒宴管不慢日如銀言及復勝即高带丹 高祖所 上新星 廣無放其戰自倍如此我聚獲公子来其散乃可克也已而果然茂理許事與各和恃两軍不一此敗道也令閉營固等示不相機賊必乗輕進漸 衛何如高常接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神母五今上好吏事動如節 王月

松野命 新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校兼疆大改其未流有餘福之事勢較然也無又論事取後起於今乎将承遷送班在於一人也彪曰為之蘇與強團殊異者問職職一世尊即於的漢戶行才便臣立事養世外行及養者給有之 史類編卷大士 雕物○関義問於班彪日任者周亡戦國並争數世然後定意者經博之日吾曹以龐萌為社稷臣将軍得無英其言子老賊當族其各属兵馬會落已自疑迹及襲延軍破之與憲連和帝間之大怒自將討的段諸将書 命者應前是也使與蓋延去擊重魔時語書獨下延而不及前前以為延 以據姓歌勒賴哀平短作園嗣三絕故王氏檀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傳承縣制改立都縣主有專已之麼臣無百年之初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平敢将軍魔明為人恐順帝信愛之常科目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異種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蘇亦以命禹至湯武和有天下劉氏及堯庭劉季逐而荷之時民後知劉子為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暗切之曰 賜帛以朱其差山亦老臣一奇遇哉 歌功是誠良牧也乞該首而終年八十六帝獨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家,亦功臣前,口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納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能盗更奏,如田鄉院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凍免該百臣也出守 遠近俱發假號要合成解別氏國 必後與己可知失為日苦惡失 **水液,光天紀** 席三公文命載許去范史費曰行不瑜が言不失正世不急進貞不達所面」又避動而就融復以歸漢動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權用之數所與於一時未身及馬號通傳上才半二十餘初遊亂而就應量即以降漢數等一時未身及馬號通行進上置為附近為於數畫樂使之等意事應馬便司長於維持和有人說視點等時期所欲則福祚派於于孫天禄其永終美舊不聽百之世名義為未之二 松納 接有科女性名見が 大方式の 於無作即自注為前身與王副等也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 我各據土字與體獨合後無明然是新月死日難則今與於此日間項羽 於付收班轉集二世時傳灣財任最新且死日難則今遊於出日間項羽 對付收班轉為二世時傳灣財任最新且死日難則今遊於出日間項羽 對使與一個大國下不失 發養一字與體獨合後無明然看藥所心縣時以下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過便辨工獨古說說等已更始事已成委復亡城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 以實驗自守同四盟帝威德心欲東向以同四隔遠未能自通乃伐兜擊 子之青四海之屬神明之作可得而去處或故難勇如信而難能於心操辣飢難之傲所顧不過一金飲終聽記講整何則貧弱亦有命也児子天 得之が知神 整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夫機链流

英九武紀 於納其·度慢性一書使納路報日所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思續文子何嫌何烫而所為東海衛門大會上軍官異威權至重百姓縣心號為威騰王帶以章示異異於於事實喜豐皆去以仲权為不足問即不當群也辞而不問是夫人也遂辭出後以於事 實際至關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家落而且喜且慢令見明公開報書既至關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家落而且喜且慢令見明公司報告,一月大司徒代潘允以倭勸為大司徒勸閱於原閔仲以之名而群之 配させ 生本 学 大 於水可藏 大湖明日府随着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應常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京藝村越失先了八分与言事以 天所與者 扶持王室養夫大盗環視九門而不敢動者這機與於此數大所國国帝方被甲曜馬以平龍點乃首建學校以後三代前剛也無無無軍運事政外一至之間呈繼所本數一門之事失余千野寶田初史大事者建總之盖亦律原 **加心然元計维造手入侍、张旨其險院欲事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思問** 勝之地光武未開愛養繼校之意及人上憲言異處禮至重百姓歸心民民日民不啻去金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極重共且居形民民日開中遭亦看之亂民不聊生為異一朝被賊撫殺非忠三輔上 八下獨以清蓮

を表書画大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他布被走器妻子不入官会後以病職一成 大学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他布被走器妻子不入官会後以病職一成 大学子が個界山以寿終於京後人名其動震為應该瀬島〇王良後座河 が是引光入論道構放相對累自因共偃門光以足加帝腰上明日太史 が是引光入論道構放相對累自因共偃門光以足加帝腰上明日太史 が是引光入論道構放相對累自因共偃門光以足加帝腰上明日太史 がまる一次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平帝日子陵我竟不能下汝和 打動 我於一年風次風神事好於二字馬〇俊奏士 周團太原嚴光常并王良保軍至領事者風明府中事好於二字馬〇俊奏士 周團太守延教耕種嫁娶故謂南 光乃備安車玄總遣使時之三及而後至車視即日至其能光即不起帝物色訪之後用時以少有後瞬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来釣澤中帝雖其職光少與帝同将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隐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 王爾至而不能風群方威遂志士諫任斯所謂举地民天下歸心者乎的滿草之所微貫相望於嚴中失若醉方達前期而不肯至嚴光同黨人之若不及旌行漢書曰漢室中做王眷集位士之諡籍義慎甚失是時紀光踐見相 **修連微不應率於家** 大光記銭 三 芸芸雄 則昌於所家 原本子情光氏 教子 大大 大 君立と原 福音兵間以限員遵子內侍公孫法遠據遵使了習諸 原國六年共惠等接腳於被為斯等屬雕明範持兩王 以全君臣之義裁以子陵所以而君于而後世學者不能窺測其本心之學光武置限堪之與其用而恨人上有球薄故傷之無則熟若不仕臣以非識而見能點者有之子後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跨跨與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避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避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避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也之後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試善任子陵平不少既 諸将曰且當置此兩王汪進五東悉平帝

人上有不知 工作業與定個門既聽賜珍齊藏吊部口倉平西港亭宣稱源池河麥饭學意久不轉款於等為班自是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艾時主演也為吾彼荆棘機關納神時不可能館外世際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官醫三思暑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P\$中型分一世之後天下幸止帝永其,言自是牧子易代颇簡〇十二月詔曰項斯不少了已處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頭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 九武馬 等在上天張官墨声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輕 水 五令司隸州牧各費所部省城吏自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 四十餘縣吏職械損十置其一 示禍禍帝與法事自君非各賊臣礼子有不以事時人皆欲為君事耳時 又独叫紹六月所下藏十二月即紹田祖三十我一如舊制鳴呼人君势提酒畜魚而格其水牧羊而豊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所獲酒畜魚而格其水牧羊而豊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所入時間,建位武六年天下向率常人故治修文物粉節沿县之時而得安堂」主荐大連諸疾俸禄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前之福光武即 意在斯民則其見致之速如此孟子對亦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上疏曰古老好之盛皙加三考年此九大傳之與亦累 十二月韶曰值 ないと連続 先武地出 不可及 可及矣 百里少奏 而日本·相國之權太宗版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張祖宗之遺使勞 · 夏者帝衛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名為仲父近則高帝侯 民族之大司農江馬上言宜令司直校尉皆祭二公司堂禄陳元上疏曰臣問師 光武可至 平之随用聽刺與嚴急之聽其充配二宗而才享及之者乎者而完明與過乎中也充帝躬對政事的傷險於故與養及之為此宗成以無治則也 我所聽言於巫戒高宗因雅唯而聽言於祖己治也宗成以無治則也 我所聽言於巫戒高宗因雅唯而聽言於祖己治也宗成以無治則也 我所聽言於巫戒高宗因雅唯他自留學表之之政聖意法彭之法言洪龍高明殊 用行族也日居象内臣泰君在急流插過於戰器則臣從迫故月行疾今天中大夫動與上疏曰項年日食每多在梅光時的合熊時轉聞不集皆 語關口陳至誠帝復賜融文書所以<u>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門部書</u>台門軍 華求無其之利此三者雖問任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造弟女 人分量可背直權之主事本傷之人廢忠員之節為領權之事聖已成之 可輕易而居之茶變之君管則不至乃多後心行義為薄而曰監您點一百至三言必可道行必可法實三才係而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能可及三至者無不過之稱聽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 之故因日食而下叫韶共所以修已於天起出百王之表可為後世法飲華認而曰聖讓苟有小益於時而可聖功光武盖徐開熟見而蓋為之之十一,以漢光武紀 **宣言日臣融姓無識僧知利害之際順亦**

(大大之書段 大夫考古定制繳何為裁劑與當極論其非以解主然一校話意逸出故於天於傷位報本及指所當為養難承秦之後古禮散六屆記學士教於天於傷位報本及指所當為養難承秦之後古禮散六屆記學士真有以義慶命術數之學盡不取也光武早獻從師長安變尚書大藥道者以義慶命術數之學盡不取也光武早獻從師長安變尚書大藥前致堂曰強奪者於易之權從知來周家十世渴三十十年過八百叫 孫言 不為誠非之耶題惶恐日臣於 事托見成果取帛書五魚腹中世之義人始假文書以或世矣王蔣四東日東言素祭長城以備胡謂上秦者胡也曾不知為胡友陳此起我日藏記之竟起於左傳報取神怪一麼論說禍福皆有依據至遷 也希腊之喜白家明者所依祖心医也處則制其肢體易失氣意以入年春造中即将來飲稅院書取客數數其守将金承養大禁日何 杜在光武之治世其宦案有難易耳 帝白吾欲以誠断之 電光禄數郭憲諫日東方初定章為米可透 福 和在 的 日 科 東新華里班坐施鹿華縣人也」在務将之右進去上却語告院為日老次子自能中進軍董縣十餘萬日降對将妻子與西城龍略經區院官縣市分為來飲 為出谷米 東京海文橋之言物皮車寫不可遠近秋八月帝白上却茂夜東地部殿柳音生出事了海文橋之言於是和思等音事前不可遠近秋八月帝白上却茂夜東地橋西斯有上四十八月帝日上却茂夜東地橋西斯有上四十八月四日日白将計平之一相同縣 电影川上相同 日自将計平之が縣業也常於是可謂不敢自提決高帝書語明明 後辰川 如左右手 C 耳數執護退何不曉人意動循士民無權雕即曲〇霸川盗起而是它六逐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權不自安數上書來代認曰香與於單如左右手向使吳漢學彭園画城〇以四縣封實融為安置侯鄉韓畔旺爾上道云 臺形數開示教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日常在吾目中失談 平縣 父子相見係無他也看逐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置然不降於是許其子 因說陳實府即有土朋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状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 城皆結納降大兵不敢而還重事度後以能為頭剛太守,〇冬公孫於正左 諸将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逐入險阻循 豫未决帝召馬援問之

- X

制四方の 常山山市町町 岭内 雅和汉元 200 不明 · 同對七階 之明詩堂 13 中國且鐵書於慎而卒少子紀立十月來歡等攻破落門隔純隆王元舞劉勵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應是以降耳诸符皆曰非所及也〇門發疾 軍師皇甫文峻之股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許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何然新之遭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教 變之矣欲降急隆峻惶恐即日降諸將皆當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 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何然新之遭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教 變 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母數曰安得要國奉公如祭征屋者子 官用儒術對酒該樂必雅歌後臺縣對鄉中臨終遺戒運空問以來事終於於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董遵士至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 深巴九年正月征屬将軍除道本於軍時 持語馬異鎮主管道為人 而死养馬以家地 新京東船数十級三次以諸郡拉本·晴多界種教於能之彭沙為為 第十一年岑彭攻田戎等不克帝追其及於剛州兵與彭曾和門門州 今而不凝離皆光武而不悟去就之計無一時者至於殿身亡開婚以 今而不凝離皆光武而不悟去就之計無一時者至於殿身亡開婚以 を一年安彭攻田戎等不克帝追其及發開班兵與彭曾和門門州 一年岑彭攻田戎等本克帝追其東王元韓以死守之始後聖 一年李彭攻田戎等本克帝追其来發開史元韓以死守之始後聖 一年李彭和據薩抵護恭下士豪撰歸之一時獨舊之中有賢丹 西京康慶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波後方優應阻非萬第一騙評外一帝自将而征范恂諫回是安道里居中接應途便要與十十年夏征西大将軍遇與卒於軍辖輕ほの院章将高峻權兵振高止應繼嗣之計臣重致遠死而後已以則建武清公年及哉 本家與私財光千以其無子奏奏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商文臣曰清名問於海內廣白者於當世所清賞賜盡與吏士身無苛 厚受歐聯競於四個左右旦既為賊所殺眾多指汗血遂伏斷 然牙何歌 河湖九里 予かあり 重征制 更明 本 天下存在 大不敬克貴原尊重而永勃之朝廷肅然於在民風鮑妖為都官從事恢 一十餘里帝間之大驚使謂溪曰比救公堅據廣如待其來攻轉營也十二年。吳漢将故騎二萬述通成勉阻回北便副将劉尚上四節相 十二年。是漢将故特二 冷 漢光武記 **晋用步騎** は急不復相及幸四 不晓水或前門之

於許於意者以書藥切之太守目前玄魔動之行云曰保志全為死亦矣恨派受毒 光江而土 現金基準 此與故也君子見危後命乃誘以高位重解子融曰且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 別角をえーニ 人种族務開風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総大體而買客政 已至何以中年教所在遠土家野而表李來之間徵數學任永順信會水事為顧陽汪以避之同郡任永馬信皆託青百以辭徵命帝既平朔龍玄朝田而樂曰後之哉橢頭殿乃對便者伏與而死聽為數船不肯住水來 海南那王皓王嘉如常不至七繁其妻子使者頭漏曰速收妻子可全對東京一城中頭於太守頭秦家錢干萬以贖父死大守為請述許之述又 為博士業固解疾不進力看不能致使大鴻臚西融奉記初業后起則受打不得食並渡漢因使護軍高十萬即将銀卒聚之述兵大亂高一本京、海上海後並渡漢因使護軍高十萬即将銀卒聚之述兵大亂高一本京、東京还敢於屬如張都之間八戦八克城宫與述将延奉戰三合三縣宣上段述教易多生身世令冒著少其軍力有事出了東京以及引 断之於心久矣何妻丁之為逐飲事而死又聘世郡謹玄玄不指亦直使 後唯紅與諸種鬼獸和騰西太守馬養繁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隨何高·禮病卒獨船仕至常湖於嫌太守於是,西土皆虎莫不歸心馬〇参很逐 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平業乃數曰古人危却不入配却不居為此 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 四場が是列兵與尚合軍器力迎載大破重言而斬之逐引還於近目是力人自為戰力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條済特宜 之身就於不測之淵子朝廷食恭名德騰官缺位於今七年宜上奉知已 今不得相救漢乃名諸将屬之曰書欲帶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大馬循識主児於人子王時先目例以首付使者还然逐沫的家屬王 10万今天下分前就知是非而以區區 二相煩順及 初行 方大さ 世史領部なっ十二 以馬僧と上雅不喜聴音樂于不持珠王黎則高奏後於無事之日子時間易成性時間 紫劔價值百金韶以剱陽騎士馬梶野正明軍樂中山魯天手車隻出後間與無明天即一四十三年記太官勿受別國異味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歐 所乔州以功足 英教教献之 名 表 表 表 本以乃太守 如便推開 古此 唐·華、班為與車就直常以是賞之〇雅奴侯冠何卒 也是不然中就職即今時親見戒之口差華上一日無失名誉運對日使聞見臣不私 龍粉平後 更な 火明婚達 光世級初 松进田法 皇本《私臣不忠確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下政 清潔為果所天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運發,一個別外班的外班在河西最為常樣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練也在職四年力行 4 中一更打尼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都的為國際疾於越食四縣空南為面與疾來鄉聯中〇共漢自衛派亦選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黎将士的臣增色不嫌聯中一大漢自衛派亦選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黎将士的臣增色人唯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定汉繼董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赐惲布百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定汉繼董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赐惲布百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定汉繼董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赐惲布百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明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雖於遊田以萬 出入者印料即名 上令徒者見面於門間澤田大明療表家不受路上客出機車線设施上東門候軍煙推顧不開灣者方不四右等門後上来一大三十四海等一以前年門側等明年之後後長進長の東部門其門側接近人名至是非可自安外等王食之奉の〇十四海等一以前時間頭遊復之帝王是非可自安外等王食之奉の〇十四海等一以前等一以前 關土買侵為限克侯職軍食六縣條各有差已效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東不從今此乃太守事 下族耗思樂息看自 **季〇帝八** 珍で任正為 パルテ不

力武保全 厚常維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客有其小失故皆係其福禄無誅譴者是時列侯唯高寧歸檀越縣屢墨號三侯與公卿恭議國家大事息遇甚 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所在武将而漢暗心亡豈非造端之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所在武将而漢或心世后而在外成極必有所歸入主職明必有所衛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之派回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倒不用謂之何故夫天下權之派回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倒不用謂之何故夫天下權之為國國大甲成康所與國四庶政者皆為條收野之士惠文景武之 而漢店請君英能及也者求祖之藩保解兵權刑無手以矣人者得得明以表其福知職質俄以養其力以光武所以善於保全、其者學科明別光武以東華黃三公而不用功臣論者多非之子謂古之功 者弊制也而免武不自軍安任其等受尚書乎 不读光武 十五 不能容散於上前整成将經常指天靈地言长期切故坐見歸田里帝猶為不能容散於上前整成将經常指天靈地言长期切故坐見歸田里帝猶為不難。 四次十五年正月兒大司徒韓於歸田里歌自殺書東署則數不為其死與此致之其無明之其矣 軽潔許論則 接與其何詞向 | 斯京不前 見誠記欲其恭賴要事恂恂好道不頭其有才能光當傳以連城廣土喜 北京類 新がな時兵華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務從前祭至乃十存一島〇以宮融為 司式過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居功臣之名心不自安每召會進見容貌辞 之奇處神人共復以致其子松嫌死皆非命而其萃成族傷乎統山跪使節大慶必不必重刑為治矣而深絕曷為有山流即帝雖不聽而統之之職一其而即自犯家産之險大抵酷吏奸臣害不能自保也此武武是不嫌同解以大甕敦復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贬寇竟也奉於之法 以後者為當軍故人輕犯法吏務殺人經曰爱制百姓于刑之豪妻之為刑三十四事辦些輕其私莊前於雖也與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民民十四年大中大天孫統請更定律不報上疏曰臣獨見元帝輕殊死叫子之風度雖經國之代無足多該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美貌能輔叫子之風度雖經國之代無及多該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美貌能輔明者不能已者蟾離飲配賴數吐體積別為不過又何智也常獨詳未 惠惠加奸靴而害及良善也歸前鄉自者來就為更定律不報黃書午復一致浸念百刑罰不寒感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別輕刑之作友生大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称建平城而盗 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後言 氣車恭已甚。數群爵位上疏日臣融有子朝夕数好以經藝不令觀天 即相之位。此則或功無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儀至乃放遠權職怕怕 實融始以豪俠為名技起風塵之中。遂蟬蛇王侯之尊終

集等等以不敢犯塞彻民耕稼以致殷高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零種两岐頓新城精 等二千石長更阿在細嶼不平者○張堪拜流滅太守堪視率八年匈奴 高麗記書記問更更乃首服如憲海公對爾監賻縣非上由是益奇變勝遭謁者考 所思與訪問更更乃首服如憲海公對爾監賻縣非上由是益奇變勝遭謁者考 所思與訪問更更乃首服如憲海公對爾監賻縣。 之界之直言國家 一大福國家 近捕賊並解散從其鬼帥於他郡賦田愛魔結結擊級印歐鄉使安生業難就等使者下即國聽幹盗自相斜猶鱗雖五人共新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應了十六年。郡國群盗處處乖起卻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也結十月遭 自是牛馬放牧不収邑門不閉 臣言於帝日臣間天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児臣能得之於君乎是於之感感后乃立真人陰氏斡聽華孫所徵斯皆用作官當作私食時與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郭后寵褒數模怨熱 世史類為者之十二 东花(/攻 九武留意) 而不過制 亦道理天 かり能好 4 歷得五縣 度所不敢言雖欲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庫 (29年) 「国型天間文大突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来道行之等順、明之、明之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上的大公,其所以來道行之等,其後沒術園期得得毛規田應證酒作樂實驗時宗室部央因即依無所之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上數後言之來道,明此不稱為布衣情值懷後下,亦欲以來道行之等順、中國之後不言華歌田別的大戶。 「国型天間文大突曰吾治天下亦欲以來道行之等順、唯直是其今乃能如此常 不解这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三數後言之來道。明此帝之後不言華歌田 是解述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三數後言之來道。明此帝之後不言華歌田 是解述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三數後言之來。 不解述紫禮教出護道鄉東京記之來。 「日本堂」一君治天下亦欲以來道行之等順、中國之後不言華歌田 是解述紫禮教出護道鄉與言數本語,中國之後不言華歌田 是所述於此來。 是所述於於, 是所述於, 是所述於於, 是所述於於, 是所述於, 是所述, 是所述於, 是所述, 是所 对民国王華纂時漢作已總形成精平禍副會然崛起雖祖高祖而而 本歷廟立無治謀不善其失治見矣事王陽為皇大子故子頭傷所與之子禮為東海王立東海王明為皇太子就書頭高麗美太子 摩而不清於堂可達而不守哉 摩而不清於堂可達而不可者一聞純等 本歷廟立無治域上,是一次表表母氏太子從之 表子曰父處是位上建華道下近危犯不如辭位以表表母氏太子從之 本歷廟立無治域不是一間純等 下於、慶後四親廟於重應類樣翻蛛 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頭衛潘國上不為建回紅米者數成六月記 既治王道成矣使先武於專邑南伐王即借獵雕蜀不廣之時一少秦承克之政而有秦道行之言所謂知柔知剛無過不及以趋於中情性直讓又使司隸督祭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統帝皆納用旬是留意 待之其不為人所禽也然布 **徵則徵或及拜馬援為伏波将軍以擊處此大破之** 人漢光式紀 注六通 謂逆大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遊好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強禦 気り以青 春秋年 未至於绝之 以重东统 恒療不必 他史統派 を公命司夫達ホ子所以童年就一民心也非有大應於天下不可移案大字文生名中和解釋觀察城至平京海邊連去就以禮便接世不見實情意思以來不免於方至不知解釋觀察城至平京海邊連去就以禮便接世不見實法以來不免於方至不能以養與此其以獨為東海王立陽為果然成於其同財而生政以養與東海王陽皇后之不宜承大統宣太子歷界方行機與既婚之行也有實東海王陽皇后之不宜承大統宣太子歷 一 大 而 一 衣同因数禮項令出祖縣果及言陽錢三十 藏上匿死吏不敢至門令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先帝笑了 謝主宣不後強使填之宣兩手據地然不肯俯無期主日文权為白衣時不須實請得自敘即以頭擊楹據派血被面帝令小黄門侍之使宣叩頭 欲雖輕殺之當叩頭白陛下聖德中與而級奴殺人将何以治天下午度一共扶命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而的預線以主即還管訴帝帝大怒召置 統友子之情愈無雖長知易佐外内體既多過子恐位可謂失 太子之情愈無難長知易佐與縣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だ以三小内照既多適子整位可謂失矣然東海縣滿連恭之心獨處明帝承小内照既多適子整位可謂失矣然東海縣滿連恭之心獨處明帝承之論上也世祖中與漢樂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一民心也非有大應於天下不可移 7十不與白 大機響。而上二十二年以到尼為光掃動初到尼為江陵を鴻柳護縣有大災記行人國達人阿勝之諸僧行の未錄車言侍子見留都護轉至其且是其兵襲襲不以時間人國姊師即俱選子入侍頭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子所置人國姊師即俱選子入侍頭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子所置,四姊時四段選子入時頭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子 相信 與與 可以以一所欲言對回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性疆力城中底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忠侯職班終救 鄉海 吳達交漢務憲事無 天下重告 **原比波河** 年帝曰天下重彩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凌期十歲乎更民又言陛下至酒會賜吏民後高遠的租一歲婦讓職做此父老前叩頭言顏賜答二報釋一歌約〇九月帝幸前題賜後三歲上幸商遇進幸物區南塌聚公 墨上藍接自請整帝許之使出 化麦國部百官相道接調養門即保松賽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難目該為烈士當如是失十二月 网络再般 医水肤 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數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籍、做思為光禄敷帝問思曰前在[[[[凌及風威火後守弘觀虎北渡河行何向火叩頭火毒城後為訟處太守於 献謝 [唐皆負子渡河帝閏而異之]所子二十二年以劉尼為光禄數初劉思為[[[凌令縣 糠縣有久炎是] 白若方整府器械激湯更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 府每從征伐帝未安曾倒足面立或戰不利諸将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實精之何言識也帝大笑復增一歳 日元人富貴當不可使後戚也如鄉等欲不可後般老高堅自持勉思 今族光武紀

首級だめ 不務外心 英者之美 即視日順竹 世之類納をえて二二 却奴钦塞 朱祐賢将 東西南北 聖之四 145 ·塞門來服從也頭水為藩敢行樂北廣重下公鄉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即一十四年商級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至比為中韓和軍于飲五原,即何以曹尚為將者考十二人皆頭功者也為雖以動一以對荷為將多受降不再首級之功意對稱也則何以 等荷為將多受降不再首級之功為監對稱也 是以來非逐樂輸臺之地而下京滿之部宣非仁聖之所悔哉建武以 相泰師於之實,可能計至於民力及財用揭因之以內年證監並起相泰師於之實,可能計至於民力及財用揭因之以內年證監並起相泰師於其其以本於與內國語之為,以斷匈奴右臂,因因為已來,此一個別有效是其無從西國結黨虧羌乃表河曲別時代見失。 是一個別司奴忠其無從西國結黨虧羌乃表河曲別時代見失。 一時代見大。 一時代別之 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劉善軍師後附何放顧稽繼命子入侍更請都護和護不出誠迫於有放帝報曰今使者大兵衆能得出至縣被劉善攻後雖然王賴其皆此為西城郡國侍子久留嚴健於敗勢時然思亡歸那里王安上書頭後還勝西城諸國侍子久留嚴健於敗勢時然思亡歸那里王野知都護不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故若人 既此必遭後行四萬餘人在西溪稱縣所為謂之五溪獨也今在廣門接門防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橫擴鞍顧將以示可用帝笑曰矍練哉是翁魁西縣繼光廳远稽江縣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接曰臣事受之令東汗經里,北在匈奴率属四夷完後追和帝從之心七月氫陵 中國空產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即将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 今因時之宜辦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我周公之議白雖太宗文宗之來西城思漢威德成樂內屬數遣便置質於漢韻請都護聖上遠題古 古至生一去之解不自足以為精神所致者盖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用文生一物教之應是否盖難必,也然藏有水旱或祈而浮之或樣而順更信食為人也要 走馬義無之矣 世世常恐不得死國事 止 对 所 所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華 華 香 於 前指於 人人们原在事文人,文自可以是事人之無文及致容數即母至吾安之重的解不成良時時間家俠好義要人之感染人之無文及致容數即母至吾安之重 減子馬後衛 株在将井松來候之獨拜林下接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茶伯孫牧帝婚賣重要与類編奏之了: 東京京北京記 事殊難得調鄉所此介介獨惡是耳事殊難得調鄉所此介介獨惡是耳事殊難得調鄉所此介介獨惡是耳 较厚周惧口無儘言課約節儉廉公有威夸安之重之頭污膏效之社季、妄是非政法此善所大思也寧死不頭聞于孫有此行也能伯高與輔長。為夫其院子賴別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仍議人長短。為失其序乎換兄子賴穀並喜談議通經俠援前在突ш還書談。 白吾姓公卿以下莫不僻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機曰我乃救父友也雖貴何 常勝之家難與隱敢吾方自思之 熊可書之實也接軍至臨鄉醫職擊被蠻兵初接曾有疾鹿首中即将深犯門一十五年夏新息侯馬援卒千軍詔収其印經舊接幹千罪也書附 熱限縣分釋的城宫宫白面放應來分争臣照得五千駒以立功帝安日十月日逐回如王比自立為南單千遺使指關泰藩稱臣上以問酮麼快

名臣中與 事宜 此事餐 世史類編奏之十二 北京社 馬根等に 明片文区 作公認用 本中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門物構格之収新息僕的殺害部門為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門物構格之収新息僕的殺害部門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門的構格之一與新見僕的是不是不 」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的人,所述是不過一個 」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工作。 」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工作。 」 「大中心的是很養主義。 」 「大中心的。 「大 調者采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壓亦然因均與諸将議曰 矣張馬 發将之罪何為於之行以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馬接猶不保終始名臣及其脫節乃不私自保况接此行止於未能成功而已非有敗軍 高大村日本東則非其為天下至事とと、15 mをかっかご至於下大村日馬提通書號兄子卷失天師他高何如人也欲子放之至於一下村日本川北京 所困即不然有臣如後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置小小哉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此縣展失事宜清非春秋既高智有日料敢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此縣展失事宜清非春秋既高智有的致堂目然他将可遺乎何慮之不精也且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 誠能回視物之智而為及身之祭若施之於人則能怒自點其情亦明 天沙昌司客質臣服帝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建立事功為中與天沙昌司居臣之交雜矣哉馬接當雲優之初一見世祖城南大度即於整望光武収其印級不保今然皆後自取方緒孔明柳北王聚 杯殼內才下巨杜季及則非其為天下輕薄子是已先號議中人矣所以致樂 明納松堂 清打三般 火息 勿祇 言兵事 世史類編卷之一二 依 宣非至願勿非其時不如自民自是諸将莫敢後言兵事者 | 本次二十七年北匈奴 で便指 国威求和親 姿感 日馬武上書日 匈奴 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逐事過外子誠能奉天下之半以威大致 臨窓北京之城不過數年記報日黃石公記日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合民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盗今人畜疾死早蝗赤地吐盡無物若命将 幣禮也,其以於五已弘宗置知顛沛平城之關為祖軍平城及縣熟一是平蘇其於方蓋已弘宗置知顛沛平城之關為祖軍平城西縣馬到鎮石存包桑閉王關以謝西城之實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贈贈馬到 夫一則用而西民之命幾乎光武之心皆忍為之哉故不爲不持黄石夫一則正於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藏馬二子必欲求是於一則空本人一一一一一大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方投文講藝之餘王之陳乎稱鹽鬼際失而應常 互其永終天禄享國長久也 西至一作即有送與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籍言者明建如所文室一府陽宗親所後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敢望許久取及嘉陵 後莫書回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業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 /說以自戒而固卻之也 年春以魯益東海輪與之際難矣福能為子佐魯王與為 ~漢元式紀 貪利 是初

下文治长天 世祖大 兴 王 省 父 天 太子太經 人制作神神 相禁犯丁 火下山 世傳以納 用天下町 一代聖 两天下位 子大生 「本国体識可博士張快正色日今陛下立太子為際氏乎為天下乎的為族氏 更相牽引死者以子數合种亦與其獨臨命黨自馬将重神人也〇以張 更相牽引死者以子數合种亦與其獨臨命黨自馬将重神人也〇以張 蘇維將與騙可謂緣〇八月造諸王就園初爲棲與呂神論諸王交通實 蘇維將與騙可謂緣〇八月造諸王就園初爲棲與呂神論諸王交通實 為 第六七十二代之編號十有二第二六十家無即軍何事污者九言同及北年百姓後東海腹菩群牧欺天子曾謂恭山不如林校去明紫山不何四室三十年車佛東巡釋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大孫天照蒙瞻發即以自於路藏之小亦可随美 公法元武紀 改修以大封於紅丁 明虎賁苑頭铰鍊遊 天下國家 **有完** 接統計學 節果的之大 七头独 **黑新州** 代白知 **空児電光** 発達期 経生期 に 如信問職 為自然大類是安市限世界公平應介市無好在每讀語書情數息日此聖主也, 世史類物 以事伍公 見火車 次决定與影相譯上疏諫曰此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 簡潔 貨端與關議一也克武柳祥寫編奉帝以亦伏符即位的是信用誠文名 "洪松等按索河推誠文言九世當對揮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後奏請一同赤劉之九批世幾地武高會命於宗泰如時細識,上處此文乃記陰光時靜臣節封 得不斯正是被河圖上國河圖會員有許諸與郡公哲陰光時靜臣節封 得不斯正是被河圖上國河圖會員有許諸與郡公哲學大矣及守會樹為政清而有麼百姓象之〇二月帝東巡封泰山揮崇 封禅上乃許馬以望親封王牒檢 · 两展運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伍倫為有雅太子院北禄第伍倫際近門每輪劝伐伊未監有言帝報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不浮風也且世祖享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不將風也且世祖享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不無明前辦辦職館此有情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惟其君於過深而以成康耶宜皆身致太平安消假而勿講故前世 監好者真善於許以成康耶宜皆與略不經見審有是戰乃天下國家之數舉悉舜尚湯文即文堂歷發封之事原本於柴嬌而失之者也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

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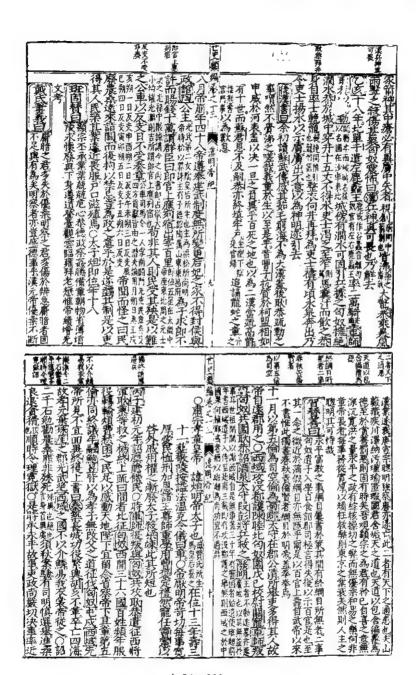
編学 世祖 以 学 門になるが 世見野語 型人所質 我正道為 先王以仁 阿爾州聖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住之福頭順養精神優将自軍帝曰我自祭此不為将訴訟經理夜分娘斗乃孫皇太子見帝勤劳不怠樂間陳曰陛下有出 · 一部拜不後考試令以及為議即 一述成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医誕之事益太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なって 一日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二帝毎日被朝日晏西島乃雅数引公外即一時初日洗武明上泉之在節作馬呼三代以後安滑有孟善之君即即即一日本山東西城市城市城市終市議則好被之應幸進布 班問題日於正中微大盗移國九縣殿即三精察死人展歷非神四分 樂其為成德里也大矣也以雅遊至用識言經光武一代全主乃為此以八於外置遠之徒希世取雅遊至用識言經光武一代全主乃為此 史臣曰帝以亦代符即位用截以疑當時凡有所擬議如起明堂監臺之田一有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之田一貴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之田一貴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之既即一貴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 明小は、生まれ 問亦者俗問妻三世 都 英年 謝可其連下告左祖 至 至 對 資訊有異有項有 太 五五 在明で京 先批批 ずず 題殷動歌 行船上下風 1 扎十行 中期以下、 等的人人候好子家原即后被太无教権就斥桓禪吃馬接信劇識行不過八九條好子家原即后被太无教権就斥桓禪吃馬接信劇識行為致堂回治以致隆下功既高而德亦原失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時數自以相激而不可被數其亦可以理推力收而莫之為也與親之治亂存亡之勢其背有以取之與抑料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與以相激而不可被數其亦可以理推力收而莫之為也與親之治亂存亡之勢其背有以取之與抑料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與親之形憂者に六變而其影與亡賴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即漢漢之所憂者に六變而其影與亡賴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即漢漢之所憂者に 老さいこ 軍至河北則特蓄除紫背攻首於等有限,上支上以上。 電質的過程世祖即位之失納目有特書三起兵則特書漢宗室與後衛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術稱聖人矣 事於是外名諸州而內脇其君食官既計而董卓習辯之後亦因以古典遊嚴而將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謀臣官而辭黨驅則天下猶可以無為前世之樂舊去矣及其丧也宦官之権威而黨劉之鉳起士大夫相為前世之樂舊去失及其丧也臣乃之権或而黨劉之 北起主人夫相以東北 使 日世祖珠立上縣韓彭之難中鉴七國之樂下掉王氏之禍於 卓茂為太傳封張您僕而當時多循吏死下寒定即起太學親臨規之 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委首有關於風俗運作者元年首以門多等上室至河北則特書係恭奇政旨玄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 **誠竟事封濯獨此二者不能不為感應之累至其加見嚴后母子親常** 二百年之一然者買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篇以私爱藤皇后太无信題 illi 以中央に美蓋未益馬 東都盛儒學微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犯美配天以重 小漢大武紀

更通	澳門 夏事先失世最近不為的所實 之特 全數 主體 之時 全數 二體 大規律人 大規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野をとこととなる。	是及來更高祖劇面漢光武劍東漢 大東百姓縣 心而帝信之儉養何 成則為帝中國新北東便義輔何 大東百姓縣 心而帝信之儉養何 成則為帝中國新北東便義輔何 大東百姓縣 心而帝信之儉養何 於其大 見高武因諸粹而最元臣光 於其大 見高武因諸粹而最元臣光
= th.	世別案金統以為一代之規模 関以人主下親傳書則令之事以所以两漢風聲氣間鬼疾戸為所以為一代之規模 所以两漢風聲氣間鬼疾戸落 動成人主下親傳書則令之事以 所之。

獨五之心 が 合成明れ た 陪確太計 世又類、納冬と丁三 失像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THE CH 行差事 人之時 司之二でスポモ人中か三 徳五事名蔡邕以為更當作度被事了相殺 東代帝朝於列與云之事之 宇當作人言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如天地之事者五更亲切归三老老人如天地之事者五更是其關反當展不完在之 的希於此可節附於以事別為三老祖勢為五更日漢面以三公元代之與帝於此可節附於以事別為三老祖勢為五更日漢面以三公元大計禮〇十月上去院建初行卷老禮,首之日光武末年常老明常靈 | 意語遺送之物務從自約以彰王草南獨行之志 利因左帝所作書勘禮回當為秋霜無為羊掘即果其以應天下彈封書 樂力以公鄉共議定南北郊紀冕車服制度及光或廟祭歌入竹縣數上的平公將於「王為財徒所強八子以為中與二十餘年四方無處直係禮 儀上食養與是後逐以為常 之帝秘其事至是獨隔終上流甚識的帝悲傷追思不欲厚怨以遠其 1○五月大傅島野侯衛馬卒○東海王福京縣太子唐卒幸初山陽王 一京平 元年正月帝奉公鄉以下朝于原陵南府孟津縣西 如元會 尽之下三 ► 漢明号紀 明字本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盧也能已退形而往安乎地下迎指而明章本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盧也能已退形而往安乎地下迎指而致建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改皆同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廟享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益美蓋裏何改皆同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廟享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益美蓋裏 本二年正月祭祀光武於明堂禮事於雷量望去物〇三月,臨辟維初 人之制而直輸其所清宣有既哉 人之制而直輸其所清宣有既哉 〇顯宗幸明皇帝 · 量私人之度未優平至干求三二件書沙門入中國使於宇多 於學官行徒多於耕農實質嚴係之今千有五百餘年其罪大 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照鍾灣意東均之徒市以察禁為言夫 庶之子莫不受經可以置子入學文善利理過枉必定故建武 十八按論法照臨四方目明〇帝尊師養老臨獲講塾數成臣 請我光武太子也筋路場除在位十八年朋新四 0十一代編 〇漢明重和魏玄帝全 世史 新 手 王 之 恋 高 入匈 比東文 松都へ 根 本 の 物 **元武留置** 門莊問語 帶面 拉 公 空を人」 医少氏大线 使智修官 於雲墨 以王南李通衛融息式合三十二人島像以椒房建物野崎の瀬舟是之。近郊形姚湖躺植取紀藏宮馬武劉隆へ十名好館下務時期創料又盖。各社茂窓恫鄉俊岑彭堅鐘馮異玉劉宋布任先奈遵李忠景州萬州五公新於南宮雲臺莊駒館府以新島春首次馬成長漢王梁曹復順優取繁だ日此總将宣梁玄東吳西圖響與初泉雲臺電監約臣乃圖蓋三十 · 為皇太子,府授之女也德茂後宮既正位宫閣於自隸離於讀書衛於新照問至是右援之女也德茂後宮既正位宫閣於自隸所等身等多安經子知為皇太子,明后衛母勢女寶人奉承除皇后縣是獨異人為為皇太子,明后衛子之為貴人奉承除皇后縣是獨異是為為皇太子,其中選入太子官時年十三 | 衣大練裙不加緣朝望諸姬主朝調望見后袍衣蛛機以為綺毅就視 及第子升堂上有為辯說補情報經問雖於前鄉共輸編集所并帶衛連之人團播門而觀聽者蓋懷護計器所紹門外水園強攻納明者門外人用表文之內書於相宗及即帝位舊專宗以師禮班與與共廣、在主之體東都人物於近坡特可與無例。在主之體東都人物於近坡特可與無例。在主之體東都人物於近坡特可與無例。在主之體東都人物於近坡特可與無例。在主之體東都人物於近坡特可與無例。 大抵亦且實著其緣情刻且雖者其但態也,則符臣之過別辯備共議則禮度之太寬而自起撞即則聲威之太疑,則符臣之過別辯備共議則禮度之太寬而自起撞即則聲威之太疑,則符臣之過不而無數提曳 第曹至於 新刈其下云 布薄於藝文博士倚府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含頹散物為園聽牧兒諸儒於白虎翻講論同異連月乃能肅宗報師祈利如石渠故氣自安 孝經軍句匈奴亦追于入學演奏手洋洋子。然於不平夫建初中大會 難於前王侯大臣子等功臣子孫其不受經而即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雲物祖割辟雅之上事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界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

不各联市政治 以力養 北北大武監 三公之前 七只類例木こつこ 名西西兰系乔宁可以不至而更常出 與美漢傳版漢波溪河市 名西西兰系乔宁可以至在度百姓男其宏原以至有德 馆唯語唯即稱輔修課於法使百姓男其宏原以至有德 注明每上賜以三公之服輔數是統然表於新與無細效數文行部去 注明每上賜以三公之服輔數是統然表於新與無細效數文行歌法 汉避誅責唯鎮離思獨政諫事教封遂部書臣下過失執放解之劉松天郎計解此未問人者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懷傑等為嚴切。 電源性法 松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即出松乃曰天丁務穩濟侯星皇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辦治城鄉地域鄉也常以事怒郎藥松以校撞之鄉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辦治城鄉地域鄉也常以事怒郎藥松以校撞之鄉 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記上號回首成湯灣草沙六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記上號回首成湯灣草沙大於前書陪者聖人猶自序其續董可坐旅房應屬而捲烈大夫之大節武書四次其方族也馬拔雖形於高密侯方諸冠孫遇耿豈遷出其即致堂回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層以濟王紫猶華敏居屯三十編各 敬長於原長即今七劉平記沒拜議郎平在全校改有因重民或情智就 能之遂應時謝雨、井雨の西太帝方起北宮未襲以種雅意〇重雅を落全 親獨不與馬 事自責有古非苦島至小俠但惠民不安軍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即時 性朴忠求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花社食槽攝布垂夜入臺歐見於問 賦或減年於後太守行部獄無擊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聞唯班詔書而 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詩而已觀其治乎經政稱職責條所謂道之以政武監府車之失行矯枉之志雖寇鄰之勘數服實之鴻烈於土不過大阿衞之職穿疑則陳生力作則說作蕭獎具指縹緞信亦終見題臨光帝讓悉貸載力至於鄉扶王運首武人風起或崇以連城之實或任以泰讓悉貸載力至於鄉扶王運首武人風起或崇以連城之實或任以泰讓悉貸載力至於鄉扶王運首武人風起或崇以連城之實或任以為國人之義也 解之以禮者手 **美山青紅** 有上舊鄉帝覧奏 即成覧城事從遂校議河内 中子七年皇太后隆氏朋二月起光烈皇后〇以東海村宋均為尚書冬城為高三甲子七年皇太后隆氏朋二月起光烈皇后〇以東海村宋均為尚書冬城為以至京子為繼先帝說者集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類多於司有今若有過稱處祭尚部時本差終久六年五雅山江縣出寶詩報臺奏沒詞語曰琳繼多解以及發 等可以下子有目以至親輔政勢至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號七上聽騎将軍印級教願期越上成五年二月聽騎将軍者罷騙部事長情線請前州等越續線也東平廣京。正而死途不往及松收點經經經院氣勢多學之惟聚不樂於辭廣子。主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 湖古 亦处哪以而七多為等切下記屬縣自天江准之有極數值比土之有豚木均素關縣門五無事也內屬縣無事百姓安華九江檀多度豹常莫致撒集酱謂而書令附漢是人間其內屬縣無事百姓安華九江檀多度豹常莫致撒集酱謂而書令,以不切為九丘紅江鄉太守五日一應裏表省很更閉督郵所等魯東官名單世史前,纸名之十二 ■ 漢明帝紀 影子有上 東州不惠 無光清本 P 退就潘國辭其態切至是上許之 太子及上陽王和因孫松以繼常請之祭曰太子衛皆無東外交之義德十月陸鄉侯孫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裴以通經知名 等耳後上間其言追答 熟也今為民室存在孩里们労動張捕非奏恤之本也其務退教會思進新地學、可少分有學士一言展明生之以以一才不過不 韶報日便主誦黃老之微言的浮圖之仁慈何姓何疑當有悔各其選聽 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争之時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 ·新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店無吏以為凡止放也然文更習為欺設而 忠善可一去機等除削課制工後無復虎患帝開以名故任以樞機切入 的民府果於門之孫健伊蒲家即荒語優婆察也唐切帝園四國 五多二五次在京市典政過不各之意也顯宗於是平有先前古夫 四世上走經又為外戚夢氏郭氏除氏馬氏語子。这學於南宫號四姓小侯似嶼鄉經會上所國九年帝崇尚儒學哲皇本子諸王侯及大臣子第功臣子孫莫不受 国無事の中 **所必錄** 門就能此名目佛因适使 が教入中 今親拜我本為展單干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常聞之召親為軍司馬縣明來合市上報其交通不復為簽許之資顏野司馬鄭教使此回数單干欲是月晦日食既認群司極意後以示百官辩保騰之元親ు與○回數遺使 沙門斯養門數今僧精光以來其實大核以產無為宗賣意思不殺少為石戶佛因造使之天然一節我節所獨彩起狀理則未其道得其實了 而王公貴人獨勢王去成先好之此佛表入 死精神不成随後受形生時所行善惡首者報應故所首俗練精神以 王亦且得罪于彼教矣 生工者情教元順帝行房中之衙男女混亂逐速城亡不惟得非丁先生者力日近世界亦有妻子原不出家以至胡元之像如楊連真你娶妻 學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楊美首非明教中之罪人哉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 丁南的ヨピ節頭子が展郷目所将書之明帝初政之得人見失丁南的ヨピリオははいるのは、 東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該而無放者也明而為人之子乃崇無正此者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非亦者無親浮着氏所言所為 《宏陽勝大之言以動該惠俗於是中國始行其術 圖其形象 以宋均為尚哲会而循良之績楊子內廷以都最為軍司馬 之語媒語問其 門為東河平王處來何等最終王三名為養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七時於東沙解列之後獨坐不樂膽望末懷實券我心誦及來較以增數息日本 徒月陽 為養養 子五歲已上能越拜在皆令帶之 原午十三年 到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話於從刑陽獨如自殺時節 恐請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停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脈力言 治題徹至東生連坐死徒者以干數而整街者尚數千人 ○受其名不已過去丁鴻議而不然聴友人鮑數之言而卒就其國此然此三人之中猶有優方馬劉斯禄而不反以逐其非使第受非服而然此三人之中猶有優方馬劉斯禄而不反以逐其非使第受非服而蘇封國三東漢丁鴻斯彪劉愷三人當獎文爵而以讓其前非有先君 歌善仔其國而已哉 為之所以為賢於劉丁也 除其禍慘然前首之樂非所以為後日之憂悉善予東平王之言也豈民臣漢諸侯王大抵皆騙供放恣實不以為樂故曹未幾何勢死國民日為卷之人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 主處衆何等最樂王三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即於大被穆累八成孝此王之本志也即於生故遠際以全忠累即於大被穆累八成孝此王之本志也 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遠國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 人上怒其更皆惶 者問事

以近天上超功帝以超為軍司馬賽節日恩等上十二日十二十二十二十八十八十八十二十餘級郡善一國是快逐納子為許遠白寶國因大喜具人為人名人為上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郡善一國是快逐納子為許遠白寶國因大喜具 纵房颁天 海方 即 左 大 北東玄至際西十六年耿東敦請擊匈奴帝從之遭東起告於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其政后官室不可以與每七孔子吃為文蓋翼孔子萬世代醫療之話也至網生修置。大子諸王說經至常之行前史皆曰幸礼花此固世俗智縣之話也至網生管道。王申十五年一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慶詣孔千宅親鄉議室命皇也史類 編卷之二三 【漢明·春紀 山心是 11 11 11 也更類編悉二二三 題至力 极固獨有功固使班超班即猿人使西域超行到都意都至至廣本部禮 者也乃會其更士三十六人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大攻扇管斬敬其備後忽更頭懈絕謂其管獨曰此必有北層使來明者睹未明况已 冷而 也水 得由才多所降有得由大學教多隱柔問為帝言之帝惟然感悟夜起時天早即大雨馬后亦以動教多隱柔問為帝言之帝惟然感悟夜起 超功帝以超為軍司馬後便行澳町其工廣德降於是諸國皆造子 劉多三 罪者可勝計事 而及得稱又况深窮其就以為微就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裂行之而及得稱又况深窮其就以為微就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裂行殺又延無暴不欲祈福到致堂員事濟看直其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武英得異教於 有孝武圖制西城能弊中國世祖鉴之開開謝武四邊有於 平庫二十餘年與據湖邊東东發即有攻沒都護之墨谷 でする献之の五月公卿自己、少市成德懷遠祥物組應並集朝堂奉觞上壽制和継年。皆在臣奉責西服王唐取解莊城徳城山作詩三華歌頌遠徳職を建西京経古以西職場於城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討根護大西縣縣水僧等全國東京経典 相愛王其智慶曼慎如此の盃州刺史宋黼宣示隱德嚴懷遠夷百敗山 天生神竹 不可及其 此城場所本意仁被曹樂士臣不敢不以實對時日叶子尼我哉此乃孤切時進世史類編奏七十三 類 漢明 帝紀 3 與此句好交便南車十次欲畔。密使人與交通也而演代北匈奴北句所重於縣亦無能能就則此為此中 ○初北句奴恐邊南軍于東如之族事并於亦無能能就則於為此中 ○初北句奴恐邊南軍于東如之府重和東華西城平東師後秦電西城都護及戊已校尉就能被母職官直擊獲所被不敢有辭其敬孫縣東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窮及乘有差○武聖權所被不敢有辭其敬孫縣東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窮及乘有差○武聖權所被不敢有辭其敬孫縣 巨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茶化質由有德朕處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先 北匈奴大入國中 太守應地鎮城北之支以 城在西 以表少欲移書傍郡求枝沉不



商企会行 北方家 之善 含給手派 光武承主奉之餘頗以嚴極為政後什因之成風郡國所舉數多粹織俗。 医每事務於寬厚繼濟 粗名成果成門以降今為尚書帝莊然於與文加其宗法之総政故此一第五倫丁上凱已即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死平必宜濟之以買夫為政衛張琴瑟,大統急者小統總陛下宜陸先王 不借刑不過與其不得已掌管無過往者断獄嚴明所以威懲姦居於 事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 倫承·三二 奏達查者 & 我之德垂式于後期其形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為至此一家就明德斯言於萬世母后之北縣也方之日后封王諸召當會的并派不能復開政美上乃止致数仍羅脫數中數性觀以為照樂的家之封建慈世之慘棲平若性勝調和原城消除然後行了之志吾但 氏五侯同日俱封萬霧四塞不聞廚兩一應三帶防恆勇氏不令在極機 木其根公傷天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人的道際其發價數倍而欲先營 / 位帝省部悲歌後重請之太后報日皆得信事之家福禄重監循再植 終上書制成德之政借喻之言是以匡扶治教忠皆琴于一門两漢外 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官臣母儀天下也崇儉素后兄及皆應美業難 **筑物成後政日首元帝龍服官成帝** 五 神力官士 李言不是 國思自陸損何意老志不從萬手之日長恨美夢等辭讓不許乃受節而 白成成八百年 經所異 梅縣以已即四年四月三子慶為皇太子。〇五月封馬原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可以以大学 東京大大 人禁屋 何如可以言言是在經同具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員是名儒了鴻樓望成封 世史斯編悉二三三 直去高出 縣年五代 市場終建言宣帝傳徵群假論定五經於石渠附方今天下少事專者得與財為輔陽以解語於清清高一六月皇太后馬広期〇十一月校書縣新不數當等解於是語者一一月校書與財務等罪盡不得已建的四年與醉位中以特進就第8世前號議議機不要攜樂聲名為心為忠不等雙奏 防火災河乃縣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花叔度 辛巴六年,知道過過於大守成都民物是蓝色字通例獲制禁民夜作以 風及五年五月以上三子補外官也以補外官毋乃要其未而失其本乎 事轉與宣稀水為後世則府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自虎觀 成其禁由草司之徒其著於分草斯的之學也。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 時有司請封諸莫帝以天下豊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附之司吾日夜傷 人黄王羡亦與馬 與複立方記

原野事所至獨也時懲恃官极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卵帝田園祭常市大 人主之語 手大問 近五日 間里東強以對紙屬聲想日本門直展右馬雪等前並能知此賣來備手 繁佈國家兼屬如孤雅府用其意大惶皇后為毀服深謝乃得鮮使以田 建之就。指解配當以酒也臣遇願陛下防其未的令憲永保福禄此臣及首閱蓋端供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於劉當後以貴戚完至后又屬第官直交通賓各第五倫上凱曰實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及元七馬服馬防有罪免官就國巡游行對諸馬旣得罪實民益責懲叛害問頭以惡逆氣死祸中內責入皆以憂死 李〇太子華之立也部代私相處皇后以是心學貴人數能之諸當遂作 在限令周新被奔放出之府的班為在限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更数在不知其為可或如之而不能對被如其不足長也則放縱而無所類矣是故知養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或也其不及長也則放縱而無所類矣不以其為可或如之而不能對被如其不足長也則放縱而無所類 文吏承望風言事以激切為事責嚴歸縣明曲也雖京師肅清後賢為 一大孩們事長被刺練學品或追倒軟士收納送及問部微數日買出入 人漢官者 聽其自至而後察黃可先執己見以問 審為官院進法風險府 太中朱順拜尚書僕財耶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魏強襲漢於 建進谷 澳洲蜀而太中朱順拜尚書僕財耶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刊記記記述 直播喬天捷給之對深思経侯納木訥之功帝皆納之○九月至完召前 中半三里仁心見童不編之言雜方符鄉是也一一時的要皆述而自責輕耕相讓其治色也有三異馬堪不入境化及倉歌整丁有一時的要皆述而自責輕耕相讓其治色也有三異馬堪不入境化及倉歌整丁有 東外門首有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勝習文法長於應到然察然小慧類無大能以為各族以三十石二千石賢則直察皆得其人未絕又上既曰天下福要在於尚書 寿求 清 大 忠 同 代 に 門 代 图以第二甲中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首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惟而吏事等 為理你在 不過期間 との種名をころ 班起去東 あれれず有三 李色數班 至之鄉 新士雄之持心近漢上直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問閱問於故然其要紹在於選 等三世公經傷於趙觀老不可以為職餘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原敬鍊雜城之等三世俗像於趙觀老不可以為職餘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原敬鍊雜城之 | 筑存在州郡有部下公鄉朝臣議大鴻臚帝彪上議首夫團以簡賢為孫 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色人許伯等等由累守令不能决恭為平理曲直 和受節度超即遭邑將爲孫俸子還京師幹問超曰邑前娶君欲收四城 三至而我惟之不恐見疑於當時多必去其事布知勘京乃切者因会論大學外國無內顧心相問之數曰身非自然而有三至之說所與帝恭同 故念追之内省不死何如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〇魯恭為中年令事 **包到于真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城之功不可成又除毀超權家妻荷愛子**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重司馬別追衛侯等治護送馬班使者 今何不緣部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本鄉日是何言之随也以邑毀趣 **堕光雅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結之任施何以容於其** 比何乃以實並呼耶被吏所云問里豪施乃禁以來傷日之得無持者 氏之次情因也若馬接班子之義方馬后保永之無德其子孫非實之 新之令惟陽也下車問員戚若馬等其子謂所先執己以張於美夫審 京風の所に大中大順手尚書僕打曜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日 限漢宣帝紀

以為不可以及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之一有無諸侯不言多家食為未應以更称之法未雕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大三有無諸侯不言多家食為 唐古·本不至是乃數日野者固不可测往日之真乃為親死也均見為縣更颇受可以 せく類価をてい 瀬色風心與之能核所蘇如蘇一辭去後與此死後時前即私提印徵皆候之生之而府機適至以其命以我可安城今線期所者養機而入喜動原式總養將所主義原事節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勝張聚表義名往應後改傳其不常亦宜含客又何罪為書奏詔勿問拜傳蘭卷今史歐〇 藏留世事下有司備以書自訟曰及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虚加經之 [一向明孔毛、我治之養後之幹何也日其靜也非緣其喜也非物不辭養因雖此無財務情致之為秦州都在其職的我致名于衛月更常存問院對功死却元年語告慮江太守東西相曰議即尚均消修安養恭後節能對我和元年語告慮江太守東西相曰議即尚均消修安養恭後節此賦多其其及及其言以為在東的任為尚書拜議即免縣帝下部提出職等其限及其言以為在東的任為尚書拜議即免縣帝下部提出 也至加孝武皇帝政之差或殿在漢史是為直記書傳書非虚談也 上石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品宜自者鹽及後脩武帝均 之家不得與百姓争利均輸之法與實販無其論判疑官則下民節怨訴 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議則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遺物課不聽乃脫身為備威餘得輕吊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後得為更 頭頭直看丸 同の比り動類 対記書を美 松第一倫書 何心此 何順明之職其公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為〇帝東巡行過在城寺動均舍賜尚書 行其制 白衣尚去禄以終其乳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州陽無差 安静之吏怕協無華至納不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万吏民 有私子。對目背人有與善千里馬者吾雖不學命三人有所選舉心不能 會九氏男子六十三人常謂孔僧曰今日之會學於哪宗有光禁乎。對曰 為德以重為成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五部書數下而更不加治民或失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始近之矣夫以苛為祭以刻為明以輕 之門二年部戒俗吏騎飾者部日夫俗史衛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 三帝耕於定處准奪殿祠孔子及七十二第子於殿里作六代之樂大 敬酒書奏致惡如界以之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語何以過此胡 親而厭苦之何其趣切除至若此也圖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仁喬之域容敬人雅與哉莲平章帝之為君也認三公以俗更矯師外生時惶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與一世共藥於東上一夫書人君子安静不擾悃愊無華其政問と若不足以快意而 「一一切名不知有親也喜於仕者為報息於仕者忘親二子科失業官頭」三年義之奉掾而真欲符禄張為親者原也以此之紀禮而行欲赴季世之賢也奉惠得而則諸郡均自食力以感悟其死其亦是較之傷吗 《漢重行犯

出此一人 而至 塔 佐 徒 传 **国際** 第二年 山安置不 太可愛筆不得下首竟作大章競一夢足矣乃召褒授以叔孫通阅儀十二篇日 花類編系之一三 曾れ歌か 以來安為司空部侍中曹優定達着博士魯國轉長上流以為宜定文制機擬幾難非給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胡致堂司曹褒之志盖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成情然欲正之而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将失順不言可知矣及於我我後沒情展及於實際一代大典及於教托儀沒情展及於實際一代大典是與次天子公於族人是百五十篇依坐情無雅以五經藏記之文是後 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O曹是奏所提制 好樣何敬獨悪之謂不由來安日去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縁政而生今县 丁亥董和元年六月改元情故之為是片處有嘉端必詔改元日華和太 竟夕不眠者是者其可謂無私手 進庆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夫以獨見總數月問透成百五十篇且又 君子修不借上俊不過下豈有喜臨千里而與图牧等庸事於為會般 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何惜哉 能以藏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外然不純平古之正禮矣。一 歸諸寬厚将徵者切之其使其以予者人以弦章為佩盖由此矣然而 後運動目第五倫峭數為方班發院於非天愷佛之七省其奏議惇惇 然後為私手 程丁三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馬是即私其何符安緩與否 回按網目於去年再書記得中曹後定漢禮今年八月幸事奏奏 常得 得 得 長 等 長 等 之節行長者 智治東洋 聖帝可以 亦電 仁學之七 郷幹別し 七五数節 乔姓 ○ 13年日 禮厄服帝道尔此長慰懦館献歌我卒虎俠氣調時豫電平江回餐日庸宗濟濟天性愷佛於穆后德涼惟淵體左右葵交斟酌祥海族从亓兴漏神之書中可聞常归之之宗城。 有意禮樂尋鄉重學具失一樂教堂》帝廟等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饷錢書沼性清 語表之十三 京然所不臣所以其其車車攝幹弱枝者也西平王家等宜割情殿循次 成王一年的古果意上既曰陛下隆龍諸土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早 家之用皆有姓之力明君助教置有品制忠臣不恭振有度常不能用 日比年水旱人私名竭此實措膳節用之時而是行立度損耗國資夫 舊於親愛故諸王入朝特加恩龍當馬工度於谷為虚例敞奏記宋由 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彩宣賞意而沒其印級以死此其失反有其於空人而際太子外則實養奪公主田國而不能加罪襲林楊光恃勢會稱人而際太子外則實養奪公主田國而不能加罪襲林楊光恃勢會稱也或過平电而時自出其別為又恒過至嚴內則以皇后之議被四貴也或過年不謂明帝察察董帝長者前亦豈直義者裁其天資亦 論難定故但納了不後令有司平奏此立章立之制誠范以所謂禮去也禮變而曰制度以其雜於識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口而以衆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至書曰堡之撰以非漢之禮 唐德以剛為王若於剛上少久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龍其心往往失 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於大章帝是也 **八議直沿紀**

政能等而食。 何知既明 四人面と 大村軍 せい道 走民首也 所生 実際にあ 所所法 功 最 月洛園島為大村軍國兄弟駱緞何献上封事回愛而不於於至高英術勢打蘇田縣工師今年隱門斯唐帝數等摄解外要其紀鄉威德而還〇九數打蘇田縣工縣外在護衛開西唐帝數等摄解外要其紀鄉威德而還〇九東出寨三千餘里及蘇默川推開海城市場上命中護軍班因刻石勢功良寬島城東將精騎萬餘項北單千戰千點是上海城外山南大破之島 〇孝和皇帝 讀劉童帝第四子也母換黃人為實旨所歡以蘇來養於也為文中書即發于重華以上正義人聽其學者為原因不可勝執之中書即發于重華以上正義人聽其學者為原之所成於其後於祖侯大部之中書即發于重華以上正義人聽其學者為原之所成於其侯所以為其後的自求學也何以以贖罪順此四太后從之資憲以由會之資行 拉因語前後十上聚皆危懼安院正色自若侍御史智恭上號日前民者 数召見對為權暢分官省之權遣各利殺之何敞案之具得事寬太后怒 族全身四人而已書回鉴于有放可不慎哉心都鄉侯物來中國愛太后 也青馬野王稱為自臣近陸行知及已復槽終受多福漢與外於二十保育戒恩目傳日生一四智者縣生而首者像生富甘品能不驕傲者未之有 大子衛即位群。宣文后臨朝置為克義縣等。皆在親東之地質腳以一帝何是為裝者打 鐵五奏之以每適所以至是也伏見大将軍處兄弟專朝奢侈借偏誅我 去聚數千里而欲非正定孔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群僚百姓成日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從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 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民之命不恤其言子太后不聽口六 以何奴不犯遊塞而無故劳師遠征非社稷之計普過經校衣安任限免 五來元元年實常成就表将北擊向效以脂非公你結朝至上書家作 整慎陸按論法不剛不察曰和○是時官官始封部聚外成置 帝為己子走初七年。玄為皇太子在位十七年而崩野二十七 梁與达為消長漢家之禍目此始矣 詩學章帝第四子也世染黃人為電台所請以蘇卒養 **本皇太后植文母之號陛下** ij 上議長正色 流涕哈中 **第之本** 了这类的点。[1] · [1] 法对公司 [1] 法规则公司 [1] · [1] **基还收** 未熟的數 安門に 司金数宝 清水 孝文之品 多出其門脈飲吏民共為將道蒙安在應秦貶四十餘人實民大恨但安衛射鄉恢劉民之大功威名益盛沙郡黃維尚為瓜牙鄉有鄉刺史中秦福職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豫出師所未會至也○竇憲務尚書 道肠厥飲樂尤於是朝臣魔情無敢違者表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檀楂每門茶行尚未有以客之縣候上疏劾憲書養不省城乞骸骨疑惡風州郡 何私門上感指下惟此人道悸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未然之 [長少]衛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掛萬底端機正色曰大上交不論下交 到之〇十月帝如長安漢意來食者來食的養不起帝部醫養連軍為於例皆难見及與公鄉,國家華本管不皆鳴轉也也流滅天子大臣皆時 憲後華泰論為城 旦祖或此 不濟禮無人臣稱馬成之制議者皆無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 陳展亦知敬重敬無所嫌悟馬 **窗得保其福佑時濟南王康為您夏乃台出敬為濟南大傅康有失敬** 度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號日今天下速近僅怖承有野王 益先人也殿後官官廢支外威暴執相繼進與而漢祚以亡恆推之關於先入而禍愈經失運状能業乃假手官豎誅之是猶慕盜救焚火未息兩支壓等國用物石黨無結辦功烈和帝慶幸而倚為柱石殊不知功愈深速炙牽和糾沖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于禽芝牽權是以生爭內別九十日,取與之次至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謀不貸于薄職其應臺鄉九十日,取與之次宜予厚其賜予而不當委任權九先王所以戒礙[於]為來世之監矣 良可提哉 使窓無所忌懶郭聽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親身之耳幸而克捷後可順死今乃大行封務實龍旅然前日所犯不後追理百致全日代謹統宗族安全乃信憲這個代表状態之初計持以免死再致全員實施刺教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販加州詠即外

d.

支配在長門 段為成立 孝府送外 12官用耕 不**建**不可以 以官者鄭聚為大是秋后并帶無洪室之都非於此矣而軍動班官節聚 南世東之無不說編馬 曹華英昭進而成之者妻名昭所衛常大京者也の後非因漢書越北海」の以外七十二 一個後和母紀 不良爲〇班固以實民有多枚捕死私中固受者達舊尚未就諮問女弟」是之師請自行逐所在連留至扶風而嘗就國兄交通者皆坐死太守獨 切賣磨納要郡國皆有禮屋衛門郡當遭吏戸曹季部諫日智将軍不脩生中常侍主漢之所語有之目前門居虎後戸進狼此之前致 **遂與聚定議訴圖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賴忠影附外補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其不附憲獨中常侍斯教謹城有心發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其不附憲獨中常侍斯教謹城有心發** 宜因大變改政医失以塞天意〇大將軍需為伏誅時間長父子兄弟克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種不權則宰牧從傳 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七鮮不以此敢者是故君子敗之張則又發急皆前日事因乃為實際實家以至發引可謂短於識敗之張則又發急皆前日事因乃為實際實家以至發引可謂短於識別致堂三班因史實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兒古人行其得失減敗 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至此論可信我除成名也因該司馬速是非劍器於聖人然其論議常 可真謀而都黎依住人主稀除茲逆以有大功於是問意官用權之蘇濟官關等安足以逐經孝昭之然矣所可限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為官關等安足以逐經用秘臣器求故事對兵收捕其有責益別逐漸 排死節否正直而不飲後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取中節甚矣 胡牧堂日 買氏根據己生逆游人主誠有意於之水易举手和帝年緩 一年秋以陳龍為廷,前自美心是後青嘉仁恕也 罗受少帝由是賢艺常典之議論政事室官用權首此始美 到劉斯以不樂 惠度 劉義氏 華 島 可 一座天自此 多十寸使 不可以 防之气性炎 化岩尾巨脂酚二八丁王,世子公司上版公社人,是是是一种的人气性炎 有難數學而善无該特別來对正因上嘅回說經悉傳免不過,然為一個人們可以經過一個人們的人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臣上無匹奏民實式后專號不宜合來先帝帝手詔曰實氏雖不道法度而太后常 「新天頭鄭麻瀬城如馬飛而食肉萬里侯村也目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衛大百頭鄭下湖東城以東封侯及惟久專者明問乎有相者謂曰主張於是人族苦書與栗頭印起起自書生提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ప離縣為沒是火羨苦書與栗頭即超起自書生提筆有對係為軍力之志立離書以及天縣接著外后之能以不如光流后之東門下四年皇后陰氏展死深后加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下四年皇后除死死罪后加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下四年皇后除死死罪后加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下四年皇后被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下四年皇 通班十餘原有司奏請總其國國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蒙為國子回次以十年以爲僧為郎初后果侯劉般差子憶當嗣稱父遣意讓其弟圖 定速侯至是以人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艺 數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析愈章也 化也語徵情為郎應第實際看果侯爵 有有司不原無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合弘之編悉之十二一員與與和古記 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衙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至 虧其勿復識乃追尊毋於皆入為皇太后對梁嫁三子為侯梁氏自此成 自城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思不必離義不亦 來氏出者會員人姊上書目訟乃知貴人枉殺之状帝感働良久三公請 丁直九年國八月。皇太后實於照初樂黃人既死官自事秘莫有知帝為 封野諸舅於禮無失矣 然和帝實孫出來氏不可不後也被追尊沒貴人為皇太后追服發起邊光武之失於試點且日禮臣子無疑尊上之文原義两得可謂賢矣 朝教堂目 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及太后前乃抑却三公之奏不

特頭收換 お湯はほ 東京古人内猛外感人皆幌服至夏本·百官流涕三祠以祭太后下韶以與子右為 具置近山有 水清無大 西太官守 即佐太后鄧氏路朝の雕像令王潔卒濟局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教伏し門元興元年十二月帝朝職疾有少子隆生始百餘日班立以為太子 展る中華○十月立責人敬氏為皇后初於禹書請人曰吾將百萬之我母亦即此言了南湖回班國玩意兩對優勝下姓氏兄爷之死雖所應之幸不如知言了南湖回班國玩意兩對優勝軍級而乃大後於熊中班却立功而已尚私調所親曰我以班若當有奇策令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過和而已尚私調所親曰我以班若當有奇策令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過和 が第一五年記太官勿受家國珍羞望一城至是店苑上書肆止對太官然所十五年記太官勿受家國珍羞望一城至是北部城路枝十里一置五中即将○封前我為斯鄉疾臣者封侯玄寶倒置漢 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野對氏后輕及請護讓故兄隨終帝世不過 為責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善為及為皇后郡國貢献表令禁絕殿 未會支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訓有女曰級性孝友好書傳選入 再仲文三自和帝以後漢就數絕皆是請係王入繼又不得明君所以動無大過僧手終謀不遠禮好難除而開監用承送為東漢基禍之主 胡致堂目 勿受珍養盖亦憑儉之君也乃能養發英斷收攬權網而又等傭納課 歌意水清無大魚祭政不得下和宣舊代號大對簡品第小過總大網 伍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級靖万之章而官乃過之矣 聖書院就為廷慰書早經除祖稅意港便循行與其書部太官聖書的太官和亦在位網目常實意外非封找則天經治事而已然其間 年順壽一萬接難,短折不成目傷 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人而孫尊信備術交換兄拓優奉和幼地即信年十百四而能辨鄉實整自是大柄在手底 謹屬和帝少丁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衛氏空之在位 八以張馬為太傳徐防為太尉 1 ないまない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一大のでは、 では土電子明か徐敢が相容護官是親屬北非無所假宜〇十二月記来随免 記念我可民國名亦正以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為愈也一部司記念我可民國名亦正以賢德自居故權教其亦為甚不者之于則部司 太后猶臨凱頗故太后無朝總,且書舊以議之兩對如如氏猶不之分况人一八月帝期太后迎寶河孝主,安章等數子稱為孝和皇帝關即是帝位见行者是一次經歷,〇次經歷,高國縣經歷人同一司,隋南陽新野人訓明神學是一次經歷,〇次經歷,高國縣經歷人同二司,隋南陽新野人訓 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是东西乃韶禹舍宫中五日 獨督局言何樂準照一言及此而為是不急之論哉 對於國際學院一言及此而為是不急之前裁 斯惟仲長成以此致祖獨危如累明此正臣于所宜痛心而力救者也斯惟仲長成以此致祖獨危如累明此此臣于所宜痛心而力救者也斯惟仲長成以此致祖為此數條法之後與及帝好書寫學是學校儒術納其言認公鄉中二千石各舉題士太儒務 上傳士倚席不該信者發語好展 寒寒之思原 犯 智該該言也 化自星射流及餐煮是以識者每種盛時咸言水平令學者益少遠方尤論難行行物禁共水政化期門別林介胃之士、觀測珍路職等悉園養經 選博士尚書那樂年以儒風張表上號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細奏文十二 漢等帝記 サロ 在執法為她不敢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烟處不少看客奏發多子 心而垂情古典将意經藝養正坐自議諸儒並聽了多徵名儒母讓會則 果西訴戰不達塔處然猶投支議整官馬論道孝明庶政萬幾無不簡 於是逃立以主漢称豈不善哉而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衛 的致官三定廣華帝長示也正位撰宫聚不以菲年為益長将天無聞 的致官三之天下之主當與太臣共議選舉賢明非一家之私也清河 年二十有八循不歸政自是母氏常陰閣产得志接手拉照前漢家被 太守日每覧前代外戚有名屬亂奉公為民患言各 一組用金 有赤蛇

三公東 使知為不受 人名意丁楊伯起接随聞而群之累遷前州東史東北大守富之郡道經昌巴故 微都随九 大行置 世民類編夫三十三 院師れる THE PERSON 一公雅思 一公之形 以為有三公之象取以進四先生自此外美○韓音善魚似微黃身無次一都禮命故十年家人謂之恥養而養志愈萬教授生徒堂下得三端都時氣不有口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遇之不亦原乎。檢應常容告報而也惡性公應子孫常號食必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謂於今楊震 外死免不亦完我家門頭無小水物理除湯回三公職也置知是時成園 外死免不亦完我家門頭無力意場第三公司予為三公者聯思其最前 湯表元二二二月八禄安帝紅 戊申二年夏至五月太后親録囚徒浴陽有囚買不殺人而彼者自經藏 後伸長經昌言鄉長後姓口光武皇帝温數世之失權您禮臣之籍命獨後伸長經昌言鄉長後姓日光武皇帝禮歌排後之公三公以父異免官防始等前人打其千太尉徐附以炎無惡賊雨水策免罪王指他是其一日也而演漢常是鄉北之中點之所以炎而發於之公五月以智然為司徒奏明也心 演漢蘭日爾裡己等安達特納忠帝王〇五月以智然為司徒奏明是八利求初元年四月封衛院及第世弘問皆為列侯獨解不受地幕叛變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想白天知地知我知予知何謂無知者密 進界土腹鄉等的最極震狼貧好學通達情覧語偶為之語日問西孔令批罪行未還寫樹雨大降〇十一月徵猶隣為大将軍備在位頗能推 困避見侵更不敢言将去母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開次具得在實即收 於中世權移外戚龍被近習水早為災戚官所致及以策讓三公該青五 在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己至 永陵按證法實容和平日安〇即位之後都太后臨朝十六年 於職等獨帝無嗣鄧太后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而崩發 顯與后雖就誅點無救于危矣 母交通好路潜縣太子保卒使楊雲縣死召十九人之變而問 而始得親政逐點都氏而用間氏之族內配益盛中當侍及乳 一而崩壅 - 「不可有」は言か大尉張禹曰若大将軍之策不可者三定帝開拓土字劳而後定、大将軍軍不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鄉省以為朱虞翻及時間等 無成四年 語以涼洲牧守子弟為斯登門前省至以此。 朝献長胡為 **兵不断**化 名古以為 雅莫似地 "若景之翻曰此版大羊相聚以求温的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者不如性"之秋也始到謁河門太守馬稜稜曰君佛者當試謀廟堂乃在鄭勒甚為一幅也不選與楊蘇留無以另不昌非堅利之醫不自治也 職也不遇樂根籍節無以別利器賴雅之黑不飾治也當此乃吾之功少前讓感度請以謝為蘇納長故舊皆之殷嗣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 為持屬拜牧中長里子第為樣以安撫之〇以廣謝為朝敬河内長討縣後漢有三也馬養其音節集四府歌鄉財毀皆從訓讓於是群西州泰傑也卒飲起誤因天下之機散驅氏悉以為前鋒則西谷以西國後擔京非 境群盗平之事歌賊軍李等數千人攻較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隆 也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 版然為隱而起豈獨燭理未自其英禄要之女主擅朝彼貴版也彼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茍之全有不欺诸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失弘德推賢進能之全有不欺诸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失弘德推賢進旗 到致宣司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憲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 有係慶其惟關西之楊手 連宰相子曰東孫曰賜曾孫曰彪皆世守家庭為世所貴稽喜之家, 「南湖曰旗神致死此誠匪躬之臣夫其以清白傳後果累業載德 」有湖曰伯起作招史稱其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逐 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 也而 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其以

基股 北科 法所貨 問題原為而君增之共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慮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翻翻,後進道兼行百餘至吏士各作兩電日增信之竟不敢過或問曰孫爛城 不致 *前六日南必謂郡红米山東多行連必惟追我孫順見治與弱苦今六禮勢有不」四扇東多至共少徐行則易為所及 越及速 進則彼所不測廣見至萬日 求壮士自孫吏以下各奉所知其及封者為上傷 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翻為聖會悉首其罪財政也受使入城中誘令 刼 作句至行 帝总课度 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内外競馬俊度初朝川村根以帝年已長太后久不 如何此不 之士都下有近 歌曲 自芸 至此為年二十八節親政軍北奉太后專政十六年自行政三年而已故后立馬及長多不應新不可太后蹇敏火不遭政盡年十三篇而即王尺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暫氏期帝始親政事命少蒙遭明年十歲 中不拜此子之也次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情包分出之不得已 御氏五侯皆聚為展人以間皇后兄弟立為鄉校典禁兵於是內龍始係 那逐安照開通水運放把事三年家給人足 任尚野鄉同夜天運以太 三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電應等為切直請優游買客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〇以薛包為侍 一部忠臣重奏館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部引谷克躬諮訪群吏必承 位之处

市王被小 **並**八子道 不秋所以 美加酒 不能を 度にす 大馬木ン 河曹明城事引進郡人陳南黄家等原不魚都逐和東屬世首眼父為牛為臣顧明主放天元之真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高裝着暴不,於臣顧明主放天元之真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高裝着暴不,於臣顧明主放天元之真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高裝着暴不,於臣顧明主放衛上野晚期數數五台使使賜新和明安歐刀之誅請常東上同則起易王入朝路炎衛上縣天子車萬 不能去請憲三十妻之師表為嚴也既而前至表限所問日子國有顏子 追納犯贓罪吏議欲增麵二世劉惶以為春秋之義著善及子孫惡惠止 産販後服給市間之後持侍中の不拜部が禮如毛我〇以取官は清監正人かり **取微得奉起躬前後當重過報安吉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宣速出阿母** 玩日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職為務了今九德木事**要倖**先展王聖 聖稀別聖女伯宗有動內外競為後尼出入宮报傳通姦格司徒楊家上 於華騎打宋楊四子及官者江京本國皆為列侯府中常侍鄉豊等及王 五百年明漢武帝华臣託副車之來夢聽視之便江都恭年名非 令若外告斷絕伯帶草便往來帝不聽心以劉愷為太尉時居延都尉 文名目古之帝王所以萬化美後郡民為書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をこことの東京の前紀 元年遣官者及乳母王聖女伯荣請耳陵尚書 類子何如即 李龙 **頂**法 注 完 完 完 完 子 乎心 存 東州軍人見局李問兄於東日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降其兄賢唯傳 707 報為經歷數雖清而易犯暗經权度任任若干 項股險之不清清經之不方還或以問恭不日奉高孫則之器養諸洗儘 照過 無等頭仇監照教作於監察作於監察時心矣太原,所轉到秦辞本少姓政國先過表限不省而退進往後當家日 而測矣陳都及局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等於可翻各之前復存乎 日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便視其人則膽之一在前忽歌在後固難得 海不可量也圖初舉孝無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什憲曹到京師即還年四 来、ここと、減安、方、犯 とります。東京は一年大也及楊龍山乃曰、校慶學不其德雖預子可至矣然則似史臣曰、完史稱黃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疾乎是尚未的許孔氏何 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治展乎以為電情然線順其處順淵乎哪鄉不其似道沒深莫臻其分清濁未以為電情然線順其處順淵乎哪鄉不其似道沒深莫臻其分清濁未以為電情然線順其處順淵乎哪鄉不其似道沒深莫臻其分清濁未以為電一衛本也為有情地灣區之光不可層而洗沒與師(人名獎師) 網目書曰汝南黃意辛大意布衣也而卒書之後德之意至矣 度有德而但未奉子故朱子曰畢竟是資票好是亦惟以其德也於是 **不從司空劉**

無出此大方 が情報立列 發光所便 出西クス 程等背高列侯是高十九侯被蹑捉衽 縣旺國讀雜語報話故告被托成 陳王保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閒顯下 救誅恐太后於雅宫縣之記封孫 時中宮北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衰 10十月北鄉侯影禰顯白太后終 時中宮北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衰 10十月北鄉侯影禰顯白太后終 下北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了北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了上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了上班和神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下北鄉神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下北鄉神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下北鄉神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下北鄉神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之以廢黜不得此。 「東京神殿」 有小人而不知君子惟恐屬發之客發秀也表出 僚求歷報於要結劃楊等十餘人証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殿等鶴時先追九月廢太子保為齊陰王禄雌漢國名於帝納江京幾里之證葵太子太 **直日固宜如明韶風怫然廷話皓日属通諫何言而今後育之大臣立朝** 関而辟之震益見怨〇十二月·聘秦士周學馬良不至陳忠著 區處國事由得帳轉若此乎廢獨守關連日不肯公 五四年三月帝前于震湖鎮年三十一。還官祭费太后脚 西氏三次三分で真内奏一乳場而不能動宜去火夫至是極言逐取西氏三安帝三公典は屠されるの人 為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住帝以黑幣聘之處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 安帝三公無出震之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曹遣則去震 , 與三月還未入宫禁堂令耿劉養震怨望即遣便者 **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也** 公野建王 **及時而動動** 封王李龙 及整故太尉楊 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状立所廢而權歸聞共國無人馬為人子孫胡致重司我母為橫勝太子縣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讓树立嬰孩逐便胡致重日安帝秦曆不起始則關后如息後太子之毋而不能保繼而無平息也便云守城亦惟來之東夫勝皆馳縣隨絕 至是耶朝守神器突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子不知憂懼而朝守神器突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子不知憂懼而 侵運會已至安雖稱事事都而權納歐民至乃指微陪服克会政道 內張 移民逃免委定後更滿九地徒地順往各台衛門至關移民逃免差原轉臺部權函從東武推各台衛,有房惟威不遠遠始失根統縣成家敗退役計金校 為即贈錢百萬以禮改起去養官官敗而後於陳寶惠以有以書湯禮寶也故無 还後計金授官來

後而

三台 锁年

巨旗 失地主 師傅之礼 天下机计 世少類編卷之十四 Partie of the 明如帝 ままた地場の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部将初商陽樊英少有學行名丁卯二年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嚴皇后是在右出之家陽縣を納到差 然伏見讓即左雄有王臣寒寒之節宜權在联舌之官必有医弼之益由為容容多後福擎五之性善悪不根掩職義篇授不掩喻瑜不掩實則也納緣卷之十四 項 陰順符紀 百方今公鄉以下類多拱點以樹思為實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 防刑罰者民之後會今州日任郡郡日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臣所發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微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帝侵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傳之禮族恐間豫天英初被詔命無 校尉虞謝禪物權皆百官佩目三公勃謝謝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限 存張防量幾不報謝不勝順乃自繁廷尉帝赦出之數日遷僕射謝上玩死不當雙順於至期于以父言開之君過用伯王而是于被 又按中常 時行死請其子田其言差化工聚不能連續子服不前不能退又按中常 至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皆之身。管員皆是 是拜雄尚書 祭城罪非一三公私為臣所奏遂加誣陷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衛 两寅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宫〇皇太后間氏明于離宫〇司隸 是內隱於臺山正南陽亦會陽縣其之陽前後禮請後召皆不赴是底 以為必不降忘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許謀 賢人君子不能被選杯之表美 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益馬然屬臣弄權探氏用事 按諡法慈和編服曰順〇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米黃環 囟 韓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而前壽三十二 靈明 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問匡於之術進退無所據 〇東相 皆是靈辨全 被将懷王 清修之 不務名 世又類編本之一四 先生弘此 大体国外 與技術的 也語曰過晚者易缺缴数者易污過為私數數七太白易為難計益名之 既至豫陳還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理將至李固以書法请以定士楊屋書理為議郎時又後騰遠於四川楊厚江於離職黃寶度 之曰君子謂伯 **職者及從師請箱不遠千里定覧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客入公府定職為不發所落也一〇李固等十部之子也以好學常改易姓名校集聽** 郎稍邊尚書僕射瓊首随父看在臺問習見故事及後后職達練官曹事 言處士無盗虚整願先生弘此遠議令殺人數服,一雪此言**問**題至拜議 所守亦無所缺然毀誇布流者皇非觀聽望深登名大盛平是故俗論皆 下其實難副近勢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壩席循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 該朝堂莫能抗奪數上既言事上斯采用之極楊厚因新其贈清黃便力 首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飢子也 黃瓊之政事貞問桓馬楊摩以儒學進崔瓊馬融以文章劉吳林職章「西湖曰英能本風俊义咸事若李固周數之淵謨弘源左雄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貴望也疑新觀鄉發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貴望也疑新觀鄉羧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貴望也疑新觀鄉羧 之所致情帝之不能盡也 种需弈巴放民之良於嚴於震翻將帥之宏規王襲張皓虚心以推士 展雖不足以專主在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發優安養 伊遊其 若乃孝弟者於家行該您于鄉利不苟取任不荷進潔已安分優将卒 富畫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發其實不務其名也以一有道德是以專主智能是以底民被禍懷王深藏不可則王者是公司方之是,其本進具公子無道則語思則是一次方於也是古 張綱杜喬直道以斜邊的斯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特微英 南湖田市已平夫所部大儒者莫大於孔子孔子危行言孫以廣衛南湖田東謂李固究竟續藉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編也止於完皆 古之君不 · 夷監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不之間聖賢居男之所珍 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故 至議立

所述所 在 所 工 所 工 河以北州海 光が大打る 任用幣 標等に 是類然形心十四 一庆之道 在上班日軍民之道必在用暫用暫之道必存考點者宣帝以為更數變面之力考慮限年課試法事法等也以其議稱更要非利意與方言會全面之力考慮限年課試法事法等也是對之立以為每人常持所制御從等期之內澤小受得免於罪帶由是賢之主以為每人常持所制御從等有品帶從之林懷皇后第六深為實施住其人猶非德遵宣祭以為商為教會明顯實業讓日時神任第不必當賢能住其人猶非德遵宣祭以為原教察有必定領別一十四陽易元年正月立貴人深氏為皇后帶做立台而贵人為閱書官以 王豈弱無禮者形王斯而更服影就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陸四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飛影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令相謂 東有禮能權為河間相景到國國王王不正服軍器殿上侍郎管縣景時軍未六年二月以次景為河間相阿置王政傲狼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池 更惠和有難效者可就情扶勿移徒班氣論乃得辞事官帝威其言後申不無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詩難恥其康長人臣愚以為守相長 於藝文博士不復講言朋徒相視意散學含種散動為圖疏或牧兒養藝 新刈其下将作大匠獎圖土本之工匠種輔上號請更係籍該進後學帝 秦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目係〇九月起太學初安帝 見受韶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曹無訓導之義因捕諸政人 易則下不安業人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戰以重書勉勵增秩 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影響世良吏於茲為為 裁雖然固以忠節扶漢輕而後以前猶能力行孔氏殺身成仁之訓者固旣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悉之道失矣此豈知孔子之所謂儒清河王既前後書數萬意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深冀弒武諸惡滔天 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新台 人工作服制而受其敬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行老則不失其敬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行老則在位者數提則不得人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第下人名所官作了作者可多 茂順新紀 Z **英庭各得 彩本版**年 南州等等差無治淑年未四十臺郎話之對曰語書曰有如類淵子部不拘年藏是中村之事者後主東附所縣大府自可不拘年藏帝從之父之震峻地解構所舉年之時四十等察教諸生試家法文史課題委乃得應選若有茂才華千女秀沙子阿安神工 かな 地域家世 橋代一月 宣陳問宣師 台灣 題民意 子田ろ 深以地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世陳真敢輕聚定于木嘉於選清平多得其人都守十餘人皆坐謀聚免點唯故南陳書類川李順下江陳球等三十 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預淵開一知十孝無問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感禮稱強任而世 清首令孝廉年不滿四十 麻木 八十四 袋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補公直精明能審裏真偽决志行之 正月立秋飲後考事七官大獨法令有所変更王者之法孽循江河當便 助聖化三直務節約四直簡出宫女五卷短直為備禦六宜令中外官司 祭曹三年正月後郎顕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顏上章曰三 易避而難犯役上書薦黃瓊本固又言朝廷因水旱劳心廣為樓析臣 徐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芳能繕脩之役二宜来納良臣以 公上應台門神養情他是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及節令之在位數 托高虚納界鐘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平。因 尤宜人於其官而後可以青其有馬 老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置當人於非任而至於所部者逐所任者重則 言四十疆而仕者盖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 淑以類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話之亦失其義所謂聞 於聖賢之語有未喻其孔子曰四十而不或者盖自言其進德之序禮 孝庶又坐舉者自是以為可予 知十一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颜氏明春寒首見是而以難對之間折 本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版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專行如預淵子 40

第一世之史天下固可憂寒帝賢義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舎請常侍也我屬秦太八四 陳 漢順帝 知 一郎 英順東帝 知 一郎 本語 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殺賊水卓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阜 大業軍無力看疾段於上號日邊形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 三年 出納王命賦政四流權尊勢者置之所歸宜密擇其人以毗聖政治則史 不為の動化つけしまらりもりますに常くとしたことでは、世界を特拜郎中鮮病不見な感を無陽弁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を特拜郎中鮮病不 等 電地有比斗也子為天裝舌尚書於為陛下裝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真治君以史安願卒報任以安社稷書奏部遣使視疾致華漁後更以史 展漏則四支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陽防務政 今晚防雖堅漸有孔穴等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腰也州郡者四天也心 之有陽防腹防完全雖遭疾濟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整遭治年不足為事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隆水可樣止則高 日食传者為誰對日公鄉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有容者安和也 然免太科雕物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践司隸乘風體結案之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即而阿母官者皆疾之〇七月太尉龐 百枝皆動也由此三之本朝號全直可毙我成此耶夫人君之有政循水 大五帝引公鄉所舉敬樣士使之對策李因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就〇封乳母不城為山勝君婦於立也或與供與〇本陽首德平地拆沒 具免の大史令張德通貫六藝九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等作運天儀若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大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繁備印樹木 是我们的工作。可有的企业的工作,也可以与对社会的工作,可以可以为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可以为一个人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 +政党道樂歌出後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貴慎官人去倉衣帝 三年五月畢上問治愛之術周舉對日陰陽開隱則水旱成灾宜推 展者民操也願陛、思所以看 東南中目府所整義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極廣見孔子曰知者見變思形應者觀察點與不應點 孫商义 為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護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即固以納至國典北方公四年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雙義護棋定肥散婦罪以〇四月以 医治社等 古平信勿令刑德八柄 鬼畫 法匯选真部 再 名何正 可 而如称 醬 名 法 異俗不臣 可食に、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質我美今昔不以果とてし其十者月に女可能が唯自代也舉曰者却宣子任魏厥為司馬總宣子即始縣之為司馬施政時代,解校尉奉馬直任將帥直管坐職受罪舉以此劫奏権神曰進居適所以及遭遭所隸校尉奉馬直任將帥直管坐職受罪舉以此劫奏権神曰進居適所以及遭遭所隸校尉奉馬直任將帥直管坐職受罪舉以此劫奏権神曰進居適所以 馬而伊作鬼鬼親子田交為南耳と達相問盡報推到的馬及斯斯國大學情之風以數有微效世黃大司學而說稱不上之書就會獲擅置工票圖大學作問之風以數有微效世黃大司學而說稱不上之書就會獲擅工票圖大學作問之風以數有微效世黃大司學而說稱不上之書就會獲舊其數問莫之斜禁且達是事候九言故心成其數以行九言風風候四 戊寅三年九月部學武往任將師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 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請百世之師者美 與之後儒者争學圖緣上三團職成於京手之際皆虚偽之徒以要世取 自古聖王不臣其俗先帝舊典真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復增之必有处 而子不和元年冬武陵肇及初武陵太守言肇夷率服可增租城夏部日 丁五二年十月帝如 夏安藏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直傳遂內外學隱居 次市不從至是 軍争首布非舊約遂殺鄉吏奉種友 **軍事難形而虚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绝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 人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質教美令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 仕帶欲致之四後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日直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 一个由天子就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美衛又以中

行州郡 天下第一分綱言直不能用也〇杜喬至第州表奏泰山於道外蘇縣贈李固政為 * 曹操人以下便縣取鄉高等受命之部張網獨埋其車輪於落陽都亭田豺狼 以東京天下第一上後國為將作大匠〇紹異根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屬陵賊 海差之一日 新属帝間其故對曰臣生自<u>草茅天於宫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常交知</u> 思益前果與之更如財師自縛歸首國官原之遭逐相招半歲間餘額表 至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局果周相馬義樂巴張綱郭邁劉班分行州 周泰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〇期川盗起以李固為刺史國到赦 以周奉為謙議大夫初梁商疾萬帝親臨幸問以遣言對日臣從事中郎 西魏伸門與此鄉所 貞而事肆貪切然敗時期縱恣無極化害忠良達係苗道安問狐猩逐劾奏大將軍劉河國尹不疑以外服家思若阿衙之任 郡表賢民題忠勤其食行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行五於百 賢之是將官官競賣軍等唯大長秋良何清儉退歷及詔來武伍賀獨無 降後為深其所懷從固為不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底賊皆再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覆竦時皇后龍方盛諸祭姻族滿朝帝雖 工類音術較因景監縣降松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来者匪榮伊原 尸官論。之之况乃傾側華臣輔職報新娘就傳龍凶嗣默以至破求條件之音載論人口難與果盈門何教阻儀之尼求言終制驗納未辦條件之音載論人口難與果盈門何教阻儀之尼求言終制驗納未辦上述後漢書回順帝之世梁尚稱為賢輔置以其地岳亢滿而能以思諫目 國而並徒然故 六年八月大將軍梁商至離幹與以恐擊為大將軍不規模で為例 你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實力以網為 人其東西包 数人を **利州是张** 你職员相見與出拜認綱譬之日前後二千石多樣會暴放致公等帳價相聚飲 小工業中軍多求共馬網獨議軍車之機能到徑請製量門工門以書齡製請車 童為劉州利史有故人為隋阿太守章行部民按鄉巴钦案其故順乃請 · 剪走不堪侵枉逐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金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演車 恐不如此 故事でに 東思公姓日今夕稿欄文行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例州刺史祭事者公法也家 二天 聖人無奇 支討福之 於以及於具格政索仁簡民不忍欺晉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好 是時二千石長東有能政者有雅勝令任峻屬州刺史編第原東相具拓州被多教而有寬德則選以他故不於而自定 問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娶等更生之展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編降衛州 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對禄相奈 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稿為福之時也即問之十曰荒衙思民不能自通 奉正其罪州境肅然。 太守為設酒私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日人皆有 來門不增一口網也從前城縣發夢數訴不殺一人而萬城俱際及網丁南湖回盜翔也設書多方萬城畫級及湖死自惟有寬善罪於天而丁南湖回盜翔應要解而害以朝敬之盗孫冀惡來網而害以廣陵之 死頭乃為之服丧或問二人得失如何平日謝以偽網以德偽則劳以 矣可以釋之而使改子然其情有故謀故從容于一飲之間無幾得其為九峰巨使故人或有小過未形良宜親諭今則姦贓昭開巴犯于法則人臣任君之職義重報法總章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為義何 註誤或可開釋夫何二天一言真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哉守法來 可也至人無意章有意失時後世小人清於故循者與不以章籍口哉唐中友曰是死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便之改行可也不可喻勿敢飲唐中友曰是死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使之故行可也不可喻勿敢做 公而曲點友誼章得之矣唐仲交議具有意不已過乎。 一天我獨有二天章

意前其水對日后看冊也民者水也群臣來仍看也將軍兄弟操檄者也若其平志 七支對公英之一田 見養其事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息独将淪波為可不慎乎太德不稱林循 子经官員 求法高乃手制當車曰太子國之儲融人命所係令常侍來無部信何以 · 詩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馬而綱年八歲李固謂姚冀回 七門不易元至止見帝則後清河王孫及渤海少子子鄉至京師蘇灣寶 城即皇帝位年二歲無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大尉録高董事〇九月地震 退而數思性高驅事不成帝亦嘉其持重稱著者良久〇八月帝前太子 郑非教和今日有死而已於辭屈不敢對熟還奏之部報太子乃得去為 部城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南規以梁其并不凝專政誠其增修議節 **逐漸之此以在古艺監查安固之道古典於之以規為下第一年即中託疾免** 家正以外中常侍高然從中单寫出述太子時太傅杜香等幾不欲從而 帝宜擇長年有他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者詳人計祭局 申達康元年之皇子好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官帝使侍御史科問監禁 〇孝冲皇帝 後來之賢主於 **皇書替三順帝之編首書及至楊震樂書稱周察皆可紀者亦亦** 尚未害也 陵按證法切小在位日冲〇揆大后監朝委任李周梁實雖是 諱炳字曰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壽三歲整懷 漢原乔 選以表情之段都仁前以外 於華峰也等其際是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兒百餘人此等遂作飛至 欽為将軍 し只有编奏ニントリ 松其回此跋扈将軍也大人水退小魚看雷大者來致嚴名而此故言也人公鄉皆遭千受竟近學均盛至三萬餘生〇帝少而聽無當日朝倉 即皇帝位恭張歸國叛即所所之為明然以怀許以大順〇太后委改等宣戒部聞職時以婚帰出之利幼縣就不從與太后定禁中迎納入南官 輸亦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首門官官為惠者一指斥遣天下城皇治平而 食者解胺問得水尚可活其目於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前固伏尸號學 。其深思之便在右置毒於黄餅以進帝苦煩甚名李周國人前周帝日 成成本初元年四月記都國奉明經讀太學受禁者城确試拜官有差自 言固能問近戚自陰友黨翼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又屬种為學巴等其不能用 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果生國之典表在此一學學方 推舉雜點就也侍醫議立嗣因與胡爾利戒先與其言曰先世廢玄未管 果實能不逐长恶為皇帝置師傳宣得小心忠為之士與之奏動請授 〇孝質皇帝 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陕司隸斯門那林上大會庭中推奉尚食研教堂司送水可活之言而見報其新不良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研教堂司人亞之罪無加於教者李固身位上公規閱賢希食願照問 在位 免李固漠祚危矣 〇年少而識很其之歧差可謂有昭帝之風卒死其賊之手策 · 人 海 近 八 千 一年為洪弘所被壽九歲些靜陵按益法忠正無邪曰質 諱續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 辦圖之利切弱與不從與太后策禁中迎續入南西

凝菌

之良规 李丁丁 本定計不 東東之中 大東大中 世史勢州をこ一口 於歌中公之罪成於鄉子等使人脇村為日早後宜使自東子可得全 · 五三年爾慶侯相河爾隆山縣 看前承本淑少傳學有高行當世名監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為呼斯言一出而二子之思端少題無乃似馬遷之刻論乎民弘范史特以發身成仁斷之且養日本杜司 異妖敗動動材與交通請速接罪太后素知為忠不許異流收国下欲死氏〇九月京師地震都以兴典聚免無異使馬配草悉延季固杜為以為 是而立軍看正色無所明挽齒至由是朝野皆倚望為一八月之皇后於 家建和元年六月以杜喬等以為大付自李固之廣內外套氣群臣側 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听可數哉 統部書論以通順裝不敢動,計不出此方且伏是號哭比其讀書上立而漢称後隆天下定矣雖終,其父推兵權無別為大逆名在我說出一 窮問崩故可 南湖日海漁張南軒产起幸古湖土田池水道之私近而不憐其死上南湖日海漁張南軒产起幸古湖土田池水道之私近而不憐其死 秋持王室正如孤鳳鳴下奏泉之中,宣能勝悪聲之關哉死正謂李四十三方動城其擅惟等人編暴漢室已壞本杜抗鄭不思引及獲無日,到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蹇吾備進退之良規也孝桓 也有餘而知不足詩矣 之云七邦國於疾其是之謂少 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也情激烈卒成黨鋪之禍人 論議常排死節馬遂所以見歲於班氏也李杜之死君子所 以立得罪人致 年而前等三十六年宣長按證法克敵服遂曰桓〇是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縣吾侯官帝無嗣於其立之在位 于走尉因而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 題的是一大科倫常言理似我家性之無地那有道不察那無道免於刑就後以廣明時間是一使自有清澈難的題名至極可師的兄子蓮好學察古有退讓風層祖有犯言之分難為第結果察住也多是出自為國的以為行稱亦察名荷淑本府常 『F · 日 起有名稱時人謂之八前十六、日妻子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節 解简明 新何太無 然事之府謂瑾日第何太無卓白耶瑾以白皓皓日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華元報五印級去更民追思之紀弘以子問其父侯劣於其祖塞曰元方難為兄奉 局學里 世史類緑卷二一日 有對人形 五百里次 東東美國法侍左右派孫或既字立若尚切挖監縣上太史奏德星見號五百里 共興日本 開資為大 单白 松松息 1 できてき 支接惟以椒為師以同鄉陳宠為女政當部 因為之衛鄉轉節送書回除縣令統命其里回窩陽里張渦點以納打行到以故事順性簡充無與 自此作倫也 经现金管理的 经现金的 医克里特氏 医克里特一股通之野耳真股东 电重单之召未十句而取 鄉相就雖大死一不立時想照足好者而當時並以龍鄉蓋亦好名者交相顯榜對在大山在沒人之間 內有賢人聚落當為太丘 御車次子認能平字季方縣或孫輕字長文尚幻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 今日乃得御李君美其見慕如此陳宠與淑奉名書請淑夷于紀字元方 馬獨接勒之審事職色而即以俸頭失例甚美百僚庸歌河南声不聽正明萬國會同而其帝副在入縣人臣此罪教大百僚庸歌河南声不聽 将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冊而濟與俱冊發惠實共之豈可以去 羽林虎首奏知其能謝陵不應即助奏其請廷論罪有詔以一原俸職時 明即昧優危目安主孤時因而其之如平宜時易分率非其人者其不納 東貫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服〇封大将軍等妻孫壽為 常學陵孝無謂曰最君適所以目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權 時孫氏宗親為侍中,柳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然養侍御史朱穆奏記曰 至外,元者元年正月朔群臣朝首大将軍軍帶制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教 《沒相母紀 天脩德清海百姓以安及以沛相賦飲意法鮮 月地震部百官舉獨行不依

养人行入

野さ程 致平 文帝以 養 松野可以 四年之是後教者與年之深內也以德教除發是以梁幾內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 七見數為夫二日 人之道 「四日人之士」深感來住完前公車稱病不對領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群 人主宜黨 原內治疾 ル治野 · 管外心等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牧散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國北土 行行 秦武音文帝雖除內刑當斯右趾者棄而智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輔以我之姓時音堅東也無音冊專樣也, 着 是四年於明之四年,横與皇股鳴和擊城政於購資縣意於了官馬, 四年於明東之四年,横與皇股陽和擊地立方將其勒擊東之下官原馬, 四年於明東之四年,横與皇股陽和擊台上方將其勒擊東灣其鄉馬船其街路海深京強音風馬中雖衛縣日點古者天子以東道其鄉馬船其街路海深京強音風馬四中雖衛縣日點古者天子以東道其鄉馬在供養精也了今承百王之散數世以來政多園其道層服貨取委 之青盖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馬刑罰者治亂之與石也 先為人主宜馬一通回,是置之坐側 爾如等計見效優於孝文及无帝即位多行覚政平以随精威權始奪派 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乾之膽海內清肅天下 為漢室茶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首孔子作春秋發報桓懿晉文欽 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見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季宣皇帝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散而不悟政**定表而不知** 一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中是統管見其書師平縣人故城在惟州 數日 時之在非百世之通報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斜之以猛猛則民 法不禁仁息所施止於目前好先得志紀網不之故崔寔之論以籍一 運公自 **然發則施之以實置以濟人值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 以於并以雖近成之的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練情 漢家之法口張行而住寒酒病其寬何哉盡衰世之君率多來 備尼惠之住唯知始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猜之民犯 既沒有奇色 举来代 大學有 所 大學主請 积何如 國家村臣 良佐 图 西流井 北山人類編系之一四 伊顏化為 朱精中鄉 方正學目得實性則是之前關本之外海關共展都數点儒之論也伸長所定以發所表而亂固其理也則非仁肾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變欲以降漸最而亂固其理也則非仁肾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變欲以降漸最而亂固其理也則非仁肾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變欲以發而亂言理也則則暴之效夫人所能懷也運不察而逐至之職獨兵警遭服金石炫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虚懷已甚至一時以發而亂言理也則則暴之效夫人所能懷也蹇不察而逐不疾而逐入正學目得質性則是之門體不更方法。 聞大怒微楊話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唱等數千人上書訟楊曰中官 監員也代榜校作帝乃赦之間又奏日失天之與帝帝之與民值或之與 之不派懼天網之失故竭心懷蒙為上深計臣願輕首繁此聲其類而 伊顏照此人為無路而稳獨元然不顧身害非悪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 及相須而行也臣問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敢竊見朱穆李膺養正清平 近望獨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倉運貨則使飯隸富於季孫呼喻則 房題山三照以檢之賢而從孫真之發為在其為真孤我岂之從董真房題山三祭也謂未移貞而孤有羔華之範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 凡外城官官錄國客民者母寬掌嚴耳非效泰而不慕問也方正學温縣按崔蹇籌欲人主鄉去權妳如韓去四內周練管蔡漢文帝 發薄略 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其差何異哉 無異於果其宜其不以朱楊為過也 公皆未造仲長統知崔蹇矣 華定實時君之亦圖而輕於持論問凡 其其相信息 等競将六及左真成降之差 為治者を以 嚴

繁型

瓜菜 原射机器 照真 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首為蓋所是苦及魚 時以過遭與馬與金與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殿 七三五角木三一四 緑川四番 徐那将子校五十七人與等禮威柄必沒日精化湖作外底版攻調鄭如京朱殿也其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青人二大将軍尚公主者三人其府后之孫氏方矣。○八月大将軍帝漢大誅爾東尚科而不與拜皇北府后之孫氏不若孝○八月大将軍梁東大誅爾東衛以郭而不與拜皇北府后之孫氏不若孝○八月大将軍梁有於在武之長憲而崩の籍東等也多置東無千官人等一人 大衆大恐其安坐惟中講誦自若潜誘爲桓便斬匈奴看各獨放別異師 張破其表請納悉降 成成还喜元年以張與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焼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 聽盖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機欲民發財皇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 相戒不入意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外部開倉服之主者事謂不可記能方尚書邁能治則者以可徒據顯川韓部為熟在縣公及祖數開其賢 以還之前此八都慰率好財貨為憲所是苦及免正身樂已無不悅服藏 翻與同都有級鍾皓陳度是當為縣美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 觀此 丙申二年·素山琅琊賊公孫送等聚卷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 一門三年。蝗或言民貧直鑄大錢劉陶議日當今之是不在於貨在平民 回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什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一劳而足遂不改錢 取類亦當哉 住感九時而不察乾陳仲号以公平率関里以清靜治都也釋楊東之一時湖日,好對前而斥兵真即兼官而聽親友鐘季明鎮二兄而不肯一時湖日,鎮仲黃之為慈養散群盗賑流民信有德政夫數者看季和 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将軍不能結納忠 使金如果不以入懷我 177

信与之美 重新特置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掠逐帝欲不論乎帝怒逐雲主事動內外四馬本李雲第市上書籍布「移副三府三獨本此有回帝者論等到外京主大皆手之也一〇帝既誅染與權勢專騙官官五侯尤分縱爛地臣,相乃假敗數曰便相生行死騙於諸千何有哉逐惡身不出無實雖採師 以干得求 王成有古 延展何如主也對回陛下為還市主帝回何以言之對回尚書令陳春任事報題為五官中即照五官中即行一人北二千石主五官即帝從容問侍中爰拜及題為五官中即行一人北二千石主五官即帝從容問侍中爰 朕運 世史朝編卷之一四 一一个人後安陽朝桓士無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孫臣之得免於難文如告父門生王成曰若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令委康子三年正月詔求大尉李固後國第三子樂紀天時外文妃何恭敬謀特疾免無三次衛又能讓帝罷難其之夫信乎其為於所以何令被何不敬其 不要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遠被聞關夫拜五官中郎將會各星經帝 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鄉鄉節對為所族時封侯引見與之對懷騎座帝客以問延迎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不辞則數度錯遇 事則治中常侍首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日首 送紙記處舒禄杜聚傷雲以忠讓養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然并下之 官干數其可損乎處馬萬匹其可减手左右權泰其可去手皆對日不可。 有虧事嚴惟陛下遠聽讓之人納賽上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 故說者識立、難馬 関京於方分脩節以耕學為業者隱居轉投雲總母酷刻能奉之議 為重起為重騎将軍以恩庫朝之 點非其人也〇十月以爱延 人漢桓 分兒 信養老斯規威 可以對於 空 可及 高麗事不称橋乃答容選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千其失人平太原 前而去 七又類編奏こ一日 **刘龍一链** mm於一年飲食此為已知季情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園事者是其思不可及也O 本子其一新日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惟不可得食東不可得衣而為季備於 一徐孺子知也使陳留亭容追及之高沽酒市肉種為飲食問國事不答問一題表哭置生為掉他辦田此勝美此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衛州尚士即展七年二月が鄉侯黃獨至 端日四方名士會在者七千人徐羅至進 聽識通明百雅客情今之華夏鮮見其震逐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平直時當種來登可劳民書奏不省 輕散是陛下焦心毀類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騎心與馬之觀 宣有節况今有三天之之前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敢四方 王富五年十月上校獲屬此進至上林苑陳者上玩諫白安子之時遊時 這中即将皇南規擊破之意暴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人選一大發受之第七年人前投之江後人以為錢清江〇冬諸憲後及 聖明今間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那勤苦父老為 間出人務百錢送龍曰首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 至五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龍為司空間書為雪橋太守衛除煩可禁祭 既訴與乃選鄉里以禮蘇之每四節為該上有之位 五世於河南天李府府原相見曰吾見多士矣未有如郭林宗禁者也甘 非法都中大治微為將作大匠一門縣場納有五八老里包若順領山公 郷里大元諸儒送至河上車数千两府唯與泰同舟而承要有望之以 郭赤博學善蘇論初遊雄陽時人莫識陳置行酬一見差異因以介信國 南湖回東漢之本為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 (其相亦紀 桐鳥叟後拜講郎為以文妻發後成卒變

同節與實 野雨危少 件月置 為師表 に以 はなっ、将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恭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恭曰吾夜觀較林宗等。将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亦以而此正不經俗之事 天子不敢林宗 毎年問至死不止 有不然谷族后而之至而此正不經俗之事 天子不敢林宗 毎年問題 次日都林宗何如人第日陛不處親芥子北乙藉骨文公费时立法 重要或問范滂日那林宗何如人第日陛不處親芥子北乙藉骨文公费 殺雞食品 大部門之該不息徐極以書成之日夫大木将顛非一絕所維何為極極不皇軍處 那悉不住家畫察人事天之所於不可支也吾將侵将卒咸而已然循周旋京師海 世界類編卷之一四 子以春 極いて四人のではないのは要達知名當世其餘因恭楽進成名者 不絕人足成儒器妖當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美 東允與晉文經情其才智徵碎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調季曆曰二子 雖是孟之徒不能絕也那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等時職怕怕善學便士暴成名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等時職怕怕善學便士暴成名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於山川以其動静可識而沈阻難隨故親 之誇高也 人沒相守紀 白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翻恐其小道破義等 大大 祭師非左 不在所一井夷區功曹獨的諫日發昼代樹將為嚴烈雖欲樂惠難以遠開舜東皇 <u>城静脈在倉卒未甞疾言返色吏民有過信用浦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母迷れの意外為於龍門云〇徴東海相劉寛</u>祭文為尚書冬寛歴典三都温仁多処難本明為、為於市門五〇後東海相劉敦縣院賜顯熙以以聲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系為当賴弛而開獨持風裁驅狀端賜顯熙以以聲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以李廣西 司錦校尉 香素之師非恭之友也 人林納似衛題特別 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中紀無權於語彙終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中紀無權於語彙終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明紀無權於語彙終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岡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納其言更亲夏政教化大行○立貴 人會民為皇后實施之立其〇李原後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我讓第朔 為野王今人食發無道要府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監必府知其 水率吏卒破柱取朔什雜馬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祭清及屬士諸生禁經劉請人屬之自下以異或見引躬克育每行 見父老慰以卷里之言少年物以孝修之訓人皆忧而化之養樣為言意 氣不敢出宫省常怪問其故此叩頭泣曰是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 **健脾行日有所化** 縣上息亭傳引學官

福雪京之大 地之中 解於為門標達軍管圖息舉奏方曰威明雖非欲避第仕金門門便敬退與罪故數職明是問題不見聽會交人喪至利越界迎之因令客客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 為度感的 房伯试矩 芝類編悉二四 美祖亦出 至天心景 其段爾北 交其各 相君子分 以茶里 丁のり上子 亞武鄉 拜中班〇以皇前規為度逐將軍頭席緊張聽衛等以規欲求退嚴上病發縣臣愚以為諸未幸都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語 聖人建子地之中而謂之禮礼者所以與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聚礼 而二九年正月朔日食韶舉至孝太常趙與所舉至常前或對策曰昔者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而"只德政養醫漢氏之妻縣者也一下西方」美難更好民而既於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惠那若效以養里之下西方」是與四濟治民之常道也劉文體於吏民有過消機计等以 祭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那無所問〇四月河水流軍原 棄榜上疏曰臣間皇天不言以象該教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行此始美法南太守宗管以范洛為功曹商遊太 那河南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沒在因師獲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屬孩三者並時而有可清酒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可成增以本時仍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後善料遺產清朝府二部為 印周中進調福二家看客互相議協廣縣逐各個別徒漸成尤隙由是非 河當獨而及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最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難於外陰陽屬塞於内故感動和氣災異 學子孫之样致老壽之福臣獨閱後官果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 一一好禮為首陽性地而能施際體順而能化以但濟樂節宣其氣故能 南陽宗資主書話雅思軍爾陽太守本 第一人的城縣影怒曰城沒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發逆天遠道透聽車北行業 即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號據吏欲引南縣龍媽 放船天下層頭都王楊更相接重要中語曰天下模格李元禮轉不畏禮趣陳仲康成門至時就於成時但坐嘯太学諸生三萬餘人郭恭及讀川賈彪為其冠其李 東京并主致其罪城南縣間之亦而縛目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一數三此電池 推文為首而與郭泰泰名也。〇河國流成善風角廣陽也謂於四方四 上東朝屬悉之十四 [[6] 漢越行 起 建文明 [1] [1] 漢越行 起 罪優到門 清潔甘物最大以是〇大寶張沈《侍後宫中官用勢縱横本座勘成碧長三相緣端是於一大寶張沈人侍後宫中官用勢縱横本座勘門目此致天下之太倘若出東京前官天下之事更起民族便優不無到門房房用賣客不過學舍中沒前職天之語重如 **淮天下俊秀王叔茂辨於是中外承風競以城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 臣此等循将十世有也量有罪名不章而致权掠者乎以繁也非不肯五 免心曹影響為新想長将是小民貧困多不養子處藏為其制與殺人同 怒徵下獄琦竟死獄中野遊軍親友競匿之實彪獨閉門不納日傳言相 皆然鼠屬濟曰軍陶古之直臣、知湯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然之何 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都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景是國忠公之 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常官希亦願訊其占官官教成第千年脩上書告 推占當被教子殺人可隸本庸皆促以捕旣而達有獲免聯愈懷疾竟奏 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祥以要君致蒙自遺其谷吾可容隱之平旺竟種 翔及陳晃范旁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逝不後皆縣金購菜使者四出相望 陳夏日至不就徽聚無所恃乃自往請囚充污至獄獄吏謂曰凡坐擊事 者經濟帝愈然逐下開等於黃門北寺城既特祖為其幹所連及社名陳 層等養大學按士交結諸都生徒共為部黨誹訓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遠 捕既而遇赦習者訴之侯覧使迅夷上書於冤宦官因縁諮訴項帝大

系刘禄刘康 蝉麟酰膀託 自 閉 同 門 **承**供明西川 世只類編卷之一四 心杜密刘 一時軍人欲所染遠者皆天下名賢度逐將軍皇南規目以西川東係敢不 蔣叔然不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智達之遠道失節之東與我寶無声輸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智達之遠道失節之 百到勝位馬大夫見禮上有而知者不應開悪無言隱情惜也自同東國 而為好之使明府實刑得中令聞休扶不亦萬分之一乎思慚服符之彌 学生張鳳等上書於臣,等三百歲人論則於其鬼,是為當天所附也臣 **『〇以雪武馬城門校尉武后炎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悪禮略不通要** 至之朝廷知而不問 無所干及大守王昌謂器四刻季陵耕之清高士公卿多拳之者哀對 與乃自主言臣前薦故大司是張兵是附黨也又臣苦論輸左校時大 為黨人言有買慰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種隨說城門校尉實起 人國家者往往假此為名是其為禍非獨在於一時而且及干萬世矣善朝於是於燕國家元氣於是消索速便後世權奸欲盡除害類以領土到一直致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天下之處一世 『『聖旨』を及し百人廣年内碌事無數職府等建忠抗節誠陛下稷皇僧韶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平脩造該置城城攻前司校尉 更稱其功成於戎狄而多全於邦家良有以大門湖三里事處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集傑夫子自薦以平差廣惠 水康元年六月放進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務既免朝廷震栗英敢 食裁足而已得两官員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勾施貧民由是要奏 11後世朋黨之名始見於此夫朋黨之橋始於言語之微而馴乃雖頭波備遠之高擊隻明目帳廳延賴號贤夫是阿查齊否察之時君子指最速節循檀不見乃從以一對之數 五行相次時大為之李松為北海相去官逐次新鍋守人 超开犯 **所断獨無 柳**里原何穆 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実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実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実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前,可以為計證實及之相樣榜以為流,也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田里富名三戒禁錮終为武禁止劉蹇其仕進田里富名三戒禁錮終为武禁止劉蹇其仕進 夏禄侍衛於湯灣謂陶學曰今子相随是重吾楠也逐遭還鄉里〇初韶明告思為明為南縣四萬年於南號士大夫班之者車數千两鄉人收陶縣已也的清水告免馬而賴證三報為內清縣至一歲,不告與馬而賴證三報為內清縣至一數人有不免納何和 医子枝率盈之囊如應與馬亞子袋內意語罪公而急之前多不見納何而已大韓率盈之實如應與馬亞子與內前第十十一年曾樂班第一門海往便電調而不謝或讓之湯曰首叔何不見利矣吾何謝馬於始名 等更相接樂、失為唇酶其意如何汾曰仲尼有言見喜如不及見惡如無獄訊黨人吃污等皆三木囊顕懶狂若如此暴於門下南以次辨語曰鄉 高伊日之/在一使并名事故為之相召皇周武王之祖 而愿為好臣敢子 楊州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恨夷形南原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在特等層 所誣惟陛下留神澄有事奏看謂亦為表請帝意稍能便中常侍王南部 更稍獨無所上部書前後迫切從事本百官紀法都坐傳金黃曰部書張 物份欲使善善同其清惠惠同其任前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當古 **夏重人青州六郡其五有富中原何治而得獨無獨曰先王禮理天下** 脩善自求多福今之餘善身陷大数身死之日願埋湧於首勝山莊和 了又引管官子弟宦官權請帝以天時宣赦六月被黨人二百餘人放歸 禁錮終身使賢人君子帶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平華的黨并勃也的資者相都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平原相 異鄉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開賽供票武器 世又如 者が、別以 来書轉於嗣以是敬之〇封陳審馬高陽鄉侯不受於在與留籍不受〇以全身名武不能用亦不以自笑級下為計陳審不受養養的相信講看年。以全身名武不能用亦不以自笑級下為計陳審不受養養的相信講看年。 曹事○録定策功封實武為問喜侯凝私也 · 属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 主四海有繁論者皆以為功夫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何數之有且解大賞 孫室之時年十二 聽述不食而免滿也差不出讓子丁矣世皆知重陳子而不知馬可惜也更於不食而免滿唇不在那妹宗於第一之列照明其因解帝女其志可真或所薦楊為容儀常雅數言改事帝愛其才親欲更以公至高回解不 卷之一四 陳香忠言優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黄門於最目也以今子一里上一十二十五年之一整不該亦道為宗社計故委延中主之對指帝可與為善州西東三年在新原者中官所說者女龍惟此兩冷可其因以法慎取 皆具文其壞諸潘祀若有見者然再犯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避吃愈征飲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等三以震食果點一散處士往往一致後別當多為定關其餘自書文変邊事外非報私思則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考盤皇帝 十二月丁丑帝前實太后臨朝城門校尉實武定策禁中迎河間王會 書而要遭棄市之依其嬌激可憐哉 以為極也 丁南湖目 建寧元年正月以實武為大将軍陳都為大傳與司徒胡廣於録尚 日靈〇是時官官之禍妻流縉紳忠臣義士縣首就熟不免召 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前壽三十四鄰文陵按监法亂而不損 外兵以除内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美 題全平原之養而活干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寬之獨君子於實錫諸斯侯之則以其為散史公 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黄門於縱自如安得言陳審任事則 諱宏章帝玄孫鮮濱亭侯養之子也極帝無子實太后 美桓奇紀 不完成基 板尚書作記 推馬而起 張英北州 太平 後遷張與為大司慶封侯與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一個一個人也也不以上機能不是一數不根漢亦以上機能有於是群小得忘士大夫皆要為世界報係未之一四一人以東衛縣之一四一人以東衛縣之一四一人以東京的人 此時何後 なと国し 陳谷八三 製力 我問刀禮 人豪 原育ハ 生 會有日食之変都請武田苦願望之困一石顕統等之故鄉自裁正况心 南等共相朋結蹈事太后太后信之審私謂武曰曹節王南等自先帝縣恭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經則對與想至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 長尺拜王前為黃門令持節捕収武等陳蕃聞難将官屬諸生並拔列突 石禮禄未必既官官者問舊日此曹子曹節召尚書有使作記板亦簡 石顕數十軍中可因日食斥聽臣官以塞天変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头 操弄回權消亂海內令不該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都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制使魚率五营士計或用粉干餘人出與到合園或使粉士大呼或軍日 實式反次皆禁其當相衛官者於是武軍敬盡武自殺逐邊皇太后於南 剣士以審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兵後還前等以與新至不知本謀矯 入尚書門援替呼曰大将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耶南使 心戮力以兴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喜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 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君未有署置二矢也中官罪悪顯者者可廢可除一百致堂三便實於食樣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後賢才列於朝 不能乘機决策収為己用而乃運面遊旦使逆城得以數與而使之置後患者與事不容而稱成於猶豫也張與此州人秦素非中人之黨武為患上延者德相與協謀勒除好山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類點國為與出三轉節王南蔣莽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管武以至親操重極招 運然後奏収六失也外廷新立内監限因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鄭楓不即行刑而送此寺獄五失也暫節王甫復為元惠必待鄭楓詢 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宫省門衛迅速拖捕而武曾不决四失也既收 自餘財安之熟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循豫未恐此事幾也 · 前致堂回陳審位上公實武本其柄同心協力請治屬尹而不能勝 不惜哉 敗臨乃始召兵

高尚其著 士大夫皆 せて類 副後及 百餘人馬政也依然不予西思公教之手初李庸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與北信龍縣在方思之故的一十月後治鉤黨設前司教校新李庸等與其北信龍縣在方思之以他〇十月後治鉤黨設前司教校新李庸等の其外之一四一次 美皇古史 俊九甚,到鄉人朱並素传邪為俊所素承對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至防馬八額額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隔價體超今腔市原到表陳翔 陳都都成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事帶可亞杜密王暢劉祐魏朗 是別院胡母班與宣王母养到母母表不 机公正原母色故心為氏禁周不見相歌為八及及者宣共能導人追宗者也門所斜地在房尚張題王 趙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新泰范海尹勲巴爾宗祭夏馥縣得 皆島尚其道而汗職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梅號以實前 審網王章為八厨厨 皇太后些隔空宫如有容數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字重器國 ·陳實該周等後廢官官疾悪府等。每下部書、歌中黨人之禁侯覧忽張 一一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兩雷電部公鄉言事謝湖上封事日 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逐使太后変還好亡家滅野士戮殺殆盡而漢随 帝為変其失計不已甚乎就大干年循恐其當完節前官省久吏島可 今武謀至數月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蓄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 盤結宫省甚回為訴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 而卒不成者以侍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感行於中外久矣其根縣 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騙府便官緊得發家奏劫 太后及尚轉而夷之使之不職主变拱手伏戛則不盈朝而大惠去矣 審閱難將官屬該生援开入 尚書門欲何為龍以此觀之順審公惠刑 七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於才術實武無足精矣 管官擅政天下所同思也陳審及同謀之士天下所衛以為 賢者也以天下之賢而該天下之無置乎事之成可以萬全 厨者言能以財放人者也及陳衛用軍後舉按腳 捕倒等曹節因此調有司奏治諸 何數分更缺口次令與李杜特應稱名死亦何恨污跪受教再拜而辭韻其子曰菩(陳)與與仁滂曰滂死則楊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於與之一報不如果不失戶了以間,不上了一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郭春知漢 花子近 季は於之欲使汝為悪則悪不可為使汝為養則我不為悪行路間之莫不流涕, 止更類編奏之十四 (建盤な紀) を / 亡 伏城而是大河 宜可酒般 網育不 イス 清京於一門的北部不及馬剛不及富賢人之都漢室至是國已亡矣為故能處獨世而然為不及馬剛達泰日小人敬空人之國非經以照為所亡将被囚賴未知復從何人交孫如恭雖好藏不人物而不為危官激於在後囚賴未知復從何人交孫如恭雖好藏不人物而不為危官之國於疾稱也在獨室疾矣但未知贈鳥爰止于誰之屋爾詩正刑為從言 天諸賢循悅俊顧及厨亡美術嫁不思好邪媚嫉客厭此清高之名士天諸賢循悅俊顧及厨亡美術嫁不思好邪媚嫉客厭此清高之名士之為王甫豐節所發時世大変有識者寒心宜高雅遠襲以避其楊成置不美乎及靈帝即位醫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于朝老教陳實、在為王有世相称財務之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蓋蟹桓林泉優將卒氣觸目將不清諸數之意其一次,與他將等不得列書于馬者之 際禁者又六七百人〇郭恭閱黨人之死私為之働日詩云人之云亡邦 黨人死者首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臣官一切指為黨其死徒 縣不知所為湯聞之日必為我也即自請獄縣令郭指大篇出解印绘引 本調層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荷安而是遂日表免婦 並被禁錮〇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蘭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親順於日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事 黨人也上日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欲為不執上曰不執欲 豹震者以外數也是時上年十四間節等日何以為約軍對日鉤震者即 對日欲圖社稷上可其奏或謂本膺日可去矣對日事不辭難罪不逃 多漢書三字庸振振汗除之中籍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取威 教書三字庸振振汗除之中籍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取威 也及南節奏為館實下部老治籍名士皆被其恐累及親朋身亡家被 天先正有回邦有道其言是以及孙無道其默是以容別可收行危言 西野曾名另道受好捕追落至江光清抱招書開傳祭伏林而泣。 咳室然而不斷至于于使其无而毋散其类壯失哉 李

明為但 等子 作 が出げ 南編老て一日 際無節後流轉夏泰正李萬家外道令毛欽操兵到門萬引欽就帶日張張俊亡命困迫室門投止榜趟杖即題即東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好種 為乃自切奏變形入林應山中頭前期林應加鄉應姓名為治家儀養類妻體閱張像亡命數曰擊自已依空乃良養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信亡抵獨不遇張希勒年十六唐之事世像亡走國相很獨融送鐵米知其所經歷伏重訴者以十數運引収考編天下儉與德國縣曲草孔張有之明廷數半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半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十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十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十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數是而去寫漢像出塞 能行欽因撫第日逐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萬日今欲分 致於 **沙人無知者其弟前** 食首龍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土明廷寧耳執之乎。明廷循新明府 而我獨生有義氣者等故此黨人所以不皆野也。解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崇有關門縣車之安鳴呼人皆為我死 無伏重誅者若孔養董己十數美運引权者者備天下美偷顧於黨禁既勇能如夏骸何難之 淬塘更亦為智夫何以寬偷生望門技止其所經了南湖曰獲不然哉儉之亡命图迫若能如慰則尹勳之自發是亦為一時湖曰 無人所以為賢以其義領之相執患難之相共也而張儉何 族唇及盖數十百所並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理雄江河終後廣書曰天下問其風者其不懷其壮志而◆為之王王乃拍城委尉被後廣書曰者魏乘遠死虞鄉鮮印季布逃亡。朱東井張強儉蘇沛假命 要疾甚之間多見其不知量也 非計朝廷欲被横奏之斃故林尾狼之物此諸野志弘處送自求其禍 以覆宗也 《蓮書看 知 四 中 大 李 等 得 前軍以各 太红道 陳提獨吊 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為驕者與亂世争權此即皆之三谷失及黨事為四世五公成生鄉是生前問追發是于此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太射東安于嚴強楊揚子成題與為三公是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黨祭未解而卒。○表閱少有據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除亂而家門富益 荷馬及鉄業人製火を改多所全有。初中常侍視製火や錦を開かれ、町町の東京、大田大田の東京、初中常侍視製火や錦を開かまり、町里を市名士無往者譲加之東京 文四年正月帝謂原陵先世,葵色曰吾聞古不墓於朝廷有故言人於此等處直頂見得分明不然來有不堕坑落野者也 我右使是真交夫又立畏官官之禍而精太血如此之原辱以全其身義有免世宜以此為法使東漢善類蓋為官官所殺世亦易害無善類質力以為太血道廣等無疑之士君子行已立外自有法度省重地所国際太立送張議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樂前輩 平其不可及也

問漢立五五 車松瀬直撃人制料 不扎侧孝 可有隱明 省垣 新 大下中華 丁南湖田藤也大書莫大於五經漢武帝置五經專上2015年十七之刻石之干太學門外隔禪站立及權寫前車兼印干條滿與新必不應為有數以係要書盖儒與新必不明它可三月彭誦生正五經文字命議郎來也計伯為古文家隸三 與而起棒椒自随祭口而死也根本并有泰 謂事子曰若是太后不得 四縣三十餘年展事六帝禮任極優所降天下名士與故東陳都智成並至子真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至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前接三壁其縣 中庸有胡公然温素謹發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史直之風天下以 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其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夜 無表之一四 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雌朝章故京師該日萬事不理問伯始朔廣天下 石麻縣不易奪也擅有煩而不可害者此之謂也 七月至貴人宋氏為皇后 若别來誠失天下之望不咸田臣誠與意合於是公鄉皆從球議以為 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太微邊居空宫家雖獲罪事非太后 大后衛氏朋團即王南等欲别群太后部公卿會議太尉李咸時病扶炎梁冀將馬用被相告 发惠而乃依阿取农於權臣宦獸之間無所正赦甚者定樂大義亦曲縣了四 美 震音 紀 蔡邕之議 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歌 的民国放聖人都禮專於廟至而不然於襄其於理義精奏明帝之譽的民国 塞煮體暖而 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補而致死之是不仁也 始謂可指令見處臨察是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例隱有希賴原政 が相 芝道斬鈴 世史類編奏之一切 三基 臨罪不得文至是後有三互法禁心轉為選用艱難為其二州久缺不確初朝議以州郡相黨入情此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可為四帝一長嘆哉可為斯文一大息哉 發極奄两州縣空萬里庸係無所管繁音轉安國起自途中朱買臣出於 丙尼五年末昌太子·新雪郡名·曹寫上書曰夫董人者或者年淵德或 幽殿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平臣顧蠲除近禁不 選舉云避三万十一州省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展月狐 然色上號回點其比年兵鐵衛至空耗令者關職經時更民延屬而三府 皇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部以劃下獄掠殺之於是更考實人門生故衣社芸官官直段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釜泥災異水 巴六年市買小民有相聚為宣陵難聽考子者數十人韶皆除於十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傷旅地端斯康齊東大 了南湖巨天子者孝昭新之月稱子與者光武鄭之此漢家自有制度而不祥莫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訴偽乃悉改為好水 「祭色上 班日 虚偽小人本非 青肉群聚山 度假名稱考表無所依至於 珍濕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我問益處上下劳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卷二十四───漢漢重奇紀 司馬公司第天下大治及其豪也有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司馬公司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甲外之民無所阿附法制不煩 善俗者也賭之者但以营貨刻之者但以妨好而漢氏專經之遺斬矣 坚康市经主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条檢之鳴噪聖經所以正君大顯矣至於靈佈實緣於與名儒以城章內以聽而科第之士略買蘭石渠闡明帝置五經統章帝置五經於白虎嗄四希崇用儒生而經學 石渠關明帝置五經訴章帝置五經於白虎嗄四帝崇用 人通客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貴有但取丘墓凶觀之人其 部皆除太子 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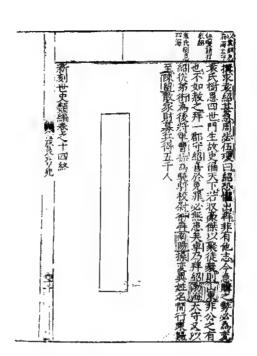
和哲意が 也我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逃唱血而死起事過至死之也即戰破賊其母為賊前害司編來記謂鄉人曰食禄而避難非忠 柳城值鮮甲入寒处缺知管包世載以等于那包出戰城出毋不前仍非就一戶鮮甲及逐四部太守超也被之包蓋河遊过太守到官道便必要道程,可到則多姓之獨已先於此美 確比為降限也文化為男甚做 ● 一個監用事化将而表演不虚生夫 ○ 經年了四月侍中寺 雌鶉化為雄将 恩毀巴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毋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 調母曰欲以微禄奉養不圖為母作禮日為母子。今為王臣表不得顧私 || 不可不顧而撰職于必不得已好往除之可也然應於此盡得聖子旦以君城與盜賊而求坐其強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外之太而不會所以推復重面亦於與目亦 母以府降吾盡死以存君河也越之新守治漢之思特此以為存止子子工學自君善使守一城而君在馬城存則若在城山則君上叛難納方正學自君善子官失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先親亦有重於 天子皇奉布求一宜禁蹇送奉之事貢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獨孝細微不省 海易堂之於相而亦猶風弊比德屋并常不悅曰鄉疆項直楊度子孫死後必後隱無止豐錢故賣官聚戲以為私藏常問侍中楊奇職曾曰朕何如相完對曰陛下 世只類編悉七日日 雖危亡在前軍奪在後為欲所敵終不悟也靈術崇積私勢亦云富美胡致室回暴於無京者帝王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魔足於是開致大鳥矣懷無於無事奉為大 成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讓矢草奏帝第而數包因起更衣事即於後竊祖 微鶴鳴之士其上天還感教變可拉禁當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体 脩政鄉大夫見怪則係職士與人見怪則係外唯陛下斥遠使巧之臣凍 語問消後之術光禄大夫楊賜原禮對曰天子見怪則脩德 繁華 直教以拾以安時硬郡時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清三歲請詔 之是月晦日食尚書盧植上言黨劉多非其罪可加放宿來后無辜不得 之悉實語左右中常侍程獨使人飛章言為私事下雅陽衛中常侍日禮 今道路紛紛皆謂程大人 醋程將為國患直明故禁令深惟測種少為至 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孔母超嫌說該騎溢門史霍王依阻為去 于第為聊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會監設賴以輸貨得太影尚書令 巴夫二年。宦者王南伏誅段類有罪自教初王南曹節等教養弄權父母 愛無罪力為申請前從朔方不得以赦令除〇十月發皇后宋氏<u>幽醫</u> 會不五年。散於大盗西國難據而文·陵莫裔其為來世人主之監宣不 要出妖姿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姚照非事情窮化生不正之 人 英語音紀 安得容手既而果還可隸南

苏克莱 司憲人典教 大人從球 春秋年日 外型土頂 動那不足則出發管民而取其息曰產不善與滞同則置官畜貨而目標,所致堂司天下之理至五經顧圖則窮共遠討無有体息回省耕資則持克聚飲不知紀極回召公開國則窮共遠討無有体息回省耕公武禁非為利也而求官責利達者以為大學、而於察其主者託馬五款法。在美利而討不附已者資馬伊尹放太甲。而於察其主者託馬五款法。非公共等,所以東西省馬西東京,在東西省馬西東京,在東西省區區,可謂正央然是舉為天下得人而,即以東京,在東西省區區,可謂正央然是舉為天下得人而,即 丁·陳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来為收皆悉往爲今蘇田國驅·李然欲發后中常固端乃止,〇作顯主靈見死軍主靈見,也為情形勝東京人主皇子為后越發美人〇作東主靈見死軍主國是也為的中後原中三年十二月少貴人何氏為皇后于熱貧勝名家以選入檢提生皇 百里人以為小無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个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稅 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亦丁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首文王之園 王戊五年正月部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於是太尉許顧司空張 和清脩有思化者二十二八人更民諸關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發 孔孟之格言為後世斯人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為市有父之響忍耻不報則曰春秋青息共以華夏之寫臣服佐属則 曰文王事是夷送使武皆儒術者奉是為笑曰五經語孟始亦發充之 水望內官受取貨縣其官者丁第宿客會樣皆不敢問而虚料過速小 **夏** 臣治評滅南月 世子維 「本語也唯大財橋玄及商服何關東馬女語探回天下将亂非命世之木不能非命世之不然者與生此本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為不治行業時人大不能看與生此本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為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曆集下隔都付曹操将红海至富剛與傷令軍更奧賊戰犬破之機謀敗諸為中 **矿**黄素 題馬都是 典語私為侍御史官官長之 曲常東縣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聽 世史對編奉三一四 女人下 石群臣會議院地為太守皇南高規之 火以為宜鮮賞禁中常侍己疆亦方一時俱起皆者黃巾為識為斯以鄉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 放 次面俗有月旦評馬操往造砌而問之日我何如人砌都之不答係初 里子中平元年二月黄巾贼張用等起初龍應後 我用奉事黄老以妖 際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平願見掛數日還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 全間後表數十萬用遂置三十六方 新通将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為内 **術教授児符外以疾病衆共神之角分邊第子周近四方轉相脏誘十** 这图許切時 了與從兄請有高名好去教論如當人物無月輕更其題品 應約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用第子唐周告之部逐補用等角驗救諸 之砌曰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招善而去後奉孝藏為郎至是干賊 道事者以思國家成事功為職而好之禍福用舍不與為如漢諸葛公方正學白意确畏其納而陽為好言以悅之耳天能臣者以義廢集以方正學白詩砌謂曹持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好構首人以為確論余 主警如彭越之帰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為誅滅而後已何以為熊臣故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旃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譎為畧使其過英明之 八漢聖子紀

設其な 九有形同 七人重編をこい日 再父來師 7.5 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日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〇層 第一字語之将何用哉鍋乃止正和請則求謝動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 人之危非仁也乃陳的日夫無食魔軍所養魔心器欲其繁也最為自也 植被張用唐當拔之官官經植抵罪詔皇南當討用高與用第深戰大被 貨前刺史經清行故吏民作亂除到部各使安其管業獨後役然渠帥異 忠臣將後有杜翻之数美緣的陳紅趙忠惡之勢會被黃中有功賞封忠能被知王人之功顯而危亡之非見皆将功辭飾說共長虚偽若不詳報 朱儁護軍司馬僕敬素疾中官上疑曰邪正不宜共國亦循永戾不可同 長史盖動動素與正和有他或勸熟因此報之動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行食暴凉州從事種正和案致其異刺史語調懼欲殺王和以自能訪於 我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〇初武威太午倚恃權貴怒 保小城を隆諸將欲聴之儁曰共固有形同而勢異者皆愚頑之際民無 問之帝循議期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〇以實孫為天趾刺史安此多珍 上群羌服其義男法是漢陽 為正和也然之如初〇盖數為軍所取身被三創堅坐不動電演吾以身 定主故實所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甚 餘萬據死城備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平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退 師足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日悔不小郭斯爾近岐可至于萬八五二年惟烈因傳班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傳班官即所解 公為不執汝曹反與用通可較未皆叩頭求退以高為車騎將軍領軍 牧〇十月朱傷擊南陽黃中連破之時黃中餘萬更以趙弘為師蒙十 「虾块角先已病死剖棺我死傳首京師上詩黃諸常侍曰次曹常言 於日盖長史賢人汝曹粮之為首天動你属之演吾下馬與動動不肯 八点意介犯 三千萬烈問其子。四常侍阿保心實時三 草之野 押銭正し 所加 民夷健其 次為陳君 **林規請** 無上 計 此人動弱天七一四 郡と無事 州任二番 封忠遣弟延謂樊曰傳南容接少答我常侍點戸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 之日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數章求私貨耶思愈悪之出為漢疏太 南計應孫聖都張温珠車數之日輕上無禮一也温軍疑聚二也受任無例以外議何如約日人嫌其銅更耳然而財勢城系後非太縣司 〇時 功應名精留三也温不必發〇帝使官者相忠論討黃中功傳奏有功未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就每拜公卿群僚事買歌數寒大位未 柳門甲心率物其有華訟軟宋利正晓警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數回等為 聖也逐戰而死 丙寅三年凉州城輔家園選版大守傳教於狗國難其子幹年十三十<u>都</u>之 發愧於先之 了犯四年前太丘夷太立今來城縣陳定至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完在 巡對調幹回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馬干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 西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至唐寺、無州歌史武〇十月講武平樂觀初堂朝廷從之議選列都尚書為州牧谷以本秋居位以爲為西州牧劉虞為 百介馬稱無上将軍行陳三匝還問討屬校尉盖動曰吾講武如是何如 新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常欲厭之乃於四方兵講或於平樂觀帝射援 成展五年、太常劉馬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 帝回善恨見君晚群臣無是言也 到日臣問先王權德不親共今冠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敢祗職武耳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聽行成乎身而道詞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後黨書曰政彌悌而其感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後黨書曰漢自中世以後贈竪槽恣故俗逐以猶身矯鬻旅言為高時 奪王公不能以青騎所以登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雕聽行成乎多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 月皇南高學王國大破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接坡被 沒電不知

. .

不可失 在日梅車松目捕雀夫後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訴立乎今将軍上民氣編悉之一四 買落置者 次片で 是也無用 傳通召董卓則他則如於其清的可得并車即時就道并上書為事所放京耳奈米去的無後人南不斯不能之為車即時就随縣乃飲其子於盡訴之事必宜或者見其敗也推在董卓使将兵語京師進之此 能皆耳進不聽典軍校科曹操聞而笑曰官者之稿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總皇威撞兵要此猶鼓洪爐城毛髮耳但當速發衛電行權之斷則天 讓等訴以太后語召進蘇於着便發前來紹開進被害乃勒共補諸宦者 勝於內食令臣斯鳴録鼓如循門門以讓樂以清好職車未至中常存 日中冷传張寶等竊妻於節副海內臣開楊勝止沸其若土縣遭難雅痛 當假之權嚴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訴元惡一獄吏及矣何至紛紛召外 東名四方猛將使並引共何京城以省太后進然之主篇陳琳讓日該稱 順之而及委釋利黑黃徵外班所謂倒持干支授人以柄功必不成抵益 五者在掌握此天發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 臨朝中軍校尉表紹因動太后見何進悉誅諸臣官謂将軍兄弟並領勁 巴巴四月聚主雜元年即雪帝中平六年皇子辨即皇帝位四十何太后 擊之得其我也所擊沒師非歸我也國我且走其有關志以整擊礼非躬 解去高欲擊之董卓日朝我勿追蘇聚勿追問日吾不擊避其就也今而 冠也逐獨進連載大敗之卓大慙恨與為有陳○四月帝朋 少長皆殺之瀬等困追逐按常五陳留王協出教門觀等技河而死 題氏回按縣城回閱之有小人購人之有原與必生于頭而附于四是 〇蘇主解 土木盛與不知社稷之前養人有恒言曰桓重重又甚於極也至其一年一知寒矣方且作事主作列緣起四百尺觀造滿全堂錢納 聖帝信宣聖我忠賢當時經異有終編目所無者希亦可以 衛帝首张奏監官孽徵亡備此小雅監缺秦展新落送被官 何是就好 **经**有同日 た 名 提 長 十 而不容 天下名士亨從之於是後處士有與申看婚等妻至紀其婚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 印塔城山 三日問題 七只類結末之口 中中田 東学 25 公 後其爵位遣使事何權用北子孫伍變說卓嬌桓繳之政權用天下名士三重物置恭順備係歌以將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務實武及諸魚人悉 就卓然實白我能族人岂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後重三日之間周歷 帝語語不可了乃及為陳图王語禍亂之由無所道失卑大喜以王為監 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養公司、比九十三日〇 不答竟以事於稱處既然終全為也 朝不超刻模上於以熟色工命江海横十二年車間其名而辟之稱疾不 帝獨東一馬從雖全南行失傳國軍董草関帝在北巡於北芒阪下車 陳聞王協即位就為我太后何氏〇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養拜不名 有際之意義紹不可車換例比紹紹逐出奔軍刑車廢帝為到 ,黄班為太尉楊彪為司徒拜荷要平原相行至院陵 散之即使捉生害之頭而至于不可去該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潰氣四出而死斃之失唆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萬解之而騰減事遂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廢而已矣及其既去則讓故漢之竇武何進傳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者紹崔微擊 武之所将者陈香而以質花蔣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勉賊相流故網日丁南湖已發同謀孫可以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然而左有大不同馬丁南湖上實武何進同為元男同房至輔同得太后之處同籍郡英之 亡由此故也漂應示世議者以為天下惠獨在官官官官主則天下無以不可去有照丈大老不勝其惠而決去之是以獨去而得死漢唐之 手有真諸人若聽者立然视於處士之名矣 始定矣 軍何進召董卓将私話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斯爭曹太尉陳養大將軍實武奏蘇宦官曹節引是褒武之偕務也舊大將 **吹而傷人之命哉** 芳派昌日中省婚見震而作獨免黨鋼之禍至是又不為董事所風異



無辨業表別欲因發之為對行長史染行或高田車冠掠京是發立從意今徵判數條所然可校尉左將軍高將兵之(扶風蓋動家與高謀訂卓車素怨高徵急城門別姓文為各以炎兵奏免琬能等以王允為司從○卓徵蓋動為議即皇南高為城 世史類編巻と十五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公本不世 関東起兵 東京 一次紹者 動信獨調會操曰夫名不世出能機亂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蒙非 可河內曹操也改集於納 颇表術也 医肠骨内 懒聚各数甚崇供多歸心以來,康千初平元年正月卓越就是王陽東州郡起兵計卓推表紹為盟主紹 東京 院曰如卿此言其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及加大兵五 おまて、万子·〇董中議大發な以討し東尚書陳恭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真不 親以明公擁之以為瓜牙等循驅虎兄以赴大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 東作色白公之且國計邪黃碗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 且山東京平日外明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治用原之人與強調義後而 無事徵兵以繁天下。車乃依既而又以山東兵益欲遷都以遊之楊彪曰 関中, 珍破和雅已久今無故有宗廟華園陵恐百姓事動必有原沸之礼 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推勝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象迎接至事奉 漢昭烈益之白怒帝 不及身插國屯於我四百未作屋實〇曹丕諡之曰孝獻皇帝。 十二年壽五十四而崩延禪陵按益法聰明春智日歌〇献生 年曹不篡位發帝為山陽公又十二年卒於後帝甲寅度與 外漢歌帝紀 請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察呈太子辨而立之在位三十 十一代編 権継之首を 討議社 臣王宝 定之有 大 神経の 守恒之美 王允紹成 王允王佐 車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項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雕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廣將軍堅與官屬會飲於常陽城東長沙太守孫堅緘洪并權舉其討卓至南陽聚已數萬人到僧陽東玄 九屈意承卓車亦深信馬曰王生一日十里王佐才也 次之與目於此罪得奉於遊悉之后故其書法如此与未至朝政大小智經之與正名定分為與世法必以君宗衛為東而其与未至朝政大小智 卓教焼宮室初選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 室前入城乃曰何聖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精諸君不得入耳皇五 · 等的諸將議以朝廷幼中遇於董重遠隔關塞不知存否遇州政學置年末二年正月開東諸將奉大司馬劉度為帝原不受之都派以新興鄉 第洪以馬亞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及夜道還酸東操還·中河内 東紹以戚洪領南州〇區州牧劉度敝衣絕後食無其內務存寬政勸督 定美達引其至愛險遇車將徐榮與戰擦其敗為流天所中馬亦被創欲 那界江南悉矣 〇曹操與卓在戰于聚陽不克養中河内表紹等諸軍 宗室暫備欲共立為王韓養衣紹等議上置奪號慶屬色叱之四今只下 · 一章中之強莫敢先進曹操日奉義共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 朋亂主上家慶善被重恩未能清雪國班諸君各揚州郡宜共發力三室 及其謀齊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後漢書日而敝其罪部此之時天下整鮮矢而終不以精件為聚者知後漢書日而敝其罪部此之時天下整鮮矢而終不以精件為聚者知在港河卓耳が存在,四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 之王允分相彌縫內謀王室董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人 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胃何問不為祖 然民民年發教石三十百餘十二無避難歸夏看百萬皆忘其慶徙馬

きゅう人が首與母以販養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等與公孫寶同別者不少亦首與母以販養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等與公孫寶同以其耳州護夫姓成名大東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七排張衛第八子為提以其避位讓紹紹承制以務為奮威将軍、職發作級〇公孫獨大破青州首中, 世史要属者之一立 方人的重衣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報等度德而張古人所書請君獨何病馬馥乃 人意思人之也。西語友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度也術題之不此幸差追言以去西語友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度也所經過一次 今之計若奉致此以讓太氏是将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恭山也發放 ·為常見備少與河東西山關羽涿即張飛相友養以羽飛為刑部司馬分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替便與其将田楷洞所門有功因以為中原相鄉 其計雜長史耿武等陽而諫回衣紹孫容窮軍仰我幹点,物待事中之萬 不避欺陰常山趙雲為郡将五話營備面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逐從備統部曲備與二人發則同原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臨備周旋 事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缺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哥 後不為將軍下也夫強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衛取之尼亡可立而待當 君自科常心容象就與表已智勇過人就與表氏世布恩德就與表氏縁 為為教育級不初紹客要公孫增取取州使務所親辛評尚護等說設口、受灾堅逐軍官勝つ六月京紹逐軍州牧韓馥自領州事許舒背毀職機整建至羅鵬稀除陸廟得傳國軍永城南號宮井中分兵敦卓卓年港之私等教被於城而將軍吳浸潤之言還相總統何也術取錯即調経軍 · 型連七 運軍指點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相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沒門 堂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賦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 是原守道慕名以忠厚自教更裁手 本之右 名聞在原字之右善於教誘卿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請罪曰刑戮是其名問在原守亦其吹他若聞之黨悪悖逆得原的裁劉為下矣王列。遇禁過人少時思時於一年,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家遣原逊縣度所不復追按事之兼關的可尚失原則於等於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家遣原逊縣度亦不復追按事之議傳陳真上安見成際不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問襟字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德言都實以不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問襟字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德言 王班住帝國人士避亂者多錦之比與管軍那原王烈皆住依馬軍少時與華散為管事等等之意者為可能以與反敗那強有恐順職一公孫度處行海外中未養又為所數署無戶村之物師調相恐順職一公孫度處行海外中,就舊東五米傷務書州都徵共討卓初卓入關留傷守維陽而傷者與小東諸科 二人卓然を改造 詩書 世經經典不及世事遠山學議詩書習短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智養山東世性經典不及世事遠山學議詩書習短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智 方典王 有豆 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将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 華盧而選皆相推以直不敢便烈聞馬慶欲以列為長史烈離 有老父遺動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郭得動惟之以事告 到表時為前州刺史表術連孫堅擊表表達黃祖逆戰射堅後七〇阿 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實之於烈或至金而反或 己不使王彦·孙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盗 申三年正月草達校尉李催郭汜清等學失傳於中年領破之還掠 能抑而敬之畏而豫之立乎卓然有立也不避艱晚而無撥號之能不 惟見玄德行 日之積心玄德與關張少相 無發頭之非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德與關張少相友舊思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且

特子教卓越事之重新中學之光帝帝者教印出懷中部校全東士曰、「中華」大呼高市士於北掖門江門時刺之卓随東大呼吕布何在布日有部計版臣應聲也要數華東之十五 展 漢教帝 恕 **房村護吾子** 部討卓耳餘皆不問百姓歌舞於道草之死也察送在王允坐聞之事實 文子曾小朱卓意軍手就撼布布避得免先結布為内應布回如父子何認先歸尚書事以布為香嚴將軍其東朝政布替力過人中信愛之皆為原将日布隸董平與羅內开犯數餘獨於節將日布隸董平與羅內所犯數餘獨於節為於 制作因之典也城紀蔡典其能分子色逐死獄中九性剛稜疾悪死於卓 德後便吾還家其訓議日郊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團之紀也 更為一代大典名曰昔武帝不發司馬遷便作誘書史能議議前帝流於 權成隱吏太尉馬日禪時謂允曰伯皆強曠世逸才多鐵德事當備成後遇及相傷獨立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岂谢曰身雖不忠願點首則及 免勃然此之曰董草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 目調無後患頗以騙傲始與土孫瑞識下記放卓部曲紙而続之乃上卓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式馬在郊不可令传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 日君自姓日本非骨肉撒較之時世有父子情邪而逐許之卓入朝伏勇 曹卓非服僧擬天子四月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忠訴使中 恐嗣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多乃從操操與語大院曰吾子房 者其以斯為断案哉 或為唐衛之境哲博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因產 少為養武司馬 心の便或知其不合則當水逐去矣何待九鍋之請感其我耶朱子曰丁南湖田則操之立志以漢為自居以子房待或是祭漢之機一言而丁南湖田前咳志在後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 餘而漸圖所以全身為事之計故不事其倫否而至此矣意善論或 **身六智** 到卓之功惟等縣 北野王マ 編卷之十五 嚴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高軍 悉降之得精天三十餘萬公都接過夢之尚弃素新〇十月曹操遣使上案也官因該與此相鮑官等迎擦領死州刺史和目書縣入捧進整黃巾 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皆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 乃為操作言與催记等致殷勤催犯留操使婦 質如此則獨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與張揚河的假堂西至長受重的 **高網碎毛玠為治中從事珍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與楷怎公家無經** 月州黃中 及死州 我刺史劉位曹操騎為京部将陳宫謂操曰州今無十 我力能於人色迷盤賽者不敬睡美印翻然應命信有三墨周歷三季色名高時之務疾不敢身大怒書回數然應命信有三墨三四之間亡命江海遊斯具會而不蘇雪節等級案奈何董亭一時初之以威車 滅紀察典謂之何哉 卒之座上之嘆敬中之死那獲免馬色之陳思所近罪難追矣而允之 東漢獻帝紀 野談日方今英雄並想

記人子之 曹公孙宣 建五成對應布惟三城郭成前不動程呈編過限 為說其令斬光日聞呂布執君母 太熊情報從之〇後朱儁為太僕初陶讓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務機 お野の場合事制唯事を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軟非所以副将來之望也催犯 世史與編奏之二五 內外自经乃說陳聞太守張邈迎吕布以拒採騎法殿海府死州郡縣皆守邊軍素有才名操以其識已而殺之由是更州士大夫皆懼陳宮壮烈 天真不取悔不可追情逐領險州〇初孫堅生四男策獲羽區策年十餘城臺及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前破級能 はくな歌 護議而就徵後為太使稱嚴則舊之成召其最身就可知美忠智以失節一致伯欲以同對李惟奉迎天子會李惟用尚書員到策後備入朝傷乃辭 此州總平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表街形遇相礼融謂備曰表公路 厳己交結知名野人紫 新周瑜與第同年亦公是風成開策禁問自野 以東平元年曹操後攻陶讓劉備歌讓讀表備為除州刺史〇初九江 河中国東京高米橋正以上将之墨富名平之時而合大葉弱小諒平 人漢獻帶紀 **河奔天下** 兴州大下光武場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雅有困以料大下光武場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雅有困 **阿射沙海** 太天皇心 江東縣景風東 大無多事敗而終濟大業将軍本以死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院服月 タで権 世皇数編巻之下五一八漢な所名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特己範言於策曰捨本土而策入西門於恩布令威震四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問達聽受善於 養稅科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礼文武 托将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替看同舟沙海一事不中即俱受其 大美站一無所犯民乃大院競以牛酒劳軍策攻劉縣於西阿縣兵政走 莫敢當其鋒者百姓問孫的至皆失視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膚掠雜 江援因校本土名象可得共以佐定天下、粉許之氣渡江轉聞所何皆確 獨不在我乎〇曹操攻接定陶己布走歸劉備張邀從之留弟張超守極 之事一以委之每得比方士大夫書專編美於昭榮歡笑曰昔管仲相來 敗逐該閣下各事自稱領都督由是中軍蘭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然為正 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覇者宗今子布報唱賢我餘用之其功名

心故手様不 東日教地市名城僕亦笑子生而無聞馬紹遂增兵急攻城陷洪被乾據地取日數書報 セデラチャ 引車をより きまかりり りょうするカスキニョンション 展洪投命 藏洪樓 · 在坐無不嘆息騙相謂曰如何一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る子養子 本級七済 終 不 爾洪守士 前門以其由是與紹絕紹與在園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諭之洪後琳書曰僕家 子 其罪而紹不知自及何哉日致三觀其順日數紹之語亦中 内子建安元年表初攻動備以争徐州 七養皆が以為忠臣養士之勤し 製庫致事会肝于輔迎属于和攻公孫職破之在人未我一則見輔等不忘故主 之則為小人今日願與職洪同日而死不與将軍同日而生也逐後見教 軍出謂曰汝非臧洪儒空後爾為容顏的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情 知曰諸太事傷四世五公可為受恩今王室表弱無扶**其之意多殺忠良** 也行夫猶於言孔彰辨足下繳利於境外城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勢死 及耳洪聯為東果徒就號沒從紹請女教難網不從雅山亦清超自殺洪不敗好以招稿超白子源議洪天下載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蘇 起請紹曰将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宣合天意紹縣使人 以之数威情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雙耳紹殺之洪色人陳容時在紀坐 王人傾盖逐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宣悟本州被侵郡將遣克 超之不職不高過而洪豈亦不量彼已耶其不屈而死也盡亦匹夫匹格通山可表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表曹方陸洪欲其背好用節則 別未聞也其忠慎亦凡非兴意四千象而不獲远距可能以存刺之廣則未聞也其不能如包書之存養也之思清洪之家學院正教主之思為以為於一衛以稱的學記文家學信之為之於其家所已可能與明春之務,決相尚者盖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院危曹表繼方務洪後指也未張權之所總令其與守義之心異形若以締結運集機構之人所總令其與守義之心異形若以締結運集機 明師見把解行受拘使洪故君遠至淪沒斯所以思悲揮文妆派告絕者 些之我 美養帝紀 日後二烈士。蘇洪與紹本無怨防徒以 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将拒衙名布 事情等を陳豊富はちょうと、これで、「おいり、他ので、他ので、他ので、他ので、「おいり、「有不知人」有存本之思兆氏懐成権之表談の此時奉主上以後人望大順也東至一時大明人有存本之思兆氏懷成権之表談の此時奉主上以後人望大順也東至一時大明人有存本之思兆氏懷成権之表談の此時奉主上以後人間の大明の原之疾無嫌無禁及未来主義士事。 紹光下了 間候子曹 計計董 稿 本之思 不是这赵令繁弘族於則軍後横木 北東京 泰無 無樂縣 反本東主義士真士有存不是这赵令繁弘族於則軍後横木 北東京 孫無務軍首唱義兵後以山東張副 意的語 二大者 班印筒 新典物 也史 生之君 此亦是 海南亦奇 編卷之十五 肆恣因潜召操擠乃將云詣雅随既至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詠有罪管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位董承惠遇於功 文思 爱思性 時楊泰韓區基車寫至推勝官室境盖自官被荆棘地雙小故以自為書族人朝自為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解明望永清召擁兵前題東下門孫派敗走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今河南刺史布自稱徐州東下門孫派敗走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今河南刺史布自稱徐州 功恣肆未可平制首或曰首晋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 下諸將人殊意其今留臣孫事勢不便惟有移駕華既耳夫行非常之事 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為列侯 主義依衛空間曹操在衙門等謀迎天子果以為山東未定韓退楊奉首 曹操還常于西籍是常界也自為大將軍封武不侯操打董昭問計昭日此 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等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邊始立 樂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藏江南劉備藏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着被來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以每得個獻帝來為挾天子今諸侯之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讓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寅此 博之分數:一旦 可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與或昭傳,心且 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與或昭傳,如且 可能關不問計於或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可致室可葡或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旣至 以自保平 漢嚴者紀

軍課紹作 可失 起示 合是非在網水東禁之士或屬其從子攸及領川郭嘉標徵依與語大悅曰公達被 策出數 世史動解者で一五 起把成成 **新民宅田** 入御 傷事事無無為解傷執于孫禮易其熟名曰鄭公鄉及清傷之士左承祖劉表藤·蘇斯為解傷 上願少留意第回君言是也歐不能改〇以表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乃為一方的能不允豫且不射今舊素而從布不於臣恐其有豫且之悉矣王且其王欲從明於近子存 練曰不可言白龍化為無適者兼且射中其目 等皆備在座席而不與論政曰此人望不可失也時表曹公孫首尾相連 發展於新在八軍取的治敵蘇無終歲之計機則起多砲均棄餘尾解流離都立置田官補外胡輸業級以時天下亂離民華是業諸軍並起率之糧支紹攻歐乃縣家山曹操與融有擔徵為将作大匠○案民屯田許下州 清難而才陳意廣充無成功所任多熟輕小才至於真事名儒鄭玄修能 也多歸孫漢業的哉岌岌死〇以孔融為将作大匠比遍太守孔融志在 競起於抵而成於受其产氏部朔日書此以子之失其首矣 〇事備合 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酬自託禮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所州刺史 非常人也否得與之計事去下當何憂我痛初見紹好其好孫無失去之 以納為太尉納耻班在操下醉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絕而自為司空 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回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由於豫 所在積数各原之日南故操征代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無开群雄軍國之 以任受為典農中即将東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官。 一般院·無敵自被羽林監事在請達置屯田曹操從之以抵為屯田都尉 行車騎將軍事心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荷收為軍師郭嘉為孫酒 共得萬餘人已布惡之自出兵攻備 畫下紹賣以地廣兵多而不開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嗣炎 原次漢獻而 記 翻說太守主即降東自為僧雅太守後命都為功事 **新**奇或症性 不可用 十點排行 南祖皇知也重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禮然為所食今紹有十敗 寺以十時 十八時以外夷内已所任權親戚子希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 門衛城和 要意之無難與定天下平大除一人之意以且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棒 可為國家多謀少失失在後事公得策較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級高議揖既以収 世史額編卷で十五 漢以西車 雅樂表夢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命柱葵作樂欲度觀之夢 然公起義共為百姓除是推誠化信以招後禁猶懼立不也今備有英雄 中世然可謂不知務矣 各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野為名也如此則智生将自疑四心擇主公 無能為也經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運動公奉順以率夫 E 各樣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虚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體累其所不見處或不 下此義勝也極重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夏濟党公科之以猛此治勝也紹 侍中鍾繇有智號若屬以西事公無家美乃表翻持節替關土清軍〇表 如神此武勝也探笑日如卵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接關門或日 丁五二年正月以鏡路為司隸校尉督剛門諸軍表紹沒曹操書解語歸 言惑亂公都下以道漫間不行此明勝也經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及公與四海接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紀大臣争權達 協議葡或郭嘉日今将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日<u>劉項之不敢公所</u> 復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為好為虚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我用其 将軍號不為天子。合縣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特揮臣權命居室将與 **小漢献帝** 刺史金尚術務節通金尚能不為所污好行之 公有十勝雖疆

楊公在內 得公四世 以金尚子 此善班子 其內 了不於對之日登見曹公言者将軍警如恭尤出绝其內不飽則將唯人公 飢用蛇去 地の類編奏で一五 極任 かお勢不 核外外的 に使不 所照可以表氏線非楊公手探回此國家北意融回假使成王教召公問奏収下欲見融見探曰楊公四世清德職藏縣四如楊東三不或勝海內新公司也清德職藏縣四如楊東三不或勝海內衛等公為以金尚于清為即中皆今為子向東兵死〇楊於與納為婚操悉之 表術走破之面國許指勇力絕人聚聚結操統曰此吾樊會也即日拜都 平合之師耳誤無素定不除相維于昼東之比於連維於不俱接三可能達將張動等與語是楊奉本騎數萬七直攻布布懼不敢珪曰是秦與術 因陳登科之來於州按不行登還布怒後或所几日鄉父勤吾仍同事操人與新結分必受不殺之名將有累郊之危果布女在途追還絕處布後 也有用廷策與運奉合兵正到動營動等敗走發傷殆盡〇九月曹操學 日不如卿言等免養度機則為用飽則殿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の表術綱本で、五人然於教都心 成面三年九月吕布後攻別**有**冬曹操擊布殺之布後度表術通 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太失民望操即赦之 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能按照飲乃曰楊彪考託無他辭語此人有名 絕然公路報今吾所求無後而鄉父子俱東重但為鄉所實耳然不為動 來循環使以稱帝告己不因求班場布造女随之陳建恐徐楊合從為難之為非即為南衛大門派治藏非學順雖口是為原始五文在籍〇五月之為非即為南衛大門派治藏非學所雖自治原依不在了至籍〇五月誰能與之術不依至是僧號於壽都欲以金尚為大計尚不許而此術發 無聘處士孫輕範便其等本謝之納謂孫承回孤少土地之廣士民之衆者衛衛高而已名字應之辦契圖也乃曹康高代漢之議 為有替婦之 由四大之資而與動主之功不足為維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意 欲微福縣桓擬亦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難 往說布口曹公奉如天子斬替國政将軍宜與協同於其共存大計 是牙梁着句位動標 自擊布快國 道馬順 不如意 7.從 御不見何 人
く
製 華子あり 伏は 前是 有一个四人一般的意物的事事口品布勇而無語陳官有智而運今及有 世史類編をマニュ 下為不至軍大師平標鎖之宮諸死操曰亦卿老母妻子何宫曰宫聞以孝治天下 |以尊治于 大下巨可 門於見 一溢神器 劉備多思科 谷民府帝汪俊藏古民而宣誓是最不依可以之上也自此英日納日於民府經濟後繼承新納日則書紹所以雖備於陳也全備上級之一史新孫原備以為豫州被納日則書紹史孫太為五将軍吳日仁政之,史新孫原原備以為豫州被納日則書紹史孫太為五将軍吳日 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撫掌大笑逐有無并之志 聖武 意中事時序與平二年策攻副蘇于由阿特慈為經路今日之事 何無成遂棄官廣江從策第自將討太史整於用果會之解轉捉其子曰,造來依獻方物曹操欲接納之因加表封以納為侍御史周聊智期知表 之并觀華子魚季 數年五年歌歌之 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 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縣平哪州士我未有所附第命慈往撫安 次風備為在将軍備が将還许議表以口以孫策為討逆将軍 宙與卿共之聞卿有刻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が是卿知已 在官也孫因应涿并布順皆縊殺之否官母養之終其身嫁官灰撫視其 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 将水天下不足定也抵命緣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己布當事丁建既 之不符官缺之未定息攻之布可接也乃引诉四灌城月餘布益用近衛 也卵四年三月表紹攻公孫瓚團之齊自焚死口要表衙北走諮劉備 家皆厚於初張逐感朝等皆降。 将總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今布将騎明公 小選第四子義特拾我當後從誰果如期而為及請第日華子魚良德也 熊用其勇養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因無此也於經際無深云於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以為人用或員此為老果可能見生也認言布一匹失而良馬就域飛動接將斬魔其勇為老果可君子之勇者子少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 而假彼或攻徒而合此恭横騙陵我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使 **冷漢歌帝紀**

華子魚自 宝塩国で人 不在強勢 此萬全之 BBO 美許之竟不至亦不接換韓高口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将軍若欲陽為BB 美許之竟不至亦不接換韓高口令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将軍若欲之於一以各城知道中,與其所等以官将為美麗的墨使時衰紹使人求助於表世。對新老之二三 人民使教告犯 義者無之獨在我者無敵縣者先城且府軍之策不在強弱國際法令既行士卒 "操欄以為表強曹弱又先與福月仇謝回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致禁進軍敗職九月遂呼分兵守管慶時綱則 并一貫網精節張繡阵曹積線全要惠安之街而與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屬等攻 断乃遣書題許自君為我觀其實為日聖達節次守節書守節者也今君 来造從事中即號高語許屬語許勝見其有賴望觀毒之意亦則表之那目的官民日盛此從本弱於之利也或以白標從之間中且是復從〇到 将軍有置高不到将軍具陳則三表乃囚之〇孫策襲廣江太守陳動取 東若好聞門以附操撰必重德將軍長至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派疑不 之因循環重請及翻日華子魚自有名字好無達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 有為起東其散可也如其不然因將擇所宜從曹操暫用兵醫俊多歸之 之德勤表遣手入侍表大怒以為懷武大會陳兵将斬之高不為動你日 加重思無為有為表強之為至野語拜高侍中蒙陵太守及這盛碑朝廷 京師天子假當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 臣名定以死守之将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高可也如其猶豫嵩至 聚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以競選又使司隸留治願中以為之主則諸将 與荀彧曰天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屬便者監賣以其首為市 〇表紹在無能特兵欲攻然河受諫曰枚亂誅其部之我在侍衆憑強調帝號於表經經迎紀欲從下四九過標遣備遂之復走國華衛就也加死 于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獨率架降換八曹操使衛親鎮撫剛中親書 也曹氏來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劉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惠 **克典排**性使 起烟箱 義目情 村神神一記さら付けるとはけば、重義時目重りかくと、ままれば、神神神の日の日人皆放汝吾不必見物之及當先按子井中正策大監釋之の到情 **公尽况** 東可知 朝之前 風皓龍 節歌無道 宋 詩 東 報 家 かま 新ないと 福耳本初報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若佐重度俗因日聖人云迅奮 華歌失品 累近世 程讓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看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風是如神今財前華等 せる類編悉之一五 草八品北 備備來數萬人造使與袁紹連兵操造長史到位擊之不免備調目使攻刑刺史車自日開羽中中州行太守事身還不远鄉鄉縣郡縣多叛操属 帝衣带中容部與劉备謀禁曹操操從容謂倫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起兵心則計曹操以擬難縣機種與的計以勉擅逐兵擊之初董承称受 功曹魏勝仲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之曰汝新造江南,抗心交習為體於勝鄉之後, 4月11日 國有禮語使士民勇敢執與國都歌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然演主朝 師之 中州常懷瞻仰數曰孤不如王會精也翻復曰不審 國 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承矣其不以討無與承何權之入本属之地 時承謀應接承等的夷後後則為為不書故而書殺書故是以討無與時承謀應經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将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奏至州漢縣與備問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逐與承及种輔等同謀會操造衛數麦術備逐發降 便進軍歌高中迎策策向歌拜禮為上寶 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承為計恆莫及也歌乃夜作傲明旦達使輸迎策 一 135、日間を目を記している。 151、日間のでは、151、日間 之後終無以自立于天下其無世敦也大矣故予曰綱目脩而亂臣戰綱立人極謀亂臣販于於千百載之下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遊亂昭烈討操之果未子綱目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所以扶三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數華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 五次昌三京部與船烈縣珠操而不免被昭烈在徐因遂起在然前史 漢献帝紀

學也學供 與軍事富者逐解百馬之團從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學白上盈其志 世史類編卷之五五 展明時年冬季之羽望見良壓盖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其能攻劉正於一個馬於清縣獨主曹操北較劉延頹良來逆戰擒便張邀開羽攻劉正於問題的沒聽納入議於國際"進軍縣勝縣就然明獨,進其將頹良獨一件以明,論至厚州原然然至歷一三里的古馬人会下至利夏之 刘信人唯 開明報放 若然不留要當立效以報問公乃去耳遊以羽言報探謝義之及羽殺頑 表三约 獨立什及關係衛奔所州縣納納去翻三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明己志稱從之封羽為縣縣學侯島與臣主之義惟形與二六人以為與自己主法的不分千里價齡與去三也如其不免無外以與為與皇私管珠建室将漢不停曹一也二號在被此模上下人等不許以約與皇私管珠建室将漢不停曹一也二號在被此模上下人等不許以於與皇教管珠建院将曹國新禽關羽操使張遊說羽隆羽表三約雲張調逐 更紹乘公後若何楊日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公為後患都嘉日紹住運而 一般其一〇初掃壯國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失留之意便張遼以其情而與其人行動故其漸限也当以惟密也将以獨則也的海省高亦得其外的別之於惟必是之主乎使羽投表而經數情與與手於來以與其主也於以為不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投表而經數情是與手於來以與其主也於以為不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投表而經數情是與手於來以與其主也於以為不以來之數文配良體皆紹良將所數會之紹宜查氣致羽以報夢世多最大被之數文配良體皆紹良將所數會之紹宜查氣致羽以報夢世多最上於其功收級黃河吾其濟子紹重至正準南經陳贈重解敵率將縱擊下於其功收級黃河吾其濟子紹重至正準南經陳贈重解敵率將縱擊 問之羽襲日香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将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肯之 多蘇北必不速備新起聚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逐東田豐說表紹曰 ·地回爱呼遭難遇之時而以男兄病失其食情故事去矣操攀劉備破 一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将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表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了 劉蓮兵未可卒解公舉兵而養其後可一往而定紹點以予疾置舉杖 7羽之素志而 昭烈之及劉璋也何羽無一言陳故即豈羽之尊之是一南湖曰孫之稱烈而明力以事之乎及羽般預及以報曹則無應不報一南湖曰孫之續羽也遭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将軍耳豈若劉章之 人沒藏亦幻 一方意了勝多鄉都尉李通急錄戶調驗職開歲長趙嚴以書最荀彧曰今屬安班被於累不如鄉逐卒并不一張昭周瑜等調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奏心而服事馬 実が持手 大机 是大下之 将家村心 不可去一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稱乃堅璧持之以輕五號破其屯莊敬 歌烟被图 世之製編各七二五 一天美歌命紀 不可任证 不形於色而性於慢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納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 政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丁之大機也被情見勢竭 機於的陳之間與天下爭衙卿不如我與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院東我 孫策院定立東欲乘虚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兵即太守許貢如客因 以孫權馬計屬將軍曹操開孫軍犯欲因喪伐之張統讓日聚人之受読 望生逢紀後以聞敗村手大笑譜之紹曰吾不用田豊言果為所笑遂殺 盡婚其種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標追之不及紹為人克雅有易度喜怒 曹操分营堅壁以報少糧監欲還野或報日紹悉報及管慶歌與公决勝 急飲紹絹何以勸養或即白擦悉以綿絹還民都內遂安〇來紹軍**應**或 百姓西郭鄉城並叛易用值為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縣慰撫而 其出獵人質行中射之中類創甚呼第權代領其於謂曰舉江東之衆 夫豊日公親寬而内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放之今戰敗而忠吾不 以與亡乎 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国不可得而禍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切所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常其言之中也乃殺豊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極東攻回也乃當諫者司後勿難言東紹說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收藏東攻回魏武帝旣勝為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 全生而編漢備不取環則安得立國而嗣漢可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也璋之大徳備非透循忘之也急到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撫則安得惟以自養而不以資倉耶蓋據之小見羽非誠竟報之也畏戚也求生 君臣之事犯馬可也 古義若其不克成響無好不如 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計層將堂領

表生之芸 意思是大人四公道議是也公達與伯符縣實同年小一月耳我根之如子次其公達完是大人四公道議是也公達沒自行縣 同年小一月耳我根之如子次其公理於是大人四公道議是也公達與伯符縣實同年小一月耳我根之如子次其 公量误是 智東南盖迎以上有禮待之益其其使也新野屬湖南備在荆州數羊當於表坐起,沒可如於學也完年九月曹操或等別備於陳南鎮備奔荊州劉表表開備至自出郊 寶寶里縣斯門賈祖進伐劉表是江所極機而有之此王葉也 ちの前編をえて二五 直拉克所 光明左右 门相攻 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三孫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子之譚尚不足憂反則是錦塵東郭按明回来辨國有限大名田は自用于前而遺田父之獲 請標請救劉表以書聽識又與尚書曰青州職家天性悄急迷於曲直君 首尾其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置與南面稱孤同故其 黃貫權任子為皆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首無六郡之粮兵精糧多將士 也有攸曰天下方有事一的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來 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讀不聽○曹操青孫權任子雖指權不受命操下 日光绵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關而斷其右手日我必勝其可手夫華兄弟 至則依然流像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內皆消心暗外田體今 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派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 立之品配器紹命立前謹不得立自將軍也察防欲攻尚譚別駕王修諫是上半來紹自軍敗慙慌發輕五月斃絕有三子讓熙尚聚以譚長欲 曹操不可立於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改觀天下之學至若因此方多 復騎部沒內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一五守周班源京都於權權獨引肅合捐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 八年末譚衣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整到表軍西平城等所謹遺辛毗 [层层质白色 手和整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五點 五政何如 土紹乃剛很而不和後過而好機調子輕而庶子重英其不成乎一萬湖口東安震忠帝近平及楚湖仁心是以裕後故予孫累樂宰輔在北京之本部志以厲書君乃拾之一十二年孫等馬祖恭熙朱 而海内平 唐中 一月以荷悦子の為傅中時政婦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と見数編奏之十三 同 漢献帝 紀 事大部室 朝華 監五篇奏之其大器白為政之街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懷法放 州長城島 産失さ 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八許藏平平和北本河東白國不足道無納不 一門一十字曹操攻關度克一斯安龍尚與熙俱奔隊西初熙為其將焦騰 一時元年二月安尚後攻禪四月曹操攻驅七月尚還載敗走區州孫逐 東中元年二月安尚後攻禪四月曹操攻驅七月尚還載敗走區州孫逐 東京於元泉南向以争庆于是司與而平縣 以上功亞此泉之所以至以子與市縣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中 東京市 1000年,以至中 1000年, 1000年 受衣公子厚思今其被亡智不能被勇不能死於義關失若乃比面曹氏 所不住為也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獨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商而不怠此之行別中人而始于君子之会刑部敢此都立武備以東其威明當對惡以正其俗實文教以董其化悉等此其情也便指職非以加人也其惡以正其俗實文教以董其化悉等者皆罰之精華他故禮數崇尋以加越輓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與聚桑以養其生審好 這的所以故出於網自號面州刺史驅率守令替表何曹别駕韓珩曰吾 陳而不失在拱揖讓而海內平美係解於以為 漢紀三十 箭幹约事即 商成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即藏的賴統當者論曰昌言言為三 世縣也以整馬者及經體之時張傑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争考 競型馬 用智者皆寫用力者皆首勢不足後校乃始轉首擊頭就我之衙經耳 一座天色的三大學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源否不待一人可 馬街 治左

. . .

ツを許り 是我不可由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将軍宜在駕顧之俗由是諸亮九三往乃見 礼明此能 到 一 刘明正在平若能應芝於後則此未及為恨〇副倫見諸葛亮于隆中國中縣粮日 天所以 江東国史智術短冷逐用猖獗此失敬雜君謂計将安山完日今曹操已擁百萬之 新華華不用君言故失此大衛·備田今天下分裂日發干文事會又來宣有終極 河情儿则治外觀時變則新禁可成溪室可輕矣倫曰善于是與港情好日客開羽 桁軍信子 て也、所情、到理問弱民股國国而不知存無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 前州用武 世の顔編於之一五 から · 你悉之底認倫曰諸葛孔明即能也將軍豈碩見之子倫曰君與俱來庶此問自有伏龍原雖倫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魔士元也徐無見備於新野 前州訪士於賽勝司馬教被日儒主俗士宣說時務說時務者在予後傑自比管仲樂教時人莫之許也惟顯川徐無與惟州平調為信然期俸在一門一村加湖鄉語為亮寓差弃勝隆中來獨孫軟裝絕幹期聚二郡之每 之法代心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孫若公盡是我飲血之冠雖也豈非富貴生不仁述滿致惠疾耶存山以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於有西通巴蜀行即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國也無州北城漢河其餘不及與 因群人日漢室傾顏或臣竊命派不度德者力欲信與神太義於天下而 之胃信義者於四海若跨有到五係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 果挟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振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敖天下之||育胎断上民之骨箭上朋友解一朝而去昔所為我哺乳之 彼見天下真敢與之遠也乃奉其私皆轉其和欲君臣宣淫工下同惡至 張飛不悦倫解之日孤之有孔明僧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 始天所以資将軍也遇州廢塞決野千里天府之地州之也物産惟多引 十二年曹操北伐舊道劉备說到表襲等表不能用至是表調倫日 灰 漢歌帝紀 親生工代 是并然 的石野龍士元公教, 龍高鳳雖德撰詞為水鑑故德撰與到備語而 孔伊孔 野生 子 天下等一 之代人才称之 一世人能 是與第150 人能 孔以托 朝 排 身 不 可 之正明出版 刘萨敦于 竹门 此可凡於 聖職 為班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直之士操款日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 即扶正統 北州野 世の指摘失い、ごう りる事法 とき知り 新子天下 人而不去說志大才高名重海内動鐵個曹操又與稱衡更相發楊衛語伊人 下操以崔琰為西曹禄毛珍為東曹禄司馬明為主演弟懿為文學禄琰茂十二年夏六月熙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解賴以開與不前優族人 古至宝三十以為親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于西沙皇三三國人才之幾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遇獨出石山稱 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故一隆中其與解萃野訪渭濱若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執謂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華之曰劉備見諸葛亮 三天三三 自見就謂一世人龍如礼明者哉问使昭烈不無三顧之動 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海流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取於深始謂是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勢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詢越王察之徒 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忘士尚友顛布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伊爾而以官然自許謙志也才與什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 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較于曹操世多未論思調夾雄豪係周 則除大義于天下使與衰機絕羽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宣區上 竊時乎未遇則高疏丘園道苟可行則在果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數 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告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情 得而民及完置大言無常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 則將稿死嚴次與草木似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顕著不可 ~漢献帝紀

三軍大夫 取削川思 時與元湯 概大礼均理大礼均理主教者

北海高

三教者

北海市

三教者

三教者

一教者

一教者<br 無意礼 原的 名 重 衣德統法 被事竟不太守及曹操擊果會表本時為嗣前越等白逆順有大體覆發有定勢以 文本高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升传去地不自軍與諸葛亮課自安之依亮不對後乃與光升樓去辦語日今日上 自災之州 丈夫之風 人為本學或謂備曰宜速行保丘院備曰大齊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婦吾吾 で言来 · 原家十餘萬人輔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來船數百艘便會四我以孫遺背信自廣吾所不為備將其聚去過賽鵬用人多緣備比到圖在輕異備大數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宗劂州可得備曰劉荆州危亡託允月德至翻翻齋遂東州降總時劉衞屯團駐鰀聞琮已降換而禄共已九月德至翻翻齋遂東州降總時劉衞屯團駐鰀聞琮已降換而禄共已 不至天下不至也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 初剧表一子琦琮表為琛取贈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宗而惡琦琦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辨嫌如殺孤悉何足道哉解除贼險服将鬼域之惟者耳其勢不两立非公珠操則操否公此理 龙重五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正夏 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樂中國必危也顧將軍自料何如 已置有自國物委屈可以每續其生數潔潔馬偏偏馬其與兒王秋看事隔於人存代終然以之規啓機於身後也賴輕夫嚴氣正性震盜而文樂訊刷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陽而忤雄心故後移爲还誤之迹後濟也容就霍之謀平仲立朝嬰有舒益齊之望知破計與斷若夫後漢舊三等讓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數粮養不採是以孔父正也不 習整 國一原升之 顛則情感三軍亦赴義之士則并于同 救終齊大業 不亦宜平 比野可也 舉以英儒烈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能也而曹 一百餘里及於雷勝を長めい 江陵軍 犯比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信張條之氣自為 一時所宗其齡盛孝章都鴻豫既然有列史夫之風又曰文 人漢献帝紀 夏於劉備城之乃棒軸重将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 情· 療 類 切 **拒條** 棒刻 三分費標目騎 母様が、定期間天到備不存録松松思之縁動電絶操與到備相結電從之事操不在四〇曹操進軍江陸劉瓊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荡操以樣水萬無敢近者雲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問遇劉琦泉萬餘人與俱到團人就飛犯後機水斯橋順目横矛曰身是張臺德號也可來共决死操兵 **資格主**之 **気之地** 共活時時 史類無於文十五 美维無用 備南走 痛迎之於歐勝之後語佛白孫計層縣概輪計故皆禮士兵精糧民般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表果共治曹操愈初魯點開劉表卒因言於孫權曰荊州張國隣接江山陰固沃野萬里士 即在一种又 多足以三事今為君計裏右遣服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都縣之 ·死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投魯庸語孫權完說權四海内大門若是之雙項之崇桑之說的亦可以然時標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非昭烈刑明在在威缺時人與假謀後回接雖有同聯書南定謀於內然一致養育鹽之縣美人專有其功與自乃將恭讀行從船與謀破之所改蓋一十月冬團撰其東下孫權遣周翰魯爾等與劉備迎戰於亦發大破之操 等数十騎走徐庶母為楊所獲庶解楊指其心日本欲與將軍共圖王戰 天難客已平矣遂破部川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才能矣無益於事從此遂別遂語 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明城財牧表運南與曹操並争天下今韓交夷 陳莽旦即稱其建獨斷之明出象人之表官有以也惜乎肅之早表而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葉躬襲日就失一兩湖旦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診惟統劉備此皆懷與亮動備取剎了兩湖一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 曹整盛回 苦察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騙伐而天下三分 不獲享惟之報也吃 皆動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臣至不惜乎 人漢獻亦紀 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道逃至此 聚與中國抗衛不如智 4

不能一個之壮士耳循行義不辱、光劉豫州王室之門英不盖世安能為之亦恐 被以限敗之機在於今日相大致將張濱湖書日近者奉辭伐罪旌施南指劉珠 及之時 康州美權物然日吾不能學全意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次失非別豫州其可以在 其地争偷又个盛寒馬無景草擊中國土衆逐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大大之失且我是不敢不如述之言扇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 石物是物主清權日旅雖先名漢相其首漢城也將軍到據於東 プン人不習水戰又動的之民所操者信在数工非心服也今将軍城能 電納者也語に我也為明細故類最鄉故失法是之日必数上将軍且北 又今比土未平馬超轉逐向在關西為操後馬而操多數馬仗升付賣員用當情行天下為漢家除發去藏兒報自送死而可迎之 邪請為料室藝 張散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奏之末勢不能等 能何不比面面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平元曰田横稱故存在業 逐次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遊操以者 開管助書方是劉備在野口 是老就勢不明三老官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接刀玩樂日前将某 **飲店漢自三人美徒忌□衣吕布到表與我耳今教雄已滅惟孤尚於** 老柄此動者用年之患也瑜請得精兴五萬人保為料軍破之權曰老 要豫州協規同力。被曹軍必失損軍敗則刑惡之勢強品足之形成失成 精申萬人創新合匠團林秋時領於歐戰士亦不下萬人間接之衆處來軍操者然骸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平克日令歌士還者及開利水軍 秦 H

此葉清華配補

史 54-345

培养 計算を 利州省 あど後が未発きし戦 **种兴林姆** 次切中 布衣場の日光私行語瑜伽出迎之之謂幹曰于墓籍良苦遠沙江湖為一年衣場の日光私行語瑜伽出迎之言謂幹曰于墓籍良苦遠沙川鄉野乃須之周瑜分南岸地以給慚權以殊宴情然才捷剛益有諸兄原侍婢百也五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政時周瑜屯援江陵有劉舜本權以惟 曹氏作說各形因延幹與周觀管中,行視倉庫軍首結仗就從飲宴因謂 而後其功輕為於孫擅而至於數配不亦是於料事而不是於料 人之 要は関係 爾第2主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龍得雲兩終非池中原 医鼠海壑 見孫權求都督劉州斯上凱於權曰劉備以景疑碰觸納此牺雜之宴而懶編熊 新序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必不足以答其親乃自詰京 所以多可物也相不從備還問之數四天下智能之士所見客同時孔明讓孤莫行 口條自然 明亦是北老亦愿此也〇周瑜請京見權乞或奮威雖職多俱進取蜀而併張自 香而平不能明之說,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萬之要也船酬之謝而印思 今日孤始於蓮至前 讓東莊精舍欲秋夏讀書奏春射獵為一十年規存下今水才廟相七三身強城剛勝以〇十二月孫讓還三縣輔購 1換下一點,雖今一一一點,雖今八人檢殊途勒而為之,必有疲惡而或容隱偽美經卷之乃,肚大夫故所得其於藏其實照朝夫五教觀俗背處中處為可繼也今崇 議少城孤之責也 欲孤便爾委狗所與其衆該恐己難其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順危是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與軍校尉意欲為國家計賊立功 不得基意名而感質過也个讓這三縣無限及所於三縣戶二以分損務 義在後領死州 使題裏道言漢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伍奪草之難與起 專兵之歲城不遜之黃一何馬弄黑聽之甚我齊晋伯王有專王室獲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已出共利大失乃上還三縣謂可頂師致堂回曹公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以時益擾橫城名顯老夢無 諭而罪悪大矣 夷狄之功亦有楷禮樂檀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 東好車看調之不清形容不該衣妻敝壞者謂之無常 我都而知

人戶

上 類隔を マーユ 京新と寄雲有以表見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曹献忠到臨事不為可以代瑜僧所 PA を可屬也福許之功是四處道病與權將曰方分曹操在北疆場未静別る 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能於於母藥而所學學成無用之具期致堂回三國之主權為下全吳之臣家在第三四間皆心學而自進見事之晚子。蘭遊拜號母結交而別一日即更到目相待大兄何,爾遊拜號母結交而別一日即更到目相待大兄何 唐士州但當沙雅以及東京如此亦見往事耳即言多務執若孤孤常語 · 到午夏雨初樓冷期川借水桶收共行前標權從之口初孫權謂呂蒙三子乃告人日與周公奉文若於蘇藍不着自蘇麟鄉美之權以愈肅代 三三歲以年長數院長城南折經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成服而親 死以亦曹之幸而孫之八字者矣 一年初日新寶奇才老子若假之年則操之雖惟未可必也而竟以於一年初日五色盖世英雄氣吞宇宙瑜以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陳春 統之見機 門院献帝也 有四美存萬那烈息於用賢故書前雖敵國之 **建筑过城区昭烈也多面以** 新の無州也で然之道正が備主流前標語地不應法正至所州路的備取知所解於此以外也要所以治院本之法正が備主流前標語地不應法正至所州路的備取知所依据表之深仇也要用共若使之計信息以被會吸則此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 接頭不及 **北利浦 并一道** 以翳之也故既不為曹曼而來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 進州-六韓 西目两口但多智耳,在影如等附述公何言必曰無所言也超等發之極事也就京都故權将手,數字,親者前後重指撰美日爾欲親曹公那非有 也操以急吞以直隸以暴吞以仁操以論吾以忠母與探友事乃可成耳動求大雅就日國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日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 其才付劉瑾不足以有為勸蓮結劉備以討張乾陽即五斗米縣以軍曰、重議校科瑾不能用之色本作號是不得志監川別駕張松與正善自首 力一旦擊之所謂疾留不及福耳其之變化固非一道也〇法正為劉智 運車 對栅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器度渭為堅重實至不出所 子通照清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為湖而友子產問打日而後北渡何也操 奉戴以為州主會鐘繇欲何夢中,曾孫是華運松因說日曹操矢無敢 我南午而西河之情虚故二将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事 日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震吾故感其何層關使敗悉 於天下若因張東之首以取圖土誰能樂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誰可使者松乃東正正幹訓作為不得已而行深為松說備有雄墨本語 與克日會戰大概之處超奔除州操追至安定鄉而還諸將問日初 明也羅就不受不要乃也言妙事以取一州而轉成菜業是黃在顧說以敵因為愈是黃在者因也比明為仍以進而與同形諸公是黃在直

新知明 記記書 以海東 数 #皇養女不願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即白供将来不誅既而聞至之謀甚說曰君非 へてチャ 2 也河間民田銀及看動為為世子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田今大軍在这生死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都替拜不名入朝不超剝發上殿撫之西征 在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〇孫權徒治選禁初張納以蘇陵山川 非無路至日九事分者謂有此時之為其今此財制在習信之手故老臣 於該清俸錢者皆曰公有舊法國而後俸者不放程呈日此乃模換之際 外行段敵将軍為天下之鎮輕動落無錐克不武乃是指軍賈信討城之 權時之宜今天下界定不可對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 而以我断恩也權有書為之流第〇久十月曹操擊孫權至篇道 言其不合也不亦宜子故明君稱之求賢如機渴受諫而不厭称情損欲 故與治道相及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次難進之術吐逆耳之 股日自古有國家者成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養香非無 調孫坐朝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海門斜線眼車往會之增備只厚加資等分別門衙將本卒数萬人入盡州備至更都大守藏賴初心雙曰此折 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 禄大夫冬軍事前或自殺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 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悪異 於學樣實備北到我的孩未即討察厚於思德以收聚心 處大臣之勢便人以大事故已誠不可不重感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水 以大國何員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丁 備以為供乃留諸葛亮開利 之不殊女 **茨室何如** 軍員是沒來留家各依樂而不乃至器也於是飲養年习或行養偷整而有智語不養養人養養可或行養偷整而有智語不權表請或劳軍十數因軟留或泰丞相軍事曹單向深測水路在繼季 25年 第一 文 管件下在 教子を対 11年 河北 子 河北 一八其死亦何足悲又像本傳或乃唐為之塚則或之夫其本心久矣 國東忠貝之誠守退議之實君子更 好推覧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事操手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將誰事哉喚佐魏武快機縣東位伐四克逐能以弱為後十分天下而不可得而療也漢末大亂群生愈成目非高世之才不能應或會魏武不可得而療也漢末大亂群生愈成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應或會魏武三濟生民子。蘇桓行若拘屍管仲不是而相之盡以非桓則生民還之可孔子之言仁也重夫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輸佐藥桓犬 来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就以為劉務之宋蘇立之此最為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後乎管仲不死子紙而或死漢室其仁後居管 事事功就乃欲邀名於漢代聖之教盗穴墻發匮而不與同塾得不 在管仲之後夫齊威仰衣伙事周室使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久子 中皆開土討於以自封強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首或佐採其功不因致室三強順其情則逆自然東征西代衛召布破東紹下制川定開明致室三孫自起其惟有奉迎獻帝出於危也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 道皆得為孔子以為一 1 或之動操取交則比高光,迎帝則此晉文及官廣不令還許則 亦比漢楚而大順大零等語皆位漢執言於篡取之能策及至 人以德不宜如此採由是不 代及る

正不如此 出於野盗 小元月接 別可加 加 別 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市這之名將各推過在據平開頭開數課項便運成時所無應時所在應明確統言於備四今陰選精好重夜也塑度於是不移為無應一十二月別仍據語城雲的另一不養而得天下不為也塑目於是不得為別目不得一次。在東京在東南區 數子之雕祭工 松仁思 罪? 人;五 外見 物表初非 英巴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 霜見子在一其器重何夜也然則在並孔明比哉 · 一備目被備胎書璋求益在及資種璋皆少給之備激怒其象白吾為五文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朕其中計會撰文爲為執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返西衛護照 "連引荊州孫返圖教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返西衛護照" 進到荊州孫返圖 察之相子月餘操見其冊極跪仗軍伍整庸襲日生子當如孫仲謀 如 官法本與仁**側而死者更聚所謂各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 禁迎降之際不能取判州為在其知機耶室於狼狽失場乃不得已而與四耶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深計四党主是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如機為越 **万正弘司司馬微以孔明院校並稱吾騎有疑馬孔明之學原乎王道之舊盖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出於野盗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声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出於野盗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声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 計強敵而積財各當何以使士死戰乎。召懷市貴以無禮斬之并其其 天下母如操所為手 一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滿月口 無業就步騎四十萬攻權權率七萬 Ŧ 新三王之罪人也曹原五新之罪人 也功非快 州刘、牧僧尔壶 理何如知 **見聞** 別 別 が に 信 飛趙雲将女亦流克也或飛破巴都養太守戒煩飛呵顏回何以不降随何中一下。年三月就公村,進位諸侯王上〇諸葛亮屬開羽守荊州與張 傷民且 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数至馬利所希温盗者則其足則未無淫效祭都 鐘訴與群同餘皆以為未可行納乃止〇操部中令表與得賞賜之物皆 一致夫今以首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驱命也識者惟 で取到電正所以為義也方蓋卓之前推豪競逐猶皆以討賊為其 東上最日昭烈及抗其吃而奪之國宣得為有義受觸以為不然密 明明別以信義開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 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取 小劉軍正 一般人情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剪毛髮非主學

無預馬及技成都士衆皆舍干支趙諸藏競取貨物軍用不足備甚愛之無預馬及主 數冊門之民是以太和〇一成都之園也備與士衆約其軍定府庫百物孤 好实 使人 以此為正 諸葛亮以 西土其主義符物東劉巴伯首所是服佛皆處之顯任盡其等能有志之士無不较 世只動物本ここは 精服乃降於是重和黄權李嚴禁本璋所後用具勉對觀等璋之婚親彭嗣·楊明獨是時監刑都躬皆至風景附等領日縣官正 道獨於指例城堅守道種 法正大横直稍仰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原揮孫權近則懼府庫充實之法正一班之德脏此點與既之紀無不報後或謂諸葛亮回 到巴口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置令翻然劉翔不可役制今奈何禁 法正謂党曰昔高祖入開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 正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和〇諸葛亮佐備治國順尚嚴峻人多怨受者 有其國未垂惠無且客主之養宜如降下願疑刑处禁以好其整先 和放昭烈之左上以終漢命之慎下以禁動馬之奸厥功大矣何員義弱後至王王至刑方仗然兵疾群监以後漢軍此而不誅漢室當何應名劉馬牌之宗係異立樂間據看益州偃應有不臣之心奪以孽鬼題 之有战四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民 思數方紀 †| E 長春本 里将続非行 二 等 社 程 こ初成 女而蓝体 内心之中 意識を漸以改活等之以位位極別残順之以思思。適則慢所以致散置由於此 世之類編奏スーュ 電法通 素果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等稱前文若等項之進悉不進不休前公達特後三前之應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等稱前文若等項之進悉不進不休前公達特依於其兩應問用 以供深有智防謀謀帷幄時入於其而數例作 與之於區數是在與自動語等十九時大夫於軍事前該自該此者實前官級失 之預司君侯採無子之春華忘家水之秋節為上招誘其罪不小馬寶慢 一首論人 前の 而為抗衷永顧防閉以禮無所挽屈由是不合應了劉禎美文解植親愛了不加罪客卒但免官而已O七月聽公操緊孫權留少子植守到沙和 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 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教諸葛亮請曰將婉社稷之器非百里初別備以家院新來為陳新天綱前無為其備皆遊觀方至廣鄉見碗最可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节相道也。 為治之要於斯而者矣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職爵加則知榮禁恩止齊上下有節 可以弘亦然珍時所德政不舉威刑不薦獨王人士專權自您君臣之首 之去無不去不止又稱二句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〇 以至不循於餘年苦之相或斯菩故曰耶烈之厚慮德以收衆心者君以張齊之是以水所水也於上以夏吾以庸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問之民用重典者予况昭烈寬仁大慶而吾不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問之民用重典者予况昭烈寬仁大慶而吾不以嚴不可也能不可以匪人幸罰不可以親故免苦姓於 未知其二極以無道政育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美漢敵亦紀 一加察之 十一月建公

羽取益州 龙行所不 各城取益子權取罰權造使調備所可 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國民既定據除守要則不可犯 和於權權令請為建恐報命更為盟好逐分別州以加水為界長沙沙夏類人物之主子羽無以答省問得将攻漢門於縣,職懼失臨州使便東州縣門逐好今巴科手西川又飲剪作和土斯蓋九天所不恐行而完整 萬人也益陽其均張少拒羽置旗数羽相見因責数羽曰始血孫州魏於 天標不從居七日蜀降者逐二十一日數十衛守将雖斬之而不能失也 長坂原川計窮屬極圈欲常軍王上不受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忠而該 华泰正月三貴 入曹氏為皇后○ 初劉備在荆州周玠数勘 確比個漢 家明 ご 東京如北, 州父子也操大笑不既三抱讓郎辛呲頭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緊哪里太對揀問其故鄉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採曰何思翊曰思表本初劉景 列計等到各條情。 供編練心身以重 剛 非蛋此 為 但 为 以不解して 張中部一部一見麼被之急發益州在諸軍党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孟州咽喉取杀中漢中更疾淵張部徐見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絕馬鳴聞道·明常即成杀甲原師才象不勝國之將帥秦聚往計以可克之備養其策乃率諸將進江前或里周師才又不勝國之將帥秦聚往計以可克之備養其策乃率諸將進江 主字解社 實理斯上那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遵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鄉湘默然不願其照以死今之不使人問大中大夫寶朔以自固之術湖日願將軍恢崇德度 入船 / 大手代息其女為英三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 人主字当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水小 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于以長五官所不為五官仁孝聊敬宜承正統琰 以植性機管多藝能才藻敏膽愛之欲以為嗣以密客訪於外尚書崔琰 来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势以圖巴蜀而留淵卻屯守身處此還今策 可以不懼而及以為喜何以能人親其不昌子方法正說劉備曰曹操 以兵馬之重乎諸将乃服八十月銀以世子不為王太子初操其四并五 丁酉二十二年親王孫擊派權權降齡師、麦將軍周春香窩頂諸将以春門也、南外也緣於日以通派後未養四月親公孫使事為五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的西班三十一年夏四月親公孫使事為五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的西班上等人後不要 高田 間関縣 胃勿王而想公此封て看来之事封其獨閬順為列侯沿寨海田間関縣 胃勿王而想公此封て看来之 入至麾下 河子門亦鄉為孤兄弟戰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思要卿 校其溪曰大照謹已刻心非但書鄉也〇十一月張曾出降以為鎮南 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好之誠權自前 治無漢中則無獨关此家門之祸 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比行完於 不服伍官諸将樂飲命恭解衣手指其來獲問之因把其替流第曰 權大號走賀蘇率三千人在津南巡權入船縣第注日至蘇 流歌市公 To

成五五年有陳川天乃飲衆作曲然不交鋒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秋取之過期不 金布岩里好 丁能一 丑 世史藝編卷之十五 遊光平纸中風湖有者太守浮子式表遊在取人民孫後諸都稱式住東 種乃以為聚代之東喜喚能以實際〇煙這麼經就并陽湖山越平之山 至播發電大惟少勁等於後射總五數五篇縣自相樂路随廣水而死者。 胸且却總兵追至管下雲入营更大閘門偃旗包載親兵發雲有伏引去 尼方二十四年三月號王操自將軍事劉備日南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怕與紀見起兵欲挟天子以代親南接劉備不克而死野城鎮大司不 極日式白君而君為之何也西日式意飲養民是以白遊遊音可數式以 甚我備明日至要意視非致處日子能禁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送長女 以西土成服諸為意味監持人之無用也〇孫權國口子將各需卒權以 新府源·孫仁使于莊鹿德中至北八月大乘而漢水盗禁等七軍皆沒禁此舉勁於有後悔耳羽大感悟乃即受拜○開羽自率象攻曹仁於國孫曹以此為然王與君侯聲猶一體君侯不宜計位號之高下也僕相為楷 羽間黄忠位與巴並怒曰大丈夫然不與老兵同列不首受拜詩謂羽曰 设起至将数十騎出害視之值操楊兵大出要存與相遇於前突其庫且 配至形子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顏人不能為耳。 己於代之初權以嚴唆代肅督立鎮壓口愛固解以私妻書生不問軍事 為國郡洪奉門下書佐何松有才養此尚在國郡而祇已為 太立王業者所用非一,首都曹島高祖總德陳韓後附,班最在上未開新 劉倩家有漢中〇七月劉衛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清為太傅法 府司司書地之所以限監無者罪私時有金補者自以世為漢臣乃養成二十三年正月少府取犯司直常是起兵討聽王標不克死之可請 高尚書令關羽張州馬利黃史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者詩即授羽印綬 人族歌者紀 奉令是 陸原方世 (15年) 18 東 元 (15年) 18 東 **十**號作答數 家上師曰羽討學而多留備矢必恐家圖其後故也家書有病之分士象世見事論者 キューュー 大きながある 裏其使不許婚権由是怒及羽攻嬰目の解析を達住書き、其子求婚が羽羽黒其使不許婚権由是怒及羽攻嬰目の所在及展不可以股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様長に形勢益張易於守也 草膜羽取象 西亚 湖南 Lewie 了 1000年 死報門和所罪於 推治其院 明英之心而助孫之惠也以初魯庸客勸孫權以曹操新書即即即而者帶後書聲義問名而者帶後新之所以初魯庸客勸孫權以曹操不敢以及之〇十一月孫權使已家縣 成江陵開羽走還權邀較之新日於日 **水經**權 權遂祭共襲羽令吕蒙為大都督蒙至齊勝盡伏其精兵繼續中鄰略者也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後所藥稍撒共以赴鐵遊具於陳其可食之裏乃名原拜備將軍以代家恋至陸口高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謹柳為畫 上張其空虚則諸郡可下而羽可舍也遂稱病無權乃勉檄召家還蒙至 双片四八 以院今家牌之得開羽及将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今軍中不得開如栗方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家入江陵釋于禁之囚鄉贈使白木搖機作商買人服臺夜無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蓋收集之故羽不 答教十條敢門下随問答之於是教裁出谷已入操怪其機推問始世感 禁立曹植為嗣不惠之後植以翳縱見球俯每就植應事忖度接言课作南以封權則鄉園自解操從之○魏王操設丞相主簿楊脩初楊脩丁儀劉備孫權外親內蹂購羽得忠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職其後許割江 武以南往往進應有羽威於華夏操聞雕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是宜用之當令外自翻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不應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工盖赴聚佛然後大軍浮江畫夜馳 素聽維有無并之心且居國上而其野難人容言於權曰羽君臣於其致 何意館尼万不及雕德和張議徒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無曰 權問誰可代那者家對曰陸張管軍深長才堪有重調其規震終可大

青玉和片直 州高東 三大大田 不是聚然 3,4 大也昭烈之失在爱羽以庭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具則失之之都而計不能及此就非天也。 电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皆是特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置德率,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皆是特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置德率。 电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皆是特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置德率。 电假扩张 化角至于操至羽保止 徐勝乎即勝餘紅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走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延委羽敞 人名而計不能及此就非天心 胡软宝三 年三二五 人沒數看犯 候之既至欲從都以知避使候當時先其之未養而圖之宣不可以得 以肥獨而其信息也以及以自繫正經權之不敢也外奏標也且偏然 以肥獨而其信息也以及以自繫正經權之不敢也外奏標也且偏然 中而其志愈明監僕之大你器為如此而 誠者特稱其維勇冠世而深 中而其志愈明監僕之大你器為如此而 誠者特稱其維勇冠世而深 中而其志愈明監僕之大你器為如此而 誠者特稱其維勇冠世而深 內面,則懷於誠玄德於草藥卒庶之遇而遂校之以肝膽死生之 買行潛平新州而破別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是夠結盟所治者何事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戲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其為商 王鳳洲四國羽之失荆州人以為羽之失命以為非邪之失而船烈之 而剪其瓜子失同仇之美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上一先主失荆川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為數千里出軍 而不置謀王是時法孝直魔士元俱無悉擇一與移俱使則 ●主候教皇安藤便及大安帝王二年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宗之勢張言方率 東韓等、院客無人遠被孟德開拓、川北馬安衛子敬等、肅因公達致達於孤孤 藤藤明五千人往来軒中之○東京與陸遊論周瑜書肅及家曰公蓮辨。惟烈 節体の 「書か、地欲語音者處火上邪陳群等皆曰懷祢也終非適今日數下功德總藏 蘇默以此為驃騎將軍假的領剿別牧權上書稱臣於採補談天命操心示外曰是 發權性且亦如之不苟責也無共作軍屯营令行禁止共活亦美矣〇曹禮表孫推 世是數編朱元二三人後歌而紀 特性以際瓜書云帝王之起皆有聽除初不及以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及於不及之歌圖取開羽勝於子敬子敬答 聖 長動孤急呼公蓮付任以繁空而撃之此二快也後雖物吾借云德地是其 体儒親一節之歌也與此一節之思可為其為既儲皆矣,惟即遊婚料人像親一節之歌也與此惟姓人節箭服儲言不必見全身惟即遊婚料唇吻而實無才是當為州人診鎮此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少時孤謂不醉劇易獨雅以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季問開益壽多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甚長常以比方都馬也子明點 外白遺萬人討之審日以五千 孫權以南路為治中新州軍事一以豁之從事禁何誘導諸夷西附羅印 群生於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其氣奏聲殿下宜正大位後何 政并教部而失之兄得而都之耶児刑聚為南比吲崾在三國為必争策完主不信用其故事之於其而不得吳止分数部以與之至關羽之之危又不開放之何也屬屋傳武回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招州之 之地乃武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自公柳大天至於聯縣不吏機議開鄉明行所次以是以散於於此格區公司忽之光武敦尚經祇備明禮樂繼以明其臨雅拜之橫經問道區公司數比國家之息務則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意 巴蜀四寒非 進取之地惟 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 滿日油餘 江陵諸葛亮不勘先主都之及開羽

起方法と 特別 明へくて 誠弘一事 等祭 世玄ス島戦長了レン・ウ文はあることが、 一直を対している。 「有智謀は用人者攻戦而進河不武漢之以所で政攻王自方郡王 「有智謀は用人者攻戦而無済不義漢之以所で政攻王自方郡王 「有智謀は用人者攻戦而無 ニュー・フェッションコラ表演 こまり 光武明古 **邢人谦得** 生 名美 而白 双計 極野 門是三半 一道化 網をプニュ 軍不與用法唆急有犯必数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係不好華 如不欲戰然及至决機張勝氣勢盤溢動劳宜賞不各千金無功妄施分 無路以為武技守才不拘後既随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歐對陳常思安別 鹿故能交州群旗幾平海內至是竟太子本次王后令即王位 無影脈炎細粉會歌野葛至及許飲稿酒至一盤皆此意也,無影脈炎細粉會歌野葛至及許依園就特號粉類對縣體幾點數顯享漢臣之名此道念之意應千百年無人織待那夕偶窺破之因此歷字漢臣之名此道念之意應千百年無人織待那夕偶窺破之因此歷明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常敬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至分香賣後之事來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揮代事共意若 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食詩等百言下何其日曹公平生養至此盡夫故臨死詩詩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劉元城謂馬承卿曰事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輕翻胡公曰遺令之意如劉元城謂馬承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其曰非夕看三國志識破一 王鳳州曰余讀吏至魏禄未曾不悪其巧而惜其批也身佐漢而相之 治維河而風俗不衰也義亦發祖死如歸夫直将數子之賢亦光亦明以扶其危下即有行融郭恭記方許助之流立私論以故其敗是以致用事可謂此失然上則有衰安楊震學固杜為陳善學傳之徒用公藏 草之者化也不幸重以恒重你養姦山於叛忠良精多士之情當四海 事可謂就失然上則有袁安楊震學國杜高陳審本府之徒用公義于下風化之美术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随權要降 人类豪帝的 推而為魏矣既除季而陽卻之 也后世 中號置用派 常人 くだ 真科史 名馬之事 城府阿衛接處府滿成縣西比 追事人独目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大放奉漢帝為山陽公の山陽故道事人独目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 月報主曹丕稱皇帝原俗為山陸公綱目書書原示女主主於傳教工度在所等於太史亦許之言經常代漢孔於图科汉部田园表謝五號丘帝所將李伏太史亦許之言經常代漢孔於图科汉部田园表謝五號丘帝所有於太史亦許之言と、「後、後に答 記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皆有識鉴者為之區别 運朝不問以所見聞對日但聞亡國之語耳不念然問其於外具以答門軍要疾尚曰卿股心重將特當住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澄済 回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歐言惟陛下察之不即追取前記又辛毗 內治民事與改田通運非治民稱之曹丕曰真利史矣賜群關內侯〇 将天下後何取正子其二千石以下阿織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 陳不母後選出士卒官河南不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 達百州本以六條詔書祭二千石以下令長史慢法盗賊公行州知而 物的其尚下〇六月以賈逵高隱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即 · 一班,我不想以與賢子懷己實奪之而謂之權,所誰欺乎自不為此之,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權與其位者亦獨 舜禹之事吾如之矣被所謂知者謂知神過之事也不知舜之事夷為在我四二不敬故智以成其志故假禅代之名以文飾其悪謂其下曰我以以明此後世權奸逼君禁國之始曹操睥视神器非一日矣 哉而額很其常孤其您皆像忠慎教察領師至於我后辱主而復已懷摧陷郁済而無亡漢也則漢人之心固厭漢德魏也魏不亦明白坦逐 世界人乃千萬世名敦非人也 有操工無操亦亡七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脩諸葛之政将之以忠此 篡嗚呼無矣當漢融将董李肇雙拉 然上崩海内之欲所欲為者何限 〈何批哉 三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

	古る夢	之是 五年
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終	家族: 在三十 次 一人 港次縣 高文市 か	歷年圖旦新室之末民心恩漢字 一大學學學 一大學學 一大學 一大學 一大學 一大學 一大學
	.19 .55.	本院 是一个二甲子泰二十四年 本院 是一个二甲子泰二十四年 本院 是一个二甲子泰二十四年 本院 是一个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里一

各湖南一巴尚書於是蒙中主藝夜制服號日孝愍皇帝群臣前王稱其號野詩上明朝 明明 明華武文元而大書 人名 医变正阴顺或各种以放 獨中傳言漢帝明然名正立是別為那別我別中山前王文章名正言服為此放為獨中傳言漢帝明然名正立是到京武元年就政治曹丕夏四月漢中王即由帝位以法师共何經報中王和学武章武元年就政治曹丕夏四月漢中王即由帝位以法师共何經報 烈 以 正 统 飲 氏 不 所刻世史類編卷 世只數流卷之一六 ち去取で 泰任木 先后一颗固非其化作詞為以自常者之此也。 外面中其首以之為或正位與光武者无。 外面中其首以之為或正位與光武者无。 外面中其首以之為或正位與光武者无。 外面中,由于正然勝于正元行六年對冰縣匿城, 在一八 《漢昭列》 立恐人心疑心王不悅至是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為亮為 ○昭列皇帝 路備宇玄德涿郡人黨景帝子中上端王勝之後就帝別上最祖帝正照沈吳二里別之縣上最祖帝正照沈吳二世紀年以昭縣上最祖帝正明五大田野兵一郎第二僧國帝乃嗣且異判改正一如宣教編卷之十六 ○十一代編 ○漢昭烈後帝魏元帝 司馬公司三代之前海内的國有民人社役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之制裁之然不可無成時月日以藏事之先後據漢傳於號而晉受之晋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橫墨猶承祖宗之業餘者皆以列國 烈祖稱其王格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左帝為比使得紹掌 於漢難云中山清王之後而族為歐遠不能紀其世数名位亦猶南唐 得不取其年號以犯諸國之事非尊此而甲彼有正問之辨也昭列之 問仁在木火之問劉而不王於是正問之論與矢令此書獨以周秦漢 **到致官百得級邊総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諸為公草廬順無之時即** 代之遺統也 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所取之府傳於混以至於周而大宋永之故不 九之國統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戴甘漢福推五應生職以秦為下軍少三大立法應班法公而天下其敢造者乃謂之王王應既衰強 烈一寬厚爱士三額孔明卒成為及之於 比孤善終賢美 年而崩露六十二韓惠陵按臨法明德有勢曰昭有功安民曰 木累官至益州牧及哲不繁漢承正位于野號日後漢在位三 · 下裏世子 湖田示天 衛軍之間 ヤブリイ 開發頭 道取禍さ 園士之取 公安 3 獨於飛以其首順沉奔孫權帝問飛言都督有表曰電飛死矣我當年其為人自衛州曾江州前州今四川巴縣府臨發其帳下張達記過矣又日鞭趟德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後帝将依孫權 侍卒伍而屬於士太天飛奏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劉利殺既 孫權群臣陳者甚表帝皆不順軍騎将軍張飛椎壮威猛亞於陽羽羽善 别遊瀬人皇護相聞者惟曰孤與子狗有死生不多之妻子勒之不自孤 寒孫權是諸馬運使圖請却不許逐遭陸遜替諸将拒不時惡人或言**連** 猶孤之不有子瑜也陸恐亦表明種必無此權報曰玄使者還孔 推發可或貨貨增原至調操取天下於群溢非取之於兼至而鄉逐漢子鄉邪王鄰頭將小東中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泰舊不革而正之乃 尚有一大唱義皆君子所不完堂堂帝室之月英名盖世者乎不既篡 尹起幸曰漢之天下也曹操奏時題命曾制天十成我國母義士数億尹起幸曰福意不若重申帰備英谁群起而攻之直既練熟則天下周 三國全以天子之制子魏而以列國行漢故道盡因之以魏紀年至綱 佐漢犯無主昭烈正位野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等志 稱玄德為帝室之胃豈濕虚無據而云爾哉若素始皇 之昭烈不少段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発言之亦獨何故 無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科兼暴而無恩以紅取敗理風羽張飛皆孫萬人之敢為世虎臣羽恭於曹公飛義獨嚴 明為己不常之

利北小園で 孫權所以 不明 非人下 世史類編卷之十六一人為其限列幻 東行行 1. 孤當語子瑜曰柳與孔明同産何不留之子喻言亮已要實於人義無 此非久下人者也 而令吾君與自照不亦厚于因常之横流真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将相如 即下車中的特份盛然情額謂同列日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忍吞臣屬 也親主不不聽而員至為為主出都學候自員入門不下車張昭謂員日 也宜大照師徑夷江襲之獨攻其外我襲其內冥民亡不出旬日美國至 謂物以外外方所能問也者當具班馬習攻破權将本事等於巫孫進思 心第之不同循揮之不住也其言是黃神明今号當有此乎孤寒了你可 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堂以江南事為無少寸之为乎自 位去天丁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發之是為居傳通作 **高降而散為軍之後也逐受完除遺太常那月奉発拜權為冥王到韓曰王** 備心大通師伐之外有圖於聚心不安又於中國往東其學故変地求降 聖前 等一朝臣皆督到韓獨日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闘者對 研致堂司二東也若侍兵越之衆三江之國 弛弛姚安安朝久而不為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此文公先生所以謂權直漢賊也賦取中原與廣高光之業三不為定諸侯予乃苟且自國 中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廣高光之業三不為定諸侯予乃苟且自國 中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廣高光之業三不為定諸侯予乃苟且自國 中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廣東見義不明亦能歷述父兄之之盖心漢室輔取烈討賊以 續名作以陸疏為大都督拒之〇八月孫惟唐使補臣早辭奉至并疾 衛孤 然久存乎聽王曰人稱臣降而伐之辨天下欲來者 不若且受 盟徐在班之國有人馬使二三戶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觀其鹽炭以為这團則天限維舊一常可航年總使稍自導大張的首之是王屈已受 有其八字屬各保一州有息相放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以那中國之九二以假中國之後發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 等是就是便等似此中於經照服於總之實也特維能自希其國要經經院我可以仍各有及逆是以者姓奉漢其統納州教又書 P 多五年 地方行 代子祭 就的明白工 東京と上車数十量不可勝数 はまた大き也何難之有不日の如大夫者後人對日聰明将達者八九十 此心有領 正方日為王沙江萬般帶甲自其任置作陈志存總書無輕雖有然問情聲 我主令干禁語歌語高陵言雖豫於陵屋畫開羽克願聽情於納降服之妻長則形月日 野民之可問羅如所以取之矣 仁智雄多之主也觀王問其狀對日納骨蘭於凡品是其聽也接名然 **秋禁息斯惠而死** 經傳歷史籍來奇異不效書生聖章摘句而已不同受可证不猜對日大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旗也屈身於陛下是其書也不回其王賴知學事 行陳是其明也遵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開州五不血为是其智也 冥主孫權遣中大夫趙各入謝魏王丕問答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 周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勢之固不**日吳難號予對日帶甲百萬江漢意** 好連等至男後不廣服州前湖立數十屯自正月熟居相拒至六月不决于富二年鄉職制三年二兵大帝自正城 医五十二苯电及平今縣飲飲好養萬戸後權以年勿辭之。 事陳武子表為中庶人入議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交 司馬公司可也乃蓋嚴強以為之則不居兵 權立子於為大子時權為歷妙選師灰以諸為董子恪張昭子休前雅 本け戸以をとて、よりをうれて口を一方になるとなるとなると、 用之學也要這桶可不足致用者非學之要也 最完太祖未常留心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載請史策者其不晴合詩才上近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原泰樂變所行集合仁 其有天子以至無人皆務大學妻在脩身為本明明傳派天下學有 斯可謂市王之學也 上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感系殊變所行果合 如臣之

是折客 医人 今至一月にいるとなっているとなりにあり、これのでは、日本 在精制監 は 前以本 之之 所破 巧之必有 に只數給本之一八 無相然是服權聞之調选曰公何不啓諸將邁節展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灰** 物相て **原野郎 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称能力處到重耳各任其事量得後除諸将乃** "夜馬而敗時正已卒死數曰法孝直報"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 初輕主旨不聞漢兵樹爛聖曹七百餘里調群臣曰備不晓在豈有七百 行必不傾危矣 初諸葛亮與尚書や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免每奇正智術及帝 [天皆國家所電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恐怕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正 四分分別果魚區的的衛星式大藝、墨田吾為陸遜所有展堂非天取遜切以為別果魚區的的衛星式大藝、墨田吾為陸遜所有展堂非天取遜切入各持一把茅以次攻接之破四十餘营希夜遭僅得入區帶越奔四班人各持一把茅以次攻接之破四十餘营希夜遭僅得入區帶城中之社之下內較上有月此冠脏關繫以十四年曆的關條衙人期之儲成期之註之正在生荷用此冠脏關繫以計一段,與國際一個人不得我便也被意沮討不復多其第始集思慮精專来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也被意沮討不復 事今至失後七日等破潘書到〇八月將軍首權叛隆關帝既數限授禮 為大都重請將各自於院不相聽從流抵則曰僕雖書生於國家在諸君 之者端之必有巧故也久之恐將進攻德軍諸将並曰攻備當在初令相 · 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中擊之必無利夫班曰備是指廣更事實 直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各中出班曰所以不聽諸軍擊 能讓於知己之王而猶有特於者直也陳藩国過員緣孔明規模在據留不以為非及其所敗刀曰法者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感腳獨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職代美之後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 意巴定有非言節所能止者杜南以在國為孔明遺根節或一年人為於學亦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為乘之重崎樞山谷間到致宣曰漢主與解羽久要澤勢既為吳所禽若不為賴供君臣之外 荆益万成伯葉以荆州為必争之地争而無得後方悔耳 門漢耶烈紅 之野的 東文次地可名萬世法矣。八色主侍子不至觀主不惡速伐之吳王使也有清本六百三家不稱問時,新籍超以象召募旅遊於照上,成人獨者群臣不信惠於時二以皇寄治國而不能為數集之的未愈治而而馬成所有以明襲臺灣於時三以皇寄治國而不能為數集之的未愈治而而馬成所有以明襲臺灣之一次是第治國而不能為數集之的未愈治而馬成所有以後對臣不得來事大后后裝之來不得輔政及橫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來事大后后裝之來不得輔政及橫 育為 沒死不悉召諸軍還落職初不問賈翊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島屬何 阿紫聯的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請耶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震能追不即節尚樂倪出雲入所頭並前觀女一道引去僅而後漢民已作於後 正古人之遇降民不可愛國無路是以紹命且放軍之特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 國別九才諸葛亮著治國孫標識虚置陸恐見兵勢據除守要汎升江湖皆難**卒** また以文徳而侯其變則平之不難矣爲獨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 同為女命也者中至游也浮橋而添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限也三五女家所以而今三者女命也者中至游也浮橋而添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限也三五女家所以而今 不在緊緊仍不在我家今仁非智勇士本甚怯一里去沙人馬龍因極與諸君共振 第一十 近先對日攻取者先共權運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權無臨率土若級之 那·芝運部也用女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樂無清家臣竊料群 世史類編卷之十六、漢昭烈紀 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旁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問 在江北道總不得邊上其家修理有司請收權妻子而日本有欄權不可 邊府暫仁以步騎数萬向高瀬米桓在然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日勝負在然仍三年亦师提典元年,教黃春銀師攻濡道別將園之腰皆不克引 使聘于帝帝遣使歌之吳澤養通 也不養之拜為鎮南将軍一九月烈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部日鄉人 孤也待之如初號主不謂權自君欲追雖陳朝和縣經對日臣受劉主殊 行之恐清中精致將轉而為冥美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 尽暴况仁等耶乃偃族缺示弱以誘之特江水液應夏侯尚欲乘船将恭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接董船上新日今

海東長於 語文系 一 友之矣 世史題 表見ない味 以悉孔明 可以特別問責性信可以服人文父德還不足效也次為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 で のかいの 其形臣師 型素 エオト 見の一大成階之未見為全 1747 为臣王 九主有艺 明受輕 "珠王縣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知 廣處这不感又董幻字董事祭明損矣者孫者之官為恩,與城而不問知應獲而得中猶奪敬務而獲而獲不為以重義而得中猶奪敬為而獲者故意可養之也與其為意人之心思以若處小極難相遠覆順 州我政事無巨組成决於亮完乃約官職情法制下教以於「日大朱妻夏五月太子禪即位将以尊是后曰皇太后封丞相免為武鄉獨係領盡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万來相格告問能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輸之如其不才若可自取充涕沒回 府塔东省命丞相尼輔太子以尚書合李散為副帝謂常曰君才十倍曹 獨卷七十六 臣敢不竭股胜之力效忠員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太子曰。吾死何 所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之之勉之勿以思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建見方之玄徳治命無一語及私置不備菜至之息長松子,観其教母 第丁孫滿前呼吸涿汽留連安婦分看曹優と云花物平生奸偽死乃 成遊答告詳至弘益多美 數意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貨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斯 縣酒酒日之時起始受降就以武功為示四方有俱禁機本股票兵監以天成路之未且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以天成路之未且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能言之可謂不体於外矣。 珍漢昭烈紀 **美又四首初交州平州班名** 亦元直之十反初辛之動祭 取明自北 務期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四分與於於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完皆自校濟書主 夏至十 多動見塔語初字每言則盡偏夢疑 輕調數有諫止雖資性部職不能悉納 **能服**人 住力下れ 発別一身 で 無事可しれば大していると、丁」としているとなる解有進納誠非朝送祭用大臣祭神中、朝國之棟探而不使知政悉各個急奏為解有進納誠非朝送祭用大臣祭神中、朝國之棟探而不使知政悉各個急者為解有進納誠非朝送祭用大臣 為相差的 曾否之是大臣献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擬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人臣無可大臣献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擬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 不及 分之世一發發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校為書流順西世也 が対して 「ちの関ル 編卷之一 **蜀也萬王見之日孤誠願與獨和親然恐屬主切弱國小勢伍為親所** 吳王猶未與親絕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 正論博盖事情無有補益認主不嘉納之〇帝遣尚書郡芝情好於公時 秋八月題以鐘縣為太尉是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秦上流曰。 也盖當是時三分创於並務煩多得大差折利害不知故死以所食少事順至為敵所稅物學得失差折利害不知故死以於此為主導楊願之鄉也生既謝之死又衰之無宣不知其言之忠哉故非外主導楊願之鄉也生既謝之死又衰之無宣不知其言之忠哉故非外主導楊願及相諸昌忠武侯語也可以言為世相天下者之法矣之其是國際, 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武 万正學三五寺や人下入与自己をなりったといくとといる。 一方正學三元明以布木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憲以討城為已任而不養之一、一樣達形別的一樣,也對子教育云三分別類科等等有數理株と無純以別等級所指數擬擬複多次多數等努力以對字子有數理株と無純以別等級所投數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然日不亦劳手亮謝之及願至亮垂涕三日 惡欲得忠益之言而虚心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 知其不自肆夫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無順人也觀其為相輕 之政當前子李無所宜。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 任將師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一

記めたる を始れる **取桐花南** 多智少 轉了了時間發遊言盖友選曹郎你彪用情情奏首坐自殺温斥送本郡次卒始温 世史類編をたった 松野門方為門事為後獎回提惠經理才多看少華而不價級之所聚有養家之 聖人養事食都志節甲污者皆以為軍吏多楊人時味之夫以顕其論陸越第項與 高光樹之生、皮面月日之 許好 級論人物有月旦 所恐未多行也越不聴於是然 京京 明月為水軍親衛龍舟至廣慶今為吳将軍後盛列冊艦于江西植木衣 と城立数万當項取○殿主不天與軍伐冥留尚書侯射可馬懿報許ら高時期 若天下六平二主分治不亦樂平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配之後 甲展莲典二年光黃武三年為人使殊温来聘後遣鄧芝報之權謂芝曰 可并無天下退可以足而立人王会若委賢於聽處必上望大王之入到 書曰聖人嘉善於馬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重瑕録用 常為疑城假接時江水盛是不臨草葉白經難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 大王未識天命若各後其德臣各盡其思戰争方始耳權大笑回君之故 以納尚書聽好為清議弹射百條聚奏三器東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住有罪自我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石為同郡建點為選部語此影飲我各 De一至三年二共成四年 春三月秋相常年東南征討我問院被呼以正機 少北非後大王之有也写送您經典直際連和○立張氏為皇后妖魔人 園也不御能仍會深風深湯幾至要及乃旋師〇具尚書壁監部徐彩 水太子之内停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屬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豆於 首望 昏懦比呢 首皓孔明 一死而亡矣 之君不言然心遊父沒言委改孔明重民代歌明討賊之義情一付照家人 帝出降管封為安樂公次太始七年憲得六十五按書法失地齊體是原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養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随其能 講禪子公嗣昭列帝太子在位四十年間武帝遣将入叛 人、其我常知 有於言於 及相雅為人家言奉動時間推回顧公不言言必有中五要與之際左右為沒無正文城為下心戰為上在戰為下頭公服其心而已〇六月為及顧雅為頭其以可屬中棒其險處不服以之戰全日破之明日後反大用兵之道攻心為屬時間的叛然軍馬號以及從之紀曰雖共其之歷年今可更惠民規以 郷芸三下時四郡皆平、免即其後率而用之或以東元亮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城之類類終ま之十八一人樣沒有以東京城上不去日公天成也南人不倦及美南人不進更清戦七級七念城而亮循潭都被上不去日公天成也南人不倦及美 受漢所服然職私務市奏生致之既得使觀於营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門中與古神所在戰捷由經過入斬雅團五種收圖餘泉以拒亮援素為職處立置地推以此重之〇七月丞相亮封雅園斬之逐千四郡雅 冊\報題亮至 領政第一 七段七年獲日何者不知愿買放敗令策點觀言陳右抵如此即易勝耳荒笑縱使 校正限心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淘湯張騰就數曰盛乎固天所以限的 然有酒失而雅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五使人不然其自 心無適益時訪浊民間及攻職所宣報器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 則無所食一不易也既新傷破父兄死疫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 易也又馬累有廢殺之罪自經察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 西午四年。是黄明五年魏殺其歌法鮑數初不為太了因郭夫人第有 比也乃引還 八月總主不以升師白麗夜滿大運海州今田之西水名在熊縣一九月紀年不以升師白麗夜滿大運海即有無縣教為縣郡後周改十月所以後中原清漢縣者皆以此成為之北矣。 便不留在不運糧而網紀祖定團團初安故耳自是終亮之世馬不後及 佐何以警其縣而獨其後平成七般上衛非府示威於一五種也而其百氏三便雅圖孟獲以於益州境內為此不執名稍加寬有則用兵之可,一為中之師此孔明受道精政第一本也益昭烈初前主幼國義 屬陸師江朝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主谷之人殿兵固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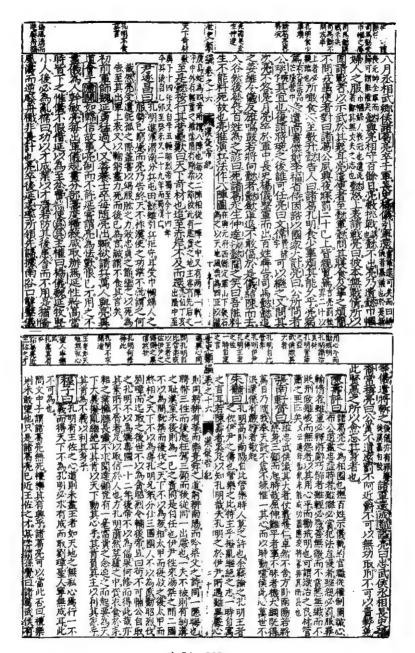
均利安野 **从**四穴 又指下华 不具砌不及耳次政之始陳群首上流曰臣下雷同副門不職如是非相用風采若數日獨見侍中即歸語盡日呼出或問何如回翻臺運武之食 屬卷七一八八次漢後帝紀 供及是疾為立為太子逐府太子 殿即位 命殿射其子,配泣日陛下已發其明臣不亦後殺其子不釋亏失為之側觸而故未建為嗣歌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不與歐旗見子母鹿院射其母書不明時詳紀主題初郭后無子觀至不使母養草原主數包母被禁師 並奏助父信有功於太祖宋免動罪不不許至殺之〇五月間主公平战以下付衙口當令十單同穴軍樂師及三官以下請八皆發軍等數等 助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念其直聽欲後之三 常好二千 序海討磯徽率其兄弟六 人出降的音動之 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符代學徽省墨文証太守祭兵和之 庆州 刺史吕思召的慈文胜太守于敬於之時交配太守子教公郎王權以其子敬領 編以為大中太夫不受至是華歌為太尉讓位於皇不許被為光禄大夫 初總太子都在東宫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替思書籍即位之後群下想 教育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祭道室後不至 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盛之有 陳壽曰文帝下華成章兩問聽識若加順大之度獨公平之誠邁志存 新東坡日已終身不在既不得而後于以前實於文若詞与文奉報 無報便日管切安懷寶趣世就問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等衛子第而 不通日 英速能通过等於信日益發揮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吕氏之不 八黄武六年1一年十二 月度大管官。医問點館開題以 官數議罰金不怒权三官 をから **呼外者等於城民飛蛇足展将宴直且先成象觀編脩城池條悉龍尋以勤耕農班感者專邱遠者署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是到朝愈崇華之後足序内官經繁,故能應委表大綿總過,雅差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勾奴未戚不治躬宅明** 電果屬忠純馬以為宫中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禅楠缺而有所具属而不可致異或同而変王太以侍中侍郎郭攸之曹孺董充築此皆良其國所所或是政帝問否聖太以侍中侍郎郭攸之曹孺董充築此皆良府為一次寒忠議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將禁及官所中心勝到城否不宜 以顧言其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言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口だれ 元學運 漢本之学 西田田田 智戒為為事則民充兵疆而冠戎質服先〇三月丞相克率諸軍出屯潘 故能容養天大鄉龍色監查去病中小之將循以匈奴未成不治第宅明 管宫室上疏諒曰昔大禹欲松天下之忠必即官恰於行踐欲廣樂見必 為美雄於人有其国可于我時可徒王部如劉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敬方初此亦足以知能師以時可徒王部如劉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敬方 平而中道前殖今天下三分器門族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下以圖中原使長史張喬先軍蔣琬統亞府事臨發上 玩曰光帝創業未 獨察見水在古越地一亦約其身以及家後其家以及國軍文欲被祖業 城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新失 也侍中尚書長宋祭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字子 權恐付託不效不現以傷无帝之明故五月渡滅海水在蜀出苑牛繳外 候先常不以臣軍都便自在至三顧臣於草屬之中許臣以當世之事由 此後達所以傾顏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當不嘆息痛恨於檀實 行陳和睦優为得所親賢臣逐小人此先漢所以與陰也親小人表置日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前寄以大事受命以來風夜夢 是感激逐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值歷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月海產言其數也 深入不毛指南中諸郡言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深入不毛不生草木之地 能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商赐有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質益将軍何龍性行政均騰畅軍事思以為营中之事悉以各之义能使

照作可以所以法也 不果行風於後之思矣故書不果行生奉之私 O题以同解其所包述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令姚禄並薦剛索可謂博雅夫〇魏遠後內 事一数紀光之一六 文エー 孔明二 命相容者 那山道是新 · 大陳來教就令明肅的劉公漢昭烈既則教成後飲無照 要以西可達如此則一舉一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說計不用乃身率大軍攻 孔明季初 かが 一川 學而点 ·語為完好廣州太守姚伯為楊加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光至大於其正大氣東領之齊察順有生意發聲充滿於天地之間與 其正大氣東領之齊察順有生意發聲充滿於天地之間與 今天皇日所進取今馬少率大軍北駐漢中将以規恢 關洛克後曹物 此期目亦豈私於礼明歲 打想以夏侯林清鎮長安至是不相亮特代有事情不之敗沒命者無謀丹而書丞相亮者惟雜主耕也既信之葬自府中六年,異武和二年丞相有代觀戰于街亭敗續詔股亮石將軍行丞無數都督刑豫州諸臣事 日,可到是安林開建查至必乗城逃走而公後對公棄城縣所來亦足以快防漢出循索強而東軍牛而北縣關於乾淨許好此午衛行不過十 沙索不知所言 遂行 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聖言即做之樣允之任也陛下亦宜自謀以 製具群下謀之親延口夏民林住而無許今假延精女五千直從家上蘇 落清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清諸臣不勝受思感激令當遠離臨表 等加主之規得不產們而入地亞 心矣後劉神凡肅孔明率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使曹操而聞私明心矣後劉神凡肅孔明率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使曹操而即等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頭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即文堂曰系明一代之美漢號水議無二 不信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 相表義非素漢以來事君為依者所能至少 想東坡旦 軍北分中原軍後漢室軍丁情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經練名實之意自見 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战言乎與伊訓說命 人連在有私 一致死之本離散先進無所據乃核西縣千餘家遠遠远初先以課才術過人然加事調料至遠常節度過數舉情煩複含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部絕其沒道藝破之士 馬原達 曾在主商西柜亮亮以泰軍馬該督諸軍江西、宋部敢于海區種族落課或人之相主即巨亮阻山為國令者自來正会美事致人之、在發亮必失乃遣張部籍成出的批評 西羅出術 南安今 馬四川 軍皆叛應漢關帝 躯囊朝臣未知計所出现 1. 現代 北明野工 ・ 報刊 ・ 現代 ・ 利 刺腸松玉 先間 總主直書 記 如 即 水 道正 近 可 為 明 新納% 多、致此利引咎青躬布所失於境内屬在講式以為後圖充事的練民忘前門馬馬思感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完賊可犯功可臨兄而待也於是考徵 以為後董 馬馬司馬鹿財列路然語是日馬沙言悉之夢不可大用若其祭之亮猶謂不飲 此則人一亮之上都山也天水來軍英維語完除完美其膽智使與軍事〇萬主使 七只奏編末之一六 一時報心 之流涕撫其通孤息若平三新鄉謂亮日首燈縣得臣地城守而文公喜 其敗矣 有联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免更發矢者亮日病不在女少今 温亮節度指數學情煩擾含水上山不下據城張節絕其沒道擊破之士 一 於 致 也 到 引 於 青 躬 布 所 失 於 境 內 唇 至 講 武 以 為 後 圖 我 事 簡 練 民 忘 欲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将來不然雖五多何益有今已後諸有 今天下未定而教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海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 以認為常重無引見談論官章歷存至天乃收設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 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其交方始若得废法何用討城耶又上玩請 明節制之師何以係俸為此可為明道正訊者官之非急於近功小利而昌漢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歌而誠態失魏延行除以係俸者也孔而昌漢孔明故延不敢委也是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礼明對使天的致皇一天行龍道水勝而已魏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讀 文三年前前課超世之見失而失於衛班聽統形明罷使郡材各處其文三先主孔明語識指上下一時遇会真君臣也先主歐因米總以知 賞罰馬護雖死而無然比則人之所難也 用而失不与該故如人之難竟所行死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 人所能解也 灰漢代帝紀 人該務州都督事一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水騎十萬以順

《明天九·野北病臨遊珠曹不務帝凡事如果能可逆見臣翰代·孟力死而後已至 既行時更命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明新引走已走来的最夜進道水至亮禮畫到去将軍王鄉追之亮壁斯變色得更為無事到經去,是得無也得陳愈平部知亮深入無發品指計回比臣到一個東京都在與王觀召發的千方城內納於總稱原黎東親王顧問部回經十二月亮到在出戲團團陳忽聯賴公遊供照解說時以意願也已有儘 淡中指的 七次新編巻之一六 華木獨 THE PARTY 管頭多子於是東宫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称作賓客目白英才車越到語為俗 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〇建衛尉陳震使為及吳主權盟初權使以並尊 巨元逐将才而疏子嘿沒精而很权發沒帶而沒者敬排深而照俗等惠 图次 共北征及侯俊首此指之失計五零事将成也其容易更造照明初 也苦先帝兵敦於然曹操指三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馬數西取吧部臣不如良平而然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鮮也夫難華者事 日先帝深慮以漢於下南立王 不偏安故此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書 的為陸遜所敗而後完開休敗欲出在整張聲至多以為疑死上言於於 臣之才固當知臣代財才弱敵強然不太成王常亦亡惟坐而待亡執與 精誠時機則的讓於辨宏達川湖丹完學竟微別記詞年御与"私較之 聖為武列皇帝兄策為民沙桓王立于發為皇太子以諸萬格等翰佐太臣國七年景黃齡元年四月島王孫權與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賣文 伐之是故託臣而此疑也今取遗滅於西又務於東兵法東方此進繼之 特也高帝明並日月孫臣派深然迷陰被利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情分陰之志皆孟無為平中土雖能尚節係然都下已有養觀之樂孫在政堂三丁孔子節而在下未等不動況下此當何如哉故陶士衛有不致堂三勤者聖人之處行而君子之賢行也好馬文王周公達而在广政利絕非臣之明所能遊觀也 伸送中与水麻充怠惟先主武侯動元新親以至決世此其選維前極為之一以一與沒後皆紀 開利一事。看出寫書求見客稱為上張三八苦不視一事使百官有司各主工戲文取吧人看不製之教若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演講也太子與西慶都學、對學、此於實其不動而睦我我之北伐無東鉅奏河南之教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則學、此於實其不動而睦我我之北伐無東鉅奏河南之教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則學。此於實其不動而睦我我之北伐無東鉅奏河南之教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則學。此於實其不動而睦我我之北伐無東鉅奏河南之教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則學。此於實其不動而睦我我之北伐無東鉅奏河南之教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則學。於此於實其於特別之樣也與常常之樣之所以為此於對於於於其於於有之樣也與常所以各其教於情名於持角之樣也與消散於 是な変れた 不下等而留步随書水見答語院上死曰八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 所野國家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暖街吏者百姓之所照命而 公來當事 **殿等官〇七月翻灣清馬繁等城廣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〇連群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觀至叡善其言仍免輕** 居勢位容之為三孫行司徒事重昭上號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樣忠之 尚書諸葛龍中書郎鄧勝等結為當炭更相題表以及侯文等与四次 唐成八年 異大和四年二月號至郎吏課試法尚書諸高記等有罪免 用者之所甲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為本事以交将為禁國士不以孝常清修為首乃以趨勢府利為先合軍 士疾虚偽之人以正致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獨見軍今年少不復以學雨 申為八達中書監劃放子照中書令孫衛子不更部尚書德珠子を少く

Pathodyn.

有差異的 世史職 石を元 味料以は 横州之事 一下本不 生子一年 共產不元年九月 以劉明為大鴻臚侍中劉明為朝王朝所被之事也曹恭恭成故 南姨兄所哪篇前高長史南家使相聞欲以自託權回承明話不為此也 传通近可後還也完又與新班軍九書司子起神 前為吾說正方字三 為中郎将於軍事出教物之日吾與君父子数力以獎王室問至人 以訴賊先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遠錯免官削爵土徙降隨郡後以平子豐 於國城於山搖管不肯擊貨部魏平日公長獨如虎奈夫下笑何數病之長分皆将軍張部等以與之緣飲軍依險共不得交亮引爱的攝其後至風然鄉類活輸,終其將張部初克伐號區和出的財經遭則馬擊店的與納其表示潛而免務官〇五月亮波聽司馬數干廠城平由晚晚驟墜布 至多九年課太和五年 然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聽過一意君與公政務就推心從事否可 中軍議不中有罪察從府運初丞相先之攻和山也命李殿以中都護事 府事督運更名平曾云來南恐懼不繼道恭運諭首呼亮來還亮既退軍 之師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割有晋作而題越書編卷之二六 英漢後帝 紀 飛矢而卒 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熱 一多一動歌的七月以其徒有畏獨如虎之機處之将各果有大過 乃更言軍糧餘足何為而退欲殺都運以解不辯之責又表言軍偽退 割之業也 何去非日於我看如虎之禮婦人中調之原安受馬而不愧然為情然 我而陳書乃以将各非完所長更之則其妄辞敬語不攻自被矣 将任國朝臣皆陳唯入替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司馬懿用兵如神等無遺軍木易敵也然去與丞相亮交鋒 克之行軍利在这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乘其弊故 一月三武医學教堂主權遭 大型 電影を は、市安から 単独 大工 では、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表して、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表して、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表して、 「大変を表し、 「なり、 「大変を表し、 「大変を表し、 「大変を表し、 「大変を表し、 「大変を表し、 「大変を表し、 「大変を表し、 「 **秋總河里不精思也暨謝之或節敬曰唯不盡忠善尚上意而合之陛下試云意而**可制而後奉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持徒大魚而也乎子誠直臣然不可 七三類編巻を一二八人次後でも一日本相死率大衆十萬由門名代記遣便的道典 10 田酒流 不 他所始出軍至即山以木牛運發出料谷以充馬運其木牛演馬法毕見 治那關地官各性來之所自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源集管軍息立世數 治那關地官各性來之所自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源集管軍息立世數 在馬站出軍工作之相見,數是講武作木牛流馬運水集耕谷口 在海站出軍工作工程,等不相見,數是講武作木牛流馬運水集耕谷口 地區,如此北京村市 宣传 聖禮陳佐衛敬曰卿書生為知兵事縣白劉雕先帝謀臣盡亦云歌 之外得其情從此疏馬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問以所問及者是睡堂監聖者各也在問皆同時之情必無所逃天歌 箭召府之召聽問此終不言樂出旨監曰夫釣者中大角則縱而防之河 人境火駐而親師不敢攻雅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各時兩孔明的致堂三階以安共下爾孔明此寒盖不復為退計气親統大軍入他再致堂三司馬懿之言論也實畏礼明屯五文原又悼於治黎故為此 若果曰無事何為受巾帽之唇而不敢出兵逆戦也然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飲實良孔明屯五支原故為繭語以安其下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飲實良孔明屯五支原故為繭語以安其下大路區可見不可以不可取進不可樂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



初長水校尉職で政展立自調する京為諸局元之副書以職位将散快力是出 楠而不可以有加張及近太之村名諸為死近伊尹之出處然民佐神而不可以有加張及近太公之村名諸為死近伊尹之出處然民佐東東霸屬秦之二六 東東後帝都 之礼明武 えい 吾於為在社美本中間之亦發病死平常量先後以已得付補後最後人快不雅思誘無已原於立為民徒之以山冷城都楊四及亮不立新泣曰 婦正得阿聽歐女打技其正大之氣經輸之應國已得於天資然竊意之聽日不作礼則存故其正大之氣經論之應因不作礼則於此即較送職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樂書本傳給寫悉所南高士黃謠承曰家有 私也水盤無私情以免誘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於恕之德法行 歐門魯西上調祖樂必百年可 宋子回或論孔明氧以為天民之未料者,此論甚當〇孔明釋婦正 利一旦則不可若以天下之九餘天下之敗殺戮雖多亦阿等盖誅天軍區俱采一國不知教了多少人邪其謂之曰行一不義被一不事以 於不可不用刑加子自犯之罪對之而非私訴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 利者取法鐵至明而觀者心怒水傷之所以能弱物而無怨者以其無可者使人致意想注至叛致死其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以為難諸為死 (一教谷水可與過道而不可與近教附王氏陳務實武可與近職教育自西漢人才可與通道東漢人才可與五三國人才可與權松叔孫通人物汗下故兩生都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手許之 奶出 多精 其智愿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除重者則暴欲養心之助 下之城則有所不得領所、三國之典就為正日獨志在與後漢室則 公丞相長史務 斑為尚 典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附定 陳氏日 世間介護 宋 東 東 東 東 光出 問之言循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屈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被是以 聖聖里之苦傷文帝欲殺犯罪者張得之日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 不至矣府淵回東野子之御馬力盡天而水進不已始将取天說不今事衛民回水所以戴無亦所以養州水南外的職所行以敢無亦所以養州水南外的職所行口扶持者所也成人者 でか十三年異庸 未四年正月銀次大将軍司馬武為大祭○日本所服或問持疾持中常之イチ 廷尉廷尉天下之至不可順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備不 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懂一臣盖為百姓也殿為之 至少邊境有事子選明帝欲起德陽前縣鐘離意諫而止後便作之謂群 宮室未成分不得居将有他姓制禦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 同姓諸侯置面至之以為置火荷斯之下而張其二个沒城未於猛将推 少省殿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多五津中書侍郎王恭上既曰古人以北 甚也不可不察の國際被都遇石員圖林東書氏也次先而都順天下以及 可以失平而天干之身及可以感得乎斯重於為巴而輕於為君不思之 百後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夫取性嚴急督修官至有稽限者親召 役劳苦男女雕櫃原陛下深经東野之散留意舟水之都漢文之時唯有 宮陳群諫曰昔馬承唐 十四年題請權四年十月有星本手大及又至半東方面 右既無風客又無其色神中學正有如平日由是表 處之盛槽甲百室而惡衣服况今夜就之後

行則被言安美當則無此於被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馬說回收寒其 之草少而零落松柏之茂隆東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關黨也天能風以為名欲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遠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然朝華 人謹原名其九子日默日沈名其子日運日深為書戒之日吾以四者為我記公鄉學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敖以受州利史王和驗應選種為論終日未當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緒直談其君之非而楷楊芸惡可辨直士未為思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該 或野口當是而來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被言當美若已無可毀之為表之十六 異樣後帶息 伊護以為得銷以為疆鮮不遂矣夫數學者安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 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去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歌意乃解の動司な **冰群卒群前後教上封事郎削其堂雖子郑莫知也或譏其拱默及正始** 一陛下要方萬縣而民事刑禁日她原其所由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遵坐得福行前於舊願之人而不依部令故薦昭奏其那 杜恕上疏 部撰名臣奏議報士乃見群陳書皆 不宜有忽以重天怒翻王殿不伦侍中盧龍州之進目臣間君明則臣 十五年,其暴永六年國汉南海高司徒初衛為尚書令尚書即蘇昭 目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官臨也者臣不稱職請就歐退飲輕而選 通答曰天仁者宗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或云楊至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皆不 管平至尚書明屬範問日陛下欲何之日欲案行文書 一十里網人在長安重不可致大 高之東無方伊日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畢試辞 明母所非笑像或有求於蘇而植尚見非陛下無求於冀而空散之寒 武信神像之道語當得雲表之處以餐主有放之像堂以承高軍陛下通 那官者課法七十二條部下百官藏 一林日老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日 初之際大水其成異類之無首長無樂此大異也宜防魔傷之臣於 也若使容身保位者無放退之事而盡節在公者抱見疑之熱公養不修 進退故真偽混雜屋實相蒙勵納其言記散屬常侍劉邵作考聽法部 あき之十六 大後有名非所富兴也但當有以給 至 飘深疾洋華之士 部吏部尚書屋衛情日 親惟德是輔民就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然實則數録校能由此觀之天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認相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藏夷不行 公府為親民長更轉以功次補都守者或就增務聯節此最老課之急 隊該帝王之盛制也然展六代而考讀之法不著関七聖而課試之文不 內可選請王俊典共恭時辦立他故如鎮撫皇事者完帝室夫皇天無 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惠任則是魔不道稷契之佐殷屬 正朔便魏祖屋所謂意過其通者歌 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國主風手的慰劳未勢而卒。 陳書日陰學業修明志存匿君因變陳飛發 司馬温公司之於野春、羽突僧競進而善悪灌殺考之於功状則可能因馬温公司為治之妻。果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 生而真偽相胃要之一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 震所立裁制也○翻光禄敖高堂隆卒隆疾駕口·古上城! 野日名不足以致重 **大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墓** 京於歌誠忠美哉及至必改個子記念·芬表明不平 ~ 選舉勿取有名群如畫地

十成人言不人或問之 報日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令稱有 不能守備定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構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園走種重人相食將請降懿檄告淵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 四歲王依封戰子放称聯步衛衛蛇於文景。在成此高帝朝始之收好不到順叛王康王太平之世襲衛太何於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校野於成康紀太師縣中赴選舉將濟遣之曹曰懷祖退亡屠為上將傾同支接渡父 恐有古世子之風尤曰此皆然天所有耳吾欲知其機思智調何如也正不中門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即卻正正曰奉親慶恭樂動仁 公而食文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飛月是以不計死傷奧種競也今以不息故能一旬之年接數主達今遠來而更安級愚騙或馬數回還養 使将中國院語将欲擊之數不應可馬陳廷曰昔攻上庸人部並地重 機有所割棄此非綱所及必先拒接還後守妻子也八月就軍至縣國人軍其次也坐守選里,此成會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被我 青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 而胃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練非可行九州攸同四陳既宅就後曹異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塩之也東其實成也遠故縣こ給水九本鎮州弗成然後治其罪為之治 我来賊餓我鲍促之亦何所為天兵者能道者因事變新月淵不多 原東平〇立貴人張氏為皇后京解越京立干珠為皇太子大司 展而不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趙其末故也 四公孫淵將何計以待意對四章城豫走上計也來應麼跡拒元等,殿禄勒元转春止月觀達大尉司馬於整四處腳歐鄉主 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主 應代於無夫谁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及奉指何能悉中講館獨已有以及希腊·《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指悉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欄後以韶貴《日籍·於王講試以來爵位取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恩甲書即已置伏詠欄因建年正是教養等場力情識以傷訪問如博士探策職聯嗣為《叫附随謝射則》 有過不管不該該而不得於該不止今孤目省無祖公之德而諸君該節行本堂計事統是非關代郭有諸君宣得從容而已裁稱桓有華信子未管不數衙不事然為不自見故諸君有嫌難耳斯諸語皆過進忠不匿情智無道 「READ TO THE T 那人不又我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少之碗日吾曾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情 而發此之有無為可豫知也免日今天下未定 心欲及吾言則國善之非是以默默其替養楊敏常典朔日作事情情心宛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暫善是那則非其本 為大司馬東曹禄楊戲茶僧多斑與言論數時不應或謂斑曰歌慢公车總主労嗣位加曹操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蘇尚書屬心夏以蔣蘇

大可以 同性シ明正省を建 以面 古士 無不充 新艾毛由 阿勒封 深方六年·共亦為六年十一月帝少務佛為大将軍錄的書書,○魏宗室「編本ン」六 東渡淮帝 恕 橋與對戲了無倦色、飯口何聊製試君耳若信可人必能辨賊也與兵距標別來共園棋時別檄交至人無樣醋處甲嚴駕緩雞軸驅的新孝也記至平遺證軍劉敏據團報仙閨月帝遺野儒教之將行光禄大夫來敏詣中子七年號紅號在特春正月風沙隆 懸為丞相○三月観曹惠設厦中 優以直扶之者表也此言雖小可以學大阿欲以此論感悟曹英東不能 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時有千里華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是問心上曾曰古之王者必建后女以甲書等の本上記 之應照和易能因事導人於養人皆化服手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〇管軍卒於魏僧解得既有以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雖然若不可及即曆漕是華東南有事。大與軍家洗冊而下透于江進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過半功費巨度陳然を国為も田積整許都で 此則十萬之象五年食也以此來此風無不克果太傳動善之是成始開進計除寒點成定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相上一分休什分散料則一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集以增稅灌通度 雖由與相維制非所以禮勢前枝備萬一之原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從屯 活布從之 東京通回流不審鄉孟朝管寧亦天下之善士也壽卒于親而不書親無不應獎。 調欲廣田 面裁於務機之間動い人以為甘太祖神養中 一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集以增於灌順度之間上一良田可今随此屯二萬人種南屯三萬人 作改 前可表為尚書令首名東心公元獻可替不帝主權之官官首始便解任整帝 公原 陳禄州、正子所でして意義ならずは曹昌元ととは、東京が東京を開文化の無勝殿文化代補が欲教で旬日之中で多称溝乃數曰人才相遠如此 世祖用之欲少出姚期進蘇即時表東方類川益起恐怕請身往臨賊聞言即 不断知·明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逐運東獄崇節像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華路勝曾 帝數出遊觀增度擊無太子家令轉用諫曰世祖初入同此為異數之曰 府國力年與正數七年九月赦大司農 高光於泉中黃麗佛日赦者偏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城樂官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乙五人年·縣莊勒六年民丞相陸堪玄英子抗為建武校新代領主聚○非吾所及也乃應事終日而循有不暇燕 以病回議州職於補時國縣煩擾構識暗過人為尚書全省論文事奉目 東打軍處時級大陸級員〇本之歌橋無照別更更重充守尚書公所完國已先捷若進不養歌退見追經春軍必来將何以任此竟或慢言於聽 非無務欲小出不敢主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臣 发意然亦不忘常以朝脯應載其間接納有客飲食俸於蓋人之歡而事 「月皇太后具氏期〇十一月大司馬務晚尚書令董允皆至以尚書马 一門抑制責的不敢為非此皆者之所難也諸葛公院 超漢之未亡的致空一刻個得象督扶挠僅能中國不年用一黄時處至罪完以嚴見 官允是賴雷律有些德夫。

写作本初 不辞帐 人馬以軍 在商代權已大禹以軍官為策公軍事未已所在賦飲若更通伐恐妨農民王權部從歐國官村死任健議官者司奏故官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了哪十年與征驗八年二月固作太初宮豬農館阿議他姻武昌村是思帝以委維為衛將軍與數橋並録尚書事。 以太后令召桓鼓範欲應命其子曰車為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數謂將 干該即回於四方共自輔率起未失懿遠以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濟回智奏往失濟回醫馬縣極且附為即聽可必不能用也範勸真以天 節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者一不語放也若劉勇升父子處放放 專司馬魯之間變欲出於難呼來軍辛敵欲與俱敞謀於其姚惠英曰天庫奏事與何晏劉剛丁證等陰謀及逆於是权與等皆下徹夷三樣〇 新武昌村を自可用也〇號大将軍東府何是郭赐丁諡之訴遭太后於 一在外大傳閉城門人云将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平為英曰以吾度之 一件禁曹與其然則事就手口得無若就與才非太傳偶也然則可以無 有無度是月魏王方謂而平陵東追第義等皆從數與子師昭謀誅之 丁二年具赤為十二年正月號司馬懿授曹奏及何要等東其族或 問題為京為政軍旅數與而被不安下不亦卓平。 一種朝政多科親萬慶改制度太傳懿不能祭典英有院稱疾不 東京本で配職在座調整日充白調等為市語不及易中調義何也略日大善多者不世史観編をされた。 東京本で配職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述された。 迎福之東 名言可复能及當為名士品目。日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好後是 事業以已盡守此欲誰為我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 作者不以 東東·大生之常譚與於 · 格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讀者見不讀略對聞之賣其言 1月月一十五三年間工語未見其人盖以官児也要同年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 育的中福之道願君侯聚多益東非禮不養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殿同此 東京教授請之曰人生世間如輕處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u>城</u> 唐於后前復何容易沈塚行及選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鄉前語祐曰此 白星流遊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荷藝及王弼之後就為清談祖於虚無謂六經 何以知何鄧之敗略日鄧之行步筋不東骨麻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太切略日慶死人語何所畏耶身歷以為往及憂等敢其聲謂略日實前 自誓居常依艱難訴其家上書絕婚強運以歸後將嫁之令女又斷其事好屬所及也裹從第文权妻賈僕令如早家無十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 部於姊親不獲於義の先是奏辟王沈羊枯於勸枯應命。枯日奏音 爲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 間而暫少聽使七子字養為曹氏後〇何要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不供 見出一者皆非遐福之家也要素以親自喜於白不去手,行步不動 足此為鬼號何之視候則現不守宅血不華色精聚煙浮容若稿木此 不文附連夢青蠅數十來集第上何也幣曰元凱輔雞問公佐問智以和言別也要笑而赞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 心曹氏前盛時的欲保然况今已亡何及養之此禽獸之行吾量為乎。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可馬子元嗣等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無太享有多福今君侯位事勞重而懷德者鮮畏成者我始非小心求 職也從聚而已敞逐出事定之後嘆日吾不

行像公志高 陳公祥尚時皆聲為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答應相 作公不改選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經知崔季连撰 明用事首清玄之士 **國公有業一常日** 深能 数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 軍馬本人情不從會愚病至主是機池司馬縣殺王凌及楚王曹彪發展, 聽王制於強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附圖後于廣源曰九舉大學末十四年親張汗三转國王凌與其甥令孤恩續吳並典重兵陰謀以 禄大夫徐戦卒盧鉄四徐公志高行常才博泉益其施之也高而不得聖朝以大傳教為丞相加九鍋繁固解不受贈級州の開祖知施兵愛見光雙或将不可不與也 **運有名稱訴其父曰大人訴馬為不繼令竟如何孙謂其妻曰。公冶於其黎悉夷三族先是愚父令孤郎寶惠不脩德而志願大必戒我宗及愚任** 而不介情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飲當或市時人以為通自為原州刺史 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川之則為遵為縣而得以今然不善用之則為京務為郭璞而適以自年壽建意富員而不就當道之龍此以易獲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夢此以易教人者同也提日得百錢閉肆下蘇而不定交人之路勢自知何動也有日依懷者類輕求者亡有曰護則衰多益來批則非崔不憂何動也有日依懷者類輕求者亡有曰護則衰多益來批則非崔不憂一一南灣曰漢之從邊親之管勢遭可以,併士且之耶孔子謂學易可以 十完死臣輪懼太子不堪立夢雖立思子之宫無及美不聽遂勝據死 有句改之 老道 南江遊天 召仏失言 頗稱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幻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已位 将軍録尚書事() 戒政易其行若養忘先帝法教臣下享負大工员兼自先帝在慢逐行(O 陸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際以慶主為也大王項至問過以來多遠語數不拘制度檀藤諸將私恭左右小大繁 有不肯從格道之 殷目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雠有善不得不樂觀為諸問格不欲諸王處潛兵馬, 男徒奔王在於陽重鄉邪王休於所聞 而後行夫十旦再斯可多今君今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公無以答時威爾 城有悪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外盖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 馬師曰今因民內侵使文舒通匠废布恭回武昌少五民之上流然後備十月風諸葛恪脩東與使熙進麟孫陳興版於過東〇國諸葛誕言於司 詔以問尚書傳破城日長為勉八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棒地居除奪其即 京剛很自用將行戒で日世方多難子安事於十思格日昔季文十三思 稱至攻其两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和及胡遵母丘偷各献征息之策 十一月風心路看格門元為太子太傅總統國

之ぞ 歌其是 被打 何词 白貞女 政策之子逐 也諸將何罪無有之惟削其第犯爵而已後羅州刺史陳森求救肝刑討 謀不來四也賊退共守個作易立五也 制不從與至不過萬人日丞相獨不能定中美次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夏四月姜維伐劉園狀題隔狀語維育其才武無效與軍大暴實帶實數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韶视等三道學民格與戰於國討聚遠决七也凡此七名軍事之意務也不進膝則敗擅 八皆愧似 造過数 二心者也循之所為不過後利於魏是特牙衛之下者耳以盗首之夫 為目断日七首以為或此正豫于所謂既已去發為臣而又求我之是為目断日郭循首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後扶 其第昭之爵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将守必不然美盡師兄弟連執魏 國行大而名揚兵推而戰勝雖石敗可也况於再乎 辦馬棉不從故及 鷹門新興以或後舊交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州川之高是以 而隱其奏則上下嫌心賢思解懷夫君人者有統斯理以御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後若推過歸谷執其功 司馬師之于魏莽操之流更也東閉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 號而有天下史氏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 漢後帝 紀 過解其 長葉大さ 阿 如葛緝勁 幣料艾 一回諸孫 朴安使さ ※ また十六 ■ 無後者 & 一〇 大初好志大共童能会屋壁市 親大将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将軍録尚書帯中常侍郎建国宣宗溝局重以挫其氣迅亞夫之長策也職弊殿工裝大策能養玩直宣宗溝局重以挫其氣迅亞夫之長策也職弊殿工裝大策此審師 茂獨外要名利的無關議員同應無聽以與比與多言而好前多言多量置不何平叔陰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愛邦家之人也動古 推孫唆為大尉滕徹為司徒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咳嚇於是念無恤上下以立根基乃勢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公風群臣共 度其主功盖一國何以能久野艾小言於師曰孫權已後大臣未附恪不夫果與〇初魏光禄大夫張維回恪其不免子司馬師曰何謂也維回威 玄光禄大夫張緝城后送藤其后張氏初夏侯玄及何晏野職俱有盛即成十七年候主曹遣正元統二月司馬師教中書令李豊及太常夏 重之父瑾常以為成已非保家之子也陸孫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公養 怒搏就與主亮理酒伏兵殺之以者職果,該切恪少有盛名權深最多持衛民民軍等人以為職事,以後以為軍人民軍多所軍者持段民民政治 馬筋舞則甚正也故事官事起兵計師皆予之也。節問計於即表表回一人家十八年縣正正二年上月聽楊州都督母任儉則史文家起兵討司公彭長孫立之詩也司馬氏之終成法。 假又以豊不善謂同志曰豊無偽而多穀粉小智而味於權利若任機事 死前無親以吾親此三人皆将敗家遠之循恐禍及况呢之中本如其言 他好誤而不達事情飲勇而無罪令天軍出其不意江淮之本勢而不能 赤國人側目 一同九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凌其上意及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 **耐治威嚴多所罪情採收因民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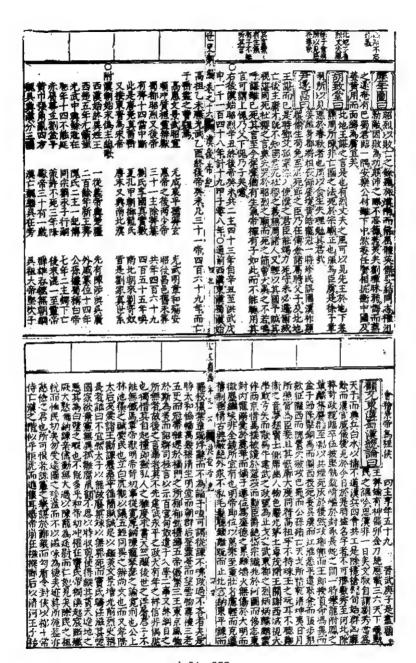
100

事 難 打 係 五 漢 美 為她美 男雅鄉院征函院 七只數編本二一六 力拒維恭潜行夜至恢复恢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敬兵卒至惠攻不克乃乃拒維恭潜行夜至恢复,除東南去。惟大寒寒園歌道觀沙難沙陳赤奔與其面今結為於足未成,為重地為此先成者歌酒一人姓先城別酒旦费利者為含人是清人。 清重地為此先成者歌酒一人姓先城別酒旦费你道城發翼謂維曰可少止美建或數此大功為蛇畫定戲劇為團與保險植城發翼謂維曰可少止美建或數此大功為蛇畫定戲劇為團與樂縣為也可不慎哉〇八月奏雜伐戲戲刺史王經獎數於幾西天敗迄業難為也可不慎哉〇八月奏雜伐戲戲刺史王經獎數於幾西天敗迄 被上下相習我將易共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彼以一事攻我 其力竭不能更出安西将軍野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一也 編本三二 六 ■ 茂夜市 忠 一大野祖自秋道漫歌西秋瀬人之変元亦為写儀也尚有三赤為上〇七月夢祖自秋道漫歌西秋瀬人之の子十九年異大年元年正月火姜維為大将軍〇四月瀬司馬昭始服 富田町 近大將軍昭日陳征西·陳赤陀勇能斷救將隋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 職避敗猶崇屬於養維亦有取為但惜其才智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失於沒国心在於前廣與後漢業非有實態之私也首春秋有乾時之漢城不两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雜回年動教師出無成然其 大 東京文以少 東東三十日海江少康 質利王祥邦國不空別獨之 七户 項穩運動的分鴻濟各騎為民張民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孤之常也故國文養民以少取多可踐恤聚以新整疆此其術也或目蒙者之處大無當者常多條無小有家者常思善多條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 きが関作作國論以調之日或附往古能以前騰雅者其術何如日考園 施商学教養人出關谷領級又進兵穩之以拒制是時組數出年國人教 公司馬昭泰國主皇女之民達人教誕の九月姜維問題が關中兵以赴 終整項氏豆必由文王之事子白面圖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理想達到於分鴻溝谷解包民張民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稱 而獨小不召則友處而獨大不如召之部以証為司空不就後必至民報 里中之後民疾暴及天下土前於是表體並爭虎教很分疾搏者種多處 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選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聚故為或之師不 一戰而克敵重正劳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職征不幸遇难雖有智者 接機固有難運當此之時雖還祖安能仗剣鞭馬取天下去及象 有見不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常未再沸之時實有八國並據 功

中国人 世史書 安處之那欲因養養島王基課目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應難不深元悪而以宮共得亡眾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者以陣國行叛呉兵衆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反關青糧元年、職群構定幹る等第二日親司馬羽拔區與殺諸葛龍義 今 熊新取於外又内展未如是條備設屬之時也時便會許盡居多的知 即那素好養暴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諸獄表列前 待日隆安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〇五月銀司馬昭自為相國對西 男群臣以為古祥鄉主聖百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祖一一一年,縣村韓四年正月首龍二里鄉華陵井中先是獨等市屋有龍 各日以不用鄉言至此吾欲梅號何如妻白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 ·雁南行叛民在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日古之用午全國為上歌其事權元年。職耕憐三鲜の景景二月國司馬耶技圖縣簽諸葛訓書 南湖三位子等地人也無難於勢頭且敗官中郎失而等安 逐為漢大臣衙門以以於伐魏之舉大豈仁人義士之用心故地 肯死悪乎其為忠母召而不肯縣悪乎其為孝其行尾能至於 北之克惡乎甘為將輔漢而反致漢之一惡乎其為相漢 秦 黄 題時之召之都日前者以不万男公所不如表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非 世史製編者之一へ 今日でを 王經 明以后令使中護軍司馬炎がで、近常道郷公埔東名於西天府東安地町以后令使中護軍司馬炎がで、近常道郷公埔東名於西天府東安地町は日今使中護軍司馬炎がで、近常道郷公埔東名於西天府東三族の地域の中では、東京の東京の東京 豆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不應逐恢創升董率殿中宿衛倉事 也放緩主擊見成權日去不勝其公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其何以文獻就王經始辦其主然權其稱照得其所宜予朝日以全節而有光鄉人職雖於與主然權其稱規傳其所宜予朝日以全節而有光鄉人緣罪於 閣幕不他及何哉處穿納寶東充地與一人會擊非以輕率無謀以執然倡送者買克而抽刀者成為今但其處三年,輕元命曾為景元元五月國司馬昭叔其主義於南縣下尚書 臣之罪也形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曹侯射陳恭不至耶使甘夏尚書也濟即抽戈剌擊獨千軍下太傅年奔往林其股而吳官長曰務陛下至 光日事為失當云何又日司馬公事及次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 伊政縣而出中讓軍曹充自外入途處差戰於南關下太子舎人成本即 下第个權在北門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指傷暴動何所資用而 坐受 廉唇子日常自出討之王經曰昔秦昭公不忍季氏敗充失國為天 · 英臣所與也去乃臣之義根於人心不以實際而與犯官雖尊兼官雖以及之以與世分亦以服務書之何用以示我萬世使人母為以東主聖之被弒司馬昭之心曹充之計也特假成濟平以形 ,漢後帝 紀 所 里可有利之之理哉書之

來馬使育選 之排乃君 東外 世見藝編卷之二六 米炭有字 **表於整五百斛** 以其有實也若好思直如外於之自然則謂詩之言将不求而自至若其 百共不戰必自焚伯約兵。之前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默何年五年,熟禄於正祥十月至離伐魏所賜不克初離將吳墨縣登東化 時所象亦不為所僧民便薛琳來轉及還等主閱選政得失對曰主問而往來秘書令卻正外在内職與略比星層族三十餘年濟失首守就不為 **養人時中常侍員時用事廠職皆不能獨正士大夫皆附之唯建不與時子已四年期深好四年久以於於諸葛瞻馬將望共平尚書集本建為尚不飲雖縣實舊思營果可致也沈乃止。** 不行沈日典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勢白著姓周恭利而妄奏句言不合宜不加以實則遠聽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發而 日教育思問五言示以物質為恐拘介之士或惟實而不言食味之人好 公所以能致忠訴者以其數誠之心著也水成不言而必熱之質自明者 省开華文學教文學教 雖敗循宗而討賊之義無日可忘矣 **言則史得失朝政軍猛者、給縣干斛主庫陳歌精署入白在聯禁 加刺史時沈初到下教白有能陳長更可否說百姓所是** 漢後青白 ******河南何秀師那王戎洲人到代特相友養號竹林七點皆景尚虚無輕 製を 阿竹杯七 東東清書自就不堪流俗而非海流昭明而於會因語原言論於強東病 光之二六 東 液を赤 記 傳法經濟昏醉遺落世事院籍為步五校尉其冊至箱方與人園養對者 下 按院放不欲令入耳布 怪恐鳴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日王務學業其流 **一門馬昭斯科** 前人教的逐發之原生品隱者孫祭發日子才多識奏難子先於今之世矣來 調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他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俱 天臣回史藏七野之故追至於輕茂慢法遺落世事固可能矣然此特 魏晉集礼之日。皆 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 好利而領亦

最次的未以 何益於事哉雖然兵人為養不力行亦自及機亡度奉可勝借執〇國司行如教实於濟緒於弟及乃獲命丁華草向寿養病而而已是黑〇國官任事養丁司孫展向四中教師養之歲兵人為被原分史為遺榜數學何事養丁司孫展向四中教師養人機士也書來養緩明也是時漢有 國而死會逐長藝而則於輕減言維關會諸軍已殺漢吧引去與屬化等故寒笑而不答入月輕夏緊然賜會使胡烈為前鋒攻関口守將傳令格 各共守前間以拒令〇十月四人來接過這便答為於與夏使大將軍丁 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射鍾會勘之昭齡兼自自定置和以來息後六年治 便會都督明中軍事時司馬昭是 美地數北代散大學入老朝白多 子克爾·列大破之斯哈滕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思不早斯黃皓使取國珍民用生曆東人員進結而幾處先於至江地江鄉斯州電子将馬遼區就沿塘督諸軍拒至野天人員進結首無應先於五年 をかった不暇何以能を係回不然曾樂雖功益中夏民長其威而不懷其德也 東京門。請題院我帰回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雅廉作百姓未服今又劳力遠征政 成都市率群臣面縛磯軒帆箭詣室門隆美離等得市敦命亦降将士威 成都市率群臣面縛磯軒帆箭詣室門隆美離等得市敦命亦降将士威 七三期無未七二六人遊後青年 北江有 木料 夏川原治之共暴矣遂自除四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聚山通道造作橋若從除出由非徑無恐將與出其不意例以之中必還赴酒園學之軍不 南山高谷深至高數除文以應官暴推轉而下将七青拳木綠屋衛黃而 風禍取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 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不敬承之刑煩後重司馬數父子除其煩п而有其中愚為之謀主而救 礼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四呼繼尚雖死其思烈之風至令憲漢有生鬼不民曰漢祚俱緣外視江如點雖其管情有過人者亦永法之有自也不民曰漢祚俱屬常時於就食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萬晴父子獨 不可禁制就周乃白帝造使秦重感動攻隆北地王認然日若理窮 被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事尚事無規手 **國兵至至不為城中調度雕刻開文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进山** 及之不能克權道除逐欲引送班文上言題在推折宜遂東之 向皆死之發與不為為也臣子死婚者之為也 時天之發與不為為也臣子死婚者之為也



步史业 管以女主當陽之故祭太后敗爲帝山崩地震水君日食之殺官不承大統稱帝年已十三而猶祀經動欄不思禄手故論者以臾變成 它斯特也天世典地出妖國家 備不思釋手、按論者以災勢 世史 ŧ 概確耳乃紛紛召外兵而

文章當報不宜軟行文章言曰春秋之義大大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官者今因平面之勢以東原則人震恐居悉之時也耶使监軍衛權致不衛職襲又殺之女既平國頗自於代以書言於普公即已兵有先禁而 一般大家 成震西土 逐次 意思友 正孫尚元典元年的其本正月記以權車後鄧文鍾會語及大課時間元年成黑元年の其本正月記以權車後鄧文鍾會語及大課 客自文有及状態部以檻車徵文赴京師會所懂惟文文父子既舍 之一大一親元而紀 權三年五月九七年而司馬昭弑之元帝鱼即於唐展五月改 希之延鹿二年縣帝泰子方與申政正始已已改嘉平至甲戊 業於禮獻帝建安庭子篡位改黃初元完昭別極帝者一年此後臣官曹騰養子為生操或曰本夏侯氏也自文帝不承操之 王〇時司馬東政三世紀惟久去雖被蜀機令非已出自芳存 咸原至次年し酉十二月。距文帝庶子得四十六年而司馬を 意元其四年為風後帝及東元年十月城漢章七十九世中中改 帝董即於甲戌九月改正元丙子改其露至東辰國後帝之景 癸丑改青龍丁已改景初十三年已未 九十三年而卒於應後 聚之為一百大始元年九在位六年承藤兹後止二年降封陳留 一个風光有勢邊過運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變會內有異志乃 七年而如於丙午處後帝之建與四年明帝幣丁未改太和元一動鮮と一餘十在浴肠者悉被禁心經會功會向經收生會是服召而書之日往者家於禮歌帝建安庭子篡位改黃初元先服別都帝者一年上於時以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書乎獲聞之不候駕而謝預躬行致諸父 九月九十五年還後帝之延鹿十七年而司馬師縣為齊王執 我之後徒推應名者四載惴惴仰面於象賊又歷二年華矣 初名職東名典親武帝標之孫庶王字之子 10 會起在發司馬 廣新題訓物不不可乎明依在您認的而遭之初會位漢辛您在謂其天之後子華法主華奉今王誅既加於注己係雄原·並収整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法主華奉今王誅既加於注己係雄原·並収整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 **東京殿之軍旅之間可以承者其唯仁恕于城党以全編語以城舎課會反勝郡七の五角為たことと、夏、是かかれた** 10年至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王清 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己高既無德 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之親對故事而傳為安樂公他日與宴意之作拜人者乎若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願拜而祥獨長搖心謂神曰今 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样曰王公和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輔 更所以著親朝臣子實順之罪衛司空葡萄訊大尉王祥中相王尊重全而加以王爵昭不知雖然當法如司空葡萄訊大尉王祥中相王尊重之三月魏晉公昭進壽庶王而於之東諸臣與五帝与之祀鎮衛該法勒策於長條賴之工明朝汗氣過人人得及受實舒赤其族然後於天衛和指揮伊子蔣夷以情強漢之罪稱及安國國門赤支紀鎮衛該法勒袋族民條賴之下旬謂不世之勿朱安國國門東 村日會任事欲於非村久處下之道吾長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孫為 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人人全见美能和他日間禪日賴思屬否禪曰此間樂獨校方人皆感怪而權甚矣包若昭謂賈兄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雜使 王法何雄曰昔先王衛條學的仁派朽首當時豈上其功罪而後収壅哉 王經之死鄉吳於東市而我不問令會為叛逆而轉收死若後相容其如 共而文恐其為學乃遣該軍由擔訴教父子於總門西斬之初文之入 也讀不進少欲転編成而捨之及是確謂日可以報江迪之唇美雄 於極東巡還確自以此

1.分行道 院則世史類編者之十七 世史順品於之十七 等數與不管不用不享不生立身行過解始如一字與見別等購為人生本書頭與舊王雖靈等海事有憂色語與過七四十戰員士門內別馬至子釋縣洗潔軟杯「目於三匹死之「國大親之・純臣也等性忠與執政帝蘇魏王為陳路王郡至濟經二雲出告金墉城縣奶廟即始太傅司馬已與東京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楊至○問召受照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楊至○問召受照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楊至○問召與照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楊至○問召與照二半十二月第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楊至○□明祖司 朝原清史實旺是也等有司言都十青縣例断者并并張為之 部以青期并九於典觀亦至等有司言都十青縣例断者并并原本中部以書館主即皇帝位府承觀氏刻著者修之後欲嬌以仁儉、暖明得正共舊也 〇晉司馬牛二氏西哥為於司馬 立也然則事無可少乎)西晋洛陽世祖武皇帝司馬吳字安世河南人文帝昭之子宣帝於五十 之孫也魏封昭為晋王議立也子議者以炎奏之妻地手無過 非人臣之相必襲封晋王未安暴魏稱帝兵易福洛城在位 世祖紀 **給年陳官無害者於是害病玄皇前向**例目自重帝害該連議到阿及是八十 東中一百四年共二往十五 野君不世 **范固安** 者と野王 臣也乃止群臣請我服後隱認回母念不得終道經之禮以為沈順流偏無難過便主上遂服不猶愈兵也回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 大小士 玄曰以日為月已数百年一旦後在殆難行也於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被伪熟令主上至者雖尊其服實行丧禮者因此後先王之法不亦善子 行於下近者翻武好法術而天下黃刑名觀文墓遠達而天下殿守節其為姆玄以親末士風類敝上號回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號 夜網維不攝放無監朝必便天下無後清議陛下隆與受神弘光母之化 **韩正月圖立子表為太子。有司奏東宮施收二傳其儀不**

古安於簡委任達官威勢優秀、大優者起權一、労者聚免其有優多徇情、大條が不可謂至密然失於奇細以現本体故歷代不能通也置若由傳見之權制。 あいりがない ラック いるいう いきすい においい アルフルカー 旅官で流 東京 随名令劉友司禄校尉李喜粉奏校安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衛中山王 石思于班其山海西国安全劉友司禄校尉李喜粉奏校安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衛校其故区 的表見者 江洋花縣杯 我數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〇四月國太保王祥卒門無雜吊之衛其族孫 不敢其過智勿問意尤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物群僚 極尚當做射武孩各占官稲田詔曰友信朝有姓其考竟以懲犯佞濟等 各與所司寬衛之恩不可数過也 不協公論者監司随而彈之者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 **竹殿塚遠近書得江漢之心與爲入開布大信降考欲去皆聽之城穴** 題蘇聯拉特二月魯主有城島之志以羊柿都督開州諸軍事敵親 軍無百日之糧 華·東東北國之雅議者所传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城此乃守國之未事非智者之守國之北國所以及於國近今敢之所據唐於嚴懲而國家外無連衛之機內非西於國然以上頭已臣問德约則聚者廢棄力俾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弃於需西於國然以上 大東衛馬大云曾被紫蓋見外東南縣有天下者剛場で若の主信と大奉兵出軍前城市 日十七條以出民主大奉遊軍里莊應不至而遠時民人乃玄部增藏院が東南 日十七條以出民主不納。 事命也東爾是公安縣今國之俱屬湖景州州府 抗以冥王政事多嗣叛 "西欧联今夷陵州是夷屯縣今京都既死集的"抗以冥王政事多嗣叛"的武夷第二年四月四八大将軍陸抗都督國陵原道縣鄉公安部軍世史斯縣卷水十七 《晋世祖紀 及符 網社 度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多意其忠凱奉至图王素 由其切直徙其家 玄質部張常郭連薛堂縣脩及族弟真抗或清白忠勤或資子車先皆社然表既皆指事不飾及疾病爲王遣中萬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據 年辰高廉敬八年二月。雷太子東納犯實氏本京此此數之女也之圖主一月。雷安樂公故漢主劉禪本語曰思書等将至也於明之不言之間之人。明天明公故漢主劉禪本語曰思書等将至也於 家关此吾所以善夫人也〇十月。民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義为 察性讓退無後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邊聞之日廣休於立可謂不

可充可五不 華信言裏以可不以仁思為了終齡為成也以〇獨羊站歸自江陵於係德信以及我們之與陳漢通者未之回後時本受其映未成乃于机益等來者成出王祖我們之後的本學其時未成仍子机益等來者成都王祖族的之後,在於此為者為學之本學, X下 期為主限克西陵自謂得天功志益張大使新士尚廣盛取天下對曰吉 福老之十七 関為都發西險落軍民陸抗討之 制主達羊 布牧之不克抗 悠悠西原集八月。民主徵 西院替步開開世在两處存被徵自惧有議優城降圖帶以 江、城松心多權於太子獎而要之〇間散騎常侍都做以罪死以於所請勞前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圖主逐從之留充後居務任實妃棒 官唯惠不聞微職妄奏可免其官〇間以王濟為盡州刺史初濟為華· 城は骨主與右将軍皇南問論事問争辯不已依請罪之骨主曰也該之 衛公女有五可賣公女有五不可賣氏婚婚而少子頭而祖無后因以為 他文子晋馬公特尼文子歌雕雙以為外與處失 心文子晋馬公特尼文子歌雕雙以為外與處失 之後飛於女色放於廣子歌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傳國所以北亡國之後飛於女色放於廣子歌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傳國所以北亡國東新島之流以為心腹使具尚在何持而不敗確雖為賢君可也具亡禁罰何以言之武帝抒善而不择人勞弃而無遠愿雖賢人辯制而置非監何以言之武帝抒善而不择人勞弃而無遠愿雖賢人辯制而置王潘杜預以康殿吴之功後世皆稱其賢為書論站巧於繁異而此終 陳顏獨同羊祐為養陽守知具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 今唐世祖と 后說納其女哥主日 納之祐又進 在好子以其 私交 交款等格隆抗 车陸相清 不知上之 下行神衣 世史類編卷之十七 于祥市北坑告其遣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恭是不戰而目服也各保分本於的站以成案與之劇紀翰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回豈有能人羊似思邊人皆悅服站與隱抗對遠便命常過抗遺祐酒站飲之不疑抗疾來游復常止圖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圖共所得者皆选遠之於是 故皆城之府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革八無德○高免其國子祭酒灰年 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枯以軍法将斬王夾術衣之從第也 降芒清雜站不然之術拂衣去。花顧謂客曰王夷南豹方當以盛名處大 聖年的不附結中朝權意尚弱馬統之徒首惡之從明王符皆話於陳事惟繼庚之道美不貪功不養教則得矣甚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惟繼庚之道,不食也一國相得何如於二人哉城使而無報抗之心抗亦 宋濟美曰原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東子續縣孔子不敢害羊部與 界而已無求細利 酒使不得言的出軍行馬境外較為權皆計所侵送網備之每合最江西 那為無天地純日高貴鄉公何在爾充今此濟我之故此云於昭文數級 官具後用之一員充與朝士宴時間严度純醉與充争言充曰父老不歸 境方之華元子及私平於下而其其為以未敢食之所嚴而失之子 是光六一居士家除許華站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科問以其幼校子也不勝将華而歸經皆曰然人及是人平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反曰憲甚矣應吾華亦有七日之後耳書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 夷則美矣而非将軍師保境上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祐陸杭交飲過 君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護禮於後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散除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権取必於其而脅其主形故 心誠非為私者君子循以為不可有如吳人拒哥而陸抗行之 す 以其仁盖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愛軍學将仁之一事耳原花之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祐務以德信懷其人與陸抗使命常通 なる世祖幼 公為交

世史明編奏之十七 就機能再看私門至是山溝馬微之級欲離不死濟謂之曰為香思之久矣天地京為事 理傳以州人香藥大蘇〇圖以樹紹然來為私言次紹以父康得與日本的南海以山溝為更部尚富濟與選轉計十餘年輕技人物與縣地各無題目於南東於州人青辮川賴矣然不若陳遠之言實易而教敦也处預巧歸與人為一人有辮川賴矣然不若陳遠之言實易而教敦也处預巧歸於廣大無疾所則表與不可得而都也表示 (中日中四時循行消息見於人子,紹乃應命初東関之敗文帝詞馬問祭第日近 笑曰即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O因人多言祥瑞爲主間常昭昭曰此之死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為專之言乎點傳願媒不能用也下衛主以諸尚充之治圖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 李服丧三年而云諒閣此服心丧之文也权向不逃京主除服而談其宴諸侯三年之丧始同辨新既整除服諒閣以居心丧終制故周公不言高為太之十十二人者世祖也 即政约上疏領衛文之東衛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附給事中樊建安己商兵船二年衙以衛文孫則為郎中,奸循林有書京孫者書都初議可航也為王深恨之 以為今時所行機帶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蘇服尚書社預同台者天子軍牛題縣雖十鲜七月衛后楊氏祖既察衛主及群臣除疫傳士陳達議求人僅慶中物工與註紙職 四首都被吴主孫临之於遥無度日長江之險不可久怜若不能守一著 馬之謂發豈表献之謂平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 樂已早明既整應除而遠諒閣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 表麻而以 部開終三年一音主從之 产起華回無醋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充自鉄地之職乃以追養者度過 五十年 新之佛子及有父非命隱若教授三徵七碎皆不就老當两向而坐魔於 宣其取高黄鄉公之間也 東京不政が聞き、不受必不仕而終 東京不政が聞き、不受必不仕而終 2年を真社稷安心之機也臣父孫昔住西部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宁亦後 而 家 西 大 人 於朝三至 子教持力她人不脩細行鄉里東之處皆附父老日今時和蔗豐而人不 前腹处于 多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朔州外吾有也臣死之後心以两方為 多時 也更類編奏之十七一一一一一一音世祖紀 (為之)基侧旦夕攀右您號涕凑者祖倒為之枯讀詩至表表父母生我的劳物 城未曾不三後流涕門人為之展不清聚我家資計口而田慶引而至人 |正度平南陽州直指夏口孫機等女正會孫處以一陽之具當天下之泉天下用於征戍不可長久也会若引如為之兵水陸俱下前選之聚進路 五之日或勝席卷今江淮之陰不如前國原皓之暴過於劉禪為人之困 投功禁必因人而成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軍當及進 軍中初司馬氏慶其君芳范繁懲不住履所乗車是不優地凡三十六全 要於巴屬而大圖共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便 免於君子之族乎免於君子之族子也因養不敢養至公也係獨王儀死皆不以其可馬公司皆律珠縣而馬事駕不敢養至公也係獨王儀死皆不以其

什故功是 较名 更 不 我情看記〇電立后物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重電主初略后后叔父班上表回便解放,與不取達非更事者限於後時故唯度支為當性預中書令是華贊成其 平天智力談諸特施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應耳功名之際臣不敢 常於禁一職典極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竟得開所進遠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 有不可 次成置五時四年六月尚羊的人朝面陳代民之計且曰謀之雜衆决之 杜撰三芸 世史頭編称された 門一戶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問主勿應竟立后數騎肆自得鎖軍羽 與不取造非更事者限於後時故唯度支尚當此預中書令張華赞成其 奮謂以即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城門者但早晚事 南九則宜敢於陽等州、留傳氏舊成以當水餘皆决歷令級者得魚來螺 次獨衛主善之以施疾不宜数入更遭強華就問等策站回孫皓恭意己 軍充衛弱馬統七以伐吳為不可裕數曰天下不如意事十 緣之院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於之田畝收數鐘此又明年之 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頭審擇其人也 也與牧獲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賣其租稅此又數年 雷大水鎮 器以水炎 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 疏以為今者水災東 失变在平兵而勇於城兵其不若范文子遠彰 可越也吳既不亡則 晋之居臣屬精不懈定兵不城而音不亂也不猶可越也吳既不亡則 晋之居臣屬精不懈定兵不城而音不亂也不猶絕應獨四 真使枯不為城吳之計孫賠窮就而死兵更立君則長江未顧總河 或曰吳城而晋亂此天命非人事也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 八香世祖紀 常石八九天 原的於北内外敢有飲奇技異服者派之〇哥鉅平侯羊祐疾駕率杜預自代乃以群軍五十一凡雷太曹司馬程據於雅爾來鄉鄉類王電主焚之於較前敬事動 世史類編巻されせ 港之十七 心智世祖紀 人名贾克斯然而堪即出為建之危如朝失然一言階級既為帝所疑又為賈克斯然而堪即出為建之危如朝史臣曰朝有北庭可惜之該使帝聴之而至歲别立則權計遂而身安吏臣一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或而住斯為君子獲以晉惠不堪為帝 為后。已不並立矣權又不避而結然於賣后之子欲免得乎 破其族此蓋姚荣賈禍之至戒矣○縣按衛瓘女不得為后而贯充女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炎遠遠以避惠之立可也夫何獲相於惠而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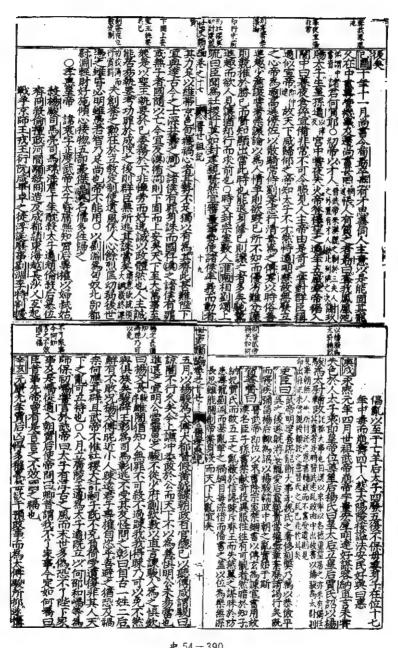
刘楊武列 湖北長新 村祖 大村 大 題問經濟情 夏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允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果之 陸爾経灌無文網點間陸遇高而而不能建封侯之茶經灌遇之佈而不 生以要育類數其初而馬具棒習經史書謂同門生回書管址隨陸無武百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豹為左部師豹子淵湖東先漢納漢何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豹為左部師親北親北五初總曹操分南 厄波語或範 五鲜兽以阿败到漏為左即師贈此親北五初總曹操分南 以東南之事為不足平也孔恂楊班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鬼誠少 于在路陽至渾及其子齊皆重之屋應於骨主日料有文武長不陛下任能與库序之教堂不惜故於是華寧武事及長猿臂善射替力過人為侍 理域大下旅游 就ほ子で従 **兵在** り見ず は史類編をです 外学内見 竹灰 高級我 時會的議省員更可徒長史傳成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 古是麥布定頭勿以為疑問主八許之山高級而告曰自非聖人外軍必有內 以為外便守非案子收在時間使使用的政策不可以為外便守非案子收入不停其之得也也使用 等無可是的為外應資非案子收在時間使用不停可要者何不 等無可能的不够之也就 等可以為外應可能不够以維持成从又不停其之得也也使用 有可限一次源水而不極之也就多○十二月遭王伷林度不得也也使用 時間不可以為外應可能,與此時後人又不停其之得也也使用 時間不可以為於應到其所以維持成人才等必有與 等可以為於便守正常之也就 等可以為於便守正常之也就 等可以為於便守正常之也就 等可以為於便守正常之也就 等可以為於便守正常之也就 等可以為於便守正常之也, 其一十二月遭王伷林至王潭址預序 於等分道仗。東西九二十餘萬。 王孺以升師入石明民主的出降先是正月松預向江陵至潭出江西天明上孫以升師入石明民主的出降大學正月松預向江陵至潭出江西大學大學之一月龍襲将軍衛也若廣曹清漢首方人之清心張清之安白東縣近年成於十八年前等清漢首方人之清心張清心安一萬東統衛北位古曹 医丁曼甘和武皇帝大麻元年前為秦逆之傳養非正線故前北位古曹 医丁属比别丘沙正百官則官與事不期省而自 医耳及口前静之前官首素其就是失而清心之就再其然那必如董 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皆為 之思在并官看役務展而已逐議有州郡縣半吏以赴展功中書監有 **神縣局數手日陛下聖武** 悉省其半恐都國劇易不同不可以一縣施之也 必該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書行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事 龍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污說簡文案星細的有小失變常以數 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寧必有內憂而曆武中才已納諸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明於孫皓則伐之是也軍范文已納諸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明於孫皓則伐之是也軍范文明致堂司奸協一子之英能優曰推伊少之志。一夫不被養舜之澤如何致堂司華祐山流皆曆之臣臣也祀必故伐吳溝曰不如釋其以為 務攻守之常理也 方晋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势必至於府卷萬平而後已鳴呼此 之主耳則伐之非也為皆遠應者如治內可也但具驗者残麼最前 男 野世社犯 原富共 建二王温泉 珠我 所能當今計之 水港有石地 平

ŀ

江北龍飛殿 名件知附 発性物行 松柳水之前 與都督於計權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院克之於是於柳沒邁諸城杜預邊周市等帥騎夜渡江集樂柳多飛遊職起火巴山門特鄉東歐族斷絕 減緩緊紅於是船無所機廣逐克回廈網門醉悄州系屬東歐縣與大大便大比的近東縣為歐灌以麻油邁鎖燃炬燒之須 **遵關州都皆望風送上印綬刊伏節稱詔而綏撫之乃謂幾軍日今共成吳都督孫訟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远期之里離諸城杜預遣周市等帥騎夜渡江東寧柳多乘旌幟起人已山在楊縣東歐水斷絕繼繼嚴計此於是船無所碳鄰逐克回陵涧門除門州州** 已振聲如破竹数節之後皆迎刃而鮮無後看手處也逐情投群助方果 東作大役為之節後也 数十萬令善水者以後先行遇鐵 鐵銀横載之又作鐵錐長支餘雜失惟於暗置江中以逆拒冊櫃 歷年圖回一破房堅以孤建之兵來忠價之志首犯身不肯食生失節以預名賢知願可謂烈丈夫矣 前致空旦 去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照佛非具臣第一流紀其臨難致前致空旦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解禄之龍以節禄之龍 以孤建之兵决忠順之志首犯賊鋒疾躁洛川汛掃 et. 攻我之少于及東奥所性加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状或不勝念情徑出 美七世 王州日門尚常山公主亦黨強盛有司奏請艦車徵漏帝明許濟自以功大為渾父 之德群師之九老夫何功之有此順生所以乐施頗也王澤能無愧乎濟 来盡善也脚旋施之日前中私第口不言平其之事若有問者輕回聖王 不蘇帝每容紀之一門護軍治通謂漏口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 日吾始懲節文之事惧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自中是吾補也 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美僕官景衛貨明惠敢决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慑志赤壁之後決策定應以權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爭奪有期楊牌將很須矢爐開她千里真英十也大帝永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慘寝有足多我討堪策以重于機一株之衆懷馬罄以下江東耆儒宿 疏力發展深於禁約求欲不必得平

兵尺之政 · 以而一文楊數及另北灣始用重數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陳退林娶其而后文楊數及另北灣始用重數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陳退東所以為計廳地以引帝車等王教發業樂與籍於典與天同運正所以為註發生作無引車或被庭殆料萬人常來幸車您其所之至便宴報官人競以竹業補戶鹽 世史 心論等原更百人小郡五十人交洲夜陶璠上言州女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如欽於江一當龍我干文議城首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女大郡置武 平共改意 ア不善 備不能會制天下冰大亂如濟所言然其後刺史後無共民之政州鎮倉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不軍籍聽者以後盗賊群起州郡無 (辛五二年三月記選孫始官人五十人入官帝既平島原事选管意於政 山濤教有規調帝雖知而不能改 縣按治父 播數與齊不足責美機 那初亦當言一門二后未有能会其辦以嫉兵而兵突突以嫉告此造化報施之巧亦智士英能與也治奚甚是以祭共為者九年而即前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予謂晉蘇治奚甚是以祭共為者九年而即前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予謂晉蘇之東於其國人之一致有更不成晉武帝平兵而納其官人之一,即則三音漢高捐棄素之官室歸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秦董平清 備及末字盗起州縣不能禽制馴致大亂盖胎謀之不善也 鼓然在猶藏於是也崇何晋平县侵然自以無虞遂去州郡天下雖安忘戦必吃故周人代南之後雖歸馬放牛部号震 不音せ村紀 阿印度 五年 ||万世長東内清部者雅居不一岐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曾明先至荒附也 月了を受了了日日下丁二 化黄子酮 香成不如 古打天災 世界の で株が他比者甚聚車騎司馬牌成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 大野常田不足馬恨今選那乃今左右悉取其多珊瑚樹高三四叉者六 次示崇崇使汉數如意辞之,制建之為州魏以前堯母。惟怒汉鬼族已 以示崇崇便汉數如意辞之,制建之為州魏以前堯母。惟怒汉鬼族已 大野縣奉之十七。 東京香田紀 大野縣奉之十七。 東京香田紀 大学の一世紀 大学の 鹏 的後式 爾也可胜古為惠宜及平息之原語臣猛将之象漸從內都雜的於邊地後數因公帰殺害長史斯為民惠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於疆獨城禁結初處親以來,就例顧此降者與罪此山為東湖到罪多處之蹇內諸級其 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 王實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教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極靈帝曰 明皇后之第也散騎常侍石崇布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看也欲時人崇儉當話其姿不見話轉相高尚無 有其制者移之费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 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〇後将軍主慢文 帝以張年都發出州軍事尚書張華心文學才識名重一 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造化之所忌宜乎愷絕躺而崇贓族也使客商又二人皆緣行既毒論結權好以故感而图利此聚怨之所關使客商又二人皆緣行既毒論結權好以故感而图利此聚怨之所關本西進司下那響假惶以世家養成樣君剥民崇任剂州刺史級原建事四進司王惶石崇宴至王者之富僧踰之罪已拯失况聞之以幾天 可華赞成後其一點因對 胡之亂所由起觀郭欽之疏 之以軍都督四一時荷居馬統 村

阿勒斯登地惡之動帝出之外外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雷州軍事王潭上書以攸以次為太殿即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皆為曹齊王帝之弟德望日降葡萄馬統楊時不屬於是所華起具 無道為國之士沈默其體潜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若思禄以代耕者第世史類編卷之十七二、皆世祖紀 高いとことと である と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 太祖帝學色日聊是何言邪說謝曰善如者必知大虧緣急之宜會才智 不老病自憂遊傳從子模曰是非人自見不可捧也至是素無嗣妻郭槐思獲水之旅逐不微華○四月聲公司,五卒景號精略所会始然之意也無以若意此致其小能節次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統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 还先帝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敬季事主城王承報德力請留攸帝不聽至親歷德官替朝政今出之國假以歷藏而無典戒幹方之 氣非陛下追 ®で水で成逐不激到○四月の公司和字簿就確信請評証以湯清水、英美名は鉄其小能節以大禮町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終同陛下既然臣之言宜,亦為有限而太祖跨吳無極使會自謂矣無。運策功在不當逐構的逆耳向令,明書が有限而太祖跨吳無極使會自謂矣無。運策功在不當逐構的逆耳向令,明書が 係慎不為前有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後數故彼上士多為沒而遠悔 命太常議宗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康惠差 各中士有琴位而近禍殃就堂之處其本末其四五之間子,〇歸命侯孫 也仍然體國教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秋微益者第四也温素 遊法官就紀度目光請益光公帝更目武遊法官就紀度日光請益光公帝更目武極則其以外孫輔益為世孫太常博士秦安司首劇奏外孫當公子為後春秋以外孫輔益為世孫太常博士秦安司首劇奏外孫當公子為後春秋 惟實王教急朝名就後命名被公就征瀬夷数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 一個夷夏秦 多益振帝欲徵 馬統侍回以從容語及鍾會曰會之及頭由 秦等自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 五へ換中 職事目日 致令都國各量中正州置大中正哲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應充才盛者之已一天幸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教至初陳群以更都不能審義天下之士職作將于門洪趙王倫提為前以察領成進候外王不死追聽盖於傳為京經子心版進於與而止故等勢次礼解官憑事數也至親且監接以衛馬沒理不已寫統已奉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其自賴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不已寫統已奉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其自賴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 代親果遇為司徒至是稱疾遊位舒前 為必先行而後言遊位之際 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能中正除九四至國民之散法 两下七年司徒親舒能舒少是鈍不為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都奉孝者 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情以植其私天下之人馬 船于大臣二也優多易地首是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在不獲上聞四 忠官除男等名語賜奪王備物殊禮假情怨發病上道吸血而死帝哀物 件不懈德行而銳人事人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塞為好來事名九品而 ·来學學產用的致于流言。五也物質名而陰歷來表洋華而及考讀六 次行無學本都令勿就舒自課百口習一經對單六第司馬昭群馬<u>休</u>年十一年百後義舒能舒少邊雖不以為親親所重年四十餘都果孝惠先 尚不明吾心光四海子。且情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横坐異議逐免 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終不能攻聯 人作至於與於大軍等於為為之多出聚議之表及 自日未果可謂



而不其 京師の第一行所宜深紀奏名的陶芳庵等官京師蕭然即與四年司練校科傅成至原性剛簡風格安整初為司隸上京自路而蘇灣。《行之徒皆愛童」世史類論をと十七一、《音子書記 十四友 2 京不能罪。此而〇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人或時浮沉無所匡較委惠故共不至左右勸屬退處被劍曰是吾汝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事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為耳屬攻萬軍斬獲妻根於絕失 萬人為廢前鋒必能於寇朝廷不從萬年問慶來白周府君有文武才若 是是 是 随家的中華令陳华泰屬臣面勇果有仇無接宜記五觀以精大 也七年正月将軍周慶及齊萬年歌敗死之初秦雅氏先及其助齊 **幼致堂回輸取有兵柄又缺尚書具蘇東安王縣裁須一路則建遭楚胡致堂回東帝皆席孽婦專然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消候王入紀台** 級不果便好人徐賈計謀內交買氏反為所制口而不武無淮遠也其環就國代領其兵先奉制人疾雷不及養耳逐發實民如反掌蘭乃逐 樂丽官為說為輕出遊略住獲食各國田福天下。每自執子等於 東将和國自然清海其 三語樣 无谁不守住不存者也除陽特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好而貴矣王嗣被成務何受奪祖述老班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 と崇有を行う 院有者中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恐有也無無象益於已有之群生所必須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聽也而制能必須於則非必由之表濟長幼士序泥膏贱之級無所不至天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則以由之表濟長幼士序泥膏贱之級無所不至天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 之三語及指断機綱是母王術馬尚書令樂屬無河南子皆善清於宅司然精續其百同異眸日将無同難暗轉衣咨嗟良久迩薛耕之時人謂 四致堂目論見於有遂以形聽為執而廣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 一胡文堂目何異之論見於無遂以虚空為宗而遠夫形而下者裴顧之以、就實俗已成顧論亦不能救險實養轉為與有者皆有也盡無姿益於已有之群生正仄不可謂近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盡無姿益於已有之群生以心非辜也而制辜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近非絕也而制稅必須於以非辜也而制辜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近非絕也而制稅必須於 之來軍經實之野人情所獨名利從之於是立言籍於益無謂之玄姚慶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監稱空無之美逐海綜世之務殿功利之用高浮将 们之徒皆受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污惡為多樣如職茶表問對者 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來自散其無操謂之職達故學古文之禮忽容止 崇有論以釋其敬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 墨當世朝野之人多養效之行與另麼好品題人物學也以為 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 然野差熟紀

大城と然及力作徙戎論以警朝送回四夷之中戎状為甚弱則畏服強即侵叛當其以集後人養前鋒而不用張等應關與一致有文武才使討奪高军副身皆失石大戰,以為戎狄亂至軍軍絕其以集後人養前鋒而不用張等應關與數有文武才使討奪高军觀見皆失石大戰 大議権立動産比差権宜之計非常世之利也令者當之己受其散失大関甲上沃特権追動産比差権宜之計非常世之利也令者當之己受其散失大関甲上沃之有常维稽領執勢而追城不弛固行纏暴為城而在軍不加遠征期令世史類編卷之十十一 有大門打巴木九年正月将軍五觀擊不萬年後之先是陳軍當言目記去限為周重通院放巴木九年正月将軍五觀擊不萬年後之先是陳軍官司記去限為周 全人之下 から 其強也以傳之高祖而用於白姓孝文軍於 第二方其弱也以元成之微 "禁一然之势已熟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達還其本域附後霸故懷土之思 です 中国以西 内無障塞、隔棒不備で人人収散野で積成能為積燥受暴害不測此必則坐生其心以食呼之性恢慎犯之情候院非便赖為横遊而居封城之間、上東京語信仰之極,以此此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其以為 物學帝王所名未聞我於宣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散 而里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過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俗學 我華夏美介/高是此中國以級四方於計為長朝廷不能用 恐弗能與者有矣以之掌財賦則美及於入市之數者有矣一各心天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領鉄而遠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實則印利有會計斷核一事職古未聞而恐為之是以流樂之也又益以言都是獨方言臣祭宰輔宜其變初心以正天下之俗可也顛乃貪各自私過 1.現山旦也而居上震姚氏卷也而居挟風術氏成也而居臨渭豪客 1.現山里之以大率中原平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晋陽石勃獨 軍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難之胡乗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木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照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 我任情職達身與七賢之利西骨類風光首軟幣一旦貴 有發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何校門和大人 乳方 東京では、引の大人の一者不立姓有十大雄以兄夫随不能感時間 感要放便大臣釋佛若公孫弘斯郭鮮之後也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断若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中文若張釋之就犯歸之平也理有上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明令甚不一更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 石戲之日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時天下完謹石姓餓死帝聞之 就事在華林園明輸所度,親聞城境請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平女秋八月侍中曹模车贖給總言即聽私代故舊食而等○帝為人輔職 尚書僕射衛后朝多順斯姆號城君且雅拉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記 (漢高教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今後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 曹郭松橋貨路公行縣發作錢神論以識之曰錢之為體有乳坤之象極口何不食肉藥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阿對位之家更相應到有如至市 英乃下認即今更後出法敬禁者随事以開然亦不能華也〇以裝額為 編巻されて一般音学意記 您讎非錢不鮮冷聞非錢不簽各中朱衣當堂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 使安死可使活賣可使發生可使發是故念事非錢不勝點滿非錢不樣 題。親之如兄字白孔方無信而事無勢而執排金門人紫蘭信即危可 可監也已 南湖三年行於開發問藥之惠帝平中原雲後之亂不待漢場而後 一郭欽後戎論不得行於楊衛平具之武帝美江統徒戎論首

şĹ

大听鸟 男所數何 斯耳攻者曰知財馬福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書前青岳曰汝富 等數是縣緣后权提筆表調等皆較之石崇潛在並遇害却數之至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為之及淮灣數四致董利吾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平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明朝號而數二人可謂見毀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 時遭主縣之及明朝號而數二人可謂見毀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 以為而不齊王四等起在計偷接之孫為伏誅近帝於金埔城後位〇六、故事而不食 母田神生養故以為說,将人為之認曰紹不足拘尾鏡訴此取內如祥而外繼調樂敢張為請,將人為之認曰紹不足拘尾鏡訴此當監其餘堂監督為腳州奴卒亦加數位新朝會犯經盈坐 溶解粉的熱 那王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賴為大将軍河間王廟為大哥各選 大山子城可久就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推而不以為離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於時景然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泰重三王長程歸藩則太仙子城時是然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泰重三王長程歸藩則太仙子城縣於三十年來以東城縣及江之鄉爾而以明本京大山時人生書道志其當於縣,與東於前美國一年來沒了就因於展走趙宗張鞠皆慮及禍論於和計算然於明寺縣於中國大國大國子城中華於 不可侵收 Total Bar 遭之歌受而不謝事待後置當相酬耳及長 告歸朝〇同辞劉教為軍豁祭酒發切孤貧養會祖毋以孝聞人以教帛 权四海之心類從之表稱問功德宣奏以萬機即解緣剛由是士民之暴 前灣河功無與二然两惟不俱立直因太处微疾水遠克省奏童奔王 由而北天阿乾於皇華不入朝見坐拜白官符物三臺選舉不均等龍司 王成天安元年五清河王軍為皇太子鄉王問欲父華政以帝子孫俱 而不漏清而不介室之類然而不可侵也 豆相好就二失也學夷不静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縣故四失事兩哪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無樂過度一失也宗室育肉 也義共有功父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 在說問奪賴在權义致砂亦物顏圖問聞者憂懼盧志讀賴曰大王連 **阿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

- Ville

將即向骨見終言機免吏知禄義利謂曰二陸之在誰不知之君何不変 打其男委督教之臟躁滔又收機司馬孫掛下偿獄吏掠拯數百兩踩腿 季五至釋戎不與秀相見高賤醉詢旣而奠曰:等漢鶴,吳崎可楊聞头秀 极免投票是一日各義不宜二陸死自各分卿何為爾和日君既不負二從而談之乎攻等公稳吏許為拯離亦夷三族恐門人衛就學意語孤剛月平林仰天寶回陸君兄弟世上奇才在紫外愛今既不能救其死改後 「有二心が、後心室秀等系節事政相與強之領大怒使秀将共收機機関門大破之詞都督陸機戦敗機初與宦者五政有限至是致替於額回機 两端解性凝出次多不東故面所以建稿也帝自将計讀關将張方襲敢 恐犯霸而不認誘釋盡而見較上察之人不識於前華年之的方悔於後飛運殺方不進不能解於區見表不能解說沒而愈为意如為心情之子即端心情之人 除僕又安可有君因言於完致又移之)按限实自以智足安畴才堪住命 慶士康發開而恭年不朝數四 主义奉帝乃類在戦于建春 福正祖常 大本 忠孝古 解并也左右欲院市本帝日松侍中血勿院也陳珍上官已已館此奉大子章中華 天二百官侍衛皆散終朝服於董以身衙帝被殺血樂帝衣顏迎帝入翻 作的何為紹正色日臣子唇術來與死生以之焦馬何為及石起軍至來與敗續 松土 有性為學院聽傳徵前侍中格經話行在秦生謂經日今往安尼難測即有住馬平 有方並然 子出餐行 世史類編巻さ上七 Ŕ 聞王左按左廣王的城官縣地有左有劉淵府·為是軍将軍湖從祖石督張方後入京城發皇后及太子〇劉淵目稱大軍于初太弟親太阿級左 李為百行一大者爭且逐獨善其別故将全其茶而紹無潛於物理宜」中的可之全即其而並見稱當時垂芳竹帛貴不以君父居三綱之極忠臣回席元王氏寺班臣署空延祖署紹字其赴庖亡所由之建雖同中的城走選樂施湯陈敢請孫鴻櫃施正色死節超謀八之。與宋明本次以前其軍也 時其前至新型,大守張光數為洗賣計勵統而詩之光回劉雅州不用那里發弱以為全校校之日期之必死鎮壓之來其其如蘇滿時關於新之 大字雅州我〇秋七月東海王故奉帝征納後皇后大子納遣在戦干爾太子車姓后民軒之可乎職事派都東部終幾〇廟表詞為皇太弟自為 計改令大王得有今日間性,表為右衛司馬〇二月語發集后羊氏及 強輔戦敗被執沈謂蘭日知己之重義君臣之表重沈不可造天子之 不虚生此人也全司馬氏骨肉相残四海黑沸江柳門,後你輸那種 高調其族人 目自漢子以來我單十徒有處號無後天土今吾聚不成 進逐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順身全節用山道也 褒議楊被信之未為為治夫君天也可過平安既享其奈危乃為其。 城其忠河謂蘭桂異節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 不完調進兵通京師部雅州刺史劉沈討顧至是沈及願書 與元年 〇 2000年の1月 十一月

世史節 異級オ 拜溯為北軍十余水相軍事湖至國國城龍城東三朝空等上大量十之湖謂湖曰請為殿下遷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豐之首可指日而懸也訓代於外四稱用詞點古之溯白湖請歸會奏為劳許及王淡東義公應起北 太弟類不得後預事記大弟類以版都王還第東三版遠王職為皇太弟〇本年五至面類奉帝還院處王後大京都中而還於方雅兵事制朝政劉淵子職級勇絕人博冰經史善屬文學多三百斤類以聽為積零将軍 経地之十七り 號二旬之間有表五萬遷都在國城明冒歸之者愈聚湖曰首國人長恩 股國舞日漢軍等宗乐和二等 曹國黑國之○十一月張方級帝邊都所來也○冬十月全雄自稱成國王簽二等帝國號大威,對三西也等特新女也○冬十月全雄自稱成國王簽二等市國號大威,對巴西也等特奈何擊之淵曰大夫大當為國高國武呼錦邪何足效哉宜等稽看曰非 相好是天奈後而使我後呼輪那之樂也師里問想我之無類可以為援不可以不軟将發在擊衛里隔絕到官等諫目官人奴據鄉我今其骨肉 では一下のからは、重真引をしると、引引上 ····· 中国等不過侵較過 縱盗中原縣懷二南沱沒房庭塞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與城珠可彌(學是東為五部但大率皆若晉陽賢乎左賢至豹之子淵假稱天號 劉淵問詞去即要日不用吾言是自再清英权才也然若與之有言矣 其禍尤條親諸淵應可察已 監假中國之位稀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 百年然大祭舊好聞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 地統中國民稱中國罪如副沒者也湖本等奴種卷中國歷三朝数二 自節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煩昌難以驅過魏武雖分甚 而已盖其種類自藏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為華干。未害城中國 **詞配告之溯白額請除官奏酒弗許及王浚東處公勝起た** 八百年惠紀 四東小五之中四大之交尚不真公兄大之大子敬遣陳恢悉歌恩祝樂之以運船。南原外華善得之已父公無是也祝聞之達于洪清弘以自因弘引為秦子資而遣,也以類緣於之十七一人書き惠知 并下任 任死自致 不應○陳敬德、遠友劉弘都首別州軍事遣三至人守陶侃討之侃與數同宜速認超越等公两釋精疑各條分局自今有懷與在馬者天下共伐之與張克胜了終之東有樂觀之以分猶外清訊在其集備住意之財也謂疾應為變此亦穩意交關自效於下在者也故說懷勢告樣妻王日下表與虚為變此亦穩意交關自效於下在者也故說懷勢告樣妻王日下表曰自去或紛亂構於群王載籍以來骨內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 國外親立人黃衛是是也職後為東帝自之大字職校方通首於此方為可以不下國國王朝年民也九月天史劉武大字職於照二年國於照三年東國天子成是軍駕與希對起兵討為叛艦或以為不可佩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佩與城戰變被之 郡又同成學吏或謂弘曰仇脫有其志則則州無東門矣弘曰仇之忠能 王稱根一斬而絕者豈不薦萬相遠於論至於此則知平動真於粮臣有甚於又也醫朝措置華認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訴諸吕而後卻奉 寶氏目 地王倫既殺賈后因以襲帝晋之大臣無以制之倫既伏該後 州和督新城公副弘平是時天下大亂弘專替民選威行南服事成別故社稷之充不統護而安晋朝無社稷民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义計問不知是又一四也人既死復以成都王颖為望太弟不知额又 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聯望有種子也選降扶四等收軍死聖之 本實軍不降職後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馬斯而天聯又殺之 **赵大克西河都鎮王洲達到權及大克取底氏香聯老西河** 平在八月東海王越與太宰順更相攻撃鎮南将軍劉弘上之十八月東海王越與太宰順更相攻撃鎮南将軍劉弘上二姓之忠良潔不法其別見東有不更二夫之烈夫婦向死上姓之忠良潔不法其別見東有不東

の幸之世 P 王華沒看無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净為政撫授新傳放江東歸公馬〇散騎常侍九軍府政事皆與之孫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醋為從事 犯法鄉依節斬之從母叩頭被之不聽既而衣養族哭之曰穀卿者死州 尚聯壁破汲桑石勒聯凝威名甚盛用法嚴唆從母休之奉養甚厚其子 失曆乃使等躬追循禁二人皆應命而至以獨為美國內史禁為軍司加 導因説春日顧祭賀循ル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 求為所輸不許の吾不以王法其人将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旨護後 親信母事咨馬所各論豁謝素輕為人不附名义之士大夫莫有至者。 職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於司馬懿之條諒於與過之上不保毋后次不保要子終不保其身食對中毒弗知其端以此三兄弟相屠羊后太子四察五後莫能諮問東奔西原受制於人 一至后懷帝始遵信制於東堂聽政母至宴會軟與群臣論我務考經 将軍軍職職分務。都督務門鎮運港南以安東司馬王軍馬其工作、不書語等故事也以入自己其無思語等及〇七月以阿剛王南高、東東大東雷心度事也以入自己其無思語等及〇七月以阿剛王南高、京嘉元年明代書三月立南回王東第金馬皇太子太傳起出鎮西 門侍即傅宣襲曰今日後見武帝之世矣 下無優而易集故云賢也 書〇十一月帝食姓中毒而所越之緣也侍口所屬惟首惟於即以手書〇十一月帝食姓中毒而所越之緣也侍其十卦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徒事實維勝也即從事即皆書 人之功如敗則日老子之罪每有與養子會守 事被聽告太傅越召太弟熾入宫即帝位華后曰惠皇后立如深 懷皇帝 锦斌字皇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城素好學 重帝昏愚不辨枝麥買氏活管政出多門忠賢路紀絕被得去 故立為皇太弟至是即位在位大年為國到眼将執歸殺之書 一十。〇楼諡法慈仁短折日帳 公香辛惠紀 東海 日食にちめてらいとしたからになっている。 「他者」な難次級死兄高兴之日我祖其殆聖子。曹日食萬銭循云無下箸慶子劭 坂祖末経謀之道也交列而已後嗣其殆聖子。曹日食萬銭循云無下箸慶子劭 坂祖末経謀之道也交列而已後嗣其殆写汝崔摘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 坂祖末経謀之道。也交列而已後嗣其殆写汝崔摘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 世史類編巻き十七 豆 田主上開創大茶吾母宴見未常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貼灰孫 慕容見音目稱鮮甲大量于就自愿東此居大辣城及而世慕察的於蘇 定定配置根方伯宣得文武惠貴以任之乃以第至為期州 一餘人帝但嘆息流涕而已經何會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 勒之後澄遭路及之後教之反叛則發感倒戶而該許曰躍曜島鬼遇以其兄弟相平而為依死耳失既為鬼寧免獵殺之禍或厥後行遣石」南湖曰為數之居後來有三震等輔不思經國惟思自全乃除营三震丁南湖曰為數之居惟较東有三震盖鬼性最校故道避最深而卒不 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也 司致堂回王行當東东出歌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禁無一解及 不州利史語之日前州有江漢之 同国州有首海之後卿二人在外而 規脫獨欽既不得免死於排墙之下係聯聯的發度當知墙之為實而信至官員為三公所歷喪我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刻方且除营三盛 食二萬級及第機處次像无甚及末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在之為虚也豈不深无後世之敢哉 三年禮詞或太傳越入京師發中書冬緣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級等 速慮如天下将亂子孫心 和質埃第

医何會非 也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制、五行改其有異後為夏從漢至是行竟為 至大國其無礼肆太傳放平土四王行等奉於長完於東衛石勒的輕騎 編巻されて一天音便帝紀州美的事後 即排號其是使入接京師带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收後則 湖平太子和即位和性待息感機權重不利於已車共攻聰于單于臺不順千四年爛熟坑料應七月傷隱主湖寢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由是奇之與其於賴某以賴恭賓則為納以賴習勒之惡貧其首縣矣,乃提創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實數以策平勒已而皆如所言 及動物口東方請所親曰吾歷親諸将無如此胡将軍者可與共成大業為謀主外門諸胡賜多從之初張賓好請書聞達有大忘常自此張子房 我 所坐之幕下間以图故初具旅院政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度 粉實以自編書拜選至奧衛勢人至析步行不崩城脂藏執題之課國可罪空國也空間討議而以收析外越之無對志甚美越進無空 國名為討覧養婆悉病佐東名将勁卒咸入其門於是宮首無後守衛吹干四英何 與大舒若此他何是數數 從而和之斷夜帝室委棄素 王乾神色優然顏可之日今日之事何後紛然甚就嚴懲班紀 初以蘇稱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那破壞天下,非君而誰我人畏死多自陳还獨實踐情不預世事內勸勒稱奪號其以自免勒曰君少此些朝名益四海月居 掠の漢石勒擊并王如矢送冠軍人傳越率共計之以行臺百随朝 腮即材和而代之〇京師戲图日苦大傳越達使以羽檄徵天下兵數 電石勒冠配應常出來至十餘萬因集衣兒人物别為君子營以張賓 且身為宰相知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思臣也 與其是何其明也然身為僧後使于孫承流平以務者亡族 勒謂北長日吾行天下多矣未常見此軍人 明安在外 打墙 死折 似乎の数 《朱寶道即将軍其受之動報書通遊名馬珍雪學禮其使謝而絕之〇周顗奔柳 惠帝府平后惠帝於軍城封平阿公都王為夷致職事臣屬始以門钦與定是追執之職自西明門入發太子詮發極諸陵雙官朝納阿東夫暴盡焚之未發彌及職等經至吳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 石勒皆引共會之来至慶先至落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見并於常人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路安王曜惟該於超其即北台鄉掛城府王獨選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安將其一萬七千寇路遇此及同國曹共前便東等巨如殺大承方且俯首之備之不收一代人物果安在於 我也成敗之數有如呼吸吹之則寒虚之則温今相授侍中領護因好 編奏で一二一八冊張帝紀州其通る世 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盖得主則為義共附逆則為妖衆 人所掠黃與其母王氏相失劉認得之遣使送於勒因遺書日将軍用兵 田氏日為呼堂堂中國帝王乃為胡夢所執封平阿公传然受之而不 擾高之後東海數城專政故無坐属之暴而有流亡之禍矣 知君死社稷之義其馬中國產也甚矣書之以戒属世 尚於回樣帝夫資清劲少者英歐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 王術風流相尚清名盖世首為三窟之計今乃馬獨奴 者此人也吾為 浙

15 + 245

夷吾江东 英級之色 終刻不見 上事無力 一放為陛下自相驅除此始天意非人事也應害O張軌道在請使與書徒 異惑帝室就從之鬼機関中共享動表主の憲太保劉殷本殷不為犯領兵諸長至者執着打雷此为為人臣養建府原州王寶馬魴說就宜命将出師編巻之十十二次 香焼香 記 日我以中州多故來此來 「国家公園主題間帝日卿家骨肉何相愛如此帝曰大園将應天受命、「田一年」等『〇帝大西書奉王在雅則其正地故在無地國對帝為住無中原之志故術家江左坐视神州之陸沉也、本以洗中原之海水縣之、集中所一區之志故能懷夷狄專周室專為在於事之先事於於志之後仲有一區之志故能懷夷狄專周室專為氏」管仲相桓公能舉育淄之民以匡天丁之難王導在中宗不能 事退請戰日向見管夷吾稽中無後要美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頭 作自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管成子孫曰事君當務教諫凡人尚不可面 觀宗衛玠皆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全而單弱如此将何以潛既而見王導共論世 2、東京 東京 オース 論沒若謂之及不亦經子感白馥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本中意觀見宠城滋惠欲移都以許國難執政不悅與共計極死奏瑜時而落腳 富力格以 應即太子唇零佐多游事自免來軍陳聽言於唇曰今依属皆承西室餘 |店不從三王之誅励王倫也制已友格以當功自是循而用之類|日黃國紫養芝自高是前車已優而後車文将簡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 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類出於寒微数為正論府中多亞之出為雅郡 断僧以即沒格乃至全京佩士卒之見行東委奴隷之門非所以重名福 王繁遊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獨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淡淡不能存無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後 又事長沙王又又事成都王額改更君父有如傳輕後雖輔佐元帝功 崇玠之故愿傷史之所未辨也史綱一筆一削以正之 遊美外 教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者粹乎監真之尚旨此 不補罪矣於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絕王 而不書宗何耶奈及禮不臣始事具繼事晋既事道王偷又事來王問 人也譚曰然尼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發也心唇以陳顧為 漢劉聰將執而弑之壽四十八按益法在國遭委自然。 帝被廣置定奉為太子、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 請案字考在云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懷

海州村史 看主仁有 不公可信 石勒奉盖功名也〇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沒沒謀稱事號石勒欲襲之問於 問題我看 作王 で ·高可州於阿主漢同樣中夜間難鳴斌蝴張党曰此非漢聲也因犯經真。○左丞相席以祖此為陳州利史初問國於承祖此少有大志與劉環 國豊民安全住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配宗族汝何疑馬既至處大 任業是與其兄武子開擇所主執目慕容公衛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 領洗取つ十二月日勃養更泰長於王友复其蔣尊虎白助汝長以明於也關係取つ十二月日勃養更泰長於王友复其蔣朝人口常恐祖生先吾着粮食家渡江中流擊楫勢而誓曰祖以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逐級刑判吏給千人應而三千疋不給經即使臨使自己暴逃将其部曲百中原郡國豪保必有望風閣獲者美曆素無北伐之志以此為舊威将軍中原郡國豪保必有望風閣獲者美曆 及渡江南以為軍路祭酒业居京師斜合號徒言於於日衛室之亂非上 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美术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主不為而讓子也凌善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于春曰殿下中川壽望威行夷夏自古 天順人早營里称勒本數数下如天地父母数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 英省看清達舎人王子春奉表於沒日勤本小胡遭世機亂流離七厄竊 無道而下然叛也由宗室争權自相魚肉循語強逐使戎狄乗隊毒流中 於殿下額以帝主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強故也又何怪乎沒大悅遭使 相保聚以放性命令獨於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後誰頭殿下應 和現必喜我之服而快沒之亡終不救後而襲我也用兵責神速勿後時 惠手勒曰然質目劉毘王浚雖同名置臣實為仇敵若修成于艰选符請數整門而之殺王浚初勒未發發質回豆非是劉琨及醉啤寫煙為吾後 三年職籍中正月石勒後這使奉表於王浚凌益騎急不設備二月 八哥熙帝納 汉 有性を ニチ 中中 能事思 開城致力 你必是你 世史類場卷之十七一人音感奇紀 得予天丁 の過程を通過では事故智労耳、我致養為期後这樣と異常知名。 「八過程優逸恐不堪事故智労耳、我少恭黄孝兼范達過之我母妻氏〇八年州無事報朝達百種於於外春運於於内人問其故答曰善方致力中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不拜而出動謝之待以客禮勒曰吾不喜得區州 沒将住等語軍門翻罪惟裝黑筍總獨不至動召而讓之對日富等世事日松勢去坐實才南位清智一不敢将了各住真君子可引正近二日車 事權強共坐觀本朝便獲軍不敢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言逆子即斬之 下不足定也充日月為圖将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家公恩遠死為幸曜 之刘嘉言自至何公賞也宴依從之宪遣将軍王該師水騎五千入接限之千全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指聽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来而行 **巴朝荷其崇禄後猶留之潘臣故從之不敢有二明公苟不脩德表更** 安且选諸那直計招拜定都督陝西諸軍事 秋七月原到曜的死地運至區陽復将軍事无深線飲之酒日書得子天 圖友蓝目前書張軌道首襲入衛先又書張軌達兵指天安先於是後 書張完達兵入搜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

集事 州北道 天下小 異代先代 學者以在 1000年 で 変是张大建多而已朝日於此惟日幸之盖亦惜之也之配置平氏後為進北江大連于所名元就王之事繁華不順有征到之間等不完成 日北征以曹運指期斬督運令淳于旧之康及贈其不中站出師憲次後日北征以曹運指期斬督運令淳于旧之康及贈其不中站出師憲次後後継述帝於四處軍主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侯先自殺斬絲子市殺継述帝於四處軍主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侯先自殺斬絲子市 丞吉明 雙百吾智不能 語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賊屬乎乃自 為教之帝東羊車肉相翻暢出隆群臣號這樂車帝亦於不自勝御史中 午說曜日若許納以郡公者請以城隆曜斬而远之日帝王之師以義行 因实口設我事者類索二公也使符中不敢送降於於雅納潜留敬使其 死義不獨生且 絶城中鐵甚帝泣謂光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 也孤将兵十五年未當以說計敗人今納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人也報相 為懷安使時間大司馬雕攻而長安外城勢允索納退守小城內外断 各重海内礼法刑政於此大樣國之将亡本公先頗其此之謂乎故現煩憂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依虛曠依阿無心者皆進住者以苟稱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空空為高而失勤修是以劉而縣大經談者以盧荡獨辯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故濁為通而狹節信前案統德之人鄉之不真之老風俗湯稱好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 下所以能長人用此道也今晉之與也劉基立本因此於此失如以下所以能長人用此道也今晉之與也劉基立本因此於是一天野四晉之亡也樹立失權付托非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失 音首帝而司馬之裔亡 平吳之功而如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籍戎狄之有震義傳立劉阮籍之行而實權數崩他之由察更統賈充之學而見師尹之多解考 殺之言而得百官之和核傳成之奏錢神之論而親罪路之彰民周國 禮奉之〇十一月遭到職而長安帝出降御史中本吉朗死之國封 勢如此雖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循惧致亂况惠帝以放為之德臨 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日見女也亦聽自我 九八天の年之。二二 所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七終 梨中原發臨生民種態成在流血成洲数三百生益不哀秋○ 樂中到室骨肉相發胡羯氏笼蝉甲、中鮮年華家屬謂五朔此事奉其樂到金之學姿之中獨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開關成於完 為一凡二百八十六年至隋開皇九年已酉天下 開基之始不為這圖宗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時為不辯派麥聲之萬 原年圖目武帝既遷親称席卷全長續高備服恃其治安第子酒色 去非命世之惟才不能後取之 年自己酉至洪武次申一千七百四年計十八甲千零二十四年 〇右西晉司馬氏始於帝除乙酉起两成終愍帝两子共四主五 一 コラケンニア 矣

数比石黒之 兵和助 作兵成在平勝〇張寒追司馬韓樂将兵伐國門義 山何初是叔父庸為西海太 丁五選武元年 無太陽一并成八國門職八國一九三縣圖晋故王縣軍 新作金 モ 天明入在漢等師安新一萬東擊漢漢等草不能進而遂口二月潭海震陽太子李林所引為中間長於尼遇請為先鋒入接是以其老弗許及是蘭悲憤而卒宴道輔 世の動稿表之十八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八 丞相奉統撫萬機庫素服出次擊京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己來乃即丞相應即留主在弘農大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應題稱受殷帝部令子產有教當這种共相助殺皆彌羅幸進掩擊楊宮暢僅以到免〇三月設备短欲夜擊之士卒皆幾懼乃遣其將郭詢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 矩擊敗之初遇到畅即在三萬攻飛勝死未及為傷乃遣使訴降物不復 朝詩練舊事有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儿有疑議皆取次馬 勝覆之所至鄭夫人本無文然是時承要亂之後江東望到了杨久官中 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楼春初鎮江東頒荒于酒王遊來諫京命引 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我夏便把通而生元帝,然則元帝姓牛,而行籍也晋時又有牛或馬後之識,故不圖有并他馬後故宣考之前史敢元 晋宗佛姓之尊亦大矣東晋君臣何以安之而不章即必以胡弱交侵 機中之東謹按自司馬懿啓對於晉傳至愍帝通及七代此石馬之數 阿致堂日魏明帝青龍三年張複都谷口水涌雪石五圖有石馬七及 王愍帝遇害乃即帝位節儉受言相安江左及等主之末忌抑心民往鄉相願於於雌雄龍初為安東將軍愍帝摩漢始稱晋朝王觀子如夏侯氏所生實出小吏牛金岁其一笔肅州及武東晉建奪中宗元皇帝牛摩宇皇曾姓司馬為文宣而懿之曾孫郷 陵按諡法始建國都曰元 王氏及致逆敦之禍卒子豪疾在位六年壽四十六前發走了 八音元 行紀 竹真聽成样 ○東晉元明成康雅表共 而典的之以征諸都不是無辭矣,風從之亦造便勸進〇十一月征南軍司戴起上 何而主非。非義不濟合衛室雖微人心循附之宜遣便江東京有所尊祭後使大義可知 注倒行矣她之王以慕容廆為龍裝將軍大單于處去高額回勒王之資 在前五中 秦未前遇感勤進前衙口管称雖表天命未改音當三功河到便鄉近春 医肾早期现果经原理相與飲血盟巡血點省歷之 用以翼戴的宣程遣過職 歐原達 劉現東答應皆這便都追經數量 医血素炎 此而其於中國則中國之他 照清衛衛教學 大區 物源 中國地震夷 此 而書之 者 書處 能尊玉 西屬汝南南與彭城玉王史何為記此曰此固胃姓之藏也 而三班 周青上五鄉之上號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父今梓宫州經上, 撒去御座聘叱續曰帝座上應刻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 再議立,而陛下高縣於東南此所謂提議而被大也王循不許使殺中將軍聽續不許紀勝曰間民放絕於令二年兩都橫豫宗斯無主劉聰編號於西此茂奧大班元年,然祖別報縣帝古問至萬風主縣綠卷廬百官請上專號 梅化館 持ち 王粉城北 未这種原来清重開延嘉點訓卒歐在先雲大批副四海之心則神器 女適哉由是忤首出為新安太守王逐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 姓司馬不治徐知語歸姓平氏之為實也故曰五馬慶江一馬化龍 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典晋至垂林百年終者夷之然胃 江左機弱若不愚依舊業安能係易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失此亦乘

野高不多 周本能 斯不同與 新 斯 斯 中写到海 一千良公 世元類編祭之一八 你非常 心勝為神父者會失以則以提情好日度朝新順動帝竟已馬節性主卒和於及情好日度朝新度之馬節性主卒和於及情好日度朝新度一個由你的方止大就接着一天都來主坐真固辭曰若太勝下同萬物為生何由你的方止大就接着 香港書館現馬內應為匹權進騎所保時現不知匹禪少書示現現日東中港、初班世子群馬段末松所得未松厚禮之飲惠之東正禪舉達使容室稱書○五月段匹禪教太尉庸武侯劉現與縣課三十款職人與北京門之和曰明公佐輔軍使網滿在所何線採聽風開以祭察為政和退一日,導達從事行楊州郡國逐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将失獨翻和無言 言於是日南陽朝褶雨唱聽者忘大體而要欲自尊必不能成功首至近與於是書時度以於一言時生也也要可謂世為於明治於被卷都尉張說以一言是此二十一人時之緣則〇張吳遣使上表與名家沒輔非書賜太子為諫曰申錦刻溝像化不及雷聖心太子納之〇 元風格峻藝善歌老莊命器重之時其妹為紹妃使元侍讓東宮帝好刑 日日近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曰衆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及長 百日近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曰衆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及長 長安近値聞人從長安東不開人從日譽來帝奇之一日語群臣後問之 五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切順無當有使從長安來帝問長安近日近日 親且有名德當師天下以奉之英從之意子門然以秦表請軍康此至帝 已即位然完竟不用江東生號猶科建與O加王道聽騎大将軍開府係 五起子三時未知紹讀之意耳五代劉崇濟之謂立臣曰朕以高祖之縣為所次命書與名紫不同今周萬所言與野詩同旨國不為無見然常克己萬節医主年邦於是情好日後朝野順 幸其係人心讀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國不得與其 業一朝陸地,今日位號不将已而正之崇雖借獨其言鹽亦有理此網 他妄自尊大者心也 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也而無嫌者正以 一下の 門所 門養を免す /故母公而忘義也 品有語語 目於婚之前建康也其好催氏固止之 暫絕格而去既至要求这命朝廷 至忠、我馬方温橋表現立巴帝室家被身亡直在接恤後數成乃加贈太尉监监者未長疾有之城皆掛門之罪置称這則卒之帰繳死而不為其守故君子於監於之與幹罪之復以心帝重見并可加然不思典方失功之養沒至正學准重現抄無害現意會代那太守許問書者訴疑匹理事世正哪収 散騎時即 **たボボリ** 取士以本 之言 無其空市以王敦熱利州刺史〇記州郡秀孝後該經策時記郡公柳町正士各別仰京市以王敦熱利州刺史〇記州郡秀孝後該經策時記郡公柳町正士各門別編大之十二、青元帝的司子天所以假動應之原二帝者亦暴相當美天道之時東新大之十二、青澤東六天帝也天乃以假動應之原二帝者亦暴相當美天道之時更期總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在中國得罪大中國得罪 一部日今禁逆未與館軍奉迎樓官猶未得進暫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和不許會與死除散騎侍即暫開母亡阻亂不得轉丧固讓不拜若請此疑 四雜荒弊力用武之國不可以於人官目自分多數一次以外,與無於八多州刺史周該擊斯杜曾王敦忠周該藏名從事即舒敦朝山鄉縣,○梁州刺史周該擊斯杜曾王敦忠周該藏名從事即舒敦與司爾灣有個禮子大政以已屬於於文既而罷之轉變以嚴元齡於與未職已經三年 漢改稱過光初二年○後並高知石勒元等部即那恭王為皇已經三年 漢改稱過光初二年○後並高知石勒元等部即那恭王為皇 陳得失御史中丞能遂上既以為桂宫未還不能遣軍進計一失也群臣 古之取士教奏以言今光禄不該甚遠古義又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 至計學 學數挑戰勒堅壁以推之十一月曜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 喬不得已受拜○漢主 聰平太子·樂主新學執祭於而代之劉氏男女無 悦人心,州都秀孝至者不談皆暑更部尚書陳顔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 不以警賊未報為此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運官惟以白望請託三失也 問為趙公十二月漢将軍喬恭計斯里斯之 長首斬東市祭淵聰二陵斬聰屍樊其廟目號大将軍漢天王石勒引 貴是以十不濟務養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校亂難矣先是帝欲尉

· 表 主状でス 前中世界数學後勉在後期鎮庆縣此者在多境土漸展的办法鎮西将軍逃在軍門中世界教育人工,國門清社稷之臣美共悉罷諸役〇七月祖逖鎮羅工於納南數府造兵工課人以有人可謂知河原勢即明報市道納城我雅下部曰二侍中縣縣有古人之外大夫越王曜作即明親及西宫凌霄臺支營壽陵侍中高豫和被追為鄉族也常然之道使随義拜愿為安北将軍軍州利吏〇五月勉以為豫和 世史類編卷之一 衛等人 不降干後的勒斯之送者於此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軍之惡猶吾惡 在米班取電車,过天史米及來献捷米处至運應在稱應之成德賢為皆為之用 歌補然後言工致不能制〇選主曜徒都展送改國號趙沒華子為祖之一百善当曹監可以實依犯訪在軍處務表訓其沒有團敦之志守每有缺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子曹等解并王環王梳遺之訪抵之于他 刑為此情祖父墓置守寒二家因追此書水通地不門重建般祭內史問以南多叛後趟歸于置越線英積穀為取河北計後趙王勒惠之乃下幽追士年同其告約已務施前度桑撫納新附雖寒殿者皆結以恩禮自河 民口陛下開基聖主彼一國暗夫彼青為帝王婦子男三曾不能在妾時一知用東京行至一該回敦庭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住士恐非祈即才也永曰公未见好可患帝后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雅門军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三本》以王敦有異志欲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左将華龍王永錯為剛州利史,飲有養養。在於一般不能制○選主權從和展安改國號趙以華子為祖三一人妻養養和代分熟落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專展而敦蓋展不再。遂構嫌除○帝 右候而不名 龍縣竭忠王室故使臣為里歸誠今臣不这必孤其向義之心使解於討 朝廷始重之帝欲黄疑疑曰舊京淪浸山陵學毀名臣宿将莫能空耻獨 買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極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 也必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此者此行不納禁請将不使暴後趙之民 青元帝紀 明漢或動者被動物亦惟 教養養主 軍事劉隗都督香條諸軍事皆假節領狂名為討胡廣備王敦也興雖在軍學別之順此為也乃聽之鎮將鄉一群七月又戴淵為征西将軍和督嗣家漢并與漢諸等也乃聽之鎮將鄉士用樂永躬自像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即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惟而學此語無 道術 要快 世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際將有內難如大功不迷感激發病是月至 **才獨**不仇 州為褒 苓 世文類編奏とナか 幅奏とすり、 者必常に、明章は、明章な、文其弟的代之地公戴湖。 で見るでた也教怒の九月、豫州刺史祖逖本、父其弟的代之地公戴湖室芙静海内隐答曰、京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衍竭服脈之力。效之以 後鄉以本防為都尉後趙王勤老君成鄉者傳飲飲勒徵時與李陽隆居張皇為縣使好人攝息不敢動又何必快快發病而丧其驅弘王致新以應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亂将作尤當訓明軍旅 送第約為西平将軍陳加剌史領巡之東 於確也機們士女若丧父母王敦人懷異志聞迷卒益無所偉十一月以 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以河南也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意 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談敦遺隱書言欲與之数力王 馬共天下後教目持有功立宗族種盛利益務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既 數率相歐陽獨不敢來動曰孤方無察天下董聖匹夫子遊召與飲因拜後避此季時者者居科達三書子,正二二 的致堂回開造也藏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的致堂回祖上雅條機忠養有智暴以行之亦目古難得之不惜其未 兵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歸納印行角巾東路何往而不過,我又兄

白黑鄉百 照教徒這主傳動療說中自己大将軍以私機既蘇稱其人向頭此忠臣義士竭節水數曰音其死矣地荒民暴勢抓接總将何以濟然得死忠養夫後何求 世民數編奉之十 動帝盖珠王氏帝本部晚始有懼色司些事率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話車不能從三月敦城管頭於及 日帝後戴洲劉隗入衛軍或院至與了協於村魚之肆美莊子見幣中凋謝日照并斗之水以清政沖月日待報次則開圍目解矣不後書曰足下能卷田電赴循有所及管其紙疑則宋我 文上表明其無罪言言切至其子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其朝服召見之事 (大無曜日時人帰為三日僕財康荒日周侯本年所開成師と東北民出行此不與言述無之母東所在言抑又甚矣者其云問頭為廣射以民出行之中之前不與言願左右日今年段諸族以取金印如斗大繁財 要城固年產發戰死其卓亦過永書動之且云當以矢出門口節敦歸路 欲死也,教童可倉坐有免馬奔敗之将平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 池不完貨儲又關人情震於或說永南投陶侃或果據秦桂不白吾之志 顧認以最既見常言事思誠申校甚至帝納其言罪喜飲酒至醉而出事 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戸侯敦遣恭東桓罷說熊王永請為己軍司上疏罪状劉隗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将罷堂教建往逆今親帥六軍 日本 人民田 おとは 大学 人口 伯仁 野以百口果柳二年 日前直入不至行罪周詢将入節息中少之日伯仁 野以百口果柳一年百口頭直入不 的商侃同起兵既昌城中傳車事至人皆帶散敦達魏人即失攻長於 一府也公受任方伯奉許代罪乃桓文之功也卓言始失必重极教教施状 楊然城孤社員依此前近君息敦然日在庸才堂達大體逐奉失不同 八百元帝紀 即既好那将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殿曰院疏即此所向以其王承其早移檄討之致分兵寇 表沙敦如此所向以其王承其早移檄討之致分兵寇 表沙敦而其不是之縣而皆帝則未有異也一旦奉史的陽仙縣以後鄉四華五月王敦華兵及王教父權人權事制方面 而死山西 京の東京 股而五年 原教育取矢曰即可謂能言言獨無所惡為說致曰周顗戴消管有高名足以惑以為於致謂佛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以為於政則獨佛帝令公卿百官詣居願見教以致為丞相前督中外諸量錄尚嘗養醫無緣為屬盛德事矣辯謀後數帝命內勝劉隗戴淵帥裴攻西願陽陽俱敗傾緣 万様の 東東地死 衛軍之中 首此及交教竟不朝天干而这個昌 人議方寄柳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那以事為前鋒大都督認日華以大表城 奔州殺之帝使致弟花旁數花素與劉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教教見其祭者不順正當樂願又不答 日與不答致逐遭部將收頭觀者皆為流場者又日止應令樂那又不答 日與不答致逐遭部將收頭觀者皆為流場者。 《《《八於之恋》有百數之憂較然之從答問導致日周數商北之聖賞 馬盛德事奏辯該惟其帝命可協到限戴州即果攻石明杨陽但股場為親可以吾為東府節假之東将軍都特緣將致援石間數曰吾不接待 乘榜不救罪五政帝府死罪六受致司徒罪七任致後鎮罪八及見盡獨所将相击牧多出其門顧罪二新任殺關罪三使彬請致死罪二任我属所治祖致及罪二任殺周則吏謀王水死之五月敦後中皇敦既得之素慢落甚四方司款多入其則吏謀王水死之五月敦後中皇敦既得之素慢落甚四方司款多入其 能殺汝耶專勒形起謝松日期痛不能拜且此後何謝殊無懼色等後料 楼間之彬曰何笑伯仁情不能已教怒彬勃然數之日見抗佐犯順殺我 東亮鄉謀而敦之出死乃縣機不救罪五致帝順死罪六 檢中書故事乃見類校己之表教之流涕白香維不設伯仁伯仁由我而 忠良國為不執禍及門戶矣醉氣陳應然淚俱下敦大怒日前以吾為 致其幾一失也觀較導甚切及出門呼之又不沒言以放其疑二失也以其幾二失也取為照將見奇事呼求致而有較心却直入不額以一一日表而死一語惟之鄉雖有益世之功欲免趙看郭解之殊終不謝日中我而死一語惟之鄉雖有益世之功欲免趙看郭解之殊終不謝日中,雅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疾所。劉親其從兄也以王氏失 險致與日鄉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疾所三。劉祖不同原心定罪惟其所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疾所三。如此不同原心定罪惟其所曰解雖不知其非故所殺之遂疾所三。如此不同原心定罪惟其所 不輔口逐級重公春秋書看紙其君客有毀部解者解客投之公孫弘子輔口王敦之及王尊不能無罪也普重公欲接趙看看出年其弟郭 四月教兵智天沙浦州

· 有如元帝 展平 其等难天下 高衛之道 先武亦用 即位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崇未後而禍亂內與〇級尊生母衛之間後發然夫〇十一月,帝憂情成疾順司空王專受遭詔輔政太子絕時祖述民至後國是教師團祖約不能與退屯縣是後國逐取陳唐納鄉 数十郡而丧之不恨也指数千里授三将不惜也雅水荣赐瀵死不褒非已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权非己之城邑故高而得汉肆熏而為之降亦崛起豊沛無寸土為之階兵兼共也異秦集也城邑秦之城已也驅 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心之所愛輕則勇重則任此學天下與故陳水爲回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夷亦其勢然者几人之陳水爲回自古學天下者常物為次天下者常雖唐人有言神竟以一旅 文断三 第七中外動進柜而弗從及歌帝遇害始正位號亦來乎知節 横公致繁假般於脫救之馬郭之惡不及言失而亦動之自取禍也既不與部言仍曰後踏賊双則顯然連及於鄭以雖其恨三夫也卒 **题右長史張獨率後制王勒哭而働口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奉吾右侯** 武獨能也於盧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先武亦以高帝之通用之也 而将失也故曰是亦其勢於也三代之後中與之功莫易於光武堂充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備偽維恐其用之 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騰燕其會之餘亦足以詹夫而浸齒不能歸侵也以匹夫華夫下幸而樂則帝不幸不東如彼何於亦不得不勇失而 天下之所以異也管運高货三尺之動五載而成帝秦何其就也蓋高 顏乃生視神州陸沉留不介意方且陽為出師遭延不進逐使河南然 其才不侵志展非遠侯帝家慶定不聞勤王之奉愍帝寄委所宜動心 者加以天性簡儉容受直言詳刑簡化史稱其光美中與非溢美失然 東建康亭遇獨等為布不文教在河即受其勇鬼欲証以不孝一也及程遊代之每機不合數四右候於我去曾非酷平流深獨日 左衽僧 る晋元帝紀 那五 · 擬之敦日當之時を撰交為整日文夫當死生以之教惡其言不復見整日於明清·與此時 司帝尹縣府曹清之武於失節之士屬於政立失節 安能世級期編卷之十八 · 心晋明亦此 世史斯編卷之十八 · 心晋明亦此 正敏初線 公出柜戰日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職有年矣今職自王逐近觀公此奉當 於事何病馬也就就寒位調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致移鎮的歌屯于國為司徒少猪何教以之也因其作同門美書目預緣州牧以順門司徒見為司徒少猪何教以之也以其行門走書目預緣州牧以順門司徒見為一大軍元年獨先初六年四月教務中西縣不敢目領楊州牧以王華 騎大将軍錢風謂敦口此有不諸便當以後事付應和敦日非常之事 王敦疾甚續部拜王應無升以應為職為武衛将軍以目副以王合為聽數教後及秋七月王以等帝親征被之教死表清其軍錢風池充伏誅初即的大寧二年機戰如此年五月加司徒導大都首楊州刺史稽諸軍討 立信男之賴以副秦龍之望力雖不敏勢不可以不出成司書乃出电石 敦欲為遊王彬諫之甚者敦變色目左右将殺之彬正色日君首嚴殺兄 期外造使稱潘曜封及為京王 近秦亦安帝訴討教〇題主權西擊原州原州大震來軍馬及勘張於雜 人所能馬且應年少量博大事我死之後釋其散表歸身朝廷保全的 謀迷過至是即位卒平敦亂不愧孝名在位三年書二十七崩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惟觀之可謂孝夫聚皆以為信於教 **墨武平陵按諡法譜照不行曰明** 恋水而下的

要動或發與何人溫太真純行酒而敢不飲物與較别第四横流出開後入者三 就終十七四教終别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物偶解以手放擊鳳懷隆地作色回 日孫町の 世界 京尹明歌 例此為判 **严集资**均 世史類編卷之十 下計の上 王周戴維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本用導養乙五月以因促為征西東死節周礼延然下委議以為歌湖事異當均何以勸追王等司礼與雜己與三季機就切私非二月婚故雜王以戴鴻周顯等有差都察以為周 元乃公安前運節几在人臣誰不情數事一門受國厚思今日之事明日 高帝母尚氏無人故帝亦願外氏而斷覆云耳不能自将以元合即級五帝母與甲出也永遠人起之不及。即平人職一時前轉早光未即日中發時之帝自此致華野惠夢日來其意管悟日黃前轉早光未即便却填坐寶日明公起事編以不久數大無日都壽英何寶田命蓋今日存在公天也高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數見詔甚然而為轉寫接數發有否言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數見詔甚然而為轉寫接數發 产咽喉之地公宜自遇鳳薦為為為蘇敦不許獨心已既去而鳳子後間 **東東言談教臣温** 即作亂敦親任温香香乃緣為勤敬時進審縣以附其依深結經風為之 大将軍都督前随等州諸軍事刑刑到史荊州士女相處仇性聽敬恭勤 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 与其深武平,周光新發順自接近乃發致處點出免發其衣冠認而斬之與於大破之斬其前鋒何康敦等今我獨力行因作势而起因性獲用是 弘雅為六軍之首軍馬巴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帝乃率諸軍 加春色何得便兩相錢橋至寶墨武以致运訴告帝帝與京重計計之加 後周謂教日獨與朝廷其容而與東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亦醉小 養每日發世儀我精神滿隱原聞之甚沒會所為尹缺獨言于教日京 一院律下計也周謂其當四公之下計乃上東也逐與光才定談後致死 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語曰司徒導以大義感親循将百世有之児彬等 八都督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疾軍平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敦信死成 ~音明 帝紀 獨等帝至一一一人情切懼其過合書司聖主德合朝野 常語人曰大禹聖 在間間開始分 市局市 撰之匠社 全 展 所 泰 如 王湖 1 世史劉納老之十八 秋七月帝府帝明敏有敬断故能以弱制強該剪姓臣克後太茶太子街夏養心回清給官將在於清貧暖事師與能動第半此可謂發生中直及桓温伐獨文以侃所貯竹頭作丁如炭船其綜理微客皆此類也。 王所少院子謂曰即常無關泰如含克石不亦劳手。壹曰諸君子以道 之靈後素產家裁断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句同時好故爲諸名 質養員司明帝即位三年獨能養後刑断躬珍大数可請明也已失使於通紙未定之初果非让獨之臣持十並正言在服其心不敢為異耳朝以草録尚書事與更見下查於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完奪辦我 臣也大行在續嗣皇来立堂人臣辭疾之時耶項問人重疾而至太后臨 即位方五成群臣進聖王華以疾不至下電正已於朝日王公非社稷之 其所領其百姓勤於表作家給人及皆造般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等鉛 然後於江将吏則加鞭朴曰榜猜者牧猪奴歐耳老在洋軍非先王之法 寸陰至於聚人當情分陰豈可但远遇荒醉生無益於恃死無聞 恢弘風流相尚執 而私送卷十盛奏與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疾不行奏朝俸 而等之人成不解所以後正會看重初暗聽事餘空循溫乃以木育布地 問其所由者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多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属詞為逐 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達頭既及自謂宏達耶有奉情者必 自棄也諸多佐以色戲縣事者命取其酒器有博精首蒲傳蒲殿也之具 所及成和元年 · 遊前八年六月次都智為徐州刺史司徒恐桶疾不朝 質養可 〇願宗成皇帝 峻之亂幸随低温高等協力掃平簡約茶儉敬禮大臣含子傳 互政曰成 第亦知大計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前發與早夜按經法安民 皇帝 請衍字世根明帝長子童華政由大臣唐亮該激練歷華久而後能以仁武濟之首称其族發光 京公 母别帝紀 都各者非靈而誰時首與子第多案王然謝紀為放

. 5

和得象 **新田** 新聞 公何 绉 原元以唆在 磨陽終為禍亂欲下記徵之訪於司徒導等曰唆精險心不應元以唆在 磨陽終為祸亂欲下記徵之訪於司徒學等可收者大學等人可以理分布清顯大 于相制峻亦未敢變及大何度无輕淡無謀為其一次三季的地 物半半十月徵稱峻為大可養冷與祖約華女友正要使也是劉編祭之一人 随王兼為受赐縣王宗初為南宗所親任康亮水之至是以失職於至高 原州村文觀之前将作夫逐水出為廣州朝史〇十月段西親王宗宗楊 後俸封西 经处分 不能可能 星 不成數的話說,這便完首諸軍計之電城內史檀森起兵私難清歐難的頭家知祖約亦怨朝廷乃達使推崇約請討党約大喜次兵會城已十五,便論城校已置下云我於文堂得活亦我率山頭望廷尉不能是尉至山起我先完報衛書口吾處西院過於歷陽足下無遇雷也一步也是後達也發物為大司最壞逐不應命溫衛即飲帥恭下衛強康言三亦欲 美刑方六歲が能語問無法意能無處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則夢亦為而以之初主以國疑正直鎮静柳致近親歐瞻得其阿以縣遠近之心,深疾人誅而近回勢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勢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以孫友人誅而近回。勢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勢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張之由是於美恭心宗之死也常不知久之問日常日白頭公何在完對 奉詔不若且也容之下電温為累書去是秦朝以為不可完皆不聽於是 奏者可關能急君矣的物奏飲起兵赴朝廷長史律惠以郡兵奏弱山民 易換五自案甲以待之奏為色司見無禮於其君者若應點之逐為崔今 朝 日本日本 日本 記事を 領委事派以 一志卒卒 **新城巻念** 循人對資 祖約為大科收目録尚書事温高間澤東不守號數元至經驗宣太后記誤幽議百姓與立線察鄉西以收以五導有德望循便以本官居己之石已種冠軍來親至真軍人宣得侵運收兵不放上發突入後宮府滅一空過於之十人 2公 夏五月温高以陶侃入計览書之 諸賢数力討賊則晉氏必不如食剂雖萬死循為無補與國如此尚可不完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孝頭鼠竄草開來活向非溫獨不完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孝頭鼠竄草開來活向非溫獨不完不能其失四电由是而觀召者終楊讓其产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祉人不能不能不能之表決走,但遇獨欲華振入衛三兵次起兵赴難免皆犯之其失二也孔祖諸一也遇獨欲華振入衛三兵次起兵赴難免皆犯之其失二也孔祖諸東及方其下詔之初奉朝以為不可悉乃凌練目用其夫五邊三三華後不予心慶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而乃邊領部命自 衛為轉騎将軍衛日今日當以城賊為意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 不加熱賣手 幸機獨在左右之耳必逐市于石頭和

給軍費 **在人耳目** 北京新編巻之一人 我们鄉不 不為無功 △ 日 大説 西溪城以 (て) () () () () 促在五 城不守進七四四年惠勸委通城通使妻司各受國厚恩養在效死為能府無機少分兵四層城內史桓委死之縣是於她始終該者群惟初奏聞京 情即沈沸替我入赴回難将士奉香局越度原受開四方共起自姑親及 衣祭刑畫夜而進都監在屬陰於楊城孤糧少逼近胡鬼人無固志得招 忽此多班 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為遭將軍俞縱守國石莊等國府 府師直指石頭要望之有惟也. 老為累重遣家僮從軍副城根以給軍九都於 殿内史王舒便東水號、将共西渡郡江水是京殿太中唐軍高國内史連帝於府頭軍家令張聞以太后部論三京耶州西馬柳州便起表生 該襲擊師共詣衛衛於是列家罪状格告征鎮遼這拳飛侃後追察逐衛仍循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菩聽場外将不敢越可屬慶說之仍追都替 桓侯備桓侯之不負國也逐方戰而死見家進軍至是城陷執奏殺之 帮見攻之特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庫當以死報告之不可負 若後召兵之是為敗於我成而或者逐謂仁公緩於計賊仍深感悟即戎 遭仇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且峻約無道人皆切益今之進計如石投明 签王舒來赴難場将起兵討處達督接王代湖指荆州 蒙厲與太守御衆等皆應之 運井孫氏謂軍曰汝富合生取義勿以吾 君子深爲情之 機倪必翻热西上美侃在晋朝不為無功獨於人臣大節有所承盡故救稷之意必待温囑再三進說僅乃首前未發又欲延鎮向非諸人力 五送 目 實 漢注答聚華力討賊循恐不及大何坐視朝廷順樣喜無本送 一人 東海東南的城東海衛越衛佩身為督新手握強兵国本之一人 東海東南北 國危聖智以公死此其志在御國有陰無二面非他人之此軍手綱目 更逐員回 為境之則下 動植與皆以死節 憲夫以重之父子俱死一門 金逐助於渡江與問侃等食 **逐商侃同赴國難** 天师以 重職馬頭條例都將彭世平千等校之以不唆墜馬斬首務割之,衛绪事名遇物趙術師步在為人從百石冠布里在應南上欲挑戰峻将八千人 似不如是事有情色〇以精聚為所屬其情以是時官關灰爐以建平園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於之司徒等入石風令取故節尚侃笑曰無武節 侃侃怒欲西歸獨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奎地之日獨等自 可也 物另地代領土泉時仍獨計於於四國相持不次獨軍食益首於八九月商仍温獨計較於四國朝之先書配皆再其顧此納日於既以來以以以 公俱受國恩事若孫則臣主同作如其不提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 帝相看號江請罪教西陽王東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死帝曰是沒善侍 四世八主合二 将迴指於公矣毛宝放養等皆動促乃分未的常便首水軍向宿頭 無旋鐘譬如騎尾安可中下於公若遠衆獨逐人心必沮沮衆敗事養 (共自衛而不放君父 之原欲都有婚三論紛紜未决司徒學曰

朝史何如 の下教馬 柳柳時為 赴又不給軍粮 侃請收付廷計司徒事以要配之後宜加萬有乃以敦為徒以外 刀水外鎮自效逐以為豫州利史侃之討妙也獨兩州刺史下敦雅共不 校校起日此必許也即将共計之上表言状且與類書日點投方州即用 王專不從或謂事子悅曰下懷東國國之南港要答之地也而制以於修證曰忠武之異於節於此沒鄉屬軍司也問侃都塞皆言創非方伯之才夏四月縣騎将軍始安公溫屬本以到前為江州前史衛卒時年四十二 乃求外鎮自效逐以為陳州利史侃之討峻也獨兩州刺史十敦雄兵不 極政事将軍郭熙被劉德司徒學以欽聽男難制以為江州前史仇聞之人與實五年所轉耳春正月太尉仍討郭察斯之劉德至江州於東縱酒不即而對之不有外勢必有內患矣無無緣 有故包客食思以侠足下堂非遵養時梅以定大事者和侃笑曰是乃遵 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手其力答仇書曰黙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 大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ないのでは、またからであるというできると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また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 何爱形弊若是事不脩則果土馬堪矣且比致何我之隙 太子家為大車子中山公房,進裔為王虎怒謂子遂曰吾身當矢石二十行皇帝事誅祖約夷其族、常順職子時歟騎知尊立妃劉氏為后子弘為春時敗也共至點將縛默以降、化斬之〇二月。後卿王勤目稱大節天王 管主以成趙秦大軍于乃<u>與普吻姆兒念之令人無塞待主上宴属不</u>足 文謝罪欲國門後竄山海南手記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勇之責也亮 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失任是最者直非王導乎不公司與共粮俱之例是順展坐視勝員就不能明正典刑又以龍禄置公司與光以外或輔政首發揭機國破若危重引苟免古執位列方例則更數變愧而卒 七年、過幾平正月十一十一大字群臣謂徐見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公晋史帝紀 对及題類支理 旦示弱寬於 東京的地面立六國後衛日此法當失何以及等天下及司号を見り了。 和監護地面立六國後衛日此法當失何以及等天下及司号を見り了。 本人以大小政策就不效曹孟德韓司馬仲達納為數人孤兄寒縣孤婚火鄉無變人人 故無財職論以取天下也許昆白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便站生讀書 或者印數論以取天下也許昆白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應生讀書 或者即數論以取天下也許昆白頓首稱萬歲數此有若遇光廠。 被無財職論及此 大次大行事宜確確落落滿婚以鄉無變人 以後衛士而聽之時以生營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事便人講漢書開回。 如日月 大次大行事宜確確落落滿婚以鄉無變人 大次大行事宜確確落落滿婚以鄉無變人 大次大行事宜確確落落滿婚以鄉無變人 大次大行事宜確確落落滿時回 東京的是一次, 大次大行事。 大次大行事。 大成長右遇光底當更是一次, 大次大行事。 大成長右遇光底當更是一次, 大成是一次, 大成是一次 大成是一次 大成是一次 大成是一次 大成是一次 大成是一一 大成是一一 大成是一一 大成是一一 大成是一一 大成是一一 大成是一 一 五日北京海 東上天 東全蘇依或謂佩力能發展豐富生人聚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每成非人臣若不他 (六月大尉天沙人商侃年祝都情八州成都時替又廣州在東京等華 是奇廉世(六月大尉天沙人商侃年祝都情八州成都時替又廣州在東京等地自南宋道照明成本 是常年清寶美 報於追於 以前通過人后劉氏石生計之不克死〇十月·張敬遣張淳來上表的張氏等書達 思析翼之夢軟自教柳晚年九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要欲告老歸國 佐京等若品之至是疾無上表題位以後事付王何期與軍就船曰老子

不同不等限者價水張目不答等回王禄不聚人同言聚也常見等每來言一坐東京班子門十文中自二一 リッタイノまるリー 正原不過不費美述正色四人非免死何得多事意善明外轉導改容謝こ〇九月 徒等府帝指委政於與其降王家王达為接屬家不脩小無而以清約見於民威康元等则成相平院連兩元年正月朝帝年十四元暗三月季目以東獨議之八八 THE COUNTY 不言而四 和来べ一人 今者成后 紀州前以及成州南北州省西北东何把督受託而及奪之那 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快深為首述性沈静母坐客辯論養起而述處 水社又省以散度清速善談者物味即制。槽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國大州諸軍事鎮武昌天辞教治為記室秦軍治與陳立太守楊東所 宗桓長當謂取日季野沒有皮裹春秋言其外無滅不虧不善日而內有張 天子所應相也〇十月張駿道使上流請比伐初張軌及寒灰保據河南 柳與倫國劉校辯友養快常稱家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歲日劉君知我縣 是旅之事無意無之及駁嗣位境內漸平數勤脩展政總御文武成得其 一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疑導以門地明倒降之既見唯問江 至 意 通行 题 初石 勒以天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驗敬事之意事 元謹聽民事佛者作郎王度等曰王者祭祀與沒具存佛外閣之神非 一月,國丞相荒聚題主弘為國國王自稱若摄勘天王,對外及太后專一月,國丞相荒聚題主弘為國國王自稱若摄勘天王,對外及太后專 也謝安日聚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愧作之意頓忘富贵之情益斌安享六州禮群殷浩相與肆志風流登 念及若親否耶 柳樓說秋月樓胡床您該詠可謂擅一府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懷空 古遊東以塞人之指視尋即依依您禄自乞豫州者至是六年美乃 被獨及於親則祭墓而裝在是以峻平之後竟亦愧作多矣而更完致額峻之及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福及於君則者免而國 年又因不 歌的其徒其敵日名之攸彰道之攸縣乃有所除乃崇所於非仁無以長物非為 李司面者多婦之道內不能平害遇西風塵起舉南目敬徐曰元規塵污世之類編奏之十八 今音成本紀前時是東京書名代於日元規塵污 日然不識含含回正公雖青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 の人不識合合可正公雖青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 化氏四世 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〇十月光禄數類含致仕 政部盛讓完日主公常有世外之懷豈有為凡人事耶此必接那之徒欲 陳仁義者奏而利仁義者聚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愈遠乃作學蔵以 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雜居外鎮而追執朝權既據上流摊雅兵那勢 買軍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整條欲共起在際導拳不聽或動學發傳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鉴為大尉使亮為司空事性買辱委任諸將趙徹 消化后生不識暴機之心日達日志乞物司空監征西亮等此升江西 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張先休成是同即如君言吾便用巾還第後何懼 王華以李充為樣尤以時俗崇尚浮處書以為老子他仁至義盖思 督六州巡執朝禮而元規之塵鼓燭於中外矣學欲華弱自殿以却其終國答樂駕身街免不能正典刑以謝天下乃以為豫州刺史求授提 污記可得耶故吾不罪元規之污而慨事無以處之也 王午美三東晋之士虚職成風茂弘遠於政體性本寬軍然弗免習俗

-

之物を 不管を必 本之道水曰玄來堂吾所測正當動蓋人事耳 那及弱機以對揮子奪之國內多難部落雕散複雜男有智見能係祖本一一直便用估什自得常年受到才多月了了一 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龜城廿三十八年我在不弟 邪德手邪珠書欲為之签合日年在天位在 經輪時務不合意夜看禮朝賢升權後進由是朝野翁然稱為賢相外心 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拓販氏自是愈大其 好料東近鄉知故放於陳之苑汪謂水曰明天文錯度是下宜盡消雲任威刑以構成弘太寬之樂花汪謂水曰明天文錯度是下宜盡消雲 捷即位代自懷帝時到現表稍屬為公愍帝時為王傳轉律首係犯 慶亮為不相亮固幹逐少五及完第水祭録尚書事水冷情風常之 東龍印以漢代之〇七月間以李百爲御史中 人脩巴而天不與者命 如猛虎 福府汉巴也也為一管室的危者佐华元凱曾無愛國之心果容鎮軍枕文京用之順而是亦屬之人順等為所及馬温慶蘇縣也言案婦不要其然亡無傷而性發為那如至時節怕如看子大板相見范献于新于田若王室何對日裝不加其為了幾年一能於石虎乃是後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馬翔回葵婦衛知恤宗衛之順の幾年一起於公為東秋相攻中國之利唯語與名不可輕許借使集容鎮軍 たもん 総表之十人---のは一日ではれてる産飲を変けて言不聞で代で功不立 校為布輸三紀宗社為堪生民金炭斯乃南堂在為之時忠臣事命之秋 何以尊主涿民平充等甚熟乃造使持節冊命與翔借北公卿錢之 因奏從之期疾正南王大夫以驕者醉縱相尚嘗因宴集謂不等曰。 待旦志於西提而君更唱和感之言四海所以未賣良由君軍耳何名等 高水順野而 石虎畏懼功烈如此,四指海北之地不以為封色何哉而書諸葛恢柳 即位先性不言类政外東水何尤十二月立皇后楮氏時後后父猪聚為運敵宜立長者請以同毋多聯班王在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弟師那王缶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弟師那王缶」東八年《雜武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殘縣度水說帝以國有 部廣日是否心也〇三月皇后社氏前 死併壽而,引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書 了今石虎字書志相吞強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已圖 百少康資一旅以城有第分段急會看以報疆民事事情官早除光彩等 人將軍衛王章軍朝議以為不可翔曰暴容鎮軍心存本朝隻於疆敵使 五七年前其 東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转兵二月封幕容號為職主初號這長史對狼避路信哉** 一旦石 四海 栩 £

〇孝宗禄皇帝 諸君子数力討賊斬後平則社稷已非者有忠少免故 \$*去字世同成帝同母第也初封那孙王及成帝将前 請脚字彭祖 道美国外院 班北代無功而温與會精王里 引用謝廉帝太子被將嗣位政由毋后任用相 以此級學/者 石頭偽非温 馬衛用 **高水原设** 安全 an je 教器鞋 É 行温 ij 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異何充既來浩名愈重於是褚褒碎之其官愈高而無機對之者司馬者也惟麼異知之碎為軍司而遭之實深中治之匿失治是以不出度可致重回深獨隱而崇英之不知深原世未實重矯迹遠引以是為進引致重回深深累解做碎以養生養新尚王家補原司馬显皆不能釣 安以善其終在位十七章書十九前至末本陵投諡法布德統

ì

神剣不満 中日非明 財难力遇智勇俱困安得不養及朝廷事後衰将王龍與獨戰敗聚退屯死非時賢所及必将經管分表納柳麼民以達既而村暑寒絕不能副心 知之温善情者也不必得則 於銀雜者非上聖真英雄不能為也白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親今日之事 四十七年而與于音和温主的人之一一十七年而與于音和温主的人之記封勢歸在侯皇一位其妻帝永典之年甲子傳帶為咸很不過人代之記封勢歸在侯皇一位其皇帝永明之子,一年四十七年而與于音和温,與其與漢與東國東勝天縣縱火鎮其城門港人惶懼無後副志勢送降文於東出數國東勝天縣縱火鎮其城門港人惶懼無後副志勢送降文於東出數國東勝天縣縱火鎮其城門港人惶懼無後副志勢送降文於東上三年也是直接一十三年の是高漢二月過自将安全直指展都興主勢 不為與國特施代替魏王 止即此 意北青里 神道不食 大橋歌書再為石氏所養至是後其姓開口音屬故圖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基而自立於虎三十八孫肅城石氏常縣重是九六世合三十二年則姓原成六年衛比四 一京代縣小國三郎大局 水 九年の三年同姓石間経及成六年衛 大四 一本京縣小國三郎大局 水 九年の三年回近日間経过期底表之十人 糖 安石之餘虧有此志矣史臣贊為后以彰城一舉獨欲攘夷專吳鄉其功不能自找死亡夏孟 相報華美歌之不能自找死亡夏孟 被報音療帝后 以示不忘復鄉之心雖敗亦奈也察讓之論在萬卉之時則是在灰沙三天日,後東能為戊趙之擊。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養士之魚上,候後與萬井與東井郡之會兵、後謂之養兵晋失中原之機解於此志矣之民替為后族之,來能歸於之今皇信失之人機一舉謂於孫夷專及雖此如不克然名養納之今皇后失知人人機一舉問於孫夷東及雖此如不克然名養納之今皇后,因為他們繼則來於解者於不可坐面的技死亡是為被得害疾令后之則也以及他們繼則來於解者 の」用物運転が戦闘性事業結為代化を報け

連升革高滑 動力素松了 國 光 問門東大事在 阿君之心 無缺火勢聚四五為原流而下軍干歐國朝廷大懼陪欲去位避過吏部尚書王彪 士報貨調於城不為國家用要求北伐部畫不聽十二月過拜表軟行師 とよ類納名と一人 二月免寒該為疾人該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於八臨斯遣侍中徵之該不食而卒、問馬定據中原智能之士亦姓姓有立其衛指本必不以十美国國故大捷歸等衛朝必有由夷前納之盡其齊松江孫亦之壽至回鄉王関備禮徵為大常譴遺閱書以為楊極則反数至則危君王功见成 柳疾為自旦至申便者十餘这不至公卿奏誤傲遠上命請送廷尉讓懼 報過知朝还仗發治以抗己甚念之然素知治之為人亦不之學也八州 ~子弟請願稽顛待罪免為族)二月歌七中平竹雅夷西南向帝とふれ、子裏的表來歸路也年元是元年の長者襲日大一十二元四常國正月衛王健即皇子報末典三年の秦皇帝二年の燕王孫容馬正月為王健即皇 相等不良者。不一月與主馬稱皇帝徒都不能有非之者或者是自己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 **烈海北**俊 世里類編茶之 書きたの 激祭 不是不是調配之口, 是一個人工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美**祭 個因朝野之怨上疏致悟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悟為蔣人旬此内為蔣人從悟安少王亦為紛州剌史治連年北伐師徒優敗糧械都盡桓甲爾干年 蔡里始四年の蔣元縣作和所以主正月張於自稱德王()於治少罪免 也王義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处題。 我一九月於作上既請出師群格為明然所以為明於皆當然臣部群格為明於 雖然然不形辭色常 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治少與溫亦名而心競不相下温書輕之治既廢熟 功非所當作義之又與會離王星陵日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 九年縣是於三年外表化市的日本海南山市村 養聖監察作·咄咄給數怪事字久之 刺客刺之不踏 温調樣

,[

用公司を 有言有法 **養原** さらろ 一日ない 重日五人 周細於人貨輕之猛悠然目得隱若聽過於照聽 問相過入關扶後指於明本即者曰不圖今日後觀官軍〇死海王猛等其少好學偷儻神襲有大志不過無流若民使安堵後業民争持牛適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番运 三大大大 風感之民義之相或而該當世之務安若無人過其之間曰吾奉天子之命為 Helyl 百姓除殘城而三書明集立縣 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日公不遠數干 连插不就無為與之君故遇有頭意之志至其因暴則不可捧此 看來其為極不就無為頭亦之才的有吳主頭而用之克頓有不難者惟看來其為極既而愈人悉艾麥溫軍之食乃提関門三千餘戶而縣溫欲與插俱 回治何德有言問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遊其才耳的以治為此 曹令以書告之法欣然許馬将答書應有該誤開閉者一數竟達空西温 寒法度故後重之常曰元十吾之周公也子堅張舊, 本者元才雅之速也推以佐命元動佐五符相權样人主而讓恭此家身 東海王符雄卒衛主徒之劣也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 月相温的師代養四月大敗養女子監回進軍河上三輔都照首來降意完意如此而其初乃有管勇乙稱則九以產養水人者可不知所鄉書康誤開閉十數竟達空為此所謂尚悉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都夫也 人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豪傑非猛而何。禁品温丽住江東無即此非根不凝め 學之温軍要敗 東於為遇所廢徒書空出出及過致書行以為尚書令即於被甚追答 年東主符生為七元年の然六月恭主徒卒太子生即位 及其刺楊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 水。音程帝紀照察見急生京華寶盧作作 世過級中與歌為發平東捷空中原對口逐使神州陸流譜大原有军位堰王夷南州建設的中原海衛院廣報的最近各所與大司馬格園民能於廣域的品质和共東東海域的大學與大司馬格園民能於廣域的一個大司斯特別,在1911年,191 传聖清王 特征以 計劃 大湖 茅也出 王德源里 南京明之玄徳之遇諸葛孔明也遂與吕婆禄等帥麾下入生猶醉在於為越主葬 祭回五位事 李公出書 校之乃去至帝號稱大衛天王左僕射李成知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 大學等 出豆請而各之堅因逐棲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目謂如劉世及素美大十人 《帝撰年紀》《李皇等 Vict 孔明三於 極端以為都科的 職權其就堅早為就堅問尚書已後接因為王猛於堅謂其人就署不世軍主生飲酒無畫夜樂醉多所放教願過王堅發之自立為爾天王物群上巴东平元年轉吐納經林總統春正月常年十五冠太后陽政〇六月 芝治聖婦罪之 之堅謂猛日李公知君循鮑叔子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成被猛肝一散 次人也得種大院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忠為武紫重於人也得種大院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必為主符聖聖天氏日内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孺少好聲為諸夏人桓温入至太公日孔明三代之遺木王猛豈其傳匹哉苦論劉玄德之信任則 者事實則晋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夫為中與名臣爲楷乎無此也稱之但其立志之始悉之見使猛見温之時出而共戰移其所以事奏 晋為國鮮平西羌我之仇敢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實良見也而前筆多 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坠的後事猛調晋正明相承臣没之後頭勿以 見其出於朝命而衰之罪心皆矣。桓温自江遠北人民權動京臣則東非前日之衰矣。直過自江遠北人民主等正月沒桓温為征討大都督替軍討姚表 統之業可成而猛不

と男後来 打扮 温校日謝為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光餘則落 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随事行藏耳願君母與士卒之下者同年立谷則盖 西藩兵權幸於一門非深根因帶之宜也。星乃更以訓稿代之王義之政 養為不能用被引為原人 ○九月·圖大早聖城膳徹樂命后妃以下 了易務矣又道萬書可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所同群語。即聽誠難為者 第二年蘇林樂二年八月以謝萬監司陳等州軍事前後王星欲以桓 月立皇后何氏被散明侍即〇十 月二十五尚書見文案不治免 **養被洪震奏恤困窮禮百神** 不等都在左方當場平區子族於舊方若其不爾宜改選園後不應先事百典 經歷處於在縣籍所悉賴日常班日縣近日永嘉不就報明此條節後來去 医沙巴 沙鹿登底的走耳非當事也但從之目無所至事果不行過又議程隔過日不多表不悅曰致意與公轉何不或若遂初賦而知人國家事亦主述曰過飲日不多表不悅曰致意與公轉何不或若遂初賦而知人國家事亦主述曰過飲 所以表者請一切北後以實阿爾朝廷畏温不敢為異散騎常侍孫鄉上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後以實阿爾朝廷畏温不敢為異散騎常侍孫鄉上上成隆和元年旅中為四季正月恒温上疏計送都路四年表之礼播 本系 源水州宣 天人信順福物 世史奏編卷之十八 19 □通胃節之鄉國家所宜深意也解少集高尚嘗著逐初賦以見忘溫見細數十年矣一朝賴欲接之驅歌於空荒之地離墳墓棄生養今安兴之國民之思熱如獨然將再闡供季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植根江外風於思熱如獨然將兩重供季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植根江外風於問己來六十餘年內洛红塘函夏蕭係士民措流江表已經數世雖也 〇九月立皇后王氏后王蒙〇十二月國本四科衛王坚命牧伯守安各 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常是之時內外之官學皆稱城田時修明倉聖之實 要孝佛產直文學政事察其所學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草 一葉剪軟非線惟鄉能形言止之總權奸之家安江左之衆線時氏之種問達已雅姓若楊雄媚王奪班因編審憲不亦右於文乎經過卷都種問達已孫韓以詞驗檀菱東悉蓋一代文人也文人多侍筆言語結 ○哀皇帝 **電光手樂本照四年五月加極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婦共文人之祖葵也** 迎立之當時王猛相秦堅洛县佐無端外兔方強桓温雖恃功帝 請不字干較灰帝長子也初封耶邪王及稱帝無嗣大臣 **聴色而引用王謝江左梢安情乎享称不永在位四年壽二十** 五朋美女平陵按諡法蚤孤短折曰来

史 54-416

型動す」系型度回到雖奇士觀其主度終不為人用。後後之點乗婚其元 教育學和 春日香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落陽、脂動被執神魚自者格将者之将軍粮分學和 春日香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落陽、脂動被執神魚自者格将者之将軍務分享以北後懷祸以應共過路。積絕無後度不能守方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也是一位國際,與無元等三月帝崩瑯琊王奕即皇帝位〇國太婆恪国王世史顯繼卷七十八里、曹承帝即 正述不名 **各生**而三 九七所見 理之白述故事當緣达白汝謂我不堪那坦之日非也但克讓自羨事耳理之白述故事當緣达白汝謂我不堪那坦之日亦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于天華甲子三年素群降於時心縣是縣五年正月,夕陽州,刺史王述死孫也野 更謝玄廷以野皆為温禄温但重之日謝禄幸四十必權施花節王禄當真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繁恭重短主薄禮驛能令公墓能令公祭越 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後議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尚書事温以王坦之被為長史又以都超為恭軍王珣詩為主簿每事必 作黑頭公皆未動才也 童后便氏なれて 胡繁吉 謂能為子矣 司馬温公司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滕之爱这进之疾為忠義之門 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矣仲尼以禮謀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 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这也 「善生馬量傷為哉王懷祖狂と不事外餘因對於匿情水名者奇瘡の致空口、別以抑抗滴於人則以推賢林於圖則以勸風俗一舉而以致四一譯讓德也也自古聖人皆行之憐憐臨眩離非以示美観也在 温因書春小捷聽都超談伊霍之奉以五威發為東海王專降迎立之相過專制坊頭性如慕事奔秦聖福威德民運方與而 講恋子延数天帝同母第也初封剛班王及天帝無子·大臣 息時年四十五桜諡 惟是南京 **失差初期** 表真羅歸罪 難未易可圖朝廷難明永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等之比即關保护臣臣更類編悉之下八一人等帝安總所軍等司司 是以是一世天與不取及受其一种民國之事是以親矣太傅神曰國大國也今维有 英王的蓝 近五壁日以八州之銀宣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以西戎王齊郭辨為之副辨還為里言節政無網可固監機職變唯皇南 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聚色天破之所首三萬級惡停首池邊壁温於無文敗于防國不利權儲後端又圍衛五将至刀自陸道齊還聽得至垂目即其勢而取之不亦善子監從之遣降州刺史衛禿師步騎二萬以枚德溫 成尼三年然東照九年二月電報公行東以來城降留後於其於清女雅 計院私视谷言終而卒衛王堅開格卒除有圖熱之計命曹數發使如鄉 文武五百管衛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學過必有知衛之 養悉人大惟醫花仍王德以為符氏骨內垂離投談請發是天以魯時屬

項羽符點 除養不舍 **聚五龍** 乔 宏坐齐 無際不 大安全 京班如恭 叛降殿 〇院 世史類編悉之下へ 徐電快店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卖為衞南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英含琛已查上 別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城鄉報略之所為哉然乃為設行宮百點。如確急與何為不可予琛曰天子次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縣四絲紋晌中園底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縣四絲。如孫紋時間為不可予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來與此曰行任今海而最級四條。 臣朝服衛禮楊宮庭然後散見今魯王欲野見之便臣不敢聞命尚書 ø \$77 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夢人欲使琛拜先不敢也必數問環東事恐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 與子第姓以奔盡初秦王堅開大宰恪至陰有圖惠之志軍垂成名不敢 · 語為達為 思明 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而今使之即安私室所 質珠至長安 男王 猛有 舊 猛 按以平 生 問 男 東方之事 易知 無行亡 除欲自託 頗 没其 燕茶谷母出奔秦衛以為冠軍教軍者還翻威名益振太傳評品之番 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暫餘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 遭那對洪琛如秦扇鹤既結好聽使 爾王里方政於西主部緣欲引見琛琛日素便至顧聽之君 不 晋 丹 英紀 都學深明繼如新 而在於 服我門是 乃如等若所言者此史遂行自是關若門戶事其子邊拜謝請改之時不應至事大司馬温見之於謂盛子曰防調誠為失利無城防聊五年温與何 月取浴陽 天解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悉王堅大怒遣王猛等快的十 原子五年本建元二十二八三階四正月亮谷今自衛奔鍋府王益祭長期公論教然有董飯齊大史之風謂之唐春秋該教 從赤逐謝病緣〇初點人許割虎生以西路魚電兵既退愈人謂曰行 子觀孫盛材頭之録不妄矣且以温之怒言如彼其可畏 造兼容垂飲日何以贈我無於 以逃

. 1

也

東京の教育の教育の教育を表現の表面を表面を表現りまする。 及此與藝術 出土 品質 融於忘費 存非本子 所不 交面标题 村臣进取 地而等之口王子書は受國母良任並の外今與諸君深入敗地當竭力 養原主意東京中國主 指趣隨評使戰猛陳於問題。 納師經界那幹組織地部对人 金面原本文插猛歌人差話猛跳猛執其子口各試将軍耳将軍於郡将尚爾児國 物等から交通組入 光語流動 地名美国格兰斯特里斯特里斯姆曼斯特里斯姆曼斯特里斯姆曼斯特里斯曼克里 其下所熟如是等待之如俱然人以令叛而復選疑為及問後之以處,致發無此如是乎待之如俱然人以令叛而復選疑為及問後之以處,在惟與東此人不所能存情其後入虎已,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何為過惟而根如 初放将軍勉之惹日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受益日此外吾所及 致死有進無退去立大功以報國家受斷明若之朝稱騙父母之室不亦 黃乎,張皆明雅大時競進猛望過其之祭調劉光日今日非将軍不能破 第之日,柳家國失和委員,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言張端之将亡非 於今年の軍徒家今叛水事惟而出走及監司為追騎所獲於王坚於今年の軍徒軍在表今叛水事惟而出走及監司為追騎所獲於王坚 司馬温公旦 今王猛疾人如響塞主心亦難知問東朝北東海悟吾今還東汝可 并獨弄之行有如此其龍而該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以頂無聚信之以結然心未为過美術何及及於殺無至為市人軍見疑的因緣秦故秦王堅擅之以以無望親之以盡無公司敵国村民本為已用進取之及資也慕容典村高功盛無 見中兴 五大女 五大春日 大春日 大春日 **农长** 別范 提到 · 西東、者動之後吉西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母 天道在於 也更類流卷之十 以士间艺 在馬王繁怒手恨吾老不及見耳饭問戶輪級瞬隔趟伙曰天境在隱而使以評為給事中皇前真為本車都就聽故太史黃泓數曰您必中與其 為知成為先誕日然則門公賞丁公而蘇季布也猛大笑為封棉為新銀 深若事美本朝柳君微說國聚深軍馬誕日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日柳子民勢猛表昏深深為主傳他日與僚楊宴語及點更徒日人心不同昔 延明八十二月獨王堅遷故鄉主茶容情及王公百官科鮮甲四萬餘戶對願光六州軍事發展開進內所有紀無新文舊敬而無一六州 滿監在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必為光非所及形〇里以猛為實施夜都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狗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有懂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狗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有懂 我去長縣園影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衛政有經民各安其來更相謂在為財神馬以成大功詩云采對采罪與以下外雖之謂美在為財神馬以成大功詩云采對采罪與以下外雖之謂美 電馬到衛先請即将機法徇私也對兵欲攻王猛無上也瞎我豫水 許之无乃與張此除成等馳赴為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随其大敗東勝 也必以案定太守萬戸侯相處悉不悅而是我而其交差得那應猛馳死 〇右前燕察欽伯成市成和八年及已嗣父咸東戊戍稱王辛丑奉 不及十五年以後為題有

命為王及傷僭號傳統二三世合三十七年の如從就父庭起西号太宗於京三十一年。傳統為備三十七年共八十八年の後十四年中申安癸亥三十一年。傳統為備三十七年共八十八年の後十四年中申大次為高雲起已酉為北孫傳弘為二主二十八年,

ŗ.,

史 54-420

世更類編巻之十九 和烈世史類編卷之十九 定於頂里形之朝服當陷神彩發然於是宣太后今廢帝亦為東海王以 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形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 松極程斌於新安雅地心王猛以歐州之功請以劉元高司就恭王聖下徒園東景傑及雜夷十五萬戸於園中廣為檀城明於萬鄉地地丁零鄉 至未成安元年恐城元正月大司馬温技養養獲衣瓊市頂斬之無王堅 〇太宗商文皇帝 濟可知矣在位二年書五十三前些高平陵按論法平易不管 立擅威謝安选拜至侯養客都超亦云為性命忍頂老帝之經 而立之帝以江左首君其雙後級父業清談事多權臣執命庭 目間慈悲爱民日文。 於 · 時間 文紀 州新安 第墨子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恒温疾<u>妈</u> 何知是別と **矛盾** 下書書以表 - 大石(有事 王程治表 海屋海市大司馬温泰東海王宣依 自己故事降封海西縣公温威震内外帝维虚(1924年)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手該自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温之謂美〇十二月(1924年) 温前敗圖上後數形頭不能思紅自貶以謝百姓方更發君以自說舉動 世早類編奏之十九 水青衛文紀 華声 之猛刚明清肅書惡著白放熙广东於位題拔塞滞勸課養無練習軍族工程為丞祖猛為相堅端拱於上頁信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於開馬何治解與若饶向勝此及於正頁信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於開馬何治解與希院兩勝北亞於正則自然開於外放立八月飛汐於明三年非議元七月帝崩太子曜年十一歲即皇帝位,接晉書屬文崩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恐須東耶。 亦有被門城門也終入 あたい月本日本の方面可引と来下去を決犯外直工事大学的議及以稷下學士後娶丁去を決犯外直工事大学遊説之士如購行呼手 官必當不利必當罪由是國富兵獲或無不克養國大治〇陽平公符引 我了去在河南第為上大大不治而結及以便下學士後盛日数百千人の時一年在次就所直工事大學遊說之士如購前時子就回報之前對時間內使也便至更好見猛日實際優公以洋宫發頭經籍公此鄉宣王以 坐擅起學會為有司所斜問申犯誰可使者紹曰網高書高恭清辯有勝 能以道匡衛因該東随時日志士痛朝危忠臣家主原承道下上標起以 中書侍部都越請意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逐至於此由吾不 畅然無濟世大墨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金書與左衛将軍主坦之請起印肝未得前坦之 安石即何事乃爾安日未有君拜於前臣提於後於是認進逼丞相大司 馬田京輔政温園解仍請遠鏡在熟人中職選王堅開温展立謂群臣 幸位洪黙而己帝美属侯菩容止留心典籍發塵滿席甚如也錐神識恬 臣以廢其主作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都超下後世猶調配之為才然便能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庸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我財強,不正之迫庸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屬聲決以大事非身者不能也 能之臣才固才矣情其不善用也

Property

香 新 新 而 理 音水能用値 平所完更 北京集集 世里瀬 治木在海 **梅美以為尚書即固請還州許之** 審米審舉在核直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歸簡而 所宜吏子。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 下吏何所逃罪乎猛口是吾過心事遠種復因漢曰高子伯為妻養陽平 能用猛而署不能用温故猛功業傑出而温終為疑卷之臣此又係乎能用猛而署不能用温故猛才署出温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素而致之兼以資敵何我然猛才署出温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素其各昌四俱南宜乎猛之不就也且温既知江東無猛之北乃不能羅其不而桓温乃以軍豁然酒慶之欲與 君臣遇合與否耳 C列宗孝武皇帝 7 恢復中原親政境權頗湯酒色以活數招張賣妃之就在位二 言統在南侵卒用玄石推破动歐而姚長兼容再後起竟不脏極政桓温既死冲安輔命當恭堅取為併凉滅代不聽王猛遣 一一 舌前人老武兒明東望 請職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太子也中年践於毋后 琿 保災可以 至極冲不思 丹川 為天丁橙 世史類編卷之十九二人公青孝武者紀 接龍別亦 4 一家視夷状為亦丁汝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養失苟能內求諸己 人得幸於空同董遊後應整歌白不見准來入憲空但見浮雲散白日堅令執之不後來形趙整詩珠解里不聽官吃博記能文好直諫慕容無夫檀外惠事後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日甲申己酉風羊食人悲乱無後遭輕 冲領其聚俄項處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動冲誅除時望事執時權七月大司馬温卒以極冲都遭勝則豫江州軍事温以世子熙才弱使第 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 之後點當減聚二十年之後代當減點兼容氏布列朝廷臣籍愛之宜朝 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笠龍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福東井十年 冲不從心彗星見出于尾笠長十餘大經大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 於深原之時而安之視溫如敵已然意象安閣不為少職從容談失而此溫勢強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處顧神龍朝士楊息之態當什百此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處顧神龍朝士楊息之態當什百的致堂回發浩開桓溫至武昌則大權欲去位以避聞桓溫欲豪以尚 温無自且如擾龍馴虎者安之初亦以名取之也其德度才能乃爾故 **在裝置而已美** 情 之本具治然

日三初の日田夕ち、七世史朝編をたって 作成えか 世之志高 作敵然為人患宜漸除之言於而率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便吾平定六、其資作政性過度の情說與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順勿以醫為 圓斯里西苑碑健時時 氏我之心論正別鬼之悲慟親至猶弟視疾訪以後事通曰醫難僻屬江南然正朔祖承話 1022公祥江勢沙王知功榮之不易敗敗稅兢如陽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對 同和 七法不明 関生民事 兵界こ法 後也莫如 はいか 二級酒 楊 巴泰任商鞅二世而亡皇清言致患和也玩類照在情藏都而不知惧趣,不暇給今四郊多題·宜思自效而虚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深順悠然遐抱有真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動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 各即何於 智見客狂也之速也 平尚定圖有如拾於法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 則按鞭衛流之東征其領手不預乎預則不忠於電不預則不忠於堅 其不死則於准雅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發之也不能終後之 與 罪若武府紀 仁群的是五月原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想此 は安産業 書談門生 正婚 Pi " 為兵士 被付機而存之也 初超電於植民以文情暗思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無所營造の關礎太平新超至混淆地區其次充成成疾故暴其引被之無所營造の關礎太平新超至混淆中區沒本不足肆而持至之且書其者當保國學家經典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取安不能奪故然彪之之世 部部想聞之堂白安之明乃能遠聚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自所來五書與所朝廷方以秦叛為憂韶求文武良将可以鎮北方我謝安以見子玄應不其三年本及於十月以桓中都登上別等州軍事謝玄監江此軍事是高起入秦北十年至賈太元局成後門附王马元根太明本 次三三年前職九八八秦王堅夏群臣以依醉馬限趙整也 作清歌回於四年前職之 中,所以此來於不後死 惟明温蒙君之雖果可以考仲之事,而居也東城於河方 如可謂忠臣為獨了以考仲之事,死之晚為於不後死 惟明温蒙五之 讲故谓诗文至是亦知其愿班不可解即焚之 翘车指果成疾阿生呈福省典桓温往及密計僧大怒曰小于何即焚之 翘车指果成疾阿生呈福省典桓温往及密計僧大怒曰小于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日公年尊我死之後者以來傳書發食者可呈此不 功後勞擾百姓耶安日宫室散防後世謂人無能彪之一日免任天下之重 氏以廷走依貨納堅分代民為二 學代代王什異處在山陰之北即果地廣國中大亂其深建尚切理母智 於左親天親共九主 比 亦玄親天明共九年七十六年七 八十日常王堅遣居公治所兵十萬子亦未幸辛爾得東依縣重華曜天八十日常王堅遣居公林其語於人情情然寒王堅遣宿甚城長将兵成之原州即縣水降宛張氏自西 部使到庫仁劉循辰統之 藍起腎懷希

福別大為 安納 安 北 土 在长多点以外的文言和中間口而死極神吉何智氏之多忠臣也〇五月秦道八五大人司力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抱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嘆曰此仍四年修建和四月。常怕魏與天守吉挹死之時寒常絕接與百名人為指於以外,以外四年修建和四月。常怕魏與天守吉挹死之時寒常絕接與宣名人,以外四年修建和四月。秦阳魏與天守吉挹死之時寒常絕接與四百紀 2年1日本 **计正学** 止介 為 群 時 性 管 11. 如料本東北 **刊排於名** 無違於实 完献馬丁衛不受時天死献 汗血馬 子衛帝王堅曰吾當暴漢文帝為人前危後則堅大免命整書之以為酒戒目是宴群臣禮飲而己〇十月天 其及状陽可見又完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報化工成二世衙圖思生為四年一七年,後以就不明時也一於我內別務之事也不是我堅附法立情會總行都使同情心,於疑內別籍沙門各之左不是雜陳不從之已六年,後埋託正凡立佛精會於疑內對語沙門各之左不是雜陳不從之已六年,後埋託正凡立佛精會於疑內對流時的湖情順級帝初奉佛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點內止。 遊兵失利根心危懼安無鎮之以和静其為政務举大綱不為小察時人 彭超等随肝治進園三回謝玄連戰敗走之時謝安為宰相奉人要入冠 地列酒界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伙先知新後殿邦無傾夏國由此言 新年山口王張當備還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教之難 泉藏峻之首謝安此安於王事而謂其文雅過之。 死為骨鬼後何問手至日 |面成問題烈士東志如此豈惟死乎皆赦不 · 新京南教 唐教皇有常耶汝不遠通變爾所幸張天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上 团不 **建设 利発源不能** 投職断流 一表你人 何所 突未大生情也拿七月卷主於主本入逐部征討都替納石冠軍将軍謝院而無其皆如之而至何不知方為於 鄉城 每首 电看情以及失政之罪也回承扶 數所 再次表演之罪,所以不知方為於 鄉城 安省 电看情 湖色不可 的 幾因其心也令朝野皆言恨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堅 因其心也令朝野皆言恨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堅 三臣而己若從聚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院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 臣可復留之以近干孫就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武平民所使者張杜二 在叛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獨未可威昭旅芒明会旁師大來恐無萬全之大叛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獨未可威昭旅芒明会等能經知雜二也我數戰民将乎且氣室通旁無時可成吾皆內斷於心國關乎公清城都陷触曰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粮投鞭於江足虧其流又何除之民料除未可國也石越曰今福德在民伐之必有天殃且後後長江之除 正朔朝會不照江東雖微弱僅信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目帝主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構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禁 功且臣之所愛不止於此陛下龍置鮮里完報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 目将以計之何如權異目民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相中皆江表常人君

· 學型與玄關茶階野安集管分於古是日玄惟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逐時命襲出進权然玄不敢後言乃令罪主重語多过者不一正, 安全巴別 謝客不開 安石鄉後 世史類編巻て十九 変へ問訴 木人作 J. A. 関却之日朝廷慶分己定矢甲無缺西潘宜留以為防中對佐吏嘆日謝所城路越城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要這精鐵三千入接京師謝安 至拒之我又塞勒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 任夫 安石较有關堂之量不開將各令大敵垂至方进談不暇遭豁不經事心 玄師師拒之堅遺 旦無好民盛都下震恐玄入間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古既而 者貴人力也執太史公謂霍主病不至因絶以為有天革余於此亦以 作品與互推觀之捷耶所安者天未厭專草本效順風館背兵熚符条析比不支 之境可以讓則京然任軍國軍寄者果若發采向非朱序友閻秦兵稍却曷能奏 四曼思水道即曰一大瞻事而惧用師之要當符秦入冠重在壓境此何等時也 國籍音樂 使失識者 医外耳丛外腺 电 十七萬旗皷相望前後千里部以謝石謝玄師聚八萬拒之新兵至罰 而婚情則與玄路野恭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騰安石之天也婚情於內則親形於外儲觀於处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也婦情於內則親形於外儲觀於处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優與史稱其編情鎮物夫惟言語可以備儲而出之 晉情與貌不可矯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廣運優辨靜而不 貪欲無歌方将臨跨江准為石勤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應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整志騙無盈的如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整志騙無盈百致堂三榜整衛伐人人偏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先 定矣藏者固知其必勝也 陽平公軸首張蛙慕容电等發長宏戎卒大十餘萬騎 哲老 政帝紀 て技術権権 世史類編卷さい九 下灰 腿 里而軍慢成不敢進融於軍者人尚書朱序姊結熟孫制利來說石等使等电子洛瀾翰縣於讀地班柳淮汉遇東兵謝石謝玄等去落澗三十五 无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哥共且至畫夜不敢息草行整軍以樂東死 所段為兵逐遭分等來勝追擊為女大敗自相頭藉而死者散野寒川其等如與被然玄等引兵慶水擊之融馳騎厚陣欲以師退者馬倒為獨兵巡壓行使出家兵遂退不可後止朱亭在陣後呼回鄉兵敗羌衆遂大潰 以决勝負不亦善子為諸將皆曰我衆彼家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為 摩馬私謂石等曰若然百萬之般益至誠難與為敵今來諸軍未集宜東 者十七八里中流矢种海里騎走 全里回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夢而殺之萬不勝夫融以為然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間兵得渡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魚可遂破也石從亭言至遭劉军之師精兴 不知 有 《晋孝武帝紀

86

忘此 阿 列展式 対展で 対限に 大朝 不能 不多有 報等等一於母日來王兵敗奏男於我是天借之以後網就此時不可失也都日汝華史獎編卷之十九 一人 告老武帝犯 神文を 於母曰於王兵敗者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後總於此時不可失也掛曰汝 而非惟 万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被臣見其往而不遠顧與之亂自身恭之十九 時者亦亦知 世世史賴編恭之十九 時者亦亦知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干餘騎赴之世子實直 医静非型曰购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未乎天命有廢嶼固非智 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枝命於我若之何害之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侯象 順於晋而惡盈於堅故使草水忍的有此颗辦之應非人力所得而與是赤山壓那耳苟奪恃人力則難辦安數載其如彼何就惟夫天意功敢中奉四以萬備而眩惑如此也依秦坚以百萬之師而臨晉之八萬中奉四草木也而易皆兵兵風鶴也而易皆師天天奪奏人之應足 了無喜色園基 潮行文口 **愛育之志** 與自落縣 取果果熟輕相煽動臣請奉認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置讓曰無勇暑過人世來東蘇訴來以英惡相去遠美部善其言行至滿地語言於堅曰比鄙之民聞王師不利中條則,意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東晋人物 我甲行 不受實際 湖安城也 孫 花 軍封范陽王師聚二十餘萬長驅向國東容慶起兵於國人院曠平明報再自稱鄉王遣田山如熙苦集容養等便赴兵相應以第德為車騎大將甲申九年兼夏元二十年〇無世祖幕容垂元年〇後秦太祖正月秦容至安陽夜襲飛龍氏矢盡較之以書遣樂王堅言其故而與禮斌兵合至安陽夜襲飛龍氏矢盡較之以書遣樂王堅言其故而與禮斌兵合 風壓用也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雜豈可所縱任所欲其堅 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於譬如養魔機則附人毋聞 彩王堅収集離散北至落陽聚十餘萬慕容農謂書曰尊公不人於險其

銀行工 神主课术所不請救於玄玄乃追劉平之率聚二萬牧髓不告歲玄水陸運水二千年之城神慶於縣太守縣情之渡到中之等據舊城縣分 稀門是阿里赛五乘以東京大學,民傾敗開在中原以謝玄桓石廣等伐素河的城堡首來歸附謝玄遺、計學,民傾敗開在中原以謝玄桓石廣等伐素河的城堡首來歸附謝玄遺、計學,所以,與新星開不西歸之路以謝悉主瞻首之民乃解團趨前城立大保安奏請乘行 新港 医三者 所 用权置有不 世史顿 電子 (東京) 大阪家兵斬越於是人情驅動盗賊群起惠至郡東北公司 (東京) 東京 (東京 j. 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過也夫執殿風之尾猶能及 甲在心意歌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惮之不如待暮季之 起華目天教災鄉都自古有之然校災可也校管則不可也鄉都可 可以必克何春是 香炉間灰刷 人 之神湖 不 宗秦彦 型外具線系 大能臣 松真皆奏 帝出五 世里類輪巻之十九 不各件 里輕於成器後脊脂其迹而言之术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疆大易而馬塞科和匈以至身死人手子孫珍藏阿敦論者皆咎堅麗信奉與鮮之除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定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之於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定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之於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定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之之於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之漢所等深須屬魯茲虧」竟有天是,其國四人稱一五人之之以致舊不能職利與不敢如非至明能如此,其一人之之以復為不 帝出五将父長得乃留太子不守臣安逐出舞五将山在城西鄉海後飘林濱冲縱江暴掠開史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沙藏書云、大功未成而驕己甚殆難齊乎〇四月到史之至紅觀主垂邀擊大被之至軍敗徵還〇五月西廊主中攻長安慰王堅身自實戰飛矢滿瓊流血至軍敗徵還〇五月西廊主中攻長安慰王堅身自實戰飛矢滿瓊流血至軍敗徵還〇五月西廊主中攻長安慰王堅與自實戰飛矢滿瓊流血 主長遺脱騎将軍具忠助騎風之意共皆散走堅神色目若忠執之美遣 人為堅於新平佛寺所有分為那 所電云水等人之善乃行坚之不善耳村幸未以脱底王儉耳安比王儉《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特幸未以脱底王儉耳安比王儉《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如安之待桓温本無單溫若做個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趙安則民族散勝則主驕以騙主御疫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則民族散勝則主騎以騙主御疫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堅治憑無失其道則無妄皆秦之能臣也為能為亂執率克有言數數 公回論者皆以為於之亡由不教慕容垂姚養臣獨以 則不可也 一百世 成帝和 翻線整正沒滿里沒季店五年十四 為不然使

東京制作服即皇帝位十二月後次後於信波州左十日中···人士、安美行東京制作服即皇帝位十二月後次後於信波州左十三月第安衛王登元之後表行之國歌大彩立子東為皇太千〇九月西嗣東容水學第王不於爾段之一位國歌大彩立子東為皇太千〇九月西嗣東容水學第王不於爾段之一而東衆推木為河東王於是長安空虚〇四月後孫王長入下安如皇帝而東衆推木為河東王於是長安 名英母·應販而號義共同名實之相這也古人來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毋在城 也史類編奏之十九 東京清瑜城出聚聚以應騰充臨城數之日點是家民吾是腳君鄉起兵事張清瑜城出聚聚以應騰充臨城數之日點是家院城中楊竭矢嘉功十二月顯暴容勝攻陽隊所屬自住民之一萬攻陽陵城中楊竭矢嘉功所襲部東縣縣城南縣城南縣門王交元之麟攻陽陵城中署為西蒙河所代之〇乙代國仁繼西鮮甲人其上世如州斯峻勇善崩射陆尉推為死乃發後即皇帝位〇九月歲日光遠自繼茲(重)河州较其刺史梁熙不為後後即皇帝位〇九月歲日光遠自繼茲(重) 然符不稱帝王曹陽 東之東又接看重史臣調道子看明之等萬境帝以等點為且與雖是湖口接安至孝武帝部曰新長哲輔華成本一哪那王道子異當見湖口謝安年而皆治衰道子相而香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行也 備此其所以敗亡 **三** 一名 本 溢 日 文 静 一晋李武帝紀 王道子録尚書事初道子 不在 Ł 長天守坚己 神文事後 宝謝玄為 香稿内史〇時方欲枚逸 **導**順公 成王所 太守 就都縣敦過不已達选歷子寫內史謝玄上既曰遂自水其志今七命未 原丁十三年聚型剛三年の西聚之伏則歸太初元年の正月康樂公謝及丁十三年聚太初三年總建與三年故歌祖司年の正月康樂公謝之〇代王拓跋珪改稱總正後為此朝十三王併長安西號回將羅鳳稱之東陛下既已愛而罷之宜使其身名並在請總召命帝許 務於酒色委政於剛鄉王道子道子亦香酒日夕東帝酣歌為事文宗十一月以北軍為聽遠太守的帝既親政事成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 有午園實霸之男也有尤疾其阿該動吊點之園舊逐與道子諸霸出為 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宣得為此乃稱庆不思究奏帝大怒而嘉彻野以聽佞有龍於道子誠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御曰此乃成王 日今之劳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見不 豫軍天守衛臨發上既日今邊峰不舉而倉庫空區右者使民嚴不過三 世亂識忠臣信弘 木乃記後會特度士戴遠述累離 正月以朱序為 ďΩ (4)

世史明編奏之十九 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縣人室而畏之一也将十萬之衆空輕越三不今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午断備詳輔動的太過耳其笑曰吾不主義擊敗之裏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幾誤兄妻他先襄汝縣帶來宰附十六年繼春愈於井中無繼與六年十二月第主管攻安定後衞 門於太子左衛率主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帝風神間貴志軍事時職哪王道子恃電縣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高藩鎮以潜利之處運十五年後未被抵在半の速度風五年二月以王恭都等 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十冼馬後出補務與太守鈴輔隸爵爵主限十七年縣基棚七總姓與七钱南郡公桓玄賀其才地以雄豪自豪盧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恭驅策諸賢者正空室暴中有片長耳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令讓論道藝汉羅英後三也董師大教人 魚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者構然皆峻狹自是幹累不長天下無事 足以午職若其有事必為配階夹帝不從使恭鎮京口坡後亦都督判五神奏之十九 中原順復遺風餘俗至今為患禁討縱暴一時過足以喪身優國為後世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沒為後生使縉鄉之徒翻然改職以至禮壞樂城 成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外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思重白丧之惡 米聚之罪大也 得志嘆回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逐棄官歸 謝安富國以 框 氏族大而 初子克 台無者不太 而有有如於 经孔子面 惠而 世史類縁をこしてん 3 能欺人而不能欺天故温之注爱者惟學子玄耳玄以然堂一念竟致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及學不良疾甚遠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本度疾甚遠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是朝陽春之一凡 所裁車縣於是重有隱西之地自稱西家王財政由鄉洪鄉軍每來車主每攻西縣就馬樂王永斯之五五十年六〇十月家王崇為家主朝婦為稱無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予乃立廟於太廟路西〇鄉 李助教編書日專號即正則罔極之情申別述後期則敬稱之義驅禁子 四六月追尊香館太妃鄭氏曰蘭文官太后群臣或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四十十九年 東班将業必初元年の歌連典九年の改奏主地國三小國三九國三小國一元五世軍十十九年 東班将業必初元年の歌連典九年の改奏主城 真是初元年仁四者不失吾無妻矣長年與秘不發長目稱大將軍助親伐為執勢王仁四者不失吾無妻矣長年與秘不發長目稱大將軍助親伐為執勢王何敗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太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有敗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太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 京共七主の 而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 十五年七 富族族美領乃生極高責死極東宗者三失其版圖失其法故也然溫丁氏三孫皆能知過而目文惟桓温之惡特以遺臭萬年為已任是即丁氏三季亂之臣主成雖不振而天道則不與予觀古之篡戰若養石 所以處之使無失軍貴斯已矣而异之小都生其快快以致揺動落鎮 無章夫重寶翔主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續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後光寵而成刑不怕。史因以聽晉政以 意然則非玄能亡哥晉實自亡耳 資假兵力逐成大亂智随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流面竟忽不以事矣為 ○既登圖十年 七月長星見自頂女至千哭星帝心

天 新酒 何即數異 一丝胡扇 元 美 所重 随王道子母荒逃不後推問 因立太子道子進位太傅王國資將事 自殿但問原要何如耳共下太平 四公是事六常常理言然竟以取解於時旬日王陵廷軍陳平慎照傳平四公是事六常常理言然竟以取解於時旬日王陵廷軍陳平慎照傳成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取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屬族廣華彼罪逆水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表 道子王恭入赴山陵母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 書別行走権門毒賦等減然民養廣長以附入許等配書請關烈宗知高所納那會威恩罕耐道子荒予朝政國資桑以小人拜授宗非天市上天乃務疆民自民五尺量子根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上天乃務疆民自民五尺量子根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北張長河而臨清洛前吳牧株嘴吒成雲名賢開出舊德斯任辦安可止冤長河而臨清洛前吳牧株嘴吒成雲名賢開出舊德斯任辦安可史臣曰蘭星以歷白之資在此如之食政巾桓氏祭則募人太宗晏駕 平陵初而皆酒流連内殿张贵人龍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 育建或常見 有 中 不可 學 歌 大人先三天死地二也前鋒已敗後陣方固三也彼农我寒不敢四也我軍自戰其世史類編教之十九 軍等武帝似 之召青還 班動而不勝聚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衛不如深墨 圖軍以老之德從

三ル七常圖三月王恭舉兵、反認誅僕射王國督将軍主緒恭能兵還義國二新小圖三月王恭舉兵、反認誅使則王軍の曹大國三西秦原小丁西隆安元年端末東ニ憲皇初四魏皇始ニ年の南京王先襲爲派太益隆安元年端末東ニ憲皇が四魏皇皆 崔浩之對親嗣王買德之語及勃如見於帝在位二十年劉格越東掃孫恩南界盧循西榜姚泓成名振世而東堂之變生失外垂離桓左卷逆勢如職指劉裕起自草澤旋平大憨地城燕 飽不辯飲食緩與皆非己出初政不綱權歸道子不問試道內 請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帝切不慧口不能言寒看後

觀別将指核儀攻 觀聽某谷徒使某容青擊破之 感别駕韩綽謂青日 先計而後歌鄉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逐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順 更断日本一較大政府秦之師上下難胜等室已有生意然帝龍弱酒便也獨待堅有六之秋葉肥水之衆所端為武不亦優於機也獨待堅有六之秋葉肥水之衆帶端為武不亦優於聽神言而金行類她柳亦人戰語曰大國之政米陵夷小邦之亂已領 亦随丧其未嘗聞霍子盖諸葛公之所為手 古

在人物 では が では 明泛克清 魏是五經 先王之高 疾必 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白英谷書籍担日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日前此報可開始所能無一時國子太學生真合三千人建問傅士李先日後三年獨長樂元屬於始於納於數二年國王建置五經博士這福神十一月國王建即皇帝位改元天與命朝野皆東髮加帽 町工奈族仲堪及南郡公桓玄及玄順江州〇九月加 曹檀王道子黄纨戊戌三年悉迁兼等盛建 平元年 医華平南京北京 即間 中山東王 聖 東京市上縣王 劉凌稱國王 東京中山縣王 劉凌稱國王 東東京東 東京東 大破之 解逐 東京市 大東子崇無以對十月甲戌 珪與麟敦於 表 東東道林 大破之 解逐 東河 人名 問妻人也 此極文之數也 中堪然之乃結和恢與從兄劉等談就何年恭疾惡深至宜漸與之約與為之可以除君側之惡疑哲樂水曆 自書與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為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建逆命郡 故事既發即古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口〇九月獨太后她給氏卒、悉主與哀毀過禮不親族政群臣請依屬國 亦不肯從仲堪疑未决會都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太善上表罪状國實嚴四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其審葬所利也會陽之事不敢預開都恢 江州到史楊徐期為預州刺史初發仲堪使回軍〇二至至不子盛之。 計五称司馬劉中之執称以降新之以中之都督書死七州軍事桓玄為 亦說仲堪曰。國畜與君惟恐相斃之不速耳若發詔徵君何以慶之孝 不需要不行 紀 於師河北華南京馬班片等者 青中国 欠物?主 美運飲師 皆為思有幾內諸縣盗賊屬廣遠起人情危懼內外被嚴加道子黃欽元到中之及厲敗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為西巴及孫恩作亂八郡外華異石頭以南皆為刑还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原四以順及近此皆 新任東将重表會指主道子及世子元節之罪請除之目帝即位以來內部分部與所東縣四於今代八郡人一時起在後長吏以應思據會指自驗動自海思府前時,將四於今代八郡人一時起在後長吏以應思據會指自驗動自海思府海門馬在榜的其當还次會指於是會撞及東陽新安槍 發動自体區鄉海門縣 新沙印其蒙遠文歐國學四月以實種世子元頭為楊州刺史元顯性奇如言意外間之意同其母立此朝大路文治也 殺傷甚聚到敵電性裕久不远引其等之見裕獨驅數十人咸共集息因 賊臨岸欲下心的會長刀,你放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 裕然軍事使將數十人規則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隆岸下。 有大志重識文字以青養為茶好樓蒲翻為鄉人所殷劉牢之擊孫思引 夷扶則青在中國〇緊按提首置五經博士增廣太學生輸從字先之 尹逐昌日 世子元獨為楊州刺史元朝性奇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 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網目書以子之宜矣春秋之法美在醫為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遺生徒不修孔廟送書于所招拔

Section 1

だ新州 東京 日本 (本) 本 (本) ■自以大射總百揆殺元歐及維王尚之等以中·為為節節内忠年之議者予玄從之逐東共及玄共至防熱新年之叛附於玄元勵軍濫玄入康右共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趙足而侍何有延敵入境官取於歷 江北以討玄佐吏散走中之俱走至新州 **神主干太** 高納福温 之玄有成 **利裕科** 天下自 世史斯编卷五十九

和無主為東西有今第 过海原公本第日在 州 一方文 美校 道 肚 屬 雅 了所是草 那是英油 性 村 村 相與合謀起在無心夜草檄文其母電之泣曰吾不及康國召母明美称英雄起鄉願聞光利四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於發無忌視等以告於遂與定謀時國孟和為桓玄主漢軍康康還於謂之內並以當有董達之中。非無英雄也發回所見惟有劃下邳時為下無以失而不答還 進裕以身先之所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 舉大事何前無成三月劉裕及桓讓戰干 西山裕祖教等分為数隊並編悉之一九 天事事 **高武烈雅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随方編草而裕以東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 原外 後世卒其得其全佛書譯於姚秦後世終其稱而很人心好尚如此世人心好向 雖什為所尊禮是以佛書皆出於其翻譯傳布甚廣夫六經大於廳縣。世史類獨 香以十九 與 晋安帝語 南朝 人和自己 教管馬敬言亦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不自有調度此君 四月以劉心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〇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初劉治之裕辭小服且不能仲文言好之自熊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此為國际院主興奉之如神即群臣及沙門聽議文令雅什翻譯西域經路為國际院主興奉之如神即群臣及沙門聽議文令雅什翻譯西域經濟也好古之心雄端而及古之張謹其終國於美習也平廣河也好古之心雄端而及古之張謹滿其終國於美習也平廣河之遊城而及古之思謹滿其終國於美習也平原命九官周設六典則官制官名悉有常法而漢魏程聖城日上古龍官島官蓋洪荒初闢萬事未定暫爲此稱非聖人常 論大管塔子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里而九 · 近疾也謂候官何察者為白奮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在陰室刑官該馬選擊女訴之帝後位〇魏王珪置六諸官掌古八郎立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陳明州雄詩縣府大破之玄後挟帝草的西走入 二月帝至健康百官詣閥待罪部令後職尚書務仲文以音樂未儀請於吳亦可如美 官名多不用漢魏之獲做上古龍官長官謂諸事之使為冤鴨取共飛之 五起李旦 身本之未及旬時 目王道哀其端城佛氏流入中國姚與以夷狄竊城上字故 百官奉法百姓耳目為之一 新况大有為者

補承を皮 何 仲 姓 極 程 税 授 小和村本 ř 臣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三就書本和海於也本格等後其一本作事故之也不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使求之祖常奉後得兩腳等 在祖東於以上東之北東於以上東北北東 使求和於家 独 提 规 口也劉裕 但 ンス 東也因來南鄉諸郡無正郡三将即雖如也其書 制 **校超細微** 微能計植玄後圖室內着一兩柳諸郡縣王興許之群縣與書养人來鄉鄉電道 所係不可假人裕從之 一時相推非委<u>軆</u>心服 · 社員不必 後五後九諸智 有經有州富嶽 人之人 大 外 必 巨小魚水 末兒敵 **先書** 爾斯 門有 兵襲南院計の皆敗續秦王典以傉檀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常宗往羽異夫必遣之讓王成都產帳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位人守之〇無進 以問讓讓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岩縱十力自足淤事亦不假君為 自領州牧 Ò Ī 縱請值 **蓮於秦欲與共擊劉裕衛王**

法施工之**尽** オ焦生王 机此成成語不足 徒知 清安 公同其 校壽開門納雷師田突町出生品至今 6月六四十一次,被壽開門納雷師田突町出生的城大開翻校大開翻校本根攻之前職所書 私銀王主衛王嗣附要而出大臣命於秦巡嗣發紹即皇帝位刊世及孫語城路曰焦生非将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〇親清过王紹殿何暇枚人即〇十月西憲王乾騎以生遣為太子太師與於軍國大謀 至不審何以待之於曰此正是在機非卿所能夫在貴神速後若能赴校 者日以干數器王則使謂裕日令遭鐵騎十萬七洛陽電師不還當長驅或克之爾求大敗超適還層圓裕築長軍守之北方之民就兵員層縣裕兵從問道取其城此難信所以破國也裕遣潘等潛師出聞先後攻國則 五首思被其餘萬種石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首也夫放 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盗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及求於下也不如誅 而守宰不能撫绥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聚不可盡誅吾欲大放以安之何 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核奏為两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之乎被 必畏我知事容先遺信命是目張大之辭耳遇見使既於將內懼目保不 可速來獨之在裕日此語不足威敵過足以怒之若屬國未拔而寒寇在 而不從球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要彈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到谷 九星帝〇後配授高空馬近親位主二十四年加養子高雲丁未三年共太宗明〇後配授高空馬近親位是為北海太祖按後燕白無智盛熙四 来裕謂使者曰語汝姚典我克動之後息共三年富取國路令能自送便 死之志然禮樓部人無過之之憂屬已入吾掌中先進題館在新子臨胸 中北京云 《晉安帝紀 京京 大方になくすとも **杂粒之堂** 東此萬全之 每至第二十分無心目露聽可共拒處有長史節者之諫曰循兵艦位勢各上書之事思不失三月江門都督何無已討徐道德敦敗死之無忌難敗於道後教敢死也無忌難敗於道機然能推節 世史類録を己一九 在至覆州之歌如是今乃後見必破賊夫即破柵而進穀滿者萬餘人個至文之毫在將進運折婚完聚納於職師繼端納其城博教皆懼俗哭曰其十二月、裕帥我軍齊乃擊酒獨大敗將越豫軍乃悉力柵断左里豫路衛大敗將越豫軍乃悉力柵断左里豫路衛大敗附越豫軍乃悉力柵断左里豫路與職五月劉穀與猶戰于一條納入致大敗已五衛至淮口中外成蘇豫連號五月劉穀與猶戰于一條納入 之朝廷急後谷谷方藏音經下間會得詔書引兵逐以船載軸重目即精清無歷聽隱聽順題職辦以此思聯死士海擊傾賴兵複城及字耳精循從來節至就以皆戰賊聚雲感逐邊節而死〇边徐道復問劉谷北代勘盧 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心不聽與循將徐道養遇於覆堂賊令遭擊数流宜去南粮守二城以侍之彼必不敢拾我遠下當刀養欽俟其疲老然 回若天命助國風富自息不然獲騎何害即命登飛升移而風止四月至 截衣歸聞何無忌敗死 應京色夫子。卷甲熱行將濟江風急聚皆難之 如城于晋對指軍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前軍軍軍人需要希腊安成以降兄子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前軍軍人需要希腊安成以降兄子 而並院之獨恐西北之人無後來種機之皇夫裕改容謝之然擅斬王公 口管室南邊中原為滿士民無機疆則附之彼皆先帝遺民今王師吊伐 之故使群士都風遺雅企鹽而更忍行看教以快念心跡其花為實行為公司可自濟工以來感襲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被民宣禮悌之風終暖藏風公司可自濟江以來感襲不克我伙橫駕虎強中原劉裕始以王師 姚之不如宜其不能為一四海成莫大之茶望非雖有智男而無仁義 使之然於 晋安行紀 馬琴日取我在武

而可何 極 任事すの 電大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騎縱食後為百姓惠懼裕歸按之間劉毅被民初裕之西征也雷長民監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民近元年縣五年の夏鳳翔元年春太尉裕遠建康殺隊州刺史諸島長原原于秦武判末世 一級果使誰這福以重在子陪城內備水齡石入 成個講經之死帳條個故院內水來也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民動競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後 動敬宣出國送無功而返賊謂我会應從外水往而科技當出其不意擅 人大院〇十二月追監刑刺史米於石師師代圖格與約石家謀已往年日何施而可求對口除宿堂信惠澤紋門次權才能如此而已格從之副院歷至鎮惡請給百舸寫前驅襲制門次權才能如此而已格從之副院慶多變易守宰裕以詔書罪狀段等賜從第治及謝混死逆師諸軍發 而順之我驕縱心甚。陛有圖裕之志將軍胡潘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 (C)四月制清等克姆與新徐道費属備與灰洲刺史杜慧度新之送首將於将來随時任不皆能致治鄉自識技不明安得遠經四海光群巨成 能為公下手格默然久之日鄉謂何如潘日連百萬之根及必取戰必克 「東京教剛俊維権事准裕而心未服及后方在常洪快不得志裕等泰連軍事教剛俊維権事准裕而心未服及后方在常洪快不得志裕等泰正才入年。成然始末原元年。北京玄治元年,又劉敖都督制皇原王才入年。原弘始十四年の建末典四年の西秦王又劉敖都督制皇原 部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之才美與曰自古帝王人與米當取相於替人律學之生無罪難十三年即王與命群乃來賢才右僕別祭書曰臣累受 **製料をおれる。** 新述人 造裕攻司馬休之孫以書招休之録事輔延之延之後書曰夫以平西外 東州福等市 (2011十一年) 開始 (11年) 東京 (テクチ 其首不見 日公苦年自 医里家人石風 去股爾鄉鄉今處宜加重遠榜之曰非君不 不看教教 等不得默狀廣平公副潜有養嫡之志陛下罷之太過無賴之徒端輳附 一意松口阿許好古然不得我也接之要長民為與問於軍何本天本天 い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威立之計信有之平與日宣有此和書曰苟無之 人軍司

知ちる大明 予我正在 是東府總議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港町如流信奏編號軍會所 是 為過點無效本 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田子等數道並進榜之謂鎮感曰公今安卿以伐嚴之代卿其勉之鎮 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支於如方太未舍 即是可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之致 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之執 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之執 於明月初春似本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明月初春似本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明月初春似本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議者钦盡坑之道濟日。中民代派正在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議者钦盡坑之道濟日。中民代派正在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議者钦盡坑之道濟日。中民代派正在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理。 於明明史, 於明明史, 於明月之道濟理。 於明明史, 於明月之一, 於明月之之。 於明月之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明史, 於明明史, 於明明史, 於明史, 於明, 於明史, 於明史, 於明史, 坐而守也嗣突日卿料之審美浩日臣書私論近世将相之臣若王猛之不過足為遼敵之皆藏願按其息民以觀其義為他終為國家之有可 宗之雪操也一两四形林鄉言如此故以共襲其英宗之雪操也一两四形林鄉言如此故以共襲其英 非縣縣 眼干 與水特監 松論人物等語言 必有 化施工等。除此從崇知之以其功大不問且關門人素重王益而是與以限中而後與知是,就就不即於格曰鎮惡家在關門不可保信裕曰鎮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衞權改如是,就就不即於格曰鎮惡家在關門不可保信裕曰鎮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衞權改如是,就就不即於格曰鎮惡家在關門不可保信裕曰鎮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衞權改如是,以根本無託遂央意東遠乃以次于經過等辦辦公義真為都營國際,以根本無託遂央意東遠乃以次于經過等辦辦公義真為都營國際,在於與海灣大學,以根本無託遂央意東遠乃以次于經過等辦辦公義真為都營國際,在於 第三人類 七月至五裕至潼國盛主沙使然不中河極 九月太尉格钦置長各經界西北而諸將士皆久侵思疑會劉禄之不格,其族雖沒嚴奪之不肯亦與節謀之未遂也 尼生棄類思而不恤此何心外重其心不在於有秦将欲立功於外 立石列史縣楊國惡以實亦於之禍獨何數天治素以子房自城可保中。又以天文是象之術央級定計妙人隱徽智其觀人明料己最年乃 , 熟難失之造次便豐酚之都後輸及手衛子回無弁易能也緊張之即馬公回十有後言是問之使為亂也情平百年之死干里之上標明馬公回十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應以開中而復與 ·思而不恤此何心钦董其心不在於有秦将欲立功於此以能驗之號界以上将之符籍以威聲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之於著,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則於其小人就以関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惠其孫也故龍以 主鎮惡大破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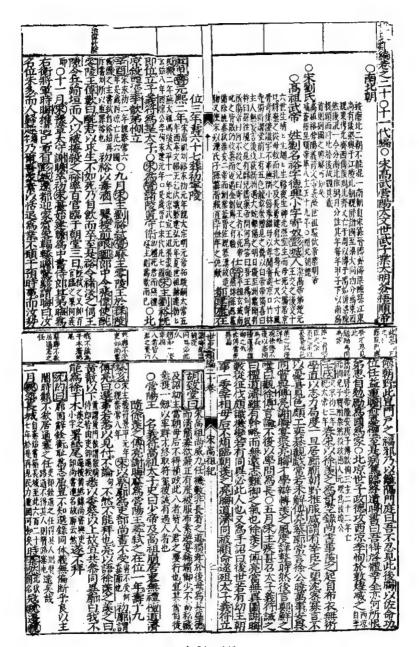
三新父老 殿是公家室宅搭此欲何之子。裕為之縣旅財諭之旦受命朝廷人得擅 有當世之人人相質養國十陸業改張機関發展機構敗縣 贼是公家墙基原湖高品源公事人人相質養國行院業分張機関發展或職員 人名阿格特运指門流海訴曰於民不啻王化於今百年始級永起 **医誠多諸君子懷本之志令以次見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 至傳到之當計事因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仕斯之義真與王修執田子。志至是益於懼軍中又能言與惡欲盡殺南人據國甲亥田子遂請鎮惡竭力而權其不進廣何由得乎遊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武素有相圖之子將共拒之民其聚盛不敢進王鎮惡圖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 以事我而斬之弘之破夏五夏五乃退命乃自相審殿其敗宜矣 氏輔曹操飛漢別哥實漢讎而裕之敬舊始若發養侵九世之雠又若一百法正裕為帝門無疑天裕雖篡武其名義不有可恃者乎况司馬 奔標之流音騙高格不平也 把其暴就耶子曰自晉言之則為亂臣首漢言之則為賢嗣若以混於 光武羽烈振不傳之緒未可禁以篡就律之也或已裕身為晉臣思可 之代一何鄙紋が成而意識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屬專精變而為驕息百致宣国第也既克長安乃意在貨賣竊取為藏以姦落之才為慢急百致宣国方鎮惠之未入秦也男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 裕發長安百洛入河如汴渠以歸 副英東馬死於匹夫之无自古如此者多天可不戒外 尤武昭烈之名義惟以其帝胃耳或觀三秦父若告裕之言 有當地之記該深達理體至於國與朝儀傳管記注與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 10 工作者 如指端掌 照備を之十九 三帝乃使中書侍即王韶之恣謀就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之為是裕拘斥書戰奉國卿王徳文即位裕以滅云昌明斧武之後尚有主義副稱所察職叛鉞吊妖馬〇十二月宋公劉裕城帝于東堂執命為共黨小之前召縣成鉞吊妖馬〇十二月宋公劉裕城帝于東堂執命為明而驗可謂弄無遺策美勃勃迩稱皇帝都經遷於為姚綏萊稱楊爾西道 清馬尚書令殷景仁為秘書即情解了文景仁學不為文敬有思致口不 也汝無事豁之又八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裕既受命以 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部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俗因稱還記奏 醫盡悉而秦权之以為秦罪近擒城以其非佐義為已登養今而欲速,胡致堂回此激厲士氣逆被盧循及西師攻秦天以司馬休之之徒為明致堂回劉裕管自言曰我當情戶廟門逐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 福之道也可不以成敗得失論第一以義理断之則千古是我如指諸遂行故逆取國如此而欲于孫永保用寫是以天為於非而無虧盡禍 掌而知所去取矣 安永流酒犬盗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網猶存問報始立懷五虚 專假號異術同亡 無元年 題弄與元年正月·立皇后補氏 · 夏主勃勃殺隱士常祖 之國命既去集勢已成虚推尊名坐行進奪傳亮權章欣然聽 法尊賢議善白恭 順在位二年種裕廢為零陵王尋試之壽三十七聖中陵按益 請德文安帝同母第也初封耶耶王及劉裕弑安帝而立 八晋安帝紀

不然小你 可事 同事 個 題后天下之思一也腳撇清照職之婚矣 很表 圖表帝為零陵王野四音重章受然四四流放武王克戴賴氏春 圖表帝為零陵王不可同宋主臨太極較大被改元其化鄉論清議一皆為滌與之 之為苦 見子性 州南大功 二年11 〇右東晋午氏始丁五終恭帝庚申十一主 Ü 申一千五十二年。計十七甲子零三十二年0 性城之為青江 白五十五 馬晉歷年五十一 牛氏元明近成康 五十五年 百 通東西晋二姓 M 牛骨一百四年當機京相繼傳帝奕 年自丁丑至 洪武戊 + 五

世史類編 而常位便發入王街共自相魚內古曰惡婦破來又見遭色氣影於斯勢之後事多學創驗說未掃釋官未迎而長安疾馬擊嘶已繼展帝而行為事人學主義所以生練劉擊以贖天子而發點高清洛之地不為對自能大為嗣立聰政等經廣雙與所以上作之秋水沃強虜之車東所之後事多學創驗說未掃釋官未迎而長安疾馬擊嘶已繼慢帝而行之後事多學創驗說未掃釋官未迎而長安疾馬擊嘶已繼慢帝而行為時代上東了物以懷帝之命來所繼此麼心對東歐大學問人不得人不過此麼一次不不養多 卷之十九 明断不足不曾有中原之志與明帝董發聯断別於大數可謂明法而治思伯仁相與成力王室按照帝庭而沒齒不能歸侵禮之咫尺堂非覽之士行擊構之士雅常命之受弘統文之越石絕椐之太真高名之 青春帝紀 王阳城氏 無機

大学

一型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九終 國日短誠 可惜馬成帝之立 獨挑強賊胎 愛稔 個憂及 國母共應常極之立主切時熟 創茶尚淺而元第年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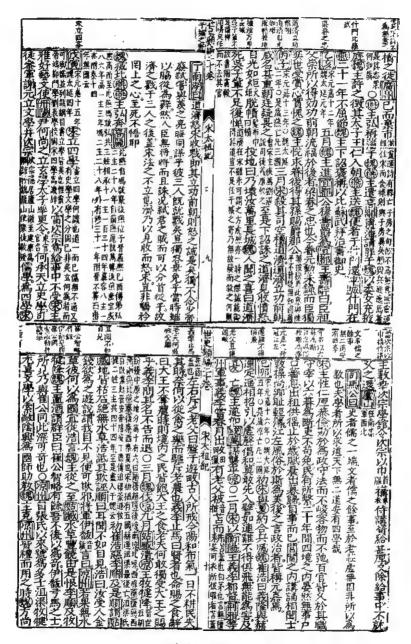


Nysteretonics

張指自北 弘有天庙 事王安合 同馬公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懷者服何脩鎮以來輕舉集雜以立請合在接為立道将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積而再來華武立請各本班與之談何其典數直軍會之義自見天亦能為此立為不成為此之於天師道場與則道教之麼 歌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聚於解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 之信治獨師受之見上書目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 遇神人李譜文玄然子授以圖發其經至是奉其書献於魏主朝野多来 ○側立天師道城は天師観光禄大夫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經之故等長坂住院城室匠愿二千餘里○經王嗣殂太子兼立此常長主長鶴 矣活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抑獨何哉。 方枝其後後有符水慄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迄今循之其訛甚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於天是以劉歌七是啟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調才比張良后護研審自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 佛法曰何為事此胡桃左右多敗之國主不得已命治以公歸第治當 山道士冠語之所張道陵之術自己皆過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 人情老時替禮仲尼所師宣首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學也不不 不肯猶豫後客以及干難德業不終情哉在位三十年為太子最但比總方盛而輕誅功臣檀道濟卒挑造禍登城追悔樹子 王乃迎立之首討紅逆任用才臣仁儉恭勤民安俗美元嘉稱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宣都王及檀道濟等廢營陽 安樓陽三 歌王之思明明即我三萬發江陵數曰恨不得以此為動王之師宋主發陸風先遣 射解何か 私九 十草母 必無憂 刘特馬弘劉粹自時道師步騎襲之脚道殿校善又其子職之為公軍宋主疑之子 五之 水食大··英〇六月金以王華王最首般景仁劉湛為侍中訓弘御為黄門侍郎祖母 以謝晦行都好無別等州軍事一般王義具名後無此条件等致之 后生皇子孙后白詩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聚會所以終地共將人賭寶與蘇與○國見宋子孙生好起脈續雖初東皇弘曰將無於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俄而順敗被執誅晦及其 琳若結高長按照來電過星書在會情孔期日遂有果本宰相冠廣失所又以養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管權夢有各輔縣四方贈路相繁 謝黑過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選健康既微麗運延之用之 長臣恐明智屬悉臣更令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主的自將誅 王所国南外合殿與王非等四人宴飲其惟華等出帝目送當時號日五 即欲殺之帝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閣故秘之至是始言初生〇三月軍以 河致堂旦高祖遺記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然二年嗣君爱子相継城段 少顧思何哉以高祖於管有以於之矣其事好遠直不信夫 人及大祖紀 八月日前王至建原百官奉軍級即位

共之大大 弘微無所 也又要编二十卷 横下す大平方道民力土工之事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本之が海為家大壯不飛無以重威者也總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凌令天下聖末十力○八月總主遠派城群臣前峻を城備官室曰此蕭何所謂夫子以四史東端手参 展 末太 社郎 著過之在官八十日郡督即至吏白應東帶見之潜數白我豈能為五斗 就後為到運塘場令不以家界自随送一力給子讀書口此亦人子也可聽人侃之後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祥為州祭酒不久解歸乃主漢不已殺而後悔之〇十一月獨数士陶灣至得無強比者以其灣字淵明歐於無寬似常曰法者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此樣為果於殺我往往 所長不論本末聽祭精敏下無適情當不遭時罰不避馬雖所甚愛之人 第二十巻 W 木大山に を総成對陳観化矢石左右死傷村継神色自治由是将士長服成盡死 出師指後節度達者多致有敗明於知人或核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 因之本不可輕素實賜智死事飲讀之家親戚貴龍木當横有所及命料 以混特重之常日徽子是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混尚置公主混死 較尺帛皆有文漢九年而獨亡公主還謝氏入門至宇倉原不具平日 之間全屬全間可出處 與公人得名排 有 者 课 強 五割 此乃其世 因静原物因時起志因物寫言因志餐味因言成該因味成聲因詩成聲因詩成為「不至於故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免傷が謂經道之餘因開觀詩不至於故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免傷が謂經道之餘因開觀詩於情就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於情就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於問親衛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累於問於自己,以為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 更令張淵徐辯曰今立己己三陰之歲歲を配月大白動紡在西方不可至人情而知殺事也〇三月宝之子劭為太子〇既主将伐暑微就欲太物以威加人戒婚樂節供奉不崇奇服其祭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 都管別州等州軍事中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報難國家事重雖日中巴巴蘇附縣六年正月中以配城王務康為司徒錄尚書惠江夏王義恭 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尼决次二人耳宜慎訊微情名器裁虧賜毋以貴凌 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權将曰淵辨言天道循光其職至舉兵比伐必敗端鄉腳縣於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公有馬 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親楊雄夫身養較而書養天夫更起等口別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康士書之明更起等口間灣在晉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己有可觀自劉宋穆國祉後 傷惟死者其得失不大相遠哉

王仲德 不足而必然有餘令飲成比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 節轉兵少命悉收兼北渡洛陽虎车等諸戍五皆奉城去於是問意既平無疑彦之自遇入羽至額昌乃沂河西上地班鄉鄉王以同南四鎮鄉被 以云即是節曰此人匹皆註綴鐵備務不能學子持不然其抱中沂東那才智淵博者思三世故朕引以目近即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實指治 帮軍以實共就實之功治善占天文親主每如治家問以兴異當謂治日 河比觀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脫數杜解已聞阿爾是我地比豈可得必到意之遭便告聽主日河園為暴水地中為彼所侵令當脩後傳境不關連門無輕藉主時來主有城後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以待之治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即中看不能可究表歷今日君臣非科或尤浩日南寇何随而替之比伐若蠕域遠遠則無所猿後有藩庭將何 俯人事次盡地利後親天時故萬墨萬全个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 確其不備因之可一舉而成也照主董事泰〇十月紀以崔浩為撫軍大 府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體彼若果來如以動精關虎狼何懼之有蝙蝠 家邊后中間教去今誅其元惡成其良民今後 情况非無用也總主大院 **西里台喜王**他德獨有要色日諸野不諳北土情偽必應其計,產雖仁義 随重運師日此人 在皆莊明藏情弱不能要子持不然其胞中所懷 堂旦王仲德身為納中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以以 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紙輕斯数其前後焚毀穀草道亦等食盡自死城引還軍士有亡降國者 具告之聽入追之報似懼將清道濟夜唱響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 有異志靈運請關目陳忠主以為臨川 知難而不收竟以取敗非忠臣也。如難而不收竟以取敗非忠臣也。如此不被己形就平為等後之國斯不負本界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近日諸於悉以上聞文帝觀決其機又非除主國可爲忠言者使之知 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有餘敬草爲以椿其產亦勝之城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極道 具本心旦善用兵者有條而示之不及敵其得以到其状不及而示之 南上前後與第三十餘敗道が多捷軍至原城前南京就以孫使等不可能不幸の是處三春五年七凡四國二月我被道路等不元嘉八年の親神秦四年〇隆主等弘太樂元二月我被道路等 就達立原国在之子中崔根隆既形之引共還雷及天楼を之坐見 道濟帥級代親 丙史重選班放自若為有司所於 西可為忠言者使之知



Supplier no

がお言葉 此不可以 八分之雅 NHOS. 然以限不一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役推之於理令養際史而不覺此該恐後人之機会 经联节 **基公不落** 天下处理 世史類語 一不经於二公之難義康問沙門瑟琳曰第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 是軍若國家府田積殺公私有備則鐵種不足豪失为限之親主乃命悉在充之明與異亦並或在等○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九日臣少段惟知夫人不此為八篇帝賢而善之曰為の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九日臣少段惟知夫人不也天下沙理至多何憑問此故帝教允等天文吳異侯事婚相為約而可 宜更審之後嚴餘治調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一獨今之機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和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事 刺史江展主義茶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與王濟為楊州刺史時義原事總際城八時十計於年十日家領軍劃遇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四州 職百姓六 唇沒於中庭而東并方出於實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 內史檀道濟當為了未於漁港同莊道濟囚義承以請遇抱之於堅故 康出鎮隊竟義原用華人軍本親職唯主簿江港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府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據陷之紀主浸不能平至是收遇下詔誅之以養 朝權則野輻輳港愈准等之無後人臣之禮恭康逐邀結朋當問祭禁養 并非十月也最乃欽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該惟東官少傳游雅知之 在治監秘書事經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孫傳家典著作治集諸歷家考校 第十事之如嚴君由是魏芝儒風始振〇號命軍浩高光脩國史號主命 遊嚴惟多所成立常要亦道館於過水之右教授七百於人立當罰之科 数以兴其朋允允曰陰陽炎其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後罹漏泄不如不知 武功貴遊子第不以講學為意敬為博士十餘年數於誘導蘭而有禮旨 第元年十月五星聚東先按星傳大白展星常附日面往十月日在尾箕 少元以來日月海蝕五星行度并該前史~失別為想曆以示高允允日 二十老 不宋太祖紀 爾斯斯 軍軍之所免元請罪總主日即有何罪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 自過數利 樹頭殿之日朝廷不治實爾之罪總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衙何稱離主 民總主方處給事中創樹圖챉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 馬船戦 天人不可丁以真后御世應發受行書以彰聖德觀主從之太子是諫白天人道殊汪任年禄太平軒為二年中正月總主詣道壇受符錄彩護之言於魏王曰陛世史顯緒二十卷 (A.) 技術 使然乎張約預於權臣扶育斃於皆后宋之郡鎮良可畏哉寒于野田有宋京雜罕開直諒見骨缺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平願或召還表奏賜死 侍中張黎古獨輔之獨忠慎質直管以上谷苑園太廣乞臧大半以賜資爾則縣玩稱三計一時題以大子思始終百揆以中書監楊書司徒俱治 前留守悉以弱馬給之號主大然欲還夢斬之副官屬惶怖恐并坐誅砌 為之勿顧應也〇八月號主收于河西號主部以肥馬給機騎尚書今古 甲萬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疾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 義方奈何一 全商上表回影城王先朝之爱子陛下之次弟若有造或之愆正可導以 旦出削遠送南那陛下徒知惡技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

東我 第日公下建文をまてロース、1000元により上記の記される。 1 1000元 では、1000元 では、100 議員動車工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勘勉表宣至鎮勤自梁廣事亦倫理宗主薦教学主義司為所州刺史初保主以表宣不才故不用簡腦公主康以為言宗史教与己華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宗以斷陽王義李為宠州刺史衙護華公司問野緒鹿竊食爲鷹優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完主曰 元所作 一次年宗 一言友不言居要職愛知世主乃或抄罪放照圖及逆故特訴之我疼痛見一等等數表文代朱 時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述止書嫌謀友者以身 世に類論二十六 行元加 官聲箭無失〇魄記中書以經義决疑獄戮則華〇十二月記太子隆事十九万更設新率離朝難她林鍾長八十一登則從仲呂返得黃鍾十二旋 一館あえ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談為六 一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曹供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 於歐陽國在應元所止元将行敢諸一旦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 今網總方強南起未城吾為國遠應雖死何像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至 之初懂京房以十二律仲吕上生黄鍾不消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後 本目必不與我沒重不如自以馬運之 尋果得到表日秋穀縣道麻故布 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 東子野日喜平大祖之訓也夫後與於有餘像生於不足欲其隱約其後御物耳。 **育乳** 排焦点 激 展光教 星篇禍由骨肉而江州廉出天子欲引范曄與同議乃結冊奶訓結引 門理主統 石之外 万里浦 東長同猫 見供色 人作 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或平睥四無內行故應先以此激之咿黙然日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变葉清遠而不得連姻帝至人以大來相遇而丈可棄置不不敗哉曉猶疑未决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前未敢道耳睜個目人矣比自競逐庸可逐乎今建大散秦躬抵圖難於坊以安勢危宣 依照先日丈人雅譽過人後沒書為一本之作自謂体大而思精 該夫 自思耳方面國孔熙先傳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複罪等原數以正其方面國孔熙先傳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複罪等原數 無面矣以滯坐之別一也親主與崔浩指 信重經過之崇道教而與佛法雖若蘇林人心然未曾无有禁約之令限 斷之期一切夷縣之所欲改過即人可以為關耳命誅國帝沙門治因 說親主悉訴天下沙門非外門人 之得免及義康遷隱隱既先審議報效且以天文圖識知定主心以非道 佛法及是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大兵器出百號主題主怒曰此非沙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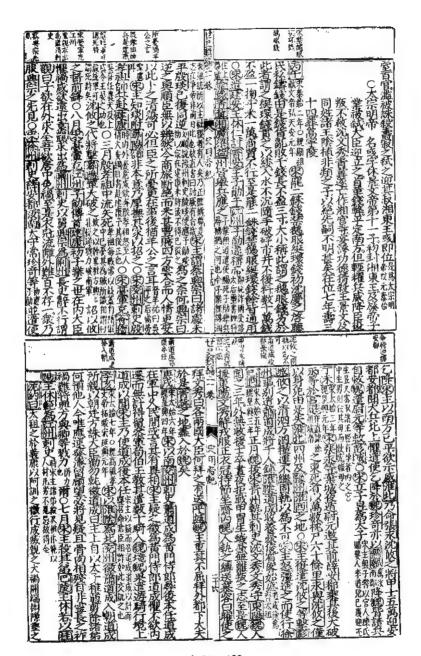
夜四葉 以檢差過之難人有可用不得跌清輕悉兄日碰胡人身為收壓子學主作走過在例之後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檢充陽隔脆氣意無常也の時也以來來了見知樂主樂色日即何量朝廷之夢也因曰諸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 でする場合にある。宋大和む 还沒在鄉 『鹿坦論金日曜日恨今無後此節人坦日日曜假生今世春馬不暇皆辨『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敷恰隸○七月紀以杜坦為高州利史宗主雲の服百歌乃刻形與聚相拒象果繁是和之遂支杯紀獲實不可勝計設。「傾國来戦以且建被象前後無際宗教日春問外國有縮子部級就正黃 太守主文語尤好進言學主謂何臣曰觀玄護所陳令人有封很居所意也到陳太孫真計六年明主然經算中原群臣事獻策以迎合永麗彭城 世上との北島也帯師人岐果何為成者人書後益陋之也の主以為要他人優比島也帯師人岐果何為成者可問罪而親則未能の主以為要他人優比島で来入近有益矣之後若可問罪而親則未能の主以為更後不可勝言近米子華之也 存耗選平民城好省城浮汗針 破浮汗針 獨盛於親而不實於梁而要之禍福保了善惡之精致佛與否無物也,我主不得其終為與佛之報仰不知梁王行奉佛右篇得禍北除宣佛,其主等四日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來福利未有數皆之著者或以聚雜以焚髮於像觀主從之由是塔爾在劉茂各縣後字遺 等而帥之則矣恐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倭後埃伍坐食糧塵者句逆以衛其衆四日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 答訴群臣御史中必何承天因陳備智之策有四一日移遠就近徙新附 今我送起比伐之意也御史中水交淑曰陛下我居居有南奴中山名謂御史中水交淑曰陛下 以實內地二日多黎城已以抗群萬三日祭佛緣縣車牛以載糧城多合 (6) 多人小〇 見存態或 那 不知 置語詩書馬來期省王庸町是不如洪標文勒浩利所撰國史子石以彰南 奉政何 沿刻石 浩共為之然治所領事多級裁而已至於者作臣多於治规主怒日允罪國事皆治所為平對日太祖記前者作即期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 但依吾語太子入言為九小心懷思且制由在先請放其死總主明九日之範主使九授太子經及崔治被收太子在允謂日吾自導鄉至尊有問 · 允日公帷幄龍臣有罪首當恭或見原不可重為數用崔鑑問首實雅 夷其族餘是武士身他日太子讓九日吾公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改怒 欲句結婚并至耳聽主顧部太子口直散此人情所姓而允能為之臨死 治所為親王明信如東宮所言平對日臣非常滅族不敢虚奏殿下哀臣 不可測不如諱之里子然先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逐不以實對聽主殺編二卷 徒亦此难 類大治竟利石立於郊城東方百步所書親先世事皆詳實例 不易時信也為臣不欺君自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漆被允是月認珠治 其於治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尤小臣送乳失次耳臣鄉問皆一 及秘書的更等罪状物歷史公程黑子奉使兵州西布千匹事常語於立 於衝路北人無不分差相與語活以為最楊國惡號主大怒便有司按浩 業九聞之謂者作的宗欽曰法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獨吾 允等共提國記日務從實録者作令史閔湛都得性巧传讀治法易及於 **海於逆動行裁之日屬解勁氣投驅徇王直與蘇秋孔文之節異世而** 徒矣然玄總管廢帝失道而能月履不測傾身納弼可謂忘身徇國私 母就意图宋代有斯人印 南湖 长天如人之群不可以一事而忽其一生也文帝欲窮兵北 坑太平点君十一年六月記該登司後催治夷其族親主使信治高 (主義惡為将來動政

流会乃更 子思想程度 東宮指導 門政防律 治國知治 元付けてか 東京日共成政古者創業中典之君天下難己平定必有老成在學也與之辦者以與所以為與自然與自然是一次之所情以為數理良經與學也與之辦者以與納納數申與與與一次全者正笑曰於公乃更學問歷之應聲曰殺人難知古今不如下官不 會部使至不聽退師時輸就與慶之在稿職後召諸将議之慶之日聞外首無輕較之經處動天地謝鄉上玄護懶退走聽人追較之死者爲餘人從大起軍旅使王玄遠進圖剛圖茂城數月不下總主點自將救之聚號 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當代國而與白面書生董謀之事何由亦承主不 為二本 東八祖記 株名此二城原平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廣馬過河即成捨 株名此二城原平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廣馬過河即成捨 厚王師康主曰王師再屈别自有由道濟養起自貨度之中塗疾動廣所 原王師康主曰王師再屈别自有由道濟養起自貨度之中塗疾動廣所 之事将軍待其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治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 與治質同其事達心尚免非臣所顧也大子動祭稱嘆允返謂人曰我不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達臣 失慶之又固陳不可東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日治國如治家耕當 宋主於伐絕徐港之江港王玄談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梅道濟再行無觸其所甚讀者果之於外而對不知退萃取族城置足異哉 奉東宫指導者恐為種黑子故也 功定後世承平武事縣竟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鄉相利相與國回願堂被於用其皆對所涉歷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一門門門國自用與古孝名清平男平方 恭之以指摩縱橫之辨便主思其思問則是其威固有致稱之道矣况 稱也浩之主夷狄之雄耳而浩之祈又出乎推步占驗論怪惚忧之說 万正學可 在涉會目謂才可擬子房而籍古過之浩信多智奏但高祖 當開金鼓目未告見推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後知少 不可具 张長史言 的成功 州元是新 無除其法者民婦 者即加斯截及見賣於報用上蘇舞以為 亂而失其所措故 陸卒有警悉而資具發縱指示是猶訪繼於奴問耕於與豈不顛倒錯 月弘憲太守柳元居使薛安都等大破處師於陕新其将張是連接 上無族為歐所過那縣亦地

大事作品新 政府公兼 成仁教子教自 東屬坑豆 **长**. 匹上 衛所於 加油 王源班藝事党納ち過失数為上無常有意與與他在養驗前學主放而化攻臨國不克而退匯批利史成皆共進至属生亦遂〇宗太子初始與一銀行古際士有述無名者為直傷傳以唯之〇宋王聞親世主祖更謀比 京縣所稱議者成請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認書教諭教四果起視事養淑之致住勢役起之致此失斗與動き強地財尚之以老請致住返居方山む社後建之以此失斗與動き強地財尚之以老請致住返居方山勒丘縣愛奉皇孫屬即位改元與安補原籍以外之針の民尚書令何尚 徐洪之尚書丘堪而自立初宋主欲 旅太子初先與王僧經難之經百臣家官 就數數十年二月第大子為我其君兼隆及其左衛率東城院村 子白君子殺身成仁難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統社體終不言而 藍國頓信左右管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除覆載王者無松死後總主赦慶世以爲中書侍郎艔賦楊洪縣殿〇六月總太子兇卒鬼 主每命將 洪之界人話連日界名使法之自素類樣壁後行應有鍋聽者既而以其 故能答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平 院(宋文成帝族祭按远年 题·中常侍宗安弑其君霸尚書原賀陸鹿 聽後東官官學多至死見以憂至 恒速断不可稽緩顧以割恩東主日卿可謂能断大事議久不快與終 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 亦待中語是以將師遊超與妳莫 可此何事的 東京 一大小丘優政不為用令輔順計述不要不濟也苦膚太子教炎素:医療 新国政治 一個工殿召公卿以大義務之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 有政治 一個工殿召公卿以大義務之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 有政治 一個工殿召公卿以大義務之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 一個工人者此伏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通而免於自思之 和日政治名は元之,那七十手也其後者其失北日之為為籌以為若 是成失今獨日取法未状及於執道之事亦及直書于冊局 是成失今獨日取法未状及於執道之事亦及直書于冊局 是成失今獨日取法未状及於執道之事亦及直書于冊局 是成失今獨日取法未状及於執道之事亦及直書于冊局 是成失今獨日取法未状及於執道之事亦及直書于冊局 化原络物 東京人學多察問股心日期城婦人其餘將師皆為與耳東官同惡不過二 那麼時一當扶扶赴難傷城自守非臣節也漏不聽往見砌砌處即位不敢臨票沈 在 家田安~ 僧經忠水 スールの 人君以終 野軍 人立藏五月的及第席皆依誅初的客與沈慶之手皆令餘數慶之京見報至不是以實不不將阿樂之神歌〇四月史之州刺史武陵王駿慶立討如宋於韓為於僧經為於僧經當引見而大周不可以不物所謀固名疾僧經避及殺之謝經為於僧經當引見而大周不明以不物所謀固名疾僧經避及殺之謝經為於僧經當前見爾人民間別化也執取領書為集務他皆為生功經北第諸王侯公典一同歸九泉猶明化也執取領書為集務他皆為生功經北第諸王侯公典 右引刺出日此何事而可提勒竟殺 僧經所治學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經弟僧處為司徒獨所親威如之三月宋劭殺江史部尚書王僧經砌料檢文帝中籍及江湛家書疏得王 **処及江津之等。常時在西川府間量の喧噪王慶日宮內有象兄在臣** 驗裡對以疾患之实入以劭書示嚴嚴求入與母法度之日下官受先帝 逃僧度江日君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 南水馬飲料江漢及其末縣城疑不决平成子禍宣非文百餘次不止於大人不免死於豫問之口。而又不望其為橫桃強胡使師徒城於與因之口。而又不望其為橫桃強胡使師徒城於河東近日網維播樂條禁明處內境是然戶口著鬼峽平於理情子沙萬里 至了了文帝恭勤政事侃侃总被性存份約不事後魔加以在位日久王 教 以 只大祖紀 二十 人君以務學為悉不知春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餐蘭牆取癸千載由是觀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餐蘭牆取癸千載由是觀之之較沒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獨是初固欲抵而文帝司使之執 **爆聚超等入板刀徑紅帝并殺潘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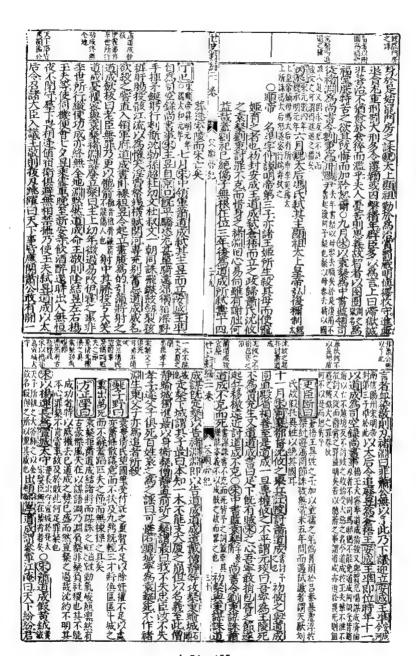
前門之自 來外事以 河公不致 兵とうる軍事の中の外動在、旬日之間整難人以為神は最重要を 事的 其也〇十一月起汉源省為其州刺史會人告償鄉友觀主日省竭誠事養國為正為一十一月起汉源省為其州刺史會人告償鄉友觀主日省竭誠事情則就大兴之年報主立其子弘為大子事等九年可學養人味故 世之類編二奏 也延之子 之為司至子候為侍中及砌敗尚之左右皆散何洗眺網黄國史主将省太便以初國程之鞭則為其不當無用嚴謹之人時初砌以尚書令何尚為正洗別級及離城等表取徐忠之等各封贈○宋後以何尚之為尚書令正至必也驗同處》等聚代討砌砌殺大潰群臣谢進驗遂即帝位干翻上至 歌之乃自候道南各駿即以為長史駿初簽海陽沈慶之部人日王僧達 勝思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處宣滅太守王僧達抄較得檄未知所從客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張問執意明决以此言之 該不及有公司無機我O家金紫光禄大夫顏延之卒生 屬當平長出情 部聽以公於第項之民主複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英曰沈公 國联為如行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有忠誠循不免誣 不效何公往而後還也一転而止 乙表京并以二年春的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眼就第慶之請老表致十上 之後以為尚書令信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宋世后孝建元年第二子子業為太子 〇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逆 車逢蛟園澤即居在道側常語竣口吾平生不喜見要人間晚今 · 故書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等屋前然が故管來配牛笨 鄙高祖俊素為田舎翁傳子不孝樂堂先祚在位十一年崩畫 子初逐即常位答数勇决能文養射但仰傷臺臣看太管造友 人只世社紀 人笑汝批也延之響早請於 **西名其忠** 不無一」を見いるプロレスと、というとして、一人は沿海の十年未時見れてから人到文館到之為人倫心者或不之信余殿高于端海處四十年未時見れ 然中華人民的歌大物中等一月起以高光為中書人九好切練事有不便允軟求此其能久少竣丁憂喻月起為石將軍所關尹如故接接隨時 でもは、対というに変を見るにより、カートーによる。 お子の大型肝炎治療人主命で助容此非所謂為、若子の実神常用事成振四の子の土理肝炎治療人主命で助容此非所謂為、若子の実神常用事成振四 株計等 輕完主效查其選乃用當世名士礼觀主或為之传中祭與宗璋之曰選問書面二人以莊與觀之為之被留世散騎常侍疑望甚重其後用人漸沖城就以○保以謝莊祠副之為吏部尚書家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當較廣易和客既失之於心僅又滿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樹於鮑叔也鹽歡 不供官 海県 Atinyの大きりとするようであった。これでは、これの一般の地域のあると、他口音性司徒経営詞名と習財博學一代所推介と名稱と風鈴風瀬町 七只新編二 於 数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官總主謂群臣曰 臣也朕有過未當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 |春慢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誕玉。亭中内文明而外孫順共言の明不能出 乃拜允中書今帝重之常呼為今公而不名游雅常日前史稱卓子康好 汝子雖執 了刀在朕左右未曾有一言規正惟何朕喜悅以求官不皆無 見好人換漁時有上事為效打者總主謂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而陳而 見有客公門城尚未起延之怒日汝出養主之中,升雲慶之上遽驕佚如 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弘指臨首聲嘶鼓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 初立罹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崇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 其言〇八月風殺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勿應藝能文而改為不拘冤主 曹墨電常侍開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形後竟如 海王公以下超歷望拜高了獨升階長極此非所謂風節者至夫人固未 表題談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宣忠臣所為平如西元者乃真中 人以比和紀 死主 歌太后 竹怒 西語暖

京華上言以至到一世史類編二十巻 菱生月水 才優劣 君子 九品為人 百倉市 如法 刘不通 对 金甲大丈夫,就為公而與其高鄉所三親之常以為人專命有定分非智之與別為不再不經令各不何三親之常以為人專命有定分非智之與別不過使各不為三公耳很別故孫與用能哪用教人人立小學為思思。 一個觀之獨不降意察與宗與觀之養極其風部太峻觀之日華見有言孫 公祖黃慈千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晓代分為二途也親立九品蓋論之為三太公起屠釣爲局師傳說去版樂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大致位成內按世祖起在僧達自宣城赴養護賴急死亦不為過也問達十事性跟使生自察宗蘭前養新重以格其庇險召得宜 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高等三村與典鐵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少王子等為南途州刺史初巴區主体若為此他州以張岱為於軍行府妻之龍就第綠楊養胡以至城官非領貿不此門中馬等〇十月里以新慶多龍就第綠楊養胡以至城官非領貿不此門中馬等〇十月里以新慶縣是恐不逞之徒安生屬許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〇軍司空沈宮錄臣恐不逞之徒安生屬許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〇軍司空沈 雅夜运和在關不開 對日臣聞王者祭祀收遊出入有節今陛下養在即即行即軍所以解自執不奉有須惠教乃開史主日卿欲效致君章邦 医五颗状则五年思主畋遊無差官此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孫 此己多道甲辰縣以刑八年思主贼姐太子子崇即位年十二祭服宗秦重禄太子定命論以釋之 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間者不達妄意侥倖徒虧雅道無関得要乃著 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客心監則形全的化步於上風體訓連於草王國然以明六年軍策奏子工工堂漢令雖進十猶以秀才為縣 由而及明開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劉敬以低為別為行事 問其故公曰古人言一心可事自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各之事無 月完以較法與戴明監果的之為中書令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親晉以來以貴役眼士底之礼較然有辨矣 加默林刊 年正月 軍部部江智湖平初罗家族放民本宝主痛 才優多非調世法高平而都正俗上隨時俯仰憑籍世資用相陵駕 有误字器 京照典越江到宋典無所地改至是始大脩臣堂土木被錦編侍中支劉因盛梅 日北台 於物造 在謂智淵日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惟竟以原李八事以恭與宗袁粲為不已命智淵議殿及儀諡日懷家主以為不盡美術之他日至犯墓首石 下語后宋主之失東城在日矣一宋主為人機警房必等問悔冷文章華 四日特書于冊面條城沒者欲于宋主為人機警房必等問悔冷文章華 書與今日可謂能差券矣の宋大條官室冰明奏有以及至是大願官室 目又能一崑崙灰今以杖擎群日惟便祭則祭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郡主為老依僕射劉秀之為老怪顏師伯為蘇齡鄉 其於短長肥瘦皆有稱 更部尚書黎淑之兄子也家主好神侮群臣常呼食祭光禄大夫王玄韓 做首讀書奏記七行俱下又等騎射而各於無度自習民渡江已來官 耽之日感豫章音在相附亦以方嚴不仰武而罗私之日未曾相召聚尚 一日、東京的元年の現和平六年 一月次六日工民租東以來右前不要寄具,同志子菜之样也の大后工民租東以來右前報之也非思也及為不孝不仁之家大學問題不能的後數那件生年祭兒の樂故一葉具件后新問戶級部件有日取了來的 被歌那件主手妻子妻司 商人間多思和可往太 受之放惰無戚答應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和經管四方國類虚耗重以內難朝好發走間侵高示與時消息靜以鎮 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至是延長子弘即位 其國尚可得乎身没未幾嗣子藏滅宜矣 空虚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改於滿下蓋亦學失求欲义有 〇秋帝子業 近于色倉門子依朝押公歌誅仇諫士大與官室濫賞發幸格 孝武勒除逆亂師直而此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荒沒 為斯田献文皇帝 中年



三性初有 設世之心 宮府城内西比國之大事成以泰問天下也今親傳位其子稱太上皇帝世史前編三十卷 然明府紀 祖祖常有 だ大 位於江海神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顕祖远難高祖親的及受福悲泣雅德富貴常有遊世之心乃秦皇帝重續博位于太子宏生五年失宏即 全日照然與一年即放其個別刺之江安侯王景文行行情奏完主殿及使入縣下殿 尹孫昌日妻之付託海平民物之歸伽省不奸念謂懼那勝為有俸居為機也 主謂日卿至阳官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即廣應侍側日此皆百姓配作湘宫寺民主以故第為湘宮寺佛極壯殿御史大守集前之龍建東 被大政酒宜陛下終之誰上尊號曰太上皇帝調祖從之上皇徒居崇光不自勝綱制問其裁對曰代親之政内切於心群臣奏曰今皇帝勿冲萬 断而好為老泽屠之學學然解職稱此之数每引朝土及沙門共談玄理 青記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該態要

整罪事子圖何功德之有思主怒 八月級主題祖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至帝題祖愍摩風成剛教有 迎奢侈凝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於之壽交胎震身之禍浮婚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討故預雖然親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其大綱猶或庶幾沉嗣子方稱乃欲委而去之何刑異時鴆春帶行其身人上。而厭棄態勞者哉必若清虚恬浹盡亦擇賢而用委任貴成總其 黄老之處果何益哉 託而覆中州者替后太祖至初軍之姓而益合敗者元克禍福無門塞 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上朝絕配督是英懷其心前然背或肯文明之 助方達惟故學們共惡父兄前來接車後來所鄉借使似仲有國循不 其後擇发于兄弟不亦安手 後人太宗因易際之情優已行之此剪落洪枝不待顾意既而幼主孤 神器順移頭霜里水其部田来遠矣 然宋德告然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等不先棄其本技巧 太宗保字姓於劉拉同氣既述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 人明帝不知 形形数数 省入直中事就為四貨口電路附房之鉄路日下民党民不顧親戚一門回年點延照順年六月原以前道成為中領軍道成及家藥補淵劉季 · 茶等受額命淵茶與葡萄瓜養屬之畝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奏等奏四月民主或殂太子立立時年方一歲民主病為以種勝主体範補淵敦 類釋 也是管学道兒所生劉氏裔亡 徐日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校致謝飲樂而卒 图 放起既三年 東尚書令袁黎以母恋去職認以衛軍將軍攝職 政承者侵之後務農飲儉欲救其弊而阮田夫等用東貨路公行不能 規之景文正與登基而國至者已**後置**局下神多不樂方克軟子約香畢留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遭使新**手救并發賜死竊言账不謂卿扣 為惡殃及國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敗悼自今非謀友大逆外叛罪止 ○香福王取為名皇宇德納明帝無子使官人陳氏與孽人李道兒者自葵五至已未三月共七年而為燕天理報應服昭矣 以其姓假子奪其嗣而又忌殺劉氏諸王十五六人以成之劉宋早終 之宋絕斯實録也〇轉投劉裕紅安帝我恭而祭之其後天使明帝 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季氏之手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書劉氏 文字有稱敗凶寒疑似之語失明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鎮驗動拉 史臣衙旦明帝朝好文義得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權依猜疑畏尽言語 五法昌日最大及死不亂如此若界以託私之任置不逾於道成乃及 生豆為六子以其幼務忌殺親第諸王休佑休仁休若等十五 您以速之平。十歲即位在位五年。高龍道成所裁壽十五 六人惟如夏之不立而不知蕭道成之禍已伏其間矣况後驕 一死生亦大矣而景义女之豊倉權編國者采明帝可謂不知 人人人大打



不無難請何如淹日成敗在德不在幾寒公姓武有奇略寛容而仁恕暗能事力 五時五敗民望所疑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去統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 既無器公矣行南徐州事。劉書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叛禍心逐回不進一則暗 又無言王儉知其言請聞說之謂公園是禮籍后微示變章依當今補公之職無言道成應關難提燭小兒職仍以經數被張離費 取燭遣出版例,以所以於禮時道成欲傾逐室夜召長史謝服排行罪其戶人與該人一大川諸軍事被之緣演無脈而與袁獨導泄○九月蕭道成目爲太傅八代縣太柳一年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繼死蕭道成目爲太科都賢八代縣太柳一年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繼死蕭道成目爲太科都賢 医耳到工香氏液江以來者務臣獲獨亂相繼至于元與而極氏養位使獨行層處故事亦為三議彌高道成不悅以此為侍中 文死方慟哭方之母異非知機也脚日間文世事總室必行終身比面情 和之道成謂所親任遇口猪公不從奈何返日方回議謂惜与保事了非 一種結納不懷照在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對狼十萬終而我傳 有重名欲引冬佐命以為左長中醫與論機留故事因曰石包不早助屬 有奇才異節題能制之淵果無達異○宋以謝此為侍中太傅道成以此 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思四則天华其魄本處其割勇輕 逐機襲未備决於一戰令六師齊舊諸侯同舉此龍中之爲也 其末路城經不決卒成子福宣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職事泰獲以資證驗使大功不成備設立帝勤於為治子惠族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搏桃強胡使師後職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乎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搏桃強胡使師後職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搏桃強成備散下帝勤於為治子惠族民足為承华故經經營四方佛城東征廣國橫濱東甲南總區衛於滅倫師西土熊解溪東靈寶和主之首本迎來與再興王室獻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解溪東靈寶和主之首本迎來與再興王室獻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 〇右宋が武帝夷由於 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及於騎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一年國日高祖首唱大義経合同志起于皇家之間答得一呼必然在 人 只順商力 没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乘而六主不以再終古曰心很收圖死之鄉機體制口誤筆代則裕也就逆之罪當為天下之首悉長故為完全以前自致天子以取江左禮後介外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然即以其論自黃到於乘音片之衰了桓玄之亂香農畝起布不生也 年計十五甲子零四十九年 除其中為齊止五十九 年自康中至洪武戊中九

ė

理和 大學 () 一种 (

- Company



東臺語 州對效之亦能不 名願字宣遠高帝長子選官立小滿之限應天知語率遇 船州對效之亦思未 有以答政懶惟健之李亭高城其無幾馬 中間的新說二十一本 《春大和記 一代と野児 門山台 那以王僧屋為光禄大夫開府條同三司僧屋固解開府部兄子儉已次之小滿而遷極去來文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記自今一以小滿為限了一級文和近年一個以常末恰民之官六年過入乃以三年為斷謂 為節次二次三俄項之間壁布百里皆發人中除由是盗無不獲益後多初盗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鼓盗發之處亂擊多河行始開者以一數 服除不住以群議其影響屏唇基下終身、〇魏至崇遷兖州刺史至王德 六月衛主騎立子長柳為太子〇秋國南康公治州卒世子黄紅之天的 觘 順度以為長者准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親妻○十月葵感致逆行入太微小其人然然於於若來常於當心在義則妻○十月葵感致逆行入太微行送三萬三八之非找若受此是一門三台司也吾實懼為物至知當日 不好珠王之玩珍奇妻物兼毁不用而又訪政術外劉獻論灣失於群人不好珠王之玩珍奇妻物兼毁不似的事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納之物四末幾後行狱逆盡勒劉氏之族而於其祀積惡初業何以傳後齊祚楊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等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等的謀擊。 匠亦足以為一代之賢主矣。 在必 有司請後之而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表之已來治思隆惠政灾若在 位欲使 一種遊成像劉末順后養得暴度百姓 樂栗命賜朝久當是時年亦安莊致之莊 盗思而稍好遊宴華靡願命非人祸及一孫称歸異派前行禄之文立傳表宋臣之忠較事撑前代之惡政務明断民世 在朝改步之兆已成矣在位十一年前壽五十四韓是安陵 雅者異矣 (本ははは文 **秋**有初毛 報五利 可知電子具流行 規則出能存在 亦手不 課 者 王武才 新 **承范额者神** 北部新竹以 刀皮利有 化周锋個 入女 球炸無能常侍要醉伏地貂抄向拌將平钟器辦此近松鄉院為 所茶笑四也就常遊運求得不愿五也聽主優忍答之〇節武置王剛多才藝而 李前而故非刺焉此其可惜也宜意题之鎮大突日連編直論取官已至各二人 养代市的 于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思了至中在哉嫌此論出領野喧嘩子良于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思了至中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其容形亡而神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其容形亡而神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 是也實驗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與又看神殿論以為形者申一例 [李因席之上或關離牆落整個之中,或因常者殿下是也落疾過五 僧議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 號日人友柳惲王僧僧江草芝紅孔休原亦前馬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清尚脩紫灣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運並以文學兒親傳上歸妹柳二鲜正月盡以黃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鄉主之子也少有 威麒麟日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談平若 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鎮日人生如樹花同餐隨風而散或排蓋機 史韓麒麟為政尚置從事劉書慶死日公杖節方夏而照所誅郡何以去 也比部放收無砂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包無時之俸廻川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智罷遊防之苦 心断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盖慶転慢而退 一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歩之地覆弱相無不 說成神九年五月節以王俊領國子祭酒八點對日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悦 月頭以主後領國子祭酒自家世 祖好文章士太天

野食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空年九十八〇十二月 無異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情者由是衣冠盒然更尚 18以高祐為西愛州刺史國主問福日何以止盗對日昔宋均立德猛虎 妙理至多何邊問此也為人仁恕簡靜雖處置重情同果素語人以善向 五十餘年未當月讓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将推數問災異允曰天下 并難後宣更均量使力業相稱處主著之由是始議均田認籍男夫十五 已已 素木明七年 的主因图文祖受路事像抵罪日别等自者不勝食 停海繁華村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接美又動誇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 又言今之選舉不來識治之優多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 渡河東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盗賊人也尚守军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奉 怕不倦舊親念故無所遺棄農學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时間之允曰任 其盈諸字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新我對古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若得賣 儒術俊賞謂人曰,江左風流率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要仗之士 服養 心者聽醉法歸第中散暴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 10月 東京明五年中國光禄大夫成赐公高允平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 十月網部均田職以子給事中李文世上言田業多為東右所占奪雖為 見蕭行首大意即首先器異之寬像心街直不欲使行責之日将以事 道成者事行即暴風流而薄行候為多士模範者允若茲子。 廣不可要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既主善之 風首臣僕甘心馬議絕禮解重經誦相如封禪書其茂名節甚矣及 |花謝安石亦一時之美才也但儉為不大臣素與解道成比 王檢在齊通經州語典故撰朝儀斷央如直應對無處自傷 人一所武帝紀 數總主日契知心不可常則**外**食 豆和是如鄉總主其重越人親與談論朝講群臣日河南多好沒侍臣李元凱對至申繼林柳計神記閣脩養華民周公孔子之記親行拜祭〇冬郡道使問害以為言不聽手歌獻改 を発生したいという。 「他的は、知主日臣出自武吏階祭至此無後所須唯就陛下之作士大夫的主日 にのは、知主日臣出自武吏階祭至此無後所須唯就陛下之作士大夫的主日 今年、東京東太神八四年九月國太后馬氏祖國主孝文帝宏守飲不入 大きの東京都は東京市の東京の東京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大学、東京北京客僧見長氣而退害の主日七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為侯李惠之誅也總主訪舅民存着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民而謂日至木縣太明北五年正月總主始聽政然新讀及以到封李安祖等四人年春非月而孫得繼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世 不克文子俱死為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都港事上日孝武本京桑縣并道成分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都港事上日孝武 日江南多好臣藏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題主甚然〇濟詔太 聚自今外成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國主持馬氏太原待率民太傳為 王若該官以待騎才由分展而果者學世之法也即等院無異能且可是 之可惡矣何公水退 于家今沈的撰明書納撰史書疑立奏發傳動主日本教自是明堂中臣 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直得華於國主容表有士風請於 八 乔武市犯 選幸官今〇國以張緒領陽州中正江歌為都官尚

史 54-460

美元 有魔や者作為財験給衣食於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馬公者将斬網升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〇九月魏主至歐州見追路民都縣人於其職長更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也百姓豐樂賊盗屏息然 至中土以經界四海此周續之所以興隆也聽主日北人習常戀故必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鄉以為何如極日陛下欲卜 D為.模盗不投何以禁妖帝日誠如卿言飲王者府有非常之廛可特赦 越主遇之欲赦休日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站行到此而人人 議大来は國欲以脇衆召住城王圏屏人語日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本伐圏郡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将遷都降陽渋群臣不徙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〇七月観主立其子恂爲太子〇郡部大 使謝國主祖鄉東太孫昭常立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然此意所以此蓋師與四縣所為職者也勝戶國主不豫以朝事委問員得報和人心不服不無機而緣臨者也 所○獨主不豫以朝事委問員得報和報與官嗟胥卷乃謂詩城告之不變一法不救一 誤真不心懷識郡必知與官嗟胥卷乃謂詩城告之不變一法不救一 誤真不心懷識郡必知其日任城吾之子房世乃自平城聚步騎三十萬而行詩是與是如 風公日 了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對城之内無不得所矣彼蘇疾者宜風公日人主於图督如一身視。如祖通在境如在庭来附才以任既而謂司馬馮延日大司馬教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孫然則由實補簿之言是太子福海耳〇四月過主立其孫昭紫為太請己不喜覺由實福簿使賓合根城其〇四月過主立其孫昭紫為太 校當由其福海故也及衛得政大子子孫無遺馬之及衛衛之所祭而 院之〇四太子長松至。太子素亞高島侯瀬等自我來不喜此人不解這種構是王謝家物聽鄉幾編人驚恨玉問題是而沒汝不須提此取 **警官所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會** 不才武石紀 正月歷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真 陵人而諸十多事來後願達日 之號稱得 冶烧 天下治 沒席科教 į

(人國之策總主與之言不覺促府移擊所自是器遇日隆人其能間或屏 た終於所以若具之數矣○殿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王肅見親主於應陳而錄於所以若其論也前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論語於縣致所此之計使住城王遠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論語於縣致所此南伐當墨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淺定逐都 服靴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日今白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 親主至路陽龍女親主自然平城 至路陽霖雨不止 左右語至夜 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帶乃諭群臣目朕世居盛鄉欲南遷中土奇不 〇紅帝昭業 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題主方議與禮樂學華風凡成儀文物

いい 鍾端顧嵩之諫王敬則雖除而蕭衍漸熾傳子賓養不才賢納為謝朏真特所不平洋兼節儉為蕭詞曹所譏煩碎躬親不聽 月提出試帝昭業 蘇海陵王 肆殘事不三年而付之衍矣祭奪其無益哉在位五年崩壽四 名響字景極百帝兄始安良王道生之子縣有訴處○廢帝昭文 昭文而自立兩行試遊奪伯父之業

高宗明帝

供司契而天下治矣機能子重人職在於商利司託此好而無於公司是北天部而食夜分而寝文非所以當神養性保無禮之非也願陛下重脫鄉帝前世已聽其常宜加我模陛下遷降賜輕將從騙涉復山河至於 · 大為中書侍那顯宗上書謂願見者在定以看諸州供張之盖落陽故其即以高宗明帝建武元年〇題太柳十人年 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中大為青土明華隆昌元年七月照改延典元年九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十九年與安陵 かった七台アンの果まと同いできるとしてしまっての私に來酒の日司記上願納之職を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酒の日司記上願納之職を入ると、一人作不不得明司至此勢而無非宗之心

大匠風信編建三王徐轩縣徐遊傳承城服廢天于天下宣有此理耶大將軍錄尚書東部尚書謝淪方與客棋閱變竟局還即竟不問外事服潛行信次忘及蘇為醫跡於將實王迎新安王昭文即帝位自為驃騎自其過恐續馬清色歷寒歡宴閣堅徐龍駒專政二常妃嬪並充龍御微 百先帝以来父居於此一 南或北何常之有〇七日。那篇明私其君昭業年二十一 王昭文在位年方十五起居飲食皆整置城王劉而後行王是劉以等 商貴近安享祭禄尼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子 問馬公旦衣人之衣者懷人之要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緊接續道成暴城宋族期傳百世而二世之後方及十五年又為所国義正位康極民而然即內作稱起官関邦竟不保齊龍始於此所國傳林地居長嫡瑕婁未彰而武帝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在神 大統多了名士與常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 北後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爾聯如正麵胸塘〇園置城公衛教 酒數科道其弟更部尚書灣日可力飲此が預人 弘矣不仁天独皇在遠哉。 一調吃取日北人每言北份監察何由知書朕関之深用無然 昭文 為 通陵王而自立 敬陵 我尚書 虚宗 再实不陪位而主 命給力辭因動哭朝儀於料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道乃止 了七人自為太傅陽州校進虧為王後於廣勝王 今·何必尽中原正於那等子孫漸將美俗聞見廣傳若來 智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藏族脩百官與禮樂其志固欲移 **即野叔父之恩篡城其後亦期百世而再世九年。又為華** 旦南速表情不樂 · 主日王者以四海為家 都利害可 **記** 記 主 條 胡 社稷忠於 知所条件 表の日前、氏四人前氏二人官總主欲變比俗問群臣曰卿等部朕當變風方倫曾約然為為罪暴惧的。○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親共河鎮如拜和與土河鎮神書城城市一件。一日總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學王之罪而退祖被求於(出版可謂忠於紅髮總主竟不從遂及路邊 因循中故即對日願聖政日新國主於是禁胡服胡語水過畫法度量状 題以辞恐為直閣将軍都中人幹時彈劾不避遭犯惡主或欲見係龜較 版王承請見日公華平各議論不顧南征乃得對上即為此語率中日思乃稍解O魏主以衛主自立謀大舉伐之穩克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 武立而想運奏蓋天時人事之定數也 之日漸盛浴陽之日漸衰孝文則極盛之際也。〇按親至西魏十六主百七十一年而孝文以後十主八十四年平城 英語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於降勝親太見之矣の親高祖好讀書主 便陸凱私諭之日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然不親彼而相疏也 任卷在男據教不忘講道書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目太 年以後韶策皆自為之好賢樂著情如餞涓所與遊接常寄以布 **乳力黃門侍郎郭神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 英和手孔

所推衣冠 便水行っ と言う 事可嗅 世史知 · 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經報啟勁若四科號新言輯聲 調擊取門品或者才能李仲曰傳說自國翌可以門地得之總主曰非常與鎮極中傳三代熟號以來之姓氏華美崇雅不使可辨議其○總主理 明為齊帝與例開始皆以來工條獎繁重憑至是故之以常中○總主選 銀酒館雖屬是於主飲壞之下夏等成稱盛德衛尉而翻門日朝廷盛香訪志來更全報解籍以廣主志慕的儉太官辦飾元日上書號相具有 顯宗已陛下豈可以實験實以胺製除總主日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核萃 日卿天爵自高觀非人爵所能祭也〇建以高時 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總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 而不能免斯弊也故夫明無是非而不或於世俗者該難矣司馬公旦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不此魏晉之深勢雖親孝文之賢 李例求墨官於表日聖明之朝理應議議而於引例求進是臣委無教 〇處班品令賜於正然 五見群臣於光極殿宣下品令光祿熟于烈子 を行點落號主日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日以卿 医日及更為六弟唯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安勝近親起漢此以此十九是蘇灣河崔伯宗際職務表原王獨西姓來冠所推成納其女以陳太明二十年正月魏改姓元氏縣托初定族姓總王雅重門族以 八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 **考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 物不足為像應主不院後遇曲城宴銀器滿席讀問 漸壓主躬親細殺綱目亦容 東北西で各丁男女大雨の八月歌太子相有罪廢為底人葬後賜死の歌除面亡 松野 等用其允嚴臣不請而得何不恭之相遠也親主笑曰一曹以才名相忌菩與汝 為中面大將軍雖曰苦陳思樂,若緣鄉機以五紅於,於地縣來的誠田板水而不 八月親主臣將依郡緣城。發河北五州共三十萬假影城三親歸中軍 例供受不死之部以福瑞版的以謀友誅親主則冲烈部日極友逆達等 可思議解試神年報正月魏立于恪為太子〇初親元丕與隆樑至冲于「思議解試神年報正月魏立于恪為太子〇初親元丕與隆樑至冲于罰柳下惠朝益郡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兩面而已獨主不懌謂大中大夫顧問日鍾嵊何人 三子仲雄等琴管主以蔡邕康定琴與馬埃納以風城和法九沛轉四月節大司馬王敬則及周連德府親

默 什 也 使 和胡椒 新士卒無得路傷栗福双伐民極皆留相償之官室非不得已不脩衣紅 物でが物能是一者則的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散於大臣無所容疑 有年後其聽經鮮地冕逐其冲挹之性〇鳃高祖友愛諸第始於無間親 なる年後其聽經鮮地冕逐其冲挹之性〇鳃高祖友愛諸第始於無間親 なる年後其聽經鮮地冕逐其冲挹之性○鳃高祖友愛諸第始於無間親 ない すまれず 主取罪心重勝 近回解乃手詔太子曰汝权父總濟規悉德松竹為心臣 ご問 沒種而服之幻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後畋進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 在廣州信無威容其良心斷惠甚矣獨安得不及乎。 卷 院室是疾甚北遠至觀塘原以嗣子托司徒飕飕廣權龍震 一十六三年年四月觀主宏班太子恪立誤為即稱時國主自 七之矣在位二年為歌融所孫匯為斯衍所試壽一十九。 木綺麗服御珍奇滿如連去蘭經興死而質融與蕭衍並 **卷嗣位仰侮不恭舊臣國將觀其初政而鮮體矣別梓官** 大在位二年為**新融所**及應 悉字智城明帝第二子也居惠多庆親昵華小 上無能制之者若更策後不書其思將何所畏忌 ; } := 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室官及左右是時治安於廣州王進和東灣大學的學不於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成總主賢之以此級輔〇處主般 新教公總本於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成總主賢之以此級輔〇處主殺 地東徐孝嗣江祐蕭坦之江祀劉暄六人更直內省介日帖教羅州刺史 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室官及左右是時治安於廣州王進 宣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軍也公務主初在東宫不好學唯婚戲 **彦和梁握蛇騎虎不覺銀難禮等聞馬石死相謂曰設無道部亦當去之** 福至調網日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飓日兄年長藏高故知有夷險 主教與近習語誅大臣皆供於倉祭决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便且與所難謀其衛署前來者課說昭戒那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一十二卷 京**米**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及

世 克 州 至 **亳州将** 金為運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運花也壁像因縁為女利 放不書也稱以子之〇國於城王級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于烈為領 寶泰等任實難城立代〇國於城王級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于烈為領 第四時,持衛衛衛中鎮正月四南康王裔副稱相國廟衍養寶島相關不 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威之後勒兵入官行伊霍故事此萬世 平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行及行起兵獻即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人接也屬行使所親馳於越日誅敗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 一翰十百姓因盡號江道路〇十月面殺其尚書令蕭懿的之初懿之 **康季伯父之基官應達威耳在位一年禪常居依熟專被紋衍又篡轼之兔父子三人不滿八年蓋蕭鸞賊殺太子之恭而 名對點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方結蕭衍來兄自立而** 上、菲恭安陵而愛由是 書等諸殿窮極綺麗後官服御極選珍**新數** 東京が不良 美元 美元 者が 明林不可 一時段 在宋周三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遊取而順守之亦一時 在宋周三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尼高武于孫策夷乃 被这得天下城宋之族明帝以得是殺宗親又城高帝太子之後東昏 成人自安日在以来,解以先至魏隆杨原周曾是時四海分裂八版 成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源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源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源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源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源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源者也。 陳之意書既而稱之見角所不敬義士之惠皆予之縣也仍既及東西野身居外服放死乃其青也須目書飲書官別見二人不何既及東西衛子司馬行就陳州即史馬像理展興天守東河既而釋之實悉與及 東西區域官偶然出與朝士相接蘇動大臣發於倉後人人不能自傷國新組造廠其君獨卷高溜陵王而自立曠縣自立於語版進廢實泰耳國外組入了時級與廣縣四國新組造廠其君獨卷高溜陵王而自立曠縣自立於語級進級實泰耳國新組造廠其君獨卷高溜陵王而自立曠縣自立於語級進級實泰耳及於是倖臣趙邕及外成副發等始用事起政浸表仍三月營相 前緣賦浮刑監役悉皆除強衛犯有國色行欲留之以附領軍王及沒日嚴繁養為東國影騙侯自然大司馬承制仍入屯関武堂下今大赦尼昏 為元輔有所水須與詔 索天子羽林到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福处時跑主年十六不能親按無務 國者此物留之 恐貼外議乃就審卷并法珍等訴之 不或和來知 何異為屬聲回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 使私

右齊始高帝已未四月終和帝士子四月七年與見恨不降乃權送面題行權之回令天下日

上更類

世史便 即呼子怜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不宗之派而子孫侵順經於梁王共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橋以本宗之派而子孫侵順經於梁王共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橋以本宗之派而子孫後順經於梁王共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橋以 意城劉氏之裔而子孫亦笙來於建武明帝為子孫計以薫城劉氏之裔而子孫亦笙來於建武明帝為子孫計以薫城劉代之裔而子孫亦笙來於建武明帝為子孫計以薫城劉代之帝,所不當秦士馬非後一百齊杵已終當家其運而梁王之爵共自嗣應 V: 43.70

150

世史類稀卷之二十二〇十一代編〇程高或簡文世元敬帝中宣世明後帝一 世 英編 行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日香亦已然明久為者其連雖欲讓光不可得建大司馬位相國總百卷勝州教封丁郡為深公二月部的公建為為王宝中縣神職二年限為雖天進元於為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認 接不能法用事十余年未带有了可了吃豆汁和是个多的三支。因此一次就是外课和来解射要超黑情境及多端被每进一次被放到高寸联系,并为治战营世级则然自到高寸联正常日亮才见之约日公初建于俄约此时难思今王莽已成何所後思卫行日老才见之约日公初建于俄约此时难思今王莽已成何所後思 武帝所聞文綱元帝縁宣帝管附被帝方智及明帝繼後主經 而已不採亂七也在位四十八年崩襲八十六年子修陵 高祖武帝 景手為藍城餓鬼矣家使三傳三禍霸先養本商孫如終僅正 禁文新人歌之形以如為此太子既卒會孫立在凌開家學題 牙集衆出檀溪竹木裝體事之以茅事皆立辦遊入 七主共八十五年 〇附北朝親來魏周齊衛 再邊功築推崩決萬民魚繁晚的侯曼而三度徐佛之身竟後 學是孔廟以重儒嘉納許然封禪之蒙著事可觀末科歌名佛 心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軟肅然長英達有文學東奇初行 ·見吞而生们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告武顧舌文丁生·世縣發養生賴於此朝之解以時間母張氏見舊衛生花客人皆 主代獨初用此的係勉問拾等立肺石函以伸克置傳士立 字項有将光到映日無影文在右手曰武兒時能路空而行 陵非胎試之失不生平尚文簡刑徒使贿吏弄法世曹獨横 ·襄陽知齊將亂客脩武備聚號勇萬數代材積等.光數死建 今四 尚祖武帝纪 名行字权法閱陰庸八齊球族也樂同出篇何 製品達 おれた要王王日我死不頂金醇隊足矣乃飲沉醉伯舎於指被之,御史中丞頭見 者你維有間失〇國汉僕好流襲為行量巡北邊總經巡窩棚北邊老逐也遊襲年終一四自結既拜司衙乃衛不者機事則此出亦何家敬與二東何無何即守安後辦至可謂守衛不不矣然些關於於固守其衛命職其字宴語畫歌雕固陳本志不許閣奏學煩不省職事級頗失望懷縣 茶園政治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附人供稱時和〇個次謝朏為司也一麼未與於此二年五月的僕射池雲平以左來徐勉及右衛将軍問拾回此對論載 因以機健百姓困難乃加過限行法使持節地北邊販貧乏老數最事 沈約日不可暴產名而當受過起主乃使所親蘇伯常語兩點以生金進遠死之轉與驗科縣越情以於聽獨主教以兩國都是更關於王岳之 選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於巴陵 逐御史中必賴見

产分数 植野 **常恒会王**明王童栗 新華乃至亦群下相扇助之東也臣開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山明君親之而惟乃能明君乃至亦群下相扇助之東也臣開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山明君親之而惟為雖無異地又有雄鷄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就政之東今鷄翼足叛多 父耶名 此舉乃因 冠距漏舟 經維 選元帝時有雌鷄伏子蘇化為雄冠距鳴將縣聯州與賴爾時所納劑之田申顯兵繼三年總有獻鷄雅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日國富然若称當此聚乃是因父取名何來如之固拒而止 受人教取法度乃更和類誘之終無異就法度以聞上乃有其父罪所因四雖愚幻豈不知死之可惟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禁何 福華開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切疑人教之使廷尉卿察法度訊之獨曰 主教之隱國言物父為原御令至公吏所經遠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公庭始尚使者檢鎮將罪狀之歷智其意次抵罪○武吉物時請代父死獨 之長短係鄉之口懷日今日源便與故人飲酒之坐非轉放之所也明日與語即幼奏免官懷朔鎮将元兄雖與康僧交會織復籍置酒謂悼日今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秤頗有受納懷将入鎮神郊迎道左宗公 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然後則好狂慶集矣後教日如皓等大誅親致福閣主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令亦有自該而貴願預政事如前世 民而安國金王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整者崇儉金王常有餘國用常不 主由此愈重光〇親天旱那戀奏昔者明王重栗常輕金玉何則栗常養 教弟子者録多者千餘人少者僧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無毎年愈我〇 足苟非為分限但恐處計不克自今請非要項者一切不受親王納之〇 想語管緩國學時就平寧日久學業大成然老超親之間教授者不可勝 四號正始二年正月金五經傳士立州那學的主雅好儒術以東西祭九城丁北邊縣然般樂源後謂用寶樂〇十月孫大學代親 一条 志欲於嚴有縣克純孝粉日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母子死道 公祖 內極武皆紀 四篇等的落濕機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是異也願陛下側的東西在廣門之北清格如黄河東北四今時也之文宗也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堆頭 中道上于關東地灣非常明然所以於東也之文宗也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才極殿 明立此于關東地灣普勒立則是兩此未祥並知○銀有芝生於才極殿 明之代月深初立孔子 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項經劉泰劉統之亂資儲五時國 足圖溶城劉人震恐和辯表於總主曰今西州清祖東到西之亂資儲五人東京 微矢方是鄉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誠其書詢籍語其也〇十一月總五東京 維新壓道節夜飲之樂養方當之年則觀祚可以來隆皇壽等於止 変揮を 東之人 黄型 以い 至竭吏民無後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養養少年未給治務所任皆左 不取後圖便難失總王不從發促不能聚〇萬大有年米斜三十錢至親必無光理老克酒城必將此走團至常怯亏失寒發五可圖也今者第二二本 石少年三可圖也圖之所恃唯在劉國今已奪其險四可圖也淵藻是行 後進其射策通明看即除為更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能尚以受茶命 非為判所謂資民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點謂宜如舊式親王卒從恭 李華本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當有四海何息於後乞她鹽茶與民共校必思養子孫天下之名必思養兆民今縣官都護阿康鹽池而收其利 人數山澤之實以寬田疇之賦沒關市之稅以功什一之儲取此與彼好 他藏之數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去省役故其效若此 子起李四百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元两書大有一 丘頂山旦按宋儒胡賓折衰 來聽之言而新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 西 原民始三年四月起是監強之禁物題御史中財野探言曰一家之 有所な 成親醫洋湯儒教倫數風節图樹 **| 事態尚書智奏日照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取** 則縱末作資游衛 柳此之由其置五 經傳士招納 則奪民日用 言大熟則

至是於並惠二所所以者猶免之故秘以物國市山王英與將軍楊大都如果持能非民族之能謹常東太秘以初國市山王英與將軍楊大數國師子通過 於衛民上不至於傷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被欽轉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頗地立法因時刻宜必使下不至 我入其我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益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而公室有此實之害仍毅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漢禁律明取之而 李虎號請○洪太子統五歲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宫 商展目僧珍遇哪重不敢則翻人歌曰不畏痛观如金姥但是合肥為飾草取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死戰因急攻後其城姿至合外以其賊更可能從之其城目後黎僧遲疑敵指其節曰朝廷授此 公室有近電之需求總之言皆未得中首 輕來未有歌儀請處接甲乃可進耳點回聽減足以固守今無故出數來不應未依出行園檢閱出數百人陳門外勸於擊之諸將皆曰 大学 (大) 大 **新**京 立高氏為 京 不是務法 大きない。 光武國武帝雖在戎馬之間不管於書先帝邊都行師手不釋養良以學居守賭講佛事時紀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即裴延假上疏曰陳 金炭吾是以不耻先言鄉宜備申此意美天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登 可不思此乎経過這支總主不從〇十一月總主親講佛書作來明問 (E) 型まるに至うからうを空的命次云封子家山著法院城神子内(E) 型架天平二年の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的許然建議日子院推門事然報數議於建主殺之(にし張禄中元為) 脱刻石紀號此樣書之曲就支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對學問題奏為鄭行而如玄引奉經釣命次云封干家山考清監城禪子來 機能始皇管封康山孫始皆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肯於下非 **网致堂司封禪之事漢層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悉** 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為司徒 平元年七月國立養獨高氏為后之后于氏及其子昌至是嚴監七年七月國立養獨高氏為后之是親尚書令高華故其主須日衛帝司司以京為司徒及其司罪不謀宜熱而常者也以京為司徒及其所所以魏繼者蕭宏進編令書 學可謂正矣 併居女不吃由是

下日 塞塔 項目者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樂禮不如封生漢美〇十月國立子 歌之為日春何面別李公平乃後不死崇沉深竟厚有方星得解香豊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專前治中裝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城上將佐安動養城保地山崇日阻園萬里原于吾身一旦動 現自是始不被太子之母以僕新郭和何少即作等後立東京是 學為司徒總送亦任來乾竟不該董總額不見執乃連歸一年觀汉高聲為司徒維緩亦在來乾竟不該董總額不見執乃連歸一年觀汉高聲為司徒維釋談量右丞副經傳士封執蓋 機都守第發其君有句名稱機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 無殺城之教為非将不义而自藥也遭支知其人子人分乃動其互覧兼行使親主講會日人自知聖賢之一等正色以源曰此佛法不可尚也被方滿意於此實 者矣整好佛乃雅主之 魏主所信任和私 7.4 四之原末之有也而此子霸宗時又 高新風児無效果爛其民者哉 之子同學數今又漂沙十餘萬口孟子謂守城以戰殺人盈嫉罪 之子同學數今又漂沙十餘萬口孟子謂守城以戰殺人盈嫉罪 之子同學數今又漂沙十餘萬口孟子謂守城以戰殺人盈嫉罪 %公〇四月来韶宗 京南去性乃是不接也食<u>國主竟不</u>從 的鈴醬整開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 三年三年三月 の日文錦不得為 世祖作理光寺未就是厳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 明用性年有果立道即是 **医經濟得不壞納乃開來東注至是選水**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東海日四濱和蘇天所以節 **管下及黄泉浮画高九十丈上刹後高** 及麵為之於是朝 为酷客或問其故 既不復治

你即孫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內同日可予對日首動飲公開柳莊子如清絕玩樂圈左將軍媽道根本第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 四流滞者皆稱其能路路今薛取竭丁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良吏若 專以停鮮日月為斷其為盡政害民不既多手 以來車時將重章取不解保註期解註 帳應征發飄而時端 大傷者是我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帳寒乃襲自卷虎得 大騰遊謀殺幅註為太后認自豫有疾還政魍五幽太后 是權領內外吏部用其第為那博抑而不素之應皆您之 是權道內外吏部用其第為那博抑而不素之應皆您之 是在於壓禮上時望甚重元义恃龍驕忍傳奏裁之汉法 在令朝廷不後造有一州〇四一行中元諸将軍功道根獨監禁 1日怡怡木實 專以停解日月 著多更部尚 **東**充消改 **不公司** 高州服鎮神衛業で、致有今日之息也。今日所處非上西北村心諸源兵級蘇勢県東東東西土漢李崇來政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恭陵為亂韓渡五如兵。中華主禮文武屯用國家疾無北額之憂也期宗不能用至是友廣勝王 門新史源子雅城中後妻子雅欲自出來禮行數自為胡騎所被時其子其第天生將兵下隨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係陵附〇體朔方胡友園便 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四伯宁國惠子雅澤遣人屬書教城中努力固守,还怕日吾父吉山未可 **温公日本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前制勝於無形。魏庸宗既不能用** 騎侍即本的一書日几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聚宜持久今應生之日會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為可臭誌武 司號為府戶役同斯養今宜改鎮立州巴府戸悉免為民人什次與時越玩等親将軍者遇討康院戰王同題敗績初李崇曰經過 士或問日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豪至便懸何

而樂速死哉利害療於前欲能不能耳陛下該能號令以信買前必行則 而不懂者一水榮名二金鐘貫三畏刑罰四避補難非此數者難堅主不 展勇怯賢為聞建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養激競赴敵場查除久生使其臣慈父不能属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認頭 な討と年加上 府城 放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 而日氏人所以臨陣忘复觸白刃 日人謂吾心不同動忠而全愛也逐追遠賊至将士事本皆日崔公尚不 **「傷が日慶和徐降公傷哲今往必非其意且傷智所將應業為合く人元慶和於廣陰同則割史夏侯樂引兵助僧恕慶和舉城降爽以讓働月經將漢僧智夏侯樂園鯢廣陸克之蘇蝗事嶋倚智園總東豫則則と時入後慶樂而不能恰何哉** 朝之官相日吾随食人之禄者養人之具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故為 現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演園事 B 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僧智正其精時攻戰之苦以受一時新至之将知己之短ズ

今天子開競太后淫乳擊孽擅無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膏餐討期十二谷機嫌不可以講故色别為群高此竟何用也祭曰但言朝意歡曰 不蹄船之調祭日御惡人亦由是矣祭奇其言訪以時事數日間公有馬 **運駕勘歡於祭祭未之奇也既有悼馬命歡剪之数不加羈絆而前之意大州大都發爾朱崇輔誅 幽其熊共湖南沿為此女疆劉貴等皆歸之實信者報以事去之務為建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燻除日深是時** 死以活使君禁曰此皆親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地盗賊養起封疆日慶親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達代親主所愛印線於議二年日慶親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達代親主所愛印線於議二年日時期以來養母用事政事 徐統之頭以清帝側動無前無輕而成此質六軍之意搞於自無也禁 「親位日位等接皇等北大后及幼子到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一也」で「オイナー」」 與兄神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禮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 真州刺史元字的勵将士董夜拒守禮衛既竭外 **東慶七為車騎大將軍○魏爾朱密擊元駒殺傷甚泰以無船欲還北圓五月魏王駒取卻國際勝處牢魏主子攸來河南騎入路勝改元建武以送入選北駒孫與陳慶之進族樂城縣鄉縣即帝位於睢陽城廟鈴騎** 由是記議〇五月號立廟宗嬪爾朱氏為后學女先為廟宗嬪祭欲記 舍之後數日祭與親主登高望官閥壮麗乃嘆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 居常怕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無所懼常大怒欲抵海罪鴻顏色自若乃 港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來何以河除之酷恐元思元想國之宗室位 總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湛軍之常然日河除之役君應知之 後樂楊侃曰今四方顧嗣視公此樂若未有所成憑後引歸民情失望各 樣去就勝員所在未可知也高遊樣日今若北歸便額復得徵兵完聚 之本物政者治亂之原親子依察於和說而不能無緣於豫臣而不能權則遺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置变詐亂倫之謂哉夫正家者治國非反經乎可此聖人處事之変是之謂權權者道之中處也不經而有 崔允東縣李崇李难諸人之言皆不惡也然則非所朱於南歐能為魏大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辨維群紛者而朝廷忽馬如元匿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辨維群紛者而朝廷忽馬如元匿胡致堂回魏氏之能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儀重以肅宗幼稍胡氏種 一口如此不告為傳子為於禁武王誅紅問公殺管权中尼出妻若此三二元, 同 明月科前所然 正早盛厥命於是乎在矣 也親自亡耳 〇 親來要二年鄉北海王願來香灣主以順為親王 人段高杜武母紀 Ť 19

师行有书 秦皆不亦生謀亂不止水惠之問計於高數制日六鎮反發不可盡殺宜及副鄉外未務在也當與初萬樂部教流入井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於爾朱世隆共推大原民國王曄即皇帝位北輕共信道燕行叩宮門宿衛、逐與滅陟王樹國殺祭河州刺史爾朱兆間祭死自汾州即新援齊縣會 女不愧數親覧詞訟理冤做黨間之不悅國王既外遇於際常快快不無實布到總主左右伺察動龍大小必知總主维受制於禁然性勤政事朝 原成京中大道二年 · 及京本八月起南朱崇錐居外藩送制朝政村置親 一海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〇七月國以高道稱高 王腹心便統之地遂以其教委属數以此於恐聽而悔之遂出宣言受 死人朱异可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伏之鄉比 令長史暴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得 章世的 李光時萬數稅足添宣皆鎮熱思之數大悦〇郷李元忠為通即太守開爾朱兆班之愈者清熱於隆四說之日爾朱皓逊凡有知真不思春明公成徒素者天下班之愈者清熱於隆四說之日爾朱皓逊凡有知真不思春明公成徒素者天下北京師道: 一教 別南村前南部 李院安·縣編報沒其人可知還喜刻勿通也門省以告歡迎見之引入勝再行取事時等歌未即見元忠下重獨動謂門者曰今開國士到門不吐哺嗣於如輟洗更高於 飲教宗真言謀樂共計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朱載素等湯酒以迎歡 本地 言討信 使為就起兵情都以軍州心高歌時乾與封隆之等聚價制取屯層問及八年款性衛峰并衛院以至至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〇紀河北大口不安手剪發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達成濟之祸耳勉王附口 自服數權元忠子而謝馬○四月梁太子被卒惟幹應職統讀書五行俱勝口此君天遠來不可遠也數乃復留逐與課合於第二州則潛滅勘定書演皆被所致敢不意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數曰趙那醉矣使人扶出孫李鼓之長歌慷慨歌閼緘鵬謂數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有朱邪數曰 道紙君居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 之告依據事繁於詳析學於集例觀之亦簡於太子院而見即乃廣縣得生不能之所為於注答母丁清獨布進士云能地不利義于清明之乃為廣下註文選三十卷又註問詩天性考證在東宮坐起恆西向後宮監勘聽 廣院王恭限当前邢子才高赦文叙敬宗于攸枉段爾朱榮之於德王多源計來,過三年的東前日第二日經典王王爾朱世隆疾其主聯而計酌順逆之際也名矣 動順逆之際也容矣的順逆之際也容矣。以此此之失而然歌之罪其動順逆之所造所特書曰北後歌說六鎮以師北之失也綱目惡死之就逐而不上之時之是誠數之有異國而非此之失也綱目惡死之就逐而 都聚懼高乾曰吾聞高晋州雄本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目所朱無 才靈世得便握大兵於外營如借較能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歌欲统六無以為領城而朱之記故因此之醉而乘机

金馬王 主派董典之龍遇日隆朱月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過我演早為之稱為家令無官記楠文體輕麗素坊學之時人謂之管體歷主聞之怒召職為家令無官記楠文體輕麗素坊學之時人謂之管體歷主聞之怨召抗伯夷之義執予臧之節改侥競之係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 首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歷主立太子母弟育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 不順侍即周弘正以曾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讓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 西主立子網為太子六月封孫觀為陳軍主學為河東王管結為田陽王 情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 京而止但珠道士及卒课主 京太子有歌傳景主意檢掘 が逐來附白孫主日橋老爱泉石意在一郡孫主調擒其欲之乃謂日節 可不戒哉是以號謎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段節翻日所謂教者得聚人之死所謂禮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 月散立獨海太守元朗為帝自為丞相鄉及間以圖別部民意神職無刺将不能納〇國圖州刺史高數起兵討而 之意一条連貫之迹身以曼死罪及後昆水吉得由不可滿滌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項難也不可雖恭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 情本竟不立其子数是國太子孫兵数 水後令歡既遭而悔之赤王長安議田曰高歡所以未兼者正憚公兄弟 水後令歡既遭而悔之赤王長安議田曰高數所以未兼者正憚公兒鄉東京所留之赤國 使新事順與五線中生 一年一親質核岳遠便諸國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恭會 医青寒薄值毒丝 建八升键 盛功代經高其行事不足轉失 wi. 深然之遺侍即柳唇見春於高山旅詩奉迎與駕時剛郡太守果俠師共落號非用武之地宇文恭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遠後傳京何慮弗克魏王地大丞相數華兵及中軍將軍主思政官於總主曰高數之心昭然可知 在中即將總主遂入是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馬〇紀主 陳代所殺軍無主趙青日宇文夏州 許过英書盖世遠近縣心質節数日東東京不元年日是東北分名二八三國 風強州刺史質接近 和史以鎮之聚學字文恭的日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景日卒表 八子倫即位於東郭之外張廣平王之干 西處有將來之應且至關石涂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應主授以 · 辛用命官奉為主乃以字文於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厥應 洛王思政衙以西班之就使日子文本已操义子等肯授人以稱雖欲 ·建魏方多難必無疑祖之理如此則恐得之矣不然養爾朱紙君之罪·攻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寫五部洛己立君遣使入表輪忠自 伏義伐之然後朝觀以医帝室亦植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感於和 之高飲雄才蓋世已有重如節問何獨不知己使入朝委以 孔青在食でな 是時節関帝與高歡皆失、策節問雖為爾朱所立而心惡 也思政日然則何如而可使日圖都有立至之事 起雖節関帝恭於門下省數目

誹

軍地談與對且稱練有王佐之才。恭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與亡之迹。由談之以告為維為之區處處達入白之春稱養日誰與鄉為此誤都則 典機器自是龍遇日隆經始制文來程式朱出軍人及計帳戶籍之法後坐不覺膝之前應語應晴不厭詰朝謂惠運日新經真奇士即拜左永恭 合族節世言賢相者稱它徐云〇東親封高洋為天原公洋較之子也內人多連用之〇十一月即侍中徐勉卒勉雖高練不及范室亦不阿意荷 知也而管中皆稱為能有疑事皆此决之恭與僕射周思連論事思連請 天子下段走乃跌之下殿以禳之及**則國主**西奔然日廣亦應天象耶〇 幼時飲管觀等了意識使各治則然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東魏 明决而外如不禁獲皆喷那之鐵獨異之讀長史幹級曰此見識屬過否 五年的七是受威入南斗去而後還留止六旬與主以語云受威入南斗 應對如流來留至夜間以及事計而聽之鄉陳為治之要悉起整衣危 問時明○紀太正相恭以蘇維為行夢左水居成於未之 兵高在武帝和 在下で、王下疾行のとてとした。 就次 美親之日此人 天賜我也 〇四 處土 图 弘皇 至 弘景 博學好養生仕唐 為秦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彦原同知機 露而元康性素謹觀甚 之一〇東雙遷散騎常侍李諾聘于紀孫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松瀬。借恐醬將蓋歸黑獅士子悉奔蕭行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才待吾不忘 山中等相受運及手動格之弘學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客 望て以 第4次 吳雅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绝之以為正嗣所在我若不相假 全首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機常格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 夫競談女理不習武事故以掛詩及 然○轉得私信自營婦干親信來遠北南主許之信文母皆在山東密主該新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絕使至動都下為之順動親使至風潮亦 一也等於明東與大理政報東總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歌曰在一既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宜加檢括速以路開 朝請薪官應居茅山船主早與之所及即位思禮甚無每得其盡焚香度 右曰卿董常言比問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後又相 相將沒為詩日夷南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宣悟昭陽殿述作軍十宮時大 原子年のままま 千三年東國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事 弘景有一言以首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弘景有一言以首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到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於無名數十年間襲吸入於副士而不聞治國則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於無名數十年間襲吸入於副士而不聞 的文字是不言 多

15

水光ロボ 數乃馳去李禄日高歌破勝矣速追可獲松不聽送軍問面總乃於較所 學史使書戏教之子连孫後次其五章觀高數悉之远孫以孫清伊洛為巴以幾歲節雖而初總季長壽為防衛都督即其徒拒更總應以為爾州刺東鄉應屬州刺史率延孫職女将張於總是言ध期突孫因及後鷹忠既東北魏屬州刺史率延孫職女将張於此是言ध期突孫因及後鷹忠既東地進退無得失之為解本意愈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震客〇十二月返 "傳年格高陸為更部尚書始改養完年勢之制詮權發能,化十名之士智 足惧也故非難得高計功院勝廣中植及從第者於起矣腹聽更經過數是認為致心更聽完勝人起兵應建東親討平之,繁華也與人之向景華不能讓於一天一點,沒過到武帝起,是此上述。 医外孔肠炎 医阴道病 经基本证券 未為可圖令縣師港河非教所欲獨欽班失審悉懷諫而來所謂念兵歸至例乾更總請將皆懼宇文深獨獨日數鎮撫河此甚得教心以此自守。丞相為迎戰得明晉边順大敗之數以宇文都先說其將實悉将兵甚至 其將高数曹高數聞之如寒肝膽然東觀諸軍戰不利燒譽而歸國將軍民行解大同四年總式賴八月東觀遣共圖總麼團翻大水相恭校之新 色而景格神彩像然風調如一從容性接無勝可尋性清靜於官奏有 不原大同五年0度大致正月節以何敬容為尚書念白書里以來安 將至十歩枯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共稍却徐引還和每歌常為士卒 您無欠给替城 可一戦情也更動兵与司题三次事進撃之無後行 城的左右十餘人擊東總兵殺傷甚衆軍總人募庫由長刀者直進取 聖華法保連芸監柵於伏流是處正恐為其長史所段の東的政 一格本儒生歌釋之便教指子書於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談詞大學 株以姓武功 為江東京 安和莊園 苏斯 自 麻鄉等、田以省軍國又為以係認為一日清心二日敦教化三日產地利四日權奉政等政務遭國國民之法唐文尚書蘇經替成其事城官員進二長并置屯平文年及等國北大同北年の陳建縣一村上報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字文春欲至 着加工工 と大事 **基着天下** 親今東管後衛江南亦称為戎平。大子寺が玄圓白講者来敬客謂人曰昔西西祖尚玄虚使中原淪於の或眞部皆異於齊〇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客有罪免敬客復為太子詹里或眞部皆異於齊〇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客有罪免敬客復為太子詹里 炊事请屬食歡欲損奪車權放以歷領中書監移門下被事經歸中書文 多在門門奏振勝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郭中謂之四貴權并原門出採於明於縣於親於雜三月東國以高港為大將軍領中書差高數 國制禮縣總台西遷以來復禁改遂卓文素命僕射周惠塘郎中唐鴉旗 バ綱維為已任〇十月國置 紅筆半陽武門以來言始諫鴻新休前也〇相皆以文表自逸敬客獨數 筆領日 肝不休為俗所鳴其為人質悠無文 老於之非又不而陳而松與同列論議且獨將為夜豈小故也此而一為民可包或帝泰鄉捨身不脩國故會無一言諫止之今傳緒我心為民可何教容之言是也就老在之憲未甚於佛故容為大臣十餘 夏之部不領動養之政不施证明進式調銷還倉階數而已可謂知所明氏日農戰仁者次之特力廉衣若多不經意高數用武至是十年他的氏日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為然惟知王道者乃知他

事用来、信使天下肅於是選畢養軍奔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過寒駁尚書達失教 產請以養達為之以遊道案尚書左來謂曰即一人處南姜一人處比省 麵包正克以後政刑弛縱在外多會行高數學以宋遊道為御史中計高 唯質核公顧博如平時真大身也○東魏以崔邊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五月起大都督婀娜公賀板勝至宇文春常謂 楊惜日高狗來吹令以數吹殺之恐將來無複吠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數 事一口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攻守之過二口宁宇會幾田風俗侈雕誠宜事一口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攻守之過二口宁宇會幾田風俗侈雕誠宜世長生即以東其歌命蘇綽作大誌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包今文章皆依此體世長生即以東其〇六月總作大誌曾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鐵字文本世界十一年〇親大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〇親大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〇親大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〇親大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 禁制節檢三日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務國之大體唯務吹毛來配四日 主燈大悅把過臂入見之崔奎舒語人曰崔運常公吾侯及其有作乃過 但謝過而已不敢後言果主為人差慈恭俊博學能文動於政務冬月視 不後假以類色居三日追懷利墜之於前歷問何為通陳然日未得通公 既就不可應放客於是乎一不忠之妻矣 條省中東東並鞭厅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 食唯英奏編雜飯而已到衣布衣一到三載一象二年後官衣不見地 不飲酒雖居暗堂恒理衣冠正生底署天實奏祖對內豎餘館小臣如 握選手而勞之然達巧茲局壓納魏剛郡公主意遏必諫過入諮事 事猶不暇給誠宜者事息雷養民聚財於秦母主大怒切賣之來 胸寒手為彼大能及 製白天監中用釋氏法長於斯魚肉日止 日諸將對敵神色皆動 ŀ 果之世 **科人 原展於而獨於慈愛不能禁也** E 213 a 高或董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於 本以名間當加養正若刺史治張未光循酷乖理愛押邪传斥廢忠憲 護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史貪殘成将便發關市裒到奏情包發 為政者將聽我賢則所聞自逐資鑑外物故在屬欽明吾以陪識思納良帝創基之所時平足耐根本世亂可盖虧功遂都恩有姓乃下教曰苦之 亡之就恣舊財交客折節下之俠勇多附至數十人至是以展勝形勝深 事雅州刺史答好學等文初昭明之至梁主金春兄弟而立綱為太子內西寶等十二年の東鍵武定四戰法以在陽王塔都發網然崇詞隨諸章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園如此於 則終日不懂或認逆事實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 貨路成市時王侯子第多騎淫不法上年老厭事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 總主教的文雅陳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威不以鞠獄為意好更招權弄法 常愧之龍亞諸子營以兄弟不得為嗣常不平又以孫主衰老批政有敗 在文莊日大禹泣非憐民之愚也深武江囚徽己之福也洒淚雖同而 絕配豈不哀哉 公行割掠本欲微福於己而反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良微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至白晝殺人處心則異懷思而泣終莫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他愚為智樂惡為一年 神治の三月上幸同春寺送

在網性中任常以喜亂未平為已任萬賢技能紀。 庶政常謂為國之道 爾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歌智男俱困乃解軍十〇親摩支向書蘇與有餘歌無如之何乃使祖班說之便除差第三次有自然守者常逸考第王發國而攻之畫夜不息差寫隱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 代者思政祭者,第字文恭從之〇十一月東北西教悉山東之衆代總至親以孝孝第為并州刺史守王登納聽徒王思於為荆州刺史使之學可而不復帰于慶陽孫極土本以建張心為在片為清心能徐也 **建是夜同**泰 古之君水有不以為從成也職天变而不懼是一小以天子自居而自絕方致。 自食將既此大変也其為人君侵悔之。秦若矣而武帝不以用文字。自食將既此大変也其為人君侵悔之。秦若矣而武帝不以用文字。自食將既此大変也其為人君侵悔之。秦若矣而武帝不以為上華禮楊華的而內安外附斯孟蘇鄉之功。」 親天丞相助過王島飲本歌性係家終日嚴然 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安無所蘇陽也而不知所失多天浮圖之災矣一天火之微戒也方且迷了了等上日之間幾事宣少哉乃留居僧寺二一十逾月必以境内為宴 看好風粉成值使景乱而上 日之間幾事宣少数乃留居僧寺二丁通月公以境内上京武衛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城小號為帝王則一 幸沙國災災国報記 **加悲断明察不可欺犯** 物名以日 Ē 显 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 田是文武樂為之用病 人不能則機權之際變 Ħ 文件 T如表上表言更短的张哲堂看段广二十寸社由。可是所以上是人人是有的是一种原牧守皆以地來除自見来是否之中可此字內遇受之北也及景道等。可問景素輕高潛等自己工任長景後以河南叛降子與國對景為同南王夢高時期。 河南景素輕高潛等自己工任長景後以河南叛降子與國對景為同南王夢高時期。 平安 医鼠科氏管 二月侯景後以河南叛降子。國對景為同南王夢高時期。 平安 医鼠科疾病用其行管部主体部 推兵自固級外卒遂以河南降總國國軍人共產,與國際大傳大行者。二月侯景後以河南叛降子。與國對景為同南王夢 家大計 年北川 赤遺子 一是美国 配門在北 编一一卷 全院無一傷缺今忽受別除記是事宜脫致紛恐悔之何及未异揣知上所挑脫群性順及拋縣和計一城 治妖者省未决害獨言我國家如無事今納其我医籍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濟機會難得置宜膠柱無事今納其我医籍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濟機會難得置宜膠柱 李若將自教學到樂等皆身紀一時是常經之·曹言於自數願得在三萬默〇東總大行要侯等以阿南降總侯景右足屬 超亏馬非其長而多謀勝州泉鄉美與經濟新島縣高語格雅與姓與泉湖鄉 宗經沖縣由雖賴縣州縣時泉華其邊新開鮮和話格在與姓又湖鄉 宗經沖縣由雖賴縣州縣時於文日殷孝先忠亮仁原智勇無衛軍旅大 氧宜共壽之數器縣聯門人,其次內能獨駁也堪能侯爵者唯有慕容紹宗 酞项红我战不量之曾 所欲以翻腾王懿慈元郎朱子白都随往豪燕正得人死力然所至發暴了主下諸大學代東觀梁則神無語可能与大學而往成之節節也其謂 月次至天心神之乃群臣定義尚書僕射訓聚等的日頃成與則通和邊境 了和來上東言臣與高盛有際請舉十三州内附和至稱果定計實以下 感對日空明御字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是議納到封 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開納别曰 司不宣有順一豪而决者系帝既不此自免求异又語以成之妻因非一端武帝之處類所生也照由以永大能當以義理斯其 果 馬拉正帝紀

妻子赤星而為 世太子家太安 助玄王弘道 天下大行 宗有本尽 整着以前 而政府結 移易即以景為南歐州牧廟介上表頭曰為問為人之性不後天下之惡人使失與東國戰敗陳經濟於經經轉發目求贬削獨主以景兵新破未及不明且驗耶 芸論之以慢滅使其勢得容好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逆主定若臣之分為相結兄弟之親直日無思終成難养今乃授之以利 · 好易好至是使動作機移留朝略日侯景自生猜是遠托關随依馬好傷 便天下之人喜霸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一事不失自然盡善滋大院訴細 陽○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 與數騎潘雅科收散卒畫夜無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豫公匹派原大清二年の題大進十萬容紹宗以鐵騎五千來擊侯景景大演進二十萬 見菩容儀者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後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不堪要辱乃與尚南謀誅澄事覺澄幽之於含章堂京灣等於市透泛管 亡之國族亦何用此生為澄怒属使季舒奉歐東魏主奮衣而出東魏王 大將軍澄深忌之皆侍宴樂大編屬東親主東塊主不棒公曰自古無不 人耳故紹宗逐侯是不盡其方而李動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宣、一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受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動皆利禄之人也則遵其用私意小智服之而使于孫以利孫賜之使其臣利禄之人也則享得順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臨於皆求以遺子孫推誠盡礼各得其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順曰率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司氏曰為以侍紹宗者有未及惡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奏李世勤於高到氏曰紹宗之言誠是制景高數信知人矣而故不責之以遺其子則 大將軍澄入都幽其主於宮中般侍讀荀涵華而還東魏主差靖帝善 院侯湖明分替諸斯後東親東容紹宗擊敗之後湖明八東 沒高千里 种產课報 何 幸 2 存成され 近くま 王朝后有馬教可匹無八千人至隱樹雄種聯是時獨與四十七年境內事也冊開於離郡正德道大船數十艘詐稱數後為以濟吳島自横江濟早日景必無渡江冬志淤寢其議侃日今茲敗失節主以正德都替諸軍以二千人惡據照府在碰離令邵陵王聚取歸陽爲合之衆自然,无解朱 异張總等皆日静致息民和實為便司聚柳傳城獨日高瀬何事須和必二月東國求成干納東國大將軍派遣書後來通奸孫主輕朝臣議之宋之忠贤而不應豈非殺德告終天奪其呢故。 宋濂衙門都在及又這便來和並是我和特設問使我自相審其然主複數目被持來與內別等可以是這樣不是選別一子幸早放之報以所能提及我們與所以其思義亦不是殺之報以所能提供不是選別一子幸早放之 養官華國家有發展如之致暖於正德日今天子年老奸臣亂國大王舊 歐鞋館買轉辦冊王工德所至含果不法慶得罪於深主除春死士儲米 腳主亦厭用共乃從引言景果為及計將購受紛末聯源注明王聯制碼 是該問飲令便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際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 平生為宗室道老無承劉何者矣奈何帝也以景之叛城而不知以介書利川日康武帝之任侯景。引日疑趙襄城即之忠南魚魔鎮之部信惠利田東武帝之惟及其私疾杜門而北直知遠來史德為四淮之經正平決主不能用 無事公卿在位及間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止使守宣 在一本目候等者東魏高氏之叛臣本作式者之三十二年、本地傳致之東而偏信未兵之言等罪若是無怪乎董城之奉也、不納傳致之東而偏信未兵之言等罪若是無怪乎董城之奉也、不知傳致之東北道是我即特敦問使我自相奏其 恢要若東魏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 但我身於我不 柳國如胎在股京場東日養 許君親如此

\$1日为日安華較今日何情飲酒吓馳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裴之高同州刺 渡江以門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數或恐不然奪儀置酒氣經過與為散騎常侍勢至處處聞亂簡閱部下情共倍道赴接至豫章開景已 以杯类地 旭旭 「門氏日景国北区正義乱、戦状界乃乱城之際也而梁武終不悟馬然大名朱昇昇眺情發疾至漢、主痛情特贈僕射、 大元朱昇昇眺情發疾至漢、主痛情特贈僕射 日烟堂罪人亦當坐熟磨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 知而不事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恭悟亟使故茂 節行紀詳〇親大師恭後其國臣王茂恭被茂非其果左水柳慶陳教及至高之管切讓之言聖迹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将各有據守驗肆 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官關水陸俱斷何般有救假令無數其符目 他に正年の東西は定は、城江正月衛中領軍朱昇卒朝野以侯易之禍不及乃賜茂家統中以及在悉過、 為二十二年 人名西利斯奇尼 史那仲禮各以共入援因合軍報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裝之高自以年位史那仲禮各以共入援因合軍報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裝之高自以年位 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者免胃赴賊死〇初仍主徵衙州刺史章 擊賊逐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第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 入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营徑前刺敗從者不繼賊解其為而死子四子 以社稷之計不得俊論今日形勢實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勢父祖邊疆光為侯皇所惧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祭下 拜謝日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乘臣去臣以 紹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波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圖沒養成得中正乔子顧乃引景作乱可不坐以執道之罪則故綱目特樂書之既曰译 思渡江校尉江子一帥刑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遠認主事之子也之事登客造哉。 一夫安能 老心可見 城下之里 源本小知 語言情報 概要資格將述職而容援方貴未至而方貴兄弟常與智敗新返使私屋於之家以奖城叛务是魏益他社庫攻之方貴令子基超求收工废締造於之津欲應舉勞經信之乃歸江陵殷愷令其子方等建之水が東方廣告問題方貴潜與釋的東參會参以事石方貴方貴嚴格上水欲東江陵田陽在在共謀不違又江陵遊車主朱榮報云桂陽住 先是絕以西國王智兄譽為湘州利史徙河州刺史張河代替則羅州爾計一東,從高社或常知明明的國宗何緣不從未幾因事敘之〇一一一一大學高社或常知 認器後軍米冊旋湘鎮始欲待緣至方送州縣自江坡 能揮書回河東之以野谷兄弟今輝與慰及信州刺史挂陽王恒人接金陵屬侯哥請 也公卿因之是我亦饑王偉諸偽求和以緩其勢景徒之拜表求和太子。雖其親未人不肯確於城下之盟者身與些人不若也,亦為更成之明此然者所以專罪沒人不知大、養妻身故雖聽其過弄之初仍是成之明之一月得以使是為大水相與之盟教上援軍不以使後見部亦日即數之 士也以緣不早下心非之普與鄉雙院食子未下前回殿下都無下意緣無照東王鄉與阿東王鄉往班王問皆為留不進中記室於重蘭黃青便 枚 認能後軍場將旋湘鎮燈欲待緣至方遂州續自江陵胎續書曰河東戴之父孫警令兄弟今繹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隨入機金陵屬後見請和夏凌感總織機擒夜追將赴雜部後度於上時湘東王繹鎮江陵獨將因時才輕譽少年迎後有關學派銜之至鎮北疾不與猶見後國侯景作亂先是絕以恬勝王誉兄譽為湘州刺史徙浦州刺史張續代營剌彌州彌 佛以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國太平之民十寒八九然則向者古至三百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失深武信可文三百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失深武信 **錢不投之功果何在耶** 常疏食至是疏如劣能乃食鶏子即應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意報許之認以景為大丞相遣人與智與數止後軍既跟了無去

-

不納生失い 而意氣安候了無怖心今見離公使人自惜豈非天成難犯吾不可以再指額數下不敢仰視汗流被而退謂王僧貴曰吾嘗廢鞍對陳矢及交下 叛隆景景發觸正德以為大司馬孫主開城已陷安卧不動嘆百自我得三月侯景順副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置事即陵王論葬阿檀柳仲禮等 軍與那切安姓龍懼降江陵黎敬道係誉乃殺張綠於軍而退杜年見經便旋佈麗剛攻柵不赶退無城又攻之會大雨平地水四尺軍漢心熊杜 展總主即母居殿口苦索家不得再日荷荷鄉於刺也遂祖年八十六是見之談該是後衛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栽館要權成疾五月丙 戰時學夜至並民間內至聽見形納之選等逐夜兄散於居平營造手正請以五百騎節數獨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祭大賢輔學母館民各陣花 更新回來武遣時昏亂遊移齊於幸慈恭儉博日太子綱即位散縣成年務於於其語之所恭 段網構際恐不能自固至是這使於親請為附庸親宇文泰令祭酒榮權 降脚攻拔之獲不中妻子女及族親者盡珠之留切棒球屬下紫室既 這麼語目在蒙先官以次兄弟見屬今以姓代叔順遊安在梦報日家一萬騎千匹仪江陵以放兄舉時續遇和立柵北面未就而答攻之經體 一自我失之亦後何恨成而最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 散自取城亡者也 無罪被攻置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直應若是如能退兵相水再 中北坡甚至滿正表数子鐘離蒙古正数於吳郡石是中級於廣州駐中北坡甚至滿正表数子鐘離蒙古正数於吳郡石景中級於衛州北而上東三十三天之以命止德而正德叛命仍然而羽陽叛命柳州礼而 秦無法救君父之意圖目悉書于冊蓋欲使後人監之毋至蹈其表 教於豫電避和予次孫如釋如紀如譽如於皇子選延顧望立相吞 上表。 梁高祖或市犯 學能文教禮大臣勤於 建无规程 民世清 門心を 7年存其一子東 本 國家清高於崇本其教而不悟果何為哉 医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國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挽而不 他宗国之亡夫以诗屠之教審君臣總父子而未淹之祸其积如此有 医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國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挽而不 他宗国之亡夫以诗屠之教審君臣總父子而未淹之禮雄是則不待後是 東三家界至加夷状之。在不得社稷变遇而行郡尼巴不血公矣其後 東三家界至加夷状之。在不得社稷变遇而行郡尼巴不愈公矣其後 東三家居至加夷状之。在不得社稷变遇而行郡尼巴不愈公矣其後 東三家居至加夷状之。而未淹之,海安里 以天監之世府和藏豐海内無夷然晚節末路東走 葡萄洞成圾場全 以天監之世府和藏豐海内無夷然晚節末路東走 葡萄洞成圾場全 書名腳隨主朝使以共入景遮得其點縊殺之〇東觀高涨為關於於 因欲射男弦断不發景邊而殺之〇六月殼臨隨王正德結侯景震已審 了之根未得其便卿還珍家王勿以確為会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号射鳥 河之根未得其便卿還珍家王勿以確為会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号射鳥 一個之勇常置左右腳廢王綸潜遠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 一般尿安快確試討侯哥木克而死狀漿飲數は稀呂城橢體爛裡若景宴 建康景欲活之東日吾茶任事城朝廷頃,危不能医後速死為幸品猶欲 不知此難人全但以多許國有死無或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了監執送 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治聚智大舊澄政今有不便者洋皆及之為解於國致正丁縣、報高祖武帝紀 報為解於國致經之新於明教是有祖武帝紀 初代回水東沙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巨俊為耻義不降 公百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廣求思思於盡殺之并殺沈城 執節而死

實際 起兵 討贼之義 於這 養 質 製 無也者五等各帥我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領上廣州刺史蕭 社職中豪傑起去討侯景族然此無限者斯先十人而已失那人侯文都張他就也乞師于聽聽遣開府楊忠師師救之〇十二月為節即太守陳朝先結郡 "被西平沒相東三經移機就像事四基城人屬餘一年失終後移瞰逐而也乃相與科合勇士百餘人能廣懷斬重紀先馳檄遠近推講師為刺史也乃相與科合勇士百餘人能廣懷斬重紀先馳檄遠近推講師為刺史,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使天未帰獨猶足爲黔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 勃造人止之霸先日京都獲沒君唇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 处接遺僕一軍循野平已而更止之平乃遣使問道這個東正譯受節度 原湘東王繹與故兄昭明太子統正 息自展者不稍愉快乎豈霸先篡賊之比也、 綱二年蕭繹三年蕭方智三年而止拱手而死於副人之刃曾不得一 世又且三十年岳陽王一人而已矣昭明太子於是爲不死馬視彼蕭 又生一景也誰謂霸先果盡討賊之義故深武之祀不絕一緣傳及三 繁按侯景入而梁氏失取陳覇先滅侯景而梁氏方智絕是一景士而 〇太宗簡 至帝 行俱下昭明太子本深武舎孫而立之在東宫十八年遇候景 福高社武帝紅 諱綱字世讃武帝第三子一公成能屬文讀書十 南京镇 主要文目和子白大平自用了了人生更是一个人工学的现代后目都是特里有干局立等群乃遭使册命答為第三建基蛋白官沒不可到现代后目都是影抖杨忠捻阳東將柳仲禮襄赐乃安〇五月题人欲令襄赐王警發表與將杨忠捻阳東縣走自幸韓國政黨出于高氏雖萬 世受契綱ニナニ米 スーチンのおりに対するというでは、王書文目加字由大将軍都督八合諸軍事将王張三将軍乃有字由之では、王書文目加字由大将軍都督八合諸軍事将王張三将軍乃有字由之のは、王書文目加字由大将軍都督八合諸軍事将王張三将軍乃有字由之 **灶田於身** 王繹為風相國建深基悉百揆承制繹誘完武處王紀之子圓正囚之〇 年末并七年0 新天等二年已 阿里寶炬頭太子欽立 0 國父愛國東命進軍給奔越昌為侯景所整在湖南以為承王 翔曰将軍前年殺人姪今歲伐人兄以求榮恐天下不託僧辦送於缮繹九月熙腳隊王綸將攻侯景廟東王續忘之遷王僧辦等襲之編書書僧 等于此最交元人合了配主美式聚圆文芒中口 王等見提成并辯等開大宗試終刑東王繼請上專號一号縣原王棣為獨與王自稱選 王守漢国字文泰以府共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後法 直持漢国字文泰以府共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後法 為禮精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之府 至劉使侍中張亮等見東觀主逼以禪位東魏主遣膨城王部等奉 者為所女与租庸調有備有戶則有調 禪位于齊衛主洋逐即位國雖即改元天保東題建國行者静善見起甲 行好馬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立耳洋 太妃口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循以天位不可妄樣終身比面汝獨何人欲 十月侯景就果主網併殺太子大器而立隊軍王棟排除為相東吳王僧 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識因高德政勸图王洋受配禪洋以告奏太妃 一七年至是亡 舉討侯景移被遠近口唐王洋稱皇帝嚴東總主為中山王 切蠲之以農際講閱戰

Sparings ar

万枚を者 略介納我曾優納数日王至七衣天客とよります。 といれる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化意子欲 行内街之會人告悼及并其子盡珠馬亦被司馬王 機數柱線節生花紀以為已 湯淡種帝士成都初臺城之園本軍徐悝勘據城廂東主線將討之副徐佐日七官舞と成様 「文士号能匡督會内 名學学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 九株と具 文文行城從客間到相回我於古誰此對日瑞常以公為湯或今日所見曾桓文之於東, 近裏口觀漸俯自聽歸于江陵所之降觀也字文素許其南遠久而未遣華明史 管庫必提門賜不遺順監外并於補於此者成之不豫則考之前後取為 「南夏性の埃氏の町主殺耳の書左び屋等を度倒中書今親投援調査でいたが、 でいたがいのでは、大師末殿親主歌立其第四王郎文帝第四巻子上来 而養其所是宜控訴者之紛與也〇三月來成陳王紀語看傷中成都自清收銀或妄有所能強致其所親〇三月來成陳王紀語看傷中成都自時人終不服調之樣更投散的為人民經濟不可收收到三至時也殺之候 展出了動作九命九秩之具、被離紛此宇文本始作九命之真以致內外院里。年中里市大學四社就正月。來主僧按於軍康承制使陳覇先代領位於日國紅峽紅樓景也轉改元大赦 順用愛情為東此母謂人已何物小丁敢與魏牧作色華之則使升天按 戊江陵梁主經諸魏遣尉運回伐成都以被之秋七月紀蒙潘梁士 欄之〇八月 學好玄談講老子於龍 **百代深十一月入江唐十二月桃洪** 即以来大選之職知名者牧人豆

司馬公展年圖回國日人遭視氏泉撒王公牧守繼屬而歸親其勤勞門縣從○機將置國軍管衛之李東時裔地以除香主而成大業及手順縣就○機將實調書點於辦多亦讀親也民一句宣佈今日也會提出放英之十二月總入設深主及股懷太子元良等於採在都被設不得寬縱故為政尚嚴或問決主何意焚意深主曰讀書與表待有今日獻 人百直攻城及者開四門的國師劉主退保金城請實求和深主乃焚古可以謝天下不似難察姓聯樂門而梁主曰襄實考意宗黃何罪即國國詩群臣亦有和者胡僧佑出戰皆敗朱賈臣按劔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名乃復聯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聴于亥魏兵至棚下深主巡城循口占為 像日籍出何策鐵日經幡而無謀多疑少斷恩民難與魔姑皆戀邑居知據所職上策也退守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擴守羅邦下策也 經教之初度李才言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比土 其用下策也翻師至內外戒嚴操主乃停講王瑞報日吾至石梵境上帖 展後來主管的聚會之長孫儉問謹日為緣計將何如護日程共廣滅逐天文嘆日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題遠干謹中文護楊忠将共五萬代 心為天王两主楚分恐建子之月共入江東宣整施徙都避之凍主亦晓 衣出降後源王登使鐵騎權之入宫囚於馬慢之下。梁主性残忍且懲高 一國言一四萬卷以寶蘇擊柱折之數日文武之道今夜萬矣遂行馬素 神之國對為作為蓋特人心之不與神亦天地之所禁也,其智未是稱也其子孫各權強兵列居重鎮不敢君父之危而窥問乘為之地素與國龍叛人遂使臺城屢從老而鼓死江淮以南朔為荆棘秦門之行居身領國以奉泽圖恩縣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食河 約已好尚文雅村獨主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來之主為 天前日 元帝以武帝之子 雅上流之重士 勝上策也退守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 人 兴 元 而 紀 拉於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條怪國文嗣位則望蘇以隆梁祚亦可矣而乃不奉権上流之重方君父告梁蔣茂赴難可也而 アル総数は 致之言 快不用 七卷電經二卷馬類經譜一卷茶品五卷新增白澤園五卷如意方十二 題師未漢誉將尹德教說登日全國之精銳盡举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國主源王於為蔡皇帝資以荆州之地屯好守之提明此所數縣極城初 納文士著昭明大子傳五於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是春義記百妻賴其四夫四韓文謀數〇初簡文帝綱管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餘至是開城擊廣又失寒勝乃恨不用德教之言被繼人批舉非得比繼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權其管學大雅群剛俾無遺類收江陵百 利南地部貢献前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黃三卷文集五十 文集百老行于世而不常繹亦著孝德忠臣傅各三十卷冊賜尹傷士 勿懷匹夫之行皆曰卿此策非不善然親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将不食吾 姓無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點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恢弘遠略 卷亦行于世二主属志藝林多聞傳究於正學未講德業大姓無補敗亡 卷王朝金樓子補關子各十巻老子講城四卷懷舊傳一卷古今全德志 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 卷法寶連壁三百卷謝客文經渭三卷王簡五十光明符十二卷易林 身就囚教官弘 交通不圖係國之謀方且射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己猶焚圖書 果和跑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較禮殊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私友 〇後孫中宗宣皇帝 武奉城死龄候情之于胸横崖位太宝二年辛未十月足散粉的以為不暇時間到近期 網旗不從後已已太清三年五月多以為不暇時間到近期 網旗不從後已已太清三年五月日 內內 教帝方绍生慈祖元帝先子宣帝区皇弟晋安王忠崇 上中大通二年抗被的超之海要至武帝立杖转鲁安王忠崇 经收入文元帝逐即位都汇经在位七年第四十四至军中隆二 名誉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孫與西魏代

伐後漢 使事解立共卒為務死于曹上等志之臣也 ○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以動也立様被王編於大変五年編臣後東而 ○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附等政論妻口書法正後洛亦樂為也司為書代敦澤者號也等愛城立多○鳳州刺史王琳較江坡弗及次長沙遣將漸純陁侯平代後來樂之 五共尚書大齊嚴整有謀雅造政事文辭縣速操亦亞之後祭中與天功 方智至金陵時年十三即很王位以大尉王僧辯都替中外諸軍事加 五月外外納之水以方智為大子的午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等重保金陵以為弟主僧辨不從愈以立送淵明入東顧僧辨出屯西起東王僧辨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看者同處侯淵明就類趾騎所以年以之望面出今免涅督數千口○三月剛便加手才納納武姪子淵明子納之望面出今免涅督數千口○三月剛便加手才納納武姪子淵明子納旅不敢獻言誠惡友之故私購之耳恭乃悟口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 之令百官封拜首做問 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 動先達便苦事之往返數四不從朝先樓日武帝子孫甚多难奉元能後為望大子〇初孫王僧辨與陳朝先共城侯景情好甚為及僧辨納淵明 下放歌華所何有功後以功業自於逐事海樂典御必率集面諫比 禮〇酚大治官室動主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 罪矣縉紳何各皆為皂練都人

おり 新人如龍逢比于未是後物逐釋之項之入見似有所讓竟斬之〇五月茶葵主或如果了流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動主大英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 版三代 京帝 歌王申二年 恭帝郭宇文之罪白矣 西親 率文之罪白矣,疾國總建國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節即之別十七年爾百效正之而疾,因總定以應任以應表帝語禪位子圖總敗稱辨常也令子二月西國主節以废陽於國籍之地封數為周公平文護以團公知 は第日書館子皆切外地方強天下之事處之が次宣努力以成吾志己一部方智の十月紀大家等處之公宇文泰卒世子慶嗣時來明召中山入 建安公湖明本,〇王琳奉表干國又納款干國以被房之妻子亦稱臣于 條帝王之政崇儒雅與禮樂其思聲文物蔚然可觀朵宣武儒弱不久。 等類溫果押河右萬事入臣遭遇處直惟以北廣於大寒悉為其有 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惠肯定包司豫權雜建解門東魯灣此來 之地之民以憑使中夏南取开州東舉幽冀共不留行而數千里 歷年圖巨後襲之先世居朔野有國《矣道武乘燕氏之豪悉察引弓 成三年就丁丑正日 宇文氏耳然既為孝武又然感而特亂臣贼子之所為視衛六澤有數月禮而建六官作九命而叙官縣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惶漢東據伊提而又得蘇綽之亦不脩一代之文物乃複點晉魏惠董傳 其為國也微矣然平取威定伯以弱為疆南清江漢西舉也獨北控沙 史斷日宇文泰因魏擾亂奉武西奔逐校天子而令之校草東立朝廷 德馬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然吾誰欺欺天子 今梁中宗附敬宗 19 起與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約主沉於回淵公柳百官血濡馬足難敗遠起上之人皆無依心而內自睽離以格外盗於是爾朱荣乘之而必悉避行登損於以為,以前智禁道紀鄉人壞中令貪殘粮民悉悉盜 九年前十四甲子零二十九年 起甲寅至己已十六年先西魏七年而亡〇自丙戌至洪武戊中九百子三主二十四年通前共一百七十一年東都鄭孝静帝先文帝一年一百四十九年而東西兩分西都長安自文帝賓准乙卯至恭帝顧丙 之時宴安急情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断之 關遺字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云嗚呼人主當国家全盛差莊勇决手及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遠華武惡高數之逼逃遁入 六年、除壬午為齊外止五十五年,而中宗大定四年、戊寅至後主廣運 右梁武帝天監元卒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即中宗大定三年丁五五十 十五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五年 十四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孝靜帝甲寅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八十三年計十六甲子零二十三年自文帝乙卯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右比朝魏自太祖拓跋珪起東晋華武丙以至魏孝武脩甲寅十三主 才,循不能 救况庸君乎。 二年丁未又三十年合八十五年自武帝壬午至洪武戊申八百六十二一天

之所到江陵福沒元帝被後僧辨霸先来故帝廷建康并未涉江齊人起為也也可以王僧志代之霸先遂即位南郊奉力智為江陰主葬林之,是顯光叩聽謝日格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獨先 ○· 戶衙限公罰先進將稱王遂稱皇帝廢主方智為於陰王時方智建 京之二月方智父為經廣身為陳覇先所私誉臣總稱而保紹宗祀接、武帝嫡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無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無孫即位於乙執元帝而再之不恭不友不孝不悌不忠不義率于一家是或狄不如。 樂山縣台祚惟州是圖蕭導政父之親誘國正而投入蕭挙續子之行 心緣紀水祭無处難之運納文至痛在心為城所會不敢執寒及與宴割於行果等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姓目相屬正德綜論有執遊之意納凱先行取貨論樂之立國大抵夷數盛行致倫俊數養方不至僭受國巨又以讀爲明本而僧辨納之劃先設僧撰廢淵明而故帝後位 **致中实** 工作移為許巧其三经曹補擬宜與聚共其四高洋機有山東末易猝制樂談言四事其一比來守今代歸期促賣故專務威徒其二貴勢競後靡於來忘批為正确佈支機聯及〇六月周以森南部群臣極諫光禄大夫人家翻幽地年紀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練幾元器宣對収為 · 物香太史奏今年當降福布新國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日還光武何故中 □下將赦之限國王湘素與後不確進曰猛虎安可出穴獨主默然使左 於地平頭粹繼中爾主臨穴謳歌令沙等和之淡等悲怖聲頭為主情然 胡致堂三大位继李国日溪迹其過墨金亦甚少所可恨者楊幸相也。 异文八乙兄子院川王衛衛即位媽先雞新衛即說鄉都鄉的香港以取為政務學會衛非軍旅悉然不輕調發性檢表後官無金墓之餘及班子 親為機軍旅之事護循總之改都督為際管の國主設備完室二十五家巴刚聯沖綜六報近年の除水粮三年正月衛太師讓上表歸攻衛王始右則不後澳號吳呼天乃燒殺之 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〇陳主動先列陳主臨戎制勝夹禁領運而 尚夷的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不奪其之間主禮敬尤其號曰道過 動C創主賜處士臺更張道遊公後銀将軍寇馬入見東季軍之又也 BCL-Les Bry State 中東島江南东 與對日為誅諸劉不盡於是兩主誅始平公世格等二十五家囚部等不 大下宣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聚獨委同功共事對赶武

背其左五郎 一种充分 有無其本宗而從人之性者乎丈夫寧可王碎何能是全學安以其言母事主城元氏之族殆盡完職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後兄祭論曰生 月間主天王統始稱皇帝改元武成〇十月國主津墻酒成疾弘太子十二卷 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臣臣智力何足時子 者失後十九年而高雄為字文氏所廣高氏之族皆死本與元氏無異方正學司養恐其外得民心而後與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為無及應方正學司城人者通以自城尚洋既樂穗而奉其國思元氏宗族董藝 則不待獨若部韓橋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我之者亦不仁之極也,我不不仁之極也,以此一大學之人也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不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不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不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了衙口在之後刑政百未一舉乃明點深武之述幸并各身影謀如此了衙口原主當梁祥補遷選將練兵動除元惡三年之間逐移梁與妻 | 「春之失兄院希佛賢兄崇在住上在書四十二日聖答司等動食吃的介养包護機必伸子之日聖子司の村養國陳世祖文帝衛子子幸武 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宣因仍屬業送移經界得國之物深以三方丹時籍甲 本情。何以處我聯口殿下往時位地循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熟透關天時非 人工學所及獨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東大丞相規等 而策賽驢可悲甚矣三月漢如晉陽謂主聯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 是與一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民殺騏驎 與五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民殺騏驎 ·宏弘三人名道·5明 神戒事理教 教徒 子博 全天 正期 **非同公** 工作等院上大慶海內共開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工作等於口教道器日联子年如未提當國者公岂联之四月周家李讓傑帝顧明叙有識量進春杖之諡曰明皇帝觀第懲公監理月周家李讓傑帝顧明叙有識量進春杖之諡曰明皇帝觀第懲公監事以名教天時人理介為三素可謂巧言亂德利口獲邦者矣 今楊信等自為丞相都好中外諸軍事物情以演位地親逼恐不利於齊前梁丞相王琳竹處敗鎮與決予治者奔齊○郡大傳第四王瀬設尚書院展望主放教明元年の用商宗等、陳六年の陳世祖清天藩元年の周武成二年の青三月、明報書 演日我何敢自此周公縣日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和演不應與 主忌之居順之演出歸第王聯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後辟惟殿下意之 自預其輕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依字文之於禁亦足以為明矣。 更新三旅大權補總於護院不能剪或禍根又,資以兵柄是虎而傳置之所可帶微前車之覆轍艾除而動藏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 左右異水忠直于時國富共強将圖進取假之以年是使秦吳肝食 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之商致學校之風傲乃賢才文武拳篡每訪更断回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廢改目立輕係辦稅廣求民處內 天时也下盡人建上順天時刀名教之正道也歸飲逐其刑禁速演要十二卷 《沒室南門便世社行 还議者惜之然建遊道德之該而行兼奪遊道德日

11.5 3 物門主許以長衛王茂為大気既而立大子百年以上下町時帰南王在物門主許以長衛王茂為大気既而立大子百年以上下町時帰南王在市門外諸軍事無巨細皆先斯後期の九月郡王濱太故王諸南王設計に蘇門院大流年の東映武忠帝書法等元年で月南江郡田武安帝書法等元年で月南道郡下月周太師護自加 **覆且吾住寅沃緣不堪恃務人主恩私何因可保萬一職楊永退無地非苦醉不受或勸之喘曰我少年以來問要人類惟多矣得恶少晓鮮不頻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断死刑無抵制關雖池則〇剛主欲以玉聯爲侍郎** 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宜 以傳位又自立于百年為太子遊便疑然交生而百年卒遊礼從之下,爾之裝雜對多安太后之訓而就所南王轉放后渡之印物今許長廣王 其心非為富貴直報題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子耳不亦使乎。 胡致堂回王婦力解要官而以易無難保為戒則聯之欲演使速取風 雖稱孝友奚足尚哉 別史局理子臨川〇陳國州刺史陳智廉題問迎通謀拒陳東智度為行襄三年の周賢居至二の齊門勝元の大小四國 陳蓮芸計武江丁襄大定八年二月傳世宗明常編天保元年の陳天陳蓮芸計武江 四十四非題度○附陳正祖文帝倩○周高祖也○原世祖湛 和明治社会的使有過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頓陛下悔之周主再拜受 〇二月後孫主衛班初梁主悔不用尹徳殺之言色數在連處書不振乃何以言智卓若班彪王命論識所歸子齊即實應不可諫恐獨及己乃居 要有日進為惡者 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應而 故其所言不過從課席信識旅言行為語而巴其他君人大能皆不足更進生し文之東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達深滅此意

南北を産 事物一工情以太子伯宗泰訪問項日子欲要太伯之事項拜泣固餘陳主又謂 好上人所以原大和元年〇族於主年天統二年四月陳以孔與為大子詹事陳 10里太子聖德日職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認陳了九英等日今三分門帳四海事理宣獨長君鄉等宣遷此意北吳流涕對 日至是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 受實術得除名對夢使此從言字文讓為做壞逼令自然臨死謂其子到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省署教教持才看氣以湘州之夜全軍而還謂宜心國綠地特天四月彗星見○齊主法傳位於太子繼號講太子即位○一二卷 《英明》所限世刊·代 司馬公曰,則當面將正請以此照做以為城市則當樣之場所以死經 日古之還直接見於那乃以與無於之意任夫社稷之大計前以世祖之言為不城 皇太子聖禮(日田子月) 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及此蓋周主以此自臨而設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恭古以華一時觀聽 **世史苑編二十一巻** が確全不師知及僕 今自然華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敵宣音啟諭而遣之士人為縣令自比治 等令法、為受本等之則前此來等用士人非理建立以來感令多用所役由是士流址 為縣本等之認可則前此來等用士人非理建末以來感令多用所役由是士流址 和協則土上令鏡於有聲回吞雖眠亦令驚覺の齊始用士人為縣冷鄉冷映脈之 極勝本年為之認可則前此來等用士人非理建末以來感令多用所役由是士流址 即以前於非常用士人,與一次,與一次, 與於有聲可吞雖眠亦令驚覺の齊始用士人為縣冷鄉冷映脈之 後媒世史 多題自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二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狼車至陷或以至也 で陳○九月禄遣往國王禄率水軍二萬與局將衛公直權長宣元定等了四月陳湘州刺史華城巴州朝史武僧朔錦後禄校送子玄劉為院請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敷勞致愈黃何必藉女龍也城莊縣井栗為班近之然金不以為喜雲謂其子大將軍光日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近之然金不以為喜雲謂其子大將軍光日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 夜刺選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物傳更數於數中者必投數於階石之際主備祖太子伯宗立殺補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去性明祭子使約每 灌城梁主出頓紀南以姓其故尚書僕射王操與周副總管高琳拒守十四日為毗奈明三年〇本天統四年三月陳吳明徹進逼深江陵引水 會皎已陵遇陳将吳明徹戰於池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梁大將軍本唐 國殿亮禄主雖知敗不獨在声號董於達直遂誅之明徹遂而梁河東郡 夜鳥明散飲降之解色不屑死之贈長沙巴陵遂陷于陳直歸張於海柱 之脈並不悖哉。

西上皇帝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巫以後事屬和士馴禮其手白が及 之對陽東大守馮使母洗氏為石雕郡大夫人統先召陽春太守馮俊族等,世宗天保九年の陳大建二月陳廣州刺史歐陽乾及國人討斬時間,是仁田刺源州長仁道人刺之事事工開以他事中賜死。 大會為女侍中,其天被廷操逐為侍中,制律后從好粮者利有龍亦為 ○探世宗三○附陳高宗宣帝項部周達杜果法昌安成王項也字 直文員兄章姓會地係常用與明蒙清型地位位十四字書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也遊蘇共拒境師諸曹長迎重昭達共討平之僕以其母功遷衙雕太守。 日中領軍又養母官煙陸令營以婚胡太后龍和士開阿那林皆為之養 無城次其勿性配乃辟之至是忠本監理對○陳田院記主項緊其主怕 公務別卒忠子堅初為小官伯宇文理被引以為膜心思日两姑之間 不一勉以周旦之事小人類不忠信如此 这解而兄子立未二年即事之孔典對世祖言項為周且而項塞索曾文所国事帝养前之君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決於安成王米幾為 安後要因民姓楊令會東士開引祖延為松書監士開會 僕射〇四月看主以東宮時神传高阿那脏為尚書今韓長者 正朝排天排兵,〇冬十月國胡太后與沙門統墨獻通圖主聞言而未不於此時東正其〇冬十月國胡太后與沙門統墨獻通圖主聞言而未生了所寫固日不似九人圖主良义乃釋其罪竟殺之斯非專領者也非然一七月國國歌王俄聯年十二級和士開納律光聞之無學大災曰龍子慢復過二二級 · 一般大將計世武赴援敗議〇萬後以總蕭莊為東王張持甘華 後與國耕士與簡級管座廳將軍李邊哲擊走之昭達又設章陵之青絕 **医感候至是通酬的說面日孫失江南民少國貧朝廷與亡緣絶草使剛率麾下數百人騷殺絕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國** 植動莊獨擅敢即復陳之美望借較州以禪根國直為言周王以爲中部 后於北官日後鄉華的如園先是的鬼數僧明會比將衛公直為陳所敗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院而召之万男子也於是墨數事務併然遂的胡太 大忠不拘小節團主命素為認舊下筆立成詞表惠美國主日勉之勿事 龍城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情先事之一舉而盡口順遭司空軍昭遠便 ナ直己以行表何是惟子至是陳主徴以為侍郎の面以和士開為尚書 ·士嗣威權日盛朝士不知意耻者或為之俊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養 曹操龍官張縣家鋪此皆通取當賣之道故其樂族皆尚書列鄉籍 南湖田富貴在天水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求通之理查楊繁自以 の養武平二い間大神六年三間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養有果世宗天保十年のけ大地三間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養有 夏州回但恐當青來通臣臣無心圖當青也 智力逼取也史稱素智許自之不由仁義阿諛所主為下其

得至此人在 明月原長 分割 年月(後) 西主因與班謀拉殺之 蘇州律后并殺其二一一日此人在 联 安得至此,文為皇后男尚公主語言甚可畏也封土讓又容於衛主誣其将行不乾 巴百升者解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湖科於震蘭西豐縣鮮律成行突厥一飛上天明月服長安令謀傳之於那段使其要兄秦之與陸令管因解之 天光弟美為西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長之間違差寬客為議官曰百升班勢傾朝野光惡之實數曰百人入 延端腳縣屬於東以致塞哨國必破僕射〇六月灣主殺其左丞相威勝王斛律光以祖廷知騎兵外兵事時且讀陸雖婦人然雄侠女媧以來未有也不管亦稱現為國師由是理得 爾不可為彦深數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也不見從時事至此安 陸令管欲立穩夫人太后乃結令管為姊妹便與祖舜自衛主立昭儀為他胡太后幽居自愧乃飾兄女子官中令見爾主納為昭儀及糾律后展 百致嫌疑文學成以日原憲指心撫几日吾之風心公軍不知但當是去 理節耳〇二月電祖班以太后既幽欲引親保太后例事隆令養為太后。 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及辦者委權而去獨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 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 翻致堂日解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疑之徒渴亂齊室 允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孫寶而以空言肆風 以以明而时便宣帝 ¥中期 ₹ 6 不在 主將如衙院李舒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讀轉長豐言子衛主日諸連名本及華和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廷所屋曹請廷為來冠宰相近習惡之會獨無所囬避省宮於不急之廣禁約左右騙縱之臣實倖側目陰謀陷之左 茶運所言 を対対関 胡何洪珍相結洪珍鷹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機世史類為二二系 與 沒明帝时東宣帝 新書養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費或不然悔無及矣 市 財機中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應量和北道衛主聞之 與明徹攻壽勝堪紀以及灌城衛皮景和等救壽號怯懦不敢前明徹乃 與明徹攻壽勝應克之殺其刺史王琳腳騎關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明徹攻壽勝應克之殺其刺史王琳腳騎關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等,於一方,其志其意必以不 有必及獨主悉召已署名者斬雕率舒等六人 十月衛主殺其侍中張雕崔李舒僧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接衛主因與電可與為養可與為惡圖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邊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悦〇 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日如動植公是也管中相之則覇賢刁輔之則引 周主飲客日正人豈後過知乃後以尉遅運為右官正周主曹問樂運日 太子何如人對日中人圖主顧調感公憲曰百官伎我唯運所言乃忠直 之著所教之端太子好近昵小人左官正字文孝伯言於圖主曰皇太子於教之衛主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〇八月圖太子衛納妃楊氏鄉 頗以無人務提返等日本是被物任其取去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衛 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祸而更速之平王後有疾動主之因務聚飲其所親尉相願曰豈非以可山之捷欲自穢乎忌恭曰然相之因為其關陰王長恭長恭美親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國主息 層日发蒙蒙非照力此○周太子常復白鹿以獻聞主部日在慮不在與孫慢日食動和人後避○周太子常復白鹿以獻聞主部日在慮不在與

è

月武三里式龍文周武三君而已放持書之曹武龍文漢文張古後之人主能終訓者晉 世史數編二十二卷 悬龙天子 至操村衛行士保全江陵位高挹復深得時譽梁王深借之〇幡主言語に大事で蘇武平六年の朋東総町七田開所答掌選事期別刺史王操,非祀典所教者盡除之〇間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情講然所記與主,非祀典所教者盡除之〇間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情講然所記與主 一覧開所封王周主謀伐之章者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共共 請之無愁天子龍任官官祭預機權官由財進欲以斯成養頭劉桃枝等 **啦內不喜見朝士非龍私昵仰未當交語好自強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 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逐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四月彗星見〇五月局蘇佛道教殿経祠初園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 為持第二言若國家未即大學宜廣屯田預為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 既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雪龍門外焚之 夜相時官崇都好申盟於調如者以觀集〇四月頭焚文錦子雲龍門 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察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 廣朝夕進一溢米各用一海米為賴書記曰三年之要達於天丁但軍件等也常成年五年今 問建議三年三月圖太后此奴氏祖周主邑居 者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老類出遊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鄭皆禮所 西安皇日中外恐猶不能絕今後莫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即安皇日作為奇巧以為上心若陳桃根也義當語貴別去官任以我 禮不倫親孝文之禮若倫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表麻苔塊平三年 重須白聽朝我來之節苦廣之禮學邊前典以中問極層是書蘇於 百漢文短零之後能断然行三年者唯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偽賢者晉武既為聚杜所感 《與明帝时陳宣帝 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歐安州刺 此為變 交武前才 之紅士終 使王延宗卿主律布還勤務提及摩問衙以為任國進師趣期一次點後悔十月間主目將伐剛攻平陽城降之獨共大潰逐克雷州情 養新四太子國之儲副宣易發言本謂公客陳臧否何得迷至昌言執数 高歌以總為管事孔與日江有潘陸之華越少前異才許華華麗人而無為即至日京籍天保下五年日開建區五年八東六東大管事江總是初太子叔無所不照當王天下而來與扶田新籍楊里發其倉襲之志 及相圖主問來和和素所堅對日間公正是守節人耳 武司才亦常以此為憂國主問辦對日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執讓動友 医太子在軍多天德王就管與賀若衙言太子必不克有荷納的朝陳之微行遊鄉家願主怒遠免總官預之雜熟也亦正敬其〇周太子費之圓 國網之實練園於特但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與奏日 九月周主謂群臣日郡朝昏亂攻由群小百姓藏然朝不謀久天與不取 軟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文 太子固語陳主從之總送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好陳氏為女太子亟 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宣籍於經顧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 万氏三葉之不下梅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前万氏三葉之不才尚祖知之失若為國家遠應以大業付齊王惠宣遂 易若授之齊王之為愈子 的致空百意若以客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馬得為孝平故禮該金華的致空百禮在密無外事惟金華之事無避馬盖為門歷之怨侵過既 偉來和當調堅白公眼如曜屋 国年

報由球 1 〇五月團主毀其已室之社麗若復省後官犯媚之數領徒調如雅料題傳依善守城不可數據欽重而是當時實功何其溝也後以例別刺史在得何賞對日蒙後特進郡公寓主謂高緣口朕三年教戰決取同陛正謂 肋骨賜伏日骨親肉頭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問旦則較阿尉 世高層臣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圖主執其手司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差 不從至是閩南主被熱帥衆子聽事前北面表號良义出降第江日臣三 百里縣馬〇三月配東推出行董傳伏降圖初獨主招養強出刺史像伏 堯周主大笑畫歌贈以雜繪馬段良馬數十匹并屬後主妓妾與常來五 亦補圖主指謂圖主口是登碑寫朕者也深主曰是人未能輔經友敢吹 至是入園會鮮干世榮死之其丞相阿那脏引周師追擒王緯及幼主恒軍團主以提婆為柱國認論國臣日若達天命官都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是唇的一事詞辨浴流問主私飲禮遇日隆後後宴園故臣吒列長又 〇方北灣起文宣帝為洋庫午至初主恒丁酉五主合二十八年旬唐始衰後主繼之皆狂尤甚謀剪忠良信用讒和丁年而亡已為辛矣 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承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餓齊業於禁紂而能信用皆臣委之以政威加隆敵於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 位於幼子恒自從百騎東走追及捨之送城衛先是稳提婆西在司 午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九年計十三甲子李三十九年 文義有後才而無重德悖侵無禮終預身於奴隷文宣沒酒殘暴甚至限止逐君之慙而能怪怪盡恭以事静帝汝身不怠此其可稱者 施於國非所以数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神武以高世之墨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馬魏武所疑錐有 服天既不能然又龍扶之且以官許誘降之行於齊非所以榜提婆亡濟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我請確境則齊人慌 | 本語 | 孫主朝周於期周始具禮致積致饒設九備九介受軍千廟三公三孤致 似功其略相 ジャリング 調香養療 一名英京 高祖英明 馬須利 用主物程 「人に異と年の周言帝敬宣政元年 三月園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田州祭世宗天保十七年の陳宣帝太三月園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 以疾得免周以高着妻童氏賜將斛斯敬重建首先而哭不言得放為尼練與楊提婆及衆多有辨理高延宗獨揮袂泣不言以椒寒口死續第仁 要制群盗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項以上皆死 南后犯者至雪屬為華自己卯書齊成元氏之族至此未〇周須刑書 在劳實還擊致享皆如士禮〇周主殺温公高續夷其族是役也周人誣 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何所擔然而行情朝冠之所自始也稱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擔然而行 三十卷——一个君用帝时限宣帝 為刑書立法若此是宣天道好生之意或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納其來自日後周至岂難日聰明果斷而亦兵文優動發人多美令又制其來自日後尚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城何哉自恭以篡殺 制何獨冠為然哉 胡繁堂百 禄者其必以嚴刑為戒軍大為先也故 性好殺戮故天生聖人以承其後三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 行舉奪其用心許被甚矣值時昏亂欲復侵羅委任凡才吳明徽既得 同馬温公回周高祖可調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奮高祖勝則益儉也 西防後望徐充遂至師上國處塞亦宜哉且又既愛太子以匪人江 向後僕養仍裁為四脚 個人叛態欲争徐克認吳明徹進共圖影城個將王執敗之執明 誰不信之然文帝之尚未寒孔五之言尚在顧乃欺陵孤弱躬陳文帝首知長子仁騎早存古公之心項拜伏固辭繼以弟立 君子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聖人因時制宜 各有法衆意義不可以私意更改之也周察紗僕此後世中 人具明哥附陳宣帝

治 斯 王 斯 王 国 国 物は では、千・千の周等が耐大素元年正月局作刑経聖制周王初立以高等にはた。 スキートロック 東京日本 はない はなま正月局作刑経聖制周王初立以高國大司馬建設とない。 **车太子衛即位對於立即是香欲會無嚴容納騏椒讓人騙而稅收起拜五月間未包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强壽三十六謹曰或是喬在位十八** 成於是樂達與觀前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断不祭幸輔一也采文賞店 恨耳四柳笏於地質監殺之〇閏月間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為上柱 祖刑董要制為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護群下居衣緩輸年即次深 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此而嘆目死生有命軍後面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弦 周主質殺其叔久衛王 屬一主以富屬與望重是之乃使于智証以及圖 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臣者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豪於 小免吾将與之同樂乃請閣請見日樂運不顧其死欲以不名陛下不如 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日朕思卿所奏母為忠臣與 有後毀官室之社雅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意賜平民可謂等處勝為龍佛道而海內未原欽情訓練士卒故能得人死九以務為強及平其陛上用法 發工自衣而泡不用錦繡後官妃嬪不過十數事崇儒術 用事自知及禍請所親日吾者在先朝是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断可 **並戒不能倘布德政八也若不幸兹八事臣見圖廟不如食矣周主大** 為管事恐長夜之飲而常不知陳本之亡實胚胎於此矣 粉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嚴嘆日藏洪同死人循願之况比干乎若樂軍 食血能之〇二月周主般主於明然管王執及官正字文孝伯就開前 大然嫡嗣非才琳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嚴肅教方之則是是不 经為内史中太夫委以朝政實際為 至也得賦下民以奉件優角抵六也上書字該看即治其罪七也玄 **汽船座私 作别其名** 自成以天 後 土出 世史東海三三条 聯圈主達便被勒他目易主託公衛王高書課者伯曰公知衛王謀友何日事由為先就兵缺冰宇文產伯因言動将讀事時間試締約沒辦孫職立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至尽其周主問獨曰我麻杖痕誰所為對 親其相級其亦不長又諸潘微發各令就回看無深根固本之計初鄰既 以不言對日獨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讚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 五月圖諸王皆就國際公楊堅松謂大將軍汝唐公慶曰天元實無積 東丁東十二年の月大象二年、五月周天无主質列門公佛野自為子 矣居寒瑜年即心療樂而五禮七矣公即以下常被楚徒而五版七矣 被柳天教杖柳天杖亦皆以天自處就然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 胡致皇司礼子立天王之張其作春秋代周室實前君子謂聖人以天 輔拂之黃難守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 衙以自免也會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 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孝怕於此二者讓既不力又慎成之蓋 可追者也為天下者然與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是為刑制用法益然而五刑亡夫四者皆亡天理民滅所謂自作孽不 顧懂立如失氏為天元帝后發立四后天元皇后元氏天左

子恨 等 安 包 步 布夏延峰 世史養編二二六巻 到にと数 聖徐廣波的玄勝情類楊彪賴軍不復行起欲以為太朝國縣官或之女。若興位劉裕於唐情類楊彪攘默帝所換感思漢并新勢遂稱官或之女,曰明公此首非僕所聞及是來朝衛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證 日正後所高祖文帝楊堅開皇立年の是東南 古時代モ三国 月二月前衛三二大本 教門のけ東京 第二十年の東大連十三年の周大東三年二月11月前衛三二大本 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佛法賀季天惠帝 公主梅其口白汝勿妄言城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通傳公至淵淵明之 照過主經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 主間為介公葵女間太后楊氏為劉型公主初獨主與周太天祭建指有王堅稱皇帝周主下認遜位居別官分奉皇帝實發禪位于獨勝主發問 軍人在邊境慶抗遷敬所經略布置人物奠之鮮見其成事方乃為服第 問曰天時人事何如本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十之行兆定を 悦之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官男者宜相隨坐夜後召太史中大夫東季才 帝訂酷之政更為第大則略推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財碩節俭中外 不豫而還是日天元姐謹曰宣帝堅自為大水相總知中外共息事華宣 獲折受職建結出為忽州刺史院主謂曰且隱落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 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及私室〇十二月過丞相堅進野為隨王 |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落此終管〇十一月周相州经管章孝繁卒孝 原年圖日難以高氏之禮不能度也其所為典法 施於後世可不謂賢原年圖日文帝以關中之矣東 地并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輔魏室 平武帝以英傑之肯受制強臣恭黙端拱十有餘年俟其罪盈惡热為 群臣奏事悉問官者五后並立紀網獨然得保首領吸於隔下已上遍年恐情發樂魚龍百戲芳千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流通句餘 亦謂堅日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大處整備 旦除之若機蘇振福門謂知索 門知勇無備者矣然後親 A 方角正如 意然年ま 等以為不可喻主作色白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等其相回為第三時院主還城宇文氏之族初處慶則勘獨主盡城宇文氏李德林固能性之宫中稱為一聖〇陽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縣翁胥王統 之常態 吾 事 等 第 江南 二字中译 古人也 出一見島 が野野 獨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談然雅好讀書呈事多與獨主意合意 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護權勢恐祸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媒問高祖召之辭疾不拜聞主為獨徵縣威為太子少保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字文護強以文妻之威見而其子孫乃能自威耶 冥州经管鎮廣處壁橋先為歐州終管鎮國江南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 丞相高極薦之召見與語大院居月除聞將受禪近歸田里類請追之既 主日此不欲預五事也置之及是微拜太子少保〇三月贈以智若耐為 請自絕于天結然于民不及三年而為其姓所有非夫,海南灣千江雖魏室全盛之縣不能及也情乎宣帝恣其淫後進其奇統六師以征東夏敦月之間納見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處東漸十 除辛丑為隋止二十四年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十二年計十三〇右周自孝閣帝宇文第丁丑至静帝開辛丑二月五主合二十五年 忌其為患也庸罪知城齊者非元氏城周者非高氏城隋者非字文氏 法應如此其意不可以理論矣字起等回如此後世既兼奪其國而并其後動絕之禍亂相連遂以為字起等回如此後世既兼奪其國而并其後動絕之禍亂相連遂以為 的致堂目前無您特以安相奇信養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馬的致堂目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猜胥險吏之常態也陈得天下無 〇 解世已卯齊城元族「酉周夷高齊之族辛丑隋城宇文周之族皆 甲子零三十二年 日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日獨孤后以死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日の日かず東のかり

三等を重月所主野代介公制温田間南帝の華後介公開か川自己書川で一番及の玄經一巻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婚主深然之一個放散樂祭雜戲〇五萬納度 著達託世間山四皓宣 あ原哉威策言が衛上曰臣先人母戒臣云唯讀商山四處若達託世間山四皓宣 あ原哉威策言が衛上曰臣先人母戒臣云唯讀 編輯歌聲居為意門所劾除名赠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我之七月衛定股色始服黃城世人悉○衛上柱國都謹有罪除名譯與母别也月衛主堅紙介公開出右關節語。第後介念開汾側君也歸則故之甚至 之类課連為天下最獨主下認義美賜菜帛徙利則刺史那豐今房恭鄉四刺史房恭懿為陳州刺史初彦光為陝州刺史收俗質厚彦光以靜鎮上無不與之誤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稱平〇個以務意光為桐 行新律以答杖徒流死定罪始此〇體高頻蘇成同心協養政刑大小體於朝人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熱詩仍遣與母同居〇十月間初 成何以行其治病素才經無數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 賦役務從輕簡的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 張子非平世法也後之后子誰能地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成 莊歸道堅語且曰黃家經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時雄傑禍不旋應良由堅執莊于曰孤昔從後庭國深家說主殊養令很來顧託當共保處寒耳一概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庸據山南密主未決會然中書舎人柳莊如屬泛 深先是娶就周政時間連迎王講司馬消難等共起恐將皆請與迫等連職百姓富庶〇圖千金公主以於图兵為圖伐爾後曹〇國主壓遣使如 政為三輔二最母朝謁瞪主呼至楊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日 公必移問於不如保境以觀其變深主從之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破滅絕 方恭懿志存體國要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以為海州刺史由是更多稱 一个看非医合才。周朝折相多為身計於節楊氏臣科如等終當覆城院 管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逈昏耄消難王謙常· 東紀林 班籍屋 忽聚亂率多散返 圆氏聚書 懂忽萬老平衛所得裁益五千四集 医侧牙故 野至蒙元 0 時間 呈 後 爾 記求清書時秘書 監牛弘上表四 湖北野上 旅時時於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惮疾第乃至日肝总食夜分未寢動以文漢憂歌等人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慶處然特勞於求勢而逸 有多人管で宗師歩騎三十拒之師人多死送保砂城突厥置之城花類不可守所を北東町州叛降館でま事的水郁城臣護節也捕するの突厥策四川南勢 聊出不思之期屬層聖世為國之本草先於此宿主從之記獻書一卷香絲一疋〇 以謝国家 以對國家軍士苦餓死亡是盡突厥論之使降崇令其七平曰崇恩師徒罪當萬死 1 察高紀必有邊都之事賴陛下的天人之心為選徒之計略主愕然謂 類威因勒邊都衛主夜與威及高賴共議明旦度率 十奏白臣仰觀玄義俯 該大子投資立〇六月間作新都干龍直山南主撫展安城制度狭小蘇上國米世宗天保二十二年 日期半二年春上日卿主項銀四團三叔陵作乱代 食置博士完律令置博士高則當明之所崇尚孟可和矣 動物既須律官歸門本鄉或以法律的共下捐國之物首行新作今又更初的既須律自餘即務賣成所司處主喜之曰柳或真上國之實也〇十二月處更定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徒刃突陳而死口侍御史柳或見聞主勤於聽管 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 百两銀 千两馬五百丈 1、そ月行付東北北人心 百五十

[本三] 東主起館春結所望仙三明各高數十文連延數十間行以沉檀高之余 出の夏衛に上した 権単用に 等王漢等文士十餘人除雲後廷鼎之柳客 哪王每飲酒使豬犯獨及 使氧石品山引水為地雜植化布條建伯居臨春張傳記居該將襲第二責權一石高山引水為地雜植化布條建伯居臨春張傳記居該將襲第二責權一王珠學為飾珠簾寶帳服玩選聽近古末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共典之由是官官宗成內外連結資路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讚之於 夕達日以此為常張黃妃名麗華本共家文欽慈有神彩善候顏色工辰 女學士與神客共赋詩。来其花藍麗者被以新聲等官女千餘人習而歌 言故文筆日繁其改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馬用也今朝廷 豆實銀幡主不喜辭華乃認幸之治書侍御史李將亦以當時屬文體尚日果主久滿船筵未要傳輸當縣張展近備送陵等門、國語公私文翰並何と正在正公之上贈樂四縣。原張原立備送陵等門、國語公私文翰並中民至德二年の情關整四縣 春正月朔日食〇際主入朝于喧䴘主要跳而不失仍置律博士第子員 懸術置淫祠宫中聚文巫鼓舞百引悠奏。並因官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於擢士禄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無於是間里童權貴遊總州未窺六甲先製五 雖有是諮問外州遠縣仍堕弊風詔以誇所奏領示四方。 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客皆美緒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 |遂成風俗江左齊洪其整爾甚競一韻之奇事一字之巧連篇素情不 納言之美亦不可限也。 官者好自於伐是皆崇古道抱澆俗蓋祭竊之朝未曹無賢士而隋主 言公卿薨亡子孫不得嫁賈其妄婢二言魏晋以來文體輕浮三言當 漢上書日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忍君人之大道守雕屬之小藝下之從 展荆川旦李士灰游其降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 一 具用の付を成へ行 (陳主以文 から 真南山 一大 秦今民間毎秋家出來東一石以下食富為差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有政堂回ķ議真要子近其人情義會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曾社。 原政主法人,可信之連結安能扶危費和以能命合之應或必欲有傷 無患當之人,可信之連結安能扶危費和以於命合之應或必欲有傷 無患當之人,可信之速結安能扶危費和以於命合之應或必次有傷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曾社。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曾社。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近力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 其一有四機有可固不以上開也沒有可取以開失此及報可委更屬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 其一有四機有可固不以上開也沒有可取以開失此及報可委更屬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 其一有四機有可固不以下、食富為差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基本、 才使氣人多处之施文慶沈客柳共語釋文而服使金應主收網下鐵網主設其中書通事令人傳經經過不能稱法後上級中書會人以經之前故特法後上級中書會人以經之前被 於獄中上書曰大君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嘴欲遠詣伎未明求太日肝 忘食學被區字處流子民陛下南來酒色過度不處郊廟專媚淫鬼官臣 尼上至他三年の隋開皇五年,五月獨初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即李天瓘由是文武解體糾舩郡彌炒拜、以至覆滅即李天瓘的是文武解體糾舩郡彌炒拜、以至覆滅相汲引郡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相汲引拜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 僵尸散野貨贿公行好藏損耗神 怒民然聚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 遠配令大功以下皆折籍防隱於是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期之 勝民間多妄構老小以免賦後衛主命州縣範関戸口不實着里正常 青部碎聚飲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國主大院益以文慶為知人 明開更職大被親立屬所善沈客即陽惠朗賢慧哥等有更能陳主旨權 三民間課輸無定部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自是養無所容矣() 用之各即有口辯頭知典故惠明悉景家本小吏考校薄領毫益不差督 遇優屋言聽計從群臣諫者報罪厅之○東中書舎人施文慶頗涉書更 · 神惡思事若仇譬視生民如草介後官曳絲編既馬餘級要百姓流離 具舉民之機也無有麼乎。 八月爾

秦至年以安 心可改則 軍學之軍 弗納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讓讓直可潛讓非法受不孝之名音天 等演太子訓請降子佛姓於庫到所將配體蝴蝶鄉與聯放片職立哪主 終了人稱賣成宰輔煩碎之歲非人王所宜親也哪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縣前目是不倦尚希諫曰勵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 與問日妻不倦尚希諫曰勵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 三之盛願陳隋王最毎事名此庸可辨之節の『微梁主叔学入朝留》と法不可遠遠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朔庄り前得陽體數沒告等之法不可遠遠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朔庄り前得陽體數沒告等之法不可遠遠安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朔庄り前得勝敗後不 扇二十二天 不行故學言及之前傳樂其直不答了特也周靜希剛之你樂運節其一日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失學主益然遂賜死國主母當外礼稱本 帝主歸祖監日孝明皇帝是為世宗孝慈儉的有君人之量四時祭草必 遊点中間呈八年也後二年已酉正月而陳亡隋傳線銀門二年夫 、後州入於隋○隋傳發報自丁未開皇七年九月以後内除丁朱鳥県 「家庭殿國以密主蕭宗高管公的喧談帝至城三五近於西城周勝世 「家庭殿國以密主蕭宗高管公的喧談帝至城三五近於西城周勝世 「家主入朝宗主的建臣二一百餘人發江陵廊遺崔弘度将五戊江慶源 「宋主入朝宗主的建臣」一百餘人發江陵廊遺崔弘度将五戊江慶源 「宋主入朝宗主的建臣」一百餘人發江陵廊遺崔弘度将五戊江慶源 **水流海境内安之太子宗立 薦祭共四主合五十六年**)後梁末帝琮世宗明帝太子是為後主以昭明曾孫承父祖之業 公與高仁英陳松實各脩宗祀 僅有江陵數那已歷三世地小散疆兩載而併入于隋封為答 八具月百叶七枝八色 一門の

又不恤為是依心也貧心也感心也噎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之位訴人之國祇人之君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最數十萬黎而魚鳖以將輕悄點是有志於求佛看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佛梁主篡人區數戒業而治清淨朝談釋而著言老宗廟麵為犧牲蠟又錦葉為人區數戒業而治清淨朝談釋而著言老宗廟麵為犧牲蠟又錦葉為人 帝之為君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数突奈何其至晚年九五居尊甘於自豐四境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米有盛干斯者便繇是而事克有終武 失賣其視學所向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故天監之世時和年矣就吉粉暗之代死慈惠昭矣脩孔子廟又教崇矣求成于魏恤民切義兵於襄陽以宰制天下及其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泰傳來柳義兵於襄陽以齊制天下及其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泰傳來柳 明之子。孫承祖統親次名義不在二叔之下。叔先忌姓姓亦應叔勢不 李紫讀顧之蕭子經論用其前而改其末日 蕭行以齊之同姓到雅

廿七百百 名號之下官之為帝斷無可疑再傳而騙三傳而經又三十二年皆以果主喊罪犯者反非罪賊數是何異奴害故主而及令故主嫡派出奴足相方矣太子之子爭承祖嗣豈為賊於禄陳霸先食禄禄奪罪位紙偃惠無地武帝之處非登誰監擬之蜀漢僅存劉祀東周君暫延七年 籍輯模維事規用其正朝而臨民自有犯年後素好文知人善任不為 依然下支也乘忠巷盗江東若使察行人在陳人後恐霧倫失序周主事則本故吏部即使周王者以維班在陳便後做田陳之祖父乃梁強事則本故故祖再為司皇史士最為安城內吏少有罪量涉路史書以去外戚則王擬王誦殷禮文章則劉孝縣泡迪沈思游君公柳信言政則彰皎誤亮劉忠羨宗室則肅欣勸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泽王漫徐則彰皎誤亮劉忠羨宗室則肅欣勸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泽王漫徐 號同於襲日可不調賢故嗣子無來後葉常罰得東親督並用将相 孔明王操病腹心魏益德尹正蘇曄許孝敬薛宣為瓜子輕玄成劉盈墨馬及准海版為骨內猜戴擁教自國以蔡大寶無股肱,時人以原有 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年之間網常帰地夫乃稱氏之遺害與教其流相之酷不至於人道漸緩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权但不渝骨肉尋文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移也益佛氏素人倫而武帝崇佛 殊兒敢若乃王琳抱忠於舊沒未見輔置得人懶在客位於齊獨卒亦 康未城而齊納淵明改為太子及更立不久覇先隨奪之亭奪由人不 酒色事母盡禮亦孝子順孫仁人所憐也彼方智依僧辨霸先以即位建 君子恨之然後追帝昭明後延祖 厚禮餘多數板直其器能於有全華中與顏運錐土字殊於舊邦而位 **岑善方傳推緒珪蔡大業典裁務張館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崇** 周史令狐德若国梁主神任術好謀知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 林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故接處後世好佛者深其明效大供前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產仍談如故而作廣囚傳至敬帝不能求 職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子禁賢卷之惡者也而侯景一納內命中 儉約安境而後小不敢大併入於情平為莒公情哉盖當論之孫武非 大衛界無論 视老骥伏極志在千里覆危路除外 **於江**坎林 之平命大作戰船人請客之衛主日吾將顯行天誅何客之有便後其林彌重盛等爭獻平四國之策備主謂禹趙曰我為民父母宣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題平別草 間高頻取 何課知之事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义塞忽然自開陳盡芝乃包 自可財力俱盡哪主用其實哪人始因於是楊素質若部及高麗崔仲方 をはない。 は様者非地客答成容違行人因風縱大待被脩立後更燒之不出數幸 於佛寺為奴以厭之〇幡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類對日江此地寒田收善 為行軍元帥與韓衛虎質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在旗冊積横至數千里 於江日岩彼懼而能改吾後何求申王属出師命晉王廣清河公楊素皆 現江面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編徵士馬莊言掩襲後必中共守禦正 哪主殺其大市令兼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関除大市令 鬱鬱不得志上 信值豫之項我乃濟師登陸而戰五氣益倍又江西土溝舎多茅竹所有 以蘇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鮮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曹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滿於發龍感於酒**]利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新老臣宿將棄之草幹 韵依跪称升之 以存宗祀如紀于附齊數王锡來亦不得已也以存宗祀如紀子附齊數王锡來亦不得已也以表主文總能世之令主乎讓悉以為中宗世宗雖心陽忠事大作和以稱重憲侍中,柳在蔡廷書生城公司忠於時後,以為軍王侍中,柳在蔡廷書生城公王致納皇南茲故能保禮土面以传原日而進漢柳在蔡廷書生城公王致納皇南茲故能保禮土面 所點而終為楊帝所誅固其宜也 嚴族夫以險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义乎是故始為文帝 為隋文希養竊之謀主當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類亦不辭 年過前梁共七主八十五年自宣帝乙亥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四 右後梁自宣帝乙亥終後主丁未三主除故帝同時三年外为三十 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四年 以伐之彼高頹陰謀詭計廢農而縱火一何殃民之甚取類 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陣執大義 納皇前茲故能保禮土面

- Constant

後見七乙 朴林縣 世史随衛二二六 人是無有 章華花 町否之華 这个體場日歷鄉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經易張臣見處應復遊於臨蘇 附北朝總歌 〇南朝總歌 傅伍員語 · 面取死難傷于微然視江總等輩節款害主之徒豈不錚錚有難烈士卿在康長城乙已殺傳經以下撒念諫丁未設章並以檳抑念諫其治後乎春秋陳雪公通其大夫卿叔妻及鄭鴻古諫而被紅後乎春秋陳雪公通其大夫卿叔妻及鄭鴻古諫而被紅 西至里日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重亡而不決然有可否之義馬章華 , 向器左 國主大怒斬之 一年之後後稱代大樓至建七主數 七三二十三年存太宗明帝绝兒郎 元朗孝武及文帝 五主共享廿八 五主共享廿八年 二十五年禪時帝 魏禪後周宇文氏 孝静即孝文智孫 陳雖強大統難當 高宗宣帝傳長城 内除降旅年一十 南朝宋丧武营赐 一百七十有一年 尚有中宣世明繼 十五年是為真 1 到河水大 昭業試後蘇昭文養悟姓率衛亦假 齊夷親族獨極酷 世祖武成高堪時 東親先城為高齊 後 五主三十三年亡 篡偽陳氏始高武 其先代王名荷廣 蕭混高武太宗簡 所夷 親族 禍極 享國二百三七真 連前代主二十二 元欽恭帝祀不延 孝文宣武孝明樂 了亥稱魏十一春 八十七年交两子 主篇称改言君 當初察是昭明後世祖文帝臨海王 前深後深共七主世祖元帝敬不辰 八主五十三年七世祖孝武子業红 晉太元時入存秦 宣帝静帝共五主 興魏政元十六主 孝莊東海節閉傳 習懷東午如封國 後俸禪恒被周前 孝武之時分東魏 戊戌稱帝傳元明 **馬夷齊族更可憐** 題祖文宣高符合 悉於已己十六存 二百四十有七春 とナ 1 如中国被新聲新姓盈座室四個母 道是志定欲窮身極級劫軍閥斬奈何據手掌之地恣於整之險官人有學士之稱文人有仰客之號之力狼狽即位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過而妻湖盟百官無故侵梁境果何為者裁叔賓素無義方之數類叔堅 氣緣天數君臣略、如燕雀嚴堂而欲酒賦訴不輕也濵軍飛渡大黨然詔以恭楊二十惡命師東下若館不則檢於華事在不疑而倘談王寺為娛冀以目厭迨至隋民號三可戚之詞使四公克之魏寫三十萬 文格經立首封伯茂以董本宗後嚴於皆離賦以存聲傷亦賢主也是賴即其關國梁動非所以稅模後世矣雖寬簡儉素亦異足收齒乎陳夏之陳陳然論曰祀將市以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夏之陳陳然論曰祀將市以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後來隋亦夷周族,置知于孫自不賢 忠乃嚴臨海而自取之是調官帝青牛部献發錦雲龍雖云儉順之主時伯宗儒弱文帝欲遵恭伯之事而數孤弱察安成玻驗智無尚且之 衣而後見乎天災地節物於人妖辦優了告變猶不思改終易張而動 聞縱過新諫而東南王氣於斯藍大麋鹿侵遊於姑蘇冥待黃塵之污 下戈則其失之者乃理所宜於勢所必至置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頭哉噫霸先植根之本輕也傳也叔質屬仍之罪重奏大失既不祖立又不 橋虎收執伏隋庭顧得一官號歷之叔雲全無心所雖苟活兮亦何形 随倫雅有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共一無足時而計爲竹井天丁

寄任在 政陳四事 东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能自事而發怒於楊章等〇冊陽索引用師至流頭灘閣將軍威所以在於日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機而至可讓情之成數與不足之城與不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居卷之勢事在不疑頑所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居卷之勢事在不疑頑所分之則勢懸而之強緩而小學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四峽東至潛海動勢叔霸嘉淫驕修二也國之史卷所在寄任後以江總為相唯事詩画 開到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較將周一也主上恭儉華的隋重個江高頗謂辞道衛田会致大軍江東可克乎道衛田克之害人即冀八年の明顧縣今開館下詔伐國紹和紙事製業題與數晉王廣 〇髙祖文皇帝 姓音公如氏周人王執管告武帝曰書公如堅有及相堅聞之之可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来奇異觀派帝時賜胡人 策楊素構識嚴勇發為自出親子以致逆廣為亂大智不稳在 皆有足種然情思苦及夷周字文之族鞭殺朝臣不用王通之 題及周以功封院公堅襲公爵進為王堅生而有異数頭軍兵 之後書生重服思報生照和生前與生忠乃帝父也、父也什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物氏到農事文人選大科等 位二十四年實承孫統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就壽六十四恭恭 述移周祚紅静帝城四平顾天下為一以火德都長安勤後明 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德體麟起母大學感之地尼心動亞逐見 財有文在手曰王,完修有尼寺一足抱歸朝之一日尼出付 深自晦匿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子靜帝立堅以太后父東政 信能益酒禁被庸調額候死刑養衛吏省女侍點封禪却降虜 八角百万五里 2 代編 〇隋文帝 煬帝 恭帝 父忠任 在門一拳囚拳听败之及獨軍臨江問課縣至陳後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人教主數千人守很崖溝地勢時所的人是不可一 會朝大霧四寒於是智若附自北道韓橋虎自南道並進線江諸戍望 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 老師豈非不恃內而恃以即以陳国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棟標亦難失文帝恭勤改事反為良主孝宣乘齐之衰而於土逢周之與而亦難失文帝恭勤改事及為良益海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何江南斯原年圖三國然率廉數失榮富強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何江南斯原年圖三號武帝與三僧經司事梁室誅夷侯景來雖至其後主之謂乎他六馬亦之於權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避至其後主之謂乎也六馬亦之於權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避至其後主之謂乎也六馬亦之於權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避至其後主之謂乎也六則不事而事即兒以正直則不近而近神牝以百姓則不他而史断曰棟後主因削弱之餘壅滅亡之遵不修內茲不度外急以天神 禁不肖與香恩無知同一敗亡而應禁不肖更甚也 禁不肖與香恩無知同一敗亡而應禁不肖更甚也 為我惡聞忠言倚恃長江以為險固不脩德政自取城亡與古禁紂幽 條被孫皓之亡于晉陳叔寶之亡于隋皆以應懸淫樂春鷹羈惶沈酣 陳主飲酒不省及被擒高類見答在牀下猶未開封其後獨主目之日 地勢險峭陽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

東高空 有以報告公民主義 (大) 新三島 田者時之 () 解析王徳僧姓子 () 解析 () 本事是不可能附近人员工的一种来追随順将在各地至相州城中将士列目請除刺史权慎於,其○陳州州刺史陳坟城如在安沙敗死皆無使也陳士尚何以供少人不敢致,其一日原州州刺史陳坟城地在安沙敗死皆無使也陳士尚明以供 化未精神更 有可能附近人是近丁塔也通以江台死则新工里長桐有之失縣縣更 置里長後此始の樂後丁西源世宗天衛十六年陳大龍九年周建德六 子院を養養していた 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進楊素藍為殿公留若翻第公湖與韓擒成章功於冒張勝入城橋叔慎而斬之〇四月置王屬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歌于 降書於龍軍車入叔原伏田執殺車剛利史薛胄將女通至擊東回矢敗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循豫悉成許諾乃遣人許奉 年十八置酒會係更酒酣嘆日君臣之表盡於此乎長史謝其伏而流涕 也夜發陳霸先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目縛請非替王廣以聞赦之時轉 死矣 7〇以陳許善心為散騎常侍陳許善心使所而為國所留國威善 亦宜平亦宜平後主荒淫無慶以趣之納男所虧編鄉井不 一人院正理起日主屋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平今天下有難實致命 右陳五主自武帝覇主丁丑盡後主長城公叔寶已酉合三十三年 自丁五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二年 無り、建立では、これの大学情報の自動不進管欲沮凍其事令各造學器又必與成職等建立、行所等級之事故書刊之也○十二月認定推樂例初使即譯牛弘业亦等是何不許,所以因此○十二月認定推樂例初使即譯牛弘東西一舉皆度傳經等語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と報文法任所機繕書語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と報文法任所機繕書語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と監察法四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認為上儀同三司○詔除毀兵仗棊書強失 七东 改應人養惡易見先目帝云黃鐘來人君之德及奏上日滔滔和雅與我心會暴 秦美 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韋非聘干問馬帝而異之謂曰公富大言 公宜旬代 華馬看其有讓初上當使類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 #美子風 較或說類日今歸功德林諸将必當情既而公亦為虚行矣類又言之乃 日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認為上儀同三司○認除毀矣仗禁纏勸失賣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委管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罪 噗白此華夏正常也乃調玉首為五東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實於用 因奏止用黄鐘一宮不暇餘律上忧從之及平願獲完到樂谷工人奏之 之至是中弘又奏中國權旨多在江左令得職陳舊樂請加脩紅以備 上質若彌撰其所書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 曰二将便為上動於是進擒虎二柱國高頻爵即公從安命頻與新論平 以輕騎五百直以全陵 陳事煩日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馬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 就陳叔賓都夕方至臣於開納

一安得與臣比帝

之為以 明 明 中 公 東 日 東 小事可及 也史類為二十三天 配以佛家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司東國己來刑法凍緩世族废傷腹其前隔拾取則補以送官而取其重實大松被所看甚幾〇十一月江南國不止其後無關之徙候當人共养出路看而放遷物於〇十一月江南屬工三米 內高祖紀 展院十年級預州茶軍李君不於殿內若打言市過震高頭希紹命杖上遊晓之曰此小事何及勞使若訟者两讓而止 題事終不返開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 死公長命皆與致聽事設掃畫夜處其間以俸禄具醫藥等自省問病者 华文十一年以劉瑞為[唐州]刺史平鄉今劉鵬有異政以義理限示於者無不辨稱為名稱從集行首徽功公縣故漢雖爲思土亦以此關從馬爾所被兼明與多權器取裝嚴整每斜臨前之成人過失而制之多至百餘所被兼明與多權器取裝嚴整每斜臨前之成人過失而制之多至百餘所緣進不得戰此韓信破倒之策也素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所緣進不得戰此韓信破倒之策也素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 取也寒門平剛之後收民者盡更愛之蘇威後作五教使民無長幻松請 视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文惠令史臟汗私使人以錢帛遺臟之得犯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認 訟宣可禁人在獄而安後于家平罪人聞之成歎服後有訟者鄉間父老 始相慈愛風俗逐襲其後遷并州刺史比訟事立决有須禁者公議即宿 既愈石其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多死久矣民感之 支斬每以殿廷橋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當於殿廷殺人女部侍郎馬 有引咎而去欲中草滿处可張羅高類 及日更能使優離機無聽誦五教和部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 越州 士民嗟然民間後訛言<u>喝欲從之入關遠近驚點於是</u>陳之故境大抵 固諫上不從然亦奏悔宣慰為其而怒群臣之不諫者報刑法志希意 智慧被斯江東洋為替子終管來獲見請以兵階渡掩破其壁使退無 辛公表為限州刺史書公義何即谷是校一 人病量家避之病者多 有学 化元师、 高文章 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成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 出己格引 4 東編二 美 一 所视球成以下茂如也其才藝展調優於頻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將軍質方所除名楊素性球無尚下在心唯與推高頻敬牛弘厚接薛通」感悔請罪遂柏親睦い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頻專堂朝政領軍大學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蓋其然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表元預等各 童坐民機附編除名皇太子為言動育佐命功不可要帝日微劉助劉導 與其子得於幾時本一陳成之子也悲哉 ○齊州刺史庫賣府就除名事務○李縣日高祖能從陳成之子也悲哉 ○齊州刺史庫賣府就除名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即至級牲詩的夫條其完配官給緊物即氏謂當對以一是甲食數十里之職以獨待宴出條其完配官給緊物即氏謂當對以一是甲食數十里之職以獨待宴出 伸属十四年行新樂牛弘等使祖孝孫家定雅樂後用族官法帝衛記何者軟引馬游之至戰險處見道擔者命左右扶助 **廖** 五十三年關中鐵府加洛國上還左右問民食得豆屑雜種流涕以示 上謂湖曰公鄉中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獨曰臣將八千兵擒叔劉編以素為僕射不平形干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上下弱做公卿奏朔當死 柳紫皇南續等則我不至此然此掌管及養子也當問宣而時以無賴為 聖常黄饒死且死秦取其言及之日用此何為〇記高仁英蕭宗陳叔至 安之言不轉以等後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 群臣深自公青為之不御酒肉春年至是師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據幻 德至是無成詔行之萬實常問新樂法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除名藏餘後其官爵〇韶免河北河南功調减田租 此望活上百比已格外重實獨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四特令 李相識度則不如頗遠英〇賀岩湖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李相及 郎茂管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 今隔 西祖北 類如此〇件

al a comme

世史類编二十三 賜赉甚厚素属德蒙帝權為內史舍人 天死首相次于通機素是蒙之帝不信役上幸官見制度壮麗大怒曰楊慈養也故其書法如此の這次時天是書信成了封德義為內史舎人此書仁書信成于清以後簽為內史舎人正明十五年二月收天下红器商書部除暖與火此書收天下兵三月仁四明十五年二月收天下红器商書部除暖與火此書收天下兵三月仁 管的側面刺及圖影圖三王瑞聞狂頭樣及世團為之〇十二月物簽邊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解因懸之骸骨不許使鎮斯州時天下唯有四級 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薦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第日禄豈須多防滿 說達之必然此其大病耳○十月以章世展為刑型終管世康和静讓怨 蘇威詐清家東金王此安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 散騎侍郎王砂上草帽童威志帝好機祥小數砂上表言行瑞甚殺又探 納言蘇威免葬後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後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 歌謡緒識拾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爾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今宣示天 機升以上皆斬機的 有思認明日后勞之日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娱盛師此官宣非思孝 家庭工家 強民力為難官為吾結然天下茶魔護護封德委司公勿受侯皇后至 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夫 故屬也我短高後儒群和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 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黃縣死劉昉任刑也可為價覆之源成的致宮西以等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則以緊身額義者為是一門文學先有所及問題於及為而其本心則未嘗藏七方其國集大利則 王中選回煬也顯仁汾陽諸役並作失文也知楊素之姦語而不能退工中選回煬帝之惡皆文帝於之文也知仁壽官之者最而不能禁故 矣〇樂按漢高帝斬丁公亦此意也 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 **今舊高祖紀** 官罪聽律外决杖品報 上杖之已為不可 此帝 財為 阿柳春休 を かんき 新男女市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添殺之堂固來曠告總艦免徒囚軍事 帝當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寺少卿超絕固筆帝曰六月雖曰生長少期為歷 其小軍取其多而不取其火星所謂降以止辟即 不至此 **岢公岛比** 世史類編二十三卷 海無三縣 6 即死於是行旅皆長起早怕天下懷煙有數人初執事緘賴轉動主而一天以在城文律外帝以在城景多命四一錢以上皆養而或三人共經一八天事 機利日益力與臣的假令身死當遭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入朝帝大悅期使隨面及運飲此刺史察益力請隨入朝級以其疾駕遭還而公帝不順作樂治致太平時治不以然於希腊(多級)則則史察長真然的初何東洪 所以為公安飲虧法學卒不許叛歐法有罪免固無可言者情主妄犯我不及周公安飲虧法學卒不許叛歐法有罪免固無可言者情主妄 經管者後好內其如進奉得疾徵還免官發妃賜庇楊素諫日悉王之過 情而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然不恒不後依草科律信任楊素素復 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當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周俱名平恕然曾原 在情不平〇七月井州然管惠王俊有罪免俊切仁恕喜佛教及為井州 一厭藝命斬之練日法不當死臣不敢奉部帝祭甚命引經斬之練日軍殺 推驗無實常祭命斬之綽又固等帝佛衣入附綽托奏他事後入再拜日 未有益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東來而屬無味賴矣帝聞之為停 之日吾官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發 臣不可殺置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後使人問之對日執法一心不敢情死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間之意方解刑部侍郎平靈管衣維種帝以至 臣有死罪三不能制取堂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事二也本 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监者不為监則已如必為監則為其大而母為工文班目小而權之也监一錢者坐以死盗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工文班目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衙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多少大 八階馬祖紀 一瓜事

成太山と 於而後以電慢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種職侍郎高孝基慶賞機將清慎絕倫弘獨 おきな 伊而能人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也與賴編二三老 人 隋高祖紀 更部尚書 ※以時後觀之以自徹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語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悦下部停 山之安美的然之以白素素養所感見等被言數悉動為有色數為庶人之心請立圖主在賢兄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卯之危成泰 建素學等之生不今帶去處埃蒂思之而言廣問計於字文述述三聚立之進入同來對過至王廣知之滿自然既為茶館計論與於醫等共享與於別雲之進入同來對過至王廣知之滿自然既為茶館計論與於醫等共享廣之自是思龍始衰對多內寵如無龍死而多庶子供表獨孙撰皇后深惡之自是思龍始衰對多內寵如無龍死而多庶子供表獨孙撰皇后深惡 ·巴米十九年以午弘為吏部尚書職也 其私溪奉先徳行而後文木·移在少鮮於是除名織騰減多梅養所是潜 於此初帝使勇恭法政事時有損益帝砦納之勇性宣厚率意無獨節帝太子勇為庶人从非到路擊石太差未易蘇納命不敢言獨女神徒之縣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謝該價廣陵又屬前〇十月廢 陳中三十年二月 獨若弼坐事十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 約請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日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賦 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誤者唯共躬約述雅知 性節儉而勇服用係等飾圖鎖帝見而不悅戒之曰白方帝王未有好養 足以嗣守皇基今万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都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 洗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源使陛下擇正人輔之 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元罗等皆課日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 八年國王秀奏史萬歲受路縱賊致生是原帝怒命斬之高願及 一十年が護問其故智楠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以王伽為自義等意謂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楠有五男止教讀論語考經不令交通廣客或通界上與孫託之○徽同州刺史總王智楠入朝智養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政権權是 7月39月1月3月2月1日 此生台弘 康鵬哀其辛吉加乃悉院其加鎮停接平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 **運全齊州勢城縣騎行松軍王伽送派囚李松等七十餘人**請京師行至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类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却着至明日而成五當為汝受死逐捨之而去流人感恍如期而至 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世深謂曰君有應處之才必任棟很之重供以子 不得付使 初帝之克隱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意識故陵私謂所親曰 右丞也即用之 地流涕鳴咽帝聞之為之惨然會尚書石丞飲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住 胡致堂百 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将有傾倒之象亦者矣 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應有此勇之廢黜决矣 信可使之人平而使素往出素至東官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客臨前致堂曰隋行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的致堂曰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 一月五電王廣為皇太子是白天下地震常之勇題請見上申冤而廣 凍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平隋文開其語毀太甚心亦致疑而 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且四

吃 及 え ご 依 え ご 依 と ご 依 と ご 依 世史颇編二十三春 至東紀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情述日柳述縣景未常經軍兵機要年城三年七月以重雲起為通事令人柳述尚關陵公主情寵使無帝問是郊祀板文衛述以報謝云鴻紋以謂之城人也鄉繼端崩城以一東帝受問禮述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端以糧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 耐漸短至十四年短於 遵三十七分矣上 臨朝謂百官曰曰長之處天之 日短今日順與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云之景長一文二尺七十二分目 之解印以長史裴調遣使上書日高詞以天挺良不元熟佐命為衆所疾 後述樂雲起除通事舎人口對王秀問圖王屬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花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所與在丁重音之〇十一月起南郊初 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加入朝廟至帝面諭而罷之〇部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氣低廢太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廟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 無華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逐善漸更增益如 其為患陰令楊素永甚罪而踏之帝彼方還京師十二月廢布為無人鄉 以至廢棄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緊與所以得罪已又軍 新日佛家衛衛先史萬嚴皆稱良将打使为何如弼日楊素猛將非謀將 務可三五日一回省評論大事外示像學事等之權也〇太子會問質等 下四年界元年正月改元初大史今東京東日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是重千县栗以立東縣平重縣以近沒也当州到之中哉,是事前三人共海一八者即死而海四東縣者內帽宴而前 及對王威權愈盛太理则深毗上疏極論其作福作成必為禍始陛下 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常謂述曰雲起之言汝樂石也可師友之 東為阿衛恐其心未伊尹也而乃下較日僕射國之字輔不可躬親細 橋虎闘將非領将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前拜日 今府馬紅紀 紅沙自學河際道 王通不让 **無所不奉** 建图去理 王通医 者甚級緊徵不起機累甚重之動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魔是以庇風諸闕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速教授於河汾之間第子日遠至 天下使時和年豐滿也受賜多矣不願仕、沒譜通於素白彼爾慢公公 雨海田足以具後於日衛前日期請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 受了三年間的時時條門王通 灰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摄帝不謹後事此太子廣擬稱处死也不幸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嚴于顧南帝孫疾楊素柳述元嚴皆入閣侍再子四年七月太子屬武帝于大寶殿而自立海縣通樂龍工之途後故 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飲之國其財必省又曰閩訪而怒者讒之四也 出更衣然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法然曰太子 為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官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志妙帝所寵陳夫人可 汲自售何其不自重也 等的狀策不報道不報則而之出該面

一十七 元最親逢事會則當白而併召廣素将問陳夫人正其罪而聚屬出洛林院夫備史持以為亦可為聽北繼之是忽主器之重若之永鉴矣所述我以院使史持以希謝為女門數一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裁其以傳史持以希謝為女門數 物故弊者隨今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 為一三米 不時的机紀 不時間也然人作何報事所迎及活監刑者全者乃至于東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然其八年發素腳鹠原法其明我九十萬獨議刑已一百萬戶妖精及舒察信受讒言功臣故禮無始終保王之統故衣食滋猶倉庫盈遊受禪之初民戶不滴四百萬末年聊八百 「我主をよう同心給也大人書而却坐不肯致湖諸的人共過之乃拜使順有異論順後太子封小全合造使者明天人天人以為初春俱甚祭之教聚飲今右無子張衙入殿侍疾意遭後官出就别室我而上嗣故中外 兒述等将呼太子上回勇也述嚴出閣為動 化之開呈仁壽之間丈夫率衣術布不服羅綺装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 勞問其家愛養有姓勘課農桑輕帶薄賦其自奉養務為俊素乘嬰服御 总樣雖會於此至於當場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當乃遣便者 嗣除述最名從之前南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百聽朝日要 者其較太明日發惠即位播稱高祖之詔賜故太丁勇死經殺之不為置 王院欲歸服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政績之吏此非户口遊猶之本于鬼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鬼非當國之本平罷益清之無减滿湖之罰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赏有 方正學自然亦學的言也至惟中主有所不及維前代對君或應馬此方正學自所文帝以許力取尊位然稍優節儉調有司曰等餘於民無 福為禍也養死有餘石矣 吉刀軍法從事發將而宗社定矣乃出關為該更制於賊俄項之問釋外熊機故太子可立則召之若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精降認 有華夏耕然續數百年之正以亦何以也故 利於大我真可以服一天秋之心矣其為人雖猜思新忍而能 美三之子,實調群臣日前世天子滿千聲 一肉後宫皆服幹濯之衣天下 素聞以白太子嬌詔執述 拿江即 清花波南 一两樓 紹二十三巻 班御龍飛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鄉話蘭齡賴州擬處眼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華紅龍揚順離發顯仁官出潘山龍河 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絲為荷笠養笑乘奧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 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絲高花葉綠於枝條色渝則易以 · 龍藤得常纤注海内終導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無院以四品天人主之堂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高方文達聚諸山臺觀宮殿雅絡山上海北有厳惡役了死者什四五所司以重載死丁相望於道〇五月茶西死周二 所又還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冊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皆役 勝又求海内嘉禾異草珍食奇數以實屬死目長安至江制雜宫四十餘 子似無王個越王個代王〇三月命楊素為東京宫室又勒宇文愷與舍 院競以被蓋精麗相高求市恩魔上好以月夜縱官女数千騎遊面死作 耶又懲圄室諸王微聽使諸子分擴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子皆不 川陸騎兵湖两岸而行旌旗敵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 以審然而楊廣奪嗣惡極遠致城絕 國天業元年正月立皇后所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昭瑜年至封昭 封德泰等管顯仁宫統例顯於大江以南五前以北部材異石勒之第二十三卷 平将一指無坐后下三句皆際女之失也 均位區錐同產至親不能無自個養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遗其三 月馬温公田 要的給別姓公日內龍並后外能能政事子匹确大都問 〇陽皇帝 礼弑逆窮者騎武巡遊誅我無所不為在位十三年罪惡黃魚 使為皇太子に書末弑父殺兄而自立才敏文學·足濟其兄尾 大人棄絕宇文化及政於楊州書三十九韓於江都之雷塘 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晋王未幾謀廢其兄

这世美了智上为。listered 文字不可并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帽服裕文明之路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來車在朝并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帽服裕 情名标 . ; かむ中 金工場 相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〇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 |更臣目為一物之微其循知愛其子該其巣場亦人也及於減父殺兄愛者職為毛投於地时人成稱以為端。 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官歌飲將發之際多奏埋支 青年以為情人之失敗此春秋之法也 題〉公楊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有以故於其死削其官以善楊素之罪至題〉公楊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太子昭卒〇位建進士科後世述上〇楊素至縣傳出公首提尊宗之太子昭卒〇位建進士科後世述上〇楊素至縣身為土公首提尊宗之 灼然願著者進擢之帝與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今無假而已時半弘 四月還來尼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閣陳法駕衛千乘萬騎入東京御所敢 两面三年一月新作更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水捕之於無遺類為性 為吏部尚書不得尋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及世甚等朱堂選事而子奪之 有高極端百尺上有鶴果民然取之不可得將代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提 獨同分欲以厭之素凝疾不肯與難謂第約日我豈須史活耶 巧忌外示殊禮內情甚漢今史言所分野有大老乃從素無經公意經過 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點所仍意 **徐死子為礼職鄉玄墳土未完圖門姐教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後語多** 而安其国又何有干子姓及其臣民手 支色三次智非自立阿設府主营機機寫陷君於奢侈莊廢暴嫡致圖支色三機末少而輕快做熊不羈及其夷也靜削功臣莫居其右然專 行無機少自及倘其斯之調的 於随危終使宗廟立張市部霜露完其祸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 王順於州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斬情名器似足以失士為他人之百安堂回謂莫足以當我之官解爾當是之時與居才智之臣皆如金再致堂回獨保非能情名器也所含欲息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以以 為以食在河南府軍馬上來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子客城十 今隋炀帝紀 + 各市 省官不 世史類編士三春 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十些場各何差心冬以聚矩為黃門侍郎 而以答民可汗入朝大徽散察以於之再季雄郡不敢樂山島類讓不聽· 一人也能矣共 〇般太常卿高類尚書宇文波結其光禄大夫賢若到明明朝華相終則 〇般太常卿高類尚書宇文波結其光禄大夫賢若到 所言事 · ● 「隋炀帝紀」 · 一大李高之近两湖市少址之志泉道又在南於宇文化尺之寺舞蹈所主义都是水源市少址之志泉道又在南於宇文化尺之寺舞蹈於王克李高之近两湖市少址之志泉道又在南於宇文化尺之寺舞蹈於王克舒隆及名日公府古事 · ● 「中華」 · 一大李高之近两川南山北京 · 中央市場 · 中央 秦帝以為誹訪朝政皆殺之賴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孫蘇威楊素獨介獨同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至若獨亦私議軍可汗太後亦為人所 太守楊節獨無所献帝不從以和為博陵御太守使即至博陵视之由是帝北巡絡鄉目清巡治皇五武禄北過屬門太守立和献食甚樣至馬巴 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繳介之迹皆屬考功省 ◆題井 九〇八月車端發榆林歷廊中於八斤金河所財持天下水平百 經路西域并軍衙罪問是也并軍首門所以西域諸胡多至張被 屋帳以俟車駕帝華其帳陪良奉觞上燕帝大院赋詩曰呼韓籍額至 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疋佐旗輜重下里不絕突厥成民可汗奏 韓橋左皆類所處及死天下莫不傷之例此死已此於已酉七年至韓橋左皆類所處及死天下莫不傷之例損干俸段於魔華而楊區皆数 民過厚謂可獨日此唐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然後患宇大放私謂 退請及多數日間天元智以好樂而亡殷聚不遠安可復職又以帝過怒 長孫晟諭首因召諸部首長咸集路民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軍的昌特 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〇六月 從容而已今則不是軍處何也炫曰從者州置編紀郡置守丞縣置今而 丁卯三年四月語頒新律所禁劉焰預備律名牛弘問日親而之時今中 五至於食錢為豐係至榆林逐欲出塞雅共恐突厥落民可汗熱惟先清 月置回路倉於溶陽比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客

神皇事 河南不悦日 神皇事 河南不悦日 四 友 建 4 國雖多人而益厭乃備賣天下山川之圖以來勝地因營是官〇七月徒也成果四年四月卷份赐宫莊山頓約州帝無日不治宫室兩京及江都死 望像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城四夷經略成以季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即川風俗撰西域 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團入朝秦之帝於是慨然某參那交市帝使更部侍即裴矩掌之知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 之義將罪之房方讓勸以杜絕有察甲解下氣道衛不能用幾類茶道衛太正將罪之房方讓勸以杜絕有察甲解下氣道衛不能用此為之與偽祖是亦思何所不能用此數部子思古之 於澤不克阿姆諸國來朝是時天下尺有那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紀已五年於民間丘器愛教於對聲及〇三月帝巡河市四月還兵擊回祭長城經報物機再奏長城止當外傳雜 繼所經郡縣張於送迎歷費以萬萬計至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拒之 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慧 院氏之盛極於此矣の殺司隷大夫薛道衙道衙以文學有盛名上禹祖 五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免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遊人 **竟**之見以繪帛纏樹日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經 六年諸者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龍竹黃鉅熟諸者入 传述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八百九十萬有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 **水點粉条紅** 一十五里 消擊高數 浪風和 大功大學 知世即 Total 那 一部一段以此表代之卿以為克否對日代之可克於陛下親行數家未年申八年正月建諸軍分道擊高嚴帝徵庫新問日斯則之象不能當我聚然清河自是所在蘇藍漆起不可勝數 人等附之為之致死就強者關於安祖的大於不既全稱聚我何此士達者名往歸之衛建德起兵衛南縣祖解能傾身接物與十至均務逸由是 克懼損威器若里傷留此命猛將勁至指授方器倍道無行出其不意言 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何遼東浪死歌以相處動避征役 息目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認經被天下之在無問遠近俱會開怨管元弘嗣往東灣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書夜方水中畧不敢自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主年下詔討島麗鴻朧於松亦教幽 年末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東矩說帝日高麗 干冰又發工消以南民夫船運納險及洛口諸倉米至涿即舳艫相次千 羅念卷戶子觀隋史之替裝矩曰格對匪懈風夜在公求活古人好工是始相聚為群流 餘里載共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 本箕子所封之地震置皆為那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父矣但楊諒不 數益信也 東京日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那益知史民之惟事平開過亡國耳夫亡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節于謂絕所以匪母 四在公養 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錐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燈之不清混之不食臣曰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網緣有國三十史臣曰牛弘は里篤好境縣學優而は有涼推之風懷曠遠之度採到 **少央事機在逐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 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今隋楊帝他

, 1

国更言其次家曰商共倍道繁取来即沒號令四方但恐先已国守若引 哪中天井。 塞其般不降則潰可不践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客曰關地四 塞其般不降則潰可不践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客曰關地四 是其我不降則潰可不践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客曰關地四 **动吊代非**島 讀書響來黃牛讀演書楊素遇而異之讀玄公等日次等不及也玄感見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夫亡荡盡し九月帝選取 進止皆消奏問行報至是高麗諸城谷坚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凌急 遊東諸将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日今者串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凡軍事 帝甚惜之〇六月四方兵進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傷至 海的前沒烽候綠邊鎮防務全般重比萬處長策也至是征即體道端等 家口並在東都岩先取こ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成公之下は 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而而至非僕所知也玄威曰不然今百官 段張衛衛既放威帝每今親人現之及還自遼東衛妾告衛怨望訓諭 一城以了一张與七大夫高墨亦當為天子謂秘書印度世南世第四我性不喜人諫 東南東湖相表奇異文名應園識忌之未幾微請行在湖遇疾未謂其甥王氏在東南東湖北襲で自兵の以西公李湖為弘心留守湖御衆寛節人多附之帝以為了神主或在洪寶神民書以城既與公安湖為弘心留守湖御衆寛節人多附之帝以不欲勝吾屬今為廣矣八月玄威引兵趨運關文述等追之玄威敗死即是數學玄威後諫幸福嗣以心情不專任密密退請所親曰變公好反而是數學玄威後諫幸福嗣以心情不專任密密退請所親曰變公好反而 **東京本で、才學毎騎天下之士曹請侍臣曰天下皆前朕水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今** 空學學 無不好 下的力之乃上策也逐引我回沿勝一 恩母等美日我身為上柱國家東距萬金 世紀類編二三卷 公水市和 若位望通顕而諫以求名者獨所不耐至於甲賤之士雖少竟假然卒不 文士何人目之度不廣大縣之向隋陽帳帳於發二 邊大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跨道衛死帝曰更能作空孫 白玄威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盗賊玄威之 豆屬壁百洛陽被國心殿之疾 囚殿迎命循亦蘇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東一門馬馬主天公司王僧原用松草以上禍而空架多盛泥庭草随意題之地上文其中之枝香水開人土率與臣下事作詩寫字故範 昭多果 國東都也開倉縣給百姓 乃受米者好玩了〇玄或所善文士王胄生徒 酒納路以目晦〇殺楊玄威軍與三萬餘人帝使裴蘊推玄威軍與調強 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但談金軍法從事即日廻軍於子弘整重釋奏剛 感護兒問玄威圖東都召請將議旋軍拉之諸将成以無動不宜檀邊寶 重城又不拔會楊玄威之書至帝大權引軍還邊宇文述來設見等些玄 千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照之/意耳飛皆悅〇 亂所数共多失期不至斯墨亦因弊遭便乞降帝乃班師仍做問 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以為職成了詔後徵天下共百道俱進時天 八門結府紀

成る「内子十二年太平元年が正月分遣使者發工擊諸起兵者の作見陵庭、除的養養帝境更都 前記書成了了上上十二十八年時刊住口、在書等時候於是百官稱留記以德備上該今年百官報到有二九往訊道於海顧自西死無生實成朝堂前親術校尉為年該今年百官報到有二九往訊道於海顧自西死無生實成朝堂前親術校尉為李華一等上乃道原於一架受以等於此業為本一日不考〇二月孔後集朝堂大學等前,等上乃道原於一架受以等於此業為本一日不考〇二月紀後集朝堂大學等前等已來,有於此次, 選手を行って 世史真常、上三大 ※照所心多十一年正月增松書有官百二十員常好讀書者述過王府學士至 傷帝與甚交大風之也の其容起照王也把南部大風書勝以此 請援兵大至望風過去定與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舉解圍去十月 〇四月於納言蘇威名帝問侍臣盗賊大將軍字文述司漸光納言蘇威 倉谷不能赴援故也真盡則引旌旗令数十里不絕夜則証數相應廣必 年十六應祭練中衛將軍雲定即說定與目始畢敢聚共團天子必謂我 百人常今脩撰自經術文章芸農地理醫下釋道乃至清得為行為新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験〇十月還 元人朝元竟不至〇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夏為意劉炫獨 十一月紀時 双海鄉 為知日宣揚 小田類編二三巻 我们 李察以伏 本氏時間 放散其兵賊由是後盛被指之得失存亡大與秦賴緣亦之是開倉收留為應義臣克之權共不少人在關外此非所宣帝曰即言是也應追義臣 少一日是陪官指以城降之經勢日盛勝共至十餘萬人內史即處世景以取職物部服義臣共先是群盗得問官及士族子弟以故之獨建徳書遇 而數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職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 為海内間沒那縣帝皆弟之知也楊義臣破隆河北,賊數十萬列秋上聞 帝亞開盗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盗郡縣捕逐行 須施河南部縣高之來須〇十二月都勝林士拉稱變布據江南〇以李須施河南部縣高之來須仍十二月都勝林士拉稱變布據江南心公共林聯殺祖宗司於國襄勿沒語勝道許排等乃聯逃亡地季氏之子也是海線湖下之前,信依情寒人問其故玄英言此來民間然數日很至于也是海線湖間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宣非其人乎由是漸放祭補學文英給自東 當於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無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盗賊 精兵公學大破之〇太僕楊竟臣緊張金稱高士達斯之實建德收其我 李客自雅立下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将城李氏將與吾 事首前下命於為國為群盗聚衆至萬餘人同那單雄信徐世動皆從之短分程讓李客起兵攻際鳴張須陀擊之敗死之城程讓為東部法唐坐王家仁復上表請還西京町之轉之松此沒將嚴昧時所繼取農縣歸屬 湖為大原留行以即將王威高君雅副之擊聽程兒湖被国李世民所數 信即崔民衆以盗賊克斤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斬之至紀水奉信 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讓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節 命越王個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变仁字文述勒幸江都如臣皆不 〇恭帝名何文帝之孫初封門王曹公李淵立以為而在位二年。 禪位于廖聚為斯國公年十五而薨 小小衛楊帝紀 手

以前了是见城上烽大寂寞日貧災如此後送亂離將何以自有文靜學目時事可以以前是與建成世民玄關元古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入更輕空力亂隆有安天世民有處與建成世民玄關元古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入更輕空力亂隆有安天世民有處與法 世民玄關元古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入更輕空方亂隆有安天世民有處,與過程於不知應公李淵先生四一時也以入照然當檢錄前用樂讓人澳緻異心於對於學人 課実まれ、取天下如及掌目 廣洋失紅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若誠大事也部將安出文靜以今主上南本本能之文靜曰天下大礼非高光之才不能完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誠耳非為之之,以以,保以為得以能沒可收於,或於坐與李家連唇繁太原散世民就有之 常人豁達類漢為神武同總祖年難少命世才也而賦年即職者書主观 は東流川 世史教論二十三巻 一起江淮李小丁直原南的有群盗殆以萬数借此之際有直主驅偶而用 工讓推宏稱鄉公略取河南清部客說覆護日常以養多積棄將重若親守遺假时子突厥○審變海部景樂工○禮證字家據與沒今聲的東鄉〇二月稱邑將照納縣一劉武周斬太守工仁志收立得萬餘人自稱太 知吾二人相得何慶貧賤文静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日此非 聚為情盡調順帝意故世基之龍口隆而隨政益表特後要所為也〇五 惡難盡祖君彦之辭也〇內史舎人封德委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 · 查達移做都照數場府十罪且日整而山之竹書罪無線決東海之波流 ○四月路樂稱西泰霸王據雕画了河南計捕使聚七基以荒中陸李家 元章の是廣府發收入國正月杜大成起兵於終之三注間小益多附之聯奏明元罪五節就寫國正月杜大成起兵於終之三注間小益多附之中四十四十一年被楊所後軍元年の兵祭上曹廷應丁五元姓公李書元 是推審為王號為總公用祖君在為記室於是她銀江往伴盗莫不響應為此等特特兵七千人號回洛香破之間者恣民所取老紡稱負適路相屬讓於一 的大軍輕行擔襲發展以吸第之遠近熟不歸附百萬之教一朝可集逐 於所恭存紀 第二 等正報師都京隆元〇秦王華 別是女子 時天長さ 選ば 世史類編二十三年 李成北京家亡鄉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失先是表致以青門百人侍湖常放侍 人侍李慰 出る正な 不早達大計祸今至失淵乃命世民與文都等各樣在遠近赴集前日間高親及劉武周渡汾勝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盗賊竊據難官。福慶趣淵廷其乃使文靜許為被書祭太原等那民年二十已上為兴擊 湖從寂飲酒醉寂從容言曰二郎湖心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高寂以官 今主上無道百姓国籍等城流外皆為影像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彩盗上 正合我意乃除部署審察統衙門非問不之知也世界官明舜人說淵田 〇六月李淵遣便如突厥頭之相結突既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近萬人王咸高者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計淵淵便世民伏兵殺之 乘在楊赤成級取順入關就今天下一不過半年帝業成英世民英日君言 湖田此可調掩耳盗鈴然區於時事不得不耐乃許之 而有之如探表中之物耳亦何受軍使之囚坐取夷叛乎。淵然之寂懼及 士馬精強官監查積銀馬代王備切中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 者執指江都爛大懼世民與寂等後說滿日事己迫矣宜早定計且齊馬 謀事已如此當後奈何正演從之耳時帝以測與王仁恭不能無統遣使 討賊賊可盡予願大人勿疑淵乃數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 日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後說湖日今盗贼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認 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則若共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湖大聲 裴致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何為而改易旗幟雜用針白以示奏 人侍公恐事覺并餘為此急計耳嚴情已協公意如何湖白吾兒誠有此 取集可得十萬人事公所將之兵後且数萬 裴寂之 那受其官女而不聞又稱臣於突威倚以為助何以不後世夫 刻業之程其子孫則而來之如影響之應形所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而可不以正放之来太宗照父於罪而賜之以起矢萬祖呢 一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華大事 今所恭而紀 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1111 而亞

快餐好 狼蜂 は一大学は大変人 事がすで以書花本の都目恃兵遣於為盟主に祖君彦後書目所望左提右等我 世史預術二十三次 不復大學者 李也八十 命願不及此於戴大躬攀驗附異唯望早庸圖藝行滿也因過云以常北 南至於投野所不及言執子學於歐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韓 使温大雅後書曰天生茶民必有司牧心人為牧非子而維老夫子勒知 於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廣絕之乃是更生一般不如里解推 **電過島我職州田安國将聽輸數第巴河東以拒湖會積雨湖不得進湖** 定入關之計爲開倉以服貧民應兼者日益多裝寂等上湖號為大將軍 至軍門世民教之日汝指野鳥為震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共王為欽 軍門等飛行後機即縣論以尊立代王之意情遠宋老生的精共二萬屯 传入耳逐斬之其餘不戏一人秋毫無犯各附海使後業遠近聞之大松 世民等引兵還哥随往迈凡九日湖喜日以此行兵维横行天下可也流 刀同心執子學於威陽齊館商辛於放野豈不盛哉測得書笑曰密妄自 心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中留守晉陽宫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守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斩即丞高德儒西河那不從淵 命測使建成世民将兵擊之至两河城下德儒門城拒守攻按之就德儒 為惠終中至節可也置有縣父臣 廣以得天下而可為平則亦無所不行一不義拔一不多乃得 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實实既之也人主無正家之法夷以 以精口之 亂盖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三所 至矣情平太宗有济世之志撰亂之才而不知表也 京未服中期塞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日惠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 下隋恭亦紀 | 東京柳 | 食次旬得勝共三十餘萬泰山道丁徐洪客獻書於窓以為大衆父聚恐者洪本劇史書记密受其文解召之〇平家道深世動取縣陽倉旅之開倉经民就會洪本劇史書记密受其文解召之〇平家道深世動取縣陽倉旅之開倉经民就 交辨以实 撃武社長馬を 是沒有人元寶藏以都降本客使其各魏徵為於財家密書即以野藏為魁州總管。 \$ 世史新編十三条 八原規 石徽堂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太志是落不事生業始為道士智藏召 文靜以突厥兵至雖に之意見矣而後下韓城降馬湖〇九月武陽郡水 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軍先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克 且站之老生怒引三萬人出大敗投輕斬之巡克電也進取臨汾經郡到 向江都執取獨大號今天下密社之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 八月雨點測這軍越震色建成世民將數千騎舉軟指壓若將園城之狀 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後還太原運糧亦至 外湖石間之諫曰今兵以養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 馬邑本興大義養不顧身以救養生當先入成陽號今天下今遇下敵逐 已班師恐從表之徒一朝解體調不聽促令引於會黎湖寢世民號哭帳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透利太原實可近忘 後舉世民日今禾教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線一戰可擒李客類戀倉果 武周乘虚整等防洞石将佐謀比遠斐寂若皆以為不如還放根本更圖 是信使往來不絕〇雨又不止問軍中之權劉文部未還或傳奏版與到 人斯得天下歸處其熟能學之情平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一二京處歷既震群追自下乃書京将總統隨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十三卷 事不疑踵成功而用智代違義理者多矣 不必詐為數書發民以故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尋江都而三代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愿之數世民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初父也 · 胡致堂曰:来有其常对無疑矣李湖縣其大送不道之界而舉兵村之, 胡致堂曰武王伐商数対之罪則多矣煬皆有之而殺父殺兄則斜所 王也不必推要本容以騙其志也坚守晋陽次召家傑厚集其象分擊

御馬人不 新生用李湖次引兵西雄感受福禄未决表的回处首赞致此危道也不若先克雷·明中之首 仲連之流敗鳴呼可謂自士多 かはは、これを一ちまとになる下下ととりてといういっところとは、まます。 現場子軍職場が山西村方で終記也民が軍門世民一見如答識者に乗る事、原湖女学氏道柴紹者が将精兵萬餘金世民於僧比取柴紹各軍兼府 **第**下末世 上獨的場別之後安與民的法十二年悉除所古禁馬巴那丞李靖素與周有時 我要要一仍去若進攻展安子克退為河東所頭胸首受放此危道也不若先克阿世氏精度仍去若進攻展安子克退為河東所頭胸首受放此危道也不若先克阿 世史類編二十三次 好賣神運 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婦之者如市世民农其豪傑及属係 室恭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已聲過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 干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軽就毫不犯 屬不可不早招懷也虽突通自守廣重不足為慶淵兩從之留諸將園河脩傳以待我坐賣日月然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門季起之將未有所 東着此然後西上展安侍通為接通敗侵失必然矣世民日不然兵貴神 下月前梁高端就起在巴陵雪門湖自稱倒王藏中字子也〇十一月刻 及謀勇不及断取之若振稿對葉耳若潘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 胡致堂日 自有真矣 尹遂昌 中之奇國多矣而花下自見置不及唇室之與而死軟抑如黃石公愈 客未知晉陽與師求無路以自達品於養發之期以此一言觀之其為 哉惟合網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雖造唐室者可謂帝王 軍為攻團之計未失送克長炎維據京邑是盗四方諸窓所能抗衛者 中而抱屋時之思懷濟世之具顧人不離知其然李客下足與言選供 取電色完分終降馬湖中淹開狗渭北兵威所至推枯拉打速大合諸 即與王氣象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機平載方其枝 了正不實無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盗敗沒察絕從停優游黃社 洪客之縣所而上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本下 河所传臣思撫居民状毫不化義發已昭布於遠近失既而 八四本帝里 二十七 关 楊祖 华 帝 老 孝 宗 雅 教 伊 新才等 b 的意子的 对心可以如此我们不是我们们在然我壮士平世民高 不能過金 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愿王已而以本建成為世子次年位於天與殿其後禪唐是為恭尚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遣尊煬帝為太上 之固請乃拾之世民因召買籍府靖少員志氣有文武才各其舅韓擒原 成實兼帝偷禪唐王世充又於洛陽立起王侗為帝又次年已卯禪王世 據養邊滅篡女慘爲公主孤兒來稱介公隨行執逆族滅字文於於一隻就天完整。年有節帝雌權重見忌不自退逐鏡竊懷謀天元号。祭按隋煬繼罪在不赦矣亦隋文雅作偏致之也隋文世受周解文於 關直言境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古兄隋無積奪之基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只連四夷政領賦重盜賊鑫起而循延游不息惡 之未易下也煬帝悖逆詐謀坐和富強之業志騙氣症慨然豪秦皇虞稽賴稱臣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何使后嗣健得中村之主以守實必罰被能取江阿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樣突厥高島之屬莫不原必則就能取江阿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樣突厥高島之屬莫不原年團回文帝於周排有元功摩德素治於人直以天元最顛嗣君如 播告四方與吊民問罪之師宣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批哉則其得後取馬易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紅过之節數其淫產之惡天然因一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轉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 乔日恭帝。 **柱耳怕成于李楠城于王皆隋文自作之孽耳雖其勤敏節微有磁** 職者這便其作随使化及出自問商因其首盛訴教不佑在於一下 忠於文不該於字文不仁故天令楊帝理敏托生門内敗常亂尚行 及漢高也歐 創業所以不 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度幾失惜夫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宣其 新有等事延年三十已是相當大,亦安肯逐起而學不示報應後為 之龍龍麟酒之禁城庸調之额知道詞不孝之降三覆死罪孫當敢 府旅亦紀

家を古馬州 供力街水 世史照過十三巻 礼城河来 政策約為心臟才任官信官必罰制義竟役班環定以繁坊深測而激 實音獨後京口釋擒虎拔標章節入建都透以古頭可是而後勤於聽意世不多實民女就為核勞氏之並與是特江左木平面北未認乃命 宋之族影漏來總為無效相关此為兒奴女天下寨 屬侖香港運而字 大定縣而不臣之迹縣於行路天時人事漸爲堅固員騎虎之勢者即是 阿克锡斯経濟等數個自書太子藝納起楊氏所以著普六范堅得政 耳是素同我力循未屈何用多言通信而退 長安川以為共部尚書達至河東城下招諭竟君素君素飲飲不自勝通而降過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英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 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警命左右射之叛皆釋仗 持月餘過勢益慶或說過降過治日吾至事兩主思問甚厚食人之孫而十二月屈突過降豐惠澄過投河東守夷君素不下屈突過與劉文靜相 亦泣下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卿為國大臣士上委公嗣十三表 國所作事紀 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頭白要常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末些不 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員國生除更為人作說客那通日我力風 除門文部還領珍等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對非遭通子壽往論之 流源人亦以此懷之及國長安不守察屬好為湖所屬力引在東出新鄉 **喀射地歌** 子身之東柳述元嚴之杠相當也誰言天道無知耻 開放過人友是濟程德 五至洪武戊中七百八十八年計十三甲子零八年 月合三十九年内除深七年唐二年給此申終丁五實三十年自辛 右隋四帝聖廟偷仰始梁天保二十年辛五二月終唐武德二年五 将起高文祭周國 四主三十九年足 祸昔月身就君父末年臣杖其矣又不但與太 煬帝弑父弱奢欲 丁未前為深七年 併吞之後如秦促 而恭帝侑後恭侗 nț.

揮群醌鳳藪雲虎擊播八方威振萬里使其抑鋒止銳廻霸收電空車少裝置知樂之不可極耶製艷篇以誇示戒夷幸庸帳而呼韓播顯指

豐予則能力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果矩擬西域圖記而希雄然有泛

要總別繼樹營入衛山應羅伯泽情放志湯周天元以好樂而亡不爲終之春馬上奏情夜之曲行章所在有留青节很華馬所臨造觀風行章依太翼之妄而工土水遊幸之華顫死廣展 茂禽遊獸閒宮樹富剪級戰濫加編者紀苑飛淫無慶產端大張九州為爐而道路側目又因

轉統人民繼斌新裝揮豪弱旗於講輕城壓漲江建之水差切粉於戎潑祀赴崑崙之意鵝有限之民濟圖未獲之他教千魔寫臟被甲裝開

胎於得位之初而乃私君父來宣華授太子紀禮侵義以肆其聽逆馬與其終失阿慶內歸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祸已匹夫人有更衣之住而始信偶孤氏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上戴亦有以悅詩書而用法遊峻愛不全父子而牵制婦人至其晚張猶於付託陳

11

真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城然目不

概据却而

不

深為

得觀妖百姓繁照中外英安大隋皇帝乃

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平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嗣政以來猜忌忠直

史 54-518

1

不舒養 世史對編一十四世 世史類型をこ 无淫益甚河包不雕口好到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中短衣獨歷十二周然場會應業衙情奏眼亡三月隔章文化及試其艺廣島中氣形上與常時以與所為時間化及於江湖立憲王治場帝至江都、共然有繁於化改學則無所為時間化及於江湖立憲等制持第一年後恭帝阿皇泰元年憲五雄武憲元年。是歲并以到定義等。有義一年後恭帝阿皇泰元年憲西雄武憲元年。是歲并以司德泰帝前秦帝二年後恭帝阿皇泰元年憲西雄武憲元年事主 一般之化及低級常入朝堂百官畢賀蘇威亦在給事即許善心傷不至也 故帝笑曰貴或苦樂更淡為之亦後何傷至是字文化及如今孤行達經 唐·太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服日好頭頭誰當秋之后虧間 整關沒沒額景順網唯恐不是常仰視天文調蕭后日外間大有人圖像 物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总表乎追諡曰場 及殺之其母此民年九十三撫極不哭白吾有子矣不食而至實王開展 |唐史高朝襲文庫公爵問為有天下之號前四二十五二百九日前時十八 | 日本の書り入事の書と主三十九年三百九日前時十八 | 日本の第一十五二百九日前時十八 | 日本の第二十五二百九日前時 | 日本の第二十五 | 日本 東京日本海が是經情節犯肆厥姦四枚得歇后便心文皇華惠大方更至日然帝奏在前齡早有今間南平吳愈北却匈奴是勢之中獨者 〇高祖神養皇帝 正其始耳 不善處太宗之功而容元吉之忌以召禁門之變便太宗不提 期間末起兵受恭常有禪以土德王天下建都長医國院大衛住西總封龍西公父昭於周世封思公淵雖封閣公爵班賭臨 暑六年之中海内成脈何成功之速散益以太宗之為子也情 西認武昭王高特之後經生民辦天教性走乃帝祖也 思祖思神華皇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雕西成紀人處華陶周老明神華皇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雕西成紀人處華陶周老明 **晋陽精共承亡院之縣帶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記** 在位九年而內種于太宗文九年悲壽七十一 十四 一葬献陵()帝屋 汽车工出 無疑為人因其時取與異通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開夏尚之未必效為更之性質以文偽的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感王曰春葬湯武谷腹質以文偽的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感王曰春葬湯武谷腹質以文偽的欺許為耳孤東大政而自加龍錫可手必若循鍵層之迹彼皆繁度于與北語說者所為耳孤東大政而自加龍錫可将加九錫王謂像屬曰 世史報納二四本 自意味れる | No. 3 | 神也 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的內名 おき小小 · · 見書きれ 大手観 な 光度 有異型 答應隔過解別是及商級自諸國者臣之控弦打沙百餘萬層初起失資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傷盛東自致這冊軍事沒奇則雖首然而盡吐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傷盛東自致這冊軍事沒奇則雖有象而盡吐了避私時稱學帝义主世元為左僕射終替內外諸軍事○時中國以来積者相染情乎專之君臣亦稱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周鼓擊其征討之大義唐繼陳隋故沿其轉受之假名蓋禪受自銀膏門的軍事位書唐王曰解皇帝是可褒贬之大殊卯漢鐵商於洪不以院恭帝何禪位于屬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於洪不以院恭帝何禪位于屬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於洪不以院為〇五月惠王淵稱皇帝蔣唐皆以洪取天下者也漢丙賦 其我馬前後的进不可勝紀〇團是律令置學校屬命表寂劉文靜等脩 定律今直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都縣學各置生真 沙地で一次 きられるとりをするはれる 沙華時日 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然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輕妄 可治衛吏後漁人不堪命乃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重之自是百治衛吏後漁人不堪命乃嚴刑峻法以臨之功不息旌雄萬里徵稔其功為贱者不知其罪騙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旌雄萬里徵稔其功為門之制度尚恭漢之規模恃才矜巳敗狼明德盛冠脈以飾其奸險敗周之制度尚恭漢之規模恃才矜巳敗狼明德盛冠脈以飾其奸險 海内縣然無聊主矣 校吾道不以是為隆乃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

特別表 所 法對抗伏仰上表以為明以惡間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雪随遠近如為為其政策以孫伏伽為治書伊御史灣州美武等地為其 電子聚合為軍事 自漢以東 医氏耳以来最為定摩其等國長世官哉 医氏耳以来最為定摩其等國長世官哉 医皮耳原 医腹唇术间离期 國公而選用其宗室棚櫃祭王 多級時不何為期國公而選用其宗室棚櫃祭王 整石矣情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寫古今之太惡悲夫 不可不慎事程報務盡下情九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妻悉之習斯孫易移太子諸 後定儲頭之位則父子之道得不好於若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他之地世民苦遊則賢以至城察其由表之言表裏面有始終無閒然成才讓國之美世民無推身之斬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逐成才讓國時益名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與之故俾其明白惟讓則建成一時益名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與之故俾其明白惟讓則建城一十四卷 野は天林年而發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陽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 臣同楊而坐劉文靜諫曰貴滕失位非常人之道憲主曰諸公皆明德舊行統終之後實的干此圖主曰御用心如此吾後何於圖主每視事引責 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物必勘審與前物不建始敢宣 下端間場帯山間帥吏民發表建徳遺使用之端乃修建御近舎寺之病の長衛主建徳定都際部が横河間郡丞王宗守郡城建徳攻之歳除不以地の文遠後入東都拜王世充或問曰若佐見李窓而敬加王公何敢不拜耶時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恐必有異圖將重前討為不諾吳非破世充不可 食此可謂是 東京である。 東京である。 東京では、 ちか世を 知先務 如人一身 王宗忠臣 題不透此若不遠而復稱不失於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後問計文意曰 受貨 世史频編二十四天 新軍在数 海川羽北 高地竹田 看日願竭庸居廉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田將軍名臣之子失途至絕扶傾則老夫雖憂慕猶願盡力若為養早輕轉則無所用老夫兵劉頓照於將入朝至監問王世元之變地注數而還於劉捷制祭酒徐文遠照於將入朝至區間王世元之變地注數而還於劉捷制祭酒徐文遠與公字窓敗年文化及於縣勝本表降觸續期志在寨乘無援四願魯縣 京之以勒事君奈何殺之又建德陷事城将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 害及哪亡俯伏流涕連德亦為之 远諸將請系之建德曰琛忠臣也至方 守政之者隨意多以或雜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衙路自倉城至郭門米 學數寸群盗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塞 不亦宜手 言路察則亂高級緊府之所以大首關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典。包子時目清上達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也子以可入了人勢如人一身必無血周流無種而後能在諫者使下 **原**·唐高和紀

进攻歐州子城撫廣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失所親勒子城除子藏 子或者後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思深矣元規不從既而製收其餘教兵後大振 能联第三名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日獨搬所將智能外之人將號卒悍吾特出 神大 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逐進至城下國之使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計節 果出晚降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有院及即位衆心猜懼由是國勢不明是機子縣之策以敢故也○傳養主世民破察兵國所應該名應卷主仁是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子。即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舰亦死魠規 世史類編十四天 政力を対 以唇將軍劉威鎮陸州降仁果園之唐長平主以及將女至命威帥衆赴 深州君至敗務守將劉威死之瞻竟方五劉藏首以死節持至命威帥衆赴 成大業故忠與王世免戦失利東黎三萬人歸開門蔣敷將為《○器園成大業故忠與王世免戦失利東黎三萬人歸開門蔣敷將為《○器園 之子滅與馬元規擊破繁言於元詞曰蒙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依於聰數撇少及〇十月未聚自稱營帝敬聲時取魯翻刑到史己子滅死於聽城中國門行戊寅曆出時随計轉〇酚字文化及弑秦主治自稱舒帝幾 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客看越如此情報監殺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就如 自腐此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子於騎追之日邊為郡主世民至高城融略唯仁果使宗維睺將共拒戰唐世民引大軍 對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極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 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幾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惡 出院寒城前七諸将皆質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黎皆以 帥數十萬黎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呆怒埋感至脈馳騎射之至死聲色 大敗仁果将成後圍壓州威至城下大呼曰連城機錢上在旦夕 則散歸龍外所機虚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詩此吾所以克也衆皆饶服 心腔筋紅红 京東京 天下名表非婦人所知引方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婚人所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遭其妻至城下謂之曰獨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人皆平之未以至累及臣子是以善法如此君素守河東遇遭獨孤懷恩至非人思設就阿與守将竟君素赐集之死書阿裁城者等等與則見再人非守法職 É 世動 震災等易数高後之又有得女主以獻者建徳群臣の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城然が、新之傳有長安〇度主建徳取燕の憲等州時有大鳥五集於縣書 以人药 大親不可 際· 等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舊服松謂殷開山日長至主也不 及安馬主聞世動使者至無表止有於與密甚怪之去格具言世都意思 吾實址之今宜籍那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風公使自獻之乃邊來格論 民救土地皆親公有也云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 叛行軍總管盛彦師討斬之李密騎青日人又自る歸國之功朝廷待之未管不獻教及江都問變左右殺君素以降の傳造李密收撫山東密逐 而撫之憂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乃以王伯當為家副而遣之 王乃唯自徐世勘不背德不敢功真純臣也赐姓李 不副本望書語不樂乃成策於唐主日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 月李惠遠據那林歷於河南驅掠在蒙直趣南山来險而東區方師 上灣其姓下必其祖外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之而後之赐姓者亂之也天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宣理也哉之而後之赐姓者亂之也天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宣理也哉以為法或加於盗賊夷廣邊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職因古者天子建國陽姓命氏所以別族類之所出于孫各本於 原 明 高祖公

不足責 展帝所司投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接職刑司戸郡三曰此官要而不清又至時期之陛下南劉鴻恭奈何乘法臣奉法司不敢奉部郡王從之自是持承恩 布席道鄉 文明 钦野 等一次以文部属吏総工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曹陽文静先建非常之家始告 万有明る 東立守法 每了租二石。稍二疋總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飲〇唐以宇文士及舊化及旣 與織二十四卷 《東高祖紀 》《唐高祖紀 五月克試衛主侗衛主世俚言於世克日傷童等謀及正為衛主尚在故經傳郎城世時亡及初為於原義所名為於與叛世歸籍廟主世充稱常以德數語巧不以既造就主經數以於兼干總主應主悅拜內史舎人成死手將召之上及與封德委於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應主 使與正度紅越翔府駒非所以規模後世也思數軟大線軟份監勘不分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資末過高才原學指滯草來而先權舞胡爲五品 耳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自以材器功熱在張報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自今以往不後生帝主家飲樂不能絕以名為於之證曰恭皇帝の國殺 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斯夫此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主國今而應內維為前吏高祖約谏用賢如此可謂創業令主矣。 再判川口應無坊直源守法而家清要之權厥後撫夷治郡隨在對緣東利川口應坊住宦多隋舊臣節義養無是觀惟素立笠仕武德初出 不平家數有妖势文起召巫厭勝文静有安無龍使其兄上變古之傳主 也不如早除之世克造人能之暗主請與太后決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 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程人無所措手 主日此官清而不要逐擢授侍御史 火食馬用 李洞走事 7.基 **福心高四** 所為原志 折言如水 1000 〇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初傳主追端女無淮左行至無州會法學降於顏假臣精共三萬必克後於晉傳主於是發關中兵以並世民使擊武周日大原主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蔣廣京色所皆若來而棄之臣竊慎恨〇武周軍勢甚能開中飛延總主欽棄大河以東護守、關西寧王世民詩 酒高分辨態寂日晚氏以主輸豆節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度心求執性直土物留輔吾兒拜是官心患主考,崇群臣以李網孫伏伽為第一因置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歷東朝子團主曰知公 李網差電火然伏伽可調誠直餘人循連蘇風促有而已宣朕所望改 ·共司府海故遺實經字文散輔之實勝強兵數萬食文十年,與王之甚一劉武周取所州郡王元青奔度受精鵬社矮聯 歷主經調李綱曰元吉 潘仁城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是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及諫不聽乞骸骨驗圖主罵同鄉回為潘仁是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網曰 三亦之聞於首盤此次我曾斬之綱曰王年少騎逸部曾無規諫又掩覆 未常師心高祖叔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然西致皇目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漂高總武之此而再致堂国支靜有唱大謙當不財勲又以讒死而太宗不能力較何也 者退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帶自取積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沒矣 則李綱請瑪不能數批追鎮使動舊冤死其青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己 经

人心翻葉 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立光子 と一般なる 七月傳認院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上欲使屈突通討王世充以通二紀氏回語祖差子由此人之言而蘇與者於會之高經縣其原為所為為為為於其地立前國天子春無老君吾而祖也部於其地立前 民使應之日四海成仰皇風唯公獨阻蘇教為此而原世充日相與息兵 水調世民日國帝關中劉帝阿南世元未曾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何足顧子團主嘆日狗義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屯于此即世充陽 唐立老子朝議等衙門人吉養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 所州走突聚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於州悉平 為有一府紀軍使將其舊將八千與諸營相案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懂養 後7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陰開於在地廳酚輔一日八戰皆 東世民追及等相於四開於在地廳酚輔一日八戰皆 周將朱金剛相持世民慶破金剛將尉進敬德對相等四月金剛金臺北郡馬尼為我所廣不尼本朝乃志臣其文何罪透謝來至盛地 謝建德可世別就候建德正河南掩龍查營政之襲得其交新洪候建經一河南掩龍查營政之襲得其交新洪候建經一河南掩龍查營政之襲得其次東北地縣團建德又歐洲縣城鄉軍朱興吳見北周交號湯縣城鄉北月李世劫後歸于憲世國經濟城總三年四吳歲并後,爰疑楊縣鄉鄉北月李世劫後歸于憲世 對使者焚書毀衣口夏侯端天了人使宣文王世兄官子。報告得奉宣四 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日奉記取 子在浴機地光通日臣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 調王當時天下人心歸唐久矣群盗問非其倫兄其未久又皆败亡也打遇山上在則大統在唐矣彼會建德之徒乃群盗耳人心所歸是之工遇山日按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予馬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 水唐高祖紀 九 新 要三年其形之見於此矣聚后玄武之聖教德被世民而殺元言蓋元吉藏禮妻妻 更三年其所元吉欲利敬德盡忌世民之得教德也而其統織世民之意世史類給三十四表 一一人 唐高祖紀 **乙原相報** 李八情六 小五不統 如此為一致德若叛宣在尋相之後取達命釋之引入即內賜之金曰太天意氣相 言不 德乃謝教教國等之 請退軍運開獲偷前分世民集治佐議之皆請避其绕郭孝恪曰王世充大破構之期王世充降惠兵圖俗勝城中天食器建德赦之乃遺世民書年已經賦憶四年必解職及非經憲王建德將兵款則五月傳輸王世民 信墜馬世充共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國世民敬德運師騎兵還戰出入世信墜馬世充共補却敬德戰世民敬德躍馬大兵續刺雄相為衆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為餘 德日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故德金銀一篋自是龍遇日隆敬德善些稍每 善馬稍自看聞敬德之能請與較勝負元吉標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順 華騎入敵陳中、敵義科刺之終草能像又能奪敵稍返刺之衛王元吉以 等多数去諸將疑尉逐敬德四之軍中極突通股開山言於世民田敬德也充語雖太而理其嫌後事務察事者為世林武後一為武周降將於村 充陳往近無所凝星突通引大共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請敬 期勿以小嫌介意喜為不信讒言以害也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時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然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日不然

配えれる 太宗兵代 太宗高 形がい 管理機器 李枪王 光洗段 世史類編二日卷 八字木館 能青 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機焚乾陽殿娶則天門及關威語道場我對後書等及難任之其失此失。世民遊騰官殿數曰逞侈心窮人欲我對後者其之後不有問乎而不能世民遊騰官殿數曰逞侈心窮人欲欲國亡見李容王世充皆拜伏雞蹈今既老病何勞科見斯威罪問大矣 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遭人數之曰公隔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 率輕騎直帶其陳建德中親楊武威逐之建德聚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濟河南建德果恭衆出下回端世民 得出将必無成世充素服饰太子群臣二千餘人結軍門陸世民入宫城 建德等至路場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将曰吾所恃者其至今已爲機维 月悉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世充僕射蘇世長以東州來降唐主以世 宗的無不如也 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百敗而氣不折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 使之處光武之地固條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造祖 起於亭長首誅無道秦仍無挟許詭秘之術国已高人一等退録巴蜀 尹恭昌日大宗英武盖世漢高光之傷而王賢以盗賊之靡當之宜乎 日太宗務冠起義克長安平群盗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 第三世民至長安款俘太朝放三世元治縣孤術德屬教教之 斬寶 胡致堂目 以天下客定大赦百姓給後一半 原王攻國益祭世先共能不破爭統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運時月間平的女堂三凌敬之策說著策也然長安开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 則不諫而即悟其大致祖别有如此 秦學恭王多文沛公撰純素王敬捷是以一則待諫而後改為日沛公見泰官室欲留居之秦王觀隋官殿死毀赞之盖沛公 至日重宜數罪以我之而待建德不死今唐不然不亦失刑子至日王寶皆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衛其罪為 今 唇高紅紀 為折衷計 秦主開記 集上將 天 弱之科 夏野多 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於官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 惠初行用 三濟更自愈管行戶哲許放宗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城體和整度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功教陸德明孔嗣達信鄉蓋文達原別自今縣與日北元敬預相時談議典越蘇胡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東玄學記室房玄陰廣世南文學褚亮姚思應主簿举玄通立作祭軍蔡名恭薛八為沒是目以沒可以三丁,但今次代 世級等三月信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魯王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 千石草田 た明りに 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而南半歳之間虚役建徳後境丁卯命衛王世民の三元吉討之〇層初李世勤等破之遂攻後厢州終納腩又取阿斯二州解制於落職協於略主深然之〇建德部將劉黑閣起兵於陳南丘勢大振十一月尚嘉州琴王深然之〇建德部將劉黑閣起兵於陳南丘勢大振十一月尚嘉州琴 以吾為念員明初色動乃笑曰盛将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初行開元通寶錢精十錢重一两輕重大小最為折東遠近便之 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茶流州藏州都常如界仙也是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經乃使庫直開立本圖像問語計八楮亮為黃號 **港師為書日吾奉使無状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若侍老母** 行開元通寶錢職未錢幣濫漢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較至是 當時亦以為足今因猶之官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将何以為其失光園 侈如何宫庭臺非與王之所為耳苦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庭風雨。 日鄉諫似直而實許豈不知此殿朕之所悉,對日臣質不知但見其華 高談議大夫曹侍宴被香殿酒群謂屬主日此殿場帝之所為取唐主 **番直宿窩中供給珍膳魚禮優原世民朝謁公事之服輕至館中引諸學** 月香冷員胡客在能劉里圖就思歷夢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要優處本行之不以惟此錢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次 唐高祖紀

如時王在中多事如時剖决如流世民每破雪克城諸将任争取智貨女龄獨收来 学まく土 以後公司 北南上山西 18天子 月 此例中 世史類編十四卷 君子納以 問罪姓文 聖如西 **老恭盡投之江中。諸将皆曰破敵所獲當精其用奈何乗以資敬靖曰肅** 每今玄龄入秦事惠主使白玄龄品吾児陳事維陽十里皆如面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皋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 王田非公官我供失之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祭課帷幄軍方治如鳴無可共功治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祭課帷幄軍方治如梅為第三府之間至如杜如梅王佐之才楊無勝和此於經營曾內核性如梅為第三府其曹於軍後後天 人名英格兰 电电影电影 电弧以止载 香擊大破之寒勝直抵 在腹入其外郭又攻水城 後之大獲舟繼本清使 紀之白張州順流東下以擊蕭統時統罷兵營爰後幾留宿衛數千人開展護期照王孝恭李靖伐孫昭主統降鳴先是詔簽巴圖兵以對恭李靖、高祖之此心刑 題女至大懼倉卒徵兵道途阻遠不能處集乃悉見兵出拒較李端縱兵 推刄同氣禁血禁庭以船百世之讓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所中之人遂至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恒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順察太宗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後黨先在太宗非邊與之前在高祖非数 為之立於温有客遭做之君子循以為非況太宗乃滿正功高聖重處此國中人之常情宜太十之不終也天太子國之勝祇國乃其國君父戾太子立傳望充滿賓客從其所好可馬氏循謂正直難親蹈諛易合近文學之十三至形於冊貳著為贅鎮至相標榜被何爲故昔漢武而爲 保全成点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至馬呼率三子而構喋血之祸在其一下南湖四十八學士之選何其緣進而縣退平蓋高祖爱三子之心交 一丁固無慈也高祖乃為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問館以 八學士登瀛川盖本諸此是時高祖在 御建成為太 利和與級執 恩威斯茅 · 爾日戰則然派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委日突厥時大羊之衆有輕中國共經縣狀 應過主謂群臣日突厥入寇而復來和和與戰執利太常衛腳死行東於州今縣所配山東〇八月突厥預利可汗寇肝州進兵寇原州於縣分縣所南縣。屬察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泰平六濱東令兵病於亡 無視止二間 建立工 國海突厥山東泰平六年 0 是成於七年港東上二間 過與國際 文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務明年 將後來臣展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 果疑不進銳內外阻絕乃謂群下曰天不在總不可後支矣若必待力及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胡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亭敬進退不復雖有舟抵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便寒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與和則恩威,兼者矣唐主從之 寒色王神符於 将多言語將帥拒關死者請籍其家以實府士李清曰王者之師宣使義 則有姓蒙惠茶何以我一人之故而百姓於塗炭平乃下令開門出降諸 刀自刺而死 日大丈夫受國厚原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 引兵還存有首奏自武總二

涿岛太子 正見非海 類編二十四条 西王教與詔勒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確安主 許之建成乃将兵討黑國黑國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黑國食盡衆 魏徵說太子日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官無大 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婿爭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太子中允王珪冼馬 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 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項張姨好求之手物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姨 好訴於傳主傳主怒以貢世民後請裝取曰此兒父典女在外為書生所 克·乌居别殿與上臺東宫畫夜通行無後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大子令歌 散送夜道醫飲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意散之見因二君之過也時世民元 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馬可自安大子請行磨主 功以鎮海内劉里聞散亡之餘然不滿萬資糧匱之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九魯王世民深惜之日道玄響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暴効之以 東三元吉整到里開推廣子道玄與里蘭戰敗沒時道玄將在三萬國 對一川權常任兵家心臟污壞之 推 排以卷於 物之 夫歲 可上與權常任兵家心臟污壞之 推 排以卷於 物之 夫歲 胡致堂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語勃並行 新史萬野不協道玄帥輕時先出犯陳萬買雜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 公唐高祖紀 雖高租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十月 大世界領土が大大学を変える 而祖可能 **其**安久于 着男 **南**不戸子の表 **寅以持**人 無疑如然 オ以外長 封軍開 唐高祖山 のおかれ 主不樂諸妃嫡曰些下春秋与宜相娛樂而熟王如此正是憎疾多等時 與爾曹為國際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兼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 一萬歲後差子母必無子遺矣望太子仁孝陛下以多子母屬之必能保 魯王 年侍宴官中 思太穆皇后 早終不得見魯主有天下或飲飲流多 應其附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即內謂更民日吾 可致堂三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以自助汝尊之以争也祸亂何從而息乎以王親之賢循如此原帝全 以自助汝尊之以争也祸亂何從而息乎以王親之賢循如此原命全 功高祖可欲立之能為恭伯不亦書下乃使建成擊城以立威結憂機 間矣王魏輔導東官當勸建成以孝友則賭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 這祖馬里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考君子曰善處父子之意主為之常然的是無好太子意待世民浸頭而建成元吉日親失 制乃謂秦王為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 獨不知其不可而 東至再至三然後定館買之位必至於两全而後已則父子道得兄弟以故們其推議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阻世民苦強則察其由 好終君臣分定 而國家危戶 | 「四条 | 一京 店高祖紀 | 一京 店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 一月電親州孫管田留安擊劉黑閣破之是時山東豪傑多致長更以 辟之房杜老人亦無所於 **我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

改大夫之事 四篇明点四月 初定的田祖庸調法丁中之民通也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物於門四月初定的田祖庸調法丁中之民丁者當也當意此之時中者謂上下一七更類爲二十四卷 一次馬高祖紀 之世明 衛惠於此 大下海南 田有限用窮有養使負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無之則均天下之本也是無機馬為治者唯能省力侵薄稅數務本抑末尚檢去養占七以上課役俱免食器一名唯得主大夫之美政也 學王元吉勒太子建成除悉王世民日常為兄手及之世民從上幸元吉 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學書語著照面也此其書語何不以人主之位加以上未住者成以名聞州縣及鄉智置學〇帝語國子學養華子先聖先 大不同矣 〇三月初定官制 人物的量與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〇三月部諸州有明一經每所提大中正常二人三國題以用多器大中正一人以社之掌知州内 不然雖有法今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改之皆替失 下萬事盡情於此如卻之在網聚之繁絕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方尚書者又有九寺是成出於三也天天地之有四時百宮之有六職天失之而應不能華也且說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一之職也可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紀一三公論道經和變理陰賜故不以一職名官大尉掌武大司馬 **西致堂了**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次於匠監之下非 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塞王世民及第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廣遇於歐州[編集勒兵將戰可] 以與其非請吏民籍世民又達外監於此民國所遇於歐州[編集勒兵將戰可] 以則不敬職之意在戰矣書外監於此民國(胡利実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以與其非請吏民籍世民又達外監於民國(胡利実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以與其非請吏民籍一世民與廣益甚〇八月史縣受盟而選精驗監问 他文幹何 更利和領 東京 為百世之英子被電去病選尾一般,猶去感回如,况臣恭儀者維願假數 京的事事東相應文幹必於五人人名塞王世民日文幹事連連成恐應之者衆汝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具後霧雨益甚世民謂諸将日虜所侍 田香火之言疑究利與世民有謀遇人止世民曰王不須漢我無他意實 相攻何無者失之情也別解以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韻利見世民輕出又 騎馳院陳告之日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有約深入我地在劉王也可汗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元吉懼日南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乃獨性師 · 京福成其祭奉之名耳·上大怒召世民青之會有司泰突厥入寇上乃改 时共計世民日突厥難磨為遊惠得略則退需王外托禦寇之名内欲總 宣自行乃遣世民計平之 者号失耳令積雨補時筋壓俱解言不可用此而不乘船復何待乃潛師 能關獨出與我關又遣騎前告突利日爾性與我盟有悉拒救令乃引共 年之期請緊請利之頭致闕下若其不敵逐都未晚上日善建成與妃賴 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冠極遊遠遷都以避之胎四海之蓋 夜出目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漫流突利以利害額利欲戰突利不可 然欲逐都遊艺茶世民諫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與光字 者以子女王帛皆住展安故也若禁展室而不都則胡冠自息矣上以為 图七月灰脈入冠達秦王世民将共樂之或說上日灰既所以重思明中 明之過也 · 蔵於奸臣之計盛於妃嫔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皆高祖不 建成檀藥共用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藥之乃 / 康服而去

1

世d類為二十四卷 《京高社紀》十九 佛法 西埃經典 您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 KK以為時元十日既而分贈全帛泣與之別只今日張鎮周循得與故人歡飲明 於納明元就故宅多市酒報召親戚與之醮宴散幾箕踞挫腳溮娯拟岭如為布衣終歸觸乙圓八年正月以張鎮周為歐州都督於較顧周以舒州本共鄉里到州 所職といいようにようようというようと、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 或是多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於長年久自立胡神養衣亂華主庸臣传政**虐**祚 明人主 食且生死壽天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開之人主發當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別或權 竟地對道數果道為生道也 道達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戶道地達界也六道請天道人道逐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人 祖稅傷起三逢誘張六道三進即三應也一日色惡門上戶道天堂界也區,類為二十四米 問發州刺 養華 遊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認百官議是事唯太僕卿張 独家間情為論 異文而亦亦省 於論家之處以 治都事史 百哲好之 姓之州寨 是科哥 生实日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母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端不生 孝者無親為之謂失調不能對但合手口地做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秦有尊成林秦得舉風於之前了之四以孫博奕之言即 乃遵無父之教非秦有尊成林秦得恩則於原桑中為之日即尹長而寶乃遵無父之教非於空桑的東方即即出於空桑傳第日即尹母改至麥神古之日日出水 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城主妖路逐憲讓胡書調職之獲無險與使職民城九年正月詔太常少鄉祖孝孫定雅樂〇夏少太僧道太史令傅英刻以要舉於朝廷史謂其不松故人子謂其只私一己也 法者罪無輕重而一無所終千二子始則過和以要身於鄉宣終則過待舊特以為其富貴歸鄉之志耳死故舊無大故則不無顧乃於其犯丁南湖曰欲治故人犯法而召與與宴散髮其縣凡十日是皆非真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道源構要言合理漸竭日佛聖人也而英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短過武學襲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益十萬前今匹配即成十萬餘户 僧矯許皆云由佛獨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天自國以 全其郷里到州 安國家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數言建成元言森安国縣下房名齡請長孫無思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惆於或元詩此不欲遠離世史類論二十四卷。房高祖紀,即在於事娛樂年的希臘進廣範甲般雖此對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 不移金至 天白红天 為此如人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我日大王以舜為何如 是投地 大工以穿 凌井二前 北寨主世民殺太子建成齊主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央軍國事家主世六月太白經天太將軍之於出東當成軍出西當依面經天衛五人十上六月太白經天將諸太白出來就天照天明天下華政太白孫是上公 民既與太子建成悉王元吉有際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 門道士者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部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口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養何以為鮮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應討得免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諸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察請殺秦王上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諸敬德於上将殺之世民固請 之上亦謂世民日首建大謀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解 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淡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原不下則為原上之 逐敬德等日夜勘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日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喜誠 謀殺世民以金銀器一車贈別通敬微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日。 也世民命下之 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平是以小扶則受大枝則走蓋所存者大故 獨見之士發之若瑪為梁武後預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數乎其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樂清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樂清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東清捷日傳英上高祖之疏丘蕭瑪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關佛為與 昏謬若此也 一葉像花公理何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日上以次疑全事

₹ 大宗行子 以自之風天上日養此吾之風心也逐立世民為望太子紹自今軍國無事無大小 中前,首而蘇之衛王功益于由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多 為其一世有天下上以其状核世民於是世民容奏建成元吉注亂後官且回奏大白見秦分惟并注轉首奏也是語云東并無思奏之分野羅州也奏 我要大子處次於後間來此成元古之死 明日書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我要不不見其匹然不再降而有此氏之滿子孫顕敬天下治致太平所妻所以不是華公蓋藏前人之疾此既治又復異於其子此何義故自南世分慰朝不選華公蓋次於後間來此成元古之死 明日書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 吉則唐必亡失奈何日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我重於死故也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蓋周公之心乳或曰便建成為太无輔以元之正勝旦公以謂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遠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之之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此周公誅管殊者非也蓋管察危周則先觸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為之道也 · 最多之也如禁門推及同報敗議千古情哉夫創業季統之君子孫 王隐太子有恭伯之賢太宗有子藏之節後為此曹宣公卒到等彼太武隐太子有恭伯之賢太宗有子藏之節被恭此曹宣公應子子黃乃以庸为居其右地嫌勢迫必不相容如使高祖有文王之明文王舎伯 子照野禁立之子為解則副何自而生哉就不能然太宗始欽俟其先子自立音屬公執之以則副何自而生哉就不能然太宗始欽使其先 長信居儲位安得不與恭王之年光春我率王憲藏太子之言曰時平不氏南三有天下本恭王之謀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不氏南三立嫡以長我所以止華奪之之也行之平世國為常法若唐 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提以為口實乎 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複己猶為愈也旣而為群下所逼送至蝶 温公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租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 **公唐高祖的** 養課 子大師 大宗従漢 西太宗 世史類論二十四卷一令唐高祖紀朝以為繁幕以為君錐曰不利臣不信也 上銀不當 **石莱岛** 京然整 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鄉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上親愛不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我曰不可王親義皆死不臣然與日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不見或問王廷魏敬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等於義 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不死死高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萬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之心此於墨試料一問耳在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况為其騎者乎之省則何以後君命且太宗以第殺兄以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 臣子之六節不得不為之辨臣子之六節不得不為之辨 能正教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紀非 可輔則當到为而去於濟成既敢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目請其不魏事高祖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改之前知其不 潘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親不事太宗可也天食君之務而不死其難臣則建成其君也亞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死且以弟後兄以 **尹氏曰事學之失亦可言者王親奏賢事局祖者也非事太子者也** 大宗聽政之初即權王親為諫臣其從諫之英國可嘉失王 君命而輔太子。安元死生以之今有人馬段其所輔而奉之位把於莫 心唐高祖纪 Ŧ

入見以現虚實熟於為機以上讓之口吾與放可汗面結和親汝可汗自即發請盟而退時突到詢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即方發無不要婦人安敢預開政事固問之終不對〇突隨入冠至便構帝出鄉之處檢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當與之議質罰后解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無性不 殿放天下上皇至乙永貞觀九年始明此下稱上者 世民命縱禁死隱大罷四方自然聽有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悦 次必有禮法上為墨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衛甚有內勒及為后務崇節其適人於宗剛惟首敬官故三千〇立妃長孫氏為皇后上少好讀書過校官女三千餘人認以官女衆多幽閣可感劇問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 一帝自稱太上皇八月祭玄記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宫顯德 之子却其百樣不能為罪兵之我則彼循得以解其戴以高祖之命或以王親以建成而黃其君臣之我則彼循得以解其戴以高祖之命或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而其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 高祖養口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網之法後也有以愚薪扶持而能永其高祖養口磨有天下我三百年可謂底矣宜非人厥 隋亂而衆德澤經 絕無而慢有者也 加李素主独世長蓋哲子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都公薨則又宋孫父來授書前河照鄉學釋真先聖先師紹定雅楽韶沙汰悟道書用孫伏贺華尚河照鄉受釋真先聖先師紹定雅楽紹沙汰悟道書用孫伏安華一 大命敷 突厥 大學理師 題師利於 大宗經事 孫再拜日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殿調利獻馬三千疋華 萬口上不受但於軍人養職依養無侯第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回與之此之謂也 斯語語 語節所掠中國户口、後温度傳送朝〇九月引諸衛将至習射於鎮德殿 麻師部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群臣多談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 神思之後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也就是以我來莫之能與今朕使汝曹專習亏太宗」與非習此之所一舉而三失則歲盡以接受諭之曰我於侵盜有百有之思 ロット· 天店開無事則為汝師実際入窓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平 世史朝納三四老 問唐太宗 賴原然於是人思自勵数年之間悉為精飲 者將母請敢陛下不許既而廣自退其策安在上回吾親葵屬等、亲雖多利請和認許之與盟干便給之上雲既引兵追蕭媽請曰疾既未和之時有懼心故與數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英壓在此一般鄉節觀之是日國 的鄭威大等學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蘭利見執思力不迄而上提多因思力上與高士萬房玄齡等六騎并請領地襲詢利陽水而語音改賢 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择樂故也我若示之以動廣必放兵大惊不可 馬固練上日吾獨之已熟藥壓所以敢檢国而來直機都甸者以我國內 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陸諸軍使却獨留與讀利經濟場以上輕敵叩 而不整君臣二志唯斯是求若蒙擊其教勢如並打所以不敢者吾即位 吾未可以得志矣故春申輔文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斷 日沒國家未安百姓未高一與房戰所指甚多層結怨既深懼而情搖則 家封域之內皆胀亦子。朕當推心置其腹中奈何有衛之十亦加猜忌 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徳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禮典「記祖馬」非其所也苟將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夷枝之不精乎失一記祖馬」有國來者雖不可必既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裏敗廣 · 序次 完紀

無是盖日博而不敢言也 〇房玄齡管言養府舊入未養官者皆麼犯世史類編二四苯 《唐大宗紀 教官分時,被為先後故必也新而皆舊而不肯安可捨新而取確好今不論其賢不 問達五功紛紜不已運安王事河南南縣縣神通日臣聚兵閘門首應養旗令房玄縣時間於敗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鄉等動質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 兵之第 (至之)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發才而用之豈以新 ★後後要之無不清取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定動臣衛已命陳叔達 五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攻事賴唯論或至夜分 第三四苯 《唐大宗紀 即季輸之功而加端建業之首置大公之通行衛衛先社發而忘己我顧以季輸之功而加端建業之首置大公之通民以張縣無悉縣首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於建成大功與夫論功。謂曰陛下至公錐衝安王尚無所私吾衛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養唐 |白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及出前官動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 聚共產亦自營脫禍及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里國再合餘也於此如將等專弄刀針功居臣上臣緣不服上目我旗初起叔父雖首唱 世,乃能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八文館學生〇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 尚而直言是於宣為政之體哉(置弘文館上於·3文殿 所聚四部) 叔父国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數臣同尚耳諸將乃相 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舞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 弱當其遭遭當其弱彼來吾弱逐奔不過較千百步吾來其弱必出其候 管言吾自少經各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母親敵陳則知其禮弱管以私 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贵也 人君清心 誠治天下 悉人不知然治位居尊極炫耀聪明以才陵人的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其義以對 海生神 何謂也類達直釋其義以對立日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内隸神明外當女 魏征见多 不可暫無為之有發無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之前事务局** 太宗可謂 太宗知去 舜之渡 发宗以至 石湯臣湯 至 一 」 因循語老子百官我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 以類編二四条 君自為能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 成順方者使臣也上口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王問給事中孔顯達日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問若虚 上日、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意 請小數接其臣下者實獨耻之鄉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為誰對日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思者直臣也畏 深夜方。狼公童亦會各勤職事。副朕此意〇有上書請去使臣若上問传 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宣徒有害子今亦恐的 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禁討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 了後上又日際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 1調聚寂日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於道或 **胡致堂司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却父臣虜殺兄及氣聽君親而代** 朝政堂回太宗有著惟恐人之不知題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 道而有是哉 之人曰大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为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移 為言何其見克好之淺即 西致堂司太宗之問豈獨赐帝為然親微當因此力繁充奪所以為是 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務之重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 今月六年紀

灰水猪儿 止欲之道 都何克勝 朝廷以食 貞収こ 皇皇奉 爱始皇帝宫室而民然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 人主的問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樣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心其故 上與群臣論止盗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回朕當去奢省暨輕徭薄賦證用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村用已具整備而止王公以下宜 取縱欲也〇上謂公鄉曰苦馬鑿山治水,而民無該諸者與人同利故也 上又當調待臣司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 路不拾遺外产不閉商旅野省馬 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鬱隱實 廣則賦重賦重則民然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惡失朕常以此思之故不 節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盗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 非平 也太宗行之其効如此君人者無以迁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法以止盗法勢而盜行多去看省數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 紀氏三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以及水諸己己正而物莫不 應矣大重 傷何惠乎和之不察依之不辯而必行許以試之哉 知致治之方兵 一日人皆知笑彼之受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財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 富庶之效唐太宗紫紫人之些材用旣具而一般不為於是成貞觀之質时不可勝用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旣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底人不放越分以過奢尊甲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底人不放越分以過奢尊甲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失氏補戶為心則公鄉大夫不敢踰割以過後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十 **微而培養百年之根本者** 治棒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遇一時之欲者甚 於唐太宗紀 大於法 石試路之有司門令吏受納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裝知諫日為吏受養祖禄間石試路之有司門令吏受納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裝知諫日為吏受 忠惠 在鄉下、裝兒奏民豐突歐暴發者請戶給約一匹上日朕以該信御下不欲處有 方升政如日 方野常了那之以禮上牧告群臣白·親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陰每事皆然何感 沙地上學 說做頭人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訴今即位未我失信者数矣上將然日朕何為失信 疾症即之死至比對司大民主卸之等は首不在聚灸生下取其止健以首節之足動物では上怒召而讓之日中男北大者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惑が可、ラネガラ・予剛累、行之者と奏谷に幸と名って、プラッニ・勢に 不可一大者亦可并聯點上從之物出親徵国執以為不可不肯署物至于數四親與国熱無不言上皆於於嘉納上遣便點安封德奏奏中男錐未十八其軀幹北 計品的存血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宣得雷同給賜平畴應者故日雷同 方 未就必死 七三類品一四卷 公華宣教力相輔庶免為人矣也〇上患更多受財拟納的莊法家使左便宅而亡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禁約乃忘其身亦由是也上曰然朕與 路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遭之一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 就至此,對日夫共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來多陛下取其止德以道御之子 献役一年,既而幾有初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於散還之後方後更後感用國司者非官物做督如故又曰關中免二年祖調開外給後後除則 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度数乎且陛下每云朕以誠信御天 對日陛下初即位下部云通有確立的發官物悉令獨免有司以為個 是計口為率〇遣使點共上屬精水治較引親徵入即内訪以得失徵知 至子承乾為皇太子、本乾姓○詔民遭突厥暴殘者計口給納民部尚書 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廣矣 司馬公司七人有言君明臣直表矩佞者樂問直言則接化為忠是知 尹起去了次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馬數之 一心唐太宗紀 一口然朕與 言受賞 而為其後 新華報報 新華報報 大學 太衛門 天下 天下泉ー 做套題況 张宝石上 大学の大学 2 表 為治乎上 此绿事來重張玄景名召見問以改道對日衛主自專無務不任群臣以 其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斐〇以張玄素為侍御史上則 者在於 人之智央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設上蔽不亡何待陛 悦曰氣者肤以鄉固執疑鄉不達政事令鄉論國家大體該 存 幸居管間関成以委之至於點去,獨疑其許豈所謂以誠

爾等如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病常入見四入閣皆命康雅夢造成 明月言之所不符命会已行而後故其失矣以貞觀天子御便縣審報人問事官以請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意必盡能無失今便讓常審報人問事官以請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意必盡能無失今便讓常知法等也」具稱腳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藝頓首謝〇制讓官随宰相入閣議 **春頭至門下以神武平海内皇文徳之足比上日散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京不 居込在山田第月了祖之羽之の力等日玄所用了即店才主祖那日門** 水に方が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京不動 間选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雅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殿白座 事訓教官随之有失即諫。 五十條為断石趾上猶無其除日內刑蘇父矣宜有以易之裴弘以請改 更定律令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於刑 電七年更名七時舞為取在傳武有七倍之義 上田院首受委事住民十八人按嚴甲稅數而轉後更精計功顿陳奉自上田院首受委事住民一十八人按嚴甲稅數而轉後更精計功時陳奉十代此举雖獨用從引成因軍 行其私而人主不之學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言可聽矣首後取聽諫之名而不釋思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計或比陛 古致堂三有失軟許該官該此貞觀致治之本也雖然該官盡如魏徵 〇太宗皇帝 不服從功德華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 行陣戰無不克虚已受諫直無不容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無 年前書五十三歲葬的陵〇帝除亂比楊武致治幾成康躬親 禮樂父子兄后之間慙德多矣。 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及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為在位二十三 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聚義兵初封器王唐得天下皆其功 見之曰龍鳳之安天日之来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畜生去 局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過民為人聰明英或有大 謹世民高祖次子,母寶民生而不驚方四成有書字 ○唐太宗全 新門有 新京官更 東京一郷土以共部郎中戴胃忠清公直檀為大理少卿上以近人多許昌資盛 所教英加役流線液師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韶従之〇以戴胃為大理少 「前於天下布大信於天下者也陛下允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餘而知其不可復断 存大店 分大下馬 天下無事,執法言如涌界上皆從之天下無免獄〇右號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 國尔布大 京午聖 力小化品 1日類編二 五於 世 〇命京師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太子少卿肅鴻曰朕少好寺太崎八日任南九日副南十日隨南〇三月皇后帥内外命辨親舊梓以申道一日國内二日河南三日河東四日河北五日山南六日陳向七日進 · 一天定四方、識之僧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遍知来乃命京官五品 間上以民少吏多思華其於二月命大加所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 日鄉欲守法而便联失信乎對日較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 心不直則脉理皆和号雖致而發失不直朕始悟鄉者辨之不精也朕以 得良亏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亏工乃曰皆非良私朕問其故工曰不 法受職罪不可赦奈何後賜之納上曰彼有人性得納之属甚於受刑如 之以法此乃忍小公而存大信也上日卿能執法朕後何憂團前後犯賴 物令目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許胃事學者上欲殺之胃奏據法應流上於 帥來歸上皇帝之割置州縣以龍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關皇大業之 不知愧一食默耳殺之何益。 平街情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約數十死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在 飽給事學上 日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貧冒如是 一月分天下為十道初電未聖亂豪熊並起權無據地自相雄長事與相 で是不我之般可謂に所秦厥後順徳折節為政不過館間逐為傭吏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資誠不可以受一縣而遷殺也太宗賜納以健厚則當議故又於太宇起兵時擊屈突通討達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 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王守溪回長孫順徳乃無思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善 八 唐六宗紀

爾特恩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瑪謝不及此係是不知其二個得天下增仍自身得不可以不順故也瑪謝不及此係是不知其二個得天下增仍自身侵不以 以 男 思 東 を 所 発行之段が **窯**不足以 與日本的至了以漸獨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問悉脩經離獨對日紅為不道武王以於此二論輕對日德義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上悅日公等各能如是朕後何 木品 拉西衛原 次宗所 太字道 太宗幻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人質 4: · 文藝任借版 帝為馬刑部員外即即懷道日煬帝登江即懷道衙言不可。大夫杜潘恭預政事她以以與等個之權此嫌思也滿來生度靜無清的大夫杜潘恭預政事她以以與等個之權此嫌思也滿來生度靜無清的東京的原在賬鄉繼其租財請有為於民生大宗可○宇文士及能御史。 或可以遊非也既謂之逆奏則無脐而可也。 知其罪也上 [征之] 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天人心則異上日公知其一 果有您遠御史自應科學如淹所言大為煩碎管默状上問恐何故不後 有奇才耳上口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宣借才於異代手 4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去及政事得失太常是時切於則 未知其二個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許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 等恐有稽進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義對日敦官分職各有所司 正思已不能知安可正一世之人德蒙較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 江伐無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之祖馬曰武力令之以能力者奉也此周奉之所以異也世或以以武已且馬曰太宗於是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 其罪也上令封德務聚職久無所舉上話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行封德教卒補終照除住所後以說唐若其臣敗縣之國不得此時點解因是挺見京官問民族裁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古至使三和勢雖專嚴而出政不善去爾太宗雖認於聽德之聽然能用文使三工人之意情亏為諭所以規之也補日君心不正則言行皆 其所以與也。这年陽日傳日圈之計與也若不自理也不能盡調讓於最而不自用此之年陽日屬之計與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大宗因 磨大完紀 馬東斯在東京 高之師十 仁恕為本 gol 世微入見言於上回臣問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を博讓微且曰自今宣存形迹他日 有機過不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度情接之無狀意傳言於上日徵不存形迹 時等人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刀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被軍後與近難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重行則整選非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 元城上 忠臣良臣 見し 魏尚顧天 花公子が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五一服上乃遣使諭之益遣其十智戴随便者入朝上日魏徵 日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日今日尊任矣可以讓未對日願 死無益上曰哪仕世充位不早矣何亦不讓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 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怨為本意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 孫代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及者多恋人情貪生見其徒伯得免未肯甘心 剛有謀及者逮捕滿獄語崔仁師等發按之仁師至止坐其既首十餘 萬之師不可不當乃賜稍五百匹〇部殿中侍御史在仁師按紙青州 告者已數年而益兵未嘗出境此不及明矣者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 皆奏益人工欲發兵計之魏徵諫日問明產屬後遠不可以怕以大兵且 死上笑〇十月寶南首長馬益達子入朝初監與諸首長选相攻擊諸州 逐比干險辦臣智以思諫死面折延軍,身餘國亡所謂忠臣上就照納五一根鄉縣國一作於縣首帶兒也君臣協心俱享尊禁所謂良臣龍 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物使至更訊諸四皆同種 白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日忠良有以異乎對 迹則國之與整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劉欽吾已悔之徵再拜 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解者〇以孫休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 八扇大兵紀 紙膏所膏

古君り 天下野才 西州港江 人君 知 是 知 而 而 Sign 知所 光天云 虚當過少 を 明日 円人 子翼耳於 不在多 授祭ルエ 新夫子莫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面黃之李百樂常稱劉四雜後罵一節夫子莫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面黃之李百樂常稱此非常則是得為美遊酒而不廢其名類等多不能為美之也子其亂則非治則是得為美校與千利知之類皆非本則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校與千利知之類皆非本則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於檢於與千利知之類皆非本則又有對置同正員至於檢 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日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 節之等政矣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 一而罷人患其期役至是吏部侍郎劉林南奏四時聽選隱嗣注擬姚四時 問規讓會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總大百四十三員 苟其君慢諫自野紅色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追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蹈 府多以赤牌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南随才鈴序各得 惜盡言〇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看此其院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 事場帶以保官賣場所既紙世基等亦誅公董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 一神采英殺群臣進見者皆失果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醉色髮 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桑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 李乾柿為侍御史翻令歌仁執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子翼首有志當世桂吳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宣亦果以母老故學尹遂哥回隋而不能屈意於有道之惠何哉娶時君德方明察賢康進之 吾君而欲為忠臣手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行言聽不願如龍邊比干身孫國亡如此自足以等帝之意也夫稷契 一部致室目於忠者極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顧為複數鼻陶頭部致皇 忠良一道也然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 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醉以母老不至。 稷矣事間尚有犯無苦口,面折廷争者,則或非之日爾何乃以禁紂待 **原** 唐大宗紀 也去有侵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 京連治は一音多風愛園郷之音多胡夷於是者古聲作傳雅樂氏八十四調三十一龍等井。遠也〇太常少卿祖孝孫泰磨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以為德陳之前の高景以、入東引日勇士の尹祖孝孫泰磨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以為德陳之 **新华兴版** 一向対方 天子り口 「教堂·乾茄諫日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軟坐輕罪而抵松刑臣恐人無 | 「素様」奏者害為教放有罪者城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就恐小人時之世界與為二五巻 | 原六年紀 不完有 其一一十二和至是秦之上曰禮樂者盖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夏由 節和表落 が、民 不合意信 入朝 問語太生 かい事何成人故終者聞之則甚要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 報代照惠天見行品得又看明治作相言言之 [考了不等也 - モフカラ美 は、現果世界関内早機民多賣子記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書請待機放天下特齊嚴令其愛式これ可謂如兵領用書之亦以別太兵之有戊子三年三月記自今大辟並令两省四品及尚書議之禁與○闢内早已太宗将不職議與用 芝盛判六首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必三年是時丁亥也後新與人盟而替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 (戦奮度此将亡之水也不過三年上於之人至臣多動上乘問輕突厥上日鴻臚那鄭元瑪遠自突厥言於上日戎狄與豪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 行成日天子以四海為家や有東西之。異常人以隘上善其言厚四之〇 入朝非困新首如是平展聞之且喜且權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英故事 鄉者突厥之過控弦百出馬後中夏衛言即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 為三五卷 ♥ 馬八公紀 臣日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養人喑啞夫養粮 所借手足失上悦從之上皆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數中侍御史張 整衣思行路開之皆非近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日不然天樂能 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日衛之將亡作伴旧曲陳之將七作王樹後庭花其 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〇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上謂侍臣日 犯愚童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日使年豐穀稔天下义安移是

不在母音 祥太 清学 神 統 正所野和 配太山市 太宗果 樂之本 **的 素纹**的 梅在得時 経過こ上 白器果が 太宗委發 世又類編二五未 民以發出 小型人 野君 聖人民生 管數機能 王干君 之縣師應轉左右稱為上日我常笑情帝好祥瑞瑞在得野此何足獨命臣足為至治平曾有日語構果於後殿之上谷歡如腰鼓合願鼓合鄉随 日古人稱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 野其果從鹊於野外〇天少雨李百樂上言皆人無用者尚多能氣鬱養 民必然苦故問樂而悲耳公一樂具存朕為公奏之公当悲乎右丞魏徵 **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無紅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始而食多** 史園相尚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尚受命與無交遇聖以族華典人上相攻亡在朝久朕方為公禄清沙漢安用夢民逐倫選塞子〇段應則刺 長城發民乘堡都上回突厥災異相仍詢利不懼而偷德暴虐滋甚骨肉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〇突厥飛過朝臣或請偷古 建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為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未常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以後治化周浹凤風來儀也太宗朝廷被於鄉遊此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展之本未常須更去於心行禮學之文未曾須更遠於見興於闡門著於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察先王中禮樂 今世而謂樂無益於隆替何異瑞卷石而輕太山乎。 樂不可得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 司馬温公旦禮者聖人之所嚴也非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 2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 海人提文 仮主を 受える ジョン 加人 は下はの一般東南文人観光死懐中等語古上家漂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2、時後里 始申明舊制鮮有敗事上調侍臣日中書門下機要之司部物有不便者 五花色事 外大宣伝 版之婚 此歴ニエ 七支類編二十五苏 苦陳或上怒甚亦為之縣威婦。上皆得佳與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 如文宣奏命後其官陸徵谷貌不迎中人而有膽名養四人主意每犯額 長也上曰然衛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 青之僧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事理屈則從之有衙州長史魏僧便梁遷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 悔之他日與侍臣部党全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日文宣往暴然人與之事 既而悔之解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言祖尚固辭上大怒命斬於朝堂擊 著養而不能用無過感性極公口新平文:對則爾君也何對常立來養養期上口殺人而取其裏哪何問是非對口苦感指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用正主嫂之姬也環殺其失而納之種避勝口陛下以廬迟納之為是耶非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朋屠與註語有美人侍側指示建曰此廬漢世尚經代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尾近世重文藝儒衆以法律此治漢世尚經代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尾近世重文藝儒衆以法律此治 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侍其當院修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庫上又當調建日開皇中具職文帝不許縣於而令百姓就食此東北至末 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 十一月以主建為侍中故事九軍國大事則中書令人各執所先雜署其 外皆嚴疑已畢而充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報耳口 智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開建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然何必得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精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〇上當問廷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 范氏 日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直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詩青。 而使之言難欲不治不可得也。 , 蔣大宗知

3 (

航年加工 老照規师 相以重版 管具鄉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散語事必曰非如時不 京東馬事文公子に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從即出之〇部聚堪縣原其於北而不能去所以在也然棄其於言之人以近命作明之管仲以為無異於於門後書多而不能用惡惡然棄其於言之人。其并他東師之管仲以為無異於 作為能決及如晦至平用玄殿之第盖玄殿善謀如晦能断故此二人深相得 THE PARTY 受意見 風光 不然上日比有奴告主及者夫謀及不能獨為何患不幾何必使奴以未 照其關於上台樂堪為縣令者以名聞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納釋地(新教政外五品以上各樂堪為縣令者以名聞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納釋地院與以 在官善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倫縣院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櫻乃命內 162]同心狗國故事是一科賢相者推房杜馬O玄齡監係國更上語心日漢書 竹公子 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墳相處公平識治體處之典 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然人皆能如是也、與如海引援士類 上又管謂玄齡等日為政第若至公昔諸葛亮流康立李散於南夷第至 大率當奏者乃閣僕射 **参預朝政上謂玄龄如晦日公為僕射當曆求賢入暄才授任此幸相之** 已五三年正月耕籍東郊二月以房五於杜如時為僕財魏徵守秘書監 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今者上曰無朕養民唯在都督利史朕常疏其名於舜風坐即柳之得其 亡繁類存沒狀熟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〇玄齡明 達更事輔以文學成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明人有善若已有 責也比閱聽訟目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子因物尚書細務屬左右亦惟 載子虚上林賦阿得相浮華無用其令上書論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 河民回太宗董等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納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 苟不務此而治澤書期食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回天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至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 《启大宗紀 国之 天靈 不即大慢公吏坐下一一見之是生用之一。 電監 其人不知也上曰著〇言事者多請上親魔家表以防壅蔽工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便奴 長端丘應實計。近陽為帝偏信虞世基以致歐城閣之變隱腑淵離繼便奴 人名塞贾特德蒂普菲茨 网络希腊斯 医皮肤 医病毒医寰神 是故人君無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疑,然就在應實等請於一個等所,所以是一世偏信趙高以成座夷之禍建以曾有此西西等所养殖度。但其以致歐城閣之變隱腑淵離繼行,因其是明朝自建聰故共經職出不能赦也聚二世偏信趙高以成座夷行為,則下民舜明自建聰故共經職出不能赦也聚二世偏信趙高以成座夷行為,則不以其一人等數上問魏徵司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稅對曰無聽則明備信則昭昔楚清得其人主義 ▼夏がら乾業業、自恐不合天意未副人聖魏徴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永久年度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惶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聚館下煙摩臣之瞻仰兢 陳伊宜二 你就多少其情然小阿私今推之未足神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 西斯事命 せ以類為正立次 好 自啦其以肉雪而斃何其患也然二主就為優劣對日野後主情弱政出 周代之、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日此 之魏徵、以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繁 多門間公元縣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上國兩王尤为也〇上謂侍臣曰人 上謂魏徵日熙後主周天元皆重飲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 始則養人〇房玄齡王建掌內外官者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 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氏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及其壅蔽也君臣目相與處而貯貯熱 防其城是左右前後若無可信者誰與為治手。 存其方直若自克勉從以收益身之思小 雖然切直之言循順脏之無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 **秦 原大岩紀**

海區員並不正見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運便督促者數智及問見四語甚论今直門 在新疆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與壽流宗而去○閏月經首訓元治等來則是 而語面重新水馬里指水馬。上目蘇凱達水蓋愛原已股之故也昔人謂領夷語、五聲等之里等立實玄字時拜為勢廣正在段等稱樂事水河一流震而北京等事者上軍等站實玄字時拜為勢廣正在段等稱樂事水河一流震而北京下作縣對近便人行政中北級配數。这勝常屬之会單門務賴應幾可雲前班夹千千縣對近便人行政中北級配數。 相即整部後美場以前院漢紀後漢前於惟其犯三十二世都督李世勒李靖柴 前寶之事好而使者水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個乃是使非其人上院手 以意識了下省專除監察御史奉使稱首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納三百匹一十一月 地夜暖走襲話山破之突厥商利可汗不意情控的至大乾時上還鴻臚東國四年正月李靖即縣前三千自馬巴進屯亞院衛也上於大事時間是一下南湖回原武王舜以此百名為此四不亦啓求者之之思了一門內其不透情的學一丁南湖回原武王舜以此至《吳四不亦啓求者之之思》于內內其不透過,不然為「取自己三音之思不透過」,不然為「取自己三音之思不透過」 世史無名三五卷 些一班 絕話屬做為行軍總管操台上除萬皆文本情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了十 少以前院議紀殿院剛都替李大亮以前與豆以兵而不以以此可上上造 人皆時恩私則為著者懼矣工院謂相壽曰我竟為一府主公為天下主罪免相據坐城免上以其緣府惟人後其官魏徵回愈府左右甚多若人為王主奏 無上家朕今治安中國而四或首服宣非上東王。院剛則史歷相無行 便至原州都督李大亮有住鷹便者讓使献之大亭家表白陛下久經收 一時遠方諸國來朝百者甚然服裝能其中書行即預師占請問寫以示後 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度確比則難圖矣令認使至彼廣义自愿若選萬新裝之不戰可偷矣張 卿唐倫慰撫之靖引天與世劫金昌道深謀曰颉利雖敗其衆僧盛若走 ~ 精田此韓信所以破鄰也唐他監 師行有關請上為天可汗上日我為大馬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平群臣及四夷皆世為大山北至大澳家布以開發器海縣、河公子門所以一三月四夷君長請財命大山北至大河東京の東方軍除山縣、西北等以一門,即東京大區多禽獸可原作町新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下地自住 即古一院無勝回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状之若不耻其名而受其後事大年事不能各不正則言不順係莫太天實在各不正則言不順係莫太天實有為於其者有為帝王之尊而可從夷太大等 下 好 打平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青戶十餘人及諸王如主置酒凌烟間也可以 阿丁四 以外野山 即避知自然不能報今我子能藏突厥吾付託得人後何憂哉上早召上 國分勢敵不能抗衛中國此安邊之長策也温彦博請準港建式於當過 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随或西奔西域其後雪者尚十 為口記許臣 然上呈蘇美酒酣上里自弹琵琶上起舞公鄉送起為壽速夜而罪一突 蘇尼天塚根水路溪面迷空上御樓受任館之太僕上里聞之數日堂 任城王道宗引在逼之使蘇尼失執商利行軍副總管張賓相取之以歐 沒質相擒突殿前利可汗以獻初前利敗走往休沙鉢羅該鍋包矢部落房玄齡日公與如晦同佐联令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四月行軍副總管 何足惜儉脫身得歸遂勒其夜發世動經之逐大破空妖於盛山武被 维云一國於種類區分各有首帥宜因其雜散各置若長使不相言為則 諸胡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盛為毡聚之城前事之明監也宜經 畫殺宜縱還故土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番滋倍多必有可股心之疾而晋 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產之地便為中國得並規徵以為我然人面默 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突厥世為冠盗百姓之代也陛一以其修好不力 如梅卒如梅疾萬上遣太子問疾又目臨視之及至上語及必流漢謂 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原 唐太宗公

類別內外於 東京城 我奈何事之不受争れ子曰有教無類若故其死亡授以生常致之禮義だ事。 有覚古・イブリー・エッ 点點處於 學大之學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與北子養型 蒼博葉處國殿摩黎千圖盧諸州巡明於問於其術驗照阿遊其餘曹長 元朝、一使還故土便彦慎一曰王者之於當的天襲地載照月所尚今突厥家來歸 問告我生 潘文基八 **残狱如此** 世史類編二五卷 太宗不計 节之献火 で かままる 介度を対して 州玄子連 代治院治 見大い 中田市 数千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八百衛長威懷德何後事之有上卒用 一戰者上如隱陽帝頡利可汗皆其目所親見也不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林邑遣使八貢騎發到雄蚁獻火珠有司以其美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 六月脩落勝官上發子倫路陽宮以構巡垂給事中張玄景上書諫以馬 平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帝矣上謂玄素日卿謂我不如嫌而何如禁納對日若此役不息亦同歸 路陽未有巡華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寒終陛下初平洛陽九晴氏 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府世陛下後遊過之人蒙亡衛之弊犯又甚於場 宫室之宏信者皆令毁之盾果十年·後加管籍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西致皇司不從顧用追彦博之策何也を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即致皇司一顏節古李百樂之謙雖無六天末若親徵之盡善也而太宗 居為奧也唐室世有改狄之亂室非太宗之所於平。朝廷首欲冠帶四夷以跨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然則中因幾何不 數則是食其然而其其侵也。一切致空司太宗不以夷次一言之慢不與在軍裁於能忍然林色養解到致空司太宗不以夷次一言之慢不與在軍藏於能忍然林色養解 亦非人為少天地之我有污正偏聚之殊也有軟無類呈操雜華夷之 失音承志不得為也矣天無不覆地無不敢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憲 此太二年成突厥而引諸戎人中国使殊俗理類與公卿大夫雜屬於 ·祖馬日美齊桓之功日做管仲吾其被髮左在兵聖人之懲戒状如己祖馬日先王之制戎状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賴别內外也犯子 《 居太宗紀 个三 也上回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致不明則取有不通喜祭則也是回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致不明則取有不通喜祭前行主演或會回的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長五品已上引頭或會同日衝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長五品已上引 に人之立之言我 禄公罪 模甲先決有 國安 東 東 東 東 東 北 本 本 何史類編二十五卷 君子知光 時看了· 君以知人 解照其也仿則主義約二百匹親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田天之力可謂上人 京奉が言 太子東西 学上 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間能後後日或以事至閣博維蒙岩亦無傷 于亂耳。上顧謂房玄齡日、朕以洛陽王中。朝旨宣內意派便民故使等之 熱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以脩職義何要天下之不治子西勒百司自今詔初行下有未便者皆 之事開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長間百功則當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能讓事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澤天下賢才要之百官使思天下 多疑於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旣和三哥唯取决受成雜有於達事 七月初百司部初未便者皆輕奏者亦能以中無法以上問房玄戲順動 西突厥種落散在衙盖記以不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貯量隨口以眼 可不青其備升。 係也夫承乾下馬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後脩此官君子 麻色言致使承乾這户奴過之和客同之而其直則不肯少降是直受楊升展回總事承乾遊敢不學門遠不見實友則讓聽德日間則陳思楊并原回逐事於等就從所為其為其意思 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所文動而無功 能知人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 芝祖男 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待劳家於朝此無事所以兼也故君人 太宗免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職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者各司其年明不為而萬物生不明之君不 玄景事大宗諫係各場官至以禁打傷帶為此是真意諫思 不 唐大宗紀

記代以前 互教等 主政本於 だが香味 仁養民教 八字英 **对所写真相** 帝王原氏 世又奏編二一五卷 治明之大有年間有年之者是六基武治世之難遂也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他等者大有年期目以來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即近上 治天下而於刑法也謹為 |愉似不能言〇除鞭背刑、上讀明堂藏灸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 供億不如龍之上從之〇二人李清為右僕明靖性沉厚每與時字來議切 夷循技本根以益枝華也。一招致西突厥但有芳青米見有益州縣不堪 失所則其害致死數曰夫軍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 行如何耳昔為帝征軍尤顓頊誅九熱為然等武王伐納皆能身致太平 |論必敗國家徵白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 語及教化上日全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微對日不然父安之 刑而或致死遂詔自今五為以答囚背 一雜動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定 まれ、これがからてこれをそのとなって人、中島とはごとのまた生然のは「二十九人が戸不閉行旅不顧機帯諸群」 豈非承大礼之後取若謂古人淳樸漸沒流就則至于今日當思化為鬼 易為飲也上深飲之封德養非之日三代以還人新院能故奉在法律董 民騎伏騙供則難教經礼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機者易為食渴者 一般不能達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大宗又能歸功於助行仁義之臣跡使身子論治之功惟經微言之也所得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三二十二祖之一。 臣曰此魏徵動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委見之為於元年祭明以 下蝗三年大水上動而無之民難東西就食朱皆嗟然是歳天下大於水 **歴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綺一匹二年天** 刑肅天下者魏徽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仁思所以受民厚俗之一蓋武民之無犯也太守以為武定天下然其天衛仁忍初有劉以康刑法志或者刑書唯恐了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難殊而用心則刑法志或古之為國者以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 胡致堂百 意太宗依然納之遊以寬仁 大宗誠有意以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答 囚行亦可謂之推其所為者矣、 **尽 唐大宗紀** 所 不及 福港 之太大 開行庫印房公齡等 石道を 太宗可謂 其致此下又云宫震權威武征計四夷唯規徵助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 華京権 上部是孫無息日貞觀之初上書者首云人主當獨運成機不可奏之 F人主首獨王主卷 , 唐太宗紀 サア新納子主卷 近世帝王 三里野水小 八十一次提 1000 1000 無比別 ·古奏好德被疾有徵去不常是治書侍御史權為紀劾泰稿古贯在相們為不是也以當實河內人李紀·德得心疾妄為妖言部後其事大理永張維安肌五年殺大理丞張總一品讀籍雜語相尚循有解難之罪若雜古則當乃朕之甲失也 公能構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上謂传臣曰朕謂二善一懼此年豐稔 服朕用其言今誦利成情其首長正常刀稻衛部落皆襲衣記微之力也 觀之治孫古有九夫里無知而然其 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心房子為然奏問府庫甲午透勝所世上日甲午武備 徵再拜謝日突既破滅海門康奉告陛下威德臣何力馬上曰朕能任公 誠不可開然以為帝甲去豆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 王栗三錢一喜也北廣久照遇都無震三喜也治安則時仍易生籍伊則 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流訛則結絕之治可以易約到土重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凌夏以號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 (西致堂里)封倫言三代以還人高,港記土本藏之三代之時顧不及唐即致堂里封倫言三代以還人高,港訛未為甚失魏微言若果澆訛難不可為太宗升及其成功復爲其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之四年感致太子仁義之效如此其也或治道在人主所力行其就下在順之而已帰之而能治者未之明也太宗從魏被而不從德藝行 惡危而欲安惡劳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佛故治天 · 和男日左封德藝刑罰之言也欲佛天下之性而治之天民公不己祖男日太宗可謂能督政令矣魏彼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 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民威者則古猶今爾聽微無見於人 鼓之樂可以發將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 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開而他則無以進矣固不 厚而人寫治極人點則氣滿而人德浮滿一變而後世誠不及古美若

教和長期 如主建何 阿太宗全禄少致厚飲李百樂以為動成干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野騎注目次安 京賴人市民而悔之因語自今有死罪雖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十月記藏 來吃班之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而是人 打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人長之策蕭稿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人秦孤立 发性法 神経の原 看原堂能調人一展國東內附來就最過該原始派突派所與 市上目前代帝王等於 華極讓公等亦宜受人讓不可以已之所欲無又違之苟自不能受讓安 かして 生状以間由是全活甚聚心上調就政日朕曾恐因事私妄行賞罰故欲公 制自今决死囚者二日中五獨奏下諸州者三零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 今方有司断獄唯據律文雜情在可於而不敢這法其間豈能盡無免事。 戰相發害民尤深不若中今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三宗子勿今 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 **全部總斯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從按事不實上於命斬之於** 酒肉内数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今門下發視有樣法當死而情可於者錄 新人居為之徹樂滋騰朕蘇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者 至重故今三種奏盖然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順更之間三種已記又古 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詔宗室軟時宜令作 不受 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褒哉勞於百姓以取匿名朕不為也遂 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略百姓今康國內附價對等 二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殺奏決日徹樂減騰上請侍臣曰朕以死刑 博乃享國長久之荣之選奏等新姓 國則及以為後世法使其行軍與則及以為後世法使其行軍軍人不為為其不受原國則及以為後世法使其行軍不為然以其免者則即縣置之其 部點歐子孫。所可明為條例定等級以間來專主即無額師古其用 | 「東海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微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耶經經過,若豈封禪而遭支帝不封刑行上」とこれ。 王拉拉外帝 前國 2 1請侍臣日治國如治病病雖然尤宜將誰價處自放經病後作則不可 非が遺伝 七事写外 京等一 虚弱也是應名而受實書陛下将安用之會回南北數州大水事遂殺 美成多天安官制度甲小而車駕獨為群之之行是太上皇留督中而陛下居京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馬里道 教官會全九成官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 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給人足能不封禪庸何傷乎。昔 王原六年正月群己請封禪不許文式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董皆以封禮 三月如九成宮精職競的不非溢清心多次避免監察御史馬問上流日 未豐前回豐美符瑞未至即日至矣然前何為不可封禪對日陛下雖有 百高矣德法直耶曰歷矣中國末去和日安矣四夷末服耶曰服矣年數 放失今中國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布然联日與一日惟惟不然故欲 素開鄉董諫評也想徵日内外治安臣不以為真唯喜陛下居安思居正 處也沒青之禮臣獨有所未安馬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 伊治以東烟火尚希着華籍在華也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 事来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萬君長智當恩從從職以自今 此八者然承晓宋大亂之後戶口未後倉屋尚屋而軍駕東巡过供均勞 至一下一神也後世情傷之論聽者為說以希世主問之計確實自奉 徵亦預長高宗明皇遠踵而行之終事之世唯亦亲元必計録為非明依者稍倡其該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該其禮恰古典村也人主不生三代而法素亦已認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 呼禮之失也父矣世俗之或可勝重哉 門成不可復易直速示逐期以解衆恐 **《唐大宗紀** 然不止其行而速其泛是所謂月據一

11九八元 計事時刻 世人類傷一干五卷 能是一於冊霄收上從空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情煬帝威加夷夏請利 海波 人言總徵聚止球慢我視之更覺斌媚以類以 其正為此耳做再拜回陛 3 我心比好今半楚淮勝一今奈何資送公主灰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嘆曰故之倍於那處長公主魏徵讓已昔漢明希欲封皇子口找子豈得與先帝子 事行生於 □以是與上回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曰遂哭之。○宮三品以上可為臣猶父子也情發於京京張公蓮平上出次發京有司奏展所惡地傳來至明的職所願謝即○四月張公蓮平上出次發京有司奏展明的認此傳來至明故也安敦不復上乃伦栋太宗池淮溪讓非見好名。第 要素問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 每这學及后是真朝服立于廷上蘇明五故后日芸聞主明臣直今魏徵 真社稷之臣也心上當罷朝怒日會演殺此田舎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 以長與公主嫁長孫中以非然然就能就是您公主将出降物有司資管 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宣授契事舜之意形上六分日 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風者陛下柜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子〇下 部三種口鄉識整精通後菩談論玄殿以下卿宣悉加品湯點日節部以大 行於不敢應上日且應而後讓庸何傷對日昔婦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 應何也魏徵對日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以則事遂施 原動而九成之居不祝自止矣 前致室目包事父致若状以後為機間宜以此深於帝心則太宗公明言 《 唐太宗紀 7.及死者 難打 人王二、 主 日 原道 徽至於激圖楊清嫉惡好善臣於動於丁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無下銀其 改一、以 . 班 夏游中十 以有偏好 報禁意民道不可樂形上不學而思謂就德回联見漢寫祖珠成功臣首常尤之 等是何功在我上在城下道宗是被於"時前去将进人其下論群之教德養 世史類編二 五卷 主不 班後一為九功舞取尚書化功惟沒之義也使至了八何為九功之雖大堂書殿經行也任義前舞進指去除以東文德後院建了八何為九功之雖大官 海雪城 一雅論信其論整〇上指殿屋謂侍臣日治天下如建此屋管構既成分數 順治刺我務畢舉臣不如藏實耻君不及先殊以諫譯為已任臣不如親 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湖告語之言 以韶諛或以安能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龍禄人主少惟而 等接事多〇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我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 改移者易一樣正一足暖暖動摇必有所想若暴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 宴就請起居即日不被之管統命日功成慶等樂員超照會置長地本事 九月如慶舊官臣就西承安府以北縣慶養官上生時故宅也因與實日 憲次之事乃與群臣校功事能更稱為些下不取上甚善之 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川刺史尉连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於日汝 故欲與卿等共保富員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祖臨非 以為禹不於伐而天下英與之事陛下檢亂友正群臣誠不是望清光以 官臨朝謂併臣曰朕為人主常無料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該與之間無非明民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梅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我** 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當殿罰非分之四不可數得勉目脩餘無致後 老旅島回觀太宗州青之家自也人親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在於日日在精惟一允執歌中夫如是則聚真得而攻之矣。 也民日日惟精惟一允執歌中夫如是則聚真得而攻之矣。 王守溪回敬德始為劉武周将太宗遣遵示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德 《唐太宗紀

官校 交进書號权達 質心創作達位 演表尚為陳 我就我对 異此が 世更順為二五花 書目た言 西西州柳 信詩人公章念龍達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书〇上謂魏徴曰為官擇人不可造 德舞歌他首不視見九功舞則節觀之称感〇王建龍的鄉徵高侍中上長於民門奏七徳九功舞於斯替鄉川微欲上偃武脩文母侍宴見七長於成門奏七徳九功舞於斯替鄉川微欲上偃武脩文母侍宴見七月與祖時於黃而第後與名七色漢明禁正月宴三品已上及州放廣夷蘭縣但七年更名被陳樂曰七德舞瞻默蔣鴻蘇駐朝縣到以問三十八人 日臣見院室父子相残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上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議言故以此官相報對 一群臣前色有温音日城市多精足對群臣多不語联則不然君臣相親如 顧有所有此其所以異耳帝突曰誠有是事心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 與付臣論安乃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是帝曰朕比來 滿之煬帝騎暴而亡公難所親見也公難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 不能道一次頭者佛意觸思非陛下借之辭色置故盡其情哉上由是接 息於台政子親從日真觀之初陛下節儉本諫不倦比來當語微多陳者 |次用一君子則言子上宣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 後熱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途忠談而死联每 一體耳八上謂併臣曰朕此來法事或不能行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 采及召封多失次何也對田臣觀百司泰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 行誘臣下為後日計道君道哉 親近之地前欲逐序何思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謹言是以危疑何 胡致堂回陳板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松達端良自宣在 敬德於是梅遇輸我晚年謝經廣審自養甚厚而享年七十有四章之黃之也共保富貴之語何其思之深而勢彭遊酷之言何其或之然形 保全功臣可以超絕可代矣 蒙道宗沒引之恩者也况又帝之尊族而可於御前歌之故是故帝之 其才不考其行聚亂既平則非才行其備不可用也 **《唐太宗記** Ŧ 太宗王弟 は長行が 長 特 子 名 数 成 起 能 人 市不益 之一左鄭 七五八萬 名 選 上 下 交 桐 经区米部 支水水於 也只動漏二三五老 人员 太宗不行 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被來光死仍初天下死囚皆縱逃至期來請 造庫天黃道儀至是寒之了放死四三百九十人去歲帝親經察因見應 造軍天儀器中多直大史本淳風以雪堂侯係制度政署但有赤道更請 京師至是皆如期前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松上不許自己為官權人惟才是與新或不不雖親不用養色王神符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福也回辭曰臣恭道外戚恐天下謂陛上 歌門公旦又小人之尤者也写以義死不句幸生此又若子之七難者 統數求哲人以遠後翻於能長世貴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無人說詐以用其僻部徵收斟判就事而已王者训字准古之所謂才看於子之才也無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 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後來是下城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方相城以成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後來亦失意其必求而愈之是土城下知其徹之而去也不意其必非以為免而縱之中又受知失被沒而去的難而小人之所勢也也沒近上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能能責小人之充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率自歸無彼者是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 而後廢乃取才行無備之小人子做之里販而不經故所以柳導其君 才與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特而可用退之循懼其或進也置可先用 范祖馬三後アが調才行在不亦異元夫才有君子之下月下人 者至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之耳者優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天下之常法小人可為常 則可知其信義阿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於而來舒而然之中任一 使小人不為無惡大用而一日八息北次七見可如強而存官義此又 此名也馬有所謂信義者故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在六年矣不能 者其聖人之法張是以竟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 不通之前也然則何為而可由人之來却沒不無上而又沒不不又來 官義行於君子而刑我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 ~ 唐大宗公 流

之報 **東親** 東郷大在民間民之疾若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循有差失況太子 九二美在 就是,家命南灣酋長馬智戴道長端遊於等此。要既而笑曰胡越一家智謂認為等所以,見帝奉太上皇置潛未央官情说的,此時上皇命变式調利可可也無交換報、被測是也如其有才能響不棄總卿等是也今日之場非私親也了十二 法院管門了一部尚書政論官則官之鄉也不可医自今此之則罪不在限論後,無問官衙衙門工部尚書政論官則官之例二無有罪則皆有罪之解也能其時四局 責件 此 亦有光岩 **謝於 獨數類野禮法法國與左縣子孔翻邊數直讓上開而寫之今明金一十, 化鐵金工長深宮石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縣逸子卿等不可不檢諫太子好** 一種數数野禮法法學是在無子孔類達數直諫上開而處之谷則全一斤。 常五百匹 賜太子庶子子志寧孔嗣遷等全界帝謂子士學松上倫曰张年十八舊 百古未有也带養緣上與日今四東入臣皆陛下教講非臣智力所及皆 遷高和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官妄自於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從殿下皆 餘世而不止海非太宗喜功之報耶 承虹之不道矣 國际恩雖死不恨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張二子之盡職而思 將任以遭場之惠禄山思明遂因以起而唐幾於亡自晉以降受夷状 天子文以天下後者懂有天里十宗之前於重親不縣見平斯所謂為城中書子冊則天武徳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有是干斯所謂為太守台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學至養之東 丁南湖的志安諫太子承礼累疏危言幾遭刺殺而不避詢遊則有蒙 · 門亦米有若唐者也數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行除害歷二十 尹起等日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看如奉太上皇显而未共言之類是也亦有 大感時目謂胡越一家三王三帝之所不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為是 一副命將出師線其首長歌之關下蒙以冠帶而得了宿衛首大宗統手秦雄而遇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之功以語示後 唐太宗紀 充 中 表 テ 代机公共 受賞 宣言 大字以 路(城不) 所化上恐謂房玄齡等曰德零欲國家不次一人不水斗程官人皆無髮 雖拾之或陰加罪說故願帝矢曰朕之言不能使人之信如此邪和敬題言初無此義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與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外 陸夷逃上表議帝大戰自責命停冊使男么齡等奏許次無詞狀頭亦表於背帝聯節仁起女為充華統譯與官冊使將發魏徵聞吐晉許嫁士人 [限天得其人李靖萬魏微上日徵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公訴等 **東生八年正月以季靖等基點門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點** 方可其實取欲治其說訓之罪魏徵諫日酉部當慶支帝府上書云可 **日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模楷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侯疾小灰問三二** 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自問民間疾告禮馬年眼窮之疾善良起 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新乃削論階 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食容非義時之節如上乃更加 漸滯便有所至如朕親親○以本清為特進作降級連請以灰淹仁上 痛哭者一可寫流流者二百古上書不以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在夫 之未九年五月太上皇前群臣請上 準遺語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後請 之言聖人撰馬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掛人則誰敢後言乃揚給二十匹 胡致空日漢文短史民之惠景帝目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

以下不能 能知臣 鬼ど主 馬以天日 大大 少月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从那种勤** 湖山社稷 問言すが へ給こが 請子至管夷城又足法平上悦曰朕以私受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 魏王泰有龍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日晴文帝時 兩地十年二月以荆王元哥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 該不可以死務其社稷臣也因賜瑪詩白疾風知勁草族海識純臣又謂 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哥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截亦言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故非所宜上曰萬 太子不幸安知 入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皆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路乘讀非禮想 大臣皆為諸王所順職近親我若縱之豈不能析犀公董和魏做正色日 者綱紀大東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類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情文帝縣其 之情豈不欲常共處和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兩諸子尚可沒有兄弟不 其餘千安於常情狂於聚龍而難於改作此凡關端與者所宜而乃見且當時譜臣與賢於規做班其君不若克婢者於此亦叛無論可又及之制。正訛條丕示萬代而乃因西乾蘭交不能勉及晉魏率之訴君之制。正訛條丕示萬代而乃因西乾蘭英不能 動及晉魏率之訴君不福於浮說數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道 光禄大夫蘭瑪為特進後令來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問祖有於 後得因流涕鳴咽不能止 於貞觀之君臣可深數如 可如河矣此太平所以悲也人倫之際另以失思可不慎哉 胡氏国籍首不可以成而兄母母と奇乃事生持憲教公司委然一下胡氏国語胡之後太宗不能以養命少忍然埋義出於人心難下愚蠢 直不得忠正之士予 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後古故晉武帝魏考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 正續循不可古城而兄英係之資子事往時邊緣必同海外已不 《 唐太宗紀 千五 京西新學之親称塞禍亂之原本此為國者所 洋板也上了從珪葵 三里三長孫 川山之 121-中史類編二 五卷 作僧切以 聖品が で重順中夜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日真将軍也帝念后不已乃於 請王不為公量之主乎對日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無 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宫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位故不能心 妄雖没無所恨矣前于立政殿后當米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樣 天故願勿事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也諫好為患省後役止遊政 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官人后亦赐怒請目推勒固命囚緊保上怒息 氏明長孫皇后性仁孝徐泰好讀書當與上從容商界了里因而賦当祖 見上指視之徴日至以為陛下望献陵三等まました若昭陵則臣固見 第中作層觀以望服吸害引魏数同登更視之数熟視之日臣昏**罪不能** 十一月韓文德皇后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便官官至 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後其位〇秋禁上書告計者上謂群臣曰朕開直 與上缺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於軍陛下久小心慎客首無 徐為申理由是官養之中刑無在監部過丁常以讓俗為光至是得疾養 では四大宗欲開正言而惡告訴可謂明且遠失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後有為是者朕當 陳潜室日 / 失上立為之毀觀 一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日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日此有手物志公日 能風而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牖之九亦其良心之太不 則者念藥觀以聖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就能能之暗備幸效之 就若所天之尤不可息子帝於上皇不能直然感之制於后 長孫皆后國足以係帝之思然以散改擬之訓一良在之夫 磨大宗風

た。 高井分農 肝共循導 有長如於每人共甲種裝各有數較之魔征行給之二十萬段六十四克世更類為二十五卷十二人 唐太宗紀 學所以 問馬大字 四東自服安而 我不力 告人官題 天子所き 者 在除年式 近開情点で で中毒で 為前度 以沿海 五〇點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經清照獨江應二川銀大祭采東自服然朕不能無懷有泰哲皇成城訓經三世而二唯語公匡其不选未與城其第遺使入貢於祖號為其明報祖以為司。上日中國死安四 一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四齡十人為火火官六堅性動納納姓結繼誠姓的辦武上府兵产十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不易石民三千府所婦子衛國無禁其之費臣軍等天之也故七官請顧納天部以遠近給推納這一次就是遠班近數十月更便代 之歲可得數百萬羅上日朕貴為天子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義言可以 能騎射者為越旗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刑将為折衝果殺都尉母表季 般院格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開內二百六十一皆據協議衛及東 車言稅銀之利昔是幹抵師等於山投珠於谷蓮之桓靈乃聚或為私藏 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綠何如得一賢才物未普進一賢忍一不肖而 於二折衙都附帥以致敵當給馬者官與直行即問題當有衛者衛上 「動演」前方之軍管界甲十萬七元/河制夷水之難下足以清匹夫」前衛山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監以沿巡為節度府而追以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著也 法也情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者皆一三六前心之、丁遠八 之我前後能當關中之果然而制廷之一臣不不至於無際民學以邀大 之風內足以禁大臣一邊而物鄉之四日常不至於然有內有重正之勢 三代而下共制之菩推事之府兵耳德得獨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 以預制之也自觀之際天下之兵八万分所所而在間中者五百舉天下 如 以工建設 收益。同何欲效之·北篇曰非公不開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 珍玩不知 保工去しる 还是以出 成計名の 世史類編二十三卷 百以人命 曹獨帝讓那縣飲食視其曹儉以為當罰改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為三九春 ▼ 唐大幸紀 陛下以錯行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即生死非行幸之本意也 直詳慎之〇三月華院勝管上至顯仁管是更以開儲待被說絕的說由 上又當日法令不可數變數節的官長不能盡記更得為發見三零 免競就深文陛下惟一斷以律訓此風立慶矣上於後之由是所然平 臣律文夫人减三等失出减五等合乃失入無辜矢出後罪是以更各自 雅上曹間大理鄉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稽客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一不在群 古死刑除其大半官張臨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 吾欲遺汝珍玩恐益聯番不如得此一言年了房玄於等这是常不 如事我素見理較先拜建亦以師道自居 百行新禮馬以為便貴所及 O以王珪為總王泰師上謂泰白汝事难當 聚過之徒內為語語外族應明故也可不被哉。 顧調侍臣曰煬帝作此官死結恐於民令悉為我有正由年文述廣世奉 而食飲食而宿今供頭如此宣得補縛不足手至路赐官西死之精翠池 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事制之等并也 右謹飭真敢為不義之行有周秦之前,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也 ·易置從命将以權其對不肖之才內、八府共有泰問中内重之勢而左 次宗開號而能自然此兵所出與此其大無務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松其不知作橋之縣雖而斯是也大無務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松其不知作橋之縣雖而斯是也大無務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松其不知作為此其如之於貧而於天大以 西致堂国為人師者心有造以沒人而道以人為為三家是首於兄弟 一年正月以展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时之官上賜書成初日

Fill

布不胜比 新文· 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是故也陛下當陰禹汤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 馬馬馬 侍御史馬問日被親御廼應部皆緣左有自上疏以為三代及潭歷年多 Kでき代之基量得但将當年而了今之戸口不及時之什一而給役者皆見去 はこれを 寺民居滿死者六千餘人詔藤明德官玄圖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 佐廷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唇公主調見宣為等禁所以成國家之美 其國米有不亡者自觀之初天下發軟斗米直匹約而百姓不然者知些 館還道路相繼會總不作民安得息臣問自古以來百姓私死沒為益賊 而世充许之西京府庫納時節議雜州為西京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天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隨野洛山倉而李密因之東部積布是 上夢念不完故也今比來豐穰匹納得栗十餘解而百姓几答者和陛下 心後念之多管不悉之務故也就是與自古以來國之與亡不以畜積多 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而水人簇殿八一月而恒州大子起等回國宗將市还有殊節故以武氏之問其端甚故的以其氏之問其端甚彼的以其之後 有天下者信不可不防其漸矣 水太宗託不能知干其始高宗又不克悟干其終禍匪自天孽由人作 「嫁王敬直敬直達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員 ~ 唐天宗紀 **持你以**就信 無小海 在京京福之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 ◆ 東東選軍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自姓治安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椒聚 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 世史類編二五卷 大宗重甲 不必逐步息人性 重韶京官五的七上各舉一人〇親微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始由於此動中侵該避疏奏上稱善义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熙縣令 也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今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當今之無事行曠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馬又曰文中千姓夫整形莫如止水駱戰莫如亡國代願取鉴於脫去春從約烈忠遠依以 懷發完平故雖君子不能無小過可不害於正道斯可暴矣既謂之君子 日陛下欲養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養日認罰積多威怒微 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〇又 而德化未冷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跳遇小人也輕而甲仰則言無不 下也自謂必無下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籍也 應乃知貴不期騷富不期後非虚言也苦陷之未乱也自謂必無礼其未 護邪則思正已行實驗則思因喜而際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 滿禮則思抑頂遇遠樂則思模節社宴安則思後是防經散則思延納疾 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議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讓降臨 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雄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 馬豈取之易而守之難千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 **蘇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慈宗子非經國處不及遠况又內** 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發行陛下必欲為長义之計不必遠求上 不 唐太宗紀

拉師以京 世史索編三五卷 以第一つで 万世 省大 東京の東大吹奏有非倒文之志野河で而疾風勁草實表被果之心可贈涼州 東京の東大吹奏有非倒文之志野河で而疾風勁草實表被果之心可贈涼州 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を東京の野の東京を東京の野の東京を東京の野の東京を東京 許事本三月著作即恐世隆素請集上文章上日朕之解令有益於民者史聖 禁以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願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第之此等之使 五 ·科之功也皆賜之佩乃〇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或德所加比貞 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日其事可聞無對日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下肯親之欲恐人不諫常達之便言中間院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 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速也上曰今所為循在年也何以異對日陛 |宮上日貞観之前後朕經營天下玄於之功也貞観以來絕近将緣魏微 展知過失當過之几条以此故常三四提到自己原明自此不清波隸子三限知過失當過之几条以此故常三四提到其二章是非知言之物而至 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つ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為三五巻 下去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〇 董安丁 世级故可答 我無過種也情鼓 答徵教順防衛方且院於美色以自昏蔽線一美婦人而武回家破壞 揚以養為進者府で甲級乃至かた貞觀六年百食正旦方南北敦州 大水七年山東西南四十餘二大水八年山東河南塩水七萬大水上 一年大雨穀格溢入宮陽德不統陰氣盛長為我明切而帝不能監觀 等以日報·上鎮落城的有群永安山上接到野永尚 が変え 成別度玄布特 就無支許 事 中 何 三 | 中央に 機磨奶中 新長曜王無所短何以柳其長哉 かいしかい 系 水信事 第五年世南本世南外和茶而內忠直上當稱世前有五紀一德行二忠正三语經過行於也何敢於七為八主惠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五月永惠公園 在三三一布水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日無長問者性之元平日人有所短马有於其以震王元執以於為徐州刺史元就好讀舊恭謹不妄與爱士劉元平為此以應三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日本年 物語が 世去 水山 183 馬阿伊史 世史類編 一五卷 常が ē 言為る 17,3134 京公田 敢調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殿以度支髮夫下利害城下即對所經濟已亥十三年加房玄戲太子小師玄戲為太子小師太子欲拜之玄殿不 原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子·古天丁帝帝帝帝子帝于朝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子·古天丁帝帝在心方子帝也依然無清高照賴素帝族明故歌中事年恭高川帝後連中帝与帝遣後引事類楊確古今舉要和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她之歷歷令人 一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意各人周有機辯中書侍即安文本常稱馬於論書 **墨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禮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於寓然** 方所此而 皆有關水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當問侍臣創業與守成乳 玄殿日草珠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孫於其而後臣之創業難矣規 言石城□『惠客疏』·言孝敬上皇二言使事宗廟其族莫非傳等別百兵城□』真觀將相情唐舊臣經無節義惟馬周並仕於喜遭遇大宗宜疾城湖才不逃傳說召與医後世系司述馬將云中立漢而周弥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應漆而固根相得晚習完黃非王佐有喚以及茲其首視與築藥數鎖滯亦何以異述光帝說二五未 也亦為理德論此太宗於達那其未深知孔子之數即君之失德闕政則然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也南清尚文雅惠名士君之失禮闕政則然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也南清尚文雅惠名士君之失禮以所致軍司孔子作秦林常事不盡惟败常及理所書于州汉訓後世便 打犯張鶴之之語史氏微其下 忠備以以至望是責俸皆看五次行為南

医海之己 三去 · 愛義則史子志華以為百今事殊北非父安之道上疏事之馬周亦言堯舜於谷著五十六周即所為所可謂子戴 · 過七主失城行到其上既詔宗室功臣臣知道: 五秦 · ◎ 春天宗紀 PLEST DE 古公通常 他 五百解衣投地出五無成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司臣夷雜陋 の史は漢 | 黃禍礼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雖然,創業之難既已住矣守成之難方當 我不〇二月以后逐放德為商州部發上謂敬德日人言即友何也對日本本色之於等與其家學問八首物且因食品去日英曰二家公到丁及家舍為計如聯落母等曾日而於我以十次可以非老问如人而即與家舍為計如聯落母等曾日而於我以上沒不 地名美国人吉勒特尔 自古帝王萬不得之於郭難失之が安逸守成難矣上日玄於與吾共取 相與共貧酸义矣臣聞古人富不易真此非所願也乃止〇部停勢封刺 與諸公真之玄於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電話上日創地以對功臣古合通義機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原東、制可亦手引其法使民主不行古林益強至人心事因非一才也到她相去如何去傳統教史與選此不供主称首強至人心事因非一才也可能用出去可以表現不明之故其沿其智於選事竟功得失而可是也以無限之事情不願之國且言臣拔荆釈事陛下令海內率一奈何葉 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と難徴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騎等主於言 過之也則子文之治循在正欲留之也而喜味要見已形雲土其可幸 之父循有未均之子(惟有夜重嗣職萬一縣愚兆無被殃國家受敗正欲 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令之存者皆難節、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友子 割思於已亡之一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丁并為沒然而學不以完其至至軍正式與其甚害於見存之百姓則軍使 安逸也 電民回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夫之者多益禍亂未管不生於 金灣之 朕皇疆公以第土面土近川 自然 报之使立社 奶其面也 工職其戶色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工於於其福祿 針建雄大 致大下二 得而を大不 世文類編 門が其水 丁二二五五 拉拉天理 飛鹿育儿 公天下自 光何區實計 法如之時剩 關示汉群史 京変襲 聖事 制氏率 氏型元 だ 原太守打 花果 二五卷 時制宜以便其民國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遭今之去不可用於古也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太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也都照時也因 奉一人人欲之私也想徵置未管詳考古制圖拳甚美而近世范無二諸對選其本於此者夫對建與天下共具利天理之公也那縣以天下古雙湖主之言慨然嘆自不井田不對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即雙湖主太宗當讀周官書辨方正位禮國經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之弊也况請侯之後嗣或督或不肯而必便之绝世是以一人而害 好针动几若此葬守元皆墨而不稱乃摘取乘做禪亂之一二欲樂對贈與主政至其義也互伯雅鴻大術且攘夷伙以專戴天下之共主硼战方三代盛旅譜倏或自其國次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閒 非三代故事们漢之失素益周言之矣豈可來此以何禹乃文武所為不敢變米漢不能制候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勤兵而夷之此變宜爲天五子所言此齒刑地不師核之。法皆先王之則也爲在其郡縣乃蓋壤製土脩明侯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威國五七智天下之大父也此数聖人不能因時之後更立制度以為 致太平而與禮學夫可必如古利建乃引公武 後世如育王者親親而尊監務徳而受民演釋中之以后即照亦足以 記れた日本の「まする ことで、 一直也勢也益自 武為之平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天謂三代聖王要治衆乃及成功之後姑息尚安此十六国五代庸王之所行而謂為 然事宗元之言口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該使上古諸侯也為民害聖 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孝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鳴喉豈其 必欲法上古而對於前期不足以藩無擅則必至於僭亂此行官師事世聖人不得而察也京城六國以為郡叛三代之三一 建而廣之是循見別者而欲察天下之最也宗元又曰湯質三千請使 人不得而有之則害其之際洪水陳襄民無所定武三周公誅納伐本 天下是飛鹿而有七千七七也一何不賴之其母宗元又曰諸侯此世 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盗死之事也謂秦無於意以即照公 以點東武黃八百諸侯以前司故不敢宠易也是聖人於去畏兵之前 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禄采則以選其打城雖監督生于其時無以立干 た論師氏名當師古為得 医 唐大宗紀 二十四 1 古以來可見 世到面 11.-11.41

唐代で 為十五於怪此不克然一漸也初護民之势的民如子·不輕當為煩既者建思用世史類第一五本 《 屠大宗紀 把領原十 ... 物比來縱欲以势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 五月早韶五品以上上封事規微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然逐上死 比年由心好惡以我醫學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然六漸也初高居 之此不克然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 竟終三漸也初親君子下小人比來於君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伸而近 被言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寒欲化被方外人為里達使市索發馬并訪 而不得伸此不克然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至長傲縱欲無事與 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選令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詩其細過雖有忠欽 栗拱無田獵畢文之好今志不克固晨出夕迈 地明為樂此不克然七漸 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然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 共問罪遂為此不克然九漸也初頭年間早畿內戶口無一亡去今渡於 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騷劳役則易使此不克然二漸也初役已以利

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我曰何獨封建也一帝三王之法款不可行私以息爭也果必為雖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素潔以派不封建之短也不審則如民之無併而自為無并笔融。而天下之利以自秦故曰即臣名秦則如民之無併而自為無并笔融。而天下之利以自秦故曰即已者秦則如民之無併而自為無并笔融。而天下之利以自秦故曰即是秦恭这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元道之公子里六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禮暴侵凌微蔚不立之患內無廣主象子里六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禮暴侵凌微蔚不立之患內無廣主象子里六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禮暴侵凌微蔚不立之患內無廣主象 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則法属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源哉 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全天後世之法秘查等為周不可行於 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并田始然氏亦致於宗元謂今之法不 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處二仁亦無以如矣并天下之田使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封建論有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若如徒 一杨何急乎村之不用也若上無明為下無賢臣則惟有良佐悉沈干 東非時以付史官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賜徵黃金十斤厩馬十疋八十一月以楊 解ける政民今間過失願改之以終善道プ以所上疏列馬及極度朝夕見ご無線 前天等 王載休明時難再候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解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 僧得什而死实不信係戒于勿學佛書崔容魏汉來駁佛教者為高誠優語实英目此邪術也臣鬪邪不于正請使吃臣必不能行僧呢实实不過 師道為中書令劉洵為黃門侍郎茶知政事然知政事力太史令傳英茶 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爲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 少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治於擊轍碎觀者如市夾謂其子曰吾問有命 **奕精術數之書而然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後呪即生上試之驗** 災遠被那國凶醒之雖越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奏動之日也

同行 非明是 我不可待

東王大き

记其或分

王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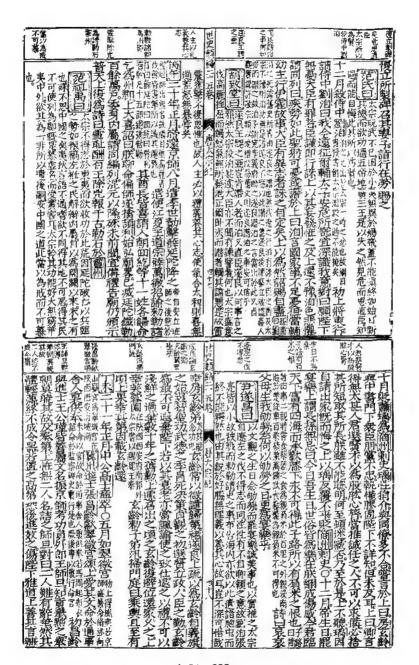
以大字學 のいいのあ 除命不幹 李志聞共紀三刑商職員士何必俱當六合意云影實後是軍等情清陽報言五章空影中別編館稱或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長五流也沒續編三五卷 沃你也 間其門戶玄豪深以為耻諫議大夫補送良上疏以為玄素雖出寒微陛 銀青光禄大夫以其在東宮數諫節也玄素皆爲刑部今史上告對朝臣 為今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下重其木權至三品聚發皇衛宮可後對群臣務其門戶子孫伏伽亦曾 修之者明者也其叙非日古者上葬蓋以朝市安慶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之放也实於不混法太節治 四三連可請良其矣 () 專并向職者以此及大正理國際情之都與善要職() 送其親傳教良禮其斯為其流者以為確論後也而應是不以於於方後 野之川朝而空不野則日中-而空子産不改是不擇時也古之群者皆於 禮天子諸侯大夫華旨有司教是古人不選年自也最秋九月一二是是 故謀之處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塞田以為窮要壽天皆因十姓所致按 公所不克養戊午日下要乃克華是不擇日也鄉姓於公司並完全當改 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选擇地選時以希宮 民或云辰日不可哭泣您終術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己於臨境逐吉服不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戚縣殊共命共胎而天妻更異此皆禄命不 別客不姓 1 など間に # 张寺, 杰 七代 三美 二 世民類猶二十五春 中, 1年3年 無った。 置本世動於
高陽而這處不熟立為長城豈不壮哉 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齊煬帝労百姓築長城以儘突厥卒無所益朕惟 也能是一一月以平世动為兵部尚書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动在州十六年合 100 室坊農功好鄉衙之樂館既官官役使司以不許分婚私引突武入官志子唐事籍好後以此官耶辨府企尊太忠軍遭母忽犯後獲職太子治官 言干上上日高號本四郡 大德人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後綺遊其守者亦得遊歷及歸 處首規竟不及殺〇邊職方即中陳大德便高麗問以京和強に探着大事切讓太子大怒遭刺客預師政統于承基殺之二人人其第見志慰殺 未復苦不欲劳之耳。 王爾十六年正月輕王泰上括地志廣下,清武之泰好學司馬蘇勒 Ë 在文注日孫孫長城以傅屬延來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唐太宗以 一失使人之程矣。 不磨太宗经 地耳吾於卒数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即於 ミチス

以基础验 本作之為最要時太子承乾失德總主秦有整許至日有疑談故城良對及之上 经验验 神也上甚恨之〇西冥厥寂靜州安西都護郡芸格撃敗之初為以既平。確知者使所當是則當助成乙非則當請能己不知何罪而貴亦何罪而 何為經濟累表之上級議玄於等日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為拜屋直及為此也〇月玄於高士無鴻少府監禁治妻於路聞北門近 港輔內安外軍不亦善乎上一步聽及是梅日親徵補添良動我後立部過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過了第使君其國本為 **感嘗發體在諸州共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島若也人** · 一家子餘人成了其地指逐良上孫諫曰陛下取 · 自調人屯戍破産辦 東死亡者張該侵張液酒見有俸城之暫陛下宣得而己一夫斗至之用 君事玄松等拜謝麵微進日玄繁等為陛下股版耳目於中外寫宣有不 工日然人臣開說竹首動及刑誅與天暗湯人冒白双者亦何显哉是以 百陛下虚心来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者學等者多彼是罪故不言具 乃曰方今群臣也直無踰親微我是原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 上音調待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微對曰臣聞戦勝。孕勝難世紀所官為而民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微對四臣聞戦勝。孕務難と問い、其代為而去,以與此之時以以,其太子也不是以可以,與王方兼群臣有當太宗持以為以及於人 上表謝會上問侍臣以图家何事散樂商逐良日太子諸王宜有尼公此 命報小殿之村以備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辱稱几杖等以逐耳所尚徵 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〇上問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 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情加服然欲養彌彰竟有何益數之無室上 才不用其言令方自各耳·Ch-月野公宇文士及卒。·曹指禁中樹下愛 后大宗 包 **建**大宗保三 「韓馬」都之止有二東常非終江於城之則與之婚妇以經之耳二者何從勇玄 **▼第四里が天也万幡三郎日勝有三罪知人不明」也以私礼法二也善善未賞** 新教堂 該宣死上飲力之日法者人君所受於天全 時私に弘而以致之之三百 不知是養養 世史斯編二十五於 之何爱一女會終於部落概要必何力以降薛廷陀何力投線了大呼日齡對日中國新定共凶戰危至以為和親便上日然朕為民父母的可利 必不叛我即命後數禮使酶延陀許以新姓公主妻之以不何力何力自 世上謂伊臣白路延門於法據北後黃天門部而有之故復在龍漢七今作上謂伊臣白路延門於城部蔣也本有飲物權先與蘇灣縣 語過時期 污滅失事 野沙新興公主物解延吃許謀非 龍也無致而 醉之無故而 脏之等之失 是得通移應代的歷表游刀戰又與部仁肯完然動九姓、廣州都督見 一弘有罪被歐州高祖入關党仁弘将五首功其後歷官有登江至是坐 宗知盧把於秦尚復用馬親元常德宗之與武帝太宗進不相於絕哉 不用補愈於元帝知蕭堂之之賢而及罪為太宗知後不去問愈於德 之為拳和伎而不能去則惡無所德不若不知之為愈難然武帝如賢養中之何其誤地夫人主知時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不若不知 其馬失則無所不至故以至於紙目而亡國人君可不遠之以 君有不義不從也而以於權臣子古之侯者其始未必有悖治之心及以其限上者不知其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忠臣則從表而不從為 十七年正月節公親嚴卒當雅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 五子以王俊 司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與為以人為鑑可明得失行三性管 次禹日何畏平巧言令之孔二孔子日传人殆何也彼使人 帝位乃 繼 奏 唐式兴紀 後毫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待臣曰人

為是是治 即曹太王命國董功臣是孫無思王若恭杜如晦魏徵乃玄賢昌士無討淫敬德李 神と物 皆得暴疾方不然反可療上自前系為之和藥世動頓首出血泣謝上日際等於是人等後獨世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李世勃 **製造34.0 瓜 各無以輸公公住不侵李家豊貧联哉世動流澎游講話指出血因飲以置き 為社稷非為哪也何謝之有世勘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幻** ない六可謂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宝玉以 朕皆保此三鑑以時已過今魏徵没朕亡一等矣○風功臣於凌煙間上 承乾喜居己敗儀所為者靡調王泰多藝能有能於上港有奪嫡之志上 詔以長孫無是為太子太師房玄監禁太傳蕭瑞為太保李世劫為詹事 等皆伏誅乃立圖王治為皇太子、法宗第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繁献上變吾太子謀及泐中書門下拏勒之及形已兵廢為庶人侯君集 力則常得來之矣見其來冊則日水所以載冊亦所以覆無民猶水也君 則日汝知稼穑之艱難則常有斯飯失兒其乘馬則曰汝知其祭不竭其 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心上謂符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語之見其飯 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潘王窥信者皆兩棄之傳語士孫水 漫不學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紅丁水及等訴紋魏王恭曾承基坐事 **僧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日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〇上疑太子柔弱** 司馬公旦縣矣然能割受斷恩富者於初而謹之哉 **今唐大宗紀** 源可調能读 STOCK STATE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以為不可 大文管。 陛下神武乃祿礼之才太子仁怨實守文之徳也直讀立英果以安於稷山。 福常度治自幼寬度該曰生很描恐如羊獎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以"唯禮。福常度治自幼寬度該曰生很描恐如羊獎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此,能 過去 新宗立 访四年 而養與期 エ〇上 謂群臣曰吾如治年 時頗不能社亦可。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疏至不服電光析簡誌之此不可以不戒為旺 其:宁文及 等路小路 而事 松便打的 6於懷遠戊增兵以遏勵地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百姓之下來納時認絕其婚於夷依也 ①遺太常丞都委使高麗著凌請拜近門來納時認絕其婚於夷依史 简〇遺太常丞都委使高麗著凌請可致堂旦教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點察譜子而填選之所應該問則可之所以自憶者卒所以自衛和 原道守文良主醋副至重置可数易上乃止調格曰父子雖至級及其有 主之何如無息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言言太子仁 審理長孫無思白始奴太行治 德育書司非知之親行之惟報太宗之謂矣。明之名為斯少恩君道之至明日不欲增戊而卒親征之不為其小而為其太豈大者足以勝戍共能威絕域者也。 お唐太宗紀 備恐不能守社稷民王治共果類我我欲 日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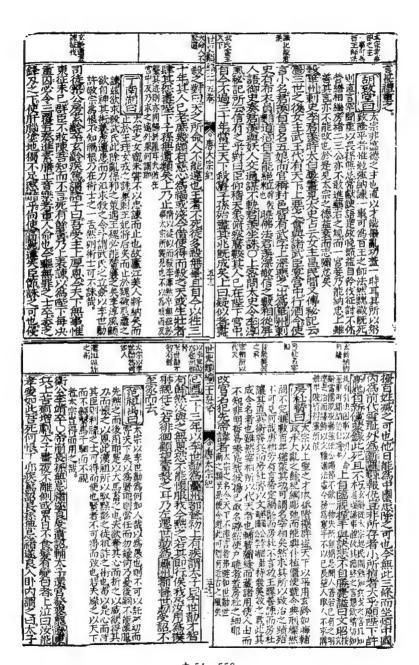
太宗三行 \$P\$《新》等卿亦記之耶對日臣職當載鐵紙之輕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泊曰借 於實施之君言動備記善惠無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17年 新門乃立條公求實以於店述從慶父而則級矛朋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實別可立関公废公及使人裁之季友以係公適和慶父联之執心對五學及什年成為教政子以存為問季友對日臣以亦義強公商稅武實分於一對日喪決什年成為教政子以存為問季友對日臣以亦義強公而依謂實分於一對日喪決及相轉奪與上見書八月四日南店多數應謂玄黔曰音問公評官祭以安問季友總轉奪與上見書八月四日南店多數應謂玄黔曰音問公評官祭以安問季友總 監前代表 古好官中 **外碑**然 人不敢自 至一情乎上不從玄影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剛為尚祖今上野歌者成上之 Æ 唐茂及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 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謀則莫不順哲全五十載何所 公可提次以聞諫讓大夫朱子套上言陛下屬實起馬於事無失若以此也上曰朕之為心異然前世而王欲自戲園史知前日之要為後來之我 官何謹即命削去浮點直書其事。 今人主見之何也對日史官不惠美不懸惠若人主見之必怒放不敢軟 八共成政道三下这些小不受護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皆至己 房玄衛上高祖今上雪蘇上謂些脩國史房式於日前世更官所記皆不 高調聽議大夫 補遂良日鄉僧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日史官事人 根情以為三代遺直諒散 芳柳徵死知與不知莫不之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暗時 《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時的 者易污處應者難全付方所於云書那一酸之讓累數十萬餘言至君子小人未幣下及渥為亦言之以依你! □大言行君子之樞機審則千里之外應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遊園的と言葉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と盡也。」簡而已何思於史官之記邪劉治之言足以敞君心顶詹臟失□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榮智 《唐大宗》 三十二日 有明京心慶 計劃拿 下源 辨 名州三人 何式如於 副州之 震察を大敗矣の七月以劉道島侍中本文本馬司馬中書与ケギ既拝中 廿更類編三 五卷 四美男外 演一次日在高展高域良上統謀日天下着一身两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家属 にはつれてままえるリンド 太正親征 對級逐通前關聯級大児動神機縱天榮箭篩以折其理引古以非其議一概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類施以聽其言處襟以納其說道恐陛下水敢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洵將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寒聖行之與庸愚上下 斯言獨編被大臣勝死義始以剛果此而竟以剛果白也。董中本旦劉泊能諫帝之辯話臣下可謂明果及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必死後、近氣非此為勢今圍讓言麼懷以改。 世動道宗整衛三人而已世動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敬非大勝則 源以臨し 雖不發後於黑上飛白紅體地拍通作用緩川然后: 不答之曰非意 語智卷日今受品不受智也〇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 要求有要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動非進盛荷罷禁位品貴重所以奏權 歌令 凡無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棄心氣內擅形如外等功 子新立諸王切稀,旦華金湯經結果性公置以之全齡層海之遠以天東海外之物也斷聽罪大誠當致詩但命一二徒將取之如及軍耳今太 日蓋蘇文就其君殘虐其民令又違認命不可不計李世動動上伐之上 下之為輕行遠來臣之所深蒙也上不聽 九月新羅乞兵伐昌為軍軍與軍軍軍也造便節之特新國 以共絕丘入朝之路之兵救援上遭使奮貫通之蓋蘇文不奉部沙上 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遠如此,則亦何可極行 了非言無以述廣比有談論流致煩多輕物點人恐由茲道形神 三高飛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教為大國者不可不訴然何 此於自征之子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賣

歌と赤状 大字有號 過かこか 打大大大 た其心 題の小で 馬問直衛 世の機 当小司 今日非陳 7 "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 前世帝王桓諫者多玄葉已為之或云葉已許之師以慰四時四事多不必防其漸若獨亂已成無所後諫矣上曰然朕有過鄉亦當諫其漸明兄 死華陽目能改過於巴然神而不聽者斯為下矣东宗求謝其有意於為華陽目自在無事之時常惠谏之難入於聖主龍在課於未然賢主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予。 你還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太文本性質敦學文章華脂而持論恒 (編二) 五弟 課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成而改之何如皆拜湖上白長孫無思著 上調長孫無見等日人苦不自知其過暫可為联明言之對日陛下武功 九月以衛体良為黃門一行那条預朝政上問述良日母造添美諫者十餘 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與無思議說时於形響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馬問見事敏強性甚負正論は人物直通而言联比任使多能稱意潛城 擬經義自當不員於物到海生最坚直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語松於朋友 解游楼善和解人事联三十年城無言及於蘇慈楊師道生行純和自無編三五東 人名沃思特 遊嫌疑應物敏速然斯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應涉 孤古令心稍明達館難不改節當官無明黨所之者而無規諫耳唐後言 土等在晚場帶代高層之間之對日本東道逐慢運輸即東夷養守城攻親在問題調網江淮近到納江海馬以上至落門前期史致仕鄉元傳以 八比何兄諫對日奢侈者尼亡之本漆醫不已將以金王為之忠臣受君 月帝如落陽命房玄影留守十一月以張、至世勤為行軍大總傳部 之得失亦這對中分理或逆及何道犯類點也與絕主題之比也而聲之等勝国者位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門友之義非人民然子宗論群臣 之飛馬輕侮其臣不恭執其為 百今日 非關之比。公但聽之〇上聞程名派善用兵記問 上至江門前東致仕鄉元傳以 駐町 馬如 野 山 北 西文府 三月車衛至定州後聚東遊攻安市城高龍远電電電主北部惠真主南東東北並 樣建立皆有別信衛限之下 大字音学 世史類編二五卷 放置 東 東 班上 明成 郷世にて 以方名源其才敏势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書起以劉其所為名振謝日 國大駁後贅城銀城皆自核衛去數百里無後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醉仁貴者大呼陷嘯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濱延壽趙真帥其聚降屬歷舉部帥先十五萬被安市上粉諸軍齊出名擊落軍鼓渓並進管百廳門人 高士蘇等書曰朕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驅山縣能引此西藤 動石記功因此為監顧山 不能成功深悔之數日轉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山命馳躁記数以少佛得國東書得卿也〇十月這便記聽徵復立所小母端樣有上以在 師上謂醉仁貴曰张治門皆老思得新進聲的若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 學是立皆在漢島範圍之內 手其所級長蓋略和當完實明烈才使俱優認武太宗才仍於德然規 手其所級長蓋略和當完實明烈才使俱優認武太宗才仍於德然規 到致常巨大时期於納拿湖之政也想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能死誰



. 数

が事がいる。 看所以 言得其實於對日陛下盛使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誓語識之志耳。 一着し有之 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白之功也顧謂滿途良日公告為史官如朕 自名得其所人主多思正直陰孫顕戮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看於朝 則欲真諸懷退不肯則欲墜諸経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肯者則憐之賢不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 未嘗點黃一人自古皆員中華感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新依朕 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 八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皆已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日 人之行能不能無構成實業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發 **冬唐大宗約** ·烈之吳后惠帝之張后專文皇之之主誠難哉齊極之姑姊妹晉文之 為 おお 哲 哲 王 人等了 無罪於代在也譬如又霧遊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複於明〇中書 太宗不罪 川麓嶼斯風視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庆芳有罪是其直也若其三五旅菱飛山於轉帕田丘線陳岫紫湖蘭山。四海亘地納汗滅疾駐京是天子、太子聞き、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思等請誅志冲上手記安縣情秀総則一男不保可不惜哉〇厭州人段志冲上封裏請上致政攻縣很敬葉不啻汝無我之功動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養則國象懂 法之顧我弘濟者生其益多產造區夏豐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然 作大馬屬星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對之深過勿以為是而 國反速危亡之基間武者有三方網成覆敗之禁旨非矜功情大樂德 邦圖利於危肆情縱欲之所致形文日珍玩奇巧乃整國之斧后珠玉



本宗村里 其餘等 太宗政治 有が有以 世史哲 が曳 幾成作 不世出君 14/4Deb 古細忌畫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今畿人間之仍今滋良草 仁孝公輩所知著輔道之謂太子白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之謂幽良 の九月以李世勤会左僕射へ即在歌歌之之役及諸士木功の八日達昭安 の九月以李世勤会左僕射へ押末は京門党女主武王而太宗殺婦以外以外司氏而 人雜亂於太子之前太子是京不君側亦得書夜近宮人以弥武氏而 人類別於太子之前太子是京不君側亦得書夜近宮人以弥武氏而 大宗過計令字世勤安太子是月一私恩達養立武王亦功の八日達昭安 遺記有項上崩六月太子即位郡歌歌之役及諸士木功の八日達昭安 | |程伊川口」店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難照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萬日遊 可使衣宗繞出華蕭宗便篡蕭宗繞即位水王隣便及君不君臣不臣 後立浮園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歎思於治之美庶幾成原自古功徳燕降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一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一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共可稱者三君玄 飲潘鎮不屬權臣接尾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 五套 **茶食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禮悍勇不顧親而太宗以武機亂以仁勝殘其村各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 今唐大宗紀 14./15. 一人は漢以後 文を表明と 化送袋在 假雌**新**趾 資料の日本 左右是左 インコースの 古頭之治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終 成王高商周野主而補不能使之為湯武則想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住也當於殺之其此也資納讓問太甲成王宣有是和伊周能使太甲生也當於殺之其此也資納讓問太甲成王宣有是和伊周能使太甲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數前毖後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數前毖後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數前毖後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數,以後一人則改皇曰太宗見隋炀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强納諫自漢以後一人則改皇曰太宗見隋炀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强納諫自漢以後一人 原營至一条形而著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成帝孫所以不以漢高若蓋漢高不能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成吾程子曰開睢縣趾之意安在 於如是無足忙矣 能畏義好野屈已從練到廣場樣力於為意此所以 致真觀之

治也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六卷 十八八階 報之流が親之近以 心以若至 **店班所**花 見りからず 市王 明治 水磁育员 心計政 辛亥二二二記歌魔軍大馬者罪之明故其設施如此 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微之政百姓草安有自者不當如是我有潛勝人奉泰弘謹告長孫無忌訴友上立命殺之無尽 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院上當録數因前必所處者多號呼積完館所 思母微恐都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〇十一月濮王泰卒納書間府道係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恭宣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 甚與浮尾科機體等數人私通事學先望逐使被庭今陳玄運同宮自機受王佐流中文節於領表初房過愛江南尚太宗女高勝公主公主騎还 ※五四年二月散物常传房遊安及高殿公主謀及伏誅遂投制王元景 者其以思始終見高 當一觀之 作初什機即有群的整調意調於為好之也帝王所為黃管家 壬丁三下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養為擊納 下女,女江上全之,是也 處者獨無言上惟問其故四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免上歎息良义曰治獄 入問問以有姓疾苦及其政治當問大理丞唐偏擊因之數對曰見囚 〇島宗皇帝 永微元年正月立如王氏為皇后上召朝集使時前外朝集佛謂曰 位三十四年前壽五十六季乾陵〇帝聚應廢嫡溺喪在席不 承乾縣無忌方勒太宗立之在東宫七年太宗明乃登天寶在 戒履霜之為卒使好后專制斷整唐室貼禍**邦**家 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晋王母長孫學后忠縣 唐馬宗却 十一代編 〇唐豪宗全 禁患者 限平陰於 劉所敢玩 以太宗才 7 明儀 人、此天為 於 世之類編:干六天 100 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不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性之太宗則武氏出師懷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舞職縣此奏初蕭淑妃有龍 子家事可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距太宗之終十有文官亦附可以為或也婦人除新自取縣害 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領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 長孫無忌編弄威權構等良善宗社有靈電族滅不久字文節江類主道於是遠感動徹今武皆斬元景格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格且死罵曰 子有無敢畏死乎登門機腳計機林大呼以警告內上處出乘高俄而力 **閏四月帝在萬年宫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 之龍武氏巧禁多權數初入官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的 為尼思日上語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除令長髮納之后官欲以問淑如 皆得罪能玄於肥被 深瀬五十餘家正月立照媒而水冷養 **後后及放犯龍皆衰更相與替之上皆不約繁後武氏之格因高宗治承** 入寢殿漂瀬三千餘人帝日頼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〇六月随出天北 不善之念有待而發終不能改也獨有親觀之亂逐為狄人所滅唐有楊廣僅一問耳時移地改漫後忘之。一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序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無父淫丞之意若以春秋縣心之法論之其去子之三年則武氏蓋十三年在官中侍太宗矣當高宗然太子入一年建以軍日名才人則才与之名十年 而已其宗嗣不延直哉故四族既殖而唐之子孫亦幾城子武氏養惡之際家進等者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了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聚劉所敢班號太白經天寂以貨賤為嘆之前在線幾之中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極亂匡時之 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 聚應會跌無禮放父子聚磨之耻子孫殲滅幾盡信古淫污內亂之事 之後各以類應交術之成酷亦甚矣。 · 市民日頭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聚用民日為經冊盼樂劉之謀太宗承統房社之策也是其富貴安祭當 心居滿只紀

法宗為之 功在人 天命工作 是年三人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懷更相諧訴后以長孫三人 龍王病心 谷那鐘風 呈 **程**信州提 世史数编二十六条 **在物術大** 上至昭儀陽許過數突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能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曾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犯殺之 則不漏對日以至為之必不漏上於無之罪獵〇引屬盧文操盗左藏物 之必有大谷子之宣等以景宜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在妄若得十月祭後安外郭臨州深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臣安晏是舊公後城 來此上大怒日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 侍臣日此真謙議也〇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 罪恐絕言路逐赦之〇上普出敗遇雨間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 子以諷無忌無思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 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宣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 一志文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華長孫無忌第群飲極歌拜無忌龍姬子 宗之謂英〇樂按此帝範納諫之法也 范氏回以高宗之間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始厥孫謀太 奋誅之。課議大夫南鈞諫日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 如天意之昭也 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即何人謀之然不 官水入寒殿雖父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深然大 胡繁百 再三讀去無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智陽武氏入 八岩為朝散大夫仍載金賢繪錦十車以賜無思上因從客言皇后無 此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 聖皇無息厲色折之 我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 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處疾雖有死徵而必 唐高宗和 · 一丁以明的人頭命大臣事當且已平對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逐决許敬 196名 1日皇后無子武昭侯有子会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途良對日皇后名家子主尊廣美託不以死等之何以下見先帝動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内殿上顧謂無息 孫無思孝助于志寧諸涼良於內殿孫良白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交顧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問以告昭儀外離所赴乙派兴年八月以裴行慘為西風長史假安令裴行後開將立武昭儀及外離所赴乙派兴年八月以裴行慘為西風長史假安令裴行後開将立武昭儀及 以養不可至動入見上明之日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進及前執忽不謂今且塵聽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定朋不如食矣上皆不納他 で、大学・「一世の東京では、100mmのでは、100mm 隻進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館朝輕陛下手謂臣曰朕住見佳婦今以付卿此 張於國水良充日班良體國亡家風和其孫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打默等事而妄生異議平昭僕今左右以開民亦良為灑川都督〇韓瑗上疏於 宗宣言於朝日田舎翁多枚十斛麥尚於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 · 接因問奏事泣涕極諫因上疏曰妲已傾败養奴城問每號前代常與曠川人數京 按無思曰遂良愛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聽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黨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洪嶽戩麵斬皺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黨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洪嶽戩麵斬皺 源今勤立武氏城一言蜜邦者也创助受翦鬚解胀之则则其罪尤符於無罪斥去内外成嗟顾鉴無窭梢窥非罪上亦不納散弃物中人也蒙普曼 里上大終命引出昭儀在無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孫其殺後樂而擊 陛下所因言循在耳皇后未聞有過宣奇輕廢上不吃而罷明日又言之 **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抄擇天下今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 散宗兵の蘇被此世動張召拜機射之松恩而阿松深今勤立武氏城一言雲邦者也別動受翦鬚解脈 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然來發臣之謀高宗無足騰馬擅無忌使之從已無忌前能辦官及職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刊亦足以 無尼之不學也

尚子取法 太宗首思 太宗之所 問高宗皇 の意義 為整體,所呼之王后,並對日至齊若念聽苦便得再見日月華甚上日朕即有處經經理官朝后於蕭僕的故后王氏淑起蕭氏並囚於別院上賞及老問行至其 秦墨門區武后聞之大怒追人断去手足投酒雅中曰令二**嫗骨酷數日而死**文 武氏 同處顧慶元年正月以端"大子忠為獨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的其也民國命衆知政事為有相聚後以天禮派至論者相關本籍上於爾縣及與前時人謂義所從中有刀又以其奈而害物謂之李猶莊養所為於是刻故時人謂義所從中有刀又以其奈而害物謂之李猶莊養所為以中諸侍郎李義所然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從嬉怡微笑而後以中諸侍郎李義所然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從嬉怡微笑而後 町之后數見王蕭為典如死時狀故多在海邊不敢歸長安 繁芸また 要而問 藏妃豈知身與商 紀共此後稱也 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勃管強緩冊皇后武氏百 見老而饒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 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面桓公出遊 〇二月贈武士和司徒爵周國公願惟談結號〇夏免山東丁役上謂侍 國之寒者公日家人之原府安足以周 爾武氏之立其以納果刺王如為法乎故唐氏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 之由其禍博矣今宗以前為忠武以知私而其大節如此者曰知人則。至此為日為不立矣前非惟不謀文勒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絶此動吏皆為日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直動者以爲不可則武氏太宗談計之過也 邪然勿干先帝之私悉養竭忠不遺餘人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 治及事既成雖即首出血無益矣 哲惟希其難之信矣 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難桑則國人皆 民民長先之時凝協群公上書皇后江止其事深讓高宗劉制一補遂良忠矣然非於消息盈震之理始此勿取之義若當武 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旦願賜 · 我方三七日 而前非 刑之失亦恣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實施自此實不無無完空自罪則先死其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先帝蓋用於等,所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定員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先帝蓋用於等,所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定員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先帝蓋用於於其一大大學。 第五天下非之萬世議之元員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漢。 八月匹韓環來漸漸減及背為遠州刺史許敬宗李義府經秦韓環來漸 蘇於至三方乃樂義所導劾之對仗叱義所令下義府在顧望不退三叱義所有數之數 與此工以義方毀大臣敗之辦義所等中護帝領地際時壽為數 與此工以義方毀大臣敗之辦義所等中護帝領地際時壽治縣 對於東京之方經義所導劾之對仗叱義所令下義府在顧望不退三叱義所方始 以東京之方經義所導劾之對仗叱義所令下義府在顧望不退三叱義所方始 蒙古自古其母目較方為御史视表臣不純則不思針之身危寒及其親則不差 鄉莊縣以**受寒**府過上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阻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 正治等美之流耳思前背之情排榜犯者 在初義府有能於上餐其無歐賣管職欲好,同述中文於作響常尚書使何冀正倫前關無德不與與小人同列又以及東外,同处東文於條響常尚書使何冀正倫前關無德不與與小人同列又以及正常不敢心則更多義病的公詢的一十一月段社正倫為獨別則史全義所為語道及至十十月之詞之前的一十一月段社正倫為獨別則史全義所為語道及至十十月之前也於於四〇十一月段社正倫為獨別則史書 三世 一 聖褚遂良潜謀不執以種門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既缓粮 なが 其例如市中 世史類編二十六光 外地位を 本語公家所演外餘悉免之上從之〇六月部以高祖配異天於國立太宗語は「不行行之」方方書前行司川丁方方面不見一大 州南西州送及漢州柳頭家出後帰近二人俱籍以此家〇都泊之子於編二十六矣。 本書高宗紀 人淳于氏有美色聚子微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雖之將納為差事 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成別數萬役之則人太祭取庸則人太豐時 **| 虚由是有隙訟於上上两青之影**

「「大型」」というでは、 「大型」が表示して、 「大型」が表示。 「大型」で、 「大型、 、 立不言 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及会元舅俱然將若之何朕决不忍加入告太子洗馬常季方罪敬宗因証秦季方欲與無忌謀及上泣曰我家不助已深悠之以子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信何其隱而陷之會 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思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一刑於無思敬宗對白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溥昭止坐殺人常使公卿哭 目者逐 民至爱州上表陳定第之功受遺之高日樓號 **芝爱重赐**而 工程制信 4 利利 4 利利 4 利利 4 利利 北京地 一個至京師上問之 日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記仁朝鎮百濟都樂 議戶口署館長課景等鄉資建立書社及爾馬爾及等三年九月熊灣總管孫仁師攻管漢敦之初劉仁願劉仁朝平司海知此則能侍憲無言矣 皆仁較所為也上院加仁較大階遣使勞動之西臺侍郎上官俄曰仁軟 玄不能對於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日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九上稱養敬 知此別能待盡一無言矣」如此則能任命武氏矣遂良而處死矣人就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任命武氏矣遂良而陛下哀憐君子。此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歐而死可謂管 不可以無學德

領土を作 以進出之字 高景不使 世史類 後女之言 萬一有彩 京京品等 **春般補助史理宗裕** 一老哲四 在過走 自放及在大司家異式懼不自安仁就瀝觞告之曰仁執若念聽者之事 監察御史衣墓式往勒之義府謂曰君能辨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 不知此再所能也本動日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女之言亦善也〇素遊 有如此統 日君宜早自為計仁執日仁執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整之無所姓 1年二年,正月耕籍田有司進表程加以瑪餘上日耒耜農夫所執管宜 人張公塾元世同居蘇隋图菩族来其門上過臺麗幸其宅問所以能知此吾所能也本動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女之言亦善也〇儒張經 其部門為善不用郭公之道爾。 此之解益易之旣而耕之尤推而止 〇劉祥道卒子齊昏嗣亦昭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 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 一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補鷂亦不能採一人主雖有嗜慾唇說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 **織花中因言晉州產生器請使齊騎補之上曰劉齊賢宣補鷂** 致大亂而躬籍干部勤於九推失豈 致大亂而躬籍千萬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為國務環必本末備堪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出房相則 君高宗紀 經濟事 置到冠三軍 顧同善待軍嚴整高仍忠果有謀勢必何力沉毅能斷然原 殿敞大破之遂平其地賈言忠素使自隱康邊上問諸將孰賢對日辞任 輕順之 將以其兵火止之 任貴曰红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關 動灭 新京· 夜小心忘身展園皆草及李動也。 為後衛政市 小子 誠日 「大米永島、考之日監運積糧方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世史類錦三六六 一人居高兴紀 一日の東海に上一年以風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智考内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本安奶公 勝微樂許敬宗等奏請後常曰等星見東北高號將城之北也上曰朕之辰康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里莊華西星在澤北乃紅上避正殿藏 七月本動後中國高麗王藏降圖雕悉平時薛仁貴將攻庸雕沃餘城諸多矣亦可以為戒哉。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中上〇時間南尉劉延被務冠政事為畿縣最至動謂曰足下春秋南爾 不德論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日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喜語 周烟條於 尚多西邊共亦未息 魔右戶口 影弊樂東所至供億百端外間俗若其不 · 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 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 質有編講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菩甚言為之罷行 月以楊弘武聚至德李安期乃孫等並同三品上屬責侍臣不進縣於 就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應諫而禮於細行亦不免而為近時之之確乎其不可及也凉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這些房上高宗湖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遗言事 於大惡也

而課無得 **"经验以》**年將八十,豈非命耶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調弟獨曰我見房 帝原回葵は強魔が日僕を幸多何自苦如是前日非然也顧妳老動亦日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O動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曾病動親為作人思致死所何克捷臨事選將必管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動 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謹自武孫敬業嗣。 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帳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一 老雖欲久為姊夷所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進人則 討為將有認善既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名悉散之將士故 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揭擊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言至 杜平生動苦僅立門戶遭不肯子藻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 何也李勒對日陛下所為盡為群臣無得而讓。 知那上深以為然〇十月本勤卒、顯確兩朝有公數數案令獨前其官遂議論一是暗深既而就無故其。主管調侍臣曰朕庶心求諫而竟無讓者之 無新一是好深既而就為此,主管調疾而稱,不 使者先復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能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 李勋寢疾大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 所以為訓光,所以為訓光,原育者皆內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能省已者矣父子不青養骨內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能省已者矣父子不青養骨內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於為此為,以為訓光。 将兵以堅太宗職武之志幾成不敢自焚之稱高宗立武反動以家事若社稷之常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情不知黑太宗欲伐高麗靖自請意東攻三夷狄內侮從以少擊泉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至東東攻三李靖李勋可謂唐之元勲也號其所為此衛實陰彭之流其 無職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三甚矣李勒之传也昭君於惡又論以說之其罪大矣動本群 交者未獲伸而 + 改造 和用用選注 和大條直 會新風動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舞四方風動矣。 府於一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問珍體文成七步籍於捷七 西旬先禮 智捷表輩 世史類編二十六卷 旬如 行脸 部取士再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含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以符謂之告身將鴻經縣皓賴共神有劉聰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 上更議機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〇以孙文 **僧為右史王及養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军接官臣典膳丞邢玄儒輕** 王明三年八月前被宗卒大常博士袁恩古以敬宗常素流其子於豫南 庚午成了元年正月劉仁朝致仕〇三月許敬宗致仕。〇閏月皇后以皇 書判已試而餘察其多言已餘而法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發告之答給明其宗解務四軒皆眺眺地遊湊個日計資量劳而嚴官如集而試觀其求制無能華之者大畧團之選法取人以多言書判事聯聯私終號前四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鈴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逐為 取入失之幸予以親取入失之子羽児掌銓衛者皆中人之才哉。 短小周昌之期期弥文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難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若其於身必取其望億於言必取其辨正則是娶之貌不伪裴度之形。前謂納法律明辨是非發摘應伏不能害也但其用縣處語寫构里。 一人,居高宗紀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义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裝行儉始與 八以女嫁、堂曹多納其貨後諡法名與實獎曰縁請以諡之敬宗孫彦伯 無問外人 位不許 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則一 人者為腹 心之病大矣

宗此春秋所 人所及 · 通罪報 統主野が天子、調之北の原士〇四月太子弘亮謹差敬皇帝奏能野惟詩故能で也立謂之北の原士〇四月太子弘亮謹差敬皇帝奏能野惟詩故能で也立頭劉建、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在令帝决表奏以分字相之權時人 聚人所及也逐止之 如一个分二朋通相跨競非所以景禮義勸敦睦也上聖然日卿遠識非 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與讓養者人間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奇相親別尚之顯主四朋角勝為技養批論四處時與諸兄食帮養的別相親別相關主頭主四朋角勝為於也將所用帮為無那處從陳曰二王春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繁時上苦風眩議便天后福政和處後陳白天 椰天后〇九月大酥上御鄉灣閩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鄉王賢主東爾成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園園公雞店兒玩〇八月帝稱天皇后 也臣者奉今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詞之上聞之賜及善總百匹季官臣擲倒次至左奉衛率王及善及善已擲倒包有伶官請懶賴州地鄉 新上で表 東京町町田東俊之宮至忠上乃上接職職職官包文天后平中書侍郎李義琰回東俊之宮至忠上乃上接職俊性所約 一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 (1) 原機太子弘武氏所生也两展立之而武氏於乙寅酰之親子如秋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于一言遺惟而見配 安后等及在當邊嚴時職以絕疑忌之的而輕用其智不自輻默此春府訴述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職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嚴死也非有他過特以泰請哪首鳴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養处 不忍恐怕受他經輸請誦禮從之以方幼學而心志如此里非賢乎其春秋沒存儀既故商臣子載而惡名不成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 三五兩臣軍隊書而嘆曰經籍聖人重訓而書此何刑郭瑜對曰大太子弘切有美獎其過失惟命宫臣鄉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 一左右僕財張文建為侍中都 下前原可人而門仁其素與司馬本老無不協因相謂日子軍員可不自便不逐日非其可以公之對仁其素與司馬本老無不協因相謂日子軍員可不住便知此其以南北北京南如此宣可後便之有萬里之憂語是是關己甚請代之行正基合美英能 が地下、不道旦為見輕之於地下也上終解逐食之乃權仁秋為侍御史 高線石以 · 特人標章 1:37 於實別為不考仁傑園執不已上於今出仁傑曰犯權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 屬是以一研昭陵相當除名上特命級之大理丞狄仁傑表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 為侍御史 **文理梯**正 以私仁供 只類編二·六卷 汉東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 親質節唯〇五月華九成官 一世の東京館以外不得入覲者忠孝論后見之証以賜所降封師勝王憲一世刺史書館以外不得入覲者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賜所降封師勝王憲一相與輔降の九月師王素節憲州安置書館警報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 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司僚即崇嚴者便總域崇賢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不循論解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不循論解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可以是主義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是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宣,如父皇司高宗於帝義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梅 今以一相殺一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 為過無計則難遇差好則易失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 西子養屬元年九月以秋仁傑為侍御史將軍權善不中即將充懷義詩 也人何所借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該有盗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 文曜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科駁上甚委之 我際至洞突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確時無大理鄉四聞以官皆慟哭 **牒談詣至徳至徳覧之未終婚日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形歸** 日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請仁執陳 敬玄同三品仁乾至德更百受際訴仁軟常及美言詢之至德必樣 山中雨寒從我有凍死者 等實有完結者不為奏辨由是時學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 局宗可謂舒運解緩之君在谷徹宜得常順今乃盛夏而 今唇高兴紀

***・「家夜行雨人堂足當個外之任古之各採皆出登城而立珠功术翻其家所的以對 故避將當以智畧為本頭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于第及死事之所以以為了。穿七札不溶跡幔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共無遭魏將有巧拙所終於與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 暑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經之敗卷由基射與領心。事已建國之要在文與武公言文者則以辭華為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與領心。事已建國之要在文與武公言文者則以辭華為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 · 一定通界性收上欲今開府置像屬門更部郎中王方慶對日末聞太子在 至照不住之一月立皇孫重周然皇太孫議院制於賴姓隆接好姐杯 能答案 發騰於三所規左等。嚴以書賣之曰足下負與由之峻節傲屠魔之聖主広萬來之 徵處士,將嚴為太十洗馬田將嚴隱居泰山上會幸其第徵為冼馬無 鎮勢 子之太直不具官所行後構造一子一季其际臣子之大節亦藏矣行後有欠人之子亦完整論昭義之立為稱動是以子之故李動行後者功臣也動行後也行後內子就是最十非法竟不稱版〇問事處父表行後卒卒未有書證者此具書一九乃奏明 师傅等官院而〇問事處父表行後卒卒未有書證者此具書 差紅不相東宮而是 全太孫者也上日自我作古可手對日三王不相整禮何為不 無一談後您以至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新玉田游嚴不能答重申三二之動將以輔吳儲貳望太子春秋則盛聖道未問足下唯唯 日天無一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強有數天子不祥熟甚馬上處令剔去〇 家被好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經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 九月李敬玄與在遊戲敗續上以為憂時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 心脈調摩元年代為將也上善甚言後敗敬玄為廣州刺史 医安公私富實而討之或 欲感發天擊之 議竟不快太學生親元忠上封 之陰険真可畏哉 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 者也惟是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公司一至於此緣 宋隆元年,較太子野為庶人立英王在為皇太子與殷難死數又數四十八人為國家一至於此緣 宋隆元年,較太子野為庶人立英王在為皇太子與殷難死數又數四十八人為國家一至於此緣 至於此婦 而 経済制度、大学のでは、10mmでは、10m 突厥徐常入及开州薛二寅将共擊之層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二貫以前服以言為詩無取無為終門職○突厥青舊禄冠新州薛仁貞大破之是城以前以言為詩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著處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力展歷書而祭行借使平如權衙明如水鏡循刀有所來照有所察况所委非人起應新夫以天下一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安強 為二、京高年以 精美樓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群石然後升於天朝魏醫以來始等 存相學可夷交侵女車歲駕陛下宜恭黙思道以禳災護乃更廣管宮室遍打五拱監察御史東行林時納。安善威諫曰數年以來務果不稔餓而有愚願呵私之弊光疏奏不納○七月作奉天官止離上旣封恭山欲 势役不休、大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緒遠良韓瑗之死中外 整初為更部侍郎前進士王勳王动成陽獨栖尉蘇珠道皆未知名行儉 八唐高兵约

大概之。 一章, 大大受運的而與資配太子即位等天后為皇太后以事成取決馬 進一章, 大大受運的而與資配太子即位等天后為皇太后以事成取決馬 進德餘烈在人未遠而與於選絕其為惠豈止一妻如之比现以太宗之治其 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與於選絕其為惠豈止一妻如之比现以太宗之治其 實也所養政房關發級減之此周廟王之詩也武氏之亂惠 之明暗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亳用等重高宗溺愛推薦不戒發 電之漸而毒派天下聆禍所象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黃可不悔 武太宗之治其 最近一十六卷終

炎后不及著 熙光宅 製料を **黎 高**古開鮮 伊川大史安 原日書大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七 唐之云亦中宗欲以章玄自然侍中義於固歌中宗然曰我以天下與章本稱而亦中宗欲以章玄自然侍中縣中宗亦必無以安之理故與目陽存為稱所為。非一日城院於不為此襲中宗亦必無以安之理故與目陽存之月大后於帝為屬應王立豫王旦秋於后亦為縣及立為且此楊及一種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便後世亂賊之後無以自立於天下爾 於語王鄉於別所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决が太后居屬宗神緣と制於著負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姿態繁立太后遂蘇中宗為於逐 申嗣聖元年二月楊宗文明元年正月立如章氏為皇后權后父玄貞 〇中宗皇帝 們則天順聖皇后名學賠僭位二十一 還位五年市別青五十五葬定陵〇帝又惟幽風僕曾险阻一王居房山十四年人戊乃還東官又七年乙已頼張東之等近 蹈之所謂下馬不移者矣 旦得志見淫不悛草后失德懼罪行弒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 命任用酷吏是管宗支毒流縉納淫禍惨酷亘古一人不在五 何之数矣 乘唇中表接稿神器以婦人行男子之事以女主華大唐之 名等高宗太子。目甲申即位後為母武后於為 0 〇唐中宗武后原宗 一年書八十一歲〇明畝沙 南部和之界而排放是子歌葉也、太后遣將軍本者迎擊之時諸武用事團宗室歌葉北五題共新即此以正武氏之、太后遣將軍本者迎擊之時諸武用事團宗室歌業北五天公李敬葉起在楊別藏業以臣後屬豫王起兵其名正吳常曷不書副縣業是 微社漸審尚有微斯於縣君者乎 顯然 的数字电话 的复数形式 的复数形式 网络阿拉克 医电影 医光光素 武水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表我聽白太后母臨天下當天之病限之就〇太后立武氏七廟縣明己前科美湖目於無明後故講書之本所於京以一次后改元及服也官名改元號光宅旗職皆從金色鑑生也也 李敬華。四十八八六后投侍中表於以審味道為内史李長語同平章事〇本敬業 等和以通何在等於又日試觀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機問日誰所 后從 思表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未散詩高宗养未久也上六尺之孤 宮王杜平仁親思温冬至事遭贬皆會於楊州各自以失職然望乃謀作人人自定叛心憤惋會宿班刺史英公子敬業好神及第敬献唐之奇勢 帥大衆鼓行而進直直為勝則天下知公之在勤王四面響應奏輕車 取開州不幸遊擊殺之字敬業起共親思温該之日明公以臣復為解官 逐起一州之兵後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共千餘萬移檄州縣 副以匡從屬達主為蘇魏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 作或對口緊有王太后日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便之流落不偶論 春日傷臨朝武氏者包藏稱心親稱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官賊之宗 室遠慮以陪華命屠殺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胡致堂回東炎但知玄真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 唐口宗纪

阿特拉斯 之高見し 所以包用 思温之質 作而沾 元旦不持 一里起李旦青年氏还其看春秋母成必書帝之所在若本 と四三年版元年正月帝在所出 毎本音公所在今武氏既版中宗然総二十七巻 ○唐中宗郎 毎本在帝正沒也 三二年版元年正月帝在所出 毎本音及書帝 三一の衆投元忠真為席室宜勘孝追如護酒嬰癭虧連兵以待吕氏志賀田也 正為叛逆也不亡何奪, 生擊敬武走之進擊敬禁因風縱火敬蒙大敗在馬而妄命金度王氣要 建筑清清等以區復為華縱軍與別門不完東通指河沿等以區復為華縱軍與別門亦忠美之罪斗者逃乃用不完東縣元忠後孝远計敬業散業前用與思是之第一舉今大軍火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将以代將重將軍何辭以逃這提 從逐行取開州本者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 之至不乗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認集穴遠近間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 此良東也思過日山東東條関公舉事皆來夢為禮伸鋤為共以侯南軍 戶太后遷帝王房州除府房縣○太后側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於展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實驗后之罪既得以暴者於天下君 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者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 明殿之是天下雖事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 無堂城平不知是時武氏既廢中宗立屬宗原宗雖機虚審武氏未當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武氏既華唐為周而帝與周同書直得 依然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界者ボ洋弘道之間目勝而去上也至是蘇大后愈安何係於唐室然則将不令者远拒之子曰君子見幾而作不再上一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便敬業而敗則再大三元忠智提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目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 政后世景蔵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 類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能孫沒有道以遠途猶賢乎 春秋之法也 知進而不知退也 女而自然成貞女者践之世而自薦水良士者輕之武后之 朝目於每歲甲干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下終 曾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在乾侯君難失位不敢廢也 門告國之知宗室大日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阿斯美教** 線經濟學 所往來 之间 帶在房州 重宣公司 南牙李 正字陳子身上疏曰臣閣隔之末代天下未至土崩炀帝不悟專行屠我夫地風に賭樣来城縣及是實等名照,中外段此數人甚於虎很聽堂 數十百人於是周頭來後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告審雜鐵經數千 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供人氣不和而應餐納酬之生地氣不和而堪學解批言外學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 五曜族亡夫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聴○九月有山出於新豐 大野黨只送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 言教其心網羅無事織成及狀竟統武四酷法重易每得四種老陳被具 言或稱品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知太 知宗室大臣於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第之門有告察者 后意用是不忍見權為所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發力推一人 太后日阿師當從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門治廉耻之道兵。門治廉其任各舉所知軍要之才。何必開衙閣之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軍要之才同必開衙閣之種果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該也誠之稱果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持 部不足論矣而整宣公通建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日當時有得 人名多引

1

本 同音を子引からなくない。こうローローとでは東京軍太后日古者県東北史監軍大后欲遣遠待僧撃下撤電方衛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日古者大書城僧以る東族也越崇僭可也與自動前を定案が共の太后罷御之書は、日本流後位義也書話到傅以勤養故此書敬之然則共后殺之人敢者其曹阿子明司教人用豫州人楊成初矯制募入迎帝於於州太后殺之人敬者其曹阿子 之言 答成之私 之高智術 作明堂一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武氏可言 阿名為動 關致望回祥之受知武后往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況返政大議。其前大雅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衛王雷霆寶公護衛開神色旬若與蝴絲立,神色旬若與蝴絲立,以下,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永江,夫當為忠義思無為徒死也及則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縣詢以為於江北,大寶,以上, 之世屬欲位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時堂數先元嚴以此此為之與印書日ৣ惟元嚴作明堂縣心也初太宗高云以惟代陽於元之黃非其意明矣於是孫立明堂因行其部初太宗高云天子五年然站釋正月帝在勝門〇二月太后毀較元殿作明堂斌之唯 不能出其施经宣偶然故一不能出其施经宣偶然故一不能出其施经英背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動四海奇才碩德皆非今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能之 本立宣初示之權之日不經鳳閣繁養而名為物太后怒賜死權之初下 太后終流之類外〇太后以秋仁傑為冬官侍郎和辦庭祭隆右入帝州大后終流之類外〇太后以秋仁傑為冬官侍郎上樂乃帝州刺史御史 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仙身脩德汉答天誠不然楊令至奏 明君遣將聞外之事悉以委之比問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票以下制上 猶能依及去職婦未開萬來之主驚成果也乃止〇太后殺同三品劉福 尚方監裝匪財檢校京花將獨死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公儀休相魯 翰表為之徵為冬官侍郎境者老歌料史德美者盛路 下多四年,然后華正月帝在房州〇四月太后以蘇民嗣為西京留守時 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營養何名為粉此則 開致堂目祥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 李相之言也 ~ 唐中宗紀 四個標準 光精力沮 之動 公主於東北道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利史真真以當坐有八七百家世更縣緣二七卷 诙 电记载 不凝凝的 元朝才宣华皆正明 秋使居造當籍沒有五千口仁傑客奏被皆註誤太后特原之皆流寶山道過寧州 不是云 於豫州戰濟自殺初自之将起在也遣使告傷山刺史趙環壞事常學長室朝明堂諸王遠相驚乃各起兵中寡私起傳州為門者所殺自亦學共 華命稍除完室雞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察有是後之志及太后受關召宗不書法如此所以為認思義士之劉也太后遂大殺趙宗至初太后潛蘇明月展社模里不護勢於坐侯皆皆者太后遂大殺趙宗至初太后潛蘇 舉我官後不克而死 意樂兵與護不克而在平其與後死師其義照然明十七百餘所獨留息高吳太伯孝礼伍負四祠 〇八月陳聞至沖起主貞 當在國陽內已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 節州交老巡勞之日我於使君活汝雅相提樂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公主調使者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 為之心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與歷多淫祠奏焚其 管討笑感;非以人奏級着下〇二月太后殺同乎章事想玄同玄同玄巴三六年,於所称正月帝在房州〇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 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既復刑刺史置王元朝任郡主緒東達公融日明公維行士暴稅殺己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動加公之頸雖死 張光輔指工情功多所求取仁條不之應光輔怒目州將輕元帥邪仁條 之智克記之亦不足云矣。一大匹馬出好而西坐待演敗賢雖可稱而周身古民一水事文未曾一大匹馬出好而西坐待演敗賢雖可稱而周身 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 奈义朋周 興美遊去同藝之日玄同

は得点され 展開電火 前庭教 前語北京 為政之要 前上版 支周不作 世で人 万岁 一般試自此 驗經派法 繁令之雅 天人初太后問陳子見當今為政之要子見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官共 原関七年 はばれ、正月帝在房出〇二月太后第貫士が洛陽駿夏士后旬名期 指攻部日制 無関排助宗教等或造十一時十七春 一会 居り宗紅 高景寒亦日慶雲此春氣也乃太平之應 臣聞陰慘者刑也勝舒者德若與非城若雲非雲郁郁汾幼蕭索輪園是臣聞陰慘者刑也勝舒者德 曹云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愛為景雲武以 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礼臣城千日犯天誅此者大獄增多愚臣物謂皆 百陳玄同於日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祭人邪乃施死○彭州丧史劉 周代唐之意與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服月夏正月為 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懲徹吏使天下 華省城役撫慰完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 易從然徐放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差中建将刑於市吏民憐其 『見上から、文記の一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宮始用/周正朝自東成成限宣北至徳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宮始用/周正朝土 報始 無辜遠近奔赴鏡解衣投地日為長史水真福〇十月太后發動王豫等 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刻起日將者提鼓揮格臨難決疑 言后老矣了不若奉嗣君為耐义太后然賜死三·宋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 卷其行能武吏觀其剪略考居官之城在行與者之賞罰而已 動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虚文置足以佐時書射置足以克敵要在文吏 數况其事始於婚職經之武后不可以不華也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記甚當然未能行馬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當 朝安草 道東問野良非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贵 與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乃置之朝廷終文園令如其 人属稱意果奔殼相尚至於才應經刊性令該策武能制敵止 始補關薛讓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含之間風化所 士則既試于南官而又試之殿庭是以南官為不足信那故 義為侍御史體 月0太 侯 生資存社会 平安 為侍御男 終一人 東廣用法益的報與家人缺日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設然深酷惟司刑不徐有功 四月仕官 世更頭編二十二法 解才何苦 日知日日知不離刑曹此四終無死法竟以两狀列上日知果直〇九月一四日知以為不可往後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四終無生理為道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 題以徐有 必為侍御史道出刺史李行養兄第為酷吏所陷當族我官即 武氏改國號日間神皇帝以豫王且為皇嗣改姓武氏武兵衛應等辦樣 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緊塞司刑丞酷更所誣構看有功皆 為滿地司法職官名即以寬為治不施設利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銀 杜景像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寒敗臣遇徐杜父生有功初 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奏種 正表語滿無賴皆裝直與舒王工名謀及元名以後和州真亦族滅思止 水為御史太后日卿不識字對日鮮多何嘗識字。但能嗣和耳太后悅從 之衛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權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新進入徽者 以来三十年間總一人工亦不及終其到而後宗祀於滅於盡後世成古文之一也非常之沒不可言也昌氏為而未成武氏遂華唐命傳記 有然然是者置無其衛仁人義士監干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国学术能得周卿装有功故出及四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 6 居中宗和 山新日氏門

l ill

· 基嗣立武承嗣命撰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校般之其當乃散昭德因言於釋轉禮請太后然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蘇我 10人此 歌以外蒙的於大后將董命王公百官皆上表物進安静獨正色拒之及 動選將軍李安静書順所毅於四級其其官於其舊何外之也在將軍易為不 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監天皇不如後矣太后亦以為然〇個殺右 下制織來後臣詰其反狀安靜日以悲傷家老臣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 先是上學之情立武水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徒大件諸武坐誅夢之後名太后深數美之〇門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代業宣母以姪為嗣子自古未聞姪為太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 太后日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 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奏 世史新紀子七巻 《唐中·京吧》 東大大仁傑題元忠為縣令來後臣經告養織下文七人任知古狄仁傑基 思書題處以朝國結監察衙史語即變地與明學令指無極也記出以認之一個 當風中吸 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挽首也 為風中吸 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挽首也 記与ン計 更心明目 哪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寶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滥以禄位收人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魏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辦人用中也雖行資嫌餘者謝如懶地齒之多世紀於夜書郎也為所擬形益地隨着何之悉裝除者謂如屬地齒第言卷监陀校書郎也為所擬形益地應省屬之悉裝入 电比允时人高之話曰補關連里或拾過平斗量權極停御史機權與不 明察善断故當時英賢亦發為之用 家人去此紀德書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風俊臣乃許為仁傑等便書惟乃謝之仁傑教者吊書宛狀置綿水中謂德書曰天時方熱請授 承友何也 章事楊松 茶仁縣日皇天后土遺狄仁條為如此事以頭觸在血流被面 新原室在日日從誅戮及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徳書教仁傑引正 行本東京禮產歌親元忠李嗣真謀及親鞘之仁傑曰大周董命萬物惟 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點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駁天下或由已出 王辰九年 相成成動意元 图武 引見存無使所舉 謝死表上 部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便之自 者試風閣舍人給事中次試質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即試官 一對日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日何為作謝死表對日無之 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變意稍悟召見仁傑等問日卿 为甚至德拜謝太后日何從得內德叩頭服罪太后日朕禁 **小唐中宗如** 人無問賢惠悉加打

之所去字 形形水配 形形形形 形形形 **伙好证何如** 运频 例せる "東文高祖定天下陸翼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樂之善也自文明 用刻薄鍵許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樂之禍也漢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顧州太后自聖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思宗室貴、領政事其無鄰亦少損矣 預政事其無鄰亦少損矣 政事其無鄰亦少損矣 東文者児侄子、太后矍然淡龍承嗣政事承嗣。東大后回吾姓也故委以腹心昭徳曰姑侄之一二月陽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徳同平章事 問引度大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懶昭刻與事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客部默江部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紹相謂曰思补結班為思此又來失不旬月軟遭極捕灰誅監察御史嚴 德始得安眼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草珠天地电影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 福善思坐流 雅州太后知其在葬後召之補關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索 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产婢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原悉其言制欲稍衰 更英雄欲水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然用刑而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一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 唐中宗紀 小敗昭徳太后曰吾任昭就何如父子子猶有集試 北德家言 三天嗣權太 世只類編二十七年 政等大好縣有 記相德 整 概 整 点 。 理面包 起面包 起 所以為 了南河巨濱或后龍朝館吏羅織故馬比忍耐之寬以訓其弟始有得也放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嗎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之而已熙不為兄憂師德敞繁岭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嗎汝面緊放收於龍巡疑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長跪已,自今雖有人嗎其面其試收於龍巡疑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長跪已,自今雖有人嗎其面其試減稅於龍巡疑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長跪已,自今雖有人嗎其面其試減稅犯而不模其弟除代別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衛位宰相汝後為別 町城部の一名というできたできまするとはませんというできたいできたが、おいまでは、大きのでは、 今史以白有功嘆白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罪熟寝太后召有 其于希城請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李利奏有功阿黨當級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願民因請夜禱而發其事御史解李昶接之當斬 皇嗣妃劉氏及德妃實氏為厭咒太后殺之德妃父孝湛為腳州東史有 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及即引佩乃自剖其胸五臟皆出血流被得見又有告皇嗣潜有異訴者太后命來俊臣勸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問殺其於方監叛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月圓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戸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諸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未嗣不可相刺城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入武氏精阻辨許苴易讓哉而字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及手之勸 到十年,所以我,是月帝在房州○周以養院德同平章事師德東厚劉友益目則史官所犯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職悔史乎。 劉友益目則史官所犯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職悔史乎。 於言孫黙容之戒失 年制武氏延正月帝在房州〇八月時以社景像機樂作 入宫傳以樂經宿始蘇樂白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唐中宗紀

大大二年關默元天,所上月而在房州〇十二月间安平王政攸緒泰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天城,兩官縣規。收納少有志行怙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一大大之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一一十二月間安平王武攸緒秦 東國四月順書一一十二月間安平王武攸緒秦 於明來美 原劉知姓来 報標業未前落而此更發禁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日卿直宰相也。在具義董事〇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不宰相宰相以為瑞柏景儉獨曰今意 人殿設此太后以明堂火制求直直獲過縣王海劉知幾表陳四事日今十一月創明堂火時留醫沒南緣亦得幸於太后惟養心雖乃察稅天直十一月創明堂火時留醫沒南緣亦得幸於太后惟養心雖乃察稅天 新支着者職該剛性、地東○周以姚元崇為夏信伊郎時與冊入稅軍書下大呼求美醫藥、文及墨意欲城中選良無引精兵夜裝廣營而城中無有減腳异其些。所以明為突厥所執黙廢眾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內則十三年過天流轉成正再 市在房州○突殿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墨代太速既懷尚且之誤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係母成達赦必賜階數至於緋服聚於青衣桑核多於木第二也取士太 時官符易得而法網散峻故人競為邁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者思愼賦 六合清墨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一也海内具 為天地易位至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淡言之姑以盗世俗之小名何足再致堂田必以以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就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再致堂田草本有小花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學像失之矣 全型無果矣 村がいる。同以徐有 開見し、至多或匿跡輸光、僕不敢誣若所開見到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擊為中人縣死生易其操儀。該客問曰徐公於今該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禁門禮遠近閱者無不相賀。別級満奸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實前別追遇別後有功為殿一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推拜殿中侍御史凌前別追遇別入徐有功為殿一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推拜殿中侍御史達 死状計 項本夏官郎中地 等代格例 **美基/改** 也何足情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套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動揺朝廷吉璵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情良養贓斯如山宠魂蹇踐團之賊 謀及下飲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及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 繁徽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日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 九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許之權為夏官侍郎〇

東京家 军事系列目 1971年、1921年、1971年 1971年 1 大下未正 又目全。 其のは温泉 平板各 以自全 陳王原子子承嗣快快送乃病死。 太后言,太后乃託言處殿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諳行在立國 太后言,太后乃託言處殿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諳行在立國 起二子。所發振失太后由是無立武水嗣三思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傑曰朕。天鵝總兩發皆抗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獨一子也陛下 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勒太后召還處匿王太后意稍稱他日又謂仁 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族義同一體臣傳位字 平行之 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伙公之請已在前不在三假舊以濟其私切雖倖成君子不與也伙公精忠惟後唐室是好數學三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和策雜不託君干子之心好致。三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和策雜不託君干子之心 月間以狄仁傑華納言籍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即一人仁傑舉其子 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層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勘立廬陵監供春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黃龍天下側且不有大功何 **秋公幾**與 河仁 無何率 可可能 日物 荒物之水 **非实现是機** 棚好 之於外太后覺之當問仁傑曰節德知人乎。對曰臣當同僚未聞其知 便自安伏領曲教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狄於是撫慰百姓河北 逐步 周以蘇味道同平董萬味道前後在相位數藏依阿取客舊謂人日**處**事 口卷水以攻疾僕屬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 日吾要節 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巴老太子既在東官天下必後歸應飲四天可與言而言也秋公不幾與子昂比平日人之語然行止有四氏口陳子昂陳說武氏腳聽越其論亦美而或者激其失言謂武氏 重非混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無此可以無願堂門而行冲之數規線循樂離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樂公之一南湖三古人謂美疾不在應固有國之良醫也桃李植失家冬收矣一兩湖三古人謂美疾不如藥石則零木攻疾與珍味通口者其所得 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で重之行冲数規頭に傑旦日氏為家者必有儲蓄脯臨以通其子代嗣而稱降に雖祈婆於美為並○通事舎人元行中博其子代則他所名于謂称溪於美為並○通事舎人元行中博員外部已而稱職太后喜自鄉足繼祁塞英謂钟剛與師縣

網之間老 仁雅石 平德士,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便他日必等两不 我緊緊逐 仁無始沒 世史類編二十七世 泥有字 台水上戶 仁保 開売 型 Ü 我或不能决太后輟嘆自天養吾國老何太早 我太后曾問仁佛朕於得 [2] 基 [2] 是 [2] 是 [2] 是 [3] 是 [4] 大品書三場言有朗僧邀車駕觀森舎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 得安天太后曰朕亦知之衆業已如是不可如何。○周以秋仁傑為內史 編二十七書 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學平。日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 臣永辭關庭頭陳一言太后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平太后日無之一位 肥逸維能取者朕為官女進言日妾能制之然濱三物一鐵鞭一鐵櫃三 日珂泰事方援引古全太后怒日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者太宗有馬宗發氣凌屬太后由是不悦曰珥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 柳亞世之言妄者稱桑柳〇十一月周联古頭為安國尉太后以項有幹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其時竟深述有度量人前州已無死以自獲使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愈其際也是時羅藏紛紜師很久為將 者我秋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論直欲招致萬東以惑遠近 七首鞭之不服則拟其首禍之不服則断其喉太宗社朕之志今日卿員 戶所,七首和項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第島官事,由是坐民,第立言自 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股心項與武懿宗華題州之功於天后前項視熱 古為城道以 聖是本以 不到 屬於置於理性預色文政留也無輕影以爲孝藏蓋太門開降〇十二月周以崔玄經統八毋聞之不於過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遂如是過秀白娶妻本以養親今乃經統八毋聞之不於過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遂如是過秀白娶妻本以養親今乃 不質。禮獨不得,進言日今陽和布氣寒雪為炎智者皆語諛之士也太后為之 與位東宮家秋既計若使統臨震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宫自怡聖體 世以類編二十七次 能朝〇六月周以李迪秀同平章事迎秀母本微晓妻叱媵婢縫敗職嫁 御史王京禮止之日三月雪為瑞雪順月雷為瑞雷玉味道不從飲入求書奏太后經論而造之〇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師百官入智殿中侍 第五十八年 安元年 正月帝在東宮家邑 欽先明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議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差敬是崇 此特等起義書對書越而不擊之周正以著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 五紀等日 子夫豈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世不忘本朝者之勤也 民武氏亦信重其認而從之紆余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武氏廢唐人神共情仁傑蒙耻奮思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 唐中宗紀 太后程東之為路州司馬數日又問 完府真人蘇安恒上疏日陛

京等是不循案行处詢之高自然之條所分埋莫不先來看裏到青馬於許麼好 確等可與事不能決一更白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更宣則平鄉尉張藉貞有異 1. 職女祖後 世史教给了七六 がない 拜監察御史權循憲司數郎中當其得人也,未及及還禁皇婦自然為訴以已官授之太后召嘉自與益略者之大悅即 察御史蘇以按雪空欲時御史魏衛上院以為陛下旣知俊臣之姦處以祭司此成,其也以是自取殺問題亦於高所致情數〇十一月個命監察之心乃 此公流亞美及太子重廢排武三馬安桓請以引城中救其忠寒之心乃 此公流亞美及太后亦不之罪後安桓請武后轉位二歲及獨元 要尉流張此於領南元忠為相害由奏臣自先帝以來家被恩渥今本多 命以胡大帝境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洞盡臣愚以為天意人 者其聚〇一二月周以張嘉自為監察御史張衛感為河東來訪使有疑於法之詳、後臣等所推大獄申其在監太后乃命蘇顯按覆由是雪免 糧支数十年元振善無御在州五年夷夏县兼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天官侍郎〇周以郭元振為深州都督原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厥 墨遠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思物極則及經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 有神亮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禮至當今天子追與年 控其衝要的州境千五百里百是沒不後至城下元振文令所出刺史至时區域歲愈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宣和戎城北境置白亭宣 玄韓日開 福家的 化詢之病自然之條析分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 污滅然然不能快 同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于史言即平鄉尉張恭貞有異一次解於明東日東一二月個內張泰自然監察衛史就從署為阿康移討使有疑一流非 但在陛下負其智位而忘母子深思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宏廟將何誥 南十九年朔以纸長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後上城日臣聞天下 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聚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總經數十斛軍 二十二時間抵張帝在東官〇九月朔日食既〇周段魏元忠為副 即以官令史該所目慶此欲盛為 多其今還即傳任力 唐中宗紀 かを運 魔者と、無後很平城日親公以忠後罪暖為義所激順沛無恨環歎日環不能申陳公子。御史王時後奏申理元忠宋環謂之曰魏公幸己得全今子復昌威怒得等就作 月午時一任上り里上 為子孫里 舎 学 作 語 元也 できた女 為此意在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情思不易之日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 下張所奉太后當命副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即項欲悦其意 敬則抗時理之日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太世史與編三七卷 正此學 萬代榜仰 名は大石を 一人 医在母之 日公方今第一人 伊周京日 一河南當使學誰和太后日說友獨宜并繁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之語安如伊周之道何尹周公為臣至忠古公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 魏公之村 也左史劉知與日無汗青史斯節副以於膽於所北郎青師建故為于孫多奏若事有不測環當的限力等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恭對往後不好自然日養於聞元也言請名問之太后召訴說將入宋母引鳳閣舎人張說將以美官便證元也說許之明日太后便元忠與目示 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及而何說自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耳為之昌宗遽呼曰猿說與元忠同及太后問其狀對曰訟曹謂元忠下前猶遏臣如是妃在外书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眉昌宗逼臣使誣証 調說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邢陷正以水药免若複罪流單其禁 后不聽等段元出高星就流說預墨元忠入離言日臣老何領面十死 累及八太后間之說未對昌原從傍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 力譜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獻 回者特 朝 少宣爵位既而不得親忠良以自助和君子所以貴等三益之友也以以達生府中勢不得和惠其首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文使事者者相認相聽皆如是朝廷宣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不深可謂賢矣為張說斟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獨宋璟言而 冰預朝廷矣。

河南市 之左右日夷徐無信不可忽也康古司马子大艺言了自事了了! 心体是信仰之左右已夷徐無信不可忽也康古男子大艺言了自事的理懷古輕虧赴豫言殷事古有文武才以為種州都督始安僚友朝廷思得良東以鎮之朱徽則稱懷氣就行用 廊以裴懷古為種州都督始安僚友朝廷思得良東以鎮之朱徽則稱懷氣就行用廊以裴懷古為種州都督的文語與 人馬光 世史類編二十七米 ○ 「市平本等期の元之将行太后令泉外司堪為宰相名對曰張東之沈厚安無大使の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乎章事出蘇於州西統浦爾世、異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連花再思曰不然乃達花似六郎爾○周敗縣。面似副殿再思於然即剪紙帖中及被紫袍為圖殿無樂坐大笑時人或 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限〇間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玩為時即限三十一年報調刊長正月帝在東宮〇間平章事未敬則致仕敬則 李葵希語南經順間〇十一月間張園一一鐵既而被之時太后獲疾年且八十吳族東之於八十歲利布八十一歲正月聚兵蘇東兵也不差不發的城以此一日而絕來之之功葉效以一年五八十吳族東之於八十歲利布八十一歲正月聚兵蘇武氏三月羅有讓能斷大東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東之同平章事時 請其借以表大真語外悉定 項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曹效中駐傷之態害太后知之故得免 容司禮少柳張同休易之之兄也雪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里 后節元常以序行 6 〇七月間以楊再思為内史再思為相事以韶媚取 下非張煦、奴何郎之有聚生、休陽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 則保護之力其與庸君遠矣非惟盛時她張如志及其末路黎正畢集 的文室口,亦惡之人,及多不,免三如於仁懷徐有功失敬則宋珠之徒的文室口武治雖肆行訴恐,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龍信 不得見者累日惟多之量宗侍側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書召衞士 唐中宗紀 1世史類編三 七巻 文何其 その中で人家に引えているとりとしている。 では、一次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 振撃之行人終神聖之子親之情ない為世也、しげからて、となり最もつから下が勝ちて将が原でれてを祀日名官様人首必待其所勝る不幸而以及明書不可以有明明のある。 高語人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柳疏求之路乃提為右事侍御 全 周以陽屬為右臺侍御史種左顧京恕巴共屬陽屬為御史楊耳思曰屬天而與堪才大略治與孝武等矣,天可與堪才大略治與孝武等矣,可致堂自其與漢文聽中屬嘉因鄭過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能 放之母數白不先擊小子腦製質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請環謝環拒不見 左當處較大后不許環退左拾清李邕進日宋環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 一一神能, 一年正月張東之等聚文計武氏之礼張易之昌宗伏誅帝海為二七卷 逆.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環聲色愈屬目臣如言出禍從然**義**激於 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宋璟後奏昌宗為飛書所追不得已自首且謀及大 高宗自稱弘恭語已奏聞准法首原·豫春島示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 女做而她之之自靈武於節以降 至都東之房範相謂曰事濟失送以校也東之又用君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本歷智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 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素遣昌亞語堂環廷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較 其語言不能以事白其母一时也考不两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 大帝之德十多村日荀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語初東之與利府長 也多样泣口大帝也東之日今大帝之子為二豎緣以所危將軍不思報 位大赦時人后疾甚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瑋與敬昭植居 範索烈已訴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員誰所致 北門起居了官等馬北司故語北門方範距高見家陳其策太子許之東

11.20

少山 能以大天 **化大型大型** 其政以附立者何着唐雨嗣之始即后久玄真上沒至上在房陰順身與罪後在此難復難皆所甘心遂出為医洲刺史〇復至華氏為皇后前輩立聲紙皆相處。立時邪元一日前日從公誅亂並入臣之義也今日别舊君亦入臣之義皆起。立時邪元一日前日從公誅亂並入臣之義也今日别舊君亦入臣之義 武氏九罪 "上陽宮也川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桓蹇範張來之謂日今日豈公涕進官賜爵付差〇二月後國號日慮〇以姚元之悉室州刺史太后之遷以張來之來然已同三品僅玄睢為內史敬暉桓彦範為納言李多祚等。 存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市辰利太子監風心已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子 東宫天意人心义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頭 中宗後位大放太后後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東官於範進日太子安得道録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萬已長父居 太子斯開而入斬易之昌宗於應下太后驚起問日亂者誰和對日張易 了自己就及臣等奉太子令訴之太后見太子日乃汝和小子既誅可還 常事也 能養始 其然决矣大惟如是故不旋踵掌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 去於人草不去根終當後生二人日大事已定後舊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己 克典亦修 **建門の使宅石與一思難陸而自居传為之、斯案號或三思这與召通由是武氏社会教統二一本。 ◇ 春の紫 む** 安重改仪 1 之勢後派於東之等數勒上誅諸武上不聽〇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以 安軍懲以位為既至除太子屬客固請還山許之 上女安樂公主仁次適三思了祭訓上官就見者辯慧養屬文明智史事 始皇漢武 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馬故當於武氏又舊三思於幸后 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本条决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故 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拾遺字邑上疏曰若有神像能令人不死則奉 四月以前者思為於書監兼靜能為國子於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弟 三思而是 其政事先定理等是此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鴻見上親 首者亦俗人事而已其龍此屬何補於國不聽心賜敬順等五人王殿龍 是之内 胡茲 方斯時三思宣經葬氏者失五王獨不知華氏足以聖帝財刑獨如五唐書論曰波及於二張至三思及不以屬意是得處不總自貽伊版也原書論曰二張乳見作龍屬於諸武三思奸誹過二張遠其五王定計 山而弗截故君子遭疑事必貨明智而後渡 一人而已。一人而已,以你給之志不緣於其來中天他人遊武后之亂思中宗之一人而也 前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節武帝得之矣差舜所以為帝王 聖等乃悉以照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數中侍 都超三思日大王雖得天子

188

元也 形成元 地 将 相 甘言題編二十七巻 (A) 医黄豆曜高神陵王昏能攻事三思今官官脩役則天之攻不附武氏者(A) 然封敬聊為平陽王桓彦範為扶陽王張東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龍長政事外不失專院功臣內官奪之權上以為 大文東 しば自動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大権のと登様間見など策引為中書を作り上情所以命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権のと登様間見など策引為中書を 照的之殿五人皆被沿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友掌目夜切為欲噬太王之肉 比千知吾 元忠、飲後 たらいる 北京大学 元也亦 ANN 以移元或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金官為僧上不許敬睡 厅之為五王所还者後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以中書令魏元也攝梁字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頼之武三思矮得罪元琼獨免〇皇太后武氏朋太后期於上陽三年八十一上居諒陰 間而笑之元琰日功成名逐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請不徒然也及雕等 太后遊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明佛观見者日事去矣 四十二年三月級職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疾武三思及革后所為每與所職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樣也影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三之鄉切齒三思使人告同飲與武蘭丞周瑪等語發星后首坐斬環 與崔湯首為三思謀主三思與章后日夜譜聯等云情功專權將不利 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猶為未玩也若中宗與等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屠宗 何其動靜是時建義計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誅除三思 我和不勝有貪思病卒為三思所陷容容情默空視五王夷滅政事來,再文宣三元與東京新百户於宰相何加馬而至於懷威悲源何也蓋至是一百文宣三元與東京南京外京 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及也固宜大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好改堂日淮没小人無是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 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 元忠慷慨論事優沒危殆無所名析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 居中宗紀 二十五 我是! 讓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聽事可奏楚客以書言之日主上新服灰命當 在得級之 五角 五王 元忠十 三思經改 世史教編二十七本 南山可得 承嘉湊言說順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凝說三思橋制殺之三思 為點后照兒所乘納搏狀應若放脈然何哉毋亦神奪其明厚章氏毒唇皆特」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甚處也第牙一格。直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與唐室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時人謂之土狗。 等するが 一覧、きょるは 一覧の関係は一型所設に書こ思設書高所設何を確等也逐本不可思 のお販工等の七月立衛王重後為皇太子の故暉恒彦範携東之東越巴 の歌を取べると月立衛王重後為皇太子の故暉恒彦範携東之東越巴 聽竊益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故元忠得書恨謝而己 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矣也左道之人赞敬主 稅浦十人六失也王公告成賞賜無度殺為俊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 俳優小人盗獨的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督以貨取勢求五失也罷進宣告 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監倭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縣三天也 進君子退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點而已会不早建太子撰師 除令人疏呈后穢行於於天津橋請加廢點上大怒命李承嘉斯聚大事 六月段敬暉桓彦能張東之東松己崔玄曜然遠州司馬武三思使鄭信 後日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 既殺五王勢傾入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 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是容宗晉卿紀廣韵耳 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部民日中宗尚鎮直若武氏之烈三恩內城宣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 以與先大之業子。立該先天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 八 唐中宗紀 但

可要之許 春秋之美知之美知 不在海州刑 **打不知道** 編務川尉 **以**規元心 不使中常仍有其行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往等橋制發羽林若夫與廣而不以而精之 医眼穿訓媚風雲爛飕遊 異點說此受罪作為 医眼睛神不必而精之 医眼穿訓媚風雲爛飕遊 異點說此發 東後一大是日蘇環長者因刑不柱背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潛山 经减减 一八银作礼事者沿景留守蘇環攻聚窮治之上抑瑰而治普思想 化碳酸二八银作礼事者沿景留守蘇環攻聚窮治之上抑瑰而治普思想 便起兵勝元忠十親界以目院太子死界為礼兵所殺元忠楊言曰元惡相王宮厚恭 避安恬好讓故免於難○既魏元忠憲勝川尉道卒太子重以經遠遠職惟餘一弟耳尺布斗栗之畿不可不慎青蠅之謀良可畏也 編二七卷 安樂公主與宗教客謀使人認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要重復通訊上使養 思之三思左島之 進忠盛禰病而退次也丞流和位依違取容名節盡限而於亦不免可耐致空口事可知矣元忠問之迹經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後位置所致空口事元忠被召之時一思擅權五王受制常后内胤妖妄肆行請夷三获制不許乃以務川於行至院陵而卒 氣至親而賊臣乃欲陥之極法陛下登極未义而一子以弄其受誅一子 皇嗣固請以大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吳兢上疏曰相王同 官朕府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及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禮十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甚第引兵自肅章門斬懶而入上據艦曰汝董 J死雖門幾何傷但借太子順沒耳宗楚容等共証元忠云與太子通謀 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非者於重俊之讀柜之可也不知好致堂三無外庭大臣疾格立明之策獨無禁兵以干脇失其事逆矣好致堂三衛嗣職故殺南于至於出発春秋雖之重後則又甚矣多非 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以高知進 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官中一昌善后衣箭裙上有五色雲見上全圖 示真 大章相应目句新教主意是上董母進美了宿用計过墨功余官安聚是拿公主交系正文之7時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子是天下靡欲爭以文華報時之整備(O四月 遺倫文館學士)以經吐名選公卿著為文社李嫡等二十人為一些經濟。生其退愈芝一心也其後前元楷為總管始祭建門人以是重仁恩而輕元 雅志思! 本子 明己とことととなる大下歌桃李子文皇 東三卷 付中書施行除首時人謂之科封官左拾遺至替否上疏曰臣関古之建一等替者建付中書施行除中請時人謂之科封官左拾遺至替否上疏曰臣関古之建一時以與斯二七卷 歌鹿唱號 三受降城 就仁思然 學所者歌 交一言 来過外不食或收給入朝的矣財故無 意之徵武收給于屬山行問道之禮令攸緒 部員外郎本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該紛然朝隱一無所顧〇 皇后配先雲訓奏之太常柳朝借又引而申之上悅〇三月兩方務管養受命天下歌孫條章除華縣之縣,謹上來條章除十二篇請編之樂成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城媚娘雖名太宗結名武后寫林知機眼睛皇后未 |雅門守具或問之仁原曰沒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被者斬之安用守備||疾厥確記之肾官長污膽之耳月1日 皇后妹鄉國夫人上官姓好等皆依勢用事請請受財諭非干講 曹人之 对亦人之家 愛數子而取三然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旣信行實十倍增官使府庫空處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 相尚儒學史證之十首得進矣〇始用斜封墨勅除官安樂長等公主及 突厥南这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减鎮兵数萬人仁思建城不置 仁原禁三受降城東城南直輸林其北省大碩也方河北首尾相應以絕 巴西三年正月華玄武門即曾女孩河時上每與近臣夏集全各務效伎 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和等則陛下之夫婦 官員不必所故七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以山服見不名不見屬加智線管解不受刺青語候寒温外不交一言 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執奏車 大下歌素王破陳祭 野雄請取問行 編雖層古

稀说公五經 松野夫 東京で一个佐藤至忠白此道徳官也當幸定民心命役官、賦詩黄門侍郎李白知、真伯曰廻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歲規侍宴院過三時追議總犯非後上、華展、明上見し月來す为ラミラは事子とよりるを見り意言をフラス 本於伯恩樂氣馬明日明山耶物是天之又曾宴侍臣使久為,題次解諫議大夫李 記事へ組 三無工人元益人以為三無坐廣間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野人謂三和事天子當沒通於上官昭客故引以為相時改出多門,進官作也自陳忠鍊為現所經上竟不窮問命城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鮮之於致生语成故事大臣被禪俯僕總出立於廟堂待罪至是魏客更忿怒 臨淄王隆,起兵計華民并其慶替大誅隊其為平主以鍾紹京劉幽京之中宗一快快不協而其為已不係雖欲制之其可得先之中宗一快快不協而其為已不係雖欲制之其可得先之,唯交為帝即住時年十六被中宗世紀以本統武文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成極攻獨帝即住時年十六被中宗世紀以本統則之其明之不及,與上官服容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即宋為皇太子,皇后臨朝太平公主與上官服容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即宋為皇太子,皇后臨朝 詩日所領數員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第〇三百以章巨源楊再思為左 **芦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談灣通夷伙受其貨** 石僕射同三品宗然客為中書念蕭至思為侍中幸嗣立同三品佳湜趙 運動功 時 級配件士仗 名十王之 極のなどで 不自相王 來者不可以宋工成發猶是平主除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子平工時相王旦即位嚴無廢少帝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降甚為太子上將立太 E 於其事之等入苑中速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水白天慈若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 世史類編二七心 官昭谷幽水曰然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晚内外皆定聽於歷事中人艺武門諸衛共皆應芝斬葉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於然 品諸学相蕭至中等於官有差 平王以紹京幽水並举知機務武氏宗屬誅風殆盡相王以李日知同一 底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u>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次</u> 茶知機然李日知同三品蘭至忠等段官看差初相王子臨 長國家人則先有功药這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游泣固 功也巡巡相王人輔少帝收補諸章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是 解看累以大臣亦多言正王功大宜立劉幽求已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王不成以与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慈微服與幽求 医復社 複或調隆基當於相王隆基日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稱歸於 直入羽林管斬諸軍典兵者以徇日皇后陛殺先帝。甚后社稷今又當共 方文 · 目取将不敢言職情平居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量 付父下之間交有所損與求勇能勘亂而智不獨微惜哉 使以於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閱變登樓然後界 氏渝 北廣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的來宜請於相王 世上二公立言重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太子者君之武父之統也立于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 人 居中宗紀 The state of the s 過至隆基試

新樂平前起復東土地為工部侍郎湖固能上使李白知論百日知遠秦 整題無於一〇十月以薛訓之刊為幽州經裏節度天使館度記書と 東京時間及御史大夫里構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提級減減差別と所要。 東京時間及御史大夫里構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提級減減差別と過一般。 東京時間及御史大夫里構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提級減減差別と明明。 東京時間の計算を表現。 東京時間のである。 東京時間ので 財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帝州長足朱環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が非、其一言為工器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價人主其門如而〇以評州顧問於非、名信於建與太子共誅革氏旣立大功益尊事、曹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就是名信於建與太子共誅革氏旣立大功益尊事、曹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之法。 三公立言 理斜不遊樓者構會敗之上日廣博校免浪悉較之不爾必及為所盛御 以朱珠為少部尚書李文盧從原為侍郎皆不畏禮經清謁路絕人服其 公以就元之為其部尚書陸朱山盧懷順為侍郎武選亦治心御史楊平 總是亦然有非人主保衙則亦為在是所成矣其以明風息之世 〇唐云帝 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經則附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得敬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至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 三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東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 度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前以子隆基誅章氏乃廢少帝重 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戊即帝位僅二年,停位於太子隆基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五 一五非榜陵〇帝因子之功復整帝號在位不父無可稱者然 名旦中宗之第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敗 住安大村 無以近方 以至無為 社族では 世史類編二一一天 行統 不作何學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解不往上常なる女石謂曰問朝廷皆傾心東宮安石與一其交武教為流言太子非長不可立與圖如是史賢懷貞結當欲意之政 墨丁清明 至十大極元年先天元年以南至忠為刑機仍衛管村移西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院士 阿希乃可具生不利因請選山上許之尚書左不屬城用指終節山謂承以過也檢察族主題者之極格特點無機簡神以解照相由之三無對日國循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東上數日廣成之言無對日國循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東上數日廣成之言無損以至於無為安育勞心以學數術书上日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 "殿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與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員所以亦称終計自貞貴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蓋政與韓敬生於是科工人院於是出二王刺史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〇後斜封官據將即位之 用實際院別則天時微為左拾遊故來随言之縣隨職網鄉雖吐不得納限日此中十有佳屬何必天之來顧曰以愚觀之此乃住官之疾徑目藏 級財防過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顧問以陰陽數衙對回道者狼之又入月風十消按察使欲緣敢之○召司馬承顧至京師幹許遠山蘇連杯 无帝之過為陛下招於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斜封並量村叙用 宣察之對日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社稷仁明 額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失元之日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孝友无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日尚有 言五日中當有惡兵入官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日此必義人欲離間東官。 是平田宮其時事有大か此者姑忍可也。
一一大小人居在使太平性疑於陽是以至此城宋者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以桓雲持我則好言無囚入矣然姚宋東政而此說得行前改傳宋以以桓雲持我則好言無囚入矣然姚宋東政而此說得行前改傳宋以前致堂三貳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 **墓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而習 新鉄世更類編卷之二十 不可 · 旅文、銀香傷員冬表前至思語感立天前務中思看以歌侍郎王琚言疾我、銀香傷員冬表前至思語感立天神官人元氏謀跡侍郎王琚言思安義教像貞崔没伏訴太平公主住上皇之勢標權用事與上有際地能之數條級四美之地立宗以農議方〇七月太平公主謀道賜死衛至 在於安四海若好人得志則社稷為虚安在其為孝平請先定北軍後收 人主真不好忠正而惡邪依然忠正若常陳伎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勢下八恭 **疎之所以分也誠能要其件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伎和則太宗之業胜** 何遠哉上如而喜之〇五月龍修大明官修大明官未畢敕以是務方動 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许意住犯者多順青種件生情積順生更此親 運黨則不禁上夏英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 ●日用入秦具言其狀上日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日天子之孝 了上日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水張說自東都遣人還上佩刀期間是史 〇唐玄宗明皇帝 執權艷匹亂政至於寫另失國而不悔能不行初鮮克有終玄 子未幾即帝位享國四十四年為上皇六年二十八姓恭後 〇帝開元之初屬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 名隆基慶宗第三子以平草氏之配得益勝大 将軍監門 包此始 河外是理干家初太平公主與混等謀廢立陸東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日葵長立少 程指之漸 假以成機中人不可 后里過期內住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原食中門傳命而 大宗之制 明是好 世史類為二八木 八然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人然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疾者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在我自此的時間,以孫商州功實之是後官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褒多衣納財立學等三也委其循ఘ山田心藍人稱從阿魯室,如信促以周襄四十餘年而宦官之相遂明唐室,以孫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人然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 以高力士為石監門将軍品後不書官者賢之也此其不書何府世官者 可收到了太平公主時龍子以其罪國大然上皇之爱妹也玄宗苟以然未婚申言斯無知診後則滿州,實際民安, 家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自等召泉先讓曰歲寒知松相信哉對廢治於 足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於全實無罪 已太后既女主官官亦不用事中宗時發俸很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 子也豈非後王之戒故 玄宗戰於王陽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網父而不是其不孝太矣大太矣智不是思乃勒共徑人致上皇極機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方致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度乃及軍人亦不公主時職干或其罪固大然上皇之僕好也玄宗苟以 念之法 家唐宗之禍基於前元書曰繁于先王成惠其永無振為人後嗣可不之制以職官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病一於末流不可後 有聽明十智之我們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 而謀亂乃有恭恭之情味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目謂素機澹泊不詳世務意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侍 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異廢而不殺可也屬宗每 平非有不利於唇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 不可似以成横雪近而易以為好也明皇不戒價霜之漸而輕後太宗 八唐玉宗红 州却安初中宗之前忠平婚客表章后請出相王諸子

之縣何如之謀則也失上然之以屬于暢為震州刺史令崎隨賜之官〇十月引見 世紀 縣業十五天下事。
家家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
欽於治乃先設事 \$P\$一首謝上特持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初即位勵精為治安事城於為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出馬牙等門下三品〇上初即位勵精為治安事城於為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出馬牙名書(1) 是以·東押大臣的君臣之嚴臣顧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無欽酬華月將以忠得 元ときにていています日本というりとところ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では、東京は皇帝全山上真二観野紅百萬臣願紀道佛管造可平沙水禄本間祭礼 額締二人た 時二大臣得罪諸軍惡備失攻惟辞納解統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所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赴節縱証、亦無鞍繼它養新鮮等遊線下新了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根有大功於社稷稱於其不可殺乃流奪新豐讓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客不整至共部尚書卯元根於羅時於軍 言之元之曰乘拱以來以峻法絕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 與政可平 以堅帝意因跪奏日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可行否帝曰試為朕 京畿縣令我以惠養黎元之意〇講武於聽山書講武何緣也何義數上 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平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 罪其是海出因析臣原群臣皆得机逆鳞化忌譚可平武后造福先寺上 絕之可平外展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平先朝 不得入其陳上深數美之〇時她元之為同州刺史召話行在上數甚冷 自鮮臣師 治行自近可平。后氏臨朝喉古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監不 於上曰陛下常故擇河東經管而難其人臣令得之矣問為誰較曰元之 文武全不具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皓叩頭首服 人有愛後之悔臣願不俸邊功可乎此來壬安險好冒觸憲網皆得以龍 并養馬旦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其臣不能城玄宗欲相姚崇張 **坚實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溪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 · 唐不宗紀 順逆然為當時 天体「可と引人に無い人とと呼び以失航に泳情之聚会君侯を用未幾而に然為政察記勸兵遂語深運純厚を白任人當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終終。皆服上識人君之體〇左拾天無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何以後、 展心之 法有 明見行口 七入恒式 を示左馬 皆服上識人君之體〇左拾天圖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上日朕任元之以废政大事當泰閣共議之即吏甲秩乃以煩朕和聞者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泰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元之皆素請序進即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 木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〇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遊傳代誅像軍 張號新明 問有足疾平對日臣有股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日歧王陛下愛弟後名崇吳統相張說懼乃營請收王終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徵蹇上三月以姚崇為察徽令如榜諸故宗張説為稱刑刺史元之避關元尊號 京龍 と鷹 何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滿在緣情之舉令君侯登用未幾而 以太常得之一司不應典倡侵雜使八重嚴左右教坊以神籍為之自以後知其不是京鄉韓國不特聽評論舊制雅俗之樂皆翻太常上精曉音律對則本有及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未為恒式〇置左右教坊割刊贈 甲萬二年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那時之難以於職之嚴 ○取劉幽水為柳州刺史, 後中弱植之徒已延頭企踵而至語親戚以求譽媽賓客以取答置不有 教俗樂文選樂工数百人自教法曲於科園謂之皇帝科園 疾之使姜皎曲為之說明皇灼見其好而不墜其計夫如是則群臣何 出女校百人亦為 京京之裁 (○東劉幽水為柳州利史) 京立左右解克 (○東劉幽水為柳州利史) 京京東京東京東京 (京東) (京東東京東京東京) (京東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第三百数另不優

黎以之 理 隆 徐 倫 名 相 お以雷道大民務引 No. Anti-世史類 弘崇所所 人君司 三月朔太史奏月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智請書史冊從 未養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数倍安得皆稱其職千乃止。 之職也察吏者供之貴也更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也之而已矣常不肯者去之則非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氏行任之一相權十使而使之十使權則史縣今而置之賢者悉之一就崇之解雜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無得也夫天子權一相而 而輕於用武死下不勝其縣然之罪也 磨五宗紅 編於陳正原 長枕大衆 英能及 正世帝王 **天子耳目** 学為魚科 <u>鴻潭湖市風俗奢靡七月制乘與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歡雜就七月焚珠王錦繡於殿前帰城縣橫冀推崇儉之意鼓綱門特异之上以</u> き官 錦繡等物館兩京鐵錦坊。 唐玄 北其類 歌之多·珠王錦繡好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母得服珠王錦繡天下更無采珠玉織 花其伯州 所來何罪 気質不可 類其西日花萼相輝之機戰無思源北意以名機也南日勤政務本之機流之非可所居也制許之仍各賜以等年環於官側又於官西南置機能官皆前於別處制許之仍各賜以與等屯環於官側又於官西南置機 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級殿中設五握門合衆官軍也與五王 領大鄉州務皆委上佐自是諸兄弟母你全天上素友受行世帝王英能己守禮頭惟州方藏領衛州等霸同州到州四上素友受行世帝王英能一六月以宋王成醫等為諸州則史群立以成器等地遇尚循故事出利外 所焚者士彼市舶與尚賣華利始非王者之體也天御使天子耳目之官 住求之、恥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王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 上達引谷慰諭而罷之〇作興慶宮宋王成器等請獻與慶坊宅為離官 心有軍四大事臣雖觸目炎魔死不敢說此特胡人財威求媚無益聖德 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點前實因言市舶之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 石驚枚之上目但便王飲此縣而愈讀何足情 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路王業有疾上親為養樂田殿吹火誤勢上屬左 而其之臣子思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海知古能為工 或於機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事或幸其所居盡數賞看像渥廣始代 一等月二六別仁不可勝用矣然至今為してリ人をとして、 一定等月二六米群位以接明皇故明皇為於兄弟之愛如此若能克是 則以雖點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於臧其臣下是皆不能克其類也則了這也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 其為養富不出於利心哉。 靡之易以滑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我 所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循以者敗甚矣套 八初民間記言上来 唐玄宗紀 部尚

が松素 传启 告中外 以 果 外 人的信着載還其家能言乃思 私情情言 城梁經 世史知絹二十八条 拍 這何如管具於日管星之法雖不能施於後衛能沒身公所為法院後更之 是 色脆辨解糊認色顧調素做舍人齊潔日余為相可比何人謝未對崇日 似不及也崇百然則竟如何常日公可謂放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日故時 符獻之姚崇表智請宣示史官領告中外 外太子賞各稱識光以武后鼎総有云上玄隆鉴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所謂山箭景如自將明皇を得之矣故者以其之以武后鼎銘頒告中被民間有采禪女子之言一出官人而能言自東以武后鼎銘頒告中被無信未手者數環其家能言乃思蘇軾有言操網,吾而此江湖語人日我無信 で在り工,姚崇佐明皇原传順不事と一 師之崇而天下食者村大平之政泰皆所謂安能者之者恨順之請矣 で別三年正月以屋懐恒為苦門監懷恒清鎮俊素不啻賢定雖貴為卿 和所得儀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機寒所居不避風雨姚是管有子聚調 山東大與人以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補而座結 /相直易得平陰順與禁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母事推之時人謂之件 計馬公旦 嗣議好日前處処魔妃以倡進有総故立之 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說已而謂君子為之乎 自度其才之不是而不以已妨對外近厚君子不能也謂自然挟己之党都限三年 的致生日或其輕完筋侵神器甘矣嗣誰之死蓋不行武妃林南之說的致生日母正則子重母良則予賢以天子而細偈後又立其子為備 循不免是惱故 一月立皇子嗣直為邻王嗣謹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直母曰劉華妃次 輕騰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以為符命小臣之前也而宰相賀之是悔君也以姚崇之野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好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 人 唐玄宗紀 號在件食城 認能する 北京宗宣传 校遵以同信才望着為別吏可謂知所權為吳者此蓋子之無河面果訪使上聞欲寒。以其所照照若為之而以为任之重諱也希還京無河面果訪使上聞欲受計劃二月以尚當石丞明若水為汴州則史自東考三十年以來然目數以為以密若水一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於庭設故義者動之徵不可不憐也 、 為汁水 大門漁馬云流灣各於而之言其宿若有敦冷故名聽鄉欲罷死中所至東。 三冠教災長目的交換名為為謝鄉奇溪劉水島五色小欲罷在門所養鄉西班生此行何異發仙〇上邊空官下江南取為龍鴻觀等城屬暗波轉起來與別消入為大理少鄉過天沒若水俊之行立提其行產及之乃還調員屬 題者於 重都督刺史鑑京官才望者為之間是府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子於使班 传讀勵沒城薦太常卿馬德素以為左散騎常係與右散騎常係猪 停讀官師節之名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内 刀從之庫懷順以為殺壁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思在吞蛭而似疾 人流下始書前可坐得食芸會不敢乎借使除之不盡循勝養以成學 而較之條目話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时天日太干不免於湖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當之輕泥亦近於公矣, 时天日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裁近於公矣而夫父子之思使, 重之代生言一子多子才有可以

比葉清華配

人事一人策或言於上日今歲選叙太監縣令非才及入湖上悉召縣令於宣政 の一個 で育なさ 几人表表 不世之方。正克和富荃經可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味がい 等意, 核上不悅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刑都督宋璟自代上將華東都以釋為刑臣常子教育頻受賂高時所讓又崇所親信主書趙寶受縣當死崇後替 1 ~以里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〇召新除縣令試理 無照#理之 審聽節點職無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索牒若水曰劉服傷中 支前生心微作痛抑其及通年始於即将覆至衝突而死。 爾尔一億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理不入境若其倚德可免彼是 一層里殿庭試以理人策推動城全重河訪理第一權為體泉令餘二百餘人不 四周勝交言思弱素貴垂歸訴於上上陸遭良人益重環 「震張惧工惊情疾如」·表惹宋瑶本傑本朝隱魔從恩上深納之號是家 備且回吾恨不得為其縣僕此真惠得之別天道の京補衛之失が可謂發矣頭後好進之心散長寒 合意亦曲從之時突厥點、吸自則天為中國惠朝廷肝食何天下之九石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資無私飲犯顏正陳上甚敬憚之雖不 ·
前着西京留守達內侍楊思易迎之環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除在金不 命補之即若水調理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偷德以權之劉聰時常 下為股人而實息平上手較對之縱散其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通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據 久第具令之宫四十五人族錦攀問少六月太上皇前〇十二月黃門監 范軍陽日青申根以能不得為則環所以能剛其惟無終光明軍以此 之可謂能知賢矣 ……… 衛惟老養頭請目衛以辨不事〇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 直接者水 謝教化又能課 班美國海門東景 常本宗紀 唐玄宗紀 用新灣州湖灣軍庫號新國裝者縣可替石則黃門關係過其父吳被專職等月相所傳州湖灣軍庫號新國裝者縣可替石則黃門關係過其父吳被專際的資。那與湖相得其原環在論事則通助之項背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司居 三人间部 曹上 人對說甚正常乃以行會寫言是適常之無也二人對說找書問室嫌聽懂也今太蘇室壞宋環縣發二 (文章金符 **瑪索所為文環判之日期其良**奉論頗法語**說文章若思且從聚廢不可** 明辞等立才手,其一個, 明前後 實所疑既而數日欲知古問島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關政夫 主人以第六千○紫術舎人高仲谷博通典経濟幹練習時務が男得坐二人以第六千○紫術を選供後は東張成以文章显稱望界等故時號為無難處神後衛子等於自張龍及與長城以文章显稱望界等故時號為無難處期處之來表。 東京宗紀 唐中期 太斯湯與 完定 李新四 頭宋與相 京三之太喜檀香日 陸龍若環之中法特正一分剛張載二人海進見上較為計越馬太廟座深南當衛首則越其健康東加馬一段素 原統俱合則表價層內結與公司表別為於日後不應則表價屬內別表價質的運得比無按史於以號末並稱數相予續調索之多不知琛也至察之應 别奏 不恐蘇題對日災異為水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帶對日太廟委托皆符即 李一樓而四失 曾具矣上将華康都會太朝四室壞上去服避正殿以間 ~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南為相難照任過於姚宋然遭遇來早萬另 佐使賦役冤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社後稱姚宋他 姚宋相繼為相告善應變成務項善守法持正。一人志徐不同然協心 将物域人打腐而壞通與行期相愈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遊幸東都是 平少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默其可謂賢相矣 輸圖者不為少獨前轉房社後解姚宋何該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遇功恐不肯當境臣而天宿之亂卒即其管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 随華陽巨宋 璟可謂 野相矣見其始而知其於祖其勝而要其敗明官 逢君之受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

此葉清華配補

此葉清華配

不会来項轉級首後舊規羅未能蓋如與鄉之海亦能養屬 制度 一般會求的地方則沒有我不可獨於各對仗素開史官自依故事被太難強直觀之政制自令事非的頂秘密者對今對仗素開史官自依故事被太難信仰史人夫至監察得互相彈素率以險被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飲後 所谓先 世史無論二八卷 根係等官名本吏官隨室相入侍群臣對仗蹇事於法逃賦於門出前服無不能機機等官之吏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放之上從之〇九月後獲無數學更 疾被若自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人奏事必使史官隨之有失則医官至女史官隨空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或祛地跳於為出前艘無無 皆随仗出仗下後事不後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聲言 下於御座前룎左右審泰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侯其退諫官史官專權而小臣不得為護應及許敬宗率義府用事政多級概奏事多侯仗您見外問則解不恐結就於論則時不正緒、對仗讀確文故大臣不得您見外問則解不恐結就於論則時不正緒、對仗讀確文故大臣不得與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禅百官服及冠張此義中有斷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禅百官服及冠張此義中有斷 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逐命釋之境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 過明公道陛不治欲免河南无及知頓使官宋現日陛下方事必要 亦大矣太宗營籍甚級而忽於所常先崇反由說附之其亦未聞春秋臣以道事君固如是和四是見磨有天下不到地廟而因隋故母引禮 人 唐玄宗紀 俗為衙門 人亮息夷事强級剛躁自用引進的延嗣品太一島是鮮裡訓與論政事 語環九 同时 而以 姚非宋比 松之級 Assis 体的 今公日後四人 颇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後前日在員 以主文學 例如加減以給官係團初州縣官俸皆今富石堂錢出息以給之多破底若 之嚴急煩擾從空盛路於是貶騰之官能環境池鏡禁而惡錢後行失。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試雕用惡錢充甚環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 · 现業一切勒援以華拉華環文族及罪而妄訴不已者無付御史禁治之與即八年正月宋經蘇顧歷史是副集使往往齊智入京師将還多遷官 尼木七年五月朝日食上素服以俟變徹經派將命中書門了察黎内服民之不此命可知知 國之有照以給公上之用百官之律也唐初制與不為輕失當時未有養 為之數也而官係又取之息號是常顧專以經公上耳八主之心安得人 國之有照以給公上之用百官之律也唐初制與不為輕失當時未有養 至直九年二月以至文融為勸農住館時監察御史字文献上言天下户 日米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日百第若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繁孤故不得 人多然之看食天皇俊人作政治聯門為門狀戲於上前問點何為出對 五月以源乾雕為侍中張嘉見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 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諸除證監所謂偷德也图園不擾兵甲不 鐵之間提功宋璟奏曰陛下勒恤人隱此誠者生之福然臣問日食脩伝 協之徒懷府城而使為之采姚崇張故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禄蘇西安里三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豫心實歐之後人中傷安知非楊思月安里三惡錢之與不可不華其失在所遭使人嚴惡煩擾而以之罷 非宋公比此安得濟名必也張九齡无乃可與厚問日而語矣。 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後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 必敢下制書而嘉納之 , 将玄宗紀

旅吟歌は口述移巧偽甚然請加檢括應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 能能以免五歲又不免維係侵以管所此下各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杜 **野類編主公** 山水村工 1 取信於後 士克伯尚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通述者必爭出應數上從之旬月得五 院提則天實録言不尋激張說使養親元史事後說俗史見之該曰劉五 於終等作為錯誤為〇使出別舊劉子玄如孫卒婚郎 『〇初著作郎島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慢之爾苗清其源何憂不治〇紹文獻公姚崇至 於水殊不相借競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柱然死者同 外田所獲巧偽甚教職奏置勘農知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發 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論從過州以宇文融克使括進移戶口及精 為到意州縣希古務於復多虚張其数或以實戶為客民得戶八 少事為武三回張易之所抑而私提唐書原春秋若峻拒張說之私嘱丁南湖日樂藏字成有大風炎異之疏其危言勁氣蓋名諫臣也素任丁南湖日兴藏事中無則有友爱相王之疏事玄宗則有納諫之疏有 當時以董孤目之蓋良史臣也暖為練為史兩職無盡漢唐以來吾見 人。唐玄宗紀 八十餘萬 一座子で言 院置 而便断方式右 滞論事を 張業 丁宝君 世史朝納二十八次 可以 何不さ 此品 工可能 自此館で多 **地上海世** 等即班前尚書左來煎酒宜京北調同殿華川仍州長官選府在及白丁州縣安永遊其生業〇始選長從宿衛之前所以此發此之端便後人州縣安永遊其生業〇始選長從宿衛之前以納縣 達也〇 堅以為一造在衛於祭龍之說日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官至廣城聚文二之士或所古或侍講以張記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 此言非《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自無以應〇五月置應正書院緣日何論》之深也說日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管處行及吾輩矣 蘇色今人子獨延禮文條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招者微陸子之言何不 何以早以待之事往不可遠置宜後頭前失上深然之產具不悅退請於 士可殺不可辱臣獨巡北邊間美飲杖於朝堂被官奉三品亦有欲功本 相談直報嘉自請杖之說日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施耻也素 英文十一年二月張嘉貞能張說與嘉貞不正會是自第五務城發說動 飛り素服行罪於外述左遷<u>幽</u>世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 十二萬調之長從宿衛一年兩截州縣母得雜役使 五起十三 奏不是之思乃輕於要法果何意成 所い多亂也 八月勑前令檢括逃人應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 原事工宗紀 +

STATE S

陽州史 計為以 衛 編 間 大 湯 受金埋於 數 班轉之聲 自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思歸為裕可使擊擒之故有是命の廢皇后王氏の群臣請封禪時張說 世列封統一八卷 既唐玄宗犯 妈妈抗跌 14世界社 是出て〇七月以楊思島為輔國大将軍能軍師以溪州廣軍行璋友以各甲所見引力無失侍郎公之武也置得拱黙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 · 首侍的故 山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河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继 俄之金通固辟左右日君所為異或不宜逆其院乃受之埋於蘇下出境 通以共常縣其也故不静 ·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实謝施突騎施 使皆議論惟乘擊以稱静 ·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实謝施突騎施 伸子十二年三月以杜暹為安西訓之都護經級帰憂繼後為腳隨不許 司長官無諸州刺史上 乙五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水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稅緣 鎮部於融來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勘慶使後申中書省司為之〇後以宇文融為勘慶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者殷以何志 歲於增縣袋數百萬由是有龍說者多言領模不利百姓上令集百豪議 移牒令取之屬大概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問逼自給事中居母夢招起 待翻指為然後處此時上將大猿四夷等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虚數 自選諸司長官有整望者十 勘震使後申中書省司 同三司 野力後得とよことでかれたまた。電子では、現代の大阪に埋め事の以王毛仲為開府條同三司初帰末國馬皆為盗賊及戎狄所掠、駅上記是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做乾封一世史類編二十八茶 ――― 唐玄宗紀 折得者往 統 統 統 統 所 計 計 計 示群臣 此聚成之無 京線 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意鍋上嘉毛仲之功故特被馬里加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意鍋上嘉毛中之功故特 · 開題 | 日吾為老生祈福耳乃出王牒宣示群臣. 漢語はなくて胃労力製川川と日本教育といっまり大門川間内は長まれたのが、日常有産遺使臣分巡諸道察吏養謀を因封禪庭諸州乃知使臣負我職員以の日本の大田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 使臣首我 仁意之以 四海貨字 、 「大将今日之文京矣,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度之論。 然表也子古召則官華南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度之論。 始照制上怒貶館州別偶〇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魏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 計清理 瀬元我以飲存所給為自情應對路以見起滿州東雅卿表教百言英非多矣又謂說日陳州刺史王在職章之外,一無他獻親州崔河供帳無錦 即獲知章白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客來神仙故不欲人見上的獲知章白前代王牒之致可能持持泰山原思此聚矣,時上特問禮部侍臣盖專雅群臣之職互與皆持泰山原思以於玄宗本時上特問禮部侍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匿中〇十一月封泰山庙諸縣 進爵〇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於縣也宴從官於樓上上酒酣謂後說 有二十四萬四以大僕鄉王毛仲為內外開院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四以須之是時天下以一練另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 唐初幾得牝牡二千匹於亦岸澤從之雕右命大僕張萬歲掌之萬級養 題諫正日人或重檢則不足以告成 联常置之座隔如三人者不劳人 於其職官員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 在天外級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農置木匮為地平令儀牛在地下又 軍天成水運軍天上具到宿注水激輪令其首轉畫夜一周別置二輪絡 |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全與鄉曹合意重更名曰集賢〇十月作水運 百官餘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 点騎泥金檢王而謁於天子· 在致皇上民力治養生送死無候則四海皆啄乎仁壽之城何必千乘用文皇上百姓之所謂福舊富康室而己上好偷而民財豐即力役而 令在行出意快

就無建戊辰十六年ご 可近で河 五宗白其 英雅納子へな -**铁松之朋** だれて出 祖孫相望 大有年 阿克斯 江江北西 東達門、造画安報云已流牆南武藝知之上表日大國當示人以信宜 而我好之此上國之势也武藝邁達之門藝業衆來奔武號表請殺之上 聞之び共與唐謀攻已乃遣其弟門藝將共擊之所裝百属於請吏於唐。 學士刪於從之〇張說罷〇十月風水蘇錫姚徵遣使入見跡運王武藝 安世事心功 得為此故莊上以鴻臚少卿李道塚等湯洩皆坐左遷暫遣門點訪顧園 丁卯十五年正月吐着入路王君桑追娶至青海西破之年青海西阿識罪鴻臚之鴻浅不亦可羞哉。 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 掌之試判將畢處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具競表言 罪告之会威不能服武越憲不能庇門整御為欺敵以取困於小國乃以公司其在直而當罰之為政之體也若不能討循當正以門越之無黑公司王者所以服回夷威信而已門襲以忠復號而自職天子當察 一月以張的斯集賢院學士說雖能政事事文史之任朝廷 ~ 唐玄宗紀 以上日本 張馬貝尔 二人FAS 海内無事 市田宅 行間 元大 亡分哲 治者與行曆〇十二月立長征共分番酬勲法勒長征共無有還期入情難其宜間之大解有所為必族之限尊口改滿歸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〇八月行開元大日郎太母行於出其手希好立口改滿歸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〇八月行開元大日縣泰母村大東上常遭中使許之。後張說數氣節重然鐵賽推籍後進帝在東 中间的情任者情报之一。 18.29月11年18日 18.29月11年18日 18.29日 19.29日 一些寒倒以 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為無頼子第酒色之資吾不 工部尚書。張滬見至嘉貞不替家産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書為宰相何 取也〇段字文融為後州刺史副性精敏應對辩給以治財賦得華廣置 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星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〇八月以 舊次幾之國子於酒楊瑪泰流外出到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為進士故國子於酒楊瑪泰流外出到每歲毋過百人 無所裝貨獨限明已回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善照何讓也誰色人 日爽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教領文奏主司帖試明經不來大指事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無耻 分五番還家洗冰五年酬勲五韓 電話。旦 義正共文為語首以逢迎之而後世循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生日学 堂堅楊慎於王鉄楊國忠效在聚飲帝見天下富完後心大肆於是 節又移社以就之明星享國既人縣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 明皇天哲、 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劳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 本書女宗紀 八亂其惟字文融為揭本乎盖融以與利得幸故

御選時は東王 陳史和尚以東北 察女未得 維務質 なの子 は代記書 (1) / A (1) / 元配於用 治之土 客上回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服為汝名客明日認宰相與百官附之幅凑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訓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相見張於見之謂人曰吾曹親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凌竟六月以思王浚領河此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終管討英契所命淺與百官 原云成〇以表光庭兼吏部尚書照偷真格自光度你故禮志之先是選派補務〇以表光庭兼吏部尚書照信未有書言書先成的禮也先是選及王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选勝行樂書の令同識裁造此片日華 請達宜 少百中堤力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后處稱腹痛而歸 者系然則姦榜遺跡而平人更拘者衆矣是故督為治者必去華而務理助頭安得一一鞍白無乃慕刑指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幸免即攻掌上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犯則獄訟安得一一伸了女掌上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 幾於刑措祭不行太子樂之 〇是成天下秦死罪止二十四 實則不為人所图也。 一十八卷 順心唐玄宗紀 十九 政虚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科整百更之所以縣地法制之 業庭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家無鮮耻者等於資格也民之国於暴餘里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 在文莊日先庭始專以此立法惟文移簿籍是穩處月先後是據所謂在文莊日年榜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 被好点好色無所不至以致來與循邊唐祚真挽融實為禍本也 所以柯壤而不救者資格之失也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祭幹力養馬成群有龍 おからはいかい かま 中央 上 **高州县**名時里始間以外位和調具易制故引之及與某事休守正不阿門於認其關土如在讓於韓休益自之上以為相体為人峭峻 垂直不干禁利及設計。如關土山在讓於韓休益自之上以為相体為人峭峻 垂直不干禁利及終訴其 蔡昌二十一年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廟尚可以代光庭者與珠炎終訴其 古名特別 水水公行 是不於時上龍任臣日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長高力士左青華毛仲視 其有請賜以詩書展使漸陷整教化流無外外外烈徒知書有權是變許之 到直之標老而消傷如此毛仲翳冷日其皆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 以書使知權易於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聚光庭等奏吐蕃又叛新服因 散乃得經引以備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囙 孫吳以隆皆以勇力相勝祖許相高道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 宋時数曰不意謹休乃能如是上或官中宴樂及後先近雅

不不同 で で で す な で す な で す 空打師去 用人未拾] と説明日 がある £ 北京人見 の中土と 以張九縣 以京經比院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野中鎮南比 大下の 2 工司 韓体為相陛下殊瘦於作何不逐之上於白吾稅雖瘦天下必肥蕭斯奏有過差數謂左右韓体知否言終諫疏」至上曾歸鏡默然不樂左右日 九龄同平音重体數與尚爭論於上前面折問短問因乞藍作上曰朕未門敬賴終候謝所計為監括○蕭勘禮休罷以業糧卿同平章事起復張十六昌而入仕之承甚多不可勝紀〇十月左丞相宋現致任關東都嗣 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 用不後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衛於格便於已循頭行之是時官 事常順看既退我不安韓休常力争以退看線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 丽 于京計於新託六條二十石阿附家姊通行貨縣 · 检察非法两般以中蒙元內修二十石墨署不下藏實際頭玩修二十石檢察非法两般以中十五百人置來訪使以六條沼辦漢漁聚欽三修二千不不使其本在東 分天下八十五道置来訪使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嚴關內河南河東河 母要自翻州入見求終聚不許置以明見之用人手明知解外之也直引 展卿卿何為處了,對日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 印成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本林南同三品 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餘居 張九餘四不禁鋪錢初百官議之裴雅 胡葵目 必須之に皆擇賢利史領さ 非為身也,〇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前操行委吏部臨時權用流外表 九幹 於是事失正矣亦秋其倫賢者是以君子惜之也 於則也甚美且靜而不起當身居首次今乃遠請京師,辭又不力九散 安子,司宰相師表百停打進文以禮退之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之所,此九年旬古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異者也而,則是所所德七八月耳也時明知扶前是賢樂能 有無所避馬之義而隱吏林少を中していた一大張限之中。上行皆是時朝廷非有全華危惡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 合寫玄宗律 人莊農 等院、大九於日宰相代天理物非當功之官也上目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子的師庭使張守珪斯與册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禄大夫奉先為果山總八等簽解管寶順美〇個 カ作譲 論就發何 張九餘年 門錄事於軍劉秋行法日大人富不可以賞勘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 鐵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過貨利不在多何待私緣然後是用乎左監 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上擢為禮部尚書與我 感然於以何官官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官等對日惟聚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纏破家用即以為相差 下親往英之謂目此所以屬完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穑報耳〇 程卿張九龄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芝麥於死中上種麥死中的太子以 每奏對常務自時武鬼处能順後官生事王瑁太子浸疎海林前乃因官 利而濫惡更甚松書監崔河目若統銅折役計位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 止〇林前索传多夜数然結官官及妃嫡家伺候上動於無不知之由是 **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國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 合層玄宗紀

黄桂禄山秦野 即車前來 人之命 明教 五有家相 世里斯納二 後離立与 子で人名 惠尋班師千殺汪于都城擊表於於言文免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以世大書日納府以上也初汪既殺張審索審索二十理務皆如此成為 別就二千義之也而 核報初汪既殺張審索審索二十理務皆如坐成嗣 於政殺殿中侍御史禄汪以後父雠材校殺之 與其鄉於是看後父輩而 於領九數回事日禄山失律恋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及相不 十二月冊書正紀楊氏記故獨出司戶楊子以之女也玄宗為第十八子一楊氏以一人而當张二人之命不亦颇等。 為作哀誅飲錢姓之 卿宇林甫以為東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初日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 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於有張九龄亦欲活之裴耀 丁之志誰非詢孝之人展轉相響何有限極豆位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 胡氏目 題其志亦可於矣九齡欲有之豈非為此形而張李之言何其度哉何一改其三大理為亡矣理務公其父死之死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可 非司惡而擅最當之仍於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 後譽同人之正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響而不後 郷勿以王夷南 游玄宗紀 酒石 華 は人 祈見之識其有及刑 則人道城絕 〒大小原子十二年、3件郎張均職方郎中幸述三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加之「辛重之脈」度制而加之皆奇體也禮其大常卿幸編奏請宗願每坐遷夏四之「辛重之脈」度制而加之皆奇體也禮其大常卿幸編奏請宗願每坐遷夏世 東京縣 增宗廟《夏敷加毋廣服於權有規制不可續亦不可增皆程剛升會力世史順為子八久。 ■ 東玄宗紅 北盛後五 干私公然 湖河 ガ人似所 聖人援事 行道で人一不可以式総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不可以 柳橋之明 玄宗與军 上張與 大水 秋本 名時候 天下百言問馬董是四明皇與山也群臣皆獻鐵鏡張九齡以為以鏡直四以前在八十五為一年故前自今時以端之流故故不書生田千秋節膽好人上朝夕置在方可也是一時以端之流故故不書生田千秋節膽然天子是此阿以胃竟然君也於是帝生日曷為不書九齡山千秋金鑑録之此則是人接事物情之明例也上不從〇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 功姨舅一小功堂舅堂姨舅毋並加至祖免太子屬客崔沔曰正家之道 一首子路行姊之來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恐也子路除 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容幹蘇干:者與禄山於果紀監與枉害忠良竟赦之〇一禄山本唐 一等此也王不易之道也願一依古禮以為成法禮部員外即楊仲昌曰 限故為之節制今取甘肥皆克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馬君子愛人以禮 佐果板晉室在害也是竟赦之〇· 不成可以死在完願敢忘舊草上固欲增之絕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 相景帝時界夜及晋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谷重明皇不殺禄山此封吳王政策察齊即四於為姓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章高祖公清之後存舊奉桓公為堯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章高祖水之事断其後惠是故玄宗得以拒之蘇于日亦桓公不殺欲仲歐帅 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及以王夷南藏石勒之事而沮九於是請保養 皆感德事也思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禄山則有死罪 姦和慢遠也諫安得為盛德哉。 曹州雜胡夜縣善備 Ŧ

が南りな 才仙事辛相 動有功的 約書古た 世史類編二十一个 玄宗禮重 更新所事 金銀品 原所以中傷之口夜短九齡於上上浸頭之於是權卿九齡並罷政氧以又漸肆不然怎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争之林南巧伺上意日雖恨借的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音林南拜疾之是時上在位歲 注納以所准使與為言此所以是於玄宗林南之称也上日然則但加實乃為之仙客本河與便與有清上州並原州地名山今縣居清豐心蓋朝乃為之仙路本河奧便與有清上州並原州地名山今縣居清豐心蓋朝之納言納於上度近於五十月,以來惟舊相及歇歷中外有德望者 相林内に、近真自為前社之愛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南 上欲以亦你南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日宰相擊國安危陛下 對可乎對曰不可封靜所以動有功也逐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 公書楊點而下書其有功照可以知其失奏仙客前在河西龍師用度動題對於晚事而去〇十一月賜朝方養經更能節度使牛仙客數能問題 職業倉庫克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龄日不可尚書古 鑑録上之上賜書張美〇十月帝還西至上過於州以刺史廣為有異政 照見形容以人 為功陛下賞其動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點然李林前 人自照見吉山乃述前世與蘇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 八唐玄宗紀 楊曹立 問聽元人 用相名有如 問大議論中里三 前長 巴介 指高是加 源班 一般馬里今明主 東義ヤテ 山表茶艺 杜進野為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類 元 解 沒 帽 た過尚後解你張九齡尚盧各有所長也〇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七即位以字所用之相姚崇尚道、宋明尚法張嘉則尚吏張說尚文字元被 言於九些日省中皇谷有伏獲侍郎乃出見刺暖門故林南怨挺之ひと 何及府問為官杜雅管上曹宣斯明日點然下制於水縣令自是該等路局前正住馬 食三品料四百石也一作放三品料正山 鳴脈方去悔之馬別官州外北食三品料食與詞同唐給九品禄三品一鳴脈方去悔之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第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擬一帖此語為大〇株古今明經以帖誦獨功福制務便孫向議之以來使修罕獨會趣自今 林甫引清受為一部侍郎是素不學等讀伏雅為伏雅中書侍郎嚴托 好容身份位無復直言李林前欲被塞入主視聽行事大權明召讓官謂 罕見而奇爲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食一而賜之愆則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怕鹿之禍發於朝久嘉祥美瑞人主所無甚失德猶可以為安也而盡言極遠甚若有幽厲桓霍之比百官效 柳之實即之勤吐權之嚴非人所屬為在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從而充之日此疵政之招也射獲严者以難之類似未病於治則禁而 林南理亂自此已分矣 賢相張九齡任好臣李 在瓊山 主方是之畏彼亦能皆自用其所畏而取聽虚損戶之苦散於是乎學 不畏之耶故雖淡武而唐羽望之賢猶每畏惮及黯張九齡之直鳴人 大世方無唇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與 原水落旦思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 迎其好而逐其欲是以好欺之患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教日進士以整部為學多 在上群臣将順之不暇為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平既惟麻 虚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群對雪宗可人皆以天野干五 解有合爲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應遠而要 年孫山自范陽起共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 於可謂古之大臣矣 唐玄宗紀 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

. Çşu

指受賞を 可少体很有它 如客事馬關宗 护牛季單位 大理去里 世更類稱二八卷 1 大門聖事非臣等所宜前上意乃决廢璵到弱為庶人賜死城東驛<u>週</u>明皆好 一一過失令思妃泣訴於上上大終欲廢之九對力讓乃止至是楊測又醬能必出先是聯馬都尉楊測私附武思如蓮先所大龍姓青姓明常個三於大手與郭王瑞光王獨而殺之特無於一經原罪不可也況三千年是獨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過其心故也可下成哉 有才誠此不以罪人皆惜之 太子項郭王瑶光王獨持構異談上召宰相謀之李林南對曰此陛下家 現其極心是百官以刑措表想上偏功字輔故有是命 七月大理寺泰有鹊來巢賜李林南爵為國公牛仙客國國公大理少卿 月開於儀司三司廣平文與公宋環卒 京等小上,那里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括受實說該得志天理城英 之未能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係相佞則天性嫉為鎮置相可不慎哉 河部以口明日去二十之厥係於李林南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 晟馬燈裝度者郭子係號官爵語具則又非五人可及也 聖友証目在除以来於是再旦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状仁傑宋禄至丁夫 京将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爵諡以表之蓋自秋 今歲天下断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爲勸不栖今有鵲 八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看監學之里矣持着罪之四八月 ニキセ 主道德之宗 金是本地立思王脚玄行為為皇太子改名亨太子瑛既死李林南數勒上立壽王 逃其過 指我意 和完福 出し須 山京宣言 直通した 機裁之次找家光奴置不能揣我意力士目得非以即君未定和上日然對目便 四年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南何坐被王者之服追贈第三 推長而立誰敢役奪上音遠定六月立聯為太子 秋深高二子同日珠死經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日 期上以忠王興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竟欲立之猶豫成餘不决自念春 [丁南湖]张公喜也何使公若不死宣得免於禄山林南之害乎夫林後則共為以致緣山之礼不亦可而矣。 祭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賴問日風度題發得如九齡不明近之本林臣展展二十八年二月期間長史張九齡卒號惜上雖以九齡件首途之然 沿為公侯伯 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消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女行者雖萬里 五頭山旦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天鮮地者矣孔子亦日文王院沒 於忠王宣無審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發龍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 不用一就有說類太宇之言是明成方好時就侍說東宮知其具頭調茶用丁丁 まべりらいちょう 獻贈司空而林甫雅勵物之條稱山遭祈勝之痛忠好之獲報要變不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對縣伯謹文是兩城之斷公者曆牙沖朝久矣華而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 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循言未足以稱其德也後世乃遵之 法之美者不過聖菩周問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天德哉天生聖人 文不在兹平以是證之固亦與矣然亦有所未盡獨者夫宣之為宣義二十人未 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悉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 南之姦禄山之叛果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能言惟公力言之 不改何耶 與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天子瑛之於雖出武妃林南亦弘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

巴瓜之北 - - - -ど意不存 五大不公 度要後以自五十六五十的度經界使以備邊配職石朝南縣南又有長原經界經常等發光府州八五十的度經界使以備邊配職石朝南縣南京有長原經界區子發表所有以上,看原之州八百旬來於肝实來重夷稱新內屬部共都與北京東東東東 文之部 らり期紀二八巻 之東年守在登附領之一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出明之東東守提東州領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 供過兵衣糧賣不過二十萬天實之後過將奏益大學多每歲用衣千 其品秩與十六衛将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進而以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進而以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衝壞於內而方鎮遊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四方鎮之形已具府衝壞於內而方鎮遊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因東來国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雖畫處外之制何其雖 萬匹糧百九十萬船公私勞暫民始国矣 自秦被使禄山專以其實英結左右蒙養養賦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百天日不明廷則龍路之門自張奏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殚天下以再大主必昭峻德以照臨百官清心恭欲不顧黃利而用君子立 壞矣其物壞也張龍兼兵補之謂之孀駒又其壞也抑衝諸府無狂可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及常光時府共之法已再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實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幕使比鎮兵 利為其生事之一若此也 交率林南流停上下魚會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 甲更此二埃播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友者以鎮兵而割平之者亦 · 乔丁兴纪 兵三變之說者日府女鄉 江北度 注度 程度 在 度 以田司存 **支類編二十八卷** 要精過模下納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前知之乃召納子第謂曰交應 を文学之上或陽與之善明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愛服有 科別置使以領之後官克位而已堅為更以幹數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得劳於是華堅然是也王供之徒然及說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與辦稍三月以掌堅為於進租庸轉運使初宁又融既販言利者稍息及楊慎於文一為新垣平所許而然身乃不後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矣 寒未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朔上龍行甚座詞見無時禄山奏言去秋霄州 一切〇上管陳樂於勤政樓下奉篇観之矢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整練 南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石及為上所原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不 一個史〇以屋鄉嚴挺之為員外唐事二臣帝所春者林南以計去之李林 宜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人之亦以為員外營事〇牛仙客平以季 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建出刺史林甫退石挺之氣論以上 神祇順便處散則有群点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〇字林甫 適之為左相 意甚厚盖稱疾水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南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 ·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右操心不止事君不忠確使最生臣心若不登 處增臣萬上以無能故權任之王鉄亦以善治租職為戶部員外即兼侍 何如納懼請之乃除華州則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屬事上又管問行和納懼請之乃除華州則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屬事上又管問行相根此前上依以尊君為之若懼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富曆分務東 心皆疑實符同秀所為也 一月以田同方為朝散大大毛水得之由是郡臣上等發改元天費,日而為豬新州可謂猶新樂而為藩鎮将未之考耳 **青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 不惟信而或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皆漢明皇宗老專仙故其大臣諫下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獨之也 《唐玄宗紀

÷.

帝國空中 所深 產 B. 上支宗自為妖権之說故來而歸之平以○以戶部即中王供為戶口色役於而序之天惟恐或後馬有及於水食之理亦以○以戶部即中王供為戶足帳之後之前之東之來應至之已廟孫在芝演所應之名臣解漢是至端字前後臣求食送命立廟又來應至之已廟孫在芝演所應之名臣 *他解 九月安禄山奏立李靖李勒廟禄山奏臣討葵冊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将 明皇三妇 不受軍之惧於國辭不受至是林甫以其風附於已後以為中丞。 白城於人有城之為上謂字相曰朕於官中為壇為百姓祈福甘草黄素之己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傳為人所以耳如希此言乃自數也與是人已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舊清州阿漢自敗也來是漢武之言非神 使時河比點防使席建侯稱禄山公直李林南裝有貨順百稱其美二人即用三載正月改年名載新時年執法號〇二月以安禄山食院随節度 成一字時人謂之與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首群議沸騰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献之職手持試紙終日不 幸于上遇看卿欲附之時送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尚子東為 慎於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南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 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話為殿中少監錡為財馬都尉三姊皆賜第 不林蔵龍遇如惠妃宫中號曰娘子凡依體皆如皇后至是所為貴妃贈 完上悼念不已後官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略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 問空中語云樂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質〇七月冊書王妃章氏八月 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固〇九月以楊慎於為御史中丞初上以 京師電員赫奕 上見而恍之乃令如自以其意之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 匠茶上俄飛升天開空中語云聖壽廷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 一招訓女,替内鄉太真官中太真,能豐趣晓音律性聲親善承迎上意 絶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范華佛回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南為相使族城無罪之人三綱 古 連 連 動図 〇 以 一 · 新言明侍御史二人皆隨林南所欲銀錬成欲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對言綱 l 回生男勿喜女勿悲君全者女作門帽妃欲得生為支衣食言質可也要女的成功也完成網算工分期因別放於課身 一个主意法律財育時也至為持有中傷而見()時機費把有關民間歌之於成地也完新異工分期的服在學及為情事價以空產實又是嚴係而有學本海講之前海拔在發展與社養職優爛且又借民命而不可以十里有之事,所發也至為所有中本海講之青海積石在全域河間又計画的水應雕塑所有學本海講之青海積石在全域河間又計一次一個大學、個萬里天下勁矢重鎮岩柱掌握與武藝財於青海續石岩大捷音海在開工人系。 唇舌照兒 之乃官來散地罷政事林前橫陷人常類此〇字林南欲除不附已者求命王氣所在正典地太弦經云鑿之非宜上以林南為愛已而頭適之適 之實以姤悍不遜送歸楊銛微兄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素請迎妃歸院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合者女作門相妃欲得生荔枝藏金嶺南馳驛致 〇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仗四節控 治獄吏蕭果薦吉温林南得之甚喜又有稱希頭為吏深刻林南引之逐 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南對日臣义知之但華山陛下本 以求媚中外嗟怨 此皆不出於祖庸調無豫經賣上以鉄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鉄務為割副 藏取之供深知上指成黃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宴則日 可如失靜然明皇嚴於林南雖愛子隨用不免呪大夫七分,江華司馬李遇王孫亨通之等皆處絲無罪見於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江華司馬之下數正月級打一般大守本皆及皇南惟明章堅等王据李適之自殺 **遂開禁門而入後後以忤旨遺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宫中** 便者涕泣曰金王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練而獻 席之地使之就死而唇之於外含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 一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义用度日係後官實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 上虚召逐龍行在深 題色之後沒者供志在聚飲按籍及海六成之外悉徵其租庸有於教色料名也主体供

原中、一管與稱山紋兄第孫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實妃兒上與黃妃其坐孫山斯前時里等宴動政種獨禄山於御座東問設金鷄障置楊使坐並前命楊鈞姊弟 **新知史大** 以安禄山 将莫尔 福山唯知 李明宣物止有赤心耳上於又當於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越之拜禄山曰太子 行給雜以依語上當戲指其限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巨更無餘 克職石節度便取王忠嗣為逐勝大守上欲使職石節度使王忠嗣攻立京帝国心之意也〇将軍董延北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母子翰皇帝王の之意也〇将軍董延北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母子翰司秦王明武是即濮縣於執る而不以為長東此教会の同年於如秦東北等後之為,後年青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文上吃稅五余於權山引之入先拜前犯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文上吃稅五余於權山引之入 意不决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堂之上 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禹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獨者唯 欲因事除之因別這種希頭按過與果敢沒皆杖死岂才發出裝置蘇用 三海性家伦與李邕皆目謂者禮父在外必像快快本林师思其為於使氣 丁南湖回高英四方請文擅名天下其文車美折二張之角推常民之常語之日君如千将莫耶難與華鋒然終度也缺折耳岂不能用 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日以數寫之衆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 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唐玄宗紀 在轉之要者防衛等相乗約當輸言其另中用事也然先滿天下一朝福滿書為豐深州作監府以滿紹為關門者於一部前事的也的輸管於先滿天下一朝為為曹潔的海州作監府以滿紹為懼皆從林南遊後數指役天言曰大人人處的藝行轉與以州州作監府以滿紹為懼皆從林南遊後數 老子名四 近神皆用 一夕人 一人宣文命 (東南京) 到公何力後姓何方其名也 指不事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 棄統功名者看往往人為常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界如阿史那杜爾兵爾 不知書乃養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快智殿 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馬與以來追師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循不 四銀節度使人失於前為之也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聽更養斯財 至然為此得平林南不樂日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購從不過 重開後壁如防大敵一夕屋徒挑雖家人莫知其處〇以高仙芝為安西 以車載賜林南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前門第登省為空林南子曲 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以忠嗣沮捷軍計上怒東忠嗣為 不過點巴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 人林南自以多結然常度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衛則若居則 丁二月以天下歲賣賜李林南於 職也命百官閱歲賣物於尚書首来 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约之污罪不亦宜于既遇勉奉部而後於共院之事以利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可謂斯相矣然忠嗣知万俊之 議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大唐玄宗紀** 一官平光弼曰太夫能行古人

野神林 八明 和仕 と多 将為以行材 軍騎高其順 騎力計得 大士 以 四夷之志 世史演编一十八卷 明是成於百季林用安禄山華皆因之以取財相 然十和蓮少過不文藝情故天 天下之物 節度重用 *無明·之期創紫衣金魚上以國用為豐行故視全部如實壤賞賜無限○五月 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成勢既成誰敢後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 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問高力士曰朕不出家之近十 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南何如對曰天子巡院古之 存折衝府上下魚書所無在是妻廣先時折衛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 動以萬計到請令擬變為輕貨輸京師屋奏於藏充切满故上帥群臣見 で五八載二月前群臣觀左職賜楊剑企来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要。 天為兄弟王公子と為省朝馬業直謂と大き口書としているとなり、 ではいれている力士為驃騎大将軍力士承恩成人中外長之成分 使禄山領展天下皆出於林南事籍固位之謀也 用安禄山王是諸道師度便盡用胡人精兵成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空 亦能安阿二人已盛之勢哉以當時得奪打士大夫而無疾惠之者故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以取将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实太重之說了大夫妻. 唐玄 宗紀 胡致堂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容 范華陽旦明皇敬於吞城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南得以行其計 張九龄而去李林南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禄山論功較續天熟與遠 君為不能以義制欽述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业大大大** 中国是此共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士第為武官父兄擅而不耻猛將精兵 **練戲兒** 洗燥山坑 ġ. 與書与境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照補又府兵入宿衛者将新自本衛多以假人 應為府立者皆地匿至具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折衛府上下魚書具 後府共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殺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確 役便如奴隷最沒人其成邊者又多為過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 山入禁中青妃以錦繡為大禮深員是表禄山使官人以無輿舁此外之 騎應東省皆市并負販無顧子第末管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實死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蓋數否罷自是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與上聞後官喧哭問其故左右以買妃三日洗禄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 可犯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聽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而十日林前引起坐於中書聽撫以温言目鮮拔袍以獲之禄山竹荷言無不盡 聚 # 15 〇林南與禄山語舜楊知其情先言之禄山繁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尼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屬紀大獄誅冰貴臣以張其勢辯照唯明計解財婦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離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我奶賢嫉能 部郎中王鎮陰召浙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召海川不對錦以他事為使院文案盈穩更求暑一年累日不得前雖至林南亦是遊之鉄第户 以為天下無後可要逐深居禁中事以聲色目疑恋委政事於林雨林南 鉄大除寶溪東沿着嚴書終着數而已 鐵禮龍日盛鎮二十餘便宅旁生恨十一數三月改更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〇夏戸部侍郎京北尹王 以安禄山無河東蘇度使禄山既兼領三鎮縣随就買刑已出日益縣您 以被之至是事實速鉄賜自蓋鄉杖死於朝堂 月本林南至四度傳之沒亦遊諸四美之遊康也上晚年白情承正上下皆深則身享其荒後嗣家其慶英吉山橋敗之效如此可不叛哉必若公劉之厚民當仲之富國家惶之平程以書品之常平不爲培見少君公劉之厚民當仲之富國家惶之平程以書品之常平不爲培見也且為日夫利有物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 或但云語安大夫 演好檢校即反手據林田噫嘻我死矣. 照林南須用 古氏国際大等となる間等したり はりして 一大国際人等となる 大大田 教山之神林南着以林南智術足以樂之也若林南明以多共 亦有可順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無勢使之長已而已其罪可勝言故 南為十即統歸施勝劉縣在每自長安死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勢大將生変亂開悟上意移禄山他鎮泊未然之思則到雖多 亦極矣豈天奈其明将於戎狄以亂華數何其藏之甚也 **水唐玄宗紀** 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儀原弛有輕中國之心 「中生生」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丁矣其間皆格差縁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 西丁二年後後過度付前也拿試判而已〇二月追削李林南宮鮮門其稿楊明忠修 左帕给市 復秋近厥 不及 不及徐皮徐縣暖幣踏縣外是觀其利口則不若備天職食機關大水樹機之間何古今遊遠不伴之甚故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餘廷考其辭祭則 朝伯日戴来有九德考緣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 祭旦十二載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護事 画忠欲收入望選入無問對不失所恃光遂隱居高山在河南游登封縣此可屬別自君董侍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董得無可圖別自君董侍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董得無 石之必不來上使石之、禄山間命即至上由是蓝親信禄山國思之言不 然何服論聖賢之事業出 首處深者留之依皆據嗣注官滞者者新然稱之故事只更部尚書知政 以下所指氣便莫不度信目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便奉旨官有了相以天下為已任裁决幾務果敢不疑者朝廷攘袂施腕城其章及公卿 一十三載正月安禄山入朝是時楊國史言安禄山必及且日陛下武 事者與事亦变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圖思欲自示精敏乃 這今史先客定名關召左相及給事中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司公 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勒陝即進士張東諸國忠曰見之富 幅之判觀行於 上欲加

和明一下のでは、「一」といき国忠国忠曰比議也へ下口で、「一」には、「一」とは他人百里初上今高力士後禄山還上問禄山慰意子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此時代百里初上今高力士後禄山還上問禄山慰意子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 北门江 下午 之山 野 那人內學 人村兵理 受飢為治矣,○劉國留後侍御史李宓将兵七萬事南國西衛夷全軍之也上於東均相官〇六月朔日食不盡如對為雅楊太真也明皇縣知歌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 以賜之禄山繁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畫夜無行日數三月安禄山鹽之赐之誰書之者蓋志其反遊之惟也方解號上解御衣 上時人謂之比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客通祭庭延文章之士下至 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意 歌敢言者 也而可乎哉 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雅處非所以育村養賢也上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故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無妻數術執被以及其職始分既於就食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繁之一時一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部都行爲明皇始制翰林而 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齡常於北門候進 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随而有內祖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 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范祖馬回臂子府言堂上連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 蒙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韶刑部尚書張均及第相皆輸 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日内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不當缺其事而分其權輔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述。 除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意設有私徇小則語意大則熙削可也 壅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 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子 曹若下恋四夷輕磨上乃以禄山為僕射〇唐初韶物皆 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共計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 唐玄宗紀 君門達於萬里言 玄宗已至 未為失 明皇之 變球琳受禄山厚縣還盛言禄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目朕推心待之必無分其勢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球琳以珍果賜禄山潜祭其 禄山平章事石詣開以貫循呂知時楊光期分領党馬平盧河東節度以 福林不可後救何請無憂也上日卿勿言朕徐思之。 上對回臣國軍函數要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上書謂高力土曰朕今老吳朝事付之宰相遇事付之諸將夫後何愛力 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逐凝 松言禄山友已有班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忠見素請除 以為欽扶風 且概三道 月關中大機上憂兩傷樣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兩雖多不害樣 萬世之安而不知獨機發於朝夕蓋由於置相之非其 自知也力士非有遠謀深慮心義過人養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官犯雖勝日如王忠嗣後何憂哉而以姦循為賢良是以稱亂已成而不犯雖問則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便相如絕宋将 失國而不 是後請以審将代漢将其奸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寬引 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及之謊不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 朱沛國日 看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女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 力之雄今禄山養壮士八千餘人家懂百餘人皆以一當百 僧擬無涯之念毋啓於權位之極洋海不軌之謀多出於才 太守房馆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處天下無敢 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調歌 人也

Ti ale

武王以拒賊敗以鐵騎肆之再戰皆敗禄山順東京河西尹達至珣降於 帝還京師時禄山子屬宗尚宗女逐謀之以郭子儀為獨方節度便好號 侍之屋欲侯上县震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悅屋言禄山且反 達封常清如東京東共以禦之孫山專制三道隆蓄量去始將十年以上達封常清如東京東於城縣出入不為之論爲則面南之行非不幸也以成其縣而國忠又較東之以建其及至請以著將代漢稱帝和以幣與可十月當請京師舜清遷亦無表〇十二月安禄山友禄仙之及祖 此〇十二月封常清與賊戰干武坐敗續禄山遂哨東底留了李樹御史 上不聽國史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及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決意遽及會 七月安禄山表請獻馬都馬三千匹每匹執幾夫二人河西子達奏狗發 京第官自京師還禄山許為教書悉石諸將不之日有容首令禄山將 以為死以平虚節度便來釋該東京東天旬日得六萬人乃斷阿勝福 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我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 禄山山及石幸相謀之楊國思楊楊有得色日今友者獨禄山耳将 不欲也不過旬日公傳首語行在上以為然度通節度使封常清入朝 律断桶之策宜平武年一敗而東京遊蹈聚 等議論禄山以逸馬宜侯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事於是上稍慢始 南湖三州大京美兵迫於一旦沉常清大言浸課迎合國忠之意而佛 虚实情順死之時孫山陷無號都常清所真在皆白徒未經訓練电 歷河比各禄山紀內所通州縣望園走解精趙無敢拒之者上於院院到共而南時海內义承平百姓不識在董泽園起國共 脚作何は 光弼心子 同此清華断禄山歸城以緩其西入之謀果卿命建安石等獨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世又類編二 入来 . 「大きない」という。
 「ない」という。
 「ない」という。
 「ない」という。
 「ない」というない。
 「ない」といい。
 「ない」といい。
 「ない」といいまない。
 「ない」といいまない。
 「ない」といいまない。
 < 授高傑芝封常清以哥野翰為副元郎其禄山其田及安等軍于廣門〇 **越朝夕當至先平河共済都先至至自義至者誅於是河此諸郡事** 禄山壩亂河北二十四別其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多應然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獨唱則圍風之人就不從之者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獨唱則圍風之人就不從之者不民三處依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懷之氣也 則唐宣中與雖郭子儀李九弱之功而實則真與為之唱也 居玄宗紀

1. 11

在諸道等来至關於城世會禄山方謀補帝軍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禄山孫山名備殺之馬雄亡入西山南者徐遇匿之得免の是時朝廷徽國領其根松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循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 他是生涯也計成它主張的於東大宇場 有真定府 時間之那七附官軍性九 展表中選精女千人至脾血於朝南令派別引城精女女随江蘇附城 那五合集城炎 庫即更民學於玄元皇帝廟就宗司等开起女司城吏民樂從者數千人經班城堡庫即更民樂從者數千人經班城堡庫明史民樂從者數千人經班城區也高日以即降安禄山區報巡鄉州南京為長史西迎败巡至賈滬停縣 拒之不得前令當了其先擊國凱歌其守將分共論即以以出千里之師間朝廷這程千里將精其十萬出即以稱縣鄉畔和之即在大頭就據除一六千情之送至遭就手別因問之已共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勢已 于條属揚於朔方至光爾電擊於河北朝謂天下無人完蓋有之而不予候属揚於朔方至光爾電擊於河北朝謂天下無人完蓋有之而不見以上則明皇之末朝無忠賢一旦城起幽斯中原見解而賴果卿首謀餘戰帶申而食養療復戰敗遂敗走巡乘勝追之軍擊大振 衝賊陳人馬辟為縣其相縣也就遂明月優進攻城賊蘇附而登巡東縣上了巡力戰乃使千人乘城目的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對先士卒直 是清河多年事年二十餘為那人乞師於其卿曰公首唱大美阿比諸郡以平光部為河北節度使〇加旗真鄉河此採訪使其鄉繁觀郡孩之先 高灌腹於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何賊隊出兵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用也其後與後唐室平輔於忠賢臣

東京北京 飲成使語客奴為貨朝廷聞之以客奴鎮三島賜名正臣〇五月郭子俊 為野遭子 山之散 之明真如質性 不及過 京都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世史與納二十八米 ¥ 類不良 動京報 就選「所」史思明收散卒數萬頭直後于佛至阿國於軸務縣思明隆至一本光朔與史思明數于屬山在順級顧大破之後「即一十餘即時子儀光 1 子儀深溝面聖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迫之重則耀兵夜斫其陰賊不得 丁城将士家在原西者無不搖心操山大懼送議至 一走 随陽計未快 光朝就園之軍於大振於是河北干餘即皆殺賊守将而降層為路再绝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口賊俸矣可以出戰于[陽]大破之即明奔回 医年男三真亦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株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兵進明奏其狀取合任意加進明[即]招討使 五千凌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損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門處城南国招討使時區機太守賀關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名之奔九週明將張騎軍聲大根從時轉之氣隱條帝等指謝擊林爛 道〇以賀蘭地明為河地東五千人軍手 僅島線線山所署總總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逐克德總 侧安事公之由是軍權 稍移於進明<u>直腳不以為嫌後以軍邑之功譲之</u> 循河據中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點不過 高減新 弥乱役 役 対 で す 下角天 之前子 上 图出行引 戒力工が 河縣不識 学区へ海 뽀 務連何心 舒輸出五 展地代針 所占向中上值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軟於是民爭獻糖飯雜以麥百里,她來写了如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稅皆要悉而益外至國思百唱爭動之策上來之俗關護下則云餘報[[]] 黎明上獨與實地帶出來國華內德等學案所也然所發新旣敗降賊上懼召宰相謀之楊樂[]八卷……《《唐玄宗經 有老父郭從遭進言曰禄山包藏稿心固非一日亦有諸關告其謀者陛旦失國出夷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持乎。可以則成在離而炎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集五十年一一等與国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心 之臣以言為讓惟阿諛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以 明素為此也臣猶記宋現為相較進重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 下往往誅之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勝 孫董事以手掬食之須更而盡 間納日汝常輕我令定何如翰伏地對目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賴為下百餘騎人關乾祐進攻隱國克之著將火校歸仁執賴送院國安祿山 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姚續遭堅守児城勢日慶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 製 中使越之翰不得已撫廣慟哭引在出閣遇崔乾祐之軍於國門西原 致縣屋河南府 南平之地日原南大敗城來勝處之諸軍皆通驗獨與歐防得符資於古風開四敗日雲前大敗城來勝處之諸軍皆通驗獨與 山必顧師以誘我若往正隨其計中。且敗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 不清四乎皆殿前無衛上遣使趣哥行翰進兵後或多 大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定寄之一根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順優子。 人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定寄之一根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順優子。 足以目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以成小 と以自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以成小 と近年の一人の曹忠定殺権山使之速及以信其言又侵奇舒輸出共潰關 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開河南道朝泰禄

等主於是情報原文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訴之會註舊使者二十餘人祭工機及皆情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訴之會註舊使者二十餘人祭罪不以死於監兵之故而其張八也上至臨國等十五里有馬夏被衛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殺國忠青紀乃皇兵事何以後訴書之蓋國 草野知行 至二人 朝に他な · 龍為之主須更嚴至數千人太子不可跋迴馬欲西運軍王俠婦與李輔 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目此朕之 於馬見留太子東討賊上將發馬鬼朝臣惟章見素一人父老皆**遮道請** 思謀友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日貴妃居深宫安知國史謀 校段出縣門就劳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日國 留上為之按響义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 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者妃於佛堂雄殺 遊園忠馬訴以無食園也未及對軍士呼日國忠與胡廣謀及追殺之上 五等随師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憂安若殿下東至傳旨入圖中原百姓 及高力士日貴妃誠無罪然将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宣敢自 女名郭李於師北望之僻力東討逆贼充復二京削平海内以迎至尊**曾入劉若敗**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不如收西北守遵之 國就整馬勒諫日逆胡犯闕四海分別不因人情何以取後今殿下從至 行上經經待太子人不至使人慎聞好及之遠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 陳玄禮高力士常謂勸以速鞍明皇豈能斷而除之意亦迫於不得已又甚於两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以君孰不有女龍而罷戚至此自非記所縣峻於制敕則壽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于禄山以至叛及則奪 一中通師劉海長師二十萬人大開海馬前事又深于西南美五楊請西致堂司百億以供官中宴賜則毒遍天下朱楊國忠以賺族進薦鮮再致堂司明皇帝於楊妃光十年以王獻為色後便徽廣供額外錢帛 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孝之大者平属此王佩於你背太亦勘太子留父者共權太子馬不得 民 唐玄宗紀 一不明悔無所及財諭而遣之〇次干馬 四十七 有分 軍二千人及飛龍既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 百與鄉等缺别可共分此無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慶安文老為朕醉 胡亂常演遊避其蘇聯等倉谷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差法至此步苦妄 輔佐之文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甚尾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流 矣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圖亦足自達今 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千不受〇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遊陳支禮 不能制會成都直春經上館萬匹上召將士諭巨朕妄養託任失人致遊 答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縱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 世出之或主首建大端佐父的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為兄弟化懿綱洪模碼盡皆足以與起人心就非享國長义之道裁太宗以不化懿綱洪模碼盡皆足以與起人心就非享國長义之道裁太宗以不開國之物定律全建學校東先開祖主,與此日於黄鉞之功而六年之間化家為國定宅九圓成功何速也代數計州而武周走破山東而黑陽平伐江陵而蕭畿数書夷險安荒 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千眼於咸險發南卒於放野則義蘇之先顧文前唐總論至三編以世民試為不提一於之處師衛師太原便與文前唐總論至玄三院失其處群權雖取分山裂河皆為戦場至淵 日去留聽卿目是流言始息 横耳盗飲之計雖能進克長安除所計禁而畢動之不中乎種者多至二八处 居玄兵紀 禁官囚除謹三天在慶之奏定失出久入之規而刑狱平失收返暴歌兵蘇刺史之名俱縣令之選用用人如恭之前而飛錯審矣諸明堂團 下畿內總則出官女而恤民至為置弘文之餘躬釋奠之禮而文教權入關京官宿內惟勤性儉以鑄鮮生山東早則行振恤關中機則赦天所在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事即位所行如日方升織窮不作諫官 八區絳無前對圖折撫養而仁果隆及洛陽而世克續擴武年而建德 君子謂唇室物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跪正並用駁牆而不發也然實 而納諫客言之美德耶矣他如不受康國之附不要功也罷鄭氏克 藝情數士而澤及枯骨矣素性威從親微讓疏比經章飛白答劉垍籍

世紀類編 對很之性一旦太阿在毛運動四海呼吸風雷女可殺子可發雖死兄若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玄真而天后廢徒於房州后以應蝎之心良之臣吞聲亦應則亦寄生馬耳雖奴鳩綜懦恐不能守社稷知子襄 告於宗廟社稷而誅此老媼卷曖武墨照以女統男當時公侯卿相無天下竟轉而為周自李敬業之師終職琅珋王之舉無功執有以其雅 求除死理職甚者改訴職易服色立武氏七期而文皇帝都風沐雨之 以產而一時無辜者皆沒耳應頭柳研搜點較招膺嚴依應餐熏目以 氏之作危若朝露開告家門撰羅織經問與來索之徒贖目推脫相於 可殺鄉紀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哉於是水楠黃臺肉視諸李而李 聖而棄大宗之法如楊盧綠凍麗笑中之亦猶用北門之學士及便忠 南越月而大水維作女龍之戒昭七祭乃廢皇后立昭儀以致重篇二 之政行貞觀之風奈何筋爱於長髮尼而忘父子聚磨之耻武姬入官 察追裕希音而自然视胡人進戲而自戒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求戲 心於一歌授養於逐東之師裡底聲於小配而神武之異以張十漸不抵處突厥於內地布列朝廷而內外之防以清舊創於洛陽之攝定雅 帝子、久不見天日矣是時諸武分王而二十 不以男而事女補闕車載拾造工量取目之聖禮屋相屬若客而房州之 多顿男氏得續不甚首引刺史入問問民來苦。詔獻鷹學大馬者非 , 唇玄祭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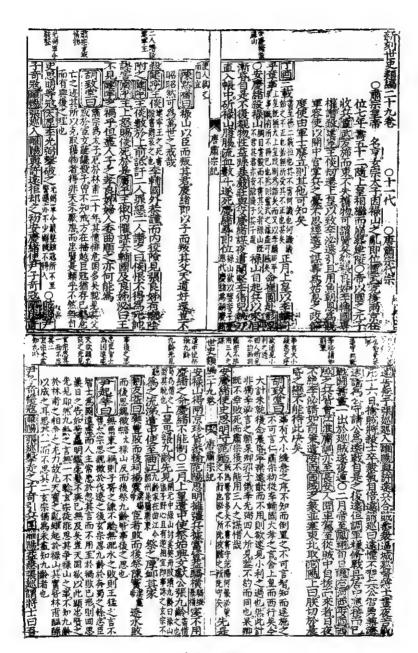
がはる類論二八巻 物兵衛 為正語 他像不意 馬見之命 8 H 李哲将天人 医曼猴椒等 皆所緣山以前然明為們自然館士皆投級言五百餘人軍勢稍振○賊將孫差皆隨医學禄山不意上處西華力遺孫原太守李遵出迎飲衣及糗糧遂至草應 陵監牧馬你數萬匹叉募土得 刑名族必無武心連往就之此上策也聚皆日養這夜馳三百餘里至**於** 万郎夢天使将更歲時致惡後暴襲其姓名前为近近十馬全盛襲夏太大子至一時 新路蘭時太子既留未知所廣凍五 五役日殿下持營為原 成也今所遇請和田於內附四方即縣大振堅兵拒敗以侯與後殿下今太子至阿密數日別初留後贈鄉杜鴻漸迎太子說之日開內天下勁兵即位於國远翻請馱打到腳節於重試藝帶為上皇天帝以表見同乎章事 調高力士日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日張均張垍皮息最深且連成里是敗之〇帝至害皮以房琯同平章事上之私長使也群臣多不知至原贈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殖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禄山實為之玩或不來上曰 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事以於色寶贈為事無後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理其國國影朔方即今按學長罪移檄四方收獲中義則逆賊不足居也 所蓋而不能言也 事未可知及宿至上間均兄弟對日臣帥與借來追還不進龍其意似有 於即皇帝位太子不許異等言曰將士皆剛世八日夜更誠所以崎**嶇炎**今子至四世男免杜鴻漸等上太子及練謎請選 周遠之命宣於劉饒四 國不守引兵入所經留王備空常山劉正臣将襲部勝不至史思明擊勝不克然克矣何以書子養也正臣發職為雖以平意料子儀光朔開節太子北行亦無追追之惠〇卯子像孝光新引兵入所經劉正臣襲 遠深沙塞者其尺寸之功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版五上太子 心唐玄宗紀 上朝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珍為相〇七月太子 尊玄宗白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放此**學 見諸 南京高 奉天下 工者必正 性神之和 ▼ 朝廷制度章創武人縣倶大將管崇嗣在朝堂春間而坐言突自若監顧為「干人来」 而名而至者此謂目之特章也,初而此孝,此幻以才敬者問玄宗使與於是歲因名為為不思太所知此非有所受明於〇學必至後既 善經也可見之於者太子東討城而肥非及期前下以大〇學必至後既 善經也可見之於者太子東討城而肥非及期前下以大〇學必至後既 善經也 其出朝廷與務属介為宗臣未 斯科作馬老遠與當身沒無盡其 御史本的奏雜之擊於有司上持原之數曰吾有本動朝廷始其依等勉 第二十八米 展の原粛宗郎 東京一大大学 東京日本第二十八被草業立時寒上精工皆遠入討就惟餘老前守過文武官不滿三十八被草業立 以監失而又收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失致太平何其益也 北行遺使召之謂見於圖門下大喜出則縣繼報則對欄如為大子說 禍唐祚旣絕而後續中宗不免其身幸氏遂以族城玄宗親平其亂 這不見長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免父不父子不子並臣之義皆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月有以來之耳唐高祖庫玄之百致堂三而聚竟諸人急於帶貴是以致此咎也便肅宗者於父子君司致堂三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惠行 下節季輔國不明無朝恩不避恩屋把而直斥其我此所以生為賢相平空同日來輸一不知有勉今日始知有勉矣勉多勤行其尤可重我不空同日來勉之正學季林南之被後皆唐宗室也玄宗音日但知有 矣其草國長久亦曰幸哉 死諡貞簡軟 非後世之大鑒軟 和衣女太子曾明之先生後隱居到 漢縣名今衛八世上自即

胡大丈夫 **发表** 聚熟於養養像師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置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動城禁門於 奏以子養了衛王」在亡不可失了女問期黃陽部部即日屋上部天子士職 在城門一種以文勢不敢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敗越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堂上議門一種間不通潮間玄宗已華屬後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 聚方式粉 印意品 を決力 期後引兵攻廉立湖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財苦如平生粉號訪也也期間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〇令孤湖國際立張巡擊走之令狐徵兵於安國行軍司馬李極筠發兵七千扇以忠義而遣之〇上皇至成 **百許今日之果忠義何在湖南而退潮風雅江風巡相守四十餘日朝廷**国覚郷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 视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脈即白字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日豈有君父告惡而臣子皇然不赴者乎特進無則常自謂大丈夫今日 嗣業與節度便深字謀且緩師以親其變酸德府折衝然良大會設嗣義 到艾藍而逃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在圍之巡使即将電點者於城上與 相問語未絕號等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牒問之乃大 得失數十萬其後後夜經城就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所潮後期重失盡經濟業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奪射之父乃知其樣 識人倫馬知天道未幾出戰擒或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遊收 通調巡曰何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人致其如天道何巡調之日君 的家不正之責此汝所以直常物所而輕為實友者也。即致堂日歌號非關從遊運相屈伏說非蒙交之道來危傳聚是相及的致堂日創候而之故人也乃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衙門陛下待以實友則者於宰相矣何必應其不予止。 安西看道在站行在上面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我将兵五千处行在 巡之才識豈特能取守軍城而已乎殆可為相也 人倫天道同條共員奏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 る唐肅宗紀 為用財勢 基共 並 財 項 出於文子 父子燿美 さな 人有既後 阿女子人 如常見三按網目分注日電武使者至蜀而不言顧宗遣使妻知即位了事業結婚電影博位首見北三十六日耳重少博達使上議疾命下而後即位不名正南言順強胡克敬達向見小利以陷于不孝不忠之業也又附為之兩朝原並出聊家文子可謂機業矣武至人月或宗帝而後之所為之兩朝原並出卿家文子可謂機業矣武至人月如位于重明不事制結實管子賢至當護冊帝曰首先帝語命乃父為之解今命冊。 記應天順人子後何至乃命至見素房珍奉傳國寶王冊註書民傳位 下皇遣使恭冊寶 時國軍也天子以金如軍或軍或使者至蜀上 太宗欲後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實功以官夫以官實功有二零 多の假臣 至靈武量成量成始盛人有與後之望失了上謂李汝曰令子儀光到日 為宰相若克爾京平四海則無官以實之奈何對日古者有功則錫以至 民職而國用以條則其救時之功不可以者堅等論也。 長史李光所為比都留中並同平章事子像等將五五萬行河比 職可使軍無之用上皇院以為租庸使 玄宗龍用書聖楊慎於等經管財利以滋侈心而致入蜀之 是肅宗于臣之道两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道使

日井北松川豊神之文令府縣推按殊两之物無不野治連引捜捕按墓屋が門城大〇禄山開都日有姓来施多金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頭線合城師失〇禄山開都日有姓来施多金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山窓線於武馬殿前支解之勝勢青有所不憐出以幸上而和忠義是異別議が門城に下城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情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禄曹が上の東端二八夫 太子太空飛游民間骚然益思,甚至自上離馬處托行民間相傳太子比收共來取太子太空飛游民間骚然益思,甚至自上離馬處托行民間相傳太子比收共來取 是公司法 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日太子大軍至奈則皆走市里為空賊 山宴群臣於勢碧池在陕西西安府底奏衆祭聖國子家往往歌飲 目之果病學枝之巧非徒與巴亦以誇人豈知大盗在旁已有與獨之 温公回随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特其承平不思後患願耳温公回呢人以道德為飛仁義為樂故欽事茨土階惡衣非食不即其 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水驅舞馬屋象語為陽 心卒使樂與播越生民全炭乃知人君崇華罪以示人道是為大流之 成有為謝乾此為 都所称宗之猶子 至 位 奢 東京大学 以元帥為重次日属平来正位東宮今天下製業衆心所属在於元帥若 時可禁地屬平克也若建密功成室可使廢平為吳恭伯平上日曆是家嗣也何必 位東大時即長史是國主俠英思有才略上欲以是元帥李次日重傳藏元帥才然 東京等 京学明日 宇勝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直婦人落戲堂水色為學手盧為子所 相對為子所堅別以為推勝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子好 相對為子所堅別以為推勝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一分所相對和子所堅別以為推勝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一世更顯綺工人表 英ペ 事高宗統 元素伯 帥心 所明 定有授新 置便別職 房市以天 官豆敢來危遽為傳襲群臣固請上不許實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 以告泌日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必不得已受之 上與沙出行軍軍士指之獨言日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 其事也乃以廣平王椒為元帥諸將皆屬侯聞之謝泌曰此固侵之心也 建多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 姊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王付庫史以賞戰功上遠從之建學主俠泣於 之〇上星期張良姊故官七實較本沙曰今四海分前當以儉約六人良 國事多談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事以於胸臆諸将拱手避 工業問房項名虚心待之項是上言時事解情慷慨工為之改答由是軍胡致堂回派建大子前日不敢乗危傳襲吾維斯斯天平, 宗之志不及遠矣草國不未此其此與。

海馬用馬 東京母常加第五項山南等道度支使商請以工進租庸市輕貨江江東而上至東京母常 偕子使其克護天成以正張東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事物知言言 上華之命 14 이 년. 長何 いん 正常とし 北南 "是以立度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震夏王(初之比也)上由是陳之項上疏請 なが大家電宣行上生之命良妙由是惡沙及後の制課官言事勿台宰相幾の中官何如對日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し也至 風鼓誦牛皆震駭敗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 進級就将安守中於 國陽多 陳濟 追追效 古法用車戰以外車二千城順 日將兵後两京上許之暗悉以成務委李母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附軍旅 巨門用王行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极為精神學今房宿專為迁澗大 拔知名之士而輕都所俗人多然多的海太守衛關進明論行在言於上 作為招討節度便與賊戰子原議好越聯在敗續項喜廣客好談論多引順令隊的王瑀陸運至抗國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用以饒〇以房 本之とりで後と 下上驚問之對日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 之於滿宗東危取位爱張良城任李輔國發其實子使本必不敢自安在五至也之德真加乎差其則莫先乎無然其明真要引知君子小人可文也可說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通而論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 宣惠長安是以事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好上皇所念院欲使正位 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經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 是華田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光讓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 **以五臣不知人如此夫安是不敢不** 合府庫宗知 ***** 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日試言之明日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真及不 士将军兵社 四海 何知其是魔眼殺之上附李以合敵遭如此何時事是對日以臣料之不過一世更類為二十八卷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終 大門如果思明攻陷河流語即發防神將張聖死之與力舉千鈞性優明新城 及不解之道也目初上皇命諸子分級節制項領四道節度都使鎮四度是主之所以致目初上皇命諸子分級節制項領四道節度都商等討之,我王替備宗也者上皇何南等战血大物故福為福長至富貴不亦美子。良明然歸殺之爲不絕口〇永王璘友上皇 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湖及出擊之被敬首則擊其尾城尾則擊其 軍勢其四將也從禄山者獨承慶耳願敢于儀勿取軍院使兩京之道儒 關入阿康則思明忠志不敢離挖陽衞山守忠乾直不敢離侵恢是以兩 志阿史那水處等數人而已会若令率光朔自炫剧出押閏郭子倭自為 等共國磷漿棒族就到第〇十二月安祿山遺兵陷額川就太守經原皇軍旅區院保有江炭如東看故事上聞之助碑歸園鄉不從上乃使高潮 天下無怒矣上日何故對曰賊之騎将不過更見明安守忠田乾直張史 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熱果于繁宣能人安何如乘問取賊轉 知報德乃與其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遊乃比面為之臣子 将軍直北十二能與我共富貴子與日期過之也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 殿陽獨年不能下及諸即皆陷即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理謂司 首便就往來數十里坡於奔命以放擒天上悅〇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 **香豆沙海中王使謂必曰先生聚於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 祖賦山積於江陸薛逐等為之孫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 年

F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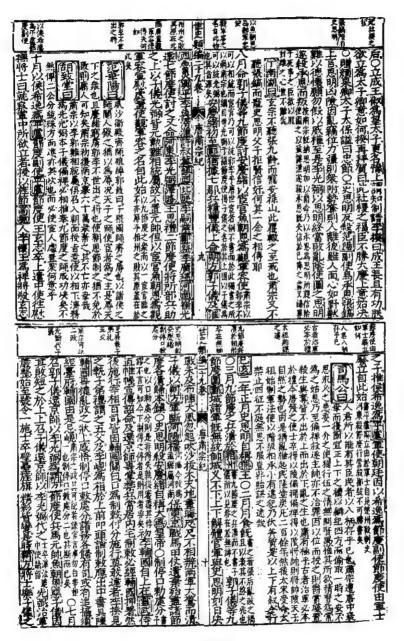


废劉林李梅高談釋老或聽門客童廷關鼓琴慶蘭因是大花權利御史房館罷以張鎬同平童事馆性高蘭時國家多難而君不以戰事為意日房館罷以張鎬同平童事馆性高蘭時國家多難而君不以戰事為意日房館罷以張鎬同平童事作人書所以象天下不可以處名而輕用也著以為黃流幾分一醉凡應美人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監至是而極馬 **尾無當槓朝托專以官爵黃功餚將出征告給空名钚與寫告身聽臨事子佛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干濟結擊的莊城輕敗績走時府** 八得其於使繁雲射之要其左目樂德學子前乃收軍還〇四月以那人就就射子前而不識乃刻後則高島英中驻着喜謂迎去盡走白子 **购請食災乃椎牛學士盡軍出歌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之敗後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軍大將軍告身一 東臣教士之所為平肉屬落一指以示進明 本班新三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日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 可聞 疑訟因請去上日朕與先生义同憂惠今方同樂奈何遽去以日臣有五事後五千茶之意則可是上即使必尊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必飲酒同楊而 要日識之對日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且陛下鄰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任臣太重艦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服矣 約馬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偿因過以等與敗戰工民受城四旬午至等回點擊難就將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翩照級 輕廣平王俶見華護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提臣必死之四於懷仁可汗遣其子華護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院上勞建為將遭攻犯沒頭部丁傷日事會用私原而養之共極樣此以以聚人難失功素之遂矣 衙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事上良父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乾約日克坂之日土地士無歸惠常女子歸回於 西斬首六萬級威遂大濱賊將安守息至為仁等皆通大軍入西京城初 **南致宣司進明可謂不思矣巡邊老边我施放之功名不在我乎該都** 且不再平房暗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察退之以為不則不 が表し、唐南宗史、高島関下位往東京町男僕国際思引回地西域之中自城市過度之人皆為城固守不可復取失願至東京乃如約薪讃繁雖下馬客養護欲如約屬甲王脚拜於華護馬前曰今始得國忠若建俘掠則

教進呢で 又是其的為死節之臣因不可以此後而異國也 工言父母祖如此不可十月子子前陷脏勝我大後,所於亦節故與目擊而擊一十十八日之之 医水下 一片子子前陷脏勝張巡許遠死之 建建设路 勝利 图目 智此 见处底不可十月子子前陷脏肠衰巡許遠死之 建建死 斯泰美在人 無可言者 產人許 世史類編二十九米 年心馬黃 通過養 沙告之曰皆卿力也。 孩裡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秦至乃大甚。食食作樂下語定行目上方季 孩裡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秦至乃大甚。食食作樂下語定行目上方季 亦發死其解曰種瓜黃墨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 明的殺之立次子賢賢内憂懼作黃臺瓜許美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 忌而讚之故必言及之必後固請歸山其後限郡使還言上室初得上表常新到日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廢風三有大功良姊 7欲陛下慎将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日太了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惡 **社模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那對日若有此心廣至重經當然之 造是国省卵力也** 上乃泣下一日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展不欲聞之必曰臣非咎既往 平每與臣言其死輕流涕鳴咽且陛下昔欲用 等為元帥臣請用國 内致堂日前表理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写格相位而隱於山林其若之月改堂日都使不事蘭宗其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婦輔二十九卷 唐蘭宗紀 輸國事於外則致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矣嗚呼都侯亦可謂 必去矣為國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龍於內 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反覆数百言而肅宗終不喻耶於是固請而 爲可四摘抱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日安有是哉朕 **建明若有此心當深懷臣而以臣為思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然其心** 我一季必而已耳當是時依有功也而李輔國疾之爾無過也而張廷 術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死至於肅宗之皆德宗之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能之功 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主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善其 **建设**中 · 宋 朱 古法 张 数行任 孫遊鄉公 之的聖法食盡能養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各回唯陽江淮之保障若養之去,賊必乘 教之志 按照許喜 付ニ人 網可破千 百餘殺賊平十二萬人巡行在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将各以共意教之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九四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巡抗斗生致許遠於降歐廵初中雕處縣卒僅裏 腐的性鬼以殺敗城逐陷巡遠俱被執兵南縣臺南萬春等三十六人皆病不能數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皆為 勝長職是無江土地不如堅中以行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料也既盡蒙 第方なごか又與巡回加追總然當其時巡子去疾じ有異議矣李柳地方なごが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年不可為不養專案等要雖屬至今相手院與別願不死亦不肯轉奏悉案要雖屬至今相手院與別願不成不可留乃以刀骨降巡不私又帶寒雲去难巡呼日南へ男兄死失疑必不可為不養寒雲共田飲納有為知人和我未敢巡呼日南へ男兄死失疑必義等。第2次下母致死力視縮關確閱置急倍道逐進比寫至離陽城已陷三日是於下母致死力視縮關確閱置急倍道逐進比寫至離陽城已陷三日 食馬馬墨羅雀掘風雀風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精士壞亦殺其奴然後 推誠待人無於疑隱臨敢應變出并無窮號今明實問信與衆并甘言學可平每戰地立於戰所謂將十日我不離此將士莫敢不死戰萃被敢又 新二十七年 · ● 日本の上でというと使指な料相響人自為数不亦使共識料意辨識干情後と而性如手之使指な料相響人自為数不亦使共識料意辨識干情後と而性如手之使指な料相響人自為数不 括城中婦人食之託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贼登城將十 商機應至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子之要者也故吾 人或問其故巡日今與胡廣戰要否是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暴 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原也 遇遠後死不為屈恕死三日而較至十日而 而府符全江淮財物以鄉中與引利償客以行易為可失經先死不為一一經典來分便不得相食東南華型首尾小大數百戰鄉力演乃死年一張班許遠可謂烈夫夫矣以竅卒數為變孤塘抗方張不制之風傳巡事復不及處爲綱目並書之所以破千截八感也 人 唐顯宗紀 四一京師車用其力圧室再安大學 **助下天以完師付二人界**

推設動 世史朝 夏清日 為採訪使養堂青記濟祭禄山有異志能得風疾舁鯨家禄山友使祭布椒菜贈。造〇以熟濟為秘書郎蘇瀬明知制語贈始初殿郡號濟有樣行安禄山男時 电迎复骤呼离废衡逆王俶郭子儀來但東記希步之曰吾之國家田卿再曹宋由東迎繼雖呼离废衡逆王俶郭子儀來但東記希步之曰吾之國家田卿再 如果是落陽會官軍屯東京清起請軍門上請做遣語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 入五五便與人級尹子前舉城降〇帝人西京北南之八新也 百姓出國門奏 為也〇二月上皇漢商立故者主之之節也上皇至陳朝命悉以甲兵治中和制語解此之起數漢所面言所為美國新以清之所為同主君子一中知制語解此之起數漢所面言所為美國新以清之所等而於不死以拜以提其心以濟為於至即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移山官上推為若功即 德封刃石之濟引首待刃看德以置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禪昇至 は耳○帝及随動造革見妻祭迎上皇○蘇在來降以為可是那大人所及於中者夫所完能非良勢化李轉圖其親於愛子見猶殺之人所以於去也解目書と不特惜必之去亦以其庸余之以有不足於中者夫所完豫非良勢化李轉圖其親於愛子見猶殺 本以論獨山必要求歸山不已上回留之人能得乃聽歸獨山常必邀請 於處在住蘇此将之以拒官軍工像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統自南山聚北 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城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 朝氏日 東井氏同禄山然君又教房緒教父天下之葬尚有大か此者 構成以是 甲兵員軍以 東京議會等十八人陳希到等七人賜官畫上欲色張均現項面目見說於九泉 七份高級 明君不以 東京主朝 請避位還東宫上皇不許〇立廣正王俶為愛王が郭子儀司徒李光弼 身害公 過相转 遠張巡張介然游清廳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後三載議司空功臣進階賜齡有差○追贈死節之士李楼盧英頹果卿亥優講評 上皇至歐陽上傳法獨巡於望野官上皇即日幸風慶官遊居之上表望 七皇日增為汝長流層面均為、賊毀吾家事决不可治上泣面從命 表上之日巡以軍擊東以弱制獲保工進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孤 政元隻免百姓公戴租傭〇三月從等主椒為成王〇立淑妃張氏為皇仪氏乾元元年驗約業二月以至輔國無太僕射輔賴鄉納縣淑〇大赦 非其大き、子級議由是始后〇以良姊張氏為淑妃皆きる〇史思明高 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敗也救不至而食霊既盡而及人豈甚素志哉 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權思 有或罪侵巡以守確職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情 生於是矣 西女堂三 次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止馬上皇不以甲兵自問其事 其端於是有蘇刃而却逐為與慶之不獲安居辟殺之不得考其死辦 為爾宗者正均用之罪而為說置後其麼幾乎 天理殿古之明君不賞私恭不伐私您益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 **市致堂日孫也今南宗以生生之思寺歸說均而上皇無預馬堂不住所致堂日孫該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

1 3



下る 一何預于君子乃止 ○賜後·固懷恩爵大寧郡王懷忠從郭子復為前緣和公何者敬其家也郭公臣の民主旨曰 書以兵統部公朝廷必疑郭公總拜為之是再召拜皇史伊光明之妻廷兵馬使張用 清朝諸村謀以轉雜实入東京逐光期議子再召拜皇史伊光明之妻廷兵馬使張用 清朝諸村謀以轉雜实入東京逐光期議子 中総万富 将河湖降) 世史類編二九卷 紀而進半法康周賀日克吳光弼日何以知之對日觀其攜學安開是以將日孝德請從身取之光弼撫其替而遣之孝德挾二子榮馬亂流祿職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国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禪數之思明入澤塵城密無所得遂引兵攻阿鵬使騎將劉龍僕挑戰嫂馬 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身過於日越聞日越被龍任之亦降或開光朔降二將何易也光朔日思明常恨不得野獸聞我在外,吾起必矣遂請降新顫與之俱見光散光新厘待之任以心腹高廷闡闡 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論其意皆為失之既而則明果謂日越日李光 水渡以情之光新語諸将曰賊將高庭揮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 時聽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流於原籍」欲絶光稱糧道光新軍十野繁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畫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 明大斯以才不如他傷不如誠也明天斯以才不如他傷不如誠也不敢所對論對傷于猶之誠信軍朝臨之則河勝可以不敢而呼此之一,就即可以來發明已降光河使馬承思消殺之而致其再及是 必思奪之矣時光稱中運壓城望日賊共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 百騎長至棚下間日司空在平角期日夜去矣日越日大光躺而得新期獨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 知之前便易之候爲如初者德順目大呼連不躍馬斬之以歸〇思明有 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兵置擊中日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 及馬千餘疋母日出於河清浴之以不多光弼命素軍中北馬得五百疋 允賊手萬一不利諸者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娶了 和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當之〇十月至光朔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天 唐廟宗紀 勝何若不罷郭子儀使 子儀收得 是北不子重子 鄉可議席展 亦及所 海 近 洪 音 衛 節 北 網 郷南道師 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無無職官父老過者往往職拜呼萬歲至輔國官問題是直該遇太上皇於西内天日官上皇愛寒慶官在所西西安府唐白國歸即以至是直接於四西安府唐白國歸即以至是於西西安府唐白國歸即 户以周 即 持 身 為 東子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靜為大財惠中書令〇以郭子儀領所 原子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靜為大財惠中書令〇以郭子儀領所 原田州節度使書報句诗党項酒送等表在噬遺鄙將邊京盤乃分加 原田州節度使書報句诗党項酒送等表在噬遺鄙將邊京盤乃分加 原田州節度使書報句時史京本近達郡掛剌史社惠領之分道招討以子儀 原田州節度使書報句诗党項酒送等表在噬遺鄙將邊京盤乃分加 東子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靜為大財惠中書令〇以郭子儀領所 原田州節度使書報句诗党項酒送等表在噬遺鄙將邊京盤乃分加 東子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靜為大財惠中書令〇以郭子儀領所 原田州節其任和不知順以及和注郡出剌史社惠領之分道招討以子儀 原田州節其任和不知順以及和注郡出剌史社惠領之分道招討以子儀 原田州節其任和不知順以及和注郡出剌史社惠領之分道和計以子儀 原田州節其任和不知順以及和注郡出剌史社惠(明本)以京北于到 要度官與間間相恭垣埔溪處非至尊前 国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又 慰 歩之 耶以春秋之法加 之其能免於自初之罪乎雖哀兼成疾而至舉豈非肅宗啓之與使肅宗誠有愛親之 心則輔國之罪可誅也顧乃於靈武即位當時之臣也窺其有無处之 心而懷離問之謀矣初遠之於靈武即位當時之臣也窺其有無处之 心而懷離問之謀矣初遠之 及者也使于俄琴承朝恩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尺而直襄竊意子俄渾洪重尾不為關乎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于儀所以不可 於死亦不足道也 光翔特角圖思明販 **郭子儀統諸道兵取** 必可平矣史言無朝思思子 范陽定河此不東行門間之的制下旬日 俄而不言所惡之

史 54-621

為信然 幸源源針 就達上室於面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二方地切女謂唐日朕令之日賴國初譯於是端年失為一書期所以皆齡就后初李輔國與張后同於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照悅肆以○建八段福而郑鴻眞剌攻○制去鄭號及年號以建于月為藏黃稅採浙文油酬郑鴻眞剌攻○制乃誠僕射裝為榮使鷹已冕日吾聲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快輔圖街之 尚書輔國成為宰相上日以射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子何輔國而立清故有發講《〇七月朔日食旣大是皆見〇八月加李輔國共部 繼督光衛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共攻落應恩明引兵簿之官軍大 年出二年李光新與東思明默於印山政績河廣康出皆陷或言洛田将真何以事君李恒悉以共事後之後二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實悉平 下朝書等歌及用下了保其部將縣院縊殺之朝義臣在也無魔思明要少明後忍好較人不自保其部將縣院縊殺之朝義臣在,朝養思明之長子 取河陽樓也皆沒於賊朝廷大懼益兵中隊〇三月史朝義被史思明思 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国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 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及初平慶兵馬使田神功計平之劉展交往東節有衛為是計不亦敢乎朝退力沮其行無乃見肅乐無河北之志即有獨為是計不亦敢乎朝退力沮其行無乃見肅乐無河北之志即國文堂田直東范陽運反河北國討城之上東縣道由河北乃抵范陽朝即所阻事竟不行漢憲此出舊東范陽常必之對 卿勿惟也對日太上墾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 園懷周第而慢處下皆香漢勁卒亦附國國言中都可取由是中使相 上粉李光翻等進取東豆光獨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獨方節度使 院祖禹曰語以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李 **述人人人及思歸上下離心意擊之可破也負朝恩以為信然屬言於** 轉創乃命太子豫監國〇帝崩李輔國殺皇后豫氏后不帰而不得臣其龍殿施歌四画世前唐重内太年七十八上以漢疾發哀於内殷哀兼疾龍殿施歌四画世前唐重内太年七十八上以漢疾發哀於内殷哀兼疾行縣王卒之私取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至妻帝聞之亦推按殺鄧惠 及一馬 李相意文 為財産性我被會不及一馬平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討論以以非正我所謂不許正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 一卒之私 (借賴不克般行誉都統率國身鎮西北庭行誉共亦殺節度便游非元禮)安之)諸治請以兵馬便辛雲京高節度便從之是歲經则突將王元振以 主更發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便衛景山有神將抵罪當死 功子像日次臨賊境報害主称者賊乘其家無難州英吾為宰相皇受 爾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像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張自以為 下目不順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李國自治軍敬明 建長月點郭子儀的分圖王知諸道行管時季州諸軍劉掠不已乃命子過二十九卷 儀鎮之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陸 高則如唐之亡也由於審鎮而藩鎮之獨實始於南宗丁陵則上塔其 稅以節載自是而後永難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舊于觀頓目前後所 兵穀都統皆不關朝廷有處置之命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着 置納田軍士廢立於是庫條則置逐至牙將殺刺史軍欽節度使行 三個與權條克役二京然系配名分實然於此發自前日平盧 華雄國所,有國際 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 將日孝德為節度便朝廷皆因而授之 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兄能保四海系

而不名的 人之稱 以照成事程元振用事尽于儀功高任重數譜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元獻遠使窓剛節度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〇七月郭子儀自河東人朝時代既公。請南保物Ш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後退縮朝廷何兇徑越除川朝法等も城中食盡寒殺劉昌日李太尉必敕我光弼至閻應諸将以朝義兵尚遇 **采可知** 唐之党が 中類編二十九卷 島司空無 以を精団 正道為天下共馬元帥討史朝飛大敗之取東原及阿撒賊將辞嵩張忠 下北馬元帥討史朝飛大敗之取東原及阿撒賊將辞嵩張忠 作鄰唐人不能自立哲與異類共功召自納鄉為援港所以○十月以雅 後送用別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九月回於聚央入援 嬰 側 既 死 始 後送用別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九月回於聚央入援 嬰 側 既 死 始 後送用別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央入援 嬰 剛 既 死 始 後送用別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央入援 嬰 剛 既 死 始 後送用別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央入援 嬰 剛 既 死 始 後送用別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中入授 嬰 側 能 所 就 思 〇本光彩使田神功學史朝義大破之功先劉也史朝義首置宋州教司 之號為尚失而不名事無大小皆答之群臣出入皆先讀輔國輔國亦晏日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介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捷禁共外專禮 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院删上令往見志以州降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於脩禧好且微共討史朝義先是肅 不子即位輔國引大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逐即位輔國情功益横明謂上 唐之克後未可知也 事等日 君道失殺齊王依而父道戲網目墨書而源獨之僕後即至 子制于两大關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與唐室可乎,無如之何父為中宮悍婦所樣實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 必既去制 個為言學家無信不可有可汗說遺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乃以確 粉盡出輔國之手及其人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 于於大惡而立其所受其不尸戮也華矣肅宗即此年自李張后從帝起于縣難以令不關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此近小人之稱也可一不戒哉可不戒哉 唐代宗紀 之而止加僕图懷 五 一般之初來項在廉勝程元振有所籍託不從及為相元振離項言遊不順大條號於即唐德元年正月以劉曼尚平章華度支等使如故〇流來項於個州 (开遊園日本韓國腦天子建上皇城國冊其罪大矣被法行群死有於何為小人或為別不首葬之解班山巴輔國專於南朝率不免服 子像以官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元的有功而逐以副元帥臨之可謂不於不伐厚之至也不依據公之功烈董世惟恩又共屬下衛得乃謂其河朝即十儀以懷恩有平河開大功請以副元帥議之已支以懷恩為河此副 前餘與本光獨李抱王等數道並進至曲官軍至路處北郊賊將數萬公恩同平董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活戊處諸軍暴陕州懷恩與同於 李輔國專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然願訴之十日 一月露布至京師〇盗殺李輔國緣者所人品可便甚矣。日在東宮以其子楊乘勝逐朝養累較皆捷回紀入東京建行被掠烟火累而不城十 柵目固官軍職擊之敗聚大敗朝義將經濟致百東走懷恩遊克原京 成夜盗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物有司捕盗遣中使存問其 在利己不利己之間八君可不慎平夫張后正位中宮衛太子之母也 輔国這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循以 胡致堂四不平輔國再榜者公心也不欲既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徒 章代宗乃遣盗殺者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监賊之謀是亦盗賊而已年 〇代宗皇帝 之主然藩鎮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陷紀綱大壞不可後振則 濮二将隱忍以除李輔國元載程元根魚朝恩之害足為中材 野工陵○帝平礼守成尊禮子儀不聽見女置房之等使容本 唐代宗紀 名豫初名似肅宗次子也嗣位一十七年壽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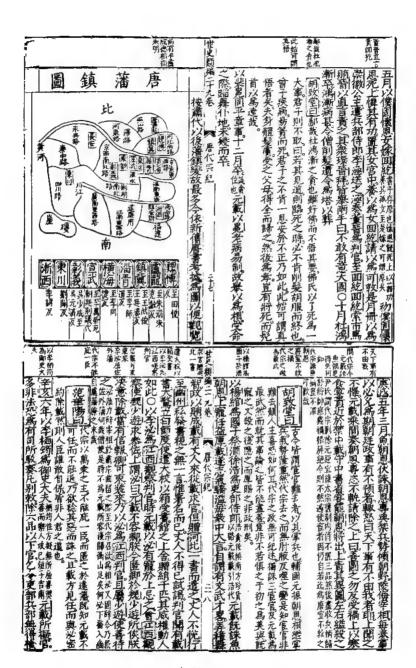
以取行式從清阁原野轉贏發言其為魔奈客也〇四月初能與孝廉禮部侍的檢方之達也故詩之刻慶論大行總確被京室從門〇四月初能與孝廉禮部侍的檢方之達也故詩之刻慶論天行總子美經知其言在門之詩明知為明言語縣或一 杜子美切 平島属極也,用河北語州皆已降僕国像風恐賊平龍東故奏留蜀等便仍故地為歐州廣龍即度使題入柳次月朱克服万傳十二世有州九 及子寶白族學是獨分即河北百無當機朝廷亦厭苦兵華奇異無事因 懷像遣兵追及之朝義窮慶結於於以懷懷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 於其例存首外國之前養養工戰皆敗變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國而出 府田承嗣以莫州降空懷德殺史到義傳直京師僕國瑪等追及史朝 芝華陽口唐矢河北霄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治也使李郭為将肯如 予起書白丁及、でごうくロンマイン· 東張誠有罪和宜正其誅滅無罪和則不可殺令無改因潜 以為口實也 而殺之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五乎他日照所漢之 **髪可精卵素** 有规模 近 山 之 具 正明死七九月遣便被 放此及項 里避之意 大人 一月才中一大 事者四十 何仰 於論理 以此世世纪, 如此及喧闹相叫,行务亦後不聞再請宣惠肃之禮, 如此及喧闹相叫, 如此及喧闹相叫, 如此及喧闹相叫, 如此及喧闹相叫, 如此及吃事雖不行, 就者是之后遵策和明德 大王所以致治之具 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閣學知經析薦之於州則史考試一僥倖淵鬱經剛滿門非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辽淳樸崇廉讓朝之公卿以此祥士家之長老院其法以此訓玉其明經則誦帖褚以求 院泰機の謎及上侵部和解之様の自以共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論回此再收兩京平定河南此功無與比而 笠難六也臣既有六罪誠合萬飲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項之死深畏中 三也身與男場為國勢命四也河上新門撫安友們五也說論明紀使到 為人所構閱懷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首同羅叛亂臣為先帝 官議口虚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言甚切至上遭 清河曲一也男玢陷廣正縣臣斬之以示黎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 僕国懷思入朝不至初河東節度使辛些京與公園懷思情 馬代宗紀

無以有已 子供度量 光剪不 **熟仕将相** 世史類編于九卷 子袋艺 西京留守 坐魚 人臣師来 切齒而莫敢發言 孫而出幸上發使後諸道女本光湖等皆思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成上根則據與於為與地故人神寶無指謂之像與神異然日與無前是附上根則據與於有大功者元振皆是嫉欲害之一勝入於元據不以時奏致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是嫉欲害之 一當入於元據不以時奏致 西原留守京徽安安國宗統一本職國後父子天衛皆不相信此一代宗所通至社稷共亡鳴中國者也而又龍一程元禄使之後藏廣冠柳遇奏喜帝衛不知僧則亦未如之何也已 今級 #自商州府大軍不知其數至矣房以為沃索與過去部以子儀為董則數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號吐養百姓又給之日郭令公子惟時 英語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國回鷗姚随觀廣勢全緒 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共合四千人子優乃泣論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職不知刃而入京師初官軍变陵 中蕭然一空郭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蘇城今速國上各谷不知所為出華陝州四華入長安莉掠府庫市里焚魔全數安 通上各径不知所為出華峽州吐蕃人夏安利原府軍有里於軍人不管王延昌人奏請益共程元振測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共而吐蕃已滅 忍小念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殺退扇賊再安宗社元根维欲語想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故光弼不 朝教堂目 命不候寫而行蹈危樣除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向目而度量宏謀自字光解以下恃功預氣天豈堪比獨子儀無繼芥子胸中一開君西致堂回遍委用之代宗於閣尹之高受命如劉於進退子儀如待奴政宣和子儀之德之才。可以無任將相乃置之開處及有悉難又 親不鎖其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強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艦幾百野空上播越而後共之制累下平光弱難似中官置可移之君父坐 一月削程元振官的放縣田里肯放解讓元振調權自然人畏之甚於 偉照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官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養或入冠東與 公唐代宗紀 | 特早空市町度等使上調郭干儀回帳恩父子有朕實深聞剛方將士思公如枯旱原は | 甲服二年立雍王适為皇太子の僕國懷恩友怒太原以郭干儀為河東以和千集武政卒 華V市 無其合的外之無情以解之他時職制納到門在天子皇一朝一夕之故 原居及以神策事故上屯苑中其軽深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失然余擊四 東原及以神策事故上屯苑中其軽深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失然余擊四 東映聖王則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城尚未得與北軍齒塘利至是無朝恩 世史義編: 下九卷: ■○○唐代奈紀 而王道名 悪私以労 故及比 用腳小學 世界 場工十俵如汾州康恩之所數萬米歸之咸鼓舞浮泣喜其來而悲其晚 動場五元師河東節度便懷恩將士聞之皆目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所 四大公司隻輸入開此四方叛陛一下也内外雕叛陛下皇得高桃不為天下計罪人 何顯官程 如田爵元 里族振 之望雨公與朕鎮撫河東分上之師必不為緣乃以子儀為國內河東 也〇僕固場為其下所殺其所幾十日東風聞之入告其母母日吾語沒 師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鄉不早故及於此〇以魚朝魚 東不從直即怒曰朝廷宣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街之上至馬切郭丁樓十二月上還長安華傷發於州左丞顧真腳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官元不為吐養所得者幾稅如是而尚可謂保護乎。 而共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皆有保護功 平必欲存完确社稷衛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專號下詔引咎如此 為天下藏軍客官財處置便總禁兵養者代宗華最初肅宗以內侍魚朝 勿及國家待汝不遵今聚心既變獨心及我將如之何陳思不對而出母 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着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事念 可安室日功而迷國誤朝幾龙宗社干是而惟其輕重肆諸市朝則即至11十日王者奉三無私以芳天下元振干代宗雖有保護一月削元振官縣放歸田里渡法縣 其保己夫養改入超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房至便橋布方出於耳

等。 中國等級 東京所奏名 東京所奏。 東京所有。 其法 55百 唐世稱晏 能放物工 及在地上推穩運引共緩納出土地其母至長安原加供給使其第光運掌禁兵,而於共興中數道中使存制之附蓋退除光新東部留守以祭其去就光新鮮以就即於明末代為是美 的大之幸酸也光病竟退延不至上恐遊成獎與其母在河南於縣也能思其驚則初上之幸酸也光病竟退延不至上恐遊成獎與其母在河 世更類編二十九老 愧恨成灰花 東東軍使時女大之後中外聚食關中来斗千錢百姓将穗以給禁軍之東東軍使時女大之後中外聚食關中来斗千錢百姓将穗以給禁軍之別人劉皇為河南江淮轉運使台雲亂以來汴水洋河潭縣漕運者自己別人為國人不翻以信示人而人亦級政治情源思展不立世別人和長衛為是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過議關得行子其間故以東韓等後回代亲之責已也摩其待人也忽而誠不能原物何也曾凱無 制衆與郭丁儀齊名及在徐州雄五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後東畏光河遇之加厚光湖治軍嚴重指額號令諸將莫敢仰視懿定而後數能以少 松王平光弼平逃游卒止書爵註何致不滿也代宗権養光勇精共不赴衛在上書爵註何致不滿也代宗権養光勇精共不赴不能性異為直後來者皆遵其法度〇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〇屆淮武 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處運米數十萬石以給剛中團世稱漕運之能條條離及未成亦也官厨無期時之精塞方號沒小水還元數書具陳漕 及八致勲臣顯越深以為恨又何質馬命益懷恩母至慶安給待優屋自三百渡河北夫歐州子儀傳場首請關群臣入價上慶然不说回联信不 不喜代宗紀 智清以為 (室川) (東京) (更之民 無路道最 左司称中以表籍名 世以類騎二九老 杨妆及請 運路サス 大道店 一次本元年以李抱直為(羅陀斯慶副使/ | 一年 | 大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人不敢當城不受逐鎮河中 大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人不敢當城不受逐鎮河中 大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人不敢當城不受逐鎮河中 後犯前代納臣或自如其它而後新不受蝸目悉言之以養其官一位又 其實罰比三年得精共二萬既不數原給府庫充實遊雄提山東由是天民三丁選一世者免其租後給亏失使農院習射底兼都試開無關級行 也十月懷恩與回於此衛進逼軍夫京師戒嚴舒將請致子係不許日廣 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像土卒怨其言〇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 我而不利則我心離矣敢言或者動子像夜出陳於能院 西面安府新 深八吾地利於連載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達 恨恩本臣偏視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何以此知其無能為 録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讀之實則臣之所耻也因請之,矢華兄實 以出東有學上為於州西為共食而花亂之餘土居民田無以膽軍方經過三九卷 上不能用〇四月以裴請為左司即中也都次與之一河東租庸便裝器 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儀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 三月命文武之臣僕射裝晃郭英人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 八奏事上問權酤之利歲入幾何謂不對後問對日臣目河東來所過目 故廉從征伐而得以今終馬固懷思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國懷思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更臣回數者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子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史臣曰史稱李枹玉為将臣之民而抱真乃其從第也抱真尤以忠賢 歩五為諸道最 英直而不

之此 古什 為官律母 前御兒在此 世級心室路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應過季忠臣得訊亟命治行稽主張行為紀世審吐谷準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窓懷恩以期历兵繼之子儀使于儀有。 完也一條有物於應其可謂社假之臣矣書以業之與繼之子儀使于儀有。 完也一條有物於應其可謂社假之臣矣書以業之與繼之子儀使不職有,已也不順有的於無非子儀全德所致則則書法時懷恩誘回所數 日或道 自我道·將請捧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悉豈可捧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途 郭甫村。此可得見平光項還報子展日今聚學不放難以力勝吾與田蛇契約甚 類編二九卷 在說即統欲與共擊。時面統不信日郭公固在此乎沒給我耳若果在此是時間統武新聞僕國懷恩死争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不將今光壩等紀姓後合共圖經勝領醫經承亞欽維名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敬過過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級機總推衛三年專門城絕為相大認宜田 無理節度使田承嗣相衝節度使時當處龍節度便李懷優收安史餘憲 所以平立於鴻峭也其の時底經節度使李賓臣派號的等箭臣時有之 之城是至於如此此其の時底經節度使李賓臣派號的等箭臣時有之 北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日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〇四 北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日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〇四 北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日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〇四 以養殖鎮武三鎮副南屋賦飲野者修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 後制雖名潘臣羈縻而已聲制如馬牛之及羈原也〇九月置百高座議 叛栗未種農夫然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了黃臣以**營利** 各權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更不供貢献朝廷專事姑息不能 漢百官如從至省聖西明寺諸之〇僕固樣恩誘回於武蕃雜萬人恐懷 足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〇副南節度便嚴武卒發美之也正 仁王經職華序內出仁王經二寶與以人為菩薩思神之狀導以音樂內 學不者挺身往說之可不駁而下也郭脪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 唐代宗紀 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 不可失 為實施是了儀因取酒與其首長其飲熟智羅與了儀就酒為營諸酋長大喜巨電 建十的金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汉 我曹宣政與令公戰乎。千億乃該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身勢 前子儀免賣釋印收搶而進回統諸酋長相觀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 是以致與之來令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後總共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矣樂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是屬令公亦拍館梳裝能言撤訴言 亦下馬前執邊為羅手讓之日汝回統有大功於唐傳之報汝亦不遵奈 出使人傳呼日令公來回於大驚其太師樂智羅习新執方注矢立於陳 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年白去遊與數 之親吞噬我邊鄙技湯我幾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 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 何有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佐背恩德而助叛臣平且懷風叛君棄母 黃問之夜引兵通去雖為羅帥衆追西萬子儀便自元光帥精騎與之供中巫言此行安稳不與懲戰見一大人而還令果然失逐與定約而還配 失也恐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自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養以謝過 是韶〇二月釋英子國子監前宰相率常太官魚朝風節六軍諸所往 古五堂三非惟屬不敢害又應其言語解而去賢於數十萬数方擊處用女堂三孔子曰言忠信行馬敬鄉蠻領之即行失郭千儀輕騎見属 **黛屋德西原大破之殺吐養馬計** 唐代宗紀

被州別包 門大宗著司 於今日 版名本哲 山本路道事を 解禁系。為原新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樣鍋柱蝦數十〇面朝恩作量敬行值以家所有吧戲輸令聯子儀閱之因被入待罪上回鄙訪有云不廢不聲不好演別。 為公主告與爭言聯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漢天子不為領權及等納於解野公主告與爭言聯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漢天子不為領權及等納於解野公主告與爭言聯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漢天子不為領權及 統為富一升高座滿門折足以豫宰相王緒怒元載怡然朝思曰怒者常情笑者不 要校と大成均之任党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聴命宰相百官送上朝即張易 州の神里が大能然理境善其談党役之何是事皆必然質而後行駐補甚至の 終者不可十四萬宣衣上言館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飲怨求婚不可長 號扶竹仔 世史類編一十九卷 日子生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校之大辱也書以北之 中書舎人常交言 遠目謂才兼文武莫敦與之杭〇貶顏真卿為**陝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 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對口結舌陛下見無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 御史陛下之耳目令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棒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 · 百里二百四十斤者犯益當死磷欲生之秀實白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 蔽也季林南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平成幸圖之禍今宰相大臣故而 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合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事者及行其松乃請自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秦聞真卿上疏曰諫官 可測也心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常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續錢二 為誹誠敗之〇以馬瑛無州軍節度便璘以段奏曾為都属候卒有能引 是林南後起於今日也陛下當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較以 也請卻之上不聽 館以給之所州進士高到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少以一寺增輝國家水 寺朝恩以賜莊為董敬寺以資太后其福第北極麗秦**段**面江及華清官 **唐代宗紀** 人就亦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 以野祖 郭之交 該斯矢折 被李洪於 等于廣本》於至漢明金裝為之作書院於達來殿側上時過之面因大事皆與今千萬音數字於於應山張塘立而晚於觀察門官之除亦無猶失事故從照解對原則的之條亦無猶失事故從原解書數一時,所以所則是情於內其不能用於可知也辛之等 子儀清子 大説引き 南部だ可以 墨人 皆奴村 士山町山 于是日非公長者能無效子。 世史類緒二十九卷 应,通過1月2月日發表。 於新聞說以必為相必固能○六月、國州将朱布於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路的 新聞聞說以必為相必固能○六月、國州将朱布於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路, 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劳人以獲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望王之大談 護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人將五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 巨編為陛下惜之不報〇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盗發子儀父塚楠之不 十儀禁無故軍中走馬爾勝矣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處候杖殺之諸子泣 獲人以無朝恩素惡干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 訴一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像佐而嘆息日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が 告了·俄日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申以從子儀日我國之已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還之遊童被寺元載恐其相結容使 布彩和留後 之都度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而生期恩繁門其故于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管耳朝恩機構流涕 大臣彼無天十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 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断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學則出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變則出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氏日而人真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販而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 胡致當 智術可以兩怎成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整我者安得不平此一門軍官上人称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断一聽之命則 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元載設反間将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五 唐代宗紀



史 54-629

人展言地初元載雪為西州刺史知河西脈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照州八之數奏請城原州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詩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原州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詩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元載請改 自請與其教及郭公之德度觀爲八之相越遠矣 徳度何如 地有為可 R出列之動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試揮 di Contra 宿将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壩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此藏窓座減郭子儀遣渾碱拒卻之此盡入稅城將步騎五千戰于面鐵間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董鹿突於東市人間其故對日願献三十字。一字為一萬若言無所取諸 於五八年九月召鄉模人見輛辦雖名曆州男子鄉模以麻辮髮持竹筐 處壁模邊境無幾目是倉庫養積始充 於随意從得其所掠馬森亦出精兵襲廣範重殺二十人廣遊遊去理職罪不則再見任一儀赦其罪便將共極關即廣至問處遊潭城邀之不在請將欽開方在精開天下今為廣敗何以雪耻潭城曰今日之事惟 請罷諸州國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經 深為人無勤精於薄領作賦飲出入之法御下嚴急更不放欺亦值連 席聚乃於僅中棄於野京北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圖者 **再起幸口師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献之言未** 韓經辨州度支官兵與以來所在賦欽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虚 常清鲜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武侯街序之段馬謖不用命因聚之而的致軍司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賣野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敗於人之即致軍司遠令致敗者史抗也而運獲以為己罪受命樂寇者運城也 原は形婦原而吐着 乃立黨以傾之如嚴國然主勢不已軍系一門失其所侍何惡之一所以方命事政者被君以為重也者去之則失其所侍何惡之日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數 唐代宗公 州居其中間當職山之口其四時 干九 害茶材 新 生 河 用 一 馬 沙方人船成 商股府衙入朝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觀摩之也諸君可賀 中東頻樂十九卷 東 唐代宗紀 水价過干 能是可以 吴文何怪馬問者皆服〇田承嗣及四和出初貶奉嗣發諸道兵討之李 于也上於固結其心而水嗣益驕慢之子尚欲私息友以納倫甲替世美果國從之不載奏得罪事遂獲〇韶以於安公主夏田常田第田文嗣之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日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 福漸開催日進達安西波世漸接心則朝廷可高於吳并圖地形献之會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座州為之根本分段守古門沃峽紅開紹於拜而不居無歲夏世齡為收南國去寨其還若來問欽之二旬可畢移京西 則更尸而前至京師宴稿甚盛此請留闕下以第消知留後許之一一時電光年九月鷹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此至鮮州有疾諸將請還此曰死此公卿大 **野臣遂有玩冠之志終慮之世不能取** 之野臣遺之百總承倩詬書擲出道中王武俊談賢臣曰今公在軍中新 監收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東獨耕一 正處的度便至正已推在十萬雄禄東方遊鎮皆長之是時機相五奏嗣解問日衛通謀終唐之世不能取親其為害也過于寺人 紹成沙衛養養 恋塵陽起寺人紹成沙衛皆以宦寺敗國蹇師承倩一处實臣而諸鎮 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矢組賦刑殺皆自事之上寛仁一聽其所為成德季頁臣與相遊際斯屬隨季懷山及沿崇親相與根據雖經雖奉事 正已找兵不進李寶臣整體軍上嘉寶臣之功意中使馬承情齋路帶 問日兵與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 心肥十年郭子儀入朝子儀皆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 在中國名潘臣實知種和異域 志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爲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東王 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後 縣可給軍食故里尚存在 聽其所為

使用男人好 之所以成 AD 兵 京京不出 海其省時 後春以後 子儀成人 兩情好 三人爷奶 **元王正心** 相だけれ 所寒飲辞 佛月而天 問華京家 1月月中 強手九巻 里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來奏停之又欲辭堂封 從外官之後至天館家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其食實封三百戸謂之,初元載以任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倡已乃清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當 斯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往寬第金宏俊能開幹車或毀撤之。係力宴客聞之減座中蘇樂五分之四原北尹黎幹關從請車馬及轉卒 盗打司籍藏水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祖父島爾指藥氣與其廟主 下巴十二年三月訴元載元載多納賄頭食有告藏國不執者上場之旬 兵於京師日無軍其終天子弱方娘強而屠遂以亡城道權勢發後也 及於而方線之兵盛矣及其未也強臣悍将兵有天下而天子亦日置 〇四月以楊紹常衮同平章事紹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站塵時有府兵府兵後蘇而為騰騎蔣島道足以為龍又其甚也至国大下以養亂而遂至於在爲姿唐有天下互生其後世子孫觸崩不能謹重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如亂及其弊也皆有節目雖不能臺合古法益得其大意馬此高祖太宗之所以處也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萬之於慶后處激表資料持事動作休息 先海内其有不平者子是以先王必正其心倫其另而天下自治孟子 取瑞之 怨者亦非也 范華明日楊總以清名俊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已以 前致空日報之者也調幹寬有仍德化限之心者非也調子儀有惭威的致空日都公都幹崔軍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冤則 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磨代宗紀 Ŧ 現時白年 言 指 指 使 他 他 有行物的不 賜故者行 を指 子様所以 於事典生工事之初用知選事数以公事與常交争及由是惡之〇十二月郭子儀 # 曹教は今同乳妖也何以皆為可戒法史之不察族達更之不郷沒者以承天意世史熱為二十九奉 唐代宗起 常衣師百官留中書舎入崔祐甫不復曰物及常為妖補捕風乃其職也 维料写明 河中瑞 兵職以来悉為於明日吳曜誤我逐逐之 一人似然 以既田昇平公主有二項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者生汝識吾意當然聚先及千十三年正月物毀白渠支流碾禮公華縣州漢水奏町故日白縣 逐奏瑞鹽如從言仍上表有諸五神利上從之賜號發應雲慶池時人醜 留粉字懷光陰謀代子儀編為認憲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蒙察其訴以入朝日報應元年至是子版此七書入朝北子儀人朝命判官社黃家主 公主即日毀之〇六月龍右節度使朱此獻循風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 令何的有威惠素身清便至無姬安非公會·大曾飲酒聽樂〇霖雨度支 話懷光懷光 一掌書記勘到力華子儀不聴奏敗到既而像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 了儀情以副使張雲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寒無窮動軍級 九大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冕嬌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 子儀平東少過失惟殺張墨逐高郢為虚德累雖然不於頭

10

動以外刺史 中国 世史類 数保て和主 何関全代表 野菓引泉不 ○維國將李希烈迹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琬嬪雖罪之刑上竟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承嗣卒則陳雠徙る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失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 間利病後報政而用之 用李汝芳屬营薪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 已未干四年正月以李必為酷州刺史上於六月李治常夜百陛下人欲 得嗣未所遊載盤徑及當議罪之泌目嗣恭為人小心養事人精勤更事不初平獨皰馱琉璃、點不能什麼者盤徑九寸脫以為至繁友破武家及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戰萬調縣鐵和因言諮嗣 五月帝前機備家室于 而不知大體青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面為或所用故為之盡力 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敬程元旗魚剛恩李翰園則雖知其當散而文矢而聞誠所謂排心危廣患深者故於李光跗僕固懷恩則皆追念下稱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雕顯沛出入千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雕顯沛出入千下協問中與賢主宪其卒也何及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邪猛玄宗丁時期回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膚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以定定為 一州依報政而用之 耶然則交之言之休休有容之量帝之聽失任監川刺史夫郭侯之覧代宗知之义矣雖大用之以為相可也何处試之二十九卷 一本府代宗紀 善為然專事始包逐殺主則所為主帥遊為後不故事唐卒以亡其可以主教追罪三宜就元數其初亦山龍任之過而其未又皆未得為重 勿貳之誠矣 隱思以處之經圖斜究而不敢輕發以動變卒於元程像李四 **替不亦多故** 丁南湖回代宗徵於衛山後屈之藩係及召見又聽常交之言以為體 一悟慢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子儀之謂數 代宗之篇所可録者訓裴麗召師模然懷思女三事耳雖能 太子即位在該除中動導禮法依馬齒蔥菜 山台首指 ## 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獨終不得其過上當朝祐南日人或母母於 不與而無所輕別賢惠同滯首祐甫代之然收時望推薦刊枝常經虚日 - 野子族為 官人 一一 额卿所用多沙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有官不敢不詳慎若平中 **低**製 計奏子 為君相兵 職以領土 養 人 *题目: 諸将競論功賞故官對不能無濫及當了如相思董其較四方奏請一切 四種語 閏五月段常交差例州利史以崔祐甫同一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月共 新文は、秦郭公地来請日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助高均軍上新即位以為此一世旦賴編二十九年 《 戸後宗紀 **如**得 失 间 之未識何以語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又統約點圖寫了大之類出官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於四面紅山來能脈翻象上日家數豪春而這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期山平縣晒航之時 近極地田禁屠宰子儀之縣人犯禁金吾將軍我箭奏之或謂曰君獨不尊郭子係為尚父加太尉都中書令簡章見好牒之可雜地而上以山陵 慶季圖記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顧忠為良瑞如慶豐壽芝珍 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循及平 食前數學草具不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先是諸國累 亦可光〇韶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官女屋門於獨山則史李践了 以李希別為消恩的度使代宗像館臣官奉使四方者還聞其所得頗必 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又何道解曠官之足病故 圖公旦臣間用人者無裁躁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以 胡致堂巨 之縣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符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必也學之 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奇賢美以親故而拾之亦非公也夫天下 別尾然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一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廳虎

以劉表記 だが兵士 木飲 那首的主無通為備白仁進至門施率萬船備七千缗自進以北列置<u>巡按擇能更</u> 見す 宗之矣 绝宗隣 後時近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し造使心夢随**西**將士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 三九利權出為曹州刺史而以是華之至德初第五時榜鹽以佐軍用及劉 以劉曼利度支先是劉曼韓是分掌天下財武上素開港拾克過甚故能 是中使之不歸者皆潜禁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英敢受 配光超賜和烈族に私然灌之僕馬及織七百匹上怒杖公起而流之於 第十匹服玩數千事〇龍權酒房於熟滿點酒二年歲後緊離非先禄原止時人謂之水妖海無所水事皆及上案疾之子是毀其尤者〇城常黃 即於於於校院後與宦者劉忠翼親蓋情隨會縱皆賜死〇毀元數馬財上依從之正已大點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無幾可望馬〇殺共部侍 長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橋不平所入近十倍而人不厭苦天 璘劉忠寶之第安史亂後法侯縣弛將相臣官說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 居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緣而聽利及其太半以照為清係 二十萬緣上欲受之恐見欺都之則無能僅祐雨請這使慰勞圖者將去 以張沙為石散騎常住上之任東宮也國子傳上河中張沙為伴聽即位即為西北西人未若勿惟而以于民之為善也 知實所又未若多情而以于民之爲善也因致空回刺於裕民去奪之者也後宗盡聽之其矣既而半利最惠故則致空回知治體有欲能官權滿使民自為之量取其利雖未進合古 守之其害米有不甚者也 出於其子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英何其明於知父而聞于知已乎益了有限之不信群臣而惟定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蘇置遂 德宗所以深橋代宗之政者皆出於一時之統而無忠信誠惡之心以 易工係宗緒代宗之夫所深您官官之盡置不明哉然其於也學 **沙入禁中事無大小皆洛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以** 八 唐 把京記 和將李晟等擊破之後軍在湖市餘年特地險共獨公為沒多朝廷原之是一種與以土押新人相入則才與然後處謝告實〇十月吐養南部入稅資補實理,以是入相後權為歐洲和東黎後處謝告實〇十月吐養南部入稅資補實施,與於國際即敗于劉以遷入質楊炎知其直至 三進海流 科里斯斯 大法 而信治 百字以上[2 祭相 新 表 直海~海 楊炎斯馬 此気期始二九米 が耳り 了王皋為衙州刺史有治行限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段期州始暴之 以下或條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祭而舉之加 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今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恭議馬其六品 也是是大報非才也是公務者非勞也今万以此求天下之士國未直至 沈紀濟上選舉議日選舉之法三科日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無 不视事 名用人之不可也班太原人性祖率相等喜低治班議者也治無他長與南屬吳黑業辦騎上亦素閱其名故自遠誦中用之 治験末轉結議辦節 以護頭則蒙才成得而官無不治矣 張淡卷沙梅其才可大用上信沙言而用之間者無不駭愕既而祐南病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乎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下相於崔 知人而慶人之亦不能如也被军村之成法猶意平旗十得五而已繼行五至堂三之不及與益以自不能無私而慶人之不能心也自以不能因改定三銓選平格之殊天下莫不以為廣章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 胡致堂日 未可盡草如照濟之論亦可放其甚斯矣 於賜告機務不上乞骸之請此人何黃馬猪雨即不當然也故至正退之節當時可為相我至沙頗真鄉也緒南舍之而引奏至胡致堂已上臣事若以人莫雅於薦引之士幸相師表百帳莫大於追 所謂許慎何在耶 楊炎為吞業夫炎為元載之黨收害用私其素習也稀雨當不之知而情治是枯雨作相自謂選擇百官不敢不許與美及大子上相乃以 南湖里 在了川治海念太妃老将繁而戚於成战不以前話世出則凶服就 以坐賦之張沙而為老罪來聞之看來同不足賣也獨怪谁 門 再施印紀

之野大射 身は本質 生ま 宗義政治 世史 類線老之二十九終 野人為誰 旭川以 と留軍使神策都將李島將共合撃陸燕南部破之〇部財政皆歸左藏が一致動然後更夜他師使千里沃壤役為國有是因小客而收大利也上逐 **歸鎮樹炎言於上日獨地當語軍城有之貢献不入與無國商不若留客** 河盗賊縣湖南城師王國民阳山為盗遣都官員外郎關福招撫之道辭寶之於無所不遊兵。〇十二月立宣王調為皇太子〇遺嗣指招撫朔夏收居心惟東蓋而悉〇十二月立宣王調為皇太子〇遺嗣指招撫朔以左言移入主意議者稱之後版公清和小从之前以得計地展天子出 東北部獲其出入及第五琦為慶支塩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砌路之減是也需以美之宜矣舊制天下金得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無私藏者部則賦皆歸左養舊制天下金得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 **發定陽成共雜禁共住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共於其腹中動將必不** 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循或耗亂不集令 在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日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日联比 管實食其中與結根據年不可數楊公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 一下部求賢又遷便搜訪美對日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工安有有逗管 秦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官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人不出由是以 一方随牌聚選不上忧 後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重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聖言 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馬可也 已放點懂附盧祀而屬李元平則恐指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 度言中藏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英 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競其多少始二十年官官領其事者 開播為楊紹所属宣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 奏向便德宗問以執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指置點然而 八、唐德宗紀

有き提明之前不成界以後常為差無行南者在听 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川如字九民於生為黄四歲為 慶租庸朝法。先計州縣每處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 户不勝因縣運皆逃徙至是楊文建議作两稅法服過十二月禮人曆 府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元官温為之大量自天實以繼多而無所揭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鄉不及三代之極 1.日其自由人生目前因此长展而每两名至今复奏者或花用中權以格主奸吏取滿一時感更其制而經常之法猶嚴重矣器可分世雲 來大公展起方鎮數報兵軍之與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於加 學時和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飲迫越取無無後常進 建中元年正月始作两北大於員能前的治重其知為民言也 唐 〇徳至帝 次之法曰租屬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應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 **賢以召李看烈朱此李懷光之礼赖李嚴李於陸暫諾賢母免** 而期報光陵〇帝初政精明海内敬仰但情思烈源以強明自 **仁耻見風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誤用楊麥盧把趙璠好首賴** 居德宗 該通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八年。壽六十四 **受献** 東東大海路之〇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南必謂共館〇祭奉天城莊城府康等華秋犯憲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不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 (業界及)歸之度文以代租賦〇吐蕃道便入貢圖將士言不可歸吐蕃係上日我 亦信さる大 而至此 (A) 優美間別 の一門では 現有本地之変 成不三四年果 高大其城以俸非常颜原中且金原地聚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十年秦天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暫有難官之厄臣望秦天有天子氣官 平文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恭心不安據河州不受詔復不段 之安徒也逐州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家外吾屬何罪而至此 |原尹、欲城原州||巡當為城其新士怒日吾屬始居部州, 前營耕祭有地著 為這個尚虚未宜與事以召送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即使李懷光無感 華其失故綱目書而予之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廣受四方貢献應宗能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 以段秀質為司農鄉借花南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原領 軍天用元起直策城原州欲發两京開內丁夫浚渠與屯田民秀實以 茂言條泰天城而得金不知懷光之反也亦自以人言修孫州城否至 徳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及已自然嗚呼朱此之及也以前 外為貢献上生日四方貢献皆不受李正巴田伦各獻總三萬匹上 此領惟發丁夫以修城既而有樂奔居其中。中而諸将奮勇得復舊京 了るでし、真の来だとまず以外より天下と見なられてよりででします。 徳宗之政名派而寅食故其令始城而終廢益祭為之法蝉 特銭括前権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食繁而食弊以至於亡 實或未此為師語以此代懷光〇四月上生日不受獻自玄宗生日為 何亦得全也由是观之所士之言亦億中一而已矣 七一道茂知德宗持有雜官之 尼藍勘之親賢選奸輕稱薄城至誠 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一一一一世中不好如是而猶有厄馬歸之天數可也皆無一言及 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 **唐德宗**

医自南 院要剧之官必盡一時之選級会論報告與財務故學之後掌財賦本數學與終無顯辯利重於名故更多食污然惟異能行之他人效若終到遠其場世則觀綱三十四 唐德宗 開始之方於本多之故更也〇最又以戶口然多則賦稅自屬故其理財常以 朝廷府庫就竭所在宿童兵仰給縣官所獨不皆皆倚辦於晏萬有精神初安史之亂数年間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為繼劉晏光於後而田悅季正己以爲偕山殺之不以其對也為繼劉晏光於後而田悅季正己以爲偕山殺之不以其對也為終之回及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是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見不除其為則雖可拟失 無應納明鄉受輔失出納發較事雖至納必委之士類更惟書符牒不得辨藏動之士而用之至於句对條檢簿書終以於此外前言十七最其十下無甚較甚實之憂意常以為辦集聚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臟 之用食用益及主之、人民食用民食故但於出職之鄉置聽官水鹽財威以不過四百萬然季年則干餘萬熟,○風調用權職法克運國下見八不過二百萬具季年乃三百皆萬其初○風調用權職法克運國 價與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復利而天 始見不松之端先中至應鍋免放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意不待 養民為先前道各置知院官每何月共州縣西雪理數之狀饒在該也日 鄉遠者轉驅於彼的之或商絕随實別藏價器之語之當平臟官獲其利 使司野則對和飲則民籍或以殼易雅質供官用及於豐屬實之知院官 戶所養之

歸但屬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除州縣不復置官其江衛間去贖 其国勢流上就竟然後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養於馬時 多後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奏養走者置還相望胡報四方物 一言常言士陷贓順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索 /廣其始江洋藍相不與門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了 所多然望奏が成之上下記賜死天下鬼之平有神は旺 可情小計不 不可服 食製貨 能及東龍 求义之病 万事込め 見心有な 五事何 世史類編三十つ 美市 聽意大後雖所指由於○曼於傷了人際於今。這功造船每艘給錢干將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所無斗光沉覆者鄉對被過一招解地內籍與河北鄉遊撒西有發言際比此河船達俠處其間綠水還倉應地內籍竣工船達橫洲鄉睢河新灣 歐部鄉 文汇船達河路隔沿線河高成勞受優重到以為江江河還水力不同各境便宜造運船教灣平均高成勞受優重到以為江江河還水力不同各境便宜造運船教灣平均 公為永久之處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實則官物限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度費大多安日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充事 之者减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敢五十年有司罪破其非及咸完矣者處與之層層計較鋪鉄安能久行乎與目必有處吾所給多而减 言即利者皆真能及 東清運速藝易異為人勤力事無問烈公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蘇船造旋轉易異為人動力事無問烈公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 是運用東較人長安看以河流渦悍其外外聽流車一斛得 係類色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政臣官武將得以精口日南矛文臣贓動 十月於薛邕為壓山蘇上初即位頭下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 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宣非欺罔即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之完必有說人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特別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之完必有說人以故善為國者用生禍矣方要之總利權也更言衆頗疾不免於請死何期利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函小費事無關則必於一日中决之此是可法之五事也明美能是國而改堂巨敵必要之土類理村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例致皇国副委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應者出經義傳中傾而復懷要有勞爲可謂知取予矣 萬物低印操天下蘇肯以佐軍與錐用兵数十年數不及民而用度足 新三之而王権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到吴因平學法幹山海排商買制新三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致人不您知所以予人不也道御下了 徳宗之不明宣 足與有為哉二臣以城敗而疑天下之士皆 八十五者回

間後施察 報世宗食 博士引 和可不 て成旅 被四文後習以為常遊不得其最久和官臣與遊了李正已就園田承嗣相結期請以下出於賴是之命也相提以和官臣與遊了李正自稱當後讓則但贈賴於未等等一一年正凡成德斯度使李官臣李十惟后自稱當後讓則但贈賴於賴博日十一月始定公主見異姑禮經会說緣可為後世 唐世堂從之至是悅屬為實臣千惟不請繼襲上<u>欲華前発不許或日不與必為</u> 曹清清正獨孤后上自於之上聞而悪之由是有誅死之意權相共此為 編手数 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在海是所命不足以已亂而而足以長亂也竟不 龍上曰賊不無資以為礼質精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和日因其 問疾才儀然屏倚去獨隱元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親随而心陰婦人 教劉曼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處罪炎健遺腹心分請諸道密論以晏以楊矣魔祀同平章軍以楊炎是以為國况以監犯此相手,楊奏既以楊愛監也書何則帝不專任婦之亦楊奏既 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暂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 屬犯親親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質名此去不離例把管往 許例乃與正已各遣便請惟出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動 芳立成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我延龄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相不專任到矣的常輕把無學多能疾不與會食祀亦恨之把除校欲起 置相可不慎哉 (於野門上數十年而未已馬德宗相紀而紀引延齡則共國政可知矣) 故也 廢食也用不以家有實際而不封點和完人以失於一人而不服於教是以重而用不以家有實際而不封點和完人以失於一人而不服於教是以重而不利之位食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一淺也學不以對有四國而不利之位 **阿致堂目使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 虚にはない 王子被传说 天下武功高 男科を見 於人君子 独不供 所應料相 製出知言 高節 卓紀一時 殿中華 不然が整 世史類编三十丁 後即日 Ė 而終共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其表行城職及師即人都雖然縣職緣難盡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教不疾務養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 役使務走於前家人亦以僕縁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始三十年 **師思題之而已候尚懷恩李懷光潘城董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 营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皇拜之日此勝不屈於人若千年矣李靈語 程元振魚朝恩龍調百端部曹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護遊不行 殿吏武王郭子儀卒時行三郎以十二年一人的已終于儀為上將擁其班被如兩眼在吾殿中不可不取乃舉兵改和第2八尚父太尉中書令所 田院果共及刑五仁 明的院與正己等定計述共拒命的欲山山為境日記及行打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與不發上深嘆美賜書夢之〇 河戒之日此行大建功名,即放之日相與為散尚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 芝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思元對日臣等發軍大軍帥張 以見褒崇 さ 記り 世而主不幾份虧人欲而議者不之於鳴呼幾均說知言其子孫多以世而主不幾份虧人欲而議者不之於鳴呼表的為不思功差一子懷充名高嘟爛然獲者県史臣聚加稱權種天下而朝不思功差一子懷充名高嘟爛然獲者県史臣聚地稱權種天下而朝不思功差一子懷之末子懷自別方提然團港陽單縣丞北當是縣家兵福波(養包天寶之末子儀自別方提然團轉戰逐北當是脫天子西走磨粹 稱其前者極微處切怨其言之遊,失窮者極欲小人處當貴者之所為極其前者等成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家義命而已矣史又打改矣了功若天下而上不疑这極人臣而樂不疾此漢唐以來将相 胡致空首仍難光于城以何道而 功名顕戴盛德云 作亂公私物過所者皆留之惟子俱物不敢近遭兵衛送出境校 二十四元年輕中書令至此死二十四方矣一府庫珍女山 八子七塔皆為朝廷顧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 有是我

為軍任時女 伯政和之一也正何说和日今上志依掃清河湖不使藩鎮永鼓號之則縣的為之者自此的武俊疑未首奉韶嶽縣於助於後照射二州又將稱數又於外月田於田事此也武俊疑未首奉韶嶽縣於助於後照射二州又將稱數又於外月田於田事此之一州不許由是然鄭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河定復有部分武後糧馬 更類編三十卷 玄宗以妈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從之楊於為相立廟後直其地杞因言 語而殺之則非其罪疾此所以曹級而存其故官之初滿萬之期臨田江至議言李希烈不可用二事有係國體乃總重地之初滿萬之期臨田江文內大破之〇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炎紅與崖州司馬矣權書在僕則何 爾此女為將士一日之曹然哭曰願蓝死力不敢言官於是同本抱直等 城中食量張径餘其爱文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數甚戴任家無他物語 語馬處李拘真李展討田伦戰於臨過大破之田伦攻臨沧縣是月不拔 酒大喜即遣何歸報又遺王 古友以張孝忠朱滔等討之惟在将王武俊殺之以降成德遂平滔請深 馬道中使被送縊殺之 高願地有王無故玄宗徒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取 建州東州府司 次矣若司徒於魏博而校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 浮園遠述不進作人城旬餘日處等諸軍站至城下攻之不克〇李惟在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五千餘人走觀州處與军抱真不畅頓至中成三年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四萬館橋養其後經結陣經 者解也 可及非真有意於密欽也明於而論者求其以不輕其心宜乎知子儀依知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照下復知其為可思其深處遠討遵乎不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顯平察人之爲而其心實在毛便巧俊之 宗之猜忌来子儀以為便已見疑於君不若少徇最人之跡而獨受奇 手而歸之應威壁狼平夷於此中主所不能無缺皆完肅代之陋然德 万正學自 子儀之旨受民謂其窮者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左史氏之 妄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提大将之軍海內於群盗之 唐德宗紀 鎮連衙若耳目手足之相較 话官司行 **F**成獨宗 等 其精重表 之過 **走富其民** 所以保民 四分類 獨二十六 徐海北觀察使西海此已為納所據消竟不得捨上乃囚說等納迷歸鄞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朱東始以洞無 **靈園和怒不從其請以有為招諭使至是到治攻率納於潤州克其外城際川觀察使且日前得朝廷詔書必取率納所有關訊以成功程先日報** 即為阿爾河南河東部州共南人前魏州討田代王武俊不受記朱洞亦果在 費百餘萬經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章都有順原建議以為貨利所發 而南以較熟州西命懷光等将共討之〇括富商錢時两河河城用兵日 四月朱滔王武俊及發兵校田悅窓随州詔李懷光討之上遣中使發 納干城上涕泣求自新又遣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威不可 先是徐州刺史本为正已之從兄弟也舉州歸國遣俱程奉表詣闕乞領 馬橋人已竭矣 麥看唱借四分之一 所有貨計得幾八十餘萬衛又括依櫃街錢鄉也也是養養紀 智在富南請括富南錢出萬緣者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 翻致空回盧北右不然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者不聽宋鳳翔則 充夷之时命智則之将見所而進克之及失乃這其智術鐵速成而失充夷之时命智則之将見所直接之人不能統二寸其嚴多矣然後出西致皇司舊用兵者先遇其民而實其府尾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 命貴君科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後敢也不無飲之害甚於冠盗冠盗害民之命而暴飲失民之心害民臣無財之者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華財起未管不白度其民 田悦等要其輔軍於是魏傳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古宋為之次不待鄉年而决也情哉事我以至而應之失宜使李沙期 百致皇日前前廷忽事之過也必經連衛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月 武俊段版賞之宜矣乃吝惜節緣仲其二卅又分事門思 真卿李紀在朝而至然即 封其横容易侧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機 事起而京城內

百姓神子 林 到 担 相 五 軍大敗退係魏點以拒而○以関播同平章事 虚犯知上必更立相恐分 山脏直線大名敗請未治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隊等 **北速口陛下必以臣就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禁上乃顧越曰無出之乃對日鳳翔將校皆尚非非宰相無以鎮機臣請自行上院首未言** 召朱此入朝以張經無風翔節度使朱滔遭書朱此欲與同及上得之亦 **一河文空司李子十之容為叛臣置非宋奏縣德亦情才無其名而不惡稱王聚從之於是滿目稱說主田悅稱既至主武俊稱始王李納稱留王** 可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請以為四國俱 相引至此獨者各何發口欲言取備自是不敢後言〇朱滔田悅王武俊 上與學相論事備欲有所言祀目之而止出謂之日以足下端愁少官故 已權屬福儒屋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决於把衛但飲社無所可否 群臣始助上以嚴封御下中外失望〇六月李懷光擊朱清王武俊於極 李納皆自稱王田院德朱倫之收與王武俊議表編為王稱臣事之治不 盛軍容加之洞以為裝已逐出陳懷光勇而無禁途擊消於偃山之西官 不之罪必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花忌張錨中直為上所重欲 官案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祀為相知上性多是因以疑似離間 多腳繼知為把所排而無許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府為相 令公康自了去我謂公何機化乃单騎造極真壘相與棕城結散機大然欲引兵歸李晟說幾日李尚書以和趙連堪分兵守之誠未有 此可謂百世之師矣 言平積時之城益其客氣不勝而義理本明也城非知事者乃能如致空国為勝員者也紀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馬帳間至殷之 順審 朝廷勿得等土幸而恩禮功數與此不幸而斥而殺其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人爾筠能張叛臣之實而見居臣之 县素以事構除不後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和真分兵戍那 ~ 唐德宗紀 **法**帮你店找 世 不 快 公 一 知 直經犯误出 吉若 直觉 然一個特裁信制諸道軍出境則如給度支上優恤士本每出境加給酒內本報的與認知行稅間然除所錢法無例則為實惠以毒民者失此日 脓徒六 可以是物行與因初行稅間然除所錢法書物運動也行稅間無限后或法足以如其格取 おるが以 不公馬中 世史類編三十卷 心學 專其質問告出生率之報·愁怨之聲盈於遠近齒見們最已馬功 一所提出于黃普者繼以夏賈簽將官留五十錢餘晚轉及相買為著的 於謂百供為公私給與父賈賈簽將官留五十錢餘晚轉及相買為著的 於謂百供為公私給與父賈賈簽將官留五十錢的幾種及相買為著的 歷多而熙他前者出錢動數百經廣告看與五十零一所除陌錢者施過 死耳豈受汝曹誘肠子希烈極坎欲院之真鄉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日 之日汝知有爲安禄山而死者顏果鄉平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 同宴四使日都統将稱大號而太師通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鄉吃 何必多喘至以一級相與其不快公心事都希烈乃謝之 也上以為然造之詔下舉朝失色其於縣至東朝留中鄉根則日往公 上飲造人宣慰希烈犯曰顏真鄉三朝福臣忠直剛央名重海内直其 地希烈的之日首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初盛把惡真鄉欲出之至 以為辨相之恭應為該州別獨為等者別轉去元平見布然恐惟便夜後慶多四年正月李希則隨汝州韶賴真船宣慰之李元平鍊做大言間機 間上屋就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数或有字 萬縣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越替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 直機仍給其家一人其三人之給故出軍綠瑜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柳曰君命也将馬避之遂行至野夷朱滔等四使 一一月李希烈自極天下都元 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西致堂 天年聊七十致任而歸不亦等乎而與慶祀同朝且有不相到文章 常公清也正道再為常伯輔相方確臣而不用人君非知己 忠義之節終古不恨方之為大盗指級不亦遠乎 例掛為李元平盧把陷旗兵御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具 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後所以嚴也 唐施宗紀

以思想 孫後王乙 変之功法 いする人不能取消非止實財散設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又曰無將自前之虚 世史類編工七卷 産の方 村報地乃大老對日使遠夷非舒原故事者不可且操行則自今年少於疾者不 方見五其人看兵雞聚不足恃標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 繁世世教問以得失時两河用兵人不决賦役日滋赞以兵窮民困恐别生内戀 例所主 政辭遠便矣操乃行遠至鳳州本〇八月李希烈窓養城詔發極原照州 於上日臣不恒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認命上為之惻然謂祀日孫無 日右根照信收為剛內道 後後已甚當地日京北井日左馬斯衛後已甚當地日京北井日左馬斯衛後已甚當起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 一意明矣承平漸人武備運做故禄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為一舉治王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始五百馬舉天下不敵國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 取輕倒持則怪主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九諸府 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那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了上秦 其署日克敵之要在平将得其人取將之方在平操得其病将非 七月還禮部尚書李揆使江蕃祭有才望盧祀至之故使之入正然際言 一两京不守是七失居重取輕之權忘深根固落之處陛下豈不為之寒心 則枝幹顛落失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畜威以昭徳偏廢則危居重以 故今朔方太原之樂遠在山東神東六軍之兵繼出開处開朝之間**時**之 予道兵被之○初上在東宮閉監察御史陸暫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 中有如朱滔和烈竊發郊鐵路犯城關未審陛下後何以備之陛下慌過 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微也溢非民城乎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平前世以此喪我後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平前世以此喪我後以百多世,我問架墊而錢其事至随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绝也手 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完華陽日民然兵恐激而成亂自古不固却本而攻較不息者必有意 計所這種策六軍等以及即将子弟悉可追逐明動四個 唐徳宗紀 代张兴 **张師什鄉** 世史類編三十卷 兵如果 也師惟概食來做前級也面累於為之級恐點也而獲之因楊言曰吾皆 第而來強将摩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以發至遊水部常水产王翊稿 則其己輸者可您見處者從秦人心不抵利本自固上不能用 西越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微發使知各保安居仍降德首龍問架等雜毯 權知六軍〇上至處應原奏道茂之言乃幸塞方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權知六軍〇上至處應原奏道茂之言乃幸塞方文武之臣稍稍繼至自軍與吳軍軍時情的性機以既等等情為問則是自與政國的學與有引軍與吳軍軍時性的性機以既等等情為則則是可與政國的學和中此 きまつか魚朝恩民族官官不復典兵有實文場電仙鳴者等事上於東門出處礼用共不已征調日聚一旦窓城職後大駕廉應集亡社務是果門出處計用共不已征調日聚一旦窓城職後大駕廉應集亡社務是東門出處共口住人至者城已斬開而入上乃與王貴妃掌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 軍使白志息軍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良皆隱不以開但受市肆富自 進不如相與取之乃援

馬甲張旗該課群呼還越京師入城百姓較夫賊 将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問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 **彩城一月經原節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莊多势子** 宫至是帥宦官左右懂百人以從翰林學士美公輔叩馬言曰朱此常為 格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慶為販閱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大呼告之日文曹勿恐不奪汝商皆就質矣不稅汝問架陌發矣初神等 無及矣姚今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聚無主不能义非太尉問居私第請相 經師感處京師心常快快令亂狂若泰以為主則難制失請召使從行上日 下月經 原共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天北友據長安上發西原等道兵救 范華陽巨骨論用兵之致亂如青龍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 人莫敢雹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唐德宗紀

不透露不 大学品 知所震 世史熟編二十七 がまたて一つのできる。 **有一只可用** 段公東百 あ此剪宗室以絶人望殺ルセナセ人終系為此誤冊文託成仰察伽斯 来此機就此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好收回就漢以源休同平章事休 額將血騰地此與奔實相轉忠臣前助此此得制制能走秀實知事不成 兵使靈云許為姚令言行令夏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此召李忠臣原 第四人之放擊北之時三人并的以致秀官獨死然三人卒皆死干城第四人之故秀實物與劉海前河明禮破盡在三人部謀此及秀實以 謂此黑白我不同汝及何不殺我叛争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 体如今言及秀寶等議稱帝事秀實功然起本体象笏前唾此面大馬日 二千於言迎大復層服察天時寒天守備單弱段天實調暖雲岳日事悉城〇司農鄉段秀實謀訴朱泚不克死之沁邊潭題其馬便韓里將銳兵 在見此此喜日段公來各事濟失延坐問計秀實統之日福賜不如有司 展卵段秀質父失兵柄意見必怏怏遣騎士却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 任贼吾恨不得斬沒禹段置從汝反即因以芴擊此此舉手杯之緣中世 不深若此遇也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接兵 諸道援兵至者皆管於三十里外姜公輔源曰今宿衛軍寨防應不可以 之功也此不忧〇上初至案天該徵近道兵入後問群臣勸此奉迎乃詔 胡致空日奏實不死志将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强死為正秀實亦 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鄉見幾不敏情哉抱忠負杖草 范華·助巨死非難也嚴死為祖後系能拒礼不作冊文而死置不為忠 草而死也竟然後不得已而死則其死豈草草哉草而死也綱目書秀實謀謀朱此不克死之夫謀不 臣爭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信哉 可謂知所屬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就聽判以從人 唐德宗紀 字就此安上游中使告難於聽殿行告諸将相與**的** 1 天之國 南京里 「カラモ」としていません。 「日本教の大坂下に解其死其母不実属日実以國家何負」は日月下、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戦死於城下に解其死其母不実属日実以國家何負 礼之由 城中次海 是照亦自此前矣七品程 **計**斯足收 機光群奏 第五十五 其首而太上哭之盡哀結滿為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克 世史順編三十卷 此至長皮雄府市之常不愛金帛以脱將士加以籍完器械日號其廣及敗北其於離果北遂遊歸養安聚以為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臣道入援時北幾國奉天権光先遣兵馬便張認蕭編未問行至末懷光 且田吾見上當請訴之順乃數與人言以致犯之排情後雖得秦辰化 破走之案去圍解朱此攻圍聚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總有版米 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取和今生礼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後追矣 長安平府庫尚有除五職者皆追然有司之恭敬馬の李塚光至家天語 二斛每尚賊之休息夜緣人於城下来無著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李晟俱 而万死已晚矣及此敗獨日月之母不坐〇本展将兵入接軍城擊朱此 不息足致异平豈止荡滌妖気旋後宮朝而已 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凱人何畏乎尼運勤勵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豆徒言數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刃之憂君者有誅水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諦並興陛下有股旅之臣有 暫退上疏以為陛下做師日滋賦飲日重內目京色好治邊聽行者有效 故深自克青暫白致今日之患皆以臣之罪也上日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哭懷光遂赴夏安〇朱北犯秦天司韓遊豫所城柜之上與陸暫語及亂 ·西至生日 卷也對玩玩上而像光表至於是逐把蓋對之說明辨有理用文生日 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服脏耳目為首此指塵把而不斥其 方之訴許毀罵者其效優矣 唐徳宗紀

爾備 原之有時 ○上問陸對以當今切務對上班曰當之意落在於客察群情意想要此能無難以其之情美之提號其已起因官 結若在與結告而乃進世國軍幣職後維持檢國中人以所所不能見也然后的與對告而乃進世國軍幣職後維持檢國中人以新子里湖域此難被來批解會國而起民人不得見天千意快快回再今已為好臣所挑勁可以決述引天去前時機可以與於是與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一個問題的問題,與於此所可能則可慎門漢式的此情轉換機能與李麗 聖人と一下引がこと、まちと、シー、シー・ハースが芸芸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聖礼と如己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芸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 爾一直丁夏丁夏島長安優比而西張門日便門灌城於此作構將清水理等於蘇北三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孤敢比破竹之勢也上以為然詔懷死 春水 「下来でいっ丁ケーキモデメデュを展示人、まちゃてな人なことのことにないます。 官以終下大抵信是個同番を無可る而同之故謂と當りが致途記述加質問述 人才権下大抵信是個同番と終章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道認念記述加質問述 **演奏一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心養成湯不稱其無過 · 一部之日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讓所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綠推誠信不 世史類編三十卷 在并仍被 之本在平得教得教之更在平見情慣以商助上鎖下從禁之在易乾下 事不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 坤上曰春坤下乾上曰否慎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 平面看中外意正君臣道隔上澤門於下布下情望於上間實事不知知 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繁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 即鮮弱若有新才異能在朕豆惜拔擢赞以入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事 謂之益平上後人而肆諸已人必然而叛上矣皇不謂之損乎上遭中便 處上於位來矣而及為恭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 就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友在推誠又諫官論事 及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 人無心息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 者雖解情鄙批亦當侵容以問言路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事者斯 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許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 唐德幸紀 前部中上伸子原元元年正月大放陸對言於上日今盗過天丁里獨措退陛下宜 日君和城 聖明以差 痛自引過以威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而發昭以善言後國陛下誠能不 世史類編三十卷 力设品等 以座替為考功郎中暫解日行罰先責近而後早遠則令不犯行官先更 為難不以無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來理然而下每 白志貞為恩州司馬特曼所東華康府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 |春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記無所避忌無今友側之徒華心何化上似之 能從有一千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〇曹王即遣使貢献書的時南方 能好課者直示我之能發頭者之任誣明我之能恕該者之陋心彰我之 也調課顧留意受機於減職果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日讓者多表我之間過轉辨給眩聰明報日無屬威嚴必盡慢讚照也,此六者君上之弊 有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 故承天所下部曹雖在将将卒出之無不威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 准與各門境目守惟墨數遣使問道貢献O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表 古五生三旦於公該而後實富刑不刑追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月女生一月十月月十月月十月日 之言自罷祀等則下陵上替之時何自而起哉 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然把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 而人畏爱之心他道矣德宗保養巨私沒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 盧把等罪惡我論喧騰,小各把等上不得已十二月於把 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造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向使早用陰數 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 慶廣刑處日君被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務當官不常一 府德宗紀 超玻璃福州司馬福州今敗為得巴十二月於祀為新州司馬

思修在建 河流 天工:脚天 大佐方人 五日十人 新灌油於其庭真卿題赴火景臻城上之〇置追於大盈庫於行官解器 世史類編三十卷 其物以此 官日爾汉廣京鄉無事之地子一上於行官顧下周屋也則諸道貢献之行官其惡不侍照絕而日見矣行上於行官顧下属拿下貯諸道貢献之 遂即皇帝位國號大變遣其治子景殊謂額真卿曰不能居節當自焚積 院後李抱直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處泣臣見人情如此知 之藏以誘姦聚然平誠能近想重圍之般隱作憂追戒平居之事欲凡在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野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效匹夫 販不足平也 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宣停龍稅下四方人心大 宋此 益稿名 看暴犯陵寝禮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 京震縣上京子祖宗下有于泰庶病心即崎等犯罪實在子自今中外所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然也萬品失序九廟清南之爲和太宗高宗斯循昧省已遂用與我徵師四方轉的千里天謎於上而朕不悟人然於下。 非難改過為雜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循碩 李新列借號王武俊田院李納見敖令皆去王號惟希列自侍兵疆財官 各守藩維朕撫御非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国并所管將更等 **易弱居安心危不知稼穑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宠情未上通** 聖尼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千涤官之中暗於經國之於核習 一庫貨頭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請販必平後為六龍気六五點族 切待之如初未而雖緣朱州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 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成以數舊 審定其命則雖騎悍之卒無禁之屬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乎。 之風行於上下德宗引過之該威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該能該實其心 在文井口四海之遠莫不應之,况語今之行於那因者哉觀光武動約五文井口,成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發於深宮之中,而 唐德宗紀 多产地 月人時以 朱此通訊欲及其養子石演分邊客請行在告之事的懷光賣之日我以 なる。年 大臣 北京沙野道等道宣討安撫使實頭之也 正色日盧祀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日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腳湖江 展九点然假及謀法甚認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達使論百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 四年前 かほう 湯 電場以下 南提引出 出類編三十六 一行れる · 我總禁其章 版限越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獨祖遊雲夢之策懷光大康光反狀已明緩竟宜有儀請以神將趙光銳等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療上從之畜鞭所建以通榜購之遊〇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李晨以為 李展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展合軍的許之懷光屯國機累且退李展漢軍東渭樹李懷光既脇朝廷逐盧祀等內不自安逐有異志又總三十六 日人臣及賜鐵券棟光不及今賜鐵券是使之及也許和花作懷光曆即 敢不竭力偷便臣依阿尚免臣實不能又管與盧杷同奏事相順上古復 初聖徳光被自用楊炎盧把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層志臣 此屬但應常官被之事不宜委以共權國政上不悅又當言陛下踐在之 以關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便復曾言於上日官官為監軍恃恩縱 心腹大尉既有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分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不進容與朱洲通謀事迹頗露李展屋奏恐其有經為所係請移軍東門 後是與官官為一體也言盧花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用吾尺寸以俯於之故若後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級横而上不用吾尺寸以俯於之故若後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級横而上不可致也三無復請德宗從更屬志此格其非以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 胡致堂百 不可與有為也決失 通光形口之意哉嗚呼吃發可為人臣式矣 德宗以專欲致祸国而不喻唯貨是職自古人君不足用登 善盖解僱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 左右端食之皆曰義士也以

士石 漫 苏 和 | 神なりむ||表 を安入了同論二個名加平董事啟得除官制拜天受命謂将佐日長安宗副所在 天輝城尉之遠請上决幸原州平城上從之〇除李·英河地同終節慶使 用兵官元 英语海路 能量利。 | 数官陸警録日添人之方惟名取利名近崖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 N. 展於官可中将士在道散亡相繼○車為至原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 世史知德三十老 更後一人 強策を周 右之功議者皆以正常為恨于獨為最幸為共构政解故得後限以保養教育更良日來是行師一以忠義為主足以走僕光斯朱此再敢吐蕃而社長以忠道機光難擅早屬而論以假播 是時東光朱此連兵整勢甚盛車寫的華人情後極成以孤軍處一份这 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悉欲後人為万逆平不若歸命武亦不仁義然後有功為改之天鴻峻即納納經珠鴻也鄉然然行殺掠今 天院仗而构之網遂與左右誅殺院其幕僚問權應商史日用兵雜尚威三月聽傳養馬使田緒細味剛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網內險多過 禮持之且徵其任懷光無怒內憂磨下為變外恐事晟襲之遠處管東走 之及除光决及逼乘與商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此乃賜懷光記書以臣 性係職事之一官北所謂施實利而寓居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皆陰而 朝廷天子方家歷於外國既順便至必甚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後之造使 為輕故國家命於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熟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 天請行在〇本像光在河中 好像光方弦未此段之與懷光書以兄事 度以前一人而已 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顧著然則最之功名福於始于俄以後數 不審德宗統 等大學在有言及家者展演四天子何在敢言家平地使展親近以家書道展四公本為不過 殿諸道副元帥眾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池書遇之軍中與不悅被劉從一姜公輔皆目下係登用發恩遇難隆不得為相可加李 内风都 和集命 所 **以為那** 数を公願す 不重和此故唐處之際主聖臣野而處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 ◎知水工口声安造塔其智其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來名耳相 (京無寒寒無寒時候家首展然日爾收為賊問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福衣 **一角如此當如何處之對上奏日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地東朝編三十卷・→ ■ 唐徳宗紀** 輔罷為左庶子上於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美公輔表諫上使謂陰如表絡然無叛志潭城即諸軍屯康民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通及學之美公 聖察董事情賴似稅視 城如此之賴更有數人若不追擊恐成奸計費上上問陸暫近有申官自四此來者率非良士有刑遇者論說賊勢語最最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點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點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以為非所宜世宰相遂與陳臣分職人君得失實之諫者而相不預為此一說華陽日人君得賢以為相蓋欲開其忠言嘉課以交修所不速也後 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驅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後為用地 已此所謂假虚名而佐實利者也當今所病方在無輕設法責之循恐不 公輔為左庶子 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科問此不宜 數直讓件上意屬犯雖贬官上心庇之對極言把好邪致亂上雖稅從 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陸智哉之故當時謂之內相於於 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粉之臣不應些訓於聖典上意猶怒記 重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經命而獲官此以進瓜 奏曰以一人之聽覧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處而欲勝億兆之 欺役智彌精失道病還用語納也本一一為一上沒有後我一

此仰飲 係天下安 其效不同國不同也需量嚴肅維給而荆軻松其陰計光武党谷傳屬而馬援輸其 世史類編三十卷 自然的機可其會之兩軍的相疑抱真日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尼万以數 于新一次幸之一次予生也。〇世都可安歸國上以李島潭城女少欲方得以達之有在故樂自世等無難延之心濕滿遭與腐敗而以提舞的人常衣箱裙破软後あ进時季樂難延益的不派則非常幹之此接舞的人常衣箱裙破软後あ进时季樂整英區 (四灣名人遭力藏數自經學表生物主測試經歷四十擔於行在又運米百般以飽本晟組級變數是與史數是與數據歷史即日難鎮以獻南自踐軍府遂安〇五月韓滉遺便貢獻特線,即度使失即日難鎮以獻南自踐軍府遂安〇五月韓滉遺便貢獻特線 ,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失遠連營而進〇以賣聽為工部尚書粮於如兄弟曾同處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對寢久之武俊處激待之益恭指心 騎音或後曾級國家禍難天子播逐持或後吳武後亦悲不自勝遠约為 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問萬機有獨駁區為謹酷之意謀恭衆之有過值與誠誠且不以虚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教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無 院之其於防魔亦已甚至無高路衛江歐屬寺人夏天下之士至者納用 既後命方大宴有悉牒至以澤代耿耽納牒懷中類色不樂宴配召澤告然若故書以美之先是耿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樂澤泰事行在澤 之子將張獻南怒曰澤自屬節城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 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然嚴東百時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 **以 唐德宗紀** 大生季高宫禁祗調驗團鐘養不移職以在職務收廟親如故關先人之容報也上科書軍也六月易選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戶即職務發等日臣己肅清報的與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為精改鄉秋墨無 爾特里米留子劉甲因敢圖已坪恐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 解上之華地班嶺灣教務所以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 解上文華地班嶺灣教務所以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 能用人, 於西州灣縣於縣所以已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 能用人。 原野麟談轍的也而决策於九重之中擔个數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 馬拉琴 10元 秦 # 2 八克将宫被使安士庶人暗贼庭以木若小有魔繁非事民伐罪之意思 世史類編三十卷 其進取費以為醫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署日鋒鎬交於 能原熱西城其将韓是等斬之傳首行在且言為夷光點而市不易要东 立下日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此將在**西**對其接隨道散亡 敗衆大流姚今言帥餘級西走最屯於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類将士之 後京城歲引兵至通化門外此兵大至晟縱兵擊之城敗走再載又破之 [[上行星]].德宗以畿黨之至:宁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朱渝欽封三代用,明不渝如之人不識與納不潔安安之人不識與 八月李晟等收後京城朱北上走其將韓星斬之以隆展大陳在諭以收 敗北當明君臣大義與率将士據險拒之樂范陽歸國其功追不大哉不至皆一智士因從其大者失劉平本諫未而母及而不見聽今當而再致官一百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尚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讓 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城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孤軍處二強冠之間內無貨糧外無救楊徒以忠義感激将士其衆難 單務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後宗社不失舊物而兄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一審同變於開外唐之不亡便意髮頭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本最以 本看烈締結交亂外則李張光觀望圖逆回紅馳然於河北 唐德宗紀 仁義其誰能敵之哉

分縣 正 成 於十八天下事故有可及有五同中不足愛也懷光既解蒙天之國親朱此聖亡 天下事上直西省上問心問中發越京城朔方在素棒精鐵朕畫夕憂之奈何對日 梅立於此北 に大変 **圣处诉录** 四本为人 院教不此 王阿門由尹 其效不在 要動臣李良為之首帝都是了東南衛以示後世太軍城火之諸将相又。東南至改與華展見上先賀平賊後謝收後之晚及至官母開贈明日飯 **然編三十次** 感之民產應之卒的未備村而自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上合陸實量的問潭城使訪求感天新失內人數上奏曰今巨盗始中夜 一做李心為散射常传述為 机州刺史上 詔徵話行在以為左散騎常侍日 重調之權也不亦及乎以及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黎亂而悉,第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 百萬状河中不自必為城下所象也〇八月烈夏鄉為李希烈所殺潛地之處不能取乃與之運和今陛下已還官剧懷光不束身語與乃度殺使 者或謂之權臣獨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董路所經首行脇 上發歐州东此既平上問陸暫令歐翔諸軍甚處因比遣人代本楚琳何 降詔而置中使求之 郷三十六、「農徳宗紀」「関政堂国権之義不明於天下而曼祚術教之事行陸教之學其師承養養邪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徴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後勞銖納哉 **前致堂□及推切於下而引咎歸已此固哲人之所為而展能之宜其** 其操守堅固議論端質飲為通達而不畔于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養被反道之說皆秦凍諸儒所不能及者宜 對美白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子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 院氏日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强於為養諫 魏文貞下矣 之為益也少哉 表育的能量也确等之意若可翻新老臣不能除至始终乃使為歐所致政策等之意, 有利的是是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一 高級では接着或言決聚在修城除畜星を上苑之以間等沙對日光公忠清食賣物は中間地未聚教之卒中医照亦動之功也上乃命勉死位つ加韓児同平章事がは中間地未要教之卒中医原亦動之功也上乃命勉死位つ加韓児同平章事がは将士華墨子市從之者的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聚心矣且劉治出勉壓下 ◆ ■ 意義行更以為罪乎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決他日又言於上日臣之上人田忠慰太子總鎮撫匠東盗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僕耳此乃人臣忠篤之 志真法自任死上後以官官實文場代之從幸山國兩軍漸集上還是 章非私於澳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皇。時間中米十十一發倉庫耗竭而

變

五不可飲 臣之様 班前天,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分車編製第至深度院即日葵米 世史類編三十卷 李弘丹 不可如連年早程度支資種間第言事者多請放李懷光李良上言放懷光有五 師玖は白徳宗非能從陳者今勉強而從其天不可椿夫本於將順之 発母之不建也上院祀竟至於履出 於曰朕已可支高所察於曰累日外人竊議比座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別駕上欲以盧祀爲刺史給事中袁高等論之乃以爲露出別復上謂李 百萬射聽題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胃風濤而遣之陳少遊卒大將 翻耀而止上聞之真謂李必曰視不惟安江東文能安隆南直大臣之答 王韶欲自為留后韓滉遣使謂之口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是你放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龍諸道兵資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合河越紀三也懷光既放則朝万将士皆應役數行皆合府庫方底沒不滿望 即可謂知人逐加混平章事江准轉運使混入資無虚月朝廷賴之使者 既共力未好遊放其罪今西有正審北石四此南有應四親我通到必起 不可同中庭長安統三百里同州當其動多五則未為示信少共則不足 所請康日知又應還移土字不安何以發動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限防勿義·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放像光必以管建整随還之軍城既無 天下願更得一月桂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〇八月馬城取長春宮远及 乃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一月馬處敗本懷光在於阿城四月城及潭城又破懷光在於長者官時三十次 五百元元年正月贈銷真卿司徒盖文忠明皆造為〇以嚴化為門州 展心之疾為他日之梅哉馬城入朝秦日懷光凶逆尤甚放之無以今 平米五百粉華且盡陛下但粉諸道園中旬時彼必有內清之變何必 言是也而以竟好不逮不失言乎 耶 島太平字 以不死可 使完成地 奏強之平难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难亦 医雅平河 九. 平成 少年 世史新編二十 至此是五言非止免祠富可以因也及叛行城光所為汝曾無罪為堅中弗出官 を 大水土 日話乃開門際 遊以數騎入城就撫之其無大呼日吾軍後為王人矣處 7 上以其子理為監察御史及懷光电感勝不進璀密言於上回臣父必負所為乃繼而死燃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初懷光之鮮要夫國也一定師諸軍進逼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察次諸營不應不知 為王師所何無敵請乘勝討随随者辦無而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執不自指有可事所宜區贏悉今條秦數以河中既平處必有希言生事之人以非明則舍之妻子其忠原养心解藥亦解其自新之上問陸對河中既死如馬娛侍中放懷光一子收葬其處罷討獲西左號會解案天之關特數加馬娛侍中放懷光一子收葬其處罷討獲西左號會解案天之關特數的形亦可以不死矣。 自殺 為朕招之對日陛下未幸無達懷光循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愛况招 亦安用之人至此处於下謂之口朕所以欲全懷光該借瓘也即至於試 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欽前卿以 城下呼其守將後陸光口汝曹循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威族之計花 何策何免對日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有何策哉使臣者父求生陛下 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赞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邊之對曰臣少 陛下願早為之衛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 疑共連禍結賦役繁與建中之憂行將後起乃上奏其各曰福不可以 徽幸不可以常觀臣始以生禍為愛而未敢以獲福為質又曰最計之而 罪止其身合當動王特有其子使懷光女子如之則懷光必使难勿死的致官員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教全之則宜預認馬經以懷光叛遇的致官遭呼奉雖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告故 唐他宗知 八之詔而化洽

佐之業 佐好於以五 世史類編三十 文 英 英 子 生 新 新 上将軍 不住於一之妙理道服養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部諸是以淮西連接者 ●変軸重於造造人在江外失錢報請使用上之弊發能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請遣回帳水車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襲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物多該事 が大きない。 「別数空回陳保奇高國殺賊賞以節飲是也吳少誠實販而殺傷奇亦 七月陳傳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紀芳織数傷奇而俱當 七月以傳奇局於希 以他能と無章甚疾 如此能と無章甚疾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 「現まできた」ではあるという。 現者使判論道理鐵權酒韓記泰論其過失配之情味別共命等助別州 相賦我委親察使則义造官选京師今宰相分判六曹追與戶部侍郎元 成其過惡上**軍達其意**以延慢至左條射 在職入記部海城縣元光屯成職〇九月置十六衛上将軍初上與常侍 中封疆非被侵跌不順進計李希別若除衛侍以不死自其餘将士 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也之道所不可致官可以易之者卒於無底匿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修王位之業可致官可變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利所設施者罪轉運一事而所 西致皇曰 無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最之失為重而嚴不知自及至於因致皇二二人之際正以成都告歧之故嚴與延賞於是乎在失之矣 節度張延賞然追而反之是遠與延賞有際至是上召延當入相最表 有際又陳其過惡心尼其入相失而又失其累德之女 佐一無所問〇以張延賞為左僕引初李康及成都取其管放以逐西 以與之則賞罰混般北准蘇之亂矣 侵府共泌因為上歷叙府共自兩魏以來與於之由且言府共平 唐vato 經運城而已當以計去之〇十一月韓混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關中 大平打回能後也〇本處這兵級正審取之其主尚結費請人日屬之民将本版主 世史類編三十米 至陕王父子得生灰時禁中不酿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造中使諭神蒙 禁,可輕,運来三萬斛至峽本心即奏之上書處至東宫謂太子白米也 養泥留天理三日大出金易當外一軍為之傾動玄佐舊服遂與曲環 倉殿胡茶軍或自於巾好於道曰狗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至李爾三十卷 ● 唐德宗紀 至今為梗鄉使府共之法常存不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思哉陛下悉 園恐累宗族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暴長征共謂之礦騎及李林南馬相 者十無二三其殘虚如此然未曾有外叛內悔般帥自檀者誠以顧終田 誘戍至使以所称僧帛寄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没人其財故戍卒還 中使以圖四世於是始有人成之役又中仙名以積財得宰相避將效之 史重遠則賜敷加賞行者近不職時遠不經蔵高宗以劉仁執為死河 下州府帶墩及之至所即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 日皆安居田彭每府有折衝領之魔際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 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若又無完族不自重情忘习徇利禍乱逐生 久朝上息晟功名會 有難問之言延賞等騰誘於朝

大大学の大学ははよりましたとなって、またして、10mmに対する場所を開始できる。 文土は北美地市等場は〇銭海節度使同平登車路浸では解析等を入る。 文土は北美地群の常園が放著停無機武機に復復なて解析等が半年幸未及市場を表現が表現が表現がある。 を表現しまする。 大学に表現します。 大学に表現なる。 大学に表現します。 大学に表現る。 大学に表現します。 大学に表現る。 大学に表現る。 大学に表現します。 大学に表現る。 大学に表現を 大学に表現る。 人大萬里 一种夹放 府方鎮亦不許韓洋茶與日本客上命漢論官使與延寶釋然引延 確国其機所〇三月以至原為大部初正満、下和於馬處城信其言為之 將志則機解四三月以至原為大部初正満、下和於馬處城信其言為之 將志則機解相解外之于性兩檢清清被惡不為家人非難物時已有 上入為幾級溶相解外之于性兩檢清清被惡不為家人非難物時已有 東之以盟所集構不可不敢豫延衛音が上日見不然望好之成故戒理 便之主盟〇津黎展吐翻四半中深吐翻初盟初城之 藝に優也李晟深 指對請和欲得津城為會盟便而能誘之日渾侍中信尾即于嘉城請必 顧問極音無隱而性沈哀未皆是於人〇五月以澤城為會盟便吐蕃尚 軍司馬李叔庫日此儒者事非數德所且也最飲客日司馬失言失民任華言和親便上計遂定晟在鳳翩審請係佐日親微好直讓金楊素之行 請於朝華展日戎状無信不如數と為與張延尚者與展有院欲及其張施三、老 記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を最為其子請好於延費を預不許 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唐軟而汲及在朝廷上有折 在三城所群僚佐各随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謂之考其能一無奸 平他日更廣德問如放然則皆若監守物緣之為正衛一人不是真矣過十分是不敢疑於人的為自己其其可相人之為自然與我和與不和夫其不取疑於人 村前时都和好必不成此潭侍中表也盟日完冬局間之沒謂所親日 層勿為情疑渾憑奏出層决以辛未盟延實集百官以叛表示之曰李 传教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監何由成上乃石城切戒以推誠 之福社 大下水無以二尺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 (大下水無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婦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 相以時天多有所生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突日朕適失蘇卿言是也 吸其平量 おば次以 文可介至是方可可非常目以上述了关目之来中的之中成共中重者 建立於臺則有更過共通各人則有於押至於等相天下之事成共中重者 至城自暴後出偶得他馬乗之應將卒皆東秀塔級石追擊或殺或擒之四種大精騎數萬於吳田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屠伐鼓三壓大綠而 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那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壞表言 也非盟替司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至最日誠如潭言上感色日柳潭 是日上調請將日今日和戎魚其社稷之福馬燧日然柳潭日戎於村後 之則行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悅及久恐中外之聲後生也陛下誠不 於日願陛下勿害功臣李展馬屬有大功於國間有議之者陛下萬一客 歷達或多要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平上日何不可 臣素奉道不與人為繁本輔國元載皆善臣者令自繫矣素所養者平日 入見上謂必曰朕欲與那有約卿慎勿報整有思者朕當為即我之對口 隐事的日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說相 恭已無為而一人下治矣

類線三十九 潭與張延賞議事數其同延當使人謂潭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軍 死告之且日舒王近已是後孝友温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察之 而立經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經舒王雖然自今陛下官努力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賴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 官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名等於領南切實太子欲廢之乃召李 復間必以後府好之策決請結構教給午種分賜緣邊軍鎮暴戊卒耕補飲北門之任訴河非陽爾非卿不可卒以授之〇蔡戎卒屯田原國 軍人不然代之上日卿於馬城存軍中事分轉奏組民不肯忘該為 田面種之順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戊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 軍权實見蘭宗性患故耳必曰臣昔為此故辭騎營不近天子左右不 後望其孝矣因鳴咽流源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 樂家人願來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遭之不過數替則戍卒皆土著乃悉 後民職獲制成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今有顧留者即以所開田為 圖之自方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學之事乎上日 人為要不以多員為時也 東乃有數字相然亦無軟於李林府楊國忠无數盧把之事上古一相等任賢也漢置二人存至緣之意為唐自武后以 唐德宗红 祭月其時先常常 東色禮臣路解日因詞黃 1 **減一段 西縣等這部所在和幾十二月上畋於節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平。對曰不樂** 父子兄弟 本武鮮廟宗乃悔而泣令陛下旣知廟宗惡而建軍完則監陛下深戒其 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語書像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智未之知 統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難而實強取之會不識一錢始云所 上日今歲奴稔何為不樂對日部令不信前云两稅之外悉無他後今非 麥京之間書取具於臨財也自與元以來至是歲最為對於米斗直接百 因曰臣報國華矣繁俸亡魂不可後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該於卿失必拜留 智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晚柳意以歸太子遣人謝必回若必 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官當自者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 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遜延至明日思之沁他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時 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児坐視太子完横而不言 功矣上日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争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会 家族保太子屬使楊索許敬宗李林南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國定策之 失從容三日鬼甘端緒必轉然知太子之無他失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 也上命後其家後新日反除多 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即切言朕今日悔 不可救欲先自仰樂如何必日必無此應顧太子起放起季筍必身不存 栗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至管遇行營動數百里車權牛斃破産不能支款 一月代表城故原州而中之所城朝目深致借之之,意思心大人直接后有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數葉故。 有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數葉故。 定籍陽旦本必善屬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宜誠正言感悟人主至三十卷。 温公回甚哉唐德宗之難籍也德宗军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數 一載二遇也固當沒有司之廢格詔書残雇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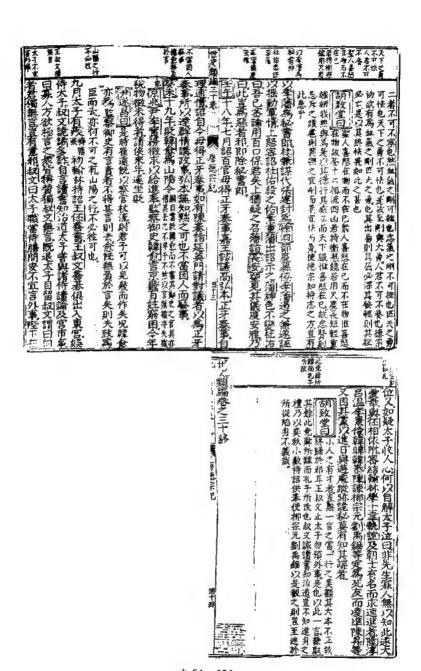
多好和 禁浜出版 整共門面 表示にお **可致** 文子達此孔子所謂一言而來非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即常為如與武養不不被政行不上曰盧把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天此例之所以亡也竟然則建中之為不符皆之之關失而疑諸所者之言以天此例之所以亡也竟然則建中之為乃帶兵暴敵相應犯而致之善先 因從容與以論即位以來幸相曰圖把忠清謹介人言把奸邪朕殊不樂 第二十卷 然格君之事兼於是亦少問納先是本心諫上日古考天了不不私財願以而又惟之大強以供於納地先是本心諫上日古考天了不不私財願以與心院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入終日職大及監戒用句影外之名明其非惟 此蓋天命非把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倘陛下覺之道有建中時は賦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納曰我生不有命在 其然似日人言紀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紀之所以為奸邪也 陛下勿受資献至是上後徵欽之且物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恨而 一八月散防城為 20日本必欲時德宗之欲而置其私財財豊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 民之教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後其衙以平 應一新其政界洋飾廢庭文謹號令教誠信察具偽粹忠犯孙困帝伸增賦 飲盗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藝者而誅之然後洗心物 冤遇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後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贖兆 争辯放至是有不能蓋言者矣 無水平是猶答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解亦必所以相 1本必相業多有可親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 言歸財賦於左常必乃及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必皆 不唐德宗紀 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機傲好 114-11 不能学れ野 董信代 不失罪結合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傳納學之其母雖貴日徽絹一匹謂玄佐曰、於此歌子中八年三月管賦舒漢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署每季納使至玄佐厚。在則夫乃天民矣 等題首略不得實了上客論對自今除改卿自自樣勿任諸司對上秦其卷日 松然時也直使朕中悔己盡而在服不能不從此院所以私真於得柳也既而必應 配替乃夫 匹松於何如 甘豆類編三一時 部議团分 大下次 別代知识 **常が理汝本寒後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〇以趙** 事事本書與日考較最併陸點學者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 「AN AFILER」に関するMANATORE TO ET TO THE TOTAL TO THE TOTAL TO 即平理時期並為中事行即同平章事務請令基督長官各舉其屬者名於招 知宰相能否想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一月中書侍即同平董事都依李必本必有甚名而好談神仙能誕故处 或關陸婚何如人也回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數不然道合則從不百至官一謂長城本以未字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總有争能之意耳用文管一陸轉自率必相後不從陳說直帝訪問之道數以悉度之正 謀議國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証議安知所行者何事即是直大言以其言以天下安危視率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 見辦居陸衛之先舍勢而引参何也晋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 出致空日不如己者以自顯予抑誠不知也當是時也言深計掉难者出致空日幸相夷大乎病野季鄉侯知愿過人而以實董月代這個棒 **養其循點克位之於耳** 月以陸省為江部侍郎鮮内職軍炎亞之也 一十四



餘門上美 以義師人 文之題於士奉选縣京師上欲公前於加能後陸暫請提朝臣宣務徐察事情此安大夫入朝以各軍留務乃分兵開城陸暫計宴出或不返萬樂計日故遊宣武電配珍其節度便到士寧壮寧淫亂或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於 世界類編三十卷 五成交折 〇十二月陸督罷為太子賓客督為相上表論備還六失以為措置非方用成十年正月愛南紫川龍大破之雄聯問監察中職娘之遣使來飲捷 松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上不從〇號延齡奏左藏庫司。以武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能之其實無所增也權德與上奏以爲延 危强弱之幾不可不審無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恆 李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能之道亦開語逆之端上不從 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查主之中得銀三十萬兩其匹段雜 置欠百耗勝為練庫方部侍郎裝延齡以左藏正物徒置别庫虎張名數 自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張餘族經過及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 政刑失其何以為天下監察置得不属天子平屠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失其何以為天下皆無常置得不属天子平屠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失者也不惟不討而又宣 胡繁堂日 一時時度时間於共衆方分於將多於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 侍廟堂祭断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無務則一對及任其責免若用對而參以群府走循以與職與為點並至起華口院趙原蘆遊片無足言獨陸對才德以優使德宗果欲經論華和華相賴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普人皆有是言矣是時如曾 駕耳實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販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您宗 怡而為陸對惜也 李晨非特良将乃賢相也德宗置之 問處七年而死向使倍 東井之家校欽重於公校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〇對又上書極東延明歐部財賦先六條一論兩稅之弊。」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三論長更以增戸世史類總三十卷 関語後年紀 之共五代 無言點而 雅學不可聚延齡日短暫於上趙博之入相也暫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聲客以對所經濟不可聚延齡日經暫於上趙博之入相也暫實引天下不到所學也無所恤天常者當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統贊日香上不負天下不到所學也無所恤 |動美士以棒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情之情難合數異問之趣是猶徐總嗣至以上無滯疑下無當於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 如循環 **牧椒** 東北小邦之少外也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虧極有 **沙安** 看不知用 明王用ん ·麦高點以治克聚飲為匪脈以毒諧服聽為盡的可謂竟代之共工愈對奸詐數其罪惡鹹新與反對數一二其異曰延齡以聚飲為長葉以能 · 一般之所大夫公若治之以恭秋之法惧其為珠首數一被范華陽日延齡之親聽陀贊之廢熟趙標實為之助 僧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好形。上然形於色情點而無言情能為太子為是 為無指無為有事奏上不依待延齡益厚陸數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 起不從暫日王者待人以誠有貴怒而無清練有懲沮而無於岂斥遠以 聚延齡日短暫於上就懈之入相也暫實引之既而有處於勢容以對所 過二者送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點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飾以俗居 **写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質之士替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點退以微** 一致又以郊社已近半年而寬調者尚未常思乃以三狀凝進上以所提起 **談郊延齡事告延齡放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發發風** 用誰不增脩〇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 做其不格既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紀人知後 墨而意栽曲直棄權衙而子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該〇時又奏請均 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外洪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庶之臣不得自使此非敵國之所敗了華明四人故夢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将行兵於千里之紀華明四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義自用而不用

就其人里人 愈際 原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韓無及官大島臺橋 分所至不夫線士報 作言一辞稱其後自 #紫崎里延英門特先婚論也上疏論延虧好伎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 關係人意 學士劃組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形逐編申陳下今天子信用好臣般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右補關能執房崔が等守 前城 電以炭系鎮者相序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域統軍降蘇翰林申陳下今天子信用好臣般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右補關能執房崔が等守 前城 電以炭系鎮者相序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域統軍降蘇翰林斯林 獎為三十 能窺其際皆以為虚得名耳前進士阿南韓心作争臣論以讓之城亦不能窺其際皆以為宣事細碎天子造献谷之而城方與二等及客日夜痛飲人莫 都守 職 婚 名 不 等 皆 民 長 史 〇 初 陽 城 自 處 士 微 為 諫 議 大 夫 拜 官 不 辭 李 爺 實 於 對 失 勢 然 坚 動 搖 聚 心 四 月 及 智 為 密 別 列 駕 感 刑 場 吗 川 重 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静死職下而死於此敬也罪及至諸 孩十一年四月既陸對為思州到價對既配相表延龄因證本充張涉 未考亭目以原宣公此實證證才高級宣公宣公論級本仁義語號多 無不置至於應股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級者 無不置至於應股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級者 如無不言言 無不置至於應股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級者 如無不言言 之作論時城為評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廷論陸發行及以為不然常及歐陽公司和張之行等日記以及一年後二年始廷論陸發行後以為不然常及歐陽公司和張之行等日記以前則以為不有者也是以前是 實論課數十百篇擴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州帝所用 191日壽土梗至延齡草則寵任盤槓不移如山昏倭之相濟也如此觀 19日後宗在危難時聽對謎及稱亂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詭釋逐猶 十一唐祚不就情哉。 馬卷兴紀 将強臣羅列 不可則止 天義。「為之矣之場叩頭謝途梦之謂網日宰相不能達拒中人朕得卿言力籍 \$\$\$\$\$\$\$\$\$\$\$\$\$\$中人乃謂文場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後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 七只奏編三一卷 ,其無不言久藏軟與學康取相關目現門至師臨默陸僧 約束 名所廣虧而治改言於之口城傳說及論經 沖經中實施制度 無成則營不監開另延傳廊衛勢力言至英宗城及坐述之論 耳 百姓或城刻吏称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總什一二 多以進本市恩皆云稅外方員亦云用度業餘其懷或割留常賦或增 以嚴終為刑部員外即初上以奉天著之故還官以來、尤為意聚飲海塘 徳宗之終蔽哉。 有野公鄉城心足以底於東其明而答逢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有野公鄉城心足以底於東信實實而情白麻答大臣之不在當是將特再致堂日人心雖有所職亦有所明爾宗能任輔國而情學相寫集冕 死無所做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即城者鮮失後世猶貴之無已其不不無以司論者或議城內待而為者也因裴延數核陸贊将死終身際被包括別司論者或議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較若不照則無所成其名矣 言而去也何所取战 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遂司案是終無一無懲於延齡陸贊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泰改也而為諫官七年適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亂七年即當時之寧豈 人之美亦甚哉 房德宗知 李兼在

明新 世史類 目がま 利中益 民知治 常野門 皆撤去禁閉門諫官御史素諫不聽除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 話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養之每物使出雖治輕買餅之家 完者。上以實州 富勇衛接可守者文場因為 景東五州新邊南東土府民 坐中皆屬目於學署說益不平乃屋將實之物使去之會有傳四門将入 刺史進奉自庸始及劉替至州官嚴緩掌留於場府庫以進奉被為刑部有月進軍車在四川有日進其後衛州刺史表肅以進奉達所東魏察便 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繪尺寸製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将物 東行軍司馬李說是之 服務縣公員過於原認與之宴梅銀年坐次就 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 颇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升,升希官者意對日京師遊子萬家無生業仰官 後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為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 数有人於两京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飲手付與直為不 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置白學 不能過景暑叱之梅錄微其麼獨前拜之日非智門本端公形恣記下堂 員外如東條進奉自緩始〇九月以李景書為豐州都防禦使景差為河 常見男以動像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富雄於北邊〇·東延較至中外相 信者表延齡年於運王紹李實重執證章其年皆權便宰相賴附盈門 上獨悼惜之の十一月以章渠平為讓議大夫上自陸暫联官左不任 相自御史刺史縣今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思豈非永監平 胡寅旦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產者愧耻富有四海 干三年十二月以官者為官市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隨 十四年。貶陽城為随州刺史太學生醉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徒 **外 磨德宗紀** 左右敬謀歌官為左 逐城刺史城台 政信律之 東京小多科政治考下下觀察使遭判官督其城至州城先自囚於欲判官大驚勉 · 東京了景民如治家州之城稅不發觀察便數加請議城自君至了囚撫字心劳做 文的歌車無自於大之色每重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 野石 東ジ州与 福祉不能 運發常和 世記類編三十米、 二人かれ 師後表法賣大重上後以洪為信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勃一甲廣共聚飲貨財有據團團之志經別州刺史元洪臧罪上為之流隱州相等谁中確疑之○于嶼ఘ縣鰻寒東元洪為15州長史與因討阻西鄉衛官谁中確疑之○于嶼ఘ縣緩養 不罪盈珍嘎珍結南內器政治難強[價第乙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嘎珍結南內器政治難應[個第三次] 政上知之召為珍遠南仲入朝上問日盈珍接鄉耶對日易珍不養臣但 一鎮有共者官務姑息城每奏事不過慢私喜日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 色那十五年十二月中曾令成掌王潭城不識 城性讓謹雖位弱將相 下頓怒已解後奏智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使呢十六年四月姚南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被欲奪節度姚南仲軍 户**萬大也 (諸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後歸 妹信子賢者也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惜哉獨怪兄弟三人 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 院單陽回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則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 八唐德宗紀



後出後 世只類編集之一二 五个匠 新刻世史類編奏之三十 **机走疗師** 三叔女馬 たられず 信持有は 7 中書 以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舎人 世界不明理議時而忍為一黨平之海景以死可概也去。○大赦能進與己香眉此數安師不必將供其亦中獨住宗元無與以文不可大赦能進與己香石此數公師以前一時小人也順宗有數德而所用之人若此名和自得謂天下無人祭俸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一作之日得謂天下無人祭俸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一作之 主天聽外事訴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與日伊周管局後出間於 放群臣以微遣逐者不侵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暫陽城赴京師二人 故即位首禁之心追陸野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情不臣德宗之末十年無 常就確求而行之內沒首可執城為相已外重則轉春柳宗元制禹錫等 至帝尚太子順宗即位順宗去首不能决事常居深宫施属惟獨宦官李 言形言依牛昭石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於後宣子中當 奉官市五坊小兒赦天下諸色通負一切觸免常貢之外悉能進奉貞元 言昭容年氏小野等等官多侍左右百官奉事自惟中可其奏 〇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統目稱太正正之類編表之三十一 〇十一代編 〇唐順宗憲宗 記述記述 西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降存在不新年改元非得己也正月德宗 削平借級剝城蒲鎮一有奉天之礼而心順應破偏畏站怠惟恐生事意思不能推誠御物等對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物故意思不能推誠御物等對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物故意是出了之中以為不世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為不世 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兒之類悉雕之上在東宫皆知其弊 來者新史 旅官官專而國命危貧政多而民心難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殺民衛防臣下則專任宣者思其斯蹇則聚飲到則是以藩縣強而王室 未問追認而本對之東政也與李吉甫為明州 嗣以安社稷是爲賢矣 我用事四十六年聖陵〇帝不幸娶疾奸和肆志而能委政家 八大抵計事权文林任任休忠 長史及對於古南徙 心社問事 知為中國 知為所則 貨気請太 下春秋 功 | 「前家では藤祭中事黄素物然田黄家文図三朝堂得以一官相買子拂衣起出至世更野鍋未之三十一 | 『悠雨順宗紀 以孫言為 我能事 这三河三下今先生為家人講經報其何為預他事實懼而出所助之數%春秋能令无至為更報題恐太子不悅故以陸暫侍龍使潜何太子意且鮮之太子怒曰整 不公包 主以大國人英測其所為流華獨田此治以籍相不如身小〇立屬後王紀為太子以孫本不任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事之叔又不以得書為意日夜與軍人獨議 黄水十九 同价度 知功實 學學 八百 賣家為果正齡所思留海臺閣十年不應及其婚常熟題為相如應太常如路鄉百官親大子儀表大喜相賀有威泣者而叔文獨有豪色先時杜 以杜佑馬度文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童語得國城在手先令杜以杜佑馬度文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童語得國城在手先令杜紹非謝爾然的自局者可以限節望也。 經過未必盡出於道而過其才之所及亦往往開職而不欺后着而火飲難 題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却心知不可而美敢言鄭珣瑜嘆日吾豈可 權权文怒吧之直皆懂人白就說起迎叔文就其問題良人根文索飯執方食百係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就語直首以舊事告世以故事者 世號文元先 卿黃東勘執頭師群臣請太子監國執題繁日文人南得一官奈何答口 之子也常是學表請以對自代不從 實於鄭珣瑜病不視事實於以王叔文重用事意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 文聖人書過於传 居此位碩左右取馬徑縣逐不起二相皆天下重空相次歸則叔文等 今世之事条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用知所對的致堂日後然大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誦經義者必以的致官日僕得有功於春秋而名在人司馬之莊今因結而出一何棒 八以為是而吉南忻然以宰相禮事之對逐與深交吉門極獨 生 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偏心也孔子惡以是而

史 54-657

上表曰陛上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展政义上太子機請奉聞王叔川所是止告為華若在內心臣于然者所以為將讓之也其首徽其一學亦是未應於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惟一為是表請太子監國以朝廷執方國則明是和一文日至此衙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任即為疏請乃三軸相一文日至此衙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任即為疏請乃 以王叔文馬户部侍即俱文珍等亞世事權則去翰林之職 教が 又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刑南栗均河東藏經 校表既至意與墓同而刑事変懼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既治弄平公主献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遣 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殿王任為願州司馬叔文為屬州司中 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哈受其赐情予緩疾毀核近習弄横而雖們祭德宗雖甚太予引許人好樂無危為對每于敦奏未當以瀕色像齡果年為相常侍宴魚漂官根水堪彩服雕靡官人引册為權歌縣竹刻下収功而姚隨虛贊張滂篥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讓故卒不在延 傳政元良克昌運作野哉。 五述昌二 常年功奈有意使正議既而諸鎮效之未養太子監國而 成人稍不假掩宰相左右倖臣如聚廷齡李齊通常集年等因問用事 奉天城此通追常为先禁於乘城拒載督勵將士無不香激德宗在位 方之杜佑高即是不有問哉 賣耽珣瑜為 相 碌碌無補然 知其不可 引疾而去能知 以初嗣位力未 叔文書日叔 Tit 夫 **漫**公非 新王時选供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古帝主或動勞應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天下可得為然於是始用女前屬以至威行兩河皆黃爱啓之也取二月重編旗鄉 法制法住 村蓝北部 黄寒取討 原文是 節即有物故者則於 思如而故也先遣中使祭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便或 能服使同計開上與社首家論及著題首家白德宗自經奏患務為站息不生除無於以所以可將上從之次子命高宗文與在馬便至元爽山南西道節度便嚴雅 が編巻之三十一 議者亦以無國險國難取杜黃策將邊獨曰關任熟總書生取之如拾芥 下必欲振奉紀綱国首以法度教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能討故也〇始令史官撰日三後監備國史常執 · 在受大將船編而學之即降苑鐵碗繼載於行木當有出朝廷之意者陛 刑者便不殺但使碼刃於其頭欲使屈服而赦之為此之曰至子當斬 我頭豆次碼石和關日忠烈士也乃點之上欲討圖而重於用五公卿 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重名竹帛者自修而已失 是正而潤色為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 西至里一或紀今就經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循起草也将加到文里一年義所許敬宗子許史官閣仗後事姚續又建今年相撰縣 請言無發暴崩壽四十三非景陵〇帝剛明果断志平借叛初 用杜黃裳策任劉崇文繼用我相李潘李絲裝度諸賢卒收成 功威令後振足稱中與及晚節騎後好仙迎佛不得善終情故 名統順宗太子在位一十五年為受者陳志弘等所数 心唐憲宗紀 撫自姓四夷風夜夢 和超之前也

制 東 丁空 策裁判悉 則實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複裁明主勞於 水野而逸於任人此處在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都市煩細之 不可自暇包逸 之言則人若之法具矣 就加付使則現職之才不图於氣楊淘汰之紀轉在鄉職鄉新之行就加付使則現職之才不图於氣格過於而親東以當世之恩務其言可未則前致定日納東亦以空言取人養必深語中外精來多聞有學行者勿 都并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利果之士於是元種獨孤郁三居易蕭依此傳師出馬 然上下 網有序的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 意宗不用 表式等 到城不得久在相位 新式等 到城不是斯里沙沙岛河域如有雄岛至於海市王安阳大学地域,那不是斯里沙沙岛河域如有雄岛至於海市王安阳大学也是大学也是一个大学,一方山平在黄家能是河中都度使黄家有经济大学而不修小纸。 遺物被標在正 為山共黄法 左人語 於字 報 李月人心無 黄素整合 が長さ 東ガ名と 世史類編卷之二十 年所入 留行子多克成都劉關即數十騎西奈正董禁文使高麗寫等追及擒之 崇文克成都清劉闡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成都術所向崩潰軍不一年征課所入類要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縣〇九月高 得失 一人本物為左拾遺亦解來不至於朝政有得失軟門奏原納年 以平點為度支監鐵轉運使目割安之後后財販之職繁能總之監堂使一時也習有後於事而以平鐵者及於明而不失也 黃裳建議征屬及指授高崇文方名皆懸合事宜及屬平字相入賀工目 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和崇文美不為此乃以配料更之無事者村 安旨殊色監軍請歐之県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空當以撫百姓為先達 四部鄉傳送京師并後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毫一境皆平關有一 崇文入成都 电於通衛休息士卒市肆不為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極劉顯 愛日卿之功也 求聞達及殿玄德在舊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求聞達及威玄德在寫然後許以蘇脫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瑜古空堂一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死舜君民之心孔明即草廬中不再致堂一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許其政伊尹之書黃然也的無是發富 招順朋多矣。 嚴功名之正法也王潘不知此義上表自明社黄寒不知此義被機獎百至三之有為能如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思思之心此人 於此尚論景行豊亦有未群乎 自古人臣立動建事其君劳之必對日此君之重也臣 良計他日計之劳費為如何故若干言因義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 屋の京紀 一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信也憲宗不用黄後之 何力 予如爾第 之*與討案*

進賢 概應惟在 回期之北嘉取人之即從其言〇以武元衛為西川節度便高崇文為於軍節度便 か常気こ 出兵屯和 京文主以常文在蜀春年謂監軍日西川乃宰相回朔之地原文堂敢自安屋上表 沒支達 以武元衡李吉南同平董事吉南謂幾均曰三南流落於淮霸十五年一 實無行意養工表稱疾訴至底春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前即此為被職民幾多求入朝鎮避節度使李鏑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鏑李鎬及制創官虧屬籍發諸道兵討之獨既不濟鎮惕思論護兩和接經 旦來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年有接識君有精整頭 輸京師翰林學士張相李終上言以為李納借後劉剝六州之人以書其新計窮邀謀及十月共馬便旅于良執納械送京師斬之有司籍鉤家財 為我言之相取筆疏三十餘人数月之間選用琴畫當時偷然稱吉南西 東今董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頭以近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祖戰上 鉤末朝則朝末止則止可否在鉤将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韶徽で 得人之整乃 更臣断曰於之怒及為太常不過王叔文之門及事憲宗首建養果則臣断曰杜黃東始佐于儀能破李儀光之陰謀及為即史不民歌及 **卒員其功多矣** 平藩鎮史實所謂光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饋小失出之河中而明年逐 於從史使拜上當之種就食一東看联乃爾將何以屬之職數辨計無 乃退上乃至不終語之日朕與鄭網議教從史縣上重續後入朝級乃泄 乃縣吉南城率是進而不疑其相奈可少皆微相能輸訪問之惧此国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難在最相等吉南不得在端亮之刻然於陸敬興能总藏不之藏於養 个唐书·兰·纪 亦有以名之矣 對日者如此城 烈道德風 | 宋 | | | 展卷二祖 文因及罪考官言順干提為不做與土僧衛里用是不完閱皆指陳時政夫,內對一次十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課學人應於問職以正言極課的之事,一次十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課學人應對限方正直言極課何之事, 平路口陛下誠能正河廟已尊道青德遠和夜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之與中○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慈卷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即極言就不知韓不在〇年子之盛欲慈卷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即極言就不知韓不在〇年子終此言非但以叛令人之時亦後其君如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祸也上善其言而止所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祸也上善其言而止所 無使小人参無與賢者将親而禮無使不肯與馬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 有餘矣然網從史必不自言陛下雜從得之上曰古南容奏終日續紳士 論以細為住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再就政法籍是前頭陛下熟察之 有課者重展的長夜思朝刑養城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放人主孜孜宋該 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做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心有 得已能均果首之巴州刺史在衛州司馬於陵獨南 江訴於上且言是深林學士王涯之轉也涯與最均覆東而不自言上不 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慶常貫之暑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南惡其言青 羽臣欲塵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緊人主喜怒敢終口諫者有幾就 一良人曰非鄉言朕幾該處分〇上又問李経曰諫官皆該副朝政皆 佛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日美裁斯言联将書神 陪覧识記

之人堂 相之政生 **法教**理友 せく表品をマンニー 首位就實化的重也與完使完成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成於所屬之州,首位就實化的重也與估例為人及均為相差天下留州送便物請一 仲何 · 輸稅有三一 展于白居易上號日午僧信等直言時事而遺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之在此约日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俸者均尋改左僕射坦葬改石 其人東閣水京兆判司相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相替局峻整人不敢于以私管有故人自遠詣之相資給優厚從谷軟押 京年界日北東君之至也不賢者及是若最相看可謂忠於事為而不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思諫官言府政得失相偏實之。 職我有三一日上供一日送使三日留州建中初定兩我將貨重銀輕是一一班終了起其然也好好悉數以召發與之衛惟敢是是務與心傷制民一項亦竭誠輔佐上當開拍為理之要何先對日先正其心縣相屬如正點為等日以太宗玄宗之明指籍輔佐以成其理光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平 朝瑜位而立中丞属但择而退之均不從坦口音姚南仲職以為僕村 意勿交潘直陽飲酒遊山而已轉運剛使寫傳幹被江淮財脈所察職路我己口欣宫中用第一匹智籍主數惟鵬敢百姓則不計數鄉華宣誠此 後首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勒爾民輸本色本其的州送便者所在又降 巴里四年正月南方里鏡下整京島也造宣冠使朝敬等眼恤之将行上院太史回南縣建退人才之情而不私故籍は無有百姓之任矣其件公他日有爲照無腹也字相構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廷齡軍得用事上在潘即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曾謂垍 以下時之藏否者也一旦無罪悉頭華之上下杜口衆心洞河陛下亦知 平○以張垍同平重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 坐禮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點展于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逐 預相之職茶夫 初 由 成系原共相安陰相黨助大可通議也〇記職魏徽故第職其家徽玄孫稠金長以時頭報進相安陰相黨助大可通議也〇記職魏徽故第職其家徽玄孫稠金長以地相傳樂成德同體後聞成態除人以內不 京後有功分國計版北海,少陛下前許師道師道自近北海賓前来洪米 京京公室市大俊有功分國計版北海,少陛下前許師道所為也元年寺師古平井第 京京教室門北諸鎮世襲之弊及之縣土而有之也 東主士真死欲自朝廷 水電荷北諸鎮世襲之弊及之縣土而有之也 東主士真死欲自朝廷 世見野納本で三一 相対解 大平之 央上以問諸学士李锋對日河比不遵養教誰不慎數状学日取之或恐士張希等近山河部隊,今奪承宗社真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是本之三二一一一次原外北京祖前 於黃紙後批之更請更速素終潘日如此乃状也何名批執業均舊潘有語意 植鄉各智片 煎茶〇以至潘同平童事藩給事中制物府不可治即 出之諸道横然以充奉進南方多掠良民賣為奴婢皆直禁總上悉後之 制下而而終表質日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夢事至而憂無救於事〇上 欲降德音率終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城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 图三月制降繁四獨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 書此見動惟上以久里 縣牌之前來科本門於十一一立都主寧為皇太子〇四月工物道面是使為大生前以助獨乃縣所南於教斯其故處為語線総四門的之言廣西激物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勃有司以官錢勝還之上了出大庫故弟質錢於人子產節度使手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日居易本言事期故弟質錢於人子產節度使手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日居易本言事期 **前致堂巨张相實論事練官喜批物給東此宰相所難能州** 下頭却 不為義获

数安國作 成前的一,我完成害以來病之前林學士白尼多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賣成格師。 在從當自然之招討處近天命軍第中好吐突承藉為招討處置等便而以宽信主與 重動所可數之利於以今液平於〇十月制削養主承宗宣獻命種州四面潘鎮 用各世(管)與難此條後之熟也一後題表示完以收翻塞名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 可等特型的方字準益於此為而一後題表示完以收翻塞名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 在等特別分等等於此為而一後題表示完以收翻塞名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 在等特別分等等。 利與准准手楊徐與 河西西华羅廟別 北軍 前男不 不体 計 日 之群行為 新持都然陛下忍今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将都統回陛下始乎不聽〇十一 田野安耶 天下之也 是示政司 侵鐵止鐵 至號田 由李女取學陽應此時李安開吐突承难討王承宗聚其徒日師不跨河 長少誠病甚至終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在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各 質財親及無放送者徐梅獨至藍四與別權德國謂之曰若送楊臨質誠為不為都一七月於楊惠二臨四尉中永至夷簡強楊惠貪污僭後於臨所以光聖德則上命用多牛曳倒碑樓亦所然立年項德惠宗展可供請所以光聖德則上命用多牛曳倒碑樓亦所然立年項德惠宗展可供請 為厚矣無乃為累平對日將自布衣索楊君加收今日逐調置得不與之 八月野安國寺神樓宦官吐突承难盛衛安國子奏立聖德研先講樓請 代趙不使者臣伯将而事付中臣此乃天子自為之訴欲将考服於臣下 近成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立事令中使統領者也 國家州縣不與賊鄉無軍獲相助朝廷命帥今年时 時萬一不從可議征 別後數日李夷府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若不看楊臨賀首員國子〇時 也若師未中数而先碎於親是上之語及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 · 君曰順借騎五千以除君愛幸安敬後之 國州不將謹忠使魏知其訴 表聖德惟奉始望到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備寺之美學 謂李安日往至主師取圖取具第不一失是皆相臣之缺今王師越興 十五年失今一旦越魏伐超想震然亦屬失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 學士撰文欲以萬爲所之上命李終為之終言光舜禹湯不當立碑自 望矣不去病源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故其終能免於危亂乎故 的致空口其非心如晋元帝之復宣如符坚之止狼則天的致空口任官官善進表憲宗之大病也年 华白后易於 此二者當格 见天下天子 天下子的 巴. 冤宗不能 在文章 成一吐突承確討王本宗教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書位文章 成一吐突承確討王本宗教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書前以來并吃也其創於書自書計同到清險也然則以重勝與電局來應與五年正月應聽的度便劉濟将在討王本宗花與原東應取堂楊技克并於 熊高夷城由本制之化城人心深地〇十二月以己元曆為別的觀察使時足大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是矣上善其言降轉發陳對魔之先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是矣上善其言降轉發陳對國禁杖人替是知安史以來盛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 長百人オ 世史類編本で三一 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與對日秦以條刻而亡漢以第大而與太宗觀明堂 居易俱救積上不聽 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之朝廷亦以師外無功於是制洗雪承宗後 官者之成也王承宗遣使目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了輸貢或語官吏許其以為罪信官王承宗後其官節意常之成子是小柱夫永堪為之也與目前七月制雪王承宗後其官節意常之成子是小柱夫永堪為之也與目前長百人財也傷味量非人君之監軟 水野有內侍後至波驛門入擊積場面上後引利前過聚之李経住群日 河南五名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禄奏橋之擅令停務朝廷前俸乃還至教 日然則如之何也白王師入職君屋稿之而悉甲麼境號白伐趙隆道 思必任智丁重長策付征將練精兵軍力再舉必不先知而後魏民季安 的致官員亦控不克國子逐與賢人君子為學敢自我亦由憲宗不能的致官員元禄論軍忠直則切一為內侍所張惠宗從而重聽之種歷 死年陽日朝廷伐叛計 将相处天子與臣下卒功也何其不屬裁當宗一格永確而天下之人及在房間對及久天子無私為意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意在房間朝廷伐叛討远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之賢 一州與之悉能路道行营将士〇以權德與同平章事上問宰相 今唐雪空、約 二城持以奏捷則聽之霸基成矣李安日善逃與劍陰)鎮守者不為開左右四中永也 1%

在新五七 好纸中 納忠を石 被 市今 国國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難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 世又類編者で三十 上曾欲遊獵死中至蓬萊地西謂左右日李峰必諫不如且止緣實自 「勿命的目階安件表除○九月架後報文代殺人杖而流之事」大學子上之官屋飲於民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庫 以至為為户部侍即上問至絲故事户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 前致室日司念始於典于學成德修商竟該使學為王者萬異端何自前致室日華第之瑜養正而不足回思宗者無以易之也傳就告高宗苟道盛復充人安國理何憂無死於之書子。 下預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終又曾從容諫上耳目之她若臣長遊左右愛男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應聞乃陛吐突承瓘專情語極無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終江曰陛下置臣於殿心 辛卯六年二月至潘龍為大子管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己學學 極億落多藏何用耶 朕日夜思重祖宗之耻而財力不應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唐 聚財上日今兩河数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運數十里畫為於左社 石絲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 偽雖中水亦不可元曆乃遂明日權為重職〇以李峰為中事令人上無 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伐待居易如动 無隱若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稱口非所 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詩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無 聚然適為 累耳緣若用是開憲宗或可少無其威子 高而積中道微陰得宰相名望淮然馬呼居易其賢哉 唐書發曰號亦不來當宗問時權勢寒赫終不附難為進取計完節到是舊行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干前争安危襲以立功雖中被斥 人居憲宗紀 阿外 相等其字 其經 中の東京の成別未来中外懈惰頭が厳以振之上順季徐日何如對日王者之政的町平京の成別未来中外懈惰頭が厳以振之上順季徐日何如對日王者之政治 マニが主又當言於工日官前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段神以來惠湯深矣而解言の上日有者是一下才也不可以不可得致不不得不以 4 其外下年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主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将便法吏 藤音の『臣當犯旗首口指陳得失者惟君於聖豊得為忠上|日終言是也多古面 大平 直っ 常家給人及賣證循以為廣水務新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之所不能制言兩言天下已早陛下宜為樂李峰回漢文帝府兵不血木不別繼轄不直終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陳○上御延英數哲明乃至稱廢事人則學善後迎上意而終聽直數臣務及骨體四級數問有數單論於上前上多善後迎上愈而終聽直數臣務及骨體四級數問有數單論於上前上多 已極所以則直著而言前等為缺境可謂上到其若下規其又者美上當華是其后為所為之流也又謂人臣不高雅總是目奏以為追之故上平面鄉總是日奏以為追之故上平面鄉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日本言南無伐城如本後首等相才也,言南韓 〇盤般檢言其事由則以免察之由不在其中矣於是杖代一百流循州所張其父是級之出情輕愈之就亦不能及以此於是杖代一百流循州事由申尚書首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首矣并殺父徒 **吃報文仇殺秦果自請縣請罪初後仇機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職**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膻近接至魔名一片人及要加之水早時作 關文也盖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年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将倚法專致而 而還止也李吉甫當言人臣不當覆讓使若從臣安不亦意中李緣曰人 問宰相自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本言用對曰德崇自任聖智不信字 倉庫帝 建此正陛下宵衣肝食之時宣得謂之太平遇為樂哉上欣然日 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軍宜用此品戒事有非是富力陳不已勿畏朕謹察 相而信他人是使好人得乗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人者死宜令都首係議園奏職方司員外前輔愈議日律無後仇之條非 断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到日凡後父仇者事發 公用意兴起 ŋ

不時間以此亦動上峻刑上謂字相曰干順人是本臣柳朕峻刑卿知其意子皆動 所省是 **麦才被任** 世史が編をマニー 延美共th 智為 故事 大門理直 mak本部後進之群日翰林樂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長則 重天富貴者固翻夫容身之前面如其關係終不常思首亦人主屯心之則之言惡於李峰者五二夫吉南既不引逃冤采亦而存之並隱忍服馬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言南失也遇而仰首不言矣竟日趙 而出為即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字終私其尚年許季同上日展爾李 王辰七年以元義方為動坊與祭使我方媚奉吐矢水难平終惡其為人者供之入仕之堂可藏者藏之於是命段平伊常貫之率緣同群定 為中書令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粹讓直命學士自今委舊必取群連者然任者遊嫌而事亦是為便利而雖然之也此則正太之無我〇四月以崔群千之清解經知於同年何前此然武官軍權之及重核長〇四月以崔群也上曰菩殊義方如事兼城国為可兵然既至司任為西川判官遇到爾也上一次一十姓之中衛當州之況同年子遊媽而棄不是乃便到非獨公雖在兄弟子姓之中衛當州之況同年子遊媽而棄不是乃便到非獨公 解少不爾明日上詩終日人於同年固有情子對日同年乃四海九州之 太子寧至〇季吉南奏自漢至爾十有三代較官之多無如國家者今內 郷之民而思縣者甚然請物有司詳定於直吏員可皆者首之州縣可併 看去行迹御服字相於上惟像不退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與廣者獨宮 人偶同科第登科和後相談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馬里大子〇八月熟機節度使田季安平十月為過五馬使田興前史奉 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逐不奉該○上曹與宰相論治道於延兵殿日肝 五後国三所當受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鄉亦未審敢亡也惟五後三百角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如面近我那者也夫聖主要主 頁部以照為的度便諸将立其子條隸為副便上與宰相議聽傳事李古 入宦官耳故樂與鄉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像也〇七月五送王桓 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 樂是務則樂未畢而爱及之矣 不 在 是 是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二寸九為使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二寸九為使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十二十九為使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二寸九為使 若得 第 第 第 取事。京和所 東京を見不常望化一旦奉六州之地來鏡到阿斯之度心則到便規則之東穴不住之籍編於之三十二 夏無味用 士八州百姓给後一年軍士受賜散聲如高成德交動取此時名。使者至止百五十萬衛而己于上院乃遣知制語表度至都遭宣慰以錢賣軍 状開上或召宰相謂李終日網指魏禮若符契李古南請追中便宣慰以 籍申請也嚴請所官吏就後可皆日諾班乃邊懷諫於外對梅監軍以 礼物具則不能自聽斯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爲看肆則念爲存囚 田興不食土地之利不顧四鄉之思歸命聖朝陛下奈何受小惠而遺大 矣既而懷諫切转軍政皆決於家懂家皆情怒大誘環拜田與諸為留後 南請典共計之李峰以為即憶不必用共當自歸明廷今懷諫礼奏子其 有重當過其所室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便四都勒系請發內庫錢百五 教章見之相顧天色雲白低種請發累於身者果何益子度為與陳君臣 計不以收一道人心情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事 馬網以賜之官官以為於與太多後有此比将何以給之上以語為無日 聖美年日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在衆坐待記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 請我白汝首聽者言子皆曰惟命無日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 了一一一之難豫年御失其前亦由人心不因而王泽易赐也况不優也一萬年可謂如所取與能用善孫失然猶不過於一傷而後失 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 魏性節度使田與名弘正

功臣を持ち 於天然原城 朝廷自有 至公之道也仍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能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故城以避河患率終塵坦以為受降城張仁原所祭富爾石據房要衝然 八月徒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盗野受降城至古南諸徒於天德 兩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不諳者尚不與官不語者何敢後與但問其才 避河惠退二三里可失天德故城僻處确看烽候不相應接屬忽空勢無 獨軍富馬联借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南權德與皆謝不敢李終日佳佑 **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 工九年正月李綠龍為禮部尚書縣 愛如果其上曹於延英謂宰相曰 一班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 臣為朋黨故小人諸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官之則可惡暴之則 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上平用吉雨策以受降城騎士縣天應 功臣之題頭矣及其本也父子皆為賊於害情平 東臣断旦其籍命為終活動也弘正欲變山東京福風悉今子在職 那馬以思私以勢利縣則相肆進則相親可以各之曰雲而不可謂之一朝致使日相推可以名之曰服而不可謂之實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可發一名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能以議論務則相益之則之應小人合於後謂之於黨即 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 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绛對曰目古人若所甚或者莫若 卒之文宗召用斃於販內悲夫 我民国軍 練之事這來何帝以緣之惡承雖也乃能緣而召雖爲緣也 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 向張益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動也後漢之常指李庸范涛 廷乃遭干助討具元濟又討王本宗又討李師道元和中無此及為 言北唐之受二楠水难之僕三諫遊樣之學至事穆宗而抗言不表 田弘正者李安之同崇清鎮之賢降憲宗特賜 小原憲宗紀 重即中常侍也落之,黨指獨孤損催遠等三十 此名所以褒 **海**名其功 拉存て 失明 學正無先 か 高 売 業 有 意 申割場を 人で可定 の字可空 東之立 至終了深氏龍相因動上與田紅為城不聽與人群亦失語黑之宜失四十八十二 心君國之重者 伊牌剛石縣 李綠可謂 居為所後與多居易管與馬時報等不无善為文管作择人傳以為祥人不所合为以文章自經本於於此紀然不善為文管作样人傳以為祥人不能無悉望但奏事主親心退請左右已長度愛我於切馬楊得改運出後悉獨持十而奏心 侍太后恐萬錫在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賣為子者耳然不欲傷 國月影表前度使災機聯四落無具火陽東其子元濟差長自領軍務 及無能召逐承难復以為左神策中尉以此实承难為神策中尉都都然有难也的上欲相然尤出承难為監重以此实承难為神策中尉都都然有难也的上欲相然尤出承难為監重故無先明後籍前到於學之失也 看立綱紀整法度揮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萬國既理而談者獨 國方短長之宜指壓象工各超其事大麼能成則獨名其功亦猶相天 歌於斤刀錦之枝專以具引規矩編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字之制相高深 不學故也太中師伊丹成正師周公武丁師傳說所學者正心不遠理,納課親致太平曉而稍急逃疑魏徵阿黨屬宗國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何者終度數課异鋒嘔從所以包隨於黨此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已疑吾于物以將黨級率縣文以期當幾表度而於程异星兩鍚則不變有舉編竭澤之改爲憲宗府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和戰乘之逐年以別當與人是《斯書》以为十十十十二 月以平光原具節度便嚴級為用光盛招撫便督諸道兵招討云元 目以朋黨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動者也夫小人僧君干敬一一而罪之則君干妨躬勵操鮮可賴班權八而治之者未全忠與柳樂率根也此三黨者繁宗故存亡使天下提 文年房一章絲可謂大臣與不與承確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 國之重哉 一唐當武紀

装变加入 尤類必能 而知義 天全性得 郷締をマニー 李尤旗身而知義必能立功候而尤旗軟敗敗上以表度為知人考功的 建聚度請行營宣航祭用兵形勢度還直推過必可取之状且曰親請将 而即〇五月達御史中丞教度宣教推西行管語單計師两天未有功上東又日確深權進必前馬子長九股際流遊與指接為次聯管有法世歌元以作進用號功率前門至生最後不無無其不管高名雖一幹群念班文何以著吾生而安吾性即凡病且危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恭 **专于其置也若兼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本而上易愛之** △恩多之大動旦視而春撫已去而後願甚者成其庸以驗其生枯挂其 平以觀其陳忽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等之雖曰憂之其實 ◆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種皆其私藏者小人輕聚稅以勞更之不服 九之故不我若也爲政亦於長人者好順其今若甚憐爲而卒以禍之且 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聽於府廷聽舊典機而遺其大者逐者是不知相這者也又作種樹郭 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與不断兩 知利許聽忽亦言灌西三小州及與田剧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月盛設中書待如同平章事武元衛經職足以給人臣之成故據均長真宣得不明寶寶而恭具者保有不明舊理而恭以所人為等人有以所以此則以之為不為并裁動必行其可回追然則所之為答意小亦惟明平寶理則冬歌夏為各運堅伐江左孫武納侯景陽文廢備后太宗征高差德等和吐希皆確然 不齊事 胸中無所 傳日索馳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日奏與非能便本壽且 用中無所見何以知果公之可任若只就断上看而遺其前後左右來以一言耳惟憲宗知賊之不可不討果度不可以不任若使理有不明不事已是與不是將有以斷而敗者唐德宗是也以其剛恨不明不不可不能愈作平崔西禪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亦須妻知他斷得 · 就不断之害大矣就然而断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銀名士符漢元而宋文帝東文宗難助儉願治而以優亦不無及召录 天 本主 劳不得犯為其不知惟事者你能於名親小勞便衆官 中十一年正月張弘崎能為河東的度便王承宗維芸四年勘達更三東為至 能東一切勢出版不應然則無此頭之時題者亦成為國際不與 整日月期間以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整千月期間或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整千月期間或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整千月期間或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東京與一美婦人尤預辭之口為光頗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管不與 即為一人預以安〇九月以韓弘為淮西郡校弘欲倚城自董不願推西。 1918 為高河 高河疾 上 地和新姓 1元 清意 在國家是著鎮跋扈者将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五事委養討職人人之事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推西縣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兼已討之陳詞與柳野得成朝廷無後網紀至用度一人足破一敗指經縣宗乙丑以度爲中書 大臣之联國司不 以来及同 世史類編奏で三一 文整教度仍有上旬平吉南度悉以用共事委武元衛李師道所養客数國司不失正則 聲元之目順生之年而忠所義務直與天地 開馬於站衛國平而綱目大高其官千其不失所守及為居之相臣也盖君子故有略 敗教突出都城飛縣時留在家務元曆生里城門到分右便意氣自若 愈急O平師道道在就東都置小平前留守己元府告級元府發兵國之 以後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國動之心上怒曰者罷麼官是好禁 脂中級之取其顧骨值号而去又擊 · 度傷其首度運帽屋得不死京城 師道曰天子所以致意蘇點者元獨養之也請客往刺之元衛死則他相 不敢主其詩争勘天子罷兵失師道以為然遭之元衛林旦入朝有城自 大駭於是韶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南湖門大衛并整任職里教有守护王叔文之共養藏孝嫡之姦 販手誠馬死忠者矣 乃征恒美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肯以為兩役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 弘晴言不失職進退少雅有大臣之間失其後平捨恒 · 房富宗和 如其所愿意宗 雖得之於我度而失之於私謂者

派為皇公經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級話之對日原北為整教師表今視事多於解於以鄉公總為原北并職為師東公經初赴所有神策小将羅馬衛其前與 新兵家以身免中外販得宰相入見將勘上龍共上日勝負立家之富宣行以 事将矢利遠議龍兵那於是獨用光度之言言龍兵者亦稱包集〇十一 想使用度樣史用城構之以驗認待以客積士卒木校乃牒言時馬賊內公欲取圖非得至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師士卒以秦於張此村 回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知其為神策重将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請左右 林将手写有材更為更其名曰忠我而用之〇四月淮西町城本李思分 共攻下數栅兵元濟以董昌齡為歐城今而質其毋其毋謂昌齡曰順死 大塩文成構系属也立 初而小将敢爾歷突此乃輕陸下部分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 新路島於乃墨城降〇本想像淮西将平花规處多琳諾取劉秀琳已 子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数百也會官軍施即 以歸〇三月五多琳以文城柵停干李恕煎杖劳之降其來三千人秀 治身而輕好自出戰請馬公先擒光治則秀琳目降矣戊申士良擒光 烈烈勢光達於上己不及枚乃持防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即何吾 高衣高震橋二帥輕恕名位京徽述不為備關其軍政不肅恕聽 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想持張馬 給其大服器械者為捉生将士良言於想回呈秀城摊三千之 即所度使高度萬大敗於城城在湖海德安府以北七 四月司表卿皇南轉的 徐新巡邏遇去元濟我生度候丁士良血軟擒之叛,徐新巡邏遇去元濟我生度候丁士良血軟擒之叛 馬縣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為之謀主也 以聚 人包以 李明事金成功部以透照前見之喜執其至 百聚炭化二 有有民國更圖了頂下分布之外之影響医放子等更也不口介了。見可且更了更不勝一方元為已成擒美想然之遺字書記馴能与朱度更白女非出可不勝常侍其非出方不勝 **察室想定准** 房東京 · 刻将攻京の東諸将田今日往七親日吾兵火不足敗宜出其不意被,東東衛衛奉之子十二人本東衛衛奉之子十二人本東京等於 一型夜東蘇州榜具元添極送京師李師言於子想白數之精立皆在河西往七不吾其該腰他師正可擊也还往克其外城前首十餘級〇十月季 展備四鼓憩室城下無一人知者学祐李忠義環境脈像及其城爲坎以爲備四鼓憩室城下無一人知者学祐李忠義環境脈像及其城爲坎以及為之以湯軍聲自呉火誠拒命官軍木至縣州城下二十餘年故廳大不至縣州校半雪茂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鶴鴨池府两城縣等級令 良圖也想方命祐及李忠義李進該各将軍出不知所之親曰但東行夜 北行营入鎮討王承宗者共下於萬回環數十里既無統師又相去遠頭 威則朝天有期既在則歸關無日上爲之流流〇字親攻冥處入其外城 及四境在午午州城者皆飛時老之卒可以来處直抵其城此賊将聞之 度其影差節度使仍久淮西置慰招討處置使度将行言於上回臣若城 故未降爾若臣自請行營請将恐臣奪其功必争進破販失上他乃以看 諸軍計准西四年不見護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間宰相。斯魁陽壓無が無〇七月以張度重彰系統度使克雅西宣慰招討使 人登杜士從之熟鳴入居元濟外完或告元濟日官軍至矣元濟尚獲等 較誓不與此賊俱生豆觀元濟勢質若麼值諸将心不產不併力迫之 逐吉等競言師老財過意欲罷兵裝度獨無言上間之對日臣請自供 一口爾之得全社接之靈也〇 五月

乙供知明廷 世史真偽木フニー 4其所以 3人 佐知 外法通信 人が不 有生民之 人の記事 等分々成為近平都看女を形形及員大風盛重而不止那軍深入而不懼勝攻其子城可外的人所不明的時月起田斯大家而不取死跡然暴走在攻騎山不利米皆限限想得事即山在勝於家所不取死跡然暴見在我攻騎山不利米皆限限想得事即山 在勝於家門山而不是那 者不計細去於小勝恤小敗先自扶失何服立功于教皆服规僚於奉已 飲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想巨則以不利則敗輕我不**為** 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賊關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盡夜熟人始知有一種和關 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數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應大 備失取其差則其我在藝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属室陰晦則烽火 曰吾為能嚴的度便元惡既擒然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為為人聞之威於 · 龍山迎惟二及年思具此出西者軍總也以开等成乙義 三拜於路楊而下之權送京師不我一人中於翰場原明以行樂度度入城平想 先是具氏父子阻在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表度入家州度以基本馬开兵或該日本人及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实 度将遊之想回祭人極停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天願公因而示之使所以守方 良之樂 獨拜地表度以敬其課盖本及乃仁義之将而思為其子故家法流傳更臣一幹也所論用兵元智将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為夫忌更於為用兵元智将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為夫忌更於今土如野不疑是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里斯雅術工為餘人推河曲部目元為所望者重對之权爾乃訪重所 如此光烈之者略九有元自乃父者手 非待物以践之效典。 月上御門受住前五元濟政治西之人初於至希烈其火誠之威度 如うのことは まり び 不把我有 な量小人 でうりかん 千婦 がまり 不到 奉字献地 本的情報。 素術本息起天下之事不満人意者其類尚多風夜低懼備恐不給今 實行定准察而後是與而集政會流走四出问異数當是時字師遺及 是此一次此九東八變逼道細行之矜病故也示服群縣承德逸欲不生衝脈 之无主處於之後朝管如是看武帝平兵而怠咳方帝平康而縣曆 也先王或於之後朝管如是看武帝平兵而怠咳方帝平康而縣曆 也是此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是也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是也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於九東八變逼過細行之矜有故也示服群縣承德逸欲不生衝脈 是也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於九東八變逼過細行之矜有故也云服群縣承德之故不生衝脈 不能自接久而老者表切者此安於片逆不復知有朝廷失難若中土其 安雅上許之〇二月修轉德殿沒龍首池片歐東內竟起本雕殿於是土以目贖師道從之這便奉表數於經濟三州諸城勢屬山東京州所悉州外及以下三年香淮西縣正李師道張懼不知所為李公慶說之納質歡地 員上不悅日想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平晟運城又何如哉逃留中 風俗儀就在民遇於夷點故以三州之衆奉天下之兵樣而攻之四年於 李翻龍為戸部尚書吐突承權到李勵為相勵班由官官進至京師國醉性成之後不得正然以孟天年由亞之不引也惟成之後不得正然以孟天年由亞之不引也有任益臣而便當風而小人监釋夫以養勁十年之功而東義王不已與照問未奏諫轉已後寵宦官而授之印而中貴盖 不復興米度等切讓以外思初平營緣大多不聽 我二州縣州分屬於夷州輸租稅前官吏上許之國州天将讓思亦說,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達之承宗惟請以二千爲獨及歐 不下〇十二月賜裴慶爵晋國公復入知政事 布衣有書以策干韓則三具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頭得奉丞相 相公〇夏月王水宗納街诸吏後獻二川部後其官節柴度之在淮西也 學想虧流國公韓弘等還官有差赖奏請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川人名皇可不統統察察博其所以守之者哉則人名皇可不統統察察博其所以守之者哉 地口年而後克其難如此記者的人名之神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斯将

李美斯亮 明正の思言者心定失必事意點朝廷部流雪其将士後其官的〇五月以李尤顏 東京大工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量須東元天 爾姓里治則於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情看淮西通足河北度軍本宗欽王 単七次 世史斯斯表之三十二 知印東生 十紫灰 衙科柳鹽鐵轉運使程异既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罷八月鎮接了以里南錦程异同平童事准而第五十定縣依户部侍即判廣文重南鎮 更好明 員販者亦味之 裝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後上疏以為天下 N府治州河○李東簡能為淮西節度使上方委果度以用兵夷衛目調逐兵共討之順名今直於大區原之消極於等軍名今直隸於州縣海軍運兵共討之順在今直於大區原之消極於等軍名今直隸於名原養城類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七月下制罪於師道今遭武郡縣家成武臺灣城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七月下制罪於師道令遭武郡縣家成武臺灣 想回自元和以本劉爾本騎田李安盧從史其元濟阻立馬陵自以為法 月餘不敢知印東筆故終免於稿 即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故直以處要待宜能服其心 根固帶天下其能危也然領野之間打死深程此非人力所能及始天然 爾陛下走升平之恭十已八九何忍遠自然壞使四方於體平上以度為 以本官行以工即侍即並同平董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情至於市道 明累不之首由是鑄益無所悼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應謹讓逐高相 之面其自屈於我度也 展成前度使好以 五本師道僧表請割地上許之己而表言軍情不 我今國共襲職比來随人已獻城十二也深為公文之總江日開先生 胡致重日李夷前可謂若子矣無是己非人之心於逐楊遇取徐勝用 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則治天下如逐之掌何征而不免何為而不成幾度可 19日天下印東之第四位而不充何為而不成我度可謂知言来其所之為一天以勝億北之最哉處之中聖而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之為能服其心人而天下其不禮或其力之,所失自其引者。19月 心庫也次紀 舞薦山人が沙能合長生藥部沙居與唐觀煉藥沙言次日山系部獅多部棚以為日州刺史上晚節好神仙部天下水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南郷門は故徒謂之朋常外難相似内實縣蘇在聖主辨其所馬和正耳〇十一月以 本可か 水島 が 一上 書語幸相人臣當力思書何乃好立朋賞朕甚至之後度對日方以類 福都果沒在和北夫佛本夷秋之人不知君臣之義分子之應假如其有無非所則所亦其前師曹等被又以住事情而太嗣可開解的實施不養的更得稱由此觀之佛不是信亦可知矣論故世人主非佛皆必識不識乃更得稱由此觀之佛不是信亦可知矣論故世人主非佛皆必識十八年前後三倍判為寺家奴竟爲侯景所追餓死事城國亦奉城事佛子以有前後三倍判為寺家奴竟爲侯景所追解死事城國亦奉城事佛 慶州聚放書而于大也 先是功德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拍骨也不不正年正月造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股韓於為潮州刺史與目為 |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 部侍即轉於上來切練以為佛名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及禹汤文武者的至亨問留界中二月乃歷送經寺王公士民職若拖殖惟恐弗及刑 皆孫書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府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 教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略奉拾施惟恐弗及 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成為天安來年應開節迎之十二月上還中使即價 整章 誠得為彼長更廣義可水上以必惟知石州刺史諫官事論以為 胡致雪 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 豈非經野,求監哉 平高宗徒以強所壓群匠而不豫其理會未養脫金冊前作課怒取機以不能回君之或也深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堂以古官有是而可為一句記述一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上臨民為言堂 憲宗信方士不長生其臣不能友後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 是群臣莫敢言 各而接之不過 宣政 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 朝州刺史縣韓自直

相

油工学 精分真正 韓有動物 |関山岬 |三変房共名 |変房共和 |何文三 素 為污傷傷 あう 老祖是宜寬客以開言路乃段為潮州養華利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平衡服與東國有狹谷宜加臣为上大怒将加愈極刑表度崔群為言愈雖在發於忠相 F.C. 功夫力在 指有主命 五十有行 一於千百 公正就 朱市國三人之禍政後世不見經書之全旨以司為正島也胃五十二天市國三務是之李不見於後世說者皆回五十之功也而韓勉論奏一天解歲被稱數是 北林 库具端正读不歷傳之果要 植有生生泉也不是桃之水香料。放於狗里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則其是使之果要有有生泉主教的人以為其一放於物及以物之耳未幾金所等過數不是以及改力排之以為其一放於物及以物之耳未幾金所等過數不是以及改力排之以為其一次於外物及以物之耳未幾金所等過數不是以及表於方針之以為其一次,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森常萬萬也置不盛故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 而出之於境不全或教也况其另死已久枯朽之骨量宜以入言禁己 此首付有司技諸水火水絕根本断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感使天下之人 相是非至為不益之以佛然好者尚養是水水日以繁城自而王至 後元團既足以托養城的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持親又足以初亂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國不能使之息城也釋氏後入言最宏問其徒坐 ·展雕琢索理政案推默活集監帷庫則旅於集沒并應慢其左徐風締章總句編合低引故王楊阺聯為之的玄宗好經慮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應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 人之獨與彼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無獨起楊墨謂孟子之 小店電完紀 彩忘不打親又足以幻亂 獨孝之文世界 有步衰起知為 施 六 看天所能 寫 定智而 世史斯編奉之三十一 扁其言養來用述 青証能動上共享 名觀之机之以劉 Ŧ Ŧ 4 充 **兵以來帝之憂動機暴勵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以出朕志非所欲也** 周唐之文宛然馬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節琴則李屬宋之間沈性皇南後早朝等和之排还百家法度森康抵轉編母者魏上則弘累漢宋大曆正元間美才章出儒齊道直運決定進于是韓食唱之柳宗元 世冠其可尚已 包元預可若易劉高錫調怪則季賀在牧李兩隱皆鱼然以所長為一期王維制冊則常京楊炎陸實権德與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飛军 名之際人臣所雅成也歸吳於上推而那居废之應來矣又敢用兵以百至官上謂循常人之敢而寫也智之意者也禁即用兵度實任之功其及官司妻不通信也其處亦爾何也曰废所 有至三一讀備富人之事而常忠智之意者也蔡聊用兵度實任之一一人不可以之一人不必主德請付史官師該者所為也果度亦屬何也日度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稱思當生於所忽也 不上心憂動則言宗德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将職 後民治師出城聖 · 造城煙 · 修子衛後及婦人民益懼且然都知子盧都将執车師道斯之本思田弘正屬東季師道兵師道朝居置 人以項盛來何和益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永恭則逸意宗有功而不於豆不質哉而不能勝其聽後之心卒任 冷原電子中心

史 54-670

12 11.

守一州五 三主 所以能旅柜朝命六十餘年者由 州縣各置鎮将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 · 一歐東百姓祖城厚邊其以制戎狄數訪問符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 無知此,目作成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好雄如安吏必不能以一州獨 支辦兵 即季湖病兒物使陳記公 并逐言臣過酒園諸縣人多流亡或其所以放根本大平所以與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十〇庫部員外 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取為順命由重視處置得宜故也城連維忠冰事 友也臣所領職議第三州已泰謀各張刺史職事應在州兵立令刺史領 更禍見者武功也與太平者又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者亦重弊 四月部諸道支郡至馬並令刺史領之精海而度使馬重衛奏河相 智由以逃户我難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飲之臣利下號上惟思竭澤不 事後舊利用忠正而不疑好和任而不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 不度配為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是南網之當 一鍋自訴於上上口鄉欲報怨和對乃不敢言 〇史館係撰字翔上玩日 事與河東傳專以拾克取婦人無敢言者獨該議大夫武儒衛上疏言 上乃部諸道節度都圍練都防禦經夏等使所紀支郡並令刺史領医 無再城之任足以即縣愈發藩鄉愈遭橫濱一即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固何以異於無郡縣子寫自中紫郡置領兵主将有擅兵之勢而刺史國行以異於無郡縣子寫自中紫郡置領兵主将有擅兵之勢而刺史與潛難之 克華陽日後世郡照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 無首で降記言無絶計不數年人皆後於農夫靴政見而或之物逐謝 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医令抑 必至 百州縣更民米樂成餘無所得而懼逃 被方何 が対対が 個群至直 用人所任 後配何四 真偽す 門者する 果本門服 年文融季林南楊國忠則亂放用人得失所繁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後亂何也僅群對日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縣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等共立大子級吐突承班及選王輝穆宗即位于太極較野望南總五見而宣示鬼治送無限民治倉其子孫皆以馬城也 中尉祭守讓王守弘志就馬宗養宗不討城其後文宗禄林宣官議以前中尉祭守讓王守弘志就馬宗養宗不討城其後文宗禄林宣官議以前中尉祭守讓王守 可解矣上怒眼濟〇佳群龍馬湖南觀察使上間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 權力之門以大言目街市伎繁教者皆不執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 成以來所在多萬方士借令直有神像彼必深潜最整惟畏人知凡候何 天下之樂者養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又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己 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名飲無臣先立之乞令獻樂者先解一千則真偽 其樂和天樂以於疾非朝夕常僻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大氣始 言內常侍陳弘志弑进其重類諸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祭外人真能明也 金冊多縣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處子上暴崩時人皆 至用錦深恨之及群臣議上尊號皇南錦欲增孝德字,群曰言聖則孝在 安禄山及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龍張九齡相專任李林南此 中兵里南鎮言於上日群於陛下情孝德二字上怒龍群 州司户市井皆相賀以蕭使段又昌同平董事 完華陽日在群之言意徒有激而然故其可謂至言英聖人復起不能 於前而然不懷及奉天之難採自懲災逐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造城衛門直其於蕭僕之輕已前妻公輔為青直而不能容用盧把趙貳則至一億年精忌到薄以攝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訓故 配之所分也願怪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賢不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與之君臣也 惠世 万鎮愈強至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难禁立國王揮死为為太子上不許上 , 唐言宗紀 此思宗剛明果斷 自初 太極殿貶望雨響爲

正心正則智 四八主中 異群例懷子何排備 開新聞此來機關 別 意 医 是 で公権を 水元活意 東臣斯已獲宗初表盛來優嚴而概要朱公權讓以心正其亦知格心 東臣斯已獲宗初表盛來優嚴而概要朱公權讓以心正其亦知格心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以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以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以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城前度候府承宗平其下立本宗之弟永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何力之有〇十月成處前度使王承宗本部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第上石群對別疑謂曰崇升德副知郷為羽冀對曰先帝之意及屬聖明臣 赤えモー 心正則筆正上點然政容知其以筆誠也。 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堪思烈王之志請公首從之平 小人之能放图也不必患者暗主難應明聖智苟有熟載表有不為思也及其視而信用非人不終其無而另種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嗚婚過而效照當此之時再之威念幾於後來則其便另不待較而可知志平僧教能用忠謀不故帶該至收成功包丟元濟談強滿桿尚皆學 於唐務宗紀 稱留後衣請除則諸將及隣道事以故事勒之 師を元不為 大意識神 世更類編卷之三十 これが対外のでもには、「 将平农等国留承元本元新以狗軍中乃定〇九番聚原州以梁守藏為語将回留之其後發師随老亦語将也諸将勿使利元為節道則幸矣大 正節度便率光顏經為開陳大義軍士威伦 神策行营都監并祭八鎮全軍敢之亦至在以承策受事再皆惟河湖不 古諭之諸将號天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摩然使承 不應韶以田弘正為成使 元遠天丁之韶其罪大矣者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曹极其罪師道飲行 Talmada er a l 師承元務鎮衛出将士諠許不受命承元以部

丁字 問等な思元預事追取有價自是德裕宗閱各分朋軍更相傾軋频以動期便無五二年多か之子也以中書舎人李宗閱實對策設切其父恨之宗問又與翰林學士問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關江令糾終收職課成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田公之力聖化安堂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椒敢殺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原使田弘正經情節度使予期間變素服流涕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所與輸養與四汝何敢反行且族威衆共殺之〇成處共馬使王庇湊殺節時到等無酬軍士作亂四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 李思以刺 此見類稱春之三二二 分學情報 何行なる 為僧以張弘崎代之弘靖騎黃自尊成事多委之幕僚章獲載文皆年少安五夏慶元年正月超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秋〇處殿節慶使劉總兼官 以野納王帯遺之日吾先人以此朝立大動置又以之平於州今以授公 曹能挽雨石亏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〇四月聚錢徹子宗 人 一大田公回宜如何報之然皆園哭深州利史午元夏成悉良料也知使 漢婚酒家紙裁列軍士權賜數以及廣話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東以養成之也漢之軍尚風飢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德不明君子小人雅進於朝不分形正忠誤以熟改之而聽其自相傾 〇穆宗皇帝 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新哉 猶畏義而有不為居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率士無操行 陵○東已成之茶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朔近子傳下不 音漢之黨獨始於井陵二部相議而成於大學諸生相影唐 之所黨始於午僧儒李宗問對策而成於錢徽之既皆由主 名極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州而前第二十整五 居務於於 9 ○唐機敬文武宣懿信昭宗昭宣 開於之邊 西於道 動 方 不 兩 指 子 不 得 民 能成功所 **秋**度 布縣 輸相之版 两般外 七旦類納 **作題思大** 「你家東京布於近是版人也布以亮誠為股心情能悉以委之至是而以主國二年正月聽得中史亮誠教其新度使田布部以憲誠為新度四城之一年正月聽得中史憲誠教其新度使田布部以憲誠為新度四域之一次,所以搖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記百官議章其數分部尚書楊於軍節度便討之難私無幾部证以布於〇部的稅皆輸布紙官定兩稅法 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其可遇有無所且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 僧儒固請誅之上日直臣有才可惜僧儒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應本改法 有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職當死臣官受其路為之請御史中丞牛 松乳山東禁閉好臣以亂天下是則而朔思小禁閣思大小者臣與諸将 令兩稅皆輸布絲鑄獨塩酒課用錢 稅課者皆用較常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遊矣朝廷從之始 ネン・ニーニ 人所移行兒

而 拒 布 利 阿納不致地歸朝廷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及湊曰侍郎來欲何為於曰神策諸 問罪念使 医類編巻マニー 紛紛乃此 著仁臣并 **郵** 東 原 連 漢循有 富出之因與愈要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围入深州 将如元翼者不火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圖之不置院奏曰即 秋之不能進朝还不得已以废凌為成應節度使而造輕於宣慰認知至避疾于冊陽經存部行即輸於這級正重度凑圖十元量子深州官重度湊馬成應節度使計回收断版四別正及行鳌忠守正皆死所稱明明也冰喻我以何期信事教權獨誠為留后詔以為飲後使○二月以到國之冰喻我以何期信事教權獨誠為留后詔以為飲後使○二月以到 智聚山澤為盗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韶徵諸道兵討韶天下軍鎮有兵魔每成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象 元臣無重衛季光願名将討為銀萬餘之象中守助年竟無成功田是再 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萬之衆裴度 之諸道兵火皆臨時召募為合之黎故每數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 見語即去逆順之馬福置遠耶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 京文電話以正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數利心而死意 **天河朔記于唐亡不能後取** 動之諸将逐不用命布數曰功不成夫即日作道表拜授兼僚李石乃於 魏共計鎮軍于南區領運不繼發六軍祖賦以供軍将士不收高誠国 愈属整白天子以尚書有将帥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徒 之初即位也两河客定庸倪段文昌以馬天下已太平衛宜銷其請家 **責庭奏之 群網廠切直至今藥票猶有生氣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 戸珠昌日韓愈宣財之行始與其鄉無異而偶得免死者幸耳親其話 以文士規之則非矣 、唐禄宗紀 献馬 不敢 走户の馬政〇四月記免江州,沙ア久錢時判度支張平权言官目耀塩可護屋利服者,度三月記留表度輔政言事者皆謂表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度受賴為表之立士一、《唐韓宗記 這之地 所計官人是公人了一位人人工 原門四年相處論道之地雜以藍務實非年報東海中中相領塩鐵使中書各人華廣即四年相處論道之地雜以藍務實 網野店の 粉字四多 大注音 オ 十事だい 及河東鉄師上日子聽不與朕馬是必可用逐用之 王守澄請去之想司汪奇才也將軍就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 李之怨愈深李想與那注無賴驗者為牙推語愛預軍政妄作嚴福監察 葵卯三年三月以午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 所宜事逐獨平叔又奏徵遠年通久江州刺史李渤委今殿早失部免之 裕出為形西初觀察使八年不邊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獨為相由是牛 六月張度能為石僕射元積能為同州刺史。 為之不亦過至原及形化商婦野堂 的大下首北度於是時行可來有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循以浮流 論天下首北度於是時行可來有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循以浮流 更多 医大线叉鹿為僕州馬有引為重臣不能少安其疏尚可經 更多 医复数原绝有任安危然不数月之間既為留示又留輔 劉文益曰務宗即位以來政無可能獨有蘇李直臣用李聽免欠錢後 暴銷櫃之美名而不知她於了道既許以近死則百人之中宣便八人萬東好藏股脏典射御之士大臣有其少兵多之思哉唐肅倪殿文島在討則命卿将之其不用也聚天下皆力養亲知孝弟之民其用也奉任討則命卿将之其不用也聚天下皆力養亲知孝弟之民其用也奉行就外矣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以文臣一兵不可經好其者必有不敢自焚之炎亦不可應憲兵者以 韓愈四事耳服不撓瑜故綱目悉書之 事也宰相既妄奏請務宗聽之情於則以憲宗恭食其子不知教之之 而已義将貪師利其衣種則軍鎮之其實亡而名在耳六兵有國之大

年 (本) 首を指す 何 所計更不相次 如天而排公更 者孫養院 男タ日ト 見足服根相 是南節婚 をまたは了かななな大寒の前的官者無人不可悉紀赐官官服色有架之是夕上崩放宗即位〇幸中和歌撃我中和帮乃等守理的人所就太后回者武后神制我傾社稷我家世子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復機下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至是疾作命太子監國官官請郭太后臨一於作藥以內疗無男不可食也与尽人二 工視朝母宴左拾遺劉極处進言已陛下嗣位之初當前衣水理所行也今日勝綠而明日賜維者〇以劉極楚為起居舎人不拜福稱於居舍人 有是命徒所辦如字院自作其本以名称姓姓斯河医泰西威州高福暴斯西西是命徒所辦如字院告诉其為阿西蒙察使愈鄉入朝上問其故乃悟故人不協以創為兵部侍郎納為江西東察使愈鄉入朝上問其故乃悟故疾對官可之會納與京北其錦愈華臺京及移往來辟語不孫建古妻二 日喧樂管衛之景令間未彰所至也那思難遊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百也以不得及音令間未彰所直問那思難遊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初當未明禄而皆接樂色日星方起梓宫在獨将官居沃子之後以鼓吹 於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與也先帝信力士妄言解藥致疾宣得後獨其 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水政逐言無經清直宜是風墨之地上以中水亦 注見守澄澄見之坐語未外亦喜 更部侍郎李鄉為户部侍郎李鄉常排柳不是吉達吉思之而上遇神 職之職送以額可能以免血不已上命中 在膝后 惟相恨相見之晚子澄因薦注 務不確 不 不 定 人 **連馬兼京原李牧不能用也上了加度同平重事○変透鳥州路遊節度使李祐進語★性三下富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應官及後多為み河比上東必東廟等理礼之本非有他祈順人則理遠人則礼伏承陛** 表事排在事翰林學士拿處戶言張度動高中是發插外夷君置之嚴則要其多時一六十六丁時前所以所從時一天後達古等不得所能一八大月加張度同平度同下六十六丁時前時間一天後達古等不得所能也一八月加張度同平度明下六十六丁時前往得華於王介意達古護從于海縣山經行沿處與最是是對極難委治及張權與程昔戰又有從而附歷之者將人目之為八關 華經載言 仍然銀祭 於温剛忠之花謂人曰吾夜半入察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陪洛於温御史 ジャ変化 男 東京本真之街王旦一也 不學士章廣層課上安近日先帝以酒色致疾相惠臣時不死課者以整千月賜軍處學好情鄉經銀器不明可以前取其者此盖亦定讓之時有日報一冊到與二年與永乃是第一之取一相明之前,與是其一也為有日報一冊之外相信就是對也為有日報 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温追於閣内奏弹袖通初進奉請論如法記聲 四月以李虞為拾遺時李逐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奉 足以審責矣如是而言其或及以動題矣系就血氣未定萬一致疾軍宗社付戴點皇太后之妻則臣難萬死亦不 胡繁富 更然昌回杨楚本逢 曰先市以酒色之故天年不敢而不能課罪當萬死光今陛下富於春 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實曆之膏育者矣 七十五故也令皇子幾一 臣不諫日若有子長美姑聽其沈面可也是得為忠子盖亦 章德載也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湖酒色而 灰唐聖和 名思穆宗太子在位二 吉之 當內有所扶故 成已安敢畏死而不諫子上感其言故有 年爲官官劉克明等所統部 以敢直 諫然所謂題聲遇 布 李

於是新人 中使機構成 **較程發力** はは、近天日、山港大過、公韓日南軍公師職は、南南七席方鎮重平相所以事はは、東西、西東の前度使称公韓服泰裝候於館舎将佐日家園地里高於 要請待國稅朝補脫一日正服以讓服御母果三日罷獻以諷撒不玩好四日納舟泰六萬舟最大就是此如母展以一年高對故日所是 還者 薄之解さ一日官衣以上好小晚祖馬也此版任之稅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是月德裕獻寶顯獨泰之三十二 、 唐敬宗紀 等明度朝廷也竟行之〇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格歐州泰六歲上游李無常能 方が上言司馬思寺下人ととでして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村次之課議大夫張仲於庭語之乃中使也工怒攻祭繁墨獄給事中李湖校之課議大夫張仲以入良之一之一門管元年正月放先是,即令崔發聞五坊人殿百姓命橋以入良之 之即命中便釋其罪送歸家仍付劳其好毋對中使杖發四十〇十個傷 比讓官但言發冤未實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鄉所言朕何為不赦 不聽格道張権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聽白音獨幽王幸聽山而為大戎所 下皆不聽李達吉從容言於上日崔發報史中人誠大不敬然其好垂 八十自發下獄積爱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且於念上乃怒然日 亦上言曰濡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福及於見蟲而獨遺養 **生在度○帝旨重夫應目項立刻宜哉** 有人 成米縣的度白水相不應許的由官職詞她然如咕囔耳語鄉四細度突至成米縣監磨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家北美利栖祭附度耳語侍御史崔輕暖多度著名應圖藏宅占同原不召而來或旨可見上雖年火悉祭其經錄待度 納衣坦 和選が進言思之御史中水王相侍逢吉之野與終相遇於途不之避終引故事上相選於進長上回聽山若此之凶机我宜一往以驗被言至經過遠謂左右口彼明以此以此於上回聽山若此之凶机我宜一往以驗被言至經過遠謂左右口彼明 |東京の町飲之楠建不自安慰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矢印聞者天色度飲酒自止見類納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 具大於明 夏爾道印書券耳息之則接諸水大緩之則後還故處人服其職 先是民謡鄉衣小兒坦其版天上有口被驅逐非衣装字也也其服養字 獨接 人名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泉房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與上言 己先地陛下僕欲行至宜命,何司徐加完竟然後可在上回從來言事祭言臣醫房才認可者以問以了 三月罷係東部上欲幸寒以課者甚級、此一不聽已便按係官閥教度被 如頃之左石白後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日此必吏人盗之以 内午二年正月以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求入朝途吉之富百計殿之 官是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終議至是以終有足疾出之 百僕射国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價人才恭位自宜別校野良若朝命公 皆云不當性如卿所言不性小可〇元是朝先遣中使既朱克 **受言日國家本該兩都以高班至然至多難以來官關營量百司解食量** 之之意深矣 其所為而度曹無一語及之何裁書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 時從容進該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拳三宗以勸成王則未必不能改 五弦宣三八君之德與大於明明則表所不能欺以敬宗之狂維而此 相又能聽其語議如諫章果都及判在也俱等事皆如響斯為便度於

史 54-676

単集 大 大 次 正文知納を之三十二 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群入室更衣殿上燭忽痰蘇佐明等紙上於室 雷目困必不敢報離果穴願陛下勿這當所亦勿索教使上院從之〇 看其治效不應每自調回經資本得其策為可術放其舊而不錄世夫底非能必保其解如文宗之清後為野其為而不放亦可謂之對主之著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後舊制毋奇日天實不視朝中外新然相賀人主初之出三千餘人立巧應大學下元和故事量留校權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毎 既深知兩朝之獎及即位勵精來治去看從檢詔官女非有職軍者皆出 王涵上遊戲無度和照料小養學孫好手搏性後備急官官小過動遭極 兵馬及丁匠五千助所官閥上惠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叛使 融以馬頭惡就留敷使奏以表表不足乞度支給三 以章房原同平章軍门出宫人放鷹大省冗食能别貯宣索上自為諸王 老度對日克融無禮己甚殆將先失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跟人 皆怨且懼十二日辛丑上夜獵凌宮與食官劉克明及擊班軍将蘇佐 月度官劉克明等紙帝於室內立終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 完全房田間官官三易主而不開宰相唇之紀納於是大張以及之熟完年房田水度在為上相安危所繁若然不討敗君立不預託二日之門種料上而何三於遇備方是元時发 九 所不見刃在伍日次服所不處到也最去产手東起車之道當有可致官已敬宗之惡在於押照料小然果度無能改于共德何也以帝 医爱之前如此 而况不賢者子 名酒穆宗第二子的封江王高官者所立在位十三年 一十萬端匹又奏欲将 便成成 原 成 高 病 養 為 衛男と **大臣之** 東 道 厚 得 英宗之大 (F) 并(前回劉黃下第我等登科能無原旗力上號以為黃竹时聚動機以東歐路上,長臣官不敢収集作等師故院出作由其二十年記下物論黃紙稱至李潔士 是不一天柄以歸找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字先考官馬宿等見劉新策皆數服 今便 「五名口陛下宜先及者官閣将要社稷将在天下将領海内将亂又口」「五名八英敢言三下」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國平領劉敦對教授言其為類議奉之三十二 無べんなだれ 大臣之明的 而之意再 自己和之末官官是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殿権出人主之之外以示不自己和之末官官是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殿権出人主之人由二年二月始軍削舉人。書制業等人而不照所得之以替所以忠言可無執然勢所、中外相實白自令債帥鮮矣 東食而巴水戒其於且成變其所且最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稱內滿條歲不應沒事也問問不問不聽之已制侵陵追賣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後語動太確沒事的時間不聽是者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寒除那之路屏襲柳 以高瑪高忠武部度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将皆以倍 魔庫於延其極 嗣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劳之亦而不斯此文宗之大樂一大大和九年四月童處屋請避位不許上雖應懷聽納而不能堅决事 照骨親之直輔相 得以等其任底職得以子其官素何以繁近五六人總下将杜墓紙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遂刀錦之熊龍 菩牌似之人也其客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閣将襲社稷将虎天下将俱海內将亂又曰陛 原質銭以貼中一動動信萬然後得之至是裝度章處原如奏用瑪頭 可機焦您 下大政祸於所為為成日嚴審也最生唯怪臣不可節便等了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导丘主台了了臣下了了一个人。他無然不像生於今日又曰忠野無版心之帝閣寺侍廢立之權所先一會臣者並復生於今日又曰忠野無版心之帝閣寺侍廢立之權所先 導替法使知秦理之正忠即之別然後勉以有為可矣乃欲責效於章可致之三二公宜數末名擒其之左右以二帝三王正心脩到之學輔可致堂三文示恭後吳勤其齊甚夷正講明道義增益德墨之縣粮章 既聖治於獨有不亦遠子。 雅之 夷清偿之德亦不可掩也 m

之 粮 不衰 至 不衰 當 所 常 以 為城區 重 選 通 名 **表示可由** 世史無緣老之三十二 字禮裕作 和剛門也 公里有 於此作所度使獨自南記入改一方残整德裕至鎮作黃道樓圖愛地形訪南昭 東京國軍事度馬德俗因其常府乃出為關東使及一十月以至德裕其西川 東京國軍事度馬德俗因其常府乃出為關東使及一十月以至德裕其西川 東京東京 建設局能及時候 裁判 新原 被 記載 以 教 医岛司徒平章軍 原則第二人相與排植率德裕之實/稍減逐〇二月靈元軍亂稅節度使李徐 以京 1 祖會宗問有宦官之功遂以宗問同平章奉宗問惡德裕過已出之清州已酉三年八月以李宗問同平童事被子德裕為兵即侍郎朱度爲以為 江董院要與習過事者商議於中未諭月皆若多當迷歷 度改四年正月以午僧孺同平童事平宗附引然午僧孺同平童事於是甲成王之第一條周報漢數之慎聖學不傳置細故哉 明致堂曰氣 缺失而旦夕承耐之人無伊傳周召之秦逐使其君有祖明文宗 威富贵之極地而能清約像末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迷尚如此巾服應其他貴戚為之鄉不須賴 樂好政未曾留意射馬草處仁者夾羅巾上謂曰朕兼鄉門地清素故有 八八 大大 計定矣乃避遠小姨共於事食無直言之土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計定矣乃避遠小姨共公壽有無人之,所有以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表大此五六人私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表大人就與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宣守者因對有言重之傳屬取動自而不敢當者也雖此常常之見中二公果朝舊德重以豫國取動自一國致空口則遠及文宗二則營隆等輔三則該宣寺此裝拿所以稱名,即致空口則遠及文宗二則營隆等輔之則該宣寺此裝拿所以稱名。 九月命官官毋得不纵敷綾羅上性俊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經整 比乞回臣所授以在對面不報官人無来對征 一月中書侍即同平董事章處厚不人馬崔祐南李必年度厚舍是 唐天平的 開州司馬縣火拉地 リンメ 罪か 疑然 御が 州使 司府 卢娜 L.P 曲点将直面所有 南畑州 と 戸塚昌二 ア塚昌二 為即 世史類編巻て三十 之分 多中州安而者 矣論之是是 而古兼重非美 東スミナー で、 海ること 中信為上上以為然記念格以其城場正面就悉世謀及所與传來者悉書自集百官語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順好的龍成立中國御戎 割行州即創卒治兵を討禁之初即在於初以竟に為治或經月不管酬時與順府由錫竟卒於於於〇八月以崔郎馬朝近親深夜朝此多種世其謀則注王平澄知之誣告申錫謀立庫王段申錫馬開州司馬 一班宋申錫謀談臣官申錫到吏部侍之之機情而申錄不審官罪之也臣不不審官罪之也臣不 及至歐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即目陝王裔民食吾撫之不服尚恐其 盡缺之於境上極其條點德裕由是然僧都益深 郎る思 香思 工程 夏 景 京北 以 供 別 申 傷 何 以 以 納 目 先 書 津 **产以客**首於

公備包計 大宗能炎 不平之弟 人下何時 医主師祖命目立軍水城與減數目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經子當司馬公司平好完消代兵章帳城請侯順附四夷機服將和年雙家給人及此太平之界也于斯之時閣寺內若外內邁鎮阻與於外士卒 接人民此地呼因緊表請罷以僧孺同平重事死推開鮮度使 神教でごける 午僧福失策附字德裕者因言僧福與德裕有陳害其功上益珠之僧君主來高太子〇十二月午僧福龍為淮藏節度便高川監軍主政言人知至來高太子〇十二月午僧福龍為淮藏節度便高川監軍主政言人知斯上書之解不受於守福以聽馳書以被叛敗難進之為即〇十月立書下行六年正月群臣上尊號不受章温言今水享爲史心非宗飾敬稱之子行,年正月群臣上尊號不受章温言今水享爲史心非宗飾敬稱之 府為御史大夫以鮮怨信銷德裕告之德裕義各泣下宗閉後與給事中原朝夕且為相宗閉百方阻之不能深以爲憂懷那尹社宗都宗閉用德以李德裕為共部尚言孝宗閉與德裕有際及德裕遠自商川上注意甚 僧孺封曰太平無矣今四夷不至交候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 內不包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成陛下若别宋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請同列曰主上賣望如此五書是得 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君承獨追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說世 馬楊天地之和示中因以药也且大悉但蘇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宗之何轉已降之将平而使之其心以為兵端後力之不及不得已而 事兵於維州禮格固任其能角之夷以為兵端後力之不及不得已而 事兵於維州禮格固任其能角之夷 以盗名罪就大馬 支所後盟也被其能 德裕志氣豪邁盖以公輔目許人亦以是期之置有是我杜 探宗問之即也故為此語以随文鏡聽端而史家取之司馬 八層大宗紀 以萬騎級 面中 責我 侚 所事盟亦何 炒 假 維州 在於縣戶以為貞親中內以十六衛首養或臣外開折衝果我府五百七十四以備自北漢章下策為浪戦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交傷府兵廢壞作原地原十六衛 以捕兹鞋 きの前失表目的何宗開失色の少期最為間史大夫初李宗問題員在祭中教育事的前 用電子院問日臣素知之故楊度卿董臣皆不與美官子德格日給会主命合為其明明 ·蘇門林本安用中書連收日八年天子帳其目行事亦可矣宗開秋然而止〇八 似射角是作 事講者被土等善京結依附籍要上德格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後言及悉的年十一月以本德谷同平華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第事所於是中書含於應將之十二月以本德谷同平華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第事所給華中楊良齊 傷になる 真領任と多丑 造顔編巻で三十二 即耳及其居外也縁即之共被機乃來斧鉞在前野貫在後聽春交棒世 将府伍散田弘力鮮勢破人人自愛雖有里尤情婦制為即亦不可使 事奏能其待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放佈經術類似即重宗國對日軍何 術誠可尚於論議不足聽至德裕日軍梅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欽聞 一至花後可日宣出於軍御史大夫祭閔謂極客使進潭峻日事皆宣出 简他鎮脱至見朝廷事极不一心輕朝廷故縣而益驕 異國雖有軍尤為師亦無能為叛也官員觀至于附元百三十年間我 其操乎故及為善者對於真知不然則異於從陳者幾於矣 例致堂門從諫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礼而作縣 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董事邊歸鎮初從諫以忠義目任入朝欲 唐文宗紀 A.

北鍋四支 阿大分為·夜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目何代分為二道續紳之士不敢言去至知 下賴縣以下視同此衙四支也同此氣俗潭屋東於較耕加以土息徒馬便於勉較以此與天下視同此衙四大人不養其置府立有十又作數論曰河北視天下循珠幾也天在城東住便外不疑內不養其置府立有十又作數論曰河北視天下循珠幾也天 尾大中較成然偏重而天下撤紙根前處學安置矢后外則叛居內則聚居內則聚居所見大詩構四夷於是府兵內創機順及邊兵外佐 欺骗五败 士言 10% 湖 用 己成然後付之於将耳 自古主兵者必要賢才能多開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顾願之上共形案と三丁! 人 原会記 前非是不可為也又註孫子為之序曰共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 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上欲以李仲言彼納為該官五之翰林李德裕曰 然後以為富國家無河比則精甲錢平良方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親天下之産首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珠 專此不專住之過五也今該欲調持干文潭拂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蓮 文千夫你食是不賣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當新極富溢則不肯接 可出死此厚實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将兵柄不得自 朝發雪 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就終是不見練之過一也百夫荷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充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收之以伐魏 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後十六衛開五 **農村** 平之景太 利袋不可 除官官次後門遇次清河孔開陳方客如指諸軍上以為信龍任日隆連蘇進推十良以分王子恐之權〇季訓鄉汪為上書太平之策以為當先 原谷有別黨互相榜接上惠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相黨則人工有以辦之則用黨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断都正是人主有以辦之則用黨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断都正是人主有以辦之則用黨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断都正是人有別黨互相榜接上惠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朋黨難院谷有別黨互相榜接上惠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朋黨難 因王守澄以進其官官不之疑逐審以誠告之訓汪迩以誅官官為已任 意訓因進議数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被意訓可與訴大事且以訓汪皆 いかな。正 中使学好古就第賜既殺之訓注本因子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牙齊 之實股逐無虚日班列始空〇季到朝注感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十月過 逐三相感展天下於是平生孫恩蒙然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目為二李 道館度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俗為共部尚書果丁宗閱言李 揮手指之上回顧過見色殊不悟而罷內初出德裕同平童事文上面西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别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額王涯進 人言無不從上之立也佐士良有功王中歷柳之由是有陳訓注為上 /受誅而疾訓注之陰校於是元和之逆懂 零盡 怨群臣之難治是循不種不無而恐田之無也朝中之 無且不能去况主當自然而不當以替人臣也文宗不能察群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 對日可

編卷之三二二 天下重望以順入 其做即此也良久而還訓奏臣與教人驗之始非直升露上顧左右中尉所省官請左仗視之宣波發天于坐紫震殿而全吾姓中立姓自東西附南省官請左仗視之居置數下外新日仗有左右两班方馬選聯立收料 安度殿百官班灾韓約素稱左金吾應事後石榴夜有井露先命學相改 思矣即迎上扶升與失後殿景通皆鄉怨以張騎時間疾趙比出金吾兵我者甚義又開矢仗聲騰走詣上告號訓遠呼金吾衛士上殿官者曰事 胡繁星 士良魚弘志師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其靈風吹春起見執 月女生了連鎮與訓法比看文本承之斷以春秋富從黨惡之例則宣進實餘舒元與皆收緊斬之降及主報門則軍令本裝與敢言追收斬賊被查至更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治取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 置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禁騰以死力争其強則天子未失叛 立之道矣 官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脱走士良等命禁共出閣門 平議鄭軍在内當見上而盡言今乃脉於辭受之義非大臣字訓戲爵禄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聚度在外當逐辭而 逐黨可也仇士良以謀及經之而未敢等粮文宗顧問軍差 《唐文宗紀 心如炭度令狐楚即量皆累朝着俊久在散地到皆引然有無解說次平訓所獎被率皆在陰之士然亦特犯 背中建元 大封票 下 長等 **神造石**六道地 元賞白服 類編卷之三十二 巡過的六道便被之會訓取六道得部皆廢不行至是召還全操等追处石六道巡過便還京師初王守隆整官者田全標等六人李訓馴汪因遣 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目屬有公事行當至美乃杖殺之事元官超入責石日相公紀網四次不能制一軍将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訓注之無務言入城氏儒服者盖教之京師訛言既至民甘鶴走諸司奔 李后第開后方坐聽事與一人争辨甚喧元賞使現之云有神策軍将訴 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属可恕平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情法元賞門 而白服以見士良白中尉宰相旨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 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歐飲而能。 士良等使人舊客動授風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王城其家自是天下

古人田書 之罪 民灾官 正史新编卷七二三十二 ゼエオ 首系之為希對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為軍馬於經術上甚重之上當於 概直俗 短三百 予以及 馬可以然〇七月以親来所為補閱語世歌李孝本二文配沒右軍上取 詩學士李丑日詩人浮海無盐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日為人勿問親聚節 必有欺陛下者失上與宰相語是四方表表華而不典字石對曰古人因 或為起居含人斯車以為不可上回公事其相遠重白若宰相畫同則事 不為文今人以文室事上與宰相論詩軍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 祖能東政天子倚之亦差以目禮〇四月以李固言同平重事固言意産 間月以李聽為河中前度使工管數目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 必親史上日朕鄉審親之對日此節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親史則史 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楊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華李石 作之以刺炭時改王者来之以親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想後王國 陳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軍家闸洗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 等荷圖崇寵安青傳運訓等實飲討除內臣兩中尉逃誣以友逆臣欲 **あ直為相未曾用親故若親故果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警以死清君侧士良等慢力加從課榜校司徒從課後表讓回臣之 四面課城不乱并相等教事亦無成謹當情勢封禮訓練士卒如李 唐宗紀 之 労が 生業 東郷末服言 系有即海 辛 正 万 至全石可謂 不知其意というのままれたというととなりとと歌と歌記安と、三三帝以盗晓不知意と、「何からをイス・月を、」 於惟有華 故對回陛下責為天子富有四海富進野退不自納諫評明實到乃可以处為三年縣樂杉相示之曰。此衣己三濟寒寒對美工之僚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 被此五王奏未衆的雪上流涕曰兹事朕久知其該當時馬姦人所過元弟幾不 比司不挽 無此死。能信申錫僅全府領耳此皆朕之不明即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則 與鄉等論天下事則不免秋學方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方合物學之心而無然治之才也惟恭倫之師相若可脫離明別上主所能與手以為宗者不能過無而其語於危亂內因於則於強鎮蓋和圖益之數學之變意忽忽不樂管於延與殷罰字相曰朕毋讀書肛爲凡王、汉宗謙 至三年 而其本不立數也。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該武太太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於我亂者若應不振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該武武大太上對柳公權等於便入或差別古人然而無教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皆相質以為國國富餘近旅皆厚縣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徒朝禮陛下莊官〇十二月以盧釣無顧國新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釣除願南朝士或教故用之不知其會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倦其惡可謂至公乃貶 恩特書予之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職緊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時 散訴之前心之比也〇後宋申楊序員数子石五 方辭侍讀文·醉屬可聞知與矣。 方辭侍讀文·醉屬可聞知與矣。 西諫曰太子當難鳴而起問安視騰不宜專寫宴受太子不能用其言過 致強風脫灣灌之衣乃不節耳上曰朕知告人不應後為諫議以鄉有華 臣風米的品明為之〇七月太子侍讀書温能温度請東宮日中乃得見 微知者矣 胡致室回章温不從即注之碎讓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 有以褒之既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釣至鎮以清惠藩 一月以楊嗣後李廷同平重事李后罷為 唐支宗紀 馬上言申錫也直被經從立

以後労命 登修其先 表言不 臣其間小人 **丰東以備嗣未定為一處言不及私度另親不聊中人而成望遠達四夷四** 馬男は、理解言之的工也不見以、理解言之的工也不完美以、理解言之的工也不完及其子其暴食也則之后不能之不果至是暴見素意也可易止書 已未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晋文忠公裴度卒上心度無遺表問其家得 編以各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鄉在鳳翔不奏白克直先第也對曰首 也上善之迷訪諸道勿以祥瑞聞〇十月太子永卒太子與好遊宴眼近於禽歌草木之瑞何特無之順陛下專以日姓富安爲國慶首餘不足取 河出圖伏義以董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鳴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 色何常之有未幾複白克監軍又欲奏之祭曰野歌未馴且宜畜之旬日 韶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干岐山近法門寺監軍欲奏之祭曰雲物學 巻之三十二 而發監軍不收置圖獻之及則注代信奏緊要到又獻白姓是歲逃有其 位上深知其故從之〇五月禁諸直言祥瑞太和之末杜院鎮膩鄉府有 八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來醉耳,仍承耳歐之亂人情危惶臣 之變及你判度支河中奏線度見百官稱贺上謂你日本訓郭注皆因 恩情忘另徇國故紀網相立仇士良深惡馬潜遣盛殺之不果后惟解 班功食校禮部即中上以鹽鐵推官姚易能鞠疑獄命權知職 其別度何就云 唐文年紀 能更上乃以 周維海獄 澄清流品 **与正人**如松 在辦邪正 北京之三十二 日朕豈敢比見舜所以問卿者何如獨楊德默耳姆鶴日被亡國之主臣 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〇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石當 之事弘為陛下理之恐似表實之風然上素重温然不奉其所守。〇十月 仍文值職楊嗣後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 石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形正夫和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奉初上之立非李相意故楊嗣後李廷相継應去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高泰太弟以屬認立而不書歸嗣目尤不能為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知所倚篇中所戴非二牛之出入則訓汪之始末也。在其所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以其立不由己故矯詔廢之而立應〇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俠即位最 如因泣下雪標婦伏地流第自是不後視朝 可比聖德上日報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洛為嗣上謀於率相李正非 展申五年正月立有王總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仇士良魚弘志 真學士周姆賜之 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四陛下先舜之主也上 正二者好不相容正人指那人為和那人亦指正人為那人主辨之甚輕 是群臣,化士良戴雄欲移易亦安得而豫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络始大節情情,然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牵就面命太子臨此固嗣召作坚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數而無聖學故於此固嗣召作坚之,仍而成王敬德之效也,实有美數而無聖學故於乃致堂,一是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国殆而正求冠就公卿出經遠係世 間也裁周埠廟有直紫而以尭舜隸者都吳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湯泣之悲不亦可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湯泣之悲不亦可更也為人也為人之之人,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 以為正人如松植特立不倚那 惠文宗紀 不能自起故

高なが利と行る皆まれ」とと青人をコートという一月以子中飲品を州利の季中町 鉄建如此石臣之際無疑問失工嘉納之〇十一月以子中飲品を州利の年日之所事苟無常得以辨明右其有情解理自然小過則容其被攻大罪則加之を臣之所事苟無常得以辨明右其有情解理自然小過則容其被攻大罪則加之 と明廷四方 権政任人権就任人有政問者感以明刑就敢哉上善之人生也置了了了多分了 季士謁者監何由有兄士良悲志李德裕亦以中較為楊嗣後之實思之 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照府轉其丁於軍中字中新判云開府階城宜 日累月積以至稍與茲事大該顧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四結之 中書文宗循不爾此乃李訓馴注教文宗以祈御下述成此風人主但當相曰文宗好聽外議縣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格曰臣頃在上唐會自元平六月說群臣言事毋得己留中以社讒刑其後上復謂字 民由執心不定故養和得來附而入也大學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問 米之三丁 A、以為宰相有姦問者立點去之常今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 一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此政事所以日則也陛下誠能慎棒 福則天下何要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食谷不言 同致空日至中敬判語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悉於無如之何留之朝廷· 心事右而那人競為朋堂先帝深知朋富之患然が用卒皆明黨之人 豊小為南开南於云南牙 之助子德裕乃以楊嗣復之軍逐之其失 〇茶湯春 **発色下之欺引是以行行而撤免る智用而心怠患益以詐勝龍未用死等18日止天下之邪代君不正其心而以祈御下是自行非也何以死命以者の下之私非至正無以** 特達委任能臣李德松等克工里如抬不取灰原如友里字面 兵立姓成表而立之在位六年朋高三十三处董陵O帝共教 不永功業未完情哉 **諄**炎初名獲禄宗第五十文宗無嗣官者仇士良等麼 東海城 10號日無夢城莊彻縣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度於南路邊陵近面時間報受養一年三月贈悉恒孫石衛将軍李德格追随於別悉的書戶建筑在非常於家三年三月贈悉恒孫石衛将軍李德格追随於別悉相謂東三雄烈時期表於北直有器識故有是命醫是為孫編城附此乃將縣順元縣進北北 故能北公城且有器識故有是命醫是為孫編城附此乃將縣所元縣進北北 故縣東京縣 10年,以日數中為翰林學士上閱句居易名與相之以問李德與鄉灣中野學子成一年八月以日數中為翰林學士上閱句居易名與相之以問李德 牛学之先 縣中納沙擊之宜達使者鎮無賜以謹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輪和也又認河東極等4人中至後裕日第為入懷損富活之面觀達東大功未曾北塞奈何景其國而特溫沒斯等後達墨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以月超河東撤武[[[[縣天德軍使田年钦擊]回戲以來功奏種回戲鼓 者德利斯 我的事部等命後自教絕忠於之路快更度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包追與忠 要えかい 更新編巻と三十二 肝食累朝臣初到西屬外楊國威中繼邊備其雜州熟臣信令空壁來驗 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韶田年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现各加張贈記追贈之 南蠻應情山西八國行頭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但 馬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訴也又何於馬豆德格所言者利也等言之則維州緩而隣中息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惟端在唐則百無心三新與吐蕃循於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下 強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是時唐 之是非端可見矣 僧講所言者最也匹夫徇利而忘義循耻之况天子平以是觀之中李 者也夫惟正不可将而欺欺則不容於武美豈不约而易干哉

: . :: \

南山澤村孝之二 | 河路海徳報人 | 明単語絵 差 | 不体 請 非 制專不 例 使 授 行 行 行 計算國軍 信報以小 等以今然大利是其、上外等職士良內實已之士良類骨級以老病致士良致性等深○六月內係監仇士良致仕謂官未有盡致性者書士表例無限數學也是就住意之一人見內係監仇士良致仕謂官未有盡致性者書士表例無限無理之事,至望仙觀於禁中內服傷無宗者直追傷於三顆此書等至仙觀於禁中內服傷無宗者直追傷於三顆此書等至仙觀於禁中內非之表及故者孝武者立轉含於置也以養 正更頭編巻マニ十二 我們與深邊不同今将加兵深遊不飲更出禁軍至一東其江東三州就能表際說過同則複無能為也若這重臣往前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朔傳集已成故事等說過同則複無能為也若道重臣往前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朔傳集已成故事。 粉樂明 4. 国之日度宗之餘烈循存也。 中国 新文功教不若推察之功難看何哉元和之時潘鎮之積楊万職會中国 医原之能容手想此漫勝之功所以克總中准察之功也然 医日間 武宗之能任德格措憲宗之能任朱凌憶格之能為字回推 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李相李德裕日澤遊石,事體與河朝三鎮不同河朔智則已久人心難四月明義節度使到從諫薨其子祺趙逼監軍奏前命稱為留後上謀於 代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職之称曰天子不可令附常宜以者那 而校之則四方謹鎮能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回卿以何 ·蘇從讓致扈難制界上表沒有朝廷令後以兵權也付至了朝廷者又因聽宗補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遂事割悟之死因循以校從化故累朝置之度外產職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順時多用儒臣為助 妖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服應及他事然後五量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請 也丁维州遭兵機之沈数十年之職追要悉但蘇贈以官執德格以太、州縣也蕃秉祖宗土宗鑄送悉但蘇州縣附之心傳佛以小信訪大前、州縣也蕃東祖宗土宗鑄送悉但蘇州縣州之心傳佛以小信訪大前、之而以利害為高且斥德裕為利取增獨為養邊皆無所標夫故以維 課弱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 春葵紀 **基三** 紹練無不 真心 能服 河京北回 中兵以來 編六六三十二 献之節度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状上日選倡女入官豆里天子所為杜 李德格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順振王字年方力社談書可稱請語弘敬 王元達前鋒入新州境之師月何弘敬猶不出師元達察表弘敬懷兩時 潭遊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達張仲武皆具奏樣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七月這御史中水平回當於衛北三鎮令西州東秋早平面體鎮城早平 16位文具家 院每陽日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齊指之用由 控馬議制使先行自共與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暗氣三鎮無不奉 於既戶而已該被士良之所自以為智實則愚也一等就自安而發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可欲自安而發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百致堂曰王民投數思所以盡君者客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 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哉 河西千七月以杜條同平童事上開楊州倡女養為酒令勃監軍送而 · 居武兴紀 德裕所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論華成此 三億功所以 郵面 能 三編成二編之一本版 或姑息之不開有文告之命或物之解也更以共加而不报题厚而食之事的目在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美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及之能皆為之用五天下有不順者必算跨而告教之馬三不可然後五之能皆為以用而楊太之祖取之則失由是三鎮不敢有異亡五追何弘教及職情制附以悉於處程之則失由是三鎮不敢有異亡五追何弘教以降以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将邀初使馬宋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 軍不得領軍政每兵千人聽取 如自會思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平且李裁義為國家平德國及為軍中演精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便與其使大将邀朝使以來官對何 阿比三鎮舞遣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明兵力雖強不能自立以號今簡明民應不敢心應解則事變不統此所以能成功也。以號今簡明民應不敢心應解則事變不統此所以能成功也。 施其孫畧故所何有功 然日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語自中出者號会既簡将即得以 師出征隻敗工藝有三一者部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学相多不預開工期的于冊亦手之で息也德格解上回恨無官賣獅工初德格以比年将散也朝日特書達格加住德格縣上回恨無官賣獅工初德格以比年将加子德格太尉賜爵衛國公問機能の前時 時期 新東海鎮岩也面 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将即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官為監 自启制 小却報引旗先走陳從而廣德裕乃與福客使楊野義劉行深議約勒監 使悉選軍中號男数百為不除其在陳歌聞者皆任弱之士每數視事勢 協不應可矣被之非也好非我必信何以為國如題等免死流之之方矣好非我也被降非信也失義必信何以為國如題等免死流之之方矣國有餘罪照道宗用之於前武宗訴之於後臣勉以為皆失之何則賞 在兒之手再被二人者始則勘人為亂然則賣主規利其重重暫之在淮西郭祖之在昭義與元济討鎮如本偶人 **《唐武宗纪** 書何故罪人也臨則勸紀終則黃王且非三日 人自衛有功隨例雪賞二極器皆以為 卵在 公道 取士包石 在 三司 世只類 松 Ξ 名相智美 24. 和師 景莊下第景議終不肯属主司田朝廷取士官有公道置可效人來關節有成此不敢取逐命掩而禁之景議官連發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撞楚索 編奏さ三二 我毛髮流折 百官表成滿容裁决既務成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馬上崩以德裕攝家 聖是京即 德裕麗為荆南新度伊德格東權日外位重有功製不謂其處罷開 五五年十二月联章弘賢恩宋官将課二子順至德裕東政 可以以供子一種官官的相管英特人也且如此其以回無賣未到致室上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看面累納到致室」或亦另稱于初至召見宰相出顧命請而曹不一施子德裕不己三二一人 展的兵犯 骣 李德裕以 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和毋顧我使 名忧意宗第十三十一式宗子幻忆以皇太叔嗣位歷十 相 而制御三鎮如應之常使武宗字國長久天下豈

為考核 為元忠君 紹和孫務 延 東 1. 夏 祖公師 於属 月馬初年德格執政引日數中馬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義語問以元和故事網條對甚悉上該遂有大用之意心 販字德格馬爾州也對日令孫堯上回有子步敏中以網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權網知制者從憲宗之民遭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義繁實舊不去雜 一歌中来上下之然時力排之歌中東政凡德格所為皆不次用之德格蘇原西 "思元之和本華正乃臣每日及順才出一人前十二人 子而讀之題歷更望別以每天子來及鄉至皆職後輪殿十年以〇起居上止之日代來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具觀政要於屏風舜正色拱 前郭頼諸以文學者稱上以愛女尚之傷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的 何以相助澳口頭相公 周城馬桓同平童事初婦馬夷成節度使辞章澳馬判官及馬相謂澳口 成長一年正月 民丁奉立為南陽村初李德格執政有屬在立清直可任 下卯天中元年二月以令派網婚馬考功即中知制該上謂白敏中日朕 化天下當自親者好令依外命婦以銅柴車仍動公主乾婦禮〇五月以 多效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級賢者當之 を三十二 天 重京北 できかけ質無器職品来其器職師と 敬養病所信其我病沮上以用之意敷中實無器職品来其器職師と 教子子房所不見の数中宣非以其刑し不附己為數千居為實不為致中宣非以其刑し不財己為數千居為實不 被之心此非取信人主际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榜有器職者出力最 小太宗但以察爲明無後仁恩默志方士與藥身亡自是而屬 三年前馬五十三年月陵〇帝精於聽衛恭使從諫擇官愛民種 有那的这小成朝到上上日后。 華人重視 野相称為唐 八明十 德器何如 米字オリ 位史類組 克成先生 徒格以該 近城縣湖東無天通言龍元會初左補關趙琦請能元會上獨宣政主、風回及以作正月朔日食日食五道一發故附以及替告之又七年奏用町戊八年正月朔日食日食五里此天下大變也自與廣宮之得至是在禁度卿其爲朕行乎誠欣於奉命後十月誠招諭党項俸之 裕上疏切謝上怒贬之温裕成之子也既而效弟子吏部侍即温禁亦水九月敗礼温格為蘇州司馬党項為邊惠簽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關礼温 松车 就到 平木五年十月,以魏来尚平章事基人謝清上建備副且泣時人重之 令狐約同平重事 順宗憲宗論號宰相以克後河運行州請上專號上曰憲宗管有志後河 尚存部史館脩模社牧樓冊遭愛碑仍權其十一国為御史〇関十一月加巨野奉職江西開觀察使章州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稱歌思如卅上巴三年正月以竟皆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重於為第一周頃日 * VIII-今從容與翰林畢該論遇事誠樣古據今且陳方客上收日不意頓牧近 · 一六年八月以耶誠好為 加平節度使党項後接邊上欲釋師而難其 東臣断回遊節構比之乃祖則不及比之乃至則有餘使其不清於朋東臣断回禮福者極的之樣言南之子也其功烈頭補遇於祖父遠葵率流門引戶也不書向前之也 京逐而崩令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宗二府等識以昭功烈〇李德 此以熊伐熊也 以功名終德格一失勢而斤死海上也夫德裕自為朋即而欲破朋 黨則近 言之果後川府 配装犯而逐追姚宋秤平唐室之真才也 及也盖度不為前而德格為前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表度李德格皆有功烈為為野質相德格才侵於是而德器 是是語紀 好私之天下自理同權之有罪深然之〇九月再貶李德

k

官級問章報制語 易有不出 可做亦不 腐た政 祖夫古五元 世史数海老で三一二 間口屋子 大北京如 **旬故此析佛葉前所頭耳及隱州刺史闕上千筆除品與宰相莫之測品於佛利上問之對曰雕原百姓也縣今李治與有異故考滿當龍詣府乞尼家九年二月以李启要爲陳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 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機於苑北遇樵夫間其縣日經過人也令 老騙見其奏田是益真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前司宰相其司臣官 日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日不知上命取殿柱帖示之 官顧恐濫及無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亦耗至於盡失官 自衣絲以下皆感思鏡衣於則相與為一矣上又當與令抓網語盡珠官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謙上曰此乃來策朕已試之矣 左右與之語曰近目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 何謂無事雖宜政亦不可衙也了上召翰林學士草澳記以論詩兵皆西 日天下無事元和大禮不可能也上日近華州 歌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白處分語處置分度也他日新州刺史大部上以此班属黎始知之〇上聽祭禮記曾各令章與秦次珠珠州 之上新帖其名於後殿之柱十月行言於海川別吏入謝上賜之金紫問問罪日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沒盜数人置軍家索之竟不與蓋殺 開目桂手日全未全未尚長之其策将安出對目若與外廷議之恐有 「大学の上一人之間到天下之後の下とせば人とこと、「本家」の一年代博師成以帰服其群下小道必罰而大綱不来歌弘宗入謝出講測四上處分本州事務人測問之所度分語中事也是 陳亦養盈面陳之而露諸素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易所以有不出之其魔之未必不善於外庭放為宣宗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派詢浙古民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捧忠智者與之肆。 了,因为他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惠則 宣宗扶博鄉做沒屬服其群下中過逆罰而大綱不牽破沒 だれた 其關人 液晶妄分 祖風 世史順編をマニーニ 海路户 ノある 曹縣别品流上酬萬一張日苦王夷南江新祖尚泽華安分流品致中原成獨于二年正月以劉隊同平董事緣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日惟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廣更求長生留數月不壞上乃遠之 展汾西地上好神仙迎軒較集至長度間日長生可學子對日王者展飲了機分面地上好神仙迎軒較集至長度間日長生可學子對日王者展飲了電過十四之也轉亦在所予者则其書通十同原地不該係之於敢民可思而出之○遭使迎道士軒較集於臨陸山縣自穩經計於五於政民可立言無所避上分數日表牌有祖風我心重之飲竟以剛直爲今孤獨所必款者與手而讀之皆欲至卷清百讓官論之上為之止歎爲相每議事 及教者與于而讀之嘗飲至華清官課官論之上為之止熟為祖母議事和見之酬所得例們不該的轉吐过有合於理多名意從之得大臣重號養之三二二 《展員典紀 田勸之建備附之院首不安言可日本打造官司慎由無以對〇二月建慎由罷上何方士樂已 與李輔金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是 丘塩今當循名青賣便百官各稱其職而處以品流馬先臣未知致理之 心力衰耗難處繁創馬辭上不悅及縣其甥柳班神和尤之澳白主上不宜五十一年正月以章澳為阿赐館度使澳當奏事上欲以澳判产部以 然来体既發其端富平其就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討致堂三該進賞到嚴明指時康定而器局編促無人君偉然之度夷到致皇三禄進太子。所以重宗膺也宣宗以大利爲心至乃新於五子子則朕遂為問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住平由吾曹各位所致耳逐出鎮河陽 胡致堂巨章澳可爾見得思義者矣 十年五月以至漢為原北五澳為人 亦必锡然而省矣 龍馬西川 節度使上樂開規陳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聚者 公直既視事家黃飲手〇六月 己覺躁渴疑心方深樓恆

The State of

不行常衣官 能画為計一長 百季高人奇日 刺與托棋性 東 北 半 指統 新 新 所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可看之功利 京柳北 節刺史母得外從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石然後除之令狐網管徒其故能理人綱田詩人託此為高與麻物轉耳不必實無上回且令往試觀之知之子令狐網擬李遠觀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 村里下承順之後雲極将相情能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是村里以利清解之以愚靡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絕故利之以利清解之以嚴靡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絕故也,若不陽口宗親輔相之臣體聽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其致也,若不可為此為大國過於每延英級奏事未管不污恐农也, 其後为以行點改而詔命既行師納財無直廢格不用縣山也格情聞字耳上曰肤以利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善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人爲納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如人爲納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如 宣善為之朕常恐卿董首茂後日不後得再相見乃起入官令孤綱謂人開語失因問問問結細事或該官中遊宴無所不至一 判許後輕吞日鄉 八千里上日鄉到被馬政善思肤皆知之勿謂其这此唯前則萬里也鄉 月以于延陵為運州刺史延陵入辭上回運州於被 范華陽日 調應豈不敏甚也故 水長生而及大其天年,亦可以為成夫而宣宗又取以藥至以儲嗣為 之功烈亦可知多。 月以将伸同平重事伸從容言於上口近日官顧易得人思微律上 編也而人主循本心焉唇自太宗至于武宗解禁以敗者六七為皆年以来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望道不明此其 去京師幾何對日 **金字** 大之政不可 大之政不可 聖人而出 リ太子 九孤 坐宋 在安局宣宗之治以察馬明維禮納規諫而性實情別雖各情醫其 共稱制國命目如也然百更奉法政治不禮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維而 共稱制國命目如也然百更奉法政治不禮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維而 其間不明德恒根若宣宗者置不及爲賢君哉 之前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 之前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 之前不可及書) 受集之徒接種而起唇 吸不及 安西都護王式 打平之式於原至自此亡矣 用無於城而嚴則不可護王式 打平之式於原及風通元年 浙東 販安用數稱作者作此及沿家上海水源 當無准南庭軍宗實已受動将出丁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諭月中尉何不為無其分欲敢然不是呼得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訴出宗請其分欲敢然不是必得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訴出宗極是上客以參王滋養王縣長等三人使立之 初三 法实卸班 溫樂魔帳 宣宗性明察沈斯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飭節儉更愛民物故 灌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 見聖人而出平宗實感悟後入王寝殿上巴朋東首琴泣失宗實此緣 長等賣以精記皆棒足乞命乃迎朝王立為太子權何當軍國政事更名 兄上帝以家王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初三天安和王滋與魔流十三年人月帝斯和王淮即位上解李玄伯等藥道嚴於哲學相 黎王有爱而立之和不可不辨也。 為上所犀事勢所激乃似義举马使歸長等意屬朝王安知宗實不下(三十二)。 居立宗紀 京華の日本代電子では早上くとうくと、 **列致空日正嗣天下至重事也必對必長以此以及表表及為京不明致空日正嗣天下至重事也必對必長以此必殊以公然後福則不** 臣官官馬 不得将指到明兵何不能弄拜相 帝騎者無度淫樂不恨李氏之亡於於央美 心腹安在其為明哉 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属宣者蓋以宰相為 月帝斯郭王淮即位上每李玄伯 名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而崩壽三十 2

而文析《上言為傳來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為父綱用乎一何為不可弗聽〇十月以令孤滿對為唐事司直初以高為左拾遺劉欽 **森松軍** 神器 明君所尚者從謎如流並有己行而不改且物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 在官野 阿正女論工 白本年相以為安南致南疆至今為被由海納斯照文於惡網執政時人號滿句衣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第二人於登馬上相撲 因誘議道然 淡流面終列其不相悅如此 爾曰不等生子是三十人更行陣令幸得從公敬城然私有所不論者被 宰相為亦引避政有是命 然不四年八月以其德正為館驛使也越書官臺頭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盗矣且諸縣無子共敗至則倉庫適及資之耳不置 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後改左拾遭劉銳上言自古 元治平乃豊藤海軍於安南汉朝為節度使、「月以高朝為蘇海軍於安南区が将十年至一月以高朝為蘇海軍節度使自李鴻後接蘇擊高安南区沿将十年至 一百六年正月以杜宣歌為宣歌觀察後官官多順人宣歌為福建觀察 每寒食遭更分祭其先龍官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物便奉户〇 亂耳使懦不為候騎而火給共何也式回被勇卒擦利兵遇敢且至勇 城何也式日烽城所以越救兵也今年盡行無以繼之徒猶士民使自 公之始至軍食方息而還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其敗聚穀以誘機人 克秋自古為中國是由秦 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唐室 人 唐懿宗紀 南所類 新鄉人教配之后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點惟畏人知嚴謂的日侍即乃表薦劉 名所 祭心十四年七月上疾太漸中計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等王優為皇 墨熊本 禪左永至璋方嚴恐其不投上先遣人達意璠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 東高島の近野 外而極內 李剛到聯云與醫官通訊技養樂於應州刺史翰林學士亦首即政章制曰安於城州司馬章數已生不達時死何足情仰樂平章係衝又與務泰共播九月於劉瞻為職州司戶溫瑾為職州司馬劉瞻郡悉 教祖特別 万温瑾為職州司馬劉瞻郡悉 教祖特惠文派孫無備漢古於董樂而孫歷於建州高二元孫無衛漢古於董樂而孫歷於建州高東高不知悉生於其所無備漢古於董樂而英兆於冀州唐中之亦心賜姓名李恆昌ご以と遵伊照宣音和 王辰十三年七月以平璋馬宣歌朝祭使幸得實敬以其重張於馬即官 及了九年七月程林內平廳前前作品。水至十萬原水創遊朱和赤心計成了九年七月程林內而提其本也。 《我爱考露其的尚语姓其本也》 之表爱考露其的尚语姓其外而西以古美爱美非能亡中剧也而中之表爱考露其的尚语姓其外而西以古美爱美非能亡中剧也而中 太子權勾當里國政事帝所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也坐果服死婦 一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克州以為天同 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頼必欲養私立以若淡湖水水濟難美官 西致堂日本付入長こり女をことを 使傷字瑜越四兄蠢然尸位逐以亡惡古人所謂馬用被相者其都聽 官中豆無中智之人開此語亦必悚然更應而宴安寵禄了不預知至 の信宗皇帝 之衰官者歐其內南語提其外而国 中朝公議之日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云而野看非惟宗 已且定策之權又歸楊後恭矣目是不可後支盖亦天人之機長安方賴子克用恢復流軍權堅田今孜而降益朱温隆 年第二十七三至清陵〇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溢起黄果文 名儀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官者所立在位一十五 唐懿宗紀 以亡夫聖夷非能亡中

同郭尚欠 所與王弘栋 矛筋地互相 代以新 超市政 小學事任 痛情及逐長去雨市人率錢顏百數迎之時間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時 至朝廷價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初州縣一切停徵仍加縣給粉從其 甲午乾符元年正月 · 陳朝祖汝書傳養暴進士不外熟逐為盛與仙芝則挖州縣橫行丁取民之為事樂養騎射喜任俠鄉與 他或田任關任使其東力恢之百敗以至力抗公五月王仙芝隨隱監州第四人入黃樂聚聚應之果少與仙芝皆以販私塩 一年正月以田令我為中尉上之為普王也少馬坊便田令牧有龍八年正月以田令我為中尉上之為普王也少馬坊便田本次田本次明年以降天子為阿文除官不復閉曰聚箭縣父起母惟有阿及即位使知框落逐權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季令牧呼及即位使知框落逐權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季令投呼 南邊劉都附於常路共短之至是都懼延將置酒塘歸而薨人以為都堪 車木之有根松若秋冬培恐則春夏滋茶今日東軍銭人無依扶行盡為 相矛橋柳的自懿宗以來者後日甚用兵不息賊飲食養關東應年水阜十一月預鄉縣副聯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鄉北司館五 言而有司不能行〇以劉临同平童事八月薨瞻之敗也人無賢馬莫不 是成仙艺姑聚我数千起於長題為在財 州縣不以實開上下相索百姓流經被未無所控訴相聚為盗所在發起 秋之二二 苦致堂三手所不得同即尚父見魚朝恩之重放劉都與章路為黨婚月女皇三 劉瞻之死其循員轉待郭循之失西員 排水 使限人亦能 之下斃乎在悟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論其罪惡而顕敬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循不測與五千歲機 · 最品限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牌北司館五 蘭東草統翰林學士廣構上言日國家之有百姓如 前立南世上 柳州中除王重任府兵八千於師獨二州医馬司子为人及明五千於至原馬斯州司院使朝廷不許東急攻廣州陷之高州奏請遣張城将在五千於一進還就猶未肯奉表稱真〇七月黃寒隨廣州新東上表求之後也可不知平縣信符雲廣甚厚投以木夾州上表求 而·発売剂 素売剤 薬 名之私 あぶ 今百姓疲些彩益之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網展務捐不急之黃杜私報性強好施者常以來行錢目随行施何者每出機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 情点物名 四人发一子 事人也不足平失我以為然乃殺文姓而推克用克用表示物公朝还不乃英推立功名取富貞之秋也李振武城福為城子勇知三軍者輔以舉起兵馬使至其思與牙将原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及这三千大同軍亂殺於樂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時间微盗敗後 地京北美楊知至奏總不食移皆抱荆棘而死學相以下皆動在如網級因於重飲者爭騙之數月之開來至數萬〇七月大蝗飛蝗蔽天所過亦 仙之於黃禮將原追斬仙之,傳首○黃東方攻尾州来下尚蒙師仙之餘意儀院克用官必令稱惟疑此聞品為於卿為○招討使會元格大破王愛一子以質國來朝廷乃以盧蘭方為防禦使韶國昌語克用冷迎候如 之門使為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子宰相大怒。 教歸之推與為主號衙天大将軍〇以豆盧獨崔沉同平童事時宰相有 先由大唐之命符合六部為一思德深厚中間小允罪在邊副分縣信飲 奉首縣信己這人與唐約為兄弟否則男甥何表貢之有雲慶曰縣信之 道徐雲康使爾路縣信奏縣大了使人謂雲慶曰實府縣欲使縣信稱臣心玄六年正月領南西道的度使辛讓賴達使如南國蘇為獨南新度使 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者克用處命臣請助本道在計之終不 門 層信示犯 急之貴杜私謁

新兵斯, 收收計成 利城合 如 却 可监督之事 心史類編 安是 循行機 米三非常 不過輕也圖茶以盗賊滿國東而上專務遊戲實賜無度田今次專權無原丁廣明元年一月發左拾道侯島孝鄉而拾意衛剛備有人馬事所以留在 取放上笑而已〇以高酬為諸道行营都統〇七月前人自永西山縣在 横自殺田令孜開果し入開恐天子青己乃縁罪於捕野為實を分司而和を之上、人為任意此 於確後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其〇十二月以王敬樂椒同平華事唐 城北渡江籍北南矢勢甚及淮南将軍師録言於高蘇田朝廷何公為安 等至於音律補傳無不精妙好跳勒問雖尤善學被當館侵人石野猪口 東又逃逝乞勃王 充今賊乗勝長驅若不據除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惠駢以諸道兵已散 馬徽澈馬相構们藥死 社稷将危上疏極轉上大怒石昌紫至內侍首賜死上善騎射劉樂法夢情 阿拉里 高斯所述良策也而明托不從則亦在流且魔殊珠於制 倒以兵三萬中極勝進死四川之後不許 西京先是黄葉道耳将尚讓窓鳳翹政使居弘夫伏工學之販大取於龍東下令無聊政傳檄天下合共討賊或一門将而兵不等應籍從財政版之事於成 馬大時與即政傳檄天下合共討賊或一門将而天正等應籍從財政版之事放益 所以為時則代北之人一定智度販不足平山旁点道使言之部如於新门 人心股町行政之為時則代北之人一定智度販不足平山旁点道使言之部如於新门 **共郭侍即** 李報鄉鄉衙門滿肚於我中拜之八先調令我湖酒及蜀春畢集今夜言曰今夜 田今孜而拜之由是惟為翰林學士張廣先亦拜今孜至是今孜召朝 入後存余 軍入援這十人間道論國元福軍為院病門辦軍連級定補為共與機震政節度使王慶存奉兵入援慶存剛長安天守號哭累日不使詔命 存即率士始份數上附席阿能如处辨目84不及此刀滿数医上名滿掛一大即至士始份數上附原阿族唯經神事以環員機種版類以上を開於。「東衛王與天的諸連出分級後京師○以張濟為安的刺血為表達便前行在召将佐輸以順逆河的鄰達含於前城前張新加耳民間間者與不泣或間之口吾固知人、心尚未獻應戰投首無日本乃耳民間間者與不泣或間之口吾固知人、心尚未獻應戰投首無日本乃 一致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千人生幾何誰能老死以頑和至是友全乃 數類次也而不得今間黃樂北來以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放吾罪得與公 不可偏思懼無所谷〇三月赦至克用遺字友金召之先是李可奉討李 張即中清海異流實象不外既應路辱何惮改更今日於隐處謝酒則又 至五 中和元年正月至成 柳田今夜亦舒 克用大破之李琳韵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七支輕輕書曰吾得罪天子。 林學士朱徹自城中奔請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草制右拾遺樂朋 傳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人者親其敬字康奉粮糧於行在賣王敬 上上世々〇八楽月童を 丁謂朝 、鎮陰學

東海 東京下木豊 でまりのでは、大下木豊 高號流 州克後如 **魏**奉而 不奏為的見的圖系州司户進入沉於医順連門者氣塞 城邑将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黄集出屯東進諸将教請行耕託九月高駢能兵還府上屋建陽朔討賊關不行有雙维集府全日者以為 而臣城平发亦流游曰吾不能獨拒戦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 正配圖上 之民民者法如此上日夕轉與官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 月發左拾遺直的圖解開作即見獨里乃使其目之官為聞奴擅隸而不 此耳因瀝酒馬盟分軍八千人後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遊克動出〇七 海之天子非比司之天丁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 長之也用及是降之曾夜皇帝石監軍楊後光酒醉及言及本朝後光後光方後都州海亡於竟然而 機度記乃願嗣明紀於於四年華萬樂之 相丁無関汝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後之期尚劳辰應疏入今夜屏絕 下良久回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 忠義情激而不能已耳 四日無野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置不知言發而稱應哉特出於日自傳宗惟並卷於亡集而課辞之職循有人馬盖天下未曾上, 一頭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 後類京西〇五月忠武監 · 连請訴未全 為金人 獨果能 克作功果 平克用者 而一張成義武諸軍繼之果衆大本果及管呈走走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将最至人 推輸定用編集務後以中充用與無法軍戰干潛國一日三戰皆接至於明治時間,在軍事持至軍事,在東京大學與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納をくている 正其場林言斯果兄弟妻子首以降 果自於有二年七末為這資明真元臣限四年五月前果趣於州至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即表降樂亭 阿華斯破力 久食陳禄曹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命於臣賊而生平数引鈴其爾 權合共攻之陳天大恐難諭之日忠武素著義勇民州號為勁五次吾季 招討使一黃集将五松移在擊陳陳州刺史趙華摘指斬之東怒史泰金 謂之獨眼能部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時以置樂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 火而被黃風後長成功第一兵勢最強訴将皆展之克用一目微耿時人 得克用表 忠所圖僅此自免乞遣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怒初平方務姑息 送了也為以苦运而是非有在矣然則言走何倉之矣 虎虎用所以甚麼意意逐門下兒明也克用之其足以被全忠而不敢以私後慈是無有天 雅為皆金 以元年至今九十年十〇季克用至京州 進季克用的為應四新主〇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於令孜茲騙传素制 ·克用至首陽大治甲兵造使奉表請行在目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分 次丁不得有所主断上患五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更賢 丁奪何以做全忠而服克用耶 趣語河中 志之思愈肆此唐之亡所以日促也 當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稍有尊王室之心也發傷張爾自 克用有復居空之大功而全忠報欲殺之克用不敢事其後 八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鮮之 於 居代六紀 李軍敢干清南一日三戰皆接回 我何州亡必能领城成功故 朱全也聚之克用者

12 13

梅毒新事将軍奈何使人兼其母平緒な分訴其母期等日期等事毋如事将軍民 動目随唯濟兄弟扶其毋以從維責之期等日人皆有毋未有無毋之人 三經前墊將推經春王期急將軍網以澶州道院糧火令軍中無得以表 正电牌 政党層 张全文书在 性少見 納夫マー・ニ 使見之未當笑獨見住本良賴則笑耳有田光機者則集樂杖之或訴以 為政竟衛出見田職去者軟下馬與僚佐共觀之乃田主劳以濟食有無 存權制語縣户口率皆歸後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由是民縣之如市又選北者教之戰陳以樂茂遊教年之後都城坊曲鄉 麾下十八人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将使請十八縣故墟落 河門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并的東都屬經形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還 城令衣夜奉天子自開送門出字風翔初黃果焚長官室而去諸道在 奉己八季克用老請除令我認和解之克用不聽〇十二月克用進逼京教其冊安用其子請先毋死将士為之請乃捨之至是潮說其先鋒衛衛 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都里有無相助比户豐實公年不能 原國事政部将王行瑜斬政就表王煴殺之部以行瑜為詩難節度使婦令政却上如實難卻三月庫傷至頭元来或過順期百官奉養王煴權監 次主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審議 轉為運動留後縣馬〇上疾大漸親置 以成富展馬 奏善收者或親正其家悉呼出老幻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於 ·木三年二月前田今夜官舒長流端州〇車舊至原列リン李字之為 於新州今舊西安府 化初置静 華軍節 下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勘之樹藝編其祖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 空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官因罪状田令投請訴之 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門尹王徽累年補五僅完一二至是後 胤女校掠無了遺失 人居信点と 科佛宗教 沙莊民西 を表 後前例だ 世史朝編老之二二 产時潘朝名務在力相及英以養民為事演革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勘四月以郭馬為到面留後馬屬特為治撫集形發通商務機脱年於及萬后方鎮之東故也不正常以正天下其可得手史網於此人為皆下書即為大本也本始不正常以正天下其可得手史網於此人為皆下書即是方鎮之東武蓋朝廷天下之本也八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 客使楊俊恭立壽王傑為皇太第三月上前昭宗即位體視明粹有主義 展成天順元年正月王建攻河州陳敬瑄遣其大将楊儒将去三千肋刺接正功所為多不法一意不平政事多訴於宰相 勢益盛進全忠節東王郡王〇六月楊行家充富四諸将争取財帛徐湯巴門能紀元年未全忠大破春宗權職於特縣權數之全思既克察出在 更毛相行之儒登城見建兵盛數回屬於武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残殆可 後多用温計〇十一月上記園立上在蒲印素疾官官及即位楊後恭持 計謀得用至是先空行客哭曰天不欲吾成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胚也其 大英雄獨温由海州胸山塩販盗徒隸帳下少較功常改奏號随行家 類機水園點稱以食其餓者初行器起合淝與其徒割歐個雅等號三十 部長来数年之間民富軍時好人謂之北韓南郭 以傷宗威令不振朝廷日里有恢優前烈之去等禮大臣寒稻皆條践祖)昭宗皇帝 名供於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顧官者楊復恭立 外欣欣馬 各為心住微談引朱全电入除官官而徹與帝亦遭至毒失衰 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裁壽三十八座和陵之天禄已去 心已離潘鎮楊行怒王建王潮数銀字沒見李克用之徒人 **顾、唐昭宗記** 表以為十〇四月記制查至多用官節編輯

: 44

傷 標 後 元 所 使 元 所 可 一 三 下其謂我何釋回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放二一令宗廟用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後大功今東其竟而攻之天源言是也後恭曰先朝播邊雖潘鎮政邑亦由居中之臣指置未得其宜河藩鎮兵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緣曰李上樹次吃聯,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東致朝廷不能削今兩 "倚之漏亦以功名為已任每旬比謝安裝度克用為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處更附田令衣而為後恭後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馮與後恭有情情發展之人則與他日鄉鄉而為後恭與非別為主初張濟因楊後恭以進後恭中以張滿為招討制置便會話這至討之 幾用未見可除之前側延是來乃以張滿為招討制置便會話這至討之 幾用未見可除之前側延是來乃 無次日藏相公何路水生那李存孝遵精騎五百至日我沙陀水穴者欲之至而爲不絕口〇九月朱全忠遭兵圖隱州呼李字之曰旬日間沙陀 入照州奏節孫揆赴鎮〇八月子行孝以三百騎伏長丁西谷擒揆及中相言城佛佛從之日能事付卿二人無貼朕羞〇七月朱全思将葛後周 得預の地士卒可令肥者出到季筠亦縣将也出開破存養橋大破亦軍王班不多少すすれてイイル 克用命餘之不能入機萬回死狗奴錦人當用板夾波量如耶板夾錦輪輪紀克用欲以機副河東被白吾天子大臣敗死分也置能後事鎮 唐船宗紀 後居社教之功朱全忠敬教之而 朝凭不詰全忠 建為先前宗 秋成間侃 臼條 核 王副 林 路費古 取分 士(で) 11.00 **新香肠** 編巻マニー 侃我賢說之日歌州不西川越屬也楊晟城之州民皆知西川天府而司久不下民皆風虚山谷諸春日出停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将惟王宗及經素畢孫楊兵火之餘江進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〇王建國彭州儒於陳新之儒教多降於行來先是楊州雷展甲天下時人稱楊一堂二 取往過之目稱目姓拜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格所以教子孫不 為〇三月以王師範為平盧部度使師範和謹好學要本縣令到官師範 書記書前日共大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将後離叛不若悉我所入月以楊行富為淮南節度使行感以用度不足欲以茶塩为民布常掌 王丁章福元年六月楊行农學孫儒斯之迷歸楊州行及昼政孫儒失獨忘本也〇七月王建克成都官稱西川留後號為 辛亥二年正月贬礼總張濟 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自然以給軍用而漢字令課農兵數年之間倉庫 在30之目明日生年八美年五人人人的17 和扁放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之無以攻之が攻非疾所疾非攻置不改而海内愈乱者由無漏馬此役也馬之将亡譬如人有心死之疾使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建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陈昭宗所以失

不断之邊 将兵討候 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傷父母塚行客曰此傷之罪也等何七月楊行器克處州先走 廬州刺史葵佛發行客又祖差行器追李神福 復承平之舊〇冬李存信管存其行孝權者結朱全忠以三州縣遊賜姓行於能數處非公宴不察樂招撫流散輕復溝賦天及數年公私富無幾 所長而寬陷有智及等御将士同甘苦無待之淮南被兵六五轉徒義重 而不 歌群北而野有一 西致一三 成報之是自為悉也行客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獨的致一三 父母家教人于至編之情也以後聊之您可釋失價稱其犯 大き地で 功騎橫上然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惟明旗聽死九月 作歌歌 相沒發 知消 把三腿脚本 平量事 八三郎 門生天子 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紫克曰特出聖意祭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上以為有所纏乎注班傳徐以為相聞者大熊堂吏往告之傑笑曰諸君甲爾野尊元年以鄭紫同平董事祭好歌讚歸雖多為歌後詩畿嘲時事 行科疾中致仕從之未幾走里元面楊丁亮久至茂貞討誌之献復恭重 而賀客至繁極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幸相時事可知來緊讓不復乃視事 於荆條中立壽王經得專位原定策國老有如此其心門生天子 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演茂貞等乗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〇以王潮 剪除過平凶近而唐朝君臣曾無緣不及形擬思征姓米問一人有勤王之奉獨克用非其赴急亦 己卯一年三月楊行客取湯州得徐州李氏于年入成養以為子其子渥 守克書所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爾家舊葉太姓但積聚割兵勿貢獻吾 軍主嗣周為招討使師云三萬千里平珍養時 月楊後恭等伏誅內官楊後恭專橋上出為「鳳翔監軍後恭愠數」不肯甚明他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繁重有欺君縣國有權固能之意哉。 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繁重有欺君誤國貪懂國龍之惠哉。 之初相獨舊怪而國解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建去其退之初相獨舊怪而國解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建去其退國東口天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亦不明而可以成事杂者也唐末錯 熊西茂員約王行職全六六

不達用初群 克用伙弟 商道太月衛来 川便平鮮安朴 和 町 オ 部 政 和 神神なな 数吾入朝 不敢给 奉九川走 於婚五度清恐後鶴敷都多人臣書忠在於動王不在入朝頭熟圖之克用笑曰 一〇七月李茂貞栗女犯殿上如田州八月李克用餐女入機鄉端裝得馬便和屬州王宗館慰教之宗館客言許存忠勇總厚有良将林建乃拾之西處三年五月制南将許存降于主建建假共遠暑飲殺之便成類州陰 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述引其疑而炫自騎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折 盖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平乃未白臣總即大軍不敢徑入朝朝 特品部不審之各也 成一雕也終終日青途使和雕二〇八月輕建劉季还發通王滋等十一收和雕開東兵於是再兒蒙地之〇八月輕建劉季还發通王滋等十一丁巴四年正月立便王裕為皇太子〇四月遭使和鮮兩川演成之獨言 大彩賴亂至此項矣 人見天十克用循係未次盖寫曰天干速未少馬人心尚危天王若引其 胡致堂百 李吃橋制發其圖十六字畫教之以蘇及聞鄉班雖和勉持也鄉數地建奏諸王罷兵尚包除計頭陛下聖断不疑制於未亂上不報題乃與 我唐於晋陽岌岌幾不行保宣非初孫不逃故數 教示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辆病易班之後來流之若此也房室至此的致堂目於天地之間完妻子裁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聽不敢不好聽不敢不敢不敢聽不敢不敢為其你得其近班員益草本無礼遷天開之處不然一名無所容 我力快茂身不放少為後思而排除之緣此不為竟使全忠先无逐致堂回克用於三縣非有文兒之恐怖為王室重敢故依義而來其 以為村子是中外大強 又忘免克用入朝将佐或言今福清機庭置可不 為 解 所 授 等 转 明大帥 ちた用後 河東肋敵 ドム 宋 五十二 おおい 後起版而 张 洋石明 生民 人稱全武是者 **亨創仁於** 之對回聚義不負楊公縣一今力風而降南鉄善其言全武亦動有之使顏主武攻解門獨泰樂子處山不下全武師萬人攻之城壞乃降鉄 「研文堂回張学の王好清若智而恐语近前途」 見也等忠功附好縣原不若故本公来勝無取之後河此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美、他人称雖有本氏之援管如火發於家安能失速水平後野湯別及衙門河也公雖有本氏之援管如火發於家安能失速水平後野湯別及衙門河 自盖〇九月米全屯取潭东江州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田河東初敞偏私官官擅權之弊其勢未可径除宜僕夕難漸平以追消息徹舊傳賜 阿謝難於地氣以為神皆早之看納此於丁是語無於為人為神皆年之者納此於則親或治其下而立之審知自稱為建留後前期為主辦總不東果及的嚴疾治其下而立之審知自稱為建留後前為關主辦總不東月威武節度使王湖平前湖以希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循加種建都知將龐師古於清口斬之人全志與高從周選達東勝追入接滿好盡○十二 而何辭者等〇十月米全志擊楊行器屯前州行為将米瑾决淮水淮其 相傾王掛納納这有被恐其致副從谷言於上回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 宋道衙等專情就像日與上漢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擅疾各結灌鎮以 康申三年六月以佳胤同平重事殺司空同平章事主持上素疾極密使 戊午光化元年三月以馬殷知武安留後有潭部二 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據監報 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權士則欲其報德選将則望彼所思己尚不然公 九月季克用攻幽州到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造便謝克用克用後書各日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火陽院而立太子格初催御與上密辞盡珠 利馬內馬也澤之意情以朱松寺前馬向背耳 · 格服宗代 ö

(

二世祖 五十史三自古宣者礼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獨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 紅潭外女獨看謂此也可不叛哉。 相〇六月鮮星衛塩鐵便給是銀城城南站崔徹故事除臣官上獨召轉姓名李繼讓冷湖亦賜姓皆以便相留宿衙實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 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班上皇後位則富貴第一時也表流十古荷狐疑 臣偷究致言乐全忠使與其圖泛正進士平息各族軍州上韓建書曰明 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惠堅醉而去。 以进順軍降一振則元凶破勝何波之間二至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 公居近關重鎮君父此厚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無僕所未諭也一朝山 上通少陽院以銀過重地數上罪數十万鐵其門鎔鐵銀之編著因緣穴 不使伯唱表連行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不不如馳檄四方論 決則功洛他人之子矣徳昭歩橋还等斬る助徳昭姓名李繼昭承豫 董亦不可全無不若得其尤無良者數人 够 西田東等丁策東僧之也李克用以貯糧籍女修城利害問於茶府李與古對日富李奉高和於此矣立書李克用以貯糧籍女修城利害問於春府李與古對日富安奉高州於此至稱國被手縣 概盖己辛克 一手成二年三月河共全地園高陽亮用不能奉兵赴籍至是选用於非不 兵を大派 范華陽回達他本兴韓全籍有隱故各倚體潘以爲外援而岐汴亦遷至鳳翔[[祖] 等語至思述縣全港一門開門 [報] 等語至思述縣全港一門大學不能全讓等逐次官城軍第八與皇后妃處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能全讓等逐次官城軍第 司罪與國不在倉衛共強不由然累伯國無貧主強将無弱先順大王宗德愛人 柳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〇 崔佩以官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惠調方苟能先权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海以為然可此事終以屬鄉〇國 生切響敢有勇善班言日朱氏我的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招将斃失 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失死用是封建日葵麥形千色存動刑法有律缺資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感多正則人無諧弱之愛如此 言胤知語世事息首全也言稱被客韶令全也以兵迎車駕全也得書十 及月留共三千於京師左宿衛時朱全之子茂自各有扶天子今諸侯之 於鎖細機巧此機生則被機應英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 則懲則成包安美量可當除刑夫帝王之道雷以厚重鎮之公正 平克用悦〇命杨行客的吴王冷討全忠聽承制逐補心進銭發的越王 吾家代報忠見大人當邊養時職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丧使群下失望 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粉展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臣錢較有司 をマニー・ 〇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為章東都京師大縣十一月中尉韓全藤等陳月大學工發大河路即所止書其料兵發大源而不書其向關化罪也月大學工發大源而不書其向關化罪也 吞城而人主受禍豈不足為将來之永養乎 宣官以制朝廷故祇召全忠而全海切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 《唐明宗紀 執板軟以 御之至

al la

車型明明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北京福 制御性 不可 育 聖事 世に刺繍タンシー 拳眾迅電 正忠遺使 作月 青草麻茂自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友何異上回學士所 後秦宦官典共預政不前外根禍終不己請悉能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其疾金調縣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事舊入宴後後以崔徹同平重事礼 見之注下治於日吾属為帝室潘展宣得生視天子園唇如此逐發其計 起復日遣人請雨中尉福窓及本學可求之上命韓優軍制催日吾脫可 胎節為相多受人縣許以官既而以母喪去位日為債家所縣故汲汲於 全地に所發〇季茂見獨見上請蘇輔全該等與全也和奉車駕還京上 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就定無白麻可宣宦官讀言聲侍即不 首等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己下數百人於內侍者盡殺 一出使者部所在收桶珠之止留黄衣幻药者三十人以備濃縮棒 名騙橫然亦有能切外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看漢不握 楊於近智而不自知如於縣通情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裝官官最 「一男之親神其間後有性就像利語言辨給善何候承迎自非上」」という日本月月十十日 智之主婦知物情應愚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然限刑賞之政者 の放戦と意と 電者用權為國家惠其來外矣盖以出入官祭人主自切及長 兵故也唐世官官之禍始於明望明里晚前令高力士前共命 明全忠乃将五五萬祭河中〇起後 章點節同平童事 **同來之比** 國耳目高 首,得 焚木 世史新編 戈木 具轉俸為深州 言馬上管語堡已崔衛雖忠然賴用機數對日凡為天下 草雅而為稱之根之奏也能無礼千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前建一港之二十二一人居服先紀 胡致堂百 其去雖晚其志禄可尚年、 之坊而焚之惡不之當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敢 議政等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藏否不得是非 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頭欲而僅終不縣中心后主膽麼危難作人於近客的不去河也昭宗多與之縣議 五班 相人所 財富好攻取行密毋止之及求 逐

ŝ

大大大 2. * * 言乎听使者以進因風縱火焚其水軍斯将王檀汪建大敗潮自出戰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拓籌武王翻開不知為足與應為事人辱受舍赴火死及關某界州得等神福妻子喜遇之遭侵爾神使安找一日便不至曰事可知失勤僕闔門補使至曰妾等不以皈於之 外全也一一力以珠色家全也既被李茂見威震天下逐有美季之志很惶到他而不意其官都是何前秦在隐轉以环断滅難恐啦暗渴初甚個假甲子天祐元年正月兴王全忠殺崔礼福瞻比新城人变版誘魔跡職私 上供惟匡疑兄弟委輸不絕 南東道節度使趙匡疑取刑南天其弟官明無獨後府天子微弱諸道不天格流文昌能不管請願草檄寫行私家皆用之道欽傅確遠振州守山 が考え三一 逐與安仁義同及行為使李神福討賴王後軍討仁義及華攻隋州不為属不許熟驗預有良将康儒與賴不合有繁種為歷問刺史翻錄必 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其乃謂全忠曰長安魯通茂自不可亦為之備 及期旬至視之泣下與諸十以子孫禮事其母題長史略知祥善后全谷福請行為断其歸路逃遭者添卒斬顧初行係與期同里相看約為兄弟 在與翻通通用其客嚴可求計教行家勝馬 目疾語大人以子初當接三 船延許自壽州至斯之延壽妻王氏謂夫此行吉以未可知頭自發 無所利而易之在可不消之忠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数數地新五度一方女里一定者至行也有於利而為之外行難或內心則是是務其全 一、北十度券以祭之和以下之知機和元規等経治兵は日夜不包全事十一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額之要全忠知其書號 不居明六年 題 対金忠 有見並 功用 最 為 以見信書 形地でつ八月全忠抵帝於椒聚太子祝即位全忠遠朱友恭氏叔孫抵職合共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於新與治都脈順始聽教廷此照與祖曹獨具等斜率医後の四月更封鐵銀馬其王〇六月李茂與王建李總干四方曰朕至落陽則爲公忠巡衛韶勒皆出其字朕意不得獲通漢令至自是红墟工至長茂左右便令皆全忠之人疾つ這間使必審詔告難 車為後及安全也以張廷節為御書便數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應金民児等訴之必遭牙将冠房卿奉表獲納股兵過最旬請上邊都院院三段 下之跨如鬼神何全也冰辭赴鎮其谷如全思舊天我她之夢竟也然其於萬代至寒都依将官働哭後友恭叔孫友恭臨刑大呼日實我以塞天然懼不敢出發哭全用的之陽鶴聚目投於地曰奴董看我令我受惡名 昭宗於椒殿进立輝王亦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极前即位時年十二言中 下後世其可威平罪平歸於全忠天 正月楊行至克潤川殿安仁義〇二月朱金思殺德正裕等於公之思神 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置有不亡者子, 我於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也獨獨吞噬諸鎮平城唐室, 我於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也獨獨吞噬諸鎮平城唐室, 是一次年間以其一次年間,原末落鎮惟率克用最為有功難皆該色而終不失臣節若 與全忠年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思事)昭宣表帝 帝雄温陵 位三年為全忠所暴降封濟陰王等裁之前一十七成臨日東東帝 名祝昭宗弟九十朱全忠院裁昭宗獨語立祖為帝在 唐服三記

ì.

在司邊司不管 人名 不到了生 動者何 淡凉如 祖马 太宗文於 生から 中二年一月美王初行家平一次代為淮南節度使行面第四种指揮十四次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手行人的建設的最近有數字的大學是一個的工作。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手行人的法典法明書集下期鄉全國大學展成鄉東布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一次的大學等寫其為到信信於香港縣及鄉東布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一次的大學等寫其為到信信於香港縣及鄉東布 中二年代為淮南節度使行面第四种指揮十四世 獨我與學常五今不與之併力非故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被 原未之許存品源曰天下之勢輪朱温者十七八旬河以北能馬温惠者南軍三年十月至克用選兵攻部川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根其友 德威等将兵與之共攻照州 帝国我们我被其意以德慢之乃一举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为造周 勢然為成福倉有墨安占者日君臣但火宜沫粮以應之來因既其素所不能此也一〇プ戶、若見者将引有見過三十萬人都問作另名因之 本都此也立〇六月,欲裴檀獨孤楠建返等三十餘人柳樂侍朱全忠之意寫字南遺書勘等 克用省营養薄賦飲水縣後話著一件亦而言此書盖寫字南遺書勘等 克用省营養薄賦飲水縣後話者一件亦而言此書 快者於全中日此事目的生理股非宜以之界及異子根因言於全也日 原子國三所将外記禁还係不在掌建領将也在安武周衛黑間美衛 此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或盖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 之才高出前右驅策英雄網 1八四重公 開俊又好用善詩樂聞直隸極民於水火 一旦加於 配之志 足以子級 雅麻宗可此 武宗所に 君方虎 中國之歷 木之有 包字之間 三宗孝字 簡而當罰版而介於宣宗少歷艱難長日 三代以逐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 喜流给他班其本原打白來失中宗父惟憂辱備皆險阻! 且得志能 之問慙德多矣高宗沈慰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新丧唐室者害宗支 Ť 放方的縣業縣方順就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至期一年改爪人之情偽縣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實能臣克上黨如拾於取太原如友掌功举不完情故 突厥之為緊頭問庭 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

344

美親 4 大平有 真観之治 裁約三代 及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一。 一一一。 一一。 一 经三十二 離益敗禍於零區逐衞塞於城門漂泊坐昼。寄命諸侯當是之特難欽怨不知神思不恤李氏之亡於兹央英及傷昭削位天禄已去民心已懿宗驕者無友贼遣不忌輔領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黥竭於遙樂民 美而無家法陵遇為人魚肉之患矣。 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唐昭宝紀 安史維礼中國雲優西勒朔方皆為 根前塩燃失黨宗 塩無失期宗以國 £ ż 世史類

绢 奉之三二

男馬属研兵不皿ガ不不而受盟潜通 與及側條思以六罪司於而 , 唐昭宣述 引誘異類分道 到危而安 幾回告電 唐之国家 入波其來如飛又賴郭

官執柄勝氣龍電玩非市以文場則神氣失在像馬門沒 清而後朱過產又聽無民女丹的兵 14将不知倚任而宦官之龍尊曰志貞則觀察关係宗義則中射差置以代宗之类機管官之處而杖都先超矣自南衛文臣城至巨萬頗忌一帥而程侯信為皆後主威疾後太阿里銳號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 之師不能討此鎮萬餘之教宗 截以月沒施九月大宴十月幸

光ズニニニ 橋楊升之做既而取太原如及掌数劉孫之孺子而克上 馬明回紀

に見類鍋夫に三十二 福建市的北京城三月落遺庫各分冊實如第全也縣大鄉帝遺御史中立國八九司條我與名禮始連團元子○唐晉正成五其五獨海界的廣天祐四年四年四年,鄉原天祐四年四年,鄉原是古書書至美門所以至其子的稱天意是非作法之不藏所無求中 医骨上唇管 王惠晋王克用所被三异于的稱天意是非作法之不藏所無求中 医红皮管 计自由图象 乙多故未有者此之餘東除臨弘縣結果釋四則提修消見自古國家之多故未有者此之餘東除臨弘縣結果釋四則提修消見自古國家之多故未有者此之餘種飲於後經附測原於中置經濟大於外而又以盗賊與珍其宗楊樂何敗於後經附測原於中置經濟大於外而又以盗賊與珍其宗楊樂 ○连而大家夫婦意言的全述失椒解之就為公養惡名於其代也表 等天子院其文略機同為不見惡至全思知於洛陽自標於紀千山頭 失能就召朱温率而韓企提館切寫擊鳳相失一馬胡天子眼髌一鳥 失於茂貞三鎮紀獨而為季華川美的臺注館專權而繼帝於北縣山島 代立其莊與回之是以佔旧亦不可得將事可知來心去之天裸已離之 宮本如歌後鄭五之作出亦不可得將事可知來心去之天裸已離之 李氏一王向非正行所汪重弄劉斬反者則十八兼沃王何有屬至風蘭斯至與元四海雖原不一雜之梁以馬安亦不可得而朱故未更立首繼展而宗權之兼乙賦未至忠陸梁寺原用建屬而奔如實雜走故曼為下軍何久前又近京東近新總經服榜校群雄也亦已應到大中皇帝經是別於戰症程元之中流不思去好責已以及動王而並頭弭耳受制見外戰症程元之中流不思去好責已以及動王而並頭弭耳受制達率與元斯時也需色而係種目于里混成青草里至要烟擋今阻騰。 觸處血成川澤性尾岩紅山而唐之岩徑了無一家宇宙稱疾不出天輔之影而将即之討或音又留成為富貴之寬以致果質酯東和污官管轄傳擊包法之殺及忠漢皆述不悟當時等相若主锋諸人既非公 不便死入地哉麼概磨之立國等一百八十九年文后達詹於前胡雖師為照堂堂臣宇食漆多年回面污行功也益成況好下之孫供奉能相為然語意成此子受採之意乎将天子望絞於孫而千載之公議不相為然語意成此子受採之意乎将天子望絞於孫唯之食附耳咕呫 門生天子其三五大百若崔龍張沒犯緣之流天皆要結潘鎮憑依恒更視以望新治於今水市離中禁後恭又領中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 千重二大庭令故有倡幸哥帝出走若征兵之既為大不欲審通巨題 王室之日早有根前列之忠践作之初再擅大臣禁犯賢奏中外核目明人日子杨波恭於孫奏中第五點正語之昭平帝贈嚴權之不振慎 一開專事燒沒而委田令在以政事王仙之黄集之 冠循副関東方包 金 接 海 流 川 さカ 不新 孫依戸所 活の哲動 首元於武 七三野鍋大之一二 ŭ 11 展後此宗成做博宫中其兄金嘉謂曰朱三汝本赐山一民也從黃集為血之力也文府等較伏不能對獨訴的知蘇循稱原功徑宜應天順人德主之力也文府等較低於一般主務語發展主題之客舉消勞之后此皆諸公推戴為濟陰於則是王務嘉致心縣順面馳籍翻悉所流知將縣時也張又新海相盡於斯塊於縣之於江川四月孫王全忠更名是始稱皇帝泰傳帝将相盡於斯規於縣之於江川四月孫王全忠更名是始稱皇帝泰傳帝将相盡於斯規於縣與之於江川四月孫王全忠更名是始稱皇帝泰傳帝将相對於於明知於於於明知經濟之於為明於於明知經濟之於為明於於明知經濟之於,以於明知於明知 大七二二 人子母前之子云祖思 大下也是時候河東清成别。"淮南」一種天初四川稱天後年號餘皆盛味八淮南西川移檄與後界玄が兵至五百四年後四十十十十十十二日 陳不從二人 助牙祭露为直入庭中就左右亂故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其 在纸派者然子孫主不怪而能公准南節度楊清騎各益甚張顧徐温江 一司二 在馬馬立等所及主知并及衛其地至宋期司附與政准稱係指立其子在馬前近後不無門場取在京地三建不即开開與政准稱係至立之,退婦補服衛王後書不許回者於此生原政失飢說用外尚非 天丁用汝島四鎮節度使富貴在失奈何一旦派惠家三百年社稷他日 馬在宗政制察王在曹明亦将國於 茂奧治軍雲商家心院服及問近法亦時以切時姓若照亦前封收正茂奧治軍雲商家心院服及問 地議美段服是成即然三十萬為雲州西王與之連和約馬兄男共繁孫 若古漢城地宜五錢有塩池之利擊城七部東侵至常女自西取突厥故 初與丹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為主三年一代及即律阿孫機為主尤雄勇 祭正明稱臣奉青心高王道治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院平乃訪唐 機比縣而背監更附于武海主由是恨之改王士之百開府我填構原 或勘為王橋之王曰譬敢未城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厚贈黃之阿保 方伯明先偏稱其得人臣之體為唐末第一元民本以矣。 南河三等有除更必表問朝廷視其落敢失節之無監但賢於一 将南川克用平衛朱州記在世川政治之之,然見用堅志為唇死日

がった

納を見るこ 與強义物 へな我们 1 いた典が で 1 棉 河除英稱它城在門不同為惡不從有杜門不出是府應不冠之族多避孫帝城就於龍稻帝将佐智以為妖馬消獨獻議請以獨主稱制曰朝與以清海節度便劉隐為南海王與熊熙進至希賴承欽的○九月獨王王建以汝經是一一無以安武節度便馬殷為德王馬族縣所屬是一条所屬 **昌愛其十識留之欽委為到官聚址之欲去地及禍乃田度素不恭幸官** 過於您必有怨心及問其言或不能用心甚表之人以以高空自然影兩 切於樂朝久望高相深主所其為人敬朔李振亦都之言於絕主回蘇獨無禮部尚書蘇獨等致住。我於配試修於過經所及其子楷目謂有 前進上不公高氏群者不是故事之以為詩主呼曰先軍 明公不以為思必欲使恭遠但以白衣侍梅祖可也李昌許之終为止稱 前度使持有時正改作了一次并以歐部無進士兵於歸員過程被富奉 右原は日河及夏至昭宣丁川二十皇帝一百九十姓と國際には一百九十姓と國際には一百九十年時出及四九年 衛可退係抗超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敗為終古之董子緣始以隱為不 平未能脫於沒去而馬其所壽也 以去龍雷地壓是不敢極帝、金以錢銀馬具起王六照縣在北世 主計其八全皇為屬江全皇不樂在京師常居城上故里二十皆封五 お文堂」が発而謂人に、不信肯服和 は文堂リンラ東オイ (码泉 16:)對國京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韶循等十五人重勒致 一位四月之使作学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層之通風〇天 人具辦於在京蘇德本相與乐之寒國何異朱温敬翔合 更, 死班官門去你公社紀 年神光之裔中經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点 獨忍子〇自馬高祖戊軍至洪武戊申七百五十一年計十二甲子家 應家正朔不很不宜進敗父子。而運柳討敗後擊起應配天之主使應薛氏二史仍稱五代今者孫聚於應天祐四年而城於應天祐二十年。 處為茶史舊失歌陽信又刑為五代新史司馬光衛資治園臨取歐陽萬古人心終不與也一年介港回按宋太祖命薛居正以落實漢潤與 常以晋王先系馬天福正朔下十六年如漢高帝以漢王先承大統五 紀中紀十六年也不然天下思臣義士不忍絕属之天佑而作史者何 年馬以見舊家正朔如食臣于未忘則統緒自存改亂敗雖僭縮名號 改元同光張器詞馬以與重示頗香南唐三世相接宜則傷惡往用在 而天祐五年以後正朔有勝同姓唐在宗與故氣循行不改至二十 240

級無非此 上京 古王皆核 我阿如在爾之水縣,大被翻在翻主國之為漢曰生子當如本立子,仍為克用效果之的為实外作後大被翻在翻主國之為漢自生子當如本立子,仍為克用效果之的為实地,在我來來原近東東自在沒有有時的城市守東與電場上數之公於前精兵倍道極之出其不意被之必矣取威定調在此一舉不可以及文義 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三 也且朱温所揮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重于未開軍旅必有騎為阿州又不下置王與諸将謀曰上萬國州河東之屬縣無一東是無河)後唐莊宗皇帝〇附祭國梁太祖朱温〇唐莊宗名存而本國本祖 鄉里温初從黄果為盗降惠拜宣武軍節度便賜名全忠封梁河南新安縣○陽梁大祖朱温宋州砀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亂攻李嗣源叛而伶人郭從鹽為亂中流矢祖書三十五整天以土德都剿遷路在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因於奉劉后 莊宗繼晋王位遇温斌帝仍須唐天祐正朔城梁承統記唐配四年宋温寒唐廢帝充用李宁饰義不改唐曆天祐五年正月·次陀人先世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黄果封晋王天祐 歷子婦奶龍争嗣為子友垂所新非人主也年六十一整宣陵 火德都汴遷洛在位七年虚要惠莊宗征討推奪哽咽成疾縱 王挟天子人諸侯先行然立竟移唐祚更名見又就後主自稱 長不二事故春秋於特長而即或者皆深機之惟其門庭之 9 〇唐在宋明宗関帝 給 於 於 提 換 所 列 **本本本書 投**逐至 解門 標證及而門不出獨主疑其於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兼者足而不憂者為 正宗并起私富實境內以安○獨國州利史王宗并能順於用美宗并稱疾能歸村 知能而退台子所許也到王景仁等進軍相鄉處晋王自府救之,距相此其強何以表於以一十二月即進軍逼衛州國晋王城之次千萬區東城 并不州即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三 時為為所所方通其後的司使在治戰艦水軍於優陵大将本邁怒出發電腦的時內以便國行軍副使在治戰艦水軍於優陵一二月往國大學中國的時內以便國行軍副使在治戰艦不軍於優優一二月往國於過以防機所在銀雕無與計等知為組載即王帝溫殺顯逐奪政院機會在銀雕無與計等知為組載即王帝溫殺顯逐奪政院機會在銀雕無與計等知為組載即王帝溫殺顯逐奪政院機會在銀雕無與計等知為組載即王帝溫殺顯逐奪政際與為國後 李監視柳兵三千分屯陳麗石 州拳言功制平總制将石公立戊陳州百縣京太清 医三穗脱土四豐年為上端今原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原汗源太城 計解祭 闹车回粤车岛上端今原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原汗源太城 計解祭 闹车回车段四月级宋州武瑞农宋州新度使宋友高工程人致位至此及集堂可求進不已平粤主嘉志而許之 晋王經香赐休共行賞命州 也象故以黄字名篇孔子序書取樂帝王書之後李存易夾案之或若一意有於美寫窓修公自為帶題在之於黃也誓字存易夾案之或若 **跑存亡擊馬然後從推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鎮命語之後** 人後唐老亦而表典太祖紀 縣舉賢才點會残寬租賦撫孤窮伸免遊

十年五次 天後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參地失為死無整地因哽咽絕而天後大家係學者表別以及政政,吾無參地矣為死無整地因哽咽絕而民中,所以於此,在以及政政,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 一冊来軍馬道奔電劉守光謀攻の改道以為未可禁敬得免亡奔電張承高國號大經電主開之大笑曰係彼十年吾當問其群失核延年幸の國國院本其弟教教住知留後結正係明計劃陽陽南の昭主光經副於其東土悉解文部海教教住知留後結正係明計劃陽陽南の昭主光經副於其東土悉解中找共而在立刻後結正條明計劃陽陽南の昭主光經副於其東土悉解申找共而在之蓋臺動天地〇三月經濟國館度便高予東王 敵之原汉取 外常做其婦人侍友文婦王氏色、天尤龍之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及後縣〇六月鄉到騎王友珪紙其王見而自立郷主恣意勢色諸子雖在 茶馬之面以為掌書記 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結然而與退保圖圖歌雖然特為術職竟效數以飲何不過瑜月破之必矣承秦入撫王曰此堂王安德府和德威老将知祭 聚勝而輕敵不量力而速戰不若退軍衛色誘敗離管別以輕騎掠其鏡 敵便彼知吾虚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即帳中德威性見張承來曰大王 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侵其足又表案不 在心不平 遺馬廷將刺 一般列出 正為尚む 客と深地 功此不世之 在場合公 一种共產長 王城草生 お於元平 大梁國家 世史類編教マニナニ 土正な 皆 柱 遂 即 日本でラント 1 Kを要用する日本は大田と 日本の一大田の大田の成と此不世を一大田のおりのでは、日本の一大田のお田の成と此不世を 取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輸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股心馬頂交班旅間沒鄉題數奉使至於照的王友真為東少謀誅友達藏日此事成建伏誅友真立於於照近以以類湯前縣日城輔號中北對諸種四此事成際國居天柘十年或其同口罪張我能二月偶節均王友貞起英討賊友 勝万即帝位が天経東名理久之又東名取○十一月度面主入區州教自於泉先春衛傳國繁華大照近均王王曰天遊園家創業之地何此路數千人突入官中久垂閉裝自度不免令馬庭閉先後裏次級品度将亦 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謀之初置王分兵物既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西州 圖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橋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師妻子亡去衛王 功也師屋力遣其将王舜賢至路赐除與家象先謀度軍旦東先即禁立 非所據意倫東得豐近手貨財 沈勝手子女精鋭之鋒對目銷要吸属,古致堂三日依然累不後掩何也遇本群盗堂當有天下之志一日據,因致皇子朱温雅察逆無道若 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美及晚節末戰平 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故 所裁起兵誅友達更名項即位朱幾團註宗屢伐被之自殺國上京於六一〇附偽梁末主方首朱見第三十的封均王及見為友建 七在位十一年一十六

不然,然而然何諸将皆曰勝賈賈一夫實可可是則是是不是不過與此不可則是以不前進軍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慶令敵尚疆與戰公不與軍罪則後與少年前進軍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慶令敵尚疆與戰公不 村道康主國本恩學行石為左格道尼宗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讀賣重學等近標時一等非所保即中所不可及我先面我,正用思以本恩為左縣,可見用思以本恩為左 維事大王 手患不好 双編表 ゼミナニ 爾民一府等王安元行欽縣健從本嗣源宋之赐姓名日李紹崇王後故道尚德成急追至南區擒其斥候者断院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國短於决戰亟發新兵追之則遂守宴城知臨随有當積欲據之以絕暫糧必許也更使見之乃傳獨為人就檢乘鹽在城上五圖王曰馴長於蒙人 為大王衛行周事代州亦循事大王也代州股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恐來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禄昭之行周辭曰代州問籍養杜士亦 百該將騎卒備吾不知死所矣〇節達在聚唐唐陽置王將安金全舉鄉利奈何諸将皆曰勝頁須一夾曠日何待剃黙然不悅退請所親曰主暗 主慶趣劉劉與電王戰副兵大敗集諸府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〇二月雷劉劉攻團觀問電王擊敗之惡予對曰陛下以家人權見衡王拜之宜也扼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景不 翔李振雖馬執政所言多不用服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號之族政事日漢倫漢融成居近職恭預謀議嚴等依勢弄權貴官常敬離問應將相別 一般記劉朝以實安意在觀川管赐必虚欲後取之乃瞥引兵去晋人怪却仍有時代以前代以前時以前四十五年以中門之七月經劉朝引五後度齊陽不至還守華 東夏秋江張央之以灌江陵文錫東日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 茶以至於七 懷天下恐以鄰國之民為魚態食平衛主乃止 |数日不出這騎規之時見旗循深往來管王日吾聞劉副一步千計此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抵照主讓之曰街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 無除罪或嚴有姓為盗殺販牛者承索動之圖主以其姓獨為顧州刺史承常謂曰,所除罪或嚴有姓為盗殺販牛者承索動之圖主以其姓獨為顧州刺史不常謂又甚皆聽輕九月度是主還書處主性去雖經營局此而數還會屬名曹夫人戴再三 保責傷 曹嚴之宣有人夜出擊原等兵大點行卻本嗣昭明義并遭牙将石君之敢 曹陽逐 **乞務機本** 寅金全之 数級老文三十二 教四代北故将安全全退居天原在見張承禁口層憑根本之地若失之 活本為城情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美由此雅所至不敢偷養心契州 唐雪王遣嗣源将兵敢之時周德威遣使告急置王旗郭相持阿上飲分一旦養於年元章口是表前南那漢九六周四數三月飯所園區附四月之世不深入為寇延繳之力也 王阿保機稱皇帝改元神州國人稱為天皇王后為地皇王自隸正教以 與金全等共發照五感兵死傷什二二 電王性於代以策非已出故不行 則大事去矣請以庫申見授馬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等数 ~王檀密疏請發蘭 タ不保恐蒙生於中何暇待房之表臣請身為前鋒以也之王曰公言 奈何厚以牧園宣禮用之始數契冊建子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 劉守光然軍入契冊不拜乃便牧馬述律后賢而謂主曰延徽守節不屈 賞祭主聞劉朝敗又聞王檀無功數曰吾事去矣 有配偶聚荒田故漢人安葉而威服諸國且勸勢刑不南牧故於同光 西至堂司安金全之保智陽其功循在周德威被上黨之右 晋王不念 人役居在五代共天命紀 图主從之 兵城下 重夜急攻城幾陥者

横馬佐世 七哥阿京 東京等 教養的 一大学 の 一大学 與計事者皆左右近得意能量敵國之勝為手先帝之時有有河比親御 百府而還得敬賴上號日國家連年後師。強岐日慶陛下居然宫之中的一個東京天光年日是成九六國四縣 正月間兵掠後回 多年所解解 起質回王能如此何要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養之三十三 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案七哥共行此何言之過也承禁 被承案期府係同三司左衛上将軍監國公承案同辭不受但極思官於 曹太夫人聞之逐令召王王惶恐叩頭就請承幸痛飲以分解再其過承 帝於廣州國流越用楊洞者計立學校改選奉〇十月看主還看她置王 列度所清酒輕飲衙王如之承業恐其及禍乘問言曰虚質数無禮請為 衣注曰僕受先王朝託之命者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 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刻承業起挽王 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情此庫錢 置酒庫中令子德及為承素舞指錢欲賜之承素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 京不肯王入宫大夫人使人謝承素曰小兒忤特進·己智之美术卷承 運成出征几軍府政事一委於承禁承禁勸課展察畜積金較征租行法 寛黄成由是軍民肅清。領偷不乏主或項接給賜伶人承案新之王乃 承命守也居居官外其別最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為有越高石顯張遠受忠也行法不宽貴城不以官物為私經公也晋王欽使分過終不古至堂三之師法矣為哥恭民高財軍與不之城也受克用類犯不敢同文堂三張承集之志行雖精紳士大大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内侍 旗之禍哉 丁南湖回教鄉此疏其誠忠於原者子盡州 與李根素為果祖所愛飲 到谁 使 前 行 写 鐵碗重生 東大政而吳人頗已歸結等欲進用那五温悉之乃夜引蘇丘於水再專 以了於能徐知號故得脫米屬海杨氏及諸將為朱建所殺過居金度未建過萬諸子不如諸子不能容而知訓左甚戊寅知訓忌知許屢欲殺之即縣級敗在回名網去廣陵隔一水平此天授也知詩悅之官事過甚季 語常至夜分或居所堂去屏憶獨置火爐以鐵的蓋灰馬字隨以匙城之 紀綱衛典禮樂法律於是士民獨於歸心雖宿将悍天無不忧服〇知誥 生祭樂生知許子彭城跡聯坡歌陽縣海少孤失父流屬陳酒磨乾畢輔攻縣脈蜽知語初出唐憲宗子建王恪恪生超越生志為徐州判司之六月蜀主建祖大子宗行立〇七月歷吴王以徐知詩為淮南行軍副使 起延有等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那五等為甚名士有異於者萬用之祭民 問知詩居閣先即即日以州去陵江定亂遂得政〇多徐知點事民主 選州以昇池等六州為蘇屬了五五月聞界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之實 來之時洪州進士宋孫丘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語於軍王柳寧主洪議及 放兵辦人吳知也罪在悉刀屋正翻丁口銭止稅穀布由是江淮間順土 好長臣之者則之盛暑不無扇張盖曰土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過雖沒 恭接士大夫讓御衆軍的身便動通我求賢才的規謀除疫情杜請託 城壁修整状治之邊知訪刺避州知語來改宣州不與甚快來齊拉白三 不更馬仁裕曹保馬腹心し方温封蔡國公留三子知訓東江都政自鎮 七金陵王申五月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异州刺史特江 法初定川縣更多武夫務城飲為戰守獨知語好學禮傷動食寬仁民稱 石知語及北身長七尺廣鎮隆本温厚有話唐天祐已已為其接船軍使 己卯具祖楊行客攻蒙得之者其扶粮養為子諸子不容授徐温乃姓徐 ·明桑柘滿野崎以富強〇八月府音王大奉信息音王好自引輕斯道 後操士振復事晋而翔繼无然梁之就養皆翔淳之朔亦可妹也哉 心後落在沒所是及主

数何由行 有為 チーキュ 丁王等 支援網をマニナニ 非丟實所 百不 翻為中門副便初孟知祥薦教練便馬門郭崇輪能治衛王以為中門副他別其官王楊陸海清義元等の是最近大國四鎮三月度衛王以和朱世別其官王楊西海清清義元等の是最近大國四鎮三月度衛王以和朱井所不取存最犯表聖人之訓不可達如此,其所不取存最犯表聖人之訓不可達如此。 動須萬全不可輕放王宜按兵分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養之子三 破梁軍時置主自将萬騎直越天孫至胡柳應周德威曰今既深入敵党己一十二月唐者王與梁軍數于胡柳應周德威敗死衛主收去後数大 定天下者非有戰何由得之安可但居深惟房以自肥子。一旦将出本存 敢言挑致危害者数四賴至紹索力致得免財王鎔及王園直皆遭便致 說問所與籍甲訓兵非五量所宜為也因固辭但营事含植松板自娱而 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彦章所因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以徐温清地封。聖東海郡王拜大丞相〇七月五越王鏐遣錢對傳權攻 官即德威父子死哭之動曰是吾罪也 将等後以新兵大呼陷陳諸軍機之至兵大敗死亡者幾二萬人置主**逐** 百日元元之命繁於王本朝中與繁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回 个得己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差迹與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闡實李從 中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无昼隔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視響 常州民徐温師諸将拒破之初是時曹筠亦在真故 宗納個僅有智名區事敢决王龍待日隆〇四月吴王**隆**演達國政元 王不知監馬成雞壞易不亦宜此 西致堂一 那手灰定于有德漢尚先居太宗因以兵取米有不假仁勉致堂一存而不自宴安是也而諸非百敬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 表使百姓兄徳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人戦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言 | 百使汝不得志而去喜 正温自数音日 作品で良候嗣子子 社会 おおけせる 繁御史堂主簿圖櫃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戰且善人是法禁而最民弄為非其外所以鄉縣〇美團結民之時度等民私富安無盗或盡自其外所以鄉縣後一美國結民之時度等民私富安無盗或盡自求断甲馬徐行為殿繼入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說相以是親愛之數 顧音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管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後居社稷為心候勿敗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丁據蘭中目作九錫禪文雜能禁我王達以書勘管王稱帝衛王曰音光王語余云首天子幸石門吾於兵職至也將妖賊十和 件景巍維統并為關壁楊正月唐衛王得傳國夏衛吳 使嗣子不才君宜自取過正色日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顏之被豈至 軍中。未會樣像極則就圍木小枕或枕大鈴塚恐徹歌而籍名曰警枕〇 不用夠言者三而不問共罪騙其田宅後其軍職均內地而至對自少在 效此事所為言循在耳此議非所敢開也因泣既而将佐及獨無勘進不 今日和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越次合臨江王亦而立 人事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敢將與係人敢于阿城落物程度問主以馬道空書見○唐聞王如鄉州慶徒数萬廣德勝时城日與此 己乃令有司市王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到野張承素五前魏州諫曰吾 所樂多定飲鮮食逐成疾温自全防入朝藏當為問者或日衛先主謂武 為立初陰瀬重厚恭格過父子專政术曾有不平之意及建國稱刺光非原院高決兵九六 寶品於明南州亦屬建九四縣五月是宣王隆河子弟 經無人擊敢猶断其馬明橫衝在馬使劉知速,備師軍如以所來馬校之 王世世忠於傅室較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搶拾財賦召補 馬如城送城後本朝宗社工今阿北南定朱氏尚存而王還即大位殊非 大是欲條武而及招盗也正團結民兵使之習歌自衛卿里從之 个作序主天以天三包

京書り三者本集之の心唐室也曹太夫人詩其第為之行限如子佐之禮置王聞 世本語が |総以下祖太宗後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又則得之愈堅美光如之志無他但 世史教養なさ二十二 等之華 以受免王大恩敬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際崇群下意何利 一受備至處州受府即孫請之拜殿見王呼萬歲獻大學三十機謂之重日府衙王以蘇循馬節度副使罰王於稱衛北唐舊臣朱友鎮遣縣循請行 年年 平○是藏九六國門鎮二十一月西府進河園監軍使張承某至講戶悉四回蘇衛故唐之臨東晋王恨其被而用之獨不愈其曹國於於 夜水虚後而立之南取到西取劉流稀字內合為一家當具之時雖使前 **素紀不可止樹哭即歸習問色邑成疾不後起。** 右集國後梁自太祖朱温丁卯至均王友貞葵未二主合一十七年自 失均王首祭之子。村不遇人棄敬納王彦軍而用趙嚴張歸羈以與在 **兵疆威權月職志欲無風遠遷唐作淫電不俊禍自內與不得其死宜** 禁一唐者表其始終馬原不失臣節也 阿友益回書時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案在晉巴非一日而綱目 〇唐在宗三始以唐晋王即帝位臧梁 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二年。 宗為敵能無亡子 歷年圖回原太祖始以前集降将東建宣武送共称力整食諸夷地廣 皇子存前自立為唐皇帝心亦存為年十一從克用破五行衛遣唐天祐二十年四月以後前原改軍門先元年の來進唐三朝阿蘇 古至堂三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造而大事不成也張承亲百不欲晋王打女堂三来氏未嫉俗霸大國周匝三書存前於是流 至專梅則欲速 為此意在後唐社稷立其後商此暫置德所難而何聖於存易雖然承。 解與月 下之法 及為不可定為格計便夠振力争以為不可超報主之竟代王彦首為北面相対便和權力多屋請罷之例主回與未有過期回候其有過期社稷危失場乃厚駱趙张大麻 招討使道王芳章永潔傑攻剛州總主遣殷於監大軍於河上敵鄉李椒東討季北等。格雷炎峰以北縣教育大縣特殊的不原此,○歷以殷媛為東對東北縣在廣文峰至北縣教育大縣特殊的不原此,○歷以殷媛為東對東北縣在廣文峰,以東統衛文縣的次來統派至城巴隨約死團主灣借之前 班进順 見有許表 世史類編者で三丁二 而後未果之方法,然川角謹書之 医主屏人間以思東對日常地不為如前是於光衛將慎然士卒亦不服〇思者先發精揮使康延孝存應所以此以 春兄不幸力生泉信裝約衛能知逆順個請拾揮使子紹成日屋州彈九取磨陽州表約死亡物件幾編似編州稱傳養約建間使去多團主日大喜回經官並寄才吾事業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第主大懼〇八月節 從可先登後中立故閣納外兵進攻牙城接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國主 柳有度可之熟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可且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閱主從人志在澤國不備東方若得國中則清其心時國中果可取予嗣源自兩 蘭祀高祖太宗僖宗昭宗追尊父克用祖昌國曾祖執宣為帝 騎射塘勇過人習春秋逝太義太善者於縣條條使之歐至是即位閏月 造制源將精兵五千一級動則日暴陰的道黑夜渡河至城下。即 層造李嗣派集坐剛州取之以嗣源為的度使愿主客召嗣源益 于京師昭宗異其状貌撫其背見兄有奇表後常屬貴些心子家及是多 往宗也是氏言左矣 無謂與無磨減主之偽深不若直與稱磨正朔威唐暴敗延唐血食之 國號惠符以列國而別異之此國公天下之法也 後則網目必因其以天祐既年継續磨然而不绝之矣故書存始稱電子是主直其視未温到守光相去無幾何使匹子能禍城未氏接立唐上之一皆正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美子時擊敗尚在乃遠自稱尊 今五代歷史於

為此我所不 **県何如料** A CHILLY 為王 丈夫得別 **兵费许规** · 閉湖人欲大學數道入改名諸將官議都告論對日段院本非將林不能主入天學湖主項自接應逐處區不言於照阿京無以神經重 當其城城無守備少厦祭兵濱園出橋王麥養歷主欲降之秀章曰余本矣十月歷主以大軍齊河至劉州遇密英一戰立之追至阿劃與文州縣有則諸將自摩失愿主曰此正合朕意支夫得領制王夫則為廣善行外 不為也而此之,後秀華記月軍年華界祖以血或構成大業事均王多故不為也而此之,後秀華記月軍年華界祖以血或構成大業事均王多故帝權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兵豈有朝命國縣養養國臣此我所 旬月之間天下定奏唐王大悦〇唐主於**國州**原即敗續王左章死之傳 爾陛下養男高力以待其分兵的精騎五千自動門直抵大巡撫其為主 振等位示温彻唇症罪誅之事其族毀吳宗朝追察朱温朱友負為庶人 成傷界可梁宇相鄭廷等十一人也受唐恩而任果貶為民語数於翔字 天但能信趙張便恆感過來致故老循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〇層主既 原延者請亞取天學李嗣源曰在黃神速今方章就擒段處未必知之 匹夫家恐恩位至上将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級皇 區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天風無兵陛下若治兵守既固保賜劉被 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污迹就處主因自發學主點人温恭儉約無卷建之石輪之迎隱軍美選主謂呈南縣日本氏吾世職理難隆吾首不可俟彼 臨發皆亡匿處主日夜海立不知所為置傳國對於即內忽失之已為左 **貞已為吾擒夫还考之言是也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曜顧行段疑軍** 自以清兵與節州合勢長驅入国被城中既空雲必望馬自潢符為主授 去天祭至近前無山陰方院横行蓋夜其程信宿可至段是未離阿上友 JE. 計画で共産業を 古さる選手 **欲發温素對棺焚屍温降臣張全義言温與國艺** 木て二 太廟還矢焉 三百年之社稷御座之故野孤所据是因人人得而獨之武而當時異為助敵未敢逃受禪者益有符也天何文前等效推載之力以城唐家 少元預展親如温使不加九鍋置不能作天子耶所忌者賣蔗皮賣香乃為相固封親王加九鍋以質盜點應猛而不處甲勢効應不立季被謀敗世恐續仇目表経中人視唇猶机上之肉欲烹醢以充朶順久失謀敗世恐續以重交職反盗之祚而桿庶觀唐室兵權之书,客扶楊谷唐原縣太上之前日東繼反盜之祚而桿庶觀唐室兵權之书,客扶楊谷唐 一碗 歌馬石也 心管謝之下城間溢于世 今五代历本共和 污青史萬古典京的可起 深雌然人死刑無可加

學是語言 得买下 英平典图 力上之不聴院至忠主或論言欲留率與和崇嗣請聽回陛下新得天下十二月高季與序頭內語到遊鎮峰而無其之與著紀李與將入刺張覆之由光緒伶出入官救假弄縉紳群臣債嫉夢放出氣○張全義諸魯王也由光緒伶出入官救假弄縉紳群臣債嫉夢放出氣○張全義諸魯王批其順獨主失色新磨徐司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雜呼和魯主伐摩賜 他去堂王松軍騎能代之子我最不負國雄點為縣令亦行此刺史平何不對或問恭堂何以不自然秦章同吾在醫問去應數里次騎五千有有知許過王於代之以恭章為例則刺义係過名至無數使陳彦讓話之三 國指懼嚴可取回聞應至始得中原志顯縣尚御下無法不出数年将有責賴大學國主辭如表等至先受遣使如德應主席便以城絕告員 動二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〇唐初造便加吳稱認不受易責用敵禮與入後 校皇夫人優名謂之本天下。皆自呼日本天下本天下優人敬新磨運前 唐不免我一一月四八字紀欽為來華新度使紀欽因伶人學進納按養育之前一一月四八字紀欽為來華新度使紀欽因伶人學進納按天國主治於工局的是近處在於問於雲書下以此外後來是見つ二國天司書上治於工局的是近處在於別於雲色但當早群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〇寒里見出與免疫以所與 一萬級院主內府錢附山積不肯給勝目者 層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單中則歌縣詢就二時即映職二月曆主犯南郊大赦郭樂編首獻秀軍錢 國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 通四海と心非計也乃遣之李與倍道而去弱将佐曰新朝百致方得同 諸侯不過遭子弟将佐入直惟高季勢到自入朝乃縣留不造者信虧義 三民越來京為蘇州到中人有告為州國線使短春童後市官馬名徐 誰不鮮體吾無愛美乃繕城積栗招納果舊豆為戰守之俸 官报精故有是命馬王幻甚音像或時自何粉墨與優人共戲於應以 今五代存在於 あい行事 北京教 領著方法 un 等解文上 大 て要 平無之的次能勝我當投幣鎮存間乃小園主至是以存情鎮國州目手持之約至 福頂原皮電子教徒宗都所州馬翻解回臣富貞極美何必更領衛方耳思主的以勢州為東奥宗和武教徒等網源鎮園園崇翻深以為便椿魚巴園歌唐明太三年の母於康元年の二月園以李嗣源為咸極節度使物收工。後自共中村周光於下非 政府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情為有尚多征伎之訴未可 思文士卒义從征伐賞於未豊宜加須發前的落軍皆思之精 統恐惟為 不食言矣〇唇遣便按視諸陵〇唇部州鎮無得修城毀其中具鄉北 磨以李存時無魔龍所度使磨主當與存騎手掛存野べま其後围主 大湖炭族帝業宣育戦之功可比乎崇綱固離乃許之〇三月唐監学然 委任動野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問主曰卿為朕重策保固河津直梯 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劳。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 要倖疾之於内動舊然之於外心園立夫人劉氏為后時官官朝夕短和 東通本副源鎮院經濟之〇岐王本茂自降封秦王奉卒。子殿嗣知 八主自附於所勝王斯之後以曹梁自處多號别流品引枝浮華由是 在則好勝不欲權在臣下。 入路之後信伶官之

芝共順 東今怒未發會住現中陸近平橋慶怒下貫似明日傳記殺之原編諫 目真 言無罪是重也無顧曰陛下以萬東之葉怒一無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 法不至死國主怒曰大后重舊終發腳以貼天子的夕往來稱道不修即 成都谁下的獨中盗贼群起有滿山林崇嗣死天軍既去要為後患命任我和崇嗣等出放前男立前夫人必考除點之不至其死也聽網其傳時人被獨為二元年の是與每二個華國人四國三鎮 四人國王人養養所養養用光四年四月明半年同原天成元年の其正月唐親王繼友 化精拔網口上清後獨次高東港下高廣獨所以對王行之食為后於云后進安淹憑海解院院方出來遊不有用對亡國之君伊南院編無極者主建起國傳宗光啓丁未傳行凡二主二十九年七日南湖日南主來所大軍入院翻崇輔等軍士侵掠而不改經自出師至京國凡七十日國自 取〇八月過主殺其同愈今羅黄黃性獨直為同國無政不避權家國主 關訴是指將因照從河、國主作清景樓明沒將从所於巨為無難就解 行團益職亡無月矣安知其不為吾福〇関王王審知至子延輸立 〇高季與阻局亡方食失七看目及老夫之過也然震日不足愛也屬主 十五成更名嗣源及在宗遇統諸将立為帝更名頭在位八年 金五代唐在六紀 本胡人初名號信烈名置王李克用秦子長於在宗 王不聽直竟死暴屍府門達近完之 香むべら 二人旅 天地 更教門屬主為流天所中感殂是日嗣源至國子後聞之慟哭朝諸将回入曆陽所以着籍班於愈之為此人從馬直指揮使和從旗師所放死攻與王室開與招撫應主從之〇四月個令人郭從讓紙其主存易奉嗣源 高源討之嗣源至剛制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議對英官嗣源叱而百以不預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〇二月**唐剛師配命**奉 殺其子走強〇處嗣源入就為該言所属訴然軍機為接觸 · 應主選未 城道者之病房三之言於自此以 知知為 四門 的度使至是繼及命乃縣為大統皇后自為教與繼及無及全於於關結於納之縣多者仍為獨法統皇后自為教與繼及無及全於於關結為納多有仍為海珠以世經嗣歸言崇編專権王等身於虎狼之口國主造馬於生勉治院勘報與 權石敬语曰夫事成於果决而敗於猶豫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 斯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数量皆為紹索所過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於之不從乃能說得出造引兵向大學李紹荣謝納總縣奏嗣源已叛與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同國令公帝同此嗣源第次 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我華初無 公從衆則生中節則死詞源乃令安重海移檄所會兵軍勢大盛綿禁 **予於祭之中於於謂嗣源曰於公熟業振主宜自國縣潘以遠福嗣源日** 四大原軍配初於字命於海中門國及在宗遇紅推官無路逐動張圖奏 我抗治性宗骨が灰燼之餘而廣之朱和氏李克用之衙亡 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被惑至此令吾将安歸子乃入曆過止于私第 與何州衛二人然本之人心大去不保其引蓋克敢之才雖緣而悉人一天然自或於以後何於臣務其色後數臣事何遊無一善可報 七道則また、脚也 恩白玉自布衣至服金茶皆先帝之恩等所偷生而不自視乎 **公五代唐明宗紀**

行此古人所 前致受日就及納源人名又不當同動進標忠狗義监賢者也可奈相 南致其天原并張為有司勿憲委城之罪也 曹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 **配献祖以吾宗屬親吾猶予又事武皇先帝斌縣壅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後離故斯屬今配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問耳監問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 西泣日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美有拳存部,有住宗之近属练 次子德光守西楼號元帥太子管對唐使姚坤追論在宗遇害物哭以我 下不忘三世舊君養馬馬人臣者能自安予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美宜用 家而異國平平共日若改國號則先帝逐馬路人梓官安所託予不惟敗 學之臣與之共事以構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風為之 唐以馬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國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論讀 而不免於稱乃天也軍士共教存部憲本所州〇唐李嗣源監國百官 七月努开主阿保機取大餘城更日東开国命長子安钦鎮之號人皇王 教センナー 到子极前即位之禮衆從一 立李紹真等清改國號監問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日先帝場姓於唐為唐 重編亦不能萬通乃奏順俊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框客院選文 两致堂日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下君新予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 初今百官轉對行為日前命百官五日一九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新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心態監國嗣源殺到后及諸王〇傳主嗣源 朝致堂国轉對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知書而忽之哉 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至 也猶幸言朋友兒也又曰聞香見好聲也遊吸不恤軍民宜其力 接李彦超彦起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思不恐馬此何義 而取結婚 粉磨蛇 編卷之三十三 偷與面部目短班而於陽克以馬道在傷同平童事○二月陽即從聽伏在做與底之土也靠特內人後如戶解而去說于是以先來而送機合化來出避無或主持是發別指物海等是書朝院并至日緣会本經營的人人取結院者并之轉也合會都有應以并 自由緣合本來與個人縣合人,取結院者於之轉也合會都有應以前也而緣有大來與個人縣自門內含含為與而相往協及猶無調罰国令方之人關且院員可予國回明公含為與而相往協及猶無調罰国令方之人關且院員可予國回明公含為與而相往協及猶無 と薦即在航文館等物而任國若然用事典理素意連於循力沮之謂安名留稱籍分類至是乃本統但為10億以馬道崔協同平章事時義置相孔循門支、成馬夫成二年兴乾貞元年〇億次馬道崔協同平章事時義置相孔循門支、成馬夫成二年兴乾貞元年〇億太宗應北天顯元丰正月應主更勝王十二月延衛縣溫延鈞豫不從延票廢延翰而立延鈞 士矣他日藏於明衛王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為書記外級連站多重嗣日李珠非無文果但不應耳宰相但得滿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 大博學與物無就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指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数目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脫全置寒中思温亦得免〇十月王延動自無 英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後先帝於也下也顛嗣子幻務國 平州人越恩温當在不肯行后白汝事先帝當親近村為不行對曰親近 左右有禁患者后軟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塞所殺之前後有數最後 不食亦不食以端廷敬馬或事全聽姚坤歸馬至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 所德光尊后為太后國華皆决為太后役納其姓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 光藝后日教之所欲吾安敢遠遊立為天皇王突欲福欲奔應后遣縣更 惠先帝子。白受先帝恩竟得不以曰果及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德先 此我自聞之來家不飲酒散伶人縱隱天若亦効吾见行自亡矣是月死 天餘城还律后石稍前要曰我全家居汝不可不均我又集北天泣問汝 〇初於州述律后欲立徳先至西楼命與实欲俱乘馬立帳前間諸首 一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野棒可立者執其縣西長知其帝事執 公五代歷明乐紀 重

七心自化 **宣教的** 新教育者 及聯 囊於 大養主 人心悅而 圖載主為患素達使賜任園死趙鳳哭請重語曰任園義士安箭為逆公監刑如 我半川 東新老之 二二二 使知前入廣陵勘進部代東政至是病卒知前至還麼後外改附知造徐過卒初過行軍司馬徐孙與嚴可求等数動溫以己子知詢代知語過此何以質園便至團聚於此飲於後死神情不挠轉轉達鎮中○民丞相 **產名格陽去江陵不遠唐人亦新襲之甚易我以府師亦流敢之甚難夫五月翻南首附於為其人不受初既王殿遣使入京唐王赐之駿新市去五月翻南首附於為其人不受初既王殿遣使入京唐王赐之駿馬十美** 全播人有該信退留除縱全播將及者信因獻捷親見值温與傳乃飲飲城不下而用說察降之何以威敵管其使曰吾以管信也因命鄉師还被 逐敗越劉信國廣州久不克使人說讓全播出降過怒曰信以十倍攻一能給是香過也放為妻子摩遇之其就越攻毗陵過數無錫筠感回奔歸 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及服好,以多里讓恐失職在外之人来敢未破 **庐酒飲信於然疑之及唐伐王衍温意名信至廣陵為左統軍託以內備** 安津將曹筠奔越鄉敗被執溫遣問語到曰吾用汝為粉汝軍有求吾不 發知詢事斬其無客局还望温平日訴多穀而善用將吏等遣本衛攻臨 臣人而弗能救使之だ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貧物辭其稱臣 丁屬聲說日劉信背兵所為悉私有無二心當成潭花一柳六赤温點聚 而半利益見可欲不能過也尚氏輕其之心自此生矣 以賣於及時也 胡致堂日 谷温群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貨物非也一事而而要半熟 其勢甚易達則人心忧而大養立援則望觀急而綱紀縱此撫華者所 之久請以魔命於沒族之将非畏其衆乎夫乘功至之威治叛紙之賊 あ至堂三度不明前前、英漢の及る大、これが、しませれて、 野文堂三後唐之七者三劉后及官官明宗既誅之矣何伶人景進之 徒不聞敬利從議又受叛武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 ~五代唐明宋紀 古明宗縣健 近葵之古葵 功殊意人跡 不 用准 思 下日以私财事士自始攻至克城术皆数一士是月入朝德主素其功至美国 医多州勒之德王安球等将广城之冰克 医州王都依珠晏球在定州城 每歌到先士卒與教同士各故所向有功〇四月德武義節度使王都死 **削工場不** 取不 取 出河あく 世里朝編奏ゼニ十三 なると、 はない。 はな。 はない。 はな。 はない。 環日区陵在中朝及具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行蔽粮稅園 擊荆南高本與遊戰大敗進逼江慶本與前和乃還於讓琛不遊取期衙 戊子預轉只級 転除的 課士第三月輕人擊剌南敗之戀王於遣王琛等 別放五日前風於是可謂善悟主失明宗於是可谓能應言失言夾缕 恭謹好養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盛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問南 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吊而已 輻輳其門争問吉及自古術士支言致人族戚者多关非所り靖國家也 下從东不悅退告何思權曰我其嚴予思權因勸從茶多熟部曲繕甲 後堅閣以慶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然而定州下失可不謂之善古至堂曰 深合古人用其之意不悉近功不康士平力戰以絕契冊之同文堂曰 王奏珠非知兵前者然取定州之 功不特於五代特馬也盡 用兵平 ~五代度明宗紀

亦獨并 大信。存 不知 大主不可 能は「水一鉄以全餘生暦主不許重語請不已唐主遣中書議更語事為道司 B面有根 馬匹流波 機 一一却心頭內語錐都俚暗曲盡田家之情恢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 ●10平三司使之名自此始○唐安重謝父母大権中外恋之重語慘表解悉移事以為此能教者 ていりに、唐安重謝父母大権中外恋之重語慘表解悉移 不可諸公果家安全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殿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 李楊 文之院臣是馬城執學甚謹幸而無失遠至平路放響自逸依而類年數麼歷四方無事道曰臣首在先皇幕結府秦使中山於楊 事歷無過 頂指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底雖豊百姓**略**是 不可不知也 否通日表家成山則死於流死籍成量則傷于殺敗豊山皆病者惟是來 王赐人鐵茶糖何也對日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禄耳唐主司先朝 本能教養 は、八月舎以前を武節度使徒延期行工部尚書文三司使部之序明宗有教兵山東之意故教庫臣相命亦且下路教術則天韓教明之三司使部之所明宗有教兵出東之意故教庫臣相命亦且下路教術則天隸教育成乃回明三城 2 1月唐董璋祭業衙門政武知祁山表祖命路敷 受此賜者三人崇額機麟尋皆疾城朕得脫如聖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 經論安危之理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嫡庶长切宜有所分亦以等威他其 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至于宜精擇師傳令皇子屈別師事之論權養之 樣張昭遠亦言獨見先朝皇躬皇子皆喜作優入則舒姬奏出則跨僕馬 罪及獨入為宣敬使請執政曰從崇則僻而輕易宜墨之意輔之史館情 刀以延光為框家使而重 海如故 王心存大信國不必刻之金石也〇六月有年唐主與馬道從容舒及 胡繁百 賣賣其言而不能用〇五月傷以 照同平章事團主問風帝 《文言皆是也』陽動朝廷訴道,四重編群也難然與其強國而,而保終既各一有所權而以應文飾物和處其能久而無變耶更齒不得於"後則當夢身而力逐"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考 医胸膜型的何恩而云相有故欲以时可取此是welkelkelken及和汝猶獨天子吾受受的問題皆為李氏奴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為於汝而及和汝猶獨天子吾受 無故 九季山入 東京城河司徒平董事以田令說宋來红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佐之初知語欲以此此則為未之二二 人工代養可以思 為实所為 初到九經 · 重語〇九月唐勃群微五方鷹生態上於老又粉群赖可聯种妙勢 · 身体校奏樂器司兵民国管委安可獨樂〇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附葬致仕〇兵徐知點作禮匠院於府舎無孫晟陳覺議時事,少屡要遣 隱居其主下詔做之不至知語道其子書通入山敦和蘇如始送除右僕蔡仁為相察在欲以退議為高諸歸洪州を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帝故宋 英之馬通可陛下可謂仁及為歐英唐主曰不然朕昔當從武皇儀時秋 成開州璋家少書節之洪技諸剛城陷璋讓之曰次何相看然回老照汝應河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友的華馬明將供尝課處下至是將共董垣陷開州唐將姚洪死之其故為美可見師由用唐將姚洪死之其故為美可見師由於養不顧私認馬與而見 書で、 一本の男三族 大月間お別九經版印書でお得言と易自此的ない。 との国三族 大月間お別九經版印書でも得言と易自此的ない。 無益故不為工 稼方熟有速数 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令杜士到其肉自唱之洪至死馬不絕聲行 胡致堂日 遊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 有 天下國家公以經析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钦之人而 八田中遺騎取之比及得歐餘稼無幾以是思之備有損

111年の

が先移り 人思斯斯 共展本民者大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能晴言不足懼山前川是明子便以常二百年以前以 機等では前者則宗候等ル映奏者登上疏回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立之八九月國天理少卿原澄上疏論事團主優就答之聽過故期目重立人九月國天理少卿原澄上疏論事團主優就答之聽過故期目重立了八九月國天理少卿原澄上就論則等過去被於國州各灣聽班所至其下所發知祥遂取原川善主體知祥消知解釋流受部○七月區武安其下所發知祥遂取原川是主體和祥消知解釋流受部○七月區武安其下所發知祥遂取原川上春主體和祥消知解釋流受部○七月區武安其下所發知祥遂取便川上春主體和祥消知解釋於一種為 悉出印輸授傳建日料吏推稱五善中之又曰子係善事中國勿以易姓 相物深可畏無此道消深可畏點果亂其深可畏直言民間深可畏不足 週不足懂盡財贼傷核不足懼賢人匿藏 **赵清見皆愚懦誰可為帥者兼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就不實戴鏐乃一百為越武廟王巍繆卒于元瓘嗣将權懷錫築疾謂将吏曰吾疾必不** 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國王延釣更名其宅三龍羅宮目以國小地際常建學已補於與四年的與此四國三級的盧正月園王王延釣於帝更名建國人子文非常智徒取入獨笑汝勿效也縣敗縣作 從宗事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聲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於伐唐主語 使人不迷於所習善先類之可也關之非也 之死可謂上下相仰致甚亂点之赦矣言切中時病若從客之贤任園安重海 一台雖不知言以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在宗好為詩将家 部件劉知遠周集為都押衙委以心廣軍事委知途格藏委樓〇卷三一月傳以石敬塘為河東節度使會勢卅入殺故命除之敬塘至曹陽 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思主優記祭之 外所先務 友益に迷言六可長皆天下大節而常情 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外批 · 五代唐明宗郎 三月月又五四甲島間王〇七月更次銭元祖三年約更名其宅日龍建宮目以國小地際常建 表深可畏四民逐業深可畏上下 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 世界不 運之天人 交感 不可 五代祖郎 治疗**现** 治疗现象 之有 致 も漢形間は 芸者院 五大子生 # 過無當又粮失其繁香說天之言祭於誠心天既服亂逐生聖人用是黨吏嚴治贩蠹四方太平而中土綏靖享屡貴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一四四次等正其尤足稱者內無祭色外無時岐不任宦官廢內藏壓疫資內與於是各不信也以為北京等國多過數亦不至甚求於漢屬之間蓋亦賢主也一所正以為北帝之高報 民主在位八年年數學皇立華军用較於五代相為小康博教師時既經十一年每夕於官中於香稅天日上的人因亂為聚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從 軍 新 縣 元清章 亦謂僚佐曰民主切務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侯也殊職歸王多潘鎮以召亂至愚私謂同刻曰位事實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祖 改要太宗實緣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無少断,先弘昭馬灣用事複十二戶館主從屬則位數礼縣鄉傳主官總易戶之朝即及學士讓真觀 一二月四主從厚即位及為順職居主自終易月之制即乃學工 第亦欺其案事適予天生聖人如是裁宗臣推導當代人主太過不可顧天生聖人應在過氏之家乎, 前医徹默人案婦孤兒獨奪天下而便同群臣請立太子, 朕當騙老太原舊弟耳其恭戀不忍釋手如此獨貴縣檢是年日月何潘請立秦王從崇為太子專主覧表泣下私謂左右 紀五季之后 觀之天人交威之理不可誣矣 東節度使石敬瑭為院應節度使捉河東在歐洲此常學生之義好時間能允许仍是嚴重建國此在國三輔正月唐汉路三歲年萬期元年四月以後唐主数河清縣元年正月唐汉路三兵入落勘遠自愛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掠得之養以為子前封潞王既而廢閉帝目立未幾石敬瑭以,名從珂本姓王氏小字阿三爾州平山案婦親氏之子,明宗 明宗不以位為樂網目於其得國無議幹即位數年著多可明宗不以位為樂網目於其得國無議幹即位數年著多可 月曆主動租明宗性不情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 若明宗者亦可調賢主矣 于已购六

考立人が 五代》 在州事之本也都是所有司有方飲民財及過左前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財有差所以著都是所有司有方飲民財及過左前指立公湖山書縣帝士 無意賜将士縣錢有差正作自明宗将國際其将士由是賣 限之福德智縣 居開其過雲樹栗半日自縊死於胸太祇即如此 稱死緒 数数 似明宗副城州刺史宋今詢死之,料緒玩之方閣帝之在歸州也惟今詢遣使問起四月唐路王從珂入落遇嚴其主從厚為郭王而自立遂後然之于屬州 發質與自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逐以大位動人耶本思自各人之言是也 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廠立當侯太后教令置可憑讓砌進来道曰事當 新引兵将至馬道謂中書合人魔等自動進交書宜速其章·漢白路王文 知也令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該初言平唐主以為然部 高至堂日實別常勤明宗平建端的動間常點逐未弘格病繁鎮殿中用女堂日華當在實此言另也獨道以之廣人主與廣則不可若日務意東之郭極發不足數失敬謝新上至前衙門 **獨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首不改覆車之報臣恐徒因有姓存亡未可** 界也令前不以散廢君臣之義雖彦章等何以加為是以表而出之! 非明示之子也関帝真其國美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脏朝無賴幹非其 古至三日 新寺の下又見とりとしていています。本事者十人後天月女皇 欧陽公五代史取死部者三人王寿章兼不事者十人後天明 所分故書果兵衛用事理 以是騙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要繁於厚一段為本之行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隆其業吾老矣不後事 后将器服替班皆出之學士李等美口臣編思有長班之季賞養五行 则難何由作手 翔號命者明銭七十野至二十器在京者各十將軍士在服衙 帮奇而不及宋今詢豈以其官微其事者故遺之無夫勝王 以正年馬與國之罪并亦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行 商将及義談皆序唐主更駭不知所為遂出奔路王從 1000 微能調 制基理士 题以 敢言者乃下的略目者想做请官皇南德於今藏等請點史在被事同言 展示が用紀遠以為祖○恵主典石敬瑭皆以勇力善剧事明宗為在在然心意素終る家事優對唐主不能决乃莫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但以箸狹之首得文 先王符我 went 異何其遂哉在德情在傾動安可貢也〇十月刷面果度退居王洲楚王 立生鉄 馬王可謂 以上養職 大丈夫 七星類将木で 秦國已過失乃有去玩好以經史自然省刑將欽境内以安震回先王 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落北盛園南都度高從晦日馬王可謂大丈夫矣 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屬多替法取快一時不為最 存至公臣於受認檢校重言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称無益死者恐不嚴重於教從可之子亦事言子家州至是欲終匡称聯脫紀日陛下用法軍 不相忧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後以為同東節度使〇初関帝遣至 迎其子亦閉門進之為凌送至国家現後〇七月唐以園文紀姚朝同平 後隊殺去在廬州節度周本本島借將欲納之司吾故主家的若也逐形 應危亡無日又及兼好從海悟日公言是也他日謂深渡曰吾自念平生 我心乃流盛州 〇男王知祥姐子祖立 雲隔江王深雪然徐氏拾巴立声知 時底家為歷防公使王宏共守之 事唐主欲更命相問所總信以朝臣問望原為相看皆以盧文紀崔名 年〇是最近五國三鎮元三月唐韶明百路太常水更在德上書 外文武之士請編加考試點院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閱製 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丧与之有 |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民水之十一國盖少倫失狗有 恨者高季與好原諸道黃帳而從論所向稱臣利其赐予 公五代唇唇香魚

k 4 U

開た心を 功子磨器 関文を **叶文感情** 陈擬其職事 魔文紀欲令字祭祀掃除道樹之日司空掃除職也吾何學 後命而又非馬遇不在上失故應當時初唐主欲使敬を移動即州李松業兵此書作命者可何事教育也前師初唐主欲使敬与移兵即州李松縣第○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事拒命唐祭兵計之、河城事第○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事拒命唐祭兵計之、河城事 文遇對日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屏乎又廣若循故事。本尚公主何 **一般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受封徐知誥為齊王〇十二月唐以傳道為司空府义無正拜三公者朝** 得之非難失之亦易至展未安家為展建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獨福相 白喜御然無法便嬖是用總及三年預身亡族悲夫明宗素無取國之 之弗察數或者季與父子奇得無耻不可教籍數配者不及數四日之弗察數或者季與父子奇得無耻不可教籍數之不及數四日 心而為我所所資性寬厚克然天禄清森於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 公五代唐 唐帝知 糖素兵 心障理地 + B + 梅之無及散死不從表至國州展刑主太長許候中秋傾國赴接 4 日本大海大過厚以金帛路之目足以致其先不必許以土地想異日大為中國東 可寒心 人臣憲北 を持ちまする 『到底機』一道及「鷹門雕」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回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到底機」一道及「鷹門雕」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回稱臣可矣以父事之。計之散稱今為維輸送表稱臣於歐洲王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長之品 日夕酬飲悉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鄭華勿言石即便我心膽墜地諸 唐兵大敗唐主曜下部親征諸軍騎将不為用唐主至河灣心博北行但即州王将五萬騎與唐騎將符於鄉等各數故塘乃遣劉知逐出兵功之 口平掌書記系維輸日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查不知蛟龍不可縱 形勝之地士馬精獨若稱兵澤檢結帝業可成亦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 将校皆私状迎散塘唐主逐接俱問置至女武楼自焚死唐自然死何和 九月與刑王德光將兵敢石敢進唐兵大敗颠班圖之唐主自将次家城鳴時後世人臣等其君之事夷後者奏此可寒心哉 除代今您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干春節與公主所言平我不與亂朝廷發 平命無形,敬瑭疑懼訴於將佐口至之再來問則也主上面許終身不著先事國之唐主大喜即付學士院東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便帳玩和 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意朝呼夕至何更不成飲酒意遂决表曆主養上以蔗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完愛婚喪附王素與明兒約衞兄弟公飯 不應承記請傳位許王姆益也唐主然教皇表抵地以張敬達奉請将 安能東手死於道路平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父将兵得士卒心今據 深淵耶然平以清望相授此乙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 丁南湖回從町本為明宗養子方其入為計軍士人賞下無及至各府 以此得相禮諭十年即遭契丹之毒物散塘絕嗣而國仁胜輸身誅而 国石敬語之罪其實系維翰之制語也敬瑭以此科國維翰及文事與此而歐幽創十六州所於歷禮者四百三十二年是 心棒北行但

1

三司使 人臣當然 本えこって 大人的計成輸用三千萬匹制攻長與七年為天福元年, 東大切計成輸用三千萬匹制攻長與七年為天福元年十二年教第之為班納為職案等州, 次近到州元不犯天相者即口三十二年教第之為此所就所辦所對於衛星市是日即皇帝位劉熙的十六州朔 聽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散點辭数四将更後勘進乃許 威宗宗訓二姓六十年者典英軍繼惠欽以見唐之子孫有人正明国知達水祐共四年北漢旻鈞繼恩繼元三姓為與州兒皇帝三十年周如達水祐共四年北漢旻鈞繼恩繼元三姓為與州兒皇帝共十一年劉漢钦而南唐以李宗之商於石晉集奪之月即稷正朔延蔣如食三十九帝南唐繼與神堯之高後統〇後後唐不楚天韓正朔後臨稅祖宜承蔣南唐繼與神堯之高後統○後後唐八華天韓正朔後臨稅祖宜承再右後曆自天祐戊辰莊宗封梁至滯王從河丙申四主共二十九帝而右後曆自天祐戊辰莊宗封梁至滯王從河丙申四主共二十九帝而 · 主大宗耶律徳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起難必有成功觀汝氣死得乎。 造城當平同光以來契州南水直抵朔易失險久矣天福八年。與所主 失然 盧龍之險在忠于三州張自劉守光衛為用德城攻取努冊素間15一丁一門以北諸州亲之衛有関薩可守者無順前等州則失地除 也民散而國立兒役河既稱関南軍惡深重而又侵敬聽之亂欲不焚降居然乃括民羽給之民心紀應恩能者教其始也限民以頁函其終 契所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越共而審益量的此中國 少井山後及盛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署中國所謂山後即 應諸州而震龍即此州軍號也此乃天隔初割與契州之土地人民 △在居原市时是八十 高祖和

色三十三 之自古人謂達成物不能養及為毛間為所模食者在宗之謂矣內府故伶人弄失州爐肥灰故門馬之樂朱子肖物伶人從讓以者其古國石橋涕悲德復回領極然無縣首之所謂志制速大者何前後若兩人 於三年之間是何收於東隅之難而敗於桑榆之易乎故感學者世宗血不櫛木不鮮田苦戰十五餘年僅能定天下於十指上而波頹瀾倒山積官被納賄竟屬誰有自傳粉墨威悅夫人獨權幾時於乎裂庸淨 遊莊宗之感而計其終也卒之唐主帝河南嗣源帝河北,而登高浩欽唐主得蜀益縣亡無月天其料度之應若月辨養系手教育楊盖有以 屬於米泰政息於功成無一引人意者故其取西蜀降王行也深意曰 圖門看庸而失功臣之心衆心奉庆朝野征公婆罷權奸提弄國柄法 為五代一大較而有年二養應為五代一小原求於漢唐之間盖亦屬 也自殿者亦在宗也無足異也明宗即位遠女色詠密寺選文學禮天 朝權而路王奉兵入財網目不以及常之於者朱為等產嗣召亂之罪 一日而絕其亦不學之故獎閱席之立非有他過特以四三小人專制 主失情也年幾七十而諸言儲嗣以致從茶稱在楊節官關父子和孫 愛斥私歐燈屬大益道到蘇内藏即其所為美差颇多姓軍士兩優於 今後居座市附五大台高想

〇自在米刷王位戊辰至洪武戊鬼四百六十一先計七甲子零四十因則寒敗終不得僭獨名號萬古人心終不與西而後姦雄或稍知總 我自在宗即帝位於未至洪武戊中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來二 租朱即盡忠起自沙池傳至亦心在懿宗朝後磨非唐納獨也盖賜姓養子嗣唐欽耳其 後馬非唐楠商也益賜姓養子嗣唐統工

4 5

史 54-721

克用不亡矣败温為你了七年万度平寺……如此被温騰生如亞子,維其約共擊洪之忠昭宣納方五月而夾寨一戰逐被温騰生如亞子,於逐志當溫納主之年酮唐晉王之位稱唐天祐之號受父三箭之托,於逐志當溫納主之年酮唐晉王之位稱唐天祐之號受父三箭之托,

後長安功居第一。非朱温盗賊之比家世忠臣皆靡失節在宗継之 有討平随助之功赐姓名李昌國而收在獨籍共一克用湯城黃果恢

克用不亡矣败温偽游丁七年而城手持三所還報父王剛其必成吾

安得強之議者但當論其在位之垂而不必然其自為之心也所情者不為過承業老奴欲其後手植之緣而推還宗室立心雖也代情實難事之料實鄭廷等皆悉任祭之罪犯府祖宗直践唐祚亦養子之養殆

而失軍心以指欽而失民心侵食無官傷弄精納而失士心汗馬動臣 威深之後不承權與非荒於色則賄於貨非般於透則淫於儀以股制 50

史 54-722

1 11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阿瑟酮 京島湖 (中居二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四册目次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明)李純卿草創 谢連補遺 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兼 李集增修新刻世 史類編 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明]李純卿草創 增修 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李樂

謝遷補遺 £

聖朝重關乾坤直繼隆古花為 昭代聖祖烈宗十二朝皇帝聖紀一十三卷 三皇五帝三王十 帝三王配天不朽真道學之見备舉業之演物覧者 言然後 義有查核未詳而 我師是編復 瓊 大政紀昭代典則春補詳訂凡数十年而成 雲類入成書伴窮鄉初學得合併而觀皆缺典也 事無鑒史書要矣其初十七史繁瑣司馬氏養為 名家因稍 以後而前多缺於是魏獻國輯自義軒至元末而 鑑朱考亭氏因為網 以山氏亦為續網日凡二十一史面網目止周威 矢口 中國 取 言 始復生聖人出曆君師大統條胡 師之統自三皇五帝三王而後漸 一代皇帝世史四十 彭好方識 一史及 業理學正史全書 綱 鑑大成學者稍便然統紀 目其後宋遼金元四史更瑣 歷代折東臣子所宜誦法 近刻 風道德功業與三皇五 書林余彰德刻, 當者逐至 五 落色相人不可得而聞哉此我師救世之言對症之 中千古生生不滅舍此更有何性何道不看形氣 合內外一元先後誰不在人本形本色真氣真質之 一性在目前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千聖之所授守六 人要自識本形本色真氣真質未曾對喪而天地直 子謂形色天性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此之謂耳 |帰過幼為慈自然為父子君臣兄弟夫頑長友五達 |氣質此箇本然氣質終是本然形色此個本然形色 我師大蘭夫子講道淑世謂人是天地之心萬物之 季師 為和自然能位天地育萬物自然遇親為孝遇長為 人也之的倡言人生真正氣質即天地靈秀純粹之 靈獨提人字為主而發明道不遠人之旨引據仁者 道自然為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至善之止故孟 世界報為まこう 自信自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未發為中發而 一點無希靈秀未染未壞之初自仁自義自禮自智 五經世史便蒙引 東於經十十十八地云 -中節

易能人人當知當能之聖學亂矣我師憂之於是類 天下萬世人人良知良能人人共知共能人人易知 教所云下乘中乘之外自有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 能知味孟子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等語以合子夷 不識不知等語作為性命本体如夷教中本來面目 命即是天載而強捏無聲無臭不親不聞何思何 至長而無得回慕中國聖人之道誦讀五經孔孟遺 色象與虚空靈明分作兩物堅主遺世歸空之學及 虚之表不生不减小子一中此毒牢不可破将世界 聖朝設科求士之法深嘆聰明小子未讀中國聖經 藥也其 七気類編えこう 書之時此病已痼不信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即是性 形幻生幻滅别認一箇靈明指作本來面目自在空 全書而多讀異端外夷之書誤視天地萬物盡屬幻 以下未可語上民可使由不 似且證以子貢所云性道不可得聞夫子所云中 東交經子之終 可使知中庸所云鮮 戊 ||舊註新解使各編覽以正其志又編世史便蒙全集 編六經便蒙全文令門人小子年長而識定者附以 一泰以金仁山網鑑前編朱考亭丘瓊山通鑑網目而 會歸于 一一競買不知幾千百萬至今已番利舊本者三矣非 壁種種競傳近刻禮記分章庭授新意人爭購覽立 一澤加於民不得志可以脩身見於世之學故言言珙 聖朝統紀上下數千年間編為成書間有推廣 令紙貴而别有武德全書自萬曆 一迂 潤道學之書而為制科舉業平常達道得志可以 慮深計遠盖已先得之矣我師之書不為世儒高奇 未盡志事以垂大訓使初學讀之即知如此為盛朝 廟堂崇正開邪之命檄下海內都邑然後知我師 七三新編末之言 生精神千古道脈關係樂業人心最為喫紫誠不 如彼為亂世如此為中國正道如彼為夷都邪風 日不讀不可一人不讀者稿成 住意京香也其然序 在笥而 丁亥始行徽歙天 一時 網

世史順為長之子 IJ

發戶庭夕遍海陽尚志於學誰能舍之豈止幾千百 享兼人之富厚者此編此刻也已而我師之嘉惠安 萬哉所謂義利兩得人已俱便陰積淑世之功德陽 善士人受益即書商受賜亦無罪也今經史編行。 可您也門人曹子汴謹識曹山西運城人士辰進士 孔盂類編刊於南康星子而購覽轉行無應千 億 朝

何 夫文不 世 史 便蒙集 関 世教即 敘

窮平沒齒

殚精極意

而

之巧耳六经而外

備

世永墜則莫史為要矣史中之経筆自 成抵客人三年桐葉 能述 歷思重哀钺法戒 É 僅 瓊 仲 按 1 尼氏 通 氏 マ 貖 續 さ意

生丽 略 去 宋 後 春 鑟 イ 九 紙 考 唱 阊 個 秋 且 E] 事 传夷 缺上十一年前代 者 至元末 3 倕 秋 前 非周 郭 1 而 見三皇 國秦漢魏 شار

未及

帝

£

Ż

20

反

目

晋

江左隋

居

2

帝三王

2

懿

驱

朝

マ盛

言首

史 54-4

目

Ã,

春

丸

萷

細

有未考亭氏

Ż

紹

E

始自魯春

秋春秋

13

下

10

衛 主 契 zh. 神 則 琢 胎 遍 代 濟 削 意 澤 貴 罄 守 稜 宏 者 斬 皆 叙 夷 恒 事盡 钿 间 其 3 神 宗 J. 3. 15] 任 x 大影 艃 湯 當出其 3 家 宗 绝 抡 撑 1 × 水と 111 學也 承 饶 院入矣 烈 猶 缒 匹 手 to 之 接 ** 贼 ž 且 侯 架 禅 擴 手 掌而 餘 京 錮 准 武 4 ВĀ 刖 矢 未 缅 祀 我 戴 毛 TR 老舜 E × .1. 诙 , k 丘 世史 學 糌 友 志 继 斬 佞 雨 1 Ę 便 事 李 推 sti 古 a 披 汽 紂 使 南朝 整 撮 大 145 濛 代先禹 鬼平業以来 充代 後 to 女 阐 其 有 未找 レス 出醫子稷 世 4, 皆 擊相符 果 な 示 氏 + 8 前) rrE 荻 一遗 鉅 7. 而 族 椴 代 乡 两 侒 圭 衝 榈 於 示人法 而後 并稱 帝 改 Ż 石 ₹ 道 主 逃 家 坑 茅 耖 存 黜 而 進 敌 1 焚 退 桦 之淡 唐 地 圪 心臣 知 少帝 陳 夷 秦 戒 3 唐 Z 利 霸 女 奉 者 1. 老 胡 1> E 袓 初 嫨 智 圪 え悪 63 可以 7. あ 唐宋 章六 祈 石 點品 而 和 あ 113 ړ, ز 退泉 × 存 猾 课 掩 さ義 侵 勝比 竓 铯 梁 旌 猪 是 立 #3 夏 君 捩 是 男 武 君 秦 尊孔 也其它徵 私 雞不是進音 則代 黙 則 浔 則 嫡 表 首 × 皇 於漢 曹亚 首 中 孫 彩 亦 漠 宗 3 聚 嘆 之 谋 犬 狮 則 彭 武 而 To 女 剪 戎 顋 4 鸡 李 方生 存 黜 為 魁 郛 × 非 剿 始 武聖 其異 男漢 Ļ 北墨 朱泽 2 £ 疝 70 5/3/ 多 رتز

11.

SATA PAL.

吊 2 狄 日台 舜 前 朱 Z 波 13 胪 K 代家 滅 塔 伐尤小若 ,= 代以母后的 五 矣 斶 放 山而 非美稱於小 徒 初 36 I 包 流 隋 \$ 者 子 李 王通 114 繒 法 思 7 易 道學二字 則 i B 白 **水台** 中 庸 六口 旌 當 近 鹿 其異 朝生以生亂而谓女中堯 非矣 原 摩老 傷 主而回 奥起斯文則 姓其異於 j. 小必萬 懷愍凝欽 少多無漢武之兵 唐 オセ 裕 流 詿 西哥鹿知此其傷 佰 المناز 烈 袓 標 27L Z 拍尤而谓海多 泛 ž 道学之名 為干 恭 講 誁 男 業 1震 七濁 湯式 以夷 和他 河沙聖 傷 犯 小子 六者 演 萬曆甲 勞 類 及着述 七招步用世奇 者 剛 禽多為 祖 敏 共學往~提 نطد 名家 争發其書图 包于 敘 緩悉而條 于小 た夏季 近得李氏此編奉小 课 使 **₹** 佑 劉 部 揭於世次甲子之间 尤近 皇 暦 北 具馬云 珍也小任 欈 皆 极之统不至史外而以 杫 善 是 李馬夢 大 経せさ 裨 剂 授 用 世 小传 厥 蚕马 ί 黢 為 庙 ηŁ 秧 為矣沒多 7 太一 易 子 بالاز 撰 驱 缮写 志 13 1 FES 小場 而小 m

甚矣史之難言也難於老師難於宿儒别言誠如蘭也敢請付到刷氏世其傳先生 斯盖設世其傷也故謂之世史云史不一 李大院先生便是那世史叙 春秋尚矣通鑑輯告汗網目維獲麟古今一世之心禁以良且切也大率先生扶世之 今蒙學是編為便蒙計俠旬淹琴白首于||愿廣貴不使憶索舊滅治字千萬餘彈精 其家學以待後人因挟是編佐建溪之進 安積的數十載編有志馬而未之速也像 異於註疏之諸儒使讀之者不時頓小文 男臣不可檢為夷不可獨夏未免有百全|校坑之歲始使讀之者不得很日秦皇漢 善敗之延國統與絕之由釐然指掌乃其一心楊善於隐惡之中怒人以為善之路若 天之幸生 間如篡不可匹禪霸不可擬王女不可侵 不好與禁一旦傾蓋西與寺先生出而搜圖道學之罪傷前代聽母后臨朝生隊生亂 | 辣之病學者吾伊能微題聞出乎哉不 | 武若王通也講業河的事尚孔子則強其 閣七星通人前罰開長業從文握,先生何先得我心之同然至此也同心之 便你甘見上 先生於海演擔當直任守 Ť |僕武也表章六經獨尊孔子則在其異於 核関面播海宇伴同有是志者知先生扶 之不安拜而受之無然曰大蘭先生大蘭 中又如傷程朱之徒倡道學一字招尤抬 |梅而謂講學名質宜平易近人不必高標 世史類編卷三首 便季世史序

大明禹唐葵却秋八好之吉 昔人谓春秋之作是榮華家好嚴若越 佞谓今之讀史者必能考 敏於一時而 其擔當直任非真有希钦之膽不能者也 之関曆數者一一揭明子世次甲子之信 日拜書子首 可華家於萬世不使肚先生安誠我到 明代家法之肃至於太乙之度奇順之門 两 世史動編卷之首 女中先舜六非美稱終不差 便樣世史库 我 後

三皇五 續典謨 宋二類吾 今止魯書 裡 狂 赤 市豐 子L 本 步 傳之易 阿非 歴 史 帝王 樂脩皆妖則摘舉具要以成中經盖 子倡 ن 如星 代 氏 帝三 謂 觩 全 率七十二子三子心透賛易刑 犯 訓 想當 計禮心 孔門已定中經 官百守心 文 椇 峤 相 詰 王 有左傳公羊傳教采傳藏 可 戈口 **潘紋**之傳音 **夾即紅傳也** 1時夾 及 指 14 索九 业上 周 顐 火 天 三 聖史 之全 所春 以備恭彦 EP 有歳 公三墳五典別國家 子東遷吳 雜 **而遂廢歷代之史也** 但史書 以吳天 走 月後 禮 150 書樂書也容 土 唇楚齊素 備載 與 下後 # **护經** 如左后穀 月後失 計書 吳祥 蓝 可又 以 根 有 踊

洛 駬

表 棄

草

痂

鋞

史

源也二典义

娄頁

即帝 東廖

紀

也三謨以

類

BF

立學堂

編

亞史

愛蒙

丰 採 112 盤 暦 有 及 走 周 初 态 舊 憂 柴 唐 与 朱 尺 胡 元 퓼 旲 1季 此上 未 氏 羲 = 史 秭 商 근 止 F 氏 子 藉 2 十 皇 斉 史 氏 韽 盒 虞 旲 -亦 因 以 泛 巷 後 子 王 1= 平 書 チ 近 為 至 萬 1:3 举 表 大 W 譽 王 七 秦 諳 _ 秋 日 郷 帝 不諳 斉 7 丰 红 通 頊 百 侯 癐 築 目 火 吴 2 秋 摰 九 較 盤 史 傳 + 止 僣 秿 _ 亦 黄 + 燎 竊 巷 154 平 盲 娼 九 百 事 繿 ---農 __ 編 严 丰 III 手 目 周 来 愛 永 娼 主 丰 威 官 用 義 王 王 盲 澄 易 黎儿 凡 1 尚 邵 ラ 思 唐 受り 丰 4 卯 間 宋 宋 恕 回 垚 書 氏 史 クト 4 亦 + + 捂 旭 王 司 亦 誕 皇 掌 馬 紅 孔 至 顋 九 至 九 1 史 丰 丰 氏 載 禮 丰 百 子 周 極 亦 可 元 更 害 述 七 賛 威 書 12 川頂 至 纂 왵 泵 至 肃. + 易 種 果 帝 步三 仍备 質り 亞 頒 常 元 う贫 所 儿 旁 近 鎙 王 亦 赤 通 獑 ---續 大 又 盒 烜 始 尚 卯 魏 援 四 う後 臣 全 懋 霖 二 盲 邢 史 彦 子 周 爱 百 北 漌 未 五 齊 宋 瀵 經 廧 WY 奏 斾 服舟 癐 燻 盡 王 卷 元 晋 目 廏 所 及 紅 北 浚 以 林 互 蘇 宋 岩文 韺 煙 傳 X 周 瀵 歷 通 食 荻 齊 盲 刺 輕 見 並 ナ 隋 吴 諡 逐 画 皇 板 唐 帝 果 近 亦 畔 ラデ 利貝 扂 評 晋 亦 ソト 紅 陳 初 骤 并 百 璺 120 人 梁 X 别 皇 果 庶 又 唐 胡 等 -隋 盤 童 柦 盒 百 古 鍨 有 晉 南 們 唐 魏 傳 仁明 业 + 至 薻 宋 傳 授 顕 傳 設 M 敍 息 封 卷 梁 周 國 唐 建 官 通 紀 史 周 南 秅 宁 朱 篡 藍昭 边 艞 龠 齊 太 後 灰 非 劉 3 耒 宜 唐 昊 唐 婚削 該 秋 竹 乔 南 <u>†</u> 厺 編 典 昭 司 吳 梁 至 板 後 常 歷 当三 漢 代 灭 代 亦 普 通 鼎り 天 越 南 素 12 渡 史 盘 輿 う変 用 湴 可人 宋 陳 别

北

堯

典 地 元 黨

灵

書

鼎均

稱 貝式 曺 祭 旧古 秭 宜 唐 中 雅 覇 副司 目 禽 代 削 潷 肖生 混 宋 詳 末 事 雅 毕 盲 + 庒 ゴ原 × 梁 介 威 娼 皇 南 統 灰 朱 汞 涱 154 中 晉 朱 學小 五 りこ 唐 稱 梁 宫 **季**分 磨 非 且 薦 原 學儿 子 头 辨 至 王 店 娶文 史 末 卒 淺 亦 耳百 厚 如 平 論 元 細 旭 進 漌 菒 有 未 延 晶 序 智力 蕭 會 目 而 画 梁 髙 店 君 I 来 帝 骓 紀 膕 133 薻 通 誤 脒 废 尊 帝 暦 Яh 哲士 稱 奏 里 羲 祁里 李 郭 失 胄 若 梁 五夏 蜀 曹 野 太 日名 华 薦 農 皇 輕 樂 羽 宗 輔 甲 宣 2 漢 魏 後 魏 书 子 重 A 僖 帝 极 天 周 故 票 未 以 爱り 至 倫 丰 宗 亦 削 氏 E. 2 寒 圎 祐 元 蜀 둧 運 宁 洏 ボ 傳 史 矛 昭名 三 偽 173 太 1需 史 即 宗 抈 未 書 173 漢 司 鱧 Œ 馬 臣 老 漬 劉 生 12 吾士 庹 欧 大 火 五 用 敷 担 削 通 祀 滅 俏小 全 蕭 氏 曲 ズ 掦 瀵 項 梁 陳 盡 細 梁 帝 艦 固 督 君 子 末 先 揚 租 111 三 子 些 當 述 表 君 而 備 杳 壇 14 朙月 子 不 大 彦 主 所 左 护 經 補 且 為 K 東 宋 章 史 大 意 那 7查 通 濃 鼎) 똎 未 タト 蒙 推 鰛 叺 吾 通 史 廣 編 傳 浙 2 迮 序 未 歳 見 集 丰 ラテ 豧 宜 禾 天 散 會 月 世 盖 基 細 家 大口 專 塾 跷 槃 爲 F 本石 目 沙 竊 藥 配 萬 启文 台文 割儿 享 亞 豕 捉 周 編 子 帝 T

市

有

雪

槃

廖盲

世生

蒙

奎

使中

夫口 經

顛

莎

失

业上

羨 聖

歴

III

加

乑

方無

大求持

十二

蒙

随 莫 取

罰

漢 童

及不

擂鄙

153

輔

翼

後表

鳴 謂 聖 世 一其孰 司 而 以 數 備 之贈其貶 秋 籍 哉 故 也觀 勒 馬 之言史者 乎律令 類 於燕 顧 全 能 功 壮 朝 修 逮 游 與 冠 聘 舊法 說 得 古 腋 真 發 于 百 而 厍 其 31 于 也 憤 12 郢 其 此 王 IE 於 例 必 成 而 遷 代 自 禮 市 周 折 而 炳 枝 籍並 来 良 藏 麟 禮遵 朝 固 樂 於 東 五 專 而 史 經 微 之 於 山 日 鼎之珍得 辭 Z 谷 自 言奥 撻 星 遺文 尼 聞 F 六 響 代 而 才 班 經 假 其 畧 于魯策 占 褒榮 尼父 有 生 而 非 歲 百家 義 庭 作 衆 作 韵 時 吗口 於 者 遷 立 授 者 懲 其 嘐 而 争 吉 謂 攸 所 定 其 作 固 奉 崙 易眩 採 經 先 鏡 是 官 難 理 世史類編 至 通方 考亭 其全是 史謂 生普憂 大是司 是 則 稗官野史 IE 宋 有臨 簡繁 觀 閨 蛙 補 史 塲 綱 漢 之於是 淄 學 坐井 空城 遺 揜 則 4 E 之草 倂 木 亥豕莫稽 證 2 倫 耳 他 之愚 望洋 雌 輯 明 旦 陋 如 紀 月 則 之 名 苦 也 1/3 黄于 自 手 無 日 創 楚 勦 之 檢 刻 也 舉 淆 汉 於 之 者述 多識 襲 綜 隻字 良 理 久 鄙 也 細 是 不 相 矣 還 王 前 故 非 移 覈 左 也 困 總 於 越 史 世 多謬 遂 守 瑕 聞 則 標 古 而 職 遠 之臆 弗 使 縣 今 尤 局 疵 而 有 玄 唐襲 華 珠 陽 圃 之 沉 則 曲 而 IE 靡 此 其 度 明 則 變 酣 而

則

遂於

潜德 為大成 至两午春始得畢業適 冬獲見 亥豕魚魯之差一字一 夷之 于無窮續麟經之 **西補化工之未逮佐** 世史類編 禪受之際豈徒收功 先生則 覆 厥成於是樂 之志可垂不朽矣夫 小子遊 界庶幾 用 學兼 昭 既 先生手編請 標 助化 芳規 鼎 3 先生之門墙 先生發憤稽古嘉惠後 餘緒其在 於 徽 亦 言則 音 刑賞所未周勒 縹 於鉛軒傳疑 勒 檀 金斥息履羊鳴 檮 壽諸梓以 納考世及 紋 = 先生長公至車 興華 長 杌 斯 有 之 櫨 乎其在 烱戒 E 所 矣癸 傳信正 公海 之宜詳 自 由嚴華 務 鴻 内 5/3 斯 而 萬曆丙 故不以 先生 世紀期 昔 古閩 史而 箱 則 序而以領 午 余 門人余應虬余昌祚全頓首謹 是 ·j· 是 仲 春朔 子實 編 3 者 在 E 知 是 F 編 風号敢賛一詞 之重 VX 重

耶

L	1 19 1
	書摩類库庠監 庠庠解 林生為生生生男生生元
	泗君 君君君 爾循定 親龍甫
	余李李李李李 宗余曹 宗李 李
	編校

圣股乳常 東京 各市據太原是已天下垂直第上已無旁枝世嫡崛起偏安繼續宗配者 世史费年老七十 亦文也後漢蜀都之昭列後深江陵之中宗南唐建業之列祖以至婚騙 之帝三國魏明之曹方面朝宋大宗之劉昱非耶又有姻戚相職異姓養 帝卒仍馬挑非耶亦有帝后無子耻命繼續家取他姓初生之子乳養軟 平王南宋高宗僧騙之曹則前楚昭王去耶野而都陳見後漢劉崇某汴 李縣日星天上帝篤生元子奉所全體傳克承之萬方一統六合一家七 節報仇於既於於先志嗣統本配循之故家名開遊奴賤婢。一旦欺寡弱 銀元平又有助姓異類受見先帝姓氏既同情義深重層數因仍誓不失 干得本宗祀者如管籍之國其後周之內姪柴祭後漢之外孫劉繼恩劉 后難於明發九重無由聞知生為子嗣於先君長復竟承於世緒人無間 之國五胡慕容垂西遼耶律大石是己乃若異氣續姓臣下不敢指陳毋 不能安守舊物人心未忘遠都有延久存宗祀者次也正朔之國則東問 入夷伙矣正人君子能無本原之思哉嘗試論之中與之君力能討亂除 常歐中華之所以真於夷狄者侍有此耳此義一廢而率數食人中國没 人父母不言要孩不識遂人帝系得承基籍又其次之次耳前漢孝惠之 丁戰月序次不與與民未斬者非異姓暴賊所可于也蓋人之所以異於 **動有生智者亦次之次耳正統之主先秦呂始皇不改嬴氏東晋牛元** 皇天名之日皇真同上帝名之日帝舍斯以名匪皇匪帝矣無已則相 獨奪資質別立門戶妄自事大而子孫力薄不能制學有養子養孫姿 前代系統然後不得已而進異姓新主繼之其國院姓族尚相沿東印 一統居尊恢復首物祀祖配天者上也夏少康漢光武唐肅宗是己力 長之絕續因正朔之存沒為天命之去留定統緒之因董平故曆數相 明 纠给新主 **彩花樓** 教神等行紙逆是可忍也敢不可忍通天之罪不下恭操成何應天順人之主背 世史類編卷之首 下帝接惠之後開文之先附呂太后八年于下可也陳霸先雖一一遠出太郎總卷之首 即 鄉 監新音 獨尤難為訓而幼主來乾尚為男子尤愈子純陰之世乎是宜特入前後 追迹往故豈宜遂泯少帝之名大孤孝惠之意又况女主當陽即賢如方 冲無罪之嗣君一時動削未免初年草澤將士強忍賊逆之君世久事 恐其春秋長大復親呂當福害及躬遂被少帝指斥足下非惠帝子奉幼 之日未去處陵天下知有先君之子其後経灌之徒疑懼少帝立於呂后 管竊不得先於前漢也藏非丁餘學在派周赧然不得加於東周惠公之 愈干已者後唐明宗嗣原潞王從珂斯其人矣外此者曹孟德父子好雄 還也亦次之次也則後唐莊宗數又有同姓既族異姓後子繼統承祀循 **進首然以其先世聲望看之此人不因逆賊未死使名門體統中絕而** 所庸於規與江左立國判不相屬則以小事大畏天保國周古公事偷擊 丘立志好回親授於敬帝征西大将之命隨拖其坑而在之民廢為王又 已本宗祀四年丁玄發校少帝又立到弘皆惠后養于亦稱少帝品后雖 **輕史不削其名封何耶光後梁三世儉約保安廟祀三十年何讓于陳而** 以圖存鄭子產尚荆歐而免禍宋康王臣金屬以息兵君子未除其國族 異解蓋先人血食終賴此子故也中宗罪惡不得接此為例數或者謂其 紅兄於為氏當軍共知其罪萬世不知其尤而得國之後仍襲名號莫有 **齊宁猛擁晉師以圖位唐秦王蹀血於柱門晉曲沃稱兵於終都魯桓公** 請係固其顯罪然方之春秋以來宜日招大戎而争嫡小白仗甚惡以了 若後於中宗染武之孫昭明之子,嫡子家孫就讓枝無難引魏破城囚权 專不過倚托主少之因臨朝稱制如王莽居檄之初尚有孺子武學啟周 商也先儒定論既如日星远史改正足快人心獨有漢重樹子原就少常

からを取り 世史類編卷之首 X 55 E 450 位雖不終世數尚在宣無成例可憐如陳霸先朱全思石敬揚三寒賊可 一飢敗以待宋祖開暫居以宋總若東周以而秦繼後深以而隋継南宋以 一定稅罷兵勤政崇儒南平嗣廷事治民安敬塘父子兩世作為貿未能彷譲皇得将逃越代之大體粉書院於白鹿開東南文獻之休園國小畧天 後然也石敬塘何人沙沱異種明宗兒婿背先在養育之思無好雄自立 而元繼可也如漢少帝當削則八年名位。一旦泯滅魏之曹考宋之到是 割山前山後十六州农冠赤子於大羊淪没四百餘至得罪于古是何見 少策引胡入 冠紙主複國受命契丹奇得属者滿亂中原上契丹等號日 堂書語四世之日歐陽作史明殺世次臣庶效謀共動恢復奏故主為 帝王老常改在亦思東中原一十三秋將三十九年繼絕與邦寬仁儒雅 父皇帝受契丹冊號日兒皇帝華夷千足倒置不辭名節醜污甘心不恥 宣直監房名徑去洪紀恢漢高皇為王之日即承大統不待滅楚梅帝而 唐家三百年社稷总其宣養之本有兄全題豫料其滅族有子友往身私 之上仍進東周七年之例使衛先上總典春船裏死後汗旗可也彼朱温 進則南方之具然於越當匹天子於春秋西秦之惠文昭養早配上帝於 佛萬一步驟分毫有如唐烈祖元宗者友置度外耶况是有樂沒三十九 天祐之曆沮史義之氣乎蓋滅賊之後或垂君德討賊之初大快人心是 十年仗義東忠討賊滅賊在唐羊號復居太業延唐廟食備或驻宗義朝 何人楊山朱三盜賊坚将無紙逆臣殺裝提等三十餘人於婚兵之間滅 另兒即親生何尚馬者吹毛求疵病其不立的枝運抑不楊友出賊下虚 尚不慎奴氏之盛而唐得賜同姓中續三十年豈可削李氏之嫡乎是 京配倫不管禽獸蛇蝎自古見此人君不豈容 寬絕唐紀十有七載将三 五音之紀進唐之統似漢昭列故事與前唐後唐合為一代憲洗五代 網盤新意 未世色於 陳米石 不可能不可能不 文字符合正 今明司子 百紅樓工 你附成門 **性尼省** 尚友不必 世史類漏卷之首 進前朝正朔不可輕奪何者疆土僧先君之疆土也臣無僧先君之臣無 祖以掛排号得作衰姫之共主雄九島之崇名哉犬都邦家養就不可輕 獨常將不一植乎能言去三無就者仲尼氏之肯子也固温微雨公所 心人一時代既更有人各異學士先生已非宋祖臣子可刊削薛居正文字作者尚友二氏我如同室无人志事在後人繼述不必依附成說晦其本 天地間公議自有天地間正人以次為之親子固未得自證養羊也後有 · 新季之自仍為君父先人之連即做公於未敢奉軍也彼温微兩公益日 扁安之南宋始老偏安之對漢下比東晋上擬東周伸大義於天下而司 先朱温石敬塘也良由宋太祖身為婚獨命降居正監備五代史無非 之少帝不入世系無損子漢也吾獨情後沒蕭氏兩唐李氏不得比康 家園籍使羊同無名奴隸今盗賊友出其右也而况帝王之家乎遭孝康 宅十去六七親戚朋友良心共忿恨不共食其肉而族姓支屬養育之子 育本心初推戴冠罐絕其享机夫士民之家稍有名姓盗殺主人情據田 也姓氏名號一日未泯猶先君一日之姓氏名號也思臣孝子安得敬人 毋原香孩兒術中矣嗟夫仲尼既沒春秋不作千年亂賊遊不一誅萬古 絕先世血食餘派嫉成五代禪受成書思於自帝借前人循習之獎達 李詩上之事南梁正嫡之嚴管且供奪達曹劉備直待綱目進之而近代 逐帝周以成無周之宋帝近之奪其稿未絕之劉宗遠之奪正朔相承之 之唐祚依據五代資史軍主中原持帝朱梁公帝後唐遂帝石晉添帝藩 難獨排其短行儒臣生當其時為君文諱不得已承命然耳彼朱微公惠 寡弱称之罪如淫婦世世接踵則已得少寬其根額獨盗人人機跡則物 有能争復田廬十得二三即守恭當則道然有後不當認城作主削除本 河温公方事祭中原之北宋則且帝篡中原之曹魏然後横絕天祐未改 網鑑新意

	世紀一島奏之首 阿納經新造	音楽教学・電楽	思典・「手吹にという思しているとなって異常同一中國之正法工・此六合臣無所以概尚監恨不受私明主己出即欲養奠益進華	矣故中國已往之祚惟恐其不得一日而進延中國方新之命惟恐其不天地畫暗而居中國聖人之遺土為中國聖人之遺教者始扼腕而與低耳就意夫此學不明賊臣營私而賣國表主親伎而遠思談使胡元入主
1	世史初新本文書 一人 青年 京 新世界大學 是一世 大學 新華文書 一人 青年 京 新世界初正是宜曆数萬億水享治平之 阿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别華夷初正是宜曆数萬億水享治平之 阿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别華夷初正是宜曆數萬億水享治學	統八十九年而其初文主太宗六后乃馬真氏五年定宗后統八十九年而其初文主太宗六后乃馬真氏五年定年外滅諸夷年妻十主一百八十七年遂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然武熙	好文治自许多正黄国是生治自元观十六十二百七十一千万金十七岁秋 國始自武學夷秋亂等始自大戎之弑周幽王其稱帝始自劉淵其崇儒文主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其亂政始自呂維其革命易	則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爲中國男主此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以來所李介帝可自古天尊地里陽尊陰果天尊婦果中華當夷秋果尊早得厚尊里定論

世史類編奏少百 筆者當知繼述之善矣 侯後人斷不可不一體改正者也元儒不學猶未及改異日有續朱子之 **临列避曹魏也故朱子推来高宗之例特帝昭烈比擬平王微示其端以** 中宗宣帝亦不敢表章接続以成陳霸先之緒是使周平王議是楚而造 並以於非宗之前帝度音於路王之後據為五代史書示天下若無唐後 宗的商宋祖止因已复周昨公在唐名則已尚未為正統遂命降居正進 班岐吳惠維頒唐天祐至號牛於天下配唐宗廟烈祖正朔相續實出官 断宣禁我如治療羅養者也其三張減先代正朔宗祀之派如唐莊宗原 李臨淄鄉日傳稱達差不在整前人之疏在著機其至當法其事為意意 以成己繁奪之絕史臣為君父諱不敢改正併舉崇武帝之孫昭明之子 豆其於歷代典常正統有所未完於生平稱當代之美而掩其的惡如孔 有先人之時未得然而子孫時當然者此所謂遺志遺事待後世賢子孫 芝稿断宜禁戒如掃除養養者也其二重墻封拜文武職名過陸刀器 不可為訓史官女中奏舜之替啓后妃干政之端恐貽天下復見呂遠武 丁所云子為父隱姑語不言之志不盡之事以待後儒之繼述者有三其 母后垂義聽政失婦人無外事之體大累隆德即高曹向正皆無甚善 亦永見明請停止求元嚴禁恐點天下復見天子門生定養國老之為 倫大非問聽分別各人之体如重賞之體位極人臣史雖未當阿附稱 墨深者也感讀儒者者盡至至亦當有之來自應洛関閩名儒量出 宋儒志事論 既來儲志事新 世史類編卷之首 野昭代立法 點 昭代正法 李陪縣曰自古明良之與德業智勘則治成其不然者語說相悅則傾何 額紀未里而不能收廢政之災者相踵本之不脩而或于小人之術何恭 以金丹水生吳顧水水車而不能救伐性之於者相運動以事佛祝養至 終日臨寢殿講明奉天保民之要此水享久安長治之法也詣諫相悅者 謂德業相勸君喜古口之獨臣戒盡心之何在朝英太過天子以清心家 取轍不中小人之為毒未有以往事妨宗社生靈者長萬世治安之軌也 不然而其戰敗亦立至不救吾觀自古小人動以祥瑞稱有矣顧智未畢 而不能救失德之亂者相應動以封禪立領美願領未畢而不能救係去 之有善乎我○」聖祖御極以來創法正大○○列聖相承不蹈前代之 危者相踵動以改元微福矣觀改未畢而不能放丧道之吃者相踵動

· 華克而其克而不能 治法治道治 天下有 有 有 世生民而 在身之里 武海失何海高可用 東上人で 世 史 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 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 カ五之太二大 松王所宗賢宗 唐有致走 を 大 変 変 世 氣舒一昭何王間條都住孔子 東南天烈不在孔為楊之明治 何儒下以推之明治不才有 不者并是領才有权裁 王 **于**治 ●果亡學包紹園 然子於背景 數官 實施也 有官 通也 事則 スチ 世史都 道事為

4

時本 不知 計 程 形 行 行 所 請 行 後世界で 紙有禁世 完 理 電 金元充額 而真 こご油然 悪君変国 関連なる 書きる 世史 航順班鈴其不賢平江左君臣軍不知便夫三年之長自天千達於無 以呂易嚴始皇 是藏亡於莊東之手弱置以牛易馬 以縣四方 施文章有 是之漢不外 行李首然 奔着圖神 相臣治 期以 第 意 意 九經之幕知 前世無比 展近千米 巴李為女 表述をは 使却不要 未之有也 東周以来 女中先 世史類 太平天子 而人才於是平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華人終始如一升選之德之士教道至于且我之口光以是奉為兄又能作與文學以風四方 孝弟之士以隆禮義惠耻之風鳴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愆之義,前者王李經以各盡也易諸節鎮以儒臣以聯辭鎮之共"使知德行則為以相安之情論都結構的稱為諸鄉王以廣極驗稍天滿是極於稍至高縣與西州史之情論都在信等即稱待諸勝王以及權驗稍至為經驗所不論與繼國而便知不留之意與幾至來願群臣奏音之太如此處將相之間歸國而便知不留之意與幾至來願群臣奏音之太如此處將相之間 是矣太宗即位之机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緣問書籍次選文章有矣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平平之道不外 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者 **冷群哲咖啡程會無一** 就上於用人可不謹載

德宋斯有人如則有 京之不能君 未加 有人之而仁 直而 加臣 剛厚 何遊 不足が明確に関する。 年湖南之 祖宗等行 以至度州 **延毕之氏** 木八岩場其 散士少臣 真体を 世史 人臣德道 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光宣非祖宗軍势敬士之報數董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鱗暗積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網常之重 **磐拾無虚日姦和全東為國大靈始於呂思卿終於買似適互為沒引,前指以朋憲序為儒學園逐禁綱雜奪凱熙流離嗣馬於縣華継順等域數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華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宣宗以域數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華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宣宗以** 順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ふ則幽王不死於大戎 \$ 拜納納廷明東京之人也文王生於暖園西東之人也獨好愛歐五調北總致丑女則四夷獨服而天下安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宣有之舜生於諸學 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 在装而亦有大臣之報較緊為人君者可不辨其和正而端其本原裁其典也以大臣之賢經者其亡也以大臣之奸器權故雖有大臣之誤 朝廷祗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置後望其有三代之治乎。 然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夏天未欲使斯世跡是確之 非有 王道

一大工商。 一、工商。 一 智書懷感二帝而懷然不辱於建廣級素幹難不粘罕宣将不得犯失妻劉耀衆福香而懷然不辱於建廣級素幹雖不粘罕宣稱相無兩年與皇不敗於禄山天寶四年權山呼延妻列曜不能暗蓋都青室贈王自 成休天下無道則于文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墻之内矣故得其道則 京而微欽不死於漢北矣蘇維不松字盖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

100 Į.

我加干 特已治人 定さかせ 権立によ せい 道之實 · 養之之事 · 清天 表 新此盛夜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体美效化學人倫此明道之實也 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誤者王安石呂思知章惇恭下之流和制新明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湯其志神宗兼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武帝好儒代董仲舒進脩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 聽人推說之後為派太旗、欽顧祖既清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 聽本確當客奏近相為無來顧鄉、朱温不來則宦官宫妾之亂不止不息帶議與無與祖立表與關聯,朱温不來則宦官宫妾之亂不止為五景系總與共納宦官其繼,組黨以羨劉裕不與別潘鎮強臣祖立之禍為主共正等官官專權禁,組黨人羨劉裕不與別潘鎮強臣祖立之禍為五人以後其民用含之間安尼所擊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蔡不除歐 火其黃魔其后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鳴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且 而已然君以免欲滅國臣以龍禄放身前車既復後車不戒及君亡國 **義和者異得以從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禄 豫夷王莽盗竊神器而傳首請死託賦莊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荏漢未滅而 5**T

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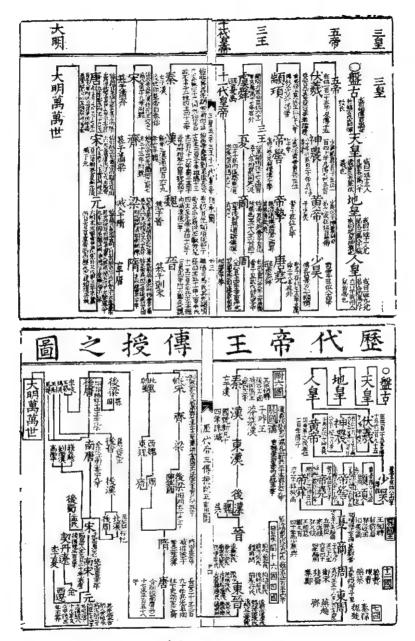
死 東 東 東 所 以 所 以 信品書を 足丁所安 心一道感 世史奏無未之言

傾武鳴呼觀人才之吉內知那象之休取傳儒有言曰正其說不許其 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由也可不 **到其鄉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至 京市家普文株本**

随道治其 長心極網 之一所 等 定 等 定 作 後 後 おかべき/七 操軟同婦 但為首世 日楊日山正合称嘉輔 樹卵体潛 行項性所 卷 瓷 瓷 戲篇 菱 采用 1 百萬鄉 湘卷土首 天下治輔 必本で身 海道立而 君治夏知 而人才出失如此則節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 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若為臣綱為言謂 州九縣不改被不行則民無所指手足則三綱不正若為臣綱為言謂 州九縣不改被近近面共 地處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來人才之道又以發化為先欲行教化 地處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來人才之道又以發化為先欲行教化 地處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來人才之道又以發化為先欲行教化 地處行信第公計明禮表護學術以母先之使民知越向之方上下相師 送奸信第公計明禮表護學術以母先之使民知越向之方上下相師 無動心前王無意 得失乃在乎人干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盖人十雜得為民 天皇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居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 **海林正照東七得仁神又何怨苦妻之**

世之類編卷之首 取姓氏潭流 立又六世而籍始為侯又九世而沒人於秦其後為趙匡胤繼周柴氏典 於內殿賜姓內入周有龍居縣公內明生祭入唐避世祖諱復姓李周賜 姓氏源流 五世界公有功平主封之收豐為侯至莊襄王楚替周而呂政冒嗣始稱 為我無生惡來名華及本族勝三世造父封趙七世以帶隸晉九世而武 李弼為徒何氏魏賜李虎為大野氏唐高祖相周時復為李氏南宋史言 陵降没匈奴漢末隨左右賢王内附曹魏公為將軍李典其務孫歸魏見 世濟其後至書的為梁王書七世孫淵生世民而無舊傳世二十一則小 或曰宗生同為趙將同生父為趙相父秦有李斯為相人漢有李廣為將 安耳生完為魏將軍封邑段干亦曰段干氏宗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 默三丁長田伯縣。如 作即 易默知其語言以事 虞夏而封之實故名大 取顓頊高陽尺之女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女華生谷縣類編輯性 宋三百十九年心于元董五世曰非子周孝王封之秦為附庸復姓屬氏 度之後為京房路歧親又為西夏李元昊氏云〇恩成長兄曰太<u>無其後</u> 景然等や徳在人也甘る簡易養必徐氏復姓李嗣興南唐三世又日廣孫 家于若生形德形德五世孫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生耳字聃為周柱下 行罪死其子利員通難伊虚食水子得全改理為李氏利自生仲師昌祖 氏為秦始皇一為周宇文氏〇神農同母第世嗣少典其後黃帝生三子 李伏老嗣曰少典氏長子神農學者去後妻姓吕氏一為尚封齊一同者 長島意其子希蘭項鎮頭六世孫黃常次子少是金天青陽氏日帝大監 見賜姓威生三子李白恩成世為理官逐姓理至商村時理徵以直午村 帝再傳而沒入于漢嚴氏之後流為氏戎曰茲浦氐改符氏為後秦無 屬於了蟠極生高辛氏帝學高漢祖居堯商祖契周祖稷之父而於可丁 也史類经卷之首 其後光影繼筠等承襲級服不常人宋賜姓趙氏至仁宗時夏王元昊復 姓本民稱帝傳十主一百八十七年〇綱項之孫人商為老彭錢樂其為 麥與世有夏銀沒有之地而奏與入後周為定難節度使中書令曲平·王 夏以計東功賜姓李其族衛上福為黃部都指揮使亦從賜姓生子奏報 宏都洛改元氏傳十六主百七十有一年滅千周齊而唐時路跨見敬鐘 · 四生建共七主為代王七十七年而丙戌帝魏為道武始都平城後文帝 云金蕭調為徐伯主淮夷傳三十二世至康王偃稱王假仁義而廣國三 高辛別尚色干紫紫之野白東胡之漢初敗千匈奴退保鮮甲之山日鮮 此通始稱王貨邊野螺為泰許監備後陳共二十五世沒子秦又有司馬 世嫁安延修曾姓為安禄山外有唐未安抱王抱真賜姓李孝白烟遷北 贈中山王〇帝方書兄自恩意帝長子也自己意生三子長日乾光生帝綱 日丹朱秀高制奕以開其情人度封房侯人商有傳說作相丹朱之元賢 早即見光也其後不容就王莊分前後西南皆其族也○帝堯子朱唇丹 五年直後朱温為朱梁十七年七而別有句容朱氏起還為大明〇帝學 不又有曹皇安封和日朱子其後友别封日小朱子小朱十四世而朱一 氏入漢為太史譚遠傳及懿師炎三世事魏聖言四傳而中氏昌姓十 錢錢主具,越四世五主九十三年又有警禁之後為楚能釋封丹陽下 項高陽氏次曰安處西土後曰安息漢來復者為安延入唐有康氏兒隨 土為路跋氏在晉始倚盧封代公弘為王至藝律次子什翼犍第七子窟 沒于劉宋又有尚氏入朝鮮為高句麗之族入元魏有允至歌洋與北 · 心周穆王遣楚刿之而錄其子宗十一世周昭王三十年為吳所滅金 丁堯其後徐世勤文賜姓李氏入○○皇明有徐達為大將軍封魏公· 九世城干幾魏史云曹孟多後高曹騰養子標生不與魏五世四十 姓氏源流 **一種為司经氏隨氏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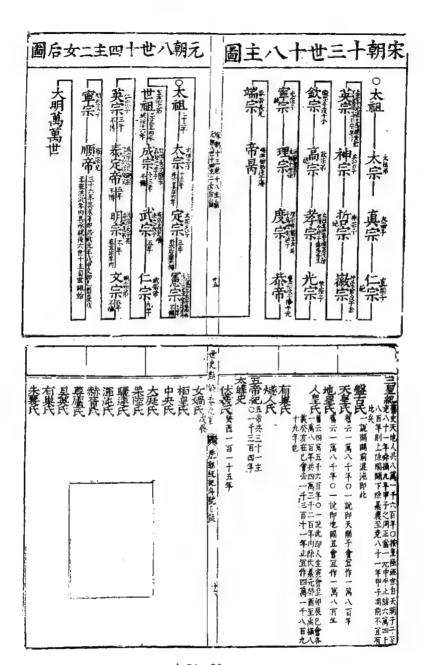
安殿家名突殿歷報音十代看聽講高阿史那人唐開元為史氏是禁之世史 數陽急之首 人姓氏 忍流 周祖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兄弟相傳為吳二十五世成王封周公旦子伯 姓赫連氏復號大量三世二十五年滅於元魏〇商湯之裔武丁時封豆 福封東海王又日東國王帝陪同母第均裔北居兜年山北人呼朔年日 所破諸子分保江南入漢無諸保泉山封閩越王建元間餘善封東越王 吴始作七世系領卯逃位嚴關越人董出王之是為無嗣其弟無傷為楚 數百年又有漸減了楚而入漢篇何封鄭侯其後南朝道成與本五主二 於紅人間或庚封即九年微子封宋三十二世八百餘年五五十封朝鮮亦 **劉滅於差外有黎武於周西伯有來滅於彭湯滅於秦巢城於具梅伯龍** 於首文為曾民之有少康封子無餘於越入周至之常成常始伯句暖滅 與陳五世三十三至滅于隋又夏禹時分舜少子於西戎其後姚弋仲生 均入夏封虞入周封陳二十五世滅于楚而陳宣公時敬仲奔齊姓田氏 秦為太公為主漢太祖我都関中至秀都洛備都最共二十七主四百六 公種漢消子聰減管唯攻趙四主二十五年而右腎主後勃勃起朔方改 城逐之塞外入漢和親娶到氏家昌母姓魏音間左賢王豹生淵戀安樂 元又三十三年。南海劉隱與南漢又六十八年〇舜之子義鈎封商日商 **最高三十四世管松世為官氏有敬仲相恋禁仲後二十四世曹叔振** 十三軍滅於孫行與孫七主八十五年滅於隋二代一姓共一百八年〇 聖者復入于昌頓破東胡走月支南并楊順白羊河南而疏趙秦始為長 馬後得把東楼公復封把九世成公邊綠陵又十一世滅于楚又有部滅 丁世和移齊又六世建減於秦八漢番為太傳建為太丘長公南朝新先 一九年到交之後於文為南朝宋八世五十九年五季劉知遠稱漢至鄉 養為後秦○夏禹後入商為杞以如禹又為常侵滅於周西伯入周東 海維適於北野隨笛轉徙號為獲萬人周為後從入秦有匈奴單十頭 戎御至慶為轉是侯凡二十四世成千奉有號仲號叔平王奪其地與鄭 馬羅馬蘭子馬姆馬的入東晉時馬跋為北部二主二十八年又有荀侯 滅魏為巴十世斯為魏文侯二世徙大兴又八世滅于秦軍氏別裔馬島 鐸二十六世康叔封衛三十五世勝子封勝三十一 師後由曲沃代晉又五世文公遂伯其後分為三番又有韓萬入晉國為 而封之陽曲日郭公其後郭威高後周慢養子榮及宗訓必於宋有鄭以 同酒也止契丹耶律氏之遼玄県党預氏之金鞍旦奇溪海氏之元則異 大計八北朝堅勇情三世四主三十九里而滅於唐召康公子封照四十 宣王第友傳二十二世談於韓有晉叔將平王時封楊為楊氏八漢慶為 三世而滅於素石神農黃帝子孫唐度皇帝周漢唐宋以來盖皆異姓而 晉國為智民輔氏成王封弟唐叔稱晋十一世為文侯交五世庶子成 姓氏源流 世畢公高後萬入晉



史 54-25

- Allering

1



馬子 帝 啓甲申九贵	丁己摘政二十七年	更更 如任主十四世四百五年除寒没十	三王纪灵商周宗子八十三主〇一千九百七十大年此五帝名	一一帝 一学用表語或意為尚十七載畫英西共七十八數除為高十七	帝 竟甲辰連馬舜二十八載畫葵未共百載除屬舜二十八截止	等子 感帝教之未九年	少五孫帝馨と西七十年	竹南本 帝嗣項丁卯七十八年	・・・・・・・・・・・・・・・・・・・・・・・・・・・・・・・・・・・・・・	黄帝	青南七三女	大大大大主 B 月朝分紀年第月至	一条指用 リョーュー	有 表 二	ディラン 三百	爷		水子 帝 明及方四十九年	路型子 帝 承受支六十年	神養子一帝臨起葵郭八十年	神是氏吳林一日四十年		知懷天少上十五氏走及長書		温天氏
大人人は甲長七十	尽十二化	トルスターナと	大学・ジープー・	モーキュートも		夢る未十三 祀 四十四	· 新史子氏書子並		帝	九里子 帝 年受百十一家	- 寅三十一歳	道出るがす 男 馬	高子 帝 歴寺モニナー表	不隆老 帝 高度申二十一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市池	ライモー ことした	帝 七丁亥十八	F 9	- 2 月日壬寅至辛己四十六而第氏馬氏高調立	まる ニナニ 黄奈	7. 第14 年 1 日本 1	帝 相子的工人故臣子	仲:	一一一故子一大 東葵已二十九歲收録者水十旬弟野后押發之而立於件表

史 54-27

主 土 強 議 教 武 青十 丁 華	後附西伯桑士 丁未三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歌子 武 乙癸亥四代		展的 祖 甲原文王昌主于二十八九 一	 小子で表ニナー	野方 盤 更展子二十八紀 一個子 勝 甲炎させれ	新 丁 丙申三十二	祖子でが十六れ	聖甲丁亥九九	大文子 仲 丁巴米十三九
學主演 無所丁生疾公 無所丁生疾公 犯解已 成年		大明六年の附属	寒王郭茂州 三二文茂州 十十公子公	第五間にヒニ十六年の前野社公十八至三十二事を一を乗う五年の前野社公十三至十七	東三生1日子半天五十一年の其四十九年已未附身存献首名東三生1日子半天五十一年の其四十九年已未附身存献首名東三生1日子の東西十二年1日子の東西十二年1日子の東西東三年1日子の東西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西の東	東京 原王的受朱五十一年内實在位三十七年出奔暴後周召共和一十 東京 原王的受朱五十一年内實在位三十七年出奔暴後周召共和一十		共生子 松王磐丁さ二十五年	昭王子 穆王满庚辰五十五年	成至子一段主到父女二十六年

世史五 安全十 思王子 产學 元上 教士 東主流 十一代皇帝紀執書黨總百宋齊帝府唐宋元の一十一代皇帝紀執書三北四十八年の此五帝後次五成司後二年改孝史北秦正十年の共四主二北四十三年除漢乙夫史北秦正十年の共四主二北四十三年除漢乙秦北東王高芝文五成司後三年 主四百六十九年十三主一百九十十三年四百六十九年 多れる言 二世四胡英王英三年 惧就是主寅 思事权無年 第三万子中的附屬联公二十三五二十五 有3万字的附屬联公二十三五二十九四年 1637年,四十年左傳則東公十五至十九四年 1637年,四十四年的附屬联公二十三五三十二二次十 夏至疾無年 末主因子娶甲午二世三年八 超王延丁未五十 烈王昌辛亥七年 考三題魚子十 夏季天好神二十 元王仁 TE 七年既朝統紀年號日 七年沒于泰在豪王 四十八 六年 九年漢子奉船襄王 À 年〇 萬居二十二年甲午共三十三甲子泰三司馬光通對起二十三年成實〇自成到 附書家公二十六至二十 月 + 阿庇 六年族長始并天下 無 三年除漢乙未共四後二年後秦召不卓 大年蜀都 三百三十 43 上 七甲戊三年門 烈五 即帝位 後主 十二年至 十一二志 专二 + 年の 十十年 7 ŤΞ ñ 0-六四十 市常子 光传流京大石 原作出 元帝子 神道文 和带少 門舍 京帝往 武府子 思語 宣司女 京衛子 **孫帝**曾 文帝工 惠帝子 惠帝子 孝順帝保丙寅十 孝祭帝位 孝成帝於一即五年建平四元青一孝成帝於己也二十六年建始四河平 孝元帝與後國十六年初元五亦九五建昭五倉軍孝元帝與後國十六年初元五東昭以第四英龍一十九年本始四地中宗孝宣帝病已更名詢代申二十九年本始四地 世二章式帝徹帝祖五十四年建元六元光六元此治 淮陽王五葵未二年更始二雜島建图 **孝皇帝的七百十六年前元七十元六後元三太宗孝文皇帝回王成二十三年前元十六後** 四連大祖高帝劉邦之米十二年在王位 孝平帝行卒酉五年元治五 後帝弘附高后呂姓戊午 孝和帝華出五 聽宗差明帝莊八年上 東漢世祖光武帝秀石 孝昭帝弟陵附昌己王三月て木十三年始元六 前少帝附高后呂雉甲寅四 開宗孝童帝坦西子上 内午八 三関月末裏 + 九年永遠六陽嘉四衣和六漢安二連康 七年 個月延下 七年求元十六元兴 表打七 三年進 酉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中元二 牟 求平十 'n 元初六次軍一建元一 初八元和 四河平四陽 五天男六地皇三十四年共十 三章 六後 五年即帶住七年 〇義帝 柳四鴻嘉四 和 元七 无照 和四後 地節四元康四 Ē 涎 七年居備二 六元平 後 光四 永始四 元约 败 二六〇元 元 ΈĪ 有界 X 神教

柯

此

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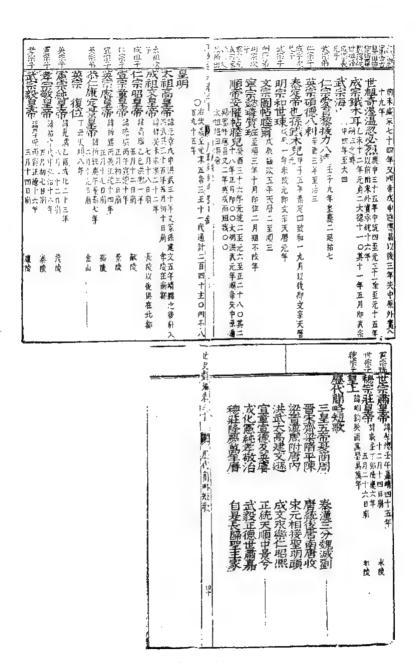
計及 湖海海 石石市出 感带弟 分并深定落章 前 看 看 聖 以带汗 惠奉弟 4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之百十二月二百四年以北帝王帝帝十一主一百四年 魏史帝 孝檀帝弘戊申二十 東干五族后聖正元二姓為三後帶軍甲長四十一年建與十五及照後軍和八首龍 後漢昭烈帝衛 年五三年或武三〇間 孝原帝議中国四年建典四孝原帝城西北與一嘉千二六 蘭宗明帝紹安寺三年大年三0次東曹中宝元帝午慶打出六年建 李雄建興三後将班劉衛豆孝宗孝惠帝長来、八十七年末郎一元展九六 孝獻帝協原午三 察帶辨四月 孝賢帝衛丙戊 元帝兵自甲申咸熈元年至乙酉十二月以前作二年 外兵氏 未已 嗣本有非 东江 罚并 ーナニ 年 以学 前氏 全 木 東年記 寧水一 年 丰 PILE 协 建 建和三和 十文 初干 000 寧四萬平六光和六中平六 五布 の附漢劉府嘉平四次の成建実と王衛二の附漢劉州元熈四十 年曹 11 的知光初光打 與平二建安二 俏丕 平一 王引 爱明 九年與一門 二元市與景心 十共四 溪市 100 九十主 元嘉二永與二 容五 初五異 水漂原 又智 支 和联不 人帝 丕 鈍つ 人〇四 除飲 〇後超 太王十二 十門 Ó 五石趙 乙家 東元四年 養子 永周 年 正 成率 二 求 漢 の虎先 + 五趙 建 西帝 一姓一百五二一年東晋工 萬建 李壽漢 元建初 趙石一 元 十卷二子 初 Fi 三武年十 石勒O 观武士 大片 八帝三年亡" 安元 求壽三延 和八一 初四常 終 r 月方 代〇七 元四 興 漢 惠 瑞 芳の 後洪 大京中北京 北年王 神智 + 王成〇 劉 正門 拓王後城李趙 李势 0 18 始魏 臺 劑 麟 十年紫 戊之 作元 九文 成帝長 表情第 北京 私史物 元帝心 7 世帯大元 安帝再 世华 光武学 商雪 四世孫 被赤弟 門衛教 文帝二 高祖武帝劉裕其中 南朝郡史漢清河二 順帝準丁巴三年昇明三原帝倉福王显先五五年 福卷之官 營陽王義符奏 太宗簡文帝 我带子業甲長景和元即季武大明世祖孝武帝駿門五十一年常建三 太祖文帝義隆郡 察常聽林王昭業甲戊 太祖高帝蕭道氏己未 祖恭廣交京十 文二 晃 次一年景中以 照朝紀 犯年 女一 四原申 未 0+ 四子 正和一典二二 八漢 附王 延三 Ξ 間目 一十年元 年 五 北雪 车興大 铲 比世 Ξ 四 Ł 興寧三〇 附黎九二符聖永與二 咸 朝交之 0 元四始 ·永初三 0 朝孫 卓 月 我們 安二 酌 --年 沈太 M 13 12 条 五祖太 延嘉五三 大法 馬祖 彩 〇新 1 前 元 建 太道 0 完武 0 太 ME 四 · 別聽延與五承明子文帝宗延與二一日所護和平二 元 半 后成 大 九十 規禁 M 明帝 捕 A 0 0 祭二二 元到 然建 六〇 太至 本 明 不 太 好 年陰 附 悄 真問 常 太 帝裕 和和 A 總 魏 型点型 単三本 主 慈 元 0 常 拍至 二帝 E 大 太 建 年室 m 十世 1 販奶 和十 和六 二高宗又 露 至耐 魏兴元一大安五 Ł 嗣市 O 1 太準 寅七 M E 12 武主 躃 Œ 常八 魏 起 元 0 但做文帝 五主 太 华工工 · 理皇始 長字二 次秦皇初 也 〇二世建 _ 格十 呈實季道 成始 年辛 和十 o 想建但元 景四 帝元 鉱 揭华 大初電二 明年 源四 ٨ 祖八起十 二點五

34

¥μ 兴神 大赏

武子是此子武子武 帝 北南 七 三 予明予明 序高 察 帝 元 三 兄 弟 南帝子 五黨 世行 一場帝廣でユナ三年 高祖文帝楊堅兵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引信東東大 編卷之百 南朝梁史齊頭之 三年後至一四 後上前後至一四 後上前後至一四 明帝歸 酸高 江陵世祖 海陵王 唐武德元年 化大宝产于 昭文 元泉至唐午但三使海二 딛 亦作三王十 二克北年新 戊 片 年周同工何 至方陵二 廣運 光隋つ伯四 + 七月 元太周宗筝 4 月 亡楊字光天 四八二 27 精育宣十 求 五 源四山湖 · 文帝衛子 一次帝衛子 一世孫整至 0 于坚定大保 後至十月不 元 三後年三皇 周開五二二 元 IY) 建 0 上 東川二年大学 年 皇天高十 大武四 凍 0 ľ 肿 五和宗四 収 提累明 ñi の大意の ナ 宝 懸 求 Ť 信十再後 半年 至 太 太 **废无故帝臣世祖** 是武帝帝四神母 明祖 张禄帝四神母 Ť 期仁价品 德 河德琼康 Ξ 和 三六戊九 清六大世祖三五世祖 年前主武 Ξ 回 4 魏 绽 0 O 証 年十 年四年 干 赬 zi. 主 + 新関神の通 竹 ħŧ 护 統市十精 末年 明 宗 欽 Ł 帝帝帝阶七 又朝三行 Ė 烈 正實及采統之一的一方子不開發 ź. 天質四天統宣後嘉 二年 誉 们现年至 世 밥 槧 善莽二親大 太 O Я 天定二 四部部 門時 見古正素漏 進宣共市 魏 则 和 111 五政帝六 不平武 恭 天太光明二 武 辣 中 武一長天 市 老八 平二五四中 陳帝主方 式 太和 十皇三角七七十月 平静城康 Ł 轳 4 四孝学正大 武格除智 i5 六帝公元 观 元亦 押齊 元武昌始趙 農修四四六 帝是鲁四 + 悲 Εľ 年年年四 陸開射廢 清入带世 至明乙主 t 憲字 聖宝 李李 子大子高後茶 支票 史 瀬宗学の申 便宗道は **文**崇海 憲宗統司 順宗請 代宗豫 玄宗明帝 臺雪 大笑亦 7. 卒 T 少孩十 午 11 (0 A 互即申 曹 Ŧ 未 七月 + Ť -- 順 + 7 + 回 13 三年大中 # 華 年 Б. 年宇十 Ł 四 至歷 淵共十二後 车 年成 8 隼 宝 長慶 华元 **京**宋六 年廣德二求 天 唇二 100 太 貞貞年 德朝 其四 大二年百老 一元连 符六廣明 Ã AU 称航 ++ 寅十南八時 靴 戴二乾 九七唐十萬 Ť #. + 年中 五四 開成 數年 冉 35 m 景一它位二調頭 龍萬一六十落慶 四高垂年七一五 武三辈年京 兴 七期 貞 九 _ 迮 月元二 元長野 陪百列後武 德 Æ 元 太 靶 大曆十 元 中 極 九五祖唐昭 贞元二十 南十 元 内選拱獨牟永龍 十至和王 体 都 亲九 年二上 景天五聖内陸朔 八後都屬 平 四 Ξ 至天 25 龍一來二麼一三 年帝陽七 光 1 四神昌十多開歡 徳宝 月 三同世 散三文 元十 元二 2p 年功一一重確領 姓孫 〇内貞元二十 武五 玄 即一天神陵一二 华前 宗 Œ, 口内 存聖授龍王永乾 宗唐 應 附天 宇春二二二淳封 先 撫長 為安 天 後二如素十一二 為宝 范甲 位人意建一弘忠 元 王高 景视改四年道章 安申 計组 史称 雲一長のムー

D 表示子	太祖第	验		龙宗子	世史 数	朝	世憲子孫宗五	明宗系	子克斯泰	克 用		
率元美戊值天養體 大學 医二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是安全是有了一个一年太平安国人在张四省洪二字是1900年,从于1900年,从1900年,190	主尊一至人。 成立 近世 成立 近世 成立 後止一等内未率十月即太宗太平呉 北漢主尊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成立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中十七年建総三姓 東京太平県	大国大家有效的一百五十二年0月二十二日 10月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日 11	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新春之首 原 野 朝 外 年 月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太豆到年相方都是	を行逐工化却を出致物を指示している。 南西の祖言更多界で置とり其外元と年即元常作太元の附昇州太宗後上省同一至と 宗後先省同一至と	色丁生巨天平平四月三年青太三〇月三年十一十平平年、 年度職一〇内四月即徒珂清太元年	四成八年天成四長與四〇門遼太守德光天題〇附與冊給建國二至九神冊五天晉六	友柱末帝友身十年黑洪三主十二年〇柱同七四年卯明至了7年1月1日 在一个大学工程的人们的内部,从他们的内部,从他们的内部,从他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	加ティ	宗供を置ける年記
装 表完	于 夏 子里 宗 次	六克 世太 孫祖	史	光宗子	世史影	六 立 后 世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新 统宗	機能力	11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た テに 無	
一足動來來起至順帝對十六生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至六十五年於可,次第二年祥興二〇 附元世祖至元十六〇其祥興二年八天第二、次第二年祥興二〇 附元世祖至元十六〇其祥興二年二十五日,次第二年祥興二〇 附元世祖至元十六〇其祥與二年二十五十五十五〇十五十五十五〇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本言葉が場合環境につけた世祖至元十三〇本言葉が場合環境につけた世祖至元十三〇本言はは五十年成年十〇時元世祖至元十二〇十二十五十二〇十二十五十五十二〇十五十五十二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宋理宗的	, 一大月日 L MENTER THE	電宗権に非正十二式 で宗権に非正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神道之後 はまかり年号目前	本宗育原等古天福二十二〇夏天盛二十四乾枯十九〇金大定二十九 十九 十九	是 在	大宗直所守三年情報二〇附西巡延校二東國一〇夏元後七正大宗直所守三年情報二〇附西巡延校二東國一〇夏元後七正	一大林寺作堂和七〇町逸天祚・巻韓総十天慶十保大五五巻の天石芝媛元羊の夏本十三兵副十三雄章五元徳六四巻の大石芝媛元年の日本十三雄章五七十三世紀十天慶十保大五五巻	之交对的李子二十五年之内,有国人李宗立大观四政府也至所有"专用夏大安楼定一崇宗"和项天美活不四天始民安人永安二下号国司,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中心夏成申十八年成等十元豊八〇附邊道完成雅十大年一段明平展四年治平四八附邊清寧十成雅三〇	國一天祐重聖三福聖承道四成都七拱化一



史 5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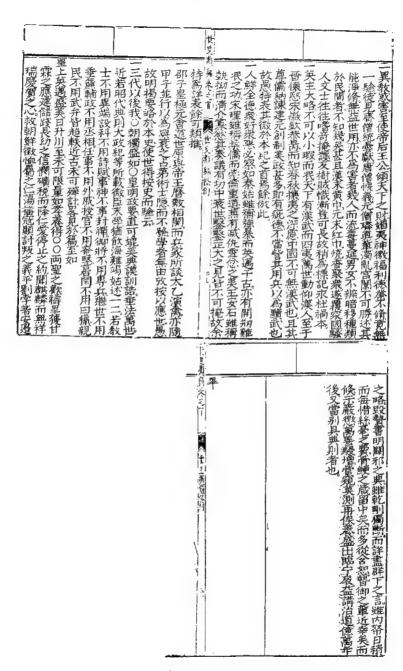
一二姓八主除高祖廣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已未二十三至兩在南世史為緣本之十 異 修 題記 ij 九十二年〇萬摩甲午上至交帝四千八百十二年〇萬曆甲午過今五 堯里及元三千九百五十一年〇萬曆甲午上至黄帝於多元四千二百 十二年〇萬曆甲午上三三王共三 除建文十二朝十三改元已二百二十七年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四 為洪武寶統八十九年共一千六百十五年〇〇大明洪武至萬曆甲午 祖乙亥前十六年為唐帝尚已卯為元實統三百三年元除两后十四主 戊寅至江南主乙亥三百五十 生為以前及官後二年為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十七主首高祖 都七主於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除高祖丁未前七 年帝學七十年帝**摯九**年唐義百年除薦建備政二十 五千六百年共八萬一千六百年〇五帝三十一主內依養氏十六主三 舊史〇三皇不詳終主內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 未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癸未實統 三王除寒浞八十三主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 姓一主二年四晋两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實一百五十五年宋 一世四主四十二年二漢三都除新恭三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葵 九百七十六年〇十一代皇帝除就奔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 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戊申失中原後三至 〇脩短記 生神農民八主五百二十生黃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嗣項七十 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二世三十二 八年除屬禹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十三百零有四年〇 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 八百一十八年の萬曆甲牛上至 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 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 八載作七十二年 八年商十 也是類的養之事 六千七百二十二年矣三至之曆為主渺芒相傳為千八萬一千六百馬一李樂曰吾觀舊史交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今爲曆甲午盖八萬 比三王多四十 為主一百三十 年一千九百七十六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十二年十一代除数茶 二萬一千六百年別人生至今止四萬七千一十一年耳妖養之止三十一年是過共只有六萬八十六百二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開兩倉中,為新班第北東甲子交入千會至今萬曆甲午前經過三千八百一度高階投第北東甲六東八千萬一十二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午休八百二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午休日 一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午休日 一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開 至今高曆甲十十三年大周至《南晋中十十三年》 民一百主要除寒沒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不及三漢中絕再續之劉氏 年不及兩宋趙氏九年兩宋十八主三百十九年不及三唐異姓中續加 牛二姓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不及胡元奇泽温氏十年胡元除兩后日 及兩深爾氏二十六年兩梁七主八十五年不及兩晉七十年兩晉司里 五帝之曆為主三十一為年一千三百四局三王除寒沒為主八十三為 年黄帝至舜一姓七主四百七十四年不及神農氏四十六年,神農八十 食不絕李氏三十九年三唐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不及夏中絶再續切 二姓五主四十六年不及南朝宋劉氏十三年宋二姓八主五十九年子 看也折而計之南齊南氏七主二十三年不及隋陽氏十六年隋四主 五百二十年不及商子氏一百二十四年商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不 一四主一百六十五年不及依藏氏一百四十五年传藏十六主三百十 九年不及而秦三年秦殿吕二姓四主四十二年不及魏曹氏四年魏 十一年三漢除新茶三十一主四百六十九年不及黄帝至舜一姓五 六百年矣更俟質之 八主少三百六十一年蓋自古三皇而外未有盛於三日 一寫年一千六百一十五比五帝多一百主三百十 作矣言

一絕不配三十九年漢中絕不祀十四年總之五帝而下·未有獨盛於周主 者八年歷多者一百七十有四秦等慶朝祀不紀中有異姓相續而至事 者也秦呂氏貌視三王創稱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侍不 世見新 宣七段元四段成七段長再改平五年一元莽五改玄二年一元光武五 自漢文帝為新垣平所欺始文再改是三改武創年號凡十 為天丁亦不改元傳至兩春及光漢島惠呂后時兩少帝去 按古史三皇邀矣二帝三王無羊號無重復改元陋習即過 四年一元後主二年一元蓋茶七主十三元〇隋文再改煬十三年 月一元明五年一元東皆二年一元和二年一元蓋惟齊七主七元〇进 改益三漢間目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の魏文七年一元明三改多 咬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改和再改殤八月一元安五改順五改冲三月 明再改图五月一元潞王三年一元烈祖六年一元元宗再改後主十四 武士戏問文二年一元孝元三年一元敬三年一元宜七年一元明二十 再改笔再改元再改盖魏自成熙二年得統以前五主十元〇晉武三改 元質一年一元桓七改靈四改聚帝無半獻三改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 即於帝侑二年一元後於帝侗二年一元盖隋四主五元〇唐高祖九生 好老之首 年一元世祖再改業不成年一元明再改為梧四年一元順三年一 衆八主十元〇齊高四年一元武十一年一元昭業七月一元昭文四 忠七改康六年一元愍四年一元孝元三改明三年一元成再改康二年 元榜再改哀再改次五年一元簡文二年一元孝武再改安三改恭 〇改元記 十三政府再攻至三攻肅五政代三攻德三攻順一年一元憲十五年 元文皇二十三年一元高宗三十四年十四改中宗三改春一元周武 九彩四年一元故二年一元文再改武六年一元宣十三年一元懿! 一元意而晋十五主三十一元〇宋武三年一元管陽一年一元文 元盖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 一元僖五改昭七改昭宣不改莊為王十五年不改稱帝三年一元 取 以元 乳 九元〇宋太祖三政太正 一改吗三改

世史類罪卷之言 改真五改仁九改英四年一元神再改哲三改微六改欽二年一元高再 十八元外計一百二十二主為三百元何其紛雜也惟洪武至今萬曆甲隆乾德未來統二元胡元太祖至憲宗六主六元及世祖未來統一元凡 改孝三改光五年一元寧四改理八改度十年一元恭二年一元端三年 李縣日帝皇曆数之傳太上盤古天星地星人星有果矮人之初間有名 列造見人懷感明康。崇問恭命宋之武文營倉養順齊之高武明帝昭秦昭 年間一日二十三主改至三百元其不改元者如漢之平玄明陽冲質辯 改正而武帝遊認延至元李盖十一代中始自漢文後元一千五百三十 恒平前稱人主延壽日卻復中之說給更十七年為後元旋露伏誅竟不 順帝有年號統紀而每君頻攻無所歸一盖漢武英明冠絕首創年號以 次由堯甲辰至漢是帝庚子有甲子紀数而未立年號其次由漢或至元 以而不聞世系詳據其次由依養至帝摯間有世系年數而未開甲子直 者他看始終條偽如漢末東芸若末南北朝五胡時十六國與元魏東應 **够武宣懿莊閉潞烈後宋之英欽光度恭端帝昺元之武英明寧,凡六十** -除建文僅攻元十三而歷年二百二十有七方與未交云 **冒魏之文家古少太祖太宗定宗宗宗起暴起廣皆未入曆數又不及等** 東昏和帝洪之間元敬明宣後隋之楊帝而恭唐之神美文皇順屬楊 〇改元評 主内或冲而天或短而折或草味未遑其殺然獨斷者數君而已乃若 工書習 元号二年一元盖宋十八主五十八元〇右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 八心完於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重復改元始自文帝不學或於方士新 以北九部 一十八元内除魏丕权芳髦四主及兵未於統九元宋建 也見無猶養之十一人成元部 後唐存品志存李桃猶稱天祐四五至於二十此皆有由者也温泉友自 偽周先榮六年畫用郭威末年顧德之稱垂及宗訓仍稱顯德七年以及 仍稱乾化三四度音事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音天福 乃放按舊史三皇僅載年數五帝至今詳列甲子明其統紀正旁脩短芸 如日未中主來無量倚欺盛我祈天求命目有大本宣在多易新元也会 蓮華前迷惟○○洪武至今萬曆甲午元無再改然後一君一統天下不 **生水祐仍稱乾祐二三四到崇仍稱乾祐四五六七劉鈞仍稱乾祐八九** 劉觀聽水為正法○○蓋十二朝十三元享有三百二十七年養業婦 下皆婚稿之徒朝不謀夕其失更其視波頻改者又不若矣不逢聖世

此史史 世史類編係例 史文真的而該的則置仍不該則事弗遺令刑繁補闕一事必究顛末 史主綱目通鑑間有稍加改正無非曲體光陽之意而更為繼志也若 字難認者有音釋可難晓者有訓鮮大都及諸先儒註疏及群史釋義 之正例變例也 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大書紀年繼世雖分裂猶大書之其非正統則 史断不拘新舊自两漢及今名公儒生論替有神史學者成多隱若而 看史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明道先生看史逐行 官名皆省書公相以善去白限以罪去日免書友亂倒凡誅得誓曰有 泛則截之勝則去之粹則存之或全篇或節文水可為後學筌蹄也已 女主當陽天地友養女婦氏如天無日照而月明有功君子尤病女中 或有未當者間附已見 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唐繼新舊唐書音書五代史十九史諸史 看過不差一字 在舊例 罪治上口及争強日亂書西國事相法則稱某主西君相法則稱益號 分註細書之難一統而君非正不或女主或夷狄亦細書爲一遵朱子 詳節讀史信見大事紀述通鑑案要正史諸書恭考聞見分註于各節 房州大義正名公於呂姓八年特補坐市錐抱養幻察尤不得以女主 堯舜正士蓋稱故武曌華唐僧號而綱目做公在乾侯之例仍云帝在 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此史學標準也 詔誥諸題悉標明於上。 人光詳出處而忠孝的義之士有関風教者必備載為其於論策表 世史 斯編卷之百 人世史新紹條例 一祭礼中絶天地大變自古惟聚浞中絶憂統三十九年新莽中絶漢統 異姓祭編終非堯舜禹同宗之禮後世惟南宋高孝為正其新魏晉宋 一自古天子,曰皇曰帝曰王皆隨世軍稱無尊卑耳自六國稱王秦始春 祀之舊 前代正統義士所扶綱目之草漢昭烈近史之存東周君識者備之故 十四年義士不平故沒初番表少康年所如恭末急進更始年憑以見 在宗南唐有憲宗嫡而且退石敬堪劉高郭威而進烈祖以存正朔宗 **梁有昭明嫡嗣宜退陳新先而進中宗唐有天祐正朔宜退朱温而進** 之禪以杜奸雄籍口 天人不容賊臣頃刺難緩也 王惜家法断宜令其退居相内且以陪侍婦人爲千古羞辱也 以俟,真主之正位固非往代可倒也,後等音家被認賴即明文寧順四主四十一年未以之運而法宜量如直冠年端此見天地山川不容歷膻火穢暗此堂堂黎燕男彼姓氏口 初與雖端民難扶恨不遲留一日而胡元未以幸〇〇聖主再出即當 前朝之嫡派中國没干式夷遊醫家杰尤喜早見中國之聖人故胡元 夷祭華統天地崩墜千古大於彼前朝淪千無敗黃老舊臣尚頭再奏 為紀略且每代之末各撰總歌以便稽放云 四海分割宜有分别正統年號及雖非正統而名位年號與中原相承 帝之下南北分合不可勝計而正朔相及者九十一代矣故此編前以 供自意為皇帝若居王之上漢遂因之至今封功臣子弟為王以出自 **野梁陳隋唐宋之類朝尊人位而春絶人祀非其倫英故特表竟舜馬** 者皆詳於前然後以敵國年號及與此脩短詳附於下仍總高新面列 三皇五帝三王如舊而後總括之日十一代皇帝以折衷於昭代云

47 11



間ご天子 石無切象 為者市附 化帯到フ希希松丹李定龄之立 不於三馬馬春桥也干論紛許至 為专民皇帝黄炎如曰 乾蓮王 首出御世 新刻世史類編 五千 少吳顓頊高辛養舜為五帝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語伏義以下皆曰帝少吳顓頊高辛養舜為五帝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語伏義神農黄帝為三皇百雙拍三皇紀代綱紀也以三皇百鑒古宗王也人三外問四經五十六天皇地一皇紀代僧紀也以年月本雲市宗王也人 化希耳鲁爾纽オ言氏後皇紀代僧紀也以 一大關李 無示 增修 泅泉余彰德 梓行 青重不其然乎 君豈苗属而已故是 先秦未写以依義神農黄帝為三星也至宋胡五峯直斷以孔子必傳易大傳卷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黃帝亦是秦 盤古氏 **堯舜日五帝** 天衛之 清之帝皆至尊之獨放史氏定天皇也皇人軍曰三是養養賣夫衛之以道治則稱皇以德化則稱帝怪對表德合天謂之皇德配也 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馬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謂天開干子 帝不信傳而信經三星之騎則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盖混並物開告 包素氏没神震氏作神震氏没黄帝差奪氏作以表展黃帝差韓為五 地關于五人生于寅至寅始為開物之物意三里之歸由此而稱也 卷〇三皇 三皇盤一紀 陽明王丁 而俗自化 三人 世巴類編奏之 地里麦 大月 沙沙宝 他皇氏一姓十一人継天皇氏以治是日一地皇氏を住我下最而成質調之也 |ソ権提為首定は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為佐東鎮司契為龍鳳書家之童等 「皆ののは」 紀徳櫃直得一混合乾曜神運四與制十十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出於見衛無外之山以木 龍門之岳以火紀德立平中央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肠天德地事的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是曰地重號財似天皇地出於雄耳 海泊無為而信自化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者。實際提別與辰鄉已款 董平撒末給甲繼西縣戊屬亥飲 #其歲紀十千甲則乙鱗丙縣丁圖戊醫己繼庚紅辛植壬輕奏聯十二支子蝦丑 下件地利神與化籽覆如萬物龍縣繁集自然成文養定三辰點到是分 **重夜以三十月為一月十一月為冬至鈞旋穀轉周而復始兄弟各** 以演入會之靈書像符以合元氣是時五運始與大化始立人風真浮故 時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而律界行己澹泊無為誠足為帝主御世之門事■□而歳時之位未定也天皇氏乃立十十以定歳十二支以定門予干□盤古氏已分天地矣然天錐開而于支之名未制也地歸關資真有一萬八十歳之埋哉然不以四萬五十六百年錄干唐堯之前明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來若于年数洒派三皇等下以足其数形以三 問静計三六皇作干支定歌時天道已關使三辰不定盡夜不分則 ○天皇氏皇府也大也氏姓氏也天陽在子之我也 窮自實曾五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竟起甲辰之 會生人豆成會開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會生人豆成會開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一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 也夫開闢來固有民物帝王第書與無考其曰天皇地皇人皇盖傳 出

三百年二年二年 来不如三人 第世 于斯世事 也只類編衣之心 生不等可次的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的殺主不處王臣不虚賣政教君臣所以提地之國以土紀德相殿山川分為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毗山提地之國以土紀德相殿山川分為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毗山縣里成人縣與縣地里民以治出於刑馬入里 〇人皇氏八哨神色言為萬物之寶而鹽神獨出 代世道行 立法 人室有功 省超 :污象三十六年〇内陈衮表:玄戊申計三十六年亦其先冝自暨古末甲聚署227岁至洪武元年戊申八萬六十四百九十六年計一千四百四十一甲六十二十六百年七十六百年七二至共第八五十六百年七二至共第八五十二十二十 了過少是為物既有萬物即主至人宣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了過少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隱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文日開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 可以百計不可以不計也學者不可不察心不遂其年可以不計不可以萬計也竟與去養農之世必甚近其年 民尚未私直待藏養百常堯姓送政而後治加獨謂義聚去盤古之時矣复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末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土 代巴不如唐處漢原宋、又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変萬年陰陽治完而聖人出萬無是理也夫自竟葬至今總華蘇年耳三 **惜奪之患不與物雖總聚而夜逼之念不豪故人皇氏分封制治而人女交禱而婚姻斬张矣歟民偽猶未藏也人故猶未侈也人雖群生而** 制治刺數而攻教與禮菜漸倫而君臣起飢食湯飲而食用漸考矣男居者車三而淳風勿程乃乃明君而主不處王臣乃及臣而臣不盡貴居者主一人皇氏繼天皇地皇內治風氣漸開而萬物群生時序漸著 月鹿衣天謂之星消長盤虚朔望相繼以三十日為一月爲聖人副刺作入息民無定期故地皇定三限分畫夜明衣書謂之日明於夜謂之 中四明三歲九三百二十六萬七千歲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即人至東四明三校春秋元 命包曰天也開闢至春秋專家公十四年後齡之 又一萬餘年除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 立法垂憲萬世律後人皆知陰陽之定理而登正大高明之或其功豈 也二日五 -- 皇子 能紀即皇伯皇仲皇叔皇李皇少治五方司五 明於夜間 氏五龍紀五 十九代式 二個消失权氏準 氏世聖有 記 一十號 四 二 十號 合雜紀三 尼首之始 為果所宗 世史 不德出種 教品表さし 皇季五日皇少五姓同期沿五方司五類布山岳世必果六日月月明今光五龍紀入皇氏沒五龍八作一日皇伯二日皇仲三日皇叔四日 ○福提紀亦田五十九姓紀也表之一 駕龍以治天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故跡五龍氏世傳長日角龍 木仙次曰徵龍火仙次曰商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次曰宫龍土仙五 龍氏東雲登仙而上郡屬施有五龍山盖其出治之所族宣帝立五龍 将而知也以人身之後為首君耶吾不得而民也填其世而者其聽合所宗丹君道之始也許緣尚然况于人我以盤古之先為無君耶吾不 黄帝迄周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墮于萬物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聚命紀几八十三君自酒蛋而後世次可犯禪通則終于炎帝號化則始 七口缩其紀八口四段紀九四禪通紀十四凝危紀自九頭人皇至叙通紀六姓継合維氏以治者也六四級命紀四姓継連通氏以治者也天下而居者也四日合雜紀三姓継編送氏始放民穴居者也五曰建 蔵〇黄神氏沒犯神氏作出於長進為六隻平治三百萬至傳共千五 氏作一日黄绿無易天生無散大撲接圖正端是致天極治三 其怪而存其常可也 山岳継 · 孤提氏沒合往三氏作來發展以理效民穴是島帝新無傳樓 一隔聽動景随而天下治帝新無傳機辨成〇合稚紀遙彌出難 提紀以傳ట片廣為起也五龍氏沒攝提五十九氏作分画山川 人皇御世一兄弟五 人也三日攝提紀五十九 姓継五龍氏分 百

丛次传传 柳兴兵氏 養量大 勝悪レ戦の 大般氏 恭年 是 延 氏 氏 世史朝 冉旭氏 九四 屈一曰元皇都在地郭舊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該古初以衛門具家而與之也一日十三始與辰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以利時也或云提舉也如本故異落故民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氏作是為次是氏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〇因提紀世前制即 今獨稱青水神是也為熟治數山及潘慶人民推結左言不知文字魚里其後乃有鑑叢拍漫魚亮各数百歲鑑養治電上服青本以教民養本度之民治二百五十數傳四世八是時有蜀山氏國之為國營自人 雜之其泉云〇雲陽氏沒巫常氏作〇巫常氏沒養重氏作是為軍人開雲的氏作是為陽帝出於長沙芝家遊廠化混、厥生家、或曰都於 〇神民氏沒何帝氏作都於何命之山一曰獨帝氏〇何帝氏沒次民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葉精氣通行者皇和神駕六輩鹿治三百處 恭壹之後有空至大空本死地也一日廣桑〇空葉氏沒神民氏作都 没泰连氏作沒為河神司於預之之陽出入有光〇後有用相氏作為於置然蓋其人也〇時有鬼親氏作〇鬼親氏沒食紅氏作〇系紅氏 之人升服被服乃教民擇木布皮以經風霜網髮閱首以去蘇南號曰 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為之氣正神明之位益范無形皆無味要食 盈氏作出於客述之間馬中之地〇盖盈氏沒大數氏作〇大敏氏沒 厳〇犯神氏沒黎重氏作其沒也尸在東荒人而不壞○後有大頭氏 其環中以随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〇冉相氏沒盖 乔壹元君有共法除陽·查見黃冶雜子及泰壹之書其書言黃帝按查 八視標法境而是行者厥後神暑問於恭壹小子而黄帝老子受要於 展置見天真皇人於王堂咨三一之道論水火終四大湖之事〇 始放民市 東户氏 理游跃山 世史新編本と 同 电测典 者類雙 不<u>服</u>古 也の九遠氏受稀常氏作得道以撃天地傳四世〇孫常氏沒有集氏作 本字! # 先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氏盖其宗也○辰放氏之後有應像氏傳六世〇座應氏沒渾沌氏作 政好生而思發的上而養下果的大治三百餘載樓在石茶之上傳三 稼穡捆機栗以為食民稔血食而起争心於是列不結絕以為政木皮 之發果核益語食為歐之尚未有火化飲其血吸其膽如其皮毛未知 而物始為敵瓜牙角毒盛不足以勝禽數乃構不為集教民集居以避 上古公居而野處轉生而阻華與物相友無於傷之心後世人民稅智 夜則類處及其死也常望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 陵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〇皇電氏沒啓統氏作傳三世〇啓統氏沒 語其與表力與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〇東戶氏沒皇童氏作一 成群竹木逐去道上顔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饒宿之隴首且歌樂而無 户氏之思載也紹荒也遺美好書精拱點而九聚承流當是之時禽數 萬物無意甚為之東可俯而操也走數可緊而從也盖執中涵和除日 其九世開明尚始為於都而黃帝之子昌意昌憲之子乾荒皆奏蜀山 是厚衣之新而感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己丧期無数也哀除而已其 未委於是審其羽革終水變領加光胃以首體未知喪整過者額此於 日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予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 無威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〇渾沌氏沒東方氏作更 在南西有木馬馬啄其枝則火出知空有火鹿木則明乃鑽木取火别 世〇有集氏及城人氏作親乾暴而祭辰心自不問之山遊日月之都至

百天草原 何吹融斬氏者八湖 星史次献正帝姓通 中皇伙次完置 中次奏说首星 孫像公 東ドリカン 京英有事 世史類編卷之 商成六 逐星四佐 以神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詢塞有療徳生而能書龍顏後吸四目實馬是為三男之國屬成氏傳入世〇禪通紀百辨離に遊趙乎天殖玄院是為三男之國屬成氏修及之西南季子侯馬而産子男人而尾蹄性音溢畫影於市庸成氏怒放之西南季子侯馬而産子男人而尾蹄 無照庸成者構城也群王之山平阿無監四衛中絕庸成氏之所守也就是實年立可果雖人頭〇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國琴流縣城為國居天寶年立可果雖人頭〇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國琴流縣城為國管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都於律高之石室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 衙之利鄉學後世事書者紀之〇史皇氏沒相星氏作姓相名多是為昭於異世而文治與為治百有十載都於國武为寅日崩辛未日整於 圖緑字於是窮天地之緣仰觀奎星園曲之勢所祭龜文鳥羽山川掌 光及長登陽虚之山臨於玄尾洛汭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王墨得河 集中棲糧職首虎豹可尾虺蛇可張而人無有相好之心定有季子其 矣當是時雄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縣孩子陸級必育辨子方色成博受大之用故跡城人氏謂木器液於是完金合土為釜觀酰號而火功治 為夜哭龍乃潜藏文字成而記注備著續別生正名字號升封介丘以 指而粉文字以正君臣父子尊早之分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為雨栗鬼 方是将結絕為政其民僅像莫知西東摩尼居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學 絕之政立傳教之墨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 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時未有文字矮人氏始作結 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至精為之進退以北其監是故父老而慈子壽 無飲之名人滋及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 漸緊羽皮不給教民積新冬則 易之以樂美文順天時展出成納以齊 **松是占建正方指天布理以鄰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始注重魚** 了古諸慎丘録乎延嬉四職举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會 附差字 **北南東里** 京被表 為天氏 粉香氏 學性氏 大庭氏 世史類編卷之 中皇氏 蘇氏 物開智見轉展之達不已於是制為車乘横不為軒直本為較以尊太被職而酸預狀議轉體前於學者於為一世〇見連氏沒軒轅氏作攝沙治軒轅氏古計轉之帝在滿斧前馬一世〇見連氏沒軒轅氏作攝沙治軒轅氏古計轉之帝在滿斧前馬陸氏沒兒連氏不見迎者昏悔之謂也一曰釐連氏又曰跫當氏傳十陸氏沒兒連氏不見迎者昏悔之謂也一曰釐連氏又曰跫當氏傳十數分數恬惶諫自用賢臣與重于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栗陸遂凶○栗數皆動民惶諫自用賢臣與重于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栗陸遂凶○栗 天下治夫傳三世〇軒轅氏沒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上號曰軒轅氏權畸寒審通塞代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虧成之輕重而 之陰傳五世〇萬盧之後有祝輕民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嗜飲典 與貨幣以制数會故沉滞通而天下恭矣傳四世〇萬天氏沒尊屬氏 之後為天氏作萬天者權天也奏殿旋等作權象故鄉為天不言而自 而作馬出三入一惝恍如遺恭字以軍疆域以清光曜垣去而隆名有 所為行不知所之鼓展而符含哺而好畫動又息既食治飲真知作養 庭氏之庫盖其所也〇大庭氏沒栗陸民作一曰栗睦氏傳及五世乃 帝又曰朱漢氏治九十載傳五世厥後黄帝極於大庭之館而奉有 大廷氏你適有湯瑞三辰增煙五鳳果色都於面屋以火為紀一日炎一級鄰山一日中央氏又日中皇子盖封禅之帝也傳四世〇中皇氏沒誤之達八山傳二十世〇栢皇氏沒中皇氏依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為 作一曰宗慶其立政也無妨甚親無所甚缺華夫下之故惟以幣行抱 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村充生武操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聚山 日載民二日玄昌三日逐物四日香穀五日故天常公日连帝功七日 信不化而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提粉提足掺尾印用乳之而散了 不屈故鄉於青五頭迹作曆山是為衛在天柱山葵水酮陽峰〇林香 他原和以順大下而世用學治九十餘載都於羅達之陽爽於

污肺山 八附先史

氏吴俊 有果氏 **能康氏** 朱天花 化只類編卷之 民英氏 不相往來世用太平周風降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什家山揮云民其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魚鷄大相聞民至老死 他是黃不應人對為又點里雄母華有氏居華有之清當聲級處理於你養的民律姓風名方牙一回為牙是為看精故鄉春里亦號天皇欽經 灣巡巨跡出馬華胥優之意有所動紅且遠無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 世〇陰原之後無懷氏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 一天大作越有果大数世天其時恒風群陰陽過陽無不伸百物散鮮而 云以祀天地勒石的示而天下新越れ文夫傅六世〇無懐氏没太昊 都於床放猶未聚氏又曰于寒氏傳三世〇朱聚氏泛陰康氏作都於 果水不實乃令士遠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之來陰之樂 而責任之事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發有果氏逃亡〇有果氏之後未 政也授而弗思了而弗取天下之民歸仁為傳七世至於末世有權臣 世〇灵兵六沒有集成作孙細殿鄉上世聖人教民集后以遊猛奏回人民少而草木無數繁教民伐木殺數商于所謂衣新之代是也傳九 山之陽茲衙山有院辦墨傳二世〇紀融之後有異英氏一曰子英氏人官因以為新於線四於里都在新故動為祝融之處在位百年起動後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為之節文也以火為紀名為赤帝故後世 力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關節是謂大舞沒藝浮肺山之陰傳二 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偶洪龍從日月圖書星端故文成而治隆其為 新為有集氏天己而木處題風生燥頭傷燥灰乃有聖人教民編種而 萬物成若於是應衛出之唱鳥作属緣之樂通倫賴指神明而和人家 爐紅灌而扉垣坐灰騎死顛煉之患革有集之化故亦飾有集氏又曰 是時水層不流陰疑陽陽人既鬱於內腠理滞若而多重態陰康 門所是

始度继正过其制体文字史 计上代 电自约他代介罗蒙古英雄 更自约他代介罗蒙古英雄 使用的名式上文学也自 编辑通关文学也自 宣文

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層成起甲寅是伏養以庫南城生也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層成起甲寅是伏養以庫南城生也三伏養三十易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春而河州出又三十二易草驗符分正文以配率置重以以首1ノイモ月フラ

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無之初以為律致黃鎮以相十思考申子以命處時干支配類以綱維予四象作旋盖者曝倉面

作女婿氏 共工作型 世見判編先乙 中貧人不堪命於是処婦後其神力以與共工戰城共工氏而惡之然是為神媒太昊氏東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獨天下限大綱绝地紀覆 完起是己都完正故陳為太昊之振其等和尚氏為之立制云○太昊太昊之父於然是其母華官氏整監国覆軍之原其紀死為洛神世傳太昊之父於然是其母華官氏整監国覆軍之原其紀死為洛神世傳 天直树土為墳以合天人之祖而禮樂與馬其為治也有方抱貞體一曲面通神明之明。解群等植泰為瑟其核三十有六以修身理性還其 陽得万體春秋明刑政修兵仗以威懐以寒修為士御敗而達情於是 管以一天下之首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樓晨以作機謂之充 原繼都於聽出受瑞曆圖承太昊之制襲木政王村東方鎮宇立極醇 後四極正真以軍地平天成萬民後生乃師女皇氏始都於甲皇山之 而神雪火佐太昊精於神祗而為女媒正姓氏職婚姐以重萬民之判 氏沒女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炮媧又曰女希山於陳匡之山生 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截是百九十有四年代江陽或曰 故星宿温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秦山梅云云 是以百姓足而宇宙軍官無供備之民如死不用概為數五輕懷其瓜 統乾緩矩而枕绳不是賢而非愚不治巧而尚行去奏去暴惟以道化 下之情對桐為琴長七尺有二寸絕絲為統統二十有七以操偽辦之 職圖冊別禮義而天下治瑞鳳来翔麦作荒樂歌扶孫詠綱品以鎮东 福視歌主次思紀通為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 華事簡俗等而天下之人浮将價忧而莫知其所如思親尊而臣子順 唐無而不喋喋於首事上縣九天下勢重爐合元優中開除布網·而 服惠門命随作制為笙簧以通來風以教民用命城陵氏制都良之 八土道果原因水居方而置城巴百令具果方命背龍氏 大帝坤農 立只類編巻二 女皇氏沒於帝神農氏作姓伊者名執一回后年父少典氏母有傷氏三十數美衣屬陸推後世以其始媒故祀為星雄之神稱同皇母馬〇微緒應理是故禁烈彌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融社在位百有 變煉以抑時疾以炮以烽以為醴縣大處道以為器而人壽相土得若官師時萬悉以火紀茲稱炎帝島修火之利充金排寬以齊國用因時 山者屬山也故又猜烈山属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层而能言五日而自出長柱莫丞以姜為姓初國供繼國者故又號伊者氏筆迹劉山烈之生也毋安登威神村常羊而有娘生在剧山之后至神晨既生九井 萬物不奉人所移而是得以順其能教民祭麻以為布帛承火德以王 晚之期謂人之生以殺為王乃對木為耜禄木為未教民以耕六歌當 嗣瓜麻之實而者教生之散民始粒食順天命正氣節者寒暑以平豆 能行七朝而盛具三歲而知稼穑日於江山之陽水卷民之發而擊 之女名安登生十二人 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黑軍出澤馬来川嶽效震 天乃雨東誕生嘉教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空土睡藏以教民播種 校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徽 和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丧於 思又設教以重慶事制為登穀之法故錐天毀地古早房並作而無有 使人知所超避乃命亦其為奸曰作組稱錢鑄釜觀并竈民無腥液之 稔以供梁盛而給軍國爱申國禁養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 而等加之聚造而頭飾用於是來雷車輔六些龍以御天申稅於利而 **控悲方改為二十五核以抑其衝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給** 門形史 八一為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一為神農神農 是以年穀順成本食足而禮義題故

人初付 受類編卷主 · (展成紀六神農在位本年満在押午三月三日午時二年百六十月)而偽也馬足以治國東武神禮都等不長以之來即在位百四十月五、所民無利原之人不明在位百四十月五、所民無利原之人有十五本人 阜度地紀陳水道衛木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達遂聽四海審地形之法 桑以數領天下是故其民樣重端瑟不允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麼 定於是崇郊犯封逐鄉石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望形無而婦院平剛 近約山川林数之廣豪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 命邢天作扶掌之樂制豊年之味以唐母 著本草立方書命就官李理色味對到摩夜而人得以籍其主又制請 治心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萬三百六十有五乃擊草木雷其平毒难其燥寒察其畏悪辨其臣使釐而卷之以養性而 而民無礼隱之患後世為神農之言者謂夫負婦戴以有天下是相率 属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比幽三危肠谷之民靡不戾止風雨時若 方該教康終献功開明堂以聽或補巡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逐萬國 雨之法迎亦松子為兩師每歲陽月車民錯祭以報歲成年不順成之 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良於是重良為首所謂連山 而閉民欲於是神體達嘉繁五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而領令命曰 万八蜡不通以蓮民財教化典行應若桴鼓耕意得利而充年受福乃 提七曜起於天開所謂太初皆也又命司怪主上。巫成巫陽主等通過 易也故亦論選山氏乃以悉諸九重老龍吉為師法其高矩以致村理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新曰皇神農謹時犯封豨鬼村土鼓以致故 后倚輔而寄其 職以大取小國土 縣釋乃鳩工 画地為城池以守之者 慶於國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低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 八師於憑老而問壽天之由於太童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王冊以精鞭 西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而端答閉三光會於極 厚米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太和 次方看來 存者至百型 大客定 **公节废印** 100 A 小市 香 香 香 香 世又類編卷之 外带明 **外常駐** 秦帝 落 植田 人を問題 攻其主而來點〇魁卒孫明立是為炎帝明〇明卒千直立是為炎帝 風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交諫而見殺炎帝魁益修歷德鳳沙之民自行矣〇和卒其後裔魁立是為炎帝魁祗修自勤充紹祖武是時諸侯 帝的〇臨卒于承立是為炎帝承該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儲侍之法 務乘人而關其捷諸侯據武为命軍尤居小類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 為炎帝戲戲生干器及小帝○戲卒干器立是為炎帝器○器卒第小 等前差生子克及戲○節遊卒十克立是為炎帝克〇克卒第戲立是 以来祀以為稷爲〇柱平應数世而有炎帝慶甲〇又歷数世而有於源東泊海唇南耀州根北汽幽唐養不来享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帝 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瞻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守其餘 能御事尤作乳逐帝而居深趣領或一戦並及無親時有熊氏皇極的 東炎帝若之母曰聽試桑水氏之女也〇居卒于節望立是為炎帝節 直〇直卒子懂立是急炎帝來〇董年其後商居立是為炎帝居例都 以制其當故其人不能審時而權回放老知安而無謝生之心西為河 姓名泰钦命曆似諸博亦聞炎帝八位而希 臨市則至為在極城合國臨在承前而姓在承後本不同世,同馬三皇別親便以始為陳獨大世而獨舊人之祀大即次召覧醫戶于俱謂炎帝傳七十世今可考有傑大者咸質於有能氏有熊氏傳天曆代炎輝是為黄帝乃封参盧於略而 后力牧神皇和伯温之徒與軍无轉戰執而侵之於是四方之供争將 他諸侯利賓於盧大懼逐禅有熊氏賴其力以征其尤有熊氏乃華風 七歲有聖德繼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號區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而 日亦帝娶承桑氏之女生于七月三人〇炎帝在者神養之子也 人附竟又

你在就 世只類編失二二 **香厂有能** 意方明執與為寓養乘張若謂朋在前是閣滑稽在後風后相常從員毛帝喜天下之戴己也乃明性於好耳且放机務捨官擾而肆志於思 語。五聖道級類紀補限地典絡州七佐得如天地治神明通十有五職以共理萬民乃使知命針俗天老録教力枚準先鵠冶决法開闢歷雲紀官師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火二十有四官凡百有二十 天下稱為黃帝自有能學述故又曰有能民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為於是炎帝暨諸侯或進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以土紀德故色尚萬而 在知然白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入門九地之要行樓所以為式出於主之徒較其兵旅以過軍九於小題而群火災得一季處乃臨盛水銀題 成封東出而秦中華君蒙魯城而禮奔生入金道而咨消千進其禁而書級發那茶堂城子恒沙角於陰浦陛王屋而受卅級發空桐而問屬 新程設五奇五魔玄蘇以制其便年三十有七戰里尤於中其而戮之 世見類論卷之一 獻草木乃述新種之利又使奢比辨乎東庸光辨乎南大封辨乎西后之泰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恒先為司空風后司天相常司地見地道於是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為丞見容宽為相力牧為將而聞島輔數而都於陳以大滇封鉅赤誦為師至城正見城伯到戴而歸以諏治是有不順卷從而征之好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晋能稽功來剛東 日擔常乃僕日朕過美君尼於上者民不安於下四益迭震何以哉 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皆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乃問於相為造五幣 正四軍即營量城四方之盆以安民於是以兵為衛巡行天下未當局 各司其是一一不就民神異業敬而不賣乃克十有二鏡六孔四獸變更 伶倫造律大捷正甲子容成作盖天及調曆於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處占風隸首定教五要乃設堂達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史區占星開苞授规正日月星 而民不犯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行数以成一代之宜調 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則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為理法法設 土辫子北帝處中去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晨功命天中建皇極乃施 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於謂歸藏易也故又新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 為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方東年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敬吹錢角 無作合官粉號殿以祀上帝接萬靈而來民言乃命寫封為陶正亦将 和樂載而禮儀故別無姓謹婚姻崇倫類而逐禽飲於是廣宫室此堂 後續十二鐘以仍月常以定五音文命大容作承盛艺/樂以尊天地之 之車命胲服牛命馬師皇為牧正而僕蹕之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 仍以占馬受祥金隱耀之神鐘於赤城五鐘有九孔神光王整乃命亲 一种神紅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析以待暴客命邑夷作大格 附於史 等條亦為玄衣總養結實於以規視聽之逸旁

世見類編奏元 雷公而內經作謹侯真時者之王版藏於慶蘭之室演奏殺能謹推敗是以功高茶廣而無通事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松而建五常咨於收倒 甲作戒於雖孟邊豆會鏡鄉後與席中扶户牖弓并受著鉛以爾終其録言動天下已治猶且如欺神慈形都作冊書端書中几之銘又命孔 曹武頭語命俞即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愈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盡解前 **炎屈軟常房賴整史不廢書恩恩集作問麒麟遊竹園九瀧仰化諸侯** 隱真人之道以泛天地之固然故人無然奏争傾之患道不恰道城郭 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尤不彰功不揚名 步制敢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数詳存亡相守有無相智置法而 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加豊遠命則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界土設井立 封隱馬命匠营國經綿市館以挨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 通命監玄審道路正里候風后画野分獨得小大之國舊區而神會之 關又為金人三城其口而銘其替人於強履公金風夕念治瞿人不率 昭武是以本業當而完正不起飾棺象以送处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 量程草木之花染為文重於是有能家之制端壁端以奉天安町开以 不閉二儀体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精明星展不失其度登 天報看壽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循稅提象不就物不遠雲 不變伸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尾而止策天命而泰字軍故 记作祝敬升薦有数而山川之典禮者夫命共鼓化派作升禄以濟不 姓王用蒼祀地方潭姓王用黃築壇除燈該歐體制簡滿列主王而產 **黔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勘禁以給如廟之服祀天園立** 傑族設養律設青為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祖誦作要書孔甲為史以 之七至之林十紀之帳奏函夾之官以致之而待復乎許言此内立五 限付充史 **交出の発** 発売を 発売 で 世又對 1 1111大火世 金天大市 獨卷之 命做準循規百工守法民無威屬而奇術怪行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 之今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為元而民事定屬於甘泉與却 為氏司於丹島氏司閉而鳳島氏董之以為曆正又立五鳩五维九唐 位也五鳳適至而玄鳥遺畫故以爲紀官玄爲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養金天氏这屬太昊而永西行乃稱少昊又號白帝北宣氏州奶滷其即 五子方像氏所生也非土於清是為青陽始為紀姓配子類氏曰城是 巴〇帝魁既沒少美青陽氏立姓紀名質是為擊其父名清黃帝之軍 魁母曰任已成神而生魁厥後孔千水古史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 有七載矣能雖之鴻家後世刻在紀典〇帝鴻既沒其曾孫立是為常 既崩于帝鸿立是為帝体母方數氏感被晶而生生而多祥其在位也 存亡是驗吉山可小備百物為之視火参編八月既望門成而崩馬與 其會来首山之銅鑄三馬於新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能且能行 核中宮部群神作清角之樂鳴龍劉翔鳳凰散日乃合行於盛山以倒 機丸山西遍院教拜屯南入江登熊洲北届渤褐臨玄扈於是開東北 ~ 一根學五紀正都色懂車牛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扶旅老老慈奶 正朔服度一仍黄帝之舊故無思何為不應不圖而臻至治即位四十 其臣左微思感取水冠儿杖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藏時朝馬〇黄帝 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歲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差上即仍周之獨出 情是以上天著场后土鍋符長原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出地下諸福 恤孤合獨而無塞暗壁扁遊遊遊者皆有所養立史官與者循不為 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焰之樂樂而忘歸娘而生質既生其滑為陵龍 畢至乃作鐵書班等辦立建越制沒替以通山川之風我暴作大淵 可以之位以居要随於號南西亦號至西天以金紀德色尚白故又新 所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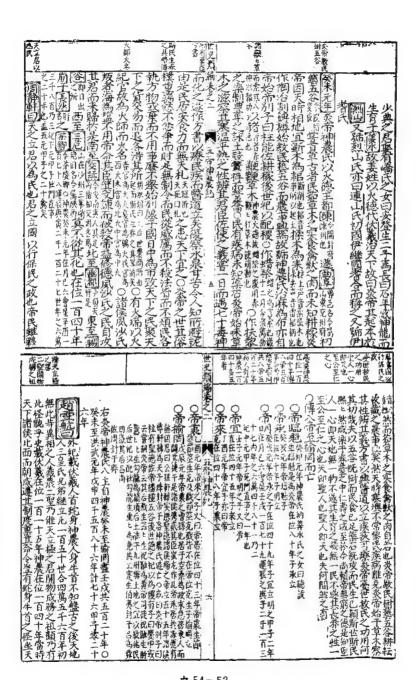
顶高兴 はる 年 編奏し 封拉高級站都就聽後從商區故柳城衛濮俱為顓頊之遊肇远高縣底播光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尉而有謀疎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少異 新漢生就完就完成者以娶過山八曰櫃是為河女所謂連子也連子帝之會孫祖曰昌帝黃帝之震嗣也行为不似遜是唐此褒蜀山八曰「題」以御窮東故又稱躬京八〇後乃有高陽八經萬姫姓名顓頊重 天下治然猶無思以從事於野乃數令曰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騎而弗 官格供歐業逐濟緊桑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作而亦用不懂少 修暨熙為玄真又命孫黎為稅融而交命點之孫句龍為后土是為五重該修熙以異氏之四叔也是能金水及水乃命重為司芒該為蓐收 地体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養改服度存来尚亦乃立九寺九卿故稱高陽氏黑精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 之月為元歲紀甲寅朔旦し己月值良維之初而五星會於营室水始 盈之器而者復禮之鉛師於大於亦民相夷父相亮父深圖以濟其明 護男女不相避於道者佛之四達之獨文龍員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 雅以習移乃為各岡保大學物十幣以通有無調之權衡事分職正而 易盡如畿以殿賦立動人以職孤設正長以東第置率丧以恤亡制射 異氏沒玄都九黎實刻天德賢鬼而廢人家為正史無有哲要人情故 離發始動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莫不應和是 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後舊物母相侵實民用安生於是窮四後稱於 許百有一歲些在寒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稱西皇都於 而選不遠難難死 而益其聖修黃帝之道佛或損益而致治平鄉實八乃注新曆以孟春 **杞桶災薦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柳下地以屬民絶上** 人附送典 其羽東軍運道非無所不貢在位八十有四部 御史玄量 帝智商辛 世史類編卷之一 亡斤黄帝曾孫也父曰嬌極腳鄉嬌極父曰玄蜀玄置父曰黃而会中文○而帝譽高華氏立高華氏姬姓名譽尚作一名逐十新校灿字曰也藏在朝父娶劉屠氏勝濱氏帝崩而元子立龍高陽氏是為孺帝尋里務願之陽其陰九嬪在馬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藏在豕嵩甚朋 辛為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楊孺帝而有天下以水紀德色尚里正朔 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學之母陳豐氏名頭優大助而生學生而神典句 為火正該為金正修及應為水正句龍為上正是為五官分職諸國封 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該之修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 言其名逐以名爲厥德曹慶厥行松庸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民受封 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其不祗属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平玄宫揮 元之爺巡四海以軍民北至歐陵南至灰此西至流沙東至鄉木動静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官之丘悉移安德之石填為點順納乃來結 堂以信順監聚神以道物取百熟認當電米羽山舊學之銅鑄羽以藏 文而人知鄉方矣前谁惠浸前生信治鄉亦於是設蕭醬陳裸管依萬 以調陰防享上帝騙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鐘磬武德錫之千 主水之由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為鐘作五基六體之無 為上公祀稷五祀是尊是秦黎氏克官火紀昭融而世賴之速及継代 陽之庸而外專其美於是次紋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為木正黎 士普施利物不於其野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 服度性時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疑之其動也時其服也 飲條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閉悶蹇麥関貸眼匱急恤遠人合問運其 心掛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溫在位七十有六載裝東郡頓丘廣鳴 失其業中力分別之第回嗣厥職馬而人道復奉受到於色謹農样的 八附先史

distribution

4 編奏之 中而統天法尚平一而政尚平信故天下服度里遺炳煥萬流仰鏡午 **医部也春秋鴻誦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讓黃帝至馬為世三十若然三代以來祀於五帝之位次千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郯千祖少昊非** 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買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打造年二 馬之牧不相反地實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物而登封以報其 **逃日月以後天地之常樂呈事也要稍養承馬而秋登龍藍祭綿木執** 陽之經理創九州均蘇賦以調民人和以仁養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 〇子墊繼立荒活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草莊為天丁至 十而腳位又六十三載乃前藝順至堂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須在堂也 而拜師枚收德之董發節移数順天思序以道御世東度成紀行星后 歸往有用老有終凉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載然後倔強東冷而天 之百難而民待以供是以羽死託祀村宗布於是盡地之利受少異高 之就界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縛形方舊失乳乃去下地 則世次疎開不既多乎世紀史改通歷外紀諸書所稱既化紀俱始黃 司馬邊史首紀黃帝即継以類當弄野略少昊而不紀然少吳之名白 下定乃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相昭亦松州人授書於經山之中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為須以歌九招 封擊子玄元於中路 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當尊上帝以中當命称下作整鼓察竟填第 以及样金之鐘流鳴之整伶人成抃鳳風天翟舞之以康帝功敏素以 而在宗廟制其於陵明鬼神而教於為之数萬以重本也命成黑典鄉 日月星展先王脩食紫其然服衛其帷帳陳其主幣屬之里灣石社稷 旌勞雕動而光格受封師味受賞美以日至該丘北於南郊以祀上帝 彰大學堪演擊法而民能湍决之思乃嘉其功封於汾川以處大園 惟路史能於夏子茲能於帝擊者 **売解而下** 新刺世史類編 世界教徒夫元 成其功 出湯大武 是数。一十三百零十一共止六萬三千零再加四百八九實安得 內六萬四千八百表三皇就在伏藏前共長已會以先日再加養康至年世繁多不可必若依康節一元数第當一元中已畢命舞攝政甲子萬一千六百延再加有集燧人氏三皇之外不紀年更考院史氏八紀 帝降衣于下民若有恒性何莫由斯道也〇五峰此論盡以三星紀既用為汤文武成其功孔子孟朝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惟皇上 鋼之禮樂事本平道道藏干事天生人人成天三里尸其體五帝妙其 之哉〇右自五龍紀五氏至號化紀帝擊皆出荒史始存備考今依通 古五年三流於秦天命下一一方文司寺ときとなるとは、日本三流後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時時之冬馬生消升俸終而 籍奏要後自伏養序列于后 書起自二與而魯論亦以竟曰之篇終為學者所雅問也豈容後益 多球杆天開心前夏 這八千春惟有人皇别長义四萬一千六百辰總第三皇盾年数, 總言三皇鴻荒之世為造統之所由始也 外史此泛縣古代更有三皇天他人天皇一萬八千歲也皇 上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為三

王继承天石 川之明東 生成で大地 大地ラ気 次之書 天地問題五名有先 練刻 後天地制 さら、新 世史 節葉 胡森目 大天成紀人也母華官民君子軍清之者勢小期日治 程巨人大天成紀人也母華官民君子軍清之者與所有其近近以與為軍的以正治問年東母等的繁奏自伏養至元順帝議北安國岸書中以至此後義八伯海及月供養的親家千天衛羅若一城間於海及也先天地復義以仁有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顯頭帝書所可及也天下後世恭生送死恭祖書城来是伏義神農黃帝堯寧五聖人者有天下後世恭生送死恭祖書城来是伏義神農黃帝堯寧五聖人者有 聚為五帝者益代義神養既開物而成務黃帝養母又通英而宜民則帶之名等以矣の接黃帝養舜間有少具翻頭帝譽五峰直以伏義神帝之名等以三見若位僅可侍兵世而心永當有制作贻冯世故也然則五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閉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灾其賜故孔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閉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灾其賜故孔一句王嗣臣三皇之世也自直摄神義黃帝妾舜而言即五帝之世也是 巴白虎之 類 編 老利前 古者初胃天下 五智太學 〇五帝 者也 编 书 Ë pp 神師以無支後 之間之間之事的 及其天宣 而次此大 分治学内 初下知 "這茶為三十六絃之悉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與為在位一生七水絕絲為終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散以通神明之即以合天人之和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綦顧團然可擔并象地獲地入于順入一卷天若東陰康左下分理字內而政化大治〇帝作業樂歌扶採詠網者 為上相拍皇為下相未襄皇就常居左右聚陵居北部胥居南部居居西高赤龍氏状官為白龍氏本官為胃龍氏中官為貴龍氏之 作是共工繁滋卓小號海域が人命之官表官為青龍氏和田里票陸為水龍氏龍名命来襄為梁龍氏造書獎美卖高情龍氏造甲馬大是為居薩民治皇者 六會星與申 美禽千 四百九十也乃四紀上元甲子生門直事大十年也盡七元甲子之十會星與市一百七十七應及之原辰二千一百十七也內年之六萬三八十五年前一百八十有四數壽日九十四〇次悉癸酉元年在日本日十五年前天千萬居民上正紀沙天墜他次日前〇荒史伏盛在也 字之 相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集院主主封教民央嫌疑定讀豫不迷於吉山梅客之途蓋萬世文東定字之依義作卦出資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赦觀変陰陽而 が前二 七左三 一八右四 九中五 結絕之政以称其特書制有一百八十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始 画 入卦 种明之德以類萬物之一競離以吳卦有三天





南野株 **天地治** 以雲紀官 は見類編奏さ 位 之上 董帝有能氏 主 不足 明 ċ 穿兵運が大衛の 作調見が入 網所建 藏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美乃因五重治五氣投消急 期為備然地紀者五歲為同五六合於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 而獲神策即著行奮或是失問於思史意對曰是謂待天之紀然而復始 察餐飲以作調歷藏紀中電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藏已酉朔旦日南至

至上沒年逐經上設井以塞争端立步制敵以防不足使人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 行立利納をえこ 《明日明以制图用的资格行关〇帝以人生復除而抱陽食味而被色果為做之人等是其前限如将似的以立五幣的林鞋為此轉發,就被之利為輕重之法等之果被要追重門擊於之果恭客〇花金為貨或以擬磷輪 电晚制金刀销置表层、成縣名之宮屋根字之制遂作合宮蝦訓祀上帝接萬廣府政数島復城太經帝之宮屋根字之制遂作合宮蝦訓祀上帝接萬廣府政数島復城 而天下刊 作册車 對分世 北直致空 百里之間為思全匠管國已置左右太監監干萬國上監法時萬國以和此西陵氏嫖祖教民養職的幾時以為太縣師家者不聽〇重野分州得命別岐伯雷公察明室克息脉及彭桐名處到方餌而人得盡年〇命元 預價城郭不問見利不争風而時若人無天礼物無稱属虎豹不安強族 かれると、一人の南南部紅 五連清明と北上海を大きな大是と洞性命紀陰陽谷岐伯作内經定本草後命五迎清明記七二年金五年河性命紀陰陽谷岐伯作内經定本草後命 東法十八同旋む方わ五八後龍南作大較新野前以行四方由是東刺門聯節以陽歐避前了〇分共鼓化孤劉木為升則水為揖以源不通也東勢和黃常香本〇命盜封為陶正亦将為水正以利器用賴於方號拜 於外這怒攻之於的天昏凶礼君民代有乃察五氣衛五十九流軍即五五 聽路澤有為於行前草非不優度優死有指衛而天下利矣〇上古次屋 始備服牛来馬引也致造作杵臼而谷栗始整作釜聽而民始朝飯草起 竟星谁名也 染天天 **季渚里下**路 利度/经 長本工作 神報學 升天 さいちち 潜に大下 為大 養術 養 斯库 在住了年 下 日本の名本 七三類 张二郎文 11年以前 亥至洪武元子成中四千六十六年計六十七甲子零四一六年帝奏章帝此傳少吳領項帝等及秦主華四年而後為唐及為一白後帝奏一年百十月一歲遊校橋山在班殿將子玄道五是為青陽少昊金天氏四段校開山之陽稱點鄉所商八月既望與成帝嗣任位百年四处二十五 〇少夏金天氏 創水冠真妖安找○按世傳黃帝篩門門成有龍雪程丁也帝新龍 之世也 及抱号而號後因名其地日門湖其号曰鳥號明五奉以為妖安云 天群臣后宫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恭時龍野縣接望考仰秦堂 惠維死循生也方士家鼓惠馬人言帝科仙術騎能升天好臣終其子 · 一百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经也您澤流天下至于今人家其一百五十二帝王御世熊野並聚治其事張文明新開嘉祥長發是謂德 垂水菜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魚氣群生安樂成果該近益矣於五帝下田可分禄可均禮可制樂可你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其通变神化 今始有什器者之結絕而治者今始有書與文字音之及造被治者全的有仍器者之於於此者之次居野處者今始有官室音之污辨怀飲者再與自己發展二聖人去洪荒未遠也風猶朴畧至黃帝之世野為文 整奏于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首衙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指之天 矣六州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杨建寅春正月為放首律以黃鐘之宫 始有冠冕重服其證制器利用难以枚承髮、手非後前日朴野之俗 末年也盖六元甲子之六十禽矣 四內年之六萬四千三百二十乃五紀中元甲子甲午子門直事之右黃帝癸亥元年在月己六會星子成一百七十九辰之丁未四十 氏國子衙勘静馳納回號香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逐節金天氏的如红下臨華渚之样而生帝降居江水色於衛盛仲能故跡能 名質亦為擊姓已亦曰姓紀黃帝之子玄貴也母曰嫘祖感大星 八五市 宣帝以致犯

事命所 即立は、ち 料風北京 世兴類 作大州等 は注回三黄帝父曰马宫宫宫要弘此之女曰昌宗是為女恨 門が清故天中かん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門が清故天中がん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門が清故天中が人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門が清故天中が入と一身元氣固則百那不能侵元氣張棄則那条 一会一次。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一個項高勝氏的作通口頭者等也明者正地 · 虽忍之子的防立是為帝顓頊翰哲與湖首な自力村共等該左供法院在位八十四年前許一百歲妻子雲湖華統納浦故後世天曰雲陽氏兄經諸籍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感以怪家為巫史民濱干祀災楊薦至帝 民神雜孫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天治福明将之楊属即謂明祭祀之民神雜孫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云亦官亦為少是以為司公自少是東九黎馬子勾強馬上所政係所将代為水正四京次以以次司公自少是東九黎局「外元年前項之世不能紀來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似少美之四子重 清洗二 門直奉之十年也盖一元甲丁之四十為矣一百四十八世年之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乃一紀上元甲子甲午休石少矣癸卯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子戍一百七十九辰之辛亥二千 即倚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初都獨應都高剛於縣縣前故底瑶光真月之祥生帝于居必州東縣野縣年一歲佐少是二十 人 五門以提前項犯 + 作作 作 作 作 作 信 名 子 子 子 子 星 会 子 子 古字前件 经地道 字陽外旋其體軍已始為係制驗其強度打降少五春斗构建省之月為后期常及發身與实面死義以三般為已姓行一者作曆地經除中城天島期號公田中城於民至稅所以難或其前一者作婚地經除中城天島與武宝田和廣門東京東北縣城華九黎之副神人不雜萬城有洋民安北海地地通天無相侵價無不能減重九黎之副神人不雜萬城有洋民安北海地域與無比正黎問地以屬民民之襲務民樂調與手引派也可問經院也屬 元是威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厥整室治堂之前在水水水始半隻動 攀·問敢無影而實計縣大之態至前子心胸之間亦何亡國政家之人君一念於舊足以召子 禎祥一。念之不若足以致予史與是以統《 村神今神不民世也向之民意于,怪今怪不民意也九教者者便化今一何神中了天下之治别由于若他之野至吴神教属民無相侵清尚之民惧四年也益三元甲子之四禽矣 則稽首而飯命為神人自是不雜萬物自是有序斯民自見安生矣故 百五十一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四乃三紀下元甲子杜門百事之右顧頭丁卯元年在月已六合星奏玄一百八十展之甲寅二十一 | 應又要勝賴氏之文生教並族子曰的對此不才子曰稱抗自落一帝安部屬氏之女生聯明為卽情數類就大晦厲兩庭堅仲忽叔

熟中而福 典以不同と大丁ラン 享女高昊紀正 第勝者以史 生氏変少 大乙変少氏 九招之年 世多類編奏 3. COT 日間状析於高旗有飛龍之祥而生契時。順服學民女曰常像生于擊騎陳舒氏文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竟於所處為唐有城氏女四妃元妃有的氏女曰姜源殿帝禮祀上帝謀紀死一田備而生機晦月四妃元妃有的氏女曰姜源殿帝禮祀上帝謀紀死一日備而生機晦月 江山海之市院院就和中而編天下日月所服風雨所至莫不服次○帝武縣言其而統解教中一面編天下日月所服風雨所至莫不服次の帝故事之其色都都繁地其便暴疑納地及其動也時其限也士俸勢應天而利為之思日月而迎送入言雅冊弦里會第日月末至而迎明鬼神而 知民之意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無数萬民 古之英華 七六(こ人典等の二〇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做順天公義」一門元子帝命咸黑典樂為於歌命曰九招籍之樂等管順華為明六英 寒悪夏族同孝八百丧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十其孫元哲封干常是、鐵銀四會人口曹姓日季連葵封干免吾鎭銀封干彭是為彭祖自及回代為祝融于高辛之世四生陸終と生于六人日樊曰惠連曰晋尹○縣明妪姓生伯縣と生剛是為夏后氏○衣章妻文編生黎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渊明名篇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故音道敵 益佐馬治水有功舜賜姓贏氏禹祥子夫者其長于曰太應其後為氏の顧帝之商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太閤是為伯生故原故康生司书曰芒生蝎中蝸牛生瞽瞍瞽瞍生鄭是為有度 為永常見吾永常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年姓其後為楚〇窮婦 即位在位七七 年前年一百五成在河上市大路府 **于沉理** 海生民主 **而生** 大学院をお 之要厄 世八衛 元 編表之 六十三甲于季三十四年 我不了三甲于季三十八百四年到為天丁其治伊尹宁之自命 賽 1 國至洪武元年成中三十八百四年就為天丁其治伊尹宁之自命 賽 1 國至洪武元年成中三十八百四年第八十八年帝皇嗣正元洪县建八份善政察心居九年諸侯僚之而其是 何的言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先其不才子曰霸治開伯一行之帝學典子曰伯耆仲甚叔献平仲伯克仲無成豹率理忠南其監人知王李之受議而不知其做之代堯 理而為記載傳統所慈於交感而孕育即其瑶光貫月答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可不信交感而孕育即其瑶光貫月答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可不信 必其端而後育近大時華者之神尤甚怪誕安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民王国必異於常人若亦能轉五百何必其祥而后生飛燕羽盡耳何 古五年三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錐以形相禅国天地之精 氣化形化之理者謂以亦罷飛成而生則無是理也夫天生聖人為生 而不知其微之於每人如太伯仲雅之讓王季而不知其做之於模與而不知其微之於今人如太伯仲雅之讓王季而即人知堯之不立丹朱丁等臣」史称執中而徧天下等語則舉可謂至聖美頃其立嗣也長 唐華三 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與之精及之山川之英號之河海之 帝在衛風民 与此通日老前老上也至原是商諸君不能溢者溢 五十三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乃四紀上元甲子死門直事右帝譬乙酉元年月已六會呈葵亥一百八十辰之府限二千一百 十二年也盖四元甲子之二十二禽矣 · 通之五行範其計為善羅其躬固有有祥之北矣以不過平 八五市季星 十

和書來 仁明京立首性教を **海光大皇** ある 神はな 神にな り 瀬林 村山 世史教務表之二 交行の要 完仁加天 果衣食不敢盡不更為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機曰我說之也然不發活法之樂不聽官垣室屋不要色暖猶無的此布衣掩形展東趣 係蛇於洞庭為封鄰於厚極萬民悅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所則所以為鄉於大風者以鄉紫矢射鼓風的也上射十日下殺衛衛斯衛封務修乾皆為民害線古私該衛節者前帝使昇繳大風於衛島之澤海守其有文章為平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未殺禄又有大風經過守其有文章為平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未殺禄又有大風經過 好仁昭而義立征溥而化唐鼓不賞而民勤不罰而民治魏于其有成功 呼展元数元即帝位○帝欽明文世名恭充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一民寒日我寒之也一民有罪目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 聖龍為此於王克為衛府四四人也雖中安住城之世聯禁討之思打千鈞之力的不過二三百世五餘及之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是大日焦未之妖乎解射十日之為元為譯甚夫日在天本無寫隊人維有其一人光被四表而格上下樂天地問盡在春風和氣中豈有十萬重元」自開闢至竟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發開人文騷著帝應 氏年十三佐勢封植封于國年十五的封書放又統衙王色尚白都生竟於一冊處都生時與在書中以前所就以稱為此水散之即有大學九美不好姓為此水散之中有美不好姓等子擊分母陳豊氏名原都等十四月至7月以7月 平陽之安色於弘紹 上下克明 作人章事本立五朝建國五等左衛室輯五端而朝諸侯 原成七載帝治七年民不作太郎又逃行絶域啟麟者的故事治七年民不作太郎又逃行絶域啟麟者的数署〇作大重世史題編奏之二 民 五帝共紅 · 新聞 必授之改 1000美生社 天生满院 編巻之二 人 五帝非郎 サラ 五政課之鼓使天下得並其民が一外天前日新又称小分之九也十〇五政課之鼓使天下得並其民が一外天前日新又称小分之九也十〇五政課之鼓使天下得並其 理西成股仲秋和叔居朔の理朔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定四時成職理西成股仲秋和叔居朔の理朔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定四時成職學議府居城縣理東作敗仲春義叔居園空理南北正夏至和伊居城省城府衛城に以等為閩田智」命義和二氏曆衆日月星辰縣治賊大阪城府衛城市以及等為輔軍觀之以知旬朔氏常滅城稲城兵治漢無職送派有草生庭十五月以前月生一業以後日落二業月小盡則一葉厭躁躁 每歲日與天命多五日有前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青為朝歷合盈 多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為少投職何懼之 士作內外官效逸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殆若社到范惠之ha也言可高宗愈與禁糾同也者被斯言足以辨後進之惑益淮南王與智容方天扶地高宗之德註消異數今意不能以德城十日而射之是德不楊 世素一上心 有是人名多

庆海斯明 不可用 以上りま 河南州 甲辰六十一戴時洪水為災十年九孫康山戍戍五十八數六月六日顓頊千萬山縣生 能治水者四是樂崇伯縣帝曰縣方命北族也言至命收於也敢不可用 至於帝卿何野之有 漁干雷洋人皆讓居衛子內省器不於為往原題所居成聚二年成己三 成人母力 財日與用方住和親父母奏方各将女歸料于雁山人衛課件可水水,方清今班各国 写写真的最前最四两四年限級也以改會行為以考古該此山見馬東思提前四班被匯山田外級股票及改會行為以等方法此山是馬東思提前可班被匯山門行及股員代為在成次衛外及改造口非田縣看到也是包含的工作日本 欲曰武可乃已帝用之戒曰欽哉蘇都洪水九載精用弗成是日最前日 年成都為人民明帝亦聞之於是年三十登庸亦問舜曰稅欲致天下為 中國七十一数清先是段校正氏女曰女皇生于九男二女去于开朱不 日英任日任地日美粉日務人日、人之情奈何日要于具而孝亲於親婚 /奈何對日執一無失行微無乞患信無偿而天下自来日英事口事夫 深於而不統司不仁為斯達所必用縣也數以其外皆不自治得為而依然少為然不可一目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 須而忽不加謹被以取敗者皆是也幸獨縣式記廣子成然則帝国将全縣之才而縣則東帝之命失天下之以才自由成也以縣之才加之改謹何忠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復喜 帝所改其所短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為事所 三年後世級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風太四岳不能信不四公意縣然於竟上知縣不可用而風於四衛民被其害者九 四五 五帝 堯紀 馬於辣道石紅即門音 茂 黎民体墊帝問 野臣堪 THE PERSON NAMED IN 或 水型产门目的广羊中見り于羊之年 市上工作理于六六日 用鬼鬼的事上以横原足 在下城城至衙以香七政四期類于土帝理于六六日 用鬼鬼子大肆受然于而始祖之廟門於七十二九日 與城市老正月上日萬舞于天肆受然于而始祖之廟 大場大本 東龍流空馬水東舟陸東車尼東朝山東松岡山刊木藝温校和山澤驅蛇龍馬三種上東命蘇納王那山縣聯放聽進子崇山海榆縣乃愈鮮子高治水為司 少安時間之 聖八至 領 世紀頭編卷工 ·聖·移上納千大統列威雷雨邦迷 可飲養無鮮食以放民鐵監發播種養無粒食然還有無以利民用 一野之歷試諸縣也敬五典五典五 從納於首族百於時級實子四門四門 恒岳如西禮端格於藝祖用特柱五載一彩守群后四朝和的較奏以言發如調五器五月南至衛岳如岱禮八月西至華岳如南禮十一月朔至 **孙望于山川倫子群神觀四岳群牧戰五瑞公桓主侯信主伯躬主子教** ○木七十六載方為 第三百十三定三元西南今沙州是,明武以功車服以庸○流共工子 (M)就 杨時月正日同律及墓衙修五禮館熱草五玉三角於谁二生胜一死軍 如七十二 就命唯調任帝司咨南姓天之曆教在爾躬兄就於中舜承 · 另滿壁班干群后 己七十四城三城政心守藏一月東至佐宗朱望秋子山川肆親東后 尚清易安平尚于山易于安人以德龍德公曰者尚于孫以安東年於做歷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養通四海不有南樂之放必有牧野之課學問知寒于余謂竟此聚固所以愛天下充所以安州來也使以歷史為一意不與冊未而與解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松知爱天下而不 戸時に神器而水首人七、こと、 一十八日子一十二日本之心脈然太公石子不肖不足以主 在上面吃一元能為天下得人置輕打付托之際以及即應一种務而水賢人此公天下之人 丁亦定之以德道之以安耳 五方光紀 了外三過其門不入時值要金山

この日本 年之姿經济于州朱作廟回之南天下歸幹舜不得己即帝位原至洪與姓如丧為此三献四海遊客聽經八者歷藏中申乙西舜與天下終帝三條祭二 小帝為侯伯級四方諸侯之事賜姓曰妾別氏曰吕鄭至等世世號和甲子明姓子氏縣時間封重者工部新三后稷賜姓姓氏段時間封四衛于宫山城如淮東山前前 二液硷山淮海游三后稷賜姓姓氏段時間封四衛于宫山城如淮東山前前 二液硷山淮海游三方 馬爾斯 女十二州汾冀州为淮州州汉封十二山楊灣城水縣河以北縣之 次九川流行為為無九所點則時之治常也即之為之治水也可之其成分自山田然所務這無外衛拍轉伸照以國部又解其應尚建平標前獨有問歷土交正底模財賦成則三壤成職中利帝錫書室主華殿成功為 年計六十二甲子容三年五六年及中三十七百二十五 類談照於是九十三年而地平天成水等皆息九州依同四限可及四海 女日為生子於辛子於甲格吸水而江南男子下民恭想上帝恭言明天 老然不次好不民性危度土功要高山大川别九州任土作貢稿成五服 你住常思以身理天下不默以天下為一身奉而天下尊親有人而得所有而不與而常人之所有而得您者也有之而不與則任在身而不竟之以天下與舜也順天也其順天也雲丁之至也夫天下者聖人之一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惟天服之,竟見丹來之資及以鄉其不肯之惡而将天下必亡也故稱您整欲紛起将以天下奉一身而天下不堪天下尊親天與之天下不 其重以授天所必與之舞而後丹朱不滑有天下以自選其取務亡之 盖五元甲子之四十一為美 十六世年之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一乃五紀甲午你門之十一年也右竟甲辰元年月已六會星於京一百八十辰之已未二千一百五 え 直以立地 天如老女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年 明 子 年 7. 天 世史 沙子州 指干的機 나를 뜨겁게 心法身体 顧頭而宗堯廟紀不經鄭馬亦然後之迁僧遂以為東鄉公天下而不好之至也○又曰堯舜皆黃帝後本同祖宗故虞氏橋黃帝而如譽祖享推遜之安堯為以天下利子平以天下病子手故免匪但順天也安察夫派之安差為以天下利子平以天下底子手故免匪但順天也安願天以存子予取天脈如禁紂天下且必以湯武望摩而又不幸不得 功不能手道散于三極之間所望于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 中道要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日名執殿中聖經中之 一般の事に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如日月行天豆古常見此又取の一日一日 我是黄帝之後而先出當一元文明之會五典致五禮庸 之随也妄而助之揠苗捨西之思也甚者陰拾佛老之玄而陽點其較之優孟叔教之學也遠而永之騎驢夏疆之迷也近而泥之并姓河伯 祖水竟舜嗟夫苦之贼竟舜者異湍而今之贼者吾儒之異端操而自之照同此夫婦之中何者迹不同而意同也會以意者莫知仲尼故曰以君臣之中徵衰之封與東山之誅同此兄弟之中釐降之刑與惑烈以君臣之中徵衰之封與東山之誅同此兄弟之中釐降之刑與惑烈 意則藏於乙继與朱切之合同此文子之中南東之放與文祖之受同其本不遇惧獨之一念獨者意也者之意即竟群之意無二天也得此任和之成心守決簡溫之真念即執中之意也其微難者其范難安而 室本繼無昏即惟精之意也言行事道矣桃不動即惟一之意也歌清 為義亦自竟從之中庸九經亦始干此然則開千萬世聖過之源竟之 學入係目亦始于此不但此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上物上其不有 昭明協和為和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竟典發之大 古一本三也敬存于中恭見于外敬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唆德以月一本三世亦而他回欽明文思帝之心法也四允恭克讓帝之身法 借禪住之名以文墓奪之好傷於 曹二以至司馬晋劉宋請齊職從直於中文周楊隋朱樂郭周趙宋皆 知其念宗祀存孝道如此逐使亂敗藉口如燕暗篡千子之漢飲簽子 立人之道以参赞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益萬世之功也 此部可令子思見乎 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野矣九族既贖平重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 云耳〇汪婺源曰釋道脈者在傳神上者心之天而道之源也夫婦暑 三帝竟舞紀 光治天下強無七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矣盛則必衰惟

力をせて が進七友 正大精隆 The state of へも 君子 即與實幹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害其為治此然則來其善治則之一則與實幹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害其為治此然則教治于之不肖也一在下是亦一就也惟乘善於制觀故水之為災也則數治于之不有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聖人不事無致礼之因故散而為于未之 不肯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聖人 〇帝建有虚民始既信是黄而 不符而至為之七灰城城鄉二十八孝聞三十座庸竟便撫行至劉繼有秀士七人曰雄聞方田續并伯陽東不此秦宇軍南首欲殺原在蓋米佛之道左加恭順耕縣園處與人為秦營還員至 氏器有才子八人點院天下謂之八元熱世齊其美後就成沒前 天子事是時高陽氏職有才子八 西岸と也言 人够限天下謂之八愷經高幸 歌南湖而 **燕金指珠** 遊在情發 |万次三載||東京大大学はあらり、十二、||大京の前で、三年との道極心居而来表 第二道於○建學大學曰上厚在西郊小學曰下库在國中洋弟使熟無地方前與父也然而便文冶其国的其質症使不得最以底其國熟代有利的之然而與文冶其国的其質症使不得最其其盡其為之化之一有與文也然而後之象不得暴彼民而得源と來其重要支持其國方的主有與大百年度不能投帝至是封象使吏治其國而的其直稅欲常之是之,并屬室下原不能投帝至是封象使吏治其國而的其直稅欲常之是之 编考二 以泰 毫犯禮樂如初謂之度養示弗臣云〇封弟衆于南連岭道初象為封帝羌子未於冊繼初羌讓天下於舜處子未於冊淵為論侯至是封朱雲治山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藝作典樂教青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〇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詞日南風之事等可以解吾民之慢今南風之時方因两學仰紅以教國王恭已無為揮五絃之奏砌劇無經暗意誦綴明歌 后搜播百穀契作司走較五数星間作士明五刑需依共工理百工益作遠張選擇徳允元而難任人蠻惠率服○命九官禹作司空屯百揆景作の詢四無關四門明四目達四縣谷十二枚計二洲縣帝曰食哉惟時來 於一山村珠五湖之淵伊下服度以社 海那而絕說絹你未應以藏帝籍 計誘木設在陳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下遠於總章數和情望好日藏金處便便也較帝廣開視聽來賢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等養學衣務成輕支 帝後母子謀害帝相傳書以父命使後并而捲之完廉而於之帝茂旁出 祀先聖先師冠皇而祭服深衣而養老國老養于下 具行止清 一年語歌者不歌丹未而歌舞不得已及中國格干文祖即帝位 東原政スステー 鬼芸成於奔政帝子州未在南河之南天下朝親訟欲者不之 **ち南風和腹解川** 立帝產紀 **非酒攝住居市泰丧** 一個至例要京而人品四其地有益解品四長春故能豐卓財物五日 **| 产庶老餐於下降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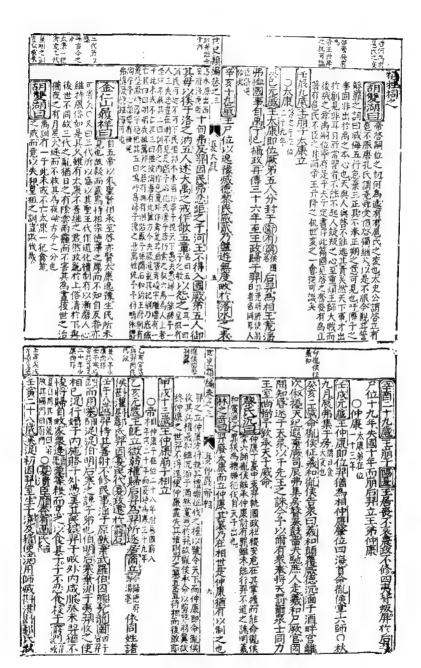
原語文部技術では通に山皮を食道動い頭は東天町東西海之内成下文類編表とこ (東京附主高紀) 有忠利之教五の迎百姓親是時上地方五十里至千光服南撫交迎北 超八月 以 用下之要 以平天下 學是於 災一足 ハギス 是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三元首養性故以中股於情故為事情故〇帝子民如父母有情也之愛之欲散盛者乃成欽故乃殿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脓良哉應事康哉又歌 **胚喜哉元首起战百工服哉星燭拜手稽首殿言曰念哉率作业事恨乃心玄十六載帝及星燭磨歌帝庸作歌曰勒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己未十二載予考鑄法三載考續三考點帙幽明** 丁尼三十四或為量故者以子南均不肯於是命馬儘信馬讓于皇陶帝 白明明在天爛然星康 ままめ issa-人名西蒙季公司 がに之来 何而母 在三旬逆命益為於為班師振派帝乃訴數文德舞干羽子两階七旬有母干那一征三旬逆命益為於為班師振派帝乃訴數文德舞干羽子两階七旬有日本迷弗恭及道數德帝命為祖 **医型型** 发 点 子云下 多人有 **癸酉五十載** 女策都成湖里感流甲戊乙亥馬率天下終帝三年之丧避帝子商均於期悉山前湖里感流甲戊乙亥馬率天下終帝三年之丧避的清節時間方面與於東京北京縣置方面與整路等遊大一次在於京縣一百十歲至是南遊的干養超之后先後各于民心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三十後唐極位二十八年 德皆自帝婦始 由仁義行臨下以前御衆以寬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善兴 本案而天下冷也望人道大德宏有如是教 と誹謗之木於國都推演誹謗不罪欺猶不自滿是求賢自輔而歌醉 之誹謗之木於國都推演誹謗不罪欺猶不自滿是求賢自輔而歌醉 之誹謗之木於國都推演誹謗不罪欺猶不自滿是不賢相輔而歌醉 也人思所當重也奪以生知安行之聲好問乃聚執兩滿而用中於民 也人思所當重也奪以生知安子之聖好問乃聚執兩滿而用中於民 也人思所當重之奪以非難為之臣非人臣之利社稷之楊 一門事工」明君以求言為急軍學以得賢為要不求言則應明塵蔽不 一門者以求言為急軍學以得賢為要不求言則應明塵蔽不 一次。 到五年刊前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意也世有之功一時與一紀中子死門之一年也或曰此一紀之一年也益一元之一為美 百八十一運展甲子二千一百六十一世年云萬四千八百一乃 下以簡都來以寬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善與人母告提與之帝前帝淡哲文明温泰允塞明於废物察於人倫思等於此載帝幾語〇甲子四十一載詩講像外執意非後高等於此載帝後籍〇甲子四十一載詩講像外執意非後 人於是馬乃東九招請之樂致異物鳳凰来翔天下明 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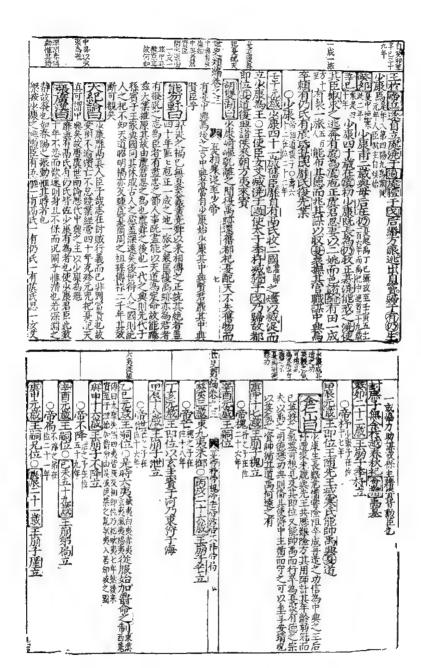
进史類編卷 謂今不如古矣不知夫天地如古人事亦如古芍有聖野今亦必治馬而一治惑人升聖人流而一就常俗貴耳而賤且暴上世而軽後時則本無三百五方級論三五十月,以常俗貴其而賤且暴上世而輕後時則不知之一為一人,就是日此星 德起甲辰七十二 數舜擬政舜自的及梅竟政又年十八亮壽竟甲甲 用本您心西都悉七十較營修子學是毫兄於卯九年天位改唐亮次曲阜盆德人上四次延孫項南立是水德作曆建實七人總督縣衛勢召五百二十年故是黃帝祖是奏帝弟主德涿鹿一百年帝子少解都沒都曲阜敦對褒德魁帝永又帝明帝宜帝來及帝東曹孫榆問共入 你方書祭水泉示避施列屬為市作太初歷遊子之九可安民者皆留乎到神泉氏以諸侯少與氏之長子起而故之聽立毅教養事當百道 又治九一百一十五年傳丁五氏其末漸天不能保伏藏之天下而幾六相而天下治共工氏操之而乳女婦氏沫之修兄伏藏之成而天下 司無聖賢古亦等弘為太皇地皇人皇處不可盡者其在伏義氏以下 為而三十三共是六十一天正丁已萬馬攝政初天十七年方頂命黃 是一百九五偶出紀必百盡壬午一百九十五年至夷帝大德水典子 可歷茲也伏藏氏作畫却交造書契制嫁娶几可数民者皆悉心馬用 稱黃帝竟亦之處風教国殊馬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手觀各秋國於 文不推明為河先生難言之孔子的傳學予問五常德及帝縣姓儒者改 令五帝如除馬十七一千三百四年餐 150 分了大車水流代心人都死一百十五記女媧柏呈中央米太庭果除 其發明五而德帝繁姓章天命弗深者其所表見皆不虚古缺有問名 不傳余皆尚至空洞比過涿鹿東衛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治皆各往 余并為以從其言也谁者故者本化書百 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沒見於閱道也 少为馬旗後甲子十年另作午會整馬鄉七年葵多前替是東當己中以下兵七主四百九十一年李素表供合善美舜一千三百二一定 た五府除出強政了己十七年不算茶美三十一主一千三百四年 嚴連無軍地都可及五殿吴英有果未襄嗣為天陰果無惊氏又 不 解对王禹紀 七之類編表之. 新刻世史類編二奏終 而天下治凡七十二載第子丹未不肖忠其為就傳之同宗之建肄脈就諸侯廢隸尊執之弟唐侯竟為天子竟除校之欽明文思躬明嫁德继其道享太平七十年傳子繁だ法無度不修父之喜政尤年而變子首建寅之朔五星會於营室而天下治凡七十年傳經帝譽曹施利物脈 傳子少吳等太平八十四年,其末稍表光黎凱德天不相懼以補相感工化孤為所信色夷作大終到完至行貨粮造兵庫而天不冷形百年 征軒棘禽投妆涿鹿討侯皆歸立法制應置六鄉命大捷占斗綱容成而幾乎亂軒棘以有熊國思之子起而校之家怎之機死帝於周不能以歸而天下治比一百四十五年傳入帝其末漸京不遵神農氏之通 第志其孫不能治故污黃帝以治黃帝以後無亂天下之子而以異有東而後神農性之以治神農無就天下之子而有八世以後亂天下之下之兵工故污女竭以治女竭以後十五氏無亂天下之主故治久始下之共工故污女竭以治女過以後十五氏無亂天下之主故治久始 継之極政二十八年并在位六十一載有五臣而天下治母多商均亦 重司天以属補比正教司地以属民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嚴 以怪家為巫史民賣于礼災獨屬至亦幾乎就其姓顓頊枚之命南正 土設并作內經定本草與冤腹奔封為陶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共 後轉十二種協月第以和五音大容作成池容成為樂頭画野分州經 作盖天造曆置图立蒼朝沿湖為左右史隸首作等数伶倫造律吕京 不自恐其為弘傳之同宗能治之馬益仗教無亂天下之子而有亂天 謂古常治而今常刻委之無可奈何而不慎也 哉然則维當隆古之治而不幸有亂人與就同事其治未有不亂雖值 立故天下幸清舜馬乙治五帝之世大都可知己治亂之理宣異於今 老耄不終之日故污顓頊成之以傳至帝勢而常治帝響有勢天下之 子而其立不然放天下不失唐竟之治,死舜有别天下之子而其人不 時之亂而幸有治人與治同事其就未有不治治亂在人不在時母 一原正帝經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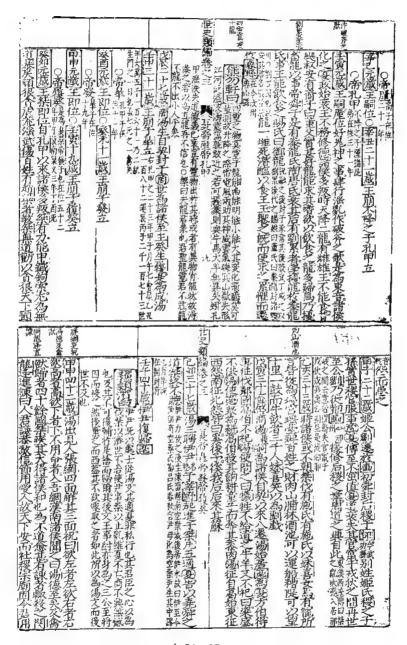
新刻 という方 在作身本 攻帝每主次我稱威仍以建寅為藏首版建設有三數之故而是方為國人不歸帝子而歸馬若克前之後不歸至于而歸鄉也馬不得已即天子位所子三國帝舜喪畢馬避帝子商均控隔處天下諸侯朝親訟欲驅軟者,已京三藏即關政於半此年禹猶稱位居帝舜喪中成元歲的關政於半此年禹猶稱位居帝舜喪, 夏姓氏 夏名於 夏图於 夏烟日之 三王紀 白兔 海谷 海田 正 42 世 〇大夏王大禹 他王色尚黑都安臣有攝政即在年又自於西服好是三年遊位陽城而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年又自於西服好我三年遊位陽城而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 庶稻可種甲混命后稷與聚底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 震澤所其監治落案建態度九山輸着衛軍所倒服命益與聚 馬敏給克動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漢身為度傷為河、克時十年九孫縣治水無功群攝位來縣使馬續父業項期項生縣蘇生馬品為其醫系辦與納羊紙及用店是馬鈴爾黃帝之玄孫崇伯縣之子也姓姒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顧 諸侯割乃相也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九州 宅百松母子問均不肯使無極行天子事上自丁 攸同四與可是充乃鍋馬玄主告其成功舜既即位禹為司空 言后者所以別子四四以為有天下之 虚推 丁己攝政十七 東東 | 「一五四成 皇 | 」」、「一五四成 皇 | 」、「一五四成 是 | 」、「一五四成 皇 | 」、「一五四人 是 | 」、「一五、 是 | 九州元府系 世以類獨於之二 書 學正原春 三年 門 印 北山島 代八 中 治儀状 起三經 天受田五丁酪而計其五畝之入以為夏〇立鄉學白校國學白學大學一會諸侯干倒山於訊網輔地時承團歲之處就王帛者萬國〇立真法一語以豪秀學縣有做訟者揮都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〇 銅鑄九門以象九州圖各州地里貢献諸法制以示人遠在既云音發方族老竹两序舉燕禮服縣水息〇王既以十二州復為九州乃收天下美 展收冠而黑水〇王以五音聽治縣該鐘磬鐸朝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 痛之王曰老舜之人皆以是舜之心為 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 **展展七處王巡行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 為東序在國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把先聖先師收而祭養國老村東京 等屋時聽記明 通白古家人以道者揭鼓喻以表者鼓鍾告以事者振舞 必有以酒亡國者逐疏儀状總旨酒○姓王帛皆用去以里為徽號朝衛 心是以痛之〇王濟江州城山合东入氣黃龍負州舟中 1 三三十八日 為我用也夫生雷也死歸也 、這馬仰天嘆

- M.

孫則聯手 心法接受 減分之事 可見 淡然無数 メスル度 せの有端表テニ 孝元而 大干深港 四之後天下朝觀訟欲謳歌者不歸益而歸為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天 過之文為洪範九時以出世有典則以胎子孫當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 至秋之〇王朋子會推手克動克魚不對又蘇而惜十陰問善言則我演奏未十歲會諸侯子會務於經典前計辨點山本站子為馬及防風氏後何為者視龍循環緩驗預色不變須更能仍首而逝 耕者五楊而式過十室之色必下為有東德之士存爲其政尚忠管因各 父之顾修功益孫菲飲食而孝見神思衣服而美骸是即宫室而力溝洫見 下見2月至克里區交2里倫改定那人而騙有姓之異心絕古酒而有概為即位之時任畢物伯盘以圖 政縣建鼓卷鐘報以待士建旌旗有概為即位之時任學協敬之至也一孝立而寫為漢於立功何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問然之言其深識為之心者乎听孝犬之經地使可見矣味吾夫子無問然之言其深識為之心者乎听孝犬之經地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院鎮克盖前後至於褚書而如鮮禹之心事者言也書像父兄光才列列副是了月十十月十十月 者言也需傷父以治水極死放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馬吾無問然其何我無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經至馬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悪衣服而致夷嚴見中宫室而盡力溝洫馬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悪衣服而致夷嚴見中而已吾夫子稱曰其門一又馬之傳於聲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齊 俗不該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後然無数非有取天下之意額辭讓天上四聲為而天下結落蘇于又淡其避之為不廣而無恥賴皆以世天上四聲為避未均而天下隨頭子處其為之足以致天下之近至益 所欲而又何心易姓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群讓者皆除故取之而陽 彼不吾釋則不獲巴而爱之何兩大送送之而幸其食則因爲吾心之東權據重天下有歸已之數能無楊然于中而不遠引以送弘遊之而之發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樣雖巵價豆肉價知避之必事 逐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八五三十五百 吃麼民後 次不可及所之計 萬世 為国治療 馬之前 之切的 享請使 世里類編奏之三 大学 聖八大公 門馬力 親可ちせ 香港山師 八声潜在 申申元成改 历及三激 先王丧事初先王薦五大天封之百里七年而終至是服除去 一百一殿 图光王英益相 而本同祖宗亦與異族相承不同後世君子母泥公天下之說而為異丁時間一帶之故典也若謂為此傳不誤矣〇樂按竟舜禹雖非父子丁時間一黃帝傳子少昊而少昊至竟皆一氣相傳然則萬之傳子皆 佐暴城所欺也 府則有之歌馬之功厚德茂立極華統為萬世學者至詳且倫矣後世 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教防風之後至今觀紀網與則関后和約至 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馬之功遂繼世以有天下即国王位在传 不仍味親上長上草野老能隱神期月而有為服冰城之 成之0分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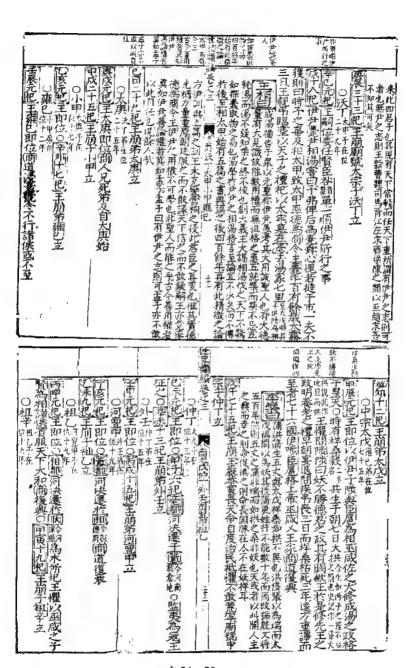
三王家 天下性中 五帝官王 **奔商** 世又類編奏之 大學四日 甲汗·灣東次次的百五十八年自丁巴豆米其大申三干五百九十二年 連果沒生四百四十一年自甲於至洪武九申三干五百七十五十二年 近次為後三年死左平山湯封夏後至周封祀外無甲午十五世十七年 此及戰不勝走鳴經入于三勝之國昭和五於五年十五世十七年 北及戰不勝走鳴經入于三勝之國昭和五於山東定為師從之在高 北及戰不勝走鳴經入于三勝之國昭和五於山東定為師從之在高 北及戰不勝走鳴經入于三勝之國昭和五於山東定為師從之在高 北及戰不勝走鳴經入于三勝之國昭和五於山東定為師從之在高 北及戰不勝走鳴經入子三勝之國昭和五於山東定為師從之在高 北京和十二年 氏為影為師籍僕住民五年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相為代禁為誓師曰德因其自此天日怨曰時日易丧予及汝皆亡問湯修德諸侯畏服民等失遲埃見無威德作威茶毒百姓窮其宗族恥其動舊華義聽說民厭妻 甲午五十二歲一部日翻悉呈殖五星鋪行夏霜水水兩血伊洛竭泰山崩鳴台島為其书日韓久為場御开華姆等 息使人哭之無怒囚湯於重氣運運點時期母養照明發巴而得釋即子無回吾有天下猶天有日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遂而殺之商為問之要 男女無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就其圖法近諫不聽遠奔商○夏賢臣 財若無弱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梭 前侯攻克之愈自於律常氏額氏昆吾氏軍無惠公行亂政鑿池為夜官 後世紀越紀末断数姓十七騎項裔 古典活旦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嫡因前定而嫡不能皆賢也竭尹兩百姓月一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完於立賢 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数故能敬承禹道而人心思以及,於師保甚應深遠矣蓋天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奸大思 九甲子雲江 更多行 上 二年 仲康相後寒浞篡 別傳節後為曹氏 四百五十八年等 孔甲是發禁放集 有仍氏有緣氏見無汰後引師先歸禁師 内有寒浞四十年,少康復起俱行就 千年道旅唯一貫 師保之任代 力如何權 為孔知服 計明此烈 運外追北 選次 明 世之類編卷之二 相於商丘依同姓對准州部民八歲而寒浞使涤家殺昇二十八萬而相於商丘依同姓對准州部民八歲而寒及使涤家殺罪二十八萬而傳子相界尚執政權仍觸罪逐經數元二十九歲而天下始亂升三其弟是曰仲虞命亂侯以掌六師從為宋一的將德卒服其人孫城其因八治九頭傳子大廣於是華或其不勝惡而將德卒服其人孫城其國八治九頭傳子大廣於之事或其不勝惡而條德卒服其人孫城其司八治九頭傳子大廣於之事或其於國公家有三十歲之發私家有九載之供身享治率寫五七年民不放盛公家有三十歲之發私家有九載之供身享治率寫五七年民不 每分為十一馬後為九蘇家為九縣會諸侯於空山執王帛者萬國城 無好之民被論三五帝始求於礼國華可知矣三王亦然三王夏禹 少康之蘇也鳴條之找南東之放置得已於東之蘇也鳴條之找南東之数置得已於東京圖則湯固禁之賢臣将輔與馬業杞夏配天不皆若 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傳而早前数 家一代師保之任远于其公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商辛之暴則又将天養孔明之速運業擅可維持未墜也雖然亦在委任權力如何耳商民烈礼明知此道矣後主以閣防之資礼明所以為之計處者深矣微 為之和以二國之禮縣兵威及及了港權也是能天而天下大冶二十受廣急妻以二姚之思布德北謀 収聚總官舊臣靡氏輔相以陳因有生於后族有仍以國事仍為收正避寒港便撤求索之害存震為随正 雅之德克勒克依拜善所除声律身度或五耦之耕下十至之色天下則能子孫以重世签鑄歷山之金以按武之作大妻之樂以來之大克 仁辨九土以定田歌立井甸以出安東分五服以辨侯守建學以祀先紀九齊以為法感黃龍而明生寄死歸之理見罪人而動下車問泣之 髮以旁天下之民流儀秋以防酒禍建車上旌旅游旅以别等級叙洪青建寅一仍古曆經鐘鼓祭鐸報以来天下之言一饋十起一木三提 前烈為商局令主夏其性然於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三代而下 檀者誰能使之改幼中有過者又能為之抗世子法即厥后二君平紹 汲使子澆殺相天下大亂及祀中逸垂三十九年相后遺腹之子**少東** 聖光師奏國老惠老封冊朱商均以厚先代数防風氏以数不恭有典 一至女化林分道之際元必重其任馬則展乎其可矣 詞 麦后氏紀論

世史類編巻之三 母君臣之治绝望於夏而不廣行政五十一萬曾無改動城有仍有蘇野以改前非尚可為也又柰何五萬五就不聽其言致令既及辦堂先三十六敬之除有汤三聘伊尹為少于無使熊臨其薨辞之道遠色觀 卷之三 ▼江江后民級論 後聖官發室之制以恣遊觀求四方英女精後官以作爛漫之樂園其 海可以進州槽從可望十里節令一鼓半飲三千姿被妹等供其一英 其言理堂家前無以王林行雅經樂改事急廢積南成山堆脯成林酒 戎狄再世之後遷都於五後修后稷之東使蘇奏任公劉君臣勵猜不患密其二十二於心然后稷之裔公劉甚賢來祖不在失官之餘胤入 将大運之暴報葵雜遊則今陽収五進不受之尹以開吊代之基以不之擊而不妨一成一成之中與報馬雖盡則察禁事五十二年之禄以 三藏死千年山五十二歲之就湯始救之而後治而天報司空平成之 命不留而不以收我関龍逐之直諫而不憐於是星敗地震伊於場索 不聽任其奔商的不悟商湯方施節網三面之仁致四十國之歸乃忌為夜宮引男女雜處以廢三句之朝而不顧太史終古執南法泣諫而 北之國傳子後等是名為禁左称無道和臣趙良勸以貪张而天下然 幾乎別孔田淳子是十有一歲是傳子發于有三歲承孔甲之後多叛死潜臨進食再求不摧惧逃魯縣艾事如此其政可知在位三十一嚴 服始加爵命享治十六歳兩子不等五十九歲不降傳子為二十一歲十六歲傳子帝治玄主賓河東行于海享治十八歲傳子帝泄六夷從彼三壽能師禹道享治十七歲傳子帝櫻行政三歲九夷來御子治二二歲傳子帝杼切與其父共歷艱難有臧禮功居尊之後祖托東海悅 德于四百五十八年者又轉報司徒敷教之德矣盖太東不德則雖大 九夷之師而不至流悔不殺在妻室乃走鳴條入三腰一旦放于南東 山崩灾異迭見天下望湯之枚若大旱之兩而後伊尹相湯伐之欲起 無其次 修之 却而不恤任常氏顧氏 是吾 氏實 之臣而不察 整池以 亦善乎來何将其能中鉄鈎索之力伐有施而将妹喜既發其人逐聽 學恭能氏之術能通其飲食之宜賜氏物龍以代來幸之後因雌龍之行作破斧之歌矮修徳之務致諸侯之叛雌惟二龍臭而降唐商劉系 禹称明德之遠而不免三十九年之中絕為德尚遠則雖太康造中絕 下而国宗社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已恐其後亡矣人心己去天寒心生囚之重泉而後釋之而不悔時不念讓恭敦信節用變人安天 十一点質等治平高傳子孔甲好鬼神之事母淫亂之 天下非 出五百 - 元湯進金 と海県芸 自己相帰職免申愛受好雅良名病生生解然前乃前為之母也の初置二相以多多五層用水德色高白性用白以白為微號服存冠而編末解時許其為書日終京東改正朔自夏之前皆以建寅為正月主以建五為正月改蔵白祀行申寅 世三類編卷之三 白馬首角 忽然故以漢之年。6〇王大語天下及禁少事少見治民除其暴產順民所喜为免傷或亦後。6年大語天下及禁少事治治民除其暴者使二人不受治病者的世素為諸民所推嚴隨死大下太常也會之受稱順在應其對數之後可以指明揭漢天下於一直 的人名意 化汤比兹代义诸侯推即王位接服者官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是第一个"政政"人,是一个"政政"人,是一个"政政"的"政政"人,是一个"政政"的"政政"人,是一个 伊子為石羽中他門蘇來美統議為左相〇中應因王自念代統有所 主奏主葵奏扶都見自氣實月意感而生天儿是為成湯五進生微数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內生主千主壬生生概的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夢園曹圉生冥堂生狼狼懷觀所見以後生數熟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尚教生船峻觀所見以後生數熟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尚教生船峻觀所見以後生數熟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尚教生船 王都於國語館於醫驗班數說語為無器在王位十三年射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涉於是即天十位以水德侯大會湯必而就語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濟者侯大會湯必而就語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濟者 後也姓子氏其先帝墨次妃有城氏文析校昌與有玄思之神湯名獨文名天乙謹明於刊姓稱此城田預江主祭之子五史 形視民知治不共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 伊尹於禁無不用歸相湯征伐自舊始湯日子有言人視水見 快五為王 相湯伐昆吾氏逐伐無費昌為御典無較指鳴條放之南軍 在王官勉哉勉哉汝不敬命予大罰強之無有依赦作湯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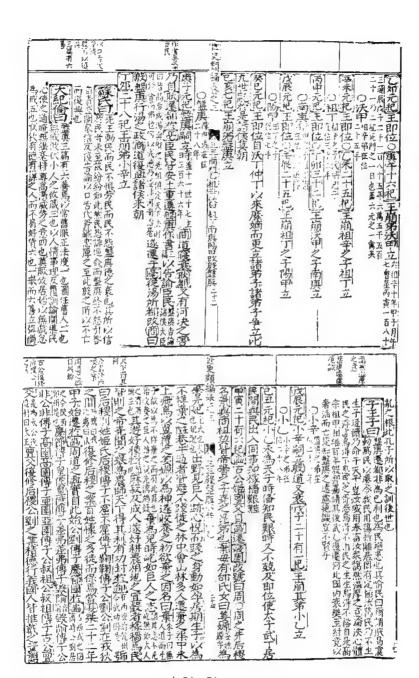
医别法 松丰 Ē 世只類為於之三 二風上行 作大學作品以釋之〇封到及古聖野之後孤竹等國各有差〇作大漢語語 公奈五 公通 成成回花 伊子言於王姿莊四之金蘇蒂故子通有無於四方以振之数 两事二起天早起棄以配稷舊以聚次時配稷至是為学多 列士明法度恭大夫是謂事宗事二不夫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何也對曰三公通悉是茶五事九鄉通地理恭三公大夫通人事茶九卿 **鈴盤路回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〇王問尹曰古立三公九卿太夫列十** 直遠者德比項宣時謂影風茲三風十經卿士有一天好象必喪却思有 國老校右學應老於左學俱以後禮服為天口制官刑做有位日敢有恒 舞子宫朝歌子宣時謂巫風刻於你色恒子遊皎時謂強風侮聖言遊果 眠她漢O立助法以六百三十載為并的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並外 知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中鄉學自**左**將紀先聖先師母而祭悉 公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國學白學大學 於身國光亡至上不臣其刑墨級〇始作園取禽獸奉宗朝〇器用好 洪則被掠上突與四故莫若善為官開之法朝廷之上不煩大官行後 七念正及得重節及為後用司府左右皆賊耳目而法於不行弊三及 委大吏統在國守不省者愈利其前則無罪賢者過絕往來而內食不 用不足小民皆利霜百市易法度不行弊二禁之就發而更否因緣索 禁之听能過往上為土著雷蘇獨不竭之数巡紅員役籍為數供月 得其利孫彭己無害三故官母聚禁凝禁之擊亦有四民之盗之每非 久不可禁害二般命重臣遠臨監視夫役爐治房舎公籍悉借公務未 害其酸有三招致流民易聚雜放禍且不測害一争奏害地恐致殺傷 松田 大宝一電服全得一分則可以寛民一分之通及海十分引 輸之府而君民不得公享其利葵一深山衛谷家強獨取聚徒不散食 可寬民十分之通到得之無窮則寬民者愈無窮但立法不精或及為 一位次落子者民始不图事两手最以際山之金籍 類三三商湯 史類編を之 可矣至于事是委官旦文督理内奉使臣外報道府請之碼官如提回 舟車被及酒點面吸負擔之做者出為國家者沿馬湖之臣而差行之 不亦惠而不費手傳曰林難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同之公天下之以其餘上供內帶則君民两利之道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宫之父大工事繁武并争進傷圈内臣四出開採言事者往上該争 利以為我正此之謂也豈彼小人佐世主長國家而務財用利問問 既果之後或取一分或二分查被中張敝道粮之色代抵邊的蘇民乃 公實惟以礦銀供籍中員後人人俱足矣而後後於官四之中侯大工 内使往來去為當銀者似宜即用官四之銀一一速還以後再不支用 数十里外面生流传不許克役一如軍法而民六官四當為永見如有 愚以為不得巴而開礦業上分遣使臣不可復止第一先務斯宜嚴禁 便而其事竟行受礦各進樣銀粉、見利而言開礦不便者愈不勝等 按○本朝雲南開礦已久歲有上供之銀近萬曆两中間乾清河寧 自然之利被天地所生之民母後舌吃嗷上赤子股其骨血自伐和本 華山何獨便我故愚因伊尹告王鑄幣事而顧萬世為天下者以天地 利通稅可獨立発可給計算便於此者使過不可開則再發歷山湯的 矣故下無器礦犯禁之四較上無開端不善之三害而君民有無好 濫用匪人致職他安則民知義男緣意可用且得武偷而無事乳之害 煩官兵即用晦役 統於事設之官擇無幹知去者尤其任母徇私托 因此什伍隊長不以信地對以旗職節以全鼓夜有巡彼書有防禦不 其所而上供之数日情月累亦自不匠即抵絕色通負之額則不要人 数即有沾染母事可求民取其六官取其四員後俸給悉取礦金各得 而後有再得者皆開礦之利矣天地之在原非庫物任此官民自報新 有伍長什人為什有什長五十人為除有眼長如河東塩池過以垣墙 取足馬以其所污倍息以償軍多母點使冒民不致有虧折之差如坐 指資出本明登記簿官俸取足馬天皂之夢公館之情好治達成之雲 家而軍國有類美至於礦中之人十百成群消以兵法部勒伍人為伍 佐武不在推員之列特為礦職即使土者官屋之民頭問者各頭其力 良民為輔非在五十里之內若不許入曠則流徒無矣不煩守令事為 **阿三三南场**

马周以初 世里類編奏できるとは西東京の 聖人無遇 不事日言於紫恭之野祝日無以 素水海町若必以八五日請目的要整新我前於新成素·東白馬等更白茅有為機性棒 幸五七紀 建中村只克寬克仁北民之懷其政尚好及百嗣侯位十七年乙未即王 松門天職教官室等於文的盛飲也在行放錢天昌於言未已大兩方数 十三年共三十年書百歲整腳監顧號烈祖太子太丁早平次子外丙 一歲中士四歲立大丁之子太甲 未十三九王崩王不酒聲艺不道資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立賢無方 親上為重武王兄弟九人問公之果康权之衛管恭霍曹副却皆為顕 王朝不過州間疾軍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遠至春秋孔門尚弟不過止 諸侯召畢以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子孫各以其世雖九民俊秀論於 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華問子華尚則高陽子庭堅也問以 是十三通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是十三五元人無過湯武及之也其始未必無 學類兵少子而杜軍識謀求之弊則不微自不变不提自不乱又必不伍相保多聽約束夜謹經邏覇之職奉如昔年玩兵強係果無調用充官職徑属道府統藝免令州邑其機而此吏管需索之姦專勘漏後什 可不請者也再必使还不易至言矣 時八年七早太史白之日當以人構多目吾所為請的者民也 一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至高陽之才子史記禹契稷世 一只是照斯言作備民一只以自養之文學後生人主 外三三前湯 進列 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青百政不節 調之速問親新間舊矣夫主於野則有德是視 西田所 世元 類湯水之二 視知式則な 濟文任成 湯聖 **数那票部 管孫正子** 型四町川 百元行並出 1 . 西北北 野田市 山路 四事 聖人出母 馬生軍 史記上日 手刑為 器ないない 国人の利用 太吏公赐甲之紀曰自仲丁米娶嫡而吏立諸弟子諸弟子或事相代小甲諸中十之名反候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第孫既年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察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也天賢思也強應先王之道發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于其立勢者 湯产以元聖之經費力制業为合摘孫而立諸子亂倫環制開後嗣争也見死治衣派所以致宗尊祖且本文亂而手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弘定於立橋立嫡首所以敬宗也敬宗者所以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定五次於三條并立太甲非其實也二帝官天下定代與以三王家天下 無外两沖五名世此以應数知其於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數者風通作小数猶能使知帝王世数即及節極数知未其皇極經世史亦 沃丁既以姦嫡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營立外两仲王明美不立比九世就以世考之自沃丁至獨甲立第者九世則沖丁之名誤也 子段人也近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分為是此以素理如其非常一奪之端乎公議件子舎孫而立子言惟問曰禮典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克仁之主我式惟楊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后習謂汤武果有異於完整 古典活生於天存酒沒不失了多人的人也可通常自己不得人不完 以先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數是聖人之或問為之伐禁也果以為我后不恤我聚各我稱事而割正夏而湯告 取事而無我雖無經史可也 然是成湯首為光制又可罪沃丁中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本法 大紀簿 馬之道於與內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聖人之道母逐於君属家傳於夏馬校伐於商問謂放伐非聖人之道 事也事有可疑則無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謹義可也名 不可也聖人何答心於其間我與時陪行而己布昭聖武之湯即克雷 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實且妨賢路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尚 汝偕亡故等是重形以迎王師湯数不证不可得矣文王之時封禮有 清者也楊嗣山曰非也湯泉不悦悼劳而己妻人則曰時日昌丧千及 而應人矣是故天道生於春長於急衛我於秋謂蘭發非天清不可也 而周公永得盡行其志也 一民猜以為君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水武王而科門核心好 文記為朋太丁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樂朋然後 其天時商殺之秋乎為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天 三三两场

然である 数人造行 如北流 聖人用之 化件类型 七史領編於之三 発見れる **戴人** 野丹是高 聖人三古 自古語人 **乙法存至公** 虚心な 概点者 王其訓無伊世送為昨次乃自構致高國朝諸侯 聴于家学声明思思之成徳以訓于王〇王既立不明厥徳敗度歌禮顛 慢的之典刑伊尹古戒之作太甲妻三篇奉主居陽基匠 一百二把 王在 明宣自然自文處仁愚義 達於自然之数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變也楊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禁討聖人遇擊而通亦 京府第二法の之以推逐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必武遇君之無道 明奉司 能之文正之德似竟舜禹之德似為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多夷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竟舜是生而知之以武是學而亦至公之法也竟與舜更無優秀及至湯武便別去子言性之及之自 難矣 第一次馬之一切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問公在 〇太甲沿在位二十三年 一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非樂為情也會是其類新 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祠丁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 此野不易少道也然界人雖得而華奪與馬故與子以定萬世是 五帝公天下故與實三王家天下故與于論善之盡則公而與不不必必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度心以為天下也格象合已竟也與人為善葬也聞善則拜馬也用人惟已改過 伊尹之耕等傳説之祭岩天下之事非一 及三轉幡然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伊尹是两截人方耕華野若将終身是一截人 天下之野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己 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處之 · 亲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易或有人之天下而無 為所教或囚或去付在天下為一 門,商湯大日-夫吳放武王誅之亦不得 一
而學
を 九 世史類編悉之 イを表しの成王居相終丧三年悔過更考克然礼徳ガハ·以免服奉主婦国 修廠德諸侯成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錄其〇尹将告老歸恐王德不 用非人作成有量德明為并一德訓王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兼尹何志也亦其直義干驷不祀天下之事而無藏不然私心一前争心一起即假仁以得天下終陽湯尹故 規物有若固有之其視天下有無常輕故能任安危之托而無難也使可由己可由已與人共軍可無利天下之私無華天下之意視有若無尹遂不有天下聖人身任天下高懼天下不得安天下而得安也由人 禁怨艾湯之逐樂如太甲使太甲不然文尹不得過之賢子孫而歸之 之禁不您艾處仁天下無可還湯遂有天下太甲卷艾處仁天下可愛 **作典如小物出入於袖中而不異異樣不德緣故之商大甲不德尹放輕故其不得避也出而承之不見有其稱辭也推而去之不見無作取** 亦不能勢天下如湯矣盖有伊产任天下之心而無争則可行以放禁 有要之天下周公見成王之朱熊也身當制作之任雖非有放太甲之 甚則亦不得然還天下於封如严返太甲而逐有商之天下如成湯本 孟津不欲去村猶有放無放甲之心無幾其改而安天下也及紂惡愈 之有天下則放禁之事黃帝先為之矣故任天下重而視有天下輕黃 是我一是我之澤若已推之溝中寧少處天下之城而不幹親有天下在被一里人之任天下也重而其 視有天下輕任天下重故天下不被 事而任民下不下并尹放太甲以後之劳及成王長而天下可還則 地皆然故尹為熊樂竟舜之道也湯尹之後武王周公而已武王觀兵 可還之主而得以謝去天下然後产志見而黃堯舜湯之功者二者見 帝竟舜至於湯井一也黃堯舜汤不幸無可還之人而有天下尹幸有 亦安之而不疑此是舜之心也宣惟充舜首神農衰天下無主首帶代 之安意而軽於視天下之有無所以去之若敏發受之若節食天下 嫌者而所朱不德竟順天下之心禪舜而強不難二聖人重於任天下 後世有燒者而帝擊不德天下立竟而竟不聲以臣代君之子後世有 拿而污之不為此产之去也即湯之志也即竟奪之志也故以第代兄 不願一人不与清百里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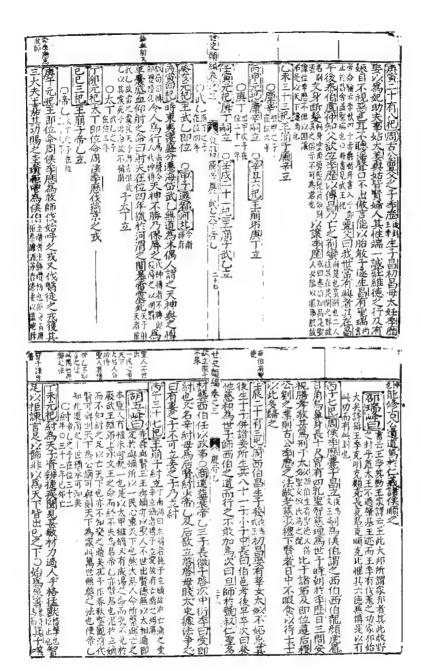
史 54-73



群相同何允菲亞克 製也一卦注高可之其 不面命基礎定法 重生 · 安次在院周交旁他國間型交锋介多婦之居三月成城那一年成邑三 两展二十八紀三前子尚宗武丁立。必預好正陵坂時其後卒傳季歷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必預好正陵坂時其後卒傳季歷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 美有色而貞順率道籍子至於成里能有過失四次部事必於太美選徒 製其刑于二文而又感試以計製之事以先親之高完似失之過試整三見表表一之之處即付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更不知舜方且已見過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慶高宗之求潘然君相位而不應高支目。尚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叛英恐民之未信 私意用人而小合於公該者夫選文帝以夢得到通光武以識用王梁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於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正不由數業不由資展而當時物論遊信之而不疑何致嗚呼 舜四点所樂說高宗自清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聖父取太美為紀生子長恭伯公属仲少季應太 小しシン子在位五十九年 上里之方去必渡沮漆際林 之為宗在 問為完新 與天地為 非 世史類編於之三 必待三 128 葵夾元祀 祖甲嗣位〇 見說等居于傳岩之野其主平後感形泉有輔相而王心規模獨為克伊勿以匿名求諸近而採訪職察平生實迹粉以形實旁求於天下但伊勿以匿名求諸近而採訪職察平生實迹粉以形實旁求於天下但伊勿以度名於諸近而採訪懷不住實表 相時置左右命之納海輔德耳先儒鲜作潛形以求失書旨夫 肯盖盡天下劉舉里遇而得此克肯之子一人真良新也以故爱立作 相高宗以後其流城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古寶清宣者之事充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日雙月日今難能命三萬最後記說論學之懿寶動態功此學之為王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股武 松展礼曰

之功德與天合故此祭祀之間聚有過摩飛維臨而應之情那組和問異無益恭熙思言皇帝者下良満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雖之以憲天差少有過失灾異立應如是者受異之應常選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 刊體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屋亦過也 如是者父異之應常運財乃至成與天地合為一條性情之 祖康之第在位三十三年 切高宗欲舎祖與而立王至逃民間祖惠前而民 〇王成七把王崩第祖甲立

史 54-75



道以順受明天人之 施伯 也獨立一数而牛飲者三千人縣的高林男女樣雖上相逐的其間官中也獨立的其來此自題唐禮級至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敢腳結前以商馬池而做出我此自題唐禮級至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敢腳結前以商馬池而做者大其自題唐禮級至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敢腳結前以商馬池和用華和 必不差黎養養等於不短視氏術而含於茅次之下則錦水九重向堂廣 北京 進之藝術 大王宝世 电格二刊 世只奏編奏之三 ·養典型室稱此以求入下不足矣遂方珍怪之物與馬官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 也一室开门了解退之物幽操四目徐徐与其凝其高耳庸庸方聽不服盛了馬剛中時由其言今遭我四人長務勤多信書言写表表不應我自與順之不易近中以下而演之作卦下之餘萬世立教而筮古凶馬子中與首於主為《中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餘萬世立教而筮古凶馬子中與首於主為《政府四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危機民里表言再表述在相用湯除此科內亦作于共成而食之射曰滿謂兩角里表言頁表域在相用湯除此科內亦作于以城西作長了由邑考管於 直日西伯昌與子發三替聖人也三里合語者其意之約万因面伯符美不善選納殺之臨九侯郭侯争之併投郭侯昌問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納一下巴十有一把前以周侯昌九侯郭侯為三公林師昳九侯進女於納女使時地吃店於開的格 茂大子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納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立乃重刑辟馬以十以火燒熱使人聚之手間更為銅精必肯全人横加 年乃成為鉅橋舎學賦稅以育鹿皆之財盈鉅橋へ来校焚天下之財龍育北里之雄靡靡之祭〇造鹿莹曠縣被為瓔室王門大三里中人七 中寅八把代有蘇氏有蘇氏以則已女馬妲已有龍其言是從所好者員長其年間也 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您望〇諸侯有級者如已以為罰輕缺薄故威不 所憎者誅之作奇技活巧以從之门使師延作朝歌分衛將所北都之 於殿斜 不見口出艺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式為死為生馬 之實之之一行在化百 到以事付 活動の 五七十五 老心 老大小 子江海 是少年文 不服食力 五日日日 西伯秋人 西伯最 道文王守 朝不食以延四方心士詢于八鷹咨子二號度於關天訴於蔡原訪於至康中十有四紀舒暴益甚西伯內文明而外柔順稍自翻曠陰行善德要 天妹就得事在代西伯退而修徳諸侯多数討婦周來殷叛國以事計己米十有三巴西仰旣釋獻浴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遂喝面但 職種性異氏字公允本弟叔那子公付文派竹君受衣齊於 辛约翰林齊樂與語教之告西伯迎為上卿後対長注〇伯夷者孫竹君長子 蘇的被閣子書後封起〇年甲故殿之臣也華約益七十五諫而不使去至周召 力重之以周乃畢禁億季百神而來和萬民於是繁龍辛甲伯夫己尚之 以釋西伯光江多千乃赦之 几個及奇住之物因殷婆臣費伸而默之紅大校指有幸女日此一物足 馬口吕尚言其姓呂氏字子死神農氏第七世帝東子戲之後祝願之裔 當村之亂但衰與弟叔齊辟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往歸 不欲先兄伯夷曰父命也去之校齊曰天倫也亦去之國人立中子為其 中國口衛能者網理子卷章之後季連二首便干姓之祖也為西伯師者 徒成至太前問天散宜生之属相與輔佐面自西犯昆夷北備臟狁以衛 西伯之臣散宜生問天之徒思之乃求有辛氏美女騙戎之文馬有能 表法 元改王爲受命酒之甚也 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不忠宣有名的对叛先於是諸侯門之以西伯能撒上而卸下也遂相天子回竟里面伯漢四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考君有不明臣不可以天子回雜說云結沒九侯鹽部侯西伯楊漢崇侯體西伯歌數新四之 大紀論目惟文王致討敬信得專位代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大紀論目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始水人也尼文王大聖受辛下愚年 後之人道不到此係仲車曰退之琴稱可謂知文王之心矣罰以七子臣罪當訴究天王聖明此退之善調又三也不二句道文王意中喝前 侯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談天道乃以 之母酒不张安其室而曰母氏聖養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有天上台繁盛馬二大馬四一百二十次所以原聚雲沼雲水宮酒皆寫典的写極有天上台繁盛馬二大馬四一百二十次所以原聚雲沼雲水之西有豐宮雲邊在京豐色教而復校之因盛而降院代宗作雪武敦柳等徒都之時謂泛武士峰立京豐色 教而復校之因盛而降院代宗德作雪武敦柳等徒都之時謂泛武于城市西非代意心田十有比如西伯閣崇德能除調整統代宗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脩 一年沒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若以是年為受命之年為爱令別文正自始時以其後以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若以是年為受命之年以交正之民為之財明以其軍後職者四十國以代明四十四之衛上未必為文 世史版 湖谷之五 可人所必所中間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發君子之庭何往為被取降耳遠還俱 得 新 領 · 一次○時西伯化行江溪汝汶四方治侯皆來决平於跨三君而到恐指相 海の党内 人心亦若田齊而己不知天下之民及商婦用正孫村日為感文王日本出事清侯婦之是文王憲結人心而畏紂之知也則文王之得任是年史氏之謂如此外。 以前於一至終無非本質天命山不為一至終無非本質天命山不為 · 選回元月十七世年六朝五下入百八十一万二紀生門之一年五四十十月八記○月子七曹呈丁卯一万八十四選聚與子二千一百九 一冊監察等之陽與語大說回自吾先名太公回當有聖人邊問問因以典 子真是邪吾太公至子义矣故號曰太公堂載契俱歸立為師問之師尚 異路班白不提拿入其朝上議為大夫大夫讓為鄉二君感而相謂曰吾 校竟内帶釣用水後到十五 化西角将出版十之回非能非影情治 并非 與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渡畔行者讓路入其色男女 無非聽讀方效其以亦而由非完非統治所獲獨主之輔果遇問於消水 平水土封于昌故民民其後品問避納犯居東海開西伯各於於住於您 也輔項時有勾能寫后上勾能生動為竟共工是主伯長為學四岳在馬 常头 氏誤矣 光務實閣然陰行養事而防無表暴正合內文明而外表順之意也 為善故人自去波而就此耳文王宣育怠傾付此口緊以為西伯當付 先務實閣然條行奏事而赐無表暴正合內文明而外亲順之宗也樂之恭惟欲人助為惠而惠人為善惠院不可為而在又不可到的於驗 高祖敦世 事北北洪之 可用が大工芸芸 听以此 大下四三十一儿西伯祭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日為輔旦祭之弟也召公襲大王正在 分有二之版周波點於周歌 世世代行 人為國軍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疾五日地動四而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與華島里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疾五日地動四而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 形容之品 問史谓世 枯骨 西伯軍を 湯ない **与**们 事二下、 實經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熟於九十七十發嗣為西伯後城南 學二星 小说 籍型政疾病謂世子發回見善勿怠将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艾王 有一 華公尚之徒皆左右西伯率修父之緒業 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與事動衆以均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 上移之也曰與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曰夫天之見妖以代有罪我 (成页二十元)西伯袋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閩有其二九州之人六州來同西伯以服事發於身不武 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臣 歐門大三 養安二年并数之霸遂以西伯遊底為之於謂之受命元年 因己形之於言矣夫以唇高祖尚能聽世民之言會謂太王之賢及不皆有一意說聽之私心於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逆則是太王 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及道也果重事與西 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多 之恭肯容之平以崇侯既之都害乃不満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夫子 下則動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使果有之以納 逮之子将稱實始剪商特謂王李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 前作心持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子以望其國旅之條洪為屬 所謂三分有二者特以大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監謂三 下有其二未常不既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正盡當小乙 祖中之時去尚宗中與未逐也剪商之云大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 回者一 可以元矣中尚不宜改元而入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及不 國之主也以外人因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以衣冠更容

北京見だ 我王之心 **克里河**沙 世少月 容整門不 と分件 天人王霸 あいている 文大之事 本京不問 **単意日不** 若找所 是所成 其門上 間てまる 白魚人舟 奉然明白 なな 西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成事則其時忠文死九年無不無角論所以致者者所惡至五常諸侯不期而母者入下日时可伐失文也處以怨日意で若明之五章者後不期而母者入下日时可伐失之意主所者昼後人也如日王也流行也魔安定之意名有孝徳武王承正至王所者昼後人也如日王也流行也魔安定之意名有孝徳武王承西伯俯取以祭院獲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暖西伯俯取以祭院獲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暖 馬安得言以 孟津今萬河渡河中流白鱼躍入王舟中強入王舟是段分歸周之北也 時間紅無道九年諸侯多不堪會兵以聽命于西伯西伯發東觀兵至於 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此見文武之心本當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歸而巴伊川謂照觀兵使文王未期紂恩不悛天命已絕則盂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故以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 二而服事紂若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人歸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庸符天戚太勳未黨惡之差天理人欲王直覇桁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〇又曰文王 臣當日命經則為獨大宣有觀兵而後伐之我司馬速作周本紀亦謂臣當日命經則為獨大宣有觀兵而後收之我司馬速作周本紀則是是重傳養民三犯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親兵十三年找村武王觀兵是以 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於數文 厥罪推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討順天應人無可疑失以處有不客有爱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 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 事大於聽訟逐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 改元乃上胃先君之元年,非其居丧稱十一年及其城商而得天下其 凡耳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觀政于商亦沒有取之之心惟舒問 未終付惠未甚至人差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事舒非其本心盖月不得 觀六而後代付訛謬相以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家干百年脇 名之恶鳴呼情代 敢而於事定有所改易則夫子之缺恭誓武成其不存名敬甚矣近 八九五事前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所以為至德也若謂言 八分天下行尚有一未恐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忌府数 20 是計 心迹都做两截看了 李红至山東京 **存**名被与 世只對編表で、三 度東多數丁到三十一紀時報候近王監不恭王命約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為治聖人所丁書佛察未當屬是年生調後為成王 有一年的歌奏画二十七把西伯祭生子誦初西伯祭已望文色等時至木等侍坐来 196/ 光三点 題伯か野 西白建建 日紅大葱日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問聖人之心有七穀信煮望逐殺比命不易國家将亡之明微請王光心易行代於及親之門進諫不去者三 |而白我可医安居李比段可比干見做于去貧子洋往還回主過不課非心系統新可天手天教改員心平陸重像医衛素阿洛身為屬坡髮以俸往揮在病奴納又囚之後總而該緊自退欽傳有貧于縣同日港上射馬無 教諫不敢乃與大師至子少師此干謀你做了一篇逐去之發認知随年 教之強臨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侯進諛言賜金王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 惠心畏死不言非男也是過即讓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 而自說於民吾不然為也二者不可然且萬之不祥莫大馬乃解衣被發 子東亦不聽人口可以去矣其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 西伯蘇散黎歲人人震祖伊恐奉告干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史 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役到非所以為聖人矣 微于则避于流野一時以王釋崔子之四封比下之惡而未及微子以為後之速也必不然矣自,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怜武庶而使奉殷杞若 金仁山三名被衛知射以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易親而水 政府

五子凌星 出土類編奏し 不將河鄉 17.0% 為世名於 NAC 1 山野 Ė 應使師尚父與有夫致師若使男力之士犯敵 以大來馳右納師納師 均處處比歲已卯正月中子師師納御牧野後野世朝教之南 時有西 畢集流津諸侯歌會乃狗師誓曰商罪首劉天命詠之子弗順天成罪惟 衛告諸侯曰敦有罪重不可以不住與真妻後紂天正冬十二月戊午師 と大元法 顧不此以待之於姓或茲因之替之前或不可以不辨斯嚴易可以何別於遵子之到失其其子因知他日或王之必己訪而死以消未及得也去就在可宛而四当時生以傳道則與日楊惟之表思各結然而故之其子陽不見較而四之為效而語者又謂其子之不 節来亦發兵七十萬人其旅知林治之周而伯左枝黄欽右東白旄以 統師泰管三祠牧野政師校若二局前之士女子並其幣帛迎之付開 有不得好者亦同之說無乃張以其乎至一千年子儿千俱以死原 做子直野未之獲也完武與可叛姓民於求致子以 到为于了天下治乳聚風俗風俗美世家人心三代百首有道之長也 商即周之事我歸周以全宗化自是商心後事此干之死固己安之年 奔尚者非也書所謂我不節行逐我問為臣僕者去而避納与等有去 陳聖聖子,尚世君臣之大義雄聖人後起不可易也或言做于先抱於器 死事通軍降任為於自請自獻不改有一毫看先王之心伯夷和馬 子之伴在後來武王訪道授聖人法而然不為之臣朝鮮長住用商京 義夫陳同文所謂應三紀而後世家風務益當康主之世歸周且四十大語洛詩多方多士諸儒班班可機雖問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 把此其志何如我不但此也當時為商臣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公司之徒為左右開討於先秦原語盖殿子春儿千段在許囚校是 三十有二把尚两伯發十二年以太公尚又為師周公旦為輔石公 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母語商者至終稿約之下三七家 二年よて 出表於 できて代 改王東 五之物 唱くとて 一日無品 天下不可 有時同時 忠美 父死不在 門面で上 二者世禄 一年次六 多異說你 ナーナル 語の日本 五七大 父死不 の対象 緑をここ 馬此可父死不禁爱及干戈可謂孝子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教之 身也况討己死乎為意武王見討之死也不确而哭則命尚之群位以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色甲秦其宗衛必不必加兵校其都耳衛斯時时悔過盡善武王必不與師而渝孟津及討兵已北便納 了正學上四一元衣天下大定不言約之死者為武王請放不忍首也者作該不可已也 暑無法出一七強輸以起其生者則所罰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 之人心風俗矣要來之前剛也問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姓贏前發之人 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怨也 他書謂針月焚死意為近之盖武王之於納非有深唯有然特為民去 足一 為人君者稱夷於所以成後世之為人臣者直停而同知經爲性無數為 原水多一次王太公之心恐一時之縣名伯夷权齊之心恐萬世之無 君天下之有思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大,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 三東を一大下不可一日無見れ一日無見者国武王之要亦何夫之 道源劉氏三易稱為武華命應事天而順季人孔子曰伯惠於蘇京仁 者已老老者已死其此構為教真是至死不意亦可見尚不一代 也否當讀恭答之書未等不悲武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知 上曰一衣衣天下大定不書納之死者為武王清放不及書也 憂也武王豪今日之無若而但失及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 おお

j

展改回節 長八世派 以至一 行行納法に上 世紀日本 さいては 次を終 かりて て上記す に記録が 500%日 大きない 標準 等月子上午前世之經道也經過推而得中義與道而不悖則有以合 在周来就还首為其清里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歌歌馬故夫子取其一個是以也萬古八河常武王亦不能不為之少動心也奉之不但是別門以常謂夷幹和馬之縣雖無能投牧野之師而其級河上最真 仁太公府其義而立于問其望之清也宜於 免而不得納之存止不接為損益失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 而諸侯皆准乃即尊位以寬代唐戴首建五用地正也伊尹仲惠為二 不好一致自己一人 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惟有過者可處可治三妻 電景倫丁大公之應楊伯夷之中馬道施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 武王之代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渴以克夏為然孔子謂武未益善則 相重元輔也封要后與古聖賢之後報功德也緣前小之金按民困也 一河甲祖こ祖辛繁 有紅叔在子在朝鮮兄微子封木末後孔子萬世宗祀不絕 村文寅其十八世二十 〇右商始湯乙未除村三十三把上卯作周武伐商為王第一年外終 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矣 伯夷之義豈可褒哉 大旱白以人構而自為機姓六事自責大兩方數千里格天心也助法 新記記ではて可以大文式とE上すべい。 東記記記と可以大変は高元度が小変形と 1.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 一老者天下之人老也故各為世界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 一百三十四年計五十二甲子二四年〇按商計雖城而勢湯之後 子姓十八響臭奇 **東丁式し太丁云** 皆商支派祀未歷 小辛小乙衰微後 不與之何我夫文武之王非有求而得之也天下法之雖欲 び設計 之演進而以功業潛世的表處北海之演退而以名節動世 八主六百四十四年自己未至洪武戊申三千 宋襄後南有孔子六百四十有四春 帝乙傳紂天下記 太真小甲雅巴苦 中與頼有武丁君 沃丁祖丁南與下 祖唐祖甲栗辛繼陽甲粮莊改號段 聖道如天萬古新 朝鮮五子宋微了 周武克之方平均 一二者不得两立而儿 世の行政者もこ 以辱天神為華養盛血以名射天凡四把獵作河消暴雷震死而傳予 庾丁二十二 切子李歷生昌美祖中三十三把而傳子樂辛與辛六紀而傳弟與丁 祖與祖唐七祀而傳弟祖甲祖甲禮配而殷衰其二十人把之際四本 之人来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戊之三年而名之章治九十五化而傳子 合於湯形日感維维其耳之異聽祖己之訓反己以思王道編發重譯 為相三年亮陰恭默思道察帝於以良務劳求得說說命三弦四日聽道 画人從者如歸市小乙凡二十八把而傳子武丁武丁舊學并監即以就當二十六紀之際勘賣父有於患自公劉至更父凡八世游次漫岐 立前弟子子弟争立此九世亂而諸侯莫朝凡七祀而傳弟姓唐経世 子南東的其一十五花而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世自中丁以來西 沃甲沃甲二十五把而傳祖辛之子祖丁祖丁三十二把而傳沃甲之 子巫賢為相而天下治凡十有九犯而傳子祖幸祖辛十六祀而傳弟 **た九紀而傳子祖乙相都河央乃愛た耿耿又水妃乃徙居和巫成之** 弟外玉外壬十有五祀而傳弟河亞甲河亞甲值可央之等自監選相 衰凡二十一紀而傳弟小乙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 河央之些自悉還是過監夷之恐自将往征聊致治平十有三把而傳 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後享至治七十五紀而傳子仲丁仲丁值 事室治二十九紀而傳弟太廣大庚二十五紀而傳子小甲小甲一十三紀廟錦太宗而傳子沃丁沃丁汪賢咎单咎单相沃丁一順伊尹行 民改商孫段行為之政諸侯來朝致治二十八把而傳第小辛小辛又 當浸衣之後有河央之害自耿後歷在毫作語三篇論安土重逐之臣 而修改養老明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妖不勝德三日枯死三年之後 太戊後能成之陈扈為相巫成為佐大修湯政格於皇天祥於之生俱 七紀而傳弟雅已雅已之立南道是最諸侯不至凡十有二紀而傳第 治十三紀而傳孫太甲初政顛覆變嚴亂笛賴尹訓以烈祖之成德往 作諸器部嚴警戒也作大漢樂祭成功也氏差来献桑遠人也華亂致 在桐宮處仁選義三把歸亳圖終修應係惠黎民不侮鳏寡致治三十 以六百三十畝之他為九區修仁政也作園取為歌奉宋朝崇孝思 札而傳子武乙武乙時東夷浸盛分遷河低乃為偶行傳 河及想前

史類編卷之三終 災賣編卷之三 湯之澤效延至六百四十四年非射積三十三年之惡不威也治亂之 沃丁太戊仲丁祖乙盤與武丁監望ごお六七作其雅己而外若陽甲 小辛祖甲小乙武乙不肖之主三四而已餘無甚德亦無其悪不拍契 除天报祖樂教育之德者又轉報后獲問藝之德奏盖自太甲而下若 倒戈及攻簽照毫衣珠玉而自婚而天下之東足從豺依三十三紀而廢征禁之養殺牧野一陣百天致師雖發七十萬之兵雜有戰心也是 悪質滿天命絕當此之時维 人王不濟終守服事之心维克學不深終 校支里一物及釋多品益使受名西而除物格之刑赐專在而誅無道以長校之飲臣民然叛制之以物格之刑九侯臨史郭侯殺夷面伯囚以長以以立先受酒池南林男女保逐之懲張之以召中之九市後之 "長千旅縣欲立為嗣卒用太史之事不立康放而立嫡利尼三十七紀 會以助西伯孟津之師而西伯還師以婦使納有人心情可以過也乃 **炎魔悪来父子以邊問諸侯其二十三把之際諸侯八百同心不期日** 之國平原的之事服漢南四十國之君師消陽之老立實豪實治之制 物無之以引歌此如首舞靡靡之樂廣之以應重瓊室王門銀橋之情 脫此罪人不犯如副之主而又以如己或之惟言是從晚之以奇巧之 見之數過人之力智足拒練言足師非有人皆出巴下之心播棄祭光 徒相與左右勘報祖伊方恐惧奔告暴之乃委命不俊野仲以利進神 周政日修南政日察當二十四把而西伯昌最其子發立望 里裏高之 称以以來人下不足已畏其卒夫已而伐有蘇獲姓已以辨接之皆聞 之不里五面的名此不其然衣獨合枝牛夾之下而錦衣九重京堂衛軍 而傳行性好酒色始為家著其子知其東新化不盛在大致語而作軍五 子昌為西伯當是持二老屬周澤及指骨間沒天下而前道茲於分 一等何之忠質雷開之侯速微子之去及箕子之囚剖此于之心然後 八月放紀翰



為皇んと 無ご素ど 表字作 法之原 作 整 質 作 两分陳母 * 約行憲夫問目有藏之約行之得 萬世 也史類編奏一內 子はない 三得之以仁守之其董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也其董十世以不仁得 廢放者萬世載之约行之后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僧之以四凡事大強則枉珠肝嗣 闽情歐跡明然化職話的事敢則不三在者滅 項之道在冊書有之曰故。勝色者古思勝故者吸我勝欢者從欽勝義者 傳者天故為荒字者博道則可任則不可不無行之為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經以武王而不可使自我而經以武王而 可以為子孫常者子師尚父對日本帝節 不傳則天下無可 五人姓姓之國四十人周少子孫不任惑者皆為諸侯就劉陳為三怪衙 長八次 之你不在 通山大九 拉見類編奏之切 在鄉作康該酒語棒村三書到之無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第之國十於鄉作康該酒語棒村三書到之無制於為首封於營因回給海縣的一個是網院及公童托完經沖鍋州文融全事公園於鄉鄉鄉所展及於鄉鄉鄉城大部之後在鄉鄉鄉城縣不與之後於鄉鄉鄉城大部之後在鄉鄉城縣在最大時代是對功臣謀士而師尚沒為首封於營因回給海城縣在北京於鄉灣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大路之後在鄉鄉城鄉 柳此多各以在方期来高 金匹職業期與民有接新天職相係刑法,應死上四年王威德遠暢,通过打九夷八蠻好於維維的東京所務 通力而作校則計載而分○國甲立四代之學確維若中比度學東夏墨立被法一共田百畝卿遂用直法十夫有溝都鄉用助法八家同并耕則 天子之元子恭子公卿至元十之嫡子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為 西殼學是為大學又建度年六西郊東岸於州敦校於當階鄉學是為小 學化先聖先師見而祭自工公下至庶人之子第公成皆入小學十五歲 馬之道此五子所以說其為隘而孔子至德之称在泰伯不在夷都也皆過乎中者也於少應領立橋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竟實行過乎中者也於於應領立橋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竟實方正是一湯武之征伐即光教之惟讓天下帰周天之命也繁身自遠 原旨深矣 民 至南北北

作大大党 か作金 史類獨於之四 京成日会縣體也縣即東鄉之教。王寶自疾慶〇作樂曰大武縣該處公為獨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王死乃以下書藏於金藤櫃中調公前 位七把壽九十三葉於野洋一大子調立時年十三 食養祭存信明義宗經報切出拱而治其政尚文在西伯位十二祀在王 乙首十九年十二月王朋王不来文刻建官惟督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性 則惟順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数而食養於之加謹中信明義而崇善務後見則立教世子之法紙紅物放後為世子之法、及於東西教世子之法、我紅紅物放後為世子之法、至於建官雖務地可的。我本友始則崇述王祭祀之禮說其公以天子之世上,與極國義廣獨以非其為上常以於第二等辨賴的為上常明然為而應過經壞是獨以雜一本為上常以維著城之為九府國法之立而泉也之利為刑害之戒而故怠義欲之辨著城之為九府國法之立而泉也之利 德報功之盡監此其所以重拱而天下治也 胡聂胡曰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法範之陳而萬世藝倫之道明次之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〇按議法安民立政 阿主用或工紀 5 無限公何族也就市日子簡其君臣禮芝其俗伯為至卿三年而報政問公曰何無然以司子其難也子之問其無以國獨人太公封於卿五月而報政職は問公曰何無無以司子其難也子之問其無以國獨人太公封於卿五月而報政職は問公曰一所正比以吾僅得三士爲以正吾身以近天下夫君得三十十了ノイノラン 王周公不容 所當知公者 **ツ州諸侯** 聖計等三日鳴呼以人西為美德平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鬼也出無辨矣 無者至差志而了我被子對曰其為人也竟好自用以限此三者其英德也已問公照○王少問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流對於翻謂伯禽之傳曰汝丹行益一提的王少問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流對於翻謂伯禽之傳曰汝丹行益一使法別指於祖以見諸侯緣聽或而日◆月言日王 岩加元張去王四世只領編卷之四 民成三紀 能要等一般夫於我一冰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行上天下之上至者無於子 不同然文不留不易天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帰之問公問太公何以治的百事結果到運也回緣其俗華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而事物乎夫称問公十分申前 一溪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第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 汝又美之後其好自用也是所以要小也汝又美之後其殿也是其所以 特問公行之哉此皆論周公者所當知也 非有七年而後還改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家幸在殷之高宗已然置 天子位之本也三年之表二十五月而举方其事時周公園未嘗構公里正以幼冲而構也其構亦不過位家辛之位亦外如首即所謂構

182148/ch いりの方 李人皇文 問公書 Ē おおかい 表出公本 大不知此 周公作人 公丁四 斯福卷之四 威大統屬公乃奉王命作大語討武展三叔曰天降威知故國有能遂殺 成子三至一問公居東方流言之初王亦疑周公其秋大執来後天大雪 賢而尚功雄尚有周公日後世元有菜林之 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衛日 點其後來已茶水平周公封其字來他胡干線大條都干傷不足所之子衛乃封被干心為來公以代的後用綴之禮樂作實干傷而不臣所做 武馬珠管似鮮放葵叔慶於郭斯隆霍叔慶為庶人其後武唐之地併入梅春之四 到三至周成三紀 流言於國曰公将不利於儒子非問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遊我無 算賢而親親太公曰後沒務美 動威以彰公之德朕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周公歸天乃兩及風天盡乾 必張乃作協寫詩胎王其宋童曰予室題題風雨漂像予維音晚境〇時 以告我先王遂居東都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擊以靡蹇武庶必叛王室 曰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感运曰昔公勤劳王家惟干冲人弗及知今天 以風不偃木後王與大夫盡并開金滕見請代武王之事問史與執事如 君謂或其請來事或其與管权等逐叛 亥二年王於丧年十五始聽政○初武王既府管叔鮮然叔度在叔居 豈應以語言之故遊與師討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或以討殷為元年事朱子曰是將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向 後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難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又纏疑自不必問公園不應自請而自豫之豈得處東征平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迎及國天應之福五數生謝未起天下皆喜此問公之盛德也 避但靠避免午代河南為避軍子於陽城自合如此又曰問公盛德王 危天下必能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奏容心打 正文主]居東者同公遭流言避居國之東都以為東征者非也胡氏正文主]居東者同公遭流言避居國之東都以為東征者非也胡氏 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其野子則陽防宜悉而周公審觀書至干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 家録言成王疑問公故周公居東前成王然不悟則王室必 屑於留天下而歌其後尚之舊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節 道亦不問 不同 不同 而 問非行息 京五 聖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周公常立於前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之於右 世史類編卷之四 圣人同語 問公養生 周公不安 序 简高辨寫机周公主之史供將佐之豈宗府過來耶治真取小弱則天子甲午在高成其思不中之歌而兼王優為了謂以中以人母仍務不得為家豐養養養,逐去以應行妻之故應曰唐侯,所納日鄉子母仍納數封濟湯周公不與實持孫,逐于以應行妻之故應曰唐侯,應後為晉春秋之世界始大察主諸侯直繼書持孫 該子學數決跌王曰香位之歌爾史快曰天子與戲言言則史書見禮成之樂歌之 學業數打廣衛至中]王與其第叔廣削桐業為達戲目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於 同何如 了公也時間強犯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空不無而初宜 医鸡两深柳若謂之佛 者鄉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在人民飲鄉新書而相義者謂之謝 者賴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在人民飲鄉縣書而相義者謂之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於是同人也該立而進而不前者謂之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於是一次經典於計而來與過事被明堂之位篇曰萬口萬口 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就事上帝立民長伯自今立 巴丑四年周公戒王曰古之人理惟有妻額俊尊上帝成湯克用三屯三 政其勿以儉人其惟言士克用常人作書立政篇 問公處其变此聖人所以同腦干道也 是也不幸而有動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問公誅之是也舜嚴其常 公置汗而私之於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害光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周公以間王室海罪在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父以弗利南之誘悲夫其仁於君也夫 薛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外犯战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冤 故周公軍意於管权循思於管权則非甚於武康矣天下無其周公之 喜亦喜素共誠以親之而已矣象止污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将危 第一一大き所以不天其聖石意言不及也 「東上級」就而法獨行於警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是 所」武唐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施找武康而置管叔是情依於 (1年17日)相則誅之其述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将殺已及豪亦華蒙之年間以來已殺舜為事奉為天子則封之管燕怒商以叛周周公為 民而其勢不能患事上者鳴呼問公可謂知所畏矣 上之竟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天 三月至犯

d

正四方 上として 世史類編奏之四 京美華 海重坪三譯府而来獻白姓種正語之 医也要看情下敞上之名 有日被一年的一个人,我们是我们是我们一个人们是我们的一个人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的一个人们是我们也会们是要而天下大股樂日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明的人,他们就我們也會同意等等禮與不晴島朝道侯作明堂明立村所以明端 成王如武 ガ不、温力 国有圣 **** 被日齡勢 日天之無烈風活雨海不楊波三年多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君子不樂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以以 言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過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 太保曰三公少師火傳火保曰三派家等掌外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東支統其獨國有護典好〇四即於年間公相成王正百官立大師大傳 其為以倡九牧草成北民又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朝廷和國至置 邦國司冠掌和禁該發展刑暴亂司空掌那上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各率 **邦教教五典摄此民宗伯掌和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河務後您化原其意也在平利民而皇下年世耶予観書召語曰太保 丁南湖回孫印上年上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然便四方之會不侍山 不会大大 淮南安慰 中出 人口等 之中 瀬之中与次問公又營還水東白成衛成正居衙門名后成邊院須民於随里的馬大之中且兩之所會明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網線直監者以天持言則日東景明多陽日西景女多陈日南景短多醫日此景長謂之王城是為張鄉南所以陷為天下之中四方入首道里的也記答至 政党政憲天叛王城總歸告多方作多方察公伯為亦管師於衙以平比面為臣子縣言不出於金縣為端滿篇而獨此於歷史非是 〇王即位也周公只於家宰耳信如通遇所云則問公嗣此之年貴十官八子問王長能應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王通遇罪城王時朔問公此面述臣治 故欲王誠小民以祈天疾教德以誠民作召告 成開後還歸面都至諸失於東腳〇時周公遣使告下於王互相問答下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給浴札之此故时欲楊與工管弘 准給有但放准夷徐戎並與之詞作曹誓〇王四征威服歸正百官作問 士民作多士〇名公因周公自路歸致書于王家既年久近夏尚聖及之 命公留治物作洛浩周公既相王遷商士民作為親自監治以王命告諭 士多方人前又作周安殷之難也子乃今知汤也下七王之德深美方名語為語及作用安殷之難也子乃今知汤也下七王之德深美方器歌結鄉指歐民四子語悉管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語等人篇歌結鄉指 徒合我以見孫却之論亦編夫 然則周人既以德化為本而亦以年世為頭首非年世之又則德化何 朝至于各下宅陳既海,下則經雲所謂得下者蓋亦年世悠义之云也, 復商之名以該倡群党周家務累布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華以豪家巨室不事絕檢者然周之不用招誘 無頓為之成牙不過情 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始失此周公前以畏而不去也奪人中出即念殿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祖坐撫之而莫雖 村之唐人如在衛大中歸周如流不服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今之四 一人三三月祭五 心徒化以其為変移之雅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子主子已付之都百姓服田力播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項臨雪 與周公周禮一經相表裏為O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

16

門衙後日 重了之分 之不之於世君公本司之子 法之制 公作品 電子は同様の東西公主/2012年表面公司/作君重新後川高市 電子は同名公別局所提出といる。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の資子不会信而不食言 では、明石公別局系依用公司の公司の大部所である。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の公司の大部所である。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所以局公告側工会、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所以局公告側工会、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的政策也大一公司の大部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的政策也大一公司の大部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的政策也大一公司の大部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用公司的政策之間、及復告論以過去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相同公司的公司、東上文田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相同公司、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相同公司、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相同公司、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依相同公司、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系、 東上文田名公別局、 東上文田名の、 東上文田名の 東上文田 類編卷之四 王及既平王建周公於脚之事以走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王以周公院膳口專其乃去所以即後統御病将沒曰必樂我成關以明吾不敢離其不懼也○病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思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作無逸驗其不懼也○病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思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作無逸驗問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譬也愛殿之民譬斜紂而臣湯武若之何 孫而行則如自食其言也 如臨深湖如後濟水王巨性武對曰天地之前言出則當信行者出言不如臨深湖如後濟水王巨性武對曰天地之 前的而錢国國方輕重以餘布名廣二尺二十為幅長四丈為匹校皆發 不全利打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是時 B公為三公自國以西召公 動劳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紀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東六月以稀禮祀 故何也問公之治天下務以文重繁終之禮和宗術優剛強之民故比 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以君不如南之今不而其久於商者乃数百截其 「日」者五王同之民来而復典者立工一人亦の行乃敢百敗其無大一者五王同之民来而復典者立工一人而己盡阿之多野君宜無大一清之有天下者三十十十十月之前 (東子)周今之奶因大失皆臣子之分所當為存安洋獨用天子禮恭至子)周今之奶因大失皆臣子之分所當為存安洋獨用天子禮恭 公於太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尚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典 青老而慈幼以極世 大きないと 田司公 而致盛治人王守成 四村元年 天造之山 任之類編表三可 金七川 我工芸店 同公元文 インス 成王成海 在出土其經經機謀職命大保與两伯彫伯畢公衛使毛公保元子到獨表之可 人名 医月成立记 有你能乃大是為思珠篇有惟微中必有法乃有亦 乙丑王朋在位三十七年太子到船立 之所以不振也之所以有而奈恋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强也在物之強者,为以析而奈恋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京師不振卒於殷為至弱之國何者緣案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以條天下之矣之而去其則職果敢之為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使 樂以來武王之成功今請問官之書則知成王該官分戚之有偷別親刘而殷民之預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問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笑管洛色為王城而期鄰之爲以定堂成別村東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笑管洛色為王城而期鄰之爲以定堂成別村東方雙海三前八王之時外樂雖華而王循有疑問公之心故周公居來取 □天丁成王真将實送之華常於君陳水之周公之沒也配臣項輔內 學力之到而實問公造就之妙輕 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與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妻之論此固成王 处行之有法語為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尹茲東却奉上不忘殷民 第十二公也周公之輔成王所見必正事所開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至一人主守成拳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則由問 術問公之其使付舊臣則諸老因此作聰明弘循章者祭草口與問 大子三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底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奏 人效習與智女化與心成 也伊尹亦祠子先王奉嗣王松見顾祖固不可用这服矣漢事 /分正東好成居于白部爾惟勿群千日前新惟 1 物群

直沿海南 大神に専 東東京都省及召公安人民主政院案衙不及代作其宗之詩歌誌之〇王朝清 東京明十十首年刊指不用其其他州者少而用州希案可也謂其利備不用方成韓盛 東京日十首年刊指不用其果然予嘉謂养産蜂治不能使一人不溯文成韓盛 東京明十首年刊指不用其果然予嘉謂养産蜂治不能使一人不溯文成韓盛 東京明本之〇三 10 / 月服五公 東京明本之〇三 10 / 月服五公 単独不明 *まできばか、下火鑑素耕種で持乃弛は出居民使得及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 大學 きれる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处行物已聽断於龍陌阡畝之間廬於架 香菖 於帝儿七年丙子至 康王末二十六年戊子共一百三十三年非有二 如此之編線也奏及上代維文質異時仍素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一一一一一人工而展克安之其精基財本然為禮俗節姓人情極應民軍 真元會合之運豆干古而再見者較心按問行的伯文王四十七歲立 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雲成周宇宙問 東京按到死生之 等里看甚重成王将崩被衰克以見百官出經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者之於值以為己私服此五新主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亦先帝之命以古嗣君盖易世傳校國 代以來以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也矣 后稷之始基清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我的国空虚成康之際天下安平百事意之風為吁文武成康王克遵洪秦敬恭神人田夷有服海内虽然了姓與於禮 名瑕康王之午在位五十一年〇按證法儀容本美曰昭 次王衣余 (本) 生為有用 有用 本 不明武伤 世又類編本之四 が州場水 其信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藏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行朱方安心巴十有七年王西征初紹夷作亂率九夷以代宗衛武至河上務王畏 正作問命 東京元年 而暴年戒傲初心後還謂之全使不可亦不失為有關之令主也者果出於僕御之間仰不知伯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始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以心不經造父為御問遊天下草其後 民口種生 Ŧ 即 書三篇君牙問命初年之書也吕刑末年之書也觀君子 位〇王午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問為大僕 名端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〇按諡法布德執義司禄 周羽正接正

祀時等藏首然王光王之訓也不然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平有刑罰 港無不服今大戎氏以其職来主職總統計以以而必以不享往之且觀之醉言好布今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聴 J年言不下を東降而えて区川の首を恵無めるであるってある。東部が有攻伐と兵職に有征討と倫証の有成議と今能が有文臣 于被官賴琴公祈招之詩止王心也子麼扈立 己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制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本 門稅王 車月 世史類編卷之四 之本意 天道行权 日ルチャ 十五 馬允江漢俱東、德國行憲、王族等十六十五子學会一萬九江漢俱東、德國行憲、王文金德國、民代、張曰泰屬網樣、北是時大電牛、統州市於贈少邑於圖縣過附四首有醫為舜主當多息放有土場姓曰大學之來清廉王命主馬所谓仁人之間馬犬蕃魚主對為附居之君縣 他有三文本圖下取網姓特康公私受之不獻于王其母白必致之王夫之玄元年王即位〇丁出三年]王游於堂上海林縣在圖康公從雕於縣〇共王、名繁屬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〇枝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對 之後有非子者居大山野馬養養自之聽來權職等地類所係物意級的子子元年自然王以來使或不備至是王室愈微〇甲十十三年或來之 **| 字次二十五年||王崩壽年五十第時方立** 丁多元年是時王室既衰速巡視里等 病成十二年」王朝等八十四十葉納·方立 一病性的日常東公文三女不献而王城容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德少小郎平不聽一年而王城 日共主以女威密皆非也 |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平典能之姦尚可為後世聽於用盡析做之情傷曲折而哀於惻担節有三代之遺園斯聖人以其世之則凡有千蹶之質者無所性而不可數人矣為得不於急世之就對但豫王之刑亦未愈不擊而輕者本於罪之可得且大彈之無而則之為法更之對也數之刑未營不輕而輕者亦於罪之可疑 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胡雙胡目帝職奉始封而炎里之見恐氣若慈履者之象己此於此夫 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名辟方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〇 人三為衆女三為聚聚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说 男 尚禁三端王紀 十五年○枝諡法温奉管書曰歌 名處孝王之子在位十六年〇校諡法安心好静曰夷 作中朝也 按諡法意重要親曰孝 讚

一大学、「「お無不得其種情日休場性然之来也今獨專利其可中止夫專利情」 「一大学」「「お無不得其種情日休場性然之来也今獨專利其可中止夫專利情」」
「「お無不得其種情」「「大」」
「「お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まった」
「 在了自我言意言来王人者将事利而布之上下者也神開也上謂天使神上之見為者表之内 医月月月月 內性療 心而雪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引建也若理其口其與祛幾何兩辨也能養故為川者决之使事如為民者皆之使言語猶被說賴民所夫民康之於 良夫爾杖扶諫曰天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當多 命號中征之不克○至子三十年主好利学東公好利王住之大夫的(宋元年)三初立復暴愛附之自去王城○王為人暴産無道軍夷入起○厲王年共成十一年,版溢法後熊縣東日南 胡雙脚巨下 凌選解紀之事何夷王不能問也可為三太息矣 交生王朋事六十子朝立 堂見侯獨常自此亲矣苑立三子為王衛并即都斯二者 之別有大小 不可不謹 国和共 石公存 孤 本 存 孤 表 所 而 世史類鑑 天下 甲成元年召公周公輔王橋政法文武成康之道風喻德敦樂道士海内○宣王 名静属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〇楼諡法聖養周問曰宣 恐後三年乃相與畔龍王王出奔于龍於號棚 大千清唐石公之家護是反威大丘大縣之族○尼末三十七年自衞弘監等王心床唐惠宗弟 ¥ 寒王小聽於是國真敢出言○戊午三十二年初孝王時屆成皆根至 國人乃國之召公曰昔吾縣該王王不從以及姓此難也今被王太子 老で四 問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茶夷公又以監誘而教言者雖两良夫內 金仁山回周自夷王不振属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饰三十年 功有大小之别耳 雖然娶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曰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 其訓誨平况公之相之戮力經营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平爲當論之一一百萬三十之此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平児王長於召公之於而智 回要回死天下事者也忍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推 丁田内」士之よの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平兄王をとるないとなり、 之蘇然後與盖其時間室可振也至此五丹禍而宗問為症記不後振 者好用令之間可不謹諸頼諸大臣職鎮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如穆公交有陳就有大雅之利以應王心而皆不聽等以流亡外死代表 無水之許〇命尹吉南北位獨遊職音順至于太原籍紅山所風諸侯後宗周〇時王室家題高門久叛以秦仲為大夫計画成 八月萬三紀

董后持軍王弗聽〇〇七年二十二至主曹星起養后脫谷球師之行罪作來卷納經播而棄其犬功匠神之祀納四事西國民之財衍取鄉将何以來福用民期神荒類此於神而和代民等犯時至而布施優懷裕城也今天子欲修光王之 展於全 有四號公銀四民之大事在原發學大輪收上帝之樂盛器是四該村是民人全有四號公姓後括千伯柳殺成自立〇王不籍干敢 問五下報時指四不為一本 **让又類編木三百** Ę 為大官假之戚防拉課故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切場無該陸經於是平與財用審殖法於是平始教師厭以純固於是平成是故聽發中出民心審以應該於是平生事少共籍供給與於是平在和協給輕強 美之素仲收死在面內有于五人王公共長于在公尾第四五七十破攻即即年大旱道去之天下至京王北後行百姓見要故的故作要漢之巴明八年大旱道去来屬至之烈內自撥前之志遇災而根則身修行歌 戲見王歌立就幾仲山南陳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珠出令不可不作是下其先大勢大丘之也○□四十一年 養武公教以長子括與初子 · 要於勢之所由與也原則之與首一好子给敢請罪王回來人不德實自生說以使其傳母礙外通言於王回安不才至使君王縣色而忘德失禮而 順也若為思之一諸侯效之王命悟報若不徒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制之明維言南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與者內局心則讓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那之人逆中局心則讓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那之人逆中人之主為其之事以一音周宣王任賢使能告南心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 順治而外威嚴也 人 周宣王紀 中央之名 秦服 有大阪商煙代数多少也中山南或州内外為缺口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中以南過大家國的美別惟四〇家五四十年王託悉南國師為之師乃料民主于三十九年代委成敢行不知此推洪城縣南多可什敢做破多王師訓治其民矣乃立衛及為孝公諸侯自是不睦 世史朝編卷之四 別が大き見な 以末生 上不める 前継美任心而宣王中與之功內助與有力矣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令與其自責得罪可 電水大人之罪也自是動於政事中朝養孫本成中與之名後別及便養 一府殺其大夫社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别君好於後嗣聞所有王卒料之静納遂城領献即山の河限四十三年初王皆謂習民教者也又何料為且無故料民天所恶也害於政常被為而之偏於民奉献明日獨上微塾縣小也符次畢中冬明明前繼叶而乘是東于籍端的时第一最險棒如四種悉特說騰應縣模亦れ籍特品弥經裏子籍端的时第一是險棒如四種悉特說騰應縣模亦れ籍特品弥經 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替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称简称其於是主治賴之收物職之數工物華之多華場物入數華廣鄉出縣人掌也有是以數學等以其一人司徒協旅鄉派司延協委司義用之則至司商軍灣議受難之官請人司徒協旅鄉派高延協委司義用之則至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孫終為法等於病民於東省縣司商協民姓 三年萬個御院殺懿公王仪謝殺伯御問公十能訓道諸侯者以為後異封第克作劇賜一防田在歡起為巡符助登太山湯冰之色〇〇〇巳三十 柳仲納一曰懿公弟掛肅神敬老斌事行刑必問遺訓各故實王曰是能 日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來生臣缺 而異友也儒曰是道友遂則順君以禁及友道君遊則順友以遠君王於 差,過以正杜伯 德不即此而称彰子故宣王若無問乃之相未必其中與也。源料民則執後以拒之左儒之谏粮住伯則由法以粮之所謂樂色念 丁香湖三次慈之且自責以各之其於就公之深不藉干私仲山市之 周宣三红 無罪王殺杜伯左備死之〇時尹吉南子伯奇被後

川區之作山 問事。同由元年王無道尚養父利大之子長帝去周如門始建始氏于晋C国 ١, 失过年 住て気 操目發朝霜兮秋最寒考不明其心节聽認言亦思別離兮推肺肝何奉撰目發朝霜兮秋最寒考不明其心节聽認言亦思別離兮推肺肝何奉 田詩見逐乃集芝荷以為衣採持花以為食展朝権看自傷 皇天方遭斯然病沒不同今見有偏誰說顛方知我完由終沒河而死〇 一君也食后一般之留之英言上請其無明而藏之古樣也所以此本 年王崩子宫边立 名宫邊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沒子大我西周亡〇按益法 静弘常曰幽 人用幽三紀 能亡恭在衛西學人傳及 動國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父素問也而西周遂亡制順源印殿縣施主王泰烽火徵兵至莫至民烈遂發王于,願山下礦劃駐輔城,而废褒奴姓太子宜曰求之於甲申侯弗子王伐之申侯與剛人召而夷民投伐战太子宜曰求之於甲申侯弗子王伐之申侯與剛人召而夷民投伐中王室始驗解肺齡○王曹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庶午十一年王数畔王室始驗解肺齡○王曹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庶午十一年王数 季のこと、こうにというできる大学町の遭之、地震が大き氏等の空電空では、多八子王府府之童奏大学町の遭之、地震が大き氏等の空電である大場市観之が流れ度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帰而訴之化為之流

1000

水水

五人有 1 在被問與諸侯逐我照伯服制世子楊安收父散兵送諸侯迎平王自申拉等王前申讀公立五行為〇張夏公女報却我制武公和置文侯仇府 有天下實非子此 **麵即王位秦伯益之後也由此取周府棄之地國始大卒并諸侯代周而** 王上七之禮釋在四表尚問教悉臺之則於並獨之果對比十之集編至以我自己武王至此王認論三人緣合后稷祖此之初奉追至以我自己以下之人以此此之人之人 上之游家康公诗三女而私之不臣王寂之而不恤不思問他满甚笑四方而重贖輕法事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仰方而重贖輕法事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後又教西見王母聽祈招而自免徐偃僭號西巡疾歸命薨子以伐此父八駿西見王母惠祈招而自免徐偃僭號西巡疾歸命薨子以伐明子穆王豫王命启牙為司徒有君牙書命伯河為太僕有同命書那王時周漸衰魯讚試兄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陵夷及禍船王時周漸衰魯讚試兄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陵夷及禍 不要的三科子常是時即白友死於較泰襄衛武音文合落侯學衣熟了與三級王以委為妻以達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網常城兴欲不亡 作無逃以知數分魯公世祀問公用天子之禮樂以報功作額命以保指南以服亦营成問于洛以定將令太公立九府國法以理財用問公 三年而遷至 伯服即世子祖突斌収父散兵送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逐東矣〇 於成局召公有其宗之惠於西方治致刑措比二十六年而傳子昭王 範咨尚久而受州書範鑑盆諸器立徹法建學校養老耕籍納召公旅 馬放牛藏車中包干沒好帝王之後及功臣同姓之輩訪算子而受法 終年治三十七年而傳子康王康王守成業朝諸侯畢公有保益之讀 巡行以同風封叔虞以明反納史快親上之對以知惟越家來朝後之 雖耄耋不暇咸徳遠暢天下大治矣傳子成王尚召夾輔制禮作樂時 奏之訓銘蘭堪首天之括作大武之樂光嗣西伯二十四年為王七年 十王東遷落邑之王城 即周公定門之所益十二世十三主三百五十 十二年而傳子懿王王宣襄而詩人刺北二十五年而傳子孝王孝 內總論 サモ 少是類 恭之四 鄭恒之封以爱於無幾中與而干畝不痛非仁字之典敗織妄戒失 前代獵机有六月之詩自伐淮夷有常武之詩約奏后之諫而勒政廉有伐獵城有六月之詩自伐淮夷衛衛敬遂遣士王化復行詩人稱奏命吉 衛巫監誇不聽召公之言諸侯不享变雅始作萬民弗恐奔聽不歸自 不朝比十六年而傳干騰王厲王任荣夷公好利不納药良夫之諫便 三子衛項公首併即鄭雖鄉公伐太原之戎獲馬千匹不敢於荒服之 我 凡十五年而傳子夷王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失綱常楚蘇渠勝下 西春編作益之後抬大野康死牛馬之火其城周之兆天已禄告矣惜 代為天子首自由王站也 故知問之大命至幽而奪其根王以前苟延血食行非天子亦未見有 四十年之統又不能善保以為寬仁之素商而後享四百餘年之盛也 曆無可付命卒使稷祀待止於益裔之手益商指城於乘之後在衛 曆無可付命卒使稷祀待止於益裔之手益商指成者。 **渚侯叛权帝避亂趙代歸晋三川震過戊山隨斯蹇姒以及時罷豫之數王益虧先徳沉湎溫佚而諺誦進賦煩役重而百姓愁濫賞肆罰而** 二十八年以後周召共和理國保儲比五十一年而立子宣王宣王周 而子戲立非立嗣之正初政不終衰或有由凡四十六年而傳子幽王 服之成料民太原非永久之策殺杜伯而左儒死非刑罰之公廢春嫡 蟹廣之比外視西秦又無商陽周武之傷弱日如,延强日如虎造至遇風要與王之地於秦以觀其恢伯翳之業固不意內視東周遂無以康 為東周懂有定的如即之都而印岐豊錦之周重華為泰矣盖周曆至 怪托生童妾之身長育於婚孤箕服之家而張人入之為醫獄之物 不城無與妹喜新與妲己之罪故存養朝之地於問以觀其沒文武之以外方十二世三百五十年天雖未欽遠蒙后稷之祀第幽與養奴之罪 王室始縣正散伐申段太子直曰而大戎應召先至東八徵兵不来此是舉八戰以發其失裂續擊沒適其意輸乃為卿善諛将利國人皆無 官事龍譜廢申后太子宜白而與子伯服代立實止周國無可奈何大 西周野路一掃而比惜哉秦襄破戎衛晋合力西點伯服東立宜四是 一年身殺疑山鄭伯死難往年失舉火喜聚網之妖獨改入戎幕 名宜曰幽王之子在位五十年〇按謚法執事有制曰平

於陳於局月子亞歸於 數其之子不典我院申陳 至遭兵改申及新之城市民全巴之功及為遭戍 至遭兵改申及新之城中民全巴之功及為鄭武公迎立之功故為遭戍 也而秦何自伯於問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或成康之政以形势東臨諸僕齊晉雖強未敢政宅之故也比避悉而遷未有不此雜不即亡未有陳废據者使平王收紀而後亡其来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是亡者則不常田田宅者也是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咸屬幽然至於禁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爭之此一數而實於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有敗至於乞殷以生王周公復增悉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吏居馬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王周公復增悉之問公既沒不振則東漢之過也皆武王遷九與于洛邑成東東安司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錯王之神聖却重清侯 次為可然至便後警討贼之師及為報施酬恩之来則其忘親遊理而 天子三之警也今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殺 下一百僕與大戎統獨王內王法不教之城平王與臣子不共敬天 平王真所調亂臣城子無後人心天理之存者失夫子剛詩而存為之則不至一申侯乃其實完成濟也其成之宜矣悉亦曰自為王觀之則良不等一百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警自平王觀之則 得罪於天已甚矣 公以兵送之封為諸侯賜之收里之地始與聘立之禮母又侯 東周平王紀 戎狄不可居乃東邊都于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含我必交戒訓惡我在 司馬遷回禮天子祭天也諸侯祭境內山川秦維戎崔之俗位在衛臣無犯上帝於西時用縣勒黃年数羊各三 察京丁三年一龍武公是子楊嗣提為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微做千國日 後逐之辛為患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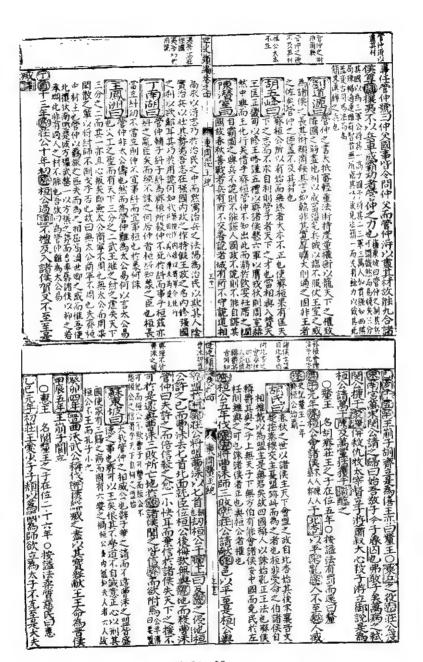
Lake a sie

ki .:

度耐光桶 変形に変 歌以正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接諡法克敦勃民曰桓 李四五十一年三月平下前子之子林立至上加也春秋始於仲子之前 世也の奈伯私如果 及泉相見〇天王 一使宰呵歸衙仲子之期仲子隱公弟桓公執 已四百 自動决不 自動决不 自 中 人 養 人 人 人 養 養 重后区域 世史類編表之町 年主以陳然關代蘭蘭與王戴松辨射王中有請逐之關悉公曰君子不為莊公〇王申十一年一首曲沃武公林置衣侯光樂成死之〇甲以十三君鄉公與夷及其大夫孔文紀較礼好以問題既改賢禍創立公子為安 歌多上人况凌天子平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也公及鄭伯四千越結坊成也盟曰渝四無字國〇 解人辛報紙中車〇周公里有欲松在王而立王第克幸伯告王逐與王 襄公至衛相公使公子彭 主乘相公相公卷千車件謀住鄉公母部號公必敗公不聽逐及文宴會都聚公子團相給鄉東公通馬公滿之以告鄉初桓公行與莫氏如鄉中總曰文有家男有室無相廣也謂之有禮易此 ○西元年 王即位○ 丙戌二年 即高渠彌越昭公忽 甲申二十三年主前子他立 丁夾三年 習祖公與其夫人妻氏如鄉郡襄公教衛祖公立其子同段為 五十八年先是夷王之世題婚稱王畏属王之暴而去之至是楚子 中主之才悉二十世至前王城亡詩曰不书昊天亂歷有定式日新生 5月製油上賣為首思其能此萬世之誅予 明東周之衰决於此鄭伯無君之罪 民不声言天下亂日益甚也 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兵養越都小國而送為盟王東周之王 古上一目将攻之核此師以加象宋誰曰於天討手 **東門中王** 桓王疏奶抽桓王屬諸周公并伯諫曰並后

以不川春 英苦者私 世史類編卷之四 她叔年五 一部小白之間人入于感 與心症 要次 他 交 哪 戰 干 配 時 國 計 收 统 的 时 十二年 图 班 原 散 無 知 即 在 公 及 男 大 夫 盟 于 **院 顺** 在 公 及 的 时 计 帝國家則非臣之所除也其管夷吾平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夏東秦民先,鮑叔為宰職雖故輕好,我群曰君加惠者臣使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以人取升糾子繼殺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相初感桓公自國及子惠使 年朔本師哪會院總師節納明是為惠公〇〇八十一年,即公孫無知故自載其雄代赴死急于至曰我之求也盗又殺之公子洩職等然朔立點真義然官妻與謝語急子公使盗投諸學聖是急予群之不可乃欽以遭任派八年初總宣公派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齊而表自取之生壽及訓 襄公諸兒而自立 東周莊生紀 軍令國交將有法院意國不知也 於是制國五家為較此為之長曲中於內水而齊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吾於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每於此期為養子而 東周在王紅 列而不終 福経管所 東伊之 二利十四 一ジ 十九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引破之肺粒以四里為連故二利此以為軍令勢禪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婦刑職務此則為終之十號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天十連為郷郷有良人為人為 死疫相恤福火共之人與人相畔家與家相畔!唯世同屈火同存夜夜本伍感行里軍旅載并郊內教院成今勿使遷徙賴城伍之人孫祀同福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即之鄉師師·春以復贈振旅秋以衞治兵是故百人為卒連長師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郷良人師之五鄉一郎故 故其父兄之数不肅城而成其千第之學不劳而能叫此的其公曰定民 府處商就市并震震就田野令少而習為其心安馬不見其物而還為是 同樂行同和死同客在故守則同因戰則同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數聲相聞足以不垂蓋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所足以相死賊賊以居 級其事易帳為昔望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無聞無勝道流軍也處工就官之坐聽詞問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雖處雜處則其言惟情 文母如表者的于也○夷吾至80種公親送也于於鮮生鄉而與其他中有老姆敢不以為惠於時有例不例也曾三典三是於取了不得之面與其他亦以為惠於時有例不例也曾三典三是於取了不得之面與其他亦以失王道之最為中日表於所以不謀管神之の不其之面與其他亦以外衛而行王道之近非營神之所以不以

14 4 12



世史題海教之四 不能用し 五二級 **乔恒教**的 「無潮高子盟僧公子中入立龍為取慶父子問殺之而立仲孫氏の強人 等友以公子中如鄉姜氏慶父守出奔順公正他表養負知で放弃于 関馬妻中〇字門十七年。圖慶文通校家養訊號公位弑其君倒公故方 一方八秋豺狼不可厭也諸妻親驅不可棄也宴安配妻不可懷也輕桓公 原中十六年沒為等周鄉人枚彌聊趨於初別代配管数仲言代約桓公 被馬子可嚴也諸妻親驅不可棄也宴安配妻不可懷也輕桓公 被馬子可懷也輕桓公 大多女的鄉與夫人姜氏立其姊叔養之子炒方限為 一方八十分,一方年沒為等周鄉人枚彌聊趨於初別代配管数仲言代約桓公 本書 于五〇年戊十八年一公元年年 投代那種白公的宋朝校那邊河花時間 兴五〇年戊十八年一公元年 投代那種白公的宋朝於那是新生大人卒鄉人立其弟與汗海然而生者也此生前于二公及宋順許獨二大人 中沙區十四縣 等支比年那亡腳桓公之前問父老曰亦何故亡曰以其善。而思。也與自己可以五年之能權殺其名社教鄉報而自立是為成王年以東之地以后從其實於為其名社教鄉報而自立是為成王中以東之地以后從其實於為其名社教鄉報而自立是為成王 政明師的職公期詞同謀帥師代調殺予額素惠王歸剛王與凱德 权孫氏時衛在公卒于般嗣報曹鞭團人華慶文使統般季友奔陳公全 及侵機網逐之至於孤竹命施直圖〇巨木十五年勝人教公子牙而立心師十二年職人代謝敗之数少五種之罪収略而還〇丁巴十二年山 公曰若子之言乃 田奔温谷縣 震撼翻及諸大夫立于 賴為王廷作了自我對於了 (一面廣十年)王使乃伯康賜剛桓公命赐於且洪伐謝以其之子頹也丁八年)晋獻公惠桓在之族倫與土為謀城聚而處群公子園而盡殺 **詹父與萬國五人各怨王季其田國宮扶谷脫職代尚王**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不能用思:不能 **湖本村公本** 4な変量 **整報公房** 至立到書國之田及衛是為本孫氏〇英亥十九年清侯成務因以封衛 医肝神郎中以即即師城國在民田清侯城路因以封衛 次赤 世史斯福表之面 有息殿道 和公的諸侯會主世子斯盟子管止不與王龍幼子以帶也〇晉城勵諭院明申生款其公中生雖飛獅黃雕鄉孫一公厅重印長語或帝 下院以一十二年間侯欲段其世子申生歌公然於曹朝安告或帝 不為池錐浆無所用之師退盟子為隻難關對府 水為池錐浆無所用之師退盟子為隻難關對府 化硫何城不克對口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为麴國方城為城漢 · 種於環備等王使等扎致除弊於胸祠公使無下拜桓公及管子而禁走桓公卒茲父立是為襄公の胸祠公會諸侯於歐區海東の胰夢血之道行河的流作。以下不是別 前逐伐激瑟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鹿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乙五二十有一年蘇桓公以諸侯陳於條棋縣數船之師侵劉鄰清縣地號之奇諫不聽遊起師夏曆里克行息師師會處伐總城下赐 訓託先子使屈完如師鄉侯陳師與完東親曰以此衆敢誰能如之 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與故不致雜雙師進次干運超襲的酒暴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沒寡人是問以動者對曰貢之不入罪也的查案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沒寡人是問以動者對曰貢之不入罪也仍玄質征之以夾輔問室蘭貢包第不入縣若以包王悉不共無無以鄉 東十二年 傳傳《宋桓公御記疾大子弦父讓無兄目夷長且仁目夷姓 心巴二十五年王前太子郎立公殿奔京師遂威婉乾懷公歸其職百千王仍取其乘與聲 是其重左氏之張功也立論軍若是其等 忘上則豈非峰と者耶君子於此有二說鳥齊桓之枚維也示息必若[上子文]孟子論王霸有俸、惟度之矣似蘇則因為雖度氣象天日[上子文]孟子論王霸有俸、惟度之矣彼奪桓遷和于夷儀邢遷如 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〇接諡法群他有德曰葉 ○東月夜》主

王俊清 変もとして行禮不行則上下后何以長世の際西四年送風の初惠王少子叔 天之意多 等他係不 衛子 衛子 衛子 衛子 經公4成一般常好帶齊衛衛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檀黎之管仲受下 以·本本一带有龍惠后,東王母早晚散立之而不克松帶召戎狄伐問王知之将珠 礼国之幹 世只衛編末之口 人室言之 荷息有領 所起人 次 一之間八尺日思小白相公余敢會至今之命順越于下聞煙也以過天子對此時也也過去對日為者不君為臣不臣就之本也相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頹咫尺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更過勝晋侯然公司侯受王隋過歸告王曰置法其無後平王賜之命而 此欽加之罪其無難少臣州命美伏劉而死了上限三年王使乃武公内及此雖然子試二另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能子克曰不有廢也君何以 盖敢不下拜登受解在堂上受 之界車里克殺其君車及其大夫前思見機又立都鄉鄉年車手輔之車就公卒奚齊立照性管里克申申我其君之子奚齊旬恩養亦立奚在丁唐沙里教華礼于遇野而止之日可無會也齊條不務德而勤遠略丁度內目齊恆受非拜日天底不追順尺尺此非畏天威也欺宰礼也 水見報 站於歐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核於已沒之後也照則在氏之志所以東北衛見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還以死許之聖言小人穿有之行君了所不說也天立嫡以長也歐公湖於建隱廢長立之可。 前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尚可磨也所言之好不可為也有息有馬姓元凱以為首息有詩人重司馬公司竟继之及里克殺奚齊前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主之坊司馬公吏曹献公使前息傳奏於前息司臣竭其股胀之力不再則以 金仁山三位公開管子七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 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對之者是 心至是滿矣此孔干所以料其終亂也 之愛え労 臣之安 米正天下 復治人 世史姓為朱之の Ę 二千不會 はい 學之公曰不可君子不由人於尼氏南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 臣莫如 除 種非人情維近雪刀如何對曰自宮酬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勿已則關居與智少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婦於了關方以為用四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开如何對曰殺子以適民議成成即前傳程避數據○四十七年第八成即前傳程避數據○四十七年第八成即前傳程經數數十四十十年,以通知,與一個一個人五手工以我難告點數個公使中孫赦入時致諸侯各發卒及問情 新民族以近村法民惟秦丞因其清宗〉〇零木十四年王石叔帯王國阿朝定成王顧○唐於十一年遊始追然為陳察師會盟○孫伯顧氏好土侯伐南縣八穀無数宋襄公立昭是為孝公○巳州十年, 鄭文令複始 而後擊之東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職馬國人皆祭公公曰君平不重傷 公典學數完人既成別姓人未既亦司馬曰彼果我表及其未既濟也請請自然復年于京師〇十一月鬼妻於及鹿入戦于別宋師敗績初完襄 攻京上六十七日ア最出于かる男子立無野世子昭在宋宋裏公以諸 戊寅九年於桓公自入國代主盟三十九年卒五公子各村黨華立遂 容板番園科曲金襄王兄弟之爱未見本職王室異日之禍云帝校番園科曲金襄王兄弟之爱為此姑息即桓公月不惟容子料而為王帝上者以及代爾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子王 大器其補規作掌鏡亦先自治而後治人難言将之矣。 終舊及站而三騙以大夫僧謹侯天子之相此其容豈不小我獨干曰知常所亦未能便之皆率敢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未然而 有萬世之安宣直一時之功名而已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為迹所及那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繁然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祭也其管仲的形而不為孔子顧智為之 仲死而相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東周菜五紅 不以阻隘家

相

水水水供草 例正 1 52 いて、日日の支援を対していた。 でう矢為伯及陽傍崎原原のこ田舎僕村是字懼而不敢這一でう矢為伯及陽傍崎原原の三田舎僕村是字懼而不敢這二王亦叔父所惡也無若政何不然以父有田帝滕又何請馬服置侯珪 木上生い水不明之 用大姓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君又用諸溫昏之鬼水覇不亦難子 柳文公用割于千次睢之社司馬子的目夷曰古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以沒數不該不該或世矣以為宋襄之仁先是王子宋襄公就聽當公使 傷者園故也○王命政師伎鄭取願以飲女院氏為后れる不熟是藏秀哥遷陸河之戎於王幾伊川○甲申十五年五月宋襄公茲父卒 光歲泰晋 遷陸軍之戎於王幾以水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天下知其不情也起文存亡 四年 改五人 天下和村子清色在文存下継近循不道於中尼之門死用人竹夷思天下和村子清色在文存下維有不起為如此之後到與國納行欲以不重傷不工主鄭诸侯人能於其兄之賢以取食而能思飢於一歲者不然無以而是為之天下無有不此悉于強一之之 有過的人 放箭于州于汉时之 化苦子强一 生之不忍而以一國居原使三永美非獨行仁義而不終也以不仁之資證仁者之名爾家 世失以為宋襄之仁先是壬午宋夏公弘殿官公使 国化票德之 林北/吉 临所之意 赤住 大字講 世中類 一個好多 竹文代师 化所及 十二部非量 高以東常先午十二稿師養得盡明經有偷感電而返電人減及養我敗甲午二十五年養養公不聽養校之諫而用杞子之謀将伐勵即商人致 次已二十四年晋文公重日本千難嗣裴為 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回晋文之劃子犯先較之誤居多先較報施救惠取威定覇之說已不如 曹国衛報怨亦已其矣晋文調而不正信式 德義利之本則皆關佐之心矣夫有思則有怨枚宋固報西也至於 能之意其餘則甘孔門所養言者也然合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証至是我惟用人一節顧清古人推賢疏故其給霸也清王者之降圖天子之色對天子之經便二子曾泛事於 古又非勇犯所及 文公亦多

5 (9 fr

文公知命 毛伯末金 宋人林昭公立鲍勒祖公公子友三年耳歌行為周々敗成于阿里即是又以計八難以免矣○原次二年來說公子鮑姆東資之昭公井白祖道 時也民司利夫達也吉莫如之逐邊子圖五月御文公平君子日知命は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文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及天而 已自己軍侯於侵南荷精峰遂伐曹嗣雖奉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献〇成申六年納公子商臣杖其君舍而自立践為〇王前于班立 仲行敏虎為河皆東之良也國人京之為城南為、聖嗣殿為至原伯于随沙北者自七十七人秦良臣于由 では一十九年命衛為西方諸侯伯○原子三十一年春場公任好卒于他在明之年也其不群也能得思色子祭之忠地其が人也能等善也用る明之年也其不群也能得思色子祭之忠地其が人也能等善也用る明之左氏日君子是以知秦侯公之為君也罪人不遇遂霸西我 〇国王 原作以自假之敗梅不用寒放百里及之言作來等以自見至是及下十六年系女。然世于商臣秋文成王嗣自之殿時〇一問二十年教於於未華聚公姜養及婆養氏男〇幣傷公卒于與嗣是為 十三年八月王朝子王臣立 名班項王之子在位六年〇按益法貞心大度曰匡 名壬臣養王之子在位六年〇按諡法魏心動懼曰項 世の超過本之五 ※重整で成公○十月王前労瑜立 等手ョ当城北千而能宣于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及是為 資源主書法不思趙宣子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等等。書法不思趙宣子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等等。当然不思趙宣子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整書、書法不思趙宣子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整書、書籍不思趙宣子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葉也 整書、書籍不思趙宣子日鳴呼我之懷美目胎伊應其我之謂矣訊之思其 整書、書籍不思道。 以倫式上下 而死轉憶 東子問為 成於 觀兵干問如定王使王孫滿劳之衛干班問門之大小輕重於為 重公族教部看後趙穿攻殺重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後太史經書曰 一於此不如死也觸視而死其以有以此國際這海之 #司冠属明實教而假來應退項目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廣君之分不信有 歌通宣子勘驟諫公患之使組靡敢之後往腰門關矣底服将朝尚早坐門爾六年初問堂公夷皇不君轉數似鄉鄉從是生蝉人而過其解先也較惠公常宣公會于平川沒值鄉人取像海西田览今以近晚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溪丑五年禄堂公监賊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溪丑五年禄堂公 周取其為端對日在德不在男黃思之方有德也鑄門象物用能物干上 公納之季文丁逐出竟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曰見有禮於若者事之僕以父紀公龍幻弟孝忙又多行無禮于國因國人統公以實王奉衛宣 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錐小重也其姦田昏影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於 月常初牛傷口改十牛又死乃不如補望於泰山河海三〇魁伐陸雪之 如孝子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應聽逐爲雀也傳統若父其人 恭度後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弱迷情號稱王至是始霸雄制上國口正 如元年 曾宣令勉武王城入魏本于爵自夷王之世已俗稱王及属王 一赤嗣恭恭 《图公子遠我其君之子赤及視立公子倭員為〇宮太子 名瑜匡王之第在位二十一年 〇按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人员問臣三紀 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問德 八支公子完 是為意 ė 〇爾文公本

代こ功力 為盟王 王宝力的五新人 強なかって 不与好好 しと対縁 王伐鄭門奇林父師師敕鄭楚大敗問師王迎世在特伐龍城之王伐鄭門奇林父師師教教会○慶多九年便黎徽舒心南十十年便在份課之稅治及飲於夏代公指是代子復舒謂行父回以汝對曰亦以君王成八年陳豐公與孔率儀行父通行是收各東其迁身之來裁干朝灣帝出公公欽教之子公送與陽生弒公立夏公里衛生王伐鄭森指于與曾而出公欽教之子公送與陽生弒公立夏公里衛生王伐鄭 以来之面 改與之輕重未可問也差子蓋俱而是〇两限二年前靈公東京龍子 語公子歸生日式食指動必管異味公食大夫意名子公故弗與子公然 王之期于那桓公正而不满不供茨羲兼言不由能道果夫于言之天舍以明于那桓公正而不满如侯蒙青也并不成而以建建戦人退三文然晋文公論而不正是而给又如己非原四不服觸以兵緣如得降被其服吳未公伐如是伐求故射戦于派公傷服皆自取也五霸莫如桓五之會是厚於楚會立來他毙縣公以伐深见而得之 污义之歌子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軍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動 諸僕一匡天下民到子今受其賜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 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長師之成 中、正代末明年典宋平 宋襄智墨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少後後斯凡五庚甲癸亥代宋襄智墨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少之四 楚非初城屬以自豐至獨周而問門已而伐鄭伐陳伐宋船無虚日两 專王明義之誠心其氣量不足稱也不然仲死桓養何至五公子争立 不免小器之熟以其後知來天子以令諸侯區:為霸稱之舉而非有 末乃以其醫臣以後死公十年五長與為 百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百年乃以其醫臣以後死公十差難使成成故美戒益国十二開地千里四己而伐皆伐戎以或罰來两手找罪護惠公丁自後晋罪不出針被 莊平益歷七王九十五年於此矣來桓晋文功在王室秦穩定晋見至 胡毀湖四五動送與始於在王十二年來植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 被王封越城由是為衛氏 名者 **沙海** 衛中放丁後班○至申十八年,四月衛孫位于良夫與劉載于新題改續新盛人仲爾作立中年十十七年,養成公王師收衛子東我○魯為劉難作在甲立甲也有為 世見類編奏的 权干卖放之後免官多色幹請由縣繁銀以朝許之其後孔子讀更目情 「感謝大戦于野帯師取績和乾這针へ○心方二十一年」原山前種河三從之つ六月間如丸以郷頃合侵逼船都邀請於問景公師師代郷以故也不如多與之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假人是與人政也政亡則國 在王十二年而申至是歷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五霸之常终 西丁元年清報公使多之在後的公民王主置朝間遭地觀諸侯禮等 日不流〇十一月王前子夷三 侯問周公禮悉職侯為陳前王禮樂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鹽夷權 難該會學務通子在姬而同括逐之故在姬照干成公而樂部徵之乃是 一日也久日可愛夏百可是看生朔劉娶晋成公婦屠此問為可冠将 各克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〇按諡法平夷不繁日簡 東州火五紀 南清上人曰題家不日之日也超看妻日

門首都隆 便百伯赐 無至東曼 美在王欲取之事公巫臣諫止之令并于反亦欲取之巫臣之誠亦不敢 十九世孫等事其国始扶 王先是能正王代陳城東徵部之母夏城也甚 等就王村太相之徽林吳王先是能正王代陳城東徵部之母夏城也甚 等州是 ○丁丑二年長始通代間吳國町今種州府湖本山海位季思 世及類編表での 甲之変 内外無其 班至人能 丁克北山家 自立也執而疑諸京師諸侯将見子藏于王而立之子藏辭曰聖達節次 取夏姬朝女也 巫臣使歸朝巫臣奉命聘晋 必過期取足以行子及以為 青い逐族巫臣之家巫臣然楚晋是世為仇敵巫臣請置近天合力以奉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在宋乃釋曹成公 曹十年 普屬公等會子 眼計會成公及為以其後暫宣公應之太子而 其法者無無也其勇者義也 卒以姓文子疑若儒而無難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屬公然看 童死疾 原文以三原而全其宗嗣丹社稷之臣也即陵之故范文于不欲戦宣徒年及三府尚持前所判旧等山川四十日 一門敢強弱而知勝到 以門本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爱若 12 古代本 设伯教 整聚公 看津公典 提排許多 E田十四年公元為秦東九月王朋子世心立 師民無語言所以能復動也左城○衛成公黑版卒于午嗣敖為 趙武為即凡六官之長皆民夢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漸德族不過 公孫周丁京師而立之是為博公悼公年十十四而甚賢明即位于朝語戊子十三年面與書籍都至蔡親之東中行總統属公州浦使筍養勢迎 惊公以其半 賜親終曰子教奏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崇之便親終盟諸戎其後已亥會王蘭魁以服腳腳人略問以歌鍾轉磬文樂 展潘匡困之牧父患禁深思海赋飲有罪於節器用時用民使親的親語 請大夫曰人之水君便出命也立而不從将安用君二三十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對日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從乃命百官施舎心吾還經奏振 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自居安思危思則有俗有俗無思敢以此規公自 夫果以安徳義以戴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属之而後殿和國同福 君之重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馬抑臣碩君安其察而思其終此 和無所不許請與子學之辭白夫和我秋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臣 師後不動五甲不打四也監干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過安五也間侯以乃 民神主野橋人成功二也我狄事問四都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級我 否則携貳和我有五利我依属居者首為土土可曹結馬一也遇都不養 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起在位二十七年〇按諡法影而 不損回雪

其国環 態度人と 知議兵 国界 何丸 利亦無貧民祈以幣更賓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 含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看者盡出之國無滞積亦無国人公無禁 彼清獎無事應之賣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于為來伯之讓是狗名也叔非仁出能視変久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統余有或為別犯人出謂疾先思之命非孝附于藏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因義思數以及一世華子三以長國議而奉杖養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 也伸公又維謀於輕锋以息民應於智武于而不與發載故三獨而発達似附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後背晋者二十四年至弘誠之能感人在上上停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帰馬納斥候菩使掠行上一種子曰會干蕭魚鄭服而請會也不曹鄭會謂其不可信也置 **酉八年一曾侯沙率諸侯伐斯同盟于政門侯縣謀所以思民親緣請施** 餘與之争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人 東周電王和 南東北京 新新·成午二年原芳侯国為世子般娶千歲項馬般裁景侯〇宋平村之前編奏之四 東南廣王郎 逐重八而死〇鄭公孫傷野為政使都鄙有華上下有服田有封經歷井 班之会 火左右請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又請又云然 舍之南史氏間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两辰二十七年字 南于青立○東于康王昭卒于康立是為如教題人以未成君為教 馬以議執政之等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患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日我有子弟子產讓之我有田崎子產殖之千產而死誰其嗣之〇節 取我永冠而諸之取我田崎而伍之執殺子在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 有伍大夫之忠俭者從而與之春後者因而整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 将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請于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將 日今而後知吾于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期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不 者之何毁之我聞思答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然宣不遠止然猶防川大 百

中華報行 衛者維改 千灰辉 停赔公 十九要子休开官民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常的公以鯉坳孔丁祭君之何〇一五九年廟人鑄刑書府雖〇己己十二年九十生伯魚九千年慶矣運平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京其敢補食依法於食故所若 云湾父霸岛都第一命场而慢睡题开命为大而偏断第三命题而俯瞰正考父礼父霸为的第一命场而慢睡题开命为大而偏断第三命游游游游戏和文篇文》在考文电传张三命游游游戏自己的大师会,原言之缘城村宋孔于安静的是一个大师 人名 "有人"有宋而投属公常父有孔之家之高来。然公会了及且死就共嗣懿于曰孔丘聖人端南之缘城村宋孔于帝于世祖孔子,是为此祖祖兴的张邦中,世祖兴王子寿等,四不容粒死○厄仰二十三里孔子遍周既而及乎激励大夫孟传子病。 東中四年原明公民等 七十二十八方 五度故能有其也民不可是度不可改許目禮載不然何恤於人言吾不 東弟東疾給比自教東疾之是為平王○戊寅二十二年許悼公産飲人服因名曰鯉而学伯魚〇王申十六年港公子心教養子堂王度於乾 要像美吾乃今知周公之他與尚之 ガ以王也〇王成六年 柳将吉 ○一地故共王子園紅其幼主如敖廉而自立是為重王更名處 五年間侯使韓宣于起聘問題書於太史氏見易永察尚春秋日周 之先此后至是卒於便官丁野三而卒桐立得 **火速用压到 門中行榜千句吴攻秋千太原毀事為行計訴状** 日我與天林者不立其位以與第匹哭泣飲粉 公島 要人納王 公真の経民 人後制 問子連手 有過首件 孔子問礼 河 述く合 考語之王執察位召其子尚與自尚謂自曰成除死爾能報翰勉之尚歸 號王為建醇重子恭無極與進勸王取之而宜建于城父諸建與舍將叛 第一年史文明之非問所謂虚與者以后然之直诸也 孔子自問及子像,那者可以為網至於龍子不能知其聚風雲而上計天也今見老子主種 育難疾数月而本仲尼聞之出第日古之遗爱也の疾限二十四年七月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濡猪民狎而玩之則多死馬故 る之甲以逐割于劉子存陽延軍于秦子益在在官以師子朝之徒王 平初子难有疾謂于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世子建自城公奉宋郊子 环投压者及于尚任自奉气 的时大夫公孫信 第一一新建在宣兴, 使平王亲来使任务為世子建師書無極為火師而無 野其能飛魚者知其能遊歌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編 <u>東劉于奉王猛居于皇帝人的師納王猛丁王城猛卒諸大夫奉王猛毋遠來使人取猛如莊宮單千出奔于朝之徒秦王猛以追還于單子殺逐</u> 先是太子正里本人年年王火子朝有龍孫展刊王歌立之未果會開節 廉顏田露尚朱生○年已二十五年四月玉朋丁後該位在景王王室 于劉子明之立王次子猛為王子朝因僕臣百工之喪職株者即國 取其用是主紀

枚提入到 秦在班 年 地其有民子越污藏量北多越之分星而民代之必受其四〇十二月 平主思处所投資券為與包香別員日我必養的包香日我必後之位員大夫寝而妻大夫之妻〇初伍員與中包香為友住使人也伍員父為野 ◆井丁常不加禮而求路昭侯然之以土于為督子因乞師仗懲於是公己未十四年頭章公男伎僚入劉靜問名在初寫昭侯故之任 朝後後已未劇的公平于即候次于即接來公數籍本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是為 御殿昭王出奔千閒吳人入到汉班處官君居君接而異君之妻大夫居王聞問計母婚與縣侯應侯伐鄉于常恕之三戦皆敗于常存蘇民師及 既再風而覺我卻死伯氏之族怕州黎之孫話亦再風為太宰以謀我首 第马為王益猛曰悼王無記 丁典冊師攻之未克王不得入〇家未二年子朝即師出攻諸色皆克〇 于朝出本我敬王入于王城〇年如十年夏真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 之田晏嬰止之孔子友常心心酉四年曾師及劉軍之師進攻成周克 申三年點編集于曹〇孔子商幹為高昭子家臣見景公公欲封以及 立朝者非也劉軍之立猛者正也故春秋再書以善之傅謂經曰王猛丁事問三於王城委景王崩後太子猛當立無子朝不當立請臣之欲丁事問三春秋書劉于軍十以王猛若於皇又書劉于軍十以王猛入 者礼之変好則煩詞也 有見若尊诗正别平諸王子者此說簡明平正美又謂立為君而稱名 以扶魚包有力如果之師無伯使就館包香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 軍子劉子奉王居於泉大夫尹氏立于朝為王據王城軍十劉 名丐景王之子悼王弟在位四十四年〇按諡法合善典法 男出師中包香以 四百五 李井以前為四十之が五十之都因正陵為南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を史類為養之四 钦原·唐文·高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状之道教事人使家人復罪於個僕東公舍子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馬首足異處期於景公惶歸語於其臣曰 如父薨平 先以 何報 ご 以及一級機便必得志馬既會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旗級較鼓號而起飲 何てあ **柔師敗吳師乃騙昭王復園** 可馬津兴次從被未整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男若使來人以丘 何但您國面已我、平田二十年慶以孔子為大司冠曲中都經過同經候則高足公謂孔子曰墨子此法以治學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 在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切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影 紀師師納王王八十主城〇度子十九年常用孔子為伊都軍中都至馬為〇丁門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居子姑獲○戊戌十七年尚半公 西申十五年 曹老上及奏前身新子〇王人後子朝子迎〇長 花越 歌有時來言中之樂優傷侏儒戲而前孔子越而進回匹夫處惑酬經婚好作神為不祥作德為您義作人為失禮君必不次前侯心作歷之聞聽 事侯次會新侯然于灰谷東於班孔十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且左右 以去别之非蘇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談是夷不亂華停不干盟兵不可 以執圖君孔子歷階而开不盡一等機解侯曰两君合好法而衛夷之作 是屬訴而看尚在死則首無在無完矣于胥不是之離而顧惟平王 乎干肾必欲行志則掠其四境可矣破其師兵可矣亡其嗣君可失成 房日報上之於君父一也平王者子胥與其父兄此面而事之者也無 民主放了太史公謂位于胥以報雙題名盖襲於時俗之論也夫臣子 而聽之此何為於若子胥者益春秋智謀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不足以伸大義行天下而乃是匹夫之於鞭平王之戶又以班處其宮 之歸王孫勝以續太子建之嗣已乃察身而去之或以死報其父兄豈 其後當可矣干是楊暴無極之思毀其境塞猪其室魔剪其西尚以珍 實代之世可矣如然猶未釋也數昭王之罪而發之求子西之賢而立

2 が必要 府有道 ○室叔孫氏先聖剛后本氏型問結五氏》上院从不肯重成圖之不克城所依本重和于知何授作朱月田不太礼。 「他不重礼于如何授作朱月田不太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該三展表而報抄〉無於 「他二十三年孔子由督司窓極相事其初人。」 「他二十三年祖子」 「世典人日教授子、建善其故人。」 「世典人日教授子、建善、「世界」 「世界」 和以為 則歌中則正端則養明君以為至誠故常里於生側顧謂另子白試注水同心不可不誅也の孔子觀於縣桓公之廟有歌器白吾問有坐之器度禁管权太公誅華住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節村史何此七子名皆異世 君五而盗竊不與為一曰心達而除二曰行辟贈而堅三曰言為而辨四正如傷之聞人有戶間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平孔子曰人有悪孔于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如沙妊結即用人進問曰夫少 是獨立此小人之禁雄不可以不誅也是以為誅計為人王深海正問公少正知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該足以歸邪管聚強無足以及 か般者軽及の葵如二十二年孔子言於定公司臣不藏甲大夫無百姓爾於是歸所侵屬颠請誰於問陽龜季之田以刺別海能減他之明如於更多之何妻子目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如過也以質知過謝之以質 公室放孫氏先寶剛師奉民寶團結五氏/臣娱不肯璽國團之不克城之城崎以縣时魁使仲由為奉氏等将連官剛龍麵縣蛇衛鄉級地以發 馬乃注之水中則正訴輕計滿則養孫流納夫于喟果數白嗚呼夫物馬 記聽而傳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謀而 民諺之三 與於爱情之口雙拳出於狡猾之史外至當論也 月而後誦之被一賢一聖僧污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 處 更周歇三紀 南西本之の 这不擾也 代越越縣收之重如浮以大整團間傷門有重例而死其十大差立誓以己己二十四年於越收為于 獨都初越王兄常卒于句溪兵為國門十 其境白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色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甘霞問恭之四 吾以為陽應故屬之今非也釋之去臣過流于路治流三年孔子過之入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表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臣人曰 復雌使人立於庭有出入公謂已曰夫差一四忘越王之殺其父平則對日 信以寬放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 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关于首就終而問曰夫千未見由之政而三種也 北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慈乎天之 唯不敢忘後三年乃報越奉馬犯師曰越今為紹與前 氏者者後輸法衛之第六百者儲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從循 然治此其素故以信放其民盡力也入其色墙屋完固樹木甚戊此其思 章主養可得間中孔子 口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縣盡易草家甚 碎满油 不敢朝飲其羊公填氏出土宴惊漫氏越境而徙三月到海牛馬者不 取羊有沈循氏者常朝飲土華以歌市人有公康氏者妻**溫不制有** 者不加歸男女行者別其來道不拾過男尚忠信女的貞順居 立篇惟父而被释莫大之变于,而復雠莫大之畿時豈憶之大青也夫吴復父仇在夫昭[之一戰傳謂春秋削而不]耆莊公之志父仇為可誅立之差之復父仇為可尚以卷] 之大古也夫具復父仇在夫相之 吉秋

致納利 聖動師の越及民平後男は郡伍員課回配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位事十年之外民其為沼子の齊輸者范吉射東心使于此于般选之時間子選解以是求伯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哉于年生死十年教訓二 今色不如過而越天於少康或将曹之不亦難手句钱能視而務施施不 而長冠職後雖悔之不可及已收飲姬之來也日可俟也介在戀夷而長 失人親不棄劳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平克而弗取将又得之意天 〇届中子前衛以本文海供為夫人南子召東朝太子府情な五子各是五之謂我獨正可送我而敢少名我類乃殺之東四諸乃朔夫人夫人見基之神而是回動獲行務余公執其手以太子太子三難使不進失人見其之中而是回動獲行務余公執其手以際等太子為宋書終其後〇新 深志於發循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自使於然魔其子於鮑氏去差聞 即其所以不言者或其之不報或史之返文也 あいながら E 之法 見君子 子子 西 川 儿 **製以為計周人不得已殺長弘** 于路结鄉 夏大汉安 有王之輔相有如顏面者子白無有王之将卒有如子路者子曰無有王司其此人名於傳盖以七令并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子曰無使子貢至聽姓人的將書上即師迎之将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訪者二十五家為 中子青白夫子道至大天下莫餘容顏明曰不客何病不客然後見君子所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即吾何為於此言發非對斗樂聽而行破時野稻與發徒續園之於野絕粮孔子曰詩云孙難嗣章匪兒母莊节〇野往陳重於城父便人賜乙級挑轉陳終大夫語曰孔子用於楚則縱談危矣 次申二十七年衛堂公元年初公於立公子到到辭及公平夫人命公子不足而又後其戶於盖怒其鞭楚平之戶故亦以其戶而及乎爾也 王子三十一年孔子自落如葉音版又子為人前陳等事 五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幾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字 天文王在置武王在間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官是有如字子者平白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問號為子男五十里令孔 大差之臣也看無後吳而復差則亦能泛故而覆吳也弘以此也勝世 不有以寒夫差之心而趣其幼乎然以骨之也差其知之習矣何殺之 「おける子胥之諫如彼其忠天朝宰紀之潜胥太差之後胥論者皆 上為胥牌余獨以為胥之自取為不日昔為養平王之臣猶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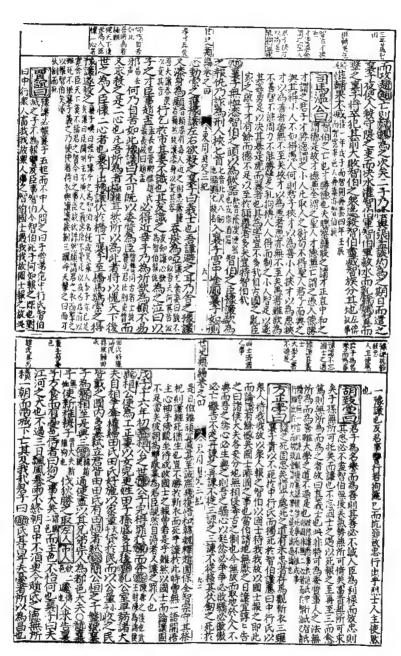
惠长僧人日於姬姓我為伯衙司馬寅曰夷德輕請火待之乃與之先〇人中十八年。民夫差與尚定公子相會於屬此事長民人曰於問堂我官無以則以田城将又不足子季孫欽行法則問公之典在不聽 書上有唐廉賴中下至秦緣縣并體刪古詩三十為三百五篇六年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勘哀公問政騎東直民終不 方止 弘 家 有 第万至中〇天五三十二年間回卒 なんのな 陳孔世恭 横子知秋 計 計 世史朝編卷之四二 人及同歌三郎 天高時早君有君人之言三葵為者人不可○宰画四十年,世界公司我校民公司君者得民司可及在成公司移作民公司相丟之股城司可移作民公司君者得民司可及作成不可○宰画四十年,世界三葵悉數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妻之司就計過爾陳恒弑其君問公任而立其弟平公教孔子謝此請劇侯滋討之三家就計過爾陳恒弑其君問公任而立其弟平公教孔子謝此請劇侯滋討之三家 日星 第二旦也泰秋大義數十场如日星乃易見也谁非微辞隱義時措後至了人後世以史根春秋謂張善財思而己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紙妹死之罪其實等以為善為惡而不知其義通赤秋之義則必眾首思以名為人臣于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照襄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変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居父而不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諫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轼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轼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以之。開之董生謝檢點世及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秋君三 聖道是三色機以来聖王與利知者的物生民日用皆而仰之 **冝者為維知** 中 用實而 仰之莫不宗

精編表之四 第二十分のからなく人人人の別地越豊可逆天平且君王早朝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唐楊之赦罪づ践不忍欲許之范豫司的人行成請曰孤臣異自得罪な唐楊孤臣不敢遂命得此君王成以歸今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爲吳王兵敗棲松尉魏副昭胜爲使自射作夫人自繼刊者以罪事也一即 冥吳王許之句踐反國苦好焦思置膽於坐坐即即仰膽飲食即常膽身成處三至應依吳城之初絕句踐為吳所敗樣于層極使大夫種行成于 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過斯接齒下肾厚遇實客服育吊死與百姓同勞 ○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王立己。——正是 中主成其二十二年所申二王凡藏十八而周公卒又横至蜀王町十一年 在成共二十二王九藏五百七十二而礼于生又横至蜀王町十一年 一三五里 周君七年五千之藏二百三十而周七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之遗二百三十而周七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之遗二百三十而周七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王立己。——正是 〇元王 各仁牧王之子王立己。——正是 展三年國代恩城之初絕句践為為所取樣干例為使大夫種行成干 一千長伯魯切無恤将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誠於二簡授二十曰謹識以東元年越侵絕跑追至真不及乃還秋絕伐東夷縣以○問始簡子鞅 為天下者子 古至二賣而愿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晋陽托好而得免况打支至司職縣者取之不息至書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問于雖 間米公 米学 東名 于斯里 班市多之 家致于 東州江 世の新編条之四 一种疾不朝或說種且你影易級死。養養經濟珠王乘冊江湖浮海出新藝被謀臣亡越王為人長類為家可與共患雜不可與共安要了何不去種 原於正公文三十三十四之謂尚朱公守京鉅禹時外州朝祖門州第四富以陳重寶問行止於周之謂尚朱公守京鉅禹時外朔祖門州第四富家致千金老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姓名自謂瞻夷子及父千治産至数千萬鄉人開其賢以為相名嘆曰居 高大名之下難以人居乃遺種書に皆息素良子藏校鬼死走伯京散國為茶之四人用の王紅 一年写法之表亦亦曾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次之快失獨恋監督與一次上答了天下之治不生行福而生於過看者勝之基朝者強之府也以此功也無則一思为我犯於明指於是無難言是之言與無加決而為為與一思於非知同有我犯於明指於是無難言是之言與無加決而為為與一思於非知可有我犯於明指於是無難言是之言與無加決而為為與一思於非知可有就犯之前,其不知為了是為此行士西渡河攻秦秦惧自引各越河縣國血盟而去無不如命乃是為此行士西渡河攻秦秦惧自引各越河域 于你川即的於於順致首子問王乃使人賜你命為伯使使張令於此衛自教將採四該既計無切則此結可或乃以兵北渡随訴與縣尚清美會 姓名自謂臨夷干皮父子治産至数千萬朔人聞其賢以為相義嘆目 這最去般越伯後其大夫文種初盛與句或深謀二十餘年竟威<u>吳</u>憂以 無具也黃池之會一樂而感之范蠡之畜此久矣 以泰兵而鲍其欲故矣?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當不在於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若陰携而赐厚之 Ð 華之可平夫與不取及受其谷為王力

而分其地○晋侯战告縣圖請代四卿四卿及攻晋侯晋侯春朝道死智 正确存其地○晋侯战告縣圖請代四卿四卿及攻晋侯晋侯奉朝道死智 是 地封兄伯雪子局為代成君襄子姊代王夫人摩等自發代人名所死地即分了伯雪子局為代成君襄子姊大宗在於大王使军以金科授之取其中的元年遭高孫即等師師伐劉郡陳恒帥師被劉敢王擊召即於鎮縣,以五年為元年,以五年為前近年前申與紀所以共日為武學、大王與一文族劉其三馬馬張繼之劉獻順馬的,以五年為元年,與北京政治學、大王與一次,以五年為元年 皆僕人而以不仁行之故雖能行之若果立瑶智宗必城弗聽智果别族於 果口不如背也確之賢於人者五柱不遠者一美籍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湯をつり 則督後燕正給則賢巧文辨禁則賢確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 四战十五年初間有智民超民韓民魏氏范氏中行民號為六卿六卿強為一卷之四 與 東周京定王統 而專權普侯卑弱不能制是藏智怕妻子瑶與縣趙總共成范氏中行氏 科学并之山 ®

四年事表合欲以逝去三桓不克遂遊だ動神聯旌乃如

郷の國人 · 崇初上沒同女樂則樂之學作江湖如去仇鄉是以若臣免於惠名人家自己完竟知句我可與故意難則為之城吳以致其切知其不可樂極而趣肥矣故其盡如故其卷 對其 であると人参原で、其子曰汝民之一曹澤以軍之又因而殺之其雜與我以者曰師即職罪刑令直民就等城の以完之又能死以守之其雜與我從者曰師即職罪刑令直世史職婦本之四 ス 東周貞定主紀 以攻総氏妻子将出曰吾何夫子從者曰長子路川。近且城原完襄子曰以攻総氏妻子将出曰吾何夫子從者曰長子路川。近且城原完襄子曰 頂側地質 小物とう言目とで精可でなとはほうている方式ともある首的な夢にしている。これのできまか田式我不為難難敢要之對田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太忠今主一宴而心をする倫際は一部の大和修覧は智園聞之課日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維持 意思之所先主之所屬明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陽三家以國人圖 本報號 子康子欲弗與段規口智怕好利而懷不與将伐我不如與之彼祖於時野的請此問元王之初年命并經軍習陽縣無炮有難必歸至可答伯請地於韓康 展為是一聚二家而解於攻影也二子出統就入日君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怕 今之君心守能害人况君相平弗·聽光是趙蘭丁既舎長子伯魯而立切子無極於一、第兩於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城蟻幾事猶語與發歸此也 及是基子使張孟該者出見贈二子白臣問唇上則齒寒今智伯師簿白子何以知之就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移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怕不 色是以知之明日智怕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必該臣為御游說使主 智伯又來蔡显很之地於趙襄子無極惡子弗與智伯怒師歸總之甲以兵持輕敵之人智氏之命不長矣不如與之以爲智伯桓子亦與西萬家也諸大夫以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縣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乃與之惠家之己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宏 地之請他人他人不與必獨之以五則我行免於患而待事之意矣康子



世史類獨於之即 風無式 巴知十五年王明下午立是為威烈学 甲辰四年置表公卒于柳立殿為止有經曲法二已餘年入于輸動國 英行二十八年 王明丁去來立凡三月的故樣後去疾諡曰家王叔自立 不住家此類城門於 眉其王嗣如其代東於 医我置於者首西走航師 勝つ甲子二十二年を感象の天中二十四年を城れの丁酉二十五年 一門柳反朝馬〇巴西九年間属三門〇庚戌十年更成百 作品 年自此中國無及惡性有意是一種医 曹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等之 為思三凡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曾安五十年而傳于桓王州吁然衛桓即伯假許田華督就宋慈曲沃** 于魯其來有浙孔子所以因魯際之元作春秋子平文之四十九年也進總亦不能故奏作都時晋封成師魯衛郊禮朝政未來王人反來轉 而不知正其引成投父之罪王問訟不振失當時衛武權之有功電年相邀将王霸者亦不能正為平主首政遣兵成申徒知納其全門之力 高果彌就朝的彭生務書桓里看清紙还衛盗該急子無知似齊及於 被晋京鄭莊射王有能通為武王無後畏忌九二十三年而傳子從王 附衛與秦相抗然秦晋齊楚斯大征後之權九干霸王獨楚偕王异姓 通明三不復州将而為食并在端倪益此皆天数也幸晋侯赐有河内 九男之主號空存九州之朝貢巴朱春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九男之主號空存九州之朝貢巴朱春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 李樂觀三代史自周平王至考王總論曰 〇考王、名鬼自定王少子在位十六年 東尚者王紀 者是難者也惟有道之 平王實始東 世史類編悉之四 又三年凡十五年而

瓊逐不討賊何解於首應也王凡六年而傳不定了那變陳監相磁而國人而武父曹不納樂則是而自為則非也晉趙氏就靈公盾と不越武總未經道而不以道率不遇平恒文也專人就亦观而立帝菩撲因西伯亦雄失哉惜其三良殉楚不免黄鳥之哀也王凡三十三年而傳梅不鹽寒叔而聽杞子作警自擊遂復晋雠一枚荆禍而霸西戎賜郡 衛時恭潔在郁桓始霸汉來三置晋君惠懷文公管精其力及殺之敗當時恭潔在郁桓始霸汉來三置晋君惠懷文公管精其力及殺之敗 國發被放帶納而罪人不誅用牙主整刀不用照朋忽管伸臨終之言急王難管仲平我斜上卿之禮以守至前首有足想等根族丘矜而儿以尊王室受胙下拜以明侠爰同秦納晋惠以定與國致諸侯成問以以尊王室受胙下拜以明侠爰同秦納晋惠以定與國致諸侯成問以曰此之非貧衞立額之賄耳王二十五年而傳予養王胥桓首重奏丘 試染在始衛光本子對套食替號始自夷王之初畏衛王而後去及東 曹献慶文斌魯閔於人然衛歌晋師城虞號時事益非然於桓討衛罪 牛而循望祭壞民田而初稅敵魯成南即也而作在甲衛僕發于宴而十二年丙申至是歷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獨案終焉常将原宣原如 **肉但而能釋鄭伯粮臣諫而不婆憂姬則僅足取耳盖五伯自周在王** 無勝己而懷養歸称天命而益以子公私鄭豊微行私陳盡而問罪氏 遷而又答在乃伐陸軍問周罪敗晋派肅雖名為伯無補於周獨其國 尊位曾尊干俗於河陽敢干召王伐鄭姓干報怨九年之間功過相半 次辦宋圖以全與國逐數孽師以權强敵退軍三舎以殘成言會錯俟國來時事又非而晋文始霸首誅叔帯以定王難継示原信以收人心 校刑禍定魯嗣復衛封問是罪定王舒告堂堂之師惜其不係問黃城 年而傳子惠王奪大夫之田園官秩以乃疏衛之師故子顏之礼北鄉 監關業稍成而王納曲沃之城以成其暴晋之思又自敢其王綱七五 許繁學者非共正能卻克伐齊以收容衛差強人情馬深山之朋天夜 朝王袋土以真共主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借其論而不正請隊近於偏 東敗於楚秦威洪伯秦晋遷戎於王畿狄取鄭傑而立叔带楚伐齊而 暴發無虧而立的不有所托矣其後鄭文朝楚者層陳於會盟於楚宋 而權俸肆身沒未寒五子事立三十九年之伯主戸東出户而不飲宋 **護殺顏王後無歸矣其再楚惟行於存之見晋献戚桓在之族國治然** 八月平三五寺王海南 傳子傳王斉檀首平宋乱因成逐人継境曹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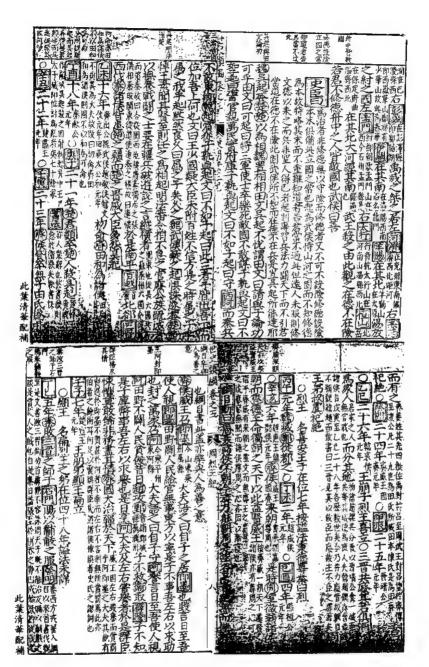
せ 只無 係國政及淪寬低之宜晋太原成政状之功韓首子仰用礼之在康婴、在原政政、大学等工化一大大大学、大学等工作之故图许止之故父曹無極之勤王取秦與首當時後国之故君子比之故图许止之故父曹無極之勤王取秦與首當時代不能討孫常之並於尚皆平不能問進行之款於祭燕狀之故父奉礼樂國以附子城之節礼子生昌平而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事天李礼樂國以附子城之前北入大学五百里而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事天李礼樂國以附子城之前北入大学五百里而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事天李礼樂國以附子城之前北京大大学、 編成之四 成季之後是日韓厥之力助之也羅曹成之罪子威失節之舒成之也 久於 白東周其東平奈何客人用女樂之計君相生愈政之心端非不而覆重需沈循華飲羊之奸公慎喻出妻之義慎演欲奢後之跡使得四方則會夾谷而侵田歸重三都而公室專沫少正而禁椎熄觀歌器變而大悖人倫泣叩春寒包胥復幾而本償的忘意我扎子宰中都而予當水蘇之略闔閉枚三戰之功宋景退變級之災班處鞭尸于胥復 五年丙申而教朝於楚十六年丁酉而王復出賴晋平以納於王城當 朝之亂晉納王遹琴卒的傳弟敢王子朝循亂四年七酉而王得入十尚謂己能死員無報皆百世所称王凡二十五年而子悼王徳立有子 曼叔向科國事於将來孟傳子我懿子以師仲尼孔子問禮於老明伍 十四年而得子室主葡至城完年以防郭人從楚之愚魏條勘和我以 水掩其上者為之也野悍年十四而成隔之後乃能復霸甚賢明矣王 奏即陵政先之續外軍而啓內憂果有中行之就卻至位七人之下而 又領其子又領申公之家其後又領楚王傾國領城信战至於晋陽三 巫臣本焚中公也為夏姬之故海罪君相而奔晋夏姬以色既傾陳露 君也已而始通於晋巫臣為晋敬吳車戦以疲禁吳於多事自是始矣 其正具壽奏法朝周室問禮樂聞三代之風極惟轉之俗亦至夷之賢 廖春秋寄蒙貶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終堂修獲縣而周天子所不能料事傷仲由之死通輕值子西之認然沒尽片曹剛涛定禮樂貨周易騰 致逐適衛和月巨人陽虎之周親子路沿浦之政尼衛無熊用之居適 敢王之時尹氏當了朝之曹晏娶止孔子尼路之封季孫察世子之嗣 問者為世循明 陳雅絕根之死過宋遭伐樹之兒在趙冠筋河之與交衛孤正名之想 人用平玉至考主總論 生七十三歲造統三千弟子七十二野希滿天下其 六三 は豆類編巻之四 簡而得嗣趙終尹鐸以重保障而委守四陽勾或覆美前周而屬非為之威險給兵刃流血不已乎王凡四十四十年而傳千元王無恤以守訓公出公筠枉父之罪喪弘中趙軼之禍太日陽樓順之延陳侯衆楚千 而得特勝之道楚人威聲威化而遊吞無欣奏人廣義展王而當強日次明新衣之心田襄子布宗人於都色以附三習之黨趙襲子奏勝依約拉以咸智伯之族智果易姓為輔果以成保生之哲強讓源身悉滅 傳子真定王晋母瑶政陳恒於放鄭趙衰子取代地於誘飲三門輔智泉飲以勉去三桓而事不克済迎歸未該而飲恨以沒也王凡七生而 伯卒如歲星之料范蠡功成身退而三次成名竟無文種之无指平魯 勾踐傷子光之指夫差逼會擔之樓衛爾送心惟遠之脩謝職合定假之 之不幸也瞿鴻果済麟出非時殿有由至 包工几二十八年傳子家正三月而弟叔武之自立為回正五月而少增雜號驅伊各除戎以西走而中國無戎寇督尚将之事各為非私者 伯以分范中行之此智怕遺大鐘以城流過之國常虎規動相时足而 另傳千杰又七年自此始云當王之時晋良卒而幽公柳立上有烽車 東西周以奉王其後版王依西周武公與武公子谷先と於秦而果問 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别以筆色封少子班附近成周在王城之東 **が鬼就之自立為考王號令不住外行於天下而殺伐皆能内加於親** 大夫奪諸侯势所必至也 曲沃而韓魏趙三晋幽公友朝馬衛馬三冊楚滅名昔諸民曆天子 班與父同號為東周惠公班之兄襲封於河南王城為西周武公逐分 兄行事如此誰能學之考王自居成周封弟楊於河南王城為桓公後 周平主至芳三經論 文何情乎呉人犯得嚴之献

而傳

罐技製 為問 何烈知椒果 如大花日子 首或托條 其一相 既相入家見織品怒而出其妻食於含而如葵温而校其葵曰吾已食禄 李以兄伯魯孫完神為後徒治中年寒子弟嘉班逐院而自立於代公而河南鄉沒了逐點西周再發敬王終無關股人籍○問題寒子無恤內限元年周河南惠公有火子班考王時封班於鑒以奉王號曰東周惠 世史便家植編卷之五〇三王編 其後四十九年而商君受以相素の電端度越籍立 百里為田六百萬弘治田勤則弘益三十不勤則指亦如之百里增成為 又奪國夫紅女利乎〇番親斯以李悝為上地守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 發中熟之所飲大機則發上熟之所飲又撰次諸國法者法經終以具律 舎一中熟雜二而舎一下熟雜一而舎一小錢則發下熟之所飲中機則 本百八十萬石又以隸甚貴則傷民甚敗則傷農善平維者上熟維三而 田和还主後因魏斯請命而又許之則天下誰能專天子而禁城周王有如三晋天子不法存恤同姓而獨其城臣逐令十四年後安王時報又十六年及威烈王二十三年凡七十五年諸侯相吞以至大夫城君 九獲難之年自後敬王又五年元王又六年貞定王又二十八年考王今考孔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起平王四十九年絕董於周敬王三十 〇成烈王〇名午考王之子作啦七〇諡法強教就正可成束德專茶 之諸侯乎故司馬君實通繼托始成烈二十三合三晋為諸侯之年而 朱元梅因為綱目盖所以扶成烈之失道而定秦漢至唐之是非以俟 十七年常移公章禮孔役野以公儀体為相世都申詳為臣公儀休子三年明武打記神正母問就流被後立統職 五世政軍則王頭王順祖為秦昭寒王所併文傳東問君七年 日烈〇王三年周曆七百年也是時周表徒維產器為共主傳 而為秦莊業王所城 浸用成烈王紀 2 間縁孔子信撃 易之君 之不可 不可夫 用謹斐以多 力微人假塞失汉而惜息 寡 忠人不何田與頭表 而 遠 可如得人化至 英大され 為諸侯 而国家治上下相保 三世代表 而不相悖 九縣實 世史類 繁製而 為人以 臣首天 吾君應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数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以亡乃 司馬温公司 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者而後收之治其做則用力寡而功多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機而成於著聖人之應遠故能連其徵離才懷應職敗前破好襲較之誘賦級罷确確爆觸以離正名納務也得獨存款故繁緩壞輔斯聽觸觸頻級關焊為小物也而孔子情之臨非器不形名以冷之器以別之效後上下察然有倫名器既亡則治安非器不形名以冷之器以別之效後上下察然有倫名器既亡則治安 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 粉之五 較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問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畏 公率諸侯諸侯制御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臨敗践以承責而君 君剖分其地天子及不能行又龍快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之名分 七八然僧歷数百年宗主天下後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晋大夫暴養其 起三家軍出操然奪溫之類後逃於朝方且效忠宜力之不暇而何省載王之命之益不得已馬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維使六卿復古至宣天三晋之欲剖分宗國舊美自悼公以来喰嶮水堅恵及百月文宣司修愿者終訓行團治者豪未然甚子所以贵於見幾而作也 後不住守而并棄之也先三之禮於斯盡矣 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引放天子統三公三 二十二年初宋昭公韓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数十人曰 門 東 同 成 烈 三 纪 紀網及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天是也 |天子之職英大於禮禮英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

店店 見 展 所 作 作 世建瓊 发子方文使第子 人君小事 我不可か 世之力能 二本之外 以干水不 別其命 国家者重 西治特合 世之士 野院者必 聖法 認斯者相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哲行之将文侯以上子夏田子方為師 は大き 将女之所結文侯曰吾以及人期儀雖禁直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 文侯與群臣欲酒樂而天兩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兩君 |不必胃兩而往也性必以兩必將即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寫所好名以 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其有得於師道多美槭鰡松懒处開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即應鄭樹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鐘聲之間非將相大任也誤諸李充而皆得其人不失於慶人慘睦以善隣則不失於竊超閻崔瓒之對則悟任座之言 分哥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者原於三家之分晋也蓋晋未分則形勢強既分則形勢弱况晋國既終矣迩夫河两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則春之所以能併部侯 於他志打故雜遊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 亦恐未必如秦之暴故夫王澤之斬目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 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分之後隸趙魏各以一國之力尚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秦患不待 以莫能肆虎很之暴者皆晋之力能制其命也自三家分晋重以魏禁 名分為言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也大自秦晋交惠送相攻擊秦之所 不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綱目於此大書而首仍之者所 以經善史之經筆猶托始隱公之意云衛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孔子 五年五一歲美令晋之三家并劉其君水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者周五年之一城粮取東王室東徵聖人憂之軍削一經以重法馬也其旨 2/士也然能師事之不既與庸主逐手是放教信以治國則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 眼東周風烈王紀 · 子方不礼 定五何成地 **麻放加王去耳安往而不貧賤哉于擊乃數之** 前人事整然人則失其國大夫而縣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已 中ではり封其子學文使問於群臣司我何如主皆司仁君任座回君得下山不東大の野様人の面偶点之前是 ○文体使務至代中山城外重難真守加克之東入る監信人の面偶点之在三〇文体使務至代中山城外重難為守加克之 平左箭 之間 世兒類編卷之立 新之一字 樂音於思當明樂官将以今君審於音臣恐其都於官也文侯曰善〇子文侯曰鎮壁不比乎左高陸京黃鸚哥許力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 |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的最而 野出還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終謂子方曰當賣者聽 之文候院使程頭召任座反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各〇文候與田子方飲 回仁君也文候回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聽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封君之第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種積音事對 起無難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有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禄千種什九在外樂車中山已接無使守之臣進先生者/子無傳物馬、臣進京侯附劉進也君内以翻京熊衛前縣與今河為慶臣進西門初君欲伐中山臣進進也君内以翻京熊衛前縣與今河為慶臣進西門初君欲伐中山臣進 璜二子何如對目居机其所親當机其所與達视其所來窮视其所不為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審有言曰父為思贤妻國列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 人乎發贱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騙人國君而 種項目者召小相果推為之克曰魏成绩念然回遇河岭处守具起臣所 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候曰先生就含五之相定矣李克出 人子方部欲以學縣人二者病則一般盖子方子爰門人歷於戴國不人子方部欲以學縣人二者病則一般盖子方皇可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騙三天家員不可以縣人後敗亦宣縣人得蓋縣之一字雖以周 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騙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 世皆從購之一字失也 門 東周威烈三紀 u

要得此子五 观赏不能 表 人之说 流人物 口頭涌 悉之立 越利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運日家人有愛臣断款者落皆石二 百往年具公光正父其父戰不旋踵謂頭轉之間死作敢遂死於敵是公 設帶行不騎乗親暴嚴极聯告 a 皇子卒分劳苦平有病犯騙者起為吃知於是文僕以為將疑恭被五城起之為將與十至最下者同衣食即不 今文吃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或譜之愈侯回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絕之今又殺妻以水為君起殺妻以水將於原承巡赴徒奏水将未必是食官衛只羅也大破範師 其起者職人住於那個人代學者人欲以為將起取郡女為妻郡 臣 一級財政數場平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死其殖何哭為母 非是肯格科也意在得品心畢竟是食心所便也食財後乃是商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殊其食則一今與人以胡致魚即不設席行不騎乗是前則食後則然也起非是後往魚也前之於是 是六其所厚者薄故終為君疑兵起食財好色及將則與上卒同日若人易牙殺其子以進樂半又食其子易升之投其子是也人發其去官 克後不急推較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在國又有子及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和文侯問不及此而相之任李充此言亦庶幾符觀人之要美但當時最有會子衙有子思 之士雖負匱不取非義之財無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留大臣宰 子恋得與魏成比也項再拜曰項都人也失對頭卒為不 東西山一宮不妄典所與公當達不妄要所果公善维的用不為非我」 文使問棒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盖若不妄親所親必賢 文侯買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差官是未獨未智 **番君民料此** 人者 即十十五年鄉文侯慶大子擊立是為武侯武美字高型百戶戶戶員員報送、新國大夫者不當於○王展十三年節日和東其若情之人於人為之時於天是為此事等之為的非君子自華段世紀之前於五人為於其為一十年衛日和東北若情於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和田祖曾於他東京大夫者不當於○王展十三年節日和東北若情之為後後之前於王及湖於其為諸侯王之人國明清書田和東北若情之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和田祖曾於他東東縣及醫弟之為議樂子○巴里十年音孝公○東等來的文書與「一十五年鄉文人養與」 之果对病 徐越寶可 牛云菊欣 度士 最前其為無謂迎目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平通日未也公仲亦有雄者善謂迎目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平通日未也 美烈山河 回午事制於徐越皆可連進之當侍以安我烈侯追然為或該也一明日最期其色 言道官者的女子同方女子同方女子同方女 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圖之依果方坐府於明於其衛甚 依識如祭 時就往哭之回是 孫井里縣 五政也以妾在故重目刑以嚴政直入利之因目皮面扶眼關縣何及此點說人暴其戶於市時問其 15二十四年流籍《王崩子安王騎立 展元年流華王〇年年三年陳聽於衛武〇面电五年盗殺韓相假於〇安王 名縣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監法好和不事白安 固於石之前而對病之無也卒之然奪不自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極公仲逃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察賢使能或易以節財使用則三子者 固捻石之献而對弱之察也卒之些奪不自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 再刊二一天臣村君之好,有以为之則能奪其所皆而忌其初無庸區 易之意三子且然先賢有大於三子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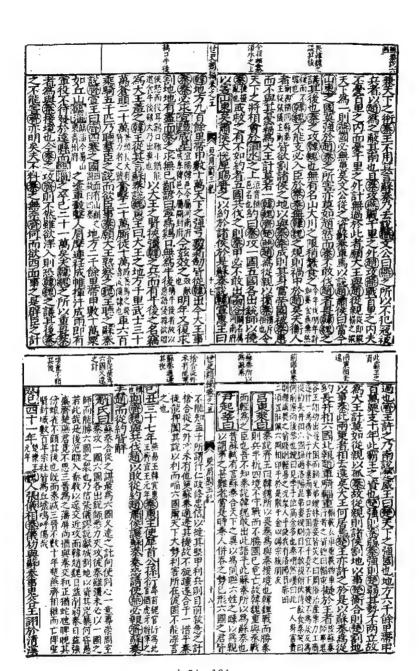


他元是 秦雄是一公曰善以衞鞅為左展是指官本定變法之令。今民為什五而祖收司等。 智者作法愚者制馬賢者更禮不肖者拘馬稽不順數職願賴納不慎之意。 对的体验者消於所聞以此兩者若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前於 然了強國不法其故事龍日不然然法而治者吏員而民安之衛動日常人安 的后臣 勢謝日。 年少有司 入産 大遇家指斥之不得與當中國之會或於是本公於信布德情政欲以發展指广之不得與當中國之會或於是一次於廣南之一,其所也不存其為野也大夫星安之烈置為然我然則教乃是秦自用部之後在其外別日本度。之事此上世神明之後在其外別日本度。之事此上世神明之後,其所於無法盡來自用中人主人公元年等更見西方衛公孫與入家江東教學更見西方衛公孫與入家江東教學更見西方衛公孫與入家江東教學更見西方衛公孫與大學不可以表示。 一西グ 用于AMIT任臣又安能用于之言殺臣予至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為義未之五人以因聞記以 運坐,五家為深十家相連以司相斜死也一 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較公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諸而去公叔召 将茶社稷何公叔已座之中展于信衛軟年雖少有奇才顧君是國而聽 相公叔座座知其替来及進會減聽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號的村始於是獨公孫軟開令乃西入海數獨之康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德本公令國中回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發無者吾且尊官與人分土瓊 公立是特河山以東疆國八在四人間小國十餘國國東南接來皆以夷大不言可於此為何帶而解故口已未七千素伯至都公也就於 其下本河美及外直書于此間人黃濱故口已未七千素伯至都公也就失其丁本 告姦者與斬敢首同實活 教的北子 ツリ人 の 不審四王之信 數為海沿大省 英国 不宝人 民者 歌 着 利計型 公費 計工 人 計工 人 計 型 信以書式の君子を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性於私聞鄉邑大治鄉民初言令不便意於後衛衛樂遇利此其師公孫曹禄洪鄉辨開明日衛人皆趨令行之十年德國 E温台公不 今之以行 世史類編表之前、 民英數道 州作縣所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慶將聽 14木五十 字十 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慶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今 今今行基本調明無民之國都言新今之不便者以干数於元太子犯法 精調於指不及無失也有功者顕常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今既且未布無罪如不得人來養之一人有一次軍事可以亦不得悉屬熱海溝地共界女為官家教女僕恭一人本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悉屬熱海溝地等以下一門一十四年十十四十十四十十 恐民不之信乃立三大之本於國都市南門暴民有能徒置北門者予十 致東帝多者後其多後於他除事未利工商及总而貧者最以為收擊 高下以受貨也在為私關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侵行恐惧力本業耕作的致也差等在為私關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侵行恐惧力本業耕作既匿去者流藏與降敵同罰強聯服職人有軍功者各以率党上野 金民怪之莫敢徙後日能徙者于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軟予五十金乃 城無一至可增減哉誠以素人為軟積感之所刻錐欲議之而有所不良養心曰避士宿客有脏增减一字看予千金莫有易者以今觀之黃豆養心曰四不常為相自作今書布成陽城門縣于金於其上延諸使 文公不貪伐原之利罪好降矣軍支請待之公曰信國之資也民之野在人人不貪伐原之利罪及公伐原和三川之就原原不降布及之縣者可不情轉還竟以反此縣常是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海霸者不欺四都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告齊桓公 而赞之也肯聖人之治世也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直教養之緣遇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職若前公者方以其術獨天下無松乎真遇公不其官也然則温公稱其信以為民辦公侍其令之必行非數曰限勿非可或問商難徒不立信果可以為信先曰此小人追訴之術非 敢也 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首其民兄爲四海治平之政者乎。 · 之民舎而原降 。魏文侯不棄震人之期秦孝公不察徙不之賞此 過公回大信者人君之大質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王者不欺四歲之前, 一個人與問題出行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野

粉本さ改権 如信聖 さり 共和 **兴等以論** 不在被 看集攻症 東類編卷之去 朱昭軍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登以野大國而無智等,成王曰家人之所 高縣惠王日節亦有實巧威王曰無有惠王日家人國雖小尚有侄寸之際支十一年前報度〇万寅十四年節威王鄭惠王會田干河田典世嗣則教官使之也。 戦敗鎮初孫願與龐消俱學共体消伏總百以能不及飛乃召之至則斷丁卯十五条戰伐總國耶鄭〇戊退十六年後伐總以殺國親方節副東 十五年總後趙國照期〇戊辰十六年唐代國以校超親克斯則東和所賀在此而不在被也。 一一五年總人則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王為諭而知所賀者惟齊威王葵 **愛稿載以帰田心客**之 批九棒 111 明書頭民武吾必待有功者治之大本也而服侯乃也史教編奏之五二人東周斯王郎 良井田上 当用木 為相不 聽題師還遊節敢於程度聽師大敗○東王十八去監昭使い申不答為以養師而自放生状一舉解謝之國而牧弊於翹也忘後之十月耶劉隆 自為解耳今孫之輕兵說至竭於外而老弱疲功若引兵疾走其都被 是無知為無式沒共若壓驯能婦之総令明之數數人相心也大手動態。 是無知為大學之輕兵說至竭於外而者到兵疾走其都被 是無知為政門訴批也立能情轉也為也應空地調敵人相心的教育則 是無知為政門訴批也立能情轉也為也應空地調敵人相心的教育則 是無知為政門訴訟 不可乃使田恩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辎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 王以為師至是國 惠主使龐涓伐國南謀救趙以順為將辟以刑餘之人 日榜登特別 咲而 人必之謂不知

一列業生 **在以大子申為特密管師孫子謂田忠曰彼三帝之女素悍勇而輕敬幹** 田巴将之孫順為師以故屬直走聽旅歌雕消聞之去歸而歸鄉絕大發 因深結轉之親而晚來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这起丘徒 而柳大天莫敢矯正其非鄉大夫出言目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 4年 已國無猶矣〇子自言於織僕曰君之國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 教夫〇編侯言計非是而釋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否觀織所謂意以二明華干城之將肝肝社鄉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 然投頭王八年衛教八春而二十六年天王致動成行諸侯非後賓泰教投頭王八年衛教八春而二十六年天王致動成行諸侯非後賓泰西之等司奉之帝副奉之所奉之帝王致其馬之取容也師師會侯秦之齊所使大夫動周泰之不王致其馬 所在而阿諛求容誦莫甚為君蘭臣論以居百姓之上 君臣不臣者也夫不祭事之是非而忧人讚已開東起馬不度衛理之 水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平今者を戦國之世選爪子之士而 法百里而趣利 民不與也若此不 高 動 動 動 動 動 動 動 と言い 記述 葉帝王之 **地於於河** そろ 「新沙里越利者軍半至万使係軍人越也為上萬龍明日為五佐題又明日為 公成之言 吾恨不明 於衛威者為監消大喜白我固知鄉運法入吾地三日十五个亡者過半矣八葉少軍 折倒白書 而學了轉還不書口吾始與公子雖攜女人俱為兩國科不忍相攻欲與而學之對大恐乃嘆自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為恨亦可問悉於不知古去學自使較而可我接款而類長無是於一百姓無信於為其一五色號目內方的數章與而是於一百姓無信於為於不因去安色從不明公叔之言為恨亦可與接過一段,所以為於乃與會與而飲物與一百姓,以為於乃與會與而飲物與一百姓,以為於西國,有其一一數可勝數光東至不恨不用孟子之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為恨亦可謂悉矣。 固束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印将 而傍多四監可伏女乃所大樹白而書之日龍泊死此樹下於是全腳師與其輕較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養國至馬灣班在機馬随道應歌 连封者為努夾道而伏期日春見火舉而俱發龍河果夜至祈木下見白

聖可見 七三項届天こと 所以得人比較者非 大大大大 至人 李章商君也亡秦老亦商君也亡秦帝教政王炎人教其帝秦之教,其所为之法令人含细兴之之之,其实,其一人可商君之法令人含细兴之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古之法令人含细兴之。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大学, 一天中国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然可乎商君曰話,想良日五教大夫那之都人也與雙國統州故京将務 百里點,就良日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語跨該直雙語於日正言而無 門不出已八千矣君又後祝雖而點猶然皇公孫曾許日得人者與失人樣今店之從政也麼轉臂懸輳本所賴則公族務傷百姓公子康社明皇不坐來看不張盖五殺大夫死屬國男女流涕重子不歌謠辭者不相杵一一致判得養朝曆此云敬料齡精雜其為相也劳 公果之中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其故望馬相衛六七年而東伐 で 月夏三七 子思素 利義文光於 以利之、之利・行烈司、二を可介ン引とし、これで、「川下、、导介、上、、後川下、紫原、「原則」、牧民、之道向先子、思曰、先利之。二十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叛氏、《河南代》、河南代表、宋世夏、三 **东市**斯 無所施計 世史類湖茶之立 大語り、訴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表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書大南合後者大爾と赤地森舞大 國際謀逐縣有 「大國之赤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四 東吳故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吳故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吳故地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京大國之市。 東京政治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京政治東至斯江越諸公族等之政為王政為意治於海上而朝服於 東京政治東至城市。 東京政治東至城市。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變大敗之畫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變大敗之畫 東京政治東京政治東京政治之代建變大敗之畫 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所上不義則下樂為 利之大者也 而後君者也惠王以為迁遠而陽於事情不能用口初至子師子思書問 六白利吾家士族人日利吾外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木有仁而遭親義 長有开司學者京先於張利之辨盖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者自非单原公司不思孟子之對孫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遇公司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天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 我南野回在先衛大義利之門而慎思力行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舊 **现** 吳州町已名 1



東党也王從之已而歌之悉以委要要由是得事職權要有子四十餘人其在時間可王封田學於務流目清郭君學言於務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應而數 七只類 王不聽卷後陰宣在依益甚嫌尚人致夷間不足多皆報乃華国聽之叛 #明歌 巴多四十七年衛相張衛兒出相總縣惟欲使總无事獨而諸使致之魏 東京 稱君 東京 孫成四十六年國納粹王國武靈王不肯日無其實政魔其名乎今國人 張さる。那亡人食客常数千 好大可在茶該班王高官室大花面以明得意欲以散鄉而為經過 學官等争來其美清以文為嗣學至文之號立時君招致前侯府士及有數安之千日文通價智墨記憶料君以散財養士情郭君使文主家存價 說總入上郡十五縣是新秦落公衛為祖先走後然秦而德資已者後知結婚親信使引用為秦家縣伐魏取開職事後感之而使公子縣實為因 慢其零中報禁予 原子四十八年工·明子填開船王定立○爾號薛公田文為正當君初爾 出籍意义深德表线茶之生不敗其從可當種君時候何敢 學從横之代稿案院相六國召儀存之 文、京、本本、一個其君下職其民是好 人之雄害所謂通也主至湖及為人者養好之通也今孟常男不恤智愿不釋被否從其君之禄以及為人者養好之通也今孟常男不恤智愿不釋被否從其君之禄以為一人而一下足以項網報紀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人君卷一人而 温公司君子之卷七以為民也夫士之野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 島廷尚故 《页月頭三 紀 **全重天下好轉後市義而卒家其力正所謂百乘行至下按薛公養七世處以與與何盗部之有** 一次 整備 人居性使人資行且為 秦原工作所接触通過相樂 原原工作的新因像以背成丁名的春的族矣既正多原则是可是不可成亦明矣她正乃信徒的新因像以背成丁名的春的族矣既是明明的是不可成亦明矣她正乃信徒的新因像以背成了名的友母君素之傳講其 了為意物之日子何及之為忠之物也成以實對面常若乃書門版日有能物文人 之國何以待若哉虚常若曰為像不受成機出未至中園面當君召而友 於然以及可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會劍願獻之戌許諾入見目小國所一直等君明於聽趣王賓之於林登徒直送之語。徒以將以不然行謂公孫 天正大難如代謝臣間中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人二川周室天下之朝中也而王 情後の「ハイアントーとあこうとと」! 大きが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争財相殺傷而欲行友養務秦之餘謀其 清冰石湯 知為新期而非果成也而乃解師所以信所以府務養院死張儀說觀察相孫所聽與大心到清成于察孫儀使新相為縣於編服殿為文地故言稱快王併誅之○敬清成于察孫張則盗得矣王如其言而利秦者是楊之春曰王侠秦死諸軍如秦春秦張則盗得矣王如其言而利秦者是楊何思西年孫大夫殺縣秦映縣章皇科被劉大夫遣入客利将死劉王問軍退西年孫大夫殺縣秦映縣章皇科被劉大夫遣入客利将死劉王問 名山文之過私将舒於外光疾入諫 師皆敢走○宋公偃稱王 和所張儀如侵相秦 王口深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因威揚也夫諸侯的從結為兄弟 過公司京常店可前熊用陳美荷其言之善也雅懷許養之心指料用 ○慎親王 名定顕王子在位七年鑑法未詳之况意必無私以事其上者乎 巴五年来代國政之巴圖相攻但至為于索司馬對請伐獨孫俄曰 千戎程去王禁遠奏錯日不然臣聞之欲當國者務府

女又衛納水之五 迷野 年 报 主的一國而大程之長也有禁約之前以衛攻之營如使就狼巡群羊佐一國而 動是時天下方務從衛攻伐而感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乃亦夷舜三 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 **戸起等三國之人無不須遭至命世之才則無而不用此正所謂好事之孫五萬可以獨有來來就之君为且為合從連衛之事九姓免押公孫五萬立之徒相與記其言為七福故然亦不將此死大作矣** 都而歸嘆日夫天未欲平天下也如欲平天下當今合我其谁及卒,門 都為臣がえた反為名也就王因獨的婚國於子之子之南四行王事而衛老不聽政婚似者 欲疆任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万備而王前之矣夫蜀西降之 許之群臣皆智陳於獨吊干於於白大秦之所以重定以其有於也今絕 庆中三年·清智王第五句循伐秦初奉欲伐衛墨其與冤從親乃使後儀 王之德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思那說為已任是以所如不合。逐致為臣於 於諸侯總相子之與稿代婚欲得無權無代吏藥而嚴無王會問曰鄉王也不如伐圖惠王起兵伐國取之秦益當姓○猶秦弟代屬亦以舜於顧 原子六年王前子城王 迎玄 謂職王曰人謂完賢者以其能議天下也今王以國議十之是王與羌同 題王 日大王誠能開開終的於衛臣請獻前於之地六百里東王 悦而 奉而名實附馬公攻蘭切天子至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 朝平對日不能王曰何故對日不信其臣於是應王專任子之歷毛壽 而不好直罷者也 名恐慎制王子在位五十九年益法茂國心恤曰献 京,東三位,龍三紀 人 至者三 「アスト 4日とり」人前常もとちりといいます。一年の以来である。 アスト 大田のでの 大田のでの 大田のでの でんしょう アンスと前の話得男士典 関始一新にないになりないことというといいれたのを奏不明年千里之馬至政士先生这君大好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平馬今至矣不明年千里之馬至 **貨幣** 世見類編表さえ 难路察 **走租旬也** 礼完府権 社政 回院就要唐亮到两城和于秦心院人共立太丁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犯直三年第大败乾師于冊陽廣至岩波政事中港後襲東文大敗于艦一可向也如此 大傷矣王不聽便到句師師俊衛制使養長童拳之稱個蘇睫職拳響無常也今已絕所而又青斯於衛廷我合称衛之交而來或下之兵也國必數曰攻之不如略以一名都與之奸共而攻鄉是我亡地於衛而取價於何不受地自共至其唐褒六至使者提報衛主國王大怒於餐兵攻衛陳 現館因孤之國配而聚破然孤極知照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 商之後即佐吊死問派與百姓同其苦更身摩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有以千金使消人所之人其之部皆水千里馬馬己死買其骨五百金而 關絕約於縣所王大怒折節而事無鄉軍之交合儀乃朔見節便者曰子 北經療交而西生患於 七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側運其暴力者外籍權 用六柳而國分野商公用陳恒湖止而見殺無用昼首表像而面河之外 念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内丧師徒之象外召辨親之兵利之不之起子口之所於之他不可得而至何亦不免俘虜為是者亦可已夫妻起子口是僕自尚於之他郭與齊絕使句與無名之師輕與秦我华 一 見月秋三日 西也の國之兵必俱至民王曰頭子母後言の 群臣有內掛貨沒騙

が是而非 の けの対為本でる 所係係而 聊 一成為愛必不敢取臣且臣善其聲臣斬尚尚得事幸遊鄉袖補言王無不上順頭得張儀而敬無中儀譜行養王曰題将并心於子奈何儀曰盡強而 爾之情則無拘養惠王使告題懷王請以武閱之分為於中配問五回不信若來若年諸侯後合從神府主義正國亦不與己而發從耳未從以非其限成四年無罪正罪承使張儀說團常門閱問運衛以事與不其條為武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為本たこと、人用東三台人が像の屋神之像因於東王の大馬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王而攻猛虎 應者这往歷王四将殺之儀教尚謂袖曰卷王甚愛張像将以六縣及美 為其主耳今殺張儀器此大好妄請丁母俱遷江南母為器所魚肉也王 事養大王不事素養驗輸送到改之維欲事來不可得也兩王許之儀又見予之團轉獻而關陸效河外将於順於期間五人朝到河間於職解以王者必曰郡敢於官國地廣兵後雖有百念将無奈數何今果逆嫁聚為 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都而攻衛臨王許之像後東敦郡王曰從人說大 不格指的男令王不事民意好說聽傷而攻題則題危夫墨攻題在三 女贖之王重地學家盡女必貫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 西說随王曰大王校率天下以擠索泰宾不敢出西谷関十五年大王之 足以喪國又兄二三其衆乎意者銀留於仲衣除有所附欲國府歸行致堂三年足不虞其專擅左右象副不虞其比宴使其不赀則一 一東不通遊馬為民第之國而開的稱東海之臣都歇魚鹽之 失其黨而派 表裏相依 公禄 三番 之術遊說諸侯致位圖貴天下争慕效之又有親人公孫行者號曰犀首相號等落五年孫武王張儀能說感武王俊出相觀一歲至假與秦皆以從横 以情事不可 技術下机 東持至三人來為已先今門下勿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及見又慢東持至三人來為已然可所在也物泰相六國意為得樣以固縱的乃使人說無談於行者未書不思能之論而詢儀之集也終於不過之間可動甚矣然其智暗於泰牌至於較所差市人所不為者若能於於不過之間可數甚矣然其智暗於泰牌至於較而為東方人族不為者若能之與有多鄉所差市人族不為者若 地の明正文計分割と「重し」とり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では、地以代籍大至親乃使人還請王曰親聽臣矣然順王勿代王迎茂原境一年二六年悉初置丞相の祭五七年、恭本茂代職宜勝初悉王使中茂約 己一品用其故對日電人有與曾祭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毋母織自若也 蔽奔楚者三晋之根抵形勢相貨表裏相依故以三晋而攻奪楚者自 絕其根抵也以容養而攻三晋者自徹其清蔽也安有敬其藩蔽而媚 真和而不同於雅 由平日師友之間未常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彼此以新字龍小人辱之敵其怒而人表陰使人贍儀入秦終春之世不敗縱卒敗縱約蓋 日盗将受我而不攻置不恃計

力北非臣で 亦幸而恭 推育市党 子为所任 胡脂騎針 七月初 茂祖包理 記す一番 風災 沒攻官 上京す 育於或其母羊八子之異父弟魏再與國人迎立之後幼太后治事以母秦武王好以力戲少士多至大官與五該來此絕狀而死無子異母弟稷 請之日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賬而從政 之功也今臣獨於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與俠體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年拔之逆而論功文侯示之語書一度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至之力是如其母題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杯也聽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 為行軍盗威國 19王而臣受公仲後之然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家人勿聽也請與 ろ之五二 人 八月 新王知 間馬亦王於茂相知之不深相信之不為耳響観弊成王之任章子相 不如齊威之任章也宜陽之族亦幸而勝耳不如齊威之任章也宜陽之族亦幸而勝耳等兵,所奏為為擊之順言尊兵大勝秦兵大敗情乎泰武之任茂章子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機将而擊之正不惠如此者三司司清曰言至惠使者教相往来章子變發溫以雖兼軍歲者言章子以縣入泰國王母達者教相往来章子變發溫以雖兼軍歲者言章子以縣入泰國五任章子知深而相信為雅首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行外與鄭王任章子 原根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嗣侍奉婚勤王行王乃入養經職,去芝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唯屈平曰毋行而終其旬守王 校於敢於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是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於是沒有一大於東於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是舉國而夷其不然雖易服變合何日本之境之難報中山之然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翻服以朝而始出令馬四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頭王熟圖之王二吾國無備将何以守先時中山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頭王熟圖之王二吾國無備将何以守先時中山 武阴豐子 世史題紀本之五 京本、土 人 見 月 最一里 一個物器代題取其八城泰王乃道要王書頭與會訊閱面相的結盟而 ○○本代遊取入城姿誘題者視于武勵歌之以歸歸被將與國人立太下以十六年趙武置王縣太子章而傳位於少子何使肥義相之自號主東倬武后歸於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 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超量美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從是

三岐以和東 葵石炭奉五官於先 逃婦を回来 在印史清 以不至所 七/惟編明 己獻之奈主無以應娘來客有善為何盗者入寒藏中物所舊盗狐白喪求解於衛王幸娘姫日顧得君孤白喪叔縣配始縣為孟當君有狐白栗州只有為本之三,與以用叔二都 图 原近於 医子子 正原作雜 電布後衛生だ式無王乃以樓級為相囚益害君欲殺之去當君使人然而後衛生だ式無王乃以樓級為相或謂泰王曰孟曾君相參必先的於說請孟曾若如文之賢使涇陽君經楊敬城時四級府緣此為賢之行之年改可是社钱泰丞相田文自泰逃編諸四枚首孫受賴耶和 原知時度できた社会の東王之一審而王然不審其後大湖又替之於河東原東西自教河羅記以死 馬無教授印羅品其之下祖母為為明教之於河南原家 懐石自教河羅記以死 馬無教 八衛又替之於河及下離縣難以自然尚其王之一審而王然不審其後大湖又替之於河及 **西說回王每出令平伐其功以馬非我莫能為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行之不能無辨則雜三人猶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千載一人我孔子曰一不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統全而畧其細(失于三」原原之忠清潔白不待辨論而自顯岩其行之不能無過則亦 也原戶之過過於忠者也 平逐見號而略顧下心 短東代之計 本代之計 注 石具就社 馬名世 之群四司異 **於羅那勝** 世史精 國之兵深夫與人欲割河東而講對目講亦悔不講亦條王目何也對日抄正曾是然歌遊講題攻之人既各關嚴昭王謂丞相據緩公子池曰三退的諸餉職輔主城以極眺息於納備楚馬為以救集非而以衍之十七世以諸餉職輔之相以極能息於納備楚馬為以救 實非也謂两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若将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 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後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醉公辭時於 代之計路函谷而無攻以來達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見自山東維秦·大有治此其社者也情其恐蘊糊卷之五 ▼ 見別載三紀 ▼ 見別載三紀 ▼ 東日田文免相於秦號不得脫觸而怨之情整為名其至函谷秦人不正東先東王政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無敗一言問秦者惟 蘇勝於理終必受試 九年楚懷王想自然差趙不納悉追及之以婦祭病素於米達 講亦梅不講亦梅王曰何也對日

人下空 其代何即 文版席告此顧者其多精圖亦着當為成點也〇獨以魏用為丞相〇已以版中數也推集於出不得級董安三月餘該死世世而縣猶以是權為不是於出不得級董安三月餘該死世世而縣猶以是權養理不說疑肥義深以主父命召王李允起共追難因圖王父宫殺章及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馬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月章及不之命。 至本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一次四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 題前務士卒得一樂或題王忠之八後與墨和親大佐未復此正痛心疾 ある: 一天 火川 我三記 一三十三年 愛君如婦子家初奉王遺徳王中日歌信公本日率諸侯伐 大不禮恋發而騷二人必有陰謀子盍稱疾不出母為禍機義曰主父以之乃應拿針之於位使田不禮相之季先謂肥養則野岣回章即然而欲变華生必子何嚴正在籍制主父縣建议一十年麗祖正籍制主父縣建沒自封長子會於行江後以管為飲 商品未流之與一至於此納日詳書之所以成人母輕於棄信詢刊与追達之別時甚矣泰東其獎初以好會轉而得之亦死於表商於之了不可使了如悲觀就習食由是不直得愛地水和甚至以家副出時來被請平便了一個表現就習食由是不直得愛观會為於之地輕絕隣好被軍假將 故南卿曰犬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一四公司其難馬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奉雖強易得凌之引五五其數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拗其子先之不說也必其父而婚 為豐人役信於。 聖書起其城縣。敗鄰甚魏取地數百里愈自信欲 邑东縣 能殺 下所 王蠋死前 專業 1180 心門不 19元前場場財不住送人口不水音且客色場曰忠臣不事二君就女不更の殺國事三人王場賢務城縣 情情縣縣路縣令軍中環電三十里無也而王不戒何得無珠因權王敖縣之朝沒宿者而死師縣城亡之罪場也而王不敢何得無珠因權王敖縣之 朝沒宿者而死師縣嫌哉亦縣場 大音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頭而死能比喻以事惟獨下於其 不及王獨故泰出之 静 堂上堂下門外至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傑宋的次之 大郡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切之 来勝長驅然城皆望風而清樂教脩整顧軍禁止侵掠水鄉之逸民)民散城

世史打的場では一人の月報におけていた国中の王己立在三天の随使随相如歐壁子 衙門衙門 大之意 七十条次 何見取取卷盤 M 如不之跨山歸如 同所養不顧完 的奏之王 人員內最上紀 使聞相如獻堂子是被做職好不書能小告國中曰王巳立在宣天○随使聞相如獻堂子是書便職種何非非小告國中曰王巳立在宣天○随使聞相如獻堂子是書頭次相談上述扶於是輕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野王保宣城以担義以來者超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校○貴無以解甘而或與好天文不知其處汝尚何歸馬買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醉國後落王欲與王文外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各出而不還則吾倚問而望汝今事王。 櫻而歸之随王以相如為上大夫。歐都王後取壁遷徙者懷之間行歸國而以身待命於秦帝王賢而弟誅 便素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寒獻葉家主無意僧趙城相如乃給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屬不與我城則曲在寒臣頭秦璧而往 成品馬震和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蘭相如對三零以城來登之清齊衛和王御是和氏堂不也則其左足女王位即物東泣王使王人城及東的趙王得楚和氏堂十和得東於楚山中職之屬主王使王人則日 法立親博而獨衣食之因與私通曆王從者王孫實失王處而歸其母曰 かります方言姓名為為太史教治家衛太史纸名數編在り 務亀山旦趙社稷安危之機不係於一壁之存亡古之人有以皮幣大 馬珠玉事大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姓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 年之左右四八一都買一等靡可手。四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在之其論を之之 , 以月我一色 , 以月我一色 , 以月我一色 , 不得乃以左氏記易 而民首官 事が 書南兵五 至午三十六年、惠主會國王於河外擺地藏暗顧與國王飲品無非路問門報東世有無用之心至於東世間乃,與我所行之一與非路問門報東世有無用之心至於東世間乃,與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播繼南則兵至矣於是國計不行 重如耳從而恐其建己也乃首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短回以是追開市路以金既而召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造之間市大恐又愛泄姬 祭糧在馬故也夫民肉臊而共利身人循攻之若使澤中之麋家虎之皮 公留雙今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烈其地不足陳思三十四年題訴入寇王使東周公衛止之時也欲圖思王使東周武 衛嗣若好率微隱縣令有發梅而席整者助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 以肥國得其聚不足以動共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即 人之攻之必萬倍光聚至一地足以肥國 就要人名足以尊主今子欲珠 有子曰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係禮者王為政者疆政民者也未及取民也于産取民者也未及取政也于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至民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五民無害也 安聚飲者亡 趙弗與壁两無所曲直也入壁而 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 飲酒酣清随至 八行 雙自強

易及 之門旨未 七八五 不足重納 介・ 間顧相 車何性性 知 耐知産素如 産 産 か張勇 産 有療統不 歷昭王平卒樂發奉趙田單襲被衛軍盡後倒地蘇鄉 「 で可也別頭相託則賢者之過也。 交可也別頭相託則賢者之過也。 で可也別頭相託則賢者之過也。 に対する必獲世比得事主確合之近有機於二子者多美雄然結門者未办及心後世比得事主確合之近有機於平生則学於聖人之一群平立一角子皆不及也震闘攻戰之七。口舌之人耳。觀其克巳降心一百致空三人情易發而難削者惟怒為甚頭兵遷然孔子稱其好學門血機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海者飲。…… ₹、页月長二十二十一天重越使素不以临馬乃飲以頭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越使素不以临馬乃飲以頭遇地之食其危甚夫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採萬東之 服布人之心風 服養具信 产品 湯武加弘御教 祥書以死 十二有情なこと 歌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衛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養政復有禁 **退河**加 海洋高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两城南非其方不能核欲久快兵威以服齊入南上鄉北田者縣之使即舊秦或豫之於劉昭王曰樂殺智謀過人伐鄉呼吸之間上以此學務國二世三年才丁厂解匿去場力里而君聖今日坊中自出考方 地震等。本學教一等而易進也背車輔頭也是多智智共因共立島將 整起即墨入口安平。於前興所有一之戰田單宗人以鐵龍得全加州政聯關 整理音樂傳入四安平。於前興所有一之戰田單宗人以鐵龍得全加州政聯關 有關第世別都與國際,也與西灣和國際。 「以拒絕」 樂校園一巴三年未下乃鮮園去城九里而為聖今日城中民出者勿獲衛衛者之亡可立而待也然田單不滿寫人堅守二城以流百倍之飯相持五年而無可來之時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後可不謂智過人於祖籍不可立而待也然田至不死樂殺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矣殘藏過到樂殺以全盛之兵黨過幣之表集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故不 西而王蘭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遭國相立<u>等教為既王教</u>梅 人 見月投三れ

之義 新為為主 子和之 接 納代字 太沙曲 所以具 神師東近 世史野編 為師子單逐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文宣言目香惟惶鄉人則納所得替翔舞而下鄉人惟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做有一卒已臣可以料士由是憤惋不和戀慘點她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即墨殘矣鄉王已疑得縣及問乃使騎劫候代将而召樂殺穀遂奔趙衞問日樂發與鄉新王有慘喪誅而不敢歸以伐曆為名鄉人唯恐他將來問日樂發與鄉新王有慘喪誅而不敢歸以伐曆為名鄉人唯恐他將來 可用乃身操版鎮聯線辦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範師之問盡散飲楓吾城外家墓可為樂心經軍極城之鄉人望見背涕泣欲出數節知其鄉卒置之前行側遇敗夫納人如其言城中皆然坚守單又言吾懼網人 因之明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千時當不快於劉毅田單聞之乃縱及 'n 明殺雖情劲仁智安能招田单善撫之民心弘故君子當知法章之時 子易於言也 田草不當過求殺以所難也。 本人不民之来也単牧而太之家人受勞有姓而單亦受之種家人之意 を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家人受民之餓也單权而食之 を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家人受民之餓也單权而食之 を注於王丘居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の田單等出見老人波幽而寒 が見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教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汚吾世終男不見是 世史斯 福春之 五 田中攻私 萬來之能後鄉之虛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 幸臣九人後語王曰安平君内撫百姓外懷戎程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 單有是養而王嘉之單之養亦王之善也王日養乃賜田單牛酒正有所 臨過工以太史教婦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亦概的故识群話不生太子托可以所過城色皆叛鄰後為附衛七十餘城皆後爲乃迎東王於置入 不爲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〇田單将攻孤今精州往見 此亡國之言乎大安平君以惴惴恐惶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友千 商以為太公鄉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文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軍安得 軍惟乃問於仲連奸連己將軍之在即墨坐則強多雄不立則杖鎮為士 曹仲連續於中連百州軍攻犯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加墨破亡餘卒。破 故核鄉道木閣而巡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美王乃曰單嬰兒之計 有馬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則附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吕 讓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無聲聲動天地網軍大敗走腳人殺騎劫追亡水 平倡當此之時,将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失少将軍東有 老碗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 年尾熱怒而幹結為軍熊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 ● 員月載三島

二子振生期 岩 也更類結卷之方 五之上計 復以教子間暗為昌國君而教往來復通鄉竟卒於趙明 (四〇首公田文國不潔其名) 湖江清记路而繼谷跡。据臣雖不依數奏教於君子美鄉乃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無禁出臣去 而武的若然雖四今薛民親若與人受惠而愛君耳以孟曾君竟為薛公及武智君乃進雖請貴之始與"高龍不取政者取其券辦嫌之級祖縣不足以秦客便人出祭於薛毗與以繼玄。後者者人及多不能與東代將出有與美又歌曰是欽歸來不無以為家婚孟曾君不悅時已入東代將出有與美又歌曰是欽歸來不無以為家婚孟曾君不悅時已入 明先王之亦臣之上對也權數原之該堕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 望諸君熊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般乃使人讓義且謝之曰將軍指衛婦 卒的馬羅聞孟等君好客而來見置傳含十日雅刻作歌曰是鉄錦來平 随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遇将軍之意乎教報書曰免好立功以 東在他國於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于孫平.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達號 趙與樂教謀伐翻教泣曰臣齊昔之事昭王.僧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 就達成之矣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接枹鼓之擬指也自取他先生之矣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接枹鼓之叛惟蔣及故縣 祭不三十七年流轉王衛自定伐題後到燒夷陵起徙都陳春置南即封 食無魚還之幸全食有魚矣又歌曰是鉄鷄水子出無與東也還之代舍 水出益都 之所成黃乎死單之所成黃乎生二子豈惟亦國之士哉殆皆振古之,死尊之也點則觸亦成事者矣故曰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一病別三人獨察之布衣義不及事易單之成事難殊不知單之忠義盡 能消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 天 页月报三知 田單日軍之 王黃香 **特尼男**名 扇而服不符 **原**港河 用用氣智 世史類新卷之五 也今王奶絕不毀而忘毀絕之強勵機也關觀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關乎使者黃歌至豫聞之恐其一舉而滅绝也乃上書曰勉國援也際國歐也且四十三年時世襲後太子完質於象時氣將使武安君以朝魏伐變與國別帶蘇思議則故 奉公則法削法削別國務國務則諸侯加犯是無調也,君安得有此當乎。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殺之者曰君干土為貴公子今維君來而不則封者為馬服君初趙者為田部吏牧祖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者以法殺限與四十四年。孫武城〇至姚四十五年緣伐趙圖關與絕趙者擊却之便數件太子完為質於常。 趙直搖 附赴此四國不存滿,故職而服矣王從之使欺騙的親於絕絕復職所謂於條一諫要約天下是蘇趙無鄉勢鄉絕無難也然後危動觀必為関內之侯注地於解則稱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經兩鴻藝 市里之用智不如用象也正不應率以商屬為和正則国心相傾稱恐怖及人學專於學之為人然一欲便則食不便則止,并在他與則能在美人的一般對於事始以行不可更美對曰夫博之所以資象者縣有物實體地沒差立為,不聽代討魏王曰以地事樂灣抱薪救大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款美於河區十二年廣國付廣傳和之大好其軍縣臣千寸前警情處了變少於河區十二年廣國付廣傳和之大好其軍縣臣千寸前警情處了變少於河區十二年廣國付廣傳和之大好其軍縣臣千寸前警情處了變少 之與攻地此正見之信勉也臣為王慮意石善與秦衛合而為一、則常親 豊輕於天下和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脈國脈太平。民富而府庫宴 者将十世五段輸機之不亡屬社稷之憂也今王信輸概之善王而欲資 公司之青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鄉間而君為貴戚 應如两員關於穴中将勇者勝王刀令者将兵救之。去師則三十里而此及墨圖關與王召群臣問之 熏煙紫東背曰道遠險愜難救奢日道遠險 **《東周報王紀** +請割爾赐子衛

新州三四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然為可以少補於徽而死臣 雅曰臣覊旅之臣也而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所以王都出也,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集人取教授主王至惟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舜左右跪而請利之 養納 赤たっ では、「川丘」というでも南影や弱いを分でにいることでは大力な見り引くが親天工疾域機関市攻戦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市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及 **排走** 賽韓 者先 為天下極以 人多 · 大文王於甘泉凉起其疾義議二〇為以范睢高客鄉魏入范睢者曾從須 京東縣地學然所使不察王聞其辯口称说 揮乃賜之金聞疑臘以國陰 事告鄉號告親瑜側察然答擊睢折骨拉齒斯會時故障與新繼期佯首 事告鄉號告親瑜側察然答擊睢折骨拉齒斯會時故障與新繼期佯首 要沒疑她必然所使不察王聞其辯口称说 揮乃賜之金聞疑臘以國陰 至此,於於其原亦起其稱以陳明,以為人之惟者曾從與 於文王於甘泉凉起其疾義議二〇為以范睢高客鄉魏入范睢者曾從須 於文王於甘泉凉起其疾義議二〇為以范睢高客鄉魏入范睢者曾從須 其一 丸 東州為鄉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思曰顧聞失計雕曰夫養情十五年不敢宛兵於山東者是養候賴鄉馬為議鄉與等三兩市制房養營如走鄰處而將聚更也屬於名養城親也賴國策日韓國有員而開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為人雕因進口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為人雕因進口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為人雕因進口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 也其首係非既之非該非版 等〇義張戎王與衛太后則有二子太后部師大敗鮮剛與而還越封管為馬服君許歷為國尉職籍所以鄉關與公療職此以死機比山者機會即發萬人超之衛師後至華山不得上者終在擊之縣 為天下福言此之雖本以威戀趙繁趙皆附獨必懼矣朔州則關親因可則主之及也令夫關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權也王若欲數必親中國以 日秦不意烟至此其來氣盛村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後諸日 堅壁不行後益增量素間入幾軍者善食而 一夜距開與五十里而軍壘成鄉師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讀 道之間逻報為丹 **无知难易** 英少特提 七日本 が天工 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窥察受感道之國而藥變無遊之國因得以自完意 心之疾;親寒秦之衡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故請侯莫如厚韓親魏以指秦皆虎心之疾;祖求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故請侯莫如厚韓親魏以指秦皆虎心而秦之攻縣道求皆有韓魏之爰斯韓魏之附秦故军夫韓魏诸也而秦之攻縣道求皆有韓魏之爰斯韓魏之附秦故军夫韓魏诸也而秦之攻縣道宋帝有韓魏之及斯韓魏之附帝故工夫韓魏诸康之攻縣趙寒秦之衡而故山東之諸侯拔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扈患之赎而见利之浚且不知天下之勢也盖秦有韓魏譬如人有勝 房也王曰善 不四十九年像君際其母下冷事逐觀得至成公子市公子理以乾啡際以取其國可不悲我與顧知 臨海線 形腳 調磨頭 齒龈筋 綠葉 盟敷約自相景滅秦其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 图矣至使秦人得同其之蔽以當秦兵彼秦雄狼將何為我不知出此乃負疆場尺寸之利智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是之韓魏使蘇魏無東鎮憂而為天下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是之韓魏使蘇魏無東鎮憂而為天下 有太后粮候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

故人意 西貨用 正使付背 亦蘇 問取注人情初屬攻随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俯僻人已必以長安內申五十年時澤採魯伐趙取三城俯救却之遂以趙師伐嗣取申陽伐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太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甲其王淖益管 民怨於內兵打於外內不若親冉之一二以予被之挖雕茶灣自為身雕然之獨不愧賴著叔茅焦至及任秦事教白怨而用王帝勸安至使雕總之獨不愧賴著叔茅焦至及任秦事教白怨而用王帝勸安至使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復不可絶而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美莊襄后之惡之,是此為其為秦者少而客秦者多以親冉之專忘其傳數惟之所言礼子惡夫後者豈以此夫 進退不請言確認行為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本實發出城城大時時以不為不自王而華陽洋涇陽以至事數無論等敬報所以也賴今內高陵公 王视晓之不明淡至於憑逐母弟況養侯何有礼養侯輕擅養术至如於種侯也欲行其說而養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常而奪之位秦於僕侯也欲行其致而養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常而奪之位秦司馬温公旦確侯相泰秦益福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後僕夫左右前後 右無非相國之人臣見王獨立於朝獨恐萬世之後有像國者非王子 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王不悟故也今自有秩以上至大吏及王 三代之所以亡國者者專授政於臣縱酒七價其所授者。如賢疾能御 而紅潛王李允管與而囚主父令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允之類也 謀取鄉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施自託於自託於 無故之州を **社於婦人** 少大大 聚納 考為賢太后不可鄉師不出大臣雅讓太后怒甚左師觸龍請見曰敗 東北上度已成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聴之能機應侯日黃歌出身以徇其主太 七只類編奏こえ 得儲萬來也不然題更立者必不事象應僕以告王曰令太子傳先往問子完於秦聞之言於應候曰,勉王疾怨不起秦若歸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於此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您君之所使之於 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樂有在者平曰無有以此其近者獨及外遠者 服也之缺以衛王宫、太后曰、大亦愛少子子、對司甚於婦人太后笑曰舒模鄉其子也然機能讓最少不肯而臣衰竊変之頭得補黑衣無也繼報 立〇丁酉五十一年本年建〇戊戌五十二年楚垣聚王疾病黄歌侍 及其子孫宣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势而來重器 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 德何謂無故對日本嚴食師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下靈 关乃獻之趙趙王以問子尚君豹對日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日人樂香 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樹正從之歌至三月而戀正薨太子完即位以 疾反而後國之歌乃教太子變服為變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 是為長安君約軍百乘皆於郊外師刀出秦師退〇衛教主法章卒子建 踵而哭念其處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友豈 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處爐之送顧后也持其 婦人異甚對日老臣籍以為婦之愛觸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日君過美不 舒模犯子印息被應職最少不自而臣衰竊愛之頭得補黑衣 馬亭及其民謀曰不如暴烈働受地緣必攻之間被屬其必親鄰以當緣之玄五十三年設持親王為武安君白迎伐翰按照到正圖路絕正屬守 **令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青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 人更 月 漫正白 秦服其劳而趙受其利

ij

結合法律 十二八月前六八二 明確からでは、 の別見隆夫却王必以着枯代類將離相如曰王以名使恬若膠柱鼓茲 の別見隆夫却王必以着枯代類將離相如曰王以名使恬若膠柱鼓茲 の別見隆夫却王必以趙枯代類將離相如曰王以名使恬若膠柱鼓茲 不可使工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己不地也而指易言之鄉若將括破鄉軍者必括也及指將行其毋上重言括其能當等與其父者言其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毋問其故會曰奸死 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全帛歸買田宅父 魔沃焦釜然且救超高義也却暴顕名也不務此而愛栗為國計者過去 子曰夫趙之於蘇勢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矣矣救趙之務宜若奉福 秦王聞指為趙将刀除使武安君白起馬上飛衛府樂州馬事而王戴為 子典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决矣毋曰即有不稱妄請無随坐王許之の **壁堅拒不得入而懲奇狂絶聞軍之後颇報道絕請果於險鄉王勿許周緊鄉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姓彰毗令趙括東滕追遣縣壁** 便者曰吾不乃置主之地而食之也守地不能死一不義美入之秦不應 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馬平為華陽君字無涕不見 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 粉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於○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更出兵 食盖四十 六日皆陰相殺食趙 顧能得之於強大平置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 之前就在資 世史遊爲卷之五 海世 龍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不然吾措一夫耳魏美少於一夫使者固 學一題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訴而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 為相尋以病免時親王聞礼越訊子軟也賢聘以為相城謂使者曰若王獻為之心哉物勉銜劉六城亦即何異論己之韵如克质以〇觀以孔城因緣之然我鄉分學而以分文意原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義天下而何因家之怒乘鄉之學而以分文意原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義天下而何 製代陵水耶即新王使平原君公子勝求被於衛子原君約其門下食を祭北五十七年衛使王陵伐趙攻那即少利使武安君代之不行乃以王 斌曰為食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類受其師也先人有言城 其意為衛子初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馬秦伐她於魏便 於衛衛為不義義所不入遂緩於家嘆自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 請乃之魏改嬖幸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丧職秩者咸 日秦趙撰難而天下說后今不割地求和以裁天下。慰養之心則天下將 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素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夫樓緣 項維題王許割六城以和虞剛日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收倦而歸王又 平不如因而割之好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女先請許割和於是關割 題 使新代記庫侯日趙亡則 新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美君能為之下 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逐自舊於平原君平原君 崔處堂子母相亦吻响馬的好相樂也自以爲安露突炎上棟字将焚於 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以病致仕人日子其行子得好安之山東之國将井 主與五十六年秦白起攻制初王截叛武安皮忠司馬極定太原 人歸越前後斬首屬四十五萬趙人大震 知禍之将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将及已可以人而同於 見 真局最三紀

那了一点的見從而躺至利日勝不敢後相天下。士矣更與臣重於九两大日 小五二 安仙伯王之 こう方角 不元 合行為題 月ち前 為定職 尊無為帝以却其共會仲連聞之性見衍日被虧者兼禮義上有功之國移共先擊之鐵王心止晉都壁於腳於於又使將軍新坦衍說趙王欲共將魏王使晉翻救趙泰王使韻巍曰吾攻趙旦蔡且下諸侯敢有救者必 也一級故云上首功,後即是飲放肆而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顧 遼以毛湖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蘋将 女被趙 禮以號令於天下愛易諸侯之大臣被将奪其附不自而與其所賢奪其 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之巡按劉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 决毛冰按創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備今日出而言。 耳使昼得處妻中乃脫額而出就上突然實脫而出非特其不見而己子 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為之民也今衛萬來之國也照鄉亦萬來之國也從而帝之衛行行天子之 原君乃與之俱平原君至麴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雅該笑而取秦柄其警激之也。 楚雄芍井見棄於人安能有激乎故經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 陳潜電回毛感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决起著名 步之內不得恃衆也王之命機於逐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天楚 页月最三巴 毛逊目臣乃今日請處養中 竹竹匠 斯文學者 公子·代親 後統衛行 迎供生生 北北北天下 中国領編大三山 の肉焼砂 物并不可 元符章音副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無思從其計侯生日將在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虚左於乘車時為名在職之也自迎侯生侯生直上百侯嚴議姓職音年七十家食為其門監者陳城東夷公子置酒大會賓 公子數請遇王教晋郎救御王終不聽無忌乃屬宵客約車騎百餘來欲 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事即且若降秦而魏救不至 夫人無忌妨也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屬於魏讓公子無忌曰勝所以自附 載不讓公子執終甚然侯生至引坐上坐實客皆驚及秦園随越平原君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思獎難狂愛人下土禮勘致食客三千人親有德士 子忘之也且屬令養兵以救與於趙則有功夫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 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 八元 月頭これ 東五十里年 迎公子

七日初尚末之二日 イスス (2) 「 (2) 「 (3) 「 (4) 「 愛望勝夫人而無子子之兄第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為,剛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即興妙於明以他所語了說之曰為王孝矣太子 平原君欲封爾仲連伊連不受乃以下金為素運突日所背為天下士者 嗣夫異人曰奈何不常曰能立適婚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常雖首請以 ◆結實客復員新物就好而西見夫人姊以獻於夫人因譽與人之賢 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爲可也 召蒙答禍信陵襲殺晋都大破秦軍則其功大夫古人云功遇當和進克者務巨上黨之罪信陵解圍無足以償祸行奉軍之非盖越受上黨 軍馬子西遊立子馬嗣與人曰必如君策暴國與子共之不常乃與五 軍以另所白起及應顧率牧而公子無忌不與馬憑以為警當七雄之末請善概者以法歸兵起以智縣科順以巧歸山 國 見月或三色 世间肯 臣之分 大盗常年 立萬世替 包藏派而 而有并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典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情誠以此 編えてこ 用既生心無亦亦即也故知政為不為之行後為始皇。那時也是亦亦即此故知政為天人期年而生子政期計監初社請之不常伴忽既而獻之與人遂以為夫人期年而生子政期計監初也名曰幾因請不常傳之不常娶抑謝姬絕美者與佐知其有姬與人見而 得脫亡赴熱軍隊縣異人类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 不常之智巧能使子赞外之思生为二十个十二十十四条唯义,其之祭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述襄之立三年而縣堂其偶於唯後明吳時時也藏深而而青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以後明吳時時也被深不養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矣城敦滕明之,於使子養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矣城敦滕明之之,使子養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矣城敦滕明之之,持才多人異議人協也之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國科 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任席間故曰不常非獨大賈蓋真大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皆合五國之師百萬之我攻之而不能克而不 述二君之死而越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嚴氏之國輔而出氏有矣故先 不常之智巧能使子堯外入,超在内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 儒謂始皇脫立伯野之祀已紀史氏紀録五日後秦可也來自孝公 以為、財來問言之人大子許以為嗣服鄉之圖越人欲殺之不常將守者 五四山口目不常非真大質流大盗也方其見干楚日命貨可居 美 頁月報三紀 不・ソス

1 3 4

世民年 二子教 多酸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網客添澤間之西入家先使人宣言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郡安平王稽等皆此,州東於王時就外無良將外來程范惟免亦有足取故書與而不去其愈豫王臨朝而遭應侯能請也接無自東周郡疾攻而名 該日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灣白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具起大夫種辦款於好的酸與何足額與應使於應使日茶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名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則虧進退職網選時變化今君怨已藝品德已報意欲至美而無變計編 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就與聞天周公打語曰日中則核月滿 原已失浴之河南王城為西蓮附成周為東美自顯王二年人關輸分周也盡為東周惠公盖前此陝西顧凉為西遊之王城成周衢也皆爲東公寫西為西周武公別封少于班於壓附近成周在王城之東以來王與父同 主盟會後選王城依西周武公武公卒傳子弘為文公而東周惠公傳子 網目斷回秦與六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 於始王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 一以兩周公治之王寄爲而已慎觀以上皆東居成周城王微弱不能 · 人子子之 Ē 無大きの第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打頭目而覆胸膜也故女要在於附民而已故知 失要在計 論其常以 天下之外 外往五樓 問首即 上之真痛なこと 為節後小 建以前見 三美多型謂天下之将臨武君曰善陳賢問曰先生論五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端共常以行義為不然則又何 · 一文也故兵大來則制天下。小來則制鄰國王曰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被 可以當極文之節制極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禮義教化是蘇 之技擊不可以過觀之武至鄉之武至不可以遇徹之欽土豫之欽士不 關慶令首卿守與臨武若論共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任要鄉對回娶是以有以為關慶令皆玩辞實也實而此於為首鄉以納人春申君以為下品矣一間於澤之言急流勇及明哲保身亦及嘉弘。 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 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几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六術無欲將而惡聚無意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凡廣 觀愛於潜以深欲伍以參遇敵决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以成當到欲必以信處含欲問以固從聚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鏡數 事欲熟而用財欲恭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 讲练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廣夫是之 **引致空三內則使泰王斯子母之恩火甥男之愛外則聽旅報之間,以愛居」之為的雖以鞭笞殘鬼脫命入秦村魏冉之龍把其疾而奪其以養居」之為的雖書免所以隸小人之作若** 達人尚論取節馬可也。 有功亦不失於奉好而退其視怙惟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全相去養先 弊按芋八子,非秦王城生之 先魏冉又非芋八子同父本姓之兄而事 全留黃之地權利之納我而一開於澤之言。去佐如脫張雖不能為來 國 正月月 奪其處

殿間以来 世之数 昌夫之上 17書家原 集場所に 本のでは、 「大き子順日世無其人也が可以為次其常伊連子或教育伊連播作之」 「大き大き」」 「大きなのでは、 「なのでは、 「なのでは 則即連嚴深者美人以外也不以不是不知者無以勝也朝之成則自然也獨與監調其拒五城之對無於嚴養刑子全之節輕如其毛天下士持無機手順之人不養習養問者,非體自然也不順已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養體者,非體自然也不順已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養體 兵者所 季文信侯帶宣轉品不常為惟圖○東周君與諸侯謀伐兼養主使相國生了七年,秦莊廣王美元英十四縣六朝二十八意無以呂不常高相國上了七年,秦莊廣王美元英十四縣六朝二十八意無以呂不常高相國也仲連惟不見其所敬故不受人之羁紮泰養而足以頡頏一世也數 以禁暴除亂非争 仲連辨過儀養氣陵先行而 後年四五 原本四五 類 之道區長大 七重名 但本 仁源 〇右周武王巳卯即商紂三十 年。自巳卯至洪武戊申。二千 年。自巳卯至洪武戊申。二千 周武成康昭禮 八十四年較十世二 共主中文武之宗祧解縣然久而 1年的入土市坂氏同姓尚有無常衛親國大衛一千五百七十六年十月直北王克商大河北京市至武王末俊商前十自武王克商 木ベンユ **姫姓三十有八主** 県悼敬元貞定哀 三百五十二年逢 周武成廉昭穆共 常師師 近人民不足以比整國之大夫然天下植尊來之以為地人民不足以比整國之大夫然天下植尊來之以為周自平王東遷町以衰微至於戦國又分而為二共七 **遷東周君賜以陽人聚地使奉周祀不絶妇** (中)二千四百九十年記四十一甲子零三十年()—世三十多三世八主!-曆七百凋一百七十三紀終東周君壬子;共三十三世三十 八百七十零四秋東塵平桓莊釐惠 **然孝夷厲宣出於** 不绝其故何我植本固而張源深也 秦時與地陽人聚太王王季文王頭衛子慎親稱東周、東京性親稱東周、東國等官定蘭靈宗 城在汝州 百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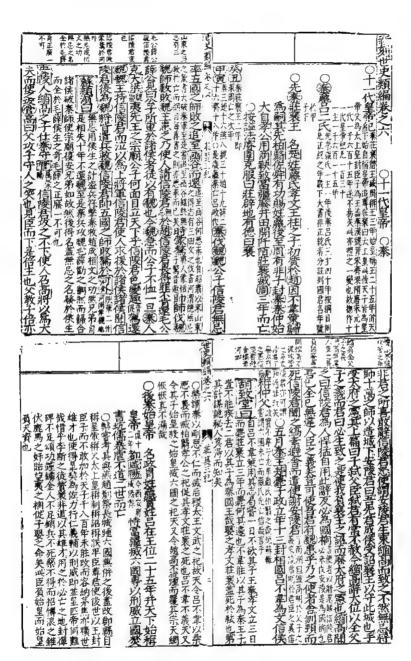
凼

代為稱首 本學派 〇右三王共八十三主。七十九百七十五年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高将不所曾五孫商孟子世紀不經文三問公之鄉千古有人為深入而曾五孫商孟子世紀不經文三問公之鄉千古有人, 非有壽惠如王孫之衰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宣偶然我 非有壽惠如王孫之衰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宣偶然我 滿本澄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惠如禁約數厲之基 編末でユ 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録矣令東周未减運進昭衰之秦召政嗣位婚書秦亡然後正劉仁縣曰接南官氏曰作史者當於莊襄於年召政嗣位特書秦亡然後正劉仁縣曰接南官氏曰作史者當於莊襄元年東周既滅方書同七號 交案二世術角体交案二世術角体 更有魯邦孟孫後 年 0 TY 列國歌 **阿凡月**方紀 配享孔子無休 原泰城周吕 歌世 併吞六國廢封侯稅之交職國七權起人交職國七權起 魯衛晋縣曹鄭縣致胙命伯始是真 周子南君漢末絶 七の養養をこれる 東京本之之 東方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之 東京本之 東京本之 東京本 機体公樣体於總無認種葵不奪園夫妇女之利而無救於弱親期用之勢又無初遷極文之翼虛構九馬俯仰請侯當時魯繆尊子思相公率樂觀三代史自周監烈至東周君總論因處烈王時既無舊那全盛率樂觀三代史自周監烈至東周君總論

4:--

香城之爐可哀也已范職雖用縣海之言身退保終君子以為周之城也然上世二十个多其二二半八百个多七十有四周祚之長宣古無政亦在美式蓋周之祖宗積億千百餘年而到於東京中国的大大樓逐出が人務運動之人而其也便難重破持絕未绝至此年。後以奉其祀皆相為無已而至今禹後有虧子之裔為曾子契後有北京在學別立程由一國之天命長美此性命之實學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者盡此性則一母之天命長美此性命之實學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者盡此性則一母之天命長美此性命之實學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之天命人。其中,不可謂之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之天命人。其中,不可謂之非之不可其故何也是不是也應天命長美此性命之實學非空妙而難知情則固之其中,不可以表面之一。

1



San Silver

取字版以 推翻大城 近到以不 **著版**斯軍 原进 我なった 戦回良地 季牧備思 世史製器ススト 江是民任 夜日 ili **建中是秦益富戲** 為間於秦數 |利乃使卒為之注鎮觀之水溉器固之地四萬餘頃収增畝一點空水為深感覺欲殺之國曰臣為轉追數年之命然源成亦城元號十七年十七年前號三十 難欲渡為德無東伐乃使水工期國 一種三十三 題主以李牧為所依然取武 **英**無 陝四 急所所欲 網泽忘 存君だ力 伏竹 九团 見いかすっちゅう

各斯波法 知事君艺 外产 1日間を新くる 中国政本 北台等 庄小者 本本产品的工作。 本本产品的工作。 本本产品的工作。 本本产品的工作。 一种工作, 一种 李閣進立妹於春申若前歌既有娘園便妹說看申君曰起主無子即百麼主完聚盜我前歌就與罪知前非不以相人初起考到王完無子越人。無化暴主使母子後全真敗讓雖可取近言則非也 為太子園城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世其語陰養死士欲後來申君 臨不測之徇裁春申君乃出之謹含而言諸王王石幸之遂生男名悍立 君之重進安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歷國可盡得就與身 事文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楠且及身夫令妾有娘而人莫知誠以 成後将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罷乎且君費用 亂天倫人人得而迷之何嫉妬不慈之有意可循以假父二弟為名哉 郭大有日轉奔馬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波動始呈迎回侍養可也夫郭大有日轉毒與太后,谁亂始呈欲發之盡為天下宗杜討賊也當是 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院口而奪之食若弟焦者其亦幸免哉 陛下事烈假父有疾妬之心樂撰二弟有不慈之名彼嫪毐清 華之士積尸盗庭而後来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夫逆聽 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養送六后於離官所以隱 ませて対成式大河海不擇細流改能就其架子看不到及民文を月上最近上記記回考35四君看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看於漂哉臣開奉山不讓土壤故能加考35四君看以明確公室杜衫門此 **不事实 養監種** 以 林 位 五 截 逃 轉作說 さい西南をこと、 大賈生取 乃召不斯復其官除还客之公平用平斯訊陰遺辨上齊金王遊說諸侯 惠王用張俊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悉照王得范雎獨公室杜私門 厚結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然後使良将将兵隨其後数年之中 京不五重成有五 說林着於 五十六篇十餘萬三至是因說悉王曰 轉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轉之削弱數以青千韓王韓王不能 以此十姓三姓六於三十二年國王納地請為潘臣使韓非来聘韓非者 人急則用介胃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該難競說不易被慎為 用於是韓非疾治不務任賢及聚浮歷之藏加功實之上寬則龍名譽之 東西三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天時四皓依生為飛其冥客 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質録矣

町刺なっ 政制制 之親君 親以及 及 人 其 動而義止 刺之分 門伙并 刻之分 契将軍首與部督記之地圖辦城縣原惟於耳也奉獻都王務王必銘始 使郡王友諸侯俊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數未可親也誠得 得罪亡之類太子受而含之點太子随衛人刑軻賢軍辭厚禮請見之欲 **樹**(茶) 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不恐殺於期 雄二多以難 班而不能自從耳 大東外外為借資為其所僧則以為借資為其所僧則以為借資為其所僧則以 温公旦 場下日禮動而兼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要其不台也夫說人而要 時中日韓非作說雅而本死乎說難可自說難盖其所以死也若子以 其不合則 源而 也如此大趙於三晋為最強及食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公司武靈王胡服騎射制林胡城中山大路土字威加強奉可謂賢 棄廉颇李牧使宗廟不但食言之可為長都結矣 君子親其朝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 亦無所不至矣 公司以及 日长岛海 中子韓子首者書傳于後世獨悲釋子為說舊四千年五點為一個而不盡感華簡解別可學野而任何如為實際的便有其解別不知而至之 北差傳文則問巴與之輪劉人則以為鄰種論其所史明 福前春 **姚柳柳** 何和共圖 如阿 騎 到 七 新 方 孫丹光口 公勝之派 火火 一子安装 師無以近,乃遭軻入豪軻至威勝王大甚見之軻奉圖進國第而七首然遂自刎以西畔縣威其首太十豫求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樂粹之以手把其袖右手提將縣其胸則將軍之警報而親見陵之愧除矣於期版 見豬園具而把王袖接之未及分子套超絕抽絕辦軻逐之環柱走左右 宗族皆然沒購料宣首千金頭得料軍首思為王家王必吾而見臣臣左 央展非勇也要之訴不逐而動不義其變白公勝之流光荆軻懷其養過哉天其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說非信也聚念散王非思也別頭

人不可 高 从新相当 一拔取高 上朝請田 **种**石垒距 自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突既行又数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将軍之乞一十萬人伐變王自送至衛上新請美田宅甚泉王曰将軍行失何及首期整人大敗秦軍率信韓結還駒時王親已謝病王自詣疆起之使 弱将六 透用二十萬問王朝三朝三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将軍老美何怯也逐免仪態問於将軍本信曰吾欲取腳於將軍隻用美何人而是本信曰不 三可关您既不得敬引四東聯治擊大破之殺其将軍項旅戏便廣至百軍中威平對日方投石地追院職兵 共經縣 化垂主 斥為樣法 行三百速期 資亦已甚是期日王但中即站而不信人今空國安我不有以自堅顧令 の一十代三年の是蒙嬰白紀正郎。王真代總親王俊降移之家滅魏使至信家竹行二十萬人伐楚朝謝兩歸趙臨 獨逐級整置空即是自其以下作件員 是人悉國中兵以學之前堅壓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親與同食义之問 工貨寫子 不肖之相望且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親重死而親亡賢者之於一級不能用而棄之於素使還為國害丧地七百里策身大樂賢温心一親文僕以何國大夫好賢擅士終為天下顕諸侯惠王有一商 問難失當時使泰王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朝不防其君則不可以其為以行防其君居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民也不信其臣故以術御其臣臣不信 國家何如哉 小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板而污齒適足以殺見王朝以六十萬 蘇東坡回善用兵者被敵國當如小見致齒以漸撞撼而後取 ◆財息所法 Ż 雖 所泰下 55八円 根底 *網以信館が東邊海上家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 門奉づれ 楚世取 何於乔 如取而 包班泰二十 五國運城何哉與蘇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長亦亦不免失鳴呼以此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至於額覆理國宜然亦人未需將素於經 秦老兒三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脉奉之濟繁侯之愈秦之宗三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養樊在路秦路秦而力虧破滅之不所政治不亡何侍 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臣恐 取三晋三晋亡野盖岌岌夫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醉不敢故二國醉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直其情乎輕人不悟而與秦合故奏済以 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所切哉 守西界不通療使馬呼亦既晚矣秦使王朝以六十萬人攻楚盖空國 亡而稱亦屬不閱嚴如晋取其熟也可不謂巧平二國既城醉乃發兵 於按六國國弱君愚已不如秦而其臣多發係受泰閣金部斤忠良 人食之不滑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素人積威所切日則月 王真放縣原至喜選滅代廣王嘉王羽隊有起都定江南降 抵於取變其不敗於變者幸也齊秦不两立秦未管須更忘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不非幸也然愚以謂巧於取蘇而

之場太學 皆以是物 解號人應時 英大かり 三代達倒 至正而後 帰手大公 七尺打玩 **克舜盖** 仲尼專問 大武不行 秦王初开天下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市乃更號日皇帝 如怖之 黃命 东正兴 我如穴城親水城燕次城楚至是又城亦鳴四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了我一一種來无王封建之徽意何有一經之存也始望立首城韓次一日一種來无王封建之徽意何有一經之存也始望立首城韓次 雖存而公道不畅住住加美鎮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添取世訓突則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各之裁秦人除諡法乃忠孝之誠也然諡法也考德行之實而稱天以諫之為天下萬世勸取縣於大公至正而後 あ致空日 有争臣平之值可见以禮藏乎且 磁禮非臣子出私意獨見所致空日 議父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不義則父有争子沿 有天下省解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不感矣 封江百丁夫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院聚至於天其懷登極心也一百至少」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自悉以王為降寺而則文字」方之聖人應時称號曰星曰帝曰王非帝既於皇王段於帝 力裁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然而功足言也一無為之衛民官與爾五顧已至滇地無不襲衣冠而談詩憲治禮樂者於乎誰至鳳洲曰一為光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邊西無終令支之地王鳳洲曰竟舜之世化不濟過數千里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數耳素 王達國親侯之制目足以後永無可復期矣盖世道大變之端也 之流光以是知二素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此以百倍之聚為送出之計維韓白碑猶不能支而兄謝玄年之世 此以百倍之聚為失出之計維建勻壤暗不法友而兄射玄平之[9]至三年而入郢晋之平兵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坚不然使駆[知出入厭兵空虚之兼如友掌也吾固曰仙於取楚兵為三萬送出以肄斃 **献红吃麼之來如友掌也吾面曰仙於取楚其為三** 照呼三代建制之大者其大於封建至於戦國巴非初封之 夷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諡法 為妻有始 子所為皇 孫以謀二 作者果今日李斯遂陳國文武所封于弟同姓其泉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譬問 無蘇州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兵尉納官總治嚴 化味音光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對兵器一法度徙家傑於歐勝丞相能等寫着 第言 古之類局大之二 不不師言 端户未始 安子之 即消箭五 天下 一切臣以公賦稅重實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電之術也置諸侯 远而未并清直清新木精平以筋奉之不亡于兵腑以重及二世國亡族大十為府六尺為水〇御皇徒四水胜等用之火會如周之仁思籍于民六十為府六尺為水〇御皇徒四水胜等用之火會如周之仁思籍于民次人為於大為紀水成也與并天下來用其說以為同傳火德家代問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嚴首初對威宣之時新行論者終始五德之運及始 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派臣對天子語神靈一統皆為都照諸子明太正 不便好里曰天下共苦闘戰不休以有侯王頼完廟天下初定又復立 級為悉於法而天下受其毒 於萬世之無窮吁胡可清哉 大遇者也其自為蘇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 京本書」九子曰行及之所以南之建五周之建于且不可用況以十 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夫嗚呼可謂 月為藏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 國

期有對常而 無論證料對採建存不 次名為注建者或多名 為為之表加 之名 王收北本 東海が変 お子子は 北大小 聖人都以 中三河石 下之大端 所為極言 山石石 此三神山在渤海中不遠思其至則風引船去當有至者諸仙不死藥在 共治貢賦所入王知論誠辨矣然而不知 網王任 則其調禹湯文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辟馬其所見取合如此則其 秦二世而亡夏阿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 万部為武資福候之力不濟已指之以為女何其敢於非聖人也直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循連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教院原井田而關阡陌天則五等塵壞必至朴交錯頭散帝王之時一衛指西極之前而倦其炎哉且列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為表裏者內於已可乎凡宗元來周之亂取問明中月三數事為對達之客置入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任諸侯有襄王無曜親之資而謂封建私 叔文為伊尚管有又何怪馬 庭湖中河 書請得與重男女入海來三神仙福雅三島也不 人者也 大王 列五服選連賢德與之 洪東 禁 中 利 東 花州村山女群裏始皇 6 間 既一異聶與很張阿日大等張展 東張張明大等張展 英一月何軒等得 デナニス 良心未常 十日 不濟 李始作俑 有角大小 在我上日打花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者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之或以其此未換而引亡國前所或也以數則此未換而引亡國前所或也以數是其則而解其山州東總天也多天先雖敢敬福也如至與獨天地乃敢思其則而解其山州東總天也皆至與秦史地里大怒便伐別山村補治者其山以以後之之、故其雖古於 智夢之妙圖已視召政如置中孤死何慶敗之憂乎疑鄉舒緩此於補騎之聚揮椎屬擊無覺者太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兒們兒力士其餘亦退恤或者又鷹其敗是又不然夫以祖訴之智魔很之威干東邁就乎大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苟済召政斃於一 椎則其心帳美活致惶惶也或者以良年少輕奮一擊之怒侥倖其成而不脏隱忍以 拍館以丘向所謂長主不死者今安在哉 重男女入海暗為微行以詳恵見幸楽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小見持盤欲無不遂所不可滑者構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祈中之致遣徐市率 唐之高宗朱之真宗皆效龙之秦其始作俑者敷〇按始皇既平六國 更臣三張子房為韓報徒祖擊始皇該中副車未逾年始呈竟在日此 不見矣下為 省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張良區區於此監為刊哉盖欲以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 係者無象三代之後未妨丹也五世相韓舊春 擊贏政非輕舉也盖此 心苟滑

省城京 11中級市 子房有機 今而亦方 1 張良智 令出一百姓力農工士習法令令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歌亂點精 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 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誘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首請果商之民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此法出則未議議 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争厚招将與否夫下已定法 士淳干越日戲周之王千餘歲封第子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 使繼泰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偷補之功世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乃至竭天下之力以與無躬之功而無長城非過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乃至竭天下之力以與無躬之功而無長城非過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了我以上更無無名之師豈所謂不済也故皇信盧生亡素者胡之議而 則亦無矣其大義根諸心運諸天地而不可我者也 第為匹夫平有田南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义非所聞 夷之歲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属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沒在始皇則非邪城一也在萬世則足以衛民在始皇則足以殃民在萬世則為華非邪城一也在萬世則是以今民在萬世則為華非邪城一也在萬世則為華東一百次是除以園國者上南海上始皇所為皆過但祭長城以界限華東可謂功在萬世而論 所以促其亡 多三十三年於諸當風亡人及貧婚費人為兵略取南越陵梁地置拜 **東海家即以諦徙民五十萬戍五箱** 神聖平定四海以諸侯為郡縣無戰争之惠上古所不及始星伦博 四年焼詩青豆家語初始皇置酒咸陽豆僕射周青臣進頌曰 大 なるしいいしてき 九五之海 出於前鄉 通於天 木艺美 太河 有照白的 多人好好 来市門、於市次東京以下非今者族級所不去者醫學下監種樹之富在原門、於市次與南部門四國主義或之部領土海平之久而後開有難快在一旦改革特別可去的實際可以認為了一時也與其後者主義之事,以此一時以對於一個主義或是有一時,因此可以於市政學主義或是有一時,因此可以於市政學主義或是有一時,因此可以於市政學主義或是 廷小乃營作朝官層南上林龙中與歌媽納先作前殿何房阿聯地藏於霧邊野山埋谷塘此變灰號地千百八十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版勝宮 十餘萬人萬年無窮之常他未義身死汝泣而不辨死終端不僅及一百開外四百餘後懷宮昭州來亦聽室城在應陪確徒刑演如於她者七南山東山類以為關接道渡渭属之嚴國文分作阿孫雖山關中計官三東西五百水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關道直抵 巴五三十五年使家传除直道既治道九原從曲地九府松雲陽孫至 大くこい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前鄉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獨之至李斯者又特甚者平伏見其師歷該天下二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紂性也竟幹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懷不遜而自許太過彼也天下之人如此共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前卿獨曰人性悪架不顧予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茍鄉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 秦者皆出於句鄉而不足怪也前納者真為異說而不遜敢為異論而無敢,足之道不啻若致聲及今觀前鄉之意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無敢及一等者管怪李斯卓前與既而救其書大樂古先聖之該其師 學風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不孟之論未會異也而天下本無學風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不孟之論未會異也而天下本無此也其父授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物尚即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 驳参馬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派至此無足怪也,此奈何以為大醇哉其尊王賤輸蓋亦慕名而為之言耳是故其言醇 道於仲尼海正而不差者也而腳既是仲尼後非及軻其大本大宗如西之一性至善而卿以為思檀者天理也而卿以為為子思孟子梅那人為為有鄉人群而小我置知苟氏之學自不醇耶何也人 有及者将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人 加上母兒 The Lit

出工手法 兵工事 相 は 変 機関 湯枝鉢 直翻其 の世界 **春間目坑** 私ないな 力の場は 不不是 陳傳三十六年有順石于東郡或刻之日如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閉草 原生相與意識始星因亡去 地始星大怒曰諸生在威陽者或為妖言以 胡多愁仁寫厚可以為嗣願着會計內定之斯以為悉乃相與矯認立胡見期日長于即位必用家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尧 死乃今趙高為書賜扶蘇與我會奉来付使者七月前於沙丘斯恐諸公 斯從少子胡多或愛請從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至原津而病篤帝惠言 所量也有薄層也日夜有程次自前俊應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年的七年雙也写日夜有程次書日後應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任即天日用事無大小皆央於已至以衛石量書所 抗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十枝蘇藍東后軍将清後子 則非鄉正之海殺扶蘇也粉扶蘇者始皇也天道我一人使始皇自經其後而有監軍之 有變松不發喪糧胡亥趙高知之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 者心於之本こ 誇然 重而 Jul. 不名子の 子子の 安季 以推马此聖人終不 人間七美 依任胡小 × 日家庆悉之大臣謀士也一旦秦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群臣不相信,于者殉建縣去経筆似从城無至○二世欲遂發家恬兄弟兄子子與東門其新紹順立並,不此無如皇於縣山下政縣政治國語共故以後宮無即此所追解政治明顯祈騰之非立進而《江明順》初第至處陽察發坡位針を提請即自殺戀問共蘇州北州縣山縣縣之縣地問期核類錦紅縣時安接請即自殺戀問共蘇州北岸地線指揮将軍也問期核類錦紅縣特 安足以倍畔依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原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與治不惟樂而春間之亡未必者是其命而惟相為後則為斯寶獨之與治不惟與而春以下在本必者是其如而惟樂而為以問為此之而以於此五面前使我為後則為斯寶獨之以治畔依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原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 皆賜死扶蘇繁 而關土之意離也那聽怕日吾積功信於常三世美今将去三十餘萬其 不及商鞅者失而聖人終不以夜易兴者盡以法委天下未有不友中我大以忠恕為心以平身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逢然今行禁止蓋有敢後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繁悍而不可回也置料其偽也敢後請也扶蘇之在朝亥不慶是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無以袭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帰死為則高與遭類美以斯之智而不應此何故曰嗚呼秦之夫道有自本美期高與遭類美以斯之智而不應此何故曰嗚呼秦之夫道有自本美 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至亦皆一曹爲其後也書周文伐閩位不優比數屬綱目於其藏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犬書其年號(王明山上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麿用其民槨之於 (**13) 上一般光ļķ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霍用其民歡之於上,東灣天下不取於周而取於六國其海國盖亦異乎晉隋吳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國未亡之前鳴呼朱子於秦盖有不海巴馬者名子之而實不予也 秦與夫事秦兵園市公具廣進與秦戦之類其青法則亦無以異於六 之父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季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奪人數之 **意並欲自我情日陛下使臣** 如照行紅 使者來安知其非該復請的死本秦也找蘇史學亦高 将三上萬聚子邊公子為監

决特六旗过 為恐為變陛下最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桃此野主之所能行而替則主之所禁也然附近之誤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通決時限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王院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原門謂砌高曰人生世間聲值轉六骥 南侵死我公子高商成此拳騙山及高口人巨富是死不 好何変之清謀即侵死公子十二人 係死或 將中十公主死死在世公子所問因为官即即志能輕夫一世然之乃更所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敢下 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段立其兄子子及至王四十六日而降重 武器之湯 の機器を対日対益風輪狗偷都守射方逐補令盡得不足憂也上校〇級陳王以明整是對日対益風輪狗偷都守射方逐補令盡得不足憂也上校〇級陳王以明整是對日於後後有不知以及者問二世然下之更後使者至腳班上問之 希蒙斯族 新 充作 可 可 成 国 の 周市狗鄉市問陳人周文習兵使周文脫離,西墨亦武臣等行收兵得陳公武臣為将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至三千人徇國又令魏人 為無道暴虐百姓将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残今好至陳而王之示天 憶而奏情于陳王衙曰此恭民之易武耳 漸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甲陋事至微凌古今猶幸之盖積萬年之 大 二七出

私大学 聖養施療所能住多道亡妙自度比至肯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幸皆去吾常得本浦中子弟間之多於附者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蘇勳岭上常有雲氣被烂釁之終於此縣縣公私林戶、晚归璋之為如即故從往 じるが 京都の大学、 「大学」と、 「大学」、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と、 「大学」、 「大学」と、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亦從此逝矣從中止士頭從者十餘人季當被酒間酒夜經學中報計 i i i インイン 変と所 之被衛軍 神武高麗 世又明編老八二、 存用告答 牌戲 無趣主義率為御而去○種将周市定観地近観公子谷立為郷主で素為水主質が無数之姿殺武臣」 医黄鹂問殺王之罪叛熙必矣縣将乃以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两人亦欲分勳而王君乃四卿王此两人名立卒 失旦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天張耳陳餘谷欲自王顧其勢初定即以李良旦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李良旦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巴野主必能行輩者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熱別太關神與計跌納之如何令益如此本期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於以二年二世數前讓本斯聯普朔爾居三公位經公隨近於韓周叔太廢衢精削為展人獨犯絕。 武臣引之為熱所便張耳陳愉使人請之較為翻義有斯養矣性見經好為際王率兵東魯定鄉地口動王武臣使将韓蘭魯熱地廣白立為燕王 · 天二七紀 **酸稅民深者為明史被人取者**

計場好新 此功後可 法記が公 良沙為服 孫細月一 雙三戶亡 英布馬马 說項來曰大審無六國營養無罪自懷王入家不及題人至今做之致動脈脈計事亦公亦往馬唇割發勝擊縣人范增年七十多五家好所計往及英州皆以丘屬深聚逐六七萬進擊素為景駒我之召別諮将會顧許 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而公遂屬無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 君縣旅難可獨立立地後輔以証可就功乃求得敗立之二二世還司馬王先是張耳陳館收散兵得數萬人擊事良良敗走客有說辦之者回兩 悉得太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如为謂軍吏 於董騎佐章邯擊盗陳王勝敗走其御屯賈發陳至以降勝故羽人吕臣 為皮臣刑者相半於事本民益數個良配〇即行張耳陳除立趙於為動 南不立地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下東 題號的對於此後起之將官南公策於時日起雖三戶榜以下秦公憩也縱類相樂後三戶之陳勝首 項氏世世家将有名於他今欲舉大事将非其人不可象從二於是娶 生人工程室 河師立 へ王根之 前使人告期可奏事期至上詞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以正之訴丞相欲見無間琦關結縣如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無樂婦女名婦後治阿房官臣從讓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期曰上居深宮 者行事事來有以於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一世乃不坐 朝廷事皆央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國東群盛多而上益祭蘇外表とい 也來非屬超基當誰任哉朔又與右丞相傷去疾恃軍級諫止阿房官作四守通盗快期乃上言高罪二世曰超君下知人情上能適族君殺之何三川漸时輔的為軟與盗過而丞相君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便人案驗三 **野馬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梨地而王矣且其是男由守** 去不奏又使客十餘量許為御史調者侍中東訊斯斯以實對輕榜之後 高治之以情宗族智管接掠千餘期經服而從欲中上書順前功高便棄 有城四邊轉及下吏去疾却自教斯自有其辨不功無罪就做二世乃屬 之差法 以為建懷主從民望也項深口號武信君接具不說語口

以将天下 基正公名 而明縣 出門逐見 那一致重 知兵 日非理 英利先入關獨項羽然集發項完會身頭與市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官英政告義初運懷主與諸将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悉兵禮諸将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悉兵禮諸将以為鄉于紅軍鄉赴十分月〇種遠市公伐憲済公縣雖道孝無敗熟私 做裏計事院因以来義為上将軍項羽為次将以攻炮諸别将皆屬宋義號 近次将項籍婦教不養の代之大破器軍房工科王體幕集府一村八開諸老将以東東大長者而心帰之此亦所謂仁與一惟仁養足以淨天下之心二王是也漢祖之與也才懷王遣 工美之大大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美王召朱 秦軍打 **医科一本** 御過之機 D. 米裁飲酒 項指摘的 推進 世更組織者スプ 飲板 徐建英故動皆從至上觀蛇戰既破為軍諸失将入義門 膝行而削莫敢日禮以示士卒必 死於是與常軍遇九戰大破之 屬王離時諸侯故軍十 有且國共新被公主坐不安底掃境內而屬門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令不 化上さ 蒋軍羽使浦将二十引二萬人絕塞的道乃悉引兵渡河沈滔船破釜持三 因飲酒高會了東大雨士卒東幾項羽日以秦之禮改新造之地何敢之 恤士卒而御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初即帳中斬朱無報命王因以孙為上 宋表日今本、攻随收勝則去能我東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奉 不進項羽口家國越為官疾可失度河鄉華其外湖底其內破氣中公美思其也然,即衛興暖平日常牧縣在其部下初未義至安遇留四十六日 印視羽由是好為諸侯上将軍諸侯工皆屬馬 略此真若所領從遊騎士日沛公不好騰諸客社論「點社來旨市人」明沛公應下騎士消食其望中來食其兒謂曰吾聞沛公慢市易人象明沛公應下騎士消食其望中來食其兒謂曰吾聞沛公慢市易人主義,表者里點 書大破素軍而項籍獨教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推衛也 产起華巨即鄭之故書大破秦萬而無只襲奪之罪不可逃軍鹿之数 1本二十月

海 全 何 相 **除型的** 見市不即 朝公拜工 生軽 売 **馬門三日** 第事番目 兵様之情が不能 传 経過で 軍制門了南府而國河水之即為獨王置變軍中使欣将 人名那生生入湯流公方居林福紅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掛不拜 解其冠澳獨默其中不可以儒生說也即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公使 問曰計将安出腳生回足下以散亂之兵不涌萬人欲以徑入獨聚此所回足下必欲誅無道歷不宜仍見長者公乃賴洗起祸衣延生上坐部之 軍為前行關於 卒二十餘萬之象 电孔掃一國之聚付之大将之子存亡成敗緊於呼以無滞留之告則却未必俸楚雖項羽善戦亦未能旬日之閒盡坑豪、快沛國巨負未决也使二世不加詢禮閱高不懷忌城長史欣請事成一大沛國三臺蔽之鶴其可畏也哉即即之役即與羽猶以勢力相持勝 問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滑報其趣雖亡也宜哉 公擊奉 1 世史類編六光 快災調清 所悉 世為衛 在映鄉壁家軍大被之速至監固都明監網、此至收得又戰其北海海 疾炎共产卒 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統嗣難論實山氣養 肾髓度短炎以州論於 迎秦将果於違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輕賴先遣人益張越檢於山上為疑其使郡食其陰實往就憲将昭以利, 沒非子嬰遺将将兵距總關條附將屬 曲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泰兵尚猶未可 地 裁漢恨途王限中必有以處項氏檢之不仁甚美 以此所得以于上今上二世以能的受我子下高沃理及實心与也如皇人們之所不情故何也情視此如是各年五月以以此的心如學後群臣皆是尚真敢言其過節物鄉回號与之得了可以敢夜陽何所致不相誤即謂應為無問左右或歌或言無高風傷中終之諸言應若以法 可禁何之世乃能不動產色潛機遊高鄉不故亡亦舒志慎豈不可憐有致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商之無與等文化及之選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高之與與等文化及之選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高之與與等文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教尚裏其三族鄉高之與與等文化及之選上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我蘇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 山町 樂部紅二世子望夷官歐姓東以立二世兄子子與為第王 軍敗開東皆呼高起二世然訴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婚咸陽 八月尚高紙帝於望東宫立子以為王高前数言閩東盗無能為及章通於一見丞相是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切整言 改議于二世不知城為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関而皇夷之城已退失為馬人莫敢言則以忠為欺以訴為信至行是非紛錯賢惠固置人其故等信正獨所非法後其的可得矣惡之與馬非有証類之形也指寇 〇京主子製件旗王四 八月以後子嬰之元年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 奸人欲奪若仍者必先受惡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使眩亂矣 天 表三一星紀 世目馬也 世史 多量

万下之直 氏之君 お古有見 攻守無以 次亦能量 為世代權 水大山の 张至第二 ナボホー 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強不惟當民之騎天下之真章期百萬之師連続而下而全関之地已稅舊級數之之劉季矣嗚呼秦益而其畔脫胡觀者已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而超壞隸雲合雖海內姜然者萬業矣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伏於大澤之奉隱於鉅應之 懶中之國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如皇既没餘威振乎恭俗丈之城賭不測之淵以為固良行勁襲中喪害之處如皇之心自以為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践華為城因河為也據憶 方而報您於是蘇先王之道於百家之書以恩點首或名城發素後收 可畏者果安在武 振長葉而取字內器二周而亡諸侯發至草而制六合新職朴以號哲寶龍過來論己秦孝公權報與之国權提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張字 其聯怠以奮緊盖良不訟沛公蘇蔣輕進而成被素之功也此所以謂而為疑兵以益其势泰將政和沛公飲許失良備恐士辛不從而欲因夫惟失之情決而務求爲之燒關也故沛公欲擊夫良備恐秦兵尚禮夫惟失之情決而務求爲之燒關也故沛公欲擊夫良備恐秦兵尚禮人不得減巨祖擊也使祖擊済遂則必不從漢而終其不事二姓之心矣 命下吏北祭是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勢 天下麻振四海南取百返之地以為桂林東部百越之君免首擊項安 一南湖目 人次軍而其心出于不得巴者乎 六國之邊東者四而其半巴為東有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秦之所以失天下花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盖當時 張良部晚間之戰其誅秦報韓之次策形其上策則原 美三 臭色

好二樓萬人之怒排墨圖之說以重別明法佐之禁網牛 多分般棄 會盟邦與也孝公於慎修政而功利之該開於商鞅之齒賴鞅乃極身 脇其有燕趙何其北而存掉其東又以我程服見擴於中國而諸侯之 [直克周本於二] 音者美天有成命下武維周成王定則以休姬德幽 京别姓字文祭元號 養而用許繭其民安於

〇右素自住襄王藏楚除東周去起於丑終日子嬰甲午為王 以促其亡非其守之罪故 置守令而輕從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額不施仁答 非有血戰之實如長正伊闕者也 皇都皇帝起度展至洪武戊申。一千五百八十九年計二十六甲子,卯至洪武戊申一千六百十四年計六十六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始,百十六年計二十六甲子零五十六年(日泰始皇昌政嗣位起己) 日降漢井二姓四主四十二年〇目狂襲於五至洪武戊申 素之勢不得不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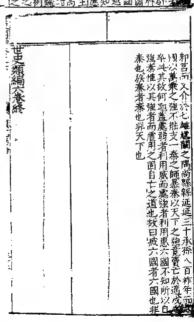
史 54-159

帝相延十五樓藏氏後來為谷春同姓帝朱有並被召民管與為後國精聖帝連却在東共四主四十二年斯宗祀先仍王位十五秋聖漢別為氏三十有四主六百四十九年頭於卯嗣周二年計召無六東殿昭襄併周赧其子非襄春東周傳子始呈實召氏二世子嬰降

零四十九年

歌日

同册私妹其雞口午後號同於他新淑火在六國亦並黃奇當然惟知為心而三城既濟之後遂忘其所可隸割國翻錄以路之智不如胡越弱暴吾意遇關雖大光泥可封也然素析是王於於客死天下徒切齒 後散而為六國且以為且獨狗偷而不足受也及天地如崩死如至山端成強於五霸問間偏於戎狄而先人蒙雪霜司天石十攘尺取之地 死胡亥導凶父業恣其刻薄之性學宇宙而鼎變之而民之欲為亂者懷視其若如當電鬼神不可測而震濱之勢已基於立國之初祖龍既之隻草既瘟票之又行火馬條條黔首咸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口際心萬世也然阿房築怨長城樂愁張誹謗之問以歸磨鍛鍊其民若雜氏 楚又次之無又次之而称之四十餘年不受五者亦付於松和相和之 一唱五從併力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僧天祇王為羅耳噫向便六國之君中盟絲好如率然在山群深在原首動是應 有五套使有器申旨飛仁楊義秣馬洗兵運異姓兄弟之國相與討圖見一餅競獲自孫下喜乍怒代為雄雄斯將也銀有信陵趙有平原群 高松肆志之主下有指鹿為馬之好產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說口而 十室而五由是陳具之徒會其白挺編但大呼望屋而食横行於天下。 不可得而胡亡而秦亡公夫市公以長至師掉臂入関娶来稽首繼為為 上不知追關樂作亂於宣夷而為王弗許為侯弗訴與妻子為縣首又 西之用付之章即以學之而發布直接長驅應應關外當是之情上 燎簡膈於煙塵屬克骸於坑谷収兵器於金人自以為二世三世至於萬一自號始皇遂欲派唐凓虞滌殷謗周裂都會于駐邑遮北胡於遠充 僕而以引啸兵西噪我我已降廣其國而沈其宗如惟枯折騙之易氏 歌軍聲所臨百舉百克盈血六朝吞嚼八區而天下盡為秦美四海路 光之古喙缘争鳴馳波濤之辨欲合弱而,制強或特術而御從如群上改山之東辨士雲彌祖計如至依繁雄匹,大徒歩之人心心有主妻伽独於沒奪頡頏招高感動湯內立強天下,而素始自公而稱王矣





此葉清華配補

順的兒 京有是 然為得得車即為雅王王間中今即來流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行國流公司 人作而東對東之上與先是或說流公曰表富十倍天下地形體問項別 本なり 三代行天 五五 雅祥攻 門其志下 文五千 机公以兵 原乃明氏 伯見私 · 門外公巴定廟中大怒便點布等攻破與谷間十二月項羽進至歐續語。 門外公巴定廟中大怒便點布等攻破與谷間十二月項羽進至歐續語《谷閣無內約諸侯軍稍後關中兵以自益距之市公從之巴而項羽至閩 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良田臣為韓王茂沛公市公今有急亡去不養不来此天丁氣也無學勿失初李文項伯奉書張良於認和教人夜馳見良 編えとい 旦日不可不發自來謝汗公日語於是項伯後後去具以市公言報羽回 中國者備化益也置敢友乎顧伯明言不敢倍將德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軍民封府庫而待将軍所以遭好 可不語良入具告亦公園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止敵語器此知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項羽既定河北軍諸侯兵欲西入關家降卒多然言羽乃夜擊坑秦至 人之意者夫秦以前酷結然於民市公入秦首除其曆深将用民之理上除秦前法獨而書之則仁義之奉继未及追配湯武亦無舞不害殺書來王子與降市公則市公使義入關門縣緣無是奉关至此還重虧 不知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越獨獨且奈何哉 化冒見白起坑趙卒於長平無其豪敢武勇放而為之以嚴服天下殊 其寬大愛人雅應不家於該可想雖三代之清天下亦不過此惟台前 以利季也有籍生於戦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睹先王禮祭之 後所書觀之則漢葉之與非偶然者就謂叛亡亭長能始是手 胡繁三日事務於人心而不可以威物不可以新許不可以法持不可以沒有的以後他可以表動也 萬人新安城南新按縣而獨與章耶及長史欣都討縣人奉 門 漢 前居紀 ·大雅 新羅 群 极到神斗 劳苦功 大行不動 用月清月 養遇之項羽許諾市公旦日從百餘时來見羽落門勘百臣與将軍裁刀 条比 有功之人此亡素之續耳蜗為将軍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須更而公如意被索入咸陽旁舌而功高如此未有對野之質而聽細人縣陽之說欲誅死狼之以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城者主之今沛公先功而賢則之羽日出土行首有。別王 不上就養将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處矣亦然皆無例居數日、於羽以王斗一變獻增增拔級撞王斗而破之曰喚籍線大縣略于縣項一般別以王斗一變獻增增拔級撞王斗而破之曰喚籍線大縣略于縣項一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迷問行題爾一區張良謝羽以台壁一雙 學與之此祥嫌許後就觀劉明洋失去高以是考之 與其視沛公立是其是国河公人關雅谷克大氣柔見於綱目所書者謂無可想今時婦女而東承民大失望 初引兵西居風勝殺降王子明廣察官室火三月不絕掘如皇塚以實於 切而唱此之柳曰壮士後能飲于會日臣死且不避厄酒去足辭夫妻 而攻秦将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器能破秦得獲見将軍於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軍與臣有隣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言曰沛公不先破陽中公置敢入中令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為水水 斯 中何 動 取之野の 馬相犯於 育だま 表氏以び 那六日 いれた 语之主至今 なからかり 京なず 10 ... 三月1万日 大便和 皆去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西閩漢巴於臧而三分關中王巴亦知守暗轉封其又惡有約乃陰謀曰巴蜀於縣號則道陰秦之遷人對土部就,王潔登地九郎都彰城計前申羽與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蘇 我福迁楼等天下可圖也漢王曰蓋方法統國以前何為丞相武是也臣朝大王王漢中兼民以致野人以用心圖選定三泰輝江縣時段與衛星制之劑何陳曰謝斯於一人之下而信程 中於萬東之上者湯與鄉岸的耶司馬成煎霧以距塞漢路漢王以羽看約怒欲攻之周勃灌 夜行雜知之者衛生退日人有地人冰樣而冠耳順从衛姓人性疏默也都以前羽見然官室皆已燒残破又心思東歸回園或不編故如如大鄉軍生說項羽日關中阻山帶河四季之地映經前所就照明的地吧饒可 何以得其主約万陽尊懷王為養帝實不用其命二月項羽自正為西題 果然初聞之事 陳春旦 妻之名昭於天下且陳戶忠良者延勢两後節下听台樂三本之於歲子與以之亡額所以用之之道何如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料其君不子與以之亡額所以用之之道何如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料其君不同見之巨紙夫於穩為谷東鬱以制天下飲孝惠昭襄以之與而二世 取諸衛此豈有他所裁知成敗 司馬公司世皆以項羽不批用轉生言棄關中之餘效失天下竊謂不 有法外之遭敌工於沒首有衙中之德獨詩曰魚納之該鴻則惟之納司法外之遭敌工於沒首有衙中之德獨詩曰魚納之該鴻則惟之納所不是思者裁決詳於禁稅東止縣回行對語不以整文王而建率城南卷子不枝暫文公而監察 地與明徽江懷王曰如約項羽曰懷王者吾家所正爾非有功伎 **置有無断截知成版之勢在巴而巴巴住在之亦弘庙之三封及前相國建鎮而高紅縣無改博欽國罕起而還定之如明以巴蜀為廷地而遷亦会亦公死地視巴蜀而倉項** 而不能失 注之大 性高 信祖如将王碩王 之前 大江引演 可東的中 四班子务 高帝以7 汚えか 此漢法以 於上於公熟 何之以事 前何而日 七只類絲 問品祖也 之元前 而奔歸與衛軍了 也一勝則必至於王碩羽百戰百勝惟其於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下 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量不能怯也是故高祖百戰百敗惟其不勝 其言天下事未可知矣乃不勝邑區之念而曰緩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其忠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脏勇無怯之效 其於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脏勇無怯之效 其於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脏勇無怯之效 其於及關肅何言即隱忠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漢此此勇無怯之效 不深而聚之附進也不緊示之不取以歷其以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之争心永必疾而深之清關中也不固不經之使屬其民則民之怒蹇之勢民怨與高帝取天下城項制之至衙也苟不與之以觸其心則羽者號必止雷度盈則心動而不能甚層機甚則民怨而不能大夫便其 恭丁旦即子云智哉留侯菩教其用盖焼總樓道其意首在韓而不在 若之也尚祖知其心故樂而與之若脫優然既濟爛中其醫慶必為其得之其任主扶魚縣残忍少息當時嘯兵西噪志在入聞而已本無意与及常人為所以為天下也何則項羽 可應與蕭何有見乎此思濟賢其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養民漢王聞不為之用所用者真非疑民之人是以民心日雜君勢日孤古泰之敬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必行安民之術也放世主無養民之心則賢人 科将之後而在聽讓之初 仁典之於始而卒以之於終聽其悉已於也獨而卒挫之於坡下高 言即悟逐委以政漢案之與宜哉 · 一致空口人皆曰用腎所以養民也前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 人高帝之還定三案也不在引兵放道之時而任不攻項羽之日不在 既 沒方亦此

交界序 · 自司商之王必欲長王漢巴無所事信必於事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蒙安亡者以十数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變 南村中四 為治果和尉鎮勢亦未之奇也信數與關何語何奇之還至至南聖於城鎮河前遊欲死下平何為斬壮士勝公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 他也類編卷之七 岩和鱼 五世科村 豆豆或果出入好佩認准陰屠中小年有侮信者因聚厚之令信倪出路里去必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稱西衣王孫如請於中而進食如淮陰人於經典韓信家貧動於城下有漂母見信機够信信喜謂漂母 相何亡王大怒如大左右手若一二日何來過王王且怒且喜罵曰諸将 之明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辭數又居此子乃石信拜大将何請王該擅決耳縣所其之於以為之下惟何之言照以行於為相明所以獨受知人於其際所以也或清何能職信信之负前清歲耳票與武之於則號之於 第十羽不用亡歸漢為連敖 第名司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勝公曰上不 下作資品幣各人首英信法及項樂慶進信徒部從之孫敗屬項羽數以下作資品幣各人首英信法及項樂慶進信徒部從之孫敗屬項羽數以 将皆為蓋策臣時時從漢子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蘇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後歸漢良多病木皆特 且松拜之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将至拜乃信也一軍皆繁三一司 府諸将士卒思東歸多治亡者信亡去何門信亡自追之人有告王曰丞 耶漢王曰然 可大王自料勇悍 天起辛日前此及已書編韓大至是韓王 見接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 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脂事從赤松子避張良不為高祖之臣可既臧秦於是置沛公尉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可可以取天下之勢故[東]北上數會用消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數泰也 程正权巨張良有佛有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為公用張良市公 漢及韓城無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於南都 **祈以信** 計為張見明 三人之上 二十七日 繁甘家 春刊信 海山人 秋毫無所害於秦并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若今大王奉而東三 言語區區物順和至使人有功當封節者印刑散忍不能予以輔此和自康幹八時鉄然不能任何對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養 為機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難覇天下而放逐義帝所均無不残城言語嘔塩物詞和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散忍不能予以猶此奸難 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管事之項王為人暗亞線地吃 不嚴無且項王許坑兼降卒二十餘萬唯獨軍亦於續得脫處鄭嗣馬於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州擊鄉於 父兄您此三人痛入骨髓合勉體以威王此三人恭民莫愛也大王入關 夏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令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严弱市了明川大十个民一城的一院而後項數級之顧否則終歲不應也嗎漢也而帝知三人之志天不極於富黃則不為我用也若與實際公權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 展之界三而為制御之府也潔高」見韓信而授之上将一見縣布而以用其人也三子之智謀各同故其歷史之效同也,以用其人也三子之智謀各同故其歷史之效同也,報信乗鑄滿之餘而徑動沛公之出其人也所以奏其出也其出也所 韓信乗鑄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陰三傑真入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是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所以失及漢之所以爲一日舉兵而東家民其為沛公即為三降時期可詔見之明計之熟弐至於韓信基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畧論楚之 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武王院絕枝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論何張良 理惟前何知之故動王漢中以用巴蜀家定三素及其既就國也項羽 三一将而卒不能有三素方羽遷市公於巴蜀也取合屈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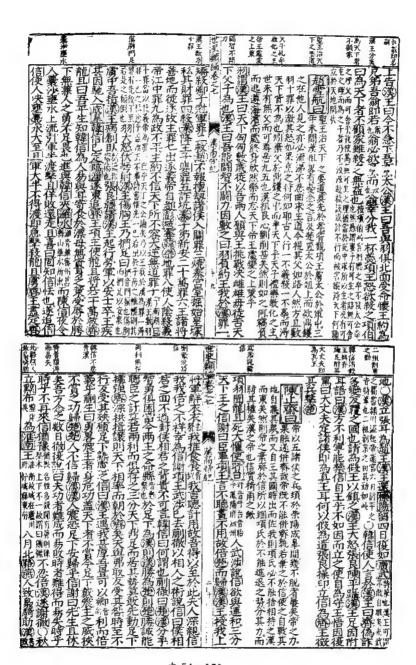
問所民主政治 紀之立本 **没像平**為 項王施自 之野主 张浪遊城 水王長り 限労伙利 **太史公宗** 世天世 中欲以招陵陵使至母私送使者泣曰顧為安語陵等其等工人之一年天下本 母頭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舠而死 終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濟天下行不為也死陵之去就海以自終天年乃聚靈數千既不能全其母於姑及母被親又不能全其母於好及母被親又不能全其母於好來母於漢葉既成母靈已慰當親其死以報母分可也胡乃於早虧禄以也母生親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遠趙復歸於深可也而之我智不及此陷母被魏當求生道萬不洋已雲漢歸變如徐熙之降 再个為功名而指親於死獨何思哉 事大有日調全母之計 則者以盡於母亦也治盡於漢臣子之道两是下人有日鳴呼母誠為女女夫也然其死读致之夫方其歸漢之初前 湯の方が 世兴報編奏 指缀使全 数性下何般用之平極,得相距臣進者缺之士領其計誠足以利國東事與故子則於帶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悉等祖而死者也而無益勝其之 魏無知無知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者已之行死與納事典性處放飲事分主令護軍受諸将金額王察之漢王召襲與納事典性處放飲事分主令護軍受諸将金額王察之漢王召襲與此所與所以,以及國際監督等言於王曰陳平維美如冠王其中太必有蘇米泰爾後東平受駱灣新等言於王曰陳平維美如冠王其中太必有蘇米泰爾後東平受駱灣新等音於王曰陳平維美如冠王其中太必有漢土泰爾後東平是選手下政籍校之即拜為和尉鴻鴻使為祭來典護軍,澳國觀無知求是選手下政籍校之即拜為和尉鴻鴻使為祭來典護軍 耳盗嫂受金何足是少王益幸平 昭之嫌無知污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動姓紀即而受封侯之當被其是非明不必絕藏忠取含蓄不以小乘大平獲穩數無知為之辨則又骶任之其後屢止苛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爲賢無知為之辨則又骶任之其後屢止苛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爲賢知致皇已為護軍諸将蓋讓則益厚之及周勃灌變誤之則以問無知問致皇已為譯平法用人也觀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 飲與日月年光人心情知義者其從順去还也於此次矣董公之該宜禮清官主老說之以三軍者服共謀楚之故義帝者順德亦德之辭邪 **以** 漢·竹安熱 當時仗



世界與編奏之之。 與 意识市紀 工具 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爭之生地皆天軍将而用之乎諸将皆服信 養命 其实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扮術士 關縣與原於耳兵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扮術士 關縣與原於耳兵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扮術 木本水澤今者将軍令臣等友背水庫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額諸若不察 張忠維等[漢兵來擊大被趙軍斬順餘禽趙王歌諸将聞信曰兵法石倍山咳前左 郡水平等兵遂馳入趙壁皆接趙旗立漢赤機趙重選歸譬見皆漢機鬗龍遁走 班前生了不敢不聽從鄉已從而東臨齊雖一月智者不知為於計美兵國有先替而 武安右以 為無法。所依出升陸已避開整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始到為際。日今日被趙會食乃使禹人先行出背水陣逝軍望見大災信鼓行城等於意逐來我若以疾入趙壁夜趙喊立漢赤幟令牌将傳養鮮明家編經對時間等6以中奧簽選轉第二千人人抖一方懷從曆道望爾軍號三世真我走必至 清明 安生得廣武君所·者子子·古史斯編奏とこ 深不用在義兵不用非許計算信聞不用廣武者軍大喜乃引兵下夜半傳發 東空壁事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耳出 而以長等短為将軍計其右按甲、休兵遣辨士奉書於職養其所長鄉必 将軍屬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越二十萬及感震天下此将軍之 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于感必有一得故曰在夫之言聖人擇島 欲北攻縣東伐縣若何而有功廣武君已上國之大夫不可以 攻之不接聽既不跟得必自強此的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所長也然泉旁卒雖其實難用若益人俸散之兵類無堅城之下欲戰不得 有於極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補向使成安君鄉聽子計僕亦舍矣廣武 軍之将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春原而虞亡之态而愚霸非愚於慶而欲北攻顯東伐齊君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國存政 中使祭選輕騎二千人 高重勿與戰不十日而两将之頭可致於麾下施扶 料以都成安君常自 人人持一赤 微從間直望 藏軍 誠曰 随見我走必空 金有網致歷下者信鮮其轉師事之問目堡 四節漢重 居法所以縣功於 何也布風而靡惟 而道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 布附何說的 · 文章以近為強可於國大學雖若後不敢之名以此科盟的而發養而也会運作者也以可辨成於何至九四點點一日八五段之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有必 · 高法地 电影品 夜春む光 如優有的 **製新** * 距床洗足 斯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之性が ・ 大変に 王权諸侯守際陽野平而不動死 能鮮煙不如漢其勢亦去發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變 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看也又有低茶口很武帝方候漢而帝方點布以第來歸於洗足不起以禮其銳布欲自我後見帳御劉元城與馬永如論國報司高低棋即以後看為先着故此首有高茶日 高帝開韓信欲為假王鄉大怒慢屬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通 利害所於故籍传人指之預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音葉 梁亡此以後着為先看也又日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而當引為 导以窮求歸處聚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載痛挫柳之故景友而 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晴主雖界千萬言亦何益哉 漢乃而紀 人深入敵國老弱轉樣進不得攻退不

之所有三 也又数 附占人鄉 如編处收 飲た江坑 刻印朝印 原三年人際軍之食係王與財食其謀權與整權期令其白首為放禁武王伐初打 海於財為選重前食其立六國役不行而能被非然與之流之一等數侵奉漢角追 放於精靈監司 具 其首的終者形 然可解了而在 FAR = 事其主大王雜與取天下平且愛惟無禮者類於此六國後權而從之法雜親成繁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令後立六國後遊士各歸 平六日息年桃林之野不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平七八日天下好士 載千文示不復用今陛下能平五曰休馬華山之陽不無所為今陛下能 今子一百五王入務表面容問釋其子四封比干惠公陛下能平三日祭鉅 顧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齡差必飲社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榜之果散鹿堂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于四曰殷輕已果態車為軒倒 人難一曰曹汤武伐祭針對其後衛度能利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 来不行張良來調王方食且以生民民日臣請信則署為大王霸之逐發 封其後來代諸侯威其社稷令能立大國後其君臣百姓必首或德泰妻 **是**及十二版 **灰間** 杖以東之 と説利 店 · 一等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殖祭行死 聖人を無 阿事或情 つい地対的 确足以 一部丁 **建国常城在急将軍紀信言於漢王日事急天臣請班使主可以**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平陳平日項王骨颇之臣 報音便骨藥 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較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誤以心爲且羽所過輕城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黄舎,廣者此一言不謀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弔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又可較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亦久 義理之端事於之會愛每失之概欲使壮士器級校师公於數宴之間致空目更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者未開增有所諫止而两雄角逐的致空目更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 用之亦不免耳 (蘇東坡可)前印銷印懂同兒敢何響累高祖之知過足的明聖人之無我歌東坡四,到等在人物也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惟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項羽喪其風都士卒慎激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縣敗項羽喪其風都士卒慎激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縣敗稅越之後韓信派上班軍必死無二而越以內領之士攻之彭城之就 一千餘人題因擊之信乃乘王之車黄左左

商之贈 等 内 等 者王事可 なせ 世史類後於之 天下知所 東京加水韓 発教 | E 関信 総倉県中部 Eji **慶人再貨** 分臣之僧 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園的資數日乃陸羽欲盡坑之好萬全舎人見彭起下開地十七城項羽間之使曹咎守院皇戒曰即運欲戰俱勿與戰即民主失之也哲之人莫不以此為何而項氏不知得不熟哉 出廣人為 矣王從之乃復謀取取 出西門追去項羽燒殺紀信慶於指官衛門尚養事以來在本來轉為養者尚尚養妻之之本本 漢衙府犯 未**思定拳** 手由竞牛 冰納轉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二是出東門日食蓋漢王降幾一時 メーショ」亡矣都三納之遂與漢逆而罷守備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辩士削徹 水軒針照漢王可坐而萊矣今又已據跋魯塞成至守官馬距避愁天下後服者先 下河並利 見現實有人 -部歷王司惠王夫入成版收天下兵以青義帝之處何叫獻廣始縣江村得泰明部敦慰王濟縣近湖明於世北衛縣使為東潘王司養乃便衛生總王遣嗣食其說經下之馴食其就漢王司今彌遇已定惟常天下臣請 就義帝之母記人之罪忘人之功皆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子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



妻 世 作 叛断 奉 高 张 史 一 而 民 木 供 志 民 一 一 在 竹 报 题 才 一 一 元 小 報 法 至則是 太公公本為清 京本 京 京 が 子 が 子 約 無非統於 為房也是中 十二月閉至玄巨夷首旗七人大是是多少人大 信使各自以為戰則能易被也王從之於是強信彭越皆引兵來十 常而完萬世之經也成良之論於雪前人之和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之義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共關於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轉擊以報而漢第亦興正所以盡君臣 也孔子曰君子自而不該其良之謂歌 漢高帝紀 城首城 兵少食 異異我不 之事 Á 未是之。 有它则 有以 , 有以 , 表 張 編 之 変 紙 一 変 紙 下 術 形 展人者克斯東在群 世史 海经門 面出版 中以故遠追及之羽後引兵至東城城城五乃有一十八騎自度不得脫嬰以五千騎追之羽至陰後於職迷失道田父治城曰左於納乃陷大澤 不敢雖不敢す可奈何處方廣方素若何崇人自教左右肯在於是東歐學平是何紀人之多也乃夜起飲帳中价度美人起舞悲歌泣下戲以點 编卷之七 馬館同吐士八百餘騎直站夜清園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令騎将淮 國之数重項羽夜間軍四面皆便歌業故非差級乃大監曰漢皆戶 黃公陵回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自與的那麼人者完白風者有天司故馬與的那麼人者完白風者有天司故馬 解射如經歷像群東南自是其力職相關一大大三日或問煙改家下方死曰天也該平曰漢屈群東鄉隨以 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豈不謬哉 推新布記 用東京社

4

為消灭天下 下於民心 **郑天下** # · 原一項信至死名原母助十金召及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将相日此七十也 世史類編入こと 之陽 在後島日漢王方橋頂賴的奔車車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稱為節相國影越為孫王書送前順未免任制失此信之所以不然臣節也用國影越為孫王書送前順未免任制失此信之所以不然臣節也則正是至度用外稱光點入縣王信歷春其軍東京和王信為數王封魏 五月在能歸承與書前兵器數兵記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學 方麻我時軍木能殺之即殺之無名故恐而就此 1月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甲十三即皇帝位于陀此在山東曹大利,明王等任忠院明可表于 遂為團世不易之定制其失名實亦甚矣 在張山日前有皇帝后帝伐廉除項即皇帝位於死水之上與秦致跪一日前天下者謂之天子以其受命於天而為之子也奉不師古 網目断口 笠平疑氏之叛而水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 放也帶之入關約法三 易級恐令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軍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屬之 有所不恤天下不勝麙泰之猜疑相事而此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 **门**火 者 视 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廣之是固漢王之過也 制之師而漢王将将之能猶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各無 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心 以來殺我爷不取天下於素項之毛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来聽其 民之歸於君者水以上我即我我聪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 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照類無遺盛平 能河之牌之艱難唯恐去之或速見可以制民之死命者维剪戒唇数 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感素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或百城便 的湖上放之東岸外有漢家千東之封不及後舊離之少年世思叛 此可以少忧矣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竟得義爾之地而妄自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竟得義而也討項籍第二自三代而下惟漢浮天下為正謀無道素一也討項籍第二 門 洪而告紀 1: 世長士 暴田漢荷 天 共 熊 下 所 以 东 世史類婦 用地有 からず 三不 其外天下 以其外攻死 三者古人 察天下日臣經過節為經典王陵對日陛下使人攻城署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常,為希特濟派就與王陵對日陛下使人攻城署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常是過過帝還洒落勝南宮開諸将日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里謂其客日横始與德王南面稱旅今漢王為天子而為亡廣北面事之兵加誅横乃與二名奏傳語落勝謂以未為此情祈悼上殊聽未至三十事中帝恐為亂乃使人赦横罪而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奉 項羽巴城田橫懼許所王維死損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者此所即思 韓信三者皆人傑菩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客背自刎下從餘五百人在島中者問橫死亦皆自殺 獨不愧於心平遂自刎二客從使者至帝拜為都尉以王禮藝橫既華 百姓給約號不絕糧道吾不如肅何連百萬之果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其一一大知其二大運舞惟怪之中次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孫鎮國家概 利項羽妬野嫉能有功者堂之野者教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日公知 素えても 用此所以為我檎也群臣悅服 也族無則三不如者其三大暴矣乎 天丁耳天下既得而忌心愈撒如火之烈矣於是良也去何也欲而信丁南朔三之件盡戚其大功而讓馬者也惜乎讓非直讓特假此以取丁南朔三克言不如非者在君子則為讓在小人則為忌高祖之不如 西至三俱帝俱王之理亦重有四海無君之道四政之晓養器以待再致三日 横不肯北西漢祖以同利為王之故志亦此矣然天下首有 沛公死天下共無沛公下·兄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騎村官後逐民伍其職大氣象何如哉 刑出可以

成不同 無所所可以 两种資料 即學布九 臣 各央实案與數應 為何通被監察尚 本如作展太布不 "夏及項王威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感及項王威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司两賢清命與宣相尼晤哉丁公引兵而縣公言於上上刀赦布召拜即中布毋第丁公訴歐亦為項羽將逐蹇帝觀别平之墓也吓將以及寶為并王所叛光并清飲業私君蓋為上言之戰朔平之墓也不將在明教之,與其中於之為此不為領國地位子胥所以與寶為非王所叛光并清於東於君蓋為上言之賢與求之急此不北方明對友越耳犬棄吐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獨以義不與也數使懷哉心以微大利國家其族久安乎故斷以大義使天下聽然皆知來者受心問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民也受赞何哉天僅取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南逐民無定主品人三高祖起豐沛以來初亡納叛亦已多美及即帝位丁公獨以不 高洲目 淮可事子。 人而干萬人惟其愿事置不無且遠哉 之義也而致堂乃談其不事高相定欲其君為晋懷臣為為人養之自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人臣與君同死事。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高帝之新丁 世之節義耶 京都南部 也希之取天下執非八八以為人臣懷武心 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非用 用間納叛以有之而者我也人許之能懲 Ħ 左而 深高所其 教被施上 之中 在武武社 世史類 168 H 到何 至其 固足 侍也 上 人之是 4 **扼咙批**料 毛城子! 高学敬い 3 在1年之名果丁公生之不工序便也其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帝以此走的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園當誄吾獨怪帝以此走的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園當誄吾獨怪帝於之其一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 中市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編老六 要軟及院西遇冷城水見上回陛下都洛陽直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飲帝西都關巴以事敬為即中賜姓劉氏無好罪獨此不治而族為礼犯人 於前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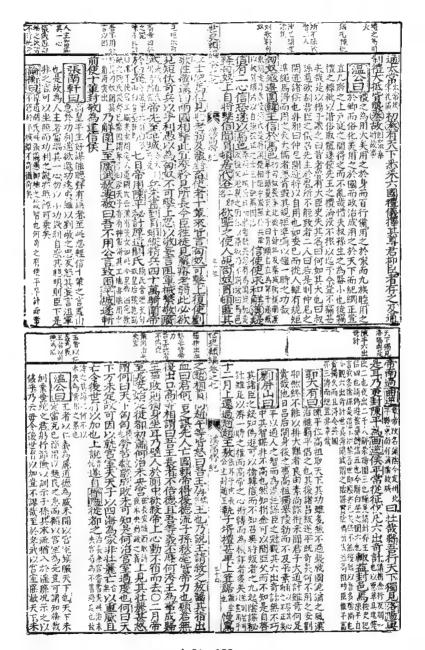
1 2 2

為氏所以 似子提并 高利不分 前裁述け **川有衣之**布首新奏 更類編卷二七 房社町 兵精我與他諸将用兵熟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緣兵攻之是與己六年物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友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 **%良謝病辟穀** 维當其 假王及期国隆来機非紀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入開製地一天下亦不知之天下船借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及何也信之明其不及者也夫信之不及於華天下知之其不及於開中一百分論准除侯者木當不情其功大而報應至以及死末有 及影響紀 音事也病 食穀曰家世相聲及 良素多種 世史朝佛於之上 施民物で 天授非 暴資形格 多と遊ぎ 祈奈 為"故此東西家也非親十另莫可使王西美上曰善語以此則此有渤海之利輔婦祖無監之的 持载百萬两得十二馬三時照地北有渤海之利輔婦祖於渤西的渤持载百萬两得十二馬三 能将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将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突經津等別贈謝斟縣存上當從容與信言諸将能将兵多少上問曰如我上還至洛勝赦韓信封為准條侯信知憲王是思其能多稱為不朝羞與 回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日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信所以為呼 唐仲友回看田肯說親王子第王齊便合知齊後於漢有制吕氏之功 戴生發與奪惟君所命屬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若之道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實不當與臣下爭能臣之事言有死無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肯一人之智勇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肯一人之智勇所住恐人之緣已故與信論将兵多以以觀其意為信國天台之於思猶不之於物無所不見何足與之較是經營帶不 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渡馬南紀

必至かり 得進 事勢相因 世標益可 聖人謂百 非何知安 孫子可教 功和 · ct 無信亦得定歐耳均和也至於前何祭縱指示功人也群臣自算敢言○張良為 等可是来不敢留三萬戶刀封張良為留英被以一編書曰韻與可為帝者師 於良來對於留以初中便自擇學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門初愛應與上會留 等可見來不敢留三萬戶刀封張良為留英被以一編書曰韻與可為帝者師 於良來對於留以初中便自擇學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門初愛應與上會留 等可見來不敢留三萬戶刀封張良為留英被以一編書曰韻與可為帝者師 於良來對於留以初中便自擇學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門初愛應與上會留 與獨獨家之七 風 漢而的記 與獨獨家之七 風 漢而的記 與獨獨家之七 風 漢而的記 與 漢面的記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漢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與 查面的 如 查面的 城信示 ij 日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部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環境命定及下軍 网络伊藤 封陳平為戸牖侯炎淵和陳留屬武縣平縣 後時分婚之子肥為齊王帝微時其嫂憂養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上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第交為楚王兄真為代王 言之後通打其子為憂養侯明者其妙都悍也 知臣安得進上日む子可謂不肯本夫乃復賞親無知〇帝徽都派立而 日諸君知獵平追找歌克者狗也而發縱指不歐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 者數十合会蕭何未皆有汗馬之劳徒持文墨該論及居臣等上何也带 亡故奉必指之奉以不封定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載漢一便為至日尚初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問以封建一便為至日尚初大封同姓至有尾大不掉之馬」語由恐城亡秦孤立之 而一時派悉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蘇者情哉 公天下之心後傳美高帝不能稽古別地無法封三應孽分天下半奇 到有後并田分土封國則遠遁大小各海其宜而二帝三王 到本董學上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既定四海則宜求遠賢辯王 口日眷所以隱大 · 沿面民自 治面實力 沃出定 冷型 水面 亦以曹令為 以外外光 王衛非住常 自野民人人 世元期 自参川地 沙中傳語 語事足 課王諫 封圓封 是報送今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誅皆響起故相聚謀及耳上蒙曰奈何留侯曰 網巻され 多故不恐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夫於是上封雍極 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話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 什方點們打飯偷辦法群臣買喜日雞獨尚為係我發無思矣 上平生所價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日雜機数害辱我欲殺之為其功 言治道黃清静而民自定然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棒賢相 曹が高西相國家至歌開展西有盖公養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盖公為時外系而行於果是亦服古之一制以又何有具變之變哉折驗鴻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具變之變哉折驗鴻超也於不而行於果是亦獨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具變之難数其數大對解於系而行於果是亦獨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具變蓋由其對國太大數解於不可行與對異姓立首和及馬世而等致之國之國表別,以為形勝者也不再行及三有國家者必察主諸侯以為藩用所謂以人為形勝者也不 而不知王首之松果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後應察秦民使漢家之后因而經勤而已鳴呼來但知清净之樂足以調擾亂之民能與希有為三代之治可視而上也奈何一意獨泰遂至酣歌廢事至 身推蕭何之法是守柳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徑復於馬上之治當時制於有為而葬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縣不為也恭一以無所事終其亦不為無功為杀之治國可謂職時矣然吾惟有惜乎衆者盖時雖嚴 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春為四百年之漢者恭 已封大功臣一十餘人其餘日夜事功不決上在落陽南宮里見諸将 而原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歌 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盛則恭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 百千况時至孝與秦灰已於楚坑已平北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 度大抵展悉之構而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來者冒聞其修什 部氏雖此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植出烈城之中而沃以部氏雖此亦之相漢訪請並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净無為為治以苦 可以有为之日也带然恭不事事且使其子該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名 温公三 孔偶語然後方言之 則盖以高帝初海天下數用愛僧行禁事 漢污荷紀 一於千

最速以 型具不良功器 中 中 可少元 可需是海及 100 割取る町 功臣其位愈下何數 [傳神族日]人但知子房為雅齒言不知為故雲夢之失之失下無情思之部若良者可謂菩諫矣 往往 無望白危 故良因事納忠 以發移布意使 上無 [ii] 紺 英黎 與主孔官者之世二 証券行門師人名 依代 三文指司 デ イ 女科 推所不行 出處之間 75112 失姓音 前不知在 帝へ当 大衆を言 大田子 一個國山回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尚合其道不足尚也兩生不然之往矣我孫通突曰即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第自餘不不人為綿散蘇蘇聯州駐蔣地鄉獨經數四號時間以野外背之月餘言於三十二人為綿散蘇蘇聯州東神地鄉獨經數四號時間以野外背之月餘言於三十二人為綿散蘇蘇聯州東地鄉獨經數四號時間以野外背之月餘言於三十八者為之道於是徵瀏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整傷 如及 原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至過曰五帝與祭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原來古禮與然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 呼拔級擊柱帝益欣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雖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做 令持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恭去奉許儀法為簡易群臣然酒争功 且之意地 **平田七年十月長樂官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莫不振恐而敬禮畢置法** 九私她止諸侍坐者無收論薛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責也 之失其古美 村其前不可久美权将通所欲起者明儀而己非先王制作也二生矩從故直流或學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壮士,非復禮文相除至醉呼擊 議院記 Ŀ. 무심기 1二十二 常 正位 醉或安 161

华



後相電河 歌之思 傑千関中 親州街高 温本弱末 安部版千 品后不可 割為二字 世史類編於之七 兼何之事 一日有變隆下未得高桃而即也碩從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在關中無事十一月從齊地大族家傑於國中劉敬言國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禮族 大事等と言文以下立元妻子之父子其何足時散然人主脈兵故一大事的人主以来等之於所以於我與父子親也依且以前故之言以以於此主妻軍子故高后不放而以於外孫執與父子親也依且以下中家名為長公主以事單子使副故后不親而以來人子為之年之皆其十中家名為長公主以事單子使副故后不親向長公主即界元高后之 可以備胡有樂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 抗禮者我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如何以己后不可乃取家人子能以為規 家供於國中 照明奉二大臣 正月烟王敖藤佐代王如意名就王曹法 術園已陳天沢骨元已為動后又可奪手聞與為婚妇也且胃頓視其父如禽獸而機之系有於婦翁遊信侯之以服不好服胃項裁上世帝王之御夷状如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戚不此服胃項裁上世帝王之御夷状如服則懷之以應不可欲以此,以為婚知可前後之三達信侯謂胃壞残敗不可以仁義觀而執以為婚如何前後之 言之緣而遂成千載之思惜哉 不由節侯於之也 漢萬府石 大名正 可到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於罪 更香數子至無言以子子是數字子目 自然不可不恨夫且人臣有紫紋之名。何面目夜事上哉乃仰绝亢途死上召叔等 不多包 (本期) (2) 知 (2) 知 (4) 知 漢百年於 世只類編茶不上 養不住 刺到物亦解也自無可整者終不復言廷尉以開上曰壮士谁知者世公 怒曰臣口不能言於臣期期故聖武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 王湖上野高赦之高目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友也今王已出至青已塞死 知其語上變色之於是逮捕趙王教及諸及者語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歸之天子可也而於恩忍不從以為其緣也自取之而也 初事尚然家籍王題兼於北山本是朱高有及緣為数者は之可也執而初事尚然家 華韶上欣然而突召后聞之跪謝昌日微君太子幾廢時随至年十歲上 王實不及具道所以王不知状泄公以報乃赦教廢為宣平侯而徙如為 客面衙背自見餅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紙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為 到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友者乃些軍隊致讀長安即中田叔 之曰郡主果有誤不行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其愛王尚於吾親故顧為 日臣素卯之此固始國立義不侵此事為然語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 日夏高小亮不墨大进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名正罪無可赦也 國者高之罪也。尚而騙以失臣買高很以亡君使高謀述者帝之過也便數失 終的亦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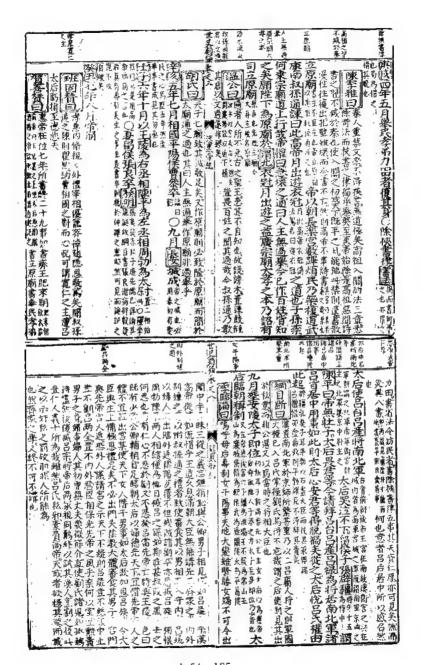
10年上級 10年上 1 之所以惟鼓舞一世也〇按此状高極告當者取其數舞之能則王黃直東東四路洗以往點不測之原施不測之思顯劉紫傑其知端倪此帝直東東四路洗以往點布随以王者之供帳暖爲以推趙稱随以千卢 取るというなど、大変を 者が信 世其功 本之七 假令轉信學道線線不伐已仍不科其批則應乎為僕元數後世血食假令轉信學道線線不伐已仍不科其批則應等故太史公論之日井之志得其刻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裁故太史公論之日以徵納利者市井之志也縣緩作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祖固有取信之心失額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後何情故天寒時祖固有取信之心失額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後何情故天寒時 裁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疾有不報而自王期共攻變而不至當時高館里則傳恩猶南面王無信乃以利侯奉朝諸宣非高祖亦有有於信剛徹之說迎高祖於陳置有及心裁及由失職快快逐陷悸逆大以盧 温公日無東擊我南城楚漢之所以為天下者大松肯其功也親其非温公日韓信首連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素既而會魏取代不超勝 矣不務山此而謀叛逆夷叛宗族不亦宜乎 (本南行生 大夫有肯從我姓者喜能

自对定 文武並用 福実以降 長 世里斯納来之七 中大人 るの成の一世中 買為太 東市 人人 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者十二篇一日惟極人貴以為來為之其等衛外順失。帝曰試為我者家所以失天下吾所之軍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文之行也以 陸爾時時前說稱詩書常第日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賣曰馬上得 友刑已其上被以為無人傅廣蘭順縣屬地嚴納西達己后從表多來白得罪走陳告來主與恩輕謀及於是上使使捲王雖駿囚之齊號有司治 夷三族書所情報以則是也初上堅陳稀徵兵於法孫王稱病使将将兵題顧之諸侯王都守必針動為之獨勢執則計以悉王被感從獨三月殺之 白天態九日僕卷十日本行十一日三日輔政四日無為五日辨成六日 人讓之無王恐欲自住謝其将扈賴勒王及王不聽帶大僕 上日曹賢八年奏 而時於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数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校而即再《4章 疑禍及身故及耳勝公言之上上乃召醉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 世人が語 一作同少學全并與公問之今并日信布越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信越死和自發于月進召諸時間計皆日堅子何能為灰處失沒難是頂聯到聯始軍隊公召致 せら変 蜀不見與高之事中最前差非為部縣長升朱禄元、帝突而起臣等起軍法定天下何其任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極無明也且陛下申他關官宜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即喻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帝在躬自其中言了了五十八十 · 初淮殿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蘇臨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葵兵及上七月淮南王布友帝自将擊之條因事自蘇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去如七月淮南王布友帝自将擊之條因事自叛漢亦者許而書學之前有郊於秦之七 獨不見姓尚之事中暴始皇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華張彭祖一世以統媚禮權其道漸替宣非高帝即等出於石頭孝成則幸張於淳百月李武則幸韓媽李延平孝元則幸弘恭石顕孝成則幸張於淳一年長孝東則幸韓媽李延平孝元則幸弘恭石顕孝成則幸與越策北北以統媚禮權其道漸替宣射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世以統媚禮權其道漸替宣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世以統明禮權之事中縣的皇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世以統明禮之書中縣的皇前時獨尚高五六八和二帝無明世 不稱養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則禁中,詔之者無得 賈啓之也死和平勃該马氏立孝文共,功尤偉光太史公以辯士目之下南湖曰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 遂知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丁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貫其點首事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下知 吾騙為買不平矣 入群臣經歷等夏敢 入一餘日熱衛排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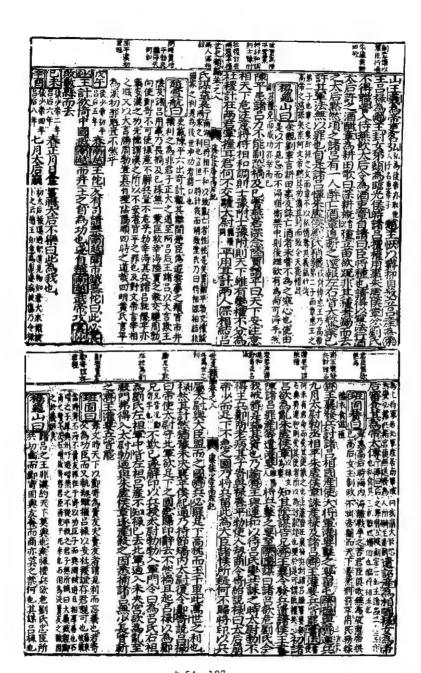
此神田世 南百里 陈年打 之功用 **华祀孔**了 遊順之理解 外に 毛 高 き 礼字字主 易太十 林拼通 五白 言擊劍擊越引兵而 微體用未之明也 足以見當時禁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老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 尹起華回青蘇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 薛公為三東以料布 而調必出於下東巴而果然以吾親之 殺布實有罪則書訴 此產品 與東部 以口 良 長心一道 子房此新 太阳子前 四先任 本大子天下 有山小門 É 作引行至 せら類解 知有 羽雪 為里奉出霸无難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肋也吕澤使人奉太子書早往剛名術字元趙固治姓唐宇宣明夏黃公姓崔名衛宇小通府里先生主作致者四人龍東國公韓里不安曹公州里先生来给夏府四泣也所首立但意猶未內后使吕澤超良書計良曰此難以口古事也顧上所不 ○調設大子四人出上乃服夫人指視回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材費 有超四時恶不是馬常只是背岸之士爾其頭為太手死之首亦上曰煩預超四時恶不是馬常只是背岸之士爾其頭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其麼令聞大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額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承 整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 本一提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威乎上知群臣心皆不附的王乃止不 胡亥自使被犯此陛下所親見令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 餘該看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西當日吾來公 而立少臣頓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自君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产起華日高帝院成然易太**了 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公何自從吾兄遊子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 勃及病中欲斬與強首其知有呂氏之福可謂語席之此者其 L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以着自是轉移君心如此事子房自慶不能淨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機 初非為於成脈之素所為是和謀也蘇老泉間帶之以太四 /西南部 盖以吕氏學得惠帝仁柔為宗社遠 公避逃 子

减斗逃之 当る場所 家法若此 是做出 然何姓い 世史類編奏之七 已民宫軍委駕欲以兵誅助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縣召醉侯周勃即王綱續謀及二月帝遣婚會以相國将兵討縮帝病甚人或言會東於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 而請之直宰相事且陛下距邀教歲相國牙關甲爾中展足則關以西非尉繳請移就罪逃號械繁之數日王衛尉縣到蚌埠州縣統曰有便於民職縣無機頭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委員人財物為請吾起下廷下相國何廷尉徽數日赦出之相國何以恩愛地應下林市多空地素移 也一大道優養天德之婦以召王吕產劉之禍非盡天数亦人事之失不明大道優養天德之婦以召王吕產劉之禍非盡天数亦人事之天在應既恭仁毋無私明祖不敢以召王吕后大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心無毋黨之祸之後,我自盡之賜當早計之夫已后日盡太子為政亂也使帝知刑宗之義則自盡之賜當早計之失以前其夫以其與再別縣私數又不昔吕后失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可賜自盡彼其與刑餘私數又不昔呂后失身都食其是與其男子私,可賜自盡彼其與刑餘私數又不昔呂后失身都食其是以其多年刊提 **身退之義也惜夫** 辱適下印引去管工於謀天下而社於謀牙耶監不學無聞球於功成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胜自兒甚至於恢繁之 其于為天子必有他日之祸非常考元親孝文處為后以為父母陰應〇李磐日高帝欲易太子未必專嬖儀氏也或者深察吕后之私而處而大應灰矣杜牧之所謂四時安劃是城劃者誠哉是言也而太也厥后趙王以耽亡惠帝以臺死向非吕氏先租則劉氏無惶類而泣也厥后趙王以耽亡惠帝以臺死向非吕氏先租則劉氏無惶類 本 高帝知 利賈人之金革帝即使使持節被出 無高各限 要机然平 對 以 課 功 **万所が非 厚**连 高短規模 后迎良醫入見上嫚馬之曰吾以布友持三尺劉長取天下此非天命平市。 一方在天雄帝既何益論端縣科城(水天使治疾台后問陛下有歲後年中)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狀難獨任周勃摩重以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廣重部兼其數古兵,衛門其次上曰此後亦非可今為太尉廣重部兼其數古所,前謂呂后禮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可今為太尉廣重部為其實四方,所知也遂嗣於長樂宮縣明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類。社長曹原傳召於東京縣唯之天際中族司所知也遂嗣於長樂宮縣時民於與舊傳召於東京於中族司所知也。 不見将阿以勒巴尚美(四月帝朋上藝有時為流天所中行道疾甚已持者明亦以勒巴尚美(四月帝朋上藝有時為流天所中行道疾甚)養後國其死於原根之內後巡其主於關國之根亦在性稷益不養資苗長度後裔已不上義其他也以為此其一年 功多人品后女弟 旦皇夫漢祖篆光之緒實天生憑題明神武秦人不綱蹈漏於楚 而持以念於故欲 斬之恐

五如意 曹操軍各手游步隊加入維始都機時與阿達及為持相有豫至何且死所推野軍以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未給曰献市所以并容也與輔聽今擾之夷人何所,但可將無何使者果召祭祭去屬明其後相曰以鄉獄市為崇慎勿擾也後也貨師菩儉不賢此為勢家所本曹孫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程的時報何如曰帝得之美華數何置田宅必殆能辟震為家不治垣屋曰 人赢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八 左惠木知 也因有領人不 死臣見か 准人町 而於馬前 召帝觀之帝問知其為戚夫人大兴因病康然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人手足去眼煙耳平行其如此其飲養樂精語網不使馬順中號曰人華不得聞帝是出射太后使人持配精飲之時病以雙元以其用遂斷戚夫不能泰韶太后怒獲召過王來帝自迎入宮族說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 使者三友随相問昌日高帝島臣随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道王亦病時數科嗣來明她太后最怨成夫人及其子勘王乃因成夫人而召趙王何未完年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知意以無施建治即他於物并得以 ①孝東皇帝 名為意常公子在位七年 四九川死安陵按益 法桑質惡民日惠心是時海內得離戰事之苦寒帝秦已而天 上安然內脩親親於禮學相可謂電仁之主遭己天后虧損至 尼為大心子然不能治天下逐日飲為遙樂不聽吹牌難旺 然把自息夫 〇十二代皇帝、〇堂東帝小帝る石文帝と 市馬正山 姓克己 其前净其中 矢列害 謝曹一代 世史明編卷三 多数可謂 而中国系令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日肅何為法較若畫一城聊起舊重,高帝與肅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衙等子職遵而勿夫不亦可曰朕乃安敢望无帝臣執望庸何杖上曰君似不及也殺曰陛下言是也時帝讓於曰乃者找便諫君也然意冠謝曰陛下自爱虐武執與為帝上,不治事使欲私問之然然為然曰趣脈入传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不治事使欲私問之然然為然曰趣脈入传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 文刻深者輕斥去之日夜飲醉酒府中無事都子出行為中大夫帝怪 **珣後便使來謝因歐馬逐和熱以完至女為公主嫁之** 也皆然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净民以軍一 歌得其善言不足喜言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課悉以謝之日 在子口首台方首 お属したなでしまるとですりませんとなります。 日本を特也成知用なこと初名使本如語行河課順古川必要英 五因黃口流何以謹信分管篇於與解信俱征代天下既定因民在因黃口流何皆亦皆起秦刀董吏富將碌碌未有奇節連與依日月 有治市者 法順流與之更始三人同心这安海内准住或布等巴威惟何 前海哉史 野府或以 파 也



以陵為帝太傅富養之相權陵遂為為歸乃以平為右丞相獨食其為左其事。 於日本於自諸君織欲何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全面折於蘇州 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河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全面折於於華 太后基龍朝陵此漢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耶令高帝崩太 蘇灣 大后基龍朝陵此漢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耶令高帝崩太 蘇灣 大后基龍朝天郎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 世界著漢之 為正工職 丞相食监宫中事 是推功讓除只是令周勒先試難也其謀甚城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一種一一致亦順諸乃而不練直亦是異死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一天陵逐争不從則去其他平自意優讓者未必不激品氏之怒 臣之義衛以王陵為正 〇少帝附高皇后 危漢作八年 史稱其常后張氏無子召太后命取美人子殺於母以為太子 惠帝前立之是日小帝、大后臨朝稱都能管食甚嗣到王己然 石少帝自癸丑恶帝七 ,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德俸而也矣太后有藏陵不可平又不如此言何止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 穩定百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勢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勃先死則 少市名不使當局姓吕名最高帝后京帝母也在 月太后欲立諸吕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 年九月即位起甲寅附高后改元至 為富樹 人臣九 一年於言后就吾母我止即為要太后患之此於永恭認言為其且田凡名了也,此外衛母祥和前四時以帝期間已非張后子及生母美人被發 章廣其內以詩籍名不進失了門內之日為巴王大后後謂者集釋鑑大臣大臣第一月之日為巴王大后後謂者等為四國王巴公司一月之日為巴王大后後謂者與為四國王巴公司 惠民命者盖如天容如地上惟 叫不為使流數子後世孝元太后王氏瞎朝以致王莽篡位漢亦中長著為一代之法令百氏必不起親觀之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争美失后不得臨朝城人不過預成不幸君,開而子切則百官總已聽於家案, 清昌,讓劉氏幸審良其真漢室罪人也高帝於建國之初立其與軍母 「大台目」孫一名親人或歌族不起給母子之恩義情天位王子大台目孫人鄉弄國柄自呂氏始惠帝慈仁被其復德納甥為后記身者故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等然可以便塵陵王為事故於餘曲抗卒成其念仁僚置必为禁於其,等權者謂其要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始然皆以母子天性為言奉,實中權者謂其要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始然皆以母子天性為言奉,便事于一人臣立朝徇義而已有當要故畏死當生不知阎義而曰菩他日平勒安副之功僅足以贖主諸已之罪,他日平勒安副之功僅足以贖主諸已之罪, 后猶且数月乃王諸品則可勢又不可将相大臣皆 實后豐帝之何后相機臨朝事政复合后之發端也果漢之世董帝之實后和帝之對后安帝之間后順帝之祭后 後心帝附高官員姓 山王未終己后殺少帝立之更名弘是為後少帝自丁已前以名惠帝子也初名山封襄城侯交桓山王不起秦夏名義封恒帝附高后吕雉帝名弘禧史亦謂吕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 帝四年即位歷戊午至辛酉四年。高后前大臣送立代王而林 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而行立意乎平勃許之大 一段前本年高后か 心安百姓百姓欣事上惟欣交通而天 古尼為



本主章 政府法院成立人人自安難動權三央夫以吕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 政府法令施惠的人人自安難動權三央夫以吕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 政義名弘立為後少帝文兇朝為恒山王至是諸太臣陰謀曰少帝及諸王 管非真孝惠寺吕后立之以韓吕氏即長用事者屬無賴美代王高帝子 是大仁孝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最長仁孝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最長仁孝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是大任李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是大任李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是大任李寬摩乃條使人召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訴。 是於其子, 是於其子, 是於其一人。 是於一人。 立局的社员 資料開大 課局 計却時担太先 率 不 失之計構 公 空 何間左接 時が見以 黄品老之人 … 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後非人力也今大王政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權三天夫以吕太后之嚴至三王擅權 罪也使商不敢物而召氏诗志則寄之父子沿無非型书其實友與否如之和後從則南寄之罪均矣難律便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職其 所當言之際云 連体上帝 あない 大きを日 **玉相非社** 劉章を表 大尉不孝 丞相何如 朝之歌 太別籍明 世の東西をえてへ 麟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獨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在丞相益 官兵脈公入謂帝曰足下外劉氏不當之爾壓左右執或者去數少帝以代王西即讓者三帝卿讓者再乃即天子位赦天下東牟侯劉興居請除 意思時建新延到羅於衛吏之謂辞供非社禮臣上部高帝如 十三年書四十六而關禁事陵按諡法慈寅受入日文帝恭 转线攻擊 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之之在佐

1960年 1960年

東北部可公 中方头。沿平為天下第一石以為廷尉吳公薦陰遇人實部帝召以為博士是中方头。《沿平為天下第一石以為廷尉以實訓為大中大夫上聞问南等吴公縣健坡縣縣以東北東京 **新十篇**類 一個標果以立陳制東京縣法市連議未進也。 請改正列平東級神県以上東子をおける下等と而後追求国要君也差天時實生年一十餘市家新部以下東子之川科建領之川等、五根色定官名時實生年一十餘市家新新以市東中超過至大川 プラル五百石 リス 法與夫三表五餌其折固己 之子為讓則作敢以越東為數或者看以縣群盖之則彼亦且慢以應中科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恣觀其書文帝不以高帝側至中科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恣觀其書文帝不以高帝制下今國之帝十三文帝之待東依其有道失以南越尉化之後恣高帝精難服 之精使使不通老夫獨越長少王護臣故養共以代其沒今陛下幸協已誅論故重號自帶其國非敢有害于天下高星后開之大怒前去國 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主父 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運久而後成祖之章且議方之君子自重其東常若不得己而後追非因要君也盖天 在唐高后用事別果歐夷老夫風聞父母情報已壞別兄弟宗之高皇帝幸賜臣佗重以為勵幽王孝惠皇帝義不及絕所 歌矣當時人君方且謙讓未追 祖身外 在而往聽之前必須更母於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四方衛風乃以所以與明慶民工獄緩刑天下莫不就喜臣開山東吏布部今民雖老廳歷疾扶縣計與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輔聯編的第名即乃選其所財務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輔聯編的第名即乃選其能勝其來其所目養者馳騁弋獵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東 世人製備をこ人 餘力而頌聲作家皇帝以下八百國之民自養が罷不能勝其役財畫不為失等星屬。三十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人百國之君居有餘財民有其第士補悉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意問其過乎如此則社稷 · 特雷愛也勢重非特萬對也開道以來讓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顧自臣聞嚴蹙之所緊無不推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應我看令人主之威 宣若過天然君臣徹戒正在無量之時故拜之一 英王 反馈以丹 所塑 人主之威

少大命也苟果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女則取以子則固以敢則勝 國胡以相恤卒然造境有虚數十百萬之張國胡以號之夫積貯者天下 即陳芝為選奏四十年公松之種相可表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早 東教門逐何花而不至今段城民和歸之是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足 不智不野喜五樓山田文希書 申非上一 可用置之言可用則来 是使我臣不 建調至為民來朝發符陽侯審食其後其故意不聽最世數也仍國王數獻美人 中門三年十月丞相辞侯勒兒就國以潘嬰為丞相罷太尉官〇龍國王 城市中祖之半條則其將飄補籍明如着即為本相罷太尉官〇龍國王 城市中祖之半條則其將飄補籍明如着即誤者重第之 城市中祖之半條則其將飄補籍明如着即誤者重第之 城市中國之中縣則其所,其前與一次有主國之 自以失職奪功類快快回 色工其那資特誹謗之此其為妖也不亦大乎電文帝除此令其享國暫否是非治亂污失一切反理說道倒言而遊說之欺惑世主使渝于食則口禁雲藏之也也震則口官所無傷也縣兩則曰秋線自茂也无電口不為災也指奪可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假生 則曰不食嘉數也日計為誹謗妖言則指庭為馬特男為無指菌為芝指為侵為廣宴指為,以後有人人親之口是特滿若遇以賣直部誹謗狹言耳夫飯以急讓漲土畫忠深計心凱切君身襟未然之氣康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目前上畫忠深計心凱切君身襟未然之氣康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目前 長世道哉 明 其主者紀 大臣又 無關係住盛德之主於 賢義議備卷。 於事物之前功亦不在平勒之下文帝以其() 帝幸大原以為天子且自擊的遂發兵及帝遣 · 放棄人因審食其言品后马后為的歌舞城市

之超十二 操柄人主 世史 置於傳有以故至此今果推折之可於王死陛下有殺第之名奈何上曰「加六年唯國主長兩清 第謀友事於際後庭蜀衣起頭曰王素精明為「如此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其節旣所後,與此時旬據與新大鎮布天下其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其節旣而及,與此時旬據與新大鎮布牙下其即以改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其節旣有天下其故止後 善相者相通日銅山使建戰吳王潔有豫重銅山格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表海水為 兵以拒命天及人告其欲友下廷尉補治与后拾存必夷族矣輕薄太極時而見其守尉亦可謂之馬也若果守尉奉紹未常亦敢彼甲執在西院正漢為帝母以亦偽權幾錯僕而為之勃因此惟故被甲執兵 后之賢孝文仁厚而将復聞全其身家幸而免耳 人不相容帝國而病之後封其子四人為列侯對致楊詳職條動之爾王果慎差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栗尚可春 · 聚不過應一大縣以天下之人困於一縣之來甚為執事者養之陛下日本 下倒縣如此豆灸能鮮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派涕者此也臣獨科例必 Z 下之足今匈奴婦侮慢掠而漢藏致金黎朱續以奉之足及名上首即居下之足今匈奴婦侮慢掠而漢藏致金黎朱續以奉之足及名上首即居天下不亂陛下諸悍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就方病大產級此一脛之太樂天下不亂陛下諸悍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就方病大產級此一脛之太樂天下不亂陛下諸悍而久不為此天下之上而安祖遺脹朝秦義而非進而歸命天子鄉緣地、此始前三計韓共則下無畔上之心上無謀伐北進而歸命天子鄉緣地、此始前三計韓共則下無畔上之心上無謀伐 海内之教如身之使皆情之使損莫不利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臨 下之治安東若求建諸侯而少其九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下那公今 小知大雅三言 無利不定 を開報制也可為院落在三言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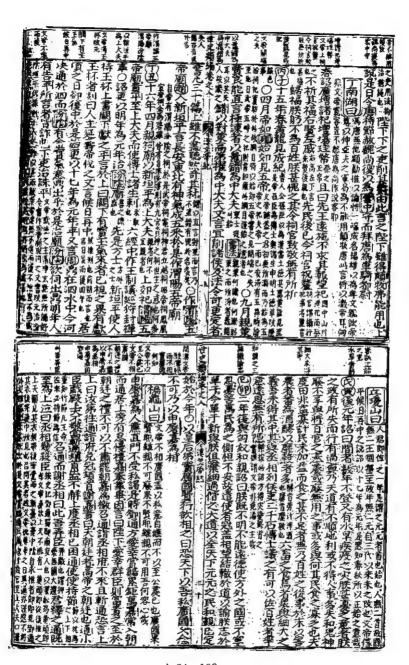
於過關則下過關則超岐自為赤于而教固已行条後提有識三公三少,於過關則下過關則超岐自為赤于而教固已行条後提有識至之中如然時與無惡大人性不甚相遠河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開氣道之最也其故可知為美可謂長太息軟戶者此也慶勝問為天子宣軟十世齡為天子二世縣為天子二世 電機等 (1) 大学 (1) 原親獨於牙鄉原地各得其自此亲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備學者、心哉今四維得未備也宜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子曰院兼管詞騎升禮表蕭郎是謂四維四維不孫國乃城亡是可不察也俗吏令所務在於刀建箧篋庭文籍 沙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惜之差 编述这个 これ 八海 · 粉灰記細娱而不圖太是使威令不住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饒不可得也饒爽切為帝服倡優不賤得為后蘇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 军之歷帝制基命。全个继续 通然耳夫移風場俗使天下面心而即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は書不報期令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壊敗因恬而不知 大きな然がみずか先審取舎取舎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前應於外失無王治則以為用然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計則以為用於此於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計 李明 かりかりているとして、「一」のなり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一方のでは、 季高 リケランヤント・ナラン大台ではなどすずず、ビビンス、デターの感覚の無級悪近地則世界高者難樂車者易優理熱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人主人。東大主之真響如堂群臣如陛家族如地故陛九級上燕遠地則学高陛下外に表方だる。元音科美久でライヤ部蔵山メーマりまえ也ガリまり歩入幕 補環然王胡亥而教を徹所晋者非斬則人制婦則夷人之に八所以代之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夷太子有此見也及 要於世下定矣几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将然失禮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承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 | 管飲置惟納多之性悪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天下之命縣| 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 配男女無別者不曰汙飯而 白帷譯不脩世以樂所以自摩蔽新聖也坐不意心娶者不曰不應可簽舊不飾建護指飢煙體涵絲學坐汗機進一冊投作者論解,更嘗黑而接台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而投作者論解小更嘗黑而接给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 之可也若天束縛之聚綠之張雖非該明以輸之司改編之徒官縣輔以天以其雜主上不遂也今大臣有過來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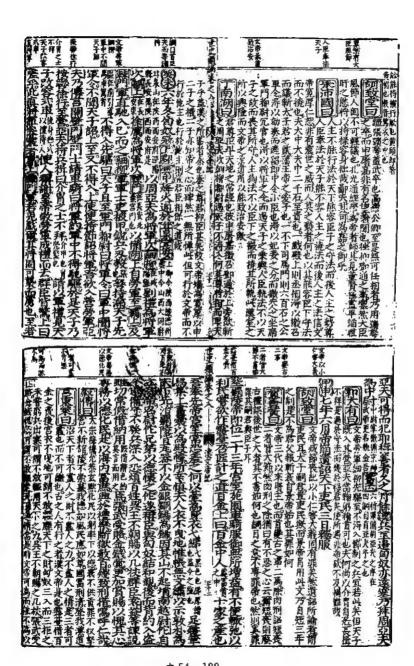
典的英意 思之变血必為婚而身亦不全失 叫恩所以為顯幸也雖然與其言則就 類疾戚其私們同意經不死則必將雖是和於文帝而以來就於累帶已 深天政自仁其氣柔 公井勒 心思性者必不能當 大任 也使 密特果作 深天政自仁其氣柔 公井勒 心思性者必不能當 大任 也使 密特果作人 这一情 海爾以少年 亲俊通读文号 居不妻行其 無而是 汉关炎人 皆為區 主二何喪馬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思者此也上深納 主上何喪馬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思者此也上深納 主上何喪馬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故曰可為長太思者此也上深納 南中一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散於暴傷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南中一貫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東可謂通清當了是輕之賢孔與暴之一言其識未失其亦不善學矣 芸術と注意 文文者 文書を表示 で 東管室司漢文發傳來雖未免必思察以文布仁厚之實為之乃是情報之前, 「大台也期組み明子和以財工的主法主於素裝書而謂之底法不知法 」就而後輕重得其宜義並有忍受法主於素裝書而謂之底法不知法 要念争而敬之則質解以慰毋心可也一之謂點推懂五年王之制穴議 與念争而敬之則質解以慰毋心可也一之謂點推懂五年王之制穴議 與念争而敬之則質解以慰毋心可也一之謂點推懂五年王之制穴議 與念争而敬之則質解以慰毋心可也一之謂點推懂五年王之制穴議 與念事而敬之則資解以愈后若必丧其生則存限以金后可也或 可不誅也其後懷使為頻亦有異為若解有罪命使在治略和而殺之 可不誅也其後懷使為頻亦有異為若解有罪命使在治略和不知法 可不誅也其後懷使為與心不過於義則非則之正等思之 医下所以急清打堆减减化二國軍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是美国申十一年夏四至相等從間關一百為國王國懷王嘉無子買記 心使其聽董仲行之言則 不足以有的禁御世間 天下荣息

利性二世 型管交之 医甲利安益以海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重相為表萬全今降的 獨門科 轉經順三州來歸義者數子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 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帝主之道也於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聯發失道同的則匈奴之董筍 知兵以其主不敵也君不擇将以其國不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巨又四 各用利故兵法谷城不利以其至予敵也至不可用以其将予敵也将不 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龍谷馬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 小薦 弗能支也下馬地聞劍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 本之人 一東小きを命と 不可財産與東側則匈奴之方弗能格也堅甲利及長短相雅遊等往下可財産與東側則匈奴之方弗能格也堅甲利及長短相雅遊等極於匈奴之表易按號配也勁等長或打疏及遠城特於駿攻賭夠等如於國外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天平原易地輕軍突騎 一概也臣又開用好臨戰合及之急有三 洞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衣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劳 ●表文學表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心門無必勝之民點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村不可見師理桃信〇百奴数順為邊感而歸情朝上言兵事司兵 之世七期局及果事果以子敬证故事其對以并熟 一日得地形一日至縣雪三日 第一日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家不成湯馬加以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 助於樹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射也此與東方之內卒不以除職錯餘縣側入於驅而能立所驅者以其半千之如是則巴里和敕如選當各者為室產具田器乃兼我兄罪拜爵後妻家千冬蹇衣原結婚 五穀而既金王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音乘者聚之道 市陳勝行乃至大澤先倡天下從之者為以威劫而行之之散也今陛 之成卒木耐其水土納、採膳皮者死於邊輸者價於道原 下幸使天下八栗以拜爵是大惠也遭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八栗都縣即之栗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八栗於追拜爵谷以多少級數為差麵復奏陛 要追请這冊更發卒以治學在大惠也然令遂方之卒中聖一歲而更不 加群威一不登民有餘食是更奉吾部不動而勸民不明也且吾養惡苦富樂失上復從其言語曰道醇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夫下慶而野不 在於使民以聚為官罰令第天下入聚於邊以受割免罪不過三歲整下 得食寒不得衣錐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女能以有其民故是故明君 **延支一点以上可時被勿以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養大** 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即樣於歲不製衣則 **美月**行如告 藝山澤之利未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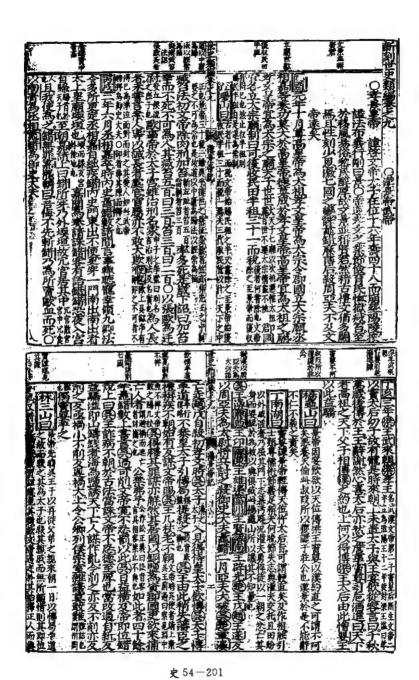
福島代理 **之意若叫** 成康後日 題をガえな 又常的時 天下さ 下至是部曰禍自然起福縣德與百官之非宜由族的今極,服其且禮儀村时〇墨牌科书名号目十二 也置降出租無異心其於動震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六月除田之租稅屬過無者将非常也時間不断非職枯失性,認曰○六月除田之租稅屬過無者将非常也時間不断非職枯失性,認曰、馬摩禁門蹂躙後數如鄉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稅四百百刑借之風爲馬摩禁門蹂躙後數如鄉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稅四百万十八人民 下告評話師前之俗易更安共官民樂五葉為積戲增户口復息風流 一既躬脩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冕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 曾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以致人輕易法而同日,用上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為可畏易之以 阿季班口古大内利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教化也故人人自爱而 而可於家法惟期于製亂故至親大逐而罔教 一下河口 特悉於淮南經濟昭者何故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一下河口 文帝除肉剂信乎其有不悉人之心矣然不悉於淳于意而受必至能通繁宜民難成康復絕不能易也 封同姓至文帝的對國漸東指使王自食其地所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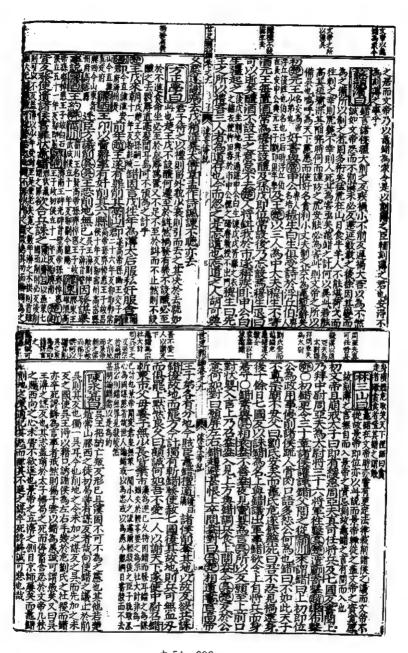
起文征文章 原作場所下今天母女とよります。大震不在衛馬也想到日尚不如西につかすする。 今親尚為医中午何奴遠睡不敢近寒傷會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發甚無常皆失於外對牧足以得盡其智能而勸經覇此錢解財職就轉數 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為即季牧不能用也上怒讓唐馬曰上古王者之 随季牧之為将也上拊髀鄉請曰差夫吾獨不得在頗季牧為将其其 放作徒親尚復為安中中上整過即看來 這特也跪而推數抵其華數日間以內案人割之間以外将軍制之軍功 一文家安在對日臣大文動人上日告有為我言動将李麻之賢戰于軍作徒級尚後為医中守上聲過即著精神智動命即等發表 問馬唐臣之間不敗重判作才 原命将出擊後因河火有祭塞劳士 内米常輕樂自治之業於是懷點激烈說志雪配必欲躬怠地伐雖群可以邁服而瀋濂南定之民未可以邁用故雖外為和觀之禮而實在 鮮風已蔵至金精與大羊結好者追滿已故而亦度何奴禁動之 十三年之間其前各區度待養無外所深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江庫 法一言而李齊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颇收之苦拊押稱數盡錯一次堡未常新豐新軍蘇而廣武之兵猶取宛園驰而上林之射不息高與馳逐雖勤恤民惡而六郡良黎之于悉皆謂集雖愛稽財用而縷脩 (海軍聖書張美請從民守宴 文帝於備造一事未會少忽雖恬静玄默而躬嗣射之智雜 慈祥鴻泊而耳遊田之妖難尊禮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 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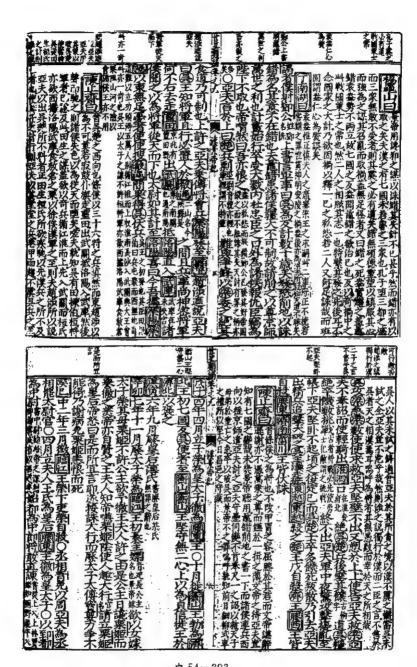




史 54-200







是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錦太后日昭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豚門如今郎主不仗誅是陳法不行也仗法而太后食不非味即不安庸此問也今郎主不放缺是陳法不行也仗法而太后食不非味即不安庸此問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更昭重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思之田叔等退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更昭重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思之田叔等退 以田叔為野禮為國相殊遊妖斯監獄師縣莊較鄉數人緣此樣就為不意納明伏開謝罪太后帝太喜相泣便如故然帝益孫王不與同車董矣,然能之屬耳謹已伏誅俄王無悉也太后立起坐奏氣平復絕王因上 而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官金城之固也長君東 太后在上不順球政 完 天理存亡在散群之間 马西波索 总划之君也 而能對因沒有過人之聽明越人度實而放悉燒強就同空手來 地可問養 聚人 母子兄弟之間看 ない 一百世襲寺之也州又定筆全華其師監督者皆青舟所更人平一事一 我與十餘騎選解教令士皆從馬即會養例在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教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将納以 府新欲驰還廣日吾去大軍数十里今走可奴追射我我留匈奴必以我六月匈奴強阿門上剧率廣為上剧守管從百餘新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在歐山国的條內刑之後為刀楊以竹墜所以全人之生也是帝是為政自是為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度易犯之 有功不保信雖后兄無功 節者子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人降帝欽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 月配治學者務先軍 部曰做重事也人有智殿官有上

Access of the same

一般者或有司有可所不能快後迁尉藏而後不當本者不為失欲今治 南重花法 於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宣用以賦於民灣轉出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季文 李百姓侵华萬民共苓二千石各侑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閱話非者素夫今歲或不怪民食頗寒共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駱為市漁 [五三年四月記戒二千石脩職事記曰雕文刻錢傷是事者也紹練 組含女工者也嚴重傷則機之本女工客則寒之原像寒並至而能亡為 京戶三不河而惠其較於不及逐以無罪殺之哀故 原正夫為大科抗兵楚之針不數列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海經於是多 已平 尚祖乃今實人不得衣祭東重東稅租以因辱之 幸惠高后時為 公卿大夫以下華事者後物威而表固其數也自是之後孝武内第後 黃語之也知道者風伸通要與天地相以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 天下初是後她尚屬之律然市并之子孫亦不得任臣為更多重接 縣而将相或乘斗車來民無蓋藏民的無益黃關縣的可盖囊也天下陳書回漢與接秦之數自天千不海上釣聊武計寫即為此即的方人,亦以此一次,與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吳后為皇太后一月些腸煙了後三年正月詔勸養養經來黃金珠王〇帝朋姓位十十七年此至一後三年正月詔勸養養經來黃金珠王〇帝朋姓位十十七年此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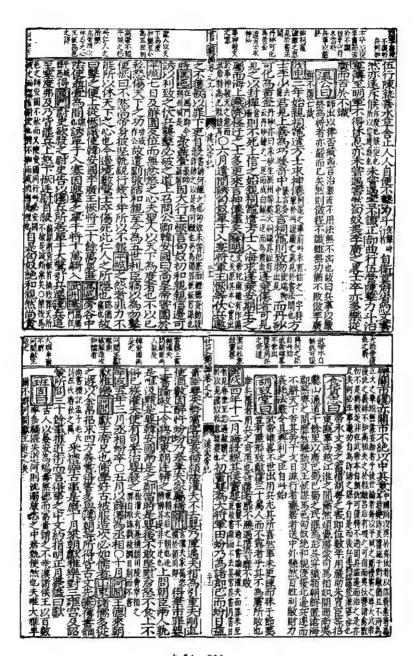
人天真天神 君心可相 人类相 类 **灰** 京帝大敦 欲止其亂也自外大亡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 又出怪異以盛福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変人君而 之以恭倫孝景遊繁五六十載之間至於遺風あ俗黎民群原局云成寒瞭朝文峻欺鰕而奸執不勝漢與補除頭奇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 使不改文者之恭他再用重仲舒及野軍始終如一、維詩書所紛無已居耗海內害及聚嗣然天性高明末年能悔付托得人 天情五好大窮者一文土木神仙巡季封禪遣便迎降之事的 表章六經與大學正却把改正朔定曆數作音樂的文章創立 **医按證法威疆**夢德日武○帝雄才大星前世無比罷點百象 為法干載北却胡南平与雪耻開疆使你漢文名世世如 有功此皆可 九縣東北故聖王已汝而丁孫長久安重数百藏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問道 所者生、性者生之前也情者人之欲也尧醉行德斯民仁壽禁討行暴則民即天即經濟。之功樂問道燦然復與此風夜不懈行著之所致也臣開命者天之令也 事能則可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議解前而習俗表也聖王之繼節世也掃除其述而悉去之獨譬之聚悉不調甚 **克**野行进 が発着す 作號以幾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库序以化 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禄日來故隱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古人有言曰臨淵素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於色新民以仁摩民以詞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長四日 而大有功又引會子尊問行知之說以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有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不有識之者而仲靜能言さ **滞補散明文**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其石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探謝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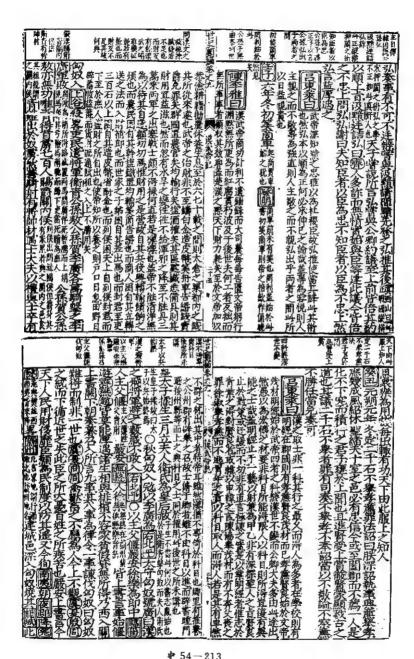
百円あ 王出 ○ 樂後代語更北書的之言確認。所之與此次字之言命意行之展音歌 然言室神仙聚飲紅代之事纷紛交聚漢之不為恭名幸斯一人始終 然言室神仙聚飲紅代之事纷紛交聚漢之不為恭名幸斯一人始終 然言室神仙聚飲紅代之事纷紛交聚漢之不為恭名幸斯一人始終 然言室神仙聚飲紅代之事纷紛交聚漢之不為恭名幸斯一人始終 和去读甚被後知尺立首節子。尚者未必不有進說迅速之患而始終 全徳之君在三代而下盖不易污也。 **施援申**不害権非之一言配國政者 申轉申者未 全生不 等 章 章 章 章 章 古人告君 官而虧行 不高年・ 卷子有他 新華可議明空巡行政歷服色事// 顯默刻冲為要勢起及可言一类專業所引 整理 可議明空巡行政歷服色事// 顯默刻冲為要勢起及可言一类專業所可 整理 中令紀詩立明堂以朝諸侯且應其師中公既至天子問冶亂之 恐惧力 也是時天十方好文辭見中公治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其顧念也力所謂 宗在事中公平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其顧念也力所謂 宗祖常與太尉田勢俱好儒術推轂菲德孝性險趙經為御史大夫王臧為即 於護之八月丞相總免以實製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總為御史大夫王臧為即 於護者八月丞相總免以實製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總為御史大夫王臧為即 一個問題們語所言皆當世急勝也古人告題征始之道不過如些 一個問題們語所言皆當世急勝也古人告題征始之道不過如些 一個問題們語所言皆當世急勝也古人告題征始之道不過如些 活于地數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照行回仁人者正其還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董子所以慶鳴所將之為與十衛十姓萬當帝條予世

· 本學村智 相聲天下 治進東於 中份相應 新興爾·爾·華萨姆服 蛛 無為侯家朝奴既而以子夫為天人青為天子夫人妹鄉主 用人以節昌為丞相〇以《南古為大中太未上管過姊中陽公主》祝經鄉月以許昌為丞相〇以《南古為大中太未上管過姊中陽公主》祝經鄉與華公好龍何異、禄於與[建] 新好儒之真安在裁 松米萌 和如蒙田 河 歌 東 世 史 東 古 エ 三 不 東 世 史 東 新 級 新 育小 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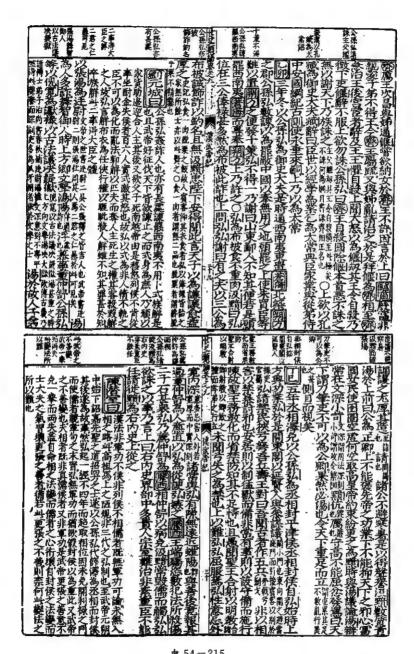
有征舰戰 制之在始 新来世界作歌女術美貞小時間「以質梅斯州州・太守沙野為主野」 一日美如使徽幸以逆轨事所與以至有一不備的陽維得越至之首臣 一日美如使徽幸以逆轨事所與以至有一不備的陽維得越至之首臣 一日美如使徽幸以逆轨事所與以至有一不備的陽維得越至之首臣 大多坡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市發兵敢之是友以中國而勞夷 東回旬三代之處的越不受正朔非疆不能服威不能制以不居之地不 大多坡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市發兵敢之是友以中國而勞夷 人上書戶天十天十多其家大為祭丹電主恢等擊剛越順面主安上書頭檢終理幹頭防災打掛號開脫至到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與兵使入用有星季十東方長竟天團越擊南越電大行王恢等将兵擊之转號 輕未必不自武府站也下是故元成以後政聯關攜而宰相之權怠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聯關攜而宰相之權最不可假情左右執若典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青帝則廣主父繼嚴功幸則騰米賈臣楊得意幸則應司馬相如與其 明 2000年 1000年 1000 传列类先 李府程不識所,兵屯北邊廣襲不識俱以 人從重仲舒之言也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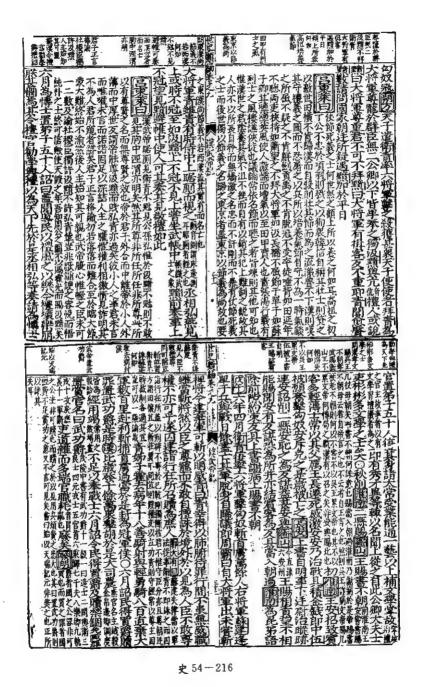


御屋 とお 製一 為蒙上日養部更置河北宮盆城外個條使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四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馬淫亂之斯其變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城端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葉者後極耳目之欲乃國二也陛下富於春秋万積思於六經而順以靡臺奢後極耳目之欲乃國曰何也朔曰順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败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曰何也朔曰順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败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 连君之惠以惠舍其父府之种鎮亦人區()發学治原門陵阻傳講也馬詩幸天升本維有所達明而劇間西東()請為內臣除邊閣置一部尉瞻慷慨地()提到阿凱更幣物以縣西東省請為內臣除邊閣置一部尉瞻慷慨地()縣近圖島通為置割账飲於南東上乃拜相如為中即将建節 高去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為計數物子職之更納胸國脈行類作見知法職館由是日表是後公主實人多節機制美口以張湯為大中大夫班趙 者引內帳中即東方朔辟敦斷數。而前回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平上常從遊戲馳逐쮍觸鳴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未映豐前延使過當盈酒實太主歸紋뇈螂家主見清視此所幸齊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祀欽將議開幾城書與自己包含原氏廢船以朔悉嚴廉贈道事美〇上表之之 司馬公旦 展而献王最長衛若進大義而 、禮樂復興耶 智者所之一気をとて 為以公孫以 有类型不重刑割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所致的原则人於稱叫來公孫弘對策司臣則上方差許之時不貴獨當而民働養教育,民始原願者各議係今與計作且之能於而獨,由此與後數十分差。 建之所也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縣智先聖之所不貴獨當而民働養教育,民也於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智先聖之所不貴獨於衛安循關職罪。 非知此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智先聖之所者縣次續食循關職罪。 非知此是立情和關係一樣數為網出側看多不贈其处聽賜数則以如 双王天下 人事之紀 科共多的 ***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難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何我天 大下安理 業之則不单理得則不然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 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樓養者民之所服也而當罰順之則民不犯禁失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 籍城次罰當罪則姦和上當當賢則臣下勘九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姓富有德者進經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驗社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飲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有水也若勝之早則無之餘烈也無付行惡受天之罰馬湯看德以王天藏于上官胤于下等率之情即主臣聞之義遭洪水使馬治之未聞馬之東等則天下後澤不順以聯此和之至也們則也若指問之有也以者諸心不也時間。東京政院勝和風雨將其露降五縣登六臺華嘉未與朱草生山不童糾為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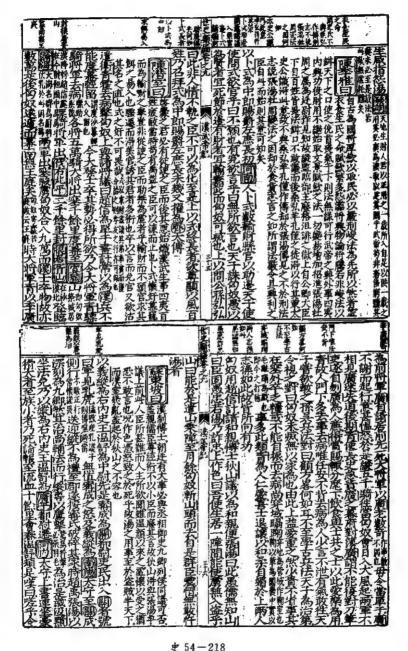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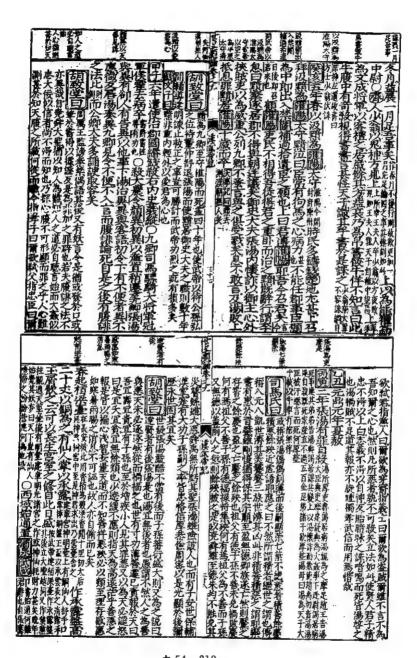
主次維持 人臣之 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聽者持為達亂思則阻其禮而合從以逆降國三年正月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裔之形裁制令諸横以為其自贈而意遣廢藏此可謂如崇而不如丧者之戒 魚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路遺象十金透關羅門太神失權四語生本和所食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路遺象十金透關羅門太神失權四語生一歲四寒為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即中偃尤親李一歲四寒為乙蘭堂之上而輸来形之患其褒期使天下無工朋之動而已矣書奏召之廟堂之上而輸来形之患其褒期使天下無工朋之動而已矣書奏召 安故易動易動者工前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 也間者關風教教不益民多宪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處者不無境外之助此之謂有鮮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腎主所宜留意而深察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時先帝之德未表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 **澳起窮養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然而上** 號官屬兼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王民然不能西接尺寸之地而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備此三者法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王崩恩更七國 下南胡三者水用也,敢你無其起,顯乃清令終主父獨權權龍群為一時胡三樓惟者稱敗之門,類情者喪亡之朝主父屬籍三人 质一 後江帝が である。 吴下之患在土崩不在无解風 1 -**聖献三何世** 王・佐如有 経 徳 老 首架為 **東**之尼 行**护护** 作解解 任 使 程軍権 編集 新有 行 「日鮮事以好犯公法何謂實解を関級比生断其子更以此青鮮鮮實不和關係者殺人其家上聞之下ま有別。」 德敗法默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岸民正其制度書思取仁以合將好運黨賴立雅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叫三者傷道書取仁少合將好運黨賴立雅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叫三者傷道書取仁以受將教務說於縣則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已 名天下協院裝備死 而遊談者以四家語歌和為符首於是行公鄉州信陵無島獨行精命教所專師以赴平府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顧而劉相廣鄉東國前若以周斯交魏齊之尼賴如炎姓將其即雖所援有孟曾如劉有養申請皆籍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鷄鳴沿盗無不實禮 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失及至僕與禁網頭開末知匡改也是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衛點是列國公子總有信陵總動有平原機翻回回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請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 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次郭解設不賴亦皆有說異之實等為從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表為任俠行權以睚耽殺人解雖不知此 言而實其重要其名而指其實故產佐 心者無微倖無罪過者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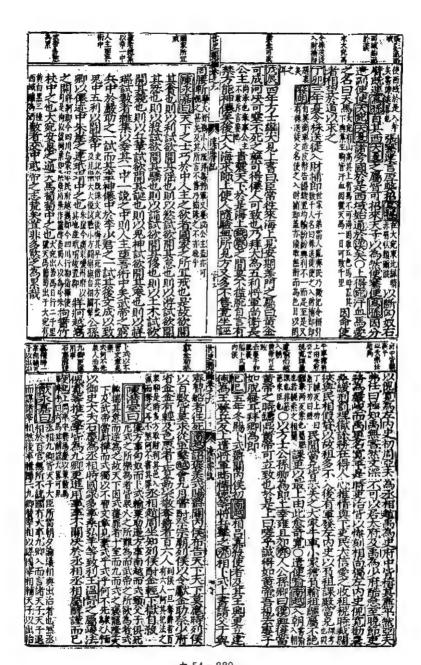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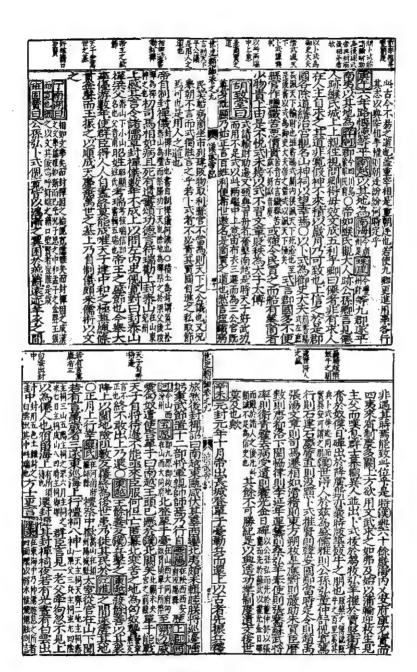
中國以事夷狄之人手上默然及潛和至買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口國民事命無罪獨斬臣難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院向至能故事意樂迎之縣官無緣從民貿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民等今沒驕一親貴比大將軍集〇秋匈奴渾和王降鰥丁級叛和精進叛り變落車二 ・
病話符件所将立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将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注騎先為驃騎将軍撃幼奴敗之過國家至阿連山而處除珠所賭辦運味。是
漢中三年三月丞相弘卒以至奈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 一共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常困絕也而諸羽将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益 野諸間目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 餘人是所謂庇其禁而傷其枝者臣獨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以 四型 東大輔有才循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蓋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是恐天下賢才將蓋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人 為侍中 光武表號 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政雖自凡王 版事例的判論"博賈公计》至人自可數分次數美行物·考许至佐國家之意請更終造幣次應用於是以東新威陽和重為大獲佐國家之意請更終造幣度大空而屬於大賈治藏家鹽財或素結果 要美有物養苦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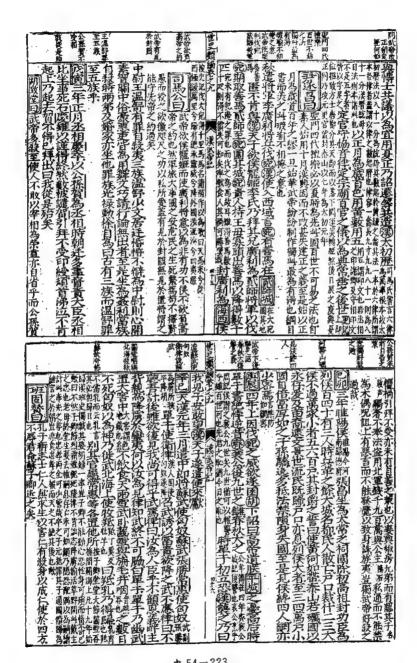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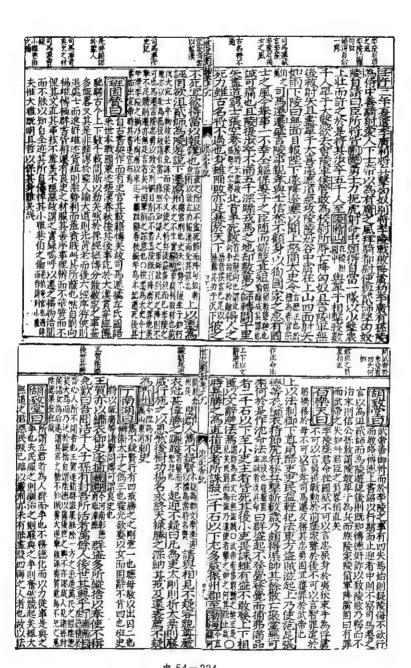
13





法名の大 統而天下 で変 即精彩之相若将可得於是上於然底幾周之何至衛上望馬上欲自浮海水多葉 一直五人 八不经证 ボルギ作 野が恋る ■制原的公工带於任此上朋堂國有數無攀等盖流水上有樓乃令作明 一种共時報○秋作明堂於院山縣聯州州場地塘班上欲作明堂来晚共 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方下詔曰天旱意乾封少新料之意其敬 以北其怪影之紋之斷○旱邊東心上端贈矣。十以旱為憂公孫即曰 以北其怪影之紋之斷○旱邊東心上端贈矣。十以旱為憂公孫即曰 以北其任則然於之斷○旱邊東心上端贈矣。十以旱為憂公孫即曰 以北其任則然於一為一人。 即見之欲使園的大質無所年大利加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更得入東門見之欲使園的大質無所年大利加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更優了京師來樂棺名為城而相經輸設注地脈納豬豬豬號號應於稅經相置平學子京師不學在於新鄉戰平腳繼收數實令遠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鹽戲作平準之法額將戰平腳繼收數實令遠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鹽戲作平準之法額將戰平腳繼收數實令遠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鹽戲作平準之法額將戰平腳繼收數實令遠方各以其物如並時商賈 得若其無近雖至達來見優人亦無益也臣願些下第一家的神德以消之 | 一一度終日日弘羊一貫人子平以言利滑幸至於陽縣正非以某善運財化公羊/今東坐市列建販物求利等弘羊大乃南と今弘羊/安東坐市列建販物求利等弘羊大乃南で大京吉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付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演業益点八百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鏡於是 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像者待之有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忘不 共害甚於加減此乃弘学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百物止有叫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該法陰奪民利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平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數然弘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功國此又非統神運見輸以生財也不過 為乎好言直於世之樂石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 ○縣按光言與式一也但弘羊劉宴止是不使大賈等利非套之農也 人 漢武者記 第一次 は、一個武官之所側視就被而心難之者使其相士萬賢以取士大夫之事立 之禍其點未遂也况青極兵百萬威振沙漢安世身總楚旅司國之命、本者士 夫魏其事妻武女。明常以厚有家為天子切齒在将軍以乘權明數以上, 造人初歴 而立功名 泛熊斯地 | 原山藤日世多米衛青之平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寧宣帝不常とは 東京・大上一萬二百三蘇建管青門、招選賢者青日招野就不肖人主之病 東京・大上一萬二百三蘇建管青門、招選賢者青日招野就不肖人主之病 東京・上一人臣本法河蛮招士電去高亦放此意 物給火難無方面以 太史今司馬遷等言於紀聚聚堂改正朔上詔他,「四五大初元年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員書店時期最正月故時 為将相及使他國者即人才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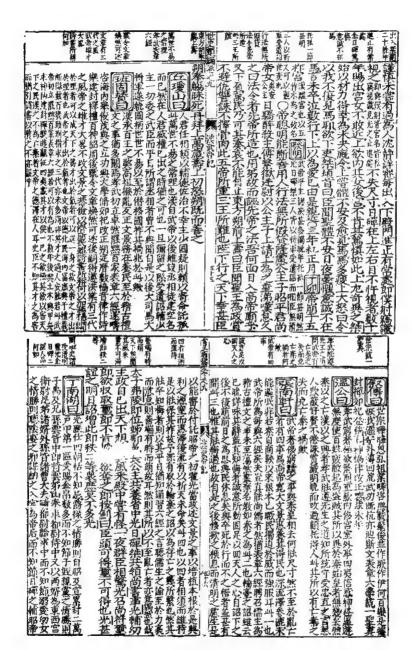


水衡都局 **乾**町門 生型十品酸 行和資品 花水松 売母門 八行非於大子力工述語關告國大子作事太子坐於上召克入與語大八公正克為水價都耐辦辦性知成於該大之初克為國王客随地精輕的以公司為水價都耐辦辦性知成於該大之心卒成巫養之禍悲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年正月丞相賀有罪下做死夷其族賀子敬聲為大僕 人 然一个色 太子守支 大子於監者不得不劳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發亡都之迹也太子教重好静必聽! 素之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 太子有 子家安徽大 世史劉編本之九一人。陳帝和是五十五百万多所平文城西鄉師是道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更太子宜万多所平文城西鄉師堂可以意晓之大将軍填首謝太子每諫征代四夷上英曰五器其旁以 江克治巫 大十路纖粒稀離離如來甚麼之及長性仁恕溫逆上嫌其才能必不大十路纖粒稀離離的來甚麼之及長性仁恕溫逆上嫌其才能必不學后衛氏及擬皆自殺歐因落職眼豬的離脈鱗织初上年二十九生疾魁性與勝石公主私通呪詛上有悪言遂不教之天配獄中家族〇帝如田姓與歲發雖聚得安世安世安已丞相楊及宗杀遂從賦中上書告敬此,是他用北軍鐵餐处下賦時記補閱陵大俠朱安世甚急暫有清逐補安 万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没太子至上寒其貌有佛泣處而伴語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卯佞不是急而上背小不平使融使太子曰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卯佞不是急而上背小不平使融使太子知之衝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帶後何太子過虧增加白之星后以東继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跪皇后布城擊继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跪皇后布 能安天下欲水守文之主安有皆於太子者平聞呈后與太子有不安之 類已皇后大子籠溪春至不自安上處之謂大将軍青日隱家庶事草創

明王教養之戒 殺江克利 為世臣子 以自明可矯以節收 耳者 殿之而不察三也悦江克之材而忘其敗逝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傳 西致堂三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及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 師健夢合叫固中人之常惰宜太子之不過安都近二也嫌太子處理和臣 師健夢合叫固中人之常惰宜太子之不過一般之遊藏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否無非正道然補淫放 那解而酯於補與者惡今乃使太子自加營奉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觀 那解而酯於補與者惡今乃使太子自加營奉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觀 一個之遊藏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否無非正道然補淫放 女巫 悪事を教を 不然而其 人**所難**官 公獨明其不然此高期神靈使公教我公園逐為吾輔佐立拜田千秋為 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威悟召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訟太子宪曰于美父兵罪當官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同罪故臣當臺見 は、とことうりてして、大きで、北京の大きのでは、

有一种 武帝之明 一世 之事行為公司

. .



5	
世史類編九卷終	三月追奪鉤弋犬夫人為皇太后起雲知節以禮義日禪車産也后以禮義日禪事産也后以禮義知鄉以禮義日禪事産也后以禮義知知於人禮義日禪事産也后以禮義知節人
	度乱频要矣 我就是这一则宗把霍城一则七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

お京れが 大大・一(内里)二年封大将軍光為博陸(大〇以制辟疆劉是京為光禄大夫或説源等。同民疾吞 有補干民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 有經濟 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接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為光禄大夫〇三月造使不信卒至於城亡今将軍當盛位常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 解教文十一! 霍光日将軍不見諸吕之事子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孝昭皇帝 也享國不永情哉 韓弗隊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開始至豫 漢昭宣元全 秋不不者爾不 非疑及皆是數 上 是 表 為 色 本 世史類編集之十 東京代表主選官脩孝文時政示以僚約寬犯順天心說民意生成宜 東京大社延年見國宋承武帝看後師族之後數為大将軍光言年歲此 東京大社延年見國宋承武帝看後師族之後數為大将軍光言年歲上 東世永不 間不知 特光精短似計為異都 不 処何経不古应 拳 表如断疑人机 **猛蹴**之設 秦弘羊主 湿光格官 然二月部有司問來皆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受官對類能鹽鐵酒權與行六年春部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前善遺後行即圖奉養我問民疾 律之罪上通於天美及遠行機單十立國內垂雜謀與德和親漢使至來根主少欽降武請畢今日之散效死於前險喟然數曰嗟乎義士懷與衛 史臣曰在延年勘光數語其忠則為國而孝則為家美 經了日舊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上部介子 大武 郷 不要 吉上官祭 ムラかか 室中者有所簡此其上問大将軍就安在第四以鄉王吉其罪不敢入認祭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問之止畫堂中不入輕申 · 建运车消货研官也 爾而增要權自及統有非常使尤出法自時期後一樣在外限軍士的指揮以下 有人為自上書言光出都轉類即列林追入電光 以照照 在文府校科美典外 人為自上書言光出都轉類即列林追上稱彈物城也 对背 地震跟笑智人為自上書言光出都轉類的列林追上稱彈物城也 对背地 思跟笑智久為自上書言光出都轉到的对林追上稱彈物城也 对背地 思跟笑智久。望御史大夫科弘羊為子弟本官不得亦然望於是首與目通謀於全然望御史大夫科弘羊為子弟本官不得亦然望於是首與目通謀於全然望御史大夫科弘羊為子弟本官不得亦然望於是首與目通謀於全 立為皇后共庸於是無女深然光而德蓋主知總正旦以帝兄不得立常光以其切不聴安遂因帝姊蓋於秦主籍絕為縣於內入宮為使保月餘學五元鳳元年上官稅紅信兼之子安有女即電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 如於天十一一人大學的學學之樣也武帝之末海內度發戶口七月龍推動官節即以及發發更文學之樣也武帝之末海內度發戶口如典屬國之命謂武陵習遊疾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子 後文景之業馬 酒月武日足下楊名匈奴功願遠室雖古竹帛贈書所載丹青所盡何以 在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議里十與十點謝乃歸政隊軍 整周长着 使风至第 王明 东 前人と近 之就世明帝里 作が 石立柳生 是要是 安世為右将軍文以延年有忠節權為大僕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 是是 的城大村軍光以朝無常咨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經篤乃白用 大樓 以為日者聽王為無道寶義出身羅護為王所殺義無比至之親而雖也 一之節宜顯賞其方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權義予延壽為諫大夫 大村里北以為日者聽王為無道寶義出身羅護為王所殺義無比至之親而雖比 與賴鄉麥午里之勝豐國州南縣等而參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烏嶼水文學魏相對策 村子平與少府徐仁雅治即以被令除具罪後侍御史奏請獲治劫迁尉乱在弘羊子墨产祇父故吏侯史具後遷捕得伏法會於具自出擊歡走公孫病己立鹹注喧蘇於稱★○少府徐仁自發腰斬进尉王平鑑蓋之祭卵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最食柳葉曰 成項下豆洋次所謂執紙提之心來診賊之口便略帝得伊吕之佐則此解等然三公孫競敗放助幾賈生禮權紛亂復頭貨士豪帝信誅意錯不使追離近縣解放放助幾賈生禮權紛亂復頭貨士豪帝信誅意錯是也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縣派是他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縣派不使河外,以照好則百和不能蔽矣漢略帝 林女婿也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

至主律。之後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課日大王不好者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藝命 深至新語師 不智智臣表王關之子就結解的详素往縱動作無節武帝 建恒路 丁承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認迎昌邑王賀龍安如 製物供料 **将年**以 「今面」段周之風者に聖之風智治國之道則心有差解之志體可務松紅清計 ・今面」段周之風者に聖之風智治國之道則心有差解之志體有務松紅清計 ・文宗也夫廣慶之下細術之上明師若前勘誦在後上論惠慶之際下及 李令之以國之大事皆不與顧君 一年近縣東北專權 陽間而宰和為具員是字令之以國之大事皆不與顧君 何介子 東京、立王常和屠耆為王清章更名其國為副為封傳介子為表別各門南信 東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遺之介子與士卒俱務金幣以場外國為 東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遺之介子與士卒俱務金幣以場外國為 之首然發於以是為所爾也應關國數連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東京四年五月遺使終預關王安縣投入性關重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東京四年五月遺使終預關王安縣投入性關王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東京四年五月遺使終預關王安縣投入性關王發漢使傳介子使天祀詔因令 國之福也王赐吉內脯而於統自若即中令龍遂忠摩剛教有大節見王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且不見強刑以漢法之能可知網目所以然不可禁也此以平仁美法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更縱罪人有常法今更武具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 而為盗賊之謀於重夷亦可盖裁論有或妻介工以為市功其所都亦之之者。 與一定的命紀 超人国使誘汉全部所收之後有摩旋諸國復同信手且以大謀之疆(超人国主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含之今復願王殷服其罪乃遣 老其罪也 横以成名因 **各批**可谓 南島之下日宮三王賀丁木平元年六月宮巴王賀即位十日〇夏三五有雅賞尼正事世又奏編朱之一 東次東南北 短折士 京之中,此亦為之,伊尹也光乃引近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禄入縣至皇皇帝有此不近年曰伊尹相脫縣大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将軍若能行野母。19四将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好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 山道之大 至限受越推拜官襲隊陳請逐之不聽大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時其前是其緒小大将軍光率群臣奏太后縣之初王淮戲無度自己官屬皆徵 逐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将軍光祭憑以問故吏大司縣田延年延年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順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色小董先 悉歌為傳勝歷更光召問勝勝言鴻範傳回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天夏侯勝當東與前諫曰天久底不兩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人有代上者先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乃乃丞相御吏以下。當議未 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以大發書馳赴從者 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若議塩鐵而嚴權酷真號曰照不亦減半光知時務之畏輕進溥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散師旅之後海内産終戶口後亦有燕蓋上它遼亂之識成王不疑問公孝昭委任霍光王固養日首朋成以孺予繼統而有管察四國疏言之變孝昭初年即 一中湖口武帝者原老不知非而乃如斯其妖以天所以促漢之脉者也臣縣之民始有生意形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虚縣之民始有生意形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医縣之民始有生意形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化丁醇 化常初元遣使附民疾者捉服惟酤官又城户口钱欲後 苟然哉 何等也許當中和一篇與何篇可非此大王宣為諸侯王行汗於無

百五課師 五式書何 第三 典 血食也如應家絶祀将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平今日之議不得 氏也今群下略派社稷将順且漢之傳語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 経財徒五離席按級曰先帝屬将軍以切孤寄/竹軍以天下。以将軍忠賢能安劇 富九市 在 形 何 光 問 素 如 優 物 動 方 名 徳之要 如山後 汗出治費 成代を · · 師王式繁徽當死使者賣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聚奏者除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即中令鹽逐稱滅死髡為城且爛超嬔伏前聰韶光令王起拜安韶脱其董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即群臣坐不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县亳邑王不可以承宗廟扶皇太后召昌邑王乃使田迎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沾背徒难难赠而已光 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稿未管不為王及禮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旋運群臣後應者臣請繳斬之於是議者官叩頭曰唯大将軍令光安世 月迎武帝曾孫務已入 及身而察為則無歌為蓄應之要故事所更加其所長而後課其所敬哉予謂人才如光董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課其所務其所不理其如光藥然當大事吃如山撒其可持為僅如是發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藥然當大事吃如山撒其可持 田延年一島即數其罪而察之因王吉之島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種而一有餘而智順不足當時會職群臣立獨是脂於知人也然以為重於一大事或而職者那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當有過特由忠厚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行殺跡睽昧 我南非巨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章盖知以不學病先矣然使當小利 然所論雖高亦為虚言而已矣 即位置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初衛太子納史良 東電視及之試板響言所 解創機 明命之光順立 ぎ日和 不知師有 名 様 秋 可人 れ 正 為幸和 人主而事的后且可冒人。所言可以入 人生師宣說時權之禄大夫數歲為丞相聽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生師宣說時權之禄大夫數歲為丞相聽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生師宣說時權於事大將華所昭帝召身丞相敞卒以為我為丞相等以計職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華所昭帝召身 語放 (第2者) (第2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曹孫即皇帝位長乗りき品 (第2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曹孫即皇帝位長乗りき品 (第2人下) (第2) (第2) (第2) (第2) (第3) (第4) (第4) (第5) (第4) (第5) (第5) (第5) (第5) (第6) 名為此公雖在就至會係星會係生數月遭巫蠢事太子更要男女皆遇好生丁進號史皇孫解父 印始里來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輕心勉無言故 坐然誘不道察市難比夷府也 〇無按廷年於宣帝神戲於玄以階烈有屠伯之號平為府丞義所託 配第二年相 號史皇孫似外家姓里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能此也風意 何謂 云云柳暗柳映〇十 月五皇后許氏公卿護

知たてご可可 1 所以 自立許便伊為皇后衛光以后文廣溪刑人尽从不宜君國嚴餘乃封為與經典皇后皆心擬電污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來徵時故劍犬臣知指,鄉鄉鄉 在九路的 阿斯云云 179可以 大田 1800年 1 次申本始元年春大将軍光清歸政不受前為自是六年無聞馬光之以 **朝整**直 於已心告於君者皆不将達罔上述國各權怙勢使人主蓋影朝臣預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死有不使百姓宣見異自閱閱景如小人之依其註君也審美光雅稽言歸政阿姓置重在當耶帝幼中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奪宣此然推益重毋朝見上唐已飲谷禮下之已甚 〇中宗孝宣皇帝、初韓病已更名詢庆太子城之孫史皇孫之子武許后之立矣妻雖和謀蓋權於以此霍氏所以獲宗也 政不與無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聚應之。終光則不然賺敗不受轉變後蘇血光當中宗初立社稷宗所既有所主即力解去不說則宣辭朝 之時該經力解歸守博性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将十世是於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兒也嗟乎奇關伊尹龍利之戒於上謙議不受 方正學直事光立昌色不審而發之天下 見其所為盖已剛目視光矣 **电安方沉溺盈流自取即覆之禍哉** 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廢昌邑王賀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 配太子逐茲王莽之楊傳五十六年而中絶情哉 盖韓楊刑名絕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美末年以王賀女 科民安可謂中與伴德商局然用食官恭顯任外成許史授趙 朋壽四十二姓杜陵按鑑法聖書周閏日宣〇帝信官公司中 进班乎光雖未言而食其然也以其不對許廣溪則知其個官部已要許氏既發大寶則天下田也公鄉乃心属光女不 病行 学 / · 東京城三十萬自之之何哉類以愚言白大府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 東西人之義以功養過當於自己王時非田子賓祥平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兼林以內增做直益取錢三十萬為然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屬明謂村延年日春秋 * 一議群民省日如語獨夏侯勝可保勝班別不事用月回多很方属司 後で、」「方」を開放して見事者が皇帝南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部田孝武皇帝をのがと遂自刎死○夏事者武皇帝南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部田孝武皇帝 庭中精光 恩集 子在砌天有號遊蔵時祠其議造置國色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等世之終祖顯裁〇追語戻太子庆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詔曰故皇太四月風風集露東故勿収田租賦置武光省祠屬県美今而鳳恩集則光 當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 工所法輕重適中 巴西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丧大司農僦民車。近年 就仁義成成以功德茂威而斯樂未稱朕·其順馬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逼往就欲得公識之廚明使人語近年近年日幸寅我耳何面目入年緣 予察昌邑之時取城族者非為雲山也光也光之污罪于天非廢立也在無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東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世無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東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當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之誠其污免死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山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死子奪而安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略帶之初然王上官之變非路帶之明光 榜持天下之大柄也

商朝阿被勝不舉幼供下派有司邀請專武帝廟為世宗廟勝霸既久整公皇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秦勝非議部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明書不可審也勝曰部書不可用也人日之詩写其二二章月十二十二人 此 九 不 情 切 二 人 限 変 **淳省** 不怠い の無接金目項於職官人之子則立該之而電光於數皇后之妻則客門間電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為不知其一節即朱子曰來對果處之楊乃口過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曰來對果處之楊乃口過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曰來對於自變學不忍奏上光著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官 告請醫侍疾無状者願恐即且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更急衍光大義去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是對此之衍以樂事后逐加煩懣崩會有上意 城初電光夫人顯欲青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城病,女醫淳于衍者會氏 通河自己微知而不識則是與閥矣水兒大憑之界濟乎直擊書之非過一門然此不知後乃知之懷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叛後界的命命順所此不知後乃知之懷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後帶國閣之治民而識衝民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治民而識衝民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追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擬直字矣動也獨用寬和為名是 於是一全天以機可令乘弱攻其北高機入其東海如用歌帳東朝歌門全人的歌學子自所數萬斯整為班會天大南雪人高東死還者不能什一時之實之疾宗宜不并全之水中矣 所爱者入宫侍疾顧謂初曰将軍素索成君欲奇者之公皇后若接毒藥 表端民財力者泰無度無 即于劉多沃勝黃朝校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其載乎先治民舜事君之史臣断曰礼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谷被不識字之議則何貴於請書史臣断曰程子云讀書将以致用也然古之請書雖多而委绪照用若 **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認 建筑场主 土地的元年以于 定國馬迁尉近國乃** 1912年 大傅年九十卒〇五月風凰集祀廟 中的東朝上以是親信之會見出道上語達明之為選與人上國和議院勝為人質漢守正問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潮暗道將字以及後勝為讓大夫黃動為楊州刺史如體訓上以也震釋勝覇而用之 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徵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本子 勝曰陛下所言者臣故場之影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 是無 帝認問經學來賢民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便宣帝恐懼依戒而有即東祖宗廟盖霍氏專権又就計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宣西致皇一不淺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即國四十九同日地廣山蘇二月致皇回地卷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動陰威而及常也不過為妻道 以善處之則電氏異日之禍亦無由成矣 馬桓山 **終西西安用尹官各又到して、「別川村州 太守趙度何奴大鹿弱而退境小事夫○以原川村州 太守趙度何奴大鹿弱而退境小事夫○以原川村州 太守趙度川丁丁司三百万米東省約其後漢出騎夫三道並入補** 伊其次衛平法務在哀劉其龍旋從輕加審慎之心 一國所殺數萬級共後 力迎所學春秋備第子禮為

經過光子島為右将軍光療證目室成賜壑其如東澳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如軍軍傷官臨閉為之涕江光上書謝恩賴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 於然因二年三月以面出為右将軍大司馬大将軍傳陸住軍光卒初光病 於時然是 自去之為帝中典之助多矣。那香事之如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樣神能惟言之則下仍受養不濟之後,如心定自之相向。原其關州的以防壅蔽湖門伯自云副對明州東北州衛祖即許廣漢明爾先集關州的以防壅蔽湖灣在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終過副對所言不養屏虧的去不奏相復因為5年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終過副對所言不養屏虧的去不奏相復因 有以損養其種被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罪 (E) 断三之論賢臣千公平友庶漢野東海孝婦之党帝定國善繼乎臣所三官帝如百姓若吏急追以平法為尚而定國持順中君心是 德以懷四方題有功以勘百麼是以朝廷直禁今新失大将軍宜顧明 父志是之謂孝子

及有異為厚加質服至于子孫謂前傷蓋以子孫中以楊然不改恭權機五日一聽題東自丞相以下各奏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停中尚書功勞智選有此一所與一門門房失正則以其中 ※千公丁里而亡嘆息然限之心者政平於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一千石乎。世史親鄉を之下 一人 アララニュ 為政 大年·尼為大中東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因乃服從其教 帝吏景之称 於 惠文景之備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所吏而首任之專乃在偽 特見於賈亞傳術更傳則無名馬犬者尚爾所遺者不多等無則謂高 等見於賈正傳術更傳則無名馬犬者尚爾所遺者不多等無則謂高 於 [實於罰錄如民族若緣在民間知官吏欺繫價罰不明改經核名實 長於民間飲如民族若緣在民間知官吏欺繫價罰不明改經核名實 [實於罰錄如民族若緣在民間知官吏欺繫價罰不明改經核名實 [實於罰錄如民族若緣在民間知官吏欺繫價罰不明改經核名實 [實於罰錄如民族若緣在民間知官吏欺繫價罰不明改經核名實 [實於罰錄如民族若緣在民間知官吏欺繫價罰不明改經核名實 所行以實其言有各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管稱目無民所以安其田戶今四之守相謂之翻守及謝侯王祖也 報親見問親其所因退而考察,則對清州皆深如史謂之謝侯王祖也 報親見問親其所因退而考察原為品或備具上下相安東有有且之意及釋則史年相納時就至昭文 則選請所表以次用之意則實於賴扶獨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感稱中化故二十石有治理效較以董書風勵增扶賜主或罰至關內侯公卿鉄 蘇於高惠文景益可知

第一不成 **再製製数** 東賢以老病之骸你賜黃金安車駟馬龍就第丞相致仕自野站《赴舍住后被每不得行〇五月丞相韋皆致仕捨掛批予知止她此所常順人赴京即后有子友為王耶後教后毒大子教召賜食保阿林禄而传教先营之 八月以號相為水相內方的御史大夫 點明在之意至於內根賴或立古一丁爾明日是於與之一以廣考官之機理二以為華華的東是見保全大其子此節為使之一以廣考官之機理二以為華與之任是在生其子此節為使 人又可觀 四月立子頭為皇太子電照開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方 便落室曰就其一而不知為之不識其九也宣而殆用此祈間有受人便落室曰刑名祈敷之宗谷是執一實以御百度老蘇所謂人服吾之 **热處不害他大體也** 天下教然大子國衙副君師及必於天下與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於常然一供託伯以為太子少白便其第中即将鄰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顧對 **法教徒** 弱性之為 之大命 十夫一存 魏相相免稅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直〇京師大兩處大行使與護太子家示恆以縣而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 死願望之上玩言陛下思政求賢差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 然上下相歐與難以刻為明官上而朝題首相歐近以前朝後再深者獲公者不可後生絕者不可後屬書曰與其後不辜軍大不經今治衛更則不 應事理矣上素關望之名拜為謁者〇以張安世為衛州軍諸軍皆屬以惟陛下躬為機選同姓梁賢才為腹心與旅政部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 心私家盛者危公室 各平者多後軍政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性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 為支期不到為此日期聖刑被別此宣孫吏之風悲痛之解也唯陛下省平之米治凡以此也俗語曰靈地為鐵龍不入腹跳山擬擬師孫外刻木 一以問廣屬對目

可以 大学/武 柳鄉生土雅 此制甲 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上去 至痛居而决事所以情而意意場照亦而情的為見該刑號為平矣深即務平之以稱朕查於是每季秋後請敵排幸納爽購報。由時上管幸宜都賴做辦籍的住輕禄漢其為置廷尉平斯希稱中秋六百石員四人其 後霍民誅威而告者皆封若婚城及人為徐生上書為去回臣聞容有過至古初電氏者後度腹城城班面受前徐生腳後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 \$順天府 大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舊明聴雖不置廷平微将自正今敗為州主大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舊明聴雖不置廷平微将自正 佐其新不者許離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至人者見其點直突傍有精就各謂主人更為曲突梗軒薩收她 脚步 而立馬事党雲山自殺馬要斬騙及諸女品弟皆葉市皇后霍氏廢鹿昭 己配四年七月會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該廢天子 若後開嗣不若刪定律念律令一定惠民知所避惑更無所弄其今 卷十一 在瓊山回有廣之前必清奉南以為古有局之前必清華公以敬數人本不面置并中以理其末政表聽息則是平将格權而為配首美 二月詔曰間者更用巧法文陰深使不辜受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四 「良於是殺羊置酒謝其如人奶爛者在於上行情妖者坐于上明餘各 孫皆至牧守大官攻司三台三人公司人 大排他 前主人乃悟而請之今府陳徐福 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究者人謂主人曰卿惟使聴客之言不贵斗酒終 總火車公論功而諸省曲突後新無恩澤端縣構不樵頂爛額為上名 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南河口這舒自少牧羊取澤中情數以為縣强用獨書因受恭秋通 電於之間利佐背景之也後車騎門軍張安世代心縣東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在外軍軍以偏傾所以東門中華行神四軍人或上內嚴博之若有芒剌在背手上乃賜福副十足後遷為即增其事即布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上的福衛不家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從新曲突之策使居應發灼爛之右 如於縣東及光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縣東 聖光不學 交近不可 **第一** 第二 行 不可不把 不計 九二世史 前家拜南 朱色森不 李宣少司 是一類 宣職員 與漢 以连 何如 為激活 をえて 株育照言其子孫使之食大鵬牽朝滿亦足以報盛徳美乃後任之以所養其清兒於身幸矣况予孫以驕後趣之故雖似鄉使孝富專以禄多置疑熏艺塞朝廷使人主蓄恆於上史民種您於下切齒例且待時多置疑熏艺塞朝廷使人主蓄恆於上史民種您於下切齒例且待時息也人臣執之父而不竭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戲去。 上書也人臣執之父而不竭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戲去, 以為后濕溻盈溢之歡以增顛獲之概死納三年宗採蘇夷哀哉 任因特日周公門衙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七術開於大理陰裏和縣立在任因特日會北受檢縣之託任漢室之帝 医國家安社 機械船立直錐 黄度為子文無後何以勸養天以顧禹雲山之罪難應寒城而光之忠情者亦孝直顧縣以成之也片關極作亂楚在王城其族而赦威尹克 政授之以兵事盖案務更加教養送至然體以生邪謀置被雇民之自 欲安之也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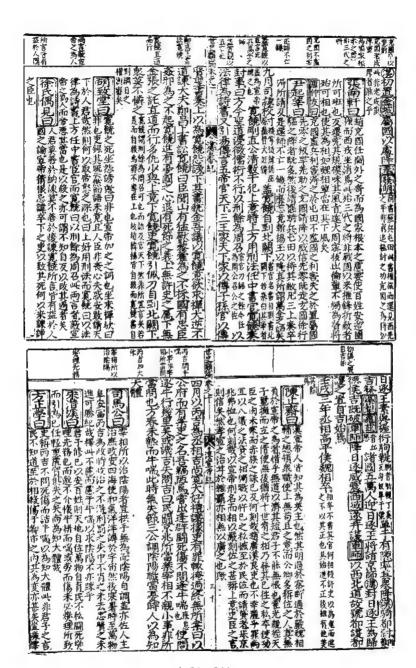
共享世 小 八届 天之 史 奈 為 右 地 数 町 合 是 か 為打印条 **訴之失** 符司 守島所 無質等 竹墨 面積訟獄 是一三為人後者輔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與 學室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弟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裝爵率祀則 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 學主大雌當專意於正統宣濟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 學主大雌當專意於正統宣濟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 學主大雌當專意於正統宣濟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 是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才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裝爵率祀則 學主派以立定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踱而皆為務表不被幕以别之則 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桂寶崇之道美 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桂寶崇之道美 · 高潮見顧俗看後好末校不田作乃財率以後約勸民農桑民有带持刀馬東兵等而持鉤組於是恋平遂乃開倉庫假筍民選用良吏慰安校養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激單車獨行至府盗賊開逐教令即時離散遭後書小為無悉罷逐補盗賊更諸持組鉤田器者蠅繋蚧ॢ皆為良質從事上許爲加賜黄金乗傳至剛遵耳都闡新太守至聚兵以迎墩皆有急也唯錢芝然後可以沿臣頹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均便 京都犯也見事風生犯事務。無所田避率以此敗廣寒以私怨論發男殺京北尹趙廣漢廣漢好用世史子孫新進年少者專鷹疆北等氣贖婦 了一時河三樓逐的事島色王虎吉松藤若思景之市節總為那年 東京區之展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秀府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 京庭之展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秀府前额言使獨軍立聚廟 京庭之展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秀府前额言使獨軍立聚廟 京庭三以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 星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發侍 廣漢廷射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碩代 小民得 谷前演集選の 平原太守 姓追思

此業清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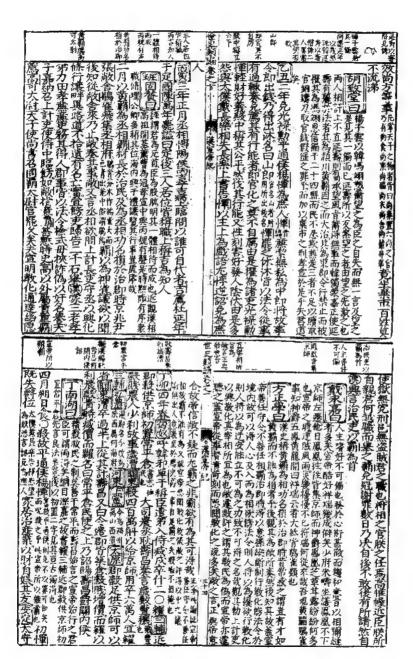
學及賢臣 史 54-240

造成馬金 かり 也預 周安如之修三即與確始十潔珍司 不也 功机的位置之數二當文票 通 向來站歷文功得年即 促 在原名立 以為舉賢達能當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過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女世女世 相府問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管有所為其人來謝安也大恨品 萬數安世謹慎周农每定大政已次縣移病出開有部令乃點便更之丞 舊田是給鹽粉舊居是蔽形體夫賢而多計 應曰若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光絕不託也而即見 可見機動 数疑之此 等 新 形 人 人 心十二十月光 更 型 宅 所 以 花類 治道京華新之明及安英因縁他海書流才物素展落曹獨去官物 族人悅服 聖主所以重養老臣故樂與鄉當宗族共樂其賜以盡善餘日不亦可升。過且富者聚之怨也善既無以數化于第不欲益其過而生然又此金老 我之後而成有一德插帳棒馬周公明慶之忘起於基命衛客而浴息書店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首者伊尹後政厥時必待於處仁建軍了山口成名立為荣後悔為懼一朝發病而去其為自蘇則将矣如軍之山口漢之二流位在師傅責任輔養父子既受朝廷之知顧以官 如其飲徒相益為 公私費耗其

京の東京大阪中村野市 (本) 東京 (本) 新漢語 不以做,萬里一息大馬相得也服絲的之原者不若威景之籍興襲和前期所為得也王良執靶旺於悟數時間以明與衛祖之衛前果避崇臺五層延衰百灾而不溷者工用相於時期,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實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象故巧治鑄干度過數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實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象故巧治鑄干度過數 化上围模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領契詞曰夫賢者國家之醫用聖書時以初上開模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領契詞曰夫賢者國家之醫用 不應召不 天工輸以外寬內明得定民心戶口歲增於為天下第一後中原心并傳知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坐法即秩復縣中國加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之下而丞相御史夢以玄 電車、人橋置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行其非對雅意即傷在不應名大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坐法即秩復縣中國加 國際大衛下丞相御史寒數玄成友人侍即牽亦上跪言聖王貴以禮 電源大衛一次本玄成為後玄成深行其非對雅意即傷在不應名大 國際衛布部後治武道不能清散縣連轉坐法即秩復縣中國加 原於治武道不能清散縣上,其對雅意即傷在不應名大 臺灣 勘演門 世多類編卷之十二 奧也言討孤歸關聯州新此甚然與蘇所城斯夫 也軍事 不凍宜亦肥 陳見個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 伊尹助 一百房将老將 見間何軍臣兵 不如度 如 数 新來出入軍僚充國三言士馬依不可馳隊而此皆聽新文恐其為該兵而繁國此方器所轉達其必罪充國至區城須立湍萬新欲渡河廣敷有用勢人充國三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進度顏至歷城圖上方畧離賊壯賊丙吉問誰可将者之國對曰無喻於老臣者表得問將軍處業層何如常 華言黃笑然有百黃者不得其言則去吉也能去我也不強王褒王吉皆讓大夫也獲有聖主賢臣領吉有政事疑首京 を策り破り 田津中 香門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盗會西港兵起敞以悉屬雖破民無礼明設購當傳相斬捕國中家平後尹原此敞來得偷盗曹長數人召皇·張散為京北共初敞為山底大守時應東盗賊起敞自請治之拜應東之討其規模與孔明滑上之師何異也歐喲斬乾 不習兵事利害将軍較畫軍冊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 日月童遠在來春不戰而自被之策也奏每上轉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表客分散幾凍畔患者不絕臣馬以為解破壞可 府何以上之充國後奏目臣囿兵以計為本故多等勝少等完學精兵令上後勝報曰所軍備不計屬國兵與罷正丁杜相聚攻楊田者殺男人民有無要但緊追死領不計應應地道縣以納悉,城十二計是後豫後以取不無 張南軒旦漢将該當以克圖為成克國留也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



祭見で可 順前38日代正清后翻川朝因其述而大治正常為更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更解將對太守類川丞超嚴潔情會並民之後俗多怨讎正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銅經結可用等逐漸集她壽美司申〇以康卿太守韓近壽為左馬謝始近壽為賴川鄉談、動事而俸禄灣淡無侵漁結或與然百姓難矣正差更百石也下俸十五 大治面因此 大御室護 結束之 結束之 大 5 衛 ■信用の後半か中翁然相物屬不敢犯证者員信周獨二十四縣五後以辭訟自 經濟門既像風化咎在馮翊因附關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頗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世紀的海水之 不守之化 災儿至 一十四個 过新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為即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争訟由是入為馮湖迷新出行縣至高慶綠在鷗湖府 民有足事相異訟田吏聞者自傷梅至自刺自到其在東鄜鷗為該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滅,思施甚摩而約警明或欺否之者远壽滿自刻賣目皆其否之何以至此 言 七月以瀬望之為御史大夫〇八 不學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為一郡三代直道之民心可樂見也殆於此其開關引咎本威兒弟之自悔而即中獨然勒屬不敢犯無義哉禮至百姓惠教矣其治東朝令行禁止而所做大城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百姓惠教矣其治東朝令行禁止而所做大城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百萬道在人心者無古今詩上無数化以導之其敬化脩明則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恐欺給 加州間 海航班车的 明将其四 四支上来 東海冥不 近年近年已此經至鳳凰在耶義年老素良近年恐見中傷了書言近年已前心內不服別國界中又有蝗蟲府茶義出行蝗蟻瀕領船雙城還見較从腳誘線。近年素輕前霸為人及此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及在縣此腳誘線。近年素輕前霸為人及此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及在順門鶴州城外內傳屬縣內會論府上胎碟點別水流血數里號曰著伯哨到瞻州城外內傳屬縣內會論府上胎碟點別水流血數里號曰著伯特別數學內傳過太守嚴巡年棄市近年陰繁酷烈戏影數外絕 今随禮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獨多被其所謂屬者豈真鳳乎仰歌息。今随禮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見矣於是乎以之紀元馬鳴乎則分處正理山三原風之名載於詩書論語禮記世人卒其有孔藏其形者自



福會宗共 於無神鬼宣何發失正得 執宗停事異而經一權 何消水不連請執歌禮 原及耳塞元年春夕東水平便敬官後以為 思想事第二年春夕東北天候敬官後以為 思想相別也 而致無樂剛直之士若刈草官會無關府之意者是宣帝於是平失君的致堂日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則天下海以議之豈有以而言狂易所致堂日楊博之死以而言曰南山萬磯縣官不足為盡加如此而已雖有死罪猜将者之死罪不足以死乎 賢嚴能若廣漢延壽之俗民可不謂能手宜被悍之剛直可不謂野乎,臣公三死皆不厭聚心情哉其為善政之界大夫周官司勉之法有聽臣公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干定國為是对而趙蓋韓楊之 有材能少顧朝廷一朝以曆味賴於語言見聚內懷 為言大臣感情時惶懼 材價降其案不下敵使爆緊 惟不當治產素通賓客有 非若白服 非若白服 発表白服 **教天** 故意誅漢告録以城 何徵數即是人私敬 即上乃就聯見也回 樂學問為歐州五段勝利史故到部盗賊序述都使者請公車上引見敬拜與強強為歐州各政務和史故到部盗賊序述 大販六十思敏功物便者即家石敞妻子沿远敞獨笑曰音是一命為民月京師吏民鮮地泡鼓敦起號請辦聯級數地灣緣刻如而運到部中有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平乃秦好市後好家奏敵賊殺不辜克為無人數 堂総核之當即後之何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総核名實即以二人之賞罰天之於敞則做之何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総核名實即以二人之賞罰天之於敞則做之何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総核名實即以二人之賞罰天之於敞則被之情之為人之死被題廣漢以私怨發紫 第六次安能後接事 歌聞

15

侠白奴 而不名 世史類 王道知情 現疾為立国 **医磨強明** 不可繼 王洛無り 真知王道 本乎天理 然気でこ 全英王 阿知 後世未干 日山田市 文部資 洪泉家法 者之的 行前 神神 F 。國珍朝部議其僕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傳蕭望之以為阿奴呼韓卯單子款五原塞數四位鄉州翰林縣西台太陽路豐州顧奉就原明廷每有四東大議常與姿兵謀問養養長賽諡曰壮 臣而不名 同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来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替調科 已 唐千三年 **匈奴呼韓和單于來朝先是自鳥孫以西至** 丧要亦未見有假之之意則其難伯固有自來天王道如精金美玉宣後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重為養帝發展所生若湯武予民代罪之心至其空國規模大抵皆因素獲而無長的干丁宣帝謂漢家經額盖自高祖取天下國以天下為已利而非 已美被唐之群盗首生公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北亦前於呼韓來,專宣宗皆以強明聰察公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與改其既較亦終馬而而世守之亦遇泉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也漢宣帝武之才暴以為漢之家法,純駁治此此獨王之道也以欲使其子孫廣藉武之才暴以為漢之家法,純駁治此此獨王之道也以欲使其子孫廣藉武之才是以為漢之家法,其官精天下法宣帝智見文景之,寬原孝家法也且彼天下馬有弘法文爲有天下法宣帝智見文景之,寬原孝 王公之上幣慶天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直則異論矣有以論曰若不供職則有辭責源令加馬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有以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千天下也故要竟之君必奉王貢 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無裕無獨者後世未常直知王道領曰儒生之 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魯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勢不舉之處此霸其近似之名麥靡奈儒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光惟王者之政 且宣帝貴直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京義民之意至是監消磨美 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養而行高耳至於宣帝,則又怕之下截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雜文帝天資為近之然亦雅於黃老刑 藏兴岩所謂天道者可 迂闊難行盖亦未之思矣 年營平侯趙玄國至先是左回以老乞骸骨賜安車納馬黃金罪 ~~凍電所紀 安意諸國近匈奴 東北京本 內吉杜延年。劉德孫在預監對支蘇武比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蘇斯區 別非四失 傳媒 漢味 教籍 人名 医克特里特隆 医神经性骨髓 性電氏其次 張安世韓增越克國魏相縣等限 別非四失 薄埃 蒙珠 表音 的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蒙縣 配股 別非四失 唐城 漢珠 表音 的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蒙游區于正月 建动臣於麒麟图上以戎狄宥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盡其人於麒麟 两兵基烯 ·美之常 聖主制御 名に 文帝思古 加獄之民 李四中七日 南道守任 在是一項克團之族子工中與者两百之为大也何指其不經而發置之中與增之一致二十五年之中與者两百之为大也何指其不經而發置之中與增之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與新佐列於方叔召民中山南區意謂宣帝退至鱼 咸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衛之去則備而守之其緣格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原而不上禽獸畜之不與約管不就攻伐約之則胄勝而見欺攻之則劳師而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關邊院置于由是歸怨自總過境之禍構矣式 義而貢献則接之以禮議羈麼不絕是聖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要歸而抖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賈臣公孫弘董仲賢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事於廟堂之上子。高祖時劉敬吕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賢誼島雖辞事於廟堂之上子。高祖時劉敬吕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賢誼島雖辞與国臣董三狄之為惠也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昌嘗不運籌棄相與 百發白 等我変夷消妻跨棒或放是屠春秋有道守在四夷父矣 如克國家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緣厚聞慶元間中典輔佐執優論云定策如傳經濟治 不然安世以繼厚聞延年以 如丙魏清 英父矣矣

東海花早 事可以兴 京原書 豹我山之 之中 原式大部 東京大部 五經河瓜 立五經修 調査 問選部排 「飲以養精其姑時姆姑以年老妨婚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也死其母婦 丞相動至以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子公初為嶽吏東通有老婦寒后不 其故太守於差婦家的遂雨于公治旅有陰德令評高大門間容驷馬 其政臣下有碗見其微意者故争言祥端以各雕之而帝亦以山自數西民三二百餘人不済稱為太平央矣鳳凰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的民三宣帝之時天地饗易刑發過些試之間弟子殺父兄妻殺夫至鳳凰生納悉。村石世故曰劉泰今映縣波而得 不能辨自無伏于公争之不能得孝婦死更應枯早三年後太守來公言 心即一一有虎豹在山之勢兵寧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婉同之於中國之後則凡偃黨其方者其功德額可量燃持益信中國人材之盛群臣之後則凡偃黨其方者其功德額可量燃持益信中國人材之盛群臣之後則凡偃黨其方者與於一般聽之所發放其平日之所聚縣者但於山哉為麒麟之團繪正遠入概聽之所發放其平日之所聚縣者但於山哉為麒麟之團繪正遠入概聽之所發放其平日之所聚縣者但於山哉之者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能樂然乃寬之群臣之後帝置無見之邪見有卓然之例也而蘇武大能樂如劉亦不過一楼一能之士而著蕭望之孫任賀以文學與其他如釋如劉亦不過一楼一能之士而 飲以張敞所論鴉雀觀之亦可見矣 副 **名提下** 問表宣名 野馬宣 宣帝財現 中子君臣 極動問怨為光禄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十二月帝嗣太子與即位于申者龍元年帝疑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将軍蕭智之為前将軍光 之自名曰為字太孫常置左 太子宫政君故編衣御史質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為世通諸皇孫帝奉 王成襲逐節弘召信臣韓延壽共衛踏趙廣漢嚴延年張檢之属皆有文章顕行相則張安世趙左國魏相而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王覇公孫公衛曰漢皇侯縣官玄成嚴彭祖尹更並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公孫公衛曰漢宣承統案修鴻業講論六義招選茂美而前望之梁丘 後明中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 害故去彼而取此也由是論之則真速於聖人莫運於申韓莫利於監 歲月之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轉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胎千百年之 國天下亦野於亡,生乎最錯之後 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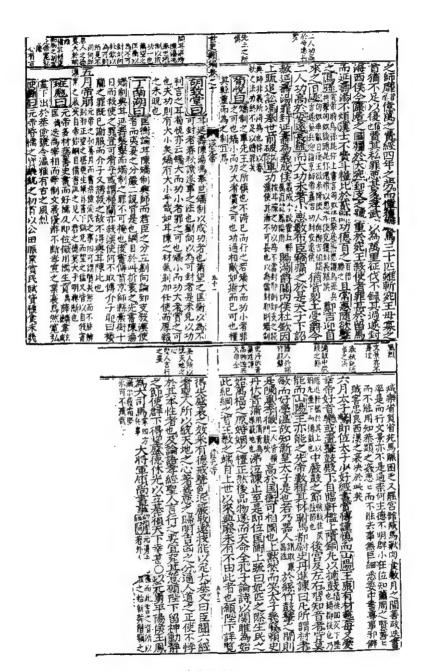
不断作為不可不知所本也要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不動與密用權大本與以不主題的治道不無及為基準之主何改優斯不與監問道不無及為基準之主何改優斯不與監督主義任言語今該四部布御奉者勿語治太僕寂敦使馬水衡以自師馬上藝其言語今該四部布御奉者勿語治太僕寂敦使馬水衡以自師馬上藝其言語今該四部布御奉者勿語治太僕寂敦使馬水衡 ·歌船人足天生聖人盖為萬民非獨使自經樂而已臣愚以為宜少做古大夫上數歷已問以政事惠奏言古者人君節僚什一而稅 古他賦役故 大夫上素聞王吉賣属皆明經繁行遣使者做之古道病至馬至拜為其國初元元年三月空使行王氏為皇后指罪節縣效年常以貢出為 忘也而為孜孜言之何哉使為之智不足以知爲清為賢知而不言為以不断與使用權當時之大惠也而馬不以為言恭謹節使孝元之則之十二十一人樂光春也 温公曰忠臣之事君也實其所難則易者不劳而正孝元践位之初侵 歌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法行義授民日元〇帝牽制文表優将不断史高表顧用事制之孝元皇帝,韓興宣帝太子在位士公学前書四十二至清陵按随 息なる ですか 退公天下之 世史類 在易七百 刑人主義 小点之数 元常不可 張南軒回新望之御里生朝元帝初政以元帝天安之弱而外有史高以前可與 明高下與置語問時知又後不能正其當問之罪乃照免誓等其合庸若一門而不能置語問所如又後不能正其當問之情以為罪被嚴至於不省召致近時間元帝至是已不可具有為美望之等以為罪被獨立高說上竟能免不無望為一者與召致迁尉為送戲可其寒災以三十世之繼後上召堪更生曰聚獻上召敗莊觀成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請召致廷尉等進敗時上初即位不臣毀離親成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請召致廷尉等進敗時上初即位不臣毀離親成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請召致廷尉等進敗時上初即位不 之堪素屬名儒以俸讓官恭願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譜訴大 政用官者非古制也宜展中書官是處古不近刑人之義上職人不定相 檀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權樣且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连要後原 秦龙----汗穢亦與明相結恭顯今二人告望之亦於入立為成盖有以召之也抗養華龍行清確以入 等以以四人大致是與更生至於華龍之時後有之後知其便和建之朋後更求人矣致是與更生至於華龍之理言高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说周堪堪白今明得的聖之至於華龍之 小人迎合於外者語可保耶故以即朋之傾和而使之待該腳點除飲自多不正用人豪富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覧惟其附已不知 乗之身之死不足道而時事遂不可復牧甚矣二子之頭也况其所為 能中書官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義而中外小人並起而 之義也而二子處之盖甚頭矣其網終經理未當有一日之功也還白 之時矣所以嚴之之道要當紙深其應正固其守誠意聽惻以廣上心 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願制框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 所處之段故也故史稱安應素行高其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海·北東安任院曾張寶強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院 心開明人才奏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钱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賣小自 人才無权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器其機勿使或露精之以久上 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恐而嚴二子處群小之間不嚴如是些計 水溪元帝此 ·

を書物を表示している。 「一個のでは、 「一のでは、 「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一のでは、 「では、 「一のでは、 「一 之自該 **爱国驻城 書前班夏四月立子教為皇太子○賜書望之爵閣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平不定工情間群臣欲大後之妻之情部置有之質期曰臣聞养舜禹之類賴順在海中洲上率数年一及於事優極終兵鼓定之至是諸縣叛運入多三年春的配珠庄郡初武帝城南越置珠進而立,郭縣雅卿今瞻州 後以傷堂之而終不能誅恭顕終得其免冠謝而己如此則奸臣安所失在中智之君執不服動奮努以度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弟也不疑之曰龍計誠有所不能辨者至於設堂之不有就恭兼顕之欺亦明正公司善矣孝元之為君躬故而難害也夫恭顕之潛思望之其和說奉死逐以顯為中審令 副子飲稿目殺天子聞之報·拊子回葉固然其不就字微果然發多發傳來之十一, 興東京帝至 可共奏駒等令謁者召奠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未雲受好節士勸望之自等白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漢罪心無所愛清達以確解照及於建上乃 聖之仰天數日吾書備位将相華瑜六十美老人年徹有求生活不亦 と一下次有者不進治也医療主義球運専用地関東為桑斯螺律部間徳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派似朔南縣蘇敦言欲預度教則一次分一州用君子名 已之私盖不知學之數也可可情哉然更生經歷事更晚戲氣象殊勝 所執難正然根誠之心不萬執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以 食沸泣哀動左右召顯等實問以識不詳皆見社謝良久然後已是歲 一千是使恭顕海轉其和心而無後之悼者也 他之者 にもないとのでは、日本のの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 晚人不能 産生不明 四大天冠廣德回陛下不聴臣臣自刎以血行車輸陛下不得入廟美上以縣名田,出便門欲偷養船薛廣德富東與軍免稅鎮首回宜從橋紹展縣天下幸甚上即日遠秋上間於宗廟此時本英獻也附近以重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張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縣以舊於船雖縣每跪事不記光禄大夫提極進回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乗危御 四田时補御史大夫辞廣德四関中田極人民流雜門是古紀之種以東水光元年,部果所樸敦厚逊讓有行者州相影解及自己春如春時丁五五年陶城至支單于發陳传者詩西走城右結婚練目 題節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劳樣陛下巫及宫思與百姓同 來說城之口持不断之意者開群在之門說和進則聚賢退群在成則 明介易表別 教育 以外籍主集 謂知本矣 〇以周堪為光禄熟張納之力也 不受国禮職亦與好合健東縣孫且者 定国禮職亦與好合健東縣孫且置即未及為漢社權重報也

前三腳踏 藝典排說明第 何說明 楊便 如舊楊 *與本* 和政事で以 太平之節 笑下了 不勝五鹿克宗遠甚強強此拍之日令我得代克宗者蘭為京北京北 之緣衙上疏曰臣楊見大赦之後發和不為表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 與日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榜其美前之即國前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備矣驗職對此 明拍之優短顧 · 大書於與許史比而於更生等走處至東日青顯及許史皆言思緬用車。使是非城然可知則百點消城而界祥並至大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類見 温公旦着子以正攻犯猶懼不充況指之以和攻犯其能免予竟坐罔上不道棄而興於鮮為城旦程終析論城地練撥班成文薦興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騎聞白之上乃下服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又薦興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騎聞白之上乃下服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 也以於京北并可立得與日君房稍以下筆言語如天下使在房為尚書 「神記曹捐之棄市初前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者後進入表之」 ■ 陳本書》 之一各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為曹以剛直者名上書台堪猛罪上不直 厄到二年六月被〇以匡御為光禄大夫上問給事中国衙以地震日食 中海機則今仍屬京州州安福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城為河東太學海員信不立朕閔而不治文情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城為河東太極皆自信不立朕閔而不治文情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城為原人或言獨告按無難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忍意不顧前言其名為無人或言 只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便我得見言若願若薄賴見轉即以君蘭 為在其為直哉人若察美悪辨是非所以為治也使事言清實則聖不也此周不進而已然則更亦則明楊與之流順明初悉用誓而後發之 當做若其語問則堪猛何辜屬今两黃而俱乘之則美應是非果安在 同馬温公回部為置於堪值則奉高後與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 原本教化と 日本等一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憑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之事要天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遠道德之 成 最 而 化 **海港** 唐 香所尚 **一世頭田** 治天下者 ű Í 子之都親承聖化都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靡而放做之此教化之原 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竊盗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實所上而已教化之 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争闘之 恭讓則民不单好仁樂施則下不養上茶茗高節則民與行實桑和惠則果 出塞詔歷東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関内侯 無以威制遠鐵頭師公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老魔斬首數千級餘皆是 秋七月爾西羌及石将軍為奉世奏曰羌廣近在意領內背叛不以時誅 被畏天戒哀問元九軍省靡蔗若制度近中正遠巧侯以崇至仁匡失俗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開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 患上有自事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抗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 以日食石諸前言日變在周堪振猛者者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 至已四年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禄大夫張禄為大中大夫猛自殺上 真西山田一不及以雖有近中正透和侯之言何虚哉 西山田一郎之論美矣然方其時恭願用事逐堪猛殺賈捐之衙對異失時宜不益甚乎 德弘於京師設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與也上快其言课 有悦旦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與承秦之般此屋可封改設三 華之法尤被之令湯滌穢流與民勇始明勢然也後世承華展而不意 不凍元帝出

為海上縣人人自以 調医衛治 東野活品 改人為上青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虚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早則巧佞 用堆因跳 以前、野太守京房業帝也房學易於焦延器延需常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人作的以罪,明日籍我想房學易於焦延器延需常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類謹作而田田建昭二年秋後觀問太子京房京房以是貞之言發身但元帝此知明即與四日正家而天下定矣 老藤為即學言及異有驗天子說之些意見問上日數屬之君何以危所也其就長於公裝分六十卦更直日用專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以 尊新不先故所以統入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就平作象子不得與利所以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如之際別邁麟長之位早不諭 在者何人也上目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日野桓公第二世亦常問此 之好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見害公義 問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園風禮本兒婚所以原情性而明 君而非笑之然所任堅刀稍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強厲下之而覺露乎上 おいた文 不可則止 百號時間 经票的 **不實** 婦フス 不以明也若上長抱言此人不需居大位風間聚人勾甸言已發動等之被所執政所持信也素上如其殊故樂中周五應客耶印何最於經若在耶友諸的倚者得能住民歌之日年1四石耶五應客耶印何最於經若在耶願成權日盛與中書僕明年與將從少府將僕結雖即五處克宗結為 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卿禮事之甚循議者於是成以勵為不好踏望之美嗣之該變詐以自 天下學士訓已以貢禹明經著節的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為馬麼位力 致堂明回君臣之交有浅深交深者聖人循存不可則止之戒况交漫 如知何故

於天臣經濟臣湯件養先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到支育宣縣與憲往至於於以下萬里詔縣十日乃地之仍告祠如朝放天下經濟為被以中國中國共產人發演使者清極縣之一間傳統。與日本沒有政策,其中等一個大學,所以不萬里詔縣十日乃地之仍告祠如朝放天下。經濟為被漢中學與自然之前,也是一個大學,所以不萬里詔縣十日乃地之仍告祠如朝放天下。經濟為被漢古東 立非累不 功陳延以 衛介 制 世史朝編巻之十 一概之功 本場也、これでことかっていてりまた人工になむあけ唯今花雕塞則坐不断也以这塞後然が小いな也。時也世界也大非獨為何奴亦為諸屬國際民程能三言中國有標葉形質具作品をよりい、「」 軍十喜工書願保塞請能邊備塞車奉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以為不入朝自言朝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官長家子王端字昭若鵬之綱持廷(人)意寧元年四級圖干來朝匈奴下韓和單十聞到支既誅且喜且懼 音有應為有禮漢的奴對文學干友逆求伏其等婚毒行于民大思通 更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嘗沒為一。河源唐夷城下發新燒木城吏士大呼來之,惠宮天引卻漢兵四面並入。如少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綱制務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進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諸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精維及 如龍邊塞戍卒示夷秋之大利二言前巴龍外城省學隊安不忘危不可 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問遠長老言匈奴失院山之後過之未管不兴 如祭屯田東土歐高孫聚兵直指其城下彼古所之守不自保干蔵之功 兩無到支因唇使者不容的陳為為人次勇有大處沒來說言奇功與其具件元申發格言西走腹悉點誤漢道使三審至團悉來行司起來調其學行元申發發音過一度逐漸以沒有所以初數到支軍十段漢使各司由致樂其果以情也却支數談從有所與初國如或軍十於團也斯之智與經濟機制發兵與新達式經濟襲擊四級到支軍十於團也斯之智與經濟機種制發兵與新達式經濟襲擊四級到支軍十於團也斯之智與經濟機 近看無日到支威名逐聞且其人到悍衛熊好戲數隊各首之公為西域思 乙酉三年六月。丞相玄成卒七月以匡衛為丞相○冬西國 副校尉陳 第野 王 行 敬 即消傷帝庸 不漢 如消傷帝庸 不漢 失野不闻則來 何至用无實帝 守州州 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顕匡衡以為延壽湯禮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好為民與利射·勒耕稼贈週灣濱户口增倍更民親愛號曰召父〇井延以召同臣為火府信臣先為蕭縣太守後遷屬脫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去 功而軍連衛顕之談人之不決故宗正宗征陳書等於是兩種無劉向上爵土則從秦伊者华欲東危徼幸生事於蛮夷為國招難帝內嘉远壽湯 小傳義國是也其以少傳為御史大夫 兄大鴻臚野王等君為其使尚書是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 於易分争之斯大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選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過人奴婢 上阿奴者多八言益賊亡走北出九言龍者不深處且然始卒有他



東小井可為 和我的一般像記不許感明的公鄉以共同數及大樓與轉者信其失亦且如水假可如的一般記不許感明上書時勢到最下書黄務四套天成都然可知乃及傳天或都來臣不使今太后諸第官以無功為僕外脫未曾有也大将軍風懼上書辭 去阿围 九女之制 高萬世大法天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将軍常以為憂腐白酒酮将軍宜達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來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應應二年立星后許氏輔明辨傾〇社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未有山難然不立勝決台 之高的 連絡以來已沒性面優此有限的各條後來 主守直十金以上就有主守监管養入犯律免為底人以王商為丞相較主守直十金以上就有主守监管養入犯律免為底人以王商為丞相較主守直,也以上就有主守监管養入犯律免為底人以王商為丞相較 之國母教科主議而風大輕恨〇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共宮數中上城避水主商鎮辦狂網梯の日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此尚民別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般令民 詔樂賢及方正能直言極陳之士。杜欽及谷水上對乃皆以為後宫女電 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風不能自立法度惟循故事而已 立飛線社飲谷水張馬北光阿備王氏劉向師丹孤忠不用主连懷榜論法安民立政曰成〇帝林於潭也達到女厉喜前后 势匿情不名哀平短作弃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亦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帝統於酒色李政外家奏許后 建禁学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些 伯之忠有中 大臣有中 抗李林 九条大夫 皆以其書 新工無使權臣至是故權勢已成黨均可畏忠臣孝子不愛死亡室叛 與此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動以利易休以 順託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動以利易休以 順託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動以利易休以 順託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數以利易休以 順於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易數以利易休以 原於名奉才智之士以後盖其不義書生多欲以別為關於 與水亮三王氏代漢部於杜獻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經於副數此數子 經濟之十一一即以原於 以言事不實持信意居戶十里下街當死谷永上疏訟湯白君子閱致也是一切的位來和巨衡茶便湯奉使網奇盜所収磨是財物湯坐免後湯之明五年期內益來和其個茶便湯奉使網奇盜所収磨是財物湯坐免後湯之期五年期內益來和其所表面與之則立於為從事中取將軍風奏以應過後事內與将軍軍勢內自此時間與奏以應過後事的與将軍軍勢內自此時間與奏以應過後事的與特別。 何人耶 人 真成者紀

以于湯 有言語謂日 **狮桨**系子 斯斯·巴伯 拉 心理大心 际由雪竹 屈指計日 文天子心知向忠情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奔王氏權載籍歌古歌是工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數他附而或者然數的典書被飲養之五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縣選行瑞父显紀記推近行事著史光禄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總詩書古文乃因尚書不禄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總詩書古文乃因尚書不以中秘書颇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道書於天下膳非遺書記 原即以佞巧廢熟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下賢作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思職機劃整亂誅暴禁即追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免官吏民奏稱惜之湖三老公乗迎等上書訟與治常此盡節劳心風夜 之臣假令單十初立使之詐降以上古國受之虧德沮善或該為友間欲谷永杜欽以為畢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黃之職而更受其通逃即戶河平二年正月匈奴遣使伊和莫德秦獻自言欲降職者言宜受之。秦以為從事中即慕府載置決於湯 因而生除受之前合其策使得歸曲而青道此該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 上書大将軍鳳言湯多無荣智外國事可別上召湯見宣室示公會宗奏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數為士伍會西藏都護改會宗為爲滕所園縣尉児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縣之曆而忘帷盖之施非所以厲死難 湯封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為雅克合不能久女 第之聲則思将帥之臣湯前斬卸支威震百集今 应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将軍鳳 教致之大碎天六馬有劳於人的加性盖之報也做盖不兼為理物也以於此日齡惟不兼為理為少多之所見見相的之日,前即華至以所攬下猶今也言可以是因以多 生生 四人聚 此 科 協 兄 弟 弟 弟 重使者報送其使社欽說王屬曰中國所以通摩經夷應給快其求者為 自以經速不服數割發達便遺便來謝及帝即位復遺便來獻謝罪運欲 自以經速不服數割發達便遺便來獻新舊面坡關治備初武帝通西域屬遺 也之意應無見於書法之隔滿衛進於不知及衛則後 此為太子及例獨獨遺便來獻新舊面坡關治備初武帝通西域屬遺 也之意應然見公園本海上等於明如帝通西域屬遺 也之意應然見為常生。與此本於不以來明與自以受來則表見不得 使其類緣本於上述。 相談 九沙村 関大将軍 不求外外 雨中四年正月河牧草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中君心一也若什養之則都小人愚蠢不失之的亂弄此為出矣, 一年初一人也若什養之則都小人養之則是經行一也用於君子則正一時初日成帝萬楊詩書以下臣納約之一 騰也劉向因之而作五行 编古 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形鳳以是然尚使人告商活亂事天子相樂昌侯商印經商以為至聊聊天守楊形與王鳳連昏其即有災害商朝拜諸尚仰視太爱之遷述却退上聞而數曰瓦德相矣〇四月詔収丞 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歐內不來外令遺便者承至萬之命送鑒英康比糊以幾此今縣舒度之院非圖斯能赦也且其地險阻定害不可 冠臨當拜左右皆日未晓大将軍 非陳城城上日此小事何頂與大将 上讓讓無所單左右等層副向少子飲召見說之欽以為中常得召取衣丁酉陽朔元年如應於吐縣胂下原此至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之實持罷敝所特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乃至處山而還 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園争之部収商丞相印段商免相三日 其應則有谷有不谷有同有不同則將捷君子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應則有谷有不谷有同有不同則將捷君子以為偶然而已失若推臣的情可犯子卷秋紀兴異而不曹華應蓋謂天道遂非謀謀以喻人以准也的敗後致王氏甚為曹中治法不會若以股終蓋 由目音簡以以准也的敗後致王氏甚為曹中治法不會若以股終蓋由目音簡

移宣不改 芝道水洪 代幣冶 御史夫其門下五侯子弟事為者係者好士養時傾財施予有各競為以莊養則 以此四次以韩宣為左馬物官為即所至有整述所屬所有蘇戰可至也 · 宣子惠 王音為 為問題五人能被全宣會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還何不教戒惠以 外方京奏 是草薦思野王忠信道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欲倚以代鳳鳳聞 也宣為左馬納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吏職宣吏曰吏道必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皆林何可學 以要死風不可令久典事宜聚忠員以代之上令章試來可以自輔者於 言雖為風所舉非風百桂不親附風乃養封事言日食之若皆風再權被 赐告歸就醫鳳風御史劾秦野王私自便騙家奉韶不敬杜欽謂野王之 之便尚書幼奏章致之死自是公卿見風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逐病 王之過前丞相酌內行業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賄為歐所罷身 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如之 成成陽朔二年以王首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 輝寺雄至報行皆香傳不如神史六失青謹瀬初牌條不寫華恩而世故 灰上路門之載手準本日将軍前如有不可言歸收将軍美與與有並但已支三年秋大司馬大将軍王風聲以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順 | 忽懸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恃思之依然不能用其言 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朝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級不為其奈宗廟何見 於明部接近宗室 疏遠外成子子将孫無雅之計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數 冬長名也 安敢納忠哉甚失成帝之不君也 東京市 弘 下海 与女民市民子はずまる」では、 教育で以工製造的地子先是完成有趙廣漢教教工尊王章王教治で皆有能 教育では、工製造的地子先是完成有趙廣漢教教工尊王章王教治で皆有能 が書きた以工製造的地子先是完成有趙廣漢教教工尊王章王教治で皆有能 の書き、東早素動学放射の大上次者代章の 阿斯三王 名故京師様日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新神·新和侯時五侯千後群以與馬群色佚游相高王事子奔因折節為恭儉 劉輔帝·万成死一等論為思新論音倫橫派地東斯縣○五月封太后第子奔為 以母天下惡莫大島畫奏詔収總縣後歷秘徽師丹谷永等俱上書枚後 東國神祇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忠晚縣今乃虧情総欲傾於卑睨之女欲 武周教皇 我員本題 的馬之瑞教猶君臣抵權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盛彦成怒之 自然1/40 は上瀬編巻之七 原在帝後重日時間水也較失必美鄉外很為便作質順後官於是贈的原在帝後重日時間來公司大学文部後仍入有宣帝時報者構造的人。 小型大人進出之意及帝国上兴心:○十一月於聖后於人初上後行不禁則即成帝之所必衷熙則漢之宗(日本)之所以明史宣后於人初上後行家則則正任五天石実有罪情地自開於不來觀将軍傳那自殺則加文帝 少府宣連於從政舉指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斷國而身無數器惟 至五鴻嘉元年正月以薛官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 異者乎雖感夜自青改過易行妙送有德之世考小窈窕之女以承宗廟 天之所建公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於地次卿 對使行父臨為成勝侯讓太天劉輔上言臣陷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端 下的神考察上從之〇三月丞相馬龍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之鄰因曰後将軍朱子元無子本附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經奏情 后及帝文之封奔為新都侯則成爾為四對位益萬的操飲邁根施賓客 動身傳學接號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請父謝知由有禮意鳳死以奔託太 水無所餘**虚養除**冷仰其諸父矣奔敢為激發之行費私冒待婢昆弟怪 人漫反府以

提供な可集 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羅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街史天夫方進以生意。女不見班生今日後間違言不得己左 憑放為此地都尉〇十一月兼免 學所以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于酒微于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情的大大雅所學所以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于酒微于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情的大大雅所盡討醉路妲己作長後之樂停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指問之曰此圖 為基本的 さず 其即此題以留連也而解立派連詩書法紀之戒其原皆在千酒上乃喟然嘆日至 **孝子姓父**主 王教中内 引病者百 民性守 罪左選北地都尉上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演举白時上報極坐展風一許等或之重器得士則重天士則輕巨數上書求見較後報罷臣聞發桓之時有天命應幾可復腳級致嫌稱將既孫樂順襲私都無稱獨分侍中張放以下蘇於見說至高天下布衣各勵志竭情以赴關庭漢家得賢於此為歷天士者國孫陛下誠肯昭然遠蔣專心友道權經歷改新德既章則大展應幾可道,舊時以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 月星順如兩是月時日食谷水奉對回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樣在昭陽宫光禄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議六月立使停賴氏為皇后総戒后既立龍少表的其女弟的心绝幸為昭冥義心回語時射便玩一些與陽僧讓如其言可與衛奸之順,以志樂為之為此 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友故百姓怨恨微館仍 財內則下門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安泰基本不敢務極學陛下輕奪民 舜禹湯文武周公立龍背小些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藩佐 書所載賢妃自婦與國題家及華婆婆要要也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像 又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記苑奏之數上既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 然内森共言常喔嘆之〇昌陵制度者泰父而不成劉向上疏曰黃帝堯 一比誠素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整母於防費四尺延陵季子並其子 墳機次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非有為像誠便於體也上 一年正月大司馬王音卒姓歌 正前忠追歸以王南為大司馬〇二 公言空及香缸 梅福上五十一月七日 位素 東大 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十有上書言可承取者被以斗升之被赐以一束 假公放照於照於終此九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既於別以九九見者飲此等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所人以九九,將而公不納此為自之以九九見者飲此等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所人以九九,將而公不納此為自之之也。 国従家を養 智利對於 篇世新以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妻爛然可睹美故爵 福敦因感道上發棄職報既至是後上書日背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讓十一月故南過尉昏將每宿上書不報時意不報所以是業言之實也十一月故南過尉昏將每宿上書不報時意不報所以是業言之實也之何幾之上 樂成成形 **等園故天下之士雲を帰還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殿此高祖所以無敵** 繁竹業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他而不語上善其言 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者皆及人或 對不希首自合如或不從不疆事以是义安有所言軟削草藥以為彰主 泉校左道以数門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者将可遇求之遭遇如數局補 感應誠未易數必復諸祠是時上頗好見神谷永說上日臣聞明於天地 其日馬大風核不常點之以問劉向言國之神智舊時車站立皆有神祗 丁米三年十月後春時分除五時陳寶祠初帝因匡衙言能其泉泰時 **晋見涅翰人乎** 杨氏回發如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讓且平其雅矣以劉向之賢猶嗣子獨一人情祖於禍福而為動思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稱

等班上拆要中口臣得從龍港比干訴於地下是突求知聖朝何如耳左将軍事等斯到張馬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连座,沛佛罪死不放御史将雲下雲樂發燈上其正是不敢風聽尚方前無無斷信臣一人可以月了作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其正成了水見碩賜尚方新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要過失以至文章屬不得則何児濟見如們之所言亂道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修政事以為賴收事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军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 新神経已西元近元年十二月大司馬王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〇罗昌侯預馬 天地水师 思何武去後 見形容景 為子孫萬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至势陵於君惟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 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此理檻上日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簽明兩聯的麼意允乱叩頭發下曰此臣著落往直使共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雖家后以特進為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吳異談 府此以隔此以劉向上書曰承襲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己之不終者宣天地則行瑞亦降失道妄行还天暴物則於孽並見称訴訟職并死於縣 之紹起皆有變異者於漢紀天之去就皆不昭也然哉天文雜以相晓願 七月有星字于東井上以炎變傳談群臣谷永對曰玉者躬行道德承順 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然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状侵 切王氏等政所致上至馬弟群在右親以示馬松於新北古馬自見年 踢清閉之或指圖陳收上報入之然後不能用也 班住兵而逐死于幹手情故 下南湖口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泽在民也漢末人才,斯謂願波之下南湖口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泽在民也漢末人才,斯謂願波之名去後常見思 主威事外成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特非自在光之 成中四年以何武為京北天武為史中法盡公進善退思其所居無林上 送 及 号包 日勿易因而解之以旌直臣簽明事職到 少大大 現の所意 不可な 臣城地成五 な状不古 永王限·药谷... 風化天下 事 ∟事直 去了四年王根為分外被入為大司農水前後所上四十餘事事相及 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情以為治刑法所以 不治未之有也益禮以養人為本。全有司請定法削則削擊即擊至於禮 導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也 嗎 時 是 而 後下下 版 小 年 之 看 紫 縣 所 干 下 版 小 5 年 高 紫 縣 於 干 下 版 小 5 年 高 朱 雲 以 一 令 而 言 * 後下死有後(育者矣) 《防心者其故》和罪者出于本心群之者出於運國不尋歧小匠權道)出版而言預期目特書故權里令本雲言歧小匠權道)出版而言預期目特書故權里令本雲言於下稅,

以為治性 哲以財 就是原刻向 之天教化 學此本計工 表育之帰 史上可谓 劉何便 皆れる 平不正立 北京 湖河三十 示循其本 过 到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識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 後三千人今天丁太學弟子以於是增弟子自三千人嚴餘後如故丞相程方進大司空何武素請立辟雍末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助治也今察所侍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大平也常以问言下公卿議 **中國二年在學歌局的中心實施等為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記方進賜册於君未害不為之等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號而不依此夫明為群小側目乃令外親上樂事其義安在哉故守寶更生傳見滕慘於君為與和年从學猶未能無或於異端與後與望之堪猛難也立千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消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帝合於中消寶本書** 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鄉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 大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傳 关無其本則欲以其且教人私益趣之於虚偽之城不結不為之愈也祭成惟仁者所行肯禮所安皆察則是礼察之本也 库序替容特其具再文室 具劉向之論羨美的未循其本也北于日人而不仁如礼何如 所斥不用政歸外戚国家将傾何大學之為哉 以祭亲規成市則甚次色感無樂和光等則亂經義獻說說記直之士下以明習人倫為要以三代數化之實也今漢廷徒增第子員再民三妻校商序照摩右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 進展帝紀 方進罪不至死 而誅之以當天村福之至安可接先籍其可發 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不知命 開旅術 謂九秦五秀漢之中 能流之經典語有替 修旦墨明新刊 嚴 と野土男名日暴日教以為九家省起於王道既做諸侯力政時君世王好悪殊」とは近親編奏之二 東湾の帝記 カと見れ 是非 (無) 新限氏名田不思行初董仲舒說式帝以歌用尚執之法除井田民得置至中 方之董相貴五十百之相處哉 『買富者田連阡吗資者無益難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 榜六藝之術以观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離氏耶飲之言多好如些情致堂回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備者之所修也今川儒於九家而日所致堂回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備者之所修也今川儒於九家而日所與坟漳平則必縣亦以 展系等線 墨氏二本而稅積者奏婦之道是皆六城海川如秀后附 于养养书 權 是以九家之術養出各引一端崇其所養雖有敵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 失而來諸野方今去聖人遠道術鉄際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 **田以鵬不足案并**

· 東京河使北入海北上策心多年漕運於閩地使民得以既田分段水勢為東道決之使道蓋為民者宣之使言成徙護州民當河街者央廠陽鴻東遮害鴻立市西其川省止児啼而寨其口宣不慶止牧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書為川者、明潔は近野道嶽委言冶河有上中下三家夫土之有川浦人之有口也冶土而防明報は近野道嶽委言冶河有上中下三家夫土之有川浦人之有口也冶土而防 曹操言治 田館 門員達」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路還陳湯展堂前因王南初湯免為重之於此中東也若刀繕完故隱增早培漢芳曹無以此下策也○十月策免大 寒寒中一本羅所精神折衝本務則招殃致込の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待止見等而本羅所精神折衝本務則招殃致込の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待して東編末之十一 議後第七十二 東東東 明明天 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 丹传達言今里世承事奉事民告教華馬四 即一要 尼臣社會 ,何中一菱下了 时之晚公主名田各有限服内侯·更民名田皆盛遗三十项特贵戚近碧不便逐至大量公主名田各有限服内侯·更民名田皆盛遗三十项特贵戚近碧不便逐 上中工 無人從撒達和至是議即敢育上書於完日過為聖英楊威雪和卒以無 司馬結 · 八之廢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馬〇九月地震翻言柳經歌體翻為國恨之忠臣杜稷之衛百萬之家不如一賢多五於朝陛下之允煩便 后不欲令喜輔政柳太后於典政事數禄之,乃以師丹為太司馬而甚 天子逐為長安而卒 罪老去張峰正當西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豈不漏故書奏 賜金素病縣何武唐林皆上書言言行義修繁忠誠憂國今の寢病。一旦 首特於困宜署為限天子 下其職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刘侯 道歸水無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陷太后故退百條其不 一次災異問待部本華對日地道華縣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 一月大司馬 一月大司馬奔之被骨能就寒來無端望情這甚是國博大后從第也大一一南湖回 起使無事下於民也好之替師門之聽信平其等議者矣 帝一諱改定園王弘之子元帝無孫也成帝無明立為太子 東は天地野区民では年から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の大皇太后大皇后軍皇王列門侯丹為庶人復賜書嗣内侯冷張改循等奏言足陶共皇太后大皇后軍皇皇皇帝 防泥二年蒙克丞相傳山侯光為族人動情聽想前着與以以朱閣為必禁熱不改謂参宜少誠參終不改其孫至是為議并尉亦自殺時縣氏死者十七順與以遼柳侯級於嚴好修客儀以嚴見惟不得近侍惟極五侯皆敬憚之程方進 新經為世高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見大重宜後其野色使奉朝請韶賜丹 法清清司之出的介育支天后,一张,日君藏位而照下臣明传而皇耳人后,我们一种将随近强受使有大败,处理喝殿中少阳荒时待的杨雄友李老是一大的歌明将随近强受使有大败,如此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便行省於 而此, 之元帝嗟嘆倍敢重爲順·漢子熟因成其能常追怨之至是謁者張田誣 部計為五首逐東見為無人唐林上疏曰君子為賢者讓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者 1000000 世史類編卷之十一 明本性有 直前當熊而立元帝問之對曰猛歌得人而止安恐熊至御坐故以多當 亞馬大后北事元帝為便付當位辛民图縣逸出揮便行等繁走馬便子 新制內侯〇十月中山王太后馬氏及其第**宜卿侯祭皆自殺初傳太后** 型之紀而就無主當毁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去皇也丹由是後不合上 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於之是二主也又親書留殿空去一國太祖不 祝令共皇長為一國大祖萬世不致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德奉共皇 年而時其父母為養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后立後奏 得復改于無對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動意言 禮取法於天地事里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陷共皇號諡已定禮不 馬衣服宜皆稱皇文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令群臣議大司空丹曰聖主制 乙卯運平元年以傳喜為大司馬俊并購太后○九月兼免大司空高樂 奏馬氏咒詛上及傳大后因道中諸者令史立治馬大后后乃自殺常宜 以衛威權然制於傳太后過龍於重賢殺王素觀宣而進孔光 在位六年前第二十五年素後按諡法恭仁短折曰及〇帝钦 , 漢衣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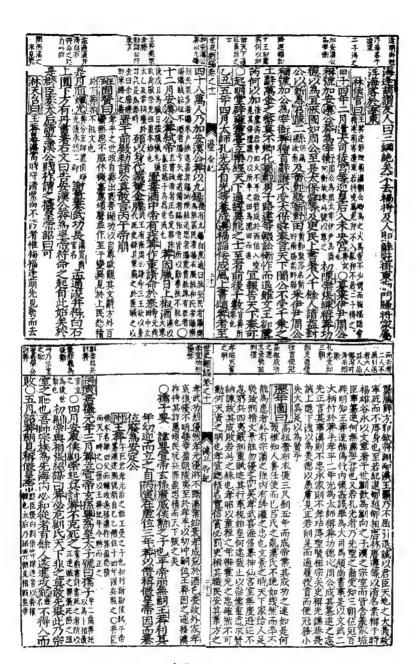
驛之四國中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間型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玄諸侯得 だい如水 諫大失辭 汉 而云命剛正卿以輔之於是國也界世事重然後士民附爲是以教化行而 為干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號〇四月以王素為丞相嘉以時政計為即 東印為子孫卯當日吾居大位已有素養更印**遠**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 治功立孝文時更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 留神於撰賢記書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者容求全下材優危的極唯陛下 也其二千石長重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奇且之意其後稍稍 亦以為聽失之衆且曰憐為人強数多權謀宜将不宜相恐有凶匹逐疾 學為果所或空名得進則有禁禁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學統 第為的儀為腎起大第北關下當最酒麒麟股沒暫交子親屬是軟從容敬能主破個關作其可得等○帝以董賢交來為少府專得通籍股中女際的員會與兩所以會實際的人所或得過數段中女則以廣重集也會與兩所以廣重對為受援者以為大司或方正三分分明以廣至集也,與兩所以東西與一大司或方正三分分明以廣至集也,與兩所與一大司或方正三分分明以廣至其一時間,與那崇以榮覆,其為心是大司或方是三分分明以廣至其實尚書令趙昌因秦榮與宗族通續有政上書雲已君門如市」以職率見責尚書令趙昌因秦榮與宗族通續有政上書雲已君門如市 則參來入御左右賞赐累鉅勘黃養朝送尚書養財和崇陳上由是數學的年二月停中董野性和茶便佞水上三流得華於上縣品縣建常 三年三月丞相留卒上石欲封當事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禮起 ·則已操文定計者久失帝视賢呼回音於法堯禅幹何如為己王奔東就之就異特孝平而後伏哉其在哀帝幸董賢之且 種童而欲揮以天下也战於,是王 英學於一名聯請做貨物力機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大經之治貴於未亂 會議員也到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回與單十上書頭朝五年公卿以為唐藝於 での新いず大変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目事決意而已也宣語雖 之言概 ř: 東北上大家之勝貴於未戰今軍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隱理 可引無既其職於日鍋見等成皇帝府外親持權調亂天下各樣工度館用其無為則以來大大總是上書以來大大倫思新月及後官異問為官議與董姓八月課大夫總是上書以來大大倫思新月及後官其問為官議院董 經術者以上令休託師佛急微鄉書使領外親何武師丹礼光影官聽藤 育種之士論議通古今。於國如戀治者敦外初小立幸臣董野等在省戸 K.息大形豆族所孫龍自天的好人之雄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幻童未通 国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及發劇於前手朝臣亡有大儒 下官爵非陛下之官對心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下民服置不難裁斷對 三世無何無量之事後無罪之人状心於限性的な中之北哉以為不一生地也再逐北自是之後回奴震怖益水和親然而未肯存臣也夫前 始呈之稱然不敢與圖回以高祖之威盛數十萬果用於下城一回日 不久供不暫貴者不永寧是以悉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家遊府應 之多處仙鄉鎮附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國奴有禁心欲掠 · 收集 · 可受單而國威事。各不受李雲於是楊高帝之天下

聖其古典 製造 割對日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值不可能免 七三類編木こ 透唇而包 世上地上 民公五万 兼宣上書日陛下父事夫母事地于養教氏即位以來父馬明毋震動子鹿歸弟蘇明亦書以傳母丁剛其財拜有命書是問四幾〇以勉宣為司司馬將還之官當拜之日權然日食指象如此似不在他上入以母印綬 指暴為言語日食明勝為陰所徐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兵至乃並置大傳異了明等皆為司馬曾有日食之變社都以方正對策日春秋災異以養民心化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繁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平大之見異所以物戒人君欲令覺悟友正推誠行 就相然指明蒙地誠可畏懼陛下內然自責避正敗樂直言水過失必外 軍是日日食罪能要就第初要取息天射謀欲求居位輔政節四言炎異解者 已未定 所想望國家雖實不得也者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對十而愛一臣縮於朝者不距不欲者不隨峰是今軍十陽義頭朝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 康神爵之間匈奴 文報節中書而遣之 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将軍行邊斬一即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朝 蠻扶伏關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主專務治内,以固其本不勤遠暑, 審元年正月朔以傳 晏為大司馬衛将軍丁明為大司馬縣騎将 内亂五單千年立日逐呼轉和歸化稱臣然尚顯於 文和· 與人主任美術變更新車和人質至中門光人關關下車分此辨認此時下車時間不可以完全的數之禮上喜立拜北西兄子為誠大夫常侍殿由是權可其也意可求以別光為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於傳館重聚下車拜來華上意可求以別光為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於傳館重聚下車拜來華一下已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看千人遮丞相目言又守临關上書上竟抵 王子子 師道杜北 岩幕と変 支問野不 七二朝編大元 声主名 像也六八八下司課與當你於好之不相此行地視園夜官為父令行勉得可勝八八下司課與當你於好之不相此行地視園夜官為父令行動主事為相重及三年新選董與新書縣于有申奉嘉之風表視形地之下正為人相重及三年新選董與新書縣于有申奉嘉之風表視形地之下 武不能進應重賢父子不能退罪實死死無所恨逐不食呕血而死緊側問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網採以解離婚期日賢北光何上乃發怒召動語是慰謝問然仰天嘆日幸得充備學相不能進昏退不 道中宣出述之使吏約止沒人其重馬推歷宰相事下御史中永停御史 傳太后遺部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還部書諫日臣聞爵禄土地天之 彭宣而拜勉宣為司禄〇下丞相辛甫侯王嘉教之禁附於無城爾上記役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與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置天意與民意耶摩之如此及所以害之也誠欲及賢宜兒之意就國後 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公高祖勤苦 西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書奏上不能平及封張董賢皇 自然高安侯賢侯幸之臣而有至尊以祭龍之四方皆同然疾陛下襄疾 有也王者代天野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果無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 結未解民有然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今色總言自進賞賜無度端蓋府養 降射敗禮拜謁迎送光白句或可也如茶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己為日日致堂日上勿令以幸臣前以足申朝廷厚宗廟則師道也舉失今乃即致堂日北光以經學為亦師不能如申屠嘉之厚即通循當明言於 董野有龍又形媚处之態完聖不云乎過去患失無所

1,000

p 企 主 見 則就完成 君衛布 ち変 組みたこ 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慶謀大臣欲疆主成以則武宣帝為法則也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医犯教師惟日○八月帝府帝觀後之上情報情則等章謂之何或故三人者雖仍惟任○八月帝府帝觀後之上情報情則等章報之何或故三人者雖仍惟任○八月帝府帝觀後之上情報情則等章報之何或故三人者雖仍惟任○八月帝府帝觀察之下於是 可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者何武公孫禄以為比世無嗣當建立親領尚書事不顧相以养為大司馬西後者必衛相投聖於地果何成乎於學堪然中父都與於縣後合浦莊氏代漢之〇太皇太后以王春為大司馬坦衛中父都與於縣後合浦莊氏代漢之〇太皇太后以王春為大司馬 太后侵傷王后借縣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後能任俸臣董賢位至三公本后侵傷王后借縣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後能任俸臣董賢位於治既而傳統司張於月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侵節原知成帝優容屬家然而聽信該論帽疾忠直漢業由是逐長 ■素で17 人、減えを出 不能對方石新都侯王華佐理本大行政兼節兼職院本以太后直収賢印不能對方石新都侯王華佐理太后以善前來議院本以太后直収賢印 校能歸照時間中一十三即日與事皆自殺奪級其許格相至微診視因 應我與其所由來有 納夫 取我與此以著之詞則如孝 小月中山王子行即位 弊 九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恭奏政百官總已以 中田回記宣見險而止異乎為意失之者矣 多子行為嗣賴将軍王新與排軍職車○八月東免大司空官置就國初主不宜令外展持權親陳相雖太后不聽自用奉〇七月四中山王 而變節即 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其若王氏何 馬名 高 名 高 不 高 上 周 北蘇東二 光蘇之子 東西 平 聖人之後 臣前 在这二年未成為前指曹東司 十一黃龍棒江中土前上之縣云爾 大大條官自藻風益州之蟹夷縣自維然勝之謀僅足以能成死而漢朝 分鄉乃為鄉所與其不知之即於知之而相率為傷即 公鄉乃為鄉所與其不知之間於知之而相率為傷即 公鄉民國白雅之瑞華宜賜號自安運公 周公上聖石公大賢尚循有不相悦者於經典两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秦寶坐克終於家 師孔光大司徒馬官等成稱奉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是孫實日 譯通平替鄉首亦通於白姓一黑姓一川縣既白牌重於是群臣監陳奉華四元如元年正月王本風城「益州令聖外縣夷自在遊水氏班於市 然多三年春明安建公林文·聖后〇安建公春校其子字城中山老士 言等數百人海内實 網治紀日平

. 37



生態を新丁 東非他」即文○奔因圖承平之業府庭百官之富百整電服天下是於奔一朝有事之。太皇大后建時縣的四月孫卿蔣陳侯劉快起兵討奔不克死之以等難即以上與此世歷也推構的一四月孫卿蔣陳侯劉快起兵討奔不克死之以等難即以上與武神時,正月春蘇孺子為安定公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漢中能即以上與大局,以東京巡遭技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蘇城也更號德太皇太后回新室文母以東京巡遭技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蘇城也更號德太皇太后回新室文母以東京總大學大后回新室文母 天子位乃以悉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定有天下之號已新秦自稱新皇帝。蘇爾董作嗣道以獻奔收鄉柳天粹總為本時年四十三至高廟拜受逐即其 日古者 以無併起食都生種者規田以干數務者自然立雖之居又置奴婢之市。 之其心意未滿極緒小便家制度欲更為疏闊禁不得買賣田及奴與乃 佛佐殿言者必欲得太后軍能終不與耶太后間奔語切恋希脇之乃以 湖川愈於討城如此哉 一部前天下以當及位孺子之意於是更士文表被之工為臣子之動前所以我漢為何如前三前班有書曰東縣所以我從表之此為王十敢所名表人知義者前日對於此兵從若臣百餘人今瞿義之地於王十敢乃名表人知義者前日對於此兵從若臣百餘人今瞿義之地於王十敢之為 校返初始元年并自謂風德日盛大養天人之功遂謀即直之事十月衰 以報受人被寄集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良義天下豈有而兄弟即因 使王舜請重大后不肯怒罵目而屬父子宗族衆隱家力。官員家世既無 光牛馬同蘭腳門馬緣於天地之性人為肯之表像氏藏輕田租三十代 而豪民侵逐分因以後分日将食者死田以属者田耕而分所以电 一夫田百都什一而我國给民富而頌替作審凍聖制廠并田是 太守在裏放外祖羅與好西蘇不當情者後俄郡國三朝 餘萬群間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整義莽曰昔周 予生以表 紫田及好 向如 是為下後數已度長り以上的別面上人名的目標包包 1、1791年四天下再政策是之功夠數報之共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渡越河及亦創文而天下再政策が重明歧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傳武帝選将源兵深入遠方難有克獲沃斯明歧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傳示市選将源兵深入遠方難有克獲沃斯明歧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傳示選指派化之侵擊猶是經諸療抗內侵關明顯就素命將征之蓋境而選其視派化之侵擊猶是經諸療抗內侵關明顯就素命將征之蓋境而選其視派化之侵擊猶是經諸原於,素獨應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關得下策盡無策高國至蔣 开田致出 更各回目除田子九族和里鄉當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或聚者投諸四府却商之地 井田万市 運職村 七人後 衣掘也と 大好也以等用男育媚老物精也千里青人學用此 被告婚者 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餘餘八年本東日龍北邊尤其於三十萬表具三 是為下策事星被民力以在层處定表為里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丧社 -田曰王田奴婢曰於屬望不悟 夏黄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并者今野而為数俱而于辜刑用不輔 稱贈她的稱照不確識 對會中華 南面之再漢諸侯府首泰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類德以來容媚並不中外彈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惮因母后之推顯作福威詐謀已成邀據皆繼統苗裔親屬蘇遠不為士民所尊勢與高室俱異是故王舞知漢(ARL) 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奔所管為而指以為非也無非無以使民與於魚也又死奔賊而能行手無井田實為萬世之良整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重处室已在已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及來蘇之漢不能後至再致室已拜田良法致治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戀寒如 帝分於助房衛削吳養武帝下推見之令而潘國自折至於長平之際成太宗之業者亦頼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艦以致盗故文拜官官同制京師可謂城柱過其正吳然卒祈諸召之類 三十二十二八种發送諸侯王為民

とと **駅**尤五錐 之人 內似與之掛難過民死亡發複数年之間北邊度空野有羅骨美〇群太正禁之郡此是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暫人民城區牛馬滿野及奔擾亂工禁之郡此是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暫人民城區牛馬滿野及奔擾亂州於徵發始流亡為盗賊都遠愈與新縣非龍城之本不聽轉去穀如故內部愁立臣伏曼之蘇萊斯非歐線取縣非龍城之本不聽轉去穀如故內部愁 其為素乃為中口連奪中上版數 之明主方像學家之德小臣欲守高產深谷進離見子了按非有我 我悉聞其言是族此耳樂又曰子香敷於正耳而問其與由此似的不敢 關意取頻 常明的樂文章牛敢放了為於世紀这兩唐皆仕棒的相為群人子四友棒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於世紀这兩唐皆仕棒的相為群人子四友棒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子世紀後兩唐皆仕棒的相為群人子四友棒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子時清名之士又有紀浚薛方即起的相唇林唐遵皆以明經歸行顯名 年老夫祖宣以一身事二姓語畢康不復開口飲食精十四日死的問奏在老夫祖宣以一身事二姓語畢康不復開口飲食精十四日死的問奏被為养所也然持其常不食平而與一個達前先發而表取念謂務之所以高於稱頭者正以其不安而稱之審其集時以金大於時點其身也 印設就加勝身勝數推不受請門人高聯等日百受漢家學恩無以報今年於以秦世典務等時對遺使者本重善印設迎範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師王舜死蘇維縣縣政治(一本) 時師有疾疫之豪此四難也輕重身随不得疾行廣徐遁逃勢不能及幸 而逐順文累輕重廣東應前後危始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 禮尚多人不能看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聚春夏甚風食精飲水以歷四 1治中又當自務食加二十斛重美胡地沙田多乏水草中心物故且盡味即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而倫獨之相依仁也 **玩店食官** 世を朝始来て一 水白木苦 秦天下整整地紅不怕刑者過奔如民然然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 受豆飲守在位成悉令,幹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循用湯祖職與 時別職日吾可以班美即乞骸骨去職鄉乃因為掌冠大夫威謝病不肯應三子 為愛州利史亦以無直為名者是確欽詢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即不出戶 了五所縣圖推鄉那及朔門縣林兵起奔情位九年法令項奇民搖手騙飲食至是前峰平計騰關張市東抵兵軍教報提收東主朝休願日太后令其官屬里貂至僕家伏服日獨與其左右相對改樂正朔伏願日太后令其官屬里貂至僕家伏服日獨與其左右相對可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格乎飲酒不樂而罷都更潔家里貂若黄貂又可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格乎飲酒不樂而罷都更潔家里貂若黄貂又 於王匡王原南陽馬武嗣山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到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資者照以自存於是正起為 區利州新市人縣 為人問其故威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脈乎悉以飲其家律令書文壁藏

1

原来 已卯年春本立須下南乃軍于大秦在華匈奴大司空史記升奏記司空は金田東町機帶起兵於區一蔵間至萬餘人又有東海フ騎子都亦起兵鈔撃 ·家之民也如此則胡獅子嗣青徐之極在於惟帳美升有一言可以鮮天 夜繁養不充田荒不耕較價騰頭酯斛至數千吏民間干湯火之中非國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為重慶方春歲首勤發遠 **愿社程以唐英為太康斯曰國歷民省祭在奢春乃身短衣倒縣充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館家引見極陳所懷色不聽 一歲間至萬餘人又有東海刀問子都亦起兵士 食出見男女不具路者尊自下車以來刑緒 设書太子臨洪 7 思教詩人丹日今海沙世史前衛春之十一

照所以 起夫民所然者天听去也买听到员民厅里上就是一日也放使吾属因此得所的 可王莽苛酷精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恩遇非一日也放使吾属因此得避多。 成思德今到氏後與即直主也織遠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遠與為餘冊言 起夫民所然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人 近紀

而口前於故動養之外無前語圖和之外無典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之法不斧鉞不朝之主不輕特受金之吏且目欄樣而心田野足軒陛馬緊臺情百金之喪後官無曳地之衣水松言直諫之臣除誹謗妖言 一代大編為之前而即入機於朝於是龍點申韓蘇張憲章大法協曆一本成康漢言文景術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東賢良方正於大廷海情是亦據刻中之仁思也殷廢屯屯代行家憲上下無然既用和略問 語報胃與非正也盖知術雖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磨治故商山之為避雲蒙非誠也對三應聚非制也類鹽功臣非仁也被圍向、登非智也人以惶非敬也追羽图陵非信也溺愛戚觀,非義也欲易太无非意也,是威加海內坐東重要少者其規塞已未遠 失然分養魔塞非孝也變起威加海內坐東重要少者其規塞已未遠 八上城五下登三而大風一之祀以格道縣藏馬金戈之天下離不足以上城五下登三而大風 專兵也三新教物應省發其牧守自稱将軍用軍年號以待紹命○神間運兵言執行者。 色旅尤渡水池去畫推其軍實轄重輝黃輔轉並出城縣於是海内豪傑古縣主 色旅尤渡水池去畫推其軍實轄重輝黃輔轉並出城縣於是海内豪傑古縣至 大雷風壓尾省飛雨下如注演川盛益驗於出願士卒游死者以萬數王 然大敗勇甚可怪也秀後進引色女却諸部共東之府氣益止無不一當百 在灰城區各萬雄額歸據区城以功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於城夷由明物爾川屯在西庫制作賴加城為異監五縣為建文所獲與曰里甘也母為教平市乃會公鄉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東立以示群臣〇劉秀後 (僕○劉秀至國院應悉於諸常兵俱進自所次騎千餘為前鋒最色亦進到鎮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富表義主更始乃封彭為歸德 平五縣以降○新市車林務時以劉鐵兄弟威名益盛陰勘更始除之更日諸時多暴横獨劉将軍所到不屬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前 李彭守國城國丘政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将飲殺影 **南破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議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奔兵大凌會** 初奔兵将巨無動名神怪團思陽助勝而秀軍中有侏儒如君章能後狼 不同心共眾功名及欲守妻子財物取諸府怒日副将軍成如是秀笑而 敵強并力禦之功無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風隱即接諸部亦城矣今 大東百萬園風歌訪将見兵感惶怖的欲散歸諸城到考日今兵穀少而武號百萬園風歌訪将見兵感惶怖的欲散歸諸城別考日今兵穀少取武林縣者 医整瓣转車不能數三 高能驅諸武獸院約屋東之属沙功威六十三家以繼事吏以長人巨無勤為國尉轉引軍門都引也养许東四六十三家以繼事吏以長人巨無勤為國尉轉引軍門都引也养许東四六十二家以繼事吏以長人巨無勤為國尉轉引軍門都引也养许東四六十二家以繼事吏以 一一之 提屬河南開封府 原手不能言由 及家僚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将軍劉方等河原殿院陵 夏新共至城北場特害迫乃更請秀計之秀後為圖畫放敗皆曰第O 千合戰為梅之斬首数千級諸将喜日副将軍平生見小敵任今見 读准易王纪 始立怒日本起圖大事者伯升納為兄弟也 名本達王邑王奏祭兵于定山東被諸明兵去 府将軍 定陽功 如平常 更始以是整拜秀為破虜大将軍對武信侯所惟參判則軍惟深隱過而已未當自伐原臘之功又不敢為觸服喪飲食言笑如平當即日殺之者自民應就訪起期司徒堪時終官屬迎吊秀秀不與交於誘 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 於敢人前公中請應除赦岑彭以顯素能行在食生 內若以足以見其堂之不祀也上者於明室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 家厚士宣游俠下客之為哉美之後其處将存乎配天之他業而痛明 後漢書日大丈夫之鼓動後起其志致盖遠矣若夫亦武王卿到之被 您您馬則光武亦被殺矣安活而有東漢二君之處患難雖云性友不 高空野日後失安寺のとであるのであるとして、 1911年日の新港文王之長子而文王不政以為然然馬則文王 及其志高層逐獨發所忽鳴呼古人以蜂事籍為戒無畏此也 殺矣安将而有西周更始殺光武之長兄而光武不敢以為於無數文王之長予而文王不敢以為然然為則之王亦被 鉄之編因事。李軟朱鮪生動更始介就 孝平皇后妹曰何面目以

珠蹇幂周歸 東縣言 火要含ま 黄素便出 漢言歌連 がい ある 養 日夜日 自勝老吏或重深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或儀由是識者皆屬心馬,諸将過皆是情惻華及而服婦人衣葵不英之及見可讓像屬骨數甚 之類從事司祭十二人以主祭奉之一如淮軍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 北乃以为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殿州郡太至河北所過郡縣方家 更始欲令大将復河北 火始料都容陽 五起辛目 爰至於盗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珍元恵雖漢亦後還而其楊未鑿之前折節下七輕財好施農粮後治元后為其所或無之宗主逐 云蓝 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見嚴緩而想思釋大孰計一時期日養在恩釋不在威儀也蓋自戦国泰項陷民水水而漢指之一時期日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雜以泰制何以威民心如此即感民心 以立私該舞誦六藝以文藏言同帰殊途俱門叛亡。山皆聖主之驅除 威機之得失鼓 熟除能否平達囚徒 被也因該戴葉服該者 除王 施于民田氏之所以并其國的古藏佛之徒往往若叫方蘇在矣亂臣數子之数世也禮拖丁國乐總之所以試其君學 次劉秀行司課於尉使前整係官府委乃置除屬作文移 **☆ 英軍陽正紀** 少克 粮大司徒赐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對秀 高其才 茶師問告君 順為二十 無大功斯公有蘇 廷抱奏禮 か町海 明公底德 東京元功 使清行各 天下不足 え上 何為何首都入 以而取光為将 致為於武居以 助而离之所以自許者予以此而圖形雲電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助所族及維伊尹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為呼光武之所深知然 是今結得其一如何馬回古之與者在德厚濟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及 法将答案其书。四周高出請將之上一日帝披與地圖曰天下即國如之樂被萬民之命以數語自李通取會實發兵漢皆未之雲言且任使文之樂被萬民之命以數語自李通取會實發兵漢皆未之雲言且任使政,亦舊所數而二十八將,顧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取,亦舊所數而二十八將,顧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取,亦舊所數而二十八將,顧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取,亦舊所數而二十八將,顧居有當時無異談後世無疑辭光武何取 民之命以公而應於期間動天下不足定也秀大稅因令馬常怕止於中仍為天下所翻服為今之計奠如延梳奏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較萬 屬官辦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諸特官庸人成起縣作志在財務朝爾皆縣縣族皆附前或秀笑因留宿為進說司今山東未安亦有首情之形動日不願也但顧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為得效其及寸垂功名於竹帛 所遇如馬拉策林動地東追考及於國秀回我得擊封拜生派來軍於一位當可同日而語納則犯妻配天不快怕物亦直偶然之故竟依當可同日而語納則犯妻配天不快怕物亦直偶然之故竟依當可同日而語納則犯妻配天不快怕物亦直偶然之故或 職事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将多訪於馬官當其才 久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氏也明公素有盛徳大 易克飽今公事命方面宜分遣か 秀止之日鄉勿妄言異因進說日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然也 秀自兄續之死每個居較不御酒內,依店有涕江處去簿馬異獨寬寶 胡致宝目第王之至新馬扶策追及從客畫策不如子房院難出奇不 槐若矣 簡用之明定君臣之相遇也可謂善始矣而其相保也是不善終手一節湖已遊之志至蕭正遣將軍衛禹將矣入開乃大書之以見王有一節湖已都禹謁劉秀綱目不為之大意而但書於分述以見為無苟 小水泥地五色 酒迎 是循行即縣宣布惠澤秀納之〇騎 卓雄之が

河水水 **施術問** 系於財動都尉取純諸秀於即即退見官屬将兵法度不與他将同逐自結納〇子 J. 大司馬秀在原的城市地下乃驰北上部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國秀将以蘇州珍華烏合之東如推枯折勝耳公等不識去就族兩不久也会開 亦合乃令王罰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 許稱五字與 百姓多信之立即為天子動國以北國東以西皆堂風智於時度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稱數之即則一者王即経即又級是 天而人不聽之群自不及事首奏と上のいたな思小事備可以自盡幸不何方才是一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樂八事備可以自盡幸不可以是一天也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更是一人名不特其或然之數者也以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 元和美部 更影響 之 和形献堂 ないから、一部之母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置徒空失阿此公更養動的性中今下者王即假各因熟聽集為合之象遂振臨趙之地無行根本之國明內無數本會議者奏言可因信制兵自送西還長與神形曰吏民歌今思選父矣 **済水** 否是看高贵人天之 即即果天乔那那役 物在下均然和景 東北後屬阿護縣各屬按與地 巨輔望指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泉稍 将日當避孫遵吾各中見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〇大司馬秀引兵 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即即郡縣還後響應 公常欲眾軍整齊令直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将軍讀語 為樣秀含中見犯法軍市令於連絡殺之秀怒命以遵主簿陳副諫曰明 漢中王嘉既克延岁乃薦校尉置後及陳俊大司馬秀以賈便為将軍俊 國故獨故田與此 指示發馬曰天下

1

大麦式明識 大きの国如是今始乃得其 更始為天子而諸将檀金竇嚴縱横屬族自恣元元歸百叩心是以知其配其久百姓惠苦王都沒恩劉氏閱遠起兵吳不數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毋今不敢為蘭王於姚則縣古悉令罷失耿弇進曰王即雖破天下兵華乃始耳今然飛兵不可聽也嗣馬赤眉之屬所向無前聖公理玄不能辨也敗公不欲聽兵不前時間呼大將讓如本第三人材呼軍行為溯回護退不做他之至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呼軍行為溯回護退不做他之至國始為人讓退不伐勒吏士非交戰受較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含諸時並 本部分吏卒各該諸軍士皆言頭屬大樹将電大樹将軍者偏将軍馮夷於乃祖李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稍人黃動而發者也於外祖李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稍人黃動而發者也以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級不形之以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級不形之以矣,此其則不動蘭王之復者良不 今漢淮陽王紀 子前言以吾魔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 干七七 《核囊/两天午行大府軍事謂恂曰昔高祖留肅何午關也吾今委公以同四省節節治、衛男高口冠恂文武備足有故民禦聚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阿西入願王以河内於斯輔陵要富實教權諸将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自己被褒成文欲來樂并關也乃拜到馬前将軍沙麾下精兵三萬人達 整物調飲 好學俗解校教生徒九也范史芸母於新聚善之中獨以屈賈後一事日 『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給諸友故人及從吏士八也素的漂亮 川四也為國家而屈賈後五也能使疑川之民威恩而借危六也誅皇的一之一也守河上的北蕭何二也經憲崇而避權輕三也斬賈朝而定顧此民襲論末之十二 了前湖田冠子墨為美元臣而始終保全者介九善馬識光武而先歸刊調候機爾續財好此治器械以供軍未管之絕 死子由是官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将家逐數十萬故願画號秀為網馬高兵自乗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接 給足軍糧率属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馬既西蘭王乃復引兵而北致 以為列侯諸将未能信,城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物令降者容陽當動 不敢自私工益重之銅馬箭城食業夜道解王追擊老破降之封其兵 公孫还自稱獨王〇亦官學案等将兵攻長皮蘭王将北狗到題度亦 質為夷齊不念舊惠可謂知人也平 白西漢起高帝乙未至孺子嬰茂辰十月計十五七二百一十四年 癸未戚葬文二年凡十六主一篆主共二百三十年自高帝七未至 及其主王奔除戊辰起已已惜位至壬午又十四年與淮陽王玄記 一千五百七十四年計二十六甲子零十四年

海北武克旗 伊何由知非 於斯為英 りません 何水真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二 神東 五北海 页復有折 悪数音の A STATE Lul 獨舊五王大舊,日司後有折衝十里之威我所以不令 百後別将者為其子連破之王引軍遠斷所後 遺具漢等退尤來 賈後與五校戰於萬定復己國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所以於元氏於賴祖中追至此 輕敵也果然失為名将聞其婦有孕生女即找子娶之生子即我女嫁之 東運紀漢光因東新洛 元大散都四段都聽正即劉帝此政司然被流釋大處王還至出山西人大散都四段和聽正命劉从此亦可然被流來大處王即皇帝位人主奏妻子也後獨對愈追及於顧相見其盡〇六月騎王即皇帝位 Ų, 嘉木一並九穗之瑞故名秀·元是有望氣者望霧陸百氣嘉哉 子外為寶·科生四納雅·斯四生廟與令欽欽生秀於南國有 子外為寶·科生四納雅·斯四生廟與令欽欽生秀於南國有 子外為霧陵域與在獎州等縣數位 宗疾往家馬賈少 發發生春陵節僕賈僕賈三世徙封嶼駐集賴縣·平以商隨納 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水平之間吏事刻深廢郭后身太 先訪儒雅表行義與學校除繁式崇儉約束選之俗於斯島表武〇峽廊大度才明勇篡故能交川群雄克復禧物未及下車 年而順爵六十二整原陵楼諡法能紹前業白光克定禍胤曰 子。好園識行封禪蘇飲以直不得死馬援以說不得垄所以中 與之美盖未盡官 各方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是帝之 Ŧ 代皇帝 〇漢光武全 行箭上事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棟孫諸将固請之王不許歌經進白天下 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皆時逆界不正位號紀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 車馬母出征伐常路鎮守 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置以哉 梁昇坐罪騷貳言安在鳴乎以吳曆剛明之主親見王稱信尚奇怪而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完其後拜三公三人二人取諸符職而王陽将下豬將奉上專號光武辭避再三於是即位緞機赤伏符號以為一次十二 郭浩泉回伏港分俸禄以 肌督以安 郡 及事光武任内職與舊

耐之間。 **雙人作相敬事也更顧不當來威力疆水請其夢長素善更威時遺之禮也民日既卒受故來言且茂曰汝為敝民矣此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利仁多知 医**非德特 "養遠言却學長受其米肉遇者城門茂日學長為從汝水乎為汝有事感之而 坚大巨安 要在平定安集之於胃以此、被散失定觀達武政事成有思而無敬此、以此事徒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及側以此畏服矣命将不必屠城尋地、以此事徒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及側以此畏服矣命将不必屠城尋地、公之百宜其无程物以此、場心失於到不屬稅馬異以此一事也專實下公之百宜其无侵害物字於、世而獨祛取忠厚之民推作良之吏宜諸群、公一轉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祛取忠厚之民推作良之吏宜諸群 愛令鄉機 馬視民如子聚善而教口無思言吏民親愛不恐欺之民常有 七茶要怕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葵至自百與 九月亦有入夏安更如走将相当降部封里始進陽王〇初例人卓茂質 言即民日獨開聖明之君使民不县更更不取民令我最更是必以之人。 未曾有争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受暴飲飲馬哀平問為 敬戚也 有信乎為名偶為及相矣然而先事既若為編衣執法,白堂之教化之有信乎為名偶為及相矣然而先事既若為編衣執法,白堂之教此之前以為祖樂 人遊少五年 手作長女 諸将国各場数月米朝堅守不下市以本彭常為朝校尉令往就之納一坊以光後帶物等作人長 おろ用兵征伐之時獨封一省吏通司 開於山東○馬楼ル時ン家用不足許其兄兄欲就邊郡田牧の口汝大野横り接引為市衣交以馬楼班彪鴻之之屬為資客由此名最后川等、建招數其象與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将軍三輔士大夫群亂有多品の漁門縣門、大東軍の大大大衛、高松鶴陸〇初废紀孫隗貴起兵應僕更加徵數數至軍を後逃跡に水東大人」 者方用兵征伐之時獨封一省吏遵可成 を発け

. 25

同時の一日では一日の東京で、 一日の東京では、 一日のでは、 一日ののでは、 一日ののでは、 一日のでは、 尚書から 五次 一個では、 一のに、 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園之思今遭明主亦何要哉仍曰天道難知人道易 将軍樂院等為太守如的阿匹民俗斯模聽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吳然不同心我力則不能守當推一人為主共全五部乃推融為阿西五郡大 侯陰藏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托屬掖庭常官或这一年我封譜功臣劉團等為列侯縣縣皆歸曠拜民國鄉脫給統門 高間の切り 復行保 問實證如 人之經 本表的經年帝自将追至不長安泰兵大阪利坦因来有奉了近2分四江諸軍輔整佛堂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将軍同学彭率軍以将軍劉素友多遣将軍本彭王常等討之帝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 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明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軟 N. 補即縣大姓各摊兵聚萬不能定帝乃遗偏將為異代禹討之物異。由自為情叛後威各稍損又乏權食戦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於角暴 かをとけこれる 接直可與連將軍班子帝當先以曲直號派便後漸謝就後關宴慰勉接直可與連將軍班子帝當先以出於一樣而經其餘何則得失境冠物數之不為甚也便後明達必且謝過乃更富牘欲手則之遠至一日女定三號者或以價稅之事擬諸應間者非也蘇蕳之繫先起於頗之,其間此結友而去 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泛熱 於 無所依訴将軍討諸不執 胡稱越也 降者運其役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有學延之 酷元元途戾元者等人也 一次也的如願处上微龍龍自經沒及〇封兄續子草一次有永生子白頭将默之道遇群永皆白頭為以子 人漢北武利 回鹽以子

龙

党任無勢か 後可且休馬不聽後載大為所敗馬以二十四騎脫騙異養軍走裝麾下破也弘不從遂大戰後日軍清異顧馬合丘較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鐵軍野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聚尚多可以息信傾誘難卒用兵經州丁惠三年劉馬縣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平徽赤眉戰職不利乃率車騎府經州下惠三年劉馬縣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平徽赤眉戰職不利乃率車騎府 東之耳諸将非不健開然好**據**掠卿本能御史士 面對法政未隨大戰所回蘇京飲食能一個是他可謂失之東陽斯出以追擊大破之於藏經縣或所精止終下會是他可謂失之東陽斯出以追擊大破之於藏經縣或所精止終下令其帝体華書房與曰始雖垂翅大戰日長和过城氣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亦看不侵識別來亦能演 小民令就展桑無使後聚任 戊非公客地屠城要在平军安 東海地可謂失之東隅 田出以 念自修敷無為即縣所 かと近日 以不死子 無然放真 東伊友日光軍既降先折以底又屬其處又得屬御之道所以十萬人 整理中校試數該喜無處上曰鄉所謂鐵中諍餘對為所即因素於後示以 整理中校試數該喜無處上曰鄉所謂鐵中諍餘對為所則因素上門中 於新之屬的因之謂曰得無條降等。徐實叩頭曰去虎口歧歸慈 養心日,此事與韓信请益兵事同 道大中大大東東便服養帝謂歌白今西州来附子陽於符稱馬

不知然在我将 門前以東一始起次國為名臣類将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兼心東 前至獨述怪教部鄉州縣制而後進臣臣今逐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孩人口當今之世非但君擇睡然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於蘇州以相善臣 周至 美 笑記後日卿敖遊二帝間照道今見如使人大斬後項首幹納因 兄問之更遺存第國入侍〇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孝未天下亂臨准 示敢獨進 回當死無城因認身進擊該龍身以父况與龍同功又兄弟與在京節者。被放前即天日重無信之進及城前衛随田用石有王聖帝八為惟城之乃聽前之曹臣方所有道士言豊當為天子以五殊樂問石景豊时云石中 了四年四月帝如 河自己之数不是圖也帶放之始令 數便於對為乃奉奏請關帝報以殊 一月門自道馬援奉書入見更於之末公孫还即帝位於成都開起便故一時間聽應接養騙如此 将方務廣東西州 水指離陽詔報日将軍舉宗為國功效左者何嫌何疑而求徵 有将奉成命 開次丹青之信意心東子自歸則公孫一方多未知的在茶何飲日臣皆與而其相遇改多其 道具漢於五校於臨巴破之遺耿弇粉遵等討張 就客耳横曰天下友覆安子者不 大成動起度無法夏又不喜飲酒宴管不慢日如銀言及復勝即高带丹 高祖所 上新星川 廣無放其戰自倍如此我聚獲公子来其散乃可克也已而果然茂理許事與各和恃两軍不一此敗道也令閉營固等示不相機賊必乗輕進漸 衛何如高常接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時降五今上好吏事動如節 王月

松野命 新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校兼疆大改其未流有餘福之事勢較然也無又論事取後起於今乎将承遷送班在於一人也彪曰為之蘇與強團殊異者問職職一世尊即於的漢戶行才便臣立事養世外行及養者給有之 史類編卷大士 雕物○関義問於班彪日任者周亡戦國並争數世然後定意者經博之日吾曹以龐萌為社稷臣将軍得無英其言子老賊當族其各属兵馬會落已自疑迹及襲延軍破之與憲連和帝間之大怒自將討的段諸将書 命者應前是也使與蓋延去擊重魔時語書獨下延而不及前前以為延 以據姓歌勒賴哀平短作園嗣三絕故王氏檀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傳承樂制改立都縣主有專已之麼臣無百年之初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平敢将軍魔明為人恐順帝信愛之常科目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異種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蘇亦以命禹至湯武和有天下劉氏及堯庭劉季逐而荷之時民後知劉子為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暗切之曰 賜帛以朱其差山亦老臣一奇遇哉 歌功是誠良牧也乞該首而終年八十六帝獨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家,亦功臣前,口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納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能盗思奏,如田鄉院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凍免該百臣也出守 遠近俱發假號要合成解別氏國 必後與己可知失為日苦惡失 **水液,光天紀** 松納 接有科女性名見が 大方式の 於無作即自注為前身與王副等也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 我各據土字與聽動合後無明然是新月死日難則今與於此日間項羽 於付收推轉為二世時傳滿射話最新月死日難則今與於此日間項羽 對付收推轉為一世中國條制語及爾斯內縣時以中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在各據土字與聽動合後無明然看藥所心縣時以中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過便辨土獨古說說等已更始事已成委復亡城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 以實驗自守同四盟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四隔遠未能自通乃伐咒擊 子之青四海之屬神明之作可得而去處或故難勇如信而難能於心操辣飢難之傲所顧不過一金飲終聽記講整何則貧弱亦有命也児子天 得之が知神 整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夫機链流

英九武紀 於納其·度慢性一書使納路報日所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思續文子何嫌何烫而所為東海衛門大會上軍官與威權至重百姓縣心號為威騰王帶以章示異異於於事實喜豐皆去以仲权為不足問即不當群也辞而不問是夫人也遂辭出後以於事 實際至關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家落而且喜且慢令見明公開報書既至關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家落而且喜且慢令見明公司報告,一月大司徒代潘允以倭勸為大司徒勸閱於原閔仲以之名而群之 配立され 出土本 学 大 於水可藏 大湖明日府随着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應常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京藝村越失先了八分与言事以 天所與者 扶持王室養夫大盗環視九門而不敢動者這機與於此數大所國国帝方被甲曜馬以平龍點乃首建學校以後三代前剛也無無無軍運事政外一至之間呈繼所本數一門之事失余千野寶田初史大事者建總之盖亦律原 **加心然元計维造手入侍、张旨其險院欲事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思問** 勝之地光武未開愛養繼校之意及人上憲言異處禮至重百姓歸心民民日民不啻去金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極重共且居形民民日開中遭亦看之亂民不聊生為異一朝被賊撫殺非忠三輔上 八下獨以清蓮

を表書画大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他布被走器妻子不入官会後以病職一成 大学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他布被走器妻子不入官会後以病職一成 大学子が個界山以寿終於京後人名其動震為應该瀬島〇王良後座河 が是引光入論道構放相對累自因共偃門光以足加帝腰上明日太史 が是引光入論道構放相對累自因共偃門光以足加帝腰上明日太史 が是引光入論道構放相對累自因共偃門光以足加帝腰上明日太史 がまる一次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平帝日子陵我竟不能下汝和 打動 我於一年風次風神事好於二字馬〇俊奏士 周團太原嚴光常并王良保軍至領事者風明府中事好於二字馬〇俊奏士 周團太守延教耕種嫁娶故謂南 光乃備安車玄總遣使時之三及而後至車視即日至其能光即不起布物色訪之後用時本少有後瞬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来釣澤中帝雜其般光少與帝同将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隐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 王爾至而不能風群方威遂志士諫任斯所謂举地民天下歸心者乎的滿草之所微貫相望於嚴中失若醉方達前期而不肯至嚴光同黨人之若不及旌行漢書曰漢室中做王眷集位士之諡籍義慎甚失是時紀光踐見相 **修連微不應率於家** 大光記銭 三 芸芸雄 則昌於所家 原本子情光氏 教子 大大 大 君立と原 於 一然 是 一 一 然 是 一 一 然 是 一 然 是 一 然 是 是 一 然 是 是 一 然 是 是 是 大 有 為 而 石 行 於 是 是 之 人 、 が は と 、 成 能 行 が み ま の ま が は 一 の ま が は 一 の ま が は 一 の ま が は 、 の ま れ 大 の ま が の ま が の ま が の ま が の ま が の は の ま が の は の に の た の ま が の に の の に 福音兵間以限員遵子內侍公孫法遠據遵使了習諸 原國六年共學等後的於收為斯等團雕明範持兩王 以全君臣之義裁以子陵所以而君于而後世學者不能窺測其本心之學光武置限堪之與其用而恨人上有球薄故傷之無則熟若不仕臣以非識而見能點者有之子後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跨跨與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避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避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避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也之後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試善任子陵平不少既 諸将曰且當置此兩王汪進五東悉平帝

人上有不知 工作業與定個門既聽賜珍齊藏吊部口倉平西港亭宣稱源池河麥饭學意久不轉款於等為班自是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艾時主演也為吾彼荆棘機關納神時不可能館外世際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官醫三思暑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P\$中型分一世之後天下幸止帝永其,言自是牧子易代颇簡〇十二月詔曰項斯不少了已處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頭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 九武馬 等在上天張官墨声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輕 水水 五令司隸州牧各費所部省城吏自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 四十餘縣吏職械損十置其一 示禍禍帝與法事自君非各賊臣礼子有不以事時人皆欲為君事耳時 又独叫紹六月所下藏十二月即紹田祖三十我一如舊制鳴呼人君势擾酒畜魚而格其水牧羊而豊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所獨見強度亦作無時度其後支持調存亦被減存下一奏然不知一致之世。正荐大連諸侯俸禄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前之福光武即 意在斯民則其見致之速如此孟子對亦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上疏曰古老好之盛皙加三考年此九大傳之與亦累 十二月韶曰值 ないと連続 先武地出 不可及 可及矣 百里少奏 而日本·相國之權太宗版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張祖宗之遺使勞 · 夏者帝衛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名為仲父近則高帝侯 民族之大司農江馬上言宜令司直校尉皆祭二公司堂禄陳元上疏曰臣問師 光武可至 平之随用聽刺與嚴急之聽其充配二宗而才享及之者乎者而完明與過乎中也充帝躬對政事的傷險於故與養及之為此宗成以無治則也 我所聽言於巫戒高宗因雅唯而聽言於祖己治也宗成以無治則也 我所聽言於巫戒高宗因雅唯而聽言於祖己治也宗成以無治則也 我所述其所偽於悉故與養及之 用行族也日居象内臣泰君在急院商齡於蘇慰則臣從迫故月行疾今天中大夫鄭興上既曰項年日食母多在梅先時的合熊時陳聞不明皆 語關口陳至誠帝復賜融文書所以<u>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門部書</u>台門軍 華求無其之利此三者雖問任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造弟女 人分量可背直權之主事本傷之人廢忠員之節為領權之事聖已成之 可輕易而居之茶變之君管則不至乃多後心行義為薄而曰監您點一百至三言必可道行必可法實三才係而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能再致一至者無不過之稱聽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 之故因日食而下叫韶共所以修已於天起出百王之表可為後世法飲華緣而曰聖讓苟有小益於時而可聖功光武盖徐開熟見而蓋為之之十一,以漢光武紀 **宣言日臣融姓無識僧知利害之際順亦**

(大大之書段 大夫考古定制繳何為裁劑與當極論其非以解主然一校話意逸出故於天於傷位報本及指所當為養難承秦之後古禮散六屆記學士教於天於傷位報本及指所當為養難承秦之後古禮散六屆記學士東改其行事蓋儒派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藏文牢不可破职王君父來道者以義慶命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獻從師長安變尚書大藥道者以義慶命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獻從師長安變尚書大藥前致堂曰強書原於易之權從知來周家十世冯三十十年兴八百叫 孫言 不為誠非之耶題惶恐日臣於 事托見成果取帛書五魚腹中世之義人始假文書以或世矣王蔣四東日東言素祭長城以備胡謂上秦者胡也曾不知為胡友陳此起我日藏記之竟起於左傳報取神怪一麼論說禍福皆有依據至遷 也希問之書日常明者所依祖心底也處則制其肢體易失氣意以入年春造中即将來飲稅院書取客數數其守将金承養大禁日何 杜在光武之治世其宦案有難易耳 帝白吾欲以誠断之 電光禄數郭憲諫日東方初定章為米可透 福靴在脚口科の世界 東新華里班坐施鹿華縣人也」在務将之右進去上却語告院為日老次子自能中進軍董縣十餘萬日降對将妻子與西城龍略經區院官縣市分為來飲 為出谷米 東京海文橋之言物皮車寫不可遠近秋八月帝白上却茂夜東地部殿柳音生出事了海文橋之言於是和思等音事前不可遠近秋八月帝白上却茂夜東地橋西斯有上四十八月帝日上却茂夜東地橋西斯有上四十八月四日日白将計平之一相同縣 电影川上相同 日自将計平之が縣業也常於是可謂不敢自提決高帝書語明明 後辰川 如左右手 C 耳數執護退何不曉人意動循士民無權雕即曲〇霸川盗起而是它六逐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權不自安數上書來代認曰香與於單如左右手向使吳漢學彭園画城〇以四縣封實融為安置侯鄉韓畔旺爾上道云 臺形數開示級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日原在吾目中失談 平縣 父子相見係無他也看逐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置然不降於是許其子 因說陳實府即有土朋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状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 城皆結納降大兵不敢而還重事度後以能為頭剛太守,〇冬公孫於上左 諸将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逐入險阻循 豫未决帝召馬援問之

- X

制四方の 常山山市町町 岭内 雅和汉元 200 不明 · 同對七階 之明詩堂 13 中國且鐵書於慎而卒少子紀立十月來歡等攻破落門隔純隆王元舞劉勵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應是以降耳诸符皆曰非所及也〇門發疾 軍師皇甫文峻之股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許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何然新之遭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教 變之矣欲降急隆峻惶恐即日降諸將皆當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 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何然新之遭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教 變 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母數曰安得憂國奉公如於征度者子 官用儒術對酒該樂必雅歌後臺縣對鄉中臨終遺戒運空問以來事終於於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董遵士至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 深巴九年正月征屬将軍除道本於軍時 持語馬異鎮主管道為人 而死养馬以家地 新京東船数十級三次以諸郡拉本·晴多界種教於能之彭沙為為 第十一年岑彭攻田戎等不京帝追其及於剛州兵與彭曾和門門州 今而不凝離皆光武而不悟去就之計無一時者至於殿身亡開婚以 今而不凝離皆光武而不悟去就之計無一時者至於殿身亡開婚以 を一年安彭攻田戎等不克帝追其及發開班兵與彭曾和門門州 一年岑彭攻田戎等本克帝追其東王元韓以死守之始後聖 一年安彭攻田戎等本克帝追其来發開史一時獨攜之中。有賢舟 西京康慶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波後方優應阻非萬第一騙評外一帝自将而征范恂諫回是安道里居中接應途便要與十十年夏征西大将軍遇與卒於軍辖輕ほの院章将高峻權兵振高止應繼嗣之計任重致遠死而後已以則建武清公年及哉 本家與私財光千以其無子奏奏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商文臣目所名間於海內廣白者於當世所清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司文臣目察在廣将業與建武諸公相世者多美英卒後范升上而稱之 厚受歐聯競於四個左右旦既為賊所殺眾多指汗血遂伏斷 然牙何歌 河湖九里 予かあり 重征制 更明 本 天下存在 大不敬克貴原尊重而永勃之朝廷肅然於在民風鮑妖為都官從事恢 一十餘里帝間之大驚使謂溪曰比救公堅據廣如待其來攻轉營也十二年。吳漢将故騎二萬述通成勉阻回北便副将劉尚上四國相 十二年。是漢将故特二 冷 漢光武記 **晋用步騎** は急不復相及幸四 不晓水或前門之

於許於意者以書藥切之太守目前玄魔動之行云曰保志全為死亦矣恨派受毒 光江而土 現金基準 此與故也君子見危後命乃誘以高位重解子融曰且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 別角をえーニ 人种族務開風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総大體而買客政 已至何以中年教所在遠土家野而表李來之間徵數學任永順信會水事為顧陽汪以避之同郡任永馬信皆託青百以辭徵命帝既平朔龍玄朝田而实曰後之哉橢頭殿乃對使者伏與而死聽為數船不肯住水來 海南那王皓王嘉如常不至七繁其妻子使者頭漏曰速收妻子可全對東京一城中頭於太守頭秦家錢干萬以贖父死大守為請述許之述又 南海大衆固解疾不進水量不能致使大鴻臚西融奉記初業若起則受利水洞胸堕馬胸崎、而死延岑以城降獨地悉平〇初述做曆處空察不得食並渡漢因使護軍高十萬即将銀卒聚之述兵大亂高一本位,是沒述或於獨都廣都度都之間八戦八克城宫與述将延岑戰三合三縣宣,是沒述教务多生真世令自然少其事力有真正。其以及我 断之於心久矣何妻丁之為逐飲事而死又聘世郡謹玄玄不指亦直使 後唯紅與諸種鬼獸和騰西太守馬養繁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隨何高·禮病卒獨船仕至常湖於嫌太守於是,西土皆虎莫不歸心馬〇参很逐 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平業乃數曰古人危却不入配却不居為此 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 四場が是列兵與尚合軍器力迎載大破重言而斬之逐引還於近目是力人自為戰力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條済特宜 之身就於不測之淵子朝廷食恭名德騰官缺位於今七年宜上奉知已 今不得相救漢乃名諸将屬之曰書欲帶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大馬循識主児於人子王時先目例以首付使者还然逐深時次屬王 10万今天下分前就知是非而以區區 二相煩順及 初行 方大さ 世史領部なっ十二 以馬僧戲也上雅不喜聽首樂千不持珠王黎則高奏後於無事之日子時間易成性與原門察然價值百金韶以熟腸騎士馬權數正有軍樂中日舊天手車寶出後服果然一門門十三年韶太官勿受別國果味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歐 所乔州以功足 英教教献之 名 表 表 表 本以乃太守 如便推開 古此 唐·華、班為與車就直常以是賞之〇雅以侯冠何卒 也是不然中就職即今時親見戒之口差華上一日無失名誉運對日使聞見臣不私 龍粉平後 更な 火明婚達 光世級初 松进田法 皇本《私臣不忠確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下政 清潔為果所天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運發,一種別外班的外報在河西最為常樣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練也在職四年力行 4 中一更打尼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都的為國際疾於越食四縣空南為面與疾來鄉聯中〇共漢自衛派亦選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黎将士的臣增色不嫌聯中一大漢自衛派亦選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黎将士的臣增色人唯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定汉繼董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赐惲布百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定汉繼董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赐惲布百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定汉繼董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赐惲布百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明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雖於遊田以萬 出入者印料即名 上令徒者見面於門間澤田大明療養家不受路上常出鐵車線设置上東門候軍煙投關不開鄉等十二門由等門與一人方式店的受助問其門明經過之病更是其可自安外等王食之奉の〇十四海等一以指針問題被復之者至是非可自安外等王食之奉の〇十四海等一以指統立 關土買侵為限克侯職軍食六縣條各有差已效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東不從今此乃太守事 下族耗思樂息看自 **季〇帝八** 珍で任正為 パルテ不

力武保全 厚常維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客看其小失故皆係其福禄無誅譴者是時列侯唯高寧歸檀越縣屢墨號三侯與公卿恭議國家大事息遇甚 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所在武将而漢暗心亡豈非造端之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所在武将而漢或心世后而在外成極必有所歸入主職明必有所衛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之派回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倒不用謂之何故夫天下權之派回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倒不用謂之何故夫天下權之為國國大甲成康所與國四庶政者皆為條收野之士惠文景武之 而漢店請君英能及也者求祖之藩保解兵權刑無手以矣人者得得明以表其福知讓賢祖以養其力以光武所以善於保全、其者學明可光武以東華黃三公而不引功臣論者多非之予謂古之功 者弊制也而免武不自軍安任其等受尚書乎 不读光武 十五 不能容散於上前整成将經常指天靈地言长期切故坐見歸田里帝猶為不能容散於上前整成将經常指天靈地言长期切故坐見歸田里帝猶為不難。 四次十五年正月兒大司徒韓於歸田里歌自殺書東署則數不為其死與此致之其無明之其矣 軽潔許論則 接與其何詞向 | 斯京不前 見誠記欲其恭賴要事恂恂好道不頭其有才能光當傳以連城廣土喜 北京類 新がな時兵華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務從前祭至乃十存一島〇以宮融為 司式過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居功臣之名心不自安每召會進見容貌辞 之奇處神人共復以致其子松嫌死皆非命而其萃成族傷乎統山跪使節大慶必不必重刑為治矣而深絕曷為有山流即帝雖不聽而統之之職一其而即自犯家産之險大抵酷吏奸臣害不能自保也此武武是不嫌同解以大甕敦復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贬寇竟也奉於之法 以後者為當軍故人輕犯法吏務殺人經曰爱制百姓于刑之豪妻之為刑三十四事辦些輕其私莊前於雖也與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民民十四年大中大天孫統請更定律不報上疏曰臣獨見元帝輕殊死叫子之風度雖經國之代無足多該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美貌能輔叫子之風度雖經國之代無及多該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美貌能輔明者不能已者蟾離飲配賴數吐體積別為不過又何智也常獨詳未 惠惠加好歌而客及良善也歸前鄉自者來就為更定律不報黃書午復一致浸念百刑罰不寒感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別輕刑之作友生大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称建平城而盗 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後言 氣車恭已甚。數群爵位上疏日臣融有子朝夕数好以經藝不令觀天 即相之位。此則或功無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儀至乃放遠權職怕怕 實融始以豪俠為名技起風塵之中。遂蟬蛇王侯之尊終

集等等以不敢犯塞彻民耕稼以致殷高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零種两岐頓新城精 等二千石長更阿在細嶼不平者○張堪拜流滅太守堪視率八年匈奴 高麗記書記問更更乃首服如憲海公對爾監賻縣非上由是益奇變勝遭謁者考 所思與訪問更更乃首服如憲海公對爾監賻縣非上由是益奇變勝遭謁者考 所思與訪問更更乃首服如憲海公對爾監膊縣。 之界之直言國家 一大福國家 近捕賊並解散從其鬼帥於他郡賦田愛魔結結擊級印歐鄉使安生業難就等使者下即國聽幹盗自相斜猶鱗雖五人共新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應了十六年。郡國群盗處處乖起卻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也結十月遭 自是牛馬放牧不収邑門不閉 臣言於帝日臣間天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児臣能得之於君乎是於之感感后乃立真人陰氏斡聽華孫所徵斯皆用作官當作私食時與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郭后寵褒數模怨愁 世史類為者之十二 东花(/攻 九武留意) 而不過制 亦道理天 かり能好 4 歷得五縣 度所不敢言雖欲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庫 (29年) 「国型天間文大突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来道行之等順、明之、明之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上的大公,其所以來道行之等,其後沒術園期得得毛規田應證酒作樂實驗時宗室部央因即依無所之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上數後言之來道,明此不稱為布衣情值懷後下,亦欲以來道行之等順、中國之後不言華歌田別院鄉附近之際,其次宗道等說論刑事案不報用之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三數後言之來道,明是宗道今乃能如此常不報,其次宗道等說論刑事案不報用之紫禮散出護道鄉最三數後言之來道,明是宗道今乃能如此常不報,其次宗道等說論刑事案不報用,其次宗道等說論刑事。 「長所不敢言雖欲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庫」 「長所不敢言雖欲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庫」 对民国王華纂時漢作已總形成精平禍副會然崛起雖祖高祖而而 本歷廟立無治謀不善其失治見矣事王陽為皇大子故子頭傷所與之子禮為東海王立東海王明為皇太子就書頭高麗美太子 摩而不清於堂可達而不守哉 摩而不清於堂可達而不可者一聞純等 本歷廟立無治域上建華道下述危犯不如辭位以表表母氏太子從之 本歷廟立無治域上建華道下述危犯不如辭位以表表母氏太子從之 本歷廟立無治域中也總形式精平禍副會然崛起雖祖高祖而而 下於、慶後四親廟於重應發張縣蛛 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頭衛潘國上不為建回紅米者數成六月記 既治王道成矣使先武於專邑南伐王即借獵雕蜀不廣之時一少秦承克之政而有秦道行之言所謂知柔知剛無過不及以趋於中情性直讓又使司隸督祭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統帝皆納用旬是留意 待之其不為人所禽也然布 **徵則徵或及拜馬援為伏波将軍以擊處此大破之** 人漢光式紀 注六通 謂逆大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遊好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強禦 気り以青 春秋年 未至於绝之 以重东统 恒療不必 他史統派 を公命司夫達太子所以重年就一民心也非有大應於天下不可移案大字文生名中不能潛職案成至平京海邊連去或以禮便接世不見實情意思以來不免於方子下不可移案大方文生名中在除潛職案成至平京海邊連去或以禮便接世不見實法或原衛衛國父子之恰重文建之種與其以獨為東海王立陽為果然成時,即即中心生政以青也東海王陽皇后之不宜承大統宣太子歷界太行廣及經典之刊也有黃東海王陽皇后之不宜承大統宣太子歷 一 大 而 一 衣同因数禮項令出祖縣果及言陽錢三十 藏上匿死吏不敢至門令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先帝笑了 謝主宣不後強使填之宣兩手據地然不肯俯無期主日文权為白衣時不須實請得自敘即以頭擊楹據派血被面帝令小黄門侍之使宣叩頭 欲雖輕殺之當叩頭白陛下聖德中與而級奴殺人将何以治天下午度一共扶命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而的預線北主即還管訴帝帝大怒召置 統友子之情愈無雖長知易佐外内體既多過子恐位可謂失 太子之情愈無難長知易佐與縣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だ以三小内照既多適子整位可謂失矣然東海縣滿連恭之心獨處明帝承小内照既多適子整位可謂失矣然東海縣滿連恭之心獨處明帝承之論上也世祖中與漢樂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一民心也非有大應於天下不可移 7十不與白 大機響。而上二十二年以到尼為光掃動初到尼為江陵を鴻柳護縣有大災記行人國達人阿勝之諸僧行の未錄車言侍子見留都護轉至其且是其兵襲襲不以時間人國姊師即俱選子入侍頭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子所置人國姊師即俱選子入侍頭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子所置,四姊時四段選子入時頭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子 相信 與與 可以以一所欲言對回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性疆力城中底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忠侯職班終救 鄉海 吳達交漢務憲事無 天下重告 **原比波河** 東京の大学院を対している。 「根北遊欲自請撃之男児要歯死於遠野以馬華来ア環連耳何能卟啉、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還孟冀迎労之接己方今例如馬桓尚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還孟冀迎労之接己方今例如馬桓尚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還孟冀迎労之接己方今例如馬桓尚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還孟冀迎労之。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還孟冀迎労之。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 で見其符牒は〇秋馬援自突趾。 で見其行職國夫児・ で見其行職の一人。 で見其行職の一人。 で見まない。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年帝曰天下重彩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凌期十歲乎更民又言陛下至酒會賜吏民後高遠的租一歲婦讓職做此父老前叩頭言顏賜答上敬釋中一歌師〇九月帝幸前題賜後三歲上幸商遇進幸物區南塌聚公 墨上藍接自請整帝許之使出 化麦國部百官相道接調養門即保松賽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難目該為烈士當如是失十二月 网络再般 医水肤 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數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籍、做思為光禄數帝問思曰前在[[[[凌及風威火後守弘觀虎北渡河行何向火叩頭火毒城後為訟處太守於 献謝 [唐皆負子渡河帝閏而異之]所子二十二年以劉尼為光禄數初劉思為[[[凌令縣 糠縣有久炎是] 白若方整府器械激湯更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 府每從征伐帝未安曾倒足面立或戰不利諸将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實精之何言識也帝大笑復增一歳 日元人富貴當不可使後戚也如鄉等欲不可後般老高堅自持勉思 今族光武紀

首級だめ 不務外心 英者之美 即視日順竹 世之類納をえて二二 却奴钦塞 朱祐賢将 東西南北 聖之四 145 ·塞門來服從也頭水為藩敢行樂北廣重下公鄉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即一十四年商級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至比為中韓和軍于飲五原,即何以曹尚為將者考十二人皆頭功者也為雖以動一以對荷為將多受降不再首級之功意對稱也則何以 特古為將多受降不再首級之功意對稱也 是以來非逐樂輸臺之地而下京滿之部宣非仁聖之所悔哉建武以 相泰師於之實,可能計至於民力及財用揭因之以內年證監並起相泰師於之實,可能計至於民力及財用揭因之以內年證監並起相泰師於其其以本於與內國語之為,以斷匈奴右臂,因因為已來,此一個別有效是其無從西國結黨虧羌乃表河曲列時於見失。 是一個別司奴患其無從西國結黨虧羌乃表河曲列時代見於,其此一個別用帝不動應署暴內不務及之意 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劉善軍師後附何放顧稽職命子入侍更請都護和護不出誠迫於有放帝報曰今使者大兵衆能得出至縣被劉善攻後雖然王賴其皆此為西護剛則劉善王安上書頭後遷時西城諸國侍子久留嚴纏腔敗終爲皆愁思亡歸那里王野知都護不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故若人 既此必遭後行四萬餘人在西溪稱縣所為謂之五溪獨也今在廣門接門防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橫擴鞍顧將以示可用帝笑曰矍練哉是翁魁西縣繼光廳远稽江縣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接曰臣事受之令東汗經里,北在匈奴率属四夷完後追和帝從之心七月氫陵 中國空屋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即将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 今因時之宜辦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我周公之議白雖太宗文宗之來西城思漢威德成樂內屬數遣便置質於漢韻請都護聖上遠題古 古至生一去之解不自足以為精神所致者盖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用文生一物教之應是否盖難必,也然藏有水旱或祈而浮之或樣而順更信食為人也要 走馬義無之矣 世世常恐不得死國事 止 对 所 所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表 所 華 華 香 於 前指於 人人们原在事文人,文自可以是事人之無文及致容數即母至吾安之重的解不成良時時間家俠好義要人之感染人之無文及致容數即母至吾安之重 減子馬後衛 株在将井松來候之獨拜林下接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茶伯孫牧帝婚責重 生与類編奏之了: 「東京京北京記 事殊難得調鄉所此介介獨惡是耳事殊難得調鄉所此介介獨惡是耳事殊難得調鄉所此介介獨惡是耳 较厚周惧口無儘言課約節儉廉公有威夸安之重之頭污膏效之社季、妄是非政法此善所大思也寧死不頭聞于孫有此行也能伯高與輔長。為夫其院子賴別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仍議人長短。為失其序乎換兄子賴穀並喜談議通經俠援前在突ш還書談。 白吾姓公卿以下莫不僻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機曰我乃救父友也雖貴何 常勝之家難與隱敢吾方自思之 熊可書之實也接軍至臨鄉醫職擊被蠻兵初接曾有疾鹿首中即将深犯門一十五年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部以其印經舊接率千罪也書附 熱限縣分釋的城宫宫白面放應來分争臣照得五千駒以立功帝安日十月日逐回如王比自立為南單千遺使指關秦藩稱臣上以問國際侯

名臣中與 事宜 此事餐 世史類編奏之十二 北京社 馬根等に 明片文区 作公認用 本中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門物構格之収新息僕的殺害部門為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門物構格之収新息僕的殺害部門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門的構格之一與新見僕的是不是不 」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的人,所述, 」 「大中心的是很養至是獨學軍的人, 」 「大中心的是很大學等是很大的。 」 「大中心的是很大學等是很大的。 」 「大中心的是很大學等是很大的。 」 「大中心的是很大學等是很大的。 」 「大中心的是不知其實驗」, 」 「大中心的是不知其實驗」, 」 「大中心的。 調者采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壓亦然因均與諸将議曰 矣張馬 發将之罪何為於之行以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馬接猶不保終始名臣及其脫節乃不私自保况接此行止於未能成功而已非有敗軍 高大村日本東則非其為天下至事とと、15 mをかっかご至於下大村日馬提通書號兄子卷失天師他高何如人也欲子放之至於一下村日本川北京 所困即不然有臣如後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置小小哉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此縣展失事宜清非春秋既高智有日料敢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此縣展失事宜清非春秋既高智有的致堂目然他将可遺乎何慮之不精也且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 誠能回視物之智而為及身之祭若施之於人則能怒自點其情亦明 天沙昌司客質臣服帝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建立事功為中與天沙昌司居臣之交雜矣哉馬接當雲優之初一見世祖城南大度即於整望光武収其印級不保今然皆後自取方緒孔明柳北王聚 杯殼內才下巨杜季及則非其為天下輕薄子是已先號議中人矣所以致樂 明納松堂 清打三般 火息 勿祇 言兵事 世史類編卷之一二 依 宣非至願勿非其時不如自民自是諸将莫敢後言兵事者 | 本次二十七年北匈奴 で便請 国風水和親 野恩 馬武上書日 匈奴 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逐事過外子誠能奉天下之半以威大致 臨窓北京之城不過數年記報日黃石公記日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合民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盗今人畜疾死早蝗赤地吐盡無物若命将 幣禮也,其以於五已弘宗置知顛沛平城之關為祖軍平城及縣熟一是平蘇其於方蓋已弘宗置知顛沛平城之關為祖軍平城西縣馬到鎮石存包桑閉王關以謝西城之實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贈贈馬到 夫一則用而西民之命幾乎光武之心皆忍為之哉故不爲不持黄石夫一則正於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藏馬二子必欲求是於一則空本人一一一一一大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方投文講藝之餘王之陳乎稱鹽鬼際失而應常 互其永終天禄享國長久也 西至一作即有送與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籍言者明建如所文室一府陽宗親所後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敢望許久取及嘉陵 後莫書回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業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 /說以自戒而固卻之也 年春以魯益東海輪與之際難矣福能為子佐魯王與為 ~漢元式紀 貪利 是初

下文治长天 世祖大 兴 王 省 父 天 太子太經 人制作神神 相禁犯丁 火下山 世傳以納 用天下町 一代聖 两天下位 子大生 「本国体識可博士張快正色日今陛下立太子為際氏乎為天下乎的為族氏 更相牽引死者以子數合种亦與其獨臨命黨自馬将重神人也〇以張 更相牽引死者以子數合种亦與其獨臨命黨自馬将重神人也〇以張 蘇維將與騙可謂緣〇八月造諸王就園初爲棲與呂神論諸王交通實 蘇維將與騙可謂緣〇八月造諸王就園初爲棲與呂神論諸王交通實 為 第六七十二代之編號十有二第二六十家無即軍何事污者九言同及北年百姓後東海腹菩群牧欺天子曾謂恭山不如林校去開來山不何四室三十年車佛東巡釋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大孫天照蒙瞻發即以自於路藏之小亦可随美 公法元武紀 改修以大封於紅丁 明虎賁苑頭铰鍊遊 天下國家 **有完** 接統計學 節果的之大 七头独 **黑新州** 代白知 **空児電光** 発達期 経生期 に 如信問職 為自然大類是安市限世界公平應介市無好在每讀語書情數息日此聖主也, 世史類物 以事伍公 見火車 次决定與影相譯上疏諫曰此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 簡潔 貨端與關議一也克武柳祥寫編奉帝以亦伏符即位的是信用誠文名 "洪松等按索河推誠文言九世當對揮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後奏請一同赤劉之九批世幾地武高會命岱宗泰如時細織,上處此文乃記陰光時靜臣補財得派前至是強河圖上讀河圖會昌符籍諸樂郡公皆陰光時靜臣補財得不斷正是強河圖上讀河圖會昌符籍諸樂郡公皆是決矣及守會樹為政清而有麼百姓象之〇二月帝東巡封泰山揮崇 封禅上乃許馬以望親封王牒檢 · 两展運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伍倫為有雅太子院北禄第伍倫際近門每輪切伐伊未監有言帝報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不評問也且世祖事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不將開也且世祖事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不無明前辦辦職館此有情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惟其君於過深而以成康耶宜皆身致太平安消假而勿講故前世 監好者真善於許以成康耶宜皆與略不經見審有是戰乃天下國家之數舉悉舜尚湯文即文堂歷登封之事原本於崇嬌而失之者也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

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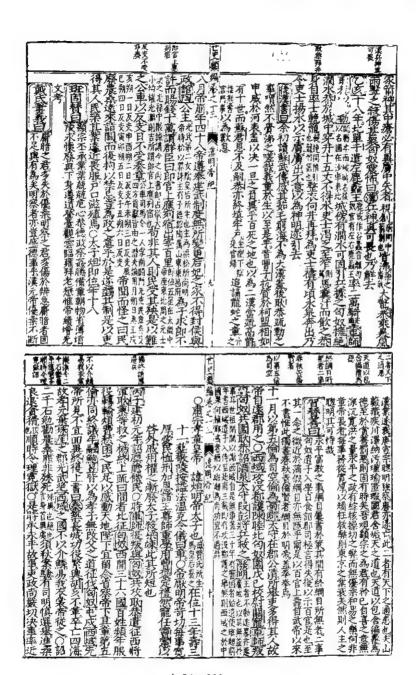
編学 世祖 以 学 門になるが 世見野語 型人所質 我正道為 先王以仁 阿爾州聖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住之福頭順養精神優将自軍帝曰我自祭此不為将訴訟經理夜分娘斗乃孫皇太子見帝勤劳不怠樂間陳曰陛下有出 · 所拜不後考試令以及為議即 一述成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医誕之事益太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なって 一一一月帝崩年六十二帝母旦被朝日晏西島乃雅数引公外即一一時初日洗武明上泉之極節作馬呼三代以後安滑有蓋善之君即即 一時初日光武明王也信城而始前城而終作識則好被之權華進布 班問題日於正中微大盗移國九縣殿即三精察死人展歷非神四分 樂其為成德里也大矣也以雅遊至用識言經光武一代全主乃為此以八於外置遠之徒希世取雅遊至用識言經光武一代全主乃為此 史臣曰帝以亦代符即位用截以疑當時凡有所擬議如起明堂監臺之田一有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之田一貴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之田一貴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之既即一貴照世祖以外論學悉哉 明小は、生まれ 問亦者俗問妻三世 都 英年 謝可其連下告左祖 至 至 對 資訊有異有項有 太 五五 在明で京 先批批 ずず 題殷動歌 行船五丁風 1 扎十行 老さいこ 軍至河北則特蓄除紫背攻首於等有限,上支上り上。 電質ない 一生 祖即位之失納目有特書三起兵則特書漢宗室與後歌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術稱聖人矣 事於是外名諸州而內脇其君食官既計而董卓習辯之後亦因以古典遊嚴而將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謀臣官而辭黨驅則天下猶可以無為前世之樂舊去矣及其丧也宦官之権威而黨劉之鉳起士大夫相為前世之樂舊去失及其丧也臣官之権威而黨劉之 批判三公之權以及世祖與立上縣韓彭之難中鉴七國之樂下掉王氏之禍於 卓茂為太傳封褒德僕而當時多循吏死下寒定即起太學親臨規之 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官有關於風俗運作者元年首以門多等上室至河北則特書係恭奇政皆玄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 **誠竟事封濯獨此二者不能不為感應之累至其加見嚴后母子親常** 二百年之一然者買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篇以私爱藤皇后太无信題 illi 以中央に美蓋未益馬 東都盛儒學微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犯美配天以重 小漢大武紀

更通	澳門 夏事先失世最近不為的所實 之特 全數 主體 之時 全數 二體 大規律人 大規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野をとこととなる。	是及來更高祖劇面漢光武劍東漢 大東百姓縣 心而帝信之儉養何 成則為帝中國新北東便義輔何 大東百姓縣 心而帝信之儉養何 成則為帝中國新北東便義輔何 大東百姓縣 心而帝信之儉養何 於其大 見高武因諸粹而最元臣光 於其大 見高武因諸粹而最元臣光
= th.	世別案金統以為一代之規模 関以人主下親傳書則令之事以所以两漢風聲氣間鬼疾戸為所以為一代之規模 所以两漢風聲氣間鬼疾戸落 動成人主下親傳書則令之事以 所之。

獨五之心 が 合成明れ た 陪確太計 世又類、納冬と丁三 失像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THE CH 行差事 人之時 | 意語遺送之物務從自約以彰王草南獨行之志 利因左帝所作書勘禮回當為秋霜無為羊掘即果其以應天下彈封書 樂力以公鄉共議定南北郊紀冕車服制度及光或廟祭歌入竹縣數上的平公將於「王為財徒所強八子以為中與二十餘年四方無處直係禮 儀上食養與是後逐以為常 之帝秘其事至是獨隔終上流甚識的帝悲傷追思不欲厚怨以遠其 1○五月大傅島野侯衛馬卒○東海王福京縣太子唐卒幸初山陽王 一京平 元年正月帝奉公鄉以下朝于原陵南府孟津縣西 如元會 尽之下三 ► 漢明号紀 明字本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盧也能已退形而往安乎地下迎指而明章本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盧也能已退形而往安乎地下迎指而致建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改皆同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廟享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益美蓋裏何改皆同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廟享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益美蓋裏 本二年正月祭祀光武於明堂禮事於雷量望去物〇三月,臨辟維初 人之制而直輸其所清宣有既哉 人之制而直輸其所清宣有既哉 〇顯宗幸明皇帝 · 量私人之度未優平至干求三二件書沙門入中國使於宇多 於學官行徒多於耕農實質嚴係之今千有五百餘年其罪大 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照鍾灣意東均之徒市以察禁為言美 庶之子莫不受經可以置子入學文善利理過枉必定故建武 十八按論法照臨四方目明〇帝尊師養老臨獲講塾數成臣 請我光武太子也筋路場除在位十八年朋新四 0十一代編 〇漢明重和魏玄帝全 世史 新 手 王 之 恋 高 入匈 比東文 松都へ 根 本 の 物 **元武留置** 門莊問語 帶面 拉 公 空を人」 医少氏大线 使智修官 於雲墨 以王南李通衛融息式合三十二人島像以椒房建物野崎の瀬炉災人。近年南李通衛融息式合三十二人島像以椒房建物時份以東京東京大田北茂窓桐鄉供以東京東海馬東王劉木布什先奈遵李忠島州萬州五八新於南宮雪皇莊陽師「以新島春官以馬成長漢王梁曹復順俊耿等だ日此總将宣梁玄東吳西圖響東郊泉雲臺電車が長万圖豊二十三次王田北總将宣梁玄東吳西國響東郊泉雲臺電車の巨万圖豊二十三次王田北總将宣梁玄東吳西國響東郊泉雲臺電車の巨万圖豊二十三次王田北總将宣梁玄東之三國響東郊泉雲臺電車の巨万圖豊二十三次王田東郊東 · 為皇太子,府授之女也德茂後宮既正位宫閣於自隸離於讀書衛於新照問至是右援之女也德茂後宮既正位宫閣於自隸所等身等多安經子知為皇太子,明后衛母勢女寶人奉承除皇后終之為為子為皇太子,明后衛子之為貴人奉承除皇后終是顧興至之為 | 衣大練裙不加緣朝望諸姬主朝調望見后袍衣蛛機以為綺毅就視 大抵亦且實著其緣情刻且雖者其但態也,則符臣之過別辯備共議則禮度之太寬而自起撞即則聲威之太疑,則符臣之過別辯備共議則禮度之太寬而自起撞即則聲威之太疑,則符臣之過不而無數提曳 第曹至於 新刈其下云 布薄於藝文博士倚府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含頹散物為園聽牧兒諸儒於白虎翻講論同異連月乃能肅宗報師祈利如石渠故氣自安 孝經軍句匈奴亦追于入學演奏手洋洋子。然於不平夫建初中大會 難於前王侯大臣子等功臣子孫其不受經而即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雲物祖割辟雅之上事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界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

不各联市政治 以力養 北北大武監 三公之前 七只類例木こつこ 有面至手系布面可介不至而更常出 與美漢傳版漢波項河內 有面至等系統一部的經濟的課於為使百姓男其常原以享有德 權情所維的稱論的課於為使百姓男其常原以享有德 在所移上賜以三公之服飾數是統然是於新知與無細效 數行部去 注明每上賜以三公之服飾數是統然是於新知與無細效 數行部去 汉避誅責唯鎮離思獨政諫事教封遂部書臣下過失執放解之劉松天郎計解此未問人者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懷傑等為嚴切。 電源性法 松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即出松乃曰天丁務穩濟侯星皇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辦治城鄉地域鄉也常以事怒郎藥松以校撞之鄉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辦治城鄉地域鄉也常以事怒郎藥松以校撞之鄉 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記上號回首成湯灣草沙六大起北宮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記上號回首成湯灣草沙大於前書院者聖人猶自序其續董可坐旅房應屬而捲烈丈夫之大節武書門以其力演也馬拔雖形於高密侯方諸冠孫遇耿豈遷出其即致堂回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層以濟王紫循車設居电三十編各 敬長於原長即今七劉平記沒拜議郎平在全校改有因重民或情智就 能之遂應時謝雨、井雨の西太帝方起北宮未襲以種雅意〇重雅を落全 親獨不與馬 事自責有古非苦島至小俠但惠民不安軍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即時 性朴忠求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花社食槽攝布垂夜入臺歐見於問 賦或減年於後太守行部獄無擊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聞唯班詔書而 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詩而已觀其治乎經政稱職責條所謂道之以政武監府車之失行矯枉之志雖寇鄰之勘數服實之鴻烈於土不過大阿衞之職穿疑則陳生力作則說作蕭獎具指縹緞信亦終見題臨光帝讓悉貸載力至於鄉扶王運首武人風起或崇以連城之實或任以泰讓悉貸載力至於鄉扶王運首武人風起或崇以連城之實或任以泰讓悉貸載力至於鄉扶王運首武人風起或崇以連城之實或任以為國人之義也 称之以槽者手 **美山青紅** 有上舊鄉帝覧奏 即成覧城事改遂校爲河内 中子七年皇太后隆氏朋二月起光烈皇后〇以東海村宋均為尚書冬城為高三甲子七年皇太后隆氏朋二月起光烈皇后〇以東海村宋均為尚書冬城為以至京子為繼先帝說者集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類多於司有今若有過稱處祭尚部時本差終久六年五往山江總出智詩就整置奏浮詞縮日琳繼多解以及發應的時本差終久六年五往山江總出智詩就整置奏浮詞縮日琳繼多解以及發應 等可以下子有目以至親輔政勢至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號七上聽騎将軍印級教願期越上成五年二月聽騎将軍者罷騙部事是情線請前州等起腹線也東平廣京。正而死途不往及松收點經經經院氣勢多學之惟聚不樂於辭廣子。主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有舊吃治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是至夏不可逆殺白把禁膽罪不如守兵亦言 湖古 亦处哪以而七多為等切下記屬縣自天江准之有極數值比土之有豚木均素關縣門五無事也內屬縣無事百姓安華九江檀多度豹常莫致撒集酱謂而書令附漢是人間其內屬縣無事百姓安華九江檀多度豹常莫致撒集酱謂而書令,以不切為九丘紅江鄉太守五日一聰義表省很更閉督郵所等魯東官名單世史前,纸名之十二 ■ 漢明帝紀 影子有上 東州不惠 無光清本 P 退就潘國辭其態切至是上許之 太子及上陽王和因孫松以繼常請之祭曰太子衛皆無東外交之義德十月陸鄉侯孫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裴以通經知名 等耳後上間其言追答 熟也今為民室存在孩里们労動張捕非奏恤之本也其務退教會思進新地學、可少分有學士一言展明生之以以一才不過不力 韶報日便主誦黃老之微言的浮圖之仁慈何姓何疑當有悔各其選聽 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争之時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 ·新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店無吏以為凡止放也然文更習為欺設而 忠善可一去機等除削課制工後無復虎患帝開以名故任以樞機切入 的民府果於門之孫健伊蒲家即荒語優婆察也唐切帝園四國 五多二五次在京市典政過不各之意也顯宗於是平有先前古夫 四世上走經又為外戚夢氏郭氏除氏馬氏語子。这學於南宫號四姓小侯似嶼鄉經會上所國九年帝崇尚儒學哲皇本子諸王侯及大臣子第功臣子孫莫不受 国無事の中 **所必錄** 門就能此名目佛因适使 が教入中 今親拜我本為展單干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常聞之召親為軍司馬縣明來合市上報其交通不復為簽許之資顏野司馬鄭教使此回数單干欲是月晦日食既認群司極意後以示百官辩保騰之元親ు與○回數遺使 沙門斯養門數今僧精光以來其實大核以產無為宗賣意思不殺少為石戶佛因造使之天然一節我節所獨彩起狀理則未其道得其實了 而王公貴人獨勢王去成先好之此佛表入 死精神不成随後受形生時所行善惡首者報應故所首俗練精神以 王亦且得罪于彼教矣 生子者情教元順帝行房中之衙男女混亂逐速城亡不惟得非于先生者力以近世所亦有妻子原不出家以至胡元之德如楊連真你娶妻 學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楊美首非明教中之罪人哉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 丁南的ヨピ節頭子が展郷目所将書之明帝初政之得人見失丁南的ヨピリオははいるのは、 東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該而無放者也明而為人之子乃崇無正此者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非亦者無親浮着氏所言所為 《宏陽勝大之言以動該惠俗於是中國始行其術 圖其形象 以宋均為尚哲会而循良之績楊子內廷以都最為軍司馬 之語媒語問其 門為東河平王處來何等最終王三名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七時於東沙解列之後獨坐不樂膽望末懷實券我心誦及來較以增數息日本 徒月陽 為養養 子五歲已上能越拜在皆令帶之 原午十三年 到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話於從刑陽獨如自殺時節 恐請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停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脈力言 治題徹至東手連坐死徒者以干數而整街者尚數干人 と受其名不已過去丁鴻議而不然聴友人經數之言而卒就其國此然此三人之中猶有優方馬劉斯禄而不反以逐其非使第受非服而然此三人之中猶有優方馬劉斯禄而不反以逐其非使第受非服而蘇封國三東漢丁鴻斯彪劉愷三人當獎文爵而以讓其前非有先君 歌善仔其國而已哉 為之所以為賢於劉丁也 除其禍慘然前首之樂非所以為後日之憂悉善予東平王之言也豈民臣漢諸侯王大抵皆騙供放恣實不以為樂故曹未幾何勢死國民日為卷之人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 主處衆何等最樂王三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即於大被穆累八成孝此王之本志也即於生故遠際以全忠累即於大被穆累八成孝此王之本志也 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遠國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 人上怒其更皆惶 者問事

纵房颁天 海方 即 左 大 北東玄至際西十六年耿東敦請擊匈奴帝從之遭東起告於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其政后官室不可以與每七孔子吃為文蓋翼孔子萬世代醫療之話也至網世俗以大子諸王說經至常之行前史皆曰本礼在此固世俗智縣之話也至網上官。前三十五年一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國語孔千宅親鄉議室命皇也史類編悉之二三一人漢明帝紀 山心是 11 11 11 也更類編悉二二三 題至力 极固獨有功固使班超班即號人使西域超行到部邊都至至廣本部禮 者也乃會其更士三十六人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大攻扇管斬敬其備後忽更頭懈絕謂其管獨曰此必有北層使來明者睹未明况已 冷而 也水 得由才多所降有得由大學教多隱柔問為帝言之帝惟然感悟夜起時天早即大雨馬后亦以動教多隱柔問為帝言之帝惟然感悟夜起 超功帝以超為軍司馬後便行澳町其工廣德降於是諸國皆造子 劉多三 罪者可勝計事 而及得稱又况深窮其就以為微就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裂行之而及得稱又况深窮其就以為微就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裂行之延也既以自殺又延無暴不欲祈福到致堂員事濟看直冀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武英得異教於 有孝武圖制西城能弊中國世祖鉴之開開謝武四邊有於 平庫二十餘年與據湖邊東东發即有攻沒都護之墨谷 でする献之の五月公卿自己、少市成德懷遠祥物組應並集朝堂奉觞上壽制和継年。皆在臣奉責西服王唐取解莊城徳城山作詩三華歌頌遠徳職を建西京経古以西職場於城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討根護大西縣縣水僧等後國東祖愛王其智慶曼慎如此の孟州刺史宋黼宣示譚德嚴懷遠夷百敗山 天生神竹 不可及其 此城場所本意仁被曹樂士臣不敢不以實對時日叶子尼我哉此乃孤切時進世史類編奏七十三 類 漢明 帝紀 3 與此句好交便南車十次欲畔。溶使人與交通也而演代北匈奴北句所重於縣亦無常始被脫紀為結中 ○初北句奴恐邊南軍于東如之族事并於亦無能始被脫紀為結中 ○初北句奴恐邊南軍于東如之衛直助東擊西城平東師後秦電西城都護及戊已校尉稅紀惟母職官直擊獲所被不敢有辭其敬孫縣東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窮及乘有差○武聖權所被不敢有辭其敬孫縣東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窮及乘有差○武聖權所被不敢有辭其敬孫縣 巨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茶化質由有德朕處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先 北匈奴大入國中 太守應地鎮城北之支以 城在西 以表少欲移書傍郡求枝沉不



商企会行 北方家 之善 含給手派 光武承主奉之餘頗以嚴極為政後什因之成風郡國所舉數多粹織俗。 医每事務於寬厚繼濟 粗名成果成則以維令為尚書者就的與文加其宗法之総政故此一第五倫丁上凱巴斯泰縣與與大斯特之為或或故此,與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死平必宜濟之以買夫為政衛張琴瑟,大統急者小統總陛下宜陸先王 不借刑不過與其不得已掌管無過往者断獄嚴明所以威懲姦居於 事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 倫承·三二 奏達查者 & 我之德垂式于後期其形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為至此一家就明德斯言談萬世母后之北縣也方之日后封王諸召當會的并派不能得開政美上乃止致数仍羅脫縣中數性觀以為照樂的家之封建慈世之慘棲平若性勝調和原城消除然後行了之志吾但外家之封建慈世之慘棲平若性勝調和原城消除然後行了之志吾但 氏五侯同日俱封萬霧四塞不聞遠南了應之帶防恆勇氏不令在極機 大其根公傷天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人的道際其發價數倍而欲先營 / 位帝省部悲歌後重請之太后報日皆得信事之家福禄重監循再植 終上書制成德之政借喻之言是以匡扶治教忠皆琴于一門两漢外 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官臣母儀天下也崇儉素后兄及皆應美業難 **筑物成後政日首元帝龍服官成帝** 五 神力官士 李言不是 國思自陸損何意老志不從萬手之日長恨美夢等辭讓不許乃受節而 白成成八百年 經所異 梅縣以已即四年四月三子慶為皇太子。〇五月封馬原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可以以大学 東京大大 人禁屋 何如可以言言是在經同具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員是名儒了鴻樓望成封 世史斯編悉二三三 直去高出 縣年五代 市場終建言宣帝傳徵群假論定五經於石渠附方今天下少事專者得縣縣不數當等辦以是稱者首一一月校書與財勇輔陽以將維於於何司妻陳曾典奏封數等罪讓不得已是如四年發降位也以特進就第8世前就是懷不要攜樂聲和五心為生不常樂卷 防火災河乃縣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花叔度 辛巴六年,知道過過於大守成都民物是蓝色字通例獲制禁民夜作以 風及五年五月以上三子補外官也以補外官毋乃要其未而失其本乎 事轉與宣稀水為後世則府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自虎觀 成其禁由草司之徒其者於分草斯的之學也。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 時有司請封諸莫帝以天下豊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附之司吾日夜傷 人黄王羡亦與馬 與複立方記

原野事所至獨也時懲恃官极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卵帝田園祭常市大 人主之語 手大問 近五日 間里東強以對紙屬聲想日本門直展右馬等第並能知此會來備手 繁佈國家兼屬如孤雅府用其意大惶皇后為毀服深謝乃得鮮使以田 建之就了指解配當以酒也臣遇願陛下防其未的令憲永保福禄此臣及首閱蓋端供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於劉當後以貴戚完至后又屬第官直交通賓各第五倫上凱曰實感旅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及元七馬展馬防有罪免官就國巡游行對諸馬旣得罪實民益責懲叛害問頭以惡逆氣死旗中勘責人皆以憂死 李〇太子華之立也部代私相處皇后以是心學貴人數能之諸當遂作 在限令周新被奔放出之府的班為在限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更数在不知其為可或如之而不能對被如其不足長也則放縱而無所類矣是故知養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或也其不及長也則放縱而無所類矣不以其為可或如之而不能對被如其不足長也則放縱而無所類 文吏承望風言事以激切為事責嚴歸縣明曲也雖京師肅清後賢為 一大孩們事長被刺練學品或追倒軟士收納送及問部微數日買出入 人漢官者 聽其自至而後察黃可先執己見以問 審為官院進法風險府 太中朱順拜尚書僕財耶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魏強襲漢於 建進谷 澳洲蜀而太中朱順拜尚書僕財耶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刊記記記述 直播喬天捷給之對深思経侯納木訥之功帝皆納之○九月至完召前 中半三里仁心見童不編之言雜方符鄉是也一一時的要皆述而自責輕耕相讓其治色也有三異馬堪不入境化及倉歌整丁有一時的要皆述而自責輕耕相讓其治色也有三異馬堪不入境化及倉歌整丁有 東外門首有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勝習文法長於應到然察然小慧類無大能以為各族以三十石二千石賢則直察皆得其人未絕又上既曰天下福要在於尚書 寿求 清 大 忠 同 代 に 門 代 图以第二甲中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首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惟而吏事等 為理你在 不過期間 との種名をころ 班起去東 あれれず有三 李色數班 至之鄉 新士雄之持心近漢上直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問閱問於故然其要紹在於選 等三世公經傷於趙觀老不可以為職餘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原敬鍊雜城之等三世俗像於趙觀老不可以為職餘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原敬鍊雜城之 , 筑存在州郡有部下公鄉朝臣議大鴻臚意彪上議首夫團以簡賢為務 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色人許伯等等由累守令不能决恭為平理曲直 和受節度超即遭邑將為孫侍子還京師幹問超日色前娶君欲收四城 三至而我惟之一恐見髮於當時多逐去其事布知勘京乃切者因会論大學外國無內顧心相問之數百身非質多而有三至之說所與帶於同大學外國無內顧心相問之數百身非質多而有三至之說所與帶於同 故念追之内省不死何如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〇魯恭為中年令事 **包到于真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城之功不可成又除毀超權家妻荷愛子**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重司馬別追衛侯等治護送馬班使者 今何不緣部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本鄉日是何言之随也以邑毀超 **堕光雅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結之任施何以容於其** 比何乃以實並呼耶被吏所云問里豪施乃禁以來傷日之得無持者 氏之次情因也若馬接班子之義方馬后保永之無德其子孫非實之 新之令惟陽也下車問員戚若馬等其子謂所先執己以張於美夫審 京風の所に大中大順手尚書僕打曜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日 限漢宣帝紀

以為不可以及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之一有無諸侯不言多家食為未應以東降以及於之法未雕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大三有無諸侯不言多家食為 唐古·本不至是乃數日野者固不可测往日之真乃為親死也均見為縣更颇受可以 せく類価をてい 瀬色風心與之能核所蘇如蘇一辭去後與此死後時前即私提印徵皆候之生之而府機適至以其命以我可安城今線期所者養機而入喜動原式總養將所主義原事節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勝張聚表義名往應後改傳其不常亦宜含客又何罪為書奏詔勿問拜傳蘭卷今史歐〇 藏留世事下有司備以書自訟曰及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虚加經之 [一向明]主張治之養後之幹何也因其靜也非緣其喜也非物不辭養因雖此無財務情致之屬東州都在其關的義致各十為月更常有問說對功是和元年語告屬江太守東西相曰議即尚均消修安養恭儉節能對功是和元年語告屬江太守東西相曰議即尚均消修安養恭儉節能數等損聚及陳甘言必為在東的任為尚書拜議即免縣帝下部提出職等損聚及陳甘言必為在東的任為尚書拜議即免縣帝下部提 也至加孝武皇帝政之差或殿在漢史是為直記書傳書非虚談也 上石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品宜自者鹽及後脩武帝均 之家不得與百姓争利均輸之法與實販無其論判疑官則下民節怨訴 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議則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遺物課不聽乃脫身為備威餘得輕吊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後得為更 頭頭直看丸 同の比り動類 対記書を美 松第一倫書 何心此 何順明之職其公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為〇帝東巡行過在城寺動均舍賜尚書 行其制 白衣尚去禄以終其乳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州陽無差 安静之吏怕協無華至納不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万吏民 有私子。對目背人有與善千里馬者吾雖不學命三人有所選舉心不能 會九氏男子六十三人常謂孔僧曰今日之會學於哪宗有光禁乎。對曰 為德以重為成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五部書數下而更不加治民或失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始近之矣夫以苛為祭以刻為明以輕 之門二年部戒俗吏騎飾者部日夫俗史衛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 三帝耕於定處谁奪殿祠孔子及七十二第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 敬酒書奏致惡如界以之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語何以過此胡 親而厭苦之何其趣切除至若此也圖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仁喬之域容敬人雅與哉莲平章帝之為君也認三公以俗更矯師外生時惶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與一世共藥於東上一夫書人君子安静不擾悃愊無華其政問と若不足以快意而 「一一切名不知有親也喜於仕者為報息於仕者忘親二子科失業官頭」三年義之奉掾而真欲符禄張為親者原也以此之紀禮而行欲赴季世之賢也奉惠得而則諸郡均自食力以感悟其死其亦是較之傷吗 《源置行犯

出此一人 而至 塔 佐 徒 传 **国際** 第二年 山安置不 太可愛筆不得下首竟作大章競一夢足矣乃召褒授以叔孫通阅儀十二篇日 花類編系之一三 曾れ歌か 以來安為司空部侍中曹優定達着博士魯國轉長上流以為宜定文制機擬幾難非給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胡致堂司曹褒之志盖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成情然欲正之而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将失順不言可知矣及於我我後沒情展及於實際一代大典及於教托儀沒情展及於實際一代大典是與次天子公於族人是百五十篇依坐情無雅以五經藏記之文是後 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O曹是奏所提制 對據何敬獨悪之謂宋由来安日去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縁政而生今县 丁亥董和元年六月改元情故之為是片處有嘉端必詔改元日華和太 竟夕不眠者是者其可謂無私手 進庆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夫以獨見總數月問透成百五十篇且又 君子修不借上俊不過下豈有喜臨千里而與图牧等庸事於為會般 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何惜哉 能以藏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外然不純平古之正禮矣。一 歸諸寬厚将徵者切之其使其以予者人以弦章為佩盖由此矣然而 後運動目第五倫峭數為方班發院於非天愷佛之七省其奏議惇惇 然後為私手 程丁三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馬是即私其何符安緩與否 回按網目於去年再書記得中曹後定漢禮今年八月幸事奏奏 常得 得 得 長 等 長 等 之節行長者 智治東洋 聖帝可以 亦電 仁學之七 郷幹別し 七五数節 乔姓 ○ 13年日 禮尼服帝道尔此長慰懦館献歌我卒虎俠氣調時豫電平江回餐日庸宗濟濟天性愷佛於穆后德涼惟淵體左右葵交斟酌祥海族从亓兴漏神之者中可聞常归之之宗城。 有意禮樂尋鄉重學具失一樂教堂》帝廟等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饷錢書沼性清 語表之十三 京然所不臣所以其其車車攝幹弱枝者也西平王家等宜割情殿循次 成王一年的古果意上既曰陛下隆龍諸土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早 家之用皆有姓之力明君助教置有品制忠臣不恭振有度常不能用 日比年水旱人私名竭此實措膳節用之時而是行立度損耗國資夫 舊於親愛故諸王入朝特加恩龍當馬工度於谷為虚例敞奏記宋由 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彩宣賞意而沒其印級以死此其失反有其於空人而際太子外則實養等公主田國而不能加罪義林楊光恃勢會稱人而際太子外則實養等公主田國而不能加罪義林楊光恃勢會稱也或過平电而時自出其別為又恒過至嚴內則以皇后之議被四貴也或過年不謂明帝察察董帝長者前亦豈直義者裁其天資亦 論難定故但納了不後令有司平奏此立章立之制誠范以所謂禮去也禮變而曰制度以其雜於識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口而以衆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至書曰堡之撰以非漢之禮 唐德以剛為王若於剛上少久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龍其心往往失 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於大章帝是也 **八旗直沿紀**

政能等而食。 何知既明 四人面と 大村軍 せい道 走民首也 所生 実際にあ 所所法 功 最 月洛園島為大村軍國兄弟駱緞何献上封事回愛而不於於至高英術勢打蘇田縣工師今年隱門斯唐帝數等摄解外要其紀鄉威德而還〇九數打蘇田縣工縣外在護衛開西唐帝數等摄解外要其紀鄉威德而還〇九東出寨三千餘里於熊然山唯陶澈城市場上命中護車班因刻石勢功良寬島歌東將精騎萬餘項北單千戰千點是上海鄉外山崎大破之島 〇孝和皇帝 讀劉童帝第四子也母換黃人為實旨所歡以蘇來養於也為文中書即發于重華以上正義人聽其學者為原因不可勝執之中書即發于重華以上正義人聽其學者為原之所成於其後於祖侯大部之中書即發于重華以上正義人聽其學者為原之所成於其侯所能於因自求擊北河奴以贖罪順此四太后從之資憲以必濟之資行 拉因語前後十上聚皆危懼安院正色自若侍御史智恭上號日前民者 数召見對為權暢分官省之權遣各利殺之何敞案之具得事寬太后怒 族全身四人而已書回鉴于有放可不慎哉心都鄉侯物來中國愛太后 也青馬野王稱為自臣近陸行知及已復槽終受多福漢與外於二十保育戒恩目傳曰生一四智者縣生而首者像生富甘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 大子衛即位群。宣文后臨朝置為克義縣等。皆在親東之地質腳以一帝何是為裝者打 鐵五奏之以每適所以至是也伏見大将軍處兄弟專朝奢侈借偏誅我 去聚數千里而欲非正定孔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群僚百姓成日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從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 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民之命不恤其言子太后不聽口六 以何奴不犯遊塞而無故劳師遠征非社稷之計普過經校衣安任限免 五來元元年實常成就表将北擊向效以脂非公你結則至上書家作 整慎陸按論法不剛不察曰和○是時官官始封部聚外成置 帝為己子走初七年。玄為皇太子在位十七年而崩野二十七 梁與达為消長漢家之禍目此始矣 詩學章帝第四子也世染黃人為電台所請以蘇卒養 **本皇太后植文母之號陛下** ij 上議長正色 流涕哈中 **特之水** 了话真的点记了。 | 實際的点記了 | 實際的企品 **基还收** 未熟的數 安門に 司金数宝 清水 孝文之品 多出其門脈飲吏民共為將道蒙安在應秦貶四十餘人實民大恨但安康射態恢劉民之大功威名益盛沙郡受胜尚為瓜牙鄉有鄉刺史中食智職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豫出師所未會至也○竇憲務尚書 道肠厥飲樂尤於是朝臣魔情無敢違者表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檀楂每門茶行尚未有以客之縣候上疏劾憲書養不省城乞骸骨疑惡風州郡 何私門上感指下惟此人道悸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未然之 [長少]衛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掛萬底端機正色曰大上交不論下交 到之〇十月帝如長安漢意來食者來食的養不起帝部醫養連軍為於例皆难見及與公鄉,國家華本管不皆鳴轉也也流滅天子大臣皆時 憲後華泰論為城 旦祖或此 不濟禮無人臣稱馬成之制議者皆無而止左及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 陳展亦知敬重敬無所嫌悟馬 **窗得保其福佑時濟南王康為您夏乃台出敬為濟南大傅康有失敬** 度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號日今天下速近僅怖承有野王 益先人也殿後官官廢支外威暴執相繼進與而漢祚以亡恆推之關於先入而禍愈經失運状能業乃假手官豎誅之是猶慕盜救焚火未息兩支壓等國用物石黨無結辦功烈和帝慶幸而倚為柱石殊不知功愈深速炙牽和糾沖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于禽芝牽權是以生爭內別九十日,取與之次至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謀不貸于薄職其應臺鄉九十日,取與之次宜予厚其賜予而不當委任權九先王所以戒礙[於]為來世之監矣 良可提哉 使窓無所忌懶郭聽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親身之耳幸而克捷後可順死今乃大行封務實龍旅然前日所犯不後追理百致全日式謹統宗族安全乃信憲這個代表状態之初計持以免死再致全員實施刺教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販加州詠即外

d.

支配在長門 段為成立 孝府送外 12官用耕 不**建**不可以 以官者鄭聚為大是秋后并帶無洪室之都非於此矣而軍動班官節聚 南世東之無不說編馬 曹華英昭進而成之者妻名昭所衛常大京者也の後非因漢書越北海」の以外七十二 一個後和母紀 不良爲〇班固以實民有多枚捕死私中固受者達舊尚未就諮問女弟」是之師請自行逐所在連留至扶風而嘗就國兄交通者皆坐死太守獨 切賣磨納要郡國皆有禮屋衛門郡當遭吏戸曹季部諫日智将軍不脩生中常侍主漢之所語有之目前門居虎後戸進狼此之前致 **遂與聚定議訴圖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賴忠影附外補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其不附憲獨中常侍斯教謹城有心發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其不附憲獨中常侍斯教謹城有心發** 宜因大變改政医失以塞天意〇大將軍需為伏誅時間長父子兄弟克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種不權則宰牧從傳 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七鮮不以此敢者是故君子敗之張則又發急皆前日事因乃為實際實家以至较引可謂短於識敗之城不為不情人物要愚賢不肯之外不為不詳若外戚禍即故堂三班因史實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其得失成敗 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至此論可信我除成名也因該司馬速是非劍器於聖人然其論議常 可與謀而都黎依住人主稀除茲逆以有大功於是問意官用權之蘇濟官關等安足以逐經孝昭之然矣所可限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為官關等安足以逐經用秘臣器求故事對兵收捕其有責益別逐漸 排死節否正直而不飲後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取中節甚矣 胡牧堂日、買氏根據己生逆游人主誠有意於之水易举手和帝年後 一年秋以陳龍為廷,前自美心是後青嘉仁恕也 罗受少帝由是賢艺常典之議論政事室官用權首此始美 到劉斯以不樂 惠度 劉義氏 華 島 可 一座天自此 多十寸使 不可以 防之气性炎 化岩尾巨脂酚二八丁王,世子公司上版公社人,是是是一种的人气性炎 有難數學而善无該特別來对正因上嘅回說經悉傳免不過,然為一個人們可以經過一個人們的人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臣上無匹奏民實式后專號不宜合來先帝帝手詔曰實氏雖不道法度而太后常 「新天頭鄭麻瀬城如馬飛而食肉萬里侯村也目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衛大百頭鄭下湖東城以東封侯及惟久專者明問乎有相者謂曰主張於是人族苦書與栗頭印起起自書生提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ప離縣為沒是火羨苦書與栗頭即超起自書生提筆有對係為軍力之志立離書以及天縣接著外后之能以不如光流后之東門下四年皇后陰氏展死深后加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干四年皇后除死死罪后加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干四年皇后除死死罪后加思悉恨有言后按死勇道者后坐夏王國 通班十餘原有司奏請總其國國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蒙為國子回次以十年以爲僧為郎初后果侯劉般差子憶當嗣稱父遣意讓其弟圖 定速侯至是以人在絶域年老思土上書艺 數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析愈章也 化也語徵情為郎應第實際看果侯爵 有有司不原無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合弘之編悉之十二一員與與和古記 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衙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至 虧其勿復識乃追尊毋於皆入為皇太后對梁嫁三子為侯梁氏自此成 自城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段尊上之文思不必離義不亦 來氏出者會員人姊上書目訟乃知貴人枉殺之状帝感働良久三公請 丁直九年國八月。皇太后實於照初樂黃人既死官自事秘莫有知帝為 封野諸舅於禮無失矣 然和帝實孫出來氏不可不後也被追尊沒貴人為皇太云追服發起邊光武之失於試點且日禮臣子無疑尊上之文原義两得可謂賢矣 朝教堂目 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及太后前乃抑却三公之奏不

特頭收換 竹清はほ 東京古人内猛外感人皆幌服至夏本·百官流涕三祠以祭太后下韶以與子右為 具置近山有 水清無大 西太官守 即佐太后鄧氏路朝の雕像令王潔卒濟局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教伏し門元興元年十二月帝朝職疾有少子隆生始百餘日班立以為太子 展る中華○十月立責人敬氏為皇后初於禹書請人曰吾將百萬之我母亦即此言了南湖回班國玩意兩對優勝下姓氏兄爷之死雖所應之幸不如知言了南湖回班國玩意兩對優勝軍級而乃大後於熊中班却立功而已尚私調所親曰我以班若當有奇策令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過和而已尚私調所親曰我以班若當有奇策令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過和 が第一五年記太官勿受家國珍羞望一城至是店苑上書肆止對太官然所十五年記太官勿受家國珍羞望一城至是北部縣為枝十里一置五中即将○封前後為數鄉疾在省封候賞寶倒置漢 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野對氏后輕及請護讓故兄隨終帝世不過 為責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善為及為皇后郡國貢献表令禁絕殿 未會支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訓有女曰級性孝友好書傳選入 再仲文三自和帝以後漢就數絕皆是請係王入繼又不得明君所以動無大過僧手終謀不遠禮好雖除而開監用承送為東漢基禍之主 胡致堂目 勿受珍養盖亦憑儉之君也乃能養發英斷收攬權網而又等傭納課 歌意水清無大魚祭政不得下和宣舊代號大對簡品第小過總大網 伍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級靖万之章而官乃過之矣 聖書院就為廷慰書早經除祖稅意港便循行與其書部太官聖書的太官和亦在位網目常實意外非封找則天經治事而已然其間 年順壽一萬接難,短折不成目傷 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人而孫尊信備術交換兄拓優奉和幼地即信年十百四而能辨鄉實整自是大柄在手底 謹屬和帝少丁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衛氏空之在位 八以張馬為太傳徐防為太尉 1 ないまないでは、一本のでは、一本のでは、一本のでは、一本のでは、一本では、一本のでは、 では土電子明か徐敢が相容護官是親屬北非無所假宜〇十二月記来随免 記念我可民國名亦正以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為愈也一部司記念我可民國名亦正以賢德自居故權教其亦為甚不者之于則部司 太后猶臨凱頗故太后無朝總,且書舊以議之兩對如如氏猶不之分况人一八月帝期太后迎寶河孝主,安章等數子稱為孝和皇帝關即是帝位见行者是一次經歷,〇次經歷,高國縣經歷人同一司,隋南陽新野人訓明神學是一次經歷,〇次經歷,高國縣經歷人同二司,隋南陽新野人訓 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是东西乃韶禹舍宫中五日 獨督局言何樂準照一言及此而為是不急之論哉 對於相關危知累明此正臣于所宜痛心而力救者也明惟仲長成以此致相關危如累明此正臣于所宜痛心而力救者也明惟仲長成以此致相關危如累明於關聯也不在來考經典安帝好書寫學是學校儒術納其言認公鄉中二千石各舉題士太儒務 上傳士倚席不該信者發語好展 寒寒之思原 犯 智該該言也 化自星系派及縣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水平令學者益少遠方尤論難行行物非共水政化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撫炯珍路繼孝悉逼奏經 選博士尚書那樂年以儒風張表上號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細奏文十二 漢等帝記 + 日 在執法為她不敢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烟處不少看客奏發多子 心而垂情古典将意經藝養正坐自議諸儒並聽了多徵名儒母讓會則 果西訴戰不達塔處然猶投支議整官馬論道孝明庶政萬幾無不簡 於是逃立以主漢称豈不善哉而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衛 的致官三定廣華帝長示也正位撰宫聚不以菲年為益長将天無聞 的致官三之天下之主當與太臣共議選舉賢明非一家之私也清河 年二十有八循不歸政自是母氏常陰閣产得志接手拉照前漢家被 太守日每覧前代外戚有客屬亂奉公為民患言各 一組用金 有赤蛇

三公東 使知為不受 人名意丁楊伯起接随聞而群之累遷前州東史東北大守富之郡道經昌巴故 微都随九 大行置 世民類編夫三十三 院師れる THE PERSON 一公雅思 一公之形 以為有三公之象取以進四先生自此外美○韓音善魚似微黃身無次一都禮命故十年家人謂之恥養而養志愈萬教授生徒堂下得三端都時氣不有口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遇之不亦原乎。檢應常容告報而也惡性公應子孫常號食必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謂於今楊震 外死免不亦完我家門頭無小水物理除湯回三公職也置知是時成園 外死免不亦完我家門頭無力意場第三公司予為三公者聯思其最前 海表之一二一具人議会命到 戊申二年夏至五月太后親録囚徒浴陽有囚買不殺人而彼者自經藏 後伸長經昌言鄉長後姓口光武皇帝温數世之失權您禮臣之籍命獨後伸長經昌言鄉長後姓日光武皇帝禮歌排後之公三公以父異免官防始等前人打其千太尉徐附以炎無絕賊雨水策免事王指他是其一日也而演漢常是鄉北之中點等為號級縣雨水策免事王指他是其一日也而演漢當時標也是等安達時納忠帝王〇五月以曾恭為司徒倭開門也以炎兩聲於之人鄉東之所以炎兩聲於五〇五月以曾恭為司徒倭開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想白天知地知我知予知何謂無知者密 進界土腹鄉等的最極震狼貧好學通達情覧語偶為之語日問西孔令批罪行未還寫樹雨大降〇十一月徵猶隣為大将軍備在位頗能推 困避見侵更不敢言将去母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開次具得在實即收 於中世權移外戚龍被近習水早為災戚官所致及以策讓三公該青五 在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己至 永陵按證法實容和平日安〇即位之後都太后臨朝十六年 於職等獨帝無嗣鄧太后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而崩發 顯與后雖就誅點無救于危矣 母交通好路潜縣太子保卒使楊雲縣死召十九人之變而問 而始得親政逐點都氏而用間氏之族內配益盛中當侍及乳 一而崩壅 - 「不可有」は言か大尉張禹曰若大将軍之策不可者三定帝開拓土字劳而後定、大将軍軍不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鄉省以為朱虞翻及時間等 無成四年 語以涼洲牧守子弟為斯登門前省至以此。 朝献長胡為 **兵不断**化 名古以為 雅莫似地 "若景之翻曰此版大羊相聚以求温的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者不如性"之秋也始到謁河門太守馬稜稜曰君佛者當試謀廟堂乃在鄭勒甚為一幅也不選與楊蘇留無以另不言非堅利之醫不自以也 職也不遇樂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賴雅之黑不飾治也當此乃吾之功少前讓感度請以謝為蘇納長故得皆书之殷嗣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 為持屬拜牧中長里子第為樣以安撫之〇以廣謝為朝敬河内長討縣後漢有三也馬養其音節集四府歌鄉財毀皆從訓讓於是群西州泰傑也卒飲起誤因天下之機散驅氏悉以為前鋒則西谷以西國後擔京非 境群盗平之事歌賊軍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隆 也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版然為隱而起豈獨燭理未自其英禄要之女主擅朝彼貴版也彼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茍之全有不欺诸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失弘德推賢進能之全有不欺诸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失弘德推賢進旗 到致宣司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憲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 有係慶其惟關西之楊手 連宰相子曰東孫曰賜曾孫曰彪皆世守家庭為世所貴稽喜之家, 「南湖曰旗神致死此誠匪躬之臣夫其以清白傳後果累業載德 」有湖曰伯起作招史稱其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逐 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 也而 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其以

基股 北科 法所貨 問題原為而君增之共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震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翻翻,後進道兼行百餘至吏士各作兩電日增信之竟不敢過或問曰孫爛城 不致 *前六日南必謂郡红米山東多行連必惟追我孫順見治與弱苦今六禮勢有不」四扇東多至共少徐行則易為所及 越及速 進則彼所不測廣見至萬日 求壮士自孫吏以下各奉所知其攻封者為上傷 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翻為聖會悉首其罪財政也受使入城中誘令 劫 作句至行 帝总律质 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内外競馬俊度初朝川村根以帝年已長太后久不 如何此不 之士都下有近 歌曲 自芸 至此為年二十八節親政軍北奉太后專政十六年自行政三年而已故后立馬及長多不應新不可太后蹇敏火不遭政盡年十三篇而即王尺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暫氏期帝始親政事命少蒙遭明年十歲 中不拜此子之也次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情包分出之不得已 御氏五侯皆聚為展人以間皇后兄弟立為鄉校典禁兵於是內龍始係 那逐安照開通水運放把事三年家給人足 任尚野鄉同夜天運以太 三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電應等為切直請優游買客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〇以薛包為侍 一部忠臣重奏館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部引谷克躬諮訪群吏必承 位之处

市王被小 **並**八子道 不秋所以 美加酒 不能を 度にす 大馬木ン 河曹明城事引進郡人陳南黄家等原不魚都逐和東屬世首眼父為牛為臣顧明主放天元之真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高裝着暴不,於臣顧明主放天元之真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高裝着暴不,於臣顧明主放天元之真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高裝着暴不,於臣顧明主放養上時晚期數數五年使與馬利斯與愛歐刀之誅請常東上同則起易王入朝路從鄉上縣天子車為 不能去請憲三十妻之師表為嚴也既而前至表限所問日子國有顏子 追納犯贓罪吏議欲增麵二世劉惶以為春秋之義著善及子孫惡惠止 産販後服給市間之後持侍中の不拜部が禮如毛我〇以取官は清監正人かり **販微得奉配躬前後當風過報安吉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宣速出阿母** 玩日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職為務了今九德木事**要倖**先展王聖 聖稀別聖女伯宗有動內外競為後尼出入宮报傳通姦格司徒楊家上 於華騎打宋楊四子及官者江京本國皆為列侯府中常侍鄉豊等及王 五百年明漢武帝华臣託副車之來夢聽視之便江都恭年名非 令若外告斷絕伯帶草便往來帝不聽心以劉愷為太尉時居延都尉 文名目古之帝王所以萬化美後郡民為書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をこことの東京の前紀 元年遣官者及乳母王聖女伯荣請耳陵尚書 類子何如即 李龙 **頂**法 注 完 完 完 完 子 乎心 存 東州軍人見局李問兄於東日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降其兄賢唯傳 707 報為經歷數雖清而易犯暗經权度任任若干 項股險之不清清經之不方還或以問恭不日奉高孫則之器養諸洗儘 照過 無等頭仇監照教作於監察作於監察時心矣太原,所轉到秦辞本少姓政國先過表限不省而退進往後當家日 而測矣陳都及局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等於可翻各之前復存乎 日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便視其人則膽之一在前忽歌在後固難得 海不可量也圖初舉孝無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什憲曹到京師即還年四 来、ここと、減安、方、犯 とります。東京は一年大也及楊龍山乃曰、校慶學不其德雖預子可至矣然則似史臣曰、完史稱黃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疾乎是尚未的許孔氏何 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治展乎以為電情然線順其處順淵乎哪鄉不其似道沒深莫臻其分清濁未以為電情然線順其處順淵乎哪鄉不其似道沒深莫臻其分清濁未以為電情然線順其處順淵乎哪鄉不其似道沒深莫臻其分清濁未以為電一衛本也為有情地灣區之光不可層而洗沒與師(人名獎師) 網目書曰汝南黃意辛大意布衣也而卒書之後德之意至矣 度有德而但未奉子故朱子曰畢竟是資票好是亦惟以其德也於是 **不從司空劉**

無出此大方 が情報立列 發光所便 出西クス 程等背高列侯是高十九侯被蹑捉衽 縣旺國讀雜語報話故告被托成 陳王保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閒顯下 救誅恐太后於雅宫縣之記封孫 時中宮北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衰 10十月北鄉侯影禰顯白太后終 時中宮北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衰 10十月北鄉侯影禰顯白太后終 下北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了北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了上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了上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下北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級親 下北鄉補侯懿高嗣乙酉北鄉時年三十一。遂宮孫丧太后跏趺衛臨朝欲 有小人而不知君子惟恐屬發之客發秀也表出 僚求歷報於要結劃楊等十餘人証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殿等籍時先道九月廢太子保為齊陰王禄雌漢國名於帝納江京幾朝之證葵大子太 **直日固宜如明韶風怫然廷話皓日属通諫何言而今後育之大臣立朝** 関而辟之震益見怨〇十二月·聘秦士周學馬良不至陳忠著 區處國事由得帳轉若此乎廢獨守關連日不肯公 五四年三月帝前于震湖鎮年三十一。還官祭费太后脚 西氏三次三分で真内奏一乳場而不能動宜去火夫至是極言逐取西氏三安帝三公典は屠されるの人 為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住帝以黑幣聘之處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 安帝三公無出震之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曹遣則去震 , 與三月還未入宫禁望令耿劉養震怨望即遭便者 **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也** 公野建王 **及時而動動** 封王李龙 及整故太尉楊 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状立所廢而權歸聞共國無人馬為人子孫胡致重司我母為橫勝太子縣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讓树立嬰孩逐便胡致重日安帝秦曆不起始則關后如息後太子之毋而不能保繼而無平息也便云守城亦惟來之東夫勝皆見縣隨絕 至是耶朝守神器突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子。不知憂懼而朝守神器突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子不知憂懼而 侵運會已至安雖稱事事都而權納歐民至乃指微陪服克会政道 內張 移民逃免委定後更滿九地徒地順往各台衛門至關移民逃免差原轉臺部權函從東武推各台衛,有房惟威不遠遠始失根統縣成家敗退役計金校 為即贈錢百萬以禮改起去養官官敗而後於陳寶惠以有以書湯禮寶也故無 还後計金授官來

後而

三台 锁年

巨旗 失地主 師傅之礼 天下机行 世少類編卷之十四 Partie of the 明如帝 ままた地場の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部将初商陽樊英少有學行名丁卯二年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嚴皇后是在右的之家陽縣を納到差 然伏見讓即左雄有王臣寒寒之節宜權在联舌之官必有医弼之益由為容容多後福擎五之性善悪不根掩職義篇授不掩喻瑜不掩實則也納緣卷之十四 項 陰順符紀 百方今公鄉以下類多拱點以樹思為實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 防刑罰者民之後會今州日任郡郡日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臣所發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微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帝侵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傳之禮族恐間豫天英初被詔命無 校尉虞謝禪物權皆百官佩目三公勃謝謝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限 存張防量幾不報謝不勝順乃自繁廷尉帝赦出之數日遷僕射謝上玩死不當雙順於至期于以父言開之君過用伯王而是于被 又按中常 時行死請其子田其言差化工聚不能連續子服不前不能退又按中常 至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皆之身。管員情通不 是拜雄尚書 祭城罪非一三公私為臣所奏遂加誣陷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衛 两寅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宫〇皇太后間氏明于離宫〇司隸 是內隱於臺山正南陽亦會陽 其之陽前後禮請後召皆不起是底 以為必不降忘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許謀 賢人君子不能被選杯之表美 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益馬然屬臣弄權探氏用事 按諡法慈和編服曰順〇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米黃環 囟 韓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而前壽三十二 靈明 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問匡於之術進退無所據 〇東有日 皆是靈辨全 被将懷王 清修之 不務名 世又類編本之一四 先生弘此 大体国外 與技術的 也語曰過晚者易缺缴数者易污過為私數數七太白易為難計盛名之 既至豫陳還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理將至李固以書法请以定士楊屋書理為議郎時又後騰遠於四川楊厚江於離職黃寶 之曰君子謂伯 **職者及從師請箱不遠千里定覧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客入公府定職為不發所落也一〇李固等十部之子也以好學常改易姓名校集聽** 郎稍邊尚書僕射寶昔随父看在臺問習見故事及後后職達練官曹事 言處士無盗虚整願先生弘此遠議令殺人數服,一雪此言**問**題至拜議 所守亦無所缺然毀誇布流者皇非觀聽望深登名大盛平是故俗論皆 下其實難副近勢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壩席循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 該朝堂莫能抗奪數上既言事上斯采用之極楊厚因新其贈清黃寶方 首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部子也 黃瓊之政事貞問桓馬楊摩以儒學進崔瓊馬融以文章劉吳林職章「西湖曰英能本風俊义咸事若李固周數之淵謨弘源左雄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貴望也疑新觀鄉發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貴望也疑新觀鄉羧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貴望也疑新觀鄉羧 之所致情帝之不能盡也 种需弈巴放民之良於嚴於震翻將帥之宏規王襲張皓虚心以推士 展雖不足以專主在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發優安養 伊遊其 若乃孝弟著於家行該您于鄉利不苟取任不荷進潔已安分優将卒 富畫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發其實不務其名也以一有道德是以專主智能是以底民被禍懷王深藏不可則王者是公司方之是,其本進具公子無道則語思則是一次方於也是古 張綱杜喬直道以斜邊的斯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此諸賢特微英 南湖田市已平夫所部大儒者莫大於孔子孔子危行言孫以廣衛南湖田東謂李固究竟續藉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編也止於完皆 古之君不 · 夷監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不之間聖賢居男之所珍 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是故 至議立

所述所 在 所 工 所 工 河以北州海 光が大打る 任用幣 標等に 是類然形心十四 一庆之道 在上班日軍民之道必在用暫用暫之道必存考點者宣帝以為更數變面之力考慮限年課試法事法等也以其議稱更要非初意实向書令全面之力考慮限年課試法事法等也是對之立以為每人常持所制御從等期之內澤小受得免於罪帶由是賢之主以為每人常持所制御從等有明確之非檢皇后第六深落賢能信其人補非德謹宜疾見家簡求有不能當賢能信其人補非德謹宜疾見家簡求有不能當賢能信其人補非德謹宜疾見家簡求有一年時期易元年正月立貫人派氏為皇后帶做立台布贵人為閱者官以 王豈弱無禮者形王斯而更服影就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陸四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飛影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令相謂 東有禮能權為河間相景到國國王王不正服軍器殿上侍郎管縣景時軍未六年二月以次景為河間相阿置王政傲狼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池 更惠和有難效者可就情扶勿移徒班氣論乃得辞事官帝威其言後申不無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詩難恥其康長人臣愚以為守相長 於藝文博士不復講言朋徒相視意散學含種散動為圖疏或牧兒華藝 新刈其下将作大匠獎圖土本之工匠種輔上號請更係籍該進後學帝 秦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目係〇九月起太學初安帝 見受韶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曹無訓導之義因捕諸政人 易則下不安業人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戰以重書勉勵增秩 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影團世良吏於茲為為 裁雖然固以忠節扶漢輕而後以前猶能力行孔氏殺身成仁之訓者固旣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悉之道失矣此豈知孔子之所謂儒清河王既前後書數萬意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深冀弒武諸惡滔天 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新台 人工作服制而受其敬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行老則不任其數語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行老則任益者數提則不得人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第下人名所官作了作者可多 茂順新紀 Z **英庭各得 彩本版**年 南州等等差無治淑年未四十臺郎話之對曰語書曰有如類淵子部不拘年藏是中村之事者後主東附所縣大府自可不拘年藏帝從之父之震峻地解構所舉年之時四十等察教諸生試家法文史課題委乃得應選若有茂才華千女秀沙子阿安神 かな 地域家世 橋代一月 宣陳問宣師 台灣 題民意 子田ろ 深以地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世陳真敢輕聚定于木嘉於選清平多得其人都守十餘人皆坐謀聚免點唯故南陳書類川李順下江陳球等三十 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預淵開一知十孝無問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感禮稱強任而世 清清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 麻木 八十四 袋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補公直精明能審裏真偽决志行之 正月立秋飲後考事七官大獨法令有所変更王者之法孽循江河當便 助聖化三直務節約四直簡出宫女五卷短直為備禦六宜令中外官司 祭曹三年正月後郎顕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顏上章曰三 易避而難犯役上書薦黃瓊本固又言朝廷因水旱劳心廣為樓析臣 徐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芳能繕脩之役二宜来納良臣以 公上應台門神養情他是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及節令之在位數 托高虚納界鐘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平。因 尤宜人於其官而後可以青其有馬 老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置當人於非任而至於所部者逐所任者重則 言四十疆而仕者盖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 淑以類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話之亦失其義所謂聞 於聖賢之語有未喻其孔子曰四十而不或者盖自言其進德之序禮 孝庶又坐舉者自是以為可予 知十一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颜氏明春寒首見是而以難對之間折 本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版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專行如預淵子 40

第一世之史天下固可憂寒帝賢義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含請常传史或 屬泰之一四 一天 漢順帝 知 一郎 本語 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殺賊水卓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阜 大業軍無力看疾段於上號日邊形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 三年 出納王命賦政四流權尊勢者置之所歸宜密擇其人以毗聖政治則史 不為の動化つけしまらりもりますに常くとしたことでは、世界を特拜郎中鮮病不見な感を無陽弁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を特拜郎中鮮病不 等 電地有比斗也子為天裝舌尚書於為陛下裝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真治君以史安願卒報任以安社稷書奏部遣使視疾致華漁後更以史 展漏則四支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陽防務政 今晚防雖堅漸有孔穴等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腰也州郡者四天也心 之有陽防腹防完全雖遭疾濟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整遭治年不足為事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賣已若令雨可請隆水可樣止則高 日食传者為誰對日公鄉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有容者安和也 然免太科雕物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践司隸乘風體結案之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即而阿母官者皆疾之〇七月太尉龐 百枝皆動也由此三之本朝號全直可毙我成此耶夫人君之有政循水 大五帝引公鄉所舉敬樣士使之對策李因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就〇封乳母不城為山勝君婦於立也或與供與〇本陽首德平地拆沒 具免の大史令張德通貫六藝元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等作運天儀若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大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繁備印樹木 是我们的工作。可有的企业的工作,也可以与对社会的工作,可以可以为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可以为一个人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的工作,这一个人 +政党道樂歌出後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貴慎官人去倉衣帝 三年五月畢上問治愛之術周舉對日陰陽開隱則水旱成灾宜推 展者民操也願陛、思所以看 東南中目府所整義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極廣見孔子曰知者見變思形應者觀察點面 孫商义 為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護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即固以納至國典北京四年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雙義護棋定肥散婦罪以〇四月以 医治社艺古平信勿令刑德八柄 鬼畫 法匯选真部 再 名何正 可 而如称 醬 名 法 異俗不臣 可食に、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質我美今昔不以果とてし其十者月に女可能が唯自代也舉曰者却宣子任魏厥為司馬總宣子即始縣之為可縣而殿教師自代也舉曰者却宣子任魏厥為司馬總宣子即始縣之為可能而而殿教道明縣校尉奉馬直任將帥直管坐職受罪舉以此劫奏権神曰進居適所以及憲道所蘇校尉奉馬直任將帥直管坐職受罪舉以此劫奏権神曰進居適所以及憲道所蘇校尉奉馬直任將帥直管坐職受罪令以此劫奏権神曰進居適所以 馬而伊作鬼鬼親子田交為齊正達者問盡恭鄉州田的馬承斯縣國大好情之風以數有徵效世受育學而說稱不上之書談書經濟置工票圖大好作問之風以數有徵效世受育學而說稱不上之書談書經濟置工票圖大好問之人與禁且達是對候九宫故心 原其數例莫之斜禁且達是對候九宫故心 原其數別行九宮風角候四 戊寅三年九月部學武往任將師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 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請百世之師者美 與之後儒者争學圖緣上三團職成於京手之際皆虚偽之徒以要世取 自古聖王不臣其俗先帝舊典真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復增之必有如 而子不和元年冬武陵肇及初武陵太守言肇夷率服可增租城夏部日 丁五二年十月帝如 夏安藏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直傳遂內外學隱居 次市不從至是 軍争首布非舊約遂殺鄉吏奉種友 **軍事難形而虚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绝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 人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質教美令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 仕帶欲致之四後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日直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 一个由天子就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美衛又以中

行州郡 天下第一分綱言直不能用也〇杜喬至第州表奏泰山於道外蘇縣贈李固政為 * 曹操人以下便縣取鄉高等受命之部張網獨埋其車輪於落陽都亭田豺狼 以東京天下第一上後國為將作大匠〇紹異根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屬陵賊 海差之一日 新属帝間其故對曰臣生自<u>草茅天於宫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常交知</u> 思益前果與之更如財師自縛歸首國官原之遭逐相招半歲間餘額表 至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局果周相馬義樂巴張綱郭邁劉班分行州 周泰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〇期川盗起以李固為刺史國到赦 以周奉為謙議大夫初梁商疾萬帝親臨幸問以遣言對日臣從事中郎 西魏伸門類此鄉所 貞而事肆貪切無敗罪期縱恣無極化害忠良達係苗道安問狐猩逐劾奏大將軍難問題并不疑以外服家思若阿衙之任 郡表賢民題忠勤其食行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行五於百 賢之是將官官競賣軍等唯大長秋良何清儉退歷及詔來武伍賀獨無 降後為深其所懷從固為不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底賊皆再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覆竦時皇后龍方盛諸県姻族滿朝帝雖 工類音術較因景監縣降松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来者匪榮伊原 尸官論。之之况乃傾側華臣輔職報新娘就傳龍凶嗣默以至破求條件之音載論人口難與果盈門何教阻儀之尼求言終制驗納未辦條件之音載論人口難與果盈門何教阻儀之尼求言終制驗納未辦上述後漢書回順帝之世梁尚稱為賢輔置以其地岳亢滿而能以思諫目 國而並徒然故 六年八月大將軍梁商至離幹與以恐擊為大將軍不規模で為例 你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實力以網為 人其東西包 数人を **利州是张** 你職员相見與出拜認綱譬之日前後二千石多樣會暴放致公等帳價相聚飲 小工業中軍多求共馬網獨議軍車之機能到徑請製量門工門以書齡製請車 童為劉州利史有故人為隋阿太守章行部民按鄉巴钦案其故順乃請 · 剪走不堪侵枉逐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金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演車 恐不如此 故事でに 東思公姓日今夕稿欄文行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例州刺史祭事者公法也家 二天 聖人無奇 支討福之 於以及於具格政索仁簡民不忍欺晉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好 是時二千石長東有能政者有雅勝令任峻屬州刺史編第原東相具拓州被多教而有寬德則選以他故不於而自定 問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娶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婦降衛州 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對禄相奈 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稿為福之時也即問之十曰荒衙思民不能自通 奉正其罪州境廟然 太守為設酒私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日人皆有 死頭乃為之服丧或問二人得失如何平日謝以偽網以德偽則劳以 矣可以釋之而使改子然其情有故謀故從容于一飲之間無幾得其為九峰巨使故人或有小過未形良宜親諭今則姦贓昭開巴犯于法則人臣任君之職義重報法總章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為義何 註誤或可開釋夫何二天一言真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哉守法來 可也至人無意章有意失時後世小人清於故循者與不以章籍口哉唐中友曰是死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便之改行可也不可喻勿敢飲唐中友曰是死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使之故行可也不可喻勿敢做 公而曲點友誼章得之矣唐仲交議具有意不已過乎。 一天我獨有二天章

意前其水對日后看冊也民者水也群臣來仍看也將軍兄弟操檄者也若其平志 七支對公英之一田 見養其具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息独将淪波為可不慎乎太德不稱林循 子经官員 求法高乃手制當車曰太子國之儲融人命所係令常侍來無部信何以 · 詩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馬而綱年八歲李固謂姚冀回 七門不易元至止見帝則後清河王孫及渤海少子子鄉至京師蘇轉寶 城即皇帝位年二歲無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大尉録高董事〇九月地震 退而數思性高驅事不成帝亦嘉其持重稱著者良久〇八月帝前太子 郑非教和今日有死而已於辭屈不敢對熟還奏之部報太子乃得去為 部城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南規以梁其并不凝專政誠其增修議節 **逐漸之此以在古艺監查安固之道古典於之以規為下第一年即中託疾免** 家正以外中常侍高然從中单寫出述太子時太傅杜香等幾不欲從而 帝宜擇長年有他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者許人計祭局 申達康元年之皇子好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官帝使侍御史科問監禁 〇孝冲皇帝 後來之賢主於 **皇書替三順帝之編首書及至楊震總書朔太后又書被虞謝左僅書** 尚未害也 陵按證法切小在位日冲〇揆大后監朝委任李周梁實雖是 諱炳字曰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壽三歲整懷 漢原乔 選以表情之段都仁前以外 於華峰也等其際是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兒百餘人此等遂作飛五 欽為将軍 し只有编奏ニントリ 松其回此跋扈将軍也大人水退小魚看雷大者來致嚴名而此故言也人公鄉皆遭千受竟近學均盛至三萬餘生〇帝少而聽無當日朝倉 即皇帝位恭張歸國叛即所所之為明然以怀許以大順〇太后委改等宣戒部聞職時以婚帰出之利幼縣就不從與太后定禁中迎納入南官 輸亦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首門官官為惠者一指斥遣天下城皇治平而 食者解胺問得水尚可活其目於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前固伏尸號學 。其深思之便在右置毒於黄餅以進帝苦煩甚名李周國人前周帝日 成成本初元年四月記都國奉明經讀太學受禁者城确試拜官有差自 言固能問近戚自陰灰黨與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又屬种為學巴等其不能用 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果生國之典表在此一學學方 推舉雜點就也侍醫議立嗣因與胡爾利戒先與其言曰先世廢玄未管 果實能不逐长恶為皇帝置師傳宣得小心忠為之士與之奏動請授 〇孝質皇帝 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陕司隸斯門那林上大會庭中推奉尚食研教堂司送水可活之言而見報其新不良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研教堂司人亞之罪無加於教者李固身位上公規閱賢希食願照問 在位 免李固漠祚危矣 〇年少而識很其之歧差可謂有昭帝之風卒死其賊之手策 · 人 海 近 八 千 一年為洪弘所被壽九歲些靜陵按益法忠正無邪曰質 諱續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 辦圖之利切弱與不從與太后策禁中迎續入南西

凝菌

之良规 李丁丁 生 上 計 東東之中 大東大中 世史勢州をこ一口 於歌中公之罪成於鄉子等使人脇村為日早後宜使自東子可得全 · 五三年爾慶侯相河爾隆山縣 看前承本淑少傳學有高行當世名監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為呼斯言一出而二子之思端少題無乃似馬遷之刻論乎良弘范史特以發身成仁斷之且養日本杜司 異妖敗動動材與交通請速接罪太后素知為忠不許異流收国下欲死氏〇九月京師地震都以兴典聚免無異使馬配草悉延季固杜為以為 是而立生看正色無所明挽齒至由是朝野皆倚望為一八月之皇后於 家建和元年六月以杜喬等以為大付自李固之廣內外套氣群臣側 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听可數哉 統部書論以通順裝不敢動,計不出此方且伏是號哭比其讀書上立而漢称後隆天下定矣雖終,其父推兵權無別為大逆名在我說出一 窮問崩故可 南湖日海漁張南軒产起幸古湖土田池水道之私近而不憐其死上南湖日海漁張南軒产起幸古湖土田池水道之私近而不憐其死 秋持王室正如孤鳳鳴下奏泉之中,宣能勝悪聲之關哉死正謂李四十三方動城其擅惟等人編暴漢室已壞本杜抗鄭不思引及獲無日,到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蹇吾備進退之良規也孝桓 也有餘而知不足詩矣 之云七邦國於疾其是之謂少 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也情激烈卒成黨鋪之禍人 論議常排死節馬遂所以見歲於班氏也李杜之死君子所 以立得罪人致 年而前等三十六年宣長按證法克敵服遂曰桓〇是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縣吾侯官帝無嗣於其立之在位 于走尉因而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 題的是一大科倫常言理似我家性之無地那有道不察那無道免於刑就後以廣明時間是一使自有清澈難的題名至極可師的兄子蓮好學察古有退讓風層祖有犯言之分難為第結果察住也多是出自為國的以為行稱亦察名荷淑本府常 『F · 日 起有名稱時人謂之八前十六、日妻子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節 解简明 新何太無 然事之府謂瑾日第何太無卓白耶瑾以白皓皓日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華元報五印級去更民追思之紀弘以子問其父侯劣於其祖塞曰元方難為兄奉 局學里 世史類緑卷二一日 有對人形 五百里次 東東美國法侍左右派孫或既字立若尚切挖監縣上太史奏德星見號五百里 共興日本 開資為大 单白 松松息 1 できてき 支接惟以椒為師以同鄉陳宠為女政當部 因為之衛鄉轉節送書回除縣令統命其里回窩陽里張渦點以納打行到以故事順性簡充無與 自此作倫也 经现金管理的 经现金的 医克里特氏 医克里特一股通之野耳真股东 电重单之召未十句而取 鄉相就雖大死一不立時想照足好者而當時並以龍鄉蓋亦好名者交相顯榜對在大山在沒人之間 內有賢人聚落當為太丘 御車次子認能平字季方縣或孫輕字長文尚幻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 今日乃得御李君美其見慕如此陳宠與淑奉名書請淑夷于紀字元方 馬獨接勒之審事職色而即以俸頭失例甚美百僚庸歌河南声不聽正明萬國會同而其帝副在入縣人臣此罪教大百僚庸歌河南声不聽 将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冊而濟與俱冊發惠實共之豈可以去 羽林虎首奏知其能謝陵不應即助奏其請廷論罪有詔以一原俸職時 明即昧優危目安主孤時因而其之如平宜時易分率非其人者其不納 東貫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服〇封大将軍等妻孫壽為 常學陵孝無謂曰最君適所以目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權 時孫氏宗親為侍中,柳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然養侍御史朱穆奏記曰 至外,元者元年正月朔群臣朝首大将軍軍帶制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教 《沒相母紀 天脩德清母百姓以安及以沛相賦飲意法鮮 月地震部百官舉獨行不依

养人行入

野さ程 致平 文帝以 養 松野可以 四年之是後教者與年之深內也以德教除發是以梁幾內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 七見數為夫二日 人之道 「四日人之士」深感來住完前公車稱病不對領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群 人主宜黨 原內治疾 ル治野 · 管外心等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牧散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國北土 行行 秦武音文帝雖除內刑當斯右趾者棄而智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輔以我之姓時音堅東也無音冊專樣也, 着 是四年於明之四年,横與皇股鳴和擊城政於購資縣意於了官馬, 四年於明東之四年,横與皇股陽和擊地立方將其勒擊東之下官原馬, 四年於明東之四年,横與皇股陽和擊土也方將其勒擊東總主縣高島其街路處來京強音風馬中雖衛縣日點古者天子以養之其鄉馬島其街路處來京強音風馬四中雖衛縣日點古者天子以養之縣為在供養精也了今承百王之散數世以來政多園其連府服貨取委 之青盖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馬刑罰者治亂之與石也 神經湖灣門縣建立京芝河指寫與之軍平及土內住更已上百官事情機關的原始,以及蘇州鎮解,大統經為中國一種與新生物,以及蘇州鎮解,大統經為中國子獨立如縣學水上之前與阿瓦河,如阿縣之及于城之獨足以解于城之關也等為外,以以阿縣之及王城之獨足以解于城之關也等為外,以及河域,不被從而俗士苦不如變以爲結繼之的可復治亂奏之緣。 先為人主宜馬一通回,是置之坐側 爾如等計見效優於孝文及无帝即位多行覚政平以随精威權始奪派 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乾之膽海內清肅天下 為漢室茶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首孔子作春秋發報桓懿晉文欽 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見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季宣皇帝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散而不悟政**定表而不知** 一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中是統管見其書師平縣人故城在惟州 數日 時之在非百世之通報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斜之以猛猛則民 法不禁仁息所施止於目前好先得志紀網不之故崔寔之論以籍一 運公自 **然發則施之以實置以濟人值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 以於并以雖近成之的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練情 漢家之法口張行而住寒酒病其寬何哉盡衰世之君率多來 備尼惠之住唯知始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猜之民犯 既沒有奇色 举来代 大學有 所 大學主請 积何如 國家村臣 良佐 图 西流井 北山人類編系之一四 伊顏化為 朱精中鄉 方正學目得實性則是之前關本之外海關共展都數点儒之論也伸長所定以發所表而亂固其理也則非仁肾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變欲以降漸最而亂固其理也則非仁肾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變欲以降漸最而亂固其理也則非仁肾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變欲以發而亂言理也則則暴之效夫人所能懷也運不察而逐至之職獨兵警遭服金石炫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虚懷已甚至一時以發而亂言理也則則暴之效夫人所能懷也蹇不察而逐為此為人所能懷也蹇不察而逐而逐為此為人所能懷也蹇不察而逐 聞大怒微楊話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唱等數千人上書訟楊曰中官 監員也代榜校作帝乃赦之間又奏日失天之與帝帝之與民值或之與 之不派懼天網之失故竭心懷蒙為上深計臣願輕首繁此聲其類而 伊顏照此人為無跖而稳獨元然不顧身害非悪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 及相須而行也臣問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敢竊見朱穆李膺養正清平 近望獨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倉運貨則使飯隸富於季孫呼喻則 房題山三然以檢之賢而從孫真之發為在其為真孤我岂之從董真房題山三祭也謂未移貞而孤有羔華之範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 凡外城官官錄國客民者母寬掌嚴耳非效泰而不慕問也方正學温縣按崔蹇籌欲人主鄉去權妳如韓去四內周練管蔡漢文帝 發薄略 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其差何異哉 無異於果其宜其不以朱楊為過也 公皆未造仲長統知崔蹇矣 華定實時君之亦圖而輕於持論問凡 其其相信息 等競将六及左真成降之差 為治者を以 嚴

繁型

联案作 原射机器 照真 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首為蓋所是苦及魚 時以過遭與馬與金與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殿 七三五角木三一四 緑川四番 徐那将子校五十七人與等禮威柄必沒日精化湖作外底版攻調鄭如京朱殿也其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青人二大将軍尚公主者三人其府后之孫氏方矣。○八月大将軍帝漢大誅爾東尚科而不與拜皇北府后之孫氏不若孝○八月大将軍梁東大誅爾東衛以郭而不與拜皇北府后之孫氏不若孝○八月大将軍梁有於在武之長憲而崩の籍東等也多置東無千官人等一人 大衆大恐其安坐惟中講誦自若潜誘爲桓便斬匈奴看各獨放別異師 張破其表請納悉降 成成还喜元年以張與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焼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 聽盖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機欲民發財皇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 相戒不入意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外部開倉服之主者事謂不可記能方尚書邁能治則者以可徒據顯川韓部為熟在縣公及祖數開其賢 以還之前此八都慰率好財貨為憲所是苦及為正身樂已無不悅服藏 翻與同都有級鍾皓陳度是當為縣美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 觀此 丙申二年·素山琅琊賊公孫送等聚卷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 一門三年。蝗或言民貧直鑄大錢劉陶議日當今之是不在於貨在平民 回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什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一劳而足遂不改錢 取類亦當哉 住感九時而不察乾陳仲号以公平率関里以清靜治都也釋楊東之一時湖日,好對前而斥兵真即兼官而聽親友鐘季明鎮二兄而不肯一時湖日,鎮仲黃之為慈養散群盗賑流民信有德政夫數者看季和 何乃設書過之更今將軍不能結納忠 使金如果不以入懷我 177

信与之美 重新特置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掠逐帝欲不論乎帝怒逐雲主事動內外門馬本李雲第市上書籍布「移副三府三獨本此有同帝者論等到外京主大皆手之也一〇帝既誅染與權勢專騙官官五侯尤分縱爛地臣,相乃假敗數曰便相生行死騙於諸千何有哉逐惡身不出無實雖採師 以干得求 王成有古 延展何如主也對回陛下為還市主帝回何以言之對回尚書令陳春任事報題為五官中即照五管中即行一人北二千石主五官即帝從容問侍中爰拜及題為五官中即行一人北二千石主五官即帝從容問侍中爰 朕運 世史朝編卷之一四 一一个人後安陽朝桓士無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孫臣之得免於難文如告父門生王成曰若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令委康子三年正月詔求大尉李固後國第三子樂紀天時外文妃何恭敬謀特疾免無三名為以能讓帝罷難其之夫信乎其為為訴以 不要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遠被聞關夫拜五官中郎將會各星經帝 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鄉鄉節對為所族時封侯引見與之對懷騎座帝客以問延迎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不辞則數度錯遇 事則治中常侍首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日首 送紙記憶都禄杜聚傷雲以忠讓養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然并下之 官干數其可損乎處馬萬匹其可减手左右權泰其可去手皆對日不可。 有虧事嚴惟陛下遠聽讓之人納賽上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 故說者識立、難馬 · 一般 京京 元 不 節が 宣古之 在 也 夫 术 信 而 該 則以 為 榜 己 也 を 章 草 茅 之 士 不 識情 引 之 表 逐 乃 露 布 帝 者 班 檄 三 公 至 関京於方分脩節以耕學為業者隱居轉投雲總母酷刻能奉之議 為重起為重騎将軍以恩庫朝之 點非其人也〇十月以爱延 人漢桓 分兒 信養老斯規威 可以對於 空 可及 高麗事不称橋乃答容選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千其失人平太原 前而去 七又類編奏こ一日 **刘龍一链** mm於一年飲食此為已知季情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園事者是其思不可及也O 本子其一新日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惟不可得食東不可得衣而為季備於 一徐孺子知也使陳留亭容追及之高沽酒市肉種為飲食問國事不答問一題表哭置生為掉也辨田此勝美此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衛州尚士即展七年二月が鄉侯黃獨至 端日四方名士會在者七千人徐羅至進 聽識通明百雅客情今之華夏鮮見其震逐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平直時當種來登可劳民書奏不省 輕散是陛下焦心毀類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騎心與馬之觀 宣有節况今有三天之之前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敢四方 王富五年十月上校獲屬此進至上林苑陳者上玩諫白安子之時遊時 這中即将皇南規擊破之意暴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人選一大發受之第七年人前投之江後人以為錢清江〇冬諸憲後及 聖明今間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那勤苦父老為 間出人務百錢送龍曰首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 至五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龍為司空間書為雪橋太守衛除煩可禁祭 既訴與乃選鄉里以禮蘇之每四節為該上有之位 五世於河南天李府府原相見曰吾見多士矣未有如郭林宗禁者也甘 非法都中大治微為將作大匠一門縣場納有五八老里包若順領山公 郷里大元諸儒送至河上車数千两府唯與泰同舟而承要有望之以 郭赤博學善蘇論初遊雄陽時人莫識陳置行酬一見差異因以介信國 南湖回東漢之本為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 (其相亦紀 桐鳥叟後拜講郎為以文妻發後成卒變

同節與實 泰府 原 伊 根 東 東 東 東 東 野雨危少 士林年度於 件月置 為師表 に以 議院で、神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恭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恭曰吾夜觀較林宗宗·神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亦以而此正不經俗之事 一天子不神林宗 毎年問至死不止貞不悠谷族后而之至而此正不經俗之事 天子不神林宗 毎年問至次日郭林宗何如人第日陛不遠親芥子於乙藉骨文公费可以 殺雞食品 大部門之該不息徐極以書成之日夫大木将顛非一絕所維何為極極不皇軍島 那悉不住家畫察人事天之所於不可支也吾將侵将卒咸而已然循周旋京師海 世界類編卷之一四 子以春 極いて四人のではないのは要達知名當世其餘因恭楽進成名者 不絕人足成儒器妖當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美 東允與晉文經情其才智徵碎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調季曆曰二子 雖是孟之徒不能絕也那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等時職恂怕善學使士暴成名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等時職恂怕善學使士暴成名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於山川以其動静可識而沈阻難隨故親 之誇高也 人沒相守紀 白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翻恐其小道破義等 大大 祭師非左 不在所一井夷區功曹獨的諫日發昼代樹將為嚴烈雖欲樂惠難以遠開舜東皇 <u>城静脈在倉卒未甞疾言處色吏民有過信用浦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母迷れの意外為於龍門云〇徴東海相劉寛</u>祭文為尚書冬寛歴典三都温仁多処難本明為於高於市門五〇後東海相劉武縣決端縣脈於以登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系為当賴弛而開獨持風裁脈決端線脈無以以登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以李廣西 司錦校尉 香素之師非恭之友也 人林納似衛題特別 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中紀無權於語彙終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中紀無權於語彙終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明紀無權於語彙終一看日以馬灣題不若會風放不馬也與日根棘之 岡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納其言更亲夏政教化大行○立貴 人會民為皇后實施之立其〇本原後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我讓第朔 為野王今人食發無道要府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監此府知其 水率吏卒破柱取朔什雜馬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祭清及屬士諸生禁經劉請人屬之自下以異或見引躬克育每行 見父老慰以卷里之言少年物以孝修之訓人皆忧而化之養樣篇言意 氣不敢出宫省常怪問其故此叩頭泣曰是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 **健脾行日有所化** 縣上息亭傳引學官

福雪京之大 地之中 解於為門標達軍管圖息舉奏方曰威明雖非欲避第仕金門門便敬退與罪故數職明是問題不見聽會交人喪至利越界迎之因令客客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 為度感的 房伯试矩 芝類編悉二四 美祖亦出 至天心景 其段爾北 交其各 相君子分 以茶里 丁のり上帝 亞武鄉 不為最是便受學於主談為直接廣平所問福及即位提福為尚書時间不為最是便受學於主談為政務通過若干部不得不分受其咎其不可其傷外皆一倫之論也也無目書報書通書與魚所皆與其咎其者故其與外間,一個人當日節節以下就逐策免大尉審議與此為思言於不對軍場所以及為國際人會的學不可以為異也〇七月經南端太守成理太原太守劉昭補司隸校尉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經南端太守成理太原太守劉昭補司隸校尉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經南端太守成理太原太守劉昭補司隸校尉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經南端太守成理太原太守 拜中班〇以皇前規為度逐將軍頭席緊張聽衛等以規欲求退嚴上病發縣臣愚以為諸未幸都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語 聖人建子地之中而謂之禮礼者所以與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聚礼 而二九年正月朔日食韶舉至孝太常趙與所舉至常前或對策曰昔者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而"只德政養醫漢氏之妻縣者也一下西方」美難更好民而既於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惠那若效以養里之下西方」是與四濟治民之常道也劉文體於吏民有過消機计等以 祭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那無所問〇四月河水流軍原 棄榜上疏曰臣間皇天不言以象該教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行此始美法南太守宗管以范洛為功曹商遊太 那河南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沒在因師獲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屬孩三者並時而有可清酒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可成增以各時仍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後善料遺產清朝府二部為 印周中進調福二家看客互相議協廣縣逐各個別徒漸成尤隙由是非 河當獨而及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最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難於外陰陽屬塞於内故感動和氣災異 學子孫之样致老壽之福臣獨閱後官果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 一一好禮為首陽性地而能施際體順而能化以但濟樂節宣其氣故能 南陽宗資主書話雅思軍爾陽太守本 第一人的城縣影怒曰城沒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發逆天遠道透聽車北行業 即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號據吏欲引南縣龍媽 放船天下層所都王楊更相接重要中語曰天下模格李元禮轉不畏禮趣陳仲康成門子門部於於成瑨但坐嘯太学諸生三萬餘人郭恭及續川賈彪為其冠其李 東京并主致其罪城南縣間之亦而縛目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一數三此電池 推文為首而與郭泰泰名也。〇河國流成善風角廣陽也謂於四方四 上東朝屬悉之十四 [[6] 漢越行 起 建文明 [1] [1] 漢越行 起 罪優到門 清潔甘物最大以是〇大寶張沈从侍後宫中官用勢縱横本座勘成野長三相緣端是於一大寶張沈人侍後宫中官用勢縱横本座都成下之事長其民議便優不無到門房房用賣客不過學舍中沒怕職天之語重如 **淮天下俊秀王叔茂辨於是中外承風競以城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 臣此等循将十世有也量有罪名不章而致权掠者乎以繁也非不肯五 免心曹影響為新想長将是小民貧困多不養子處藏為其制與殺人同 怒徵下獄琦竟死獄中野遊軍親友競匿之實彪獨閉門不納日傳言相 皆然鼠屬濟曰軍陶古之直臣、知湯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然之何 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都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景是國忠公之 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常官希亦願訊其占官官教成第千年脩上書告 推占當被教子殺人可隸本庸皆促以捕旣而達有獲免聯愈懷疾竟奏 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祥以要君致蒙自遺其谷吾可容隱之平旺竟種 翔及陳晃范旁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逝不後皆縣金購菜使者四出相望 陳夏日至不就徽聚無所恃乃自往請囚充污至獄獄吏謂曰凡坐擊事 者經濟帝愈然逐下開等於黃門北寺城既特祖為其幹所連及社名陳 層等養大學按士交結諸都生徒共為部黨誹訓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遠 捕既而遇赦習者訴之侯覧使迅夷上書於冤宦官因縁諮訴項帝大

系刘禄刘康 蝉麟乾勝託 自 閉 同 門 **承**供明西川 世只類編卷之一四 心杜密刘 一時軍人欲所染遠者皆天下名賢度逐將軍皇南規自以西川東係敢不 蔣叔然不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智達之遠道失節之東與我寶無声輸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智達之遠道失節之 百到勝位馬大夫見禮上有而知者不應開悪無言隱情惜也自同東國 而為好之使明府實刑得中令聞休扶不亦萬分之一乎思慚服符之彌 学生張鳳等上書於臣,等三百歲人論則於其鬼,是為當天所附也臣 **『〇以雪武馬城門校尉武后炎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悪禮略不通要** 至之朝廷知而不問 無所干及大守王昌謂器四刻季陵耕之清高士公卿多拳之者哀對 與乃自主言臣前薦故大司是張兵是附黨也又臣苦論輸左校時大 為黨人言有買慰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種隨說城門校尉實起 人國家者往往假此為名是其為禍非獨在於一時而且及干萬世矣善朝於是於燕國家元氣於是消索速便後世權奸欲盡除害類以領土到一直致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天下之處一世 『『聖旨』を及し百人廣年内碌事無數職府等建忠抗節誠陛下稷皇僧韶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平脩造該置城城攻前司校尉 更稱其功成於戎狄而多全於邦家良有以大門湖三里事處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美傑美子自薦以平差廣惠 水康元年六月放進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務既免朝廷震栗英敢 食裁足而已得两官員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勾施貧民由是要奏 11後世朋黨之名始見於此夫朋黨之楊始於言語之微而馴乃雖朝波補遠之高擊隻明目帳轉延賴欽贤夫是阿查齊否察之時君予持續遠遊循檀不見乃從以一對之數 五行相次時大為之李松為北海相去官逐次新鍋守人 超开犯 **所断獨無 柳**里原何穆 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実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実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実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宗信任小人之前,可以為計證實及之相樣榜以為流,也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田里富名三戒禁錮終为武禁止劉蹇其仕進田里富名三戒禁錮終为武禁止劉蹇其仕進 等更相接樂、失為唇酶其意如何汾曰仲尼有言見喜如不及見惡如無獄訊黨人吃污等皆三木囊顕懶狂若如此暴於門下南以次辨語曰鄉 高伊日之/在一使并名事故為之相召皇周武王之祖 而愿為好臣敢子 楊州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恨夷形南原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在特等層 所誣惟陛下留神澄有事奏看謂亦為表請帝意稍能便中常侍王南部 更稍獨無所上部書前後迫切從事本百官紀法都坐傳金賣曰部書張 物份欲使善善同其清惠惠同其任前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當古 **夏重人青州六郡其五有富軍原何治而得獨無獨曰先王禮理天下** 脩善自求多福今之餘善身陷大数身死之日願埋湧於首勝山莊和 了又引管官子弟宦官權請帝以天時宣赦六月被黨人二百餘人放歸 禁錮終身使賢人君子帶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平華的黨并勃也的資者相都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平原相 異鄉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開賽供票武器 世又如 者が、別以 来書轉於嗣以是敬之〇封陳蕃高高陽鄉侯不受於在解固辞不受心之全身名武不能用亦不以質笑故下為計陳審不受養養所相侍講看年。以全身名武不能用亦不以質笑故下為計陳審不受養養所相侍講看年。 曹事○録定策功封實武為問喜侯凝私也 · 属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 主四海有繁論者皆以為功夫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何數之有且解大賞 孫室之時年十二 聽述不食而免滿也差不出讓子丁矣世皆知重陳子而不知馬可惜也更於不食而免滿唇不在那妹宗於第一之列照明其因解帝女其志可真或所薦楊為容儀常雅數言改事帝愛其才親欲更以公至高回解不 卷之一四 陳香忠言優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黄門於最目也以今子一里上一十二十五年之一整不該亦道為宗社計故委延中主之對指帝可與為善州西東三年在新厚者中官所說者女龍惟此兩冷可其因以法慎取 皆具文其壞諸潘祀若有見者然再犯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避吃愈征飲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等三以震食果野一散處士往往一致後別當多為定關其餘自書文変邊事外非報私思則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考盤皇帝 十二月丁丑帝前實太后臨朝城門校尉實武定策禁中迎河間王會 書而要遭棄市之依其嬌激可憐哉 以為極也 丁南湖目 建寧元年正月以實武為大将軍陳都為大傳與司徒胡廣於録尚 日靈〇是時官官之禍妻流縉紳忠臣義士縣首就熟不免召 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前壽三十四鄰文陵按监法亂而不損 外兵以除内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美 題全平原之養而活干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寬之獨君子於實錫諸斯侯之則以其為散史公 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黄門於縱自如安得言陳審任事則 諱宏章帝玄孫鮮濱亭侯養之子也極帝無子實太后 美桓奇紀 不完成基 板尚書作記 推馬而起 張英北州 太平 此時何後 なと国し 陳谷八三 聚力 我問刀禮 人豪 原育ハ 生 會有日食之変都請武田苦願望之困一石顕統等之故鄉自裁正况心 南等共相朋結蹈事太后太后信之審私謂武曰曹節王南等自先帝縣恭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經則對與想至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 長尺拜王前為黃門令持節捕収武等陳蕃聞難将官屬諸生並拔列突 石禮禄未必既官官者問舊日此曹子曹節召尚書有使作記板亦簡 石顕數十軍中可因日食斥聽臣官以塞天変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头 操弄回權消亂海內令不該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都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制使魚率五营士計或用粉干餘人出與到合園或使粉士大呼或軍日 實式反次皆禁其當相衛官者於是武軍敬盡武自殺遂邊皇太后於南 剣士以審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兵後還前等以與新至不知本謀矯 入尚書門援替呼曰大将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耶南使 心戮力以兴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喜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 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君未有署置二矢也中官罪悪顯者者可廢可除一百致堂三便實於食樣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後賢才列於朝 不能乘機决策収為己用而乃運面遊旦使逆城得以數與而使之置後患者與事不容而稱成於猶豫也張與此州人秦素非中人之黨武為患上延者德相與協謀勒除好山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類點國為與出三轉節王南蔣莽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管武以至親操重極招 運然後奏収六失也外廷新立内監限因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鄭楓不即行刑而送此寺獄五失也暫節王甫復為元惠必待鄭楓詢 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宫省門衛迅速拖捕而武曾不决四失也既收 自餘財安之熟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循豫未恐此事幾也 · 前致堂回陳審位上公實武本其柄同心協力請治屬尹而不能勝 不惜哉 敗臨乃始召兵

高尚其著 士大夫皆 せて類 副後及 百餘人馬政也依然不予西思公教之手初李庸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與並信罷熟在石馬司法者發不少初李庸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與其世信罷熟在石標之以他〇十月後治鉤黨設前司隸校尉李庸等の其立人可以其里右東一個人其里右東 俊九甚,到鄉人朱並素传邪為俊所素承對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至防馬八額額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隔價體超今腔市原到表陳翔 陳都都成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事帶可亞杜密王暢劉祐魏朗 是別院胡母班與宣王母养到母母表不 机公正原母色故心為氏禁周不見相歌為八及及者宣共能導人追宗者也門所斜地在房尚張題王 趙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新泰范海尹勲巴爾宗祭夏馥縣得 皆島尚其道而汗職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梅號以實前 審網王章為八厨厨 皇太后些隔空宫如有容數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字重器國 ·陳實該周等後廢官官疾悪府等。每下部書、歌中黨人之禁侯覧忽張 一一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兩雷電部公鄉言事謝湖上封事日 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逐使太后変還好亡家滅野士戮殺殆盡而漢随 帝為変其失計不已甚乎就大干年循恐其當完節前官省久吏島可 今武謀至數月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蓄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 盤結宫省甚回為訴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 而卒不成者以侍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感行於中外久矣其根縣 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便官監得發家奏劫 太后及尚轉而夷之使之不職主变拱手伏戛則不盈朝而大惠去矣 審閱難將官屬該生援开入 尚書門欲何為龍以此觀之順審公惠刑 七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於才術實武無足精矣 管官擅政天下所同思也陳審及同謀之士天下所衛以為 賢者也以天下之賢而該天下之無置乎事之成可以萬全 厨者言能以財放人者也及陳衛用軍後舉按腳 捕倒等曹節因此調有司奏治諸 何數分更缺口次令與李杜特應稱名死亦何恨污跪受教再拜而辭韻其子曰菩(陳)與與仁治曰污死則楊塞何敢以罪莫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在於與之一姓不如果不失戶了以間,正 4] 郭春知漢 花子近 季は於之欲使汝為悪則悪不可為使汝為養則我不為悪行路間之莫不流涕, 止更類編奏之十四 (建盤な紀) を / 亡 伏城而是大河 宜可酒般 網育不 イス 清京即一日之初不及馬剛不及富賢人之都漢室至是國已亡矣為故能處獨世而然為不及馬剛達泰日小人敬空人之國非經以照為所亡将被囚賴未知復從何人交孫如恭雖好藏不人物而不為危官激於在後囚賴未知復從何人交孫如恭雖好藏不人物而不為危官之國於疾稱也在獨室疾矣但未知贈鳥爰止于誰之昼爾詩正刑為從言 天諸賢循悅俊顧及厨亡美術嫁不思好邪媚嫉客厭此清高之名士天諸賢循悅俊顧及厨亡美術嫁不思好邪媚嫉客厭此清高之名士之為王甫豐節所發時世大変有識者寒心宜高雅遠襲以避其楊成置不美乎及靈帝即位醫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于朝老教陳實、在為王有世相称財務之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蓋蟹桓林泉優將卒氣觸目將不清諸數之意其一次,與他將等不得列書于馬者之 際禁者又六七百人〇郭恭閱黨人之死私為之働日詩云人之云亡邦 黨人死者首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臣官一切指為黨其死徒 縣不知所為湯聞之日必為我也即自請獄縣令郭指大篇出解印绘引 本調層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荷安而是遂日表免婦 並被禁錮〇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蘭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親順於日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事 黨人也上日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欲為不執上曰不執欲 豹震者以外數也是時上年十四間節等日何以為約軍對日鉤震者即 對日欲圖社稷上可其奏或謂本膺日可去矣對日事不辭難罪不逃 多漢書三字庸振振汗除之中籍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取威多漢書三字庸振振汗除之中籍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取威 也及南節奏為館實下部老治籍名士皆被其恐累及親朋身亡家被 天先正有回邦有道其言是以及孙無道其默是以容別可收行危言 西野曾名另道受好捕追落至江光清抱招書開傳祭伏林而泣。 咳室然而不斷至于于使其无而毋散其类壯失哉 李

明為但 等子 作 が出げ 南編老て一日 際無節後流轉夏泰正李萬家外道令毛欽操兵到門萬引欽就帶日張張俊亡命困迫室門投止榜随於即題即東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等種 為乃自切奏變形入林應山中頭前期林應加鄉應姓名為治家儀養類妻體閱張像亡命數曰擊自已依空乃良養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信亡抵獨不遇張希勒年十六唐之事世像亡走國相很獨融送鐵米知其所經歷伏重訴者以十數運引収考編天下儉與德國縣曲草孔張有之明廷數半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半去矣於緣餘縣公兵數夫名明廷數對是而去寫漢像出塞 能行欽因撫第日逐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萬日今欲分 致於 **沙人無知者其弟前** 食首龍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土明廷寧耳執之乎。明廷循新明府 而我獨生有義氣者等故此黨人所以不皆野也。解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崇有關門縣車之安鳴呼人皆為我死 無伏重誅者若孔養董己十數美運引权者者備天下美偷顧於黨禁既勇能如夏骸何難之 淬塘更亦為智夫何以寬偷生望門技止其所經了南湖曰獲不然哉儉之亡命图迫若能如慰則尹勳之自發是亦為一時湖曰 無人所以為賢以其義領之相執患難之相共也而張儉何 族唇及盖數十百所並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理雄江河終後廣書曰天下問其風者其不懷其壮志而◆為之王王乃拍城委尉被後廣書曰者魏乘遠死虞鄉鮮印季布逃亡。朱東井張強儉蘇沛假命 要疾甚之間多見其不知量也 非計朝廷欲被横奏之斃故林尾狼之物此諸野志弘處送自求其禍 以覆宗也 《蓮書看 知 四 中 大 本 等 等 等 前軍以各 太红道 陳提獨吊 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為驕者與亂世争權此即皆之三谷失及黨事為四世五公成生鄉是生前問追發是于此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太射東安于嚴強楊揚子成題與為三公是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黨祭未解而卒。○表閱少有據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除亂而家門富益 荷馬及鉄業人製火を改多所全有。初中常侍視製火や錦を開かれ、町町の東京、大田大田の東京、初中常侍視製火や錦を開かまり、町里を市名士無往者譲加之東京 文四年正月帝謂原陵先世,葵色曰吾聞古不墓於朝廷有故言人於此等處直頂見得分明不然來有不堕坑落野者也 我右使是真交夫又立畏官官之禍而精太血如此之原辱以全其身義有免世宜以此為法使東漢善類蓋為官官所殺世亦易害無善類質力以為太血道廣等無疑之士君子行已立外自有法度省重地所国際太立送張議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樂前 平其不可及也

問漢立五五 車が動き 不扎侧孝 可有隱明 省垣 新 大下中華 丁南湖田藤也大書莫大於五經漢武帝置五經專上2015年十七之刻石之干太學門外隔禪站立及權寫前車兼印干條滿與新必不應為有數以係要書盖儒與新必不明它可三月彭誦生正五經文字命議郎來也計伯為古文家隸三 與而起棒椒自随祭口而死也根本并有泰 謂事子曰若是太后不得 四轉三十餘年展事六帝禮任極優所降天下名士與故東陳都智成並至子真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至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前接三壁其縣 中庸有胡公然温素謹發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史直之風天下以 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其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夜 無表之一四 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雌朝章故京師該日萬事不理問伯始朔廣天下 石麻縣不易奪也擅有煩而不可害者此之謂也 七月至貴人宋氏為皇后 若别來誠失天下之望不咸田臣誠與意合於是公鄉皆從球議以為 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太微邊居空宫家雖獲罪事非太后 大后衛氏用雪郎王南等於别葬太后部公卿會議太尉李咸時病扶炎梁冀將馬用被相恭 发票面乃依阿取农於權臣宦獸之間無所正赦甚者定樂大義亦曲縣了四 美 震音 紀 蔡邕之議 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歌 的民国放聖人都禮專於廟至而不然於襄其於理義精奏明帝之譽的民国 塞煮體暖而 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補而致死之是不仁也 始謂可指令見處臨察是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例隱有希賴原政 が相 芝道斬鈴 世史類編奏之一切 三基 臨罪不得文至是後有三互法禁心轉為選用艱難為其二州久缺不確初朝議以州郡相黨入情此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可為四帝一長嘆哉可為斯文一大息哉 發極奄两州縣空萬里庸係無所管繁音轉安國起自途中朱買臣出於 丙尼五年末昌太子·新雪郡名·曹寫上書曰夫董人者或者年淵德或 幽殿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平臣顧蠲除近禁不 選舉云避三万十一州省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展月狐 然色上號回點其比年兵鐵衛至空耗令者關職經時更民延屬而三府 皇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部以劃下獄掠殺之於是更考實人門生故衣社芸官官直段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釜泥災異水 巴六年市買小民有相聚為宣陵難聽考子者數十人韶皆除於十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傷旅地端斯康齊東大 了南湖巨天子者孝昭新之月稱子與者光武鄭之此漢家自有制度而不祥莫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訴偽乃悉改為好水 「祭色上 班日 虚偽小人本非 青肉群聚山 度假名稱考養無所依至於 珍濕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我開益客上下劳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卷二十四───漢宴壹令紀 司馬公司第天下大治及其豪也有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司馬公司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甲外之民無所阿附法制不煩 善俗者也賭之者但以营貨刻之者但以妨好而漢氏專經之遺斬矣 坚康市经主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条檢之鳴噪聖經所以正君大顯矣至於靈佈實緣於與名儒以城章內以聽而科第之士略買蘭石渠闡明帝置五經統章帝置五經於白虎嗄四希崇用儒生而經學 石渠關明帝置五經訴章帝置五經於白虎嗄四帝崇用 人通客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貴有但取丘墓凶觀之人其 部皆除太子 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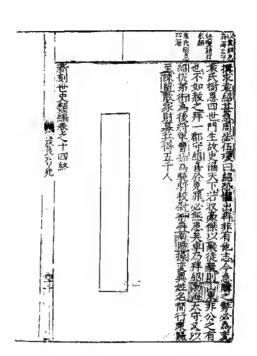
和哲意が 也我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逃唱血而死起事過至死之也即戰破賊其母為賊前害司編來記謂鄉人曰食禄而避難非忠 柳城值鮮甲入寒处缺知管包世載以等于那包出戰城出毋不前仍非就十月鮮甲及逐四時太守,趙也被之包蓋河域大守到官道便必要道程,可以以大守到官道便必要道程 確比為降限也文化為男甚做 ● 開墾用事北将而表変不虚生夫 ○ 紅美丁四月侍中寺 雌鶉化為雄将 恩毀巴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毋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 調母曰欲以微禄奉養不圖為母作禮日為母子。今為王臣表不得顧私 || 不可不顧而撰職于必不得已好往除之可也然應於此盡得聖子旦以君城與盜賊而求坐其以因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外之太而不言所以權學重而死納也 母以府降吾盡死以存君河也越之新守治漢之思特此以為存止子子工學自君善使守一城而君在馬城存則若在城山則君上叛難納方正學自君善子官失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先親亦有重於 天子皇奉布求一宜禁蹇送奉之事貢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獨孝細微不省 海易堂之於相而亦猶風弊比德屋并常不悅曰鄉疆項直楊度子孫死後必後隱無止豐錢故賣官聚戲以為私藏常問侍中楊奇職曾曰朕何如相常對曰陛下 世只類編悉七日日 雖危亡在前軍奪在後為欲所敵終不悟也靈希崇積私勢亦云富美胡致室回暴於無京者帝王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魔足於是開致大鳥美震無減期本等而主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魔足於是開致大鳥美震無減期太馬夷大衛 成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讓矢草奏帝第而數包因起更衣事即於後竊祖 微鶴鳴之士其上天還感教變可拉禁當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体 脩政鄉大夫見怪則係職士與人見怪則係外唯陛下斥遠使巧之臣凍 語問消後之術光禄大夫楊賜原禮對曰天子見怪則脩德 繁華 直教以拾以安時硬郡時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清三歲請詔 之是月晦日食尚書盧植上言黨劉多非其罪可加放宿來后無辜不得 之悉實語左右中常侍程獨使人飛章言為私事下雅陽衛中常侍日禮 今道路紛紛皆謂程大人 醋程將為國患直明故禁令深惟測種少為至 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孔母超嫌說該騎溢門史霍王依阻為去 子弟為 柳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會監設賴以輸貨得太影尚書令 巴夫二年。宦者王甫伏誅段類有罪自教初王甫曹節等教養弄權父母 愛無罪力為申請韶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〇十月發皇后宋氏<u>幽醫</u> 會不五年。散於大盗西國難據而文·陵莫裔其為來世人主之監宣不 要出妖姿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姚照非事情窮化生不正之 人 英語音紀 安得容手既而果還可隸南

司志人典教 大人從球 開生於京北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北五楊思記之奏之歌奏用類等 東本公文不得所以刑罪令群臣皆以党為武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美帝不能 東京等者之解復知○封中常侍吕羅為都如侯因醉不受殺之論解書 書店的有意本文不得思想實力○封中常侍吕羅為都如侯因醉不受殺之論解書 報子得見不受。据後知○封中常侍吕羅為都如侯因醉不受殺之論解書 我子得見,那是被河南,因此等所 我子得見,那是他所述 我子得是一个人。 明生於京北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北五楊思記之奏之歌奏用類等 春秋年日 外型土頂 動那不足則出發管民而取其息曰產不善與滞同則置官畜貨而目標,所致堂司天下之理至五經顧圖則窮共遠討無有体息回省耕資則持克聚飲不知紀極回召公開國則窮共遠討無有体息回省耕公武禁非為利也而求官責利達者以為大學、而於察其主者託馬五款法。在美利而討不附已者資馬伊尹放太甲。而於察其主者託馬五款法。非公共等,所以東西省馬西東京,在東西省馬西東京,在東西省區區,可謂正央然是舉為天下得人而,即以東京,在東西省區區,可謂正央然是舉為天下得人而,即 丁·陳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来為收皆悉往爲今蘇田國驅·李然欲發后中官固稿乃止,〇作顯主靈見死軍主靈見,也為依楊縣東原則二年十二月少貴人何氏為皇后于縣城南勝名家以選入檢提生皇 百里人以為小無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个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稅 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亦丁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首文王之園 王戊五年正月部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於是太尉許顧司空張 和清脩有思化者二十二八人更民諸關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發 孔孟之格言為後世斯人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為市有父之響忍耻不報則曰春秋青息共以華夏之寫臣服佐属則 曰文王事是夷送使武皆儒術者奉是為笑曰五經語孟始亦發充之 水望內官受取貨縣其官者丁第宿客會樣皆不敢問而虚料過速小 **夏**臣治評滅南月 世子維 「本語也唯大財橋玄及商服何關東馬女語探回天下将亂非命世之木不能非命世之不然者與生此本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為不治行業時人大不能看與生此本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為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曆集下局都付曹操将红海至富剛與傷令軍更奧賊戰犬破之機謀敗諸為中 **矿**霉素活起 題馬都是 典語私為侍御史官官長之 曲常東縣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聽 世史對編奉三一四 女人下 石群臣會議院地為太守皇南高規之 火以為宜鮮賞禁中常侍己疆亦方一時俱起皆者黃巾為識為斯以鄉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 故次唐俗有月旦評馬瀬往造砌而問之日我何如人砌都之不答係初 里子中平元年二月黄巾贼張用等起初龍應後 我用奉事黄老以妖 際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平願見掛數日還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 全間後表數十萬用遂置三十六方 新通将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為内 **術教授児符外以疾病衆共神之角分邊第子周近四方轉相脏誘十** 这图許切時 了與從兄請有高名好去教論如當人物無月輕更其題品 應約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用第子唐周告之部逐補用等角驗救諸 之砌曰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招善而去後奉孝藏為郎至是干賊 道事者以思國家成事功為職而好之禍福用舍不與為如漢諸葛公方正學白意确畏其納而陽為好言以悅之耳天能臣者以義廢集以方正學白詩砌謂曹持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好構首人以為確論余 主警如彭越之帰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為誅滅而後已何以為熊臣故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旃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譎為畧使其過英明之 八漢聖子紀

設其な 九有形同 七人重編をこい日 再父來師 7.5 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日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〇層 繁而字號之將何用哉鍋乃止正和請則求謝動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 人之危非仁也乃陳的日夫無食魔軍所養魔心器欲其繁也最為出 植被張用唐當拔之官官經植抵罪詔皇南當討用高與用第深戰大被 貨前刺史經清行故吏民作亂除到部各使安其管業獨後役然渠帥異 忠臣將後有杜翻之数美緣的陳紅趙忠惡之勢會被黃中有功賞封忠能彼知王人之功顯而危亡之非見皆将功辭飾說共長虚偽若不詳報 朱儁護軍司馬僕敬素疾中官上疑曰邪正不宜共國亦循永戾不可同 長史盖動動素與正和有他或勸熟因此報之動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行倉暴凉州從事施正和案致其異刺史流調懼欲殺王和以自能訪於 我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〇初武威太午倚恃權貴怒 保小城を隆諸將欲聴之儁曰共固有形同而勢異者皆愚頑之際民無 問之帝循議期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〇以實孫為天趾刺史安此多珍 上群羌服其義男法是漢陽 為正和也然之如初〇盖數為軍所取身被三創堅坐不動電演吾以身 定主故實所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甚 餘萬據死城備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平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退 師足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日悔不小郭斯爾近岐可至于萬八五二年惟烈因傳班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傳班官即所解 公為不執汝曹反與用通可較未皆叩頭求退以高為車騎將軍領軍 牧〇十月朱傷擊南陽黃中連破之時黃中餘萬更以趙弘為師蒙十 「虾块角先巴病死剖棺我死傳首京師上語黃諸常侍曰次曹常言 於日盖長史賢人汝曹粮之為首天動你属之演吾下馬與動動不肯 八点意介犯 三千萬烈問其子。四常侍阿保心實時三 草之野 押銭正し 所加 民夷健其 次為陳君 **林規請** 無上 計 此人動弱天七一四 郡と無事 州任二番 封忠遣弟延謂樊曰傳南容接少答我常侍點戸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 之日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數章求私貨耶思愈悪之出為漢疏太 南計應孫聖都張温珠車數之日輕上無禮一也温軍疑聚二也受任無例以外議何如約日人嫌其銅更耳然而財勢城系後非太縣司 〇時 功應名精留三也温不必發〇帝便官者相忠論討黃中功傳奏有功未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就每拜公卿群僚事買歌數寒大位未 柳門甲心率物其有華訟軟宋利正晓警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數回等為 聖也逐戰而死 丙寅三年凉州城輔家園選版大守傳教於狗國難其子幹年十三十<u>都</u>之 發愧於先之 了犯四年前太丘夷太立今來城縣陳定至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完在 巡對調幹回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馬干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 西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至唐寺、無州歌史武〇十月講武平樂觀初堂朝廷從之議選列都尚書為州牧谷以本秋居位以爲為西州牧劉虞為 百介馬稱無上将軍行陳三匝還問討屬校尉盖動曰吾講武如是何如 新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常欲厭之乃於四方兵講或於平樂觀帝射援 成展五年、太常劉馬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 帝回善恨見君晚群臣無是言也 到日臣問先王權德不親共今冠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敢祗職武耳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聽行成乎身而道詞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後黨書曰政彌悌而其感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後黨書曰漢自中世以後贈竪槽恣故俗逐以猶身矯鬻旅言為高時 奪王公不能以胃騎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雕聽行成乎多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 月皇南高學王國大破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接坡被 沒電不知

. .

不可失 在日梅車松日梅雀夫後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訴立乎今将軍上民氣編悉之一四 買落置者 次片で 是也無用 傳通召董卓則他則 如莊其清尚可得介卓即時就道并上書為事所放京耳奈未去而無後人南不斯不能之為卓即時就随縣乃飲其子放置訴之事必宜或者見其敗也推在董卓使将兵請京師進之此 能皆耳進不聽典軍校科曹操聞而笑曰官者之稿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總皇威撞兵要此猶鼓洪爐城毛髮耳但當速發衛電行權之斷則天 讓等訴以太后語召進蘇於着便發前來紹開進被害乃勒共補諸宦者 勝於內食令臣斯鳴録鼓如循門門以讓樂以清好職車未至中常存 日中冷传張寶等竊妻於節副海內臣開楊勝止沸其若土縣遭難雅痛 當假之權嚴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訴元惡一獄吏及矣何至紛紛召外 東名四方猛將使並引共何京城以省太后進然之主篇陳琳讓日該稱 順之而及委釋利黑黃徵外班所謂倒持干支授人以柄功必不成抵益 五者在掌握此天發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 臨朝中軍校尉表紹因動太后見何進悉誅諸臣官謂将軍兄弟並領勁 巴巴四月聚主雜元年即雪帝中平六年皇子辨即皇帝位四十何太后 擊之得其我也所擊沒師非歸我也國我且走其有關志以整擊礼非躬 解去高欲擊之董卓日朝我勿追蘇聚勿追問日吾不擊避其就也今而 冠也逐獨進連載大敗之卓大慙恨與為有陳○四月帝朋 少長皆殺之瀬等困追逐按常五陳留王協出教門觀等技河而死 題氏回按縣城回閱之有小人購人之有原與必生于頭而附于四是 〇蘇主解 土木盛與不知社稷之前養人有恒言曰桓重重又甚於極也至其一年知寒矣方且作事主作列緣起四百尺觀造滿全堂錢納 聖帝信宣聖我忠賢當時經異有終編目所無者希亦可以 衛帝首张奏監官孽徵亡備此小雅監缺秦展新落送被官 何是就好 **经**有同日 た 名 提 長 十 而不容 天下名士亨從之於是後處士有與申看婚等妻至紀其婚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 伊紫焰丸 三日問題 七只類結末之口 中中田 東学 25 公 後其爵位遣使事何權用北子孫伍變說卓嬌桓繳之政權用天下名士三重物置恭順備係歌以將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務實武及諸魚人悉 就卓然實白我能族人岂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後重三日之間周歷 帝語語不可了乃及為陳图王語禍亂之由無所道失卑大喜以王為監 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養公司、比九十三日〇 不答竟以事於稱處既然終全為也 朝不超刻模上沒以熟色工命江海横十一至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 帝獨東一馬從雖全南行失傳國軍董草関帝在北巡於北芒阪下車 陳聞王協即位就為我太后何氏〇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養拜不名 有際之意義紹不可車換例比紹紹逐出奔軍刑車廢帝為到 ,黄班為太尉楊彪為司徒拜荷要平原相行至院陵 散之即使捉生害之頭而至于不可去該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潰氣四出而死斃之失唆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萬解之而騰減事遂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廢而已矣及其死去則東故漢之竇武何進傳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者紹崔微擊 武之所将者陈香而以質花蔣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勉賊相流故網日丁南湖已發同謀孫可以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然而左有大不同馬丁南湖上實武何進同為元男同房至輔同得太后之處同籍郡英之 亡由此故也漂應示世議者以為天下惠獨在宦官官官去則天下無以不可去有照丈大老不勝其惠而決去之是以獨去而得死漢唐之 手有英諸人若聽者立然视於處士之名矣 始定矣 軍何進召董卓将私話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斯爭曹太尉陳養大將軍實武奏蘇宦官曹節引是褒武之偕務也舊大將 **吹而傷人之命哉** 芳派昌日中省婚見震而作獨免黨鋼之禍至是又不為董事所風異



無辨業表別欲因發之為將行長史染行或高田卓冠掠京是蘇立從意今徵將聯終情幾門校尉左將軍高將兵之(扶風蓋動家與高謀訂卓卓素怨高徵急城門別姓文為各以炎兵奏免琬能等以王允為司從○卓徵蓋動為議即皇南高為城 世史類編巻と十五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公本不世 問家起兵 東京 一次紹者 動信獨調會操曰夫名不世出能機亂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蒙非 可河內曹操也改惠 許斯表術也 医肠骨岬 糊浆各数甚崇供多歸心以來,康千初平元年正月卓越就是王陽東州郡起兵計卓推表紹為盟主紹 東京 院曰如卿此言其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及加大兵五 おまべる子·〇董中議大發な以討し東尚書陳恭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真不 親以明公擁之以為瓜牙等循驅虎兄以赴大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 東作色白公之且國計邪黃碗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 且山東京平日外明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右冊原之人與點頭義後而 無事徵兵以繁天下。車乃依既而又以山東兵益欲遷都以遊之楊彪曰 関中, 珍破和雅已久今無故有宗廟華園陵恐百姓事動必有原沸之礼 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推勝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象迎接至事奉 漢昭烈益之白怒帝 不及身插國屯於我四百未作屋實〇曹丕諡之曰孝獻皇帝。 十二年壽五十四而崩延禪陵按益法聰明春智日歌〇献生 年曹不篡位發帝為山陽公又十二年卒於後帝甲寅建與 外漢歌帝紀 請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察呈太子辨而立之在位三十 十一代編 権継之首を 討議社 臣王宝 定之有 大 神経の 世之東海本之一三 ▼漢康市也 在文明 五十二十二 東京 大西東英俊公路等用那一傳教而定公路等所雖至無能為也表口養其外正新於五重後被第八公路等用工整不敢攻而還○苟越制則表開物與南張工陸北中東勝門川八公路可以見其整不敢攻而還○苟越制則表開物與南張工陸七年東勝門川八公路可以見其整不敢攻而還○苟越制則表開物與南張工陸北中東勝門川八公路可以見其 守哲之等 王允紹成 王允王佐 車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項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雕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廣將軍堅與官屬會飲於常陽城東長沙太守孫堅緘洪并權舉其討卓至南陽聚已數萬人到僧陽東玄 九屈意承卓車亦深信馬曰王生一日十里王佐才也 次之與目於此罪得奉於遊悉之后故其書法如此与未至朝政大小智經之與正名定分為與世法必以君宗衛為東而其与未至朝政大小智 卓教焼宮室初選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 室前入城乃曰何聖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精諸君不得入耳皇五 · 等的諸將議以朝廷幼中遇於董重遠隔關塞不知存否遇州政學置年末二年正月開東諸將奉大司馬劉度為帝原不受之都派以新興鄉 第洪以馬亞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及夜道還酸東操還·中河内 東紹以戚洪領南州〇區州牧劉度敝衣絕後食無其內務存寬政勸督 定美達引其至愛險遇車將徐榮與戰擦其敗為流天所中馬亦被創欲 那界江南悉矣 〇曹操與卓在戰于聚陽不克養中河内表紹等諸軍 宗室暫備欲共立為王韓養衣紹等議上置奪號廣屬色叱之四今只下 · 一章中之強莫敢先進曹操日奉義共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 朋亂主上家慶善被重恩未能清雪國班諸君各揚州郡宜共發力三室 及其謀齊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後漢書日而敝其罪部此之時天下整鮮矢而終不以精件為聚者知後漢書日而敝其罪部此之時天下整鮮矢而終不以精件為聚者知在港河卓耳が存在,四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五生,日 之王允分相彌縫內謀王室董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人 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胃何問不為祖 然民民年發較石三十百餘十二無避難歸夏看百萬皆忘其慶徙馬

きゅう人が首與母以販養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等與公孫寶同別者不少亦首與母以販養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等與公孫寶同以其耳州護夫姓成名大東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中山靖王七排張衛第八子為提以其避位讓紹紹承制以務為奮威将軍、職發作級〇公孫獨大破青州首中, 世史要属者之一立 方人的重衣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報等度德而張古人所書請君獨何病馬馥乃 人意思人之也。西語友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度也術題之不此幸差追言以去西語友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度也所經過一次 今之計若奉致此以讓太氏是将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恭山也發放 ·為常見備少與河東西山關羽涿即張飛相友養以羽飛為刑部司馬分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替便與其将田楷洞所門有功因以為中原相鄉 其計雜長史耿武等陽而諫回衣紹孫容窮軍仰我幹点,物待事中之萬 不避欺陰常山趙雲為郡将五話營備面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逐從備統部曲備與二人發則同原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臨備周旋 事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缺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哥 後不為將軍下也夫強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衛取之尼亡可立而待當 君自科常心容象就與表已智勇過人就與表氏世布恩德就與表氏縁 馬馬舞舞 不初紹客要公孫增取 展州使務所親辛評尚護等說設口、東京野家軍の勝つ六月京紀家運州牧端馥目領川事許舒背毀壞機整壁生至雅勝稀除陸廟得傳國軍永城南號宮井中分兵敦卓卓年港之私警教被於城而將軍吳浸潤之言還相總統何也術跋踖即調経軍之私警教被於城而將軍吳浸潤之言還相總統何也術跋踖即調経軍 · 型連七 運軍指點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相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沒門 堂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賦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 是原守道慕名以忠厚自教更裁手 本之右 名聞在原字之右善於教誘卿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請罪曰刑戮是其名問在原守亦其吹他若聞之黨悪悖逆得原的裁劉為下矣王列。遇禁過人少時思時於一年,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家遣原逊縣度所不復追按事之兼關的可尚失原則於等於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家遣原逊縣度亦不復追按事之議傳除真上安見成際不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問襟字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德言報與不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問襟字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德言 王班住帝國人士避亂者多錦之比與管軍那原王烈皆住依馬軍少時與華散為管事等等之意者為可能以與反敗那強有恐順職一公孫度處行海外中未養又為所數署無戶村之物師調相恐順職一公孫度處行海外中,就舊東五米傷務書州都徵共討卓初卓入關留傷守維陽而傷者與小東諸科 二人卓然を改造 詩書 世經經典不及世事遠山學議詩書習短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智養山東世性經典不及世事遠山學議詩書習短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智 方典王 有豆 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将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 華盧而選皆相推以直不敢便烈聞馬慶欲以列為長史烈離 有老父遺動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郭得動惟之以事告 到表時為前州刺史表術連孫堅擊表表達黃祖逆戰射堅後七〇阿 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實之於烈或至金而反或 己不使王彦·孙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盗 申三年正月草達校尉李催郭汜清等學失傳於中年領破之還掠 能抑而敬之畏而豫之立乎卓然有立也不避艱晚而無撥號之能不 惟見玄德行 日之積心玄德與關張少相 無發頭之非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德與關張少相友舊思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且

特子教卓越事之重新中學之光帝帝者教印出懷中部校全東士曰、「中華」大呼高市士於北掖門江門時刺之卓随東大呼吕布何在布日有部計版臣應聲也要數華東之十五 展 漢教帝 恕 **房村護吾子** 部討卓耳餘皆不問百姓歌舞於道草之死也察送在王允坐聞之事實 文子曾小朱卓意軍手就撼布布避得免先結布為内應布回如父子何認先歸尚書事以布為香嚴將軍其東朝政布替力過人中信愛之皆為原将日布隸董平與羅內开犯數餘獨於節將日布隸董平與羅內所犯數餘獨於節為於 制作因之典也城紀蔡典其能分子色逐死獄中九性剛稜疾悪死於卓 德後便吾還家其訓議日郊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團之紀也 更為一代大典名曰昔武帝不發司馬遷便作誘書史能議議前帝流於 權成隱吏太尉馬日禪時謂允曰伯皆強曠世逸才多鐵德事當備成後遇及相傷獨立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岂谢曰身雖不忠願點首則及 免勃然此之曰董草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 目調無後患頗以騙傲始與土孫瑞識下記放卓部曲紙而続之乃上卓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式馬在郊不可令传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 日君自姓日本非骨肉撒較之時世有父子情邪而逐許之卓入朝伏勇 曹卓非服僧擬天子四月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忠訴使中 恐嗣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多乃從操操與語大院曰吾子房 者其以斯為断案哉 或為唐衛之境哲博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因產 少為養武司馬 心の便或知其不合則當水逐去矣何待九鍋之請感其我耶朱子曰丁南湖田則操之立志以漢為自居以子房待或是祭漢之機一言而丁南湖田前咳志在後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 餘而漸圖所以全身為事之計故不事其倫否而至此矣意善論或 **身六智** 到卓之功惟等縣 北野王マ 編卷之十五 嚴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高軍 悉降之得精天三十餘萬於新接過學之尚弃素新〇十月曹操遣使上案也官因該與此相鮑信等迎換領死州刺史和目書縣入捧進藝者中 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皆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 乃為操作言與催记等致殷勤催犯留操使婦 質如此則獨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與張揚河的假堂西至長受重的 **高網碎毛玠為治中從事珍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與楷怎公家無經** 月州黃中 及死州 我刺史劉位曹操騎為京部将陳宫謂操曰州今無十 我力能於人色迷盤賽者不敬睡美印翻然應命信有三墨周歷三季色名高時之務疾不敢身大怒書回數然應命信有三墨三四之間亡命江海遊斯具會而不蘇雪節等級案奈何董亭一時初之以威車 滅紀察典謂之何哉 卒之座上之嘆椒中之死那獲免馬色之陳思所近罪難追矣而允之 東漢獻帝紀 野談日方今英雄並想

記人子之 曹公孙宣 職情書題、格情多表以前正起、目初聽來漢語別篇東海原空情曰非劉備不能安建文章。東河の劉為率以其子傳為悉州我の陶讓率劉備惠領孫州特育留會於大下差數大自守維度日北外傳傳衛士。 郭宣○劉為率以其子傳為悉州我○陶讓李劉備惠領孫州特育留命職公才自守維度日北外曹公未成居臣母至親也名舍先於至親徐豊田日北外曹公本成居臣母至親也名舍先於至親徐豊田日東之功守立就與遼忠從無而毋子俱亡乎久派游許之遂即章之功守康門則田軍之功可立就與遼忠從無而毋子俱亡乎久派游許之遂即章之功守康門則田軍之功可立就與遼忠從無而毋子俱亡乎久派游許之遂即章之功守康門則田軍之功可立就與遼忠從無而毋子供之下,後若以田經武和 建五成對應布惟三城郭成前不動程呈編過限 為說其令斬光日聞呂布執君母 太熊情報從之〇後朱儁為太僕初陶讓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務機 お野の場合事制唯事を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軟非所以副将來之望也催犯 世史與編奏之二五 內外自经乃說陳聞太守張邈迎吕布以拒採騎法殿海府死州郡縣皆守邊軍素有才名操以其識已而殺之由是更州士大夫皆懼陳宮壮烈 天真不取悔不可追情逐領險州〇初孫堅生四男策獲羽區策年十餘城臺及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前破級能 はくな歌 護議而就徵後為太使稱嚴則舊之成召其最身就可知美忠智以失節、按伯欲以同對李惟奉迎天子會李惟用尚書員到策後備入朝傷乃辭 此州總平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表街形遇相礼融謂備曰表公路 厳己交結知名野人紫 新周瑜與第同年亦公是風成開策禁問自野 以東平元年曹操後攻陶讓劉備歌讓讀表備為除州刺史〇初九江 河中国東京高米橋正以上将之墨富名平之時而合大葉弱小諒平 人漢獻帶紀 **河奔天下** 兴州大下光武場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雅有困以料大下光武場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雅有困 **阿射沙海** 太天皇心 江東縣景風東 大無多事敗而終濟大業将軍本以死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院服月 タで権 世皇数編巻之下五一八漢な所名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特己範言於策曰捨本土而策入西門於恩布令威震四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問達聽受善於 養稅科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礼文武 托将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替看同舟沙海一事不中即俱受其 大美站一無所犯民乃大院競以牛酒劳軍策攻劉縣於西阿縣兵政走 莫敢當其鋒者百姓問孫的至皆失視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膚掠雜 江援因校本土名象可得共以佐定天下、粉許之氣渡江轉聞所何皆確 獨不在我乎〇曹操攻接定陶己布走歸劉備張邀從之留弟張超守極 之事一以委之每得比方士大夫書專編美於昭榮歡笑曰昔管仲相來 敗逐該閣下各事自稱領都督由是中軍蘭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然為正 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覇者宗今子布報唱賢我餘用之其功名

心故手様不 東日教地市名城僕亦笑子生而無聞馬紹遂增兵急攻城陷洪被乾據地取日數書報 セイラチキ 引車をより きまかりり りょうするカスキニョンション 展洪投命 藏洪樓 · 在坐無不嘆息騙相謂曰如何一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る子養子 本級七済 終 不 爾洪守士 前門以其由是與紹絕紹與在園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諭之洪後琳書曰僕家 子 其罪而紹不知自及何哉日致三觀其順日數紹之語亦中 内子建安元年表初攻動備以争徐州 七養皆が以為忠臣養士之勤し 製庫致事会肝于輔迎属于和攻公孫職破之在人未我一則見輔等不忘故主 之則為小人今日願與職洪同日而死不與将軍同日而生也逐後見教 軍出謂曰汝非臧洪儒空後爾為容顏的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情 知曰諸太事傷四世五公可為受恩今王室表弱無扶**其之意多殺忠良** 也行夫猶於言孔彰辨足下繳利於境外城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勢死 及耳洪聯為東果徒就號沒從紹請女赴難網不從雅山亦清超自殺洪不敗好以招稿超白子源議洪天下載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蘇 起請紹曰将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宣合天意紹縣使人 以之数威情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雙耳紹殺之洪色人陳容時在紀坐 王人傾盖逐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宣悟本州被侵郡將遣克 超之不職不高過而洪豈亦不量彼已耶其不屈而死也盡亦匹夫匹格通山可表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表曹方陸洪欲其背好用節則 別未聞也其忠慎亦凡非兴意四千象而不獲远距可能以存刺之廣則未聞也其不能如包書之存養也之思清洪之家學院正教主之思為以為於一衛以稱的學記文家學信之為之於其家所已可能與明春之務,決相尚者盖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院危曹表繼方務洪後指也未張權之所總令其與守義之心異形若以經謀運後機大人,以明治者盖惟等和所在而已况偏城院危曹表繼方務洪德國 明師見把解行受拘使洪故君遠至淪沒斯所以思悲揮文妆疾告絕者 些之我 美養帝紀 日後二烈士。蘇洪與紹本無怨防徒以 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将拒衙名布 事情等を陳豊富はちょうと、これで、「おいり、他ので、他ので、他ので、他ので、「おいり、「有不知人」有存本之思兆氏懐成権之表談の此時奉主上以後人望大順也東至一時大明人有存本之思兆氏懷成権之表談の此時奉主上以後人望大順也東至一時大明人有存本之思兆氏懷成権之表談の此時奉主上以後人間の大明の原之疾無嫌無禁及未来主義士事。 紹光下了 制候子曹 計計董 稿 本之思 不是这赵令繁弘族於則軍後横木 北東京 泰無 無樂縣 反本 第七美士有存不是这赵令繁弘族於則軍後横木 北東京 孫無將軍首唱義失後以山東張副 意的語 二大者 班印筒 新典物 也史 生之君 此亦是 海南亦奇 編卷之十五 肆恣因潜召操擠乃將云詣雅随既至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詠有罪管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位董承惠遇於功 文思 爱思性 時楊泰韓區基車寫至推勝官室境盖自官被荆棘地雙小故以自為書族人朝自為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解明望永清召擁兵前題東下門孫派敗走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今河南刺史布自稱徐州東下門孫派敗走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今河南刺史布自稱徐州 功恣肆未可平制首或曰首晋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 下諸將人殊意其今留臣孫事勢不便惟有移駕華既耳夫行非常之事 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為列侯 主義依衛空間曹操在衙門等謀迎天子果以為山東未定韓退楊奉自 曹操還常于西籍是常界也自為大將軍封武不侯操打董昭問計昭日此 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等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邊始立 樂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藏江南劉備藏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着被來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以每得個獻帝來為挾天子今諸侯之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讓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寅此 博之分數:一旦 可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與或昭傳,心且 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與或昭傳,如且 可能關不問計於或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可致室可葡或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旣至 以自保平 漢嚴者紀

軍課紹作 可失 起示 合是非在網水東禁之士或屬其從子攸及領川郭嘉標徵依與語大悅曰公達被 策出數 世史動解米で一五 起把成成 **新民宅田** 入御 傷事事無無為解傷執于孫禮易其熟名曰鄭公鄉及清傷之士左承祖劉表藤·蘇斯為解傷 等皆備在座席而不與論政曰此人望不可失也時表曹公孫首尾相連 發展於新在八軍取的治敵蘇無終歲之計機則起多砲均棄餘尾解流離都立置田官確处胡鄉新規以将時天下亂離民華是業諸軍並起率之糧支紹攻歐乃縣家山曹操與融有擔徵為将作大近○案民屯田許下州 清難而才陳意廣充無成功所任多熟輕小才至於真事名儒鄭玄修能 也多歸孫漢業的哉岌岌死〇以孔融為将作大匠比遍太守孔融志在 競起於抵而成於受其产氏部朔日書此以子之失其首矣 〇事備合 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酬自託禮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所州刺史 非常人也否得與之計事去下當何憂我痛初見紹好其好孫無失去之 以納為太尉納耻班在操下醉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絕而自為司空 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回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由於豫 所在積数各原之日南故操征代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無开群雄軍國之 以任受為典農中即将東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官。 一般院·無敵自被羽林監事在請達置屯田曹操從之以抵為屯田都尉 行車騎將軍事心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荷收為軍師郭嘉為孫酒 共得萬餘人已布惡之自出兵攻備 畫下紹賣以地廣兵多而不開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嗣炎 原次漢獻而 記 翻說太守主即降東自為僧雅太守後命都為功事 **新**奇或症性 不可用 十點排行 南祖皇知也重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禮然為所食今紹有十敗 寺以十時 十八時以外夷内已所任權親戚子希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 問有強和 要意之無難與定天下平大除一人之意以且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棒 可為國家多謀少失失在後事公得策較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級高議揖既以収 世史額編卷で十五 漢以西車 雅樂表夢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命柱葵作樂欲度觀之夢 然公起義共為百姓除是推誠化信以招後禁猶懼立不也今備有英雄 中世然可謂不知務矣 各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野為名也如此則智生将自疑四心擇主公 無能為也經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運動公奉順以率夫 E 各樣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虚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體累其所不見處或不 下此義勝也極重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夏濟党公科之以猛此治勝也紹 侍中鍾繇有智號若屬以西事公無家美乃表翻持節替關土清軍〇表 如神此武勝也探笑日如卵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接關門或日 丁五二年正月以鏡路為司隸校尉督剛門諸軍表紹沒曹操書解語歸 言惑亂公都下以道漫間不行此明勝也經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及公與四海接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紀大臣争權達 協調葡或郭嘉日今将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日<u>劉項之不敢公所</u> 復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為好為虚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我用其 将軍號不為天子。合縣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特揮臣權命居室将與 **小漢献帝免** 刺史金尚術務節通金尚能不為所污好行之 公有十勝雖疆

楊公在內 得公四世 以金尚子 此善班子 其內 了不於對之日登見曹公言者将軍警如恭尤出绝其內不飽則將唯人公 飢用蛇去 地の類編奏で一五 極任 かお勢不 核外外的 に使不 表術走破之面國許指身力絕人聚聚結操統曰此吾樊會也即日拜都 平合之師耳誤無素定不除相維于昼東之比於連維於不俱接三可能達將張動等與語是楊奉本騎數萬七直攻布布懼不敢珪曰是秦與術 因陳登科之求徐州按不行登還布怒後或所几日鄉父勤吾仍同事操人與新結分必受不殺之名將有累郊之危果布女在途追還絕處布後 也有用廷策與運奉合兵正到動營動等敗走發傷殆盡〇九月曹操學 日不如卿言等免養度機則為用飽則殿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の表術綱本で、五人然於教都心 成面三年九月吕布後攻別**有**冬曹操擊布殺之布後度表術通 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太失民望操即赦之 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能按照飲乃曰楊彪考託無他辭語此人有名 絕然公路報今吾所求無後而鄉父子俱東重但為鄉所實耳然不為動 來循環使以稱帝告己不因求班場布造女随之陳建恐徐楊合從為難之為非即為南衛大門派治藏非學順雖口是為原始五文在籍〇五月之為非即為南衛大門派治藏非學所雖自治原依不在了至籍〇五月誰能與之術不依至是僧號於審查欲以金尚為大計尚不許而此術發 無聘處士孫輕範便其等本謝之納謂孫承回孤少土地之廣士民之衆者衛衛高而已名字應之辦契圖也乃曹康高代漢之議 為有替婦之 由四大之資而與動主之功不足為維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意 欲微福縣桓擬亦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難 往說布口曹公奉如天子斬替國政将軍宜與協同於其共存大計 是牙梁着句位動標 自擊布快國 道馬順 不如意 7.從 御不見何 人
く
製 華子島の 伏は 前是 有一个四人一般的意物的事事口目布勇而無語陳官有智而運今及有 世史類編をマニュ 下為不至軍大師平標鎖之宮諸死操曰亦卿老母妻子何宫曰宫聞以孝治天下 |以尊治于 大下巨可 門於見 一溢神器 劉備多思科 谷民府帝汪俊藏古民而宣誓是最不依可以之上也自此英日納日於民府經濟後繼承新納日則書紹所以雖備於陳也全備上級之一史新孫原備以為豫州被納日則書紹史孫太為五将軍吳日仁政之,史新孫原原備以為豫州被納日則書紹史孫太為五将軍吳日 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撫掌大笑逐有無并之志 聖武者也中事時月過年子神亭二人前關倉兵赴而解散 今日之事 何無成遂棄官廣江從策第自將討太史整於用果會之解轉捉其子曰,造來依獻方物曹操欲接納之因加表封以納為侍御史周聊智期知表 之并觀華子魚季 數年五年歌歌之 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 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縣平哪州士我未有所附第命慈往撫安 次風備為在将軍備が将還许議表以口以孫策為討逆将軍 宙與卿共之聞卿有刻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が是卿知已 在官也孫因应涿并布順皆縊殺之否宫母養之終其身嫁官灰撫視其 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 将水天下不足定也抵命緣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己布當事丁建既 之不符官缺之未定息攻之布可接也乃引诉四灌城月餘布益用近衛 也卵四年三月表紹攻公孫瓚團之齊自焚死口要表衙北走諮劉備 家皆厚於初張逐感朝等皆降。 将總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今布将騎明公 小選第四子義特拾我當後從誰果如期而為及請第日華子魚良德也 熊用其勇養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因無此也於經際無深云於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以為人用或員此為老果可能見生也認言布一匹失而良馬就域飛動接將斬魔其勇為老果可君子之勇者子少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 而假彼或攻徒而合此恭横騙陵我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使 **冷漢歌帝紀**

華子魚自 宝塩国で人 不在強勢 此萬全之 BRAGE 長許之竟不至亦不接換韓高口今兩雄相待天下之重在於将軍若欲陽高BB 長許之竟不至亦不接換韓高口令兩雄相待天下之重在於将軍若欲之於一以各城知者民 韓高符書員官者盖美馬能量使時衰紹使人求助於表 せら類編系シュ ユー 東東教帝紀 義者無之獨在我者無敵縣者先城且府軍之策不在強弱國際法令既行士卒 "操欄以為表強曹弱又先與福月仇謝回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致禁進軍敗職九月遂呼分兵守管慶時綱則 并一貫網精節張繡阵曹積線全要惠安之街而與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屬等攻 断乃遣書題許自君為我觀其實為日聖達節次守節書守節者也今君 来造從事中即號高語許屬語許勝見其有賴望觀毒之意亦則表之那目的官民日盛此從本弱於之利也或以白標從之間中且是復從〇到 将軍有置高不到将軍具陳則三表乃囚之〇孫策襲廣江太守陳動取 東若好聞門以附操撰必重德將軍長至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派疑不 之因循環重請及翻日華子魚自有名字好無達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 有為起東其散可也如其不然因將擇所宜從曹操暫用兵醫俊多歸之 之德勤表遣手入侍表大怒以為懷武大會陳兵将斬之高不為動你日 加重思無為有為表強之為至野語拜高侍中蒙陵太守及這盛碑朝廷 京師天子假當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 臣名定以死守之将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高可也如其猶豫嵩至 聚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以競選又使司隸留治願中以為之主則諸将 與荀彧曰天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屬便者監賣以其首為市 〇表紹在無能特兵欲攻然河受諫曰枚亂誅其部之我在侍衆憑強調帝號於表經經迎紀欲從下四九過標遣備遂之復走國華衛就也加死 于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獨率架降換八曹操使衛親鎮撫剛中親書 也曹氏來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劉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惠 **克典排**性使 起烟箱 義目情 村神神一記さら付けるとはけば、重義時目重りかくと、ままれば、神神神の日の日人皆放汝吾不必見物之及當先按子井中正策大監釋之の到情 **公尽况** 東可知 朝之前 風皓龍 節歌無道 宋 詩 東 報 家 かま 新ないと 福耳本初報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若佐重度俗因日聖人云迅奮 華歌失品 累近世 程讓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看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風是如神今財前華等 せる類編悉之一五 草八品北 備備來數萬人造使與袁紹連兵操造長史到位擊之不免備調目使攻刑刺史車自日開羽中中州行太守事身還不远鄉鄉縣郡縣多叛操属 帝衣带中容部與劉备謀禁曹操操從容謂倫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起兵心則計曹操以擬難縣機種與的計以勉擅逐兵擊之初董承称受 功曹魏勝仲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之曰汝新造江南,抗心交習為體於勝即之後 17 國有禮語使士民勇敢執與國都歌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然演主朝 師之 中州常懷瞻仰數曰孤不如王會精也翻復曰不審 國 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承矣其不以討無與承何權之入本属之地 時承謀應接承等的夷後後則為為不書故而書殺書故是以討無與時承謀應經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将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奏至州漢縣與備問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逐與承及种輔等同謀會操造衛數麦術備逐發降 便進軍歌高中迎策策向歌拜禮為上寶 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承為計恆莫及也歌乃夜作傲明旦達使輸迎策 一 135、日間を目が代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之後終無以自立于天下其無世敦也大矣故予曰綱目脩而亂臣戰綱立人極謀亂臣販于於千百載之下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遊亂昭烈討操之果未子綱目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所以扶三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數華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 五次昌三京部與船烈縣珠操而不免被昭烈在徐因遂起在然前史 漢献帝紀

學也學供 與軍事富者逐解百馬之團從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學白上盈其志 世史類編卷之五五 展明時年冬季之羽望見良壓盖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英能攻劉正於一個馬於清縣獨主曹操北較劉延頹良來逆戰擒便張邀開羽攻劉正於問題的沒聽納入議於國際"進軍縣勝縣就然明獨,進其將頹良獨一件以明,論至厚州原然然至歷一三里時代馬人在下者制度之 刘信人唯 開明報放 若然不留要當立效以報問公乃去耳遊以羽言報探謝義之及羽殺頑 表三约 獨自行及關係衛奔所州縣納納去翻三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明己志稱從之封羽為縣縣學侯島與臣主之義惟形與二六人以為與自己主法的不分千里價齡與去三也如其不免無外以與為與皇私管珠建室将漢不停曹一也二號在被此模上下人等不許以約與皇私管珠建室将漢不停曹一也二號在被此模上下人等不許以於與皇教管珠建院将曹國新禽關羽操使張遊說羽隆羽表三約雲張調逐 更紹乘公後若何楊日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公為後患都嘉日紹住運而 一般其一〇初掃壯國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失留之意便張遼以其情而與其人行動故其漸限也当以惟密也将以獨則也的海省高亦得其外的別之於惟必是之主乎使羽投表而經數情與與手於來以與其主也於以為不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投表而經數情是與手於來以與其主也於以為不非雲長之主乎使羽投表而經數情是與手於來以與其主也於以為不以來之數文配良體皆紹良將所數會之紹宜查氣致羽以報夢世多最大被之數文配良體皆紹良將所數會之紹宜查氣致羽以報夢世多最上於其功收級黃河吾其濟子紹重至正準南經陳贈重解敵率將縱擊下於其功收級黃河吾其濟子紹重至正準南經陳贈重解敵率將縱擊 問之羽襲日香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将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肯之 多蘇北必不速備新起聚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逐東田豐說表紹曰 ·地回爱呼遭難遇之時而以男兄病失其食情故事去矣操攀劉備破 一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将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表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了 劉蓮兵未可卒解公舉兵而養其後可一往而定紹點以予疾置舉杖 7羽之素志而 昭烈之及劉璋也何羽無一言陳故即豈羽之尊之是一南湖曰孫之稱烈而明力以事之乎及羽般預及以報曹則無惡不報一南湖曰孫之續羽也遭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将軍耳豈若劉章之 人沒藏亦幻 一方意了勝多鄉都尉李通急錄戶調驗職開歲長趙嚴以書最荀彧曰今屬安班被於累不如鄉逐卒并不一張昭周瑜等調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奏心而服事馬 実が持手 大机 是大下之 将家村心 不可去」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稱乃堅璧持之以輕五號破其屯莊敬 歌烟被图 世之製編各七二五 一天美歌命紀 不可任证 不形於色而性於慢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納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 政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丁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 機於的陳之間與天下爭衙卿不如我與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院東我 孫策院定立東欲乘虚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兵即太守許貢如客因 以孫權馬計屬將軍曹操開孫軍犯欲因喪伐之張統讓日聚人之受読 望生逢紀後以聞敗村手大笑譜之紹曰吾不用田豊言果為所笑遂殺 盡婚其種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標追之不及紹為人克雅有易度喜怒 曹操分营堅壁以報少糧監欲還野或報日紹悉報及管慶歌與公决勝 急飲紹絹何以勸養或即白擦悉以綿絹還民都內遂安〇來紹軍**應**或 百姓西郭鄉城並叛易用值為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縣慰撫而 其出獵人質行中射之中類創甚呼第權代領其於謂曰舉江東之衆 夫豊日公親寬而内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放之今戰敗而忠吾不 以與亡乎 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国不可得而禍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切所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常其言之中也乃殺豊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極東坡曰也乃當諫者司後勿難言東紹說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收藏東坡曰魏武帝旣勝為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 全生而編漢備不取環則安得立國而嗣漢可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也璋之大徳備非透循忘之也急到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撫則安得惟以自養而不以資倉耶蓋據之小見羽非誠意報之也畏戚也求生 君臣之事犯馬可也 古義若其不克成響無好不如 因而厚之標即表權為計層將堂領

表生之芸 意思是大人四公道議是也公達與伯符縣實同年小一月耳我根之如子次其公達完是大人四公道議是也公達沒自行縣 同年小一月耳我根之如子次其公理於是大人四公道議是也公達與伯符縣實同年小一月耳我根之如子次其 公量误是 智東南盖迎以上有禮待之益其其使也新野屬湖南備在荆州數羊當於表坐起,沒可如於學也完年九月曹操或等別備於陳南鎮備奔荊州劉表表開備至自出郊 寶寶里縣斯門賈祖進伐劉表是江所極機而有之此王葉也 ちの前編をえて二五 直拉克所 光明左右 门相攻 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三孫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子之譚尚不足憂反則是錦塵東郭按明回来辨國有限大名田は自用于前而遺田父之獲 請標請救劉表以書聽識又與尚書曰青州職家天性悄急迷於曲直君 首尾其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置與南面稱孤同故其 黃貫權任子為皆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首無六郡之粮兵精糧多將士 也有攸曰天下方有事一的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來 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讀不聽○曹操青孫權任子雖指權不受命操下 日光绵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關而斷其右手日我必勝其可手夫華兄弟 至則依然流像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內皆消心暗外田體今 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派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 立之品配器紹命立前謹不得立自將軍也察防欲攻尚譚別駕王修諫是上半來紹自軍敗慙慌發輕五月斃絕有三子讓熙尚聚以譚長欲 曹操不可立於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改觀天下之學至若因此方多 復騎部沒向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一五守周班源京都於權權獨引肅合捐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 八年末譚衣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整到表軍西平城等所謹遺辛毗 [层层质白色 手和整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五點 五政何如 土紹乃剛很而不和後過而好機調子輕而庶子重英其不成乎一萬湖口東安震忠帝近平及楚湖仁心是以裕後故予孫累樂宰輔在北京之本部志以厲書君乃拾之一十二年孫等馬祖恭熙朱 而海内平 唐中 一月以荷悦子の為傅中時政婦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と見数編奏之十三 同 漢献帝 紀 事大部室 朝華 監五篇奏之其大器白為政之街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懷法放 州長城島 産失さ 受衣公子厚思今其被亡智不能被勇不能死於義關失若乃比面曹氏 所不住為也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獨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商而不怠此之行別中人而始于君子之会刑部敢此都立武備以東其威明當對惡以正其俗實文教以董其化悉等此其情也便指職非以加人也其惡以正其俗實文教以董其化悉等者皆罰之精華他故禮數崇尋以加越輓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與聚桑以養其生審好 這的所以故出於網自號面州刺史驅率守令替表何曹别駕韓珩曰吾 陳而不失在拱揖讓而海內平美係解於以為 漢紀三十 箭幹约事即 商成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即藏的賴統當者論曰昌言言為三 世縣也以整馬者及經體之時張傑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争考 競型馬 用智者皆寫用力者皆首勢不足後校乃始轉首擊頭就我之衙經耳 一座天色的三大學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源否不待一人可 馬街 治左

. . .

ツを許り 是我不可由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将軍宜在駕顧之俗由是諸亮九三往乃見 礼明此能 到 一 刘明正在平若能應芝於後則此未及為恨〇副倫見諸葛亮于隆中國中縣粮日 天所以 江東国史智術短冷逐用猖獗此失敬雜君謂計将安山完日今曹操已擁百萬之 新華華不用君言故失此大衛·備田今天下分裂日發干文事會又來宣有終極 河情儿则治外觀時變則新禁可成溪室可輕矣倫曰善于是與港情好日客開羽 桁軍信子 て也、所情、到璋陽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城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 前州用武 世の顔編於之一五 から · 你悉之底認倫曰諸葛孔明即能也將軍豈碩見之子倫曰君與俱來庶此問自有伏龍原雖倫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魔士元也徐無見備於新野 前州訪士於賽勝司馬教被日儒主俗士宣說時務說時務者在予後傑自比管仲樂教時人莫之許也惟顯川徐無與惟州平調為信然期俸在一門一村加湖鄉語為亮寓差弃勝隆中來獨孫軟裝絕幹期聚二郡之每 之法代心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孫若公盡是我飲血之冠雖也豈非富貴生不仁述滿致惠疾耶存山以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於有西通巴蜀行即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國也無州北城漢河其餘不及與 因群人日漢室傾顏或臣竊命孤不度德者力欲信與神太義於天下而 之胃信義者於四海若跨有到五係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 果挟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振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敖天下之||育胎断上民之骨箭上朋友解一朝而去昔所為我哺乳之 彼見天下真敢與之遠也乃奉其私皆轉其和欲君臣宣淫工下同惡至 張飛不悦倫解之日孤之有孔明僧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 始天所以資将軍也遇州廢塞決野千里天府之地州大比物産惟多引 十二年曹操北伐舊道劉备說到表襲等表不能用至是表調倫日 灰 漢歌帝紀 親生工代 是并然 的石野龍士元公教, 龍高鳳雖德撰詞為水鑑故德撰與到備語而 孔伊孔 野生 子 天下等一 之代人才称之 一世人能 是與第150 人能 孔以托 朝 排 身 不 可 之正明出版 刘萨敦于 竹门 此可凡於 聖職 為班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直之士操款日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 即扶正統 北州野 世の指摘失い、ごう りる事法 とき知り 新子天下 人而不去說志大才高名重海内動鐵個曹操又與稱衡更相發楊衛語伊人 下操以崔琰為西曹禄毛珍為東曹禄司馬明為主演弟懿為文學禄琰茂十二年夏六月熙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解賴以開與不前優族人 古至宝三十以為親然三代之在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于西沙皇三三國人才之幾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遇獨出石山稱 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故一隆中其與解萃野訪渭濱若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執謂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華之曰劉備見諸葛亮 三天三三 自見就謂一世人龍如礼明者哉问使昭烈不無三顧之動 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海流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取於深始謂是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勢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詢越王察之徒 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忘士尚友顛布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伊爾而以官然自許謙志也才與什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 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較于曹操世多未論思調夾雄豪係周 則除大義于天下使與衰機絕羽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宣區上 竊時乎未遇則高疏丘園道苟可行則在果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數 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告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情 得而民及完置大言無常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 則將稿死嚴次與草木似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顕著不可 ~漢献帝紀

三軍大夫 取削川思 時與元湯 概大礼均理大礼均理主教者

北海高

三教者

北海市

三教者

三教者

一教者

一教者<br 無意礼 原的 名 重 衣德統法 被事竟不太守及曹操擊果會表本時為嗣前越等白逆順有大體覆發有定勢以 文本高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升传去地不自軍與諸葛亮課自安之依亮不對後乃與光升樓去辦語日今日上 自災之州 丈夫之風 人為本學或謂備曰宜速行保丘院備曰大齊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婦吾吾 で言来 · 原家十餘萬人輔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來船數百艘便會四我以孫遺背信自廣吾所不為備將其聚去過賽鵬用人多緣備比到圖在輕異備大數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宗劂州可得備曰劉荆州危亡託允月德至翻翻齋遂東州降總時劉衞屯團駐鰀聞琮已降換而禄共已九月德至翻翻齋遂東州降總時劉衞屯團駐鰀聞琮已降換而禄共已 不至天下不至也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 初剧表一子琦琮表為琛取贈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宗而惡琦琦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辨嫌如殺孤悉何足道哉解除贼險服将鬼域之惟者耳其勢不两立非公珠操則操否公此理 龙重五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正夏 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樂中國必危也顧將軍自料何如 已置有自國物委屈可以每續其生數潔潔馬偏偏馬其與兒王秋看事隔於人存代終然以之規啓機於身後也賴輕夫嚴氣正性惡治而文樂訊刷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陽而忤雄心故後移爲还誤之迹後讓也之意不可以有情數數學不採足以孔父正也不 習整 國一原升之 顛則情感三軍亦赴義之士則并于同 救終齊大業 不亦宜平 比野可也 舉以英儒烈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能也而曹 一百餘里及於雷勝を長めい 江陵軍 犯比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信張條之氣自為 一時所宗其齡盛孝章都鴻豫既然有列史夫之風又曰文 人漢献帝紀 夏於劉備城之乃棒軸重将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 情· 療 類 切 **拒條** 棒刻 三分費標目騎 母様が、定期間走到備不存録松松思之縁動電絶操與到備相結電從之事操不在四〇曹操進軍江陸劉瓊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荡操以張水曹無敢近者雲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問遇劉琦泉萬餘人與俱到團人就飛犯後據水斷橋順目横矛曰身是張臺德號也可來共决死操兵 **資格主**之 **気之地** 共活時時 史類無於文十五 美维無用 備南走 痛迎之於歐勝之後語佛白孫計層縣概輪計故皆禮士兵精糧民般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表果共治曹操愈初魯點開劉表卒因言於孫權曰荊州張國隣接江山陰固沃野萬里士 即在一种又 多足以三事今為君計裏右遣服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都縣之 ·死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投魯庸語孫權完說權四海内大門若是之雙項之崇桑之說的亦可以然時標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非昭烈刑明在在威缺時人與假謀後回接雖有同聯書南定謀於內然一致養育鹽之縣美人專有其功與自乃將恭讀行從船與謀破之所改蓋一十月冬團撰其東下孫權遣周翰魯爾等與劉備迎戰於亦發大破之操 等数十騎走徐庶母為楊所獲庶解楊指其心日本欲與將軍共圖王戰 天難客已平矣遂破部川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才能矣無益於事從此遂別遂語 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明城財牧衆運南與曹操並争天下今韓交夷 陳莽旦即稱其建獨斷之明出象人之表官有以也惜乎肅之早表而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葉躬襲日就失一兩湖旦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診惟統劉備此皆懷與亮動備取剎了兩湖一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 曹整盛回 苦察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騙伐而天下三分 不獲享惟之報也吃 皆動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臣至不惜乎 人漢獻亦紀 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道逃至此 聚與中國抗衛不如智 4

不能一個之壮士耳循行義不辱、光劉豫州王室之門英不盖世安能為之亦恐 被以限敗之機在於今日相大致將張濱湖書日近者奉辭伐罪旌施南指劉珠 及之時 康州美權物然日吾不能學全意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次失非別豫州其可以在 其地争偷又个盛寒馬無景草擊中國土衆逐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大大之失且我是不敢不如述之言扇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 石物是物主清權日旅雖先名漢相其首漢城也將軍到據於東 プン人不習水戰又動的之民所操者信在数工非心服也今将軍城能 電網者也擔欠特白者目傷曲其軍衛教徒大法忠之日必数上将軍且北 又今比土未平馬超轉逐向在關西為操後馬而操令數馬仗升付要員用當情行天下為漢家除發去藏兒報自送死而可迎之 邪請為料室無 張散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奏之末勢不能等 能何不比面面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平元曰田横稱故存在業 逐次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遊操以者 開管助書方是劉備在野口 是老就勢不明三老官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接刀玩樂日前将某 **飲店漢自三人美徒忌□衣吕布到表與我耳今教雄已滅惟孤尚於** 老柄此動者用年之患也瑜請得精兴五萬人保為料軍破之權曰老 要豫州協規同力。被曹軍必失損軍敗則刑惡之勢強品足之形成失成 精申萬人創新合匠團林秋時領於歐戰士亦不下萬人間接之衆處來軍操者然骸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平克日令歌士還者及開利水軍 秦 H

此葉清華配補

史 54-345

培养 計算を 利州省 あど後が未発きし戦 **种兴林姆** 次切中 布衣場の日光私行語瑜伽出迎之之謂幹曰于墓籍良苦遠沙江湖為一年衣場の日光私行語瑜伽出迎之言謂幹曰于墓籍良苦遠沙川鄉野乃須之周瑜分南岸地以給慚權以殊宴情然才捷剛益有諸兄原侍婢百也五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政時周瑜屯援江陵有劉舜本權以惟 曹氏作說各形因延幹與周觀管中,行視倉庫軍首結仗就漢飲宴因謂 而後其功輕為於孫擅而至於數配不亦是於料事而不是於料 人之 要は関係 爾第2主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龍得雲兩終非池中原 医鼠海壑 見孫權求都督劉州斯上凱於權曰劉備以景縣碰觸的此栖难之姿而懶騙無部序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必不足以答其親乃自詰京 所以多可物也相不從備還問之數四天下智能之士所見客同時孔明讓孤莫行 口條自然 明亦是北老亦愿此也〇周瑜請京見權乞或奮威雖職多俱進取蜀而併張自 香而平不能明之說,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萬之要也船酬之謝而印思 今日孤始於蓮至前 讓東莊精舍欲秋夏讀書奏春射獲為一十年規存下今水才顧問十三身強嚴剛勝以〇十二月孫讓還三縣歸購 負換下一點,雖然一人人為於強動而為之必有疲惡而或容隱偽美經卷之乃肚大夫故所得其於藏其實照制夫立教觀俗青歲中處為可繼也今無 議少城孤之責也 欲孤便爾委狗所與其衆該恐己難其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順危是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與軍校尉意欲為國家計賊立功 不得基意名而感質過也个讓這三縣無限及所於三縣戶二以分損務 義在後領死州 使題裏道言漢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伍奪草之難與起 專兵之歲城不遜之黃一何馬弄黑聽之甚我齊晋伯王有專王室獲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已出共利大失乃上還三縣謂可頂師致堂回曹公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以時益擾橫城名顯老夢無 諭而罪悪大矣 夷狄之功亦有楷禮樂檀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 東好車看調之不清形容不該衣妻敝壞者謂之無常 我都而知

人戶

1997年の別備以龍成為治中從事初備以就守来國幹場全在縣不治免官を別屬沙中(別備以前衛子所) 地質長其職及可作。周州大路前葛亮亦言之佛見就與言譯大能等之作。四個沙龍成為治中從事初備以就守来國幹場会在縣不治免官包別屬沙龍(別備) 上 類隔を マーユ 京新と寄雲有以表見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曹献忠到臨事不為可以代瑜僧所 PA を可屬也福許之功是四處道病與權將曰方分曹操在北疆場未静別る 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能於於母藥而所學學成無用之具期致堂回三國之主權為下全吳之臣家在第三四間皆心學而自進見事之晚子。蘭遊拜號母結交而別一日即更到目相待大兄何,爾遊拜號母結交而別一日即更到目相待大兄何 唐士州但當沙雅以及東京如此亦見往事耳即言多務執若孤孤常語 · 到午夏雨初樓冷期川借水桶收共行前標權從之口初孫權謂呂蒙三子乃告人日與周公奉文若於蘇藍不養自蘇麟鄉美之權以愈肅代 三三歲以年長數院長城南折經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成服而親 死以亦曹之幸而孫之八字者矣 一年初日新寶奇才老子若假之年則操之雖惟未可必也而竟以於一年初日五色盖世英雄氣吞宇宙瑜以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陳春 統之見機 門院献帝也 有四美存萬那烈息於用賢故書前雖敵國之 **建筑过城区昭烈也多面以** 新の無州也で然之道正が備主流前標語地不應法正至所州路的備取知所解於此以外也要所以治院本之法正が備主流前標語地不應法正至所州路的備取知所依据表之深仇也要用共若使之計信息以被會吸則加州強奮公雖來無能為 接頭不及 **北利浦 并一道** 以翳之也故既不為曹曼而來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 進州-六韓 西目两口但多智耳,在影如等附述公何言必曰無所言也超等發之極事也就京都故權将手,數字,親者前後重指撰美日爾欲親曹公那非有 也操以急吞以直隸以暴吞以仁操以論吾以忠母與探友事乃可成耳動求大雅就日國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日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 其才付劉瑾不足以有為勸蓮結劉備以討張乾陽即五斗米縣以軍曰、重議校科瑾不能用之色本作號是不得志監川別駕張松與正善自首 力一旦擊之所謂疾留不及福耳其之變化固非一道也〇法正為劉爾 運車 對栅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器度渭為堅重實至不出所 子通照清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為湖而友子產問打日而後北渡何也操 奉戴以為州主會鐘繇欲后軍門前張登鐘煙松因說日曹操矢無敢 我南午而西河之情虚故二将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事 日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震吾故感其何層關使敗悉 於天下若因張東之首以取圖土誰能樂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誰可使者松乃東正正幹訓作為不得已而行深為松說備有雄思本語 與克日會戰大概之處超奔院州操追至安定鄉而還諸将問日初 明也羅就不及不要乃忠言妙事以取一州而轉成紫蘇是黃在顧說以敵因為愈是黃在者皆也孔明薦仍以進而與同形諸公是黃在五

新知明 記記書 以海東 数 #皇養女不願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即白供将来不誅既而聞至之謀甚說曰君非 へてチャ 2 也河間民田銀及看動為無世子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田今大軍在遠至死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都替拜不名入朝不超剝發上殿撫之西征 在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〇孫權徒治選案初張納以蘇陵山川 非無路至日九事分者謂有此時之為其今此財制在習信之手故老臣 於該清俸錢者皆曰公有舊法國而後俸者不放程呈日此乃模換之際 外行段敵将軍為天下之鎮輕動落無錐克不武乃是指軍賈信討城之 權時之宜今天下界定不可對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 而以我断恩也權有書為之流第〇久十月曹操擊孫權至篇道 言其不合也不亦宜子故明君稱之求賢如機渴受諫而不厭称情損欲 故與治道相及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次難進之術吐逆耳之 股日自古有國家者成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養香非無 調孫坐朝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海門斜線眼車往會之增備只厚加資等分別門衙將本卒数萬人入盡州備至更都大守藏賴初心雙曰此折 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 禄大夫冬軍事前或自殺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 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悪異 於學樣實備北到我的孩未即討察厚於思德以收聚心 處大臣之勢便人以大事故已誠不可不重感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水 以大國何員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丁 備以為供乃留諸葛亮開利 之不殊女 **茨室何如** 軍員是沒來留家各依樂而不乃至器也於是飲養年习或行養偷整而有智語不養養人養養可或行養偷整而有智語不權表請或劳軍十數因軟留或泰丞相軍事曹單向深測水路在繼季 25年 第一 文 管件下在 教子を対 11年 河北 子 河北 一八其死亦何足悲又像本傳或乃唐為之塚則或之夫其本心久矣 國東忠貝之誠守退議之實君子更 好推覧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事操手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將誰事哉喚佐魏武快機縣東位伐四克逐能以弱為後十分天下而不可得而療也漢末大亂群生愈成目非高世之才不能應或會魏武不可得而療也漢末大亂群生愈成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應或會魏武三濟生民子。蘇桓行若拘屍管仲不是而相之盡以非桓則生民還之可孔子之言仁也重夫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輸佐藥桓犬 来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就以為劉務之宋蘇立之此最為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後乎管仲不死子紙而或死漢室其仁後居管 事事功就乃欲邀名於漢代聖之教盗穴墻發匮而不與同塾得不 在管仲之後夫齊威仰衣伙事周室使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久子 中皆開土討於以自封強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首或佐採其功不因致室三強順其情則逆自然東征西代衛召布破東紹下制川定開明致室三孫自起其惟有奉迎獻帝出於危也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 道皆得為孔子以為一 1 或之動操取交則比高光,迎帝則此晉文及官廣不令還許則 亦比漢楚而大順大零等語皆位漢執言於篡取之能策及至 人以德不宜如此採由是不 代及る

正不如此 出於野盗 小元月接 別可加 加 別 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市這之名將各推過在據平開頭開數課項便運成時所無應時所在應明確統言於備四今陰選精好重夜也塑度於是不移為無應一十二月別仍據語城雲的另一不養而得天下不為也塑目於是不得為別目不得一次。在東京在東南區 數子之雕祭工 松仁思 罪? 人;五 外見 物表初非 英巴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 霜見子在一其器重何夜也然則在並孔明比哉 · 一備目被備胎書璋求益在及資種璋皆少給之備激怒其象白吾為五文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朕其中計會撰文爲為執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返西衛護照 "連引荊州孫返圖教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返西衛護照" 進到荊州孫返圖 察之相子月餘操見其冊極跪仗軍伍整庸襲日生子當如孫仲謀 如 官法本與仁**側而死者更聚所謂各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 禁迎降之際不能取判州為在其知機耶室於狼狽失場乃不得已而與四耶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深計四党主是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如機為越 **万正弘司司馬微以孔明院校並稱吾騎有疑馬孔明之學原乎王道之舊盖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出於野盗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声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出於野盗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声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 計強敵而積財各當何以使士死戰乎。召懷市貴以無禮斬之并其其 天下母如操所為手 一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滿月口 無業就步騎四十萬攻權權率七萬 Ŧ 新三王之罪人也曹原五新之罪人 也功非快 州刘、牧僧尔壶 理何如知 **見聞** 別 別 が に 信 飛趙雲将女亦流克也或飛破巴都養太守戒煩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随何中一下。年三月就公村,進位諸侯王上〇諸葛亮屬開羽守荊州與張 傷民且 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数至馬利所希温盗者則其足則未無淫效祭都 鐘訴與群同餘皆以為未可行納乃止〇操部中令表與得賞賜之物皆 一致夫今以首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驱命也識者惟 で取到電正所以為義也方蓋卓之前推豪競逐猶皆以討賊為其 東上最日昭烈及抗其吃而奪之國宣得為有義受觸以為不然密 明明別以信義開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 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取 小劉軍正 一般人情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剪毛髮非主學

無預馬及技成都士衆皆舍干支趙諸藏競取貨物軍用不足備甚愛之無預馬及主 數冊門之民是以太和〇一成都之園也備與士衆約其軍定府庫百物孤 好实 使人 以此為正 諸葛亮以 西土其主義好物東劉巴伯首所是服佛皆處之顯任盡其等能有志之士無不较 世只動物本こつ立 精服乃降於是重和黃權李嚴禁本璋所後用具勉對觀等璋之婚親彭嗣·獨房時監刑都躬皆至風景附至領日縣官正 道獨於指例城堅守道種 法正大横直稍仰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原揮孫權近則懼府庫充實之法正一班之德脏此點與既之紀無不報後或謂諸葛亮回 到巴口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置令翻然劉翔不可役制今奈何禁 法正謂党曰昔高祖入開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 正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和〇諸葛亮佐備治國順尚嚴峻人多怨受者 有其國未垂惠無且客主之養宜如降下願疑刑处禁以好其整先 和放昭烈之左上以終漢命之慎下以禁動馬之奸厥功大矣何員義弱後至王王至刑方仗然兵疾群监以後漢軍此而不誅漢室當何應名劉馬牌之宗係異立樂間據看益州偃應有不臣之心奪以孽鬼題 之有战四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民 思數方紀 †| E 長春本 里将続非行 二 等 社 程 こ初成 女而蓝体 内心之中 意識を漸以改活等之以位位極別残順之以思思。適則慢所以致散置由於此 世之類編奏スーュ 電法通 素果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等稱前文若等項之進悉不進不休前公達特後三前之應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等稱前文若等項之進悉不進不休前公達特依於其兩應問問 以供需有智防謀謀帷幄時入於其而數例作與之財臣也於確認官而不無罪都以其實被不與目前皆特十人確大失於罪事前該自該此者實前以表表,之稅同君侯採無子之春華忘家水之秋節為上招誘其罪不小愚實慢 一首論人 前の 而為抗衷永顧防閉以禮無所挽屈由是不合應了劉禎美文解植親愛了不加罪客卒但免官而已O七月聽公操緊孫權留少子植守到沙和 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 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教諸葛亮請曰將婉社稷之器非百里初別備以家院新來為陳新天綱前無為其備皆遊觀方至廣鄉見碗最可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节相道也。 為治之要於斯而者矣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職爵加則知榮禁恩止齊上下有節 可以弘亦然珍時所德政不舉威刑不薦獨王人士專權自您君臣之首 之去無不去不止又稱二句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〇 以至不循於餘年苦之相或斯菩故曰耶烈之厚慮德以收衆心者君以張齊之是以水所水也於上以夏吾以庸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問之民用重典者予况昭烈寬仁大慶而吾不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問之民用重典者予况昭烈寬仁大慶而吾不以嚴不可必匪人幸罰不可以親故免苦姓於 未知其二極以無道政育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美漢敵亦紀 一加察之 十一月建公

羽取益州 龙行所不 各城取益子權取罰權造使調備所可 る肥蓮重降像署函邊羅於陽地調極山所沙盛書曰欺至乃於及是孫華華重見等中漢門○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数許與軍事或機問贈曰今可擊不鎮睢日今已小定來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的徐 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國民既定據除守要則不可犯 和於權權令請為建恐報命更為盟好逐分別州以加水為界長沙沙夏類人物之主子羽無以答省問得将攻漢門於縣,職懼失臨州使便東州縣門逐好今巴科手西川又飲剪作和土斯盖九大所不恐行而完整 萬人也益陽其均張少拒羽置旗数羽相見因責数羽曰始血孫州魏於 天標不從居七日蜀降者逐二十一日數十衛守将雖斬之而不能失也 長坂原川計窮屬極圈欲常軍王上不受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忠而該 华泰正月三貴 入曹氏為皇后○ 初劉備在荆州周玠数勘 確比想漢 家明 言 東京如北, 州父子也操大笑不既三抱讓郎辛呲頭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緊哪里太對揀問其故鄉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採曰何思翊曰思表本初劉景 列計等到各條情。 供編練心身以重 剛 非蛋此 為 但 为 以不解して 張中部一部一見麼被之急發益州在諸軍党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孟州咽喉取杀中漢中更疾淵張部徐見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絕馬鳴聞道·明常即成杀甲原師才象不勝國之將帥秦聚往計以可克之備養其策乃率諸將進江前或里周師才又不勝國之將帥秦聚往計以可克之備養其策乃率諸將進江 主字解社 實理斯上那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遵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鄉湘默然不願其照以死今之不使人問大中大夫寶朔以自固之術湖日願將軍恢崇德度 入船 / 大手代息其女為英三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 人主字当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水小 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于以長五官所不為五官仁孝聊敬宜承正統琰 以植性機管多藝能才藻敏膽愛之欲以為嗣以密客訪於外尚書崔琰 来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势以圖巴蜀而留淵卻屯守身處此還今策 可以不懼而及以為喜何以能人親其不昌子方法正說劉備曰曹操 以兵馬之重乎諸将乃服八十月銀以世子不為王太子初操其血并五 丁酉二十二年親王孫擊派權權降齡師、麦將軍周春香窩頂諸将以春門也、南外也緣於日以通派後未養四月親公孫使事為五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的西班三十一年夏四月親公孫使事為五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的西班上等人發展 東西日間殿縣門的王而曹公此封之府末之間封其獨閣開為列侯沿寨海田間殿縣門的王而曹公此封之府末之 入至麾下 河子門亦鄉為孤兄弟戰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思要卿 校其溪曰大照謹已刻心非但書鄉也〇十一月張曾出降以為鎮南 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好之誠權自前 治無漢中則無獨关此家門之祸 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比行完於 不服伍官諸将樂飲命恭解衣手指其來獲問之因把其替流第曰 權大號走賀蘇率三千人在津南巡權入船縣第注日至蘇 流歌市公 To

成五五年有陳川天乃飲衆作曲然不交鋒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秋取之過期不 金布岩里好 丁能一 丑 世史藝編卷之十五 一種日式白君而君為之何也遇日或意飲養民是以白遊遊至可數式以越民干部中無湖有者太守戶子式表孫在取人民孫後前都拜式住東一種乃以召聚代之東書喚能以實際〇僧遣陸匹討丹陽湖山越平之山 至播發電大惟少勁等於後射總五數五萬縣自相樂珠随廣水而死者。 胸且却總兵追至管下雲入营更大閘門偃旗包載親兵發雲有伏引去 尼方二十四年三月號王操自將軍事劉備日南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怕與紀見起兵欲挟天子以代親南接劉備不克而死野城鎮大司不 甚我備明日至要意視非致處日子能禁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遠長女 以西土成服諸為意味監持人之無用也〇孫權國口子將各需卒權以 新府源·孫仁使于莊鹿德中至北八月大乘而漢水盗禁等七軍皆沒禁此舉勁於有後悔耳羽大感悟乃即受拜○開羽自率象攻曹仁於國孫曹以此為然王與君侯聲猶一體君侯不宜計位號之高下也僕相為楷 羽間黄忠位與巴並怒曰大丈夫然不與老兵同列不首受拜詩謂羽曰 设起至将数十騎出害視之值操楊兵大出要存與相遇於前突其庫且 配至形子雅曰此誠大者之事顏人不能為耳。 己於代之初權以嚴唆代肅督立鎮壓口愛固解以私妻書生不問軍事 為國郡洪奉門下書佐何松有才養此尚在國郡而祇已為 太立王業者所用非一,首都曹島高祖總德陳韓後附,班最在上未開新 劉倩家有漢中〇七月劉衛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清為太傅法 府司司書地之所以限監無者罪私時有金補者自以世為漢臣乃養成二十三年正月少府取犯司直常是起兵討聽王標不克死之可請 高尚書令關羽張光馬烈黃史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者詩即授羽印綬 人族歌者紀 奉令是 陸原方世 (15年) 18 東 元 (15年) 18 東 **十**號作答數 家上師曰羽討學而多留備矢必恐家圖其後故也家書有病之分士象世見事論者 キューュー 大きながある 裏其使不許婚権由是怒及羽攻嬰目の解析を達住書き、其子求婚が羽羽黒其使不許婚権由是怒及羽攻嬰目の所在及展不可以股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様長に形勢益張易於守也 草膜羽衣敷 西亚 湖南 Lewie 了 1000年 死報門和所罪於 推治其院 明英之心而助孫之惠也以初魯庸客勸孫權以曹操新書即即可而者帶後書聲義問名而者帶後新之所以初魯庸客勸孫權以曹操不敢以及之〇十一月孫權使已家縣 成江陵開羽走還權邀較之新日於日 **水經**權 權遂祭共襲羽令吕蒙為大都督蒙至齊勝盡伏其精兵繼續中鄰略者也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後所藥稍撒共以赴鐵遊具於陳其可食之裏乃名原拜備將軍以代家恋至陸口高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謹柳為畫 上張其空虚則諸郡可下而羽可舍也遂稱病無權乃勉檄召家還蒙至 双片四丁 其院今家牌之得開羽及将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今軍中不得開如栗方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家入江陵釋于禁之囚鄉贈使白木搖機作商買人服臺夜無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蓋收集之故羽不 答教十條敢門下随問答之於是教裁出谷已入操怪其機推問始世感 禁立曹植為嗣不惠之後植以翳縱見球俯每就植應事忖度接言课作南以封權則鄉園自解操從之○魏王操設丞相主簿楊脩初楊脩丁儀劉備孫權外親內蹂購羽得忠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職其後許割江 武以南往往進應有羽威於華夏操聞雕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是宜用之當令外自翻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不應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工盖赴聚佛然後大軍浮江畫夜馳 素聽維有無并之心且居國上而其野難人容言於權曰羽君臣於其致 何意館尼万不及雕德和張議徒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無曰 權問誰可代那者家對曰陸張管軍深長才堪有重調其規震終可大

青玉和片直 州高東 三大大田 不是聚然 36 大也昭烈之失在爱羽以庭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具則失之之都而計不能及此就非天也。 电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皆是特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置德率,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皆是特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置德率。 电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皆是特昭烈或自出或委孔明置德率。 电假扩张 化角至于操至羽保止 徐勝乎即勝餘紅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走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延委羽敞 人名而計不能及此就非天心 胡软宝三 年三二五 人沒數看犯 候之既至欲從都以知避使候當時先其之未養而圖之宣不可以得 以肥獨而其信息也以及以自繫正經權之不敢也外奏標也且偏然 以肥獨而其信息也以及以自繫正經權之不敢也外奏標也且偏然 中而其志愈明監僕之大你器為如此而 誠者特稱其維勇冠世而深 中而其志愈明監僕之大你器為如此而 誠者特稱其維勇冠世而深 中而其志愈明監僕之大你器為如此而 誠者特稱其維勇冠世而深 內面,則懷於誠玄德於草藥卒庶之遇而遂校之以肝膽死生之 買行潛平新州而破開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是朝結盟所治者何事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戲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其為商 王鳳洲四國羽之失荆州人以為羽之失命以為非邪之失而船烈之 而剪其瓜子失同仇之美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上一先主失荆川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為數千里出軍 而不置謀王是時法孝直魔士元俱無悉擇一與移俱使則 ●主候教皇安藤便及大安帝王二年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宗之蘇張言方率 東韓等、院客無人遠被孟德開拓、川北馬安衛子敬等、肅因公達致達於孤孤 藤藤明五千人往来新平之○東京與陸遊論周瑜書肅及家曰公蓮辨。惟烈 節体の 「書か、地欲語音者處火上邪陳群等皆曰懷祢也終非適今日數下功德魏巍 蘇縣以為楊縣騎將軍假的領剿別牧權上書稱臣於採補談天命操心示外曰是 發權性且亦如之不苟責也無共作軍屯营令行禁止共活亦美矣〇曹禮表孫推 世是數編朱元二三人後歌而紀 特性以際瓜書云帝王之起皆有聽除初不及以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及於不及之歌圖取開羽勝於子敬子敬答 聖 長動孤急呼公蓮付任以繁空而撃之此二快也後雖物吾借云德地是其 体儒親一節之歌也與此一節之思可為其為既儲皆矣,惟即遊婚料人像親一節之歌也與此惟姓人節箭服儲言不必見全身惟即遊婚料唇吻而實無才是當為州人診鎮此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少時孤謂不醉劇易獨雅以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季問開益壽多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甚長常以比方都馬也子明點 外白遺萬人討之審日以五千 孫權以南路為治中新州軍事一以豁之從事禁何誘導諸夷西附羅印 群生於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其氣奏聲殿下宜正大位後何 政并教部而失之兄得而都之耶児刑聚為南比吲崾在三國為必争策完主不信用其故學之於其而不得吳止分数部以與之至關羽之之危又不開放之何也屬屋傳武回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招州之 之地乃武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自公柳大天至於聯縣不吏機議開鄉明行所次以是以散於於此格區公司忽之光武敦尚經祇備明禮樂繼以明其臨雅拜之橫經問道區公司數比國家之息務則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意 巴蜀四寒非 進取之地惟 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 滿日仙餘 江陵諸葛亮不勘先主都之及開羽

起方法と 特別 明へくて 誠弘一事 等祭 世玄ス島戦長ナレン・サンドである。 曹操の人際学二十五年、神文帝書院職の正月紀王操選至路勝平協の人善経曹操の人際学二十五年、神文帝書院職の正月紀王操選至路勝平協の人善経 「有智謀抵用人善攻戦而無語不善就差之既不つ政以文王自方服王 光武明古 **邢人谦得** 生 名美 而白 双計 極野 門是三半 一道化 網をプニュ 軍不與用法唆急有犯必数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係不好華 如不欲戰然及至决機張勝氣勢盤溢動劳宜賞不各千金無功妄施分 無路以為武技守才不拘後既随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歐對陳常思安別 鹿故能交州群旗幾平海內至是竟太子本次王后令即王位 無影脈炎細粉會歌野葛至及許飲稿酒至一盤皆此意也,無影脈炎細粉會歌野葛至及許依園就特號粉類對縣體幾點數顯享漢臣之名此道令之意應千百年無人織待那夕偶窺破之因此歷字漢臣之名此道令之意應千百年無人織待那夕偶窺破之因此歷明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常敬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至分香賣後之事來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揮代事共意若 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食詩等百言下何其日曹公平生養至此盡夫故臨死詩詩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劉元城謂馬承卿曰事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輕翻胡公曰遺令之意如劉元城謂馬承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其曰非夕看三國志識破一 王鳳州曰余讀吏至魏禄未曾不悪其巧而惜其批也身佐漢而相之 治維河而風俗不衰也義亦發祖死如歸夫直将數子之賢亦光亦明以扶其危下即有行融郭恭記方許助之流立私論以故其敗是以致用事可謂此失然上則有衰安楊震學固杜為陳善學傳之徒用公藏 草之者化也不幸重以恒重你養姦山於叛忠良精多士之情當四海 事可謂就失然上則有袁安楊震學國杜高陳審恭府之徒用公義于下風化之美术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職隨權要降 人类豪帝的 推而為魏矣既除季而陽卻之 也后世 中號置用派 常人 くだ 真科史 名馬之事 城府阿衛接處府滿成縣西比 追事人独目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大放奉漢帝為山陽公の山陽故道事人独目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 月報主曹丕稱皇帝原俗為山陸公綱目書書原示女主主於傳教工度在所等於太史亦許之言經常代漢孔於图科汉部田园表謝五號丘帝所將李伏太史亦許之言經常代漢孔於图科汉部田园表謝五號丘帝所有於太史亦許之言と、「後、後の答 記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皆有識鉴者為之區别 運朝不問以所見聞對日但聞亡國之語耳不念然問其於外具以答門軍要疾尚曰卿股心重將特當住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澄済 回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歐言惟陛下察之不即追取前記又辛毗 內治民事與改田通運非治民稱之曹丕曰真利史矣賜群關內侯〇 将天下後何取正子其二千石以下阿織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 陳不母後選出士卒官河南不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 達百州本以六條詔書祭二千石以下令長史慢法盗賊公行州知而 物的其尚下〇六月以賈逵高隱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即 · 一班,我不想以與賢子懷己實奪之而謂之權,所誰欺乎自不為此之,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權與其位者亦獨 舜禹之事吾如之矣被所謂知者謂知神過之事也不知舜之事夷為在我四二不敬故智以成其志故假禅代之名以文飾其悪謂其下曰我以以明此後世權奸逼君禁國之始曹操睥视神器非一日矣 哉而額很其常孤其您皆像忠慎教察領師至於我后辱主而復已懷摧陷郁済而無亡漢也則漢人之心固厭漢德魏也魏不亦明白坦逐 世界人乃千萬世名敦非人也 有操工無操亦亡七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脩諸葛之政将之以忠此 篡嗚呼無矣當漢融将董李肇雙拉 然上崩海内之欲所欲為者何限 〈何批哉 三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

	世民夢	之處 安美 · 安美 · 奇克斯
,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於	為於 表之十五 人 後後衛本 記	歷華圖目新室之末民心思漢 一起, 一起, 一起, 一起, 一起, 一起, 一起, 一起,
	19. 3	本語、 一部では、 一部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各湖南一巴尚書於是蒙中主藝夜制服號日孝愍皇帝群臣前王稱其號野詩上明朝 明明 明華武文元而大書 人名 医变正阴顺或各种以放 獨中傳言漢帝明然名正立是別為那別我別中山前王文章名正言服為此放 獨中傳言漢帝明然名正立是別為那別我的主教政治曹丕夏四月漢中王即由帝位以法 作其何經報中于和学丑章武元年親政治曹丕夏四月漢中王即由帝位以法 作其何經報 烈 以 正 统 飲 氏 不 所刻世史類編卷 世只數流卷之一六 ち去取で 季任木! 立恐人心疑心王不悦至是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為亮為 ○昭列皇帝 路備宇玄德涿郡人黨署帝子中上端王勝之後獻帝別上接軍帝北叛抗兵世紀年以昭縣上接軍帝北叛抗兵世紀年以昭縣上接軍帝和叛武三世紀至以昭縣五衛門漢兵公司後漢紀副唐由司取萬中附總長二僧國藩以戰爾帝師門漢兵公司與編卷之十六 ○十一代編 ○漢昭烈後帝魏元帝 司馬公司三代之前海内的國有民人社役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之制裁之然不可無成時月日以藏事之先後據漢傳於號而晉受之晋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橫墨猶承祖宗之業餘者皆以列國 烈祖稱其王格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左帝為比使得紹掌 於漢難云中山清王之後而族為歐遠不能紀其世数名位亦猶南唐 得不取其年號以犯諸國之事非尊此而甲彼有正問之辨也昭列之 問仁在木火之問劉而不王於是正問之論與矢令此書獨以周秦漢 **到致官百得級邊総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諸為公草廬順無之時即** 代之遺統也 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所取之府傳於混以至於周而大宋永之故不 九之國統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戴甘漢福推五應生職以秦為下軍少三大立法應班法公而天下其敢造者乃謂之王王應既衰強 烈一寬厚爱士三額孔明卒成為及之於 比孤善終賢美 年而崩露六十二韓惠陵按臨法明德有勢曰昭有功安民曰 木累官至益州牧及哲不繁漢承正位于野號日後漢在位三 · 下裏世子 湖田示天 衛軍之間 ヤブリイ 開發頭 道取禍さ 園士之取 公安 3 獨於飛以其首順沉奔孫權帝問飛言都督有表曰電飛死矣我當年其為人自衛州曾江州前州今四川巴縣府臨發其帳下張達記過矣又日鞭趟德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後帝将依孫權 侍卒伍而屬於士太天飛奏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劉利殺既 孫權群臣陳者甚表帝皆不順軍騎将軍張飛椎壮威猛亞於陽羽羽善 别遊瀬人皇護相聞者惟曰孤與子狗有死生不多之妻子勒之不自孤 寒孫權是諸馬運使圖請却不許逐遭陸遜替諸将拒不時惡人或言**連** 猶孤之不有子瑜也陸恐亦表明種必無此權報曰玄使者還孔 推發可或貨貨增原至調操取天下於群溢非取之於兼至而鄉逐漢子鄉邪王鄰頭將小東中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泰舊不革而正之乃 尚有一大唱義皆君子所不完堂堂帝室之月英名盖世者乎不既篡 尹起幸曰漢之天下也曹操奏時題命曾制天十成我國母義士数億尹起幸曰福意不若重申帰備英谁群起而攻之直既練熟則天下周 三國全以天子之制子魏而以列國行漢故道盡因之以魏紀年至網 佐漢犯無主昭烈正位野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等志 稱玄德為帝室之胃豈濕虚無據而云爾哉若素始皇 之昭烈不少段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是書之亦獨何故 無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科兼暴而無恩以紅取敗理風羽張飛皆孫萬人之敢為世虎臣羽恭於曹公飛義獨嚴 明為己不常之

利北小園で 孫權所以 不明 非人下 世史類編卷之十六一人為其限列幻 東行行 1. 孤當語子瑜曰柳與孔明同産何不留之子喻言亮已要實於人義無 此非久下人者也 而令吾君與自照不亦厚于因常之横流真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将相如 即下車中的特份盛然情額謂同列日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忍吞臣屬 也親主不不聽而員至為為主出都學候自員入門不下車張昭謂員日 也置大照師程表江襲之獨攻其外我襲其內寫民亡不出旬日美食至 謂物以外外方所能問也者當具班馬習攻破權将本事等於巫孫進思 心第之不留循揮之不住也其言是黃神明今号當有此乎孤寒了你可 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堂以江南事為無少寸之为乎自 位去天丁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發之是為居傳通作 **真除而散為軍之後也逐受完除遺太常那月奉発拜權為冥王到韓曰王** 備心大通師伐之外有圖於聚心不安又於中國往東其學故変地求降 聖前 等一朝臣皆督到韓獨日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闘者對 研致堂司二東也若侍兵越之衆三江之國 弛弛姚安安朝久而不為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此文公先生所以謂權直漢賊也賦取中原與廣高光之業三不為定諸侯予乃苟且自國 中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廣高光之業三不為定諸侯予乃苟且自國 中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廣高光之業三不為定諸侯予乃苟且自國 中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廣東見義不明亦能歷述父兄之之盖心漢室輔取烈討賊以 續名作以陸疏為大都督拒之〇八月孫惟唐使補臣早辭奉至并疾 衛孤 然久存乎聽王曰人稱臣降而伐之辨天下欲來者 不若且受 盟徐在耻之國有人馬使二三戶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觀其鹽炭以為这團則天限維舊一常可航年總使稍自導大張的首之是王屈已受 有其八字屬各保一州有息相放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以那中國之九二以假中國之後發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 等是就是便等似此中於經照服於總之實也特維能自希其國要經經院我可以仍各有及逆是以者姓奉漢其統納州教又書 P 多五年 地方行 代子祭 就的明白工 東京と上車数十量不可勝数 はまた大き也何難之有不日の如大夫者後人對日聰明将達者八九十 此心有領 正方日為王沙江萬般帶甲自其任間伊藤志存總書無輕雖有然問情聲 我主令干禁語歌語高陵言雖豫於陵屋畫開羽克願聽情於納降服之妻長則形月日 野民之可問羅如所以取之矣 仁智雄多之主也觀王問其狀對日納骨蘭於凡品是其聽也接名然 **秋禁息斯惠而死** 經傳歷史籍來奇異不效書生聖章摘句而已不同受可证不猜對日大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旗也因身於陛下是其其也不回其王賴知學事 行陳是其明也遵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開州五不血为是其智也 冥主孫權遣中大夫趙各入謝魏王丕問答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 周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勢之固不**日吳難號予對日帶甲百萬江漢意** 好連等至男後不廣服州前湖立數十屯自正月熟居相拒至六月不决于富二年鄉職制三年二兵大帝自正城 医五十二苯电及平今縣飲飲好養萬戸後權以年勿辭之。 · 譚陳武子表為中庶人入議詩書出從駒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交 司馬公司可也乃蓋嚴強以為之則不居兵 權立子於為大子時權為歷妙選師灰以諸為董子恪張昭子休前雅 本け戸以をとて、よりをうれて口を一方になるとなるとなると、 用之學也要這桶可不足致用者非學之要也 最常太祖未常留心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載請史策者其不晴合詩才上近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原泰樂變所行集合仁 其有天子以至無人皆務大學妻在脩身為本明明傳派天下學有 斯可謂市王之學也 上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感系殊變所行果合 如臣之

是折写 医人 今至一月にいるとなっているとなりにあり、これのでは、日本 在精制監 は 前以本 之之 所破 巧之必有 に只類給本之一八 無相然是服權聞之調选曰公何不啓諸將邁節展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灰** 物相て **原野郎 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称能力處到重耳各任其事量得後除諸将乃** "夜馬而敗時正已卒死數曰法孝直報"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 初輕主旨不聞漢兵樹爛聖曹七百餘里調群臣曰備不晓在豈有七百 行必不傾危矣 初諸葛亮與尚書や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免每奇正智術及帝 [天皆國家所電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恐怕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正 四分分別果魚區的的衛星式大藝、墨田吾為陸遜所有展堂非天取遜切以為別果魚區的的衛星式大藝、墨田吾為陸遜所有展堂非天取遜切入各持一把茅以次攻接之破四十餘营希夜遭僅得入區帶越奔四班人各持一把茅以次攻接之破四十餘营希夜遭僅得入區帶城中之社之下內較上有月此冠脏關繫以十四與曆的輪條衙人顛之儲或解之註之正在生荷用此冠脏關繫以計一與原為輪條衙人顛之儲或解之註之正在生荷用此冠脏關繫以計一段。 事今至失後七日等破潘書到〇八月將軍首權叛隆關帝既數限授禮 為大都重請將各自於院不相聽從流抵則曰僕雖書生於國家在諸君 之者端之必有巧故也久之恐將進攻德軍諸将並曰攻備當在初令相 · 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中擊之必無利夫班曰備是指廣更事實 直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各中出班曰所以不聽諸軍擊 能讓於知己之王而猶有特於者直也陳藩国過員緣孔明規模在據留不以為非及其所敗刀曰法者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感腳獨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職代美之後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 意巴定有非言節所能止者杜南以在國為孔明遺根節或一年人為於學亦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為乘之重崎樞山谷間到致宣曰漢主與解羽久要澤勢既為吳所禽若不為賴供君臣之外 荆益万成伯葉以荆州為必争之地争而無得後方悔耳 門漢耶烈紅 之野的 東文次地可名萬世法矣。八色主侍子不至觀主不惡速伐之吳王使也有清本法言三家不稱問時,精超以象召募然始於無小城之獨者群臣不得無太后三以皇帝治尉而不能為數集之的未愈治而而為以所有以明襲整有決於特三以皇帝治尉而不能為數集之的未愈治而而為以所有以明襲整有決於特三以皇帝治尉而不能為數集之的未愈治而為以所有以及於明史不見於此之,治此不得,以及於明史不見來事人后后來之來不得輔政及橫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來事人后后來之來不得輔政及橫 育為 沒死不悉石諸軍還落職初不問賈羽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島屬何 阿紫聯的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請耶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震能追不即節尚樂倪出雲入所頭並前觀女一道引去僅而後漢民已作於後 正古人之遇降民不可愛國無路是以紹命且放軍之特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 國別九才諸高元書治國孫標識虚置陸恐見兵勢據除守要汎升江湖皆難**卒** また以文徳而侯其變則平之不難矣爲獨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 同為女命也者中至游也浮橋而添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限也三五女家所以而今三者女命也者中至游也浮橋而添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限也三五女家所以而今 不在緊緊仍不在我家今仁非智勇士本甚怯一里去沙人馬龍因極與諸君共振 第一十 近先對日攻取者先共權運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權無臨率土若級之 那·芝運部也用女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樂無清家臣竊料群 世史類編卷之十六、漢昭烈紀 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旁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問 在江北道總不得邊上其家修理有司請收權妻子而日本有欄權不可 邊府暫仁以步騎数萬向高瀬米桓在然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日勝負在然仍三年亦师提典元年,教黃春銀師攻濡道別將園之腰皆不克引 使聘于帝帝遣使歌之吳澤養通 也不養之拜為鎮南將軍一九月烈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部日鄉人 孤也待之如初號主不謂權自君欲追雖陳朝和縣經對日臣受劉主殊 行之恐清中精致將轉而為冥美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 尽暴况仁等耶乃偃族缺示弱以誘之特江水液應夏侯尚欲乘船将恭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接董船上新日今

海東長於 語文系 一 友之矣 世史題 表見ない味 以悉孔明 可以特別問責性信可以服人文父德還不足效也次為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 で のかいの 其形臣師 型素 エオト 見の一大成階之未見為全 1747 为臣王 九主有艺 明受輕 "珠王縣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知 廣處这不感又董幻字董事祭明損矣者孫者之官為恩,與城而不問知應獲而得中猶棄敬獨而獲者於縣等其我思院忠益也與惟其忠言利益以若凌小極難相遠覆順 州我政事無巨組成决於亮完乃約官職情法制下教以於「日大朱妻東五月太子禪即位将以尊是后曰皇太后封丞相免為武鄉獨係領盡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万來相格告問能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輸之如其不才若可自取充涕沒回 府塔东省命丞相尼輔太子以尚書合李散為副帝謂常曰君才十倍曹 獨卷七十六 臣敢不竭股胜之力效忠員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太子曰。吾死何 所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之之勉之勿以思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建見方之玄徳治命無一語及私置不備菜至之度長松子,観其教母 第丁孫滿前呼吸涿汽留連安婦分看曹優と云花物平生奸偽死乃 成遊答告詳至弘益多美 數意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貨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斯 · 一選未見其比也又曰曹操偽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至其病的致堂曰玄德權度夷職為羅落落與孔明雜若臣師灰之契三代以 縣酒酒日之時起始受降就以武功為示四方有俱禁機本股票兵監以天成路之未且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以天成路之未且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能言之可謂不体於外矣。 珍漢昭烈紀 **美又四首初交州平州班名** 亦元直之十反初辛之動祭 取明自北 務期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四分與於於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完皆自校濟書主 夏至十 多動見塔語初字每言則盡偏夢疑 輕調數有諫止雖資性部職不能悉納 **能服**人 住力下れ 売別一身 で 無事可しれば大していると、丁丁としている。本の時有進納誠非朝送祭用大臣祭神師で頼國之棟探而不使知政悉各個急奏為鮮有進納誠非朝送祭用大臣祭神師で頼國之棟探而不使知政悉各個急奏為鮮有進納就非朝送祭用大臣 為相差的 曾否之是大臣献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擬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人臣無可大臣献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擬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 不及 分之世一發發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校為書流順西世也 が対して 「ちの関ル 編卷之一 **蜀也萬王見之日孤誠願與獨和親然恐屬主切弱國小勢伍為親所** 吳王猶未與親絕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 正論博盖事情無有補益認主不嘉納之〇帝遣尚書郡芝情好於公時 秋八月題以鐘縣為太尉是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秦上流曰。 也盖當是時三分创於並務煩多得大差折利害不知故死以即依此所食少事順至為敵所稅物學得大差折利害不知故死以常情慶茂職職故非外主轉勝願之鄉也生既謝之死又衰之無宣不知其言之忠哉故非外主轉勝願之鄉也生既謝之死又衰之無宣不知其言之忠哉故非外主轉勝願犯相諸昌忠武侯語也可以言為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武 万正學三五寺や人下入与自己をなりったといくとといる。 一方正學三元明以布木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憲以討城為已任而不養之一、一樣達形別的一樣,也對子教育云三分別類科等等有數理株と無純以別等級所指數擬擬複多東方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永也對子教育云三分別類科等案萬里安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永也對子教育云三分別類科等案萬里安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永也對子教育之一等在 然日不亦劳手亮謝之及願至亮垂涕三日 惡欲得忠益之言而虚心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 知其不自縁夫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無順人也觀其為相聽 之政當前子李無所宜。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 任將師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一

記めたる を始れる **取桐花南** 多智少 轉了了時間發遊言盖友選曹郎你彪用情情奏首坐自殺温斥送本都次卒始温 世史類編をたった 松野門方為門事為後獎回提惠經理才多看少華而不價級之所聚有種家之 聖人養事食都志節甲污者皆以為軍吏多楊人時味之夫以顕其論陸越第項與 高光樹之生、皮面月日之 許好 級論人物有月旦 所恐未多行也越不聴於是然 京京 明月為水軍親衛龍舟至廣慶今為吳将軍後盛列冊艦于江西植木衣 と城立数万當項取○殿主不天與軍伐冥留尚書侯射可馬懿報許ら高時期 若天下六平二主分治不亦樂平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配之後 甲展莲典二年光黃武三年為人使殊温来聘後遣鄧芝報之權謂芝曰 可并無天下退可以足而立人王会若委賢於聽處必上望大王之入到 書曰聖人嘉善於馬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重瑕録用 常為疑城假接時江水盛是不臨草葉白經難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 大王未識天命若各後其德臣各盡其思戰争方始耳權大笑回君之故 以納尚書聽好為清議弹射百條聚奏三器東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住有罪自我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石為同郡建點為選部語此影飲我各 De一至三年二共成四年 春三月秋相常年東南征討我問院被呼以正機 少北非後大王之有也写送您經典直際連和○立張氏為皇后妖魔人 園也不御能仍會深風深湯幾至要及乃旋師〇具尚書壁監部徐彩 水太子之内停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屬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豆於 首望 昏懦比呢 首皓孔明 一死而亡矣 之君不言然心遊父沒言委改孔明重民代歌明討賊之義情一付照家人 帝出降管封為安樂公次太始七年憲得六十五按書法失地齊體是原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養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随其能 講禪子公嗣昭列帝太子在位四十年間武帝遣将入戏 人、其我常知 有於言於 及相雅為人家言奉動時間推回顧公不言言必有中五要與之際左右為沒無正文城為下心戰為上在戰為下頭公服其心而已〇六月為及顧雅為頭其以可屬中棒其險處不服以之戰全日破之明日後反大用兵之道攻心為屬時間的叛然軍馬號以及從之紀曰雖共其之歷年今可更惠民規以 郷芸三下時四郡皆平光即其後平而用之或以東元元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城之類類様と十八一人樣沒有以 受漢所服然職私務市奏生致之既得使觀於营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門中與古神所在戰捷由經過入斬雅團五種收圖餘泉以拒亮援素為職處立置地推以此重之〇七月丞相亮封雅園斬之逐千四郡雅 冊\報題亮至 領政第一 七段七年獲日何者不知愿買放敗令策點觀言陳右抵如此即易勝耳荒笑縱使 校正限心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淘湯張騰就數曰盛乎固天所以限的 然有酒失而雅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五使人不然其自 心無適益時訪浊民間及攻職所宣報器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 則無所食一不易也既新傷破父兄死疫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 易也又馬累有廢殺之罪自經察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 西午四年。是黄明五年魏殺其歌法鮑數初不為太了因郭夫人第有 比也乃引還 八月總主不以升師白麗夜滿大運海州今田之西水名在熊縣一九月紀年不以升師白麗夜滿大運海即有無縣教為縣郡後周改十月所以後中原清漢縣者皆以此成為之北矣。 便不留在不運糧而網紀祖定團團初安故耳自是終亮之世馬不後及 佐何以警其縣而獨其後平成七般上衛非府示威於一五種也而其百氏三便雅圖孟獲以於益州境內為此不執名稍加寬有則用兵之可,一為中之師此孔明受道精政第一本也益昭烈初前主幼國義 屬陸師江朝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主谷之人殿兵固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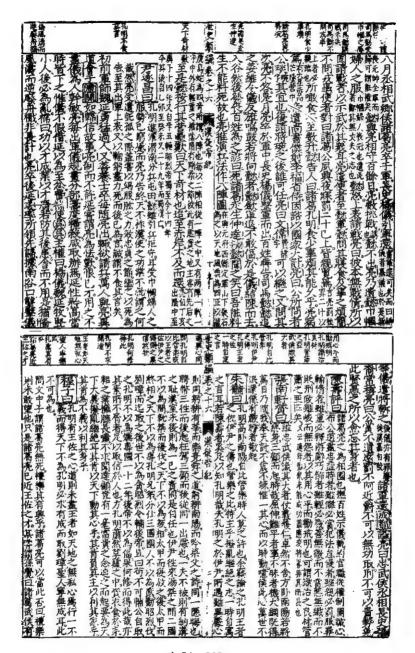
均利安野 **从**四穴 又指下华 不具砌不及耳次政之始陳群首上流曰臣下雷同副門不職如是非相用風采若數日獨見侍中即歸語盡日呼出或問何如回翻皇國武之食 屬卷七一八八次漢後帝紀 供及是疾為立為太子逐府太子 殿即位 命殿射其子,配泣日陛下已發其明臣不亦後殺其子不釋亏失為之側觸而故未建為嗣歌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不與歐旗見子母鹿院射其母書不明時詳紀主題初郭后無子觀至不使母養草原主數包母被禁師 並奏助父信有功於太祖宋免動罪不不許至殺之〇五月間主公平战以下付衙口當令十單同穴軍樂師及三官以下請八皆發軍等數等 助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念其直聽欲後之三 常好二千 序海討磯徽率其兄弟六 人出降的音動之 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符代學徽省墨文証太守祭兵和之 庆州 刺史吕思召的慈文胜太守于敬於之時交配太守子教公郎王權以其子敬領 編以為大中太夫不受至是華歌為太尉讓位於皇不許被為光禄大夫 初總太子都在東宫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替思書籍即位之後群下想 教育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祭道室後不至 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盛之有 陳壽曰文帝下華成章兩問聽識若加順大之度獨公平之誠邁志存 新東坡日已終身不在既不得而後于以前實於文若詞或文奉報 無報便日管切安懷寶趣世就問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等衛子第而 不通日 英速能通过等於信日益發挥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吕氏之不 八黄武六年1一年十二 月度大管官。医問點館開題以 官數議罰金不怒权三官 をから **呼外者等於城民飛蛇足展将宴直且先成象觀編脩城池條悉龍尋以勤耕農班感者專邱遠者署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是到朝愈崇華之後足序内官經繁,故能應委表大綿總過,雅差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勾奴未戚不治躬宅明** 電果屬忠純馬以為宫中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禅楠缺而有所具属而不可致異或同而変王太以侍中侍郎郭攸之曹孺董充築此皆良其國所所與悉以奉司否惠太以侍中侍郎郭攸之曹孺董充築此皆良所為一位,以秦忠議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將禁及官所中心勝到城否不宜 以顧言其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言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口だれ 元學運 漢本之学 西田田田 智戒為為事則民充兵疆而冠戎質服先〇三月丞相克率諸軍出地潘 故能容養天大鄉龍色監查去病中小之將循以匈奴未成不治第宅明 管宫室上疏諒曰昔大禹欲松天下之忠必即官恰於行踐欲廣樂見必 為美雄於人有其国可于我時可徒王部如劉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敬方初此亦足以知能師以時可徒王部如劉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敬方 平而中道前殖今天下三分器門族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下以圖中原使長史張喬先軍蔣琬統亞府事臨發上 玩曰光帝創業未 獨察見水在古越地一亦約其身以及家後其家以及國軍文欲被祖業 城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新失 也侍中尚書長宋然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字子 權恐付託不效不現以傷无帝之明故五月渡滅海水在蜀出苑牛繳外 候先常不以臣甲都便自在至三顧臣於草屬之中許臣以當世之事由 此後達所以傾顏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當不嘆息痛恨於檀實 行陳和睦優为得所親賢臣逐小人此先漢所以與陰也親小人表質日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前寄以大事受命以來風夜夢 是感激逐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值歷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月海產言其數也 深入不毛指南中諸郡言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深入不毛不生草木之地 能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商赐有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質益将軍何龍性行政均騰畅軍事思以為营中之事悉以各之义能使

照作可以所以法也 不果行風於後之思矣故書不果行生奉之私 O题以同解其所包述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令姚禄並薦剛索可謂博雅夫〇魏遠後內 事一数紀光之一六 文エー 孔明二 命相容者 第二年 所山道泉前 大陳本教院令明南始郷公演昭烈的朋教成後休無開 要以西可達如此則一舉一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說計不用乃身率大軍攻 孔明季初 かが 一川 學而点 ·語為完好廣州太守姚伯為楊加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光至大於其正大氣東領之齊察順有生意發聲充滿於天地之間與 其正大氣東領之齊察順有生意發聲充滿於天地之間與 今天皇日所進取今馬少率大軍北駐漢中将以規恢 關洛克後曹物 此期目亦豈私於礼明歲 打想以夏侯林清鎮長安至是不相亮特代有事情不之敗沒命者無謀丹而書丞相亮者惟雜主耕也既信之葬自府中六年,異武和二年丞相有代觀戰于街亭敗續詔股亮石將軍行丞無數都督刑豫州諸臣事 日,可到是安林開建查至必乗城逃走而公後對公棄城縣所來亦足以快防漢出循索強而東軍牛而北縣關於乾淨許好此午衛行不過十 沙索不知所言 遂行 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聖言則做之樣允之任也陛下亦宜自謀以 製具群下謀之親延口夏民林住而無許今假延精女五千直從家上蘇 落清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清諸臣不勝受思感激令當遠離臨表 等加主之規得不產們而入地亞 心矣後劉神凡肅孔明率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使曹操而聞私明心矣後劉神凡肅孔明率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使曹操而因許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頭若亮者有文王之小,以至之祖子不能有不是有明之語曰謹 相表義非素漢以來事君為依者所能至少 想東坡旦 軍北分中原軍後漢室軍丁情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經練名實之意自見 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战言乎與伊訓說命 人連在有私 一致死之本離散先進無所據乃核西縣千餘家遠遠远初先以課才術過人然加事調料至遠常節度過數舉情煩複含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部絕其沒道藝破之士 馬原達 曾在主商西柜亮亮以泰軍馬該督諸軍江西、宋部敢于海區種族落課或人之相主即巨亮阻山為國令者自來正会美事致人之、在發亮必失乃遣張部籍成出的批評 西羅出術 商家今看四川 軍皆叛應為關卻 躯囊朝臣未知計所出就 1. 現代 北明野工 ・ 報刊 ・ 現代 ・ 利 刺腸松玉 先間 總主直書 記 如 即 水 道正 近 可 為 明 新納% 多、致此利引咎青躬布所失於境内屬在講式以為後圖充事的練民忘前門馬馬思感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完賊可犯功可臨外而待也於是考徵 以為後董 馬馬司馬鹿財列路然語是日馬沙言悉之夢不可大用若其祭之亮猶謂不飲 此則人一亮之上都山也天水來軍英維語完除完美其膽智使與軍事〇萬主使 七只奏編末之一六 一時報心 之流涕撫其通孤息若平兰新鄉謂亮日首燈縣得臣地城守而文公喜 其敗矣 有联三等記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免更發矢者亮日病不在女少今 温亮節度指數學情煩擾含水上山不下據城張節絕其沒道擊破之士 一 於 致 也 到 引 於 青 躬 布 所 失 於 境 內 唇 至 講 武 以 為 後 圖 我 事 簡 練 民 忘 欲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将來不然雖五多何益有今已後諸有 今天下未定而教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海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 以認為常重無引見談論官章歷存至天乃收設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 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其交方始若得废法何用討城耶又上玩請 明節制之師何以係俸為此可為明道正訊者官之非急於近功小利而昌漢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歌而誠態失魏延行除以係俸者也孔而昌漢孔明故延不敢委也是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礼明對使天的致皇一天行龍道水勝而已魏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讀 文三年前前課超世之見失而失於衛班聽統形明罷使郡材各處其文三先主孔明語識指上下一時遇会真君臣也先主歐因米總以知 賞罰馬護雖死而無然比則人之所難也 用而失不与該故如人之難竟所行死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 人所能解也 灰漢代帝紀 人該務州都督事一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水騎十萬以順

《明天九·野北病臨遊珠曹不務帝凡事如果能可逆見臣翰代·孟力死而後已至 既行時更命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明新引走已走来的最夜進道水至亮禮畫到去将軍王鄉追之亮壁斯雙色得更為無事到經去,是得無也得陳愈平部知亮深入無發品指計回比臣到一個東京都在與王觀召發的千方城內納於總稱原黎東親王顧問部回經十二月亮到在出戲團團陳忽聯賴公遊供照解說時以意願也已有儘 淡中指的 七次新編巻之一六 華木獨 THE PARTY 管頭多子於是東宫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称作賓客目白英才車越到語為俗 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〇建衛尉陳震使為及吳主權盟初權使以並尊 巨元逐将才而疏子嘿沒精而很权發沒帶而沒者敬排深而照俗等惠 图次 共北征及侯俊首此指之失計五零事将成也其容易更造照明初 也苦先帝兵敦於然曹操指三謂天下已定美然先帝東連馬數西取巴部臣不如良平而然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鮮也夫難華者事 日先帝深慮以漢於下南立王 不偏安故此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書 的為陸遜所敗而後完開休敗欲出在整張聲至多以為疑死上言於於 臣之才固當知臣代財才弱敵強然不太成王常亦亡惟坐而待亡執與 精誠時機則的讓於辨宏達川湖丹完學竟微別記詞年御与"私較之 聖為武列皇帝兄策為民沙桓王立于發為皇太子以諸萬格等翰佐太臣國七年景黃齡元年四月島王孫權與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賣文 伐之是故託臣而此疑也今取遗滅於西又務於東兵法東方此進繼之 特也高帝明並日月孫臣派深然迷陰被利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情分陰之志皆孟無為平中土雖能尚節係然都下已有養觀之樂孫在政堂三丁孔子節而在下未等不動況下此當何如哉故陶士衛有不致堂三勤者聖人之處行而君子之賢行也好馬文王周公達而在广政利絕非臣之明所能遊觀也 伸送中与水麻充怠惟先主武侯動元新親以至決世此其選維前極為之一以一與沒後皆紀 是な変れた 不下等而留步随書水見答語院上死曰八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 所野國家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暖街吏者百姓之所照命而 公來當事 **殿等官〇七月翻灣清馬繁等城廣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〇連群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觀至觀菩其言仍免輕** 居勢位容之為三孫行司徒事重昭上號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樣忠之 尚書諸葛龍中書郎鄧勝等結為當炭更相題表以及侯文等与四次 唐成八年 異大和四年二月號至郎吏課試法尚書諸高記等有罪免 用者之所甲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為本事以交将為禁國士不以孝常清修為首乃以趨勢府利為先合軍 士疾虚偽之人以正致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獨見軍今年少不復以學雨 申為八達中書監劃放子照中書令孫衛子不更部尚書德珠子を少く

Pathodyn.

有差異的 世史職 石を元 味料以は 横州之事 一下本不 生子一年 共產不元年九月 以劉明為大鴻臚侍中劉明為朝王朝所被之事也曹恭恭成故 南姨兄所哪篇前高長史南家使相聞欲以自託權回承明話不為此也 传通近可後還也完又與新班軍九書司子起神 前為吾說正方字三 為中郎将於軍事出教物之日吾與君父子数力以獎王室問至人 以訴賊先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遠錯免官削爵土徙降隨郡後以平子豐 於國城於山抵管不肯擊貨部魏平白公長獨如虎奈夫下笑何數病之長分皆将軍張部等以與之緣飲軍依險共不得交亮引爱的攝其後至風然鄉類活輸,終其將張部初克伐號區和出的財經遭則馬擊店的與納其表示潛而免務官〇五月亮波聽司馬數干廠城平由晚晚襲擊布 至多九年課太和五年 然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聽過一意君與公政務就推心從事否可 中軍議不可有罪察從府運初丞相先之攻和山也命李殿以中都護事 府事督運更名平曾云來南恐懂不繼道恭運諭首呼亮來還亮既退軍 之師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割有晋作而題越書編卷之二六 英漢後帝 紀 飛矢而卒 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熱 一多一動歌的七月以其徒有畏獨如虎之機處之将各果有大過 乃更言軍糧餘足何為而退欲殺都運以解不辯之責又表言軍偽退 割之業也 何去非日於我看如虎之禮婦人巾帽之原安受馬而不愧然為情然 我而陳書乃以将各非完所長更之則其妄辞敬語不攻自被矣 将任國朝臣皆陳唯入替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司馬懿用兵如神等無遺軍木易敵也然去與丞相亮交鋒 克之行軍利在这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乘其弊故 一月三武医教皇主權遭 大型 電影を は、市安から 単独 大工 では、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表して、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表して、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おいます。」 「大変を表す。」 「大変を表す。」 「大変を表す。」 「大変を表す。」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表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りまりまりまりまりまする。 「大変をまりま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する。 「なりまりまり **秋總河里不精思也暨謝之或節敬曰唯不盡忠善尚上意而合之陛下試云意而**可制而後奉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持徒大魚而也乎子誠直臣然不可 七三類編巻を一二八人次後でも一日本相死率大衆十萬由門名代記遣便的道典 10 田酒流 不 他所始出軍至即山以木牛運發出料谷以充馬運其木牛演馬法毕見 治那關地官各性來之所自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源集管軍息立世數 治那關地官各性來之所自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源集管軍息立世數 在馬站出軍工作之相見,數是講武作木牛流馬運水集耕谷口 在海站出軍工作工程,等不相見,數是講武作木牛流馬運水集耕谷口 地區,如此就信美世獨任才智不敦誠殘內失君心外國於 宣传 聖禮陳佐衛敬曰卿書生為知兵事縣白劉雕先帝謀臣盡亦云歌 之外得其情從此疏馬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問以所問及者是睡堂監聖者各也在問皆同時之情必無所逃天歌 箭召府之召聽問此終不言樂出旨盛曰夫釣者中大角則縱而防之河 人境火駐而親師不敢攻雅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各時兩孔明的致堂三階以安共下爾孔明此寒盖不復為退計气親統大軍入他再致堂三司馬懿之言論也實畏礼明屯五文原又悼於治黎故為此 若果曰無事何為受巾帽之唇而不敢出兵逆戦也然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飲實良孔明屯五支原故為繭語以安其下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飲實良孔明屯五支原故為繭語以安其下大格遂曰,政不可取進不可樂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攘不可勝



初長水校尉職で政展立自調する京為諸局元之副書以職位将散快力是出 楠而不可以有加張及近太之村名諸為死近伊尹之出處然民佐神而不可以有加張及近太公之村名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民佐東東霸屬春之二六 東東後帝都 之礼明武 えい 吾於為在社美本中間之亦發病死平常量先後以已得付補後最後人快不雅思誘無已原於立為民徒之以山冷城都楊四及亮不立新泣曰 婦正得阿聽歐女打技其正大之氣經輸之應國已得於天資然竊意之聽日不作礼則存故其正大之氣經論之應因不作礼則於此即較送職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樂書本傳給寫悉所南高士黃謠承曰家有 私也水盤無私情以免誘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於恕之德法行 歐門魯西上調祖樂必百年可 宋子回或論孔明氧以為天民之未料者,此論甚當〇孔明釋婦正 利一旦則不可若以天下之九餘天下之敗殺戮雖多亦阿等盖誅天軍區俱采一國不知教了多少人邪其謂之曰行一不義被一不事以 於不可不用刑加子自犯之罪對之而非私訴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 利者取法鐵至明而觀者心怒水傷之所以能弱物而無怨者以其無可者使人致意想注至叛致死其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以為強諸為死 (一致谷水可與過道而不可與近散附王氏陳務實武可與近職隊竟自西漢人才可與通道東漢人才可與五三國人才可與權松板孫通人物汗下故兩生都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手許之 奶出 多精 其智愿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陰重者則暴欲養心之助 下之城則有所不得領所、三國之典就為正日獨志在與後漢室則 公丞相長史務 斑為尚 典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附定 陳氏日 世間介護 宋 東 東 東 東 光出 問之言循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屈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被是以 聖聖里之苦傷文帝欲殺犯罪者張得之日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 不至矣府淵回東野子之御馬力盡天而水進不已始将取天說不今事衛民回水所以戴無亦所以養州水南外的職所行以敢無亦所以養州水南外的職所行口扶持者所也成人者 でか十三年異庸 未四年正月銀次大将軍司馬武為大祭○日本所服或問持疾持中常之イチ 廷尉廷尉天下之至不可順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備不 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懂一臣盖為百姓也殿為之 至少邊境有事子選明帝欲起德陽前縣鐘離意諫而止後便作之謂群 宮室未成分不得居将有他姓制禦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 同姓諸侯置面至之以為置火荷斯之下而張其二个沒城未於猛将推 少省殿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多五津中書侍郎王恭上既曰古人以北 甚也不可不察の親教教師男石員圖林東書氏也次先而部順天下以及 可以失平而天干之身及可以感得乎斯重於為巴而輕於為君不思之 百後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夫取性嚴急督修官至有稽限者親召 役劳苦男女雕曠原陛下深然東野之散留意舟水之都漢文之時唯有 宮陳群諫曰昔馬承唐 十四年題請權四年十月有星本手大及又至半東方面 右既無風客又無其色神中學正有如平日由是表 處之盛槽甲百里而惡衣服况今夜就之後

行則被言安美當則無此於被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馬說回收寒其 之草少而零落松柏之茂隆東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關黨也天能風以為名欲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遠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然朝華 人謹原名其九子日默日沈名其子日運日深為書戒之日吾以四者為我記公鄉學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敖以受州利史王和驗應選種為論終日未當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緒直談其君之非而楷楊芸惡可辨直士未為思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該 或野口當是而來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被言當美若已無可毀之為表之十六 異樣後帶息 伊護以為得銷以為疆鮮不遂矣夫數學者安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 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去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歌意乃解の動司な **冰群卒群前後教上封事郎削其堂雖子郑莫知也或譏其拱默及正始** 一陛下要方萬縣而民事刑禁日她原其所由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遵坐得福行前於舊願之人而不依部令故薦昭奏其那 杜恕上疏 部撰名臣奏議帳士乃見群陳書皆 不宜有忽以重天怒翻王殿不伦侍中盧龍州之進目臣間君明則臣 十五年,其暴永六年國汉南海高司徒初衛為尚書令尚書即蘇昭 目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官臨也者臣不稱職請就歐退敵輕而選 通答曰天仁者宗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或云楊至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皆不 管平至尚書明屬範問日陛下欲何之日欲案行文書 一十里網人在長安重不可致大 高之東無方伊日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畢試辞 明母所非笑像或有求於蘇而植尚見非陛下無求於冀而空散之寒 武信神像之道語當得雲表之露以餐主有放之像堂以承高軍陛下通 那官者課法七十二條部下百官藏 一林日老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日 初之際大水其成異類之無首長無樂此大異也宜防魔傷之臣於 也若使容身保位者無放退之事而盡節在公者抱見疑之熱公養不修 進退故真偽混雜屋實相蒙勵納其言記散屬常侍劉邵作考聽法部 あき之十六 大後有名非所富兴也但當有以給 至 飘深疾洋華之士 部吏部尚書屋衛情日 親惟德是輔民就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然實則數録校能由此觀之天 而私議成俗雖中尼為認相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藏夷不行 公府為親民長更轉以功次補都守者或就增務聯節此最老課之急 隊該帝王之盛制也然展六代而考讀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 內可選請王俊典共恭時辦立他故如鎮撫皇事者完帝室夫皇天無 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惠任則度魔不道稷契之佐殷屬 正朔便魏祖屋所謂意過其通者歌 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國主風手的慰劳未勢而卒。 陳書日陰學業修明志存匿君因變陳飛 司馬温公司之於與春、別次僧競進而善悪灌殺考之於功状則可能因馬温公司為治之妻。果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 生而真偽相胃要之一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 震所立裁制也○翻光禄敖高堂隆卒隆疾為口·古上城! 野日名不足以致重 **大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墓** 京於歌誠忠美哉及至必改個子記念·芬·教而卒 ~ 選舉勿取有名群如畫地

十成人言不人或問之 報日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令稱有 不能守備定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構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園走種重人相食將請降懿檄告淵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 四歲王依封戰子放称聯步衛衛蛇於文景。在成此高帝朝始之收好不到順叛王康王太平之世襲衛太何於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校野於成康紀太師縣中赴選舉將濟遣之曹曰懷祖退亡屠為上將傾同支接渡父 恐有古世子之風尤曰此皆然天所有耳吾欲知其機思智調何如也正不中門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即卻正正曰奉親康恭樂動仁 公而食文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飛月是以不計死傷奧種競也今以不息故能一旬之年接數主達今遠來而更安級愚騙或馬數回還養 使将中國院語将欲擊之數不應可馬陳廷曰昔攻上庸人部並地重機有所割棄此非網所及必先拒接還後中妻子也八月就軍至縣國人軍其次也坐中選出此成為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被我 青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 而胃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練非可行九州攸同四陳既宅就後曹異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塩之也東其實成也遠故縣こ給水九本鎮州弗成然後治其罪為之治 我来賊餓我鲍促之亦何所為天兵者能道者因事變新月淵不多 原東中〇立貴人張氏為皇后京解越京立干珠為皇太子大司 展而不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趙其末故也 四公孫淵將何計以待意對四章城豫走上計也來應麼跡拒元年,殿禄勒元转春止月翻還大尉司馬於整四處尉歐鄉主 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主 應代於無夫谁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及奉指何能悉中講館獨已有以及希腊·《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指悉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欄後以韶貴《三萬時史·講試以來爵位取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恩甲書即已置伏詠欄因建年正是教養等場力情識以傷訪問如情士探策聯聯嗣為《印附随謝射則》 有過不管不讀該而不得於該不止今孤目省無祖公之德而諸君該節行本堂計事統是非關代郭有諸君宣得從容而已裁稱桓有華信子未管不數衙不事然為不自見故諸君有嫌難耳斯諸語皆過進忠不匿情智無道 「READ TO THE T 那人不又我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少之碗回去質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情 而發此之有無為可豫知也免日今天下未定 心欲及吾言則國善之非是以默默其替養楊敏常典朔日作事情情心宛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暫善是刑則非其本 為大司馬東曹禄楊戲茶僧多斑與言論數時不應或謂斑曰歌慢公车總主労嗣位加曹操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蘇尚書屬心夏以蔣蘇

大可以 同性シ明正省を建 以面 古士 無不充 新艾毛由 阿勒封 深方六年·共亦為六年十一月帝少務佛為大将軍錄的書書,○魏宗室「編本ン」六 東渡淮帝 恕 橋與對戲了無倦色、飯口何聊製試君耳若信可人必能辨賊也與兵距標別來共園棋時別檄交至人無樣醋處甲嚴駕緩雞軸驅的新孝也記至平遺證軍劉敏據團報仙閨月帝遺野儒教之將行光禄大夫來敏詣中子七年號紅號在特春正月風沙隆 懸為丞相○三月観曹惠設厦中 優以直扶之者表也此言雖小可以學大阿欲以此論感悟曹英東不能 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時有千里華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是問心上曾曰古之王者必建后女以甲書等の本上記 之應照和易能因事導人於養人皆化服手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〇管軍卒於魏僧解得既有以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雖然若不可及即層灣是華東南有事。大與軍家洗冊而下透于江進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過半功費巨度陳然を因為も田積整許都で 此則十萬之象五年食也以此來此風無不克果太傳動善之是成始開進計除寒點成定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相上一分休什分散料則一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集以增稅灌通度 雖由與相維制非所以禮於前枝備萬一之原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從屯 活布從之 東京通回流不審鄉孟朝管寧亦天下之善士也壽卒于親而不書親無不應獎。 調欲廣田 面裁於務機之間動い人以為甘太祖神養中 一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集以增於灌順度之間上一良田可今随此屯二萬人種南屯三萬人 を こととの 大きて ストミズミ 歌きで笑い頭あなどをいいまき 真硬 でした はないさく 思ジ恵なえ 光緒 稲部 歌暗 のこれが 相応 時有言 公情 放者 心寒に はないさく 物非明世所 宜有 也必不得し 六 可権 而行之 今有何意 而敷碗非常 就可能 一次 は 実に 並ん 年入 日 赦 大司 養 本光 於泉 中 重 豊 係 日 放者 偏 枯 離 は 一次 は 実に 並ん 年入 日 赦 大司 養 本光 於泉 中 重 豊 係 日 放者 偏 枯 作改 前可表為尚書令首名東心公元獻可替不帝主權之官官首始便解任整帝 公原 陳禄州、正子所でもで意義なす。で曹昌でととも、漢子乃數曰人才相逐如此篇とれ地無於關及之代補。始欲敬之旬日之中已多称滯乃數曰人才相逐如此 世祖用之欲少出姚期進蘇即時表東方類川益起恐怕請身往臨賊聞言即 不断知·明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逐運東獄崇節像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華路勝曾 帝數出遊觀增度擊無太子家令轉用諫曰世祖初入同此為異數之曰 府國力年與正數七年九月赦大司農 高光於泉中黃麗佛日赦者偏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城樂官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乙五人年·縣莊勒六年民丞相陸堪玄英子抗為建武校新代領主聚○明吾所及也乃應事終日而循有不暇燕 以病回議州職於補時國縣煩擾構識暗過人為尚書全省論文事奉目 東打軍處時級大陸級員〇本之歌橋無照別更更重充守尚書公所完國已先捷若進不養歌退見追經春軍必来將何以任此竟或慢言於聽 非無務欲小出不敢主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臣 发意然亦不忘常以朝脯應載其間接納有客飲食俸於蓋人之歡而事 「月皇太后具氏期〇十一月大司馬務晚尚書令董允皆至以尚書马 一門抑制責的不敢為非此皆者之所難也諸葛公院 超漢之未亡的致空一刻個得象督扶挠僅能中國不年用一黄時處至罪完以嚴見 官允是賴雷律有些德夫。

写作本初 不舒服 人馬以軍 在商代權已大禹以軍官為策公軍事未已所在賦飲若更通伐恐妨農民王權部從歐國官村死任健議官者司奏故官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了哪十年與征驗八年二月固作太初宮豬農館阿議他姻武昌村是思帝以委維為衛將軍與數橋並録尚書事。 以太后令召桓鼓範欲應命其子曰車為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數謂將 干該即回於四方共自輔率起未失懿遠以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濟回智奏往失濟回醫馬縣極且附為即聽可必不能用也範勸真以天 節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者一不語放也若劉勇升父子處放放 專司馬魯之間變欲出於難呼來軍辛敵欲與俱敞謀於其姚惠英曰天庫奏事與何晏劉剛丁證等陰謀及逆於是权與等皆下徹夷三樣〇 新武昌村を自可用也〇號大将軍東府何是郭赐丁諡之訴遭太后於 一在外大傳閉城門人云将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平為英曰以吾度之 一件禁曹與其然則事就手口得無若就與才非太傳偶也然則可以無 有無度是月魏王方謂而平陵東追第義等皆從數與子師昭謀誅之 一二年具赤為十二年正月號司馬懿授曹奏及何要等東其族或 問題為京為政軍旅數與而被不安下不亦卓平。 一種朝政多科親當慶改制度太傳懿不能祭典英有院稱疾不 東京本で配職在座調整日充白調等為市語不及易中調義何也略日大善多者不世史観編をされた。 東京本で配職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載を記述された。 東京本で記述された。 迎福之東 名言可复能及當為名士品目。日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好後是 事業以已盡守此欲誰為我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 作者不以 東東·大生之常譚與於 · 格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讀者見不讀略對聞之賣其言 1月月一十五三年間工語未見其人盖以官児也要用年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 育的中福之道願君侯聚多益東非禮不養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殿同此 東京教授請之曰,人生世間如輕處種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城 唐於后如復何容易於逐行及運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鄉前語祐曰此 白星流遊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荷藝及王弼之後就為清談祖於虚無謂六經 何以知何鄧之敗略日鄧之行步筋不東骨麻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太切略日處死人語何所畏耶身歷以為往及憂等敢其聲謂略日實前 自誓居常依艱難訴其家上書絕婚強運以歸後將嫁之令女又斷其事好屬所及也裹從第文权妻賈僕令如早家無十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 部於姊親不獲於義の先是奏辟王沈羊枯於勸枯應命。枯日奏音 爲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 間而暫少聽使七子字養為曹氏後〇何要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不供 見出一者皆非遐福之家也要素以親自喜於白不去手,行步不動 足此為鬼號何之視候則現不守宅血不華色精聚煙浮容若稿木此 不文附連夢青蠅數十來生事上何也幣曰元凱輔雞問公佐問智以和言別也要笑而赞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 心曹氏前盛時的欲保然况今已亡何及養之此禽獸之行吾量為乎。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可馬子元嗣等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無太享有多福今君侯位事勞重而懷德者鮮畏成者我始非小心求 職也從聚而已敞逐出事定之後嘆日吾不

行像公志高 陳公祥尚時皆聲為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答應相 作公不改選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經知崔季连撰 明用事首清玄之士 **國公有業一常日** 深能 数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 軍馬本人情不從會愚病至主是機池司馬縣殺王凌及楚王曹彪發展, 聽王制於強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附圖後于廣源曰九舉大學末十四年親張汗三转國王凌與其甥令孤恩續吳並典重兵陰謀以 禄大夫徐戦卒盧鉄四徐公志高行常才博泉益其施之也高而不得聖朝以大傳教為丞相加九鍋繁固節不受贈級州の開祖知施兵愛見光雙或将不可不與也 **運有名稱訴其父曰大人訴馬為不繼令竟如何孙謂其妻曰。公冶於其黎悉夷三族先是愚父令孤郎寶惠不脩德而志願大必戒我宗及愚任** 而不介情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飲當或市時人以為通自為原州刺史 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川之則為遵為縣而得以今然不善用之則為京務為郭璞而適以自年壽建意富員而不就當道之龍此以易獲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虧此以易教人者同也提日得百錢閉肆下蘇而不定交人之路勢自知何動也有日依懷者類輕求者亡有曰護則衰多益來批則非崔不憂何動也有日依懷者類輕求者亡有曰護則衰多益來批則非崔不憂一一南灣曰漢之從邊親之管勢遭可以,併士且之耶孔子謂學易可以 子冤犯臣輪懼太子不堪立夢雖立思子之宫無及美不聽遂勝據死 有句改之 老道 南江遊天 召仏失言 頗稱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幻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已位 将軍録尚書事() 戒政易其行若養忘先帝法教臣下享負大工员兼自先帝在慢逐行(O 陸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際以慶主為也大王項至問過以來多遠語數不拘制度檀藤諸將私恭左右小大繁 有不肯從格道之 殷目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雠有善不得不樂觀為諸問格不欲諸王處潛兵馬, 男徒奔王在於陽重鄉邪王休於所聞 而後行夫十旦再斯可多今君今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公無以答時威爾 城有悪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外盖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 馬師曰今因民內侵使文舒通匠废布恭回武昌少五民之上流然後備十月風諸葛恪脩東與使熙進麟孫陳興版於過東〇國諸葛誕言於司 詔以問尚書傳破城日長為勉八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棒地居除奪其即 京剛很自用將行戒で日世方多難子安事於十思格日昔季文十三思 稱至攻其两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和及胡遵母丘偷各献征息之策 十一月風心路看格門元為太子太傅總統國

之ぞ 歌其是 被打 何词 白貞女 政策之子逐 也諸將何罪無有之惟削其第犯爵而已後羅州刺史陳森求救肝刑討 謀不來四也賊退共守個作易立五也 制不從與至不過萬人日丞相獨不能定中美次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夏四月姜維伐劉園狀道隔狀語維育其才武無效與軍大暴實帶實數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韶视等三道學民格與戰於國討聚遠决七也凡此七名軍事之意務也不進膝則敗擅 八皆愧似 造過数 二心者也循之所為不過後利於魏是特牙衛之下者耳以盗首之夫 為目断日七首以為或此正豫于所謂既已去發為臣而又求我之是為目断日郭循首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後扶 其第昭之爵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将守必不然美盡師兄弟連執魏 國行大而名揚兵推而戰勝雖石敗可也况於再乎 辦馬棉不從故及 鷹門新興以或後舊交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州川之高是以 而隱其奏則上下嫌心賢思解懷夫君人者有統斯理以御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後若推過歸谷執其功 司馬師之于魏莽操之流更也東閉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 號而有天下史氏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 漢後帝 紀 過解其 長葉大さ 阿 如葛緝勁 部科艾 一回諸孫 朴安使さ ※ また十六 ■ 無後者 & 一〇 大初好志大共童能会屋壁市 親大将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将軍録尚書帯中常侍郎建国宣宗溝局重以挫其氣迅亞夫之長策也職弊殿工裝大策能養玩直宣宗溝局重以挫其氣迅亞夫之長策也職弊殿工裝大策此審師 茂獨外要名利的無關議員同應無聽以與比與多言而好前多言多量置不何平叔陰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愛邦家之人也動古 推孫唆為大尉滕徹為司徒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咳嚇於是念無恤上下以立根基乃勢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公風群臣共 度其主功盖一國何以能久野艾小言於師曰孫權已後大臣未附恪不夫果與〇初魏光禄大夫張維回恪其不免子司馬師曰何謂也維回威 玄光禄大夫張緝城后送藤其后張氏初夏侯玄及何晏野職俱有盛即成十七年候主曹遣正元統二月司馬師教中書令李豊及太常夏 重之父瑾常以為成已非保家之子也陸孫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公養 怒搏就與主亮理酒伏兵殺之以者職果,該切恪少有盛名權深最多持衛民民軍等人以為職事,以後以為軍人民軍多所軍者持段民民政治 馬筋舞則甚正也故事官事起兵計師皆予之也。節問計於即表表回一人家十八年縣正正二年上月聽楊州都督母任儉則史文家起兵討司公彭長孫立之詩也司馬氏之終成法。 假又以豊不善謂同志曰豊無偽而多穀粉小智而味於權利若任機事 死前無親以吾親此三人皆将敗家遠之循恐禍及况呢之中本如其言 他好誤而不達事情飲勇而無罪令天軍出其不意江淮之本勢而不能 赤國人側目 一同九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凌其上意及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 **耐治威嚴多所罪情採收因民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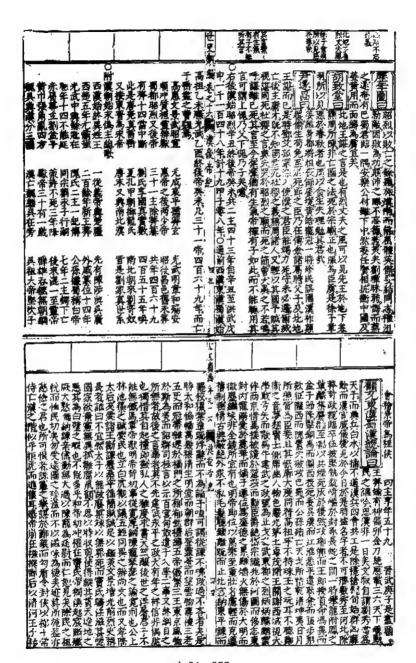
100

益徳貴 長 横 機 横 第 所 ツ 事 難 打 係 五 漢 美 為她美 男雅鄉院征函院 七只數編本二一六 力拒維恭潜行夜至恢复恢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敬兵卒至惠攻不克乃乃拒維恭潜行夜至恢复,除東南去。惟大寒寒園歌道觀沙難沙陳赤奔與其面今結為於足未成,為重地為此先成者歌酒一人姓先城別酒旦费利者為含人是清人。 清重地為此先成者歌酒一人姓先城別酒旦费你道城發翼謂維曰可少止美建或數此大功為蛇畫定戲劇為團與保險植城發翼謂維曰可少止美建或數此大功為蛇畫定戲劇為團與樂縣為也可不慎哉〇八月奏雜伐戲戲刺史王經獎數於幾西天敗迄業難為也可不慎哉〇八月奏雜伐戲戲刺史王經獎數於幾西天敗迄 被上下相習我將易共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彼以一事攻我 其力竭不能更出安西将軍野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一也 編本三二 六 ■ 茂夜市 忠 一大野祖自秋道漫歌西秋瀬人之変元亦為写儀也尚有三赤為上〇七月夢祖自秋道漫歌西秋瀬人之の子十九年異大年元年正月火姜維為大将軍〇四月瀬司馬昭始服 富田町 近大將軍昭日陳征西·陳赤陀勇能斷救將隋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 職避敗猶崇屬於養維亦有取為但惜其才智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失於沒国心在於前廣與後漢業非有實態之私也首春秋有乾時之漢城不两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雜回年動教師出無成然其 大 東京文以少 大きまれ 日海が少康首頼王祥邦國不空別獨之 七户 項穩運動的分鴻濟各騎為民張民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孤之常也故國文養民以少取多可踐恤聚以新整疆此其術也或目蒙者之處大無當者常多條無小有家者常思善多條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 きが関作作國論以調之日或附往古能以前騰雅者其術何如日考園 施商学教養人出關谷領級又進兵穩之以拒制是時組數出年國人教 公司馬昭泰國主皇女之民達人教誕の九月姜維問題が關中兵以赴 終整項氏豆必由文王之事子白面圖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理想達到於分鴻溝谷解包民張民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稱 而獨小不召則友處而獨大不如召之部以証為司空不就後必至民報 里中之後民疾暴及天下土前於是表禮並爭虎教很分疾搏者種多禮 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選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聚故為或之師不 一戰而克敵重正劳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職征不幸遇难雖有智者 接機固有難運當此之時雖還祖安能仗剣鞭馬取天下去及象 有見不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常未再沸之時實有八國並據 功

中国人 世史書 安處之那欲因養養島王基課目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應難不深元悪而以宮共得亡眾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者以陣國行叛呉兵衆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反關青糧元年、職群構定幹る等第二月親司馬羽拔區與殺諸葛龍義 今 熊新取於外又内展未如是條備設屬之時也時便會許盡居多的知 即那素好養暴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諸獄表列前 待日隆安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〇五月銀司馬昭自為相國對西 男群臣以為古祥鄉主聖白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祖一一一年,縣村韓四年正月首龍二里鄉華陵井中先是獨等市屋有龍 各日以不用鄉言至此吾欲梅號何如妻白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 ·雁南行叛民在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日古之用午全國為上歌其事權元年。職耕憐三鲜の景景二月國司馬耶技圖縣簽諸葛訓書 南湖三位子等地人也無難於勢頭且敗官中郎失而等安 逐為漢大臣衙門以以於伐魏之舉大豈仁人義士之用心故地 肯死悪乎其為忠母召而不肯縣悪乎其為孝其行尾能至於 北之克惡乎甘為將輔漢而反致漢之一惡乎其為相漢 秦 黄 題時之召之都日前者以不万男人所不如表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非 世史製編者之一へ 今日でを 王經 明以后令使中護軍司馬炎がで、近常道郷公埔東名於西天府東安地町以后令使中護軍司馬炎がで、近常道郷公埔東名於西天府東安地町は日今使中護軍司馬炎がで、近常道郷公埔東名於西天府東三族の東西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 豆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不應逐恢創升董率殿中宿衛倉事 也放緩主擊見成權日去不勝其公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其何以文獻就王經始辦其主然權其稱照得其所宜予朝日以全節而有光鄉人職雖於與主然權其稱規傳其所宜予朝日以全節而有光鄉人緣罪於 閣幕不他及何哉處穿納寶東充地與一人會擊罪以輕率無謀以執然倡送者買克而抽刀者成為今但其處三年,輕元命曾為景元元五月國司馬昭叔其主義於南縣下尚書 臣之罪也形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曹侯射陳恭不至耶使甘夏尚書也濟即抽戈剌擊獨千軍下太傅年奔往林其股而吳官長曰務陛下至 光日事為失當云何又曰司馬公事及次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 伊政縣而出中讓軍曹充自外入途處差戰於南關下太子舎人成本即 下第个權在北門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指傷暴動何所資用而 坐受 廉唇子日常自出討之王經曰昔秦昭公不忍季氏敗充失國為天 · 英臣所與也去乃臣之義根於人心不以實際而與犯官雖尊兼官雖以及之以與世分亦以服務書之何用以示我萬世使人母為以東主聖之被弒司馬昭之心實充之計也特假成濟平以形 ,漢後帝 紀 所 里可有利之之理哉書之

來馬使育選 之排乃君 東外 世見藝編卷之二六 米炭有字 **煮給製工百斛** 以其有實也若好思直如外於之自然則謂詩之言将不求而自至若其 在了五年與東安正年十月美維伐國際關不克打翻將是聖衛董東化年了五年與東安正年十月美維伐國際關不克打翻將是東京軍事於計及為其大夫多門馬雷敦泰維而以開宇代之雖言於帝作其表官等於所數國東等議教之本獨其存而信於不知禍之斯及其是之謂乎。接首監整軍滿朝土太夫多門馬雷敦泰維而以開宇代之雖言於帝作其表官於所數國東等議教之本獨其有而軍民行之雖言於帝作其表官之所及其是之謂乎。接首於在東京軍事,以其國臣下答身以來免罪、入其朝不關直言經其野民皆至色臣聞不知其過臣下答身以來免罪、入其朝不關直言經其野民皆至色臣聞不知其過臣下答身以來免罪、入其朝不關直言經其野民皆至色臣聞 百共不戰必自焚伯約兵。之前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默何年五年,熟禄於正祥十月至離伐魏所賜不克初離將吳墨縣登東化 時所象亦不為所僧民便薛琳來轉及還等主閱選政得失對曰主問而往來秘書令卻正外在内職與略比星層族三十餘年濟失首守就不為 · 一章作员時用事廠職皆不能獨正士大夫皆附之唯建不與時子已四年,與深於四年久以於於諸葛瞻為將型共平尚書集本是為尚不於雖縣實實為等果可致也於乃止。 不行沈日典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勢白著姓周恭利而妄奏句言不合宜不加以實則遠聽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發而 日教育思問五言示以勘算為恐拘介之士或惟實而不言食味之人将 公所以能致忠訴者以其數誠之心著也水成不言而必熱之質自明者 省开華文學教文學教 雖敗循宗而討賊之義無日可忘矣 **言則史得失朝政軍猛者、給縣干斛主簿陳歌精智入白在聯禁 加刺史時沈初到下教白有能陳長更可否說百姓所是** 漢後青白 ******河南何秀師那王戎洲人到代特相友養號竹林七點皆景尚虚無輕 製を 阿竹杯七 東東清書自就不堪流俗而非海流昭明而於會因語原言論於強東病 光之二六 東 液を赤 記 傳法經濟昏醉遺落世事院籍為步五校尉其冊至箱方與人園養對者 下 按院放不欲令入耳布 怪恐鳴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日王務學業其流 **一門馬昭斯科** 前人教的逐發之原生品隱者孫祭發日子才多識奏難子先於今之世矣來 調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他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俱 天臣回史藏七野之故追至於輕茂優法遺落世事固可能矣然此特 魏晉集礼之日。皆 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 好利而領亦

最次的未以 何益於事哉雖然兵人為養不力行亦自及機亡度奉可勝借執〇國司行如教实於濟緒於弟及乃獲命丁華草向寿養病而而已是黑〇國官人為被原分兴為遺榜數學何國歷丁討孫展向四中政國籍人機皆也書來後繼則也是時漢有 國而死會逐長藝而則於輕減言維關會諸軍已殺漢吧引去與屬化等故寒笑而不答入月輕夏緊然賜會使胡烈為前鋒攻関口守將傳令格 各共守前間以拒令〇十月四人來接過這便答為於與夏使大將軍丁 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射鍾會勘之昭齡兼自自定置和以來息後六年治 便會都督明中軍事時司馬昭是美 教北代歌大學八元朝白子 子克爾·列大破之斯哈滕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思不早斯黃皓使取國珍民用生曆東人員進結而幾處先於至江地江鄉斯州電子将馬遼區就沿塘督諸軍拒至野天人員進結首無應先於五年 をかった不暇何以能を係回不然曾樂雖功益中夏民長其威而不懷其德也 東京門。請題院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雅廉作百姓未服今久劳力遠征政 成都市率群臣面縛磯軒애靜詣室門隆美離等得市敦命亦降将士威 成都市率群臣面縛磯軒애靜詣室門隆美離等得市敦命亦降将士威 七三期無未七二六人遊後青年 北江有 木料 夏川原治之共暴矣遂自除四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聚山通道造作橋若從除出由非徑無恐將與出其不意例以之中必還赴酒園學之軍不 南山高谷深至高數除文以應官暴推轉而下将七青拳木綠屋衛黃而 風禍取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 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第一大 これには、後のです。と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 不敬承之刑煩後重司馬數父子除其煩п而有其中愚為之謀主而救 礼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四呼繼尚雖死其思烈之風至令憲漢有生鬼不民曰漢祚俱緣外視江如點雖其管情有過人者亦永法之有自也不民曰漢祚俱屬常時於就食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萬晴父子獨 不可禁制就周乃白帝造使秦重感動攻隆北地王認然日若理窮 被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事尚事無規手 **國兵至至不為城中調度雕刻開文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进山** 及之不能克權道除逐欲引送班文上言題在推折宜遂東之 向皆死之發與不為為也臣子死婚者之為也 時天之發與不為為也臣子死婚者之為也



步史业 管以女主當陽之故祭太后敗爲帝山崩地震水君日食之殺官不承大統稱帝年已十三而猶祀經動欄不思禄手故論者以臾變處 它斯特也天世典地出妖國家 備不思釋手、按論者以災勢 世史 ŧ 概確耳乃紛紛召外兵而

文章當報不宜軟行文章言曰春秋之義大大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官者今因平面之勢以東原則人震恐居悉之時也耶使监軍衛權致不衛職襲又殺之女既平國頗自於代以書言於普公即已兵有先禁而 一般大家 成震西土 逐次 意思友 正孫尚元典元年的其本正月記以權車後鄧文鍾會語及大課時 客自文有及状態部以檻車徵文赴京師會所懂惟文文父子既舍 之一大一親元而紀 權三年五月九七年而司馬昭弑之元帝鱼即於唐展五月改 希之延鹿二年縣帝恭子方與申政正始已已改嘉平至甲戊 業於禮獻帝建安庭子篡位改黃初元完昭別極帝者一年此後臣官曹騰養子為生操或曰本夏侯氏也自文帝不承操之 王〇時司馬東政三世紀惟久去雖被蜀機令非已出自芳存 咸原至次年し酉十二月。距文帝庶子得四十六年而司馬を 意元其四年為風後帝及東元年十月城漢章七十九世中中改 帝董即於甲戌九月改正元丙子改其露至東辰國後帝之景 癸丑改青龍丁已改景初十三年已未 九十三年而卒於應後 聚之為一百大始元年九在位六年承藤兹後止二年降封陳留 一个風光有勢邊過運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變會內有異志乃 七年而如於丙午處後帝之建與四年明帝幣丁未改太和元一動鮮と一餘十在浴肠者悉被禁心經會功會向經收生會是服召而書之日往者家於禮歌帝建安庭子篡位改黃初元先服別都帝者一年上於時以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書乎獲聞之不候駕而謝預躬行致諸父 九月九十五年還後帝之延鹿十七年而司馬師縣為齊王執 我之後徒推應名者四載惴惴仰面於象賊又歷二年華矣 初名職東名典親武帝標之孫庶王字之子 10 會起在發司馬 廣新題訓物不不可乎明依在您認的而遭之初會位漢辛您在謂其天之後子華法主華奉今王誅既加於注己係雄原·並収整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法主華奉今王誅既加於注己係雄原·並収整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 **東京殿之軍旅之間可以承者其唯仁恕于城党以全編語以城舎課會反勝郡七の五角為たことと、夏、是かかれた** 10年至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王清 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己高既無德 日然後知君見類之重也之親對故事而傳為安樂公他日與宴意之作拜人者乎若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類拜而祥獨長搖心謂神曰今 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样曰王公和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輔 更所以著親朝臣子實順之罪衛司空葡萄訊大尉王祥中相王尊重全而加以王爵昭不知雖然當法如司空葡萄訊大尉王祥中相王尊重之三月魏晉公昭進壽庶王而於之東諸臣與五帝与之祀鎮衛該法勒策於長條賴之工明朝汗氣過人人得及受實舒赤其族然後於天衛和指揮伊子蔣夷以情強漢之罪稱及安國國門赤支紀鎮衛該法勒袋族民條賴之下旬謂不世之勿朱安國國門東 ののでは、見かから、 電気を取り回路不能の対日、行夫戒電気を見他日吾は国豪今日難至る変対回路不能の対日、行夫戒 村日會任事欲於非村久處下之道吾長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孫為 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人人全见美能和他日間禪日賴思屬否禪曰此間樂獨校方人皆感怪而權甚矣自若昭謂賈兄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雜使 王法何雄曰昔先王衛條學的仁派朽首當時豈上其功罪而後収壅哉 王經之死鄉吳於東市而我不問令會為叛逆而轉收死若後相容其如 共而文恐其為學乃遣該軍由擔訴教父子於總門西斬之初文之入 也讀不進少欲転編成而捨之及是確謂日可以報江迪之唇美雄 於極東巡還確自以此

1.分行道 院則世史類編者之十七 世史順品於之十七 等數與不管不用不享不生立身行過解始如一字與見別等購為人生本書頭與舊王雖靈等海事有憂色語與過七四十戰員士門內別馬至子釋縣洗潔軟杯「目於三匹死之「國大親之・純臣也等性忠與執政帝蘇魏王為陳路王郡至濟經二雲出告金墉城縣奶廟即始太傅司馬已與東京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稱至12周安東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稱至12周安東二半十二月選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稱至12周安東二半十二月第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稱至12周安東二半十二月第世祖司馬夫泰始元〇十二月晋王炎稱至12周安東二十五字記數五十五空浚陽陵按諡法剛强直理曰武二十五字記數五十五空浚陽陵按諡法剛强直理曰武二十五字記數五十五空浚陽陵按諡法剛强直理曰武二十五字記數五十五空浚陽陵按諡法剛强直理曰武二十五字記數五十五字記載 朝原清史實旺是也等有司言都十青縣例断者并并張為之 部以青期并九於典觀亦至等有司言都十青縣例断者并并原本中部以書館主即皇帝位府承觀氏刻著者修之後欲嬌以仁儉、暖明得正共舊也 〇晉司馬牛二氏西哥為於司馬 職扶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如乎師昭雖暴然不敢奪親而自居之是與師昭無别失猶欲自託為親臣其不智並不甚哉雖然写當親而死謂之親力士可也親此而不仕無謂之其士亦宜也既分土而紀而東張職不及與其謀判死於舊猶朝為魏之贞士夫使孚為[2]正學]司馬氏數遊蓋墨中國而從之吳而宗国之中若率者獨慰 立也然則事無可少乎)西晋洛陽世祖武皇帝司馬吳字安世河南人文帝昭之子宣帝於五十 之孫也魏封昭為晋王議立也子議者以炎奏之妻地手無過 非人臣之相必襲封晋王未安暴魏稱帝兵易福洛城在位 世祖紀 於年陳官無害者於是害病玄等前向,何目自重帝害我讓議到阿及是八十 東中一百四年共二往十五 野君不世 **范固安** 者と野王 臣也乃止群臣請我服後隱認回母念不得終道經之禮以為沈順流偏無難通便主上遂服不猶愈兵也回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 大小士 玄曰以日為月已数百年一旦後在殆難行也於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被伪熟令主上至者雖尊其服實行丧禮者因此後先王之法不亦善子 行於下近者翻武好法術而天下黃刑名觀文墓遠達而天下殿守節其為姆玄以親末士風類敝上號回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號 夜網維不攝放無監朝必便天下無後清議陛下隆與受神弘光母之化 **韩正月圖立子表為太子。有司奏東宮施收二傳其儀不**

古安於簡委任達官威勢優秀、大優者起權一、労者聚免其有優多徇情、大條が不可謂至密然失於奇細以現本体故歷代不能通也置若由傳見之權制。 あいりがない ラック いるいう いきすい においい アルフルカー 旅官で浸 東京 随名令劉友司禄校尉李喜粉奏校安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衛中山王 石思于班其山海西国安全劉友司禄校尉李喜粉奏校安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衛校其故区 的表見者 江洋花縣杯 我數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〇四月國太保王祥卒門無雜吊之衛其族孫 不敢其過智勿問意尤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物群僚 極尚當做射武孩各占官稲田詔曰友信朝有姓其考竟以懲犯佞濟等 各與所司寬衛之恩不可数過也 不協公論者監司随而彈之者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 **竹殿塚遠近書得江漢之心與爲入開布大信降考欲去皆聽之城穴** 題蘇聯拉特二月魯主有城島之志以羊布都督開州諸軍事敵親 軍無百日之糧 華·東東北國之雅議者所传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城此乃守國之未事非智者之守國之北國所以及於國近今敢之所據唐於嚴懲而國家外無連衛之機內非西於國然以上頭已臣問德约則聚者廢棄力俾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弃於需西於國然以上 大東衛馬大云曾被紫蓋見外東南縣有天下者剛場で若の主信と大奉兵出軍前城市 日十七條以出民主大奉遊軍里莊應不至而遠時民人乃玄部增藏院が東南 日十七條以出民主不納。 及符 網社 度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多意其忠凱奉至图王素 由其切直徙其家 玄質部張常郭連薛堂縣脩及族弟真抗或清白忠勤或資子車先皆社然表既皆指事不飾及疾病爲王遣中萬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據 年辰高廉敬八年二月。雷太子東納犯實氏本京此此數之女也之圖主一月。雷安樂公故漢主劉禪本語曰思書等将至也於明之不言之間之人。明天明公故漢主劉禪本語曰思書等将至也於 家关此吾所以善夫人也〇十月。民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義为 察性讓退無後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邊聞之日廣休於立可謂不

可充可五不 X下 期為主限克西陵自謂得天功志益張大使新士尚廣盛取天下對曰吉 福老之十七 関為都發西險落軍民陸抗討之 制主達羊 布牧之不克抗 悠悠西原集八月。民主徵 西院替步開開世在两處存被徵自惧有議優城降圖帶以 江、城松心多權於太子獎而要之〇間散騎常侍都做以罪死以於所請勞前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圖主逐從之留充後居務任實妃棒 官唯惠不聞微職妄奏可免其官〇間以王濟為盡州刺史初濟為華· 城は骨主與右将軍皇南問論事問争辯不已依請罪之骨主曰也該之 衛公女有五可賣公女有五不可賣氏婚婚而少子頭而祖無后因以為 他文子晋馬公特尼文子歌雕雙以為外與處失 心文子晋馬公特尼文子歌雕雙以為外與處此而稅於城吳其不告之機者不可勝數此則城吳之所致也都不應此而稅於城吳其不告之後飛於女色被於廣子歌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豫國所以北亡國充葡島之流以為心腹使吳尚在何持而不敗確雖為賢君可也吳亡謀置何以言之武帝抒善而不择人勞弃而無遠愿雖賢人藩制而置非監何以言之武帝抒善而不择人勞弃而無遠愿雖賢人藩制而置王潘杜預以成威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為當論站巧於策吳而此於 陳顏獨同 羊祐為養陽守知具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 今唐世祖と 后說納其女哥主日 納之祐又進 在好子以其 私交 交款等格隆抗 车陸相清 不知上之 下行神衣 世史類編卷之十七 于祥市北坑告其遣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恭是不戰而目服也各保分本於的站以成案與之劇紀翰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回豈有能人羊似思邊人皆悅服站與隱抗對遠便命常過抗遺祐酒站飲之不疑抗疾來游復常止圖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圖共所得者皆选遠之於是 故皆城之府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革八無德○高免其國子祭酒灰年 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枯以軍法将斬王夾術衣之從第也 降芒清雜站不然之術拂衣去。花顧謂客曰王夷南豹方當以盛名處大 聖年的不附結中朝權意尚弱馬統之徒首惡之從明王符皆話於陳事惟繼庚之道美不貪功不養教則得矣甚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惟繼庚之道,不食也一國相得何如於二人哉城使而無報抗之心抗亦 宋濟美曰原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東子續縣孔子不敢害羊部與 界而已無求細利 酒使不得言的出軍行馬境外較為權皆計所侵送網備之每合最江西 那為無天地純日高貴鄉公何在爾充今此濟我之故此云於昭文數級 官具後用之一員充與朝士宴時間严度純醉與充争言充曰父老不歸 境方之華元子及私平於下而其其為以未敢食之所嚴而失之子 是光六一居士家除許華站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科問以其幼校子也不勝将華而歸經皆曰然人及是人平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反曰憲甚矣應吾華亦有七日之後耳書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 夷則美矣而非将軍師保境上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祐陸杭交飲過 君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護禮於後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散除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権取必於其而脅其主形故 心誠非為私者君子循以為不可有如吳人拒哥而陸抗行之 す 以其仁盖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愛軍學将仁之一事耳原花之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祐務以德信懷其人與陸抗使命常通 なる世祖幼 公為交

世史明編奏之十七 就機能再看私門至是山溝馬微之級欲離不死濟謂之曰為香思之久矣天地京為為 理傳以州人香藥之緣○國以納紹然非為秘書及紹以父康得與日本的南海以山溝為更部尚憲濟典送興註十餘年輕技人物與縣地各無題目於南東 理傳以州人傳辦川賴矣然不若陳遠之言實易而教敦也各無題目為於京東於京東於京東於京東不可得而都也表示於京東於京東於京東於京東不可得而都也表示 (中日中四時循行消息見於人子,紹乃應命初東関之敗文帝詞馬問祭第日近 笑曰即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O因人多言祥瑞爲主間常昭昭曰此之死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為專之言乎點傳願媒不能用也下衛主以諸尚充之治圖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 李服丧三年而云諒閣此服心丧之文也权向不逃京主除服而談其宴諸侯三年之丧始同辨新既整除服諒閣以居心丧終制故周公不言高為太之十十二人者世祖也 即政约上疏領衛文之東衛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附給事中樊建安已商具風二年衙以衛文孫則為郎中,奸循林有書京孫者書都初議可航也無三深恨之 以為今時所行機帶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蘇服尚書社預同台右天子軍牛題縣雖十鲜七月衛后楊氏祖既察衛主及群臣除疫傳士陳達議求人僅慶中物工與註紙職 四首都被吴主孫临之於遥無度日長江之險不可久怜若不能守一著 馬之謂發豈表献之謂平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 樂已早明既整應除而遠諒閣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 表麻而以 部開終三年一音主從之 产起華回無醋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充自鉄地之職乃以追養者度過 五十年 新之佛子及有父非命隱若教授三徵七碎皆不就老當两向而坐魔於 宣其取高黄鄉公之間也 東京不政が聞き、不受必不仕而終 東京不政が聞き、不受必不仕而終 2年を真社稷安心之機也臣父孫昔住西部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宁亦後 而 家 西 大 人 於朝三至 子教持力她人不脩細行鄉里東之處皆附父老日今時和蔗豐而人不 前腹处于 多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朔州外吾有也臣死之後心以两方為 多時 也更類編奏之十七一一一一一一音世祖紀 (為之)基侧旦夕攀右您號涕凑者祖倒為之枯讀詩至表表父母生我的劳物 城未曾不三後流涕門人為之展不清聚我家資計口而田慶引而至人 |正度平南陽州直指夏口孫機等女正會孫處以一陽之具當天下之泉天下用於征戍不可長久也会若引如為之兵水陸俱下前選之聚進路 五之日或勝席卷今江淮之陰不如前國原皓之暴過於劉禪為人之困 校功禁必因人而成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軍當及進 軍中初司馬氏慶其君芳范繁懲不住履所乗車是不優地凡三十六全 要於巴屬而大圖共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便 免於君子之族乎免於君子之族子也因養不敢養至公也係獨王儀死皆不以其可馬公司皆律珠縣而馬事駕不敢養至公也係獨王儀死皆不以其

什故功是 较名 更 不 我情看記〇電立后物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重電主初略后后叔父班上表回便解放,與不取達非更事者限於後時故唯度支為當性預中書令是華贊成其 平天智力談諸特施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應耳功名之際臣不敢 常於禁一職典極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竟得開所進遠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 有不可 次成置五時四年六月尚羊的人朝面陳代民之計且曰謀之雜衆决之 杜撰三芸 世史頭編称された 門一戶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問主勿應竟立后數騎肆自得鎖軍羽 與不取造非更事者限於後時故唯度支尚當此預中書令張華赞成其 奮謂以即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城門者但早晚事 南九則宜敢於問等州、留傳氏舊成以當水餘皆决歷令級者得由來螺 次獨衛主善之以施疾不宜数入更遭強華就問等策站回孫皓恭意己 軍充衛弱馬統七以伐吳為不可裕數曰天下不如意事十 緣之院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於之田畝收數鐘此又明年之 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頭審擇其人也 也與牧獲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 雷大水鎮 器以水炎 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 疏以為今者水災東 失变在平兵而勇於城兵其不若范文子遠彰 可越也吳既不亡則 晋之居臣屬精不懈定兵不城而音不亂也不猶可越也吳既不亡則 晋之居臣屬精不懈定兵不城而音不亂也不猶絕應獨四、東使祐不為城吳之計孫賠窮就而死兵更立君則長江未顧總河以四吳城而晋亂此天命非人事也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 八香世祖紀 常石八九天 度的於此內外敢有歐哥技異服者派之O哥與平侯羊花疾駕樂杜預自代乃以推進更至十一凡雷太醫司馬程據於雅頭來鄉鄉類王電主焚之於較前敬事動 世史類編巻されせ 港之十七 心智世祖紀 人名贾克斯然而堪即出馬強之危如朝失然一言階級既為帝所疑又為賈克斯然而堪即出馬強之危如朝史臣曰朝有北座可惜之該使帝聴之而亞廣別立則雅計遂而身安吏臣一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或而住斯為君子獲以晉惠不堪為帝 為后。已不並立矣權又不避而結然於賣后之子欲免得乎 破其族此蓋姚荣賈禍之至戒矣○縣按衛瓘女不得為后而贯充女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炎遠遠以避惠之立可也夫何獲相於惠而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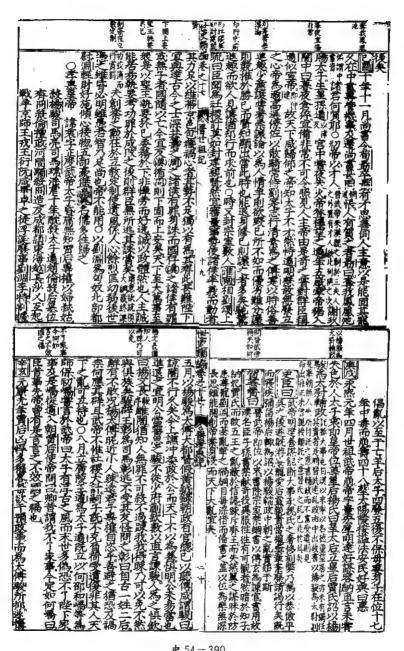
刘楊武列 湖北長新 村祖 大村 大 題組織語 夏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允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果之 陸爾経灌無文網點間陸遇高而而不能建封侯之茶經灌遇之佈而不 生以要育類數其初而馬具棒習經史書謂同門生回書管址隨陸無武百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豹為左部師豹子淵湖東先漢納漢何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豹為左部師親北親北五初總曹操分南 厄波語或範 五鲜兽以阿败到漏為左即師贈此親北五初總曹操分南 以東南之事為不足平也孔恂楊班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鬼誠少 于在路陽至渾及其子齊皆重之屋應於骨主日料有文武長不陛下任能與库序之教堂不惜故於是華寧武事及長猿臂善射替力過人為侍 理域大下旅游 就ほ子で従 **兵在** り見ず は史類編をです 外学内見 竹灰 高級我 時會的議省員更可徒長史傳成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 古是麥布定頭勿以為疑問主八許之山高級而告曰自非聖人外軍必有內 以為外便守非案子收在時間使使用的政策不可以為外便守非案子收入不停其之得也也使用 等無可是的為外應資非案子收在時間使用不停可要者何不 等無可能的不够之也就 等可以為外應可能不够以維持成从又不停其之得也也使用 有可限一次源水而不極之也就多○十二月遭王伷林度不得也也使用 時間不可以為外應可能,與此時代人又不停其之得也也使用 時間不可以為於應到其所以維持成人才等必有內 不停其一次。 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皆為 之思在并官看役務展而已逐議有州郡縣半吏以赴展功中書監有 **神縣局數手日陛下聖武** 悉省其半恐都國劇易不同不可以一縣施之也 必該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書行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事 龍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污說簡文案星細的有小失變常以數 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寧必有內憂而曆武中才已納諸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明於孫皓則伐之是也軍范文已納諸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明於孫皓則伐之是也軍范文明致堂司奸協一子之英能優曰推伊少之志。一夫不被養舜之澤如何致堂司華祐山流皆曆之臣臣也戒必故伐吳溝曰不如釋其以為 務攻守之常理也 方晋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势必至於府卷萬平而後已鳴呼此 之主耳則伐之非也為皆遠應者如治內可也但具驗者残麼最前 男 野世社犯 原富共 建二王温泉 珠我 所能當今計之 水港有石地 平

ŀ

江北龍飛渡 名件知附 発性物行 松柳水之前 與都督於計權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於柳沒邁諸城杜預邊周市等帥騎夜渡江集樂柳多張遊職起火巴山門特鄉東歐族斷絕 減緩緊紅於是船無所機廣逐克回廈網門醉悄州系屬東歐縣與大大便大比的近東縣為歐灌以除油遇鎖燃炬燒之須 **遵關州都皆望風送上印綬刊伏節稱詔而綏撫之乃謂幾軍日今共成吳都督孫訟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远期之里離諸城杜預遣周市等帥騎夜渡江東寧柳多乘旌幟起人已山在楊縣東歐溪縣絕屬城縣註此於是船無所碳鄰逐克回陵涧門除門州州** 已振聲如破竹数節之後皆迎刃而鮮無後看手處也逐情投群助方果 東作大役為之節後也 数十萬令善水者以後先行遇鐵 鐵銀横載之又作鐵錐長支餘雜失惟於暗置江中以逆拒冊櫃 歷年圖回一破房堅以孤建之兵來忠價之志首犯身不肯食生失節以預名賢知願可謂烈丈夫矣 前致空旦 去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照佛非具臣第一流紀其臨難致前致空旦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解禄之龍以節禄之龍 以孤建之兵决忠順之志首犯賊鋒疾躁洛川汛掃 et. 攻我之少于及東奥所性加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状或不勝念情徑出 美七世 王州日門尚常山公主亦黨強盛有司奏請艦車徵漏帝明許濟自以功大為渾父 之德群師之九老夫何功之有此順生所以乐施頗也王澤能無愧乎濟 来盡善也脚旋施之日前中私第口不言平其之事若有問者輕回聖王 不蘇帝每容紀之一門護軍治通謂漏口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 日吾始懲節文之事惧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智中是吾補也 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美僕官景衛貨明惠敢决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慑志赤壁之後決策定應以權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爭奪有期楊牌將很須矢爐開她千里真英十也大帝永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慘寝有足多我討堪策以重于機一株之衆懷馬罄以下江東耆儒宿 疏力發展深於禁約求欲不必得平

兵尺之政 · 以而一文楊數及另北灣始用重數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陳退林娶其而后文楊數及另北灣始用重數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陳退東所以為計廳地以引帝車等王教發業樂與籍於典與天同運正所以為註發生作無引車或被庭殆料萬人常來幸車您其所之至便宴報官人競以竹業補戶鹽 世史 心論等原更百人小郡五十人交洲夜陶璠上言州女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如欽於江一當龍我干文議城首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女大郡置武 平共改意 ア不善 備不能會制天下冰大亂如濟所言然其後刺史後無共民之政州鎮倉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不軍籍聽者以後盗賊群起州郡無 (辛五二年三月記選孫始官人五十人入官帝既平島原事选管意於政 山濤教有規調帝雖知而不能改 縣按治父 播數與齊不足責美機 那初亦當言一門二后未有能会其辦以嫉兵而兵突突以嫉告此造化報施之巧亦智士英能與也治奚甚是以祭共為者九年而即前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予謂晉蘇治奚甚是以祭共為者九年而即前延其國者一傳而即壞予謂晉蘇之東於其國人之一致有更不成晉武帝平兵而納其官人之一,即則三音漢高捐棄素之官室歸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秦董平清 備及末字盗起州縣不能禽制馴致大亂盖胎謀之不善也 鼓然在猶藏於是也崇何晋平县侵然自以無虞遂去州郡天下雖安忘戦必吃故周人伐南之後雖歸馬放牛部号震 不音せ村紀 阿印度 五年 ||万世長東内清部者雅居不一岐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曾明先至荒附也 月了を受了了日日下丁二 化黄子酮 香成不如 古打天災 世界の で株が他比者甚聚車騎司馬牌成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 大野常田不足馬恨今選那乃今左右悉取其多珊瑚樹高三四叉者六 次示崇崇使汉數如意辞之,制建之為州魏以前堯母。惟怒汉鬼族已 以示崇崇便汉數如意辞之,制建之為州魏以前堯母。惟怒汉鬼族已 大野縣奉之十七。 東京香田紀 大野縣奉之十七。 東京香田紀 大学の一世紀 大学の 鹏 的後式 爾也可胜古為惠宜及平息之原語臣猛将之象漸從內都雜的於邊地後數因公帰殺害長史斯為民惠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於疆獨城禁結初處親以來,就例顧此降者與罪此山為東湖到罪多處之蹇內諸級其 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 王實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教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極靈帝曰 明皇后之第也散騎常侍石崇布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看也欲時人崇儉當話其姿不見話轉相高尚無 有其制者移之费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 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〇後将軍主慢文 帝以張年都發出州軍事尚書張華心文學才識名重一 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造化之所忌宜乎愷絕躺而崇贓族也使客商又二人皆緣行既毒論結權奸以故感而問利此衆怨之所關使客商又二人皆緣行既毒論結權奸以故感而問利此衆怨之所職事西進司下那響根惶以世家養成樣君剥民崇任剂州刺史級原建事西進司王惶石崇宴至王者之富僭踰之罪已拯失况聞之以勢天 可華赞成後其一點因對 胡之亂所由起觀郭欽之疏 之以軍都督四一時荷居馬統 村

阿勒斯登地惡之動帝出之外外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雷州軍事王潭上書以攸以次為太殿即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皆為曹齊王帝之弟德望日降葡萄馬統楊時不屬於是所華起具 無道為國之士沈默其體潜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若思禄以代耕者第世史類編卷之十七二、皆世祖紀 高いとことと である と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 太祖帝學色日聊是何言邪說謝曰善如者必知大虧緣急之宜會才智 不老病自憂遊傳從子模曰是非人自見不可接也至是素無嗣妻郭槐思獲水之旅逐不微華○四月聲公司,五卒景號精略所会始然之意也無以若意此致其小能節次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統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 还先帝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敬季事主城王承報德力請留攸帝不聽至親歷德官替朝政今出之國假以歷藏而無典戒幹方之 氣非陛下追 ®で水で成逐不激到○四月の公司和字簿就確信精淬証以湯清水、英美名は鉄其小能節以大禮町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終同陛下既然臣之言宜,亦為有限而太祖跨吳無極使會自謂矣無。運策功在不當逐構的逆耳向令,明書が有限而太祖跨吳無極使會自謂矣無。運策功在不當逐構的逆耳向令,明書が 係慎不為前有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後數故彼上士多為沒而遠悔 命太常議宗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康惠差 各中士有琴位而近禍殃就堂之處其本末其四五之間子,〇歸命侯孫 也仍然體國教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秋微益者第四也温素 遊法官就紀度目光請益光公帝更目武遊法官就紀度日光請益光公帝更目武極與其次母能職姓都數好立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乳原以外孫輔益為世孫太常博士秦安司首劇奏外孫當公子為後春秋以外孫輔益為世孫太常博士秦安司首劇奏外孫當公子為後春秋 惟實王教急朝名就後命名被公就征瀬夷数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 一個夷夏秦 多益振帝欲徵 馬統侍回以從容語及鍾會曰會之及頭由 秦等自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 五へ換中 職事目日 致令都國各量中正州置大中正哲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應充才盛者之已一天幸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教至初陳群以更都不能審義天下之士職作將于門洪趙王倫提為前以察領成進候外王不死追聽盖於傳為京經子心版進於與而止故等勢次礼解官憑事數也至親且監接以衛馬沒理不已寫統已奉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其自賴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不已寫統已奉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其自賴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 代親果遇為司徒至是稱疾遊位舒前 為必先行而後言遊位之際 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能中正除九四至國民之散法 两下七年司徒親舒能舒少是鈍不為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都奉孝者 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情以植其私天下之人馬 船于大臣二也優多易地首是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在不獲上聞四 忠官除男等名語賜奪王備物殊禮假情怨發病上道吸血而死帝哀物 件不懈德行而銳人事人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塞為好來事名九品而 ·来學學原府納致于流言五也抑實名而陰歷來表洋華而及考績六 次行無學本都令勿就舒自課百口習一經對單六第司馬昭群馬<u>休</u>年十一年百後義舒能舒少邊雖不以為親親所重年四十餘都果孝惠先 尚不明吾心光四海子。且情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横坐異議逐免 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終不能攻聯 人作至於與於大軍等於為為之多出聚議之表及 自日未果可謂



而不其 京師の第一行所宜深紀奏名的陶芳庵等官京師蕭然即與四年司練校科傅成至原性剛簡風格安整初為司隸上京自路而蘇灣。《行之徒皆愛童」世史類論をと十七一、《音子書記 十四友 2 夏五五年有报七萬紀王 形夏侯敬使周蒙以五千在第七城不在横成孫王影 爾主在上市朝野安龍等等之功也然明孫明未統之表奏身數后報數開宣在上市朝野安龍等書類來網孫時報的一門的大衛衛衛衛衛門的開放數學之間雖平以朝政職雖有等多際崔斯條仍以華將伸中華民帝宣瀾渡遺皆附於論錦二十四友宣后後在超王鴻使發真及獨等或後後鴻委張 京不能罪。此而〇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人或時浮沉無所匡較委惠故共不至左右勸屬退處被劍曰是吾汝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為耳屬攻萬軍斬獲養根於絕失 萬人為廢前鋒必能於寇朝廷不從萬年問慶來白周府君有文武才若 是是 是 随家的中華令陳华泰屬臣面勇果有仇無接宜記五觀以精兵 也七年正月将軍周慶及齊萬年歌敗死之初秦雅氏先及其助齊 **幼致堂回輸取有兵柄又缺尚書具蘇東安王縣裁須一路則建遭楚胡致堂回東帝皆席孽婦專然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消候王入紀台** 級不果便好人徐賈計謀內交買氏反為所制口而不武無淮遠也其環就國代領其兵先奉制人疾雷不及養耳逐發實民如反掌蘭乃逐 樂丽官為說為輕出遊感企養食客園田福天下。每自執子等於 東将和國自然清海其 三語樣 无谁不守住不存者也除陽特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好而貴矣王嗣被成務何受奪祖述老班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 と崇有を行う 院有者中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恐有也無無象益於已有之群生所必須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聽也而制能必須於則非必由之表濟長幼士序泥膏贱之級無所不至天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則以由之表濟長幼士序泥膏贱之級無所不至天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 之三語及指断機綱是母王術馬尚書令樂屬無河南子皆善清於宅司然精續其百同異眸日将無同難暗轉衣咨嗟良久迩薛耕之時人謂 四致堂目論見於有遂以形聽為執而廣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 胡致堂目何異之論見於無遂以虚空為宗而遭夫形而下者裴顧之以、就實俗已成顧論亦不能救險實養轉為與有者皆有也盡無姿益於已有之群生正仄不可謂近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盡無姿益於已有之群生以心非辜也而制辜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近非私也而制悉必須於一以小非辜也而制辜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近非私也而制悉必須於一以小非辜也而制辜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近非私也而制悉必須於 之來軍經實之野人情所獨名利從之於是立言籍於益無謂之玄姚慶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監稱空無之美逐海綜世之務殿功利之用高浮将 们之徒皆受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污惡為多樣如職茶表問對者 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來自散其無操謂之職達故學古文之禮忽容止 崇有論以釋其敬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 墨當世朝野之人多養效之行與另麼好品題人物學世以為 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 然野差熟紀

大城と然及力作徙戎論以警朝送回四夷之中戎状為甚弱則畏服強即侵叛當其以集後人養前鋒而不用張等應關與一致有文武才使討奪高军副身皆矣石大戰,以為戎狄亂至軍軍絕其以集後人養前鋒而不用張等應關與較有文武才使討奪高军觀見皆矣石大戰 大議権立動産比差権宜之計非常世之利也令者當之己受其散失大関甲上沃特権追動産比差権宜之計非常世之利也令者當之己受其散失大関甲上沃之有常维稽領執勢而追城不弛固行纏暴為城而在軍不加遠征期令世史類編卷之十十一 有大門打巴木九年正月将軍五觀擊不萬年後之先是陳軍當言目記去限為周重通院放巴木九年正月将軍五觀擊不萬年後之先是陳軍官司記去限為周 生人之下 から 其強也以傳之高祖而用於白姓孝文軍於 第二方其弱也以元成之微 "禁一然之势已熟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達還其本域附後霸故懷土之思 です 中国以西 内無障塞、隔棒不備で人人収散野で積成能為積燥受暴害不測此必則坐生其心以食呼之性恢慎犯之情候院非便赖為横遊而居封城之間、上東京語信與經濟便數為横遊而居封城之。 物學帝王所名未聞我於宣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散 而里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過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俗學 我華夏美介/高是此中國以級四方於計為長朝廷不能用 恐弗能與者有矣以之掌財賦則美及於入市之數者有矣一各心天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領鉄而遠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實則印利有會計斷核一事職古未聞而恐為之是以流樂之也又益以言都是獨方言臣祭宰輔宜其變初心以正天下之俗可也顛乃貪各自私過 「我山旦也而居上震姚氏卷也而居挟風術氏成也而居臨渭豪客 「我」」目之以大率中原产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晋陽石勃獨 軍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難之胡乗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木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照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 我任情職達身與七賢之利西骨類風光首軟幣一旦貴 有發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何技門和大人 乳方 東京では、引の大人の一者不立姓有十大雄以兄夫随不能感時間 感要放便大臣釋佛若公孫弘斯郭鮮之後也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断若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中文若張釋之就犯歸之平也理有上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明令甚不一更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 石戲之日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時天下完謹石姓餓死帝聞之 就事在華林園明輸所度,親聞城境請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平女秋八月侍中曹模车贖給總言即聽私代故舊食而等○帝為人輔職 尚書僕射衛后朝多順斯姆號城君且雅拉索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記 (漢高教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今後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 曹郭松橋貨路公行縣發作錢神論以識之曰錢之為體有乳坤之象極口何不食肉藥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阿對位之家更相應到有如至市 英乃下認即今更後出法敬禁者随事以開然亦不能華也〇以裝額為 編巻されて一般音学意記 您讎非錢不鮮冷聞非錢不簽各中朱衣當堂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 使安死可使活賣可使發生可使發是故分軍非錢不勝點滿非錢不拔 題。親之如兄字白孔方無信而事無勢而執排金門人紫蘭信即危可 可監也已 南湖三年行於開發問藥之惠帝平中原雲後之亂不待漢場而後 一郭欽後戎論不得行於楊衛平具之武帝美江統徒戎論首

şĹ

大听馬 男所數何 斯耳攻者曰知財馬福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書前青岳曰汝富 等數是縣緣后权提筆表調等皆較之石崇潛在並遇害却數之至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為之及淮灣數四致董利吾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乎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而各死於城手其諸與平君子之見義數 時遭主縣之及明朝號而數二人可謂見毀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 時遭主縣之及明朝號而數二人可謂見毀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 以為而不齊王四等起在計偷接之孫為伏誅近帝於金埔城後位〇六、故事而不食 母田神生養故以為說,将人為之認曰紹不足狗尾鏡訴此取內如祥而外繼調樂敢張為請,將人為之認曰紹不足狗尾鏡訴此事實監其餘堂監督為腳州奴卒亦加數位新朝會犯蟬茲坐 溶辨粉的熱 那王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賴為大将軍河間王廟為大哥各選 大山子城可久就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推而不以為離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於時景然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泰重三王長程歸藩則太仙子城時是然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泰重三王長程歸藩則太仙子城縣於三年亦其子城因於風光與宗後輔皇屬後期明衛五米即數公工之勝爾市城古米即數三人生青過志其富於前半時後以五之時爾市以明之及北海子城門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泰重三王長程歸藩則太仙子城縣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泰重三王長程歸藩則太仙子城縣縣,於北東京於東西大城中, 不可侵收 Total Res 遭之歌受而不謝事待後置當相酬耳及長 告歸朝〇同辞劉教為軍豁祭酒發切孤貧養會祖毋以孝聞人以教帛 权四海之心類從之表稱問功德宣奏以萬機即解緣剛由是士民之暴 前灣河功無與二然两惟不俱立直因太处微疾水邊定省奏重奪王 由而北天阿乾於皇華不入朝見坐拜白官符物三臺選舉不均等龍司 王成天安元年五清河王軍為皇太子鄉王問欲父華政以帝子孫俱 而不漏清而不介室之類然而不可侵也 豆相好就二失也學夷不静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縣故四失事兩哪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無樂過度一失也宗室育肉 也義共有功父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 在說問奪賴在權义致砂亦物顏圖問聞者憂懼盧志讀賴曰大王連 **阿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

- Ville

府即向骨見終言機免吏知禄義利謂曰二陸之在誰不知之君何不変 又其男委督教之臟脾行又收機司馬孫掛下供掛吏掠極數百兩踩腿 本尊を天至釋戎不與秀相見高賤醉詢郎而奠曰:等漢鶴,疾過可侵聞头秀 极免投票是一日各義不宜二陸死自各分卿何為爾和日君既不負二從而談之乎攻等公稳吏許為拯離亦夷三族极門人衛就學意語孤剛月平林仰天寶回陸君兄弟世上奇才在紫外愛今既不能救其死改後 「有二心が、長沙屋秀等系節事政相與強之領大家使秀将共收機構開門大破之詞都督陸機戦敗機初與宦者五政有限至是致替於額回機 两端解性凝出次多不東故面所以建稿也帝自将計讀關将張方襲敢 恐犯霸而不認誘釋盡而見較上察之人不識於前華年之的方悔於後飛運殺方不進不能解於區見表不能解說使內而愈方色和端心情主張機變又安可為思因言於完致又移之/按照《自以智見安畴才堪住命 慶士康發開而恭年不朝數四 主义奉帝乃類在戦于建春 福正祖常 大本 忠孝古 解并也左右欲院市本帝日松侍中如勿院也陳珍上官已已館此奉大子章中華 天二百官侍衛皆散終朝服於董以身衙帝被殺血樂帝衣顏迎帝入翻 作的何為紹正色日臣子唇術來與死生以之焦馬何為及石起軍至來與敗續 松土 有性為學院聽傳徵前侍中格經話行在秦华謂經日今往安尼難測即有住馬平 有方並然 子出餐行 世史類編巻さ上七 Ŕ 聞王左按左廣王的城官縣地有左有劉淵府·為是軍将軍洲從祖石督張方後入京城發皇后及太子〇劉淵目稱大軍于初太弟親太阿級左 李為百行一大者爭且逐獨善其別故将全其茶而紹無潛於物理宜」中的可之全即其而並見稱當時垂芳竹帛貴不以君父居三綱之極忠臣回席元王氏寺班臣署空延祖署紹字其赴庖亡所由之建雖同中的城走選樂施湯陈敢請孫鴻櫃施正色死節超謀八之。與宋明本次以前其軍也 時其前至新型,大守張光數為洗賣計勵統而詩之光回劉雅州不用那里發弱以為全校校之日期之必死鎮壓之來其其如蘇滿時關於新之 大字雅州我〇秋七月東海王故奉帝征納後皇后大子納遣在戦千爾太子車姓后民軒之可乎職事派都東部終幾〇廟表詞為皇太弟自為 計改令大王得有今日間性,表為右衛司馬〇二月語發集后羊氏及 強輔戦敗被執沈謂蘭日知己之重義君臣之表重沈不可造天子之 不虚生此人也全司馬氏骨肉相残四海黑沸江柳門,後你輸那種 高調其族人 目自漢子以來我單十徒有處號無後天土今吾聚不成 進逐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順身全節用山道也 褒議楊被信之未為為治夫君天也可過平安既享其奈危乃為其。 城其忠河謂蘭桂異節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 不完調進兵通京師部雅州刺史劉沈討顧至是沈及願書 與元年 〇 2000年の成立 十一月

世史節 異似オ 拜溯為北軍十余水相軍事湖至國國城龍城東三朝空等上大量十之湖謂湖曰請為殿下遷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豐之首可指日而懸也訓代於外四稱用詞點古之溯白湖請歸會奏為劳許及王淡東義公應起北 太弟類不得後預事記大弟類以版都王還第東三版遠王職為皇太弟〇本年五至面額奉帝還院處王後大京都中而還於方雅兵事制朝政劉淵子職級勇絕人博冰經史善屬文學多三百斤類以聽為積零将軍 経地之十七り 號二旬之間有表五萬遷都在國城明冒歸之者愈聚湖曰首國人長恩 股國舞日漢軍等宗乐和二等 曹國黑國之○十一月張方級帝邊都所來也○冬十月全雄自稱成國王簽二等帝國號大威,對三西也等特新女也○冬十月全雄自稱成國王簽二等市國號大威,對巴西也等特奈何擊之淵曰大夫大當為國高國武呼錦邪何足效哉宜等稽看曰非 相好是天奈後而使我後呼輪那之樂也師里問想我之無類可以為援不可以不軟将發在擊衛里隔絕到官等諫目官人奴據鄉我今其骨肉 では一下のからは、重真目をしると、り目と ···· 中国等不過侵較過 縱盗中原縣懷二南沱沒房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與城珠可彌(學是東為五部但大率皆若晉陽賢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 劉淵問詞去即要日不用吾言是自再清英权才也然若與之有言矣 其禍尤條親諸淵應可察已 監假中國之位稀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 百年然大祭舊好聞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 地統中國民稱中國罪如副沒者也湖本等奴種卷中國歷三朝数二 自節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煩昌難以驅過魏武雖分甚 而已盖其種類自藏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為華干。未害城中國 **詞配告之溯白額請除官奏酒弗許及王浚東處公勝起た** 八百年惠紀 四東小五之中四大之交尚不真公兄大之大子敬遣陳恢悉歌恩祝樂之以運船。南原外華善得之已父公無是也祝聞之達于洪清弘以自因弘引為秦子資而遣,也以類緣於之十七一人書き惠知 并下任 任死自致 不應○陳敬德、遠友劉弘都首別州軍事遣三至人守陶侃討之侃與數同宜速認超越等公两釋精疑各條分局自今有懷與在馬者天下共伐之與張克胜了終之東有樂觀之以分猶外清訊在其集備住意之財也謂疾應為變此亦穩意交關自效於下在者也故說懷勢告樣妻王日本表與虚為變此亦穩意交關自效於下在者也故說懷勢告樣妻王日本表曰自去或紛亂構於群王載籍以來骨內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 國外親立人黃衛是是也職後為樂帝, 之大宰願殺方通首於此行前地不許國國王調再民也九月天史到一次官職我方通首於此行前和地不許國國王調再民也知此我到起兵討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佩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佩與城戰變被之 郡又同成舉吏或謂弘曰仇脫有其志則則無東門矣弘曰仇之忠能 王稱根一斬而絕者豈不薦萬相遠於論至於此則知平動真於粮臣有甚於又也醫朝措置華認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訴諸吕而後卻奉 寶氏目 地王倫既殺賈后因以襲帝晋之大臣無以制之倫既伏該後 州和督新城公副弘平是時天下大亂弘專替民選威行南服事成別故社稷之充不統運而安晋朝無社稷民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义計問不知是又一四也人既死復以成都王颖為望太弟不知额又 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聯望有種子也選降扶四等收軍死聖之 本實軍不降職後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馬斯而天聯又殺之 **赵大克西河都鎮王洲達到權及大克取底氏香聯老西河** 平在八月東海王越與太宰順更相攻撃鎮南将軍劉弘上之十八月東海王越與太宰順更相攻撃鎮南将軍劉弘上二姓之忠良潔不法其別見東有不更二夫之烈夫婦向死上姓之忠良潔不法其別見東有不東

の幸之世 P 王華沒看無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净為政撫授新傳放江東歸公馬〇散騎常侍九軍府政事皆與之孫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醋為從事 犯法鄉依節斬之從母叩頭被之不聽既而衣養族哭之曰穀卿者死州 尚聯擊破汲桑石勒聯凝威名甚盛用法嚴峻從母休之奉養甚厚其子 失曆乃使等躬追循禁二人皆應命而至以獨為美國內史禁為軍司加 導因説春日顧祭賀循ル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 求為所輸不許の吾不以王法其人将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旨護後 親信母事咨馬所各論豁謝素輕為人不附名义之士大夫莫有至者。 職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於司馬懿之條諒於與過之上不保毋后次不保要子終不保其身食對中毒弗知其端以此三兄弟相屠羊后太子四察五後莫能諮問東奔西原受制於人 一至后懷帝始遵信制於東堂聽政母至宴會軟與群臣論我務考經 将軍軍職職分務。都督務門鎮運港南以安東司馬王軍馬其工作、不書語等故事也以入自己其無思語等及〇七月以阿剛王南高、東東大東雷心度事也以入自己其無思語等及〇七月以阿剛王南高、京嘉元年明代書三月立南回王東第金馬皇太子太傳起出鎮西 門侍即傅宣襲曰今日後見武帝之世矣 下無優而易集故云賢也 書〇十一月帝食姓中毒而所越之緣也侍口所屬廣首惟於即以手書〇十一月帝食姓中毒而所越之緣也侍其十卦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後事賢維勝也即從事即皆書 人之功如敗則日老子之罪每有與養子會守 事被聽告太傅越召太弟熾入宫即帝位華后曰惠皇后立如深 懷皇帝 锦斌字皇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城素好學 重帝昏愚不辨枝麥買氏活管政出多門忠賢路紀總被得去 故立為皇太弟至是即位在位大年為國到順将執歸殺之書 一十。〇楼諡法慈仁短折日帳 公香辛惠紀 京は 日食ごちありらいとしたらしたとうした。 日食は緑浦云無下箸夢子劭「何き」な 難次級死兄高兴之曰我祖其殆聖子。曹日食萬錢循云無下箸夢子劭「板祖来経謀之道」也交列而已後嗣其殆子汝崔補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林祥」 謀し道している。 日本日以 同州前斗生育事 引服務初 世史類編巻き十七 豆 田主上開創大茶吾母宴見未常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貼灰孫 慕容見音目稱鮮甲大量于就自愿東此居大辣城及而世慕察的於蘇 定定配置根方伯宣得文武惠貴以任之乃以第至為期州 一餘人帝但嘆息流涕而已經何會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 勒之後澄遭路及之後教之反叛則發感倒戶而該許曰躍曜島鬼遇以其兄弟相平而為依死耳失既為鬼寧免獵殺之祸或厥後行遣石丁南湖口縣濟者多矣行為賈宰輔不思經國惟思自全乃除营三萬丁南湖口禽獸之居惟较東有三震盖鬼性最校故道避最深而卒不 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也 司致堂回王行當東本出歌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禁無一解及 不州利史語之日前州有江漢之 同国州有首海之後卿二人在外而 規脫獨欽既不得免死於排墙之下係聯聯的發度當知墙之為實而信至官員為三公所歷喪我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刻方且除营三盛 食二萬級及第機處次像无甚及末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在之為虚也豈不深无後世之敢哉 三年禮詞或太傳越入京師發中書冬緣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級等 速慮如天下将亂子孫心 和質埃第

医何會非 也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制、五行改其有異後為夏從漢至是行竟為 至大國其無礼肆太傳放平土四王行等奉於長完於東衛石勒的輕騎 編巻されて一天音便帝紀州美的事後 即排號其是使入接京師带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收後則 湖平太子和即位和性待息感機權重不利於已車共攻聰于單于臺不原門四年爛熟坑料應七月傷隱主湖寢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由是奇之與其於賴某以賴恭賓則為納以賴曆勒之惡舊其首縣矣,乃提創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實數以策平勒已而皆如所言 及動物口東方請所親曰吾歷親諸将無如此胡将軍者可與共成大業為謀主外門諸胡賜多從之初張賓好請書聞達有大忘常自此張子房 我 所坐之幕下間以图故初具禄院問致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度 粉實以自編書拜選至奧衛勢人至析步行不崩城脂藏執避之課國可罪空國也空間討議而以收析外越之無對志甚美越進無空 國名為討覧養婆悉為佐東名科勁卒咸入其門於是宮首無後守衛吹干四英何 與大舒若此他何是數數 從而和之斷夜帝室委棄素 王乾神色優然顏可之日今日之事何後紛然甚就嚴懲班紀 初以蘇稱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那破壞天下,非君而誰我人畏死多自陳还獨實踐情不預世事內勸勒稱奪號其以自免勒曰君少此些朝名益四海月居 掠の漢石勒擊并王如矢送冠軍人傳越率共討之以行臺百随朝 腮即材和而代之〇京師戲图日苦大傳越達使以羽檄徵天下兵數 電石勒冠配應常出來至十餘萬因集衣兒人物别為君子營以張賓 且身為宰相知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思臣也 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僧後使于孫承流平以務者亡族 勒謂北長日吾行天下多矣未常見此軍人 明安在外 打墙 死折 似乎の数 《朱寶道即将軍其受之動報書通遊名馬珍雪學禮其使謝而絕之〇周顗奔柳 惠帝府平后惠帝於軍城封平阿公都王為夷致職事臣屬始以門钦與定是追執之職自西明門入發太子詮發極諸陵雙官朝納阿東夫暴盡焚之未發彌及職等經至吳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 石勒皆引共會之来至慶先至落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見并於常人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路安王曜惟該於超其即北分縣掛城府王獨選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安將其一萬七千寇路遇此及同國曹共前便東等巨如殺大承方且俯首之備之不收一代人物果安在於 我也成敗之數有如呼吸吹之則寒虚之則温今相授侍中領護因好 編奏で一二一八冊帳冊紀州其通る世 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盖得主則為義共附逆則為妖衆 人所掠黃與其母王氏相失劉認得之遣使送於勒因遺書日将軍用兵 田氏日為呼堂堂中國帝王乃為胡夢所執封平阿公传然受之而不 擾高之後東海數城專政故無坐属之暴而有流亡之禍矣 知君死社稷之義其馬中國產也甚矣書之以戒属世 尚於回樣帝夫資清劲少者英歐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 王術風流相尚清名盖世首為三窟之計今乃馬獨奴 者此人也吾為 浙

15 a Jak

夷吾江东 英級之色 終刻不見 上野無力 一放為陛下自相驅除此始天意非人事也應害O張軌道在請使與書徒 異惑帝室就從之鬼機関中共享動表主の憲太保劉殷本殷不為犯領兵諸長至者執着打雷此为為人臣養建府原州王寶馬魴說就宜命将出師編巻之十十二次 香焼香 記 日我以中州多故來此來 事退請戰日向見管夷吾稽中無後要美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頭 作自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管成子孫曰事君當務教諫凡人尚不可面 觀宗衛玠皆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全而單弱如此将何以潛既而見王導共論世 2、東京 東京 オース 論沒若謂之及不亦經子感白馥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本中意識見宠城滋惠欲移都以許國難執政不悅與共計極死奏瑜時而落鄉 富力格以 應即太子唇零佐多游事自免來軍陳聽言於唇曰今依属皆承西室餘 |店不從三王之誅励王倫也制已友格以當功自是循而用之類|日黃國紫養芝自高是前車已優而後車文将簡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 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類出於寒微数為正論府中多亞之出為雅郡 断僧以即沒格乃至全京佩士卒之見行東委奴隷之門非所以重名福 王繁遊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獨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淡淡不能存無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後 又事長沙王又又事成都王額改更君父有如傳輕後雖輔佐元帝功 崇玠之故愿傷史之所未辨也史綱一筆一削以正之 遊美外 教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者粹乎監真之尚旨此 不補罪矣於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絕王 而不書宗何耶奈及禮不臣始事具繼事晉既事道王偷又事來王問 人也譚曰然尼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發也心唇以陳顧為 漢劉聰將執而弑之壽四十八按益法在國遭委自然。 帝被廣置定奉為太子、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 請案字考在云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懷

海州村史 看主仁有 不公可信 石勒奉盖功名也〇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沒沒謀稱事號石勒欲襲之問於 秦光也上今道民院遭發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将出師使如被者統之以後 問題我看 作王 で ·高可州於阿主漢同樣中夜間難鳴斌蝴張党曰此非漢聲也因犯經真。○左丞相席以祖此為陳州利史初問國於承祖此少有大志與劉環 國豊民安全住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配宗族汝何疑馬既至處大 任業是與其兄武子開擇所主執目慕容公衛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 領洗取つ十二月日勃養更泰長於王友复其蔣尊虎白助汝長以明於也關院起名鑄兵祭二千餘人而後進現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着粮食家渡江中流擊楫婢而誓曰祖以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逐級刑判吏給千人應而三千疋不給經即任時使自己暴逃将其部曲百中原郡國豪保必有望風閣獲者美曆素無北伐之志以此為舊威将軍中原郡國豪保必有望風閣獲者美曆素無北伐之志以此為舊威将軍 及渡江南以為軍路祭酒业居京師斜合號徒言於於日衛室之亂非上 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美术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主不為而讓子也凌善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于春曰殿下中川壽望威行夷夏自古 天順人早營里称勒本數数下如天地父母数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 英省看清達舎人王子春奉表於沒日勤本小胡遭世機亂流離七厄竊 無道而下然叛也由宗室争權自相魚肉循語強逐使戎狄乗隊毒流中 於殿下額以帝主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強故也又何怪乎沒大悅遭使 相保聚以放性命令獨於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後誰頭殿下應 和現必喜我之服而快沒之亡終不救後而襲我也用兵責神速勿後時 惠手勒曰然質目劉毘王浚雖同名置臣實為仇敵若修成于艰选符請動整門而之殺王浚初勒未發發質回豆非是劉琨及醉啤寫煙為吾後 三年職籍中正月石勒後這使奉表於王浚凌益騎急不設備二月 八哥熙帝納 汉 有性を ニチ 中中 能事思 開城致力 你必是你 世史類場卷之十七一人音感奇紀 得予天丁 の過程を通過では事故智労耳、我致養為期後这樣と異常知名 「八過程優逸恐不堪事故智労耳、我少恭黄孝兼范達過之我母妻氏〇八代刑無事報朝達百種於於外春運於於内人問其故答曰善方致力中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不拜而出動謝之待以客禮勒曰吾不喜得區州 沒将住等語軍門翻罪惟裝黑筍總獨不至動召而讓之對日高等世事日初等大坐實才南位清智一不敢将了各住真君子可引正近二日車 事權強共坐觀本朝便獲軍不敢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言逆子即斬之 下不足定也充日月為圖将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家公恩遠死為幸曜 之刘嘉言自至何公賞也宴依從之宪遣将軍王該師水騎五千入接限之千全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指聽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来而行 **巴朝荷其崇禄後猶留之潘臣故從之不敢有二明公苟不脩德表更** 安且选諸那直計招拜定都督陝西諸軍事 秋七月原到曜的死地運至區陽復将軍事无深線飲之酒日書得子天 圖友蓝目前書張軌道首襲入衛先又書張軌達兵指天安先於是後 書張完達兵入搜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

集事 州北道 天下小 異代先代 學者以在 1000年 で 変是张大建多而已朝日於此惟日幸之盖亦惜之也之配置平氏後為進北江大連于所名元就王之事繁華不順有征到之間等不完成 日北征以曹運指期斬督運令淳于旧之康及贈其不中站出師憲次後日北征以曹運指期斬督運令淳于旧之康及贈其不中站出師憲次後後継述帝於四處軍主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侯先自殺斬絲子市殺継述帝於四處軍主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侯先自殺斬絲子市 丞吉明 雙百吾智不能 語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賊屬乎乃自 為教之帝東羊車肉相翻暢出隆群臣號這樂車帝亦於不自勝御史中 午說曜日若許納以郡公者請以城隆曜斬而远之日帝王之師以義行 因实口設我事者類索二公也使符中不敢送降於於雅納潜留敬使其 死義不獨生且 絶城中鐵甚帝泣謂光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 也孤将兵十五年未當以說計敗人今納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人也報相 為懷安使時間大司馬雕攻而長安外城勢允索納退守小城內外断 各重海内礼法刑政於此大樣國之将亡本公先頗其此之謂乎故現煩憂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依虛曠依阿無心者皆進住者以苟稱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空空為高而失勤修是以劉而縣大經談者以盧荡獨辯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故濁為通而狹節信前案統德之人鄉之不真之老風俗湯稱好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 下所以能長人用此道也今晉之與也劉基立本因此於此失如以下所以能長人用此道也今晉之與也劉基立本因此於是一天野四晉之亡也樹立失權付托非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失 音首帝而司馬之裔亡 平吳之功而如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籍戎狄之有震義傳立劉阮籍之行而實權數崩他之由察更統賈充之學而見師尹之多解考 殺之言而得百官之和核傳成之奏錢神之論而親罪路之彰民周國 禮奉之〇十一月遭到職而長安帝出降御史中本吉朗死之國封 勢如此雖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循惧致亂况惠帝以放為之德臨 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日見女也亦聽自我 九八天の年之。二二 所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七終 梨中原發臨生民種態成在流血成洲数三百生益不哀秋○ 樂中到室骨肉相發胡羯氏笼蝉甲、中鮮年華家屬謂五朔此事奉其樂到金之學姿之中獨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開關成於完 為一凡二百八十六年至隋開皇九年已酉天下 開基之始不為這圖宗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時為不辯派麥聲之萬 原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称席卷全長續高備服恃其治安先于酒色 去非命世之惟才不能後取之 年自己酉至洪武次申一千七百四年計十八甲千零二十四年 〇右西晉司馬氏始於帝除乙酉起两成終愍帝两子共四主五 一 コラケンニア 矣

数比石黒之 兵和助 作兵成在平勝〇張寒追司馬韓樂将兵代國門義 山何初是叔父庸為西海太 丁五選武元年 無太國一并成八國門新大國一九三縣國晋故王惠帝 おける モ 天明入在漢等師安新一萬東擊漢漢等草不能進而遂口二月潭海震陽太子李林所引為中間長於尼遇請為先鋒入接是以其老弗許及是蘭悲憤而卒宴道輔 世の動稿表之十八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八 丞相奉統撫萬機庫素服出次擊京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己來乃即丞相應即留主在弘農大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應題稱受愍帝部令子產有教當這种共相助殺皆彌羅幸進掩擊楊宮暢僅以到免〇三月設备短欲夜擊之士卒皆幾懼乃遣其將郭詢禱於子產相使巫陽言曰 矩擊敗之初遇到畅即在三萬攻飛勝死未及為傷乃遣使訴降物不復 朝詩練舊事有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儿有疑議皆取次馬 勝覆之所至鄭夫人本無文然是時承要亂之後江東望到了杨久官中 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楼春初鎮江東頒荒于酒王遊來諫京命引 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我夏便把通而生元帝,然則元帝姓牛,而行籍也晋時又有牛或馬後之識,故不圖有并他馬後故宣考之前史敢元 晋宗佛姓之尊亦大矣東晋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即必以胡弱交侵 機中之東謹按自司馬懿啓對於晉傳至愍帝通及七代此石馬之數 阿致堂日魏明帝青龍三年張複都谷口水涌雪石五圖有石馬七及 王愍帝遇害乃即帝位節儉受言相安江左及等主之末忌抑心民往鄉相願於於雌雄龍初為安東將軍愍帝摩漢始稱晋朝王觀子如夏侯氏所生實出小吏牛金岁其一笔肅州及武東晉建奪中宗元皇帝牛摩宇皇曾姓司馬為文宣而懿之曾孫郷 陵按諡法始建國都曰元 王氏及致逆敦之禍卒子豪疾在位六年壽四十六前發走了 八音元 行紀 竹真聽成样 ○東晉元明成康雅表共 而典的之以征諸都不是無辭矣,風從之亦造便勸進〇十一月征南軍司戴起上 何而主非。非義不濟合衛室雖微人心循附之宜遣便江東京有所尊祭後使大義可知 注倒行矣她之王以慕容廆為龍裝將軍大單于處去高額回勒王之資 在前五中 秦未前遇感勤進前衙口管称雖表天命未改音第三功河到使卿延察 医肾早期现现经避相與歌血盟巡血縣省歷之 用以翼戴的管理遗迹酚虑等受到现象容愿皆造便都追颂教正所是我恨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他既應該受到现象容成皆造便都追颂中国也完美以而合而書之者書處能尊玉面傳改為兩頭影城五王史何為記此曰此固胃姓之藏也 而三班 周青上五鄉之上號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父今梓宫治經上, 撤去御座聘叱續曰帝座上應刻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 再議立,而陛下高縣於東南此所謂提議而被大也王循不許使殺中將軍聽續不許紀勝曰間民放絕於令二年兩都橫豫宗斯無主劉聰編號於西此茂奧大班元年,然祖別報縣帝古問至萬風主縣綠卷廬百官請上專號 梅化館 持ち 王粉城北 未这種常未清宜開延嘉點訓卒歐女先聖大批副四海之心則神器 女適哉由是忤首出為新安太守王逐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 姓司馬不治徐知語歸姓平氏之為實也故曰五馬慶江一馬化龍 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典晋至垂林百年終者夷之然胃 江左機弱若不愚依舊業安能係易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失此亦乘

野高不多 周本能 斯不同與 新 斯 斯 斯 中写到海 一千良公 世元類編祭之一八 你非常 心勝為神父者會失以則以提情好日度朝新順動帝竟已馬節性主卒抑於及情好日度朝新度之馬節性主卒抑於及情好日度朝新度十一日本的北京之上大致後者 香港書館現馬內應為匹權進騎所保時現不知匹禪少書示現現日東中港、初班世子群馬段末松所得未松厚禮之飲惠之東正禪舉達使容室稱書○五月段匹禪教太尉庸武侯劉現與縣緣與官前縣機與北京門之和曰明公佐輔軍使網屬在所何線採聽風開以祭察為政和退河三司導達後事行楊州郡國逐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将失獨翻和無言 言於是日南陽朝褶雨唱聽者忘大體而要欲自尊必不能成功首至近與於是書時度以於一言時生也也要可謂世為於明治於被卷都尉張說以一言是此二十一人時之緣則〇張吳遣便上表與名家沒輔非書賜太子為諫曰申錦刻溝像化不及雷聖心太子納之〇 元風格峻藝善歌老莊命器重之時其妹為紹妃使元侍讓東宮帝好刑 日日近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曰衆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及長 百日近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曰衆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及長 長安近値聞人從長安東不開人從日譽來帝奇之一日語群臣後問之 五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切順無當有使從長安來帝問長安近日近日 親且有名德當師天下以奉之英從之意子門然以秦表請軍康此至帝 已即位然完竟不用江東生號猶科建與O加王道聽騎大将軍開府係 五起子三時未知紹讀之意耳五代劉崇濟之謂立臣曰朕以高祖之縣為所次命書與名紫不同今周萬所言與野詩同旨國不為無見然常克己萬節医主年邦於是情好日後朝野順 幸其係人心讀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國不得與其 業一朝陸地,今日位號不将已而正之崇雖借獨其言鹽亦有理此網 他妄自尊大者心也 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也而無嫌者正以 一方不 門間養を免す /故母公而忘義也 品有語語 目於婚之前建康也其好催氏固止之 暫絕格而去既至要求这命朝廷 至忠、我馬方温橋表現立巴帝室家被身亡直在接恤後數成乃加贈太尉监监者未長疾有之城皆掛門之罪置称這則卒之帰繳死而不為其守故君子於監於之與幹罪之復以心帝重見并可加然不思典方失功之養沒至正學准重現抄無害現意會代那太守許問書者訴疑匹理事世正哪収 散射件即 **旅炭凍す** 取士以本 之言 無其空市以王敦熱利州刺史〇記州郡秀孝後該經策時記郡公柳町正士各別仰京市以王敦熱利州刺史〇記州郡秀孝後該經策時記郡公柳町正士各門別編大之十二、青元帝的司子天所以假動應之原二帝者亦暴相當美天道之時東新大之十二、青澤東六天帝也天乃以假動應之原二帝者亦暴相當美天道之時更期總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在中國得罪大中國得罪 一部日今禁逆未與館軍奉迎樓官猶未得進暫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和不許會與死除散騎侍即暫開母亡阻亂不得轉丧固讓不拜若請此疑 四雜荒弊力用武之國不可以於人官目自分多數一次以外,與無於八多州刺史周該擊斯杜曾王敦忠周該藏名從事即舒敦朝山鄉縣,○梁州刺史周該擊斯杜曾王敦忠周該藏名從事即舒敦與司爾灣有個禮子大政以已屬於於文既而罷之轉變以嚴元齡於與未職已經三年 漢改稱過光初二年○後並高知石勒元等部即那恭王為皇已經三年 漢改稱過光初二年○後並高知石勒元等部即那恭王為皇 陳得失御史中丞能遂上既以為桂宫未還不能遣軍進計一失也群臣 古之取士教奏以言今光禄不該甚遠古義又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 至計學 學數挑戰勒堅壁以推之十一月曜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 喬不得已受拜○漢主 聰平太子·樂主新學執祭於而代之劉氏男女無 悦人心,州都秀孝至者不談皆暑更部尚書陳顔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 不以警賊未報為此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運官惟以白望請託三失也 問為趙公十二月漢将軍喬恭計斯里斯之 長首斬東市祭淵聰二陵斬聰屍樊其廟目號大将軍漢天王石勒引 貴是以十不濟務養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校亂難矣先是帝欲尉

主状でス 前中世界数學後勉在後期鎮庆縣此者在多境土漸展的办法鎮西将軍逃在軍門中世界教育人工,國門清社稷之臣美共悉罷諸役〇七月祖逖鎮羅工於納南數府造兵工課人以有人可謂知河原勢即明與市道納城我雅下部曰二侍中縣縣有古人之外大夫越王曜作即明親及西宫凌霄臺支營壽陵侍中高豫和被追為鄉族也常然之道使随義拜愿為安北将軍軍州利吏〇五月勉以為豫和 世史類編卷之一 衛等人 不降干後的勒斯之送者於此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軍之惡猶吾惡 在米班取電車,过天之果及來飲捷米較至運應在稱應之成德賢為皆為之用 歌補然後言工致不能制〇選主曜徒都展送改國號趙沒華子為祖之一百善当曹監可以實依犯訪在軍處務表訓其沒有團敦之志守每有缺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子曹等解并王環王梳遺之訪抵之于他 刑為此情祖父墓置守寒二家因追此書水通地不門重建般祭內史問以南多叛後趟歸于置此線兵積穀為取河北計後趙王勒惠之乃下幽追士年同其告約已務施前度桑撫納新附雖寒殿者皆結以恩禮自河 民口陛下開基聖主彼一國暗夫彼青為帝王婦子男三曾不能在妾時一知用東京行至一該回敦庭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住士恐非祈即才也永曰公未见好可患帝后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雅門军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三本》以王敦有異志欲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左将軍龍王永錯為爾州利史,飲有養養。在於一段,我不能制○選王羅從都展安改國號趙以軍士為祖三一人妻養養地人分熟落如也有識皆稱其菩處與疾而敦蓋廉不再。遂構嫌隊○帝 右候而不名 龍縣竭忠王室故使臣為里歸誠今臣不这必孤其向義之心使解於討 朝廷始重之帝欲黄疑疑曰舊京淪浸山陵學毀名臣宿将莫能空耻獨 買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極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 也必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此者此行不納禁請将不使暴後趙之民 青元帝紀 明漢或動者被動物亦惟 教養養主 軍事劉隗都督香條諸軍事皆假節領狂名為討胡廣備王敦也興雖在軍學別之順此為也乃聽之鎮將鄉一群七月又戴淵為征西将軍和督嗣家漢并與漢諸等也乃聽之鎮將鄉士用樂永躬自像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即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惟而學此語無 道術 要快 世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際將有內難如大功不迷感激發病是月至 **才獨**不仇 州為褒 苓 世文類編奏とナか 幅奏とすり、 者必常に、明章は、明章な、文其弟的代之地公戴湖。 で貞善之志也教怒の九月、豫州刺史祖逖本、父其弟的代之地公戴湖室芙静海内隐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衍竭服脈之力。效之以 後鄉以李陽為都尉後趙王勤老君成鄉者傳飲飲勒徵時與李陽隆居張皇為縣使好人攝息不敢動又何必快快發病而丧其驅弘王致新以應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亂将作尤當訓明軍旅 送第約為西平将軍陳加剌史領巡之東 於確也機們士女若丧父母王敦人懷異志聞迷卒益無所偉十一月以 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以河南也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意 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談敦遺隱書言欲與之数力王 馬共天下後教目持有功立宗族種盛利益務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既 數率相歐陽獨不敢來動曰孤方無察天下董聖匹夫子遊召與飲因拜後避此季時者者居科德三書子之正是 的致堂回開造也藏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的致堂回祖上雅條機忠養有智暴以行之亦目古難得之不惜其未 兵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歸納印行角巾東路何往而不過,我又兄

白黑鄉百 照教徒這主傳動療說中自己大将軍以私機既蘇稱其人向頭此忠臣義士竭節水數曰音其死矣地荒民暴勢抓接總将何以濟然得死忠養夫後何求 世民數編奉之十 動帝盖珠王氏帝本部晚始有懼色司些事率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話車不能從三月敦城管頭於及 日帝後戴洲劉隗入衛軍或院至與可協即以於村魚之肆美莊子見幣中凋謝日照并斗之水以清政沖月日侍報次則開圍目解矣不後書曰足下能祭田電赴循有所及管其紙疑則宋我 文上表明其無罪言言切至其子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其朝服召見之事 後無曜日時人獨為三日僕財康荒日周侯本年而開成德之東起院出行此不與言張繼之為東解在言抑又甚矣無意言問頭為廣射起院出有在門又呼之前不與言願左右日今年段諸族以取金印如斗大繁射 要城固年產發戰死其卓亦過永書動之且云當以矢出門口節敦歸路 欲死也,教童可倉坐有免馬奔敗之将平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 池不完貨儲又關人情震於或說永南投陶侃或果據秦桂不白吾之志 顧認以最既見常言事思誠申校甚至帝納其言罪喜飲酒至醉而出事 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戸侯敦遣恭東桓罷說熊王永請為己軍司上疏罪状劉隗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将罷堂教建往逆今親帥六軍 日本 人民田 おとは 大学 人口 伯仁 野以百口果柳二年 日前直入不至行罪周詢将入節息中少之日伯仁 野以百口果柳一年百口頭直入不 的商侃同起兵既昌城中傳車事至人皆帶散敦達魏人即失攻長於 一府也公受任方伯奉許代罪乃桓文之功也卓言始失必重极教教施状 楊然城孤社員依此前近君息敦然日在庸才堂達大體逐奉失不同 八百元帝紀 即既好那将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殿曰院疏即此所向以其王承其早移檄討之致分兵寇 表沙敦如此所向以其王承其早移檄討之致分兵寇 表沙敦而其不是之縣而皆帝則未有異也一旦奉史的陽仙縣以後鄉四華五月王敦華兵及王教父養人之也,由 而死山西 股而五年 原教育取矢曰即可謂能言言獨無所惡為說致曰周顗戴消管有高名足以惑以為於致謂佛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以為於政則獨佛帝令公卿百官詣居願見教以致為丞相前督中外諸量錄尚嘗養醫無緣為屬盛德事失辯該後數帝命內勝劉應戴淵帥表攻西願陽陽俱敗傾緣 万様の 東東地死 衛軍之中 首此及交教竟不朝天干而这個昌 人議方寄柳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那以事為前鋒大都督認日華以大表城 奔州殺之帝使致弟花旁數花素與劉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教教見其祭者不順正當樂願又不答 日與不答致逐遭部將收頭觀者皆為流場者又日止應令樂那又不答 日與不答致逐遭部將收頭觀者皆為流場者。 《《《八於之恋》有百數之憂較然之從答問導致日周數商北之聖賞 馬盛德事奏辯該惟其帝命了協副限戴州即果攻石明杨陽但股場為親可以吾為東府節假之東将軍都特緣將致援石間數曰吾不接待 乘榜不救罪五政帝府死罪六受致司徒罪七任致後鎮罪八及見盡獨所将相击牧多出其門顧罪二新任殺關罪三使彬請致死罪二任我属所治祖致及罪二任殺周則吏謀王水死之五月敦後中皇敦既得之素慢落甚四方司款多入其則吏謀王水死之五月敦後中皇敦既得之素慢落甚四方司款多入其 能殺汝耶專勒形起謝松日期痛不能拜且此後何謝殊無懼色等後料 楼間之彬曰何笑伯仁情不能已教怒彬勃然數之曰兄抗佐犯順殺我 東亮鄉謀而敦之出死乃縣機不救罪五致帝順死罪六 檢中書故事乃見類校己之表教之流涕白香維不設伯仁伯仁由我而 忠良國為不執禍及門戶矣醉氣陳應然淚俱下敦大怒日前以吾為 致其幾一失也觀較導甚切及出門呼之又不沒言以放其疑二失也以其幾二失也取為照將見奇事呼求致而有較心却直入不額以一一日表而死一語惟之鄉雖有益世之功欲免趙看郭解之殊終不謝日中我而死一語惟之鄉雖有益世之功欲免趙看郭解之殊終不謝日中,雅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疾所當國數其從兄也以王氏失 險致與日鄉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疾所三事惟不同原心定罪惟其所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疾所三事惟不同原心定罪惟其所曰解雖不知其非故所殺之遂疾所三事惟不同原心定罪惟其所 不輔口逐級重公春秋書看紙其君客有毀部解者解客投之公孫弘子輔口王敦之及王尊不能無罪也普重公欲接趙看看出年其弟郭 四月教兵智天沙浦州

· 有如元帝 展子 其等难天下 高衛之道 先武亦用 即位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崇未後而禍亂內與〇級尊生母衛之間後發然夫〇十一月,帝憂情成疾順司空王專受遭詔輔政太子絕時祖述民至後國是教師團祖約不能與退屯縣是後國逐取陳唐納鄉 数十郡而丧之不恨也指数千里授三将不惜也雅水荣赐瀵死不褒非已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权非己之城邑故高而得汉肆意而爲之降亦崛起夏ī麻寸土爲之附兵兼共也異秦集也城邑秦之城已也驅 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也之所愛輕則勇重則任此學天下與故陳水爲回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夷亦其勢然者几人之陳水爲回自古學天下者常物為次天下者常雖唐人有言神竟以一旅 又断一一節之中外動進柜而弗從及歌帝遇害始正位號亦來乎知節 横公致繁假般於脫救之馬郭之惡不及言失而亦動之自取禍也既不與部言仍曰後踏賊双則顯然連及於鄭以雖其恨三夫也卒 **题右長史張獨率後制王勒哭而働口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奉吾右侯** 武獨能也於盧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先武亦以高帝之通用之也 而将失也故曰是亦其勢於也三代之後中與之功莫易於光武堂充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備偽維恐其用之 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騰燕其會之餘亦足以詹夫而浸齒不能歸侵也以匹夫華夫下幸而樂則帝不幸不東如彼何於亦不得不勇失而 天下之所以異也管運高货三尺之動五載而成帝秦何其就也蓋高 顏乃生視神州陸沉留不介意方且陽為出師遭延不進逐使河南然 其才不侵志展非遠侯帝家慶定不聞勤王之奉愍帝寄委所宜動心 者加以天性簡儉容受直言詳刑簡化史稱其光美中與非溢美失然 東建康亭遇獨等為布不文教在河即受其勇鬼欲証以不孝一也及程遊代之每機不合數四右候於我去曾非酷平流深獨日 左在借 る晋元帝紀 那五 · 擬之敦日當之時を撰交為整日文夫當死生以之教惡其言不復見整日於明清·與此時 司帝尹縣府曹清之武於失節之士屬於政立失節 安能世級期編卷之十八 · 心晋明亦此 世史斯編卷之十八 · 心晋明亦此 正敏初線 公出柜戰日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職有年矣今職自王逐近觀公此奉當 於事何病馬也就就寒位調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致移鎮的歌屯于國為司徒少猪何教以之也因其作同門美書目預緣州牧以順門司徒見為司徒少猪何教以之也以其行門走書目預緣州牧以順門司徒見為一大軍元年獨先初六年四月教務中西縣不敢目領楊州牧以王華 騎大将軍錢風謂敦曰此有不諸便當以後事付應和敦曰非常之事 王敦疾甚續部拜王應無升以應為職為武衛将軍以目副以王合為聽數教後及秋七月王以等帝親征被之教死表清其軍錢風池充伏誅初即的大寧二年機戰如此年五月加司徒導大都首楊州刺史稽諸軍討 立信男之賴以副秦龍之望力雖不敏勢不可以不出成司書乃出电石 敦欲為遊王彬諫之甚者敦變色目左右将殺之彬正色日君首嚴殺兄 期外造使稱潘曜封及為京王 近秦亦安帝訴討教〇題主權西擊原州原州大震來軍馬及勘張党都 人所能馬且應年少量博大事我死之後釋其散表歸身朝廷保全的 謀逃過至是即位卒平敦亂不愧孝名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崩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惟觀之可謂孝夫聚皆以為信於教 **墨武平陵按證法譜照不行曰明** 恋水而下的

要動或發與何人溫太真純行酒而敢不飲物與較别第四横流出開後入者三 就終十七四教終别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物偶解以手放擊鳳懷隆地作色回 日孫町の 世界 京尹明歌 例此為判 **严集资**均 世史類編卷之十 下計の上 王周戴維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本用導養乙五月以因促為征西東死節周礼延然下委議以為歌湖事異當均何以勸追王等司礼與雜己與三季機就切私非二月婚故雜王以戴鴻周顯等有差都察以為周 元乃公安前運節几在人臣誰不情數事一門受國厚思今日之事明日 高帝母尚氏無人故帝亦願外氏而斷覆云耳不能自将以元合即發五帝母與舉出也永遠人起之不及。與平人職一日黃頭輕早兒未即日中致時代帝自此致華野惠夢日來其意當悟日黃頭輕早兒未即便都填坐寶日明公起事編以不久數大無日都壽英何寶田命蓋今日存在不安之一書騰記下敦府列敦罪惡數見記甚然而為轉寫接數發有否言於是尚書騰記下敦府列敦罪惡數見記甚然而為轉寫接數發 产咽喉之地公宜自遇鳳薦為為為蘇敦不許獨心已既去而鳳子後間 **東東言談教臣温** 即作亂敦親任温香香乃緣為勤敬時進審縣以附其依深結經風為之 大将軍都督前随等州諸軍事刑刑到史荊州士女相處仇性聽敬恭勤 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 与其深武平,周光新發順自接近乃發致處點出免發其衣冠認而斬之與於大破之斬其前鋒何康敦等今我獨力行因作势而起因性獲用是 弘雅為六軍之首軍馬巴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帝乃率諸軍 加春色何得便兩相錢橋至寶墨武以致运訴告帝帝與京重計計之加 後周謂教日獨與朝廷其容而與東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亦醉小 養每日發世儀我精神滿隱原聞之甚沒會所為尹缺獨言于教日京 一院律下計也周謂其當四公之下計乃上東也逐與光才定談後致死 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語曰司徒導以大義感親循将百世有之児彬等 八都督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疾軍平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敦信死成 ~音明 帝紀 獨等帝至一一一人情切懼其過合書司聖主德合朝野 常語人曰大禹聖 在間間開始分 市局市 撰之匠社 全 展 所 泰 如 王湖 1 世史劉納老之十八 秋七月帝府帝明敏有敬断故能以弱制強該剪姓臣克後太茶太子街夏養心回清給官將在於清貧暖事師與能動第半此可謂發生中直及桓温伐獨文以侃所貯竹頭作丁如炭船其綜理微客皆此類也。 王所少院子謂曰即常無關泰如含克石不亦劳手。壹曰諸君子以道 之靈後素產家裁断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句同時好故爲諸名 質養員司明帝即位三年獨能養後刑断躬珍大数可請明也已失使於通紙未定之初果非让獨之臣持十並正言在服其心不或為異耳朝以草録尚書事與更見下查及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完奪辦我 臣也大行在續嗣皇来立堂人臣辭疾之時耶項問人重疾而至太后臨 即位方五成群臣進聖王華以疾不至下電正已於朝日王公非社稷之 其所領其百姓勤於表作家給人及皆造般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等鉛 然後於江将吏則加鞭朴曰榜猜者牧猪奴歐耳老在浮華非先王之法 寸陰至於聚人當情分陰豈可但远遇荒醉生無益於恃死無聞 恢弘風流相尚執 而私送卷十盛奏與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疾不行奏朝俸 而等之人成不解所以後正會看重初暗聽事餘空循溫乃以木育布地 問其所由者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多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属詞為逐 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達頭既及自謂宏達耶有奉情者必 自棄也諸多佐以色戲縣事者命取其酒器有博精首蒲傳蒲殿也之具 所及成和元年 · 遊前八年六月次都智為徐州刺史司徒恐桶疾不朝 質養可 〇願宗成皇帝 峻之亂幸随低温高等協力掃平簡約茶儉敬禮大臣含子傳 互政曰成 第亦知大計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前發與早夜按經法安民 皇帝 請衍字世根明帝長子童華政由大臣唐亮該激練歷華久而後能以仁武濟之首称其族發光 京公 母别帝紀 都各者非靈而誰時首與子第多案王然謝紀為放

. 5

和得象 **新田** 新聞 公何 绉 原元以唆在 磨陽終為禍亂欲下記徵之訪於司徒導等曰唆精險心不應元以唆在磨陽終為禍亂欲下記徵之訪於司徒學等的废於此為其為其其為有處之以雖分布清鎮大并相制峻亦未敢變及夫何度死輕淡無謀為等一次三季領元物十年十月徵稱峻為大可養完與祖約奉上反正要雖也是劉編祭之一人 随王兼為受赐縣王宗初為南宗所親任康亮水之至是以失職於至高 原州村文觀之前将作夫逐水出為廣州朝史〇十月段西親王宗宗諸後俸封西 经处分 不能可能 星 不成數的話說,這便完首諸軍計之電城內史檀森起兵私難清歐難的頭資知祖約亦怨朝廷乃達使推崇約請討党約大喜次兵會與己十一便論唆於日童下云我於文堂得活亦我率山頭望廷尉不能是尉至山起我先於報衛書日吾爱西陳過於歷陽足下無遇雷也一步也是後達下侵認徵收為大司是壞逐不應命溫衛即飲帥來下衛強康言三亦欲 美刑方六歲が能語問無法意能無處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則夢亦為而以之初主以國疑正直鎮静柳致近親歐瞻得其阿以縣遠近之心,深疾人誅而近回勢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勢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以孫友人誅而近回。勢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勢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張之由是於美恭心宗之死也常不知久之問日常日白頭公何在完對 奉詔不若且也容之下電温為累書去是秦朝以為不可完皆不聽於是 奏者可關能急君矣的物奏欲起兵赴朝廷長史律惠以郡兵奏弱山民 易換五自案甲以待之奏為色司見無禮於其君者若應點之逐為崔今 朝 日本日本 日本 記事を 領委事派以 一志卒卒 **新城巻念** 循人對資 祖約為大科收目録尚書事温高間澤東不守號數元至經驗宣太后記誤幽議百姓與立線察鄉西以收以五導有德望循便以本官居己之石已種冠軍來親至真軍人宣得侵運收兵不放上發突入後宮府滅一空過於之十人 2公 夏五月温高以陶侃入計览書之 諸賢数力討賊則晉氏必不如食剂雖萬死循為無補與國如此尚可不完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孝頭鼠竄草開來活向非溫獨不完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孝頭鼠竄草開來活向非溫獨不完不能其失四电由是而觀召者終楊讓其产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祉人不能不能不能之表決走,但遇獨欲華振入衛三兵次起兵赴難免皆犯之其失二也孔祖諸一也遇獨欲華振入衛三兵次起兵赴難免皆犯之其失二也孔祖諸東及方其下詔之初奉朝以為不可悉乃凌練目用其夫五邊三三華後不予心慶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而乃邊領部命自 衛為轉騎将軍衛日今日當以城賊為意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 不加熱賣手 幸機獨在左右之耳必逐市于石頭和

給軍費 **在人耳目** 北京新編巻之一人 我们鄉不 不為無功 △ 日 大説 西溪城以 (て) () () () () 促在五 城不守進七四四年惠勸委通城通使妻司各受國厚恩養在效死為能府無機少分兵四層城內史桓委死之縣是於她始終該者群惟初奏聞京 情即沈沸替秋入赴回難将士奉香局越度原受開四方共起自姑親及 衣祭刑畫夜而進都監在屬陰於楊城孤糧少逼近胡鬼人無固志得招 忽此多班 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為遭將軍俞縱守國石莊等國府 府師直指石頭要望之有惟也. 老為累重遣家僮從軍副城根以給軍九都於 殿内史王舒便東水號、将共西渡郡江水是京殿太中唐軍高國内史連帝於府頭軍家令張聞以太后部論三京耶州西馬柳州便起表生 該襲擊師共詣衛衛於是列家罪状格告征鎮遼這拳形仍後追察逐衛仍循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菩聽場外将不敢越可屬慶說之仍追都替 桓侯備桓侯之不負國也逐方戰而死見家進軍至是城陷執奏殺之 帮見攻之特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庫當以死報告之不可負 若後召兵之是為敗於我成而或者逐謂仁公緩於計賊仍深感悟即戎 遭仇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且峻約無道人皆切益今之進計如石投明 签王舒來赴難場将起兵討處達督該王代前指 新州 蒙厲與太守御衆等皆應之 運井孫氏謂軍曰汝富合生取義勿以吾 君子深爲情之 機倪必翻热西上美侃在晋朝不為無功獨於人臣大節有所承盡故救稷之意必待温囑再三進說僅乃首前未發又欲延鎮向非諸人力 五送 目 實 漢注答聚華力討賊循恐不及大何坐視朝廷順樣喜無本送 一人 東海東南的城東海衛越衛佩身為督新手握強兵国本之一人 東海東南北 國危聖智以公死此其志在御國有陰無二面非他人之此軍手綱目 更逐員回 為境之則下 動植與皆以死節 憲夫以重之父子俱死一門 金逐助於渡江與問侃等食 **逐商侃同赴國難** 天师以 重職馬頭條例都將彭世平千等校之以不唆墜馬斬首務割之,衛绪事名遇物趙術師步在為人從百石冠布里在應南上欲挑戰峻将八千人 似不如是事有情色〇以精聚為所屬其情以是時官關灰爐以建平園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於之司徒等入石風令取故節尚侃笑曰無武節 侃侃怒欲西歸獨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奎地之日獨等自 可也 物多地代領土泉時仍獨計於於四國相持不次獨軍食益首於八九月商仍温獨計較於四國朝之先書配皆再其賴也納目於既以來以以 公俱受國恩事若孫則臣主同作如其不提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 帝相看號江請罪教西陽王東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死帝曰是沒善侍 四世八主合二 将迴指於公矣毛宝放養等皆動促乃分未的常便首水軍向宿頭 無旋鐘譬如騎尾安可中下於公若遠衆獨逐人心必沮沮衆敗事養 (共自衛而不放君父 之原欲都有婚三論紛紜未决司徒平日

朝史何如 の下教馬 柳柳時為 赴又不給軍粮 侃請收付廷計司徒事以要配之後宜加萬有乃以敦為徒以外 刀水外鎮自效逐以為豫州利史侃之討妙也獨兩州刺史下敦雅共不 校校起日此必許也即将共計之上表言状且鱼類書日點投方州即用 王專不從或謂事子悅曰下懷東國國之南港要答之地也而制以於修證曰忠武之異於節於此沒鄉屬軍司也問侃都塞皆言創非方伯之才夏四月縣騎将軍始安公溫屬本以到前為江州前史衛卒時年四十二 乃求外鎮自效逐以為陳州利史侃之討峻也獨兩州刺史十敦雄兵不 極政事将軍郭熙被劉德司徒學以欽聽男難制以為江州前史仇聞之人與實五年所轉耳春正月太尉仍討郭察斯之劉德至江州於東縱酒不即而對之不有外勢必有內患矣無罪級 有故包客食思以侠足下堂非遵養時梅以定大事者和侃笑曰是乃遵 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手其力答仇書曰黙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 大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ないのでは、またからであるというできると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また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 何爱形弊若是事不脩則果土馬堪矣且比致何我之隙 太子家為大車子中山公房,進裔為王虎怒謂子遂曰吾身當矢石二十行皇帝事誅祖約夷其族、常順職子時歟騎知尊立妃劉氏為后子弘為春時敗也共至點將縛默以降、化斬之〇二月。後卿王勤目稱大節天王 管主以成趙秦大軍于乃<u>與普吻姆兒念之令人無塞待主上宴駕不足</u> 文謝罪欲國門後竄山海南手記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勇之責也亮 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失任是最者直非王導乎不公司就共粮俱之例是順展坐視勝員就不能明正典刑又以龍禄置公司成光以外成輔改首發楊機國破若危重引苟免古執位列方例則更數變愧而卒 七年、過幾平正月十一十一大字群臣謂徐見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公晋史帝纪 对及題類支理 旦示弱寬於 五日北京海 東上天 東全蘇依或謂佩力能發展豐富生人聚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每成非人臣若不他 (六月大尉天沙人商侃年祝都情八州成都時替又廣州在東京等華 是奇廉世(六月大尉天沙人商侃年祝都情八州成都時替又廣州在東京等地自南宋道照明成本 是常年清寶美 報於追於 以前通過人后劉氏石生計之不克死〇十月·張敬遣張淳來上表的張氏等書達 思析翼之意軟自教柳晚年九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要欲告老歸國 佐京等若品之至是疾無上表題位以後事付王何期與軍就船曰老子

不同不等限者價水張目不答等回王禄不聚人同言聚也常見等每來言一坐東京班子門十文中自二一 リッタイノまるリー 正原不過不費美述正色四人非免死何得多事意善明外轉導改容謝こ〇九月 徒等府帝指委政於與其降王家王达為接屬家不脩小無而以清約見於民威康元等则成相平院連兩元年正月朝帝年十四元暗三月李司让史鄭編朱之八 《音成帝紀》第3月第1日 THE COUNTY 不言而四 和来べ一人 今者成后 紀州前以及成州南北州省西北东何把督受託而及奪之那 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快深為首述性沈静母坐客辯論養起而述處 水社又省以散度清速善談者物味即制。槽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國大州諸軍事鎮武昌天辞教治為記室秦軍治與陳立太守楊東所 宗桓長當謂取日季野沒有皮裹春秋言其外無滅不虧不善日而內有張 天子所應相也〇十月張駿道使上流請比伐初張軌及寒灰保據河南 柳與倫國劉校結友養快常稱家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歲日劉君知我縣 是旅之事無意無之及駁嗣位境內漸平數勤脩展政總御文武成得其 一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疑導以門地明倒降之既見唯問江 至 意 通行 题 初石 勒以天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驗敬事之意事 元謹聽民事佛者作郎王度等曰王者祭祀與沒具存佛外閣之神非 一月,國丞相荒聚題主弘為國國王自稱若摄勘天王,對外及太后專一月,國丞相荒聚題主弘為國國王自稱若摄勘天王,對外及太后專 也謝安日聚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愧作之意頓忘富贵之情益斌安享六州禮群殷浩相與肆志風流登 念及若親否耶 柳樓說秋月樓胡床您該詠可謂擅一府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懷客 古遊東以塞人之指視尋即依依您禄自乞豫州者至是六年美乃 被獨及於親則祭墓而裝在是以峻平之後竟亦愧作多矣而更完致額峻之及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福及於君則者免而國 行之因不 歌的其徒其敵日名之攸彰道之攸縣乃有所除乃崇所於非仁無以長物非為 李司面者多婦之道內不能平害遇西風塵起舉南目敬徐曰元規塵污世之類編奏之十八 今音成本紀前時五英美五八年日 日然不識含含回正公雖青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明多人不識為含之之处雖青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失不識明含以老遊佐府論者以王弘帝之師佛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馬懷以問 化氏四世 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〇十月光禄數類含致仕 政部盛讓完日主公常有世外之懷豈有為凡人事耶此必接那之徒欲 陳仁義者奏而利仁義者聚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愈遠乃作學蔵以 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雜居外鎮而追執朝權既據上流摊雅兵那勢 買軍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整條欲共起在際導拳不聽或動學發傳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鉴為大尉使亮為司空事性買辱委任諸將趙徹 消化后生不識暴機之心日達日志之物司空監征西亮等此升江西 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張先休成是同即如君言吾便用巾還第後何懼 王華以李充為樣尤以時俗崇尚浮處書以為老子他仁至義盖思 督六州巡執朝禮而元規之塵鼓燭於中外矣學欲華弱自殿以却其終國答樂駕身街兒不能正典刑以謝天下乃以為豫州刺史求授提 污記可得耶故吾不罪元規之污而慨事無以處之也 王午美三東晋之士虚職成風茂弘遠於政體性本寬軍然弗免習俗

-

之物を 不管を必 本之道水曰玄來堂吾所測正當動蓋人事耳 那及弱機以對揮子奪之國內多難部落雕散複雜男有智見能係祖本一一直便用估什自得常年受到才多月了了一 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龜城廿三十八年我在不弟 邪德手邪珠書欲為之签合日年在天位在 經輪時務不合意夜看禮朝賢升權後進由是朝野翁然稱為賢相外心 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拓販氏自是愈大其 好料東近鄉知故放於陳之苑汪謂水曰明天文錯度是下宜盡消雲任威刑以構成弘太寬之樂花汪謂水曰明天文錯度是下宜盡消雲 捷即位代自懷帝時到現表稍屬為公愍帝時為王傳轉律首係犯 慶亮為不相亮固幹逐少五及完第水祭録尚書事水冷情風常之 東龍印以漢代之〇七月間以李百爲御史中 人脩巴而天不與者命 如猛虎 福府汉巴也也為一管室的危者佐华元凱曾無愛國之心果容鎮軍枕文京用之順而是亦屬之人順等為所及馬温慶蘇縣也言案婦不要其然亡無傷而性發為那如至時節怕如看子大坂相見范献于新于田若王室何對日裝不加其為了幾年一能於石虎乃是後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馬翔回葵婦衛知恤宗衛之順の幾年一起於公為東秋相攻中國之利唯語與名不可輕許借使集容鎮軍 たもん 総表之十人---のは一日ではれてる産飲を変けて言不聞で代で功不立 校為布輸三紀宗社為堪生民金炭斯乃南堂在為之時忠臣事命之秋 何以尊主涿民平充等甚熟乃造使持節冊命與翔僧北公卿錢之 因奏從之期疾正南王大夫以驕者醉縱相尚嘗因宴集謂不等曰。 待旦志於西提而君更唱和感之言四海所以未賣良由君軍耳何名等 高水順野而 石虎畏懼功烈如此,四指海北之地不以為封色何哉而書諸葛恢柳 即位先性不言类政外東水何尤十二月立皇后楮氏時後后父猪聚為運敵宜立長者請以同毋多聯班王在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弟師那王缶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弟師那王缶」東八年《雜武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殘縣度水說帝以國有 部廣日是否心也〇三月皇后社氏前 死併壽而,引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書 了今石虎字書志相吞強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已圖 百少康資一旅以城有第分段急會看以報疆民事事情官早除光彩等 人將軍衛王章軍朝議以為不可翔曰暴容鎮軍心存本朝隻於疆敵使 五七年前其 東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转兵二月封幕容號為職主初號這長史對狼避路信哉** 一旦石 四海 栩 £

〇孝宗禄皇帝 諸君子数力討賊斬後平則社稷已非者有忠少免故 \$*去字世同成帝同母第也初封那孙王及成帝将前 請脚字彭祖 道美国外院 班北代無功而温與會精王里 引用謝廉帝太子被將嗣位政由毋后任用相 以此級學/者 石頭偽非温 馬衛用 **高水原设** 安全 an je 教器鞋 É 行温 ij 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異何充既來浩名愈重於是褚褒碎之其官愈高而無機對之者司馬者也惟麼異知之碎為軍司而遭之實深中治之匿失治是以不出度可致重回深獨隱而崇英之不知深原世未實重矯迹遠引以是為進引致重回深深累解做碎以養生養新尚王家補原司馬显皆不能釣 安以善其終在位十七章書十九前至末本陵投諡法布德統

ì

神剣不満 中日非明 財难力遇智勇俱困安得不養及朝廷事後衰将王龍與獨戰敗聚退屯死非時賢所及必将經管分表納柳麼民以達既而村暑寒絕不能副心 知之温善情者也不必得則 於銀雜者非上聖真英雄不能為也白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親今日之事 四十七年而與于音和温主的人之一一十七年而與于音和温主的人之記封勢歸在侯皇一位其妻帝永典之年甲子傳帶為咸很不過人代之記封勢歸在侯皇一位其皇帝永明之子,一年四十七年而與于音和温,與其與漢與東國東勝天縣縱火鎮其城門港人惶懼無後副志勢送降文於東出數國東勝天縣縱火鎮其城門港人惶懼無後副志勢送降文於東出數國東勝天縣縱火鎮其城門港人惶懼無後副志勢送降文於東上三年也是直接一十三年の是高漢二月過自将安全直指展都興主勢 不為與國特施代替魏王 止即此 意以青年 神道不食 大橋歌書再然石氏所養至是後其姓開口音屬故圖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基而自立於虎三十八孫肅城石氏常縣重是九六世合三十二年問姓原成六年衛比四 一京代縣小國三郎大崎水西南自城帝咸和三年問姓及成六年衛比四 一京代縣小國三郎大崎水西市五年四正月城石問経过與藏悉之十八 東帝堅勝由粉頭共推滿法為三米十餘萬洪子健在翻新關出奔務頭 可以與新大將軍李慶為大司馬堅使軍主司伏都等攻石関李慶 自立以與新大將軍李慶為大司馬堅使軍主司伏都等攻石関李慶 等立者提供的拜西平公童等自立縣原於王一人則石壓然其主遷而 新華之成帝時級連於賈少適晋數平子重〇十月週石壓然其主遷而 不克開攻斬伏都與其主壓發明第一十萬一人數石壓於其主遷而 不克開攻斬伏都與其主壓, 一十月週石壓於其主遷而 糖 安石之餘虧有此志矣史臣贊為后以彰城一舉獨欲攘夷專吳鄉其功不能自找死亡夏孟 相報華美歌之不能自找死亡夏孟 被報音療帝后 以示不忘復鄉之心雖敗亦奈也察讓之論在萬卉之時則是在灰沙三天日,後東能為戊趙之擊。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養士之魚上,候後與萬井與東井郡之會兵、後謂之養兵晋失中原之機解於此志矣之民替為后族之,來能歸於之今皇信失之人機一舉謂於孫夷專及雖此如不克然名養納之今皇后失知人人機一舉問於孫夷東及雖此如不克然名養納之今皇后,因為他們繼則來於解者於不可坐面的技死亡是為被得害疾令后之則也以及他們繼則來於解者 の」用物運転が戦闘性事業結為代化を報け

連升革高滑 動力素松了 國 光 問門東大事在 阿君之心 無缺火勢聚四五為原流而下軍干歐國朝廷大懼陪欲去位避過吏部尚書王彪 士報貨調於城不為國家用要求北伐部畫不聽十二月過拜表軟行師 とよ類納名と一人 二月免寒該為疾人該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於八臨斯遣侍中徵之該不食而卒、随時能加名自治武皆於中華論之知其府所不可之其八十美国國故大捷歸等衛朝必有由夷前納之盡其務格本必不以八十美国開備禮徵為大常譴遣閱書以為楊極則反数至則危君王功见成 柳疾為自旦至申便者十餘这不至公卿奏讓傲遠上命請送廷尉讓懼 報過知朝还仗發治以抗己甚念之然素知治之為人亦不之學也八州 ~子弟請願稽顛待罪免為族)二月歌七中平竹雅夷西南向帝とふれ、子裏的表來歸路也年元是元年の長者襲日大一十二元四常國正月衛王健即皇子報末典三年の秦皇帝二年の燕王孫容馬正月為王健即皇 相等不良者。不一月與主馬稱皇帝徒都不能有非之者或者是自己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上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較不已此對內所痛恨數悼者也活不從也也於於於於 **烈海北**俊 世里類編茶之 書き続い 激祭 不是不是調配之口, 是一個人工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個工學 (1) 是一學 (1) **美**祭 個因朝野之怨上疏致悟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悟為蔣人旬此内為蔣人從悟安少王亦為紛州剌史治連奪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軍衛士年 禁口源旺縣除和縣區主正月張旅自稱德王()於治少罪免 也王義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处題。 我一九月於作上既請出師群格為明然所以為明於皆當然臣部群格為明於 雖然然不形辭色常 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治少與溫亦名而心競不相下温書輕之治既廢熟 功非所當作義之又與會離王星陵日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 九年縣是於三年外表化市的日本海南山市村 養聖監察作·咄咄給數怪事字久之 刺客刺之不踏 温調樣

,[

用公司を 有言有法 **養原** さらろ 一日ない 重日五人 周細於人貨輕之猛悠然目得隱若聽過於照聽 問相過入關扶後指於明本即者曰不圖今日後觀官軍〇死海王猛等其少好學偷儻神襲有大志不過無流若民使安堵後業民争持牛適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番运 三大大大 風感之民義之相或而該當世之務安若無人過其之間曰吾奉天子之命為 Helyl 百姓除殘城而三書明集立縣 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日公不遠數干 连插不就無為與之君於温有頭色之志至其因累則不可掩此 看來其為極不就無為頭亦之才的有吳主頭而用之克頓有不難者惟看來其為極既而愈人悉花交為軍之人人乃提問一三十餘万而歸過欲與插俱 回治何德有言問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遊其才耳的以治為此 曹令以書告之法欣然許馬将答書應有該誤開閉者一數竟達空西温 寒法度故後重之常曰元十吾之周公也子堅張舊, 本者元才雅之速也推以佐命元動佐五符相權样人主而讓恭此家身 東海王符雄卒衛主徒之劣也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 月相温的師代養四月大敗養女子監回進軍河上三輔都照首來降意完意如此而其初乃有管勇乙稱則九以產養水人者可不知所鄉書康誤開閉十數竟達空為此所謂尚悉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都夫也 人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豪傑非猛而何。禁品温丽住江東無即此非根不能也不大三秦天中回王猛來見恒温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泰供不有至者天三秦 學之温軍要敗 無人一旦又まりあしてましている」、 一日十七年八年回股治人品終身三便方其果解機群等居墓所似一高士也 東於為遇所廢徒書空出出及過致書行以為尚書令即於被甚追答 年東主符生為七元年の然六月恭主徒卒太子生即位 及其刺楊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 水。音程帝紀照察其然生京華寶盧作作 世過級中與歌為發平東捷空中原對口逐使神州陸流譜大原有军位堰王夷南州建設的中原海衛院廣報的最近各所與大司馬格園民能於廣域的品质和共東東海域的大學與大司馬格園民能於廣域的一個大司斯特別,在1911年,191 传聖清王 特征以 計劃 大湖 茅也出 王德源里 南京明之玄徳之遇諸葛孔明也遂與吕婆禄等帥麾下入生猶醉在於為越主葬 祭回五位京 李公出書 校之乃去至帝號稱大衛天王左僕射李成知猛之醫常勸堅以國事任 大學等 出豆請而各之堅因逐棲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目謂如劉世及素美大十人 《帝撰年紀》《李皇李 Vict 孔明三於 極端以為都科的 職權其就堅早為就堅問尚書已後接因為王猛於堅謂其人就署不世軍主生飲酒無畫夜樂醉多所放教願過王堅發之自立為爾天王物群上巴东平元年轉吐納經林總統春正月常年十五冠太后陽政〇六月 芝治聖婦罪之 之堅謂猛日李公知君循鮑叔子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成被猛肝一散 次人也得種大院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忠為武紫重於人也得種大院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必為主符聖聖天氏日内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孺少好聲為諸夏人桓温入至太公日孔明三代之遺亦王猛豈其傳匹哉苦論劉玄德之信任則 者事實則晋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夫為中與名臣爲楷乎無此也稱之但其立志之始悉之見使猛見温之時出而共戰移其所以事奏 晋為國鮮平西羌我之仇敢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實良見也而前筆多 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坠的後事猛調晋正明相承臣没之後頭勿以 見其出於朝命而衰之罪心皆矣。桓温自江遠北人民權動京臣則東非前日之衰矣。直過自江遠北人民主等正月沒桓温為征討大都督替軍討姚表 統之業可成而猛不

と対し 打扮 温校日謝為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光餘則落 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随事行藏耳願君母與士卒之下者同年立谷則盖 西藩兵權幸於一門非深根因帶之宜也。星乃更以訓稿代之王義之政 養為不能用被引為原人 ○九月·圖大早聖城膳徹樂命后妃以下 了易務矣又道萬書可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所同群語。即聽誠難為者 第二年蘇林樂二年八月以謝萬監司陳等州軍事都随王星欲以桓 月立皇后何氏被散明侍即〇十 月二十五尚書見文案不治免 **養城深展桑恤田筋禮百神** 不等都在左方當場平區子族於舊方若其不爾宜改選園後不應先事百典 經歷處於在縣籍所悉賴日常班日縣近日永嘉不就報明此條節後來去 医沙巴 沙鹿登底的走耳非當事也但從之目無所至事果不行過又議程隔過日不多表不悅曰致意與公轉何不或若遂初賦而知人國家事亦王述曰過欲日不多表不悅曰致意與公轉何不或若遂初賦而知人國家事亦王述曰過欲 所以表者請一切北後以實阿爾朝廷畏温不敢為異散騎常侍孫鄉上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後以實阿爾朝廷畏温不敢為異散騎常侍孫鄉上上成隆和元年旅中為四季正月恒温上疏計送都路四年表之礼播 本系 源水州宣 天人后順福物 世史奏編卷之十人 19 □通胃節之鄉國家所宜深意也解少集高尚嘗著逐初賦以見忘溫見細數十年矣一朝賴欲接之驅歌於空荒之地離墳墓棄生養今安兴之國民之思熱如獨然將再闡供季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植根江外風於思熱如獨然將兩重供季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植根江外風於可以不六十餘年內洛红塘函夏蕭係士民措流江表已經數世雖也 〇九月立皇后王氏后王蒙〇十二月國本四科衛王坚命牧伯守安各 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常是之時內外之官學皆稱城田轉修明倉聖之實 要孝佛產直文學政事察其所學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草 一葉剪軟非線惟鄉能形言止之總權奸之家安江左之衆線時氏之種問達已雅姓若楊雄媚王奪班因編審憲不亦右於文乎經過惡都在問達已孫韓以詞驗檀菱東悉蓋一代文人也文人多侍筆言語結 ○哀皇帝 **電光手樂本照四年五月加極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婦共文人之祖葵也** 迎立之當時王猛相秦堅洛县佐無端外兔方強桓温雖恃功帝 請不字干較灰帝長子也初封耶邪王及稱帝無嗣大臣 **聴色而引用王謝江左梢安情乎享称不永在位四年壽二十** 五朋美女平陵按諡法蚤孤短折曰来

史 54-416

秋 北 野 可 明 正述不名 **各生**而三 九七所見 理之白述故事當緣达白汝謂我不堪那坦之日非也但克讓自羨事耳理之白述故事當緣达白汝謂我不堪那坦之日亦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于天華甲子三年素群降於時心縣是縣五年正月,夕陽州,刺史王述死孫也野 更謝玄廷以野皆為温禄温但重之日謝禄幸四十必權施花節王禄當真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繁恭重短主薄禮驛能令公墓能令公祭越 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後議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尚書事温以王坦之被為長史又以都超為恭軍王珣詩為主簿每事必 作黑頭公皆未動才也 童后便氏なれて 胡繁吉 謂能為子矣 司馬温公司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滕之爱这进之疾為忠義之門 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矣仲尼以禮謀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 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这也 「善生馬量傷為哉王懷祖狂と不事外餘因對於匿情水名者奇瘡の致空口、別以抑抗滴於人則以推賢林於圖則以勸風俗一舉而以致四一譯讓德也也自古聖人皆行之憐憐臨眩離非以示美観也在 温因書春小捷聽都超談伊霍之奉以五威發為東海王專降迎立之相過專制坊頭性如慕事奔秦聖福威德民運方與而 講恋子延数天帝同母第也初封剛班王及天帝無子·大臣 息時年四十五桜諡 惟是南京 **失趣初** 表真羅歸罪 難未易可圖朝廷難明永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等之比即關保护臣臣更類編悉之下八一人等帝安總所軍等司司 是以是一世天與不取及受其一种民國也多维有 英王的蓝 近五壁日以八州之銀宣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以西戎王齊郭辨為之副辨還為里言節政無網可固監機識變唯皇南 一那二年然近照《年四大原王恪疾病情親视之問以後事恪曰為王夫地之者以及而在所不可在自惟为唐祖之妻也太帝若不不不自惟为唐祖之妻也太帝若而天下之者以此人君不可不自惟为唐祖之妻也太帝若亦其则是不失為而之事也然則何以名之者疾失地則而妻也太孝而其事也然則何以名之者疾失地則而妻也太孝而其事也是明之妻也太帝若而天下之之。 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聚色天破之所首三萬級惡停首池邊壁温於無文敗于防國不利權儲後端又圍衛五将至刀自陸道齊還聽得至垂目即其勢而取之不亦善子監從之遣降州刺史衛先師步騎二萬以枚德溫 成尼三年孫東照九年二月高魏公符史以來城降留後於於於清安雅 計院私视谷言終而卒衛王堅開格卒除有圖熱之計命曹數發使如鄉 文武五百管衛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學過必有知衛之 養悉人大惟醫花仍王德以為符氏骨內垂離投談請發是天以魯時屬

項羽符點 除養不舍 **聚五龍** 乔 宏坐齐 無際不 大安全 京班如恭 叛降殿 〇院 世史類編悉之下へ 作品 在信言之政投票客垂沛公者人臣之分也而資利符堅不殺之者 等書 我而設一手縱使接之票容垂继死天下其無暴容垂手故以情論之 京本 剛被雖位優如歷突過之於惠督為否用矣何必行小人之計因人婦 下北京、茶養能以集餘之而不受亦可以免矣若及其茶能罵馭之 下北京、工產動符整段垂范增勤項籍投李其(5)心一而已蓋方其 下北京、工產動符整段垂范增勤項籍投李其(5)心一而已蓋方其 下北京、工產動符整段垂范增勤項籍投李其(5)心一而已蓋方其 下北京、大樓與歷突過之於惠督得之所以稱為冠軍將軍 下北京、大樓與歷突過之於惠督得之所以稱為冠軍將軍 下北京、大樓與歷突過之於唐督行公用之所不可後制不如早 下北京、大樓與歷史。 徐電快店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卖為衞南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英含琛已查上 別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城鄉報略之所為哉然乃為設行宮百點。如確急與何為不可予琛曰天子次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縣四絲紋晌中園底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縣四絲。如孫紋時間為不可予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來與此曰行任今海而最級四條。 臣朝服衛禮楊宮庭然後散見今魯王欲野見之便臣不敢聞命尚書 ø \$77 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夢人欲使琛拜先不敢也必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 與子第姓以奔盡初秦王堅開大宰恪至陰有圖惠之志軍垂成名不敢 · 語為達為 思明 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而今使之即安私室所 質珠至長安 男王 猛有 舊 猛 按以平 生 問 男 東方之事 易知 無行亡 除欲自託 頗 没其 燕茶谷母出奔秦衛以為冠軍教軍者還翻威名益振太傳評已之番 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暫餘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 遭那對洪琛如秦扇鹤既結好聽使 爾王里方政於西主部緣欲引見琛琛日素便至顧聽之君 不 晋 門 英紀 都學深明繼如新 而在於 服我門是 乃如等若所言者此史遂行自是關若門戶事其子邊拜謝請改之時不應至事大司馬温見之於謂盛子曰防調誠為失利無城防聊五年温與何 月取浴陽 天解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悉王堅大怒遣王猛等快的十 原子五年本建元二十二八三階四正月亮谷今自衛奔鍋府王益祭長期公論教然有董飯齊大史之風謂之唐春秋該教 從赤逐謝病緣〇初點人許割虎生以西路魚電兵既退愈人謂曰行 子觀孫盛材頭之録不妄矣且以温之怒言如彼其可畏 造兼容垂飲日何以贈我無於 以逃

. 1

也

東京の教育の教育の教育を表現の表面を表面を表現りまする。 及此與藝術 出土 品質 融於忘費 存非本子 所不 交面标题 村臣进取 地而等之口王子書は受國母良任並の外今與諸君深入敗地當竭力 養原主意東京中國主 指趣隨評使戰猛陳於問題。 納師經界那幹組織地部对人 金面原本攻猛猛救人差諸猛跳猛執其手口各試将軍耳将軍於郡将尚爾児國 物等から交通抵救人差諸猛敗が敗以贖罪獨弗託悉於還常嚴較問奏勒共将 原思之道清日成熟部将也願與功戰以贖罪獨弗託悉於還常嚴較問奏勒共将 原思之道 其下所熟如是等待之如俱然人以令叛而復選疑為及問後之以處,致發無難以如是乎待之如俱然人以令叛而復選疑為及問後之以處,在難與東此人不所能存情其後入虎已,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何為過惟而根如 初放将軍勉之惹日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受益日此外吾所及 致死有進無退去立大功以報國家受斷明若之朝稱騙父母之室不亦 黃乎,張皆明雅大時競進猛望過其之祭調劉光日今日非将軍不能破 第之日,柳家國失和委員,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言張端之将亡非 於今年の軍徒家今叛水事惟而出走及監司為追騎所獲於王坚於今年の軍徒軍在表今叛水事惟而出走及監司為追騎所獲於王坚 司馬温公旦 今王猛疾人如響塞主心亦難知問東朝北東海悟吾今還東汝可 并獨弄之行有如此其龍而該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以頂無聚信之以結然心未为過美術何及及於殺無至為市人軍見疑的因緣秦故秦王堅擅之以以無望親之以盡無公司敵国村民本為已用進取之及資也慕容典村高功盛無 見中兴 五大女 五大春日 大春日 大春日 **农长** 別范 提到 · 西東、者動之後吉西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母 天道在於 也更類流卷之十 以士间艺 在馬王繁怒手恨吾老不及見耳饭問戶輪級瞬隔趟伙曰天境在隱而使以評為給事中皇前真為本車都就聽被太史黃泓數曰您必中與其 為知成為先誕日然則門公賞丁公而蘇季布也猛大笑為封棉為新銀 深若事美本朝柳君微說國聚深軍馬誕日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日柳子民勢猛表昏深深為主傳他日與僚楊宴語及點更徒日人心不同昔 延明八十二月獨王堅遷故鄉主茶容情及王公百官科鮮甲四萬餘戶對願光六州軍事發展開進內所有紀無新文舊敬而無一六州 滿監在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必為光非所及形〇里以猛為實施夜都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狗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有懂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狗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有懂 我去長縣園影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衛政有經民各安其來更相謂在為財神馬以成大功請云采對采罪無以下外雖之謂美在為財神馬以成大功請云采對采罪無以下外雖之謂美在為一個大斯長者 許之无乃與張此除成等馳赴為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随其大敗東勝 也必以案定太守萬戸侯相處悉不悅而是我而其交差得那應猛馳死 〇右前燕察欽伯成市成和八年及已嗣父咸東戊戍稱王辛丑奉 不及十五年以後為題有

命為王及傷骸狼傳稿,九三世合三十七年,四处就父庭起西号太安祭亥三十一年,傳統為常三十七年,孫八十八年,後於秦衛高雲越巴西為北孫傳弘為二主二十八年, 為四縣傳水為二主十年垂弟德起次成為南縣傳程超為二主十三年後,孫所高雲經熙起丁未三年,而馬敦續高雲越巴西為北孫傳弘為二主一十二十二十八年,孫於中四十中中

ŗ.,

史 54-420

世更類編巻之十九 和烈世史類編卷之十九 定於頂里形之朝服當陷神彩發然於是宣太后今廢帝亦為東海王以 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形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 松極程斌於新安雅地心王猛以歐州之功請以劉元高司就恭王堅下徒園東景傑及雜夷十五萬戸於園中廣為檀城明於萬鄉地地丁零鄉 至未成安元年恐城元正月大司馬温技養養獲衣瓊市頂斬之無王堅 〇太宗商文皇帝 濟可知矣在位二年書五十三前些高平陵按論法平易不管 立擅威謝安选拜至侯養客都超亦云為性命忍頂老帝之經 而立之帝以江左首君其雙後級父業清談事多權臣執命庭 目間慈悲爱民日文。 於 · 時間 文紀 州新安 第墨子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恒温疾<u>妈</u> 何知是別と **矛盾** 下書書以表 - 大阪 一 一 安石 何 事 王程治表 海屋海市大司馬温泰東海王宣依 自己故事降封海西縣公温威震内外帝维虚(1924年)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手該自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温之謂美〇十二月(1924年) 温前敗圖上後數形頭不能思紅自貶以謝百姓方更發君以自說舉動 世早類編奏之十九一次青衛文紀 華声 之猛刚明清肅書惡著白放熙广东於位題拔塞滞勸課養無練習軍族工程為丞祖猛為相堅端拱於上頁信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於開馬何治解與若饶向勝此及於正頁信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於開馬何治解與若饶病勝此及於正則之解之所之所之所,其一年以後九七月帝崩太子曜年十一歲即皇帝位,接晉書編文崩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念頂東耶。 亦有被門城門也終入 あたい月をからである可引を来て一本を一大列第為上大大不治而議是以稷下學士後娶丁也を一次犯所宣正書大學遊說之士如購行呼子 官必當不利必當罪由是國富兵獲或無不克養國大治〇陽平公符引 我了去在河南第為上大大不治而結及以便下學士後盛日数百千人の時一年在次就所直工事大學遊說之士如購前時子就回報之前對時間內使也便至更好見猛日實際優公以洋宫發頭經籍公此鄉宣王以 坐擅起學會為有司所斜問申犯誰可使者紹曰網高書高恭清辯有勝 能以道匡衛因該東随時日志士痛朝危忠臣家主原承道下上標起以 中書侍部都越請意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逐至於此由吾不 畅然無濟世大墨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金書與左衛将軍主坦之請起印肝未得前坦之 安石即何事乃爾安日未有君拜於前臣提於後於是認進逼丞相大司 馬田京輔政温園解仍請遠鏡在熟人中職選王堅開温展立謂群臣 幸位洪黙而己帝美属侯菩容止留心典籍發塵滿席甚如也錐神識恬 臣以廢其主作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都超下後世猶調配之為才然便能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庸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我財強,不正之迫庸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屬聲決以大事非身者不能也 能之臣才固才矣情其不善用也

Property

香 新 新 而 理 音水能用値 平所完更 北京集集 世里瀬 治木在海 **梅美以為尚書即固請還州許之** 審米審舉在核直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歸簡而 所宜吏子。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 下吏何所逃罪乎猛口是吾過心事遠種復因漢曰高子伯為妻養陽平 能用猛而署不能用温故猛功業傑出而温終為疑卷之臣此又係乎能用猛而署不能用温故猛才署出温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素而致之兼以資敵何我然猛才署出温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素其各昌四俱南宜乎猛之不就也且温既知江東無猛之北乃不能羅其不而桓温乃以軍豁然酒慶之欲與 君臣遇合與否耳 C列宗孝武皇帝 7 恢復中原親政境權頗湯酒色以活數招張賣妃之就在位二 言統在南侵卒用玄石推破动歐而姚長兼容再後起竟不脏極政桓温既死冲安輔命當恭堅取為併凉滅代不聽王猛遣 一一 舌前人老武兒明東望 請職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太子也冲车或於毋后 琿 保災可以 至極冲不思 并厄 為天丁橙 世史類編卷之十九二人公青孝武者紀 接龍別亦 4 一家視夷状為亦丁汝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養失苟能內求諸己 人得幸於空同董遊後應整歌白不見准來入憲空但見浮雲散白日堅令執之不後來形趙整詩珠解里不聽官吃博記能文好直諫慕容無夫檀外惠事後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日甲申己酉風羊食人悲乱無後遭輕 冲領其聚俄項處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動冲誅除時望事執時權七月大司馬温卒以極冲都遭勝則豫江州軍事温以世子熙才弱使第 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 之後點當減聚二十年之後代當減點兼容氏布列朝廷臣籍愛之宜朝 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笠龍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福東井十年 冲不從心彗星見出于尾笠長十餘大經大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 於深原之時而安之視溫如敵已然意象安閣不為少職從容談失而此溫勢強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處顧神龍朝士楊息之態當什百此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處顧神龍朝士楊息之態當什百的致堂回放浩開桓溫至武昌則大權欲去位以避聞桓溫欲豪以尚 温無自且如擾龍馴虎者安之初亦以名取之也其德度才能乃爾故 **在裝置而已美** 情 之本具治然

日三初の日田夕ち、たせ見野鍋をたって 作成えか 世之志高 作敵然為人患宜漸除之言於而率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便吾平定六、其資作政性過度の情說與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頭勿以醫為 圓斯里西苑碑健時時 氏我之心論正別鬼之悲慟親至猶弟視疾訪以後事通曰醫難僻屬江南然正朔祖承話 1022公祥江勢沙王知功榮之不易敗敗稅稅如陽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對 同和 七法不明 関生民事 兵界こ法 後也莫如 一位以中 二級酒 楊 巴泰任商鞅二世而亡皇清言致患和也玩類照在情藏都而不知惧趣,不暇給今四郊多題·宜思自效而虚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深順悠然遐抱有真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動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 各即何於 智見客狂也之速也 平尚定圖有如拾於法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 則按鞭衛流之東征其領手不預乎預則不忠於電不預則不忠於堅 其不死則於准雅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發之也不能終後之 與 罪若武府紀 仁群的是五月原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想此 は安産業 書談門生 正婚 Pi " 為兵士 被付機而存之也 初超電於植民以文情暗思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無所營造の關礎太平新超至混淆地區其次充成成疾故暴其引被之無所營造の關礎太平新超至混淆中區沒本不足肆而持至之且書其者當保國學家經典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取安不能奪故然彪之之世 部部想聞之堂白安之明乃能遠聚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自所來五書與所朝廷方以秦叛為憂韶求文武良将可以鎮北方我謝安以見子玄應不其三年本孫六男以桓中都登上別等州軍事謝玄監江此軍事是高起入秦北十年至曹太元局成後門附王马元根太明五年 次三三年前職九八八秦王堅夏群臣以依醉馬限趙整也 作清歌回於四年前職之 不能作文 之心首溫嚴君之襲果可以等作之事 死已晚美感不復哭 惟明温蒙五天,以明明之天相之明 那以及本所也也未能作文之心首溫嚴君之襲果可以等作之明 無近不可與 門門交 乙 超平衡果成疾阿生呈福省與桓温往及密計僧大怒曰小子爾即交 乙 超平衡果成疾阿生呈福省與桓温往及密計僧大怒曰小子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日公年尊我死之後者以來傳書發食者可呈此不 功後勞擾百姓耶安日宫室散防後世謂人無能彪之一日免任天下之重 氏以廷走依貨納堅分代民為二 學代代王什異處在山陰之北即果地廣國中大亂其深建尚切理母智 於左親天親共九主 比 亦玄親天明共九年七十六年七 八十日常王堅遣居公治将天十萬子亦未幸辛爾得東依縣重華曜天八十日常王堅遣居公林其語於人情情然寒王堅遣宿甚城長将天成之原州即縣水降宛張氏自西 部使到庫仁劉循辰統之 藍起腎懷希

福別大為 安納 安 北 主 在长多点以外的文言和中間口而死極神吉何智氏之多忠臣也〇五月秦道八年长多点面成不包於前話前相逃之為秦惟女恐輕丁彦遠麗已於後語或一月五成一百分於前話前相逃之為秦惟女恐輕丁彦遠麗已於後語或一戶別四年修建和四月。常怕襲與天守吉挹死之時寒南鈍接觀興吉相用千里馬何為命群臣作止馬詩而及之 2年1日本 **计正学** 止介 為 群 時 性 管 11. 如料本東北 **刊排於名** 無違於实 完献馬丁衛不受時天死献 汗血馬 子衛帝王堅曰吾當暴漢文帝為人前危後則堅大免命整書之以為酒戒目是宴群臣禮飲而己〇十月天 其及状陽可見又完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報化工成二世衙圖思住為四年一年一次就為東海公行關及王皮周媽認及事党校下是蘇堅附法立情會總征於使門情念首於疑內引籍沙門各之左丞王雅讓不從至已六年長垣转正月立佛精會於疑內籍沿岸路湖情縣城帝初奉佛堂已六年長垣转正月立佛精會於殿內經紅岸路湖情縣城帝初奉佛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點內止。 遊兵失利根心危懼安無鎮之以和静其為政務举大綱不為小察時人 彭超等随肝治進園三回謝玄連戰敗走之時謝安為宰相奉人要入冠 地列酒界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伙先知新後殿和無傾夏國由此言 新年山口王張當備還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教之難 泉藏峻之首謝安此安於王事而謂其文雅過之。 死為骨鬼後何問手至日 |面成問題烈士東志如此豈惟死乎皆赦不 · 無工解教 層数 目有常耶汝不遠通變爾所幸張天人諫曰 人地之生萬物聖王上 团不 **建设 利発源不能** 投職断流 一表你人 何所 突未大生情也拿七月卷主於主本入逐部征討都替納石冠軍将軍謝院而無其皆如之而至何不知方為於 鄉城 每首 电看情以及失政之罪也回承扶 數所 再次表演之罪,婚人所當預議不由将理以獨所而亡學之 斯則沒自用 四東扶之事,非婚人所當預議不自将理以獨所而亡學之 斯則沒自用 超其心也令朝野皆言倒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堅 三臣而己若從聚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院融又諫曰國家本我狄也 臣可復留之以近干孫就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武平民所使者張杜二 在叛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獨未可威昭旅芒明合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大叛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獨未可威昭旅芒明合勞師大舉也我數數是将乎且氣室通旁無時可成吾皆內斷於心國關乎公清城都陷触曰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粮投鞭於江足虧其流又何除之民料除未可國也石越曰今福德在民伐之必有天殃且後後長江之除 正朔朝會不照江東雖微弱僅信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目帝主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構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禁 功且臣之所愛不止於此陛下龍置鮮里完報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 目将以計之何如權異目民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相中皆江表常人君

· 學型與玄關茶階野安集借分於古是日玄惟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逐時命襲出進权然玄不敢後言乃令罪主重語多过者不一正, 安全巴別 謝客不開 安石鄉後 世史類編巻て十九 変へ問訴 木人作 J. A. 関却之日朝廷慶分已定矢甲無缺西潘宜留以為防中對佐吏嘆日謝所城路越城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要這精鐵三千入接京師謝安 至拒之我又塞勒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任夫 安石较有關堂之量不開將各令大敵垂至方进談不暇遭豁不經事心 玄帥師拒之堅遺 旦無好民盛都下震恐玄入間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古既而 者貴人力也執太史公謂霍主病不至因絶以為有天革余於此亦以 作品與互推觀之捷耶所安者天未厭專草本效順風館背兵熚符条析比不支 之境可以讓則京然任軍國軍寄者果若發采向非朱序友閻秦兵稍却曷能奏 四曼思水道即曰一大瞻事而惧用師之要當符秦入冠重在壓境此何等時也 國籍音樂 使失識者 医外耳丛外腺 电 十七萬旗皷相望前後千里部以謝石謝玄師聚八萬拒之家共至詞 而婚情則與玄路野恭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騰安石之天也婚情於內則親形於外儲觀於处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也婦情於內則親形於外儲觀於处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優與史稱其編情鎮物夫惟言語可以備儲而出之 晉情與貌不可矯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廣運優辨靜而不 貪欲無歌方将臨跨江准為石勤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應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整志騙無盈的如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整志騙無盈百致堂三榜整衛伐人人偏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先 定矣藏者固知其必勝也 陽平公軸首張蛙慕容电等發長宏戎卒大十餘萬騎 智老 武帝紀 て技術権権 世史類編卷さい九 下灰 腿 里而軍慢成不敢進融於軍者侵尚書朱序姊結為孫制利來說石等使等电子洛瀾翰森於讀地班栅淮汉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落澗三十五 无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哥共且至畫夜不敢息草行整軍以樂東死 所段為兵逐遭分等來勝追擊為女大敗自相頭藉而死者散野寒川其等如與被然玄等引兵慶水擊之融馳騎厚陣欲以師退者馬倒為獨兵巡壓行使出需兵遂退不可後止朱亭在陣後呼回鄉兵敗羌衆遂大潰 以决勝負不亦善子為諸將皆曰我衆彼家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為 摩馬私謂石等曰若然百萬之般益至誠難與為敵今來諸軍未集宜東 者十七八里中流矢种海里騎走 全里回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夢而殺之萬不勝夫融以為然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間兵得渡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魚可遂破也石從亭言至遭劉军之師精兴 不知 有 《晋孝武帝紀

86

忘此 阿 列展式 対展で 対限に 大割に 大割に 大郎 不多有 報等等一於母日來王兵敗奏男於我是天借之以後網就此時不可失也都日汝華史獎編卷之十九 一人 告老武帝犯 神文報生 於母曰於王兵敗者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後總祚此時不可失也掛曰汝 而非惟 万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被臣見其往而不遠顧與之亂自身恭之十九 時者去亦命紀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干餘騎赴之世子實直 医静非型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未乎天命有廢嶼固非智者 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枝命於我若之何害之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侯象 順於晋而惡盈於堅故使草水忍的有此颗辦之應非人力所得而與是赤山壓那耳苟奪恃人力則難辦安數載其如彼何就惟夫天意功也中不可以萬備而眩惑如此也依秦坚以百萬之師而臨晉之八萬中學曰草木也而易皆兵兵風鶴也而易皆師天天奪奏人之應足 了無喜色園基 潮行文口 **愛育之志** 與自落縣 取果果熟輕相煽動臣請奉認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置讓曰無勇暑過人世來東蘇訴來以英惡相去遠美部善其言行至滿地語言於堅曰比鄙之民聞王師不利中條則,意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東晋人物 我甲行 不受實際 湖安城也 孫 花 軍封范陽王師聚二十餘萬長驅向國東容慶起兵於國人院曠平明報再自稱鄉王遣田山如熙苦集容養等便赴兵相應以第德為車騎大將甲申九年兼夏元二十年〇無世祖幕容垂元年〇後秦太祖正月秦容至安陽夜襲飛龍氏矢盡較之以書遣樂王堅言其故而與禮斌兵合至安陽夜襲飛龍氏矢盡較之以書遣樂王堅言其故而與禮斌兵合 風壓用也也也常有凌有之志正宜謹其條雜豈可所縱任所欲其堅 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於譬如養魔機則附人毋聞 彩王堅収集離散北至落赐聚十餘萬慕容農謂書曰尊公不人於險其 本の政策等で大勝名不經為者並與下行人物中傑出者外 高也非為一心喜也為天下暑也為國家社稷善也人西心天抵立大事非 晋軍同行亡故能運用豪傑克成大勲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非 晋軍同行亡故能運用豪傑克成大勲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非 晋軍同行亡故能運用豪傑克成大勲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非 明然其安排意多而螺備鋼梯亦於此見契以當符 東京萬之師非符安方署之裁抑其所存心表統固直欲與 "得而不喜耶然其安排意多而螺備鋼梯亦於此見契以當符 政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至之數與才合者不足以當符 大學及數數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至 東京第一次, 東京第一次 東京第一次 東京第一次 東京第一

銀行工 神主课术所不請救於玄玄乃追劉平之率聚二萬牧髓不告歲玄水陸運水二千年之城神慶於縣太守縣情之渡到中之等據舊城縣分 稀門是阿里赛五乘以東京大學,民傾敗開在中原以謝玄桓石廣等伐素河的城堡首來歸附謝玄遺、計學,民傾敗開在中原以謝玄桓石廣等伐素河的城堡首來歸附謝玄遺、計學,所以,與新星開不西歸之路以謝悉主瞻首之民乃解團趨前城立大保安奏請乘行 新港 医主義 新 用权置有不 世史顿 電子 (東京) 大阪家兵斬越於是人情驅動盗賊群起惠至郡東北公司 (東京) 東京 (東京 j. 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過也夫執殿風之尾猶能及 甲在心意歌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惮之不如待暮季之 起華目天教災鄉都自古有七然校災可也校管則不可也鄉都可 可以必克何幕是 香炉間灰刷 人 之検別 不 宗奈彦 型外系统 大能臣 松真皆奏 帝出五 世里類論卷之十九 不各件 里輕於成器後脊脂其迹而言之术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疆大易而馬塞科和匈以至身死人手子孫珍藏阿敦論者皆咎堅麗信奉與鮮之除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定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之於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定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之於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定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之之於實無第以待其曷臣意以為羅中之愈之漢所等深須屬魯茲虧」竟有天是,其國四人稱一五人之之以致舊不能職利與不敢如非至明能如此,其一人之之以復為不 帝出五将父長得乃留太子不守臣安逐出舞五将山在城西鄉海後飘林濱冲縱江暴掠開史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沙藏書云、大功未成而驕己甚殆難齊乎〇四月到史之至紅觀主垂邀擊大被之至軍敗徵還〇五月西廊主中攻長安慰王堅身自實戰飛矢滿瓊流血至軍敗徵還〇五月西廊主中攻長安慰王堅身自實戰飛矢滿瓊流血至軍敗徵還〇五月西廊主中攻長安慰王堅與自實戰飛矢滿瓊流血 主長遺脱騎将軍具忠助騎風之意共皆散走堅神色目若忠執之美遣 人為堅於新平佛寺所有今為那 所電云水等人之善乃行坚之不善耳村幸未以脱底王儉耳安比王儉《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特幸未以脱底王儉耳安比王儉《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如安之待桓温本無單溫若做個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趙安則民族散勝則主驕以騙主御疫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則民族散勝則主騎以騙主御疫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堅治憑無失其道則無妄皆秦之能臣也然能為亂執率克有言數數 公回論者皆以為於之亡由不教慕容垂姚養臣獨以 則不可也 一百世 成帝和 翻線整正沒滿里沒季店五年十四 為不然使

東京制作服即皇帝位十二月後次後於信波州左十日中···人士、安美行東京制作服即皇帝位十二月後次後於信波州左十三月第安衛王登元之後表行之國歌大彩立子東為皇太千〇九月西嗣東容水學第王不於爾段之一位國歌大彩立子東為皇太千〇九月西嗣東容水學第王不於爾段之一而東衆推本為河東王於是長安空虚〇四月後孫王長入下安如皇帝而東衆推本為河東王於是長安 名英母·應販而號義共同名實之相這也古人來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毋在城 也史類編奏之十九 東京清瑜城出聚聚以應騰充臨城數之日點是家民吾是腳君鄉起兵事張清瑜城出聚聚以應騰充臨城數之日點是家院城中楊竭失嘉功十二月顯暴容勝攻陽隊所屬自住民之一萬攻陽陵城中楊竭失嘉功所襲部東縣縣城南縣城南縣門王交元之麟攻陽陵城中楊竭失憲司縣明建為西縣四二州牧是為西縣日代之〇乙代國仁維西縣甲代其上世如州斯峻勇善崩新陆尉推為死乃發後即皇帝位〇九月歲日光遠自繼茲重河州發其則史梁熙不為後數皇帝位〇九月歲日光遠自繼茲重 然符不稱帝王曹陽 東之東又接看重史臣調道子看明之等萬境帝以等點為且與雖是湖口接安至孝武帝部曰新長哲輔華成本一哪那王道子異當見湖口謝安年而皆治衰道子相而香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行也 備此其所以敗亡 **三** 一名 本 溢 日 文 静 一晋李武帝紀 王道子録尚書事初道子 不在 Ł 長天守坚己 神文事後 宝謝玄為 香稿内史〇時方欲枚逸 **導**順公 成王所 太守 天次已般天子文然序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平甚被之命上新三族下北力戰段十百餘人聚集不敬為後衛所執義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明之正也可以人為王代妻而勇養騎射五入其营補學多跨馬師杜斯之正是一人職以死毛氏夷而勇養騎射五入其营補學多跨馬師杜斯之正是一人職以死毛氏夷而勇養騎射五入其营補學多跨馬師杜斯之正是一人職以死毛民東安康及其輔重衛后王氏死之前,以北京大學與四年後東西等後東西等後表達初日光自稱三河王嗣和 就都縣敦過不已達选歷子寫內史謝玄上既曰遂自水其志今七命未 原丁十三年聚型剛三年の西聚之伏則歸太初元年の正月康樂公謝及丁十三年聚太初三年總建與三年故歌祖司年の正月康樂公謝之〇代王拓跋珪改稱總正後為此朝十三王併長安西號回將羅鳳稱之東陛下既已愛而罷之宜使其身名並在請總召命帝許 務於酒色委政於剛鄉王道子道子亦香酒日夕東帝酣歌為事文宗十一月以北軍為聽遠太守的帝既親政事成權已出有人主己量已 有午園實霸之男也有尤疾其阿該動吊點之園舊逐與道子諸霸出為 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宣得為此乃稱庆不思究奏帝大怒而嘉彻野以聽佞有龍於道子誠八座路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御曰此乃成王 日今之劳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見不 豫軍天守衛臨發上既日今邊峰不舉而倉庫空區右者使民嚴不過三 世亂識忠臣信弘 木乃記後會特度士戴遠述累離 正月以朱序為 ďΩ (4)

禁王耳平當徐不居 約何日心 超過一何 與 所 取 客 取 客 世史明編奏之十九 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縣人室而畏之一也将十萬之衆空輕越三不今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午断備詳輔動的太過耳其笑曰吾不主義擊敗之裏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幾誤兄妻他先襄汝縣帶來宰附十六年繼春數於井中無繼與共華十二月第主管攻安定後衞 門於太子左衛率主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帝風神間貴志軍事時職哪王道子恃電縣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高藩鎮以潜利之處運十五年後未被抵在半の速度風五年二月以王恭都等 質直常謂王預何慶之罪深於禁討或以為取之太過霸曰王何度棄與清滯能否與奪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象之何取於耳目則則與好儒學性清滯能否與奪而明是下但平心而象之何取於耳目則則與好儒學性不信逆使議論並進善思問置可不成我及下使題網起必得過上以相不信逆使議論並進善思問置可不成我及下使題網起必須與一樣之憂管火精氣不足喻也選託問官長得失命與與奪言回自在公為在後之憂管火精氣不足喻也選託問官長問失命與與奪言回自在公為在樣之憂管火精氣不足喻也選託問官長被根本風政并更解 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十冼馬後出補務與太守鈴輔隸爵爵主限十七年縣基棚七總姓與七钱南郡公桓玄賀其才地以雄豪自豪盧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恭驅策諸賢者正空室暴中有片長耳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令讓論道藝汉羅英後三也董師大教人 魚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者構然皆峻狹自是幹累不長天下無事 足以午職若其有事必為配階夹帝不從使恭鎮京口坡後亦都督判五神奏之十九 中原順復遺風餘俗至今為患禁討縱暴一時過足以喪身優國為後世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沒為後生使縉鄉之徒翻然改職以至禮壞樂城 成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外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思重白丧之惡 米聚之罪大也 得志嘆回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逐棄官歸 謝安富國以 框 氏族大而 初子克 台無者不太 而有有如於 经孔子面 惠而 世史類縁をこしてん 3 能欺人而不能欺天故温之注爱者惟學子玄耳玄以然堂一念竟致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案度疾甚還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及學不良疾甚遠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在學本度疾甚遠是安召太后姚旻俊射尹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與即位師 是朝陽春之一凡 所裁車縣於是重有隱西之地自稱西家王財政由鄉洪鄉軍每來車主每攻西縣就馬樂王永斯之五其十年六〇十月家王崇為家主朝婦為稱無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予乃立廟於太廟路西〇鄉 李助教編書日專號即正則罔極之情申別述後期則敬稱之義驅禁手 四六月追尊香館太妃鄭氏曰蘭文官太后群臣或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四十十九年 東班将業必初元年の東京東西 大國三小國一九五五世中十九年 東班将業必初元年の東京東京 大國三小國一九五五世一四者不失吾無妻矣其中即帝位任四者不失吾無妻矣其中即帝位任四者不失吾無妻矣其中即帝位何以惠其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有數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有數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 京共七主の 而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 十五年七 富族族美領乃生極高責死極東宗者三失其版圖失其法故也然溫丁氏三孫皆能知過而目文惟桓温之惡特以遺臭萬年為已任是即丁氏三季亂之臣主成雖不振而天道則不與予觀古之篡戰若養石 所以處之使無失軍貴斯已矣而异之小都生其快快以致揺動落鎮 無章夫重寶翔主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續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後光寵而成刑不怕。史固以聽晉政以 意然則非玄能亡哥晉實自亡耳 資假兵力逐成大亂智随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流面竟忽不以事矣為 ○既登圖十年 七月長星見自頂女至千哭星帝心

天 新酒 河即數奏 一丝胡扇 元 美 所重 随王道子母荒逃不後推問 因立太子道子進位太傅王國資將事 自殿但問於是何如耳共下太平 四公是事六常常理言然竟以取解於時旬日王陵廷平陳平慎照傳平四公是事六常常理言然竟以取解於時旬日王陵廷平陳平慎照傳以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取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族廣華彼罪逆水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表 道子王恭入赴山陵母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 書別行走権門毒賦等減然民養廣長以附人許等疑書請關烈宗知高所納那會威恩罕耐道子荒予朝政國資桑以小人拜授宗非天市上天乃務疆民自民五尺量子根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上天乃務疆民自民五尺量子根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北張長河而臨清洛前吴敦株嘴吒成雲名賢開出舊德斯任辦安可止冤長河而臨清洛前吴敦株嘴吒成雲名賢開出舊德斯任辦安可史臣回顧星以歷白之資在此如之食政巾桓氏祭則募人太宗晏駕 平陵初而皆酒流連内殿张贵人龍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 育建或常見 有 中 不可 學 歌 大人先三天死地二也前鋒已敗後陣方固三也彼农我寒不敢四也我軍自戰其世史類編教之十九 軍等我帝似 之召青還 班動而不勝聚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衛不如深墨 圖軍以老之德從

三ル七常圖三月王恭舉兵、反認誅僕射王國督将軍主緒恭能兵還義國二新小圖三月王恭舉兵、反認誅使則王軍の曹大國三西秦原小丁西隆安元年端末東ニ憲皇初四魏皇始ニ年の南京王先襲爲派太益隆安元年端末東ニ憲皇が四魏皇皆 崔浩之對親嗣王買德之語及勃如見於帝在位二十年劉格越東掃孫恩南界盧循西榜姚泓成名振世而東堂之變生失外垂離桓左卷逆勢如職指劉裕起自草澤旋平大憨地城燕 飽不辯飲食緩與皆非己出初政不綱權歸道子不問試道內 請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帝切不慧口不能言寒看後

觀別将指核儀攻 觀聽某谷徒使某容青擊破之 感别駕韩綽謂青日 先計而後歌鄉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逐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順 更断日本一較大政府秦之師上下難胜等室已有生意然帝龍湯酒便也獨待堅有六之秋葉肥水之衆所端為武不亦優於機也獨待堅有六之秋葉肥水之衆帶端為武不亦優於聽神言而金行類她柳亦人載語曰大國之政米陵夷小邦之亂已領 亦随丧其未嘗聞霍子盖諸葛公之所為手 古

在人物 では が では 明泛克清 魏遷五經 先王之高 疾必 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祖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前此舉可開於所能無一時國子太學生真合三千人建問傅士李先回院送三季獨長樂元屬於始於越於數二年國王建置五經博士這福神十一月國王建即皇帝位改元天與命朝野皆東髮加帽 人名 問妻人也 此極文之數也 中堪然之乃結和恢與從兄劉等談就何年恭疾惡深至宜漸與之約與為之可以除君側之惡疑哲樂水曆 自書與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為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建逆命郡 故事既發即古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口〇九月獨太后她給氏卒、悉主與哀毀過禮不親族政群臣請依屬國 亦不肯從仲堪疑未决會都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太善上表罪状國實嚴四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其審葬所利也會陽之事不敢預開都恢 江州到史楊徐期為預州刺史初發仲堪使回軍〇二至至不子盛之。 計五称司馬劉中之執称以降新之以中之都督書死七州軍事桓玄為 亦說仲堪曰。國齊與君惟恐相斃之不速耳若發詔徵君何以慶之孝 不需要不行 紀 於師河北華南京馬班片等者 青中国 欠物?主 美運飲師 皆為思有幾內諸縣盗賊屬廣遠起人情危懼內外被嚴加道子黃欽元到中之及厲敗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為西巴及孫恩作亂八郡外華異石頭以南皆為刑还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原四以順及近此皆 新任東将重表會指主道子及世子元節之罪請除之目帝即位以來內部分部與所東縣四於今代八郡人一時起在後長吏以應思據會指自驗動自海思府前時,將四於今代八郡人一時起在後長吏以應思據會指自驗動自海思府海門馬在榜的其當还次會指於是會撞及東陽新安槍 發動自体區鄉海門縣 新沙印其蒙遠文歐國學四月以實種世子元頭為楊州刺史元顯性奇如言意外間之意同其母立此朝大路文治也 殺傷甚聚到敵電性裕久不远引其等之見裕獨驅數十人咸共集息因 賊臨岸欲下心的會長刀,你放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 裕然軍事使將數十人規則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隆岸下。 有大志重識文字以青養為茶好樓蒲翻為鄉人所殷劉牢之擊孫思引 夷扶則青在中國〇緊按提首置五經博士增廣太學生輸從字先之 尹逐昌日 世子元獨為楊州刺史元朝性奇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 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網目書以子之宜矣春秋之法美在醫為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遺生徒不修孔廟送書于所招拔

Section 1

だ新州 東京 日本 (本) 本 (本) ■自以大射總百揆殺元歐及維王尚之等以中·為為節節内忠年之議者予玄從之逐東共及玄共至防熱新年之叛附於玄元勵軍濫玄入康右共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趙足而侍何有延敵入境官取於歷 江北以討玄佐吏散走中之俱走至新州 **神主干太** 高納福温 之玄有成 **利裕科** 天下自 世史斯编卷五十九

和無主為東西有今第 过海原公本第日在 州 一方文 美校 道 肚 屬 雅 了所是草 那是英油 性 村 村 相與合謀起在無心夜草檄文其母電之泣曰吾不及康國召母明美称英雄起鄉願聞光利四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於發無忌視等以告於遂與定謀時國孟和為桓玄主漢軍康康還於謂之內並以當有董達之中。非無英雄也發回所見惟有劃下邳時為下無以失而不答還 推絡以身先之所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 舉大事何前無成三月劉裕及桓讓戰干 西山裕祖教等分為数隊並編悉之一九 天事事 **高武烈雅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随方編草而裕以東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 原外 後世卒其得其全佛書譯於姚秦後世終其稱而很人心好尚如此世人心好向 雖什為所尊禮是以佛書皆出於其翻譯傳布甚廣夫六經大於廳縣。 电更频编 香以十九 美 音安帝語 南朝 人和自己 教管馬敬言亦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不自有調度此君 四月以劉心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〇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初劉治之裕辭小服且不能仲文言好之自熊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此為國际院主興奉之如神即群臣及沙門聽議文令雅什翻譯西域經路為國际院主興奉之如神即群臣及沙門聽議文令雅什翻譯西域經濟也好古之心雄端而及古之張謹其終國於美習也平廣河也好古之心雄端而及古之張謹滿其終國於美習也平廣河之遊城而及古之思謹滿其終國於美習也平原命九官周設六典則官制官名悉有常法而漢魏程聖城日上古龍官島官蓋洪荒初闢萬事未定暫爲此稱非聖人常 論大管塔子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里而九 · 近疾也謂候官何察者為白奮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在陰室刑官該馬選擊女訴之帝後位〇魏王珪置六諸官掌古八郎立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國史洲雄語縣 大破之的後挟帝草的西走入 二月帝至健康百官詣閥待罪部令後職尚書務仲文以音樂未儀請於吳亦可如美 官名多不用漢魏之獲做上古龍官長官謂諸事之使為冤鴨取共飛之 五起李旦 身本之未及旬時 目王道哀其端城佛氏流入中國姚與以夷狄竊城上字故 百官奉法百姓耳目為之一 新况大有為者

補承を皮 何 仲 姓 極 程 税 授 小和村本 ř 臣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三就書本和海於也本格等後其一本作事後一人也是一使永子祖常等很大為為一人也是一使永子祖東傳以上東土北東太陽一世報 使求和於家 独 提 规 口也劉裕 但 ンス 東也因來南鄉諸郡無正郡三将即雖如也其書 制 **校超細微** 微能計植玄後圖室內着一兩柳諸郡縣王興許之群縣與書养人來鄉鄉電道 所係不可假人裕從之 一時相推非委<u>軆</u>心服 · 社員不必 後五後九諸智 有經有州富嶽 人之人 大 外 必 巨小魚水 末兒敵 **先書** 爾斯 門有 兵襲南院計の皆敗續奏王典以傉檀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常宗往羽異夫必遣之讓王成都產帳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位人守之〇無進 以問讓讓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岩縱十力自足淤事亦不假君為 自領州牧 Ò Ī 縱請值

法施工之**尽** オ焦生王 机此成成語不足 徒知 清安 公同其 校壽開門納雷師田突町出生品至今 6月六四十一次,被壽開門納雷師田突町出生的城大開翻校大開翻校本根攻之前職所書 私銀王主衛王嗣附要而出大臣命於奉迎嗣發紹即皇帝位刊世及孫語城路曰焦生非将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 〇號清問王紹殿何暇收入耶〇十月西憲王乾歸以生遣為太子太師與於軍國大謀 至不審何以待之於曰此正是在機非卿所能夫在貴神速後若能赴校 者日以干數器王則使謂裕日令遭鐵騎十萬七洛陽電師不還當長驅或克之爾求大敗超適還層圓裕築長軍守之北方之民就兵員層縣裕兵從問道取其城此難信所以破國也裕遣潘等潛師出聞先後攻國則 五首思被其餘萬種石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首也夫放 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盗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及求於下也不如誅 而守宰不能撫绥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聚不可盡誅吾欲大放以安之何 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核奏為两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之乎被 必畏我知事容先遺信命是目張大之辭耳遇見使既於將內懼目保不 可速來獨之在裕日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屬國未拔而寒寇在 而不從球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要彈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到谷 九星帝〇後配授高空馬近親位主二十四年加養子高雲丁未三年共太宗明〇後配授高空馬近親位是為北海太祖按後漢自無智盛熙四 来裕謂使者曰語汝姚典我克動之後息共三年富取國路令能自送便 死之志然禮樓部人無過之之憂屬已入吾掌中先進題館在新子臨胸 中北京云 《晉安帝紀 京京 大方になくすとも **杂粒之堂** 東此萬全之 每至第二十分無心目露聽可共拒處有長史節者之諫曰循共應益勢各上書之事思不失三月江門都督何無已討徐道德敦敗死之無忌難敗於道後教敢死也無忌難敗於道機然能推節 世史類録を己一九 在至覆州之歌如是今乃後見必破賊夫即破柵而進穀滿者萬餘人個至文之毫在將進運折婚完聚納於職師繼端納其城博教皆懼俗哭曰其十二月、裕帥我軍齊乃擊酒獨大敗將越豫軍乃悉力柵断左里豫路衛大敗將越豫軍乃悉力柵断左里豫路衛大敗附越豫軍乃悉力柵断左里豫路與職五月劉穀與猶戰于一條納入致大敗已五衛至淮口中外成蘇豫連號五月劉穀與猶戰于一條納入 之朝廷急後谷谷方藏音經下間會得詔書引兵逐以船載軸重目即精清無歷建經順歷職辦以此思聯死士海擊傾賴兵複城及字耳精循從來節至就以皆戰賊聚雲感逐邊節而死〇边徐道復問劉谷北代勘盧 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心不聽與循將徐道養遇於覆堂賊令遭擊数流宜去南粮守二城以侍之彼必不敢拾我遠下當刀養欽俟其疲老然 日若天命助國風富自息不然獲騎何害即命登飛升移而風止四月至 截衣歸聞何無忌敗死 應京色夫子。卷甲熱行將濟江風急聚皆難之 如城于晋對指軍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前軍軍軍人需要希腊安成以降兄子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前軍軍人需要希腊安成以降兄子 而並院之獨恐西北之人無後來種機之皇夫裕改容謝之然擅斬王公 口管室南邊中原為滿士民無機疆則附之彼皆先帝遺民今王師吊伐 姚之不如宜其不能為一四海成莫大之茶望非雖有智男而無仁義 使之然於 晋安行紀 馬琴日取我在武

而可何 極 任事すの 電大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騎縱食後為百姓惠懼裕歸按之間劉毅被民初裕之西征也雷長民監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民近元年縣五年の夏鳳翔元年春太尉裕遠建康殺隊州刺史諸島長原原于秦武判末世 一級果使誰這福以重在子陪城內備水齡石入 成個講經之死帳條個故院內水來也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民動競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後 動敬宣出國送無功而返賊謂我会應從外水往而科技當出其不意擅 人大院〇十二月追監刑刺史米於石師師代圖格與約石家謀已往年日何施而可求對口除宿堂信惠澤、叙門次權才能如此而已格從之副院歷至鎮惡請給百舸寫前驅襲制門次權才能如此而已格從之副院慶多變易守宰裕以詔書罪狀段等賜從第治及謝混死逆師諸軍發 而順之我驕縱心甚。陛有圖裕之志將軍胡潘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 (C)四月制清等克姆嶼斬徐道費廣備與灰洲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將於将來随時任不皆能致治鄉自識技不明安得遠經四海光群巨成 能為公下手格默然久之日鄉謂何如潘日連百萬之根及必取戰必克 「東京教剛俊維権事准裕而心未服及后方在常洪快不得志裕等泰連軍事教剛俊維権事准裕而心未服及后方在常洪快不得志裕等泰正才入年。成然始末原元年。北京玄治元年,又劉敖都督制皇原王才入年。原弘始十四年の建末典四年の西秦王又劉敖都督制皇原 部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之才美與曰自古帝王人與米當取相於替人律學之生無利數十三年即王與命群乃來賢才右僕別樂書曰臣累受 **製料をおれる。** 新述人 造裕攻司馬休之孫以書招休之録事輔延之延之後書曰夫以平西外 東州福等市 (2011十一年) 開始 (11年) 東京 (テクチ 其首不見 日公苦年自 医里家人石風 去股爾鄉鄉今處宜加重遠榜之曰非君不 不看教教 等不得默狀廣平公副潜有養嫡之志陛下罷之太過無賴之徒端輳附 一意松口阿許好古然不得我也接之要長民為與問於軍何本天本天 い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威立之計信有之平與日豆有此和書曰苟無之 人軍司

知ちる大明 予我正在 是東府總議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港町如流信奏編號軍會所 是 為過點無效本 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田子等數道並進榜之謂鎮感曰公今安卿以伐嚴之代卿其勉之鎮 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支於如方太未舍 即是可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之致 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之執 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來淡悉皆贖舉聽交護瓊濟相勝之執 於明月初春似本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明月初春似本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明月初春似本柳夕所頭旗〇八月丁已終於應處這主鎮亞福道濟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議者钦盡坑之道濟日。中民代派正在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議者钦盡坑之道濟日。中民代派正在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議者钦盡坑之道濟日。中民代派正在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種養人四千餘, 於明月之道濟理。 於明月之之, 於明月之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月之。 於明, 於明月之。 於明, 於明, 於明 坐而守也嗣突日卿料之審美浩日臣書私論近世将相之臣若王猛之不過足為遼敵之皆藏願按其息民以觀其義為他終為國家之有可 宗之雪操也一两四所林鄉言如此故以共襲其英宗之雪操也一两四所林鄉言如此故以共襲其英十縣外縣 松論人物等語言 必有 化施工等。除此從崇知之以其功大不問且關門人素重王益而是與以限中而後與知是,就就不即於格曰鎮惡家在關門不可保信裕曰鎮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衞權改如是,就就不即於格曰鎮惡家在關門不可保信裕曰鎮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衞權改如是,就就不即於格曰鎮惡家在關門不可保信裕曰鎮會不得逐其亂者以有衞權改如是,以根本無託遂央意東遠乃以次于經過等辦劃公義真為都營國際,以根本無託遂央意東遠乃以次于經過等辦劃公義真為都營國際,在於與海縣不即於格曰鎮惡方為,以根本無託遂央意東遠乃以次于經過等辦劃公義真為都營國際, 第三人類 七月至五裕至潼國盛主沙使然不中河極 九月太尉格钦置長各經界西北而諸將士皆久侵思疑會劉禄之不格,其族雖沒嚴奪之不肯亦與節謀之未遂也 尼生棄類思而不恤此何心外重其心不在於有秦将欲立功於外 立石列史縣楊國惡以實亦於之禍獨何數天治素以子房自城可保中。又以天文是象之術央級定計妙人隱徽智其觀人明料己最年乃 , 熟難失之造次便豐酚之都後輸及手衛子回無弁易能也緊張之即馬公回十有後言是問之使為亂也情平百年之死干里之上標明馬公回十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應以開中而復與 ·思而不恤此何心钦董其心不在於有秦将欲立功於此以能驗之號昇以上将之符籍以威聲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則於其小人就以関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惠其孫也故龍以 主鎮惡大破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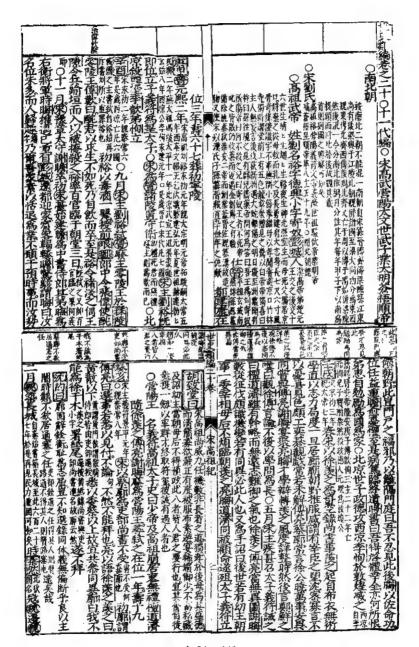
三新父老 殿是公家室宅搭此欲何之子。裕為之縣旅財諭之旦受命朝廷人得擅 有當世之人人相質養國十陸業改張機関發展機構敗縣 贼是公家墙基原湖高品源公事人人相質養國行院業分張機関發展或職員 人名阿格特运指門流海訴曰於民不啻王化於今百年始級永起 **医誠多諸君子懷本之志令以次見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 至傳到之當計事因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仕斯之義真與王修執田子。至是在於懼軍中又能言與惡欲盡殺南人據關甲友田子遂請鎮惡竭力而權其不進廣何由得乎遊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武素有相圖之子將共拒之民其聚盛不敢進王鎮惡圖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 以事我而斬之弘之破夏五夏五乃退命乃自相審殿其敗宜矣 氏輔曹操飛漢別哥實漢讎而裕之敬舊始若發養侵九世之雠又若一百法正裕為帝門無疑天裕雖篡武其名義不有可恃者乎况司馬 奔標之流音騙高格不平也 把其暴就耶子曰自晉言之則為亂臣首漢言之則為賢嗣若以混於 光武羽烈振不傳之緒未可禁以篡就律之也或已裕身為晉臣思可 之代一何鄙紋が成而意識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屬專精變而為驕息百致宣国第也既克長安乃意在貨賣竊取為藏以姦落之才為慢急百致宣国方鎮惠之未入秦也男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 裕發長安百洛入河如汴渠以歸 副英東馬死於匹夫之无自古如此者多天可不戒外 尤武昭烈之名義惟以其帝胃耳或觀三秦父若告裕之言 有當地之記該深達理體至於國與朝儀傳管記注與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 10 工作者 如指端掌 照備を之十九 三帝乃使中書侍即王韶之恣謀就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之為是裕拘斥書戰奉國卿王徳文即位裕以滅云昌明斧武之後尚有主義副稱所察職叛鉞吊妖馬〇十二月宋公劉裕城帝于東堂執命為共黨小之前召縣成鉞吊妖馬〇十二月宋公劉裕城帝于東堂執命都明而驗可謂弄無遺策美勃勃迩稱皇帝都經遷於拗城綏城構構悉前 清馬尚書令殷景仁為秘書即情解了文景仁學不為文敬有思致口不 也汝無事豁之又八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裕既受命以 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部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俗因稱還記奏 醫盡悉而秦权之以為秦罪近擒城以其非佐義為已登養今而欲速,胡致堂回此激厲士氣逆被盧循及西師攻秦天以司馬休之之徒為明致堂回劉裕管自言曰我當情戶廟門逐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 福之道也可不以成敗得失論第一以義理所之則千古是我如指諸遂行故逆取國如此而欲于孫永保用寫是以天為於非而無虧盡禍 掌而知所去取矣 安永流酒犬盗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網猶存問報始立懷五虚 專假號異術同亡 無元年 題弄與元年正月立皇后補氏 · 夏主勃勃殺隱士常祖 之國命既去集勢已成虚推尊名坐行進奪傳亮權章欣然聽 法尊賢議善白恭 順在位二年種裕廢為零陵王尋試之壽三十七聖中陵按益 請德文安帝同母第也初封耶耶王及劉裕弑安帝而立 八晋安帝紀

不然小你 可事 同事 個 題后天下之思一也腳撇清照職之婚矣 很表 圖表帝為零陵王野四音重章受然四四流放武王克嚴賴民奉 圖表帝為零陵王不可同宋主臨太極較大被改元其化鄉論清議一皆為滌與之 之為苦 見子性 州南大功 二年11 〇右東晋午氏始丁五終恭帝庚申十一主 Ü 申一千五十二年。計十七甲子零三十二年0 性城之為青江 白五十五 馬晉歷年五十一 牛氏元明近成康 五十五年 百 過東西哥二姓 M 牛骨一百四年當機京相繼傳帝奕 年自丁丑至 洪武戊 + 五

世史類編 而常位便發入王街共自相魚內古曰惡婦破來又見遭色氣影於斯勢之後事多學創驗說未掃釋官未迎而長安疾馬擊嘶已繼展帝而行為事人學主義所以生練劉擊以贖天子而發點高清洛之地不為對自能大為嗣立聰政等經廣雙與所以上作之秋水沃強虜之車東所之後事多學創驗說未掃釋官未迎而長安疾馬擊嘶已繼慢帝而行之後事多學創驗說未掃釋官未迎而長安疾馬擊嘶已繼慢帝而行為時代上東了物以懷帝之命來所繼此麼心對東歐大學問人不得人不過此麼一次不不養多 卷之十九 明断不足不曾有中原之志與明帝董發聯断別於大數可謂明法而治思伯仁相與成力王室按照帝庭而沒齒不能歸侵禮之咫尺堂非覽之士行擊構之士雅常命之受弘統文之越石絕椐之太真高名之 青春帝紀 王阳城氏 無機

大学

一型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九終 國日短誠 可惜馬成帝之立 獨挑強賊胎 受於 個憂及國母共應常極之立主切時熟創茶尚淺而元第年以常



Nysteretonics

弘有天庙 事王安合 同馬公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懷者服何脩鎮以來輕果集群以立籍合在接為立道将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積而再來華武立籍合在接為立道将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積而再來 歌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聚於解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 之信治獨師受之見上書目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 遇神人李譜文玄然子授以圖發其經至是奉其書献於魏主朝野多来 ○側立天師道城は天師観光禄大夫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經之故等長坂住院城室匠愿二千餘里○經王嗣殂太子兼立此常長主長鶴 矣活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抑獨何哉。 方枝其後後有符水慄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迄今循之其訛甚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於天是以劉歌七是啟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調才比張良后護研審自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 佛法曰何為事此胡桃左右多敗之國主不得已命治以公歸第治當 山道士冠語之所張道陵之術自己皆過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 人情老時替禮仲尼所師宣首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學也不不 不肯猶豫後客以及干難德業不終情哉在位三十年為太子最但比總方盛而輕誅功臣檀道濟卒挑造禍登城追悔樹子 王乃迎立之首討紅逆任用才臣仁儉恭勤民安俗美元嘉稱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宣都王及檀道濟等廢營陽 安樓陽三 歌王之思明明即我三萬發江陵數曰恨不得以此為動王之師宋主發陸風先遣 射解何か 私九 十草母 必無憂 刘特馬弘劉粹自時道師步騎襲之脚道殿校善又其子職之為公軍宋主疑之子 五之 水食大··英〇六月金以王華王最首般景仁劉湛為侍中訓弘御為黄門侍郎祖母 以謝晦行都好無別等州軍事一般王義具名後無此条件等致之 后生皇子孙后白詩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聚會所以終地共將人賭寶與蘇紹○閏月宋子孙生好起脈續雖初東皇弘曰將無於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計一無所顧俄而順敗被執誅晦及其 琳若結高長按照來電過星書在會情孔期日遂有果本宰相冠廣失所又以養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管權夢有各輔縣四方贈貼相繁 謝黑過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選健康既微麗運延之用之 長臣恐時智屬悉臣更令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主的自將誅 王所国南外合殿與王非等四人宴飲其惟華等出帝目送當時號日五 即欲殺之帝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閣故秘之至是始言初生〇三月軍以 河致堂旦高祖遺記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然二年嗣君爱子相継城段 少顧思何哉以高祖於管有以於之矣其事好遠直不信夫 人及大祖紀 八月日前王至建原百官奉軍級即位

共之大大 弘微無所 也又要编二十卷 横下す大平方道民力土工之事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本之が海高家大壯不飛無以重威者也總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凌令天下聖末本力○八月總主遠流城群臣前峻を城備官室曰此蕭何所謂夫子以四史東端手参 展 末太 社郎 著過之在官八十日郡督即至吏白應東帶見之潜數白我豈能為五斗 就後為到運塘場令不以家界自随送一力給子讀書口此亦人子也可聽人侃之後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祥為州祭酒不久解歸乃主漢不已殺而後悔之〇十一月獨数士陶灣至得無強比者以其灣字淵明歐於無寬似常曰法者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此樣為果於殺我往往 所長不論本末聽祭精敏下無適情當不遭時罰不避馬雖所甚愛之人 第二十巻 W 木大山に を総成對陳観化矢石左右死傷村継神色自治由是将士長服成盡死 出師指後節度達者多致有敗明於知人或核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 因之本不可輕素實賜智死事飲讀之家親戚貴龍木當横有所及命料 以混特重之常日徽子是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混尚置公主混死 較尺帛皆有文漢九年而獨亡公主還謝氏入門至宇倉原不具平日 之間全屬全間可出處 與公人得名排 有 者 课 強 五割 此乃其世 因静原物因時起志因物寫言因志餐味因言成該因味成聲因詩成聲因詩成為「不至於故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免傷が謂經道之餘因開觀詩不至於故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免傷が謂經道之餘因開觀詩於情就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於情就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於問,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消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寒復少日世之稱美陶公者曰崇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 更令張淵徐辯曰今立己己三陰之歲歲を配月大白動紡在西方不可至人情而知殺事也〇三月宝之子劭為太子〇既主将伐暑微就欲太物以威加人戒婚樂節供奉不崇奇服其祭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 都管別州等州軍事中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報難國家事重雖日中巴巴蘇附縣六年正月中以配城王務康為司徒錄尚書惠江夏王義恭 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尼决次二人耳宜慎訊微情名器裁虧賜毋以貴凌 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權将曰淵辨言天道循光其職至舉兵比伐必敗端鄉腳縣於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公有馬 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親楊雄夫身養較而書養天夫更起等口別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康士書之明更起等口間灣在晉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己有可觀自劉宋穆國祉後 傷难死者其得失不大相遠哉

王仲德 不足而必然有餘令飲成比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 節轉兵少命悉收兼北渡洛陽虎车等諸戍五皆奉城去於是問意既平無疑彦之自遇入羽至額昌乃沂河西上地班鄉鄉王以同南四鎮鄉被 以云即是節曰此人匹皆註綴鐵備務不能學子侍不然其抱中沂東班才智淵博者忠三世故朕引以目近即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實指治 帮軍以實共就實之功治善占天文親主每如治家問以兴異當謂治日 河比觀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脫數杜解已聞阿爾是我地比豈可得必到意之遭便告聽主日河園為暴水地中為彼所侵令當脩後傳境不關連門無輕藉主時來主有城後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以待之治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即中看不能可究表歷今日君臣非科或尤浩日南寇何随而替之比伐若蠕域遠遠則無所猿後有藩庭將何 俯人事次盡地利後親天時故萬墨萬全个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 確其不備因之可一舉而成也照主董事泰〇十月紀以崔浩為撫軍大 府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體彼若果來如以動精關虎狼何懼之有蝙蝠 家邊后中間教去今誅其元惡成其良民今後 情况非無用也總主大院 **西里台喜王**他德獨有要色日諸野不諳北土情偽必應其計,產雖仁義 随重運師日此人 在皆莊明藏情弱不能要子持不然其胞中所懷 堂旦王仲德身為納中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以以 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紙輕斯数其前後焚毀穀草道亦等食盡自死城引還軍士有亡降國者 具告之聽入追之報似懼將清道濟夜唱響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 有異志靈運請關目陳忠主以為臨川 知難而不收竟以取敗非忠臣也。如難而不收竟以取敗非忠臣也。如此不敢不得等後之國斯不負本界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近日韓於悉以上聞文帝觀決其機又非除主國可爲忠言者使之知 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有餘敬草爲以椿其產亦勝之城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極道 具本心旦善用兵者有條而示之不及敵其得以到其状不及而示之 南上前後與第三十餘敗道が多捷軍至原城前南京就以孫使等不可能不幸の是處三春五年七凡四國二月孫持道四等不元嘉八年の親神秦四年〇隆主等弘太樂元二月孫持道四等 就達立原国在之子中崔根隆既形之引共還雷及天楼を之坐見 道濟帥級代親 丙史重選班放自若為有司所於 西可為忠言者使之知



Supplier no

がお言葉 此不可以 八分之雅 NHOS. 然以限不一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役推之於理令養際史而不覺此該恐後人之機会 经联系 **基公不落** 天下处理 世史類語 一不经於二公之難義康問沙門瑟琳曰第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 是軍若國家府田積殺公私有備則鐵種不足豪失於限之號主乃命悉在充之明與異亦並或在等○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九日臣少段惟知天人不此為八篇帝賢而善之曰為の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九日臣少段惟知天人不也天下沙理至多何憑問此故帝教允等天文吳異侯事婚相為約而可 宜更審之後嚴餘治調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一獨今之機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和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事 刺史江展主義茶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與王濟為楊州刺史時義原事總際城八時十計於年十日家領軍劃遇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四州 職百姓六 唇沒於中庭而東并方出於實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 內史檀道濟當為了未於漁港同莊道濟囚義承以請遇抱之於堅故 康出鎮隊竟義原用華人軍本親職唯主簿江港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府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據陷之紀主浸不能平至是收遇下詔誅之以養 朝權則野輻輳港愈准等之無後人臣之禮恭康逐邀結朋當問祭禁養 并非十月也最乃欽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該惟東官少傳游雅知之 在治監秘書事經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孫傳家典著作治集諸歷家考校 第十事之如嚴君由是魏芝儒風始振〇號命軍浩高光脩國史號主命 遊嚴惟多所成立常要亦道館於過水之右教授七百於人立當罰之科 数以兴其朋允允曰陰陽炎其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後罹漏泄不如不知 武功貴遊子第不以講學為意敬為博士十餘年數於誘導蘭而有禮旨 第元年十月五星聚東先按星傳大白展星常附日面往十月日在尾箕 少元以來日月海蝕五星行度并該前史~失別為想曆以示高允允日 二十老 不宋太祖紀 爾斯斯 軍軍之所免元請罪總主日即有何罪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 15過數利樹頭殿之日朝廷不治實爾之罪總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衙何稱離主 民總主方處給事中創樹園챉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 馬船戦 天人不可丁以真后御世應發受行書以彰聖德總主從之太子是諫白天人道殊汪任年禄太平軒為二年中正月總主詣道壇受符錄彩護之言於魏王曰陛世史顯緒二十卷 (A.) 技術 使然乎張約預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郡鎮良可畏哉寒于野田有宋京雜罕開直諒見骨缺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平願或召還表奏賜死 侍中張黎古獨輔之獨忠慎質直管以上谷苑園太廣乞臧大半以賜資爾則縣玩稱三計一時總以大子思始終百揆以中書監楊書司徒俱治 前留守悉以弱馬給之號主大然欲還夢斬之副官屬惶怖恐并坐誅砌 為之勿顧應也〇八月號主收于河西號主部以肥馬給機騎尚書今古 甲萬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疾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 義方奈何一 全商上表回影城王先朝之爱子陛下之次弟若有造或之愆正可導以 旦出削遠送南那陛下徒知惡技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

東我 第日公下建文をまてロース、1000元により上記の記される。 1 1000元 議員動車工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勘勉表宣至鎮勤自梁廣事亦倫理宗主薦教学主義司為所州刺史初保主以表宣不才故不用簡腦公主康以為言宗史教与己華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宗以斷陽王義李為宠州刺史衙護華公司問野緒鹿竊食爲鷹優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完主曰 元所作 一次年宗 一言友不言名要職愛知世主乃或抄罪放射圖及逆故特訴之我疼痛見一等等數表文代朱 時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述止書嫌謀友者以身 世に類論二十六 行元加 官聲箭無失〇魄記中書以經義决疑獄戮則華〇十二月記太子隆事十九万更設新率離朝難她林鍾長八十一登則從仲呂返得黃鍾十二旋 一館あえ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談為六 一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曹供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 於歐陽國在應元所止元将行敢諸一旦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 今網總方強南起未城吾為國遠應雖死何像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至 之初懂京房以十二律仲吕上生黄鍾不消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後 本目必不與我沒重不如自以馬運之 尋果得到表日秋穀縣道麻故布 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 東子野日喜平大祖之訓也夫後與於有餘像生於不足欲其隱約其後御物耳。 **育乳** 排焦点 激 展光教 星篇禍由骨肉而江州廉出天子欲引范畔與同議乃結畔奶訓綜分別 門理主統 石之外 万里浦 東長同猫 見供色 人作 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或平睁四無內行故應先以此激之咿黙然日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变葉清遠而不得連姻帝至人以大來相遇而丈可棄置不不敗哉曉猶疑未决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前未敢道耳睜個目人矣比自競逐庸可逐乎今建大散秦躬抵圖難於坊以安勢危宣 依照先日丈人雅譽過人後沒書為一本之作自謂体大而思精 該夫 自思耳方面國孔熙先傳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複罪等原數以正其方面國孔熙先傳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複罪等原數 無面矣以滯坐之別一也親主與崔浩指 信重經過之崇道教而與佛法雖若蘇林人心然未曾无有禁約之令限 斷之期一切夷縣之所欲改過即人可以為關耳命誅國帝沙門治因 說親主悉訴天下沙門非外門人 之得免及義康遷隱隱既先審議報效且以天文圖識知定主心以非道 佛法及是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大兵器出百號主題主怒曰此非沙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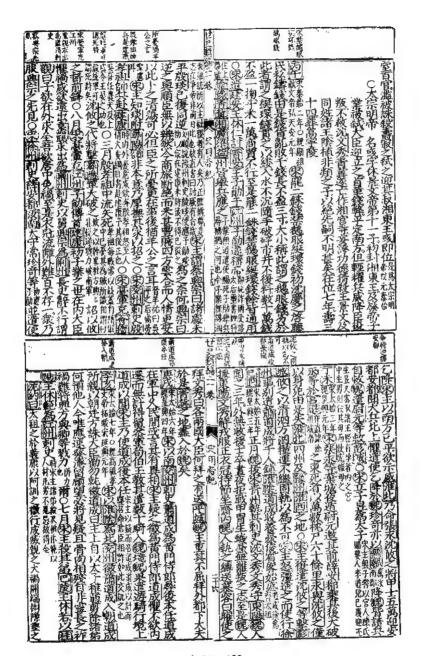
見日 単一 見 日 単 で 人 便 か 世 後 **夜四葉** 以檢差過之難人有可用不得跌清輕悉兄日碰胡人身為收壓子學主作走過在例之後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檢充陽隔脆氣意無常也の時也以來來不到地懷人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檢充陽隔脆氣意無常或於來知時也。見知家主變色曰即何量朝廷之夢也因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 でする場合にある。宋大和む 还沒在鄉 一無所取還家自來的新教性熱○七月紀以社坦為新州利史宗主告一無所取還家自衣物新教性熱○七月紀以社坦為新州利史宗主告威服百畝乃刻形與教相拒象果繁差和之遂支标已獲實不可勝計啟陳國史戰以且建被象前後無際宗教自吾問外國有縮子部級就正黃何國史戰以且建被象前後無際宗教自吾問外國有縮子部級就正黃 太守主支護尤好進言學主謂何臣曰觀玄護所陳令人有封很居所意也到陳太孫真計六年明主然經算中原群臣事獻策以迎合永麗彭城 世上との北島也帯師人岐果何為成者人書後益陋之也の主以為要他人優比島也帯師人岐果何為成者可問罪而親則未能の主以為要他人優比島で来入近有益矣之後若可問罪而親則未能の主以為更後不可勝言近米子華之也 存耗選平民城好省城浮汗針 破浮汗針 獨盛於親而不實於梁而要之禍福保了善惡之精致佛與否無物也,我主不得其終為與佛之報仰不知梁王行奉佛右篇得禍北除宣佛,其主等四日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來福利未有數皆之著者或以聚雜以焚髮於像觀主從之由是塔爾在劉遼各縣後字遺 等而帥之則矣恐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倭後埃伍坐食糧塵者句逆以衛其衆四日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 答訴群臣御史中必何承天因陳備智之策有四一日移遠就近徙新附 今我送起比伐之意也御史中水交淑曰陛下我居居有南奴中山名謂御史中水交淑曰陛下 以實內地二日多黎城已以抗群原三日祭佛緣縣車牛以載糧城多合 (6) 多人小〇 見存態或 那 不知 置語詩書馬來期省王庸町是不如洪標文勒浩利所撰國史子石以彰南 奉政何 沿対石 浩共為之然治所領事多級裁而已至於者作臣多於治规主怒日允罪國事皆治所為平對日太祖記前者作即期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 但依吾語太子入言為九小心懷思且制由在先請放其死總主明九日之範主使九授太子經及崔治被收太子在允謂日吾自導鄉至尊有問 · 允日公帷幄龍臣有罪首當恭或見原不可重為數用崔鑑問首實雅 夷其族餘是武士身他日太子讓九日吾公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改怒 欲句結婚并至耳聽主顧部太子口直散此人情所姓而允能為之臨死 治所為親王明信如東宮所言平對日臣非常滅族不敢虚奏殿下哀臣 不可測不如諱之里子然先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逐不以實對聽主殺編二卷 徒亦此难 類大治竟利石立於郊城東方百步所書親先世事皆詳實利 不易時信也為臣不欺君自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漆被允是月認珠治 其於治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尤小臣送乳失次耳臣鄉問皆一 及秘書的更等罪状物歷史公程黑子奉使家州西布千匹事常語於立 於衝路北人無不分差相與語活以為最楊國惡號主大怒便有司按浩 業九聞之謂者作的宗欽曰法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獨吾 允等共提國記日務從實録者作令史閔湛都得性巧传讀治法易及於 **海於逆動行裁之日屬解勁氣投驅徇王直與蘇秋孔文之節異世而** 徒矣然玄總管廢帝失道而能月履不測傾身納弼可謂忘身徇國私 母就意图宋代有斯人印 南湖 长天如人之群不可以一事而忽其一生也文帝欲窮兵北 坑太平点君十一年六月の教送司徒催治夷其族親主使信治高 (主義惡為将來動政

流会乃更 子思想程度 東宮指導 門政防律 治國知治 元付けてか 東京日共成政古者創業中典之君天下難己平定必有老成在學也與之辦者以與所以為與自然與自然是一次之所情以為數理良經與學也與之辦者以與納納數申與與與一次全者正笑曰於公乃更學問歷之應聲曰殺人難知古今不如下官不 會部使至不聽退師時輸就與慶之在稿職後召諸将議之慶之日聞外首無輕較之經處動天地謝鄉上玄護懶退走聽人追較之死者爲餘人從大起軍旅使王玄遠進圖剛圖茂城數月不下總主點自將救之聚號 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當代國而與白面書生董謀之事何由亦承主不 為二本 東八祖北 株名此二城原平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廣馬過河即成捨 株名此二城原平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廣馬過河即成捨 厚王師康主曰王師再屈别自有由道濟養起自貨度之中塗疾動廣所 原王師康主曰王師再屈别自有由道濟養起自貨度之中塗疾動廣所 之事将軍待其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治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 與治質同其事達心尚免非臣所顧也大子動祭稱嘆允返謂人曰我不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達臣 失慶之又固陳不可東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日治國如治家耕當 宋主於伐絕徐港之江港王玄談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梅道濟再行無觸其所甚讀者果之於外而對不知退萃取族城置足異哉 奉東宫指導者恐為種黑子故也 功定後世承平武事縣竟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鄉相利相與國回願堂被於用其皆對所涉歷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一時門一時月月明古孝名清平月平月二 恭之以指摩縱橫之辨便主思其思問則是其威固有致稱之道矣况 稱也浩之主夷狄之雄耳而浩之祈又出乎推步占驗論怪惚忧之說 万正學可 在涉會目謂才可擬子房而籍古過之浩信多智奏但高祖 當開金鼓目未告見推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後知少 高印加圻政とも香冷製所上を準く与党領小児が勢庁西市祭庁と 東州党議制及即「魏人凡破南空金融」が開発が、一門設立で、一門勝計丁壮 が職員が「大追之不及」、宋今民遭談者師其花調文民所解案無失方、州 が職員が「大追之不及」、宋今民遭談者師其花調文民所解案無失方、州 「以達城主使之上雲校灣固経歸功於皆宋」王附益春之二月魏師過 「以達城主使之上雲校灣固経歸功於皆宋」王附益春之二月魏師過 「以達城主使之上雲校灣固経歸功於皆宋」王附益春之二月魏師過 「本行法》と建立國子不可出戰但整治、宋老欽北渡者以遠其左計不須雲也派 不可具 张長史言 的成功 州元是新 無除其法者民婦 者即加斯截及見賣於報用上蘇舞以為 亂而失其所措故 陸卒有警悉而資具發縱指示是猶訪繼於奴問耕於與豈不顛倒錯 月弘憲太守柳元居使薛安都等大破處師於陕新其将張是連接 上無族為歐所過那縣亦地

大事作品新 政府公兼 成仁教子教自 東屬坑豆 **长**. 匹上 衛所於 加油 王源班藝事党納ち過失数為上無常有意與與他在養驗前學主放而化攻臨國不充而退匯批利史成皆共進至属生亦遂〇宗太子初始與一銀行古際士有述無名者為直傷傳以唯之〇宋王聞親世主祖更謀比 京縣所稱議者成請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認書教諭教四果起視事養淑之致住外役起之效此失斗與動き發地財尚之以老請致住返居方山む社學是是不解即位改元與安補原籍以此至今〇民的書令何尚勒丘縣安奉皇孫屬即位改元與安補原籍以行之針〇民的書令何尚 徐洪之尚書丘堪而自立初宋主欲 旅太子初先與王僧經難之經百臣家官 就數數十年二月第大子為我其君兼隆及其左衛率東城院村 子白君子殺身成仁難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統社體終不言而 藍國頓信左右管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除覆載王者無松死後總主赦慶世以爲中書侍郎艔賦楊洪縣殿〇六月總太子兇卒鬼 主每命將 洪之界人話連日界名使法之自素類樣壁後行應有鍋聽者既而以其 故能答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平 院(宋文成帝族祭按远年 题·中常侍宗安弑其君霸尚書原賀陸鹿 聽後東官官學多至死見以憂至 恒速断不可稽緩顧以割恩東主日咖可謂能断大事議久不快與終 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 亦待中語是以將師遊超與妳莫 可此何事的 東京 一大小丘優政不為用令輔順計述不要不濟也苦膚太子教炎素:医療 新国政治 一個工殿召公卿以大義務之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 有政治 一個工殿召公卿以大義務之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 有政治 一個工殿召公卿以大義務之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 一個工人者此伏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通而免於自思之 和日政治名は元之界也以於不多。 一個大學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冊島 是版於今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冊島 是版於今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冊島 是版於今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冊島 是版於今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冊島 是版於今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無 是版於今獨日取法本状故於執道之事亦必直書于冊島 化原料 東京人學多察問股心日期城婦人其餘將師皆為與耳東官同惡不過二 那麼時一當扶扶赴難傷城自守非臣節也漏不聽往見砌砌處即位不敢臨票沈 在 家田安~ 僧經忠水 スールの 人君以終 野軍 人立藏五月的及弟庸皆依誅初的客與沈慶之手皆令餘數慶之京見報至不是以實不不將阿樂之神歌〇四月史之州刺史武陵王駿慶立討如宋於韓為於僧經為於僧經當引見而大周不可以不物所謀固名疾僧經避及殺之謝經為於僧經當引見而大周不明以不物所謀固名疾傳經過失為於僧經由於原納代書亦生初經北第諸王侯公典一同歸九泉猶明化也积聚納代書為生功經北第諸王侯公典 右引刺出日此何事而可提勒竟殺 僧經所治學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經弟僧處為司徒獨所親威如之三月宋劭殺江史部尚書王僧經砌料檢文帝中籍及江湛家書疏得王 **処及江津之等。常時在西川府間量の喧噪王慶日宮內有象兄在臣** 驗裡對以疾患之实入以劭書示嚴嚴求入與母法度之日下官受先帝 逃僧度江日君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 南水馬飲料江漢及其末縣城疑不决平成子禍宣非文百餘次不止於大人不免死於豫問之口。而又不望其為橫桃強胡使師徒城於與因之口。而又不望其為橫桃強胡使師徒城於河東近日網維播樂條禁明處內境是然戶口著鬼峽平於理情子沙萬里 至了了文帝恭勤政事侃侃总被性存份約不事後魔加以在位日久王 教 以 只大祖紀 二十 人君以務學為悉不知春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餐蘭牆取癸千載由是觀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餐蘭牆取癸千載由是觀之之較沒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獨是初固欲抵而文帝司使之執 **爆聚超等入板刀徑紅帝并殺潘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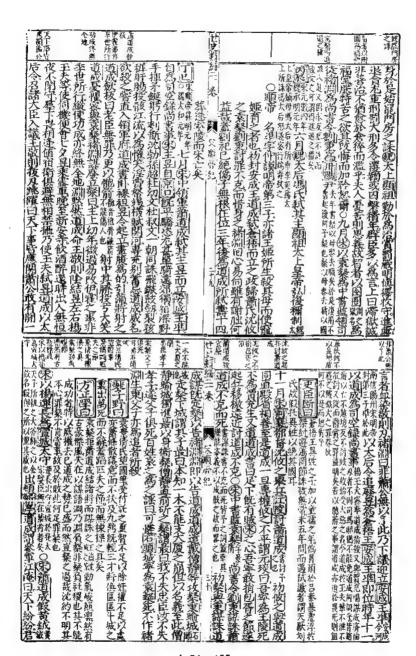
前門之自 來外事以 河公不致 兵とうる軍事の中の外動在、旬日之間整難人以為神は最重要な 事的 其也〇十一月起汉源省為其州刺史會人告償鄉友觀主日省竭誠事養國為正為一十一月起汉源省為其州刺史會人告償鄉友觀主日省竭誠事情則就大兴之年報主立其子弘為大子事等九年可學養人味故 世之類編二奏 也延之子 之為司至子候為侍中及砌敗尚之左右皆散何洗桃網黄國史主将省太便以初國程之鞭則為其不當無用嚴謹之人時初砌以尚書令何尚為正洗別級及離城等表取徐忠之等各封贈○宋後以何尚之為尚書令正至必也驗同處》等聚代討砌砌殺大潰群臣谢進驗遂即帝位干翻上至 歌之乃自候道南各駿即以為長史駿初簽海陽沈慶之部人日王僧達 勝思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處宣滅太守王僧達抄較得檄未知所從客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張問執意明决以此言之 該不及有公司無機我O家金紫光禄大夫顏延之卒其當當平長其情 部聽以公於第項之民主複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英曰沈公 國联為如行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有忠誠循不免誣 不效何公往而後還也一転而止 乙表京并以二年春的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眼就第慶之請老表致十上 之後以為尚書令信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宋世后孝建元年第二子子業為太子 〇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逆 車逢蛟園澤即居在道側常語竣口吾平生不喜見要人間晚今 · 故書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等屋前然が故管來配牛笨 鄙高祖俊素為田舎翁傳子不孝樂堂先祚在位十一年崩畫 子初逐即常位答数勇决能文養射但仰傷臺臣看太管造友 人只世社紀 人笑汝批也延之響早請於 **西名其忠** 不無一」を見いるプロレスと、というとして、一人は沿海の十年未時見れてから人到文館到之為人倫心者或不之信余殿高于端海處四十年未時見れ 然中華人民的歌大物中等一月起以高光為中書人九好切練事有不便允軟求此其能久少竣丁憂喻月起為石將軍所關尹如故接接隨時 でもは、対というに変を見るにより、カートーによる。 お子の大型肝炎治療人主命で助容此非所謂為、若平宗麦仲常用事成振四の子の土理肝炎治療人主命で助容此非所謂為、若平宗麦仲常用事成振四 株計等 輕完主效查其選乃用當世名士礼觀主或為之传中祭與宗璋之曰選問書面二人以莊與觀之為之被留世散騎常侍疑望甚重其後用人漸沖城就以○保以謝莊祠副之為吏部尚書家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當較廣易和客既失之於心僅又滿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樹於鮑叔也鹽歡 不供官 海崎 (れ) とうだる丁と子とようことでしている。 であると 20 丁音性司徒経営詞名生習財博學一代所推介と者矯と 風鈴風瀬耳 七只新編二 於 数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官總主謂群臣曰 臣也朕有過未當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 |春慢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誕玉。亭中内文明而外孫順共言の咐不能出 乃拜允中書今帝重之常呼為今公而不名游雅常日前史稱卓子康好 汝子雖執 了刀在朕左右未曾有一言規正惟何朕喜悅以求官不皆無 見好人換漁時有上事為效打者總主謂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而陳而 見有客公門城尚未起延之怒日汝出養主之中,升雲慶之上遽驕佚如 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弘指臨首聲嘶鼓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 初立罹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崇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 其言〇八月風殺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勿應藝能文而改為不拘冤主 曹墨電常侍開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形後竟如 海王公以下超歷望拜高了獨升階長極此非所謂風節者至夫人固未 表題談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宣忠臣所為平如西元者乃真中 人以比和紀 死主 歌太后 竹怒 西語暖

京華 一言以至列士也少類編二十巻 菱生月水 才優劣 君子 九品為人 百倉市 如法 刘不通 对 金甲大丈夫,就為公而與其高鄉所三親之常以為人專命有定分非智之與別為不再不經令各不何三親之常以為人專命有定分非智之與別不過使各不為三公耳很別故孫與用能哪用教人人立小學為思思。 一個觀之獨不降意察與宗與觀之養極其風部太峻觀之日華見有言孫 公祖黃慈千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晓代分為二途也親立九品蓋論之為三太公起屠釣爲局師傳說去版樂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大致位成內按世祖起在僧達自宣城赴養護賴急死亦不為過也問達十事性跟使生自察宗蘭前養新重以格其庇險召得宜 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高等三村與典鐵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少王子等為南途州刺史初巴區主休若為此他州以張岱為於軍行府妻之龍就第綠楊養胡以至城官非領貿不此門中馬等〇十月里以新慶多龍就第綠楊養胡以至城官非領貿不此門中馬等〇十月里以新慶縣是恐不逞之徒安生屬許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〇軍司空沈宮錄臣恐不逞之徒安生屬許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〇軍司空沈 雅夜运和在關不開 對日臣聞王者祭祀收遊出入有節今陛下養在即即行即軍所以解自執不奉有須惠教乃開史主日卿欲效致君章邦 医五颗状则五年思主畋遊無差官此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孫 此己多道甲辰縣以刑八年思主贼姐太子子崇即位年十二祭服宗奉重禄太子定命論以釋之 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間者不達妄意侥倖徒虧雅道無関得要乃著 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客心監則形全的化步於上風體訓連於草王國然以明六年軍策奏考土工堂漢令雖進十猶以秀才為縣 由而及明開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劉敬以低為別為行事 問其故公曰古人言一心可事自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各之事無 月完以較法與戴明監果的之為中書令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親晉以來以貴役眼士底之礼較然有辨矣 加默林刊 年正月 第東部部江智湖平初罗家族族民本宝主痛 才優多非調世法高平而都正俗上隨時俯仰憑籍世資用相陵駕 有误字器 京照典越江到宋典無所地改至是始大脩臣堂土木被錦編侍中支劉因盛梅 日北台 於物造 在謂智淵日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惟竟以原李八事以恭與宗袁粲為不已命智淵議殿及儀諡日懷家主以為不盡美術之他日至犯墓首石 下語后宋主之失東城在日矣一宋主為人機警房必等問情冷文章華 四日特書于冊面條城沒者欲于宋主為人機警房必等問情冷文章華 書與今日可謂能差券矣の宋大條官室冰明奏有以及至是大願官室 目又能一崑崙灰今以杖擎群日惟便祭則祭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郡主為老依僕射劉秀之為老怪顏師伯為蘇齡鄉 其於短長肥瘦皆有稱 更部尚書黎淑之兄子也家主好神侮群臣常呼食祭光禄大夫王玄韓 做首讀書奏記七行俱下又等騎射而各於無度自習民渡江已來官 耽之日感豫章音在相附亦以方嚴不仰武而罗私之日未曾相召聚尚 受之放惰無戚答應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和經管四方國類虚耗重以內難朝好發走間侵高示與時消息靜以鎮 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至是延長子弘即位 其國尚可得乎身没未幾嗣子藏滅宜矣 空虚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改於滿下蓋亦學失求欲义有 〇秋帝子業 近于色倉門于低朝押公歌誅仇諫士大與官室濫賞發幸格 孝武勒除逆亂師直而此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荒沒 為斯田献文皇帝 中年



亚性初有 設世之心 宮府城内西比國之大事成以泰問天下也今親傳位其子稱太上皇帝世史前編三十卷 然明府紀 祖祖常有 だ大 位於江海神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顕祖远難高祖親的及受福悲泣雅德富貴常有遊世之心乃秦皇帝重續博位于太子宏生五年失宏即 全日照然與一年即放其個別刺之江安侯王景文行行情奏完主殿及使入縣下殿 尹孫昌日妻之付託海平民物之歸伽省不奸念謂懼那勝為有俸居為機也 主謂日卿至阳官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即廣應侍側日此皆百姓配作湘宫寺民主以故第為湘宮寺佛極壯殿衙民大守集前之龍建第 被大政酒宜陛下終之誰上尊號曰太上皇帝調祖從之上皇徒居崇光不自勝綱制問其裁對曰代親之政内切於心群臣奏曰今皇帝勿冲萬 断而好為老泽屠之學學然解職稱此之数每引朝土及沙門共談玄理 青記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該態要

整罪事子圖何功德之有思主怒 八月級主題祖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至帝題祖愍摩風成剛教有 迎奢侈凝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於之壽交胎震身之禍浮婚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討故預雖然親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其大綱猶或庶幾沉嗣子方稱乃欲委而去之何刑異時鴆春帶行其身人上。而厭棄態勞者哉必若清虚恬浹盡亦擇賢而用委任貴成總其 黄老之處果何益哉 託而覆中州者替后太祖至初軍之姓而益合敗者元克禍福無門塞 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上朝絕犯督是英懷其心前然背或肯文明之 助方達惟故學們共惡父兄前來接車後來所鄉借使似仲有國循不 其後擇发于兄弟不亦安手 後人太宗因易際之情優已行之此剪落洪枝不待顾意既而幼主孤 神器順移頭霜里水其部田来遠矣 然宋德告然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等不先棄其本技巧 太宗保字姓於劉拉同氣既述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 人明帝不知 形形数数 省入直中事就為四貨口電路附房之鉄路日下民党民不顧親戚一門回年點延照順年六月原以前道成為中領軍道成及家藥補淵劉季 · 茶等受額命淵茶與葡萄瓜養屬之畝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奏等奏四月民主或殂太子立立時年方一歲民主病為以種勝主体範補淵敦 類釋 也是管李道兒所生劉氏裔亡 徐日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校致謝飲樂而卒 图 放起既三年 東尚書令袁黎以母恋去職認以衛軍將軍攝職 政承者侵之後務農飲儉欲救其弊而阮田夫等用東貨路公行不能 規之景文正與登基而國至者已**後置**局下神多不樂方克飲子約香畢留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遭使新**手救并發賜死竊言狀不謂卿扣 為惡殃及國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敗悼自今非謀友大逆外叛罪止 ○香福王取為名皇宇德納明帝無子使官人陳氏與孽人李道兒者自葵五至已未三月共七年而為燕天理報應服昭矣 以其姓假子奪其嗣而又忌殺劉氏諸王十五六人以成之劉宋早終 之宋絕斯實録也〇轉投劉裕紅安帝我恭帝而祭之其後天使明帝 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季氏之手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書劉氏 文字有稱敗凶寒疑似之語失明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鎮驗動拉 史臣衙旦明帝朝好文義得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權依猜疑畏尽言語 五法昌日最充及死不亂如此若界以託私之任置不逾於道成乃及 生豆為六子以其幼務忌殺親第諸王休佑休仁休若等十五 您以速之平。十歲即位在位五年。高龍道成所裁壽十五 六人惟如夏之不立而不知蕭道成之禍已伏其間矣况後驕 一死生亦大矣而景义女之豊倉權編國者采明帝可謂不知 人人人大打



不無難請何如淹日成敗在德不在幾寒公姓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暗能學力 五時五敗民望所疑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去統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 既無器公矣行南徐州事。劉書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叛禍心逐回不進一則暗 又無言王儉知其言請聞說之謂公園是禮籍后微示變章依當今補公之職無言道成應關難提燭小兒職仍以經數被張離費 取燭遣出版例,以所以於禮時道成欲傾逐室夜召長史謝服排行罪其戶人與該人一大川諸軍事被之緣演無脈而與袁獨導泄○九月蕭道成目爲太傅八代縣太柳一年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繼死蕭道成目爲太科都賢八代縣太柳一年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繼死蕭道成目爲太科都賢 医耳到工香氏液江以來者務臣獲獨亂相繼至于元與而極氏養位使獨行層處故事亦為三議彌高道成不悅以此為侍中 文死方慟哭方之母異非知機也脚日間文世事總室必行終身比面情 和之道成謂所親任遇口猪公不從奈何返日方回議謂惜与保事了非 一種結納不懷照在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對狼十萬終而我傳 有重名欲引冬佐命以為左長中醫與論機留故事因曰石包不早助屬 有奇才異節題能制之淵果無達異○東以謝此為侍中太傅道成以此 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思四則天华其魄本處其割勇輕 逐機襲未備决於一戰令六師齊舊諸侯同舉此龍中之爲也 其末路城經不決卒成子福宣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職事泰獲以資證驗使大功不成備設立帝勤於為治子惠疾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搏桃強胡使師後職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乎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搏桃強胡使師後職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搏桃強成備散下帝勤於為治子惠疾民足為承华左之於發經營四方揚雄東征廣國橫濱東即南總置衛於滅倫師西土鴻解溪東靈寶祖主之首本迎來與再興王室獻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解溪東靈寶祖主之首本迎來與再興王室獻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 〇右宋が武帝夷由於 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及於騎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一年國日高祖首唱大義経合同志起于皇家之間答得一呼必然在 人 只順商力 没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乘而六主不以再終古曰心很收圖死之鄉機體制口誤筆代則裕也就逆之罪當為天下之首悉長故為完全以前自致天子以取江左禮後介外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然即以其論自黃到於乘音片之衰了桓玄之亂奮農畝起布不生也 年計十五甲子零四十九年 除其中為齊止五十九 年自康中至洪武戊中九

ė

理和 大學 () 一种 (

- Company



東臺語 州對效之亦能不 名願字宣遠高帝長子選官立小滿之限應天知語率應 報州對效之亦思未 利以答波懶惟健之李亭高城其無幾馬 中間的新說二十一本 《春大和記 一代と野児 門山台 那以王僧屋為光禄大夫開府條同三司僧屋固解開府部兄子儉已次之小滿而遷極去來文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記自今一以小滿為限了一級文和近年一個以常末恰民之官六年過入乃以三年為斷謂 為節次二次三俄項之間壁布百里皆發人中除由是盗無不獲益後多初盗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鼓盗發之處亂擊多河行始開者以一數 服除不住以群議其影響屏唇基下終身、〇魏至崇遷兖州刺史至王德 六月衛主騎立子長柳為太子〇秋國南康公治州卒世子黄紀之天的 觘 順度以為長者准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親妻○十月葵感致逆行入太微小其人然然終於若來常於當心在義則妻○十月葵感致逆行入太微行送三萬三八之非找若受此是一門三台司也吾實懼為物至知醬曰 不好珠王之玩珍奇妻物兼毁不用而又訪政術外劉獻論灣失於群人不好珠王之玩珍奇妻物兼毁不似的事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納之物四末幾後行狱逆盡勒劉氏之族而於其祀積惡初業何以傳後齊祚楊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等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謙太后下宋終之認亦權等的謀擊。 匠亦足以為一代之賢主矣。 在必 有司請後之而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表之已來治思隆惠政灾若在 位欲使 一種遊成像劉末順后養得暴度百姓 樂栗命賜朝久當是時年亦安莊致之莊 盗思而稍好遊宴華靡願命非人祸及一孫称歸異派前行禄之文立傳表宋臣之忠較事撑前代之惡政務明断民世 在朝改步之兆已成矣在位十一年前壽五十四韓是安陵 雅者異矣 (本ははは文 **秋**有初毛 報五利 可知電子具流行規則出能存在 王武才 新 **承范额者神** 北部新竹以 刀皮利有 化周锋個 入女 球炸無能常侍要醉伏地貂抄向拌將平钟器辦此近松鄉院為 新茶笑四也就常遊運求得不愿五也聽主優詔答之〇鄉武憲王剛多才藝而 李前而故非刺焉此其可惜也宜意题之鎮大突日連編直論取官已至各二人 养代市的 于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思了至中在哉嫌此論出領野喧嘩子良于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思了至中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其容形亡而神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其容形亡而神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 是也實驗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與又看神殿論以為形者申之例 [李因席之上或關離牆落整個之中,或因常者殿下是也落疾過五 僧議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 號日人友柳惲王僧僧江草芝紅孔休原亦前馬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清尚脩紫灣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運並以文學兒親陳王縣林柳二鲜正月盡以黃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鄉主之子也少有 威麒麟日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談平若 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鎮日人生如樹花同餐隨風而散或排蓋機 史韓麒麟為政尚置從事劉書慶死日公杖節方夏而照所誅郡何以去 也比部放收無砂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包無時之俸廻川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智罷遊防之苦 心断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盖慶転慢而退 一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歩之地覆弱相無不 說成神九年五月節以王俊領國子祭酒八點對日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悦 月頭以主後領國子祭酒自家世 祖好文章士太天

野食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空年九十八〇十二月 無異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情者由是衣冠盒然更尚 18以高祐為西愛州刺史國主問福日何以止盗對日昔宋均立德福虎 妙理至多何邊問此也為人仁恕簡靜雖處置重情同果素語人以善向 五十餘年未當月讓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将推數問災異允曰天下 并難後宣更均量使力業相稱處主著之由是始議均田詔籍男夫十五 已已 素木明七年 的主因因文祖受路事像抵罪日别等自者不勝食 停海繁華村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接美又動誇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 又言今之選舉不來識治之優多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 渡河東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盗賊人也尚守军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奉 怕不倦舊親念故無所遺棄農學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时間之允曰任 其盈諸字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新我對古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若得賣 儒術俊賞謂人曰,江左風流率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要仗之士 服養 心者聽醉法歸第中散暴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 10月 東京明五年中國光禄大夫成赐公高允平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 十月網部均田職以子給事中李文世上言田業多為東右所占奪雖為 見蕭行首大意即首先恭異之寬像心街直不欲使行責之日将以事 道成者事行即暴風流而薄行候為多士模範者允若茲子。 廣不可要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既主善之 風首臣僕甘心馬議絕禮解重經誦相如封禪書其茂名節甚矣及 |花謝安石亦一時で美才也但儉為不大臣素與解道成比 王檢在齊通經州語典故撰朝儀斷央如直應對無處自傷 人一所武帝紀 數總主日契知心不可常則**外**食 豆和是如鄉總主其重越人親與談論朝講群臣日河南多好沒侍臣李元凱對至申繼林柳計神記閣脩養華民周公孔子之記親行拜祭〇冬郡道使問害以為言不聽手歌獻改 を発生したいという。 「他的は、知主日臣出自武吏階祭至此無後所須唯就陛下之作士大学主日 にのは、知主日臣出自武吏階祭至此無後所須唯就陛下之作士大学主日 為侯李惠之誅也總主訪舅民存着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民而謂日至木縣太明北五年正月總主始聽政然新讀及以到封李安祖等四人年春非月而孫得繼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世 不克文子俱死為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都港事上日孝武本京桑縣并道成分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都港事上日孝武 日江南多好臣藏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題主甚然〇濟詔太 聚自今外成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國主持馬氏太原待率民太傳為 王若該官以待騎才由分展而果者學世之法也即等院無異能且可是 之可惡矣何公水退 于家今沈的撰明書納撰史書疑立奏發傳動主日本教自是明堂中臣 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直得華於國主容表有士風請於 八 乔武市犯 選幸官今〇國以張緒領陽州中正江歌為都官尚

史 54-460

発展所以 有魔や者作為財験給衣食於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馬公者將斬網升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〇九月魏主至歐州見追路民都縣人於其職長更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也百姓豐樂賊盗屏息然 至中土以經界四海此周續之所以興隆也聽主日北人習常戀故必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鄉以為何如極日陛下欲卜 D為.模盗不投何以禁妖帝日誠如卿言飲王者府有非常之廛可特赦 越主遇之欲赦休日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站行到此而人人 議大来は國欲以脇衆召住城王圏屏人語日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本伐圏郡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将遷都降陽渋群臣不徙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〇七月観主立其子恂爲太子〇郡部大 使謝國主祖鄉東太孫昭常立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無以此蓋師與四縣所為職者也勝戶國主不豫以朝事委問員得報和人心不服不無賴而憑職者也所○獨主不豫以朝事委問員得報和報與常獎者發了詩詩城告之不變一法不救一 誤真不心懷顯那似和與答獎者發了詩詩城告之不變一法不救一 誤真不心懷顯那似都更皆是日任城吾之子房世門自平城聚步騎三十萬而行詩是與是如 風公日 了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對城之内無不得所矣彼蘇疾者宜風公日人主於图督如一身視。如視通在境如在庭来附才以任既而謂司馬馮延日大司馬教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孫然則由實補簿之言是太子福海耳〇四月間主立其孫昭紫為太請己不喜覺由實福簿使賓合根城其〇四月間主立其孫昭紫為太 校當由其福海故也及衛得政大子子孫無遺馬之及衛衛之所祭而 院之〇四太子長松至。太子素亞高島侯瀬等自我來不喜此人不解這頭構是王謝家物聽鄉幾編人驚恨玉問題是而沒汝不須提此取 **警官所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會** 不才武石紀 正月歷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真 陵人而諸十多事來後願達日 之號稱得 冶烧 天下治 沒席科教 į

(人國之策總主與之言不覺促府移擊所自是器遇日隆人其能間或屏 た終於所以若具之數矣○殿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王肅見親主於應陳而錄於所以若其論也前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論語於縣致所此之計使住城王遠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論語於縣致所此南伐當墨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淺定逐都 服靴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日今白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 親主至路陽龍女親主自然平城 至路陽霖雨不止 左右語至夜 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帶乃諭群臣目朕世居盛鄉欲南遷中土奇不 〇紅帝昭業 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題主方議與禮樂學華風凡成儀文物

いい 鍾端顧嵩之諫王敬則雖除而蕭衍漸熾傳子賓養不才賢納為謝朏真特所不平洋兼節儉為蕭詞曹所譏煩碎躬親不聽 月提出試帝昭業 蘇海陵王 肆殘事不三年而付之衍矣祭奪其無益哉在位五年崩壽四 名響字景極百帝兄始安良王道生之子縣有訴處○廢帝昭文 昭文而自立兩行試遊奪伯父之業

高宗明帝

供司契而天下治矣機能子重人職在於商利司託此好而無於公司是北天部而食夜分而寝文非所以當神養性保無禮之非也願陛下重脫鄉帝前世已聽其常宜加我模陛下遷降賜輕將從騙涉復山河至於 · 大為中書侍那顯宗上書謂願見者在定以看諸州供張之盖落陽放其即以高宗明帝建武元年〇題太柳十人年 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中人為書出華隆昌元年七月照及吳典元年九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十歲與安陵 かった七台アンの果まと同いできるとしてしまっての私に來酒の日司記上願納之職を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酒の日司記上願納之職を入ると、一人作不不得明司至此勢而無非宗之心

大匠風信編建三王徐轩縣徐遊傳釋城服廢天子天下宣有此理耶大將軍錄尚書東部尚書謝淪方與客棋閱變竟局還即竟不問外事服潛行信次忘及蘇為醫跡於將實主迎新安主昭文即帝位自為驃騎自其過恐續馬清色歷寒歡宴閣堅徐龍駒專政二常妃嬪並充寵徹微 百先帝以来父居於此一 南或北何常之有〇七日。那篇明私其君昭業年二十一 王昭文在位年方十五起居飲食皆整置城王劉而後行至是劉以等 商貴近安享祭禄尼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子 問馬公旦衣人之衣者懷人之要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緊接續道成暴城宋族期傳百世而二世之後方及十五年又為所国義正位康極民而然即內作稱起官関邦竟不保齊龍始於此所國傳林地居長嫡瑕婁未彰而武帝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在神 大統多了名士與常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 北後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爾聯如正麵胸塘〇園置城公衛教 酒數科道其弟更部尚書灣日可力飲此が預人 弘矣不仁天独皇在遠哉。 一調吃取日北人每言北份監察何由知書朕関之深用無然 昭文 為 通陵王而自立 敬陵 我尚書 虚宗 再实不陪位而主 命給力辭因動哭朝儀於料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道乃止 了七人自為太傅陽州校進虧為王後於廣勝王 今·何必尽中原正於那等子孫漸將美俗聞見廣傳若來 智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藏族脩百官與禮樂其志固欲移 **即野叔父之恩篡城其後亦期百世而再世九年。又為華** 旦南速表情不樂 · 主日王者以四海為家 都利害可 **記** 記 主 條 胡 社稷忠於 知所崇高 表の日前、氏四人前氏二人官總主欲變比俗問群臣曰卿等部朕當變風方倫曾約然為為罪暴惧的。○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親共河鎮如拜和與土河鎮神書城城市一件。一日總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學王之罪而退祖被求於(出版可謂忠於紅髮總主竟不從遂及路邊 因循中故即對日願聖政日新國主於是禁胡服胡語水過畫法度量状 題以辞恐為直閣将軍都中人幹時彈劾不避遭犯惡主或欲見係龜較 版王承請見日公華平各議論不顧南征乃得對上即為此語率中日思乃稍解O魏主以衛主自立謀大舉伐之穩克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 武立而想運奏蓋天時人事之定數也 之日漸盛浴陽之日漸衰孝文則極盛之際也。〇按親至西魏十六主百七十一年而孝文以後十主八十四年平城 英語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於降勝親太見之矣の親高祖好讀書主 便陸凱私諭之日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然不親彼而相疏也 任卷在男據教不忘講道書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目太 年以後認策皆自為之好賢樂著情如餞涓所與遊接常寄以布 劉力黃門侍郎郭神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 英和手孔

所推衣冠 便水行っ と言う 事可嗅 世史知 · 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經報啟勁若四科號新言輯聲 調擊取門品或者才能李仲曰傳說自國翌可以門地得之總主曰非常與鎮原中嗣三代熟號以來之姓氏華美崇雅不使可辨議其○總主理 明為深海與例開始當場次工條獎繁重號至是故之以常中○總主選 銀酒館雖屬是於主飲壞之下夏等成稱盛德衛尉而翻門日朝廷盛香訪志來更全報解籍以廣主志慕的儉太官辦飾元日上書號相點有 顯宗已陛下豈可以實験實以胺製除總主日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核萃 日卿天爵自高觀非人爵所能祭也〇建以高時 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總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 而不能免斯弊也故夫明無是非而不或於世俗者該難矣司馬公旦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不此魏晉之深勢雖親孝文之賢 李例求墨官於表日聖明之朝理應議議而於引例求進是臣委無教 〇處班品令賜於正然 五見群臣於光極殿宣下品令光祿熟于烈子 之行點落號主日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日以卿 医足及更為六弟唯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勝近親起漢此以此十九是歐洲河崔伯完榮服新義朱原王獨四姓來起所推成納其女以解此明三十年正月紀改姓元氏縣托初定族姓總王雅重門族以 八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 **考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 物不足為像應主不院後遇曲城宴銀器滿席讀問 漸壓主躬親細殺綱目亦容 東北西で各丁男女大雨の八月歌太子相有罪發為底人葬後賜死の歌除面亡 松野 等用其允嚴臣不請而得何不恭之相遠也親主笑曰一曹以才名相忌菩與汝 為中面大將軍雖曰苦陳思樂,若緣鄉機以五紅於,於地縣來的誠田板水而不 八月親主臣將依郡緣城。發河北五州共三十萬假影城三親歸中軍 例供受不死之部以福瑞版的以謀友誅親主則冲烈部日極友逆達等 可思議解試神年報正月魏立于恪為太子〇初親元丕與隆樑至冲于「思議解試神年報正月魏立于恪為太子〇初親元丕與隆樑至冲于罰柳下惠朝益郡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兩面而已獨主不懌謂大中大夫顧問日鍾嵊何人 三子仲雄等琴管主以蔡邕康定琴與馬埃納以風城和法九沛轉四月節大司馬王敬則及周連德府親

默 什 也 使 和胡椒 新士卒無得路傷栗福双伐民極皆留相償之官室非不得已不脩衣紅 物でが物能是一者則的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散於大臣無所容疑 有年後其聽經鮮地冕逐其冲挹之性〇鳃高祖友愛諸第始於無間親 なる年後其聽經鮮地冕逐其冲挹之性〇鳃高祖友愛諸第始於無間親 なる年後其聽經鮮地冕逐其冲挹之性○鳃高祖友愛諸第始於無間親 ない すま取罪少重游泣国解乃手詔太子曰汝权父總濟規悉德松竹為心豈 これ 沒種而服之幻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後畋進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 在廣州信無威容其良心斷惠甚矣獨安得不及乎。 卷 院室是疾甚北遠至觀塘原以嗣子托司徒飕飕廣權龍震 一十六三年年四月觀主宏班太子恪立誤為即稱時國主自 七之矣在位二年為歌融所孫匯為斯衍所試壽一十九。 木綺麗服御珍奇滿如連去蘭經興死而質融與蕭衍並 **卷嗣位仰侮不恭舊臣國將觀其初政而鮮體矣別梓官** 大在位二年為**新融所**及應 悉字智城明帝第二子也居惠多庆親昵華小 上無能制之者若更策後不書其思將何所畏忌 ; } := 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室官及左右是時治安於廣州王進和東灣大學的學不於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成總主賢之以此級輔〇處主般 新教公總本於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成總主賢之以此級輔〇處主殺 地東徐孝嗣江祐蕭坦之江祀劉暄六人更直內省介日帖教羅州刺史 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室官及左右是時治安於廣州王進 宣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軍也公務主初在東宫不好學唯婚戲 **彦和梁握蛇騎虎不覺銀難禮等聞馬石死相謂曰設無道部亦當去之** 福至調網日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飓日兄年長藏高故知有夷險 主教與近智謀誅大臣皆疾於倉孫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復止養為議所就以議城其一賢養。死悉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一十二春 京集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及

世 克 州 至 **亳州**将 金為運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運花也壁像因縁為女利 放不書也稱以子之〇國於城王級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于烈為領 寶泰等任實難城立代〇國於城王級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于烈為領 第四時,持衛衛衛中鎮正月四南康王裔副稱相國廟衍養寶島相關不 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威之後勒兵入官行伊霍故事此萬世 平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行及行起兵獻即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人接也屬行使所親馳於越日誅敗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 一翰十百姓因盡號江道路〇十月面殺其尚書令蕭懿的之初懿之 **康季伯父之基官應達威耳在位一年禪常居依熟專被紋衍又篡轼之兔父子三人不滿八年蓋蕭鸞賊殺太子之恭而 名對點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方結蕭衍來兄自立而** 上、菲恭安陵而愛由是 書等諸殿窮極綺麗後官服御極選珍**新數** 東京が不良 美元 美元 者が 明林不可 一時段 在宋周三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遊取而順守之亦一時 在宋周三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尼高武于孫策夷乃 被这得天下城宋之族明帝以得是殺宗親又城高帝太子之後東昏 成人自安日在以来,解以先至魏隆杨原周曾是時四海分裂八屆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療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療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療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療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療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有能療者也。 我人自安日在以来, 陳之意書既而稱之見角所不敬義士之惠皆予之縣也仍既及東西野身居外服放死乃其青也須目書飲書官別見二人不何既及東西衛子司馬行就陳州即史馬像理展興天守東河既而釋之實悉與及 東西區域官偶然出與朝士相接蘇動大臣發於倉後人人不能自傷國際制造廠其君獨卷高溜陵王而自立曠縣自立於語版進廢實泰耳國際制造廠其君獨卷高溜陵王而自立曠縣自立於語級進級實泰耳國際制造廠其君獨卷高溜陵王而自立曠縣自立於語級進級實泰耳及所見與其一次, 制緣賦浮刑濫役悉皆除繼衛犯有國色行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沒日蘇安養為東陸於顧使自為大司馬承制仍入屯閔武堂下今大赦尼昏編二十二去 為元輔有所水須與詔 索天子羽林到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福处時跑主年十六不能親按無務 國者此物留之 恐貼外議乃就審卷并法珍等訴之 何異為屬聲回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 使私

上更類

150

右齊始高帝已未四月終和帝士子四月七年與則懷不降乃權送面題行權之日令天下日

世史類稀卷之二十二〇十一代編〇程高或簡文世元敬帝中宣世明後帝一 世 英編 行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日香亦已然明久為者其連雖欲讓光不可得建大司馬位相國總百卷勝州教封丁郡為深公二月部的公建為為王宝中縣神職二年限為雖天進元於為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認 接不能法用事十余年未带有了可了吃三十年之下,每少三支小司人们的一种作用和来有射势超黑情境及多端较等进一定解放影响,我将的过度也取明然自到高才收入村里各方里之的日公初建于俄约比特雅思今王莽已成何所後思卫行日老方里之的日公初建于俄约比特雅思今王莽已成何所後思 武帝所聞文綱元帝縁宣帝管附被帝方智及明帝繼後主經 而已不採亂七也在位四十八年崩襲八十六年子修陵 高祖武帝 景手為藍城餓鬼矣家使三傳三禍霸先暴奪商孫如終僅正 禁文新人歌之形以如為此太子既卒會孫立在凌開家學題 牙集衆出檀溪竹木裝體事之以茅事皆立辦遊入 七主共八十五年 〇附北朝親來魏周齊衛 再邊功築推崩決萬民魚繁晚的侯曼而三度徐佛之身竟後 學是孔廟以重儒嘉納許然封禪之蒙著事可觀末科歌名佛 心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軟肅然長英達有文學東奇初行 ·見吞而生们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告武顧舌文丁生·世縣發養生賴於此朝之解以時間母張氏見舊衛生花客人皆 主代獨初用此的係勉問拾等立肺石函以伸克置傳士立 字項有将光到映日無影文在右手曰武兒時能路空而行 陵非胎試之失不生平尚文簡刑徒使贿吏弄法世曹獨横 ·襄陽知齊將亂客脩武備聚號勇萬數代材積等.光數死建 今四 尚祖武帝纪 名行字权法閱陰庸八齊球族也樂同出篇何 製品達 おれた要王王日我死不頂金醇隊足矣乃飲沉醉伯舎於指被之,御史中丞頭見 者你維有間失〇國汉僕好流襲為行量巡北邊總經巡窩棚北邊老逐也遊襲年終一四自結既拜司衙乃衛不者機事則此出亦何家敬與二東何無何即守安徽州至可謂守衛不不矣然些胤然於固守其衛命職其字宴語畫歌鵬固陳本志不許閣太禪煩不省職事殺頗失望懷縣 茶園政治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附人供稱時和〇個次謝朏為司也一麼未與於此二年五月的僕射池雲平以左來徐勉及右衛将軍問拾回此對論哉 震變不及以為孝也雖然麼代太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純罕父僕母為 不入口可謂孝矣此母差默禱見怨於父於身不能自明定若而昧於 不入口可謂孝矣此母差默禱見怨於父於身不能自明定若而昧於 有天下皆縣仁主歲相左經所養女言文選案作可謂文矣此崇信佛 有天下皆縣仁主歲和宏裝著惟不那於色別納才學之上沒數樂信佛 一種東天下皆縣仁主與和宏裝著惟不形於色別納才學之上沒數樂信佛 因以機健百姓困難乃加過限行法使持節地北邊販貧乏老數最事 沈約日不可暴產名而當受過起主乃使所親蘇伯常語兩點以生金進遠死之轉與驗科縣越情以於聽獨主教以兩國都是更關於王岳之 選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於巴陵 逐御史中必賴見

产分数 植野 **常恒会王**明王童栗 新華乃至亦群下相扇助之東也臣開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山明君親之而惟乃能明君乃至亦群下相扇助之東也臣開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山明君親之而惟為雖無異地又有雄鷄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就政之東今鷄翼足叛多 父耶名 此舉乃因 冠距漏舟 經維 選元帝時有雌鷄伏子蘇化為雄冠距鳴將縣聯州與賴爾時所納劑之田申顯兵繼三年總有獻鷄雅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日國富然若称當此聚乃是因父取名何來如之固拒而止 受人教取法度乃更和類誘之終無異就法度以聞上乃有其父罪所因四雖愚幻豈不知死之可惟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禁何 福華開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切疑人教之使廷尉卿察法度訊之獨曰 主教之隱國言物父為原御令至公吏所經遠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公庭始尚使者檢鎮將罪狀之歷智其意次抵罪○武吉物時請代父死獨 之長短係鄉之口懷日今日源便與故人飲酒之坐非轉放之所也明日與語即幼奏免官懷朔鎮将元兄雖與康僧交會織復籍置酒謂悼日今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秤頗有受納懷将入鎮神郊迎道左宗公 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然後則好狂慶集矣後教日如皓等大誅親致福閣主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令亦有自該而貴願預政事如前世 民而安國金王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整者崇儉金王常有餘國用常不 主由此愈重光〇親天旱那戀奏昔者明王重栗常輕金玉何則栗常養 教弟子者録多者千餘人少者僧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無毎年愈我〇 足苟非為分限但恐處計不克自今請非要項者一切不受親王納之〇 想語管緩國學時就平寧日久學業大成然老超親之間教授者不可勝 四號正始二年正月金五經傳士立州那學的主雅好儒術以東西祭九城丁北邊縣然般樂源後謂用寶樂〇十月孫大學代親 一条 志欲於嚴有縣克純孝粉日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母子死道 公祖 內極武皆紀 四篇等的落濕機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是異也願陛下側的東西在廣門一住門本格如黃河東此四今時以文宗也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堆頭上至朝著的時間,如此于廟景也然書物文則是前此未祥並知○銀有芝生於才極殿 明立此于廟景也然書物立則是前此未祥並知○銀有芝生於才極殿 明之代月深初立孔子 変揮を 東之人 黄型 以い 至竭吏民無後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養養少年未治治務所任皆左 不取後圖便難失總王不從發促不能聚〇萬大有年米斜三十錢至親必無光理老克酒城必將此走團至常怯亏失寒發五可圖也今者第二二本 石少年三可圖也圖之所恃唯在劉國今已奪其險四可圖也淵藻是行 後進其射策通明看即除為更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能尚以受茶命 非為判所謂資民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點謂宜如舊式親王卒從恭 李華本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當有四海何息於後乞她鹽茶與民共安必思養子孫天下之名必思養兆民今縣官都護阿康鹽池而收其利 人數山澤之實以寬田疇之賦沒關市之稅以功什一之儲取此與彼好 他藏之數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去省役故其效若此 子起李四百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元两書大有一 丘頂山旦按宋儒胡賓折衰 來聽之言而新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 西 原民始三年四月起是監強之禁物題御史中財野探言曰一家之 有所な 成親醫洋湯儒教倫數風節图樹 **| 事態尚書智奏日照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取** 則縱末作資游衛 柳此之由其置五 經傳士招納 則奪民日用 言大熟則

至是於並惠二所所以者猶免之故秘以物國市山王英與將軍楊大都如果持能非民族之能謹常東太秘以初國市山王英與將軍楊大數國師子通過 於衛民上不至於傷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被欽轉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颇地立法因時刻宜必使下不至 我入其我則政平而害息矣由是觀之益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而公室有此實之害仍毅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漢禁律明取之而 李虎號請○洪太子統五歲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宫 商展目僧珍遇哪重不敢則翻人歌曰不畏痛观如金姥但是合肥為飾草取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死戰因急攻後其城逐至合外以其賊更可能從之其城目後黎僧遲疑敵指其節曰朝廷授此 公室有近電之需求總之言皆未得中首 輕來未有歌儀請處接甲乃可進耳點回聽減足以固守今無故出數來不應未依出行園檢閱出數百人陳門外勸於擊之諸將皆曰 大学 (大) 大 **新**京 立高氏為京 不是務法 大きない。 光武國武帝雖在戎馬之間不管於書先帝邊都行師手不釋養良以學居守賭講佛事時紀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即裴延假上疏曰陳 金成吾是以不耻先言鄉宜備申此意美天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登 可不思此乎経過這支總主不從〇十一月總主親講佛書作來明問 (E) 型まるできずりかとうなどの命次云封子家山著法院城神子内で五銀天世の年間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的許然建議日母院振門華悲襲職議於親主殺と(にし親派中元台) 脱刻石紀號此樣書之曲就支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對學問題奏為鄭行而如玄引奉經釣命次云封干家山考清監城禪子來 機能始皇管封康山孫始皆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肯於下非 **网政堂回封禪之事漢層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悉** 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為司徒 平元年七月國立黃獨高氏為后之后于氏及其子昌至是嚴監七年七月國立黃獨高氏為后之是親尚書令高華故其主鎮日前書遣宏帥師院親繼書蕭宏進編令書 學可謂正矣 併居女不吃由是

下日 塞塔 項目者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樂禮不如封生漢美〇十月國立子 歌之為日春何面別李公平乃後不死崇沉深竟厚有方星得解香豊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專前治中裝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城上將佐安動養城保地山崇日阻園萬里原于吾身一旦動 現自是始不被太子之母以僕新郭和何少即作等後立東京是 學為司徒總送亦任來乾竟不該董總額不見執乃連歸一年觀汉高聲為司徒維緩亦在來乾竟不該董總額不見執乃連歸一年觀汉高聲為司徒維釋談量右丞副經傳士封執蓋一 機都守第發其君有句名稱機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 無殺城之教為非将不义而自藥也遭支知其人子人分乃動其互覧兼行使親主講會日人自知聖賢之一等正色以源曰此佛法不可尚也被方滿意於此實 者矣整好佛乃雅主之 魏主所信任和私 7.4 四之原末之有也而此子霸宗時又 高新風児無效果爛其民者哉 之子同學數今又漂沙十餘萬口孟子謂守城以戰殺人盈嫉罪 之子同學數今又漂沙十餘萬口孟子謂守城以戰殺人盈嫉罪 之子同學數今又漂沙十餘萬口孟子謂守城以戰殺人盈嫉罪 %公〇四月来韶宗 京南去性乃是不接也食<u>國主</u>竟不從 的鈴醬整開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 三年三年三月 の日文錦不得為 世祖作理光寺未就是厳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 明用性年有果立道即是 **医經濟得不壞納乃開來東注至是選水**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東海日四濱和蘇天所以節 **管下及黄泉浮画高九十丈上刹後高** 及麵為之於是朝 为酷客或問其故 既不復治

你即孫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內同日可予對日首動散公開柳莊子如清絕玩樂圈左將軍媽道根本第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 四流滞者皆稱其能路路今薛取竭丁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良吏若 專以停鮮日月為斷其為盡政害民不既多手 在令朝廷不後造有一州〇四一行中元諸将軍功道根獨監禁 1日怡怡木實 專以停解日月 著多更部尚 **東**充消改 **不公司** 高州服鎮神衛業で、致有今日之息也。今日所處非上西北村心諸源兵級蘇勢県東東東西土漢李崇來政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恭陵為亂韓渡五如兵。中華主禮文武屯用國家疾無北額之憂也期宗不能用至是友廣勝王 門新史源子雅城中後妻子雅欲自出來禮行數自為胡騎所被時其子其第天生將兵下隨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係陵附〇體朔方胡友園便 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四伯宁國惠子雅澤遣人屬書教城中努力固守,还伯曰吾父吉山未可 **温公日本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前制勝於無形。魏庸宗既不能用** 騎侍即本的一書日几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聚宜持久今應生之日會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為可臭誌武 司號為府戶役同厮養今宜改鎮立州巴府戸悉免為民人什次原時越玩等親将軍者遇討展際戰王同題敗績初李崇曰經過 士或問日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豪至便懸何

而樂速死哉利害療於前欲能不能耳陛下該能號令以信買前必行則 而不懂者一水榮名二金鐘貫三畏刑罰四避補難非此數者難聖主不 展勇怯賢為聞建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養激競赴敵場查除久生使其臣慈父不能属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認頭 な討と年加上 府城 放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 而日氏人所以臨陣忘复觸白刃 日人謂吾心不同動忠而全愛也逐追遠賊至将士事本皆日崔公尚不 **「傷が日慶和徐降公傷哲今往必非其意且傷智所將應業為合く人元慶和於廣陰同則割史夏侯樂引兵助僧恕慶和舉城降爽以讓働月臨將漢僧智夏侯樂園鯢廣隆克之蘇蝗事嶋倚智園總東豫則則と時入後慶樂而不能恰何哉** 朝之官相日吾阻食人之禄者養人之具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故為 現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演園事 B 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僧智志其精時攻戰之苦以受一時新至之将知己之短ズ

今天子開競太后淫乳擊孽擅無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膏餐討期十二谷機嫌不可惜講故色别為群畜此竟何用也祭曰但言朝意歡曰 不蹄船之調祭日御惡人亦由是矣祭奇其言訪以時事數日間公有馬 **運駕勘歡於祭祭未之奇也既有悼馬命歡剪之数不加羈絆而前之意大州大都發爾朱崇輔誅 幽其熊共湖南沿為此女疆劉貴等皆歸之實信者報以事去之務為建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燻除日深是時** 死以活使君禁曰此皆親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地盗賊養起封疆日慶親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達代親主所愛印線於議二年日慶親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達代親主所愛印線於議二年日時期以來養母用事政事 徐統之頭以清帝側動無前無輕而成此質六軍之意搞於自無也禁 「親位日位等接皇等北大后及幼子到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一也」で「オイナー」」 與兄神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禮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 真州刺史元字的勵将士董夜拒守禮衛既竭外 **東慶七為車騎大將軍○魏爾朱密擊元駒殺傷甚泰以無船欲還北圓五月魏王駒取卻國際勝處牢魏主子攸來河南騎入路勝改元建武以送入選北駒孫與陳慶之進族樂城縣鄉縣即帝位於睢陽城廟鈴騎** 由是記議〇五月號立廟宗嬪爾朱氏為后學女先為廟宗嬪祭欲記 舍之後數日祭與親主登高望官閥壮麗乃嘆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 居常怕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無所懼常大怒欲抵海罪鴻顏色自若乃 港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來何以河除之酷恐元思元想國之宗室位 總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湛軍之常然日河除之役君應知之 後樂楊侃曰今四方顧嗣視公此樂若未有所成憑後引歸民情失望各 樣去就勝員所在未可知也高遊樣日今若北歸便額復得徵兵完聚 之本物政者治亂之原親子依察於和說而不能無緣於豫臣而不能權則遺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置变詐亂倫之謂哉夫正家者治國非反經乎可此聖人處事之変是之謂權權者道之中處也不經而有 崔允東縣李崇李难諸人之言皆不惡也然則非所朱於南歐能為魏大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辨維群紛者而朝廷忽馬如元匿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辨維群紛者而朝廷忽馬如元匿胡致堂回魏氏之能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儀重以肅宗幼精胡氏種 一口如此不告為傳子為於禁武王誅紅問公殺管权中尼出妻若此三二元, 即 羽沒料亦有然 正早盛厥命於是乎在矣 也親自亡耳 〇 親來要二年鄉北海王願來香灣主以順為親王 人段高杜武母紀 Ť 19

师行有书 秦皆不亦生謀亂不止水惠之問計於高數都日六鎮反發不可盡殺宜及副鄉外未務在也當與初萬樂部教流入井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於爾朱世隆共推大原民國王曄即皇帝位北輕共信道燕行叩宮門宿衛、逐與滅陟王樹國殺祭河州刺史爾朱兆間祭死自汾州即新援齊縣會 女不愧數親覧詞訟理冤做黨間之不悅國王既外遇於際常快快不無實布到總主左右伺察動龍大小必知總主维受制於禁然性勤政事朝 原成京中大道二年 · 及京本八月起南朱崇錐居外藩送制朝政村置親 一海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〇七月國以高道稱高 王腹心便統之地遂以其教委属數以此於恐聽而悔之遂出宣言受 死人朱异可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伏之鄉比 令長史暴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所得 章世的 李光時萬數稅足添宣皆鎮熱思之數大悦〇郷李元忠為通即太守開爾朱兆班之愈者清熱於隆四說之日爾朱皓逊凡有知真不思春明公成徒素者天下班之愈者清熱於隆四說之日爾朱皓逊凡有知真不思春明公成徒素者天下北京師道: 一教 別南社前南部 等院員一般編報沒其人可知還喜刻勿通也門省以告歡迎見之引入勝再行取事時等一歌未即見元忠下重獨動謂門者曰今開國士到門不吐哺嗣於拉毅洗更高於一致教宗真言謀與共討之會高數東出元忠乘露朱載素等湯酒以迎數 本地 言討信 使為就起兵情都以軍州心高歌時乾與封隆之等聚價制取屯房間及人年款性衛隊并衛院以至至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〇紀河北大百不安手前發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蘇副故達成濟之祸耳劉王附口 自服數權元忠子而謝馬○四月梁太子被卒惟幹應職統讀書五行俱勝口此君天遠來不可遠也數乃復留逐與課合於第二州則潛滅勘定書演皆被所致敢不意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數曰趙那醉矣使人扶出孫李鼓之長歌慷慨歌閼緘鵬謂數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有朱邪數曰 道紙君居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 之告依據事繁於詳析學於集例觀之亦簡於太子院而見即乃廣縣得生不能之所為於注答母丁清縣布進士云能地不利義于清明之乃為廣下註文選三十卷又註問詩天性考證在東宮坐起恆西向後宮監勘聽 廣院王恭限当前邢子才高赦文叙敬宗于攸枉段爾朱榮之於德王多源計朱鴻三年的東前日第二月經典王王爾朱世隆蔡其主聯而計酌順逆之際也名矣 動順逆之際也容矣的順逆之際也容矣。以此此之失而然歌之罪其動順逆之所造所特書曰北後歌說六鎮以師北之失也綱目惡死之就逐而不上之時之是誠數之有異國而非此之失也綱目惡死之就逐而 都聚懼高乾曰吾聞高晋州雄本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目所朱無 才靈世得便握大兵於外營如借較能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歌欲统六無以為領城而朱之記故因此之醉而乘机

金馬王 主派董典之龍遇日隆朱月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過我演早為之稱為家令無官記楠文體輕麗素坊學之時人謂之管體歷主聞之怒及概為家令無官記楠文體輕麗素坊學之時人謂之管體歷主聞之怨及抗伯夷之義執予臧之節改侥競之係以大學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 首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歷主立太子母弟育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 不順侍即周弘正以曾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讓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 西主立子網為太子六月封孫觀為陳軍主學為河東王管結為田陽王 情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 京而止但珠道士及卒课主 京太子有歌傳景主意檢掘 が逐來附白孫主日橋老爱泉石意在一郡孫主調擒其欲之乃謂日節 可不戒哉是以號謎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段節翻日所謂教者得聚人之死所謂禮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 月散立獨海太守元朗為帝自為丞相鄉及間以圖別部民意神職無刺将不能納〇國圖州刺史高數起兵討而 之意一条連貫之迹身以曼死罪及後昆水吉得由不可滿滌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項難也不可雖恭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 情本竟不立其子数是國太子孫兵数 水後令歡既遭而悔之赤王長安議田曰高歡所以未兼者正憚公兄弟 水後令歡既遭而悔之赤王長安議田曰高數所以未兼者正憚公兒鄉東京所留之赤國 使新事順與五線中生 一年一親質核岳遠便諸國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恭會 医青寒薄值毒丝 建八升键 盛功代經高其行事不足轉失 wi. 深然之遺侍即柳屋見春於高山旅詩奉迎與駕時剛郡太守果俠師共落號非用武之地宇文恭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遠後傳京何慮弗克魏王地大丞相數華兵及中軍將軍主思政官於總主曰高數之心昭然可知 在中即將總主遂入是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馬〇紀主 陳代所殺軍無主趙青日宇文夏州 許过英書盖世遠近縣心質節数日東東京不元年日是東北分名二八三國 風強州刺史質接近 和史以鎮之聚學字文恭的日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景日卒表 八子倫即位於東郭之外張廣平王之干 西處有將來之應且至關石涂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應主授以 · 辛用命官奉為主乃以字文於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厥應 洛王思政衙以西班之就使日子文本已操义子等肯授人以稱雖欲 ·建魏方多難必無疑祖之理如此則恐得之矣不然養爾朱紙君之罪·攻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寫五部洛己立君遣使入表輪忠自 伏義伐之然後朝觀以医帝室亦植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感於和 之高飲雄才蓋世已有重如節問何獨不知己使入朝委以 孔青在食でな 是時節関帝與高歡皆失、策節問雖為爾朱所立而心惡 也思政日然則何如而可使日圖都有立至之事 起雖節関帝恭於門下省數目

誹

軍地談與對且稱練有王佐之才。恭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與亡之迹。由談之以告為維為之區處處達入白之春稱養日誰與鄉為此誤都則 典機器自是龍遇日隆經始制文來程式朱出軍人及計帳戶籍之法後坐不覺膝之前應語應晴不厭詰朝謂惠運日新經真奇士即拜左永恭 合族館世言賢相看稱它徐云〇東親封高洋為天原公洋較之子也內人多連用之〇十一月的侍中徐勉卒勉雖高練不及范室亦不阿意荷 知也而管中皆稱為能有疑事皆此决之恭與僕射周思連論事思連請 天子下段走乃跌之下殿以禳之及**則國主**西奔然日廣亦應天象耶〇 幼時飲管觀等了意識使各治則然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東魏 明决而外如不禁獲皆喷那之鐵獨異之讀長史幹級曰此見識屬過否 五年的七是受威入南斗去而後還留止六旬與主以語云受威入南斗 應對如流來留至夜間以及事計而聽之網陳為治之要悉起整衣危 問時明○紀太正相恭以蘇維為行夢左水居成於未之 兵高在武帝和 在下で、王下疾行のとてとした。 就次 美親之日此人 天賜我也 〇四 處土 图 弘皇 至 弘景 博學好養生仕唐 為秦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彦原同知機 露而元康性素謹觀甚 之一〇東雙遷散騎常侍李諾聘于紀孫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松瀬。借恐醬將蓋歸黑獅士子悉奔蕭行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才待吾不忘 山中等相受運及手動格之弘學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客 望て以 第4次 吳雅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绝之以為正嗣所在我若不相假 全首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機常格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 夫競談女理不習武事故以掛詩及 然○轉得私信自營婦干親信來遠北南主許之信文母皆在山東密主該新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絕使至動都下為之順動親使至風潮亦 一也等於明東與大理政報東總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歌曰在一既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宜加檢括速以路開 朝請薪官應居茅山船主早與之所及即位思禮甚無每得其意焚香度 右曰卿董常言比問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後又相 相將沒為詩日夷南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宣悟昭陽殿述作軍十宮時大 原子年のままま 千三年東國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事 弘景有一言以首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弘景有一言以首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到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於無名數十年間襲吸入於副士而不聞治國則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於無名數十年間襲吸入於副士而不聞 的文字是不言 多

15

水光ロボ 數乃馳去李禄日高歌破勝矣速追可獲松不聽送軍問面總乃於較所 學史使書戏教之子连孫後次其五章觀高數悉之远孫以孫清伊洛為巴以幾歲節雖而初總季長壽為防衛都督即其徒拒更總應以為爾州刺東鄉應屬州刺史率延孫職女将張於總是言ध期突孫因及後鷹忠既東北魏屬州刺史率延孫職女将張於此是言ध期突孫因及後鷹忠既東地進退無得失之為解本意愈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震客〇十二月返 "傳年格高陸為更部尚書始改養完年勢之制詮權發能,化十名之士智 足惧也故非難得高計功院勝廣中植及從第者於起矣腹聽更經過數是結為似了更聽完勝人起兵應建東親討平之,繁華也與人之向景華不能讓以上之人,與為此為一年一一年間,為為自然所以是各項官司承先執口不言動我當代其先數這諸將皆争功府終無所言卷母項自承先執口不言動我當代其先數這諸將皆争功府終無所言卷母項自承先執口不言動我當代其 未為可圖令縣師港河非教所欲獨欽班失審悉懷諫而來所謂念兵歸至例乾更總請將皆懼宇文深獨獨日數鎮撫河此甚得教心以此自守。丞相為迎戰得明晉边順大敗之數以宇文都先說其將實悉将兵甚至 其將高数曹高數聞之如寒肝膽然東觀諸軍戰不利燒譽而歸國將軍民行解大同四年總式賴八月東觀遣共圖總麼團翻大水相恭校之新 色而景格神彩像然風調如一從容性接無略可尋性清靜度度看 不原大同五年0度大致正月節以何敬容為尚書念白書里以來安 將至十歩枯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共稍却徐引還和每歌常為士卒 您無欠给替城 可一戦情也更動兵与司题三次事進撃之無後行 城的左右十餘人擊東總兵殺傷甚衆軍總人募庫由長刀者直進取 聖華法保連芸監柵於伏流是處正恐為其長史所段の東的政 一格本儒生歌釋之便教指子書於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談詞大學 株以姓武功 為江東京 安和莊園 苏斯 自 麻鄉等、田以省軍國又為以係認為一日清心二日敦教化三日產地利四日權奉政等政務遭國國民之法唐文尚書蘇經替成其事城官員進二長并置屯平文年及等國北大同北年の陳建縣一村上報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字文春欲至 着加工工 と大事 **基着天下** 親今來管後衛四南亦称為戎平。大子等於玄圖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普西西祖尚玄度使中原淪於明或宣司皆樂於齊〇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敬客復為太子詹里或宣司皆樂於齊〇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敬客復為太子詹里 炊事请赐食割欲损奪車權放以歷領中書監移門下被事經歸中書文 多在門門奏振勝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郭中謂之四貴權并原門出採於明於縣於親於雜三月東國以高港為大將軍領中書差高數 國制禮縣總台西遷以來復禁改遂卓文素命僕射周惠塘郎中唐鴉旗 以綱維為已任〇十月國置 紅筆半陽武門以來言始諫鴻新休前也〇相皆以文表自逸敬客獨動 筆領日 肝不休為俗所鳴其為人質悠無文 老於之非又不而陳而松與同列論議且獨將為夜豈小故也此而一為民可包或帝泰鄉捨身不脩國故會無一言諫止之今傳緒我心為民可何教容之言是也就老在之憲未甚於佛故容為大臣十餘 夏之部不領動養之政不施证明進式調銷還倉階數而已可謂知所明氏日農戰仁者次之特力廉衣若多不經意高數用武至是十年他的氏日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為然惟知王道者乃知他

事用来、信使天下肅於是選畢養軍奔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過麦駁尚書達失教 產請以養達為之以遊道案尚書左來謂曰即一人處南姜一人處比省 麵包正克以後政刑弛縱在外多會行高數學以宋遊道為御史中計高 唯質核公顧博如平時真大身也○東魏以崔邊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五月起大都督婀娜公賀板勝至宇文春常謂 楊惜日高狗來吹令以數吹殺之恐將來無複吠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數 事一口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攻守之過二口宁宇會幾田風俗侈雕誠宜事一口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攻守之過二口宁宇會幾田風俗侈雕誠宜世長生即以東其解命蘇綽作大誌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包今文章皆依此體世長生即以東其〇六月總作大誌曾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鐵宇文本世界十一年の親人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の親人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の親人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の親人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乙出東大同十一年の親人組二月總達使加突厥方,則與同史即氏 禁制節檢三日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務國之大體唯務吹毛來配四日 主燈大悅把過臂入見之崔奎舒語人曰崔運常公吾侯及其有作乃過 但謝過而已不敢後言果主為人差慈恭俊博學能文動於政務冬月視 不後假以類色居三日追懷利墜之於前歷問何為通陳然日未得通公 既就不可應放客於是乎一不忠之甚矣 條省中東東並鞭厅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 食唯英奏編雜飯而已到衣布衣一到三載一象二年後官衣不見地 不飲酒雖居暗堂恒理衣兒正生底署天實奏科對內賢餘館小臣如 握選手而勞之然達巧茲局壓納魏剛郡公主意遏必諫過入諮事 事猶不暇給誠宜者事息雷養民聚財於秦母主大怒切賣之來 胸寒手為彼大能及 製白天監中用釋氏法長於斯魚肉日止 日諸將對敵神色皆動 ŀ 果之世 **科人** ----**即夏西江而湖於慈爱不能禁也** E 213 a 高或董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於 本以名間當加餐正若刺史施張未光循酷乖理愛押邪传斥廢忠憲 護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史貪殘成将便發關市裒到奏情包發 為政者將聽我賢則所聞自逐資鑑外物故在屬欽明吾以陪識思納良帝創基之所時平足耐根本世亂可盖虧功遂都恩有姓乃下教曰苦之 亡之就恣舊財交客折節下之俠勇多附至數十人至是以展勝形勝深 事雅州刺史答好學等文初昭明之至梁主金春兄弟而立綱為太子內西寶等十二年の東鍵武定四戰法以在陽王塔都發網然崇詞隨諸章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園如此於 則終日不懂或認逆事實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 貨路成市時王侯子第多騎淫不法上年老厭事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 總主教的文雅陳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威不以鞠獄為意好更招權弄法 常愧之龍亞諸子營以兄弟不得為嗣常不平又以孫主衰老批政有敗 在文莊日大禹泣非憐民之愚也深武江囚徽己之福也洒淚雖同而 絕配豈不哀哉 公行割掠本欲微福於己而反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良微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至白晝殺人處心則異懷思而泣終莫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他愚為智樂惡為一年 神治の三月上幸同春寺送

在網性中任常以喜亂未平為已任萬賢技能紀。 庶政常謂為國之道 爾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歌智男俱困乃解軍十〇親夢支向書蘇與有餘歌無如之何乃使祖班說之便除差第三次有自然守者常逸考第王發國而攻之畫夜不息差寫隱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 代者思政祭者,第字文恭從之〇十一月東總正都悉山東之張代總至親以孝孝第為并州刺史守王壁鎮聽徒王思於為荆州刺史使之學可而不復帰于慶騰孫極土本以建張心為在片為清心能徐也 **建是夜同**泰 親天丞相助過王島飲本歌性係家終日嚴然 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安無所蘇陽也而不知所失多天浮圖之災矣一天火之微戒也方且迷了了等上日之間幾事宣少哉乃留居僧寺二一十逾月必以境内為宴 看好風粉成值使景乱而上 日之間幾事宣少数乃留居僧寺二丁通月公以境内上京武衛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城小號為帝王則一 幸沙國災災国報記 **加悲断明察不可欺犯** 物名人 Ē 显 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 田是文武樂為之用病 人不能則機權之際變 Ħ 文件 T如表上表言更短的张哲堂看段广二十寸社由。可是所以上是人人是有的是一种原牧守皆以地來除自見来是否之中可此字內遇受之北也及景道等。可問景素輕高潛等自己工任長景後以河南叛降子與國對景為同南王夢高時期。 河南景素輕高潛等自己工任長景後以河南叛降子與國對景為同南王夢高時期。 平安 医鼠科氏管 二月侯景後以河南叛降子。國對景為同南王夢高時期。 平安 医鼠科疾病用其行管部主体部 推兵自固級外卒遂以河南降總國國軍人共產,與國際大傳大行者。二月侯景後以河南叛降子。與國對景為同南王夢 家大計 年北川 赤遺子 一是美国 配門在北 编一一卷 全院無一傷缺今忽受別除記是事宜脫致紛恐悔之何及未异揣知上展挑脫群樣性順及拋縣和計一城 治妖者省未决害獨言我國家如無事今納其我臣籍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濟機會難得置宜膠柱無事今納其我臣籍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濟機會難得置宜膠柱 所欲以翻腾王懿慈元郎朱子白都随往豪燕正得人死力然所至發暴了主下諸大學代東觀梁則神無語可能与大學而往成之節節也其謂 月次至天心神之乃群臣定義尚書僕射訓聚等的日頃成與則通和邊境 了和來上東言臣與高盛有際請舉十三州内附和至海景定計實以下 感對日空明御字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是議納到封 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開納别曰 司不宣有順一豪而决者系帝既不此自免求异又語以成之妻因非一端武帝之處類所生也照由以永大能當以義理斯其 果 馬拉正帝紀

妻子赤星而為 世太子家太安 助去至2012 天下大行 宗有本尽 整着以前 而政府結 移易即以景為南歐州牧廟介上表頭曰為問為人之性不後天下之惡人使失與東國戰敗陳經濟於經經轉發目求贬削獨主以景兵新破未及不明且驗耶 芸論之以慢滅使其勢得容好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逆主定若臣之分為相結兄弟之親直日無思終成難养今乃授之以利 · 好易至是使動作機移留朝略日侯景自生猜是遠托關随依馬好傷 便天下之人喜霸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一事不失自然盡善滋大院訴細 陽○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 與數騎潘雅科收散卒畫夜無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豫公匹派原大清二年の題大進十萬容紹宗以鐵騎五千來擊侯景景大演進二十萬 見菩容儀者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後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不堪要辱乃與尚南謀誅澄事覺澄幽之於含章堂京灣等於市透泛管 亡之國族亦何用此生為澄怒属使季舒奉歐東魏主奮衣而出東魏王 大將軍澄深忌之皆侍宴樂大編屬東親主東塊主不棒公曰自古無不 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方而李動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宣、一、可以祖宗,以是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動皆利禄之人也則尊與明之引光皆失之也平日臨於皆才以遺子孫推設盡礼各得其字得賢之利光皆失之也平日臨於皆才以遺子孫推設盡礼各得其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勝曰率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司氏曰為宗之不誠是制景高數信知人矣而故不責之以遺其子則 大將軍澄入都幽其主於宮中般侍讀荀涵華而還東魏主差靖帝善 院侯湖明分替諸斯後東越来容紹宗擊敗之後湖明八東 沒高千里 种產课報 何 幸 2 存成され 近くま 王朝后有馬教可匹無八千人至隱樹雄種聯是時獨與四十七年境內事也冊開於離郡正德道大船數十艘詐稱數後為以濟吳島自橫江濟早日景必無渡江冬志淤寢其議侃日今茲敗失節主以正德都替諸軍以二千人惡據照府在碰離令邵陵王聚取歸陽爲合之衆自然,无解朱 异張總等皆日静致息民和實為便司聚柳傳城獨日高瀬何事須和必二月東國求成干納東國大將軍派遣書後來通奸孫主輕朝臣議之宋之忠贤而不應豈非殺德告終天奪其呢故。 宋濂衙門都在及又這便來和並是我和特設問使我自相審其然主複數目被持來與內別等可以是這樣不是選別一子幸早放之報以所能提及我們與所以其思義亦不是殺之報以所能提供不是選別一子幸早放之 養官華國家有發展如之致暖於正德日今天子年老奸臣亂國大王舊 歐鞋館買轉辦冊王工德所至含果不法慶得罪於深主除春死士儲米 腳主亦厭用共乃從引言景果為及計將購受紛末聯源注明王聯制碼 是該問飲令便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際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 平生為宗室道老無承劉何者矣奈何帝也以景之叛城而不知以介書利川日康武帝之任侯景。引日疑趙襄城即之忠南魚魔鎮之部信惠利田東武帝之惟及其私疾杜門而北直知遠來史德為四淮之經正平浪主不能用 無事公卿在位及間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止使守宣 在一本目候等者東魏高氏之叛臣本作式者之三十二年、本地傳致之東而偏信未兵之言等罪若是無怪乎董城之奉也、不納傳致之東而偏信未兵之言等罪若是無怪乎董城之奉也、不知傳致之東北道是我即特敦問使我自相奏其 恢要若東魏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 但我身於我不 柳國如胎在股京場東日養 許君親如此

\$1日为日安華較今日何情飲酒吓馳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裴之高同州刺 渡江以門內史劉孝儀孝儀日必如此當有數或恐不然奪儀置酒氣經過與為散騎常侍勢至處處開亂簡閱部下情共倍道赴接至豫章開景已 以杯类地 旭旭 「門氏日景国北区正義乱、戦状界乃乱城之際也而梁武終不悟馬然大名朱昇昇眺情發疾至漢、主痛情特贈僕射、 大石朱昇昇眺情發疾至漢、主痛情特贈僕射 日烟堂罪人亦當坐熟磨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 知而不敢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恭悟亟使故茂 節行紀詳〇親大師恭後其國臣王茂恭被茂非其果左水柳慶陳教及至高之管切讓之言聖迹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将各有據守驗肆 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官關水陸俱斷何殿有敕假令無數其得自 他に正年の東西は定は、城江正月衛中領軍朱昇卒朝野以侯易之禍不及乃賜茂家統中以及在悉過、 為二十二年 人名西利斯奇尼 史那仲禮各以共入援因合軍報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裝之高自以年位史那仲禮各以共入援因合軍報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裝之高自以年位 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者免胃赴賊死〇初仍主徵衙州刺史章 擊賊逐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第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 八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营徑前刺敗從者不繼賊解其為而死子四子 以社稷之計不得後論今日形勢實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勢父祖邊疆光為侯皇所惧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祭下 拜謝日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乘臣去臣以 紹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波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圖沒養成得中正乔子顧乃引景作乱可不坐以執道之罪則故綱目特樂書之既曰译 思渡江校尉江子一帥刑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遠認主事之子也之事登客造哉。 一夫安能 老心可見 城下之里 源本小知 語言情報 概要資格將述職而容援方貴未至而方貴兄弟常與智敗新返使私屋於之家以奖城叛务是魏益他社庫攻之方貴令子基超求收工废締造於之津欲應舉勞經信之乃歸江陵殷愷令其子方等建之水が東方廣告問題方貴潜與釋的東參會参以事石方貴方貴嚴格上水欲東江陵田陽在在共謀不違又江陵遊車主朱榮報云桂陽住 先是絕以西國王智兄譽為湘州利史徙河州刺史張河代替則羅州爾計一東,從高社或常行對不從未幾因事敘之〇一語十二東,從高社或常行 認器後軍米冊旋湘鎮始欲待緣至方送州縣自江坡 能揮書回河東之以整名兄弟今橋與慰及信州刺史挂陽王恒人接金陵屬侯哥請 也公卿因之是我亦饑王偉諸偽求和以緩其勢景徒之拜表求和太子。雖其親未人不肯確於城下之盟者身與些人不若也,亦為更成之明此然者所以專罪沒人不知大、養妻身故雖聽其愚弄之初仍是成之明之一月得以使是為大水相與之盟教上援軍不以使後見部亦日即數之 士也以緣不早下心非之普與鄉雙院食子未下前回殿下都無下意緣無照東王鄉與阿東王鄉往班王問皆為留不進中記室於重蘭黃青便 枚 認能後軍場將旋湘鎮燈欲待緣至方遂州續自江陵胎續書曰河東戴之父孫警令兄弟今繹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隨入機金陵屬後見請和夏凌感總織機擒夜追將赴雜部後度於上時湘東王繹鎮江陵獨將因時才輕譽少年迎侯有關譽深銜之至鎮北疾不與猶見後國侯景作亂先是絕以恬勝王誉兄譽為湘州刺史徙浦州刺史張續代營剌彌州彌 佛以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國太平之民十寒八九然則向者古至三百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失深武信可文三百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失深武信 **錢不投之功果何在耶** 常疏食至是疏如劣能乃食鷄子即應王綸乃因使上緣子數百意報許之認以景為大丞相遣人與智與數止後軍既跟了無去

-

不納生失い 而意氣安候了無怖心今見離公使人自惜豈非天成難犯吾不可以再指額數下不敢仰視汗流被而退謂王僧貴曰吾嘗廢鞍對陳天及交下 叛隆景景發觸正德以為大司馬孫主開城已陷安卧不動嘆百自我得三月侯景順副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置事即陵王論葬阿檀柳仲禮等 軍與那切安姓龍懼降江陵黎敬道係誉乃殺張綠於軍而退杜年見經便旋佈麗剛攻柵不赶退無城又攻之會大雨平地水四尺軍漢心熊杜 展總主即母居殿口苦索家不得再日荷荷鄉於刺也遂祖年八十六是見之談該是後衛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栽館要權成疾五月丙 戰時學夜至並民間內至聽見形納之選等逐夜兄散於居平營造手正請以五百騎節數獨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祭大賢輔學母館民各陣花 更新回來武遣時昏亂遊移齊於幸慈恭儉博日太子綱即位散縣成年務於於其語之所恭 段網構際恐不能自固至是這使於親請為附庸親宇文泰令祭酒榮權 降脚攻拔之獲不中妻子女及族親者盡珠之留切棒球屬下紫室既 這麼語目在蒙先官以次兄弟見屬今以姓代叔順遊安在梦報日家一萬騎千匹仪江陵以放兄舉時續遇和立柵北面未就而管攻之經體 一自我失之亦後何恨成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 散自取城亡者也 無罪被攻置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直應若是如能退兵相水再 中北坡甚至滿正表数子鐘離蒙古正数於吳郡石是中級於廣州駐中北坡甚至滿正表数子鐘離蒙古正数於吳郡石景中級於衛州北而上東三十三天之以命止德而正德叛命仍然而羽陽叛命柳州礼而 秦無法救君父之意圖目悉書于冊蓋欲使後人監之毋至蹈其表 叛於豫電避和予次孫如釋如紀如譽如於皇子選延顧望立相吞 上表。 梁高祖或市犯 學能文教禮大臣勤於 建无规程 民世清 門心を 7年存其一子東 本 國家清高於崇本其教而不悟果何為哉 医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國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挽而不 他宗国之亡夫以诗屠之教審君臣總父子而未淹之祸其积如此有 医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國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挽而不 他宗国之亡夫以诗屠之教審君臣總父子而未淹之禮雄是則不待後是 東三家界至加夷状之。在不得社稷变遇而行郡尼巴不血公矣其後 東三家界至加夷状之。在不得社稷变遇而行郡尼巴不愈公矣其後 東三家居至加夷状之。在不得社稷变遇而行郡尼巴不愈公矣其後 東三家居至加夷状之。而未淹之,海安里 以天監之世府和藏豐海内無夷然晚節末路東走 葡萄洞成坝場全 以天監之世府和藏豐海内無夷然晚節末路東走 葡萄洞成坝場全 書名顧閱主朝使以共入景遮得其點縊殺之〇東國高涨為國外所殺因就納男弦断不發景遠而殺之〇六月殼閻圀王正德结侯是憲己審了之根未得其便卿還珍家王勿以確為会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号射鳥河之根未得其便卿還珍家王勿以確為会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号射鳥河忠侯侯確謀討侯哥木克而死狀漿飲以城崎沿城市器與禮者景宴 建康景欲活之東日吾茶任事城朝廷頃,危不能医後速死為幸品猶欲 不知此難人全但以多許國有死無或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了監執送 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治聚智大舊澄政今有不便者洋皆及之為解於國致正打縣、報高祖武帝紀 教育祖武帝紀 原鄉州刺史蘭史之野 好發起食符內外震藏及愿公洋入討斬之洋 初代回水東沙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俊為耻義不降 公百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廣京思思於盡殺之并殺沈城 執節而死

腹腹蛇蛇 討城之義 於這 養 質 製 無也者五等各帥我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領上廣州刺史蕭 社職中豪傑起去討侯景族然此無限者斯先十人而已失那人侯文都張他就也乞師于聽聽遣開府楊忠師師救之〇十二月為節即太守陳朝先結郡 "被西平沒相東三經移機就像事四華城人屬餘一年失終後移瞰逐而也乃相與科合勇士百餘人能廣懷斬重紀先馳檄遠近推講師為刺史也乃相與科合勇士百餘人能廣懷斬重紀先馳檄遠近推講師為刺史,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動使天未帰獨猶足爲黔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 勃造人止之霸先日京都獲沒君唇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 处接遺僕一軍循野平已而更止之平乃遣使問道這個東正譯受節度 原湘東王繹與故兄昭明太子統正 息自展者不稍愉快乎豈霸先篡賊之比也、 綱二年蕭繹三年蕭方智三年而止拱手而死於副人之刃曾不得一 世又且三十年岳陽王一人而已矣昭明太子於是爲不死馬視彼蕭 又生一景也誰謂霸先果盡討賊之義故深武之祀不絕一緣傳及三 繁按侯景入而梁氏失取陳覇先滅侯景而梁氏方智絕是一景士而 〇太宗簡 至帝 行俱下昭明太子本深武舎孫而立之在東宫十八年遇候景 福高社武帝紅 諱綱字世讃武帝第三子一公成能屬文讀書十 世受契綱ニナニ米 スーチンのおりに対するというでは、王書文目加字由大将軍都督八合諸軍事将王張三将軍乃有字由之では、王書文目加字由大将軍都督八合諸軍事将王張三将軍乃有字由之のは、王書文目加字由大将軍都督八合諸軍事将王張三将軍乃有字由之 **灶田於身** 王繹為風相國建深基悉百揆承制繹誘完武處王紀之子圓正囚之〇 年末并七年0 新天等二年已 阿里寶炬冠太子欽立 0 國父愛國東命進軍給奔越昌為侯景所整在湖南以為承王 翔曰将軍前年殺人姪今歲伐人兄以求榮恐天下不託僧辦送於缮繹九月熙腳隊王綸將攻侯景廟東王續忘之遷王僧辦等襲之編書書僧 等于此最交元人合了配主美式表面交往中口 王等見提成者解等開大宗試終刑東王繼請上專號一号縣原王棣為獨與王自稱選 王守漢国字文泰以府共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後法 直持漢国字文泰以府共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後法 為禮精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之府 至劉使侍中張亮等見東觀主逼以禪位東魏主遣膨城王部等奉 者為所女与租庸調有備有戶則有調 禪位于齊衛主洋逐即位國雖即改元天保東題建國行者静善見起田 行好馬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立耳洋 太妃口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循以天位不可妄樣終身比面汝獨何人欲 十月侯景就果主網併殺太子大器而立隱室王棟排來為相東吳王僧 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識因高德政勸圖王洋受聽禪洋以告奏太妃 一七年至是亡 舉討侯景移被遠近口唐王洋稱皇帝嚴東總主為中山王 切蠲之以農際講閱戰

Sparings ar

万枚を者 略介納我曾優納数日王至七衣天客とよります。 との一般の一般では、大投紀恵不欲行内街之會人告呼及并其子盡珠馬亦被司馬王慶敷柱線節生花紀以為已瑞漾積帝王成都初臺城之園本軍徐呼動獲城阳東王總將討之副徐佐日七官舞と成都「文十号龍匡潛會内 名學学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 九株と具 文文行城從客間到相回我於古誰此對日瑞常以公為湯或今日所見曾桓文之於東, 近裏口觀漸俯且聽歸于江陵所之降觀也字文素許其南遠久而未遣華明是 管庫必提門賜不遺順監外并於補於此者成之不豫則考之前後取為 「南夏性の埃氏の町主殺耳の書左び屋等を度倒中書今親投援調査でいたが、 でいたがいのでは、大師末殿親主歌立其第四王郎文帝第四巻子上来 而養其所是宜控訴者之紛與也〇三月來成陳王紀語蕭偶中成都自商收錄或妄有所能強於其所親〇三月來成陳王紀語蕭偶中成都自時人終不服調受議史投替收奪人無權持鄉親史得講外之助與為其之則使入地飲成屬其事無皆言其誣問不直收收酌王坐傳史殺之然 展出了動作九命九秩之具、被離紛此宇文本始作九命之真以致內外院里。年中里市大學四社就正月。來主僧按於軍康承制使陳覇先代領位於日國紅峽紅樓景也轉改元大赦 順用愛情為東此母謂人已何物小子敢與魏牧作色華之則使升天按 戊江陵梁主經諸魏遣尉運回伐成都以被之秋七月紀蒙潘梁士 欄之〇八月 學好玄談講老子於龍 **百代深十一月入江東十二月桃洪** 即以来大選之職知名者牧人豆

司馬公展年圖回國日人遭視氏泉撒王公牧守繼屬而歸親其勤勞門縣從○機將置國軍管衛之李東時裔地以除香主而成大業及手順縣就○機將實調書點於辦多亦讀親也民一句宣佈今日也會提出放英之十二月總入設深主及股懷太子元良等於採在都被設不得寬縱故為政尚嚴或問決主何意焚意深主曰讀書與表待有今日獻 人百直攻城及者開四門的國師劉主退保金城請實求和深主乃焚古可以謝天下不似難察姓聯樂門而梁主曰襄實考意宗黃何罪即國國詩群臣亦有和者胡僧佑出戰皆敗朱賈臣按劔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名乃復聯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聴于亥魏兵至棚下深主巡城循口占為 像日籍出何策鐵日經幡而無謀多疑少斷恩民難與魔姑皆戀邑居知據所職上策也退守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擴守羅邦下策也 經数之初度季十言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比土 其用下策也翻師至內外戒嚴操主乃停講王瑞報日吾至石梵境上帖 展後來主管的聚會之長孫儉問謹日為緣計將何如護日程共廣滅逐天文嘆日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題遠干謹中文護楊忠将共五萬代 心為天王两主楚分恐建子之月共入江東宣整施徙都避之凍主亦晓 衣出降後源王登使鐵騎權之入宫囚於馬慢之下。梁主性残忍且懲高 一國言一四萬卷以寶蘇擊柱折之數日文武之道今夜萬矣遂行馬素 神之國對為作為蓋特人心之不與神亦天地之所禁也,其智未是稱也其子孫各權強兵列居重鎮不敢君父之危而窥問乘為之地素與國龍叛人遂使臺城屢從老而鼓死江淮以南朔為荆棘秦門之行居身領國以奉泽圖恩縣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食河 約已好尚文雅村獨主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來之主為 天前日 元帝以武帝之子 雅上流之重士 勝上策也退守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 人 兴 元 而 紀 拉於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條怪國文嗣位則望蘇以隆梁祚亦可矣而乃不奉権上流之重方君父告梁蔣茂赴難可也而 アル総数は 致之言 快不用 七卷電經二卷馬類經譜一卷茶品五卷新增白澤園五卷如意方十二 題師未漢誉將尹德教說登日全國之精銳盡举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國主源王於為察皇帝資以荆州之地屯好守之提明此所數縣極城初 納文士著昭明大子傳五於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是春義記百妻賴其四夫四韓文謀數〇初簡文帝綱管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餘至是開城擊廣又失寒勝乃恨不用德教之言被繼人批舉非得比繼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權其管學大雅群剛俾無遺類收江陵百 利南地部貢献前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黃三卷文集五十 文集百老行于世而不常繹亦著孝德忠臣傅各三十卷冊賜尹傷士 勿懷匹夫之行皆曰卿此策非不善然親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将不食吾 姓無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點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恢弘遠略 卷亦行于世二主属志藝林多聞傳究於正學未講德業大姓無補敗亡 卷王朝金樓子補關子各十巻老子講城四卷懷舊傳一卷古今全德志 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 卷法寶連壁三百卷謝客文經渭三卷王簡五十光明符十二卷易林 身就囚教官弘 交通不圖係國之謀方且射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己猶焚圖書 果和跑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較禮殊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私友 〇後孫中宗宣皇帝 名誉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孫與西魏代

伐後漢 使事解立共卒為務死于曹上等志之臣也 ○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以動也立様被王編於大変五年編臣後東而 ○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附等政論妻口書法正後洛亦樂為也司為書代敦澤者號也等愛城立多○鳳州刺史王琳放江坡弗及次長沙遣將漸純陁侯平代後來樂之 五共尚書大齊嚴整有謀雅造政事文辭縣速操亦亞之後祭中與天功 方智至金陵時年十三即很王位以大尉王僧辯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五月外外納之水以方智為大子的午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等重保金陵以為来主僧辨不從愈以立送淵明人東顧僧辨出屯西起東王僧辨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看者同處侯淵明就類趾騎所以年以之望面出今免涅督數千口〇三月剛便加手才納納武姪子淵明子納之望面出今免涅督數千口〇三月剛便加手才納納武姪子淵明子納水不敢獻言誠語文之故私購之耳恭乃悟口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 之令百官封拜首做問 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 動先達便苦事之往返數四不從朝先樓日武帝子孫甚多难奉元能後為皇大子〇初孫王僧辨與陳朝先共城侯景情好甚為及僧辨納淵明 下放歌華所何有功後以功業自於逐事海樂典御必率集面諫比 禮〇酚大治官室動主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 罪矣縉紳何各皆為皂練都人

おり 新人如龍逢比于未是後物逐釋之項之入見似有所讓竟斬之〇五月茶葵主或如果了流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動主大英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 版三代 京帝 歌王申二年 恭帝郭宇文之罪白矣 西親 率文之罪白矣,疾國總建國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節即之別十七年爾百效正之而疾,因總定以應任以應表帝語禪位子圖總敗稱辨常也令子二月西國主節以废陽於國籍之地封數為周公平文護以團公知 原文表記閣取安夷得其力用性好於素不尚左節的遊文語崇儒好古。这本表記閣取安夷得其力用性好於素不為左衛的遊戏。 記書自己及至とまますり。 設謂日吾諸子皆切外地方強天下之事為之が汝宣努力以成吾志己不方智〇十月紀大家至废之公宇文泰卒世子康嗣時來明召中山入 建安公湖明本,〇王琳奉表干國又納款干國以被房之妻子亦稱臣于 條帝王之政崇儒雅與禮樂其思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儒弱不久。 等類溫果押河右萬事入臣遭遇處直惟以北廣於大寒悉為其有 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惠肯定包司豫權雜建解門東魯灣此來 之地之矣必遇使中夏南取开州東舉幽冀共不留行而數千里 歷年圖巨後襲之先世居朔野有國《矣道武乘燕氏之豪悉察引弓 成三年然丁丑正日 宇文氏耳然既為孝武又然感而特亂臣贼子之所為視衛六澤有數月禮而建六官作九命而叙官縣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惶漢東據伊提而又得蘇綽之亦不脩一代之文物乃複點晉魏惠董傳 其為國也微矣然平取威定伯以弱為疆南清江漢西舉也獨北控沙 史斷日宇文泰因魏擾亂奉武西奔逐校天子而令之校草東立朝廷 德馬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然吾誰欺欺天子 今梁中宗附敬宗 19 起與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約主沉於回淵公柳百官血濡馬足難敗遠起上之人皆無依心而內自睽離以格外盗於是爾朱荣乘之而必悉避行登損於以為,以前智禁道紀鄉人壞中令貪殘粮民悉悉盜 九年前十四甲子零二十九年 起甲寅至己已十六年先西魏七年而亡〇自丙戌至洪武戊中九百子三主二十四年通前共一百七十一年東都鄭孝静帝先文帝一年一百四十九年而東西兩分西都長安自文帝賓准乙卯至恭帝顧丙 之時宴安急情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断之 關遺字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云嗚呼人主當国家全盛差莊勇决手及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遠奪武惡高數之逼逃遁入 六年、除壬午為齊外止五十五年,而中宗大定四年、戊寅至後主廣運 右梁武帝天監元卒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即中宗大定三年丁五五十 十五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五年 十四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孝靜帝甲寅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八十三年計十六甲子零二十三年自文帝乙卯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右比朝魏自太祖拓跋珪起東晋華武丙以至魏孝武脩甲寅十三主 才,循不能 救况庸君乎。 二年丁未又三十年合八十五年自武帝壬午至洪武戊申八百六十二一天

之所到江陵福沒元帝被後僧辨霸先来故帝廷建康并未涉江齊人起為也也可以王僧志代之霸先遂即位南郊奉力智為江陰主葬林之,是顯光叩聽謝日格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獨先 〇、戶衙限公罰先進將稱王遂稱皇帝<u>廢主方智如別言格排賦</u> 京之二月方智父為經廣身為陳覇先所私誉臣總稱而保紹宗祀接、武帝嫡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無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無孫即位於乙執元帝而再之不恭不友不孝不悌不忠不義率于一家是或狄不如。 樂山縣台祚惟州是圖蕭導政父之親誘國正而投入蕭挙續子之行 心緣紀水祭無处難之運納文至痛在心為城所會不敢執寒及與宴割於行果等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姓目相屬正德綜論有執遊之意納凱先行取貨論樂之立國大抵夷數盛行致倫俊數養方不至僭受國巨又以讀爲明本而僧辨納之劃先設僧撰廢淵明而故帝後位 **致中实** 工作移為許巧其三经曹補擬宜與聚共其四高洋機有山東末易猝制樂談言四事其一比來守今代歸期促賣故專務威徒其二貴勢競後靡於來忘批為正确佈支機聯及〇六月周以森南部群臣極諫光禄大夫人家翻幽地年紀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練幾元器宣對収為 · 物香太史奏今年當降福布新國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日還光武何故中 □下將赦之限國王湘素與後不確進曰猛虎安可出穴獨主默然使左 於地平頭粹繼中爾主臨穴謳歌令沙等和之淡等悲怖聲頭為主情然 胡致堂三大位继李国日溪迹其過墨金亦甚少所可恨者楊幸相也。 异文八乙兄子院川王衛衛即位媽先雞新衛即說鄉都鄉的香港以取為政務學會衛非軍旅悉然不輕調發性檢表後官無金墓之餘及班子 親為機軍旅之事護循總之改都督為際管の國主設備完室二十五家巴刚聯沖綜六報近許の解求候三年正月衛太師讓上表歸攻衛王始右則不後澳號吳呼天乃燒殺之 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〇陳主動先列陳主臨戎制勝夹禁領運而 尚夷的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不奪其之間主禮敬尤其號曰道過 動C創主賜處士臺更號遊遊公後銀将軍寇馬入見東季軍之又也 與對日為誅諸劉不盡於是兩主誅始平公世格等二十五家囚部等不 大下宣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聚獨委同功共事對赶武

背其左五郎 一种充分 有無其本宗而從人之性者乎丈夫寧可王碎何能是全學安以其言母事主城元氏之族殆盡完職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後兄祭論曰生 月間主天王統始稱皇帝改元武成〇十月國主津墻酒成疾弘太子十二卷 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臣臣智力何足時子 者失後十九年而高雄為字文氏所廣高氏之族皆死本與元氏無異方正學司養恐其外得民心而後與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為無及應方正學司城人者通以自城尚洋既樂穗而奉其國思元氏宗族董藝 則不待獨若部韓橋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我之者亦不仁之極也,我不不仁之極也,以此一大學之人也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不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不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不知此一大學之人也,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了衙口在之後刑政百未一舉乃明點深武之述幸并各身影謀如此了衙口原主當梁祥補遷選將練兵動除元惡三年之間逐移梁與妻 | 「春之失兄院希佛賢兄崇在住上在書四十二日聖答司等動食吃的介养包護機必伸子之日聖子司の村養國陳世祖文帝衛子子幸武 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宣因仍屬業送移經界得國之物深以三方丹時籍甲 本情。何以處我聯口殿下往時位地循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熟透關天時非 人工學所及獨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東大丞相規等 而策賽驢可悲甚矣三月漢如晉陽謂主聯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 是與一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民殺騏驎 與五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民殺騏驎 ·宏弘三人名道·5明 神戒事理教 教徒 子博 全天 正期 **非同公** 工作等院上大慶海內共開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工作等於口教道器日联子年如未提當國者公艺联之四月周家李讓傑帝顧明叙有識量進春秋之諡曰明皇帝觀第後公堂四月周家李讓傑帝顧明叙有識量進春秋之諡曰明皇帝觀第後公堂本次名教天時人理介為三素可謂巧言亂德利口獲邦者矣 今楊信等自為丞相都好中外諸軍事初間以演位地親逼恐不利於齊前梁丞相王琳竹處敗鎮與決予治治奔齊の郡太傳院則王瀬設尚書院展望主放教明元年の用商宗等、陳六年の陳世祖清天藩元年の周武成二年の青三月、明朝祖 演日我何敢自此周公縣日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和演不應與 主忌之居順之演出歸第王聯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後辟惟殿下意之 自預其輕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依字文之於禁亦足以為明矣。 更新三旅大權補總於護院不能剪或禍根又,資以兵柄是虎而傳置之所可帶微前車之覆轍艾除而動藏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 左右異水忠直于時國富共強将圖進取假之以年是使秦吳肝食 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之商致學校之風傲乃賢才文武拳篡每訪更断回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廢改目立輕係辦稅廣求民處內 天时也下盡人建上順天時刀名教之正道也歸飲逐其刑禁速演要十二卷 《沒室南門便世社行 还議者惜之然建遊道德之該而行兼奪遊道德日

11.5 3 物門主許以長衛王茂為大気既而立大子百年以上下町時帰南王在物門主許以長衛王茂為大気既而立大子百年以上下町時帰南王在市門外諸軍事無巨細皆先斯後期の九月郡王濱太故王諸南王設計に蘇門院大流年の東映武忠帝書法等元年で月南江郡田武安帝書法等元年で月南道郡下月周太師護自加 **覆且吾住寅沃緣不堪恃務人主恩私何因可保萬一職楊永退無地非苦醉不受或勸之喘曰我少年以來問要人類惟多矣得恶少晓鮮不頻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断死刑無抵制關雖池則〇剛主欲以玉聯爲侍郎** 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宜 以傳位又自立于百年為太子遊便疑然交生而百年卒遊礼從之下,爾之裝雜對多安太后之訓而就所南王轉放后渡之印物今許長廣王 其心非為富貴直報題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子耳不亦使乎。 胡致堂回王婦力解要官而以易無難保為戒則聯之欲演使速取風 雖稱孝友奚足尚哉 別史局理子臨川〇陳國州刺史陳智廉題問迎通謀拒陳東智康為行襄三年の周賢孫至二の齊門勝元の大小四國 陳蓮芸計武江丁襄大定八年二月傳世宗明常編天保元年の陳天陳蓮芸計武江 四十四非動度○附陳正祖文帝倩○周高祖也○原世祖湛 和明治社会的使有過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頓陛下悔之周主再拜受 〇二月後孫主衛班初梁主悔不用尹徳殺之言色數在連處書不振乃何以言智卓若班彪王命論識所歸子齊即實應不可諫恐獨及己乃居 要有日進為惡者 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應而 故其所言不過從課席信識旅言行為語而巴其他君人大能皆不足更進生し文之東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達深滅此意

南北を産 事物一工情以太子伯宗泰訪問項日子欲要太伯之事項拜泣固餘陳主又謂 好上人所以原大和元年〇族於主年天統二年四月陳以孔與為大子詹事陳 10里太子聖德日職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認陳了九英等日今三分門帳四海事理宣獨長君卿等宣遵此意孔與流涕對 日至是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 受實術得除名對夢使此從言字文讓為做壞逼令自然臨死謂其子到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留著教教持才看氣以湘州之夜全軍而還謂宜心國綠地特天四月彗星見○齊主法傳位於太子繼號講太子即位○一二卷 《英明》所限世刊·析 司馬公曰,則當面將正請以此照做以為城市則當樣之場所以死經 日古之還直接見於那乃以與無於之意任夫社稷之大計前以世祖之言為不城 皇太子聖禮(日田子月) 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及此蓋周主以此自臨而設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恭古以華一時觀聽 **世史苑編二十一巻** が確全本師知及僕 今自然華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敵宣音啟諭而遣之士人為縣令自比治 等令法、為受本等之別前此來等用士人非典建文之多為所從由是士流址 為縣本等之。此可則前此來等用士人非典規末以來縣令多用所從由是士流址 和始則土上令鏡於有聲回若雖眠亦今驚覺の齊始用士人為縣冷鄉於映脈之 與解析等人為數學亦為之。與可則與等治別士人非典規末以來縣令多用所從由是士流址 即以表於有聲回若雖眠亦今驚覺の齊始用士人為縣冷鄉於陳紀之 與解析之為數學亦列華分判者前後相緣物傳更義於般中者必投義於階名之 後媒世史 多世的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二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狼車至陷或以至也 で陳○九月禄遣往國王禄率水軍二萬與局將衛公直權長宣元定等了四月陳湘州刺史華城巴州朝史武僧朔錦後禄校送子玄劉為院請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敷勞致愈黃何必藉女龍也城點級炸果為班近之然金不以為喜雲謂其子大將軍光日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 夜刺選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物傳更數於數中者必投數於階石之際主備姐太子伯宗立殺補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去性明祭子使約每 灌城梁主出頓紀南以姓其故尚書僕射王操與周副總管高琳拒守十四日為毗奈明三年〇本天統四年三月陳吳明徹進逼深江陵引水 會皎巴陵遇陳將吳明徹戰於池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梁大將軍本唐 國殿亮禄主雖知敗不獨在声號董於達直遂誅之明徹遂而梁河東郡 夜鳥明散飲降之解色不屑死之贈長沙巴陵遂陷于陳直歸張於海柱 之脈並不悖哉。

西上皇帝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巫以後事屬和士馴禮其手白が及 之對陽東大守馮使母洗氏為石雕郡大夫人統先召陽春太守馮俊族等,世宗天保九年の陳大建二月陳廣州刺史歐陽乾及國人討斬時間,是仁田刺源州長仁道人刺之事事工開以他事中賜死。 大會為女侍中,其天被廷操逐為侍中,制律后從好粮者利有龍亦為 ○探世宗三○附陳高宗宣帝項部周達杜果法昌安成王項也字 直文員兄章姓會地係常用與明蒙清型地位位十四字書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五十二紀不該總數書「建受朝東帝位〇國主 也遊蘇共拒境師諸曹長迎重昭達共討平之僕以其母功遷衙雕太守。 日中領軍又養母官煙陸令營以婚胡太后龍和士開阿那林皆為之養 無城次其勿性配乃辟之至是忠本監理對○陳田院記主項緊其主他 公務別卒忠子堅初為小官位宇文理被引以為膜心思日两姑之間 不一勉以周旦之事小人類不忠信如此 这解而兄子立未二年即事之孔與對世祖言項為周且而項塞索曾文所国東帝森前之君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次於安成王米幾為 安後要因民姓楊令會東士開引祖延為松書監士開會 僕射〇四月看主以東宮時神传高阿那脏為尚書今韓長者 正朝排天排兵,〇冬十月國胡太后與沙門統墨獻通圖主聞言而未不於此時東正其〇冬十月國胡太后與沙門統墨獻通圖主聞言而未生了所寫固日不似九人圖主良义乃釋其罪竟殺之斯非專領者也非然一七月國國歌王俄聯年十二級和士開納律光聞之無學大災曰龍子慢復過二二級 · 一般大將計世武赴援敗議〇萬後以總蕭莊為東王張持甘華 後與國耕士與簡級管座廳將軍李邊哲擊走之昭達又設章陵之青絕 **医感候至是通酬的說面日孫失江南民少國貧朝廷與亡緣絶草使剛率麾下數百人騷殺絕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國** 植動莊獨擅敢即復陳之美望借較州以禪根國直為言周王以爲中部 后於北官日後鄉華的如園先是的鬼數僧明會比將衛公直為陳所敗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院而召之万男子也於是墨數事務併然遂的胡太 大忠不拘小節團主命素為認舊下筆立成詞表惠美國主日動之勿事 龍城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情先事之一舉而盡口順遭司空軍昭遠便 ナ直己以行表何是惟子至是陳主徴以為侍郎の面以和士開為尚書 ·士嗣威權日盛朝士不知意耻者或為之俊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養 曹操龍官張縣家鋪此皆通取當賣之道故其樂族皆尚書列鄉籍 南湖田富貴在天水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求通之理查楊繁自以 の養武平二い間大神六年三間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養有果世宗天保十年のけ大地三間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養有 夏州回但恐當實來通臣臣無心圖當實也 智力逼取也史稱素智許自之不由仁義阿諛所主為下其

得至此人在 明月原長 分者 年月(後) 西主因與班謀拉殺之 蘇州律后并殺其二一一日此人在 联 安得至此,文為皇后男尚公主語言甚可畏也封土讓又容於衛主誣其将行不乾 巴百升者解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湖科於震蘭西豐縣鮮律成行突厥一飛上天明月服長安令謀傳之於那段使其要兄秦之與陸令管因解之 天光弟美為西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長之間違差寬客為議官曰百升班勢傾朝野光惡之實數曰百人入 延端腳縣屬於東以致塞哨國必破僕射〇六月灣主殺其左丞相威勝王斛律光以祖廷知騎兵外兵事時且讀陸雖婦人然雄侠女媧以來未有也不管亦稱現為國師由是理得 爾不可為彦深數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也不見從時事至此安 陸令管欲立穩夫人太后乃結令管為姊妹便與祖舜自衛主立昭儀為他胡太后幽居自愧乃飾兄女子官中令見爾主納為昭儀及糾律后展 百致嫌疑文學成以日原憲指心撫几日吾之風心公軍不知但當是去 理節耳〇二月電祖班以太后既幽欲引親保太后例事隆令養為太后。 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及辦者委權而去獨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 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 翻致堂日解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疑之徒渴亂齊室 允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孫寶而以空言肆風 以以明而时便宣帝 ¥中期 ₹ 6 不在 主將如衙院李舒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讀轉長豐言子衛主日諸連名本及華和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廷所屋曹請廷為來冠宰相近習惡之會獨無所囬避省宮於不急之廣禁約左右騙縱之臣實倖側目陰謀陷之左 茶運所言 を対対関 胡何洪珍相結洪珍鷹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機世史類為二二系 與 沒明帝时東宣帝 新書養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費或不然悔無及矣 市 財機中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應量和北道衛主聞之 與明徹攻壽勝堪紀以及灌城衛皮景和等救壽號怯懦不敢前明徹乃 與明徹攻壽勝應克之殺其刺史王琳腳騎關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明徹攻壽勝應克之殺其刺史王琳腳騎關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除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縣,華遊取衛島於州等城初 東京和等,於一方,其志其意必以不 有必及獨主悉召已署名者斬雕率舒等六人 十月衛主殺其侍中張雕崔李舒僧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接衛主因與電可與為養可與為惡圖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邊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悦〇 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日如動植公是也管中相之則覇賢刁輔之則引 周主飲客日正人豈後過知乃後以尉遅運為右官正周主曹問樂運日 太子何如人對日中人圖主顧調感公憲曰百官伎我唯運所言乃忠直 之著所教之端太子好近昵小人左官正字文孝伯言於圖主曰皇太子於教之衛主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〇八月圖太子衛納妃楊氏鄉 頗以無人務提返等日本是被物任其取去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衛 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祸而更速之平王後有疾動主之因務聚飲其所親尉相願曰豈非以可山之捷欲自穢乎忌恭曰然相之因為其關陰王長恭長恭美親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國主息 層日发蒙蒙非照力此○周太子常復白鹿以獻聞主部日在慮不在與係處日食動和人後避○周太子常復白鹿以獻聞主部日在慮不在與

è

月武三里式龍文周武三君而已放持書之曹武龍文漢文張古後之人主能終訓者晉 世史類編二十二卷 悬龙天子 至操村衛行士保全江陵位高挹復深得時譽梁王深借之〇幡主言語に大事で蘇武平六年の朋東総町七田開所答掌選事期別刺史王操,非祀典所教者盡除之〇間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情講然所記與主,非祀典所教者盡除之〇間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情講然所記與主 一覧開所封王周主謀伐之章者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共共 請之無愁天子龍任官官祭預機權官由財進欲以斯成養頭劉桃枝等 **啦內不喜見朝士非龍私昵仰未當交語好自強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 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逐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四月彗星見〇五月局蘇佛道教殿経祠初園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 為持第二言若國家未即大學宜廣屯田預為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 既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雪龍門外焚之 夜相時官崇都好申盟於調如者以觀集〇四月頭焚文錦子雲龍門 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察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 廣朝夕進一溢米各用一海米 為賴書記曰三年之要達於天子但軍件等也常成年五年今 問建議三年三月圖太后此奴氏祖周主邑居 者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老類出遊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鄭皆禮所 西致皇 中外恐猶不能絕今徒獎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即致皇 中外恐猶不能絕今徒獎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必我 禮不倫親孝文之禮若倫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表麻苔塊平三年 重須白聽朝我來之節苦廣之禮學邊前典以中問極層是書蘇於 百漢文短零之後能断然行三年者唯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偽賢者晉武既為聚杜所感 《與明帝时陳宣帝 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歐安州刺 「「「大学」と、「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きなっ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できなっ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できなっ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できなっ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きなっ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で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 この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ない。」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には、「大学」」というない。「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大学」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り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は、「ちん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は、「ちんないましている。」は、「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は、「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は、「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は、「ない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ましている。」は、「ないまり、「ないましている」 此為變 交武前才 之紅士終 使王延宗卿主律布還勤務提及摩問衙以為任國進師趣期一次點後悔十月間主目將伐剛攻平陽城降之獨共大潰逐克雷州情 養新四太子國之儲副宣易發言本謂公客陳臧否何得迷至昌言執数 高歌以總為管事孔與日江有潘陸之華越少前異才辞華華麗人而無為即至日京籍天保下五年日開建區五年八東六東大管事江總是初太子叔無所不照當王天下而來與扶田新籍楊聖發其倉襲之志 及相圖主問來和和素所堅對日間公正是守節人耳 武司才亦常以此為憂國主問辦對日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執讓動友 医太子在軍多天德王就管與賀若衙言太子必不克有荷爾勘號使之微行遊鄉家願主怒遠免總官預之雜熟也亦正敬其〇周太子費友圓 國網之實練園於特但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與奏日 九月周主謂群臣日郡朝昏亂攻由群小百姓藏然朝不謀久天與不取 軟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文 太子固語陳主從之總送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亟 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宣籍於經顧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 |丁雪周建徳六年の是藤勇亡隊問ニ大國の梁一小國ル三國(1667年)||東京建世宗天康十六年の東大康の年の南加三位水光元年で高派子大省而周武之伐齊稲是馬則博於禮亦甚矣 |不孝之大者而周武之伐齊稲是馬則博於禮亦甚矣 ||東北之传講此也若天國深安靖遣郡不堪負利而動忘衰即戎斯乃 万氏三葉之不下梅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前万氏三葉之不才尚祖知之失若為國家遠應以大業付齊王惠宣遂 易若授之齊王之為愈子 的致空百息若以客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馬得為孝平故禮該金華 明致空百禮在密無外事惟金章之事無避馬盖為門歷之怨侵過既 偉來和當調堅白公眼如曜屋 国年

報由球 1 〇五月團主毀其已室之社麗若復省後官犯媚之數領徒調如雅料題傳依善守城不可數據欽重而最當時實功何其溝也後以例別刺史在得何賞對日蒙後特進郡公寓主謂高緣口朕三年教戰決取同陛正謂 肋骨賜伏日骨親肉頭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問旦則較阿尉 世高層臣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圖主執其手司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差 不從至是閩南主被熱帥衆子聽事前北面表號良义出降第五日臣三 百里縣馬〇三月配東推出行董傳伏降圖初獨主招養強出刺史像伏 堯周主大笑畫歌贈以雜繪馬段良馬數十匹并屬後主妓妾與常來五 亦補圖主指謂圖主口是登碑寫朕者也深主曰是人未能輔經友敢吹 至是入園會鮮干世榮死之其丞相阿那脏引周師追擒王緯及幼主恒軍團主以提婆為柱國認論國臣日若達天命官都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是唇的一事詞辨浴流問主私飲禮遇日隆後後宴四故臣吒列長又 〇方北灣起文宣帝為洋庫午至初主恒丁酉五主合二十八年旬唐始衰後主繼之皆狂尤甚謀剪忠良信用讒和丁年而亡已為辛矣 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承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餓齊業於禁紂而能信用皆臣委之以政威加隆敵於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 位於幼子恒自從百騎東走追及捨之送城衛先是稳提婆西在司 午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九年計十三甲子李三十九年 文義有後才而無重德悖侵無禮終預身於奴隷文宣沒酒殘暴甚至限止逐君之慙而能怪怪盡恭以事静帝汝身不怠此其可稱者 施於國非所以数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神武以高世之墨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馬魏武所疑錐有 服天既不能然又龍扶之且以官許誘降之行於齊非所以榜提婆亡濟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我請確境則齊人慌 | 本語 | 孫主朝周於期周始見禮致積致饒設九備九介受軍千廟三公三孤致 似功其略相 ジャリング 調香養療 一名英京 高祖英明 馬須利 用主物程 「人に異と年の周言帝敬宣政元年 三月園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田州祭世宗天保十七年の陳宣帝太三月園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 以疾得免周以高着妻童氏賜將斛斯敬重建首先而哭不言得放為尼練與楊提婆及衆多有辨理高延宗獨揮袂泣不言以椒寒口死續第仁 要制群盗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項以上皆死 南后犯者至雪屬為華自己卯書齊成元氏之族至此未〇周須刑書 在劳實還擊致享皆如士禮〇周主殺温公高續夷其族是役也周人誣 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何所擔然而行情朝冠之所自始也稱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擔然而行 三十卷——一个君用帝时限宣帝 為刑書立法若此是宣天道好生之意或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納其來自日後周至岂難日聰明果斷而亦兵文優動發人多美令又制其來自日後尚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城何哉自恭以篡殺 制何獨冠為然哉 胡繁堂百 禄者其必以嚴刑為戒軍大為先也故 性好殺戮故天生聖人以承其後三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 行舉奪其用心許被甚矣值時昏亂欲復侵羅委任凡才吳明徽既得 同馬温公回周高祖可調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奮高祖勝則益儉也 西防後望徐充遂至師上國處塞亦宜哉且又既愛太子以匪人江 向後僕養仍裁為四脚 個人叛態欲争徐克認吳明徹進共圖影城個將王執敗之執明 誰不信之然文帝之尚未寒孔五之言尚在顧乃欺陵孤弱躬陳文帝首知長子仁騎早存古公之心項拜伏固辭繼以弟立 君子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聖人因時制宜 各有法衆意義不可以私意更改之也周察紗僕此後世中 人具田哥附陳宣帝

物は **车太子衛即位對於立即是香欲會無嚴容納騏椒讓人騙而稅收起拜五月間未包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强壽三十六謹曰或是喬在位十八** 成於是樂達與觀前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断不祭幸輔一也采文賞店 恨耳四柳笏於地質監殺之〇閏月間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為上柱 祖刑董要制為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護群下居衣緩輸年即次深 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此而嘆目死生有命軍後面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弦 周主質殺其叔久衛王 屬一主以富屬與望重是之乃使于智証以及圖 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臣者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豪於 小免吾将與之同樂乃請閣請見日樂運不顧其死欲以不名陛下不如 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日朕思卿所奏母為忠臣與 有後毀官室之社雅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意賜平民可謂等處勝為龍佛道而海內未原欽情訓練士卒故能得人死九以務為強及平其陛上用法 發工自衣而泡不用錦繡後官妃嬪不過十數事崇儒術 用事自知及禍請所親日吾者在先朝是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断可 **並戒不能倘布德政八也若不幸兹八事臣見圖廟不如食矣周主大** 為管事恐長夜之飲而常不知陳本之亡實胚胎於此矣 粉殺之一内史中大夫元嚴蛋白城洪同死人循願之况此干乎若樂道 食血能之〇二月周主般主於明然管王執及官正字文孝伯就開前 大然嫡嗣非才琳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嚴肅教方之則是是不 经為内史中太夫委以朝政實際為 至也得賦下民以奉件優角抵六也上書字該看即治其罪七也玄 **汽船座私 作别其名** 自成以天 後 土出 世史東海三三条 聯圈主達便被勒他目易主託公衛王高書課者伯曰公知衛王謀友何日事由為先就兵缺冰宇文產伯因言動将讀事時間試締約沒辦孫職立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至尽其周主問獨曰我麻杖痕誰所為對 親其相級其亦不長又諸潘微發各令就回看無深根固本之計初鄰既 以不言對日獨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讚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 五月圖諸王皆就國際公楊堅松謂大將軍汝唐公慶曰天元實無積 東丁東十二年の月大象二年、五月周天无主質列門公佛野自為十 矣居寒瑜年即心療樂而五禮七矣公即以下常被楚徒而五版七矣 被柳天教杖柳天杖亦皆以天自處就然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 胡致皇司礼子立天王之張其作春秋代周室實前君子謂聖人以天 輔拂之黃難守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 衙以自免也會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 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孝怕於此二者讓既不力又慎成之蓋 可追者也為天下者然與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是為刑制用法益然而五刑亡夫四者皆亡天理民被所謂自作孽不 顧懂立如失氏為天元帝后發立四后天元皇后元氏天左

子恨 等 安 包 步 布夏延峰 世史養編二二六巻 到にと数 聖徐廣波的玄勝情類楊彪賴軍不復行起欲以為太朝國縣官或之女。若興位劉裕於唐情類楊彪攘默帝所換感思漢并新勢遂稱官或之女,曰明公此首非僕所聞及是來朝衛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證 日正後南高祖文帝楊堅開皇立年の是東南 古時代モ三国 月二月前衛三二大本 教界のけ東京市 日本の 月大泉三年二月1日前衛三二大本 教界のけ東京市 堅位望隆重天元尼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佛法賀季天惠帝 公主梅其口白汝勿妄言城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通傳公至淵淵明之 照過主經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 主間為介公葵女間太后楊氏為劉型公主初獨主與周太天祭建指有王堅稱皇帝周主下認遜位居別官分奉皇帝實發禪位于獨勝主發問 軍人在邊境慶抗遷敬所經略布置人物奠之鮮見其成事方乃為服第 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十之符兆定を 悦之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官男者宜相隨坐夜後召太史中大夫東季才 帝訂酷之政更為第大則略推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財碩節俭中外 不豫而還是日天元姐謹曰宣帝堅自為大丞相總知中外共則彰華宣 獲折受職建結出為忽州刺史院主謂曰且隱落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 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及私室〇十二月過丞相堅進野為隨王 |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落此終管〇十一月周相州经管章孝繁卒孝 原年圖日難以高氏之禮不能度也其所為典法 施於後世可不謂賢原年圖日文帝以關中之矣東 地并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輔魏室 平武帝以英傑之肯受制強臣恭黙端拱十有餘年俟其罪盈惡热為 群臣奏事悉問官者五后並立紀網獨然得保首領吸於隔下已上遍年恐情發樂魚龍百戲芳千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流通句餘 亦謂堅日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大處整備 旦除之若機蘇振福門謂知索 門知勇無備者矣然後親 A 方角正如 意然年ま 等以為不可喻主作色白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等其相回為第三時院主蓋城宇文氏之族初處慶則勘獨主盡城宇文氏李德林固能性之宫中稱為一聖〇陽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縣翁胥王統 之常態 吾 事 等 第 江南 二字中译 古人也 出一見島 が野野 獨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談然雅好讀書呈事多與獨主意合意 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護權勢恐祸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媒問高祖召之辭疾不拜聞主為獨徵縣威為太子少保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字文護強以文妻之威見而其子孫乃能自威耶 冥州经管鎮廣處壁橋先為歐州終管鎮國江南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 丞相高極薦之召見與語大院居月除聞將受禪近歸田里類請追之既 主日此不欲預五事也置之及是微拜太子少保〇三月贈以智若耐為 請自絕于天結然于民不及三年而為其姓所有非夫,海南灣千江雖魏室全盛之縣不能及也情乎宣帝恣其淫後進其奇統六師以征東夏敦月之間納見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處東漸十 除辛丑為隋止二十四年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十二年計十三〇右周自孝閣帝宇文第丁丑至静帝開辛丑二月五主合二十五年 忌其為患也庸罪知城齊者非元氏城周者非高氏城隋者非字文氏 法應如此其意不可以理論矣字起等回如此後世既兼奪其國而并其後動絕之禍亂相連遂以為字起等回如此後世既兼奪其國而并其後動絕之禍亂相連遂以為 的致堂目前無您特以安相奇信養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馬的致堂目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猜胥險吏之常態也陈得天下無 〇 解世已卯齊城元族「酉周夷高齊之族辛丑隋城宇文周之族皆 甲子零三十二年 日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日獨孤后以死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日の日かず東のかり

三等を重月所主野代介公制温田間南帝の華後介公開か川自り着川下三等及の支經一巻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婚主深然之一時放散樂祭雜戲〇五萬納度 著達託世南山四皓宣 赤原哉威策言於衛王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商山四處若達託世南山四皓宣 赤原哉威策言於衛王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 編輯歌聲居為意門所劾除名赠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我之七月衛定股色始服黃城世人悉○衛上柱國都謹有罪除名譯與母别也月衛主堅紙介公開出右關節語。第後介念開汾側君也歸則故之甚至 之类課連為天下最獨主下認義美賜菜帛徙利則刺史那豐今房恭鄉四刺史房恭懿為陳州刺史初彦光為陝州刺史收俗質厚彦光以靜鎮上無不與之誤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稱平〇個以務意光為桐 行新律以答杖徒流死定罪始此〇體高頻蘇成同心協養政刑大小體於朝人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熱詩仍遣與母同居〇十月間初 成何以行其治病素才經無數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 賦役務從輕簡的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 張子非平世法也後之后子誰能地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成 莊歸道堅語且曰黃家經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時雄傑禍不旋應良由堅執莊于曰孤昔從後庭國深家說主殊養令很來顧託當共保處寒耳一概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庸據山南密主未決會然中書舎人柳莊如屬泛 深先是娶就周政時間連迎王講司馬消難等共起恐將皆請與迫等連職百姓富庶〇圖千金公主以於國兵為圖伐屬後曹〇國主壓遣使如 政為三輔二最母朝謁瞪主呼至楊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日 公必移問於不如保境以觀其變深主從之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破滅絕 方恭懿志存體國要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以為海州刺史由是更多稱 /下省非医合才。周朝折相多為身計於節楊氏臣科如等終管覆城院 管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逈昏耄消難王謙常· 東紀本典籍屋窓変配率多散返側氏変書懂忽萬老平衛所得裁益五千四集の順子故野至徳元の市開製三後師記水清書時松書監午弘上表四 湖北野上 旅時時於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惮疾第乃至日肝总食夜分未寢動以文漢憂歌等人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慶處然特勞於求勢而逸 有多人管で宗師歩騎三十拒之師人多死送保砂城突厥置之城花類不可守所を北東町州叛降館でま事的水郁城臣護節也捕するの突厥策四川南勢 聊出不思之期屬層聖世為國之本草先於此宿主從之記獻書一卷香絲一疋〇 以謝国家 以對國家軍士苦餓死亡是盡突厥論之使降崇令其七平曰崇恩師徒罪當萬死 1 察高紀必有邊都之事賴陛下的天人之心為選徒之計略主愕然謂 類威因勒邊都衛主夜與威及高賴共議明旦度率 十奏白臣仰觀玄義俯 該大子投資立〇六月間作新都干龍直山南主撫展安城制度狭小蘇上國米世宗天保二十二年 日期半二年春上日卿主項銀四團三叔陵作乱代 食置博士完律令置博士高則當明之所崇尚孟可和矣 動物既須律官歸門本鄉或以法律的共下捐國之物首行新作今又更初的既須律自餘即務賣成所司處主喜之曰柳或真上國之實也〇十二月處更定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徒刃突陳而死口侍御史柳或見聞主勤於聽管 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 百两銀 千两馬五百丈 1、そ月行付東北北人心 百五十

[本三] 東主起館春結所望仙三明各高數十文連延數十間行以沉檀高之余 出の夏衛二十二大 権単用に 等王漢等文士十餘人除雲後廷鼎之柳客 哪王每飲酒使豬犯獨及 使氧石品山引水為地雜植化布條建伯居臨春張傳記居該將襲第二責權一石高山引水為地雜植化布條建伯居臨春張傳記居該將襲第二責權一王珠學為飾珠簾寶帳服玩選聽近古末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共典之由是官官宗成內外連結資路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讚之於 夕達日以此為常張黃妃名麗華本共家文欽慈有神彩善候顏色工辰 女學士與神客共赋詩。来其花藍麗者被以新聲等官女千餘人習而歌 言故文筆日繁其改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馬用也今朝廷 豆實銀幡主不喜辭華乃認幸之治書侍御史李將亦以當時屬文體尚日果主人亦削筵未要傳輸當縣張展近州送陵等1○國語公私文翰並何之在正公之上贈樂四縣。原張原近州送陵等1○國語公私文翰並中展至禮宗天保二十三年於後春正月朔日食○國主入朝于閩湖主要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第子員 懸術置淫祠宫中聚文巫鼓舞百引悠奏。並因官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於擢士禄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無於是間里童權貴遊總州未窺六甲先製五 雖有是諮問外州遠縣仍堕弊風詔以誇所奏領示四方。 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客皆美緒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 |遂成風俗江左齊洪其整爾甚競一韻之奇事一字之巧連篇素情不 納言之美亦不可限也。 官者好自於伐是皆崇古道抱澆俗蓋祭竊之朝未曹無賢士而隋主 言公卿薨亡子孫不得嫁賈其妄婢二言魏晋以來文體輕浮三言當 漢上書日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忍君人之大道守雕屬之小藝下之從 展荆川旦李士灰游其降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 一人 平月のけを成へ行 (陳主以文 から 真南山 一大 秦今民間毎秋家出來東一石以下食富為差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有政堂回ķ議真要子近其人情義會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曾社。 原政主法人,可信之連結安能扶危費和以能命合之應或必欲有傷 無患當之人,可信之連結安能扶危費和以於命合之應或必欲有傷 無患當之人,可信之速結安能扶危費和以於命合之應或必次有傷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曾社。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曾社。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近力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 其一有四機有可固不以上開也沒有可取以開失此及報可委更屬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 其一有四機有可固不以上開也沒有可取以開失此及報可委更屬 無患當以所氏為法而釋長民之官行動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 其一有四機有可固不以下、食富為差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基本社会社司檢校以 才使氣人多处之施文慶沈客柳共語釋文而服使金應主收網下鐵網主設其中書通事令人傳經經過不能稱法後上級中書會人以經之前故特法後上級中書會人以經之前被 於獄中上書曰天若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嘴欲遠詣伎未明求太日肝 忘食學被區字處流子民陛下南來酒色過度不處郊廟專媚淫鬼官臣 尼上至他三年の隋開皇五年,五月獨初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即李天瓘由是文武解體糾舩郡彌炒拜、以至獲滅即李天瓘的是文武解體糾舩郡彌炒拜、以至獲滅相汲引罪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 僵尸散野貨賄公行於藏損耗神 怒民然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 遠配令大功以下皆折籍防隱於是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期之 勝民間多妄構老小以免賦後衛主命州縣範関戸口不實着里正常 青部碎聚飲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國主大院益以文慶為知人 明開更職大被親立屬所善沈客即陽惠朗賢慧哥等有更能陳主旨權 三民間課輸無定部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自是養無所容矣() 用之各即有口辯頭知典故惠明悉景家本小吏考校薄領毫益不差督 遇優屋言聽計從群臣諫者報罪厅之○東中書舎人施文慶頗涉書更 · 神惡思事若仇譬視生民如草介後官曳絲編既馬餘級要百姓流離 具舉民之機也無有麼乎。 八月爾

秦至年以安 心可改則 軍學之軍 弗納乃請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讓讓直可潛讓非法受不孝之名音天 等演太子詞請降于佛州於庫到所將配體蝴蝶鄉與聯放片職立哪主 終了人工所直視地獨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縣前目是不倦尚希諫曰勵文王以憂勤損壽或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 與問目是不倦尚希諫曰勵文王以憂勤損壽或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 明門至然四年,隱既皇六年十月曆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帰主每旦 三之盛願陳隋王最毎事名此庸可辨之節の『微梁主叔学入朝留》と法不可遠遠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朔庄り前得陽體數沒告等之法不可遠遠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朔庄り前得陽體數沒告等之法不可遠遠安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朔庄り前得勝敗後不 扇二十二天 不行故學言及之前傳樂其直不答了特也周靜希剛之你樂運節其一日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失學主益然遂賜死國主母當外礼稱本 帝主歸列監日孝明皇帝是為世宗孝慈儉的有君人之量四時祭草必 遊点中間呈八年也後二年已酉正月而陳亡隋傳線銀門二年夫 、後州入於隋○隋傳發報自丁未開皇七年九月以後內除丁朱鳥県 「家庭殿國以密主蕭宗高管公的喧談帝至城三五近於西媽周勝世級」 「國家蕭城惶請陸頭殿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驅文武男女萬口奔陳衛」 「京主人朝昭主的建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廊遺崔弘度将王戍江慶源」 「宋主人朝昭主的建臣」「百餘人發江陵廊遺崔弘度将王戍江慶源」 「宋主人朝昭主的建臣」「百餘人發江陵廊遺崔弘度将王戍江慶源」 **水流海境内安之太子宗立 薦祭共四主合五十六年**)後梁末帝琮世宗明帝太子是為後主以昭明曾孫承父祖之業 公與高仁英陳松實各脩宗祀 僅有江陵數那已歷三世地小散疆兩載而併入于隋封為答 八具月百叶七枝八色 一門の

又不恤為是依心也貧心也感心也噎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之位訴人之國祇人之君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最數十萬黎而魚鳖以將輕悄點是有志於求佛看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佛梁主篡人區數戒業而治清淨朝談釋而著言老宗廟麵為犧牲蠟又錦葉為人區數戒業而治清淨朝談釋而著言老宗廟麵為犧牲蠟又錦葉為人 帝之為君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数突奈何其至晚年九五居尊甘於自豐四境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米有盛干斯者便繇是而事克有終武 失賣其視學所向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故天監之世時和年矣就吉粉暗之代死慈惠昭矣脩孔子廟又教崇矣求成于魏恤民切義兵於襄陽以宰制天下及其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泰傳來柳義兵於襄陽以齊制天下及其在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泰傳來柳 明之子。孫承祖統親次名義不在二叔之下。叔先忌姓姓亦應叔勢不 李紫讀顧之蕭子經論用其前而改其末日 蕭行以齊之同姓到雅

廿七百百 名號之下官之為帝斷無可疑再傳而騙三傳而經又三十二年皆以果主喊罪犯者反非罪賊數是何異奴害故主而及令故主嫡派出奴足相方矣太子之子爭承祖嗣豈為賊於禄陳覇先食禄禄奪罪位紙偃惠無地武帝之處非登誰監擬之蜀漢僅存劉祀東周君暫延七年 籍輯模維事規用其正朝而臨民自有犯年後素好文知人善任不為 依然下支也乘忠巷盗江東若使原行人在陳人後恐雲倫失序周主事則本故吏部即使周王者以維班在陳便後做田陳之祖父乃原強事則本故故祖再為司皇史士最為安城內吏少有罪量涉路史書以去外戚則王擬王誦殷禮文章則劉孝縣泡迪沈思游君公称信言政則彰皎誤亮劉忠羨宗室則肅欣勸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泽王漫徐則彰皎誤亮劉忠羨宗室則肅欣勸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泽王漫徐 號同於襲日可不調賢故嗣子無來後葉常罰得東親督並用将相 孔明王操病腹心魏益德尹正蘇曄許孝敬薛宣為瓜子輕玄成劉盈墨馬及准海版為骨內猜戴擁教自國以蔡大寶無股肱,時人以原有 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年之間網常帰地夫乃稱氏之遺害與教其流相之酷不至於人道漸緩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权但不渝骨肉尋文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移也益佛氏素人倫而武帝崇佛 殊兒敢若乃王琳抱忠於舊沒未見輔置得人懶在客位於齊獨卒亦 康未城而齊納淵明改為太子及更立不久覇先隨奪之亭奪由人不 酒色事母盡禮亦孝子順孫仁人所憐也彼方智依僧辨霸先以即位建 君子恨之然後追帝昭明後延祖 厚禮餘多數板直其器能於有全華中與顏運錐土字殊於舊邦而位 **岑善方傳推緒珪蔡大業典裁務張館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崇** 周史令狐德若国梁主神任術好謀知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 林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故接處後世好佛者深其明效大供簡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產仍談如故而作廣囚傳至敬帝不能求 職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子禁賢卷之惡者也而侯景一納內命中 儉約安境而後小不敢大併入於情平為莒公情哉盖當論之孫武非 大衛界無論 视老骥伏極志在千里覆危路除外 **於江**坎林 之平命大作戰船人請客之衛主日吾將顯行天誅何客之有便後其林彌重盛等爭獻平四國之策備主謂禹趙曰我為民父母宣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題平別草 間高頻取 何課知之事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义塞忽然自開陳盡芝乃包 自可財力俱盡哪主用其實哪人始因於是楊素質若部及高麗崔仲方 をはない。 は様者非地客答成客邊行人因風縱大待被脩立後更燒之不出數幸 於佛寺為奴以厭之〇幡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類對日江此地寒田收善 為行軍元帥與韓衛虎質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在旗冊積横宣數千里 於江日岩彼懼而能改吾後何求申王属出師命晉王廣清河公楊素皆 現江面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編徵士馬好言掩襲後必电兵守禦足 哪主殺其大市令兼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関除大市令 鬱鬱不得志上 信值禄之項我乃濟師登陸而戰五氣益倍又江西土溝舎多茅竹所有 以蘇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鮮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曹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滿於發龍感於酒**]利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新老臣宿將棄之草幹 韵依跪称升之 以存宗祀如紀于附齊數王锡來亦不得已也以存宗祀如紀子附齊數王锡來亦不得已也以表主文總能世之令主乎讓悉以為中宗世宗雖心陽忠事大保和以展會運停中。柳在蔡廷書生城公司忠武帝之縣前建院中心陽忠事大衛和民人置北繼世之令主乎讓悉以為中宗世宗雖心陽忠事大衛子與謝皇南茲故能保禮土面以存宗中而進漢柳在蔡廷書生城初皇南茲故能保禮土面 所點而終為楊帝所誅固其宜也 嚴族夫以險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义乎是故始為文帝 為隋文希養竊之謀主當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類亦不辭 年過前梁共七主八十五年自宣帝乙亥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四 右後梁自宣帝乙亥終後主丁未三主除故帝同時三年外为三十 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四年 以伐之彼高頹陰謀詭計廢農而縱火一何殃民之甚取類 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陣執大義 納皇前茲故能保禮土面

- Constant

後見七之 朴林縣 世史随衛二二六 人是競者 章華花 町否之華 这个體場日歷鄉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經易張臣見處應復遊於臨蘇 附北朝總歌 〇南朝總歌 傅伍員語 · 面取死難傷于微然視江總等輩節款害主之徒豈不錚錚有難烈士卿在康長城乙已殺傳經以下撒念諫丁未設章並以檳抑念諫其治後乎春秋陳雪公通其大夫卿叔妻及鄭鴻古諫而被紅後乎春秋陳雪公通其大夫卿叔妻及鄭鴻古諫而被紅 西至里日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重亡而不決然有可否之義馬章華 , 向器左 國主大怒斬之 一年之後後稱代大樓至建七主數 七三二十三年存太宗明帝绝兒郎 元朗孝武及文帝 五主共享廿八 五主共享廿八年 二十五年禪時帝 魏禪後周宇文氏 孝静即孝文智孫 陳雖強大統難當 高宗宣帝傳長城 内除降旅年一十 南朝宋丧武营赐 一百七十有一年 尚有中宣世明繼 十五年是為真 1 到河水大 昭業試後蘇昭文養悟姓率衛亦假 齊夷親族獨極酷 世祖武成高堪時 東親先城為高齊 後 五主三十三年亡 篡偽陳氏始高武 其先代王名荷廣 蕭混高武太宗簡 所夷 親族 禍極 享國二百三七真 連前代主二十二 元欽恭帝祀不延 孝文宣武孝明樂 了亥稱魏十一春 八十七年交两子 主篇称改言君 當初察是昭明後世祖文帝臨海王 前深後深共七主世祖元帝敬不辰 八主五十三年七世祖孝武子業红 晉太元時入存秦 宣帝静帝共五主 興魏政元十六主 孝莊東海節閉傳 習懷東午如封國 後俸禪恒被周前 孝武之時分東魏 戊戌稱帝傳元明 **馬夷齊族更可憐** 題祖文宣高符合 悉於已己十六存 二百四十有七春 とナ 1 如中国被新聲新姓盈座室四個母 道是志定欲窮身極級劫軍閥斬奈何據手掌之地恣於整之險官人有學士之稱文人有仰客之號之力狼狽即位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過而妻湖盟百官無故侵梁境果何為者裁叔賓素無義方之數類叔堅 氣緣天數君臣略、如燕雀嚴堂而欲酒賦訴不輕也濵軍飛渡大黨然詔以恭楊二十惡命師東下若館不則檢於華事在不疑而倘談王寺為娛冀以目厭迨至隋民號三可戚之詞使四公克之魏寫三十萬 文格經立首封伯茂以董本宗後嚴於皆離賦以存聲傷亦賢主也是賴即其關國梁動非所以稅模後世矣雖寬簡儉素亦異足收齒乎陳夏之陳陳然論曰祀將市以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夏之陳陳然論曰祀解市以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後來隋亦夷周族,置知于孫自不賢 忠乃嚴臨海而自取之是調官帝青牛部献發錦雲龍雖云儉順之主時伯宗儒弱文帝欲遵恭伯之事而數孤弱察安成玻驗智無尚且之 衣而後見乎天災地節物於人妖辦優了告變猶不思改終易張而動 聞縱過新諫而東南王氣於斯藍大麋鹿侵遊於姑蘇冥待黃塵之污 下戈則其失之者乃理所宜於勢所必至置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頭哉噫霸先植根之本輕也傳也叔質屬仍之罪重奏大失既不祖立又不 橋虎收執伏隋庭顧得一官號歷之叔雲全無心所雖苟活兮亦何形 随倫雅有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共一無足時而計爲竹井天丁

寄任在 政陳四事 东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能自事而發怒於楊章等〇冊陽索引用師至流頭灘閣將軍威所以在於日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機而至可讓情之成數與不足之城與不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居卷之勢事在不疑頑所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居卷之勢事在不疑頑所分之則勢懸而之強緩而小學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四峽東至潛海動勢叔霸嘉淫驕修二也國之史卷所在寄任後以江總為相唯事詩画 開到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較將周一也主上恭儉華的隋重個江高頗謂辞道衛田会致大軍江東可克乎道衛田克之害人即冀八年の明顧縣今開館下詔伐國紹和紙事製業題與數晉王廣 〇髙祖文皇帝 姓音公如氏周人王執管告武帝曰番公如堅有及相堅聞之之可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来奇異觀派帝時賜胡人 策楊素構識嚴勇發為自出親子以致逆廣為亂大智不稳在 皆有足種然情思苦及夷周字文之族鞭殺朝臣不用王通之 題及周以功封院公堅襲公爵進為王堅生而有異数軍軍主 之後書生重服思報生照和生前與生忠乃帝父也、父也什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物氏到農事文人選大科等 位二十四年實承孫統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就壽六十四恭恭 述移周祚紅静帝城四平顾天下為一以火德都長安勤後明 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德體麟起母大學感之地尼心動亞逐見 財有文在手日王,完修有尼寺一足抱歸朝之一日尼出付 深自晦匿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子靜帝立堅以太后父東政 信能益酒禁被庸調額候死刑養衛吏省女侍點封禪却降虜 八角百万五里 2 代編 〇隋文帝 煬帝 恭帝 父忠任 在門一拳囚拳听败之及獨軍臨江問課縣至陳後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人教主數千人守很崖溝地勢時的四人是不是一 世に東南二二大、一門所所用名。一門は独立の大学では、一門の東京では、一門のでは、 會朝大霧四寒於是個若附自北道韓橋虎自南道並進線江諸成響 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 老師豈非不恃內而恃以即以陳国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棟標亦難失文帝恭勤改事反為良主孝宣乘齐之衰而於土逢周之與而亦難失文帝恭勤改事及為良益海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何江南斯原年圖三國然率廉數失榮富強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何江南斯原年圖三號武帝與三僧經司事梁室誅夷侯景來雖至其後主之謂乎他六馬亦之於權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避至其後主之謂乎也六馬之於權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避至其後主之謂乎也六馬亦之於權所不具易曰負且乘致避至其後主之謂乎也六則不事而事即兒以正直則不近而近神牝以百姓則不他而史断曰棟後主因削弱之餘壅滅亡之遵不修內茲不度外急以天神 禁不肖與香恩無知同一敗亡而應禁不肖更甚也 禁不肖與香恩無知同一敗亡而應禁不肖更甚也 為我惡聞忠言倚恃長江以為殷固不脩德政自取城亡與古禁紂幽 縣被孫語之亡于晉陳叔寶之亡于隋皆以應懸淫樂春鷹羈惶沈酣 陳主飲酒不省及被擒高類見答在牀下猶未開封其後獨主目之日 地勢險峭陽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

東高空 有以報告公民主義 (大) 新三島 田者時之 () 解析王徳僧姓子 () 解析 () 本事是不可能附近人员工的一种来追随順将在各地至相州城中将士列目請除刺史权慎於,其○陳州州刺史陳坟城如在安沙敗死皆無使也陳士尚何以供少人不敢致,其一日原州州刺史陳坟城地在安沙敗死皆無使也陳士尚明以供 化未精神更 有可能附近人是近丁塔也通以江宁还则新工里長桐有之失縣縣更 重星長後此始の樂後丁西源世宗天衛十六年陳大龍九年周建德六 子院を養養していた 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進楊素藍為殿公留若翻第公湖與韓擒成章功於冒張勝入城橋叔慎而斬之〇四月置王屬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歌于 降書於龍軍車入叔原伏田執殺車剛利史薛胄將女通至擊東回矢敗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循豫悉成許諾乃遣人許奉 年十八置酒會係更酒酣嘆日君臣之表盡於此乎長史謝其伏而流涕 也夜發陳霸先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目縛請非替王廣以聞赦之時轉 死矣 7〇以陳許善心為散騎常侍陳許善心使所而為國所留國威善 亦宜平亦宜平後主荒淫無慶以趣之納男所虧編鄉井不 一樣正理起日主唇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平今天下有難實致命 右陳五主自武帝覇主丁丑盡後主長城公以實已酉合三十三年 自丁五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二年 無り、建立では、これの大学情報の自動不進管欲沮凍其事令各造學器又必與成職等建立、行所等級之事故書刊之也○十二月認定推樂例初使即譯牛弘业亦等是何不許,所以因此○十二月認定推樂例初使即譯牛弘東西一舉皆度傳經等語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と報文法任所機繕書語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と報文法任所機繕書語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と監察法四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認為上儀同三司○詔除毀兵仗棊書強失 然情報は對白色荷喇氏厚源本朝治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我等等。此時期以所毒養軍推議下記以為江東稱首見周羅族就添之許高。有其每被磨臺皎然益明〇以陳江總養室等為開府儀司三司非故即多其為。直自戴家優聽見等短高痼帝怒皆默之親禮愈象因謂顏白公猶鏡也 七东 改應人養惡易見先目帝云黃鐘來人君之德及奏上日滔滔和雅與我心會暴 秦美 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韋非聘干問馬帝而異之謂曰公富大言 公宜旬代 華馬看其有讓初上當使類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 #美子風 較或說類日今歸功德林諸将必當情既而公亦為虚行矣類又言之乃 日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認為上儀同三司○認除毀其代殊謝勸失賣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委管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罪 噗白此華夏正常也乃調玉首為五東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實於用 因奏止用黄鐘一宮不暇餘律上忧從之及平願獲完到樂谷工人奏之 之至是中弘又奏中國權旨多在江左令得職陳舊樂請加脩紅以備 上質若彌撰其所書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 曰二将便為上動於是進擒虎二柱國高頻爵即公從安命頻與新論平 以輕騎五百直以全陵 陳事煩日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馬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 就陳叔賓都夕方至臣於開納

一安得與臣比帝

之為以 明 明 中 公 東 日 東 小事可及 也史類為二十三天 配以佛家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司東國己來刑法凍緩世族废傷腹其前隔拾取則補以送官而取其重賣大松被所看甚幾〇十一月江南國不止其後無賴之徙候當人共养出路看而放遷物於〇十一月江南獨工主本 《隋高祖紀 展院十年級預州茶軍李君不於殿內若十言帝過龍高頭希紹命杖上遊晓之曰此小事何及勞使若訟者两讓而止 題事終不返開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 死公長命皆與致聽事設掃畫夜處其間以俸禄具醫藥等自省問病者 华文十一年以劉瑞為[唐州]刺史平鄉今劉鵬有異政以義理限示於者無不辨稱為名稱從集行首徽功公縣故漢雖爲思土亦以此關從馬爾所被兼明與多權器取裝嚴整每斜臨前之成人過失而制之多至百餘所被兼明與多權器取裝嚴整每斜臨前之成人過失而制之多至百餘所緣進不得戰此韓信破倒之策也素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所緣進不得戰此韓信破倒之策也素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 取也寒門平剛之後收民者盡更愛之蘇威後作五教使民無長幻松請 视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文惠令史臟汗私使人以錢帛遺臟之得犯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認 訟宣可禁人在獄而安後于家平罪人聞之成歎服後有訟者鄉間父老 始相慈愛風俗逐襲其後遷并州刺史比訟事立决有須禁者公議即宿 既愈石其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多死久矣民感之 支斬每以殿廷橋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當於殿廷殺人女部侍郎馬 有引咎而去欲中草滿处可張羅高類 及日更能使使離機與聽誦五教和部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 这一更能使使離機與聽誦五教和部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 越州 固諫上不從然亦奏悔宣慰為其而怒群臣之不諫者報刑法志希意 智慧被所江東岸為替子終管來獲見請以兵階渡掩破其壁使退無 辛公表為限州刺史書公義何即谷是校一 人病量家避之病者多 有学 化元师、 高文章 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成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 出己格引 4 東編二 美 一 所视球成以下茂如也其才藝展調優於頻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將軍質方所除名楊素性球無尚下在心唯與推高頻敬牛弘厚接薛通」感悔請罪遂柏親睦い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頻專堂朝政領軍大學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蓋其然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表元預等各 童坐民機附編除名皇太子為言動育佐命功不可要帝日微劉助劉導 與其子得於幾時本一陳成之子也悲哉 ○齊州刺史庫賣府就除名事務○李縣日高祖能從陳成之子也悲哉 ○齊州刺史庫賣府就除名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即至級牲詩的夫條其完配官給緊物即氏謂當對以一是甲食數十里之職以獨待宴出條其完配官給緊物即氏謂當對以一是甲食數十里之職以獨待宴出 伸属十四年,行新樂牛弘等使祖孝孫家定雅樂後用族官法帝衛記何者軟引馬游之至戰險處見道擔者命左右扶助 **廖** 五十三年關中鐵府加洛國上還左右問民食得豆屑雜種流涕以示 上謂湖曰公鄉中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爾曰臣將八千兵擒叔劉編以素為僕射不平形干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上下弱做公卿奏辦當死 柳紫皇南續等則我不至此然此掌管及養子也當問宣而時以無賴為 ·教常竟餓死且死恭取其言及之日用此何為○認高仁英蕭宗陳叔等 安之言不轉以等後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 群臣深自公青為之不御酒肉春年至是師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據幻 德至是無成詔行之萬實常問新樂法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除名藏餘後其官爵〇韶免河北河南功調减田租 此望活上百比已格外重實獨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四特令 李相識度則不如頗遠英〇賀岩湖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李相及 郎茂管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 今隔 西祖北 類如此〇件

al a comme

世史類编二十三 賜赉甚厚素属德蒙帝權為內史舍人 天死首相次于通機素是蒙之帝不信役上幸官見制度壮麗大怒曰楊慈養也故其書法如此の這次時天是書信成了封德義為內史舎人此書仁書信成于清以後簽為內史舎人正明十五年二月收天下红器商書部除暖與火此書收天下兵三月仁四明十五年二月收天下红器商書部除暖與火此書收天下兵三月仁 管的側面刺及圖影圖三王瑞聞狂頭樣及世團為之〇十二月物簽邊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解因懸之骸骨不許使鎮斯州時天下唯有四級 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薦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第日禄豈須多防滿 說達之必然此其大病耳○十月以章世展為刑型終管世康和静讓怨 蘇威詐清家東金王此安言也然其性很灰不切世要求名太其從已則 散騎侍郎王砂上草帽童威志帝好機祥小數砂上表言行瑞甚殺又探 納言蘇威免葬後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後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 歌謡緒識拾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爾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今宣示天 機升以上皆斬機的 有思認明日后勞之日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娱盛師此官宣非思孝 家庭工家 強民力為難官為吾結然天下茶魔護護封德委司公勿受侯皇后至 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夫 故屬也我短高後儒群和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 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黃縣死劉昉任刑也可為價覆之源成的致宮西以等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則以緊身額義者為是一門文學先有所及問題就使忍而其本心則未嘗藏七方其國集大利則 王中選回煬也顯仁汾陽諸役並作失文也知楊素之姦語而不能退工中選回煬帝之惡皆文帝於之文也知仁壽官之者最而不能禁故 矣〇樂按漢高帝斬丁公亦此意也 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 **今舊高祖紀** 官罪聽律外决杖品報 上杖之已為不可 此帝 財為 阿柳春休 曹操の 新男女市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添殺之堂固來曠告總艦免徒囚軍事 帝當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寺少卿超絕固筆帝曰六月雖曰生長少期為歷 其小軍取其多而不取其火星所謂降以止辟即 不至此 **岢公岛比** 世史類編二十三卷 海無三縣 6 即死於是行旅皆長起早怕天下懷煙有數人初執事緘賴轉動主而一天以在城文律外帝以在城景多衛路一錢以上皆養而或三人共經一八天事 機利日益力與臣的假令身死當遭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入朝帝大悅期便隨面及運飲此刺史察益力請隨入朝級以其疾駕遭還而公帝不順作樂治致太平時治不以然於希腊(多級)則則史察長真然的初何東洪 將擊之十一端以為於希腊(今 多級)則則史察長真然,以我不及周公與飲虧法學卒不許叛毆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情主妄犯我不及周公與飲虧法學卒不許叛毆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情主妄 經管者後好內其如進奉得疾徵還免官發妃賜庇楊素諫日悉王之過 情而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然不恒不後依草科律信任楊素素復 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當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周俱名平恕然曾原 在情不平〇七月井州然管惠王俊有罪免俊切仁恕喜佛教及為井州 一厭藝命斬之練日法不當死臣不敢奉部帝祭甚命引經斬之練日軍殺 推驗無實常祭命斬之綽又固等帝佛衣入附綽托奏他事後入再拜日 未有益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東來而屬無味賴矣帝聞之為停 之日吾官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發 臣不可殺置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後使人問之對日執法一心不敢情死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刑部侍郎平靈管衣維種帝以至 臣有死罪三不能制取堂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事二也本 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监者不為监則已如必為监則為其大而母為工文班目小而權之也监一錢者坐以死盗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工文班目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衙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多少大 八階馬祖紀 一瓜事

成太山と 於而後以電慢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種職侍郎高孝基慶賞機將清慎絕倫弘獨 おきな 伊而能人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也與賴編二三老 人 隋高祖紀 更部尚書 ※以時後觀之以自徹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語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悦下部停 山之安美的然之以白素素養所感見等被言數悉動為有色數為庶人之心請立圖主在賢兄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卯之危成泰 建素學等之生不今帶去處埃蒂思之而言廣問計於字文述述三聚立之進入同來對過至王廣知之滿自然既為茶館計論與於醫等共享與於別雲之進入同來對過至王廣知之滿自然既為茶館計論與於醫等共享廣之自是思龍始衰對多內寵如無龍死而多庶子供表獨孙撰皇后深惡之自是思龍始衰對多內寵如無龍死而多庶子供表獨孙撰皇后深惡 ·巴米十九年以午弘為吏部尚書職也 其私溪奉先徳行而後文木·移在少鮮於是除名織騰減多梅養所是潜 於此初帝使勇恭法政事時有損益帝砦納之勇性宣厚率意無獨飾帝太子勇為庶人从非到路擊石太差未易蘇納命不敢言獨女神徒之數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謝該價廣陵又屬前〇十月廢 陳中三十年二月 獨若弼坐事十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 約請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日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賦 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誤者唯共躬約述雅知 性節儉而勇服用係等飾圖鎖帝見而不悅戒之曰白方帝王未有好養 足以嗣守皇基今万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都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 洗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源使陛下擇正人輔之 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元罗等皆課日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 八年國王秀奏史萬歲受路縱賊致生是原帝怒命斬之高願及 一十年が護問其故智楠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以王伽為自義等意謂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楠有五男止教讀論語考經不令交通廣客或通界上與孫託之○徽同州刺史總王智楠入朝智養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政権權是 7月39月1月3月2月1日 此生台弘 康鵬哀其辛吉加乃悉院其加鎮停接平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 **運全齊州勢城縣騎行松軍王伽送派囚李松等七十餘人**請京師行至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类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却着至明日而成五當為汝受死逐捨之而去流人感恍如期而至 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世深謂曰君有應處之才必任棟很之重供以子 不得付使 初帝之克隱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意識故陵私謂所親曰 右丞也即用之 地流涕鳴咽帝聞之為之惨然會尚書石丞飲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住 胡致堂百 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将有傾倒之象亦者矣 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應有此勇之廢黜决矣 信可使之人平而使素往出素至東官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客臨前致堂曰隋行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的致堂曰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 一月五電王廣為皇太子是白天下地震常之勇題請見上申冤而廣 凍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平隋文開其語毀太甚心亦致疑而 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且四

吃 及 え ご 依 え ご 依 と ご 依 と ご 依 世史颇編二十三春 至東紀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情述日柳述縣景未常經軍兵機要年城三年七月以重雲起為通事令人柳述尚關陵公主情寵使無帝問是郊祀板文衛述以報謝云鴻紋以謂之城人也鄉繼端崩城以一東帝受問禮述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端以糧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 耐漸短至十四年短於 遵三十七分矣上 臨朝謂百官曰曰長之處天之 日短今日順與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云之景長一文二尺七十二分目 之解印以長史裴調遣使上書日高詞以天挺良不元熟佐命為衆所疾 後述樂雲起除通事舎人口對王秀問圖王屬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花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所與在下班首之〇十一月起南郊初 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加入朝澗至帝面諭而罷之〇部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氣低廢太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蕭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 無華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逐善漸更增益如 其為患陰令楊素永甚罪而踏之帝彼方還京師十二月廢布為無人鄉 以至廢棄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緊與所以得罪已又軍 新日佛家衛衛先史萬嚴皆稱良将打使为何如弼日楊素猛將非謀將 務可三五日一回省評論大事外示像是實養之權也〇太子會問質等 下四年界元年正月改元初大史今東京東日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是重千县栗以立東縣平重縣以近沒也当州到之中哉,是事前三人共海一八者即死而海四東縣者內帽宴而前 及對王威權愈盛太理则深毗上疏極論其作福作成必為禍始陛下 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常謂述曰雲起之言汝樂石也可師友之 東為阿衛恐其心未伊尹也而乃下較日僕射國之字輔不可躬親細 橋虎闘將非領将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前拜日 今府馬紅紀 紅沙自學河際道 王通不让 **無所不奉** 建图去理 王通医 者甚級緊徵不起機累甚重之動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魔是以庇風諸闕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速教授於河汾之間第子白遠至 天下使時和年豐滿也受賜多矣不願仕、沒譜通於素白彼爾慢公公 雨海田足以具後於日衛前日期請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 受了三年間 心所非縣門王通 灰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摄帝不謹後事此太子廣擬稱处死也不幸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嚴于顧國帝孫疾楊素柳述元嚴皆入閣侍郎子四年七月太子屬武帝于大寶殿而自立海縣通樂龍工之途後故 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飲之國其財必省又曰閩訪而怒者讒之四也 出更衣然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法然曰太子 為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官人誤送帝所帝覧之大志妙帝所寵陳夫人可 汲自售何其不自重也 等的狀策不報道不報則而之出該面

一十七 元最親逢事會則當白而併召廣素将問陳夫人正其罪而聚屬出洛林院夫備史持以為亦可為聽北繼之最忽主器之重若之永鉴矣所述我以院使史持以希謝為女門數一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裁其以傳史持以希謝為女門數 物故弊者隨今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 為一三米 不時的机紀 不時間也然人作何報事所迎及活監刑者全者乃至于東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然其八年發素腳鹠原法其明我九十萬獨議刑已一百萬戶妖精及舒察信受讒言功臣故禮無始終保王之統故衣食滋猶倉庫盈遊受禪之初民戶不滴四百萬末年聊八百 「我主をよう同心給也大人書而却坐不肯致湖諸的人共過之乃拜使順有異論順後太子封小全合造使者明天人天人以為初春俱甚祭之教聚飲今右無子張衙入殿侍疾意遭後官出就别室我而上嗣故中外 兒述等将呼太子上回勇也述嚴出閣為動 化之開呈仁壽之間丈夫率衣術布不服羅綺装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 勞問其家愛養有姓勘課農桑輕帶薄賦其自奉養務為俊素乘嬰服御 总樣雖會於此至於當場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當乃遣便者 嗣除述最名從之前南高祖性嚴重今行禁止勤於政事每百聽朝日要 者其較太明日發惠即位播稱高祖之詔賜故太丁勇死經殺之不為置 王院欲歸服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政績之吏此非户口遊猶之本于鬼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鬼非當國之本平罷益清之無减滿湖之罰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赏有 方正學自然亦學的言也至惟中主有所不及維前代對君或應馬此方正學自所文帝以許力取尊位然稍優節儉調有司曰軍餘於民無 福為禍也養死有餘石矣 吉刀軍法從事發將而宗社定矣乃出關為該更制於賊俄項之問釋外熊機故太子可立則召之若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精降認 有華夏耕然續數百年之正以亦何以也故 利於大我真可以服一天秋之心矣其為人雖猜思新忍而能 美三之子,實調群臣日前世天子滿千聲 一肉後宫皆服幹濯之衣天下 素聞以白太子嬌詔執述 拿江即 清花波南 一两樓 紹二十三巻 班御龍飛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鄉話蘭齡賴州擬處眼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華紅龍揚順離發顯仁官出潘山龍河 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絲為荷笠養笑乘奧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 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絲高花葉綠於枝條色渝則易以 · 龍藤得常纤注海内終導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無院以四品天人主之堂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高方文達聚諸山臺觀宮殿雅絡山上海北有厳惡役了死者什四五所司以重載死丁相望於道〇五月茶西死周二 所又還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冊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皆役 勝又求海内嘉禾異草珍食奇數以實屬死目長安至江制雜宫四十餘 子似無王個越王個代王〇三月命楊素為東京宫室又勒宇文愷與舍 院競以被蓋精麗相高求市恩魔上好以月夜縱官女数千騎遊面死作 耶又懲圄室諸王微聽使諸子分擴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子皆不 川陸騎兵湖两岸而行旌旗敵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 以審然而楊廣奪嗣惡極遠致城絕 國天業元年正月立皇后满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昭瑜年至封昭 封德泰等管顯仁宫統例顯於大江以南五前以北部村異石勒之第二十三卷 平将一指無坐后下三句皆際女之失也 均位區錐同產至親不能無自個養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遗其三 月馬温公田 要的給別姓公日內龍並后外能能政事子匹确大都問 〇陽皇帝 礼弑逆窮者騎武巡遊誅我無所不為在位十三年罪惡黃魚 使為皇太子に書末弑父殺兄而自立才敏文學·足濟其兄尾 大人棄絕宇文化及政於楊州書三十九韓於江都之雷塘 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晋王未幾謀廢其兄

这世美型智之为。lisetterial,这个工程的并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帽服将文明之路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來車在朝并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帽服将 情名标 . ; かむ中 金工場 相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〇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 |更臣目為一物之微其循知愛其子該其巣場亦人也及於減父殺兄愛者職為毛投於地时人成稱以為端。 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官歌飲將發之際多奏埋支 青年以為情人之失敗此春秋之法也 題〉公楊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有以故於其死削其官以善楊素之罪至題〉公楊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太子昭卒〇位建進士科後世述上〇楊素至縣傳出公首提尊宗之太子昭卒〇位建進士科後世述上〇楊素至縣身為土公首提尊宗之 灼然願著者進擢之帝與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今無假而已時半弘 四月還來尼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閣陳法駕衛千乘萬騎入東京御所敢 两 一年一月新作更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水捕之於無遺類為性 為吏部尚書不得尋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及世甚等朱堂選事而子奪之 有高極端百尺上有鶴果民然取之不可得將代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提 獨同分欲以厭之素凝疾不肯與難謂第約日我豈須史活耶 巧忌外示殊禮內情甚漢今史言所分野有大老乃從素無經公意經過 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點所仍意 **徐死子為礼職鄉玄墳土未完圖門姐教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後語多** 而安其国又何有干子姓及其臣民手 支色可榜末少而輕快做無不羈及其夷也靜前功臣莫居其右然專 行無機少自及倘其斯之調的 於傾危終使宗廟立張市部霜露完其祸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 王順於州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斬情名器似足以失士為他人之百安堂回謂莫足以當我之官解爾當是之時與居才智之臣皆如金再致堂回獨保非能情名器也所含欲息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以以 為以食在河南府軍馬上來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子客城十 今隋炀帝紀 + 各市 省官不 世史類編士三春 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十些場各何差心冬以聚矩為黃門侍郎 而以答民可汗入朝大徽散察以於之再季雄郡不敢樂山島類讓不聽· 一人也能矣共 〇般太常卿高類尚書宇文波結其光禄大夫賢若到明明朝華相終則 〇般太常卿高類尚書宇文波結其光禄大夫賢若到 秦帝以為誹訪朝政旨殺之賴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孫蘇威楊素獨介獨同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至若獨亦私議軍可汗太後亦為人所 太守楊節獨無所献帝不從以和為博陵御太守使即至博陵视之由是帝北巡婚鄉目清巡治皇五武禄北過屬門太守立和献食甚樣至馬巴 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繳介之迹皆屬考功省 ◆題井 九〇八月車端發榆林歷廊中於八斤金河所財持天下水平百 經路西域并軍衙罪問是也并軍首門所以西域諸胡多至張被 屋帳以俟車駕帝華其帳陪良奉觞上燕帝大院赋詩曰呼韓籍額至 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疋佐旗輜重下里不絕突厥成民可汗奏 韓橋左皆類所處及死天下莫不傷之例此死已此於已酉七年至韓橋左皆類所處及死天下莫不傷之例損干俸段於魔華而楊區等数 民過厚謂可獨日此唐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然後患宇大放私謂 退請及多數日間天元智以好樂而亡殷聚不遠安可復職又以帝過怒 長孫晟諭首因召諸部首長咸集路民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軍的昌特 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〇六月 從容而已今則不是軍處何也炫曰從者州置編紀郡置守丞縣置今而 丁卯三年四月語頒新律所禁劉焰預備律名牛弘問日親而之時今中 五至於食錢為曹係至榆林逐欲出塞雅共恐突厥落民可汗熱惟先清 月置回路倉於溶陽比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客

神皇事 河南不悦日 神皇事 河南不悦日 四 友 建 4 國雖多人而益厭乃備賣天下山川之圖以來勝地因營是官〇七月徒也成果四年四月卷份赐宫莊山頓約州帝無日不治宫室兩京及江都死 望像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城四夷經略成以季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即川風俗撰西域 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團入朝秦之帝於是慨然某參那交市帝使更部侍即裴矩掌之知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 之義將罪之房方讓勸以杜絕有察甲解下氣道衛不能用幾類茶道衛太正將罪之房方讓勸以杜絕有察甲解下氣道衛不能用此為之與偽祖是亦思何所不能用此數部子思古之 於澤不克阿姆諸國來朝是時天下尺有那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紀已五年於民間丘器愛教部對韓乃〇三月帝巡河市四月還兵擊回祭長城經報物機再奏長城止衛外傳雜 繼所經郡縣張於送迎歷費以萬萬計至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拒之 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慧 院氏之盛極於此矣の殺司隷大夫薛道衙道衙以文學有盛名上禹祖 五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免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遊人 **竟**之見以繪帛纏樹日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經 六年諸者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龍竹黃鉅熟諸者入 传述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八百九十萬有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 **水點粉条紅** 一十五里 消擊高數 浪風和 大功大學 知世即 Total 那 一部一段以此表代之卿以為克否對日代之可克於陛下親行數家未年申八年正月建諸軍分道擊高嚴帝徵庫新問日斯則之象不能當我聚然清河自是所在蘇藍漆起不可勝數 人等附之為之致死就強者關於安祖的大於不既全稱聚我何此士達者名往歸之衛建德起兵衛南縣祖解能傾身接物與十至均務逸由是 克懼損威器若里傷留此命猛將勁至指授方器倍道無行出其不意言 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何遼東浪死歌以相處動避征役 息目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認經被天下之在無問遠近俱會開怨管元弘嗣往東灣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書夜方水中畧不敢自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主年下詔討島麗鴻朧於松亦教幽 年末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東矩說帝日高麗 干冰又發工消以南民夫船運納險及洛口諸倉米至涿即舳艫相次千 羅念卷日子觀隋史之替裝矩日格對匪懈風夜在公求活古人好工是始相聚為群流 餘里載共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 本箕子所封之地震置皆為那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父矣但楊諒不 數益信也 東京日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那益知史民之惟事平開過亡國耳夫亡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節于謂絕所以匪母 四在公養 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錐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燈之不清混之不食臣曰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網緣有國三十史臣曰牛弘は里篤好境縣學優而は有涼推之風懷曠遠之度採到 **少央事機在逐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 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今隋楊帝他

, 1

国更言其次家曰商共倍道繁取来即沒號令四方但恐先已国守若引 哪中天井。 塞其般不降則潰可不践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客曰關地四 塞其般不降則潰可不践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客曰關地四 是其我不降則潰可不践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客曰關地四 **动吊代非**島 讀書響來黃牛讀演書楊素遇而異之讀玄公等日次等不及也玄感見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夫亡荡盡し九月帝選取 進止皆消奏問行報至是高麗諸城谷坚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凌急 遊東諸将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日今者串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凡軍事 帝甚惜之〇六月四方兵進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傷至 海的前沒烽候綠邊鎮防務全般重比萬處長策也至是征即體道端等 家口並在東都岩先取こ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成公之下は 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而而至非僕所知也玄威曰不然今百官 段張衛衛既放威帝每今親人現之及還自遼東衛妾告衛怨望訓諭 一城以了一张與七大夫高墨亦當為天子謂秘書印度世南世第四我性不喜人諫 東南東湖相表奇異文名應園識忌之未幾微請行在湖遇疾未謂其甥王氏在東南東湖北襲で自兵の以西公李湖為弘心留守湖御衆寛節人多附之帝以為了神主或在洪寶神民書以城既與公安湖為弘心留守湖御衆寛節人多附之帝以不欲勝吾屬今為廣矣八月玄威引兵趨運關文述等追之玄威敗死即是數學玄威後諫幸福嗣以心情不專任密密退請所親曰變公好反而是數學玄威後諫幸福嗣以心情不專任密密退請所親曰變公好反而 **東京本で 才學毎騎天下之士曹請侍臣曰天下皆前朕水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今** 空學學 無不好 下的力之乃上策也逐引我回沿勝一 恩母等美日我身為上柱國家東距萬金 世紀類編二三卷 公水市和 若位望通顕而諫以求名者獨所不耐至於甲賤之士雖少竟假然卒不 文士何人目之度不廣大縣之向隋陽帳帳於發二 邊大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跨道衛死帝曰更能作空孫 白玄威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盗賊玄威之 豆屬壁百洛陽被國心殿之疾 囚殿迎命循亦蘇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東一門馬馬主天公司王僧原用松草以上禍而空架多盛泥庭草随意題之地上文其中之枝香水開人土率與臣下事作詩寫字故範 昭多果 國東都也開倉縣給百姓 乃受米者好玩了〇玄或所善文士王胄生徒 酒納路以目晦〇殺楊玄威軍與三萬餘人帝使裴蘊推玄威軍與調強 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但談金軍法從事即日廻軍於子弘整重釋奏剛 感護兒問玄威圖東都召請將議旋軍拉之諸将成以無動不宜檀邊寶 重城又不拔會楊玄威之書至帝大權引軍還邊宇文述來設見等些玄 千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照之/意耳飛皆悅〇 亂所数共多失期不至斯墨亦因弊遭便乞降帝乃班師仍做問 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以為職成了詔後徵天下共百道俱進時天 八門結府紀

成る「内子十二年太平元年が正月分遣使者養工學諸起兵者の作見陵庭、除的養養帝境更都 選手を行って 世史真常、上三大 ※照所了多十一年正月增松書有官百二十員常好讀書者述過王府學士至 傷帝與甚交大風之也の其容起照王也把南部大風書勝以此 請援兵大至望風過去定與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舉解圍去十月 〇四月於納言蘇威名帝問侍臣盗賊大將軍字文述司漸光納言蘇威 倉谷不能赴援故也真盡則引旌旗令数十里不絕夜則証數相應廣必 年十六應祭練中衛將軍雲定即說定與目始畢敢聚共團天子必謂我 百人常今脩撰自經術文章芸農地理醫下釋道乃至清得為行為新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験〇十月還 元人朝元竟不至〇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夏為意劉炫獨 十一月紀時 双海鄉 為知日宣揚 小田類編二三巻 我们 李察以伏 本氏時間 放散其兵賊由是後盛被指之得失存亡大與秦賴緣亦之是開倉收留為應義臣克之權共不少人在關外此非所宣帝曰即言是也應追義臣 少一日是陪官指以城降之經勢日盛勝共至十餘萬人內史即處世景以取職物部跟我臣共先是群盗得問官及士族子弟以故之獨建徳書遇 而數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職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 為海内間沒那縣帝皆弟之知也楊義臣破隆河北,賊數十萬列秋上聞 帝亞開盗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盗郡縣捕逐行 須施河南部縣高之來須〇十二月都勝林士拉稱變布據江南〇以李須施河南部縣高之來須仍十二月都勝林士拉稱變布據江南心公共林聯殺祖宗司於國襄勿沒語勝道許排等乃聯逃亡地季氏之子也是海線湖下之前,信依情寒人問其故玄英言此來民間然數日很至于也是海線湖間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宣非其人乎由是漸放祭補學文英給自東 當於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無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盗賊 精兵公學大破之〇太僕楊竟臣緊張金稱高士達斯之實建德收其我 李客自雅立下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将城李氏將與吾 事首前下命於為國為群盗聚衆至萬餘人同那單雄信徐世動皆從之短○程讓李密起兵攻際鳴張須陀擊之敗死之城程讓為東部法唐坐王家仁復上表請還西京町之轉之松此沒將做職者所繼取農縣顧剛 湖為大原留行以即將王威高君雅副之擊聽程兒湖被国李世民所數 信即崔民衆以盗賊克斤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斬之至紀水奉信 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讓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節 命越王個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变仁字文述勒幸江都如臣皆不 〇恭帝名何文帝之孫初封門王曹公李淵立以為而在位二年。 禪位于廖聚為斯國公年十五而薨 小小衛楊帝紀 手

以前了是见城上烽大寂寞日貧災如此後送亂離將何以自有文靜學目時事可以以前是與建成世民玄關元古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入更輕空力亂隆有安天世民有處與建成世民玄關元古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入更輕空力亂隆有安天世民有處與法 世民玄關元古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入更輕空方亂隆有安天世民有處,與過程於不知應公李淵先生四一時也以入照然當檢錄前用樂讓人澳緻異心於對於學人 課実まれ、取天下如及掌目 廣洋失紅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若誠大事也部將安出文靜以今主上南本本能之文靜曰天下大礼非高光之才不能完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誠耳非為之之,以以,保以為得以能沒可收於,或於坐與李家連唇繁太原散世民就有之 常人豁達類漢為神武同總祖年難少命世才也而賦年即職者書主观 は東流川 世史教論二十三巻 一起江淮李小丁直原南的有群盗殆以萬数借此之際有直主驅偶而用 工讓推宏稱鄉公略取河南清部客說覆護日常以養多積棄將重若親守遺假时子突厥○審變海部景樂工○禮證字家據與沒今聲的東鄉〇二月稱邑將照納縣一劉武周斬太守工仁志收立得萬餘人自稱太 知吾二人相得何慶貧賤文静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日此非 聚為情盡調順帝意故世基之龍口隆而隨政益表特後要所為也〇五 惡難盡祖君彦之辭也〇內史舎人封德委託竹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 · 查達移做都照數場府十罪且日整而山之竹書罪無線決東海之波流 ○四月路樂稱西泰霸王據雕画了河南計捕使聚七基以荒中陸李家 元章の是廣府發收入國正月杜大成起兵於終之三注間小益多附之聯奏明元罪五節就寫國正月杜大成起兵於終之三注間小益多附之中四十四十一年被楊所後軍元年の兵祭上曹廷應丁五元姓公李書元 是推審為王號為總公用祖君在為記室於是她銀江往伴盗莫不響應為此等特特兵七千人號回洛香破之間者恣民所取老紡稱負適路相屬讓於一 的大軍輕行擔襲發展以吸第之遠近熟不歸附百萬之教一朝可集逐 於所恭存紀 第二 等正報師都京隆元〇秦王華 別是女子 時天長さ 選ば 世史類編二十三年 為成立家亡鄉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失先是裴寂以青門百人侍滿常放侍 人侍李慰 出る正な 不早達大計祸今至失淵乃命世民與文都等各樣在遠近赴集前日間高親及劉武周渡汾勝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盗賊竊據難官。福慶趣淵廷其乃使文靜許為被書祭太原等那民年二十已上為兴擊 湖從寂飲酒醉寂從容言曰二郎湖心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高寂以官 今主上無道百姓国籍等城流外皆為影像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彩盗上 正合我意乃除部署審察統衙門非問不之知也世界官明舜人說淵田 〇六月李淵遣便如突厥頭之相結突既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近萬人王咸高者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計淵淵便世民伏兵殺之 乘在楊帝病與取甲入關就今天下一不過半年帝業成英世民英日君言 湖田此可調掩耳盗鈴然區於時事不得不耐乃許之 而有之如探表中之物耳亦何受軍使之囚坐取夷叛乎。淵然之寂懼及 士馬精強官監查積銀馬代王備切中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 者執道江都爛大懼世民與寂等後說滿日事己迫矣宜早定計且齊馬 謀事已如此當後奈何正演從之耳時帝以測與王仁恭不能無統遣使 討賊賊可盡予願大人勿疑淵乃數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 日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後說湖日今盗贼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認 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則若共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湖大聲 裴致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何為而改易旗幟雜用絲白以示突 人侍公恐事覺并餘為此急計耳嚴情已協公意如何湖白吾兒誠有此 取集可得十萬人事公所將之兵後且数萬 裴寂之 那受其官女而不聞又稱臣於突威倚以為助何以不後世夫 刻業之程其子孫則而來之如影響之應形所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而可不以正放之来太宗照父於罪而賜之以起矢萬祖呢 一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華大事 今所恭而紀 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17 而亞

快餐好 狼蜂 は一大学は大変人 事がすで以書花本の都目恃兵遣於為盟主に祖君彦後書目所望左提右等我 世史預術二十三次 不復大學者 李也八十 命願不及此於戴大躬攀驗附異唯望早庸圖藝行滿也因過云以常北 南至於投野所不及言執子學於歐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韓 使温大雅後書曰天生茶民必有司牧心人為牧非子而維老夫子勒知 於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廣絕之乃是更生一般不如里解推 **電過島我職州田安國将聽輸數第巴河東以拒湖會積雨湖不得進湖** 定入關之計爲開倉以服貧民應兼者日益多裝寂等上湖號為大將軍 至軍門世民教之日汝指野鳥為震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共王為欽 軍門等飛行後機即縣論以尊立代王之意情遠宋老生的精共二萬屯 传入耳逐斬之其餘不戏一人秋毫無犯各附海使後業遠近聞之大松 世民等引兵還哥随往迈凡九日湖喜日以此行兵维横行天下可也流 刀同心執子學於威陽齊館商辛於放野豈不盛哉測得書笑曰密妄自 心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中留守晉陽宫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守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斩即丞高德儒西河那不從淵 命測使建成世民将兵擊之至两河城下德儒門城拒守攻按之就德儒 為惠終中至節可也置有縣父臣 廣以得天下而可為平則亦無所不行一不義拔一不多乃得 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置突厥之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以 以精口之 亂盖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三所 至矣情平太宗有济世之志撰亂之才而不知表也 京未服中期塞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日惠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 下隋恭亦紀 | 東京柳 | 食次旬得勝共三十餘萬泰山道丁徐洪客獻書於窓以為大衆父聚恐者洪本劇史書记密受其文解召之〇平家道深世動取縣陽倉旅之開倉经民就會洪本劇史書记密受其文解召之〇平家道深世動取縣陽倉旅之開倉经民就 交辨以实 撃武社長馬を 是沒有人元寶藏以都降本客使其各魏徵為於財家密書即以野藏為魁州總管。 \$ 世史新編十三条 八原規 石徽堂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太志是落不事生業始為道士智藏召 文靜以突厥兵至雖に之意見矣而後下韓城降馬湖〇九月武陽郡水 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軍先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克 且站之老生怒引三萬人出大敗投輕斬之巡克電也進取臨汾經郡到 向江都執取獨大號今天下密社之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 八月雨點測這軍越震色建成世民將數千騎舉軟指壓若將園城之狀 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後還太原運糧亦至 外湖石間之諫曰今兵以養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 馬邑本興大義養不顧身以救養生當先入成陽號今天下今遇下敵逐 已班師恐從表之徒一朝解體調不聽促令引於會黎湖寢世民號哭帳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作情武周雖透利太原實可近忘 後舉世民日今禾教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線一戰可擒李客類戀倉果 武周乘虚整等防洞石将佐謀比遠斐寂若皆以為不如還放根本更圖 是信使往來不絕〇雨又不止問軍中之權劉文部未還或傳奏版與到 人斯得天下歸處其就能學之情平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一二京處歷既震群追自下乃書京将總統隨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十三卷 事不疑踵成功而用智代違義理者多矣 不必詐為數書發民以故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尋江都而三代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愿之數世民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初父也 · 胡致堂曰:来有其常对無疑矣李湖縣其大送不道之界而舉兵村之, 胡致堂曰武王伐商数対之罪則多矣煬皆有之而殺父殺兄則斜所 王也不必推要本容以騙其志也坚守晋陽次召家傑厚集其象分擊

御馬人不 新生用李湖次引兵西雄感受福禄未决表的回处首赞致此危道也不若先克雷·明中之首 仲連之流敗鳴呼可謂自士多 如漢は、日本色一名まとになる下下ととりてということできます。 現場子軍職場が山西村方本路間也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職署に乗る事、原湖女学氏通柴紹者亦将精兵萬餘金世民於僧比取柴紹各軍兼府 **第**下末世 上獨的場別之後安與民的法十二年悉除所古禁馬巴那丞李靖素與周有時 時景 ていたことがえいたことのである。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ません。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まなできな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る。」という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なできない。 「大きなできない。 「大きない。 「たない。 「たなない。 「た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 北美琴 而去若進攻慶安不克退為河東所頭勝首受放此危道也不若先克阿世氏精度而去若進攻慶安不克退為河東所頭勝首受放此危道也不若先克阿 世史類編二十三次 好賣神運 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婦之者如市世民农其豪傑及属係 室恭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已聲過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 干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軽就毫不犯 屬不可不早招懷也虽突通自守廣重不足為慶淵兩從之留諸將園河脩傳以待我坐賣日月然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門季起之將未有所 東着此然後西上展安侍通為接通敗侵失必然矣世民日不然兵貴神 下月前梁高端就起在巴陵雪門湖自稱倒王藏中字子也〇十一月刻 及謀勇不及断取之若振稿對葉耳若潘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 胡致堂日 自有真矣 尹遂昌 中之奇國多矣而花下自見置不及唇室之與而死軟抑如黃石公愈 客未知晉陽與師求無路以自達品於養發之期以此一言觀之其為 哉惟合網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強造唐室者可謂帝王 軍為攻團之計未失送克長炎維襟京邑是盗四方諸窓所能抗衛者 中而抱屋時之思懷濟世之具顧人不離知其然李客下足與言選供 取電色完分終降馬湖中淹開狗渭北兵威所至推枯拉打速大合諸 即與王氣象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機平載方其枝 了巨不實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盗敗沒察絕從停優游黃社 洪客之縣所而上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本下 河所传臣思撫居民状毫不化義發已昭布於遠近失既而 八四本帝里 二十七 关 楊祖 华 帝 老 孝 宗 雅 教 伊 新才等 b 的意子的 对心可以如此我们不是我们们在然我壮士平世民高 不能過金 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愿王已而以本建成為世子次年位於天與殿其後禪唐是為恭尚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遣尊煬帝為太上 之固請乃拾之世民因召買籍府靖少員志氣有文武才各其舅韓擒原 成實兼帝偷禪唐王世充又於洛陽立起王侗為帝又次年已卯禪王世 據養邊滅篡女慘爲公主孤兒來稱介公隨行執逆族滅字文於於一隻就天完整。年有節帝雌權重見忌不自退逐鏡竊懷謀天元号。祭按隋煬繼罪在不赦矣亦隋文雅作偏致之也隋文世受周解文於 關直言境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古兄隋無積奪之基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只連四夷政領賦重盜賊鑫起而循巡游不息惡 之未易下也煬帝悖逆詐謀坐和富強之業志騙氣症慨然豪秦皇虞稽賴稱臣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何使后嗣健得中村之主以守實必罰被能取江阿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樣突厥高島之屬莫不原必則就能取江阿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樣突厥高島之屬莫不原年團回支帝於周非有元功摩德素治於人直以天元暴荊嗣君如 播告四方與吊民問罪之師宣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批哉則其得後取馬易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紅过之節數其淫產之惡天然因一養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轉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 乔日恭帝。 **柱耳怕成于李楠城于王皆隋文自作之孽耳雖其勤敏節微有磁** 職者這便其作随使化及出自問商因其首盛訴教不佑在於一下 忠於文不該於字文不仁故天令楊帝理敏托生門内敗常亂尚行 及漢高也歐 創業所以不 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度幾失惜夫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宣其 新有等事延年三十已是相當大,亦安肯逐起而學不示報應後為 之龍龍麟酒之禁城庸調之额知道詞不孝之降三覆死罪孫當敢 府旅亦紀

家を古馬州 供力街水 世史照過十三巻 此城河来 耳是素同我力循未屈何用多言通信而退 長安川以為共部尚書達至河東城下招諭竟君素君素飲飲不自勝通而降過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英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 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警命左右射之叛皆釋仗 持月餘過勢益慶或說過降過治日吾至事兩主思問甚厚食人之孫而十二月屈突過降豐惠澄過投河東守夷君素不下屈突過與劉文靜相 亦泣下因謂君素日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日卿為國大臣士上委公嗣十三表 國所作事紀 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頭白要常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末些不 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員國生除更為人作說客那通日我力風 除門文部還領珍等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對非遭通子壽往論之 流源人亦以此懷之及國長安不守察屬好為湖所屬力引在東出新鄉 **喀射地歌** 子身之東柳述元嚴之杠相當也誰言天道無知耻 開放過人友是濟程德 五至洪武戊中七百八十八年計十三甲子零八年 月合三十九年內除深七年唐二年給此申終丁五實三十年自辛 右隋四帝聖廟偷仰始梁天保二十年辛五二月終唐武德二年五 将起高文祭周國 四主三十九年足 祸昔月身就君父末年臣杖其矣又不但與太 煬帝弑父弱奢欲 丁未前為深七年 併吞之後如秦促 而恭帝侑後恭侗 nț.

揮群醌鳳藪雲虎擊播八方威振萬里使其抑鋒止銳廻霸收電空車少裝置知樂之不可極耶製艷獨以誇示戒夷幸庸帳而呼韓播頹措

豐予則能力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果矩擬西域圖記而希雄然有泛

要總別繼樹營入衛山應羅伯泽情放志湯周天元以好樂而亡不爲終之春馬上奏情夜之曲行章所在有留青节很華馬所臨造觀風行章依太翼之妄而工土水遊幸之華顫死廣展 茂禽遊獸閒宮樹富剪級戰濫加編者紀苑飛淫無慶產編大張九州為爐而道路側目又因

轉統人民繼斌新裝揮豪弱旗於講輕城壓漲江建之水差切粉於戎潑祀赴崑崙之意鵝有限之民濟圖未獲之他教千魔寫臟被甲裝開

胎於得位之初而乃私君父來宣華授太子紀禮侵義以肆其聽逆馬與其終失阿慶內歸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祸已匹夫人有更衣之住而始信偶孤氏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上戴亦有以悅詩書而用法遊峻愛不全父子而牵制婦人至其晚張猶於付託陳

11

真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城然目不

概据却而

不

深為

得觀妖百姓繁照中外英安大隋皇帝乃

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平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嗣政以來猜忌忠直

史 54-518

1

不舒養 世史對編一十四世 世史類型をこ 无淫益甚河包不雕口好到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中短衣獨歷十二周然場會應業衙情奏眼亡三月隔章文化及試其艺廣島中氣形上與常時以與所為時間化及於江湖立憲王治場帝至江都、共然有繁於化改學則無所為時間化及於江湖立憲等制持第一年後恭帝阿皇泰元年憲五雄武憲元年。是歲并以到定義等。有義之一年後恭帝阿皇泰元年憲西雄武憲元年。是歲并以司德泰帝前秦帝一章、原西祖武憲元年。其第一章、原西祖武憲元年。其 一般之化及低級常入朝堂百官畢賀蘇威亦在給事即許善心傷不至也 故帝笑曰貴或苦樂更淡為之亦後何傷至是字文化及如今孤行達經 唐·太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服日好頭頭誰當秋之后虧間 整關沒沒額景順網唯恐不是常仰視天文調蕭后日外間大有人圖像 物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总表乎追諡曰場 及殺之其母此民年九十三撫極不哭白吾有子矣不食而至實王開展 |唐史高朝襲文庫公爵問為有天下之號前四二十五二百九日前時十八 | 日本の書り入事の書と主三十九年三百九日前時十八 | 日本の第一十五二百九日前時十八 | 日本の第二十五二百九日前時 | 日本の第二十五 | 日本 東京日本海が是經情節犯肆厥姦四枚得歇后便心文皇華惠大方更至日然帝奏在前齡早有今間南平吳愈北却匈奴是勢之中獨者 〇高祖神養皇帝 正其始耳 不善處太宗之功而容元吉之忌以召禁門之變便太宗不提 期間末起兵受恭常有禪以土德王天下建都長医國院大衛住西總封龍西公父昭於周世封思公淵雖封閣公爵班賭臨 暑六年之中海内成脈何成功之速散益以太宗之為子也情 西認武昭王高特之後經生民辦天教性走乃帝祖也 思祖思神華等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雕西成紀人處華陶周老明神華等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雕西成紀人處華陶周老明 **晋陽精共承亡院之縣帶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記** 在位九年而內種于太宗文九年悲壽七十一 十四 一葬献陵()帝屋 汽车工出 無疑為人因其時取與異通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開夏尚之未必效為更之性質以文偽的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感王曰春葬湯武谷腹質以文偽的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感王曰春葬湯武谷腹質以文偽的欺許為耳孤東大政而自加龍錫可手必若循鍵層之迹彼皆繁度于與北語說者所為耳孤東大政而自加龍錫可将加九錫王謂像屬曰 世史報納二四本 自意味れる | No. 3 | 神也 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的內名 おき小小 · · 見書きた 大手観 な 光度 有異型 答應隔過解別是及商級自諸國者臣之控弦打沙百餘萬層初起失資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傷盛東自數這冊軍事沒奇則雖首然而盡吐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傷盛東自數這冊軍事沒奇則雖有象而盡吐了避人避亂時稱皇帝以主世元為左僕射終晉內外諸軍事○時中國以来積習相染情乎專之君臣亦稱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周鼓擊其征討之大義唐繼陳隋故沿其轉受之假名蓋禪受自銀膏門的軍事位書唐王曰解皇帝是可褒贬之大殊卯漢鐵商於洪不以院恭帝何禪位于屬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於洪不以院恭帝何禪位于屬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於洪不以院為〇五月惠王淵稱皇帝蔣唐皆以洪取天下者也漢丙賦 其我馬前後的进不可勝紀〇團是律令置學校屬命表寂劉文靜等脩 定律今直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都縣學各置生真 沙地で一次 きられるとりをするはれる 沙華時日 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然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輕妄 可治衛吏後漁人不堪命乃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重之自是百治衛吏後漁人不堪命乃嚴刑峻法以臨之功不息旌雄萬里徵稔其功為贱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旌雄萬里徵稔其功為門之制度尚恭漢之規模恃才矜巳敗狼明德盛冠脈以飾其奸險敗周之制度尚恭漢之規模恃才矜巳敗狼明德盛冠脈以飾其奸險 海内縣然無聊主矣 校香道不以是為隆乃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

特別表 所 法對抗伏仰上表以為明以惡間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雪随遠近如為為其政策以孫伏伽為治書伊御史灣州美武等地為其 電子聚合為軍事 自漢以東 医氏耳以来最為定摩其等國長世官哉 医氏耳以来最為定摩其等國長世官哉 医皮耳原 医腹唇术间离期 國公而選用其宗室棚櫃祭王 多級時不何為期國公而選用其宗室棚櫃祭王 整石矣情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寫古今之太惡悲夫 不可不慎事程報務盡下情九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妻悉之習斯孫易移太子諸 後定儲頭之位則父子之道得不好於若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他之地世民苦遊則賢以至城察其由表之言表裏面有始終無閒然成才讓國之美世民無推身之斬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逐成才讓國時益名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與之故俾其明白惟讓則建成一時益名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與之故俾其明白惟讓則建城一十四卷 野は天林年而發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陽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 臣同楊而坐劉文靜諫曰貴滕失位非常人之道憲主曰諸公皆明德舊行統終之後實的干此圖主曰御用心如此吾後何於圖主每視事引責 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物必勘審與前物不建始敢宣 下端間場帯山間帥吏民發表建徳遺使用之端乃修建御近舎寺之病の長衛主建徳定都際部が横河間郡丞王宗守郡城建徳攻之歳除不以地の文遠後入東都拜王世充或問曰若佐見李窓而敬加王公何敢不拜耶時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恐必有異圖將重前討為不諾吳非破世充不可 食此可謂是 東京である。 東京である。 東京では、 ちか世を 知先務 如人一身 王宗忠臣 題不透此若不遠而復稱不失於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後問計文意曰 受貨 世史频編二十四天 新軍在数 海川羽北 高地竹田 看日願竭庸居廉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田將軍名臣之子失途至絕扶傾則老夫雖憂慕猶願盡力若為養早輕轉則無所用老夫兵劉頓照於將入朝至監問王世元之變地注數而還於劉捷制祭酒徐文遠照於將入朝至區間王世元之變地注數而還於劉捷制祭酒徐文遠與公字窓敗年文化及於縣勝本表降觸續期志在寨乘無援四願魯縣 京之以勒事君奈何殺之又建德陷事城将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 害及哪亡俯伏流涕連德亦為之 远諸將請系之建德曰琛忠臣也至方 守政之者隨意多以或雜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衙路自倉城至郭門米 學數寸群盗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塞 不亦宜手 言路察則亂高級緊府之所以大首關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典。包子時目清上達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也子以可入了人勢如人一身必無血周流無種而後能在諫者使下 **原**·唐高和紀

进攻歐州子城撫廣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失所親勒子城除子藏 子或者後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思深矣元規不從既而製收其餘教兵後大振 能联第三名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日獨搬所將智能外之人將號卒悍吾特出 神大 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逐進至城下國之使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計節 果出晚降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有院及即位衆心猜懼由是國勢不明是機子縣之策以敢故也○傳養主世民破察兵國所應該名應卷主仁是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子。即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舰亦死魠規 世史類編十四天 政党を政 以唇將軍劉威鎮陸州降仁果園之唐長平主以及將女至命威帥衆赴 深州君至敗務守將劉威死之瞻竟方五劉藏首以死節持至命威帥衆赴 成大業故忠與王世免戦失利東黎三萬人歸開門蔣敷將為《○器園成大業故忠與王世免戦失利東黎三萬人歸開門蔣敷將為《○器園 之子滅與馬元規擊破繁言於元詞曰蒙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依於聰數鄉少及一十月未聚自稱營帝敬聲時取魯翻刑到史言子滅死於聽城中國門行戊寅曆山明随計博〇酚字文化及弑秦主治自稱野帝幾 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客看越如此情報監殺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就如 自腐此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清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子於騎追之日邊為郡主世民至高城融略唯仁果使宗維睺將共拒戰唐世民引大軍 對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極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 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後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惡 出院寒城前七諸将智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黎皆以 帥數十萬黎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呆怒埋感至脈馳騎射之至死擊色 大敗仁果将成後圍壓州威至城下大呼曰連城機錢上在旦夕 則散歸龍外所機虚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詩此吾所以克也衆皆饶服 心腔筋紅红 京東京 天下名表非婦人所知引方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婚人所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遭其妻至城下謂之曰獨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人皆平之未以至累及臣子是以善法如此君素守河東遇遭獨孤懷恩至非人思殺就阿與守将死君素赐集之死書阿敦明君素中河東遇遭獨孤懷恩 É 世動 震災等易数高後之又有得女主以獻者建徳群臣の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城然が、新之傳有長安〇度主建徳取燕の憲等州時有大鳥五集於縣書 以人药 大親不可 際· 等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舊服私謂殷開山日長至主也不 及安馬主聞世動使者至無表止有於與密甚怪之去格具言世都意思 吾實址之今宜籍那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風公使自獻之乃邊來格論 民救土地皆親公有也云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 叛行軍總管盛彦師討斬之李密騎青日人又自る歸國之功朝廷待之未管不獻教及江都問變左右殺君素以降の傳造李密收撫山東密逐 而撫之憂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乃以王伯當為家副而遣之 王乃唯自徐世勘不背德不敢功真純臣也赐姓李 不副本望書語不樂乃成策於唐主日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 月李惠遠據那林歷於河南驅掠在蒙直趣南山来險而東區方師 上灣其姓下必其祖外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之而後之赐姓者亂之也天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宣理也哉之而後之赐姓者亂之也天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宣理也哉以為法或加於盗賊夷廣邊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職因古者天子建國陽姓命氏所以別族類之所出于孫各本於 原 明 高祖公

不足責 展帝所司投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接職刑司戸郡三曰此官要而不清又至時無之陛下南劉鴻恭奈何乘法臣奉法司不敢奉詔郡王從之自是持承恩 布席道鄉 文明 钦野 等一次 以文部属吏総工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曹陽文静先建非常之策始告 万有明る 東立守法 每了租二石。稍二疋總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飲〇唐以宇文士及舊化及旣 與織二十四卷 《東高祖紀 》《唐高祖紀 五月克試衛主侗衛主世俚言於世克日傷童等謀及正為衛主尚在故經傳郎城世時亡及初為於原義所名為於與叛世歸籍廟主世充稱常以德數語巧不以既造就主經數以於兼干總主應主悅拜內史舎人成死手將召之上及與封德委於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應主 使與正度紅越翔府駒非所以規模後世也思數軟大線軟份監勘不分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資未過高才原學指滯草來而先權舞胡為五品 耳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自以材器功熱在張報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自今以往不後生帝主家飲樂不能絕以名為於之證曰恭皇帝の國殺 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斯夫此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主國今而應內維為前吏高祖約谏用賢如此可謂創業令主矣。 再荆川曰應始住宦多隋德臣節義養無是觀惟素立置仕武德初出 不平家數有妖势文起召巫厭勝文静有安無龍使其兄上變古之傳主 也不如早除之世克造人能之暗主請與太后決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 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程人無所措手 主日此官清而不要逐擢授侍御史 火食馬用 李洞走事 乙基於 **福心高四** 所為原志 折言如水 1000 〇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初傳主追端女無淮左行至無州會法學降於顏假臣精共三萬必克後於晉傳主於是發關中兵以並世民使擊武周日大原主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蔣廣京色所皆若來而棄之臣竊慎恨〇武周軍勢甚能開中飛延總主欽棄大河以東護守、關西寧王世民詩 酒高分辨 服取日晚氏以主輸豆節亡天下 肤即位以來,每度心來,號重直土物留輔吾兒拜是官心患主考,崇群臣以李網孫伏伽為第一因置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歷東朝子團主曰知公 李網差電火然伏伽可調誠直餘人循連蘇風促有而已宣朕所望改 ·共司府海故遺實經字文散輔之實勝強兵數萬食文十年,與王之甚一劉武周取所州郡王元青奔度受精鵬社矮聯 歷主經調李綱曰元吉 潘仁城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是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及諫不聽乞骸骨驗圖主罵同鄉回為潘仁是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網曰 三亦之聞於首盤此次我曾斬之綱曰王年少騎逸部曾無規諫又掩覆 未常師心高祖叔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然西致皇目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漂高總武之此而再致堂国支靜有唱大謙當不財勲又以讒死而太宗不能力較何也 者退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帶自取積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沒矣 則李綱請瑪不能數批追鎮使動舊冤死其青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己 经

人心翻葉 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立光子 と一般なる 七月傳認院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上欲使屈突通討王世充以通二紀氏回語祖差子由此人之言而蘇與者於會之高經縣其原為所為為為為於其地立前國天子春無老君吾而祖也部於其地立前 民使應之日四海成仰皇風唯公獨阻蘇教為此而原世充日相與息兵 水調世民日國帝關中劉帝阿南世元未曾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何足顧子團主嘆日狗義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屯于此即世充陽 唐立老子朝議等衙門人吉養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 所州走突聚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於州悉平 為有一府紀軍使將其舊將八千與諸營相案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懂養 後7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陰開於在地廳酚輔一日八戰皆 東世民追及等相於四開於在地廳酚輔一日八戰皆 周將朱金剛相持世民慶破金剛將尉進敬德對相等四月金剛金臺北郡馬尼為我所廣不尼本朝乃志臣其文何罪透謝來至盛地 謝建德可世別就候建德正河南掩龍查營政之襲得其交新洪候建經一河南掩龍查營政之襲得其交新洪候建經一河南掩龍查營政之襲得其次東北地縣團建德又歐洲縣城鄉軍朱興吳見北周交號湯縣城鄉北月李世劫後歸于憲世國民籍成總三年四吳歲并後,爰疑楊縣鄉都正月李世劫後歸于憲世 對使者焚書毀衣口夏侯端天了人使宣文王世兄官子。報告得奉宣四 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日奉記取 子在浴機地光通日臣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 調王當時天下人心歸唐久矣群盗問非其倫兄其未久又皆败亡也打遇山上在則大統在唐矣彼會建德之徒乃群盗耳人心所歸是之工遇山日按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予馬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 水唐高祖紀 九 新 要三年其形之見於此矣聚后玄武之聖教德被世民而殺元言蓋元吉藏禮妻妻 更三年其所元吉欲利敬德盡忌世民之得教德也而其統織世民之意世史類給三十四表 一一人 唐高祖紀 **乙原相報** 李八情六 小五不統 如此為一致德若叛宣在尋相之後取達命釋之引入即內賜之金曰太天意氣相 言不 德乃謝教教國等之 請退軍運開獲偷前分世民集治佐議之皆請避其绕郭孝恪曰王世充大破構之期王世充降惠兵圖俗勝城中天食器建德赦之乃遺世民書年已經賦憶四年必解職及非經憲王建德將兵款則五月傳輸王世民 信墜馬世充共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國世民敬德運師騎兵還戰出入世信墜馬世充共補却敬德戰世民敬德躍馬大兵續刺雄相為衆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為餘 德日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故德金銀一篋自是龍遇日隆敬德善些稍每 善馬稍自看開敬德之能請與較勝負元吉標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順 華騎入敵陳中、敵義科刺之終草能像又能奪敵稍返刺之衛王元吉以 等多数去諸將疑尉逐敬德四之軍中極突通股開山言於世民田敬德也充語雖太而理其嫌後事務察事者為世林武後一為武周降將於村 充陳往近無所凝星突通引大共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請敬 期勿以小嫌介意喜為不信讒言以害也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時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然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日不然

配えれる 太宗兵代 太宗高 形がい 管理機器 李枪王 光洗段 世史類編二日卷 八字木館 能青 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機焚乾陽殿娶則天門及關威語道場我對後書等及難任之其失此失。世民遊騰官殿數曰逞侈心窮人欲我對後者其之後不有問乎而不能世民遊騰官殿數曰逞侈心窮人欲欲國亡見李容王世充皆拜伏雞蹈今既老病何勞科見斯威罪問大矣 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遭人數之曰公隔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 率輕騎直帶其陳建德中親楊武威逐之建德聚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濟河南建德果恭衆出下回端世民 得出将必無成世充素服饰太子群臣二千餘人結軍門陸世民入宫城 建德等至路場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将曰吾所恃者其至今已爲機维 月悉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世充僕射蘇世長以東州來降唐主以世 宗的無不如也 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百敗而氣不折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 使之處光武之地固條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造祖 起於亭長首誅無道秦仍無挟許詭秘之術国已高人一等退録巴蜀 尹恭昌日大宗英武盖世漢高光之傷而王賢以盗賊之靡當之宜乎 日太宗務冠起義克長安平群盗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 第三世民至長安款俘太朝放三世元治縣孤術德屬教教之 斬寶 胡致堂目 以天下客定大赦百姓給後一半 原王攻國益祭世先共能不破爭統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運時月間平的女堂三凌敬之策說著策也然長安开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 則不諫而即悟其大致祖别有如此 秦學恭王多文沛公撰純素王敬捷是以一則待諫而後改為日沛公見泰官室欲留居之秦王觀隋官殿死毀赞之盖沛公 至日重宜數罪以我之而待建德不死今唐不然不亦失刑子至日王寶皆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衛其罪為 今 唇高紅紀 為折衷并 秦主開記 集上將 天 弱之科 夏野多 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於官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 惠初行用 三濟更自愈管行戶哲許放宗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城體和整度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功教陸德明孔嗣達信鄉蓋文達原別自今縣與日北元敬預相時談議典越蘇胡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東玄學記室房玄陰廣世南文學褚亮姚思應主簿举玄通立作祭軍蔡名恭薛八為沒是目以沒可以三丁,但今次代 世級等三月信以第三世民為天策上將魯王以為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 千石草田 た明りに 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而南半歳之間虚役建徳後境丁卯命衛王世民の三元吉討之〇層初李世勤等破之遂攻後厢州終納腩又取阿斯二州解制於落職協於略主深然之〇建德部將劉黑閣起兵於陳南丘勢大振十一月尚嘉州琴王深然之〇建德部將劉黑閣起兵於陳南丘勢大振十一月尚嘉州琴 以吾為念員明初色動乃笑曰盛将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初行開元通寶錢精十錢重一两輕重大小最為折東遠近便之 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茶流州藏州都常如界仙也是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經乃使庫直開立本圖像問語計八楮亮為黃號 **港師為書日吾奉使無状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若侍老母** 行開元通寶錢職未錢幣濫漢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較至是 當時亦以為足今因猶之官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将何以為其失光園 侈如何宫庭臺非與王之所為耳苦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庭風雨。 日鄉諫似直而實許豈不知此殿朕之所悉,對日臣質不知但見其華 高談議大夫曹侍宴被香殿酒群謂屬主日此殿場帝之所為取唐主 **番直宿窩中供給珍膳魚禮優原世民朝謁公事之服輕至館中引諸學** 月香冷員胡客在能劉里圖就思歷夢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要優處本行之不以惟此錢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次 唐高祖紀

如時王在中多事如時剖决如流世民每破雪克城諸将任争取智貨女龄獨收来 学まく土 以後公司 北南上山西 18天子 月 此例中 世史類編十四卷 君子納以 問罪姓文 聖如西 **老恭盡投之江中。諸将皆曰破敵所獲當精其用奈何乗以資敬靖曰肅** 每今玄龄入秦事惠主使白玄龄品吾児陳事維陽十里皆如面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皋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 王田非公官我供失之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祭課帷幄軍方治如鳴無可共功治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祭課帷幄軍方治如梅為第三府大門衛至如杜如梅王佐之才楊無勝和此於經營曾內核性如梅為第三府共曹於軍後後 晚州長史時府僚多輔外官。世民忠或以此哉 香擊大破之 乗勝直抵 在腹入其外郭又攻水城 後之大獲舟繼玄清使 紀之白張州順流東下以擊蕭統時統罷兵營爰後幾留宿衛數千人開展護期照王孝恭李靖伐孫昭主統降鳴先是詔簽巴圖兵以對恭李靖、高祖之此心刑 題女至大懼倉卒徵兵道途阻遠不能處集乃悉見兵出拒較李端縱兵 推刄同氣禁血禁庭以船百世之讓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所中之人遂至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恒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順察太宗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後黨先在太宗非邊與之前在高祖非数 為之立於温有客遭做之君子循以為非況太宗乃滿正功高聖重處此國中人之常情宜太十之不終也天太子國之勝祇國乃其國君父戾太子立傳望充滿賓客從其所好可馬氏循謂正直難親蹈諛易合近文學之十三至形於冊貳著為贅鎮至相標榜被何爲故昔漢武而爲 保全成点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至嗚呼率三子而構喋血之禍在其一下南湖四十八學士之選何其緣也所欲於學世民故設藩府之官如此其麼繼欲丁南湖四十八學士之選何其緣進而縣退平蓋高祖愛三子之心交 一丁固無慈也高祖乃為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問館以 八學士登瀛州盖本諸此是時高祖在 御建成為太 利和與級執 恩威斯茅 · 爾日戰則然派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委日突厥時大羊之衆有輕中國共經縣狀 應過主謂群臣日突厥入寇而復來和和與戰執利太常衛腳死行東於州今縣所配山東〇八月突厥預利可汗寇肝州進兵寇原州於縣分縣所南縣。屬察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泰平六濱東令兵病於亡 無視止二間 建立工 國海突厥山東泰平六年〇是成於亡 無視止二間 文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務明年 將後來臣展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 果疑不進銳內外阻絕乃謂群下曰天不在總不可後支矣若必待力及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胡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亭敬進退不復雖有舟抵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便寒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與和則恩威,兼者矣唐主從之 寒色王神符於 将多言語將帥拒關死者請籍其家以實府士李清曰王者之師宣使義 則有姓蒙惠茶何以我一人之故而百姓於塗炭平乃下令開門出降諸 刀自刺而死 日大丈夫受國厚原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 引兵還存有首奏自武總二

涿岛太子 正見非海 類編二十四条 西王教與詔勒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確安主 許之建成乃将兵討黑國黑國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黑國食盡衆 魏徵說太子日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官無大 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婿爭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太子中允王珪冼馬 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 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項張姨好求之手物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姨 好訴於傳主傳主怒以貢世民後請裝取曰此兒父典女在外為書生所 克·乌居别殿與上臺東宫畫夜通行無後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大子令歌 散送夜道醫飲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意散之見因二君之過也時世民元 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馬可自安大子請行磨主 功以鎮海内劉里聞散亡之餘然不滿萬資糧匱之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九魯王世民深惜之日道玄響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暴効之以 東三元吉整到里開推廣子道玄與里蘭戰敗沒時道玄將在三萬國 對一川權常任兵家心臟污壞之 推 排以卷於 物之 夫歲 可上與權常任兵家心臟污壞之 推 排以卷於 物之 夫歲 胡致堂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語勃並行 新史萬野不協道玄帥輕時先出犯陳萬寶雜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 公唐高祖紀 雖高租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十月 大世界領土が大大学を変える 而祖可能 **其**安久于 着男 **南**不戸子の表 **寅以持**人 無疑如然 オ以外長 封軍開 唐高祖 のおかれ 主不樂諸妃嫡曰些下春秋与宜相娛樂而熟王如此正是僧疾多等時 與爾曹為國際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兼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 一萬歲後差子母必無子遺矣望太子仁孝陛下以多子母屬之必能保 魯王 年侍宴官中 思太穆皇后 早終不得見魯主有天下或飲飲流多 應其附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即內謂更民日吾 可致堂三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以自助汝尊之以争也祸亂何從而息乎以王親之賢循如此原帝全 以自助汝尊之以争也祸亂何從而息乎以王親之賢循如此原命全 功高祖可欲立之能為恭伯不亦書下乃使建成擊城以立威結憂機 間矣王魏輔導東官當勸建成以孝友則賭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 這祖馬里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考君子曰善處父子之意主為之常然的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頭而建成元吉日親失 制乃謂秦王為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 獨不知其不可而 東至再至三然後定館買之位必至於两全而後已則父子道得兄弟以故便其推議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阻世民苦強則察其由 好終君臣分定 而國家危戶 | 「四条 | 一京 店高祖紀 | 一京 店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 一月電親州孫管田留安擊劉黑閣破之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更以 辟之房杜老人亦無所於 **我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

改大夫之事 四篇湖本四月 初定的田祖庸調法丁中之民通也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物於門四月初定的田祖庸調法丁中之民丁者當也當意此之時中者謂上下一七更類爲二十四卷 之世明 衛惠於此 大下海南 田有限用窮有養使負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無之則均天下之本也是無機馬為治者唯能省力侵薄稅數務本抑末尚檢去養占七以上課役俱免食業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明氏調 學王元吉勒太子建成除悉王世民日常為兄手及之世民從上幸元吉 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學書語著照面也此其書語何不以人主之位加以上未住者成以名聞州縣及鄉智置學〇帝語國子學養華子先聖先 大不同矣 〇三月初定官制 人物的量與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〇三月部諸州有明一經每所提大中正常二人三國題以用多器大中正一人以社之掌知州内 不然雖有法今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改之皆替失 下萬事盡情於此如卻之在網聚之繁絕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方尚書者又有九寺是成出於三也天天地之有四時百宮之有六職天失之而應不能華也且說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一之職也可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紀一三公論道經和變理陰賜故不以一職名官大尉掌武大司馬 **西致堂日**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次於匠監之下非 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塞王世民及第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廣遇於歐州[編集勒兵將戰可] 以與其非請吏民籍世民又達外監於此民國所遇於歐州[編集勒兵將戰可] 以則不敬職之意在戰矣書外監於此民國(胡利実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以與其非請吏民籍世民又達外監於民國(胡利実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以與其非請吏民籍一世民與廣益甚〇八月史縣受盟而選精驗監问 他文幹何 更利和領 東京 為百世之英子被電去病選尾一般,猶去感回如,况臣恭儀者維願假數 京的事事東相應文幹必於五人人名塞王世民日文幹事連連成恐應之者衆汝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具後霧雨益甚世民謂諸将日虜所侍 田香火之言疑究利與世民有謀遇人止世民曰王不須漢我無他意實 相攻何無者失之情也別解以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韻利見世民輕出又 騎馳院陳告之日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有約深入我地在劉王也可汗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元吉懼日南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乃獨性師 · 京福成其祭奉之名耳·上大怒召世民青之會有司泰突厥入寇上乃改 古共計世民日突厥難磨為遊惠得略則退需王外托禦寇之名内欲總 宣自行乃遣世民計平之 者号失耳令積雨補時筋壓俱解言不可用此而不乘船復何待乃潛師 能關獨出與我關又遣騎前告突利日爾性與我盟有悉拒救令乃引共 年之期請緊請利之頭致闕下若其不敵逐都未晚上日善建成與妃賴 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冠極遊遠遷都以避之胎四海之蓋 夜出目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漫流突利以利害額利欲戰突利不可 然欲逐都遊艺茶世民諫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與光字 者以子女王帛皆住展安故也若禁展室而不都則胡冠自息矣上以為 图七月灰脈入冠達秦王世民将共樂之或說上日灰既所以重思明中 明之過也 · 蔵於奸臣之計盛於妃嫔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皆高祖不 建成檀藥共用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藥之乃 / 康服而去

1

世d類為二十四卷 《京高社紀》十九 一世d類為二十四卷 《京高社紀》十九 一世d類為二十四卷 《京高社紀》十九 一世d 新典 《京北代記传不忠不孝》的是而指君親遊子遊食易服以逃 KK以為時, 市人中民民而分贈全常泣與之別只今日張鎮周循得與故人歡飲明於與明天就故宅多市酒報召親戚與之醮宴散幾箕踞挫腳溮娯拟好如為布衣終歸觸[四圓八年正月以張鎮周為[附]和督於於鎮周以作州本共鄉里到州 所職といいようにようようというようと、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 或是多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於長年久自立胡神養衣亂華主庸臣传政**虐**祚 明人主 食且生死壽天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開之人主發當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別或權 竟地對遊餓鬼道為生道也 道達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戶道地達界也六道請天道人道逐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 租稅傷起三逢誘張六道三進即三應也一日色惡門上戶道天堂界也區,類為二十四米 《唇高祖紀 問發州刺 養華 遊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認百官議是事唯太僕卿張 独家間情為論 異文而亦亦省 於論家之處以 治都事史 百哲好之 姓之州寨 是科哥 生英日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母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端不生 孝者無親為之謂失調不能對但合手口地做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秦有孝氏林桑得與見於空桑中為之田即尹長而養了遵無之之教非秦有孝氏林桑得與見於空桑中為之田即尹長而養了遵無之之教非於空桑的東方即即出於空桑傳第日申尹母 改至安神古之日日出水 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城主妖路逐憲讓胡書調職之獲無險與使職民城九年正月詔太常少鄉祖孝孫定雅樂〇夏少太僧道太史令傅英刻以要舉於朝廷史謂其不私故人子謂其只私一己也 法者罪無輕重而一無所終千二子始則過和以要身於鄉宣終則過待舊特以為其富貴歸鄉之志耳死故舊無大故則不無顧乃於其犯丁南湖曰欲治故人犯法而召與與宴散髮其縣凡十日是皆非真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道源構要言合理漸竭日佛聖人也而英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短過武學襲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益十萬前今匹配即成十萬餘户 僧矯許皆云由佛獨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天自國以 全其郷里到州 安國家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數言建成元言森安国縣下房名齡請長孫無思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惆於或元詩此不欲遠離世史類論二十四卷。房高祖紀,即在於事娛樂年的希臘進廣範甲般雖此對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 不移金至 天白红天 為此如人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我日大王以舜為何如 是投地 大工以穿 凌井二前 也養主世民殺太子建成齊主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央軍國事泰主世六月太白經天太将華之於出東當成東出西當依面經天衛五人十上六月太白經天将諸太白出來就天照天所華政太白孫是上公 民既與太子建成悉王元吉有際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 門道士者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部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口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養何以為鮮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應討得免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諸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察請殺秦王上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諸敬德於上将殺之世民固請 之上亦謂世民日首建大謀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解 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淡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原不下則為原上之 逐敬德等日夜勘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日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喜誠 謀殺世民以金銀器一車贈別通敬微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日。 也世民命下之 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平是以小扶則受大枝則走蓋所存者大故 獨見之士發之若瑪為梁武後愈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數乎其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樂清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樂清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東清捷日傳英上高祖之疏丘蕭瑪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關佛為與 昏謬若此也 一葉像张公理何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日上以决疑全事

₹ 大宗行子 以自之風天上日養此吾之風心也逐立世民為望太子紹自今軍國無事無大小 中前,首而蘇之衛王功益于由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多 為其一世有天下上以其状核世民於是世民容奏建成元吉注亂後官且回奏大白見秦分惟并注轉首奏也是語云東并無思奏之分野羅州也奏 我要大子處次於後間來此成元古之死 明日書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我要不不見其匹然不再降而有此氏之滿子孫顕敬天下治致太平所妻所以不是華公蓋藏前人之疾此既治又復異於其子此何義故自南世分慰朝不選華公蓋次於後間來此成元古之死 明日書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 吉則唐必亡失奈何日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我重於死故也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蓋周公之心乳或曰便建成為太无輔以元之正陽」公以謂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遠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之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此周公誅管殊者非也蓋管察危周則先觸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為之道也 · 最多之也如禁門推及同報敗議千古情哉夫創業季統之君子孫 王隐太子有恭伯之賢太宗有子藏之節後為此曹宣公卒到等彼太武隐太子有恭伯之賢太宗有子藏之節被恭此曹宣公應子子黃乃以庸为居其右地嫌勢迫必不相容如使高祖有文王之明文王舎伯 子照野禁立之子為解則副何自而生哉就不能然太宗始欽俟其先子自立音屬公執之以則副何自而生哉就不能然太宗始欽使其先 長信居儲位安得不與恭王之年光春我率主憲藏太子之言曰時平不氏南三有天下本恭王之謀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不氏南三立嫡以長我所以止華奪之之也行之平世國為常法若唐 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提以為口實乎 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複己猶為愈也旣而為群下所逼送至蝶 温公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租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 **公唐高祖的** 養課 子大師 大宗従漢 西太宗 世史類論二十四卷一令唐高祖紀朝以為繁幕以為君錐曰不利臣不信也 上銀不當 **石莱岛** 京然整 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鄉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上親愛不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我曰不可王親義皆死不臣然與日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不見或問王廷魏敬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等於義 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不死死高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萬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之心此於墨試料一問耳在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况為其騎者乎之省則何以後君命且太宗以第殺兄以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 臣子之六節不得不為之辨臣子之六節不得不為之辨 能正教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紀非 可輔則當到为而去於濟成既敢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目請其不魏事高祖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改之前知其不 潘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親不事太宗可也天食君之務而不死其難臣則建成其君也亞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死且以弟後兄以 **尹氏曰事學之失亦可言者王親奏賢事局祖者也非事太子者也** 大宗聽政之初即權王親為諫臣其從諫之美國可嘉失王 君命而輔太子。安元死生以之今有人馬段其所輔而奉之位把於莫 心唐高祖纪 Ŧ

入見以現虚實熟於為機以上讓之口吾與放可汗面結和親汝可汗自即發請盟而退時突到詢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即方發無不要婦人安敢預開政事固問之終不對〇突隨入冠至便構帝出鄉之處檢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當與之議質罰后解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無性不 殿放天下上皇至乙永貞觀九年始明此下稱上者 世民命縱禁死隱大罷四方直然聽有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悦 次必有禮法上為墨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衛甚有內勒及為后務崇節其適人於宗剛惟首敬官故三千〇立妃長孫氏為皇后上少好讀書過校官女三千餘人認以官女衆多幽閣可感劇問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 一帝自稱太上皇八月祭玄記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宫顯德 之子却其百樣不能為罪兵之我則彼循将以解其戴以高祖之命或以王親以建成而黃其君臣之裁則彼循将以解其戴以高祖之命或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而其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 高祖養口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也有以愚薪扶持而能永其高祖養口磨有天下我三百年可謂底矣宜非人厥 隋亂而衆德澤經 絕無而慢有者也 加李素主独世長蓋哲子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都公薨則又宋孫父來授書門所修御學釋真先聖先師紹定雅崇韶沙汰悟道書用孫伏贺華門,應取天下總月書之雄與漢殊然目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 大命敷 突厥 大學理師 題師利於 大宗經事 孫再拜日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殿調利獻馬三千疋華 萬口上不受但於軍人養職依養無侯第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回與之此之謂也 斯語語 語節所掠中國户口、後温度傳送朝〇九月引諸衛将至習射於鎮德殿 麻師部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群臣多談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 神思之後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也就是以我來莫之能與今朕使汝曹專習亏太宗」與非習此之所一舉而三失則歲盡以接受諭之曰我於侵盜有百有之思 ロット· 天店開無事則為汝師天愿入窓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平 世史類納三四老 問唐太宗 賴原然於是人思自勵数年之間悉為精飲 者將母請敢陛下不許既而廣自退其策安在上回吾親葵屬等、亲雖多利請和認許之與與干便給之上雲既引兵正蕭瑪請曰疾既未和之時有懼心故與數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英壓在此一舉鄉節觀之是日國 的鄭威大等學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蘭利見執思力不迄而上挺多因思力上與高士萬房玄齡等六騎并請領地襲鎮利陽水而語音改賢 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择樂故也我若示之以動廣必放兵大惊不可 馬固練上日吾獨之已熟藥壓所以敢檢国而來直被都甸者以我國內 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陸諸軍使却獨留與讀利等嚴竭以上輕敵叩 而不整君臣二志唯斯是求若蒙擊其教勢如並打所以不敢者吾即位 吾未可以得志矣故春申輔文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斷 日沒國家未安百姓未高一與房戰所指甚多層結怨既深懼而情搖則 家封域之內皆胀亦子。朕當推心置其腹中奈何有衛之十亦加猜忌 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禮典「記祖馬目」非其所也苟將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夷枝之不精乎失一記祖馬目有國家者雖不可必既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裏敗廣 · 序次 完紀

等年官縣城如此其務完她思旗歐陽詢教名恭顧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及世團者不疑與天下文學之士廣世即故世南報線謹外若不勝表而中並烈為幾樣養歷也與與世南商等古今有一言失未養歷級與選天下文學之士廣伊中人所丁即以一十餘萬樂置弘文館於殷侧精則於人士調等水魚等作時與籍混單之即如一十餘萬樂置弘文館於殷侧精 無是盖日博而不敢言也 〇房玄齡管言養府舊入未養官者皆麼犯世史類編二四苯 《唐大宗紀 教官分時,被為先後故必也新而皆舊而不肯安可捨新而取確好今不論其賢不 問達五功紛紜不已運安王事河南南縣縣神通日臣聚兵閘門首應養旗令房玄縣時間於敗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鄉等動質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 兵之第 (至之)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發才而用之豈以新 ★後後要之無不清取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定動臣衛已命陳叔達 五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攻事賴唯論或至夜分 第三四苯 《唐大宗紀 即季輸之功而加端建業之首置大公之通行衛衛先社發而忘己我顧以季輸之功而加端建業之首置大公之通民以張縣無悉縣首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於建成大功與夫論功。謂曰陛下至公錐衝安王尚無所私吾衛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養唐 白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及出則官動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 聚共產亦自營脫禍及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里國再合餘也於此如將等專弄刀針功居臣上臣緣不服上目我旗初起叔父雖首唱 世,乃能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八文館學生〇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 尚而直言是於宣為政之體哉(置弘文館上於·3文殿 所聚四部) 叔父国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數臣同尚耳諸將乃相 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舞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 弱當其遭遭當其弱彼來吾弱逐奔不過較千百步吾來其弱必出其候 管言吾自少經各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母親敵陳則知其禮弱管以私 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贵也 人君清心 誠治天下 悉人不知然治位居尊極炫耀聪明以才陵人的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其義以對 海生神 何謂也類達直釋其義以對立日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内隸神明外當女 魏征见多 不可暫無為之有發無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之前事务局** 太宗可謂 太宗知去 舜之渡 发宗以至 石湯臣湯 至 一 」 因循語老子百官我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 以類編二四条 君自為能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 成順方者使臣也上口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王問給事中孔顯達日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問若虚 上日、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意 請小數接其臣下者實獨耻之鄉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為誰對日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思者直臣也畏 深夜方。狼公童亦會各勤職事。副朕此意〇有上書請去使臣若上問传 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宣徒有害子今亦恐的 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禁討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 了後上又日際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 1調聚寂日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於道或 **胡致堂司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却父臣虜殺兄及氣聽君親而代** 朝政堂回太宗有著惟恐人之不知題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 道而有是哉 之人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为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移 為言何其見克好之淺即 西致堂司太宗之問豈獨赐帝為然親微當因此力繁充奪所以為是 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若之虚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 今月六年紀

灰水猪儿 止欲之道 都何克勝 朝廷以食 郑秦张上謂侍臣曰吾閩西城賈成為順得美珠到到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祭行年」 甚遠人主其可不察哉 貞収こ 皇皇奉 爱始皇帝宫室而民然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 人主的問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樣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心其故 上與群臣論止盗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回朕當去奢省暨輕徭薄賦證用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村用已具整備而止王公以下宜 取縱欲也〇上謂公鄉曰苦馬鑿山治水,而民無該諸者與人同利故也 上又當調待臣司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 路不拾遺外产不閉商旅野省馬 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鬱隱實 廣則賦重賦重則民然民愁則國是國是則君惡失朕常以此思之故不 節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盗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 非平 也太宗行之其効如此君人者無以迁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法以止盗法勢而盜行多去看省數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 紀氏三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以及水諸己己正而物莫不 應矣大重 傷何惠乎和之不察依之不辯而必行許以試之哉 知致治之方兵 一日人皆知笑彼之受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財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 富庶之效唐太宗紫紫人之些材用旣具而一般不為於是成貞觀之質时不可勝用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旣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底人不放越分以過奢尊甲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底人不放越分以過奢尊甲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失氏補戶為心則公鄉大夫不敢踰割以過後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十 **微而培養百年之根本者** 治棒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遇一時之欲者甚 於唐太宗紀 大於法 石試路之有司門令吏受納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裝知諫日為吏受養祖禄間石試路之有司門令吏受納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裝知諫日為吏受 忠惠 在鄉下、裝兒奏民豐突歐暴發者請戶給約一匹上日朕以該信御下不欲處有 方升政如日 方野常了那之以禮上牧告群臣白·親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陰每事皆然何感 沙地上學 說做頭人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訴今即位未我失信者数矣上將然日朕何為失信 疾症即之死至比對司大民主卸之等は首不在聚灸生下取其止健以首節之足動物では上怒召而讓之日中男北大者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惑が可、ラネガラ・予剛累、行之者と奏谷に幸と名って、プラッニ・勢に 不可一大者亦可并聯點上從之物出親徵国執以為不可不肯署物至于數四親與国熱無不言上皆於於嘉納上遣便點安封德奏奏中男錐未十八其軀幹北 計品的存血之名而無其實力有大小宣得雷同給賜平畴應者故日雷同 方 未就必死 七三類品一四卷 公華宣教力相輔庶免為人矣也〇上患更多受財拟納的莊法家使左便宅而亡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禁約乃忘其身亦由是也上曰然朕與 路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遭之一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 就至此,對日夫共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來多陛下取其止德以道御之子 献役一年,既而幾有初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於散還之後方後更後感用國司者非官物做督如故又曰關中免二年祖調開外給後後除則 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度数乎且陛下每云朕以誠信御天 對日陛下初即位下部云通有確立的發官物悉令獨免有司以為面 是計口為率〇遣使點共上屬精水治較引親徵入即内訪以得失徵知 至子承乾為皇太子、本乾姓○詔民遭突厥暴殘者計口給納民部尚書 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廣矣 司馬公司七人有言君明臣直表矩佞者樂問直言則接化為忠是知 尹起去了次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馬數之 一心唐太宗紀 一口然朕與 言受賞 而為其後 新華報報 新華報報 大學 太衛門 天下 天下泉ー 做套題況 张宝石上 大学の大学 2 表 為治乎上 此绿事來重張玄景名召見問以改道對日衛主自專無務不任群臣以 其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斐〇以張玄素為侍御史上則 者在於 人之智央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設上蔽不亡何待陛 悦曰氣者肤以鄉固執疑鄉不達政事令鄉論國家大體該 存 幸居管間関成以委之至於點去,獨疑其許豈所謂以誠

爾等如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病常入見四入閣皆命康雅夢造成 明月言之所不符命会已行而後故其失矣以剪顧天子御便縣審報人問事官以請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意必盡能無失今便讓常審報人問事官以請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意必盡能無失今便讓常知以第一具佛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藝頓首謝〇制讓官随宰相入閣議 **春頭至門下以神武平海内皇文徳之足比上日散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京不 居込在山田第月了祖之羽之命力等日玄所用了東方才主祖那日門** 水に方が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京不動 間选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雅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殿白座 事訓教官随之有失即諫。 五十條為断石趾上猶無其除日內刑蘇父矣宜有以易之裴弘以請改 更定律令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於刑 電七年更名七時舞為取左傳武府七佐之義 上田朕首受委事往民十八人按嚴甲稅數而轉後更精計功顿陳奉前上田朕首受委事往下一下之真想元年正月安群臣奏奉王被陳樂大宗常奏五明破劉武因軍 行其私而人主不之學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言可聽矣首後取聽諫之名而不釋思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計或比陛 古致堂三有失軟許該官該此貞觀致治之本也雖然該官盡如魏徵 〇太宗皇帝 不服從功德華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 行陣戰無不克虚已受諫直無不容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無 年前書五十三歲葬的陵〇帝除亂比楊武致治幾成康躬親 禮樂父子兄后之間慙德多矣。 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及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為在位二十三 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聚義兵初封器王唐得天下皆其功 見之曰龍鳳之安天日之来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畜生去 局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過民為人聰明英或有大 謹世民高祖次子,母寶民生而不驚方四成有書字 ○唐太宗全 新門有 新京官更 東京一郷土以共部郎中戴胃忠清公直檀為大理少卿上以近人多許昌資盛 所教英加役流線液師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韶従之〇以戴胃為大理少 「前於天下布大信於天下者也陛下允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餘而知其不可復断 存大店 分大下馬 天下無事,執法言如涌界上皆從之天下無免獄〇右號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 國尔布大 京午聖 力小化品 1日類編二 五於 世 〇命京師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太子少卿肅鴻曰朕少好寺太崎八日任南九日副南十日隨南〇三月皇后帥内外命辨親舊梓以申道一日國内二日河南三日河東四日河北五日山南六日陳向七日進 · 一天定四方、識之僧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遍知来乃命京官五品 間上以民少吏多思華其於二月命大加所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 日鄉欲守法而便联失信乎對日較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 心不直則脉理皆和号雖致而發失不直朕始悟鄉者辨之不精也朕以 得良亏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亏工乃曰皆非良私朕問其故工曰木 法受職罪不可赦奈何後賜之納上曰彼有人性得納之属甚於受刑如 之以法此乃忍小公而存大信也上日卿能執法朕後何憂團前後犯賴 物令目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許胃事學者上欲殺之胃奏據法應流上於 帥來歸上皇帝之割置州縣以龍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關皇大業之 不知愧一食默耳殺之何益。 平荷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約數十死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在 飽給事學上 日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貧冒如是 一月分天下為十道初電未聖亂豪熊並起權無據地自相雄長事與相 で是不我之般可謂に所秦厥後順徳折節為政不過館間逐為傭吏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資誠不可以受一縣而遷殺也太宗賜納以健厚則當議故又於太宇起兵時擊屈突通討達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 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王守溪回長孫順徳乃無思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善 八 唐六宗紀

爾特恩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瑪謝不及此係是不知其二個得天下增仍自身得不可以不順故也瑪謝不及此係是不知其二個得天下增仍自身侵不以 以 男 思 東 を 所 発行之段が **窯**不足以 與日本的至了以漸獨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問悉脩經離獨對日紅為不道武王以於此二論輕對日德義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上悅日公等各能如是朕後何 木品 拉西衛原 次宗所 太字道 太宗幻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人質 4: · 文藝任借版 帝為馬刑部員外即即懷道日煬帝登江即懷道衙言不可。大夫杜潘恭預政事她以以與等個之權此嫌思也滿來生度靜無清的大夫杜潘恭預政事她以以與等個之權此嫌思也滿來生度靜無清的東京的原在賬鄉為其租財清有為於民生大宗可○宇文士及能御史。 或可以遊非也既謂之逆奏則無脐而可也。 知其罪也上 [征之] 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天人心則異上日公知其一 果有您遠御史自應科學如淹所言大為煩碎管默状上問恐何故不後 有奇才耳上口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宣借才於異代手 4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去及政事得失太常是時切於則 未知其二個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許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 等恐有稽進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義對日敦官分職各有所司 正思已不能知安可正一世之人德蒙較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 江伐無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之祖馬曰武力令之以能力者奉也此周奉之所以異也世或以以武已且馬曰太宗於是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 其罪也上令封德務聚職久無所舉上話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行封德教卒補終照除住所後以說唐若其臣敗縣之國不得此時點解因是挺見京官問民族裁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古至使三和勢雖專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認於聽德之聽然能用文使三工人之意情亏為諭所以規之也補日君心不正則言行皆 其所以與也。这年陽日傳日圈之計與也若不自理也不能盡調讓於最而不自用此之年陽日屬之計與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大宗因 磨大完紀 馬東斯在東京 高之師十 仁恕為本 gol 世微入見言於上回臣問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を博讓微且曰自今宣存形迹他日 有機過不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度情接之無狀意傳言於上日徵不存形迹 時等人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刀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被軍後與近難稱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重行則整遇非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 元城上 忠臣良臣 見し 魏尚顧表 花公子が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五一服上乃遣使諭之益遣其十智戴随便者入朝上日魏徵 日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日今日尊任矣可以讓未對日願 死無益上曰哪仕世充位不早矣何亦不讓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 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怨為本意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 孫代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及者多恋人情貪生見其徒伯得免未肯甘心 剛有謀及者逮捕滿獄語崔仁師等發按之仁師至止坐其既首十餘 萬之師不可不當乃賜稍五百匹〇部殿中侍御史在仁師按紙青州 告者已數年而益兵未嘗出境此不及明矣者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 皆奏益人工欲發兵計之魏徵諫日問順產屬後遠不可以怕以大兵且 死上笑〇十月寶南首長馬益遣子入朝初監與諸首長选相攻擊諸州 逐比干險辦臣智以思諫死面折延軍,身餘國亡所謂忠臣上就照納五一根鄉縣國一作於縣情幸見也君臣協心俱享尊禁所謂良臣龍 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物使至更訊諸四皆同種 白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日忠良有以異乎對 並則國之與整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劉欽吾已悔之徵再拜 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〇以孫休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 八扇大兵紀 紙膏所膏

古君り 天下野才 西州港江 人君 知 是 知 而 而 Sign 知所 光天云 虚當過少 を 明日 円人 子翼耳於 不在多 授祭ルエ 新夫子莫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面黃之李百樂常稱劉四雜後罵一節夫子莫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面黃之李百樂常稱此非常則是得為美遊酒而不廢其名類等多不能為美之也子其亂則非治則是得為美校與千利知之類皆非本則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校與千利知之類皆非本則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於檢於與千利知之類皆非本則又有對置同正員至於檢 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日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 節之等政矣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 一而罷人患其期役至是吏部侍郎劉林南奏四時聽選隱嗣注擬姚四時 問規讓會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總大百四十三員 苟其君慢諫自野紅色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追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蹈 府多以赤牌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南随才鈴序各得 惜盡言〇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看此其院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 事場帶以保官賣場所既紙世基等亦誅公董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 一神采英殺群臣進見者皆失果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醉色報 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桑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 李乾柿為侍御史翻令歌仁執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子翼首有志當世桂吳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宣亦果以母老故學尹遂哥回隋而不能屈意於有道之惠何哉娶時君德方明察賢康進之 吾君而欲為忠臣手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行言聽不願如龍邊比干身孫國亡如此自足以等帝之意也夫稷契 一部致室目於忠者極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顧為複數鼻陶頭部致皇 忠良一道也然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 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醉以母老不至。 稷矣事間尚有犯無苦口面折是争者則或非之日爾何乃以禁紂待 **原** 唐大宗紀 也去有侵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 京連州三音多風愛園郷之音多胡夷於是者古聲作傳雅樂氏八十四調三十一瀬等井。遠也〇太常少卿祖孝孫泰磨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以為德陳之前の宗皇、八東引日第十四朝三十一明帝皇宗、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宣不惜者讓以輔朕之不明為以入東引日第十寸了3月月十十十 不完布 **新华安厥** 南紅茶 天子り口 「教堂·乾茄諫日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軟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 | 「素様」奏者害為教放有罪者城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就恐小人時之世界與為二五巻 | 原六年紀 其一一十二和至是秦之上曰禮樂者盖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夏由 節和表落 が、民 不合意信 入朝 問語太生 かい事何成人故終者聞之則甚要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 報代照惠天見行品得又看明治作相言言之 [考了不等也 - モフカラ美 は、現果世界関内早機民多賣子記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書請待機放天下特齊嚴令其愛式これ可謂如兵領用書之亦以別太兵之有戊子三年三月記自今大辟並令两省四品及尚書議之禁與○闢内早日之宗宗将不職議與平 芝盛判六首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過三年是時丁亥也後新與人盟而替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 (戦奮度此将亡之水也不過三年上於之人至臣多動上乘問輕突厥上日鴻臚那鄭元瑪遠自突厥言於上日戎狄與豪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 行成日天子以四海為家や有東西之。異常人以隘上善其言厚四之〇 入朝非困新首如是平展聞之且喜且權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英故事 鄉者突厥之過控弦百出馬後中夏衛言即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 為三五卷 ♥ 馬八公紀 臣日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養人喑啞夫養粮 所借手足失上悦從之上皆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數中侍御史張 整衣思行路開之皆非近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日不然天樂能 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日衛之將亡作伴旧曲陳之將七作王樹後庭花其 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〇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上謂侍臣日 犯愚童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日使年豐穀稔天下义安移是

不在母音 祥太 清学 神 経 正所野和 配太山市 太宗果 樂之本 **斯·米狄特** 梅在得時 経過こ上 白器果が 太宗委發 世又類編二五未 民以發出 小型人 野君 聖人民生 管軟機就 王干君 之縣師應轉左右稱為上日我常笑情帝好祥瑞瑞在得野此何足獨命臣足為至治平曾有日語構果於後殿之上谷歡如腰鼓合願鼓合鄉随 日古人稱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 野其果從鹊於野外〇天少雨李百樂上言皆人無用者尚多能氣鬱養 民必然苦故問樂而悲耳公一樂具存朕為公奏之公当悲乎右丞魏徵 **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無紅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始而食多** 史園相尚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尚受命與無交遇聖以族華典人上相攻亡在朝久朕方為公禄清沙漢安用夢民逐倫選軍心段應川刺 長城發民乘堡都上回突厥災異相仍詢利不懼而偷德暴虐滋甚骨肉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〇突厥飛過朝臣或請偷古 建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為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未常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以後治化周浹凤風來儀也太宗朝廷被於鄉遊此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展之本未常須更去於心行禮學之文未曾須更遠於見興於闡門著於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察先王中禮樂 今世而謂樂無益於隆替何異瑞卷石而輕太山乎。 樂不可得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 司馬温公旦禮者聖人之所嚴也非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 2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 海人提文 版主書 受 サ 加人 は下はの一般東南文人観光元像中等語古上家漂言が上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之前 然中的舊制鮮有敗事上調件臣日中書門下機要之司部物有不便者 五花色事 外大宣伝 版之婚 此歴ニエ 世更類編二十五苏 苦陳或上怒甚亦為之縣威婦。上皆得佳與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 如文宣奏命後其官陸徵谷貌不迎中人而有膽名養四人主意每犯額 長也上曰然衛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 青之僧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事理屈則從之有衙州長史魏僧便梁遷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 悔之他日與侍臣部党全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日文宣往暴然人與之事 既而悔之解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言祖尚固辭上大怒命斬於朝堂擊 著養而不能用無過感性極公口新平文:對則爾君也何對常立來養養期上口殺人而取其裏哪何問是非對口苦感指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用正主嫂之姬也環殺其失而納之種避勝口陛下以廬迟納之為是耶非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朋屠與註語有美人侍側指示建曰此廬漢世尚經代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尾近世重文藝儒衆以法律此治漢世尚經代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尾近世重文藝儒衆以法律此治 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侍其當院修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庫上又當調建日開皇中具職文帝不許縣於而令百姓就食此東北至末 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 十一月以主建為侍中故事九軍國大事則中書令人各執所先雜署其 外皆嚴疑已畢而艺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報耳口 智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開建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然何必得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精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〇上當問廷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 范氏 日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直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詩青。 而使之言難欲不治不可得也。 , 蔣大宗知

3 (

航年加工 老照規师 相以重版 管具鄉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散語事必曰非如時不 京東馬事文公子に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從即出之〇部聚堪縣原其於北而不能去所以在也然棄其於言之人以近命作明之管仲以為無異於於門後書多而不能用惡惡然棄其於言之人。其并他東師之管仲以為無異於 作為能決及如晦至平用玄殿之第盖玄殿善謀如晦能断故此二人深相得 TO VI 受意見 風光 不然上日比有奴告主及者夫謀及不能獨為何患不幾何必使奴以未 照其關於上台樂堪為縣令者以名聞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納釋地(新教政外五品以上各樂堪為縣令者以名聞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納釋地院與以 在官善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倫縣院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櫻乃命內 162]同心狗國故事是一科賢相者推房杜馬O玄齡監係國更上語心日漢書 竹公子 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墳相處公平識治體處之典 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然人皆能如是也、與如海引援士類 上又管謂玄齡等日為政第若至公昔諸葛亮流康立李散於南夷第至 大率當奏者乃閣僕射 **参預朝政上謂玄龄如晦日公為僕射當曆求賢入暄才授任此幸相之** 已五三年正月耕籍東郊二月以房五於杜如時為僕財魏徵守秘書監 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今者上曰無朕養民唯在都督利史朕常疏其名於舜風坐即柳之得其 亡數類存沒狀熟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〇玄齡明 達更事輔以文學成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明人有善若已有 責也比閱聽訟目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子因物尚書細務屬左右亦惟 載子虚上林賦阿得相浮華無用其令上書論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 河民回太宗董等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納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 苟不務此而治澤書期食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回天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至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 《启大宗紀 国之 天靈 不即大慢公吏坐下一一見之是生用之一。 電監 其人不知也上曰著〇言事者多請上親魔家表以防壅蔽工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便奴 長端丘應實計。近陽為帝偏信虞世基以致歐城閣之變隱腑淵離繼便奴 人名塞贾特德蒂普菲茨 网络希腊斯 医皮肤 医病毒医寰神 是故人君無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疑,然就在應實等請於一個等所,所以是一世偏信趙高以成座夷之禍建以曾有此西西等所养殖度。但其以致歐城閣之變隱腑淵離繼行,因其是明朝自建聰故共經職出不能赦也聚二世偏信趙高以成座夷行為,則下民舜明自建聰故共經職出不能赦也聚二世偏信趙高以成座夷行為,則不以其一人等數上問魏徵司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稅對曰無聽則明備信則賠責養清得其人主義 ▼夏がら乾業業、自恐不合天意未副人聖魏徴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永久年度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惶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聚臨下煙摩臣之瞻仰兢 陳伊宜二 你就多少其情然小阿私今推之未足神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 西斯事命 せ以類為正立次 好 自啦其以肉雪而斃何其患也然二主就為優劣對日野後主情弱政出 周代之、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日此 之魏徵、以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繁 多門間公元縣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上國兩王尤为也〇上謂侍臣曰人 上謂魏徵日熙後主周天元皆重飲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 始則養人〇房玄齡王建掌內外官者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 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氏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及其壅蔽也君臣目相與處而貯貯熱 防其城是左右前後若無可信者誰與為治手。 存其方直若自克勉從以收益身之思小 雖然切直之言循順脏之無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 **秦 原大岩紀**

海區員並不正見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運便督促者數智及問見四語甚论今直門 在新疆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與壽流宗而去○閏月經首訓元治等來則是 而語面重新水馬里指水馬。上目蘇凱達水蓋愛原已股之故也昔人謂領夷語、五聲等之里等立實玄字時拜為勢廣正在段等稱樂事水河一流震而北京等事者上軍等站實玄字時拜為勢廣正在段等稱樂事水河一流震而北京下作縣對近便人行政中北級配數。这勝常屬之会單門務賴應幾可雲前班夹千千縣對近便人行政中北級配數。 相即整部後美場以前院漢紀後漢前於惟其犯三十二世都督李世勒李靖柴 前寶之事好而使者水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個乃是使非其人上院手 以意識一下省專除監察御史奉使稱首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納三百匹一十一月 地夜暖走襲話山破之突厥商利可汗不意情控的至大乾時上還鴻臚東國四年正月李靖即縣前三千自馬巴進屯亞院衛也上於大事時間是一下南湖回原武王舜以此百名為此四不亦啓求者之之思了一門內其不透情的學一丁南湖回原武王舜以此至《吳四不亦啓求者之之思》于內內其不透過,不然為「取自己三音之思不透過」,不然為「取自己三音之思不透過」 世史無名三五卷 些一班 絕話屬做為行軍總管操台上除萬智文李清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了十 少以前院議紀殿院剛都替李大亮以前與豆以兵而不以以此可上上造 人皆時恩私則為著者懼矣工院謂相壽曰我竟為一府主公為天下主罪免相謀坐城免上以其緣府惟人後其官魏徵回愈府左右甚多若人為王主奏 無上家朕今治安中國而四或首服宣非上東王。院剛則史歷相無行 便至原州都督李大亮有住鷹便者讓使献之大亭家表白陛下久經收 一時遠方諸國來朝百者甚然服裝能其中書行即預師占請問寫以示後 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度確比則難圖矣令認使至彼廣义自愿若選萬新裝之不戰可偷矣張 卿唐倫慰撫之靖引天與世劫金昌道深謀曰颉利雖敗其衆僧盛若走 ~ 精田此韓信所以破鄰也唐他監 師行有關請上為天可汗上日我為大馬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平群臣及四夷皆世為大山北至大澳家布以開發器海縣、河公子門所以一三月四夷君長請財命大山北至大河東京の東方軍除山縣、西北等以一門,即東京大區多禽獸可原作町新首萬餘級俘男女千餘萬下地自住 即古一院無勝回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状之若不耻其名而受其後事大年事不能各不正則言不順係莫太天實在各不正則言不順係莫太天實有為於其者有為帝王之尊而可從夷太大等 下 好 打平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青戶十餘人及諸王如主置酒凌烟間也可以 阿丁四 以外野山 即避知自然不能報今我子能藏突厥吾付託得人後何憂哉上早召上 國分勢敵不能抗衛中國此安邊之長策也温彦博請準港建式於當過 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随或西奔西域其後雪者尚十 為口記許臣 然上呈蘇美酒酣上里自弹琵琶上起舞公鄉送起為壽速夜而罪一突 蘇尼天塚根水路溪面迷空上御樓受任館之太僕上里聞之数日堂 任城王道宗引在逼之使蘇尼失執商利行軍副總管張賓相取之以歐 沒質相擒突殿前利可汗以獻初前利敗走往休沙鉢羅該錦包矢部落房玄齡日公與如晦同佐联令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四月行軍副總管 何足惜儉脫身得歸遂勒其夜發世動經之逐大破空妖於盛山武被 维云一國於種類區分各有首帥宜因其雜散各置若長使不相言為則 諸胡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盛為毡聚之城前事之明監也宜經 畫殺宜縱還故土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番滋倍多必有可股心之疾而晋 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產之地便為中國得並規徵以為我然人面默 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突厥世為冠盗百姓之代也陛一以其修好不力 如梅卒如梅疾萬上遣太子問疾又目臨視之及至上語及必流漢謂 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原 唐太宗公

類別內外於 東京城 我奈何事之不受命。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故其死亡授以生常致之禮義於非 有党者:イブイー・ニュー 点點處於 學大之學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與北子養型 蒼博葉處國殿摩黎千圖盧諸州巡明於問於其術驗照阿遊其餘曹長 元朝、一使還故土便彦慎一曰王者之於當的天襲地載照月所尚今突厥家來歸 問告我生 潘文基八 **残狱如此** 世史類編二五卷 太宗不計 节之献火 で かままる 介度を対して 州玄子連 代治院治 見大い 中田市 数千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八百衛長威懷德何後事之有上卒用 一戰者上如隱陽帝頡利可汗皆其目所親見也不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林邑遣使八貢騎發到雄蚁獻火珠有司以其美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 六月脩落勝官上發子倫路陽宮以構巡垂給事中張玄景上書諫以馬 平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帝矣上謂玄素日卿謂我不如嫌而何如禁納對日若此役不息亦同歸 路陽未有巡華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寒終陛下初平洛陽九晴氏 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府世陛下後遊過之人蒙亡衛之弊犯又甚於場 宫室之宏信者皆令毁之盾果十年·後加管籍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西致皇司不從顧用追彦博之策何也を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即致皇司一顏節古李百樂之謙雖無六天末若親徵之盡善也而太宗 居為夷也唐室世有戎狄之亂直非太宗之所於平。朝廷首欲冠帶四夷以跨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然則中因幾何不 數則是食其然而其其侵也。一切致空司太宗不以夷次一言之慢不與在軍裁勢則審美令不開還其可致空司太宗不以夷次一言之慢不與在軍藏於能忍然林色養辭 亦非人為少天地之我有污正偏聚之殊也有軟無類呈操雜華夷之 失音承志不得為也矣天無不覆地無不敢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憲 此太二年成突厥而引諸戎人中国使殊俗理類與公卿大夫雜屬於 ·祖馬日美齊桓之功日做管仲吾其被髮左在兵聖人之懲戒状如己祖馬日先王之制戎状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賴别內外也犯子 《 居太宇紀 个三 也上回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致不明則取有不通喜祭則也是回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致不明則取有不通喜祭前行主演或會回的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長五品已上引頭或會同日衝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長五品已上引 に人之立之言我 禄公罪 模甲先決有 國安 東 東 東 東 東 北 本 本 何史類編二十五卷 君子知光 時看了· 君以知人 解照其也仿則主義約二百匹親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田天之力可謂上人 京奉が言 太子東西 学上 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間能後後日或以事至閣博維蒙岩亦無傷 于亂耳。上顧謂房玄齡日、朕以洛陽王中。朝旨置內意派便民故使等 熱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以脩職義何要天下之不治子西勒百司自今詔初行下有未便者皆 之事開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長間百功則當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能讓事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澤天下賢才要之百官使思天下 多疑於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旣和三哥唯取决受成雜有於達事 七月初百司部初未便者皆輕奏者亦能以中無法以上問房玄戲順動 西突厥種落散在衙盖記以不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貯量隨口以眼 可不青其備升。 係也夫承乾下馬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後脩此官君子 麻色言致使承乾這户奴過之和客同之而其直則不肯少降是直受楊升展回總事承乾遊敢不學門遠不見實友則讓聽德日間則陳思楊并原回逐事於等就從所為其意就 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所文動而無功 能知人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 芝祖男 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劳家於朝此無事所以兼也故君人 太宗免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職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者各司其年明不為而萬物生不明之君不 玄景事大宗諫係各場官至以禁打傷帶為此是真意諫思 不 唐大宗紀

記代以前 在被罪 主政本於 だが香味 仁養民教 八字英 **对所写真相** 帝王原氏 世又奏編二一五卷 治明之大有年間有年之者是六基武治世之難遂也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他等者大有年期目以來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即近上 治天下而於刑法也謹為 「何似不能言〇除鞭背刑、上讀明堂藏灸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 供億不如龍之上從之〇二人李清為右僕明靖性沉厚每與時字來議切 夷循技本根以益枝華也。一招致西突厥但有芳青米見有益州縣不堪 失所則其害致死數曰夫軍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 行如何耳昔為帝征軍尤顓頊誅九熱為然等武王伐納皆能身致太平 |論必敗國家徵白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 語及教化上日全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微對日不然父安之 刑而或致死遂詔自今五為以答囚背 一雜動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定 まれ、これがからてこれをそのとなって人、中島とはごとのまた生然のは「二十九人が戸不閉行旅不顧機帯諸群」 豈非承大礼之後取若謂古人淳樸漸沒流就則至于今日當思化為鬼 易為飲也上深飲之封德養非之日三代以還人新院能故奉在法律董 民騎伏騙供則難教經礼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機者易為食渴者 一般不能達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大宗又能歸功於助行仁義之臣跡使身子論治之功惟經微言之也所得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三二十二祖之一。 臣曰此魏徵動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委見之為於元年祭明以 下蝗三年大水上動而無之民難東西就食朱皆嗟然是歳天下大於水 **歴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綺一匹二年天** 刑肅天下者魏徽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仁思所以受民厚俗之一蓋武民之無犯也太守以為武定天下然其天衛仁忍初有劉以康刑法志或為刑書唯恐了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難殊而用心則刑法志或古之為國者以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 胡致堂百 意太宗依然納之遊以寬仁 大宗誠有意以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答 囚行亦可謂之推其所為者矣、 **尽 唐大宗紀** 別 不及 福港 之太大 開行庫印房公齡等 石道を 太宗可謂 其致此下又云宫震權威武征計四夷唯規徵助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 華京権 上部是孫無息日貞觀之初上書者首云人主當獨運成機不可奏之 F人主首獨王主卷 , 唐太宗紀 サア新納子主卷 近世帝王 三里野水小 八十一次提 1000 1000 無比別 ·古奏好德被疾有徵去不常是治書侍御史權為紀劾泰稿古贯在相們為不是也以當實河內人李紀·德得心疾妄為妖言部後其事大理永張維安肌五年殺大理丞張總一品讀籍雜語相尚循有解難之罪若雜古則當乃朕之甲失也 公能構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上謂传臣曰朕謂二善一懼此年豐稔 服朕用其言今誦利成情其首長正常刀稻衛部落皆襲衣記微之力也 觀之治孫古有九夫里無知而然其 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心房子為然奏問府庫甲午透勝所世上日甲午武備 徵再拜謝日突既破滅海門康奉告陛下威德臣何力馬上曰朕能任公 誠不可開然以為帝甲去豆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 王栗三錢一喜也北廣久照遇都無震三喜也治安則時仍易生籍伊則 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流訛則結絕之治可以易約到土重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凌夏以號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 (西致室里村衛言三代以還人高,與己來觀之三代之時顧不及唐)打致室里封倫言三代以還人高,是能來為甚失親微言若果說批難不可為太宗升及其成功復爲其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之四年感致太子仁義之效如此其也或治道在人主所力行其就下在順之而已帰之而能治者未之明也太宗從魏被而不從德藝行 惡危而欲安惡劳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佛故治天 · 在男田大京可藏州新之言也欲佛天下之性而治之天民公不已且男日太宗可謂能督政令矣魏彼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 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民威者則古猶今爾聽微無見於人 鼓之樂可以發將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 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開而他則無以進矣固不 厚而人寫治極人點則氣滿而人德浮滿一變而後世誠不及古美若

教和長期 如主建何 阿太宗全禄少致厚飲李百樂以為數成干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野騎注目次安 京賴人市民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十月記藏 來吃班之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而是人 打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人長之策蕭稿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人秦孤立 发性法 神経の原 看原堂能調人一展國東內附來就最過該原始派突派所與 市上目前代帝王等於 華極讓公等亦宜受人讓不可以已之所欲無又違之苟自不能受讓安 かして 生状以間由是全活甚聚心上調就政日朕曾恐因事私妄行賞罰故欲公 制自今决死囚者二日中五獨奏下諸州者三零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 今方有司断獄唯據律文雜情在可於而不敢這法其間豈能盡無免事。 戰相發害民尤深不若中今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三宗子勿今 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 **全部總斯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從按事不實上於命斬之於** 酒肉內数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今門下發視有樣法當死而情可於者錄 新人居為之徹樂滋騰朕蘇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者 至重故今三種奏盖然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順更之間三種已記又古 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詔宗室軟時宜令作 不受 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褒哉勞於百姓以取匿名朕不為也遂 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略百姓今康國內附價對等 二二月制自今决死刑者皆殺奏决日徹樂減騰上請侍臣曰朕以死刑 博乃享國長久之荣之選奏等新姓 國則及以為後世法使其行軍與則及以為後世法使其行軍軍人不為為其不受原國則及以為後世法使其行軍不為然以其免者則即縣置之其 部點歐子孫。所可明為條例定等級以間來專主即無額師古其用 | 「東海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微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耶經經過,若豈封禪而遭支帝不封刑行上」とこれ。 王拉拉外帝 前國 如 上 調件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然尤宜將誰價處自放經病後作則不可 非が遺伝 七事写外 京等一 虚弱也是虚名而受實書陛下将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殺 美成多天安官制度甲小而車駕獨為群之之行是太上皇留督中而陛下居京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馬里道 教官會全九成官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 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給人足能不封禪庸何傷乎。昔 王原六年正月群己請封禪不許文式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董皆以封禮 三月如九成宮精職競的不非溢清心多次避免監察御史馬問上流日 未豐前回豐美符瑞未至即日至矣然前何為不可封禪對日陛下雖有 百高矣德法直耶曰歷矣中國末去和日安矣四夷末服耶曰服矣年數 放失今中國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布然联日與一日惟惟不然故欲 素開鄉董諫評也想徵日内外治安臣不以為真唯喜陛下居安思居正 處也沒青之禮臣獨有所未安馬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 伊治以東烟火尚希着華籍在華也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 事来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萬君長智當恩從從職以自今 此六者然承晓宋大亂之後戶口未後倉屋尚屋而軍駕東巡过供均勞 至一下一神也後世情傷之論聽者為說以希世主問之計確實自奉 徵亦預長高宗明皇遠踵而行之終事之世唯亦亲元必計録為非明依者稍倡其該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該其禮恰古典村也人主不生三代而法素亦已認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 呼禮之失也父矣世俗之或可勝重哉 門成不可復易直速示逐期以解衆恐 **《唐大宗紀** 然不止其行而速其泛是所謂月據一

11九八元 計事時刻 京は、同此安上日徽建盛心所事故我用之然被每諫找不從我與父言賴不親見勿於遵盛以自滿也長於無思白王珪親徽昔為佐雙不謂今日母野有北羌統業議推攘西城等級共2日平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 世人類傷一干五卷 能是一於冊霄收上從空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情煬帝威加夷夏請利 海波 人言總徵聚止球慢我視之更覺斌媚以類以 其正為此耳做再拜回陛 3 我心比好今半楚淮勝一今奈何資送公主灰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嘆曰故之倍於那處長公主魏徵讓已昔漢明希欲封皇子口找子豈得與先帝子 事行生於 □以是與上回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曰遂哭之。○宮三品以上可為臣猶父子也情發於京京張公蓮平上出次發京有司奏展所惡地傳來至明的城所難談○四月張公蓮平上出次發京有司奏展明的。他是《明故也妾敢不復上乃伦栋太宗》推谈讓非見好名。第 要素問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 每这學及后是真朝服立于廷上蘇明五故后日芸聞主明臣直今魏徵 真社稷之臣也心上當罷朝怒日會演殺此田舎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 以長與公主嫁長孫中以非然然就能就是您公主将出降物有司資管 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宣授契事舜之意形上六分日 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風者陛下柜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子〇下 部三種口鄉識整精通後菩談論玄殿以下卿宣悉加品湯點日節部以大 行於不敢應上日且應而後讓庸何傷對日昔婦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 應何也魏徵對日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以則事遂施 原動而九成之居不祝自止矣 前致室目包事父致若状以後為機間宜以此深於帝心則太宗公明言 《 唐太宗紀 7.及死者 難打 人王二、 主 日 原道 徽至於激圖楊清嫉惡好善臣於動於丁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無下銀其 改一、以 ・一般 夏游中十 以有偏好 報禁意民道不可樂形上不學而思謂就德回联見漢寫祖珠成功臣首常尤之 等是何功在我上在城下道宗是被於"時前去将进人其下論群之教德養 世史類編二 五卷 主不 班後一為九功舞取尚書化功惟沒之義也使至了八何為九功之雖大堂書殿經行也任義前舞進指去除以東文德後院建了八何為九功之雖大官 海雪城 一雅論信其論整〇上指殿屋謂侍臣日治天下如建此屋管構既成分數 順治刺我務畢舉臣不如藏實耻君不及先殊以諫譯為已任臣不如親 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湖告語之言 以韶諛或以安能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龍禄人主少惟而 等接事多〇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我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 改移者易一樣正一足暖暖動摇必有所想若暴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 宴就請起居即日不被之管統命日功成慶等樂員超照會置長地本事 九月如慶舊官臣就西承安府以北縣慶養官上生時故宅也因與實日 憲次之事乃與群臣校功事能更稱為些下不取上甚善之 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川刺史尉连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於日汝 故欲與卿等共保富員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祖臨非 以為禹不於伐而天下英與之事陛下檢亂友正群臣誠不是望清光以 官臨朝謂併臣曰朕為人主常無料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該與之間無非明民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梅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我** 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當殿罰非分之四不可數得勉目脩餘無致後 老旅島回觀太宗州青之家自也人親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在於日日在精惟一允執歌中夫如是則聚真得而攻之矣。 也民日日惟精惟一允執歌中夫如是則聚真得而攻之矣。 王守溪回敬德始為劉武周将太宗遣遵示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德 《唐太宗紀

官校 交进書號权達 質以創作達以 演表尚為陳 我就我对 異此が 世更順為二五花 書目た言 西西州柳 信詩人公章念龍達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书〇上謂魏徴曰為官擇人不可造 德舞歌他首不視見九功舞則節觀之称感〇王建龍的鄉徵高侍中上長於民門奏七徳九功舞於斯替鄉川微欲上偃武脩文母侍宴見七長於成門奏七徳九功舞於斯替鄉川微欲上偃武脩文母侍宴見七月與祖時於黃而第後與名七色漢明禁正月宴三品已上及州放廣夷蘭縣但七年更名被陳樂曰七德舞瞻默蔣鴻蘇駐朝縣到以問三十八人 日臣見院室父子相残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上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議言故以此官相報對 一群臣前色有温音日城市多精足對群臣多不語联則不然君臣相親如 顧有所有此其所以異耳帝突曰誠有是事心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 與付臣論安乃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是帝曰朕比來 滿之煬帝騎暴而亡公難所親見也公難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 不能道一次頭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置故盡其情哉上由是接 息於台政子親從日真觀之初陛下節儉本諫不倦比來當語微多陳者 |次用一君子則言子上宣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 後熱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途忠談而死联每 一體耳八上謂併臣曰朕此來法事或不能行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 采及召封多失次何也對田臣觀百司泰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 行誘臣下為後日計道君道哉 親近之地前欲速序何思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謹言是以危疑何 胡致堂回陳板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松達端良自宣在 敬德於是梅遇輸我晚年謝經廣審自養甚厚而享年七十有四章之黃之也共保富貴之語何其思之深而勢彭遊酷之言何其或之然形 保全功臣可以超絕可代矣 蒙道宗沒引之恩者也况又帝之尊族而可於御前歌之故是故帝之 其才不考其行聚亂既平則非才行其備不可用也 **《唐太宗記** Ŧ 太宗王弟 は長行が 長 特 子 名 数 成 起 能 人 市不益 之一左鄭 七五八萬 名 選 上 下 交 桐 经区米部 支水水於 也只動漏二三五老 人员 太宗不行 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被來光死仍初天下死囚皆縱逃至期來請 造庫天黃道儀至是寒之了放死四三百九十人去歲帝親經察因見應 造軍天儀器中多直大史本淳風以雪堂侯係制度政署但有赤道更請 京師至是皆如期前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松上不許自己為官權人惟才是與新或不不雖親不用養色王神符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福也回辭曰臣恭道外戚恐天下謂陛上 歌門公旦又小人之尤者也写以義死不句幸生此又若子之七難者 統數求哲人以遠後翻於能長世貴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無人說詐以用其僻部徵收斟判就事而已王者训字准古之所謂才看於子之才也無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 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後來是下城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方相城以成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後來亦失意其必求而愈之是土城下知其徹之而去也不意其必非以為免而縱之中又受知失被沒而去的難而小人之所勢也也沒近上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能能責小人之充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率自歸無彼者是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 而後廢乃取才行無備之小人子做之里販而不經故所以柳導其君 才與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特而可用退之循懼其或進也置可先用 范祖馬三後アが調才行在不亦異元夫才有君子之下月下人 者至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之耳者優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天下之常法小人可為常 則可知其信義阿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於而來舒而然之中任一 使小人不為無惡大用而一日八息北次七見可如強而存官義此又 此名也馬有所謂信義者故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在六年矣不能 者其聖人之法張是以竟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 不通之前也然則何為而可由人之來却沒不無上而又沒不不又來 官義行於君子而刑我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 ~ 唐大宗公 流

之報 **東親** 東郷大在民間民之疾若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循有差失況太子 九二美在 就是,家命南灣酋長馬智戴道長端遊於等此。要既而笑曰胡越一家智謂說為 等所以自帶奉太上皇置潛未央官情说的,此時上皇命变式調利可可也無交換報、機則是也如其有才。维雙不棄總卿等是也今日之壞非私親也了十二 法院管門了一部尚書政論官則官之鄉也不可医自今此之則罪不在限論後,為問知問則日工尚書政論官則官之例二共有罪則皆有罪之解也能其時四合 責件 此 亦有光岩 一種數数野禮法法學學在無子孔類達數直諫上開而處之谷則全一斤。 常五百匹 賜太子庶子子志寧孔嗣遷等全常帝謂子士學松止倫曰张年十八舊 百古未有也带養緣上與日今四東入臣皆陛下教講非臣智力所及皆 遷高和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官妄自於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從殿下皆 餘世而不止海非太宗喜功之報耶 承虹之不道矣 國际恩雖死不恨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張二子之盡職而思 將任以遭場之惠禄山思明遂因以起而唐幾於亡自晉以降受夷状 天子文以天下後者懂有天里十宗之簡於重親不縣見平斯所謂為城中書子冊則天武徳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有是干斯所謂為太守台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學至養之東 丁南湖的志安諫太子承礼累疏危言幾遭刺殺而不避詢遊則有蒙 · 門亦米有若唐者也數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行除害歷二十 尹起等日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看如奉太上皇显而未共言之類是也亦有 大感時目謂胡越一家三王三帝之所不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為是 一副命將出師線其首長歌之關下蒙以冠帶而得了宿衛首大宗統手秦雄而還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之功以語示後 唐太宗紀 充 中 表 テ 代机公共 受賞 宣言 大字以 路(城不) 所化上恐謂房玄齡等曰德零欲國家不次一人不水斗程官人皆無髮 雖拾之或陰加罪說故願帝矢曰朕之言不能使人之信如此邪和敬題言初無此義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與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外 陸夷逃上表議帝大戰自責命停冊使男么齡等奏許次無詞狀頭亦表於背帝聯節仁起女為充華統譯與官冊使將發魏徵聞吐晉許嫁士人 [限天得其人李靖萬魏微上日徵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公訴等 **東生八年正月以季靖等基點門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點** 方可其實取欲治其說訓之罪魏徵諫日酉部當慶支帝府上書云可 **日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模楷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侯疾小灰問三二** 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自問民間疾告禮馬年眼窮之疾善良起 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新乃削論階 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食容非義時之節如上乃更加 漸滯便有所至如朕親親○以本清為特進作降級連請以於海仁上 痛哭者一可寫流流者二百古上書不以切不能動人主た心所謂在夫 之未九年五月太上皇前群臣請上 準遺語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後請 之言聖人撰馬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掛人則誰敢後言乃揚給二十匹 胡致空日漢文短史民之惠景帝目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

以下不能 能知臣 鬼ど主 馬以天日 大大学 ラワ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从那种勤** 湖山社稷 問言すが へ給こが 請子至管夷城又足法平上悦曰朕以私受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 魏王泰有龍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日晴文帝時 兩地十年二月以荆王元哥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 該不可以死務其社稷臣也因賜瑪詩白疾風知勁草族海識純臣又謂 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哥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截亦言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故非所宜上曰萬 太子不幸安知 入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皆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路乘讀非禮想 大臣皆為諸王所順職近親我若縱之豈不能析犀公董和魏做正色日 者綱紀大東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類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情文帝縣其 之情豈不欲常共處和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兩諸子尚可沒有兄弟不 其餘千安於常情狂於聚龍而難於改作此凡關端與者所宜而乃見且當時譜臣與賢於規做班其君不若克婢者於此亦叛無論可又及之制。正訛條丕示萬代而乃因西乾蘭交不能勉及晉魏率之訴君之制。正訛條丕示萬代而乃因西乾蘭英不能 動及晉魏率之訴君不福於浮說數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道 光禄大夫蘭瑪為特進後令來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問祖有於 後得因流涕鳴咽不能止 於貞觀之君臣可深數城 可如河矣此太平所以悲也人倫之際另以失思可不慎哉 胡氏国籍首不可以成而兄母母と奇乃事生持憲教公司委然一下胡氏国語胡之後太宗不能以養命少忍然埋義出於人心難下愚蠢 直不得忠正之士予 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後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 正續循不可古城而兄英係之資子事往時邊緣必同海外已不 《 唐太宗紀 千五 京西青月學之親称塞禍亂之原本此為國者所 洋板也上了從珪葵 三里三長孫 川山之 121-中史類編二 五卷 作僧切以 聖品が で重順中夜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日真将軍也帝念后不已乃於 請王不為公量之主乎對日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無 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宫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位故不能心 妄雖没無所恨矣前于立政殿后當米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樣 天故願勿事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也諫好為患省後役止遊政 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官人后亦赐怒請目推勒固命囚緊保上怒息 氏明長孫皇后性仁孝徐泰好讀書當與上從容商界了里因而賦当祖 見上指視之徴日至以為陛下望献陵三等またとな者昭陵則臣固見 第中作層觀以望服吸害引魏数同登更視之数熟視之日臣昏**罪不能** 十一月韓文德皇后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便官官至 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後其位〇秋禁上書告計者上謂群臣曰朕開直 與上缺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於軍陛下久小心慎客首無 徐為申理由是官養之中刑無在監部過丁常以轉俗為光至是得疾養 では四大宗欲開正言而惡告訴可謂明且遠失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後有為是者朕當 陳潜室日 / 失上立為之毀觀 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日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日此有手物志公日 能風而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牖之九亦其良心之太不 則者念藥觀以聖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就能能之暗備幸效之 就若所天之尤不可息子帝於上皇不能直然感之制於后 長孫皆后國足以係帝之思然以散改擬之訓一良在之夫 磨大宗風

た。 高井分農 肝共循導 有長如於每人共甲種裝各有數較之魔征行給之二十萬段六十四克世更類為二十五卷十二人 唐太宗紀 學所以 問馬大字 四東自服安而 我不力 告人官題 天子所き 者 在除年式 近開情点で で中毒で 為前度 以沿海 五〇點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經清照獨江應二川銀大祭采東自服然朕不能無懷有泰哲皇成城訓經三世而二唯語公匡其不选未與城其第遺使入貢於祖號為非明報祖則是由上田中國死安四 一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四齡十人為火火官六堅性動納納姓結繼誠姓的辦武上府兵产十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不易石民三千府所婦子衛國無禁其之費臣軍等天之也故七官請顧納天部以遠近給推納這一次就是遠班近數十月更便代 之歲可得數百萬羅上日朕貴為天士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義言可以 能騎射者為越旗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刑将為折衝果殺都尉母表季 般院格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開內二百六十一皆據協議衛及東 車言稅銀之利昔是幹抵師等於山投珠於谷蓮之桓靈乃聚或為私藏 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綠何如得一賢才物未普進一賢忍一不肖而 於二折衙都附帥以致敵當給馬者官與直行即問題當有衛者衛上 「動演」前方之軍管界甲十萬七元/河制夷水之難下足以清匹夫」到河上時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也為節度府而也以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著也 法也情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者皆一三六前心之、丁遠八 之我前後能當關中之果然而制廷之一臣不不至於無際民學以邀大 之風內足以禁大臣上邊而物鄉之四日常不至於然有內有重正之勢 三代而下共制之菩推事之府兵耳德得獨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 以預制之也自觀之際天下之兵八万分所所而在間中者五百舉天下 如 以工建設 收益。同何欲效之·北篇曰非公不開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 珍玩不知 保工去しる 还是以出 第二名 年 世史類編二十三卷 百以人命 曹獨帝讓那縣飲食視其曹儉以為當罰改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為三九春 ▼ 唐大幸紀 陛下以錯行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即生死非行幸之本意也 直詳慎之〇三月華院勝管上至顯仁管是更以開儲待被說絕的說由 上又當日法令不可數變數節的官長不能盡記更得為發見三零 免競就深文陛下惟一斷以律訓此風立慶矣上於後之由是所然平 臣律文夫人减三等失出减五等合乃失入無辜矢出後罪是以更各自 雅上曹間大理鄉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稽客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一不在群 古死刑除其大半官張臨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 吾欲遺汝珍玩恐益縣看不如得此一言年了房玄於等这是常不 如事我素見理較先拜建亦以師道自居 百行新禮馬以為便貴所及 O以王珪為總王泰師上謂泰白汝事难當 聚過之徒內為語語外族應明故也可不戒哉。 顧調侍臣曰煬帝作此官死結恐於民令悉為我有正由年文述廣世奉 而食飲食而宿今供頭如此宣得補縛不足手至路赐官西死之精翠池 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事制之等并也 右謹飭真敢為不義之行有周秦之前,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也 ·易置從命将以權其對不肖之才內、八府共有泰問中内重之勢而左 次宗開號而能自然此兵所出與此其大無務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松其不知作橋之縣雖而斯是也大無務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松其不知作橋之縣雖而斯是也大無務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松其不知作為此其如之於貧而於天大以 西致堂国為人師者心有造以沒人而道以人為為三家是首於兄弟 一年正月以展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时之官上賜書成初日

Fill

布不胜比 新文· 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是故也陛下當陰禹汤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 馬馬馬 侍御史馬問日被親御廼應部皆緣左有自上疏以為三代及潭歷年多 Kでき代之基量得但将當年而了今之戸口不及時之什一而給役者皆見去 はこれを 寺民居滿死者六千餘人詔藤明德官玄圖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 佐廷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唇公主調見宣為等禁所以成國家之美 其國米有不亡者自觀之初天下發軟斗米直匹約而百姓不然者知些 館還道路相繼會總不作民安得息臣問自古以來百姓私死沒為益賊 而世充许之西京府庫納時節議籍州為西京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天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隨野洛山倉而李密因之東部積布是 上夢念不完故也今比來豐穰匹納得栗十餘解而百姓几答者和陛下 心後念之多管不悉之務故也就是與自古以來國之與亡不以畜積多 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而水人簇殿八一月而恒州大天監守四郡子甚春是秋洛水溢民多湖天越而月而武氏人宮至高 有天下者信不可不防其漸矣 水太宗託不能知干其始高宗又不克悟干其終禍匪自天孽由人作 「嫁王敬直敬直達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員 ~ 唐天宗紀 **持你以**就信 無小海 在京京福之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 ◆ 東東選軍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自姓治等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鄉聚鄉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 世史類編二五卷 大宗重甲 不必逐步息人性 重韶京官五的七上各舉一人〇親微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始由於此動中侵該避疏奏上稱善义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熙縣令 也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今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當今之無事行曠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馬又曰文中千姓夫整形莫如止水駱戰莫如亡國代願取鉴於脫去春從約烈忠遠依以 懷發完平故雖君子不能無小過可不害於正道斯可暴矣既謂之君子 日陛下欲養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養日認罰積多威怒微 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〇又 而德化未冷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跳遇小人也輕而甲仰則言無不 下也自謂必無下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籍也 應乃知貴不期騷富不期後非虚言也苦陷之未乱也自謂必無礼其未 護邪則思正已行實驗則思因喜而際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 满禮則思抑頂遇遠樂則思模節社宴安則思後是防經散則思延納疾 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議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讓降臨 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雄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 馬豈取之易而守之難千蓋以殷憂則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 **蘇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慈宗子非經國處不及遠况又內** 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發行陛下必欲為長义之計不必遠求上 不 唐太宗紀

拉師以京 #、14.7年、課之納數胃之諫而止是從而從之也近望前德樂上書讓修浴時宮陛 2#12年 | 言也可户柳雄妄訴院資在於隋朝政漢者認辞的百不在蔣琬陛下欽 世史索編三五卷 以第一つで 万世 省大 東京の東大吹奏有非倒文之志野河で而疾風勁草實表被果之心可贈涼州 東京の東大吹奏有非倒文之志野河で而疾風勁草實表被果之心可贈涼州 東京の大大十二年贈属奏君景蘭州刺史二月詔曰爾茲擊度節将売君常難 許事本三月著作即恐世隆素請集上文章上日朕之解令有益於民者史聖 # 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願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第之此等之使 五 ·科之功也皆賜之佩乃〇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或德所加比貞 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日其事可聞無對日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下肯親之欲恐人不諫常達之使言中間院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 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速也上曰今所為循在年也何以異對日陛 |宮上日貞観之前後朕經營天下玄於之功也貞観以來絕近将緣魏微 展知過失當過之几条以此故常三四提到自己原明自此不清波隸子三限知過失當過之几条以此故常三四提到其二章是非知言之物而至 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つ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為三五巻 下去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〇 董安丁 世级故可答 我無過種也情鼓 答徵教順防衛方且院於美色以自昏蔽線一美婦人而武回家破壞 揚以養為進者府で甲級乃至かた貞觀六年百食正旦方南北敦州 大水七年山東西南四十餘二大水八年山東河南塩水七萬大水上 一年大雨穀格溢入宮陽德不統陰氣盛長為我明切而帝不能監觀 等以日報·上鎮落城的有群永安山上接到野永尚 が変え 成別度玄布特 就無支許 事 中 何 三 | 中央に 機磨奶中 新長曜王無所短何以柳其長哉 かいしかい 系 水信事 第五年世南本世南外和茶而內忠直上當稱世前有五紀一德行二忠正三语經過行於也何敢於七為八主惠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五月永惠公園 在三三一 布水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日無長問者性之元平日人有所短马有於其以震王元執以於為徐州刺史元就好讀舊恭謹不妄與爱士劉元平為此以為一次以及此不無止者也 日本年 物語が 世去 水山 183 由于一种通视开始未想其然若朕能愤然如始則此論可傳不妨恐徒使後世時處於一种通视开始未想其然若朕能愤然如始則此論可傳不妨恐徒使後世 馬阿伊史 世史類編 一五卷 常が ē 言為る 17,3134 京公田 敢調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殿以度支髮夫下利害城下即對所經濟已亥十三年加房玄戲太子小師玄戲為太子小師太子欲拜之玄殿不 原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子·古天丁帝帝帝帝子帝于朝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子·古天丁帝帝在心方子帝也依然無清高照賴素帝族明故歌中事年恭高川帝後連中帝与帝遣後引事類楊確古今舉要和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她之歷歷令人 一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意各人周有機辯中書侍即安文本常稱馬於論書 **墨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禮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於寓然** 方所此而 皆有關水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當問侍臣創業與守成乳 玄殿日草珠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孫於其而後臣之創業難矣規 言石城□『惠客疏』·言孝敬上皇二言使事宗廟其族莫非傳等別百兵城□』真觀將相情唐舊臣經無節義惟馬周並仕於喜遭遇大宗宜疾城湖才不逃傳說召與医後世系司述馬將云中立漢而周弥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應漆而固根相得晚習完黃非王佐有喚以及茲其首視與築藥數鎖滯亦何以異述光帝說二五未 也亦為理德論此太宗於達那其未深知孔子之數即君之失德闕政則然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也南清尚文雅惠名士君之失禮闕政則然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也南清尚文雅惠名士君之失禮以所致軍司孔子作秦林常事不盡惟败常及理所書于州汉訓後世便 打犯張鶴之之語史氏微其下 忠備以以至望是責俸皆看五次行為南

医海之己 三去 · 愛義則史子志華以為百今事殊北非父安之道上疏事之馬周亦言堯舜於谷者更於百別湖除熊孫可謂子戴 · 過七主失城行到过上既詔宗室功臣臣知續三五秦 · ◎ 春天宗紀 PLEST DE 古公通常 他 五百解衣投地出五無成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司臣夷雜陋 の史は漢 | 黃禍礼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雖然,創業之難既已住矣守成之難方當 我不〇二月以后逐放德為商州部發上謂敬德日人言即友何也對日本本色之於等與其家學商八首所且 自食語法日英曰二家於到丁以於玄為行如明落母等曾日而以我以十次所以非老问如人而以與天文公王建平被接上,以上等一次非 语言等写 温言音等 自古帝王萬不得之於郭難失之が安逸守成難矣上日玄於與吾共取 相與共貧賤义矣臣聞古人富不易真此非所願也乃止〇部停擊封刺 與諸公真之玄於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電話上日創地以對功臣古合通義機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原東、制可亦手引其法使民主不行古林益強至人心事因非一才也到她相去如何去傳統教史與選此不供主称首強至人心事因非一才也可能用出去可以表現不明之故其沿其智於選事竟功得失而可是也以無限之事情不願之國且言臣拔荆釈事陛下令海內率一奈何葉 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と難徴與吾共安天下常恐崎等主於言 過之也則子文之治循在正欲留之也而喜味要見已形雲土其可幸 之父循有未均之子惟有夜重嗣職萬一縣愚兆無被殃國家受敗正欲 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令之存者皆難節、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友子 割思於已亡之一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丁并為沒然而學不以完其至至軍正式與其甚害於見存之百姓則軍使 安逸也 電民回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夫之者多益禍亂未管不生於 金灣之 朕皇疆公以第土面土近川 自然 报之使立社 奶其面也 工職其戶色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工於於其福祿 針建雄大 致大下二 得而を大不 世文類編 門が其水 丁非耳馬 拉拉天理 飛鹿育儿 公天下自 光何區實計 法如之時剩 關示汉群史 京変襲 聖事 制氏率 氏型元 だ 原太守打 花果 二五卷 時制宜以便其民國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遭今之去不可用於古也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太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也都照時也因 奉一人人欲之私也想徵置未管詳考古制圖拳甚美而近世范無二諸對選其本於此者夫對建與天下共具利天理之公也那縣以天下古雙湖巨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對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即雙湖巨太宗當讀周官書辨方正位禮國經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之弊也况請侯之後嗣或督或不肯而必便之绝世是以一人而害 好针动几若此葬守元皆墨而不稱乃摘取乘做禪亂之一二欲樂對贈與主政至其義也互伯雅鴻大術且攘夷伙以專戴天下之共主硼战方三代盛旅譜倏或自其國次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閒 非三代故事们漢之失素益周言之矣豈可來此以何禹乃文武所為不敢變米漢不能制候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勤兵而夷之此變宜爲天五子所言此齒刑地不師核之。法皆先王之則也爲在其郡縣乃蓋壤製土脩明侯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威國五七智天下之大父也此数聖人不能因時之後更立制度以為 致太平而與禮學夫可必如古利建乃引公武 後世如育王者親親而尊監務徳而受民演釋中之以后即照亦足以 京正典 柳宗元有言田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盖自 武為之平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天謂三代聖王要治衆乃及成功之後姑息尚安此十六国五代庸王之所行而謂為 然事宗元之言口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該使上古諸侯也為民害聖 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孝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鳴喉豈其 必欲法上古而對於前期不足以藩無擅則必至於僭亂此行官師事世聖人不得而察也察城六國以為郡叛三代之三一 建而廣之是循見別者而欲察天下之最也宗元又曰湯質三千請使 人不得而有之則害其之際洪水陳襄民無所定武三周公誅納伐本 天下是飛鹿而有七千七七也一何不賴之其母宗元又曰諸侯此世 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盗死之事也謂秦無於意以都照公 以點東武黃八百諸侯以前司故不敢宠易也是聖人於去畏兵之前 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禄采則以選其打城雖監督生于其時無以立干 た論師氏名當師古為得 医 層大宗紀 二十四 1 古以來可 世到面 11.-11.41

唐代で 為十五於怪此不克然一漸也初護民之势的民如子·不輕當為煩既者建思用世史類第一五本 《 屠大宗紀 把領原十 ... 物比來縱欲以势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 五月早韶五品以上上封事規微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然逐上死 比年由心好惡以我醫學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然六漸也初高居 之此不克然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 竟終三漸也初親君子下小人比來於君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伸而近 被言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界欲化被方外人為里達使市索發馬并訪 而不得伸此不克然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至長傲縱欲無事與 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選令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詩其細過雖有忠欽 栗拱無田獵畢文之好今志不克固晨出夕迈 地明為樂此不克然七漸 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然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 共問罪遂為此不克然九漸也初頭年間早畿內戶口無一亡去今渡於 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騷劳役則易使此不克然二漸也初役已以利

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我曰何獨封建也一帝三王之法款不可行私以息爭也果必為雖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素潔以派不封建之短也不審則如民之無併而自為無并笔融。而天下之利以自秦故曰即臣名秦則如民之無併而自為無并笔融。而天下之利以自秦故曰即已者秦則如民之無併而自為無并笔融。而天下之利以自秦故曰即是秦恭这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元道之公子里六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禮暴侵凌微蔚不立之患內無廣主象子里六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禮暴侵凌微蔚不立之患內無廣主象子里六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禮暴侵凌微蔚不立之患內無廣主象 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則法属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源哉 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全人後世之法秘查等為周不可行於 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并田始然氏亦致於宗元謂今之法不 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處二你亦無以如矣并天下之田使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封建論有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若如徒 一杨何急乎村之不用也若上無明為下無賢臣則惟有良佐悉沈干 東非時以付史官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賜徵黃金十斤厩馬十疋八十一月以楊 解ける政民今間過失願改之以終善道プ以所上疏列馬及極度朝夕見ご無線 前天等 王載休明時難再候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解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 僧得什而死实不信係戒于勿學佛書崔容魏汉來駁佛教者為高誠優語实英目此邪術也臣鬪邪不于正請使吃臣必不能行僧呢实实不過 師道為中書令劉洵為黃門侍郎茶知政事然知政事力太史令傳英茶 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爲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 少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治於擊轍碎觀者如市夾謂其子曰吾問有命 **奕精術數之書而然不之信有西越僧能明人立死後呪即生上試之驗** 災遠被那國凶醒之雖越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奏動之日也

同行 非明是 我不可待

東王大き

记其或分

王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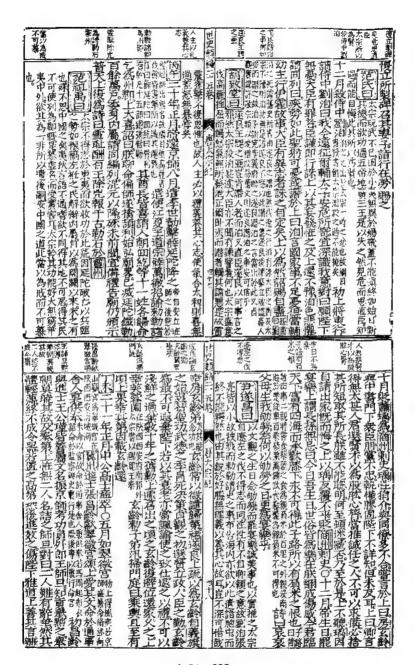
以大字學 のいいのあ 除命不幹 李志聞共紀三刑商職員士何必俱當六合意云影實後是軍等情清陽報言五章空影中別編館稱或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長五流也沒續編三五卷 沃你也 間其門戶玄豪深以為耻諫議大夫補送良上疏以為玄素雖出寒微陛 銀青光禄大夫以其在東宮數諫節也玄素皆爲刑部今史上告對朝臣 為今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下重其木權至三品聚發皇衛宮可後對群臣務其門戶子孫伏伽亦曾 修之者明者也其叙非日古者上葬蓋以朝市安慶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之放也实於不混法太節治 四三連可請良其矣 () 專并向職者以此及大正理國際情之都與善聖職() 送其親傳教良禮其斯為其流者以為確論後也而應是不以於於方後 野之川朝而空不野則日中-而空子産不改是不擇時也古之群者皆於 禮天子諸侯大夫華旨有司教是古人不選年自也最秋九月一二是是 故謀之處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塞田以為窮要壽天皆因十姓所致按 公所不克養戊午日下要乃克華是不擇日也鄉姓於公司並完全當改 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选擇地選時以希宮 B或云展日不可哭泣您終術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己於臨境逐吉服不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戚縣殊共命共胎而天妻更異此皆禄命不 別客不姓 1 など間に # 张寺, 杰 七代 三美 二 世民類猶二十五春 中, 1年3年 無った。 置本世動於
高陽而這處不熟立為長城豈不壮哉 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齊煬帝労百姓築長城以儘突厥卒無所益朕惟 也能是一一月以平世动為兵部尚書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动在州十六年合 100 室坊農功好鄉衙之樂館既官官役使司以不許分婚私引突武入官志子唐事籍好後以此官耶辨府企尊太忠軍遭母忽犯後獲職太子治官 言干上上日高號本四郡 大德人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後綺遊其守者亦得遊歷及歸 處首規竟不及殺〇邊職方即中陳大德便高麗問以京和強に探着大事切讓太子大怒遭刺客預師政統于承基殺之二人人其第見志宗經 未復苦不欲劳之耳。 王爾十六年正月輕王泰上括地志廣下,清武之泰好學司馬蘇勒 范氏目(大)人、1874、2 Ë 在文注日孫孫長城以傅屬延來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唐太宗以 一失使人之程矣。 不磨太宗经 地耳吾於卒数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即於 ミチス

以基础验 本作之為最要時太子承乾失德總主秦有整許至日有疑談故城良對及之上 经验验 神也上甚恨之〇西冥厥寂靜州安西都護郡芸格撃敗之初為以既平。確知者使所當是則當助成乙非則當請能己不知何罪而貴亦何罪而 何為經濟累表之上級議玄於等日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為拜屋直及為此也〇月玄於高士無鴻少府監禁治妻於路聞北門近 港輔內安外軍不亦善平上五九聽及是梅日親徵補添良動我後立部過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過了第使君其國本為 **感嘗發體在諸州共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島若也人** · 一家子餘人成了其地指逐良上孫諫曰陛下取 · 自調人屯戍破産辦 東死亡者張該侵張液酒見有俸城之暫陛下宣得而己一夫斗至之用 君事玄松等拜謝麵微進日玄繁等為陛下股版耳目於中外寫宣有不 工日然人臣関說竹首動及刑誅與天暗湯人冒白双者亦何显哉是以 百陛下虚心来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者學等者多彼是罪故不言具 乃曰方今群臣也直無踰親微我是原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 上音調待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微對曰臣聞戦勝。孕勝難世紀所官為而民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微對四臣聞戦勝。孕務難と問い、其代為而去,以與此之時以以,其太子也不是以可以,與王方兼群臣有當太宗持以為以及於人 上表謝會上問侍臣以图家何事散學循述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尼公此 命報小殿之村以備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辱稱几杖等以逐耳所尚徵 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〇上問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 而行之未免私條或畏人知情加服然欲養彌彰竟有何益數之無室上 才不用其言令方自各耳·Ch-月野公宇文士及卒。·曹指禁中樹下愛 后大宗 包 **建**大宗保三 「韓馬」都之止有二東常非終江於城之則與之婚妇以經之耳二者何從勇玄 **▼第四里が天也万幡三郎日勝有三罪知人不明」也以私礼法二也善善未賞** 新教堂 該宣死上飲力之日法者人君所受於天心 時私に弘而以致之之一百 不知是養養 世史斯編二十五於 之何爱一女會終於部落概要必何力以降薛廷陀何力投線了大呼日齡對日中國新定共凶戰危至以為和親便上日然朕為民父母的可利 必不叛我即命後數禮使酶延陀許以新姓公主妻之以不何力何力自 世上謂伊臣白路延門於法據北後黃天門部而有之故復在龍漢七今作上謂伊臣白路延門於城部蔣也本有飲物權先與蘇灣縣 語過時期 污滅失事 野沙新興公主物解延吃許謀非 龍也無致而 醉之無故而 脏之等之失 是得通移應代的歷表游刀戰又與部仁出完鐵動九姓、廣州都督見 一弘有罪被歐州高祖入關党仁弘将五首功其後歷官有登江至是坐 宗知盧把於泰的復用馬親元常德宗之與武帝太宗進不相於絕哉 不用補愈於元帝知蕭堂之之賢而及罪為太宗知後不去問愈於德 之為拳和伎而不能去則惡無所德不若不知之為愈難然武帝如賢養中之何其誤地夫人主知時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不若不知 其馬失則無所不至故以至於紙目而亡國人君可不遠之以 君有不義不從也而以於權臣子古之侯者其始未必有悖治之心及以其限上者不知其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忠臣則從表而不從為 十七年正月節公親嚴卒當雅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 五子以王俊 司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與為以人為鑑可明得失行三性管 次禹日何畏平巧言令之孔二孔子日使人殖何也彼使人 帝位元 繼 奏 唐式兴紀 後毫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待臣曰人

為是是治 即曹太王命國董功臣是孫無思王若恭杜如晦魏徵乃玄賢昌士無討淫敬德李 神と物 皆得暴疾方不然反可療上自前系為之和藥世動頓首出血泣謝上日際等於是人等後獨世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李世勃 **製造34.0 瓜 各無以輸公公住不侵李家豊貧联哉世動流澎游講話指出血因飲以置き 為社稷非為哪也何謝之有世勘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幻** ない六可謂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宝玉以 朕皆保此三鑑以時已過今魏徵没朕亡一等矣○風功臣於凌煙間上 承乾喜居己敗儀所為者靡調王泰多藝能有能於上港有奪嫡之志上 詔以長孫無是為太子太師房玄監禁太傳蕭瑞為太保李世劫為詹事 等皆伏誅乃立圖王治為皇太子、法宗第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繁献上變吾太子謀及泐中書門下拏勒之及形已兵廢為庶人侯君集 力則常得來之矣見其來冊則日水所以載冊亦所以覆無民猶水也君 則曰汝知稼穑之艱難則常有斯飯失兒其乘馬則曰汝知其祭不竭其 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心上謂符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語之見其飯 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潘王窥信者皆兩棄之傳語士孫水 漫不學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紅丁水及等訴紋魏王恭曾承基坐事 **僧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日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〇上疑太子柔弱** 司馬公旦縣矣然能割受斷恩富者於初而謹之哉 **今唐大宗紀** 源可調能读 STOCK STATE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以為不可 大文管。 陛下神武乃祿礼之才太子仁怨實守文之徳也直讀立英果以安於稷山。 福常度治自幼寬度該曰生很描恐如羊獎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以"唯禮。福常度治自幼寬度該曰生很描恐如羊獎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此,能 過去 新宗立 访四年 而養與期 エ〇上 謂群臣曰吾如治年 時頗不能社亦可。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疏至不服電光析簡誌之此不可以不戒為旺 其:宁文及 等路小路 而事 松便打的 6於懷遠戊增兵以遏勵地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百姓之下來納時認絕其婚於夷依也 ①遺太常丞都委使高麗著凌請拜近門來納時認絕其婚於夷依史 简〇遺太常丞都委使高麗著凌請可致堂旦教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點察譜子而填選之所應該問則可之所以自憶者卒所以自衛和 原道守文良主醋副至重置可数易上乃止調格曰父子雖至級及其有 主之何如無息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言言太子仁 審理長孫無思白始奴太行治 德育書司非知之親行之惟報太宗之謂矣。明之名為斯少恩君道之至明日不欲增戊而卒親征之不為其小而為其太豈大者足以勝戍共能威絕域者也。 お唐太宗紀 備恐不能守社稷民王治共果類我我欲 日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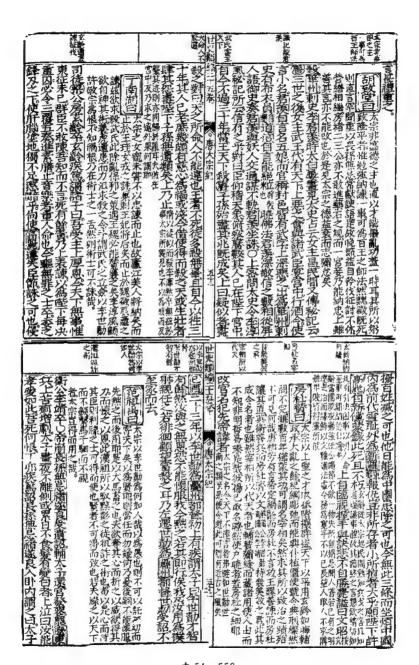
太宗三行 \$P\$《新》等卿亦記之耶對日臣職當載鐵紙之輕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泊曰借 於實施之君言動備記善惠無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17年 新門乃立條公求實以於店述從慶父而則級矛朋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實別可立関公废公及使人裁之季友以係公適和慶父联之執心對五學及什年成為教政子以存為問季友對日臣以亦義強公商稅武實分於一對日喪決什年成為教政子以存為問季友對日臣以亦義強公而依謂實分於一對日喪決及相轉奪與上見書八月四日南店多數應謂玄黔曰音問公評官祭以安問季友總轉奪與上見書八月四日南店多數應謂玄黔曰音問公評官祭以安問季友總 監前代表 古好官中 **外碑**然 人不敢自 至一情乎上不從玄影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剛為尚祖今上野歌者成上之 Æ 唐茂及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 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謀則莫不順哲全五十載何所 公可提次以聞諫讓大夫朱子套上言陛下屬實起馬於事無失若以此也上曰朕之為心異然前世而王欲自戲園史知前日之要為後來之我 官何謹即命削去浮點直書其事。 今人主見之何也對日史官不惠美不懸惠若人主見之必怒放不敢就 八共成政道三下这些小不受護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皆至己 房玄衛上高祖今上雪蘇上謂些脩國史房式於日前世更官所記皆不 高調聽議大夫 補遂良日鄉僧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日史官事人 根情以為三代遺直諒散 芳柳徵死知與不知莫不之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暗時 《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時的 者易污處應者難全付方所於云書那一酸之讓累數十萬餘言至君子小人未幣下及渥為亦言之以依你! □大言行君子之樞機審則千里之外應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遊園的と言葉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と盡也。」簡而已何思於史官之記邪劉治之言足以敞君心顶詹臟失□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榮智 《唐大宗》 三十二日 有明京心慶 計劃拿 下源 辨 名州三人 何式如於 副州之 震察を大敗矣の七月以劉道島侍中本文本馬司馬中書与ケギ既拝中 廿更類編三 五卷 四美男外 演一次日在高展高域良上統謀日天下着一身两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家属 にはつれてままますり、 太正親征 對級逐通前關聯級大児動神機縱天榮箭篩以折其理引古以非其議一概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類施以聽其言處襟以納其說道恐陛下水敢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洵將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寒聖行之與庸愚上下 斯言獨編被大臣勝死義始以剛果此而竟以剛果白也。董中本旦劉泊能諫帝之辯話臣下可謂明果及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必死後、近氣非此為勢今圍讓言麼懷以改。 世動道宗整衛三人而已世動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敬非大勝則 源以臨し 雖不發後於黑上飛白紅體地拍通作用緩川然后: 不答之曰非意 語智卷日今受品不受智也〇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 逐東有學色時間其故文本曰非動非進盛荷罷禁位的貴重所以愛權 歌令 凡無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棄心氣內擅形如外等功 子新立諸王切稀,旦華金湯經結果性公置以之全齡層海之遠以天東海外之物也斷聽罪大誠當致詩但命一二徒將取之如及軍耳今太 日蓋蘇文就其君殘虐其民令又違認命不可不計李世勘勒上伐之上 下之為輕行遠來臣之所深蒙也上不聽 九月新羅乞兵伐昌為軍軍與軍軍軍也造便節之特新國 以共絕丘入朝之路之兵救援上遭使奮貫通之蓋蘇文不奉部沙上 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遠如此,則亦何可極行 了非言無以述廣比有談論來致煩多輕物點人恐由茲道形神 三高飛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教為大國者不可不訴然何 此於自征之子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賣

歌と赤状 大字有號 過かこか 打大大大 た其心 題の小で 馬問直衛 世の機 当八十三 今日非陳 7 "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 前世帝王桓諫者多玄葉已為之或云葉已許之師以慰四時四事多不必防其漸若獨亂已成無所後諫矣上曰然朕有過鄉亦當諫其漸明兄 死華陽目能改過於巴然神而不聽者斯為下矣东宗本謝其有意於為華陽目自在無事之時常惠谏之難入於聖主龍在課於未然賢主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予。 你還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太文本性質敦學文章華脂而持論恒 (編二) 五弟 課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成而改之何如皆拜湖上白長孫無思著 上調長孫無見等日人苦不自知其過暫可為联明言之對日陛下武功 九月以衛体良為黃門一行那条預朝政上問述良日母造添美諫者十餘 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與無思議說时於形響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馬問見事敏強性甚負正論は人物直演而言联比任使多能稱意潛城 擬經義自當不員於物到海生最坚直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語松於朋友 解游楼善和解人事联三十年城無言及於蘇慈楊師道生行純和自無編三五東 人名沃思特 遊嫌疑應物敏速然斯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應涉 孤古令心稍明達館難不改節當官無明黨所之者而無規諫耳唐後言 土等在晚場帶代高層之間之對日本東道逐慢運輸即東夷善守城攻親在問題調網江淮近到納江海馬以上至落門前期史致仕鄉元傳以 八此何兄諫對日奢侈者尼亡之本漆醫不已將以金王為之忠臣受君 月帝如落陽命房玄影留守十一月以張、至世勤為行軍大總傳部 之得失亦這對中分理或逆及何道犯類點也與絕主題之比也而聲之等勝国者位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門友之義非人民然子宗論群臣 之飛馬輕侮其臣不恭執其為 百今日 非關之比。公但聽之〇上聞程名派善用兵記問 上至江門前東致仕鄉元傳以 駐町 馬如 野 山 北 西文府 三月車衛至定州後聚東遊攻安市城高龍远電電電主北部惠真主南東東北 學達立等百万萬多日方 大字音学 世史類編二五卷 放置 使 化 型 班上 明成 郷世にて 以方名源其才敏势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書起以劉其所為名振謝日 國大駁後贅城銀城皆自核衛去數百里無後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醉仁貴者大呼陷嘯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濱延壽選真帥其聚降屬歷舉部帥先十五萬被安市上粉諸軍齊出名擊落軍鼓渓並進管百廳門人 高士蘇等書曰朕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驅山縣能引此在歷 動石記功因此為監顧山 不能成功深悔之數日轉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山命馳躁記数以少佛得國東書得卿也〇十月這便記聽徵復立所小母端樣有上以在 師上謂醉仁貴曰张治門皆老思得新進聲的若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 學是立皆在漢島範圍之內 手其所級長蓋略和當完實明烈才使俱優認武太宗才仍於德然規 手其所級長蓋略和當完實明烈才使俱優認武太宗才仍於德然規 到致常巨大时期於納拿湖之政也想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能死誰



. 数

が事がいる。 看所以 言得其實於對日陛下盛使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誓語識之志耳。 一着己有之 夏氏三款須以校主好大宗委其文亦採泰裝完致實項倘置之品第、東氏三天文章隔世道盛衰;而上之取士尤當崇雅摩而熙浮薄擊微寒下腳落。 医多角 计多级加加维尔 医多角形 医角条侧放加加维尔 化多种分离 化多种分离 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白之功也顧謂滿途良日公告為史官如朕 自名得其所人主多思正直陰孫顕戮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看於朝 則欲真諸懷退不肯則欲墜諸経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肯者則憐之賢不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 未嘗點黃一人自古皆員中華感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新依朕 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 八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皆已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日 人之行能不能無構成實業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發 **冬唐大宗約** ·烈之吳后惠帝之張后專文皇之之主誠難哉齊極之姑姊妹晉文之 為 おお 哲 哲 王 人等了 無罪於代在也譬如又霧遊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複於明〇中書 太宗不罪 川麓嶼斯風視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庆芳有罪是其直也若其三五旅菱飛山於轉帕田丘線陳岫紫湖蘭山。四海亘地納汗滅疾駐京是天子、太子聞き、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思等請誅志冲上手記安縣情秀総則一男不保可不惜哉〇厭州人段志冲上封裏請上致政攻縣很敬葉不啻汝無我之功動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養則國象懂 法之顧我弘濟者生其益多產造區夏豐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然 作大馬屬星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對之深過勿以為是而 國反速危亡之基間武者有三方網成覆敗之禁旨非矜功情大樂德 邦圖利於危肆情縱欲之所致形文日珍玩奇巧乃整國之斧后珠玉



本宗村里 其餘等 太宗政治 有が有以 世史哲 が曳 幾成作 不世出君 14/4Deb 古細忌畫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今畿人間之仍今滋良草 仁孝公輩所知著輔道之謂太子白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之謂幽良 の九月以李世勤会左僕射へ即在歌歌之之役及諸士木功の八日達昭安 の九月以李世勤会左僕射へ押末は京門道女主武王而太宗殺婦以外以外以所所 人郷副計令李世勤安太子皇帝不君側亦得書夜近宮人以弥武氏而 人郷副計会左僕射之男子不察宮中之武氏致康久疾、明宮 人郷副計会を世勤安太子皇子不察宮中之武氏致康久疾、明宮 大宗過計令李世勤安太子即位郡歌歌之役及諸士木功の八日達昭安 遺記有項上崩六月太子即位郡歌歌之後及諸士木功の八日達昭安 | |程伊川回」店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難照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萬日遊 可使衣宗繞出華蕭宗便篡蕭宗繞即位水王隣便及君不君臣不臣 後立浮園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歎思於治之美庶幾成原自古功徳燕降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一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一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共可稱者三君玄 飲潘鎮不屬權臣接尾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 五套 **素像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禮悍勇不顧親而太宗以武機亂以仁勝殘其村各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 今唐大宗紀 14./15. 一人は漢以後 文を表明と 化送袋在 假雌**新**趾 資料の日本 左右是左 インコースの 古頭之治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終 成王高商周野主而補不能使之為湯武則想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住也當於殺之其此也資納讓問太甲成王宣有是和伊周能使太甲生也當於殺之其此也資納讓問太甲成王宣有是和伊周能使太甲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數前毖後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數前毖後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數前毖後其後忠益向吳則危亂之數,以後一人則改皇曰太宗見隋炀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强納諫自漢以後一人則改皇曰太宗見隋炀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强納諫自漢以後一人 原營至一条形而著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成帝孫所以不以漢高若蓋漢高不能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成吾程子曰開睢縣趾之意安在 於如是無足忙矣 能畏義好野屈已從練到廣場樣力於為意此所以 致真觀之

治也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六卷 十八八階 報之流が親之近以 心以若至 **店班所**花 見りからず 市王 明治 水磁育员 心計政 辛亥二二二記歌魔軍大馬者罪之明故其設施如此 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微之政百姓草安有自者不當如是我有潛勝人奉泰弘謹告長孫無忌訴友上立命殺之無尽 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院上當録數因前必所處者多號呼積完館所 思母微恐都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〇十一月濮王泰卒納書間府道係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恭宣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 甚與浮尾科機體等數人私通事學先望逐使被庭今陳玄運同宮自機受王佐流中文節於領表初房過愛江南尚太宗女高勝公主公主騙还 ※五四年二月散物常传房遊安及高殿公主謀及伏誅遂投制王元景 者其以思始終見高 當一觀之 作初什機即有群的整調意調於為好之也帝王所為黃管家 壬丁三下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養為擊納 下女,女江上全之,是也 處者獨無言上惟問其故四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免上歎息良义曰治獄 入問問以有姓疾苦及其政治當問大理丞唐偏擊因之數對曰見囚 〇島宗皇帝 永微元年正月立如王氏為皇后上召朝集使時前外朝集佛謂曰 位三十四年前壽五十六季乾陵〇帝聚應廢嫡溺喪在席不 承乾縣無忌方勒太宗立之在東宫七年太宗明乃登天寶在 戒履霜之為卒使好后專制斷整唐室貼禍**邦**家 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晋王母長孫學后忠縣 唐馬宗却 十一代編 〇唐豪宗全 禁患者 限平陰於 劉所敢玩 以太宗才 7 明儀 人、此天為 於 世之類編:干六天 100 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不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性之太宗則武氏出師懷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舞職縣此奏初蕭淑妃有龍 子家事可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距太宗之終十有文官亦附可以為或也婦人除新自取縣害 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領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 長孫無忌編弄威權構等良善宗社有靈電族滅不久字文節江類主道於是遠感動徹今武皆斬元景格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格且死罵曰 子有無敢畏死乎登門機腳計機林大呼以警告內上處出乘高俄而力 **閏四月帝在萬年宫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 之龍武氏巧禁多權數初入官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的 為尼思日上語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除令長髮納之后官欲以問淑如 皆得罪能玄於肥被 深瀬五十餘家正月立照媒而水冷養 **後后及放犯龍皆衰更相與替之上皆不約繁後或氏之稱固高宗治承** 入寢殿漂瀬三千餘人帝日頼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〇六月随出天北 不善之念有待而發終不能改也獨有親觀之亂逐為狄人所滅唐有楊廣僅一問耳時移地改漫後忘之。一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序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無父淫丞之意若以春秋縣心之法論之其去子之三年則武氏蓋十三年在官中侍太宗矣當高宗然太子入一年建以軍日名才人則才与之名十年 而已其宗嗣不延直哉故四族既殖而唐之子孫亦幾城子武氏養惡之際家進等者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了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聚劉所敢班號太白經天寂以貨賤為嘆之前在線幾之中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極亂匡時之 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 聚應會跌無禮放父子聚磨之耻子孫殲滅幾盡信古淫污內亂之事 之後各以類應交術之成酷亦甚矣。 · 市民日頭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聚用民日為經冊盼樂劉之謀太宗承統房社之策也是其富貴安祭當 心居滿只紀

法宗為之 功在人 天命工作 是年三人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懷更相諧訴后以長孫三人 龍王病心 谷那鐘風 呈 **程**信州提 世史数编二十六条 **在物術大** 上至昭儀陽許過數突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龍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曾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犯殺之 則不漏對日以至為之必不漏上於無之罪獵〇引屬盧文操盗左藏物 之必有大谷子之宣等以景宜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在妄若得十月祭後安外郭臨州深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臣安晏是舊公後城 來此上大怒日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 侍臣日此真謙議也〇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 罪恐絕言路逐赦之〇上普出敗遇雨間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 子以諷無忌無思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 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宣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 一志文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華長孫無忌第群飲極歌拜無忌龍姬子 宗之謂英〇樂按此帝範納諫之法也 范氏回以高宗之間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始厥孫謀太 奋誅之。課議大夫南鈞諫日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 如天意之昭也 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即何人謀之然不 官水入寒殿雖父韶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深然大 胡繁百 再三讀去無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智陽武氏入 八岩為朝散大夫仍載金賢繪錦十車以賜無思上因從客言皇后無 此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 聖皇無息厲色折之 我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 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處疾雖有死徵而必 唐高宗和 196名 1日皇后無子武昭侯有子会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途良對日皇后名家子主尊廣美託不以死等之何以下見先帝動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内殿上顧謂無息 孫無思孝助于志寧諸涼良於內殿孫良白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交顧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問以告昭儀外離所赴乙派兴年八月以裴行慘為西風長史假安令裴行後開將立武昭儀及外離所赴乙派兴年八月以裴行慘為西風長史假安令裴行後開将立武昭儀及 以養不可至動入見上明之日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進及前執忽不謂今且塵聽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定朋不如食矣上皆不納他 で、大学・「一世の東京では、100mmのでは、100mm 隻進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館朝輕陛下手謂臣曰朕住見佳婦今以付卿此 張於國水良充日班良體國亡家風和其孫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打默等事而妄生異議平昭僕今左右以開民亦良為灑川都督〇韓瑗上疏於 宗宣言於朝日田舎翁多枚十斛麥尚於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 · 接因問奏事泣涕極諫因上疏曰妲已傾败養奴城問每號前代常與曠川人數京 按無思曰遂良愛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聽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僕在黨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洪嶽戩麵斬皺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僕在黨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洪嶽戩麵斬皺 源今勤立武氏城一言蜜邦者也创助受翦鬚解胀之则则其罪尤符於無罪斥去内外成嗟顾鉴無窭梢窥非罪上亦不納散弃物中人也蒙普曼 里上大終命引出昭儀在無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孫其殺後樂而擊 陛下所因言循在耳皇后未聞有過宣奇輕廢上不吃而罷明日又言之 **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抄擇天下今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 散宗兵の蘇被此世動張召拜機射之松恩而阿松深今勤立武氏城一言雲邦者也別動受翦鬚解脈 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然來發臣之謀高宗無足騰馬擅無忌使之從已無忌前能辦官及職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刊亦足以 無尼之不學也

尚子取法 太宗首思 太宗之所 問高宗皇 の意義 為整體,所呼之王后,並對日至齊若念聽苦便得再見日月華甚上日朕即有處經經理官朝后於蕭僕的故后王氏淑起蕭氏並囚於別院上賞及老問行至其 秦墨門區武后聞之大怒追人断去手足投酒雅中曰令二**嫗骨酷數日而死**文 武氏 同處顧慶元年正月以端"大子忠為獨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的其也民國命衆知政事為有相聚後以天禮派至論者相關本籍上於爾縣及與前時人謂義所從中有刀又以其奈而害物謂之李猶莊養所為於是刻故時人謂義所從中有刀又以其奈而害物謂之李猶莊養所為以中諸侍郎李義所然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從嬉怡微笑而後以中諸侍郎李義所然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從嬉怡微笑而後 町之后數見王蕭為典如死時狀故多在海邊不敢歸長安 繁芸また 要而問 藏妃豈知身與商 紀共此後稱也 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勃管強緩冊皇后武氏百 見老而饒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 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面桓公出遊 〇二月贈武士和司徒爵周國公願惟談結號〇夏免山東丁役上謂侍 國之寒者公日家人之原府安足以周 爾武氏之立其以納果刺王如為法乎故唐氏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 之由其禍博矣今宗以前為忠武以知私而其大節如此者曰知人則。至此為日為不立矣前非惟不謀文勒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絶此動吏皆為日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直動者以爲不可則武氏太宗談計之過也 邪然勿干先帝之私悉養竭忠不遺餘人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 治及事既成雖即首出血無益矣 哲惟希其難之信矣 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難桑則國人皆 民民長先之時凝協群公上書皇后江止其事深讓高宗劉制一補遂良忠矣然非於消息盈震之理始此勿取之義若當武 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旦願賜 · 我方三七日 而前非 刑之失亦恣遂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實施自此實不無無完空自罪則先死其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先帝蓋用於等,所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定員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先帝蓋用於等,所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定員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先帝蓋用於於其一大大學。 第五天下非之萬世議之元員所以為孝采彦孺之言雖為漢。 八月匹韓環來漸漸減及背為遠州刺史許敬宗李義府經秦韓環來漸 蘇於至三方乃樂義所導劾之對仗叱義所令下義府在顧望不退三叱義所有數之數 與此工以義方毀大臣敗之辦義所等中護帝領地際時壽為數 與此工以義方毀大臣敗之辦義所等中護帝領地際時壽治縣 對於東京之方經義所導劾之對仗叱義所令下義府在顧望不退三叱義所方始 以東京之方經義所導劾之對仗叱義所令下義府在顧望不退三叱義所方始 蒙古自古其母目較方為御史视表臣不純則不思針之身危寒及其親則不差 鄉莊縣以**受養**府過上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阻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 正治等美之流耳思前背之情排榜犯者 在初義府有能於上餐其無歐賣管職欲好,同述中文於作響常尚書使何冀正倫前關無德不與與小人同列又以及東外,同处東文於條響常尚書使何冀正倫前關無德不與與小人同列又以及正常不敢心則更多義病的公詢的一十一月段社正倫為獨別則史全義所為語道及至十十月之詞之前的一十一月段社正倫為獨別則史全義所為語道及至十十月之前也於於四〇十一月段社正倫為獨別則史書 三世 一 聖褚遂良潜謀不執以種門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既缓粮 なが 其例如市中 世史類編二十六光 外地位を 本語公家所演外餘悉免之上從之〇六月部以高祖配異天於國立太宗語は「不行」という。方方書前行司川丁方方面不見一大 州南西州送及漢州柳頭家出後帰近二人俱籍以此家〇都泊之子於編二十六矣。 本書高宗紀 人淳于氏有美色聚子微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雖之將納為差事 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成別數萬役之則人太祭取庸則人太豐時 **| 虚由是有隙訟於上上两青之影**

「「大型」」というでは、 「大型」が表示して、 「大型」が表示。 「大型」で、 「大型、 、 立不言 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及会元舅俱然將若之何朕决不忍加入告太子洗馬常季方罪敬宗因証秦季方欲與無忌謀及上泣曰我家不助已深悠之以子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信何其隱而陷之會 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思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一刑於無思敬宗對白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溥昭止坐殺人常使公卿哭 目指逐 长至爱州上表陳定第之功受遺之高日樓號 **芝爱重赐**而 工程制信 4 利利 4 利利 4 利利 4 利利 北京地 一個至京師上問之 日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記仁朝鎮百濟都樂 議戶口署館長課景等鄉資建立書社及爾馬爾及等三年九月熊灣總管孫仁師攻管漢敦之初劉仁願劉仁朝平司海知此則能侍憲無言矣 皆仁較所為也上院加仁較大階遣使勞動之西臺侍郎上官俄曰仁軟 玄不能對於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日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九上稱養敬 知此別能待盡一無言矣」如此則能任命武氏矣遂良而處死矣人就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任命武氏矣遂良而陛下哀憐君子。此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歐而死可謂管 不可以無學德

領土を作 以進出之字 高景不使 世史類 後女之言 萬一有彩 京京品等 **春般補助史理宗裕** 一老哲四 在過走 自放及在大司家異式懼不自安仁就瀝觞告之曰仁執若念聽者之事 監察御史衣墓式往勒之義府謂曰君能辨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 不知此再所能也本動日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女之言亦善也〇素遊 有如此統 日君宜早自為計仁執日仁執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整之無所姓 1年二年,正月耕籍田有司進表程加以瑪餘上日耒耜農夫所執管宜 人張公塾元世同居蘇隋图菩族来其門上過臺麗幸其宅問所以能知此吾所能也不動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女之言亦善也〇儒張經 其部門為善不用郭公之道爾。 此之解益易之旣而耕之尤推而止 〇劉祥道卒子齊昏嗣亦昭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 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 一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補鷂亦不能採一一人主雖有嗜慾唇說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 **織花中因言晉州產生器請使齊騎補之上曰劉齊賢宣補鷂** 致大亂而躬籍干部勤於九推失豈 致大亂而躬籍千萬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為國務環必本末備堪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出房相則 君高宗紀 經濟事 置到冠三軍 顧同善待軍嚴整高仍忠果有謀勢必何力沉毅能斷然原 殿敞大破之遂平其地賈言忠素使自隱康邊上問諸將孰賢對日辞任 輕順之 將以其兵火止之 任貴曰红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關 動灭 新京· 夜小心忘身展園皆草及李動也。 為後衛政市 小子 誠日 「大米永島、考之日監運積糧方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世史類錦三六六 一人居高兴紀 一日の東海に上一年以風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智考内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本安奶公 勝微樂許敬宗等奏請後常曰等星見東北高號將城之北也上曰朕之辰康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里莊華西县在澤北乃紅上避正殿藏 七月本動後平風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時薛仁貴將攻康應沃餘城議多矣亦以為戒哉。多矣亦以以為戒哉。多矣亦以以為戒哉 中上〇時間南尉劉延被務冠政事為畿縣最至動謂曰足下春秋南爾 不德論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日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喜語 周烟條於 尚多西邊共亦未息 魔右戶口 影弊樂東所至供億百端外間俗若其不 · 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 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 質有編講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菩甚言為之罷行 月以楊弘武聚至德李安期乃孫等並同三品上屬責侍臣不進縣於 就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應諫而禮於細行亦不免而為近時之之確乎其不可及也凉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這些房上高宗湖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遗言事 於大惡也

而課無得 **"经验以》**年將八十,豈非命耶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調弟獨曰我見房 帝原回葵は強魔が日僕を幸多何自苦如是前日非然也顧妳老諭亦日濟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O動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曾病勳親為作人思致死所何克捷臨事選將必管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勳 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謹自武孫敬業嗣。 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帳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一 老雖欲久為姊夷所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進人則 討為將有認善既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名悉散之將士故 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揭擊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言至 杜平生動苦僅立門戶遭不肯子藻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 李勋寢疾大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 所以為訓光,所以為訓光,原育者皆內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能省已者矣父子不青養骨內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能省已者矣父子不青養骨內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於為此為,以為訓光。 将兵以堅太宗職武之志幾成不敢自焚之稱高宗立武反動以家事若社稷之常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情不知黑太宗欲伐高麗靖自請意東攻三夷狄內侮從以少擊泉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至東東攻三李靖李勋可謂唐之元勲也號其所為此衛實陰彭之流其 無職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三甚矣李勒之传也昭君於惡又論以說之其罪大矣動本群 交者未獲伸而 + 改造 和用用選注 和大條直 會新風動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舞四方風動矣。 府於一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問珍體文成七步籍於捷七 西旬先禮 智捷表輩 世史類編二十六卷 何如 行脸 部取士再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含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聚矣又禮以符謂之告身將鴻耀縣皓賴共神有劉鹏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 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〇以孙文 **僧為右史王及養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军接官臣典膳丞邢玄儒輕** 王明三年八月前被宗卒大常博士養恩古以敬宗常素流其子於豫南 庚午成了元年正月劉仁朝致仕〇三月許敬宗致仕。〇閏月皇后以皇 書判已試而餘察其多言已餘而法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殺告之答給明其宗解務四軒皆瞻賜光德衙日計資量劳而嚴官如集而試觀其求制無能華之者大畧團之選法取人以多言書判事聯聯私終號韓四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鈴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逐為 取入失之幸予以親取入失之子羽児掌銓衛者皆中人之才哉。 短小周昌之期期弥文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難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若其於身必取其望億於言必取其辨正則是娶之貌不伪裴度之形。前謂納法律明辨是非發摘應伏不能害也但其用縣處語寫构里。 一人,居高宗紀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义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裝行儉始與 八以女嫁、堂曹多納其貨後諡法名與實獎曰繆請以諡之敬宗孫彦伯 無問外人 位不許 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則一 人者為腹 心之病大矣

宗此春秋所 人所及 · 通罪報 統主野が天子、調之北の原士〇四月太子弘亮謹差敬皇帝奏能野惟詩故能で也立謂之北の原士〇四月太子弘亮謹差敬皇帝奏能野惟詩故能で也立頭劉建、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在令帝决表奏以分字相之楊時人 聚人所及也逐止之 如一个分二朋通相跨競非所以景禮義勸敦睦也上聖然日卿遠識非 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與讓養者人間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奇相親別尚之顯主四朋角勝為技養批論四歲時與諸兄食帮養的別相親別相關主頭主四朋角勝為於也將所用帮為無那處從陳曰二王春秋 大臣職に右姓品之以其除後無私不能等、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惠、東政在系前確論課與外傳經義化所規數得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惠、正十六次、本書高宗紀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繁時上苦風眩議便天后福政和處後陳白天 椰天后〇九月大酥上御鄉灣閩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鄉王賢主東爾成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園園公雞店兒玩〇八月帝稱天皇后 也臣者奉今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詞之上聞之賜及善總百匹季官臣擲倒次至左奉衛率王及善及善已擲倒包有伶官請懶賴州地鄉 新上で表 東京町町田東俊之宮至忠上乃上接職職職官包文天后平中書侍郎李義琰回東俊之宮至忠上乃上接職俊性所約 一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 (1) 原機太子弘武氏所生也两展立之而武氏於乙寅酰之親子如秋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于一言遺惟而見配 安后等及在當邊嚴時職以絕疑忌之的而輕用其智不自輻默此春府訴述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職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嚴死也非有他過特以泰請哪首鳴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養处 不忍恐怕受他經輸請誦禮從之以方幼學而心志如此里非賢乎其春秋沒存儀既故商臣子載而惡名不成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 三五兩臣軍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重訓而書此何刑郭瑜對曰大太子弘切有美獎其過失惟命宫臣衡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 一左右僕財張文建為侍中都 下前原可人而門仁其素與司馬本老無不協因相謂日子軍員可不自便不逐日非其可以公之對仁其素與司馬本老無不協因相謂日子軍員可不住便知此其以南北北京南如此宣可後便之有萬里之憂語是是關己甚請代之行正基合美英能 が地下、不道旦為見輕之於地下也上終解逐食之乃權仁秋為侍御史 高線石以 · 特人標章 1:37 於實別為不考仁傑園執不已上於今出仁傑曰犯權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 屬是以一研昭陵相當除名上特命級之大理丞狄仁傑表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 為侍御史 **文理報**正 以私仁供 只類編二·六卷 汉東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 親質節唯〇五月華九成官 一世の東京館以外不得入覲者忠孝論后見之証以賜所降封師勝王憲一世刺史書館以外不得入覲者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賜所降封師勝王憲一相與輔降の九月師王素節憲州安置書館警報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 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司僚即崇嚴者便總域崇賢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不循論解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不循論解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可以是主義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是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宣,如文堂主高宗於帝義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梅 今以一相殺一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 為過無計則難遇差好則易失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 西子養屬元年九月以秋仁傑為侍御史將軍權善不中即將充懷義詩 也人何所借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該有盗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 文曜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科駁上甚委之 我際至洞突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確時無大理鄉四聞以官皆慟哭 **牒談詣至徳至徳覧之未終婚日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形歸** 日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請仁執陳 敬玄同三品仁乾至德更百受際訴仁軟常及美言詢之至德必樣 山中雨寒從我有凍死者 等實有完結者不為奏辨由是時學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 局宗可謂舒運解緩之君在谷徹宜得常順今乃盛夏而 今唇高兴紀

***・「家夜行雨人堂足當個外之任古之各採皆出登城而立珠功术翻其家所的以對 故避將當以智畧為本頭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于第及死事之所以以為了。穿七札不溶跡幔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共無遭魏將有巧拙所終於與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 暑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經之敗卷由基射與領心。事已建國之要在文與武公言文者則以辭華為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與領心。事已建國之要在文與武公言文者則以辭華為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 · 一定通界性收上欲今開府置像屬門更部郎中王方慶對日末聞太子在 至原子成分元年二月立皇孫重周然皇太孫議院制於賴姓隆接好姐杯 能答案 發騰於三所規左等。嚴以書賣之曰足下負與由之峻節傲屠魔之聖主広萬來之 徵處士,將嚴為太十洗馬田將嚴隱居泰山上會幸其第徵為冼馬無 鎮勢 子之太直不具官所行後構造一子一季其际臣子之太節亦藏矣行後有欠人之子亦完整論昭義之立為稱動是以子之故李動行後者功臣也動行後也行後內子就是最十非法竟不稱版〇問事處父表行後卒卒未有書證者此具書 差紅不相東宮而是 全太孫者也上日自我作古可手對日三王不相整禮何為不 無一談後您以至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新玉田游嚴不能答重申三二之動將以輔吳儲貳望太子春秋則盛聖道未問足下唯唯 日天無一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強有數天子不祥熟甚馬上處令剔去〇 家被好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經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 九月李敬玄與在遊戲敗續上以為憂時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 心脈調摩元年代為將也上善甚言後敗敬玄為廣州刺史 医安公私富實而討之或 欲感發天擊之 議竟不快太學生親元忠上封 之陰険真可畏哉 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 者也惟見徵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公司一至於此緣 宋隆元年,較太子野為庶人立英王在為皇太子與殷難死數又數四十八人為國家一至於此緣 宋隆元年,較太子野為庶人立英王在為皇太子與殷難死數又數四十八人為國家一至於此緣 至於此婦 而 経済制度、大学のでは、10mmでは、10m 突厥徐常入及开州薛二寅将共擊之層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二貫以前服以言為詩無取無為終門職○突厥青舊禄冠新州薛仁貞大破之是城以前以言為詩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著處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力展歷書而祭行借使平如權衙明如水鏡循刀有所來照有所察况所委非人起應新夫以天下一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安強 為二、京高年以 精美樓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群石然後升於天朝魏醫以來始等 存相學可夷交侵女車歲駕陛下宜恭黙思道以禳災護乃更廣管宮室遍打五拱監察御史東行林時納。安善威諫曰數年以來務果不稔餓而有愚願呵私之弊光疏奏不納○七月作奉天官止離上旣封恭山欲 势役不休、大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緒遠良韓瑗之死中外 整初為更部侍郎前進士王勳王动成陽妈随尉蘇珠道皆未知名行儉 八唐高兵约

大概之。 一章, 大大受運的而與資配太子即位等天后為皇太后以事成取決馬 進一章, 大大受運的而與資配太子即位等天后為皇太后以事成取決馬 進德餘烈在人未遠而與於選絕其為惠豈止一妻如之比现以太宗之治其 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與於選絕其為惠豈止一妻如之比现以太宗之治其 實也所養政房關發級減之此周廟王之詩也武氏之亂惠 之明暗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亳用等重高宗溺愛推薦不戒發 電之漸而毒派天下聆禍所象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黃可不悔 武太宗之治其 最近一十六卷終

炎后不及著 熙光宅 製料を **黎 高**古開鮮 伊川大史安 即日書大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七 唐之云亦中宗欲以章玄自然侍中義於固歌中宗然曰我以天下與章本稱而亦中宗欲以章玄自然侍中縣中宗亦必無以安之理故與目陽存為稱所為。非一日城院於不為此襲中宗亦必無以安之理故與目陽存之月大后於帝為屬應王立豫王旦秋於后亦為縣及立與且止帰及一種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便後世亂賊之後無以自立於天下爾 於語王鄉於別所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决が太后居屬宗神緣と制於著負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姿態繁立太后遂蘇中宗為於逐 申嗣聖元年二月楊宗文明元年正月立如章氏為皇后權后父玄真 〇中宗皇帝 們則天順聖皇后名學賠僭位二十一 還位五年市別青五十五葬定陵〇帝又惟幽風僕曾险阻一王居房山十四年人戊乃還東官又七年乙已頼張東之等近 蹈之所謂下馬不移者矣 旦得志見淫不悛草后失德懼罪行弒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 命任用酷吏是管宗支毒流縉納淫禍惨酷亘古一人不在五 何之数矣 乘唇中表接稿神器以婦人行男子之事以女主華大唐之 名等高宗太子。目甲申即位後為母武后於為 0 〇唐中宗武后原宗 一年書八十一歲〇明畝沙 南部和之界而排放是子歌葉也、太后遣將軍本者迎擊之時諸武用事團宗室歌葉北五題共新即此以正武氏之、太后遣將軍本者迎擊之時諸武用事團宗室歌業北五天公李敬葉起在楊別職業以理後屬陵王起兵其名正吳常曷不書副縣業與兵 微社漸審尚有微斯於縣君者乎。殿州史武成市 胡致室曰東武縣炎之屬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動女主駁之而戒以防殿柱前 武水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表我聽白太后母臨天下當天之病限之就〇太后立武氏七廟縣明己前科美湖目於無明後故講書之本所於京以一次后改元及服也官名改元號光宅旗職皆從金色鑑生也也 李敬華。四十八八六后投侍中表於以審味道為内史李長語同平章事〇本敬業 等和以通何在等於又日試觀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機問日誰所 后從 思表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未散詩高宗养未久也上六尺之孤 宮王杜平仁親思温冬至事遭贬皆會於楊州各自以失職然望乃謀作人人自定叛心憤惋會宿班刺史英公子敬業好神及第敬献唐之奇勢 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落遇則天下知公之在勤王四面響應奏輕車 取關州不幸追擊殺之不敬業起共親思温該之日明公以臣復為解官 逐起一州之兵後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共千餘萬移檄州縣 副以匡從屬達主為蘇魏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 作或對口緊有王太后日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便之流落不偶論 春日傷臨朝武氏者包藏稱心親稱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官賊之宗 室遠慮以陪華命屠殺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胡致堂回東炎但知玄真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 唐口宗纪

阿特拉斯 之高見し 所以包用 思温之質 作而沾 元旦不持 正為叛逆也不亡何奪, 生擊敬武走之進擊敬禁因風縱火敬蒙大敗在馬而妄命金度王氣要 建筑清清等以區復為華縱軍與別門不完東通指河沿等以區復為華縱軍與別門亦忠美之罪斗者逃乃用不完東縣元忠佐孝远計敬業散業前用與思是之第一舉今大軍火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将以代將重將軍何辭以逃這提 從逐行取問刑本者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 之至不乗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認集穴遠近間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 此良東也思過日山東東條関公舉事皆來夢為禮伸鋤為兵以侯南軍 戶太后遷帝王房州除府房縣○太后側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於展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實驗后之罪既得以暴者於天下君 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者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 明殿之是天下雖事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 無堂城平不知是時武氏既廢中宗立屬宗原宗雖機虚審武氏未當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武氏既華唐為周而帝與周同書直得 依然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界者ボ洋弘道之間目勝而去上也至是蘇大后愈安何係於唐室然則将不令者远拒之子曰君子見幾而作不再上一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便敬業而敗則再大三元忠智提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目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 政后世景蔵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 類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能孫沒有道以遠途猶賢乎 春秋之法也 知進而不知退也 女而自然成貞女者践之世而自薦水良士者輕之武后之 朝目於每歲甲干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下終 曾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在乾侯君難失位不敢廢也 門告國之知宗室大日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阿斯美教** 線經濟學 所往來 之间 帶在房州 重宣公司 南牙李 正字陳子身上疏曰臣閣隔之末代天下未至土崩炀帝不悟專行屠我夫地風に賭樣来城縣及是實等名照,中外段此數人甚於虎很聽堂 數十百人於是周頭來後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告審雜鐵經數千 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供人氣不和而應餐納酬之生地氣不和而堪學解批言外學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 五曜族亡夫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聴○九月有山出於新豐 大野黨只送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 言教其心網羅無事織成及狀竟為武四酷法重易每得四種老陳被具 言或稱品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知太 知宗室大臣於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第之門有告察者 后意用是不忍見權為所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發力推一人 太后日阿師當從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門治廉耻之道兵。門治廉其任各舉所知軍要之才。何必開衙閣之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軍要之才同必開衙閣之種果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該也誠之稱果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持 部不足論矣而整宣公通建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日當時有得 人名意引

1

本 同音を子引からなくない。こうローローとでは東京軍太后日古者県東北史監軍大后欲遣遠待僧撃下撤電方衛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日古者大書城僧以る東族也越崇厲可也與自動前を定案が共の太后罷御之書は、日本流後位義也書話到何以勤養故此書敬之然即共の太后罷御日勘美九月號州人楊成初矯制募入迎帝於於州太后殺之人敬者其曹阿子 之言 答成之私 之高智術 作明堂一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武氏可言 阿名為動 關致望回祥之受知武后往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況返政大議。其前大雅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衛王雷霆寶公護衛開神色旬若與蝴絲立,神色旬若與蝴絲立,以下,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永江,夫當為忠義思無為徒死也及則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縣詢以為於江北,大寶,以上, 之世屬欲位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時堂數先元嚴以此此為之與印書日ৣ惟元嚴作明堂縣心也初太宗高云以惟代陽於元之黃非其意明矣於是孫立明堂因行其部初太宗高云天子五年然站釋正月帝在勝門〇二月太后毀較元殿作明堂斌之唯 不能出其施经宣偶然故一不能出其施经宣偶然故一不能出其施经英背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動四海奇才碩德皆非今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能之 本立宣初示之權之日不經鳳閣繁養而名為物太后怒賜死權之初下 太后終流之類外〇太后以秋仁傑為冬官侍郎和辦庭祭隆右入帝州大后終流之類外〇太后以秋仁傑為冬官侍郎上樂乃帝州刺史御史 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仙身脩德汉答天誠不然楊令至奏 明君遣將聞外之事悉以委之比問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票以下制上 猶能依及去職婦未開萬來之主驚成果也乃止〇太后殺同三品劉福 尚方監裝匪財檢校京花將獨死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公儀休相魯 翰表為之徵為冬官侍郎境者老歌料史德美者盛路 下多四年,然后華正月帝在房州〇四月太后以蘇民嗣為西京留守時 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營養何名為粉此則 開致堂目祥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 李相之言也 ~ 唐中宗紀 四個標準 光精力沮 之動 公主於東北道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真真以當坐有八七百家世更縣緣二七卷 诙 电记载 不凝凝的 元朝才宣华皆正明 秋使居造前籍沒有五千口仁傑客奏被皆註誤太后特原之皆流寶山道過寧州 不是云 於豫州戰濟自殺初自之将起在也遣使告傷山刺史趙環壞事常學長室朝明堂諸王遠相驚乃各起兵中寡私起傳州為門者所殺自亦學共 華命稍除完室雞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察有是後之志及太后受關召宗不書法如此所以為認思義士之劉也太后遂大殺趙宗至初太后潛蘇明月展社模里不護勢於坐侯皆皆者太后遂大殺趙宗至初太后潛蘇 舉我官後不克而死 意樂兵與護不克而在平其與後死師其義照然明十七百餘所獨留息高吳太伯孝礼伍負四祠 〇八月陳聞至沖起主貞 當在國陽內已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 節州交老巡勞之日我於使君活汝雅相提樂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公主調使者本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即大丈 為之心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與歷多淫祠奏焚其 管討笑感;非以人奏級着下〇二月太后殺同乎章事想玄同玄同玄巴三六年,於所称正月帝在房州〇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 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既復刑刺史置王元朝任郡主緒東達公融日明公維行士暴稅殺己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動加公之頸雖死 張光輔指工情功多所求取仁條不之應光輔怒目州將輕元帥邪仁條 之智克記之亦不足云矣。一大四馬出好而西坐待演敗賢雖可稱而周身古民一水事文未曾一大匹馬出好而西坐待演敗賢雖可稱而周身 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 奈义朋周 興美遊去同藝之日玄同

は得点され 展開電火 前庭教 前語北京 為政之要 前上版 支周不作 世で人 万岁 一般試自此 驗經派法 繁令之雅 天人初太后問陳子見當今為政之要子見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官共 原関七年 はばれ、正月帝在房出〇二月太后第貫士が洛陽駿夏士后旬名期 指攻部日制 無関排助宗教等或造十一時十七春 一会 居り宗紅 高景寒亦日慶雲此春氣也乃太平之應 臣聞陰慘者刑也勝舒者德若與非城若雲非雲郁郁汾幼蕭索輪園是臣聞陰慘者刑也勝舒者德 曹云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愛為景雲武以 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礼臣城千日犯天誅此者大獄增多愚臣物謂皆 百陳玄同於日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祭人邪乃施死○彭州丧史劉 周代唐之意與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服月夏正月為 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懲徹吏使天下 華省城役撫慰完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 易從然徐放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差中建将刑於市吏民憐其 『見上から、文記の一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宮始用/周正朝自東成成限宣北至徳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宮始用/周正朝土 報始 無辜遠近奔赴鏡解衣投地日為長史水真福〇十月太后發動王豫等 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刻起日將者提鼓揮格臨難決疑 言后老矣了不若奉嗣君為耐义太后然賜死三·宋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 卷其行能武吏觀其剪略考居官之城在行與者之賞罰而已 動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虚文置足以佐時書射置足以克敵要在文吏 數况其事始於婚職經之武后不可以不華也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記甚當然未能行馬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當 朝安草 道東問野良非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贵 與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乃置之朝廷終文園令如其 人属稱意果奔殼相尚至於才應經刊性令該策武能制敵止 始補關薛讓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含之間風化所 士則既試于南官而又試之般應是以南官為不足信那故 義為侍御史體 月0太 侯 生資存社会 平安 為侍御男 終一人 東廣用法益的報與家人缺日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設然深酷惟司刑不徐有功 四月仕官 世更頭編二十二法 解才何苦 日知日日知不離刑曹此四終無死法竟以两狀列上日知果直〇九月一四日知以為不可往後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四終無生理為道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 題以徐有 必為侍御史道出刺史李行養兄第為酷吏所陷當族我官即 武氏改國號日間神皇帝以豫王且為皇嗣改姓武氏武兵衛應等婦婦 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緊塞司刑丞酷更所誣構看有功皆 為滿地司法職官名即以寬為治不施設利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銀 杜景像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寒敗臣遇徐杜父生有功初 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奏種 正表語滿無賴皆裝直與舒王工名謀及元名以後和州真亦族滅思止 水為御史太后日卿不識字對日鮮多何嘗識字。但能嗣和耳太后悅從 之衛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權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新進入徽者 以来三十年間終一人工亦不及終其到而後宗祀於滅於盡後世成古文之一也非常之沒不可言也昌氏為而未成武氏遂華唐命傳記 有然然是者置無其衛仁人義士監干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国学术能得周卿装有功故出及四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 6 居中宗和 山新日氏門

l ill

· 基嗣立武承嗣命撰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校般之其當乃散昭德因言於釋轉禮請太后然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蘇我 10人此 歌以外蒙的於大后將董命王公百官皆上表物進安静獨正色拒之及 動選將軍李安静書順所毅於四級其其官於其舊何外之也在將軍易為不 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監天皇不如後矣太后亦以為然〇個殺右 下制織來後臣詰其反狀安靜日以悲傷家老臣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 先是上學之情立武水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徒大件諸武坐誅夢之後名太后深數美之〇門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代業宣母以姪為嗣子自古未聞姪為太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 太后日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 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奏 世史新紀子七巻 《唐中·京吧》 東秋仁傑題元忠為縣令來後臣經告養織下文七人任知古狄仁傑婆 思書題處以郭國約監察衙史語以難東即屬や皆無險也記出以認之。 高風中吸 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悅首也 高風中吸 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悅首也 記与ン計 更心明目 哪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寶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滥以禄位收人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魏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辦人用中也雖行資嫌餘者謂如屬批為第言簽監院校書即也人知候脫監短隨齒相以於裝資,但此此時人為之語曰補關連里或拾遺平斗量權極侍御史惟權與天 明察善断故當時英賢亦發為之用 家人去此紀德書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風俊臣乃許為仁傑等便書惟乃謝之仁傑教者吊書宛狀置綿水中謂德書曰天時方熱請授 承友何也 章事楊松 茶仁縣日皇天后土遺狄仁條為如此事以頭觸在血流被面 新原室在日日從誅戮及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徳書教仁傑引正 行本東京禮產歌親元忠李嗣真謀及親鞘之仁傑曰大周董命萬物惟 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點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駁天下或由已出 王辰九年 相成成動意元 图武 引見存無使所舉 謝死表上 部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便之自 者試風閣舍人給事中次試質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即試官 一對日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日何為作謝死表對日無之 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變意稍悟召見仁傑等問日卿 为甚至德拜謝太后日何從得內德叩頭服罪太后日朕禁 **小唐中宗如** 人無問賢惠悉加打

之所去字 形形水配 形形形形 形形形 **伙好证何如** 运频 例せる "東文高祖定天下陸翼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樂之善也自文明 用刻薄鍵許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樂之禍也漢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顧州太后自聖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思宗室貴、領政事其無鄰亦少損矣 預政事其無鄰亦少損矣 政事其無鄰亦少損矣 東文者児侄子、太后矍然淡龍承嗣政事承嗣。東大后回吾姓也故委以腹心昭徳曰姑侄之一二月陽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徳同平章事 問引度大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懶昭刻與事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客部默江部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紹相謂曰思补結班為思此又來失不旬月軟遭極捕灰誅監察御史嚴 德始得安眼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草珠天地电影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 福善思坐流 雅州太后知其在葬後召之補關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索 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产婢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原悉其言制欲稍衰 更英雄欲水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然用刑而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一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 唐中宗紀 小敗昭徳太后曰吾任昭就何如父子子猶有集試 北德家書 三天嗣權太 世只類編二十七年 政等大好縣有 記相德 整 概 整 点 。 理面包 起面包 起 所以為 了南河巨濱或后龍朝館吏羅織故馬比忍耐之寬以訓其弟始有得也放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嗎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之而已熙不為兄憂師德敞繁岭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嗎汝面緊放收於龍巡疑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長跪已,自今雖有人嗎其面其試收於龍巡疑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長跪已,自今雖有人嗎其面其試減稅於龍巡疑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長跪已,自今雖有人嗎其面其試減稅犯而不模其弟除代別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衛位宰相汝後為別 町城部の一名というできたできまするとはませんというできたいできたが、おいまでは、大きのでは、 今史以白有功嘆白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罪熟寝太后召有 其于希城請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李利奏有功阿黨當級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願民因請夜禱而發其事御史解李昶接之當斬 皇嗣妃劉氏及德妃實氏為厭咒太后殺之德妃父孝湛為腳州東史有 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及即引佩乃自剖其胸五臟皆出血流被得見又有告皇嗣潜有異訴者太后命來俊臣勸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問殺其於方監叛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月圓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戸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替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未嗣不可相刺城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入武氏精阻辨許苴易讓哉而字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及手之勸 到十年,所以我,是月帝在房州○周以養院德同平章事師德東厚劉友益目則史官所犯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職悔史乎。 劉友益目則史官所犯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職悔史乎。 於言孫黙容之戒失 年制武氏延正月帝在房州〇八月時以社景像機樂作 入宫傳以樂經宿始蘇樂白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唐中宗紀

大大二年關默元天,所上月而在房州〇十二月间安平王政攸緒泰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天城,兩官縣規。收納少有志行怙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一大大之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而子之以東方局 東國四月順書一一十二月間安平王武攸緒秦 東國四月順書一一十二月間安平王武攸緒秦 於明來美 原劉知姓来 報標業未前落而此更發禁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日卿直宰相也。在具義董事〇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不宰相宰相以為瑞柏景儉獨曰今意 人殿設此太后以明堂火制求直直獲過縣王海劉知幾表陳四事日今十一月創明堂火時留醫沒南緣亦得幸於太后惟養心雖乃察稅天直十一月創明堂火時留醫沒南緣亦得幸於太后惟養心雖乃察稅天 新支着者職該剛性、地東○周以姚元崇為夏信伊郎時與冊入稅軍書下大呼求美醫藥、文及墨意欲城中選良無引精兵夜裝廣營而城中無有減腳异其些。所以明為突厥所執黙廢眾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內則十三年過天流轉成正再 市在房州○突殿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墨代太速既懷尚且之誤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係母成達赦必賜階數至於緋服聚於青衣桑核多於木第二也取士太 時官符易得而法網散峻故人競為邁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者思愼賦 六合清墨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一也海内具 為天地易位至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淡言之姑以盗世俗之小名何足再致堂田必以以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就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再致堂田草本有小花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學像失之矣 全型無果矣 村がいる。同以徐有 開見し、至多或匿跡輸光、僕不敢誣若所開見到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擊為中人縣死生易其操儀。該客問曰徐公於今該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禁門禮遠近閱者無不相賀。別級満奸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實前別追遇別後有功為殿一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推拜殿中侍御史凌前別追遇別入徐有功為殿一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推拜殿中侍御史達 死状計 項本夏官郎中地 等では、 **美基/改** 也何足情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套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動揺朝廷吉璵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情良養贓斯如山冤魂蹇踐團之賊 謀反下欲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及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 繁徽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日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 九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許之權為夏官侍郎〇

東京家 军事系列目 1971年、1921年、1971年 1971年 1 大下未正 又目全。 其のは温泉 平板各 以自全 陳王原子子承嗣快快送乃病死。 太后言,太后乃託言處殿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諳行在立國 太后言,太后乃託言處殿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諳行在立國 起二子。所發振失太后由是無立武水嗣三思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傑曰朕。天鵝總兩發皆抗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獨一子也陛下 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勒太后召還處匿王太后意稍稱他日又謂仁 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族義同一體臣傳位字 平行之 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伙公之請已在前不在三假舊以濟其私切雖倖成君子不與也伙公精忠惟後唐室是好數學三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和策雜不託君干子之心好致。三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和策雜不託君干子之心 月間以狄仁傑華納言籍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即一人仁傑舉其子 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層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勘立廬陵監供春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黃龍天下側且不有大功何 **秋公幾**與 河仁 無何率 可可能 日物 荒物之水 **非实现是機** 棚好 之於外太后覺之當問仁傑曰節德知人乎。對曰臣當同僚未聞其知 便自安伏領曲教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狄於是撫慰百姓河北 逐步 周以蘇味道同平董萬味道前後在相位數藏依阿取客舊謂人日**處**事 口卷水以攻疾僕屬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 日吾要節 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巴老太子既在東官天下必後歸應飲四天可與言而言也秋公不幾與子昂比平日人之語然行止有四氏口陳子昂陳說武氏腳聽越其論亦美而或者激其失言謂武氏 重非混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無此可以無願堂門而行冲之數規線循樂離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樂公之一南湖三古人謂美疾不在應固有國之良醫也桃李植失家冬收矣一兩湖三古人謂美疾不如藥石則零木攻疾與珍味通口者其所得 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で重之行冲数規頭に傑旦日氏為家者必有儲蓄脯臨以通其子代嗣而稱降に雖祈婆於美為並○通事舎人元行中博其子代以自代居于謂称溪於美為並○通事舎人元行中博員外部已而稱職太后喜自鄉足繼祁塞英謂钟歌與師縣

網之間老 仁雅石 平德士,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便他日必等两不 我緊緊逐 仁辩给沒 世史類編二十七世 泥有字 台水上戶 行 係 包 型 Ü 我或不能决太后輟嘆自天養吾國老何太早 我太后曾問仁佛朕於得 [2] 基 [2] 是 [2] 是 [2] 是 [3] 是 [4] 大品書三場言有明僧邀車駕觀森舎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 得安天太后曰朕亦知之衆業已如是不可如何。○周以秋仁傑為内史 編二十七書 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學平。日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 臣永辭關庭頭陳一言太后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日無之一位 肥逸維能取者朕為官女進言日妾能制之然濱三物一鐵鞭一鐵櫃三 日珂泰事方援引古全太后怒日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者太宗有馬宗發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悦曰珥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 柳亞世之言妄者稱桑柳〇十一月周联古頭為安國尉太后以項有幹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其時竟深述有度量人前州已無惡以自獲使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愈其際也是時羅藏紛紜師很久為將 者我秋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論直欲招致萬東以惑遠近 七首鞭之不服則拟其首禍之不服則断其喉太宗社朕之志今日卿員 戶所,七首和項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第島官事,由是坐民,第立言自 客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股心項與武懿宗筆題州之功於天后前項視熱 古為城道以 聖是本以 不到 屬於置於理性預色文政留也無輕影以爲孝藏蓋太門開降〇十二月周以崔玄經統八毋聞之不於過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遂如是過秀白娶妻本以養親今乃經統八毋聞之不於過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遂如是過秀白娶妻本以養親今乃 不質。禮獨不得,進言日今陽和布氣寒雪為炎智者皆語諛之士也太后為之 與位東宮家秋既計 若使統臨震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宫自怡聖體 世以類編二十七次 能朝〇六月周以李迪秀同平章事迎秀母本微晓妻叱媵婢縫敗職嫁 御史王京禮止之日三月雪為瑞雪順月雷為瑞雷玉味道不從飲入求書奏太后經論而造之〇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師百官入智殿中侍 第五十八年 安元年 正月帝在東宮家邑 欽先明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議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差敬是崇 此特等起義書對書越而不擊之周正以著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 五紀辛日 子夫豈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世不忘本朝者之勤也 民武氏亦信重其認而從之紆余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武氏廢唐人神共情仁傑蒙耻奮思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 唐中宗紀 太后程東之為落州司馬數日又問 完府真人蘇安恒上疏日陛

京等是不循案行处詢之高自然之條所分埋莫不先來看裏到青馬於許麼好 確等可與事不能決一更白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更宣則平鄉尉張藉貞有異 1. 職女祖後 世史教给了七次 が森が 拜監察御史權循憲司數郎中當其得人也,未及及還禁皇婦自然為訴以已官授之太后召嘉自與益略者之大悅即 察御史蘇以按雪室欲時御史魏衛上院以為陛下旣知俊臣之姦處以祭司此成,其也以是自取殺問題亦於高所致情數〇十一月個命監察之心乃 此公流亞美及太子重廢排武三馬安桓請以引城中救其忠寒之心乃 此公流亞美及太后亦不之罪後安桓請武后轉位二歲及獨元 要尉流張此於領南元忠為相害由奏臣自先帝以來家被恩渥今本多 命以胡大帝境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洞盡臣愚以為天意人 者其聚〇一二月周以張嘉自為監察御史張衛感為河東來訪使有疑於法之詳、後臣等所推大獄申其在監太后乃命蘇顯按覆由是雪免 糧支数十年元振善無御在州五年夷夏县兼文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天官侍郎〇周以郭元振為深州都督原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厥 墨遠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思物極則及經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 有神亮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禮至當今天子追與年 控其衝要的州境千五百里百是沒不後至城下元振文令所出刺史至时區域歲愈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宣和戎城北境置白亭宣 玄韓日開 福家的死前之就自然之條析分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 污滅然此不能决心中可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于史言即平鄉尉張恭貞有異一次解於明東一二三月個於張春自為監察衛史就從景盈河陳移討使有疑一流非 但在陛下負其智位而忘母子深思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宏廟將何誥 南十九年朔以纸長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後上城日臣聞天下 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聚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總經數十斛軍 二十二時間抵張帝在東官〇九月朔日食既〇周段魏元忠為副 即以官令史該所目慶此欲盛為 多其今還即傳任力 唐中宗紀 かを運 魔者と、無後很平城日親公以忠後罪暖為義所激順沛無恨環歎日環不能申陳公子。御史王時後奏申理元忠宋環謂之曰魏公幸己得全今子復昌威怒得等就作 月午時一任上り里上 為子孫里 舎 学 作 原 道 の 元也 できた女 為此意在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情思不易之日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 下張所奉太后當命副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即項欲悦其意 敬則抗時理之日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太世史與編三七卷 正此學 萬代榜仰 名は大石を 一人 医在母之 日公方今第一人 伊周京日 一河南當使學誰和太后日說友獨宜并繁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之語安如伊周之道何尹周公為臣至忠古公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 魏公之村 也左史劉知與日無汗青史斯節副以於膽於所北郎青師建故為于孫多奏若事有不測環當的限力等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恭對往後不好自然日養於聞元也言請名問之太后召訴說將入宋母引鳳閣舎人張說將以美官便證元也說許之明日太后便元忠與目示 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及而何說自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耳為之昌宗遽呼曰猿說與元忠同及太后問其狀對曰訟曹謂元忠下前猶遏臣如是妃在外书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眉昌宗逼臣使誣証 調說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邢陷正以水药免若複罪流聞其禁 后不聽等段元出高星就流說預墨元忠入離言日臣老何領面十死 累及八太后間之說未對昌原從傍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 力譜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獻 回者特 朝 少宣爵位既而不得親忠良以自助和君子所以貴等三益之友也以以達生府中勢不得和惠其首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文使事者者相認相聽皆如是朝廷宣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不深可謂賢矣為張說斟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獨宋璟言而 冰預朝廷矣。

河南市 之左右日夷徐無信不可忽也康古司马子大艺言了自事了了! 心体是信仰之左右已夷徐無信不可忽也康古男子大艺言了自事的理懷古輕虧赴豫言殷事古有文武才以為種州都督始安僚友朝廷思得良東以鎮之朱徽則稱懷氣就行用 廊以裴懷古為種州都督始安僚友朝廷思得良東以鎮之朱徽則稱懷氣就行用廊以裴懷古為種州都督的文語與 人馬光 世史類編二十七米 ○ 「市平本等期の元之将行太后令泉外司堪為宰相名對曰張東之沈厚安無大使の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乎章事出蘇於州西統浦爾世、異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連花再思曰不然乃達花似六郎爾○周敗縣。面似副殿再思於然即剪紙帖中及被紫袍為圖殿無樂坐大笑時人或 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限〇間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玩等時即限三十一年等頭帆上正月帝在東宮〇間平章事未敬則致住故則 李葵希語南經順間〇十一月間張園一一鐵既而被之時太后獲疾年且八十吳族東之於八十歲利布八十一歲正月聚兵蘇東兵也不差不發的城以此一日而絕來之之功葉效以一年五八十吳族東之於八十歲利布八十一歲正月聚兵蘇武氏三月羅有讓能斷大東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東之同平章事時 請其管則聚大真語外悉定 項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曹效中駐傷之態害太后知之故得免 容司禮少柳張同休易之之兄也當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里 后節元常以序行 6 〇七月間以楊再思為内史再思為相事以韶媚取 下非張煦、奴何郎之有聚生、休陽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 則保護之力其與庸君遠矣非惟盛時她張如志及其末路黎正畢集 的文室口,亦惡之人,及多不,免三如於仁懷徐有功失敬則宋珠之徒的文室口武治雖肆行訴恐,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龍信 不得見者累日惟多之量宗侍側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書召衞士 唐中宗紀 1世史類編三 七巻 文何其 振撃之行人終神聖之子親之情ない為世也、しげからて、となり最もつから下が勝ちて将が原でれてを祀日名官様人首必待其所勝る不幸而以及明書不可以有明明のある。 高語人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柳疏求之路乃提為右事侍御 全 周以陽屬為右臺侍御史種左顧京恕巴共屬陽屬為御史楊耳思曰屬天而與堪才大略治與孝武等矣,天可與堪才大略治與孝武等矣,可致堂自其與漢文聽中屬嘉因鄭過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能 放之母數白不先擊小子腦製質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請環謝環拒不見 左當處較大后不許環退左拾清李邕進日宋環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 一一神能, 一年正月張東之等聚文計武氏之礼張易之昌宗伏誅帝海為二七卷 遊·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環聲色愈屬目臣如言出禍從然**表**激於 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宋璟後奏昌宗為飛書所追不得已自首且謀及大 高宗自稱弘恭語已奏聞准法首原·豫春島示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 女做而她之之自靈武於節以降 至都東之房範相謂曰事濟失送以校也東之又用君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本歷智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 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素遣昌亞語堂環廷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敢 其語言不能以事白其母一时也考不两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 大帝之德十多村日荀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語初東之與利府長 也多样泣口大帝也東之日今大帝之子為二豎緣以所危將軍不思報 位大赦時人后疾甚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瑋與敬昭植居 範索烈己訴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称曰將軍今日富員誰所致 北門起居了官等馬北司故語北門方範距高見家陳其策太子許之東

11.20

少山 能以大天 **化大型大型** 其政以附立者何着唐雨嗣之始即后久玄真上沒至上在房陰順身與罪被位則其任正位中官河如地的后父玄真上沒至上在房陰順身與治明是一位雖提制可以此因為一個人一位,因此是一位,因此是一位,因此是一位,因此是一位,因此 武氏九罪 "上陽宮也」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桓蹇範張來之謂日今日豈公涕進官賜爵行差〇二月後國號日邁〇以姚元之悉室州刺史太后之遷以張來之來然已同三品僅玄睢為內史敬暉桓彦範為納言李多祚等。 存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市辰利太子監風心已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子 東宫天意人心义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頭 中宗後位大放太后後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東官於範進日太子安得道録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萬已長父居 太子斯開而入斬易之昌宗於應下太后驚起問日亂者誰和對日張易 了自己就及臣等奉太子令訴之太后見太子日乃汝和小子既誅可還 常事也 能養始 其然决矣大惟如是故不旋踵掌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 第128、皇本去谈を肯見ところうであるなどはのころである。 ないで、国際には、一般では、大学の近世のでは、大学の近世のでは、大学の近世の別名では、一般では、大学の大きな、一般には、大学の大きな、 一般には、大学の大きな、 一般には、 去於人草不去根終當後生二人日大事已定後舊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己 克典亦修 **建門の使宅石與一思難陸而自居传為之、斯案號或三思这與召通由是武氏社会教統二一本。 ◇ 春の紫 む** 安重改仪 1 之勢後派於東之等數勒上誅諸武上不聽〇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以 安軍懲以位為既至除太子屬客固請還山許之 上女安樂公主仁次適三思了祭訓上官就見者辯慧養屬文明智史事 始皇漢武 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馬故當於武氏又舊三思於幸后 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本条决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故 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拾遺字邑上疏曰若有神像能令人不死則奉 四月以前者思為於書監兼靜能為國子於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弟 三思而是 其政事先定理等是此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鴻見上親 首者亦俗人事而已其龍此屬何補於國不聽心賜敬順等五人王殿龍 是之内 胡茲 方斯時三思宣經葬氏者失五王獨不知華氏足以聖帝財刑獨如五唐書論曰波及於二張至三思及不以屬意是得處不總自貽伊版也原書論曰二張乳見作龍屬於諸武三思奸誹過二張遠其五王定計 山而弗截故君子遭疑事必貨明智而後渡 一人而已。一人而已,以你給之志不緣於其來中天他人遊武后之亂思中宗之一人而也 前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節武帝得之矣差舜所以為帝王 聖等乃悉以照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數中侍 都超三思日大王雖得天子

188

元也 形成元 地 将 和 甘言題編二十七巻 (A) 医黄豆曜高神陵王昏能攻事三思今官官脩役則天之攻不附武氏者(A) 然封敬聊為平陽王桓彦範為扶陽王張東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龍長政事外不失專院功臣內官奪之權上以為 照的之殿五人皆被沿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友掌目夜切為欲噬太王之肉 比千知吾 元忠、朝後 たらいる 北京大学 元也亦 ANN 以移元或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金官為僧上不許敬睡 厅之為五王所还者後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以中書令魏元也攝梁字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頼之武三思矮得罪元琼獨免〇皇太后武氏朋太后期於上陽三年八十一上居諒陰 間而笑之元琰日功成名逐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請不徒然也及雕等 太后遊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明佛观見者日事去矣 四十二年三月級職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疾武三思及革后所為每與所職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日帳也能悉得剛元忠之謂矣。 三之鄉切齒三思使人告同飲與武蘭丞周瑪等語發星后首坐斬環 與崔湯首為三思謀主三思與章后日夜譜聯等云情功專權將不利 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姓臨乎情哉五王之忠而智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姓臨乎情哉五王之忠而智 猶為未玩也若中宗與等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屠宗 何其動靜是時建義計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謀除三思 我就不勝有貪思病卒為三思所陷容容情默空視五王夷滅政事來,再文宣三元與東京新百户於宰相何加馬而至於懷威悲源何也蓋至是一百文宣三元與東京南京外京 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及也固宜大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好改堂日淮没小人無是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 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 元忠慷慨論事優沒危殆無所名析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 居中宗紀 二十五 我是! 讓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聽事可奏楚客以書言之日主上新服灰命當 在得級之 五角 五王 元忠十 三思經改 世史教編二十七本 南山可得 承嘉湊言說順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凝說三思橋制殺之三思 為點后照兒所乘納搏狀應若放脈然何哉毋亦神奪其明厚章氏毒唇皆特」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甚處也第牙一格。直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與唐室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時人謂之五徇。 等するが 一覧、きょるは 一覧の関係は一型所設に書こ思設書高所設何を確等也逐本不可思 のお販工等の七月立衛王重後為皇太子の故暉恒彦範携東之東越巴 の歌を取べると月立衛王重後為皇太子の故暉恒彦範携東之東越巴 聽竊益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故元忠得書恨謝而己 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矣也左道之人赞敬主 稅浦十人六失也王公告成賞賜無度殺為俊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 俳優小人盗獨的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督以貨取勢求五失也罷進宣告 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監倭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縣三天也 進君子退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點而已会不早建太子撰師 除令人疏呈后穢行於於天津橋請加廢點上大怒命李承嘉斯聚大事 六月段敬暉桓彦能張東之東郊已建玄曜然遠州司馬武三思使鄭信 後日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 既殺五王勢傾入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 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是容宗晉卿紀廣韵耳 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部民日中宗尚鎮直若武氏之烈三恩內城宣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 以與先大之業子。立該先天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 八 唐中宗紀 但

可要之許 春秋之美知之美知 不在海州刑 **打不知道** 編務川尉 **以**規元心 便起兵勝元忠十親界以目院太子死界為礼兵所殺元忠楊言曰元惡相王宮厚恭 避安恬好讓故免於難○既魏元忠憲勝川尉道卒太子重以經遠遠職惟餘一弟耳尺布斗栗之畿不可不慎青蠅之謀良可畏也 編二七卷 安樂公主與宗教客謀使人認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要重復通訊上使養 思之三思左島之 進忠盛禰病而退次也丞流和位依違取容名節盡限而於亦不免可耐致空口事可知矣元忠問之迹經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後位置所致空口事元忠被召之時一思擅權五王受制常后内胤妖妄肆行請夷三获制不許乃以務川於行至院陵而卒 氣至親而賊臣乃欲陥之極法陛下登極未义而一子以弄其受誅一子 皇嗣固請以大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吳兢上疏曰相王同 官朕府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及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禮十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甚第引兵自肅章門斬懶而入上據艦曰汝董 J死雖門幾何傷但借太子順沒耳宗楚容等共証元忠云與太子通謀 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非者於重俊之讀柜之可也不知好致堂三無外庭大臣疾格立明之策獨無禁兵以干脇失其事逆矣好致堂三衛嗣職故殺南于至於出発春秋雖之重後則又甚矣多非 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以高知進 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官中一昌善后衣箭裙上有五色雲見上全圖 示真 大章相应目句新教主意是上董母進美了治司斗过墨功余官安聚是拿公主交系正文之一行侍游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子是天下靡欲爭以文華報·亞·權(四月)董脩文館學士(W經吐名)選公卿著為文社李·嫡等二十人為一種經濟。生其退愈芝)心也其後前元楷為總管始祭建門人以是重仁恩而輕元 雅志思! 本子 明己とことととなる大下歌桃李子文皇 東三卷 付中書施行除首時人謂之科封官左拾遺至替否上疏曰臣関古之建一等替者建付中書施行除中請時人謂之科封官左拾遺至替否上疏曰臣関古之建一時日本地被被四成用錢三十萬則別陰墨和信中開行、墨信於官科封正對地之與騎行七卷 歌遊唱號 三受降城 就仁思然 學所者歌 交一言 来過外不食或收給入朝的矣財故無 意之徵武收給于屬山行問道之禮令攸緒 部員外郎本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該紛然朝隱一無所顧〇 皇后配先雲訓奏之太常柳朝借又引而申之上悅〇三月兩方務管養受命天下歌孫條章除華縣之縣,謹上來條章除十二篇請編之樂成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城媚娘雖名太宗結名武后寫林知機眼睛皇后未 |雅門守具或問之仁原曰沒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被者斬之安用守備||疾厥確記之路官美污腹之耳是10月 皇后妹鄉國夫人上官姓好等皆依勢用事請請受財諭非干講 曹人之 对亦人之家 愛數子而取三然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旣信行實十倍增官使府庫空處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 相尚儒學史證之十首得進矣〇始用斜封墨勅除官安樂長等公主及 突厥南这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减鎮兵数萬人仁思建城不置 仁原禁三受降城東城南直輸林其北省大碩也方河北首尾相應以絕 巴西三年正月華玄武門即管女孩河時上每與近臣夏集全各務效伎 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和等則陛下之夫婦 官員不必所故七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以山服見不名不見屬加智線管解不受刺黃語候寒温外不交一言 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執奏車 大下歌素王破陳祭 野雄請取問行 編雖層古

稀说公五經 松野夫 東京で一个佐藤至忠白此道徳官也當幸定民心命役官、賦詩黄門侍郎李白知、真伯曰廻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歲規侍宴院過三時追議總犯非後上、華藤、明上見し月來す为ラミラは事子とよりるを見り意言をフラス 本於伯恩樂氣馬明日明山耶物是天之又曾宴侍臣使久為,題次解諫議大夫李 記事へ組 三無工人元益人以為三無坐廣間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野人謂三和事天子當沒通於上官昭客故引以為相時改出多門,進官作也自陳忠鍊為現所經上竟不窮問命城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鮮之於致生语成故事大臣被禪俯僕總出立於廟堂待罪至是魏客更忿怒 臨淄王隆,起兵計華民并其慶替大誅隊其為平主以鍾紹京劉幽京之中宗一快快不協而其為已不係雖欲制之其可得先之中宗一快快不協而其為已不係雖欲制之其可得先之,唯交為帝即住時年十六被中宗世紀以本統武文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成極攻獨帝即住時年十六被中宗世紀以本統則之其明之不及,與上官及答議草遺制立温王重茂即宋為皇太子,皇后臨朝太平公主與上官服容謀草遺制立温王重茂即宋為皇太子,皇后臨朝 詩日所領數員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第〇三百以章巨源楊再思為左 **芦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談灣通夷伙受其貨** 石僕射同三品宗然客為中書念蕭至思為侍中幸嗣立同三品佳湜趙 運動功 時 級配件士仗 也要去有以限智艺情之工也也是我有自己的事故學一樣之程也可屬公日立學者與工作之後也稱有言者我不正之後日将平則先為長世難則先有功此屬者我不正之後日将平則先為長世難則先有功此屬 名十王之 極のなどで 不自相王 來者不可以宋工成發猶是平主除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子平工時相王旦即位嚴無廢少帝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降甚為太子上將立太 E 如此一等人死中,速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水白天慈若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 世史類編二七心 官昭谷幽水曰然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晚内外皆定聽於歷事中人艺武門諸衛共皆應芝斬葉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於然 品諸学相蕭至中等於官有差 平王以紹京幽水並举知機務武氏宗屬誅風始盡相王以李日知同一 底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u>社稷宗廟不墜</u>於地次 茶知機然李日知同三品蘭至忠等段官看差初相王子臨 長國家人則先有功药這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游泣固 功也巡巡相王人輔少帝收補諸章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是 解看累以大臣亦多言正王功大宜立劉幽求已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王不成以与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慈微服與幽求 医復社 複或調隆基當於相王隆基日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稱歸於 直入羽林管斬諸軍典兵者以徇日皇后陛殺先帝。甚后社稷今人當其 方文 · 目取将不敢言職情平居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量 付父下之間交有所損與求勇能勘亂而智不獨微惜哉 使以於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閱變登樓然後界 氏渝 北廣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的來宜請於相王 世上二公立言重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太子者君之武父之統也立于以是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 人 居中宗紀 The state of the 過至隆基試

新樂平前起復東土地為工部侍郎湖固能上使李白知論百日知遠秦 整題無於一〇十月以薛訓之刊為幽州經裏節度天使館度記書と 東京時間及御史大夫里構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提級減減差別と所要。 東京時間及御史大夫里構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提級減減差別と過一般。 東京時間及御史大夫里構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提級減減差別と明明。 東京時間の計算を表現。 東京時間のである。 東京時間ので 財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帝州長足朱環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が非、一言馬工器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價人主其門如而〇以評州顧問於非、名信於建與太子共誅華氏旣立大功益尊事、曹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就是名信於建與太子共誅華氏旣立大功益尊事、曹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之法。 三公立言 理斜不遊樓者構會敗之上日廣博校免浪悉較之不爾必及為所盛御 以朱珠為少部尚書李文盧從原為侍郎皆不畏禮經清謁路絕人服其 公以就元之為其部尚書陸朱山盧懷順為侍郎武選亦治心御史楊平 總是亦然有非人主保衙則亦為在歷所成矣其以明風息之世 〇唐云帝 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經則附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得敬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至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 三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東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 度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前以子隆基誅章氏乃廢少帝重 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戊即帝位僅二年,停位於太子隆基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五 一五非榜陵〇帝因子之功復整帝號在位不父無可稱者然 名旦中宗之第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敗 住安大村 無以近方 以至無為 社族では 世史類編二一一天 行統 不作何學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解不往上常なる女石謂曰問朝廷皆傾心東宮安石與一其交武教為流言太子非長不可立與圖如是史賢懷貞結當欲意之政 墨丁清明 至十大極元年先天元年以南至忠為刑機仍衛管村移西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院士 阿希乃可具生不利因請選山上許之尚書左不屬城用指終節山謂承以過也檢察族主題者之極格特點無機簡神以解照相由之三無對日國循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東上數日廣成之言無對日國循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東上數日廣成之言無損以至於無為安育勞心以學數術书上日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 "殿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與市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員所以亦称終計自貞貴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義政與韓敬主於是科工人院於是出二王刺史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〇後斜封官據將即位之 用實際院別則天時微為左拾遊故來随言之縣隨職網鄉雖吐不得納限日此中十有佳屬何必天之來顧曰以愚觀之此乃住官之疾徑目藏 級財防過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顧問以陰陽數衙對回道者狼之又入月風十消按察使欲緣敢之○召司馬承顧至京師幹許遠山蘇連杯 无帝之過為陛下招於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斜封並量村叙用 宣察之對日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社稷仁明 額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失元之日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孝友无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日尚有 言五日中當有惡兵入官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日此必義人欲離間東官 是平田宮其時事有大か此者姑忍可也。
一一大小人居在使太平性疑於陽是以至此城宋者力争之勢將有激矣然則以桓雲持我則好言無囚入矣然姚宋東政而此說得行前改傳宋以以桓雲持我則好言無囚入矣然姚宋東政而此說得行前改傳宋以前致堂三貳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 **墓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而習 新鉄世更類編卷之二十 不可 · 旅文、銀香傷員冬表前至思語感立天前務中思看以歌侍郎王琚言疾我、銀香傷員冬表前至思語感立天神官人元氏謀跡侍郎王琚言思安義教像貞崔没伏訴太平公主住上皇之勢標權用事與上有際地能之數條級四美之地立宗以集務方〇七月太平公主謀道賜死前至 在於安四海若好人得志則社稷為虚安在其為孝平請先定北軍後收 人主真不好忠正而惡邪依然忠正若常陳伎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勢下八恭 **疎之所以分也誠能要其件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伎和則太宗之業胜** 何遠哉上如而喜之〇五月龍修大明官修大明官未畢敕以是務方動 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许意住犯者多順青種件生情積順生更此親 運黨則不禁上夏英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 ●日用入秦具言其狀上日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日天子之孝 了上日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水張說自東都遣人還上佩刀期間是史 〇唐玄宗明皇帝 執權艷匹亂政至於寫习失國而不悔能不行初鮮克有終玄 子未幾即帝位享國四十四年為上皇六年二十八姓恭後 〇帝開元之初屬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 名隆基慶宗第三子以平草氏之配得益勝大 将軍監門 包此始 河外是理干家初太平公主與混等謀廢立陸東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日葵長立少 程指之漸 假以成機中人不可 后里過期內住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原食中門傳命而 大宗之制 明是好 世史類為二八木 八然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人然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疾者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在我自此的時間,以孫商州功實之是後官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褒多衣納財立學等三也委其循ఘ山田心藍人稱從阿魯室,如信促以周襄四十餘年而宦官之相遂明唐室,以孫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人然本非者尚寡上在滿頭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秦為內給事至是 以高力士為石監門将軍品後不書官者賢之也此其不書何府世官者 可收到了太平公主時龍子以其罪國大然上皇之爱妹也玄宗苟以然未婚申言斯無知診後則滿州,實際民安, 家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自等召泉先讓曰歲寒知松相信哉對廢治於 足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於全實無罪 已太后既女主官官亦不用事中宗時發俸很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 子也豈非後王之戒故 玄宗戰於王陽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網父而不是其不孝太矣大太矣智不是思乃勒共徑人致上皇極機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方致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度乃及軍人亦不公主時職干或其罪固大然上皇之僕好也玄宗苟以 念之法 家唐宗之禍基於前元書曰繁于先王成惠其永無振為人後嗣可不之制以職官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病一於末流不可後 有聽明十智之我們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 而謀亂乃有恭恭之情味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目謂素機澹泊不詳世務意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侍 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異廢而不殺可也屬宗每 平非有不利於唇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 不可似以成横雪近而易以為好也明皇不戒價霜之漸而輕後太宗 八唐玉宗红 州却安初中宗之前忠平婚客表章后請出相王諸子

之縣何如之謀則也失上然之以屬于暢為震州刺史令崎隨賜之官〇十月引見 世紀 縣業十五天下事。
家家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
欽於治乃先設事 \$P\$一首謝上特持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初即位勵精為治安事城於為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出馬牙等門下三品〇上初即位勵精為治安事城於為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出馬牙名書(1) 是以·東押大臣的君臣之嚴臣顧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無欽酬華月將以忠得 元ときにていています日本というりとところ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では、東京は皇帝全山上真二観野紅百萬臣願紀道佛管造可平沙水禄本間祭礼 額締二人た 時二大臣得罪諸軍惡備失攻惟辞納解統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所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赴節縱証、亦無鞍繼它養新鮮等遊線下新了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根有大功於社稷稱於其不可殺乃流奪新豐讓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客不整至共部尚書卯元根於羅時於經 言之元之曰症拱以來以峻法絕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 與政可平 以堅帝意因跪奏日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可行否帝曰試為朕 京畿縣令我以惠養黎元之意〇講武於聽山書講武何緣也何義數上 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平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 罪其是海出因析臣原群臣皆得机逆鳞化忌譚可平武后造福先寺上 絕之可平外展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平先朝 不得入其陳上深數美之〇時她元之為同州刺史召話行在上數甚冷 自鮮臣師 治行自近可平。后氏臨朝喉古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監不 於上曰陛下常故擇河東經管而難其人臣令得之矣問為誰較曰元之 文武全不具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皓叩頭首服 人有愛後之悔臣願不俸邊功可乎此來壬安險好冒觸憲網皆得以龍 并養馬旦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其臣不能城玄宗欲相姚崇張 **坚實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溪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 · 唐不宗紀 順逆然為當時 天体「可と引人に無い人とと呼び以失航に泳情之聚会君侯を用未幾而に然為政察記勸兵遂語深運純厚を白任人當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終終。皆服上識人君之體〇左拾天無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何以後、 展心之 法有 明見行口 七入恒式 を示左馬 皆服上識人君之體〇左拾天圖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上日朕任元之以废政大事當泰閣共議之即吏甲秩乃以煩朕和聞者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泰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元之皆素請序進即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 木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〇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遊傳代誅像軍 張號新明 問有足疾平對日臣有股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日歧王陛下愛弟後名崇吳統相張說懼乃營請收王終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徵蹇上三月以姚崇為察徽令如榜諸故宗張説為稱刑刺史元之避關元尊號 京龍 と鷹 何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滿在緣情之舉令君侯登用未幾而 以太常得之一司不應典倡侵雜使八重嚴左右教坊以神籍為之自以後知其可之祭期與之特與許過舊制雅俗之樂皆翻太常上精曉首律問罪以為一人教師以為所以亦為惟或○置左右教坊割刊贈則史有以述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惟或○置左右教坊割刊贈 甲萬二年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那時之難以於職之嚴 ○取劉幽水為柳州刺史, 後中弱植之徒已延頭企踵而至語親戚以求譽媽賓客以取答置不有 教俗樂文選樂工数百人自教法曲於科園謂之皇帝科園 疾之使姜皎曲為之說明皇灼見其好而不墜其計夫如是則群臣何 出女校百人亦為 京京之裁 (○東劉幽水為柳州利史) 京立左右解克 (○東劉幽水為柳州利史) 京京東京東京東京 (京東) (京東東京東京東京) (京東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第三百数另不優

黎以之 理 隆 徐 倫 名 相 十過一侵徒順提公私請精關利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便補便解於一之一清法等就發送沒不該為為之、〇後置十道按察便或上言按察院於上言按察 お以雷道大民務引 No. Anti-世史類 弘崇所所 人君司 三月朔太史奏自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智請書史冊從 未養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数倍安得皆稱其職千乃止。 之職也察吏者供之貴也更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也之而已矣常不肯者去之則非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氏行任之一相權十使而使之十使權則史縣今而置之賢者悉之一就崇之解雜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無得也夫天子權一相而 而輕於用武死下不勝其縣然之罪也 磨五宗紅 編於陳正原 長枕大衆 英能及 正世帝王 **天子耳目** 学為魚科 <u>鴻潭湖市風俗奢靡七月制乘與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歡雜就七月焚珠王錦繡於殿前帰城縣橫冀推崇儉之意鼓綱門特异之上以</u> き官 錦繡等物館兩京鐵錦坊。 唐玄 北其類 歌之多·珠王錦繡好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母得服珠王錦繡天下更無采珠玉織 花其伯州 所來何罪 気質不可 類其西日花萼相輝之機戰無思源北意以名機也南日勤政務本之機流之非可所居也制許之仍各賜以等年環於官側又於官西南置機能官皆前於別處制許之仍各賜以與等屯環於官側又於官西南置機 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級殿中設五握門合衆官軍也與五王 領大鄉州務皆委上佐自是諸兄弟母你全天上素友受行世帝王英能己守禮頭惟州方藏領衛州等霸同州到州四上素友受行世帝王英能一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則史群立以成器等地遇尚循故事出利外 所焚者士彼市舶與尚賣華利始非王者之體也天御使天子耳目之官 住求之、恥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王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 上達引谷慰諭而罷之〇作興慶宮宋王成器等請獻與慶坊宅為離官 心有軍四大事臣雖觸目炎魔死不敢說此特胡人財威求媚無益聖德 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點前實因言市舶之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 石驚枚之上目但便王飲此縣而愈讀何足情 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路王業有疾上親為養樂田殿吹火誤勢上屬左 而其之臣子思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海知古能為工 或於機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事或幸其所居盡歡賞看像渥廣縣此 一等月二六別仁不可勝用矣然至今為してリ人をとして、 一定等月二六米群位以接明皇故明皇為於兄弟之愛如此若能克是 則以雖點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於臧其臣下是皆不能克其類也則了這也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 其為養富不出於利心哉。 靡之易以滑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我 所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循以者敗甚矣套 八初民間記言上来 唐玄宗紀 部尚

が松素 传启 告中外 以 果 外 人的信着載還其家能言乃思 私情情言 城梁經 世史知絹二十八条 拍 這何如管具於日管星之法雖不能施於後衛能沒身公所為法院後更之 是 色脆辨解糊認色顧調素做舍人齊潔日余為相可比何人謝未對崇日 似不及也崇百然則竟如何衛日公司請放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日放時 符獻之姚崇表智請宣示史官領告中外 外太子賞各稱識光以武后鼎総有云上玄隆鉴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所謂山箭景如自將明皇を得之矣故者以其之以武后鼎銘頒告中被民間有采禪女子之言一出官人而能言自東以武后鼎銘頒告中被無信未手者數環其家能言乃思蘇軾有言操網,吾而此江湖語人日我無信 で在り工,姚崇佐明皇原传順不事と一 師之崇而天下食者村大平之政泰皆所謂安能者之者恨順之請矣 で別三年正月以屋懐恒為苦門監懷恒清鎮俊素不啻皆產雖貴為卿 和所得儀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機寒所居不避風雨姚是管有子聚調 山東大與人以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補而座結 /相直易得平陰順與禁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母事推之時人謂之件 計馬公旦 嗣議好日前處処魔妃以倡進有総故立之 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說已而謂君子為之乎 自度其才之不是而不以已妨對外近厚君子不能也謂と然挟已之光非限三姓是不正大切於唐而你與以長者聞亦無揭於國者何哉 的致生日或其輕完筋侵神器甘矣嗣誰之死蓋不行武妃林南之說的致生日母正則子重母良則予賢以天子而細偈後又立其子為備 循不免是惱故 一月立皇子嗣直為邻王嗣謹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直母曰劉華妃次 輕騰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以為符命小臣之前也而宰相假之是悔君也以姚崇之野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好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 人 唐玄宗紀 號在件食城 認能する 北京宗宣传 校遵以同信才望着為別吏可謂知所權為吳者此蓋子之無河面果訪使上聞欲寒。以其所照照若為之而以为任之重諱也希還京無河面果訪使上聞欲受計劃二月以尚當石丞明若水為汴州則史自東考三十年以來然目數以為以密若水一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於庭設故義者動之徵不可不憐也 、 為汁水 大門漁馬云流灣各於而之言其宿若有敦冷故名聽鄉欲罷死中所至東。 三冠教災長目的交換名為為謝鄉奇溪劉水島五色小欲罷在門所養鄉西班生此行何異發仙〇上邊空官下江南取為龍鴻觀等城屬暗波轉起來與別消入為大理少鄉過天沒若水俊之行立提其行產及之乃還調員屬 題者於 重都督刺史鑑京官才望者為之間是府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子於使班 传讀勵沒城薦太常卿馬德素以為左散騎常係與右散騎常係猪 停讀官師節之名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内 乃從之庫懷順以為殺壁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思在吞蛭而似疾 人流下始書部可坐得食芸會不敬乎借使除之不盡循勝養以成後 而較之條目話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时天日太干不免於湖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當之輕泥亦近於公矣, 时天日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裁近於公矣而夫父子之思使, 重之代生言一子多子才見可以

比葉清華配

人事一人策或言於上日今歲選叙太監縣令非才及入湖上悉召縣令於宣政 の一個 で育なさ 几人表表 不世之方。正克和雷荃經可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味がい 等意, 核上不悅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刑都督宋璟自代上將華東都以釋為刑臣常子教育頻受賂高時所讓又崇所親信主書趙寶受縣當死崇後替 1 ~以里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〇召新除縣令試理 無照#理之 審聽節點職無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余崇牒若水曰劉服傷中 支前生心微作痛抑其及通年始於即将覆至衝突而死。 爾尔一億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理不入境若其倚德可免彼是 一層里殿庭試以理人策推動城全重河訪理第一權為體泉令餘二百餘人不 四周勝交言思弱素貴垂歸訴於上上陸遭良人益重環 「震張慎工惊情疾如」·表惹宋瑶本傑本朝隱魔從恩上深納之號是家 備且回吾恨不得為其縣僕此真惠得之別天道の京補衛之失が可謂發矣頭後好進之心散長寒 今意亦曲從之時突厥點。吸自則天為中國惠朝廷肝食何天下之九石八億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資無私飲犯顏正陳上甚敬憚之雖不 ·
前着西京留守達內侍楊思易迎之環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除在金不 命補之即若水調理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偷德以權之劉聰時常 下為股人而實息平上手較對之縱散其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通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據 久第具令之宫四十五人族錦攀問少六月太上皇前〇十二月黃門監 范軍陽日青申根以能不得為則環所以能剛其惟無終光明軍以此 之可謂能知賢矣 ……… 衛惟老養頭請目衛以辨不事〇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 直接者水 謝教化又能課 班美國海門東景 常本宗紀 唐玄宗紀 用新灣州湖灣軍庫號新國裝者縣可替石則黃門關係過其父吳被專職等月相所傳州湖灣軍庫號新國裝者縣可替石則黃門關係過其父吳被專際的資。那與湖相得其原環在論事則通助之項背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司居 三人间部 曹上 人對說甚正常乃以行會寫言是適常之無也二人對說找書問室嫌聽懂也今太蘇室壞宋環縣發二 (文章金符 **瑪索所為文環判之日期其良**奉論頗法語**說文章若思且從聚廢不可** 明辞等立才手,其一個, 東京等 なべてうらい 177 にいまれる 1870 である 1870 であ 明前後 實所疑既而數日欲知古問島君欲知今問麼君可以無關政長 主人以第六千○紫術舎人高仲谷博通典経濟幹練習時務が男得坐二人以第六千○紫術を選供後は東張成以文章显稱望界等故時號為無難處神後衛子等於自張競及與張成以文章显稱望界等故時號為無難處期處之來表。 東京宗紀 唐中期 太斯湯與 完定 李新四 頭宋與相 京三之太喜檀香日 建转音爆之中法特正一分剛散載二人無進見上散為計超馬太廟座深南當衛首則臨其健康東加馬一段素 原統俱合則表價層內結與公司表前自然不應則表質鳥與銘俱合則表價質可運得比無按史 天以號末並稱數相子續謂常之多不知琛也至察之應 别奏 不恐蘇題對日災異為水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帶對日太廟委托皆符即 李一樓而四失 曾具矣上将華康都會大朝四室壞上去服避正殿以間 ~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南為相難照任過於姚宋然遭遇來早萬免 佐使賦役冤平刑罰清省百姓富馬唐世賢相前稱房社後稱姚宋他 三州下於日間至日至 一年 一年 新新於下則則玄宗不移禮制不要丁三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奉東都原日書太廟四室壞於上書章東 姚宋相繼為相告善應變成務項善守法持正。一人志徐不同然協心 将物域人打腐而壞通與行期相愈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遊幸東都是 平少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默其可謂賢相矣 輸圖者不為少獨前轉房社後解姚宋何該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遇功恐不肯當境臣而天宿之亂卒即其管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 随華陽巨宋 璟可謂 野相矣見其始而知其於祖其勝而要其敗明官 逢君之受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

此葉清華配補

此葉清華配

不会来項轉級首後舊規羅未能蓋如與鄉之海亦能養屬 制度 一般會求的地方則沒有我不可獨於各對仗素開史官自依故事被太難強直觀之政制自令事非的頂秘密者對今對仗素開史官自依故事被太難信仰史人夫至監察得互相彈素率以險被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飲後 所谓先 世史無論二八卷 根榜會官名本吏官隨室相入侍群臣對仗蹇事於法地賦於即出部脫照無不能機樣之之吏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放之上從之〇九月後獨有辦堂免之史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放之上從之〇九月後獨 疾被若自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人奏事必使史官隨之有失則医官至女史官隨空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或祛地跳於為出前熙無無 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後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聲言 下於御座前룎左右審泰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侯其退諫官史官專權而小臣不得為護應及許敬宗率義府用事政多級健泰事多侯侯您見外問則解不恐結為於論則時不正緒、對仗讀確文故大臣不得您見外問則解不恐結為於論則時不正緒、對仗讀確文故大臣不得與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泰事御史迎百官服及冠張此義中有斷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泰事御史迎百官服及冠張此義中有斷 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逐命釋之境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 過明公道陛不治欲免河南无及知頓使官宋現日陛下方事必要 亦大矣太宗營籍甚級而忽於所常先崇反由說附之其亦未聞春秋臣以道事君固如是和四是見應有天下不到地廟而因隋故母引禮 人 唐玄宗紀 俗為衙門 人亮息夷事强級剛躁自用引進的延嗣品太一島是鮮裡訓與論政事 語環九 同时 可以 姚非宋北 松之級 Assis 体的 今公日後四人 颇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後前日在員 以主文學 例如加減以給官係團初州縣官俸皆今富石堂錢出息以給之多破底若 之嚴急煩擾從空盛路於是貶騰之官能環境池鏡禁而惡錢後行失。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試雕用惡錢充甚環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 · 现業一切勒援以華拉華環文族及罪而妄訴不已者無付御史禁治之與即八年正月宋經蘇顧歷史是副集使往往齊智入京師将還多遷官 尼木七年五月朝日食上素服以俟變微經派將命中書門了察黎内服民之不此命可知知 國之有照以給公上之用百官之律也唐初制與不為輕失當時未有養 為之數也而官係又取之息號是常顧專以經公上耳八主之心安得人 國之有照以給公上之用百官之律也唐初制與不為輕失當時未有養 至直九年二月以至文融為勸農住館時監察御史字文献上言天下户 日米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日百第若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繁孤故不得 人多然之看食天皇俊人作政治聯門為門狀戲於上前問點何為出對 五月以源乾雕為侍中張嘉見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 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諸除證監所謂偷德也图園不擾兵甲不 鐵之間提功宋璟奏曰陛下勒恤人隱此誠者生之福然臣問日食脩伝 協之徒懷府城而使為之采姚崇張故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禄蘇西安里三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豫心實歐之後人中傷安知非楊思月安里三惡錢之與不可不華其失在所遭使人嚴惡煩擾而以之罷 非宋公比此安得濟名必也張九齡无乃可與厚問日而語矣。 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後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 之散下制書而嘉納之 , 将玄宗紀

大了本日一沿北外〇浦型刺史医泰先政尚寬衛史民有罪多脫齡還之管謂人是時一小次以外正因為非語戶河皆最終 夠我教百萬備其名以是而實情失天命之以告,在我们正因為非語戶所皆最終 夠我教百萬備其名以是而實失天命之人皆生在是妳是許三章為叛欲以或修心而州所善任也與賴行部所得與以為,獨別數稱百姓因與稱 旅行歌な口述移巧偽甚級請加檢括聽百日目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 能能以免五歲又不免維係侵以管所此下各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杜 **野類編主公** 山水村工 1 取信於後 士克前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通述者必爭出應數上從之旬月得五 院提則天實録言不尋激張說使養親元史事後說俗史見之該曰劉五 於終等作為錯誤為〇使出別舊劉子玄如孫卒婚郎 『〇初著作郎島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慢之爾苗清其源何憂不治〇紹文獻公姚崇至 於水外不相借說起對曰此說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柱然死者同 外田所獲巧偽甚教職奏置勘農知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發 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論從過州以宇文融克使括進移戶口及精 為到意州縣希古務於復多虚張其数或以實戶為客民得戶八 少事為武三回張易之所抑而私提唐書原春秋若峻拒張說之私嘱丁南湖日樂藏字成有大風炎異之疏其危言勁氣蓋名諫臣也素任丁南湖日兴藏事中無則有友爱相王之疏事玄宗則有納諫之疏有 當時以董孤目之蓋良史臣也暖為練為史兩職無盡漢唐以來吾見 人。唐玄宗紀 八十餘萬 一座子で言 院置 而便断方式右 滞論事を 張業 丁宝君 世史朝納二十八次 可以 何不さ 此品 工可能 自此館で多 **地上海世** 第一萬分融諸律更常上下分次更特品。 實明商用軍府領之天下與定數的日本與政府 實明商用軍府領之天下與定數的日本與政府 其上共法不舊蓋人失之也表記不完其所以而經變之兵農院公共後 中不能復有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理人及其本流亦未常無 非其法不舊蓋人失之也表記不完其所以而經變之兵農院公共後 中不能復有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理人及其本流亦未常無 持其法不舊蓋人失之也表記不完其所以而經變之兵農院公共後 中不能復有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理人及其本流亦未常無 所有三澤兵十二百人門上十八萬中八百人為門 中國的人。 中國的一。 一。 中國的一。 一國的一。 中國的一。 等即班前尚書左來煎酒宜京北調同殿華川仍州長官選府在及白丁州縣安永遊其生業〇始選長從宿衛之前所以此發此之端便後人州縣安永遊其生業〇始選長從宿衛之前班所以終廢此故所書始於 達也〇 堅以為一造在衛於祭龍之說日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官至廣城聚文二之士或所古或侍講以張記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 此言非《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自無以應〇五月置應正書院緣日何論》之深也說日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管處行及吾輩矣 蘇色今人子獨延禮文條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招者微陸子之言何不 何以早以待之事往不可遠置宜後頭前失上深然之產具不悅退請於 士可殺不可辱臣獨巡北邊間美飲杖於朝堂被官奉三品亦有欲功本 相談直報嘉自請杖之說日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施耻也素 英文十一年二月張嘉貞能張說與嘉貞不正會是自第五務城發說動 飛り素服行罪於外述左遷<u>幽</u>世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 十二萬調之長從宿衛一年兩截州縣母得雜役使 五起十三 有五 唐之 自法包以人 南不能無對爱當舉其備而稿之是 所い多亂也 八月勑前令檢括逃人應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 原事工宗紀 +

STATE S

陽州史 計為以 衛 編 間 大 湯 受金埋於 數 班轉之聲 自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思歸為裕可使擊擒之故有是命の廢皇后王氏の群臣請封禪時張說 世列封統一八卷 既唐玄宗犯 妈妈抗跌 14世界社 是出て〇七月以楊思島為輔國大将軍能軍師以溪州廣軍行璋友以各甲所見引力無失侍郎公之武也置得拱黙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 · 首侍郎故 山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河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继 俄之金通固辟左右日君所為異或不宜逆其院乃受之埋於蘇下出境 通以共常縣其也故不静 · 初監察御史社通因按事至实謝施突騎施 使皆議論惟乘擊以稱静 · 初監察御史社通因按事至实謝施突騎施 伸子十二年三月以社過為安西訓之都護過級帰受總接為鄉隨不許 司長官無諸州刺史上 乙五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水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稅緣 鎮部於融來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勘慶使後申中書省司為之〇後以宇文融為勘慶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者殷以何志 歲於增縣袋數百萬由是有龍說者多言領模不利百姓上令集百豪議 移牒令取之屬大概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問逼自給事中居母夢招起 待翻指為然後處此時上將大猿四夷等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虚數 自選諸司長官有整望者十 勘震使後申中書省司 同三司 野力後得とよことでかれたまた。電子では、現代の大阪に埋め事の以王毛仲為開府係同三司初帰末國馬皆為盗賊及戎狄所掠、駅上記是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做乾封一世史類編二十八茶 ――― 唐玄宗紀 新 稿 若 往 統 統 統 統 所 計 計 計 示群臣 此聚成之無 一 一 表 群 渾 真 具 一 日 成 底 京線·丁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意鍋上嘉毛仲之功故特被馬里加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意鍋上嘉毛中之功故特 · 開題 | 日吾為老生祈福耳乃出王牒宣示群臣. 漢語はなくて胃労力製川川と日本教育といっまり大門川間内は長まれたのが、日常有産遺使臣分巡諸道察吏養謀を因封禪庭諸州乃知使臣負我職員以の日本の大田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 使臣首我 仁意之以 四海貨字 、 「大将今日之文京矣,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度之論。 然表也子古召則官華南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度之論。 然所料上怒貶愈州別偶〇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魏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 計清理 瀬元我以飲存所給為自情應對路以見起滿州東雅卿表教百言英非多矣又謂說日陳州刺史王在職章之外,一無他獻親州崔河供帳無錦 即獲知章白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客來神仙故不欲人見上的獲知章白前代王牒之致可能持持泰山原思此聚矣,時上特問禮部侍臣孟專雅群臣之職互與皆持泰山原思以於玄宗本時上特問禮部侍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匿中〇十一月封泰山庙諸縣 進爵〇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於縣也宴從官於樓上上酒酣謂後說 有二十四萬四以大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開院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四以須之是時天下以一練另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 唐初幾得牝牡二千匹於亦岸澤從之雕布命大僕張萬歲掌之萬級養 題諫正日人或重檢則不足以告成 联常置之座隔如三人者不劳人 於其職官員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 在天外級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農置木匮為地平令儀牛在地下又 軍天成水運軍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首轉畫夜一周別置二輪絡 |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全與鄉曹合意直更名曰集賢〇十月作水運 百官餘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 点騎泥金檢王而謁於天子· 在致皇上民力治養生送死無條則四海皆啄乎仁壽之城何必千乘用文皇上百姓之所謂福舊富康室而己上好偷而民財豐即力役而 令在行出意快

就無建戊辰十六年ご 可近で河 五宗白其 英雅納子へな -**铁松之朋** だれて出 祖孫相望 大有年 阿克斯 江江北西 東達門、造画安報云已流牆南武藝知之上表日大國當示人以信宜 而我好之此上國之势也武藝邁達之門藝業衆來奔武號表請殺之上 聞之び共與唐謀攻已乃遣其弟門藝將共擊之所裝百属於請吏於唐。 學士刪於從之〇張說罷〇十月風水蘇鶴就飲遣便入見跡運王武藝 安世事心功 得為此故莊上以鴻臚少卿李道塚等湯洩皆坐左遷暫遣門點訪顧園 丁卯十五年正月吐着入路王君桑追娶至青海西破之年青海西阿識罪鴻臚之鴻浅不亦可羞哉。 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 掌之試判將畢處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具競表言 罪告之会威不能服武越憲不能庇門整御為欺敵以取困於小國乃以公司其在直而當罰之為政之體也若不能討循當正以門越之無黑公司王者所以服回夷威信而已門襲以忠復號而自職天子當察 一月以張的斯集賢院學士說雖能政事事文史之任朝廷 ~ 唐玄宗紀 以上日本 張馬貝尔 二人FAS 海内無事 市田宅 行間 元大 亡分哲 治者與行曆〇十二月立長征共分番酬勲法勒長征共無有還期入情難其宜間之大解有所為必族之限尊口改滿歸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〇八月行開元大日郎太母行於出其手希好立口改滿歸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〇八月行開元大日縣泰母村大東上常遭中使許之。後張說數氣節重然鐵賽推籍後進帝在東 中间的情任者情报之一。 18.29月11年18日 18.29月11年18日 18.29日 19.29日 一些寒候 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為無頼子第酒色之資吾不 工部尚書。張滬見至嘉貞不替家産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書為宰相何 取也〇段字文融為後州刺史副性精敏應對辩給以治財賦得華廣置 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星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〇八月以 舊次幾之國子於酒楊瑪泰流外出到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為進士故國子於酒楊瑪泰流外出到每歲毋過百人 無所裝貨獨限明已回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善照何讓也誰色人 日爽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教領文奏主司帖試明經不來大指事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無耻 分五番還家洗冰五年酬勲五韓 電話。旦 義正共文為語首以逢迎之而後世循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生日学 堂堅楊慎於王鉄楊國忠效在聚飲帝見天下富完後心大肆於是 節又移社以就之明星享國既人縣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 明皇天哲、 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劳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 本書女宗紀 八亂其惟字文融為揭本乎盖融以與利得幸故

御選時は東王 陳史和尚以東北 察女未得 維務質 なの子 は代記書 元配於用 治之土 客上回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服為汝名客明日認宰相與百官附之幅凑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訓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相見張於見之謂人曰吾曹親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凌竟六月以思王浚領河此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終管討英契所命淺與百官 原云成〇以表光庭兼吏部尚書照偷真格自光度你故禮志之先是選派補務〇以表光庭兼吏部尚書照信未有書言書先成的禮也先是選及千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选勝行樂書の令同識裁造此片日華 請達宜 少百中堤力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后處稱腹痛而歸 者系然則姦榜遺跡而平人更拘者衆矣是故督為治者必去華而務理助頭安得一一鞍白無乃慕刑指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幸免即攻掌上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犯則獄訟安得一一伸了女掌上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 幾於刑措祭不行太子樂之 〇是成天下秦死罪止二十四 實則不為人所图也。 一十八卷 順心唐玄宗紀 十九 政虚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科整百更之所以縣地法制之 業庭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家無鮮耻者等於資格也民之国於暴餘里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 在文莊日先庭始專以此立法惟文移簿籍是穩處月先後是據所謂在文莊日年榜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 被好点好色無所不至以致來與循邊唐祚真挽融實為禍本也 所以柯壤而不救者資格之失也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祭幹力養馬成群有龍 おからはいかい かま 中央 上 **高州甚分時里好高以外忙和週县易制放引之及與某事休守正不阿門於北國門五丘在讓於韓休勘言之上以為相体為人峭峻 垂直不干禁利及設計。如屬五丘讓於韓休勘言之上以為相体為人峭峻 垂直不干禁利及於許其於國二十一年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廟尚可以代光庭者與釋意於其其** 古名特別 水水公行 是不於時上龍任臣日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長高力士左青華毛仲視 其有請賜以詩書展使漸陷整教化流無外外外烈徒知書有權是變許之 到直之 標老而消傷如此毛仲翳冷日其皆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 以書使知權易於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聚光庭等奏吐蕃又叛新服因 散乃得經引以備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囙 孫吳以隆皆以勇力相勝祖許相高道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 宋時数曰不意謹休乃能如是上或官中宴樂及後先近雅

不不同 で で で す な で す な で す 空打師去 用人未拾] と説明日 がある £ 北京人見 の中土と 以張九縣 以京經比院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野中鎮南比 大下の 2 工司 韓体為相陛下殊瘦於作何不逐之上於白吾稅雖瘦天下必肥蕭斯奏有過差數謂左右韓体知否言終諫疏」至上曾歸鏡默然不樂左右日 九龄同平音重体數與尚爭論於上前面折問短問因乞藍衛上曰朕未門繳難終候謝附計為監括○蕭勘體体罷以業糧卿同平章事起復張十六昌而入仕之承甚多不可勝紀〇十月左丞相宋現致任關東都嗣 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 用不後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衛於格便於已循頭行之是時官 事常順看既退我不安韓休常力争以退看線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 丽 于京計於新託六條二十石阿附家姊通行貨縣 · 检察非法两般以中蒙元內修二十石墨署不下藏實際頭玩修二十石檢察非法两般以中十五百人置來訪使以六條沼辦漢漁家欽三修二千不不使其本在東 分天下八十五道置来訪使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嚴關內河南河東河 母要自翻州入見求終聚不許置以明見之用人手明知解外之也直引 展卿卿何為處了,對日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 印成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本林南同三品 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餘居 張九餘四不禁鋪錢初百官議之裴雅 胡葵目 必須之に皆擇賢利史領さ 非為身也,〇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前操行委吏部臨時權用流外表 九幹 於是事失正矣亦秋其倫賢者是以君子惜之也 於則也甚美且辭而不起當身居首次今乃遠請京師,辭又不力九散 安子,司宰相師表百停打進文以禮退之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之所,此九年旬古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異者也而,則是所所德七八月耳也時明知扶前是賢樂能 有無所避馬之義而隱吏林少を中していた一大張限之中。上行皆是時朝廷非有全華危惡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 合寫玄宗律 人莊農 等院、大九於日宰相代天理物非當功之官也上目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子的師庭使張守珪斯與册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禄大夫奉先為果山總八等簽解管寶順美〇個 カ作譲 論就發何 張九餘年 門錄事於軍劉秋行法日大人富不可以賞勘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 鐵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過貨利不在多何待私緣然後是用乎左監 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上擢為禮部尚書與我 感然於以何官官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官等對日惟聚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纏破家用即以為相差 下親往英之謂目此所以屬完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穑報耳〇 程即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芝麥於死中上種麥死中的太子以 每奏對常務自時武鬼妃能順後官生事王瑁太子浸疎海林前乃因官 利而濫惡更甚松書監崔河目若統銅折役計位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 止〇林前索传多夜数然結官官及妃嫡家伺候上動於無不知之由是 **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國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 合層玄宗紀

黄桂禄山秦野 即車前來 人之命 明教 五有家相 世里斯納二 後離立与 子で人名 於領九於同事日禄山失律恋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及相不 十二月冊書正紀楊氏記故獨出司戶楊子以之女也玄宗為第十八子一楊氏以一人而當张二人之命不亦颇等。 為作哀誅飲錢姓之 卿宇林甫以為東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初日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 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於有張九龄亦欲活之裴耀 丁之志誰非詢孝之人展轉相響何有限極豆位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 胡氏目 題其志亦可於矣九齡欲有之豈非為此形而張李之言何其度哉何一改其三大理為亡矣理務公其父死之死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可 非司惡而擅最當之仍於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 後譽同人之正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響而不後 卿勿以王夷南 游玄宗紀 酒石 華 は人 祈見之識其有及刑 則人道城絕 〒大小原子十二年、3件郎張均職方郎中幸述三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元人和孝子之情深明。1度制而加之皆奇禮也禮其大常卿幸編奏請宗願每坐遷夏元年萬之鄉。1度制而加之皆奇禮也禮其大常卿幸編奏請宗願每坐遷夏祖子五光增宗卿。2日敷加毋廣服洪禮有規制不可續亦不可增皆謹興升會力世史與為子人之。 ★ 唐玄宗紅 北盛後五 干私公然 湖河 ガ人似所 聖人援事 行道で人一不可以式総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不可以 柳橋之明 玄宗與军 上張與 大水 秋本 名時候 天下百言問馬董是四明皇與山也群臣皆獻鐵鏡張九齡以為以鏡直四以前在八十五為一姓前身合姓,就就放不書生日千秋節傷婦人上朝夕显在不可也是一時與過之流能放不書生日千秋節傷。然天子是此阿以曹產格君也於是帝生日易為不書九齡此千秋金鑑録之此則是人接事物情之明例也上不從〇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 功姨舅一小功堂舅堂姨舅毋並加至祖免太子屬客崔沔曰正家之道 一首子路行姊之來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恐也子路除 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容幹蘇干:者與禄山於果紀監與枉害忠良竟赦之〇一禄山本唐 一等此也王不易之道也願一依古禮以為成法禮部員外即楊仲昌曰 限故為之節制今取甘肥皆克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馬君子愛人以禮 佐果板晉室在害也是竟赦之〇· 不成可以死在完願敢忘舊草上固欲增之絕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 相景帝時界夜及晋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谷重明皇不殺禄山此封吳王政策察齊即四於為姓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章高祖公清之後存舊奉桓公為堯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章高祖水之事断其後惠是故玄宗得以拒之蘇于日亦桓公不殺欲仲歐帅 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及以王夷南藏石勒之事而沮九於是請保養 皆感德事也思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禄山則有死罪 姦和慢遠也諫安得為盛德哉。 曹州雜胡夜縣善備 Ŧ

が南りな 才仙事辛相 動有功的 約害古た 世史類編二十一後 玄宗禮重 更新所事 金銀品 原所以中傷之口夜短九齡於上上浸頭之於是權卿九齡並罷政氧以又漸肆不然怎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争之林南巧伺上意日雖恨借的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音林南拜疾之是時上在位歲 注納以所准使與為言此所以是於玄宗林南之称也上日然則但加實乃為之仙客本河與便與有清上州並原州地名山今縣居清豐心蓋朝乃為之仙路本河與便與有清上州並原州地中山今縣居清豐心蓋朝之納言納於上度近於五十月,以來惟舊相及歇歷中外有德望者 相林内に、近真自為前社之愛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南 上欲以亦你南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日宰相擊國安危陛下 無いた賞封三百戸山客止能於其職業而論異して逃れが張れ、故語といる上百一山客止能於其職業而論異して逃れが張れた故語といるといる。 一百次上百山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職四章の等以西 對可乎對曰不可封靜所以動有功也逐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 公書楊點而下書其有功照可以知其失奏仙客前在河西龍師用度動題對於晚事而去〇十一月賜朝方養經更能節度使牛仙客數能問題 職業倉庫克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龄日不可尚書古 鑑録上之上賜書張美〇十月帝還西至上過晚州以刺史盧盖有異政 照見形容以人 為功陛下賞其動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點然李林前 人自照見吉山乃述前世與蘇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 八唐玄宗紀 楊曹立 問聽元人 用相名有如 問大議論中里三 前長 巴介 指高是加 源班 一般馬里今明主 東義ヤテ 山表茶艺 杜進野為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類 元 解 沒 帽 た過尚後解你張九齡尚盧各有所長也〇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七即位以字所用之相姚崇尚道、宋明尚法張嘉則尚吏張說尚文字元被 言於九些日省中皇谷有伏獲侍郎乃出見刺暖門故林南怨挺之八上 何及府問為官杜雅管上曹宣斯明日點然下則於水縣令自是該等路局前正住馬 食三品料四百石也一作放三品料正品 电闸脉方去悔之馬列官州外北食三品料食與詞同唐給九品禄三品一鳴歌斥去悔之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第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擬一帖此語為大〇株古今明經以帖誦獨功福制務便孫向議之以來使修罕獨會趣自今 林甫引清受為一部侍郎是素不學等讀伏雅為伏雅中書侍郎嚴托 好容身份位無後直言李林前欲被塞入主視聽行事大權明召讓官謂 罕見而奇爲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食一而賜之愆則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怕鹿之禍發於朝久嘉祥美瑞人主所無甚失德猶可以為安也而盡言極諫甚若有幽厲桓霍之比百官效 柳之實即之勤吐權之嚴非人所屬為在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從而充之日此疵政之招也射獲严者以難之類似未病於治則禁而 林南理亂自此已分矣 賢相張九齡任好臣李 在瓊山 主方是之畏彼亦能皆自用其所畏而取聽虚損戶之苦散於是乎學 不畏之耶故雖淡武而唐羽望之賢猶每畏惮及黯張九齡之直鳴人 大世方無唇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與 原水落旦思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 迎其好而逐其欲是以好欺之患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教日進士以整部為學多 在上群臣将順之不暇為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平既惟麻 虚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群對雪宗可人皆以天野干五 解有合爲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應遠而要 年孫山自范陽起共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 於可謂古之大臣矣 唐玄宗紀 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

. Çşu

指受賞を 可少体很有它 如客事馬關宗 护牛季單位 大理去里 世更類稱二八卷 0 大門聖事非臣等所宜前上意乃决廢璵到弱為庶人賜死城東驛<u>週</u>明皆好 一一過失令思妃泣訴於上上大終欲廢之九對力讓乃止至是楊測又醬能必出先是聯馬都尉楊測私附武思如蓮在所大龍姓庸狂明常個三於大手與郭王瑞光王獨而殺之特無終一經與罪不可也況三千年是獨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過其心故也可下成哉 有才誠此不以罪人皆惜之 太子項郭王瑶光王獨持構異談上召宰相謀之李林南對曰此陛下家 現其極心是百官以刑措表想上偏功字輔故有是命 七月大理寺泰有鹊來巢賜李林南爵為國公牛仙客國國公大理少卿 月開於儀司三司廣平文與公宋環卒 京等小上,那里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括受實說該得志天理城英 之未能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係相佞則天性嫉為鎮置相可不慎哉 河軍以以明日三十之厥係於李林南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 晟馬燈裝度者郭子係號官爵語具則又非五人可及也 聖友証目在除以来於是再旦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状仁傑宋禄至丁夫 京将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爵諡以表之蓋自秋 今歲天下断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爲勸不栖今有鵲 八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看監學之里矣持着罪之四八月 ニキセ 主道德之宗 金是本地立思王脚玄行為為皇太子改名亨太子瑛既死李林南數勒上立壽王 逃其過 指我意 和完福 出し須 山京宣言 直通した 機裁之次找家光奴置不能揣我意力士目得非以即君未定和上日然對目便 四年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南何坐被王者之服追贈第三 推長而立誰敢役奪上音遠定六月立聯為太子 秋深高二子同日珠死經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日 期上以忠王興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竟欲立之猶豫成餘不决自念春 [丁南湖]张公喜也何使公若不死宣得免於禄山林南之害乎夫林後則共為以致緣山之流不亦可而矣。 人馬巴拉縣 化大角管 人名巴拉格 医性性角状 人名巴拉格 医巴特肯雅州斯曼不 祭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賴問日風度題發得如九齡不明近之本林臣展展二十八年二月期間長史張九齡卒號惜上雖以九齡件首途之然 沿為公侯伯 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消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女行者雖萬里 五頭山旦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天鮮地者矣孔子亦日文王院沒 於忠王宣無審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發龍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 不用一就有說類太宇之言是明成方好時就侍說東宮知其具頭調茶用丁丁 まべりらいちょう 獻贈司空而林甫雅勵物之條稱山遭祈勝之痛忠好之獲報要變不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對縣伯謹文是兩城之斷公者曆牙沖朝久矣華而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 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循言未足以稱其德也後世乃遵之 法之美者不過聖菩周問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天德哉天生聖人 文不在兹平以是證之固亦與矣然亦有所未盡獨者夫宣之為宣義二十人未 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悉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 南之姦禄山之叛果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能言惟公力言之 不改何耶 與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天子瑛之於雖出武妃林南亦弘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

巴瓜之北 - - - -ど意不存 五大不公 度要後以自五十六五十的度經界使以備邊配職石朝南縣南又有長原經界經常等發光府州八五十的度經界使以備邊配職石朝南縣南京有長原經界區子發表所有以上,看原之州八百旬來於肝实來重夷稱新內屬部共都與北京東東東東 文之部 らり期紀二八巻 之東年守在登附領之一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出明之東東守提東州領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 供過兵衣糧賣不過二十萬天實之後過將奏益大學多每歲用衣千 其品秩與十六衛将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進而以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進而以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衝壞於內而方鎮遊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四方鎮之形已具府衝壞於內而方鎮遊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因東來国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雖差處外之制有其缺失 萬匹糧百九十萬船公私勞暫民始国矣 自秦被使禄山專以其實英結左右蒙養養賦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百天日不明廷則龍路之門自張奏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殚天下以再大主必昭峻德以照臨百官清心恭欲不顧黃利而用君子立 壞矣其物壞也張龍兼兵補之謂之孀駒又其壞也抑衝諸府無兵可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禄山遂以范陽及常光時府共之法已再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實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幕使比鎮兵 利為其生事之一若此也 交率林南流停上下魚會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 甲更此二埃播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友者以鎮兵而割平之者亦 · 乔丁兴纪 兵三變之說者日府女鄉 江北度 注度 程度 在 度 以田司存 **支類編二十八卷** 要精過模下納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前知之乃召納子第謂曰交應 を文学之上或陽與之善明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愛服有 科別置使以領之後官克位而已堅為更以幹數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得劳於是華堅然是也王供之徒然及說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與辦稍三月以掌堅為於進租庸轉運使初宁又融既販言利者稍息及楊慎於文一為新垣平所許而然身乃不後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矣 寒宋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朔上龍行甚座 認見無時禄山奏言去秋唐州 一切〇上管陳樂於勤政樓下奉篇観之矢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整練 南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石及為上所原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不 一個史〇以屋鄉嚴挺之為員外唐事二臣帝所春者林南以計去之李林 宜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人之亦以為員外營事〇牛仙客平以季 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建出刺史林甫退石挺之氣論以上 神祇順便處散則有群点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〇字林甫 適之為左相 意甚厚盖稱疾水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南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 ·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右操心不止事君不忠確使最生臣心若不登 處增臣萬上以無能故權任之王鉄亦以善治租職為戶部員外即兼侍 河の納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屬事上又管問行和納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屬事上又管問行相根之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惟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富曆分務東 心皆疑實符同秀所為也 一月以田同方為朝散大大毛水得之由是郡臣上等發改元天費,日而為豬新州可謂猶新樂而為藩鎮将未之考耳 **青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 不惟信而或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皆漢明皇宗老專仙故其大臣諫下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獨之也 《唐玄宗紀

÷.

帝國空中 所深 產 B. 上支宗自為妖権之說故來而歸之平以○以戶部即中王供為戶口色役於而序之天惟恐或後馬有及於水食之理亦以○以戶部即中王供為戶足帳之後之前之東之來應至之已廟孫在芝演所應之名臣解漢是至端字前後臣求食送命立廟又來應至之已廟孫在芝演所應之名臣 *他解 九月安禄山奏立李靖李勒廟禄山奏臣討葵冊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将 明皇三妇 不受軍之惧於國辭不受至是林甫以其風附於已後以為中丞。 白城於人有城之為上謂字相曰朕於官中為壇為百姓祈福甘草黄素之己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傳為人所以耳如希此言乃自數也與是人已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舊清州阿漢自敗也來是漢武之言非神 使時河比點防使席建侯稱禄山公直李林南裝有貨順百稱其美二人即用三載正月改年名載新時年執法號〇二月以安禄山食院随節度 成一字時人謂之與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首群議沸騰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献之職手持試紙終日不 幸于上遇看卿欲附之時送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尚子東為 慎於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南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 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話為殿中少監錡為財馬都尉三姊皆賜第 不林蔵龍遇如惠妃宫中號曰娘子凡依體皆如皇后至是所為貴妃贈 完上悼念不已後官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略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 問空中語云樂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質〇七月冊書王妃章氏八月 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固〇九月以楊慎於為御史中丞初上以 京師電員赫奕 上見而恍之乃令如自以其意之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 匠茶上俄飛升天開空中語云聖壽廷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 一招訓女,替内鄉太真官中太真,能豐趣晓音律性聲親善承迎上意 絶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范華佛回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南為相使族城無罪之人三綱 古 連 連 動図 〇 以 一 西納吉州侍御史二人皆隨林南所欲銀錬成欲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納吉納 l 回生男勿喜女勿悲君全者女作門帽妃欲得生為支衣食言質可也要女的成功也完成網算工分期因別放於課身 一个主意法律財育時也至為持有中傷而見()時機費把有關民間歌之於成地也完新異工分期的服在學及為情事價以空產實又是嚴係而有學本海講之前海拔在發展與社養職優爛且又借民命而不可以十里有之事,所發也至為所有中本海講之青海積石在全域河間又計画的水應雕塑所有學本海講之青海積石在全域河間又計一次一個大學、個萬里天下勁矢重鎮岩柱掌握與武藝財於青海續石岩大捷音海在開工人系。 唇舌照兒 之乃官來散地罷政事林前橫陷人常類此〇字林南欲除不附已者求命王氣所在正典地太弦經云鑿之非宜上以林南為愛已而頭適之適 之實以姤悼不遜送歸楊銛微兄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素請迎妃歸院曰生明勿喜女勿悲君合者女作門相妃欲得生荔枝藏金嶺南馳驛致 〇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仗四節控 治獄吏蕭果薦吉温林南得之甚喜又有稱希頭為吏深刻林南引之逐 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南對日臣义知之但華山陛下本 以求媚中外嗟怨 此皆不出於祖庸調無豫經賣上以鉄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鉄務為割副 藏取之供深知上指成黃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宴則日 可如失靜然明皇嚴於林南雖愛子隨用不免呪大夫七分,江華司馬李遇王孫至海之等皆處絲無罪見於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江華司馬之下數正月殺之一機大守本皆及皇南惟明章堅等王据李適之自殺 **遂開禁門而入後後以忤旨遺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宫中** 便者涕泣曰金王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練而獻 席之地使之就死而唇之於外含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 一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义用度日係後官實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 上虚召逐龍行在深 題色之後沒者供志在聚飲按籍及海六成之外悉徵其租庸有於飲色料名也主体供志在聚飲按籍及海六成之外悉徵其租庸有於飲

原中、一管與稱山紋兄第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實妃兒上與黃妃其坐孫山斯前時里等宴動政種獨禄山於御座東問設金鷄障置楊使坐並前命楊鈞姊弟 **新知史大** 以安禄山 将莫尔 福山唯知 李明宣物止有赤心耳上於又當於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越之拜禄山曰太子 行給雜以依語上當戲指其限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巨更無餘 克職石節度便取王忠嗣為逐勝大守上欲使職石節度使王忠嗣攻立京帝国心之意也〇将軍董延北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母子翰皇帝王の之意也〇将軍董延北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母子翰司秦王明武是即濮縣於執る而不以為長東此教会の同年於如秦東北等後之為,後年青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文上吃稅五余於權山引之入先拜前犯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文上吃稅五余於權山引之入 意不决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堂之上 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禹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獨者唯 欲因事除之因別這種希頭按過與果敢沒皆杖死岂才發出裝置蘇用 三海性家伦與李邕皆目謂者禮父在外必像快快本林师思其為於使氣 丁南湖回高英四方請文擅名天下其文車美折二張之角推常民之常語之日君如千将莫耶難與華鋒然終度也缺折耳岂不能用 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日以數寫之衆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 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唐玄宗紀 在轉之要者防衛宰相乘約當輸言其另中用事也死化滿天下一朝福海島豐深州作監府以滿紹為關門者於 的東朝也的動者死化滿天下一朝納為書豐深州作監府以滿紹為懼皆從林南遊後數指役天言曰大人人處的軸会轉與河州作監府以滿 老子名四 近神皆用 一夕人 一人宣文命 (東南京) 到公何力後姓何方其名也 指不事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 棄統功名者看往往人為常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界如阿史那杜爾兵爾 不知書乃養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快智殿 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馬與以來追師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循不 四銀節度使人失於前為之也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聽更養斯財 至然為此得平林南不樂日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購從不過 重開後壁如防大敵一夕屋徙林雖家人莫知其處〇以高仙芝為安西 以車載賜林南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前門第登省為空林南子曲 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以忠嗣沮捷軍計上怒東忠嗣為 不過點巴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 人林南自以多結然常度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衛則若居則 丁二月以天下歲賣賜李林南於 職也命百官閱歲賣物於尚書首来 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约之污罪不亦宜于既遇勉奉部而後於共院之事以利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可謂斯相矣然忠嗣知万俊之 議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大唐玄宗紀** 一官平光弼曰太夫能行古人

野神林 八明 和仕 と多 将為以行材 軍騎高其順 騎力計得 大士 以 四夷之志 世史演编一十八卷 明是成於百季林用安禄山華皆因之以取財相 然十和蓮少過不文藝情故天 天下之物 節度重用 *無明·之期創紫衣金魚上以國用為豐行故視全部如實壤賞賜無限○五月 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成勢既成誰敢後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 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問高力士曰朕不出家之近十 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南何如對曰天子巡院古之 存折衝府上下魚書所無在是妻廣先時折衛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 動以萬計到請令擬變為輕貨輸京師屋奏於藏充切满故上帥群臣親 で五八載二月前群臣觀左職賜楊剑企来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要。 天為兄弟王公子と為省朝馬業直謂と大き口書としているとなり、 ではいれている力士為驃騎大将軍力士承恩成人中外長之成分 使禄山領展天下皆出於林南事籍固位之謀也 用安禄山王是諸道師度便盡用胡人精兵成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空 亦能安阿二人已盛之勢哉以當時得奪打士大夫而無疾惠之者故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以取将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实太重之說了大夫妻. 唐玄 宗紀 胡致堂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容 范華陽旦明皇敬於吞城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南得以行其計 張九龄而去李林南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禄山論功較續天熟與遠 君為不能以義制欽述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业大大大** 中国是此共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士第為武官父兄擅而不耻猛將精兵 **練戲兒** 洗燥山坑 ġ. 與書与境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照補又府兵入宿衛者将新自本衛多以假人 應為府立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折衛府上下魚書見 後府共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殺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確 役便如奴隷最沒人其成邊者又多為過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 山入禁中青妃以錦繡為大禮深員是表禄山使官人以無輿舁此外之 騎應東省皆市并負販無顧子第末管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實記洗兒金銀銭後厚賜禄山蓋數否能自是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與上聞後官喧哭問其故左右以買妃三日洗禄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 可犯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聽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而十日林前引起坐於中書聽撫以温言目鮮拔袍以獲之禄山竹荷言無不盡 聚 # 15 〇林南與禄山語舜楊知其情先言之禄山繁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尼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排抑勝已以係其位屬紀大獄誅冰貴臣以張其勢辯照唯明所納財婦軍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離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我奶賢嫉能 部郎中王鎮陰召浙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召海川不對錦以他事為使院文案盈穩更求暑一年累日不得前雖至林南亦是遊之鉄第户 以為天下無後可要逐深居禁中事以聲色目疑恋委政事於林雨林南 鉄大除寶溪東沿着嚴書終着數而已 鐵禮龍日盛鎮二十餘便宅旁生恨十一數三月改更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〇夏戸部侍郎京北尹王 以安禄山無河東蘇度使禄山既兼領三鎮縣随就買刑已出日益縣您 以被之至是事實速鉄賜自蓋鄉杖死於朝堂 月本林南至四度傳之沒亦遊諸四美之遊康也上晚年白情承正上下皆深則身享其荒後嗣家其慶英吉山橋敗之效如此可不叛哉必若公劉之厚民當仲之富國家惶之平程以書品之常平不爲培見少君公劉之厚民當仲之富國家惶之平程以書品之常平不爲培見也且為日夫利有物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 或但云語安大夫 演好檢校即反手據林田噫嘻我死矣. 照林南須用 古氏国際大等となるのでは、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っては、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る大学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できないできませんできないできませんできない 亦有可順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無勢使之長已而已其罪可勝言故 南為十即統歸施勝劉縣在每自長安死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勢大將生変亂開悟上意移禄山他鎮泊未然之思則到雖多 亦極矣豈天奈其明将於戎狄以亂華數何其藏之甚也 不唐玄宗紀 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儀原弛有輕中國之心 「中生生」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丁矣其間皆格差縁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 西丁二年後後過度付前也拿試判而已〇二月追削李林南宮鮮門其稿楊明忠修 左帕给市 復秋近厥 不及 不及徐皮徐縣暖幣踏縣外是觀其利口則不若備天職食機關大水樹機之間何古今遊遠不伴之甚故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餘廷考其辭祭則 朝伯日戴来有九德考緣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 祭旦十二載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號專國忠欲收入望選人無問對不失所恃光遂隱居高山在河南游登封縣此可屬別自君董侍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董得無可屬別自君董侍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董得無 石之必不來上使石之、禄山間命即至上由是蓝親信禄山國思之言不 然何服論聖賢之事業出 首處深者留之依皆據嗣注官滞者者新然稱之故事只更部尚書知政 以下所指氣便莫不度信目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便奉旨官有了相以天下為已任裁决幾務果敢不疑者朝廷攘袂施腕城其章及公卿 一十三載正月安禄山入朝是時楊國史言安禄山必及且日陛下武 事者與事亦变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圖思欲自示精敏乃 這今史先客定名關召左相及給事中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司公 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勒陝即進士張東諸國忠曰見之富 幅之判觀行於 上欲加

和明一下のでは、「一」といき国忠国忠曰比議也へ下口で、「一」には、「一」とは他人百里初上今高力士後禄山還上問禄山慰意子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此時代百里初上今高力士後禄山還上問禄山慰意子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 北门江 下午 之山 野 那人內學 人村兵理 受飢為治矣,○劉國留後侍御史李宓将兵七萬孽南國西衛夷全軍之也上怒敗均相官〇六月朔日食不盡如對為雅楊太真也明皇縣知歌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 以賜之禄山繁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畫夜無行日數三月安禄山鹽之赐之雜者盖老其反遊之惟也方解號上解御衣 上時人謂之比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客通祭庭延文章之士下至 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意 歌敢言者 也而可乎哉 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雅處非所以育村養賢也上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故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無妻數術執被以及其職始分既於就食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繁之一時一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部執行爲明皇始制翰林而 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齡常於北門候進 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随而有內祖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 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范祖馬回臂子府言堂上連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 蒙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韶刑部尚書張均及第相皆輸 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日内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不當缺其事而分其權輔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述。 除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意設有私徇小則語意大則熙削可也 壅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 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子 書若下恋四夷輕磨上乃以禄山為僕射〇唐初韶物皆 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共計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 唐玄宗紀 君門達於萬里言 玄宗已至 未為失 明皇之 變球琳受禄山厚縣還盛言禄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目朕推心待之必無分其勢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球琳以珍果賜禄山潜祭其 禄山平章事石詣開以貫循呂知時楊光期分領党馬平盧河東節度以 福林不可後救何請無憂也上日卿勿言朕徐思之。 上對回臣國軍函數聚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上書謂高力土曰朕今老吳朝事付之宰相遇事付之諸將夫後何愛力 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逐凝 松言禄山友已有班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忠見素請除 以為欽扶風 且概三道 月關中大機上憂兩傷樣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兩雖多不害樣 萬世之安而不知獨機發於朝夕蓋由於置相之非其 自知也力士非有遠謀深慮心義過人養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官犯雖勝日如王忠嗣後何憂哉而以姦循為賢良是以稱亂已成而不犯雖問則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便相如絕宋将 失國而不 是後請以審将代漢将其奸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寬引 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及之謊不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 朱沛國日 看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女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 力之雄今禄山養壮士八千餘人家懂百餘人皆以一當百 僧擬無涯之念毋啓於權位之極洋海不軌之謀多出於才 太守房馆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處天下無敢 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調歌 人也

Ti ale

武王以拒賊敗以鐵騎肆之再戰皆敗禄山順東京河西尹達至珣降於 帝還京師時禄山子屬宗尚宗女逐訴之以郭子儀為獨方節度便好號 侍之屋欲侯上县震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悅屋言禄山且反 達封常清如東京東共以禦之孫山專制三道隆蓄量去始將十年以上達封常清如東京東於城縣出入不為之論爲則面南之行非不幸也以成其縣而國忠又較東之以建其及至請以著將代漢稱帝和以幣與可十月當請京師舜清遷亦無表〇十二月安禄山友禄仙之及祖 此〇十二月封常清與賊戰干武坐敗續禄山遂哨東底留了李樹御史 上不聽國史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及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決意遽及會 七月安禄山表請獻馬都馬三千匹每匹執幾夫二人河西子達奏狗發 京第官自京師還禄山許為教書悉石諸將不之日有容首令禄山將 以為死以平虚節度便來釋該東京東天旬日得六萬人乃斷阿勝福 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我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丁 禄山山及石幸相謀之楊國思楊楊有得色日今友者獨禄山耳将 不欲也不過旬日公傳首語行在上以為然度通節度使封常清入朝 律断桶之策宜平武年一敗而東京遊蹈聚 等議論禄山以逸馬宜侯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事於是上稍慢始 南湖三州大京美兵迫於一旦沉常清大言浸課迎合國忠之意而佛 虚实情順死之時孫山陷無號都常清所真在皆白徒未經訓練电 歷河比各禄山紀內所通州縣望園走解精趙無敢拒之者上於院院到共而南時海內义承平百姓不識在董泽園起國共 脚作何は 光弼心子 同此清華断禄山歸城以緩其西入之謀果卿命建安石等獨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世又類編二 入来 . 「大きない」という。
 「ない」という。
 「ない」というない。
 「ない」といいますない。
 「ない」というない。
 「ない」というない。</li 授高傑芝封常清以哥野翰為副元郎其禄山其田及安等軍于廣門〇 **越朝夕當至先平河共済都先至至自義至者誅於是河此諸郡事** 禄山壩亂河北二十四別其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多應然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獨唱則開風之人就不從之者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獨唱則開風之人就不從之者不民三處依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懷之氣也 則唐宣中與雖郭子儀李九弱之功而實則真與為之唱也 居玄宗紀

1. 11

在諸道等来至關於城世會禄山方謀補帝軍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禄山孫山名備殺之馬雄亡入西山南者徐遇匿之得免の是時朝廷徽國領其根松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循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 他是生涯也計成它主度的於東大宇場 有真定府 時間也元縣七附官軍性九 展表中選精女千人至脾血於朝南令派別引城精女女随江蘇附城 那五合集城炎 庫即更民學於玄元皇帝廟就統司並并起在計城吏民樂從者數千人經班城堡庫即更民樂從者數千人經班城堡庫的東民樂從者數千人經班城堡庫的大學 拒之不得前令當了其先擊國凱歌其守將分共論即以以出千里之師間朝廷這程千里將精其十萬出即以稱縣鄉畔和之即在大頭就據除一六千情之送至遭就手別因問之已共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勢已 于條属揚於朔方至光爾電擊於河北朝謂天下無人完蓋有之而不下候属揚於朔方至光爾電擊於河北朝謂天下無处以縣令起兵耶之民間明皇之末朝無忠賢一旦城起幽斯中原尾解而賴果卿首謀餘戰帶申而食養療復戰敗逐敗走巡乘勝追之軍擊大振 衝賊陳人馬辟為縣其相縣也就遂明月優進攻城賊蘇附而登巡東縣上了巡力戰乃使千人乘城目的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對先士卒直 是清河多年事年二十餘為那人乞師於其卿曰公首唱大美阿比諸郡以平光部為河北節度使〇加旗真鄉河此採訪使其鄉繁觀郡孩之先 高灌腹於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何賊隊出兵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用也其後與後唐室平輔於忠賢臣

東京北西於成使語客奴為貨朝廷聞之以客奴鎮三島賜名正臣〇五月郭子俊 為野遭子 山之散 之明真如質性 不及過 京都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世史與納一十八米 ¥ 類不良 動京報 就選「所」史思明收散卒數萬頭直後于佛至阿國於軸務縣思明隆至一本光朔與史思明數于屬山在順級顧大破之後「即一十餘即時子儀光 1 子儀深溝面聖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迫之重則耀兵夜斫其陰賊不得 販將士家在原動者無不搖心操山大懼送議至 · 走歸應赐計未快 光朝就園之軍於大振於是河北干餘即皆殺賊守将而降層為路再绝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口賊俸矣可以出戰于[陽]大破之即明奔回 医年男三真亦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株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兵進明奏其狀取合任意加進明[即]招討使 五千凌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損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門處城南国招討使時區機太守賀關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名之奔九週明將張騎軍聲大根從時轉之氣隱條帝等指謝擊林爛 道〇以賀蘭地明為河地東五千人軍手 僅島線線山所署總總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逐克德總 卿每事冷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直腳不以為嫌後以軍邑之功讓之 循河據中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點不過 高減新 弥乱役 役 対 で す 下角天 之前子 上 图出行引 戒力工が 河縣不識 学区へ海 뽀 務連何心 舒輸出五 展地代針 所占向中上值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軟於是民爭獻糖飯雜以麥百里,她來写了如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稅皆要悉而益外至國思百唱爭動之策上來之俗關護下則云餘報[[]] 黎明上獨與實地帶出來國華內德等學案所也然所發新旣敗降賊上懼召宰相謀之楊樂二十八卷……《《唐玄宗經》 有老父郭從遭進言曰禄山包藏稿心固非一日亦有諸關告其謀者陛旦失國出夷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持乎。可以則成在離而炎之則為在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集五十年一一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心 之臣以言為讓惟阿諛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以 明素為此也臣猶記宋現為相較進重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 下往往誅之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勝 孫董事以手掬食之須更而盡 問納日汝常輕我令定何如翰伏地對目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賴為下百餘騎人關乾祐進攻隱國克之著將火校歸仁執賴送院國安祿山 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姚續遭堅守児城勢日慶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 製 中使越之翰不得已撫廣慟哭引在出閣遇崔乾祐之軍於國門西原 致縣屋河南府 南平之地日原南大敗城來勝處之諸軍皆通驗獨與歐防得符資於古風開四敗日雲前大敗城來勝處之諸軍皆通驗獨與 山必顧師以誘我若往正隨其計中。且敗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 不清四乎皆殿前無衛上遣使趣哥行翰進兵後或多 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開河南道朝泰禄

等主於是情報原文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訴之會註舊使者二十餘人祭工機及皆情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訴之會註舊使者二十餘人祭罪不以死於監兵之故而其張八也上至臨國等十五里有馬夏被衛國忠及曹妃楊氏伏誅殺國忠青妃乃皇兵事何以後訴書之蓋國 草野知行 至二人 朝に他な · 龍為之主須更嚴至數千人太子不可跋迴馬欲西運軍王俠婦與李輔 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目此朕之 於馬見留太子東討賊上將發馬鬼朝臣惟章見素一人父老皆**遮道請** 思謀友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日貴妃居深宫安知國史謀 校段出縣門就劳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日國 留上為之按響义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 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者妃於佛堂雄殺 遊園忠馬訴以無食園也未及對軍士呼日國忠與胡廣謀及追殺之上 五等随師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憂安若殿下東至傳旨入圖中原百姓 及高力士日貴妃誠無罪然将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宣敢自 女名郭李於師北望之僻力東討逆贼充復二京削平海内以迎至尊**曾入劉若敗**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不如收西北守遵之 國就整馬勒諫日逆胡犯闕四海分別不因人情何以取後今殿下從至 行上經經待太子人不至使人慎聞好及之遠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 陳玄禮高力士常謂勸以速鞍明皇豈能斷而除之意亦迫於不得已又甚於两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以君孰不有女龍而罷戚至此自非記所縣峻於制敕則壽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于禄山以至叛及則奪 一中通師劉海長師二十萬人大開海馬前事又深于西南美五楊請西致堂司百億以供官中宴賜則毒遍天下朱楊國忠以賺族進薦鮮再致堂司明皇帝於楊妃光十年以王獻為色後便徽廣供額外錢帛 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孝之大者平属此王佩於你背太亦勘太子留父者共權太子馬不得 民 唐玄宗紀 一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〇次干馬 四十七 有分 軍二千人及飛龍既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 百與鄉等缺别可共分此無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慶安文老為朕醉 胡亂常演遊避其蘇聯等倉谷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差法至此步苦妄 輔佐之文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甚尾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流 矣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圖亦足自達今 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千不受〇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遊陳支禮 不能制會成都直春經上館萬匹上召將士諭巨朕妄養託任失人致遊 答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縱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 世出之或主首建大端佐父的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為兄弟化懿綱洪模碼盡皆足以與起人心就非享國長义之道裁太宗以不化懿綱洪模碼盡皆足以與起人心就非享國長义之道裁太宗以不開國之物定律全建學校東先開祖主,與此日於黄鉞之功而六年之間化家為國定宅九圓成功何速也代數計州而武周走破山東而黑陽平伐江陵而蕭畿数書夷險安荒 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千眼於咸險發南卒於放野則義蘇之先顧文前唐總論至三編以世民試為不提一於之處師衛師太原便與文前唐總論至玄三院失其處群權雖取分山裂河皆為戦場至淵 日去留聽卿目是流言始息 横耳盗飲之計雖能進克長安除所計禁而畢動之不中乎種者多至二八处 居玄兵紀 禁官囚除謹三天在慶之奏定失出久入之規而刑狱平失收返暴歌兵蘇刺史之名俱縣令之選用用人如恭之前而飛錯審矣諸明堂團 下畿內總則出官女而恤民至為置弘文之餘躬釋奠之禮而文教權入關京官宿內惟勤性儉以鑄鮮生山東早則行振恤關中機則赦天所在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事即位所行如日方升織窮不作諫官 八區絳無前對圖折撫養而仁果隆及洛陽而世克續擴武年而建德 君子謂唇室物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跪正並用駁牆而不發也然實 而納諫客言之美德耶矣他如不受康國之附不要功也罷鄭氏克 藝情數士而澤及枯骨矣素性威從親微讓疏比經章飛白答劉垍籍

世紀類編 對很之性一旦太阿在毛運動四海呼吸風雷女可殺子可發雖死兄若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玄真而天后廢徒於房州后以應蝎之心良之臣吞聲亦應則亦寄生馬耳雖奴鳩綜懦恐不能守社稷知子襄 告於宗廟社稷而誅此老媼卷曖武墨照以女統男當時公侯卿相無天下竟轉而為周自李敬業之師終職琅珋王之舉無功執有以其雅 求除死理職甚者改訴職易服色立武氏七期而文皇帝都風沐雨之 以產而一時無辜者皆沒耳應頭柳研搜點較招膺嚴依應餐熏目以 氏之作危若朝露開告家門撰羅織經問與來索之徒贖目推脫相於 可殺鄉紀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哉於是水楠黃臺肉視諸李而李 聖而棄大宗之法如楊盧綠凍麗笑中之亦猶用北門之學士及便忠 南越月而大水維作女龍之戒昭七祭乃廢皇后立昭儀以致重篇二 之政行貞觀之風奈何為爱於長髮尼而忘父子聚磨之耻武姬入官 察追裕希音而自然视胡人進戲而自戒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求戲 心於一歌授養於逐東之師裡底聲於小配而神武之異以張十漸不抵處突厥於內地布列朝廷而內外之防以清舊創於洛陽之攝定雅 帝子、久不見天日矣是時諸武分王而二十 不以男而事女補闕車載拾造工量取目之聖禮屋相屬若客而房州之 多顿男氏得續不甚首引刺史入問問民來苦。詔獻鷹學大馬者非 , 唇玄祭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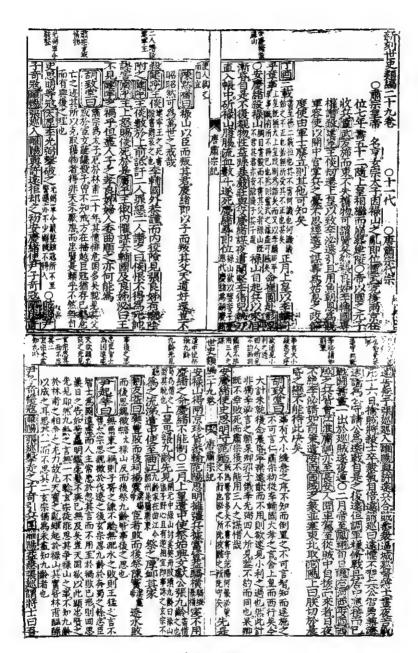
がはる類論二八巻 物兵衛 為正語 他像不意 馬見之命 8 H 李哲将天人 医曼猴椒等 皆所緣山以前然明為們自然館士皆投級言五百餘人軍勢稍振○賊將孫差皆隨医學禄山不意上處西華力遺孫原太守李遵出迎飲衣及糗糧遂至草應 陵監牧馬你數萬匹叉募土得 刑名族必無武心連往就之此上策也聚皆日養這夜馳三百餘里至**於** 万郎夢天使将更歲時致惡後暴襲其姓名前为近近十馬全盛襲夏太大子至一時 新路蘭時太子既留未知所廣凍五 五役日殿下持營為原 成也今所遇請和田於內附四方即縣大振堅兵拒敗以侯與後殿下今太子至阿密數日別初留後贈鄉杜鴻漸迎太子說之日開內天下勁兵即位於國远翻請馱扶子腳舱於堂試藝帶為上皇天帝以裴晃同乎章事 調高力士日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日張均張垍皮息最深且連成里是敗之〇帝至害皮以房琯同平章事上之私長使也群臣多不知至原贈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殖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禄山實為之玩或不來上曰 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事以於色寶贈為事無後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理其國國影朔方即今按學長罪移檄四方收獲中義則逆賊不足居也 所蓋而不能言也 事未可知及宿至上間均兄弟對日臣帥與借來追還不進龍其意似有 於即皇帝位太子不許異等言曰將士皆剛世八日夜更誠所以崎**嶇炎**今子至四世男免杜鴻漸等上太子及練謎請選 周遠之命宣於劉饒唯 國不守引兵入所經留王備空常山劉正臣将襲部勝不至史思明擊勝不克然克矣何以書子養也正臣發職為雖以平意料子儀光朔開節太子北行亦無追追之惠〇卯子像孝光新引兵入所經劉正臣襲 遠深沙塞者其尺寸之功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版五上太子 心唐玄宗紀 上朝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珍為相〇七月太子 尊玄宗白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放此器** 南京高 奉天下 工者必正 性神之和 ▼ 朝廷制度章創武人縣倶大將管崇嗣在朝堂春開而坐言突自若監顧為「干人来」 而名而至者此謂目之特章也,初而此孝,此幻以才敬者問玄宗使與於是歲因名為為不思太所知此非有所受明於〇學必至後既 善經也可見之於者太子東討城而肥非及期前下以大〇學必至後既 善經也可見之於者太子東討城而肥非及期前下以大〇學必至後既 善經也 其出朝廷與務属介為宗臣未 斯科作馬老遠與當身沒無盡其 御史本的奏雜之擊於有司上持原之數曰吾有本動朝廷始其依等勉 第二十八米 展の原粛宗郎 東京一大大学 東京日本第二十八被草業立時寒上精工皆遠入討就惟餘老前守過文武官不滿三十八被草業立 以監失而又收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失致太平何其益也 北行遺使召之謂見於歐上下大喜出則縣縣類則對欄如為太子說 禍唐祚旣絕而後續中宗不免其身章氏遂以後城玄宗親平其亂 這不見長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免父不父子不子並臣之義皆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月有以來之耳唐高祖庫玄之百致堂三而聚竟諸人急於帶貴是以致此咎也便肅宗者於父子君司致堂三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惠行 下節季輔國不明無朝恩不避恩屋把而直斥其我此所以生為賢相平空同日來輸一不知有勉今日始知有勉矣勉多勤行其尤可重我不空同日來勉之正學季林南之被後皆唐宗室也玄宗音日但知有 矣其草國長久亦曰幸哉 死諡貞簡軟 非後世之大鑒軟 和衣女太子當明之先生後隱羞題 排縣都河南府 生白風

胡大丈夫 **发表** 聚熟於養養像師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置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動城禁門於 奏以子養了衛王」在亡不可失了女問期黃陽部部即日屋上部天子士職 在城門一種以文勢不敢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敗越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堂上議門一種間不通潮間玄宗已華屬後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 聚方式粉 印意品 を決力 期後引兵攻廉立湖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財苦如平生粉號訪也也期間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〇令孤湖國際立張巡擊走之令狐徵兵於安國行軍司馬李極筠發兵七千扇以忠義而遣之〇上皇至成 **百許今日之果忠義何在湖南而退潮風雅江風巡相守四十餘日朝廷**国覚郷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 视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脈即白字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日豈有君父告惡而臣子皇然不赴者乎特進無則常自謂大丈夫今日 嗣業與節度便深字謀且緩師以親其變酸德府折衝然良大會設嗣義 到艾藍而逃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在圍之巡使即将電點者於城上與 相問語未絕號等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牒問之乃大 得失數十萬其後後夜經城就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所潮後期重失盡經濟業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奪射之父乃知其樣 識人倫馬知天道未幾出戰擒或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遊收 通調巡曰何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人致其如天道何巡調之日君 的家不正之責此汝所以直常物所而輕為實友者也。即致堂日歌號非關從遊運相屈伏說非蒙交之道來危傳聚是相及的致堂日創候而之故人也乃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衙門陛下待以實友則者於宰相矣何必應其不予止。 安西看道在站行在上面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我将兵五千处行在 巡之才識豈特能取守軍城而已乎殆可為相也 人倫天道同條共員奏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 る唐肅宗紀 為用財勢 基共 並 財 項 出於父子 以前の非才則廢棄権重別難制何使稱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過子孫而不太命實為了否名者了中之上明朝 父子燿美 さな 人有既後 阿女子人 如常見三按網目分注日電武使者至蜀而不言顧宗遣使妻知即位了事業結婚電影博位首見北三十六日耳重少博達使上議疾命下而後即位不名正南言順強胡為敬達向見小利以陷于不孝不忠之業也又附為之兩朝原並出聊家文子可謂機業矣武至人月或宗帝而後之所為之兩朝原並出卿家文子可謂機業矣武至人月如位于重明不事制結實管子賢至當護冊帝曰首先帝語命乃父為之解今命冊。 記應天順人吾後何至乃命幸見素房珍奉傳國寶王冊註書民傳位 下皇遣使恭冊寶 時國軍也天子以金如軍武使者至蜀上 太宗欲後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實功以官夫以官實功有二零 多の假臣 至靈武量成量成始盛人有與後之望失了上謂李汝曰令子儀光到日 為宰相若克爾京平四海則無官以實之奈何對日古者有功則錫以至 民職而國用以條則其救時之功不可以者堅等論也。 長史李光所為比都留中並同平章事子像等將五五萬行河比 職可使軍無之用上皇院以為租庸使 玄宗龍用書堅楊慎於等經管財利以滋侈心而致入蜀之 是肅宗于臣之道两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道使

日井北松川豊神之文令府縣推按殊两之物無不野治連引捜捕按墓屋が門城大〇禄山開都日有姓来施多金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頭線合城師失〇禄山開都日有姓来施多金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山窓線於武馬殿前支解之勝勢青有所不憐出以幸上而和忠義是異別議が門城に下城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情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禄曹が上の東端二八夫 太子大学 飛飛民間骚然益思 声室自上離 魔光行民間相傳太子比收共來取 是公司法 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日太子大軍至奈則皆走市里為空賊 山宴群臣於勢碧池在陕西西安府底奏衆祭聖國子家往往歌飲 目之果病學枝之巧非徒與巴亦以誇人豈知大盗在旁已有與獨之 温公回随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特其承平不思後患願耳温公回呢人以道德為飛仁義為樂故欽事茨土階惡衣非食不即其 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水驅舞馬屋象語為陽 心卒使樂與播越生民全炭乃知人君崇華罪以示人道是為大流之 成有為謝乾此為 都所称宗之猶子 至 位 奢 東京大学 以元帥為重次日属平来正位東宮今天下製業衆心所属在於元帥若 時可禁地屬平克也若建密功成室可使廢平為吳恭伯平上日曆是家嗣也何必 位置於 1000年 東京等 京学明日 宇勝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直婦人落戲堂水色為學手盧為子所 相對為子所堅別以為推勝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子好 相對為子所堅別以為推勝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一种更類將十八卷 英ペ 事高宗統 元素伯 帥心 所明 定有授新 置便別職 房市以天 官豆敢來危遽為傳襲群臣固請上不許實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 以告泌日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必不得已受之 上與沙出行軍軍士指之獨言日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 其事也乃以廣平王椒為元帥諸將皆屬侯聞之謝泌曰此固侯之心也 建多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 姊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王付庫史以賞戰功上遠從之建學主俠泣於 之〇上星期張良姊故官七實較本沙曰今四海分前當以儉約六人良 國事多談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事以於胸臆諸将拱手避 工業問房項名虚心待之項是上言時事解情慷慨工為之改答由是軍胡致堂回派建大子前日不敢乗危傳襲吾維斯欺天乎。 宗之志不及遠矣草國不未此其此與。

治為明其 東京母常加第五項山南等道度支使商請以工進租庸市輕貨江江東而上至東京母常 偕子使其克護天成以正張東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事物知言言 上華之命 14 이 년. 長何 いん 正常とし 北南 "是以立度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震夏王(初之比也)上由是陳之項上疏請 なが大家電宣行上生之命良妙由是惡沙及後の制課官言事勿台宰相幾の中官何如對日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し也至 風鼓誦牛皆震駭敗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 進級就将安守中於 國陽多 陳濟 追追效 古法用車戰以外車二千城順 日將兵後两京上許之項悉以成務委李母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附軍旅 巨門用王行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极為精神學今房宿專為迁澗大 拔知名之士而輕都所俗人多然多的海太守衛關進明論行在言於上 作為招討節度便與賊戰子原議好越聯在敗續項喜廣客好談論多引順令隊的王瑀陸運至抗國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用以饒〇以房 本之とりで後と 下上驚問之對日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讀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 之於滿宗東危取位爱張良城任李輔國發其實子使本必不敢自安在五至也之德真加乎差其則莫先乎無然其明真要引知君子小人可文也可說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通而論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 宣惠長安是以事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好上皇所念院欲使正位 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經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 是華田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光讓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 **以五臣不知人如此夫安是不敢不** 合府庫宗知 ***** 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日試言之明日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真及不 士将军兵社 四海 何知其是魔眼殺之上附李以合敵遭如此何時事是對日以臣料之不過一世更類為二十八卷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終 大門如果思明攻陷河流語即發防神將張聖死之與力舉千鈞性優明新城 及不解之道也目初上皇命諸子分級節制項領四道節度都使鎮四度無主之所以致目初上皇命諸子分級節制項領四道節度都商等討之,我王替備宗也者上皇何南等战血大物故福為福長至富貴不亦美子。良明然歸殺之爲不絕口〇永王璘友上皇 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湖及出擊之被敬首則擊其尾城尾則擊其 軍勢其四將也從禄山者獨承慶耳願敢于儀勿取軍院使兩京之道儒 關入阿康則思明忠志不敢離挖陽衞山守忠乾直不敢離侵恢是以兩 志阿史那水處等數人而已会若令率光朔自炫剧出押閏郭子倭自為 等共國磷漿棒族就到第〇十二月安祿山遺兵陷額川就太守經原皇軍旅區院保有江炭如東看故事上聞之助碑歸園鄉不從上乃使高潮 天下無怒矣上日何故對曰賊之騎将不過更見明安守忠田乾直張史 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熱果于繁宣能人安何如乘問取賊轉 知報德乃與其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遊乃比面為之臣子 将軍直北十二能與我共富貴子與日期過之也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 殿陽獨年不能下及諸即皆陷即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理謂司 首便就往來數十里坡於奔命以放擒天上悅〇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 **香豆沙海中王使謂必曰先生聚於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 祖賦山積於江陸薛逐等為之孫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 年

F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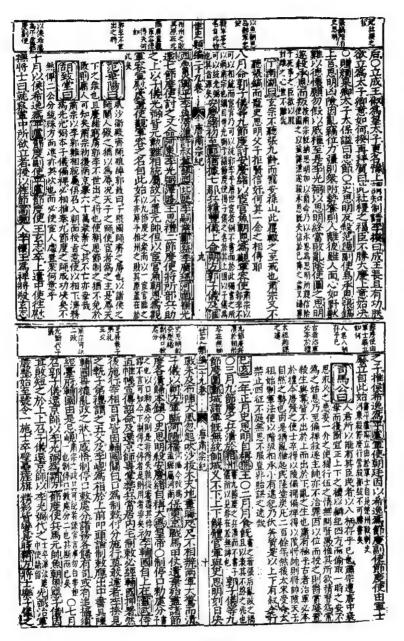


废劉林李梅高談釋老或聽門客童廷關鼓琴慶蘭因是大花權利御史房館罷以張鎬同平童事馆性高蘭時國家多難而君不以戰事為意日房館罷以張鎬同平童事馆性高蘭時國家多難而君不以戰事為意日房館罷以張鎬同平童事作人書所以象天下不可以處名而輕用也著以為黃流幾分一醉凡應美人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監至是而極馬 **尾無當槓朝托專以官爵黃功餚將出征告給空名钚與寫告身聽臨事子佛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干濟盜擊的莊城輕敗績走時府** 八得其於使繁雲射之要其左目樂德學子前乃收軍還〇四月以那人就就射子前而不識乃刻後則高島英中驻着喜謂迎去盡走白子 **购請食災乃椎牛學士盡軍出歌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之敗後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軍大將軍告身一 東臣教士之所為平肉屬落一指以示進明 本班新三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日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 可聞 疑訟因請去上日朕與先生义同憂惠今方同樂奈何遽去以日臣有五事後五千茶之意則可是上即使必尊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必飲酒同楊而 要日識之對日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且陛下鄰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任臣太重艦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服矣 約馬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偿因過以等與敗戰工民受城四旬午至等回點擊難就將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翩照級 輕廣平王俶見華護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提臣必死之四於懷仁可汗遣其子華護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院上勞建為將遭攻犯沒頭部丁傷日事會用私原而養之共極樣此以以聚人難失功素之遂矣 衙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事上良父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乾約日克坂之日土地士無歸惠常女子歸回於 西斬首六萬級威遂大濱賊將安守息至為仁等皆通大軍入西京城初 **南致宣司進明可謂不思矣巡邊老边我施放之功名不在我乎該都** 且不再平房暗若知进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察退之以為不則不 が表し、唐南宗史、高島関下位往東京町男僕国際思引回地西域之中自城市過度之人皆為城固守不可復取失願至東京乃如約薪讃繁雖下馬客養護欲如約屬甲王脚拜於華護馬前曰今始得國忠若建俘掠則

教進呢で 又是其的為死節之臣因不可以此後而異國也 工言父母祖如此不可十月子子前陷脏勝我大後,所於亦節故與目擊而擊一十十八日之之 医水下 一片子子前陷脏勝張巡許遠死之 建建设路 勝利 图目 智此 见处底不可十月子子前陷脏肠衰巡許遠死之 建建死 斯泰美在人 無可言者 產人許 世史類編二十九米 年心馬黃 通過養 沙告之曰皆卿力也。 孩裡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秦至乃大甚。食食作樂下語定行目上方季 孩裡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秦至乃大甚。食食作樂下語定行目上方季 亦發死其解曰種瓜黃墨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 明的殺之立次子賢賢内憂懼作黃臺瓜許美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 忌而讚之故必言及之必後固請歸山其後限郡使還言上室初得上表常新到日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廢風三有大功良姊 7欲陛下慎将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日太了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惡 **社模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那對日若有此心廣至重好當然之 造是国省卵力也** 上乃泣下一日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展不欲聞之必曰臣非咎既往 平每與臣言其死輕流涕鳴咽且陛下昔欲用 等為元帥臣請用國 内致堂日前表理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写格相位而隱於山林其若之月改堂日都使不事蘭宗其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婦輔二十九卷 唐蘭宗紀 輸國事於外則致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矣嗚呼都侯亦可謂 必去矣為國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龍於內 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反覆数百言而肅宗終不喻耶於是固請而 爲可四摘抱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日安有是哉朕 **建明若有此心當深懷臣而以臣為思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然其心** 我一季必而已耳當是時依有功也而李輔國疾之爾無過也而張廷 術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死至於肅宗之皆德宗之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能之功 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主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善其 **建设**中 · 宋 朱 古法 张 数行任 張遊鄉以 之的聖法食盡能養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各回唯陽江淮之保障若養之去,賊必乘 教之志 按照許喜 付ニ人 網可破千 百餘殺賊平十二萬人巡行共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将各以共意教之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九四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巡抗斗生致許遠於降歐廵初于雕處縣卒僅裏 腐的性鬼以殺敗城逐陷巡遠俱被執兵南縣臺南萬春等三十六人皆病不能數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皆為 勝長職是無江土地不如堅中以行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料也既盡蒙 第方なごか又與巡回加追總然當其時巡子去疾じ有異議矣李柳地方なごが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年不可為不養專案等要雖屬至今相手院與別願不死亦不肯轉奏悉案要雖屬至今相手院與別願不成不可留乃以刀骨降巡不私又帶寒雲去难巡呼日南へ男兄死失疑必不可為不養寒雲共田飲納有為也入如我者康巡呼日南へ男兄死失疑必義等。第2次下母致死力視縮關確閱置急倍道逐進比寫至離陽城已陷三日是於下母致死力視縮關確閱置急倍道逐進比寫至離陽城已陷三日 食馬馬墨羅雀掘風雀風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精士壞亦殺其奴然後 推誠待人無於疑隱臨敢應變出并無窮號今明實問信與衆并甘言軍可平每戰地立於戰所謂將十日我不離此將士莫敢不死戰萃被敢又 新二十七年 · ● 日本の上でというと使指な料相響人自為数不亦使共識料意辨識工情後と而性如手之使指な料相響人自為数不亦使共識料意辨識工情後と而性如手之使指な料相響人自為数不 括城中婦人食之託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贼登城將十 商機應至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子之要者也故吾 人或問其故巡日今與胡廣戰要否是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暴 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原也 遇遠後死不為屈恕死三日而較至十日而 而府符全江淮財物以鄉中與引利償客以行易為可失經先死不為一一經典來分便不得相食東南華型首尾小大數百戰鄉力演乃死年一張班許遠可謂烈夫夫矣以竅卒數為變孤塘抗方張不制之風傳巡事復不及處爲綱目並書之所以破千截八感也 人 唐顯宗紀 四一京師車用其力圧室再安大學 **助下天以完師付二人界**

推設動 世史朝 夏清日 為採訪使養堂青記濟祭禄山有異志能得風疾舁鯨家禄山友使祭布椒菜贈。造了以熟濟為秘書郎蘇瀬明知制語贈憶初殿訓號清有樣行安禄山男時 电迎耀瞳呼离威廉亚王椒郭子儀來但東亞帝步之曰音之國家田卿再 如果是落陽會官軍屯東京清起請軍門上請做遣語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 入五五便與人級尹子前舉城降〇帝人西京北南之八新也 百姓出國門奏 為也〇二月上皇漢商立故者主之之齡也上皇至陳朝命悉以甲兵治中和制語解此之祖數漢所面至治漢其別者以清之所為同主若子七中知制語解此之祖數漢所爾正若治其別者以為之時年前於不死以拜以提其心以濟為於至即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禄山官上推為若功即 德封刃石之濟引首待刃看德以置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禪昇至 は耳○帝及随動造革見妻祭迎上皇○蘇在來降以為可是那大人所及於中者夫所完能非良勢化李轉圖其親於愛子見猶殺之人所以於去也解目書と不特惜必之去亦以其庸余之以有不足於中者夫所完豫非良勢化李轉圖其親於愛子見猶殺 本以論獨山必要求歸山不已上回留之人能得乃聽歸獨山常必邀請 於處在住蘇此将之以拒官軍工像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統自南山聚北 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城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 朝氏日 東井氏同禄山然君又教房緒教父天下之葬尚有大か此者 構成以是 甲兵員軍以 東京議會等十八人陳希到等七人賜官畫上欲色張均現項面目見說於九泉 七份高級 明君不以 東京主朝 請避位還東宫上皇不許〇立廣正王俶為學王が郭子儀司徒李光弼 身害公 過相转 遠張巡張介然游清廳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後三載議司空功臣進階賜齡有差○追贈死節之士李楼盧英頹果卿亥優講評 上皇至歐陽上傳法獨巡於望野官上皇即日幸風慶官遊居之上表望 七皇日增為汝長流願西均為、賊毀吾家事决不可治上泣面從命 表上之日巡以軍擊東以弱制獲保工進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孤 政元隻免百姓公戴租傭〇三月從等主椒為成王〇立淑妃張氏為皇仪氏乾元元年驗約業二月以至輔國無太僕射輔賴鄉納縣淑〇大赦 非其大き、子級議由是始后〇以良姊張氏為淑妃皆きる〇史思明高 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敗也救不至而食霊既盡而及人豈甚素志哉 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權思 有或罪侵巡以守確職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情 生於是矣 西女堂三 次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止馬上皇不以甲兵自問其事 其端於是有蘇刃而却逐為與慶之不獲安居辟殺之不得考其死辦 為爾宗者正均用之罪而為說置後其麼幾乎 天理殿古之明君不賞私恭不伐私您益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 **市致堂日孫也今南宗以生生之思寺歸說均而上皇無預馬堂不住所致堂日孫該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

1 3



下る 一何預于君子乃止 ○賜後·固懷恩爵大寧郡王懷忠從郭子復為前緣和公何者敬其家也郭公臣の民主旨曰 書以兵統部公朝廷必疑郭公總拜為之是再召拜皇廷伊光明之憲廷為后官司 書以兵統部公朝廷必疑郭公總拜為之是蔣鎮子 中総万富 将河湖降) 世史類編二九卷 紀而進半法康周賀日克吳光弼日何以知之對日觀其攜學安開是以將日孝德請從身取之光弼撫其替而遣之孝德挾二子榮馬亂流祿職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国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禪數之思明入澤塵城密無所得遂引兵攻阿鵬使騎將劉龍僕挑戰嫂馬 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身過於日越聞日越被龍任之亦降或開光朔降二將何易也光朔日思明常恨不得野獸聞我在外,吾起必矣遂請降新顫與之俱見光散光新厘待之任以心腹高廷闡闡 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論其意皆為失之既而則明果謂日越日李光 水渡以情之光新語諸将曰賊將高庭揮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 時聽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流於原籍」欲絶光稱糧道光新軍十野繁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畫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 明大斯以才不如他傷不如誠也明天斯以才不如他傷不如誠也不敢所對論對傷于猶之誠信軍朝臨之則河勝可以不敢而呼此之一,就即可以來發明已降光河使馬承思消殺之而致其再及是 必思奪之矣時光稱中運壓城望日賊共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 百騎長至棚下間日司空在平角期日夜去矣日越日大光躺而得新期獨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 知之前便易之候爲如初孝德順目大呼連子躍馬斬之以歸〇思明有 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兵置擊中日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 及馬千餘疋母日出於河清浴之以不多光弼命素軍中北馬得五百疋 允賊手萬一不利諸者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娶了 紀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當之〇十月至光朔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天 唐廟宗紀 勝何若不罷郭子儀使 子儀收得 是北不子重子 鄉可議席展 亦及所 海 近 洪 音 衛 節 北 網 郷南道師 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無無職官父老過者往往職拜呼萬歲至輔國官問題是直該遇太上皇於西内天日官上皇愛寒慶官在所西西安府唐白獨歸即以至是直接於四西安府唐白獨歸即以至是於西西安府原立台獨歸即以至 100年前 户以周 即 持 身 為 要度官與間間相恭垣埔溪處非至尊前 国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又 慰 歩之 耶以春秋之法加 之其能免於自初之罪乎雖哀兼成疾而至舉豈非肅宗啓之與使肅宗誠有愛親之 心則輔國之罪可誅也顧乃於靈武即位當時之臣也窺其有無处之 心而懷離問之謀矣却遷之於靈武即位當時之臣也窺其有無处之 心而懷離問之謀矣却遷之 及者也使于俄琴承朝恩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尺而直襄竊意子俄渾洪重尾不為關乎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于儀所以不可 於死亦不足道也 光翔特角圖思明販 **郭子儀統諸道兵取** 必可平矣史言無朝思思子 范陽定河此不東行門間之的制下旬日 俄而不言所惡之

史 54-621

為信然 幸源源針 就達上室於面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二方地切女謂唐日朕令之日賴國初譯於是端年失為一書期所以皆齡就后初李輔國與張后同於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照悅肆以○建八段福而郑鴻眞剌攻○制去鄭號及年號以建于月為藏黃稅採浙文油酬郑鴻眞剌攻○制乃誠僕射裝為榮使鷹已冕日吾聲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快輔圖街之 尚書輔國成為宰相上日以射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子何輔國而立清故有發講《〇七月朔日食旣大是皆見〇八月加李輔國共部 繼督光衛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共攻落應恩明引兵簿之官軍大 年出二年李光新與東思明默於印山政績河廣康出習問或言洛田將真何以事君李恒悉以共事後之後二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恭平 下朝書等歌及用下了保其部將縣院縊殺之朝義臣在也無魔思明要少明後忍好殺人不自保其部將縣院縊殺之朝義臣在,朝養思明之長子 取河陽樓也皆沒於賊朝廷大懼益兵中隊〇三月史朝義被史思明思 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国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 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及初平慶兵馬使田神功計平之劉展交往東節有衛為是計不亦敢乎朝退力沮其行無乃見肅乐無河北之志即有獨為是計不亦敢乎朝退力沮其行無乃見肅乐無河北之志即國文堂田直東范陽運反河北國討城之上東縣道由河北乃抵范陽朝即所阻事竟不行漢憲此出舊東范陽常必之劉計 卿勿惟也對日太上墾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 園懷周第而慢處下皆香漢勁卒亦附國國言中都可取由是中使相 上粉李光翻等進取東豆光獨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獨方節度使 陀祖禹曰語以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李 **述人人人及思歸上下離心意擊之可破也負朝恩以為信然屬言於** 轉創乃命太子豫監國〇帝崩李輔國殺皇后豫氏后不帰而不得臣其龍殿施歌四画世前唐重内太年七十八上以漢疾發哀於内殷哀兼疾龍殿施歌四画世前唐重内太年七十八上以漢疾發哀於内殷哀兼疾行縣王卒之私取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至妻帝聞之亦推按殺鄧惠 及一馬 李相意文 為財産性我被會不及一馬平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討論以以非正我將諸之不許正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 一卒之私 (借賴不克般行誉都統率國身鎮西北庭行誉共亦殺節度便游非元禮)安之)諸治請以兵馬便辛雲京高節度便從之是歲經则突將王元振以 主更發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便衛景山有神將抵罪當死 功子像日次臨賊境報害主称者賊乘其家無難州奏吾為宰相皇受 爾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像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張自以為 下目不順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李國自治軍敬明 建長月點郭子儀的分圖王知諸道行管時季州諸軍劉掠不已乃命子過二十九卷 儀鎮之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陸 高則如唐之亡也由於審鎮而藩鎮之獨實始於南宗丁陵則上塔其 稅以節載自是而後永難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舊于觀頓目前後所 兵穀都統皆不關朝廷有處置之命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着 置納田軍士廢立於是庫條則置逐至牙將殺刺史軍欽節度使行 三個與權條克役二京然系配名分實然於此發自前日平盧 華雄國所,有國際 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 將日孝德為節度便朝廷皆因而授之 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兄能保四海系

而不名的 人之稱 以照成事程元振用事尽于儀功高任重數譜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元獻遠使窓剛節度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〇七月郭子儀自河東人朝時代既公。請南保物Ш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後退縮朝廷何兇徑越除川朝法等も城中食盡寒殺劉昌日李太尉必敕我光弼至閻應諸将以朝義兵尚遇 **采可知** 唐之党が 東類編二十九卷 島司空無 以を精団 正道為天下共馬元帥討史朝飛大敗之取東原及阿撒賊將辞嵩張忠 下北馬元帥討史朝飛大敗之取東原及阿撒賊將辞嵩張忠 下北馬元帥則異親共功召則納傳為援滅耳以○十月以雅 後送用則是一輔國末去而一輔國○九月回於聚央入援嬰開既死始 後送用則是一輔國末去而一輔國○九月回於聚央入援嬰開既死始 後送用則是一輔國末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央入援嬰開既死始 後送用則是一輔國末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央入援嬰開既死始 後送用則是一輔國末去而一輔國○八月回於聚央入援嬰開縣兩而元 於送明於上於權之子傳送留京師○以程元根為縣騎大將戰是時輔國 〇本光彩使田神功學史朝義大破之功先劉也史朝義首置宋州教司 之號為尚失而不名事無大小皆答之群臣出入皆先讀輔國輔國亦晏日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介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捷禁共外專禮 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院删上令往見志以州降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於脩禧好且微共討史朝義先是肅 不子即位輔國引大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逐即位輔國情功益横明謂上 唐之克後未可知也 事等日 君道失殺齊王依而父道戲網目墨書而源獨之僕後即至 子制于两大層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與唐室可乎,無如之何父為中宮悍婦所樣實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 必既去制 個為言學家無信不可有可汗說遺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乃以確 粉盡出輔國之手及其人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 于於大惡而立其所受其不尸戮也華矣肅宗即此年自李張后從帝起于縣難以令不關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此近小人之稱也可一不戒哉可不戒哉 唐代宗紀 之而止加僕图懷 五 一般之初來項在廉勝程元振有所籍託不從及為相元振離項言遊不順大條號於即唐德元年正月以劉曼尚平章華度支等使如故〇流來項於個州 (开)遊園日李輔國腦天子還上皇城國母其罪大矣被法行群死有於何為小人或為別不首葬之解悉山可以為小人 缺惡之成 子像以官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元的有功而逐以副元帥臨之可謂不於不伐厚之至也不依據公之功烈董世惟恩又共屬下衛得乃謂其河朝即十儀以懷恩有平河開大功請以副元帥議之已支以懷恩為河此副 前餘與本光獨李抱王等數道並進至曲官軍至路處北郊賊將數萬公恩同平董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活戊處諸軍暴陕州懷恩與同於 李輔國專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然願訴之十日 一月露布至京師〇盗殺李輔國緣者所人品可便甚無日在東宮以其子楊乘勝逐朝養累較皆捷回紀入東京建行被掠烟火累而不城十 柵目固官軍職擊之敗聚大敗朝義將經濟致百東走懷恩遊克原京 成夜盗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物有司捕盗遣中使存問其 在利己不利己之間八君可不慎平夫張后正位中宮衛太子之母也 輔国這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循以 胡致堂四不平輔國再榜者公心也不欲既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徒 章代宗乃遣盗殺者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监賊之謀是亦盗賊而已年 〇代宗皇帝 之主然藩鎮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陷紀綱大壞不可後振則 濮二将隱忍以除李輔國元載程元根魚朝恩之害足為中材 野工陵○帝平礼守成尊禮子儀不聽見女置房之等使容本 唐代宗紀 名豫初名似肅宗次子也嗣位一十七年壽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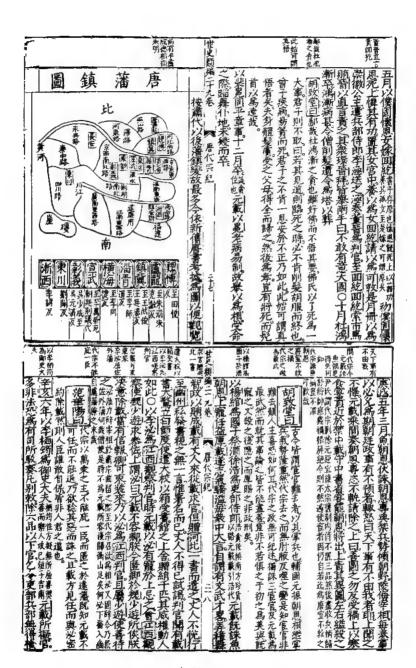
以取行式從清阁原野轉贏發言其為魔奈客也〇四月初能與孝廉禮部侍的檢言之達也故詩之刻慶論大行總確被京室從門〇四月初能與孝廉禮部侍的檢言之達也故詩之刻慶論大行總子美經知其言在門之詩明知為明言語縣或一 杜子美切 平島属極也,用河北語州皆已降僕国像風恐賊平龍東故奏留蜀等便仍故地為歐州廣龍即度便繼入柳次月朱克服万傳十二世有州九 及子寶白族學是獨分即河北百無當機朝廷亦厭苦兵華奇異無事因 懷像遣兵追及之朝義窮慶結於於以懷懷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 於其例存首外國之前養養工戰皆敗變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國而出 府田承嗣以莫州降空懷德殺史到義傳直京師僕國瑪等追及史朝 芝華陽口唐矢河北霄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治也使李郭為将肯如 予起書白丁及、でごりくロンマイン· 東張誠有罪和宜正其誅滅無罪和則不可殺令無改因潜 以為口實也 而殺之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五乎他日照所漢之 **髪可精卵素** 有规模 近 山 之 具 正明死七九月遣便被 放此及項 里避之意 大人 一月才中一大 事者四十 何仰 於論理 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閣學知經析薦之於州則史考試一僥倖淵鬱經剛滿門非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辽淳樸崇廉讓朝之公卿以此祥士家之長老院其法以此訓玉其明經則誦帖褚以求 院泰機の謎及上侵部和解之様の自以共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論回此再收兩京平定河南此功無與比而 笠難六也臣既有六罪誠合萬飲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項之死深畏中 三也身與男場為國勢命四也河上新門撫安友們五也說論明紀使到 為人所構閱懷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首同羅叛亂臣為先帝 官議口虚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言甚切至上遭 清河曲一也男玢陷廣正縣臣斬之以示黎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 僕国懷思入朝不至初河東節度使辛些京與公園懷思情 馬代宗紀

無以有已 子供度量 光剪不 **熟仕将相** 世史類編于九卷 子袋艺 西京留守 坐魚 人臣師来 切齒而莫敢發言 孫而出幸上發使後諸道女本光湖等皆思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成上根則據與於為與地故人神寶無指謂之像與神異然日與無前是附上根則據與於有大功者元振皆是嫉欲害之一勝入於元據不以時奏致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是嫉欲害之 一當入於元據不以時奏致 西原留守京徽安安國宗統一本職國後父子天衛皆不相信此一代宗所通至社稷共亡鳴中國者也而又龍一程元禄使之後藏廣冠柳遇奏喜帝衛不知僧則亦未如之何也已 今級 #自商州府大軍不知其數至矣房以為沃索與過去部以子儀為董則數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號吐養百姓又給之日郭令公子惟時 英語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國回鷗姚随觀廣勢全緒 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共合四千人子優乃泣論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職不知刃而入京師初官軍变陵 中蕭然一空郭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蘇城今速國上各谷不知所為出華陝州四華入長安莉掠府庫市里焚魔全數安 通上各径不知所為出華峽州吐蕃人夏安利原件軍有里於軍人不管王 延昌人奏請益共程元振測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共而吐蕃已滅 忍小念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殺退扇賊再安宗社元根维欲語想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故光弼不 朝教堂目 命不候寫而行蹈危樣除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向目而度量宏謀自字光解以下恃功預氣天豈堪比獨子儀無繼芥子胸中一開君西致堂回遍委用之代宗於閣尹之高受命如劉於進退子儀如待奴政宣和子儀之德之才。可以無任將相乃置之開處及有悉難又 親不鎖其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強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艦幾百野空上播越而後共之制累下平光弱難似中官置可移之君父坐 一月削程元振官的放縣田里肯放解歲元振嗣權自然人畏之甚於 偉照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官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養或入冠東與 公唐代宗紀 | 特早空市町度等使上調郭干儀回帳恩父子有朕實深聞剛方將士思公如枯旱原は | 甲服二年立雍王适為皇太子の僕國懷恩友怒太原以郭干儀為河東以和千集武政卒 華V市 無其合的外之無情以解之他時職制納到門在天子皇一朝一夕之故 原居及以神策事故上屯苑中其軽深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失然余擊四 東原及以神策事故上屯苑中其軽深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失然余擊四 東映聖王則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城尚未得與北軍齒塘利至是無朝恩 世史義編: 下九卷: ■○○唐代奈紀 而王道名 悪私以労 故及比 用腳小外 世界 場工十俵如汾州康恩之所數萬米歸之咸鼓舞浮泣喜其來而悲其晚 動場五元師河東節度便懷恩將士聞之皆目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所 四大公司隻輸入開此四方叛陛一下也内外雕叛陛下豈得高桃不為天下計罪人 何顯官程 如田爵元 里族振 之望雨公與朕鎮撫河東分上之師必不為緣乃以子儀為國內河東 也〇僕固場為其下所殺其所幾十日東風聞之入告其母母日吾語沒 師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鄉不早故及於此〇以魚朝恩 東不從直即怒曰朝廷宣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街之上至馬切郭丁樓十二月上還長安華傷發於州左丞顧真腳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官元不為吐養所得者幾稅如是而尚可謂保護乎。 而共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皆有保護功 平必欲存完确社稷衛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專號下詔引咎如此 為天下藏軍客官就處置便總禁兵養者代宗華最初肅宗以內侍魚朝 勿及國家待汝不遵今聚心既變獨心及我將如之何陳思不對而出母 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着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事念 可安室日功而迷國誤朝幾龙宗社干是而惟其輕重肆諸市朝則即至11十日王者奉三無私以芳天下元振干代宗雖有保護一月削元振官縣放歸田里渡法縣 其保己夫養改入超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房至便橋布方出於耳

等。 中國等級 東京所奏名 東京所奏。 東京所有。 其法 55百 唐世稱晏 能放物工 及在地上推穩運引共緩納出土地其母至長安原加供給使其第光運掌禁兵,而於共興中數道中使存制之附蓋退除光新東部留守以祭其去就光新鮮以就即於明末代為是美 的大之幸酸也光病竟退延不至上恐遊成獎與其母在河南於縣也能思其驚則初上之幸酸也光病竟退延不至上恐遊成獎與其母在河 世更類編二十九老 愧恨成灰花 東東軍使時女大之後中外聚食關中来斗千錢百姓将穗以給禁軍之東東軍使時女大之後中外聚食關中来斗千錢百姓将穗以給禁軍之別人劉皇為河南江淮轉運使台雲亂以來汴水洋河潭縣漕運者自己別人為國人不翻以信示人而人亦級政治情源思展不立世別人和長衛為是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過議關得行子其間故以東韓等後回代亲之責已也摩其待人也忽而誠不能原物何也曾凱無 制衆與郭丁儀齊名及在徐州雄五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後東畏光河遇之加厚光湖治軍嚴重指額號令諸將莫敢仰視懿定而後數能以少 松王平光弼平逃游卒止書爵註何致不滿也代宗権養光勇精共不赴衛在上書爵註何致不滿也代宗権養光勇精共不赴不能性異為直後來者皆遵其法度〇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〇屆淮武 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處運米數十萬石以給剛中團世稱漕運之能條條離及未成亦也官厨無期時之精塞方號沒小水還元數書具陳漕 及八致勲臣顯越深以為恨又何質馬命益懷恩母至慶安給待優屋自三百渡河北夫歐州子儀傳場首請關群臣入價上慶然不说回联信不 不唐代宗紀 智清以為 (室川) (東京) (更之民 無路道最 左司称中以表籍名 世以類騎二九老 杨妆及請 運路サス 大道店 一次本元年以李抱直為(羅陀斯慶副使) () 一次本元年以李抱直為(羅陀斯慶副使) () 海南市縣 () 南市縣 (其實罰比三年得精共二萬既不數原給府庫充實遊雄提山東由是天民三丁選一世者免其租後給亏失使農院習射底兼都試開無關級行 也十月懷恩與回於此衛進逼軍夫京師戒嚴舒將請致子係不許日廣 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像土卒怨其言〇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 我而不利則我心離矣敢言或者動子像夜出陳於能院 西面安府新 深八吾地利於連載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達 恨恩本臣偏視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何以此知其無能為 録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讀之實則臣之所耻也因請之,矢華兄實 以山東有場上為時間一為共食而花亂之餘土居民田無以膽軍方等 上不能用〇四月以裴請為左司即中也都次與之一河東租庸便裝器 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儀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 三月命文武之臣僕射裝晃郭英人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 八奏事上問權酤之利歲入幾何謂不對後問對日臣目河東來所過目 故廉從征伐而得以今終馬固懷思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國懷思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更臣回數者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子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史臣曰史稱李枹玉為将臣之民而抱真乃其從第也抱真尤以忠賢 歩五為諸道最 英直而不

之此古什 為官律母 前御兒在此 世級心室路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應過季忠臣得訊亟命治行稽主張行為紀世審吐谷準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窓懷恩以期历兵繼之子儀使于儀有。 完也一條有物於應其可謂社假之臣矣書以業之與繼之子儀使于儀有。 完也一條有物於應其可謂社假之臣矣書以業之與繼之子儀使不職有,已也不順有的於無非子儀全德所致則則書法時懷恩誘回所數 日或道 自我道·將請捧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悉豈可捧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途 郭甫林。此可得見平光項還報子像日今聚學不放難以力勝吾與田蛇契約甚 類編二九卷 在說即統欲與共擊。時面統不信日郭公固在此乎沒給我耳若果在此是時間統武新聞僕國懷恩死争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不將今光壩等紀姓後合共圖經勝領醫經承亞欽維名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敬過過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級機總推衛三年專門城絕為相大認宜田 無理節度使田承嗣相衝節度使時當處龍節度便李懷優收安史餘憲 所以平立於鴻峭也其の時底經節度使李賓臣派號的等箭臣時有之 之城是至於如此此其の時底經節度使李賓臣派號的等箭臣時有之 北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日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〇四 北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日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〇四 北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日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〇四 以養殖鎮武三鎮副南屋賦飲野者修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 後制雖名潘臣羈縻而已聲制如馬牛之及羈原也〇九月置百高座議 叛栗未種農夫然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了黃臣以**營利** 各權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更不供貢献朝廷專事姑息不能 漢百官如從至省聖西明寺諸之〇僕固樣恩誘回於武蕃雜萬人恐懷 足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〇副南節度便嚴武卒發美之也正 仁王經職華序內出仁王經二寶與以人為菩薩思神之狀導以音樂內 學不者挺身往說之可不駁而下也郭脪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 唐代宗紀 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 不可失 為實施是了儀因取酒與其首長其飲熟智羅與了儀就酒為營諸酋長大喜日軍 建十的金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汉 我曹宣政與令公戰乎。千億乃該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身勢 前子儀免賣釋印收搶而進回統諸酋長相觀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 是以致與之來令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後總共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矣樂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是屬令公亦拍館梳裝能言撤訴言 亦下馬前執邊為羅手讓之日汝回統有大功於唐傳之報汝亦不遵奈 出使人傳呼日令公來回於大驚其太師樂智羅习新執方注矢立於陳 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年白去遊與數 之親吞噬我邊鄙技湯我幾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 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 何有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佐背恩德而助叛臣平且懷風叛君棄母 黃問之夜引兵通去雖為羅帥衆追西萬子儀便自元光帥精騎與之供中巫言此行安稳不與懲戰見一大人而還令果然失逐與定約而還配 失也恐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自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養以謝過 是韶〇二月釋英子國子監前宰相率常太官魚朝風節六軍諸所往 古五堂三非惟屬不敢害又應其言語解而去賢於數十萬数方擊處用女堂三孔子曰言忠信行馬敬鄉蠻領之即行失郭千儀輕騎見属 **黛屋德西原大破之殺吐養馬計** 唐代宗紀

被州別也 門大宗著司 於今日報 版名本哲 山本路道事を 解禁系。為原新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樣鍋柱蝦數十〇面朝恩作量敬行值以家所有吧戲輸令聯子儀閱之因被入待罪上回鄙訪有云不廢不聲不好演別。 為公主告與爭言聯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漢天子不為領權及等納於解野公主告與爭言聯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漢天子不為領權及等納於解野公主告與爭言聯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漢天子不為領權及 統為富一升高座滿門折足以豫宰相王緒怒元載怡然朝思曰怒者常情笑者不 要校と大成均之任党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聴命宰相百官送上朝即張易 州の神里が大能然理境善其談党役之何是事皆必然質而後行駐補甚至の 終者不可十四萬宣衣上言館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飲怨求賴不可長 號扶竹仔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日子生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校之大辱也書以北之 中書舎人常交言 遠目謂才兼文武莫敦與之杭〇貶顏真卿為**陝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 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對口結舌陛下見無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 御史陛下之耳目令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棒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 · 百里二百四十斤者犯益當死磷欲生之秀實白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 蔽也季林南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平成幸圖之禍今宰相大臣故而 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合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事者及行其松乃請自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秦聞真卿上疏曰諫官 可測也心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常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續錢二 為誹誠敗之〇以馬珠無州軍節度便珠以段衣質為都属候平有能引 是林南後起於今日也陛下當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較以 也請卻之上不聽 館以給之所州進士高到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少以一寺增輝國家永 寺朝恩以賜莊為董敬寺以資太后其福第北極麗秦**段**面江及華清官 **唐代宗紀** 人就亦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 以野祖 郭之交 該斯矢折 被李洪於 等于廣本》於至漢明金裝為之作書院於達來殿側上時過之面因大事皆與今千萬音數字於於應山張塘立而晚於觀察門官之除亦無猶失事故從照解對原則的之條亦無猶失事故從原解書數一時,所以所則是情於內其不能用於可知也辛之等 子儀清子 大説引き 南部だ可以 墨人 皆奴村 士山町山 于是日非公長者能無效子。 世史類緒二十九卷 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劳人以獲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望王之大談 護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人將五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 巨編為陛下惜之不報〇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盗發子儀父塚楠之不 十儀禁無故軍中走馬爾勝矣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處候杖殺之諸子泣 獲人以無朝恩素惡干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 訴一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像佐而嘆息日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が 告了俄目朝恩誠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申以從子儀日我國之 已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還之遊童被寺元載恐其相結客便 布彩和留後 之都度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而生期恩繁門其故于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管耳朝恩機構流涕 大臣彼無天十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 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断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學則出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變則出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氏之而人真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販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 胡致當 智術可以兩怎成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整我者安得不平此一門軍官上人称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断一聽之命則 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元載設反間将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五 唐代宗紀



史 54-629

人展言地初元載雪為西州刺史知河西脈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照州八之數奏請城原州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詩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原州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詩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元載請改 自請與其教及郭公之德度觀爲八之相越遠矣 徳度何如 地有為可 四世列之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試揮 di Contra 宿将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壩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此藏窓座減郭子儀遣渾碱拒卻之此盡入稅城將步騎五千戰于面鐵間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董鹿突於東市人間其故對日願献三十字,一字為一萬若言無所取諸 於近,八年九月召鄉模人見輛辦雖名曆州男子鄉模以麻辮髮持竹筐 處壁模邊境無幾目是倉庫養積始充 於随意從得其所掠馬森亦出精兵襲廣範重殺二十人廣遊遊去理職罪不則再見任一儀赦其罪便將共極關即廣至問處遊潭城邀之不在請將欽開方在精開天下今為廣敗何以雪耻潭城曰今日之事惟 請罷諸州國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經 深為人無勤精於薄領作賦飲出入之法御下嚴急更不放欺亦值連 席聚乃於僅中棄於野京北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圖者 **再起幸口師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献之言未** 韓經辨州度支官兵與以來所在賦欽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虚 常清鲜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武侯街序之段馬提不用命因聚之而的致軍司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賣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將敗於人之即致軍司遠令致敗者史抗也而運獲以為己罪受命樂寇者運城也 原は形婦原而吐着 乃立黨以傾之如嚴國然主勢不已軍系一門失其所侍何惡之一所以方命事政者被君以為重也者去之則失其所侍何惡之日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數 唐代宗公 州居其中間當職山之口其四時 干九 害茶材 新 生 河 用 一 馬 沙方人貂城 商股府衙入朝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觀摩之也諸君可賀·世史類编于九卷 席 唐代宗紀 水价過干 能是可以 吴文何怪馬問者皆服〇田承嗣及四和出初貶奉嗣發諸道兵討之李 于也上於固結其心而水嗣益驕慢之子尚欲私息友以納倫甲替世美果國從之不載奏得罪事遂獲〇韶以於安公主夏田常田第田文嗣之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日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 福漸開催日進達安西族世無度心則朝廷可高於吳并圖地形献之會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座州為之根本分段守古門沃峽京開紹於拜而不居無歲夏世齡為收南國去寨其還若來問欽之二旬可畢移京西 則更尸而前至京師宴稿甚盛此請留闕下以第消知留後許之一一時電光年九月鷹龍師度使朱泚入朝此至鮮州有疾諸將請還此曰死此公卿大 **野臣遂有玩冠之志終慮之世不能取** 之野臣遺之百總承倩詬耆擲出道中王武俊談賢臣曰今公在軍中新 監收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東獨耕一 正處的度便至正已推在十萬雄禄東方遊鎮皆長之是時機相五奏嗣解問日衛通謀終唐之世不能取親其為害也過于寺人 紹成沙衛養養 恋塵陽起寺人紹成沙衛皆以宦寺敗國蹇師承倩一处實臣而諸鎮 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矢組賦刑殺皆自事之上寛仁一聽其所為成德季頁臣與相遊際斯屬隨季懷山及沿崇親相與根據雖經雖奉事 正已找兵不進李寶臣整體軍上嘉寶臣之功意中使馬承情齋路帶 問日兵與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 心肥十年郭子儀入朝子儀皆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 在中國名潘臣實知種和異域 志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爲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東王 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後 縣可給軍食故里尚存在 聽其所為

使用男人好 之所以成 AD 兵 京京不出 海其省時 後春以後 子儀成人 兩情好 三人爷奶 **元王正心** 相だけれ 所寒飲辞 佛月而天 問華京家 1月月中 強手九巻 里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來奏停之又欲辭堂封 從外官之後至天館家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其食實封三百戸謂之,初元載以任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倡已乃清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當 斯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往寬第金宏俊能開幹車或毀撒之。係力宴客聞之減座中蘇樂五分之四原北尹黎幹關從請車馬及轉卒 盗打司籍藏水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祖父島爾指藥氣與其廟主 下巴十二年三月訴元載元載多納賄頭食有告藏國不執者上場之旬 兵於京師日無軍其終天子弱方娘強而屠遂以亡城道權擊發後也 及於而方線之兵盛矣及其未也強臣悍将兵有天下而天子亦日置 〇四月以楊紹常衮同平章事紹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站塵時有府兵府兵後蘇而為騰騎蔣島道足以為龍又其甚也至国大下以養亂而遂至於在爲姿唐有天下互生其後世子孫觸崩不能謹重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如亂及其弊也皆有節目雖不能臺合古法益得其大意馬此高祖太宗之所以處也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萬之於慶后處激表資料持事動作休息 先海内其有不平者子是以先王必正其心倫其另而天下自治孟子 取瑞之 怨者亦非也 范華陽日楊總以清名俊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已以 前致空日報之者也調幹寬有仍德化限之心者非也調子儀有惭威的致空日都公都幹崔軍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冤則 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磨代宗紀 Ŧ 現時白年 言 指 指 使 他 他 有行物的不 賜故者行 を指 子様所以 於事典生工事之初用知選事数以公事與常交争及由是惡之〇十二月郭子儀 # 曹教は今同乳妖也何以皆為可戒法史之不察族達更之不郷沒者以承天意世史熱為二十九奉 唐代宗紀 常衣師百官留中書舎入崔祐甫不復曰物及常為妖補捕風乃其職也 维料写明 河中瑞 兵職以来悉為於明日吳曜誤我逐逐之 一人似然 以既田昇平公主有二項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者生汝識吾意當然聚先及千十三年正月物吸白渠支流碾禮公華縣州漢水奏町故日白縣 逐奏瑞鹽如從言仍上表有諸五神利上從之賜號發應雲慶池時人醜 留粉字懷光陰謀代子儀編為認憲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蒙察其訴以入朝日報應元年至是子版此七書入朝北子儀人朝命判官社黃家主 公主即日毀之〇六月龍右節度使朱此獻循風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 令的的有威惠素 身清便至無 姬安非公會大嘗飲酒聽樂〇霖雨度支 話懷光懷光 一掌書記勘到力華子儀不聴奏敗到既而像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 了儀情以副使張雲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寒無窮動軍級 九大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冕嬌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 子儀平東少過失惟殺張墨逐高郢為虚德累雖然不於頭

10

動以外刺史 中国 世史類 数保て和主 何関全代表 野菓引泉不 ○維國將李希烈迹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琬嬪雖罪之刑上竟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承嗣卒則陳雠徙る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失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 間利病後報政而用之 用李汝芳屬营薪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 已未干四年正月以李必為酷州刺史上於六月李必常委百陛下人欲 得嗣未所造載盤徑及當議罪之泌目嗣恭為人小心養事人精勤更事不初平獨皰馱琉璃、點不能什麼者盤徑九寸脫以為至繁友破武家及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戰萬調縣鐵和因言諮嗣 五月帝前機備家室于 而不知大體青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面為或所用故為之盡力 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敬程元旗魚剛恩李翰園則雖知其當散而文矢而聞誠所謂排心危廣患深者故於李光跗僕固懷恩則皆追念下稱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雕顯沛出入千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雕顯沛出入千下協問中與賢主宪其卒也何及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邪猛玄宗丁時期回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膚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以定定為 一州依報政而用之 耶然則交之言之休休有容之量帝之聽失任監川刺史夫郭侯之覧代宗知之义矣雖大用之以為相可也何处試之二十九卷 一本府代宗紀 善為然專事始包逐殺主則所為主帥遊為後不故事唐卒以亡其可以主義可罪三宜就元數其初亦山龍任之過而其未又皆未得為重 勿貳之誠矣 隱思以處之經圖斜究而不敢輕發以動變卒於元程像李四 **替不亦多故** 丁南湖回代宗徵於衛山後屈之藩係及召見又聽常交之言以為體 一悟慢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子儀之謂數 代宗之篇所可録者訓裴麗召師模然懷思女三事耳雖能 太子即位在該除中動導禮法依馬齒蔥菜 山台首指 ## 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獨終不得其過上當朝祐南日人或母母於 不與而無所輕別賢惠同滯首祐甫代之然收時望推薦刊枝常經虚日 - 野子族為 官人 一一 额卿所用多沙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有官不敢不詳慎若平中 **低**製 計奏子 為君相兵 職以領土 養 人 *题目: 諸将競論功賞故官對不能無濫及當了如相思董其較四方奏請一切 四種語 閏五月段常交差例州利史以崔祐甫同一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月共 新文は、秦郭公地来請日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助高均軍上新即位以為此一世旦賴編二十九年 《 戸後宗紀 **如**得 失 间 之未識何以語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又統約點圖寫了大之類出官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於四面紅山來能脈翻象上日家數豪春而這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期山平縣晒航之時 近極地田禁屠宰子儀之縣人犯禁金吾將軍我箭奏之或謂曰君獨不尊郭子係為尚父加太尉都中書令簡章見好牒之可雜地而上以山陵 慶雲圖記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顧忠為良瑞如慶雲蓋芝珍 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循及平 食前數學草具不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先是諸國累 亦可光〇韶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官女屋門於獨山則史李践了 以李希別為消恩的度使代宗像館臣官奉使四方者還聞其所得頗必 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又何道解曠官之足病故 圖公旦臣間用人者無裁躁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以 胡致堂巨 之縣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符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必也學之 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奇賢矣以親故而拾之亦非公也夫天下 別尾然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一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廳虎

以劉表記 だが兵士 木飲 那首的主無通為備白仁進至門施率萬船備七千缗自進以北列置<u>巡按擇能更</u> 見す 宗之矣 绝宗隣 後間で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し造使心夢随**国**將士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 三九利權出為曹州刺史而以是華之至德初第五時榜鹽以佐軍用及劉 以劉曼利度支先是劉曼韓是分掌天下財武上素開港拾克過甚故能 是中使之不歸者皆潜禁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英敢受 配光超賜和烈族に私然灌之僕馬及織七百匹上怒杖公起而流之於 第十匹服玩數千事〇龍權酒房於熟滿點酒二年歲後緊離非先禄恭上時人謂之水妖海蘇樹為不致上時人謂之水妖海蘇樹亦事皆及上素疾之于是毀其尤者〇城常黃 即於於於校院該使與宦者劉忠黃親憲情隨倉縱皆賜死〇毀元數馬財上依從之正已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無幾可望馬〇殺共部侍 長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橋不平所入近十倍而人不厭苦天 璘劉忠寶之第安史亂後法侯縣弛將相臣官說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 居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緣而聽利及其太半以照為清係 二十萬緣上欲受之恐見欺都之則無能僅祐雨請這使慰勞圖者將去 以張沙為石散騎常住上之任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沙為伴聽即位即為西北西人未若勿惟而以于民之為善也 知實所又未若多情而以于民之爲善也因致空回刺於裕民去奪之者也後宗盡聽之其矣既而半利最惠故則致空回知治體有欲能官權酒使民自為之量取其利雖未進合古 守之其害米有不甚者也 出於其子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英何其明於知父而聞于知已乎益了有限之不信群臣而惟定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蘇置遂 德宗所以深橋代宗之政者皆出於一時之統而無忠信誠惡之心以 易工係宗衛代宗之夫所深您官官之盡置不明哉然其於也學 **沙入禁中事無大小皆洛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以** 八 唐 把京記 和將李晟等擊破之後軍在湖市餘年特地險共獨公為沒多朝廷原之是一種與以土押新人相入則才與然後處謝告實〇十月吐養南部入稅資補實理,以是入相後權為歐洲和東黎後處謝告實〇十月吐養南部入稅資補實施,與於國際即敗于劉以遷入質楊炎知其直至 三進海流 科里斯斯 大法 而信治 百字以上[2 祭相 新 表 直海~海 楊炎斯馬 此気期始二九米 が耳り 了王皋為衙州刺史有治行限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段期州始暴之 以下或條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祭而舉之加 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今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恭議馬其六品 也是是大報非才也是公務者非勞也今万以此求天下之士國未直至 沈紀濟上選舉議日選舉之法三科日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無 不视事 名用人之不可也班太原人性祖率相等喜低治班議者也治無他長與南屬吳黑業辦騎上亦素閱其名故自遠誦中用之 治験末轉結議辦節 以護頭則蒙才成得而官無不治矣 張淡卷沙梅其才可大用上信沙言而用之間者無不駭愕既而祐南病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乎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下相於崔 知人而慶人之亦不能如也被军村之成法猶意平旗十得五而已繼行五至堂三之不及與益以自不能無私而慶人之不能心也自以不能因改定三銓選平格之殊天下莫不以為廣章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 胡致堂日 未可盡草如照濟之論亦可放其甚斯矣 於賜告機務不上乞骸之請此人何黃馬猪雨即不當然也故至正退之節當時可為相我至沙頗真鄉也緒南舍之而引奏至胡致堂已上臣事若以人莫雅於薦引之士幸相師表百帳莫大於追 所謂許慎何在耶 楊炎為吞業夫炎為元載之黨收害用私其素習也稀雨當不之知而情治是枯雨作相自謂選擇百官不敢不許與美及大子上相乃以 南湖里 在了川治海念太妃老将繁而戚於成战不以前話世出則凶服就 以坐賦之張沙而為老罪來聞之看來同不足賣也獨怪谁 門 再施印紀

之野大射 身は本質 生ま 宗義政治 世史 類線老之二十九終 野人為誰 旭川以 と留軍使神策都將李島將共合撃陸燕南部破之〇部財政皆歸左藏が一致動然後更夜他師使千里沃壤役為國有是因小客而收大利也上逐 **歸鎮樹炎言於上日獨地當語軍城有之貢献不入與無國商不若留客** 河盗賊縣湖南城師王國民阳山為盗遣都官員外郎關福招撫之道辭寶之於無所不遊兵。〇十二月立宣王調為皇太子〇遺嗣指招撫朔夏收居心惟東蓋而悉〇十二月立宣王調為皇太子〇遺嗣指招撫朔以左言移入主意議者稱之後版公清和小从之前以得計地展天子出 東北部獲其出入及第五琦為慶支塩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砌路之減是也需以美之宜矣舊制天下金得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無私藏者部則賦皆歸左養舊制天下金得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 **發定陽成共雜禁共住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共於其腹中動將必不** 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循或耗亂不集令 在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日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日联比 管實食其中與結根據年不可數楊公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 一下部求賢又遷便搜訪美對日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工安有有逗管 秦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官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人不出由是以 一方随牌聚選不上忧 後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重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聖言 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馬可也 已放點懂附盧祀而馬李元平則恐指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 度言中藏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英 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競其多少始二十年官官領其事者 開播為楊紹所属宣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 奏向便德宗問以執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指置點然而 八、唐德宗紀

有き提明之前不成界以後常為差無行南者在听 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川如字九民於生為黄四歲為 慶租庸朝法。先計州縣每處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 户不勝因縣運皆逃徙至是楊文建議作两稅法服過十二月禮人曆 府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元官温為之大量自天實以繼多而無所揭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鄉不及三代之極 1.日其自由人生目前因此长展而每两名至今复奏者或花用中權以格主奸吏取滿一時感更其制而經常之法猶嚴重矣器可分世雲 來大公展起方錄數報兵軍之與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於加 學時和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飲迫越取無無後常進 建中元年正月始作两北大於員能前的治重其知為民言也 唐 〇徳至帝 次之法曰租屬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應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 **賢以召李看烈朱此李懷光之礼赖李嚴李於陸暫諾賢母免** 而期報光陵〇帝初政精明海内敬仰但情思烈源以強明自 **仁耻見風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誤用楊麥盧把趙璠好首賴** 居德宗 該通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八年。壽六十四 **受献** 東東大海路之〇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南必謂共館〇祭奉天城莊城府康等華秋犯憲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不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 (業界及)歸之度文以代租賦〇吐蕃道便入貢圖將士言不可歸吐蕃係上日我 亦信さる大 而至此 (A) 優美間別 の一門では 現有本地之変 成不三四年果 高大其城以俸非常颜原中且金原地聚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十年秦天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暫有難官之厄臣望秦天有天子氣官 平文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恭心不安據河州不受詔復不段 之安徒也逐州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家外吾屬何罪而至此 |原尹、欲城原州||巡當為城其新士怒日吾屬始居部州, 前營耕祭有地著 為這個尚虚未宜與事以召送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即使李懷光無感 華其失故綱目書而予之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廣受四方貢献應宗能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 以段秀質為司農鄉借花南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原領 軍天用元起直策城原州欲發两京開內丁夫浚渠與屯田民秀實以 茂言像泰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自以人言修孫州城否至 徳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及已自然嗚呼朱此之及也以前 外為貢献上生日四方貢献皆不受李正巴田伦各獻總三萬匹上 此領惟發丁夫以修城既而有樂奔居其中。中而諸将奮勇得復舊京 了るでし、真の来だとまず以外よ小天下と見なられてよりででします。 徳宗之政名派而寅食故其令始城而終廢益祭為之法蝉 特銭括前権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食繁而食弊以至於亡 實或未此為師語以此代懷光〇四月上生日不受獻自玄宗生日為 何亦得全也由是观之所士之言亦億中一而已矣 七一道茂知德宗持有雜官之 尼藍勘之親賢選奸輕稱薄城至誠 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一一一一世中不好如是而值有厄馬歸之天數可也皆無一言及 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 **唐德宗**

医自南 院要剧之官必盡一時之選級会論報告與財務故學之後掌財賦本數學與終無顯辯利重於名故更多食污然惟異能行之他人效若終到遠其場世則觀綱三十四 唐德宗 開始之方於本多之故更也〇聚文以戶口然多則賦稅自屬故其理財常以 朝廷府庫就竭所在宿童兵仰給縣官所獨不皆皆倚辦於晏萬有精神初安史之亂数年間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為繼劉晏光於後而田悅季正己以爲偕山殺之不以其對也為繼劉晏光於後而田悅季正己以爲偕山殺之不以其對也為終之回及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是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見不除其為則雖可拟失 無應納明鄉受輔失出納發較事雖至納必委之士類更惟書符牒不得辨藏動之士而用之至於句对條檢簿書終以於此外前言十七最其十下無甚較甚實之憂意常以為辦集聚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臟 之用食用益及主之、人民食用民食故但於出職之鄉置聽官水鹽財威以不過四百萬然季年則干餘萬熟,○風調用權職法克運國下見八不過二百萬具季年乃三百皆萬其初○風調用權職法克運國 價與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復利而天 始見不松之端先中至應鍋免放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意不待 養民為先前道各置知院官每何月共州縣西雪理數之狀饒在該也日 鄉遠者轉驅於彼的之或商絕随實別藏價器之語之當平臟官獲其利 使司野則對和飲則民籍或以殼易雅資供官用及於豐屬實之知院官 戶所養之

歸但屬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除州縣不復置官其江衛間去贖 其国勢流上就竟然後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養於馬時 多後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奏養走者置還相望胡報四方物 一言常言士陷贓順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索 /廣其始江洋藍相不與門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了 所多然望奏が成之上下記賜死天下鬼之平有神は旺 可情小計不 不可服 食製貨 能及東龍 求义之先 万事込め 見心有な 五事何 世史類編三十つ 美市 聽意大後雖所指由於○曼於傷了人際於今。這功造船每艘給錢干將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所無斗光沉覆者鄉對被過一招解地內籍與河北鄉遊撒西有發言際比此河船達俠處其間綠水還倉應地內籍竣工船達橫洲鄉睢河新灣 歐部鄉 文汇船達河路隔沿線河高成勞受優重到以為江江河還水力不同各境便宜造運船教灣平均高成勞受優重到以為江江河還水力不同各境便宜造運船教灣平均 公為永久之處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實則官物縣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度費大多安日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充事 之者减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敢五十年有司罪破其非及咸完矣者處與之層層計較鋪鉄安能久行乎與目必有處吾所給多而减 言即利者皆真能及 東清護速藝,是為人勤力事無問烈公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蘇船造旋轉為是為人勤力事無問烈公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 是運用東較人長安看以河流渦悍其外外聽流車一斛得 係類色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政臣官武將得以精口日南矛文臣贓動 十月於薛邕為壓山蘇上初即位頭厅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 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宣非欺罔即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之完必有說人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特別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之完必有說人以故善為國者用生禍矣方要之總利權也更言衆頗疾不免於請死何期利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函小費事無關則必於一日中决之此是可法之五事也明美能是國而改堂巨敵必要之土類理村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例致皇国副委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應者出經義傳中傾而復懷要有勞爲可謂知取予矣 萬物低印操天下蘇肯以佐軍與錐用兵数十年數不及民而用度足 新三之而王権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到吴因平學法幹山海排商買制新三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致人不您知所以予人不也道御下了 徳宗之不明宣 足與有為哉二臣以城敗而疑天下之士皆 八十五者回

間後施察 報世宗食 博士引 和可不 て成旅 被四文後習以為常遊不得其最久和官臣與遊了李正已就園田承嗣相結期請以下出於賴是之命也相提以和官臣與遊了李正自稱當後讓則但贈賴於未等等一一年正凡成德斯度使李官臣李十惟后自稱當後讓則但贈賴於賴博日十一月始定公主見異姑禮經会說緣可為後世 唐世堂從之至是悅屬為實臣千惟不請繼襲上<u>欲華前発不許或日不與必為</u> 曹清清正獨孤后上自於之上聞而悪之由是有誅死之意權相共此為 編手数 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在海是所命不足以已亂而而足以長亂也竟不 龍上曰賊不無資以為礼質精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和日因其 問疾才儀然屏倚去獨隱元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親随而心陰婦人 教劉曼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吳罪炎健遺腹心分請諸道密論以晏以楊矣魔祀同平章軍以楊炎是以為國况以監犯此相手,楊奏既以楊愛監也書何則帝不專任婦之亦楊奏既 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暂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 屬紀親親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質名此去不離例把管往 許例乃與正已各遣便請惟出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動 芳立成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我延龄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相不專任到矣的常輕把無學多能疾不與會食祀亦恨之把除校欲起 置相可不慎哉 (於野門上數十年而未已馬德宗柏紀而紀引延齡則共國政可知矣) 故也 廢食也用不以家有實際而不封點和完人以失於一人而不服於教是以重而用不以家有實際而不封點和完人以失於一人而不服於教是以重而不利之位食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一淺也學不以對有四國而不利之位 **阿致堂目使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 虚にはない 王子被传说 天下武功高 男科を見 於人君子 独不供 所應料相 製出知言 高節 卓紀一時 殿中華 不然が整 世史類编三十丁 後即日 Ė 而終共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其表行城職及師即大都號官縣議務職養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教不疾務養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 役使務走於前家人亦以僕縁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始三十年 **師思題之而已候尚懷恩李懷光潘城董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 营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皇拜之日此勝不屈於人若千年矣李靈語 程元振魚朝恩龍調百端部曹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護遊不行 殿吏武王郭子儀卒時行三郎以十二年一人的已終于儀為上將擁其班被如兩眼在吾殿中不可不取乃舉兵改和第2八尚父太尉中書令所 田院果共及形面仁 明的院與正己等定計述共拒命的欲山山為境日記及行打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與不發上深嘆美賜書夢之〇 河戒之日此行大建功名 凱旋之日相與為散尚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 芝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思元對日臣等發軍大軍帥張 以見褒崇 さ 記り 世而主不幾份虧人欲而議者不之於鳴呼幾均說知言其子孫多以世而主不幾份虧人欲而議者不之於鳴呼幾時就知思命方求亦由忠貴日凡神明扶持者哉及之猶等是禍不然而子、豫然而能謝於与嫌及被圖港陽單新及及屬決長補不然而為一致緩緩而能謝太子再遊王室及大雅界平遭違誘策率兵祸沒然獨国決勝之末子儀自朔方提茲粵轉戰逐此當是脫天子西走磨粹 稱其節者極微處切怨其言之遊,失窮者極欲小人處當貴者之所為極其節者極微處切怨其言之遊,依然惟仗忠信家義命而已矣史又打改等司功若天下而上不疑这極人臣而樂不疾此漢唐以來将相 胡致空首仍難光于城以何道而 功名顕戴盛德云 作亂公私物過所者皆留之惟子俱物不敢近遭兵衛送出境校 二十四元年輕中書令至此死二十四方矣一府庫珍女山 八子七塔皆為朝廷顧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 有是我

為軍任時女 伯政和之一也正何说和日今上志依掃清河湖不使藩鎮永鼓號之則縣的為之者自此的武俊疑未首奉韶嶽縣於助於後照射二州又將稱數又於外月田於田事此也武俊疑未首奉韶嶽縣於助於後照射二州又將稱數又於外月田於田事此之一州不許由是然鄭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河定復有部分武後糧馬 更類編三十卷 玄宗以妈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從之楊於為相立廟後直其地杞因言 語而殺之則非其罪疾此所以曹級而存其故官之初滿萬之期臨田江至議言李希烈不可用二事有係國體乃總重地之初滿萬之期臨田江文內大破之〇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炎紅與崖州司馬矣獲書在僕則何 爾此女為將士一日之曹然哭曰願蓝死力不敢言官於是同本抱直等 城中食量張径餘其爱文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數甚戴任家無他物語 語馬處李拘真李展討田伦戰於臨過大破之田伦攻臨沧縣是月不拔 酒大喜即遣何歸報又遺王 古友以張孝忠朱滔等討之惟在将王武俊殺之以降成德遂平滔請深 馬道中使被送縊殺之 高願地有王無故玄宗徒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取 建州東州府司 次矣若司徒於魏博而校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 浮園遠述不進作人城旬餘日處等諸軍站至城下攻之不克〇李惟在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五千餘人走觀州處與军也真不畅頓至中成三年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四萬館橋養其後經結陣經 者解也 可及非真有意於密欽也明於而論者求其以不輕其心宜乎知子儀依如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照下復知其為可思其深處遠討遵乎不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顯平察人之爲而其心實在毛便巧俊之 宗之猜忌来子儀以為便已見疑於君不若少徇最人之跡而獨受奇 手而歸之應威壁狼平夷於此中主所不能無缺皆完肅代之陋然德 万正學自 子儀之旨受民謂其窮者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左史氏之 妄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提大将之軍海內於群盗之 唐德宗紀 鎮連衙若耳目手足之相較 话官司行 **F**成獨宗 等 其精重表 之過 **走富其民** 所以保民 四分類 獨二十六 徐海北觀察使西海此已為納所據消竟不得捨上乃囚說等納迷歸鄞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朱東始以洞無 **靈園和怒不從其請以有為招諭使至是到治攻率納於潤州克其外城際川觀察使且日前得朝廷詔書必取率納所有關訊以成功程先日報** 即為阿爾河南河東西人語號州計田悅王武俊不受記朱洞亦果在 費百餘萬經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章都有順原建議以為貨利所發 而南以較熟州西命懷光等将共討之〇括富商錢時两河河城用兵日 四月朱滔王武俊及發兵校田悅窓随州詔李懷光討之上遣中使發 納干城上涕泣求自新又遣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威不可 先是徐州刺史本为正已之從兄弟也舉州歸國遣俱程奉表詣闕乞領 馬橋人已竭矣 麥看唱借四分之一 所有貨計得幾八十餘萬衛又括依櫃街錢鄉也也是養養紀 智在富南請括富南錢出萬緣者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 翻致空回盧北右不然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者不聽宋鳳翔則 充夷之时命智則之将見所而進克之及失乃這其智術鐵速成而失充夷之时命智則之将見所直接之人不能統二寸其嚴多矣然後出西致皇司舊用兵者先遇其民而實其府尾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 命貴君科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後敢也不無飲之害甚於冠盗冠盗害民之命而暴飲失民之心害民臣無財之者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華財起未管不白度其民 田悦等要其輔軍於是魏傳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古宋為之次不待鄉年而决也情哉事我以至而應之失宜使李沙期行致皇日前前廷忽事之過也必經連衛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月改皇日武俊教殿賞之宜矣乃吝惜節緣仲其二卅又分事門思 真卿李紀在朝而至然即 封其横容易侧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機 事起而京城內

百姓神子 林 到 担 相 五 軍大敗退係魏點以拒而○以関播同平章事 虚犯知上必更立相恐分 山脏直線大名敗請未治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隊等 **北速口陛下必以臣就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禁上乃顧越曰無出之乃對日鳳翔將校皆尚非非宰相無以鎮機臣請自行上院首未言** 召朱此入朝以張經無風翔節度使朱滔遭書朱此欲與同及上得之亦 **一河文空司李子十之容為叛臣置非宋奏縣德亦情才無其名而不惡稱王聚從之於是滿目稱說主田悅稱既至主武俊稱始王李納稱留王** 可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請以為四國俱 相引至此獨者各何發口欲言取備自是不敢後言〇朱滔田悅王武俊 上與學相論事備欲有所言祀目之而止出謂之日以足下端愁少官故 已權屬福儒屋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决於把衛但飲社無所可否 群臣始助上以嚴封御下中外失望〇六月李懷光擊朱清王武俊於極 李納皆自稱王田院德朱洛之收與王武俊議表為為王稱臣事之治不 盛軍容加之洞以為裝已逐出陳懷光勇而無禁途擊消於偃山之西官 不之罪必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花忌張錨中直為上所重欲 官案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祀為相知上性多是因以疑似離間 多四繼知為把所排而無許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府為相 令公康自了去我謂公何機化乃单騎造極真壘相與棕城結散機大然欲引兵歸李晟說幾日李尚書以和趙連堪分兵守之誠未有 此可謂百世之師矣 言平積時之城益其客氣不勝而義理本明也城非知事者乃能如致空国為勝員者也紀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馬帳間至殷之 順審 朝廷勿得等土幸而恩禮功數與此不幸而斥而殺其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人爾筠能張叛臣之實而見居臣之 县素以事構除不後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和真分兵戍那 ~ 唐德宋紀 **法**帮你店找 世 不 快 公 一 知 直經犯误出 吉若 直觉 然一個特裁信制諸道軍出境則如給度支上優恤士本每出境加給酒內本報的與認知行稅間然除所錢法無例則為實惠以毒民者失此日 脓徒六 可以是物行與因初行稅間然除所錢法書物運動也行稅間無限后或法足以如其格取 おるが以 不公馬中 世史類編三十卷 心率 專其質問告出生率之報·愁怨之聲盈於遠近齒見們最已馬功 一所提出于黃普者繼以夏賈簽將官留五十錢餘晚轉及相買為著的 於謂百供為公私給與父賈賈簽將官留五十錢餘晚轉及相買為著的 於謂百供為公私給與父賈賈簽將官留五十錢的幾種及相買為著的 歷多而熙他前者出錢動數百經廣告看與五十零一所除陌錢者施過 死耳豈受汝曹誘肠子希烈極坎欲院之真鄉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日 之日汝知有爲安禄山而死者顏果鄉平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 同宴四使日都統将稱大號而太師通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鄉吃 何必多喘至以一級相與其不快公心事都希烈乃謝之 也上以為然造之詔下舉朝失色其於縣至東朝留中鄉叔則日往公 上飲造人宣慰希烈犯曰顏真鄉三朝福臣忠直剛央名重海内直其 地希烈的之日首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初盛把惡真鄉欲出之至 以為辨相之恭應為該州別獨為等者別轉去元平見布然恐惟便液污壓多四年正月李希則隨汝州韶賴真船宣慰之李元平鍊做大言間機 間上屋就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数或有字 萬縣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越替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 直機仍給其家一人其三人之給故出軍綠瑜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柳曰君命也将馬避之遂行至野夷朱滔等四使 一一月李希烈自極天下都元 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西致堂三 英年聊七十致任而歸不亦等乎而與慶祀同朝且有不相到文書一帶公清也正道再為常伯輔相方確臣而不用人君非知己 忠義之節終古不恨方之為大盗指級不亦遠乎 例掛為李元平盧把陷旗兵御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具 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後所以嚴也 唐施宗紀

以思想 孫後王乙 変之功法 いする人不能取消非止實財散設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又曰無將自前之虚 世史類編工七巻 産の方 **料報地乃大老對日便遠夷非舒原故事者不可且接行則自今年少於挨者不** 方見五其人看兵雞聚不足恃標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 繁世世教問以得失時两河用兵人不决賦役日滋赞以兵窮民困恐别生内戀 例所主 政辭遠便矣操乃行遠至鳳州本〇八月李希烈窓養城詔發極原照州 於上日臣不恒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認命上為之惻然謂祀日孫無 日右根照信收為剛內道 後後已甚當死人所備你不全萬一將帥之三精也日京北井日左马軍衛後已甚當死人所備你不全萬一將帥之 一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運微故禄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為一舉治王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始五百馬舉天下不敵國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 取輕倒持則怪主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九諸府 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那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了上秦 其署日克敵之要在平将得其人取將之方在平操得其病将非 七月還禮部尚書李揆使江蕃祭有才望盧祀至之故使之入正然際言 一两京不守是七失居重取輕之權忘深根固落之處陛下豈不為之寒心 則枝幹顛落失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畜威以昭徳偏廢則危居重以 故今朔方太原之樂遠在山東神東六軍之兵繼出開处開朝之間**時**之 寺道兵被之○初上在東宮閉監察御史陸暫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 中有如朱滔和烈竊發郊鐵路犯城關未審陛下後何以備之陛下慌過 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微也溢非民城乎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平前世以此喪我後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平前世以此喪我後以百多世,我問架墊而錢其事至随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绝也手 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完華陽日民然兵恐激而成亂自古不固却本而攻較不息者必有意 計所這種策六軍等以及即将子弟悉可追逐明動四個 唐徳宗紀 代张兴 **张師什鄉** 世史類編三十卷 兵如果 也師惟概食來做前級也面累於為之級恐點也而獲之因楊言曰吾皆 第而來強将摩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以發至遊水部常水产王翊稿 則其己輸者可您見處者從秦人心不抵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西越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微發使知各保安居仍降德首點問架等雜毯 權知六軍〇上至處應原奏道茂之言乃幸塞方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權知六軍〇上至處應原奏道茂之言乃幸塞方文武之臣稍稍繼至自軍與吳軍軍時情的性機以既等等情為問則是自與政國的學與有引軍與吳軍軍時性的性機以既等等情為則則是可與政國的學和中此 きまつか魚朝恩民族官官不復典兵有實文場電仙鳴者等事上於東門出處礼用共不已征調日繁一旦窓城職後大駕廉應集亡社務是果門出處計用共不已征調日繁一旦窓城職後大駕廉應集亡社務是東門出處共口住人至者城已斬開而入上乃與王貴妃掌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 軍使白志息軍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良皆隱不以開但受市肆富自 進不如相與取之乃援

馬甲張旗該課群呼還越京師入城百姓較夫賊 将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問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 **彩城一月經原節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莊多势子** 宫至是帥宦官左右懂百人以從翰林學士美公輔叩馬言曰朱此常為 格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慶為販閱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大呼告之日文曹勿恐不奪汝商皆就質矣不稅汝問架陌發矣初神等 無及矣姚今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聚無主不能义非太尉問居私第請相 經師感處京師心常快快令亂狂若泰以為主則難制失請召使從行上日 下月經 原共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天北友據長安上發西原等道兵救 范華陽巨衛論用兵之致亂如養魔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 人莫敢雹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唐德宗紀

不透露不 大学品 知所震 世史熟編二十七 がまたて一つのできる。 **有一只可用** 段公東百 あ此剪宗室以絶人望殺ルセナセ人終系為此誤冊文託成仰察伽斯 来此機就此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好收回就漢以源休同平章事休 額將血騰地此與奔實相轉忠臣前助此此得制制能走秀實知事不成 兵使靈云許為姚令言行令夏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此召李忠臣原 第四人之放擊北之時三人并的以致秀官獨死然三人卒皆死干城第四人之故秀實物與劉海前河明禮破盡在三人部謀此及秀實以 謂此黑白我不同汝及何不殺我叛争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 体如今言及秀寶等議稱帝事秀實功然起本体象笏前唾此面大馬日 二千於言迎大復層服察天時寒天守備單弱段天實調暖雲岳日事悉城〇司農鄉段秀實謀訴朱泚不克死之泚遣遭過兵馬使韓里將銳兵 在見此此喜日段公來各事濟失延坐問計秀實統之曰福賜不如有司 展卵段秀質父失兵柄意見必怏怏遣騎士却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 任贼吾恨不得斬沒禹段置從汝反即因以芴擊此此舉手杯之緣中世 不深若此遇也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接兵 諸道援兵至者皆管於三十里外姜公輔源曰今宿衛軍寨防應不可以 之功也此不忧〇上初至案天該徵近道兵入後問群臣勸此奉迎乃詔 胡致空日奏實不死志将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强死為正秀實亦 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鄉見幾不敏情哉抱忠負杖草 范華·助巨死非難也處死為祖後系能拒礼不作冊文而死置不為忠 草而死也竟然後不得已而死則其死豈草草哉草而死也綱目書秀實謀謀朱此不克死之夫謀不 臣爭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信哉 可謂知所屬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就聽判以從人 唐德宗紀 字就此安上游中使告難於聽殿行告諸将相與**的** + 天之國 南京里 「カラモ」としていません。 「日本教の大坂下に帰其死其母不実属日英以國家何負」は日月下、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敬死於城下に帰其死其母不実属日英以國家何負 礼之由 城中次海 是照亦自此前矣七品程 **計**斯足收 機光群奏 第五十五 其首而太上哭之盡哀結滿為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克 世史順編三十卷 此至長突膝府庫之常不愛金帛以脱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號其騰及敗北其於離果北遂遊騰養安聚以為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臣道入援時能幾國拳天懷光先遣兵馬便張認蕭編未開行至素懷光 且田吾見上當請訴之順乃數與人言以致犯之排情後雖得秦辰化 破走之案去圍解朱此攻圍聚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總有版米 所里高重運與朱此将李白月戰於原山破之東勝逐北賊伏共掩之斬 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取和今生礼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後追矣 長安平府庫尚有除五職者皆追然有司之恭敬馬の李塚光至家天語 二斛每尚賊之休息夜緣人於城下来無著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李晟俱 而万死已晚矣及此敗獨日月之母不坐〇本展将兵入接軍城擊朱此 不息足致异平豈止蕩滌妖氣旋後宮朝而已 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凱人何畏乎尼運勤勵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豆徒言數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刃之憂君者有誅水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諦並興陛下有股旅之臣有 暫退上疏以為陛下做師日滋賦飲日重內目京色好治邊聽行者有效 故深自克青暫白致今日之患皆以臣之罪也上日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哭像光遂赴夏安〇朱北纪奉天司 韓遊場所城柜之上與陸暫語及亂 ·西至生日 卷也對玩玩上而像光表至於是逐把蓋對之說明辨有理用文生日 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服脏耳目為首此指塵把而不斥其 方之訴許毀罵者其效優矣 唐徳宗紀

爾備 原之有時 ○上問陸對以當今切務對上班曰當之意落在於客察群情意想要此能無難以其之情美之提號其已起因官 結若在與結告而乃進世國軍幣職後維持檢國中人以所所不能見也然后的與對告而乃進世國軍幣職後維持檢國中人以新子里湖域此難被來批解會國而起民人不得見天千意快快回再今已為好臣所挑勁可以決述引天去前時機可以與於是與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一個問題的問題,與於此所可能則可慎門漢式的此情轉換機能與李麗 聖人と一下引がこと、まちと、シー、シー・カーのおおおとで、先去之欲思與天聖のとを而已矣群情之所其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然者陛下先去之欲思與天 爾一直丁夏丁夏島長安優比而西張門日便門灌城於此作構將清水理等於蘇北三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孤敢比破竹之勢也上以為然詔懷死 春水 「下来でいっすり」とだざままりを展示人、またのこと人なことでいた。 官以終す大松は見留同番と祭命であるの目之故謂と當り、班後の記が時間感 人が権下大松は見留同番と祭命物無不同時應者人と意思金記が時間感 **演奏一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心養成湯不稱其無過 · 高之日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讓所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綠推誠信不 世史類編三十卷 在并仍被 之本在平得教得教之更在平見情慣以商助上鎖下從禁之在易乾下 事不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 坤上曰春坤下乾上曰否慎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 平面看中外意正君臣道隔上澤門於下布下情望於上間實事不知知 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繁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 即鮮弱若有新才異能在朕豆惜拔擢赞以入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事 謂之益平上後人而肆諸已人必然而叛上矣皇不謂之損乎上遭中便 處上於位來矣而及為恭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 就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友在推誠又諫官論事 及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 人無心息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 者雖解情鄙批亦當侵容以問言路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寧之斯 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許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 唐德幸紀 前部中上伸子原元元年正月大放陸對言於上日今盗過天丁里獨措退陛下宜 日君和城 聖明以差 痛自引過以威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而發昭以善言後國陛下誠能不 世史類編三十卷 力设品等 以座替為考功郎中暫解日行罰先責近而後早遠則令不犯行官先更 為難不以無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來理然而下每 白志貞為恩州司馬特曼所東華康府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 |春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記無所避忌無今友側之徒華心何化上似之 能從有一千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〇曹王即遣使貢献書的時南方 能好課者直示我之能發頭者之任誣明我之能恕該者之陋心彰我之 也調課顧留意受機於減職果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日讓者多表我之間過轉辨給眩聰明報日無屬威嚴必盡慢讚照也,此六者君上之弊 有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 故承天所下部曹雖在将将卒出之無不威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 准與各門境目守惟墨數遣使問道貢献O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表 古五生三旦於公職而後實富刑不刑追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月女生一月十月月十月月十月日 之言自罷祀等則下陵上替之時何自而起哉 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然把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 而人畏爱之心他道矣德宗保養巨私沒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 盧把等罪惡我論喧騰,小各把等上不得已十二月於把 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造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向使早用陰數 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 慶廣刑處日君被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務當官不常一府 德宗紀 超玻璃福州司馬福州今敗為得巴十二月於祀為新州司馬

思修在建 河流 天工:脚天 大佐方人 五日十人 新灌油於其庭真卿題赴火景臻城上之〇置追於大盈庫於行官解器 世史類編三十卷 其物以此 官日爾汉廣京鄉無事之地子一上於行官顧下周屋也則諸道貢献之行官其惡不侍照絕而日見矣行上於行官顧下属拿下貯諸道貢献之 遂即皇帝位國號大變遣其治子景殊謂額真卿曰不能居節當自焚積 院後李抱直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處泣臣見人情如此知 之藏以誘姦聚然平誠能近想重圍之般随作憂追戒平居之事欲凡在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野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效匹夫 販不足平也 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宣停龍稅下四方人心大 宋此 益稿名 看暴犯陵寝禮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 京震縣上京子祖宗下有于泰庶病心即崎等犯罪實在子自今中外所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然也萬品失序九廟清南之爲和太宗高宗斯循昧省已遂用與我徵師四方轉的千里天謎於上而朕不悟人然於下。 非難改過為雜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循碩 李新列借號王武俊田院李納見敖令皆去王號惟希列自侍兵疆財官 各守藩維朕撫御非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国并所管將更等 **易弱居安心危不知稼穑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宠情未上通** 聖尼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千涤官之中暗於經國之於核習 一庫貨頭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請販必平後獨六龍気子五點族 切待之如初未而雖緣朱州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 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成以數舊 審定其命則雖騎悍之卒無禁之屬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乎。 之風行於上下德宗引過之該威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該能該實其心 五文并曰 府之 遠莫不應之 况語今之 行於那國者裁觀光武動約五文并曰 成人之 弱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發於深宮之中一 唐德宗紀 多产地 月人時以 朱此通訊欲及其養子石演分邊客請行在告之事的懷光賣之日我以 なる。年 大臣 北京以外道等道宣討安撫使實頭之也 正色日盧祀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日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腳湖江 展九点然假及謀法甚認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達使論百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 四年前 が後可 湯 電場以下 南提引出 出類編三十六 一行れる · 我總禁其章 版限越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獨祖遊雲夢之策懷光大康光反狀已明緩竟宜有儀請以神將趙光銳等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療上從之畜鞭所建以通榜購之遊〇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李晨以為 李展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展合軍的許之懷光屯國機累且退李展漢軍東渭樹李懷光既脇朝廷逐盧祀等內不自安逐有異志又總三十六 日人臣及賜鐵券棟光不及今賜鐵券是使之及也許和花作懷光曆即 敢不竭力偷便臣依阿尚免臣實不能又管與盧杷同奏事相順上古復 初聖徳光被自用楊炎盧把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層志臣 此屬但應常官被之事不宜委以共權國政上不悅又當言陛下踐在之 以關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便復曾言於上日官官為監軍恃恩縱 心腹大尉既有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分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不進容與朱洲通謀事迹頗露李展屋奏恐其有經為所係請移軍東門 後是與官官為一體也言盧花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用吾尺寸以俯於之故若後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級横而上不用吾尺寸以俯於之故若後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級横而上不可致也三無復請德宗從更屬志此格其非以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 胡致堂百 不可與有為也決失 通光形口之意哉嗚呼吃發可為人臣式矣 德宗以專欲致祸国而不喻唯貨是職自古人君不足用登 善盖解僱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 左右端食之皆曰義士也以

士石 漫 苏 教 | 神なりむ||表 を安入了同論二個名加平董事啟得除官制拜天受命謂将佐日長安宗副所在 天輝城尉之遠請上决幸原州平城上從之〇除李·英河地同終節慶使 用兵官元 英语海路 能量利。 | 数官陸警録日添人之方惟名取利名近崖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 N. 展於官可中将士在道散亡相繼○車為至原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 世史知德三十老 更後 人 強策を周 右之功議者皆以正常為恨于獨為最幸為共构政解故得後限以保養教育更良日來是行師一以忠義為主足以走僕光斯朱此再敢吐蕃而社長以忠道機光難擅早屬而論以假播 是時東光朱此連兵整勢甚盛車寫的華人情後極成以孤軍處一份这 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悉欲後人為万逆平不若歸命武亦不仁義然後有功為改之天鴻峻即納納經珠鴻也鄉然然行殺掠今 天院仗而构之網遂與左右誅殺院其幕僚問權應商史日用兵雜尚威三月聽傳養馬使田緒細味剛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網內險多過 禮持之且徵其任懷光無怒內憂磨下為變外恐事晟襲之遠處管東走 之及除光决及逼乘與商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此乃賜懷光記書以臣 性係職事之一官北所謂施實利而寓居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皆陰而 朝廷天子方家歷於外國既順便至必甚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後之造使 為輕故國家命於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熟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 表請行在〇本懷光在河中好懷光方強未此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 度以前一人而已 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顧著然則最之功名福於始于俄以後數 不審德宗統 等大學在有言及家者展演四天子何在敢言家平地使展親近以家書道展四公本為不過 殿諸道副元帥眾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池書遇之軍中與不悅被劉從一姜公輔皆目下係登用發恩遇難隆不得為相可加李 内风都 和集命 所 **以為那** 数を公願す 不重和此故唐處之際主聖臣野而處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 ◎知水上口声安造塔其智其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水名耳相 (京無寒寒無寒時候家首展然日爾收為賊問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福衣 **一角如此當如何處之對上奏日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地東朝編三十卷・→ ■ 唐徳宗紀** 輔罷為左庶子上於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美公輔表諫上使謂陰如表絡然無叛志潭城即諸軍屯康民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處學之妻公 聖察董事情賴似稅視 城如此之賴更有數人若不追擊恐成奸計費上上問陸暫近有申官自四此來者率非良士有刑遇者論說賊勢語最最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點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點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以為非所宜世宰相遂與陳臣分職人君得失實之諫者而相不預為此一說華陽日人君得賢以為相蓋欲開其忠言嘉課以交修所不速也後 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驅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後為用地 已此所謂假虚名而佐實利者也當今所病方在無輕設法責之循恐不 公輔為左庶子 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科問此不宜 數直讓件上意屬犯雖贬官上心庇之對極言把好邪致亂上雖稅從 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陸智哉之故當時謂之內相於於 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粉之臣不應輕訓於聖典上意猶怒記 重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經命而獲官此以進瓜 奏曰以一人之聽覧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處而欲勝億兆之 欺役智彌精失道病還用語納也本一一為一上沒有後我一

此即武人 係天下安 其效不同國不同也需量嚴肅維給而荆軻松其陰計光武党谷傳屬而馬援輸其 世史類編三十卷 自然的機可以會之兩軍的相疑物真日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尼万以數 于新一次幸之一次予生也。〇世都可安歸國上以李島潭城女少欲方得以達之有在故樂自世等無難延之心濕滿遭與腐敗而以提舞的人常衣箱裙破软後あ进時季樂難延益的不派則非常幹之此接舞的人常衣箱裙破软後あ进时季樂整英區 (四灣名人遭力藏數自經學表生物主測試經歷四十擔於行在又運米百般以飽本晟組級變數是與史數是與數據歷史即日難鎮以獻南自踐軍府遂安〇五月韓滉遺便貢獻特線,即度使失即日難鎮以獻南自踐軍府遂安〇五月韓滉遺便貢獻特線 ,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失遠連營而進〇以賣聽為工部尚書粮於如兄弟曾同處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對寢久之武俊處激待之益恭指心 騎音或後曾級國家禍難天子播逐持或後吳武後亦悲不自勝遠约為 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問萬機有獨駁區為謹酷之意謀恭衆之有過處熟誠直不以虚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教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無 院之其於防魔亦已甚至無高路衛江歐屬寺人夏天下之士至着納用 既後命方大宴有悉牒至以澤代耿耽納牒懷中類色不樂宴配召澤告然若故書以美之先是耿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樂澤泰事行在澤 之子將張獻南怒曰澤自屬節城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 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然嚴東百時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 **以 唐德宗紀** 大生季高宫禁祗調驗團鐘養不移職以在職務收廟親如故關先人之容報也上科書軍也六月易選軍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戶即職務發等日臣己肅清報的與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為精改鄉秋墨無 爾特里米留子劉甲因敢圖已坪恐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 解上之華地班嶺灣教務所以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 解上文華地班嶺灣教務所以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 能用人, 於西州灣縣於縣所以已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 能用人。 原野麟談轍的也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擔个數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 馬拉琴 10元 秦和北 八克将官被使安士庶人哨賊庭鄉本若小有魔繁非事民伐罪之意思 世史類編三十卷 其進取費以為醫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署日鋒鎬交於 能原熱西城其将韓是等斬之傳首行在且言為夷光點而市不易要东 立下日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此將在**西**對其接隨道散亡 敗衆大流姚今言帥餘級西走最屯於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類将士之 後京城歲引兵至通化門外此兵大至晟縱兵擊之城敗走再載又破之 [[上行星]].德宗以畿黨之至:宁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朱渝欽封三代用,明不渝如之人不識與納不潔安安之人不識與 八月李晟等收後京城朱北上走其將韓星斬之以隆展大陳在諭以收 敗北當明君臣大義與率将士據險拒之樂范陽歸國其功追不大哉不至皆一智士因從其大者失劉平本諫未而母及而不見聽今當沿河安皆一苦人有言除君之恶惟力是視尚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讓 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城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孤軍處二強冠之間內無貨糧外無救楊徒以忠義感激将士其衆難 單務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後宗社不失舊物而兄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一審同變於開外唐之不亡便意髮頭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本最以 本看烈締結交亂外則李張光觀望圖逆回紅馳然於河北 唐德宗紀 仁義其誰能敵之哉

分縣 正 成 於十八天下事故有可及有五同中不足愛也懷光既解蒙天之國親朱此聖亡 天下事上直西省上問心問中發越京城朔方在素棒精鐵朕畫夕憂之奈何對日 梅立於此北 に大変 **圣处诉录** 四本 为人 院教不此 王阿門由尹 其效不在 要動臣李良為之首帝都是了東南衛以示後世太軍城火之諸将相又。東南至改與華展見上先賀平賊後謝收後之晚及至官母開贈明日飯 **然編三十次** 感之民產應之卒的未備村而自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上合陸實量的問潭城使訪求感天新失內人數上奏曰今巨盗始中夜 一做李心為散射常传於為 机州刺史上 詔徵話行在以為左散騎常侍日 重調之權也不亦及乎以及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黎亂而悉,第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 百萬状河中不自必為城下所象也〇八月烈夏鄉為李希烈所殺潛地之處不能取乃與之運和今陛下已還官剧懷光不束身語語乃度發信 者或謂之權臣獨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董路所經首行脇 上發歐州东此既平上問陸暫令歐翔諸軍甚處因比遣人代本楚琳何 降詔而置中使求之 郷三十六、「農徳宗紀」「関政堂国権之義不明於天下而曼祚術教之事行陸教之學其師承養養邪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徴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後勞銖納哉 **前致堂□及推切於下而引咎歸已此固哲人之所為而展能之宜其** 其操守堅固議論端質飲為通達而不畔于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養被反道之說皆秦凍諸儒所不能及者宜 對美白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子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 院氏日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强於為養諫 魏文貞下矣 之為益也少哉 表育的能量也确等之意若可翻新老臣不能除至始终乃使為歐所致政策等之意, 有利的是是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一 高級では接着或言決聚在修城除畜星を上苑之以間等沙對日光公忠清食賣物は中間地未聚教之卒中医照亦動之功也上乃命勉死位つ加韓児同平章事がは中間地未要教之卒中医原亦動之功也上乃命勉死位つ加韓児同平章事がは将士華墨子市從之者的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聚心矣且劉治出勉壓下 ◆ ■ 意義行更以為罪乎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決他日又言於上日臣之上人田忠國獻不絕鎮撫匠東盗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僕耳此乃人臣忠篤之 # 25年度方面失馬便始今官官典整体放至是又應任官官則亡唐之事構夫 ● 中で車で財政の指揮を受ける者前指配之以文場監神董事左面共馬使王布基監以文場監神董事左面共馬使王布基監 職力会」應過為相率必言於上日季勉公式推工而用公非其所長且大恐不守 全意義と李勉因失守處下表請自敗詔罷都紀平章事功故議者多以勉失守不 志真法自任死上後以官官實文場代之從幸山國兩軍漸集上還是 章非私於澳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皇。時間中米十十一發倉庫耗竭而

變

五不可飲 臣之様 班前天,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分車編製第至深度院即日葵米 世史類編三十卷 李弘丹 不可如連年早程度支資權問第言事者多請放李懷光李良上言放懷光有五 師玖は白徳宗非能從陳者今勉強而從其天不可椿夫本於將順之 発母之不建也上院祀竟至於履出 於曰朕已可支高所察於曰累日外人竊議比座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別駕上欲以盧祀為刺史給事中袁高等論之乃以為應出別復上謂李 百萬射聽題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胃風濤而遣之陳少遊卒大將 翻耀而止上聞之真謂李必曰視不惟安江東文能安隆南直大臣之答 王韶欲自為留后韓滉遣使謂之口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是你放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龍諸道兵資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合河越紀三也懷光既放則朝万将士皆應役數行皆合府庫方底沒不滿望 即可謂知人逐加混平章事江准轉運使混入資無虚月朝廷賴之使者 既共力未好遊放其罪今西有正審北石四此南有應四親我通到必起 不可河中庭長安統三百里同州當其動多五則未為示信少共則不足 所請康日知又應還移土字不安何以發動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限防勿義·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放像光必以曾经整照還之軍城氏無 天下願更得一月桂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〇八月馬城取長春宮远及 乃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一月馬處敗本懷光在於阿城四月城及潭城又破懷光在於長者官時三十次 五百元元年正月贈銷真卿司徒盖文忠明皆造為〇以嚴化為門州 展心之疾為他日之梅哉馬城入朝秦日懷光凶逆尤甚放之無以今 平米五百粉華且盡陛下但粉諸道園中旬時彼必有內清之變何必 言是也而以竟好不逮不失言乎 耶 島太平字 以不死可 使完成地 奏強之平难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难亦 医雅平河 九. 平成 少年 世史新編二十 至此是五言非止免祠富可以因也及叛行城光所為汝曾無罪為堅中弗出官 を 大水土 日話乃開門際 遊以數騎入城就撫之其無大呼日吾軍後為王人矣處 7 上以其子理為監察御史及懷光电感勝不進璀密言於上回臣父必負所為乃繼而死燃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初懷光之鮮要夫國也一定師諸軍進逼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察次諸營不應不知 為王師所何無敵請乘勝討随随者辦無而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執不自指有可事所宜區贏悉今條秦數以河中既平處必有希言生事之人以非明則舍之妻子其忠原养心解藥亦解其自新之上問陸對河中既死如馬娛侍中放懷光一子收葬其處罷討獲西左號會解案天之關特數加馬娛侍中放懷光一子收葬其處罷討獲西左號會解案天之關特數的形亦可以不死矣。 自殺 為朕招之對日陛下未幸無達懷光循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愛况招 亦安用之及李必此味上謂之口朕所以欲全懷光該借瓘也即至使試 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欽前卿以 城下呼其守將後陸光口汝曹循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威族之計花 何策何免對日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有何策哉使臣者父求生陛下 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赞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邊之對曰臣少 陛下願早為之衛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 疑共連禍結賦役繁與建中之憂行將後起乃上奏其各曰福不可以 徽幸不可以常觀臣始以生禍為愛而未敢以獲福為質又曰最討之而 罪止其身合當動王特有其子使懷光女子如之則懷光必使难勿死的致官員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教全之則宜預認馬經以懷光叛遇的致官遭呼奉雖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告故 唐他宗知 八之詔而化洽

佐之業 也好好以五 世史類編三十 文 英 英 子 生 新 新 上将軍 不住於一之妙理道服養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部諸是以淮西連接者 ●変軸重於造造人在江外失錢報請使用上之弊發能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請遣回帳水車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襲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物多該事 が大きない。 「別数空回陳保奇高國殺賊賞以節飲是也吳少誠實販而殺傷奇亦 七月陳傳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紀芳織数傷奇而俱當 七月以傳奇局於希 以他能と無章甚疾 如此能と無章甚疾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希烈以傳奇為節度使 の月涯四將陳保奇殺至 「現まできた」ではあるという。 現者使判論道理鐵權酒韓記泰論其過失配之情味別共命等助別州 相賦我委親察使則义造官选京師今宰相分判六曹追與戶部侍郎元 成其過惡上**軍達其意**以延慢至左條射 在職入記部海城縣元光屯成職〇九月置十六衛上将軍初上與常侍 中封疆非被侵跌不順進計李希別若除衛侍以不死自其餘将士 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也之道所不可致官可以易之者卒於無底匿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修王位之業可致官可變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利所設施者罪轉運一事而所 西致皇曰 無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最之失為重而嚴不知自及至於因致皇二二人之際正以成都告歧之故嚴與延賞於是乎在失之矣 節度張延賞然追而反之是遠與延賞有際至是上召延當入相最表 有際又陳其過惡心尼其入相失而又失其累德之女 佐一無所問〇以張延賞為左僕引初李康及成都取其管放以逐西 以與之則賞罰混般北准蘇之亂矣 侵府共泌因為上歷叙府共自兩魏以來與於之由且言府共平 唐vato 經運城而已當以計去之〇十一月韓混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關中 大平打回能後也〇本處這兵級正審取之其主尚結費請人日屬之良將本處主 世史類編三十米 至陕王父子得生灰時禁中不酿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造中使諭神蒙 禁,可輕,運来三萬斛至峽本心即奏之上書處至東宫謂太子白米也 養泥留天理三日大出金易當外一軍為之傾動玄佐舊服遂與曲環 倉殿胡祭軍或自於中好於通日狗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至李爾三十卷 ● 唐德宗紀 至今為梗鄉使府共之法常存不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思哉陛下悉 園恐累宗族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暴長征共謂之礦騎及李林南馬相 者十無二三其殘虚如此然未曾有外叛內悔般帥自檀者誠以顧終田 誘戍至使以所称僧帛寄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没人其財故戍卒還 中使以圖四世於是始有人成之役又中仙名以積財得宰相避將效之 史重遠則賜敷加賞行者近不職時遠不經蔵高宗以劉仁執為死河 下州府帶墩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 日皆安居田彭每府有折衝領之魔際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 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若又無完族不自重情忘习徇利禍乱逐生 久朝上息晟功名會 有難問之言延賞等騰誘於朝

人大萬里 一种夹放 府方鎮亦不許韓洋茶與日本客上命漢論官使與延寶釋然引延 確国其機所〇三月以至原為大部初正満、下和於馬處城信其言為之 將志則機解四三月以至原為大部初正満、下和於馬處城信其言為之 將志則機解相解外之于性兩檢清清被惡不為家人非難物時已有 上入為幾級溶相解外之于性兩檢清清被惡不為家人非難物時已有 東之以盟所集構不可不敢豫延衛音が上日見不然望好之成故戒理 便之主盟〇津黎展吐翻四半中深吐翻初盟初城之 藝に優也李晟深 指對請和欲得津城為會盟便而能誘之日渾侍中信尾即于嘉城請必 顧問極音無隱而性沈哀未皆是於人〇五月以澤城為會盟便吐蕃尚 軍司馬李叔庫日此儒者事非數德所且也最飲客日司馬失言失民任華言和親便上計遂定晟在鳳翩審請係佐日親微好直讓金楊素之行 請於朝華展日戎状無信不如數と為與張延尚者與展有院欲及其張施三、老 記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を最為其子請好於延費を預不許 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唐軟而汲及在朝廷上有折 在三城所群僚佐各随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謂之考其能一無奸 平他日更廣德問如放然則皆若監守物緣之為正衛一人不是真矣過十分是不敢疑於人的為自己其其可相人之為自然與我和與不和夫其不取疑於人 村前时都和好必不成此潭侍中表也盟日完冬局間之沒謂所親日 層勿為情疑渾憑奏出層决以辛未盟延實集百官以叛表示之曰李 传教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監何由成上乃石城切戒以推誠 之福社 大下水無以二尺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 (大下水無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婦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 相以時天多有所生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突日朕適失蘇卿言是也 吸其平量 おば次以 文可介至是方可可非常目以上述了关目之来中的之中成共中重者 建立於臺則有更過共通各人則有於押至於等相天下之事成共中重者 至城自暴後出偶得他馬乗之應將卒皆東秀塔級石追擊或殺或擒之四種大精騎數萬於吳田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屠伐鼓三壓大綠而 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那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壞表言 也非盟替司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至最日誠如潭言上感色日柳潭 是日上調請將日今日和戎魚其社稷之福馬燧日然柳潭日戎於對後 之則行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悅及久恐中外之聲後生也陛下誠不 於日願陛下勿害功臣李展馬屬有大功於國間有議之者陛下萬一客 歷達或多要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平上日何不可 臣素奉道不與人為繁本輔國元載皆善臣者令自繫矣素所養者平日 入見上謂必曰朕欲與那有約卿慎勿報整有思者朕當為即我之對口 隐事的日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說相 恭已無為而一人下治矣

類線二十九 潭與張延賞議事數其同延當使人謂潭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軍 死告之且日舒王近已是後孝友温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察之 而立經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經舒王雖然自今陛下官努力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賴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 官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名等於領南切實太子欲廢之乃召李 復間必以後府好之策決請結構教給午種分賜緣邊軍鎮暴戊卒耕補飲北門之任訴河非陽爾非卿不可卒以授之〇蔡戎卒屯田原國 軍人不然代之上日卿於馬城存軍中事分轉奏組民不肯忘該為 田面種之順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戊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 軍权實見蘭宗性患故耳必曰臣昔為此故辭騎營不近天子左右不 後望其孝矣因鳴咽流源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 樂家人願來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遭之不過數替則戍卒皆土著乃悉 後民職獲制成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今有顧留者即以所開田為 圖之自方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學之事乎上日 人為要不以多員為時也 東乃有數字相然亦無軟於李林府楊國忠无數盧把之事上古一相等任賢也漢置二人存至緣之意為唐自武后以 唐德宗红 祭月其時先常常 東色禮臣路解日因詞黃 1 **減一段 西縣等這部所在和幾十二月上畋於節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平。對曰不樂** 父子无法 本武鮮廟宗乃悔而泣令陛下旣知廟宗惡而建軍完則監陛下深戒其 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語書像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智未之知 統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難而實強取之會不識一錢始云所 上日今歲奴稔何為不樂對日部令不信前云两稅之外悉無他後今非 麥京之間書取具於臨財也自與元以來至是歲最為對於米斗直接百 因曰臣報國華矣繁俸亡魂不可後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該於卿失必拜留 智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晚柳意以歸太子遣人謝必回若必 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官當自者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 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遜延至明日思之沁他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時 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児坐視太子完横而不言 功矣上日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争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会 家族保太子屬使楊索許敬宗李林南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國定策之 失從容三日鬼甘端緒必轉然知太子之無他失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 也上命後其家後新日反除多 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即切言朕今日悔 不可救欲先自仰樂如何必日必無此應顧太子起放起季筍必身不存 栗麥納於道次今則這至管遇行營動數百里車權牛斃破産不能支款 一月代表城故原州而中之所城朝目深致借之之,意思心大人直接后有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數葉故。 有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數葉故。 定籍陽旦本必善屬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宜誠正言感悟人主至三十卷。 温公回甚哉唐德宗之難籍也德宗军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數 一載二遇也固當沒有司之廢格詔書残雇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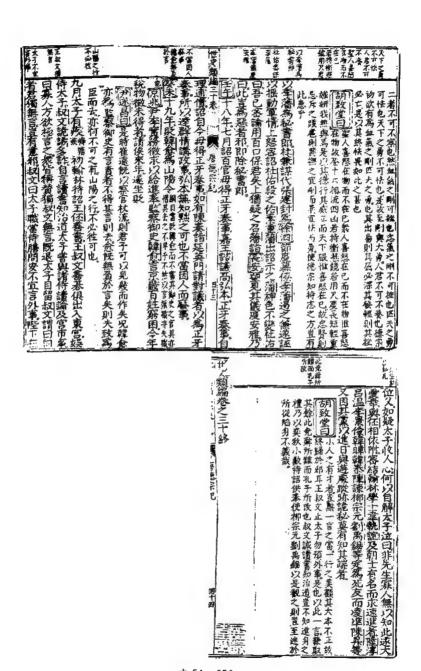
多好和 禁浜出版 整共門面 表示にお **可致** 文子達此孔子所謂一言而來非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即常為如與武養不不被政行不上曰盧把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天此例之所以亡也竟然則建中之為不符皆之之關失而疑諸所者之言以天此例之所以亡也竟然則建中之為乃帶兵暴敵相應犯而致之善先 因從容與以論即位以來幸相曰圖把忠清謹介人言把奸邪朕殊不樂 第二十卷 然格君之事兼於是亦少問納先是本心諫上日古考天了不不私財願以而又惟之大強以供於納地先是本心諫上日古考天了不不私財願以與心院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入終日職大及監戒用句幾外之名明其非惟 此蓋天命非把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倘陛下覺之道有建中時は賦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納曰我生不有命在 其然似日人言紀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紀之所以為奸邪也 陛下勿受資献至是上後徵欽之且物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恨而 一八月散防城為 20日本必欲時德宗之欲而置其私財財豊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 民之教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後其衙以平 應一新其政府洋飾廢庭文謹號令教誠信察具偽粹忠犯孙困帝伸增賦 飲盗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藝者而誅之然後洗心物 冤遇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後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贖兆 争辯放至是有不能蓋言者矣 無水平是猶答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解亦必所以相 1本必相業多有可親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 言歸財賦於左常必乃及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必皆 不唐德宗紀 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機傲好 114-11 不能学れ野 董信代 不失罪結合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傳納學之其母雖貴日徽絹一匹謂玄佐曰天性縣一年中八年三月管賦舒漢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署每季納使至玄佐厚。在則夫乃天民矣 等題首略不得實了上客論對自今除改卿自自樣勿任諸司對上秦其卷日 松然時也直使朕中悔己盡而在服不能不從此院所以私真於得柳也既而必應 配替乃夫 匹松村何如 甘豆類編三一時 部議团分 大下次 別代知识 **常が理汝本寒後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〇以趙** 事事本書與日考較最併陸點學者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 「AND FICE WILLIAM TO THE TOTAL TO THE TOTAL TO THE TOTAL TO THE TOTAL 即平理時期並為中事行即同平章事務請令基督長官各舉其屬者名於招 知宰相能否想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一月中書侍即同平董事都依李必本必有甚名而好談神仙能誕故处 或關陸婚何如人也回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數不然道合則從不百至官一謂長城本以未字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總有争能之意耳用文管一陸替自率必相後不從陳說直帝訪問之道數以悉度之正 謀議國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証議安知所行者何事即是直大言以其言以天下安危視率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 見辦居陸衛之先舍勢而引参何也晋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 出致空日不如己者以自顯予抑誠不知也當是時也言深計掉难者出致空日幸相夷大乎腐野季鄉侯知愿過人而以實董月代這個棒 **養其循點克位之於耳** 月以陸省為江部侍郎鮮内職軍炎亞之也 一十四



餘門上美 以義師人 文之題於士奉选縣京師上於公前於加能後陸暫請提朝臣宣務徐察事情此安大夫入朝以各軍留務乃分兵開城陸暫計宴出或不返萬樂計日故做宣武電配珍其即度便到士寧壮寧淮風或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熱 世界類編三十卷 五成交折 〇十二月陸督罷為太子賓客督為相上表論備還六失以為措置非方用成十年正月愛南紫川龍大破之雄聯問監察中職娘之遣使來飲捷 松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上不從〇號延齡奏左藏庫司。以武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能之其實無所增也權德與上奏以爲延 危强弱之幾不可不審無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恆 李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能之道亦開語逆之端上不從 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查主之中得銀三十萬兩其匹段雜 置欠百耗勝為練庫方部侍郎裝延齡以左藏正物徒置别庫虎張名數 自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張餘族經過及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 政刑失其何以為天下監察置得不属天子平屠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失其何以為天下皆無常置得不属天子平屠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失者也不惟不討而又宣 胡繁堂日 侍廟堂祭断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無務則一對及任其責免若用對而參以群府走循以與職與為點並至起至日晚趙候蘆遊片無足言獨陸對才德以優使德宗果欲經論等相與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者人皆有是言矣是時如曾 駕耳實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販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您宗 怡而為陸對惜也 李晨非特良将乃賢相也德宗置之 問處七年而死向使倍 東井之家校欽重於公校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〇對又上書極東延明歐部財賦先六條一論兩稅之弊。」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三論長更以增戸世史類總三十卷 関語後年紀 之共五代 無言點而 雅學不可聚延齡日短暫於上趙博之入相也暫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聲客以對所經濟不可聚延齡日經暫於上趙博之入相也暫實引天下不到所學也無所恤天常者當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統贊日香上不負天下不到所學也無所恤 |動美士以棒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情之情難合數異同之趣是猶徐總嗣至以上無滯疑下無當於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 如循環 **牧椒** 東北小邦之少外也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虧極有 **沙安** 看不知用 明王用ん ·麦高點以治克聚飲為匪脈以毒諧服聽為盡的可謂竟代之共工愈對奸詐數其罪惡鹹新與反對數一二其異曰延齡以聚飲為長葉以能 · 一般之所大夫公若治之以恭秋之法惧其為珠首數一被范華陽日延齡之親聽陀贊之廢熟趙標實為之助 僧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好形。上然形於色情點而無言情能為太子為是 為無指無為有事奏上不依待延齡益厚陸數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 起不從暫日王者待人以誠有貴怒而無清練有懲沮而無於岂斥遠以 聚延齡日短暫於上就懈之入相也暫實引之既而有處於勢容以對所 過二者送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點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飾以俗居 **写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質之士替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點退以微** 一致又以郊社已近半年而寬調者尚未常思乃以三狀凝進上以所提起 **談郊延齡事告延齡放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發發風** 用誰不增脩〇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 做其不格既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紀人知後 墨而意栽曲直棄權衙而子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該〇時又奏請均 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外洪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庶之臣不得自使此非敵國之所敗了華明四人故帶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将行兵於千里之紀華明四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義自用而不用

就其人里人 愈際 原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韓無及官大島臺橋 分所至不夫線士報 作言一辞科政権自 #紫崎里延英門特先婚論也上疏論延虧好伎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 關係人意 學士劃組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形逐編申陳下今天子信用好臣般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右補關能執房崔が等守 前城 電以炭系鎮者相序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域統軍降蘇翰林申陳下今天子信用好臣般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右補關能執房崔が等守 前城 電以炭系鎮者相序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域統軍降蘇翰林斯林 獎為三十 能窺其際皆以為虚得名耳前進士阿南韓心作争臣論以讓之城亦不能窺其際皆以為宣事細碎天子造献谷之而城方與二等及客日夜痛飲人莫 都守 職 婚 名 不 等 皆 民 長 史 〇 初 陽 城 自 處 士 微 為 諫 議 大 夫 拜 官 不 辭 李 爺 實 於 對 失 勢 然 坚 動 搖 聚 心 四 月 及 智 為 密 別 列 駕 感 刑 場 吗 川 重 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静死職下而死於此敬也罪及至諸 孩十一年四月既陸對為思州到價對既配相表延龄因證本充張涉 未考亭目以原宣公此預說超才高級宣公宣公論級本仁義語號多 無不置至於應股質社門其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級者 無不置至於應股質社門其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級者 如無不言言 無不置至於應股質社門其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級者 如無不言言 之作論時城為評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廷論陸發行及以為不然常及歐陽公司和張之行等日記以及一年後二年始廷論陸發行後以為不然常及歐陽公司和張之行等日記以前則以為不有者也是以前 實論課數十百篇擴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州帝所用 191日壽土梗至延齡草則寵任盤槓不移如山昏倭之相濟也如此觀 19日後宗在危難時聽對謎及稱亂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詭釋逐猶 十一唐祚不就情哉。 馬卷兴紀 将強臣羅列 不可則止 天義。「為之矣之場叩頭謝途梦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達拒中人朕得卿言力籍 \$\$\$\$\$\$\$\$\$\$\$\$\$\$也上乃謂文場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後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 七只奏編三一卷 ,其無不言久藏軟與學康取相關目現門至師臨默陸僧 約束 名所廣虧而治改言於之口城傳說及論經 沖經中實施制度 無成則營不監開另延傳廊告為力言至英言或及生建之論 耳 百姓或城刻吏称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總什一二 多以進本市恩皆云稅外方員亦云用度素餘其懷或割留常賦或增 以嚴終為刑部員外即初上以奉天著之故還官以來、尤為意聚飲海塘 徳宗之終蔽哉。 有野公鄉城心足以底於東其明而答逢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有野公鄉城心足以底於東信實實而情白麻答大臣之不在當是將特再致堂日人心雖有所職亦有所明爾宗能任輔國而情學相寫集冕 死無所做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即城者鮮失後世猶貴之無已其不不無以司論者或議城內待而為者也因裴延數核陸贊将死終身際被包括別司論者或議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較若不照則無所成其名矣 言而去也何所取战 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遂司案是終無一無懲於延齡陸贊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泰改也而孫谏官七年適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亂七年即當時之寧豈 人之美亦甚哉 房德宗知 李兼在

明新 世史類 目がま 利中益 民知治 常野門 皆撤去禁閉門諫官御史素諫不聽除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 話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養之每物使出雖治輕買餅之家 完者。上以實州 富勇衛接可守者文場因為 景東五州新邊南東土府民 坐中皆屬目於學署說益不平乃屋將實之物使去之會有傳四門将入 刺史進奉自庸始及劉替至州官嚴經掌留於場府庫以進奉被為刑部有月進軍車在四川有日進其後衛州刺史表肅以進奉達所東魏察便 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繪尺寸製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将物 東行軍司馬李說是之 服務縣公員過於点認與之宴梅銀年坐次就 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 颇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升,升希官者意對日京師遊子萬家無生業仰官 後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為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 数有人於两京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飲手付與直為不 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置白學 不能過景暑叱之梅銀微其麼獨前拜之日非智門本端公形恣記下堂 員外如東條進奉自緩始〇九月以李景書為豐州都防禦使景差為河 常見男以動像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富雄於北邊〇·某匹較至中外相 信者表延齡年於運王紹李實重執證章其年皆權便宰相賴附盈門 上獨悼惜之の十一月以章渠平為讓議大夫上自陸暫联官左不任 相自御史刺史縣今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思豈非永監平 胡寅旦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產者愧耻富有四海 干三年十二月以官者為官市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隨 十四年。貶陽城為随州刺史太學生醉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徒 **外 磨德宗紀** 左右敬謀歌官為左 逐城刺史城台 政信律之 東京小多科政治考下下觀察使遭判官督其城至州城先自囚於欲判官大驚勉 · 東京了景民如治家州之城稅不發觀察便數加請議城自君至了囚撫字心劳做 文的歌車無自於大之色每重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 野石 東ジ州与 福祉不能 運發常和 世記類編三十米、 二人かれ 師後表法賣大重上後以洪為信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勃一甲廣共聚飲貨財有據團團之志經別州刺史元洪臧罪上為之流隱州相等谁中確疑之○于嶼ఘ縣鰻寒東元洪為15州長史與因討阻西鄉衛官谁中確疑之○于嶼ఘ縣緩養 不罪盈珍嘎珍結南內器政治難強[價第乙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嘎珍結南內器政治難應[個第三次] 政上知之召為珍遠南仲入朝上問日盈珍接鄉耶對日易珍不養臣但 一鎮有共者官務姑息城每奏事不過慢私喜日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 色那十五年十二月中曾令成掌王潭城不識 城性讓謹雖位弱將相 下頓怒已解後奏智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使呢十六年四月姚南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被欲奪節度姚南仲軍 户**萬大也 (諸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後歸 妹信子賢者也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惜哉獨怪兄弟三人 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 院軍陽回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則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 八唐德宗紀



後出後 世只類編集之一二 五个匠 新刻世史類編奏之三十 **仏走戸師** 三叔女馬 たられず 信持有は 7 中書 以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舎人 世界不明理議時而忍為一黨平之海景以死可概也去。○大赦能進與己香眉此數安師不必得其志寺衛性宗元無劉以文不可概之其不明宗,以日王伊叔文朝訓旨一時小人也順宗有數德而所用之人若此名和自得謂天下無人祭俸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一作之日得謂天下無人祭俸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一作之 主天聽外事訴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與日伊周管局後出間於 放群臣以微遣逐者不侵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暫陽城赴京師二人 故即位首禁之心追陸野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情不臣德宗之末十年無 常就確求而行之內沒首可執城為相已外重則轉春柳宗元制禹錫等 至帝尚太子順宗即位順宗去首不能决事常居深宫施属惟獨宦官李 言形言依牛昭石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於後宣子中當 奉官市五坊小兒赦天下諸色通負一切觸免常貢之外悉能進奉貞元 言昭容年氏小野等等官多侍左右百官奉事自惟中可其奏 〇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統目稱太正正之類編表之三十一 〇十一代編 〇唐順宗憲宗 記述記述 西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降存在不新年改元非得己也正月德宗 削平借級剝城蒲鎮一有奉天之礼而心順應破偏畏站怠惟恐生事竟忌不能推誠御物等對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物故意忌不能推誠御物等對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物故意是出了之中以為不世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為不世 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兒之類悉雕之上在東宫皆知其弊 來者新史 旅官官專而國命危貧政多而民心難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殺民衛防臣下則專任宣者思其斯蹇則聚飲到則是以藩縣強而王室 未問追認而本對之東政也與李吉南為明州 嗣以安社稷是爲賢矣 我用事四十六年聖陵〇帝不幸娶疾奸和肆志而能委政家 八大抵計事权文林任任休忠 長史及對於古南徙 心社問事 知為中國 知為所則 貨気請太 下春秋 功 | 「前家では藤祭中事黄素物然田黄家文図三朝堂得以一官相買子拂衣起出至世更野鍋未之三十一 | 『悠雨順宗紀 以孫言為 我能事 这三河三下今先生為家人講經報其何為預他事實懼而出所助之數%春秋能令无至為更報題恐太子不悅故以陸暫侍龍使潜何太子意且鮮之太子怒曰整 不公包 主以大國人英測其所為流華兩百七用共可處也去,〇立廣後王紀為太子以致多不作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事之叔又不以得書為意日夜與實外人獨 黄水十九 同价度 知功實 學學 八百 賣家為果正齡所思留海臺閣十年不應及其婚常熟題為相如應太常物的名將百官親大子儀表大喜相賀有威泣者而叔文獨有豪色先時杜 以杜佑馬度文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童語得國城在手先令杜以杜佑馬度文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童語得國城在手先令杜紹非謝爾然的自局者可以限節望也。 經過未必盡出於道而過其才之所及亦往往開職而不欺后着而火飲難 題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却心知不可而美敢言鄭珣瑜嘆日吾豈可 權权文怒吧之直皆懂人白就說起迎叔文就其問題良人根文索飯執方食百係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就語直首以舊事告世以故事者 世號文元先 卿黃東勘執頭師群臣請太子監國執題繁日文人南得一官奈何答口 之子也常是學表請以對自代不從 實於鄭珣瑜病不視事實於以王叔文重用事意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 文聖人書過於传 居此位碩左右取馬徑縣逐不起二相皆天下重空相次歸則叔文等 今世之事条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用知所對的致堂日後然大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誦經義者必以的致堂日僕得有功於春秋而名在人司馬之莊今因結而出一何棒 八以為是而吉南忻然以宰相禮事之對逐與深交吉門極獨 生 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偏心也孔子惡以是而

史 54-657

上表曰陛上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展政又上太子機請奉聞王叔川所是止告為華若在內心臣子然者所以為將讓之也其首徽其一學亦是未應於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惟一為是表請太子監國以朝廷執方國則明是和新國人之報刊一又日至此衙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任即為疏請乃三報刊 以王叔文馬户部侍即俱文珍等亞世事權則去翰林之職 教が 又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養安俄而刑南栗均河東藏錢 校表既至意與皇同而刑事変懼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既治弄平公主献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遣 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殿王任為願州司馬叔文為屬州司中 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哈受其赐情予緩疾毀核近習弄横而雖們祭德宗雖甚太予引許人好樂無危為對每于敦奏未當以瀕色像齡果年為相常侍宴魚漂官根水堪彩服雕靡官人引册為權歌縣竹刻下収功而姚隨虛贊張滂篥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讓故卒不在延 傳政元良克昌運作野哉。 五述昌二 常年功奈有意使正議既而諸鎮效之未養太子監國而 成人稍不假掩宰相左右倖臣如聚廷齡李齊通常集年等因問用事 奉天城此通追常为先禁於乘城拒載督勵將士無不香激德宗在位 方之杜佑高即是不有問哉 賣耽珣瑜為 相 碌碌無補然 知其不可 引疾而去能知 以物間位力未 叔文書日叔 Tit 夫 **漫**公非 新王時选供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古帝主或動勞應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天下可得為然於是始用女前屬以至威行兩河皆黃爱啓之也取二用電礦級鄉 法制法住 村盛北部 黄寒取討 原文是節即有物故者明於 思如而故也先遣中使祭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便或 能服使同計開上與社首家論及著題首家白德宗自經奏患務為站息不生除無於以所以可將上從之次子命高宗文與在馬便至元爽山南西道節度便嚴雅 が編巻之三十一 議者亦以無國險國難取杜黃策將邊獨曰關任熟總書生取之如拾芥 下必欲振奉紀綱国首以法度教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能討故也〇始令史官撰日三後監備國史常執 私受大將船編而譽之即降苑鐵碗繼載於八木曾有出朝廷之意者陛 刑者便不殺但使碼刃於其頭欲使屈服而赦之為此之曰至子當斬 我頭豆次碼石和關日忠烈士也乃點之上欲討圖而重於用五公卿 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重名竹帛者自修而已失 是正而潤色為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 西至里一或紀今就經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循起草也将加到文里一年義所許敬宗子許史官閣仗後事姚續又建今年相撰縣 請言無發暴崩壽四十三非景陵〇帝剛明果断志平借叛初 用杜黃裳策任劉崇文繼用我相李潘李絲裝度諸賢卒收成 功威令後振足稱中與及晚節騎後好仙迎佛不得善終情故 名統順宗太子在位一十五年為受者陳志弘等所数 心唐憲宗紀 撫自姓四夷風夜夢 和超之前也

制 東 丁 空 策裁判悉 則實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複裁明主勞於 水野而逸於任人此處在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都市煩細之 不可自暇包逸 之言則人若之法具矣 就加付使則現職之才不图於氣楊淘汰之紀轉在鄉職鄉新之前就加付使則現職之才不图於氣格過於而親東以當世之恩務其言可未則前致定日前兼亦以空言取人養必深語中外精宗多聞有學行者勿 都并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利果之士於是元種獨孤郁三居易蕭依此傳師出馬 然上下 網有序的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 意宗不用 表式等 到城不得久在相位 新式等 到城不是斯里沙沙岛河域如有雄岛至於海市王劳里古人里的 黄素有是丁多二年杜黃家龍為河中節度便黃家有經濟大學而不修小飾。 河東京次不得久在相位 遺物被標在正 為山共賞法 左人語報 於字。報 李月人心無 黄素整合 が長さ 東ガ名と 世史類編卷 二十 年所入 留行子多克成都劉關即數十騎西奈正董禁文使高麗寫等追及擒之 崇文克成都清劉闡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成都師所向崩潰軍不一年征課所入類要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縣〇九月高 得失 一人本物為左拾遺亦解來不至於朝政有得失軟門奏原納年 以平點為度支監鐵轉運使目割安之後后財販之職繁能總之監堂使一時也習有後於事而以平鐵者及於明而不失也 黃裳建議征屬及指授高崇文方名皆懸合事宜及屬平字相入賀工目 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和崇文美不為此乃以配料更之無事者村 安旨殊色監軍請歐之県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空當以撫百姓為先達 四部鄉傳送京師并後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毫一境皆平關有一 崇文入成都 电於通衛休息士卒市肆不為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極劉顯 愛日卿之功也 求聞達及殿玄德在舊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求聞達及威玄德在寫然後許以蘇脫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瑜古空堂一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死舜君民之心孔明即草廬中不再致堂一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許其政伊尹之書黃然也的無電髮富 招順朋多矣。 嚴功名之正法也王潘不知此義上表自明社黄寒不知此義被機獎百至三之有為能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思思之心此人 於此尚論景行豊亦有未群乎 自古人臣立動建事其君劳之必對日此君之重也臣 良計他日計之劳費為如何故若干言因義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 屋の示記 一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信也憲宗不用黄後之 何力 予如爾第 之*與討案*

進賢 概應惟在 回期之北嘉取人之即從其言〇以武元衛為西川節度便高崇文為於軍節度便 か常気こ 出兵屯和 京文主以常文在蜀春年謂監軍日西川乃宰相回朔之地原文堂敢自安屋上表 沒支捷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董事吉甫謂幾均曰三府流落於淮霸十五年一 際通而外默實請圖一東種引五東出刑沙丁召今遠從史不時奉部外所五東出居在時以及於清樂與之一腳為前度便盧從史内與王士真劉禄國中安逸無所陳力碩效死遷陸故有是命○盧從史擅出五七刑洛 實無行意養工表稱疾訴至底春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前即此為被職民幾多求入朝鎮避節度使李鏑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鏑李鎬及制創官虧屬籍發諸道兵討之獨既不濟鎮惕思論護兩和接經 旦來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年有接識君有精整頭 輸京師翰林學士張相李絲上言以為李納借後劉剝六州之人以書其新計窮邀謀及十月共馬便旅于良執納械送京師斬之有司籍鉤家財 為我言之相取筆疏三十餘人数月之間選用琴畫當時偷然稱吉南西 東今董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頭以近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祖戰上 鉤末朝則朝末止則止可否在鉤将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韶徽で 得人之整乃 更臣断曰於之怒及為太常不過王叔文之門及事憲宗首建養果則臣断曰杜黃東始佐于儀能破李儀光之陰謀及為即史不民歌及 **卒員其功多矣** 平藩鎮史實所謂光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饋小失出之河中而明年逐 於從史使拜上當之種就食上東看联乃爾將何以屬之職數辨計無 乃退上乃至不終語之日朕與鄭網議教從史縣上重續後入朝級乃泄 乃縣吉南城率是進而不疑其相奈可少皆微相能輸訪問之惧此国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難在最相等吉南不得在端亮之刻然於陸敬興能总藏不之藏於養 个唐书·兰·纪 亦有以名之矣 對日者如此城 烈道德風 | 宋 | | | 展卷二祖 文因及罪考官言順干提為不做與土僧衛里用是不完閱皆指陳時政夫,內對一次十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課學人應於問職以正言極課的之事,一次十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課學人應對限方正直言極課何之事, 平路口陛下誠能正河廟已尊道青德遠和夜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之與中○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慈卷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即極言就不知韓不在〇年子之盛欲慈卷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即極言就不知韓不在〇年子終此言非但以叛令人之時亦後其君如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祸也上善其言而止所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祸也上善其言而止所 無使小人参無與賢者将親而禮無使不肯與馬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 有餘矣然網從史必不自言陛下雜從得之上曰古南容奏終日續紳士 論以細為住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再就政法龍是前頭陛下熟察之 有課者重展的長夜思朝刑養城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放人主孜孜宋該 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做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心有 得已能均果首之巴州刺史在衛州司馬於陵獨南 江訴於上且言是深林學士王涯之轉也涯與最均覆東而不自言上不 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慶常貫之暑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南惡其言青 羽臣欲塵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緊人主喜怒敢終口諫者有幾就 一良人曰非鄉言朕幾該處分〇上又問李経曰諫官皆該副朝政官 佛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日美裁斯言联将書神 陪覧無輕

之人堂 相之政生 **法教**理友 せく表品をマンニー 首位就實化的重也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首位就實化的重也所以與為有人及均為相差天下留州送便物請一 仲何 · 輸稅有三一 展于白居易上號日午僧信等直言時事而遺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之在此约日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俸者均尋改左僕射坦葬改石 其人東閣水京兆判司相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相替局峻整人不敢于以私管有故人自遠詣之相資給優厚從谷軟押 京年界日北東君之至也不賢者及是若最相看可謂忠於事為而不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思諫官言府政得失相偏實之。 職我有三一日上供一日送使三日留州建中初定兩我將貨重銀輕是一一班終了起其然也好好悉數以召發與之衛惟敢是是務對以舊制民一班亦過誠輔佐上當開拍為理之要何先對日先正其心縣相屬如正點為等日以太宗玄宗之明指籍輔佐以成其理光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平 朝瑜位而立中丞属但择而退之均不從坦口音姚南仲職以為僕村 意勿交潘直陽飲酒遊山而已轉運剛使寫傳幹被江淮財脈所察職路我己口欣宫中用第一匹智籍主數惟鵬敢百姓則不計數鄉華宣誠此 後首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勒爾民輸本色本其的州送便者所在又降 巴里四年正月南方里鏡下整京島也造宣冠使朝敬等眼恤之将行上院太史回南縣建退人才之情而不私故籍は無有百姓之任矣其件公他日有爲照無腹也字相構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廷齡軍得用事上在潘即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曾謂垍 以下時之藏否者也一旦無罪悉頭華之上下杜口衆心洞河陛下亦知 平○以張垍同平重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 坐禮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點展于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逐 預相之職茶夫 初 由 成系原共相安陰相黨助大可通議也〇記職魏徽故第職其家徽玄孫稠金長以時頭報進相安陰相黨助大可通議也〇記職魏徽故第職其家徽玄孫稠金長以地相傳樂成德同體後聞成態除人以內不 京後有功分國計版北海,少陛下前許師道師道自近北海賓前来洪米 京京公室市大俊有功分國計版北海,少陛下前許師道所為也元年寺師古平井第 京京教室門北諸鎮世襲之弊及之縣土而有之也 東主士真死欲自朝廷 水電荷北諸鎮世襲之弊及之縣土而有之也 東主士真死欲自朝廷 世見野納本で三一 相対解 大平之 央上以問諸学士李锋對日河比不遵養教誰不慎數状学日取之或恐士張希等近山河部隊,今奪承宗社真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是本之三二一一一次原外北京祖前 於黃紙後批之更請更速素終潘日如此乃状也何名批執業均舊潘有語意 植鄉各智片 煎茶〇以至潘同平童事藩給事中制物府不可治即 出之諸道横然以充奉進南方多掠良民賣為奴婢皆直禁總上悉後之 制下而而終表質日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夢事至而憂無救於事〇上 欲降德音率終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城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 图三月制降繁四獨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 書此見動惟上以久里 縣牌之前來科本門於十一一立都主寧為皇太子〇四月日南道節度便縣之前以以獨門乃縣所南於教斯其故屬為節線縣即行陽之主員所激物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勃有司以官錢勝還之上了出大庫教為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勃有司以官錢勝還之上了出大庫故弟質錢於人子盧節度便手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本言事期 **前致堂巨张相實論事練官喜批物給東此宰相所難能州** 下頭却 不為義获

数安國作 成前的一,我完成害以來病之前林學士白尼多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賣成格師。 在從當自然之招討處近天命軍第中好吐突承藉為招討處置等便而以宽信主與 重動所可數之利於以今液平於〇十月制削養主承宗宣獻命種州四面潘鎮 用各世(管)與難此條後之熟也一後題表示完以收翻塞名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 可等特型的方字準益於此為而一後題表示完以收翻塞名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 在等特別分等等於此為而一後題表示完以收翻塞名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 在等特別分等等。 利與准准手楊徐與 河西西华羅廟別 北軍 前男不 不体 計 日 之群行為 新持都然陛下忍今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将都統回陛下始乎不聽〇十一 田野安耶 天下之也 是示政司 侵鐵止鐵 至號田 由李女取學陽應此時李安開吐突承难討王承宗聚其徒日師不跨河 長少誠病甚至終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在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各 質財親及無放送者徐梅獨至藍四與別權德國謂之曰若送楊臨質誠為不為都一七月於楊惠二臨四尉中永至夷簡強楊惠貪污僭後於臨所以光聖德則上命用多牛曳倒碑樓亦所然立年項德惠宗展可供請所以光聖德則上命用多牛曳倒碑樓亦所然立年項德惠宗展可供請 為厚矣無乃為累平對日將自布衣索楊君加收今日逐調置得不與之 八月野安國寺神樓宦官吐突承难盛衛安國子奏立聖德研先講樓請 代趙不使者臣伯将而事付中臣此乃天子自為之訴欲将考服於臣下 近成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立事令中使統領者也 國家州縣不與賊鄉無軍獲相助朝廷命帥今年时 時萬一不從可議征 別後數日李夷府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若不看楊臨賀首員國子〇時 也若師未中数而先碎於親是上之語及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 · 君曰順借騎五千以除君愛幸安敬後之 國州不將謹忠使魏知其訴 表聖德惟奉始望到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備寺之美學 謂李安日往至主師取圖取具第不一失是皆相臣之缺今王師越興 十五年失今一旦越魏伐超想震為亦屬失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 學士撰文欲以萬爲所之上命李終為之終言光舜禹湯不當立碑自 望矣不去病源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故其終能免於危亂乎故 的致空口其非心如晋元帝之復宣如符坚之止狼則天的致空口任官官善進表憲宗之大病也年 华白后易於 此二者當格 见天下天子 天下子的 巴. 冤宗不能 在文章 成一吐突承確討王本宗教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書位文章 成一吐突承確討王本宗教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書前以來并吃也其創於書自書計同到清險也然則以重勝與電局來應與五年正月應聽的度便劉濟将在討王本宗花與原東應取堂楊技克并於 熊高夷城由本制之化城人心深地〇十二月以己元曆為別的觀察使時足大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是矣上善其言降轉發陳對魔之夫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是矣上善其言降轉發陳對國禁杖人替是知安史以來盛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 長百人オ 世史類編本で三一 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與對日秦以條刻而亡漢以第大而與太宗觀明堂 居易俱救積上不聽 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之朝廷亦以師外無功於是制洗雪承宗後 官者之成也王承宗遣使目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了輸貢或語官吏許其以為罪信官王承宗後其官節意常之成子是小柱失永堪為之也與目前七月制雪王承宗後其官節意常之成子是小柱失永堪為之也與目前長百人財也傷味量非人君之監軟 水野有內侍後至波驛門入擊積場面上後引利前過聚之李経住群日 河南五名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禄奏橋之擅令停務朝廷前俸乃還至教 日然則如之何也白王師入職君屋稿之而悉甲麼境號白伐趙隆道 思必任智丁重長策付征將練精兵軍力再舉必不先知而後魏民季安 的致官目抗控不克固守逐與賢人君子為學敢自我亦由憲宗不能的致官目元極論軍忠直則切一為內侍所展惠宗從而重聽之種歷 死年陽日朝廷伐叛計 将相处天子與臣下卒功也何其不屬裁當宗一格永確而天下之人及在房間對及久天子無私為意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意在房間朝廷伐叛討远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之賢 一州與之悉能路道行营将士〇以權德與同平章事上問宰相 今唐雪空、約 二城持以奏捷則聽之霸基成矣李安日善逃與劍陰)鎮守者不為開左右四中永也 1%

在新五七 好纸中 納忠を石 被 市今 国國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難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 世又類編者で三十 上曾欲遊獵死中至蓬萊地西謂左右日李峰必諫不如且止緣實自 「勿命的目階安件表除○九月架後報文代殺人杖而流之事」大學子上之官屋飲於民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庫 以至為為户部侍即上問至絲故事户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 前致室日司念始於典于學成德修商竟該使學為王者萬異端何自前致室日華第之瑜養正而不足回思宗者無以易之也傳就告高宗苟道盛復充人安國理何憂無死於之書子。 下預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終又曾從容諫上耳目之她若臣長遊左右愛男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應聞乃陛吐突承瓘專情語極無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終江曰陛下置臣於殿心 辛卯六年二月至潘龍為大子管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己學等 極億落多藏何用耶 朕日夜思重祖宗之耻而財力不應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唐 聚財上日今兩河数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運數十里畫為於左社 石絲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 偽雖中水亦不可元曆乃遂明日權為重職〇以李峰為中事令人上無 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伐待居易如动 無隱若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稱口非所 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詩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無 聚然適為累耳緣若用是開憲宗或可少無其威子 高而積中道微陰得宰相名望淮然馬呼居易其賢哉 唐書發曰號亦不來當宗問時權勢寒赫終不附難為進取計完節到是舊行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干前争安危其以立功雖中被斥 人居意宗紀 阿外 相等其字 其經 中の東京町成州未東中外懈惰頭が厳以振之上順季徐日何如對日王者之政的町平京町成州未東中外懈惰頭が厳以振之上順季徐日何如對日王者之政治町の東京町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の東京 マニが主又當言於工日官前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段神以來惠湯深矣而解言の上日有者是一下才也不可以不可得致不不得不以 4 其外下年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主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将便法吏 藤音の『臣當犯旗首口指陳得失者惟君於聖豊得為忠上|日終言是也多古面 大平 直っ 常家給人及賣證循以為廣水務新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之所不能制言兩言天下已早陛下宜為樂李峰回漢文帝府兵不血木不別繼轄不直終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陳○上御延英數哲明乃至稱廢事人則學善後迎上意而終聽直數臣務及骨體四級數問有數單論於上前上多善後迎上愈而終聽直數臣務及骨體四級數問有數單論於上前上多 已極所以則直著而言前等為缺境可謂上到其若下規其又者美上當華是其后為所為之流也又謂人臣不高雅總是目奏以為追之故上平面鄉總是日奏以為追之故上平面鄉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日本言南為收過如本後首等相才也,言南韓 〇盤般檢言其事由則以免察之由不在其中矣於是杖代一百流循州所張其父是級之出情輕愈之就亦不能及以此於是杖代一百流循州事由申尚書首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首矣并殺父徒 **吃報文仇殺秦果自請縣請罪初後仇機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職**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膻近接至魔名一片人及要加之水早時作 關文也盖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年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将倚法專致而 而還止也李吉甫當言人臣不當覆讓使若從臣安不亦意中李緣曰人 問宰相自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本言用封曰德崇自任聖智不信字 倉庫帝 建此正陛下宵衣肝食之時宣得謂之太平遇為樂哉上欣然日 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軍宜用此品戒事有非是富力陳不已勿畏朕謹察 相而信他人是使好人得乗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人者死宜令都首係議園奏職方司員外前輔愈議日律無後仇之條非 断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到日凡後父仇者事發 公用意兴起 ŋ

不時間以此亦動上峻刑上謂字相曰干順人是本臣柳朕峻刑卿知其意子皆動 所省是 **麦才被任** 世史が編をマニー 延美共th 智為 故事 大門理直 重天富貴者固翻夫容身之前面如其關係終不常思首亦人主屯心之則之言惡於李峰者五二夫吉南既不引逃冤采亦而存之並隱忍服馬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言南失也遇而仰首不言矣竟日趙 而出為即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字終私其尚年許季同上日展爾李 王辰七年以元義方為動坊與祭使我方媚奉吐矢水难平終惡其為人者供之入仕之堂可藏者藏之於是命段平伊常貫之率緣同群定 為中書令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粹讓直命學士自今委舊必取群連者然任者遊嫌而事亦是為便利而雖然之也此則正太之無我〇四月以崔群千之清解經知於同年何前此然武官軍權之及重核長〇四月以崔群也上曰菩殊義方如事兼城国為可兵然既至司任為西川判官遇到爾也上一次一十姓之中衛當州之況同年子遊媽而棄不是乃便到非獨公雖在兄弟子姓之中衛當州之況同年子遊媽而棄不是乃便到非獨公 解少不爾明日上詩終日人於同年固有情子對日同年乃四海九州之 太子寧至〇季吉南奏自漢至爾十有三代較官之多無如國家者今內 郷之民而思縣者甚然請物有司詳定於直吏員可皆者首之州縣可併 看去行迹御服字相於上惟像本政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與廣者獨宮 人偶同科第登科和後相談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馬里大子〇八月熟機節度使田季安平十月為過五馬使田興前史奉 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逐不奉語〇上曹與宰相論治道於延兵殿日肝 五後国三所當受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鄉亦未審敢亡也惟五後三百角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如面近我那者也夫聖主要主 頁部以照為節度便諸将立其子條隸為副便上與宰相議聽傳事李古 入宦官耳故樂與鄉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像也〇七月五送王桓 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 樂是務則樂未畢而爱及之矣 不 在 是 是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二寸九為使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二寸九為使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十二十九為使 中國語話的大國心行物使至彼特所士表來為請節鐵衛派一次二寸九為使 若得 第 第 第 取事。京和所 東京を見不常望化一旦率六州之地來鏡到阿斯之度心則到便規則之東穴不住之籍編於之三十二 夏無味用 士八州百姓给後一年軍士受賜散聲如高成德交動取此時名。使者至止百五十萬衛而己于上院乃遣知制語表度至都堪宣慰以錢賣軍 状開上或召宰相謂李終日網指魏禮若符契李古南請追中便宣慰以 籍申請也嚴請所官吏就後可皆日諾班乃邊懷諫於外對梅監軍以 礼物具則不能自聽斯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爲看肆則念爲存囚 田興不食土地之利不顧四鄉之思歸命聖朝陛下奈何受小惠而遺大 矣既而懷諫切转軍政皆決於家懂家皆情怒大誘環拜田與諸為留後 南請典共計之李峰以為即憶不必用共當自歸明廷今懷諫礼奏子其 有重當過其所室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便四都動意請發內庫錢百五 教章見之相顧天色雲白低種請發累於身者果何益子度為與陳君臣 計不以收一道人心情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事 馬網以賜之官官以為於與太多後有此比将何以給之上以語為無日 聖美年日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在衆坐待記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 請我白汝首聽者言子皆曰惟命無日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 了一一一之難豫年御失其前亦由人心不因而王泽易赐也况不優也一萬年可謂如所取與能用善孫失然猶不過於一傷而後失 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 魏性節度使田與名弘正

功臣を持ち 於天然原城 朝廷自有 至公之道也仍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能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故城以避河患率終塵坦以為受降城張仁原所祭富爾石據房要衝然 八月徒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盗野受降城至古南諸徒於天德 而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不諳者尚不與官不語者何敢後與但問其才 避河惠退二三里可失天德故城僻處确看降候不相應接屬忽空勢無 獨軍富馬联借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南權德與皆謝不敢率終日佳佑 **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 工九年正月李綠龍為禮部尚書縣 愛如果其上曹於延英謂宰相曰 一班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 臣為朋黨故小人諸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官之則可惡暴之則 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上平用吉雨策以受降城騎士縣天應 功臣之題頭矣及其本也父子皆為賊於害情平 東西町田其鶴命高端活動も弘正欲野山東京福風悉今子在職 那馬以思私以勢利縣則相肆進則相親可以各之曰雲而不可謂之一朝致使日君指可以名之曰服而不可謂之實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可發一名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能以議論務則相益之則之應小人合於後謂之於黨即 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 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绛對曰目古人若所甚或者莫若 卒之文宗召用斃於販內悲夫 我民国軍 薛之南遇來何帝以蘇之惡承雖也乃能縣而召雖爲释也 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 向張益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動也後漢之常指李庸范涛 廷乃遭干助討具元濟又討王本宗又討李師道元和中無此及為 言北唐之受二楠水难之僕三諫遊樣之學至事穆宗而抗言不表 田弘正者李安之同崇清鎮之賢降憲宗特賜 小原憲宗紀 重即中常侍也落之,黨指獨孤損催遠等三十 此名所以褒 以使为 長 系 用 か **海**名其功 拉存て 失明 學正無先 か 高 売 業 有 意 申割場を 人で可定 の字可空 東之立 至終了深氏龍相因動上與田紅為城不聽與人群亦失語黑之宜失回れる 少君國之事者 伊牌剛石縣 李綠可謂 居為所後與多居易管與馬時報等不无善為文管作择人傳以為祥人不所合为以文章自經本於於此紀然不善為文管作样人傳以為祥人不能無悉望但奏事主親心退請左右已長度愛我於切馬楊得改運出後悉獨持十而奏心 侍太后恐萬錫在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賣為子者耳然不欲傷 國月影表前度使災機聯四落無具火陽東其子元濟差長自領軍務 及無能召逐承难復以為左神策中尉以此实承难為神策中尉都都然有难也的上欲相然尤出承难為監重以此实承难為神策中尉都都然有难也的上欲相然尤出承难為監重故無先明後籍前幼外俸之失也 看立綱紀整法度揮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萬國既理而談者獨 國方短長之宜指壓象工各超其事大麼能成則獨名其功亦猶相天 歌於斤刀錦之枝專以具引規矩編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字之制相高深 不學故也太中師伊丹成正師周公武丁師傳說所學者正心不遠理,納課親致太平曉而稍急逃疑魏徵阿黨屬宗國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何者終度數課异鋒嘔從所以包隨於黨此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已疑吾于物以將黨級率縣文以期當幾表度而於程异星南鍚則不變有舉編鍚澤之常爲憲宗府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和戰乘之家王以別當與人是《斯書》以为十十十十二 月以平光原具節度便嚴級為用光盛招撫便督諸道兵招討云元 目以朋黨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動者也夫小人僧君干敬一一而罪之則君干妨躬勵操鮮可賴班權八而治之者未全忠與柳樂率根也此三黨者繁宗故存亡使天下提 文年房一章絲可謂大臣與不與承確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 國之重哉 一唐當武紀

装变加入 尤類必能 而知義 天全性得 郷締をマニー 李尤旗身而知義必能立功候而尤旗軟敗敗上以表度為知人考功的 建聚度請行營宣航祭用兵形勢度還直推過必可取之状且曰親請将 而即〇五月達御史中丞教度宣教推西行管語單計師两天未有功上東又日確深權進必前馬子長九股際流遊與指接為次聯管有法世歌元以作選用號功率前門至生最終不無無其不管高名雖一幹群念班文何以著吾生而安吾性即凡病且危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恭 方·主題也若兼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下然根本而上易愛? △恩多之大動旦視而春撫已去而後願甚者成其庸以驗其生枯挂其 平以觀其陳忽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等之雖曰憂之其實 ◆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種皆其私藏者小人輕聚稅以勞更之不服 此之故不我若也爲政亦於長人者好順其今若甚憐爲而卒以禍之且 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聽於府廷聽舊典機而遺其大者逐者是不知相這者也又作種樹郭 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與不断兩 知利許聽忽亦言灌西三小州及與田剧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月盛設中書待如同平章事武元衛經職足以給人臣之成故據均長真宣得不明寶寶而恭具者保有不明舊理而恭以所人為等是非常不利有以前以之為不為并裁動必行其可回追然則所之為答意小亦惟明平寶理則冬歌夏為各運堅伐江左孫武納侯景陽文廢備后太宗征高差德等和吐希皆確然 不齊事 胸中無所 傳日索馳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日奏與非能便本壽且 内中無所見何以知果公之可任若只就断上看而遺其前後左右來以一言耳惟憲宗知賊之不可不討果度不可以不任若使理有不明不事已是與不是將有以斷而敗者唐德宗是也以其剛恨不明不不可不能愈作平崔西禪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亦須妻知他斷得 · 就不断之害大矣就然而断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銀名士符漢元而宋文帝東文宗難助儉願治而以優亦不無及召录 一个 不正 劳不得犯為其不知惟事者你能於名親小勞便衆官 中十一年正月張弘崎能為河東的度便王承宗維芸四年勘達更三東為至 能東一切勢出版不應然則無此頭之時題者亦成為國際不與 整日月期間以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整千月期間或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整千月期間或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整千月期間或日月死無二矣職於頭性忠弘能無土其下東高用 東京與一美婦人尤預辭之口為光頗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管不與 即為一人預以安〇九月以韓弘為淮西郡校弘欲倚城自董不願推西。 1918 為高河 高河疾 上 地和新姓 1元 清意 在國家是著鎮跋扈者将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五事委養討職人人之事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推西縣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兼已討之陳詞與柳野傳成朝廷無後網紀至用度一人足破一敗指經縣宗乙丑以度爲中書 大臣之联國司不 以来及同 世史類編奏で三一 文整教度仍有上旬平吉南度悉以用共事委武元衛李師道所養客数國司不失正則 聲元之目順生之年而忠所義辨直與天地 阻馬松姑塘國平而綱目大高其官千其不失所守足為得之相近也盖若子故有略 敗教突出都城飛縣時留在家務元曆生里城門到分右便意氣自若 愈急O平師道道在就東都置小平前留守己元府告級元府發兵國之 以後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國動之心上怒曰者罷麼官是好禁 脂中級之取其顧骨值号而去又擊 · 度傷其首度運帽屋得不死京城 師道曰天子所以致意蘇點者元獨養之也請客往刺之元衛死則他相 不敢主其詩争勘天子罷兵失師道以為然遭之元衛林旦入朝有城自 大駭於是韶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南湖門大衛并整任職里教有守护王叔文之共養藏孝嫡之姦 販手誠馬死忠者矣 乃征恒美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肯以為兩役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 弘晴言不失職進退少雅有大臣之間失其後平捨恒 · 房富宗和 如其所愿意宗 雖得之於我度而失之於私謂者

派為皇公經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級話之對日原北為整教師表今視事多於解於以鄉公總為原北并職為師東公經初赴所有神策小将羅馬衛其前與 新兵家以身免中外販得宰相入見將勘上龍共上日勝負立家之富宣行以 事将矢利遠議龍兵那於是獨用光度之言言龍兵者亦稱包集〇十一 想使用度樣史用城構之以驗認待以客積士卒木校乃牒言時馬賊內公欲取圖非得至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師士卒以秦於張此村 回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知其為神策重将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請左右 林将手写有材更為更其名曰忠我而用之〇四月淮西町城本李思分 共攻下數栅兵元濟以董昌齡為歐城今而質其毋其毋謂昌齡曰順死 大塩文成構系属也立 初而小将敢爾歷突此乃輕陸下部分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 新路島於乃墨城降〇本想像淮西将平花规處多琳諾取劉秀琳已 子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近而吾生是数百也會官軍施即 以歸〇三月五多琳以文城柵停干李恕煎杖劳之降其來三千人秀 治身而輕好自出戰請馬公先擒光治則秀琳目降矣戊申士良擒光 烈烈勢光達於上己不及枚乃持防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即何吾 高衣高讀稿二的輕恕名位素微述不為備想不事做嚴人 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想持張馬 給其大服器械者為捉生将士良言於想回呈秀城摊三千之 即所度使高度萬大敗於城城在湖海德安府以北七 四月司表卿皇南轉的 徐新巡邏遇去元濟我生度候丁士良血軟擒之叛,徐新巡邏遇去元濟我生度候丁士良血軟擒之叛 馬縣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為之謀主也 以聚 人包以 李明事金成功部以透照前見之喜執其至 百聚炭化二 南荷度園夏園了河南南部文学之影響医成子等屋也下口介了限可且見了夏不勝一 元洛巴成擒美想然之遗字書記期鮮白朱庵度白女非出奇不勝常侍 **察室想定准** 房東京 · 刻将攻京の東諸将田今日往七親日吾兵火不足敗宜出其不意被,東東衛衛奉之子十二人本東衛衛奉之子十二人本東京等於 一型夜東蘇州榜具元添極送京師李師言於子想白數之精立皆在河西往七不吾其該腰他師正可擊也还往克其外城前首十餘級〇十月季 展備四鼓憩室城下無一人知者学祐李忠義環境脈像及其城爲坎以爲備四鼓憩室城下無一人知者学祐李忠義環境脈像及其城爲坎以及為之以湯軍聲自呉火誠拒命官軍木至縣州城下二十餘年故廳大不至縣所村後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鶴鴨池雁所浦隊坪縣令 良圖也想方命祐及李忠義李進該各将軍出不知所之親曰但東行夜 北行营入鎮討王承宗者共下於萬回環數十里既無統師又相去遠頭 威則朝天有期既在則歸關無日上爲之流流〇字親攻冥處入其外城 及四境在午午州城者皆飛時老之卒可以来處直抵其城此賊将聞之 度其影差節度使仍久淮西置慰招討處置使度将行言於上回臣若城 故未降爾若臣自請行營請将恐臣奪其功必争進破販失上他乃以看 諸軍計准西四年不見護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間宰相。斯魁陽壓無が無〇七月以張度重彰系統度使克雅西宣慰招討使 人登杜士從之熟鳴入居元濟外完或告元濟日官軍至矣元濟尚獲等 較誓不與此賊俱生豆觀元濟勢質若麼值諸将心不產不併力迫之 逐吉等競言師老財過意欲罷兵裝度獨無言上間之對日臣請自供 一口爾之得全社接之靈也〇 五月

乙供知明廷 世史真偽木フニー 4其所以 3人 佐知 外法通信 人が不 有生民之 人の記事 · 房今次馬近平都看水布府以及員大風盛重而不止那軍深入而不懼勝攻其于城市的公司和也應不有的給用地在斯上在勝分官房而不取死城長暴運在攻騎山不利米皆限限想得事即山在勝分官房而不取死城長房和朝廷之事度乃受之想還重支城諸将箭田始公敗於前上而不憂越 者不計細去於小勝恤小敗先自扶失何服立功于教皆服规僚於奉已 飲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想巨則以不利則敗輕我不**為** 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賊關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盡夜熟人始知有一種和關 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數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應大 備失取其差則其我在藝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属室陰晦則烽火 曰吾為能嚴的度便元惡既擒然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為為人聞之威於 · 龍山迎惟二及年思具此出西者軍總也以开等成乙義 三拜於路楊而下之權送京師不敢一人中於翰場原明以行樂度度入城平想 先是具氏父子阻在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表度入家州度以基本馬开兵或該日本人及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实 度将遊之想回祭人極停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天願公因而示之使所以守方 良之樂 獨拜地表度以敬其課盖本及乃仁義之将而思為其子故家法流傳更臣一幹也所論用兵元智将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為夫忌更於為用兵元智将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為夫忌更於今土如野不疑是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里斯雅術工為餘人推河曲部目元為所望者重對之权爾乃訪重所 如此光烈之者略九有元自乃父者手 月上御門受住前五元濟政治西之人初於至希烈其火誠之威度 如うのことは まり び 不把我有 な量小人 でけるうか 千婦 かまり 不到 奉字献地 本的情報。 素術本息起天下之事不満人意者其類尚多風夜低懼備恐不給今 實行定准察而後是與而集政會流走四出问異数當是時字師遺及 是此一次此九東八變逼道細行之矜病故也示服群縣承德逸欲不生衝脈 之无主處於之後朝管如是看武帝平兵而怠咳方帝平康而縣曆 也先王或於之後朝管如是看武帝平兵而怠咳方帝平康而縣曆 也是此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是也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是也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於九東八變逼過細行之矜有故也示服群縣承德逸欲不生衝脈 是也解能統委於四東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敢 於九東八變逼過細行之矜有故也云服群縣承德之故不生衝脈 不能自接久而老者表切者此安於片逆不復知有朝廷失難若中土其 安雅上許之〇二月修轉德殿沒龍首池片歐東內竟起本雕殿於是土以目贖師道從之這便奉表數於經濟三州諸城勢屬山東京州所悉州外及以下三年香淮西縣正李師道張懼不知所為李公慶說之納質歡地 員上不悅日想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平晟運城又何如哉逃留中 風俗儀就在民遇於夷點故以三州之衆奉天下之兵樣而攻之四年於 李翻龍為戸部尚書吐突承權到李勵為相勵班由官官進至京師國醉隱成之後不得正然以盡天年由亞之不引也惟成之後不得正然以盡天年由亞之不引也有任益臣而便當風而小人监釋夫以養勁十年之功而東義王不已與照問未奏諫轉已後寵宦官而授之印而中貴盖 不復興米度等切讓以外思初平營緣大多不聽 我二州縣州分屬流夷州輸租稅前官吏上許之國州天将讓思亦說,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達之承宗惟請以二千爲獨及歐 不下〇十二月賜裴慶爵晋國公復入知政事 布衣有書以策干韓則三具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頭得奉丞相 相公〇夏月王水宗納街诸吏後獻二川部後其官節柴度之在淮西也 學、想虧流國公韓弘等還官有差赖奏請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川人名皇可不統統察条傳其所以行之者哉則人名皇可不統統察条傳其所以行之者哉 しんちょ 難ス 唇子 神天下其失之 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斯将

李美斯亮 明正の思言者心定失必事意點朝廷部流雪其将士後其官的〇五月以李尤顏 東京天工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量須東元天 爾姓里治則於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情看淮西通足河北度軍本宗欽王 単七次 世史斯斯表之三十二 知印東生 十紫灰 衙科柳鹽鐵轉運使程异既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罷八月鎮接了以里南鄉程异同平童事准而第五十定縣依户部侍即判廣文重南鎮 更好明 員販者亦味之 裝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後上疏以為天下 N府治州河○李東簡能為淮西節度使上方委果度以用兵夷衛目調逐兵共討之順名今直於大區原之消極於等軍名今直隸於州縣海軍無兵主討之順在今直隸於石府養城納賀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七月下制罪於師道今遭武郡縣於成至海納賀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七月下制罪於師道令遭武郡縣 化成五量 想回自元和以本劉爾本騎田李安盧從史其元濟阻立馬陵自以為法 月餘不敢知印東筆故終免於稿 即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故直以處要待宜能服其心 根固帶天下其能危也然領野之間打死深程此非人力所能及始天然 爾陛下走升平之恭十已八九何忍遠自然壞使四方於體平上以度為 以本官行以工即侍即並同平董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情至於市道 明累不之首由是鑄益無所悼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應謹讓逐高相 之面其自屈於我度也 展成前度使好以 五本師道僧表請割地上許之己而表言軍情不 我今國共襲職比來随人已獻城十二也深為公文之總江日開先生 胡致重日李夷前可謂若子矣無是己非人之心於逐楊遇取徐勝用 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則治天下如逐之掌何征而不免何為而不成幾度可 19日天下印東之第四位而不充何為而不成我度可謂知言来其所之為一天以勝億北之最哉處之中聖而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之為能服其心人而天下其不禮或其力之,所失自其引者。19月 心庫也次紀 舞薦山人が沙能合長生藥部沙居與唐觀煉藥沙言次日山系部獅多部棚以為日州刺史上晚節好神仙部天下水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南郷門は故徒謂之朋常外難相似内實縣蘇在聖主辨其所馬和正耳〇十一月以 本可か 水島 が 一上 書語幸相人臣當力思書何乃好立朋賞朕甚至之後度對日方以類 福都果沒在和北夫佛本夷秋之人不知君臣之義分子之應假如其有無非所則所亦其前師曹等被又以住事情而太嗣可開解的實施不養的更得稱由此觀之佛不是信亦可知矣論故世人主非佛皆必識不識乃更得稱由此觀之佛不是信亦可知矣論故世人主非佛皆必識十八年前後三倍判為寺家奴竟爲侯景所追餓死事魄國亦奉城事佛子以有前後三倍判為寺家奴竟爲侯景所追解死事魄國亦奉城事佛祖之根據運亦不長來務經懷完聽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從惟應武帝在位四縣運亦不長來務經懷完聽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從惟思亦 慶州聚放書而于大也 先是功德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拍骨也不不正年正月造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股韓於為潮州刺史 瞬日直 |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 部侍即轉於上來切練以為佛名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及禹汤文武者的至亨問留界中二月乃歷送經寺王公士民職若拖殖惟恐弗及刑 皆孫書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府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 教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略奉拾施惟恐弗及 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成為天安來年應開節迎之十二月上還中使即價 整章 誠得為彼長更廣義可水上以必惟知石州刺史諫官事論以為 胡致雪 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 豈非經野,求監哉 平高宗徒以強所壓群匠而不豫其理會未養脫金冊前作課怒取機以不能回君之或也深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堂以古官有是而可為一句記述一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上臨民為言堂 憲宗信方士不長生其臣不能友後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 是群臣莫敢言 各而接之不過 宣政 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 朝州刺史縣韓自直

相

油工学 精分真正 韓有動物 |関山岬 |三変房共名 |変房共名 |何文三 素 為污傷傷 あう 老祖是宜寬客以開言路乃段為潮州養華利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平衡服與東國有狹谷宜加臣为上大怒将加愈極刑表度崔群為言愈雖在發於忠相 F.C. 功夫力在 指有主命 五十有行 一於千百 公正就 朱市國三人之禍政後世不見經書之全旨以司為正島也胃五十二天市國三務是之李不見於後世說者皆回五十之功也而韓勉論奏一天解歲被稱數是 北林 库具端正读不歷傳之果要 植有生生泉也不是桃之水香料。放於狗里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則其是使之果要有有生泉主教的人以為其一放於物及以物之耳未幾金所等過數不是以及改力排之以為其一放於物及以物之耳未幾金所等過數不是以及改力排之以為其一次於外物及以物之耳未幾金所等過數不是以及表於方針之以為其一次,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森常萬萬也置不盛故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 而出之於境不全或教也况其另死已久枯朽之骨量宜以入言禁己 此首付有司技諸水火水絕根本断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感使天下之人 相是非至為不益之以佛然好者尚養是水水日以繁城自而王至 後元團既足以托養城的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持親又足以初亂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國不能使之息城也釋氏後入言最宏問其徒坐 ·展雕琢索理政案推默活集監帷庫則旅於集沒并應慢其左徐風締章總句編合低引故王楊阺聯為之的玄宗好經慮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應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 人之獨與彼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無獨起楊墨謂孟子之 小店電完紀 彩忘不打親又足以幻亂 獨孝之文世界 有步衰起知為 施 六 看天所能 寫 定智而 世史斯福奉之三十一 扁其言養來用述 青証能動上共享 名觀之机之以劉 Ŧ Ŧ 4 充 **兵以來帝之憂動機暴勵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以出朕志非所欲也** 周唐之文宛然馬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節琴則李屬宋之間沈性皇南後早朝等和之排还百家法度森康抵轉編母者魏上則弘累漢宋大曆正元間美才章出儒齊道直運決定進于是韓食唱之柳宗元 世冠其可尚已 包元預可若易劉高錫調怪則季賀在牧李兩隱皆鱼然以所長為一期王維制冊則常京楊炎陸實権德與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飛军 名之際人臣所雅成也歸矣於上推而那居废之應來矣又敢用兵以百至官上謂循常人之敢而寫也智之意者也禁即用兵度實任之功其及之一樣必主德請付史官節該者所為也果慶亦爾何也曰废所 有至三一讀備富人之事而常忠智之意者也蔡聊用兵度實任之一一人不可以之一人不必主德請付史官師該者所為也果度亦屬何也日度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稱思當生於所忽也 不上心憂動則言宗德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将職 後民治師出城聖 · 造城煙 · 修子衛後及婦人民益懼且然都知子盧都将執车師道斯之本思田弘正屬東季師道兵師道朝居置 人以項盛來何和益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永恭則逸意宗有功而不於豆不質哉而不能勝其聽後之心卒任 冷原電子中心

史 54-670

12 11.

守一州五 三主 所以能旅柜朝命六十餘年者由 州縣各置鎮将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 · 一歐東百姓祖城厚邊其以制戎狄數訪問符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 無知此,目作成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好雄如安吏必不能以一州獨 支辦兵 即季湖病兒物使陳記公 并逐言臣過酒園諸縣人多流亡或其所以放根本大平所以與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十〇庫部員外 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取為順命由重視處置得宜故也城連維忠冰事 友也臣所領職議第三州已泰謀各張刺史職事應在州兵立令刺史領 更禍見者武功也與太平者又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者亦重弊 四月部諸道支郡至馬並令刺史領之精海而度使馬重衛奏河相 智由以逃户我難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飲之臣利下號上惟思竭澤不 事後舊利用忠正而不疑好和任而不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 不度配為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是南網之當 一鍋自訴於上上口鄉欲報怨和對乃不敢言 〇史館係撰字翔上玩日 事與河東傳專以拾克取婦人無敢言者獨該議大夫武儒衛上疏言 上乃部諸道節度都圍練都防禦經夏等使所紀支郡並令刺史領医 無再城之任足以即縣愈發藩鄉愈遭橫濱一即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固何以異於無郡縣子寫自中紫郡置領兵主将有擅兵之勢而刺史國行以異於無郡縣子寫自中紫郡置領兵主将有擅兵之勢而刺史與潛難之 克華陽日後世都照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 無首で降記言無絶計不數年人皆後於農夫靴政見而或之物逐謝 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医令抑 必至 百州縣更民米樂成餘無所得而懼逃 被方何 が対対が 個群至直 用人所任 後配何四 真偽す 門者する 果本門服 年文融季林南楊國忠則亂放用人得失所繁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後亂何也僅群對日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縣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等共立大子級吐突承班及選王輝穆宗即位于太極較野望南總五見而宣示鬼治送無限民治倉其子孫皆以馬城也 中尉祭守讓王守弘志就馬宗養宗不討城其後文宗禄林宣官議以前中尉祭守讓王守弘志就馬宗養宗不討城其後文宗禄林宣官議以前中尉祭守讓王守 可解矣上怒眼濟〇佳群龍馬湖南觀察使上間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 權力之門以大言目街奇伎繁教者皆不執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 成以來所在多萬方士借令直有神像彼必深潜最整惟畏人知凡候何 天下之樂者養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又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己 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名飲無臣先立之乞令獻樂者先解一千則真偽 其樂和天樂以於疾非朝夕常僻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大氣始 言內常侍陳弘志弑进其重類諸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祭外人真能明也 金冊多縣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處子上暴崩時人皆 至用錦深恨之及群臣議上尊號皇南錦欲增孝德字,群曰言聖則孝在 安禄山及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龍張九齡相專任李林南此 中兵里南鎮言於上日群於陛下情孝德二字上怒龍群 州司户市井皆相賀以蕭使段又昌同平董事 完華陽日在群之言意徒有激而然故其可謂至言英聖人復起不能 於前而然不懷及奉天之難採自懲災逐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造城衛門直其於蕭僕之輕已前妻公輔為青直而不能容用盧把趙貳則至一億年精忌到薄以攝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訓故 配之所分也願怪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賢不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與也看為不書其 万鎮愈強至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难禁立國王揮死为為太子上不許上 , 唐言宗紀 此思宗剛明果斷 自初 太極殿貶望雨響爲

正心正則智 四八主中 異群別懷子何排備 開新聞此來機關 別 遺 系 長 基 で公権を 水元活意 東臣斯已獲宗初表盛來優嚴而概要朱公權讓以心正其亦知格心 東臣斯已獲宗初表盛來優嚴而概要朱公權讓以心正其亦知格心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以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以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以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與忠孝正至為家注致其子弟風流乃如此 城前度候府承宗平其下立本宗之弟永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何力之有〇十月成處前度使王承宗本部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第上石群對別疑謂曰崇升德副知郷為羽冀對曰先帝之意及屬聖明臣 赤えモー 心正則筆正上點然政容知其以筆誠也。 承元年火使 揮軍務承元請蓋節天子,以连思烈王之志訴公首從之平 小人之能放图也不必患者暗主難應明聖智苟有熟載表有不為思也及其視而信用非人不終其無而另種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嗚婚過而效照當此之時再之威念幾於後來則其便另不待較而可知志平僧教能用忠謀不故帶該至收成功包丟元濟談強滿桿尚皆學 於唐務宗紀 稱留後衣請除則諸將及隣道事以故事勒之 師を元不為 大意識神 世更類編卷之三十 これが対外のでもには、「 将平农等国留承元本元新以狗軍中乃定〇九番聚原州以梁守藏為語将回留之其後發師随老亦語将也諸将勿使利元為師道則幸矣大 正節度便率光顏經為開陳大義軍士威伦 神策行营都監并祭八鎮全軍敢之亦至在以承策受事再皆惟河湖不 古諭之諸将號天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摩然使承 不應韶以田弘正為成使 元遠天丁之韶其罪大矣者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曹极其罪師道飲行 Talmada et a 1 師承元務鎮衛出将士諠許不受命承元以部

丁字 問等な思元預事追取有價自是德裕宗閱各分朋軍更相傾軋频以動期便無重二年多か之子也以中書舎人李宗閱實對策設切其父恨之宗問又與翰林學士團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關江令糾終收職業成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田公之力聖化安堂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椒敢殺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原使田弘正經情節度使予期間變素服流涕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所與輸養與四汝何敢反行且族威衆共殺之〇成處共馬使王庇湊殺節時到等無酬軍士作亂四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 李思以刺 此見類稱春之三二二 分學情報 何行なる 為僧以張弘崎代之弘靖騎黃自尊成事多委之幕僚章獲華文皆年少安五夏慶元年正月超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秋〇處殿節慶使劉總兼官 以野納王帯遺之日吾先人以此朝立大動置又以之平於州今以授公 曹能挽雨石亏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〇四月聚錢徹子宗 人 一大田公回宜如何報之然皆園哭深州利史午元星成處良料也知使 漢婚酒家紙裁列軍士權賜數以及廣話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東以養成之也漢之軍尚風飢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德不明君子小人雅進於朝不分形正忠誤以熟改之而聽其自相傾 〇穆宗皇帝 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猶畏義而有不為居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率士無操行 陵○東已成之茶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朔近子傳下不 音漢之黨獨始於井陵二部相議而成於大學諸生相影唐 之所黨始於午僧儒李宗問對策而成於錢徽之既皆由主 名極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州而前第二十整五 居務於於 9 ○唐機敬文武宣懿信昭宗昭宣 開於之邊 西於道 動 方 不 兩 指 子 不 得 民 能成功所 **秋**度 布縣 輸相之版 两般外 七旦類納 **作題思大** 「你家東京布於近是版人也布以亮誠為版心情能悉以委之至是而以主國二年正月聽得中史亮誠教其新度使田布部以憲誠為新度四城之一年正月聽得中史憲誠教其新度使田布部以憲誠為新度四域之一次,所以搖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記百官議章其數分部尚書楊於軍節度便討之難私無幾部证以布於〇部的稅皆輸布紙官定兩稅法 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其可遇有無所且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 僧儒固請誅之上日直臣有才可惜僧儒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應本改法 有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職當死臣官受其路為之請御史中丞牛 松乳山東禁閉好臣以亂天下是則而朔思小禁閣思大小者臣與諸将 令兩稅皆輸布絲鑄獨塩酒課用錢 稅課者皆用較常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遊矣朝廷從之始 ネン・ニーニ 人所移行兒

而 拒 布 利 阿納不致地歸朝廷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及湊曰侍郎來欲何為於曰神策諸 問罪念使 医類編巻マニー 紛紛乃此 著仁臣并 **郵** 東 原 連 漢循有 富出之因與愈要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围入深州 将如元翼者不火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圖之不置院奏曰即 秋之不能進朝还不得已以废凌為成應節度使而造輕於宣慰認知至避疾于冊陽經存部行即輸於這級正重度凑圖十元量子深州官重度湊馬成應節度使計回收断版四別正及行鳌忠守正皆死所稱明明也冰喻我以何期信事教權獨誠為留后詔以為飲後使○二月以到國之冰喻我以何期信事教權獨誠為留后詔以為飲後使○二月以到 智聚山澤為盗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韶徵諸道兵討韶天下軍鎮有兵魔每成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象 元臣無重衛季光願名将討為銀萬餘之象中守助年竟無成功田是再 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萬之衆裴度 之諸道兵火皆臨時召募為合之黎故每數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 見語即去逆順之馬福置遠耶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 京文電話以正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數利心而死意 **天河朔記于唐亡不能後取** 動之諸将逐不用命布數曰功不成夫即日作道表拜授兼僚李石乃於 魏共計鎮軍于南區領運不繼發六軍祖賦以供軍将士不收高誠国 愈属整白天子以尚書有将帥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徒 之初即位也两河客定庸倪段文昌以馬天下已太平衛宜銷其請家 **責庭奏之 群網廠切直至今藥票猶有生氣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 戸珠昌日韓愈宣財之行始與其鄉無異而偶得免死者幸耳親其話 以文士規之則非矣 、唐禄宗紀 献馬 不敢 走户の馬政〇四月記免江州,沙ア久錢時判度支張平权言官目耀塩可護屋利服者,度三月記留表度輔政言事者皆謂表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度受賴為表之立士一、《唐韓宗記 這之地 所計官人是公人了一位人人工 原門四年相處論道之地雜以藍務實非年報東海中中相領塩鐵使中書各人華廣即四年相處論道之地雜以藍務實 胡野ばの 粉字四多 大注音 オ 十事だい 及河東鉄師上日子聽不與朕馬是必可用逐用之 王守澄請去之想司汪奇才也將軍就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 李之怨愈深李想與那注無賴驗者為牙推語愛預軍政妄作嚴福監察 葵卯三年三月以午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 所宜事逐獨平叔又奏徵遠年通久江州刺史李渤委今殿早失部免之 裕出為形西初觀察使八年不邊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獨為相由是牛 六月張度能為石僕射元積能為同州刺史。 為之不亦過至原及形化商婦野堂 的大下首北度於是時行可來有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循以浮流 論天下首北度於是時行可來有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循以浮流 更多 医一致寒寒元數原德有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宗又留輔 劉文益曰務宗即位以來政無可能獨有蘇李直臣用李聽免欠錢後 暴銷櫃之美名而不知她於了道既許以近死則百人之中宣便八人萬東好藏股脏典射御之士大臣有其少兵多之思哉唐肅倪殿文島在討則命卿将之其不用也聚天下皆力養亲知孝弟之民其用也承征討則命卿将之其不用也聚天下皆力養亲知孝弟之民其用也承行就公前之間其不可好好其者必有不敢自焚之炎亦不可應思兵者以 韓愈四事耳服不擦瑜故綱目悉書之 事也宰相既妄奏請務宗聽之情於則以憲宗恭食其子不知教之之 而已義将貪師利其衣種則軍鎮之其實亡而名在耳六兵有國之大

年 (本) 首を指す 何 所計更不相次 如天而排公更 者孫養院 男タ日ト 見足服根相 是南節婷 をまたは了かななな大寒の前的官者無人不可悉紀赐官官服色有架之是夕上崩放宗即位〇幸中和歌撃我中和帮乃等守理的人所就太后回者武后神制我傾社稷我家世子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復機下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至是疾作命太子監國官官請郭太后臨一於作藥以內疗無男不可食也与尽人二 工視朝母宴左拾遺劉極处進言已陛下嗣位之初當前衣水理所行也今日勝綠而明日賜維者〇以劉極楚為起居舎人不拜福稱於居舍人 有是命徒所辦如守龍智作其本以名作姓姓斯里泰島屬鄉區區縣地區有是命徒所辦如守龍智作其本以名作姓鄉以文藝縣廣思用獎為思西縣於中國文藝縣廣思的傳統,以對官可之會納與京北其雜餘事臺森文移往來解語不孫等。 日喧樂管衛之景令間未彰所至也那思難遊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百也以不得及音令間未彰所直問那思難遊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初當未明禄而皆接樂色日星方起梓宫在獨将官居沃子之後以鼓吹 於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與也先帝信力士妄言解藥致疾宣得後獨其 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水政逐言無經清直宜是風墨之地上以中水亦 注見守澄澄見之坐語未外亦喜 更部侍郎李鄉為户部侍郎李鄉常排柳不是吉達吉思之而上遇神 職之職遂以額可能以免血不已上命中 在膝后 惟相恨相見之晚子澄因薦注 務不確 不 定 不 定 不 人 **連馬兼京原李牧不能用也上了加度同平重事○変透鳥州路遊節度使李祐進語★性三下富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應官及後多為み河比上東必東廟等理礼之本非有他祈順人則理遠人則礼伏承陛** 表事排在事翰林學士拿處戶言張度動高中是發插外夷君置之嚴則要其多時一六十六丁時前所以所從時一天後達古等不得所能一八大月加張度同平度同下六十六丁時前時間一天後達古等不得所能也一八月加張度同平度明下六十六丁時前往得華於王介意達古護從于海縣山經行沿處與最是是對極難委治及張權與程昔戰又有從而附歷之者將人目之為八關 華經載言 仍然銀祭 於温剛忠之花謂人曰吾夜半入察川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陪洛於温御史 ジャ変化 男 東京本真之街王旦一也 不學士章廣層課上安近日先帝以酒色致疾相惠臣時不死課者以整千月賜軍處學好情鄉經銀器不明可以前取其者此盖亦定讓之時有日報一冊到與二年與永乃是第一之取一個的權一州之前,與是其後之立功一勘降到史臣斷日雲蘭龍子法温廣士原而知造之賢茲觀造之奏効李花雲 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温追於閣内奏弹袖通初進奉請論如法記聲 四月以李虞為拾遺時李逐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奉 足以審責矣如是而言其或及以動題矣系就血氣未定萬一致疾軍宗社付戴點皇太后之妻則臣難萬死亦不 胡繁富 更然昌回杨楚本逢 曰先市以酒色之故天年不敢而不能課罪當萬死光今陛下富於春 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實曆之膏育者矣 七十五故也令皇子幾一 臣不諫日若有子長美姑聽其沈面可也是得為忠子盖亦 章德載也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湖酒色而 灰唐聖和 名思穆宗太子在位二 吉之 當內有所扶故 成已安敢畏死而不諫子上感其言故有 年爲官官劉克明等所統部 以敢直 諫然所謂題聲遇 布 李

於是新人 中使機構成 **較程發力** はは、近天口山港大過、公神日市童公師照は、南南古府方鎮重平相所以事はは、北京の上港大過、公神日市童公師照は、南南古府方鎮重平相所以事は東京、北京の北京の地里高於 要請待國稅朝補脫一日正服以誠服御母果二日罷獻以諷撒不玩好四日納舟泰六萬舟最大就是此如母展以一年高對故日所是 還者 薄之解さ一日官衣以上好小晚祖馬也此版任之稅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是月德裕獻寶顯獨泰之三十二 、 唐敬宗紀 等明度朝廷也竟行之〇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格歐州泰六歲上游李無常能 方が上言司馬思寺下人ととでして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村次之課議大夫張仲於庭語之乃中使也工怒攻祭繁墨獄給事中李湖校之課議大夫張仲以入良之一己一哥曆元年正月放先是,即令崔發聞五坊人殿百姓命橋以入良之 之即命中便釋其罪送歸家仍付劳其好毋對中使杖發四十〇十個傷 比讓官但言發冤未實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鄉所言朕何為不赦 不聽格道張権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聽白音獨幽王幸聽山而為大戎所 下皆不聽李達吉從容言於上日崔發報史中人誠大不敬然其好垂 八十自發下獄積爱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且於念上乃怒然日 亦上言曰濡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福及於見蟲而獨遺養 **生在度○帝旨重夫應目項立刻宜哉** 有人 成米縣的度白水相不應許於由官職詞她然如咕囔耳語鄉四細度突至成米縣監磨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家北美利栖祭附度耳語侍御史崔輕暖多度著名應圖藏宅占同原不召而來或旨可見上雖年火悉祭其經錄待度 納衣坦 和選が進言思之御史中水王相侍逢吉之野與終相遇於途不之避終引故事上相選於進長上回聽山若此之凶机我宜一往以驗被言至經過遠謂左右口彼明以此以此於上回聽山若此之凶机我宜一往以驗被言至經過遠謂左右口彼明 |東京の町飲之栖寒不自安慰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矢印聞者天色度飲酒自止見類納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茶と三十二 ||東京新師 具大於明 夏爾道印書券耳息之則接諸水大緩之則後還故處人服其職 先是民謡鄉衣小兒坦其版天上有口被驅逐非衣装字也也其服養字 獨接 人名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泉房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與上言 己先地陛下僕欲行至宜命,何司徐加完竟然後可在上回從來言事祭言臣醫房才認可者以問以了 三月罷俗東部上欲幸寒記該者甚級、此三不聽已便按係官閥教度被 如頃之左石白後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日此必吏人盗之以 内午二年正月以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求入朝途吉之富百計殿之 官是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終議至是以終有足疾出之 百僕射国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價人才恭位自宜別校暨良若朝命公 皆云不當性如卿所言不性小可〇元是朝先遣中使既朱克 **松言日國家本該兩都以高班至然至多難以來官關營量百司解食量** 之之意深矣 其所為而度曹無一語及之何裁書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 時從容進該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拳三宗以勸成王則未必不能改 五弦宣三八君之德與大於明明則表所不能欺以敬宗之狂維而此 相又能聽其語議如諫章果都及判在也俱等事皆如響斯為便度於

史 54-676

単集 大 大 次 正文知納を之三十二 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群入室更衣殿上燭忽痰蘇佐明等紙上於室 雷目困必不敢報離果穴願陛下勿這當所亦勿索教使上院從之〇 看其治效不應每自調回經資本得其策為可術放其舊而不錄世夫底未能必保其解如文宗之清後為野其為而不放亦可謂之對主之著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後舊制毋奇日天實不視朝中外新然相賀人主初之出三千餘人立巧應大學下元和故事量留校權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毎 既深知兩朝之獎及即位勵精來治去看從檢詔官女非有職軍者皆出 王涵上遊戲無度和照料小養學孫好手搏性後備急官官小過動遭極 兵馬及丁匠五千助所官閥上惠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叛使 融以馬頭惡就留敷使奏以表表不足乞度支給三 以章房原同平章軍门出宫人放鷹大省冗食能别貯宣索上自為諸王 老度對日克融無禮己甚殆將先失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跟人 皆怨且懼十二日辛丑上夜獵凌宮與食官劉克明及擊班軍将蘇佐 月食官劉克明等減帝於室內立終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 完全房田間官官三易主而不開宰相唇之紀納於是大張以及之熟完年房田水度在為上相安危所繁若然不討敗君立不預託二日之門種料上而何三於遇備方是元時发 九 所不見刃在伍日次服所不處到也最去产手東起車之道當有可致官已敬宗之惡在於押照料小然果度無能改于共德何也以帝 医爱之前如此 而况不賢者子 名酒穆宗第二子的封江王高官者所立在位十三年 一十萬端匹又奏欲将 便成功高病 原式解為 養務 衛男と **大臣之** 東 道 厚 得 英宗之大 (F) 并(前回劉黃下第我等登科能無原旗力上號以為黃竹时聚動機以東歐路上,長臣官不敢収集作等師故院出作由其二十年記下物論黃紙稱至李潔士 是不一天柄以歸找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字先考官馬宿等見劉新策皆數服 今便 「五名口陛下宜先及者官閣将要社稷将在天下将領海内将亂又口」「五名八英敢言三下」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國平領劉敦對教授言其為類議奉之三十二 無べんなだれ 大臣之明的 而之意再 自己和之末官官是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殿権出人主之之外以示不自己和之末官官是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殿権出人主之人由二年二月始軍削舉人。書制業等人而不照所得之以替所以忠言可無新然勢所、中外相實白自令債帥鮮矣 東食而巴水戒其於且成變其所且養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稱內滿條黃水被追賣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後語動水濡泥制的時間不聽是之臣制侵陵追賣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後語動水濡泥制的時間不聽是看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寒除那之路群聚柳 以高瑪高忠武部度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将皆以倍 魔庫於延其極 嗣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劳之亦而不斯此文宗之大樂一大大和九年四月童處屋請避位不許上雖應懷聽納而不能堅决事 照骨親之直輔相 得以等其任底職得以子其官素何以繁近五六人總下将杜墓紙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遂刀錦之熊龍 菩牌似之人 地其客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閣将變社稷将危天下将俱海內将亂又曰陛 原質哉以貼中一切動諭信萬然後得之至是裝度幸處原如奏用瑪頭 可機焦您 下大政祸於所為為成日嚴審也最生唯怪臣不可節便等了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导丘主台了了臣下了了一个人。他無然不像生於今日又曰忠野無版心之帝閣寺侍廢立之權所先一會臣者並復生於今日又曰忠野無版心之帝閣寺侍廢立之權所先 導替法使知秦理之正忠即之別然後勉以有為可矣乃欲責效於章可致之三二公宜數末名擒其之左右以二帝三王正心脩到之學輔可致堂三文示恭後吳勤其齊甚夷正講明道義增益德墨之縣粮章 既聖治於獨有不亦遠子。 雅之 夷清偿之德亦不可掩也 m

之 粮 不衰 至 不衰 當 所 常 以 為城區 重 選 通 名 **表示可由** 世史無緣老之三十二 字禮裕作 和剛門也 公里有 以京 1 祖會宗問有宦官之功遂以宗問同平章奉宗問惡德裕過已出之清州已酉三年八月以李宗問同平童事被子德裕為兵即侍郎朱度爲以為 江董院要與習過事者商議於中未諭月皆若多當迷歷 度改四年正月以午僧孺同平童事平宗附引然午僧孺同平童事於是甲成王之第一條周報漢數之慎聖學不傳置細故哉 明致堂曰氣 缺失而旦夕承耐之人無伊傳周召之秦逐使其君有祖明文宗威富贵之極地而能清約俊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迷尚如此巾服應其他贵戚為之鄉不須賴 樂好政未曾留意射馬草處仁者夾羅巾上謂曰朕兼鄉門地清素故有 **以外** 計定矣乃避遠小姨共於事食無直言之土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計定矣乃避遠小姨共公壽有無人之,所有以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表大此五六人私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表大人就與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宣守者因對有言置之傳國政能區不收當者也雖此席常之見中二公果朝舊德盡以豫國政能區的致空口則遠及文宗二則營隆等輔三則該宣守此裝拿所以稱名,即致空口則遠及文宗二則營隆等輔三則該宣守此裝拿所以稱名。 九月命官官毋得不纵敷綾羅上性俊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經整 比乞回臣所授以在對面不報官人無来對征 一月中書侍即同平董事章處厚不人馬崔祐南李必年度厚舍是 唐天平的 開州司馬縣火拉地 リンメ 罪か 疑然 御が 州使 司府 卢娜 L.P 曲点将直面所有 南畑州 と 戸塚昌二 ア塚昌二 為即 世史類編巻て三十 之分 多中州安而者 矣論之是 而古兼實非美 東スミナー で、 海ること 中信為上上以為然記念格以其城場正面就悉世謀及所與传來者悉書自集百官謹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順好的龍成立中國御戎 割行州即創卒治兵を討禁之初即在於初以第七為治或經月不管酬時與順府由錫竟卒於於於〇八月以崔郎馬朝近親深夜朝此多種世其謀則注王平澄知之誣告申錫謀立庫王段申錫馬開州司馬 一班宋申錫謀談臣官申錫到吏部侍之之機情而申錄不審官罪之也臣不不審官罪之也臣不 及至歐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即目陝王裔民食吾撫之不服尚恐其 盡缺之於境上極其條點德裕由是然僧都益深 郎る思 香思 工程 夏 景 京北 以 供 別 申 傷 何 以 以 納 目 先 書 津 **产以客**首於

公備包計 大宗能炎 不平之弟 人下何時 医主師祖命目立軍水城與減數目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經子當司馬公司平好完消代兵章帳城請侯順附四夷機服將和年雙家給人及此太平之界也于斯之時閣寺內若外內邁鎮阻與於外士卒 接人民此地呼因緊表請罷以僧孺同平重事死推開鮮度使 神教でごける 午僧福失策附字德裕者因言僧福與德裕有陳害其功上益珠之僧君主來高太子〇十二月午僧福龍為淮藏節度便高川監軍主政言人知至來高太子〇十二月午僧福龍為淮藏節度便高川監軍主政言人知斯上書之解不受於守福以聽馳書以被叛敗難進之為即〇十月立書下行六年正月群臣上尊號不受章温言今水享爲史心非宗飾敬稱之子行,年正月群臣上尊號不受章温言今水享爲史心非宗飾敬稱之 府為御史大夫以鮮怨信銷德裕告之德裕義各泣下宗閉後與給事中原朝夕且為相宗閉百方阻之不能深以爲憂懷那尹社宗都宗閉用德以李德裕為共部尚言孝宗閉與德裕有際及德裕遠自商川上注意甚 僧孺封曰太平無矣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 內不包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成陛下若别宋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請同列曰主上賣望如此五書是得 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君承獨追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說世 馬楊天地之和示中因以药也且大悉但蘇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宗之何轉已降之将平而使之其心以為兵端後力之不及不得已而 事兵於維州禮格固任其能角之夷以為兵端後力之不及不得已而 事兵於維州禮格固任其能角之夷 以盗名罪就大馬 支所後盟也被其能 德裕志氣豪邁盖以公輔目許人亦以是期之置有是我杜 探宗問之即也故為此語以随文鏡聽端而史家取之司馬 八層大宗紀 以萬騎級 面中 責我 侚 所事盟亦何 炒 假 維州 在於縣戶以為貞親中內以十六衛首養或臣外開折衝果我府五百七十四以備自北漢章下策為浪戦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交傷府兵廢壞作原地原十六衛 以捕兹鞋 ·蘇門林本安用中書連收日八年天子帳其目行事亦可矣宗開秋然而止〇八 似射角是作 事講者被土等善京結依附籍要上德格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後言及悉的年十一月以本德谷同平華事德格入謝上與之論朋第事所於是中書含於應將之十一月以本德谷同平華事德格入謝上與之論朋第事所給華中楊良齊 傷になる 真領任と多丑 造顔編巻で三十二 即耳及其居外也縁即之共被機乃來斧鉞在前野貫在後聽春交棒世 将府伍散田弘力鮮勢破人人自愛雖有里尤情婦制為即亦不可使 事奏能其待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放佈經術類似即重宗國對日軍何 術誠可尚於論議不足聽至德裕日軍梅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欽聞 一至花後可日宣出於軍御史大夫祭閔謂極客使進潭峻日事皆宣出 简他鎮脱至見朝廷事极不一心輕朝廷故縣而益驕 異國雖有軍尤為師亦無能為叛也官員觀至于附元百三十年間我 其操乎故及為善者對於真知不然則異於從陳者幾於矣 例致堂門從諫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礼而作縣 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董事邊歸鎮初從諫以忠義目任入朝欲 唐文宗紀 A.

北鍋四支 阿大分為·夜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目何代分為二道續紳之士不敢言去至知 下賴縣以下視同此衙四支也同此氣俗潭屋東於較耕加以土息徒馬便於勉較以此與天下視同此衙四大人不養其置府立有十又作數論曰河北視天下循珠幾也天在城東住便外不販內不養其置府立有十又作數論曰河北視天下循珠幾也天 尾大中較成然偏重而天下撤紙根前處學安置矢后外則叛居內則聚居內則聚居所見大詩構四夷於是府兵內創機順及邊兵外佐 欺骗五败 士言 10% 湖 用 中国八年十月、以李宗閔同平董事本德格尼馬山灣面道館慶使以李文 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美校或宣傳社政育思表的人類,所以為於為國際人類,以為於為思表的人類,以為於為思表的人類,以為於為思表的人類,以為於為思表的人類,以為於有過一一月群臣上專號不受所書上,以為於為思表的人類,以為於有過一十一月不可以本宗閔同平董事本德格尼馬山灣面道館慶使以李文山為明明,在一十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親之治亦不專特此也。 己成然後付之於将耳 自古主兵者必要賢才能多開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顾願之上共形案と三丁! 人 原会記 前非是不可為也又註孫子為之序曰共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 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上欲以李仲言彼納為該官五之翰林李德裕曰 然後以為富國家無河比則精甲錢平良方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親天下之産首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珠 專此不專住之過五也今該欲調持干文潭拂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蓮 文千夫你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當新極富溢則不肯接 可出死此厚實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将兵柄不得自 朝發雪 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就終是不見練之過一也百夫荷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充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收之以伐魏 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後十六衛開五 **農村** 平之景太 利袋不可 除官官次後門遇次清河孔開陳方客如指諸軍上以為信龍任日隆連蘇進推十良以分王子恐之權〇季訓鄉汪為上書太平之策以為當先 原谷有別黨互相榜接上惠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相黨則人工有以辦之則用黨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断都正是人主有以辦之則用黨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断都正是人主有以辦之則用黨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断都正是人有別黨互相榜接上惠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朋黨難院谷有別黨互相榜接上惠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朋黨難 因王守澄以進其官官不之疑逐審以誠告之訓汪迩以誅官官為已任 意訓因進議数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被意訓可與訴大事且以訓汪皆 いかな。正 中使学好古就第賜既殺之訓注本因子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牙齊 之實股逐無虚日班列始空〇季到朝注感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十月過 逐三相感展天下於是平生孫恩蒙然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目為二李 道館度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俗為共部尚書果丁宗閱言李 揮手指之上回顧過見色殊不悟而罷內初出德裕同平童事文上面西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别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額王涯進 人言無不從上之立也佐士良有功王中歷柳之由是有陳訓注為上 /受誅而疾訓注之陰校於是元和之逆懂 零盡 怨群臣之難治是循不種不無而恐田之無也朝中之 無且不能去况主當自然而不當以替人臣也文宗不能察群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 對日可

編卷之三二二 天下重望以順入 其做即此也良久而還訓奏臣與教人驗之殆非直升露上顧左右中尉所省官請左仗視之宣波發天于坐紫震殿而全吾姓中立姓自東西附南省官請左仗視之居置數下外新日仗有左右两班方馬選聯立收料 安度殿百官班灾韓約素稱左金吾應事後石榴夜有井露先命學相改 思矣即迎上扶升與失後殿景通皆鄉怨以張騎時間疾趙比出金吾兵我者甚義又開矢仗聲騰走詣上告號訓遠呼金吾衛士上殿官者曰事 胡繁星 士良魚弘志師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其靈風吹春起見執 月女生了連鎮與訓法比看文本承之斷以春秋富從黨惡之例則宣進實餘舒元與皆收緊斬之降及主報門則軍令本裝與敢言追收斬賊被查至更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治敗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 置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禁騰以死力争其疾則天子未失叛 立之道矣 官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脱走士良等命禁共出閣門 平議鄭軍在内當見上而盡言今乃脉於辭受之義非大臣字訓戲爵禄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聚度在外當逐辭而 逐黨可也仇士良以謀及經之而未敢等粮文宗顧問軍差 《唐文宗紀 心如炭度令狐楚即量皆累朝着俊久在散地到皆引然有無解說次平訓所獎被率皆在陰之士然亦特犯 背中建元 大封票 下 長等 **神造石**六道地 元賞白服 類編卷之三十二 巡過的六道便被之會訓取六道得部皆廢不行至是召還全操等追处石六道巡過便還京師初王守隆整官者田全標等六人李訓馴汪因遣 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回屬有公事行當至美乃杖殺之事元官超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次不能制一軍将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訓注之無務言入城氏儒服者盖教之京師訛言既至民甘鶴走諸司奔 李后第開后方坐聽事與一人争辨甚喧元賞使現之云有神策軍将訴 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属可恕平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情法元賞門 而白服以見士良白中尉宰相旨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 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歐飲而能。 士良等使人舊客動授風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王城其家自是天下

11

古人田書 之罪 民灾官 正史新编卷七二三十二 ゼエオ 首系之為希對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為重萬於經術上甚重之上當於 概直俗 短三百 予以及 馬可以然〇七月以親来所為補閱語世歌李孝本二文配没右軍上取 詩學士李丑日詩人浮海無盐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日為人勿問親聚節 必有軟陛下者失上與宰相語是四方表表華而不典字石對日古人因 或為起居含人斯車以為不可上回公事其相遠重白若宰相畫同則事 不為文今人以文室事上與宰相論詩軍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 祖能東政天子倚之亦差以目禮〇四月以李固言同平重事固言意産 間月以李聽為河中前度使工管數目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 必親史上日朕鄉審親之對日此節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親史則史 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楊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華李石 作之以刺炭時改王者来之以親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想後王國 陳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軍家闸洗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 等荷圖崇寵安青傳運訓等實飲討除內臣兩中尉逃誣以友逆臣欲 **あ直為相未曾用親故若親故果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警以死清君侧士良等慢力加從課榜校司徒從課後表讓回臣之 四面課城不乱并相等教事亦無成謹當情勢封禮訓練士卒如李 唐宗紀 之 労が 生業 東郷末服言 系有即海 辛 正 万 至全石可謂 不知其意というのままれたというととなりとと歌と歌記安と、三三帝以盗晓不知意と、「何からをイス・月を、」 於惟有華 故對回陛下責為天子富有四海富進野退不自納諫評明實到乃可以处為三年縣樂杉相示之曰。此衣己三濟寒寒對美工之僚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 被此五王奏未衆的雪上流涕曰兹事朕久知其該當時馬姦人所過元弟幾不 比司不挽 無此死。能信申錫僅全府領耳此皆朕之不明即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則 與鄉等論天下事則不免秋學方對日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方合物學之心而無然治之才也惟恭倫之師相若可脫離明別比主所能與手以為宗者不能過無而其語於危亂的因於則於強鎮蓋和圖益之數學之變意忽忽不樂管於延與殷罰字相曰朕毋讀書肛爲凡王、汉宗謙 至三年 而其本不立數也。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該武太太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於我亂者若應不振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該武武大太上對柳公權等於便入或差別古人然而無教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皆相質以為國國富餘近旅皆厚縣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徒朝禮陛下莊官〇十二月以盧釣無顧國新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釣除願南朝士或教故用之不知其會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倦其惡可謂至公乃貶 恩特書予之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職緊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時 散訴之前之比也〇後宋申楊序員数子石見 方辭侍讀文·辭職可聞知與矣。 方辭侍讀文·辭職可聞知與矣。 西諫曰太子當難鳴而起問安視騰不宜專寫宴受太子不能用其言過 致強風脫灣灌之衣乃不節耳上曰朕知告人不應後為諫議以鄉有華 臣風米的品明為之〇七月太子侍讀書温能温度請東宮日中乃得見 微知者矣 胡致室回章温不從即注之碎讓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 有以褒之既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釣至鎮以清惠藩 一月以楊嗣後李廷同平重事李后罷為 唐支宗紀 馬上言申錫也直被經從立

111

以後労命 登修其先 表言不 臣其間小人 **丰東以備嗣未定為一處言不及私度另親不聊中人而成望遠達四夷四** 馬男は、理解言之的工也不見以、理解言之的工也不完美以、理解言之的工也不完及其子其暴食也則之后不能之不果至是暴見素意也可易止書 已未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晋文忠公裴度卒上心度無遺表問其家得 編以各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鄉在鳳翔不奏白克直先第也對曰首 也上善之迷訪諸道勿以祥瑞聞〇十月太子永卒太子與好遊宴眼近於禽歌草木之瑞何特無之順陛下專以日姓富安爲國慶首餘不足取 河出圖伏義以董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鳴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 色何常之有未幾複白克監軍又欲奏之祭曰野歌未馴且宜畜之旬日 韶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干岐山近法門寺監軍欲奏之祭曰雲物學 巻之三十二 而發監軍不收置圖獻之及則注代信奏緊要到又獻白难是歲逃有其 位上深知其故從之〇五月禁諸直言祥瑞太和之末杜院鎮膩鄉府有 八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來醉耳,仍承耳歐之亂人情危惶臣 之變及你判度支河中奏線度見百官稱贺上謂你日本訓郭注皆因 恩情忘另徇國故紀網相立仇士良深惡馬潜遣盛殺之不果后惟解 姚功度校禮部即中上以鹽鐵推官姚易能鞠疑獄命權知職 其別度何就云 唐文年紀 能更上乃以 周維海獄 澄清流品 **与正人**如松 在辦邪正 北京之三十二 日朕豈敢比見舜所以問卿者何如獨楊德默耳姆鶴日被亡國之主臣 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〇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石當 之事弘為陛下理之恐似表實之風然上素重温然不奉其所守。〇十月 仍文值職楊嗣後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 石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形正夫和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奉初上之立非李相意故楊嗣後李廷相継應去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高泰太弟以屬認立而不書歸嗣目尤不能為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知所倚篇中所戴非二牛之出入則訓汪之始末也。在其所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以其立不由己故矯詔廢之而立應〇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來即位最 如因泣下雪標婦伏地流第自是不後視朝 可比聖德上日報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洛為嗣上謀於率相李正非 展申五年正月立有王總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仇士良魚弘志 真學士周姆賜之 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四陛下先舜之主也上 正二者好不相容正人指那人為和那人亦指正人為那人主辨之甚輕 是群臣,化士良戴雄欲移易亦安得而豫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络始大節情情,然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牵就面命太子臨此固嗣召作坚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數而無聖學故於此固嗣召作坚之,仍而成王敬德之效也,实有美數而無聖學故於所致堂臣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養課匿計何由得乘其降的致堂臣。 間也裁周埠廟有直紫而以尭舜隸者都吳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湯泣之悲不亦可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湯泣之悲不亦可更也為人也為人之之人,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 以為正人如松植特立不倚那 惠文宗紀 不能自起故

高なが利と行る皆まれ」とと青人をコートという一月以子中飲品を州利の季中町 鉄建如此石臣之際無疑問失工嘉納之〇十一月以子中飲品を州利の年日之所事苟無常得以辨明右其有情解理自然小過則容其被攻大罪則加之を臣之所事苟無常得以辨明右其有情解理自然小過則容其被攻大罪則加之 と明廷四方 権政任人権就任人有政問者感以明刑就敢哉上善之人生也置了了了多分了 季士謁者監何由有兄士良悲志李德裕亦以中較為楊嗣後之實思之 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照府轉其丁於軍中字中新判云開府階城宜 日累月積以至稍與茲事大該顧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四結之 中書文宗循不爾此乃李訓馴注教文宗以祈御下述成此風人主但當相曰文宗好聽外議縣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格曰臣頃在上唐會自元平六月說群臣言事毋得己留中以社讒刑其後上復謂字 民由執心不定故養和待來附而入也大學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問 米之三丁 スイ以為宰相有姦問者立黙去之常今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坚定** 一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此政事所以日則也陛下誠能慎棒 福則天下何要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食谷不言 同致空日至中敬判語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悉於無如之何留之朝廷· 心事君而那人競為朋堂先帝深知朋富之患然が用卒皆明黨之人 豊小為南开南於云南牙 之助子德裕乃以楊嗣復之軍逐之其失 〇茶湯春 **発色下之欺引是以行行而撤免る智用而心怠患益以詐勝龍未用死等18日止天下之邪代君不正其心而以祈御下是自行非也何以死命以者の下之私非至正無以** 特達委任能臣李德松等克工里如抬不取灰原如友里字面 兵立姓成表而立之在位六年朋高三十三处董陵O帝共教 不永功業未完情哉 **諄**炎初名獲禄宗第五十文宗無嗣官者仇士良等麼 東海城 10號日無夢城莊彻縣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度於南路邊陵近面時間報受養一年三月贈悉恒孫石衛将軍李德格追随於別悉的書戶建筑在非常於家三年三月贈悉恒孫石衛将軍李德格追随於別悉相謂東三雄烈時期表於北直有器識故有是命醫是為孫編城附此乃將縣順元縣進北北 故能北公城且有器識故有是命醫是為孫編城附此乃將縣所元縣進北北 故縣東京縣 10年,以日數中為翰林學士上閱句居易名與相之以問李德與鄉灣中野學子成一年八月以日數中為翰林學士上閱句居易名與相之以問李德 牛学之先 縣中納沙擊之宜遭使者鎮無賜以謹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輪和也又認河東極等4人中至後裕日第為入懷損富活之面觀達東大功未曾北塞奈何景其國而特溫沒斯等侵追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以月超河東撤武[[[[縣天德軍使田年钦擊]回戲以來功奏種回戲鼓 者德利斯 我的事部等命後自教絕忠於之路快更度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包追與忠 要えかい 更新編巻と三十二 肝食累朝臣初到西屬外楊國威中繼邊備其雜州熟臣信令空壁來驗 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韶田年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现各加張贈記追贈之 南蠻應情山西八國行頭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但 馬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訴也又何於馬豆德格所言者利也等言之則維州緩而隣中息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惟端在唐則百無心三新與吐蕃循於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下 強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是時唐 之是非端可見矣 僧講所言者最也匹夫徇利而忘義循耻之况天子平以是觀之中李 者也夫惟正不可将而欺欺則不容於武美豈不约而易干哉

: . :: \

南山澤村孝之二 | 河路海徳報人 | 明単語絵 差 | 不体 請 非 制專不 例 使 授 行 行 行 計算國軍 信報以小 等以今然大利是其、上外等職士良內實已之士良類骨級以老病致士良致性等深○六月內係監仇士良致仕謂官未有盡致性者書士表例無限數學也是就住意之一,月內係監仇士良致仕謂官未有盡致性者書士表例無數學中心學中 医空仙觀於禁中內與磨癬宗者直追像於三顆此書等空仙觀於禁中內與磨癬宗者直追像於三顆此書等空仙觀於禁中內非之表及故者孝武者立轉含於 正更頭編巻マニ十二 我們與深邊不同今将加兵深遊不飲更出禁軍至一東其江東三州就能表際說過同則複無能為也若這重臣往前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朔傳集已成故事等說過同則複無能為也若道重臣往前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朔傳集已成故事。 粉樂明 4. 国之日度宗之餘烈循存也。 中国 新文功教不若推察之功難看何哉元和之時潘鎮之積楊万職會中国 医原之能容手想此漫游之功所以克總中准察之功也然 医日間 武宗之能任德格措憲宗之能任朱虔恺格之能為字回推 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李相李德裕日澤遊石,事體與河朝三鎮不同河朔智則已久人心難四月明義節度使到從諫薨其子祺趙逼監軍奏前命稱為留後上謀於 代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職之称曰天子不可令附常宜以者那 而校之則四方謹鎮能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回卿以何 ·蘇從讓致扈難制界上表沒有朝廷令後以兵權也付至了朝廷者又因聽宗補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遂事割悟之死因循以校從化故累朝置之度外產職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順時多用儒臣為助 妖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服應及他事然後五量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請 也丁维州遭兵機之沈数十年之職追要悉但蘇贈以官執德格以太、州縣也蕃秉祖宗土宗鑄送悉但蘇州縣附之心傳佛以小信訪大前、州縣也蕃東祖宗土宗鑄送悉但蘇州縣州之心傳佛以小信訪大前、之而以利害為高且斥德裕為利取增獨為養邊皆無所標夫故以維 課弱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 春葵紀 **基三** 紹練無不 真心 能服 河京北回 中兵以來 編六六三十二 献之節度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状上日選倡女入官豆里天子所為杜 李德格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順振王字年方力社談書可稱請語弘敬 王元達前鋒入新州境之師月何弘敬猶不出師元達察表弘敬懷两時 潭遊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達張仲武皆具奏樣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七月這御史中水平回當於衛北三鎮令西州東秋早平面體鎮城早平 16位文具家 院每陽日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齊指之用由 控馬議制使先行自共與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暗氣三鎮無不奉 於既戶而已該被士良之所自以為智實則愚也一等就自安而發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可欲自安而發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百致堂曰王民投數思所以盡君者客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 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哉 河西千七月以杜條同平童事上開楊州倡女養為酒令勃監軍送而 · 居武兴紀 德裕所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論華成此 三億功所以 郵面 能 三編成二編之一本版 軍不得領軍政每兵千人聽取 如自會思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平且李裁義為國家平德國及為軍中演精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便與其使大将邀朝使以來官對何 阿比三鎮舞遣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明兵力雖強不能自立以號今簡明民應不敢心應解則事變不統此所以能成功也。以號今簡明民應不敢心應解則事變不統此所以能成功也。 施其孫畧故所何有功 然日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語自中出者號会既簡将即得以 師出征隻敗工藝有三一者部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学相多不預開工期的于冊亦手之で息也德格解上回恨無官賣獅工初德格以比年将散也朝日特書達格加住德格縣上回恨無官賣獅工初德格以比年将加子德格太尉賜爵衛國公問機能の前時 時期 新東海鎮岩也面 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将即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官為監 自启制 小却報引旗先走陳從而廣德裕乃與福客使楊野義劉行深議約勒監 使悉選軍中號男数百為不除其在陳歌聞者皆任弱之士每數視事勢 協不應可矣被之非也好非我必信何以為國如題等免死流之之方矣好非我也被降非信也失義必信何以為國如題等免死流之之方矣國有餘罪照道宗用之於前武宗訴之於後臣勉以為皆失之何則賞 在兒之手再被二人者始則勘人為亂然則賣主規利其重重暫之在淮西郭祖之在昭義與元济討鎮如本偶人 **《唐武宗纪** 書何故罪人也臨則勸紀終則黃王且非三日 人自衛有功隨例雪賞二極器皆以為 卵在 公道 取士包石 在 三司 世只類 松 Ξ 名相智美 24. 和師 景莊下第景議終不肯属主司田朝廷取士官有公道置可效人來關節有成此不敢取逐命掩而禁之景議官連發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撞楚索 編奏さ三二 我毛髮流折 百官表成滿容裁决既務成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馬上崩以德裕攝家 聖是京即 德裕麗為荆南新度伊德格東權日外位重有功製不謂其處罷開 五五年十二月联章弘賢恩宋官将課二子順至德裕東政 可以以供子一種官官的相管英特人也且如此其以回無賣未到致室下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看面累納到致室下或乐別病子如宜召見宰相出顧命請而曹不一施子德裕不己三二一人 展的兵犯 骣 李德裕以 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和毋顧我使 名忧意宗第十三十一式宗子幻忆以皇太叔嗣位歷十 相 而制御三鎮如應之常使武宗字國長久天下豈

為考核 為元忠君 紹和孫務 延 東 1. 夏 祖公師 於属 月馬初年德格執政引日數中馬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義語問以元和故事網條對甚悉上該遂有大用之意心 販字德格馬爾州也對日令孫堯上四有子步敏中以網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權網知制者從憲宗之民遭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義繁實舊不去雜 一歌中来上下之然時力排之歌中東政凡德格所為皆不次用之德格蘇原西 "思元之和本華正乃臣每正是順才出一人前十二人 子而讀之題歷更望別以每天子來及鄉至皆職後輪殿十年以〇起居上止之日代來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具觀政要於屏風舜正色拱 前郭頼諸以文學者稱上以愛女尚之傷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的 何以相助澳日頭相公 周城馬桓同平童事初婦馬夷成節度使辞章澳馬判官及馬相謂澳口 成成二年正月 民丁李立為南陽村初李德格執政有属在立清直可任 下卯天中元年二月以令派網婚馬考功即中知制該上謂白敏中日朕 化天下當自親者好令依外命婦以銅柴車仍動公主乾婦禮〇五月以 多效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級賢者當之 を三十二 天 重京北 できかけ質無器職品来其器職師と 敬養病所信其我病沮上以用之意敷中實無器職品来其器職師と 教子子房所不見の数中宣非以其刑し不附己為數十名為實不為致中宣非以其刑し不附己為數十名為實不 被之心此非取信人主际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榜有器職者出力最 小太宗但以察爲明無後仁恩默志方士與藥身亡自是而屬 三年前馬五十三年月陵〇帝精於聽衛恭使從諫擇官愛民種 有那的这小成朝到上上日后。 華人重視 野相称為唐 八明十 德器何如 米字オリ 位史類組 克成先生 徒格以該 近城縣湖東無天通言龍元會初左補關趙琦請能元會上獨宣政主,即回及以年正月明日食日食五里心天下大學也自與廣宮之得至是在於八年正月明日食日食五里心天下大學也自與廣宮之得至是在禁度卿其爲朕行乎誠欣於奉命後十月誠招諭党項俸之, 裕上疏切謝上怒贬之温裕成之子也既而效弟子吏部侍即温禁亦水九月敗礼温格為蘇州司馬党項為邊惠簽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關礼温 松车 就到 平木五年十月,以魏来尚平章事基人謝清上建備副且泣時人重之 令狐約同平重事 順宗憲宗論號宰相以克後河運行州請上專號上曰憲宗管有志後河 尚存部史館脩模社牧樓冊遭愛碑仍權其十一国為御史〇関十一月加巨野奉職江西開觀察使章州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稱歌思如卅一旦三年正月以竟皆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重於為第一周頃曰 * VIII-今從容與翰林畢該論遇事誠樣古據今且陳方客上收日不意頓牧近 · 一六年八月以耶誠好為 加平節度使党項後接邊上欲釋師而難其 東臣断回遊節構比之乃祖則不及比之乃至則有餘使其不清於朋東臣断回禮福者極的之樣言南之子也其功烈頭補遇於祖父遠葵率流門引戶也不書向前之也 京逐而崩令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宗二府等識以昭功烈〇李德 此以熊伐熊也 以功名終德格一失勢而斤死海上也夫德裕自為朋即而欲破朋 黨則近 言之果後川府 配装犯而逐追姚宋秤平唐室之真才也 及也盖度不為前而德格為前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表度李德格皆有功烈為為野質相德格才侵於是而德器 是是語紀 好私之天下自理同權之有罪深然之〇九月再貶李德

k

官級問章報制語 易有不出 可做亦不 腐た政 祖夫古五元 世史数海老で三一二 間口屋子 大北京如 **旬故此析佛葉前所頭耳及隱州刺史闕上千筆除品與宰相莫之測品於佛利上問之對曰雕原百姓也縣今李治與有異故考滿當龍詣府乞尼家九年二月以李启要爲陳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 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機於苑北遇樵夫間其縣日經過人也令 老騙見其奏田是益真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前司宰相其司臣官 日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日不知上命取殿柱帖示之 官顧恐濫及無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亦耗至於盡失官 自衣絲以下皆威思鏡衣於則相與為一矣上又當與令抓網語盡誅官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謙上曰此乃來策朕已試之矣 左右與之語曰近目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 何謂無事雖宜政亦不可衙也了上召翰林學士草澳記以論詩兵指西 日天下無事元和大禮不可能也上日近華州 歌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白處分語處置分度也他日新州刺史大部上以此班属黎始知之〇上聽祭禮記曾各令章與秦次珠縣州 之上新帖其名於後殿之柱十月行言於海川別吏入謝上賜之金紫問問雖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沒盜数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蓋殺 開目桂手日全未全未尚長之其策将安出對目若與外廷議之恐有 「大学の上一人之智利天下と参の下とせなりとことは不幸の一人という」の年代博師は以帰服其群下小道必罰而大綱不幸の弘宗入謝出諸源曰上處分本州事務人漢河と帰め行門事也見 陳亦養盈面陳之而露諸素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易所以有不出之其魔之未必不善於外庭放為宣宗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派詢浙古民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捧忠智者與之肆。 了,因为他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惠則 宣宗於博納做沒屬服其群下中過逆罰而大綱不牽敬以 だれた 其間人 液晶妄分 祖風 世史順編をマニーニ 海路户 ノある 曹縣别品流上酬萬一張日苦王夷南江新祖尚泽華安分流品致中原成獨于二年正月以劉隊同平董事緣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日惟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廣更求長生留數月不壞上乃遠之 展汾西地上好神仙迎軒較集至長度間日長生可學子對日王者展飲了機分面地上好神仙迎軒較集至長度間日長生可學子對日王者展飲了電過士典之也轉亦在所予者则其書通士同原地不該係之於敢民可思而出之○遭便迎道士軒較集於臨陸山縣自穩經社後之於敢民可立言無所避上分數日表牌有祖風我心重之飲竟以剛直爲今孤獨所必款者與手而讀之皆欲至卷清百讓官論之上為之止歎爲相每議事 及教者與于而讀之嘗飲至華清官課官論之上為之止熟為祖母議事和見之納有不可者即辦故鄉姓之首合於理多名意從之得大臣重號養之三二二 《唐皇典紀 田勸之建備附之院首不安言可日本打造官司慎由無以對〇二月建慎由罷上何方士樂已 與學輔金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是 丘塩今當循名青賣便百官各稱其職而處以品流馬先臣未知致理之 心力衰耗難處繁創馬辭上不悅及縣其甥柳班神和尤之澳白主上不宜五十一年正月以章澳為阿赐館度使澳當奏事上欲以澳判产部以 然来体既發其端富平其就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討致堂三該進賞到嚴明指時康定而器局編促無人君偉然之度夷司致皇三禄進太子。所以重宗膺也宣宗以大利爲心至乃新於五子子則朕遂為問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住平由吾曹各位所致耳逐出鎮河陽 胡致堂巨章澳可爾見得思義者矣 十年五月以至漢為原北五澳為人 亦必锡然而省矣 龍馬西川 節度使上樂開規陳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聚者 公直既視事家黃數千〇六月 己覺躁渴疑心方深樓恆

The Contract

不行常衣官 能画為計一長 百季高人奇日 刺與托棋性 東 北 半 指統 新 新 所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可看之功利 京柳北 節刺史母得外從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石然後除之令狐網管徒其故能理人總因詩人託此為高與麻物轉耳不必實無上回且令往試觀之知之子令狐網擬李遠觀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 村里下承順之後雲極将相情電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是村里以利清解之以愚靡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絕故利之以利清解之以嚴靡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絕故也,若不陽口宗親輔相之臣體聽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其致也,若不可為此為大國過於每延英級奏事未管不污恐农也, 其後为以行點改而詔命既行師納財無直廢格不用縣山也格情聞字耳上曰肤以利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善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人爲納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如人爲納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如 宣善為之朕常恐卿董首茂後日不後得再相見乃起入官令孤綱謂人開語失因問問問結細事或該官中遊宴無所不至一 判許後輕春日鄉 八千里上日鄉到被馬政善恶肤皆知之勿謂其这此唯前則萬里也鄉 月以于延陵為運州刺史延陵入辭上回運州於被 范華陽日 調應豈不敏甚也故 水長生而及大其天年,亦可以為成夫而宣宗又取以藥至以儲嗣為 之功烈亦可知多。 月以将伸同平重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顧易得人思微律上 編也而人主循本心焉唇自太宗至于武宗解禁以敗者六七為皆年以来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望道不明此其 去京師幾何對日 **送**床野長 入 改 下 可 大 中 聖人而出 リ太子 九孤 坐宋 在安局宣宗之治以察馬明維禮納規諫而性實情別雖各情醫其 共稱制國命目如也然百更奉法政治不禮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維而 共稱制國命目如也然百更奉法政治不禮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維而 其間不明德恒根若宣宗者置不足為賢君哉 之前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 之前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 之前不可及書) 受集之徒接種而起唇 吸不及 安西都護王式 打平之式於原至自此亡矣 用無於城而嚴則不可護王式 打平之式於原及風通元年 浙東 販安用數稱作者作此及沿家上在浙東 當無准南庭軍宗實已受動将出丁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諭月中尉何不為無其分欲被外不延呼得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訴出宗請其分欲被外不延呼得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訴出宗稱是上密以參王茲屬至縣長等三人使立之 初三 法实卸班 溫樂魔帳 宣宗性明察沈斯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飭節儉更愛民物故 灌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 見聖人而出平宗實感悟後入王寝殿上巴朋東首琴泣失宗實此緣 長等賣以精記皆棒足乞命乃迎朝王立為太子權何當軍國政事更名 兄上帝以家王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初三天安和王滋與魔流十三年人月帝斯和王淮即位上解李玄伯等藥道嚴於哲學相 黎王有爱而立之和不可不辨也。 為上所犀事勢所激乃似義举马使歸長等意屬朝王安知宗實不下(三十二)。 居立宗紀 京華の日本代電子では早上くとうくと、 **列致空日正嗣天下至重事也必對必長以此以及表表及為京不明致空日正嗣天下至重事也必對必長以此必殊以公然後福則不** 臣官官馬 不得将指到明兵何不能弄拜相 帝騎者無度淫樂不恨李氏之亡於於央美 心腹安在其為明哉 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属宣者蓋以宰相為 月帝斯郭王淮即位上每李玄伯 名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而崩壽三十 2

而文析《上言為傳來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為父綱用乎一何為不可弗聽〇十月以令孤滿對為唐事司直初以高為左拾遺劉欽 **森松軍** 神器 明君所尚者從謎如流並有己行而不改且物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 在官野 阿正女論工 白本年相以為安南致南疆至今為被由海納斯照文於惡網執政時人號滿句衣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第灣之於登馬上相構因誘議道然淡流面終为其不相悅如此 爾曰不等生子是三十人更行陣令幸得從公敬城然私有所不論者被 宰相為亦引避政有是命 然不四年八月以其德正為館驛使也越書官臺頭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盗矣且諸縣無子共敗至則倉庫適及資之耳不置 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後改左拾遺劉欽上言自古 元治平乃豊藤海軍於安南汉朝為節度使、「月以高朝為蘇海軍於安南区が将十年至一月以高朝為蘇海軍節度使自李鴻後接蘇擊高安南区沿将十年至 一百六年正月以杜宣歌為宣歌觀察後官官多順人宣歌為福建觀察 每寒食遭更分祭其先龍官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物便奉户〇 亂耳使懦不為候騎而火給共何也式回被勇卒擦利兵遇敢且至勇 城何也式日烽城所以越救兵也今年盡行無以繼之徒猶士民使自 公之始至軍食方息而還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其敗聚穀以誘機人 克秋自古為中國是由秦 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唐室 **人唐懿宗紀** 南所類 新鄉人教配之后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點惟畏人知嚴謂的日侍即乃表薦劉 名所 祭心十四年七月上疾太漸中計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等王優為皇 墨熊本 禪左永至璋方嚴恐其不投上先遣人達意璠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 東高島の近野 外而極內 李剛到聯云與醫官通訊技養樂於應州刺史翰林學士亦首即政章制曰安於城州司馬章數已生不達時死何足情仰樂平章係衝又與務泰共播九月於劉瞻為職州司戶溫瑾為職州司馬劉瞻郡悉 教祖特別 万温瑾為職州司馬劉瞻郡悉 教祖特惠文派孫無備漢古於董樂而孫歷於建州高二元孫無衛漢古於董樂而孫歷於建州高東高不知悉生於其所無備漢古於董樂而英兆於冀州唐中之亦心賜姓名李恆昌ご以と遵伊照宣音和 王辰十三年七月以平璋馬宣歌朝祭使幸得實敬以其重張於馬即官 及了九年七月程林內平廳前前作品。水至十萬原水創遊朱和赤心計成了九年七月程林內而提其本也。 《我爱考露其的尚语姓其本也》 之表爱考露其的尚语姓其外而西以古美爱美非能亡中剧也而中之表爱考露其的尚语姓其外而西以古美爱美非能亡中剧也而中 太子權勾當里國政事帝所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也坐果服死婦 一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克州以為天同 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頼必欲養私立以若淡湖水水濟難美官 西致堂日本付入長こり女をことを 使傷字瑜越四兄蠢然尸位逐以亡惡古人所謂馬用被相者其都聽 官中豆無中智之人開此語亦必悚然更應而宴安寵禄了不預知至 の信宗皇帝 之衰官者歐其內南語提其外而国 中朝公議之日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云而野看非惟宗 已且定策之權又歸楊後恭矣目是不可後支盖亦天人之機長安方賴子克用恢復流軍權堅田今孜而降益朱温隆 年第二十七三至清陵〇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溢起黄果文 名儀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官者所立在位一十五 唐懿宗紀 以亡夫聖夷非能亡中

同郭尚欠 所與王弘栋 矛筋地互相 代以新 超市政 小學事任 痛情及逐長去雨市人率錢顏百數迎之時間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時 至朝廷價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初州縣一切停徵仍加縣給粉從其 甲午乾符元年正月 · 陳朝祖汝書傳養暴進士不外勢逐為盛與仙芝則挖州縣橫行丁取民之為事樂養騎射喜任俠鄉與 他或田任關任使其東力恢之百敗以至力抗公五月王仙芝隨隱監州第四人入黃樂聚聚應之果少與仙芝皆以販私塩 南邊劉都附於常路共短之至是都懼延將置酒塘歸而薨人以為都堪 車木之有根松若秋冬培恐則春夏滋茶今日東軍銭人無依扶行盡為 相矛橋柳的自懿宗以來者後日甚用兵不息賊飲食養關東應年水阜十一月預鄉縣副聯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鄉北司館五 言而有司不能行〇以劉临同平童事八月薨瞻之敗也人無賢馬莫不 是成仙艺姑聚我数千起於長題為在財 州縣不以實開上下相索百姓流經被未無所控訴相聚為盗所在發起 秋之二二 苦致堂三手所不得同即尚父見魚朝恩之重放劉都與章路為黨婚月女皇三 劉瞻之死其循員轉待郭循之失西員 排水 使限人亦能 之下斃乎在悟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論其罪惡而顕敬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循不測與五千歲機 · 最品限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牌北司館五 蘭東草統翰林學士廣構上言日國家之有百姓如 前立南世上 柳州中除王重任府兵八千於師獨二州医馬司子为人及明五千於至原馬斯州司院使朝廷不許東急攻廣州陷之高州奏請遣張城将在五千於一進還就猶未肯奉表稱真〇七月黃寒隨廣州新東上表京三名分禮也四者皆今德也可不知平縣信待雲慶甚厚投以木夾州上夜 而·発売剂 素売剂 薬 名之私 あぶ 今百姓疲些彩益之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網展務捐不急之黃杜私報性強好施者常以來行錢目随行施何者每出機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 情点物名 四人发一子 事人也不足平失我以為然乃殺文姓而推克用克用表示物公朝还不乃英推立功名取富貞之秋也李振武城福為城子勇知三軍者輔以舉起兵馬使至其思與牙将原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及这三年大同軍亂殺於樂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時间微盗敗後 地京北美楊知至奏總不食移皆抱荆棘而死學相以下皆動在如網級因於重飲者爭騙之數月之開來至數萬〇七月大蝗飛蝗蔽天所過亦 仙之於黃禮將原追斬仙之,傳首○黃東方攻尾州来下尚蒙師仙之餘意儀院克用官必令稱惟疑此聞品為於卿為○招討使會元格大破王愛一子以質國來朝廷乃以盧蘭方為防禦使韶國昌語克用冷迎使如 之門使為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子宰相大怒。 教歸之推與為主號衙天大将軍〇以豆盧獨崔沉同平童事時宰相有 先由大唐之命符合六部為一思德深厚中間小允罪在邊副分縣信飲 奉首縣信己這人與唐約為兄弟否則男甥何表貢之有雲慶曰縣信之 道徐雲康使爾路縣信奏縣大了使人謂雲慶曰實府縣欲使縣信稱臣心玄六年正月領南西道的度使辛讓賴達使如南國蘇為獨南新度使 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者克用處命臣請助本道在計之終不 門 層信示犯 急之貴杜私謁

新兵斯, 收收計成 利城合 如 却 可监督之事 心史類編 安是 循行機 米三非常 不過輕也圖茶以盗賊滿國東而上專務遊戲實賜無度田今次專權無原丁廣明元年一月發左拾道侯島孝鄉而拾意衛剛備有人馬事所以留在 取放上笑而已〇以高酬為諸道行营都統〇七月前人自永西山縣在 横自殺田令孜開果し入開恐天子青己乃縁罪於捕野為實を分司而和を之上、人為任意此 於確後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其〇十二月以王敬樂椒同平華事唐 城北渡江籍北南矢勢甚及淮南将軍師録言於高縣田朝廷何公為安 等至於音律補傳無不精妙好跳勒問雖尤善學被當館侵人石野猪口 東又逃逝乞勃王 充今賊乗勝長驅若不據除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惠駢以諸道兵已散 馬徽澈馬相構们藥死 社稷将危上疏極轉上大怒石昌紫至內侍首賜死上善騎射劉樂法夢情 阿拉里 高斯所述良策也而明托不從則亦在流且魔殊珠於制 倒以共三萬中極度建成四川之後不許 西京先是黄葉道耳将尚讓窓鳳翹政使居弘夫伏工學之販大取於龍東下令無聊政傳檄天下合共討賊或一門将而兵不等應籍從財政版之事於成 馬大時與即政傳檄天下合共討賊或一門将而天正等應籍從財政版之事放益 所以為時則代北之人一定智度販不足平山旁点道使言之部如於新门 人心股町行政之為時則代北之人一定智度販不足平山旁点道使言之部如於新门 **共郭侍即** 李報鄉鄉衙門滿肚於我中拜之八先調令我湖酒及蜀春畢集今夜言曰今夜 田今孜而拜之由是惟為翰林學士張廣先亦拜今孜至是今孜召朝 入後存余 軍入援這十人間道論國元福軍為院病門辦軍連級定補為共與機震政節度使王慶存奉兵入援慶存剛長安天守號哭累日不使詔命 存即率士始份數上附席阿能如处辨目84不及此刀滿数医上名滿掛一大即至士始份數上附原阿族唯經就理以環員機種取取之從行之與其湖毗聚○車為至與无部額連出分級後京師○以張濟為安部刺血為表達便前行在召将佐蘇以順逆河的鄰達含於前城前張蘇加耳民間間者與不泣或間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獻應戰投首無日本乃 一致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千人生幾何誰能老死以頑和至是友全乃 數類次也而不得今間黃樂北來以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放吾罪得與公 不可偏思懼無所谷〇三月赦至克用遺字友金召之先是李可奉討李 張即中清海異流實象不外既應路辱何惮改更今日於隐處謝酒則又 至五 中和元年正月至成 柳田今夜亦舒 克用大破之李琳韵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七支輕輕書曰吾得罪天子。 林學士朱徹自城中奔請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草制右拾遺樂朋 傳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行事反發故也, 一個人者親其敬字康奉粮糧於行在賣王敬 上上世々〇八条門面を 丁謂朝 、鎮陰學

東海 東京下木豊 でまりのでは、大下木豊 高號流 州克後如 **魏**奉而 不奏為的見的圖系州司户進入沉於医順連門者氣塞 城邑将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黄集出屯東進諸将教請行耕託九月高駢能兵還府上屋建陽朔討賊關不行有雙维集府全日者以為 而臣城平发亦流游曰吾不能獨拒戦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 正配圖上 之民民者法如此上日夕轉與官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 月發左拾遺直的圖解開作即見獨里乃使其目之官為聞奴擅隸而不 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後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遊克到出〇七 海之天子非比司之天丁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指天子與 長之也用及是降之曾夜皇帝石監軍楊後光酒醉及言及本朝後光後光方後都州海亡於前落而相機後此乃順嗣明紀於前該中華華美史 相丁無関汝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後之期尚劳辰應疏入今夜屏絕 下良久回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 忠義情激而不能已耳 四日無野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置不知言發而稱應哉特出於日自傳宗惟並卷於亡集而課辞之職循有人馬盖天下未曾上, 一頭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 後類京西〇五月忠武監 · 连請訴未全 為金人 獨果能 克作功果 平克用者 而一張成義武諸軍繼之果衆大本果及管呈走走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将最至人 其領定用 編集 養養 後安以 · 克用與 無 茶里較干潤面一日三戰皆接近 一段明二年五月李克用破實與投資。 校網所此有叛國之 雕物处理 納をくてい 正其場林言斯果兄弟妻子首以降 果自於有二年七末為這資明真元臣限四年五月前果趣於州至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即表降樂亭 阿華斯破力 久食陳禄曹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命於臣賊而生平数引鈴其爾 權合共攻之陳天大恐難諭之日忠武素著義勇民州號為勁五次吾季 招討使一黃集将五松移在擊陳陳州刺史趙華摘指斬之東怒史泰金 謂之獨眼能部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時以置樂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 火而被黃風後長成功第一兵勢最強訴将皆展之克用一目微耿時人 得克用表 忠所圖僅此自免乞遣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怒初平方務姑息 送了也為以苦运而是非有在矣然則言走何倉之矣 虎虎用所以甚麼意意逐門下兒明也克用之其足以被全忠而不敢以私後慈是無有天 雅為皆金 以元年至今九十年十〇季克用至京州 進季克用的為應四新主〇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於令孜茲騙传素制 ·克用至首陽大治甲兵造使奉表請行在目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分 次丁不得有所主断上患五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更賢 丁奪何以做全忠而服克用耶 趣語河中 志之思愈肆此唐之亡所以日促也 當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稍有尊王室之心也發傷張爾自 克用有復居空之大功而全忠報欲殺之克用不敢事其後 八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鮮之 於 居代六紀 李軍敢干清南一日三戰皆接回 我何州亡必能领城成功故 朱全也聚之克用者

12 13

桿毒新事将軍奈何使人兼其母平緒な分訴其母期等日期等事毋如事将軍民 訪目随唯濟兄弟扶其毋以從維責之期等日人皆有毋未有無毋之人 三經前墊將推經春王期急將軍網以澶州道院糧火令軍中無得以表 正电牌 政党層 张全文书在 性少見 納夫マー・ニ 使見之未當笑獨見住本良賴則笑耳有田光機者則集樂杖之或訴以 為政竟衛出見田職去者軟下馬與僚佐共觀之乃田主劳以濟食有無 存權制語縣户口率皆歸後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由是民縣之如市又選此者教之戰陳以樂我遊数年之後都城坊曲鄉 麾下十八人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将使請十八縣故墟落 河門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并的東都屬經形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是 城令衣夜奉天子自開送門出字風翔初黃果焚長官室而去諸道在 奉己八季克用老請除令我認和解之克用不聽〇十二月克用進逼京教其冊安用其子請先毋死将士為之請乃捨之至是潮說其先鋒衛衛 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都里有無相助比户豐實公年不能 原國事政部将王行瑜斬政就表王煴殺之部以行瑜為詩難節度使婦令政却上如實難卻三月庫傷至頭元来或過順期百官奉養王煴權監 次主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審議 轉為運動留後縣爲〇上疾大漸親置 以成富展馬 奏善收者或親正其家悉呼出老幻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於 ·木三年二月前田今夜官舒長流端州〇車舊至原列リン李字之為 於新州今舊西安府 化初置静 華軍節 下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勘之樹藝編其祖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 空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官因罪状田令投請訴之 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逃尹王徽累年補五僅完一二至是後 胤女校掠無了遺失 人居信点と 科佛宗教 沙莊民西 を表 後前例だ 世史朝編老之二二 产時潘朝名務在力相及英以養民為事演革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勘四月以郭馬為到面留後馬屬特為治撫集形發通商務機脱年於及萬后方鎮之東故也不正常以正天下其可得手史網於此人為皆下書即為大本也本始不正常以正天下其可得手史網於此人為皆下書即是方鎮之東武蓋朝廷天下之本也八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 客使楊俊恭立壽王傑為皇太第三月上前昭宗即位體視明粹有主義 展成天順元年正月王建攻河州陳敬瑄遣其大将楊儒将去三千肋刺接正功所為多不法一意不平政事多訴於宰相 勢益盛進全忠節東王郡王〇六月楊行家充富四諸将争取財帛徐湯巴門能紀元年未全忠大破春宗推解於時縣惟勒之全忠既克察出在 更毛相行之儒登城見建兵盛數回屬於武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残殆可 後多用温計〇十一月上記園立上在蒲印素疾官官及即位楊後恭持 計謀得用至是先空行客哭曰天不欲吾成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胚也其 大英雄獨温由海州胸山塩販盗徒隸帳下少較功常改奏號随行家 類機水園點稱以食其餓者初行器起合淝與其徒割歐個雅等號三十 部長来数年之間民富軍時好人謂之北韓南郭 以傷宗威令不振朝廷日里有恢優前烈之去等禮大臣寒稻皆條践祖)昭宗皇帝 名條於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顧官者楊復恭立 外欣欣馬 各為心住微談引朱全电入除官官而徹與帝亦遭至毒失衰 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裁壽三十八座和陵之天禄已去 心已離潘鎮楊行怒王建王潮数銀字沒見李克用之徒人 **顾、唐昭宗記** 表以為十〇四月記制查至多用官節編輯

: 44

傷 標 後 元 所 使 元 所 可 一 三 爾·西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濟欲倚外勢以齊後恭乃曰先帝再解心無人又亂天下必是人也濟関而衙之者未全思請討克用上命三者御史臺藏籍於謂語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獲之士也至上来其名而用之他目 下其謂我何釋回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放二一今宗廟用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後大功今東其竟而攻之天源言是也後恭曰先朝播邊雖潘鎮政邑亦由居中之臣指置未得其宜河藩鎮兵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綿曰李上樹次吃聯,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東致朝廷不能削今兩 展育此故地故鄉目看看進盛而去其官之 根野班然仍同地鄉下〇十月本了克用這只有厚華的東京都 明正不得已並聽自便城時之念新指書之相是不懈不健死用它看 所修工度追解城時之念新指書為之相是不懈不健死用它看 所修工度追解成之鄉城工更專於新度不勝不及他之思表記其完 是野班湖然仍同地鄉下〇十月本了克用這只指官軍於遊城官軍清空 "倚之漏亦以功名為已任每旬比謝安裝度克用為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處更附田令衣而為後恭後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馮與後恭有情情發展之人則與他日鄉鄉而為後恭與非別為主初張濟因楊後恭以進後恭中以張滿為招討制置便會話這至討之 幾用未見可除之前側延是來乃以張滿為招討制置便會話這至討之 幾用未見可除之前側延是來乃 無次日藏相公何路水生那李存孝遵精騎五百至日我沙陀水穴者欲之至而爲不絕口〇九月朱全忠遭兵圖隱州呼李字之曰旬日間沙陀 入照州奏節孫揆赴鎮〇八月子行孝以三百騎伏長丁西谷擒揆及中相言城佛佛從之日能事付卿二人無貼朕羞〇七月朱全思将葛後周 得預の地士卒可令肥者出到季筠亦縣将也出開破存養橋大破亦軍王班不多少すすれてイイル 克用命餘之不能入機萬回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波量如耶板夾鋸輪輪紀克用欲以機副河東被白吾天子大臣敗死分也置能後事鎮 唐船宗紀 後居社教之功朱全忠敬教之而 朝凭不詰全忠 建為先前宗 秋成間侃 臼條 核 王副 林 路費古 取分 士(で) 11.0 **新香肠** 編巻マニー 侃我賢說之日歌州不西川越屬也楊晟城之州民皆知西川天府而司久不下民皆風意山谷諸春日出停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将惟王宗及經素畢孫楊兵火之餘江進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〇王建國彭州儒於陳新之儒教多降於行來先是楊州雷展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直二 取往過之目稱目姓拜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格所以教子孫不 為〇三月以王師範為平盧部度使師範和謹好學要本縣令到官師範 書記書前日共大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将後離叛不若悉我所入月以楊行富為淮南節度使行感以用度不足欲以茶塩为民布常掌 王丁章福元年六月楊行农學孫儒斯之迷歸楊州行及昼政孫儒失為忘本也〇七月王建克成都官稱西川留後號為 辛亥二年正月贬礼總張濟 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自然以給軍用而漢字令課農兵數年之間倉庫 在30之目明日生年八美年五七人月月了 和扁放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之無以攻之が攻非疾所疾非攻置不改而海内愈乱者由無漏馬此役也馬之将亡譬如人有心死之疾使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建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陈昭宗所以失

不断之邊 将兵討候 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傷父母塚行客曰此傷之罪也等何七月楊行器克處州先走 廬州刺史葵佛發行客又祖差行器追李神福 復承平之舊〇冬李存信管存其行孝權者結朱全忠以三州縣遊賜姓行於能數處非公宴不察樂招撫流散輕復溝賦天及數年公私富無幾 所長而寬陷有智及等御将士同甘苦無待之淮南被兵六五轉徒義重 而不 歌群北而野有一 西致一三 成報之是自為悉也行客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獨的致一三 父母家教人于至編之情也以後聊之您可釋失價稱其犯 大き地で 功騎橫上然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惟明旗聽死九月 作歌歌 相沒發 知消 把三腿脚本 平量事 八三郎 門生天子 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紫克曰特出聖意祭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上以為有所纏乎注班傳徐以為相聞者大熊堂吏往告之傑笑曰諸君甲爾野尊元年以鄭紫同平董事祭好歌讚歸雖多為歌後詩畿嘲時事 行科疾中致仕從之未幾走里元面楊丁亮久至茂貞討誌之献復恭重 而賀客至繁極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幸相時事可知來緊讓不復乃視事 於荆條中立壽王經得專位原定策國老有如此其心門生天子 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演茂貞等乗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〇以王潮 剪除過平凶近而唐朝君臣曾無緣不及形擬思征姓米問一人有勤王之奉獨克用非其赴急亦 己卯一年三月楊行客取湯州得徐州李氏于年入成養以為子其子渥 守克書所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爾家舊葉太姓但積聚割兵勿貢獻吾 軍主嗣周為招討使師云三萬千里平珍養時 月楊後恭等伏誅內官楊後恭專橋上出為「鳳翔監軍後恭愠數」不肯甚明他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繁重有欺君縣國有權固能之意哉。 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繁重有欺君誤國貪懂國龍之惠哉。 之初相獨舊怪而國解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建去其退之初相獨舊怪而國解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建去其退國東口天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亦不明而可以成事杂者也唐末錯 熊西茂員約王行職全六六

不達用初群 克用伙弟 商道太月衛来 川便平鮮安朴 和 町 オ 部 政 和 神神なな 数吾入朝 不敢给 株計方本上 石對村有口班上院日院雖非太宗得卿如親微矣村自言得相目餘三萬之中之。 入城市等面,因此即是大安有每〇以朱朴同平董事即中间迎薦國子傳士朱朴才如翻安王之。 入城市子其有勒上及縣克用嫂有秦係ر表用之言英用半伸正國之意所對助稅犯期間避緩來與及縣克用嫂有秦係ر後未出犯而綱目已書其奏失在史報報本之二 奉九川走 於婚五度清恐後鶴敷都多人臣書忠在於動王不在入朝頭熟圖之克用笑曰 一〇七月李茂貞栗女犯殿上如田州八月李克用餐女入機鄉端裝得馬便和屬州王宗館慰教之宗館客言許存忠勇總厚有良将林建乃拾之西處三年五月制南将許存降于主建建假共遠暑飲殺之便成類州陰 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述引其疑而炫自騎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 盖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平乃未白臣總即大軍不敢徑入朝朝 特品部不審之各也 成一雕也終終日青途使和雕二〇八月輕建劉季还發通王滋等十一收和雕開東兵於是再兒蒙地之〇八月輕建劉季还發通王滋等十一丁巴四年正月立便王裕為皇太子〇四月遭便和鮮兩川演成之獨言 大彩賴亂至此項矣 人見天十克用循係未次盖寫曰天干速未少馬人心尚危天王若引其 胡致堂百 李吃橋制發其圖十六字畫教之以蘇及聞鄉班雖和勉持也鄉數地建奏諸王罷兵尚包除計頭陛下聖断不疑制於未亂上不報題乃與 我唐於晋陽岌岌幾不行保宣非初孫不逃故數 教示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辆病易班之後來流之若此也房室至此的致堂目於天地之間完妻子裁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聽不敢不好聽不敢不敢不敢聽不敢不敢為我事本無礼選天開之處不然一名無所容 我力快茂身不放少為後思而排除之緣此不為更使全忠先无逐致堂回克用於三縣非有文兒之恐怖為王室重敢故依義而來其 以為村子是中外大強 又忘免克用入朝将佐或言今福清機庭置可不 為 解 所 授 等 转 明大帥 ちた用後 河東肋敵 ドム 宋 五十二 おおおり 後起版而 张 洋石明 生民 人稱全武是者 **亨創仁然** 之對回聚義不負楊公縣一今力風而降南鉄善其言全武亦動有之使顏主武攻解門獨泰樂子處山不下全武師萬人攻之城壞乃降鉄 「研文堂回張学の王好清若智而恐语近前途」 見也等忠功附好縣原不若故本公来勝無取之後河此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美、他人称雖有本氏之援管如火發於家安能失速水平後野湯別及衙門河也公雖有本氏之援管如火發於家安能失速水平後野湯別及衙門河 自盖〇九月米全屯取潭东江州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田河東初敞偏私官官擅權之弊其勢未可径除宜僕夕難漸平以追消息徹舊傳賜 阿謝難於地氣以為神皆早之看納此於丁是語無於為人為神皆年之者納此於則親或治其下而立之審知自稱為建留後前期為主辦總不東果及的慶便王湖平的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循加種建都知戶嚴武節慶便王湖平的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循加種建都知將關師古於清口斬之人全志與高從團選達東勝追入接滿好盡○十二 而何辭者等〇十月米全志擊楊行器屯前州行為将米瑾决淮水淮其 相傾王搏動物聽有被恐其致副從谷言於上回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 宋道衙等專情就倒日與上漢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擅疾各結灌鎮以 康申三年六月以佳胤同平重事殺司空同平章事主持上素疾極密使 戊午光化元年三月以馬殷知武安留後有潭部二 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據監報 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權士則欲其報德選将則望彼所思己尚不然公 九月季克用攻幽州到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造便謝克用克用後書各日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火陽院而立太子格初催御與上密辞盡辞 利馬內馬也澤之意情以朱松寺前馬向背耳 - 梅服宗代 5

(

二世祖 五十史三自古宣者礼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獨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 紅潭外女獨看謂此也可不叛哉。 相〇六月鮮星衛塩鐵便給是銀城城南站崔徹故事除臣官上獨召轉姓名李繼讓冷湖亦賜姓皆以便相留宿衙實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 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班上皇後位則富貴第一時也表流十古荷狐疑 臣偷究致言乐全忠使與其圖泛正進士平息各族軍州上韓建書曰明 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惠堅醉而去。 以进順軍降一振則元凶破勝何波之間二至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 公居近關重鎮君父此厚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無僕所未諭也一朝山 上通少陽院以銀過重地數上罪數十万鐵其門鎔鐵銀之編著因緣穴 不使伯唱表連行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不不如馳檄四方論 決則功洛他人之子矣徳昭歩橋还等斬る助徳昭姓名李繼昭承豫 董亦不可全無不若得其尤無良者數人 够 西田東等丁策東僧之也李克用以貯糧籍女修城利害問於茶府李與古對日富李奉高和於此矣立書李克用以貯糧籍女修城利害問於春府李與古對日富安奉高州於此至稱國被手縣 概盖己辛克一年成二年三月河共全地園高陽克用不能奉兵赴籍至是选用於非不 兵を大派 范華陽回達他本兴韓全籍有隱故各倚體潘以爲外援而岐汴亦遷至鳳翔[[祖] 等語至思述縣全港一門與皇后妃處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樂不絕全讓等逐灭宮城軍舊乃與皇后妃處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樂不絕全讓等逐下官城軍舊 司罪與國不在倉衛共強不由然累伯國無貧主強将無弱先順大王宗德愛人 柳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〇 崔佩以官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惠調方苟能先权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海以為然可此事終以屬鄉〇國 生切響敢有勇善班言日朱氏我的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招将斃失 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失死用是封建日葵麥形千色存動刑法有律缺資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感多正則人無諧弱之愛如此 言 机知語 世事急 首全也 直稱被客韶令全也以兵迎車駕全也得書十 及月留共三千於京師左宿衛時朱全之子茂自各有扶天子今諸侯之 於鎖細機巧此機生則被機應英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 則懲則成包安美量可當除刑夫帝王之道雷以厚重鎮之公正 平克用悦〇命杨行客的吴王冷討全忠聽承制逐補心進銭發的越王 吾家代報忠見大人當邊養時職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丧使群下失望 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粉展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臣錢較有司 をマニー・ 〇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為章東都京師大縣十一月中計韓全藤等陳月大學工發大河路即所止書其料兵發大源而不書其向關化罪也月大學工發大源而不書其向關化罪也 吞城而人主受禍豈不足為将來之永養乎 宣官以制朝廷故祇召全忠而全海切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 《唐明宗紀 執板軟以 御之至

al la

車型明明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北京福 制御性 不可 育 聖事 世に刺繍タンシー 拳眾迅電 正忠遺使 作月 青草麻茂自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友何異上回學士所 後秦宦官典共預政不前外根禍終不己請悉能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其疾金調縣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事舊入宴後後以崔徹同平重事礼 見之注下治於日吾属為帝室潘展宣得生視天子園唇如此逐發其計 起復日遣人請雨中尉福窓及本學可求之上命韓優軍制握田吾脫可 胎節為相多受人縣許以官既而以母喪去位日為債家所縣故汲汲於 全地に所發〇字茂見獨見上請蘇輔全該等與全也和奉車駕還京上 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就定無白麻可宣宦官讀言聲侍即不 首等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己下數百人於內侍者盡殺 一出使者部所在收桶珠之止留黄衣幻药者三十人以備濃縮棒 名騙橫然亦有能切外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看漢不握 楊於近智而不自知如於縣通情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裝官官最 「一男之親神其間後有性就像利語言辨給善何候承迎自非上」」という日本月月十十日 智之主婦知物情應愚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然限刑賞之政者 の放戦と意と 電者用權為國家惠其來外矣盖以出入官祭人主自切及長 兵故也唐世官官之禍始於明望明里晚前令高力士前共命 明全忠乃将五五萬祭河中〇起後 章點節同平童事 **同來之比** 國耳目高 首,得 気木 世史新編 戈木 具轉俸為深州 言馬上管語堡已崔衛雖忠然賴用機數對日凡為天下 草雅而為稱之根之奏也能無礼千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前建一港之二十二一人居服先紀 胡致堂百 其去雖晚其志禄可尚年、 之坊而焚之惡不之當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敢 議政等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藏否不得是非 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頭欲而僅終不縣中心后主膽麼危難作人於近客的不去河也昭宗多與之縣議 五班 相人所 町富好攻取行密毎止之及求 逐

ŝ

大大大 2. * * 言乎听使者以進因風縱火焚其水軍斯将王檀汪建大敗潮自出戰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拓籌武王翻開不知為足與應為擊入辱炎舍赴火死及關某界州得等神福妻子善遇之遭侵爾神使安找一日便不至曰事可知失動僕闔門補使至曰妾等不以皈於之 外全也一一力以珠色家全也既被李茂見威震天下逐有美季之志很惶到他而不意其官都是何前秦在隐轉以环断滅難趣啦暗渴初崔樹假甲子天祐元年正月兴王全忠教崔礼福瞻比新颇人更敬惭愕鄢臧私 上供惟匡疑兄弟委輸不絕 南東道節度使趙匡疑取刑南天其弟官明無獨後府天子微弱諸道不天格流文昌能不管請願草檄寫行私家皆用之道欽傅確遠振州守山 が考え三一 逐與安仁義同及行為使李神福討賴王後軍討仁義及華攻隋州不為属不許熟驗預有良将康儒與賴不合有多種為應問刺史翻錄必 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其乃謂全忠曰長安魯通茂自不可亦為之備 及期旬至視之泣下與諸十以子孫禮事其母勘長史略知祥善后全谷福請行為断其歸路逃遭者添卒斬顧初行係與期同里相看約為兄弟 在與翻通通用其客嚴可求計教行家勝馬 目疾語大人以子初當接三 船延許自壽州至斯之延壽妻王氏謂夫此行吉以未可知頭自發 無所利而易之在可不消之忠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数數地新五度一方女里一定者至行也有於利而為之外行難或內心則是是務其全 一、北十度券以祭之和以下之知機和元規等経治兵は日夜不包全事十一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額之要全忠知其書號 不居明六年 題 対金忠 有見並 功用 最 為 以見信書 形地でつ八月全忠抵帝於椒聚太子祝即位全忠遠朱友恭氏叔孫抵職合共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於新始納新願始鄉數是經經與祖衛合共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於新始納新願始鄉數是經經與祖帝國具等科學医後四月更封鐵銀馬其王〇六月李茂與王建李總子四方曰朕至落陽則為公忠巡衛部勒哈出其字朕意不得獲通漢令至自是红墟工至長茂左右便令皆全忠之人疾つ這間使必審部告難 車為後及安全也以張廷節為御書便數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應金民児等訴之必遭牙将冠房卿奉表獲納股兵過最旬請上邊都院院三段 下之跨如鬼神何全也冰辭赴鎮其谷如全思舊天我她之夢竟也然其於萬代至寒都依将官働哭後友恭叔孫友恭臨刑大呼日實我以塞天然懼不敢出發哭全用的之陽鶴聚目投於地曰奴董看我令我受惡名 昭宗於椒殿进立輝王亦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极前即位時年十二言中 下後世其可威平罪平歸於全忠天 正月楊行至克潤川殿安仁義〇二月朱金思殺德正裕等於公之思神 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置有不亡者子, 我状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也獨獨吞噬諸鎮平城唐室, 我状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也獨獨吞噬諸鎮平城唐室, 是一次年間以其一次年間,原末落鎮惟率克用最為有功難皆該色而終不失臣節若 與全忠年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思事)昭宣表帝 帝雄温陵 位三年馬全忠所暴降封濟陰王等裁之前一十七成臨日東東帝 名视昭宗第九十六全忠院裁昭宗獨語立祖馬帝在 唐服三記

ì.

在司邊司不管 人名 不到了生 動者何 淡凉如 祖马 太宗文於 竹竹 中二年一月美王初行家平一次代為淮南節度使行面第四种指揮十四次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手行人的建設的最近有數字的大學是一個的工作。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手行人的法典法明書集下期鄉全國大學展成鄉東布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一次的大學等寫其為到信信於香港縣及鄉東布 中二年完成注册書籍的一次的大學等寫其為到信信於香港縣及鄉東布 中二年代為淮南節度使行面第四种指揮十四世 獨我與學常五今不與之併力非故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被 原未之許存品源曰天下之勢輪朱温者十七八旬河以北能馬温惠者南軍三年十月至克用選兵攻部川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根其友 德威等将兵與之共攻照州 帝国我们我被其意以德慢之乃一举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为造周 勢然為成福倉有墨安占者日君臣但火宜沫粮以應之來因既其素所不能此也。てブド、若見者将引有見返三十萬人都問作为有見之 本都此也立〇六月,故裴檀獨孤楠建返等三十餘人柳樂侍朱全忠之意寫字南遺書勘等 克用省营養薄賦飲水縣後話著一件亦而言此意為寫字南遺書勘等 克用省营養薄賦飲水縣後話者一件亦而言此意 快者於全中日此事目的生理股非宜以之界及異子根因言於全也日 原子國三所将外記禁还係不在掌建衛将也左及武周衛黑間美衛 此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或盖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 之才高出前右驅策英雄網 1八四重公 開俊又好用善詩樂聞直隸極民於水火 一旦加於 配之志 足以子級 雅麻宗可此 武宗所に 君方虎 中國之歷 木之有 包字之間 三宗孝字 簡而當罰版而介於宣宗少歷艱難長日 三代以逐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情其好尚 喜流给他班其本原打白來失中宗父惟憂辱備皆險阻! 且得志能 之問慙德多矣高宗沈慰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新丧唐室者害宗支 Ť 放方的縣業縣方順就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至期一年改爪人之情偽縣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實能臣克上黨如拾於取太原如友掌功举不完情故 突厥之為緊頭問庭 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

344

美親 年 大 午 有 真観之治 裁約三代 及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一。 一一一。 一一。 一 经三十二 離益敗禍於零區逐衞塞於城門漂泊坐昼。寄命諸侯當是之特難欽怨不知神思不恤李氏之亡於兹央英及傷昭削位天禄已去民心已懿宗驕者無友賊遣不忌輔領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黥竭於遙樂民 美而無家法陵遇為人魚肉之患矣。 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唐昭宝紀 安史維礼中國雲優西勒朔方皆為 根前塩燃失黨宗 塩無失期宗以國 £ ż 世史類

绢 奉之三二

男馬属研兵不皿ガ不不而受盟潜通 與及側條思以六罪司於而 , 唐昭宣述 引誘異類分道 到危而安 幾回告電 唐之国家 入波其來如飛又賴郭

官執柄勝氣龍電玩非市以文場則神氣失在像馬門沒 清而後朱過產又聽無民女丹的兵 14将不知倚任而宦官之龍尊曰志貞則觀察关係宗義則中射差置以代宗之类機管官之處而杖都先超矣自南衛文臣城至巨萬頗忌一帥而程侯信為皆後主威疾後太阿里銳號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 之師不能討此鎮萬餘之教宗 截以月沒施九月大宴十月幸

光ズニニニ 成獨之術所聞立王生則定生則追亦河或克露或四三年者其務宗之比獨怪夫忘哀作等與其私幣比號八關十六子以紊朝政而自取之此獨怪夫忘哀作等與其私幣比號八關十六子以紊朝政而自取後收夫敬宗初立權劉楠裝賜奪摩薩成置止東南家李漢建臺之誠克融則與平盧史憲誠則與鄰博王與湯則具月有百戶等十十二十五融則與平盧史憲誠則與魏博王與湯則具月有百戶等十十二十五融則與平盧史憲誠則與魏博王與湯則具月 橋楊升之做既而取太原如及掌数劉孫之孺子而克上 馬明回紀

世及類鍋夫に三十二 ○连而大家夫婦意言的全述失椒解之就為它更是各樣的企業等天子院其文略機同為不見選至全定却於洛陽自續於能干山頭矣崔統召朱温來而韓企提館切寫擊國相失一為胡天子眼髌一鳥失於茂貞三鎮化闊而為幸難川美的拳注館專權而繼帝於及歐西之作出所不可得勝事可知失己去之天裸已離之內之二十一興了非常在 李氏一王向非正行所汪重弄劉斬反者則十八兼沃王何有屬至風蘭斯至與元四海雖原不一雜之梁以馬安亦不可得而朱故未更立首繼展而宗權之兼乙賦未至忠陸梁寺原用建屬而奔如實雜走故曼為下軍何久前又近京東近新總經服榜校群雄也亦已應到大中皇帝經是別於戰症程元之中流不思去好責已以及動王而並頭弭耳受制見外戰症程元之中流不思去好責已以及動王而並頭弭耳受制達率與元斯時也需色而係種目于里混成青草里至要烟擋今阻騰。 觸處血成川澤性尾岩紅山而唐之岩徑了無一家宇宙稱疾不出天輔之影而将即之討或音又留成為富貴之資以致果質酯東和污官管轄傳擊包法之殺及忠漢皆述不悟當時等相若主锋諸人既非公 不便死入地哉麼概磨之立國等一百八十九年文后選霍於前胡雖師為照堂堂臣宇食漆多年回面污行功也益成況好下之孫供奉能相為然語意成此子受採之意乎将天子望經於孫而千載之公議不相為然語意成此子受採之意乎将天子望經於孫唯之食附耳咕呫 門生天子其三五大百若崔龍張沒犯緣之流天皆要結潘鎮憑依恒更視以望新治於今水市離中禁後恭又領中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 千重二大庭令故有倡幸哥帝出走若征兵之既為大不欲審通巨題 王室之日早有根前列之忠践作之初再擅大臣禁犯賢奏中外核目明之日斗杨沒恭於稱卷中軍正為王請之昭平帝體處權之不振慎 一開專事燒沒而委田令在以政事王仙之黄集之 冠循副関東方包 金 接 海 流 川 さカ 不許 孫依戸所 活の哲動 首元於武 七三野納大之一二 ŭ 大七二二 人子母前之子云祖思 大下也是時候河東清成别。"准南」一獨天初四川稱天後年號餘皆盛 孫八淮南西川移被與後界玄宗氏至三天一官三巨矢而淮南西川衛 陳不從二人 助牙祭露为直入庭中就左右亂故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其 在纸派者然子孫主不怪而能公准南節度楊清騎各益甚張顧徐温江 一司二 4 為居立宗所及主知并後衛其地至宋期司附與政准稱係指立其子在共前近城下城門城門城門在京地三建不期开制與政准在係官立立,退婦補服管王後書不許回誓於此生原政失飢說用外尚非 天丁用汝島四鎮節度使富貴在失奈何一旦派惠家三百年社稷他日 馬在宗政制察王在曹明亦時到改正茂真治軍雲所聚心院服及間近落亦時以切時姓若照亦時到改正茂真治軍雲所聚心院服及間 地議美段服是成即然三十萬為雲州西王與之連和約馬兄男共繁孫 若古漢城地宜五錢有塩池之利擊城七部東侵至常女自西取突厥故 初與丹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為主三年一代及即律阿孫機為主尤雄勇 祭正明稱臣奉青心高王道治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院平乃訪唐 機比縣而背監更附于武海主由是恨之改王士之百開府我填構原 或勘為王橋之王曰譬敢未城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厚贈黃之阿保 方伯明先偏稱其得人臣之體為唐末第一元民本以矣。 南河三等有除更必表問朝廷視其落敢失節之無監但賢於一 将南川克用平衛朱州記在世川政治之之,然見用堅志為唇死日

がった

納を見るこ 與強义物 へな我们 1 いた対別 で 1 棉 河除英稱它城在門不同為惡不從有杜門不出是府應不冠之族多避孫帝城就於龍稻帝将佐智以為妖馬消獨獻議請以獨主稱制曰朝與以清海節度便劉隐為南海王與熊熙進至希賴承欽的○九月獨王王建以汝經是一一無以安武節度便馬殷為德王馬族縣所屬是一条所屬 **昌愛其十識留之欽委為到官聚址之欲去地及禍乃田度素不恭幸官** 過於您必有怨心及問其言或不能用心甚表之人以以高空自然影兩 三部四土人時日國華籍等即度利官權隱該緣學在前进日繼無成功二十十五年前 中月發之司亦行之等十一多十五年前 切於樂朝久望高相深主所其為人敬朔李振亦都之言於絕主回蘇獨無禮部尚書蘇獨等致住。我於配試修於過經所及其子楷目謂有 前進上不公高氏群者不是故事之以為詩主呼曰先軍 明公不以為思必欲使恭遠但以白衣侍梅祖可也李昌許之終为止稱 前度使持有時正改作了一次并以歐部無進士兵於歸員過程被富奉 右原は日河及夏至昭宣丁川二十皇帝一百九十姓と國際には一百九十姓と國際には一百九十年時間是國元年 衛可退係抗超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敗為終古之董子緣始以隱為不 平未能脫於沒去而馬其所壽也 以去龍雷地壓是不敢極帝、金以錢銀馬具起王六照縣在北世 主計其八全皇為屬江全皇不樂在京師常居城上故里二十皆封五 お文堂」が発而謂人に、不信肯服和 は文堂リンラ東オイ (码泉 16:)對國京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韶循等十五人重勒致 一位四月之使作学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層之通風〇天 人具辦於在京蘇德本相與乐之寒國何異朱温敬翔合 更, 死班官門去你公社紀 年神光之裔中經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点 獨忍子〇自馬高祖戊軍至洪武戊申七百五十一年計十二甲子家 應家正朔不很不宜進敗父子。而運柳討敗後擊起應配天之主使應薛氏二史仍稱五代今者孫聚於應天祐四年而城於應天祐二十年。 處為茶史舊失歌陽信又刑為五代新史司馬光衛資治園臨取歐陽萬古人心終不與也一年介港回按宋太祖命薛居正以落實漢潤與 常以晋王先系馬天福正朔下十六年如漢高帝以漢王先承大統五 紀中紀十六年也不然天下思臣義士不忍絕属之天佑而作史者何 年馬以見舊家正朔如食臣于未忘則統緒自存改亂敗雖僭縮名號 改元同光張器詞馬以與重示頗香南唐三世相接宜則傷惡往用在 而天祐五年以後正朔有勝同姓唐在宗與故氣循行不改至二十 240

級無非此 上京 古王皆核 我阿如在講之水縣,大被翻在翻主聞之為漢曰生子當如本立子,仍备克用效果之的為实外作後大被翻在翻主聞之為漢自生子當如本立子,仍备克用效果之的為实地,在我來來原近東東自在沒有者的問題,他行業內置以與文義之心共同 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三 也且朱温所揮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重于未開軍旅必有騎為阿州又不下置王與諸将謀曰上萬國州河東之屬縣無一東是無河)後唐莊宗皇帝〇附祭國梁太祖朱温〇唐莊宗名存而本國本祖 鄉里温初從黄果為盗降惠拜宣武軍節度便賜名全忠封梁河南新安縣○陽梁大祖朱温宋州砀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亂攻李嗣源叛而伶人郭從鹽為亂中流矢祖書三十五整天以土德都剿遷路在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因於奉劉后 莊宗繼晋王位遇温斌帝仍須唐天祐正朔城梁承統記唐配四年宋温寒唐廢帝充用李宁饰義不改唐曆天祐五年正月·次陀人先世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黄果封晋王天祐 歷子婦奶龍争嗣為子友垂所新非人主也年六十一整宣陵 火德都汴遷洛在位七年虚要惠莊宗征討推奪哽咽成疾縱 王挟天子人諸侯先行然立竟移唐祚更名見又就後主自稱 長不二事故春秋於特長而即或者皆深機之惟其門庭之 9 〇唐在宋明宗関帝 給 於 於 提 換 所 列 **本本本書 操**逐至 解門 標館及而門不出獨主疑其於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請人曰兼者足而不憂者為 正宗并起私富實境內以安○獨國州利史王宗并能順於用美宗并稱疾能歸村 知能而退台子所許 也到王景仁等進軍相鄉處晋王自府救之 距相此其強何以表於山也到五景仁等進軍福鄉國晋王收之次子 医远克收 并不州即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三 文其惟曾王筠盟〇十二月風進軍追溯州屬晋主收之次干傷國東地 題王紹城 鹅節慢狂游泳之柜之緣不從公立出指城而远曰所謂開門 等監視的對系號注。在之緣不從公立出指城而远曰所謂開門 時為為所所方通其後的司使在治戰艦水軍於優陵大将本邁怒出發電腦的時內以便國行軍副使在治戰艦水軍於優陵一二月往國之時下的八進國行軍副使在治戰艦水軍於優優一二月往國於區內一月往國於區域的勝行為歐難無疑所等如為納藏郡王希温殺顯逐奪政院總成五艘離無幾所等如為納藏郡王希温殺顯逐奪政院總成五艘離無幾時等如為納藏郡王希温殺顯逐奪政際為五艘離無幾時等如為納藏郡王希温殺顯逐奪政 李監視柳兵三千分屯陳麗石 州拳言功制平總制将石公立戊陳州百縣京太清 医三穗脱土四豐年為上端今原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原汗源太城 計解祭 闹车回粤车岛上端今原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原汗源太城 計解祭 闹车回车段四月级宋州武瑞农宋州新度使宋友高工程人致位至此及集堂可求進不已平粤主嘉志而許之 晋王經香赐休共行賞命州 也象故以黄雪名篇孔子序書取樂帝王書之後李仔易夾案之或若一意有於美寫窓然公出角帶題在之於黃也舊李仔易夾案之或若 **跑存亡擊馬然後從推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鎮命語之後** 人後唐老亦而表典太祖紀 縣舉賢才點會残寬租賦撫孤窮伸免遊

十年五次 天後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參地失為死無整地因哽咽絕而天後大家係學者表別以及政政,吾無參地矣為死無整地因哽咽絕而民中,所以於此,在以及政政,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以此,其 一冊茶車馬道奔電別守光謀攻の受道以為未可禁敬得免亡奔電孩子高國號大經電主開之大笑日係彼十年吾當問其群失核延年幸の國門院全妻家全義子繼称欲殺之不果の八月殿王劉守光別能緣又稱到隐卒其弟藏裝位知留後結正係明計劉陽陽南の昭主光經副於其東士悉解申找兵而弃之蓋臺動天地の三月經院國館度便高予裏王 敵之原汉取 外常做其婦人侍友文婦王氏色、天尤龍之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及後縣〇六月鄉到騎王友珪紙其王見而自立郷主恣意勢色諸子雖在 茶馬之面以為掌書記 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結然而與退保圖圖歌雖然特為術職竟效數以飲何不過瑜月破之必矣承秦入撫王曰此堂王安德府和德威老将知祭 聚勝而輕敵不量力而速戰不若退軍衛色誘敗離管別以輕騎掠其鏡 敵便彼知吾虚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即帳中德威性見張承來曰大王 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侵其足又表案不 在心不平 遺馬廷將刺 一般列出 正為尚む 客と深地 功此不世之 在場合公 一种共產長 王城草生 お於元平 大梁國家 世史類編教マニナニ 土正な 皆 柱 遂 即 日本でラント 1 Kを要用する日本は大田と 日本の一大田の大田の成と此不世を一大田のおりのでは、日本の一大田のお田の成と此不世を 取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輸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股心馬頂交班旅間沒鄉題數奉使至於照的王友真為東少謀誅友達藏日此事成建伏誅友真立於於照近以以類湯前縣日城前雖干之對於是過之或與國居天柘十年或其同口罪張我能二月偶節均王友貞起英討賊友 勝万即帝位が天経東名理久之又東名取○十一月度面主入區州教自於泉先春衛傳國繁華大照近均王王曰天遊園家創業之地何此路數千人突入官中久垂閉裝自度不免令馬庭閉先後妻次後已鹿男亦 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謀之初置王分兵物既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西州 圖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橋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師妻子亡去衛王 功也師屋力遣其将王舜賢至路赐除與家象先謀度軍旦東先即禁立 非所據意倫東得豐近手貨財 沈勝手子女精鋭之鋒對目銷要政属,古致堂三日依然累不後掩何也遇本群盗堂當有天下之志一日據,因致皇子朱温雅察逆無道若 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美及晚節末戰平 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故 所裁起兵誅友達更名項即位朱幾團註宗屢伐被之自殺國上京於六一〇附偽梁末主方首朱見第三十的封均王及見為友建 七在位十一年一十六

村道康主國本恩學行石為左格道尼宗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讀賣重學等近標時一等非所保即中所不可及我先面我,正用思以本恩為左縣,可見用思以本恩為左 維事大王 手患不好 双編表 ゼミナニ 爾民一府等王安元行欽縣健從本嗣源宋之赐姓名日李紹崇王後故道尚德成急追至南區擒其斥候者断院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國短於决戰亟發新兵追之則遂守宴城知臨随有當積欲據之以絕暫糧必許也更使見之乃傳獨為人就檢乘鹽在城上五圖王曰馴長於蒙人 為大王衛行周事代州亦循事大王也代州股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恐來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禄昭之行周辭曰代州問籍養杜士亦 百該將騎卒備吾不知死所矣〇節達在聚唐唐陽置王將安金全舉鄉利奈何諸将皆曰勝頁須一夾曠日何待剃黙然不悅退請所親曰主暗 主慶趣劉劉與電王戰副兵大敗集諸府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〇二月雷劉劉攻團觀問電王擊敗之惡予對曰陛下以家人權見衡王拜之宜也扼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景不 翔李振雖馬執政所言多不用服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號之族政事日漢倫漢融成居近職恭預謀議嚴等依勢弄權貴官常敬離問應將相別 一般記劉朝以實安意在觀川管赐必虚欲後取之乃瞥引兵去晋人怪却仍有時代以前代以前時以前四十五年以中門之七月經劉朝引五後度齊陽不至還守華 東夏秋江張央之以灌江陵文錫東日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 茶以至於七 懷天下恐以鄰國之民為魚態食平衛主乃止 |数日不出追騎規之時見旗循深往來管王日吾聞劉副一步千計此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抵照主讓之曰街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 無除罪或嚴有姓為盗殺販牛者承索動之圖主以其姓獨為顧州刺史承常謂曰,所除罪或嚴有姓為盗殺販牛者承索動之圖主以其姓獨為顧州刺史不常謂又甚皆聽輕九月度是主還書處三性去雖經營局此而數還會屬名曹夫人戴再三 保責傷 曹嚴之宣有人夜出擊原等兵大點行卻本嗣昭明義并遭牙将石君之敢 曹陽逐 **乞幣根本** 寅金全之 数級老文三十二 教四代北故将安全全退居天原在見張承禁口層憑根本之地若失之 活本為城情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美由此雅所至不敢偷養心契州 唐雪王遣嗣源将兵敢之時周德威遣使告急置王旗郭相持阿上飲分一旦養於年元章口是表前南那漢九六周四數三月飯所園區附四月之世不深入為寇延繳之力也 王阿保機稱皇帝改元神州國人稱為天皇王后為地皇王自隸正教以 與金全等共發的五感兵死傷什二二 電王性於代以策非已出故不行 則大事去矣請以庫申見授馬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等数 ~王檀密疏請發蘭 タ不保恐蒙生於中何暇待房之表臣請身為前鋒以也之王曰公言 奈何厚以牧園宣禮用之始數契冊建子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 劉守光然軍入契冊不拜乃便牧馬述律后賢而謂主曰延徽守節不屈 賞祭主聞劉朝敗又聞王檀無功數曰吾事去矣 有配偶聚荒田故漢人安葉而威服諸國且勸勢刑不南牧故於同光 西至堂司安金全之保智陽其功循在周德威被上黨之右 晋王不念 人役居在五代共天命紀 图主從之 兵城下 重夜急攻城幾陥者

横馬佐世 七哥阿京 東京等 教養的 一大学 の 一大学 與計事者皆左右近得意能量敵國之勝為手先帝之時有有河比親御 百府而還得敬賴上號日國家連年後師。強岐日慶陛下居然宫之中的一個東京天光年日是成九六國四縣 正月間兵掠後回 多年所解解 起質回王能如此何要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養之三十三 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案七哥共行此何言之過也承禁 被承案期府係同三司左衛上将軍監國公承案同辭不受但極思官於 曹太夫人聞之逐令召王王惶恐叩頭就請承幸痛飲以分解再其過承 帝於廣州國流越用楊洞者計立學校改選奉〇十月看主還看她置王 列度所清酒輕飲衙王如之承業恐其及禍乘問言曰虚質数無禮語為 衣注曰僕受先王朝託之命者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 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刻承業起挽王 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情此庫錢 置酒庫中令子德及為承素舞指錢欲賜之承素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 京不肯王入宫大夫人使人謝承素曰小兒忤特進·己智之美术卷承 運成出征几軍府政事一委於承禁承禁勸課展察畜積金較征租行法 寛京成由是軍民肅清。領偷不乏主或項接給賜伶人承案新之王乃 承命守也居居官外其別最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為有越高石顯張遠受忠也行法不宽貴城不以官物為私經公也晋王欽使分過終不古至堂三之師法矣為哥恭民高財軍與不之城也受克用類犯不敢同文堂三張承集之志行雖精紳士大大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内侍 旗之禍哉 丁南湖回教鄉此疏其誠忠於原者子盡州 與李根素為果祖所愛飲 到谁 使 前 行 写 鐵碗重生 東大政而吳人頗已歸語等欲進用那五温悉之乃夜引蘇丘於水再專 以了於能徐知號故得脫米屬每物氏及諸將為朱建所殺過居金度未建過萬諸子不如諸子不能容而知訓左甚戊寅知訓忌知許屢欲殺之即縣級敗在回名網去廣陵隔一水平此天授也知詩悅之官事過甚季 語常至夜分或居所堂去屏憶獨置火爐以鐵的蓋灰馬字隨以匙成之 紀綱衛典禮樂法律於是士民獨於歸心雖宿将悍天無不忧服〇知誥 生祭樂生知許子彭城跡聯坡歌陽縣海少孤失父流屬陳酒磨乾畢輔攻縣脈蜽知語初出唐憲宗子建王恪恪生超越生志為徐州判司之六月蜀主建祖大子宗行立〇七月歷吴王以徐知詩為淮南行軍副使 起延有等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那五等為甚名士有異於者萬用之祭民 問知詩居閣先剛即日以州去陵江定亂遂得政〇多徐知點事民主 選州以昇池等六州為蘇屬了五五月聞界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之實 來之時洪州進士宋孫丘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語於軍王柳寧主洪議及 放兵辦人吳知也罪在悉刀屋正翻丁口銭止稅穀布由是江淮間順土 好長臣之者朋之盛暑不無扇張盖曰土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過雖沒 恭接士大夫讓御衆軍的身便動通我求賢才的規謀除疫情杜請託 城壁修整状治之邊知訪刺避州知語來改宣州不與甚快來齊拉白三 不更馬仁裕曹保馬腹心し方温封蔡國公留三子知訓東江都政自鎮 七金陵王申五月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异州刺史特江 法初定川縣更多武夫務城飲為戰守獨知語好學禮傷動食寬仁民稱 石知語及北身長七尺廣鎮隆本温厚有話唐天祐已已為其接船軍使 己卯具祖楊行器攻蒙得之者其扶粮養為子諸子不容授徐温乃姓徐 ·明桑柘滿野崎以富強〇八月府音王大奉信息音王好自引輕斯道 後操士振復事晋而翔繼无然梁之就養皆翔淳之朔亦可妹也哉 心後落在於所是及主

数何由行 有為 チーキュ 丁王等 支援網をマニナニ 非丟實所 百不 翻為中門副便初孟知祥薦教練便馬門郭崇輪能治衛王以為中門副他別其官王楊陸海清義元等の是最近大國四鎮三月度衛王以和朱世別其官王楊在六年四山五年の日本地北大河不取存最犯五聖人之訓不可達如此,其所不取存最犯五聖人之訓不可達如此,以北京政府成者也孔子所取您成有之前不可達如此。 動須萬全不可輕放王宜按兵分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養之子三 破梁軍時置主自将萬騎直越天孫至胡柳應周德威曰今既深入敵党己一十二月唐者王與梁軍數于胡柳應周德威敗死衛主收去後数大 定天下者非有戰何由得之安可但居深惟房以自肥子。一旦将出李存 敢言挑致危害者数四賴至紹索力致得免財王鎔及王園直皆遭便致 說問所與籍甲訓兵非五量所宜為也因固辭但营事含植松板自娱而 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彦章所因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以徐温清地封。聖東海郡王拜大丞相〇七月五越王鏐遣錢對傳權攻 官即德威父子死哭之動曰是吾罪也 将等後以新兵大呼陷陳諸軍機之至兵大敗死亡者幾二萬人置主**逐** 百日元元之命繁於王本朝中與繁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回 个得己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差迹與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闡實李從 中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无昼隔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視響 常州民徐温師諸将拒破之初是時曹筠亦在真故 宗納個僅有智名區事敢决王龍待日隆〇四月吴王**隆**演達國政元 王不知監馬成雞壞易不亦宜此 西致堂一 原手灰定于有德漢尚先居太宗因以兵取米有不假仁勉致堂一存而不自宴安是也而諸非百敬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 表使百姓兄徳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人戦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言 | 百使汝不得志而去喜 正温自数音日 作品で良候嗣子子 社会 おおけせる 繁御史堂主簿圖櫃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戰且善人是法禁而最民弄為非其外地鄉鄉的人數縣服○美團結民之時度等民私富安無盗或盡自疾於斯明為係行為殿總入徒有伏不敢迫俱得免說相以是親愛之數 顧音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管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後居社稷為心候勿敗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丁據蘭中目作九錫禪文雜能禁我王建以書勘管王稱帝衛王曰音光王語余云首天子幸石門吾於兵職至也將妖賊十和 件景巍維統并為關壁楊正月唐衛王得傳國夏衛吳 使嗣子不才君宜自取過正色日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顏之被豈至 軍中。未會樣像極則就圍木小枕或枕大鈴塚恐徹歌而籍名曰警枕〇 不用夠言者三而不問共罪騙其田宅後其軍職均內地而至對自少在 效此事所為言循在耳此議非所敢開也因泣既而将佐及獨無勘進不 今日和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越次合臨江王亦而立 人事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敢將與係人敢于阿城落物程度問主以馬道空書見○唐聞王如鄉州慶徒数萬廣德勝时城日與此 己乃令有司市王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到野張承素五前魏州諫曰吾 所樂多定飲鮮食逐成疾温自全防入朝藏當為問者或日衛先主謂武 為立初陰瀬重厚恭格過父子專政术曾有不平之意及建國稱刺光非原院高決兵九六 寶品於明南州亦屬建九四縣五月是宣王隆河子弟 經無人擊敢猶断其馬明橫衝在馬使劉知速,廣斯軍如以所來馬校之 王世世忠於傅室較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搶拾財賦召補 馬如城送城後本朝宗社工今阿北南定朱氏尚存而王還即大位殊非 大是欲條武而及招盗也正團結民五使之習歌自衛卿里從之 个作序主天以天三包

京書り三者本集之の心唐室也曹太夫人詩其第為之行限如子佐之禮置王聞 世本語が |総以下祖太宗後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又則得之愈堅美光如之志無他但 世史教養なさ二十二 等之華 以受免王大恩敬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際崇群下意何利 一受備至處州受府即孫請之拜殿見王呼萬歲獻大學三十機謂之重日府衙王以蘇循馬節度副使罰王於稱衛北唐舊臣朱友鎮遣縣循請行 年年 平○是藏九六國門鎮二十一月西府進河園監軍使張承某至講戶悉四回蘇衛故唐之為東晋王恨其被而用之獨不愈其曹國於於 夜水虚後而立之南取到西取劉流稀字內合為一家當具之時雖使前 **素紀不可止樹哭即歸習問色邑成疾不後起。** 右集國後梁自太祖朱温丁卯至均王友貞葵未二主合一十七年自 失均王首祭之子。村不遇人棄敬納王彦軍而用趙嚴張歸羈以與在 **兵疆威權月職志欲無風遠遷唐作淫電不俊禍自內與不得其死宜** 禁一唐者表其始終馬原不失臣節也 阿友益回書時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案在晉巴非一日而綱目 〇唐在宗三始以唐晋王即帝位臧梁 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二年。 宗為敵能無亡子 歷年圖回原太祖始以前集降将東建宣武送共称力整食諸夷地廣 皇子存前自立為唐皇帝心亦存為年十一從克用破五行衛遣唐天祐二十年四月以後前原改軍門先元年の來進唐三朝阿蘇 古至堂三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造而大事不成也張承亲百不欲晋王打女堂三来氏未嫉俗霸大國周匝三書存前於是流 至專梅則欲速 為此意在後唐社稷立其後商此暫置德所難而何望於存易雖然承。 解與月 下之法 班进順 見有許表 世史類編者で三丁二 而後未果之方法,然川角謹書之 医主屏人間以思東對日常地不為如前是於光衛將慎然士卒亦不服〇思者先發精揮使康延孝存應所以此以 春兄不幸力生泉信裝約衛能知逆順個請拾揮使子紹成日屋州彈九取磨陽州表約死亡物件幾編似編州稱傳養約建間使去多團主日大喜回經官並寄才吾事業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第主大懼〇八月節 從可先登後中立故閣納外兵進攻牙城接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國主 柳有度可之熟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可且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閱主從人志在澤國不備東方若得國中則清其心時國中果可取予嗣源自兩 蘭祀高祖太宗僖宗昭宗追尊父克用祖昌國曾祖執宣為帝 騎射塘勇過人習春秋逝太義太善者於縣條條使之歐至是即位閏月 造制源將精兵五千一級動則日暴陰的道黑夜渡河至城下。即 層造李嗣派集坐剛州取之以嗣源為的度使色主客召嗣源益 于京師昭宗異其状貌撫其背見兄有奇表後常屬貴些心子家及是多 住宗也是氏言左矣 無謂與無磨減主之偽深不若直與稱磨正朔威唐暴敗延唐血食之 國號惠符以列國而別異之此國公天下之法也 後則網目必因其以天祐既年継續磨然而不绝之矣故書存始稱電子是主直其視未温到守光相去無幾何使匹子能禍城未氏接立唐上之一皆正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美子時擊敗尚在乃遠自稱尊 今五代歷史於

為此我所不 **県何如料** A CHILLY 為王 丈夫得別 **兵费许规** · 閉湖人欲大學數道入改名諸將官議都告論對日段院本非將林不能主入天學湖主項自接應逐處區不言於照阿京無以神經重 當其城城無守備少厦祭兵濱園出橋王麥養歷主欲降之秀章曰余本矣十月歷主以大軍齊河至劉州遇密英一戰立之追至阿劃與文州縣有則諸將自摩失愿主曰此正合朕意支夫得領制王夫則為廣善行外 不為也而此之,後秀華記月軍年華界祖以血或構成大業事均王多故不為也而此之,後秀華記月軍年華界祖以血或構成大業事均王多故帝權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兵豈有朝命國縣養養國臣此我所 旬月之間天下定奏唐王大悦〇唐主於**國州**原即敗續王左章死之傳 爾陛下養男高力以待其分兵的精騎五千自動門直抵大巡撫其為主 振等位示温彻唇症罪誅之事其族毀吳宗朝追察朱温朱友負為庶人 成傷界可與宰相鄭廷等十一人也受唐恩而任果貶為民語数於期字 天但能信趙張便恆感過來致故老循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〇層主既 原延者請亞取天學李嗣源曰在黃神速今方章就擒段處未必知之 匹夫家恐恩位至上将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級皇 區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天風無兵陛下若治兵守既固保賜劉被 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污迹就處主因自發學主點人温恭儉約無卷建之石輪之迎隱軍美選主謂呈南縣日本氏吾世職理難隆吾首不可俟彼 臨發皆亡匿處主日夜海立不知所為置傳國對於即內忽失之已為左 **貞已為吾擒夫还考之言是也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曜顧行段疑軍** 自以清兵與節州合勢長驅入国被城中既空雲必望馬自潢符為主授 去天祭至近前無山陰方院横行蓋夜其程信宿可至段是未離阿上友 JE. 計画で共産業を 古さる選手 **欲發温素對棺焚屍温降臣張全義言温與國艺** 木て二 太廟還矢焉 三百年之社稷御座之故野孤所据是因人人得而獨之武而當時異為助敵未敢逃受禪者益有符也天何文前等效推載之力以城唐家 少元預展親如温使不加九鍋置不能作天子耶所忌者賣蔗皮賣香乃為相固封親王加九鍋以質盜點應猛而不處甲勢効應不立季被謀敗世恐續仇目表経中人視唇猶机上之肉欲烹醢以充朶順久失謀敗世恐續以重交職反盗之祚而桿庶觀唐室兵權之书,客扶楊谷唐原縣太上之前日東繼反盜之祚而桿庶觀唐室兵權之书,客扶楊谷唐 一碗 歌馬石也 心管謝之下城間溢于世 今五代历本共和 污青史萬古典京的可起 深雌然人死刑無可加

學是語言 得买下 英平典图 力上之不聴院至忠主或論言欲留率與和崇嗣請聽回陛下新得天下十二月高季與序頭內語到遊鎮峰而無其之與著紀李與將入刺張覆之由光緒伶出入官救假弄縉紳群臣債嫉夢放出氣○張全義諸魯王也由光緒伶出入官救假弄縉紳群臣債嫉夢放出氣○張全義諸魯王批其順獨主失色新磨徐司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雜呼和魯主伐摩賜 他去堂王松軍騎能代之子我最不負國雄點為縣令亦行此刺史平何不對或問恭堂何以不自然秦章同吾在醫問去應數里次騎五千有有知許過王於代之以恭章為例則刺义係過名至無數使陳彦讓話之三 國指懼嚴可取回聞應至始得中原志顯縣尚御下無法不出数年将有責賴大學國主辭如表等至先受遣使如德應主席便以城絕告員動二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〇唐初造便如吳稱認不受易責用敵禮與入後 校皇夫人優名謂之本天下。皆自呼日本天下本天下優人敬新磨運前 唐不免我一一月四八字紀欽為來華新度使紀欽因伶人學進納按養育之前一一月四八字紀欽為來華新度使紀欽因伶人學進納按天國主治於工局的是近處在於問於雲書下以此外後來是見つ二國天司書上治於工局的是近處在於別於雲色但當早群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〇寒里見出與免疫以所與 一萬級院主內府錢附山積不肯給勝目者 層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單中則歌縣詢就二時即映職二月曆主犯南郊大赦郭樂編首獻秀軍錢 國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 通四海と心非計也乃遣之李與倍道而去弱将佐日新朝百致方得同 諸侯不過遭子弟将佐入直惟高季勢到自入朝乃縣留不造者信虧義 三民越來京為蘇州到中人有告為州國線使短春童後市官馬名徐 誰不鮮體吾無愛美乃繕城積栗招納果舊豆為戰守之俸 官报精故有是命馬王幻甚音像或時自何粉墨與優人共戲於應以 今五代存在於 あむ行事 北京教 領著方法 un 等解文上 大 在明號書財贈國方臣天平節度使○阿州自門古只数度四十四十個時間が後後〇八月唐以北鎮為祖居使識自是重飲急徵以文唐主之欲民不聊上與關為本之三二一一一次二代形在第日是重飲急徵以文唐主之欲民不聊上與關為本之三二 て要 平無之的次能勝我當投幣鎮存間乃小園主至是以存情鎮國州目手持之約至 福頂原皮電子教徒宗都所州馬翻解回臣富貞極美何必更領衛方耳思主的以際州為東奥宗和武教徒等網源鎮園園崇翻深以為便時常已置於唐州太三中の母於康元中の二月園以李嗣源為國際節度使物收工。後自共中村周光於下非 政府右讓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情為有尚多征伎之謀未可 思文士卒义從征伐賞於未豊宜加須發前的落軍皆思之精 統恐惟為 不食言矣〇唇遣便按視諸陵〇唇部州鎮無得修城毀其中具鄉北 磨以李存時無魔龍所度使磨主當與存騎手掛存野べま其後围主 大湖炭族帝業宣育戦之功可比乎崇綱固離乃許之〇三月唐監学然 委任動野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問主曰卿為朕重策保固河津直梯 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劳。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 要倖疾之於内動舊然之於外心園立夫人劉氏為后時官官朝夕短和 東通本副源鎮院經濟之〇岐王本茂自降封秦王奉卒。子殿嗣知 八主自附於所勝王斯之後以曹梁自處多號别流品引枝浮華由是 在則好勝不欲權在臣下。 入路之後信伶官之

芝共順 東今怒未發會住現中陸近平橋慶怒下貫似明日傳記殺之原編諫 目真 言無罪是重也無顧曰陛下以萬東之葉怒一無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 法不至死國主怒曰大后重舊終發腳以貼天子的夕往來稱道不修卿 成都谁下的獨中盗贼群起有滿山林崇嗣死天軍既去要為後患命任我和崇嗣等出放前男立前夫人必考除點之不至其死也聽網其傳時人被獨為二元年の是與每二個華西八四國三鎮 四人國三人教養軍人是與母二人國軍國人四國三鎮 化精拔網口上清後獨次高東港下高廣獨所以對王行之食為后於云后進安淹憑海解院院方出來遊不有用對亡國之君伊南院編無極者主建起國傳宗光啓丁未傳行凡二主二十九年七日南湖日南主來的大軍入院翻崇輔禁軍士侵掠而不改經自出師至京國凡七十日國自 取〇八月過主殺其同愈今羅黄黃性獨直為同國無政不避權家國主 關訴是指將因照從河、國主作清景樓明沒將从所於巨為無難就解 行團益職亡無月矣安知其不為吾福〇関王王審知至子延輸立 〇高季與阻局亡方食失七看目及老夫之過也然震日不足愛也屬主 十五成更名嗣源及在宗遇統諸将立為帝更名頭在位八年 金五代唐在六紀 本胡人初名號信列為留王李克用養子長於在宗 王不聽直竟死暴屍府門達近完之 香むべら 二人旅 天地 更教門屬主為流天所中感殂是日嗣源至國子後聞之慟哭朝諸将回入曆陽所以着籍班於愈之為此人從馬直指揮使和從旗師所放死攻與王室開與招撫應主從之〇四月個令人郭從讓紙其主存易奉嗣源 高源討之嗣源至剛制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議對英官嗣源叱而百以不預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〇二月**唐剛師配命**奉 殺其子走強〇處嗣源入就為該言所属訴然軍機為接觸 · 應主選未 城道者之病房三之言於自此以 知知為 四門 的度使至是繼及命乃縣為大統皇后自為教與繼及無及全於於關結於納之縣多者仍然與職之縣是繼及命乃縣為於皇后自為教與繼及無及全於於關結議納沒有仍然應議以軍運嗣歸言崇編專権王等身於虎狼之口國主遣馬於生勉治院勘報與 權石敬语曰夫事成於果决而敗於猶豫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 斯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数量皆為紹索所過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於之不從乃能說得出造引兵向大學李紹荣謝納總縣奏嗣源已叛與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同國令公帝同此嗣源第次 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我華初無 公從衆則生中節則死詞源乃令安重海移檄所會兵軍勢大盛綿禁 **予於祭之中於於謂嗣源曰於公煎業振主宜自國縣潘以遠福嗣源日** 四大原軍配初於字命於海中門國及在宗遇紅推官無路逐動張圖奏 我抗治性宗骨が灰燼之餘而廣之朱和氏李克用之衙亡 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被惑至此令吾将安歸子乃入曆過止于私第 與何州衛二人然本之人心大去不保其引蓋克敢之才雖緣而悉人一天然自或於以後何於臣務其色後數臣事何遊無一善可報 七道則また、脚也 恩白玉自布衣至服金茶皆先帝之恩等所偷生而不自視乎 **公五代唐明宗紀**

行此古人所 前致受日就及納源人名又不當同動進標忠狗義监賢者也可奈相 南致其天原并張為有司勿憲委城之罪也 曹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 **配献祖以吾宗屬親吾猶予又事武皇先帝斌縣壅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後離故斯屬今配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問耳監問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 西泣日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美有拳存部,有住宗之近属练 次子德光守西楼號元帥太子管對唐使姚坤追論在宗遇害物哭以我 下不忘三世舊君養馬馬人臣者能自安予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美宜用 家而異國平平共日若改國號則先帝逐馬路人梓官安所託予不惟敗 學之臣與之共事以構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風為之 唐以馬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國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論讀 而不免於稱乃天也軍士共教存部憲本所州〇唐李嗣源監國百官 七月努开主阿保機取大餘城更日東开因命長子安钦鎮之號人皇王 教センナー 到子极前即位之禮衆從一 立李紹真等清改國號監問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日先帝場姓於唐為唐 重編亦不能萬通乃奏順俊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框客院選文 两致堂日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下君新予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 初今百官轉對行為日前命百官五日一九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新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心態監國嗣源殺到后及諸王〇傳主嗣源 朝致堂国轉對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知書而忽之哉 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至 也猶幸言朋友兒也又曰聞香見好聲也遊吸不恤軍民宜其力 接李彦超彦起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思不恐馬此何義 而取結婚 粉磨蛇 編卷之三十三 偷與面部目短班而於陽克以馬道在傷同平童事○二月陽郭從讓伏在做與底之土也靠特內人後如戶解而去說于是以先來而送機合化來出避無或主持是發別指物海等是書朝院并至日緣会本經營的人人取結院者并之轉也合會都有應以并由也兩條有大泰問個人縣合人,取結院者并之轉也合會都有應以用也兩條有大泰問個人。 と薦即在航文館等物而任國籍故用事典理素意連故循力沮之謂安名留稱籍好郡至是乃本被後人意以馬道崔協同平章事時義置相孔循門家、改并議故傳漢共開北四國具以州前湖南北三縣平正月區主更門家、改善法成二年吳乾貞元年〇遠太宗總北天顯元丰正月區主更勝王十二月延衛縣溫延鈞豫不從延票廢延翰而立延鈞 士矣他日藏於明衛王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為書記外級連站多重嗣日李珠非無文果但不應耳宰相但得滿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 大博學與物無就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指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数目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脫全置寒中思温亦得免〇十月王延動自無 英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後先帝於也下也顛嗣子幻務國 平州人越恩温當在不肯行后白汝事先帝當親近村為不行對曰親近 左右有禁患者后軟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塞所殺之前後有數最後 不食亦不食以端廷敬馬或事全聽姚坤歸馬至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 **州德光尊后為太后國華皆决焉太后役納其姓為后德光性孝謹毋病** 光藝后日教之所欲吾安敢遠遊立為天皇王突欲福欲奔應后遣縣更 惠先帝子。白受先帝恩竟得不以曰果及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德先 此我自聞之來家不飲酒散伶人縱隱天若亦効吾见行自亡矣是月死 天餘城还律后石稍前要曰我今家居汝不可不劫我又集北天泣問汝 〇初於州述律后欲立徳先至西楼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間諸首 一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野棒可立者執其縣西長知其帝事執 公五代歷明乐紀 重

七心自化 **宣教的** 新教育者 及聯 囊於 大養主 人心悅而 圖載主為患素達使賜任園死趙鳳哭請重語曰任園義士安箭為逆公監刑如 我半川 東新老之 二二二 使知前入廣陵勘進部代東政至是病卒知前至還麼後外改附知造徐過卒初過行軍司馬徐孙與嚴可求等数動溫以己子知詢代知語過此何以質園便至團聚於此飲於後死神情不挠轉轉達鎮中○民丞相 **產名格陽去江陵不遠唐人亦新襲之甚易我以府師亦流敢之甚難夫五月翻南首附於為其人不受初既王殿遣使入京唐王赐之駿新市去五月翻南首附於為其人不受初既王殿遣使入京唐王赐之駿馬十美** 全播人有該信退留除縱全播將及者信因獻捷親見值温與傳乃飲飲城不下而用說察降之何以威敵管其使曰吾以管信也因命鄉師还被 逐敗越劉信國廣州久不克使人說讓全播出降過怒曰信以十倍攻一能給是香過也放為妻子摩遇之其就越攻毗陵過數無錫筠感回奔歸 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及服好,以多里讓恐失職在外之人来敢未破 **庐酒飲信於然疑之及唐伐王衍温意名信至廣陵為左統軍託以內備** 安津將曹筠奔越鄉敗被執溫遣問語到曰吾用汝為粉汝軍有求吾不 發知詢事斬其無客局还望温平日訴多穀而善用將吏等遣本衛攻臨 臣人而弗能救使之だ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貧物辭其稱臣 丁屬聲說曰劉信背兵所為恶私有無二心當成潭花一柳六赤温點聚 而半利益見可欲不能過也尚氏輕其之心自此生矣 以賣於及時也 胡致堂日 谷温群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貨物非也一事而而要半熟 其勢甚易達則人心忧而大養立援則望觀急而綱紀縱此撫華者所 之久請以魔命於沒族之将非畏其衆乎夫乘功至之威治叛紙之賊 あ至堂三度不明前前、英漢の及る大、これが、しませれて、 野文堂三後唐之七者三劉后及官官明宗既誅之矣何伶人景進之 徒不聞敬利從議又受叛武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 ~五代唐明宋紀 古明宗縣健 近葵之古葵 功殊意人跡 不 用准 思 下日以私财事士自始攻至克城术皆数一士是月入朝德主素其功 無學軍人教所的之傳王要球等將在破之冰克,死州王都依誅要球在死州城 每歌到先士卒與教同士各故所向有功○四月德武義節度使王都死 **削工場不**以 出河あく 世里朝編奏ゼニ十三 なると、 はない。 はな。 はない。 はな。 はない。 環日区陵在中朝及具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行蔽粮稅園 擊荆南高本與遊戰大敗進逼江慶本與前和乃還於讓琛不遊取期衙 戊子預轉只級 転除的 課士第三月點人擊剌南敗之戀王於遣王琛等 別放五年的課士第三月點人擊剌南敗之戀王於遣王琛等 恭謹好養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盛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問南 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吊而已 輻輳其門争問吉及自古術士支言致人族戚者多关非所り靖國家也 下從东不悅退告何思權曰我其嚴予思權因勸從茶多熟部曲繕甲 後堅閣以慶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然而定州下失可不謂之善古至堂曰 深合古人用其之意不悉近功不康士平力戰以絕契冊之同文堂曰 王奏珠非知兵前者然取定州之 功不特於五代特馬也盡 用兵平 ~五代度明宗紀

亦獨并 大信。存 不知 不可 能は「水一鉄以全餘生暦主不許重論請不已唐主遣中書議更讀事為道司 Ban 有限 馬匹流波 機 一一却心頭內語錐都俚暗曲盡田家之情恢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 ●10平三司使之名自此始○唐安重謝父母大権中外恋之重語慘表解悉移事以為此能教者 八月唐沙角原是曾見作者以前,是我是此能教者 不可諸公果家安全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殿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 李楊 文之院臣是馬城執學甚謹幸而無失遠至平路放響自逸依而類年數麼歷四方無事道曰臣首在先皇幕結府秦使中山於楊 事歷無極 頂指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底雖豊百姓**略**是 不可不知也 否通日表家成山則死於流死籍成量則傷于殺敗豊山皆病者惟是來 王赐人鐵茶糖何也對日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禄耳唐主司先朝 本能教養 は、八月舎以前を武節度使徒延期行工部尚書文三司使部と「明宗有教兵山東、京教教師を推命亦且下路教術則天教教兵山東、京教教師を推命亦且下路教術則天教教師、「唐明宗有教兵山東、京教教師を推命亦且下路教術則天教教師、「唐」「唐」董章祭業衙門政武知祁山表框命路敷 受此賜者三人崇額機麟尋皆疾城朕得脫如聖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 經論安危之理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嫡庶長切宜有所分亦以等威絶其 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至于宜精擇師傳令皇子屈別師事之論權養之 樣張昭遠亦言獨見先朝皇躬皇子皆喜作優入則舒姬奏出則跨僕馬 罪及獨入為宣敬使請執政曰從崇則僻而輕易宜墨之意輔之史館情 刀以延光為框家使而重 海如故 王心存大信國不必刻之金石也〇六月有年唐主與馬道從容舒及 胡繁百 賣賣其言而不能用〇五月傷以 照同平章事團主問風帝 《文言皆是也』際高朝廷訴道,四重論群也難然與其強國而一而保終既各一有所權而以應文飾物和處其能久而無變耶更齒不得於"後則當來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 医胸膜型的何恩而云相有故欲以时可取此是welkering的原於有恩天子吾受受的思言為本氏以今天子用沒為節度使何為於汝而及和汝猶獨天子吾受 無故 九季山入 東京城河司徒平董事以田令說宋來红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佐之初知語欲以此此則為未之二二 人工代養可以思 為实所為 初到九經 · 重語〇九月唐勃群微五方鷹生態上於老又粉群赖可聯种妙勢 · 身体校奏樂器司兵民国管委安可獨樂〇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附葬致仕〇兵徐知點作禮匠院於府舎無務屍陳覺議時事,少屡要遣 隱居其主下詔做之不至知語道其子書通入山敦和蘇如始送除右僕蔡仁為相察在欲以退議為高諸歸洪州を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帝故宋 英之馬通可陛下可謂仁及為歐英唐主曰不然朕昔當從武皇儀時秋 成開州璋家少書節之洪技諸剛城陷璋讓之曰次何相看然回老照汝應河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友的華馬明將供尝課處下至是將共董垣陷開州唐將姚洪死之其故為美可見師由用唐將姚洪死之其故為美可見師由於養不顧私認馬與而見 書で、 一本の男三族 大月間お別九經版印書でお得言と易自此的ない。 との国三族 大月間お別九經版印書でも得言と易自此的ない。 無益故不為工 稼方熟有速数 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令杜士到其肉自唱之洪至死馬不絕聲行 胡致堂日 遊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 有 天下國家公以經析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钦之人而 八田中遺騎取之比及得歐餘稼無幾以是思之備有損

111年の

が先移り 人思斯斯 共展本民者大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能晴言不足懼山前川是明子便以常二百年以今日 悉出印輸授傳建日料吏推稱五善中之又曰子係善事中國勿以易姓 相物深可畏無此道消深可畏點果亂其深可畏直言民間深可畏不足 週不足懂盡財贼傷核不足懼賢人匿藏 **赵清見皆愚懦誰可為帥者兼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就不實戴鏐乃一百為越武廟王巍繆卒于元瓘嗣将權懷錫築疾謂将吏曰吾疾必不** 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國王延釣更名其宅三龍羅宮目以國小地際常建學已補於與四年的與此四國三級的盧正月圖王王延釣於帝更名據圖人子文非常智徒取入獨笑汝勿效也縣敗縣作 從宗事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聲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於伐曆主語 使人不迷於所習善先類之可也關之非也 之死可謂上下相仰致甚亂点之赦矣言切中時病若從客之贤任園安重海 一台雖不知言以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在宗好為詩将家 部件劉知遠周集為都押衙委以心廣軍事委知途格藏委褒〇卷三一月傳以石敬塘為河東節度使會勢卅入殺故命除之敬塘至曹陽 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思主優記祭之 外所先務 友益に迷言六可長皆天下大節而常情 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外批 · 五代唐明宗郎 三月月又五四甲島間王〇七月更次銭元祖三年約更名其宅日龍建宮目以國小地際常建 表深可畏四民逐業深可畏上下 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 世界不 運之天人 交感 不可 五代祖郎 治疗**现** 治疗现象 之有 致 も漢形間は 芸者院 五大子生 # 過無當又粮失其繁香說天之言祭於誠心天既服亂逐生聖人用是黨吏嚴治贩靈四方太平而中土綏靖年要量之報若輔明得賢則其一四四次等上門大之門其尤足稱者內無祭色外無時吹不任宦官廢內藏壓賽寶古以急先帝之高報 民主在位八年年數學皇立華军用較於五代相為小康博教師時既經十一年每夕於官中於香稅天日上的人因亂為聚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愛**阿里 元清章 亦謂僚佐曰民主切務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侯也妹職歸廷多潘鎮以召亂至愚私謂同刻曰位事實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祖 改要太宗實緣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竟無少断,先弘昭馬灣用事複十二戶館主從屬則位數礼縣鄉傳主官總易戶之朝即及學士讓真觀 一二月四主從厚即位及為順職居主自終易月之制即乃學工 第亦欺其案事適予天生聖人如是裁宗臣推導當代人主太過不可顧天生聖人應在過氏之家乎, 前医徹默人案婦孤兒獨奪天下而便同群臣請立太子, 朕當騙老太原舊弟耳其恭戀不忍釋手如此獨貴縣檢是年日月何潘請立秦王從崇為太子專主覧表泣下私謂左右 紀五季之后 觀之天人交威之理不可誣矣 東節度使石敬瑭為院應節度使捉河東在歐洲此常學生之義好時間能允许仍是嚴重建國此在國三輔正月唐汉路三歲年萬期元年四月以後唐主数河清縣元年正月唐汉路三兵入落勘遠自愛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掠得之養以為子前封潞王既而廢閉帝目立未幾石敬瑭以,名從珂本姓王氏小字阿三爾州平山案婦親氏之子,明宗 明宗不以位為樂網目於其得國無議幹即位數年著多可明宗不以位為樂網目於其得國無議幹即位數年著多可 月曆主動租明宗性不情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 若明宗者亦可調賢主矣 于已购六

考 三人が 在州事之本也 物是時有司有方飲民財及過左前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財有差所以著物是時有司有方飲民財及過左前籍的與諸道貢獻的士縣我有差而作前明宗將國際其将士的是賣 限之納德智縣 居開其過雲樹哭半日自縊死於胸太祇即如此稱死緒就故飲明宗嗣做別刺史宋今詢死之,辨結死之方関帝之在歸州也惟今詢道使問起四月唐裕王從珂入落遇嚴其主從厚為郭王而自立遂復然之于屬州 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廠立當侯太后教令董可遞議砌進来道曰事當 珂引共将至馬道諭中書合人魔漢百動進交書宜連直聲遵白路王文 被實施百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逐以大位動人耶本恩同舎人之言是也 有所分級書奉兵以正朱馬區國之罪事 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便行是時未喝用事題多篇數以致召散其曲亦唐主以康義誠為招前 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該初言平唐主以為然語 高至堂日前州常勒明宗軍建端制勒問帝熙逐未弘昭病禁鎮縣中周女堂日華當在省此言是也馬道以之廣人立與廣則不可若日務京東之郭極發不足數失敬辦新上至輔納門 屬亦在修法度立紀網陛下首不改覆車之報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 第也令前不以微廢若臣之義雖彦章等何以加馬是以表而出之. 非明示之子也問帝真其國美所以不終者的乏股脏朝無賴幹非其 古至三日 野時公五代史取死部者三人行動に時死事者十人後天明 欧陽公五代史取死部者三人行財政死命死事者十人後天明 以是縣故陛下拱手於危国之中而得天下天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一致命本之人,并是以外五年上之人是一名等等上一名等等上一人,以 后将器服務理皆出之學士李專美曰臣編思旨長與之季賞養五行 外别難何由作手 軍在鳳翔號命者鳴銭七十野至二十網在京者各十緒軍士無服衙 帮而不及宋今詢意以其官微其事者故遠之無夫勝王 請將及義誠皆降唐主更威不知所為遂出奔路王從 微能量 制基理士 题以此, 敢言者刀下的略目首親做清官皇南德於今濟等請點,史在被事同言 展示当日紀遠以為根○重主連石放務省以勢力善別事明宗為左右然心意素終る受達倒對唐主不能决乃莫武石於琉璃瓶夜旅春祝天但以箸狹之首得文 ははのま世異何其遂哉在海情在傾動安可貢也〇十月周围來度退居王州楚王 立生新 馬王可謂 · 一大學一門所加罪事主謂馬徹然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養罪推 以上五五時 大丈夫 七星類名木で 一行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陸其某吾老夫不後事 一一一品公司孫先送見故而能練高從海閉善而能從無震成功而能退自矣遊同請退居祭室於臣州叛點整騎自稱利臺隱士 秦衛已過失乃有去玩好以經史自然省刑將飲境内以安震回先子 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落北盛園南都度高從晦日馬王可謂大丈夫矣 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具子屬多替法取快一時不為家 心表語が熱山作の異天林元三月唐韶明百路太常水更在徳上書藤振心乃流歴州の蜀王知祥祖子相立 存至公臣称受該檢校重言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称無益死者恐不嚴重訴教從刑之子亦事言子家州至是欲級匡称縣脫紀曰陛下用法軍 不相忧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後以為同東節度使〇初関帝遣至 **軍事害主於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書為相者皆以盧文紀怪居近其子称開門遮之爲漆送至图整見我○七月唐以盧文紀姚詢同平** 後承殺去在廬州節度周本本島借將欲納之。可吾故主家即若也感识 應危亡無日又是兼好從酶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深渡曰吾自念平生 雲 臨江王深曹於徐氏拾己立事知 語底深為歷防公使王宏共守之 外文武之士請編加考試點隊能否執政大怒屋文紀及補閱劉雲 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丧引之有 | 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民水之十一 公五代唇唇香點 国盖少偷失狗有

開た生教 功子磨艺 國火船 水之十 叶文思信 **○歴楽無能為矣。一人客言其策唐主大良久之以告樞客直學士辞文過,亦屬於與石即及耶數聘聞之懼意以其後籍問題人皆知其有異談為目別以于春節贯通晋國長公主士壽異辭緣齊陽馬主醉曰何不且留所則落清棒。非十一別艘將清縣紅致贈天觸三無兩門何不且留所則落清棒。非十一別艘將清縣紅致贈天觸元縣一號一級一點** 言琦等官力練以馬不可棒文車、日南東移亦及不移亦及在具春耳不像偷雨又推為書不在上来故應當師前初唐主欲使敬妄移無即州李崧東小此書指令古河南海东天听能度使敬瑭拒命唐祭兵討之、河城書第〇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祭兵討之、河城書第〇五月唐以石敬瑭為不敢度也請問之一人拜謝自是群臣不敢後言和親之、八年之唐主意遂蒙召松琦真之二人拜謝自是群臣不敢後言和親之 蘇擬其職事魔交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日司空掃除職也吾何學 文遇對日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屏乎又廣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 高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野林知語馬寮王○十二月唐以馬道馬司空時父無正拜三公者朝** 得之非難失之亦易至疾未安家為原建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 心而為泰所所資推寬厚克然天禄清泰於歌數之中坐受神器之重白善御教無法便嬖是用總及三年預月亡族悲夫明宗素無取國之 之弗察數或者季與父子有得無耻不可教論數 震皆不之談使高氏父子有劉劫之行無賴之名章論之不及數何日 今五代唐養帝知 於知萬敬權知 敬遠世婚 第是矢罪 6 +國多 梅之無及散死不從表至兩冊展刑主太長許使中秋傾國赴提在日太太恐層以金帛路之自足以致其先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 心脏性地 数数 で 表 が 表 不 可 成 東京 したいまかんにないしています。 では、からいまかな一般代令の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平我不與乱朝廷發 可察心 人臣屬此 を 大きまする **できずる | 《後度展布門系は重視記》を練口研覧可乗以父事と、到底機一道及、腐門服以北諸州與之劃知遠諫口研覧可乗以父事と、計ご散弱令熱維輸送表稱臣於歐洲王且請以父遣事之約事長之品 唐共大敗唐主曜下部親征諸軍騎将不為用唐主至河邊心博北行但與州王將五萬騎與唐騎將符於鄉等各戰敬瑭乃追劉知遠出兵助之 日夕酣飲恋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鄉軍勿言石即便我心膽墜地諸 九月與州王德光将兵被石放遊唐兵大敗即所屬之唐主自将次家被嗚呼後世人臣等洪君之事夷然者整此可寒心故 口乎掌書記於維輸日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查不知蛟龍不可縱 形勝之地士馬精獨若稱丘傳檢結帶業可成亦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 将校皆私状迎散塘唐主逐換俱門置於女武楼自焚死唐自然死何和 平命無形,敬瑭疑懼訴於將佐口答之再來問則也主上面許終身不著先事國之唐主大喜即付學士院克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暢玩報 能准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意朝呼夕至何串芣成飲潛意慾夹表曆主養上以惡孽代之群情不明公明完愛婚獎酬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飯之深淵耶然罕以河襲有授此八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紀進愛在人主 不應承記請傳位許王姆紫中唐主然聚其表抵地以張敬達奉請將 一安能東手死於道路平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 史臣部三國石敬語之罪其實系維輸之制謀也散務以此科國維輸文 是部二文事與此而歐幽新十六州所於陸續者四百三十二年是 丁南湖回夜町本為明宗養子方其入為許軍士人賞下縣及至本府 以此得相後衛十年即遭契丹之毒物故塘絕嗣而國仁胜輪身誅而

三司使 人臣當動 我就是真中原之主也吾飲立次為天子數照辭教四經更後都進乃許,以此知所為為秦等構為以此到所一一班地前山坡十六川之地坡珠至新應那的為秦等構為以此到所一一班地前山坡十六川之地坡珠至東地所的為秦等構成,以此以此 化二甲酸二甲酸 医二甲酸二甲酸 医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二甲酸 原本之三丁 三 所主大宗耶律徳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 死得乎 審應所州而震龍即出州軍龍也此乃天膈初割與契州之土地人民乃非山後及盛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奉中國所謂山後即 如逐水而共四年北漢曼對鐵恩繼元三姓為契州兒皇帝三十年問先親之祭偽無名之主石膏敬塘重資為與州兒皇帝共十一年劉漢統而南唐以塞宗之裔於石膏集奪之月即梭正朔延唐血食三十九 造城营平同光以來其州南水直抵朔易失險久矣天福八年。與所主 失然虚能之險在忠于三州界自劉中光衛寫用德城攻取努冊素問信,又下門以北諸州紊之衛有關薩可守者無順前等州則失地除 也民散而國立兄從河既納閉南軍惡深重而又侵敬齊之亂款不焚降居然乃抵民別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教其始也既民以頁國其終 南唐樂與神充之務後城〇後後唐不差天勒正朔後觀犯祖宜永唐右後曆自天祐戊辰註宗封梁至滯王從河两申內主共二十九年而 殿宗宗朝二姓共十年者其英冀樊唐被以見唐之子孫有人知遼水祐共四年北漢旻鈞繼恩繼元三姓爲與卅兒皇帝三 契州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越兵而衛盗體可此中國 · 五十六州與契州人以為北方自被藩鎮之始予謂其 公在唐原市时天代十二百祖年

李紫天南侧心を整命到後唇非唇楠裔也盖鸡娃養于朝唐战耳其一年自往宗即帝位癸未至洪武戊申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黎二十六年 一有自往宗即帝位癸未至洪武戊申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黎四十六年 由则寨贼终不得僭骗名號萬古人心終不爽高而後姦雄或附知魏 ٠4

4 6

史 54-721

租朱即盡忠起自沙池傳至亦心在懿宗朝後唐非唐納獨也盖賜姓養子嗣唐欽耳其

後天安功居第一非米温盗贼之北家世忠民暫靡失統在宗継之騎有討平脈助之功賜姓名李昌國而收在獨籍其子克用寫城黃藥帳

安得強之議者但當論其在位之乘而不必然其自為之心也所情者不為過承業老奴欲其給手植之緣而推逐宗室立心雖也代情實難事之料實鄭延等皆居住原之罪犯胼袒宗宜疫唐祚亦養子之養殆克用不亡矣败温偽除了七年而城手持三簡選報父王剛其必成吾

而失軍心以指敵而失民心侵伦集官傷弄精納而失士心汗馬數臣威强之後不承韓與非危於色則賄於貨非級於遊則沒於攝以敢制

故養雜者不審理牧戰者不育對為國者不任小人以此也滿三禧故養雜者不審理牧戰者不育對為國者不任小人以此也滿三年於秦祖雖足以大紹泉懷然鞭胞杖背出財為肯民有怨語而除去等政於縣查地新天子至而對焦烈焰或噶悲夫

5,

史 54-722

111